目录TOC

《對着劍說》

作者：蘭帝魅晨

內容簡介：

傳說開天闢地之力化作無數部分，散落在天地間，被稱為混沌碎片，得其力量多者既為武王！武王可令逝者死而復生，讓活者永生不滅。只要世上還有一個人記得，就能死而復生！這就是武王擁有的力量。天下眾生，皆為大小武王而戰，只求得賜那永生不滅的殊榮。李天照本來也以為他追求的是這份殊榮，某天他突然發現，他要的是擁有這種力量……......

# 第一章 天照

天地之間，散布着無數混沌初開的力量，其形不可見，其聲不可聞。

它們就如碎片那般，大小不等，強弱有差。平常或是在萬物之中靜靜存在，或是在天地之間隨風飄蕩，出入於生物的呼吸之間，飛盪在人們的步走之下。

然而，也有些碎片，卻會因故留存於生物體內。

雷雨之夜，被狂風推動的一團混沌之力原本隨遇而安的飛着，卻突然撞在個女劍客腹部的傷口中。

傷是刀傷，女劍客長發散亂，堪堪反擊刺死了敵人，看着高高隆起的腹部上的傷口，驚急之下，一狠心，自行取出了裡頭的嬰兒……

女劍客和孩子都活了下來，孩子取名李天照。

說起他出生時候的事情，女劍客總會加一句：“天照，你是得到命運眷顧的人。那天夜裡娘險死還生，天上的雷響個不停，閃電一下接一下的亮着，我才能看見偷襲的那人……別人都說，出生的時候天地異象，就是有厲害混沌碎片力量的人！”

小小的李天照當然不會想到，那天出生的人有多少，也就對母親的話深信不疑。

“別只顧着說話，繼續練！”李天照的父親很少笑，總是一張嚴肅臉，這時把許多吊著石頭的繩子重新歸位，等五歲大的李天照揮着木劍沖的時候，手一松，一顆顆石頭就甩動着撞了過去。

一些被李天照擋開，更多的則砸在他頭上，臉上，身上。

看李天照疼的眼淚打轉，他父親眉目一沉，很是不快。

他母親暗暗咬牙，雖然心疼，卻又知道這世道，小時不流血流淚，大時就要斷魂喪命。於是就沉默不語的聽着丈夫厲聲呵斥說：“快點、快點、再快點！如果是敵人的兵器，打中了還只是疼嗎？每一次的訓練都要絕對緊張！”

李天照咬牙忍着疼痛，那些不由自主在眼裡泛起的淚花，最後都沒有流出來。

與父母許久才能見一次面，相處的時候，是遠超尋常的嚴酷訓練，可他不覺得委屈，只是加倍用心、拼盡全力的做到最好。

他珍惜這些寶貴的相處時光，可是他卻沒有多少機會跟母親見面，李天照的父母，作為玄天武王所屬的在編戰士，總是在外作戰，許少有回來的空閑。

這次回來，才两天，就又一起出發了。

臨走的時候，李天照被母親抱在懷裡，兩個人眼裡都有淚花在打轉。李父催了第三次時，李母猛的把李天照放下，突然拔出長劍，橫劍眼前，神情嚴肅之極，立下劍誓說：“等你十二歲命運預測的時候，我們的功績一定能送你進城裡的修身殿！”

“嗯！”李天照還不知道進城意味着什麼，卻相信母親的許諾，也知道對着劍說的話就是劍誓，絕不可違。

城裡有許多學本事的修身殿，只是，李天照父母的功績還達不到標準，所以他一直是跟着望天村的隊長學習本事。

望天村一共也就三十多戶，平日里隊長安排當天的活計，或是打獵，或是砍木，或者是採藥，挖礦，完事之後，剩下的時間就自由支配，隊長會領着一起訓練半個時辰，然後讓自己練習，至於是不是認真練，隊長是不管的。

年輕些的孩子們都還認真，大多數時候都會練到吃晚飯，李天照尤其勤快，匆匆吃完，就又提劍出去，旁的孩子看見，就議論說：“李天照真不怕累，天天練到半夜，黑乎乎他怎麼看得見？”

“揮空了練吧？”另一個孩子看着還在吃飯的村裡最好看的女孩，總覺得她鼓囔囔的部位特別吸引人，就心不在焉的隨口接了句。

“聽隊長說李天照的父母是十人將里的天級劍客，要是少受點傷，早就能是百戰將了。當搏命鴛鴦的種，他當然得比咱們更拼。”說話的孩子心裏一直羡慕李天照有個厲害的父母。

羡慕的其實不止是他，在望天村裡，李天照每次分到的肉最多。

因為功績幾乎決定了一切，而在未成年之前，李天照享有的物資分配標準取決於父母的功績。

大家都說李天照的父母是本事厲害的戰士，這壓力促使他更覺得要加倍勤奮刻苦，才對得起父母的期待，才不會辜負了他‘擁有’的混沌碎片之力。

儘管，直到十二歲，他也沒發現自己有什麼特別的力量。

但李天照從不敢鬆懈，哪怕沒有月光的夜晚，他也在村外樹林里練劍。他父母說，不能記住環境的情況，否則就減少了修鍊的價值。

剛開始因為看不見，步走間突然一滑，閃着腰，甚至摔倒，撞在樹上，都曾有過。後來他憑藉揮劍帶動的破空聲，就能知道樹木的位置。

李天照很早就把村隊長教的本事練完了，父母每次回來，教他如何修鍊，他就照做，村裡有人好奇，賴着學他一樣練，卻沒堅持幾天就撤了。

大家想學的是輕易修鍊的‘絕技’，可李天照父母教的只是鍛煉辦法，比村隊長要求的那些辛苦的多。

他們每天修鍊到晚飯時間，已經很累，還得摸黑繼續折磨自己，又不能天天都有變強的體驗，實在缺乏堅持的動力。

李天照卻不敢停歇，哪怕村裡最好看的女孩好幾次晚飯時邀請他一起出去走走，他也總是很認真的說：“吃完飯就要練功了。”

同桌吃飯的三個年長些的聽見，一個目瞪口呆，一個連忙使眼色暗示提醒。

可是，沒有用。

最後那個看李天照如此不開竅，毛遂自薦的說他願意，可惜，那女孩撅噘嘴，很直接的說：“誰要跟你走呀！”

女孩被拒絕了也不生氣，過些天又會主動來邀請一次，把另外三個羡慕的夠嗆，感嘆命運不公，又怪李天照還不知道女人的好。

但實際上李天照已經長的很高了，也喜歡那女孩的好看，只是，他想到父母的期待，還有十二歲之約，就不敢鬆懈。

父母在拼盡全力，他覺得自己必須全力以赴。

十二歲生日那天，李天照的父母回來了，母親胳膊有傷，纏繞着布，裏面是黑糊糊的草藥。傷口雖然看不到，但李天照沒見母親動過那條胳膊，也就知道，不是輕傷。

“娘，我聽說不進城的話，滿十二歲就能當編外戰士……”李天照話沒說完，就見他母親臉色一沉，厲聲呵斥說：“閉嘴！”

她情緒激動之下，扯動了胳膊的傷，臉上不由自主的抽動，他娘怒氣沖沖的說：“誰教你這麼想的！”

李天照沒想到母親反應這麼大，低着頭臉，慚愧的解釋說：“娘別生氣，我只是不想娘太拼。”

李天照的母親怒氣驟然消去大半，一時情緒激蕩，竟說不出話來。

李父語氣嚴肅的教訓道：“對着劍說的話，那就是劍誓！無論你有意還是無意，劍都記着。劍里的‘戰印’是偉大武王賜予的力量，我們的榮譽全都在其中。違背劍誓，就是對偉大玄天武王的褻瀆！”

李天照的母親還記着李天照的生日，他們百般節省，受了傷也不捨得花功績去城裡的醫館治療，卻用功績換了昂貴的混沌果實，就想好好給孩子過個生日，不想再說訓斥的話，就說：“記着你父親的話，對着劍說的，那就是誓言。好了，把這顆混沌果實吃了，它能強身健體，還能催動你身體里混沌碎片力量更快顯現。”

李天照發現只有一顆，又聽這東西很好，本想跟父母一起食用，卻見父親眉頭一沉，分明是不要他啰嗦，就乖乖在他們的注視下，把果實吃了。

“怎麼樣？”李父少見的透出殷切的期待之色。

“身體有什麼不同？”李母也滿臉期盼，李天照覺得精力特別充沛，白日的疲憊一掃而空了似得，就如實說：“渾身都是用不完的力氣！”

李父很是失望，李母雖然失落，卻仍然很高興的說：“別著急，很多混沌碎片的力量都顯露的晚。”

李父欲言又止，他其實並沒有妻子的滿滿自信。

李母離開的時候，說快則一個月，慢則三個月，必然送他進城。

李天照期盼的數着日子過，每天修鍊到半夜睡下時，就覺得距離父母回來的時間又近了些。

一個月後的某天，村裡突然有許多聲音在喊着李天照的名字，他剛放下斧子，就有人神色驚急的跑過來，看見他就說：“快、快去看你娘、最、最後一面！”

最後一面……

李天照記憶里，母親一直都很美，英氣逼人，目光凌厲，跟父親特別般配。

他簡直不敢相信，此刻被抬着的，渾身是血，臉上幾道傷口翻開，以至於面目全非的人竟然是他娘！

一群戰士沉默的立在那，他們身上都有乾涸了的血，灰頭土臉，顯然一路上不曾歇息。

李天照的父親看他愣着，一聲大吼道：“快過來！”

李天照驚回過神，卻看着母親的模樣，不敢觸碰，只覺得碰着哪裡，母親都一定會很疼。

卻沒想到，本來看着氣若遊絲的母親，不知哪裡來的力氣，突然一把抓着他，極力拉着，竭盡全力的湊近他耳旁說了句：“彎的出劍路線能比直的更快！你記着、記着——”

李母說完，好似剩下的所有力量都耗盡，抓着李天照的手，像是怕會抓傷了他，突然主動鬆開，瞬間就沒了力氣，垂了下去。

“娘、娘、娘！娘！娘！娘你醒醒啊醒醒啊——娘你不會死的，你是搏命鴛鴦呀！娘……”李天照一個人哭着，喊着。

他父親眸子里滿是悲痛，卻沒有哭出來。天空又突然下起大雨，於是也沒人知道他是否流了淚。

李天照就記得，八月十八日的這天，他的心口很疼，很疼，很疼……

# 第二章 ‘千殺之力’

李天照的父親說，他母親的傷沒辦法治，奇迹似的撐着一口氣回來見他，他和幾個戰友抬着，路上不停的飛趕了一百多里。

“你娘說過今年要送你進城裡的修身殿，對着劍說的誓言，絕不可違！她走了，但我還在。”李天照的父親要走的時候，眼裡頭的哀痛，像是跟他的眼睛融為了一體，再也不能分開似得。

“我不要去修身殿，不要爹走！”李天照抱着父親的腿，哭喊着，恐懼再一次失去至親。

“為武王而戰是我們存在的意義！你娘還活在我們的記憶里，有朝一日我們的功績夠了，就能得到武王賜予的殊榮，你娘就還能再活過來！李天照，我們不能因為恐懼就退縮，退縮不能改變現實！越恐懼，就越要前進！等我走進了武王殿，你娘就會死而復生！”李天照看見的父親盯着他的眼裡，透出的決絕，讓他陌生，又害怕。

“記着你娘說的話，她拼着一口氣，就為了見你、就為了親口告訴你她用命發現的秘密！”他父親離開前，留下這句話。

李天照記得，他不可能忘記。

李天照橫起他自己打造的劍在面前，眼裡滿是悲憤的對着劍說：“我李天照對劍立誓，今生必要踏入武王殿，令母親死而復生！”

他其實知道，只有在編戰士的劍里，才有武王的戰印，才能稱之為劍誓。

可是，他仍然要對着劍許下誓言。

李天照每天還是在村裡做着過去的那些事情，唯一不同的只是，他給自己增加了練習的時間，為了他母親臨死告訴他的秘密。

劍身在月光下泛動銀光，一下接一下的打在樹上，不一會，一顆樹被砍斷，帶着劃破夜空的聲響，從李天照身旁倒了下去，林子里歇息着的鳥都被驚飛。

李天照試了不知道多少遍，卻始終沒發現彎的揮劍軌跡會更快，可是他相信母親用命查知的奧秘，一定是他還沒有掌握關鍵。

於是，他一天天的揮劍，反反覆復的嘗試，找尋着如何讓違背常理的情形出現。

一次又一次，一天又一天，逝世母親說的彎軌跡更快的情形，仍然沒有出現。

兩點之間最短的是直線，為何卻會有彎的軌跡更快的情況？

李天照練的筋疲力盡，想到母親死前的慘樣，覺得他至今沒有破解奧秘，十分自責內疚，激怒之下，憤然一劍斬在樹上，吭哧吭哧的直喘氣。

一道閃電，突然撕破夜空的黑暗，天地剎那間被藍光照亮。

李天照氣惱自己，急的紅了眼眶，在電光閃亮的剎那，他看見砍在樹上的劍刃，刺的似乎比其它的更深。

‘我練劍都是全力以赴，為何這一劍能斬的特別深？’李天照心念一動，拔出劍，伸手摸索着樹上的那些劍痕。

最後那一劍確實斬的特別深，他還發現，別的劍痕的深淺也有差別，去除角度和發勁時的微差，他覺得還有旁的因素。

‘高起低落的攻勢更猛，這大家都知道，我也反覆嘗試過，卻並不能打出彎的劍軌跡更快的情況。剛才最後一劍，我急怒之下也沒有尋常章法，只管發泄鬱悶，身姿、劍勢都不如平時修鍊那樣，動作擺幅過大，劍划動的軌跡遠比平時更長，明明是很糟糕的一劍啊！’

李天照回想着剛才的身姿動作，設法重現，卻發現結果並不如意。

但好不容易有意料之外的狀況，他可停不下來，一時忘了疲憊，也不在乎落下來的大雨把他澆濕，只管努力重現剛才那劍的情形。

劍劃過雨幕，又一次斬在樹上。

劍入特別深，明顯超過尋常，李天照激動的緊緊抓着劍柄，因為他心算的結果，也分明得出這一劍的速度要比正常的更快！

是的，明明劍的軌跡更長，速度卻偏偏比尋常還更快斬在樹上！

“世上果然有這樣的劍！娘——世上果然有這樣的劍！娘——”李天照激動之後，又成了激憤。

因為，他娘一定是死在這樣離奇的劍招之下！

“娘，我一定會走進武王殿救活你！”李天照捧劍橫放面前，再一次對着沒有戰印的劍，立下了屬於他自己的劍誓。

李天照很高興有所突破，雖然只是開了個頭，要想更好的發揮最快的曲線劍，未來怕是要顛覆過往幾乎所有的用劍方式。

但是，李天照仍然很激動，迫不及待的想把這個秘密告訴父親。

李天照的父親說過，命運預測的那天會回來，帶着能送他進城的功績回來。

但命運預測的那天，李天照的父親沒有回來，來的人是他父親的朋友，李天照記得，是當時送他母親回來的人之一。

那人微笑着告訴李天照說：“你父親為了多立功績，加入了非比尋常的大激戰，沒辦法趕回來，特意托我告訴你一聲。”

李天照有點不安，但見那人神情輕鬆，才又放下了心。

望天村的人口不多，適齡的就李天照一個。

命運預測師是一份長期巡走的差事，長年如一日的奔波，枯燥乏味的重複。

但接受預測儀式的李天照卻是第一次，大約也只會體驗一次，難免既期待又緊張，稚嫩的臉上，那雙眼睛里卻透着濃濃的自信。

預測師司空見慣，自顧熟練的取出一把又一把顏色各異的草根，口中念念有詞，片刻，甩了把紅色的草根。

一些落在地上，一些落在李天照的頭上，身上。

李天照滿懷期待，猜想着會有什麼玄妙神奇的情況發生。

可是，等了一會，紅色的草根毫無動靜，只有零星的從他身上滑落下去。

‘大鼻子說他的命運預測就這樣，但我有混沌碎片的力量，怎麼也這樣？’李天照暗暗揣測。

可惜預測師臉上神情平淡，根本看不出什麼，只見他又分別取了把綠色，黃色，藍色，褐色的草根朝李天照甩了過去。

末了，就讓李天照出去，說是要推算結果。

村裡人都在外面等着，有年齡大些的問了李天照進去的過程。

就有個人說：“完了！跟我們一模一樣！李天照，你肯定也沒有混沌碎片的力量。”

“不可能！”李天照記得母親說過多次，他一定是得到命運眷顧，天生擁有混沌碎片力量的人，強弱不一定，但絕對不會沒有！

“別聽他胡扯！人家預測師還得在屋裡推算兩個時辰才有結果！他比人預測師還厲害，問了幾句情況就知道結果啦？”

兩個人針鋒相對的爭起來，旁人贊同，反對，勸架的也跟着開口，越發吵鬧時，村隊長過來一通呵斥，把人都趕去幹活，只讓李天照一個人在門外等着。

李天照相信母親的話，但預測師沒有明確之前，卻仍然有些莫名的緊張。

屋裡。

李天照父親的朋友從窗戶翻進去，預測師本來在閉目養神，驚醒時不快的沉着臉，就聽進來的人說：“王師還記得東屋頭的陳師嗎？”

“你是小陳皮子？”預測師看他點頭，又驚又喜，連忙喊他坐下，問了分開的這些年的情況。

敘完了舊，小陳皮子突然鄭重其事的托請說：“求王師幫忙！”

“哎——我跟你爹當年是一起出生入死，互相擋刀的交情，有什麼事直接說！”王師也不推諉，痛快的答應了。

“李天照，也就是剛才接受預測的孩子，他有混沌碎片的力量嗎？”小陳皮子懷揣着僥倖，其實他對命運預測的事情了解，看到王師在屋裡閉目養神，就已經猜到了結果。

“五行草近身，均無反應，自然是沒有。”預測師口氣遺憾，其實早已司空見慣。

“請王師給他個希望！”小陳皮子說了請求，又說了李天照的情況，滿臉悲痛之色的道：“他母親戰死沒多久，當時我一塊抬回來的，他爹為了多立功送他進城，比過去更拼，可前幾天……也沒能從戰場上回來！他早就說過，李天照如果沒有碎片力量，也要給他一個盼頭，王師也是村裡出身，知道進不了修身殿學習的人有多難！說了實話，指不定他就徹底沒了拼的鬥志！”

“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他沒有，你騙說有，讓他自以為有本錢，將來更敢拚命，還不是害了他？”王師遇到過這樣的，但一貫都不贊同這麼做。這番真實想法，他也不是對誰都說。

“王師說的在理。但他是搏命鴛鴦的孩子，不拼，還是他們的種嗎？再說了，他沒指望進修身殿，將來沒有修身殿的戰印力量，村裡出身的要立功，除了拚命哪裡還有別的路走？他背負着讓搏命鴛鴦復生的責任和希望，也只有拚命！”小陳皮子說罷，單膝跪地求道：“求王師成全！我不知道欠他爹娘幾條命，這是他們的心愿，我不能不替他們完成！”

王師不禁喟然長嘆道：“你這般求，我又怎麼能不答應？只是今日這般，不知道會給他將來徒增了多少的危險，至於吉凶，也只能看他的命數了！”

預測師走了，村子里，一片歡欣鼓舞的氣氛。

預測師說了，李天照有很罕見的混沌碎片力量，那預測師也是偶然聽資歷極深的預測師前輩提起過那種命運預測草根圖。

“你的千殺之力性質特別，顯露力量需得將來殺敵了才能觸發，只是到底要殺多少，卻又沒有確定之數了，故而才有這千殺的虛數之名。可這力量也非常強悍，大器晚成，一旦顯露，必當可入武王殿！能否堅持不懈至千殺之力顯露的那天，就得看你的毅力了。”

# 第三章 夜闖村子的單騎

李天照振奮不已，預測師印證了他母親的話：他註定是被混沌碎片力量眷顧的幸運者。

雖然預測師說，因為千殺之力顯露太難，耗時也太久，又因為太罕見，很少有人聽說過，因此不足以作為推薦他去修身殿的憑據。

但李天照不在乎，即使只能在村裡修鍊，他也一定會堅持下去！

何況，李天照記得父親說過，會實現對他的許諾。

李天照父親的朋友陳皮陪他目送預測師離開之後，突然一臉哀痛之態的告訴他說：“你父親急於立功，帶傷去了北玄城……沒能回來。”

前一刻還滿懷預測師肯定他擁有千殺之力的歡喜，這一刻就變成失去父親的悲痛……李天照愣着，暗暗咬牙，覺得父母若不是為了送他進城裡的修身殿，就不會如此。

李天照父親的朋友不懂安慰他的喪父之痛，他們面對死亡的方式總只有一種，那就是接受痛苦。

痛苦，就是他們戰鬥，追求功績，追求踏入武王殿的力量源泉。

所以他也沒有安慰李天照，只是對他說了句：“你父母能否復生，就看你了。當搏命鴛鴦的種，你就得靠拼殺走進武王殿！在偉大玄天武王的榮光之下，只有勇敢前進的人，和停下來慢慢腐爛的人！”

這番話李天照聽他父母也說過，但他現如今才覺得體會深切，只有帶着悲痛拼力往前，有朝一日走進了武王殿，才能讓父母死而復生！

前進，只有前進，他必須、也只能獨自接受悲痛，並且繼續前進！

李天照父母戰死的時候，功績加起來仍然不夠讓他進城裡的修身殿。

命運預測之後，他也就年滿十二歲了，成為瞭望天村的編外戰士。

身份好像不同了，但其實，做的還是過去那些事情。

望天村是小地方，長久沒什麼事情，村隊長的責任就是帶着大家生產，定期繳納產出的物資而已。

沒見過敵人出現，也沒有徵調他們到哪裡去。

這樣的日子，安定是安定了，卻也沒有立功的機會。日常生產的功績積累，做到村裡的第一了，將來也就是望天村村隊長的接班人。

這不是村裡年輕人想要的未來，更不是李天照眼裡的未來。

村隊長說，等十八歲就好了，那時就可以出去了。

村裡先到十八歲的人，本來都說要走出去。

結果一個因為女人不走了；另一個因為母親病倒需要人長期照顧留下了；只有跟李天照關係好的大鼻子出去了，卻一走兩年都沒有音訊。

李天照快十八歲了，村裡人都知道，他一定是會走出去的。

他已經長的很高了，早就是村裡最年輕力壯，本事最大的人。

十八歲，李天照幾乎日夜都在期盼，以至於村裡最漂亮的女孩越發熱切的目光，他也沒有注意。

‘十八歲，十八歲就能出去了！爹、娘，你們等着，我一定會儘快踏入武王殿！’李天照數着日子，還有三個月，就是他等待的真正開始！

一條麗影，駐立在李天照的房門外，纖細的手指猶豫着觸上了門板，卻又縮了回去。

她已經許多次看着李天照回家，關門，她總想鼓起勇氣進去，不顧一切的把自己坦誠的展示在李天照眼前。

可是，她到底沒能鼓起勇氣。

‘還有三個月，等他生日的那天，那天我一定可以！等他過了生日，就會離開這裏，就再也見不到了……’女孩給自己定了這麼一個日期。

她本不該如此的，可她若不如此，又怕後悔終身。

村裡的人都說她好看，男人都喜歡她，可她卻一直喜歡李天照。

但她又知道，李天照不是望天村能留住的人，將來一定會比他父母還厲害，註定是會得到武王‘賜福’的人，不是她可以妄想。

她只能鼓起勇氣，只盼擁有一個放在記憶里的曾經，將來能夠時不時的拿出來懷念。

還有三個月，她給自己定了個必須鼓起勇氣的日期。

女孩折身回去了，帶着失落，又有對未來的期盼。

一騎飛馳，突然闖入望天村裡，急切的傳令聲緊跟着打破了夜的寧靜。

“望天村隊長聽令，限半個時辰出發，馳援天蒼山……”

……

不知何時起，有傳說稱，世間異象皆為混沌碎片的力量導致。

天蒼山的一場雪崩，伴隨彩光大放，被認為是混沌碎片力量破冰而出，風武王的人跨過邊界線，玄天武王鎮守邊界的人奮力截擊，雙方廝殺的慘烈。

冰雪覆蓋的天蒼山，一個個倒下的戰士陷在白雪裡，鮮血染的一片片殷紅，被反襯的份外觸目驚心。

混沌碎片原本就無蹤可尋，只能是滿山的亂找，天蒼山雖說是玄天武王的地方，但終年覆雪，無人居住，最近的村子離山上也有六十多里地，增援的人陸陸續續，也都只能在山上散開了搜尋過界的敵人。

一群十幾個人循着被人踏過多少遍的凌亂冰雪地往山上去，其中有花白頭髮的，還有看起來才十二三歲模樣的稚嫩少年。

若不是帶頭的男人一身皮甲，體型強壯，額頭的暗紅色護帶上還有玄天兩個字，怕是要讓人誤會這群是誤入此地尋冰雪蓮的採藥人了。

帶頭的男人打量着前方，還不忘再次叮囑說：“都聽好了——我再說一遍！我們的目標是搜尋敵人，碰到落單的就打！敵人多的話就沿途跟着留記號，等到跟別人匯合了再動手！”

花白頭髮的老木匠本不需要他叮囑，也知道話是說給沒經驗的人聽的，充耳不聞似的自顧走他的路。

年少的不曾見過這種大場面，既有些莫名緊張，又覺得熱血沸騰，路上就在討論着要殺敵立功，幻想着如何把敵人殺的橫屍遍野，就只有幾聲明顯不上心的敷衍應答。

隊長知道他們斤兩，也不怕那幾個真有膽子胡來，萬一遇到敵人，這些人立馬會知道厲害。他的目光落在隊伍中間，一條挺拔的身影上。

“李天照——今天你必須跟緊了我！”隊長的聲音突然變的嚴肅，唯一真讓他不放心的，就這一個。

“我一定緊緊跟着隊長殺敵！”李天照聲音響亮的答應着。他握着把纏線顏色發舊的劍在手裡，一對星目閃着熱切的光，分明渴望着戰鬥。

村裡最漂亮的女孩從來都相信他的本事，很信任的說：“殺一個敵人天照哥就成在編戰士了！”

一個二十多歲的年輕戰士嫉妒喜歡的女孩喜歡的是李天照，就嘲弄說：“李天照多大的本事啊！殺一個怎麼夠？這回鐵定連斬十人，當在編戰士，還能升了當隊長！”

“十個？我盡量。”李天照答應的飛快，典型的年少輕狂。

那人表情一下僵住，他哪想到李天照狂妄至此，不由氣結，壓着火氣盯着李天照說：“好好好！我等着替你數戰印！”

隊長不由皺起眉頭說：“李天照！你別聽他胡說八道，殺十個升隊長，那得殺的都是風武王手下的在編戰士，像你們這樣還沒入編製的，一百個都抵不了一個。真要遇到敵人，跟緊我就對了！你今天要敢擅自行動，我就讓你除名望天村隊！十八歲出去的身份證明你也別想拿了！”

“我知道了。”李天照答應的痛快，村隊長卻仍然疑慮的拿眼盯着他打量，好像非得看出他有言不由衷的痕迹才肯罷休。

李天照在他審視的目光下，睜着對明亮的眼睛，眨也不眨。

看他貌似乖巧，隊長這才喊了聲：“走！”

一群人又繼續踏着冰雪，帶着雜亂的‘吱呀吱呀’聲響往山上去。

寒風凜冽如刀，天空又紛紛揚揚的飄落下來鵝毛般的大雪，視線也受了阻礙，望天村的隊長更是小心謹慎，走的更慢，漸漸成了一步一停、再一陣打量的狀態。

李天照走到隊長身邊，伸長了脖子搜尋着，急不可耐的彷彿隨時要獨自飛衝出去那般。

隊長唯恐遇敵，村裡一群年輕、年少的戰士卻都盼着拼殺，這時都着急又不滿的叫嚷說：“隊長你當年是怎麼殺敵立功的啊？”

“我們村本來就來的晚，再不快點，人家早打完了！還去個屁！乾脆回去烤火得了！”

隊里花白頭髮的老頭張了張嘴，想起記憶中那些許多年輕的面孔，又閉上了嘴，他知道說也沒用。

初生牛犢不怕虎，對一群血氣方剛的年輕人說什麼戰鬥危險，謹慎小心，也沒誰能聽得進去。

也就只能盼着，別碰上敵人。

風雪不小，視線不好，許多聲音都被沖亂，望天村一行在山上走了大半個時辰，也沒碰上別人。

這其實是村隊長最想要的狀況，原本兩邊的主要戰鬥力已經廝殺過了，他們來也就是湊個數，碰上落單沒逃掉的敵人撿個便宜，碰不上就平平安安的回村去，也白混一回支援的功績。

李天照一次次盼着能發現敵人蹤影，卻又一次次的失望。

他覺得，快十八歲時遇到這種大事，這分明是他立功的難得機會！

空手而歸？他實在不能接受。

但遇不到敵人，急又有什麼用？

年輕的都盼着戰鬥，年長的過來人都希望平安無事。

突然，風雪裡出現了人影，還不止一個！

# 第四章 一聲大喝

“當心！”村隊長一聲低喝，同時拔劍在手，他們在下風處，他很確定聲音不會驚動前方風雪中越來越多的人影。

李天照胸膛里熱血上涌，劍在手裡，銳利的目光緊緊鎖定前方的人，同時繞走側旁，準備從一邊發動攻擊。

村隊長這時哪裡還計較他剛答應過‘緊緊跟着’的事情，此刻一行人里真正可以指望的本就有限，遇到敵人，只恨不得隊里多幾個李天照這樣靠譜的。

村隊長伏倒積雪裡，一行年輕的也都有樣學樣，迅速找到合適的位置隱藏。

風雪之聲，呼嘯不止。

可望天村的一行年輕人們，卻覺得天地間的一切，包括時間，都彷彿已經凝結了那樣。

片刻前他們還嚷嚷着期盼遇到敵人，這時候心口都止不住的劇烈跳動，彷彿都快從嗓子里跳出來了似得。

不是害怕，也不是恐懼，就是莫名的緊張，壓抑。

李天照也是如此，明明他對自己的本事很自信，一直渴望作戰立功，也敢於第一個衝出去殺敵，卻仍然覺得手心發熱，全身的肌肉都不由自主的緊緊繃著。

‘我怎麼會這麼緊張！爹娘說過，越怕死在戰鬥里越容易死！我絕不能丟了搏命鴛鴦的臉面！’李天照幻想過無數次戰鬥的事情，卻沒有眼前這樣的。

李天照的父母一直告訴他戰鬥必須勇敢無畏，他也相信自己不會給搏命鴛鴦的威名抹黑。

可是，人生第一次面對戰鬥，會如此緊張，本來也正常，只是他父母早忘了這些，哪怕記得、大約也不會提起。

李天照的位置，能夠看到風雪中六個人的頭頂露出，看其中有頂帽子上立着的鳥形裝飾，分明是村隊長說過的、風武王的人！

他們這方有很大的人數優勢，按隊長說的，應該動手。

但是，眼看那六個人已經走過了最佳襲擊的位置，村隊長還是沒有動靜。

李天照不由急了，尋思着：‘隊長不想交戰，看來是想就這麼讓敵人過去？他不想打，我們卻想立功殺敵！隊長不動手，就只能我衝出去！’

眼看那六顆腦袋頂隨雪地地勢高低一起一伏，就快要脫離突襲的合適區域了，李天照發力一蹬，踩在冰雪裡的雙腳推動他身體，犹如離弦的箭那般飛衝出去！

六個人，全都握着劍，邊走邊打量周圍。

李天照從他們后側方飛撲過來，人在半空，劍已積蓄了全部力量，速度更快、殺傷力更強的曲線軌跡劍法，終於能用在實戰了！

走在最後面、戴着鳥形頭盔裝飾的那個戰士，驟然發現李天照的時候，距離已然非常危險。

那戰士張口高喝示警的同時，急忙拔劍揮了過去。

飛撲而至的李天照凌空揮劍的軌跡，讓那戰士不由暗暗好笑：‘這等大的動作，那裡來的笨蛋！簡直找死！’

那戰士原本還有遇襲的壓力，此刻則很肯定，他來得及擋住這一擊。

戰士的劍急揮出去，眼看李天照凌空斬過來的劍光軌跡過長，但速度卻出人意料的迅快，那戰士本以為必可擋下，最後卻眼睜睜看着劍光搶先一步斬在他脖子上！

李天照一擊得手，拼殺的壓力讓他全然忘了緊張和害怕，就如預料的那樣，憑藉斬中的反作用力，凌空扭身一轉，那戰士攔截的劍就貼着他後背劃了過去。

李天照這時單腳着地發力，順勢拖劍從那戰士肋下繞過，急揮斬向另一個戰士！

那戰士視線受阻，也沒料到李天照如此迅猛，眼看他的劍勢軌跡長，卻又速度離奇迅快，沒等他抬劍招架住，胸口就被刺中。

頃刻之間，李天照接連兩劍得手。

這一擊原本該刺進那戰士身體，卻不料在擊中時，受力的部位突然亮起來一團白光，劍刺進去的力量也不覺得受阻，就好似被吸走，然後又被牽引着扯到一邊了那樣。

‘這！’李天照大吃一驚，全沒想到會有這種情況，急忙回劍，朝側旁雪坡低處歪倒下去，迅速脫離被圍攻的險境。

那幾個戰士正要追出去，突然聽見村隊長大喝道：“住手！自己人！自己人——”

自己人？

村隊長從雪地里探頭看這些人是否走過去了的時候，正見到李天照發動襲擊，又看見那六個戰士的武器，急忙跳出來阻止。

“真是自己人！”胸口被刺中的戰士看見村隊長的劍，頗為意外。

剛才被李天照砍中脖子的戰士，這時摸着脖子上一刀剛割破皮膚的血痕，心有餘悸又惱羞成怒的罵說：“長沒長眼睛啊！你們哪的啊？自己人都不認識！”

村隊長頗為自責，又暗暗着惱，卻壓着火氣客氣的說：“我是望天村村隊長，荒級劍客。村裡孩子沒見過世面，不認識修學院的兵器，實在對不住了。不過，你戴着風武王那邊的帽子，也不怪我的人誤會吧？”

剛才發火的戰士本來是覺得好玩，撿了頂帽子戴着玩會，也沒想到會在這邊遇到自己人，更沒想到會遇到李天照那般兇悍的，這事，他自然也是理虧。

雖然出身城市修學院的他，對村級出身的有着相當優越感，但對方跟他一樣，都是荒級隊長，他不得不給予應有尊重，於是壓着不快，聲音平平着說：“我是他們的隊長，荒級。我戴帽子是為了誘敵靠近！你的人沒見識不認識兵器，你該認識，為什麼還讓他襲擊？難道你連自己隊里的人都管不住？”

“風大雪大，我沒想到這邊下山的路會有自己人，以為是敵人，就安排他打頭陣。”村隊長自然不肯承認他約束不力，裝作好像行動是計劃好的那樣。

脖子上血痕猶在的戰士不禁輕哼了聲說：“那這襲擊時機和配合情況，可真不敢恭維！”

村隊長不由被嗆住，原本就是李天照擅自行動，他開始就沒準備攻擊，只是他卻不能說明實情，壓着火氣轉移話題：“都是誤會，就不提了吧。幾位往這邊走，難道是掌握了敵人的線索？”

“風武王的一個百戰將受了重傷，還帶着個身份不明的女人，大家都在搜尋，我們也只是隨便挑人少的地方找。”剛才胸口被李天照刺中的戰士怕他的隊長繼續給村隊長難堪，說完就建議道：“隊長，我們還是趕緊找吧，重傷的百戰將可是大功勞啊！”

“走！”那六人一行的隊長也不想跟村隊長繼續無謂爭吵，更不想等李天照回來了碰面。

他憑藉修學院戰印的力量免了一死，可剛才交手事實上就是敗的難看，對方還是個村隊出身的，剛才交手時也不見有戰印的力量，恐怕連在編戰士都不是，簡直是奇恥大辱！

村隊長知道修身殿的人許多都高傲，原本鬧的也不愉快，看他們走遠了，不禁呸了聲說：“修身殿就這點本事，全靠着戰印耀武揚威！”

村裡那些年輕的也沒見過，七嘴八舌的發問，村隊長心情不快，看見剛才退避翻滾下坡地的李天照回來了，老遠就責罵說：“你剛才說過什麼？誰叫你擅自行動！”

“我說過一定緊跟隊長殺敵。但隊長不殺敵，我就沒說還要跟着了。”李天照看那幾個人都不在了，就問：“隊長，他們拿的劍跟你也不一樣，怎麼是自己人？”

村隊長氣的不輕，此時此地又不能處罰李天照多幹活，惱怒道：“現在喊我隊長了？擅自行動的時候就忘了！李天照——我告訴你，沒有戰印的力量，你們遇上在編的戰士，結果不比剛才好到哪去！你要逞能，要立功，要拚命，可以！但是別拖累大夥！他們沒你的本事，也沒你那般不惜命！再要擅自行動，你就自己去，離我們遠點，別禍害了大傢伙！”

“我記住了，下次再擅自行動，我就自己沖，絕不連累大家。隊長就別生氣了。”李天照也不生氣，覺得村隊長這話本來也合情理。

村隊長沒想到李天照剛才見識了戰印的厲害，又險些被圍攻，竟然還不知道怕，不由氣結道：“好！好——你自己說的，再擅自行動，就別怪我們不救！”

“我要擅自行動遇難，不怪隊長，也不怪大家。”李天照答應的痛快，嗆的村隊長無話可說。

他末了，又追問修身殿戰印的事情，村隊長卻故意不理他。倒是村裡花白頭髮的老木匠開了口，告訴他們說：“修身殿的戰印比一般在編戰士的戰印還厲害些，修身殿出來的，意味着都是玄天武王所屬的年輕精英，所以出來就拿着有戰印的武器。”

“真不公平！我們從十二歲在村隊里做事，到十八歲還當不了在編戰士，修身殿的出來就有比在編戰士還厲害的戰印武器！”村裡一個年輕的很是憤慨，旁的幾個也心覺不公。

村隊長從來不說這些，就因為沒必要，只會打擊大傢伙修鍊的信心，這時就說：“能進修身殿，或者是天生有混沌碎片的力量，或者是父母至少一方是荒級百戰將，怎麼就不公平了？”

幾個年輕人就無話可說了，在編戰士分‘天地玄黃宇宙洪荒’八個級別，天最高，荒最低，突破天字級別的在編戰士，就是荒級十戰將；突破了天級的十戰將，才是荒級百戰將。

百戰將的功績要求很高，也難得很，有多難村裡的年輕人們是不清楚，他們只知道百戰將那是厲害得不得了的級別，手底下可以帶領十位隊長。

李天照沉默不語，想起父母為了送他進修身殿，接連戰死的事情，心裏很是難過。

一群人里，有一雙美麗的大眼睛總是特別關注李天照，看他神色，猜到他在難過，正想把話題轉移開，卻突然看見兩條身影，在視線盡頭的風雪中晃動了下，又隱沒了。

“隊長，天照哥，那、那邊剛才有兩個人影晃了下！”

# 第五章 驅狼吞虎

李天照第一個望過去，卻什麼也沒見到。

但是，剛才那幾個修身殿的人說了，敵方的一個百戰將身受重傷，還帶着個女人，正好是兩個人。

這等天賜良機，寧可跑空一百遍，也不能錯過啊！

“站住！”村隊長喝住李天照，轉而對村花說：“你替李天照想，也別瞎扯！別人剛說有兩個逃跑的敵人，你就正好碰見了？敵人的百戰將能往這邊跑？那不是離風武王的地方越來越遠？他回去的路就那麼兩三條，咱們這邊還不得封路好些天堵他？他往這邊走，就是死路一條！”

村隊長聲氣嚴厲，讓本來一干激動的年輕人，也跟着疑慮，怕是她故意這麼說，轉移注意力。

村花嚇的不敢作聲，但碰上李天照的目光，又低聲說：“真看見有兩個人影。”

李天照看她眼裡的堅定，本來就願意相信她，當即就說：“我過去看看！”

“你給我站住——”村隊長喊了聲，李天照卻已經跑了出去，他急忙怒聲道：“李天照！你不回來，就讓你從望天村隊里除名！”

“隊長，我探查完了就回來。”李天照也不跟隊長生氣，知道他不想橫生枝節，就算明知道有敵人，村隊長也會假裝沒看見。

“走走走！他走他的，我們別管他！你們，跟着我，往那邊看看。”村隊長很是生氣的模樣。

一群人里也有想跟着李天照過去看看的，也都不敢作聲，全跟着隊長走了。

村花見這越走離李天照越遠，擔心他回來找不着大家，就說：“隊長，這邊好像是下山的路吧？”

“閉嘴！”村隊長沒好氣的吼了她一句，看她淚花打轉，也沒理會。

村裡那個頭髮花白的老木匠湊隊長身邊，低聲問：“百戰將哪裡是李天照能撿便宜的？你真讓他一個人去？不管了？”

村隊長氣惱說：“難道我還領着大傢伙一起去送死啊？李天照那性子，我把話挑明了他他也不會聽。我現在要說了百戰將的厲害，你就不怕小花擔心李天照一塊搭進去？”

“哎——”老木匠也明白村隊長的難處，只好嘆了口氣說：“但願李天照不會真碰上麻煩吧。”

“各人有自己的造化，好良言難勸該死鬼！”村隊長不想再說這個了，他是要帶着大家平安出來平安回去，這裏的戰鬥，根本沒有他們什麼事。

李天照要的是立功，立功，繼續立功——直到，踏入武王殿復活了父母為止！

他一直在盼着十八歲能夠走出去，任何殺敵立功的機會他都不願意錯過。眼前意外得知敵人有個重傷的百戰將在逃，這樣的機會，上哪裡去找？

李天照爬上坡地，蹲在積雪中，打量前方。

修身殿的戰印讓他知道厲害，百戰將的戰印力量更強，正常情況下他估計根本傷不着敵人絲毫，但如果是重傷呢？

他不確定，因為沒見識過百戰將的戰印厲害。

戰印的力量負荷很大，平日練功之類的情況是不會用的。至今為止，他就沒見過村隊長和父母的戰印力量。

吃一塹長一智，李天照固然不會放過機會，但他也學乖了，不會貿然魯莽的上。

前方，起伏的雪坡地里，兩顆腦袋先後露了出來。

一男一女。

男的身材魁梧，沒戴頭盔，頭髮被血污浸濕又被凍結，身上的衣袍有許多豁口，至於身上被凍着的血污，也不知道哪些是他的，哪些是別人的。

男的拉着女的，幾乎是拉扯着在積雪裡趕路，女的穿身白衣，倒是被保護的很好，不見身上有太多血污，只見背後有一團殷紅，顯然不是她自己的血，否則絕不能大步行走。

‘看他們這樣，像是敵人。但是不是百戰將卻又不知道，我先跟着，等有機會了再動手，這麼留足餘地，拿不下的話也要能退避遊走……’李天照吃一塹長一智，他已經知道戰印的厲害了，不能再魯莽攻擊，先借地勢一路跟隨，觀察那兩人的狀況。

那男戰士拽着女的，行走中頻頻打量周圍狀況，每每回頭時李天照就蹲積雪裡。

未免被發現，李天照注意地勢，時常縱躍移動，或者是踩着敵人走過的足印，讓痕迹都被凸起的積雪擋住。

李天照發現那敵人的移動路線分明是背離交界線，頗覺意外的尋思：‘難道他是要在我們這邊躲幾天再回去？剛才那幾個修身殿的往這面找，說不定是早先捕捉到了什麼痕迹，那一會有可能會碰上……我看這人雖然狀態不好，但還沒到虛弱不堪的程度，繼續跟着更妥當。’

李天照在後面，地勢更高，等風雪小一些了，他又跟了會，突然發現一行人在坡下右側方出現。

他看那群人里，有個帶着風武王戰士頭盔的，像是剛才修身殿的幾個。

‘來的好！’李天照決定來個投石問路，而這位，就充當下問路石的作用了。於是他捏了個雪球，朝着那行人投過去。

響動讓那群人望向高坡的人影，他們就看見一條人影握劍接連指往一個方向，那六個人正疑惑，就看見高處的身影走了。

他們加速過去，沒一會，就聽見暴怒的殺喊聲，緊接着是慘叫。

修身殿的很快看見奔走中的兩條身影，不由驚喜交加，又打量着搜尋，看見雪地里露出來一截劍身。

戴着風武王戰士頭盔的那人就說：“這人死得其所，幫我們做了嫁衣！”

另外幾個人也覺得雪地里倒下的人是不自量力，此刻也顧不得去查看屍體，就衝著前面跑着的人高喊：“自己人！等等、自己人！”

他們本來想用風武王戰士的頭盔迷惑敵人，不料前頭跑着的人頭也不回，壓根就不信。

於是帶隊的一把拽了頭盔下來，朝着前頭丟擲出去，改而惡狠狠威脅說：“你們跑不掉了！聰明的就趕緊投降，留下戰印，還能饒你們一命！”

風武王的兩個人飛快奔逃，修身殿的六個人奮力追趕。

他們後面，李天照從雪地里爬起來，保持合適的距離尾隨。

他剛才故意慘叫，製造被殺的假象，此刻追在後面，修身殿的幾個人根本就沒有想到。

李天照跟了一陣，等到風武王逃跑的那兩個人被修身殿的幾個追上時，他就蹲在距離不遠的雪坡後面觀察戰況。

六把修身殿的長劍你進我退的圍攻着風武王的男戰士，他護着的女人的神色看起來有些慌張，眼裡透着壓抑不住的恐懼，不像是久經陣仗的戰士。

她雖然拿着短刀，卻沒有怎麼揮動，全靠那男戰士保護。

那男戰士以一敵六，全是守勢，又要保護那女人，根本沒有機會反擊。修身殿的人圍攻不久，劍上突然亮起白光，與之同時，風武王所屬的男戰士的劍上也亮起了白光。

‘原來發動了戰印的力量，武器還會發光！’李天照第一次見識，眼裡透出羡慕之色，想着他若成了在編戰士，能有玄天武王賜予的戰印力量，就份外期待。

他一個未滿十八歲的村守衛，幸運遇到眼前這樣的立功機會，他無論如何都不能錯過！

李天照緊盯戰況，眼看風武神的男戰士在圍攻下接連被修身殿的人刺中，大約戰印力量有差距，剛開始他被刺中了也只是被劃了道血痕，這時卻變成了更深的割傷。‘他是撐不久？我再等下去，怕是一點功勞都得不到了。’

李天照緊了緊劍，正要衝過去加入圍攻，身子剛站起來，突然又立即蹲低。因為他突然想到一個問題，那男戰士看起來情況很糟，馬上就要撐不住了，可被他保護着的女人，卻至今還沒有受傷！

‘這人怕是還有餘力，才會如此，我必須再等等。’李天照就繼續按兵不動，眼看修身殿的六個人攻勢更急，那男戰士受的割傷越來越多，被擊中的間隔時間也越來越短。

但是，那男戰士仍然還能保護着白衣的女人，那女人的本事看來不怎麼樣，頻頻揮刀反擊，只是時機拿捏的不好，出手速度也很一般，根本沒有發揮什麼作用。

李天照又等了一陣，看風武王那戰士確實像撐不住了，可那女人仍然被保護很好，不見受傷。

他覺得不能繼續等，但又覺得狀況可疑，於是就故意高喊了聲：“去那邊看看吧。”

這突兀的聲音，頓時讓修身殿的六個人緊張，他們可不想到手的功勞被別人分去，以為是有別的隊伍快過來了，帶頭的隊長當即顧不得保持謹慎小心，急忙下令道：“強攻拿下！”

“知道了！”另外五個人也不想被別的隊伍分功勞，當即加緊了攻勢。

他們本來你進我退，謹慎小心為主，存心消耗風武王的男戰士，務求不受傷，此刻時間緊迫，攻勢兇猛起來，許多時候拼着可能被反擊的危險也要強攻。

如此一來，風武王的男戰士的處境更危險，眼看着一把劍刺上他胸口，幾乎同時，另一把劍刺在他後背！

如此前後夾擊，男戰士的戰印力量一直在變弱，莫不是要倒在強力合攻之下？

‘糟！是我太多疑了？’李天照心一緊，若敵人就這麼倒下，此番大功勞就沒他什麼事了。

就在這個瞬間，風武王的男戰士劍上和身上突然一起綻放開耀眼的白光！

緊接着，他彷彿突然被灌注了神奇的力量，一刀繞身橫斬之下，刀勁只把周圍的冰雪催的爆開一團。

冰雪激飛，一時間漫天凌亂碰撞，舞起大片。

李天照看不清裏面的狀況，耳朵里只聽見間隔時間極短的一連串的金鐵之聲。

‘這傢伙果然有詐！’李天照緊盯飄散開的冰雪，漸漸看到兩條站着的身影。

站着的，是風武王的男戰士，還有一直被他保護着的女人。

修身殿的六個人，四個連人帶劍一併被斬斷，一個倒在地上，胸口一片殷紅，唯一沒有躺下的那個隊長，跪在地上，手捂着血流不止的腰部，滿臉驚駭之色的盯着敵人。

風武王的男戰士卻沒有看他，神色兇狠的望向李天照藏身的方向，嘲諷道：“躲藏了那麼久的鼠輩，你是出來送死呢？還是灰溜溜的逃走去喊人呢？”

# 第六章 強弩之末

還有人在側旁？

修身殿那行人的隊長，回想剛才的雪球，身影，雪地里露出來的那截劍……他終於明白過來了。

可是，沒有人走出來，也沒有答話。

風武王的百戰將蓄勢的一擊，直接斬殺了修身殿的五個人，僅剩的隊長也重傷的站不起來。

百戰將如此可怕，又如何能出來？

腰部重傷的那個修身殿出身的隊長，滿臉懊悔之色，自責不該失卻了謹慎，如果不是強攻，也未必會是眼前這樣的結果。

風武王等了片刻，得不到回應，就收回了目光，神色冷傲的舉刀指着修身殿隊長的鼻子道：“對着劍說。”

修身殿的隊長面色原本就沒多少血色，這時一陣抽搐，恐懼之態全然壓抑不住，更見慘白。

這是要殺他了！

殺死他前，在情況允許的時候，戰士會給敵人對着劍說遺言的機會，因為被殺死後劍裏面的戰印力量會被吸收，也許只能吸收一點，也許能夠吸收很多。

而吸收不到的部分，就會飄散在天地之間。

如果吸收的多，理論上可以憑藉武王的力量復生劍下敗將。

這規矩最初是針對惺惺相惜的情況，久而久之成了一種通行禮儀似的東西，就如打招呼，說再見那般。

修身殿出身的隊長張了張嘴，卻恐懼的說不出話來，強自鎮定了片刻，鼓起勇氣，腦子一熱，眼珠子通紅，高喊了句：“玄天武王的戰士，至死不悔！”

風武王的百戰將聽慣了各種臨死前對着劍說的話，眼前這樣的，聽的最多，目光從那修身殿的隊長臉上移開，望向推測中李天照藏身的大致方位，嘲笑說：“鼠輩就是鼠輩，既沒有一個戰士視死如歸的勇氣，也沒有當機立斷決斷的果敢！你不敢出來，那我就過來！不怕死的我反而要讓他多活一陣，怕死的鼠輩卻要死的更快！”

風武王的百戰將長刀垂下，邁步走過修身殿戰士隊長身邊，大步往李天照藏身的方向過去。

這一刻，放在李天照眼前的選擇，確實為難。

他是出去？

還是避開這可怕的敵人，呼喊找尋更多幫手？

李天照其實根本沒有想過避開，即使他對百戰將的實力心生驚懼，可是，他沒想過避開。

他記得父親說過，所謂勇，就是能夠戰勝恐懼。

他的目標是踏進武王殿，復活父母，眼前這種求之不可得的天賜良機面前，他能承擔錯過的風險嗎？

絕不能！

搏命鴛鴦之子，哪有這般被嚇的落荒而逃的道理！

更何況——他真的需要退避嗎？

風武王的百戰將大步過來時，李天照不但沒有逃走，反而直接站了起來！

風武王的百戰將一臉驚訝之色，卻不過短暫片刻，又變成不屑一顧的嘲弄。“鼠輩終於露面了！陰謀詭計倒是有一套，最初無端慘叫的是你，方才又佯裝呼喊同伴的人還是你。玄天武王的人我殺的多了，像你這麼陰險的還真是少見。鼠輩拔劍吧，看你能在我刀下支撐幾招！”

李天照抱劍胸前，立在那，只是看着那百戰將。

“鼠輩就是鼠輩，既然你不敢來，那就接招吧！”風武王的百戰將說著就邁步上前，卻看見李天照後退了。

是的，風武王的百戰將走一步，李天照退一步；風武王的百戰將不走了，李天照也就不退了。

“玄天武王的戰士里，若比膽小，你怕是無人能敵！”風武王的百戰將滿眼鄙夷，語氣里的不屑一顧，看的人恨不得拔劍衝過來。

李天照沒有衝過來，狐疑的盯着他說。“看起來你確實很可怕，只是，你現在如果還有餘力，剛才為什麼還要讓他們圍攻你那麼久？是你只有一擊的餘力？還是為了等我加入圍攻？眼前你到底是不殺他，還是故意虛張聲勢嚇唬我？事實上，你也許根本沒有力氣了？”

“無名小卒！以為自己是誰！”風武王的百戰將嘲弄的笑了起來。

李天照也不惱怒，只是盯着他說：“是啊，為什麼對我一個無名小卒，說這麼多話？是因為沒力氣了，只能靠言語威嚇了嗎？”

“你今日——是死於自以為是！毫無根據的憑空猜想，也不想想自己算什麼東西！”風武王的百戰將舉起長刀，擺開架勢，彷彿下一刻就要發動衝殺絕技。

李天照在鞘中的劍瞬間一閃，握在他手裡，他神色突然變的嚴肅，眼也不眨的盯着百戰將道：“是啊，我也許猜錯了，也許猜對了。以前聽說一勇勝三力，那時還想不通。現在我明白了，如果此刻沒有勇氣承擔決斷的風險，任我有多少力量也沒用。”

“剛才掉頭走，你還會活的久些！”風武王的百戰將眼看李天照冷靜執劍，卻並沒有主動進擊的意思，分明是在消耗。

這裡是玄天武王的地方，天蒼山上現在也是玄天武王的人更多，李天照等來自己人，是功勞少一點；而風武王的百戰將繼續等下去，是死亡。

先動的是風武王的百戰將，也只能是他！

他魁梧的身形剎時間化作流星般飛撞過來，長刀揮斬中夾帶呼嘯風聲，也不知道是飛沖帶動的氣流，還是刀勁，直把一片冰雪吹的激蕩飛揚。

如此威猛的攻勢，加上片刻前戰印力量瞬殺修身殿數人的厲害，李天照實在不敢硬碰，也不該正面迎擊。

李天照迅速拖劍退避，躲開了這一刀。

那百戰將扭身拖刀，迅速變招追擊，揮動的刀揚起大片冰雪，看起來仍舊氣勢洶洶！

這哪裡是沒有力氣揮刀？看來分明是留有餘力防備李天照。

那百戰將眼裡滿是譏笑之色，好似已經不會給李天照逃走的機會。

這一刀，理當不可硬碰。

但是——李天照卻突然揮劍攻擊！

因為氣流的聲音，讓李天照聽出了玄機，他判斷不需要再迴避了。

在風武王的百戰將眼裡，李天照的動作大的不合常理，身法平添了許多多餘，全然是個三流戰士的水準。

‘這種嘩眾取寵，動作誇張賣弄的菜鳥，簡直是浪費我的時間！’那百戰將不屑一顧，只管長刀取李天照的心口。

憑他豐富的經驗，瞬間就可以判定他的刀刺穿了李天照身體的時候，他的劍才能夠着他。而那時，因為先被長刀擊中，劍的力量速度都會大幅度削弱，百戰將只需要左臂撞擊劍身，就能確保不受絲毫傷害。

三流戰士多的很，百戰將殺過太多了。

他現在考慮的不是擊殺李天照，而是接下來是先吃點東西休息會再走，還是離開找個更安全的地方再休息。

他的刀還是很快，雖然力量遠不如平常，但殺一個三流戰士，夠了。

風武王的百戰將想着這些，眼裡三流戰士的那把劍，卻突然讓他震驚又恐懼！

劍超出他經驗預料的先一步刺到，而且，不容他來得及閃避，就刺進了他的脖子！

長刀的力量，驟然削弱，李天照抬起胳膊，撞上刀側。

長刀偏開，脫手，插進了冰雪地里。

風武王的百戰將瞪大着眼睛，已經說不出來了，他的確虛弱不堪，戰印力量根本就用不出來。

倒下的時候，他心裏只有一個念頭：‘好陰險的傢伙，有過人快劍卻故意假裝三流戰士！我竟死在個連戰印力量都沒有的人手裡……’

他至死也不知道，剛才氣流的聲音，讓李天照憑耳朵就聽出了他虛張聲勢的秘密，以刀身製造的響聲，產生的氣流變化，跟正常的攻擊並不相同。

別人聽不出來，但李天照長年在黑暗中練劍，對氣流的變化極其敏感。

風武王的百戰將不知道這些，所以他倒下了，染的一些冰雪殷紅，融化。

長刀插在地上，隨着主人生命消逝，刀和人同時亮起朦朧白光。

戰士的生命消逝，劍里的戰印力量和身體里擁有的混沌之氣會短暫顯形，然後飄散在天地之間。

李天照見過母親死時的情景，但那時母親的劍已經失落在了戰場。

他雖然不是在編戰士，卻還是拿着那把根本沒有戰印力量的長劍，對着風武王的百戰將，說了句：“擊殺風武王所屬的百戰將，以劍為證。”

劍和屍體上的朦朧白光同時消逝之後，李天照看了眼在奔逃的白衣女人，卻不着急追趕，自顧收劍入鞘，撿起敵方百戰將的長刀。

刀上戰印里的力量沒了，但戰印本身是他用以立功的憑證。

而且，好歹是百戰將的兵器，理當比他在村裡自己打造的好要。

李天照拿着長刀，試着揮動，感覺不錯，看到劍身上風武王的標誌，下面還有百字，還有個荒字。

‘我竟然真拿了個荒級百戰將的戰印！’李天照想起父母為了送他進城裡的修身殿，苦苦追求的就是從天級十人將突破到荒級百戰將的功績，可最後，卻雙雙殞命。

村隊長說過，他父母時運不濟，過往受傷太多，重傷治療消耗了許多功績，雖然殺敵多，但一增一減，結餘也就沒有多少了。

李天照覺得重傷治療扣除大量功績的制度很不合理，可是，這就是規矩。

每每想起，李天照都覺得胸中有股不平之氣。‘將來我踏進武王殿，一定建議玄天武王修改這規矩！’李天照暗暗打定主意。

他拿着長刀，看了眼修身殿那伙人的隊長。

那人剛才是腰部受傷，現在卻低頭半跪在雪地里，一動不動，看起來像是死了。

“還活着嗎？”李天照喊了聲，不見動靜，也沒見那人胸膛還有起伏，就去追那逃走的女人。

李天照所以不着急，是因為白衣女人跑的不快，而且體力分明很虛弱，根本跑不遠，看剛才的情況，那女人也不該是什麼厲害的角色。

果然，他順下坡追了一陣，就看見那白衣女人顯然是跌倒了，正從雪地里掙扎着爬起來，大約是恐懼，加上體力虛弱，兩度發力才終於爬着起來了，扭頭看見李天照追下來，那女人嚇的急忙跑，結果卻又摔倒，滾了幾圈，陷在積雪裡，爬不起來了。

那女人看見李天照過來，慌忙揮刀。

李天照一刀過去，拍在她手上，疼的那女人刀脫手，滿臉痛楚，手都抬不起來。

李天照撿起那把刀，看上面連戰印都沒有，雖然早有預料，還是有一絲失望。

這女人不是什麼厲害的人物，連在編戰士都不是。

“那個百戰將為什麼會拚命保護你？”

# 第七章 床？想得美！

那白衣女人一臉恐懼，身體哆嗦着，根本說不出話來。

“他為什麼要保護你？”李天照其實心有猜測，卻還是要問問。

可是，這次即使他放低了些聲音，那女人還是一臉嚇傻了的模樣，那神情之恐慌不安，看着就讓人充滿了強烈的保護欲。

李天照看她一時半刻也冷靜不下來，於是綁了那女人的雙手，又捆住她的腳踝，拽着上面的繩子，一路從雪地上拖着走。

白衣女人背貼冰雪地上，從驚恐中回過神，就使勁的掙扎，奈何被拖着，雙手抓着冰雪地上也借不到力。

如此徒勞的扭動了片刻，就沒了力氣，然後才感覺到背貼冰雪的寒冷。

看起來，李天照並不懂得憐香惜玉，所以不但拖着她走，還把她的白色披風取了下來，披在他自己背後。

白衣女人不由體會到，當俘虜的滋味。

李天照捏着披風邊緣，發現是貂皮的。

他們村裡逮着過貂，但以村裡人的功績，沒人有資格使用。

但用來繳稅，卻能抵扣不少產出，這東西他帶回去，也得往上交，可以換到可觀的功勞。

‘難怪都說風武王那邊混亂，果然不公平。放任人自行決定婚配對象，結果就是這種沒本事的女人卻能靠着百戰將丈夫的功績，就使用這麼好的白貂披風！’李天照如村裡人一樣，充滿了對風武王的鄙夷，滿懷對玄天武王的崇敬。

即使，這兩位武王他其實見都沒見過，更別說了解了，都是聽村裡人說好的壞的。

至於他父母，提起玄天武王，時常都會加上偉大兩個字。

李天照拖着白衣女人折返，看了眼修身殿那行人的隊長，仍然保持半跪姿勢，分明是死透了，他就先仔細搜索了風武王百戰將的遺物，又過去收拾修身殿那幾個人的東西。

自己人的遺物，但凡有用的帶回去，也都是功勞，尤其是戰印。

李天照暗暗可惜好幾把兵器都被斬斷，收拾了幾個人的，最後走向半跪蹲地的那個隊長，這人的武器，是唯一沒有被百戰將擊毀的。

李天照對於這位陌生人的死活只是有些遺憾，這時考慮的是，這人的武器完整，帶回去的功勞不知道有多少。

他湊近蹲下的時候，那人突然動了！

修身殿那行人的隊長等的就是這一刻，長劍突然刺向李天照的脖子，這是致命一擊，絲毫沒有留情的打算！

這個瞬間，李天照看到襲擊者那雙布滿血絲的眼睛里，透出來複仇的激動，但更多的是——貪婪！

李天照的劍，還有百戰將的那把刀，在他腰上的劍鞘和刀鞘里。

現在他拔劍，無論如何來不及。

襲擊者處心積慮，他此刻正是湊近蹲下一半的時候，迴避也絕來不及。

電光火石之間，根本不容多想，李天照下意識的一掌擊向襲擊者。

劍光一閃而至，斬上李天照的脖子。

李天照厚實的手掌，擊中襲擊者的面門！

衝擊力，撞的修身殿那行人的隊長腦袋後仰，手上的力量也無以為繼，身體不受控制的摔倒。

劍刃，割破了李天照脖子上的皮膚，一絲涼意之後，是溫熱的血。

李天照腦海幾乎一片空白，下意識的抬手抹了把傷處，知道傷口很淺，血也不多，這才放寬了心。

緊接着，是心有餘悸的后怕。

襲擊者摔在雪地里，扯裂了腰部的傷口，震碎了覆蓋的冰雪，大量的血又流了出來，他驚惶的支撐着身體要爬起來，急忙望向李天照，發現他的傷勢沒有大礙，不由更恐懼的大吼起來。

“該死！該死！該死的村夫！”

李天照后怕之餘，胸膛里燃起怒火，聽見偷襲者羞辱的語氣，更是勃然大怒，衝過去飛起一腳，根本不等那人再揮動長劍，就先踹上他面門。

接連兩擊，那人嘴臉鼻子都是血，嘴裏也喊叫不出來了，沒等摔倒再爬起來，手被踩痛，劍頓時脫手。

李天照接連幾腳，踢的那人氣若遊絲，動彈不得了，他才罷手。

這人何等惡毒？

裝死，就為了等機會偷襲。如果讓他得手，李天照的功勞全都會被他白得。

李天照看見那人頭臉都是血，該是沒有力氣再偷襲了，喘了會氣，又看見那白衣服的女人像蛆似的一拱一拱的爬動着逃，就過去把她又拽回起點，也不理會那女人嚇的還要徒勞爬動，只管沖修身殿那行人的隊長質問說：“殺人奪功！就算讓你成功，你的行徑也在戰印里記着，不怕玄天武王降罪嗎？”

那人喘了一陣氣，才稍稍有些力氣，嘲諷的笑了兩聲，又嗆着，停了停，才開口說：“玄天武王哪有功夫看無名小卒戰印里的記憶碎片？怕是踏進武王殿的人才有資格被這麼重視，我可沒想過那麼高遠的未來。殺了你，就能白得擊殺百戰將的功勞！這世界唯功績說話，這樣的機會擺在面前，就算是兄弟姐妹也信不過，何況跟你毫無交情！”

李天照的激憤平息了些，突然覺得跟這人也沒什麼好吵，是啊，這是個唯功績說話的世界，他的父母，不都是為了功績而死？

“有道理，那麼，任由你自生自滅，也是理所當然的了。”李天照沒什麼表情的自顧收拾打包戰利品，拽着繩子，繼續拖着那白衣女人走。

修身殿那行人的隊長看周圍空無一人，偌大的天蒼山，哪裡能那麼巧的等到人經過？生命和顏面，當然是前者更重要。

他毫不猶豫的呼喊求饒，認錯賠罪，可是，李天照沒理會他，拖着白衣女人越走越遠，很快就看不見了。

那人求救無果，只能拼了命的爬行，爬行，爬行……

直到，他再也爬不動了，徹底被凍僵。

雪，覆蓋了他，還有他的隊友，也把風武王所屬的百戰將掩藏在白皚皚的積雪之下。

雪，下的太大了。

他們來過的足跡，也都被掩藏。

天蒼山太大了。

李天照也找不到村隊長他們，經歷修身殿隊長的暗算，他也意識到此刻懷璧其罪的處境，滿山亂找，如果又遇到別人搶奪功勞，怎麼辦？

‘我直接回村裡吧。’李天照看着茫茫白雪，離隊的區域，也沒有了村裡人的足跡。

他拖着白衣女人往回折返，沒多久，就聽見那女人呼喊，扭頭看見她身體凍的直哆嗦，眼裡是強烈的乞求之色。

“我、我快凍死了，求求你，求求你救救我、救救我……”

李天照就把白衣女人搭在肩膀上，拖着打包的戰利品往回趕。

那女人好受了些，可到底還是太冷，一路哆嗦，她咬牙堅持了沒多久，又哀求說：“能不能停下來找個地方烤烤火，我真的快冷死了！求求你了！”

“停是不可能停的。”李天照把白衣女人放下來，從懷裡取出兩塊大餅，還有一個小酒壺，都帶着體溫，那女人接過連忙吃了喝了，身體就覺得緩和了起來。

李天照催她快些吃完，就又扛起她在肩膀上，往村裡趕。

白衣女人有了精神，想到接下來的命運，恐慌不安，忍不住問：“你、你會帶我去哪裡？我會怎麼樣？”

“回望天村，隊長會把你交上去，別的我也不知道。”李天照回答的簡練，這時他也覺得有點餓，卻不想停下腳步，以免橫生枝節。

白衣女人沉默有頃，鼓起勇氣說了句：“你能不能放了我？如果你能送我回去，我保證會報答你，比你在這邊得到的獎賞一定更多！”

“閉嘴！”李天照很是生氣，這簡直是侮辱！

他父母是搏命鴛鴦！為玄天武王戰死的英雄，他怎麼可能會投敵！

“再敢蔑視我對玄天武王的忠心，我就讓你不用說話了！”

白衣女人嚇了一哆嗦，不敢再說。

回到村裡，村隊長一行還沒回來。

李天照只說抓了個俘虜回來，帶回來的戰利品直接放屋裡了，沒讓留在村子里的人看見。

村裡人難免熱鬧了一番，誇獎他立了功，又說他像父母那般英勇，有的說從小就知道他了不得之類的話。

但聽說白衣女人沒有戰印，又都覺得可惜，知道功勞不大，就勸李天照別灰心，總歸是功勞，將來有的是機會再立大功。

李天照吃飽喝足，就跟大夥告辭了回屋。

白衣女人被他拽着繩子拖進屋裡，看見只有一張床，儘管她從被俘虜開始，就幻想過無數種可怕的後果，當即驚恐不已，使勁掙扎着往後退，嘴裏直說：“不、不要！我不要跟你睡！我不——”

“跟我睡？”李天照沒好氣的用力一扯，把白衣女人拽的摔在屋裡的邊角，三下五除二的把繩子捆上房梁，又拿了根綁在她腰上，另一頭綁在他自己手上。

末了，李天照沖白衣女人說：“你就在角落睡！想跟我一起睡床？想得倒挺美！”

李天照找了床換洗的舊被子丟過去，自顧躺床上舒服的入睡。

白衣女人有些懵……幻想中的噩夢情景沒發生，不過，很快她發現，她真的很想到床上睡覺。

地上冷啊！繩子綁着，她勉強躺下了，胳膊也不能完全放平在地上，睡不多久被凍醒一回，倦縮着身子瑟瑟發抖時，她眼裡全都對那張床的期盼。

凌晨時分，冷的要命時，白衣女人甚至忍不住可恥的暗想：‘要是能到床上睡，就算被他羞辱一下也行啊……’

但這念頭，又很快被她狠狠甩飛。

不過，她顯然是想多了，因為李天照在暖暖的被窩裡，一覺睡到東方見白的時候。

快正午時，望天村隊長他們回來了。

可是，少了好幾個人。

# 第八章 是誰不明白呢？

望天村隊出去的時候十六個人，回來的時候，加上李天照也只剩八個。

少了人的幾戶人淘嚎大哭，有的罵咧村隊長，有的說些悔不當初的話。

村隊長一身血污，皮甲上有許多被割破的地方，被人責怨，他也沒有說話，倒是回來的人里，有看不過眼的替隊長申辯的叫道：“我們被敵人襲擊，怪隊長什麼？要不是他拼了命的救護，我們都回不來！”

遷怒的人轉而攻擊幫腔的，說他一直不喜歡戰死的誰誰誰，動手的時候肯定故意不幫忙，說不定還暗算了什麼什麼的，說到最後，坐地上就哭喊着：“你們都顧着自個，沒人幫他，你們回來了，他回不來……我沒了指望，還活着干什麼喲……”

村裡人，都是戰士。

但凡武王所屬，哪怕一直在村裡從事生產工作，也是編外戰士。

村裡年長些的，許多都在去過外頭闖蕩，後來因為各種緣故又回來。

李天照從小就聽他們的故事，一直以為，大家都有戰士的堅韌。

面對死亡，會悲傷，會痛苦，但不會崩潰。

可是，此刻他看到的，卻是許多崩潰的淚臉。

村隊長被個婦人一下下的打着頭臉，卻沉默不語的受着，看着駐足在那裡的李天照，既沒有見到他還活着的歡喜，也沒有這般相見的慚愧，只是一臉木然的杵在那。

李天照默然，此刻他絕不該尋隊長說戰利品。

此刻，更不是村裡人想知道這些的時候。

村花看見李天照，連忙抓起冰冷的雪往臉上，脖子上抹，明明凍的直哆嗦，她卻還抹的更快、更用力。

臉上的血污都乾淨了，可她的皮膚也被凍的通紅。

村花快步過去，一把拽着李天照就走。

“去哪？”李天照覺得她今天很反常。

“你家。”村花頭也不回，只管拽着他穿過村裡崎嶇不平的路，踏着吱呀作響的冰雪，最後撞開李天照的家門。

進了屋，村花把門一關，从里插上門閂，轉身就開始脫衣服。

大紅的外袍脫了，那上面，胸口位置被割破了一道，好在裡頭的那件沒事，卻也可以想像到她面對這一擊時險死還生的恐懼。

李天照想着這些的工夫，村花上身一件、兩件、三件、四件都脫了下來，最後把紅肚兜也給脫了，就開始脫褲子。

“你這是幹嘛？”李天照想看，卻又下意識的移開目光，看着一旁的土牆。

村花不說話，一鼓作氣的脫了個乾淨。

屋裡柴火劈啪燃燒，持續不斷的散發著熱氣。

可村花立在那，卻還是在發抖。

她羞怯的想逃，卻逼迫自己直直的注視着李天照。

她決定把心裡話都說出來，因為在天蒼山遇襲的時候，她險些被敵人一刀殺死。當時她後悔的念頭有好幾個，其中一個就是李天照。

回來的路上，她既慶幸自己還活着，又擔心李天照是否平安。

看到他安然無恙的那個瞬間，她就決定再也不要等了，世事無常，根本經不起等待，她不能讓自己後悔。

“你一個人回來了，肯定帶着功勞，我知道……”

村花鼓着勁，把別的念頭都拋開，就只管說心裡話。

可是，她剛開了個頭，李天照就皺着眉頭打斷說：“你想拿身子換點功勞的話，絕對不可能！”

“……”村花張口結舌，她本來就鼓着勁，突然被這般出乎意料的打岔，剎時間懵了。

她怎麼可能這麼想？

她是想說，以李天照的性格，肯定是得了功勞才會回來，那他肯定是要提前離開村子了的，所以她不能再等了，也許多等一天就見不着了！

不等村花回過神，她聽見屋裡頭突然響起一聲，憋不住的笑。

還是女人的聲音！

那女人笑罷了，還抱歉的說：“我不是故意的，實在是忍不住了！”

村花又羞又囧又驚又怒，顧不得把衣服都穿上，匆忙套上褲子和外袍，抱着別的衣服就開門跑了出去。

李天照在門口勸說：“走也不用這麼急，穿好了再走啊，外頭冷——”

村花去的頭也不回。

李天照回屋時，就聽見白衣女人在裡屋說：“你也太蠢了！她是喜歡你啊！這都不明白？”

“是你不明白吧！”李天照走進裡屋，看白衣女人神情困惑，自顧坐在火盆旁，撥了撥烤着的土豆。

“你知道？”白衣女人這才驚覺，是啊，本不該有那麼傻的人，既然知道，那就是故意裝傻了？“她長的不好看？”

“你是俘虜，哪那麼多問題！”李天照本無意跟這個敵方的俘虜說那麼多。

“一定是她長的丑！”白衣女人好奇心被勾起來了，非得猜個結果。

“我們村裡就她最好看！”李天照反駁了，看着火盆里的光熱，就想起許多次夢裡跟村花親近的時候，也覺得熱的像火似得。

“那你為什麼？”白衣女人想不通了，緊皺着眉頭，突然恍然大悟的又猜說：“我知道了！你有喜歡的人了！你喜歡別人！是不是？”

“我喜歡她。”李天照看着炭火，想起母親慘死時的模樣，語氣也變的沉了下去。“我也知道她一直都很喜歡我。她是想在我離開前把身子給我，但我不能明知道跟她以後走不到一塊去，還跟她睡覺。”

“……”白衣女人聽的有些感動，沒想到俘虜她的敵人，是這樣的一個人。“我覺得你想多了，你們玄天武王強行婚配，本來就是違背人性，抹殺愛情的存在。她希望把身子交給喜歡的人，這樣才沒有遺憾呀！”

“風武王的俘虜沒資格對玄天武王說三道四！像你這種沒有本事，卻靠着男人是百戰將就能享用本不屬於你的功績標準，由此可見風武王的自由婚配就是極大的不公！”李天照動了氣，白衣女人滿心不服，可也知道她是俘虜，不敢再爭辯。

至於李天照誤會那個百戰將跟她的關係，她早猜到了。

“我不是對玄天武王不敬，天下的武王個個都是我們必須仰視、尊重的存在，怎麼敢對他們不敬呢？我只是說，你遂了她的心愿，對她更好。”

“就算她可以給了身子了無遺憾，但我卻不可以。我的未來不在這裏，沒有開始，才能沒有負擔的前進。我遂不了她的心意。”李天照早就想過許多次，他正值血氣方剛的年齡，哪裡會沒有想過這些事情？

可是，他的目標是入武王殿，復活父母。別的事情，都不能阻礙了他。

“為了追求功績，所以不同階層的就不能婚配，功績對你們來說還真是生存的唯一意義。”白衣女人覺得失望，人心裏只有功績，那感情呢？

“這不是廢話？”李天照說起這個，就止不住的鄙夷白衣女人說：“靠本事得功績理所當然！像你這種，本事沒有，靠男人的事情，玄天武王這裏根本沒有！”

“是嗎？那我問你，如果在編外戰士的時候，兩個人就真心相愛，難道他成了十人將，百人將了，另一個就變成是為了他的功績了？”白衣女人很不高興李天照那種唾棄的態度，儘管死去的百戰將跟她不是男女關係，卻也忍不住要理論。

“根本就沒有那種事情！兩個人既然婚配了，就要一起前進！一個人走的快，就要極盡努力的幫助另一方趕上來！否則的話，根本就不能跨上更高的功績階層！”李天照認為這才是最合理，也最公平，更是最體現兩個人情感，責任的方式。

白衣女人聽明白了，這才知道，玄天武王這邊有這樣的規矩，夫妻兩差距大了，竟然就無法突破到更高的功階！

這就迫使走的快的必須全力以赴的幫慢的，慢的也在壓力推動下快速成長。

她想着，倒理不出這制度的破綻來了，如此也體現出兩個人攜手互助共進的責任。

白衣女人想着，想着，突然又想到自身的處境，滿懷擔憂的問了句：“那，你們會怎麼對待俘虜？”

於是，屋裡又靜默了。

李天照不知道，他根本沒經驗。

望天村長久無事，他長這麼大，村子里是第一次接受調令。

實際上，沒經驗的不止是他。

村隊長也沒有活捉俘虜的經驗，更沒有處理百戰將戰印這種功勞的經驗。

村隊長忙罷村裡的事情，半夜的時候來找的李天照。

如村花一樣，了解李天照的人都會猜到，他人回來了，一定帶了功勞，大小不一定，但絕對不會空手而歸。

只是，村隊長沒想到，李天照竟然帶回來那麼大的功勞。

他斟酌了片刻，考慮着說：“這事超出常規，明天一早，我去守望村找百戰將說明情況，估計他也還得往上報。等有確切消息送來，要些天。這期間俘虜你看着也行，怕盯不過來的話我安排人輪班倒也行。”

“她跑不了。我等消息就是。”李天照不想別人幫忙，幫了，就得分功勞。

“那就這麼定了。”村隊長起身告辭，李天照送他出門時，想了想又說：“隊長也不能白辛苦一趟，多少功勞合適，你說。”

“……你看着給吧。”村隊長徑自走了。

李天照回屋后考慮着：他是會離開望天村了，將來也不知道再見面是何時。條件允許的話，就分隊長一份足夠從荒級晉陞到洪級的功績，也算謝他教授過好幾年的本事了。

村隊長啟程去報功的時候，本來也沒琢磨這事。

功績的事情，本來就該算的清楚明白，含糊不得。天蒼山的時候，李天照獨自離隊，話當時就說的清楚，不救不怪。那他獨自得的功勞，當然也沒他這個隊長什麼事。

報功不過跑個腿，李天照給多少都行。

村隊長路上還為村裡的折損難過，都是一起生活了那麼多年的人啊……

望天村隊長向管轄他的百戰將報了功，被留了两天，管轄他的百戰將才又露面。

他本來以為是特別嘉許，卻萬萬沒想到——

百戰將的目的，全然是他不曾想過的事情。

# 第九章 齊沖雲霄

是的，望天村隊長從沒想過……

壯碩的白馬踏着積雪，充沛的體力跟他背後那匹矮小瘦弱的老馬根本不可同日而語。

白馬是百戰將送他的。

論感情，瘦小的老馬跟了他五年，更深厚；論現實，坐下的白馬精心照樣，鞍具嶄新，耐力持久。

趕回村子的時間，他估摸比騎老馬短了有近一半。

“唉——”望天村隊長不知道第多少次嘆氣了，他心裏一直想着百戰將的話。

他可以拒絕嗎？

他覺得，不可以。

但事實上，他心裏有一個不欺騙自己的真實答案：無論是否可以拒絕，他真的、真的不願意拒絕！

‘你是個老戰士了，錯過了這次機會，你認為還有什麼？如果不是事情來的巧，這點小事，我不至於忍痛割捨那麼多功績給你。’

百戰將如是說，望天村隊長也知道，這簡直是天上掉餡餅。

‘唉——李天照啊李天照，反正這事對你也沒什麼害處，你少一些功勞，多成全了兩個人，值當了、值當了……’村隊長把白馬和老馬拴好，敲開了李天照的門。

李天照聽村隊長說了情況，雖然覺得有點出乎意料，但事情本來也確實違背常規，他又不知道上面報功的一系列流程，也就答應了。

“那隊長就先把俘虜帶走吧。別的戰利品，包括風武王百戰將的戰印就等過幾天上面派人來就行了，是吧？”

“百戰將正準備跟風武王的人去陰雲境里交戰，這俘虜既然是對面百戰將的妻子，多少知道些機密，這事要能幫上忙，還會給你算額外的功勞。而且啊，百戰將說了，雖然你未滿十八歲，但也沒差多少，即便不合常規，他也會給你爭取拿足了功勞！”村隊長從沒幹過這種事情，卻發現並沒有多難，他不但沒露出任何反常的破綻，還很機智的補了句：“百戰將這麼幫忙，那也是看得起你的本事，將來你也要記得他這個朋友。”

“我知道了。隊長，陰雲境是哪裡？”李天照點點頭，有個百戰將當朋友，當然好。他本來也擔心功勞會怎麼計算，他既不是在編戰士，也還沒滿十八歲，卻拿了個連跳許多級的大功。

“天地之間的混沌力量，有時候會突然聚集在一起，被籠罩的地方就叫做境，根據混沌力量聚集的情況，劃分了許多種，陰雲境就是一種，至於裏面的情況我就不知道了，等遲些啊，你見到百戰將，問他吧！”

村隊長把白衣女人綁好，本來想放在白馬馬背上，擔心冷落了老馬，不料坐上去時，竟險些馬失前蹄，若不是他夾得緊，就那麼栽出去了。

村隊長嘆了口氣，拍了拍老馬的馬頭，看他眼裡也透着哀傷，就說：“放心吧，我不會拿了你殺肉吃，今天你也就是累了。”

村隊長說完，把白衣女人橫放在老馬馬背上，這一回，老馬站穩了。

村隊長騎着白馬，也沒多歇息，就直接出村，趕去向百戰將交差。

“好，做的好！”百戰將十分滿意，拍了把村隊長肩膀道：“從今以後，你就是我的人了。如此一來，功勞就可照常例，你隊里的李天照拿下了風武王的百戰將，三成功績奉獻給偉大的玄天武王，作為隊長，與他可列同功，余者共分剩餘。我家裡的老八當日，的的確確是跟你們村隊一併作戰，這俘虜就是他當日在場的證據，是吧？”

“……是。”望天村隊長咬了咬牙，明確了態度，末了，又說：“李天照的功績，百長說過沒問題的吧？”

“放心！我已經安排好了。”那百戰將喊了他的第八子過來跟村隊長認識，然後領他們出去吃飯喝酒，看見那匹老馬在白馬旁邊，皺眉說：“你啊你，有了新馬，還要這種早該殺了吃肉的老馬做什麼？來人——把這馬牽去宰了，給大夥加餐。”

村隊長吃了一驚，想說點什麼救老馬一命，卻發現百戰將的笑臉上，眼睛里透着冷意。他明白了，百戰將是要他順從。

村隊長看着老馬被牽走時投來的悲哀眼神，他狠狠心扭頭一旁，強忍着痛苦，堆起笑臉說：“百長說的是，我就是優柔寡斷，哪裡比得上百長的英明神武。”

“哈哈哈……我就喜歡你這種懂分輕重的人！”那百戰將很是滿意村隊長的表現，眼裡的冷意被笑態取代。

村隊長喝醉了，他做了個夢，夢裡，他哭了。

百戰將的侄子沒有醉，他喝的很高興，很快他就能從荒級戰士躍升為十戰將。

他想起來，去看看白衣女人。

然後，頗為吃驚的發現，梳洗收拾過後，這俘虜竟然很好看。

“跟我走。”他信心十足，見白衣女人恐慌的神態，又覺得這樣就缺少點意思了，於是故作和顏悅色的又說：“乖乖聽話，有吃有喝今晚還有軟床睡。但不聽話的俘虜，得剝光了睡雪地里，至於天亮的時候還能不能活着，就不一定了！”

被俘虜這些天了，白衣女人早設想過無數種悲慘遭遇，也早考慮過許多選擇。

糟糕的不幸，到底還是來了。

白衣女人暗暗咬着牙關，迫使自己冷靜，然後注視着面前的威脅者問：“我將來會怎樣？”

“像你這樣的俘虜，最終逃不過一死。但只要你聽話，讓我高興了的話，留在我那，就是你唯一的活路。”百戰將的侄子說的煞有介事。

但他其實根本沒有這打算。多養一個人是負擔，再漂亮的俘虜，玩玩開心两天也就夠了，讓他長久分予吃用，因此委屈自己過日子，不值當。

白衣女人也沒有相信他的話，她不想死，既然想活，她當然要做出最好的選擇。

“我不是那個百戰將的妻子，跟他也並不熟識，他保護我，只是因為我在天蒼山突然擁有了混沌之心。”

百戰將的侄子驚的醉意全無，張口結舌，半晌不能言語，更覺得難以置信……

他怎麼會這麼好運？白撿了這等大的功勞？

可惜，這功勞他不可能獨得。

百戰將也不能獨得。

望天村隊長也不知道究竟，當派去望天村的人宣布功績獎賞的時候，他被震驚了……

“……鑒於望天村人馳援天蒼山的重大貢獻，予以特別嘉獎，……升荒級十戰將，接任望天村村隊長職務；……；……；原村隊長升荒級百戰將，調任守望鎮兼任鎮長；李天照升荒級百戰將，調任百山林，領百山鎮鎮長職務，即刻啟程。”

村裡人全都懵了，面面相覷，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李天照也懵了，這獎賞來的比預料的更高，更不可思議的是，怎麼整個村子都一飛衝天了呢？

說不通啊！

敵人一個百戰將的功勞，能變出這樣的獎勵？

哪怕他是獨功，也要貢獻三成給玄天武王，相當於拿個七折，怎麼也成不了百戰將吧！

這簡直是一飛衝天了。

還是整個村子齊衝天，這功績算起來，得是幾個百戰將的功績啊？

人人都懵，村隊長也懵，因為這跟說好的不一樣！

為了不讓李天照起疑，當時說好了，派來的人會先催促李天照出發離村后，再宣讀村子里其他人的獎賞。

現在變成當眾宣布，獎賞還高的令人不敢想像！

村隊長也顧不得理會李天照疑問的目光，忙問宣讀功勞的人：“原守望鎮的百戰將去了哪裡？”

“升洪級千戰將，兼任副城長職務。恭喜你們啊，這等天大的功勞，很是為北望城爭光，城長也對你們稱讚有加！”

“村隊長，到底什麼情況？”李天照見隊長迴避自己，就直接上前追問究竟。

不料那使者看着他，沉聲說：“你就是李天照？作為編外未滿十八歲的戰士，支援作戰中曾經一度不聽從號令，原本該剝奪你的功績，但念你功勞最大，不予追究。此番調令說的清楚，百山林的空缺刻不容緩，命你即刻啟程，不得耽誤，還不動身，是要抗命不尊嗎？”

抗命不尊？這種事情怎麼可能！

此刻的賞賜代表的是玄天武王的威嚴，抗命，抗的就是玄天武王！

只是，李天照一頭霧水，不搞明白，怎麼甘心？

“不敢抗命！但作為受賞者，難道不能知道情況嗎？”

“即刻的意思就是立即、馬上啟程！連收拾東西都不允許，偉大玄天武王的命令從不打折扣！至於詳情，等你去了百山林，會有正式就任文書，封賞依據全都列的明明白白。現在，你再啰嗦耽誤，就視為抗命不尊！”使者說到最後，聲音份外嚴厲。

李天照很是不平，覺得情況古怪之極，村隊長見狀急了，連忙推搡着他說：“快走快走！具體情況你要着急，我回頭叫人跑一趟給你說明！百山林的空缺這麼緊急，萬不可耽誤了大事！”

他說著，拿眼瞪着李天照，唯恐他犯橫，推着他走開沒兩步，嘴裏又低聲說：“已經是大喜過望的結果了，你要把好事變壞事么？再多疑問也不能抗命，這都不懂？”

使者又沖同來的一個戰士說：“百山林的路不好認，你為李天照百戰長領路，一應封賞之物帶上，到了之後，看有什麼短缺，由你負責補充妥當。”

“是！”那戰士背着個包袱，還有布包着的劍，作勢請李天照出發。

# 第十章 ‘新的開始’

村隊長又急忙催促，村裡人也都擔心的連忙說：“天照你快啟程，遲些我們給你送信！”

李天照滿腹疑竇的出村，覺得這些安排都太古怪，隱隱有所針對，卻又苦於不明所以。

他試着問領路的人，那人卻說什麼都不知道。

李天照想了想，突然做恍然大悟狀說：“啊！我家裡還有一件重要的東西沒有，勞煩回村裡一趟。”

“命令就是命令，不打折扣！無論是什麼，都不能抗命！百戰長不要自毀前程。”那戰士口氣冷淡，一副不容商量之態。

李天照無可奈何，抗命不尊的罪，實在扛不起，只好留着疑問，隨那人繼續趕路。

除了這次功績的事情，他問別的，那人都很願意回答，態度也還不錯。

但凡問題敏感，有繞圈探問此番功績的，那人就必然冷了下來，嘴裏也只有三個字：“不知道。”

很顯然，他是探問不到什麼的了。

李天照也就不做無謂的嘗試，轉而問些別的。

這才知道，百山林很遠！

距離望天村有五百多里！

村裡人還說什麼給他送信，誰會願意跑那麼遠給他送信啊？

村隊長怎麼可能什麼都不知道？

他怕也不會讓人給他送信！

‘事情如此離奇，村隊長莫非把獨功說成了隊功？這麼大的功勞……難道跟那個白衣女人有關？但她分明沒有本事，連在編戰士都不是，能換來這麼多的功績？’李天照思來想去，也理不出個所以然來。

趕路大半天，都是快步走。

李天照體力衰弱了，領路的戰士卻還精力充沛，不禁詫異說：“你可真厲害！我自問長期艱苦訓練，體能過人，耐力更是村裡頭一號，甩開別人一大截，沒想到跟你比起來，簡直不值一提！”

那戰士笑了出來，把背着的那把劍取下來，遞給他說：“玄天武王賜予的戰印力量，可以化作我們的體力，也是最基礎的用法。你單靠體能，一路快走這麼久，我早就很吃驚了。”

李天照本來被打擊的自信，瞬間重拾，迫不及待的取出布包的長劍，愛不釋手的撫摸着，打量着，才捨得緩緩拔劍出鞘，舉起細細端詳。

百戰將的劍長三尺三，雪白的劍刃，道道細紋分佈的劍身，黑色的劍柄，暗紅色的嶄新纏線。

“百戰將的戰印共有百道紋路，密度跟在編戰士，十戰將的差別明顯。除此之外，劍身的紋路也是百道，也叫百紋劍。戰場上大家挑選對手，憑此一目瞭然。”那戰士理解李天照的心情，他當年剛成為在編戰士的時候，也很興奮。

李天照跳過在編戰士和十戰將，直接得到百戰將級別的百紋劍，這份激動，肯定又比別人更多。

李天照對比那戰士的劍和自己的，又想起風武王百戰將的那把已經上交了的長刀，雖然沒有細數紋路，但從密度來看，該是錯不了。

本來讓他交刀，他還很不捨得。但查收戰利品的人說了，敵人的兵器，也不能留用，如果私藏，發現了就是重罪。

現在李天照不在意那把刀了，因為他的劍，也是百戰將級別的！

那戰士教他如何使用戰印的力量說：“心念在劍上，就會觸發戰印，第一次觸發戰印之後，你就跟戰印連成了一體。人亡印亡，旁人拿着你的劍，也用不了劍里戰印的力量。”

李天照嘗試了下，就感覺劍上瞬間湧入了澎湃的力量進身體里，本來的疲憊一掃而空，取而代之的是剛睡醒那般，精神抖擻，體力充沛！

“玄天武王賜予的戰印力量簡直太神妙了！”李天照初次體會戰印之力，激動異常，更沒想到用起來如此簡單，試着，就能把力量集中在身體任何位置，那地方就會被無形的力量保護着，他估摸，這就是可以阻擋攻擊的作用。

“初次拿到劍，心情激動可以理解，往後最好不要隨意使用。戰印之力，就是玄天武王的力量，揮霍浪費，就是對玄天武王的不敬！再者，使用戰印的力量會對精神造成負荷，高頻率或者持續使用負荷更大。隔一段時間補充體能，消除疲勞，就屬於合理運用。”那戰士說著，又取了個材質奇怪的黑色小珠子。

“這是？”李天照拿在手裡，見珠子通體光滑，不似可以打開。

“用你的戰印力量可以擊碎，裏面有記憶碎片，是偉大玄天武王賜予的修鍊之法。十戰將有十戰將的功法，百戰將有百戰將的功法。戰印力量決定了可修鍊的功法，並不能越級修鍊。”那戰士看李天照震碎烏丸，眼裡也流露出羡慕之色。

李天照沒聽說過如此神奇之物，擊碎圓珠，就有一道彩光瞬間閃進戰印裏面，緊接着，他就發現戰印跟身體的無形連接感更明顯，而且，他身體原本持續不斷聚集的力量，也突然變多了似得。

可是，他自己卻並沒有因此了解到修鍊的功法，不由疑惑的問領路的戰士。

那人就說：“我們的力量都在戰印，得到記憶碎片的也是戰印，學到更厲害修鍊之法的也是戰印。戰印持續不斷的吸收天地之間遊離的混沌力量，戰印力量越強，吸收的效率就越高，戰印跟我們連為一體，因此戰印持續運用修鍊功法，我們的身體也會受其帶動，越來越強壯。等你使劍練功積累到一定程度，就會觸發戰印的力量，產生屬於你的戰印絕技。”

李天照這才恍然大悟，難怪父母從來教他的是鍛煉辦法，沒有說傳他十戰將的修鍊之法，原來人本就學不到，功法的修鍊竅門都在戰印裏面。

戰印力量卻又不能隨意使用，分明是關鍵手段，並非可以持續依賴，因此人本身的實力，是大多時候的生存根本。

“同級別的戰印力量，能夠互相抵擋攻擊嗎？”李天照對這個很好奇，在天蒼山的時候體驗深刻。

“戰印用於防護，你可以看做是最好鎧甲在身，力量弱，或是不集中的划傷和打擊都會被護甲擋住，對方用了戰印力量的精確攻擊，那就犹如無堅不摧的神兵利器，同級的戰印力量不可能擋住。”

“原來如此！”李天照知道了，面對低級別戰印，才有那種幾乎刀槍不入的絕對優勢。“那也夠了！擁有百戰將的戰印力量，將來想殺敵立功豈非很簡單？殺敵方十戰將優勢巨大，碰到機會，斬敵幾十上百也不是夢話吧？”

“哈哈……”那戰士忍不住笑了起來，因為，許多戰士都有過這種誤會。

李天照不知道他笑什麼，還盤算着，難道蟻多咬死象，並不可能連續擊敗那麼多十人將級別的戰印？

“成為百戰將后，擊殺十人將的功績只有百分之一，擊殺在編戰士的功績只有千分之一。將來你想提升功績階層，靠擊殺敵方的十人將，怕是難的很。只有擊殺同級的敵將，才能迅速提升，擊敗一個荒級百戰將，你就能提升到洪級；那時再擊敗荒級的百戰將，就要兩個才能提升至宙級百戰將了。”

“……原來功績是這麼計算。”李天照暗暗盤算，提升之路確實越來越難，謀取同級別的才是正道，階級越高，低階級的功績就越少。

可是，他不怕難。

不管多難，他都會全力以赴！

‘娘，爹，你們等着，我一定會儘快踏入武王殿！這才剛開始，我就一飛衝天，替你們實現了劍誓！我雖然沒進修身殿，但我已經不需要修身殿的戰印力量了！’李天照對未來充滿美好的展望。

這隻是剛開始，是的，他擁有了百戰將的戰印力量，絕不會因此鬆懈，還會繼續自強不息。

他還會繼續前進，盡可能快的前進！

百山林，是他新的開始！

百山林終於到了。

李天照看着不大的木屋，分明就只夠住兩三個人，而他來的時候，只有一個人。

剛見面，還沒來得及打招呼，木屋裡的那個人就激動的叫道：“終於等到人接任了！我總算能走了！十年了啊！十年了啊！人生有多少個十年！”

那人說完，也不等領路的交待，就迅速跑進屋裡把收拾好的包袱背上，手指桌上的一個盒子，匆匆忙交待說：“鎮長印在裏面，一應文書都在，再見！”

那人一溜煙的跑了，李天照看那人劍鞘上的紋路密度，才能猜測對方也是百戰將。

這裏的情況李天照還都不知道，這人就走了。

興高采烈，迫不及待的模樣，讓李天照感覺很不好。

他看着領路的戰士，那人的聲音又沒了平素的輕鬆，有點冷淡的說：“百山林是重要的邊界，你在此鎮守，要防備敵人潛入，還要處理好十八座山村的事務。你還年輕，突然躍升為百戰將，雖有奇功，但也不足以服眾。調任這裏，也是對你耐心的考驗，歷來鎮守邊境回去的人，依律必予重用。”

“多久？”李天照聽到剛才走的那位百戰長叫喚說十年，他呢？難道要在這裏十年？

“快則三年，正常六年，兩年鎮守之功可進一級。但若有失職等過錯，時間就不一定了。剛才走的呆了十年，因為期間犯過幾次大錯。”那戰士說完，就問李天照說：“你看看日常起居之物還短缺些什麼？”

李天照暗暗惱火，他沒想到會被調來這樣的地方！

這叫百戰長？

光杆子百戰長一個！

望天村那種小地方，村隊長好歹還有十幾個能外出的編外戰士呢！其中還有幾個在編戰士呢！

這裏，就他一個！

百山林，還什麼防備敵人入侵，明擺着是群山之中，敵人的鬼影怕都見不到一次。

他是要殺敵立功的！

他是要殺敵立功的啊！

“事已至此，我也不可能抗命不尊。我們同行這麼遠的路了，你總該能告訴我，為什麼吧？”李天照惱火之餘，又一陣無力，他不會甘心作罷，但他能做的，就是照流程，找人送信上告。

因為，他不能擅離職守，否則是重罪。

都這時候了，帶路的這位知情人，總該能讓他得個明白了吧！

那人神色短暫掙扎，最後還是嘆了口氣，看着李天照說：“我不能說。但你其實已經很走運了，具體情況，等半年後功績文書送到，你也就清楚了。我只是個天級十人將，比不得你的階級，但比你多些閱歷，私人角度對你說一句話：人可以把好事變成壞事，也可以把壞事變成好事。”

他說完這番話，又換了平常的語氣說：“既然沒什麼短缺，我就告辭了。平時需要什麼，十八座村子里也都有，沒有的，可以使人送信到千山城，你歸城長管轄，物資供給也由他調度。”

“……有多遠？”李天照直接抓着關鍵。

“一百多里山路。”那人說完，自己都覺得這地方實在很慘，直接就告辭走了。

李天照走出木屋，看着外頭，群山起伏，不見盡頭。

他忍不住笑了起來……

他，當了百戰將，卻是這樣的百戰將，是在這種地方當百戰將！

“啊啊啊啊啊——我李天照做錯什麼了！偏要把我調到邊境！切斷與人的聯繫，延緩我知情的權力！都是為玄天武王效力，劍在身邊，難道還敢對着劍做些見不得人的事情么？”

李天照這一番怒聲問天，直嚇的群山鳥飛絕。

# 第十一章 孤獨，突然而至

李天照怒問天的聲音，遠遠傳開。

領路來的十戰將駐足回頭，沉默有頃，復有繼續沿路前行。

劍在身旁，戰印會記下一個戰士的人生。

一個人做過什麼，戰印里的記憶會為武王所獲取。

因而，對着劍說的，就是劍誓。

那麼，劍在身旁，原本也不能做任何對武王不忠的事情。

很多年前，這戰士也這麼想。

但時間讓他看到的無數現實是，只要不是對着劍說的劍誓，哪怕罪孽深重，也不曾受過武王的懲罰。

聲音，遠遠傳開。

群山鳥驚飛，還有膽小的鳥，振翅時嚇的拋落一坨深綠。

恰好落在一個樵夫的斧頭上。

斧頭砍進樹身，斧背突然多了那團溫熱，而後，在樵夫的注視下，滑落地上。

樵夫嘆了口氣，自言自語了句：“又換新人了。”

村子里，一個孩子在地上畫格子，被吼聲嚇了一跳，定定望了會，等了陣，又沒聲了，於是扭頭問忙碌的村婦。

“娘，是誰呀？吼的怪嚇人。”

“沒事，九成九是換了新的百戰長，剛來的一陣子都會發發瘋，過些日子就好了。”村婦的淡定感染了孩子，就又繼續畫格子，開心的蹦呀跳的。

聲音越傳越遠，最後徹底消弭於無形。

山還是山，林還是林，村裡的人們還在繼續做手邊的事情。

李天照吼完了，情緒平復下來一些了，發現，他還是在這裏，吼完了也還得要繼續當光杆子百戰長。

“上告！必須上告！”李天照打定主意，事情如此古怪，必有蹊蹺，他絕不能就此罷休。

可是……他現在連功績的依據都不知道，他怎麼上告？

上告讓他立即啟程？

上告沒有告知他功績賞賜的依據？

這不是他要上告的目的！

此刻他也發現，對方的一系列操作簡直‘周到’，以至於他現在只能先等着功績文書送到。

但到底什麼時候到？

李天照又氣又煩躁，各種亂猜，卻又全沒有結論。

突然，外頭跑進來一個小孩，穿着開襠褲，鼻涕流下來一截，大眼睛眨巴着，奶聲奶氣的說：“你是新來的百戰將嗎？”

“……是。”李天照壓下心裏的煩躁，記起他的職責，現在管轄百山鎮，共有十八座村子。“出什麼事了？”

“是啊是啊，娘叫我來喊鎮長幫忙，咱家出大事啦！”小孩說完掉頭就跑，沒幾步，又回頭沖李天照催促說：“快點呀鎮長！我娘快撐不住啦！”

李天照不敢耽誤，急忙跟那孩子在山路上跑。

別看那孩子人小，在狹窄的山道上卻跑的挺快，全然不在乎一旁的陡坡。

這麼跑了三里多地，李天照看見座房子，孩子跑進去叫着：“百戰將來了！娘！”

李天照過去一看，院子邊上，曬玉米的架子一頭掉了出去，一個年輕的婦人抓着沒掉的那頭，坐地上，拿腳蹬着場子邊上的石頭，頭臉漲的通紅，架子上的玉米堆積在另一頭，看起來隨時會把她一併帶下去似得。

李天照連忙上前，幫忙拽起架子，那村婦終於鬆了口氣，卻累的夠嗆，就那麼坐地上歇着，那孩子跑她身邊扶她，就聽她說：“我歇會，歇會……”

李天照把架子擺好，皺眉問那婦人說：“不要命了？家裡男人呢？”

“咱們這哪有男人？一年到頭，過年回來一個月，別的時候都在外頭。”村婦看着架子上的玉米，邊拿袖子擦臉上的汗。“這些今年要上繳，能撒手么？”

“玉米不挺多嗎？至於為這個把命搭上？”李天照還是不解，那村婦嘆氣說：“再多也禁不起上繳的多！”

“不是三成？”李天照暗覺奇怪，不應該到處一個樣嗎？

“三成就好了！這裏上繳糧食都是七成！”村婦嘆了口氣，抱怨說：“以前百山鎮靠采山靈草過活，那時候可富了！本來沒人的山，就為了採藥，人多的成了十八村。山靈草功績高，上面喜歡，怕有人種糧食圖安逸，就從外頭提供糧食給我們，又對自種的糧食征重稅。上繳藥材三成，糧食七成，傻瓜也知道該去採藥呀。”

李天照這才明白緣故，如此也就說的通了。“有糧食保證後勤，採藥也好。”

“當時是好，後來葯越來越少，靠採藥都活不下去了，只能種糧食。反映了好多回，以前的百戰將也替我們說過，城長總是說讓大家等等，還會有山靈草采。城長就會說，也不過來看看，山上哪還有山靈草了！好幾年都沒人見着過了！大傢伙活不下去，男人只能去外面，但凡立了點功勞的都申請了遷居出去，現在剩下的就是還走不了的。”

李天照明白了，這裏早就進入了衰敗期，那麼問題來了，現在還剩多少人口？

“百山鎮十八村現在大約還有多少人？”

那村婦撲哧失笑，眼裡笑意濃濃，覺得眼前這位新百戰長果然是剛來不知道情況，傻的可愛，就說：“什麼十八村啊！早幾年前就剩個稱呼了，現在合計就剩下就九戶人，一戶算一村也湊不出十八村呀！”

蒼天呀……

李天照突然想起離開的那位百戰長留下的盒子，難怪十八村的資料用那麼個盒子就全裝下了。

原來，十八村早就淪落成了稱謂！

人家百戰長手底下十個村隊長，就算都是望天村那樣的，起碼每個村隊里還有幾個在編戰士，幾個年輕的，幾個少年少女，湊一湊十幾個外調的總還有，十隊這樣的也是百多號人。

他呢？

光杆子百戰長不說，管轄的總共就九戶人，還都是在想方設法遷走的！

說不定，過個兩三年，這地方的人就全走完了。

到時候，只剩下他與群山為伍。

李天照很快發現，他這麼想，是不對的！

因為他來的第四個月，村裡出去的十幾個男人回來了。

他們集體作戰，立了功勞，得了准許，九戶人全可以遷居出去。

一戶戶人都興高采烈的跑李天照這拿身份證明，然後相約一起下山離開。

兩三年？

根本沒要那麼久，就四個月，最後的九戶人也走乾淨了。

百山鎮，十八村，合計就剩下李天照一位百戰將了。

“這破地方有什麼好鎮守的啊！狩野豬啊！”李天照氣惱的時候，就是對群山怒吼。

功績文書還沒送來，他想上告也沒辦法。

但這麼個地方，跟敵人交界隔着一片片的山林，這裏又沒好東西，敵人腦子壞掉了才會不辭勞苦的翻越山群從這過來！

這破地方，鎮守什麼？

李天照覺得不能繼續把時間浪費在這了，於是寫了書信，親自跑百多里路，送去城裡。

每次城長都說會向上申請，但沒有迴音。

李天照第三次去的時候，有人告訴他不用再去了，去也沒用，取消了百山鎮的編製，就少了一份物資配給，城長還會有管轄不力，致使整座鎮子消亡的罪責。

那女孩見李天照憤憤不平，又急忙勸他：“你可不要生事！我是好心才跟你說這些，被城長知道我就慘了。再說你能做什麼？把城長逼急了，他就把事情扣你頭上，說你來了，百山鎮就沒了，他難逃罪責，你更要承擔主要責任，最後還不是把你調去別的邊境，還得罰你多守好些年？”

“我當然不會連累你！城長要功績，怕擔責任，但百山鎮的情況不是誰的錯，山靈草沒了，山村的人早晚都要走，怎麼就不能如實上報說明呢？”

“什麼是如實？難道請萬戰將百忙之中來一趟百山鎮，滿山跑着驗證有沒有山靈草？是不是如實，說到底還不都是靠層層上報么？你說你的，城長說他的，上面的人不可能跑下來看，派個別人來又有什麼用？城長給的起好處，你給的起么？人家憑什麼要替你一個百戰將如實反映，放着城長的好處不要，還去得罪一個千戰將？這傻事誰干吶？說到底你是為了少守幾年少遭罪，可最後還得去別處守更多年。你說你生事，只是把事情越鬧越糟，這能是好事嗎？”

李天照懷疑這女孩是不是城長派指派的，但看女孩小聲說這話還四面打量的謹慎模樣，卻又不像。

但最關鍵的是，他發現沒辦法反駁，就如他此刻的處境，連功績文書都還沒有拿到。

世界不是他想像的模樣，他是該一味的按想像去理解世間的事情，還是該冷靜的思考，設法重新去認識這些？

“你為什麼幫我？”李天照覺得他該選擇後者，他不想一直這麼被動，徒勞，他想走出來，用真正有意義的辦法。

“你長的好看，看着讓人喜歡唄。”女孩笑着，看見有人過來，迅速變成慣常的嚴肅模樣，裝作剛給他倒完茶水，離開了。

李天照也起身告辭了。

回去的路上，他在想，他要掙脫目前的泥潭，真正可行的辦法是什麼？

鬧，如那女孩的勸說那樣，等於把他和城長擺放在衝突的對立面，他何來勝算？

李天照考慮着這些，一陣的心煩。

他一直覺得，未來該是父母提起的那樣，當一個戰士，奮勇殺敵立功就是了。

他本來構想的未來，就是不斷殺敵，不停立功，直到踏入武王殿復活了父母。

但現實卻不是這樣，他想殺敵立功，就得先擺脫目前的處境。

否則，他只能與群山為伍。

他能在這裏懷帶閑情逸致的聽鳥唱歌，看溪水長流？

那樣看上一百年也進不了武王殿！

等老了，倒霉得個健忘症什麼的，連父母模樣都不記得了，送他進了武王殿，也復活不了父母！

李天照想着這些，邊自揮劍練招，在山林里隨意移走。

過去他還每天巡走九戶人家的十八村，現在連這事也不用做了。

這般練着，移走着，冷不丁抬頭，看見樵夫在那砍樹。

這樵夫是個怪人，經常突然就出現了，又突然就不見了。

話不多，砍樹的時候很專註。

李天照過去，看着樵夫砍倒了一棵樹時，好奇的問他：“我早就奇怪，你砍那麼多樹到底做什麼用？”

# 第十二章 山林，樵夫，孤劍

“你一天天的走哪都在揮劍，又是做什麼用？”樵夫咧嘴一笑，濃密的大鬍鬚中間，露出來潔白的牙齒，與白皙的皮膚一樣，每次都讓李天照覺得奇怪。

一個天天砍樹的樵夫，怎麼就那麼白呢？

“我是練功啊！”李天照回答的理直氣壯。

“那你就沒想過，我也是在練功？”樵夫看着他的眼裡，笑意濃濃。

“……有道理，誰說不能砍樹練功？”李天照不禁笑了起來。

他自己練功本來就挺奇怪，步法讓他處於旋轉移動的狀態，因為他琢磨着，靠這種旋動，本身就能讓身法實現‘最快的曲線’奇效，如此一來，看着他的身法動作總是很大，其實配合劍的動作，又總是比追求最小距離和動作的路數還更快。

如果身法和劍法這麼般配的練純熟了，他相信戰鬥力會提升到一個嶄新的程度。

只是，並沒有那麼容易。

比直線更快的曲線，不止一條，但如何讓自身總是能達到或者無限接近於最快的那條曲線的路徑呢？

這本來就很難，必須反反覆復不斷練習各種招式動作。

但更難的是，外界的環境，譬如地形，譬如障礙物，甚至於風力的大小，強弱，方向，都會導致每次次動作中的那條最快的曲線發生變化。

即使站在同一個地方，揮動一樣的動作，風向，風力，都會讓最快的曲線路徑有所改變。

他必要反反覆復，無止境的練身法和劍招，還得注意力集中的掌握各種環境，氣候影響下的最快曲線的變化規律。

實際上這有些過於追求完美，因為李天照只要做到比正常的直線更快，就夠了。

但他卻不滿足於此，因為他心中有個假想敵。

如果有一天，他遇到了擊敗母親的那個仇人時，那個人如果也深知曲線可以更快的奧秘，那麼，他憑何以勝？

他只有極盡可能的讓自身每一次身法變化，每一劍都達到最接近完美的曲線狀態，才能立於不敗之地。

所以他一直在練，步走時既練了身法，又練了劍招，在無止境的重複洗鍊的過程中，追尋那一條條最完美的曲線。

樵夫說他總在練劍，原本也是這樣。

李天照看樵夫抓着斧頭走向另一棵樹，舉起又砍下去。

換了平時，他也就不打擾了，但最近他實在挺孤獨。

平時巡走，經過九戶人家時，逗逗小孩，跟婦人們閑聊一會，總還有人說話。

現在沒有別人了，他只能對空氣說。

百山鎮，除了他，也就樵夫這一個活人了。

“你到底住在哪？村裡那幾戶人都認識你，但誰也不知道你住哪裡。”

“群山之中，雲深之處。”樵夫呵呵笑着，還是不說明白。

“人都搬走了，百山鎮就剩你我兩個大活人，你住再遠，我也有閑心去找你聊天說話，搭夥一起吃飯更是不悶。”李天照隨意步走，揮劍，嘴裏說話，卻沒耽擱練功。

樵夫砍着樹，回答他說：“生命原本孤獨，早適應早好。對於習慣了孤獨的人來說，最可怕的是突然多了個伴，而這個夥伴，又註定會在未來某天離開。得而復失，比不曾得到要痛苦的多。我看現在這樣就挺好，偶爾遇到了聊一陣，見不到了也無需記掛。”

“聽他們說，你在百山林里很多年了，到底經歷了什麼痛苦，才能這般？”李天照很是感觸的說：“我爹娘戰死後，就一直勤奮苦練。喜歡的女孩我不能靠近，小夥伴們玩耍我不能參与，大傢伙扎堆的活動我沒有參加。心裏時刻都記着，我不能鬆懈，要苦練，將來才有本事更快踏入武王殿復活他們。”

樵夫聽着，沒覺得意外，李天照這般突然置身於孤獨里的人，會反常的談論心裡話，並不奇怪。

“那時候我也覺得孤獨，但我以為自己不怕孤獨。來了這裏，我自覺調整的很快，直到人都走了，我才意識到，過去那根本不是真正的孤獨。每天吃飯的時候我還看到村裡的大家，聽他們說話，也會跟他們聊聊。最近連人都見不到，人聲都聽不到了，這才是真的孤獨，那滋味簡直難熬！”李天照很不喜歡這種失控的脆弱感，卻不得不承認，這種孤獨他沒辦法立即從容面對。

“時間久了，總會習慣。”樵夫的口氣，儼然是過來人最簡練的總結。

“想來也是。在此之前，反正閑着，或許哪天就晃蕩到你住的地方，如果有所打擾，請你稍加包涵。”

樵夫笑了，說：“多多包涵我聽說過，稍加包涵，倒是新鮮。”

“請你無端多多包涵，我總覺得太過無理；稍加包涵，不至於讓你太過難受，一旦受不了打擾，說了出來，我也好調整收斂。”李天照長久以來習慣了修鍊不被別人打亂計劃，也不喜歡去擾亂了樵夫的生活習慣。

“看你如此通情達理，知道替我考慮，那我就勉為其難，對你稍加包涵吧。”樵夫哈哈一笑，顯得頗為開懷。

李天照看樹又倒了一棵，見樵夫在砍去枝枝恭弘=叶 恭弘恭弘=叶 恭弘，注意力專註，他在一個地方練久了，步法就成了机械重複，趁機走開遠些。

片刻他揮舞着劍回來，卻發現樵夫走了。

兩棵樹也不見了。

他打量周圍，連可捕捉的痕迹都沒有。

‘村裡人都說這樵夫有非常本事，看來是真的。帶着兩顆樹，怎麼就能不觸動了別的枝恭弘=叶 恭弘，樹叢之類的留下痕迹呢？’李天照觀察打量了許久，真沒有線索可循。

不過，樵夫來走突然，也不是第一次。

李天照自顧揮舞着劍，繼續練着功，在山林里隨意亂晃。

每次城裡運送物資的人來，李天照都會問是否有信，功績文書為何還沒到。

那人說，送功績文書的人在路上生病，折返回去了，要等他原先在的地方重新安排人再送，從流程上來說，興許又是一個半年。

李天照早等的沒脾氣了，存心針對他的這些操作，何等神。

他對功績封賞的結果有異議，要上告，就得依據文書的具體內容作為基礎。

可他連功績文書都見不着，拿什麼做依據？

他不能只上告說，他本來是獨功，為什麼封賞那麼多人吧？

他本來的獨功也到不了百戰將級別啊！

很顯然，針對他的那些人，防着他要生事，卡着功績文書送不到，他也沒辦法擅離職跑回去。

這事，就這麼長久的拖了下去。

他什麼時候離開這裏，才有機會上告，但他什麼時候才能離開？

日子一天天過去，李天照每天琢磨身法劍招，這等於是憑藉最快曲線作為核心，自行摸索着創造。

時常都會有新收穫，腦子里思索着事情，也總停不下來。

戰印力量補充體能，又讓他修鍊的效率比過去更高，以前還得悠着點，累了就眯一會。

現在他經常練到凌晨，還因為嘗試某個細微的小技巧，全然沒有倦意，直到結果最終被驗證，才會覺得腦袋輕飄飄的，倒下就能睡着。

許多時候，他也就真的在樹上睡了。

樵夫出現在樹下，抬頭看了眼熟睡中還握着劍的李天照，搖了搖頭，徑自去遠，挑選適合砍伐的樹木。

百山鎮留守的百戰將樵夫見了一個又一個，但最慘的，是第一個，然後就是李天照，因為都是孤獨守邊境。

樵夫沒想到李天照每天勤奮修鍊，竟然能夠堅持這麼久。

這種情況下每日練功，沒有人欣賞，沒有人讚美，變強與否也沒有實戰驗證，得不到功績，得不到成就感。

什麼都沒有，可李天照還能每天練的透支精力。

樵夫知道他是為了將來踏入武王殿復活父母，照說這是心懷仇恨，但李天照卻沒有憎恨世界的眼神。

這天李天照又在樹上睡覺，醒來時，就近尋了溪水洗簌，卻看見樵夫在溪水旁烤山雞。

還不止一隻。

樵夫手指一隻山雞示意，李天照也就不客氣，徑自過去坐在火堆旁，笑說：“下回我獵點野味請你，就是不知道什麼時候能碰上，約個時候？”

“你什麼時候準備好了，我聞着香就來了。”樵夫這話，李天照真不信。

“這也太扯了，你鼻子能聞多遠？”

“遠超你的估計。”樵夫不似開玩笑，李天照不由半信半疑，很認真的反問說：“真的？”

“不開玩笑。隨你什麼時候烤上了，我就一定聞得到。”

“我還真要長長見識！”李天照真不信了，卻又覺得太過急切，興許會被樵夫算到他想法，那就不是靠鼻子聞香了。

於是李天照忍着迫不及待的心情，抓鬮決定了十一天後的某時某刻。

他準備好了東西，隨便挑了個地方，架起火烤了起來。

地方是臨時起意，時間是抓鬮決定，樵夫的鼻子真有跨越群山阻隔聞到烤肉香的奇能？

肉，漸漸熟了。

李天照四面張望，既不相信，又期盼着真能長回見識。

可是，眼看着羊肉都熟了，香氣四溢，再烤下去，就得糊了。

四面環顧，哪裡有樵夫的蹤影？

李天照搖搖頭，拿了塊肉，自嘲的笑說：“我竟拿玩笑當認真！準備了這麼多肉，只能放開肚皮撐個夠了！”

李天照剛把羊腿湊到嘴邊，突覺背後有異，不禁眉頭一沉，迅速前躍，旋身，按劍，回頭。

連串動作一氣呵成！

背後立着個人，是樵夫。

他真的來了，而且來的突兀，絲毫沒有接近過程中應有的動靜。

李天照嘴裏咬着羊腿，手裡握着劍，指着樵夫，眼裡，寫滿了難以置信。

“你怎麼可能接近的悄無聲息？你、你這到底是什麼本事？”

# 第十三章 必須主動做點什麼！

樵夫來的太突兀。

李天照剛剛才打量過周圍，在頃刻間一閃接近的距離內，所有可能的藏身處他都仔細觀察過。

可是，樵夫還是突然出現在他背後，沒有任何聲息，就好像是憑空冒出來的那樣。

樵夫呵呵笑着坐下，抓起烤熟的羊腿，吹着熱氣，說：“現在相信我的聞香之能了？”

“不！”李天照回劍入鞘，拿着羊腿過來時，仍然皺着眉頭，思索着說：“我不知道你怎麼來的，但我不以為是靠鼻子聞。”

“想學我的本事？”樵夫突然這麼問。

李天照頓時來了精神，並不掩飾的直說：“當然想學！任何厲害的本事，有機會我都想學，何況你這突然靠近的絕技，簡直讓人心有餘悸，如果剛才要偷襲，我怕是躲不開了。”

“你的反應很快，感知也非常敏銳。”樵夫吃着羊腿，不時吹去熱氣，看李天照直勾勾的眼神，笑着說：“你要學，我可以教你。不過，話說前頭，學我的本事你將來必定會付出很大的代價。”

“比如說？”李天照沒有隻管點頭說好，而是先了解清楚。

“你會進不了玄天武王殿。”樵夫微笑着，但口氣很認真。

李天照微微一怔，這代價，他真付不起！

“為什麼？”

“我隱居前是孤行人，因為某些緣故開罪了玄天武王，他若知道你向我學了本事，絕不會允許你進武王殿。至於个中緣由，就不便多談了。”樵夫敘說的平淡，可李天照卻聽的動容。

樵夫不是一般人，卻還是沒想到，聽起來如此厲害，能得罪玄天武王，那就是認識了！

“孤行人是什麼意思？”李天照沒聽說過這詞，覺着這才是關鍵。

“不屬於任何武王的人，就被稱之為孤行人。”樵夫吃着肉，看李天照露出難以置信之態，知道他從沒聽說，自然無法理解。

“為什麼不屬於任何武王？”李天照思索了半晌，還是難以接受，這完全打亂了他對世界的認知。

“不喜歡被條條框框束縛。”樵夫說完，沉默有頃，又自嘲的笑道：“可惜生命本就註定被束縛，孤行人也不過是被另一種方式束縛罷了。”

李天照吃着羊肉，他覺得現在無法理解樵夫的許多感嘆，他對世界的認知太淺，甚至孤行人的存在，都讓他理不清概念。

樵夫笑了笑，繼續吃肉，不再提剛才的話頭。

他是挺欣賞李天照的毅力，但並沒有傳授他人本事的迫切，所以代價他要說清楚。

李天照考慮了一陣，很可惜的嘆道：“雖然我很想學你的本事，但這代價我付不起。復活父母是頭等大事，跟你學了厲害本事，卻不能救活他們的話，我學了厲害本事又有什麼意義？多謝你看得起。”

“目標明確，知道如何取捨這很好。”樵夫並不意外，卻又沒想到李天照連他本事的強弱都不探究，竟然就能果斷放棄。“無論是智慧，還是武力，又或是權力，協調力，感染力，只要能使人信任，就可以是強大的力量。”

“雖然不解其意，但我會記着。”李天照覺得樵夫說的這些，太高遠，對於此刻的他來說，考慮的還是如何才能修鍊出戰印的絕技，那是切實提升戰鬥力的途徑，於是請教戰印絕技的事情。

樵夫笑着說：“體印成則戰印絕技成，你擁有戰印后持之以恆的修鍊過程，建立了身體與戰印更緊密的聯繫，這是體印的基礎。但戰印吸收不到濃度相當的混沌之氣，就不能完成體印的進化。這不是你日常修鍊能解決，必須往陰雲境獲取。”

“有心殺敵，奈何立功無門！”李天照知道陰雲境是天地自然中混沌力量聚合形成的區域，而他在這地方，還能指望突然變出來陰雲境讓他修鍊？

樵夫把啃完肉的骨頭甩手丟了出去，他望着骨頭前方，問了句：“你知道前面是什麼地方？”

“過了三百裡外的群山，就是大地武王的邊境……”李天照說到這裏，突然眼睛一亮，想到了什麼，不由望着樵夫，只等求證。

不料樵夫像根本讀不懂他眼裡的期盼，自顧自的又說了句：“玄天武王極重功績，‘天地玄黃宇宙洪荒’，天下八大武王。玄天武王位列大地武王之下，從來不曾甘心。自號玄天，意指志在取天而代之。你一心殺敵立功，很好。”

李天照狠狠咬下一大塊烤肉，嚼着，目光里透出心意已決的堅定。

是的，他不能坐以待斃，他還可以做點什麼，而不止是在這裏枯等！

樵夫看着這種一心勇往直前的單純，想起了許多……

這種純粹，是生命里寶貴的時光。

一旦到了要失卻時，也就只能緬懷了。

李天照沒有樵夫的那些感慨，卻很感謝樵夫的提醒。

接下來的一段日子，他腌制干肉，準備行裝，某日清晨，他背着包袱，帶着劍進了北面的山林。

走沒多遠，就看見樵夫拿着斧子，在一棵樹前打量。

“早啊，怕不是巧合？”李天照覺得樵夫該是有什麼特殊本事，很遠的距離也能尋人之類的，還有非同尋常的移走之能。

“等你回來，山雞烤起。”樵夫哈哈一笑，揚起斧頭，又如往常那般，專心致志的砍起樹來。

“我一定會回來！”

李天照很好奇樵夫在修鍊什麼，照理說他既非尋常人，目的若是砍倒了樹，該是一兩下的事情。

李天照收回目光，眺望着前方群山起伏，綠蔭連綿。

他突然想起，那個領路十人將說過的話。

人可以把好事變成壞事，也可以把壞事變成好事。

他被調來百山鎮本不是好事，可他現在要做的，就是設法把壞事變成好事。

‘想把我李天照關在這裏！我倒要看看，玄天武王治下，你們還真能一手遮天了不成？’李天照不想在這裏枯守幾年，更不打算如上一個百戰將那樣呆上十年。

十年啊！

他未來的十年，是最健壯，精力最充沛的時期，豈能浪費在這裏！

李天照連日行走在山林之中，難得遇到有水就能猛喝一氣，裝滿水袋，剎時愜意起來。

每天對着連綿群山，最初都是煩躁，後來也是焦慮，再之後平靜了許多，直到現在，李天照才覺得草木山石，竟都有可愛之處。

只是山路漫漫，有水之處又不可預料，大多時候都得忍着口渴，留存些水做緊急時喝。

李天照平時鎮守的區域，理論上直達大地武王的邊界，換言之他在這範圍內活動，都屬於職責內的巡防。

兩邊距離三百里，但那是直線距離，山路迂迴盤繞，實際通過連綿起伏的山林區域過去，就多了好幾倍的距離。

李天照每天快速趕路，走了八天，比照地圖，觀察地形，估摸是到邊界線了。

“弧線劍在戰鬥中厲害，放在這等地圖上，我卻沒有辦法走曲線比直線更快了！”李天照收起地圖，感嘆之餘，腦海中突然出現一閃而過的念想。

‘如果推動的力量足夠大，即便是移動，弧線也一樣可以更快吧，就如我練的步法，頃刻間的弧線推進那般。’李天照這麼想，但又啞然失笑，幾百里距離靠力量推動，身體也根本承受不起，純屬胡思亂想罷了。

李天照登上山頂，終於看見了前方數座山峰之後，平坦處有房屋。

這裏就是交界線了，但是，大地武王所屬的守將身在何處呢？

這是他掌握不到的情報，只能自行尋找。

李天照登上幾座高些的山頭，卻都沒發現山群里有房屋建築。

‘他們沒有在山上安排守將？這邊山林里也不見山村，那就是在山下的村鎮了，人多眼雜，我一個陌生人出入必然惹眼，只能在夜裡搜尋了。’李天照白天睡覺，養足精神，夜晚的時候進入山腳下的連片房屋。

夜深人靜，辛苦了一天的人們，大多都已入睡。

漆黑無光的村外，也沒有什麼有趣的活動。

李天照穿梭在一座座房屋之間的小道，偶爾見着還有窗戶露出光亮，他靠近傾聽，裡頭是些令人面紅耳赤的房中私話。

有時候聽到的是歡聲囈語，更是令人熱血沸騰，激動遐想，驚羡不已。

可他卻只能迅速離開，抑制住那顆想再多聽一會的心。

他是來找敵方百戰將的！

樵夫的提醒很明確，玄天武王重功績，他殺敵立功就是最佳的立功途徑。

曾經李天照說過，誰吃飽了撐的跨越三百多里的連綿山區，去進攻敵方？

現在他自己卻這麼幹了，因為這就是他殺敵立功的唯一途徑。

也是他可能離開這裏的，唯一能主動做的、有價值的事情。

李天照現在，只盼這裡是鎮子而不是村子。

否則的話，他還得繼續深入敵方境內了。

一座房屋，門牌上寫着一行字：‘南豆鎮鎮長居’。

這裡是座鎮子，百戰將就住這裏。

李天照眼睛一亮，很是高興。

卻並不着急的先喝了幾口水，把身上的包袱捆緊，以免影響動作；包劍布袋口的繩子解開，可以第一時間劍出鞘；再颳去鞋底上的泥土，確保步法足夠沉穩。

作罷了這些，他在牆上借力一蹬，縱身越過圍牆，落進院子里。

屋裡，還有燈光。

‘敵方百戰將還沒睡？’李天照悄聲無息的靠近窗外，側耳傾聽。

# 第十四章 月夜劍光

窗戶透着光，屋裡有說話聲。

一個女人嚶嚶低泣，訴說著鎮長今夜又留在哪屋，說好去她那裡留宿，卻又不算數。

另一個女人聲音里透着習以為常的麻木。“從他當年得罪了城長被調到這裏守邊境開始，人就變了。他知道回去無望，滿腔志願不得舒展，也就只剩下醉生夢死，尋歡作樂。他不會在乎我們受不受傷，只在乎他自己開不開心。你找我哭訴，又有什麼用？過些日子，慢慢就習慣了，我們幾個女人沒事聚一起，說說話，做做針線，彼此還是個伴。”

‘在東屋過夜？’李天照沒興趣聽後面的對話，卻已然知道，敵方的這位百戰將，也是個處境可憐的人。

只是，他的日子過的卻並不可憐。

院子里，東面的一間屋子的窗戶透着光。

李天照湊近了，聽到裏面只有一個人的平緩呼吸聲響。

他在窗紙上戳了個洞，看見床上睡着一個女人，被單半遮着身體。

李天照不禁臉上一紅。

敵將不在屋裡，是起夜？

李天照等了一會，仍然不見人回來。

突然，他聽見後院方向響起一把聲音。

“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來明日愁！哈哈哈……幹了這壇南豆相思酒，夢中武王殿在招手！”

李天照循聲而去，看見後院亭子里，微弱的燈光照亮着一張滿面鬍鬚的臉。

男人臉上醉意明顯，嘴裏說的話貌似豁達，卻又分明不甘。朦朧的醉眼裡，透着幾分絕望，幾分憤怒。

一個身形窈窕的女人，穿着半透的單薄衣裳，拿着件白貂披風，輕步過來，為那男人披上，嘴裏邊自擔憂的說：“鎮長注意身子，夜裡風寒，回屋裡，我陪你喝。”

滿面鬍鬚的中年男人哈的一笑，嘲弄的看着那女人說：“夜裡風寒，你卻穿着這般薄衣。無非是要顯出關切我，只記得給我拿披風，自己卻不記得多添件衣裳。你們啊，一個比一個有心思，妒來爭去，在這小地方又能得到什麼？可憐我淪落至此，竟與你們這些不可共語之輩朝夕相處！悲哀啊，悲哀啊——”

那女人大約是聽的習慣了，只是替他繫上披風，扶着他走。

李天照按劍在手，等他們走過來，距離更近些的時候就出手。

那人出了涼亭，走沒兩步，突然一把推開扶着他的女人，斥責說：“誰說要回屋了？滾！別擾我酒興！”

那女人摔倒地上，胳膊，腿上都有蹭破的傷痕，委屈的眼眶里淚水充盈，站起來后也不顧得拍去身上的塵土，就那麼跑回屋裡。

那百戰將抱着酒罈，怒聲吼道：“不得安寧！喝個酒都不得安寧！我去外面喝，誰還再敢來煩，我就把她丟進河裡！”

百戰將步子蹌踉的從後門出去，李天照隨後跟上，聽着響動，一路跟出了村外。

那百戰將在河邊，抱着酒罈，一會敬天，一會敬河水，醉態畢露。

李天照見那人所立位置，周圍也沒有適合隱藏接近的障礙，碎石鋪滿的河邊，一片空曠。

‘等這醉鬼折返過來時襲擊倒是穩妥，但看他這樣，也不知道要鬧到幾時。我有百戰將戰印力量了，又何必怕他一个中年醉鬼？’李天照打定主意要拿敵人試劍，當即走出藏身地，料想過去途中難免踩着一地石頭，響動必然驚動對方，於是老遠就喊道：“請問一下，找鎮子該往哪走？”

河邊的百戰將抓着酒罈，轉身看着過來的年輕人，笑着說：“來！陪我喝一氣，帶你上我家住！”

李天照巴不得能靠的更近，若可一擊得手，他當然不必自找麻煩，於是故作遲疑，旋即又笑着說：“那我就不客氣了！”

那百戰將醉眼朦朧的抓着酒罈舉着，李天照伸手去接，當即要拔劍攻擊時，觸着了酒罈的手卻發現重量不對！

李天照暗暗一驚，不及多想，迅速後撤拔劍。

幾乎同時，一道寒光，從敵方百戰將袖口裡飛射而出，自酒罈下突然閃出。

李天照後仰着頭臉，看見那道寒光是根尖刺，堪堪從他鼻子上過去。

雙足立定時，夜風吹過，李天照才覺得鼻尖有一點涼意，伸手抹去，指上有血，這才知道還是被尖刺劃破了一點。

南豆鎮的百戰將很是意外，笑着把空酒罈摔碎在河灘，盯着李天照讚許說：“好反應，好身手，好年輕！”

接連三個好，李天照卻聽的不是滋味，他太輕敵了。

酒罈是空的，那人剛才卻還抱着喝的樣子，河灘的空曠，從院子里到這裏，顯然，是他在院子里的時候，就被敵人察覺了，對方故意來這裏，等他按捺不住了走出來。

剛才如果慢一點，他大約就交待在尖刺暗器之下了。

他雖然躲過了，實際上已經敗了一陣。

“你是怎麼發現我的？”李天照百思不得其解，他在院子里很小心，沒道理會暴露。

“你太年輕了。還不懂隱藏殺氣，從你靠近，我的醉意就被你的殺氣驚醒。”那百戰將拔劍在手，姿態隨意，鎮定從容，連架勢都沒有擺，這種距離本不需要計較擺架勢帶來的些許時間差。“倒是你，不辭勞苦的翻山越嶺過邊境，跟我有什麼仇怨？”

“你知道我從何而來？”李天照有些意外。

“你的劍雖然還被布袋遮擋，但我只看劍長也能知道，除此之外還有你衣物包袱的布料，分明玄天武王那邊過來的。為了報仇，翻越群山，也真是辛苦你了。”

“我們沒仇。”

“沒仇？”南豆鎮的百戰將微微一怔，沒仇，這人大老遠的過來，是為了什麼？

“沒仇。”李天照再次確定，他本沒想跟對方說這麼多。

但此刻看似對話，他們其實都在觀察對方，也在推演交手時可能的情形。

在天蒼山的時候，他是撿了風武王所屬百戰將重傷，戰印力量消耗殆盡的便宜，今天，他這個新晉的百戰將，是要跟大地武王的老將正面對決。

李天照有三分緊張，但更多的，是期待。

這是驗證他自己的機會，也是見識敵將本事的機會。

而且，勝負是以生命為代價。

南豆鎮的百戰將一時沉默，不管李天照說有什麼仇怨，他都不會意外，但說沒仇，那就令人費解了。

思索了好一陣，他還是想不通。“既然沒仇，是為什麼？”

“殺敵立功，離開邊境，不再枯守邊境浪費時光。”李天照回答的很乾脆，一個即將分生死的對手，也沒必要蓄意隱藏他的目的。

李天照拔出長劍，他已經推演了許多種打破僵局的進攻方式。

他在敵人的地方，先手進攻的人，只能是他。

“……”南豆鎮的百戰將沉默了兩秒，看見他的劍身時，異常震驚的叫道：“你是百戰將！”

“玄天武王所屬，荒級百戰將，李天照。”李天照照例通名姓。

“……你今年多大？”南豆鎮的百戰將確實很激動，根本不能相信，不由懷疑，也許是敵人看起來年輕而已。

“十九。”

“……”南豆鎮的百戰將又陷入了短暫沉默，旋即，雙手握劍，斜立面前，擺好架勢，正色道：“還真是長江後浪推前浪！今夜，看我是否能被你拍死在河灘上。枉我素來自負，當初十八歲出村，十九歲成十戰將，二十四歲列百戰將，昔日這些驕傲，竟被你比成了小山坡！來吧，讓我看看你到底有什麼本事！”

南豆鎮的百戰將不得不全神貫注，玄天武王尤其推崇功績，很少靠運氣上去的事情，十九歲的百戰將，更沒道理是靠運氣。

他若知道李天照在天蒼山的際遇，大約就不會如此嚴正以待了。

李天照握着劍，一步步接近，南豆鎮的百戰將沒有後退，穩穩的握劍保持姿勢，等着他來。

距離更近的時候，李天照突然改謹慎靠近為高速推進，只見他長劍隨步法移走，彷彿一團旋風那般，轉動移走着殺奔敵人！

劍光繞身飛旋，看似不快，動作又大，很是違背常理。

倘若李天照不是百戰將，南豆鎮的鎮長勢必以為遇到了三流戰士，但是，玄天武王座下不應該有三流戰士實力的百戰將。

事出反常必有因，如此看起來不堪一擊的身法和劍招，南豆鎮的百戰將想不到關鍵所在，就決定全力迎擊。

‘此人這般古怪，必有非常手段，防守怕是正中其下懷，此刻他對我同樣一無所知，全力迎擊他也必無從準備！’

李天照劍隨人走，繞動中勁風不絕，只把河灘上的碎石都激的拋飛出去，眼看距離更近，敵將仍然穩如泰山，紋絲不亂的執劍等着。

‘就是現在！’

眼看距離合適，李天照驟然增力，發動戰印力量，旋動之勢陡然倍增，旋動中的劍速推到最快！

幾乎同時，南豆鎮的百戰將同樣也在等待最佳發動時機，剎時全身黃光明亮，連人帶劍，化作急沖的流星那般飛衝過來。

他足下蹬過的河灘，竟然被下壓之力摧出個凹陷下去的坑！

金光大盛的長劍，被勁風掃動，去勢仍舊沉穩。

只是南豆鎮百戰將眼前的李天照，旋動之勢快的化成了一團影，以至於他這一劍，根本沒有辦法精確的選擇落點。

他只能把這一劍，朝着那團旋動的影子的中間刺去，但求刺中！

可是，也在這個瞬間，南豆鎮的百戰將震驚的發現，李天照動作異常大的身法和劍，以遠超他估計的速度，先斬了過來！

劍光夾帶戰印的白光，斬上了南豆鎮百戰將的肩頭。

而他的劍，也因此喪失了後續推力，雖然刺進了李天照的腹部，卻沒能貫穿，甚至沒能深入。

但這一劍帶動的許多河灘上的卵石，卻如暴雨那般，頃刻間砸了李天照一臉，一身。

李天照的旋動之勢被河石的密集爆擊阻斷，停下的時候，臉上幾處紅腫，身上像被一大群人亂拳暴揍過那般，無處不疼，甚至讓他懷疑，是不是有哪裡的骨頭斷了。

他的腹部被刺傷，血正流着。

月光，映在河面。

兩人交手的衝擊，讓水面波光陣陣。

水面上的月影，亂了。

片刻，風靜了。

血腥的氣味，在河灘上也凝固了那般，濃而不散。

# 第十五章 石頭緣

李天照鼻青臉腫，腹部有傷，傷口有血。

但血腥的氣味，主要是來自南豆鎮的百戰將。

他的半個身子都沒了，握劍的臂膀落在河灘上。

他忍着劇痛，盯着李天照，問：“你的劍招很奇怪，卻很厲害，叫什麼？”

“還沒有名字。”李天照沒遇到過這樣的敵人，他曾經幻想過許多與敵人廝殺的場面，就是沒想過，眼前這樣的。

明明戰鬥里誰也沒有留情，可是，劍停了，卻還可以如此這般的對話。

“它應該有個好名字，也值得擁有一個好名字。”南豆鎮百戰將輸的無話可說，他無法預料到李天照的劍有這麼快，於是所有的預判推演，都註定會錯。

“你剛才用的是戰印絕技？很可怕。”李天照知道，這一擊如果他吃透了，必死無疑。

“叫地怒，本來就很厲害。后發而至，不遺餘力，一擊破敵攻防手段，勝負立分，飲恨在地怒之下的高手，多的很。可惜、可惜沒能使完，今天也是地怒第一次沒能出盡……”南豆真百戰將皺着眉頭，看見李天照拿了他的劍，然後，捂着腹部，準備要走似得。

“喂——”

李天照剛回頭撿起劍鞘，回劍。

聽見背後的喊聲，扭頭就看見南豆鎮的百戰將僅剩的左手抓着根短尖刺，步子不穩，卻堅定的朝他走過來。

“我要你的戰印立功，不是必須要你的命。”李天照不想殺這個敵人，大約是知道他那同病相憐的處境，又或是為他地怒絕技的厲害而惋惜。

原本李天照以為，他可以不付出代價的、無傷斬殺對方的。

事實證明，南豆鎮的百戰將不是易於之輩，李天照根本無法知道，作為對手的戰印絕技是何等模樣。

“可以留我一命？”南豆鎮的百戰將一副誇張的驚訝之態，卻仍然拖着殘軀往前走。“可惜，這樣的傷勢，我撐不到城裡的醫藥殿。仔細想想，其實也不怎麼留戀生命……這些年守邊鎮，酒色享用的再多，也填補不了志向難展的空虛，當然生無可戀！”

李天照看着他越來越近，看着他臉上追憶的神色，心裏越發的不想下殺手。“非要這樣嗎？”

南豆鎮百戰將慘然一笑，搖了搖頭，卻仍然拖着殘軀堅定不移的朝他走過來，嘴裏說著：“非要這樣？大概是讓你誤會了！生死拚鬥，不是詩情畫意的浪漫，更不是友好平靜的從容，而是野獸廝殺那般的不遺餘力，不擇手段，不死不休！今天你不能成為我重新開始的啟迪，那我就會成為你前進的墊腳石！要取我的戰印，就得先讓我再也站不起來！”

南豆鎮的百戰將說到最後時，也走到了李天照面前，舉起尖刺，奮力前撲！

但此刻，他根本不可能得手。

李天照暗暗咬牙，抬手，揮劍。

劍光如華，斬得南豆鎮百戰將摔倒在地上，這一次，他連尖刺也不可能拿着了，甚至也無法站起來。

他仰面看着李天照，看到他眼裡透出來的不忍之態，不由笑道：“還在劍下留情啊？那你、就要付出代價了。敵襲——”

南豆鎮百戰將憑藉最後的戰印力量，吼出劃破夜空的警示。

李天照把心一橫，抬手一劍刺穿他的脖子，再沒有留手。

他看着南豆鎮百戰將眼裡的色彩，初時還有笑意，後來就是痛苦了。

“以劍為證，斬殺大地武王所屬，南豆鎮百戰將。你還有什麼遺言，可以對着劍說。”李天照第一次對敵人用劍禮，卻沒有多少勝利的喜悅，而是沉重。

“你、記得、我的……”南豆鎮百戰將脖子一歪，眼裡徹底沒了生氣。

金光，在他身上，還有劍上，一起亮起。

戰士死，戰印力量散。

有多少散失在天地之間，又有多少會被戰印吸收，無從預料。

李天照劍上的戰印，亮起白光，持續了片刻，他感覺到戰印上傳遞進身體的力量明顯增強。

而且，還有一種，陌生的力量流入他的身體，在腹下，旋轉着凝聚，而後就一直在那裡，好像不會再散了似得。

‘難道，這就是樵夫說的體印？我是吸收到這人的戰印力量了？’李天照暗暗驚疑，卻又感覺到腹部傷口的疼痛，忙撕了布，纏緊，然後就開始清點收拾。

敵將的的劍是要帶走的，戰印也在劍上，此外還有南豆鎮的鎮長印。

李天照搜尋了有用的東西，就看見河對面亮起火把，有人在高喊：“是不是鎮長啊！敵人在哪裡？誰看見了？”

“聲音在對面，鎮上的人快過去查看！”

李天照急忙離開河灘，不能走村道，只好穿過田地，往山林方向撤走。

呼喊傳遞信息的聲音越來越多，坐落在河岸兩旁，高低不等的房屋外，陸陸續續亮起來火光。

當河灘方向有人驚呼叫喊說鎮長被殺時，那些火光迅速聚合成一團團，到處都有人在急呼吆喝，詢問有否發現敵人蹤影。

李天照加快速度，上了坡地，有林木遮掩，下面的人不進來該是看不到他了。

他暗暗鬆了口氣，正要繼續趕路，冷不丁突然飛過來一顆石子，砸在他腦門上。

疼是疼，因為本來就被南豆鎮百戰將絕技帶動的卵石砸了個鼻青臉腫，還疼着呢，又挨了一下。

敢情他今天跟石頭的孽緣太深！

李天照微微皺眉，摸着腦門，看見前面坡地處，一個八九歲大小的女孩，很害怕的模樣看着他。

石頭，該是她扔出來的，估計是太害怕了，下意識的抓起來丟。

這時愣了片刻，她小臉煞白，急急忙又抓起石頭扔過來。

李天照抬臂擋着，哭笑不得的跑了過去，這麼小的孩子，讓他下殺手？

他還真干不出來。

丟石子就丟吧，砸幾下就挨幾下吧，也沒什麼大礙。

不過，李天照跑過去后，摸着後腦勺，忍不住嘀咕說：“這小孩，手勁挺大，石子砸人還有點疼。”

李天照正要繼續往上，忽聞背後那小孩扯着嗓子大叫：“在這裏！壞人在這裏啊！”

山坡下的人聽見了，當即有許多聲音接力高呼，一片片的火把都往這邊快速聚集着過來。

李天照撿起顆石頭，恨不得丟過去把那小孩砸暈了！

可轉念一想，剛才沒這麼干，現在要失手把小孩砸傻了，豈不無謂？

於是他沖那小孩叫道：“我說你，要喊也等我走遠點啊！要是遇上脾氣差的，扔石頭就把你砸死了！還有，你要喊也得邊往回跑邊喊，哪有傻站着不動的啊？”

“我、我害怕，跑不動，腿哆嗦……”那孩子一句話說的李天照哭笑不得，只好說：“那就等我走遠些再喊，那時我回頭找你麻煩還得擔心被追上，你才安全。”

“哦！”小孩害怕，李天照說什麼他都會答應。

果然，小孩聽進去了，這回估摸李天照跑了一段了，才又扯着嗓子大叫：“壞人跑上山了！從這邊跑上山了！”

李天照在山上奔走更快，嘀咕道：“這小孩！一點感恩之心都沒有啊？還真又喊起來了！”

這般想着，李天照腦海里突然又出現了南豆鎮百戰將握着尖刺奮力撲過來，逼他下殺手的情景……

‘是啊，他說的對。敵我之間，不是詩情畫意，更不是友好平和，是殘酷的廝殺，不擇手段的置對方於死地……’李天照過去從沒想過，他會對敵人心軟。

從小的認知就是，天下除了玄天武王的人，全都是敵人，全都該殺，殺之為功。

可是，對南豆鎮百戰將的事情，只是有了那麼一點了解，他竟然就手軟了。

李天照不知道這是為什麼，直至此刻，他想起南豆鎮的百戰將，還是覺得有些哀傷……

李天照從夜晚跑到了天亮，背後許久沒聽見人聲了。

照理說，敵人該甩掉了，也不至於追這麼遠吧？

再怎麼說，能擊殺他們百戰將的敵人，分明比他們厲害的多。

李天照低頭看了眼腹部的傷口，崩裂了不知道多少回，失血許多。

每次疼的時候，他都會想起那個小孩，都有一種——用石頭把她砸暈的憤怒。

要不是那小孩，敵人找到他撤走的痕迹時，他早就離開許久了，哪裡會如此一路奔逃，狼狽不堪，傷勢也不得片刻恢復機會？

‘剛開始就該把那小孩弄暈！’李天照清理腹部傷口，重新扯了布條，纏上。取了肉乾，嚼着，大口喝水，實在累的夠嗆。

體力說是有戰印力量幫助，但傷口的疼痛持續不斷，腦子里尤其睏乏，精力透支的厲害。

吃了喝了，他尋了個地方，找了些遮掩，打算眯會。

剛合眼，突聞破空聲接近。

李天照驚醒彈起，卻還沒來得及發動戰印力量，一支箭就射進了他後背，若不是戰印力量發動，必會鑽入更深。

他渾身被白光籠罩，靠着戰印力量護體，衝過亂箭追擊，跳下坡地。

李天照看見側旁的敵人，就要衝過去斬殺，不料那人急忙退走遠離，旁的敵人又追近了沖他射箭。

一大群追擊的人叫嚷着：“別讓他跑了！他受了傷，累死他！”

李天照奔走中聽見這些聲音，不得不感嘆，這就是人的智慧啊！追上來圍攻他？這些敵人又不傻，壓根就沒這麼想過。

這些敵人是智取，故意追的他喘不過氣，得不到休息，他還能拖着這樣的身體，一口氣跑回去不成？

顯然是不可能的！

再跑下去，想甩掉追擊，也難；就算甩掉了，他也別想能好好休息，睡夢中如果被追上，更危險。

這就是敵我對陣，不是平日的試招比較，沒有規則，沒有公平。

揚長避短，針對敵人弱點，才是準則。

‘我才剛有指望離開百山鎮，你們就想累死我李天照？看有沒有那麼容易！’李天照奔走中打量前方，周圍的地形，一條崎嶇狹窄的坡地引起了他的注意……

# 第十六章 ‘本事’

‘就是這裏了！’李天照看上這段坡地。

山石層層凸出，堆疊成崎嶇狹窄的坡地，兩旁都不能通過。

李天照一躍跳上棵樹，在樹枝上，透過樹恭弘=叶 恭弘空隙，看着追擊的敵人過來，爬上那段崎嶇的山石路。

一群十幾個爬到上面了，最後還有十數人剛到石坡下面。

‘人還不少。’李天照原本想再等等，看是否還有敵人過來，可是，最先爬上坡的人里，有幾個在打量周圍，警惕性挺高。

其中一個人，看見了枝恭弘=叶 恭弘空隙中，李天照的一隻眼睛。

李天照被他發現了，於是，他沖那人笑了笑，緊接着，在那人扯開嗓子叫喊的警示聲中，他一躍跳下樹，落到坡地下方，截斷了敵人的退路。

李天照憋屈已久的怒氣點燃爆發，揮動長劍，身形剎時如旋風那般，卷上坡地。

繞身斬動的長劍亮起白光，石坡上的敵人驚慌奔逃，卻只能往上跑，而前面還有人，限制了後方奔走的速度。

李天照犹如撞進人群的暴風，劍光過處，敵人接連倒下，距離稍微遠點的，他也懶得特意靠近過去，直接斬在那人劍上，戰印力量帶來的優勢之下，那人被衝擊力震的如斷線風箏那般，拋飛出了石坡，摔跌在兩旁陡峭的山地上，又滾落了下去，也不知道是死是活。

李天照的一身素布青衣，早成了暗色，這時又很快成了血色。

血紅的旋風，白光的劍影，這樣的兩色旋風飛旋移動上石坡，撞入敵群。

觸者，非倒既飛，中間的那些人眼看往前跑來不及，反擊又不是對手，索性咬牙跳出坡地，拼着翻滾摔下去，也勝過被劍刃的旋風劈成兩截。

一溜坡地上的敵人，一會功夫就被旋動的李天照斬殺、擊飛的乾淨。

坡地上頭的敵人迅速散逃，有的跑向更高的、側方的山林；有的挑了處看起來沒那麼兇險的下坡林地跳下去，運氣好的背貼山地滑下去，被石頭頂傷，划傷；運氣不好的翻滾着落下去，摔撞成了各種模樣。

一些老練冷靜點的戰士逃散開的同時，還掉頭射箭，可是，大多根本射不中始終處於移動狀態的目標，少數射中了，或者被旋動的劍撞開，或者被戰印的白光擋住，根本不能阻止李天照的衝殺。

剛才追擊時他們還配合的好，此刻狹窄坡地限制，又遭到襲擊，絕大多數人都驚慌失措，少數鎮定的戰士也就陷入了力量不足的窘迫境地，明知道逃散等於放走了敵人，也只能因為無力破局，無可奈何的選擇奔走自救。

片片層疊山石的坡地上，滿是鮮血，下面本來就被覆滿，上面的血順地勢流下來，讓下方的沒來得及乾涸，就堆積的更厚。

李天照斬倒最後一個跑的慢的敵人，一把抓住支飛射過來的箭，甩手又丟了出去。

那支箭沿着飛來的軌跡，射中了驚忙避退的敵人腿上，那人再不敢躲藏射擊，忍着疼痛急忙往更高、更遠的山林里逃。

李天照收拾了戰印，武器，包起了一大捆，雖然一點功績他都不捨得浪費，可到底帶不走全部，就只拿了敵人在編戰士的武器和戰印。

收拾捆好一堆，背起走時，腹部傷口扯的更疼，他皺着眉頭，往上走了一段路，就繞山而行。

追擊他的敵人死傷慘重，還活着的即便傷勢不重，也逃散了，一時間又不能用響聲彼此呼喊，等到再聚集起來的時候，已經失去了李天照的蹤跡。

他們也怕勉強再追，又會被伏擊一回，也就只好清點了傷亡，收拾了同伴的遺物，折返了回去。

李天照擺脫追兵的糾纏，尋覓到溪水邊，清洗乾淨，吃飽喝足，烤乾了衣物，美美的睡了一覺。

醒來的時候，傷口已經沒再流血了，他背着一捆戰利品，走走停停的回去，累了就歇息，就沒再扯裂傷口。

回來用的時間，比去的時候更慢，李天照用了十六天。

這天清早，他剛睜眼，就看見尚未完全熄滅的火堆旁，樵夫拎着幾隻山雞立那。

“數百里奔襲殺敵邊關守將，僅此一條，你李天照足可稱作一號人物了。”樵夫說著把剝好的山雞逐一叉上。

李天照喜滋滋的給火堆添柴，兩眼放光的盯着那幾隻美味說：“名聲願換山雞，我只要功績就好。”

“來，還有酒。”樵夫取出來一壇，看着李天照腹部，笑問：“這酒烈，你好像受了傷，敢喝嗎？”

李天照抱了酒過去，往傷口上澆了點，皺了皺眉頭，旋即笑說：“在敵人那不敢，回來了還有什麼不敢？無非一醉！”

他不怕醉，樵夫更沒道理怕。

兩個人喝酒，吃山雞，漸漸話也說的更多。

孤獨環境里唯一能說話的朋友，加上醉意，足以讓李天照敞開心扉。

他說了此番經歷，說了南豆鎮的百戰將，還說了他從不曾想過的，莫名的‘心軟’，以及至今想起來還覺得‘悲哀’的感受。

樵夫聽着，微笑着，相較於李天照的情緒流露，他很從容，平靜。“你這叫同病相憐外加惺惺相惜。許多老戰士會說，不要去了解你的敵人，了解越多，就越理解對方，自己也就越痛苦。但作為一個戰士，我認為應該盡可能早的克服這關。”

“我很慚愧，沒想到自己這麼軟弱！父親不止一次告訴我，戰士必須堅強！我卻辜負了他的期待……”李天照喝着酒，語氣里滿是自責。

“只是一個需要經歷的過程。”樵夫看李天照不容易釋然，就說：“倒在你劍下的可敬對手越多，你就越應該堅定不移的繼續前進。因為，只有你踏進了武王殿，才可以讓這些可敬的人死而復生。如果你進不了武王殿，也許就沒有別人能救他們。”

“……敵人也可以嗎？”李天照微微一怔，他真沒這麼想過，頓時有醍醐灌頂之感。

“入了武王殿，你可以復活任何一個記得的人，他們死而復生往往也會願意和你並肩作戰。”樵夫的肯定，無疑是極大的鼓勵。

李天照的哀愁一掃而空，當即精神振作，目光爍爍的道：“那就太好了！是啊，倒在我劍下的可敬敵人越多，我就越有堅定前沖，繼續戰鬥的理由！難怪、難怪他死的時候，說‘我記得他的’，原來是這意思，我只要沒忘記，將來進了武王殿就可以復活他！他在大地武王那邊郁郁不得志，肯定願意棄暗投明，為玄天武王效力！”

李天照很高興，樵夫也就陪他喝的更多。

於是，他喝多了，喝醉了，睡着了。

但他奔襲數百里殺敵歸來，為何不可以醉？

天亮的時候，他發現就睡在樹林里。

火堆熄滅有一會了，沒有絲毫熱氣。

‘樵夫走了？’李天照坐起來，尋思着這酒的確很烈，也就一小壇，兩個人喝，竟然就醉的忘了如何睡着的。

李天照摸過來水袋，倒着洗臉。

突然，他一個激靈，猛的站直起來，四面張望打量。

沒了！

沒有了！

李天照剎時間覺得手腳冰涼，他帶回來的一捆戰利品，不見了！

他腦海中不由自主的想起天蒼山時，修身殿出身的那個隊長，裝死襲擊的情景。

那次，是為了功績。

可是，樵夫是隱居高人啊！

怎麼可能？

李天照伸手進衣服里，南豆鎮百戰將的鎮長印也不見了……

這不應該……

‘難道樵夫根本不是退隱高人？’李天照瞬間產生這樣的懷疑，如此的話，那從開始給他‘建議’，就是陰謀？

不對，這不應該……

“樵夫！樵夫——”李天照在山林里奔走呼喊。

剛開始他還懷帶着希望，覺得東西可能是在附近，樵夫離開的時候或許怕有人來，幫他放的隱蔽點。

但是，他沒找到。

是啊，百山鎮怎麼會有旁人來？

‘我是不能自欺欺人了！’李天照悲憤難當，那般讓他覺得特別的樵夫，竟然拿酒灌醉了他后，把他的功勞一掠而空！

“啊——”李天照仰天怒吼，宣洩滿腔怒火。

‘百戰將的戰印，百戰將的功績！我怎麼能如此大意？樵夫跟我說到底又是什麼交情？見過多少次面？說過多少句話？憑什麼就能以為他會放着這般大的功績不動心！天真、天真透頂！’李天照心裏激憤又難過，來這裏的原因還沒弄清楚，卻分明是被人設計。

獨身去敵營拼回來的功勞，本是指望着離開這裏的，結果卻被人這麼簡單就騙走！

激憤之後，李天照是自我反省。

最後，他提劍離開了喝酒的樹林。

“樵夫！我李天照的東西沒那麼好奪！既是我用命拼來的功績，你要拿，就得拚命！就算你跑的飛快，我也要你有命報功，沒命接受封賞！”李天照冷靜下來了，但是，卻更不會放過奪走他功績的人了。

樵夫要報功，必定會去城長那！

李天照經過百山鎮鎮長居處時，匆忙過去，可沒走多遠，突然又鬼使神差的駐足，回頭。

他看着屋子，沒覺得有什麼異常。

但不知道為何，他就是覺得應該進去看看。

於是，他轉身回去了。

推開的門裡，坐着樵夫，還有李天照的那一捆戰利品。

南豆鎮百戰將的劍，還有鎮長印都在桌上擺着。

樵夫在喝茶，看着門口獃著的李天照，笑着問他：“下次還敢帶着功績跟人喝酒嗎？”

驚嚇來的太突然，驚喜也是。

李天照的心情，短短一陣子功夫，就經歷了從山頂到深谷，又衝上山頂的劇烈起伏。

“不敢跟別人喝了，但還敢跟你喝，卻也絕不敢喝醉！”

樵夫笑着出屋，拍了拍李天照的肩頭，一切盡在不言中。

他走出屋子沒幾步，李天照突然回頭，懷疑的問說：“你不會是聽見我的話，臨時改變主意的吧？”

樵夫怔了怔，扭頭看了他一眼，大笑道：“吃一塹長不止一智，非常好！生存就要有這種懷疑精神，主動權在自己手中最好，與其指望他人給你想要的，不如自己給自己！”

樵夫走了。

李天照覺得受益良多。

他很感謝樵夫以這種方式，給他提點，這比傳授厲害的本事，更重要。

‘不！這就是一種厲害的本事！’李天照抖擻精神，帶着戰利品，直接啟程去報功。

避免夜長夢多的最好辦法就是，盡可能快的把功勞報上去！

# 第十七章 香餑餑

千山城的城長，聽了李天照的報功，招招手示意，那個神情震驚的記功人連忙把戰印，還有南豆鎮的鎮長印呈上。

沒錯，的確是大地武王那邊的戰印。

鎮長印也沒錯。

不是偽造。

原本偽造這種愚蠢又瘋狂的事情，也很罕見。

百山鎮也根本沒有鍛造的材料和工具。

城長放下戰印和鎮長印，又招手示意，記功人連忙又把取了印的長劍捧奉呈上。

城長拿着劍，仔細端詳。

劍，是大地武王那邊的劍，也的確是百紋劍，從把手，纏線來看，也不是最近幾年所產，而南豆鎮的百戰將，他也知道是誰。

“南豆鎮的百戰將，你見到他時，如何？”城長看似關心敵人，實則在考慮事情如何處理。

李天照的情況他本來也知道，但那事情與他沒有關係，因為人情，他只是負責把李天照安排到百山鎮而已。

眼下，李天照又立了新功。

這事，對於千山城的城長來說，當然是置身事外最好。幫別人針對李天照，他自己又沒好處。便宜別人得，壓力他承擔，這種傻事肯定不幹。

但如果直接遂了李天照心愿，別處的人情又不妥當。

“滿面鬍鬚，嗜酒，家中女人數位，聽其言語似是長久爭風吃醋的厲害，他本人頗為消沉，並不戀生。”李天照盡量概括的簡潔，全面。

“可以理解！他的地怒當年很是威風，比我早許多成為百戰將，如果他在玄天武王座下，就不會埋沒了一身本事。”城長放下了劍，微笑着嘉許說：“讓你鎮守邊關，實在委屈了。玄天武王座下，任人唯才，功績說話！你有過人本事，又有數百里奔襲斬敵百戰將的膽識，我必如實上報，申請提前調你出去。”

“多謝城長！”李天照要的就是這個，但他可不敢以為城長一定會這麼做，於是說：“聽說這類功績城長還要往上報備，我想討個送信的差事，一來也不用麻煩別人辛苦，二來我也不必乾等着焦躁，還請城長成全。”

千山城城長當即皺眉說：“哪有讓百戰將送信的道理？我知道你着急，但你放心，十天就有回復。一方面你剛殺了南豆鎮的百戰將，要防備他們過來搗亂；另一方面你還有配婚的大事要等結果，屆時兩件事情一起敲定，省點麻煩。”

“配婚的事情，要有結果了？”李天照說不期待，當然不可能。

玄天武王的戰士，只有編外的可以自行婚配，從在編戰士開始，就根據既定的規則進行配對。

這事情，是由配婚殿負責的，具體工作也是命運預測師負責。

配對的雙方，誰也沒有說不的權力，配對的結果就等於是玄天武王的恩賜。

百戰將的配婚情況李天照沒聽說過，在村裡的時候，就聽說在編戰士通常要等一至三年。

“我們這邊人口少，配婚也會快一些，配婚殿早先說是七天後有結果。婚配是人生大事，是婚配雙方的二次新生。你就別多想了，耐着性子等消息，同時也要防備大地武王那邊的敵人過來。”城長給了明確的期限，李天照也就不好再過份堅持。

再者，配婚的確是大事。

玄天武王所屬，配婚對象，那就是生死與共，共進退的伴侶。

除非有一方死了，否則誰也不能離棄誰，也不能再次進行配婚。

而且配婚雙方的功績，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共有的。

一方過高時，就無法突破到下一個階級，獲取的功績就全歸低的另一方，直到平衡了，再得到功績才可以一起突破階級的限制。

千山城城長送走了李天照，喊了可靠的部屬過來，交待去給針對李天照的朋友送信說明情況。

如果那邊還要壓着李天照，那就得他們去想辦法，千山城城長既沒好處也就絕不會只為情面去承擔罪責。

如此招呼他打過了，時間也爭取了，那頭如果沒拿出辦法，也怨不着他。

城長考慮着，估摸那邊是不可能再下血本了。

本來嘛，功績文書李天照早晚也會知道，事情敲定了，就算鬧，也不可能推翻既定的功績結果，因為李天照根本沒有足夠的證據。

那頭如果繼續壓着李天照，就得額外下血本，落一大堆人情不說，還得承擔將來出問題時的罪責。

這明擺着很不合算，也沒有實質性意義。

千山城城長考慮罷這些，又去配婚殿，問李天照配婚的結果出來了沒。

“出來了，是這個。”

千山城城長看了資料，低聲湊近那人說：“我家裡的那個老七啊，很喜歡這個李天照，我看李天照吧，也還有點本事，你看能不能給幫個忙？”

配婚殿的殿長明白了，卻遲疑着說：“照理說，應該給他配婚百戰將，城長家的七小姐我記得還不是百戰將吧？這事我這裏好說，李天照如果不依不饒，鬧了開去，我很難交待啊！”

“這事你放心，絕不讓你為難。事情我跟他說，說得通，我就告訴他配婚的是我家老七。說不通，就說緩些日子給他重新配婚。”

“好！那就按城長的意思辦。李天照未滿十八歲就成了百戰將，配婚根本沒有年齡相當的，目前這位丈夫戰死的，比他大八歲，已經很不容易。城長以年齡為由試着跟他說，把握會更大。”配婚殿殿長的建議切中要害，千山城城長很是高興。

事情，就這麼私下里敲定了。

過了幾天，派去送信的人回來了，說那邊只是表示知道了，就讓他帶些感謝的話回來。

千山城城長也就明白了，那邊果然是覺得再壓很難，代價太大，不值當。

“再辛苦一趟，去請百山鎮鎮長過來，記得客氣點。”千山城城長十分高興，那邊不壓了，他用李天照也就沒有顧慮了。

李天照沒想到這麼快，說是十天，結果第六天就派人來喊他了。

到了千山城，李天照就感受到跟前幾次來的不同。

城長沒在辦公事的地方見他，而是把他喊到家裡的花園，還讓人備了酒菜，見到他的時候，態度也比過去更熱情，更親近。

好像，他們認識很久，是很好很好的朋友似得。

“城長！”李天照總覺得怪怪的，他一個百戰將，可還不值得城長如此抬舉吧？

千山城城長按住他肩膀，勸了他坐下，旋即就看着李天照的臉，笑着，打量着，不時自己搖搖頭，又一陣奇怪的大笑。

“城長這是？”李天照真是一頭霧水……

“我是感嘆啊！巧，太巧了！都是偉大玄天武王的恩賜！你猜猜，你配婚的對象是誰？”城長看李天照搖搖頭，就說：“也是，你絕對猜不到！我也沒有想到，配婚殿竟然把你跟我家的老七湊成了一對！”

“這！”李天照也驚的站了起來，恍然明白今日為何受到這等待遇，這事他哪裡想過？一時之間，還真不知道該說什麼。“我一個村子出身的，是委屈城長的千金了。”

“偉大玄天武王的恩賜，怎麼會有委屈？從今以後就是自己人了，不必說這些客氣話。”城長故作開懷，讓人倒酒，跟李天照和了一杯，又叫他吃菜，然後才又故作不經意的說：“我知道結果的時候，很是詫異。配婚原則，一向是階級接近，年齡相當，我家老七是在編戰士，怎麼就會跟你配上了呢？”

李天照沒有說話，這讓他也有些意外，本來他也想着，配婚對象該是百戰將，至少也該是級別較高的十戰將。

只是，配婚是玄天武王的恩賜，命運預測師預測的結果，也不能個人選擇，他覺得不管是誰，也都沒什麼好說。

階級低點就低點吧，婚配了，本來就得一起拚鬥立功，他等等她就是了。

“後來我問了，才知道，第一，你們的命運預測圖屬於絕佳良配；第二，年齡相當；最重要的是第三點，跟你年齡靠近的百戰將根本就沒有，十戰將也沒有合適的，適齡的都有婚配對象，只能從在編戰士里配婚。”千山城城長看李天照不說話，以為他嫌棄，忙說了這番話。

李天照就笑着說：“配婚是玄天武王的恩賜，一定有道理。將來我們互相幫助，一起殺敵立功，等她升上來就是了，本來婚配了，就該這樣。”

千山城城長就等他這句話，當即高興的笑道：“偉大玄天武王的恩賜果然沒有錯的！就憑你這番想法，我就知道，配到了你，是我家老七的幸運！來人啊，請七小姐過來。”

李天照有些莫名緊張，即將見到的，是要與他從此並肩作戰，攜手與共的女人。

她是何等模樣？

他是否喜歡她？

她又是否會喜歡他？

一切都是未知，未知讓人不安，又讓人期許。

‘成長的七小姐，該是優秀的戰士吧！會是娘那樣勇敢，厲害的戰士嗎？她有多高，是什麼模樣？哦，村裡人都說，女人身上有貨很重要……不過，我還是覺得有本事最重要……’李天照猜想着，千山城成長是過來人，了解他的緊張，就說話，邀酒，轉移他的注意力。

片刻，千山城城長的七小姐來了，穿了身淡黃色長裙，清爽的素雅妝容，漂亮，好看，舒心。

李天照對她的模樣，沒有不滿，看她身形也是村裡人說的有貨。

可是，見到她的時候，李天照心裏突然蒙上了一層陰霾。

他沒想到是她……

也實在想不到會是她！

# 第十八章 羡慕與嫉妒

千山城城長的七女兒，竟然是之前李天照來問功績文書的時候，那個‘好心’勸他不要浪費時間，訴說城長立場如何如何無奈的女孩。

李天照見過她幾次，她一直是負責端茶倒水等差事，怎麼……竟是城長的千金？

“噯——你發什麼呆呢？是不是我今天太好看了？”七小姐好似不知道李天照在想什麼似得，笑容，語氣，跟前幾次見面時沒有什麼差別。

“沒想到城長的千金，會負責後勤工作。”李天照也不知道他是否多疑，當時他曾懷疑面前的女孩是得了城長授意勸退他的，但看她當時的表現又不像。

此刻這般，好像真是他把她想複雜了？

“這不怪她。”城長笑呵呵的解釋說：“她上面一個姐姐，一個兄長都戰死了，出生后她生母不久也為武王貢獻了生命。我對她特別疼愛，她早想出去殺敵立功，我擔心她的安危，把她留在身邊。只是玄天武王所屬，從沒有吃閑飯的廢物，誰也不能例外，她總要有些事情做。”

城長說到這裏，動情的湊前了些，按着李天照的肩膀，請求似的說：“我知道她早晚要出去，配婚了，就由不得還能被我困着。李天照，從今以後，她就交付給你了，替我照顧好她，你們有什麼難處，儘管跟我說！自家人了，不要見外。”

“我一定儘力！”李天照覺得不必多想，不管過去如何，既然配婚結果如此，對於他，對於七小姐，他們從今以後的關係就不一樣了，還去糾結原先的那點細枝末節，也是無謂。

吃喝交談了好一會，城長說本想讓他們兩個單獨聊聊，但再晚怕李天照來不及趕回百山鎮。

送李天照走的時候，城長又說：“配婚雖是大事，但我們玄天武王的人最是務實。十天後你過來，你們一起到配婚殿，跟別人一樣宣誓就是了。原本該讓她今天就隨你回百山鎮，考慮到鎮子過幾天就撤銷了，就不讓她去給你添亂了。”

“我可以幫忙，怎麼會添亂？”七小姐很不滿意被這麼形容，城長卻只是笑笑，沒理睬她這撒嬌似的抗議。

“百山鎮終於要撤銷了？”李天照很意外，上次還沒聽城長提過，突然這事就通過了？

“是啊，也早該撤銷了，這次回去，把一應文書資料，該帶的都帶回來，做好撤銷的交接事務。”

“我知道了。”李天照很高興，百山鎮這編製還留着，本來就是多餘。

李天照告辭就走，沒幾步，就聽見七小姐喊他。

他回頭，問：“七小姐還有事？”

“我問你，你妻子叫什麼名字？”

“我記住了的，山芊啟。”

“那就好！我早就記得你了，李天照！”山芊啟笑着揮手，目送李天照再次告辭離開。

眼看李天照的身影在城門外的路盡頭消失了，千山城城長才問她：“爹替你選的，如何？”

“挺好的呀，我本來看他也蠻喜歡，沒想到還那麼厲害，一個人去殺了大地武王的百戰將，修身殿的朋友最近都在談論他呢！”山芊啟想着，又嘆氣說：“就是出身卑微了些，怕是跟我的朋友們都合不來。”

“修身殿里的那些是朋友，凡事念交情互相有個照應，可你的丈夫必須有真本事，敢拼能殺，才有切實的功績！為玄天武王效力，決定人生未來的根本是功績。朋友的功績會分給給你？能分你多少？丈夫的功績卻跟你共有！”千山城城長看女兒點頭，卻也不知道是否真的聽懂了，又叮囑她說：“配婚之後，你就要迎接新生活。最近這幾天，你放鬆歸放鬆，但別做些不該做的事情！關鍵的問題你如果不慎重，就難以得到別人的足夠信任。”

“知道了！爹——你提醒過很多次了！我一直都守着呢，這都要婚配了，我又不笨，怎麼可能這時候前功盡棄？”山芊啟答應罷了，又說：“看他穿的可真寒酸，我替他訂幾套衣裳吧。”

“你該自己準備好戰裝，配婚之後，輕鬆玩樂的時光也就結束了。”

“爹，你是不是早想甩手了呀？”山芊啟聽了這話很不樂意。

“枉費了我的苦心！李天照將來長命百歲那是最好，萬一將來戰死，以他敢打敢拼，又有斬殺南豆鎮百戰將的本事，勢必會為你填不少功績。沒有這樣的丈夫幫忙，我可以助你成為十戰將，但想助你成為百戰將，卻幾無可能。”

“我知道爹用心良苦啦！”山芊啟抱着父親胳膊，撒嬌着，笑容燦爛。

千山城城長知道李天照幾如白紙，村裡出身，見識和環境影響所限，最是捨得為了功績冒險拚命。

城裡修身殿出身的就不一樣了，大多都惜命，追求的是安全獲取的功績，少有輕易壓上性命冒險的。

李天照如果長命百歲的話，當然最好；若是不幸戰死，總也會拼殺不少功績。

李天照已是百戰將，一旦配婚後，山芊啟跟他的功績差距太大，未來的功績都會算在山芊啟頭上，直到夫妻二人的功績平衡。

因此他才果斷撤銷百山鎮，讓李天照能儘快擺脫困境，而對上面他的說法則是，上任百戰將因為勢單力薄，大地武王那邊時有人越過山林過來襲擊劫掠，以至於十八村的人被迫遷居走盡。

而李天照接任后，一怒之下獨身過去斬殺南豆鎮百戰將及在編戰士二十餘人，殺傷的更多，一舉讓大地武王那邊的人不敢再來，只是原本遷居走了的村民卻已經不再回來，因此百山鎮被迫撤銷。

但這番上報的說辭，千山城城長卻不會讓李天照知道。

百山鎮的資料，文書本來就少，交接的那天，城長又派了人去幫忙。

幫忙的戰士暗暗羡慕，卻又自嘆命不好。

李天照突然成了山芊啟的配婚丈夫，雖然城長沒說，但作為心腹當然猜到，根本就是城長挑選的結果。

那戰士想着跟隨城長多年的諸多苦勞，又想到他跟李天照的地位差別，不由暗暗感慨：‘多少苦勞也比不上功勞啊！忠心耿耿，累死累活，也就混個不上不下，偶爾喝點肉湯。’

收拾罷了，在回城的路上，那戰士看李天照在馬車貨物上狹小的區域練步法和劍招，很是不解的問：“百戰將今日還沒有練過嗎？”

“閑時就練。”李天照當然知道，一般本事小成之後，每天練的時間就少了，因為辛苦多日也難有寸進，每天演練一兩回，確保不生疏，戰鬥力也就不會下降。

“百戰將都進了城長家的門了，何必這麼拼？”那戰士覺得李天照太想不開。

如果是他成了百戰將，肯定得比現在更惜命，更別說是娶了城長的女兒，就更不可能再輕身犯險了，辛苦不就為了將來能舒服過活嗎？

“一日未入武王殿，一日不可鬆懈。”李天照跟那戰士不同，他的目標是武王殿，不是在這裏就可以停下來。

“……百戰長真是志向高遠！”那戰士嘴裏恭維，心裏卻不以為然。他不是沒見過年輕愛做夢，還喜歡把白日夢當理想的戰士。

在他看來，李天照很顯然就處於這種階段。

但他當然不會說出來。

只是，其實他即使說出來，李天照也不會在乎。

因為，武王殿就是李天照的目標。

千山城的配婚殿里，一個月一次的婚配宣誓有序進行，李天照和山芊啟在三百多對男女中間。

他們望着玄天武王的金像，齊聲宣讀着從此攜手與共，不遺餘力，齊心殺敵立功的誓言。

配婚的男女中，一個年輕男人，眼現嫉妒之色，目光穿過人群，盯在山芊啟和李天照的背上。

這年輕男人身邊的配婚對象發覺了，冷笑說：“別看了，看也跟你沒關係。我們倆是門當戶對，她卻是你高攀不起。”

年輕男人犹如被激怒的獅子，頓時對女人怒目而視，低聲質問道：“我石天龍高攀不起她山芊啟？”

“城長一直防着你們石家，怎麼可能把女兒嫁給你！實話告訴你，你我婚配的事情，還真不是我求家裡的結果。城長明知我們兩家難以信任彼此，又怕你擾山芊啟的清凈，故意把我們湊成一對，你不要以為是我願意！從今以後你做好本份，我也盡好本份；你若生事，我就拆牆！”

“哼！”石天龍一聲冷哼，也不說好或不好。

只是想到過去跟山芊啟很是要好，他作為千山城修身殿的第一人，向來自傲，以為是可以跟山家聯姻的，許多次他想把生米先做熟了，可山芊啟卻總是拒絕。

現在，竟然要便宜一個山村出身的傢伙？

石天龍越想越氣，覺得他儼然成了修身殿的笑話。

“哼！我倒要看看，這個十九歲的百戰將有什麼厲害！”石天龍決心挽回顏面，也要狠狠羞辱山芊啟。

他配婚的妻子冷笑說：“好啊！要送死就快點，趕在花燭夜前我還不用失了清白，你死了我就能重新配婚了。”

“你有什麼清白可失！”石天龍不屑一顧，那女人就要反唇相譏，就聽見配婚殿殿長說完話了，眾人有序散去。

走出配婚殿的時候，石天龍呼喊着山芊啟的名字，追上了他們。

# 第十九章 捧殺撞上了石頭

李天照還以為是朋友，見他們掛着微笑，聊着一起配婚的湊巧，又說了幾句學院裡頭的事情。

突然，石天龍話鋒一轉，熱情的問說：“李天照，十九歲的百戰將，是不是？你現在的名聲在城裡很響亮，實在是我輩楷模啊！”

“他是十八歲被封的百戰將，在百山鎮待了一年多。”山芊啟覺得石天龍來者不善，因為這人向來驕傲，主動喊他們就不合常理了，還口出吹捧之言，那就必然是另有目的。

不過，山芊啟理所當然為自己的丈夫、李天照那驕人的功績自豪，十八歲和十九歲差別看似不大，她也必須糾正。

“怪我、怪我沒有打聽清楚，人云亦云了。”石天龍笑着，轉而又說：“說起來慚愧，我也有修身殿第一劍的虛名，在千山城同輩中人裏面，根本找不到對手。聽說了百戰將的威名，實在心癢難耐，今日既然碰巧遇上，斷不可拒絕了我的切磋之情啊！”

山芊啟暗暗惱火，果然石天龍另有目的，開始吹捧，笑臉相迎，所謂伸手不打笑臉人，這時候李天照如果拒絕，便是無禮。

不過，她也好奇，李天照跟他們千山城修身殿的第一把劍，到底誰厲害？又厲害多少呢？

山芊啟也想知道，於是沒說拒絕的話。

三個人都看着李天照，只等他答應。

可是，李天照卻連猶豫都沒有，就很乾脆的拒絕說：“我沒興趣切磋。平白無故把招式都給人看到，這種事情我從不做。”

“有本事又怕什麼讓人看到？我在修身殿幾年，與人切磋比試不知道有幾千場，從不在乎誰看到，反正一樣的招式，別人使跟我使，也不會一樣。而強者切磋，彼此還能有助益，一定勝過閉門造車。百戰將總不會是看不起我這個修身殿的第一把劍吧？”石天龍哪裡容他拒絕，他好不容易說些吹捧話，今天必須交手！

“我不需要跟人切磋，而且我們的戰印力量有差距，也沒有切磋的基礎。”李天照雖然不知道石天龍跟山芊啟的事情，卻討厭這種強迫式的糾纏，他都說了不切磋了，這人還啰里啰嗦說一大堆！

他的劍招都是獨創，不走尋常路，只有不斷超越自己，跟人切磋有什麼意義？讓人見到他動作奇怪還比尋常更快，反而不好。

他平時練劍和步法都有意放慢速度，只有實戰才全力以赴，會跟他切磋比試？

李天照真不知道這石天龍是不是吃飽了撐了，竟然能在修身殿里跟人切磋幾千場。

石天龍羞憤交加，氣的暗暗咬牙，卻不甘心就這麼被打發，強忍着羞辱感，又說：“那就當是我請百戰將賜教指點，我們只比劍招，不比戰印力量。”

“我的劍只用來殺敵立功，無意義的切磋打鬧沒興趣。”李天照不想理他了，他覺得太糾纏的人都很麻煩。石天龍這樣的人，為了達成自己的目的，就不理會別人的感受，那他也沒必要理會石天龍的感受了。

“石天龍，改天有機會再說吧，我們還有事，先走了。”山芊啟沒想到李天照會拒絕，她覺得切磋也很平常，就算要拒絕，也不必如此讓人難堪。

這樣說話，石天龍跟別人說起來，都會說他李天照狂妄自大，目中無人，盛氣凌人之類的。

這很不聰明。

‘到底是低微出身，就會說些意氣用事的狠話。哎……將來怎麼才能勸他學聰明些呢？’山芊啟暗暗發愁。

突然，山芊啟駐足。

李天照走了一步，就發覺了，回頭望過來的時候，見她伸手過去，笑說：“你不拉着我的手么？”

“哦……”李天照有一絲緊張和害羞，但還是握着了。

觸碰的瞬間，感覺很異樣，他不知道為什麼，只是新鮮又奇特。

他就這樣，有妻子了？

李天照想起父母，卻發現，不記得他們拉過手。

“你不喜歡我么？還要提醒才拉着我。難道，沒見過你父母拉着手？”山芊啟對李天照充滿好奇，雖說原本只是好感。

但配婚了，將來不死則不離，是要攜手與共的關係，她當然也很想了解他的事情。

“沒有見過。”李天照搖頭，又補充說：“從我記事開始，直至我十二歲，一共跟他們見面只有二十四次。”

“那麼少？”山芊啟很吃驚，卻又理解似的說：“我聽人說過，村裡出身的戰士為了立功殺敵都很艱辛，沒想到連陪孩子的時間都沒有。見面這麼少，你了解他們嗎？”

“……我沒想過這問題，你突然這麼問，我還真不知道。”李天照覺得他是了解的，但事實上又並不知道父母多少事情。

“以後我們有孩子了，可不能這樣！到時候你要殺敵立功沒時間的話，我陪他們。”山芊啟發現李天照突然愣在那，發懵的模樣讓她詫異。“怎麼了？不喜歡這樣？”

“不是，只是我還沒想過孩子的事情。”李天照心想，他自己都還是個大孩子，怎麼會想到生孩子這種事情！

再說了，他爹娘還沒復活呢，他哪有心思生孩子啊！

“那你該想想了，你都是百戰將了，咱們的孩子有資格進修身殿，我們可以早點要孩子呀。你殺敵立功，我在家裡照顧小孩，你有空回來，我們就陪你身邊，多好？”山芊啟想着，覺得那太完美了。

什麼拼殺立功，這種事情她就沒想過，自己有幾斤幾兩她也心知肚明。

早點生孩子的話，她就可以不必跟着出去戰鬥殺敵了，就能繼續在千山城裡悠閑度日。

再說了，她覺得，本來也是早晚要生孩子的嘛，為何不早點？

“我想等復活了父母，再考慮生孩子的事情。我現在體印未成，城長說哪裡若有陰雲境，就會安排我們去。我們剛剛婚配，對彼此的實力並不了解，未免戰鬥里配合的不好，是不是該趕緊回去，對練半日？”李天照看山芊啟拉着他在城裡逛，走的不是回去的方向，不由心急。

“婚配之日哎！一起逛逛，添置點東西，既然要去陰雲境，更要準備些需要用的了。”山芊啟沒想到他是個練功狂，暗覺不可思議，新婚之夜還沒過呢，李天照竟然急着切磋對練？

山芊啟覺得，李天照不可能真這麼想吧？

‘是了，他說對練切磋肯定是委婉暗示，想快點回去那個……哼，大白天的，這般心急火燎，我才不要！’

李天照覺得山芊啟的話也有道理，又有婚配之日這四個字，實在讓他不好再拂了妻子的心意，於是就陪着山芊啟逛着。

但李天照很快就發現，山芊啟買東西很磨蹭，左挑右選精細比較半天，最後卻又去下一家，繼續重複先前的過程。

這不是浪費時間嗎？

李天照看山芊啟一點不覺得是浪費，相反，似乎很享受這種過程。

但他不享受，可也知道不能撇下山芊啟一個人走，於是她挑選的時候，李天照就在店外練步法和劍招。

街上一些人以為他是表演的，聚集起來不少看熱鬧的，結果看他一直沒什麼花式，就又散了。

李天照沒試過被這麼多人看着，覺得注意力難免被分散，那些觀望的眼神，像村裡人看耍猴戲似得，更讓他覺得不自在。

但是不練，時間又白白浪費了。

他後來就攀越到店鋪的頂上，山芊啟逛完出來，喊一聲，他跳下去跟着轉移地方。

只是，山芊啟在不同的店裡停留的時間長度，屬於謎之不可預測。

突然進去瞄一圈就出來了，李天照剛上房頂又得下來；突然又可以在某個店裡看一刻鐘；有時候進店時說這裏的東西不錯，李天照以為可以多練會，剛上房頂，就聽她喊說走了。

這麼逛到晚飯的時候，李天照回想白天來來回回的蹦蹦跳跳，可不就跟猴子似得么？

‘爹以前在城裡，也會陪娘逛的這麼辛苦嗎？’李天照喝着酒，歇着腳，感覺份外輕鬆愜意。

山芊啟點了一桌東西，兩個人根本吃不完。

李天照不由勸說：“是不是太浪費功績了？”

購買物資什麼的，使用的是玄天方圓銅錢，但錢只是發揮流通作用，多餘的銅錢沒有錢莊可存，必須去功績殿里換成功績，不夠用的時候再用功績交換即可。

因此對於他們來說，錢本身是為了方便，有價值的還是功績。

店裡吃飯，根據功績標準，有不同的‘常例’，這個不需要花費。但點常例意外的酒菜，屬於額外的開銷，就得消耗功績。

“千山城裡，咱們吃喝用度，花的都是我爹的功績，不用操心。要是吃的不好，回去他要說我不知道疼惜自己的。”山芊啟暗覺好笑，在千山城，她們山家人吃飯需要消耗功績的么？

根本就不用！只是這話，她覺得現在不能跟李天照說。

“用誰的功績浪費了都不好，你就叫你的，我吃常例就好了。”李天照要了份常例，他覺得百戰將的常例伙食已經很好，飯管夠，菜也有可觀的肉，為此浪費功績，他實在覺得不必要。

他小的時候，父母為他很節約的積攢功績，母親胳膊受了重傷也不捨得花功績去治療殿。

現在，父母都還沒有復生，李天照無法接受把功績浪費在任何不必要的事情上。

山芊啟沒跟他爭論，笑着說：“菜還是點這些。我都想吃，可是呢，都吃不完，多的你是幫忙吃呢？還是眼看着浪費？”

“吃不完再說。”李天照還是叫了常例的飯菜，他沒辦法心安理得的花千山城城長的功績。

菜來了，山芊啟卻夾着菜喂他，邊自說：“今天你辛苦了，晚上我們早點歇息。”

“是啊，明天早點起來，好好熟悉下彼此的路數。”李天照還惦記着這事，夫妻兩人不清楚對方的招式特點，並肩作戰的時候怎麼配合的好？

“……你就惦記着明天早上的事情？”山芊啟實在受不了了，決定委婉的提醒一下，今天這樣的日子里，他們到底最應該惦記什麼！

李天照想了想，懂了……

晚上的事情，他其實也很惦記，只是不好意思說而已。

不過，他好意思做。

夜晚。

屋裡風吟半宿，雲纏不止。

天亮的時候，兩個人親密的抱着，彼此凝視，都覺得對方比昨日看起來更讓人喜歡。

原本的陌生距離感，突然就沒了似得。

這感覺很奇妙，卻又不如初體驗的滋味妙。

他們醒了，卻還不願意立即起床，李天照也沒催促。

兩個人說著話，都覺得能敞開心扉。

外頭天都亮了，往常李天照早就起來了。

今日，卻直到有人來喊，他才急忙穿衣。

“城長有令，豐收城外陰雲境突現，請百戰將即刻率眾支援！”

# 第二十章 陰雲境

李天照精神大振，對他來說，簡直是雙喜臨門！

昨天結婚，今天就有陰雲境的戰事能參加，那就是可以殺敵立功了，還能見識一下，陰雲境到底是何等模樣！

山芊啟卻一點都不開心，外頭傳令的人走了，她就喊李天照，撒嬌似的責備說：“我怎麼去戰鬥嘛！火辣辣的疼，腿還軟的站不起來，都怪你！這趟你自己去，我不知道要修養多少天！”

“那行，這趟我自己去，你好好修養。”李天照也不知道山芊啟到底什麼情況，但昨夜剛開始的時候，她是說疼，後來雖然沒說了，但也叫喚過許多次快累死了，要死了之類的話。

山芊啟本來以為他不肯，沒想到如此痛快，她在家，他拼殺的功勞現在卻要幫她提升階級，這種吃虧的事情，換了是她，肯定不幹。

於是心裏感動，聲音也特溫柔的叮囑說：“你別這麼急，吃點東西再走。還有，陰雲境里聽說很兇險，千萬不要逞強！功績少點就少點，人平安無事最重要！”

“我會權宜行事，你歇着，我走了。”李天照拿了劍就走，城長府里準備了吃的，他叫人給裝起來，準備在路上吃。

李天照昨日用功績換了一匹馬，就為了將來外出戰鬥方便，沒想到這麼快就發揮了作用。

千山城城長不放心，送他出門時叮囑了幾句，又說：“陰雲境里人多力量大，尤其不要跟地頭上的人起衝突，該讓就讓。”

李天照點點頭，卻沒聽進去，也沒辦法聽進去。

陰雲境里具體什麼情況，他也只是聽說，哪裡有切身體會？

他現在只是知道，越早去，就有越多時間殺敵立功。

因為陰雲境的形成很突然，持續的時間也不會太長。

李天照駕馬飛馳出城，順着地圖上的路線，趕往豐收城。

千山城城長去尋山芊啟，見面就責備她說：“第一次去陰雲境，你不陪着，卻在家裡裝病！”

“什麼嘛！人家真的不舒服要修養，我這樣去，不是拖他後腿嗎？”山芊啟可不願意去陰雲境那種兇險地方。在裏面吃沒好吃的，睡覺要露宿，澡都不能洗，那般苦日子，她才不要體驗！

“去別人的地頭，支援的能撈着多少功勞？你去也沒什麼危險。我是擔心李天照不知變通，有你在，還能替他周全。”

“不要嘛！爹，我真的腿軟走不動路！你都不知道他多折騰人！”山芊啟打定主意不去，絕對不去，一定不去！

她最盼着的就是一夜受孕，然後養胎生孩子養孩子一條龍，此生都不必去拼殺。

“畢竟結婚了！他要還沒掙着功績，人就沒了，我看你后不後悔！”千山城城長氣結，又不好強迫女兒，從小寵慣了，此刻也只能是勸說。

“……不會的！我丈夫才不是短命鬼！爹討厭！”山芊啟此時對李天照百般歡喜，想的都是夜晚的美好，只盼着他好，只想與他一生都如昨夜那般廝守。

城長搖頭離開，他又何嘗希望李天照如此短命？

可是，說到底，李天照的實力沒問題。但畢竟是跳升上來，根本沒經歷過磨練。

千山城城長只能寄望於安排給李天照的副將，能夠發揮作用。‘料想他向來處事穩妥，也不會由着李天照亂來，該是沒有大礙……’

李天照是百戰將，照常理，其手下該有十位十戰將，十戰將手下又有為數不等的戰士。

但去陰雲境支援，在編戰士沒有機會。

十戰將也不是誰都有機會去。

李天照此行為首，另一位百戰將是副手，但實際上都是千山城城長的人，真正聽的是副手。

除了他們，還有三位百戰將，二十多個十戰將，最高的天級，最低的玄級。

陰雲境是天地自然中的混沌之氣聚集而成，遠遠望去，一大團區域都似被層層疊疊的黑雲密布，底部與地面相接，頂部則高如小山。

陰雲境的體積大，一旦敵人發現，必然會進入爭奪。

平常天地間的濃度如果是一，那麼陰雲境里的混沌之氣就是一千，而且濃度很穩定。不像天地自然的異象那般飄渺難測，進了陰雲境，運氣好點的，多少都會有收穫。

李天照路上聽副將說了詳細，思索着說：“換言之，進入陰雲境除了戰印吸收裏面的混沌之氣，真正最關鍵的是混沌之氣凝結而成的有形之物，混沌氣珠……我們人少，想得手難度很大啊！”

“豐收城不是我們的地頭，豐收城城長恐怕被敵人奪走，因此召請支援，但主力是他們，讓支援的分多少功績，還得他們作主。至於混沌氣珠，也是他們的囊中物。”副將記得千山城城長的交待，說話也就不過多修飾。

“混沌氣珠的力量戰印吸收了會有多強？”李天照既然知道這東西是陰雲境里最有價值之物，當然得追問到底。

“戰印不能直接吸收，只有偉大的玄天武王才能解開混沌氣珠，運用其中蘊含的力量。對於我們來說，混沌氣珠可以換取功績，根據大小，功績高低也有不同，一群人分下來，仍然很可觀。”副將解釋的明白，卻知道那東西這次跟他們沒關係，除非是出現在千山城附近的陰雲境，混沌氣珠才可能屬於他們。

李天照明白了，又問了混沌氣珠是什麼模樣，又問了些混沌之氣的事情。

混沌之氣也是大家進入陰雲境的重要動力，那是比外間濃度更高的混沌力量，不是誰都可以幸運的吸收到，但誰都有可能吸收到，於是人人都可以滿懷期待，哪怕這一次失望，下一次仍然可以帶着希望。

去的次數多了，總有能吸收到的時候，只是多少的區別。

這陰雲境，也就是百戰將最主要獲取功績的戰場。

有許多十戰將也會混跡其中，但大多數只能分點湯水，並沒有機會吃肉。

豐收城位處於百山鎮的東北方向，坐落於群山連綿的邊緣地帶，跟大地武王那邊也隔着山，卻只有幾座山，兩邊時長有打鬥，大多是大地武王那邊的人過來劫掠。

豐收城的糧食產量多，是重要的糧倉之地，人口是千山城的兩倍，在編戰士的數量也更多，級別上兩城城長相當，但實際掌握的戰鬥力卻差距較大。

李天照他們到時，陰雲境已經穩定，豐收城的人進去都有半天了。

“百戰長，陰雲境與地面接觸的區域，都是入口，只是豐收城必然派人把守，除非敵人衝破闖進去了，否則支援的就得在外面等。”

副將說的時候，李天照已經看見陰雲境覆蓋地面的區域一面，站了一大圈戰士，還有幾隊人分散在幾處，歇息駐紮。

“規矩還真多！”李天照看的可氣，如此看來，陰雲境出現在哪裡，就等若被最近的城市所私有。

“如果大地武王的人不來，等豐收城的人找到了混沌氣珠，就會讓我們進去吸收混沌之氣；如果大地武王的人來了，突破闖進去了，我們就不必打招呼，直接進去。”副將對這些規則早習以為常，從大的方面來說，這樣對各城是最好的。

“這麼說，我們還得盼着敵人來？而且來了，還得坐視他們衝進去？”李天照覺得未免太荒誕。

“大地武王的人肯定會來爭奪混沌氣珠。畢竟是豐收城的地方，剛開始我們不便插手。”副將說的婉轉，剛說完，就看見遠處山林里鳥驚飛，林木搖動。“來了！”

李天照尋思着敵人過來的未免太快太容易，豐收城跟大地武王場面有戰鬥，理當有關卡，陰雲境出現了，必然會增兵嚴防，靠着地形設置的防禦關卡，就算敵人人多也不容易突破。

但是，當他看到先跑出來的是豐收城的戰士時，他才恍然明白了！

‘這種時候實力強的都去了陰雲境，守關的戰士根本不會儘力，放敵人過來進了陰雲境，他們中許多還有機會進去，遠比在關卡的功績收穫更大，而且危險更低！’李天照看出這種現實的不合理，是源自於陰雲境的功績分配問題。

現實也的確荒誕，支援的多個城市來的人都看着大地武王的人沖入陰雲境，負責防守的豐收城戰士其實也不儘力，很快就後退讓敵人沖了進去，然後他們也跟着進去了。

各城來支援的，這時約好了那般，一起沖向陰雲境。

李天照的感覺很不好，這不是他從小幻想的殺敵情景。

他一直以為，該是人人毫不猶豫的奮勇擊殺敵人，只比誰殺的多、殺得快才對！

可現在看見的，卻是怠戰，是對玄天武王的不忠。

戰場不該是這樣的啊！

李天照衝進了陰雲境，然後，他很快就發現，不論敵我，進了這裏面之後，全都變了人似得，都奮勇了起來，全然不是進來前的狀況！

陰雲境里，總有灰黑的雲霧。

許多地方還是可以踏足行走的黑雲，這些黑雲是樓梯，是道路，還是牆壁。

豐收城的戰士並不是吃閑飯的，原來在陰雲境里有相當數量的守株待兔，大地武王的人進來后，就遭到截擊。

那些放大地武王進來的，然後跟着進來的豐收城戰士也在奮力衝殺，一時間形成夾擊的優勢局面。

李天照領着千山城來的人衝進去不久，就跟大地武王的人遇上了。

‘這才是戰場！敵方的百戰將在哪裡？’李天照握劍在手，迎着面前的敵人，毫無怯意的沖了過去！

他還沒跟敵人接近，副將就急呼喊他後退。

與之同時，李天照看見灰霧中，亮起來許多顏色的異光。

光芒，一時照亮了陰雲境的灰黑。

慘叫聲，驚呼聲，警示聲，隨這些異光飛躥，此起彼伏。

一些光，亮起在李天照面前。

# 第二十一章 分道揚鑣

道道疾光一閃而至！

千山城的副將驚急大叫道：“趴下！”

他自己先趴在層層黑雲之上，來的那些戰士都有經驗，紛紛卧倒，還有情急直接摔倒下去的。

李天照根本來不及看清疾光是什麼，下意識的迴避。

只見他奔走之勢犹如旋動的風，道道疾光全從他旁邊掠過，沒有擊中的。

副將趴那看見李天照還在沖，急忙又喊說：“百戰將不要去！敵方有混沌劍客開路！”

李天照很想探究這疾光到底是什麼，眼看前方又有光華亮起，就閃在堆疊的黑雲后。

他本來以為這是戰印絕技，但聽到副將說，才知道是擁有混沌碎片力量高手。

灰黑的陰雲霧氣阻隔，讓人看不清光華是何物，只見接連亂飛，約莫能射出三十米的距離才會徹底消失。

千山城這邊又來了些支援的，還有本來在外面負責看守的豐收城戰士，見到前方的光亮，都不敢過去。

“看吧！我剛才就說是暴雨劍！果然是他吧？要不是我提醒的及時，大傢伙退的早，剛才在外面就被他宰光光咯！”

“是啊，這傢伙換了新戰衣都沒認出來。不是聽說他調走了嗎？怎麼又回來了！”

“誰知道！有這傢伙在，這回陰雲境的混沌氣珠估計要丟。”

李天照聽見豐收城的戰士在那議論，才知道他誤會豐收城戰士們在外面防守時迅速退讓的原因。

‘這就是混沌碎片力量的威風？我的千殺之力也不知道何時才能顯現，要是顯現的早些，就能更快踏入武王殿了！’李天照暗暗驚羡，這就是有混沌碎片力量的高手的威風，一人震懾全場！

如此神奇的力量，尋常哪裡能辦到？

大地武王那頭的暴雨劍的威懾力下，本來在陰雲境里守株待兔的豐收城戰士們也不敢死命攔截，改而化作許多股，分散往陰雲境里找尋混沌氣珠。

暴雨劍只有一個人，與其正面硬碰，不如去找氣珠，散開后遇到敵人，只要沒有他在的隊伍就能拼殺，當然比在門口用命填來的有意義。

大地武王來的人憑藉暴雨劍的威風，突破了攔截，深入到陰雲境內里后，也都化整為零，各自去找尋混沌氣珠了。

各城來支援的，這時也各自踏着濃密的黑雲層，往裡面去。

李天照踏着層疊的黑雲，既新鮮又覺得神奇，混沌之氣聚集而成的陰雲境，裏面犹如迷幻之境，黑雲堆疊的路，有四面八方延伸的，有朝着上方延伸的。

填充了大片區域的陰雲境內里，就是被黑雲分割的錯綜複雜。

副將告訴李天照說，陰雲境因為是混沌之氣聚集而成，內中黑雲分割的路線犹如迷宮，而且沒有完全一樣的，每次進入，大家都是碰運氣的選擇路線，不存在路線圖之類的東西。

“竟然也不能留記號？”李天照試着在黑雲上划割，發現劍壓着黑雲內陷，可黑雲就像割不破那樣，越用力，力量被卸開的就越多，內陷的黑雲產生的反作用力也越大，很快他就無法再壓進去分毫。

“黑雲是混沌之氣聚集而成，濃度很高，相當於威力很強的戰印護體力量，相連的黑雲會一起承受力量，想破壞黑雲，就得有瞬間毀滅整個陰雲境的力量才行。陰雲境隨着時間推移，內里還會不斷髮生變化，方向感混亂多變，也沒有規律可尋，記路都是惘然。進來了，就算想出去，也得看運氣。只有拿了混沌氣珠，陰雲境失去了核心，才會失去穩定性，那時候大家的戰印吸收緩緩消散的混沌之氣，直到陰雲境徹底散盡。”

李天照打量灰黑雲霧，視線距離太短，走在黑雲上又沒有腳步聲，隨時都可能跟敵人遇上。

可想而知，進了陰雲境，簡直是步步驚心。

李天照他們順黑雲的路走了一段，在一處八向的分叉區域，副將突然說：“我們就在這裏駐守吧。不管哪邊來了人，我們都能進退自如。”

“混沌氣珠的位置還會變？”李天照聽的疑惑了，駐守一處，怎麼可能碰上氣珠？

“氣珠跟我們支援的沒關係，咱們進來就是看能不能吸收到混沌之氣，如果碰到敵人少，能打就賺功績，不能打，就利用分岔口退走。除此之外還有支援的功績，深處是豐收城的主戰場。”副將覺得開始就說的很清楚了，李天照竟然還對混沌氣珠心存幻想。

“是啊！百戰將可能不知道，混沌氣珠的功績是按階級分配，不是均分，我們來支援的，沒必要承擔無謂的風險。”另一個百戰將也意識到李天照年輕氣盛，也幫忙說話，好讓他打消妄想。

“拿不拿得到是一回事，進去看看總有機會，哪怕再渺茫也是有。即便碰不上混沌氣珠，深處遇到敵人的機會也更多，殺敵不也是功績？實在沒道理消極留守。”李天照見副將不吭聲，另外幾個百戰將也不說話。

他明白了，這些人不會聽他的，於是就說：“願意留守在這裏的，可以留下。想殺敵立功的，可以跟我走，有沒有想立功的？”

來的百戰將們沒人說話，十戰將里有人心思活動，想跟着拼一拼，可是，看到絕大多數人都沒跟着去的打算，他們又覺得勢單力薄，遇上敵人就是送死，也就放棄了。

副將早知道不會有人跟着去，他也不想李天照去，本來他的職責就是勸阻，於是說：“百戰將還是穩妥點好，敵方的暴雨劍很厲害，一旦碰上就麻煩了。城長千叮萬囑，讓我們行事要謹慎穩妥，更要我勸百戰將不要激進，還請百戰將三思。”

“城長的關切我明白，但我來陰雲境是為了殺敵立功。誰也不知道下次遇到陰雲境是什麼時候，機不可失。大家在此駐守，遲些再匯合。”李天照根本沒想過進來混，也不理會那副將和別的百戰將勸阻，一個人隨便挑了條路，離隊進去了。

副將勸阻無效，雖然回去不好交待，但也不可能把命搭上，來的都有經驗，他就算跟着去，別人也不會去。

於是，副將也只能祝李天照好運了。

一個百戰將感嘆說：“哎！到底是年輕啊！”

“初生牛犢不怕虎，勸也勸不住。”另一個百戰將不甚關心李天照的死活，自顧取出帶來的行裝，往地上一躺。“我睡會，這次不知道要多久完事。”

正這時，他們看見灰黑的陰雲里過來條人影，是李天照！

眾人都以為他想通了，知道一個人去也做不了什麼。

副將高興的說：“百戰長回來了就好！”

沒想到，卻見李天照舉劍對着他們一群人，緩緩挪動着說：“以劍為證，我們分作兩路，諸位留守，我獨自入內殺敵。駐守遇敵之功與我無關，我殺敵之功亦單獨計算。”

末了，李天照收劍入鞘，掉頭走了。

一眾人面面相覷，搖頭失笑，還有人估摸李天照走遠了，才說：“他還以為自己是有混沌碎片力量的混沌劍客啊！一個人進去還打算掙多少功勞？別被人圍攻打死，有命能活到陰雲境消散就不錯了！”

“還用劍誓為證分割功績，我們還不樂意把駐守的功勞分給他呢！”

眾人議論了一陣，都是些不快之言。

李天照不在乎他們怎麼想怎麼說，他是追求殺敵立功的，不會錯過機會。而留守的那些，分明跟他不是同道中人。

望天村的事情還沒明朗，他當然要吃一塹長一智。對着劍說，以劍誓為證，避免再有出問題。

單獨作戰，固然沒有大部隊一起方便，但积極找尋，總能襲殺些敵人，再怎麼樣功績也比駐守來的多。

‘山芊啟還需要大量功績提升，好不容易有機會來陰雲境，絕不能混時間！’李天照擊殺南豆鎮的百戰將后，從荒級提升到洪級，當時他還沒配婚；現在婚配了，就要等到山芊啟達到百戰將級別，他才能再升。

這事並不容易，除非李天照能在這裏碰上兩個落單的百戰將，並且沒讓敵人逃脫，順利擊殺。

只是……像他這樣一個人離隊的百戰將，怕是不好碰上。

灰黑的蒙蒙雲霧，阻礙了人的視線，好些的，能看清一丈，最糟糕的視距只有半丈。

李天照眼睛看着前方，耳朵傾聽着。

腳步聲沒有，但是，衣服拂動的聲響還是有的；如果沒有握着劍鞘，晃動中碰着腰帶上的鐵扣之聲，那就更響了。

但李天照更注意的，卻是人步走間帶動的氣流。

如果把氣流看作有形之物，可以比作水，人若在湖水中行走，水下暗涌流動，影響範圍很廣。

氣流也一樣，一處被攪亂，會對別處也造成影響，那些微妙的流動變化，李天照可以很敏感的捕捉到。

李天照突然閃身，半蹲在黑雲凸出處的下方，這裏的視距短，即使敵人從旁邊走過去，也未必能發現他。

氣流的流動告訴他，前面正過來一隊人，大約十幾個。

他握着劍，半蹲在那，不片刻，隱約看見十幾條朦朧的人影走過來，又走過去。

這群人注意力主要在前方，掠過側面時，看到李天照蹲的地方，也是一團跟黑雲差不多的模糊黑影，哪裡想到會是落單的人在那？

李天照等這群人過去了，從藏身處出來，靜靜站立片刻，沒感覺到這人來的方向還有人過來。

他尾隨過去的那群人，小心的貼近些，最後的人沒想到剛走過的地方會有人跟上來。

李天照稍微離近些了，看見那人的衣裝，還有劍的長度，該是大地武王那邊的。

‘十幾個人，衝殺一波，能一鼓作氣拿下最好！壓力大就且退且折回！’

# 第二十二章 孤劍

李天照決定動手！

他既然是來殺敵立功的，就得有膽量，不可能指望着敵人還有像他這般落單的。

李天照尾隨在那群人後面，突然加速前沖，一手捂着最後那人的嘴，同時劍也自後背刺了進去。

襲擊得手，他迅速拖着那人後退，隱沒在灰黑的雲霧裡。

‘很好！’李天照緩緩抽出劍，又低着身子追上那群人，如法炮製的接連襲擊隊尾，竟然連續得手了六次。

這也多虧了陰雲境里的特殊環境，適合襲殺，讓初次進行這種戰鬥的李天照，順利練手。

李天照再次要追上去時，突然感覺到前方的氣流變化不尋常。

‘他們發現人不見了！這氣流動向，該是兩三個人分別走到了路邊……他們在設伏！’李天照感覺氣流靜下來了，決定將計就計。

前面那隊人的確發現人少了，但是卻很冷靜，帶隊的悄聲低語，剩下的立即會意，當即悄聲無息的在視距不好的路邊埋伏，等着暗算他們的人過來的時候出其不意。

他們目不轉睛的盯着灰黑，突然，看見一條模糊不清的黑影過來了！

剎時間，兩邊埋伏的五個人對着黑影揮劍或刺或砍，瞬息間全部擊中！

他們暗暗一喜，其中一個埋伏的人看清了刺中的人的模樣時，卻吃了一驚！

那是他們自己人的屍體，這是誘餌！

可是，發現的人根本來不及呼喊，一道劍光，在灰黑的雲霧中，划起道白色的弧光，瞬間把埋伏的五個人，連帶中間的誘餌一併斬開！

李天照百戰將的戰印力量發動之下，又得到他長久苦練的體能增幅，這一劍，竟然沒有費勁的感覺。

直到一擊得手，李天照猶自暗暗吃驚。

他本來也不知道一擊能有這等威力，只是敵人多，他勢必要如此攻擊，才能確保效果理想，若是一劍劍的刺，等他回劍的工夫，敵人也差不多反應過來了，哪裡能一擊斬傷多個？

‘天蒼山的那個百戰將當時難道並不是運用了戰印絕技？只是全力揮斬就如此厲害？他當時得虛弱不堪到何等地步，才會讓我撿了便宜！’李天照在實戰里體會了百戰將戰印的威力，才知道天蒼山時候他那般做有多兇險。

當時那百戰將但凡有多一點餘力，結果可能就是他白白送命。

這些念頭只是在李天照腦海中一閃而過，眼下他可沒功夫感嘆那麼多，實戰體會的戰印威力，讓他對眼前的戰鬥信心倍增！

破了五個敵人的埋伏，響動也驚了剩下那幾個敵人。

他們一起衝過來，沒有發出呼喊聲暴露自己，但他們揮動的劍，卻都不帶留情！

‘敵方帶隊者沒有明確，不可硬沖。’李天照當機立斷，迅速後退的同時，捕捉着氣流還有敵人發出的任何響動。

他很快確定，還剩下五個敵人，衝過來的步伐保持的很穩，他即使繼續後退更遠，也不會得到距離差讓他有機會一個個擊倒敵人。

‘大地武王的人用的劍更長，百戰將的百紋劍又比尋常戰士更長，正中央那個敵人奔過來時兵器激蕩氣流的動靜更大，應該是帶隊的！’李天照確定了敵人里威脅最大的，當即改退為進！

只見他伏低了身體，身形在旋動中踏着黑雲，藉助黑雲越壓反作用力越強的特性，使之如彈射器那般，加速了他旋動前沖的速度。

衝過來的五個敵人，正進入視距最糟糕的區域時，猛然看見一團黑影從下路旋動着衝殺過來！

中央的那個百戰將眼看劍光過來，驚怒之下不容多想，直接發動戰印絕技，便是自救不成，也想拼個兩敗俱傷。

熾熱的金光亮起，那百戰將的劍才遞出一半，雙目就驟然圓瞪，難以置信的看見旋動斬過來的劍光，竟然比他預料的更快揮到！

大地武王的百戰將的戰印絕技才使出了一半，就被李天照的的劍斬斷。

李天照一擊得手，順勢蹬足，劍順勢又把臨近的敵人斬倒，同時抬起左臂，靠護腕裝在側旁另一個敵人劍身上，緊接着肩膀順勢衝撞，把那人頂的連步後退，沒等那人被盪開的劍重整陣勢，他的劍就先斬了上去！

劍過，帶着飛灑的鮮血。

李天照順劍勢旋動回身，本來在另一面的敵人這是自背後同時進攻他上路和下路，他當即一躍前沖，凌空橫飛翻旋着掠過去，手裡的劍順勢繞身，接連斬傷了那兩人的胳膊和腰。

那兩個敵人一個劍落地，另一個腰受了傷，扭動着都疼的滿臉是汗。

勝負已分，他們毫不遲疑的迅速分兩頭奔逃！

‘跑的倒是快。’李天照去追那個腰受傷的，剛追幾步，就見那人扭頭看了眼，然後——很果斷的把手裡的劍丟了出來。

‘棄劍求生？放是不放……’這個瞬間，李天照真想罷手，他要的是立功，這兩個人的劍留下了，戰印他可以取下帶走，並沒有必要擊殺。

可是，就在他產生罷手的念頭時，卻突然想起南豆鎮……

南豆鎮的百戰將臨死前告訴他，敵我廝殺拚命不是詩情畫意的浪漫，更不是平和從容的溫柔。

南豆鎮那個丟石子的小女孩也告訴他，對敵人慈悲，只是對自己殘忍。因為你是心懷慈悲，敵人的心裏眼裡卻只有恐懼和仇恨，如何能感念到你的良善用心？

李天照把心一橫，撿起那把劍，朝着前頭腰部受傷的敵人射了出去。

劍出手的瞬間，兩個逃走的敵人都在放聲大喊：“玄天武王的人有……”

話音未落，李天照撿起另一把劍，循聲飛射出去，胳膊受傷的人也中劍倒地，沒有力氣再大聲呼喊了，可是嘴裏，還在念叨着沒說完的話。

“……玄天武王的人有孤劍，有孤劍……”

李天照拔出那人身上的劍，頓時也就沒了聲息。

這兩個人是想放聲大喊，指望着有自己人聽見了能趕過來。

‘原來你們把單獨行動的人叫做孤劍？’李天照覺得不能耽擱，迅速取了劍上的戰印，本來這裏面不宜背着許多敵人的兵器，他也知道這時候不能貪戀繳獲兵器的那點功勞，尤其是作為百戰將的他，繳獲十戰將的兵器，功績減少嚴重，更沒有必要。

但是，他想了想，還是把劍都帶上了。

李天照找了段視距很差的區域，在較寬的陰雲走道邊歇息，盤算着剛才的收穫，卻只有敵人百戰將的戰印值得一提。

功績的計算分明是早考慮過以強殺弱比較容易的問題，荒級百戰將拿十戰將的戰印本來就少的很，提升到洪級百戰將的李天照，拿十戰將的戰印得的功績，只有原本的萬分之一。

李天照得的功績，按他的階級算法，十戰將的功績被減少的太多，填給山芊啟都嫌少。

‘我的功績填她又設了限制，她只有位階越高，才能獲取越多，別的都被封存，這百戰將的戰印，按算法她也只能先拿十八分之一……’李天照當初還跟俘虜說過，玄天武王這邊，沒有說靠丈夫享受功績的事情。

但此刻這規則，卻讓他單方面的幫助山芊啟提升階層也變的很難。要更快，必須山芊啟也投入戰鬥，並且親手擊殺敵人，獲取的功績比例才能提高。

如果今天她來了，這個百戰將的戰印功績，她就可以至少獲得九分之一的比例，整整多了一倍！

‘昨夜不該讓她累成那樣。現在只有我設法多殺敵人，多拿些功勞了！’李天照歇息了片刻，收好了戰印，繼續搜尋。

不多久，他又遇到敵人，但這一次，從氣流情況判斷，是大部隊，過三位數的陣容。

李天照雖然自信，但腦子還正常，那麼多敵人，圍住了他都難活命，何況這種數量，必然有好幾個百戰將。

李天照很果斷的掉頭，在分岔路口，等這群人過去了，他才繼續原路前行。

李天照本來以為再遇到數量合適的敵人不難，卻沒想到，他在陰雲境里轉悠了半天，也沒再遇到十幾個人的隊伍。

但幾十至百餘人的大隊，卻遇到了很多。

這不由讓他意識到，原來他開始能遇到十數人的敵方隊伍，才是罕見的事情。

陰雲境里，大隊一起行動的才是常態。

‘總不能單挑大幾十上百的大隊伍吧！’李天照尋思着，否定了這個狂想。‘還不如循聲找那些在廝殺的，既幫了忙，又有機會擊殺敵方的百戰將，一舉兩得！’

李天照不想繼續無頭蒼蠅的亂轉碰運氣，那也是在浪費寶貴的陰雲境之行。

於是他把注意力放在響動上，如此又走了一會，突然聽見前方有兵器碰撞的聲響，還有殺喊聲。

‘終於找到了！’李天照高興的循聲過去，很快到了交戰的地方。

那是個四岔路口，視距難得的好，可以看清六七丈的距離。

大地武王的人跟豐收城的正廝殺的激烈。

四條岔道，有兩條是豐收城的人衝殺佔據優勢，另外兩條岔道里則是豐收城的被大地武王的人壓的不斷後退。

‘我去局面不利的走道救場，如此殺敵拿功勞他們也不該會說什麼。’李天照看見一條岔道里，一個拿着把非制式長劍的敵人，揮舞把大鎚子，威風的很，豐收城的戰士根本不敢上前，被追的不斷後退，卻還是有人被砸的倒下。

‘從鎚子上的戰印紋路密度看來……是百戰將！就他了！’李天照沒遇見過使大鎚子的敵人，他擠過人群的時候，兩分緊張，八分期待。

# 第二十三章 幽藍的刀光

李天照很想知道他到底可以快速前衝到什麼程度，他的劍法到底有多強？

這些只有實戰才能揭示答案。

哦，南豆鎮百戰將說過，他的劍法應該、也值得起個響亮的名字。

‘母親用命換來的奧秘，我的千殺之力一直是爹娘的驕傲，那這劍法，就叫千殺劍吧！’李天照的劍在鞘中，眼睛則盯着那個使大鎚的敵人。

大鎚揮動中根本不需要使用戰印力量，威懾力首先就令豐收城的戰士不敢靠近。

每當大鎚揮動，最近的兩排戰士立即後退保持距離，卻總有至少一個人被鎚子砸中，兵器被震的脫手飛出去，人也口吐鮮血的跪在地上，沒等掙扎着再戰起來，就被第二錘砸成稀爛！

飛濺的血漿粘在豐收城一群戰士身上，臉上。

一群三十多個戰士驚懼不敢上前，卻又不能落荒而逃，只好繼續後退。

四向的分岔口，有兩條是豐收城佔據優勢，剩下的兩條路則節節後退。

退歸退，他們也不能撤，佔據需要他們發揮吸引敵方百戰將的作用。

至於打下去的結果，最後是豐收城佔據優勢的兩條走道先結束戰鬥，騰開手腳過來夾擊呢；還是大地武王佔據優勢的兩條走道里的戰鬥先結束呢？

這，就是此刻激烈廝殺可以看到的局勢。

豐收城後退的戰士中間，李天照朝前擠着，沉默的臉上，一雙冷靜的眼睛，始終在觀察敵將。

李天照的劍在鞘中，避免拔出來會引起敵將注意。

直到前面只有兩排人，李天照才停了下來，裝作跟旁人一樣混跡在人群里。

敵將大鎚又一次輪動，前面兩排豐收城的戰士迅速後退，李天照的位置本就在鎚子的攻勢之外，他眉目微沉，眼看着西瓜大的鎚頭掠過面前的時候，壓着黑雲的腳下驟然一蹬，剎時間犹如離弦之箭那般，掠過鎚頭，攻向敵將！

大鎚此刻絕不能夠驟然逆向，等到對抗了慣性停下來，再回掃的話，李天照自信已經得手。

這是他處心積慮，勢在必得的一擊。

可是，當他撲出去的時候，敵將的目光瞬間把他鎖定，與之同時，他看見敵將眼裡流露出嘲弄之態，嘴角還揚起一抹冷笑。

就彷彿，李天照才是獵物那般。

‘他不可能來得及變招！’李天照雖有驚疑，卻仍然自信的維持攻勢，絲毫沒有怯意。

碩大的鎚頭，維持着原本的慣性，距離李天照更遠，斷然來不及變招。

可是，鎚頭突然亮起金光！

巨大的、彷彿能震動整座陰雲境的驚雷突然炸響！

李天照只覺得雙耳驟然失聰，還伴隨着劇烈的疼痛，那種疼痛像是順着耳朵一路傳遞進腦海，震的整個頭都嗡嗡作響，眼前的視線也天旋地轉，暈頭轉向，混亂不堪。

陷阱！

手持大鎚的敵將嘴角揚起的笑更冷，他的釣魚手段已經很久沒逮着獵物了，熟臉的百戰將都知道他的戰印絕技厲害，沒想到今天突然有上鈎的。

從李天照在人群里朝前擠的時候，大鎚的百戰將就已經注意到，卻假裝一無所覺。

他保持着節奏招招賣破綻，給李天照機會出手。

誠然，正常情況下大鎚敵將實在沒辦法反擊。可是，他的戰印絕技發動之下，敵人頭疼欲裂，根本沒可能繼續維持攻勢。

如此一來，他賣的破綻，就是陷阱。

大鎚敵將冷笑着，但笑容卻很快定格。

他發現這個敵人不太一樣，明明吃了他的戰印絕技，此刻勢必頭腦混亂不堪，看不清聽不見，方向感全無，甚至連自己在做什麼都沒有意識。

可是李天照的攻勢沒有停，也沒有變。

這是，什麼意思？

大鎚敵將臉上的笑容瞬間僵硬，極盡努力的後退，揮動鎚子。

但來不及，絕對來不及！他賣的破綻本來就絕來不及反擊，何況他發現李天照揮過來的劍還異常的快！

白色的劍光一閃斬至。

大鎚的敵將毫無辦法，眼看着劍光斬到，他絕望的抬起護腕招架，即使明知道根本擋不住。

護腕尋常自救，可以充當靈巧的盾牌作用，但卻無法抵擋同級對手發動戰印力量的精確攻擊。

白光斬斷了護腕，斬開了大鎚敵將的脖子。

他頓時覺得身體的力量在飛快外泄，抓着大鎚的手極儘力量，也只能抓着，讓身體抵着長柄錘支撐着，才不致倒下。

他想捂着脖子，卻沒有手，他沒想過自己會是如此敗亡。

最得意的釣魚殺敵套路，最後卻送了他自己的命。

只是，他不明白李天照吃了他的戰印絕技，為什麼還能維持這麼穩，這麼快，這麼凶的攻勢？

李天照的確頭疼欲裂，腦子里一團混亂，甚至不知道此刻身在何處。

但在吃了驚雷爆炸的瞬間，他腦子里最後一絲清醒的念頭還是：‘他不可能來得及變招躲開！’

這之後，其實李天照因為頭腦混亂，真的不知道周圍的情況以及自己的處境。

可是對千殺劍法速度的自信，卻刻進了他的身體里，刻進了骨子里。

這份自信的驅使下，他的身體維持着原本的攻勢，沒有因為頭腦的混亂而停下。

一擊斬殺了大鎚敵將之後，李天照的頭腦仍然處於混亂狀態，身體維持着快速旋動的攻勢，舞成一團，快劍圈圈繞身亂斬，砍倒幾個上前的大地武王那邊的十戰將后，旁人以為他沒受到驚雷絕技影響，就不敢再上前。

豐收城的戰士們眼看大鎚敵將死了，頓時精神振作，不知誰高呼：“沖啊！”

剎時間一群人湧上來，越過李天照兩旁，殺奔敵方。

一方士氣高昂，一方主將被殺，士氣低落，哪怕大鎚百戰將的那些心腹屬下極力抵抗，還是被殺的不斷後退，他們急切之下，扯開嗓子高呼：“刀娘！驚雷百戰將被敵人殺了！”

另一側走道，一條身影揮舞雙刀，正壓着豐收城的一個百戰將打，她一個人沖在前面，兩把刀直砍的豐收城的人節節敗退。

與他對陣的百戰將心中叫苦不迭，只恨自己倒霉被她盯上，擔起了吸引她注意力的苦差事。

他一味被動防守，猶自心驚膽顫，不知道多少次都覺得要守不住了。好在總有身邊的十戰將可以賣，這才讓他一次次化險為夷，撐到了現在。

刀娘聽到熟悉的那些聲音高喊，又驚又怒又不敢相信，當即撇下豐收城的百戰將，提刀掉頭一個縱躍飛身而起，黑色勁裝包裹的身體掠過一排排戰士頭頂，凌空踩着別人肩膀借力，二度縱躍就落到了分岔口。

只見她身體前傾，提刀在身體左右，速度極快的前衝著怒喝道：“讓開！”

走道上大地武王的戰士紛紛讓出路來，本來士氣高昂、奮勇衝殺的豐收城戰士看見衝過來的黑影長發飛揚，雙刀亮着暗藍色的幽光，頓時嚇的掉頭朝後跑，唯恐後面的同伴擋路，還驚急的叫嚷催促說：“刀娘來了！刀娘來了！”

片刻工夫，剛才越過了李天照的豐收城戰士，突然又更快的跑了回來，再次躍過李天照身旁，全躲在他後面，還離的老遠。

而這時，李天照頭暈目眩恢復沒多久，剛把敵將大鎚上的戰印取下來，正往懷裡放，就看見豐收城的人驚急的喊着話跑回來。

‘刀娘？似乎是個很厲害的敵人？’李天照放好戰印，豐收城的戰士都跑到後面，他也看見一條黑色的身影速度極快的奔過來。

飄蕩的黑髮下，那張白的讓人發寒的臉上，鳳目中透出來的是深深的仇恨。

她不需要問，李天照不需要說。

站在大鎚身邊，唯一沒跑的人，自然是她的仇人。

“還我哥命來——”刀娘悲聲怒喊，身形飛快的旋動了起來，兩把刀帶着深藍的幽光，化出一團模糊的光影，令人根本看不清刀和人！

快，很快！

刀娘發動攻勢的瞬間，李天照就不由自主的眉目一沉。

旋動增速，步法、刀法都因此得到額外增力，無異於契合他的千殺劍核心奧秘。

‘難道娘是被她的刀所殺！’李天照第一時間產生這種念頭，但下一個瞬間，他又覺得未必。

因為他已經看出刀娘的步法和刀法，並不是針對最快曲線的作用。

雖然看起來擁有這種效果，實際上身法和刀的軌跡，跟每一擊中最快的那條曲線相去甚遠，絕大多數甚至只是普通的刀路，偶爾有些刀的軌跡比較接近，卻也只是偶然，根本得不到身法的對應增強。

‘你的刀比常人是快一些，但遇上我的千殺劍，卻只能算你倒霉！他激怒攻心，勢必會來追趕！’李天照猛然轉身，彷彿害怕而拖劍逃走似得。

刀娘犹如一團幽藍摻雜黑色的光影旋風，急掠追來，眼看要追上的時候——李天照突然一躍而起，雙腳接連踏踩側旁陰雲堆疊的牆壁借力增速，身形凌空快速翻旋，帶着白色的劍光，自高處呈曲線落下。

刀娘並沒有為這招回馬槍意外，一個有本事殺了她兄長的敵人，豈會交手都不敢就逃？

她不怕交戰，只擔心沒機會廝殺！

只聽刀娘一聲怒喝，雙刀揮斬，接連砍在李天照的劍上。

刀娘的刀在碰撞中借力，讓旋動的刀勢更快，急旋中飛快連斬，本以為能得手，可是——

李天照在碰撞中同樣使了借力技巧，身形看似在下落，卻仍然在翻旋，被她擋開的劍速度更快的攻向她的腰眼。

‘這人的劍怎會如此快！’刀娘犹如做夢，她就沒遇到過比她出手更快的，正因為如此，她才會得了刀娘的稱號，本是對她用刀本事的尊稱。

正常情況下，她跟敵人交手向來是主動進攻的那方，壓着敵人打更是家常便飯。

但此刻，交手第二招了，她竟然還是只能被迫防守！

‘可惡！別以為這就能贏！今天就看看到底是誰更快！’

# 第二十四章 拚命

刀娘接連兩刀，再次砍上李天照的劍，擋開了他中路的進攻，借力全速旋身之際，她想着下一擊終於可以進攻了。

這一次，她自覺是刀勢、旋身的速度、以及借力協調的最完美的一次！

可是……當她旋動中再次看見李天照的時候，見到確實劍已經要斬上她的腿！

‘這不可能！’刀娘根本無法相信！

旋動劈斬，刀本就佔優勢，何況她更以刀速見長，豈有三招跟不上對方劍速的道理！

但累積的速度差，到了第三劍的時候，她真的跟不上。

李天照落地的同時，保持着旋動之勢，繞身的劍始終維持從高至低划動的軌跡，此刻低身旋動，揮劍直取下路的第三連擊，刀娘斷不可能跟得上。

劍入刀娘大腿，眼看她的雙刀慢了些許，這一劍必可入斬進去一半。

這個瞬間，刀娘身上藍光驟然更濃，腳下突然爆發一股強大的推力，帶着她的身體彷彿離地了那般，迅速一閃飄退。

李天照這必然得手的第三連擊，就這麼落空了。

‘這是什麼戰印絕技？’李天照吃驚不已，看見飄退的刀娘眼裡有些許倦態，看來是戰印絕技負荷太大所致。

她的左大腿上，還有一道劍痕。

這一劍她保住了腿，卻還是被划傷了，傷口不深，但也不淺，血流出來，浸濕着越來越大的圈。

“敵將通名！”刀娘暗恨不已，卻知道此刻是報不了仇了，腿上的傷會妨礙行動，對手的的劍又快的離奇。

“玄天武王所屬，洪級百戰將，李天照。敵將通名。”李天照也不知道刀娘還用不用的出戰印絕技，那實在是很厲害的絕技，雖然沒有威風霸道的誇張異光，可進退都有神效，讓人不得不忌憚。

“註定不能活着離開陰雲境的死人，通什麼名！讓你多活两天，出陰雲境之前，必取你性命！”刀娘說罷，又看了眼死透了的大鎚百戰將，面露悲色，卻沒有再耽擱的迅速撤離。

她來了這裏，本來佔優的那邊局面扭轉，三條通道都被豐收城佔據了優勢，大地武王那邊的另外兩個百戰將見勢不利，呼喊撤退。

刀娘再不走，就會被豐收城另外三條分叉道的百戰將一起圍堵在這了。

李天照提劍追趕，卻見刀娘縱身越過一排排大地武王那邊的戰士，接連兩次就跳遠了，根本追不上。

李天照追着斬倒一個個撤走的地方戰士，跟另外三條通道的豐收城戰士很快在分岔口匯合。

追擊的人很多，但他知道刀娘是追不上了，十戰將也沒有特意擊殺的必要，自然該留給豐收城的十戰將去追。

除卻三十多個追擊的，岔道口還有百多號豐收城的人，三個百戰將，有一個剛開始被刀娘斬傷，大鎚追擊時，那百戰將逃了，這時聽見呼喊聲才又折回。

看見大鎚死了，那百戰將按着肩膀上的傷，打量着李天照問：“你殺的？”

“不用客氣。”李天照說罷，就告辭要走，沒想到，那受傷的百戰將卻笑着說：“你是不是忘了什麼東西？”

“忘了什麼？”李天照有點奇怪，猜想着，恍然大悟狀的笑說：“謝禮就不用了，都是為玄天武王殺敵，幫忙也是應該。”

一群十戰將哄的笑了起來，那個受傷的笑的皺着眉頭，分明是扯動肩膀上的傷了。

另一個走道過來的百戰將沒好氣的說：“謝禮？裝什麼傻啊！驚雷錘的戰印拿出來，這是團功，你還想一個人帶走？”

李天照暗暗來氣，反問說：“我一個人殺的敵人，刀娘也是我一個人把她擊退，怎麼就成了團功？”

“我們看到的是大家合力！”那個受傷的百戰將明擺着睜眼說瞎話，仗着人多，真相由他們說。

“我有劍誓為證，以為能由得你胡說么？”李天照早有防備，清醒過來取戰印的時候，就拿劍對着大鎚敵將用了劍誓。

那百戰將作聲不得，就見一個十戰將湊過去附耳對他說了什麼，料想是證明李天照的確用了劍誓。

那百戰將暗暗惱火，卻暗想：‘你沒命出去，用了劍誓又有何用！’只是這話他不好說出來，就改而說：“就算是你獨自殺死，當時也有別人吸引了敵將注意力，怎麼就不該分功勞？”

“這話說的倒還有理，他、他、他、她、她、他……還有他！這幾位當時吸引了敵將注意力，我一人分他們一個十戰將的戰印。還有什麼問題？”李天照身上揣着十幾個十戰將的戰印，對於他來說，計算功績很低，分給十戰將卻不同。

那幾個豐收城的戰士精神一振，很是高興。

百戰將的戰印，李天照留下了也跟他們沒什麼關係，還不如直接給他們十戰將的戰印功勞高。

可是，他們卻又知道，根本不會這麼簡單放李天照走。

“哎喲！你真大方啊！不過，你想吃獨食，就算我沒意見，卻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意見！”那受傷的百戰將沒想到會碰上這種愣頭青，覺得多說無益，索性把態度挑明了。

剎時間，四個岔道口的豐收城戰士全都舉起劍，一圈圈，一層層的寒刃，全指向李天照。

“原來是要搶啊！”李天照又氣又怒，拔劍反握，舉起，對着周圍的人轉了一圈，嘴裏道：“以劍為證，你們強搶獨功，為求自保，任何傷亡都屬被迫！”

豐收城的一眾人都愣了，誰也沒想到，李天照不但是愣頭青，竟然還是塊不怕死的硬石頭！

這種情形下，竟然還想要動手？

受傷的百戰將實在忍無可忍了，他也不信有這麼狂妄又愚蠢的傢伙，料想李天照是仗着劍誓，認為他們不敢真的動手而已，於是就說：“劍誓是你的劍誓，不是我們的，出不了陰雲境，偉大的玄天武王怕也不知道你的劍誓！留下百戰印，讓你走！你的那份團功不會少了你的！否則的話——犯了眾怒的結果，我可沒辦法控制！”

“仗着人多明搶功績，竟還有臉說眾怒！今日任你們如何，休想我會留下應得！”李天照置身於一把把劍的包圍之中，反而迫使自己異常冷靜的把握所有氣流的變化，如此才能知道眼睛照應不到的方向的敵人是否有動作。

一個打這麼多，他可沒想過。但要衝殺出去，卻未必不能。

他的功勞就是他的，不是可以被恐嚇威脅敲詐走的！

豐收城的四個百戰將都沒想到李天照如此硬氣，受傷那個尤其惱火，正要下令動手，一個半晌沒說話的百戰將語氣平緩的勸說道：“年輕人，你今天就算能把戰印帶回去了，不管你來自哪個城，你們城長都會把戰印再送過來。何況，你不留下，今天真走不了。陰雲境有陰雲境的規矩，除了混沌劍客，誰都別想吃獨功。”

“城長怎麼處理，那是他的是。但該我的功績，城長也別想拿走。”李天照早就打定主意，哪怕拼着冒險衝殺突圍，他也一定要捍衛本屬於他的獨功。

武王殿那般困難，他若對功績都可以妥協，何年何月才能復活爹娘？

何況，玄天武王定的規矩，他遵守着殺敵立功，憑什麼這些拿私定的規則就要佔他的功勞？

憑人多勢眾么？

如果是，那他李天照若有突圍出去的本事，又如何？

受傷的那個百戰將早不耐煩了，雖然很久沒幹過這種事情，因為許多年都沒見過不守陰雲境規矩的蠢貨了，但是今天，他並不在意多干一次。

於是，他煩躁的下令道：“他不知死活，說那麼多干什麼！就讓他知道眾怒的厲害！上——”

這百戰將周圍的十戰將當即默契的一起挺劍移步，收縮包圍圈的同時，施壓迫使李天照動，不論他如何動作，在被包圍的情況下都必然有後背照應不及，那時就是他們圍攻的時刻。

另外三個百戰將也都陸續下令，剛才勸李天照的那個沒有說話，眼神里透着遺憾可惜，沉默的揮手示意，聽他號令的幾十個十戰將也就動作。

李天照眼看敵人收縮包圍圈，心知等下去他處境更危險，包圍圈越小，四面八方攻過來的劍的距離也越短，他應付的就更難。

李天照快步朝北猛衝，那面的敵人後退的同時，兩側和背後的敵人迅速跨步搶進。

但是，李天照才跨出一步，前沖之勢就變成旋動折返，頃刻間人與劍化作風暴，白色的劍光瞬間把背後搶進的敵人斬倒、斬傷、逼退。

剛才走道這裏的人都看見他跟刀娘打的情況，眼看他回頭，全都下意識的退避，不敢拚命去攔。

而另一頭追過來的戰士挺劍追刺，卻發現李天照簡直化作旋動的劍刃那般，伏低的狀態讓他受擊面小，高速繞身又移動着的劍光快的令人難尋空隙，又有戰印力量的差距帶來的力量和護體優勢，靠太近勢必劍斷人傷，一時之間竟奈何他不得。

受傷的那個百戰將本來想着人多勢眾，這麼被圍，就算刀娘也只有死路一條，只是時間問題。

突然發現化作劍刃旋風的李天照迅速斬開他前方一群群戰士的防護，他肩膀本就有傷，而且不輕，害怕之下，就直催促周圍的戰士上前，他卻迅速後退。

只是上前的戰士眼看劍刃旋風轉動着快速過來，根本不是他們可以抵擋，又哪裡有勇氣奮力攔截？

片刻工夫，那百戰將面前就沒了屏障。

他倒是想掉頭跑，但他受了傷，哪裡跑得過李天照？

更何況，他如果獨自跑出去，連助力都沒了。

‘臭小子！真當別人的戰印絕技都是吃素的啊！’那百戰將暗暗咬牙，顧不得肩膀的傷痛，當機立斷的發動戰印絕技，剎時間渾身白光環繞。

不等李天照突破面前最後一排攔阻，那百戰將已然發動絕技，主動進攻！

# 第二十五章 奔走的盡頭？

肩膀受傷的百戰將發動戰印絕技時眉頭緊皺，沉重的負荷牽動了他的傷口，但眼前如不全力以赴，他怕就不是受傷那麼簡單了。

李天照旋動中斬退最後一排擋路的十戰將，見到白光亮放，猜也知道必是什麼戰印絕技，但此刻他被包圍，如不能迅速衝出去，背後那三個百戰將追上來了的話，他更難脫身。

‘爹娘都說過，一勇勝一力！此刻除了拼哪裡還有別的選擇！’他也不知道肩膀受傷的百戰將的戰印絕技是什麼，卻只能維持攻勢硬拼。

豐收城那個受傷的百戰將暗暗冷笑，他的戰印絕技，屬於功用型戰技。

他劍上白光亮起時，隨劍朝前刺出，而李天照的劍，以出乎他意料的速度，頃刻間就斬到了他身前！

‘這小子的劍如此迅快！’肩膀受傷的百戰將驚懼之下，卻也沒有失卻冷靜，只管全力維持絕技發動，只有如此，才可能死里求生。

只見他劍上的白光突然化作一股，嗖的從劍上飛射了出去！

李天照哪裡見過這種戰印絕技，眼看他的劍更快，不料對方劍上的一股碗口大的白光突然飛射出來，不容他來得及迴避，瞬間撞上他左臂！

‘好！’那百戰將心中驚喜，他的衝擊劍絕技擊中了敵人，不但把人骨頭打碎，衝擊力還能把人震飛出去。

眼看李天照中招，那百戰將彷彿已經看到李天照被震飛后，落入趕過來的三個百戰將圍攻，最後慘死的情景了。

這一擊的衝擊力之強，讓李天照不曾體會。

他一直覺得自己身強力壯，擋刀劍是不行，但棍棒什麼的他自問挨得起。

可是這股白光撞上他左臂時，那種劇痛，印象中根本沒有過！

他不知道骨頭是不是被撞斷了，但卻感覺到強勁的衝擊力還在把推動他的身體。

如果他被震飛，落入後方敵群，勢必被三個百戰將圍攻。

李天照看到肩膀受傷的百戰將眼裡流露的得意之色，顯然，這是對方期盼的時刻。

‘怕你是高興的太早！’李天照根本不跟這股衝擊力對抗，受力的同時，他撤了自身的力量，維持重心，就成了順應那股衝擊力推動，身體如陀螺那般，高速旋動了起來，頃刻間劍刃的白光舞的比剛才還更快，只是方向突然逆轉了而已。

‘這不可能！’那百戰將難以置信，他的戰印絕技被大鎚硬生擋開過，被刀娘避開過，卻沒試過擊中后不能把人震退！

但現在，卻在他眼前發生了。

這麼瞬息間的調整，還是讓李天照原本的攻勢受了阻礙，於是逆轉的劍光斬過去時，那個肩膀受傷的百戰將驚駭之下急退，堪堪避過了致命一擊。

但他的一條臂膀，卻被李天照的劍斬下。

李天照承受那人戰印絕技的衝擊力太強，雖然靠旋轉的身法化解，避免了被擊退，可一時間只能維持急速旋動的狀態化解衝擊力。

那百戰將丟了臂膀，反應也是迅快，就地一滾，也不管如此斷處更痛，滾了幾圈，兩腳加一隻手撐着地，連跑帶爬的鑽過人群空隙，脫離陷阱。

李天照倘若能追上去補劍，那百戰將必死無疑，但他為了化解衝擊力，一時不能自由移走，原地急速旋動了片刻，那百戰將已經逃開，後面的三個百戰將又追的更近。

李天照無暇追擊，提着劍快步疾走，他過去了，本來不敢攔截的十戰將們才急忙喊殺着追，其實也不敢追的太近，一個個都保持着安全距離，怕他突然回頭一劍收了他們性命。

“追！別放走了那狂妄小子！”肩膀受傷的百戰將被人扶起來后，唯恐另外三個百戰將不肯儘力，這般叫喊，就是讓他們抹不開情面。

平素可靠的心腹十戰將扶着他，從找尋急救止血的葯時，那百戰將看到整條胳膊都沒了，不禁咬牙切齒。“這該死的小子！一年都替治療殿忙了！”

那十戰將知道他心情糟糕，不敢接話，卻也是替他暗暗嘆氣。這麼重的傷，正常手段根本無法治癒，只有在治療殿里才能恢復如初，但需要支付的功績卻很多。

俗話有說：骨頭打折，寧歇不治；沒手沒腳，獨功五折；垂死治癒，回村養老。

也就是說骨頭斷了，寧願歇息三個月也比去治療殿划算；沒了手腳，一份同級的單獨功績要花去一半；傷重的快死的那類治療好了，功績降的能回村裡養老。

而這百戰長的傷，治療需要消耗的攻擊，相當於一份同級戰印的獨功折個半，還不夠！

如何不讓他痛心疾首，咬牙切齒？

他只恨不得把李天照挫骨揚灰，再撒入湖海里餵魚！

“他吃了我一招，傷的不輕，跑不了！”那百戰長忍着疼，大喊着補充信息，唯恐追李天照的人不儘力。

李天照的確受了傷，左臂劇痛，奔跑時更疼的厲害。

他收劍入鞘，跑了一段，俯身撿起了把過來時留在路邊的、剛開始擊倒的那群十戰將的劍。

他握着劍，奔走中前躍、旋身，朝後一甩。

那把劍夾帶着戰印力量的白光，飛旋着沒入背後的灰黑雲霧裡。

追擊的一個十戰將沒來得及反應，就被飛旋的劍斬成兩截，後面那個人反應迅快抬劍招架，還是被餘力撞的吐血摔飛，手裡的長劍顫動不止，險些脫手飛了出去。

旁人見狀更多了顧慮，尤其跑在前面的，唯恐一會又飛出來把劍。

追了片刻，尋思着李天照不應該有那麼多多餘的劍，於是又放膽加速追趕。

當他跑進視距差的區域時，灰黑里突然又飛旋着出來了把劍，驟然見到，根本來不及反應，劍就斬開了那戰士，餘力未消的繼續攻向後面的人。

過了沒多久，第三把劍又飛旋着出來……

追擊的人都暗暗發怵，三個百戰將見狀就跑到最前面，卻也小心的舉劍防備着，萬一中招，他們也必然得負傷。

三個百戰將前頭開路，十戰將們終於放心的跟着放膽追擊。

第四把劍飛出來時，一個百戰將舉在面前的武器迅速微擺，就把襲擊的長劍給擋飛了開去。

碰撞的聲響，讓前頭奔跑的李天照聽的清楚，他也就猜到後方追擊的情況。

十戰將是扛不住他戰印力量的，自然是敵人百戰將在最前面。

李天照又跑了一段，默默計算距離，俯身在路邊一抓，又是把長劍。

‘敵人肯定立劍護着上身要害，百戰將的戰印力量足以抵擋，想甩劍擊殺很難，不過……’李天照前沖，猛然伏低，旋身，第五次飛甩了長劍出去。

那劍貼着地上的黑雲飛旋着急去，追擊的一個百戰將舉劍護着要害，突然看見視覺差的灰黑雲霧裡飛出來第五把劍，可是——卻是射向他雙腿！

那百戰將急忙躍起，同時握劍下刺！

飛旋的劍刃斬上他的小腿，入肉寸余時，被他下刺的劍擋住，這才不至於斬入更深。

可是，劍擋開后，留下的傷口卻也不斷，讓那百戰將奔走時不能全速，被迫示意另外兩個百戰將叫他們先追，他隨後跟上。

剩下的兩個百戰將見這情況，都不太想追了，但陰雲境的規矩被把獨劍給打破，說出去豐收城上下都顏面無光，又不能罷休。

於是他們的心腹十戰將又跑到了前頭，明擺着替他們充當盾牌。

那幾個十戰將暗暗罵咧，直道倒霉。本來他們還為能來陰雲境激動，誰想到會冒出來個不知死活又厲害的初生牛犢，整出眼前這些麻煩。

其實百戰印變成團功，也是百戰將分的多，十戰將分的少，他們哪裡有這般积極的理由！承擔當盾牌的風險就更不值當了，可眼下，卻只能硬着頭皮上。

李天照接連又甩了幾把，左臂還是疼痛的厲害，但可以咬着牙活動，不像是骨頭斷了，於是就抱了三把劍在腋下。

他記得前面也是個四向分岔口，跑到的時候，果然是。

只是這個分岔口一條路斜着往上，一條路朝下。

平常通過分岔口時，都得謹慎點，尤其此刻這種視距不好的情況，如果跑前頭，跟一大隊敵人臉碰臉，那就麻煩了；倘若運氣再差點，岔道上都有敵人，也就完蛋了。

李天照背後有追兵，他沒辦法在分岔路來回幾度的謹慎傾聽，必須迅速選擇一條道通過。

追兵來了這裏，不知道他走了哪邊，也就大概率脫身了。

李天照把抱在腋下的劍一把把的朝另外三條岔道丟出去，一把劍飛入灰黑的直道里；一把順着朝下的坡度，疾飛下去；最後那把順着朝上的那條道飛旋着過去。

灰黑的雲霧中，一男一女兩條身影，在黑雲路上行走着。

女人穿着深灰色的蓮蓬衣，跟在個一身黑色勁裝的長發男子背後。

突然，背後破空聲襲來，前面的男子迅速旋身，揮劍去擋已然來不及，他只好使左臂去擋。

‘叮’的碰撞聲后，飛旋的劍被擋開。

可那男的左臂也被割了道一尺長的傷！

# 第二十六章 混沌劍客

‘該死！’那男的好生來氣，他把作戰使用的厚護腕給了保護着的女人，他用的是日常方便的薄金屬護腕。

更沒想到有人如此隔空甩劍，全然不在乎會誤傷自己人的嗎？可是，他卻顧不得關心自己的傷勢，而是低聲問背後那個女人：“沒傷着吧？”

“我沒事。”那女人習慣了被如此保護，並沒有顯得驚慌，她稍微等了片刻，沒聽見什麼響動，就說：“走吧。”

那男的心有不甘，他無故被傷，連甩劍人的臉都沒見着！

這種窩囊氣，他多少年沒受過了啊！

可是，那女人發了話，他不能說不。

這陰雲境里，該往哪走，該在哪裡停，他必須聽這女人的。

他不但不能拒絕，還得張開了雙臂，伸向路的前後，護着那女人，極盡全力的把她保護好。

此行順利，他大功一件；出了差錯，他罪責難逃。

但在這裏，根本不可能出差錯。

除了這把——不知哪個活膩了的傢伙扔的劍！

那男戰士護着女人走了沒多，聽見背後走過的分岔口處，有許多人的聲音在叫嚷：“那條路，那邊！剛才的聲音就是那邊！”

追擊的敵人聽見剛才的長劍跟薄護腕碰撞的聲響，循聲而去。

至於丟劍的李天照，他本來確定了另外兩條路的一段距離內都沒有人，該是走的。

但是，因為一把劍的碰撞聲音，又讓他決定等等。

‘一會聽聽他們對話，如果是自己人，但願傷勢沒有大礙；若是敵人，倒可以看他們兩邊廝殺，說不定還有機可乘。’他也不知道會是自己人，還是敵人，尋思着追擊的人該會循聲過去。

手臂被李天照甩劍斬傷的黑色勁裝男人，本來就一肚子氣。聽見那麼多聲響，就順勢對那女人說：“請你稍等，我很快解決了他們。”

“嗯，追兵不料理，總是麻煩。”那女人沒有反對，她希望盡量避開麻煩，但明知道敵人會循聲追趕，那就是避無可避比了。

這時候，豐收城追擊的一群人過了分岔口，正往這條路上涌過來。

灰黑的雲霧裡，突然出現了條朦朧身影，前面的人以為是李天照殺了回來，急忙挺劍就刺。

剎時間七八把長劍朝上中下路亂扎，再下個瞬間，劍已經遞出去的豐收城戰士看清了那條身影的模樣，全都變了臉色！

他們急急忙的抽劍，希望這人能明白，他們的攻擊只是個誤會。

可是，很顯然來不及了。

異光，突然綻放！

一道道華光隨劍的揮動，急速爆射了出去。

那把劍，在這個瞬間，彷彿變成了噴射五色光束的彩色太陽。

首當其沖的戰士的身體剎時間被射的千瘡百孔，犹如蜂窩，當即就沒了氣息，慘死當場；那些異光貫穿之後，彷彿力量一點都沒有消減似得，又接連貫穿了第二排、第三排、第四排、第五排……

直到，道道光華飛的更遠、覆蓋的區域更稀疏了，沒能再射中人，最後撞上陰雲境里的黑雲，終於消失不見。

異光綻放的時候，就有不知道多少把聲音在驚叫：“暴雨劍！是暴雨劍！”

他們呼喊着，唯恐後面的人退的太慢。

人群呼啦啦的飛快退避，極盡努力的預測着眼裡突然亮起的異光路徑，而後避開。

“暴雨劍！”豐收城的百戰將也變了臉色，但凡還有一拼之力，他都不會如此失態。

可是，暴雨劍擁有混沌碎片的力量，這類被稱為混沌劍客，實力跟常人根本不在一個層面。

畏懼混沌劍客，沒什麼可丟人的，大家都怕。

‘暴雨劍？’分岔口有四條路，李天照此刻靠着其中一條路的陰雲而立，他沒想到丟出去的那把劍，竟然撞上了暴雨劍。‘我的千殺之力將來要是顯露了，該有不亞於他的威風吧？’

李天照沒見過別的混沌碎片力量，而暴雨劍製造的那些異光，實在厲害，射的又遠，數量又多，近距離密集的讓人幾乎不可能避開。

知道是這麼厲害的敵人，旁人也就趕緊趁現在走了。

可李天照不這麼想，他尋思着，為什麼不看看暴雨劍跟豐收城的戰士廝殺？

豐收城的三個百戰將一點都不想打，他們只想掉頭就走，但又怕暴雨劍追殺，那樣反而死更多、死更快。

“你不是功績夠升千戰將，已經調走了嗎？不趕緊去換戰印和武器，怎麼還拿着百紋劍？”豐收城的三個百戰將跟暴雨劍見過不止一面。

“多虧了陰雲境突然出現，讓我半路撤了回來。本來我以為，入口處該讓你們知難而退，沒想到，你們還敢對混沌氣珠這麼上心！”暴雨劍很是惱火，過去但凡他出現的戰鬥，豐收城的百戰將都自覺退走。

此番他在入口出手，以為豐收城的人會識趣的在陰雲境里蹲着，現在這樣积極搜尋，那就是有志在必得之心了。

那不就是，不把他暴雨劍放在眼裡嗎？

“暴雨劍，陰雲境這麼大的地方，真讓你拿到混沌氣珠，我們當然搶不過。但還不許我們碰碰運氣啊？突然跳出來就殺這麼多人，至於嗎？”一個百戰將知道暴雨劍的脾氣，指望和平了結。

“可惜，我手臂上的傷不同意！”暴雨劍舉起左臂，傷痕清晰。

豐收城的百戰將微微一愣，以為是剛才照面時，前面那幾個戰士攻擊時划傷的他，不由說：“他們不知道是你，再說，人都被你打成馬蜂窩了！”

“惹了我，有那麼容易算？過了今天，怕是跟你們豐收城也沒機會見面，就讓你們好好記住我暴雨劍的厲害！”暴雨劍驟然前沖，二度揮劍。

豐收城的戰士一直都防備着，剎時間後面的掉頭跑，前面的往後撤，靠着距離，極力閃避異光，可到底太密集，最前面的兩排人總有閃避不及的，頃刻間就又倒下了好幾個。

三個百戰將嘴裏喊着退，腳下也跑的快，一會就在人群中段位置了，這才有足夠距離看清異光來勢，也就可以避開。

數量稀疏了后，他們也來得及照應別人，把猶自在飛射過里的異光給擊散。

可是他們前面的那些十戰將，卻被暴雨劍一會功夫就殺倒了三十多個。

暴雨劍的混沌力量本就霸道厲害，同級戰印的跟他離近了，都怕躲不過爆射如雨的異光，不是有一群百戰將圍攻的話，根本就不是對手；而戰印力量弱的，完全是任他收割。

一群人，被暴雨劍追到退回來時的走道里，很快消沒在灰黑的陰暗之中。

‘混沌劍客都如此厲害嗎？’李天照沒想到暴雨劍厲害到這種地步，一個人打一群，還跟打小孩似得容易。

李天照心潮起伏，驚羡不已，卻並不嫉妒，因為他自己也有千殺之力，還是極其罕見的力量。

雖然顯露太難，但有朝一日覺醒時，進武王殿就是必然。

‘等我將來千殺之力覺醒了，一定找你打！’李天照聽動靜，暴雨劍追出去挺遠了，大群人攪動的氣流傳遞過來的變化，已經很微弱。

他正準備走，突然聽見一把女人的聲音呼喊了句：“暴雨劍？你回來了嗎？”

‘怎麼還有個女人？暴雨劍的妻子嗎？’李天照暗暗驚疑，循聲過去。

那女人看見灰黑里出現一條身影，十分驚喜。

她一個人在這裏，實在很慌，卻又覺得暴雨劍在太不穩妥，把敵人殺退就行了，還跑那麼遠，回來了也不先答應一聲，正猶豫是否該斥責時，那條身影清晰了。

一張她不認識的臉！

那女人嚇的張口就要大叫，卻被早有準備的李天照瞬間掐住脖子，頓時發不出聲音。

這手法是李天照吸取南豆鎮的教訓，特意練的，將來再遇到不想殺又不能不管的情況時，就可以穩妥的弄暈，而又不會造成意料之外的傷害。

李天照懷疑他是暴雨劍的妻子，就低聲警告說：“我知道你是誰！你最好識趣點，該做什麼你心裏清楚，別做不該做的事情，別逼我下殺手。”

那女人點點頭，嚇的身體哆嗦着。

李天照緩緩鬆手，然後揚揚頭，示意走。

那女人見狀，以為自己的身份被他看破了，就抬手指了個方向。

她開始故意走的慢，卻被李天照那劍抵着後背，她若不保持一定的步速，劍尖就會刺進去。

‘這人看起來年輕，竟然這麼辣手無情，不好糊弄……’於是她再不敢耍心機，步走的快，這麼又走到了個路口，她連忙手指一個方向說：“走這邊。”

“怎麼，想帶我碰上你的人？告訴你，碰上了，帶不走你也不會讓你有命回去！”李天照以為她是耍心機，否則一個俘虜，憑什麼指路？

那女人以為李天照是疑慮，忙解釋說：“你放心，我的命在你手裡，不敢自尋死路。我會帶你儘快找到混沌氣珠，請你不要殺我。”

‘混沌氣珠？’李天照聽懵了，這什麼情況？

這女人是誰？

他意識到情況反常，卻要假裝知道，於是就先不多話，由那女人帶着走。‘這女人的武器沒有戰印，怎麼跟風武王那個俘虜一樣？百戰將保護着，卻是沒戰鬥力的人！’

期間李天照憑藉對氣流的感知，提前察覺幾條路上有人，就帶着那女人回分岔口，避開了人再過去。

李天照暗暗計算遇到人的頻率，跟他自己亂逛的時候差不多，也就知道，這俘虜沒有耍手段。

可是，他一頭霧水，也不知道這女人到底是什麼情況。

就故意不耐煩的低喝：“還要多久才找到？”

# 第二十七章 混沌之心

“陰雲境里黑云為牆，狀態一直在變化，現在是這條路，隨時又會不是，誰也不會知道，到底要繞走多久，多遠。”那女人忙不迭的解釋，以為李天照還是有疑慮，並不以為他不知道這些事情。

“我警告你，規矩點，否則就死定了！”李天照故作兇惡，催促那女人繼續指路。但他自己的左臂，被豐收城的百戰將打傷，現在動一下就痛的厲害，卻只能咬牙忍着。

那女人乖乖帶路，李天照疑慮難消，更多的是迷惑不解。

而暴雨劍，在追殺了豐收城那群人過半時，氣也消的差不多了，怕離開太久被保護的女人會有意外，就折返了回去。

結果，不管他怎麼喊，都沒有回應。

暴雨劍又驚又怒，這女人如果出了差錯，他那還沒拿到手的千紋劍和千戰將戰印就別想拿了！

暴雨劍估摸是落到敵人手裡了，如果是大地武王這邊的自己人，哪裡敢對那女人不敬！

‘落敵人手裡，身份怕是暴露了，那敵人肯定會威脅她指路，我必須儘快找到人！’暴雨劍深知陰雲境內中有多複雜，但此刻卻也只能奔走找尋，途中見到玄天武王的人就打，見到大地武王的人，就告訴他們留意一個女人。

“到底是誰！敢劫走我暴雨劍保護的人！簡直是不知死活！不知死活——現在把人放了，我還能當沒事發生，否則的話，你會死的比萬箭穿心還更慘！”暴雨劍無頭蒼蠅似得亂跑，奔走的又累又餓，吃着東西時，想起來了就火，把沒吃完的肉乾往地上一丟，氣的站起來放聲大吼。

可是，沒有聲音。

即使有，聽見他的名頭，豐收城的人也會躲遠些了。

李天照如果聽到了，他當然——不會理睬。

俘虜的女人指路帶他走來走去，期間又避開許多本會遭遇到的人，有敵人，也有自己人。

他們在陰雲走道里前進，那女人走的更慢了，即使被劍扎着，努力提速，也堅持不了一會速度就又降下來，未免受傷就再次提速，如此反覆許多次。

李天照看她不像裝累，事實上也確實走了很久，就說可以走慢一點。

這般又轉了一陣，那女人突然停下來，回頭看着他說：“這條道在變化中被封閉了，我們要等它打開了才能繼續找。”

“你累了，可以說，故意帶進這種路，是以為我不殺你，就沒有別的手段給你懲罰嗎？”李天照故意試探。

“我沒有！我的混沌之心只能感應到混沌氣珠的位置，並不能知道陰雲境的路況變化，現在感應被切斷，就一定是道路被陰雲完全封閉所致，我並沒有故意這樣！”那女人很害怕，李天照從開始給她的印象就是陰狠。

她甚至不知道，這麼年輕的一個人，怎麼就會這麼狠辣呢？

‘混沌之心？’李天照從沒聽說過這名詞，卻又要假裝知道，就說：“就地休息，這些給你。”

這女人身上沒帶吃喝的東西，路上他們短暫休息吃喝過兩次，李天照早就知道了。

那女人如釋重負，癱軟似的坐在黑雲地上，忙不迭的喝水，吃肉乾，早就餓的不行了。

她覺得李天照就是狠毒，中間給她的東西都少，吃了沒一會就餓了，她試着請求過，但李天照說她吃太飽，就會有力氣和心思想別的。

她還能說什麼？遇上他就是倒了大霉！

李天照吃着東西，故作好奇的隨意問她：“你們這些混沌之心少見的很，平時只能耳聞，眼下歇着也是歇着，等你吃飽喝足了……”

“你不能對我做那種事情！那會導致我失去混沌之心的力量！你那麼做，玄天武王也不會饒恕你的！”那女人以為李天照是有非禮心思，頓時急了起來。

李天照沉默有頃，明白她想歪到哪了，尋思着說：“我是說，吃飽喝足了，跟我說說你的故事，還有這混沌之心的力量。我聽個新鮮，高興了，也會對你稍微寬鬆些。”

那女人這才鬆了口氣，又覺得她自己想的太多，頗為難堪，又吃了會東西，消化了情緒，才問他：“那，我從哪裡開始說呢？”

“先自我介紹，出身及力量覺醒前後的事情。”李天照還在吃着，故意吃的很慢，這樣能用更少的食物消除飢餓感。

陰雲境里還不知道要呆多久，他又帶着個俘虜，最初一人份的食物變成了兩個人分。

現在的情況又要避免橫生枝節，盡量避開敵我雙方的所有人才是上策，他上哪裡弄食物去？

哪怕遇到屍體，也早被人收拾過了，有用的東西都不會被留下。

這種時候，只能是計劃吃喝，而且還得是盡量少吃，以期在後面能留有餘糧，必要時刻讓身體保持相當程度的好狀態。

那女人很順從的開始介紹自己，她出生在地震多的村子，一大片人都以震為姓氏，以此期望變成‘地震混沌之力’的‘自家人’，得以免除地震災害。

她出生的時候發生了地震，把家門口的那顆老樹的恭弘=叶 恭弘子都震落了不少，因此得名震恭弘=叶 恭弘落。

李天照不由想起他自己的名字，母親說是命運眷顧，天之雷電的光亮拯救他們母子的性命，取名天照，意指得天關照。

李天照大些時，知道村裡許多人都這麼起名，在千山城才知道，原來也有不少人這麼起名。

現在他知道了，大地武王那邊也有人這麼起名。

震恭弘=叶 恭弘落在村子里的經歷平平無奇，從小就很普通，修鍊總不着力，不由自主的就會走神。哪怕迫使自己很用心，練不一會就累了，是真累。練急了，氣都要喘不上來似得。

這類人李天照知道，就是被村裡人一致看差，連其本人都認為自己毫無未來。

震恭弘=叶 恭弘落本來也是這麼想，直到十二歲的命運預測，她進了修身殿。

好幾年她都沒覺醒力量，但修身殿的人對她卻格外照顧，什麼日常修鍊訓練評定，別人有要求，她沒有。想參加就參加，參加了隨時說累了就可以走。

一直到十八歲，她的混沌之心力量覺醒了。

今天，是她離開修身殿的第十個月。

其實李天照本來對她的經歷沒有了解的興趣，只是為了隱藏他真正的意圖，才故作都感興趣。

終於到了關鍵信息，他就繼續保持先前的隨意和好奇的態度問：“早就聽說混沌之心可以輕易找到混沌氣珠，但不知道你們擁有混沌之心力量的人會這麼怕死。你們這麼重要，死了大地武王也會令你們死而復生啊！有什麼好怕？”

“死而復生可以，但混沌之心的力量一定會失去，對我這樣的來說，不管在哪位武王座下，都是做一樣的事情，享受差不多的照顧。可沒了混沌之心的力量，哪位武王還需要復活我呢？”震恭弘=叶 恭弘落這番話很實在，李天照也覺得。

可是，他卻不完全贊同，他反對說：“如果你跟隨的是玄天武王，只要有功績在那，就算毫無價值，也一樣會讓你死而復生！不要拿大地武王代表了別的武王。”

“嗯。”震恭弘=叶 恭弘落對玄天武王不了解，只在修身殿里聽說過，可是，她其實並不相信李天照的話，卻因為此刻的處境，只能他說什麼都是對的。

“我覺得很奇怪，你這樣的人那麼重要，為什麼大地武王不特別賜予你們強大的戰印力量？”李天照覺得其間必有蹊蹺。

“我用不了任何戰印的力量，只能靠別人保護。”震恭弘=叶 恭弘落見李天照恍然大悟的模樣，又說：“你覺得混沌之心力量很好，其實也有難處。要想能暫存更強大的混沌氣珠，就得先吸收小一點的氣珠提升混沌之心的容量。只有表現好了，得到武王的認可，才會賜予我們吸收氣珠的權力，要不然，就得一直在陰雲境里奔波，充當容器。”

李天照剛才已經聽震恭弘=叶 恭弘落說過混沌之心的價值，一是能夠感應到混沌氣珠，不必無頭蒼蠅似的亂找，尋找混沌氣珠的效率極高；二就是可以把混沌氣珠吸收到體內，回去后再釋放出來，貢獻給武王。

沒有混沌之心的力量，氣珠在離開陰雲境后，哪怕用密封的方式攜帶，也會隨着時間推移，力量散失的越來越多。

至於混沌氣珠的更多信息，震恭弘=叶 恭弘落也不知道了。

‘當年天蒼山的那個女人，十之八九也是混沌之心，我當時不知就裡，村隊長是否早看出來了？……推想……應該沒有，他去報功前一切正常……可報功的時候那女人沒有同去，當時守望鎮的百戰將又是如何知道的？其間或許有別的緣故，但望天村全都得了重獎賞，該是因為混沌之心。村隊長啊村隊長，你倒是對得起全村人了，唯獨對不住我李天照！明知道我為復活父母，對功績何等在意，卻把這等能讓我一飛衝天的獨功給共享了！’李天照想着很是生氣，尤其這般等若捆綁了全村，還不知道除了百戰長，還有誰一併瓜分了他的功績。

為什麼功績文書遲遲拖着，就是不給他？因為那上面會清楚的寫明功績的理由，以及有誰分了，分了多少，按什麼依據劃分等等信息。

震恭弘=叶 恭弘落看見李天照臉色陰晴不定，也不知道他在想什麼，自覺她沒說錯什麼招惹他，卻也不敢問，自顧沉默的坐着。

突然，隔着黑雲的圍牆，他們聽見氣急敗壞的吼叫聲音。

“是誰！到底是誰！滾出來！你逃不掉的，我暴雨劍就算殺遍了陰雲境里所有玄天武王的人，也不會放過你！聰明的現在就把人放了！”

李天照迅速劍指震恭弘=叶 恭弘落的粉頸，意思明白的很，她敢讓黑雲牆壁隔壁的暴雨劍察覺，就先殺了她。

震恭弘=叶 恭弘落連忙舉起手飛快擺動，示意她不會自尋死路。

可是，脖子上的劍仍然沒有離開。

# 第二十八章 無緣隔牆不相見

一牆之隔的那邊，暴雨劍似乎也累了在休息，卻過一會吼一次。

過了很久，還是沒走。

李天照左臂疼的很，困的眼皮打架，而震恭弘=叶 恭弘落卻已經頭枕着他肩膀上，睡着了！

‘你倒是好睡！’李天照覺得自己也堅持不住了，恐怕無法控制的直接閉眼睡着，就調整了姿勢，從後面抱着震恭弘=叶 恭弘落，挪到靠牆位置，橫劍她脖子前，劍刃抵着，劍尖靠在黑雲牆壁上的合適位置，握劍的手放在地上。

如此一來，稍有異動他就會醒，震恭弘=叶 恭弘落醒來了也絕不敢亂動，也就無法脫離他的控制。至於大喊，她若不怕死，早就喊了，除非能先確保安全，否則絕不會冒險。

李天照合眼一會，又睜開，又合上，又睜開，如此反反覆復許多次，以期休息和控制局面兩不誤。

這般不知過去了多久，一牆之隔的那邊，許久沒有聲息了。

李天照合眼歇息的時間越來越長，越來越長，到後來，還是沒有聲息，他也就睡沉了過去……

封閉的黑雲環繞的區域里，靜悄悄的，靜悄悄的……

許久，震恭弘=叶 恭弘落先醒過來，迷迷糊糊中她想調整姿勢，結果稍稍一動，就感覺到脖子上的森冷寒意。

而李天照的身體也驟然緊繃，使劍壓的更深，下一刻就要割斷她脖子似得。

震恭弘=叶 恭弘落一動不敢動，片刻，李天照又放鬆了下來。

她聽了氣息，才知道他是睡着了。

然後，她也意識到此刻她是坐靠在他叉開的雙腿間，背靠在他懷裡。

明明是敵人，可那張臉長的很難讓人第一眼看了討厭。

此刻，震恭弘=叶 恭弘落覺得有些很不自在的異樣情緒在身體里升騰。

有點熱。

太安靜了，靜的連心跳聲都清晰可聞。

她不能動，只能等着他何時睡醒。

她想喊醒他，卻又沒有這麼做。

她就靜靜的，一動不動。

體驗着異樣的躁動，又在終於適應了這種躁動后，感受到一種奇特的寧靜，那種願意永遠定格在此刻的貪婪念頭冒出來時，她自己都覺得不可思議。

“我一定會找到你！絕對會找到你！”隔壁，突然又叫響了暴雨劍的聲音。

他大約也睡了的。

這把聲音的主人本是震恭弘=叶 恭弘落的救星，但在這個瞬間，她卻下意識的覺得很討厭。

因為怒吼打擾了她的愜意感受，驚擾了她的‘夢’。

但下一個瞬間，她想到父母家人，還是覺得，她能被暴雨劍拯救了話，才是最好的結果。

可是，她不敢喊。

劍刃還抵在她脖子上，而且更緊了。

因為李天照醒了。

暴雨劍的吼聲驚醒的他。

於是氣氛又陷入了沉默之中，他們安靜的等待，等着暴雨劍離開。

又或者是……等着陰雲境里的路發生變化，然後給封閉的空間開啟出口。

當然，也許出口就開在李天照和暴雨劍之間的黑雲牆壁上也說不定。

但李天照還是希望，暴雨劍休息好了，快點出發去找人更好。

黑雲牆壁的另一頭，暴雨劍睡醒后吃着東西，回想着此番的事情。

他從不曾如此懊惱，焦躁，憤怒……最最讓他難受的是，尋不到目標，就像是激怒驅使的拳頭打在空處，無處着力的難受！

他十二歲顯露混沌碎片的力量，覺醒的還是位列天字級別的‘混沌天光’。

因此他從村子里破格進入武王都城的修身殿，十八歲時以傲人成績結業，為了儘快積累功績，發揮混沌碎片力量的優勢，自願選擇到頻繁交戰的邊境地區。

一晃五年了，終於積攢夠了功績，往都城受封千戰將，啟程沒走多遠，又被城長派人追回，說出現了陰雲境，有個特殊任務必須他幫忙。

特殊任務的功績很高，非尋常可比，他就只能先折返回來。

本以為該是很順利的事情，豐收城及周圍城市有哪些百戰將敵人，他不用考慮就能一口氣全數出來！

偏偏，眼下就出了差錯！

他保護的人要是丟了，他的荒級千戰將功績還不知道夠不夠罰！

五年啊，他在邊境呆了五年！

從修身殿的戰印力量開始，最初戰印力量的限制，只能殺在編戰士積累功績，這時候很快就爬了許多級。

可玄天武王那邊的人也不是傻子，知道有他這個混沌劍客，都記住他的臉和特徵了，碰上了就迴避，不跟他打！

從那時候開始，積累功績的速度就變滿了，但也還可觀，畢竟可獲取功績的敵人數量多。

晉陞到十戰將就更慢了，十戰將和在編戰士的基數差距就大，追殺許多敵人，清點起來，興許都沒有一個十戰將。

這階段他受戰印力量所限，還得防備着別被敵人的兩個以上百戰將夾擊。

至於晉陞到了百戰將，那就更慢了，兩邊早臉熟，就那麼多的百戰將，每年新增的有限。

提升功績基本都靠城長盡量給他安排外出作戰的任務，最主要就是在陰雲境。

他一直順風順水，過往覺得運氣不好的就是，某個敵將沒追上這類事情。

結果，今天卻在陰溝里翻船。

“到底是誰！到底是誰——有本事就滾出來！滾出來！”暴雨劍氣惱的拿腳使勁碾肉乾，可那東西下面是陰雲境的黑雲，力量都被黑雲承受了，難以達到理想的宣洩效果。

稍微冷靜下來些了，暴雨劍又為這種不理智的憤怒羞愧。

過往這類話一貫是敵人對他說，最多的情況就是：‘有本事你別用混沌碎片的力量打一場！’

今天，他自己竟然也說了這種荒唐話。

有混沌碎片的力量傻子才不用；劫走了那女人的敵人也絕不會滾出來，連走出來都不會！

暴雨劍覺得不能這樣，太不體面，太破壞他既往的形象，他迫使自己冷靜的考慮對策，不片刻，胸膛里又湧起一股怒氣，撐的他又想怒吼大叫！

‘到底是誰！至少讓我知道是誰啊！倒霉也讓我倒個明白啊！’

暴雨劍決定了，必須要揪出那個人！

“小賊！等着受死吧——”暴雨劍提劍起身，大步走向前方灰黑的陰雲里……

但暴雨劍卻不知道，他保護的那個女人，本來跟他只有一牆之隔。

震恭弘=叶 恭弘落覺得脖子都快僵硬了，最難受的是，李天照的劍抵着她的皮膚，好像要割傷她了似得。

但她不敢動，如此等了許久，聽到暴雨劍離開時的說話聲音迅速遠離，過了會，再沒有響動，她才拍拍李天照的大腿，等脖子上的劍移開了些，她才小聲的說：“他應該走了。其實我們小聲點說話，隔着陰雲牆是聽不見的，而且，他也沒辦法破牆而入。”

這個李天照相信，他在這裏面轉悠那麼久，正常情況都沒聽見過牆壁另一面有說話聲傳來，也就是暴雨劍太激動，才總是在吼叫宣洩。

睡醒之後，本來就需要吃點東西，震恭弘=叶 恭弘落早就餓了，她可不習慣忍飢挨餓，討了些吃的，也不敢嫌棄太少，一會就吃完了，然後看李天照吃的很慢，忍不住問他：“你好像喜歡慢慢吃東西？”

“慢吃會更容易飽。”李天照說這話，覺得肩膀上的傷很夠嗆，這麼久了，也沒覺得好一些，還是那麼疼。

“你左邊肩膀的傷，我替你看看吧。混沌之心沒有能力戰鬥，我在修身殿就學了治療用藥之類的本事，隨身也帶了葯。”震恭弘=叶 恭弘落早就看出李天照左邊胳膊，因為他很少動，許多時候該左手協調完成的事情，他卻會盡量避免勞動左手。

但是，李天照很能忍疼痛，實在要動左手的時候，臉上也看不出來痛苦，只有眼睛里，有一種極力控制、忍耐的狀態。

“不必了。小傷，不礙事。”李天照拒絕的很乾脆。

“你怕我下毒？”震恭弘=叶 恭弘落猜到了李天照的心思。因為他的傷，肯定不算小傷。影響戰士基本戰鬥力的傷，怎麼能算小。

“我不能犯跟暴雨劍一樣的錯誤。”李天照也不無謂掩飾，到手的大功勞，如果一個疏忽大意，上了她的當，那就悔之晚矣。

“好吧，我不勉強你相信我。噯，你多大了呀？看你樣子挺年輕的，像是跟我差不多，但你是百戰將，至少要比暴雨劍大一些吧，他在混沌劍客里，也是功績提升很快的了，那你該有二十八，三十？”震恭弘=叶 恭弘落突然對李天照的事情很好奇，本該怕他的，這會卻不由自主的說了這麼多。

李天照沉默的看着她，半晌沒做聲。

震恭弘=叶 恭弘落睜眼注視着他，耐着性子等他回答。

好一會，李天照暗覺無語，他本來是想告訴她，作為俘虜，沒到她問那麼多。

但是，看她那一副好奇的很的神情，想到她也說了自己的事情。那麼，他對於無傷大雅的問題，倒也不是必須拒絕，就很隨意的答說：“十九歲。”

“……騙人吧！十九歲的百戰將！你是武王的子嗣嗎？”震恭弘=叶 恭弘落哪裡聽過這麼扯的事情。

“跟你一樣，鄉村出身，運氣好殺了個虛弱不堪的百戰將……”李天照覺得說的太多了，又想起俘虜那個白衣女人的功績被群分的事情。

“那也不可能啊！三成奉獻給武王，三成歸隊長，你自己得三成，剩下一成隊友分，除非你撿着四個這樣的便宜才能一躍成百戰將！”震恭弘=叶 恭弘落說到這裏，又想到李天照像是孤劍，就說：“就算是獨功，也得撿着兩個百戰將的戰印便宜，哪有那麼好的事？”

“你問的太多了。”李天照故意板着臉，覺得震恭弘=叶 恭弘落越來越放肆，都忘記她是俘虜了似得。

一句話，犹如冷水兜頭，潑的震恭弘=叶 恭弘落立馬規矩的坐那，保持安靜。

片刻，牆壁外面，突然有叫喊衝殺的響動。

# 第二十九章 心似雲霧

李天照立即舉劍指在震恭弘=叶 恭弘落脖子前，警告她保持安靜。

外面是大地武王和豐收城的人遇上，大約是視線不好，看到對方的時候距離很近，成了狹路相逢的局面，誰也容不得啰嗦，拔劍衝殺就是唯一的選擇。

黑雲牆的阻隔，讓李天照只能默默希望贏的會是玄天武王所屬的豐收城戰士。

雖然他對豐收城沒什麼好感，但卻是那群對他動了手的人，並不是針對全部。

再者，內外有別。

可是，沒多久他就聽見外頭有人激動的喊叫：“刀娘來了！大家讓路！”

李天照立時覺得不妙，果然就聽到豐收城那邊的人叫喊着：“撤退！快撤退——跟後面分岔口的匯合了再打！”

這類詐術是常用的，一貫都沒人信，遇到敵人就假裝後面還有自己人，好嚇唬人不敢追。大多時候如果雙方人數差距不大，優勢方也不會追遠了，畢竟占不着多少便宜。

但此刻，刀娘卻不吃這一套，揮刀追斬的異常兇狠，還怒叫道：“告訴李天照，趕緊滾出來受死！”

牆壁這面，震恭弘=叶 恭弘落悄悄瞄了眼李天照，暗覺他還挺能得罪人，暴雨劍抓狂的到處找他，外頭又來了個深仇大恨的。

刀娘攻勢兇狠，殺的渾身浴血，原本百戰將殺十戰將的功績微不足道，也就決定了只要不礙事的，也就沒必要去多餘追殺。

十戰將們當然也識趣，該擋就擋，擋不住了就退，誰也不當頭鐵的。

而現在，刀娘大仇未報，怨氣不消，蓄意殺敵泄憤，旁的十戰將覺得跟着她追敵有便宜撿，當然個個奮勇助力。

至於豐收城那邊的傷亡，可就慘重的很了！

一追一逃，沒多久全去遠了，就又恢復了安靜。

李天照劍放了下來，左臂也鬆開了震恭弘=叶 恭弘落。

後者看見李天照臉上露出痛苦之色，忙關切的問：“我看看你的傷吧，你不同意，我不會用藥。”

她說完，看李天照沒說拒絕的話，就湊近過去，把他衣服解開，看到左臂至肩一溜全是紫黑的顏色，她試着按動了多處，詢問李天照情況，觀察他隱忍不住疼痛時的表情。

片刻，鬆了口氣說：“骨頭應該沒事，但肌肉損傷範圍很大，回去后還是要去治療殿。”

“修養一段時間就好了。”李天照心想那麼辛苦掙的功績，如非不得已，誰捨得送給治療殿啊！

“你這傷自然痊癒會很慢，還很可能留下后遺症，將來影響你戰鬥。因為不捨得功績，結果承擔長久戰鬥力下降的代價嗎？等那時候再後悔了去治療，會更麻煩，花費的功績更多。”震恭弘=叶 恭弘落之前在別處就聽到些戰士洋洋得意的說受過什麼傷，自己就恢復了，根本不用去治療殿之類的事情。

她覺得那簡直太鼠目寸光了，運氣好沒事，運氣不好代價就高了，說不定還會因為後遺症死在戰鬥里。

“我會考慮。”李天照覺得她似乎沒有必要在此事上胡說。

這番話還讓他想起當年母親胳膊的傷……後來母親戰死，會不會跟傷癒合后留下后遺症的影響有關呢？

李天照一時神情黯然，震恭弘=叶 恭弘落察覺到了，就問他：“是想起什麼難過的事情嗎？”

“沒什麼。俘虜了你，是值得高興的事情。我距離武王殿就更近了，你可以換多少功績？”李天照此刻也不需要假裝什麼都知道了，反正要套問的信息都了解過了。

“玄天武王的功績標準我不清楚，大地武王那邊俘虜我這樣的荒級混沌之心的功績，如果是獨功，夠讓荒級千戰將提升四級。”震恭弘=叶 恭弘落這時也沒覺得李天照像剛開始那麼可怕了，雖然看起來很兇，但其實也沒真傷害她，也沒做什麼，也就是謹慎防備她。

“竟然這麼多！”李天照真是大吃一驚，他當初被吞掉的功績，怎麼著也夠讓他直接提升到千戰將啊！

‘如此大功，難怪……可想而知，守望鎮的百戰將都不可能一個人吞下，後面的千戰將城長必有一份！我一個人的獨功，卻被他們拿去大頭！真是可惡！’

李天照暗暗計算，這次把震恭弘=叶 恭弘落帶回去的功績，如果跟大地武王那邊一樣多的話，奉獻三成給玄天武王，剩下的就他跟城長均分。‘我可以直接提升到天級百戰將，山芊啟可以提升到宙級百戰將。功績真是可觀，本來還不知道要多久才能幫她提升上來，這下可好了！’

李天照這麼想着，更是暗下決心，無論如何要把這個大功勞給拿住了！

李天照突然舉劍對着震恭弘=叶 恭弘落，把她嚇了一跳時，就見他神情份外嚴肅的說：“百戰將李天照，以劍為證，大地武王所屬的混沌之心震恭弘=叶 恭弘落，由我獨自俘虜，目前位處陰雲境封閉道路，周圍沒有他人，請劍為證！”

震恭弘=叶 恭弘落鬆了口氣，又看着李天照嘆氣說：“你又何必這麼辛苦當孤劍呢？就算有劍誓，功勞太大，你先要拚命把我帶出陰雲境，路上還得防着自己人攔截，回去了還得應付一群人聯合起來吞沒你的功勞。孤劍不好當的，堅持到底的，沒幾個有太好的下場。”

“我也不是非要當孤劍，但我沒道理獨自拼的功勞卻跟一群不出力的人共享！”李天照心想他離隊前就問過，卻沒人有勇氣跟他一起走，有什麼可說？

這次的功勞大，但他判斷不會出現上次的事情，因為支援任務是城長指派，不是他獨自判斷的結果，換言之，按規矩管轄他的城長跟他同功。

城長沒有理由幫別人奪他的功勞，反而會儘快報功落實。

“這樣啊……那你應該多結交遊劍。”震恭弘=叶 恭弘落看李天照是沒聽說過的模樣，就告訴他：“游劍的想法跟你差不多，他們喜歡跟膽識，能力接近的人一起作戰，不喜歡跟實力差距大的人一起。暴雨劍那樣的混沌劍客基本都是游劍，外派到別處，除了地方上選定的有限幾個人外，不跟大部隊一起行動，兩方或者多方的城長會按特邀支援的戰功計算，分的功勞比大部隊行動高的多。”

“這個聽起來有點意思！”李天照尋思着，原來本就有些跟他想法類似的人，不由又疑問說：“游劍跟孤劍好像沒什麼區別。”

“事先有溝通約定的是游劍，到了地方城市作戰時，別人都是助力，不搶功不為難，因為其中有地方上的人在裏面，有城長的特別關照；孤劍是獨自離隊，沒打過招呼的，敵人是敵人，自己人有時候也是敵人。”震恭弘=叶 恭弘落覺得奇怪，李天照敢當孤劍，該有不俗本事，說白了就該是混沌劍客，那怎麼會這麼多常識都不知道呢？“你不是修身殿出身的嗎？”

“不是。十八歲前在鄉村。”

“你、不是混沌劍客？”震恭弘=叶 恭弘落驚的瞪大了眼睛，若有混沌碎片的力量，哪個武王所屬也會送進修身殿的呀！

“不是。”李天照心想，他的千殺之力，說了她也很難聽說過，沒顯露前，他也確實沒有混沌碎片的力量，何必對人叫嚷說其實他有呢？

“……你膽子真大！不是混沌劍客敢當孤劍！你是不想活了嗎？”震恭弘=叶 恭弘落簡直聞所未聞，混沌劍客當孤劍，都難的很，只有游劍才是正途。一個普通戰士，當孤劍？她覺得李天照根本不可能活着把她帶回去，但此刻，她不希望他死，忍不住勸說：“你別貪功，你沒可能把我帶回去，還是帶着我找豐收城的人拿個團功。”

“不試試，怎麼知道？”李天照卻不這麼想。

“沒有混沌碎片的力量，你跟別的百戰將戰印力量沒有絕對的差距，體印絕技都是各有所長，就算你自身本事厲害一點，單打獨斗別的百戰將都不如你，但別人加一群十戰將圍攻你就輸定了！”震恭弘=叶 恭弘落說的都着急了起來。

“這是我的事情。”李天照不想討論這個問題，也沒興趣告訴他，他憑的就是自身有過人本事，憑的就是千殺劍！他已經試過從圍攻里衝殺出來了。

“是是是！我是俘虜，不該自作多情以為跟你是朋友了！你死了更好，我說不定還能重獲自由！干什麼要擔心你的死活啊！我才不管你呢！”震恭弘=叶 恭弘落心裏委屈，沒想到李天照突然就這麼冷硬的態度，簡直就是不知好歹！

“將來你歸降了玄天武王，我們當然是朋友；在此之前，還是敵人。”李天照說罷，又問她：“別只顧說話，路通了嗎？”

“可以走了！”震恭弘=叶 恭弘落站起來，手指一面，帶路就走，也不要李天照用劍在背後抵着了，負氣似的步走飛快。

李天照走了一陣，才感覺到有氣流流動，不由暗覺厲害。

這說明封閉的狀態改變后，外面的氣流進來，才剛流動到這裏，前面的路應該比較長，震恭弘=叶 恭弘落憑藉混沌之心的力量，卻可以比他更早知道。

變化后的道路盡頭果然很遠，很走了一段，才出去。

震恭弘=叶 恭弘落指路，兩個人快步急趕，她突然體力變強了似得，一直都走的很快，明明頭臉都是汗了，卻也沒說要休息的話。

“吃點東西，休息會。”李天照覺得她像是在特意堅持，卻暗覺詫異，不確定是為什麼。

“邊走邊吃，你不是要快點找到混沌氣珠嗎？”震恭弘=叶 恭弘落突然這般超出預期的积極配合，卻反而讓李天照堅持休息會再走。

她學着慢慢吃東西，果然覺得比快速吃完得到的飽足感強。

吃完，正要出發，李天照突然拽着她走過岔道口，轉到另一條路上。“剛才那條路有人過來。”

震恭弘=叶 恭弘落一直都很驚奇，李天照是怎麼知道的？

片刻，一大群人浩浩蕩盪的通過分岔口，是豐收城的人。

“大家都打起精神，混沌氣珠都沒混沌之心的功績高，找到了李天照，大家就能一起功績騰飛了！”

# 第三十章 四面楚歌

“暴雨劍也真可笑，他保護的人，竟然會被千山城來的李天照給劫走了，這事能笑他一輩子。”

“千山城的這小子初生牛犢，不知死活。四將組都跟他動了手，還被他重傷了一個。如果讓這小子活着離開，簡直是我們豐收城的奇恥大辱！”

“也不好殺了吧？聽說是千山城城長的女婿。”

“他找死，殺了也白殺，理虧的是千山城，還好意思來要說法？咱們四將組傷了那麼多人，還重傷了個百戰將，城長沒再找千山城索要賠償就不錯了！”

這群人路過岔道口時，還有人跑進幾條路里探查了一截。

他們交談的內容，讓李天照心為之一沉。‘好個暴雨劍，果然不是易於之輩！脾氣不怎麼樣，手段卻是不差！’

情況很明顯，只有暴雨劍故意張揚開，才會如此。否則這裏誰也不知道他保護着混沌之心，更不知道他丟了人。

暴雨劍不惜抹黑自己也要張揚，理由猜也只有兩個：第一，是為了知道劫走震恭弘=叶 恭弘落的人是誰；第二，萬一暴雨劍沒遇到他，也有玄天武王的人為混沌之心的巨大功績积極奔走搜尋，勢必鬧出不小的動靜，等若全充當了他的耳目。

如此一來，整個陰雲境里，全都是李天照的敵人了。

他真正是四面楚歌！

“李天照，別送死。拿個團功就很不錯了，別把自己往死路上逼！”震恭弘=叶 恭弘落又一次勸他，實在覺得，他堅持下去是死路一條。

李天照此刻的壓力確實很大，可是，他卻決定承載這些壓力。

他感覺到震恭弘=叶 恭弘落是真心為他好才這麼勸，也就不好說些冷硬的話。

但他想起複活父母的責任，還有失卻他們的難過，不由眼睛通紅的盯着震恭弘=叶 恭弘落，一字字的說：“我父母綽號搏命鴛鴦！為了送我進修身殿，他們把自己的命都拼沒了！我必須進武王殿復活他們！我當搏命鴛鴦的種，不敢拚命？那豈不是笑話！武王殿不是好進的，放着能得這麼大功勞的機會，我卻不敢拼？那我還敢去妄想武王殿？”

“……我不知道這些，我只是，不想你白白送死。”震恭弘=叶 恭弘落沒想到李天照追求功績的理由是復活父母，更不知道他有這些苦衷和壓力。

“我不是不知道危險，我也不是不知道害怕。但爹娘從小不止一次告訴我，戰士本來就要戰勝恐懼，功績本來就要靠拚命獲取。於巨大功績面前，不敢拼盡全力，卻要為了小功勞一次次的跟敵人拼殺搏命嗎？今天我必須拼，拼不出去是我的命，拼出去了是我的運！”李天照這番堅定的意志表達，把震恭弘=叶 恭弘落都聽愣了。

她不是很懂，因為她沒有這種需求，她覺得生命最重要，多大的功績都不值得去做九死一生的事情。

她在修身殿里認識的那些人，基本上也都是這麼想的。

如果只是為了功績，她還是會覺得很蠢，但她知道李天照是要進武王殿復活父母，就覺得心情很複雜了……

她沒接觸過這樣的人。

“那就快點走吧！你要帶我出去，就得先找到混沌氣珠，否則陰雲境就不會消散，也沒辦法找到出去的路。”震恭弘=叶 恭弘落說著，邁步就走，邊自告訴李天照說：“陰雲境一般六至八天會被進來的人找到混沌氣珠，我的力量可以確保在兩三天內找到。至於陰雲境消散后，我們會在哪裡，就真的要看運氣了。”

“你是俘虜，為什麼這麼幫我？”李天照早就想問了，實在想不通。

“不知道，可能我像這樣的混沌之心在哪都差不多，本來也不會對哪個武王忠心耿耿吧。再說了，你還未必有命把我帶回去呢。現在配合你，免得你急起來先把我殺了呀。”震恭弘=叶 恭弘落說的輕鬆，可最後的理由，根本就是借口。

她只需要配合，卻不需要如此积極的主動配合。

李天照雖然不知道為什麼，卻也想不到有什麼陰謀，若能活着回去，他覺得，恭弘=叶 恭弘落這個朋友是交定了。

兩個人這般走了許久，途中遇到二十多次敵我雙方的人，全都靠李天照對氣流的敏銳感應，提前躲過了。

有時候運氣不好，三條岔道上都有人，往回走的背後也可能有前面岔道過來的人。

震恭弘=叶 恭弘落本來都絕望了，以為李天照死定，沒想到他竟然帶她先躲在一條岔道，避開了一隊過去的的人後，利用時間差成功的脫身。

這到底也佔了點運氣成份，如果最先經過岔道的那隊人走的是他們藏身的岔道，也就避不開了。

可是，最關鍵的是得知道哪條岔道前方的人會最先通過。

震恭弘=叶 恭弘落實在不知道李天照是怎麼辦到的，卻覺得，這本事，讓他在陰雲境中優勢巨大。

這裏的視線再好也有限，別人最多看十丈遠，大多時候只有四五丈距離的視距，還有半丈的糟糕情況。

而李天照卻能知道百丈、甚至幾百丈遠的前方有人。

實在走的累了，休息的時候，震恭弘=叶 恭弘落很配合的主動靠他懷裡，配合他把劍斜搭抵着她脖子的位置，末了，頭就枕在他肩膀上，睡着了。

這麼配合的俘虜，險些就讓李天照放鬆了。

可是，他到底還是沒有，他不能犯暴雨劍那樣的錯誤。

倘若震恭弘=叶 恭弘落至今的配合就是為了取信，以期他放鬆警惕，得到逃走的機會呢？

李天照其實覺得她不是這麼想的，但他仍然不敢排除那存在的可能。

他為了這功勞，命都拼上了。

怎麼能因為疏忽，冒險丟失？

震恭弘=叶 恭弘落真的很累，她極力堅持着走的快點，為了早些找到混沌氣珠，已經超出了她的正常負荷。

大約是太累，睡着了后，都不記得有把劍在脖子前，竟然還隨意調整靠坐的姿勢。

幸虧李天照醒着，否則，肯定會傷了她的脖子。

‘我並不睏乏，不會睡的很沉，劍鞘做樣，她也沒有機會亂來。’李天照劍入鞘中，使劍鞘放在震恭弘=叶 恭弘落脖子前。

每逢震恭弘=叶 恭弘落睡夢中稍有動靜，他就立即驚醒。

如此等到震恭弘=叶 恭弘落睡醒，她就說：“吃東西，走！”

她說著，站起來，然後一臉痛苦之態，站不直似得。

原來她昨日超負荷行走，從腳到大腿，全都扯着疼。

李天照看到腿和腳，都腫了。

於是二話不說，直接背起她，拿路上撿的繩子纏繞了一圈又一圈。

“不用捆這麼多圈吧！當是劍把手的纏線呢？”震恭弘=叶 恭弘落很是詫異，李天照簡直就把她的腿，胳膊，身體，全纏繞了跟他固定住了。她雖然不討厭，卻覺得很不自在。

“自然有理由。”李天照沒解釋那麼多，背着她就走。

如此趕路許久，靠戰印力量補充體能，竟然走的更快。

只是背着個人，辛苦了李天照。

“那邊走，對，那條路。我感覺離混沌氣珠很近了！”震恭弘=叶 恭弘落很是高興，好像她不是俘虜，而是被李天照保護着來找混沌氣珠的搭檔。

李天照也早發現，他們今天碰上走道有人的時候極少，就開始遇到過兩次，後面就一直沒有。

若是因為進入了腹中地帶，倒是合理了。

如此又走了一陣，果然也沒有遇到別人。

突然，前方走道出口外，亮着紅光。

“到了！是混沌火珠！”震恭弘=叶 恭弘落很是高興，全然不記得她是俘虜似得。

李天照也很激動，不由加快了腳步，卻又在快出去時，突然放慢了腳步。

震恭弘=叶 恭弘落嚇了一跳，以為出口外有人。

卻見李天照握劍在手，緩步走了出去，打量了一圈，又回劍入鞘，原來他只是謹慎而已。

混沌火珠是何等模樣？

李天照看到了！

一團持續亮着紅光，有三尺直徑的東西，懸浮在黑紅顏色的陰雲構築的空洞中央。

這裏的黑雲都是黑紅顏色，也不知道是被氣珠的光照的，還是本就如此。

“這麼大還叫氣珠？”李天照覺得跟猜想中的體積差別太大了。

“在陰雲境里，這顆也就中等大小。”震恭弘=叶 恭弘落等着李天照解開纏繞着她的那些繩子。

“你先前還說密封帶走也會力量散失，這個頭不得拿大箱子帶走？”李天照覺得關鍵是被這話給誤導了。

“有心人都會帶個小盒子，大家都是團隊行動，每人裝一點就好了。”震恭弘=叶 恭弘落下了地，李天照扶着她，她穩了穩神，試了試，覺得雙腿雖然還疼，但可以支撐着自己站穩了，就不用他幫忙，伸出雙手按在火珠上。

震恭弘=叶 恭弘落看李天照退開了兩步，知道他是防備這過程有什麼古怪，就說：“過來點呀！有說法在氣珠的位置，會更容易獲得陰雲境消散時的混沌碎片力量。”

“你開始吧。”李天照不過去，他心想自己本就有混沌碎片的力量，只是顯露很難。

再者，現在他可不敢排除，吸收的過程中震恭弘=叶 恭弘落不會有什麼手段。

“你這人！我腿都為你腫成這樣了！還怕我害你，真可氣！”震恭弘=叶 恭弘落猜到他心思，氣呼呼的只管催動混沌之心的力量，剎時間，她的身體被五色的光芒包圍。

李天照眼看着那顆碩大的混沌火珠，彷彿紅色的雲霧那般涌動着，飛快的被恭弘=叶 恭弘落吸進了手掌里。

不過十息功夫，那顆混沌火珠就沒了。

“這就好了？”李天照總覺得太容易了，本以為還有什麼複雜的難關。

“好了！”震恭弘=叶 恭弘落看李天照示意，就又讓他背着，看他又如之前那樣使繩子纏了起來。“噯，打個商量。你抓了我就是大功勞了，乾脆這顆火珠讓我吸收了增強混沌之心的力量吧！”

“你是我的功績，這顆混沌火珠也是我的功績。”李天照拒絕的十分乾脆。

# 第三十一章 體印

震恭弘=叶 恭弘落聽他拒絕的如此乾脆，不由撅噘嘴，不滿的說：“你這人，就認功績不認人！太沒人情味了！”

“既然是說人情味，為什麼非得要求我犧牲功績換？如果你認為我不犧牲功績就是沒人情味，那麼反過來，你必須要求我犧牲功績，本身你也是不願捨棄功績！更何況，本來功績就是我的，你提出不合理的佔有要求，還認為我不答應就是沒人情味？這樣的人情味你有多少，我都要了！”李天照說的很是冷靜，這些對於玄天武王這裏，都是大家都認可的基本觀念了。

就算豐收城的人要搶功勞，開始找的借口也是設法有依據，後來明搶了，也不會拿什麼兩城的友情關係之類的話來說。

“李天照你真沒意思，我本來就隨口試探，我又不在意氣珠。我的混沌之心級別高了，還得去更危險的地方找氣珠呢！你這人，這麼沒勁，肯定討不着漂亮女孩喜歡！一定沒人嫁你！”

“玄天武王所屬的命運預測師會盡量讓最合適的人配婚夫妻，我十九歲，已有妻室。”李天照沒看到，此刻震恭弘=叶 恭弘落的神色，份外受打擊，份外失望。

但若看到了，怕也以為是她因為鬥嘴輸了的緣故。

“強行成年配婚，你們真可憐。多少根本不認識，不了解，甚至完全合不來的人，卻要被迫當夫妻，還不能拒絕，不能離開！你幸福嗎？”震恭弘=叶 恭弘落不由猜想着李天照的妻子是什麼模樣，一時覺得該很漂亮，一時又覺得他就活該娶個丑八怪，看了就覺得人生了無生趣的那種，看他還說不說強行配婚好！

“玄天武王的戰士既不會沉溺於物質享受，也不會被幸福之類的精神毒藥腐蝕。有限的生命就該拼殺獲取功績，得到了武王賜予的永生，才能再去考慮別的。在此之前，那就是浪費時間，荒廢未來！”李天照口氣很是嚴厲，這些話是他父母反覆叮囑的。

他父親的朋友陳皮當年還特意提醒他，不要當一個停下來慢慢腐爛的人。

而他現在對永生的殊榮還沒有念想，只是要復活了父母，到時候一家人繼續殺敵立功，追求永生的殊榮，那才最有意義。

“……我竟然無言反駁，算了，不跟你爭了。”震恭弘=叶 恭弘落覺得很無力，成長的環境不同，以至於彼此認為的理所當然，在對方眼裡都是值得驚駭的不可思議。

正這時，李天照發現周圍的黑雲顏色在迅速變淡。

“接下來就這麼等？”

“等有黑雲顏色很淡的，就可以直接穿過去，一路選擇顏色深點的黑雲落足，儘快回到地面。動作太慢，黑雲全散了，就會直接從半空掉下去摔死；你動作越快，回到地面時遇到的人就越少，運氣好的話，也許能脫身。”震恭弘=叶 恭弘落的聲音里都透着焦急。

接下來，就是決定命運，不，是決定李天照死活的時候了。

他如果落地后，周圍都是大地武王的人，不必說，死定。

如果周圍都是玄天武王的人，還可以拿個團功保命。

如果沒多少人，那就是最好的了。

原本被陰雲層疊密布的雲霧洞里，一片片的黑雲在消散。

消散的時候，並沒有規律，也不是大片的黑雲一起變淡，而是這裏一塊，那裡一塊。

等着出現可穿過的路時，李天照感覺到有許多力量流入劍印里。

與之同時，他感覺到身體里也吸收到了混沌之氣的力量似得，聚集流動的那股力量，越來越澎湃！

‘體印會直接結成嗎？’李天照既期待，又惴惴不安。

“可以跳了呀！往那、那——”震恭弘=叶 恭弘落提醒着，看李天照沒動，疑惑的問他：“你怎麼了？”

“好像是體印要成了，湧入劍印和身體里的力量很多。”李天照感覺力量還在湧入，這時不敢動作，怕突然就停了。

“有沒有什麼很熱，很冷，很麻，或者身體變僵硬，又或者輕飄飄的感覺？”震恭弘=叶 恭弘落滿懷期待，希望他能幸運的吸收到混沌碎片的力量。

“沒有。”

“……算了，畢竟在陰雲境吸收混沌碎片這種事情，本來就需要非比尋常的運氣。進來的幾千人里，最多只有一個人走運吸收到。我看你把運氣都用在掙功績上了！”震恭弘=叶 恭弘落想到他是十九歲的百戰將，仍然覺得不可思議。

再想到他此刻俘虜了她這個混沌之心，就更覺得他的運氣該用光了。

震恭弘=叶 恭弘落想着有趣，轉念又一想，不禁皺眉說：“你原來連體印都還沒結呢！真是膽大包天，這還敢一副所向披靡的自信臉！”

李天照心想，他實戰過了，當然有自信。

沒實戰前，他也不知道自己的實力到底在什麼程度。

樵夫說過，山芊啟也跟他說過：戰印是力量，戰士自身的本事是技能。力量乘以技能就是一個戰士的戰鬥力。

而多了體印，就是體印加戰印再乘以技能。

這些是修身殿教授的基礎概念。

不過，山芊啟說，體印沒多強，也就比十戰將的戰印強一倍的程度，剛結成時提升實力的幅度可觀，但也算不上質變，後期又修鍊不動。

她說體印的意義，只是為了結成后的戰印絕技。力量的根本，還得靠功績積累高了，獲取更厲害的戰印。

山芊啟的說法，該是修身殿所教授，也是普遍認知。

但李天照覺得，樵夫若是非常人，那就走過了絕大多數人都走過的階段，看到的是絕大多數人看不到的。

李天照感覺到身體和戰印突然停止吸收新的力量了，與之同時，劍亮起來白光，他的身體卻亮起來了金紅色的光芒，一時間他彷彿化成了火人。

然後，他看見身上如火焰的金紅混色，迅速燒上了劍，劍上的白光彷彿不知道抵抗、又好像沒有力量抵抗似得，瞬間就被吞沒。

於是劍，也似燃燒着金紅的火焰。

震恭弘=叶 恭弘落見過別的百戰將體印融合，而且在修身殿就知道戰印絕技成的步驟，怕李天照不知道而疑慮，就說：“安靜等着戰印力量跟體印力量融合，變化后的混沌之氣力量取決於你，還有在陰雲境里吸收的混沌之氣。”

震恭弘=叶 恭弘落心裏卻疑惑，這陰雲境的既然是火珠，就不該有金色的混沌之氣力量佔據較大比例，但李天照的體印力量顏色卻是紅色為主，金色為輔的混色。

那金色的混沌之氣力量，是哪裡來的？

他不是說，沒去過別的陰雲境嗎？

“李天照，你還在哪裡吸收過陰雲境里這種高濃度的混沌之氣嗎？”

“沒有。不過，擊殺南豆鎮百戰將的時候，感覺吸收到他戰印的力量似得，戰印和身體里都湧進了一股力量，也不知道吸收了多大比例。”

“不對呀，戰印力量散時可以被吸收，體印力量又不能，你這金色的混沌之氣是體印才能形成的。”震恭弘=叶 恭弘落覺得解釋不通。

“那我就不知道了。”李天照回想着，確定當時是有力量湧入身體里的，他以為那就是吸收了戰印力量，難道不是？

正這時，李天照身上的金紅光亮收斂起來了一些，不再如燃燒的火焰那般燒遍他的身體了。

本來火焰把恭弘=叶 恭弘落也包裹住，慢慢的挨不着她了。

“體印快結成了，等完全內斂，你感覺到力量大幅增強了，就完事了。”震恭弘=叶 恭弘落嘴裏着俄說，心裏卻很着急。

體印結成是好事，但在這時候，卻未必是好事。

他們被迫停下來，陰雲境里的其他人卻不會，時間越久，回到地面的人就越多，李天照脫身的機會就越渺茫。

但體印沒結成被打斷的話，會造成內傷，暫時力氣衰弱，直到重新找到安靜環境，讓體印結成了為止。

中斷結印不行，等下去……好像也不行。

恭弘=叶 恭弘落暗暗嘆氣，尋思着大不了李天照拿個團功，總還是活路，也就耐心的陪着他等。

陰雲境的黑雲淡去的越來越多，眼看着，約莫過半了。

緩緩飄散的混沌之氣，沉落大地，看起來就像是道從半空落下的灰色幻境。

一條條身影踏着黑雲落到地上，然後就不敢隨意亂動的立在原地，他們都是成群結隊行動的，知道周圍一群是同伴，但同伴們的周圍呢？

灰濛濛的，伸手不見五指，此刻卻無從知道。

最好的辦法就是安靜的等，等陰雲境徹底散去，能看清了再說。

越來越多的黑雲變淡，最後散成了灰濛濛的雲霧。

李天照感覺身體腹部聚集的力量終於穩了下來，與戰印中的混沌之氣力量直接連通了那般，調動的時候流量更大，流速更快。

‘戰印絕技如何使用？’他正猜想時，驟然感覺到戰印的力量流入體內后，與體印融合，充斥了全身，撐的彷彿隨時要爆發出來。‘真想試試究竟！’

李天照估摸，任由這股始終充沛的力量爆發才出來，大約就是發動他的戰印絕技。

只是，他早聽說戰印絕技很耗費精力，負荷又大，絕不是此刻能嘗試的。

“好了嗎？好了快跳，再晚就下不去了！”震恭弘=叶 恭弘落早就急了，李天照連忙背着她跳向下方一片黑雲。

那黑雲也的顏色也正在變淡，也不容人多立足，李天照找好下一處落腳的黑雲，一躍跳了過去。

灰濛濛的雲霧裡，只見他背着繩子纏繞捆緊的恭弘=叶 恭弘落，接連不斷的跳落一片片黑雲上，又迅速跳離。

那些黑雲都在他離開之後，顏色變的更淡，而他們下方能夠看到顏色深些的黑雲也越來越少，間距也越來越遠。

恭弘=叶 恭弘落一次次都擔心會沒了黑雲可以落足，那他們就會從高空掉下去活活摔死，但又總是能看到灰濛濛中隱約的深黑。

‘還好，沒那麼倒霉……’震恭弘=叶 恭弘落又一次慶幸時，突然發現，他們下方沒有了可以落足的黑雲蹤跡！

只剩下，灰濛濛的一片！

# 第三十二章 快者勝！

他們往下，沒有可以再跳過去的黑雲蹤影，而他們腳下的那片黑雲的顏色，又在迅速變淡。

李天照迅速搜索下方及周圍，還是找不到落足之處，就想跳回上面，卻發現剛才踩過的黑雲已經淡的看不見了。

不容他們再多想，腳下突然就失去了支撐力，踩着的黑雲顏色淡的化作灰色的光霧，進入消散狀態，他們直接掉了下去！

‘我不想死啊！’震恭弘=叶 恭弘落驚恐之極。

耳聽着墜落的風聲，她下意識的閉上眼睛，好像這樣就不會摔死了似得。

突然，下墜之勢猛然止住。

她驚喜的睜開眼睛，才發現，原來是落到地上了。

剛才見不到黑雲，是因為離地面不遠，灰濛濛的又看不清，她還以為是沒有黑雲可以立足。

‘沒摔死，太好了！’震恭弘=叶 恭弘落暗暗慶幸，一種劫后餘生的歡喜，卻又知道這時候不能發出聲音，不能說話，只能等着灰濛濛的雲霧徹底消散。

李天照也是虛驚一場，定了定神，手按劍柄卻不敢拔出鞘，恐怕周圍有人，離鞘的聲響就會告訴別人他所在的位置，而他卻不知道周圍哪裡有人。

半空中的灰濛濛不斷下沉，也不見如何鑽入大地的，似被吃進去那樣，不斷消失。

原本佔據一片天空的灰濛濛，不斷沉入大地，這番異景，置身其中的人卻看不到。

他們都不動作，不做聲，沉默的等待着伸手只見模糊指影的灰濛濛繼續沉入大地。

籠罩他們的灰色，越來越短……眼看着，有個頭高的，已經露出了頭頂。

一個高個子的帽子造型獨特，灰濛濛中一個矮些的抬頭看見，記得是敵方的人。於是眼睛一亮，二話不說，挺劍就刺了過去！

那高個子頓時被刺了對穿，他憤怒的抓着劍身，叫道：“大地武王的人！前面是大地武王的人！”

而這時，灰濛濛的雲霧沉的更低了。

更多看清了周圍敵我狀況的戰士迅速廝殺在一起，許多不想混戰的則邊殺邊往附近的其他友軍隊伍移動。

經驗更老道的戰士，則蹲在地上，成了灰濛濛雲霧下沉過程中，最後被人看見的那群人。

李天照沒有經驗，但他也蹲着，只是跳落時因為背着震恭弘=叶 恭弘落，不方便拿着劍，這時劍還在鞘中。

當周圍殺喊聲響起時，灰濛濛的陰雲已經下沉到矮個子也能看見臉了。

李天照這才緩緩拔劍出鞘，些微的離鞘之聲被廝殺的噪雜淹沒，連他自己都聽不到。

雲霧，越沉越低。

震恭弘=叶 恭弘落在他背上，神情很是緊張，周圍都是人聲，李天照接下來到底會如何？

雲霧繼續下沉，最後一截，也終於沒入大地，消散無蹤。

一條蹲着身影，在他們面前。

是暴雨劍！

暴雨劍劍在手，警惕着狀況。

突然看到面前蹲着個人，不，是兩個人。

一個男人，用繩子纏繞捆着個女人，背在後面。

而那女人的臉，暴雨劍做夢都不會忘記！

他弄丟了的混沌之心震恭弘=叶 恭弘落！

終於，找到了……

暴雨劍看着李天照的臉時，如釋重負，旋即滿腔憋屈又瞬間被點燃，化作了無盡的憤怒！

‘就是你啊！’暴雨劍勃然大怒，毫不遲疑的揮劍，發動混沌碎片的力量。

他要從側方，把李天照射成蜂窩！

面對面的瞬間，震恭弘=叶 恭弘落驚恐的瞪大了眼睛，彷彿已經看到，下一刻李天照慘死的模樣！

李天照看見面前那張臉時，卻一點都不害怕，一點都不緊張。

因為——他根本就沒見過暴雨劍的臉啊！

照面的瞬間，暴雨劍劍動，李天照也直接揮劍。

他不知道面前的是誰，也沒功夫多想。

狹路相逢勇者勝！

他只需要瞬間通過衣裝斷定是敵人，動手就是了！

兩道劍光飛閃，暴雨劍的長劍揮過一大半距離時，驟然亮起異光，混沌碎片的力量下一個瞬間就要發動了！

動手的瞬間，暴雨劍看見背着震恭弘=叶 恭弘落的男人揮劍的動作，心中剎時不屑，旋即是更覺得屈辱的憤怒。

‘竟被這般三流貨色劫了我保護的人！’暴雨劍覺得，這是他此生最大的恥辱！

可是，這念頭浮起的下一個瞬間，他的混沌碎片力量即將發動的時候，他的不屑變成了難以置信的驚恐！

因為李天照的劍光，明明會更慢，實際上卻又快的不可思議的先斬了過來！

紅金混雜的混沌之氣在劍上瞬間亮起，一閃，斬斷了暴雨劍握劍的右臂。

他原本朝側面急沖，為了從避免混沌碎片的力量誤傷了震恭弘=叶 恭弘落，於是人還在站起前沖的狀態下，就感覺到胳膊一涼，斷臂握着劍，跟他分離……

‘這不可能！’暴雨劍無法相信有這種事情，他自問出劍速度已到極限，就算有人這方面別有奇能，也不能快到這種地步啊！

此刻暴雨劍，根本沒有心思慶幸，如果他沒有側沖，現在丟的不是胳膊，而是半個身體，也就死透了。

何況，李天照一劍得手，身形順劍勢飛快旋動，就要追擊。

第二劍如果得手，暴雨劍斷然沒機會避開，必死無疑。

可是，李天照順勢旋動了一半時，看見刀娘提刀正衝過來！

‘怎麼碰上她了！’李天照看着隨斷臂拋飛出去的劍，那是把百紋劍啊！

是一個百戰將的獨功啊！

李天照當機立斷，放棄追殺暴雨劍，旋身中順勢滾動，堪堪避過了刀娘撲過來的襲擊。

只是接連迅速滾動，難免顧不上震恭弘=叶 恭弘落，直把她壓的、撞的痛呼不已。

李天照翻滾中一把撿了劍，不等站起來就沖了出去。

刀娘飛撲的一擊沒中，臉色份外慘白，她也不知道為何，陰雲境消散開始，就覺得全身輕飄飄的，沒有力氣似的。

可是看見李天照，她哪裡能不拼力一擊！

卻沒想到，還是被他躲過去了。

刀娘深吸口氣，強自振作精神，這麼瞬息間的調整工夫，看見步履踉蹌，險些沒站穩、被斬斷胳膊的人竟然是暴雨劍！

“怎麼是你！”

暴雨劍羞憤交加，眼眶發紅，眼珠子裡布滿血絲，這是何等丟人的事情！

他，一個照面，因為出劍速度不如人，被斬斷了胳膊！

“別管我！殺了那傢伙！”暴雨劍憤然大吼。

刀娘本來就沒打算放過李天照，看有自己人過來了，就要提刀去追，不料腳下一軟，竟然跌倒在地上。

刀娘感覺身體力量更虛弱了，滿懷不甘的憤然抽了自己一耳光，責道：“我到底是怎麼了！這種時候突然莫名其妙的沒有力氣！”

暴雨劍眼裡閃過一絲疑惑，聲音低而快的說：“就說是受傷了！你遇到的怕是莫大的幸運！”

刀娘眼裡的疑問一閃而逝，突然，她腦子里浮起了個念頭！

她明白暴雨劍的意思了，可是……她總覺得，那麼好的事情，不會被她遇到吧？

她難道真的是吸收了陰雲境的混沌碎片力量，她、她要變成混沌劍客了？

這驚喜來的太突然，刀娘卻知道此刻更不可聲張，於是很快冷靜下來。

周圍豐收城的戰士有看見狀況的，這時就扯開嗓子大喊了起來。

“暴雨劍胳膊沒了，劍也沒了！大傢伙快來殺混沌劍客啊！”

“刀娘也受傷了！快來人啊！都來這裏——”

剎時間，不知道多少豐收城的戰士聞聲而動，聚集過來。

多年來，他們受暴雨劍欺壓的苦不堪言，不曾想，今天有痛打落水狗的時候了！

一時間有仇的報仇，有怨的報怨，再者殺混沌劍客，本來也是大功勞啊！

大地武王那邊，許多百戰將都領人衝過來保護，才一會功夫，就廝殺的熱鬧了起來。

暴雨劍看豐收城的人衝殺的異常齊心，奮勇，恐怕沒有機會退到後方，又不甘心便宜了李天照，於是吼道：“李天照帶着混沌之心和混沌氣珠往西南方向去了！要讓一把孤劍羞辱在場所有人等嗎？”

原本帶頭衝殺最起勁的那些百戰將，眼看沒有絕對把握能拿住暴雨劍，而李天照這個孤劍帶着的功績之高，又完全壓倒了混沌劍客。

即便是心裏有仇怨的，這時候也覺得，是不是該先冷靜一下啊？

即便還有不冷靜的，也只有跟着冷靜下來的百戰將一起去追李天照。

“不要放走了千山城的孤劍李天照！”

呼喊聲此起彼伏，越來越多的隊伍追李天照而去。

那些還在跟大地武王交戰的，也都急不可耐，只恨難以抽身。

好在這時，又聽暴雨劍高喊說：“現在混沌之心，混沌氣珠，李天照才是爭奪的關鍵，我們雙方何不先暫時停手，拿下了他再廝殺！”

兩邊本來就只等誰喊這麼一句，別人都去追大功勞了，他們在這裏拼殺個什麼勁？

一個個帶隊的百戰將默契的下令住手，各自後撤，然後奔大傢伙追李天照的方向去了。

僅剩的一個百戰將帶着十幾個十戰將，本來要護送暴雨劍撤回去，不料他卻隨地撿起把劍，高聲道：“你們不用管我！大好功績不能錯過，我就算沒有戰印，也還有體印，還有混沌碎片之力，用不着保護！拿下李天照，救回混沌之心，就是對我最大的幫助！”

那百戰將跟暴雨劍本來私交就不錯，否則也不會別人都走了，他還願意留下，這時也就不再啰嗦，揮手下令，率眾而去。

丟了混沌之心，暴雨劍多年的努力就得毀於一旦。

人救回來，則一切好說。

暴雨劍扶起刀娘，一併尋覓安全地方。

他們現在幫不上什麼忙，但心裏，卻都‘記掛’着李天照。

他們希望，儘快聽到這個人慘死的消息！

死的越慘越好！

# 第三十三章 讓劍說話

李天照還沒死。

他在突圍中撿了暴雨劍的兵器，背着震恭弘=叶 恭弘落，俯身急沖了一截，就被敵人攔住了。

震恭弘=叶 恭弘落因為剛才在地上翻滾，摔呀壓呀，疼的不輕，突然又被李天照背着如陀螺那般快速、持續不斷的旋轉了起來！

一會功夫她就被轉的頭暈眼花，噁心的頭疼，反胃，心慌，全然不知道自己身在何處，也不知道周圍狀況如何，就覺得天空，大地，樹木，還有她自己，全都在不停的轉啊轉，好像要轉到天荒地老，永不停歇。

可擋路的敵人卻沒心情用天荒地老這種詞去形容旋動的李天照。

因為轉動的劍光不管是兵器，還是人，一塊斬。

金紅的劍光旋繞成一圈圈，龍捲疾風般掃飛掠過時碰上的一切。

時間緊迫，李天照看似蠻橫衝殺，其實在沖的時候就看到敵群中間的百紋劍，他切入的路線，掃開阻擋的十戰將后，迅速發足狂奔，直往邊界線方向的山林跑去。

邊跑，李天照邊使劍環繞一圈，道：“以劍為證！由於圍攻壓力巨大，被迫選擇邊界方向奔走，倘若將來有人以此誣陷，劍印可證！”

李天照背着仍然七暈八素的恭弘=叶 恭弘落奔上山坡，跑向難行的傾斜山路。

背後，以及左右，是一隊隊玄天武王和大地武王的百戰將們帶領的人。

但此刻，李天照已經不再心懷僥倖，他知道今天沒有戰友，只有敵人。

如果被包圍了，他就走不了了。

要突圍，只有奔山路。

山路不同於平地，本身就會把不擅長的人甩遠；剩下的人里，不熟悉山林生活的又會被甩掉，或者是反過來降低所在團隊的行動速度。

還能實質上產生威脅的人就大幅度減少了，再有山林地形的複雜，敵人又有包圍他的需要，又進一步減少了承受的壓力。

‘原本就是敵對關係，我卻不信在山林里分散開了，還能不擔心被對方襲擊？’這是李天照判斷的另一個關鍵，大地武王和玄天武王的戰士，哪裡還能真的合作無間？

現在都是在奪功績，勢必彼此防備，在山林里，有機會的時候，不管誰襲擊誰，都不稀奇。

李天照奔走上山，遇到難行的地勢，就使暴雨劍的兵器插地支撐借力，實在必要時才配合他自己的劍一併助力。

追擊的戰士剛開始密密麻麻，許多被難以攀爬的地形障礙阻擋，有的助力不擅長攀爬的隊友拖慢了速度，但他們也沒因此放棄，尋思着直接追不上，就推敲李天照未來的走向，然後過去伏擊等着。

這類追擊的隊伍越來越多，因為他們都明白，李天照無論如何是要回來的，這片山林有哪些地方能讓他折返時通過，總有豐收城的戰士知道幾個。

這隊人知道幾個，那隊人知道幾個，人多勢眾，完全夠把許長的一段都給堵死了。

他們固然都有想法，只可惜，從開始就註定了必然守空。

因為李天照就沒以為能從邊界線的區域出去。

他朝着深處挺近，背着震恭弘=叶 恭弘落仍然跑的很快。

但是，緊咬他不放的追擊隊伍仍然不少。

豐收城本來也是邊關，山群雖然少，卻也是山地，長年值守山關的戰士也有許多，不少都對山路熟悉，有的還對附近的地形地貌瞭然於胸，追擊的很是從容。

“李天照你跑不了！這邊是我們的地頭，你人生地不熟，想在這裏甩掉我們根本是痴心妄想！”有追擊在側后的隊伍的領頭百戰將叫喊恐嚇。

李天照根本不理會，背着的震恭弘=叶 恭弘落剛才被轉的七暈八素，這時候胃還噁心難受，視線剛好了點，張了張嘴，正想問‘我們在哪’時，突然側旁一個戰士叫喊着從坡上撲了下來！

那戰士也是厲害，看着還遠的距離和怕人的高度，竟然就那麼一躍而落，一手握劍刺向李天照的脖子，一手前伸作勢要抓住震恭弘=叶 恭弘落。

李天照猛然旋身一劍，金紅的劍光瞬間閃逝，跳下來的戰士頓時被劈做兩截，身體拋飛着摔了出去。

這人是十戰將，功績不能拿到，也就不至於讓李天照太心疼。

何況此刻能突圍最重要，他也不可能停下取戰印。

片刻的停頓，就是被追擊的敵人趕上來圍攻的下場。

李天照雖然斬殺敵人，速度也因此慢了一瞬，追擊他的那些敵人，憑此拉近了一大步的距離。

人多勢眾的威力顯而易見，如果再來幾個這麼悍勇的，李天照立馬就得落入圍攻。

但好在他下手乾脆利落，讓本來有心拼一把立功的戰士，也沒有了足夠勇氣。

震恭弘=叶 恭弘落剛好一點，被李天照這麼一轉，直接噁心的口吐清水，又在甩動中濺在好幾個戰士臉上、身上。

那幾個戰士暗自犯噁心，卻只能說倒霉。

震恭弘=叶 恭弘落卻因為這一吐，胃裡舒坦多了。定了定神，看清了此刻的處境，不由心裏一緊，眼看着兩側追擊的敵人越跑越前，還有看似更遠的隊伍，卻沒多久就出現在他們前側方，分明是對地形熟悉，抄了更好走的捷徑。

前側方的那隊敵人奔走追擊中，一隊人聚集的越來越齊整，也越來越接近理想的截擊距離。

帶頭的是個高壯的百戰將，豐收城的人，他勸阻說：“李天照你走不了了！直接拿個團功皆大歡喜，大傢伙一起合力打退了大地武王的人回去。孤劍沒有好下場，就算混沌劍客當孤劍也很難走多遠。你不要貪功喪命，得不償失！”

另外幾隊人也都配合，其中一個百戰將扮演黑臉，叫囂說：“不知好歹你今天就死路一條！別以為對着劍說的誓言就能救你的命！那是你的劍誓，不是我們的劍誓！你要死了，戰印的力量就消散了，劍上的戰印往山裡一埋，戰印里的記憶碎片就只有天曉得、地知道！”

李天照全速奔走，時而縱躍，看似注意力被自己人的勸說吸引了過去，其實他卻注意到另一側大地武王的追擊隊伍里，有二十多號人的速度突然加快了，就像是剛才一直留有餘力似得。

‘他們長年交戰，百戰將之間的能力都了如指掌，看來是豐收城的引我分神，給大地武王的這隊人創造襲擊的機會……先手權他們主動讓給敵方，那這隊人帶頭的百戰將必然有效應特別的戰印絕技！’

李天照暗暗戒備，臉上卻似沒有注意到，嘴裏答着豐收城百戰將的話道：“混沌劍客拿獨功你們接受，卻對我如此不肯相容，無非是混沌碎片的力量特別厲害！但我李天照的千殺劍如果本就躍然於眾，又與混沌劍客的混沌碎片力量有何差別？今天不流血，你們絕不會甘心，不怕死的儘管來吧！”

李天照右側那面大地武王所屬的那隊人加速前沖，這時帶頭的百戰將面露嘲諷之態，手中長劍猛然朝地上一插，爆發的金光剎時間呈龜裂紋路，自周圍山地里亮起。

緊接着，整隊人腳下的石頭全被力量推動那般，猛的衝起，這股力量把他們二十多號人頂的急速彈射，頃刻間就越過了距離，呈包圍之勢落到李天照周圍。

就這麼一會功夫，奔走中的李天照突然就落入包圍之中。

豐收城、大地武王的戰士全都加速趕過來，唯恐被對方搶走了巨大功勞。

剛才貌似勸說李天照的那幾個百戰將，此刻臉上或多或少都透露出得意之色。

顯然，他們真正的目的，就是吸引李天照的注意力。

而現在，他們只想快點看到，一個狂妄年輕小子應有的悲慘下場。

自比混沌碎片的力量這種狂言，真是讓他們聞所未聞！

大地武王那個發動團隊戰印絕技的百戰將落地后，舉劍扛在肩膀上，朝着李天照過去時，眼神就像是在看落入陷阱的野獸。

然後，他看見李天照沖了過來，目光中透着憤怒，忍不住咧嘴笑開。

初生牛犢，狂妄無知，心性不堅。

不知道敵人的厲害就敢狂言，此刻因為落入包圍就激怒的掉頭朝他殺奔過來。

‘小子以為自己是誰？這等處境還想殺我？以為百戰將無數血拚戰鬥換來的實力是玩笑嗎！’那百戰將看着李天照化作旋風，一路斬退、斬上十戰將衝過來的速度，還有動作，不由暗暗好笑。‘看我一劍廢了你雙腳！’

那百戰將推演了李天照的速度，做好了出手的準備。

衝過來的豐收城的百戰將們份外焦急，眼看着李天照要完蛋，可他要就這麼倒了，巨功就要落入大地武王的人手裡！

當即有百戰將明明知道來不及，還是高呼道：“不要戀戰！”

他希望李天照得到提醒后能回頭，可是，很顯然來不及。

在大地武王所屬的百戰將眼裡，衝過來的李天照已經到了他最佳出手的距離。

長劍以力劈華山的姿態斬了下去！

這一劍，落下時李天照正好撞過來，絕不可能來得及臨時改變沖勢，也就不可能避開。

那百戰將自信滿滿的揮劍，下一個瞬間，他的眼睛驟然瞪大！

因為，旋動中的李天照突然轉速加快，像是被一股力量推動，突然彈射起來那般，猛的飛衝過來！

那百戰將劈砍的劍尚未落下，金紅的劍光卻已經先一步劃過他的身體。

‘你的戰印絕技是很特別，可惜，你用了，就等於告訴我，你再沒有別的絕技手段！’李天照無暇多看那人兩眼，因為他連多一個瞬間的耽擱都不能。

李天照一擊得手，順旋動之勢，二度彈射般的衝出去，直撲豐收城跑過來的一個百戰將。

那百戰將剛才還擔心李天照被殺，功勞被大地武王的人奪去，現在，眼看熟悉的對手瞬間被斬殺，擊殺他的人人又正在衝過來，他不由自主的心生懼意。

可是，他不能退縮，也不能害怕。

豐收城的百戰將暗暗凝聚着力量，準備發動戰印絕技，讓李天照知道厲害！

# 第三十四章 致命伏擊

那百戰將看準李天照衝過來的勢頭，發動戰印絕技，也顧不得負荷大的問題，只是怕了李天照的銳氣，唯恐跟他近身纏鬥，也會是剛才那個百戰將的下場。

眼看那百戰將劍上白光亮起，朝前猛的揮斬了出去。

劍刃被白光覆蓋，彷彿劍身憑空寬了三倍！

這一擊的殺傷力，陡然數倍提升，同級戰印力量若是兵器碰上，絕難消受得起！

除非是知道他的絕技特性，否則，驟然遇上，罕有不把命留下的。

李天照當然不會知道這百戰將的戰印絕技厲害，但是，他卻料到這人必然在照面的時候立即發動戰印絕技！

剛看到同伴被他李天照一劍斬斷，膽寒之下，勢必上來就出殺招。

進可一擊制敵；退可自保萬一。

可是那百戰將的這一擊，落空了。

在他戰印絕技發動，揮劍出去的時候，旋動如陀螺的李天照突然改向，朝側后衝殺過去。

白光的長劍，一閃落空，那百戰將吃驚之下，更不甘心絕技白用，急忙變招，追着李天照接連揮了五劍。

可是，李天照衝進人群里，移走中利用別的十戰將當屏障，讓那百戰將的連續追擊，全都徒勞無功。

當那百戰將劍上擴寬劍身的白光消失，李天照猛然朝他殺了過去。

‘圍攻之下，百戰將戰印的力量壓力最大，容不得留情！’李天照看那百戰將分明沒了膽氣，腳下邊自後退，雙卧握劍採取守勢。

進攻的動作大，劍移動的距離長，而防守則有后發的優勢，只需要微微一擺，就能把別人蓄力半晌的一擊給架住。

李天照旋斬的劍，重重斬在那百戰將的武器上。

震蕩的力量，讓那百戰將暗暗驚疑：‘他的體印和戰印力量竟有這種程度？這哪裡能是新將的啊！’

意外歸意外，這百戰將也不是吃素的，仍然穩穩的架住了這一劍。

李天照順勢旋動中，第二劍又飛快的從另一個刁鑽角度斬了過來。

“好快！”那百戰將急忙擺劍招架，盼着着周圍的十戰將能讓李天照分神，指望別的百戰將能快些過來。

他看見了一個大地武王的百戰將就在不遠處，帶着一群人，可是，卻根本沒有過來幫忙的意思。

‘可惡！想等我撐不住的時候再趁機偷襲李天照，拿我當誘餌！’豐收城的百戰將對敵人的心思瞭然，也就不去無謂求助。

他只管全力擺劍，堪堪跟上了這一擊，又擋住了。

那百戰將正要松一口氣，驚見第三劍隨李天照旋動又砍了過來，角度依舊刁鑽，每次都迫使他要守住，劍必須大幅度擺動，而這一次的來勢，竟然比前面兩劍還更快！

旋動中的李天照在攻擊的瞬間，雙手握劍，力量陡然爆發，那百戰將眼看着劍光比他的招架快了些，無論如何都再不能擋住……

劍光劃過，李天照無暇停留多看一眼，自家人的戰印，他實在沒有冒險拾取的必要。

李天照掠了過去，側面，大地武王的那個百戰將故意不救，反而利用剛被殺死的當作誘餌。

只是李天照心有防備，蓄意控制劍速，玄天武王的那個百戰將就無法準確判斷。認為他得手太快也太突然，於是只能匆忙發動襲擊，卻已經錯過了最佳時刻。

李天照彷彿沒看到來自側面的追擊，一劍斬過豐收城的百戰將后，旋動着斬殺包圍的十戰將。

大地武王那百戰將眼看到了背後時，李天照突然朝前疾奔，猛的躍起，單手抱着樹身，凌空飛快的繞樹轉了一圈。

大地武王那個襲擊的百戰將，加速急沖追趕的一劍，剛遞過樹旁，眼角餘光就看見繞樹轉了圈反過來襲擊他的李天照的身影……

李天照毫不留情的一劍斬上那百戰將的後背，又加速前沖中一把抓着那人的手，拽動中使之如肉盾如棍棒，揮甩着掃向圍攻的敵人。

片刻工夫，那百戰將就徹底死透，李天照順手奪了劍，一躍跳下山坡，揮劍嚇退幾個抓着樹虛張聲勢揮劍攔他的幾個十戰將。

敵我雙方，接連三個百戰將被他斬殺，沒了主心骨的那些十戰將也不敢积極追擊，只能等旁的百戰將趕上來了，就近併入隊伍，跟隨行動。

李天照衝殺出了包圍，但是，還有一隊隊追擊的敵人並沒有甩脫。

他奔走中取了敵將劍上的戰印，劍沒地方放，甩手射了出去，正中側旁一個大地武王所屬的十戰將胸口。

戰印取下來時，他又感覺到如擊殺南豆鎮百戰將時的、有力量同時流入戰印和他身體里的滋味。

‘入體的力量真的像是體印之力！’李天照暗暗驚疑，但此刻卻不容多想這些事情。

他明明斬殺了三十多個十戰將，可掃了眼兩側和背後，卻覺得追擊的敵人彷彿沒有變少似得。

何謂敵眾我寡，他算是明白了！敵人基數大時，他斬殺的幾十個，全然影響不了大局。

‘想甩脫他們難。都有戰印力量，一時半刻也不能靠耐力減少一些，只能設法擊殺帶頭的百戰將，剩下的也就不是問題了。’李天照看這些追擊的都熟悉山路，他要是沒背着個人，或許還有機會多甩掉些，但要全給甩脫，肯定不可能。

追擊的人多，他又要避免同時被兩個以上的百戰將合擊，想逐個擊破，並不是容易的事情，如果他們兩個百戰將並在一起行動，情況就會更加麻煩。

一時沒有對策，李天照只能繼續奔走。

他覺得震恭弘=叶 恭弘落好久沒有動靜，奔走中頭髮亂飛，腦袋左擺右甩，像是昏死了過去，這會沒什麼危險，就喊了幾聲。

震恭弘=叶 恭弘落趴在他背上，臉色灰白，有氣無力的幽幽然說：“你還知道背着我呢？我求求你了，把我放下來，要不然殺了我也行。再被你帶着不停轉圈，我比死還難受，我真的不行了，剛才都想自盡，但被你綁成這樣，尋死都沒辦法，你就放過我吧，行行好！”

她知道李天照幹嘛這麼綁着她了，避免她飛出去，又避免她轉的受不了了自我了斷。

可是，這跟酷刑有什麼區別？

震恭弘=叶 恭弘落就沒受過這種罪！

那種天旋地轉，頭疼欲裂，胃噁心到極點了，昏死過去最開心了。

可是，很快又會清醒，卻又不是真的好了，而是難受的要死了那般，整個人屍體似得無力掙扎，腦袋一會這邊擺，一會那邊甩，轉動的慣性又扯的脖子都要被斷了似得，真要斷了就一了百了吧！

偏偏又沒死，就這麼無法拒絕的，一直忍受折磨。

“堅強點，忍忍就過去了。生命最寶貴。”李天照也不懂說什麼安慰的話，但他知道這確實痛苦。

他練功的時候，就用繩子把自己吊樹上，轉啊轉，轉啊轉，一天又一天，一個月又一個月，從最初的痛苦不堪，到終於適應，期間也是酷刑那樣。

可是，不如此極端，就沒辦法練成這種連續不斷快速旋動的最速曲線身法。

螺旋轉動的優勢明顯，能配合劍實現更完美的發力，完美的增速。除此之外，即使高速轉動，方向的變化也能非常迅快，靈活。

但極限的優勢，卻不是轉幾下，或者偶爾轉幾下能夠實現的。

“李天照，我求你了！求求你放了我，要不然就殺了我！我不要跟你走！我死也不要跟你走！”震恭弘=叶 恭弘落崩潰的哭號大叫。

追擊的敵人聽見，還以為這位混沌之心對大地武王如此忠誠，寧死不屈。

於是有百戰將被感動，覺得能當混沌之心者，享有特殊待遇，也是應當的，唯恐震恭弘=叶 恭弘落自殺，就呼喊說：“請混沌之心忍耐！我們一定救你回來！”

“快！快來救我！你們跑快點啊！趕緊割斷我身上的繩子，救我呀！”震恭弘=叶 恭弘落求李天照無果，為求不再忍受那種痛苦，也就胡亂呼救。

大地武王那邊的百戰將們連忙高呼道：“動作都快點！”

眾人轟然答應。

可是，他們本來就沒偷懶。

原本有幾隊人打算繼續這麼追下去，卻因為震恭弘=叶 恭弘落的呼救，改變了主意，他們知道有險峻的路可以繞到前面，但比較難走，而且又擔心辛苦繞過去了，結果李天照根本沒命跑到那裡，反而跟功勞失之交臂。

這時他們看李天照也很熟悉山路，繼續這麼追也不容易趕上，於是陸續離開，繞走別處。

幾隊人本來也沒有約定，卻在險峻之處碰上了，領頭的百戰將不禁笑說：“英雄所見略同啊！都是為了混沌之心，我們就沒必要在這裏廝殺弄鬼了吧？”

幾隊人有玄天武王豐收城那邊的，也有大地武王那邊的，人數差距有，卻不大。

於是一起約定，險峻之路本就不好通過，期間誰如果亂來，只是兩敗俱傷的結果。

何況在這裏廝殺，不管勝負，都可能趕不上攔截李天照。

於是雙方的百戰將，十戰將紛紛捧劍面前，一起對着劍說：“今日戰況特殊，我們約戰在通過險峻山林之後，如有人途中攻擊，弄鬼，使詐，就是對偉大武王威嚴之挑釁，必在三天之內，暴斃而亡！”

末了，兩邊的人都放下心來。

這麼多人，即使誰弄鬼，也難以讓另一方覆滅，任誰的劍誓帶出去了，違背的人就全都死路一條。

兩邊拼殺多年，此刻頭一次排隊攀爬險峻的山崖，期間誰都有機會暗算敵人掉下去，卻沒有一個人敢這麼做。

兵不厭詐的理由也好，為了殺敵的理由也好……不管任何理由，都不能凌駕於劍誓之上。

武王的威嚴不容挑釁！

哪怕用劍誓騙敵，成功的替武王贏得巨大的勝利，獎賞給，卻不可抵消罪過，劍誓仍然要兌現，該死還得死！

兩邊的人好不容易過了險峻之地，在一處地方埋伏等着。

這附近的山地環境特別，李天照只要不打算退離山林區域，那麼不管怎麼繞，最後都得從這裏通行。

幾隊人耐心的等待着，他們現在唯一擔心的就是，李天照千萬不要死的太早，如果沒到這裏就被人拿下了，他們可就聰明反被聰明誤，白白辛苦了這一遭。

# 第三十五章 雨夜，劍光

天空，陰雲滾滾。

幾個百戰將抬頭看了眼天色，皺眉說：“一會都盯着點！這要下起雨來，不留神讓人過去了都不一定知道！”

十戰將們紛紛答應，他們也不想白白辛苦，於是個個都睜大了眼睛，盯着那條，不長、卻是必經之路的峽道。

黑壓壓的雲，蓋住了一大片的群山，光線昏暗的幾如夜晚。

李天照背着震恭弘=叶 恭弘落，跑到了峽穀道處。

閃電，划亮天地，瞬間把一切景象都變成了藍色。

峽穀道里，空空的，不見異樣。

李天照走進去的時候，天空嘩啦啦的倒下水來，沖刷着山群大地。

狂風亂吹，在峽道里衝過時，嗚嗚之聲尤其響亮。

幾個百戰將，握着劍，藏在峽道里的幾塊大石頭後面。

他們眯眼看着，看着雨幕中一個人背着個人往這頭跑。

他們的劍，做好了一起襲擊的準備。

‘狂妄的小子！今日這裏，就是你的葬身之地！孤劍必須死！’不止一個埋伏的百戰將在心裏這麼想。

孤劍必須死，都當孤劍，功績獲取的差距豈非更懸殊了？

功績本就那麼困難，混沌劍客得命運眷顧，只能羡慕，那是無可奈何。

一個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若也能當孤劍拿巨大功勞，如何令人服氣！

如何又能令人甘心！

孤劍，必須死！

滾滾黑雲，蓋的群山無光，黑暗犹如深夜。

眼看將要發動襲擊，視線卻更差，幾個百戰將不由心一緊。

李天照過來了沒有？

如此大的風聲，雨聲，他們能不能聽見奔走的響動？

幾個百戰將在心裏默默計算，估計剛才看到的奔走速度，應該還沒有。

一道閃電，撕破天地之間的黑暗，剎那照亮了一切。

電光中，幾個百戰將看到李天照的身影，距離他們更近了。

位置，跟他們默算的步速結果一致。

幾個百戰將暗暗鬆了口氣，繼續默算，側耳傾聽着動靜，只要他跑到石頭后的圍攻點，響動該是還能聽見的。

應該更近了，該更近了……

幾個百戰將握緊了兵器，準備衝出去。

有人心想，如果再來一道閃電照亮，那就更完美了。

也許是他的願望恰好被天地之間的混沌力量聽見，又是一道閃電撕破了天地之間的黑暗。

幾個百戰將大喜過望，此刻正是默算中的合擊時候，又有電光照亮，合擊就更精確無誤了！

他們衝出藏身的石頭，可是手裡的劍，卻遞不出去了！

因為——電光照亮的理想伏擊區域里，沒有人！

李天照去哪裡了？

閃電的光，亮起的快，消逝的也快。

幾個衝出去的百戰將又迅速退回了石頭后，他們不知道哪裡出了差錯！

剛才閃電照亮的時候，李天照發現了什麼痕迹嗎？

不可能啊——這麼大的雨，他們當時都只能看到李天照在雨幕中的模糊身影，又怎麼會被發現？

黑暗，讓幾個百戰將內心漸漸生起不安。

李天照到底在哪裡？

到底，有沒有發現他們？

風聲，雨聲，讓些微的聲響都不能聽見。

他們本是獵人，此刻卻唯恐角色轉換。

一個百戰將突然聽到身旁有踏着泥水的響動，他急忙轉身揮劍，此時此刻，他寧可殺錯，也絕不能冒險！

但他的劍卻沒有揮動，黑暗中，金紅的光亮劃過雨幕，瞬間斬過狂風，一閃而逝。

那百戰將倒下了，絕望在泥濘里掙扎，卻再也站不出來，發不出聲音。

剩下的五個見到光亮，有人驚急之下大叫道：“戰印力量！”

剎時間，那人劍上亮起了光芒，另外幾個，也都如法炮製。

一時間幾色的光，照出一片朦朧。

只是，沒有李天照的身影！

埋伏着的十戰將看見光亮，以為是約定出擊的信號，全都朝着那邊涌了過去。

李天照此刻，蹲在峽道邊。

他沒有看到敵人，但是，閃電亮起的時候，他看到了峽道里的狀況。

然後，他感覺到風聲不對勁。

風是氣流更急速的流動，峽道里大些的石頭過來的風聲，跟閃電照亮時他看見的體積大小存在較大的錯差。

多大體積的障礙物，氣流過來的細微變化應該如何，他可以大約知道。

可是，風聲不對。

那就意味着，有什麼在那裡。

如果只有幾個百戰將，這樣的氣候，李天照還不足以確定。但許多十戰將分散埋伏，無異於增加了很多石頭背面的體積。

一百多個人的影響，讓風聲的異常太明顯，再結合峽道的地理環境，除了埋伏，還能是什麼？

確定了這點，那幾個百戰將躲藏在石頭后造成的細微風聲不正常，才讓李天照可以明確判斷，必是幾個百戰將埋伏所致。

他保持最初的速度跑過來，在進入埋伏點前，卻移到峽道邊上，奔一顆石頭過去。

閃電照亮的時候，他看到那幾條衝出來的身影。

襲擊得手，他料到剩下的人必會不惜浪費戰印力量製造光源，所以提前退走，等着埋伏的十戰將們衝出來。

李天照抹黑尋了塊大石頭旁蹲着，震恭弘=叶 恭弘落又難受又冷，身子不由自主的瑟瑟發抖着，意識迷迷糊糊的，都不甚清醒。

埋伏的敵人匯合一起，幾個百戰將的指揮下，十戰將輪番使用戰印力量，靠劍上的光芒照出一片朦朧。

可是，周圍不見李天照的蹤影。

十戰將們跑過去匯合時，李天照已經迅速跑出了峽道口。

那幾個百戰將搜尋峽道里沒有，料想李天照該是穿過峽道跑了。

一群人衝出峽道外搜尋，一直追着李天照的那些人，這時候也都趕到，看見那些戰印照的光亮，聚集過去，有人在外面發現足跡，於是匯合的人紛紛加速追趕。

如此跑了一路，突然沒了足印。

“這裏可以上山，他必然是上去了！”幾個百戰將不失謹慎的讓人確認陡峭的下坡，防止李天照躲藏一旁。

末了，確認該是逃上了山。

於是他們分作了幾路，有沿路往前再搜尋確認的，有往山坡上去的，還有折回峽道里搜索確認的。

李天照是在山上。

十戰將在命令下不惜花費戰印力量讓劍發光，這反過來，卻也讓他知道敵人的情況。

震恭弘=叶 恭弘落的頭靠在他肩膀上，虛弱又難受，從沒經歷過這種滋味，她只覺得最大的不幸就是來了這裏的陰雲境。

可是，她現在連說話的力氣都沒有。

李天照坐在石頭上，看着山林下方，移動着的，發光的劍。

‘雨不知道會下多久，現在的視線對我有利，這些人很是難纏，背着恭弘=叶 恭弘落想擺脫他們更難。烏雲散去之前，能殺幾個百戰將是幾個了！’李天照打定主意，就對恭弘=叶 恭弘落說：“再堅持一會，解決了帶隊的百戰將，我們就安全了。”

“李天照，你能不能找個地方把我放下來，我真的熬不住了。我保證不會跑，我就乖乖在那待着，等你回來找我。好不好？”震恭弘=叶 恭弘落知道他又要動手，就害怕的不行，那滋味就是酷刑折磨呀！

“條件不允許，我沒辦法確保戰況會怎麼發展，且戰且退，甚至奔走很遠等敵人分散了再尋機會衝殺都有可能。恭弘=叶 恭弘落，再忍忍。”李天照只能狠着心，到這時候了，為的就是獨功。他不能因為心軟，就承擔功虧一簣的風險。

“……李天照，你怎麼這麼狠心……嗚嗚嗚……”震恭弘=叶 恭弘落難過又委屈，害怕的情緒失控，就差沒有崩潰。

“今天我必須狠心。你放心，雖然難受，但死不了。”李天照知道震恭弘=叶 恭弘落的難受，他過去練功經歷過太多次這樣的折磨。

可是，武王殿的目標太大，太難。

他必須，也只能把握所有獲取功績的機會，珍惜，重視。

有舍有得，他不能一邊心軟任性的拿巨大的功績開玩笑，一邊還叫喊着他的目標是武王殿。

雨，還在下着。

震恭弘=叶 恭弘落什麼也沒說了，她本來就知道，也早就知道，李天照是個目標明確，意志堅定，別人無法動搖他的人。

又怎麼可能，突然為她心軟？

發光的那些劍，散開了搜尋，一隊隊，一群群。

雷電照亮天地時，林木的陰影卻仍然遮蔽出許多黑暗。

李天照在樹上，蹲在樹枝上，左手抓着一根樹枝，右手握着劍。

山林是他最熟悉的環境。

從小練功最多的是在山林，百山鎮的時候每天面對的也是山林。

今天，他也要在山林里，把苦練的所有本事，用於拼殺。

‘就看看我李天照的千殺劍，有沒有混沌劍客那般理所當然拿獨功的資格！’李天照的胸膛里，燃起不忿的怒火。

因為他不是混沌劍客，拿了獨功不但要被敵人追，還要被自己人追殺！

混沌碎片，不就是強的讓人畏懼的力量嗎？

那他李天照的千殺劍，一樣能強的讓人畏懼呢？

一隊敵人，過來了。

李天照蓄力於雙腳，飛躥出去的時候，借樹枝的彈力，讓速度更快，彷彿從樹上撲出的的獵豹！

但他比獵豹更凶，更可怕！

黑紅的劍光閃亮，隨他的旋動化作一圈圈螺旋移動的光影。

一圈戰士措手不及之下，瞬間全被斬倒，剩下的驚懼退守，卻也被接連斬飛，又或者嚇的直接跳出去摔滾着下去。

這隊是大地武王所屬的戰士，帶頭的百戰將，在李天照撲下來的時候，瞬間就被斬殺。

那百戰將甚至沒有來得及揮劍。

李天照本來看不清誰是百戰將，卻沒想到襲擊的第一輪，直接就把這群人裡帶隊的斬了。

餘下的十戰將驚駭逃散，根本沒有鬥志。

李天照迅速取了敵將的戰印，提劍就走。

‘這是個好的開始！’李天照奔走一段，扭頭看敵人果然迅速匯合到襲擊點，又快速往山上來。

‘哼！有了前車之鑒，料想發光的劍周圍近處必沒有百戰將！’李天照蹲在地勢低的樹旁，看着一群人跑過去，靠着敵人劍上的光芒照亮，隱約看到這群人中間的一條黑影，握着的劍比別的長些。

‘是你了！’李天照足蹬樹身借力，急速飛撲過去，人尚未落地，凌空急旋中，戰印力量催動，金紅的劍光就已經斬殺了那百戰將及數個十戰將，他雙腳踏實時，劍勢不停，頃刻間把一群人殺倒，剩下的全都逃開。

李天照迅速取了那百戰將的戰印，提劍跑開的時候，又感覺到體印和劍印吸收了一股新的力量。

# 第三十六章 主宰山林的黑暗

‘難道我擊殺了百戰將就會激發一點千殺之力？’李天照暗暗揣測，覺得這十分合理。當年那命運預測師本來就說過，千殺之力是要殺敵才能顯露，還得殺非常多的敵人，故而才有千殺之名。

李天照覺得未來充滿了期望，他本以為在顯露前絲毫沒有端倪可循，如果還能體會到千殺之力的力量痕迹，也就總能體會到變強的歡喜。

但眼下他，他要應付追擊的敵人。

這一次，他推敲追擊的百戰將會更謹慎小心，很可能會兩個以上的同時行動，他再要襲擊擊殺，難度和風險都會更大。

‘必須出其不意！’李天照前沖中突然躍起！

因為風的流動讓他閉着眼睛都知道哪裡有樹，哪裡有草叢，甚至樹的大致粗度，草叢的高度寬度，約莫都可清晰的判斷。

每當這時候，他都感激母親從小想出來的訓練辦法。

他娘因為險死還生的遇襲經歷，故而下決心訓練聽聲之能，但常在戰鬥，其實沒有多少苦練的時間。

反倒讓成長狀態的李天照，勤奮苦練出來了，其效果還遠超他母親最初的設想。

躍起的李天照準確的踩上顆粗度合適的樹身，黑暗中，樹被壓彎，恢復形態的彈力推動之下，把李天照拋了出去。

本來意識不清，痛苦難受的震恭弘=叶 恭弘落，突然有種從高空墜落下去的恐懼。

但下一刻，她又覺得墜落的速度迅速減弱。

李天照飛落坡下，途徑的路線，如他通過風聲捕捉的那樣，果然有大小合適的樹木。

撞過去的時候，枝恭弘=叶 恭弘減緩了衝力，接連兩次，他最後卻能背着震恭弘=叶 恭弘落，還平穩的跳到樹下。

敵人以為他在前方，可他現在，卻在敵人中間。

這就是李天照要的出其不意。

狂風暴雨，掩蓋了他的響動。

他蹲在樹下，看着一隊隊靠發光的劍照亮的敵人往高處去。

直到，有一隊人經過時，離他所在的位置很近。

這隊敵人毫無防備，帶隊的百戰將也毫無防備。

誰想到李天照能從前面‘飛’落到後面？

當李天照衝出來的時候，他們驚愕不已。

然後，金紅的劍光，化作一圈又一圈旋動的光影，斬殺了帶隊的百戰將，斬殺了一群十戰將。

金紅的圈圈劍影，一閃而逝。

地上多了屍體，還有失卻了領隊百戰將，不敢再戰，四面逃散的十戰將。

他們聲嘶力竭的呼喊着：“孤劍李天照在這裏！在這裏！”

倒地的百戰將抓着劍柄，極力不肯鬆開，他看着黑暗中蹲着取戰印的身影說：“你、你到底是不是混沌劍客！普通人的劍不可能會這麼快！”

李天照看着敵人那不甘心的目光，取下戰印的時候說：“你死於千殺之力混沌碎片力量。”

那人剎時間釋然了般，一副‘果然如此！就知道如此！’的恍然大悟神情，然後，脖子一歪，沒了氣息。

李天照揣上戰印，提劍起身，一躍踩在樹身，借壓樹的彈射力量，一飛越過樹林中的黑暗，比下落時候更輕鬆安全的落地。

接着，他又尋了個敵人預料不到的方位。

他看着有發光的劍往這邊過來，聽見林中有大嗓門的人叫喊着：“玄天武王所屬，這裏來個百戰將結伴！別給孤劍李天照逐個擊破的機會！”

大地武王那邊的百戰將也立即有人叫喊說：“大地武王的來，這裏缺一隊結伴！”

追擊的敵人早晚會如此，這在李天照預料之中。

只是敵眾我寡，他也實在無法可破，在此之前能殺幾個是幾個，一旦這些百戰將兩兩合力，他就很難得手了。

一隊離他近些的那對人的百戰將，也扯着嗓子喊了聲：“大地武王的，來一個結伴！”

李天照蹲在樹下，笑了。

他記住這個百戰將的身影了，卻不急着立即動手，而是觀察靠近過來，打算結伴的那隊人的距離。

‘合適！’李天照看距離到位，剎時間起身，衝出去的時候，依舊踏樹身借力，哪怕背着震恭弘=叶 恭弘落，仍然迅快的虛空飛撲了過去！

旋動的金紅劍影一閃而逝，最近那隊的百戰將頓時身首異處，那人察覺危險的時候，李天照的劍已經到了。

一擊得手，李天照也不理會周圍的幾個十戰將，再次縱身躍起，繞走側旁的路，直奔那對過來匯合的敵人的後方。

是的，他直奔後方。

那隊人的十戰將劍上都亮起光芒，警惕的防備着四周。

可是他們的百戰將，卻退離在人群之外，異常緊張的抓着劍，死死的盯着前方他手下的那群十戰將。

戰印製造的劍光就是李天照襲擊的指向，這很容易想到，那麼，他要安全，就該在人群之後的黑暗裡。

他已經後悔來追擊了，李天照像在黑暗裡還能看清他們似得，又移走迅快如鬼魅，他們明明人多，卻在黑雲遮蔽的山林里，全變成了獵物！

‘那傢伙沒來？’這百戰將心中疑慮，李天照在逐個擊破他們，這是顯而易見的事情，剛殺了個百戰將，怎麼會放過再連續襲擊第二個的機會？

這百戰將的判斷是對的。

李天照已經來了，只是，在他背後。

這百戰將的注意力放在那群十戰將自己人身上，因為李天照理當是撲入人群發動襲擊。

可是，這一點他猜錯了。

於是他一點聲息都沒能發出來，就被百紋劍從背後刺穿。

李天照拔劍出來，取了這百戰將的戰印，揣好，又繞過那群靠戰印力量讓劍發光的十戰將，自側面的黑暗裡過去，撿了剛才擊殺的第一隊的百戰將的戰印。

‘他們並肩而行的差不多了，如果是兩個百戰將離的近，突襲之下也不知道有沒有把握一劍同時斬殺……’李天照推敲着，原本他覺得肯定不行，因為一擊之力斬開個百戰將后，劍勁力量就消耗了十之八九，即使連續擊中第二個，也就只剩兩三成的殺傷力。

但現在，他感覺戰印和體力的力量吸收的更強，剛才斬殺的一個百戰將時，劍勁上好像還有四成餘力。

‘爹娘以前就說，一勇勝一力，一力勝十會，一巧破十力。此刻對這力量的優勢，又多了些體會。一擊可否連斬兩個百戰將的差別，就不是身懷許多絕技能夠替代的。’李天照這般想着，眼睛卻沒閑着。

他試歸試，卻要挑選邊上的敵人隊伍嘗試。

戰士沒有勇猛的意志，那麼許多事情連做都不會去做，空有能力也不能發揮到極限，更別說創造奇迹。

譬如此刻，李天照若沒有足夠的勇氣，就不敢找兩個百戰將試力。

但他膽大之餘，也細心的考慮了萬一不行該如何退走。挑選邊上的敵人，就避免了一旦有片刻失利，就被更多百戰將馬上包圍的絕境。

一隊人，過去。

但是，匯合后的隊伍都有三五十人，不是十幾二十個的情況，百戰將如果在人群中間，即使發光的劍更多，李天照還是連敵將百紋劍的蹤影都見不着。

‘這群人里的百戰將無從確認，不適合下手。’李天照忽略了一隊，移動了，又瞄上一群人，卻也沒辦法看到百戰將的位置。

如此篩選了一隊又一隊，終於，李天照找到了合適的目標。

這群人的百戰將也在中間，只是行走中拿劍的手舉了起來，推了推帽子。

百紋劍的長度容易辨別，李天照也就知道，另一個百戰將必在這個的身邊。

李天照抬手把震恭弘=叶 恭弘落垂下來的長發撩起，塞到她下巴下面，看她有氣無力，只剩呼吸，就說：“閉上眼睛，動作會有點大。”

震恭弘=叶 恭弘落什麼也沒說，也不想說，更沒力氣說了。

動作有點大？他跟人動手的時候，哪一次動作不大！

李天照排除雜念，再一次默默推演攻擊發動后可能遇到的狀況，以及對策。

末了，他再度躍起，踏樹借力，人就輕輕的凌空翻旋着拋了出去。

這時候震恭弘=叶 恭弘落才知道，在虛空翻旋，跟在地上快速轉動的滋味完全不一樣——因為還多了一種高處跌落下去，馬上就要粉身碎骨的恐怖！

‘該死的李天照！你到底還有多少折磨我的手段！我恨你——’震恭弘=叶 恭弘落好想一口咬死他。

但下一刻，她就被轉的七暈八素，意識模糊，什麼念想都沒有了。

李天照拋旋着落了過去，幾乎是貼着那兩個百戰將頭頂上方的枝恭弘=叶 恭弘下。

他拋飛過來時，速度不快，輕柔的被投來似得。

但當他到達預計的位置，開始下落時，轉動的速度驟然加快！

為求襲擊效果，急速旋動着落下時，李天照還是頭下腳上！

金紅的一圈圈劍影亮起的時候，就在兩個百戰將旁邊，在幾個十戰將中間。

他們連反應都沒來得及，一個百戰將身首異處，另一個百戰將肩膀及半個身子都被斬開，一群十戰將被餘力斬飛，有兩個直接被斬殺。

‘好！’一擊得手如此順利，李天照很是高興。

可是，旋動中，他卻驚見一把劍，猛的刺了過來！

‘這些十戰將知道徒勞無功，都是逃散或者退守，這人竟如此悍勇！’李天照很是意外。

換了平時，這十戰將只能對百戰將造成皮外傷，但此刻，李天照一劍連斬兩個百戰將，戰印的瞬間爆發力量幾乎消耗殆盡，直至後續力量供給補充到位，存在一個微乎其微的空隙。

這把刺過來的劍，恰好就抓住了這個空隙！

劍入李天照左肩，刺入兩寸余深。

直至這時，體印和戰印力量才又充盈，這才擋住了沒讓劍繼續深入。

李天照廝殺至今，被敵人的劍劃破皮肉的傷勢有不少，但這種程度的卻是第一次，然而，卻不是百戰將刺中他的，是個十戰將！

李天照左掌撐地，本來就有傷，一直忍痛堅持，被刺了這一劍更是痛苦。

好在左臂還能勉強支撐，於是單掌撐地借力，身體倦縮着旋動前沖，在繞身的劍光保護下，斬退了一群十戰將。

‘剛才那人？’李天照本想料理了剛才那個刺他的十戰將，沒想到，卻已經不見了蹤影。‘你倒是聰明，怕我找你、抽了劍就跑了！’

李天照覺得那人很不一般，但他眼下的處境卻無暇去找。

雨小了，天空中的雲淡了。

黑暗的山群多了些光亮。

李天照沒有了繼續襲擊敵人的環境助力，當機立斷的迅速奔走。

李天照奔走飛快，樹林里的昏暗越來越少，光亮越來越多。

李天照突然駐足，他看見前方坡上，一條身影立在那裡。

# 第三十七章 錯身而過的相遇

一條陌生的身影。

那女人穿着件孔雀開屏那般顏色的蓮蓬衣，卻仍然裹不住身形，她立在那，袍帽下，如玉的顏上，透着戒備的冷淡。

除此之外，還有三分疑問。卻不知道是對李天照身上多處血痕的模樣，還是對纏繞在他背後負着的震恭弘=叶 恭弘落。

她立那，如駐足的李天照一般，靜靜的打量。

震恭弘=叶 恭弘落也在打量這女人，原本虛弱不堪，一個字都不想說的她，突然開口道：“還看，想死了是吧！”

她說的當然是李天照，背後有追兵呢！有追兵呢！

“最好避開麻煩，萬一牽連了你，呼喊一聲。”李天照說著，與這陌生的路人錯身而過，卻保持着讓彼此都覺得安全的合適距離。

那女人什麼表示都沒有，就那麼看他過去，又繼續往下走，看着一隊隊人追上去，顯然一切都與她無關。

原本這些，就跟她沒關係。

可是，總有人不這麼認為。

追擊李天照的百戰將們的心情都不好，他們都是百戰將的戰印，一劍斬兩個的殺傷力，除非是天賦異稟，本身力量極其出眾的大塊頭，否則的話，正常是做不到的。

可是李天照做到了，那意味着他至少有力量和速度兩方面，具備遠超尋常的優勢。

即使百戰將們如何不願意，都無法迴避這個事實——他們被比下去了。

但李天照又不是混沌劍客的力量，為什麼會這麼厲害？

怎麼可能被追殺的他，反而在黑暗裡殺了他們那麼多人呢？

又怎麼可能，明明他在上坡剛殺完人，大家都防備着，搜索着，卻還是被他突然又在隊尾襲擊得手呢？

這說不通啊！

除非，他有幫手！

這樣的天氣，這樣的地方，一個女人在這裏做什麼？

是不是李天照的幫手？

“喂！你是什麼人？在這裏干什麼？”有百戰將帶着這種懷疑，還不止一個，他們本來也在追擊的隊尾。

他們懷疑的打量着那女人，一副審問的語氣。

“路過。”那女人很是平淡的答着，仍然保持着原本的速度邁步下行，步走間不疾不徐，風吹着她那身色彩艷麗的蓮蓬衣角陣陣拂動，飄擺。

“站住！”那個百戰將看那女人都不停下來，更覺得可疑，一聲喝喊之下，一群十戰將立即把她圍住。

“哪邊的人？”另一個百戰將站在那女人背後，隨時動手他都可以做夾擊之勢。

“孤行人。”那女人立定，掃了眼包圍的四十多號人。“還有問題嗎？”

“孤行人跑這裏干什麼？準備去哪裡？”那百戰將繼續發問，因為這裏，本來不是孤行人活躍的地方，尤其是山群裡頭。

這裏連值得特意來採摘的藥材都沒有！

他找不到任何一個，孤行人會出現在這裏的理由。

“還是別這麼啰嗦了。我不認識你們追的人，至於我去哪裡既不妨礙你們，也跟你們沒關係。你們追你們的人，我走我的路。”那女人的語氣里透着三分不耐煩。

“你腳下踩的是大地武王的地方！我問什麼，你答什麼！否則，就帶你回去仔細審問！”那百戰將本就不喜歡孤行人，見她如此態度，更是來氣。

“我最近的心情不太好，今天已經給了你們充分的耐心，現在，馬上，做你們的事情，就是最好的結果！”那女人的語氣也變的更冷淡了，好似她肯說這麼多，是何等的恩賜那般。

“我現在懷疑你是姦細，最好乖乖配合，跟我們回去接受審查！如果敢反抗——”那百戰將說到這裏，還特意停頓了下，用不懷好意的眼神掃了遍她的身形，最後落在她臉上，才繼續說：“我們會讓你後悔這輩子為什麼要當孤行人！”

那百戰將說罷，一個心腹默契的上前，伸手就抓向那女人。

可是他沒抓住，反而是伸出去的手掌被那女人一把抓住，扭動的瞬間又把那戰士往側邊一拽，緊接着，就見女人的突然化作一團疾光，揚起的披風下面，露出來一身紫袍。

劍光，一閃抹過那十戰將脖子的同時，她又一把將他推的飛撞向一面包圍的敵人。

那兩個百戰將驚怒交加，卻也不是沒有準備，當即揮劍夾擊，兩劍分左右斬過那女人的身體。

是的，斬過去了！

‘怎麼回事！’兩個百戰將滿腹疑問，從沒有遇到過這樣的事情。

就算他們斬上去完全不能擊傷，也不至於讓他們如此吃驚。

他們是斬過去了！

正常是把這女人斬開了啊！

可是，一點受力的感覺都沒有。

那女人被他們斬中后就突然消失了。

消失了？

兩個百戰將的目光迅速移動，搜尋。

然後，看見那女人還在那裡，就在動手前的位置。

離他們兩個，很近，很近！

那女人雙手分握一把形態獨特的短劍，而這兩把兵器，同時抹過了兩個百戰將的脖子。

瞬息之間，兩個百戰將突然丟失她的位置，結果發現她又突然出現在動手前的方位。

這樣的錯差，在戰鬥的時候本就是致命的，讓他們犹如是被對手成功襲擊了那般。

兩個百戰將倒下了，卻至死都不明白剛才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一群十戰將驚懼不已，做夢都沒想到會是這樣的結果。

於是有人放聲高喊：“來人！這裡有個孤劍李天照的幫手！”

幫手？

‘我什麼時候有了幫手？’李天照在前頭奔走，聞聲不禁暗自失笑，卻立即想起剛才那個陌生的女人。果然，剛才遇上的時候，他就考慮到很可能會牽連她。

李天照繞走着折返，避開一隊隊急急忙追過去的敵人，才又回頭往下。

趴在他背上的震恭弘=叶 恭弘落生氣的說：“見色起意！臭不要臉！被追殺了還想回去當英雄！”

“你突然有力氣了？”李天照打量着下方的情況，說：“他們既然誤會，就意味着會有人掉頭，我打個時間差，先解決下面的敵人，說不定還能跟她聯手再設法解決上面的敵人。”

“哼！”震恭弘=叶 恭弘落總覺得不信，因為剛才李天照就不該停下來的，更不該盯着那女人看那麼久。

他是在被追殺哎！那是在用生命停下來看人哎！

不過，當他們折返下去了一段，看到那的情景時，震恭弘=叶 恭弘落也愣了。

李天照也很吃驚。

一地的屍體，六個百戰將，超過五十個十戰將。

死成了一圈圈，看起來都沒逃多遠，而逃開了的，那女人顯然都沒有特意追擊。

因為李天照看見，兩棵連生樹下的空里，蹲着個瑟瑟發抖的十戰將。

但其實那位置，並不算隱蔽。

至少，那女人站的位置，應該能看見。

那十戰將應該也是知道了，這時突然跑出來，連滾帶爬的跌到坡下去了。

‘這女人是誰！這麼厲害！這才一會功夫，這麼多人全被她解決了！’李天照覺得這應該是戰印力量存在差距，得是百戰將打千戰將的戰印才有這等結果吧！

那女人立那，扭頭看着他，沒有說話。

李天照也看着她，沒有做聲。

對方完全有能力解決麻煩，他現在如果想利用對方的戰鬥力，就該多說些什麼，等敵人回來了，那女人就得被迫出手，他等於得了個強勁助力。

但李天照沒這麼做，他什麼也沒說。

那女人看了他片刻，也沒說話，自顧繼續往下走了。

震恭弘=叶 恭弘落奚的說：“哎喲，想當英雄沒機會，人家比你厲害多了！”

“真是厲害，她殺大地武王的人，難道也是玄天武王所屬？”李天照推敲着。

“別做夢了！你傻不傻呀！十之八九是孤行人！她要是武王所屬，那幾個百戰將的戰印還能不拿？”震恭弘=叶 恭弘落覺得李天照此刻一定色迷心竅，正常的觀察力都沒有了。“沒想到你是這樣的色鬼！你不是結婚了嗎？”

“你能不能別胡說了？”李天照過去撿了百戰印，這些敵人不是他殺的，戰印里沒有對應的記憶碎片作為證據，功績也就會打折扣，卻還是很可觀的功勞。別人不要，他沒道理不要吧。

“是我胡說？瞧你看她看的被追殺都忘了的德性！”震恭弘=叶 恭弘落一說就火。

“我覺得她的眼神有點像我娘看人的時候，不知道凶的時候是不是也像。”李天照想起母親，心裏又揪着。

“你娘，也這麼厲害嗎？”震恭弘=叶 恭弘落已經能想到此刻李天照眼神里的哀傷。

“輪本事我娘不輸任何人！村隊長說他們運氣不好，功績得了不少，基本都花在治療上了。所以戰印的力量不高。”李天照心裏的父母，自然是好好好，強強強！

“那也是很正常的。不過，百戰將該有吧？有百戰將的戰印才有體印，才有戰印絕技，也就是厲害的戰士了！”震恭弘=叶 恭弘落理所當然的覺得，李天照的本事這麼大，他父母當個百戰將還不是理所當然？

可是說完了，又立即後悔，明明李天照說過，他是鄉村出身啊！如果是百戰將，玄天武王那邊也肯定是修身殿出身了吧！

“他們是天級十戰將，距離荒級百戰將一直只有一步之遙。衝擊了許多次，功績總是治了傷。”李天照知道的沒那麼詳細，這是陳皮當年給他說過的大概情況。

陳皮當時也是擠出來的時間，沒能跟他說多少，後來說是有空會再來看望李天照，到時候再給他好好聊聊他父母的的事情。

可是，幾年過去了，李天照連陳皮是否還活着都不知道。

李天照在樹上等着，擬定了下一步對付敵人百戰將的路數。

那女人殺了這麼多敵人，山上的人折返回來，必定會在這裏駐足，而且防備會鬆懈。

他從樹上跳下去，就一劍，殺一個是一個，能殺兩個百戰將那就更好了。

一擊之後立即起躍，借樹撤走，把握很大。

震恭弘=叶 恭弘落卻很不解。“我們怎麼不趁現在逃走？”

“沒用的，我背着你，遠途沒他們快。這些人都熟悉山林，路上不可避免留下的痕迹他們都能發現，會一直咬着我們不放。只有把百戰將都解決了，才能甩掉。”李天照又等了一會，暗暗覺得奇怪，為什麼剛才追他上山的那些敵人，這麼久了還沒回來？

追一段后就該會發現沒有李天照過去的痕迹，早就該掉頭回來了啊！

‘這麼久了，走路也走回來了啊！’李天照滿腹疑問，覺得情況太過反常。

# 第三十八章 雲暮煙

“他們是不是怕了你，不敢追了呀？”震恭弘=叶 恭弘落等的有點急了，即使她明明不希望再被李天照帶着旋轉，但眼下的情況是很奇怪。

“那他們更該掉頭回來，沒必要繼續耽擱時間。”李天照不以為追擊的百戰將會輕易放棄，雖然死了不少，但至少還有十幾個呢，現在沒有無光的黑暗環境助力，敵人視線明朗，佔據巨大優勢，怎麼會放棄？

李天照又等了一陣，還是不見敵人折返。

震恭弘=叶 恭弘落都忍不住了，說：“要不我們過去看看？”

“不行，有可能是敵人設好埋伏！其次，就算要走，也是往山下方向走。必須我們帶動敵人，不能被他們調動。”李天照卻仍然抱有耐性。

震恭弘=叶 恭弘落就只好繼續猜測着，等待着。

突然，山坡上有人下來，不止一個。

是大地武王和玄天武王的人，平時勢不兩立，此刻卻混雜在一起，個個神色倉惶，似在害怕什麼。

帶頭的一群人跑下來，看到那一地被陌生女人殺的屍體，就有人驚急叫道：“都死了！”

“快走快走！”後面的十戰將急忙催促。

一群人跑了下去。

陸陸續續的，一群群的人跑下來，還有跑太急滑倒了的。

李天照在樹上，看着下方過去的，沒有一個是百戰將，不由滿腹疑雲。

一會功夫，人好像全跑下去了似得，等着，也沒再看見有敵人跑下去。

“他們怎麼回事？”震恭弘=叶 恭弘落也是一頭霧水。

“……”李天照推敲出了一個答案，卻又覺得，不足以確定。

正這時，那身色彩斑斕，異常艷麗的蓮蓬衣出現在他們視野。

震恭弘=叶 恭弘落懵了，旋即暗暗咬牙，很是不爽。

李天照從樹上一躍跳下去，還沒來得及開口道謝，那女人先問他說：“你剛才回頭，是想幫我？”

“一半。另一半是覺得，既然他們已經把你當做我一夥，今天你已經卷進來了，我們合力肯定更好。”李天照實話實說，並不說漂亮話裝腔作勢。

震恭弘=叶 恭弘落暗暗嘆氣，覺得他也太實誠了，這時候就該說是！

還得大義凜然一臉正氣的說：絕不願意牽連無辜云云嘛。

人家聽了，還不得被感動的心窩暖暖，又覺得他品德高尚啊？

哪有這麼實誠的啊！說了實話，人家聽的全沒了暖意，像是冷冷冰冰的計算，連本有的一半善意也給忽略了。

那女人沒什麼表情的又問他：“剛才回來了，怎麼什麼也沒說？”

震恭弘=叶 恭弘落覺得這話問的奇怪，卻見李天照毫不猶豫的回答說：“你是想問，為什麼我剛才沒有主動攀談，等敵人回來了藉助你的力量吧？”

“是這意思。”那女人嘴角揚起抹微笑，她本不能這麼問，因為很可能李天照從開始就沒想到過這點，故而她才換了個方式。

“一方面是不想麻煩你；另一方面，雖然我的處境很糟，但我覺得靠自己的力量並不是挺不過去。換言之，如果逼到那地步了，剛才我未必不會拖你下水。”李天照還是說的實在。

因為他不想把別人當傻子，他覺得，許多事情大家理所當然的都彼此瞭然，為什麼還要說些虛的？

“的確不用感謝，我只當宣洩心情。”那女人笑了笑，邁步下山。

“感謝當然應該，我自己解決困境不知道得在山林跟他們奔走周旋多少天。請留個名號，將來如果有機會，一定還上今日的相助之情。”李天照正色道謝。

不料那女人駐足，回頭看着他說：“剛覺得你實誠，原來並不是。”

“何出此言？”李天照不知道自己哪句話不對。

“分明想認識別人嘛！還說什麼還相助之情！她明擺着是孤行人，你敢還她什麼人情？”震恭弘=叶 恭弘落早就一肚子火氣，這時忍無可忍。

“為什麼孤行人的人情就不能還？”李天照是真不明白了。

“好啊！我等着看你有機會的時候，敢不敢還我人情。我叫雲暮煙。”雲暮煙哂然一笑，徑自轉身去了。

“我叫——”李天照提高了聲音，正要通名，不料才說了兩個字，就被雲暮煙打斷了道：“孤劍李天照，聽他們嚷嚷過了。”

李天照不禁笑了，只好改而說：“後會有期！”

雲暮煙卻沒有再答話，身影很快看不見了。

“你是真不知道還是假不知道？武王所屬，不能跟孤行人往來過密！你還敢說還孤行人人情的話？不想復活你爹娘了？”震恭弘=叶 恭弘落最後的問題，簡直是正中要害。

李天照不禁一怔，這才知道，為什麼他剛才那話，會讓兩個女人都覺得好笑。“難道對武王的忠勇，會因為認識了孤行人就被抹殺？如果是那樣，我連百戰將都當不了。”

“哦？”震恭弘=叶 恭弘落覺得有故事。

但是，李天照卻沒有再說。

上了山坡，走了一段，就開始見到屍體。

百戰將的，一個，又一個，又一個。

李天照發現，這些百戰將的屍體間隔距離很接近。

他回想着雲暮煙的身高，尋常步走的距離，估摸着，被殺的百戰將之間的間距，大約都在她的十步。

‘十步殺一人？這幾個全都是背後被刺中，說明當時沒有反擊之力，奔走中只顧逃，全然沒有回頭拼殺的勇氣。不是實力存在絕對的差距，這些百戰將絕不會如此，這簡直就是百戰將打十戰將才有的情形……’李天照觀察着戰場的情況，推敲着信息。

而這時，雲暮煙見到李天照在烏雲蓋頂時候拼殺的戰場情形。

她看着戰場的狀況，還有泥濘中雜亂的腳印，面露困惑之色。四面張望着搜尋了片刻，發現樹上粘着的泥濘。

雲暮煙這才面露微笑，突然輕盈的躍起，踏着樹上的痕迹，頓時疾飛了出去，落在雜亂足跡之外的邊緣，那裡有李天照的足跡，因為背着人的緣故，特別深，又遠離了雜亂的腳印，很容易辨認。

雲暮煙循着這串足跡，停留在樹下，望着距離很近的幾具屍體，突然眉頭微皺。‘多快的劍才能辦到？他是混沌劍客？’

雲暮煙這般還原了李天照作戰的情景之後，心中卻越發疑竇。

所有的襲擊都是瞬息完成，包括一擊斬殺兩個百戰將。

超常的劍速，快的只能用某種混沌碎片的能力才能解釋；超過百戰將戰印程度的力量，也只能用混沌碎片能力來解釋，因為李天照的塊頭，分明沒到自身肌體的力量能超越常人幾個層次的地步。

那麼，一個人，怎麼會有兩種混沌碎片的能力？

“孤劍李天照……有點意思。”雲暮煙下山了，但她記住了這個名字。

李天照收拾了戰場，撿了許多戰印。

震恭弘=叶 恭弘落看他把自己人的戰印也混在一起放，就告訴他說：“自己人的戰印你別直接交上去了啊！可以跟敵人交換，功績會高一大截。”

“……還有這種事情？”李天照很是意外，轉念一想，又明白了。

回收自己人的戰印，固然是功績。但敵人的戰印，即使沒有記憶碎片作為證據，功績也比回收要高一倍。

那麼，當然就存在敵我雙方交換自己人戰印這種事情。

震恭弘=叶 恭弘落看李天照還把百戰將的武器也捆起來，忍不住問：“你幹嘛？”

“這些武器都挺好，回收的功績不錯。”李天照提起一大捆，震恭弘=叶 恭弘落沒好氣的抱臂胸前。“這就是你不背我的理由？”

“你不是叫喚要下來嗎？”李天照覺得她有點無理取鬧，沒有陰雲境的時候那麼好相處。

“現在都沒敵人追了，我還會要求自己下來走路？你分明是為了背劍才放我下來的！”

“來來來，我背你，劍拎着就行。”李天照不想再啰嗦，再者，背她走本來就更快，雖說敵人退了，也不知道會不會跟其他追上來的百戰將會合，然後又來追擊，當然是不耽擱的好。

“你還真要繼續拎着一大捆劍啊？”震恭弘=叶 恭弘落心安理得的讓李天照背，她都虛弱成什麼樣了，哪有力氣陪他跋山涉水！

可是，李天照背上了她后，還是拎着那捆劍走了。

震恭弘=叶 恭弘落還有什麼話可說呢？

功績對於李天照來說，就是這麼重要。

李天照背着震恭弘=叶 恭弘落，拎着一大捆劍，走到天黑的時候，突然聞到了股香味。

剛開始，他還以為是想吃烤肉想出幻覺了，多吸了幾口空氣，又覺得是真的。

“李天照，我好像聞到烤肉香了！是不是餓出毛病了呀？”

“我想不是。”李天照循着香味找過去，很快看見了一團燃燒的火堆，不由大喜過望，喊了聲：“樵夫！”

“樵夫？樵夫——”李天照趕到火堆旁，沒看到樵夫的蹤影。

但火堆邊放着一壺酒，正熱着；還有六隻山雞，正烤着。

‘樵夫是不想見震恭弘=叶 恭弘落？還是怕他對別人說我認識他這個孤行人？’李天照猜想着，發現火堆周圍有啃過的山雞骨頭，從份量來看，超出樵夫一個人的胃口。‘樵夫莫非認識雲暮煙，在這裏見過面？’

兩個都是孤行人，如此又解釋了雲暮煙何以孤身出現在這種山林，李天照實在很難不把他們聯繫起來。

“罷了！樵夫你不現身，我就多謝你的招待吧！”李天照取了繩子，放了震恭弘=叶 恭弘落下來，兩個人喝酒吃肉，只覺得許久的疲憊勞苦都一掃而空。

吃飽喝足，李天照拿繩子在樹之間做了吊床。

震恭弘=叶 恭弘落看他做完一個就沒動靜了，忍不住問他：“我的呢？”

“第一，你有微乎其微的可能溜了；第二，山林夜間有猛獸，擅長偷襲，我怕睜眼去救的時候你脖子已經被咬斷了；第三，還有些毒蛇之類的危險……”

“好了好了！不要說下去了，睡一張吊床就睡一張！”震恭弘=叶 恭弘落沒意見了，躺上去后，還拽着李天照的胳膊，東看看，西瞄瞄，嚇的不敢入睡，直到實在睏乏的受不了，才合眼入了夢想。

睡熟了，還使勁挨着李天照，幾度被他嫌棄的擠開了些，卻又很快往他身上歪。

# 第三十九章 咸妻良友

天亮的時候，李天照收拾好東西，喊震恭弘=叶 恭弘落起來時，她猛然睜眼，叫道：“幹嘛幹嘛！是不是有毒蛇！”

李天照無語的看着她，震恭弘=叶 恭弘落搞清楚了狀況，難堪的抱怨說：“都怪你！說什麼毒蛇猛獸嚇死人了！噯，我跳下來，你接着啊！接准了呀！”

李天照接住了，准準的把她抱住。

只是……

“……你故意的吧！”震恭弘=叶 恭弘落紅着臉，覺得擠壓在胸前的呼吸熱氣，讓她份外不自在。

“不好意思，忘了避嫌。”李天照是忘了，至今只有抱山芊啟的經驗。

“借口——”震恭弘=叶 恭弘落覺得他就是故意的。

“對了，之前你說，我們已經是朋友了，現在你覺得，還是嗎？”李天照突然表情嚴肅，讓震恭弘=叶 恭弘落本來想脫口而出說：‘才不跟你當朋友’的話硬生生又吞了回去。

“幹嘛突然這麼問？朋友嘛……勉強算是吧。”

“有件事情想托你幫忙。”李天照看震恭弘=叶 恭弘落毫不猶豫的答應了，很是感激，就把事情說了，然後，就看到她吃驚的愣着……

“你相信我？這麼重要的事情，你敢託付給我？”震恭弘=叶 恭弘落這一刻才覺得，李天照真的把她當朋友了。

“實話說……”李天照話沒說完就被震恭弘=叶 恭弘落打斷道：“打住，我喜歡聽美好的話，實話說後面的內容請以後都對我免除。就這樣吧，既然你敢相信，我當然不負所託！”

好吧，李天照尊重她的意願，就不再啰嗦。但他心裏卻早有一個念頭，此刻下定決心，必須去做。

這之後的路，再沒有遇到敵人，穿過群山，李天照直接從百山鎮的路往豐收城。

他終於回來了，而他的心思，其實早已經飄回了千山城。

山芊啟是不是在家裡，盼着他快點回去呢？

山芊啟是很挂念李天照的，但是，天天悶在屋裡，可不是她的作風。

所以，她第二天就約了朋友在城裡聚會。

吃喝逛街騎馬打獵……一樣也沒耽誤。

這天，千山城城長派的人在獵場找到山芊啟時，她還很不樂意的問：“幹嘛呀？正比賽射獵呢！”

“百戰長回來了！帶着天大的獨功！”

“哇！”山芊啟瞬間丟了弓箭，騎上來人牽的馬就往回跑。

幾個修身殿的朋友見狀，不由面面相覷，難以置信的議論說：“聽說豐收城和大地武王的人追李天照進了山裡，他竟然還活着回來了？”

“我只聽說豐收城派人找城長，大肆指責李天照，城長理虧又不敢開罪豐收城，被罵了個狗血淋頭，事後又拿手下人撒氣，但具體是為什麼還真不知道，怎麼現在又說帶了大功回來？”

“呵呵，這事我知道。”一個男的口氣平淡，但驟然成為眾人注目的焦點，他眼裡還是露出三分掩飾不住的得意之色。

“你們石家怎麼會知道？”先前說話的人頗為不爽，他家裡有人在城長那做事才會知道剛才那些，石家能比他知道的更多？

“巧了，家裡有人跟豐收城的使者同行，也就知道的多那麼一點。”石家那男人呵呵一笑，質疑的那人頓時沒了脾氣。

石家那人很是滿意，這才繼續說：“這李天照少年得意，狂妄過人。支援陰雲境的時候，不理副將勸阻，一個人離隊當孤劍。也是運氣好，不知如何還把混沌劍客保護的混沌之心給劫了，因此被追進山林，也不知道如何走運，竟還能活着回來！此番看看城長如何處置，若有不公，你們會如何我不知道，但我們石家忠心於偉大玄天武王，不會對任何踐踏規則的事情沉默！”

另外幾個大姓家族的人並不作聲，這麼大的事情，他們做不了主。再者，石家一直對城長位置有覬覦之心，本來就是公開的秘密。

此刻這般公然表明態度，顯然是背後得了豐收城撐腰，是要拿李天照的事情做文章了。

但他們幾家，卻沒有必要蹚渾水。

石家那人暗暗冷哼，心想都是些無膽鼠輩，將來石家得勢，看他們如何諂媚。

山芊啟駕馬飛馳，路上叫喊着：“讓開！讓開——千山城急務，擋道者問罪！”

原本這般的話不能隨便說，但山芊啟仗着父親是城長，此刻又心急如焚，也就不管那麼多了。

街道上，石天龍聽見山芊啟的聲音，看見她駕馬過去，全然沒發現他的存在，不禁想起李天照的羞辱，更是激憤難當。‘哼！以為找了個寶，看你千家如何因為他而大難臨頭！’

山芊啟趕回家裡時，管事的看到她回來，忙說李天照在書房，又說豐收城的使者聽到消息，跑來叫嚷着要城長交人，暫時安撫在大廳里，卻一直吵鬧不休。

“知道了！”山芊啟直接去了書房，也不敲門，推了推，發現裏面插上了，就喊：“爹！是我！”

門開了，是李天照。

兩人新婚分開，雖然短短几天，乍一見面，也不顧還有誰在，山芊啟直接撲李天照懷裡，嬌聲責道：“叫你不要胡來！結果還是不停副將勸阻！聽說你被追進山裡，害我日夜提心吊膽，好在你總算回來了……”

山芊啟說到這裏時，看見書房裡還有個女人坐那在喝茶，而且眼神不太對，當即眉頭一皺，沉着臉質問李天照說：“她是誰？”

“她是震恭弘=叶 恭弘落，本是大地武王所屬，現在願意歸降玄天武王……”

“她就是俘虜？”山芊啟神色不善的打斷，壓着火氣又追問說：“給我說說，陰雲境里，路上你們怎麼睡覺的！這麼漂亮的俘虜陪着，你可舒服了！怎麼捨得這麼快回來？山裡多逍遙快活啊！”

“胡說八道什麼！”千山城城長沉聲呵斥，卻又不好在混沌之心面前說些露骨的話，正考慮如何制止。

山芊啟卻已經哭着喊了起來。“爹！李天照欺負我，你卻還幫他說話？我天天在家裡擔心他的死活，他倒好！抓個好看的女俘虜逍遙快活！以為我不知道抓着女俘虜都怎麼對待的么？他還把人帶到這裏，以為我是笨蛋什麼都不知道？”

李天照很是有些……不知所措。

對，就是不知所措。

不是因為無法應付山芊啟的這些言語，而是，他根本沒想到山芊啟會說這樣的話，做這樣的事情。

毫無徵兆，莫名其妙。

他突然發現，他對山芊啟的了解原來是一片空白。

“平時太嬌縱你了！馬上出去！我們有要事相商，你再留此地，判你竊聽機密！”城長很是惱火，尋思着先把山芊啟趕出去了再說，繼續鬧騰，更是麻煩。

“好呀好呀！爹也欺負我，就治我罪好了！想怎麼處置就怎麼處置！”山芊啟哪裡害怕，平時還會給他父親顏面，這時覺得無盡委屈，就不管那麼多。

千山城長喊了兩個女將進來，直接把山芊啟拖了回去，末了，看李天照異常沉默，大約猜到他的心情，就說：“是我太慣她了，以後你要好好教她！”

李天照點點頭，夫妻重逢的喜悅，被這麼一鬧，消失的無影無蹤。

不料正這時，震恭弘=叶 恭弘落突然站起來，走到門口，沖外頭走道里被人夾着往回拖的山芊啟說：“你想知道，我可以告訴你呀。李天照怕我逃脫，我們路上日夜緊貼着對方，簡直就沒分開過。我現在呀，閉着眼睛都能在人群里分辨出他身上的氣味！還有呀，李天照本事高，路上還吸引了個漂亮的女劍客主動替他殺敵呢！”

“李天照！你出來，你出來給我說清楚！”山芊啟氣的大叫，卻被人越拖越遠。

震恭弘=叶 恭弘落回書房裡坐下后，看城長欲言又止，李天照一臉無語之態，她卻理所當然的說：“我是混沌之心！知道什麼意思么？就是一直被人特別關照，特別敬重，特別保護着的！我不給別人氣受就很好了，能讓別人氣我？她敢惹我不開心，我就讓她氣撐了，氣炸了！誰不服氣，有本事去找武王懲罰我呀！”

李天照無言以對，因為他也不知道該如何解釋山芊啟的表現。

千山城城長更不打算對此事發言，因為確實沒脾氣，混沌之心實權未必多大，可地位是真的高，只有武王可以指揮，不管在哪裡，保護混沌之心都是必須盡的責任和義務。

千山城城長也不想再為山芊啟的胡鬧繼續耽誤正事，他已經聽李天照回報了過程，這時就說：“混沌之心依律必須立即護送去玄天武王城，順便報功，此事我親自去，以免再有周折。你此番獨功得罪豐收城太厲害，而且功勞太大，勢必有許多人想施壓指染。一旦壓力過來，就是我也難以硬抗，最好的辦法就是迅速報功，如此旁人再也不能指染，也是得罪人最輕的辦法。”

“此事辛苦城長！我想去一趟大地武王那邊，替震恭弘=叶 恭弘落把她家人接過來。恐怕將來大地武王知道她在這邊，會拿她家人治罪。”李天照早有這想法，產生於陰雲境里震恭弘=叶 恭弘落积極配合，還對他真誠關心的時候。

“這……”千山城城長覺得不妥當，卻又不好直接否決，顧慮震恭弘=叶 恭弘落的態度，也覺得李天照不容易聽人勸說，直接反對難以奏效。

# 第四十章 認知平行線

震恭弘=叶 恭弘落心裏感動，卻笑說：“心意我領了，但沒必要。不管是哪位武王，都會很願意替我復活家人。所以呀，他們也不會有事。家人還在那邊，不定將來還有機會來遊說我，對我家人下手，那玄天武王就能替我復活了他們來這邊團聚了。”

“那我更該去了，讓你跟家人團聚。只要有你的信物，此行該沒有什麼危險。”李天照態度堅持。

震恭弘=叶 恭弘落看在眼裡，感動在心裏，這當然是最好的，但她卻怕李天照有什麼閃失，就盼着千山城城長勸說。

“這樣吧，此事我交給別人去辦，只要有信物，本來就不難。實在沒必要讓你跑一趟，報功之後，你們夫妻興許都可升至千戰將，屆時還要去武王城受封，你就不要出去了。”千山城長可不願意為了這事讓李天照冒險。

李天照卻早有決定，不肯就此放棄，突然拔劍出來，橫擺面前，就想用劍誓，好讓城長無法可勸。

沒想到震恭弘=叶 恭弘落竟然一把抓過來，幸虧他劍移的快，她才沒抓在刃上傷了手。

“你幹嘛？”

“你想幹嘛？”震恭弘=叶 恭弘落很是生氣，暗覺李天照真是不知道把人城長放眼裡，這般無視城長說的話。“我都說了，根本沒有這種必要！事實上將來我可以托請玄天武王幫忙，他通過交涉就能替我把親人接過來，你去無謂冒險做什麼？你非要去，我也不會給你信物，沒信物，我家人絕不會跟你走！”

“真的可以？”李天照半信半疑，若是如此，那他實在沒必要多此一舉。

“這有什麼難？我人都過來了，大地武王雖然不會主動放他們走，但也沒有扣死了的必要。往極端了說，我設法給他們送信，叫他們自殺了，這邊玄天武王替我復活了不行嗎？大地武王還不如大度點，隨便尋個事情交換了更好。”震恭弘=叶 恭弘落這麼說了，李天照才收劍入鞘，答應說：“原來如此。”

千山城長暗暗犯疑，也看出這兩人關係實在奇怪。一個是俘虜，一個是抓了她過來的人。

竟然能交情這般好？

這是哪門子的道理！

不過，他又知道混沌之心的禁忌，也就只是把疑慮放在肚子里，笑着說：“天照你就別無謂擔心了！混沌之心是武王的特使，這點小事根本不值一提。未免夜長夢多，我直接護送混沌之心去武王城，豐收城的使者你不必理會，見都不用見面。再過一會他見不到我，必料到我已出城，自然會回豐收城去。芊啟那裡，你好好解釋下情況，她要還使性子，別理她就是，要不了幾天就過去了。”

“城長放心，我會處理。”李天照說完，看千山城城長拔劍在手，對着劍說了眼下的情況，明確了那些戰印，還有混沌之心的功績性質。

原本李天照就推測，此番功績，除了三成貢獻給玄天武王，剩下的就是他和城長均分，而實際上他那部分，又主要是填補山芊啟。

這種情況下，千山城城長如果還沒勇氣承受壓力確保功績的話，那未免太荒謬可笑了。

震恭弘=叶 恭弘落跟着從後門出發時，扭頭看着李天照，見他微笑揮手的模樣，哪裡有什麼不捨得她的意思？不禁暗覺心酸，又覺得可氣，也掛着從容的笑容說：“拜了！有機會再見。”

“好啊！如果還有陰雲境里找混沌氣珠的任務，咱們還能並肩作戰！”李天照很期待這種再見。

震恭弘=叶 恭弘落卻白了他一眼，心有餘悸的說：“你就做夢吧！戰鬥任務我死也不會跟你一起！”

她說罷，在千山城城長為首的幾個人護從下，駕馬飛馳而去。

李天照輕嘆着自語說：“其實你再多轉轉，慢慢就適應了，到時候還能有修鍊千殺劍的基礎。”

不過，他估摸這話跟震恭弘=叶 恭弘落說了，她也不會理睬。

震恭弘=叶 恭弘落可以不理，但山芊啟卻不能。

夫妻一體，榮辱與共。

經歷陰雲境的事情，李天照就已經決定，這次回來，必須好好幫助山芊啟修鍊提高。

戰士到底要戰鬥，戰鬥的事情，強一點弱一點，往往就是生與死的差別，實在不可兒戲。

原本李天照的認知里，戰鬥本事的修鍊，從來都要認真對待。

像他父親說的那樣，每一次的練習都要緊張起來，必須抱着這一劍如果錯了，慢了，沒打准，就可能被敵人所傷，甚至所殺的態度。

可是，李天照還沒來得及跟山芊啟聊聊這些，卻見識到她突然爆發的脾氣。

還是讓他很無語的脾氣。

‘娘和爹也沒這樣啊，他們有什麼事情三言兩語就商量妥當，更多的時候就是一起練功，一起教我練功……’李天照回憶着父母，卻覺得，根本沒有可借鑒的經驗。

至於村裡人，鬧騰那也是有的，但要不是男的打女的，要不就是男的被女的吼到門外去。

這兩種，李天照都不喜歡，從小看在眼裡，就覺得，還是他爹娘好。

李天照站在屋外的台階下，被子，衣服，生活用品等等，全都被摔在這裏。

東西，全都是李天照的。

‘這不是村西頭的母夜叉二大娘才會幹的事情嗎？’李天照站在那堆東西前，有剎那的恍惚……好像他變成瞭望天村母夜叉二大娘的丈夫了，然後就想到那男的常被罵的進不了門，睡柴房的處境。

李天照一個激靈，迅速把這些記憶全給掃到角落去，山芊啟怎麼能是母夜叉二大娘那般的女人？他李天照又怎麼可能是母夜叉的丈夫那般性格的人？

李天照跨過那堆東西，踏上階梯時，門外一個女戰士擋在前面，神情里透着兩分冷傲的說：“七小姐說了，百戰將今晚睡客房。”

“客房？不是柴房？”李天照一副很吃驚的模樣。

“城長府里沒有柴房，只有雜物房。”那女戰士臉上掛着一抹輕笑，他覺得李天照的反問，還是挺有自知之明的。

“那為什麼不是雜物房？”李天照繼續發問。

“百戰將想睡雜物房，那也得七小姐同意。”那女戰士的語氣依舊平穩，她在這裏，本就是為了幫助山芊啟出氣，同時讓李天照認清楚自身位置。

山芊啟的房門不是他想進就能進，就算要在這裏睡雜物房，也不是他自己可以決定。

“那就是說，你肯定不會讓開？”李天照繼續發問，神情里看不到任何情緒。

“只有七小姐可以決定。”那女戰士暗暗戒備，防着李天照可能會突然發作。

李天照沒有發作，只是旋身伸手抓了過去！

那女戰士明明覺得可以避開，可是，偏偏那隻手卻來勢快的不可思議，就那麼一下便捏住了她的脖子。

她覺得渾身沒有了力氣，意識也在迅速模糊，她掙扎，反擊，卻都沒用，也沒力。

她的意識模糊的更快，終於，眼前一黑，暈了過去。

李天照敲門，山芊啟怒聲說：“我說了！你今天睡客房！”

李天照就不說什麼了，直接拔出劍，插進門縫，把裏面的門閂刺斷，門，應聲而開。

山芊啟從卧室跑出來，看見他竟然硬闖，不由氣的手指着他說：“你、你、你敢硬闖！”

“這是我們的家，我有權進出，為什麼不可以硬闖？”李天照抽劍入鞘，看見山芊啟掉頭跑進卧室里去了，他過去，正打算提議說好好聊聊，沒想到，山芊啟握着劍沖他揮了過來，嘴裏直說：“出去！出不出去！不出去別怪我不客氣！說了叫你睡客房……你！”

山芊啟話沒說完，李天照直接徒手一把抓着她的手，一扯一扭，她劍頓時拿捏不住，掉到地上，不禁激惱揮拳打過來。

李天照夾住她胳膊，她又使腳踢，李天照只好把她推進房裡，直接壓到床上，山芊啟掙扎不動，激惱之下叫道：“你、你這鄉野匹夫！不知好歹！我們千家選中了你，你不知道好好哄我開心！先是做對不起我的事情！現在還敢這般欺負我！”

“你不動手，我就不必這樣。我既不能打你，也不想讓你打，不如此，你教我該如何？”李天照感覺山芊啟掙扎不脫，已經放棄，就說：“鄉野匹夫嘛，是事實。至於我們結婚，那是命運預測師判斷的結果，說什麼千家選中我？至於對不起你的事情……”

“裝什麼傻！被我們千家選中，你心裏不知道多高興！還假裝一無所知？我告訴你！我山芊啟不是你能欺負的！本來就想罰你睡一天客房，再給你機會跪下認錯，我也就原諒你了！就你現在這般不知好歹，不知進退，我要罰你三天！不、五天！還要是雜物房！放開我、快放開我、再不放開我就罰你一個月！”山芊啟哪裡想到李天照敢如此對她？

她從小到大，在修身殿里也好，家裡也好，她父親生氣訓她都沒有幾次！旁人對她更是不敢開罪，她跟李天照在一起，本來就是下嫁了，他還敢不對她千依百順？

山芊啟簡直覺得、簡直覺得認知都被顛覆了！

李天照聽的心裏暗暗咯噔，追問說：“你的意思是說，我們的配婚，是城長決定的？”

“快放開、放開我！你這個鄉野匹夫，不知好歹！愚不可及！爹就不該叫命運預測殿把我們配婚一起！你就是腦子從小被門板夾壞了的傻子！”山芊啟急的哭了起來，卻又掙扎不脫。

而李天照，卻如遭雷擊……他沒想到，一直認為不可侵犯的、武王訂立的規則，竟然還會被城長如此無視！

命運預測殿的匹配結果竟然都能插手！

山芊啟哭的傷心委屈，越想越氣，突然又叫道：“你憑什麼敢這麼對我！吃我千家的住我千家的，爹給了你別人做夢都得不到的機會讓我嫁給你，你卻這般對我，簡直是白眼狼！你就是白眼狼！”

“結婚的時候，城長說叫我不必回百戰將居，這座院子就是我們的家，你也習慣了住這裏，因此我答應。現在你又說，這裏並不是我的家。我有點糊塗，這裏到底是不是我們的家？”李天照本來想着山芊啟誤會他跟震恭弘=叶 恭弘落，因此生氣，說的一些話他也不該計較。

但是，如果配婚從開始就是人為控制的結果，他實在有疑問，那他該如何看待？

“就你那破百戰將居也好意思叫我去住！虧你有臉說出口！也就你這樣的鄉野匹夫才稀罕破百戰將居！城長府姓千，是我們千家恩賜你能在這裏住！你蠢的連這都搞不清楚嗎？”山芊啟話說完，突然覺得壓力一輕，李天照沒控制着她了。

山芊啟以為他終於認識到自己的位置，正待要繼續發作，卻見李天照頭也不回的出去了。

“怎麼？知道錯了！看在你知錯就改，自覺去雜物房的表現上，我興許會少罰你幾天！但你今晚不許睡覺，我要罰你跪一整夜！聽見沒有？”山芊啟氣憤憤的說著。

卻看李天照毫無反應，就追了出去，然後看見他也不理睬自己，只是把地上那些，他帶來的東西包起來背上，徑自走了。

“哼！還敢甩臉！”山芊啟氣不打一處來。

她本以為李天照去了雜物房，不料，片刻后就有人來報，說李天照出了城長府，騎馬走了。

# 第四十一章 計劃與變化

山芊啟有些懵了，這才意識到李天照剛才不是知錯就改啊！他根本就不準備認錯，這是要跟她杠啊！

“讓他去！有本事別回來！”山芊啟氣憤不已，認定李天照最終會想通，然後認識到他自己的處境，再然後就會回來認錯，乖乖接受她的懲罰。

可是……

第二天下午，李天照還沒回來。

城長府的人去打探，回來后告訴她說，李天照在百戰將居練功，昨天去的，晚上準點睡覺，一早起來了就練功。

“他是要跟我鬥氣？”山芊啟意識到情況並非如她想像，其實她冷靜下來時，就已經有點後悔，覺得之前做法過激。

山芊啟想了個主意，讓平日里照應起居的年輕女孩去尋李天照，交待她如何如何說。

那女孩本來就明白山芊啟的心思，當即答應了去。

李天照正準備吃飯，看見城長府的人來了，猜也知道是山芊啟授意。

“百戰將是男人，七小姐其實也是緊張你，怕被別人勾引了注意力，忽略了她。生氣時候說的話都是胡言，其實小姐肯定早後悔了，百戰將要是現在回去，隨便認個錯，事情也就過去了。”

“第一，城長府以後我會去做客，但不會常住；第二，有些事情我需要冷靜的想想，在此期間我跟她不見面更好；第三，我要吃飯了，你可以回去復命了。”李天照拿了店裡人送來的百戰將的免費例餐，吃了起來。

那女孩還想說點什麼，卻發現李天照只當她透明，充耳不聞。她尋思着李天照連山芊啟的話都不搭理，說走就走了，她再逗留也沒有用，於是告辭回去了。

“給他臉了呀！好，不回來就別回來了！”山芊啟好生惱火，一個人氣悶到第二天，打探的回來說李天照練功到夜裡，睡覺起來了又繼續練，一切如常。

如常，這才是最可氣的！

山芊啟這頭煩心着，李天照卻如常吃飯練功睡覺，好像沒事人似得！

‘好哇！就你一切如常么？以為自己是誰，我不會一切如常呀？’山芊啟於是約了朋友出去，打算也來個一切如常。

可是，聊起來了，都是問李天照的。

山芊啟城長府出身，家裡頭鬧騰的再厲害，她也不會在外面露端倪，就只是盡量轉移話題，說起來呢，也是沒事人似得。

只是，聽到旁人說起李天照帶回來的獨功能讓他們夫妻倆都升上千戰將的時候，山芊啟自然暗暗得意，好生自豪。

山芊啟玩了半日，突然府里人來找，她本來以為是李天照回去找她認錯了，結果來人說是三小姐找。

山芊啟頓時沒了脾氣，知道三姐是來訓斥她的。

但三姐素來有威信，山芊啟眼下也覺得沒主意，卻也願意被說教一頓，只要能設法讓李天照回來就好。

山芊啟回了府里，果然，她三姐問了她詳情，末了數落她一通。

“三姐，他那麼著欺負我……”

“混沌之心不能行男女之事，你不知道？”

“看她對李天照眉來眼去那眼神就是有事！不能行男女之事，她就不能用別的法子讓李天照舒服啦？抓着俘虜本來就不會客氣，修身殿里我就聽說了多少！李天照如狼似虎的，我不在身邊，有那麼個好看的女俘虜，他能放過才怪了！”山芊啟說起來就生氣。

“老七！你記住了，他是你丈夫，不是屬下。也不是修身殿里地位比你低所以哄着你開心的那些人。李天照要是平凡無奇之輩也就算了，你就不會想想，成婚才多久，人家把你一個在編戰士，帶着一飛衝天，眼看着要當千戰將了，至少也是天級百戰將！父親拼搏半生，我們辛苦多年，全不及你嫁了個丈夫。你倒好，還拿過去那小姐脾氣往人頭上撒氣！你別忘了，配婚是父親的緣故，這事中間本來就有不合常規之處，雖說他沒有證據，但真鬧起來，豐收城那邊必會趁機做文章！”

“……我本來就想他認個錯，領個小罰，讓他知道不能隨便在外頭亂來，我就拿着他犯錯的把柄，佔個主動權嘛。誰想到他會直接掀桌子，一點台階都不給我，讓我怎麼辦嘛！我都讓人去暗示他了，他只要回來認個錯事情就算了，他卻說什麼不會再回來住，要住他的百戰將居！三姐，你說，現在怎麼辦？我哪遇到過他這樣的，一點規矩都不懂，本來就一點小事，哪有直接掀桌子的嘛！人家都大事化小，他卻小事鬧大。”山芊啟說起來就覺得可氣，她過去認識的朋友，肯定沒有哪個會這樣處理事情的，真有的話，也早被邊緣化了。

“事已至此，你現在去低頭也不妥當，我看他也不會回來。就等幾天，功績文書送回來了，他必有新居，那時你再當氣消沒事了住進去，舊事也不要再提了。”

“那、那就這麼算了？”山芊啟覺得這辦法不是很好，說到底還是她去找李天照。

“還想怎麼樣？李天照這種人，吃軟不吃硬。你要控制他，只能是化作繞指柔，哀他求他，不破他原則底線，什麼事情都好說。你越硬，他越能跟你懟，往死里頂他都不帶猶豫。娘要像你這樣就會耍小姐脾氣，你以為能讓爹那麼聽她的？”

“……我都不記得娘長什麼樣了，哪裡知道她怎麼對爹的嘛。”山芊啟不甚情願，但覺得三姐的話有道理，眼下就是她硬來的結果。‘上回去陰雲境，我說身體不舒服撒嬌求他，他就沒有強迫，還真是吃軟不吃硬呢……’

“你啊！傻人有傻福！我怎麼就沒晚生些年！”山芊啟的三姐實在羡慕的很。

“三姐夫也很好啦，三姐有他，就別想那麼多了。”山芊啟很高興，連三姐都羡慕她丈夫。

“我要是早知道啊！立馬殺了你三姐夫，嫁給李天照去！有他那樣的丈夫得少拼殺多少年啊！你知不知道功績攢上千戰將有多難！算了，跟你說也白說，你命好，看來也沒多少機會去廝殺拚命了。”山芊啟的三姐還有公務，說完就走了，她本來也是聽說出事才回來一會。

山芊啟親自送三姐出府，又被她叮囑了幾句，忙答應說：“我知道了，知道了。”

山芊啟的確是知道了，原本她也意識到，現在這局面僵持下去不是辦法。

配了婚，願意與否也都離不了，除非一方死了，不然就得在一起。因此山芊啟也沒有說分離的念頭，根本就沒這種可能。

既然是要一直走下去的，總不能長久分居吧？

她可不要當一個連家裡丈夫都處理不好的女人，那不得被人笑死了。

山芊啟決定聽三姐的主意，就繼續一切如常的過日子，等着城長報功回來。

她一切如常，李天照更是一如既往。

吃飯練功睡覺，旁的事情他也沒興趣管，也不想被打擾。

體印絕技在戰鬥中沒機會使用，回來了，他當然要試試，自己絕技什麼特性都不知道的話，將來怎麼在關鍵時刻用的好？

實戰的經歷讓李天照有了許多過去沒有的收穫，對於千殺劍的挖掘，也有了更多考慮。

但除了練功，他其實也想了跟山芊啟的事情。

如果配婚從剛開始就是人為操縱的結果，那這婚事，還能是武王規則下的、命運預測的產物？他們還能是預測師匹配的，‘合適的人’？

顯然不是了。

可是，放在眼前的事實又是，無法證明配婚是人為操縱的結果。

李天照之前就了解過配婚規則，階級，年齡雙靠近的原則，而他的情況特別，十九歲的百戰將，根本沒有靠近的，就只剩下年齡靠近的原則了。

這大約，也是城長敢於操縱的原因。

李天照知道他沒有證據，但是，他決定了，等去了玄天武王城，他就要問一問，他與山芊啟，能是武王制定的配婚規則下的‘合適’的人嗎？

他不相信在武王城也得不到答案。

如果武王的規則已經名存實亡，那麼武王的威信何在？那麼，讓戰士們忠勇拼殺的信任和公平何在？

想好了這些，李天照就一如既往的吃飯睡覺練功。

他在等武王城的音訊，山芊啟也在等。

可是，山芊啟等來的，卻是讓她迷惑不解的情況。

千山城城長派了人回來叫李天照去玄天武王都城，但是，沒有叫山芊啟。

她知道消息的時候，李天照已經出城了。

山芊啟激惱之下，駕馬飛追出城。

可是李天照他們走的快，山芊啟又受不得連續長時間騎馬的辛苦，說是追人，其實趕路的時間沒有更長。

一直追到玄天武王都城門外，才在臨時封門不得入內的人群隊伍里，看見李天照。

“李天照！怎麼回事？為什麼你來都城，卻沒說讓我來？”

“不知道。”李天照如實回答，城長派的人帶着令印，就說讓他立即啟程去都城，別的，來的人也一概不知道。

“你、我問你——城長怎麼跟你說的！”山芊啟沖傳令的人質問，那人如實回答說：“城長就說執令請百戰將來，再沒有別的交待，也沒提過七小姐。”

“……我就不信了！非得進去當面向爹問個清楚！如果是你聽漏了，絕不饒你！”山芊啟好生來氣，誰都知道、她也做好了跟李天照一起來接受千戰將戰印的準備，突然就把她拉下了？這讓人，怎麼可能接受！

李天照沒有多的話說，他此番來，是要對配婚的事情，有話要說的。在此之前，他跟山芊啟也就沒辦法說什麼。

這時見面，他也沒有話說。

山芊啟暗暗惱火，覺得他竟真如此冷淡，可有旁人在，她也不好說什麼。

城門外，都是人。

誰也不知道為何大門緊閉，人群擁堵着等了半個時辰，城門終於打開了。

從城門裡面，出來一列騎馬的戰士，隊列整齊。

門口的人群讓出路，看着他們魚貫出城而去。

李天照就聽見有人議論說：“帶頭的是豐收城的副城長，聽說豐收城出現陰雲境，傷亡慘重，該是去增援，防備大地武王偷襲的吧！”

這些戰士全出城了之後，城門外等的人才得以進去，李天照這般有令牌的則不用排隊。

進城的時候，李天照想着旁人議論的話，總覺得，此番來，可能跟豐收城有關。

千山城城長來報功，到底出了什麼狀況？

# 第四十二章 出人意料的決定

山芊啟迫不及待的要見千山城長，但是，在進入內城的時候，卻被拒之門外。

“沒有令牌，不得入內！”守門的戰士神情嚴肅，那語氣，換了旁人直接就識趣的退了。

但山芊啟這時候卻有點急，就說：“我父親在裏面，他是千山城的城長，我有急事找他。”

“就算是萬戰將親來，沒有令牌一樣不得入內！”那守門的戰士再次強調。

山芊啟徹底沒了念想，這話分明是告訴她，千山城城長在這裏，沒有特權。

這裡是玄天武王的都城，內城的門，只認令。

領路來的人也進不去，就陪山芊啟在門外等着。

看着李天照的背影隨內城的門關閉而看不見，山芊啟突然沒由來的一陣心慌……

‘到底出什麼事了？’山芊啟覺得，很不對勁。

李天照也是這麼想。

但他們不知道，其實此刻，還有別人也這麼想。

內城進去，是一圈的房屋建築，環繞在中間的武王殿。

武王殿外還有城牆，城門緊閉，一群戰士在門外守着，城牆上還站了一圈。

李天照正想看看武王殿的模樣，那是他夢寐以求，期望着走進去的地方。

可是，那距離他還很遠、很遠……

李天照被人領着去了內城的‘候王殿’，千山城城長也在這裏。

看見他來，城長連忙招呼他過去，指着個端坐在那，神色沉靜的男人說：“天照，快來見過萬戰將。”

李天照見禮之後，那萬戰將笑着打量他一陣，說：“英雄出少年，你此番大功，很是替北風州增光。”

“謝萬戰將讚譽。”李天照說完，又見萬戰將臉色變的嚴肅起來，盯着他說：“但有些做法，並不妥當。”

千山城城長連忙說：“天照，豐收城城長指責說你奪眾人之功，全算成自己的。還說你為了貪功，主動挑釁攻擊豐收城的戰士，還故意設置陷阱，挑釁之後用斷章取義的手法利用劍誓作證。而且在山裡被追擊時，無謂殺戮自己人，更甚至利用豐收城戰士跟大地武王廝殺的機會，偷襲豐收城的百戰將，奪戰印為功。”

“這些事情都有戰印里的記憶碎片為證，山中戰鬥我全都有請劍為證。”李天照早就考慮過豐收城顛倒黑白的可能。

豐收城城長就說：“那就把戰印交上去，請玄天賞罰殿裁決！”

千山城城長覺得很不妥當，豐收城成長何以如此篤定？是李天照說謊了？還是說，他們有別的準備？

豐收城是北面的重要糧倉，負責給許多城市供給糧草，可想而知，在這樣的地方當城長，其影響力自然比他千山城要高的多。

千山城城長考慮到這些因素，才火速來都城報功。

沒想到，豐收城城長還是來了，而且，還請了管轄他們的萬戰將來。

千山城城長思來想去，覺得豐收城城長如果有什麼手段，也不可能托請得了賞罰殿的人指鹿為馬。

‘賞罰殿里的人他請不動，但這負責送戰印到賞罰殿的人他卻未必請不動！若是那人拿着李天照的戰印在送去的路上毀掉，然後說是他自己在打鬥弄壞的又該如何？沒有了戰印里的記憶碎片當憑據，李天照一張嘴怎麼可能說的過豐收城那麼多張嘴！’千山城城長推敲着，認為這是最大的可能，於是就說：“天照，你把戰印拿來，我替你送去賞罰殿。”

“千山城長好像不知道這是什麼地方！諸般事情皆有序，輪的着你接替賞罰殿的事情？”豐收城城長反應激烈。

他如此反對，倒讓千山城城長更相信自己的判斷。

‘戰印絕不能讓他托請的人送進賞罰殿！’千山城城長正要據理力爭，李天照突然開口說：“城長不必費心，如果需要戰印為證，會有人替我交印。”

豐收城長不禁愣住，面現憂色的望向萬戰將，後者泰然自若的從容喝茶，好似看不到他的注視那般。

千山城城長卻因此心中起疑，暗覺萬戰將此來，果然是幫豐收城城長的。

但此事，他本來也有預料，實際影響力，他比豐收城差遠了，又沒托請，萬戰將根本沒道理來幫他。

旁人不知道李天照說的有人幫忙交印的那個是誰，千山城城長卻立即明白了。

‘竟沒看出來，李天照還有這般心思！原來早就請了混沌之心震恭弘=叶 恭弘落帶了他的百戰將印！如此跳過賞罰殿，可直接呈給玄天武王！倒讓我無謂擔心了這一遭……’千山城長不由對李天照刮目相看，本來只覺得他膽大，這時才知道他還心細。

‘千山城能托請的人無非那幾個，卻沒有一個會积極替他幫忙，到底是請了誰？’豐收城長惴惴不安，原本十拿九穩的事情，卻因為這一步的失算，要出問題！

他們在候王殿各懷心思的等着……

武王殿里。

震恭弘=叶 恭弘落一臉肅穆莊重之態，倘若李天照看見她這模樣，怕是會以為她還有雙胞胎姐妹，絕難相信是同一個人。

震恭弘=叶 恭弘落身邊，還站着兩個人，一個武王殿總務長，替武王統管諸般事務；另一個是賞罰殿殿長，他被喊來看了李天照的戰印里的記憶碎片。

“啟稟武王，以李天照戰印中的記憶碎片判斷，其獨功性質無可置疑，奪豐收城戰士功勞之說則缺乏根據，出於自保殺傷自己人也缺乏治罪的依據。但他對自己人下手狠辣，看不出與對敵人的差別，理當罰沒其功一成，貢獻武王，以示反省之誠意！”賞罰殿殿長神色嚴肅，說到最後，語氣份外嚴厲。

“有律可依，執行便是。”玄天武王在他們前方，但是，卻有雲霧阻隔，只聞其聲，卻不見其人。“混沌之心言請為李天照重新配婚，稱千山城命運預測殿兼顧方向有所偏頗，不足以助益李天照之勇，賞罰殿長如何看法？”

震恭弘=叶 恭弘落暗暗歡喜，山芊啟當日那般表現，得罪了她不說，更讓她覺得，根本就配不上李天照。

那種大小姐脾氣，不知道要給李天照多少氣受，她就請玄天武王重新配婚，理由是千山城的命運預測師能力比不上武王城的配婚殿，而且李天照這樣的人物，只從千山城的人口為基數配婚，本來也不合適。

‘哼哼！叫你猖狂！武王廢了配婚，誰敢反對？’震恭弘=叶 恭弘落高興的想唱歌，但此刻卻又必須一臉嚴肅認真的姿態，莊嚴的她覺得自己對着鏡子，都會想笑。

賞罰殿殿長面露難色答話說：“此事無律可依，李天照立下這等過人獨功，實屬罕見。照理說，以千山城人口為基數配婚，確實不足以體現對他的嘉許。但在此之前，他既已配婚，則沒有廢除的道理。”

一直沉默的總務長這時問：“李天照之獨功，可否得武王特別恩賜？”

賞罰殿殿長彷彿被提醒，當即說：“那是可以的。武王恩賜，本就是最大的法理！”

震恭弘=叶 恭弘落聽着，怎麼覺得，狀況有點不對似得。

“李天照忠勇可證，本王特賜予他雙妻之殊榮……”

震恭弘=叶 恭弘落聽到這裏，懵了……

天啊！她是想幫李天照的啊，這下、這下、這下她還怎麼有臉見他？

這不是坑死他了！

震恭弘=叶 恭弘落想到李天照對功績的在意態度，幾乎就能想到他知道真相后的反應……

可是，她現在再說什麼，還有用嗎？

不，她現在還能說什麼嗎？

她敢對玄天武王的決定非議？

震恭弘=叶 恭弘落不敢、真的不敢……

候王殿。

北風州萬戰將，豐收城城長，千山城城長，還有李天照四個人，等了很久。

終於，賞罰殿殿長來了。

還帶着，正式的功績文書。

“千山城城長督下有功，李天照奉命支援，審時度勢，勇於決斷，立下大功。期間殺傷豐收城戰士，屬於自保，無可指責。然而李天照對自己人出手狠辣，與對敵人無異，鑒於行舉缺乏愛護同伴之心，罰沒一成功績，貢獻武王，以示懲戒……”

千山城城長長吁了口氣，這都不算事了，一成功績了結，還是罰沒了貢獻給武王，實在是走運。

豐收城城長很不甘心，但事已至此，今天他明顯是一敗塗地了，十之八九，還要擔上罪責！

‘你們休要得意！看看將來千山城還能否吃得飽飯！’豐收城長氣惱之下，已經暗自打定主意要在糧食供給上使絆子，讓千山城飽受飢餓困苦。到時候再說千山城長治理不力，叫他為今日的獨功付出代價！

千山城城長知道豐收城城長不會善罷甘休，但這麼大的功勞面前，他肯定是吃了再說。將來有什麼手段，兵來將擋水來土掩，那是以後的事情。

此刻千山城長就只是在默默計算功績，獨功四成貢獻了給武王，他作為指揮，與李天照同功，一人得三成，跟預期的功績差距不大。

果然，賞罰殿殿長細數了功績分配依據，也都沒有問題，全都有據可依。

“千山城城長升黃級千戰將……李天照忠勇可證，武王十分欣賞，特此予可配雙妻之殊榮，婚配對象由武王親自預測，選定豐收城的豐吟……李天照功升荒級千戰將，領千山城副城長、豐收城副城長職務……”

‘怎麼又配婚？’李天照聽的眉頭皺起，一個山芊啟他就覺得累，再來一個那樣的，他什麼時候才能進武王殿啊？再說了，怎麼就配了個豐收城的女人！

此刻，別說李天照懵了。

千山城城長也沒想到，豐收城城長更是胸腔里情緒激蕩，只恨不能高聲說不。

豐吟不能嫁給李天照，她根本就不能嫁人啊！

可是……玄天武王賜的婚，他不敢說不，玄天武王城裡也沒有人敢說不。

# 第四十三章 我若是山嶽

北風州州長沉默傾聽，沒有理會千山城城長低着頭臉瞟過來的目光，他從封賞的內容，已然揣測出許多信息，可是，其中又有一些難以確定之處。

但這本就是正常，武王的決定如果讓誰那麼容易全都揣摩明白，豈不是能輕易迎合其喜好？

千山城城長暗暗盤算着功績，聽到功績文書里說到山芊啟是天級百戰將，他算了算，罰沒了一成之後，恰好讓她夠天級百戰將，卻當不了荒級千戰將。

配婚人選是豐收城的豐吟，這事更讓他覺得，玄天武王分明是有意，可到底是什麼意思呢？

卻又無從確定。

看起來，李天照突然也跟豐收城城長是自己人了。

可是，卻讓李天照同時領兩座城市的副城長職務。

副城長，其實就是功績夠了，但城長位置有限的產物。也就是說，副城長並不是城長的下屬，他們都聽命於所屬的萬戰將。城長和副城長各自有獨立的功績線，也就是說，某種層面上是資源競爭的關係，但同屬一城，更多時候是合作關係。

副城長需要有自己的戰士，常駐一座城市，尚且要面對跟城長和別的副城長的激烈資源競爭，同時領兩座城市的副城長，誰能兼顧的過來啊？

按照常理，李天照升了千戰將，該是調到別的城市去，偏偏情況卻一反常態。

賞罰殿殿長最後又宣布說：“豐收城長督下不力，以致豐收城戰士不知奮勇殺敵立功，反而群起搶奪他人獨功，罰玄級功績一半，小懲大誡。奪功人等，嚴肅處理，以儆效尤！玄天武王的戰士，理當一心奮勇殺敵立功，當學李天照千戰將之忠勇！”

“謝武王寬恕！從今日起，我必定嚴加督促，絕不再犯！”豐收城城長好生心疼，罰起來容易，功績攢起來容易嗎？

原本這趟陰雲境以為能掙不少，很大機會升到地級千戰將，結果卻被千山城城長和李天照吃干抹凈！

明明他是主場，卻只落了個支援的功勞！

本來他都打定主意從此勢不兩立了！

可是現在……武王親自配婚，把豐吟嫁給了李天照當二妻。

換了別人，他就當豐家少了個女人。

可、可豐吟不是別人啊！

豐收城城長覺得他這一趟，正應了一句話：賠了夫人又折兵！

李天照雖然對於多了個妻子的事情，全然沒有心理準備，但這是武王賜予的殊榮，誰也不能說不，那就只有接受。

無論如何，都是特殊的榮譽，因為正常情況是一夫一妻。

至少，他以前根本就沒聽說過，原來還有這種賞賜。

賞罰殿殿長親自交給他千戰將的千紋劍，上面有千戰將的戰印，除此之外，跟百戰將的時候那樣，有一顆裝了記憶碎片的金屬珠。

李天照已有經驗，當場就使劍刺破，讓戰印吸收了裡頭的記憶。

‘這就是千戰將戰印的力量？’李天照感覺到那種澎湃的超乎想像的力量，把他體印的力量對比的渺小的不值一提！

這才明白，也難怪山芊啟說體印沒有特意修鍊的價值。體印原本就比百戰將戰印弱的多，跟千戰將的比起來，真的只剩下戰印絕技的實際意義了。

‘樵夫既然特彆強調，體印我還是要持之以恆。每次擊殺百戰將體印都有力量湧入，該是我千殺之力在覺醒，所謂的千殺，也許就是要體印強到一定程度才會顯現！’李天照體驗着戰印力量，又在審視着千紋劍的劍身，覺得鍛造工藝，質感都超出百紋劍一大截。

本來他覺得百紋劍就很好了，這時候才發現，原來還可以把劍打造的更好。於是就忍不住猜想，難道萬戰將的萬紋劍還能更好？

可惜他就認識北風州萬戰將這一個人，也沒熟到能借人的劍來看，好奇也就只能放在心裏。

賞罰殿殿長又讓人把山芊啟的百戰將戰印和百紋劍，以及功績文書等都交給李天照。

李天照看他要走，連忙收起千紋劍，說：“上一次我的功績文書因故沒有拿到，對於功績分配，一直心存疑問，希望能夠直接領了文書。”

賞罰殿殿長就讓人去找，等待的期間，千山城長知道李天照要做什麼，就喊他到一旁，低聲說：“過去的事情就不要再惦記了，沒有憑據不可能改變。現在他們說到底有愧於你，將來你有事用的上時，他們必會按規矩儘力幫忙，作為償還。你非要追究，是把欠了你的幫手全變成了仇人，而且又於你毫無助益。”

“……有些人，我可以這麼想。但那些陰謀設計，認都不認識的傢伙侵佔了我的獨功，我怎麼能回以沉默？就算沒有憑據，我也要讓他們知道，佔了我的功績就是侵佔，拿不回來那也要背負這惡名，也要等着我李天照的反擊！我要是默許了，那不是告訴別人，我的功績誰想侵佔就能來侵佔了？”李天照說起來都惱火，雖然還沒看到功績文書，但其間狀況他也猜的差不多了。

“你已經是千戰將了，將來功績主要靠率領部眾，不再是靠上陣廝殺作為功績的主要獲取手段。現在你殺一個百戰將的功績，就如百戰將時殺一個十戰將那般少。一個人廝殺快，還是指揮許多百戰將一起殺敵積累功績快？”千山城城長推心置腹，他開始就想好了，雖然將來跟李天照功績各自獨立，但千山城本就有多個副城長，李天照好歹是自己人，當然該以合作共利作為基調。

“城長的好意我心領，千戰將的事情我本該聽城長的，但功績被侵佔的問題，我絕不能沉默，沒討回來之前，也不會跟他們甘休！”李天照打定主意了，這事他在百山鎮都考慮那麼久了，哪裡還會被人勸動？

“御眾之法，首要基礎是與他們站在一起，與他們榮辱功績一同。你不捨得分給他們，如何能讓他們捨得分給你？你這般做法，無異於是眾矢之的。木秀於林風必摧之，與別的樹看似一樣高才是合眾，你需要的是茁壯根須和樹身，令自己越發不會倒，而不是長起來被風吹倒。”千山城城長很久沒這麼費口舌了，通常就是關切，也就一句話點到為止，聽懂最好，聽不懂拉倒。旁人又不是他的子女般重要，說那麼多做什麼？

“木秀於林風必摧之，若我是山嶽又如何？”李天照不接受這理念，他認為玄天武王本身的功績規則就是最令人奮勇积極，而且公正的方式。

他放着武王所定的規則不去遵循，卻要去接受這種大家一起混功績的各種潛規則？

千山城城長愕然以對……他知道李天照自信的甚至有些狂妄，卻還是沒想到，他如此自傲。

既然如此，那他再勸又有什麼用？

賞罰殿的人靠留存的資料，重做了份功績文書，來時對殿長耳語說：“這份功績文書只有一次取用的記錄，也沒有說過丟失需要補。”

賞罰殿殿長閱歷豐富，本來就心裏有數，聽了這話，基本確定了狀況。

李天照看了上面許多不認識的名字，卻分掉了最多的功勞。

最可恨的是，當時天蒼山俘虜的那個白衣女人，竟然變成是被另一群人所俘獲，他們望天村隊竟然是支援助力的算法。

“豈有此理！此事完全是我的獨功，這些根本不認識，在天蒼山不曾謀面的人，不但分功，還佔去大頭！玄天武王治下，竟然能有這樣可惡的事情！”李天照回想當時情況，也就知道為什麼要先把白衣女人送過去了。

賞罰殿殿長很淡定的聽他控訴，千山城長暗暗嘆息，此事他想幫也沒辦法，何況，他也不好插手。

李天照說罷，賞罰殿殿長就說：“此事賞罰殿會着人調查，如有切實證據，相關人等必將重罰。留存的資料里，他們請劍為證，有戰印作為俘虜了混沌之心的憑證。千戰將沒有戰印為證，那就需要相關知情人開口。”

這事的確很難，李天照推測知情人就是村隊長，而村隊長本身就是得了好處的人。

天蒼山的時候李天照連在編戰士都不是，哪來的戰印，哪裡能請劍為證？

賞罰殿殿長這番話，等於是告訴他，沒有人證，這事情就沒有憑據，不可能靠片面之詞定奪，若如此，大家各執一詞，全靠‘覺得’誰說的是真話來判斷？那樣的話，不成了比拼誰更會編故事，更會演了？

李天照憤慨不平，卻也明白這個理，於是暗自決定，要回去一趟。

即使村隊長開口的可能性很小，但他總得試試。

離開候王殿，出了內城城門，山芊啟看見父親出來，焦慮終於得以平復。

“天級百戰將？那也很好了！真是太好了！李天照被調去哪裡？地方好不好？有千山城大嗎？”山芊啟開心的很，本來也想借故化解冷戰的狀況，順勢就扭頭問李天照。

“玄天武王讚賞李天照的忠勇，賜予他雙妻殊榮，親自預測，配婚豐收城的豐吟。”千山城城長直接一桶冷水先潑過去，他說了，省得山芊啟跟李天照發作，早知道早接受早好。

“……”山芊啟真的懵了，做夢沒想到會這樣。

雙妻，只有特別忠勇的人才能夠得到這種恩賜。

李天照，竟然得到武王這種認可？

山芊啟有點懵的注視着他，覺得，她原本好像太小看他的厲害了。

這對她來說，不是好消息。但是，卻又是好消息。

武王恩賜，她能說什麼？說起來，都是李天照臉上貼金的榮耀，她山芊啟當然也跟着臉上有光。

問題是，她等於得把頭頂綠光視為理所當然哎！

“得武王這等恩賜，那是特別忠勇的殊榮，真替你驕傲！”山芊啟覺得心情好複雜，明明是不開心的事情，她又應該開心、還必須得開心。

李天照暗暗嘆氣，其實他的感覺相反，明明是該高興的事情，但他卻並不真的高興。總是尋思着，玄天武王既罰了他功績，又嘉許他忠勇賜予雙妻。可是，要賞賜，怎麼就不免除功績的懲罰呢？

他不想多一個妻子，他想要多點功績啊！

山芊啟要是知道李天照是這麼想，一定會更懵。但她此刻，卻琢磨着另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看着城長問了句：“父親，那我是大吧？”

“……武王親自配婚的人，你還敢想要凌駕其上嗎？”千山城城長實在拿山芊啟沒辦法，都這種時候了，她竟然只關注這種問題？“你是不是沒聽清楚，那女人是豐收城的豐吟！”

“豐收城的豐吟？”山芊啟懵了會，突然反應過來似得，吃驚的瞪大眼睛，盯着李天照，難以置信的叫道：“怎麼可能是豐收城的豐吟！”

# 第四十四章 有功績？馬上到！

這個豐吟，到底是什麼人？

李天照覺得豐收城城長離開時的神情，就飽含複雜的情緒，應該跟豐吟有關。

現在連山芊啟也聽說過此人，還驚叫說配婚的人不可能是豐吟。

李天照真忍不住要問：“豐吟是什麼人？”

山芊啟覺得，李天照何德何能，膽子大，運氣好，俘虜了個混沌之心，這就能得武王賜予這等殊榮？給予這等厚愛？

“你跟李天照聊着吧，難得來都城一趟，玩两天再回去。我還有事，就不陪你們了。”千山城城長不妨礙他們倆，要走時，山芊啟又追問說李天照調去哪。“同時領千山城和豐收城的副城長職務，這些事情他有不知道的，你跟他說說。”

城長走了，山芊啟還覺得有點懵……同時領兩個城市的副城長職務？

哪裡聽說過這樣的事情啊！

“那、那你打算，我們以後是住千山城還是豐收城？”山芊啟不想離開千山城，那才是她的地盤，如果是來都城這種更廣闊的天地，她還感興趣，但是要去豐收城看人臉色，她才不願意。

“計劃以後當游劍，也就是到處跑，休息時回哪裡都行。”李天照本來以為震恭弘=叶 恭弘落會出現跟他說說情況，但這麼久也不見人，也沒見有人出來帶個口信，他不由覺得奇怪。

至於山芊啟，賞罰殿既然說了武王恩賜，那麼是否願意，也還是得一起走下去的夫妻。

“游劍啊……那不是混沌劍客的路嗎？”山芊啟覺得太難了，不是混沌劍客，別的地方城市根本就不會接納。

“具體回頭再說。關於以後，我認為你有必要強化修鍊，未來有戰鬥我們作為夫妻，必須並肩作戰，戰鬥的事情，你得……”

“我們還是早點生個孩子吧！”山芊啟就怕李天照說這個。

原本她理所當然的覺得，李天照那樣的出身，該對她千依百順言聽計從，一個鄉村出身的百戰將，就算功績到了千戰將，也不過是個空架子。

可是，先前的激戰讓她意識到，李天照不是那樣的人，也不會那樣對待她。

本來這也沒什麼，山芊啟自問還能再想別的辦法，慢慢融化李天照的耐性她自問也有。

現在，來了武王城，知道了玄天武王對李天照的恩賜。

突然之間，她不得不重新評估眼前的這個丈夫。

於是，山芊啟突然有些無所適從，一種不知道該如何對待他，如何定位自己，將來又該如何的迷茫。

這種感覺她不曾有過，需要時間思考，而眼下，聽到說要並肩作戰，她立即寄望於生孩子。

“踏入武王殿復活父母之前，我不會考慮生孩子。所有的精力，時間，必須放在功績積累上。這是我的原則底線，請你了解。”李天照這時候也在考慮，未來跟山芊啟該如何相處，結婚時候的短暫甜蜜，讓他下意識的對她的性格，模樣，未來，產生了某種美好的幻想。

但血淋淋的現實告訴他，那只是他的幻想，不是山芊啟真正的模樣。大約對於山芊啟來說，也有這種幻想和現實的錯差。

如今這婚配的事實既然不可變更，那就理當考慮如何更好的面對，倘若一直無謂的鬧騰下去，彼此都得成為對方的拖油瓶，而且，只剩下折磨和痛苦了。

李天照覺得，夫妻不應該是那樣的。

“……好吧。”山芊啟沒借口再拒絕了，本來夫妻一起殺敵，練功就是理所當然的事情，除了生孩子，根本沒別的辦法逃避。

“我陪你逛逛。”李天照記得山芊啟喜歡滿街溜達，這時言歸於好，來了都城他也想看看這裡是何模樣，更需要時間整理接下來的事情。

山芊啟看李天照這次沒有邊走邊揮劍練功，只是步走間伴隨肌肉發力，看起來並不招搖另類，估摸他也對都城好奇，就逛着，介紹些奇聞軼事。

玄天武王都城的街道比千山城寬了一倍，整塊的青石鋪路，中間是馬道，兩邊是往來的人流，一頭一個方向，人群熙攘，偌長的街道幾乎全都如此，相較之下，千山城只有主街的部分區域才有這種熱鬧。

這樣的繁華，如此多的人，都是李天照過去所無法想像的。

都城裡的房屋，造型千奇百怪，讓人驚嘆於建築還能有如此多的妙想。

但是，大多數佔地面積都小。

大些的，也還沒有千山城的百戰將居寬敞，院子也沒有，李天照都不知道住裏面的人怎麼練功。

“這種大小的呢，是百戰將的居處，比較多。那種大點的其實裏面住了幾戶人，是十戰將拼居的。你看那個，高的圓樓，外面看着好看，一層住了十六人，是在編戰士和非在編的住處。這個有兩層的，是千戰將的居住了，在都城裡是很大的了……”山芊啟邊看邊說。

李天照覺得這裏的居住環境確實擁擠，大概人多的緣故，但都挺方便，到處都有維修兵器，吃飯，修鍊場等設施。

逛了半日，吃飯的時候他又叫千戰將的常例，山芊啟就說：“立了大功之後要吃好喝好，不能吃常例的，戰士都有這規矩。一是替戰死的同伴吃的；二是感謝武王的恩賜。”

“那好吧。”李天照覺得有點奢侈，但若有這說法，他覺得倒也有理。得了功績，感謝武王的恩賜應該；那些戰死的人吃不了東西了，活着的人替他們吃，也是種對生命的緬懷。

李天照回想陰雲境，山林里的那些戰鬥，還有那些死在他劍下的人，難免也有唏噓感嘆。

戰死，本來也是戰士的歸宿。

只是有的人早，有的人晚。

只有踏入武王殿，才有機會得到武王賜予永生的殊榮。

這本是所有戰士奮勇拼殺，追求的至高榮耀。

吃着飯，說著話，大多是山芊啟告訴些李天照不知道的。

幾日前的爭吵，兩個人都絕口不提，但此刻，他們其實都在考慮着，未來如何相處才能好。

“你是副城長了，手底下沒人可不行。以後去了豐收城，那個豐吟肯定不會照應你。等回了千山城，我跟爹說說，讓他多調點人給你……”山芊啟知道副城長意味着什麼，正常情況，她父親是不可能把自己的人，送給別的副城長的。

誰的人更多，就意味着獲取的功績更多，實際影響力也更大。

但李天照毫無背景，上哪找人去？

山芊啟覺得，父親幫助李天照也是應該的嘛，看她情面也該幫啊！

“有戰鬥任務，不是聽城長調遣就好了嗎？”李天照不知道其間的關鍵，以為還是跟當百戰將時候那樣。

“副城長的功績，跟城長是沒關係的。也就是說，你以後有沒有戰鬥任務，調派去哪，都是萬戰將安排，你得了功勞，也是萬戰將跟你同功。城長如果派人出了力，就是你們之間協商好按什麼比例共分。正常情況下，城長有好差事，根本不可能給副城長共享，只會安排給他手底下的人。所以呢，一般你在千山城升到千戰將了，肯定會調到別處去，常例就是這樣，為了避免跟原本的城長競爭資源。”

“意思是說，游劍那樣的支援任務，也得是副城長自己找了？如果別的城市不找你，就沒有？”李天照明白過來了……這千戰將完全不是他想的那樣，跟過去差別很大了。

他也終於明白了，為什麼千山城城長對他說，千戰將不靠殺敵立功，靠的是帶領的戰士。

“是呀！所以啊，孤劍走不遠，就是這道理。哪怕是混沌劍客，一直吃獨功的話，到千戰將的時候也是盡頭了。要當游劍，混沌劍客也得跟別的城長相處的差不多吧？要不然，別城的戰鬥事情，不邀請你，你根本就沒權力參与。獨功名頭在外，開罪的人多了，就只能在本城做些戰鬥任務。”

“我明白了。回頭我跟城長聊聊，看游劍的任務他拿什麼比例合適。”李天照暗暗嘆氣，一直以為奮勇殺敵拿功績就好，原來只是一種理想化的狀況？

“我跟爹說！他如果要的多，我就跟他哭鬧，纏的他頭疼投降了為止！”山芊啟很有信心，覺得未來還是會越來越好的，又很高興李天照沒說那些她討厭的話題，就主動問他：“你怎麼沒打聽豐吟的事情？”

“我覺得跟你提她不合適。”李天照心想就她那勁頭，他跟震恭弘=叶 恭弘落還沒什麼呢，她就能那樣，提豐吟，他除非是傻了。

“不提是好。不過是武王恩賜，我也不能說非議的話呀。”山芊啟說著，又道：“論本事嘛，我拍馬都比不上豐吟，人家可是混沌劍客。但是論對你好，論跟你真心長遠走下去的可靠，你對豐吟根本就不用有什麼幻想。”

“她是混沌劍客？”李天照是真的吃驚了。

“是啊！現在你知道武王對你何等看得起了吧？”山芊啟又補充說：“她不但是混沌劍客，還是豐氏下一代的主事人，豐收城是豐氏的根基，豐吟從百戰將開始就參与管事，都說豐吟千戰將的時候，城長就會移交大權。豐吟嫁給你，很可能會對豐氏產生難以估計的影響，至少會有一定程度的混亂。”

“原來如此……”李天照也確實很意外，他的千殺之力還沒顯露，為什麼武王會配婚混沌劍客？這真的是很看得起他李天照了啊！

“所以呀，豐吟跟我不同，山家底子薄，人也少，比不了豐氏。我又是山家裡游手好閑的，以後就是考慮維持你跟山家的親近關係，除此之外我們自己好最重要。豐吟是豐氏下一代的主心骨，豐氏利益才是她的第一位。而且……她感情上是個很執拗的人。”山芊啟覺得必須讓李天照明白，將來他更應該信任誰，在意誰多一點。

“執拗的意思是？”

“她在修身殿的的時候就有喜歡的人，兩個人是豐收城當時的第一、第二劍，金童玉女非常般配，豐收城氏族幫忙，離開修身殿才十八歲他們就結婚了。沒想到宣誓當日，就碰上外出支援陰雲境的任務，兩個人還沒洞房花燭夜呢，就趕了過去。那男的踏進陰雲境就碰上大地武王那邊的混沌劍客，拚死護了豐吟重傷脫身，他自己卻死了。豐吟後來就以悼念亡夫為由，數年免卻重新婚配，結果……”山芊啟想說，結果便宜了李天照。

李天照對於氏族之類的事情，沒體會也沒概念，能聯想到的就是村子里有幾乎同姓的情況，但畢竟人口少，平日也沒什麼爭鬥的必要，他又一心修鍊，跟村裡人沒有過什麼衝突。

因此，他就覺得豐吟這個人，挺有意思的。

山芊啟看他那模樣，暗暗不爽，但本來也猜到，李天照最喜歡的，應該是豐吟能戰鬥，能一起殺敵立功。

而這一點，是她的死穴，她實在沒底氣。再說了，她的出身比李天照高了不知道多少，然而跟豐收城的豐吟比嘛……她又差遠了。

這天夜裡，兩個人和好了，在都城客店，又折騰了大半宿。

沒有了最初的陌生感，又有小別重逢，外加爭吵和好的開懷，釋放開來，就不是風吟雲纏的溫柔了，而是狂風暴雨般的陣陣激烈。

天亮的時候，山芊啟覺得一切還是那麼美好，李天照一點也不討厭了。

可是，卻有人找上門來，是送信的，還是山芊啟此刻很不願意聽到的名字。

豐吟派來的人，邀請李天照一起參与緊急戰鬥。

山芊啟根本就不用猜，就憑游劍的功勞性質，外加可觀的功績，李天照就絕對、絕對會去！

山芊啟絕對不要去，於是她又故技重施，楚楚可憐的說：“我站着腿都打顫，腰也酸疼，全身都沒勁，過幾天我再去尋你吧。”

“好吧。”這理由李天照簡直沒辦法拒絕，到底是他的鍋，於是他一個人駕馬出城，飛馳而去。

‘太好了！又躲過一劫！’山芊啟很開心的在客店裡睡大覺。

# 第四十五章 黑暗危機

山芊啟一覺睡醒，猶自覺得腿軟，客店裡的條件有限，她一個人逛着又沒意思，想到李天照在千山城當了副城長，就有新的居所，索性租了馬車回去，着手布置新居的事情。

這事，山芊啟操勞的很開心，需要什麼就去逛逛逛，買買買。

買不着合心意的她就訂製，一點都不覺得繁瑣。

對於李天照，山芊啟雖然也有擔心，但她從小就習慣了，父母都外出，大些的哥哥姐姐也不在家，就她和年齡差不多的在修身殿里過。直到她父親當了城長，才時常見面。

因此山芊啟覺得，李天照在外面的時候，她就該玩玩，該幹嘛幹嘛，他回來了，那就丟開別的事情陪他。

反正，她不想去殺敵立功，也不會怨他回來的時候少。

而李天照離開了都城，一路飛馳急趕，路上都只做基本的休息。

豐吟的信里說，本來也在都城，臨時有緊急任務就去了，出城時碰上豐收城城長，知道了配婚的事情。

因為時間緊迫，她也不知道李天照是否還在城裡，就使人去打聽，自行先去了。

從時間上算，豐吟出發已經有八個時辰了。

李天照駕馬急趕，心卻飛到緊急作戰的事情上，他推敲着會是什麼特別任務，陰雲境？

哦，不對。

千戰將再去陰雲境的意義不大，除非是陪護混沌之心找尋混沌氣珠。

但是，混沌之心的人數有限，不是有陰雲境她們就能分身趕過去的，還得恰好離的不遠。

如果陰雲境形成有幾天了，再去就沒意義了，反而風險大。混沌之心的優勢是迅速、準確的找到混沌氣珠，許多人進入幾天後，就沒有了快人一步的優勢。

陰雲境的形成本身又不可預測，因此陰雲境，混沌之心碰在一起的護送任務，就是不可預測的運氣決定。

這類護送任務，慣例是優先交給混沌劍客。

李天照尋思着，莫非是護送混沌之心？

‘震恭弘=叶 恭弘落不見人，興許是出現陰雲境，她被指派了過去？’李天照食髓知味，混沌氣珠的功績高，他接連靠大功跳躍式晉陞，理所當然的還想着美事。

李天照一路策馬飛馳，遇到分岔路就尋人打聽，三天後，終於趕到了約定的地方。

李天照很疑惑，說的是雨木林，這裏真的就是一片山林。

不見山村，不見山路。

他在最近的村子里寄存馬匹的時候，看到有別的馬也寄存在那，還是三匹馬。

但李天照在雨木林里轉了許久，卻什麼也沒發現。

他不知道任務的情況，豐吟的信里說到了后就等信號。

問題是，他來半天了，哪裡有什麼信號？

這片山林又大，也不知道豐吟在何處。

李天照更不確定是否有敵人，也不能貿然呼喊聯絡，於是就耐心在山林里熟悉環境。

白天過去了，什麼事情也沒發生。

黑夜降臨了，一派靜謐，還是不見任何異常。

‘太安靜了，雨木林里的飛禽走獸全都去哪裡了？’李天照意識到不對，過於安靜的山林，本來就是最大的反常。

李天照經歷了目前的那些事情，又想到山芊啟說過的豐吟的情況，不由突然產生了懷疑：‘莫不是豐收城城主和豐吟一起設下陷阱？’

李天照原本沒這麼懷疑，因為武王敲定的事情，這麼做跟背叛武王沒差別了。

可是，豐收城給他的印象就不好，這種無人的山林里，如果把他弄死了，誰知道？

‘若是陷阱，我就更不能露了行蹤，等幾天還是沒狀況就回去。’李天照打定主意，於是加倍小心，睡覺的地方，周圍都做了些預警布置。

夜，漆黑而安靜。

天空的雲，遮擋了稀疏的星光，以及半輪殘月。

李天照睡在吊床上，突然覺得有什麼不對，猛的睜開眼睛。

可是，他卻什麼都看不見。

‘烏雲蔽日？’黑暗讓人恐懼，但李天照習慣了，只是冷靜的捕捉氣流的狀況。

然後他發現，氣流全朝着一個方向動，像是突然多了什麼東西，把風都吃進去了似得。

‘此處真的有古怪？’李天照從吊床轉移到樹上，又順樹身滑落地上，為求動靜盡可能的小。

黑暗中，他憑藉氣流的變化，清楚的能夠知道前方的地形，以及林木的分佈，甚至是枝恭弘=叶 恭弘垂落的大致形態。

他走在伸手不見五指的黑暗中，卻全然沒有不可視物的未知恐懼。

他不知道前面到底什麼東西，但他相信，距離更近的時候，就能知道。

‘這大約就是豐吟此行的目標，那麼她應該發現了徵兆吧？’李天照不疾不徐的尋氣流過去。

但他錯了。

此刻雨木林里的其它人，還沒有如他這般迅速發現異狀。

一是別人沒有進入到雨木林的深處；二是現在還沒有異狀能讓人發覺。

簡而言之，李天照的感知太敏感，又居於腹中地帶，所以察覺的太早。

雨木林某處，三個人，三張吊床。

一男，兩女。

他們不是第一次並肩作戰了，他們背後的氏族關係密切，長年來都有合作。

豐吟突然從夢裡驚醒。

“要走一起走！”噩夢中的急呼聲，把另外兩個都吵醒了。豐吟滿面淚痕，卻又很快穩定了情緒。

因為這樣的情況，不知道重複了多少次，睜開眼，她就迅速意識到噩夢過去了。

“你有些日子沒夢見他了，這两天，是因為婚配的事情？”另一張吊床上的男人總覺得豐吟可憐，一年年的以為她該走出來了，但噩夢又在告訴她自己，告訴別人，她還沒有走出悲傷。

最後那張吊床上女人也坐起來了，每當這時候，她也很同情豐吟，卻又覺得她太傻，不肯忘記悲傷的過去，那不就是折磨自己嗎？

“別想了，等混沌暗之力成形，事情也就順理解決了。”

是啊，問題該在這裏解決了。

“解決了，他就能平靜些時候，允許我睡個好覺了。”黑暗裡，豐吟仍然回想着過去，卻早已習慣了疼痛。

只是，遺憾化作的不甘，彷彿會永永遠遠的一直折磨她。

什麼時候是盡頭？

她想，只有踏入武王殿之後。

“豐吟，我一路都在考慮，你這麼做真的好嗎？畢竟是武王賜婚，雖說確實有敲打豐氏，意圖用這麼個不知天高地厚的狂妄之徒動搖豐氏在豐收城根基的意思，但畢竟只是敲打，你這麼做，無異於是在挑戰武王的權威，就算這件事情過去了，再給你安排一個、甚至是一個讓你不得不離開豐收城嫁過去的人，那你怎麼辦？”

他們三人許多話都可以說，這男的平時不會幹涉豐吟的事情，只是這次，他實在覺得事關重大，必須提醒。

但其實，另外那個女的，也認為豐吟的決定不理智，分明是因為邁不過那道坎，做着明知不可為而為的蠢事。

於是她連忙幫腔附和着說：“是啊！你總該跟他見個面吧！要是可以，湊合著嘛。好歹是武王配婚，你連他的面都沒見着，就讓他被混沌暗靈打死在這，不太合適。”

“你們別勸了，你們也知道，這事由不得我。他死了，我又能得到五年不必婚配的清靜時光。他死了，豐收城上下更會一片歡騰。只要事情不留痕迹，就沒有傷了武王顏面，武王知道這李天照殺傷了豐收城多少人，也知道我不願婚配，不會以為我是無視武王權威。”豐吟這番話，其實說的她自己都不信。

那男的只剩一聲嘆息。“豐吟啊，你聰明一世，就栽在過去的事情上。當年你為此做過一次不明智的事情，拒絕了好婚配；今天你又為此做蠢事，挑戰武王權威。你這麼下去，早晚會毀在過去的事情上。”

那女的覺得這話說的重了點，故意轉移話題的笑話說：“喂！你都婚配幾年了，還耿耿於懷？一直惦記着豐吟當年拒婚的事情，也不怕你家裡那位發作？”

原來，那男的口中豐吟第一次不明智的拒婚對象就是他自己。

那男的知道這話是為轉移注意力，但他實在希望豐吟懸崖勒馬，就說：“你也勸勸豐吟吧，這事一旦做了，將來再做多少事情都彌補不了武王的看法。”

那女的心想豐吟這事要能聽勸，至於如此？

但那男的這麼說了，她也不好不勸兩句，就說：“豐吟你是該三思而行。我知道你是跟自己過不去。但這事，雖說不至於讓武王動豐收城，可豐氏經營豐收城那麼久，多少人紅眼呢！少不了會有人煽風點火，小題大做，埋下的禍患有多深，真說不準。這麼大的事，你跟城長都沒商量過吧？”

“我已經使人給城長送信，讓他提前有個準備，卻又沒機會來攔我。”豐吟話到這份上，那是鐵了心。

那女的就不說什麼了，那男的又是一聲嘆息，末了又提醒道：“豐吟，這一次，你必須是最後一次為過去做蠢事了！你總在坑裡跳不出來，不行！”

“出的來，我早出了！我又何嘗願意！”豐吟許多時候都會有一種想法，當年如果她也死了，那就不必受這麼多年精神上的折磨了。

但這隻是許多時候的衝動，人能活着，卻去尋死，她到底還沒有這麼絕望。

因為，她還有武王殿的希望。

於是，那男的也無話可勸了。

“睡吧。”豐吟打破沉默，剛在吊床上躺下，突然，雨木林深處傳來一陣響動！

三個人爬到樹上，循聲望去。

可是，烏雲蔽日，黑暗無光，什麼都看不見。

“混沌暗靈在這種黑暗的夜晚里成形，那他可真是命該絕於此了，我們就是想去幫忙，也沒辦法！”那女的覺得命運弄人，就是如此。

讓李天照參与緊急事件，卻不與之碰面，一無所知的情況下，混沌暗靈一旦成形，他必然死路一條。

臨死，還替他們發揮重要的誘餌作用。

親自下手殺李天照這種事情，蠢到極致了也不該做。

所以豐吟從沒想要那麼做，眼下這樣，一舉多得，實在再好不過。

李天照並不知道黑暗中的是什麼東西，但他卻知道，那東西大約有多高，多大，形態大約是如何。

# 第四十六章 看不見的敵人

黑暗中，氣流紛紛聚往一個方向。

李天照聽着風聲，感覺着氣流受阻后形成的干擾傳遞的細微變化，不禁暗暗驚奇。

‘這人身高超過七尺，比大地武王的百戰將雷錘還高壯，真是罕見！他這莫非是混沌碎片的力量？竟能把風都吸過來，只是，好一會了都沒有動過，是在做什麼？他要是目標，難道是敵人？敵人的話，豐吟又是如何知道的？是此地有混沌碎片的留存？’李天照連串猜想，卻苦於看不見那壯漢切實的形容，也就無從確定。

情形不明，敵友未知，李天照就立於樹后，靜靜的等待。

他推想豐吟該察覺了異常就會過來，可是，他等了好一會，還是不覺有人靠近。

黑暗中那個神秘的‘壯漢’仍然沒有動靜，只是，他好像吃風快吃飽了，被吸過去的風速越來越慢，越來越慢。

‘風停了。’李天照推想這壯漢既然吸夠了風，該有動靜了吧。

樹林里，靜悄悄的。

突然，黑暗裡想起一聲‘嗚’的低呼。

‘這人聲音可真怪，跟野獸的嗚咽之聲似得。’李天照正想着，突然感覺到氣流出現異動！

黑暗中，那個‘高壯’的傢伙，突然如疾風那般，飛撲向李天照藏身的大樹！

李天照看不見，但氣流的變化卻先一步告訴了他危險，於是他急忙撲地翻滾了一圈，蹬地躥了出去。

他原本藏身的那棵樹，整個斷成兩截！

上半截樹身在衝擊力下，拋飛了起來，撞的旁的樹枝斷裂，綠恭弘=叶 恭弘紛飛，猶自在半空呼嘯着飛旋了幾圈，才又落向地面。

兩尺直徑的樹身，如此不堪這一擊之威，實在讓李天照暗暗凜然。

‘不知道千戰將的戰印力量能否辦到……’李天照險之又險的避過一擊，低聲喊問說：“哪邊的人？上來就打，不怕誤傷自己人么？”

“糧食、別跑！”黑暗中，那把聲音聽起來不似剛才那麼奇怪了，雖然言語還是有些不甚清晰，聲音也特別粗，可李天照能聽的很清楚。

正因為如此，他很不明白。

“喂！你到底哪邊的？是不是玄天武王座下的戰士！我又不是野獸，誰是你的糧食！”李天照握劍橫擺面前，問罷，又低聲對着劍說：“荒級千戰將李天照，雨木林中遇襲，襲擊者不報身份，黑暗中無法識別，因此必須自保反擊，請劍為證！”

“糧食、別跑！糧食——別跑！”追擊的那把聲音，說話越來越清晰，也越來越連貫，聽着也沒有那麼粗了。

李天照在黑暗中躍起，踏着樹身借力，獵豹般飛快的移動。

這要是別人，在黑暗的樹林里難以追的上他。

可是，背後那個高壯的傢伙，速度快的離奇，如此都難以甩脫。

更讓李天照覺得吃驚的是，那傢伙好像能在黑暗裡看見東西似得，追擊他的過程中總是能完美的避過樹木等障礙。

‘這人難道也能在黑暗裡把握氣流動向？’李天照暗暗驚疑，卻又發現黑暗中追擊的敵人好像沒有兵器。‘這人如此雄壯，難道用的竟是近身短兵器？氣流變化形態來看，他該是連劍也沒有。’

突然，追擊的敵人速度陡然加快，爆發似的猛然衝刺過來！

李天照這時剛從樹上縱躍出去，眼看等到落地再迴避會來不及，又早被追的火大，不等落地，他就凌空旋動起來！

當那壯漢撲到的時候，李天照雙腳剛剛落地，身形伏地旋斬之中，金紅的劍光驟然亮起！

這個瞬間，劍光本該照亮了追擊的敵人。

可是，李天照卻什麼都沒看見。

是的，什麼都沒有！

只有伸手不見五指的黑暗，如果不是氣流告訴他，敵人就在哪裡的話，他甚至會以為，他丟失了敵人的位置。

劍光一閃而過。

可是，沒有斬中了什麼的受力感。

呼嘯的風聲，從他頭上過去，分明像是敵人揮拳的掃擊落了空。

‘這傢伙明明在那，為什麼劍光照亮還看不見！’李天照不知道這一劍到底斬沒斬中，但敵人的動作仍然迅猛，全沒有受傷似得。

只是，他緊接着聽見那壯漢發出一聲怒吼，像是被傷害的后的激怒。

‘斬中了？’

既然已經反擊，李天照就不再做避戰之想，他動手前已經估算了敵人的身高臂長，他若能保持距離，就可以做到讓敵人處於他的劍擊範圍，而他卻在相對安全的被打擊範圍外。

千殺劍法發動，李天照犹如旋動的陀螺那般，繞着那高壯卻看不見的敵人連連進擊。

那壯漢的速度很快，可是，卻還快不過千殺劍；動作雖然很靈活，卻也快不過李天照的千殺身法。

一時之間，李天照那不停旋動的金紅劍光，始終保持一定距離，繞着壯漢不知道斬擊了多少次。

明明都該擊中了，但李天照卻始終沒有受力感，就像在斬空氣似得。

‘不！是斬中了！這敵人莫非有什麼混沌碎片的神奇力量？好幾次擊中的時候，感覺到戰印和體印都吸收到了力量，可剛才那劍該是斬過他脖子，竟然也全沒受傷似得？’李天照維持着快速旋動的繞擊攻勢。

那壯漢雖然動作敏捷，迅快，看打法卻似沒有戰鬥經驗。

他被李天照繞擊半響，還是幾乎立定那樣吼叫着揮拳追擊，犹如被打的喪失理智，非要較勁似得打着了才甘心。

這樣的戰況一時間維持着，李天照熟悉了這人的動作和速度，發現壯漢也不會在戰鬥里用什麼計較，虛招之類的基礎戰鬥意識也沒有，也就打的沒有什麼壓力。

只是，他斬中了也跟沒斬中似得，黑暗中看不見的敵人一點都無所謂的樣子，這種滋味，也考校人的耐心和信心。

‘我的攻擊對他到底有沒有效果？’李天照都不止一次產生這種疑問，可是，他還是迫使自己保持狀態，維持繞擊攻勢。

他想着，敵人的吼叫，本身就該是答案。

哪怕每次攻擊的效果都微乎其微，那他斬上千劍萬劍，難道還不能積累成決定勝負的傷害？

雨木林原本安靜，黑暗中看不見的壯漢擊斷了大樹的響動，就像靜謐中落地的針，足以驚動旁人。

但開始的斷樹響動之後，又沒有了大的聲響，離遠了的人，就以為又安靜了下來。

豐吟等了一會，鬆了口氣似的說：“該是解決了。”

是啊，一聲巨響之後，沒有動靜了，理當是李天照被成形的混沌暗靈襲擊殺死了。

這件她不該做，卻又必須做的事情，到底是塵埃落定了，她也不再需要矛盾，身邊的友人也不再需要勸阻。

“黑乎乎的什麼也看不見，這動靜就算吸引了別人過去，我們也不好去伏擊，誘餌的作用算是浪費了。”另一個女劍客很是可惜，如果李天照是白天被混沌暗靈殺死，那多完美。

“命運預測殿五天知道這裏要出混沌暗靈，從距離判斷，可能趕過來的也就大地武王那邊的，趕得及來的，數也就那麼一兩個。李天照被殺的動靜能把他們引出來最好，引不出來也沒關係，我們十拿九穩。”那男的並不擔心，這裏畢竟是他們主場，正因為這些條件都算得出來，才只需要他們三個來就夠了。

“黑暗無光，動靜再大怕也不會出來。黑暗裡與混沌暗靈廝殺，跟送死沒差別。現在擔心的只是，混沌暗靈吃了李天照的屍體，形體會更成熟，要比平常的更難對付了。”豐吟也沒遇到過更成熟的混沌暗靈，只是聽說過。

正常情況，都是命運預測殿給出預測地點，派人趕去，混沌暗靈沒有機會食人進化就會被圍攻解決。

“只當長見識吧。”那男的並不擔心，很是自信。

混沌暗靈難對付一點，但他們是三個混沌劍客，沒道理拿不下來。

他們在等，等着天地多一些光亮才能行動。

豐吟一行三人被驚動了，雨木林里的其他人，也被驚動。

但他們跟豐吟一行一樣，知道黑暗中跟混沌暗靈交手等於矇著眼睛跟人廝殺，與送死沒差別，雖然對響動心存疑問，既懷疑是敵人存心製造的陷阱，又有些擔心是敵人的混沌劍客來的多，直接出其不意的在黑暗裡行動。

他們都在等，等着天地多一些光亮。

唯有李天照沒辦法脫身出去，他維持快速旋動繞擊的狀態，已經超過一刻鐘了。

如果不是曾經長期近乎殘忍的倒吊半空的旋轉訓練，如此持續不斷的快速轉動，他早就暈過去了。

但他停不下來，因為只有這種狀態，才能夠讓身法和劍法保持最快的狀態，才能壓着黑暗中看不見的壯漢打。

如果沒有曲線劍法和身法，靠正常的出手速度，他知道不可能比這壯漢更快。

‘這傢伙！都斬了他多少劍了！怎麼他一點異常反應都沒有？’李天照頭臉全是汗，如此全力施為的連續作戰狀態，就算是豐收城的時候也沒有。

那時候畢竟是一陣衝殺，間中有歇息的時候，此刻就像是全速奔跑不得休息那樣，身體的負荷根本不能相提並論。

若不是有戰印力量，單靠體能，絕不可能承受這種極限負荷。

李天照都開始懷疑，這麼打下去，真能奏效？他斬中敵人何止千劍了啊！

但下一刻，李天照卻又希望，能夠回到此刻。

因為，黑暗中看不見的壯漢，好像終於願意接受，繼續這麼站樁追着他打，永遠都打不到他的事實了。

所以，那壯漢變成了合身飛撲，緊咬狂攻！

如果是普通的敵人，李天照擊中要害直接拿下，根本不怕這種破綻百出的合身撲擊。

可是，黑暗中的敵人被他斬中了也根本無所謂！

彷彿有金剛不壞之身那樣，隨便他斬，而李天照敢讓這敵人打着嗎？

他不敢！

所以李天照必須迴避，單方面的壓制繞擊狀態，瞬間被扭轉。

李天照靠着千殺身法，不斷的以蛇行路線移走，一次次避開黑暗中壯漢的撲擊時，才有機會反擊斬中一次。

然而，敵人仍然毫無受傷之態。

‘這傢伙到底是怎麼回事！每次擊中時體印和戰印里都吸收到了力量，像是當初擊敗百戰將那樣。明明該是斬中了，卻始終像是打空！到底要如何才能擊倒他？’李天照又一次避過撲擊，發現腳下的鞋底，已經磨破了，他的腳底板跟山地的石頭直接接觸。

尖銳的石頭邊緣，加上他快速移動的步法，在他腳下迅速撕開了一道道。

因為有戰印力量的保護，傷口很淺，可是，不一會就像千刀萬劃過那樣，密密麻麻，還在不斷增添，他腳下的厚繭層層變薄，最後，步走間全是血印。

這麼下去，李天照還能堅持多久？

# 第四十七章 打不死的敵人

血色的腳印在林間不斷增多，可李天照自己卻看不到，只知道每一步踩下去，都有些濕熱。

他只能維持狀態，迅速的移走，移走，移走……

停下來，就無法迴避黑暗中看不見的敵人的攻擊。

每一次退避的反擊，他都務求殺傷‘壯漢’的要害。

頭部，脖子是最常招呼過去的地方。

但對方始終像空氣那般，擊中了，卻似沒有打着。

如果不是戰印和體印總是能吸收到力量，李天照怕是也沒有了繼續堅持反擊的自信。

不過，黑暗中的敵人追擊的那般迅快，他就是想走，也難以甩掉。

尖銳的山石讓他步步血印，一踏一痛，過處的林間，記住的竟都是苦痛。

然而生死壓力面前，便是繼續下去雙腳會廢掉，他也無從去考慮。

旋動的金紅劍光，在黑暗無光的樹林里，一次次閃亮，閃亮……卻始終照不出明明在那裡的、敵人的模樣。

黑暗中追趕着的敵人時不時的發出低吼之聲，聲音也變的越來越清晰，慢慢的，竟然還有女性化聲音的特徵了。

‘這人怎麼回事？擬聲之法嗎？只是，這般用法有何意義？’李天照實在覺得，黑暗裡的敵人透着太多古怪，怪的讓他甚至忍不住覺得……他到底是不是在跟人戰鬥？

然而，若不是人，又能是什麼？

李天照不知道他自己到底在林中移走了多遠，甚至也沒有再計算他到底斬了黑暗中的敵人多少劍。

他只是覺得，疲憊感陣陣襲來，那感覺就彷彿在村裡練了大半天的劍似得。

可是，他身體里的力量卻還很充沛，不但如此，他甚至明顯感覺到，揮劍的有力感，勝過了剛開始一大截。

‘這壯漢雖然動作迅猛，卻抓不着我，也不見有別的什麼厲害手段，幸虧不是混沌劍客，否則我怕也應付不了他的混沌碎片力量了。’李天照暗暗慶幸，卻突然看見，他自己揮動的劍光里，多了些白色的刃光。

而這東西的出現，竟然讓他每次擊中時，黑暗裡的敵人都會發出痛呼之聲！

‘白光是什麼東西？’李天照一頭霧水，根本不知道是何物，但黑暗中看不見敵人的異常反應，卻讓他精神大振！

無論如何，若這白光能對敵人產生更強的殺傷作用，那就是好事了！

李天照抖擻精神，維持冷靜，移走，揮劍，全都極力保持穩定，絕不讓自己犯錯，不給黑暗中的敵人任何可乘之機，不急不躁的維持迴避，反擊的戰鬥節奏。

自從劍光里多了白色的刃光，不但每次都讓黑暗的敵人發出痛呼，李天照也發現，每次攻擊時體印和戰印吸收到的力量也變多了，而且是明顯變多。

‘如此越打越強，我還有什麼可怕？全當是在練功，戰印和體印的力量一起飛漲，這等好事，平日我上哪裡去尋？’李天照這般想法，也就能繼續保有維持狀況的耐性。

他知道這般打法很磨人，但敵人狀況不明，此刻他處於明顯的有利戰況，這時候因為急於結束戰鬥而喪失耐性的話，只可能把戰況從好變壞，只會讓本來碰不着他的敵人得到可乘之機。

迅猛，這本就是千殺劍近身廝殺的極端優勢。李天照清醒的知道這一點，因而眼前的戰況，維持下去就是他最佳的選擇。

初時的揮空，如果是最難熬的，那麼此刻新增的白色刃光讓壯漢的痛呼，就已經不那麼磨人。

儘管揮動的劍仍然沒有受力之感，但每次斬中，敵人都有聲音叫響，也就有了斬擊生效的信心。

可有效歸有效，又不知道斬中了多少劍，黑暗中的敵人，還是不見力量衰弱，好像永遠都打不死似得。

李天照的雙腳早疼的麻木了，也不知道步走中流了多少血，也不知道黑暗裡的敵人到底還能吃他多少回的攻擊才會倒下。

他知道已經廝殺了很久了，卻不知道具體多久。

心裡頭一次次的產生絕望的念頭：他不可能比敵人堅持的更久。

每次，李天照都迅速把這念頭甩開。

他要進武王殿復活父母，不能在這裏倒下，哪怕還有一口氣在，也絕對不能灰心放棄！

也許就在下一刻，也許就在下一個瞬間，敵人就撐不住了。

是的，敵人撐得住和撐不住，本來就可能發生在任何一個瞬間。

為什麼該在這裏的豐吟至今還沒有現身？

她理當聽到了壯漢最初襲擊他時，擊飛斷樹的響動才對。

她應該知道，遇襲的是他。

‘她喊我來，原來是要借刀殺人，這敵人的情況她一定了解。讓我獨自來了雨木林里，就是盼我被殺死，她就不必與我配婚了。只是，這等做法，根本就是違抗武王之令，難道她自己不是死路一條？便是我死了，武王沒有證據，也是會猜到。她為了不配婚，甘願冒着把命搭上的風險？’

這樣的戰鬥狀態，讓李天照實在有時間思考許多。

他有些慶幸，這趟山芊啟幸虧沒有來，否則的話，面對這樣的敵人，他真沒辦法護得主她。

這樣的敵人怎麼去擋？

他只剩迴避而已，根本沒辦法招架。

‘豐吟真是狠毒，如果帶了山芊啟來，又讓她毒計得逞，豈不是雙雙命喪此地了？’李天照想着，很是憤怒。

他能想到豐吟何以不願意配婚，但事情又不是他強求來的，是武王指定，他又有什麼錯！

他又不欠她豐吟什麼，她非不願，自己去抗命武王好了，憑什麼想拿他李天照的命去成全她的不願！

‘爹娘那般好，我也就想遇到個娘那般英勇善戰的妻子，一起殺敵立功，攜手共進，怎麼配婚的卻一個比一個可怕。山芊啟原先脾氣很遭，現在倒是與我一樣，有心反省，只是沒有殺敵求進的之心；這豐吟倒是混沌劍客，卻竟一心要置我於死地。武王親自預測的配婚對象，怎麼也會如此？到底我和她哪裡適合配婚了？’

李天照想着許多問題，可手裡的劍，卻不見停。

突然，他感覺到氣流中發生了新的變化。

有人在靠近！

是的，有一個人，正從後方靠近。

‘難道誤會了，是豐吟來幫忙？’李天照正尋思着，感覺到那人更近了，氣流變化的信息，讓他對來人的情況有了更多的判斷。

‘這人不該是豐吟，比我還要高些，肢體粗壯，應該是男性。此人該沒有聽聲之能，移走笨拙，像是拿兵器試探路況，他該是聽到動靜來的，難道是跟豐吟一起的？’李天照記得寄存馬匹的時候，看見已經有三匹馬在那，理當是豐吟一行的。

接近的人本來就離的不遠，開始是在李天照後方，很快變成側後方。

隨着李天照有意移走靠近，雙方的距離也就更近了。

但這時，李天照卻突然意識到，這個人，帶着敵意！

因為那人聽着響動，知道他在靠近過去，竟然就躲在樹后，一副守株待兔的打算。

‘這壯漢吃的起這麼多攻擊，該也不是能被人一擊打倒的，這人卻有襲擊的打算，那麼目標是我了？這裏還有別的敵人？還是豐吟知道我還沒死，指使同伴？但誰那麼傻，替她干這種背叛武王的事情？’

李天照假作一無所知，迴避着黑暗中壯漢的攻擊，移走中，一次又一次貌似無意的靠近到守株待兔的敵人恰好可以襲擊的距離，卻又不離的太近，每次接近那範圍了，就又很快移走。

這就犹如魚鈎上的誘餌那樣，讓藏身樹后的襲擊者，一次次的選擇。

每一次樹后的襲擊者都做出再等等，應該會更近的選擇之後，面對的是距離又變遠了，不再適合襲擊的現實。

於是襲擊者就會想，剛才那樣的機會未嘗不可行動，還會不會再來？

這時候李天照又在移走中，靠近到了可以襲擊的距離的邊緣。

襲擊者不管放棄了多少次，都會讓他越發覺得，必須把握下一次機會。

尤其是，李天照又故意避走遠去，那襲擊者因為距離不遠了，又沒有無光黑暗裡的移走之能，怕挪位的響動會打草驚蛇，就只能等。

襲擊者看着金紅摻雜白色的劍光，以為目標會越去越遠的時候，突然又看見迅速往他那靠近，又倒了可以襲擊的邊緣距離。

這時候，襲擊者終於按捺不住，從樹后沖了出來！

與之同時，李天照猛然朝着襲擊者的方向，撲地翻滾着過去。

他不知道襲擊者有什麼手段，但襲擊者既然做好了攻擊的準備，就考慮過他遇襲的迴避反應。

可是，唯獨一個方向是襲擊者想不到的。

襲擊者肯定想不到李天照會朝他撲地翻滾着過去。

襲擊者確實想不到，除非知道李天照擁有把握氣流變化的奇能，否則，誰也想不到。

襲擊者瞬間丟失了目標，擬定的攻擊盤算里，就沒有眼前這種情況。

一直追着李天照的黑暗裡的敵人，突然變成了與襲擊者相對。

襲擊者深知其厲害，原本他聽見響動過來，很是驚奇會有人夜裡對混沌暗靈下手，但是，不管是哪方的人，他都不能讓人得手。

別人得手了，他就白來了。

他仗着自身的戰印絕技特性，本意是重傷李天照，這樣他自己就有機會迅速脫身。而被他重傷的不管是誰，都一定會被混沌暗靈殺死，垂死掙扎的過程，就是他撤離到安全距離的時間。

可是現在，他瞬間面對混沌暗靈，而且，還是在計劃之外。

他的劍已經刺出去了一半，混沌碎片的力量正指向李天照原本的位置要發動。

一聲慘叫，他的腹部被混沌惡靈擊穿。

襲擊者硬生生改變招式，驟然發動戰印絕技，剎時間身體被白光推動，腳下犹如踏着疾風，流星似的飛閃了出去！

襲擊者憑藉剛才探路的地形記憶，順利穿過一棵棵林木之間，逃出了二十丈外，然後頭也不回的，捂着腹部的傷處，急急忙的奔走。

沒走多遠，被石頭絆倒，又急忙爬起來繼續跑，又突然失足摔滾下坡，哪怕頭臉撞上石頭，疼的夠嗆，他也忍着不敢發出聲音，唯恐被混沌暗靈追上。

# 第四十八章 把戰印留下啊！

不過，那襲擊者是想多了。

混沌暗靈根本沒有去追他，就像是要死磕到底那樣，直追李天照而去。

‘可惜了！’李天照看那人逃脫，本來他若發動戰印絕技的話，可以追上那人，將之襲殺。

但黑暗裡的敵人又令他不敢妄用戰印絕技，原本他就不知道還能堅持多久，還要耗多久。一旦用了戰印絕技，身體負荷極大，精神會更疲憊，很快會死在‘壯漢’手裡。

這種明擺着一命換一命的事情，他肯定不能幹。

他是拚命立功，不是要送命立功。

李天照只是好奇，也不知道那個想偷襲他的人是誰。

黑暗中看不見的敵人還在追他。

李天照實在需要讓身體調整狀態，借偷襲者發揮阻礙作用的機會，他借樹身彈射移動，讓肌體得以恢復。

他覺得廝殺許久了，可天空的雲，仍然遮擋着星月之光。

平時他不怕這般暗無天日，可追擊的敵人明明有把黑夜當白天之能。

始終是敵人能看到他，他卻只能靠氣流把握，如此一來，他當然希望能多些光亮。

李天照穿梭在林間，背後追着他的敵人時時發出吼聲，那般迫不及待和不甘心。

這般一追一趕了許久，突然，李天照感覺到氣流急變！

‘又來！’李天照早有防備，猛然伏低旋身側走，避開突然加速衝刺的突擊，順勢還在看不見的敵人背後斬了一劍。

閃動的白色刃光，讓那黑暗中的敵人一聲慘叫。

是的，慘叫。

‘他全身上下哪裡都攻擊過了，這一擊打着的地方也沒道理是要害，難道是他的力量終於衰竭到某種程度了？’李天照振作精神，又一路奔走，讓肌體得到些恢復，一時間旋身劍動，迴避反擊的頻率比剛才更高。

每一次擊中，黑暗中看不見的敵人都發出痛苦的聲音。

而李天照又發現，戰印和體印吸收的力量變少了。

‘這傢伙該是力量弱到了快影響戰鬥力的程度了！’李天照繼續保持穩定的旋動狀態，腳下早就疼的麻木，黑暗裡也看不到每一步留下的血紅足印。

如此這般又反擊斬中了看不見的敵人三百多劍，突然，壯漢掉頭就跑！

‘這傢伙真的不行了！’李天照提劍追擊，可是，那壯漢奔走的飛快，哪怕他不斷藉助樹身的彈力，也只是如他被追擊時候那樣，保持了個勉強不被甩遠。

此刻之前，一直是李天照被動，現在敵人要逃了，他可不願意放過。

這般一個逃，一個追。

李天照發現他們之間的距離在漸漸拉遠，不由暗覺糟糕。

‘這傢伙即使虛弱也不是區區幾劍能殺，用了戰印絕技追上也不能迅速擊殺，我自己那時也會更疲憊，它若逼急又跟我拼，那時反倒是我危險了。真可氣，打了這麼久，最後竟然要讓他逃掉？’

李天照極力追趕，可距離根本無法拉近，看不見的敵人逃走的時候就像是能在黑夜裡清楚視物那般，全速疾奔。

‘前方有斷崖！’李天照突然從風聲中，發現再往前是斷崖深淵里的呼嘯風聲，換言之，很快就是斷頭路了！

‘這回看你還如何逃！’李天照暗暗高興。

果然，又奔走了一陣，斷崖的呼嘯風聲更清晰了。

看不見的敵人顯然也意識到處境，猛然改向，卻被早有準備的李天照追上便是旋動的連斬。

看不見的敵人根本不招架他的攻擊，就那麼衝過劍光，要折返奔逃。

李天照腳下疾動，死死咬着敵人，劍光不絕。

如此追着又斬了幾十劍，敵人好像受不了了，突然又掉頭折向，筆直的朝着斷頭崖方向沖了過去！

‘這傢伙瘋了嗎？還是寧願摔死也不想把戰印給我？’李天照原本害怕那傢伙使詐，可氣流告訴他，那敵人沖向崖邊的速度根本就沒變化，已經到了即使想停也會被慣性帶出去的位置時，絕對不可能是使詐了。

‘豈能讓你得逞！’李天照驟然發動戰印絕技，剎時間，體印引動戰印，爆發出一團金光，產生一股強勁的推力，把他如離弦之箭那般送了出去！

李天照瞬間繞側面，在崖邊追上看不見的敵人，手裡的劍隨着前沖之勢旋動中，又被白光的混沌之氣力量托着那般，身體份外輕盈，旋動之勢比平常更快！

追上，衝過的瞬息之間，旋動的幾十劍全斬在看不見的敵人身上了。

李天照貼着崖邊一衝而過，滿懷不甘的望着、根本看不見的崖外。

看不見的敵人還是沖了下去，全然沒有減速的沖了出去。

崖外激蕩的氣流里，多了一個下墜的壯漢，卻又很快被吞沒。

氣流最後微弱的變化告訴李天照，敵人是摔下去了。

‘白白辛苦了這一趟！我卻連這傢伙長什麼模樣都沒見着！’李天照好生來氣，卻又莫可奈何。

敵人擋不住啊！他只能拼盡全力殺傷，戰印絕技都用了，還是沒能將之擊殺在崖邊。

李天照理了理情緒，平靜些了時，突然覺得，用了戰印絕技之後，他雖然疲憊了些，肌體有些使不上力，但這情況只有短短片刻，就又恢復了正常的力量，只是想再催動體印的力量二次發動戰印絕技，卻會感覺力不從心，無法把體印力量足量的引動那樣。

但是，李天照揮劍，確認正常的戰鬥力是沒問題的。

‘奇怪！都說戰印絕技關鍵時刻才能用，使之好一陣都會身體虛弱，我怎麼就只片刻不適？’李天照真想等到完全恢復了再用一次戰印絕技，但此刻還不是安全處境，由不得他這麼兒戲。

豐吟既有殺他之心，如果知道他還活着，會不會放過他？

‘我在這裏被她殺了的話，戰印被毀，戰印里的記憶碎片武王也不能知道。’李天照有豐收城的經歷，自然擔心。

李天照弄了許多樹恭弘=叶 恭弘墊着，再用布纏在腳上，避免行走間再有血印足跡留下，折返了一段，找到能改向的地方，就沿路離開，也不知道是通往哪裡，也顧不得考慮那麼多，脫離危險之地，就是當務之急。

黑雲，終於漸漸移開。

星月的光輝，隨着黑雲的移走，不斷讓黑暗的色彩變淡。

湖光里映着明月，樹頂濃密恭弘=叶 恭弘子的蔥翠，在月光下變成深綠。

山林里仍然昏暗，可是，月光照到的地方，近些的路已隱約可見。

豐吟一行仍然在吊床上休息，等待着天明。

這樣的夜晚，去面對混沌暗靈，仍然是近乎自殺的不智行為。

天蒙蒙亮了，東方見白。

豐吟一行趕往最初發出響動的地方。

那顆斷樹，飛起翻旋了幾圈，落下來時，斷處着地，枝恭弘=叶 恭弘壓了兩棵樹，斜吊著，卻不知道哪根樹枝會突然斷裂了，它就要再次墜地。

遠遠，他們看見條身影。

“混沌暗靈吃了李天照的屍身，化作人了嗎？”豐吟遠看那人穿着衣裳，不由這般推想。

“衣裳完好，怕不是混沌暗靈吧。難道被人捷足先登？卻也不該沒有動靜。”同隊的女人覺得奇怪，就算是別人先來了，跟混沌暗靈廝殺要些時候，混沌碎片力量的那些光影，他們在高處肯定可以見到。

豐吟一行三人小心的接近，接近，距離更近些的時候，那女的突然踩着了李天照埋的樹枝，那樹枝埋的本是蓄意，一踩就斷了，裂開的聲響，驚動了那條立着的身影。

那人轉身，豐吟意外，卻又並不意外的道：“暴雨劍！”

是的，那人是暴雨劍。

豐吟原本也推測過，從這裏的距離看，大地武王如果派人來，十之八九是趕過來最近的暴雨劍。

但是，暴雨劍本不該這麼快冒頭，更不該站在這裏發獃。

豐吟一起的那個女人笑着說：“你就是暴雨劍？最近很出名啊！功績剛夠千戰將，戰印還沒領呢，陰雲境護送的混沌之心被孤劍李天照劫走，後來還被一個照面斬斷了胳膊。哎喲，大地武王對你也真夠厚愛，竟然沒把你的功績罰沒幹凈讓你從在編戰士從頭再來？”

同隊的另一個男人警惕的觀察周圍，沒發現有別人，原本大地武王那邊距離合適，能趕過來的混沌劍客就那麼兩三個，但其中一個去了別出作戰，肯定趕不過來，還有一個有可能勉強趕到，但最快也得是午時。

現在混沌暗靈已經成形，那人也就等於趕不到了。

算來算去，大地武王那邊能來的，就只有暴雨劍。

周圍，也果然沒有什麼異常。

暴雨劍聽着這些挖苦的話，一時間憤怒的額頭青筋跳動。

這些，是他至今為止最大的恥辱！

“你們好手段，晚上竟然能把混沌暗靈解決了。本來我還在想，這趟戴罪立功會白跑一趟，就有你們跑出來給我送功績。殺三個混沌劍客，總也沒辜負大地武王給我的機會。”暴雨劍猛然拔劍在手，他對於恥辱無話辯解，也不想辯解。

但他今天，不願，也不能空手而歸。

他的懲罰還沒有功績文書明確，現在還有百戰將戰印，這時候讓他來殺混沌暗靈，分明就是照顧，事情成功，可以抵消相當程度的懲罰，才不至於功績被扣成在編戰士。

可是，混沌暗靈不知所蹤，他自然只能推測認為，是玄天武王的豐吟一行三人在夜間所殺。

即使這推測結果，本來就讓人不可思議。

但眼下，他找不到更好的解釋了。

原本豐吟他們也是這麼想的，此刻卻聽暴雨劍這麼說，不由詫異的反問說：“你沒見到混沌暗靈？”

暴雨劍不由眉頭一沉，神色疑惑。豐吟一行實在沒有必要裝腔作勢，那麼，問題就來了。

“我沒有。難道剛成形的混沌暗靈還會自己亂跑？斷樹又是怎麼回事？”

“我們沒有見到。但有個同伴來的晚，還沒碰上面，或許是被混沌暗靈吃了。”豐吟說這些時，好像事情本就如此。

“附近沒有血跡。”暴雨劍否定了這說法，混沌暗靈就算吃人不吐骨頭，也難免有血跡留下。

“也許是在遠些的地方，不如我們找到了混沌暗靈之後，再說別的？”豐吟跟暴雨劍是交過手的，說起來，都認識。

“好啊！”暴雨劍答應的痛快，可是，在答應的時候，他卻突然前沖，出劍。

暴雨般的大蓬光束，剎時間爆射出去！

# 第四十九章 劍，血，‘死’去的他

暴雨劍嘴裏答應的好，卻突然發動攻擊。

豐吟一行三人卻本有防備。

三人迅速散開，退避移走間揮劍擋開那些躲不過去的光束。

他們人多，看見暴雨劍隻身一人，原本也有拿下之心。

只是，又知道暴雨劍的混沌碎片力量厲害。

混沌碎片的力量也被分了‘天地玄黃宇宙洪荒’八個級別，其中天地玄黃是戰鬥類，宇宙洪荒是功效類。

天級混沌碎片力量的特點是沒有或者幾乎沒有弱點，數量最少。暴雨劍的就是這級別，大家稱之為八面威風。

力量強大霸道，但存在一些缺陷或者弱點的，這種被歸為地級。

特性比較突出，相對極端的類型就被歸為玄級。

剩下的戰鬥類就都歸為黃級。

八面威風爆發的光束射穿了人，還會吸收中招者的混沌之氣，然後繼續飛遠，只要能總是擊中人的話，光束就能無限的飛射下去，可想而知這等特性，加上發動后密集的數量，哪裡在乎敵人是多還是少？

以一敵眾就是八面威風的常態，單打獨斗靠着密集的爆發，一般也根本近不了他身，距離太近根本擋不下來那麼多的光束。

拿下暴雨劍不容易，反過來暴雨劍的八面威風決定了他即使勢單力薄，照樣敢跟人動手。

豐吟的混沌碎片力量也很強，是僅次於天級的地級，只是面對八面威風，恰好受制，並沒有有效應對的手段。

面對紛飛的光束，豐吟和兩個隊友一時也只能退避，格擋招架那些光束。

她的那個女性同伴也不敢正面硬碰八面威風，但嘴裏卻不肯饒過暴雨劍，直說：“暴雨劍你也太小氣了！不就是說你被孤劍李天照一個照面斬斷胳膊了嘛，至於就要跟我們撒氣？一個人打我們三個，你也就威風得了一會，何必浪費力氣？你要不喜歡聽，那你說呀，那我就不說你被人斬斷胳膊的事情了嘛！”

暴雨劍胸膛里的羞憤之氣，彷彿能把他撐炸，可面對發生過的事實，他又無從辯駁，就只是手裡的劍不停，爆發的光束，也蓄意控制了最多的部分追擊豐吟的女同伴。

“呀，暴雨劍你真小氣！追着我打也改變不了你被人一個照面斬斷胳膊的事實呀！”那女的繼續言語挑釁，邊自退避揮劍擊散光束。

豐吟默不作聲的繞走側后，伺機接近，但暴雨劍顯然防備着，爆發的光束四面八方分佈的恰到好處，兩丈之內讓人不敢靠近。

另一個男的呈三角型分佈繞走，等待着暴雨劍連續爆發之後，混沌碎片力量稍微停頓的時刻。

他們雖然一時不能靠近，但暴雨劍也不能長久的維持這種頻率的混沌碎片力量發動，說到底，他動手真只是泄憤作用罷了。

果然，不過片刻，暴雨劍抽身後撤，為了控制距離，奔走中回身一劍，爆發的光束分襲三人，不求有功，分明就是壓的他們只能退避防守，藉機拉開距離。

三人退避招架，擋開了光束，才又發足追趕。心裏也好生氣惱，暴雨劍一個人打他們三個固然贏不了，但八面威風實在霸道，暴雨劍高興就打一陣，想走的時候也不困難，靠三個人，並沒有多大把握能夠攔下他。

但好不容易碰上個落單的敵對混沌劍客，他們三個豈有不試試拿下的道理？

三人追擊着撤走的暴雨劍，那女的又繼續挑釁激怒說：“這就走了？別急呀，咱們聊聊天嘛。我們又不會斬斷你胳膊那麼兇殘。”

“再借你十個膽，你到是過來斬斷了試試啊！”暴雨劍勃然大怒的猛然回身，揮劍又是一大蓬激射的光束。

追擊的三人早有防備，急忙退避招架，一時間各色光束如雨紛飛，自他們身邊過去，一些被他們揮劍擊散。

那女的看暴雨劍發怒，更要繼續挑釁，正待說話。

一條身影突然從上方飛旋着落下！

紛飛的幽藍刀光，卻又被環繞的無數白色風刃托着，猛然墜落下來時，那女的驚覺不妥，可手中劍剛擋開最後一些光束，襲擊者來勢又快的驚人！

剎時間，她看到暴雨劍眼裡的快意，她感覺到不曾有過的、絕望！

刀光飛閃，頃刻間在她身上斬了三十多下！

那女混沌劍客連絕技都沒來得及發動，瞬間就死透了。

豐吟和那個男劍客難以置信的看着些陌生的刀光，那不是他們知道的任何一個大地武王所屬的混沌劍客！

豐吟驚怒之下，便要發動混沌碎片的力量衝過去，可是，暴雨劍早盯着她了，爆發的大蓬異光，主要部分全朝她射過來，直接封死了她前沖的道路。

另外一些則飛射那男劍客過去，一擊得手的襲擊者剛落地，人就如疾風那般飛沖而出，繞走光束沒射到的那面，揮舞雙刀殺奔那男混沌劍客過去！

豐吟和那男的被暴雨劍的八面威風光束分隔開，而暴雨劍的光束卻可以和襲擊的那個女刀客合擊他們其中任何一個！

這是精心設計的埋伏，從暴雨劍站在那裡，就是為了等待他們上鈎的陷阱！

優勢的就是這個新混沌劍客的存在，算計的就是玄天武王這邊還不知道這個新威脅的存在。

他們栽了！

豐吟很清楚眼前局面的不可逆轉，她無法突破暴雨劍的攔截，而那個男的在合擊下難以倖免。

“抱歉，我記得你！”豐吟當機立斷，趁現在抽身後撤，疾奔而去。

暴雨劍不想放走任何一個，但他如果現在追擊，一對一就沒有足夠把握拿下那個男混沌劍客了，豐吟這時候撤走，無疑是最佳的時機。

暴雨劍權衡利弊，自然是寧可防脫一個，也要確保拿下那男混沌劍客，否則極可能兩個都給走脫。

那男的眼看豐吟撤走，自知無從倖免，但眼前局勢，他也知道莫可奈何，豐吟說記得他的意思，自然是說將來若有可能，必會復活了他。

他看女刀客的來勢，已然知道是玄級混沌碎片力量里的混沌風語，擁有疾風一樣的爆發力，發動之時，風力相助，令人出手速度和身法靈活度大幅度提升，素來有搏殺霸主的威風，屬於特點特出，非常極端的混沌碎片力量。

再加上暴雨劍，這樣的兩個人夾擊之下，如何逃得掉？

那男劍客自知死期已到，平素冷靜的他，一聲勃然大吼，混沌碎片力量毫不吝惜的催動，剎時間人和劍都被火紅的光芒包圍，只見他迎着過來的刀客，殺喊着沖了過去！

暴雨劍不屑一笑，揮劍爆發的光束，頃刻間在那男劍客身上射出密密麻麻的洞孔。

那人全不防守，劍還是直往刀客刺過去。

然而，風語本非浪得虛名，只見女刀客輕盈的避開，與他旋身而過時，一刀就斬斷了他的脖子。

女刀客，當然刀娘。

她在陰雲境消散的時候，幸運的吸收到了混沌碎片的力量，成為新生的後天混沌劍客。這次暴雨劍來，她當然也來了。

於是兩個人合計了此番伏擊，如果玄天武王的混沌劍客如果來了四個，那就放棄；三個就看情況而定，有機會則下手，沒機會暴雨劍就一個人退走，刀娘則不必現身。

現在的結果，很好。

“為了我的事情，讓你幫忙承擔風險，今天是我欠你一個人情！”暴雨劍很少許諾，因為他喜歡言出必行。

此番說到底，還是冒險的很，稍有不慎，就是刀娘最危險。

“他們也不厲害嘛。”刀娘心潮起伏，這是她成為混沌劍客后的第一戰，沒想到，竟然如此漂亮的擊殺了兩個混沌劍客。

“這男的我認識，所以都沒說讓他投降的話。他是地級的無盡之力，單打獨斗不算厲害，配合作戰卻非常麻煩，今天是把他們三個分割開了，正面交手的話，拿下他們的希望不大，只是我們也有從容退走之力罷了。”暴雨劍知道刀娘不懂這些，畢竟混沌劍客是特殊層面的戰鬥力，外人只是知道些新鮮熱鬧。

“原來如此，我說怎麼這麼容易。”

“混沌劍客之間的戰鬥，彼此都有準備，但凡會正面對決的，一定是彼此贏面接近，而且退走都有辦法。想擊殺，只能靠出奇制勝。”暴雨劍知道豐吟是追不上了，也沒必要去追，就收拾了戰印和東西，領着刀娘一起找尋痕迹。

兩人搜尋了半日，發現了血印足跡，於是循跡而行，途中又發現有分開的血跡。

兩人分開追尋，片刻，暴雨劍見到一棵樹上，一把劍上纏着衣袍，這時有風，吹的衣服飄擺如旗幟。

暴雨劍暗暗奇怪，尋血跡過去，看見一棵樹下，一個人腹部，腿上都是血，地上也有，坐靠在那，臉色蒼白的幾乎沒有血色。

“還真是有緣。”暴雨劍蹲在下查看，發現那人傷勢很重，失血也多。

這才知道此人故意拿衣服當旗幟，就是為了有人看見了過來。

那人本是黃金武王所屬，命運預測殿預測這裡會有混沌暗靈，他受命而來，本來也知道玄天武王來的人最多，其次是大地武王，就指望着碰個運氣，結果偷襲李天照不成，反而被混沌暗靈重傷。

此刻被迫求救，見到暴雨劍，不禁面露苦笑之態。

“我知道你是鄉村出身，沒有什麼氏族背景，你既然求救，想必也是做好了投降的準備。願意投降就點頭，或者眨眼，我帶你回去，至於撐不撐的到治療殿，那就看你的命夠不夠硬了！”暴雨劍見那人微微點頭，就把樹上的劍取了下來，給那人喝了些水，扶着走時，問起狀況，聽那人說了大概。

“金紅的劍光？”暴雨劍立即想起了一個人，他現在最恨，最恨的人！

暴雨劍立即想起刀娘追蹤的那路血跡，十之八九該是李天照的。

想到此，暴雨劍對扶着的那人說：“那就抱歉了！這李天照我不能放過，等帶了你出去，一定追不上他，留你在此，萬一被玄天武王的人帶走，又是損失。”

那人微微一怔，卻還沒來得及再說什麼，就被暴雨劍一把掐斷了脖子。

俘虜一個混沌劍客回去，功績是比擊殺要高，但是，暴雨劍現在滿腦子就是殺了李天照雪恥、報仇！

暴雨劍尋血跡追上刀娘時，看見她在崖邊。

血跡，在崖邊斷了。

他們搜尋周圍，沒有發現折返往別處的血足印。

“掉下去了？難道是被混沌暗靈追下去的？”暴雨劍很是錯愕，他想李天照死，但他要的是親手殺了他雪恥啊！

就這麼摔死了？

刀娘也很失落，仇人就這麼死了，她哥哥死那麼慘，她卻沒能親手報仇。

暴雨劍想起剛才掐死的那人，又暗覺惱火。

‘這傢伙，死了都還害我丟些功績！’

“現在回去？”刀娘看着暴雨劍，覺得再留這裏也沒益處。

“回去吧，混沌暗靈剛成形的時候痴傻如石頭，成形前周圍的飛鳥走獸都會驚走。現在他殺了李天照，已經有相當自主意識，難以預料跑去了哪裡。將來是個大禍患，但料想還是在玄天武王的地方，倒霉的也是他們，我們就不必操心了。”

暴雨劍離開前，又回頭望了眼斷崖外。

給了他莫大恥辱的仇人啊，就這麼死了，他無法雪恥，就要一輩子背負這污點了……

暴雨劍和刀娘都以為李天照被混沌暗靈殺死了。

一個人逃回了都城的豐吟，也是這麼以為。

此行，大敗。

豐吟知道此番回去，既要被賞罰殿責罰，又要面對兩家交好的氏族的責難。

三人同去，她一人回來，說破天，那兩家失去的也是混沌劍客，豈有不遷怒她的道理？

玄天武王都城，內城，候王殿。

候是等候的候，稟報事情，等待命令，通常都是在這裏。

候王殿里有許多廳房，豐吟被引到一間里時，她看見裏面已經坐了個人。

碰上人多的時候，這種情況常見的很，豐吟自顧坐下喝茶，打量那人，看武器是千戰將，長的挺英俊，很年輕，目光里朝氣蓬勃，一看就是個自信而且积極上進的人。

兩人目光交接，微笑點頭算是招呼。

豐吟向來願意交朋友，就主動攀談說：“哪裡人？”

“千山城。”

“噢……”豐吟心想千山城突然連出人才？這人看起來真年輕，就算面相嫩，也太過份了，就是百戰將，也是罕見了，不由笑說：“千山城現在盡出年輕的千戰將么？你這模樣年輕的讓我差點以為你是十九歲的千戰將李天照。”

“我本來就是李天照啊！”

是的，他就是李天照。

然後，李天照說完這句話，就看見那漂亮女將，神情突然變的獃滯，手裡端着的茶杯，竟然就那麼跌落地上，摔碎了一片……

# 第五十章 是這樣的人

茶碗的碎片散在地上。

李天照看見這個陌生的女戰士如此反應，心裏瞭然，已經知道她是誰了。他想看看，她會怎麼說。

豐吟簡直懷疑他在開玩笑！

一個什麼情況都不知道的人，夜晚遇到成形的混沌暗靈，根本、根本沒有任何活着的可能！

尤其是，李天照不是混沌劍客，那就更不可能了！

哪怕千戰將也不可能！

‘這人在開玩笑嗎？’豐吟真希望是，可是，如此年輕的千戰將，又上哪找？她原本還想着，這人大約是面相稚嫩，看起來很年輕。

但若真是這麼年輕，還能找的出誰？

“你、你沒事太好了！”豐吟短暫的懵呆之後，突然一副驚喜的語氣。

李天照覺得有點失望，豐吟到底是多狡猾的人啊！都這時候了，還想着蒙他呢。

但他可沒興趣陪她玩兒這種把戲，他一路回來都沒好好休息，到了賞罰殿，又等了兩個時辰了，還要跟她演戲？

“你吃驚可以理解。好不容易順勢把我約到雨木林，故意不聯絡讓我一個人遇敵，也不知道是什麼混沌碎片力量的敵人，真是累的我夠嗆。結果我還是活着回來了，領路的人也真體貼，有意讓我們‘夫妻’同室而坐吧？”李天照喝着茶，看到豐吟臉色幾度變幻，不由猜想她又有什麼盤算。

“我承認，是我做的過份了。也許你不知道我的事情……”

“聽說了。”李天照直接打斷，不想看她假裝楚楚可憐，這麼多計較又狠辣的女人，只有碰上她的人可憐。

“既然你知道，我就直說了。雨木林的事情是我不對，希望你能原諒。從今以後，我們可以攜手與共，可以並肩作戰，彼此信任，但是，不能成為真正的夫妻。當然，這對你不公平，所以，我會盡量補償你。你雖然是千戰將了，但手下無人，就沒有功績，我可以借你人，讓你有一個非常好的前景。除此之外，你還有什麼要求，也可以提。”豐吟當機立斷，因為李天照活着，又在這裏，那一定是帶了戰印來報功。

他的戰印里，到底記錄了哪些情況？她卻不知道。

但豐吟知道一點就夠了，於情於理，李天照去了哪裡，戰印的戰鬥中沒有她的存在信息，本身就足以成為她謀殺的側面證據。

這事，必須要解決，而且要快刀斬亂麻，因為這裡是候王殿，他們沒時間慢慢繞圈。

“如果你剛開始，先跟我好好商量，我有比較大的可能會答應你。現在，你借刀殺人失敗了，又來利誘？你以為我李天照，是你想怎麼辦就怎麼辦的？”李天照覺得這豐吟還真是自大的可以。

她想謀殺他啊，末了，還一副拋出條件他就肯定會接受的樣子？他偏不接受，就讓她自食惡果！

“是，是我不對，我正式道歉。你有什麼要求，我一定會盡量滿足，你只管提。”豐吟忍着脾氣，這時候，形勢別人強，主動權在李天照手裡，她當然要放低姿態，這點隱忍都沒有，她又哪裡能被豐氏寄予厚望？

“但我沒要求，對你說的也沒興趣。戰印已經交了，只等賞罰殿的回復，該怎麼辦，就怎麼辦。”李天照沒什麼情緒的模樣，讓豐吟覺得，他這麼說分明是賭氣，於是就冷靜的勸說：“事情已經過去了，拋開了個人情緒考慮，對大家都有好處，你覺得呢？”

“你自己的事情都沒過去，怎麼好意思勸別人？你要是過去了，何必謀殺我。”李天照話說的直白，卻讓豐吟意識到，他不好易於，至少很難短時間內說通。

戰印已經上交，那時間就更緊迫了，只剩下如何說詞。

李天照願意，可以讓事情過去，他不願意，可以讓她今天過不去！

“李天照，你恨我，我可以理解。我確實應該見你一面，那樣，我未必還會那麼做。我只聽說你這人蠻不講理，自私自利，狠辣無情，下意識的就覺得你一定面目可憎。其實我對過去雖然沒有徹底放下，但也這麼多年了，並不是為此那麼做的，就是對你先入為主，以至於印象不好，覺得你殺了豐收城許多人，我還要與你成婚，心有怨恨。可我們剛才見面的時候，我對你的印象很好……”豐吟說的很是有感情的樣子，彷彿心聲流露。

李天照沒表情的聽着，看着她，忍不住點數道：“先是謀殺，然後利誘，現在又妄想靠美色實施感情欺詐，你接下來是不是威逼了啊？”

“我是真的這麼想！”豐吟自然不會承認，一副被冤枉的很委屈情急的模樣，好像眼淚都在打轉了。

李天照笑了笑，搖頭說：“武王的預測太高深莫測，我實在看不懂，我們到底哪裡匹配。”

“李天照……”

“請你別說話了，我越來越覺得你這人陰險可怕，毫不可信，我快要對你說的每一個字都不相信了。”李天照端起茶杯喝着，想着武王到底會決斷呢？

“……好，我們打開天窗說亮話！”

“我怎麼覺得，你這話的真正意思是：‘好，你要換個方式來騙我了？’”李天照覺得好笑，豐吟也是夠拼的，套路沒完沒了。

“請你高抬貴手！你想怎麼樣都可以，如果這事只是搭上我自己一條命，我甚至不會這麼求你，只當我自作自受！但武王配婚我們的意圖，本來就是在敲打豐氏，豐氏在豐收城的根基太深，對於武王來說，最好的選擇是換一個沒有深厚根基的小姓氏取代豐氏，等到將來坐大了，再替換，如此周而復始，局面才最是容易把控。你如果不肯留情，豐氏一族會全受牽連！”豐吟是真的急了，賞罰殿的人回來了的話，就沒機會再談了。

“別用善良綁架人！事情是你自己做的，因此害死了多少人，都是你害的，不是我。你那麼做的時候，怎麼不想想會害了多少人？這會失敗了，說的好像人是我害的似得！以為胡扯就能把我繞進去？我明告訴你，我找不到一個放過你的理由！”李天照很是不喜歡豐吟，如此多心思計較，至今沒看到她有什麼真心懊悔。

豐吟沒想到李天照如此難對付，她這番話已經是建立在真實狀況的基礎上了，這還不能打動他？

屋外的走廊，有腳步聲。

豐吟心急如焚，如果是賞罰殿的人回來了，那就完了！

於是她突然單膝跪地，拔劍橫放眼前，急聲道：“豐收城，天級百戰將豐吟，在此對着劍立下誓言：‘從今以後，盡妻子的一切本份與責任，願與李天照同生死，共進退，如有所負，必在當日慘死！請劍為證！’”

李天照有種哭笑不得的心情，他看豐吟目光里的急切和恐慌，就說：“你挺有意思的。好像你願意盡妻子本份了，是對我天大的恩賜似得。武王賜婚，本來這就是應該的事情。至於此事武王會如何做，未來我們是什麼關係，也要等武王定奪。你本不稀罕我，我本來也沒有稀罕你，你可不可以搞清楚？”

“武王絕對不會因為這件事情改變賜婚的決定！武王一定會維護自己的威嚴啊！”

“一會就知道了，結果不需要你來告訴我。”李天照心覺她都這時候了，還不死心。

豐吟聽見外頭走廊的腳步聲越來越近了，極可能就是賞罰殿的人過來了，李天照軟硬不吃，美色無效，這般跪求了他也不理。

讓她怎麼辦？

讓她怎麼辦啊！

她不能死，她絕不能死！

可是，腳步聲越來越近，轉過了走廊拐角，那分明就是往這裏來的了！

真的沒辦法了？

真的沒辦法了……

真的沒辦法了！

豐吟驚急交加，想到死路就在眼前，突然崩潰的哭道：“我不能死，我不能死！我有必須要復活的人，我要復活他！我還要復活很多我欠了命的朋友！我不能死！我死了他們怎麼辦！我死了他們怎麼辦——”

腳步聲停在了門口，是賞罰殿人，還是賞罰殿的殿長。

豐吟絕望無力的癱坐在地上，她所有的計較都用了，李天照軟硬不吃，她真沒辦法了……

今天，竟然就是她的死期，是的，死期，還不知道要牽連豐氏多少人……

豐吟低垂着頭臉，心如死灰。

賞罰殿殿長進來，豐吟視若不見，明知死定，她已經，沒什麼可怕的了。

“千戰將戰印的記憶碎片我親自看過，黑暗無光，只有聲音和響動讓人推測狀況，因此需要聽千戰將親口複述事情經過。此外，千戰將為何回去雨木林？”賞罰殿殿長此問，彷彿一記重鎚，把風吟最後的力氣也砸了個粉碎。

是啊，李天照怎麼會去那？

都城命運預測殿預測的結果，除了領受任務的人外，對旁人都得保密。

預測師知道，任務受理人知道，封存的信息在事情結束前只有武王有權查看。

李天照怎麼知道的？

“我好奇武王恩賜的配婚妻子是何模樣，湊巧知道她那天出了都城，就一個人去追，結果追進了雨木林，夜裡遇到這個不明身份的敵人襲擊。算起來，這應該是獨功。”

豐吟猛的抬頭，瞪大的眼睛里，透着難以置信的激動。

為什麼？

李天照，為什麼會放過她？難道開始就是故意嚇唬她的嗎？

豐吟不知道為什麼，但她真的很激動，此刻的心情，簡直就是死而復生！

李天照也沒看她，神色平靜的跟賞罰殿殿長說了當時戰鬥的經過。

賞罰殿殿長沉默的聽完，目光里透着難以言喻的複雜。

豐吟這時候也旁聽了李天照當晚的經歷，她覺得，簡直是天方夜譚！

要不是說有戰印的記憶碎片為證，她一定會認為是胡說八道，瘋言瘋語！

李天照看賞罰殿殿長異常沉默，就問：“請問殿長，是有什麼不對嗎？總不會我殺的是自己人吧？”

“千戰將至今認為殺的是個人？”

“……那是什麼？”

“你遇到的是混沌暗靈，異常混沌之氣凝聚而成的邪物，初成形時是類似陰雲境的黑雲那般，通體黝黑，夜間弱光都不足以照亮。諸般兵器攻擊時都如掃過雲霧，基本沒有效果。只有混沌碎片的力量對其殺傷力較大，還有就是千戰將的混沌印力量，也可以造成一點傷害。”豐吟搶答了，本來這種事情，她在場，就不該讓賞罰殿殿長這等身份的講解。

李天照聽懵了……這玩意，他怎麼從來沒聽說過？

“混沌暗靈雖然墜落懸崖，但一定沒死。千戰將並非混沌劍客，靠兵器一點點的消耗其力，直至暗靈臨近虛弱而奔逃……此等事情，從沒有過。此事功績如何定奪，我也要問武王，你先回去等消息吧。”賞罰殿殿長說罷，又問了豐吟情況，聽說死了兩個混沌劍客，臉色微微沉了下去，末了，讓她交了戰印。“事關兩位混沌劍客，必須仔細審查，有結果之前，不得離開都城。”

“是！”豐吟早有心理準備，送了賞罰殿殿長出去后，她就迫不及待的追問李天照說：“你為什麼放過我？”

李天照看着豐吟的臉，想着父母，說：“因為我也有必須要復活的人，這是我踏入武王殿的理由。其實我覺得你很該死，但那一刻，還是被你的理由打動了，或者說，我是被自己打動了吧。”

“……你要復活的是？”豐吟沒想到，李天照的願望原來跟她一樣，這才明白，原來是驚恐時候的心聲，恰好觸動了他的柔軟。

這不是她事先想到的，卻不由的覺得，如此的湊巧。

“爹娘。”李天照也不由的在想，難道這就是武王給他們配婚的理由？

豐吟聽了，想着此刻的狀況，也是覺得，這大約，就是武王配婚他們的理由？

看着眼前李天照的臉，陌生，卻已經讓豐吟印象深刻了。

“李天照，我剛才劍誓已立，就沒有回頭路可以走，只能如對劍說的那樣做。而你是否願意，如何考慮，我卻不能強求。我想應該明了自己的態度，你覺得呢？”

# 第五十一章 造化弄人

豐吟突然有種不得不認命的感覺。

如果剛才不是情急，如果有更多的時間讓她想辦法，她絕不會倉促立下劍誓。

但沒有那麼多如果，事情就這麼走到眼前這步了。

明明那麼完美的計劃，卻被眼前這個奇迹般的男人改變了。

沒有混沌碎片的力量，靠一劍又一劍的攻擊，磨的混沌暗靈逃走，這根本就是天方夜譚！

可是，有戰印的記憶碎片為證，她眼前的這個男人就是辦到了。

原本，武王配婚，就無從說不，不死不離。

而今，豐吟是徹底沒有了別的念頭可想。

對着劍說的，就是劍誓，違者必死無疑！就算棄了戰印，投了別的武王，也一樣死路一條。

除非去當孤行人，可她不能當孤行人。

她要進武王殿，她不可能去當孤行人！

那這劍誓，就是斷絕了她回頭路的、不可跨越的天牆。

可是，李天照呢？

豐吟不知道，她看着他，等着他的答覆。

“既沒讓你死，配婚是武王恩賜，也只能如此。總不能明明功績一體，卻偏要自尋煩惱。我不信你的話，卻不能不信劍誓。只是，我也要明確告訴你，踏入武王殿復活父母，是我的劍誓，在此之前，功績為上。豐收城的人如果將來礙我立功，我絕不會為你而手下留情！”李天照覺得他如果去了豐收城，大約就是滿街仇敵的狀況，當然要把醜話說在前面。

“我知道了。”豐吟沒想過李天照會手下留情，這種軟硬不吃的人，除非他自己願意，否則，旁人如何能讓他留情？

兩個人，一路同行，出了內城，穿過街道的人流。

都沉默着，沒有言語。

豐吟的心情很複雜，說不出是什麼滋味，不時瞟眼李天照，見他神情專註，分明是在練步法，身體肌肉緊繃，又時而小幅度的發力，也是在練勁。

“你一直這樣練功？”

“街上練功不方便，又不好總讓人當猴看，只好折中，快點回了客店裡就方便了。”李天照回答的隨意，豐吟聽着卻很是矛盾，止不住的想逃，可是，劍誓又是懸於頭頂的警醒。

一個妻子的本份和責任，包括了方方面面，她如何能迴避？

可是，她又如何能夠做到？

她從來、從來沒有想過，會成為第二個男人的妻子。

客店的房間，李天照選的是千戰將的常例。

走進那道門的時候，豐吟遲疑，猶豫，掙扎了許久，才終於下定決心跨過去。

‘既然總要面對，我又如何能逃避？將來複活了他，原原本本的與他說明就是，他只要活着，隨便是怨我恨我，也都只是我活該……’豐吟進了房間，關上了門。

她做好了心理準備。

她看見李天照一進屋，就脫了衣袍。

雖然在她意料之中，卻到底覺得他未免太過急切。

看見她進來，李天照忙說：“快過來這邊，桌子搬開后地方夠寬了，我剛想到幾招，你陪我演練下試試！”

“……試招？”豐吟覺得，這現實跟她剛才想的情況，落差有點太大。

“是啊！快點快點！我想到幾種銜接的方式，試試到底哪種最好！”李天照迫不及待的擺開架勢，他想跟山芊啟練招，總是不行，豐吟是混沌劍客，是拼殺出來的戰士，當然再合適不過！

“好、好的。”豐吟收拾情緒，陪李天照拿劍對練，只練動作，卻不需要用上戰印力量。

豐吟本來就是苦練起來的戰士，她如果志向是在豐收城裡當游手好閑的大小姐，就不必長年來苦苦立功了。

與敵人廝殺，不苦練自己，那就是拿命開玩笑。

戰印是力量之本，決定殺傷力和承受打擊的能力；自身的招式應用，身體的靈活度，速度力量，又決定了實際戰鬥力的高低強弱。

混沌碎片的力量是突破常規的能力，給了她很大的便利。但不等於可以不修鍊，敵對的混沌劍客會不修鍊自己嗎？

都有混沌碎片力量時，還不是拼的自身實力！

李天照的路數完全不同常規，從開始就讓豐吟驚奇，甚至不可理解。

要是簡單總結的話，那就是快，不管身法還是動作，都快的離奇。

‘難怪他能一個照面斬斷暴雨劍的臂膀，這等快，除了混沌風語，誰跟他近距離拔劍都要吃虧！’豐吟跟李天照演練着，很快投入其中。

她平素修鍊起來也是會忘記時間的人，於是跟李天照一起演練到天都黑了，她實在又累又餓的受不了時，才發現天色已晚，喊了停。

一身汗，洗了個澡，通體舒坦。

吃着東西時，豐吟跟李天照討論了會練招的體會感受，末了，她又自然問起李天照戰混沌暗靈的事情，即使聽他說過大概了，還是止不住的追問細節。

因為那實在是，近乎不可能的奇迹。

“……賞罰殿殿長當然會吃驚了！靠揮劍一點點磨，真不知道斬上一萬劍夠不夠！就算是砍空氣，連續揮動一萬劍人也要崩潰了。何況混沌暗靈又不是木樁，它的速度本來就比常人更快，近身跟它廝殺不要幾招就得吃虧！你說後來的劍光里有白刃，應該是你突然練出了千戰將力量才有的混沌印，但據我所知，混沌印沒這麼快修成。”

“我不知道什麼混沌暗靈，如果知道，未必能打那麼久。只當是敵人，以為是混沌碎片的力量，就想着他用混沌碎片的力量，早晚精力要疲憊，我砍中了他，他多少也得被消耗些力量。更沒想到，最後的白色刃光是混沌印的力量，你跟我多說一點混沌印的事情……”

“混沌印我知道的不多，千戰將戰印力量之後會有，修成時間長短不等，最快聽說是一年……”

李天照跟豐吟聊個不停，飯吃完了，還在那說著。

不知覺困了，躺下時，豐吟卻突然立在床邊，看着他，猶豫着，懇求似的說：“李天照，我、我需要點時間，你可不可以讓我整理好了自己再……”

“不可以。”沒等豐吟說完，李天照直接就否定了。

“你就那麼急切嗎？我只是需要點時間，不會太久，如果你能答應，那時我一定能把心也真正交給你！”豐吟必須求得李天照答應，那才能不算她違背了劍誓。

可是，李天照還是很乾脆的拒絕了。

“有什麼好準備的？又能怎麼準備？既然你已經明確了態度，就不需要所謂的時間去準備。總是只有跨過這一步的行動，才能讓你不得不正視必須割斷過去的現實。與其給你時間，不如快刀斬亂麻。”

是這樣嗎？

豐吟不知道。

可是，當那種壓力在身上的時候，她卻想哭。

不知道是因為疼，還是因為記憶。

慢慢的，她忘記了哭，也不知道自己在想些什麼。

只是覺得，她的人生，真的已經不一樣了……

她睡了，以為會做噩夢。

可是，那個人沒有在夢裡出現。

次日，她睜開眼睛的時候，看外頭天色，已經過了正午。

她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他沒有在夢裡出現？為什麼她沒有夢見陰雲境里，他頭臉都是血，推開她，轉身拚命攔住敵人追擊的情景？

豐吟睡了個好覺，雖然覺得雙腿發虛，卻覺得睡的很沉，睡了很久。

看着鏡子里她自己的模樣，她感覺有什麼變的不一樣了。

卻說不出來是什麼。

‘是不是，你一直盼着我忘了你，好好的活下去？’豐吟想着過去，莫名的，一陣感動，一時間，熱淚盈眶……

她尋思着，是這樣，一定是這樣！

李天照帶着吃的回來，進門看她在照鏡子，仍然身無長物，就說：“怎麼了？因為昨晚做噩夢？”

“……我昨晚做噩夢了？”豐吟為之一怔，這不對啊，她要是做噩夢，一定會驚醒。

“是啊，喊着你不要死，要走一起走。然後又說什麼你想睡個好覺，求他不要來吵你了。我就喊了聲叫他滾蛋，否則將來就不允許你用功績復活他。”李天照說著，準備開吃，又說：“好像挺有效，後來你睡的很香。”

豐吟不知道如何描述此刻的心情……

可是，她卻莫名的想笑。

是啊，進了武王殿，才有資格用功績復活他人。

他們是夫妻，功績一體，但凡消耗不少功績的事情，都得態度一致，否則就誰也無法使用。

“李天照，我們真的能踏入武王殿嗎？”

“沒到那一天，誰也不知道。鼓着勁的殺敵立功拚命積攢功績就是了，能有到的那天，就到了。沒有那天，一定是死了，也不用考慮這種問題了。”李天照是這麼想的，因為想多了沒用。

誰不知道，踏入武王殿難的很啊？

現在想一大堆，能變成功績？

不能的話，想也多餘。

還不如就一個念頭，殺敵立功，積累功績，踏入武王殿！

“你很樂觀。”豐吟穿了衣裳，坐在那，看着李天照吃，她卻不覺得餓。

她此刻的感覺很奇怪，明明他們彼此只比陌生熟悉那麼一點。

卻因為武王的配婚，就成了夫妻。

這在過去，豐吟想想都覺得難以接受。她逝去的愛人，與她是在修身殿相識幾年，彼此熟悉，尊重，而後一起宣誓。

可是，造化弄人。相愛卻無緣相守，而此刻，真正成了夫妻的，卻是原本陌生的男人。

昨日她還有不甘，有委屈。

而此刻，彷彿所有逃避的出口都被堵死，只剩下面對，接受現實一途。

那些不甘和委屈，彷彿突然消散殆盡了似得，取而代之的是，對這個男人的好奇，還有對未來的猜想。

她在想，李天照是不是，也對她充滿了好奇？

此刻，是不是也在想着諸如此類的問題？

正在這時，李天照突然開口了。

豐吟瞬間產生了種心有靈犀的歡喜，微笑注視着他，認真傾聽。

“對了，混沌暗靈的功績高嗎？你這趟任務失敗，是不是要扣許多功績？”李天照睡醒睜眼的時候，就想到這些事情，但沒吵豐吟睡覺，這時就直接問了。

他們是夫妻，功績一體，一個扣，跟另一個被扣沒什麼差別。

功績相關的事情，本就是透明的。

至於此刻豐吟因為這句話產生的失落，還有錯愕，李天照不知道。

# 第五十二章 早該練你了

豐吟有些失落，原來是她想多了，李天照關心的是現實的功績問題。就如他說的那樣，這是他的目標，也是最關心的事情。

“如果你消滅了暗靈，那功績高，但沒打死，也就是苦勞吧，應該沒有多少。只是你這次實屬壯舉，功績雖然沒有，名聲必定遠播，說是從此無人不識君，也不誇張了，至少混沌劍客都會記住你孤劍李天照。”豐吟看李天照對她說到聲名沒什麼反應，但說到功績沒有多少時，明顯失望。

知道他在意功績這種實際的東西，至於名聲顯然沒什麼興趣，又繼續說：“至於我，任務失敗降一級，從天級百戰將降到地級是必然。我撤走的時機符合實情，但不符合賞罰殿的明文標準，卻又不算是臨陣脫逃，介於中間的懲罰，應該是再扣兩級，也就是掉到黃級百戰將。”

李天照也聽着心疼，換言之，他跟混沌暗靈戰鬥的功績根本填補不了缺口，這一趟，功績不但沒增加，反而下降。

這着實令人鬱悶，不過，李天照倒也不至於無法接受。

以後他跟豐吟一起殺敵立功積累功績是長遠的事情，一時的損失又不是決定了命運未來，心疼歸心疼，卻沒有耿耿於懷的必要。

再者，以後的情況畢竟比過去好多了，只有山芊啟，就是他一個人在積攢兩個人的功績，現在，至少是兩個在積攢三個人的功績。

哪者更難，明擺着的。

現在他是千戰將，山芊啟和豐吟不升上來，他的功績就也就無法增漲。

“都城還有殺敵立功的戰鬥嗎？沒有的話吃完飯我先回千山城看看，你等到賞罰殿的文書之後就回豐收城看看。”

混沌暗靈沒有他以為的那麼多功績，最震驚的莫過於賞罰殿殿長敢斷言那東西根本不會摔死。

李天照不想浪費時間，現在三個人功績一體，更得加緊加快把握殺敵立功的機會。

李天照這般目標明確，豐吟是挺意外的。

許多人都在意功績，可做的選擇，又不是以功績為首要地位。

“千戰將其實沒有什麼殺敵立功的機會。敵人的千戰將平時也不會跑到戰場讓你打，沒有同級的對手，上了戰場也沒有功績，所以千戰將主要是靠帶領的百戰將立功積累。”豐吟考慮李天照的自尊心，沒有告訴他，因為游劍類的立功機會有限，基本都是混沌劍客的，千戰將排不上隊。

“我倒是聽說過。”李天照沒提是山芊啟說的，但是，他還是想找積累功績更快的途徑。

“豐收城那邊，我設法找些人調到你手底下。別的難處不大，就是將來有什麼事情，跟城長多合作商量，他也不會計較過去了的事情。”這些事情，豐吟自然而然的考慮過了。

“無非是把將來跟着你的人左右換右手，調到我名下，沒有什麼意義。再說了，我也不想領着那種混功績，遵循潛規則的百戰將。你回了豐收城，就替我通告一聲，說我招募立志於追求功績，而且本事過人者，編外，在編，十戰將，百戰將不限，不在乎人少，我只要那些敢拼殺又有本事的。”李天照考慮過這事。

千山城城長的那一套，根本不適合他。

他勉強去學，一定是磕磕碰碰許多年，才能變成千山城城長那樣。

而千山城長的功績距離進武王殿還有很遙遠的路走。

明知如此，他當然要另闢蹊徑。

“好。”豐吟很爽快的答應了，卻提前給他心理準備說：“不過，可能沒多少人。”

“知道了。”李天照想了想，突然靈光一現，問她：“假設你受罰的功績一部分扣我的，那我就可以掉到天級百戰將，不就有許多事情可以一起行動，獲取功績的效率不是更高？”

“……你雖捨得，可惜賞罰殿不會允許這麼做。該扣誰的扣誰的，無從選擇。”豐吟有點說不出的情緒，雖然李天照的主意很明智，可他主動願意扣自己的功績，總是給她一種很奇特的感受。

千戰將戰印的力量不是百戰將可比，尤其對於沒有混沌碎片力量的戰士而言，根本是天地之別，李天照卻竟捨得被罰了降成百戰將？

這種事情，別說遇到，豐吟根本連聽都沒聽說過。

“那好，我吃飽了，這就回千山城。”李天照抹了把嘴，剛站起來，豐吟卻拉着他手，拿着手帕仔細替他把嘴角擦拭乾凈。

李天照不曾受過這種照顧，怕只有不記得事的時候，母親會如此對他，不禁有些錯愕。

豐吟覺得這般是應該的，就如自小看見娘為她父親做這些那樣，卻又被他的注視看的心得發慌。

她又忍不住想起修身殿的時候，時常照顧她的那個……已死的他。

豐吟幫李天照收拾東西，發覺他裝東西的包袱，以及衣物，隨身攜帶的工具等等，都分類仔細，又是講究的皮製。‘李天照怕是不會在意這些，想必是千山城的山芊啟為他準備的。這人以前也不曾聽說，倒是要讓人調查一番……’

豐吟替李天照收拾妥當，整理衣袍，又送他上馬，臨末又說：“天照，路上不必太急着趕路了，吃好睡好，千山城如果有消息，該會派人來尋你，路上可以遇到。”

“好，走了。”李天照駕馬出發時，回頭看豐吟還立那目送自己。

他不知道是否豐吟比山芊啟年長些的緣故，兩個人差別很大。

李天照不知道妻子應該是怎樣的，記憶中父母也沒有這些情景，只是一起練功，談些戰鬥的事情。

山芊啟喜歡拉着他，夜裡份外纏人主動；豐吟諸多細節方面對他照顧的周到。

李天照駕馬飛馳，一路上趕路雖然快，卻到點吃飯，天黑了就休息，讓他的馬也得以輕鬆。

豐吟在都城等着賞罰殿的文書，下午的時候，賞罰殿派了人來，讓她去候王殿領戰印和文書。

懲罰的依據跟豐吟預料的一樣，但是，懲罰的結果，卻跟她預料的不同。

‘這不應該！賞罰殿為何從重論處？’豐吟暗覺不對，從重論處，通常都不會這麼做，更別說她好歹是豐氏的人，賞罰殿更不會如此不給情面。

送戰印來的人本就跟豐氏有交情，直接就說：“此事殿長也做不了主。”

豐吟頓時明白了，賞罰殿殿長都做不了主，分明就是武王的意思。‘李天照的事情武王心知肚明，此番是警告了。如此說來，罰雖罰，但武王還不是非要對豐氏有大動作，以後必須小心謹慎，不能再有把柄……’

送印和文書的人又低聲說：“此外，你丈夫李天照與暗靈戰鬥的事情，功過相抵。武王說他攪亂了消滅暗靈的大事，讓暗靈走脫，未來難對付許多倍，念他不知就裡，予以輕罰。”

“武王是對李天照有什麼不滿？”豐吟對此事自然關心，豐氏被壓，若李天照無端又讓武王不喜，將來的日子就真難過了。

“那倒沒有，只是武王對於积極善戰者，向來‘特別看重’。”那人說的隱晦，豐吟卻是明白了，也鬆了口氣說：“多謝相告。”

“以後小心些就是。”那人徑自走了。

豐吟鬆了口氣，武王不是針對李天照就好辦。如李天照這種追求功績之心熱切的人，武王一向都關注的。

但是，武王的做法也總是相仿。

李天照這樣的，越是求功績，越是給別的獎賞。原因說白了也簡單，追求功績目標明確，那在達成目標前就會尤其积極奮勇，可一旦目標達成了，還會那般拼么？

因此奮勇追求功績的人，武王會嘉許肯定，賞賜許多，卻偏偏會拿着就會就壓其功績。

有多少人，都在這種反覆中，最終熱情磨滅，耐性耗盡。

如豐吟這樣的，從來不對別人說武王殿的追求，甚至表現的對功績沒有特別积極的意願，是否能瞞過所有人她不確定。但如她這類出身的，都知道藏起真正的想法，避免暴露了目標，反而被人輕易拿捏或利用。

事實上，天下人，又有幾個心裏又不追求踏入武王殿？不追求得到武王賜予永生不滅的殊榮？

這些，豐吟不會對李天照說，因為說也無益，她知道他那類出身的戰士都對武王崇敬的很。

李天照不知道這些，當然也沒想這些。

他回到千山城時，發現百戰將居里留了字。

山芊啟留的信，告訴他回來了直接去新居。

副城長有自己的府邸，只是，如果僱人做事，就得花費額外的功績，李天照本來沒打算要。

可是，進了李天照副城長府，裏面很熱鬧。

知道他回來了，一群府邸里做事的都出來迎接。

‘這麼多人，那得花多少功績？’李天照暗暗心驚，卻不準備為此說些什麼，看見山芊啟了就問她：“千山城有立功的消息嗎？”

“還沒有，不過城長答應留意了，協同作戰的功績分配比例也說了。現在我們先不談這個嘛，來，帶你看看新家，全是我布置的哦！”山芊啟拉着他轉了一圈，房子里的裝飾，擺設，起居用品等等全都是新購的。

“才幾天功夫啊！”李天照簡直不敢相信。

“府邸嘛，是現成的。千山城一共有六十多個副城長，所以爹每年都會增建府邸，但我們這座不同哦，位置很好，絕大多數都在西城新開的地段，也沒早些年建的這類寬敞……”山芊啟很是得意，這當然是城長因為她的緣故特別關照。

“都是千戰將，標準還有不一樣？”李天照本來也知道副城長多，而且山芊啟山說過，千山城不算大城，所以副城長並不算多的了。

“調整過標準，調整后的就沒那麼大。這些大的都留着，等來了些有背景、交情的副城長，才會給安排。”山芊啟拽着李天照進主居，一路看到卧室里的布置，又替他脫了外袍，在床邊坐下。“怎麼樣？是不是跟我們原來的一樣舒服？”

“嗯。”李天照答應罷了，問了她一個很重要的問題。“這些，得花多少功績？”

“爹送的，說是嫁妝，你就別心疼啦。早就知道你肯定惦記功績，吃個飯都吃常例！我沒問你，哪還敢亂花功績啊？就你那麼大脾氣，一點不知道讓着我，哼！”山芊啟撅着嘴，看李天照還皺着眉頭，知道他還在擔心什麼，就說：“家裡來幫忙的是爹派來照顧我的啦！你反正沒幾天着家，回來了也是我照顧你呀，跟你沒關係，你犯不着覺得是佔了爹的功績便宜。”

“這些倒也好說，我也沒覺得什麼事情都該按自己的來，該用的你用，我不會說什麼。只是，我準備好好幫你訓練，以便更好的並肩作戰，現在時間還早，我們就去練功房吧。”李天照聽她這麼說，覺得人家父親都這般照顧女兒，他好歹是丈夫，生活起居上該花的，他也不能那麼小氣吧。

山芊啟的生活方式跟他本來就有差別，他也沒道理強迫她跟自己一般習慣，有個差不多，也就不必要計較些細枝末節了。

“好哇！”山芊啟很是爽快的答應了，她知道早晚是逃不過的，不過，她卻又手不規矩的亂摸着，聲音甜膩的說：“可是……人家都想你好幾天啦，練功可以明天開始呀。本來怕你累，既然還有力氣練功，不是應該先聊解相思么？”

“晚上吧？”李天照覺得大白天的，還是該先練功。

“天照，你真的能等到晚上呀？真的嗎？……”

“明天一早，起來就練功，必須，沒有借口！”

“嗯嗯嗯……”山芊啟答應的飛快。

天亮的時候，李天照喊她起來，她又可憐巴巴的說：“腿軟，沒力氣……”

“沒事，最近先適應旋轉，不需要力氣，走路都不用。”李天照拽了她去練功房，吊起繩子，綁在她腰上，腳上。

山芊啟開始還覺得好玩兒，不用揮劍累死人的苦練就好。

結果，當她在離地的半空轉起來的時候，她才知道，這不好玩，這簡直是最可怕的刑罰，是噩夢，是折磨，是恐怖！

“練功就要緊張起來！認真點！喊什麼？這才剛開始，什麼時候不暈了，入門的門檻才算跨了過去！”李天照語氣嚴厲，一如自幼父母教他的時候那樣，看見有人聞聲湊過來，便呵斥說：“關門、出去！”

那些人連忙關門散了去，卻有人去找千山城長，說山芊啟被吊著旋轉，跟折磨似得，如何痛苦不堪之類的話。

# 第五十三章 不一樣的極限

千山城城長聽了，雖然有些心疼，卻只道：“很好！早該管管了，我管不了她，現在有人管得了。”

於是，也就沒人去干涉了。

山芊啟轉的嘔吐不止，李天照停下來一會，等她吐完了，又推了把，讓她繼續處於旋轉狀態。

“天照，求求你了，我們練別的，隨便練什麼都行……嗚嗚，我快死了！我真的快死了！……”山芊啟苦苦哀求，可是，李天照冷硬如石頭，根本不理會。

“李天照，你就是想謀殺我是吧？殺了我，就沒有拖油瓶了！你就能跟豐吟雙宿雙飛了是不是？……”山芊啟被轉的痛苦不堪，實在受不了了，哀求又沒用，就又口出冤枉人的惡意揣測。

可是，李天照還是不見放鬆。

“嗚嗚……天照，你最好了，你最最最好了，我最喜歡你了，我們練別的好不好？……天照，我真的快死了，今天練這麼久了，不要轉了，我不要在旋轉了……”山芊啟覺得她都看不見周圍的景象了，整個人和意識都在天旋地轉，那滋味難受的簡直無法描述！

突然，山芊啟沒了聲音，暈死了過去。

李天照扯繩子停了下來，掐了把人中，沒用，就用早準備好了的涼水，兜臉潑了過去，看山芊啟咳着驚醒，神色嚴肅的說：“接着練。”

“李天照——你到底是不是人！你是在報復我嗎？你就是故意折磨我！哪有這麼練功的！”山芊啟就只聽說過如何折磨俘虜，打暈了就是用冷水潑的，李天照卻如此對她？

“我就是這麼練的！”李天照一句話堵死她的質疑。

“……李天照！你再不放我下來我就生氣了！我真的生氣了！李天照——你個鄉野匹夫，一點不知道心疼人，你還折磨人！我山芊啟下嫁給你，對你那麼好，容忍你的臭毛病，壞脾氣，對你一再退讓，你竟還這麼對我！你是千戰將就了不起嗎？沒有我爹給你機會，你能去豐收城？你就這麼折磨我，謀害我，想害死我……”山芊啟痛苦的崩潰，只管口不擇言的說，只要能停下來，別的她什麼都不管。

李天照抱臂胸前，沉聲說：“不管你說什麼，今天都要練功。至於你現在還這麼想，那我就替你整理思路：如果城長給我機會，我帶回來的是跟別人差不多的功績，那是我欠了城長恩情，理當聽令行事作為回報；但我帶回來的是別人帶不回來的功績，那就是城長慧眼識英才，而我以功績相報了，我們建立的就是平等的交情，沒有誰欠誰之說。機會給了別人，固然沒有我去豐收城的收穫，然而，別人又如何給城長帶回來驚人的功績回報？”

“李天照！我命令你馬上放我下來，馬上——我要告訴爹，我一定要告訴爹，我要你在千山城沒有立足之地，讓你一直一直一直當光杆子副城長，永遠沒人理睬，只能在府邸里種花養草！”山芊啟痛苦不堪，原本的脾氣就又暴露了，全然不管說出來的話是什麼。

“即便我沒帶回足以回報城長的功績，欠的也是城長，輪不着你理所當然的命令我。最重要的是——我教你練功，是夫妻之間的事情，城長來了，也無權干涉！你別想這些逃避的念頭，也不用指望說難聽話能把我氣走，今天你除了練，還是練！早點設法適應是你擺脫痛苦的唯一途徑！”李天照從小被父母殘酷訓練長大的，長久以來對自己都十分嚴苛，不練山芊啟則已，練則必然容不得兒戲。

戰士自身的本事，不是靠什麼學奇妙技巧招式就能一步登天，就算奇招，也只能偶爾應時發揮神效。

就如他的曲線千殺劍法，他就算立即告訴任何人奧秘了，沒有長久苦練，靠聰明才智就想把握每一次身法動作，每一次揮劍時候的那條無限接近最快速度的曲線路徑？

純屬做夢！

就算不說這些，僅僅是入門的門檻，就是這種旋轉，無數次讓人痛苦的崩潰，甚至相似的非人折磨式的持續快速旋轉，這就是千殺劍身法必須的基礎！

跨不過去這一步，千殺身法根本就用不出來，只靠揮劍，實戰中的速度大打折扣，完全不可同日而語。

李天照沒打算說千殺劍的奧秘，卻打算教山芊啟，因此才有眼前的旋轉特訓。

他記憶中的父母，就是一直互相分享，一起訓練，一起促進。

他跟山芊啟也該如此，但前提是，山芊啟得先練到能跟他一起修鍊，然後才可能一起促進。

如現在這樣，那次山芊啟生氣揮劍趕他的時候，一個照面就被他輕鬆空手奪刃，他還是後手。

那次的情況足以令李天照知道，山芊啟的實戰水平有多糟糕透頂，放在他們村裡，也是最差的，村花作為村裡中等水平的，估計都能幾招贏她！

李天照都不明白，山芊啟好歹是修身殿出身的，怎麼基礎會那麼差呢？

他是不會明白，千山城修身殿的人，誰會一根筋的嚴厲要求山芊啟呢？她想認真學的話，別人不敢懈怠；她走個過場敷衍的話，別人也絕不會吃力不討好的強迫要求。

要是個出身平平的人，從修身殿里出來，至少有相當程度的實力。恰恰是山芊啟的情況，結果全看她自己的態度，才有可能是白混了一段時光。

山芊啟又暈了過去。

李天照咬咬牙，狠心又一瓢冷水潑了過去。

山芊啟驚醒了，只是嗚咽着哭了，好壞壞話她都說盡了，李天照根本不為所動，只剩下楚楚可憐的哀求眼神了，連喊的力氣都沒了。

李天照正視她的目光，然後，又一次推動她的身體，繼續讓她處於快速虛空旋轉的狀態。

沒一會，山芊啟又昏死了過去。

李天照又使水潑。

可是，驚醒過來的山芊啟，沒一會又暈了。

如此接連二十多次，山芊啟暈死過去的間隔時間越來越短，到後來才轉了幾圈就暈了。

‘怎會暈的如此頻繁？看來是真到極限了。’李天照計劃是練到中午的，結果這才半個時辰，但山芊啟如此狀況，根本沒機會去適應旋轉的負面影響。

李天照只好把她放下來，抱到休息的長椅上。

片刻，她悠悠然醒來，也不說話，神情委屈之極的看着李天照，眼眶濕着，一會流下來兩行淚，一會又流下來兩行淚。

“先休息一會。開始是難，我也轉了一個多月才初步適應，後面就容易了。”李天照喂她喝水，她也喝，跟她說話，她卻不理會。

李天照讓她歇着，自己去練功的時候，山芊啟突然問他：“是不是還要繼續練？”

“沒有殘忍的苦功，哪來的過人武功！練功的事情，必須狠得下心。我爹娘一直這麼教我，我也會一樣認真的教你。”李天照從決定開始起，就不準備半途而廢。

山芊啟沒說話了，李天照自顧去練武場里練劍。

片刻，突然聽見一聲痛哼。

他扭頭就看見山芊啟握着把劍，刺穿了自己的身體！

“你——”李天照又驚又急，衝過去一把抱起她，飛一般往治療殿跑。

外頭的人看見，既震驚又猜測，卻都以為是被李天照刺的，許多人喊叫着跑去尋千山城長。

千山城裡，一時間亂了起來，就聽見越來越多的聲音在叫喊：“副城長把七小姐殺了！”

“七小姐被副城長殺了！”

……

玄天武王殿。

賞罰殿殿長隔着朦朧的雲霧，看見一條身影在裏面練功，旋動的劍光，繞身一圈圈。

那景象，不由讓他想起李天照戰印里記憶碎片中的景象。

“何事？”雲霧裡，旋動的身影停了下來。

“啟稟武王！追擊雨木林混沌暗靈的混沌劍客找到了，身體被吸幹了血肉，戰印還在，從記憶碎片的情況看，混沌暗靈進化的很快，殺人的招式跟李天照的劍法類似，想來是逃走之後，意識越發清明，憑記憶模仿自學。如此一來，混沌暗靈吸食血肉，對世間事情知道的更多，又已擬化人形，行蹤更難把握了。接下來該如何，還要武王指示！”

“現如今想追擊也沒有線索可循，李天照的劍法獨特，等混沌暗靈出手即可認出，下一次，多派幾個混沌劍客，提高功績獎賞至千戰將級別。此外，派人盯着李天照，混沌暗靈報復心強，可能會去尋他。近期不予他外出的差事，三個月後仍不見暗靈找他，再讓他去殺敵立功。”

“是！”賞罰殿殿長見雲霧裡，那條身影又旋動着揮動起來劍光，忍不住好奇的問說：“李天照何其有幸，劍法竟能勾起武王的興趣。”

“當日，給他的賞賜少了。”玄天武王答非所問，此後就沒有了聲音。

賞罰殿殿長知道是不能再打擾了，於是告退出去。

……

治療殿，殿長親自接手山芊啟的救治工作。

說是工作，其實是房間里一方碩大的發光圓球，末端有凸起的尖錐，治療殿殿長拿戰印按上去，念叨說：“千山城治療殿再次懇請偉大玄天武王的眷顧之力！”

片刻，彷彿遠在都城的玄天武王聆聽到了她的請求，圓珠的光芒更亮，緊接着從尖頭射出光，照在山芊啟的傷口。

於是，貫穿性的傷，從內至外，迅速以肉眼可見的速度癒合了起來。

不片刻，光照停止，山芊啟的傷口癒合如初，不見任何受過傷的痕迹。

治療殿殿長鬆了口氣，對李天照道：“七小姐這一劍本是對着心臟要害，應該是她沒有刺人的經驗，劍被骨頭阻擋，歪了開去，若不然，搶救都來不及。”

李天照的心情很震驚，是的，就是震驚。

山芊啟的自殺，竟然不是嚇唬人的苦肉計？

這簡直太、太不可思議了……她那樣的人，會做出這樣的事情？

李天照坐在那，看着還沒醒過來的山芊啟，他在想，他是不是有什麼地方，應該反省一下自己？

# 第五十四章 閑着？不如討債！

李天照思自顧反思了片刻，山芊啟睜眼醒了過來，看了看周圍，慶幸的長吁了口氣。“劍刺進去我就後悔了，但是嚇暈了。”

李天照聽着，哭笑不得，坐她身邊，握着她手問：“為什麼？”

“天照，我知道你逼我練功是為我好，是想我本事高點，跟你一起殺敵立功。可我真不是那塊料，你讓我做別的事情，辛苦點我可能都可以咬牙挺過去，但讓我練功，裝個樣子應付下沒問題，像你那樣狠的練法，我真的受不了！我一點都不想死，活着那麼開心，可是知道還得天天那麼練的話，我覺得真不如死了來的痛快。我不是找借口，也許，對我來說那麼練功，就像是讓你跟別人一樣混功績般的不可忍受吧。”

李天照聽着，沉默。

尤其是最後那句話，讓他不由的陷入反省，她不是他，他也不是她。

他卻理所當然的覺得，他能做到的，她也可以。

但實際上呢？

她能做到的許多事情，他就可以嗎？

就如，他可以接受跟別人一樣，慢慢的混團功積累功績嗎？

人跟人是不同的，有些事情，不是逼迫就可以做到。

超出了極限，可能就是把人逼死了。

“天照，你如果嫌棄我是拖油瓶，不能幫忙立功殺敵，那就再逼我那麼練功吧，下回我要是還受不了，又有勇氣自殺了，你就別救我了，那就不會拖累你了。但讓我苦練，變的像你那麼厲害，我做不到的，也不可能。”山芊啟說著，聲音哽咽，卻忍着沒有哭。

千山城長在門外，本來他早該進來，但他沒有。

因為他怕自己會忍不住跟李天照打起來。

而這時，聽見他們的話，他嘆了口氣，又沒有怒氣了。

人平安就好，至於緣故，對話里的信息足以讓他明白狀況了。

千山城長敲門，進去，看山芊啟沒事，徹底放心，末了又喊李天照出去。

“抱歉，我逼的太緊了。”

“不是你的錯，也不是她的錯。你逼她練功是好事，很多時候我也想這麼做，卻到底寵她習慣了，下不了狠心。只是，你指望她能練的有多強，恐怕會失望。小的時候，對她練功也一度嚴厲，那時候就發現，論身體素質，反應能力，她都不行。頂了天能練出個三流水準，也就是遇到敵人有個退避招架幾招的本事罷了。”千山城城長沒說更多，拍了把李天照肩頭，又進屋去了。

他知道李天照這般性格，講道理才可以交流，施壓強迫，只能是反效果。

何況，他們夫妻是要長久走下去的，如何磨合相處，才是根本，不是靠外力的逼迫和控制能夠解決問題。強迫只是一時，壓抑的越久，未來爆發的時候越不可收拾。

李天照一個人在外面正考慮着，治療殿的殿長出來了，說：“救治七小姐消耗的功績需要副城長請劍為證自留了作為憑證。”

李天照拔劍橫擺面前，正色道：“請劍為證。”

“天級百戰將山芊啟因自殺重傷垂危，治療殿請用了武王之力，按規定扣除其功績至荒級百戰將，請劍為證。”治療殿殿長說完，就要走時，大吃一驚的李天照卻叫住她，難以置信的反問說：“從天級扣到荒級？”

治療殿殿長見慣了這種吃驚，先是目光示意，見李天照收劍入鞘了，才說：“治療殿的功績標準有硬性規定，定期有都城的人收繳記憶碎片查驗，我也沒有操作空間。生命無價，七小姐的傷本來會要命，倘若人死了，得進武王殿才能救治，這麼看，副城長還覺得功績消耗的多嗎？”

治療殿殿長的這番話對許多人說過，這次的效果當然也不例外，於是告辭走了。

李天照不是覺得不值，而是太吃驚！

他不由想起那句俗話：骨頭打折，寧歇不治；沒手沒腳，獨功五折；垂死治癒，回村養老。

天級百戰將的功績扣成了荒級百戰將，這要是十戰將，還真是能回村裡養老了。

‘難怪村隊長說爹娘一直運氣不好，受傷太多，功績都治了傷。任我這般獨功，撿一條命都吃不消，爹娘長年混跡團功，積攢點功績何其不易？治療消耗功績如此之多，難怪娘當年，胳膊受傷動彈不得，為了衝擊荒級百戰將，也不捨得去治療殿了……’李天照不明白為何消耗標準如此之高。

他不由想着，將來他若跨入了武王殿，必須為此諫言。

回去的時候，山芊啟還有些心慌的問他：“明天、還要那麼練功么？”

“你都以死明志了，我如何還能強求？”李天照對她也是服氣了，一個人能用死去拒絕苦練自強，他還有什麼話可說？

“天照你太好了！你別為我那些胡言亂語生氣哦，晚上我好好給你賠罪嘛！”山芊啟聽的心花怒放，才覺得沒有白死一回，當時刺下去她就覺得後悔，那麼多活着的美好，全都跟她沒關係了？

現在好了，解脫了，徹底解脫了。

“不過，每日例行半刻鐘的常規練習你必須保證完成，至少不能生疏了以前學的本事。”李天照覺得這是最低要求了，不能更低。

“好好好！常規練習我保證完成！絕對不偷懶！”山芊啟覺得只要不用受那地獄般的旋轉折磨，別的什麼都是幸福的了。

李天照拋開了對山芊啟的期望，也就專心琢磨擺在眼前的事情了。

他本以為很快會有殺敵立功的消息，結果卻發現，他想的太好了。

千山城這裏，本來就沒有什麼能讓千戰將親自參与的任務，多是支援外頭，頂天是百戰將去的。

至於別的城？

李天照只要想想，僅僅千山城就有六十八位副城長閑着，而且這還不算是多的。那也就知道，別的城市裡，有多少千戰將副城長在閑着了！

人家自己城裡的千戰將都安排不過來，還能有讓千戰將參与的支援差事給別人嗎？

豐吟那邊倒是很快有游劍任務，可是，是百戰將級別的。

李天照沒辦法參与，如果他跟豐吟同去，不但沒什麼功績，還會因為他這個千戰將的加入，導致豐吟無法獲取正常標準的功績。

原本夫妻間的功績不該差的這麼大，奈何豐吟被扣功績，本來以為是掉到黃級百戰將，結果多掉了一級，被降成了宇級百戰將；山芊啟進了治療殿，更降成了荒級百戰將。

而李天照一天天的等不到任何可以殺敵立功的機會，本來就很焦慮了。

千山城和豐收城招募戰士的通告，結果也非常不理想。

現在孤劍李天照的名頭是很響亮了，問題是，這名聲比較特別，沒吸引來多少人加入他麾下。

山芊啟找城長問過幾次，城長最後也直接交底了，除非突然有混沌之氣在千山城管轄範圍內聚集成雲境，否則的話，就沒有千戰將能直接參与的殺敵立功機會。

城長本來答應了山芊啟借人給李天照，但李天照知道城長的人跟他理念不符，要過來也沒用，只是白白耽誤人家城長積攢功績。

千山城裡，六十八個副城長，手底下沒人或者接近於沒人的有六十個，剩下的幾個裡，人最多的是石家，一直野心勃勃想取代城長的位置。

豐收城的事情石家本來就要里應外合，製造事端的，因為豐氏的手段沒得逞，反而被武王指定了豐吟跟李天照配婚，沒有了發動的基礎。

千山城長一直有壓力，李天照就更不想借城長的人了。

但是，這麼繼續浪費時間的等下去，卻不是李天照的風格。

時間就是功績，功績就是進入武王殿的基礎，就是復活父母的必要條件！

他怎麼能白白浪費？

天蒼山白衣女人的功績被占，李天照從沒打算罷休，但是賞罰殿殿長那時也明說了，除非他有證據，否則，確定了的功績封賞就無法推翻。

李天照是要找村隊長的，但他卻知道，讓隊長作證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他一直在琢磨着怎麼討回功績，這些天就詳細的了解了奪他功績的那些人的信息。

‘事情不能翻案，但功績卻必須償還！我李天照的債，沒那麼容易賴掉！’李天照考慮了幾天，讓人去給名單上的人送信。

末了，李天照根本就沒準備等那些人回復，直接去找城長。

千山城城長聽了李天照的來意，不由皺着眉頭。“你要去別的城市巡遊學習？”

“是啊。”李天照了解了諸多條規，發現有這個辦法能夠打破束縛，只要城長幫忙，他就可以合理合規的到處跑了，名義是幫助千山城發展建設，去別的城市巡遊學習他們的治理經驗。

但治理城市是城長的職責，巡遊學習本來也是城長的事情，必須他委派，副城長才可以去。

“你到底想干什麼？”千山城城長才不信李天照會去學什麼治理經驗，他實在有些怕李天照，上次去豐收城，結了個大仇，如果放他去巡遊，誰知道還能整出什麼麻煩事情？

“城長就不要問了。我也不想給城長添麻煩，城長對別人可以說是，被我天天要機會出去殺敵立功逼的煩了，特意支派我出去的。”李天照早想過了。

城長給了他巡遊學習的印信作為證明，末了，又叮囑說：“盡量不要跟別的城市交惡，千戰將以後該如何積累功績你也知道了，朋友多，你立功的機會才多，一個人，絕走不遠。外頭盛傳的什麼孤劍李天照的名頭，你不要拿來套住了自己！孤劍至此就走到頭了！”

“我記住了。”李天照心想，記住他是記住了，但遵守是不可能遵守的。

他此番就是要去討債，就是要去跟人交惡的！

他被佔去的功績翻不了案，那他就去找當事人要債。

但要，別人肯定是不會捨得還他的。

因此，李天照做好了逼債的準備。

逼債，當然是從功績文書上面，階級最高的千戰將開始！

把主使者的債逼迫還了，剩下的還怕不好辦？

李天照的目的地，是守護城。

守護城的城長，就是天蒼山事件封賞文書里階級最高的，也是得利最多的。

李天照看着守護城城門越來越近，胸膛里壓抑已久的怒火，也燃燒的越來越烈。

‘欠我李天照的債，要麼你能弄死我，否則，就要你不得不還！不還的話，就得付出遠超欠債的代價！’

李天照等這一天，很久了。

# 第五十五章 如此討債

守護城的人口比千山城要多一些，但情況卻不同。

守望村位於守護城偏遠的地方，守護城臨近邊界的關城，是跟風武王長期交戰的前線。

守護城的戰士數量，比豐收城還多，勢力最強的是城長守忠為首的守家，除此之外還有幾個大姓。

城長守忠的實力最強，但並不像豐收城豐氏那般權力高度集中。

李天照通過城門的時候，就感受到這裏的不同。

豐收城因為到底有山關作為屏障，不似守護城這麼緊張，城門外面有二十多個戰士守衛，查驗身份，通過城門后，裏面還有一隊人。

李天照注意到，這些戰士的武器刃口，都有或多或少的豁口，至於兵器碰撞留下的痕迹那就更多了。

進了城門，街道上往來的人都有武器，還有實戰用的厚實護腕，保護到了手背，必要時刻能充當護盾隔開兵器。

這些千山城的戰士也有裝備，但平時在城裡，沒什麼人會戴着。

李天照看到守護城裡戰士的護腕，上面都有許多交戰留下的痕迹，光潔嶄新的那種，根本就見不到。

‘爹娘以前就常來這裏，他們說，城中央是戰士的較量之地。’李天照覺得一定要去看看，那是父母過去常往之地。

李天照挺喜歡守護城的氛圍，男男女女的眼神，氣態，許多都跟他父母有近似之處。

他在這裏，份外引人注目。

往來的戰士，目光少有不在他身上停留的，在他的劍柄上，在他的臉上。

“他就是孤劍李天照？”

“十八歲的百戰將，十九歲的千戰將，原來長的還挺好。”

一路上，李天照都在接受各種注目禮。

但是，沒有人主動上來跟他攀談，只是好奇的打量。

是的，他太容易辨認。

尤其是他的名聲傳開了之後，別人都不需要見過他。

如此一來，李天照要找的守護城守忠，必然提前知道他要來。

但李天照就是想給守忠準備的時間，或許是推脫，或許是虛假應承，又或許是把他拒之門外。

怎麼樣都可以，反正李天照本來就知道，守忠絕不可能就這麼還債。

果然，李天照去了城長府，別人告訴他說，城長有事外出，不知道去了哪裡，也不知道什麼時候回來。

李天照就笑着說：“那就請你轉告一聲，債主李天照來過。”

那人臉上閃過一絲怒色，冷哼了聲說：“好！我一定如實稟報城長！”

“有勞了。”李天照就走了，他見不見得到守忠根本不重要，他只是要讓守忠知道，他來了。

接下來，他要做的就是，讓守忠來找他！

李天照把劍放進劍袋，這時他就不能再那麼顯眼了。

李天照問到了城中央的廣場，這地方叫守護廣場，後來被戰士們叫做守護之光。

白天晚上，都有許多人聚集在這裏。

有戰鬥，或者哪裡有支援任務需要人，都是在這裏找。

戰士們聚集在這裏時，有許多人切磋比試。

李天照聽父母說過，在這裏，能看到許多戰士的得意絕技。

守護廣場也是戰士們显示本事，獲得尊重，獲得認可，定位自身實力的權威之地。

新來的，或者自覺本事有長進的，尋人挑戰，贏了誰，打了多少回合，這些都會成為旁人衡量其實力的標準。

廣場挺大的，同時間有幾十個戰士在對戰，看的出來，都不用戰印力量。

這氛圍，讓李天照覺得很是舒服。

他從小幻想的、長大后的生活里，就有這般樣的畫面。

只是，他記着父母說的，少下場暴露自己，多看別人交戰學其招式技巧。

就如現在這樣，他看着許多戰士打的熱鬧，觀察着每一個戰士的路數，特點，技巧。

李天照聽父母說過，百戰將也一樣在這裏混跡。

原本不用戰印的力量，十戰將也好，在編戰士也好，百戰將也好，甚至千戰將也好，誰強誰弱也都說不定。

戰印賦予了不同階層的戰士，擁有了不同層次的攻擊和防護能力，去掉了戰印，勝負就得動手才能見分曉了。

李天照看這些戰士都很厲害，動作乾脆利落，攻守轉化迅快，進退有度，跟千山城演武場的比試差別明顯。

他看了會，突然一個女戰士過來，手裡握着劍，揚了揚，邀請他說：“沒見過你，剛來守護城嗎？比劃比劃，看看你的本事。”

“我看熱鬧，沒有比武的本事。”李天照婉言拒絕，他的千殺劍本來也不能用來比試。

“來守護城混，不敢下場比試怎麼混啊？本事再差也有你的位置，比都不敢比，誰知道你什麼程度，有戰鬥又怎麼能喊你？”那女戰士的態度熱情，顯然是有興趣結交，但說話卻並不客氣。

李天照聽着卻不覺得難受，反而有種親切感，因為這風格像他父母。“我來找人。”

“找誰？”那女戰士聽他不是要在這裏謀未來，就收起劍，與他並肩而立，邊看廣場里的打鬥，邊與他聊天。

“搏命鴛鴦，聽說過嗎？”李天照想知道，過去這麼多年了，是否還有人知道他父母。

“沒聽說過。”那女戰士很確定的搖頭。

‘畢竟過去這麼多年了……’李天照有點失落，卻突然想起陳皮，又問：“陳皮聽說過嗎？”

“賴皮劍陳皮？”

“倒不知道他的綽號，也不知道是否恰好同名。”李天照拿不準，原本陳皮這名字就聽容易重名。

“走，帶你去！”那女戰士說著就走，看他還沒動，扭頭招手催促說：“走啊！愣着幹嘛？”

李天照本來的計劃需要在這裏等，但若真是當年他父母的朋友陳皮，自然值得走一趟。

“多謝了。”

“你哪的人啊？這點事情有什麼好謝？”那女戰士對李天照還是很好奇。

“望天村出身，目前有任務在身，順便尋人。”李天照又問她那陳皮約莫多大年齡，那女戰士說了，他覺得差不多。

兩人一路聊着，女戰士介紹了守護城的情況，李天照則問了些守護廣場有些什麼作戰任務的信息。

沒多久，女戰士領他到了間兵器店。

“賴皮陳，有人找你。”女戰士進去了就隨手拿了把劍，打量了兩眼，放了回去，又換了把。

屋裡一把聲音答應着，走出來時，李天照仔細打量着那人的臉，與他記憶里有不少出入，不是那個精壯剛強的模樣，紅黑的膚色，一臉如望天村隊長那般的歲月痕迹，目光里也沒有了當初的銳利。

可是，李天照覺得好像是陳皮沒錯。

陳皮卻不認識他，直接就問：“你是誰？”

“望天村，搏命鴛鴦，十二歲。”李天照只說了這三個關鍵詞，就見那人眼睛猛的睜大了，於是就知道，他果然是當年的那個陳皮。

可是……李天照看見陳皮的右臂，大半截都沒有了。

陳皮吃驚之餘，又迅速平復了情緒，對那女戰士說：“我們有些話說，你先去忙吧。”

“行！”女戰士把手裡的劍隨手一丟，明顯不樂意，出門前，扭頭問李天照：“找我去廣場，問蝴蝶劍就對了。”

“謝了。”李天照沒通名，因為現在不方便。

那女戰士也沒問，徑自走了。

陳皮關了店門，轉身看着李天照時，神情份外激動，上下打量着他，聲音顫抖的問：“你、你是不是最近人人在傳的孤劍李天照？”

“是我。”李天照扯下劍袋口，露出千紋劍的劍柄。

“真是你……真是你、真是你！”陳皮不由自主的撫摸着劍柄，一眼就辨識的出與百戰將、十戰將不同的那些細節。“你好樣的！你是好樣的！”

陳皮很是激動，問了李天照當年分開后的情況。

李天照又問起他的胳膊，就見他神色黯然的說：“功績扣成在編戰士，沒辦法治療斷臂，斷的又是用劍的右臂，沒辦法，只能做生產的工作慢慢積攢，一晃這麼多年過去了。距離功績能治療斷臂還早的很，等將來治好了，也不知道還能不能像以前那樣殺敵了。”

李天照想起當年在望天村裡告訴他，不要當停下來慢慢腐爛的人的那個陳皮，想到他後來的遭遇，以及如今的狀況，不由心酸，又覺得治療殿消耗功績太厲害。“你妻子呢？”

一人功績不足，夫妻另一方的就可以予以使用。

“斷這條胳膊的她剛戰死不久，後來殘廢了，也就不能配婚了。”陳皮喝了杯酒，時間長了，他已經接受了處境。

原本，這也是許多戰士的終點。

多少村莊里的老戰士，不都是身上缺失了部分？那些戰士跟他陳皮一樣，都曾奮勇殺敵，都曾用命拼搏過。

“不說我了，你這次來，是想問你爹娘的事情？”

“還想再問一次，殺我娘的人是誰。”李天照過去問過，他父親說，等他大了告訴他，陳皮當年說，等他十八歲了告訴他。

“風武王那邊的老對手，綽號疾風劍。你娘跟他交手過許多次，從沒吃過虧，那次也不知道為何就栽在他劍下了。”陳皮說著往事，不由懷念着那些戰鬥的時光，又嘆氣說：“後來他應該是調去別處了，也沒聽說過消息，是死是活都不知道。”

“他是十戰將？”李天照覺得陳皮透露的信息跟他長久以來構想的很不一樣。

“是啊，後來可能是升上百戰將調走的吧。要是被守護城的人打死了，肯定會聽說。”陳皮不知道李天照所想，看他神色有異，只當是念想着仇人的緣故。

‘難道娘栽在疾風劍手裡時，那人才剛練曲線劍？’李天照決定討完了債，就得找到這仇人！

陳皮聊着李天照父母的事情，正說著，外頭突然鬧騰起來，許多人在喊：“風武王的人來偷襲了！都去北門！北門！”

李天照猛的站了起來，匆忙告辭說：“我來這裏還有事情，回頭再來請教。”

“好！你去忙！”陳皮也不啰嗦追問，送李天照出門，看着他遠去的背影，猶自覺得心潮起伏。

他做夢都沒想到，李天照會有這樣的一天。

孤劍李天照，十九歲的千戰將。

陳皮簡直不知道這是怎麼辦到的！

守護城北門外，兩邊的人已經廝殺了起來。

李天照找到守字的旗幟，提劍徑直過去，一直擠到前頭，揮劍便朝風武王的戰士斬了過去！

他突然上前，對面的敵人還沒反應過來，一排人連劍帶人一起被劈開，劍光連過半圈敵人的身體，血濺的第二排敵人懵呆了的臉上，全不知道是什麼狀況！

李天照沒使千殺劍法，抬腳踹在個風武王的戰士身上，那人只覺得胸口似被巨錘砸中，肋骨全斷，整個胸口凹陷下去，口吐鮮血，拋飛了出去，撞的後面幾排人東歪西倒。

余者無不神色驚恐，見李天照轉向誰，那面的敵人紛紛後退，唯恐被他靠近，根本沒人還敢上前。

李天照高聲道：“請劍為證！我——千山城千戰將李天照在守護城巡遊，偶遇敵人進攻，自願無償助力守護城城長守忠殺退敵人！不要支援之功！”

那幾個守護城城長所屬的百戰將聽見，無不臉色大變，一個脾氣急的大叫道：“孤劍李天照你算什麼意思！誰要你來幫忙！趕緊走！”

“我李天照特意來幫忙，怎麼會走！不但今天幫，還會天天幫！”李天照邊自殺敵，邊自喊的大聲。

他一個千戰將，衝殺起來根本是虎入羊群，肆無忌憚。

這樣一個助力，卻偏偏讓守護城城長的那些百戰將、十戰將以及在編戰士們全都氣的要爆炸！

他們不要他幫忙啊！

他們不要一個千戰將幫忙殺敵啊！

那會讓他們的功績全都因為千戰將的直接參戰而極大幅度、極大幅度的下降！

降低至不如全部回城睡覺算了的地步！

“李天照！你是存心跟我們城長過不去嗎！”守字旗下的一個百戰將氣的直哆嗦，從沒見過如此狂妄過份又不要臉的千戰將！

“我李天照就是來討債的！守忠一天不還債，我就一直在這裏幫忙！他守忠從今天起別想靠你們積攢功績！有不滿就叫你們城長來找我！”李天照此刻已經不需要再隱藏。

他面前已經沒有風武王的戰士還敢靠近，一個千戰將跳進戰場，誰會傻的上前送死。

但李天照也不需要繼續殺了，他只要有參戰了的戰印為憑證，今天守護城守忠旗下的人就全都是極低的功績，剩下的，他們愛繼續打就打，愛回城睡覺就睡覺。

李天照神色冷沉，徑自提劍大步走過交戰線，深紅的披風隨風飄揚，一路上風武王的人紛紛驚懼的讓路，都知道玄天武王那邊來了個故意找守忠麻煩的千戰將。

明明是敵我廝殺，他過處，敵人卻偏偏都後退讓路。

李天照見到另一隊守字旗的戰士，又舉劍道：“請劍為證！我——千山城千戰將李天照在守護城巡遊，偶遇敵人進攻，自願無償助力守護城城長守忠殺退敵人！不要支援之功！”

然後朝風武王那邊的衝過去，那些人根本不敢跟他動手，個個退避的飛快，李天照懶得追擊，照一個人屁股踹過去，那人頓時飛了出去，撞倒好幾個人。

李天照也懶得上去補劍，又繼續去找別的守字旗的人。

守忠所屬的戰士，見到他來，無不激怒，脾氣急的紛紛大罵，卻又、莫可奈何！

# 第五十六章 血的意志

李天照奔走戰線各處，見到守護城城長守忠的人就請劍為證。

一隊隊的百戰將，十戰將，在編戰士們，無不激怒的跳腳，甚至有人激憤的大叫：“弄死他！”

然而，無人響應。

弄死一個千戰將，實屬天方夜譚。

因為李天照不合常規的參戰，本來打算襲擊一波的風武王的人，索性撤了。

邊界地方，彼此襲擊是常事，無戰則無功績，但說想攻下對方的城市，那又很不容易。

敵人退走了，守忠所屬的百戰將、十戰將、在編戰士們紛紛涌了過來，如鐵通般把李天照一層層的圍在中間。

一雙雙怒目而視的眼睛里，透出來的都是咬牙切齒的仇恨！

李天照利用千戰將的規則，一個人廢了他們三千多人的功績！

包圍的人群，從外朝內的施壓，收縮着內中的範圍，這意思，分明是要靠人多，把李天照困中間活活擠死？

李天照反握千紋劍在手，劍尖對準周圍的人，迅速轉動一圈，嘴裏高聲道：“請劍為證！守護城守忠所屬的戰士意圖圍困傷害，倘若不得已需要殺出血路，實屬自救的無奈之行！”

內圈的戰士，猛然又朝前跨步，包圍圈又再收縮，距離李天照，只有一丈了。

李天照未免動手時施展不開，保持反握劍的姿勢，抬起，雪亮的劍尖對準了最高壯的那個百戰將，然後，目不轉睛的盯着那人。

“殺！”那百戰將神色憤怒，一聲大吼，又跨出一步，一層層的戰士，紛紛齊聲叫喊着：“殺！”

踏步之聲，直把地面都震動。

殺喊之聲，直衝半空！

包圍圈，立時又縮小了。

風起沙塵，卻吹不散濃郁的殺氣。

李天照神情不變，紋絲不動。

城牆上，跑上去許多隸屬於別的副城長的戰士，一個擠一個的往外看。

蝴蝶劍看人太多，讓隊友搭了把手，一躍跳到瞭望台頂上，又轉身助力隊友上來，沒一會，瞭望台頂上也都擠滿了人。

這等熱鬧，實在不容錯過。

超年輕的千戰將孤劍李天照一個人來這裏鬧事，叫嚷說是討債。

討債就討債吧，方式卻那等令人難以置信。

一個人，一會功夫就把守護城城長守忠手底下五十多個百戰將及帶領的超過三千的十戰將和在編戰士全給激怒了！

守護城裡，沒多少人是吃素的，如此狂妄的做法，事情絕不可能善了！

“聽說孤劍李天照跟豐收城的人爭功績，殺了好多人，百戰將都死了好幾個，我猜他今天敢動手！”

“問題是城長手底下的人敢不敢真往他跟前圍吧！”

“千戰將，圍上去了就是送死，沒那麼傻。”

“料他們不敢，都知道孤劍李天照肯定敢動手，誰還去送死！”

看熱鬧的戰士們議論紛紛，蝴蝶劍看見被圍着的身影有點眼熟，不禁暗暗猜測：‘找賴皮劍的是他？不會把，要是他，廣場的時候能聽我那麼激將還不下場？’

蝴蝶劍正懷疑着，突然聽見有人扯着嗓子大喊了起來，緊接着，越來越多的聲音也跟着叫喊。

“擠死他啊！別慫！”

“守護城的地方哪能讓孤劍李天照這麼欺負！今天不擠死他，你們就是在丟城長的臉！”

“幾千人還怕他一個人啊？你們比風武王青樓里的娘們還膽小！”

諸如此類的聲音此起彼伏，蝴蝶劍看見了，最初喊的，是副城長的人，這會叫的歡的，也是別的副城長的人。

‘他們巴不得守忠的人死多點。’蝴蝶劍又想着：‘城長不可能眼看着手底下的人白白送死啊？怎麼還沒來？’

“殺！殺！殺——”激怒的眾戰士再次大吼。

內圈，又縮了範圍。

一雙雙瞪大着，布滿血絲的眼珠子，全瞪着李天照的臉，或是他背後的血紅色披風。

李天照反握着舉起的劍，稍微往前一推就可以刺着那個最高壯的百戰將了。

如果他們再踏前一步，就能把李天照擠的邁不出步子。

李天照不可能再讓他們踏前，包圍的戰士再靠近，他就必須要動手。

周圍一圈，都是百戰將。

他們很想擠死李天照！

按常理，他們沒拔劍，李天照不敢揮劍反擊。

但是，李天照敢不敢呢？

最高壯的百戰將一臉憤怒，死死的盯着李天照，根本不怕面前那把，對着他的劍似得。

好像下一刻，他就會繼續帶頭邁步，拉開一場血腥的帷幕。

李天照紋絲不動，維持着握劍的姿勢，神色沉穩的盯着面前那個百戰將的眼睛。

他們敢再上前，他就會動手！

一層層，一圈圈的戰士，無不滿懷激憤。

只要前面的百戰將動，他們就會跟着動。

可是——級別最高的百戰將不想再踏前了。

他最初沒有阻攔，是想用聲勢嚇住李天照，但沒有成功，李天照面對這等包圍，仍然神色沉穩，觀其神色，這百戰將知道，李天照敢動手！

應該說，只要他們再朝前走，他就一定會揮劍。

明知道他會動手，還往前，那就是送死了。

那百戰將不想送死，一旦動手，他首當其沖，於是就說：“李天照你跟城長有什麼事情，去找他！拉着我們這麼多人的功績當墊背，這算什麼意思！”

“你們就是他的功績，要斷他的功績，只有從你們入手。守忠如果在乎你們，他就會很快站出來；如果他不在乎你們，那你們完全可以換個千戰將跟着，就不必受此連累。”李天照早打定了主意，此刻又哪裡會動搖。

守忠為首，吞沒了他那麼多的功績，正常討債怎麼可能會還？

要讓守忠還債，必須讓他有不得不還的理由。

讓守忠承受難以承受的損失，這就是辦法！

“笑話！你一個人想斷絕了城長的功績！簡直荒謬！”一個百戰將只覺得李天照太不知天高地厚，不是所有的戰鬥都像今天這樣。

他一個人，能同時變成多少個人啊？

那個高壯的百戰將更是激憤，他與守忠關係不淺，本來就覺得難以忍受，眼看李天照如此狂妄，當即怒吼道：“李天照你以為自己有多了不起啊！敢來守護城撒野，信不信今天就讓你沒命活着回去！”

正在這時，突然有一把聲音叫響：“——李天照動手殺人了！快衝啊！”

包圍着的那些戰士，除了靠近李天照的幾圈人明白狀況，後面的根本看不到，突然聽見有人這麼喊，都以為打起來了。

更有不明狀況脾氣又激烈的，當即就往前擠着吼叫道：“擠死他！擠死他！”

李天照若動手，千戰將的戰印他們哪裡能殺？

但是，如果讓李天照動彈不得呢？

中間有戰士朝前擠，後面的跟着往前擠，前面的被人推動，不得不朝前去。

一圈圈包圍着李天照的戰士們，突然就全往中間擠了過去。

‘喊話之人也真是毒！’李天照心知肚明是旁人在煽風點火，但他的處境卻必須要動，眼看周圍的百戰將嘴裏喊叫着不要動時，已經被推搡着擠了過來，亂糟糟的‘擠死他擠死他’的聲音蓋過了他們叫聽的命令聲。

這一圈百戰將被人群擠着過來，李天照就無從選擇了。

他暗暗把心一橫，隨着身體旋動，長劍剎時間亮起金紅白三色的光，繞身高速旋動起來。

劍光夾雜遠超周圍人群承受力的威勢，旋動中遇到什麼就斬開什麼！

剎時間，人群犹如飛蛾撲火那般蜂擁朝中間擠，可是靠近了旋動的劍光時，全都化作拋飛的斷肢，以及噴濺的熱血。

一圈百戰將來不及做出任何反應，剎時間就被三色的劍光一次次斬斷、頃刻間就不知道去了哪裡。

百戰將所屬的那些十戰將被推動着前沖，紛紛叫嚷道：“抱住他！抱住他！”

一雙雙戰士的手四面八方的伸過來，想要抱住李天照的胳膊腿和身體及頭臉，只要限制住了他的動作，他就是死路一條！

可是，旋動的劍光轉的太快了！

一圈人靠近，一圈人被斬開！

一圈圈人被後面的推動，身不由己靠近的戰士，沒有一個能抱住那團金紅白的三色死亡旋風。

鮮血能讓人不畏死，也能讓人恐懼。

那團三色的死亡旋風吞噬了一圈圈的戰士，根本就不能靠近。

目睹了的戰士都只有恐懼！

“不要推了！後面的別推了——啊……”他們叫喊着，可是沒用。

直到一個百戰將被人群推動，眼看要靠近死亡旋風，他急忙前衝著一躍而起，人在半空，急聲吼道：“統統住手！住手——”

潮水般涌動的人群看見跳起來的身影，認得是百戰將，這才迅速停了下來，只有最前面的幾個戰士拿不住勢子的被人推着前沖，根本停不下來。

飛旋的劍光突然變化，三個人接連被李天照使劍身拍的摔倒地上，卻都沒有傷了性命。

許多百戰將在張望城牆上的人群，有激怒的叫喊道：“剛才是誰喊的！是誰——是誰不想活了亂喊！”

可是，城牆上卻沒有聲音。

李天照抹了把臉上的熱血，看着周圍拋散一圈的殘肢，血污，心知這是場原本並不會開始的、完全沒有意義的戰鬥！

但置身其中他和那些死傷的戰士，在剛才卻都無從選擇。

守忠這時來了。

他站在城牆上，看着下方浴血的身影，還有一大圈染紅的血腥……他額頭的青筋不由自主的跳動着！

# 第五十七章 施壓

可是，當守忠跟李天照相對而坐的時候，他卻神色沉靜，語氣不疾不徐，根本看不出他內心藏着的憤怒。

“今日的誤會分明是有人亂喊造成，只是千戰將宣稱是來要債，我守忠與你素不相識，何曾欠你債？”守忠眉頭微皺，那模樣，看起來好像真的什麼都不知道，因此很困惑。

“天蒼山，混沌之心。你當日何曾參与過俘虜她的戰鬥？你連保護她而死的百戰將被雪埋在哪裡都不知道！分最多功勞的是你，那時候你知道，現在卻什麼都不知道了？”李天照直接拆台，逼他放下偽裝的面具。

“天蒼山的混沌之心是我手下百戰將所俘虜，我與其同功，理所當然，難道你要說，這件事情跟他也沒有關係？但他有戰印上繳，隨時可以請賞罰殿查驗！”守忠一副坦坦蕩蕩，依律辦事的坦蕩之態。

可是，李天照根本沒興趣理會他的偽裝。“如果我當時有戰印作為證據，沒必要來這裏。讓賞罰殿辨別是非，需要以證據為基礎。但我來討應該的債，不需要證據，因為事實真相在我心裏，也在你們心裏。如果你還要跟我扯這些廢話，那就不用說了。”

“我與千戰將好言溝通，你卻如此姿態！實在欺人太甚！我根本不認識你，更不欠你什麼債！你非要蠻不講理，在守護城鬧事，這裏沒人會怕你！”守忠憤然起身。

李天照望着他，嘲弄的笑道：“我本來就知道你不會承認，更不會乖乖還債。我做我的，你有什麼手段儘管來！看看到最後，是你願意還債，還是我不得不停下來！”

“你要不知好歹，隨便！”守忠看着李天照離去的背影，一聲冷哼，甩動披風，也走了。

李天照本來就知道第一次會面絕談不出結果，那麼多的功績，守忠既然吃下去了，豈能那麼容易吐出來！

守忠必然會上手段，李天照早有心理準備，他既然來討債，如果沒本事應付，那就不可能要得回債。

李天照很快見識了守忠的第一個手段。

沒有什麼實質性傷害，純粹噁心他的手段。

城裡所有的客房，都沒有空的了。

因為全都有戰士住了進去，這些戰士看見李天照了，就叫喊說：“空房全訂了！”

這些戰士是先來的，一群群的，空房說要了，就有足夠的人立即住進去。

李天照若跟他們鬧騰，自然理虧。

很顯然，守忠打算讓他睡大街。

當然，他如果去城外找樹林露宿野外的，守忠肯定也會很高興。

李天照走出第十三間客店的大門，這裏果然也沒有空房了。

倘若他睡大街，守忠肯定做夢都會笑吧？

但他可不想這樣。

不過，他勢單力薄，一個人在守望城裡，得罪的是守忠，以及他手下的所有戰士。

能怎麼辦呢？

客店對面的巷道口，一顆腦袋探出陰影，然後沖李天照揮手示意過去。

“蝴蝶劍？”李天照進了巷道，沒想到不過一面之緣的蝴蝶劍還會特意找他。

“我聽人說了，你今晚不想睡大街的話就跟我走！”蝴蝶劍說時，還在打量巷道外面，唯恐被誰看見。

“不用了，我有地方去，沒有必要連累你。”李天照沒想到她如此有膽量，一旦被人知道，她將來在這裏的日子，怕是不好過。

“孤劍李天照是這麼不爽快的人嗎？跟名聲可不相符！我都不怕了，你還扭捏什麼？你難道指望賴皮劍幫你？求你省省好！人家獨臂在兵器店裡積累功績多不容易！萬一被人發現，他那條胳膊這輩子還有指望治嗎？”蝴蝶劍說罷，伸手就要拽了他走。

李天照後退避過，笑着說：“我真有地方去，並非不願接受你的好意。”

“好！那你說，你能住哪！你說的出地方，我就相信你！”蝴蝶劍抱臂胸前，一臉不信的看着他。

“你還是不知道的好。”

“你不會這麼不識好歹吧？還擔心我害你？”蝴蝶劍根本不被他這話勸退，反而要追問到底。

“守忠的城長府那麼大，我還怕找不到地方睡覺嗎？”李天照只好告訴她了。

“喂！你從小吃熊心豹子膽長大的吧！”蝴蝶劍真是驚呆了……

李天照不是吃那些長大的，但他真的去了守忠的城長府。

千山城城長府里里就有許多備用的客房，李天照相信，守忠的城長府里不會沒有。

實際上也果然有，只是，城長府里的戰士很多，有百戰將，也有十戰將，巡走防衛的森嚴，跟千山城城長府的那種悠閑放鬆，截然不同。

李天照翻牆入內，避過巡守，找了間沒人的客房，舒服的躺下了。

天色本已不早，屋外的腳步聲，驚醒了李天照。

他本以為是巡守，緊接着就聽那屋外的女人聲音說：“就這間吧，不想走了。”

‘幹嘛就挑中了這間！’李天照只好躲到床底下，暗覺晦氣。

一男一女兩個人進來，小心的把門關緊了，立時就抱作一團，氣喘如牛。

“怎麼越是城長在家，夫人就越是勁頭十足？”

“憑什麼他在府里養那麼多女人，輪着過夜，我卻要獨守空房？想到他自以為威風，這會在別人身上，卻不知道我在你身下，我就特別痛快！”

“夫人恨他，為什麼不揭發他違背配婚誓言？”那男人說話的聲音聽起來，勁頭也不差。

“揭發他就是死，他死了，誰知道我再婚配會是什麼人？”

“夫人的臉面在那，命運預測殿還不是聽夫人的，想配婚誰不行啊！我就盼着能是我——”

“他要不在了，你以為命運預測殿的人一定還拿正眼瞧我？再說，那麼多副城長如狼似虎的盯着，唯恐別人沒把柄可捉，就是現在，也不敢隨便犯錯……不要再說這些了，快點，快……”

李天照在床底下聽的默然無語，找個地方睡覺，竟然就碰上這樣的事情，聽着上頭的那些聲音，他不由想起家裡的好。

可惜，他還有一段時光回不去。

討債本來就不容易，討巨債就更難了。

守忠這種人，行事必然狠辣，而且手段多，意志又堅定，承受得起相當程度的損失，絕不是嚇唬兩下，三五天就會低頭認栽的。

李天照早做好了長期作戰的準備，至於說如何確保有效的斷守忠功績，他一個人肯定做不到。

守忠那麼多百戰將，如何能知道有誰領了什麼差事，要去哪裡？又怎麼知道哪些特別重要？

這不是一個外來者能辦到的事情。

但是——李天照卻有信心，因為他根本不是一個人。

守忠的夫人跟姦夫折騰了約莫半刻鐘就完事走了，李天照重新找了間客房，睡到天亮。

廣場里，清早就很多人了。

這地方很少有千戰將來，如李天照這般年輕的更是絕無僅有，守護城的戰士本來就好戰，來廣場這裏的，更是許多自信之人。

他們看李天照看了很久，就有人過來邀他比試，卻無一例外都被他拒絕了。

李天照來這裏，只是為了讓某些人知道他的行蹤。

中午他去客店吃飯的時候，剛坐下，就有人過來跟他同桌而坐。

李天照估摸是有心人，卻並不主動開口，只管吃喝，突然店裡的人送來一壺酒，還有一盤雞。

“送錯了。”

“我請客，只想交個朋友。”同桌而坐的男戰士微笑着，一副人畜無害的溫和模樣。

但是，真的人畜無害就不會坐在這裏了。

李天照也不客氣，欣然笑納，吃喝着問他：“我在這裏應該只有敵人，你卻要來跟我交朋友，想必只有對守忠心存敵意的人，才會這麼做。你是誰？”

“我姓陳，守護城的副城長。既然你是痛快人，我也就不繞圈了。你要討債，但你需要消息；我樂於見到守忠的人越來越少，所以提供。但我不能給你更多幫助，因為我不確定你能做到什麼程度，也就不確定被守忠得知后，我將來會付出什麼代價。”陳副城長果然很敞亮，彼此需要什麼，顧慮什麼，明明白白。

“我們可以交個朋友。”李天照想不到拒絕的理由。

“這條街往北左轉有棵大樹，從下往上數第十三根樹枝上，我每隔一個時辰就會讓人把消息放在那。如果有緊急的消息，你會看到陳字旗號的戰士在街道上巡走，每隊人數都是十四個。”陳副城長低聲說罷，飯菜也不吃了，直接起身告辭，走的時候，低着頭臉，彷彿怕被別人看見似得。

李天照喜歡這種爽快，再說了，他不認為這是最後一個主動來‘交朋友’的副城長。

果然，陳副城長剛走，就又一個過來了。

來意相同，送消息的方式也相仿，只是地方不一樣。

一頓中午飯的工夫，接連來了六路人。

‘果然如此，守護城內並非守忠佔據絕對優勢，多個副城長都有氏族背景，無不懷揣野心。現在有機會削弱守忠，甚至把他拽下來，他們當然不會錯過機會。’李天照很高興情況都在計劃範圍內，有了這麼多在守護城裡各有相當影響力的副城長一起給他提供消息。

守忠的人只要有差事，就沒幾隊人能漏掉！

李天照把飯菜掃蕩一空，又找地方洗了個澡。

接下來，他會很忙。

的確很忙。

從中午到晚上，李天照在城外追上了七支守忠派出去的作戰隊伍。

有的是探查敵情，有的奉命襲擊風武王那邊砍樹的戰士……

這七支隊伍看見李天照追上來，然後又如城外時候那樣，舉劍對着他們說：“請劍為證，千戰將李天照因為‘欣賞’守忠城長的為人，自願不要功績，無償幫助其所屬的戰士！”

這群人的內心，除了憤怒，還是憤怒！

李天照不要功績？

無償幫助？

他一個千戰將，干這些事情本來就跟沒功績差不多！現在還拖上他們一塊沒功績！

他們只盼着這樣的幫助有多遠滾多遠！

可是他們拿李天照毫無辦法。

在編戰士抱怨，十戰將也受氣，又去找百戰將叫苦。百戰將們就去尋守忠訴苦。

“城長！再這麼下去，人心思變，最近又聽說好幾個副城長手底下缺人，派人來遊說，給的條件不差！時間久了，他們保不準就會改換門庭的啊！”百戰將們實在不願意這麼一天天的被李天照折騰下去，只好把話說明白了，一起對守忠施壓。

# 第五十八章 逼急

當城長的解決不了問題，他們當然不願一直跟着被牽連，跟着守忠也是干，跟着別的副城長也是干。

過去有優勢，現在只有倒霉的壞處，大多數人可不會願意無端端的長久受這牽連！

眾百戰將們正鬧騰着，派出去的人回來了，守忠就問：“那個李天照見了千山城城長和豐收城城長的信后怎麼說？”

守忠這些天本來就沒閑着，派了人送書信，托請了豐收城、千山城的城長寫了親筆信，幫忙勸說。

今天，他剛派了人去給李天照送信。

回來的人臉色為難的說：“他沒看。”

“沒看？怎麼會沒看？”守忠很是詫異，不管李天照看了信之後如何說法，他都有考慮。

但沒看卻說不過去，這兩城的城長都不是李天照能不講情面的人啊！

“李天照拿了信過去，當場就給撕了揣進懷裡！然後說：‘他既然沒看，當然也不知道信里說了什麼，等他什麼時候回去了，再問兩城的城長。’”送信人也沒想到李天照會這麼干。

守忠也沒想到，百戰將們聽見，知道問題還是解決不了，又紛紛嚷嚷了起來，嘴裏都說著讓守忠拿個主意，他們手底下的戰士都要熬不住了云云。

“行了！再等幾天。”守忠暗暗惱火，李天照竟然如此不給兩城城長的情面，還真是個不知天高地厚的初生牛犢！

守忠不由考慮着別的辦法，譬如請萬戰將過來一趟，說到底，他和李天照也都是歸北風州州長管。

“到底幾天？現在都十天了啊！城長不給我們一個准信，讓我們怎麼回去跟大傢伙說？”

“是啊！我們真沒辦法，幾天之後又幾天，他們本來就在吵鬧了。”

“七天之內。”守忠也不得不考慮眾人的不滿，如果他手底下的人流失多了，他這個城長也就當不下去了。

李天照想斷他功績，就算消耗兩年他也不會還，但關鍵是要不了多久，他手下的人就跑完了啊！

那份大功重要，還是城長的位置重要？有功勞不等於可以當城長，那麼多養花種草的副城長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斷守忠功績，他可以堅持很久，但他手下的人卻堅持不了多久，手裡沒人了，他的城長也就要丟了。

這才是守忠真正怕的，也是李天照真正打的死穴。

“城長說七天，那就七天！我一定想方設法安撫好大家。”幾個百戰將帶頭表態，旁的也不好再說什麼。

一群百戰將們得了明確的期限回去，各自跟手下的人說了。

那些過往比較受重視的百戰將回去后，手底下的人知道有明確的期限，也都不說什麼了，城長以前對他們優厚，現在多等幾天也可以忍忍。

但那些過去沒得過多少便宜，甚至是沒得到過便宜的，卻都不樂意了。

“百戰將！我們在哪都差不多，現在人家陳副城長看得起，給我們優厚條件，干什麼還要耗在城長手底下啊？過了這村就沒這店了啊！”

“就是！別人以前得的差事比我們多的多，當然願意陪城長耗。事情過去了，他們還是跟往常一樣，好事他們上！我們憑什麼陪着耗啊？”

“我也覺得七天是久了點，但畢竟給了准信，不好再說什麼。”帶頭的百戰將其實也猶豫，道理是隊里人說的那樣，但剛遇到點事就走了，難免要被別的百戰將非議。

“七天！要等百戰將等，我不等，你們等不等？七天，事情過去了，我們沒好處；現在不等了，直接去陳副城長手下，還有優厚待遇。等完事了，你們以為陳副城長還會給這麼好的條件啊？人家哪是缺人啊？就是在趁機挖城長牆角！”

一群十戰將本來也討論過，剛才就有這樣的意見，只是大多沒有表態，為了等百戰將回來后給說法，現在知道還要等七天，就有人說：“我也不等了。”

“那我也不等了！”

“不等了！”

“不等！”

“大家都不等，我肯定也不等，咱們一起並肩作戰那麼久了，去哪還是一塊的好。”

遇到這類狀況的百戰將們也就只好做決斷了，他們本來也沒有陪城長堅持的理由，又受到了某些副城長的明確邀請，也就順從手下人的眾意，直接改換門庭了。

不過，這時候走的人，畢竟還是少數，不至於動搖了守忠的根本。

然而，事情有了朝最糟糕方向發展的苗頭，他卻不能不在意。

一旦成了趨勢，再想扭轉也就晚了。

守忠得報，知道走了好幾個百戰將，事情已然刻不容緩，必須採取非常手段。

於是他喊來個心腹，指派他們如何如何。

那百戰將不由擔心的說：“城長，這妥當嗎？萬一他們嘴不嚴，讓別的副城長知道了，那可麻煩大了啊！”

“事已至此，該當兵行險着，多等一日都可能有人走。”守忠何嘗不知道這類手段並非輕易可用，做事留下把柄本就不高明，把柄若能致命，那就更不高明了。

然而，情勢不容多等，他必須儘快解決問題。

大清早，守忠的心腹喊了九個百戰將一起出城。

陳副城長的人本來就在留意他們的動向，看這麼多人同時出去，急忙稟報。

李天照剛吃完早飯，就看見街道上有陳字旗的戰士巡走，一隊的人數恰好是十四。

正常情況巡守的隊伍沒有這樣的數目，原本就約好這是有特別情況時的暗號。

李天照去大樹取消息的途中，又碰上陳字旗號的巡守隊。

‘這個陳副城長的人還真不少，不知道安排了多少隊人滿城巡走就為了給我暗號。’李天照在樹上取了消息，急忙趕出城外，從北門出去。

他順着沿途的記號，很快見到了陳副城長的人。

“他們就在前面，一共十個百戰將，肯定是功績高的差事。沒帶十戰將同行，十之八九是截貨！”跟蹤的百戰將完成交接，就自行撤走了。

‘守忠想用豐收城、千山城城長的人情壓力打發我，卻沒有成功。緊接着就有眼前這十個百戰將出來的大事，這要不是守忠狗急跳牆的陷阱，我可不信！’李天照繼續跟着，發現這隊百戰將已經過了交界線，進了風武王的地方。

‘設個陷阱為何要走這麼遠？’李天照暗覺奇怪，卻繼續跟下去。

守忠早晚會用非常手段，這本是意料之中。

李天照躲是不能躲的，每天那麼多副城長送消息，他難道為了迴避陷阱，天天躲客店裡喝茶啊？

那他還不如開始就別來！

既然來了，就料到要面對些什麼風險。

只要應付過去了，守忠也就扛不住了。

李天照一路跟着，邊自觀察周圍，又在走過的路上設置些小機關，如果有人尾隨通過，就會有響動示警。

但是，沒有。

那十個百戰將過了交界線，轉入小道，繞走了一截，路又變的寬敞，蜿蜒延伸過了坡地，突然又豁然開朗。

李天照看見一座村寨映入眼帘時，也吃了一驚。

這種交界線的偏處，怎麼會有村寨？

進村的路口有門，村子周圍依照地勢，都建了阻止人通過的石牆。

‘難道是守護城的秘密據點？’李天照開始還這麼懷疑，但是，進去之後才發現，很顯然不是。

這裏面的人不少，看武器，既有風武王的人，也有守護城的戰士。

明明是拚死拼活的關係，在這裏，竟然互不相干，能在街道上同行？

進村的時候，也沒人查問。

‘可惜沒看見有風武王那邊的千戰將，否則就有掙獨功的機會了。’李天照跟着那十個百戰將，進了村子里的一間房子里。

然後，他愕然發現，這是賭場。

賭什麼呢？

賭的是戰印！

李天照看見桌上擺的，有風武王那邊的，也有玄天武王這邊的。他記起震恭弘=叶 恭弘落說過，回收自己人的戰印不要上交，跟敵對的交換，功績會更高。

既然有戰場上撿了自己人戰印交換的做法，眼前這般拿來賭的，當然也不奇怪了。

‘如此說來，這十個人就是約了來這裏賭戰印？此番並非什麼陷阱了？’李天照想着，很是惱火，白搭了這麼多時間，旋即又懷疑：‘難道是守忠的辦法？故意讓人把我帶出來，等我回去，半天時間都過去了。……不對，這般緩兵之計解決不了守忠的根本壓力，也許，他們只是閑着沒事約來賭而已。’

白來了一趟，李天照雖然對這座村子好奇，但現在卻沒工夫逗留。

他對守忠底下的人施壓必須保持高度緊張，一旦給了喘息機會，那些人改換門庭的心情就沒那麼急切了，守忠的壓力也就小了。

李天照出了村子，沿着蜿蜒曲折的路往回趕，過了這段路，上了山坡的時候，吹過來的風，突然被他察覺到異常！

‘四個人，那棵、那棵、那棵的樹后，還有一個在那棵樹上……好個守忠！若沒有氣流告之這些，今日恐怕就着了你的道。’李天照剎時體會到一句俗話，姜還是老的辣！

守忠的陷阱，安排的如此巧妙！

十個百戰將一起出城，不管哪個副城長的人看見了，都肯定以為是大事，隨便哪個通知了李天照，他都必定會尾隨。

而他跟蹤的時候，自然是一路警惕，進了村，發現是賭博，折返回來的時候，必然防備鬆懈。

這時候，才是守忠安排的埋伏發動之時。

一步步，一環環，把人心全算了進去。

只可惜，守忠斷然想不到對於李天照來說，氣流如同是他的另一雙眼睛，能夠透視許多正常不能獲取的信息。

‘他們埋伏我，也是他們自我保護的防備心最弱的時候！’李天照活學活用，把守忠設計他的核心要點套用到眼前的局面。

李天照故作一無所知的走到棵樹下時，藏身在樹上的一個人，猛然挺劍撲了下來！

那人腳上頭下，千紋劍下指，一身綠裝，分明為藏身埋伏所準備，如此一擊但求迅猛得手，可謂是勢在必得，不留後路！

# 第五十九章 偷襲者死！

倘若李天照不是事先知道，這一擊還真未必能應付。

可是，那人襲擊的同時，李天照早有準備。

只見眉頭一沉，目光銳利如箭，猛然側沖、拔劍，避開了刺下來的一劍，同時照着下落的襲擊者狠狠斬了過去。

與之同時，他口中呼道：“請劍為證！”

‘他怎會早有準備？’那千戰將頭下腳上，根本無從招架閃避！

驚急之下，他連忙發動了戰印絕技，身體頓時被黑光包圍，一股推力帶着他下落的速度更快。

與之同時，那千戰將身上又出現了一團黑光，環繞身體，卻是混沌印的力量，但求能削弱些殺傷力，撿回一條命。

‘這傢伙反應真快！’李天照這一劍本來是斬向那人脖子，卻因為黑光的戰印絕技產生的力量令其下落速度加快，變成了斬向那人的腰。

混沌印力量的黑光環繞，阻擋在劍前。

李天照斬中的瞬間，驟然催動戰印力量，又同時引動體印，剎時間混沌印的白色刃光也亮起。

劍斬入黑光時，李天照感受到被一股力量猛的向後拉扯，讓劍速陡然受阻。

‘這是戰印絕技還是混沌印？’李天照暗自驚奇，卻維持握劍的力量，斬過了黑光，斬開了襲擊者的腰。

那人本以為靠連番手段只會丟掉腿，甚至只是重傷一條腿，卻沒想到，這個當上千戰將才兩個多月的孤劍，竟已練出來了混沌印！

還是混沌利風刃之力！

靠他的混沌印力量，根本起不到多少阻礙作用。

襲擊者志在必得的一擊，卻也是他防備最鬆懈，被瞬間反殺的破綻。

李天照一擊得手，卻實在顧不得取這人的戰印了，因為有兩棵樹后都衝出來了人。

這兩個人，穿着黃褐色的衣服，臉上蒙布，但手裡拿的卻都是千紋劍，還是玄天武王那邊的千紋劍！

‘堂堂千戰將竟替守忠當殺手，干這種下作勾當！’李天照提劍疾走，心知肚明這兩個人跑出來，就是為了把他逼向最後一個埋伏者所在的方向。

李天照猛然遇襲，還是兩個千戰將，正常的反應本來就是拔腿就跑。

‘樹后的人必然跳出來襲擊，但那時也是我出其不意反擊的絕佳機會。如果背後追擊的人一鼓作氣，我就危險；如果他們沒有足夠把握而顧惜力量，又或者沒來得及反應，突圍就不是問題。敵眾我寡，也只有行險招了！’李天照提劍疾走，暗暗盤算，現在不冒險，就會被三個千戰將追擊，看似有逃走的機會，其實以一敵三局面會更危險。

李天照邁步疾走，林中的樹木自他兩旁飛快閃過，他覺得戰印，身體里的體印，還有請教千山城城長了解的混沌印，全都吸收到了剛才擊殺的千戰將的力量那般，驟然增強了許多。‘守護城外殺死百戰將時覺得吸收的力量比過去少了，現在吸收的又比過去多的多，似乎跟擊殺的對手的混沌之氣強弱有關。’

李天照頗為驚喜，眼下卻又不及多想此事。背後追趕的兩個千戰將距離他約莫兩丈，他估算着跟前方那棵樹后躲藏的埋伏者之間的步數，三十，二十八，二十五，二十一……

二十！

‘就是現在！’李天照看着那棵樹的粗度，暗暗調動戰印，體印，混沌印的全部力量，剎時間三股混沌之氣充盈了他身體，隨着他暗暗一聲低喝，金紅白三色的光芒驟然爆發！

戰印絕技發動！

金色的混沌之氣產生的推動力量，又在白光的混沌之氣產生的托力作用下，使李天照的身體彷彿變輕，前沖的速度更快，剎時間帶着一路殘影，一閃掠過了二十步的距離！

兩個追擊的千戰將大吃一驚，無論如何都想不到，埋伏藏好的人在樹后，李天照怎麼就能知道！

他們急聲驚呼：“小心！”

但聲音傳過去的時候，已經晚了。

李天照極快的猛衝到樹前，身形急速旋動中，步法、渾身可用的肌肉在體內混沌之氣的爆發作用下，一起發力，旋動的身形，加上旋斬的劍，直把力量和速度推升到頂點！

金紅白三色的劍光，一閃便斬開了半丈粗的樹身。

樹遭受斬擊之力，切口竟比鋸開的還齊整，斷開的樹身拋飛了起來，露出後面，被攔腰斬斷了的身軀，還有噴濺的鮮血。

樹后的千戰將這時候才剛聽見‘小心’的提醒聲音，根本還沒明白髮生了什麼事情，一臉驚愕的看見劍光突然一閃，他就飛了起來，然後看見了自己的下半身立在那……

劍光一閃而過，斷樹還在拋飛，李天照自斷樹下方急衝過去，匆匆忙中，甚至沒來得及多看清斬殺的人的模樣。

李天照疾步快走，心裏默默念着：‘不會來不會來不會來！’

背後，追擊的兩個千戰將中，其中一個男人驟然發動戰印絕技，剎時間身體被明亮的白光包裹，腳下彷彿踏着疾風那般輕盈而迅快的加速前沖，不過六步距離，就追上了前方奔走的李天照。

‘該死！’李天照就怕追擊的敵人如此果斷，偏偏追擊的千戰將就不是易於之輩。

然而，殺機已至，他急忙旋身，猛然揮劍殺了個回身劍！

三色的劍光驟然亮起，速度遠超追上來的千戰將的預料，直接斬在了他刺出去的劍上。

碰撞中，雙方劍上凝聚的混沌之氣雙雙被震散了不少，但顯而易見，還是追擊的千戰將散失的更多。

碰撞之力讓那人原本擬定的後續連招被中斷，握着顫動不止的千紋劍，那千戰將退走了半步，才完全承受住李天照的劍力。

看着李天照那樣年輕的臉，想到他的年齡，這千戰將不由更覺吃驚。‘他又沒有天賦異稟的異常強壯身軀，為什麼會有這麼強勁的劍力？’

李天照卻沒工夫思考別的，一擊震退那人，他發動千殺劍，化作三色的旋風，得勢不饒人的繼續進攻。

‘若能立即拿下，危機就解除了！’李天照很有自信，這種近身距離，對方又被他一劍震退，緊接着的第二招，絕沒道理能完全避開。

這一劍，飛閃旋斬過去。

眼看那人因為震退的衝擊力影響，能夠揮劍招架的時候已經慢了一線，李天照的劍本就快的超常，眼看就斬上了那人脖子。

那人身上驟然亮起白光，然後，他的身體就被風力托着那般，輕盈的彷彿伸手過去就會被驚飛了的鴻毛。

劍勁那強大的衝擊力，衝過去就把他給推的迅速后飄。

李天照眼看着必然致命的一劍，竟然在對方不可思議的絕技面前落空了！

而那人輕盈的身體被劍勁撞的飄退了開去，李天照就是追擊，也不是立即能趕上。

‘這人的力量好生奇特！’李天照當機立斷，挺劍疾步前沖。

他現在不乘勝追擊，這人還會再纏上他，那時候背後另一個也趕了上來，就是以一敵二。

‘他剛用的該是戰印絕技，只會比我更虛弱，現在正是以勇破局的時候。’李天照追着飄退的那人過去，不幾步，就看見那人貌似冷靜的臉上，眸子里透出瞬間的緊張。

‘他果然虛弱，因而害怕了。’李天照更是篤定。

那千戰將身在半空，眼看着李天照毫不遲疑的追擊過來，而不是趁機逃走，確實心生畏懼。

原本他看李天照發動戰印絕技殺了樹后的人，於是當機立斷也發動戰印絕技追擊，卻沒想到他劍力驚人，劍速更是快的遠超尋常，以至於他糾纏的意圖沒能實現，反而要靠混沌印的力量逃過一劫。

只是現在，因為混沌印力量的作用，他身體被混沌之氣托着，輕盈的犹如羽毛那般。立即恢復常態，他就會迅速落下去；繼續這般，也只是延遲了被李天照追到的時間。

‘這時我們都虛弱，他的劍卻如此兇猛，被他近了前，必死無疑！’那千戰將已經沒有手段能應付了。

李天照急速追擊，眼看着跟那人的距離在一步步接近，很快就可以出劍了的時候——氣流突然傳過來激烈的異常變化。

李天照頭也不及回，急忙旋動着側移，千紋劍隨身形步法，放開了劍勢的繞身飛斬！

另一個千戰將渾身黑光包裹，跟第一個樹上落下來的看似相同。

此刻步走間力量奇大，帶着遠超尋常的爆發性速度追了上來。

黑光的劍上，環繞着一圈圈的混沌之氣，動作十分迅猛的連連揮擊。

兩把劍，還有劍上的混沌之氣，短時間連串碰撞，散溢的混沌之氣化作一圈圈黑色，摻雜着金紅白的光暈，又在擴散中迅速淡去，消逝。

‘這傢伙的身法和劍法還真厲害！劍勁竟也如此強悍？’李天照旋動中劍揮不止。

而那個千戰將動作間，無論步法，還是揮劍，全都是在追求盡量小的動作，如此一來，就讓變招和攻擊的速度更快。

只是，正常情況下，這樣的揮劍殺傷力達不到最佳狀態，在兵器碰撞的時候容易吃虧。

但這千戰將的劍力很強，跟李天照的劍一次次碰擊時，絲毫不讓。

兩個人對拼之下，一時之間李天照根本看不到能迅速制勝的可能。

李天照不能迅速拿下這人，那麼，等到那個身體能變輕的千戰將也趕過來時，他將極其危險！

# 第六十章 一笑驚魂

李天照的千殺劍，還是第一次與人近身交擊了六招，卻還沒能取勝。

他下意識的以為是這人力氣大，又或許是如他這般，體印的力量比較強。

如此的話，他就不能糾纏下去了。

於是李天照不等另一個千戰將趕過來，就猛然躍起，踩着樹身借力，縱身飛躍了出去，一時拉開了奔走的距離。

就在他飛出去的時候，看見那個黑色混沌之氣力量的千戰將，竟然沒有全速追擊，而是怕他突然回頭襲擊似得，側移拉開了距離。

‘可恨！原來他的劍力是混沌印的力量！此刻才會底氣不足，怕我攻擊！如果不退，說不定再有幾招就能把他斬殺！’李天照好生懊悔，只恨對各種混沌印，戰印絕技的了解不夠，以至於錯失了戰機。

可是，機會已經錯過，懊悔無用。

他只能暗下決心，回頭一定要尋懂的人請教，把各類混沌印力量全都記下來！

李天照飛躍出去，落地后提劍疾走，扭頭看見那兩個千戰將在後面全速追趕。

以一敵二，正面硬碰，肯定是下下之策。

‘這兩人都用過戰印絕技，恢復的應該沒有我快，先故意逃走一段，尋個機會打他們一個措手不及！’李天照對這兩人的混沌印力量心中有數了，知道被他們纏住的危險，他要動手，就必須十拿九穩！

林木自李天照兩旁飛閃而過，只是這一代地形多是山坡，稀疏的下片林木，不足以讓他接連發動敏捷的優勢。

李天照快步奔走中，感覺體印的力量因為剛才擊殺了第二個千戰將，又得以大幅度增強，反而是戰印的力量增幅，降低了不少。

但敵人身死，戰印力量則會消散，原本能夠吸收多少，就沒有定數，唯獨體印力量殺敵增強，非同尋常。

體印力量的增強，讓李天照覺得肌體的虛弱狀態陡然恢復的更快了。

‘與樵夫吃烤肉時閑聊，他說體印該持之以恆的多加用心，果然是有緣故！我的戰印絕技用后的虛弱狀態恢復很快，該是體印的強弱影響，這麼說來，該叫體印絕技才對了！’李天照很是振奮，自然以為，這就是他的千殺之力積累過程中的獨特現象。

不過多久，李天照的肌體恢復至完勝狀態，他已經可以再次使用戰印絕技，體印的力量也澎湃充盈，隨時可被他的意念引動爆發。

只是，李天照還沒有找到機會。

追擊的兩個千戰將都很高明，保持着合適的距離，不管他發動戰印絕技襲擊誰，另一個都有足夠的時間合擊。

沒有十足的把握，李天照就繼續奔走，他再一次回頭看了眼，而前方，就是剛才出來的那座村寨了。

‘不知道他們的戰印絕技多久能夠再用，一時找不到機會，我把他們往村子裡帶，或許可里利用房屋，圍牆製造擊殺的時間差……’李天照打定主意，直接自土坡高處縱身一躍飛沖了出去，凌空飛快的翻旋着，加速下墜的越過圍牆，落地時他扭頭看了眼，暗道可惜。

那兩個千戰將的確謹慎的很，明明不知道李天照的戰印絕技能夠很快再次發動，卻習以為常的不給別人算計的機會，都沒有縱身跳過圍牆，而是落到牆上，確認了李天照沒有回頭攻擊，這才跳了下去。

‘只有利用房屋了！’李天照想起剛才那個賭場里的結構，他也沒進過村子里別的地方，萬一誤闖了民居他覺得又不好，賭場里那十個守忠的百戰將應該還在，如果他們加入圍攻，看起來更纏人更麻煩，但反過來也會限制了追擊的兩個千戰將的走位，讓他們無法時刻保持最佳的配合移位。

李天照在村裡飛奔，腳踏之處，黃塵飛揚，追趕的兩個千戰將露出的額頭上都是灰塵，卻也顧不得理會。

一跑兩追，直讓村裡的那些路人紛紛側目。

“或不耐煩了啊他們？敢在夢中游這裏動手？”一些村裡的人，有種主權被人侵犯了的憤怒。

李天照衝進賭場，裏面的人正在吆喝着開大開小，突然被他一躍跳過賭桌，兩個追進來的千戰將看見桌前許多人，他們素來不喜歡這座村子，更不喜歡賭戰印的事情，急切之下大叫道：“讓開！全都讓開！”

另一個千戰將更是伸手把幾個人全給推開，這個瞬間，他看見桌子對面的人的視線方向，急忙抽身後退，發動混沌印的力量，剎時間劍上被黑光環繞，劍光揮舞的份外威猛！

賭桌上，李天照看似跳過去，其實越過去的時候，腳蹬牆壁，凌空橫身撞開兩個人，落到了桌上，這時那個千戰將伸手推開人群，李天照毫不遲疑的揮劍過去。

那千戰將劍舞的飛快，退避的反應也極快。

可是，那隻推開人群的手，即使帶着厚實的護腕，也禁不住李天照劍刃的正面斬擊，瞬間就飛了出去。

李天照知道這人發動混沌印力量后劍勢厲害，因此但求有功，斷其左手后，他才繼續追擊，卻被那人的劍擋開了他的連擊。

這時另一個千戰將身形驟然變輕了許多那般，速度極快的飛沖而至，劍光揮灑的犹如光蛇亂舞。

賭場里，那十個百戰將果然還在。

本來就只有帶頭那人知情，他謊稱來賭戰印，喊了另外九個人出來，此刻他們驟然見到李天照出現，還被兩個拿千紋劍的追殺，不由都想起這些天的怨恨。

帶頭那人當即說：“都用戰印絕技，打不死也能煩死他！”

‘算你們有種！好的很！’李天照暗自歡喜，卻假作害怕壓力繼續增大似得，直接撞穿了牆壁，從賭場里沖了出去。

那兩個千戰將，和十個百戰將全都追了出去。

混沌印力量是輕盈的那個千戰將追上李天照，揮劍纏鬥，不讓他全無顧忌的奔逃。

‘來得好！’李天照假作急切驅趕，剎時揮動三色的劍影，追着那人連續兩劍，那人果然又如片刻前那樣，吃不起他的快劍，用上了混沌印的力量，剎時間輕如鴻毛那般，被他的劍勁撞的飄退了開去。

而另一個千戰將也發動混沌印的力量，揮舞黑光環繞的劍，氣勢兇猛的斬了過來。

李天照飛旋連擊，跟那戰士交手的時候，那十個百戰將接連發動戰印絕技，有的是衝鋒類的突擊過來，迅快的揮劍照着旋動的李天照斬過去；有的湊近之後，估算劍影旋動的速度，然後謹慎的朝他小腿揮劍掃去；還有的戰印絕技能夠射出混沌之氣的光，隔着安全的距離攻擊。

李天照無暇兼顧，一時間背上，身上，小腿都是劍痕，但有戰印力量的保護，這些打擊也就是割破皮膚的程度，根本無法從實質上影響他的戰鬥力。

正在這時，一群群的人，出現在周圍街巷口。

為首的男人肥頭大耳，扛着把長柄大鎚，怒容滿面，威勢十足；身邊的女人容貌艷麗，目光卻異常森冷，煞氣十足。

那女人也不問緣由，冷冷然道：“敢在夢中遊動刀劍，不殺了他們，以後誰都敢鬧事了！”

他們身邊一個男的擔憂的說：“那兩個該是守護城的千戰將，狀況有點複雜，是不是問清楚了再說？”

“沒什麼可問！守忠知道規矩，誰在夢中遊動手，我們殺了也白殺！”肥頭大耳的男人本就是這裏做主的人，他發了話，一群人就要衝過去時，一襲孔雀開屏般耀眼的身影，突然從高處躍了下來，竟然是李天照在豐收城外山林里曾經遇到過的雲暮煙。

“白吃白喝了這麼久，不曾出力，這些人就交給我打發吧。”雲暮煙說著已經拔出了劍。

“那我們就不客氣了，正好見識殺戮千影的厲害！”那艷麗的女人知道雲暮煙出手最好，她不是在這裏定居，隨時可走，既維護了夢中游的規矩，又避免了後續可能的麻煩。

“哈哈哈……好！殺戮千影世所罕見，今天有幸見識，榮幸的很啊！你們，全都睜大眼睛看好了，天級混沌碎片的力量是何等威風！”肥頭大耳的村寨掌事人開懷大笑，一群群堵着巷道口的人，紛紛凝神注目。

殺戮千影，天級混沌碎片力量里也是極罕見的，有幸見識，確實難得。

雲暮煙卻沒有急着動手，看着被圍攻的那條身影，嘴角揚起一抹微笑，驚疑的問說：“你職業被自己人追殺的么？如何，是否需要幫忙？”

李天照沒回答，因為他不能說需要，也不能說不需要。

他已經知道了那個身體能變輕的千戰將的混沌印力量發動后的飄退距離，他利用時間差，一次又一次的擊退那個千戰將，不讓他們兩個人有機會同時發動混沌印的力量合擊，又靠周圍十個百戰將的阻礙作用，追的那個黑光混沌印的千戰將只能退避，以至於跟另一個至今被分隔。

但是，這樣的狀態絕對無法維持下去，那兩個千戰將也在調整，又呼喊着讓圍攻的百戰將們不要阻礙。

李天照咬着那個黑光混沌印力量的揮劍，那人極力退避，沒有混沌印的力量根本不敢交手。

而這時，另一個身體會變輕的千戰將，飄落地上之後，疾步衝過來！

這一次，他們將會成功合擊！而李天照，必定拿下！

這是他們預料中的合擊制勝機會，但他們不知道，這也是李天照在等的機會！

李天照旋動中突然改換目標，發動戰印絕技！

旁人卻只能在他帶着一路殘影衝出去的時候，才驚覺他的意圖。

那個身體能夠變輕的千戰將本在衝過來，也萬沒想到李天照這麼快就能再次使用戰印絕技，根本沒有防備，混沌印的力量也還沒能再次凝聚。

眼看着李天照帶着一路殘影，突然沖了過來，他竟只能極力揮劍招架！

可是，李天照的劍太快，他抬起的劍、到底慢了一些，沒能來得及擋住一閃而至的三色劍光。

下一個瞬間，那千戰將覺得自己在拋飛，旋轉，卻又看見了他自己立在那的身體……

‘他為何又能發動戰印絕技！為什麼？’那千戰將，帶着難以置信的疑問，還有不甘和不服，死去。

飛閃斬殺了那千戰將的李天照，手裡握着的劍上，還在滴血。

他轉身，看着那群剛才圍攻他，給他身上留下許多血痕的百戰將，微微一笑。

# 第六十一章 殺戮千影

笑容本美好，但守忠手下的那十個百戰將看見李天照轉身的微笑時，卻被嚇的魂飛魄散！

不等誰喊，全都發足就跑。

可是，周圍所有的巷道口，都被夢中游村裡的那些人堵住了。

帶頭的那個百戰將扭頭看了眼，發現李天照正看着僅剩的那個千戰將，還沒工夫搭理他們，連忙從身上取出個圓形的三色印記，高聲道：“守護城城長讓我代為問好！今日的事情是個誤會，這李天照挑釁滋事，本來是在村外解決，他卻跑了進來。我們無意冒犯，還請夢中游放我們回去復命！”

夢中游是村子的名字，也是那肥頭大耳的男人和他妻子的名號。

取意是：人生如夢，生死不過遊走了一趟。

那男人一副高胖粗壯的形容，卻偏偏取了這樣的名號，也是少見。

剛才說過勸阻話的男人又忙低聲說：“確實是守忠的信物，他們是奉命，我看該給守護城一個顏面，放了他們走吧？”

“笑話！他守忠要是重視夢中游的規矩，就該先派人來知會一聲，現在才拿出信物，我們憑什麼給他臉面！我們就不要臉面了嗎？”那艷麗的女人很是激憤，全然不肯甘休。

肥頭大耳的男人盯着那個百戰將說：“夢中游自有規矩，今日村裡本有貴客，你們驚擾了她，放不放你們走，你們先問了她，再來問我！”

這男人外表和心思反差很大，如此漂亮的把問題甩了出去，分明就沒打算放過。

雲暮煙哂然一笑，一言未發，突然就動手！

只見她人化作一片幻影，分明是什麼力量推動，速度極快的一閃衝到個百戰將面前，真身夾帶幻影，四面八方那般刺了過去，那百戰將哪裡分的出來孰真孰假？脖子瞬間就被劍劃開了。

一時間，注目的一雙雙眼睛里，全是驚詫！

這就是天級混沌碎片力量中的殺戮千影？

如此厲害，瞬息之間幻影重重，讓人哪裡來得及區分真假？可她的劍卻不會讓人慢慢分辨，瞬息之間就已奪了人性命！

李天照也被這等力量驚住了，跟暴雨劍的八面威風不同，可是，這等玄之又玄的神奇，更是讓他嘆為觀止。

那麼多姿態各異、如真如幻的幻影圍攻之下，換了是他，除卻把劍揮舞到最快之外，又能有辦法抵擋嗎？

‘氣流！唯有真身會對氣流產生異常影響！’李天照心神一定，果然發現，幻影並沒有真身那樣激蕩氣流的影響。

雲暮煙的殺戮千影一時間震懾全場，誰都在想，換了他們自己，又哪裡能夠抵擋這等玄妙的力量？

雲暮煙一擊得手，身上驟然閃亮起紫光，緊接着，瞬間消逝了的幻影，竟然又一次從她身上剎那飛閃了出來，化作一片，又如剛才那樣，急速飛閃着沖向了下一個百戰將！

第二個百戰將同樣無從抵擋，心慌的胡亂揮劍時，雲暮煙真身揮動劍光，已然劃開那百戰將的脖子。

這一刻，在場的人，原本的激動，又添上了震驚！

這是何等神奇的力量？

竟可以接連這般殺敵么？

李天照簡直不敢想像，還有這等可怕的混沌碎片力量！

然而，他很快又發現，他驚嘆的太早了。

雲暮煙的力量好像可以無止盡的發動，擊殺了第二個百戰將后，又一次閃動紫光，夾帶幻影飛閃擊殺第三個、第四個、第五個、第六個……

最後一個百戰將根本沒有掙扎的鬥志，揮劍恐嚇着堵路的人，不顧一切的要衝出去。

可是他才揮劍沖了幾步，雲暮煙就從他背後一閃而過。

於是，第十個百戰將，也倒下了。

雲暮煙持劍一震，劍上沾的血盡數散飛，她這才緩緩收劍入鞘，連殺十人，卻不見她臉上有異樣之態。

肥頭大耳的夢中游臉上不由自主的冒出來冷汗，他沒有怕過什麼，但目睹了雲暮煙的殺戮千影力量，他不由在假想中把自己代入戰鬥里，卻也沒有應付的辦法。

此時回過神了，他由衷驚羡的讚歎道：“殺戮千影，這千影原本是延伸了‘千山暮雪，隻影向誰去’的意境，指的是這力量多少敵人都可屠戮殆盡，最後隻身孤影，茫茫空寂。以前只是聽說，今天有幸目睹，才知道殺戮千影之威，名不虛傳！厲害！”

夢中游村裡的那些人，震撼之餘，紛紛爆發出響亮的歡呼！

集中在雲暮煙身上的那些目光，幾乎都透着狂熱的情緒。

李天照也在看她，眼裡，同樣透着不尋常的熱切。

他覺得雲暮煙跟母親有些神似，因為她們都有那種，對自身實力的足夠自信所形成的氣態。

李天照一直覺得，他未來的妻子該是母親那樣厲害的戰士，兩人並肩殺敵立功，追求那武王賜予永生的殊榮。

而此刻的雲暮煙，展現的殺戮千影力量之強大，完全超乎人的想像，這不是普通戰士能比的，即使李天照覺得母親是非常強大的戰士，也知道比不了混沌劍客，更何況是天級混沌劍客。

於是又越發的覺得，雲暮煙份外的令人激動。

他想，此刻那些高亢的喝彩聲的主人，大約也都有這樣的感受吧。

夢中游村裡的人一陣激動之後，逐漸恢復了過來，動手的人還有兩個站着，一個是李天照，另一個是那個矇著臉，斷了左手的千戰將。

但他們聽見雲暮煙剛才的話了，知道她跟李天照認識，於是沒有人說話，都看着，等着她會如何。

李天照的目光，也終於從雲暮煙臉上移開，落在那個左臂斷處仍然在流血的千戰將身上。

“你剛才應該走。”

是啊，剛才是那千戰將突圍的好機會，他的戰印力量不是百戰將可比，這裡能攔住他的人應該不多，雲暮煙動手時，他若沖了出去，未必不能活命。

那千戰將猛然一把扯掉了蒙面的布，露出一張約莫二十八九歲的臉來。

這樣的年齡成了千戰將，本來也是很了不起的事情。

“我這模樣，沒等跑回去血就流的差不多了，一定會被你追上。再說，我今天來了，事情不成功，回去了還不也是個死？死在這裏，家小還能平安無事，得到照顧。”那千戰將說著，舉劍面前，目光中透着做好了迎接死亡準備的決絕，吼道：“來吧！”

單打獨斗，哪怕加上那十個百戰將，他也沒機會贏。

他的混沌印力量爆發時間有限，一旦爆髮結束，他根本擋不住李天照兩三劍的追擊。

這一點，剛才的交手中，他就清楚了。

李天照也清楚。

“你這年齡的千戰將不多見，為什麼還甘願給人當殺手？”李天照頗覺可惜。

“很快你就會明白，每日閑在院子里，苦練本事卻又知道再沒有機會派上用場的滋味！看着那些十幾年，二十多年，甚至三十多年都只能在院子里種花養草的老千戰將們，看着他們絕望到麻木，最後年齡大了，身體不如年輕時候，長期疏於練功，本事也都荒廢，再也沒有了追求功績之心！他們讓我看到的就是若干年後的自己！”那千戰將說到激動處，臉上青筋暴起。

肥頭大耳的夢中游不由嘲笑道：“被武王當猴耍，當然悲慘！你要是早點想通，就該棄了戰印當孤行人，從此海闊天空，又何必受這些委屈，更沒有今日的下場！”

那千戰將眉目一沉，憤然怒斥道：“你們這些離經叛道的孤行人！不要在這裏蠱惑人心！說什麼海闊天空！你們夢中游村寨又是什麼東西？凈做些醜惡買賣，引誘戰士墮落！靠這些從兩城換取資源，苟且偷生！”

“你他嗎的找死啊！”一些人憤然怒吼。

全然忘了，那千戰將今天本來就死定了，自然不怕開罪誰，當然要把他心裏壓着的真實想法都說出來。

“愚蠢透頂，冥頑不顧！你不過是武王的籠中野獸，還恥笑站在籠子外面的我們，真是荒謬可笑！”夢中游哈哈大笑不止，惹得村裡的許多孤行人笑的笑，罵的罵。

李天照也討厭這些人詆毀武王，但他們沒有指名道姓，是把天下武王全說了進去，他也不想跟這些人做無謂口舌之爭，只是覺得，別人說孤行人的不好，也不是沒有理由。

那千戰將一張嘴哪裡罵得過這麼多人，激憤之下，瞪着李天照吼道：“你還等什麼？給我一個痛快！不要讓我聽這些詆毀偉大武王的污言穢語！”

李天照舉起劍，對着那千戰將道：“對着劍說守忠指使收買你的事實，我可以不殺你。”

“哈——我說過！今日事情成功，我的未來就有指望；事情失敗，我必死無疑。你以為，我敢做不敢當嗎？你以為，我會為了自己活命，置家小於不顧嗎？孤劍李天照，不要以為你贏定，垂死一擊，我也絕不會客氣！”那千戰將說著，鼓足了力量，主動揮劍沖了過來！

“好！那就一決生死！”李天照欣賞這人的勇氣，無論如何，他這般堅定果斷，悍不畏死，又維護武王，無疑是優秀的戰士。

黑色的劍光，拼盡全力的揮動。

李天照揮動金紅白三色的劍影，旋動着與他接連拼了七招。

旁人之間兩人長劍對碰中不斷爆開，散溢的黑色和三色光暈；只聽見碰撞的聲響衝上了半空，彷彿平地驚雷。

那千戰將身上的黑光，突然消失。

混沌印的力量，一時不可持續。

他的劍卻沒有停，而是用怒吼，蓋過了內心對死亡的恐懼，仍然竭盡全力的揮劍斬過來！

只是，此刻他的劍，比李天照慢多了。

李天照出了第八招，一擊刺穿了那千戰將的心口。

他不想讓這人身首異處，因此違背常態的用了刺擊，這種攻擊方式大多時候會影響他後續千殺身法的連貫性，平時他並不會用。

那千戰將倒下了，臨死前，逐漸暗淡下去的眼神，看的李天照更覺惋惜。

夢中游不屑的道了句：“這等蠢貨！還什麼家小！婚配都是指定，哪裡來的什麼真感情！他死了，妻子還不是又再配婚，虧他一副自我感動的可笑模樣，以為很偉大的主動尋死！”

李天照原本就聽他們的言語厭煩，頓時忍無可忍的怒道：“配婚就沒有感情，簡直荒謬透頂！你們婚前相識積累的是真情，我們配婚後日夜相處積累的就不是真情？一方戰死，另一方為何不能再婚配？非要孤守一生？讓妻子用一生孤苦滿足你的自私佔有慾，這就是真情？”

原本隨着那千戰將的死，消停了下去的怒火，剎時間又被點燃，炸開。

周圍巷道口的那些孤行人，憤怒的紛紛拔劍上前，剎時間包圍圈就收縮了幾圈。

他們紛紛怒喝叫罵，激憤不已。

夢中游笑着，剛才那個千戰將自知必死，所以敢那般觸犯眾怒，現在這個，是真的不知死活，膽大包天啊！

“孤劍李天照！十九歲的千戰將，還沒有混沌碎片的力量。最近常聽說你。今天我相信了，你真是膽大包天。現在，你能不能活着走出夢中游，還沒有定。你倒敢觸犯眾怒，真是活不耐煩了？”

# 第六十二章 為何不願被你小看

“我李天照是玄天武王的戰士，憑什麼由你們定我生死？駁斥你兩句就說是犯了眾怒，你說了天下武王那麼多壞話卻是理所當然。孤行人嘴裏的自由難道就是這樣，允許自己說什麼都可以，卻不允許別人說？”李天照雖然置身於包圍，但戰印和體印力量都還有不少，又不是第一次被圍攻，他不怕殺不出去，真要說有顧忌，那就是雲暮煙了。

只是，他知道孤行人沒有武王賜予的戰印，而力量的基礎又是戰印加體印，實在沒道理有多強。

夢中游村子里的孤行人個個握着兵器，驟然跨前一步，收縮了包圍圈，個個對李天照怒目而視，大喝道：“找死！”

眾人齊喊，聲音突然炸響，震的房屋都顫動了下似得。

可是，這些聲勢比起守護城外的包圍卻小的多了。

這般狀況，夢中游怕是很難違逆眾意放李天照離開了。

李天照本來也早在盤算着萬一動手從哪面突圍衝殺，他手裡的劍，也不由自主的握緊。

“討論就討論，這麼大脾氣做什麼？出去冷靜些吧。”雲暮煙突然說話，淡定的走過李天照身旁，往擋路的人群過去。

那些人剛見識了她殺戮千影的厲害，再者夢中游早說她是遠道而來的貴客，平素大家都對她禮待，看她有意幫李天照，也都不知道是否攔阻好。

卻也有人很是憤怒的叫道：“雲暮煙是本村貴客，你的朋友如果是孤行人，今天也就算了！但他是玄天武王的人，先在這裏動手，又在這裏大放厥詞，他能不能走，可不是我們說了算！”

“不知者無罪，一看他就不曾來過夢中游，哪裡知道規矩。游主以為呢？”雲暮煙一雙鳳目透着淡淡的笑意，望着肥頭大耳的夢中游。

夢中游還沒說話，他身旁的妻子卻笑着說：“本來嘛，暮煙的朋友也不必計較，只是他言語氣人，我實在想好好教訓一頓。轉念一想，他這樣的愣頭青，今日對武王有多少忠勇，他日就有多少失望和痛苦，籠中籠外的道理等他受盡打擊了自己體會，這就是更痛快的教訓。倒不如讓他走吧！”

肥頭大耳的夢中游眯着眼睛，盯着李天照，看他目光里不見懼色，冷靜的模樣，料想是在盤算動手時如何，不由大笑道：“本來我們孤行人喝酒的一大樂趣，就是談論籠中猛獸幡然醒悟時候的苦痛模樣！孤劍李天照，你如果有命活的久遠，也會是最痛苦的那類籠中獸。哈哈哈——放他走！”

阻擋的人群，這才讓開了路，許多人嘲弄着叫說：“孤劍李天照！我們等着聽你沉淪苦海的故事當下酒菜！到時候我一定多喝幾杯！”

雲暮煙目光示意，領路在前，走了兩步，發現李天照沒跟上，不由駐足回頭，卻見他竟然跑回去取那兩個千戰將的戰印！

滿村人的目光里，都摻着一種無言的複雜……

李天照拿了千戰將的戰印，還問雲暮煙說：“百戰將是殺的，本是你的，你若不要，我就拿了。”

“要。是我送給村裡大夥的。”雲暮煙心想這人真是把功績盯的緊，這時候了，還不忘取印，見李天照過來了，又繼續領路走。

李天照穿過人群讓開的通道，出了村寨的門，背後那些亂鬨哄的聲音越去越遠了，他才對雲暮煙說：“多謝相助！”

“你還知道怕呀？”雲暮煙眉頭上下打量着李天照，實在覺得他謎之大膽。

“我沒有怕！一個戰士，首先要克服的就是恐懼！勇氣就是一股氣，一旦泄了，就很難再聚起。”李天照反應激烈，覺得是被她小看，不知為何，尤其的覺得無法忍受。

“你平時就這麼死要面子嘴硬的么？我覺得很沒勁，剛才那樣怕只是人之常情，非要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模樣做什麼？”雲暮煙覺得對他的印象下降了些。

“我本來就不怕！”李天照暗覺可氣，不動手更好，那他當然沒必要無謂挑釁，卻被說是怕了。

“好！你不怕你回去……”雲暮煙的話語音未絕，就看見李天照猛的轉身大步往村寨口走，她不由覺得可氣，心想：‘你料我會急忙攔住你是吧？我看你還真敢回去？’

原本他們出村口也沒多遠，李天照氣惱之下，大步流星，很快就徑直回了村子里，走回了尚未散的人群那。

一雙雙眼睛，都疑惑不解的看着他，本來在說話的，突然就鴉雀無聲了。

夢中游夫妻也很意外，不知道他一個人跑回來做什麼，總不可能是突然想通了，回來道歉交朋友啊！

就李天照剛才顯露的個性，實在不太可能幹這種事情。

那他回來做什麼？

“孤劍李天照，你回來做什麼？”村裡的孤行人里，剛才就有不少覺得李天照太囂張的，本來不想放他走，只是不能違逆了夢中游的決定，這些人就打破了沉默，氣勢洶洶的質問。

“沒什麼，只是有人說我怕了你們不敢回來，我就走回來給她看。”李天照回答的聲音響亮，神情很平靜。

“我去！你當這是哪啊！給你表現膽子的啊！想來就來，想走就走？”剎時間許多人被點炸，恨不得把李天照碎屍萬段！

肥頭大耳的夢中游卻沒生氣，目光古怪的盯着李天照，抬手拿中指在臉上撓着痒痒，見到這般膽大包天，猖狂無邊，他竟然覺得想笑。

夢中游的妻子長吁了口氣，吐盡了滿腔鬱結之氣，高聲道：“雲暮煙！你跟朋友鬥氣，別拿我們消遣！趕緊把這小孩領走！”

雲暮煙的心情……有種失控想抓狂的衝動！

她沒想到李天照真敢回去，只當他死要面子進了村門口，又不好意思立即出來，她就在外面等着。

結果，先是聽見李天照的話，又聽見夢中游的呼喊話。

雲暮煙快步跑回去，一把拽着李天照，頭也不回的就往外跑，實在覺得——很尷尬很難堪！

李天照被她拽着出了村子，聞到風吹過來，她身上散發出來的淡淡芳香，不由深吸了幾口氣，覺得尤其好聞。

離開村口一截了，雲暮煙才鬆開她，深吸着氣，又重重吐出。

李天照好像不知道她感受似得，還說了句：“現在信了嗎？”

“信了！”雲暮煙答罷，又來氣的盯着他說：“然後，我特別想打你一頓！”

“……我也想試試你殺戮千影的幻影分身，要不就這機會試試？”李天照本就想驗證靠氣流能否及時在實戰中捕捉殺戮千影的真身，畢竟她攻擊時的速度犹如突擊衝鋒類的戰印絕技，如果把握的慢了，那人已經攻到了面前。

“真讓我打？”雲暮煙喜歡他的迷之自信，但此刻，又非常討厭這種迷之狂妄。

“真打着了，讓你白打，算我活該。”李天照說著，後撤了幾步，覺得不夠，又退了幾步。

雲暮煙看着笑說：“再退遠點吧，這距離我一出手劍就拍你臉上了，你劍快卻連我真身都找不到，也只能打空氣。”

“我覺得能找到。”李天照聽她這麼說，就不想再退了，省得被她小看，就橫劍面前，道：“來！”

“你憑什麼？”雲暮煙知道他劍快，並不想小看，但他這般挑戰殺戮千影，實在沒有任何基礎。

“感覺，我感覺能知道哪個是你的真身。”李天照自然不能說真正的理由，只能歸咎於玄妙的‘感覺’。

“來了！”雲暮煙不想多說，臉上笑容一斂，神情冷淡的迅速拔劍。

剎時間，殺戮千影發動，不知多少條如真如幻的幻影急沖前去，一起揮劍攻了出去。

密密麻麻的圍攻幻影中，雲暮煙真身握着的那把劍，急速掠過虛空，一閃刺停在李天照的脖子旁。

一大片的幻影，瞬間消逝。

雲暮煙的目光落在面前，那有一把劍，也停在她脖子前，是李天照的劍。

當初山上她觀察戰場時，就知道李天照的劍非常快，但實際體會時，還是為這種離奇的超常迅快所驚。

但此刻雲暮煙內心更翻江倒海的卻是，殺戮千影真的被看破，李天照真的知道無數幻影里她唯一的真身！

“你怎麼找到的？”雲暮煙反覆推敲剛才的過程，自問進攻的路數沒道理會被預測，他們也沒那麼熟悉彼此。

“感覺，我能感覺到你的真身，剛才看你動手的時候就感覺到了。”李天照還是只能用這個理由，再者，他對氣流的變化本來也的確是靠感覺。

雖然把握住了真身，但實戰還是讓李天照不由自主的吃了一驚，果然雲暮煙還是來的太快，他憑藉氣流變化做出判斷和反應時，她已經來了。

如果剛才是生死相拼，結果大約是他們的劍都刺穿了對方脖子。

“那你的感覺可以視為宇宙洪荒類的功效性混沌碎片力量了，你的劍快也能視為玄級的混沌風語力量。十九歲的千戰將，本來就該有理由。”雲暮煙收劍入鞘，自顧轉身往村裡回去。

“欠你兩次人情，有機會，必還！”李天照本來還想多說會話，卻沒想到雲暮煙突然就走，也沒有道別的話。

“最好沒那機會，最好你也不會真那麼做，否則，你會把自己的人生帶入一條不可預測的軌跡。”雲暮煙頭也沒回的徑自去遠，但她那身孔雀開屏般艷麗的披袍，卻還在李天照腦子里晃動了很久。

就像是交手時候，被雲暮煙那數不清的耀眼身影填滿了他的腦海那般……

守護城。

城長府。

守忠一大早就神清氣爽。

因為，該死的麻煩今天終於徹底解決了。

那十個百戰將出城一段時間，他估摸已經到了夢中游，行動也該開始了。

正這時，一群百戰將又來聽候差遣，也就是等着他分配差事。

守忠心情很好，此刻也不怕有人通風報信，因為根本來不及追上李天照，於是就給眾人做了安排。

百戰將們卻覺得不妥當，就有人問：“城長這麼安排，時間都錯開了，那孤劍李天照搗亂的話，就把我們的功績輪番全禍害了啊！最近不都是盡量安排幾隊人同時做事，又分開的遠嗎？至少還有運氣好的能讓他來不及去搗亂。”

“孤劍李天照的事情已經解決了，我得到消息，他在夢中游跟風武王的千戰將鬧事動手，被人家打死了。”守忠當然還沒得到消息，但計劃是他安排的，這就是對外的說詞。

“他也有今天！”一群百戰將頓時振奮不已，這才第四天，守忠果然沒讓人失望，他們等到現在，是值得的！

“那傢伙目中無人，囂張無度，早晚是這般下場！”一些百戰將心知肚明該是守忠設計，卻識趣的不去深究，反正問題解決了就好。

一群百戰將高高興興的領命去了，還把這好消息跟手下的十戰將，在編戰士們說了。

很快，城裡都流傳開了。

李天照回北門的時候，城門口的守衛戰士看見他，一個個神色獃滯。

路人戰士也都滿腹疑竇……

# 第六十三章 我的就是我的！

人活着，卻被人以為是死了。

李天照覺得，挺有意思的。

他沒理會一路上無數詫異的目光，徑自去城裡約定的幾處隱秘點取消息，然後，也顧不上休息，奔赴各處，繼續讓守忠的人得不到功績。

一隊隊本來在興高采烈談論着孤劍李天照之死的戰士，突然看到熟悉的身影，還有迎風飄揚的紅披風時，他們的心情犹如從山頂墜入深谷……

“孤劍李天照沒死？”守忠得到彙報，驚的猛的立起！

那戰士很肯定的重複，又說了他在夢中游時看到的情況，還說了那十個百戰將如何死的，圍攻李天照的千戰將又如何被殺。

夢中游村子里本來就有不少風武王和玄天武王的戰士，當時看到，知道狀況的很多，於是有人急匆匆回來報告。

守忠的臉色難看之極……

‘四個千戰將竟然會失敗？他們四個無不勇猛善戰，近年雖然清閑，卻沒聽說疏於練功，竟會被一個孤劍李天照反殺？’守忠最初打算安排兩個，畢竟這種事情不是誰都願意做，而且還得接受委託的人可靠，事後不會握着把柄對他不利。

除此之外，成功之後還不會被別的副城長利誘而開口。

守護城的千戰將副城長很多，但綜合這些條件之後，剩下的選擇卻很有限。

守忠為確保萬無一失，最後索性把有意願的四個副城長都說服了。許諾事成之後，會在期限內陸續調他們去不同的小城市裡，雖然還是當副城長，卻會給他們安排一定數量的部屬。

這代價很大，守忠需要多方活動，就為了萬無一失。

結果……四個千戰將竟然還是失敗了！

唯一讓他慶幸的只是，他沒有選錯人，不至於暴露了他。

守望想到承諾眾將的期限將至，屆時必然會有許多人走，而現在，他哪裡還能再找更多千戰將，再來一次？

‘事已至此，再要殺他，只有跟風武王那邊聯絡。但即使事成，我落下這等把柄給了對面，還不是生死都被人捏在了手裡？’守忠十分不甘，可是，形勢比人強，此刻，他權衡利弊，只能採取另一套計劃了。

“派人去找李天照，說我請他到守護樓喝酒。再跟守護樓的人說，晚上徵用，清場。”守忠做了決斷，當即有人領命去辦，卻拿不准他是要做什麼。

守忠回了城長府，喊了個人出來。

那人來這裡有些天了，一直受着禮待，在城長府要什麼守忠就叫人給他什麼。

這人見到守忠，高興的說：“剛來的時候城長說，也許有事用的着我，是不是現在？如果是，請城長儘管吩咐！不管上刀山，還是下火海，只要城長一句話，我絕不推脫！”

“那就好，的確用的着你了，我想要用你的命解決眼前的困局，至於你死之後，你家族，會得到我守忠足夠誠意的照顧！”

那人頓時呆若木雞……

他、他只是說說啊！沒真想着不要命啊……

可是，他有得選么？

守護樓，空蕩蕩的。

門口有戰士守着，誰來，都說臨時徵用。

許多好事者都好奇的聚在外頭圍觀。

當他們看到李天照來了時，無不恍然大悟，知道是城長約了他交涉。

門口守着的戰士讓開兩旁，請了李天照進去時，心情有些複雜，這人讓他們恨透了，可是，現在城裡都傳開了，說他在夢中游一個人殺了兩個千戰將，還有人說是四個，有兩個死在村外頭。

無論什麼級別的戰印，以一敵多都是近乎不可能的事情，可是，孤劍李天照辦到了。

這等威風，讓守忠手下的戰士又恨又怕，又摻雜了戰士對強者的天然敬畏。

李天照在來之前，還剛壓制了一隊人的功績，忙的沒空收拾，披風上有血，整個人也風塵僕僕。

守忠會主動約他，李天照並不意外。四個千戰將的埋伏既然被他挺過去了，守忠也就技窮了。

見面的時候，守忠份外熱情的站起來，迎到樓梯口，笑容滿面的請了李天照落座，末了，就指着桌旁跪着的男人說：“這人，是守望鎮的副鎮長，功績文書上有他的名字，料想千戰將肯定記得。原本我奇怪，千戰將為何非說我欠了你債，於是派人調查，這才知道，原來當初出主意把千戰將獨功吞沒的人，就是他！”

李天照不認識這人，但他記得功績文書上每一個名字，以及資料。

守忠明擺着是拿這人出來平息事情，大約沒必要找個替身，而這人，對於李天照來說也並不重要，因為真正的主使本就是守忠。

這台階下的不錯，李天照也就不戳破，沒什麼表情的問：“那麼，城長有何說法？”

“你們都先下去。”守忠揮手，幾個候着的百戰將全都退走，他這才說：“千戰將確實受委屈了，討債也是理所當然。只是，上報牽涉了許多人，就算讓這個始作俑者去賞罰殿認罪，旁人也不會承認，因為依律，全都是死。”

李天照握着酒杯，輕輕的晃動着，看被子里的酒水波動，淡淡然道：“說下去。”

“千戰將理當不至於如此想，再怎麼說，千戰將出身的村子里，涉及此事的也有不少人。因此我提議，欠千戰將的功績，未來用游劍類的差事償還。原本游劍任務，我最少拿兩成功績，地方的城長一般也是兩成，以後交給千戰將，我那兩成不要了，算做償還，直到清了為止。千戰將以為如何？”守忠耐着性子，因為沒辦法，眼前的問題必須儘快解決，不能儘快料理掉李天照，他只有暫時委曲求全。

不過，他說的動聽，其實也還是緩兵之計，將來怎麼安排，主動權還不是在他？他一年丟給李天照一個游劍差事，幾十年才還完行不行？再者，解決了眼前的急切處境，將來就有的是時間想辦法。

“這主意不錯。”李天照本來也是想讓守忠這麼還，因為涉事的人實在不可能用命替他作證。“不過，城長如果開始就痛快的提議，我也就答應了。現在，我平白耽擱了這麼多時間，又經歷了險死還生，城長的債，不多還點，我如何能接受？”

“好！快人快語，多算百分之十的功績！希望千戰將也能爽快些。”守忠答應的痛快，因為他需要儘快解決問題。

“成交。”李天照說著，突然拔劍在手，守忠下意識的吃了一驚，卻料他沒道理動手，以為是要殺了那個替罪羊，就說：“他自知罪孽深重，哪裡需要千戰將動手，讓他自我了斷就是了。”

可是，李天照的劍卻對着守忠。

“千戰將這是何意？”

“你的償還方式我答應，但是，你說的話我不相信。對着劍說，附加一個條件，從今以後守護城以及你守忠能得到的任何千戰將可參与的事情，你都必須首先交給我。”李天照根本無視守忠的信用。

“你！”守忠激怒而起，瞪着李天照，恨恨然道：“李天照你不要太過份！我堂堂守護城城長，你是什麼身份？不是有豐氏和山氏的妻子，你連跟我同桌而坐的資格都沒有！我對你已經很忍讓，你竟還如此不知好歹，咄咄逼人！讓我立劍誓？你算什麼東西！”

“不必扯豐氏和山氏，我不會為此對你客氣，也不需要你因此而客氣。事實上你也夠不客氣了，你若能再找幾個千戰將，今天也不會喊我來談；你如果還有手段，我繼續接招，但下一次，你要多還的就不是百分之十，是百分之五十！有劍誓，可談；沒劍誓，不必再喊我來談！”李天照收劍入鞘，站起來就走。

守忠激憤難當，恨的咬牙切齒！

真要讓他如約定的那麼還債？

那是多少年都積累不出來的功績啊！

可是，今天談不成，再有兩個白天過去，他這個城長就成空架子，只能等着被人取代了！

“慢着！”守忠壓下滿腔仇恨，喊住李天照，緩緩拔劍出鞘，橫擺面前道：“如你所願，立劍誓就立劍誓！但是，此事功績許多人共分，你讓我一個人全還，這可說不過去！”

守忠暗暗心想：‘將來你李天照早早沒了命，那就不是我不守信用了！看你這等猖狂，能活得了多久！’

李天照也就確定了，守忠剛才果然沒誠意，剛才說加百分之十他都滿口答應，要立劍誓了，又開始討價還價。

“你現在跟我談論合理？事情你是主使，自然你擔！至於你怎麼去找別人討債，那是你的事情！唯獨一點，望天村人的債還是我的，輪不到你去討！”李天照根本不與他客氣，跟守忠這類人，你退讓，他反而會自鳴得意，以為是他自己本事，而不會覺得是別人善良。

反而逼的他莫可奈何，激憤難當又不得不因形勢而低頭，才會認為你不可易於，給予尊重。

“好！就算如此，那也沒有多的百分之十！”守忠繼續討價，立劍誓不是兒戲，萬一李天照命長命硬，他最後都要還的啊！

“你要不肯給，也有辦法，你去找四個風武王那邊的千戰將圍殺你一趟，你若沒死，這百分之十我就不要了！否則的話，這就是你應該給的賠償！”李天照寸步不讓，直氣的守忠滿腔鬱結仇恨之火無處宣洩！彷彿要把他撐炸！

可是，他敢這麼做嗎？

他瘋了？

他不想活了啊？

“李天照，我們也算不打不相識，我敬你的本事，將來實在希望能跟你交個朋友，有什麼事情，你儘管來找我，力所能及，我一定不推辭。你若肯交我這個朋友，這百分之十就請高抬貴手！我守忠，許多年都沒跟人如此低聲下氣，你若這般還不給情面——”守忠換了計較。

可是，他遇上的是李天照。

“我也想跟你交朋友，你若看得起，就多給我百分之十的功績當情面吧！我李天照許多年都沒對人如此不客氣，你若這般還不給情面——”李天照冷笑着那守忠那番話的理據反諷，末了也不管他臉色，催促說：“別啰嗦了！飯菜都涼了，你不餓我餓，你不吃我還準備吃，你請客我不吃白不吃。談的成，談不成，一言可決！”

守忠真是氣炸了！

孤劍李天照的猖狂，他見識了；本事，也把他驚了；此刻軟硬不吃的強勢，他也體會到了。

# 第六十四章 天蒼山奇迹

攤上這樣的人，這樣的局面，守忠還能怎麼辦？

城長畢竟比還債的功績更重要！

“好、好、好！孤劍李天照，你很好！”守忠只能徹底認栽，如李天照要求的那樣立下劍誓。

末了，守忠哪裡還有心情喝酒，徑自拂袖而去。

留下桌邊那個，被迫當替罪羊的男人獨自跪在那瑟瑟發抖不止。

李天照喝着酒，吃着肉，問那人當初的情況。

那人本來就沒什麼膽色，被迫在這裏，是害怕守忠無可選擇，覺得李天照好像對他沒什麼仇怨，又見他劍在鞘中，沒有請劍為證，也就把知道的，能說的都說了。

“如此說，望天村村隊長並不知道那白衣女人是混沌之心？”李天照本來也有這猜測，此刻得以證實，心裏稍微舒服了點。

如果村隊長明知道是這樣的大功，那他實在難以原諒。

沒有混沌之心這一節，他能明白村隊長的想法，獨功或者團功，李天照都是十戰將，只是級別不同，被百戰將施壓，加上被引誘，村隊長自然會覺得，他李天照損失不大。

但如果明明知道混沌之心的事情，那就是根本沒考慮過他李天照為此損失的是什麼！

那是一份直接衝上千戰將的獨功啊！

結果變成團功后，他是百戰將，期間的差距，何止一點點？

跪着的那人忙不迭的點頭說：“是啊！他不知道，當時百戰將和我也不知道啊！我看那女的漂亮，又喝了酒，本來想睡一晚，她逼急了才說。我、我當時也嚇到了，百戰將也是，他說這功勞我們吃不下，連忙來找城長彙報……”

“……你碰她了嗎？”李天照沒想到那白衣女人後來竟遇到這種事情。

“沒、沒有！我沒來得及，知道是混沌之心我哪裡還敢動她一根手指頭啊！”那人沒想到這事情，過了這麼久，還會變成眼前這般。

他們本來想着，李天照孤家寡人，人言輕微，哪裡配跟守護城城長斗？吞了就吞了，他還能翻天不成？

結果，現在他跪那，成了替罪羊。

而李天照，卻坐在他旁邊的桌子，吃喝着城長守忠請客的好酒好菜。

李天照聽那人說完了細節，自顧吃飽喝足了，才說：“本來你們一個個，我都該去找。既然現在守忠替你們把債都背了，也就不必我東奔西走了。守忠料想還要讓你還債，不會殺你。回去后告訴那些人，從今以後，望天村裡人的事情，他們誰都不能指染，村裡人的債，也只能我討！”

“是、是是是！”那人忙不迭的答應，心想着守忠都認栽了，旁人誰還敢招惹你這把孤劍啊？

李天照正要喊這人走，樓梯那，上來了一條熟悉的身影。

“李天照……”昔日望天村的村隊長，今日守望鎮的鎮長，他看起來風塵僕僕，眼神里透着慚愧，有些不敢正視的慌張，卻又迫使自己面對李天照的目光。

李天照趕了跪着的那人滾，對村隊長說：“情況我都知道了。你也不必擔心翻案，但你欠我的功績必須還，將來有用得着你的事情，自然會叫守忠派你去支援，差事你干，功績我領，還清了為止。”

“好，好！應該的！”村隊長早知道李天照不會說一筆勾銷，能如此，已經是客氣。“我們大傢伙其實也早商量過了，本來也想着，不是因為你俘虜回來的混沌之心，誰有機會一飛衝天？已經得了便宜，將來就算再還你功績，都是賺的！也是應該！”

“事情就這麼說了。桌上還有酒菜，還餓着就坐下吃吧。”李天照自然覺得村隊長當初辜負了他的信任，但卻又沒到對他恨之入骨，全然不可原諒的地步。

他在望天村長大的啊，生活了十八年，父母不在的時候，不就是村隊長教他好些年本事的嗎？

村裡的生產工作，從小到大不都是村裡人一起完成的嗎？

旁人又不知就裡，對不住他信任的也就村隊長，但他對混沌之心並不知情，讓李天照如何拿他當作不可饒恕的仇人看待？

村隊長吃了些東西，又喝酒。他聽人說李天照在守護城的事情，覺得他太衝動，急忙趕過來勸。

又說了村裡的情況，也說了當年他走後，他就跟村裡人說了知道的事情。

再後來功績文書下來，他才猜到具體狀況。本來村裡有人想去找李天照，但大家商量了怕他衝動，覺得過些年回來了再說更妥當。

“我本來也以為，村裡至少有一個人會來找我。”李天照說的是誰，村隊長一猜就知道。“是啊，她本來要去百山鎮找你，是我勸她等一段時候，後來……她卻去不了了。”

“她怎麼了？”李天照吃了一驚，村隊長發現他誤會，連忙停下筷子解釋說：“她人平安無事！就是，經歷說來也離奇。誰也沒想到，我們村子出的第二個大人物，竟然是她……”

李天照也不由愣住，印象中，村花的本事實在沒什麼道理脫穎而出吧？

“……那時候我勸她等功績文書下來了再說。等的期間，她太挂念你，經常一個人哭，大約也是一起生活那麼多年，沒試過一天天的見不到你吧。後來她知道了天蒼山女俘虜是混沌之心，還是在天蒼山突然覺醒能力了，就突發奇想的一個人跑去天蒼山，滿山亂轉，呼喊請求着渴望被混沌碎片的力量眷顧，讓她也有本事離開村子，將來有機會能見你。”村隊長村隊長話說到這裏，稍微停頓。

李天照覺得，這是不是太離奇了？

“她在天蒼山上轉了十幾天，竟然還真出現奇迹了！後來武王也為此事稱奇，賜了她一家天蒼的姓氏，又給她賜名祈願，一直到現在，她都沒空回過幾次村裡……對了，聽說你俘虜的那個白衣服女人，武王也賜她天蒼姓氏，名靈。”村隊長說到此事，仍然一副難以置信之色，怎麼都沒想到，平平無奇的一個女孩，突然就變成混沌之心那樣的大人物，跟村子里的距離，驟然遠的遙不可及了。

“天蒼山接連讓兩個人覺醒了混沌之心的力量，還真是福地！”李天照也覺得這變化太讓人猝不及防。

熟悉的人突然變了個名字，雖然有些陌生感，卻又覺得是好事，因為村花以前的本名起的很不好，他從來都不樂意叫，大傢伙私下都叫村花，也是這個緣故。

但想到她一個人去天蒼山的初衷，又覺得唏噓感嘆，他也不知道哪裡值得被人如此珍重，明明過去也沒有比別人說話多，也沒有比別人接觸的多。

“村裡人都說那可能有特別厲害的混沌碎片力量，一窩蜂的在天蒼山晃了很久，附近的村鎮，連城裡都時常有戰士特意上山。”村隊長說了那些人如何去山上尋求混沌碎片力量眷顧的事情，有跪地磕頭上山的；有轉遍了山上一趟的；有在山上某處忍着枯燥住許多天的；有在山上各种放聲呼喊，懇求的，立誓的，訴苦的……

李天照實在沒想到，離開之後，天蒼山的事情惹出來這麼多的變化。“來往路過，在村裡吃喝換些用度之物，也是額外的生產功績了。”

“是啊！供應這些東西，功績村裡可以自留四成，確實掙了不少。聽說因為這個，城裡還有人開玩笑的提議過，說把望天村變成鎮，專門給往來天蒼山的人生產供應，功績掙的比許多鎮子都還多了。”村隊長說者無心，李天照卻聽者有意。

這件事情，不就是城長，也就是守忠能定奪的么？他趁現在找守忠說，無可無不可的小事，守忠哪怕不爽的很，眼下也不敢不答應他。

“要真那樣，你可以回去當鎮長了。”李天照說玩笑話那般，想先看看村隊長還想不想回去。

“那敢情好！都是混時間，有了百戰將的功績，家裡小的進城了，平時也沒什麼事情，鎮里人都不熟悉，長覺得還是在望天村好，但百戰將當然又更好。”村隊長吃喝聊着，原本心裡頭的愧疚和疙瘩，因為見到李天照，說了許多話，又約定了將來慢慢還他，終於寬鬆了。

他以前沒幹過着這種對不住身邊人的事情，第一次干，本來覺得值當，結果當了些日子的百戰將，興奮勁過去了后，就總是愧疚難當，見到原來村裡的人時，都覺得心虛抬不起頭，即使人家沒提這事，他也總覺得自己脊梁骨直不起來了，再沒有了抬頭看人的底氣。

時間越久，他越是對於這事乾的值不值，越是動搖。

吃飽喝足，李天照本來還想跟村隊長多聊聊，沒想到，豐吟竟然來了！

“豐收城有我能參与的游劍差事？”李天照迫不及待的見面就問豐吟，他為功績許久不得提升的問題，日夜着急。

村隊長怕他有事，順勢就告辭走了，臨末李天照叫他幫忙留意殺死母親的仇人消息，村隊長自然一口答應。

“沒有。是我事情剛忙完，就趕緊過來找你，知道你找守忠討債，怕你勢單力薄。”豐吟沒說一路上的許多擔心，守忠可不是良善之輩，她知道李天照這麼干，絕對會面對性命危險，此刻見他人安全，也就鬆了口氣。

“債的事情已經解決了，但我還有事情要他幫忙辦，不趁現在說，下次來，他才不會理我。走，一起去城長府喝茶坐坐。”李天照拽了豐吟就走，也不理會後者的震驚心情。

李天照隻身獨劍，竟然能從守忠那討債？還是那等巨大的功績債務？

莫不是……被騙了吧？

但豐吟很快知道不是了，劍誓都立了，哪還能有假？知道他是挺過了四個千戰將刺客的伏擊，豐吟卻更覺得難以置信……

他們剛到城長府門口，就看見天空的黑雲，突然急速涌動旋轉着聚往一處！

豐吟看見天空的異象，又驚又喜的笑說：“不是陰雲境就是黑雲境！”

# 第六十五章 相見時難

這般巧？

他正急着功績，守護城這裏就碰上了雲境！

李天照很是吃驚，卻又非常高興，就算是陰雲境，豐吟也可以去，現成的找守忠要支援游劍的托請，收回了一筆債務。

李天照很高興的直接登門，守忠雖然恨不得亂棍把他打走，卻還是耐着性子見了他。

這種時候，惹毛了李天照又翻臉，他還不是又得先委曲求全？又何苦自討沒趣，等過些時間，局面穩定，那時他能見面了也當李天照不存在！！

知道了李天照要把望天村升級成鎮，還要讓現在守望鎮的鎮長、也就是原來的村隊長調回去，守忠一點都不想幫忙，還想把這事永遠的否定了！

但他只能答應，末了，李天照又拔劍，守忠不禁氣急立起，發作道：“你請我幫忙，還要我立劍誓答應一定幫？你妻子豐吟就在這裏，問問她有這樣做事的嗎？”

“我不是請城長幫忙，是多加了這個附帶條件，既然是附帶條件，沒有劍誓怎麼算數？城長的信用，我是不了解的。”李天照話說的十分清楚，態度還是那般確定。

豐吟在一旁聽着，簡直、簡直無法自處！

“李天照！我們當不了朋友了！”守忠壓着火氣，如他所願的立了劍誓，答應限期內必辦此事，而且絕不再調動望天村未來的人事職務。

末了，守忠把劍一收，冷着臉說：“我還有城務要忙，就不陪了！”

如此拂袖而去，連豐吟的面子也不照顧了。

但是，豐吟也怪不得守忠，只是，人前她不會說李天照任何不是。

李天照卻不以為然的很，只說：“他說的好像本來能當朋友似得。他欠我那麼多的功績，只會天天盼着我短命早死，哪裡會是朋友！”

豐吟暗暗嘆氣，此刻不想說他。

李天照卻不疾不徐的起身，追出門口，果然守忠在看天空中的異象。

“城長就不用急了，一起等確定了是陰雲境還是黑雲境，妥當了游劍支援的事情再走不遲。”

守忠不知道該高興還是難過，剛跟李天照談完，守護城這裏竟然就碰上混沌之氣異常聚集的大事。

本來這是大好事，他此刻卻覺得，簡直是讓李天照撿了現成便宜。

“游劍支援我當然會如約給你，但是，混沌氣珠要是我的人得了，卻給不了你！”守忠也不知道該盼着是陰雲境好，還是黑雲境好。

論功績，肯定是黑雲境，那是比陰雲境更少的情況，只有混沌劍客和千戰將的戰印力量能夠承受混沌之氣的負面影響，才能進去。

向來是城長和有影響力的副城長們夢寐以求遇見的，裏面的混沌氣珠，比陰雲境的要大，功績也高的多。

但是……李天照那等強，又有豐吟助陣，若是黑雲境，守忠自知競爭的壓力很大，拿不到混沌氣珠的話，碰上了黑雲境的意義也不大了！

如果是陰雲境，李天照就進不了，只有豐吟一個人進去，卻要跟城裡數量巨大的百戰將十戰將們競爭找混沌氣珠的話，勝負一目瞭然。

可是，陰雲境的功績收益上限，又哪裡能跟黑雲境相提並論！

守忠暗暗責備府里的人不懂事，他雖然說過別來打擾他們談話，但外頭天上雲境將生了，這等大事，還不知道先稟報一聲？

害他拂袖出來了，又得在這裏站着等着，簡直無趣。

豐吟也出來了在看，陰雲境和黑雲境完全形成需要點時間，但雛形卻不需要多久。

他們望了一陣，天空中一團黝黑的雲，被噼里啪啦的紫色閃電環繞，體積不斷膨脹，變大。

守忠和豐吟幾乎同嘆道：“是黑雲境！”

守忠也懶得跟李天照啰嗦，直接照例拔劍，兩個人一起請劍為證，立下游劍的支援委託，又確定了功績的分配。

如果是別處請守護城支援的事情，李天照除了州長的一份，還有地方城長的一份，本來守護城守忠也有一份，卻是還債給他。

現在是出現在守護城，守忠那份又不取，就變成是李天照和豐吟，還有州長三人分的獨功性質了。

立下約定之後，守忠還是覺得鬱悶，就是一種便宜了李天照的感覺。‘絕不能讓他拿了混沌氣珠，否則這守護城的黑雲境卻成全了他孤劍李天照，簡直要被人笑死！’

豐吟很是激動，黑雲境可不好遇到，比陰雲境還難多了，今天卻如此湊巧，而且，他們奪取混沌氣珠的機會較大，因為競爭遠比陰雲境要小。

正歡喜着，天空中，突然異變又生！

體積不斷膨大的黑色巨雲，突然一面炸開，緊接着从里面衝出來一股急速涌動的灰黑雲霧！

守忠和豐吟一起驚聲道：“雙雲境！”

李天照看着天空衝出來的陰雲，很快在一處聚集起來，也變成一團灰黑的形態，纏繞着噼里啪啦炸響的藍色閃電，體積也在不斷膨脹。

‘竟還有這等奇觀！’李天照第一次見到雲境形成，還如此有幸，目睹了難得一見的雙雲境。

豐吟告訴他，黑雲境的混沌之氣更濃郁，形成過程中，可能會存在聚集的混沌之氣性質相斥的情況，如果量少，就被強勢的消融了；但如果量不少，而且變化恰巧，弱勢的部分混沌之氣就會突破出來，化作陰雲境的形式在不遠處形成。

雙雲境的情況中，還曾經出現過雙黑雲境，就是相斥的混沌之氣強弱差距不大，於是聚集后又分道揚鑣，各自獨立的聚集成境。

遇到這種幸事，整座守護城幾乎都沸騰了。

剛開始看到是黑雲境，百戰將和十戰將們全都失望透頂，因為與他們沒有干係，結果雙雲境出現后，心情失望到谷底的那些人，又驚喜的爆發了歡呼。

全城，都為兩境的形成，激動了起來。

實際上，對面風武王的邊境城市，也一樣沸騰了。

這是守護城的幸運，也是他們的幸運。

遇上這種好事，豐吟和李天照的意見卻出現分歧，他們一個認為，應該合力進黑雲境，確保競爭優勢更大的戰果，放棄陰雲境；一個認為該分兵兩路，務求最大化功績。

“守護城也有混沌劍客，比豐收城只多不少，黑雲境的競爭也只是機會大點。如果分開，你認為我一個人跟那麼多人一起找混沌氣珠，憑什麼能先一步拿到？更不要說，守護城城長、副城長等都有背景勢力相助，很可能來得及托請到離不遠的助力，如果附近還有混沌之心，更是守忠的巨大優勢。”

“你是混沌劍客，在陰雲境里只有別的混沌劍客是真正的競爭對手，找混沌氣珠就是走迷宮碰運氣那樣，除非有混沌之心在，否則誰找到都有可能，為什麼不可能是你？看起來進去的戰士多，但限制於實際競爭影響，你從開始就可以肆無忌憚的突進，不怕遇敵，他們卻要小心謹慎，相當時間內，只有混沌劍客最先深入腹中地區，誰運氣好碰到了，就有很大機會帶出來。”李天照務求功績最大化，也認為實際上可行，混沌劍客跟別人，根本不在相同的競爭出發點，只有進入陰雲境幾天後，才會真正面對大量競爭。

“李天照，你做事情真不能這樣！總盯着功績，總想吃飽吃撐，連守忠都那般得罪。再怎麼有仇怨，心裏恨不得要對方死，面子上的事情該做還得做，碰上了照樣該客氣禮貌，這叫打人不打臉，至於碰上事情該上什麼手段上什麼，該怎麼爭就怎麼爭。正所謂喜怒不形於色，面如湖水，心懷驚濤駭浪，這些是應有的基本功。這些，你真該學學……”豐吟說到這裏，戛然而止。

她發現後面的話很不合適，她本來這麼想就不太對，但相較於她前夫那些完美的細心周到以及自幼就有的城府智慧，對比之下李天照真的……真的讓她覺得差距太大了，大的讓她沒辦法忽略！

“你要我學誰？”李天照眉目一沉，瞬間不爽。

“學很多人都可以，守忠的城府你是見到了的，千山城長也很老練，這些都該學，你是千戰將了，未來的晉陞不是依靠前線衝殺，而是要經營管理。戰士只需要勇猛，千戰將需要的是戰鬥之外的本事。”豐吟不想為失言惹他不快，那麼說本是她不對。

“也許你說的對，但人各有志，性情也不同。我這樣的人，除非將來自己碰了個頭破血流，傷的再沒了勇氣時，才可能虛心學習你說的那套。在此之前，我們就求同存異吧，彼此不強求對方更好。”李天照壓着不爽的情緒，畢竟豐吟欲言又止，及時停了，只是他心裏卻似有刺扎着，知道她遇到事情就在拿前夫跟他比較。

“好吧。”豐吟不想這時候繼續討論，覺得更沒有結果，純屬徒增不快。

只是，拖着問題也總要解決，一起進黑雲境還是分作兩路，這件事情上就是衝突，只能二選一。

原本以為直到雙雲境完全成型了此事也還得僵着，沒想到，第二天守忠突然派人來請。

去了城長府，李天照剛進門，就看見主廳門外，一條熟悉、又陌生的粉色身影立在那。

看到他時，那雙漂亮的眸子里，瞬間充盈着淚水，但她臉上，掛着的卻是笑容。

“李天照，終於又見到你了……”

這句話，對於昔日的村花，今日的天蒼祈願而言，真的是飽含心酸，更是曲折的經歷。

而李天照知道她的變化，回想過去，一時也情緒複雜，感觸不已。

兩人這般遙遙對望，卻讓豐吟看的心沉了下去。

守忠很不情願，卻又不得不掛着笑臉說：“混沌之心指定要由千戰將保護進陰雲境，知道千戰將依律不能接受陰雲境的任務，還是堅持指定了要由混沌劍客豐吟陪同保護。”

# 第六十六章 黑雲境

守忠心情十分不快，甚至覺得窩火。

天蒼祈願是守護城出身，現在卻沒有給他這個城長面子，竟然還指定了要把護送任務給李天照！

可是……守忠又莫可奈何，人家一個村子里長大的，看到天蒼祈願早早就迫不及待的在大廳門口翹首以盼，那情形，就是傻瓜也明白是怎麼回事了。

‘別以為有混沌之心相助，陰雲境的混沌氣珠就是你的了！’守忠暗暗有了計較，絕不會對於這樣的功績拱手相讓。

李天照眼裡的天蒼祈願跟過去其實沒有變，卻又變化很大。

她的樣子沒變，只是換了亮麗的衣袍，精心整理的髮飾，加上一些日子不在村子里從事生產，皮膚白皙了，那種煥然一新的明亮，又跟過去很不相同。

但總而言之，她是變的更好了，這是李天照覺得欣慰的。

“是啊，很久不見。我見過村隊長，聽他說了你的事情。”

“啊？是、是嗎？”天蒼祈願有些心慌，她不知道村隊長說了些什麼，卻又能猜到，於是覺得心裏發虛。也不知道，當年在村子里，她的那些勇氣都去了哪裡。

“我看，還是進去坐下說話吧？門口風大。”守忠笑呵呵的請了他們進去，如果只是李天照，他直接不給半點顏面，只當陌生人看待。

可是，混沌之心在，她的面子，守忠不得不看。

將來不知道還有多少機會，城裡的游劍任務需要合作，把混沌之心得罪了，人家特意找別的副城長的人護送任務，他守忠毫無辦法，等於把美差拱手送了出去。

這般站在大廳門口，的確很奇怪。

豐吟心裏不舒服，臉上卻一直掛着微笑，說是要她負責保護，可根本沒與她說什麼話，就是李天照跟天蒼祈願在敘舊，守忠也就是個陪客。

但守忠卻不是個良善之輩，不時找機會接句話，都分明是強調他們兩個同村長大，兩小無猜，青梅竹馬之類的‘深厚感情’，分明是在趁機煽風點火，有意一次次的拿話當針去扎豐吟的心。

豐吟心知肚明，就故作毫無芥蒂，還故意說什麼，聽李天照提起過天蒼祈願云云，顯得對他們的交情很了解那樣。

守忠不知虛實，倒還真拿不準是否他多此一舉了。

終於見着了李天照，天蒼祈願心裏不知道怎麼高興好，但很快，又苦於沒有單獨說話的機會，只能聊些、雖然她願意聊，卻並不是最想聊的話題。

一直到雙雲境的形態快穩定了，還是沒有私話的機會。

臨出發的時候，天蒼祈願雖然擔心，話到嘴邊卻又得吞回去，豐吟在，輪不着她這個‘外人’關心叮囑，就只是內疚自責的說：“天照哥，怪我混沌之心的級別還不能進黑雲境助你找混沌氣珠，等以後，我一定會更勤奮些！”

“陰雲境里到底危險，萬一敵人知道了有你在，千戰將都會為此行動。你不必着急，陰雲境出現哪裡，也不是可以預料，下一次有機會合作立功更不知道是什麼時候，安全第一。”李天照嘴裏說出安全第一，實在不符合他性格。

但是，他實在覺得，沒道理讓天蒼祈願為他的心愿，去特意付出。

甚至該說，他應該極力避免讓她付出。

“我會的！”天蒼祈願很高興，覺得李天照那麼在意功績，卻還是更關心她的安全，就是真心在意她，即便只是朋友，那也夠了。

只是朋友？

天蒼祈願突然想到這個詞，不由自主的難過起來。‘我們也只能是朋友了……我能走出村子有機會見到你，以後也還有機會見到你，就已經夠幸運了。成了混沌之心，這就是屬於武王的力量，就是我不在乎失去，也沒有這般權力，天照，那時候，你若要了我，那該多好……’

天蒼祈願想着，難過。

但他們回不到過去……天蒼祈願卻很想知道，如果李天照知道今天，那麼當年，還會不會願意成全了她的心愿？

可是，她現在沒有機會問，也不知道自己是否好意思開口。

豐吟陪護天蒼祈願去了陰雲境，此事，只有李天照和守忠兩個人知道。

應該說，原本是如此。

但守忠交好的、兩個趕回來的混沌劍客，卻也知道了。

守忠的目的很簡單，讓這兩個混沌劍客跟着豐吟和混沌之心，只要不被甩掉，就能跟着一起找到混沌氣珠，分上一份，不對，是兩份大的功績！

黑雲境本來該是終點，但因為陰雲境有混沌之心，兩個混沌劍客都認為比黑雲境更輕鬆，功績到手的把握更大。

於是，都不願意去黑雲境。

混沌劍客到底不是守忠的下屬，哪怕名義上功績是一條線，但說到底是誰在靠誰掙功績呢？混沌劍客去別處，照樣擁有對游劍任務、雲境事情的優先權。但守忠能否再請到別的混沌劍客挂名他手下，那就難了。

守忠族氏里又沒有混沌劍客，也就不會為了他的利益去損害自己的。

守忠對此，毫無辦法，甚至都不敢對混沌劍客故意隱瞞，否則在黑雲境里，人家都敢跟他翻臉。

但這麼一來，黑雲境里的競爭力就更弱了。

雖然有許多閑着的千戰將可以用，但用那些人，功績損失非常嚴重不說，贏了的意義也不大。更重要的是，除非影響力強的那些副城長們都同意，否則誰也開不了這個口子。

很顯然，要讓那些副城長同意，除非黑雲境里的功績共分，不對，甚至是陰雲境都得共分。

然而，那麼一來，就算最後拿到了混沌氣珠，也沒什麼意義了。

守忠盤算一番，最後發現，什麼多餘的事情都不做，才是最好的選擇。

不過，風武王那邊來的千戰將和混沌劍客，卻不會客氣。

黑雲境跟陰雲境類似，但又有所不同。

進去的時候必須發動千戰將戰印的力量，否則就會被高濃度的混沌之氣傷害，甚至殺死。

因此，或者有千戰將的戰印，或者是有混沌碎片的力量，才能進得了裏面去。

而且，還不止如此。

李天照看守忠以及十三個副城長都沒急着進去，他就覺得有問題，於是也跟他們一樣站在那等。

本來守忠及一群副城長們是不安好心，指望着李天照不知就裡，魯莽的就衝進去，說不定就會直接重傷，那也就別想進去爭了。

見他如此謹慎，又或許是得了豐吟叮囑，守忠他們也就不能等下去了，現在他們有距離優勢，能比風武王的千戰將們先進去搜尋，萬一落了后，就失了先機。

於是守忠取出五行草，分不同顏色的扔過去。

陳副城長這時候又笑着對李天照解釋說：“千戰將可能不知道，黑雲境的混沌之氣濃度高，而且排他性強。如果恰好戰印，體印的混沌之氣與之相斥，那就算有千戰將印保護，也承受不起。”

李天照微笑點頭，嘴裏道謝，心裏卻明白，陳副城長剛才是沒說的，也沉默的站着，跟另外幾個合作過的副城長一樣，其實都盼着他貿然往裡沖。

曾經他們是合作的關係，但形勢變了，關係也就變了。

守忠丟出紅色的五行草，挨上了黑雲境時，剎時間燃燒了起來，還爆開成了一團！

一群副城長里，立時有兩個人變了臉色，激憤難當的罵咧道：“真是倒霉！偏偏是混沌之火黑雲境！”

還有一個也絕望的閉上了眼睛，心情十分無可奈何……守護城出現黑雲境這樣的好運氣，他卻又在瞬間被迫失之交臂！

可這種事情，誰倒霉誰進不去，有什麼辦法？就又睜開眼睛，嘆氣說：“老規矩，明天會有一個人頂替我的名額。”

慶幸的副城長里有人點頭答好，眼睛卻盯着守忠甩出去的最後一把白色的五行草。

陰雲境大多不止一種混沌之氣的屬性，兩種是最常見的情況，所以，命運的判決還沒有結束。

那把白色的五行草靠近過去是，又有三個副城長的心揪着！

‘不要爆不要爆不要爆……靠！’

那把五行草靠近的時候，如火紅色的那般，爆開了。

這黑雲境，是混沌之火和混合屬性混沌之氣為主體構成。

還沒進門，六個副城長就喪失了進去的可能。

被混沌之氣的屬性克制，勉強進去，就會持續不斷的被消耗戰印里的混沌之氣力量，黑雲境的力量基數多大？個人的戰印又有多大？別說進門就受傷的話了，就算挺住了只是輕傷，在裏面也熬不住一刻鐘。

勉強進去，純屬自討苦吃，毫無意義。

按規矩，守護城有資格進陰雲境的千戰將，就十三個有話語權的副城長，六個進不去的可以各找一個人頂替自己，但等人來到，也比別人進去的晚了不少。

李天照看守忠進去了，旁的副城長分明也防備別人，沿着黑雲境跟大地接觸的範圍邊緣，走了一截，隨便擇一處進去了。

李天照當然也怕在裏面被暗算，於是也繞走了一段，這才發動戰印力量，走進了漆黑的雲里。

陰雲境，那是蒙蒙的灰黑，視線差的地方，像黑夜更深的前夕。

而黑雲境里，就是黑暗籠罩的世界！

說是伸手不見五指稍微誇張，但離開臉一尺，就真看不見了。

‘他們都有經驗，估計多少都練有聽聲辨位之能，否則哪裡能在黑雲境里發揮？’李天照如此推測，但聽聲辨位跟他對氣流的細緻掌握卻差的遠了，在這裏面，他的優勢很明顯。

陰雲境因為混沌之氣的影響，正常火焰都燃不起來，只有混沌之氣形成的光源能夠存在。而這黑雲境里，李天照發現催動戰印力量時，劍上的光也非常暗淡，分明是被濃郁的黑霧阻擋，照不出兩尺距離。

其他沒經驗的千戰將第一次進來，肯定恐慌的無所適從。

但李天照卻信心不知多少倍的增漲！

‘如此環境，簡直就是天助我也！陰雲境，黑雲境，分明都是極適合我發揮的地方！’李天照確定了黑雲牆壁在左右的寬度，就大步往前走。

可是，當他邁動步子的瞬間，卻驚秫的發覺，他高興的太早了！

# 第六十七章 死寂的黑暗

李天照邁步的動作間，感覺到的氣流變化，跟正常情況完全不同！

他從小練功修成的奇能，就好比把空氣比作有形可見的水裡，動作間，必定引起流動變化，而且人的動作會帶起何等變化，必然存在各種規律。

但在黑雲境里，李天照動作間卻發現，氣流的變化紊亂無常。

本該帶動了朝東旋開的氣流，卻這一步的時候朝北，下一步的時候又往南，再下一步時又奔東……尋常的規律，在這裏面全成了亂七八糟。

哪怕同樣的一步，在同樣的地方，李天照重新走幾次，氣流的變化還是混亂的隨意改變。

‘黑雲境里的混沌之氣濃度更高，因而對氣流時刻存在各種混亂的推引作用嗎？’李天照反覆嘗試，不得不承認現實，在這裏面，他的奇能毫無用武之地。

單純靠聽聲辨位的話，應該還更準確。

李天照這麼想，又突發奇想的拿劍身撞了撞護腕。

然後，什麼也沒發生。

‘聽不見聲音？’李天照大吃一驚，又撞了下，還是沒有碰擊之聲，於是又試着開口說話，卻發現，他連自己的說話聲音，也只能聽到在身體里震動的那一點點，完全傳不出去，就好像出口聲音就消失的無影無蹤了似得。

‘原來這麼安靜，是因為黑雲境里根本就沒有聲音！’李天照這才意識到黑雲境是區別於陰雲境的、何等兇險的地方！

這裏面，哪怕是一起並肩行動的人，都只能靠彼此戰印發動時的劍光區分，至於動向，更只能靠合作的默契。

而除此之外的，甚至沒有自己人。

因為看不見聽不到，突然在黑暗中遭遇，出於本能的自保，勢必先把劍招呼過去，運氣好彼此無傷，看到戰印的光紋了，一併罷手，運氣不好，一個照面或許就死了。

這樣的黑暗裡，是不是應該謹慎前行？

但李天照想通了這些之後，卻決定大步流星。

如果別人都謹慎移動，那他舉劍面前，疾步快走，反而更不容易與人遭遇。

但這種黑暗靜謐的環境里，實在令人恐慌不安。

步走中，自己身體里的心跳，呼吸，全都清楚，可外面卻一點聲響也沒有。

孤獨，黑暗，甚至於不時會懷疑，是不是已經死了，根本就不在人世間。

李天照本來覺得從小夜裡練功，對於孤獨和黑暗早就習以為常了。可是，樹林里有風，有枝恭弘=叶 恭弘搖動的聲響，還有遠處的貓頭鷹叫，偶爾還有狼嚎，那種夜晚是安靜，但黑雲境里的是死寂！

如他這般，尚且也無法控制的心慌和莫名恐懼，那麼別人呢？

進來的每個人都如此，即使是閱歷豐富的，也沒有進過黑雲境超過兩次的。

守忠是第二次進來，但第一次進來的真實情況，他永遠都不會對人說。

那次他在黑雲境里，恐懼的瑟瑟發抖，根本就沒有往深處探索，害怕到極限的時候崩潰的吼叫，卻又找不到出來的路。

後來他沒有得到混沌氣珠，出來的時候，他說著跟別人差不多的‘經歷’，嘆息說時運不濟，沒有收穫。

那一次，是他內心深處最羞恥的秘密。

他一直都不知道，是不是只有他曾經那麼糟糕！

‘這一次！我絕不會那麼窩囊！’守忠在黑暗中，舉劍面前，步步謹慎的前行，即使他神經緊繃，心慌的雙腿都在不由自主的打顫，卻仍然靠着對曾經窩囊的憤怒，支撐着前走。

黑暗裡，另外幾個千戰將中，也有兩個是第二次進入，他們的狀態沒有比守忠更好。剩下的四個都是第一次進來，過去只是聽說許多黑雲境的事情，別人提起的時候，都只對黑暗輕描淡寫。

此刻進去了這種死寂的黑暗裡了，他們才知道——原來最被人忽略不談的部分，才是黑雲境里最恐怖的障礙！

為什麼聽那麼多有經驗的人說時，卻都只是一兩句話帶過去了呢？

因為，都羞於談論在這種死寂的黑暗裡的狼狽不堪。

這四個千戰將，開始還緊張的頭臉熱汗，低着身體，舉劍前行，沒多久，不但沒適應黑暗，反而越發恐懼的寸步不敢行走。

他們呼喊，吼叫，甚至也不在乎會否暴露自己所在，會否惹得別的副城長故意下黑手。

可是，沒有回應。

彷彿天地之間，除了死寂的黑暗，就只剩下他們自己。

他們有的捲縮在黑雲牆下瑟瑟發抖；有的蹲坐某處，在黑暗中頻頻東張西望，不由自主的幻想着隨時都會有一把劍刺過來，要了他們的命，也許是風武王那邊進來的千戰將，也許是別的副城長，甚至是城長守忠。

他們憎惡自身對黑暗和死寂的懦弱和恐懼，無數次用從小就信奉的理念激勵自己：戰士就是要面對恐懼，越恐懼，就越要前進！

這是他們從小就知道，並且奉為勇氣信念的話。

可是，沒有用，他們站起來的時候，死寂中只有心跳和呼吸聲音的黑暗恐懼，仍然在他們身心盤踞，驅散不去。

他們又一次次告訴自己，黑雲境的混沌氣珠，功績勝過陰雲境許多，比他們正常辛苦經營多年積累的功績還更高！他們絕不能錯過機會！

可是，還是沒有用，死寂的黑暗彷彿會不斷植入恐懼，他們如何努力去適應，去對抗，卻都無法戰勝。

一次次的站起來，又一次次的蹲坐牆角，一次次的鼓勵自己，再一次次的站起來……這樣的過程不斷重複了又重複。

他們，根本就沒有在黑暗中前行多少距離。

他們不由自主的期盼着，如果能遇到別的副城長就好了，結伴而行，一定不會如此。

可是，遇到別的副城長，他們又根本不知道，會是多一個並肩作戰的夥伴，還是一把隨時要刺進他們身體要害的暗殺之劍。

風武王的千戰將們也陸續抵擋，可是，狀況跟守護城的副城長們沒有區別。

甚至還更差。

唯有有經驗的，能夠在對抗着恐懼的同時，持續前行。

黑雲境，千戰將夢寐以求的幸運之地。

可是，除卻地方城市裡有相當影響力的千戰將外，旁的根本沒有資格踏入；入門一道關又否定了幾個人；走進了死寂的黑暗之後，實際的競爭者數量很少，但是，死寂的黑暗本身就是最大的敵人，不能適應的人，只不過是進去了而已。

李天照走了不知道多久，不曾遇到過人。

原本也是，這黑雲境體積看起來沒有陰雲境那麼大，但進來的人也少，相遇的機會很小。問題只是，誰能夠幸運的在其中找到混沌氣珠。

死寂的黑暗沒有辦法徹底適應，李天照覺得這種環境完全超出了生物適應力的極限，相較於這裏面，百山鎮當初還能看到滿山的林木，還能聽見狼嚎和鳥叫，不知道幸福到哪去了。

黑雲境里死寂的黑暗是不能徹底戰勝的，只能是持續不斷的對抗恐懼，迫使自己一直保有前進的勇氣。

李天照睡過兩次覺，但這裏面始終處於緊繃狀態，精神會特別容易疲憊，於是他也無法確定，到底進來有多久了。

隨身的食物和水不敢多消耗，雖然豐吟說，以她聽說的情況，黑雲境維持的時間最多九天，到時混沌氣珠即使沒被找到，也會消散。豐吟還說，陰雲境其實也是這樣，只是，根本到不了第九天，混沌氣珠也就被找到了，畢竟進去的人太多。

但黑雲境里，無人找到的比例就高的多。

李天照又一覺睡醒，吃喝了點東西，舉劍揮了幾下，邁步就走。

他大步流星的行走過程中，劍一直舉在面前，作為探路，因為眼睛看的太近，又沒有聲音可聽。

黑雲境里的走道相比陰雲境要狹窄的多，一個人揮劍衝殺的話，也就讓人避不過去了。

李天照轉過彎道的時候，前伸的劍尖還沒有碰到什麼，突然覺得左臂被別人用劍尖刺上！

‘糟！這人胳膊比我長！’李天照大驚失色，對方更高，手臂更長，黑暗裡突然遭遇，註定他處境吃虧。

這種時候，根本容不得他片刻遲疑，剎時間扭身揮劍，務求更快！

黑暗中握劍的那人本來也處於緊張狀態，驟然感覺劍刺到人，哪裡還能理會是否自己人？

驚懼之下，驟然發動戰印絕技，剎時間長劍帶着紅光急速前刺，割開了李天照胳膊上的血肉過去，高熱燒焦了他的血肉，險些傷及骨頭！

李天照帶着金紅白的三色光影從那人側旁急衝過去，同樣從開始就毫不猶豫的發動了戰印絕技，這才得以僅僅肩膀受傷的衝過去。

他過去時，順勢拖劍斬擊！

這一衝，就是二十步遠。

黑暗裡寂靜無聲，根本不知道狀況。

李天照蹲下，退到靠牆的位置，劍橫封着路，如果有人衝過來，等於拿腰撞在劍上。

‘可憐的左肩，又受傷。’李天照勉強活動，感覺骨頭應該沒事，只是動作間扯的傷口很痛。

‘剛才那一劍該斬中了，受力感判斷那人傷的不會輕。’李天照等了一會，沒有動靜，於是挪動着，揮劍探路。

片刻，劍碰上了什麼。

他急忙後撤，就看見一道劍光自他面前一閃劃過。

從劍光划的高度，還有距離，李天照基本可以確定，那人的確中劍了，是坐在地上揮的劍！

李天照當機立斷，追着劍光後面，一劍過去！

亮起的三色劍光果然斬中了那人握劍的胳膊，可是，得手的時候，李天照卻驚見那人揮了過去的劍上，突然爆射過來一蓬紅光！

‘他是混沌劍客！’李天照大吃一驚，但此刻，他已經絕來不及躲開。

# 第六十八章 奇想、異變

爆發的一團紅光驟然亮起，李天照根本不容多想，明知不可能避開，只管全速推動握着的劍。

剛斬入敵人手臂的劍光，驟然變化了方向，一閃斬在黑暗中、李天照推測預估的，敵人的身上。

但到底斬中了哪裡，卻根本無從知道。

而那一蓬火紅的光束，穿過漆黑的混沌之氣阻礙，幾十股全射在李天照的胸口上！

李天照只覺得有什麼東西瞬息間接連從他身上鑽了過去，緊接着，衝擊力震的他整個人摔飛了出去，跌落在黑雲地上！

他渾身上下，被震的麻痹沒有知覺，也不知道傷成了什麼樣，就只能那麼靜靜的躺着，大口喘氣。

‘這就是混沌煙火？’李天照問過豐吟，又跟天蒼祈願聊了許多混沌碎片力量的事情，這時從那團紅光的性狀，就知道是什麼了。‘幸虧剛才下意識的判斷沒有錯！如果讓他繼續施放後續打擊，我怕是死定了！’

混沌煙火是火系五行的混沌碎片力量，爆發的範圍和距離跟八面威風不可同日而語，特點是一蓬射出丈遠，最長的能有三丈距離，範圍很小，但可以持續施放很久，如果被擊中，又躲不開後面連珠炮似的持續射擊，基本沒什麼可能活命。

李天照一劍斬中那人胳膊，在被混沌煙火射中前又使劍粉碎了敵人持續發動混沌碎片力量的可能，所以只是挨了一股，卻也躺在那，只剩喘氣。

黑暗裡，李天照根本不知道敵人剛才傷的情況，也不知道會不會突然過來追擊。

倘若這時候冒出來，他真只能眼睜睜的看着別人殺他，全然沒有反擊之力。

看不見情形的黑暗，藏着無窮盡的可能，而躺在那裡渾身麻痹的李天照，卻只能夠不停的反覆猜測。

‘那人到底傷勢如何？他右臂該是廢了，但會不會還能左手握劍發動混沌煙火的力量？他敢不敢過來？還是說，傷的根本無法用劍了？……’這些猜測，會帶來不同的結果，可是，在沒有發生之前，全都得不到確定。

這種不確定的未知，被死寂一般的黑暗放大，放大……變成了，令人不安的恐慌。

直到，李天照感覺到身體的疼痛，以胸口一片為中心，擴散般的蔓延到四肢，全身上下無處不疼！

‘混沌碎片之力果然厲害！’李天照更體會到黑雲境里的兇險，他寧願面對數量更多的敵人，也不想在這種看不見聽不見的、完全不可掌握情形的黑暗死寂之中。

在這裏面，李天照覺得，誰都可能殺死誰，任何一個千戰將都極可能碰面就要了混沌劍客的命。

每一個人的正常戰鬥力都不能夠完整的發揮，極端情況下，甚至可能出現特別倒霉的情況：迎面相遇卻不知道，一個人的劍尖從敵人腦袋旁落空過去，而他自己，卻被敵人的劍尖直接撞上脖子。

李天照大口喘着氣，感覺身上的疼痛感，正在慢慢消去，與之同時，他覺得剛才被震散到全身各處的體印力量，這時候也在迅速聚集到小腹位置，而混沌印，則在額頭中間的一點，重新充盈了起來。

隨着體印重新如常凝聚，李天照的知覺也恢復了更多，痛楚也消減的更快。然後他驚覺，戰印，體印，混沌印的都在迅速吸收相當可觀的混沌之氣，力量增幅明顯，尤其是體印的增幅，簡直可以用暴漲來形容！

‘體印的力量好像有荒級百戰將戰印的程度了似得！’李天照很是吃驚，更覺得難以置信。

他請教過豐吟，對於戰印，體印，混沌印的常識了解了很多，修身殿的那些概念，他也都明白了。

不同級別的戰印里的混沌之氣的濃度不同，如果用鑄造材料比較，就如同不同硬度的金屬，因此存在本質的差距。

百戰將修鍊的、還有在陰雲境吸收的混沌之氣，能夠讓量不斷的積累增多，可是質性，卻無法提升。

因此，即使老百戰將的戰印積累的混沌之氣數量很高，質性卻決定了無法跟千戰將戰印的混沌之氣濃度相比。

體印的力量也是混沌之氣，質性就是十戰將戰印的濃度，所以修鍊體印，即使量再怎麼增漲，也提升不了混沌之氣的濃度，也就比不了百戰將戰印的力量。

這也是修身殿基礎理論觀點的立足基礎：體印沒有修鍊價值，只是為了戰印絕技。

‘這不應該！體印的混沌之氣濃度不得提升，就不可能比得了百戰將戰印的力量，但我此刻覺得，這種強度，明明就沒有差別了！’李天照很是詫異，最後又只能歸結於：‘我的千殺之力難道還有次神效？’

李天照等了一會，感覺到戰印，體印和混沌印沒有再繼續超常的吸收力量了，這才坐了起來。

至於混沌印的力量，他知道現在不需要去過多考慮。

混沌印也是混沌之氣，但濃度很高，因此具備某些特殊的力量，混沌印沒有專門修鍊的辦法，只能靠戰印的提升附帶着增漲。

強大到一定程度的混沌印力量，雖然不能說完全媲美混沌碎片之力，卻可以稱之為小混沌碎片力量了。

只是那種程度的混沌印之力，不是千戰將戰印可以修成的。

千戰將的戰印，就是自然的修鍊混沌印就是了，沒有刻意的必要，也無法針對性加強。

李天照覺得體印重新穩定之後，肌體的力量也尤其充沛。

他估摸敵人該是死了，剛才力量的迅速吸收，跟殺敵後的狀況一樣。

但李天照還是謹慎的舉劍前移，片刻，果然在剛才的位置又碰到了人，他迅速後退，沒有動靜，又探劍前去飛快的刺了下，還是沒有反應。

李天照恐怕敵人忍着疼使詐，接連又狠刺了好幾下，這才靠近了過去，使上混沌之氣的力量，靠劍上的三色光芒照亮，查看敵人的情況。

這是個男戰士，看起來不到三十，面無血色，已經死透了。

致命傷是自右臂出來的劍斬入身體，直至心臟位置出來，也就是李天照見到混沌煙火的一蓬火紅光束時的補招所致。

李天照搜羅了這人的身份牌，又取了戰印，還把劍也拿上了，又可惜那人的衣袍價值不菲，奈何毀壞的厲害，也沒什麼用了。

‘是個地級百戰將。混沌劍客只要百戰將就能進黑雲境，還有最高的優先權，相比之下，那些種花養草的千戰將副城長們，卻一直都沒有參与的資格。我若是他們，才不會遵守什麼潛規則，遵守也是一輩子問功績無門，還理會潛規則做什麼！’李天照暗暗替那些千戰將們可惜，但人各有志，他只是覺得，換了是他，根本就不會去當種花養草的那類千戰將。

所以不管是千山城城長，還是山芊啟，又或者是豐吟，大家都對他說千戰將后該如何如何，不能如何如何的話時，他都是當作耳旁風，因為他覺得那些根本和他沒關係，至少目前沒關係。

李天照尋思着這裏遇上敵人，會不會是已經到了腹中地帶，又可惜無從預料會不會再遇到敵人，更不知道何時才能遇到，否則的話，完全可以拿敵人的屍體擺路中間，等有人碰上下意識的發動攻擊時，就是他輕鬆側旁襲殺的機會。

這裏面如果能弄到敵人的千戰將戰印，功績可是騰飛啊！

只是……李天照在黑雲境里，也不敢以殺敵為目的。

剛才他就險死還生，如同撿了條命，這裏面每一次遇敵，都是生與死的徘徊，根本不存在必勝敵人的基礎。

李天照雖然想要功績，卻也不敢多盼着再遇上敵人。

他舉劍移動時也更小心，換成了側身快速行進的方式，如此才能減少自身可能被敵人探路的劍碰上的面積。

如果他剛才是這麼行進的，那個混沌劍客的劍，未必還能碰着他。

李天照如此又在黑暗中行走了許久，有過遇敵的經驗，就更對死寂的黑暗多了恐懼。

但是，李天照到底大膽，沒有因此畏縮不前，而是提醒自己：正因為進來的人不多，他能遇到一次敵人已經很難得，所以他二次遇到人的機會反而更低，也就沒道理畏縮不前，而是該行進的更快。

李天照走了許久，期間睡過兩次覺，也沒有再遇到敵人。

這天又走的累了，邊喝水邊前行，突然看見前方的黑暗裡，好像有些別的顏色。

‘有人在動手？’李天照連忙伏低了挺劍前移，卻覺得不對，因為那光是持續穩定的，戰士交手劍光必然是運動的。‘難道是混沌氣珠？’

李天照精神一振，既覺得不會如此容易，又覺得憑什麼就不能是他有這樣的運氣？

當他繼續前移，紅色摻雜白色的光芒更亮了。

李天照知道，應該錯不了！

當他終於看清時，更是心花怒放。

真的是混沌氣珠，只是比他上次和震恭弘=叶 恭弘落一起見到的那顆，還大了幾倍。

李天照取出帶來的特質的布，是在等雲境成形的時候，問守忠借的。第一次守忠還叫人拿了個破洞的過來，幸虧李天照本來就有防備，當場打開看了，守忠才不得不又叫人換了個好的借他。

這種布，可以直接把水兜起來，鑄造的材料昂貴，工序複雜，不是城長和有影響力的副城長，根本沒機會弄到。

但很方便，小體積，就能把碩大的混沌氣珠整個包住了背上。

李天照撒開了布，朝混沌氣珠罩了上去。

要包住合住口子的時候，李天照突然想起震恭弘=叶 恭弘落手掌按上去吸收的情況，於是突發奇想的伸掌試試。‘這混沌氣珠手掌按着不知道是什麼感覺……’

就在李天照手掌按上了紅色和白色摻雜的混沌氣珠時，異變突生！

# 第六十九章 運及眾人

李天照身體里的體印突然發動，產生的強勁吸力，竟然把混沌氣珠瘋狂的往他手掌里拽！

頃刻之間，李天照覺得整個人被混沌之氣灌進去后，飽滿的馬上就要炸開了！

好像他身體里的體印也知道這種危險，吸力突然停止，緊接着，李天照面前那顆體積縮水了一圈的混沌氣珠，卻又喪失了穩定性那般，突然爆開！

爆發的衝擊力，險些把李天照震暈！

漆黑的黑雲境，突然整個劇烈震動，伴隨着的是許多黑雲里飛出來一道道紅色或者白色的光束，彷彿天降的流星那般，拖着尾巴，從半空四面八方的飛落守護城內外。

許多人都猝不及防的被光束射中，卻渾然不知發生了什麼事情，看見天空還有別的光束飛射，才知道是黑雲境里出了狀況。

第一波被光束射中的人茫然不知所以，後續紛紛飛落的光束，地上的戰士們就來得及反應，也來得及躲避。

如此一陣紅色，白色的光束流星散落之後，黑雲境的顏色，開始以肉眼可見的速度，逐漸變淡。

蝴蝶劍在城裡，她不是那些有影響力的副城長的人，只是如廣場上許多戰士那樣，誰臨時缺人找上門，他們就去臨時幫忙，混個團功。

突然一道紅光飛射落下，正中她身體，她卻根本不知道發生何事。

她身邊那些認識的人，驚愕之後，無不擔心的問她：“怎麼樣？有沒有受傷？”

蝴蝶劍愣了愣，覺得沒什麼不舒服，於是搖了搖頭，突然，又覺得身體里彷彿有火在燃燒，熱的她恨不得立即跳進水裡，不、是跳進冰窖里！

這種不適感持續了許久，到最後，燒的她意識迷糊不清，直接暈倒在地上，身邊認識的戰士急忙過去扶，才發現她身上熱的能把人燙傷，卻不知道她怎麼還能受得了！

而這時，廣場上、城裡好些被紅光射中的戰士，都出現了類似的狀況，而那些被白色光束射中了的戰士，則覺得身體輕飄飄的，虛弱不堪的越發沒有力氣似得。

一些老戰士看着身邊人這般狀況，激動又難以置信，更追悔不已的叫道：“他們、他們是得了混沌碎片的力量！是得了混沌碎片的力量！他們要變成後天混沌劍客了啊！”

諸如此類的驚呼，在這裏叫響，在那裡喊着……

聽聞的那些戰士們，尤其是剛才還自鳴得意，慶幸反應迅快躲過了天降光束的那些，這時候恨不得把自己打一頓！

城裡一座座的副城長府里，一個坐在搖晃椅子上悠閑歇息的老千戰將，突然被一道白光射中。

閱歷豐富的他憑藉身體的不適，立即明白了狀況。

然後，他那張爬滿皺紋的臉上，老淚縱橫，他仰望着巨大黑球形態的黑雲境，悲喜交加的叫道：“為什麼是現在！為什麼是現在啊！我老的劍都揮不利索了，卻天降奇迹，讓我成了後天混沌劍客！卻又有什麼用了？又有什麼用了啊——”

而另一座副城長府里，一個在練功場揮舞兵器，練的虎虎生風的千戰將，才三十多歲，正是身強力壯時，卻苦於一整年沒有任何立功機會，每日的鬱悶，只有這般練功才能宣洩悲憤心情，卻又在宣洩的時候，想到一身本事從此沒有用武之地，練也是白練，又加倍的鬱結。

突然一道紅色光束從天而降，射在他身上……當他感覺到不適的時候，很快意識到發生了什麼奇迹！不由激動的跪在練武場，仰望巨大的黑色球體，激動的大叫道：“謝謝、謝謝！謝謝啊——感謝偉大混沌碎片力量的眷顧！感謝偉大玄天武王的恩賜！”

那戰士叫喊着，不由自主的淚流滿面……從此，他就能擺脫無用武之地的悲哀困境了！

守護城裡，一時間熱鬧非凡，悲喜摻雜，嫉恨懊惱，羡慕期盼，各式各樣，應有盡有……

黑雲境里的人不知道外頭的狀況。

但黑雲境顏色開始變淡，置身其中的人卻都知道，這是混沌氣珠被找到了，於是都帶着時運不佳的懊惱，無言的往低處縱躍跳落。

那些本來瑟瑟發抖，其實根本沒移動多少距離的千戰將也急忙振作精神，唯恐碰上了人，被看見他們自己都絕對不願意接受的狼狽不堪模樣。

李天照被混沌氣珠的爆炸震的險些暈了過去，罩着的布也飛落一旁，他搖了搖頭，顧不得身體始終存在的快被撐炸的難受，急忙抓起了布，又罩住了混沌氣珠。

可就剛才的爆開，就讓混沌氣珠的體積直接縮水了一半。

李天照卻顧不得疼惜是損失了多少功績，更沒工夫考慮自己體印吸收了混沌氣珠的力量是怎麼回事，急忙包好了，背上。

混沌氣珠看起來大，負在身上卻空有體積，沒有重量。

李天照一躍跳到下方的黑雲上，落下時，卻不由自主的雙腿一軟，身子歪倒，全靠手臂撐地，才沒有摔的更難看，可是卻扯動左臂的傷口，疼的他齜牙咧嘴。

‘小腹體印處熱的夠嗆，額頭混沌印處也是一團火熱，燒的肌體都沒有了平常的力量，萬一遇到敵人，或者是守忠他們搶奪氣珠，可就麻煩了！’李天照索性先不急着往下跳，有上次的經驗，他就等到周圍黑雲數量稀疏了的時候，才繼續下躍。

而這時，他覺得肌體的狀態也穩定了，沒有繼續虛弱下去。

如此縱躍往下，不久，透過朦朧的稀薄雲霧，李天照知道他離地已經不遠，就橫向縱躍，從一片片變淡着的黑雲上跳過去，終於看見了房屋的頂部，又朝下跳了兩次，最後落在了屋頂上。

這時候，已經能看清城裡的情況。

李天照高喊着說：“黑雲境的混沌氣珠已經被我李天照尋得，守護城的戰士們快請劍為證，記下這難得一見的混沌氣珠模樣啊！”

於是許多戰士都舉劍對着他，卻又發現，混沌氣珠被布包着，並看不見，就有人叫喊着讓他打開了給大家看。

李天照卻只當聽不見這些聲音，只管扯着嗓子重複着喊話，吸引更多人請劍為證。

風武王那邊的人從黑雲境下來時，有意觀察地面的建築形態，等到確認守護城的方向，才往遠離的那邊縱躍落地，以免着地時，在城裡，被人包圍，也根本不知道此刻的熱鬧。

守忠跟別的副城長們碰了面，立即就呼喊了約在一起，確認混沌氣珠的下落，正想着如果是李天照拿到了，他們必須下手搶奪時，就聽見李天照那響亮了一片天空的喊聲。

他們趕過去時，看見許多房子上，街道上，都有戰士請劍為證的對着李天照。

“好個李天照！利用這麼多人自發請劍為證，記下了他得到混沌氣珠的事情，讓我們不敢去搶！”有副城長好生惱火。

守忠也是氣結，畢竟守護城裡有許多談不上有立場的戰士，隨時都可以被人利誘。

如果誰把戰印里的記憶碎片交給有心整垮他們的人，呈交上去，罪證確鑿，那他們就是死路一條。

守護城畢竟不是誰的一言堂，若是豐收城那樣，全城都是豐氏說了算，還有可能控制住局面。

現在，李天照如此做法，他們真只能眼睜睜看着了！

可是，與這樣巨大的功績失之交臂，守忠真是痛心疾首！

但更讓他和副城長們痛苦的事情，原來還在後頭。

黑雲境剛才的異常震動，發生了紅白光束飛散的事件，城裡憑空多了三百餘位後天混沌劍客，其中有兩個是千戰將，十幾個百戰將，剩下的都是十戰將和在編戰士。

這種幸運的事情，進了黑雲境里的守忠和副城長們沒遇到，他們的心情之複雜，之難過，之鬱悶糾結，簡直難以言表！

守忠只能盼着，進陰雲境里尾隨豐吟的兩個混沌劍客，不會出什麼差錯。

還好，守忠沒等多久，陰雲境也開始消散了。

那兩個混沌劍客和豐吟一起，保護着天蒼祈願回來的。

三個混沌劍客談笑風生，融洽的很。

守忠頓時知道，還是豐吟講規矩，自然是沒有跟那兩個混沌劍客衝突，而是如他所願的共分了功績。

李天照見狀卻很不爽。‘好你個守忠，暗中使這等手段！這筆帳早晚還得另外跟你算！’

見到李天照平安無事，豐吟保持着應有的形象，微笑着迎過去時，不料天蒼祈願卻激動的快步越過她，一口氣跑到李天照面前，喜形於色的高興叫道：“你沒事太好了！背着的是混沌氣珠嗎？我就知道你一定能找到！”

“辛苦你順便替我報功？”李天照尋思他帶着混沌氣珠路上也有風險，肯定是直接交給混沌之心最妥當。

“嗯！我試試，這樣的體積應該能吸收！”天蒼祈願打開了包着的布，手掌按了上去，就見那混沌氣珠迅速湧入她掌心，不過片刻，就全沒了蹤影。

李天照見狀，懷揣着猜測問她說：“你吸收了混沌氣珠，是什麼感覺？”

“沒什麼特別感覺，就是一股力量湧入身體里，迅速被混沌之心的力量壓縮成一團，然後在這裏，肚裏的位置停着不動了。”天蒼祈願說到這裏，想起村裡的孕婦，止不住笑着說：“要是肚皮鼓起來，就像大娘懷孕的樣子了。嘻嘻……”

李天照想着，也笑了。他同時又寬心了不少，他的感覺跟天蒼祈願不同，那他的奇怪情況，應該還是千殺之力的影響。

末了，他忙又問豐吟在陰雲境里的情況。

見他總算記得關心自己，豐吟按捺着心裏的不快，臉上卻只是平靜的微笑，說了情況。

沒有什麼特別，有天蒼祈願指路，他們很順利的找到了混沌氣珠，途中遇到人都避開了，自己人不會跟他們打，風武王那邊的敵人進去的晚，也沒碰上。

正這時，他們看見許多人聚集了往城長府過去，還有人邊走邊叫喊起來，於是許多人跟着一起喊了，聲音越來越大，不多久，城裡不知道多少戰士都在呼喊。

“請城長下令，三百混沌劍客一起助力，讓我們踏平了風武王的南邊城！”

# 第七十章 命運交錯之戰

李天照為之一怔，這才知道守護城因為黑雲境的混沌氣珠爆開，憑空多了三百多個混沌劍客。

如此一來，守護城跟風武王的南邊城之間的戰鬥力天平出現了嚴重傾斜，才會有這麼多人主動請戰，湧起了踏平南邊城的豪情！

但李天照也認為，這的確是天賜良機！

守忠也是如此認為，當即順了眾意，親自上陣，一群有影響力的副城長全都參戰，連所有平時閑着沒機會立功的副城長們也都破天荒的離開府邸，跟着浩浩蕩盪的大部隊，殺奔風武王的南邊城而去！

奪城的大戰，十分罕見，無論守忠是否願意，都得動用那些閑着的千戰將，因為進攻南邊城的時候，敵方城裡的千戰將沒可能會不參戰！

守護城有八百多個種花養草的千戰將副城長，南邊城有多少？

守護城從城長至廣場上的在編戰士，幾乎全城出擊，密密麻麻的隊伍，覆蓋了通往南邊城的大路小道，山路小徑。

許多人都激動的發抖，不曾參加過這種真正的攻城戰，也都渴望着能藉此機會立下功勞。

在編戰士盼着至少殺一兩個敵人提升級別；天級地級的十戰將、百戰將們都盼着能趁此機會踏上更高的階層。

人群中，陳皮也握着把鎚子，跟着浩浩蕩盪的隊伍。

旁人問起來，他就嘿的笑着說：“我這根獨臂，打了這麼多年的鐵，還不能殺敵？”

城裡許多戰士都在陳皮店裡修過武器，少有不認識他的，就有人打趣說：“你是不是也變混沌劍客了啊？”

“別提了，我一個整日在店裡頭的人，能碰上那好事？”陳皮雖然羡慕那些幸運的人，但他是有閱歷的了，也只是一點羡慕罷了。

他沒有碰上那等好事，只是，他被李天照點燃了熱血。

他靠在店鋪里生產，何年何月才能積累得下來功績？

他這條左臂，這麼多年了，絕不會比過去的右臂差！

李天照十九歲拼成千戰將，他陳皮就不能靠獨臂拼回完整的身軀？

恰好此時得知守忠決定發動滅城戰，這種特殊的戰鬥，功績計算也不同尋常，更不需要邀請，只要隸屬於守護城的在編戰士，都可以加入，如此機會，陳皮不再猶豫，換了幾把劍，試了試，最後還是鎚子順手，索性就把戰印從劍上取下來，安在了鎚子上。

‘當年我還對李天照說過，戰士絕不能當停下來慢慢腐爛的人！我繼續生產下去，只會越來越老，將來就算四肢健全，又哪裡還能拼殺立功！今日，不成功就留在戰場上算了！’陳皮心裏，湧起無限豪情，讓他這個久經陣仗的老戰士，竟如第一次戰鬥時那般激動。

風武王的南邊城突然遭遇攻擊，原本還以為是常規戰鬥，誰知道打沒多久，突然出現混沌劍客的力量。

而且，不止一處。

堅固的城門被混沌碎片的力量焚燒，火焰還沒熄滅，又有更多射上城牆。

守護城的戰士們看到城門破開，蜂擁衝殺進去，堵塞了城門走道的風武王的戰士，被一群混沌劍客爆發的紅色光束魚貫射穿，一列列的倒下，一片片的屍體被踐踏。

如此兇猛的攻勢，讓南邊城的所有戰士都意識到情況的不尋常，無數閑置的副城長們都收到參戰的命令，多少人翻箱倒櫃的找尋那不知道放到哪裡去了的兵器。

一旦城市被敵人奪取，隸屬於該城市的所有戰士，都會遭受嚴重的功績懲罰，那是不可承受之重！

守護城即使有三百多混沌劍客開路，風武王所屬的南邊城戰士也沒有因此崩潰逃走，而是不顧一切代價、不惜堆砌屍體的拚死防守！

城門，城牆上的廝殺，足足持續了一天一夜，還沒有結果。

倒下的戰士不知道有多少，三百多混沌劍客累了，退下休息，睡醒了又上，他們出手就能輕易擊殺許多戰印力量差不多的敵人，可是，立即又有敵人不顧生死的衝上來，只為了不讓他們突破城門。

血腥的氣味瀰漫著，越發濃郁。

夢中游村，都能聞到風中吹過來的，持續不斷的腥臭氣味。

從知道情況開始，夢中游夫妻就變的凝重，因為這樣的大戰，一定會殃及池魚。

果然，風武王的南邊城城長，以及多個有影響力的副城長們一起派了人過來。

夢中游村裡的孤行人們，聚集一起，面臨着重大的決定。

夢中游把十面新的千戰將印擺開了在桌上，又把裝滿了新百戰將印的大盒子打開，展示給眾人看。

剎時間，村裡的孤行人的眼睛全都亮了起來。

“都是新印？”即使誰都覺得，如果不是新印，那就不存在打動他們的意義，卻還是為南邊城的手筆震驚。

尤其是千戰將印，那不是城長想弄多少就有的。嶄新的印，就是未曾認主，孤行人若是得到，也可以利用其中的力量，雖然存在隱患，但一般不會有事。

百戰將的戰印，城長可以申請說百戰將的損壞了，都城就會送過來交給城長分配，定期一定數量的損毀，不會被都城查問；但千戰將的戰印，需要去都城領，也就是得城長，副城長們過去申請，領取新印后他們並不使用，而是保持沒認主的狀態備用。

這可不是沒事就能去領一回的，因為千戰將參戰情況少，都城又監管的嚴，大多也就是自備一個。

現在南邊城拿出這麼多，等於是城長和有影響力的副城長都把備用的取出來了。

“大家也看到了，這就是南邊城的誠意，而且還是先付了給我們。除此之外，還有隱秘的糧倉，物資倉庫，地點也交給了我，數量足夠我們吃用兩年。”夢中遊說着，已經看到眾人眼睛里透出來的濃厚興趣，村裡地位最高的幾個，眼睛都在盯着千戰將的新印，那實在是不容易得到的寶貴之物。

從這些反應，足以說明大家的態度了。

果然，眾人也紛紛說：“幹了！”

“是啊！這事必須答應！一旦南邊城被攻佔，我們夢中游也沒有了立足基礎，守忠接下來必然要滅了我們！”

“南邊城存，我們才能繼續在這裏生活，任何一邊攻了對方，我們都只能去別處謀生。現在南邊城有如此誠意，我們實在沒有猶豫的必要。”

這些態度，本在夢中游的意料之中，他點點頭，高聲道：“守護城的三百餘混沌劍客絕不是兒戲，就算我們傾盡全力幫助南邊城，也根本擋不住。這件事情我們肯定要答應，但南邊城的要求是與城共存亡，我們當然也可以拿了東西直接走，但那就意味着，只能離開這裏，而且從此不能在風武王的邊界謀生。”

眾人默然，當然知道他們這種滋潤的生活方式，靠的是信用，違背諾言就難以繼續這般活法，別的孤行人的邊界村子，知道他們的事情，也會不敢留用。

“當然，我知道大家沒興趣當騙子。答應了，就要辦。但這事，靠我們的力量毫無勝算。”夢中遊說到這裏，望着桌旁端坐的雲暮煙，直接表明想法說：“這麼多混沌劍客，只有你可能擊破，除了殺戮千影，大概沒有別的混沌碎片還能辦到。這件事情，你點頭，我們就接下了；你搖頭，我就把東西送回去，大家收拾收拾，一起去別處尋覓謀生之處。”

村裡的孤行人不由都把目光投向雲暮煙，雖然許多人都覺得，指望她對付這麼多混沌劍客未免太誇張，但既然是夢中遊說的，他們又不得不信。

雲暮煙沉默不語，因為，她還沒有決定是否停下來。

“本來我也有些想法，趁這機會直說了。憑你殺戮千影的力量，走到哪裡都註定要承擔領頭人的責任，村裡的情況你也有所了解，覺得相處還好，願意留下，那麼藉此機會，你就是我們的領頭人了；你如果無心留下，但願意幫忙，南邊城許諾的這些報酬，你想怎麼分就怎麼分，拿九成我也沒有意見。”夢中游如此痛快，實在出人意料。

村裡幾百個孤行人聽了，心都揪了起來，夢中游如此看得起雲暮煙的殺戮千影力量，他們又有什麼話說？萬一雲暮煙真要帶走九成，他們可就只能喝湯了啊！

於是一群人紛紛道：“留下吧！大家都願意聽你號令！孤行人去哪裡都不容易，能在邊界定居就是幸運，村子經營了這麼久，情況又這麼好，只要過了這關，就還是往常的好日子！”

“報酬我就分九成，但先不帶走。其中一半時候直接由你代為分配給大家，餘下的暫時不動，等我考慮妥當了去留，再決定如何處置。”雲暮煙沒有多做猶豫。

這番話說出來，村裡的孤行人都安心了許多。

“如此甚好！”夢中游很是高興，而且，頗為意外，他沒想到雲暮煙平時沒有什麼攙和管事的興趣，可在關鍵時刻，如此冷靜有辦法。

該拿的她一點不客氣，但拿過去又分予眾人直接籠絡人心，卻又扣着部分在手裡當胡蘿蔔，避免大家一次分完了就不再拿她當回事，只讓她當個擺設領頭。

夢中游不信雲暮煙這等迅快的漂亮決斷是普通出身能夠有的，若不是有豐富的領頭經驗，那就必然是出身不凡，自幼耳熏目染所致。可雲暮煙很年輕，沒可能有相關經驗，那就只能是出身環境熏陶所致了。

“既然如此，村主請下令讓大家立即收拾出發，南邊城給的限期緊，戰況一定很緊急。如何作戰，大家聽村主指揮！”但夢中游原本也並不吝惜領頭人位置，雲暮煙的力量很重要，而且，她背後可能運用的力量更是難得。從開始他就有心留她在這裏，遇上這情況，也就順水推舟了。

“我一旦出手，守護城那邊就會設法防備。能消滅他們多少核心戰鬥力，關鍵就在第一次出手。你們參戰後不要顧着廝殺，設法記住並且盯着守護城的混沌劍客，歸總了人數，等到時機成熟，我一旦動手，你們就用混沌之氣在劍上，舉起來這般反覆划動，讓我知道目標所在。”雲暮煙舉劍划動，形成了一副別緻的光影圖案。

眾人記住了，紛紛點頭答應。

雲暮煙當場讓夢中游把半數戰印合理分配，以便在戰鬥中可以發揮作用。

末了，村子里的數百孤行人，一起奔赴南邊城戰場。

# 第七十一章 死傷無數

雲暮煙為首的夢中游一行人抵達南邊城的時候，已經廝殺了一天半。

城門內外，都是血污。

城門走道那堆積的屍體高的讓人沒有通過的空間了，進攻的守護城方面不耐煩搬運，直接有混沌劍客使用混沌碎片的力量，射出一蓬蓬的火焰，把堆積的屍體焚燒。

高熱的烈焰，不過一刻鐘就將那些堆起的屍體全燒成了炭灰，又從城門走道湧出，瀰漫了城內外，讓天空都成了黑蒙蒙的光景。

風武王的戰士們滿面炭灰，卻都舉着兵器，準備着迎接下一輪的進攻；城門外守護城的戰士們環繞在一群混沌劍客身旁，準備着下一波的進攻。

敵人的抵抗非常頑強，走道里的屍體，幾乎都是風武王的人。

可是，他們死了，又有人上來拿命堵路。

守護城的混沌劍客們一群群的疲憊不堪的退下休息，又有一群群剛休息好了的上來接替。

可是，風武王那邊的戰士不知道還有多少，至今還有密密麻麻的人群用命堵路。

城門走道的廝殺如此，城牆上的情況也是。

有大膽的混沌劍客冒險爬梯子上去，上了城牆上，肆無忌憚的殺敵，可是，總有那麼多的戰士衝過來，不讓攻城梯上來更多人。

奮勇的敵人圍攻之下，上去了的混沌劍客到底不是八面威風那般霸道的混沌碎片力量，迫於自保的壓力，還是又自己退了下去。

如此無止境的持續進攻，還是沒有突破。

這樣的慘烈廝殺，跟過往的戰鬥全不相同。

進攻的殺紅了眼，已經不考慮那麼多，就想着殺光了敵人衝進去；防守的殺紅了眼，滿腦子都是無論如何都要堵住不讓敵人衝進去的念頭。

南邊城的緊急支援命令，送到管轄範圍內的所有村鎮，在編戰士以上，一直源源不斷的趕赴過來；除此之外，還有臨近城市過來的救援力量。

廝殺成了這般情況，南邊城沒有料到，進攻的守護城方面也沒有料到。

黑灰瀰漫了戰場，燒焦的臭味掩蓋了一般的血腥氣息，戰士們的臉上都是炭灰，卻很少有人理會，平時在乎形象的女戰士們也不作處理。

因為，很快又有堆積堵路的屍體會被焚燒，又會有許多死亡的炭灰瀰漫開來。

南邊城一直在填屍，可他們還看不到勝利的希望。

哪怕能再堅持一些時候，也不會有相當數量的混沌劍客來得及過來增援。

他們這般不顧一切的守，也只是在延緩敗亡的時間。

甚至於，也不知道還能延緩多久。

南邊城的城長和一群副城長們，個個心裏都是絕望。

他們看不到任何勝算，卻又必須拼盡一切的去守。

一旦城丟了，嚴重的懲罰會讓他們過往的努力付諸東流，直接跌落低谷！

不止是他們如此，還有南邊城管轄範圍內的、所有在編以上的戰士都是如此。

功績越高，越承受不起那種損失。

但如果戰死，還可以免卻懲處，家小仍然還能享有原本功績標準的待遇。

他們沒有選擇，只能不顧一切的拚死防守。

夢中游村的孤行人們來了的時候，南邊城城長及副城長們很是高興，有這股助力，是件好事。

“守護城一群混沌劍客輪番交替衝擊城門走道，村主如果能重創他們，就有希望了！”南邊城城長不惜大代價，請的其實是夢中游夫妻，他們是素有威名的厲害孤行人。

夢中游卻笑着說：“我不是村主了。這位，雲暮煙是我們的新村主。”

南邊城城長愕然以對，根本不明白狀況，但他對夢中游的性情有所了解，自然不敢小看雲暮煙，看她很是美麗，卻不知道有何等本事，就說：“那就請村主帶領夢中游對付守護城的後天混沌劍客。”

“混沌劍客有多少？”雲暮煙不答反問。

“不知道！”南邊城城長不慎耐煩，這問題重要嗎？反正多的他們不可能擋得住。

“沒人知道？”雲暮煙望着那群副城長，這些人雖然覺得她問題太多，卻還是有個人回答說：“大約在三百六十左右。每次有二十個進攻城門走道，半個時辰更換一次，輪替休息。”

南邊城城長耐着性子，看雲暮煙若有所思的模樣，心生希望的問：“村主有辦法一次解決二十個？”

“太少了。”雲暮煙看着城內，考慮着說：“請城長協助我的人緊盯對方的混沌劍客，然後放他們衝進城門……”

“胡說八道！”一個副城長頓時怒喝打斷。

另一個更是充滿懷疑的質問說：“你們莫非收了守護城好處？”

“三百多個混沌劍客你們不可能擋得住，風武王也不可能及時調來足夠的戰鬥力增援，也未必願意付出大代價。總而言之，你們沒有任何機會。後天混沌劍客對力量的運用還不夠純熟，越打他們會越厲害，城門早晚會破。唯一的機會就是按我說的辦，至於最後的結果，就得看到底能進來多少個混沌劍客了。”雲暮煙沒理會質疑的話。

南邊城城長及另外幾個副城長知道夢中游村莊的實際情況，南邊城亡，他們就沒辦法立足，應該不會被收買。

而雲暮煙又如此從容淡定，讓他們覺得很不一般。

城長就沉聲說：“如此大事，即使我們願意相信，你們也總要給我們一個理由！憑你三言兩語，就把敵人放進城，換了你們，能決斷？”

夢中游也認為必須要給他們一個理由，於是就讓城長把一群副城長之外的其他人叫退，末了，才對他們說：“憑殺戮千影，夠不夠？”

南邊城城長在內，一群副城長們盡皆大驚失色的望着雲暮煙，才知道她何以突然取代了夢中游。

這理由，很打動人了。

可是，他們只知道殺戮千影的傳說，卻不曾真的見識，也沒有更確切的信息。

南邊城城長猶豫難決，追問夢中游夫妻說：“殺戮千影真如傳說那般厲害？”

“夢中游所有的人都來了這裏，難道是為了替南邊城陪葬？”夢中遊說着又道：“我們的人會分散盯着混沌劍客，你們隨意派人陪同監管，如果我們收了守護城的好處，至少被你們拉了陪葬。”

再多理由，也不如同生共死的事實更能打動人。

南邊城城長再沒有猶豫的理由了，他也沒有更好的選擇，於是做了決斷！

到底是更早敗亡，還是扭轉乾坤，就看這一遭了。

城門防守的南邊城戰士突然堵不住了似得，很快就被混沌劍客們衝出走道，殺進了城門。

二十個混沌劍客犹如猛虎出籠，散開了各自衝殺，直把南邊城的戰士殺的不斷後退，走道里衝出來的那些守護城的戰士激動的紛紛高喊：“進城了！進城了！快衝啊！”

彷彿勝利的宣言，直讓城外的戰士紛紛激動的湧進城門，奮勇衝殺，不斷擴大佔據的範圍，讓更多守護城的戰士得以衝進來。

南邊城城長及副城長們不斷聽到回報，說又有多少混沌劍客進了城，以及敵人攻進了城內何處。

每一次的彙報都如沉重的石頭壓在他們心上，越堆越多、越堆越重，壓的他們快喘不過氣，以至於快要失卻原有的冷靜。

城門破，本來就難以收復失地，當衝進來的敵人佔據的面積大到一定程度的時候，別說收復失地了，被徹底粉碎抵抗能力也就是時間問題了。

他們一次次問雲暮煙，可她都是搖頭說：“進城的還不夠多。”

“報！確認入城的混沌劍客三百四十人！”

“村主該行動了！還剩下的二十個一定是累了在休息，未必這麼快進來，後面這幾批該是沒休息好就進來了！”南邊城城長實在不能再等，每多等一會，就不知道死傷了多少戰士。

孤行人不心疼，他們心疼啊！其中不知道有多少隸屬於他們！

死一個就少一個！

“再等等，若不一網打盡，留下二十個也夠你們受，因此的傷亡比多等一會慘重的多。”雲暮煙還是主意不改，幾個副城長都急的想發脾氣了，可事到如今，他們也騎虎難下，現在不按計劃執行結果只會更糟。

時間的每一點流逝，都是煎熬。

沖入城內的敵人越來越多了。

城外的人都迫不及待的湧進去，本來在休息的二十個混沌劍客也按捺不住，匆匆忙衝過城門，涌了進去。

“報！敵方所有的混沌劍客都進城了！”

南邊城城長一行，無不展開笑顏，雲暮煙不等他們催促，已然行動。

夢中游夫妻如約定那般充當誘餌，隨防守的戰士迎擊守護城的人。

只見夢中游發動地級混沌碎片力量——混沌霸王，揮舞着兵器，只管在人群中橫衝直撞，犹如切瓜斬菜那般肆無忌憚。

這等強敵出現，果然吸引了越來越多的混沌劍客過來圍攻。

面對紅色和白色的各式混沌碎片力量進攻，肥頭大耳的夢中游靠着混沌碎片之力形成霸王之體，竟然全部硬擋了下來。

而他那美艷的妻子則見着機會就嗖的飛閃出去，憑藉混沌風語的迅快，頃刻間擠過人群，揮刀就襲殺了個混沌劍客，旋即又迅速退回南邊城戰士里，又或者回到丈夫那霸王之體的保護之下。

圍攻的混沌劍客越來越多，但本是十戰將的混沌劍客，卻對夢中游毫無威脅性；百戰將能起到消耗作用了，卻又不能迅速粉碎夢中游的霸王之體。

夢中游防備着兩個千戰將的攻擊，能避開就避開，因為殺傷力強，他的霸王之體承受的打擊太多，就會消散，再次凝聚需要一些時間。

他是誘餌，如何盡量多的吸引注意力就是關鍵，靠他的霸王之地衝殺一波可以，卻不可能扭轉局面。

夢中游的美艷妻子，一會衝出去襲殺一個，不多久工夫，竟然就被她斬殺了六個混沌劍客。

雖然都是十戰將的戰印，但也讓旁的不得不對她顧慮防備，一看她動，就好幾個人一起發動混沌碎片力量合擊，如此就迫得她難以繼續得手，一次次衝出來又都無功而返。

南邊城的城長一行本來就知道夢中游夫妻厲害，目睹霸王之體的威風，無不暗暗驚羡。

但他們更關切的，自然是雲暮煙。

越來越多的混沌劍客聚集了過來，不多久就超過了半數，又不多久，超過了大半，全都圍着肥頭大耳的夢中游！

這時他的妻子也不能留在身邊，而是退遠了去。

瞬息之間霸王之體就不知道遭受多少混沌碎片的攻擊，但威脅最大的兩個千戰將的攻擊或者被夢中游擋住，或者被他避開，於是才堅持了許久。

可是，他也快撐不下去了，於是掉頭衝殺，守護城的混沌劍客們眼看他逃，哪裡肯放他走！

呼啦啦的一大群爭相追擊，都不想錯過了擊殺之功。

一條身影，突然自建築頂上飛躍而出。

# 第七十二章 驚艷了無數雙眼

光照下，那身孔雀開屏般艷麗耀眼的披風，反射了多少色彩斑斕直迷人眼。

奔逃中的夢中游猛然回頭，擊斷了背後追趕的一個十戰將混沌劍客的腿，如計劃那般只傷而不殺。

雲暮煙也在這時帶着一片真假難辨的幻影，一閃落下，一劍斬斷了那戰士的脖子。

緊接着，她又帶着一片幻影，犹如發動衝鋒類戰印絕技那般，瞬間飛掠到另一個人背後，順手一劍斬飛了那人的頭……

無數雙眼睛，剎時間看到了如夢幻般的情景。

一片幻影拖着一路殘影，不停的、一次次的從一個又一個人身邊飛閃掠過。

但凡其過處，必是鮮血飛濺，必是一條命被收割。

一個個生澀的混沌劍客們根本不知道這是什麼力量，驚恐失措的揮動兵器，指望着靠爆發的火焰繞身一圈自救。

可是沒用，幻影撞進火焰，劍光還是把那人擊殺。

沒有片刻停留，一片幻影又一次閃掠出去，快的令人措手不及。

而且，還讓人覺得，好像她沖的速度越來越快！

不知道的，如疑在夢中。

這是什麼力量？

這人是誰？

是不是風武王親臨了啊？

而知道的，想着聽過的傳說，對比眼前目睹的戰況，那種震撼，仍然衝擊的他們產生了認知顛覆的感受！

一己之力若強至此，還有旁人什麼事？

殺戮千影，何以這般誇張！

她難道不會累么？混沌劍客也不能如此無止境的、毫無間歇的持續使用力量啊！

肥頭大耳的夢中游喘着氣，臉上卻掛着笑。

他站在那，沒有繼續奔走，已經沒有必要。

周圍全是雲暮煙不停飛閃的幻影，殘影。

沒敵人還顧得上他，敵人自顧尚且不能。

聚集在這裏的混沌劍客，他知道全都是個死，不會有例外。只是那些沒聚集過來的能否都殺了，卻不一定。

殺戮千影就是如此可怖！

夢中游聽高人說起過，知道這力量並非突破了正常限制，而是只要能殺死敵人，就能夠化被殺者的戰印和氣血的力量，短時間內凝聚留存，作為自身臨時使用的必須，繼而讓殺戮千影絕技得以持續發動。

換言之，只要讓雲暮煙不斷的殺敵奪命，只要她凝聚的臨時混沌之氣沒有消耗殆盡，那她的殺戮千影就能一直不停的維持，直到屠盡攻擊範圍內的所有敵人！

夢中游的妻子突然出現在他身邊，一臉驕傲的笑容，為他擦去頭臉上的汗水。

留下雲暮煙，一定是他們夫妻此生最高明的決定。

因為他們，此生不太可能再遇到第二個、還願意帶領他們的殺戮千影了。

“憑雲暮煙的力量，區區一座邊境村子，太委屈她了！”夢中游滿腹豪情，已然勾畫出了更雄偉的未來。

守護城的混沌劍客們原本也滿懷豪情壯志而來，踏平南邊城本來在他們的推想中，應該易如反掌。

結果，卻廝殺了近两天兩夜。

終於衝進城裡，以為勝負已分的時候，突然冒出來這樣恐怖的敵人！

這哪裡是戰鬥？

這根本就是，一群人被一個人屠殺！

面對數不清的幻影，他們連反擊的機會都沒有，誰被她從身邊閃過，誰就是個死！

廝殺許久的敵我雙方，從城牆上到街巷裡，密密麻麻的滿城戰士眼裡，只剩一片色彩斑斕，璀璨耀眼又恐怖的幻影。

“殺戮千影！竟然真如傳說一樣可怕！”守忠聽聞驚變，親自衝上城牆，殺倒一群在編戰士和十戰將，看見城裡飛閃不斷的幻影，震驚的心情，與旁人無異。

而後，他當機立斷的下令道：“全部撤退！立即撤退！撤退——”

下令的聲音犹如咆哮的吼叫，一些聽說過殺戮千影傳說的副城長們也都紛紛跟着高呼大吼。

城裡的那些戰士潮水般退走，其中夾雜着一個個驚慌失措的混沌劍客。

南邊城的戰士們原本早就絕望，這時卻因為局面突然扭轉，無不爆發出驚人的力量，不需要誰下令，全都奮勇殺喊着追擊退走的敵人。

開始的強勢，卻又突然變成退走的弱勢。

一個個懷揣着隨意屠殺敵人心情而來的後天混沌劍客們，這時只恨跑的不夠快。

那一片幻影，屠殺了包圍夢中游的大群混沌劍客，猶自一次次飛閃着追擊，斬殺着奔逃的混沌劍客。

還沒衝出城門，雲暮煙就已然是獨自一人在密密麻麻的守護城戰士中間了。

又一個死在她劍下的，是白髮蒼蒼的千戰將副城長。

他剛得到混沌碎片的力量，原本悲喜交加的怒問蒼天何以如此。

此刻，他捂着脖子，倒在地上，退走的戰士從他身上一次次的踩過去，他卻也感覺不到疼痛了。

‘原來，是為了全我一個混沌劍客的夢想，給我一個早晚要來的終場……’老千戰將沒了氣息，也沒有身亡的不甘。

但這真是命運的啟示，還是他自己的詮釋？

他卻不知道，也不需要再去多想了。

色彩斑斕的艷麗幻影，就是奔逃的守護城戰士們眼裡的噩夢。

敵人撤退開始，夢中游村裡的人就沒辦法盯在混沌劍客身邊了，雲暮煙憑藉記憶盯上了十幾個。

追着逃走的人群，一擊奪命，於是繼續發動混沌碎片的力量，剎時間急速衝過密密麻麻的敵人頭頂，追上記得的最後一個混沌劍客的背影，毫不留情的又一劍斷了其喉嚨。

此時她本可以撤退了，繼續追殺也是漫無目的，指望亂殺恰好逮住混沌劍客，實在不太可能。

但云暮煙尋思着守護城的人撤退果斷，以至於跑了不少混沌劍客，如果再來進攻，還會是麻煩。

於是就在不斷閃掠中盯着拿千紋劍的殺，如果距離太遠一次沖不過去，就途中先殺個拿百紋劍的，這也沒有，那就隨便殺一個積蓄混沌之氣，保持殺戮千影的持續發動。

雲暮煙這般一直追殺了十里地，入眼見不到百紋劍和千紋劍了，這才折身回頭，仍然維持着殺戮千影的狀態閃掠折返。

孤軍深入，卻進出隨意，如入無人之境。

看她帶着一片幻影回來，南邊城追擊的戰士們才陸續住手，歡呼着折返回城。

這場持續了近两天的慘烈廝殺，最後卻是這般收場。

南邊城死傷無數，許多村鎮來的支援都死完了，只剩下孩子和殘廢了的老戰士，荒涼凄慘的令人哀傷。

可是，他們卻在歡呼勝利，因為城守住了。

守護城傷亡的總數不多，可是，新誕生的三百六十個混沌劍客，一戰死了三百一十個。

除此之外，還有四百多個千戰將副城長在撤退的時候，被雲暮煙擊殺。

如此沉重的損失，直接讓守忠在內的副城長們絕望的兩眼無光……

這場殘酷的激戰，最後成就的是殺戮千影雲暮煙的威名！

這場非比尋常的大戰，李天照卻沒有參与。

他本來既想去，也理所當然不該錯過任何功績。

可是，豐吟告訴他，他不是隸屬於守護城的戰士，沒有支援邀請勉強去參戰，好處沒有風險一堆。

“這種戰鬥你就別想着有獨功機會了，功勞拿的不高，風險是明擺着的。不管戰況怎麼樣，守忠都一定會把戰鬥中局部的不利，指責說成是你這個計劃之外的因素破壞了他的安排造成，而你沒有收到支援邀請就參戰，理論上的確會打亂地方的作戰計劃。結果就是，你得到的功勞遠遠不夠背黑鍋被扣的。”豐吟很乾脆的結論說：“與其這樣，不如護送混沌之心去都城，得一趟穩妥的‘陪護’功勞。”

李天照第一次聽了豐吟的勸說，因為他根本不用想也知道，守忠絕對、絕對會那麼做，也一定會那麼做！

守忠想方設法還找不到機會坑他呢，碰上這種橫豎都能讓他李天照背黑鍋罰功績的機會，還不得往死里整他？

如果守忠可以，他一定會把所有死傷的連帶責任全扣到李天照頭上。

只此一個理由就決定了李天照去南邊城的結果是倒扣功績，外加百口莫辯。

因為大局的問題，個人的戰印記憶又能說明得了什麼呢？哪怕他的個人戰印記憶是所向披靡，殺敵許多，也改變不了另一方面可能破壞整體布局的可能。

對於李天照來說，最關鍵的理由其實是，他的身體狀態仍然沒有恢復如常。

黑雲境里混沌氣珠的力量被他的體印吸收，之後他身體里就火燒着的難受，後來情況穩定了，沒有繼續虛弱下去。

可是，狀態遠不如常，而且體印一直很熱，讓他持續不適，手腳都聚集不起來正常力量似得。

這樣的狀態，他本來也參加不了大戰，如果碰上敵人幾個千戰將圍攻，怕是突圍都做不到，因為連體印絕技都用不出來。

“豐收城多久會有一次這樣的大戰？”李天照走在往都城的路上，仍然對錯過的大戰心馳神往。

“極少。敵我雙方多了混沌劍客，千戰將什麼的，都會很快知道。邊境城市的戰鬥力差距不大，沒有特殊情況都不可能打下對方。”豐吟其實也對這樣的大戰感興趣，但好奇不能凌駕於理性之上，尤其是有害無益的事情。

李天照也就掐滅了念想，路上跟天蒼祈願聊天，又請教了許多混沌碎片力量的事情。聽天蒼祈願如數珍家那般點數各種力量的特性，再想到過去村裡時候的她，對比之下，差別之大，更讓李天照覺得士別三日當刮目相待。

到了都城，坐進候王殿的時候，李天照的身體仍然沒恢復如常，他甚至懷疑，會不會是受了什麼特別的傷害，以後都這樣了？

否則的話，守護城過來，一路都好幾天時間了，怎麼還沒有復原？

“天照，戰印我直接呈交武王，這種大功勞賞罰殿殿長也是要交給武王親自過目的。”天蒼祈願拿了李天照和豐吟的戰印，徑自往武王殿里去了。

戰印從劍上取下來之後，李天照突然覺得體印里的火熱，在迅速消減，不一會，那種讓人始終難受的熱感就消失的無影無蹤了。

# 第七十三章 如此器重

‘奇怪，難道是戰印的影響？’李天照暗覺離奇，又不確定是否巧合。

實在沒道理說戰印拿走了，他的不適就好了啊！

戰印只會讓身體更強健，擁有更多用不完的力量才對吧！

正這時，體印火熱的不適感消逝之後，體印里的力量突然爆發了那樣，迅速躥開，在他身體里飛快的循環流轉。

每循環一圈，迴流到體印的力量就收縮了一些，如此三十六次循環之後，體印的混沌之氣竟然壓縮的比荒級千戰將的戰印那般強了！

‘難道戰印阻礙了我的千殺之力增強體印，所以才會數日不適？’李天照又驚又喜，體印力量突然暴漲至這種程度，那他就等於是擁有兩個千戰將戰印的力量，實戰里的提升，簡直是突飛猛進！

李天照暗暗歡喜不已，又覺得額頭中間的混沌印好像也受到體印的作用，增強了一些。

豐吟跟李天照正閑聊着，看他突然不做聲，眸子里又透着歡喜之色，推想着問：“你在計算這次的功績吧？”

“啊，是。”李天照答應着，他倒不是想隱瞞，只是千殺之力也不知道何年何月才顯現，在此之前他說自己有什麼特殊的混沌碎片力量，總覺得沒什麼必要。

“其實我也挺在意，黑雲境的混沌氣珠是千戰將級別的大功勞，雖說氣珠體積只有黑雲境最基礎的大小了，但算下來，這次也夠讓山芊啟和我都突破到千戰將，武王會如何安排，是我很擔心的問題。”豐吟喝着茶水，尋思着這時候確認李天照的態度，是否必要，是否太早。

“確定了獎賞再考慮吧。”李天照聽她說過，豐氏擔心武王有心瓦解豐氏在豐收城的影響力，但這些事情他實在沒經驗，豐吟從小耳熏目染，李天照村裡長大，只是想着奮勇殺敵立功，階級高了就什麼都好。

他過去連千戰將的實際處境都不知道，只覺得是需要仰望着的、很厲害很厲害，厲害至高不可攀的存在。

豐吟微笑着點點頭，喝着茶，覺得現在說多了也是太早。

可是，武王到底會如何？

他們已經等了很久。

天蒼祈願其實也等了很久，後來武王讓她先下去休息。

她不由暗覺疑惑，這有些反常。

天蒼祈願離開不久，賞罰殿殿長被傳喚而至。

隔着朦朧的雲霧，武王把李天照的戰印甩了出來，叫他看裏面的記憶碎片。

片刻，賞罰殿殿長看罷，神色猶疑不定。“從記憶碎片的情形來看，李天照包起混沌氣珠，而後收劍歸鞘，戰印就沒有了影像，氣珠突然莫名其妙失卻穩定，這種情況實在不多，但也不是沒發生過，不知道武王為何在意？”

“曾有幾例？”

“九例。”賞罰殿殿長回答的毫不猶豫。

“這個李天照，與這些極小概率的情況特別有緣嗎？”雲霧裡，武王的聲音聽不出喜怒，賞罰殿殿長還沒接話，又聽見武王說：“喚你來，是問你，準備如何封賞。”

賞罰殿殿長當即正色道：“李天照的兩位妻子豐吟和山芊啟同升荒級千戰將，至於調度，還請武王指示！”

如果是常規安排，武王就沒必要喊他來了，賞罰殿殿長其實也不確定武王對豐氏到底是敲打，還是別的什麼意思，但今日的安排，將會知道更明確的態度。

“千山城城長治理的不錯，選賢任能，可帶領其千山城的舊部往豐源城任城長，千山城城長由山芊啟接任；豐吟任豐收城副城長，豐氏一族也不會希望她去遠了，作為混沌劍客，將來有許多事情要東奔西走，城長的職責兼顧不過來。”

賞罰殿殿長明白風向了，也知道將來相關的封賞他該如何權衡，於是就領命答應。又聽玄天武王問他說：“李天照又立大功，我想再為他配個妻子，你看如何？”

“武王若要，當然誰都無話可說。只是，照慣例，這等賞賜應是更大的功勞。保護混沌之心尋到混沌氣珠並不在此列。”賞罰殿如實說明，供武王參考。

武王沉默有頃，說：“李天照升洪級千戰將，兼領守護城副城長，豐源城副城長。”

“是！”賞罰殿殿長領命。

兼領多地副城長的事情本有不少先例，沒什麼奇怪，只是領的城市，卻有些不尋常。

他見武王沒有別的吩咐了，告退出去。

隔着雲霧，玄天武王揮劍的旋動身影，又再動了起來，片刻，又停下，就聽一聲嘆息道：“珍貴的力量卻在守護城白白浪費……”

空曠的殿堂里，只有這一個聲音。

除此之外，就是那些朦朧了人視野的雲霧。

李天照和豐吟等了許久，還沒看到天蒼祈願回來，賞罰殿殿長就來了。

宣讀了明確的功績，豐吟當即心沉了下去，這是她預料中最不好的結果了。

但是，接過了千戰將戰印時，她仍然很激動。

擁有千戰將戰印，那就是另一個階段，混沌劍客擁有了混沌印，會有增強混沌碎片威力的作用。

而且，從此走的路也跟過去不同。

原本她於情於理，都應該被調去某處當城長，那隻會擴大豐氏的影響力，而不會有危害，因為豐收城現在不是必須她回去坐鎮。

可是，她只被委派了副城長，還是在豐收城當副城長。

這委派，等於是沒有。

千山城城長卻被調去豐源城，那是緊鄰豐收城的一座城市，規模小不少，卻是豐收城附近產糧最多的城市，本來的城長其實是以豐氏為首的人，此刻卻要被調走。

‘武王是要用千山城城長，蠶食豐氏的影響力，竟不惜讓山芊啟那樣的人接任城長，扶持山家的意圖明確無疑！’豐吟心中憂慮，臉上卻掛着微笑，嘴裏說著感謝偉大玄天武王的恩賜話。

賞罰殿殿長讓人去通知山芊啟來領戰印，末了，又對李天照道：“武王十分讚賞你的忠勇，對你期望很高，武王殿的王將幾年不曾新增，希望你能成為下一個。”

“李天照必不負武王期許！以後還會一如既往的殺敵立功！”李天照很是振奮，得到這種肯定，讓他覺得踏入武王殿的可能性就更高了似得。

賞罰殿殿長離開的時候，沒有對豐吟多說別的。

這讓豐吟更覺得，豐氏處境危急……

李天照沒想這些，看着奉上文書，十分高興。

豐吟和山芊啟的功績一次拉起來了，以後他跟豐吟就能一起並肩殺敵，立功理當更快！

至於山芊啟……嗯，她當城長，總讓李天照覺得，怪怪的，不過他轉念一想，怎麼著也比他當城長要更容易團結大家吧？

‘山芊啟有兄弟姐妹相助，該也沒有什麼問題。’李天照看豐吟出了內城后就一副憂心忡忡的模樣，就說：“千山城城長去豐源城，他將來肯定會跟豐收城城長相處融洽，你還需要擔心什麼？”

“如果武王有意扶持山氏與豐氏分庭抗爭，你會幫誰？”豐吟覺得，現在應該確定李天照的態度了。

“幫誰？”李天照不由自主的皺起眉頭，責備說：“如果武王有此意，豐氏就該遵令而行，你這般說法，難道還要對抗武王的命令？”

“……當然不是，我只是想知道，你會偏心我，還是偏心山芊啟，你何必要想那麼多？”豐吟暗覺嘆氣，李天照這般出身，滿腦子都是對武王的忠心，根本不明白，地方勢力為了自保，某種程度的抗擊是必要的。

武王雖然有心扶持，但沒有特殊緣故，也不能無端端公然對豐氏如何，否則那麼多城長，不都得人人自危了？那要律法規矩做什麼了？

所以，如果武王扶持的人，如果被豐氏收拾的妥妥帖帖，或者被壓制的絲毫沒有作為，那豐氏也就成功自保了，而這種程度的抗爭，武王也只能怪扶持的人無能，卻不能說豐氏的做法是叛逆。

可是，李天照這樣出身的戰士，顯然不會這麼想。

他們對忠的理解，很極端。

“我當然都不偏心，你們之間若有必須相爭的立場，各自代表宗族的責任爭就是了，只要別妨礙了殺敵立功積攢功績，我沒道理攙和。”李天照的態度很乾脆，而回答，也充滿了他獨有的風格。

豐吟暗暗嘆氣，不由自主的想着，若是她前夫，斷然不會如此，肯定會設法妥當周全了各方，設法把敵對立場化解成一團和氣。

李天照如果居中努力，本來最容易成事，千山城城長的期望是什麼，豐氏能滿足他至什麼程度，解決了這個問題，大家就可以抱成一團，而不是非得如武王的意。

豐吟雖然對此頗為失望，又替豐氏處境憂慮，但跟李天照分別有些日子，來都城的途中又在趕路，住宿的環境又不好，還沒有好好‘相聚’。

當晚在客店裡才能盡情歡聚，少不得又折騰大半宿，屋裡先是暴雨狂風，后又成了風吟雲纏般的長久溫柔。

每次跟李天照同眠，豐吟才會一覺睡的特別晚，醒來時，明明該很累，卻覺得精神加倍飽滿，看什麼都尤其的舒心愜意。

李天照喊她起來練功，她也會破天荒的不捨得起來，反倒希望再一起多睡會。

# 第七十四章 緣份

豐吟雖然還眷戀溫柔，但她到底是戰士，儘管她覺得升上了千戰將，以後戰鬥的機會沒那麼多了，每天的日常練功還是要堅持的，身手絕不能荒廢了。

練了三趟，豐吟已然渾身熱汗，卻見李天照仍然积極熱情的很，分明還抱有過去的那種修鍊熱誠，只好說：“昨晚累着了，我去洗個澡，今天不陪你練了。”

“好！”李天照也不強迫，自行練的仍然來勁。

豐吟洗浴了出來，看李天照獨練的招式動作奇怪，她早就想問，只是上一次剛結婚，覺得不妥當，這時就問：“你練功好奇怪，跟你的劍法套路有關嗎？”

“是啊。你要感興趣，可以教你，不過得先練成了基礎關。本來想教山芊啟，結果她熬不過去不惜自殺對抗，我都不敢再主動對你提了。”李天照想起此事，還覺得有心理陰影。

“哦？那麼辛苦？”豐吟覺得很荒誕，還有為練功自殺的？

原本她也聽說過這風波，只是流傳的說法版本太多，有說是因為她豐吟的緣故吵架動手，險些被李天照失手刺死；有些說是李天照嫌棄山芊啟不能幫忙殺敵立功，反而分功績，故意折磨，逼山芊啟熬不住了自殺；還有的說是……

“繩子吊起來，不停旋轉，什麼時候能連續旋轉半個時辰猶自可以清醒分辨東南西北，就算過了基礎關。”

“等我回去了試試。”豐吟倒是好奇，想要挑戰一下，至於說李天照的劍法，她其實一直心存懷疑。

如果李天照的快劍，加上她修鍊的豐氏的劍法，肯定比他那三流戰士般的劍招更快更凶吧！

只是，這話豐吟不好說呀。

“你要回去了？”李天照頗為意外，豐吟笑着說：“後天走，在都城再陪你两天，然後我回豐收城，宗族裡等我到千戰將很久了，一直有些事務安排。”

“好。”李天照明白了，沒意外，山芊啟是後天來。很顯然，豐吟覺得她們少見面更好，也就不說多的話。

天色晚了，豐吟見李天照吃完晚飯，還要練功，就委婉的暗示說：“最近都很累，難得一起，晚上早些休息吧。”

李天照覺得有道理，他們相處的時候其實還沒分開的多，是該好好珍惜團聚的時候。

於是他們夜晚風吟雲纏半宿，白天李天照還是練功，豐吟陪他練一會，旁的時候就看他練，時間不覺溜走。

山芊啟來的時候，豐吟已經提前撤了。

一些日子沒見，山芊啟展現的尤其熱情，剛來就纏着李天照說要休息會再去領千戰將印，原本說好午飯後去，結果她纏的李天照也忘記了時候，驚覺黃昏已至，也錯過了進內城的時候。

山芊啟卻不以為意，趴在床上隨意擺動着小腿，絮絮叨叨的跟李天照說他去守護城期間的事情。

李天照不禁覺得，山芊啟是不是能挑戰最淡定千戰將戰印獲得者的名聲了？

“對了，我是不是還在千山城當副城長呀？我可不想去別處！”山芊啟說罷了別的，才突然記起關心這事。

她反正也不想殺敵立功，千戰將印對她的吸引力不算大，因為她本來就是千戰將的妻子，父親又是城長，她自己是不是千戰將，對於她的生活狀態沒有任何影響。唯一的好處，就是掛着千紋劍更威風吧。

“你是留千山城，但不是副城長，是城長。”李天照覺得，這消息會讓山芊啟吃驚的。

果然，山芊啟睜着大眼睛想了一會才接受過來，然後很吃驚的叫道：“什麼？我當城長？爹呢？”

李天照把他的功績文書取了給她看，山芊啟驚呼着拿被子抱着頭說：“我怎麼會當城長！石家很麻煩的，我爹都煩他們！還有別的幾個姓氏，整天想些好處，逮着機會就鬧騰，跟不給糖吃就使勁哭的討厭小孩似得，我才不要像爹那樣天天跟他們勾心斗角！”

“我覺得讓你當城長，意思是讓山家繼續保有對千山城的控制權，城務說到底還不是你的哥哥姐姐們幫忙料理。”李天照這話發揮了作用，山芊啟立即高興了起來，兩眼放光的想着，笑了。“對呀！我就只管掛個城長的名頭威風就好了！三姐主持具體事務就好了嘛！”

她說完，突然很正經的注視着李天照，好半天，看的後者都有些納悶了，才突然捧着他臉親了口，份外溫柔的說：“我以後再也不說你鄉野出身的事了，雖然你出身差，可真是厲害的很！我這樣的妻子，你竟然能把我拉扯成了千戰將，還當了城長！以前是我小瞧你了，往後都聽你說的！除了練那個轉轉轉啊——那個我不聽！”

李天照哭笑不得的反問說：“出身有那麼讓你在意？”

“事實呀！你想，我是城長的千金，你是荒僻小山村裡鄉野出身，我瞧不上很理所當然吧。難道你覺得，我還該引以為傲？”山芊啟說罷，又笑着說：“不過你本事太大，這些就無所謂了，以後我不提了。”

李天照就不討論這個了，又聊了一會，山芊啟又湊過來，甜膩膩的說：“天黑啦，咱們早點睡嘛。”

“……睡一下午了，能不能真的睡一會？”李天照覺得挺困的，尋思着兩個妻子沒碰一塊就這樣，要是同個屋檐下，他是不是不用做別的了？

“嗯嗯，聽你的……”山芊啟嘴裏說的好聽，可從眼睛到腳，就沒一處安份的，過不多久，反倒成了是李天照不讓她睡似得。

折騰小半宿，山芊啟累的突然就睡着了。

次日兩個人一早就進內城領了千戰將印，出來的時候，李天照看見條白色的身影眼熟，追過去，發現真是天蒼山時候俘虜的那個白衣女人，村隊長說過，玄天武王給她賜名天蒼靈。

當初村子里她跟隊長走了后，就不曾見過。

這時突然碰上，天蒼靈也很意外，怔怔打量了他一會，笑了起來。

“噯——我還記得你把我在雪地里拖着走，以及晚上扔角落睡地板的‘深仇大恨’呢！”天蒼靈說完，故意板着臉，眼裡卻透着笑意，低聲問他：“現在是不是很後悔，當初那麼對待一個混沌之心？”

“後悔當初沒把你扔雪地上睡覺。巨大功績寧予險些欺辱你的人，而不予我。”李天照想起天蒼山的事情，都覺得實在生了不少風波。

“哈哈……”天蒼靈笑開了顏，聽了這話尤其解恨，末了，又正色說：“其實吧，本來也替你可惜。但轉念一想，我如果說了真相，你村裡得了封賞的全都是個死，說不定你也會遭毒手被滅口，就什麼也不說了。聽說你在守城鬧騰的很厲害，知道的都說你這樣的簡直不能惹。”

“沒有別的辦法，討債不容易。”李天照看山芊啟過來了，遠遠朝他使眼色，催促快走，就回以稍待片刻的示意。

兩個人聊了一會，有人來喊，天蒼靈走的時候，突然問李天照說：“你這幾天在都城？”

“還沒定。”

“多留两天，到時候咱倆的債，互相還了。讓你當護衛好好辛苦一趟，我呢，給你掙功績的機會。”天蒼靈又問了上哪找他，這才跟別人去裏面了。

這樣的驚喜，李天照當然喜歡，他本來還在為下一步上哪弄功績發愁。

山芊啟卻不怎麼高興，撅着嘴說：“哼！又一個被你俘虜的混沌之心，還對你這麼好，你說說，中間到底有什麼‘緣由’呢？”

“因為我可靠吧？”李天照記得，震恭弘=叶 恭弘落曾經這麼說過。

“可‘靠’！我懂——”山芊啟輕哼了聲，不快的說：“最好別讓我撞個正着，那樣我想假裝相信你都辦不到。”

“我覺得，正是因為我有讓你都不信的可靠品質！本來我覺得這沒什麼，看來其實蠻可貴。”李天照由山芊啟始終不信這事情的態度，反過來也就推敲出，應該有不少糟糕的狀況，才會讓她認為，都是那般模樣。

“嗯嗯，我丈夫肯定與眾不同！”山芊啟突然滿面笑容，然後又正色說：“這麼假裝相信你是不是聽了很開心？”

“換個話題吧。”李天照不想破壞原本融洽的氣氛，還好，山芊啟也不想為此糾纏不休，順勢拋開此事，按着肚子叫道：“我餓了！咱們吃點什麼好呢？今天也是大功勞的慶祝，不能吃常例吧？”

“……好。”李天照其實問過豐吟，知道並沒有這種說法，只是說許多戰士立大功后都會打破常規的慶賀，但也有一些珍惜功績獲得不易的戰士還是吃常例。

換言之，山芊啟是加工了一下情況，作為不吃常例的‘合理理由’。

不過這種事情，李天照覺得無傷大雅，也沒必要上綱上線非得跟山芊啟理論個對錯勝負，也不是天天如此，就只當還不知道真相了。

因為天蒼靈，李天照就在都城繼續逗留。

山芊啟知道他每天練功，夜裡跟他折騰，早上舒服的睡到臨近午飯的時候，李天照一個人練半天劍，然後一起吃飯。

下午的時候李天照邊陪山芊啟逛，邊練體勁，修鍊體印。

走過一間鍛造店時，李天照習慣性駐足打量，山芊啟拉他進裏面逛。

打鐵店裡大多都是做戰士武器修復的事情，除此之外就是重新鍛造，但還有訂製的兵器。

只是，本來兵器鑄造就很耗費功績，根據個人喜好訂製，更得花超過制式兵器五倍的功績。

這實在很奢侈，因此李天照雖然時常鑒賞，卻根本不捨得個性化訂製。

山芊啟知道這事說服不了他，她倒是想送他，奈何這麼大的功績開支，她爹不會倒貼，她也不能單方面的決定。

平常都是看看，今天本來也不例外。

他們看了一圈，正要走的時候，聽見店裡管事的生氣的罵咧個二十多歲的鑄造師。

“叫你注意注意再注意！這是千紋劍！你倒好，好好的劍身，被你鍛造成曲線形態！這麼大的製造成本，責任你自己擔！”

# 第七十五章 非常規

那個二十多歲的鑄造師也鬱悶的很，他鍛造的時候，出了差錯，劍身成了曲線，肯定也沒人要，他得倒大霉了！

李天照看他拿着的那把還沒裝配劍柄的刃身，卻覺得造型很有些意思，就說：“我想試試。”

鑄造師忙不迭的讓他挑了劍柄，迅速裝配，遞給他，唯恐轉眼工夫他就沒了興趣。

店鋪負責的人看李天照對那把怪劍有些興趣，連忙笑着說：“看着是有點怪，但沒別的毛病，你要喜歡，可以按瑕疵品的功績標準換，要是用你的舊劍交換，就只需要出一點養護的功績就行了！”

鑄造的材料都有報備，尤其是千紋劍，成本高，出了差錯，他們店裡也是有連帶責任的，屬於鑄造技藝不過關。

如果能有人要，那簡直就是救星！

李天照試了揮動，發現這把劍造型雖然古怪，他卻看着很美，曲線對他來說，才是更符合心意的，實際運用中，這把曲線劍比制式的劈斬起來似乎速度更快，需要刺擊，力量也不會弱。

山芊啟看出他喜歡，卻故作嫌棄的說：“這什麼劍呀！你也要？就算圖新鮮，也要想想哪天不喜歡了，沒有兵器店會回收，維修也不知道麻不麻煩，他們做了個瑕疵品還想換你好的千紋劍，想得美！”

那店裡管事的連忙跟山芊啟說好話，一再降低功績標準，又承諾說這裏包一定程度的維護修補之類的許諾，山芊啟感覺差不多了，才一臉勉為其難的說：“算了，你喜歡就換吧。”

李天照知道她故意壓價，原本有人要對店裡來說就是大幸事了，未免劍會有什麼問題，他就直接用功績換，按嚴重瑕疵品的標準算，只有正常劍的三折。

李天照拿了劍，店裡沒有合適的劍鞘，就送了皮的，答應遲些給他打造一副。

末了，李天照問那鑄造師：“如果讓你再造一把這樣的，還造的出來嗎？”

“……沒問題。”鑄造師覺得李天照還真奇怪，這樣的怪劍難道還準備再要一把？

李天照沒說別的，有這話就放心些了，萬一用順手了，找不到第二把就麻煩了。

離開了兵器店，李天照才把對曲線劍的喜歡顯露在臉上，一時間眼裡都是光亮，在劍身上細細觀摩打量。

山芊啟不禁噗哧失笑，看着他那歡喜模樣說：“別人的怪劍，你的心頭愛，還三折！你對功績那麼摳門，偏偏還有運氣撿着便宜。噯，現在知道多逛街的好處了么？”

“閑逛有理，閑逛有功。”李天照知道山芊啟就想等這話，直接成全了她。

兩人回客店時，有人在候着。

沒有意外，果然是天蒼靈托的人。

她有差事，讓李天照負責陪護。

“明天一早就要出發，這次既然遇上了，你也一起去吧。”李天照這麼說，山芊啟連忙答應說好。

天亮的時候，李天照不報什麼希望的喊她起來。

山芊啟果然又楚楚可憐的求說：腿軟，沒力氣！”

“好吧……”李天照無話可說了，他哪裡還能不知道，山芊啟分明是拿這當套路了！

可是，他就破不了她的手段啊！

山芊啟站在窗戶邊，故作一臉虛弱無力狀，揮手跟李天照道別，看他騎馬飛馳而去，她一臉小得意的收拾穿衣，準備去都城裡找朋友好好逛逛。

李天照在約定的地方跟天蒼靈匯合，同行的還有一男一女兩個混沌劍客，天蒼靈介紹了他們認識，一說名字，那兩個人就雙雙動容道：“孤劍李天照，十九歲的千戰將？”

“沒錯，就是他！當初就是他把我從黑暗的風武王那拯救出來，讓我得以投入正義的玄天武王座下。”天蒼靈說時一臉認真的模樣，李天照卻有點不相信，她會突然有了這般忠誠。

“幸會！”那兩個混沌劍客都很客氣，對李天照的名頭沒有惡感。

天蒼靈眉目含笑的看着李天照，末了，抬手撥了撥長發，又介紹那兩個混沌劍客，一個綽號火九劍，一個外號冰未解。

“幸會！”李天照也很高興認識兩個千戰將級別的混沌劍客。

尤其是火九劍自我介紹說，他跟冰未解都是東風州的鄉村出身，一起合作好多年了。

“像我們這種從村子里走出來的，就算到了千戰將也得靠拼殺立功。幸虧是混沌劍客才有這條路走，否則就得到城裡當種花養草的副城長了。”火九劍對李天照印象好，很大部分也是源自於類似的出身，所以很明白李天照的心情，就不為他孤劍的綽號厭惡。

“其實我們平時也不喜歡再有人來分功績，但既然是混沌之心指定我們當然沒話可說，好在是你，也很願意交個朋友。都說你的劍很快，一個照面就斬斷了大地武王所屬的暴雨劍的胳膊，這次並肩作戰，相信有機會見識了。”冰未解平時不苟言笑，此刻微笑相對，實屬不多的情況。

一行四人路上歇息吃喝的時候聊了更多，李天照這才知道，天蒼靈現在是玄級混沌之心，陰雲境之類的事情，除非恰好碰上，距離合適又有空閑，還沒有別的混沌之心能及時過去，否則她根本不會涉足。

李天照問起來，天蒼靈說她在陰雲境里找了三十顆混沌氣珠，然後才得到恩賜，允許她吸收了一顆。

而玄級的混沌之心，主要就是負責在黑雲境里的混沌氣珠找尋工作。

實際上黑雲境里百戰將級的混沌劍客雖然能去，卻是建立在沒有千戰將的混沌劍客在的情況下，否則的話，千戰將級具備優先權。

“這麼看，混沌劍客的戰印級別劃分的層次也很明確。”李天照很願意多了解這些事情。

火九劍笑着說是，又說這些是必然，否則混亂不堪，也體現不出高功績的意義，末了又突然笑起來說：“前些天聽人說遇見過大地武王那的暴雨劍，他因為丟了混沌之心，本來要降成在編戰士，虧得武王給他機會，後來立了功，保住了荒級百戰將戰印，聽說現在到處弄功績，特別急切，下手也特別狠，都說他想儘快拿了千戰將印找你報仇。”

“下次遇到他，你還是要小心。”冰未解他們本就關心混沌劍客的消息，暴雨劍是天級的八面威風力量，註定是混沌劍客里的焦點，偏偏又有這些讓人議論的事情。

“當時沒機會補一劍殺了他，料想他從此不會給我近身的機會。”李天照也知道八面威風發動后的厲害。他當時能一擊得手，實在是陰雲境剛散去，彼此都沒防備，那時近身就是劍快者勝。

“他還有個混沌風語的搭檔，叫刀娘，後天混沌劍客，刀快的很，也說是你的仇人。”火九劍說的平常，仇人嘛，大家都有，只是李天照得罪的人厲害了點。

李天照聽他們接連說起這個，忍不住猜測着問：“難道這次會跟大地武王的人遇上？”

他本來不好探問去哪，畢竟初次合作，該得考慮保密。

“我還以為你一直不會問呢。”天蒼靈笑着說：“我讓他們故意不說，就想看你能憋多久。”

“其實我很好奇，照說黑雲境不需要這麼多人一起吧？”李天照有過經驗，當然知道一個人保護混沌之心就足夠了，畢竟是為了確保快人一步找到混沌氣珠。就算處於安全考慮，兩個人保護的話也完全夠了。

如果是強行把他加進來，就真是天蒼靈硬生生把火九劍和冰未解的功績分給他。

“這次不是去黑雲境，如果是，有明文規定，我也不能超過人數把你塞進來。我們是去大地武王的地方吸收混沌之氣，有沒有危險全看運氣。”天蒼靈這才說破。

“這是什麼差事？”李天照完全沒聽說過。

“命運預測殿根據五行草的卦象，會感應到異常活躍的高濃度混沌之氣的地點，這時候就需要混沌之心的力量去吸收了帶回來。因為混沌之氣分佈廣闊，必須玄級以上的混沌之心才能執行。”天蒼靈解釋的平常，好像完全不在意風險。

“大地武王以及別的武王的命運預測殿都可能捕捉到同一個地點吧？”李天照想起上一次的混沌暗靈，事後他知道當時聚集了三路人。

“是。所以有危險，但地方開闊，大家遇上了也少有死斗，實在不行也可以退走，只是混沌之氣吸收的多和少的問題。”天蒼靈顯然有過經驗，顯得從容淡定的多。

“功績比起黑雲境如何？”李天照本來也不怕危險，何況此行還能長見識，就只看收穫高低了。

“如果能吸收一天，就可以比得上黑雲境的平均功績水平。最後結果，一半看運，一半看命。”天蒼靈的回答很有意思，火九劍忍不住笑了起來，直說：“總結的真好！”

李天照覺得他的運氣一向還不錯，這次，應該也不會糟糕吧？

一行四人趕路幾日，穿過了邊界時，只能走難行的山路，天蒼靈體力弱，需要人背，她選了李天照，笑着說：“看你這次還敢把我像布袋子似的扛肩膀上嗎？”

“不敢了，真不敢。”李天照回想着，覺得挺好笑，卻不知道到底讓天蒼靈有多大的怨念。

“你們稱得上是一段佳話了。”火九劍一身暗紅的衣裝，披風也是同色，只是背後繪了九團火焰，從開始就為他們這種交情嘖嘖稱奇，照常理，俘虜該是恨抓他的人，即便心胸開闊些，也不至於還建立交情。

“我是要出一口惡氣！”天蒼靈嘴裏說的兇狠，卻又很快憋不住的笑了出聲，想起屋子里，她害怕李天照侵犯，結果他卻說她要到床上睡覺是想得美。那種落差感，實在令她終身難忘。

“好好好，現在我背着你穿山越嶺，不知道比當初走的遠了多少，就算有滿腔惡氣也出完了吧？”李天照背着她邊走邊觀察山林的情況。

“還早呢，下回有苦差事還把你喊上！”天蒼靈正說著，李天照突然停了下來，她還以為他開玩笑，卻見他蹲下，盯着前方地上，一截露出來些許的枝木。

“附近應該有人。”

# 第七十六章 黑暗，私密

李天照也用過這辦法示警，埋粗細合適的干枝，別人走過一踩就斷，相當距離內就能聽見。

火九劍和冰未解雙雙拔劍在手，警惕的打量周遭，低聲說：“混沌之心認為該避開還是該打？”

“離地方還遠呢！不會這麼巧，在這碰上敵人吧？”天蒼靈有些緊張，正常情況不會這麼快遇敵。而是在目標區域的一片地方各自吸收混沌之氣，到後來範圍縮小了，才會碰上。

她一點都不想半路動手，對方也不是吃素的，不能迅速把人拿下，結果是互相糾纏騷擾，誰都不能好好的多吸收些混沌之氣。

李天照提醒他們避開樹枝，行走時多看路，他自己則先一步往前探路。

李天照仔細觀察氣流的變化，不斷前移，卻並沒有發現相當範圍內有人活動的氣流特徵。

片刻，他在林中看見熄滅了的火堆，早已冷了。

火九劍他們趕上來后，周圍搜尋，基本可以確認，應該是昨夜有人留宿的痕迹。

“肯定是從那邊山路過來的，也就是黃金武王的人。”火九劍很確定的結論，因為他們之前沒有在山林里發現新進有人趕路的痕迹，如果是自己人，那麼途中某些地方必然會經過，只有不同方向的突然相遇才會是眼前情況。

“那就是說，黃金武王的人至少比我們早一天出發，從距離推算，十之八九是三人行。”冰未解知道命運預測殿得知信息的時間差距不會很大，流程也差不多，也就可以推算出大約是常在哪裡活動的哪些千戰將混沌劍客。

三人行是三個混沌劍客的合稱，因為他們長期三個人一起行動，很少分開，因此就被叫做三人行。

李天照尋思着現在他們在暗，黃金武王的人在明，他有把握能不被發現的跟上，那就有有很大機會突襲得手，於是就琢磨着兩邊混沌碎片和戰印絕技的特性，考慮着如何利用環境和襲擊優勢贏一場大的。

天蒼靈這時卻慶幸的說：“不用碰上就好，我們別走太快，等到了前面合適的地方，繞路避開。”

“好！”火九劍很贊同。

“嗯。”冰未解也沒意見，這是理所當然的常規操作。

“我們可以跟上去襲擊，很大機會迅速破敵，並且俘虜了他們的混沌之心。”李天照覺得必須說出意見，這可是好機會。

然而，其他三個人都看着他，眼神有些複雜。

火九劍和冰未解不好說什麼，只是面面相覷的看了眼，都讀出了差不多的意思。

‘這人膽子真大。’

天蒼靈卻不客氣的說：“李天照你俘虜混沌之心上癮了吧？偷襲也不可能一下子把三個混沌劍客放倒呀！大概率是打傷了他們，他們跑了，接着我們自己就暴露了，遲些他們肯定報復，故意曝光我們的大致方位，鬧不好會被大地武王那邊的圍攻。咱們穩穩噹噹的各自吸收混沌之氣，正常都能吸收一天半的時間，功績很高的了！”

李天照實在覺得這是好機會，但他一個人顯然對付不了三個混沌劍客，再者只要跟着，後面也還有機會，就說：“我跟着他們，避免丟了行蹤，等我們吸收完混沌之氣，如果有好機會，再動手怎麼樣？”

天蒼靈喜歡妥當點，但吸收完混沌之氣了再襲擊的話，其實也很難有機會，萬一可以，那試試也不虧，不行的話就走人了嘛，也沒大風險，於是點頭答應說：“那倒可以！你這人真是貪功膽大，難怪當年一個編外戰士敢追着百戰將。”

李天照只是笑，那時候說到底，也是不知道百戰將有多厲害，就想着那人虛弱無力該有機會，如果真是清楚戰印力量的差距，可能就沒有僥倖心理了。

火九劍和冰未解也都覺得確保了戰果之後再圖謀大的，是個能接受的好主意。

於是李天照正要一個人走快點，天蒼靈卻喊他說：“那也得繼續背我呀！”

“行！”李天照拿她沒法，這麼久了，當初那點怨氣還沒消呢？非得讓他背着，她才覺得解氣？

這麼一來，也就索性一起行動了，李天照開始走的快些，等在氣流中把握到前方敵人的痕迹了，就放慢腳步，保持距離。

而這時，火九劍和冰未解還完全聽不到任何響動，只能靠林中的痕迹知道，的確是有人經過，卻不可能知道離他們有多遠。

天蒼靈讓李天照背着，抱着他脖子，有時心血來潮沖他耳朵吹氣，看他痒痒，就高興的笑，累了，就趴他肩膀上眯一會。

混沌之心沒有戰印力量，山路本就要人照料，同行的混沌劍客這種時候，就有責任和義務。

遇到有水的地方，天蒼靈想洗澡，冰未解就給她守着；她餓了想吃點野味，火九劍和李天照就負責去找尋獵物帶回來。

這天夜裡，天蒼靈突然醒過來，推醒了李天照，可憐兮兮的說：“我想喝水。”

“我這有。”李天照取了水袋，她卻撇嘴說：“去溪邊喝嘛，我還要裝水。”

“好吧。”李天照拉她走了幾步，她又要他背着，然後得意洋洋的說：“哼哼，知道得罪我的下場了吧！”

“是是是，知道了，太可怕了！”李天照知道她愛聽這話，就如她所願好了。

實際上腦子不糊塗的都清楚，天蒼靈有點怨氣是真的，但此番哪裡是報復他啊，明明是好意給他掙功績的機會，還不該滿足一下她的小‘報復心’？

“哼！你這人，現在裝乖。等事情辦完了，肯定就不讓我欺負了！”天蒼靈覺得李天照真神奇，黑乎乎的什麼都看不見，他卻能走的很快，像有夜視之能那般。

“那是當然的！不能一直理所當然的被你欺負吧？你出惡氣也得有限度啊！”李天照也承認的爽快，剛說完，他突然輕聲：“噓！”

“怎麼了？”天蒼靈嚇的抱他脖子更緊。

“先別說話，溪水邊有人，塊頭很大，莫非是敵人？”李天照大步在黑暗中疾走。

“那、那我不喝水了，咱們回去呀！”天蒼靈緊緊揪着他衣服，又不敢太大聲說話。

“噓——”李天照覺得空氣的流動有點奇怪，特徵上來看，應該是個很粗壯的人在溪邊的石頭上躺着，可是，卻又一直在動，誰躺那還那麼不安分呢？

天蒼靈怕驚動了敵人，就不敢說話了，心卻提了起來，唯恐遇敵動手，那多危險呀！

李天照背着她感到溪水邊，距離更近些時，聽見了響動，於是他不由臉色微紅，更覺得詫異。

石頭上不是一個塊頭很大的人，而是兩個抱作一團的人，所以一直在動，因為是在做男女之事。

冰未解偶爾特別大的哼聲都聽的清晰，看來正在興頭上。

‘他們不是都有婚配，怎麼會如此？’李天照暗覺吃驚，正準備往下游去，天蒼靈卻拍了拍他，扯他衣服，示意再靠近些。

李天照不想理他，她就掐他表示抗議，看他還往遠了跑，天蒼靈生氣之下直接咬他耳朵！

李天照只好遂了她心愿，折返了往火九劍那邊過去，挑了個合適的位置，背着她在石頭后偷聽。

天蒼靈聽的十分認真，又很緊張的死死抱着李天照脖子，身體也貼他背上特別緊。

李天照感覺她呼出來的氣息也份外的火熱，脖子上都開始出汗了。

還好，沒多久，冰未解一聲特別的呼喊，緊接着火九劍也發動狂風暴雨，而後又很快偃旗息鼓，平靜了下來。

末了，就聽溪水的聲音，片刻，又聽冰未解說：“明天該就到地方了，你也不能忍忍？”

“回去一趟對着她就煩躁，都城裡接了差事就出發，路上顧慮李天照憋到現在了，還忍？等差事完了，你回去有個乖巧的男人伺候的舒服，我又得面對噩夢。”火九劍的語氣里沒有多少激動，透着的卻是絕望之後的麻木。

“別說的我好像多喜歡回去！我跟他不是一路人，看他天天跟一群人混時候，就喜歡聽人吹捧時我就特別煩！你說，這些年我設法託人給了他多少機會，他每次表現連个中等都沒有，功績我根本指望不上他，這輩子都得讓他拖着了。他對我乖巧聽話，他能不嗎？經常浪費功績，坑都是我填，還要給我臉色的話，我還能回去？旁人早有孩子了，我都千戰將了還不願意要，還不就是因為他！”冰未解說起配婚的丈夫，也是滿腹怨氣。

“……我經常都會冒出個念頭，設法弄死了她算了！但想到她也沒大錯，就是本事差了點，跟我說不上話，長的太可怕了點，因為這就謀殺她，我到底又干不出來。但想到一輩子都得面對她，我、我又真不甘心！”火九劍長嘆了口氣，滿腹悲憤。

“這念頭我又何嘗沒有？但說到底，像你說的，還是做不出來，尤其想到他自知本事平庸，在我面前真是做到了為奴為仆的地步，我又怎麼忍心？”冰未解嘆氣，末了，又說：“回去吧，出來了不提他們更好。”

兩個人牽着手，離開了溪水邊。

李天照等他們走遠了，才去溪水邊，天蒼靈喝水還不夠，讓李天照帶她到水深些的地方，把衣服脫了，直接洗澡！

“……也不等我迴避？”

“黑的伸手不見五指，你能看見什麼呀？”天蒼靈卻不以為意，又說：“別走遠了，怕。”

“你不是洗過澡嗎？”李天照只好駐足側旁。

“哼！你哪裡明白，這種幻想渴望又不可得的痛苦！不讓水冷一冷，我睡的着嗎？”天蒼靈嘆着氣，覺得當混沌之心千般好，就這一個不好，偏偏特別折磨人。

“那你還要偷聽？”李天照覺得她是自討苦吃。

“不知道是什麼滋味，特別好奇，偷聽了就能有無限遐想。反正十天半個月的，也總會輾轉難眠的熬一回，不差多難受一次了。”天蒼靈說罷，又問他：“哎，你跟我說說嘛，你跟妻子的時候到底什麼滋味？”

“隱秘，無可奉告。”李天照拒絕的很乾脆，末了又補充說：“說了也沒用，各中滋味體會和言道永遠是兩回事。”

“……那你摸摸我試試！”天蒼靈突然提出如此要求，李天照不禁愣住，末了，她還說：“你背着我時，挨着你就覺得特別舒服！”

“我結婚了。”

“他們不也結婚了？”天蒼靈反問。

“假設是你丈夫，還這麼說么？”

“……哎！你好討厭！”天蒼靈蹲水裡，但水到底還是太淺，只到她腰上。

“我聽說，混沌之心的力量如果失去，等於是背叛武王的重罪，必死無疑。”李天照是聽豐吟說的。

“有時候，真想體驗一次然後死就死了。但冷靜下來了，當然又知道這念頭很傻。混沌之心就是武王搜集混沌之氣力量的容器，只愁不夠多，當然不允許失卻。”天蒼靈澆着水，說了會話，情緒平復多了，才又站起來穿衣。

李天照看不見，卻聽得到她的響動，而衣物，本就是他拿着，要一件就遞過去。

# 第七十七章 美差

天蒼靈穿好了衣服，讓李天照拉着走出溪水時，突然說：“李天照，你想不想以後有掙功績的事情都一起？”

“有功績儘管喊我！”李天照覺得這問題簡直不用答。

“好，那你就是我的守護劍客了！”天蒼靈很高興。

李天照覺得這話多餘，一起行動他本來就是保護她的劍客啊。

天蒼靈卻特別開心，又讓他背着回去。

因為有她之前說的話，李天照背着她時，都不由自主的會多想，也會對身體接觸的區域份外敏感。

路上天蒼靈的話也特別多，回到宿地時，火九劍和冰未解似乎已經睡了。

但他們是否發現李天照和天蒼靈不在？

那麼，是否會疑心他們的事情被撞見了呢？

李天照卻不知道了，他只是裝作不知道。

次日天亮，一行人繼續趕路。

火九劍和冰未解看起來一如往常，李天照也就只當什麼都不知道。

只是，聊天的時候，火九劍卻突然把話題轉到他妻子上，說了沒幾句，又扯到冰未解的丈夫身上。

李天照也就明白了，他們心中存疑，才特意說些自己的事情，萬一夜裡被他們撞見了，也能讓他知道其中的緣故，也就是希望他別對人說。

火九劍言語中最介意的就是妻子的容貌，說是奇醜無比。

說了好些，李天照實在忍不住反問說：“有那麼不堪入目嗎？”

“你有沒有見過戰鬥中臉被鎚子砸中后變形的模樣？就差不多那樣子，我每次看到她，就會想到被鎚子砸爛了臉、又沒去治療殿，自然長好的模樣。你知不知道第一眼看到素未謀面的妻子，竭盡全部的努力去克制，還是忍不住當場嘔吐的感覺？你知不知道夜裡睜眼看見她的臉，剛開始能直接把我嚇的驚駭大叫的滋味？”火九劍喟然長嘆，一臉痛不欲生的模樣，悲聲道：“我根本不願意傷害她，但這些反應我沒辦法控制。我並不是很在意容貌的人，但一個人不能丑的太過份了啊！而她——真的是丑的太過份了！”

好吧，李天照沒見過那麼丑的人，確實不懂他的心情，也就不說什麼了。

冰未解的丈夫，總結起來就兩個問題，一是本事差；二是常浪費功績。浪費功績呢，一是被朋友吹捧恭維的高興了就請客，身邊朋友知道他吃這套，就常吹捧，他就常請客；二呢就是好跟人打賭，腦子一熱時還賭的不小，於是總踩進‘朋友’設的套路里。

李天照聽了些事例后，突然慶幸他家裡的那位對比之下還挺好了，只是掙功績不能指望，日常花費稍微多點，但好歹沒這些坑人的破事，看起來她也不容易着這些道。李天照覺得山芊啟只是好逸惡勞，所以腦子都用在如何舒服過日子方面了。

天蒼靈聽着，心裏也替他們可憐，卻不好說同情的話。

因為要避免非議玄天武王的配婚制度。

冰未解說了許多，末了又嘆氣說：“其實我最初沒這麼拼，理想就是當百戰將，實現了后就想輕鬆些過日子。那段時間呆在家裡的時間多，才對他了解了更多，最後發現，跟他一起生活，我還不如出來拼殺呢！”

“這簡直就是我的心聲啊！”火九劍再次喟然長嘆。

李天照不由又產生了個念頭，如果命運預測殿的配婚是準確的，那諸如此類的情況又是為什麼？

他們哪裡合適呢？

兩個混沌劍客走在一起成為夫妻，不是更合適嗎？

如果非要強行解釋，李天照只能覺得，大約這種配婚的意義，就是能讓火九劍和冰未解擁有持續拼殺立功的動力？

如果這也算是解釋的話……李天照又要問，命運預測的‘合適’準則到底是什麼？

李天照不由產生了疑問。

他覺得，這也是火九劍和冰未解的疑問。

可是，誰也沒有說出口。

天蒼靈反而用一段話終結了話題。

“命運預測殿的所有配婚，都一定有深刻的意義，如果是苦難，那一定是在償還罪孽；如果會困惑，那是因為渺小的我們看不到命運預測師眼裡那麼長遠的未來。所以我們只需要堅定不移的殺敵立功，當踏入武王殿，得到偉大玄天武王賜予永生的時候，就不再是渺小的塵埃，就能看到天地的真理。”天蒼靈的神情很認真，語氣很虔誠。

可是……李天照想到昨夜溪水裡的她，總覺得，存在錯差。

但這番話永遠是對的，無人可以反駁，即使誰心裏覺得是錯的，也不能反駁。因為對的一定是武王，誰如果說武王是錯的，那錯的一定是這個人，而這份錯的罪責，需要付出生命作為代價。

火九劍和冰未解都閉上了嘴，他們也必須說這話是對的。

一行人，繼續趕路。

李天照憑藉對氣流的把握，隔着較遠的距離，也知道前方那四個敵人大約在哪裡，是否在行走等等信息。

毫不費力的就能遠遠跟着，完全不怕跟丟。

他們從開始穿過山群后，又走了一段荒僻的路，又進了大地武王所屬的山林地帶，天蒼靈終於說：“到了。”

李天照不想丟了那幾個敵人，商量着由他跟着，但天蒼靈不同意，火九劍和冰未解也說分兵太危險，萬一遇到大地武王的人，他們人少處於劣勢。

保護天蒼靈到底是第一位，李天照還想再商量，天蒼靈突然不高興的注視着他說：“你說過當我的守護劍客，怎麼能丟下我？你不就是怕丟了他們行蹤嘛！不用擔心，一定會爭奪最後部分混沌之氣的，那時候大家都知道彼此的大致方位。”

火九劍和冰未解有點吃驚的交換了眼神，旋即又會心一笑。

李天照顧着跟天蒼靈說話，沒看見，但不再說分兵的話了。

走入混沌之氣特別濃郁的範圍時，眼睛看不到有什麼特別，但李天照卻感覺到戰印吸收的力量超過了平時兩倍，而體印更是超過了尋常近十倍！

‘我的千殺之力難道是靠體印吸收混沌之氣，直到能覺醒嗎？’李天照暗覺奇怪，他故作不經意的問火九劍說：“這種混沌之氣異常濃郁的地方，我們戰印吸收的力量一般能提高多少？”

“畢竟是開闊之地，濃度沒有雲境那麼穩定，中心區域最高遇到過快五倍的情況。現在這裡有兩倍的吸收效率，說明混沌之氣的濃度很高了。”火九劍不止一次參与過這類任務，他已經是地級千戰將了。

“這類任務除了功績高，另一個好處就是能快速提升戰印的力量。”冰未解也是玄級千戰將。

實際上她跟火九劍過往獲得的功績差不多，但現在卻差了近兩級的功績，火九劍這次任務后預計可以升到天級千戰將。其中的差別，就因為她家裡有個浪費功績的丈夫。

李天照知道了戰印吸收的速度相同，就又不經意的問：“你們修鍊體印嗎？以前聽人說，體印修鍊了，戰印絕技會更厲害，也不知道真假。”

“純屬歪門邪說，你是沒進過修身殿才會相信。體印的混沌之氣濃度無法提升，修鍊的量再多，始終超不出十戰將戰印級別，毫無價值，別浪費精力了。”火九劍哂然一笑，知道許多沒進過修身殿的戰士，都會胡思亂想。

“原來如此。”李天照一副受教的模樣，其實心想的是，他的體印的混沌之氣濃度就已經是千戰將戰印級別，儘管是千殺之力的作用，但也說明是可能提升的。

“有了戰印絕技體印就不必理會了。”冰未解打量着周圍，並沒有狀況。

他們三個聊天說話，等到天蒼靈把周圍一片的混沌之氣都吸收進體內，存在混沌之心了，才又繼續移動，約莫走出幾公里，聽她說停，就等她再次吸收。

李天照很快也就明白了，為什麼他們三個都不希望發生戰鬥。

這差事，其實沒有什麼危險。

一大片的山林地帶，從時間推算最多就三路人，最快一天，最慢两天多就能把混沌之氣吸收的差不多。

安安全全的一起吸收混沌之氣，最後三方獲得的功績差不多，完事了各回各家，歡歡喜喜報功就好了，幹嘛要冒險廝殺？

事實上也果然如此，這般吸收了近两天，一直沒有睡覺休息的天蒼靈神色憔悴的說：“可以回去了，最後一點濃郁的混沌之氣也沒了，大地武王和黃金武王的人在那邊、那邊，我們回去時避開着點。天照，我要睡覺。”

吸收混沌之氣的過程，天蒼靈是真的辛苦，她不能停，因為敵人的混沌之心不會停，睡覺的工夫得少吸收多少混沌之氣？

於是就得挺着，只有每次移動的時候，被李天照背着，稍微眯一會，一到合適距離，就得喊醒她起來吸收混沌之氣。

這時終於忙完了，天蒼靈趴在李天照背上就睡着了過去。

李天照卻仍然惦記着獲取更大功勞的事情，走了段路，決定休息的時候，他就試着跟火九劍和冰未解提，兩個人都面色作難的說：“還是先確保戰果，等混沌之心休息好了，睡醒了再說吧。”

等睡醒了再說？

李天照當然知道這是託詞，那時候他們沒走，敵人也早走了，丟了行蹤，還怎麼去追？天蒼靈醒了也根本不會答應去。

‘他們對功績的追求到底沒我這麼急切，他們不去，我自己趁天黑過去吧！’李天照打定主意，就直接說：“我過去探探情況，天蒼靈還在休息，勞煩你們先照看。”

“還是別去了吧！你一個人萬一被發覺，那邊至少是兩三個混沌劍客，怕你想回來都難！去了又能做什麼呢？”火九劍份外認真的勸說，他和冰未解不可能因為李天照的一意孤行被拖進不合適的行動里，能做的只是勸阻。

“沒事，我就探探。夜路我熟悉，也不怕黑，說不定能碰上敵人的混沌之心起夜一個人閑逛呢？”李天照語氣輕鬆，說著異想天開般的便宜事。

火九劍知道他主意已定，只好嘆氣說：“千萬別衝動，無機可乘的話就快點回來。”

“好。”李天照獨自提劍去了。

# 第七十八章 未知的恐懼

冰未解無可奈何的搖搖頭，對火九劍說：“這個孤劍李天照，還真是名不虛傳。都說沒有他不敢想的獨功，今天我算是信了！”

“沒事，他雖然膽大，但也心細。無非是想碰碰運氣，總不會狂妄到一個人對三個混沌劍客下手。”火九劍自顧撥動火堆，把烤熟的玉米取出來吃。

他並不擔心，冰未解覺得是這道理，除非是不想活了，否則絕不可能這麼干。

於是兩個人吃着烤玉米，隨意聊着別的話題。

可是，李天照並不是為了去碰運氣。

他在黑暗的山林中，看着三個人圍坐火堆旁，一邊隱約躺着個人，估摸是在休息的混沌之心。

李天照憑藉對氣流的把握，基本了解了敵人周圍的林木分佈以及地形環境。‘那邊的小坡可以靠近過去藏身，等他們入睡，火堆熄滅，月被雲遮擋的時候襲擊，戰印絕技二十步的衝刺距離，襲殺一個目標該沒問題，得手同時奪劍就走，至少也是個混沌劍客的千戰將戰印的大功！’

李天照擬定了計劃，就一動不動的耐心等着敵人休息。

他從開始就沒打算空跑一趟，平時想遇到千戰將的敵人並且分到大功不知道多難，豈有遇上了不爭取的道理？

夜，越來越深。

火堆旁的人，聊了許久，才終於有睡意。

火堆仍然在燃燒，李天照就繼續耐心的等候。

襲擊的時候有火光與否，對於敵人而言，差別很大。

夜，更深。

一隻蠍子在黑暗中爬了過來。

還沒挨着李天照的腳，就被他一劍刺中。

而劍尖卻沒有觸及地面，全無響動。

火堆，終於熄滅了。

一片林地，陷入了黑暗。

只有天空的月光，透過枝恭弘=叶 恭弘的空隙，灑下來一片片的碎光，照的朦朧。

李天照繼續耐心的等着，他當然不指望混沌之心會一個人起來。

他只是，想等月亮被雲遮擋的時候，哪怕只有片刻，那也夠了。

一大片雲，漸漸靠近着天空的彎月。

李天照已經蹲守了很久，卻一點都不焦急。

夜更深了。

三方的混沌之心都疲憊不堪的沉沉入夢。

雲，遮擋了月光。

一大片山林，逐漸陷入了黑暗。

蹲守已久的李天照原本平靜的眸光突然變的銳利，黑暗中，他悄無聲息的一躍出去，如此掠過數丈距離，雙腳還沒落地的時候，他又驟然發動戰印絕技！

白光托着他的身體，讓他驟然變的輕盈，與之同時金色的混沌之氣猛然爆發一股強勁的推力，讓他的身體如離弦之箭那般，猛的橫空急沖了二十丈遠。

這時李天照的腳才着地，他在地上一點，發力，再度躍起。

兩棵樹之間，吊床上抱劍而睡的混沌劍客聽見動靜，猛然驚醒！

可是，不容他來得及反應，看見的是一道金紅白的三色劍光，在他身體上方！

“敵襲——”那混沌劍客感覺抱着的劍擋住了劍光。可是，卻感覺劍控制不住的飛了出去。

下一刻，看見劍光繼續朝上閃逝，他才明白過來，劍光是自下而上來的，他看見在上方，是因為那時已經斬斷了他的身體，他抱着的劍跟劍光碰上的時候，他已經無法發動力量了。

另外兩個驚醒的混沌劍客迅速拔劍，可這時，李天照已經收斂了混沌之氣形成的光亮。

那兩個人聽到異常的聲響，捕捉到李天照的方位，其中一個急忙揮劍遙指，剎時間一蓬紅色光束飛射了出去！

紅光照亮下，他們才看見李天照抓着斬斷的吊床繩子，撞向大樹，這時雙腳正踩在樹上，借力一躍，飛身躥了出去。

那團紅色的光束從樹旁落空過去，另一個混沌劍客急忙追李天照去的方向，出手落空的看見吊床上一分為二的同伴，怒容滿面，提劍就追。

響動驚醒了混沌之心，她醒過來，亮起火摺子，見人不在，聽到追喊的聲音，急忙叫道：“你們去哪裡！快回來保護我！”

李天照借樹身力量躥出去時，追上弔床上混沌劍客那把拋飛出去的劍，一把抓住，落地就疾奔進光線不好照亮完整的高低起伏之處。

那兩個追趕的混沌劍客奔走中燃起火摺子，只見一條身影閃出前方坡地。

混沌之心這時候又呼喊了起來，他們雖然不甘心，卻也沒想到敵人會是單獨行動，恐怕還有埋伏，只好掉頭回來，一個人背起混沌之心，另一個拎起包袱，迅速撤離原地，連吊床上那個同伴的遺物都無暇收拾。

李天照通過氣流的變化，知道他們的動向，不由長吁了口氣。情況發展，如他預料中最好的那般。

對方果然不敢放開了追擊，既擔心被埋伏，又擔心混沌之心被劫走。

只是，接下來那兩個人肯定不會再停下歇息，必然帶着混沌之心一路疾走撤離，他沒機會再偷襲。

李天照得了一個千戰將混沌劍客的戰印功勞，本該回去了，但夜還長着，他就繼續吊在那群人後面，保持着他能把握他們，敵人卻不知道他是否在後面的合適距離。

兩個警惕性十足的混沌劍客，他想偷襲是沒機會的。

但李天照尋思着，黃金武王的這三個人受了驚嚇，現在是繞路在跑，會不會碰上大地武王那邊的人呢？

天蒼靈他們如果知道他這麼想，肯定會說他凈想好事。

不過李天照覺得，有機會的時候，為什麼就不能想？什麼情況都可能發生，對他最有利的情況為什麼就不能發生？

大地武王的人如果跟黃金武王的遇上，發現後者少了個戰鬥單位，難道還會不動手？

李天照跟了一段，發現他確實想的太美。

三個混沌之心在吸收完濃郁的混沌之氣時，大約都知道爭奪吸收的另外兩個在什麼方向，雖然之後都有移動，卻都需要儘快找地方停下來休息，而且慣常都不會主動攻擊，相對而言防備心沒那麼強，也就可以估計彼此大約在哪個方向，什麼範圍。

黃金武王的那兩個混沌劍客帶着混沌之心繞路快走，卻有意選擇了避免會跟大地武王的人躍上的方向。

李天照估摸着是沒機會了，準備去碰碰運氣，看能否遇上大地武王那邊的人。

正在這時，黑暗的樹林里，突然響起了驚恐的叫聲！

黃金武王的兩個混沌劍客急忙停了下來，從聲音判斷，竟然就在他們前側方，沒有多遠。

李天照也覺得奇怪，火九劍不可能去襲擊大地武王的人，黃金武王的人的動向在他掌握之中，那麼，是出了什麼事？

‘是不是大地武王那邊故弄玄虛，想引人過去？’李天照暗暗懷疑，緊接着，又聽見把女人的聲音大叫道：“快走啊！”

然後，那方向上，有斷開的樹拋飛了起來，在朦朧的月光下，凌空翻旋了好幾圈，才又墜落下去，砸的一聲驚響，又震動了好幾棵樹上的枝恭弘=叶 恭弘。

驚變，令人不安。

尤其是黃金武王的人，明明他們剛遇襲。眼下這動靜也不像是故弄玄虛的陷阱，倒像是大地武王的人處境危險似得，難道說，玄天武王那邊的人破了規矩，來的人多？襲擊了他們之後又去襲擊大地武王的人了？

情況不明，黃金武王的人停在原地，一時不敢亂走。

李天照保持着距離，確保不會丟失了黃金武王的人，同時朝着聲源方向移動過去。

卻沒走多遠，就捕捉到氣流中的情況，分明是一個人背了個人在急速狂奔，更遠處，還有兩個人在打鬥似得。

正這時，夜空中突然憑空閃亮了一陣電光，不是從高空落下，而是從林木中突然飛躥起來，直接把一棵大樹電成了焦炭！

‘是不是混沌碎片中的混沌驚雷？’李天照對比聽說的驚雷力量特徵，暗暗揣測。

氣流的變化讓他知道，奔走的兩個人朝着黃金武王那三個人的方向。‘豈不是便宜了他們？’

李天照急忙移動過去，打算趁機再來一次襲擊，絕不能坐看黃金武王的人撿個大便宜。

他剛移步，就發覺氣流變化中兩個打鬥的人似乎分了勝負，只剩一個人在急速狂奔，而且那人的奔走速度很快！

‘奇怪了！難道大地武王那邊，只被一個人襲擊？還是有別人在後頭？’李天照暗覺情況奇怪。

片刻，大地武王那邊背着混沌之心狂奔的混沌劍客，終於遇上了黃金武王的人。

黃金武王的兩個混沌劍客本來是不想亂走，突然聽到有人跑過來的動靜，就躲了起來，藉著月光，看見有人過來，他們打手勢示意，決定伏擊。

等到大地武王那個背着混沌之心的人跑過來時，黃金武王的兩個混沌劍客猛的從樹后殺了出來，分左右一起發動襲擊！

一團火紅的光束，在夾擊下射中了大地武王的混沌劍客。

那人在混沌煙火光束持續不斷的衝擊下，姿勢根本穩不下來，滿臉不甘和憤怒，卻連聲音都發不出來，就那麼被光束不停射中身體，被震的接連不斷的朝後拋飛。

黃金武王的那個混沌劍客一擊得手，根本不給他反擊機會，挺劍追着那人維持着混沌煙火的發動狀態。

而另一個黃金武王的混沌劍客看同伴得手，混沌煙火擊中敵人，也就等於必勝，他也不需要再去無謂補劍，就自顧過去一把拽起摔倒地上，臉色煞白的混沌之心說：“我不想傷害你，請配合。”

那混沌劍客話剛說完，發現面前大地武王的混沌之心的目光焦點，突然集中在他背後！

他驚覺危險，急忙前沖，回身，揮劍——

可是，已經晚了。

發動戰印絕技的李天照帶着一條殘影，飛閃而過，劍光，已經把那混沌劍客斬開！

“啊——”大地武王的混沌之心一聲驚呼，直到李天照拽掉了那隻、還抓着她的、混沌劍客的手，她才連步後退，從驚嚇中稍稍平靜。

李天照轉身，沖黃金武王的混沌之心目光示意，他左手拿着剛才奪來的劍。

劍尖，就在那混沌之心面前。

黃金武王的混沌之心看着劍尖，連忙配合的撿了地上混沌劍客的劍，然後忍着驚怕，示意絕對不會呼喊。

這時，那個大地武王的混沌之心從驚嚇中恢復了些，驚急又不敢大聲的哭求着說：“快走！快點走！快呀——嗚嗚，求你了，快帶我走——那人快追上了，那個可怕的人快追過來了！”

# 第七十九章 相同、又不同的劍

‘奇怪，什麼人襲擊，把她嚇成這樣？’李天照把她們兩個簡單的迅速捆在一起，另一頭綁在樹枝上，又堵住她們的嘴，然後在樹后的陰影里，靜靜的等着。

接下來，情況還大有可為，李天照怎麼會錯失機會？

這時候，黃金武王那個擁有混沌煙火力量的，已經把大地武王那個混沌劍客連番轟擊，直震出了二十多丈遠。

他摸着頭臉上的熱汗，並不知道背後有李天照當了黃雀。

他俯身撿起擊殺的目標佩劍，正準備回頭，突然聽見前方林木中有動靜，而且來勢極快。

就這麼片刻，那混沌劍客已經看到條矯健的身影，手裡握着把劍，接連穿過林木的陰影，朝他疾衝過去！

那混沌劍客不知道來者何人，但這時候已經不易避退，他又仗着背後有夥伴能很快趕上來，於是挺劍迎擊，直接發動混沌煙火的力量！

剎時間，一蓬火紅的光束，從他劍上噴射了出去！

衝過來的那人，竟沒有避開的意思，當火紅的光束迎面射到，才看見他豎劍面前，劍上突然亮起面五顏六色的圓形光罩。

下一刻，那些火紅色的光束，持續不斷的紛紛折返。

黃金武王的混沌劍客大驚失色，急忙錯步退避，擔心‘應該在趕過來的同伴’不知道厲害，口中大叫道：“當心！是混沌光鏡！”

但那人背後，根本沒有支援。

因為他的同伴，已經被李天照襲殺。

可他卻以為有，憑藉一貫的默契，他根本不需要回頭，就能預料到同伴這時應該衝到哪裡了，接下來會如何動作，而他該如何配合。

於是那黃金武王的混沌劍客在退避中，突然發動戰印絕技，長劍遙指衝過來的身影，隔空射出一道光束！

‘等他們分出勝負我再擇機出手。’李天照認識這戰印絕技，當初在豐收城的百戰將對他用過，射中人時有很強的衝擊力，是配合作戰很厲害的功效性戰印絕技。

這一擊，如果被避開，那麼混沌劍客的同伴就會發動戰印絕技截擊；如果擊中，承受衝擊后就會短暫受阻，必然要承受他們二人合擊。

飛射的光束，一閃，射中了那人劍上，爆開的光暈照亮了一張年輕，瘦窄，蒼白的臉，但嘴和下巴，卻都是血。

‘得手了！’一擊命中，那黃金武王的混沌劍客振奮不已，眼看着對手的劍在衝擊力作用下被震開一旁，門戶大開，那劍擺的幅度，絕來不及再發動混沌光鏡抵擋他的混沌煙火！

黃金武王的混沌劍客抓住機會，一聲大喝，長劍前刺，引動混沌碎片的力量，就要拿下對手！

勝負已分，李天照也看的出來，那人的劍正常情況下是不可能來得及回防的了。

但下一個瞬間，李天照卻驚的險些從樹后沖了出去！

因為那個臉色蒼白的窄臉男戰士被震開的劍，突然隨身形旋動，一併劃出了尋常不會出現的曲線軌跡！

‘千殺劍！’李天照簡直不敢相信。

飛閃的劍光，搶在黃金武王的混沌劍客之前，斬斷了他的脖子！

那人捂着脖子，瞪大着眼睛，無論如何不明白，為什麼對手的劍會如此迅快……他掙扎着極力扭頭，才發現，原本應該默契衝出來的同伴，竟然蹤影不見！

黃金武王的混沌劍客倒在地上，等待着生命的徹底消逝，那臉色蒼白的男人一把揪着他的脖子，把他提起來，咬爛他的肩膀，對着肌肉最健壯的部位猛的咬下去，硬生生撕扯了塊肉起來，嚼了幾口，又吐了出來。

臨死之際還承受這等痛苦，那黃金武王的混沌劍客卻又發不出聲音，只是目光中，透出來極度的恐懼情緒，他眼裡的敵人，簡直不像是正常人類！

那窄臉的男人吐了肉，俯身撿起劍，取下了上面的戰印，就見他渾身亮起彩色的光芒，緊接着，戰印裏面一團混沌之氣，瞬間飛進他嘴裏。

末了，他收起戰印，丟下劍不管，朝着李天照的方向大步疾奔過去！

‘這傢伙……’李天照原本下意識的以為這人是殺死他母親的仇敵，但轉念一想，那人並不是混沌劍客。

後來見其異常行為，他不由想起混沌暗靈，豐吟後來跟他說過，混沌暗靈什麼肉都吃，包括人！

而且智力會不斷進化，很快就能學會使用工具，武器，戰技等等，因此只有剛成形的時候最容易對付，錯過那時，後面想對付就會越來越難。

‘他竟然把戰印中的力量直接吸收了！’李天照憑藉對氣流的把握，知道那傢伙馬上就要過來了。他早就知道，這混沌暗靈能夠看到躲起來的人，想要避開，今日是不可能了。

李天照握劍在手，揮劍斬斷了綁在樹枝上的繩子，手指遠離天蒼靈在的方向，讓她們往那邊逃。

‘萬一對付不了這傢伙，你們至少能吸引暗靈注意力，讓天蒼靈他們有機會逃。’李天照這般想着，邁步疾走的同時，扯開嗓子衝著遠空高喊：“天蒼靈——馬上走！”

呼喊聲，劃破了夜空。

與之同時，背後的大樹，整個被撞的斷開，飛起半空，凌空旋動着砸落地上。

背後敵人的追擊速度，很快！

李天照看似逃走，卻憑藉氣流把握到那人竟然追兩個混沌之心的方向去！

‘對了！他既然吸收混沌之氣，一定是被這裏濃郁的混沌之氣吸引而至，現在的目標當然是混沌之心！’李天照瞬息間念頭飛閃，此刻他走，可以爭取一點距離，但是——他除非死了，否則，怎麼可能眼睜睜看兩個混沌之心的巨功被混沌暗靈給殺了！

‘大不了再殺你幾萬劍！豈有讓你奪我巨功的道理！’李天照猛然折向，急衝過去。

那臉色蒼白的窄臉男人看見手腕被捆綁着、一起逃走的兩個混沌之心身影時，眼裡流露出異常興奮的神色，嘴裏吼着：“偷了我的力量還想走去哪裡！”

這把聲音，李天照聽起來，覺得很像他自己！

‘好你個怪物！還模仿起我的聲音來了？’李天照好生來氣，眼看那傢伙急衝過去，那兩個混沌之心奔走中頻頻回頭，看見快逃不掉了，都嚇的花容失色，哭喊了起來。

李天照從側方直衝過去，恰好搶在前面，擋住了那窄臉男人的去路。

很顯然，他的出現，對於那男人來說一點都不錯愕。

只見他早等着那樣，猛然旋身揮劍，就朝李天照斬了過去！

劍光隨那人身體旋動，剎時間化作白色的旋風。

劍很快，身法也果然是匹配千殺劍法的。

換了別人，怕是一個照面就倒了。

但李天照卻紋絲不亂，根本不怕對手用的也是千殺劍法！

白色劍影旋動的光影亮起時，李天照也同樣旋轉了起來，金紅白的三色劍光，剎時間跟白色劍影撞上，一片區域疊加在一起，混合的分不清了似得。

鮮血，從旋動的劍影里飛濺了出來。

噴在樹上，噴在地上，石頭上。

突然，白色的劍光和三色的劍光正面碰撞！

強大的衝擊力，直把雙方一併推的分開，朝相反的方向拋飛了一丈多距離，才先後落地。

李天照手臂發麻，身體也在拼劍的衝擊力作用下，一陣顫動，不由暗暗驚駭於這傢伙的力量。

他現在體印是千戰將級別，戰印也是，等於擁有雙千戰將的力量基礎值啊！如此，竟然還吃虧落了下風。

但是，李天照並不害怕，他平舉長劍在身側，眼也不眨的盯着兩丈外那張，月光照亮下的、蒼白的窄臉。

那張臉上，有劍傷，除了臉，肩膀，胳膊，胸口，腹部，都有深深淺淺的劍傷。

剛才飛濺的血，全是他的。

此刻，這張蒼白的臉上，那雙細長的眼睛里，一時透出來懼怕，一時透出來不甘心的凶厲。

因為他認出了三色劍光，知道自己遇到了誰。

他遇到了剛出生的時候，就砍了他兩萬三千劍的‘恐怖劍客’！

兩萬三千劍啊！他一下都沒反擊得手，白白挨了兩萬三千劍！

他的意識剛出現在陌生的天地，對一切都還懵懂無知的時候，突然感覺到一股力量在附近，害怕讓他下意識的主動發起攻擊。

可結果，他被斬了兩萬三千劍！直到身體虛弱的讓他覺得很危險了，才沒命的奔逃，最後又從高處墜落下去，那種恐懼，他至今記得！

直到落地了，他才知道，原來高處下墜不會對他造成傷害。

可墜落的過程中，他不知道！那期間，他不知道嚇成了什麼樣！

今天，他又遇到這個恐怖劍客了。

他以為自己很強了，然而，一個照面，他被斬了九劍。

明明是一樣的劍法，一樣的身法，為什麼、恐怖劍客就是比他快？

李天照不知道混沌暗靈在想什麼，但看出他目光中似乎透着退怯之意。‘他若怕了，我就更不能放他走！’

李天照決定主動進攻，即使他知道今天再想斬這傢伙那麼多劍，不知道要比當初難多少。

可是，他自信能辦到！

因為他從小到大，修鍊時都抱着一個念頭，殺死他母親的人也懂曲線劍的秘密，還理所當然的應該比他更精通。

那他要贏，怎麼辦？

他必須在任何情況下都極盡努力的去找尋那條最快的曲線！

是的，超過尋常的攻擊軌跡的曲線不止一條，但只有一條最快！除此之外，還有僅次於最快的兩條，以及再次之、更次之的許多條曲線。

倘若每一次的身法和劍的軌跡都是最快的一條，那他即使面對殺死母親的仇敵，也能夠立於不敗之地，甚至可能超越仇敵。

混沌暗靈模仿的是他的千殺劍和身法，可是，很顯然混沌暗靈並不知道為什麼，只是在學他當時的各種身法動作，以及劍招軌跡。

即使如此，混沌暗靈的劍已經比尋常快很多，但他距離每一次動作間那條最快的曲線，還有相當的距離，而且劍速很不穩定。

這樣的千殺劍，李天照根本就不會害怕！

混沌暗靈不動，那就他動。

李天照目光如劍，舉着刃光冷寒的曲線劍，驟然前沖！

# 第八十章 眼中釘？

面對氣勢洶洶衝過來的李天照，那混沌暗靈彷彿早就考慮好了對策！

只見他急速後退的同時，順勢拖劍斬斷了一棵粗樹，一腳踢飛樹身借力躥了出去，又迅速發動衝刺類的戰印絕技，一閃掠出二十步。

末了，人在空中，又斬斷了棵樹，再次踢飛了樹出去的同時，借力飛掠了一段。

李天照原本想追，卻見被踢飛的樹衝出樹林上方，飛旋着的去勢，足可拋飛相當距離，再看那拋飛軌跡，才明白那混沌暗靈的意圖！

他是不斷逃走中踢飛大樹，朝着那兩個混沌之心的位置飛砸過去！

李天照若是追他，混沌之心就會倒霉的被樹砸死；李天照若回去確保混沌之心的安全，那混沌暗靈自然就脫身了！

‘士別三日當刮目相待，混沌暗靈現在竟有這等心思算計了！’李天照哪裡能有選擇？追擊混沌暗靈未必能得手，可混沌之心就會被樹砸死了！

因此失卻了巨功的話，他自己也想一頭撞死算了！

混沌暗靈本來就有相當距離內掌握別人所在的本事，說不定對混沌之心有更特別的感應力，才會出現在這裏襲擊了大地武王那邊的人。

李天照只能放棄追擊，追斷樹飛旋之勢而去。

兩個驚慌奔逃着的混沌之心突然聽見背後的響動，猛然扭頭，看見大樹的枝斷恭弘=叶 恭弘落，下一刻要壓到她們頭上了！

“啊——”一個混沌之心驚駭的跌坐地上，另一個下意識的抬臂擋在頭頂上。

一竄殘影，突然急沖而至！

凌空飛旋着砸落的大樹被李天照橫空一掌推的飛開出去，他剛落地，又再次躍起，凌空飛起一腳，把第二棵飛旋落下來的斷樹踢飛。

可是，還有第三棵、第四棵斷樹接連飛砸過來。

那兩個混沌之心以為會死，驚喜的發現李天照來救，眼看他踢飛斷樹輕而易舉，這才徹底安心，知道得救了。

李天照接連踢飛了六棵樹，再沒有襲擊的過來，卻也知道，再追混沌暗靈肯定來不及。

‘這傢伙兇惡，目標又是混沌之心，會不會又去襲擊天蒼靈？’李天照放心不下，那兩個混沌之心走的又慢，他只好一手一個環腰抱着，全速回趕。

那兩個混沌之心這般被帶着狂奔，實在很不好受，但脫離了那個吃人肉的恐怖攻擊者的威脅，只剩滿懷慶幸。

李天照路上問了大地武王那邊被襲擊的情形，才知道那怪物也是天黑的時候發動襲擊，殺了一個人後，就憑藉混沌光鏡的力量反射了兩個混沌劍客的攻擊手段。

大地武王剩下的兩個混沌劍客當時看襲擊者的混沌碎片力量厲害，又怕還有別人，立即帶着人走。

結果看見混沌暗靈追趕的時候，還撕了塊人肉在嘴裏嚼，可想而知混沌之心當時被驚嚇的心情了。

至於後來第二個擁有混沌驚雷力量的混沌劍客是如何被殺，那混沌之心就不知道了。

李天照還沒回到離開時候的地方，氣流的變化就讓他知道，前側方有三個人在移動。

‘說了叫她走，難道還回來找我了？’李天照暗覺不應該，火九劍和冰未解應該會冷靜處理。

但實際上，的確是天蒼靈他們。

火九劍和冰未解嚴重反對回來，但天蒼靈極力堅持，他們也只能陪同保護。

看見李天照安然無恙，天蒼靈十分高興，本想跑過去抱他，卻看見他腋下夾着兩個女人，不由奇怪的問：“這是？”

火九劍和冰未解也驚了，李天照難道還真拿下了兩個敵人？

下一刻，他們心中疑問更深，因為看那兩個被放下來的女人模樣，根本不像戰士，反而像是……

“大地武王和黃金武王的混沌之心。”李天照扯了扯衣袍，帶着兩個大活人疾奔，實在熱的夠嗆。

“……”

“……”

火九劍和冰未解除了震驚，還是無言的震驚……

功績突飛猛進的事情他們聽說過，但同一個人，連番巨功，那實在太過分了！

尤其是，他們沒有同去啊！

他們為什麼不答應了一起去看看呢？

他們……竟然跟這樣的巨功，失之交臂！

李天照說了大概情況，他們聽着，還是覺得過程曲折，太出人意料。

但如此，又才合理，否則他李天照一個人，怎麼可能活捉兩路武王的混沌之心？

一行人回到交戰的地方，收拾了身份牌等遺物。

看見大地武王所屬的混沌劍客、混沌驚雷的屍體，被撕開的胸口，如被野獸吃過一通那般。

“哎！可憐混沌驚雷，一代美人啊！”火九劍很是遺憾，實在是男劍客都對她的美貌記憶深刻，不曾想，會死在這裏，還死的如此慘不忍睹。

“我們還是快走吧！你看也沒什麼東西，戰印也被取走了……”天蒼靈看的噁心又害怕，不想逗留，只覺得好像混沌暗靈就在周圍，隨時都會衝出來吃她似得。

“我看混沌暗靈能把戰印的力量吸出來，為什麼最後還要帶走戰印？”李天照為此困惑，他們要戰印，是作為功績的證明啊，混沌暗靈那怪物要了何用？

“混沌暗靈成了人，就可能會棲身在某武王座下，蓄意隱藏的話，好像沒有什麼辦法可以發現。也可能他知道了人世間的事情，是拿戰印到孤行人的邊界村子里交換需要的物資。看他雖然吃生肉，但胃口並不算好，也許是嘗過熟肉，知道更美味可口。”火九劍尋思着，這怪物只要不是在玄天武王的地方活動就好，禍害也是禍害敵人。

冰未解看了大地武王那最初被襲擊殺死的混沌劍客屍體，是被一擊斬開的，不由皺着眉頭說：“混沌光鏡確實厲害，但沒有主動殺傷作用，因此殺敵手段主要靠戰印絕技和身手高低，這些都是千戰將混沌劍客，戰鬥經驗豐富，他又不能連番使用戰印絕技，靠身手本事，怎麼能這麼迅快的連續殺人？”

李天照尋思着千殺劍恰好彌補了這混沌暗靈混沌光鏡的不足，令其具備了出眾的進攻性殺傷力。

大地武王的三個混沌劍客，加上黃金武王的一個，四個戰印都被混沌暗靈帶走了，而且看情況，混沌暗靈脫離危險后還回來收拾過東西，幾個混沌劍客的身份牌及佩劍都被帶走了。

沒有什麼收穫，火九劍和冰未解都頗為失望，回去路上他們看見李天照心情很好，就越發懊惱當時沒有同去。

只是，他們哪裡知道後來會有那些事情？又哪裡會相信，李天照竟敢一個人襲擊敵人，還能順利奪了戰印和劍撤走？

倘若早知道，他們哪裡會不去！

不過，倘若剛開始李天照這麼說，他們也不會相信，只覺得他是不知道混沌劍客的厲害而已。

他們第一次跟李天照合作，過程是順利愉快的，結果也是驚喜的……但喜的是李天照一個人，他們只剩羡慕和懊惱。

本來豐厚的功績，對比之下，顯得那麼可憐，那麼的微不足道……

路上天蒼靈連連誇獎李天照膽大本事高運氣也好，又玩笑着說：“武王該給你一個封號，混沌之心最強獵手！”

黃金武王和大地武王的混沌之心想到從此要跟過去熟悉的人分別，對未來既迷惘，又不安。

好在天蒼靈理解她們的心情，就主動熱情的跟她們交談，又說了她自己是怎麼過來的，讓她們安心了許多。

有個照應，那兩個混沌之心也特別友善的對待天蒼靈，路上聊了許多，大地武王的混沌之心又聽見天蒼靈誇獎李天照，好心提醒說：“孤劍李天照的名字我也聽過，他獨自奔襲數百里殺了南豆鎮的百戰將，當時大地武王知道后就很生氣，說他太狂妄。後來在豐收城時震恭弘=叶 恭弘落被他俘虜，混沌氣珠也被他得，暴雨劍又被他重傷，大地武王就說過，拿下李天照者，以特殊功績論處。這次，大地武王還不知道會怎麼樣。”

天蒼靈立即高興不起來了，不安的說：“以後我盡量設法挑些不跟大地武王的人碰面的差事吧！”

李天照知道特殊功績就是針對他的意思，本來戰印高一層的人不會對他感興趣，但特殊功績計算，就意味着大地武王的萬戰將拿下了他，也有豐厚的功績。這當然是很大的壓力，因為千戰將戰印，絕不是萬戰將戰印的對手。

火九劍也認為此事不可兒戲，天蒼靈的擔心是對的，就贊同說：“是應該避開，特殊功績的針對性不是開玩笑的事情！”

冰未解本來很羡慕、甚至嫉妒李天照的獨功，這時候心裏又舒服了些，木秀於林風必摧之，做人太出眾了，敵人也會針對。她仔細想想，雖然想要巨功，卻又並不想被大地武王針對。

“我小心些。”李天照覺得有壓力，但並不是很在意，因為他不可能因此就放慢腳步。

千山城長對他說過木秀於林風必摧之的道理，但他不斷自強，是要讓自己強成山嶽那般堅實，又豈能害怕風摧？

如果在此之前折了，那是他的命。

反正在進入武王殿之前，他絕不會停下來！

‘爹、娘，我距離武王殿更近了！’李天照滿懷欣喜。

天蒼靈替他計算，一個黃級的混沌之心能讓千戰將從荒級提升四級；但再之後，黃級的功績就只夠提升不足兩級。

可是，李天照俘虜的是兩個玄級的混沌之心，功績比黃級的高出五成。

再有兩個混沌劍客的功勞，還有此次進入敵人境內吸收混沌之氣的功勞……

簡而言之，李天照的功績再次一飛衝天！

# 第八十一章 賭約、反常

“你要是沒有妻子，這回直接成萬戰將了！”天蒼靈計算了大概之後，感嘆說：“這該是曠古的功績提升速度了吧？”

“論最年輕的記錄，該是李天照無疑。但要說巨功的記錄，還得是一飛衝天的功王將，那是從在編直接進入武王殿的傳奇，是不可能被打破的記錄。”火九劍說到這裏，天蒼靈卻撇撇嘴說：“功王有什麼好說的嘛！當然除開他。”

李天照還沒聽說過這號人，問起來才知道是大地武王那的，是很多年前的人物，二十五歲的時候還是在編戰士，後來因為立下了特殊功績，被大地武王賜予這等傳奇封賞。

回了都城，在候王殿分別的時候，天蒼靈對他說：“有什麼需要北風州州長幫忙的，趁熱打鐵趕緊去找他。他因為你，功績騰飛，不但升到天級、還要觸摸到天級萬戰將的頂了，肯定對你是有求必應！”

“我沒什麼事情要找他。”李天照都沒單獨見過州長，天蒼靈看他不明白，就更直白的說：“要人呀！你手下沒人，讓他幫忙四處抽調安排，他開了口，管轄範圍內的城長再不情願也得有所表示。”

李天照點頭示意明白了，細想也是，作為他的上級，北風州州長與他同功，雖然是萬戰將，但此番的功勞對其而言也很豐厚。

只是，李天照還沒有需要人手的迫切性。

或者說，他覺得與其在城裡獃著訓練一群戰士，然後再設法替他們安排戰鬥獲取功績，還不如他自己投入戰鬥呢。

將來什麼時候一個人實在沒辦法可想了，再考慮別的吧。

人在外面的李天照卻不知道，實際上，他已經有了一些直屬的部屬。

昔日望天村村隊長，今日的望天鎮鎮長，得知李天照兼任了守護城的副城長后，就跟村裡的戰士們商量決定，自願歸屬到他手下，也不在乎他有沒有辦法替大傢伙安排立功的差事。

除此之外，還有因為黑雲境的異變，成了混沌劍客的女戰士蝴蝶劍為首的一群戰士。

實際上李天照自己並不知道，他一個人尋守忠討債，又拿了黑雲境的混沌氣珠，在守護城已然建立了非同尋常的武勇威名，許多對自己本事自信的戰士，都很敬重他這個異常年輕的千戰將，知道他兼領了副城長職務，許多人都有心加入他麾下。

只是沒見到李天照來守護城，又顧慮將來有沒有差事可做，還在觀望。

但守護城裡，李天照的事迹正是被頻繁議論的時期，以至於守忠手下的人走到哪裡都聽到說他們如何被坑的話題，心情很是鬱悶。

遠在都城候王殿的李天照等了許久，賞罰殿的人送來他的戰印，告訴他說，功績已經如實記錄，因為巨功的緣故，封賞落實要點時間。武王在都城特賜了一套宅子，讓他先在裡頭住着。

末了，又問李天照說他必然會升到天級千戰將，並且功績封頂，只是要等到兩個妻子都達到相當級別，才能升上萬戰將。因此他目前用不了的多餘功績，如何配給兩個妻子，是由他決定。

“麻煩記給豐吟。”這事他早考慮過，山芊啟本來也不急切，之前也跟她商量過將來的功績積累次序，當時就這麼說好了。

“好！”賞罰殿的人記下了，又告訴他說，會派人通知豐吟過來領功績文書。那人說完要走時，李天照忙喊住他說：“我已經有兩位妻子，聽說巨功都會特賜配婚，能不能請武王恩賜別的？”

“這事……我做不了主，但會如實向殿長反應，至於如何決斷，還是看武王的了。武王一向體恤忠勇的戰士，正所謂盡擁嬌美，本是常有的心愿，才有這巨功的特別恩賜。但也不是所有巨功都有，必須是體現出特別勇氣的，才能得此殊榮。”賞罰殿的那人說到這裏，看李天照仍然面帶憂色，不禁又笑說：“偉大玄天武王座下得恩賜最多的有十一位妻子，千戰將還少的很吶！”

那人看李天照呆若木雞，徑自笑着走了。

“十一位妻子？那、那何年何月才能進武王殿啊！”李天照只是想想都覺得頭皮發麻。

山芊啟就不說了，豐吟好歹是長久殺敵立功的混沌劍客，但說功績積攢速度，也確實比他慢多了。而且，豐吟升上千戰將后還打算把心思放在帶領部屬上面，將來恐怕不會有過去那麼积極的殺敵立功。

李天照真是不敢想，十一位妻子的現在是什麼情況。

李天照離開候王殿的時候，看見一條身影猛然掉頭快步走，他看着眼熟，急忙追過去，眼看那人走的更快了，他就喊了聲：“震恭弘=叶 恭弘落！”

是的，看背影他已經確定是她，可是，呼喊之後，震恭弘=叶 恭弘落不但沒停，還沒聽見似得步走飛快。

李天照早就想找她，看這般反常舉動，更不會放她走，於是直接發動戰印絕技，一閃掠過二十步距離，追上去，攔住她的去路。

震恭弘=叶 恭弘落嘴裏說著：“讓讓我有急事！”

說著，她就要彎腰鑽過去，李天照索性把她逼的背貼在柱子上，看她還要溜，身體又逼近些，讓她連滑到地上的指望都沒有。

“幹嘛呀？我有急事！耽誤了事，你能負責嗎？知道會扣多少功績嗎？”震恭弘=叶 恭弘落一臉生氣狀。

李天照手指她剛才過來的方向，笑問：“你說過那邊是平時閑着聊天的外花園，從那過來能有什麼急事？”

“機密！”震恭弘=叶 恭弘落一副傲慢之態，李天照卻不吃這套，反而湊近了她眼前，審視她的眼睛，追問說：“上次你反常的招呼都沒打一聲，今天見我就跑，干什麼虧心事了？”

“什麼虧心事！簡直莫名其妙！”震恭弘=叶 恭弘落懷疑李天照知道了，卻又覺得不太可能，就故作鎮定。

“我早就知道了！否則的話能這麼追你？還想矇混過關？裝的倒挺像的！”李天照煞有介事的詐她。

“……什麼呀！”震恭弘=叶 恭弘落心想糟糕。

“別裝了！還準備一直躲着我？”李天照繼續裝做知道。

“……什麼嘛！我哪知道武王會多賜你個妻子？當時就想着你家裡那位是拖油瓶，要能讓武王否定了你們的配婚，你的功績不就升的飛快了？哪裡知道提了下，結果還多給你配婚了個豐吟呀！”震恭弘=叶 恭弘落本就是為這事躲着李天照，知道他在乎功績，肯定抓狂，這時卻又強行有理的說：“但我後來打聽過了！明明是你撿了大便宜！這豐吟本事高，又混沌劍客，還漂亮，身世又好，你不好好謝我，還想怎麼樣？”

“嗯，謝謝你幫忙！”李天照突然很認真的道謝，震恭弘=叶 恭弘落懷疑的觀察了會，看他不似刻意，才說：“是吧！算你有良心，知道感恩！”

“可能你還不知道，我這趟出去又俘虜了兩位混沌之心，如果……”李天照話還沒說完，震恭弘=叶 恭弘落愣了愣，立即就底氣不足的小聲說：“好啦好啦，都說不是故意的！我是好心幫忙，誰知道又多了個拖油瓶嘛！哎，你怎麼俘虜的呀？一次兩個？”

“別轉移話題？”李天照不想這麼簡單讓她過去。

“行了行了！差不多行了。”震恭弘=叶 恭弘落不想為豐吟的事情負責，她也沒辦法負責，只好低聲找理由開脫說：“聽別的混沌之心說，越是渴望功績的忠勇戰士，就越是會被賜婚。道理很簡單，勇士都有目標，達成之前最拼，一旦實現了，就會停下來。所以啊，妻子多了能發揮督促作用！像你這樣的，巨功必賜婚！”

“適可而止！找理由開脫也不能這麼胡說！”李天照覺得她簡直口不擇言，這話他聽了都生氣，旁人要聽了，還不得治她罪？

“得了吧。我又沒大庭廣眾公然誹謗，你還能告武王？”震恭弘=叶 恭弘落不以為意，又信誓旦旦的低聲說：“不信咱們打賭，如果這次沒有給你賜婚，那就讓你當我的守護劍客；如果賜婚了，你就要答應我一件小事。”

“守護劍客？就是有掙功績的事情優先找我？”李天照第二次聽見這名詞了。

“嗯嗯，就是那樣。”震恭弘=叶 恭弘落頭點的飛快。

“小事是什麼？”

“就是簡單的事情呀，不過現在沒想到，想到了再說。最好你別賭，因為輸定了！”震恭弘=叶 恭弘落分明是激將法，但李天照卻覺得，武王絕不可能是她惡意揣測的那樣。

“賭了！”

正這時，真有人來喊震恭弘=叶 恭弘落，她沖李天照不滿的瞪了眼說：“信了吧！本來就真有事。”

“震恭弘=叶 恭弘落，快點啊，一會送進來的好顏色布料都被別人搶完了！”

李天照一副恍然大悟的神色，目光里透着嘲弄，震恭弘=叶 恭弘落覺得好生難堪，暗恨那人嘴多，非要加這一句做什麼嘛！

“哼！對我來說，這就是天大的急事！”震恭弘=叶 恭弘落故作淡定，小跑着去了。

李天照沒多想賭約的事情，在都城的新居里轉了一圈，很高興從此不必去客店了。

房子里的東西一應俱全，他是不覺得有必要換新，就算需要，他也懶得操心，山芊啟和豐吟來時各自決定就是了。

李天照只是覺得，這房子太大了點。

因為是特賜，超過了正常千戰將居住的標準。

李天照數了數，一共有四十八間房。

‘這麼多房間，就算在這裏定居也用不上啊！’

賞罰殿殿長卻不是這麼想的。

他準備了封賞的具體內容，彙報給玄天武王道：“李天照此番生擒兩位混沌之心，加上擊殺兩位千戰將級的混沌劍客，武王特賜婚配六位妻子，原則上也有合適說法……”

“特此婚配的事情暫且緩緩，等他成了萬戰將再說。”雲霧中，玄天武王截斷了話頭，讓賞罰殿殿長很是意外。

本來這種賞賜都是常規操作了，李天照功績躥的這麼快，簡直是驚人。這樣的，更需要多賜配婚，尤其武王分明早有這般心思，為何今日，卻突然說要暫緩？

可是，武王的決定，不需要對他詳細說明，賞罰殿殿長只好說：“請武王明示賞賜。”

“讓李天照在都城候些天，你先回去。”玄天武王彷彿還沒想好，又似乎，另有打算。

賞罰殿殿長滿頭霧水，也不知道武王葫蘆里賣的什麼葯，卻只能聽命行事，告退離去。

雲霧中，武王又揮劍舞了起來，倘若賞罰殿殿長在這裏，就會發現，武王彷彿在分飾混沌暗靈和李天照交手時的兩個角色。

片刻，舞動的身影停了下來，武王喃喃自語般道了句：“明明一樣的身法劍法，為何李天照的卻快了這麼多……”

倘若賞罰殿殿長看到、聽到這些，或許也就知道武王的心思了。

# 第八十二章 風殺城

賞罰殿殿長不知道武王的心思，告訴李天照說殿里事務多，他的功績沒有那麼快落實，需要他多等些天。

李天照問他大約要多久，卻只說了個模糊的一月左右。

李天照也不知道為何要這麼久，天蒼靈回來的第二天就又出去了，出發前叫人給他送了信，說是三個地方城市的聯合任務，人數超編，沒辦法強行把他算上。

李天照這才知道，游劍任務也有這些規則，混沌之心的任務是總務長安排，級別越高的混沌之心越是如此，陰雲境因為數量較多，經常有臨時的突發任務，採取就近原則，指派的較少。

黑雲境就不同了，只有邊境的突發情況，才是就近原則。那些出現在武王領地的腹中區域，這種情況下，就純屬囊中物，地方城市的城長進入前必須報備，哪位混沌之心去，陪護的混沌劍客有誰，就是靠指派決定了。

地方城市可以邀請支援，但絕沒有混沌之心的助力，也就幾乎不存在拿到混沌氣珠的可能，混個助力功勞而已。

守護城，豐收城都是邊境大城，千山城也是邊界城市，李天照對於廣大腹中地區的情況並不了解，通過天蒼靈的簡單敘述，他才知道，那些城市裡面，戰士的機會更少。

但也正因為如此，戰士們都會在邊界的城市尋找機會，在腹中地區都有明確歸屬。

‘難怪山芊啟和豐吟總說千戰將后應該如何如何，這麼說來，腹中地區的城市裡，平時沒有戰鬥，全靠城長之間互相支援才能得到陰雲境，黑雲境的助力功績，但混沌氣珠這樣的大功勞，卻又主要看總務長分配給誰。將來當了萬戰將，就會在腹中地區，那時候功績要怎麼才能提升啊……’李天照暗暗發愁，估摸萬戰將數量雖然比千戰將少的多，十之八九也是州長一家獨大。

雖然還要等山芊啟和豐吟，但李天照卻下意識的覺得，那只是時間問題，自然現在就開始考慮萬戰將的事情。

李天照覺得沒那麼快，就獨自騎馬回千山城。

原本想着告訴山芊啟都城新居的事情，她喜歡收拾布置。

沒想到，李天照才走到中途，卻遇到千山城送信來的人。

是山芊啟派的人，本來也不知道他已經回了都城，只是讓人在都城裡等着，沒想到半路遇上。

李天照看了信，又激動，又悲憤的全身都在顫抖！

他的殺母仇人有消息了！

尋常村子里生產的人只見，因為沒機會殺敵，都是編外戰士，沒有那麼強烈的敵我情緒，採藥時候遇到，主動給些吃的，就能聊起來，打聽個人什麼的，托請一聲，總有人願意幫忙跑一趟。

望天村村隊長發動村裡人一起去交界的山裡，裝作採藥人，很快就打聽到了。

昔日的疾風劍，現在的綽號叫不三劍，在風武王所屬的另一座邊境城市當副城長。

‘這天我等很久了！’李天照駕馬疾馳，最初的晚上，在客店裡都難以入眠，腦海中總是浮現母親慘死時候的模樣。

後來終於迫使自己冷靜下來，仇人的曲線劍不知道修鍊的何等厲害了，當年還是十戰將，現在已經是千戰將，不三劍的綽號，根據望天村人打聽的消息，是說他的絕招不出三劍就必殺對手。

如此厲害，李天照根本不能小看。

‘好在都是千戰將的戰印，我體印又有千戰將戰印強，力量上有明顯優勢，就算你每一劍都能找到那條唯一的最快曲線，我也未必不能贏你！’李天照十分自信，每一劍都抓到最完美的曲線，那是一種追求，卻難以實現。

但是，他自問長期修鍊的成果，足以確保可以找到僅次於完美的第二或者第三最快曲線，與唯一完美的那條雖然還有差距，卻沒達到能在幾招里積累出決定勝負的優勢，而他力量更強，卻是一定的！

不三劍在風殺城，與玄天武王的領地交界處距離較遠，長久是跟別的武王的邊界城市廝殺爭鬥。

李天照去要去風殺城，還得把馬寄養了，再獨自穿過偌長的山路，連在路上，到的時候用了八天的時間。

但找尋仇人就更麻煩了，無處可以打聽，口音存在些許詫異，一旦開口，就會被疑心。各武王領地內都是自己的人，彼此之間也沒有商貿往來，生產的物資都是統一規劃，即使有交換，也是都城調度，安排人押送。

這就決定了，一個外人，難以渾水摸魚。

李天照只能白天休息，等到晚上了使勾繩爬上城牆，避開夜晚巡邏的耳目，潛入城裡。

好在風殺城的建築布局並不複雜，也不知道是否武王的城市大體規劃都差不多，李天照在街道上轉悠了一陣，找到了連片的副城長府。

他一座座的看門牌，到天亮的時候還沒找完，只好隨便尋了座府邸進去，在平時沒什麼人進出的頂樓隔層里藏身。

白日光照強時，份外悶熱。

李天照忍耐着這些，好不容易熬到晚上，尋了井水裝滿水袋，又找些東西吃飽，繼續一座座府邸的查看門牌。

終於，李天照看見一座府邸的門匾上寫着仇人的名字。

李天照積壓了多年的仇恨，在胸腔里涌動着。

這座府邸里並不冷清，李天照隨便尋了間房進去，拍醒了個睡夢中的人，逼問仇人所在。

那些人瑟瑟發抖，嚇的問什麼說什麼，李天照先是確認了並非同名，這裏就是綽號不三劍的仇人府邸，又問下落。

“副城長、副城長很少回來，最近一年晚上都在玫府過夜……”

李天照怕這人誆騙，故作惡狠狠的威脅逼問，那人倒水似的一股腦說了情況。

不三劍跟妻子關係不和有幾年了，開始是髮妻嫌他一直當著不上不下的千戰將，後來他在外頭跟手底下的百戰將混到一起，再後來，又跟玫千戰將惺惺相惜，相遇恨晚，直把那裡當成了家。

李天照問清楚了玫府的位置，還有裏面的情況。

“玫府沒別人啊！就一個配給千戰將的管家。”

李天照把那人捏暈，又堵住嘴，捆綁了手腳，除非白天有人來找，否則那人自己絕弄不出動靜。

李天照穿過街巷，在城市角落位置的副城長府邸片區里，找到了玫府。

‘也是個新晉不久，種花養草的副城長……’李天照聽山芊啟說過，這種城市角落，出入又不方便的地段新建的副城長府，就是安排給最沒背景，手底下又沒人的千戰將用。

玫府，在城市角落不說，還在這片區的角落，兩面臨着城牆，簡直是糟糕透頂。

這種位置不但是沒背景了，還得是得罪了城長，才會被如此安排。

李天照翻牆進去，院子許多地方都堆積着落恭弘=叶 恭弘，潮濕的緣故，一些牆壁外頭都長了青苔。

李天照一間間房子的找，都是空的，總算看見有人，卻見躺着的是個白髮蒼蒼的老人。

安排這種年紀的給千戰將府邸當總管，根本照應不了多少事情，顯然也是故意冷落。

李天照本想進去逼問消息，見是這樣的老人，也就作罷。

反正人少，就那麼多房間，也不花多少時間。

李天照又找了幾間房，突然聽見瓷器摔碎地上的響聲！

他急忙循聲過去，轉過走道，就看見一間房子里亮着燈光。

李天照過去，防備着那個白髮老人可能驚醒了過來，就選擇另一面的窗戶外。

他戳穿窗紙，看見裏面一個美艷的女人裹着睡袍，滿臉悲憤之色，死死的盯着桌邊坐的一個健壯男人。

那男人手裡拿着劍，女人的捂着右鍵，好像是受到攻擊，千紋劍也脫手落在地上。

男人看着他，眸光冷漠，這時正緩緩收劍入鞘，語氣冷淡的說：“你沖我生氣又有什麼用？我已經說了，只是奉命行事。”

“你到底是不是人！為了巴結城長，連這種喪心病狂的事情都做的出來！我們相識這麼久，那麼多的甜言蜜語，山盟海誓，到頭來，竟然只是奉命行事？”那女千戰將的每一個字，都帶着悲聲。

李天照本來想直接衝進去，卻止不住為裏面的情況吃驚。

“……我很喜歡你，相見恨晚是真的，如果可以，我希望永遠沒有今晚這一刻。但我無從選擇，世事就是如此冷酷。城長當年被你拒絕，又被你一通說辭羞辱，因此惱羞成怒，讓我俘獲了你的心，等了這麼久，就是要在你對我最喜歡的時候，讓我說出事情，予你最大傷害。我不這麼做，這座房子接下來大概就是我住了；我這麼做，就有改變未來的希望。我當年練成絕技，得了不三劍的綽號，一路殺敵立功，成了千戰將時，手下有一群老夥計，三十多號人。但沒有差事，他們心灰意冷，實在熬不下去，人一年年的少。多虧你那次對我多看了幾眼，才讓城長主動給我這樣的機會。”不三劍很冷淡的說著這些話，讓人根本感覺不到他所謂的，對玫千戰將的真心喜歡。

玫千戰將聽的淚流滿面，這麼久的感情，到頭來卻是一場騙局，她讀懂了不三劍被處境長久壓抑的那種冷酷，嘴裏說愛，其實已經只會愛前途未來。

“你走吧！是我瞎了眼！”

不三劍卻沒有動，反而冷漠的說：“不行，城長要知道的是你被欺騙玩弄后如何痛苦，我必須多說些刺痛你的話，才算完成了使命。譬如說，城長特別想知道，你當年對他清高，現在卻被我欺騙玩弄這麼久，對此做何感想？”

“你、你——”玫千戰將激憤的快崩潰了，簡直不敢相信，這個男人能狠毒到這種地步！

“不三劍，你真是夠過份的！”李天照猛的推開了窗戶，他不想襲擊殺死這個仇人了，那會讓他死的太痛快！

這念頭並不理智，但此刻，李天照擠壓的仇恨，還有眼前所見所聞，都讓他對這個不三劍，不齒到了極點！

# 第八十三章 很多年的誤會

李天照突然推開窗戶，口出怒斥之言，那張年輕的臉讓房裡的兩個人都為之疑惑。

玫千戰將不認識他，不三劍也沒見過他。

前者一時覺得窘迫，又驚異於他的出現；後者心裡頭瞬間許多猜測，最後，化成了一個結論。

他嘲弄的笑着說：“哪裡來的小角色，經常偷窺玫千戰將嗎？色膽給了你勇氣突然跳出來充英雄？”

不三劍的推測結論，讓玫千戰將也不禁以為，事實是這樣。不由多打量了李天照幾眼，又覺得更難堪。

被這樣年輕的男人喜歡，卻又撞見她最狼狽可憐的處境，可這人又正在為她打抱不平，這種心情，實在有些複雜。

李天照看着不三劍那副自以為猜對的模樣，笑了。“我曾經把你想像的很糟，認為你該醜惡無比。後來又覺得那麼想不對，能殺死我母親的人，應該是很厲害的戰士，他應該悍勇過人，執着堅定。沒想到，最後你還是個醜陋之徒！”

“報仇？”不三劍有些意外，卻又玩味的笑着。“難怪聽你似有玄天武王那邊的口音，我在守護城殺過那麼多人，還真猜不到你為了誰。不過，我很欣賞你的勇氣。”

玫千戰將這才發覺，不三劍想錯了，她想多了，這是個敵人！

可是，為什麼這人剛才不直接襲擊，反而要發聲怒斥？

“我替搏命鴛鴦報仇！”李天照眉目一沉，緩緩拔劍在手，亮出了形態古怪的曲線千紋劍，邊自又說：“你可以高聲呼喊人來圍攻，今天你就可以拿個微不足道的團功；你當然也可以跟我決鬥，看看今天是我給你送個獨功，還是我帶着你的戰印回去祭奠母親！”

不三劍拔劍在手裡，看見李天照的劍不同尋常，就很在意，獨門兵器往往都有讓人難以防備的特殊手段；又發現是千紋劍，就更意外了，因為看起來，李天照很年輕。

倘若是面相顯嫩，至少也該有二十四五，於是就懷疑的問：“你是混沌劍客？”

“你放心，我不是。”李天照看不三劍走出來，直接後退着往院子寬敞處去，站定了的時候，他臉色變的陰冷。“你真是不知天高地厚，剛才如果襲擊，本來還有殺我的機會，現在——感謝你不遠千里的過來送我一份獨功！”

不三劍的為人讓李天照不齒之極，眼前表現的自信總算沒有讓他失望的徹底。

能殺死他母親的人，應該很厲害，至少該有這種敢於面對風險的自信和勇氣。

李天照舉起了劍，不三劍長劍平舉，一反常態的往身側後方擺放，那種姿態，如果距離近了，就等於是無故拉長了自己出劍的距離，讓對手能夠輕鬆的直接把他刺死。

但李天照卻明白玄機，這分明是曲線劍，一旦對手以為有機可乘，挺劍刺過去，最後卻會絕望的發現，在刺中之前就被這把揮劍距離更長的劍斬殺。

事實上，不三劍也果然保持那樣反常的姿勢，挪動步子，主動朝李天照靠近。

這分明是主動的不斷拉近距離，讓李天照越發覺得一劍刺過去就可以贏。

“當心他的不三劍絕技！千萬不要落入陷阱！不要去刺！”玫千戰將心情複雜，她是在提醒一個敵人啊！

可是，她卻無比希望不三劍死在這個敵人手裡！

“相助敵人，你的作為可都被我的劍記住了！看來以後，你不但要恨我，還得為了討好，繼續把我侍候的舒服！”不三劍好生惱火，他的得以絕技，就這麼被玫千戰將道破，說到底，還是怪他嘴巴不夠緊，某天一時痛快，說了些絕技的奧妙。

玫千戰將不禁暗暗捏緊拳頭，恨不得過去幫敵人一把，但她若那麼做，不三劍必定大叫喊人，她卻只能這麼緊張的期望着敵人能勝。

‘我知道他懂曲線劍法，他卻不知道我懂，此刻他以為陷阱必然殺我一個措手不及，實則他會被我的曲線劍法殺個猝不及防！今日註定，倒下的是你了！’李天照假裝被引誘，卻又因為玫千戰將的話小心那般，長劍移動中變成斜立姿態，如此配合身法，剎時間就能發動短距離的近身曲線劍斬。

不三劍以為他中計，果然繼續挪步靠近，眼看着，李天照的劍好像朝前一遞就能直接把他刺個透心涼了！

倘若不知就裡，這樣門戶大開，劍擺着揮動很遠才能到面前的姿勢，簡直就像送命給敵人那樣，實在沒有幾個戰士會錯過這種機會，越是老練自信的越會習以為常的認為是必勝的良機。

李天照也不禁暗道這套路厲害的很，只是，碰上另一個懂曲線劍法的人，那這陷阱就變成作死了！

雙方的距離，更近了一些。

不三劍神色冷峻，一點不焦急擔心，他對自己的絕技很自信，當上千戰將后雖然清閑，但他沒有停止絕技的鍛煉，劍仍然那麼快，那麼有力，那麼靈便。

眼前的復讎者，對不三劍來說，就是個自信過度，上門給他送千戰將戰印獨功的笨蛋。

李天照估摸距離到了極限，他再不出手，不三劍也不會繼續前進了，否則的話，就是曲線劍也沒有辦法先於普通的刺擊斬殺對手。

於是，李天照動了！

他動的瞬間，不三劍的劍也驟然急揮，划動着曲線的軌跡，斬了過來！

可是，李天照的劍卻不是直接前刺，而是隨着身形的旋動，劃了道短距離的曲線軌跡，一閃斬在不三劍的身上，又從右胸腋下斬出！

而這時，不三劍那百試百靈的絕技，卻慢了一步，還沒斬中李天照，就先失卻了力量，整個人被斬擊之力帶的後仰着摔倒，傷口湧出來許多血，右臂的力量迅速流失，劍都拿不起來了。

不三劍大口喘氣，想高呼喊人來，卻發現，張開的嘴裏，別說是響亮的聲音了，竟然連尋常的音量都沒有。

他看着李天照蹲下來，那張年輕的臉，眉目確實跟搏命鴛鴦有些相似，不由輕笑道：“你為了報仇，煞費苦心的破解了我的絕技，我無話可說……搏命鴛鴦有你這樣的種，總還有死而復生的指望，可惜，我卻、我卻沒有……”

李天照看着，聽着，但他的心情，卻非常複雜。

因為，這個仇人太弱了！

準確說是，不三劍的曲線劍太弱了！

在他面前，不三劍的曲線劍簡直是不堪一擊！

哪怕是正面對決，就憑不三劍剛才揮劍的軌跡和身法配合，李天照就知道仇人的曲線劍跟他完全不在一個水平線！

別說是最快的那條曲線了，仇人對於曲線的把握，距離第三等速度的都還差着老遠！而且根本沒有對應的曲線身法和發力方式進一步增強曲線劍的速度和威力。

這、竟然就是他從小苦練時候，假設的未來最強的勁敵的水平？

這樣的曲線劍，就算面對面一起出手，他也必可以在兩劍內重傷，三劍內毫無懸念的斬殺！

“你當年，難道是無意中發現曲線更快，贏的我母親？”李天照已經明白了，不三劍根本不知道曲線劍的真正奧秘，因此也看不懂他的劍。

不三劍直到此刻倒下了，還以為李天照是練了克制他絕招的辦法。

“曲線更快？呵……原來你娘當年吃了那一劍也發現了這個怪事。是啊，我們交手多次，彼此劍速心知肚明，那天我氣力虛弱，劍被你娘震開，門戶大開，本來必死無疑，沒想到，最後是我的劍先重傷了你娘。我受此啟發創了必勝絕技，最後還是被你苦練克制辦法所殺，成就的，竟然是你……”不三劍好生不甘心，他覺得天下間，能破他絕技的，說到底只有故人之後。

是啊，李天照此刻才知道，根本沒有什麼比他還厲害的曲線劍高手，從小這個假想敵就不存在！

仇敵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長久以來，就靠那一個姿勢的曲線揮劍殺敵，並且視為神秘絕技，不曾延伸發展曲線劍的全貌。

“你的不三劍，原來就是見面誘敵；假裝被敵人震開劍至一側，用門戶大開引敵攻擊；照面揮劍以速擊殺。不三劍，只是一招成就的三種套路而已。”李天照一劍刺進仇人的心窩，因為已經無話想說。

不三劍死了。

這個，從小成為李天照的假想敵的‘曲線劍高手’，如此容易的就被他擊殺。

李天照心裏的一件大事，終於了卻。

他望着天空，回想着母親的音容，還有那最後一面的慘狀。

‘不是他成就了我，是娘用命成就了我！娘，仇人已殺。只恨爹當年參加戰鬥，如何死的，屍體何處全都沒人知道，我沒辦法替爹報仇。但我還記得對着劍說的劍誓，必入武王殿，復活你們！’

李天照收了不三劍的劍，找到身份牌，站起來時，看見玫千戰將立在門邊，半邊身體露出來，看着不三劍，又看着他。

“我今天為報仇而來，不想殺你。”李天照看着她，真心希望她做出合適的選擇。

“你等等，我送你出城。”玫千戰將轉身入屋。

這一刻，李天照不由可惜的輕輕嘆息。

# 第八十四章 敵人的意思就是……

片刻，玫千戰將換了衣袍，又拿了不三劍的外袍讓李天照穿上。

她拿了張面具給李天照，叫他戴上，說：“一會什麼都不要說。”

末了，她挽着李天照胳膊，挨着他，姿態親昵的穿過凌晨冷清的街道。

過城門的時候，守衛沒有多話就給她開了門，卻在他們過去后，竊竊私語的議論說不三劍千戰將簡直是多此一舉，誰不知道他跟玫千戰將的關係啊？還拿面具遮臉，純屬自欺欺人之類的話。

出城門一段了，李天照就說：“謝謝相助，不必再送，請回去吧。”

玫千戰將卻搖搖頭，還是挽着他胳膊，臉色難過的繼續走。

進了樹林里的時候，她突然緊緊抱着李天照胳膊，猛的哭了出來，好像所有的委屈，終於忍無可忍的爆發宣洩。

“……”李天照什麼也沒說，看着她那張美艷的臉，長長睫毛上晶瑩的淚，眼裡的屈辱和痛苦，無不讓人加倍的同情可憐。

玫千戰將抱着李天照胳膊哭了好一會，情緒漸漸平靜下來了時，眸光中透着感激的凝視着他，微張着的紅唇突然湊到他脖子上，激動的，用力的摩挲着，嘴裏飽含情緒的喃喃自語着：“謝謝你、謝謝你替我殺了他，謝謝你……”

李天照暗暗嘆了口氣，左手猛然動作，一把抓住玫千戰將那隻正在解開外袍，露出內里真空的右手。

玫千戰將的身體，瞬間僵硬，動作驟然停了下來。

因為，領口至胸口的垂落外袍里，露出來一片鋒利又薄的菱形金屬。

這東西如果夾在手指間，抹過別人的脖子，足夠致命了。

“是我誤會了你的個性，還是你變的太快？”李天照沒有驚訝，因為在屋裡的時候，枚千戰將立在門邊，在門裡面那邊的手是握着劍的。

當時她說送他，轉身進屋時，氣流的變化，讓李天照知道她握着武器。

李天照本來不想殺她，同情她拒絕當城長的玩物而被設計的遭遇是一方面，當時的情況不便下手是一方面。

如果不能在她喊叫之前就得手，他面對的是一大群種花養草的千戰將的圍攻。

玫千戰將明明握着劍，滿心防備，卻說要主動送他出城，李天照當時就不由暗暗嘆息，因為她本不需要如此，他們也沒有這種交情和立場，倘若是圖謀一份千戰將戰印的獨功，就不突兀了。

出城后又還不走，堅持送了他這麼遠，一番半真半假的表演，彷彿要投懷送抱，可懷裡卻藏着一片致命又不已被發現的武器。

玫千戰將驚恐的手、身體都在哆嗦，卻強自鎮定的說：“你誤會了，我這是防身的。如果我想害你，怎麼會連戰印和武器都沒有帶出來？沒有戰印我又怎麼可能傷你？我只是感激你幫我殺了不三劍，我不是他的對手。可我們是敵對立場，我又能用什麼謝你？無非是這具、自以為清高，其實早被那無恥卑劣之徒玷污了的身體。”

她說著，慢慢拿另一隻手，夾着金屬片，遠遠的甩射了出去。

這番話，聽着簡直太像真的了。

“正因為如此，你才不會帶戰印，有劍在身我不會放下防備心，真的動手你沒有機會。投懷送抱，是為了徹底瓦解我的防備，只有在我根本沒警惕的時候，才來不及用戰印力量，你的暗器才能抹過我的脖子。”李天照說著，看她忙不迭的扯開衣袍，坦蕩相對，但眼神里透着壓抑不住的驚恐。

“其次，你不帶戰印，萬一失敗了，還可以繼續用美色求饒。因為我會想，殺了你也拿不到戰印換功績，就沒有了必須殺你的理由。”李天照覺得這女人實在是很有心計，所以他才困惑，於是又問：“到底是我因為你們的對話誤會了你的個性，還是你變得太快？”

玫千戰將明明已經扯開了衣袍，很努力的顯露着自己的驕傲，可是，她沒看到李天照眸子里燃起熱情，這才意識到，她面前的敵方千戰將雖然年輕，卻並不會吃她這套。

她站在了生死的交界線上，下一刻也許是生，不，根本沒有也許，他不會放過她了。

玫千戰將滿心絕望，突然沒了力氣的癱軟着滑坐在地上，一頭長發，凌亂着隨意垂落。

“殺了你，是一份大的獨功，報功的時候也許能申請調去別的城市，離開風殺城。你可不可以放過我？你回去也找不到我的戰印，我走的時候點燃了火，現在房間應該已經燒起來了，你殺我沒有任何益處。我現在一點武器都沒有，只要你願意饒我，我送你去邊界線，期間你想讓我怎麼贖罪認錯都可以！真的，我現在什麼花招也玩不出來，請你相信我！我只是、只是……”玫千戰將說著，含淚的眸光中透出來壓抑不住的，越來越強烈的某種情緒。

李天照看着，聽着，沒有說話，也沒有放開抓着她胳膊的手。

“……我只是不甘心！我不甘心！我的千戰將是亡夫付出生命拼出來的，我只是拒絕了當城長的玩物，僅僅是拒絕了他，憑什麼就要遭受這樣的對待！剛升千戰將的時候我還有幾十個夥伴，被他各種壓迫，陸陸續續都受不了離開，我也不忍心讓他們受我拖累！就因為我長的美，遭遇這種針對，好，我認了！不就是當一輩子種花養草的千戰將嗎？有什麼大不了！我當初還沒想過自己有一天能當千戰將！可是、可是、就這樣他還不夠！還要指示不三劍給我那種恥辱！憑什麼、他憑什麼！我又憑什麼要遭受這些！”

李天照還是在聽着，他看到玫千戰將的眼睛里，透出來的是仇恨，看到她憤怒之下，身體不由自主的顫抖。

“我不甘心！他想怎麼傷害我就怎麼傷害我？他以為自己是誰啊！好，他指使人踐踏了我的自尊，把我的清高撕碎了一地。好，他不是想我當玩物嗎？不就是想傲慢的看着我終於痛苦的匍匐在他腳下，毫無尊嚴的哀求他、討好他嗎？我成全他！我一定要讓他為此付出一切作為代價！我要復讎！我想復讎！我求你、不要殺我，給我機會復讎……憑什麼我要被他如此傷害，憑什麼——”玫千戰將說到最後，肆無忌憚的嚎啕大哭了起來。

她覺得，大約這是人生最後說話的機會，最後哭泣的機會。

記得她的人那麼多，可是，誰又能、誰又會在將來複活她呢？

是啊，這應該是她人生的最終時刻。

因為李天照鬆開了握着她的手，然後沉默的拔出了劍。

玫千戰將滿心絕望，回憶着人生，那些甜美的過往讓她不由微笑，可最後的這些痛苦和屈辱，又讓她悲憤的發抖，不由自主的喃喃重複着：“憑什麼我只能被傷害，最後連反擊的機會都沒有，為什麼命運如此不公，為什麼我連當個種花養草的千戰將都不行……”

李天照的劍已經離鞘，劍尖對着她。

“對着劍說，把你剛才的話，還有許諾，都變成劍誓對着劍說。”李天照原本的打算是，玫千戰將只要下手，就會殺了她。可是，這女人的復讎意志，還有眼前殺她無益，放過又不可能的局面，突然讓他有了新的想法。

玫千戰將愣了愣，旋即明白過來了！

她如果對着劍說，從此以後命就捏在了李天照手裡，他要她死，只要去功績殿把這段記憶碎片分離到別的戰印，使人送到風武王這裏，她玫千戰將不管將來成了什麼樣，都是違背劍誓外加背叛投敵的兩大重罪，必死無疑！

可是，玫千戰將沒有絲毫猶豫，急忙就對着劍說。

末了，又立下劍誓：“以上，如有不守信約，讓我立斃當場，永遠不得重生！”

夠了，這是最毒的誓言了，不但死，還沒有死而復生的權力。

李天照收劍入鞘，對她說：“我叫李天照，以後你每個月月初去一趟前面山腰的溪水邊，有棵雙生樹，溪水邊還有大石，大石旁有三顆小些的石頭，需要你助力的信息會埋在那裡。”

“我記住了！”玫千戰將知道她這是用活命換復讎的機會，代價就是，從此需要無條件的接受李天照的任何要求。

“你今天做了一次錯誤的選擇，希望不會再有下一次。從今以後，最好的結果就是你為復讎而努力，間中幫我提供些信息和助力。記住，這是你活命的代價，選擇了，請你認真的面對和接受。你可以回去了。”李天照收劍入鞘，自顧轉身就走。

“你……”玫千戰將有點錯愕，望着駐足回頭的李天照眼裡的乾淨，她卻又突然說不出後面的話了，甚至覺得，自己十分輕賤。

“我今天本不想殺你，因為我覺得寧願種花養草忍受惡劣針對的人很不容易。你想復讎我覺得沒錯，但我不以為這就是自我放棄了。復讎之後，還想當什麼樣的自己，是可以選擇的吧。這番話是當年別人對我說的，總是提醒我多去思考報仇之後的事情，我覺得很好，尤其是今天，殺死了仇人我只有快意，一點都不覺得空虛，因為我早就知道在此之後我該做些什麼。”李天照說完就走了，沒有再回頭。

玫千戰將看着他的背影，止不住的抹着臉上的淚。

她明白李天照的意思，可是，她還是覺得很污濁。

至於報仇之後？

她現在不知道，也想不到。

一切，等能報仇了之後再說吧。

而現在，她需要的就是做好心理準備，忍受更大更多的屈辱，假裝屈服於仇敵的淫威！

玫千戰準備回城了，突然，她又想起什麼，急忙追着李天照離去的方向，高呼着說：“等等——主人等等！”

‘主人？’李天照聽見呼喊聲，覺得很難適應這種角色，不過，對於玫千戰將來說，掌握着她生死的人，不就是她的主宰嗎？

“主人！求你教我幾招絕技，讓我能有大本事立功殺敵，將來我爬的越高，能給你的助力就越多，我也能憑此尋到機會報仇雪恨！我並不敢貪心，只求能學到像不三劍那樣的必殺絕技。”玫千戰將追上李天照，跪地懇求，滿臉期盼。

她尋思着，命都在李天照手裡，他有必要讓她活的更好，卻沒必要怕她更強。

李天照本來覺得是天方夜譚，突然想起不三劍的自信之本，彷彿被玫千戰將的話點醒了那樣，驟然意識到他的曲線劍明明有極大的開發應用價值！

# 第八十五章 舊恨，新仇

李天照驟然意識到，他當初、根本就不需要非得讓山芊啟如他那般修鍊！

曲線劍有許多招式，任意截取拆解之後，用出來就能比普通的劍路更快。使用者不需要知道是為什麼，只會以為是特別的修鍊秘密促成的神效。

不三劍就是靠劍在身側那一個固定的劍路殺成上千戰將的嗎？一招他吃了這麼多年！像那樣的固定姿勢的招式，對於李天照的曲線劍來說，根本不值一提。但對於尋常劍路的人來說，特定時刻就是出則殺敵的絕技啊！

李天照過去只想着全盤的、真正的讓山芊啟學會千殺劍，那就必須重複他的那些苦練，至於許多條曲線里，如何把握更快、更接近最快的那條，就是長久反覆苦練過程中形成的本事。

不三劍這樣的，就是當年偶然發現那種姿態，那種軌跡揮的劍更快，於是用作了絕招，人為創造機會重複相同揮劍的軌跡去殺敵。

對於李天照來說，這做法弱的不值一提，但卻是可以迅速傳授別人的可行辦法！

不三劍這個殺母仇人，過去充當了李天照修鍊千殺劍，刻苦勤奮追求極限的源動力，今天又成了啟發他挖掘曲線劍應用價值的靈感源泉。

玫千戰將滿臉期待的望着他，等着他的答覆。

李天照心潮起伏，卻強自按捺着，回過神，就對她說：“我就傳你不三劍的絕技，這招應該叫做逆殺劍法中的橫劍斬。”

李天照煞有介事的邊演練不三劍那招的揮劍軌跡，邊告訴她每天要引動體印的力量按照特定的流動路線循環往複三十六次。

玫千戰將激動的連連答應，用心記着，跟着他演練揮劍姿勢和動作，又聽李天照講解不三劍圍繞這招使用的實戰套路。

只是玫千戰將並不知道，李天照教的所謂體印力量的特定流動修鍊修鍊之法，只是他臨時編的鬼話，是為了讓玫千戰將覺得，原來修鍊之法就是這不尋常的一劍能奇迹般更快的原因。

李天照看她記憶的揮劍軌跡差不多了，足夠比尋常出劍要快，就不做更多糾正。故意讓她將來招式和體印一起修鍊的時候，因為動作越來越純熟而覺得越來越快，就更會堅定不移的認為，是修鍊之法的效果。

李天照教完她，花了些時候，說是差不多了，要走時，玫千戰將突然又半跪地上，抱着他腿說：“等我將來複仇了，如果你進了武王殿，需要我助力，我就願意棄了風武王的戰印投奔過去！”

“我記住你的話了。”李天照不甚以為然，就算她這話是真的，又不是劍誓，此一時彼一時，將來她要發展的好了，還願意捨棄現有的一切才怪。

李天照走了，玫千戰將仍然保持着跪送的姿勢，直到他的背影消失不見了，才站起來。

如果說遇上李天照之前，是她命運中噩夢的時刻，那麼現在，她覺得就是噩夢結束，重新往高處邁步的開始！

玫千戰將回城了，帶着希望，還有忍受屈辱的決心。

李天照不知道她是否會成功，但希望她能成功，她活的越久，活的越好，她的劍誓就越有價值。

李天照回去的路上，一點不覺得沉悶無聊。

耽誤了二十多天，賞罰殿的功績文書應該已有結果。

李天照途中舉一反三的琢磨了越來越多拆解的曲線劍法招式，他覺得挑選幾種交給山芊啟的話，足夠發揮很大作用。

不三劍靠那一招，吃了這麼多年。他李天照把千殺劍法拆成所謂的招式的話，不知道能創造多少那樣的速成絕技！

李天照出了山林，在小村子里取回了馬，決定先回千山城。

可是，李天照根本不知道，他離開的期間，發生了什麼事情……

李天照途中獨自去復讎，對於旁人來說，就是突然失去了行蹤。

與之同時，就有謠言在千山城，豐收城流傳，說李天照偽造巨功，被賞罰殿識破，他為逃避懲罰，棄了戰印投靠了風武王。

山芊啟本來覺得李天照肯定是去報仇了，突然聽人到處傳謠，說的煞有介事，也就有些慌了，這人去都城賞罰殿打聽，得到的卻都是無可奉告的回答。

山芊啟只好派人去尋，但還沒有消息回來時，某天夜晚，千山城卻突然遭遇大規模的襲擊！

大地武王那邊來了一群千戰將，帶着許多百戰將，穿越了連綿山群，發起了奇襲。

守城之戰，千山城的副城長們全都投入戰鬥，卻還沒有來襲擊的敵人千戰將多。

敵人里更有混沌劍客，蓄意在城裡到處點火，又知道路似得殺奔城長府去。

千山城根本沒有實力抵擋這種違背常理的大規模襲擊，大地武王的人邊放火燒殺，邊自呼喊大叫：“孤劍李天照滾出來受死！你敢數百里奔襲南豆鎮，又接連襲殺混沌之心，以為大地武王座下就沒人了嗎！今日就叫你家破人亡，死無葬身之地！”

燒起的火勢越來越大，火起處越來越多，千山城拼殺的戰士越來越少。

山芊啟被人護着衝出城外，可是，背後一直有敵人緊咬不放。

大地武王的人呼喊着：“不要放走了李天照的妻子！他李天照不出來，就讓他女人巡遊各城贖罪！”

山芊啟哪裡經歷過着這種場面，早嚇的驚慌失措，只顧駕馬飛馳奔逃。

突然前面路上也有人攔路，保護她的人催促她快走，山芊啟驚急中也不知道哪裡來的主意，脫了外袍掛在劍鞘上，劍鞘又插在馬鞍上，夜裡遠遠看着，好像她趴上面在飛馳。

山芊啟驅馬沿路飛跑，她自己跑進山林坡地里去了。

她也不知道敵人什麼時候發現，會不會追過來，能不能追上她，就只顧沒命的跑。

路上嚇的想哭，卻又哭不出聲音來，身體一直在不由自主的發抖。

她只盼着李天照如果在就好了，他要是在，就能保護她，就不會如此無助，千山城也不會那般。

山芊啟一直跑，一直跑，明明並不熟悉山林里的路，但背後的敵人比什麼都更可怕，讓她完全不在乎前方的路況，摔倒了爬起來，滑到了又立即站起來，身上划傷了，摔疼了，全都不在乎。

只要別被敵人追上就好了，只要能逃離危險就行了。

突然，山芊啟腳下一滑，整個人就那麼從陡長的斜坡翻滾着摔了下去……

一夜驚變之後，千山城滿目瘡痍。

城裡到處都是火焰焚毀的黑色，一個個千戰將副城長的屍體被排列在一起。

城長山芊啟失蹤，她的三姐主持着大局，山家的人死了許多，幾個影響力大的副城長的人也死了很多，包括石家。

千山城，一夜之間戰鬥力嚴重摺損，昔日沒什麼大事的平和之地，卻突然經歷了痛苦的洗劫。

痛苦，點燃了千山城戰士們內心的仇恨和憤怒！

他們想復讎，他們想把昨夜來的大地武王的人統統殺光！

可是他們沒有力量，他們也不知道昨夜來的那些人，都是誰，又是哪裡的。

他們搜尋着倖存者，搜索着死活不知的城長山芊啟。

那些原本奉命找尋李天照的人，發動更多人一起出去尋找。

他們不願意相信傳言，即使這麼多天還沒有消息。

但這時候，李天照還在風殺城。

千山城的慘變消息，迅速傳開。

都城，武王殿。

賞罰殿殿長急忙彙報了此事，他同時也是想提醒武王，李天照的功績封賞，已經拖了很久，超出了常規。

可武王卻似忘記了那樣，一直沒有提起。

“城丟了嗎？”

“沒有。千山城跟大地武王隔着數百里山群，他們無法佔領，此次純屬針對李天照的泄憤行為。看來是李天照接二連三俘虜了大地武王的混沌之心，惹怒了他。”賞罰殿殿長看見雲霧中玄天武王停了下來，不由暗覺奇怪。

玄天武王遇到有意思的招式，都會練練，可招式這種東西，以武王的本事，很快就能掌握，唯獨李天照的劍法，玄天武王竟然耍了這麼久，還沒丟下，實在很不尋常。

“大地武王本來就最不能忍受被我滅了威風，會針對李天照也是情理之中。但你以為，他會為了憤怒如此大動干戈，那就太小看他了。他所以會這麼做，只是因為他已經發現，李天照的實力遠在千戰將之上，萬戰將的時候能否定位也還未必。因戰印而強的戰士我們都不缺，擁有戰印之外本事的戰士，才是我們需要的。”玄天武王給予這麼高的評價，這才讓賞罰殿殿長對狀況有所明了。

戰印本來就是武王造的，隨便一個在編戰士擁有千戰將戰印，就是千戰將的實力；擁有萬戰將的戰印，就是萬戰將的實力。

武王當然不缺少這類戰士。

這一點，賞罰殿殿長本來就知道，也早就知道。

只是，想擁有戰印之外的厲害本事，哪有那麼容易？他本沒料到，李天照能得到這等高的評價。

於是也就明白他該做些什麼了。“李天照升萬戰將既然不可耽誤，那功績評定的事情確實不必着急。千山城城長山芊啟目前失蹤，遍尋不到，或是被大地武王的人抓了，或是死了。豐收城豐氏一族壓力巨大，但只怕他們還不知道局勢，我會讓他們清楚處境。”

“很好。”玄天武王沒有別的交待，因為已經不需要。

雲霧裡，劍影又旋舞了起來。

賞罰殿殿長明白了武王的心意。

# 第八十六章 選擇的路口

千山城的變故很快傳到了豐收城，豐氏族眾，緊急聚集商議。

由豐收城城長，也就是現在豐氏的掌事人主持。

豐吟也去了，她知道大家的想法。

之前說李天照騙功被識破而叛逃的消息，就讓豐氏承擔了很大的壓力。

如果消息是真的，豐氏必須立即跟李天照劃清界限，否則，豐吟就是背叛者的妻子！

但當時消息還不確定，豐收城也派人出去找尋李天照了。

然而，十天過去了，到處都沒找到。

賞罰殿里，豐氏動用了人情關係，卻也打聽不到什麼。賞罰殿里的人說，殿長不準大家談論李天照的事情，至於到底如何，卻又絕口不提。

這種跡象，本身就讓人更容易覺得，傳言是真的。

緊接着，千山城遭遇了險些滅城的大禍。

如果不是千山城的位置讓大地武王那邊不能佔領，這一次，就不僅是死人和燒城的問題了，千山城裡的人都會因為城市被佔領而遭遇重罰。

豐氏族中有威信的那些人，代表了大家的意見，說了。

豐收城城長最後說：“賞罰殿殿長的態度，讓謠言更具真實性。李天照風頭正盛，如果叛變投敵，武王一定不會願意大家談論，賞罰殿殿長絕口不提，完全合理。本來這到底還是沒坐實的消息，大家也都願意先設法求證。可是現在，李天照失去消息已經十一天，按規矩，至少是做戰鬥中行蹤不明，視為死亡看待。大地武王針對李天照，派那麼多千戰將一起去襲擊千山城，純粹的發泄，參与者根本沒有常規的功績。我們必須考慮一個現實，大地武王還會不會把豐收城列為目標？豐吟，你是豐氏的希望，如果不是嫁給了李天照的緣故，從你成為千戰將開始，豐氏一族的大事本就會交由你主持。現在這種局面，是否以豐氏為重，決定在你。”

“我知道大家的顧慮，但第一，李天照此人騙功，以我了解並不可能；第二，投敵就更不可能；第三，謠言突然流傳開，我認為其中必有蹊蹺；第四，豐收城不是千山城，戰鬥力不可同日而語，大地武王的人如果會來這裏，從開始就不會選擇千山城，豐收城失守他們不但能佔領，還可以得到大量物資。這些理由讓我更認為，豐氏該做的是靜觀其變，而不是慌亂決定。”豐吟早想好了這些，這時候很冷靜的直言。

“豐吟你對李天照有多少了解？你們配婚後相處的時間又才幾天？你過去不會說出這種不可靠的結論！一個人對另一個人的了解，可能這麼容易嗎？你卻直道不可能！人心難測，你這是要把豐氏的存亡建立在個人私情之上嗎？如果事情屬實，本就開罪了武王的豐氏，必然會有大難臨頭！武王這時候對豐氏動手，旁人都會覺得是李天照叛逃的牽連，豐氏活該倒霉！”

“豐吟，不論你的判斷有多少把握，但武王對豐氏的態度早已明白，此刻豐氏絕不能冒險給武王任何針對我們的理由。賞罰殿里多個有交情的人都提醒，叫豐氏要尤其小心，不要出什麼差錯，還說賞罰殿殿長明確暗示了要大力扶持原千山城城長，這些意味着什麼，你豈能不明白？”

“我也說一句，李天照這人確實勇猛異常，運氣又好，是難得的猛將。但他沒有統領御眾之能，又到處樹敵，外有大地武王恨他入骨，內里又全是敵人沒有朋友。我們豐收城跟守護城長期交情深厚，因為他李天照的緣故，守忠與我們莫名有了隔閡，與守忠關係密切的那些城長們也突然跟我們疏遠。李天照是猛將，也許也是你的良配，但他對於豐氏而言，就是個禍害和麻煩！他這樣的人，從千戰將開始，就註定了沒有前途未來可言，趁他現在超過十天沒有消息，正應該以亡故論，劃清界限。”

眾人紛紛說詞，豐收城長看豐吟仍然猶豫，就直接表態說：“豐氏的處境和你個人的情感確實存在衝突。但你是豐氏的希望，做什麼事情本來就應該以豐氏為重。做的到，就是不負眾望，那豐氏就能立即交由你主持大局；做不到，那就辜負了豐氏上下這麼多年以來對你的期望，你也辜負了自己。”

豐吟沉默有頃……因為，這對她個人而言，本來就是痛苦的決定。

理性告訴她，是的，為了豐氏，這時候就該當機立斷。

從價值上說，李天照的勇猛，從升上千戰將開始，也就倒頭了。千戰將之後，不是個人武勇能夠生存立足的了。

從大局來說，豐氏根基深厚，不是李天照那樣赤手空拳，沒有後路，一人死全家沒的狀況。對於豐氏而言，穩定立足發展，比貪圖巨功而承擔危險重要的多！

無論謠言真假，豐氏現在最安全的做法，就是迅速劃清界限，不給武王收拾的口實，也不再被李天照牽連。

可是個人感受，卻又讓豐吟絲毫不願。她跟李天照相處的時間是不多，可卻都是甜美的記憶。

豐收城城長本來希望豐吟當機立斷，沒想到話到這份上了，她竟然還不能如大家期望的那樣立即決斷。

於是他用她的傷痛作為提醒說：“豐吟，現在劃清界限，又能立即以亡夫的理由避免五年內婚配。這不正是你一直想要的嗎？你真正的丈夫，是未來踏入武王殿後復活的那個人啊！”

豐吟不禁怔住……是啊，她怎麼都忘了？

因為，許久沒有做噩夢嗎？

是啊……明明她真正放不下的人，是要去武王殿里復活的啊！

那個男人，才是豐氏一族上下認可，各方面都優秀出眾，也是她傾注多年情感的心上人啊！

“局面如此，我當然會以豐氏為重。立即提交亡夫分離的申請，同時要求悼念亡夫，五年內不再參与婚配。讓豐源城周圍的城長多用些心，好好‘協助豐源城城長’。”豐吟做出了決定。

豐氏一族全都認同，又滿意的決定。

豐收城城長很高興，這才是豐吟！

她本該如此，原本就如此，豈會因為逞個人武勇的孤劍李天照而忘記了對宗族的責任，忘記了肩膀上的使命？

如此的豐吟，當然能讓他放心的移交宗族大權，也能讓豐氏一族放心的信任。

豐吟提交的申請，飛快的得到了核准。

原本也流程清楚，條件明確。

從此之後，豐吟跟李天照就沒有關係了。

即便他將來又活着回來了，也得走另一套流程才能重新恢復婚配關係。

只是，正常情況下，夫妻一方失蹤，另一方並不會這麼快提交申請。原本五年內不配婚，就是給人等候希望使用的。

因為超過半年失蹤的人，會被配婚殿直接解除關係，沒有特別申請，存活的一方符合標準，就必須進入再次配婚的流程。

豐氏利用的就是這套規則，讓豐吟和李天照迅速劃清了界限。

李天照做夢都不會想到，復讎的二十來天時間，竟然會發生了這麼多驚變！

他回到千山城的時候，看着還沒有修復的那些火燒創傷，看着許許多多自發聚集過來的千山城戰士們眼裡的悲憤，他簡直懷疑，他是不是在做夢。

但這不是夢，一個個人告訴他，這不是夢。

山芊啟的三姐帶着哀傷，說了情況。

千山城許多的戰士，都揮舞着兵器，高喊着：“請千戰將帶領我們報仇！”

報仇……

當然要報仇！

李天照不及歇息，問了搜尋山芊啟的情況，獨自駕馬去了推測中她棄馬上山的區域。

李天照在山林中奔走，查看着有人經過的痕迹。

當時分明有追兵，有許多人通過的痕迹，最後停在了陡峭的斜坡處，而坡地上的樹叢痕迹，分明是有人摔滾留下的！

李天照要人準備了繩索，捆在腰上，山芊啟的三姐看見，攔阻說：“不用下去了！我下去看過！她、她掉下去了！”

李天照暗暗咬着牙關，腦子里不由自主的浮現着山芊啟的音容，不顧勸說，放了繩索下去，通過了偌長的一段陡峭時，他其實心裏就沒有任何幻想。

因為氣流，早已經告訴了他前面是什麼樣的地形。

是更陡峭的，更絕望的深谷，在兩座山之間，彷彿是被天之巨劍劈開了的那般。

這樣摔下去，除了混沌暗靈，誰還能有活路！

李天照垂着繩索，還要往下去，可是，繩子放到盡頭了，他下方仍然深不見底。

“山芊啟！山芊啟——”李天照回想着婚後的那些點滴，突然覺得，她當初那些極惡言語的模樣，都一點都不覺得可惡了。

更何況，李天照的記憶里，那次爭端之後的山芊啟，除了沒有戰士修鍊的积極上進之外，再沒有令他討厭的了。

這才多久……突然之間，遭逢變故，夫妻竟成陰陽相隔。

繩索在動，上面有人在把他拽上去。

“山芊啟！你等着我、等着我進了武王殿復活你！”李天照衝著深谷，一遍遍的呼喊，這是他的誓言！

李天照被拉了上去，看見神色悲傷的千山城城長，如今的豐源城城長。

他得知了消息就趕回來，也曾下去過，這幾天，都在家裡，看山芊啟的舊物，細數記憶中的點滴。

知道李天照回來了，他就來了。

“對不起！”李天照十分慚愧，簡直覺得無顏相對。

“殺人者，大地武王的人；挑事者，大地武王的人。我們該仇恨的、該復讎的是大地武王的人！你為什麼要跟我說對不起？”千山城城長滿目通紅，緊緊按着李天照肩膀道：“不管他們來了多少人，早晚、我們都要弄清楚，讓他們一個一個的、一個一個的血債血償！我們要用他們的血復讎，用他們的戰印變成走進武王殿復活你妻子、我女兒的功績！不要說什麼對不起！只有你將來進不了武王殿，沒能力讓妻子死而復生的時候，你才該說對不起！”

“那就永遠都不需要說對不起了！除非我死了，否則此生一定會踏入武王殿！一定會復活父母，復活我妻！”

兩個男人，悲憤着，難過着，卻像個戰士那般，把所有的悲傷和憤怒，都化作更該积極前進的源動力！

不要抱怨，不要抱歉，不要埋怨，不要自責，不要遷就，不要眼淚，不要……唯一要的的就是，更奮勇的沖，更拚命的積累功績！

因為只有武王殿，才能讓人死而復生，讓悲傷的分離變成圓滿的團聚！

# 第八十七章 愛恨責別

兩個男人，一杯杯的喝酒，卻是沉默的。

有些人的悲痛不需要絮絮叨叨的傾訴，因為訴說也無法消減；高呼也不會讓他們的決心更堅定。

山芊啟的父親喝了許多，突然把杯子放下，站起來說：“當初我欣賞你的膽氣本事，讓配婚殿促成了你跟小七的事情。我想着，只有你這樣的人能幫助她；而你這樣的人，雖然自己不覺得，其實最需要的是她那樣的妻子，尤其在你將來實現了夢想之後，更是體會深刻。但我卻忘了，當你這等非常人的妻子，她必要承擔非常的壓力。說到底，也是我當年根本沒有真正評估你的實力，以為你只是千戰將的能力。顯然我錯了，大地武王如此針對的人，千戰將或許才是你的起點。”

李天照沉默的聽着。

山芊啟的父親注視着他，語氣里透着幾分哀求。“李天照，坦白說我也沒幫過你什麼，我家小七更幫不了你什麼，還一直是你的拖累。你這樣的本事，將來還會有更多更好的妻子。如果我真能有幸踏入武王殿，那在此之前你早就成功了，卻也是多年之後的事情。我也沒有資格要求你一定該復活小七，只想你念着她對你到底是一心一意的夫妻情份，但有餘力，都能給她一個死而復生的機會。”

李天照猛然拔劍在手，橫放眼前，毫不猶豫的道：“請劍為證，我李天照此生必須踏入武王殿，一復活父母，二復活妻子山芊啟，如有違背，立斃當場！”

“謝謝！”山芊啟的父親眼眶含淚，不願意流出來，他匆匆忙拍了把李天照的肩膀，轉身大步離去。

他沒有逗留，直接騎馬飛馳出城，趕回豐源城。

他在千山城本有許多傷心，新添的這一道，更是痛入骨髓……

千山城的夜空，常有繁星滿天。

李天照看着天空，覺得那些都似山芊啟陪他一起時候的歡喜眸光。

‘我妻剛去，只剩哀思，哪裡能有心情再與新人耐心了解彼此？武王殿仍然遙遠，亟待復活的人兒卻又多了一個，我又哪裡還能與新人尋歡趣？’李天照喝乾了壺中酒，徑自去了配婚殿。

夜已深，配婚殿里只有值夜的人，原本是不辦事的。

但李天照酒喝的多了，不斷拍門，呼喊。

值夜人被吵的沒辦法睡覺，不高興的出來，結果看見是六分醉意的李天照，連忙讓他進去，聽他說要申請亡妻哀思，五年內不再參与配婚，就勸說事情不急，暗示他這般人物，將來配婚的妻子會更好。

但李天照不聽那些，只是催促，那值夜的命運預測師嘆了口氣，做好了記錄，說好天亮就送去都城報備。

結果李天照卻沒有走，趴在那打瞌睡。

值夜的命運預測師看他睡着了，自己也要去睡，沒想到，李天照又突然睜着醉眼問她：“配婚的事情可以聽城長安排，怎麼對得起原本的職守責任？山芊啟如果不是人為，就不會因為我的連累遭此劫難了吧？”

命運預測師聽了，有些哭笑不得，又不好丟下他自己走，她又不知道李天照喝醉了是否記得事情，也不知道他是否小肚雞腸，萬一她走了，他記得，又覺得她照應不周，豈不把他得罪了？

千山城到底還是山家的，她一個外姓人，可開罪不起。

命運預測師只好坐那，很認真耐心的答話說：“以前我也有過質疑，殿長告訴我說：規則是死的，人是活的；規則是冰冷的，人心是熱的；規則怎麼定都好，只要是人負責執行，就不可能是冷冰冰的一概公事公辦。”

“城長做主，我妻子願意，可我呢？我不願意現在這樣的結果！不是我的決定，卻由我承擔了全部責任，她本該如希望的那樣長久安定的生活，現在，卻要等着我不知何年何月才能踏入的武王殿……”

“這件事情開始的時候，千戰將的處於弱勢，難免會被城長代為決定。但要說責任，一是城長，二是七小姐自己。因為是城長的主意，當事人自己也同意。千戰將實在不必要背負太多。”那命運預測師見過不少配婚不好，或者一度摩擦厲害的過來這裏哭訴，甚至鬧的，如李天照這樣的情況當然也有。

“……如果，如果是合乎常規的配婚，就不會這樣了吧？”

“千戰將也不是普通人，我不敢拿些虛妄之言敷衍。世事無常，誰能精確預測得了命運未來？如果命運預測師可以，當年城長豈不就能托請殿長預測了千戰將和七小姐的未來了？那又怎麼還會有今日？”

“那命運預測師的意義何在？難道都是假的嗎？”李天照猛的站了起來，神情里滿是憤怒。

“千戰將不要激動！命運預測是當然不是毫無根據，只是預測之事，能有常規的大體方向，卻又有很多意料不到的變數，而這些預料不到的變數與大體的方向又區分不開，反過來就會影響可預料的方向。以至於最後連可預測的大體也變的複雜多變，憑人力難以精準把控了。比如預測到了未來，那就會避開不好的事情，於是本來的準確也就成了不會發生，又怎麼證明預測的對呢？而不會發生的事情，又影響了後面全部的預測，又怎麼能精準呢？有許多地方的命運預測師索性偷懶，隨便抓鬮，我們千山城是很負責的，長期是規範操作。”

這番話說的是實情，李天照聽着，也不由冷靜的思索，激動的情緒也好了些，只是聽到還有抓鬮決定的做法時，不由皺起眉頭。

“原本千戰將配婚的是一位喪夫的女百戰將，大千戰將一些年歲，雖然沒有七小姐漂亮可人，姿容也還尚可，又是優秀的戰士，跟千戰將相處應該沒有大問題。生死命運變化，我們也不能精確預測，但合乎規範的配婚，雙方本來都可融洽，有變數也多是身邊人的影響，以至於平添許多爭執煩惱。但其實那些煩惱，並非配婚的問題，是各人原本就有的問題，是婚配原本就要面對的問題！許多人自己面對不了，不會反省改正，卻跑來哭訴，甚至是指責我們沒有好好配婚。”

李天照聽着，點點頭，聽着，不自覺的又睡着。

命運預測師見狀就不說了，支着胳膊托着臉頰，也坐那睡覺。

她怕李天照一會醒了又喊，結果這一次，卻一覺睡到了天亮。

次日一早，李天照醒來，還記得夜裡的事情。

那命運預測師也醒了，就被催着發文書。

“我去都城一趟，順便就把申請捎上了。”李天照覺得呆在千山城裡心情難以恢復，可這麼難過着又有什麼用？

來襲擊的大地武王的那些人的身份難以確定，因為留下的那些屍體上的身份牌竟然好幾個城市都有。換言之，基本可以確定是多個地方城市的聯合行動，如此針對，正常情況只有大地武王特別下令，才有可能。

他們想打聽當天來的敵人名單，又哪裡是短時間內能辦到的事情？

李天照打算先去都城領了之前的功績文書，那命運預測師就給了李天照，送了他走後，她才伸了個懶腰自語道：“哎，坐在那裡根本沒睡好……”

李天照獨自駕馬出城，想着山芊啟，就越發急切的想殺敵立功升的更快些。

‘守護城和豐收城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才有合適差事，萬一沒有，我索性就去大地武王那邊襲殺千戰將！’李天照想的憤怒時，就不由生出這念頭，卻又知道這太冒險。如果能一擊斃命，當然可以。

碰上哪次目標高喊出聲，就會被一群千戰將圍攻。下手次數多了，又哪裡能保證次次不出差錯？更不能保證目標府邸里會不會突然有人醒了撞見。

李天照想着立功的事情，很是焦躁，受不了什麼事情都沒有的閑着等待，尤其是現在！

到了都城，李天照先去了配婚殿總殿。

他交了千山城配婚殿的報備文書，走出來時，又被配婚殿的人喊住。

“千戰將等等！”配婚殿的預測師拿着文書對他說：“剛才看到賞罰殿昨天送來的特賜令，武王欲特賜八位妻子給千戰將。”

“……”李天照蒙在當場。

他實在說不出感謝武王的話，他真沒有心情去跟新的妻子了解，認識，他現在滿腦子想的都是山芊啟。

可是，武王特賜，又不能拒絕。

於是李天照只能心裏煩躁，臉上沉默。

那預測師停頓了片刻，又說：“但事情現在就有點麻煩，特賜令雖然是八位，但名單確定報備了的只有一位。另外七位本來是說這两天確定了送過來，但現在還沒送到，千戰將就又送來了不參与配婚的文書。從原則上來說，確定了名單的已成事實，時間也先於千戰將的文書；沒有確定名單的七位，因為凍婚申請，應該是要中止的。可這是武王的特賜，我們做不了主，千戰將既然要去候王殿，勞煩順便說說此事，看賞罰殿如何定奪。”

“明白了。”李天照稍稍寬心了點，幸虧還有七個沒確定，要不然，他都不知道如何接受了。

李天照進了候王殿，等不多久，賞罰殿殿長竟然親自來了，還帶着功績文書。

他唯恐功績文書直接宣讀了，連忙搶先說了配婚殿托他的事情，末了，他又說：“還請賞罰殿殿長幫忙，我妻剛遭遇不測，我實在沒有心情面對新妻，若有不周到，又是對武王賜婚的不敬，還是對配婚妻子的不公平，只能大膽懇求武王暫緩賜婚！”

賞罰殿殿長沒想到有這變故，他實在也是沒料到，李天照跟山芊啟感情還不深，竟然就會為她凍婚五年，還操作的如此急切。這麼一來，另外七個配婚對象的名單還沒有落實，原則上的確是凍婚令更優先了。

只是，這是常規情況。如果武王發了話，當然優先於所有的既定規則。

賞罰殿殿長就算願意，這事也幫不上李天照的忙，他必須等武王決定，就說：“你稍待片刻。這份功績文書，是你的，賜婚的文書本來要遲些再給你。”

李天照謝過殿長，接了文書，展開一看，吃了一驚，連忙追了出去！

# 第八十八章 如此‘巧’

李天照追上賞罰殿殿長了就問說：“請殿長留步！功績文書里怎麼沒有我妻子豐吟？她還是千戰將，我怎麼就一個人獨自升上萬戰將了？”

賞罰殿殿長故作遺憾的輕嘆道：“萬戰將原來還不知道？你超過十日行蹤不明，離開前又沒有按例報備，依律可以視為失蹤看待，因此豐吟按丈夫亡故的條件申請了關係分離，又申請了凍婚。而這功績文書是在她關係分離之後才確定，當然就沒有她的事情了。”

“……”李天照哪裡想到會發生這樣的事情？雖說他跟豐吟是配婚不久，可相處融洽，彼此也都早說過心裡話，明確過想法。

他當時去復讎，事出突然，哪裡還有心思報備？

再說了，來回也就二十多天，怎麼就能天翻地覆成這樣了？

豐吟又怎麼會如此迫不及待的劃清關係？

‘她到底……還是希望一個人守着心裏的那個他嗎？’李天照心裏一陣難過，對這情況完全沒有準備，此時此刻都覺得難以接受，他總覺得豐吟不會這麼做，至少不至於急切成這樣！

賞罰殿殿長料到他不容易接受這種情況，自顧走了，留他一個在那調整情緒。

可是，又哪裡那麼容易調整的過來？

李天照此刻的感受就是，彷彿跟豐吟相處的那些歡快融洽，全都是逢場作戲的偽裝。

他如何接受？

“喂！”

一把聲音，突然從李天照背後叫響，讓他吃了一驚。

這才意識到，在候王殿里，又想着豐吟的事情，竟然被人走到背後還不知道！

而且，還是個混沌之心！

震恭弘=叶 恭弘落抱着他胳膊，笑嘻嘻的問：“發什麼呆呢？”

末了，她又看見功績文書，連忙伸頭湊過去。“哎喲喂！這也太誇張了，二十歲的洪級萬戰將！李天照，你也太厲害了！咦？竟然沒有特賜配婚，那我不是輸了？哎，那隻好讓你當我的守護劍客了。”

“……”李天照情緒低落，又想着震恭弘=叶 恭弘落上次坑了他，這回就白占她便宜，故意不說其實有配婚的事情。

“你幹嘛呢？升萬戰將了還不開心？”震恭弘=叶 恭弘落推了推他胳膊，盯着他的眼睛左看右看，又撓他痒痒，李天照連忙抓着她手腕制止說：“別鬧。我心情不好。”

“……山芊啟的事情我聽說了。”震恭弘=叶 恭弘落嘆了口氣，看着李天照臉色又說：“你是不是還為豐吟的事情難過？”

“沒有。有什麼可難過？她不在乎，我不稀罕。”李天照心裏有怨，更不願意顯得受傷，他覺得那太可笑，豐吟都如此迫不及待了，他還要一副呼天搶地的模樣么？

劃清界限就劃清，她捨得，他就一樣能捨得！

“我呢，不是替她說話，而是不希望你太難過，所以告訴你實情。聽說千山城和豐收城都有謠言，說你騙功被發現，叛逃風武王那邊。後來又出了千山城遇襲的事情，豐氏一族施壓，豐吟為了體現始終把宗族利益放在第一位的態度，才做此決定。說白了也是豐氏處境不妙，不敢有一絲把柄成為被收拾的理由。”震恭弘=叶 恭弘落看李天照明顯情緒好了些，就笑說：“好受些了吧？你雖然在她心裏沒豐氏宗族重要，但也沒你以為的那麼不值一提啦。”

“既然已經劃清界限了，我才不在乎這些。”李天照其實心裏是舒服多了，好歹豐吟是有苦衷，雖然不等於說他因而就原諒了此事，但感情上的體驗，卻大為不同。

只是，他不好意思承認。

“你就死鴨子嘴硬吧！還不好意思呢？”震恭弘=叶 恭弘落說罷，又揮手說：“不跟你說了，今天是真有事，估計是有差事。現在好了，你萬戰將呢，我得更拚命努力，爭取早點能跟你一起並肩作戰。啊呸，是並肩卻不用作戰才對，動手的話又要被你轉掉半條命！”

“一切小心。”李天照很感謝她的委婉勸慰，震恭弘=叶 恭弘落單手別放背後，退走着轉身沖他展顏一笑，揮揮手說：“放心啦，哪有那麼多邊境的雲境呀？絕大多數都很安全。”

李天照心想也是，只是他至今總在邊界線上晃蕩，才有這種慣性認知偏差。

因為震恭弘=叶 恭弘落，李天照的心情恢復了不少，回到候王殿的休息室，喝着茶，又重新認真的看着功績文書。

他不知道該怎麼說，就覺得時間趕的太巧。

山芊啟出事，並且都城得知情況之後，豐吟緊跟着也跟他劃清界限了，而他的巨功，是在此之後敲定，於是跟她們都沒有了關係，只剩下他跟北風州州長分享。

北風州州長原本是地級萬戰將，差一點到天級，因為這份功績，升到了天級萬戰將，距離天花板只差一點。

‘領北風州副州長，兼領北風州八十八城的副城長，設副州長府三座，分別位於守護城、豐收城、奪風城。’李天照到時挺喜歡這安排，三座城市在北面邊境線上，都是大城。

最讓他覺得有意思的是，奪風城就是跟他復讎去的風殺城隔關相望的大城，往東過去最大的是守護城，繼續沿邊界線往東南就經過千山城，然後是跟大地武王針鋒相對的豐收城。

不過，副州長跟副城長一樣，其實並沒有明確的實權，唯一的好處是北風州範圍內的任何地方他都可以去。

然而……還是個空架子。

‘沒有明確給予實權，也就是跟副城長一樣，手下沒有聽令的城長或者有影響力的副城長，那就只能種花養草，不甘心就只能自行謀取出路……也難怪在豐吟和豐氏眼裡，我並不值得被重視，一個空架子，千戰將也好，萬戰將也好，原本對他們來說都沒有什麼助益。’李天照考慮着處境，也為將來如何進一步謀取功績發愁。

除非萬戰將還有什麼特別的途徑，否則，憑他目前了解的信息來看，真的無事可做。

‘萬戰將往上就是武王將了，可是看萬戰將的功績需求，簡直高的讓人咋舌……’李天照考慮許久，發現目前想再多都沒用，眼前無路的情況下，開發千殺劍的實用範圍，卻是目前唯一能做的事情。

他也必須要設法開發，否則，守忠就算還他債，他也拿不着！守忠能邀請的支援任務，根本不是萬戰將去做的，他目前孤家寡人，不培養出來點得力的部屬，債都拿不回來了！

李天照在候王殿里發愁，賞罰殿殿長則在武王殿里待命。

雲霧環繞着的裡頭，玄天武王沉默有頃，問了句：“若按規矩處理，你以為，五年時間李天照的功績可至何處？”

“李天照手下無人，大小城市的功績全不在他名下，萬戰將可獲取功績的途徑有限，大事一年不過一回，即使他運氣再好，混沌天境也沒有他威風的餘地。五年時間他能提升到宇級萬戰將就很了得了，再高，實在看不到可能。”賞罰殿殿長不敢迴避，武王問時，他若怕說錯而顧左右言他，又或者是棱模兩可，那他這殿長也就準備別當了。

武王是他要當助力的，說錯不要緊，卻必須得說切實的意見。

“我猜他有望至玄級萬戰將。”天玄武王說罷，沉默片刻，又道：“那就照規矩處理，未定名單的七人等他凍婚期結束后再落實。”

“是！”賞罰殿殿長更希望促成這個結果，因為另外七個人的名單還沒有確定。

現在的事實就是，這件事情他辦的不夠快，如果決定打破常規，必然要問他名單準備妥當了沒有。原本武王說要準備二十個挑選，他現在才準備了十二個，分明也不會讓武王滿意。

何況，這份名單原本就不好準備。

挑着了誰，就得罪了誰。

賞罰殿殿長固然不怕得罪人，可也不願意去得罪人。

一個個城長背後都連着州長的干係，扯誰都不好，如果按武王的要求，剩下的名單里還必然要挑一位州長的女兒進去，那就更不好辦了。

這結果很好，李天照知道后，也很高興。他尋思着，要是村裡以前的夥伴知道他為少娶七個妻子而開心，不知道會被如何‘圍攻數落’。

“你來的突然，萬紋劍還沒有開始打造，戰印你先收着。近日先不要離開都城，北風州州長之女，奪風城副城長北風青雲不日會奉命而至，與你在總殿完婚。”賞罰殿殿長說的，就是名單已經確定的配婚對象。

李天照在功績文書上並不知道她是北風州州長之女，只是看姓氏，覺得該跟州長有關係。

許多城長，州長，通常都會在實際掌控了管轄地方之後，改對應的姓氏，宣示權威，显示榮耀。

李天照領命之後，又關心千山城的事情，問了句：“請教殿長，千山城城長的人選，不知道是否確定？”

“千山城的情況特殊，暫行權宜之計，城長由豐源城城長兼領。”賞罰殿殿長說罷要走，李天照想起一事，又問：“還有一事，既然萬紋劍還沒有造好，我能不能自己在都城挑選打鐵鋪？”

“可以。”賞罰殿殿長點頭說：“你稍帶片刻，我讓人取造劍令給你，執之可在任意兵器店打造。”

“多謝。”李天照很高興，這麼一來，就不必再多餘麻煩一趟了。

他原本的千紋劍用的挺順手，只是兩次作戰，劍刃都有豁口，因為不多，就不急着處理。劍上豁口的長短，數量，都有標準定量，因此戰士們都會等最划算的時候再送去修復。

李天照等了會，拿到造劍令時，發現是一顆黑色的圓珠，跟各級別的戰印功法沒有什麼差別，不由困惑。

他找到上次那間兵器店，喊了那個不小心把劍造成曲線的鑄造師出來，問他：“萬紋劍能否也造成這種曲線？”

那鑄造師看着李天照，神情有些複雜的問他：“萬戰將確定？”

“我很喜歡這樣的劍。”李天照肯定之後，鑄造師就喊他跟着走。

不多久，穿過街巷，去了鑄造師家裡。

# 第八十九章 ‘狠心’收拾

李天照看見，他屋裡擺了許多在編戰士的劍，其中有不少是曲線劍，還有不少斷了的。

“上次萬戰將要了這把千紋劍走後，我以為你很快就會回來退，結果沒見來，我就好奇，難道這劍用起來還順手？於是就造了些在編戰士使用的，發現這種曲線劍的威力很出眾，尤其劈斬。”鑄造師說罷，又打開個盒子，从里面取出來一把，反覆曲折，犹如波浪形態的尺余短劍。

“這把造型更奇特了。”李天照接過在手裡，發現劍身紋路不符合常規，沒有明確級別的紋路，就問：“主要用於刺擊？”

“怎麼用才好，就要萬戰將去開發了。這把劍沒有紋路，用的是我存下來的萬紋劍、千紋劍的材料，承受得起萬戰將戰印的力量，送給萬戰將了，只是需要萬戰將告訴我使用的情況。”鑄造師說完，又取了把在編戰士級別的曲線劍遞過來說：“我試了好幾種曲線弧度，發現這種最好，但未免容易斷，只能用了不開刃的後背，為了彌補，背面做成了鋸齒形狀，還能固定敵人刀刃，萬戰將試試，如果滿意，你的萬紋劍我就按這把鑄造！”

李天照揮劍試了試，憑對速度感的把握，他知道的確比原來的曲線千紋劍揮動起來更快，於是又試了另外幾把，也還是鑄造師確定的那把更快。

“好！就按這把造。”李天照看鑄造師很高興，就說：“我們可算有緣，看來這種劍，必將聲名大噪。”

“我無意中的錯，你無意中碰上的另眼相看，造就了這種劍的誕生，如果沒什麼問題，我準備就給它起名孤劍了！”鑄造師確實很驕傲，也覺得一切那麼湊巧，能夠創造一種全新、並且威力更強的兵器，既是極高的特殊生產功績，更是作為鑄造師自我價值和榮譽的證明！

“原來你認識我？”李天照有些詫異。

“就算上一次不能肯定，今天看到你這麼年輕的萬戰將，也不會有別人了。是剛晉陞的吧？一點都沒聽到別人議論，消息封鎖的這麼嚴密。”鑄造師笑着量了李天照的雙手尺寸，指長，又讓他按下手摸印記，說劍柄要趁手，必須根據個人手型針對性調整。

李天照聽見這話，突然想起他失蹤的事情，忍不住探問說：“通常這類事情，都城裡很快會有消息嗎？”

“那當然！賞罰殿里的人不都在都城居住？都有家小親友，就算功績文書還沒出來，有什麼大功的消息，也會傳出來。你孤劍李天照的事情更是大家熱議的話題，突然這麼快升上萬戰將簡直就是駭人聽聞的大事，竟然一點消息都沒聽到，還真是奇怪。”

李天照沉默不語，按鑄造師的說法，是很奇怪。

原本他也疑惑，為什麼他離開的期間，會有謠言？雖然說千山城和豐收城有人恨他而故意散布謠言並不奇怪。

但問題是，怎麼會說他騙功叛逃風武王那邊？

山芊啟的三姐說調查過，卻沒有結果，因為最早是城裡幾處地方被人私自貼了紙，字跡歪斜，應該不是常用的手所寫，也無處可查。

不過，她認為可能性最大的就是石家，因為千山城裡可能對李天照有這麼大敵意的，也就石家，也就石天龍而已。

可是，調查了說石天龍本人那天夜裡在城外跟一群人在山湖邊搭帳篷賞月喝酒，同去的那些人分屬不同勢力，沒什麼道理一起替石天龍作偽證。

山芊啟的三姐認為，應該是石天龍故意不在場，指使別人做的。

只是這種事情，多一個人知道就多了暴露的風險，石天龍又不應該指使別人代辦。

但李天照此刻卻更疑惑，都城這裏都不知道他立功的事情，別人更不知道他是去報殺母之仇。

散布謠言的人從哪裡聽到的消息？若是什麼都不知道，為何會在那時候散布那種謠言？

李天照覺得事情很奇怪……

“好了！萬戰將過三天來取劍吧！”鑄造師說完，拔出自己的佩劍，一把短匕首，上面也有戰印，是十戰將級別，他用劍刺上那顆圓珠模樣的造劍令，只見黑珠碎裂，露出來裏面一團烏黑顏色的金屬。

“這是萬紋劍需要的材料？”李天照這才知道珠子里有什麼，經手的鑄造師用戰印開啟，也就有了可供查驗的記憶碎片作為憑據。

“是啊！正好夠標準的萬紋劍使用，不過經常會有戰士知道在哪裡造，就自己打聽了找過來，藉機要求定製長短厚薄。這種是取巧，就不可能造的比標準萬紋劍用料更多，只能是更少，因此會有些許余料留下。”鑄造師很樂意跟李天照交談，一則孤劍本來就是目前風頭正盛的人物；二則曲線劍搭建了他們交情的橋樑，鑄造師覺得他若是千里馬，李天照就是伯樂了。

沒有李天照對曲線劍的另眼相看，那把曲線千紋劍就只是害他被扣功績的、沒人要的廢品，很快就會被廢置處理，付出損耗的代價回收材料。

那麼，新式的兵器就不會誕生了，至少不會在他手裡誕生，更不會現在誕生。

李天照從鑄造師家出來，回了武王新賜不久的府邸，在練武場試用那把波浪形劍身的短劍。

李天照揮舞了一陣，確定這把劍更適合刺擊，威力非常卓越，遠超尋常的直刃，劈砍則比曲線劍身的略微遜色，唯一的缺點是長度，不利於在開闊的場地使用。

等待萬紋劍造好，又等着武王賜婚的北風青雲來都城的幾天，李天照都是在練武場練功，順便思考着拆解更多千殺劍的招式，又把這些拆解的招式根據使用場景進行有效的組合，如此一來，除了不三劍那樣靠一招的情況外，還有二連、三連的組合。

李天照尋思着望天村升級為鎮，他手裡沒人，那麼村隊長為首的故人里，能戰的，他都得依據戰鬥風格的不同，選擇千殺劍拆分的合適招式傳授。

這天，李天照練累了洗澡出來，正準備睡覺，突然聽見大門被人拍響。

“李天照——開門！我知道你在裏面！你沒什麼事情除了練功還能去幹嘛？就打算這麼絕情，躲着我連面都不見嗎？我特意從豐收城一路急趕過來，你一個男人就如此沒有氣量？”

李天照聽的好氣又好笑，別說他是沒聽到，就算剛才聽到了，他憑什麼就要見她才算有氣量？“你還好意思說絕情兩個字？我不過行蹤不明，你就立即去申請結束干係劃清界限，不知是誰絕情！”

“你終於肯說話了么？”豐吟直接越過圍牆闖進來，李天照斥道：“這裏不是你的家了！入侵他人府邸，不知道要扣功績？”

“好呀！你去告賞罰殿吧！”豐吟明擺着耍無賴，看見李天照還赤着，才知道他剛才不做聲，原來是洗澡沒有聽見，不禁笑了起來說：“沒聽見就沒聽見，裝什麼冷酷絕情！”

“喂——你別以為我真狠不下心收拾你！”李天照看豐吟全然沒有劃清界限的自覺性，還一反常態的耍無賴那般闖進裡頭，東張西望了片刻，找到他睡的卧室，進了裡頭，脫了外套，甩了甩長發，坐下了就倒茶喝。

豐吟連喝了三杯溫茶，放下了，就注視着他，滿是歉意的說：“我有苦衷，不是對你無情。”

“你想說豐氏壓力使然？這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沒抗住壓力，重要的是事實上你選擇了豐氏並且棄了我！”李天照擦乾濕法，往床上一躺，沉着臉說：“所以別說什麼原諒，也別說什麼絕情與否，你做了選擇，我做了決定。”

“你有怨氣。”

“難道我該感激？感激你的決定讓我知道自己的位置？”李天照不想跟她說下去了，下逐客令說：“我要睡覺了，沒興趣跟你啰嗦，自己走吧。”

他說罷，手一揮，帶動氣流，滅了桌上的燭火。

屋裡，黑暗無光。

突然，他感覺到氣流里不尋常的動靜，聽見了不尋常的響動。

“你幹嘛？”李天照不喜歡她的舉動，可是，又不爭氣的回想起那些讓他激動的狂風暴雨。

“你剛才不是說能狠心收拾我嘛？來呀，把你的怨氣和憤怒都盡情的往我身上宣洩好了！”豐吟褪去最後一件衣物，撲到床上，感覺到李天照積壓已久的念想，就說：“我都願意如此，你卻不願？是不是你更絕情？還是你根本狠不下心來收拾我？”

“好！不收拾白不收拾！”李天照‘毫不留情’的反身壓了上去……

大約不在客房的緣故，又或許是積壓已久的情緒釋放后爆發的特別厲害。狂風暴雨持續了許久，豐吟的呼聲也遠比過去更狂野，更肆意。

折騰了半宿，突然一聲異響。

李天照和豐吟雙雙隨木床塌陷，沉了下去。

好在，塌的很乾脆，四個床腳都斷了，就成了床墊鋪在地上那般，他們乾脆懶得起來，繼續躺着了。

只是，想了想，豐吟突然憋不住的笑出聲來，李天照也覺得好笑。

“天照，我們恢復婚配關係好嗎？你能不能原諒我？”豐吟這時沒有了剛才耍無賴那般的理直氣壯，聲音里滿是歉疚。

屋裡漆黑無光，看不到她的神情，但李天照卻覺得，可以想象到她此刻的模樣。

“你凍婚，我也凍婚了。”

“因為我，還是山芊啟？”豐吟很是意外，說到底，她和山芊啟跟李天照配婚的時間都不長，他竟然捨得？

“因為她。”李天照回答的很乾脆。

“是，我在你心裏，已經沒有她那麼值得珍重了。活人，永遠比不過死人。我是咎由自取，可是，我還是渴望你的原諒，就算等五年後再恢復，我也願意。”

“原諒是不會原諒你的，因為根本是無法原諒的事情。至於恢復婚配關係，現在我不知道五年後自己是否願意。”李天照實話實說，心裏就是這麼想的。

# 第九十章 不好易於

豐吟的決定讓李天照不可能原諒，但知道她有苦衷后，又沒那麼覺得不可忍受了。那麼五年後對她的想法如何，現在的他，哪裡說的准？

也許不要五年，他就覺得比起別的，這次的事情已經不重要；也許那時候還是為此耿耿於懷，難以相處；又或許未來會發生別的什麼事情……

“其實我也知道傷害不可能完全彌補，只是，聽人說見到你活着回了都城，我就迫不及待的趕過來了，總是不願意從此陌路。也想讓你知道豐氏當時的處境，還有就是，面對壓力我確實曾經努力的試過爭取，即使最後的決定讓你並不滿意。”豐吟此刻顯然恢復了常態。

“你剛到都城就過來了？”李天照尋思着豐吟確實可能還沒聽說消息，從時間上算，都城哪怕有人立即趕去豐收城送消息，也來不及。

“是。你那些天，到底去哪裡了？傳言說你騙功叛逃，又是怎麼回事？你不是說跟認識的混沌之心一起做事嗎？回來也沒收到你的信，突然就成了那樣，我相信你，可豐氏上下唯恐被武王拿着借口痛下狠手，又到處打聽不到任何切實的消息。”豐吟實在有太多疑問了。

李天照想了想，起床點燃了燈光，取了功績文書給她，大略說了情況。

旋即，就看見豐吟臉色變幻不定，最後頹然屈腿坐在床墊上，一臉極受打擊之態！

只聽她喃喃自語着道：“原來如此……武王要你上萬戰將，故意散布謠言，後來又知道千山城出了事，就故意封鎖消息，讓賞罰殿給我們傳遞誤導性的信息，迫使豐氏施壓，算準我必會以豐氏為重，又不知道你立下巨功，必然會主動與你劃清界限……”

“適可而止！”李天照不想聽下去了，豐吟想起他目前還接受不了別人如此指責武王，就住嘴了，轉而說：“是啊，無論如何，我自己做的選擇，也不能把責任推卸給別人。”

“累了。”李天照躺下，其實還睜着眼睛，他不願意相信武王會做那樣的事情，但是，他對於這件事情存在很多疑問。

豐吟的這套說法，的確把一切都解釋通了。

但他實在不願意相信，於是就找尋理由質疑，武王為什麼要急於讓他升萬戰將呢？原本賜婚的就是武王，為何又要急切破壞？

他覺得沒有理由。

豐吟也不知道這是為什麼，但她知道，幕後黑手，就是武王！

而且她還因此知道，武王接下來還會對豐氏動手。“天照，千山城城長的人選定了嗎？”

“你關心這個幹嘛？”李天照覺得難過，此刻豐吟還躺在身側，可山芊啟，卻在深谷中長眠。

“你不高興聽的理由。”豐吟的回答很委婉，李天照卻明白了，就說：“豐源城城長兼領。”

“嗯。”豐吟明白了，武王的確要扶植山芊啟的父親，用他作為打破豐氏在豐收城及周圍一言九鼎的局面，至於成不成，那就要看豐氏如何自保，又要看豐源城城長有多少本事了。

“天照，武王這次賜婚了幾個？”

“本來八位，有七個名單還沒確定我已經申請了凍婚，暫緩到五年之後了。”

“武王很器重你，一次賜婚這麼多，從沒有過。”豐吟暗暗鬆了口氣，卻想着，到底還是有一個確定了的，咬着下唇又問：“是誰？”

“北風青雲。”

“……你對她不要太上心了，我聽說過她，這人不好易於。”豐吟覺得說多了似乎有意誹謗中傷。

果然，李天照沒有接話。

夜已深，可兩個人躺那，卻都沒有睡意。

豐吟在黑暗裡，小心翼翼的試着伸手過去，觸碰李天照，見他沒有迴避，才敢抱着他的胳膊，於是就覺得整個人都踏實了，很快就不知覺的沉沉入睡。

天亮的時候，豐吟先醒過來。

她覺得精神很好，只是，某處火辣辣的隱隱微疼，彷彿在時刻提醒她記起夜晚的那些美妙。

豐吟看屋裡也沒什麼吃的，以李天照的性格，肯定想着很少在都城住，也不會捨得花功績請管家打理。

豐吟自然也沒興趣親自動手，就換了衣服，準備出去挑個合適的管家過來，她還沒出門，外頭恰好有人敲門。

豐吟開門一看，見到個眉目間英氣逼人的長發女人立在那裡，那女人臉上也透出疑惑之色，似乎沒想到開門的是她。

“真巧。我一早來尋萬戰將談點事情。”豐吟認識北風青雲，但也只是一面之緣，沒什麼交情，此刻她跟李天照劃清界限，不論私人之間感情如何，在這裏，她都沒有任何權利。而且，她也不想給李天照添麻煩。

“這麼早就來了，一定是急事。不過孤男寡女，容易讓人誤會，千戰將下次有事就別來的這麼早了，當然——也不要來的太晚！”北風青雲說罷，她身邊同來的幾個女人都面露冷笑，配合如此默契，不愧是她身邊的貼心人。

豐吟原本也知道她的理由瞞不過人，只是想着大家心知肚明不必點破，沒想到北風青雲如此盛氣凌人。

可是，人家到底是北風州州長之女，還是最有本事的那個女兒，豐吟自然不會與之公然鬥氣，再者她自己如今也確實是名不正言不順。

不過，豐吟也不想由得北風青雲以為她好欺，就笑着說：“我找的是萬戰將談事情，什麼時間該來，什麼時間不該來，也是他決定，千戰將怕是做不了主。告辭。”

北風青雲眸子里透出三分怒色，對着豐吟的背影高聲道：“我倒要看看，能不能做主！”

豐吟沒有答話，也沒有回頭，聽見這話，嘴角卻不由揚起一抹輕笑。

因為她知道，北風青雲和李天照的相處，絕不會很愉快。

北風青雲進去后，帶來的幾個女人就自發進裏面，片刻，一個過來領路，帶她去了李天照睡的房門口。

不等北風青雲示意，領路的女人又沉默的作禮告退，去別處收拾。

北風青雲進去，又轉入卧室，看見李天照在睡覺。

她打量着塌了的床，有點錯愕，末了，又忍不住笑起來。

李天照睜眼，看了她問：“你誰啊？”

北風青雲打量着床腿斷開的狀況，饒有興趣的問他：“怎麼斷的？不像是打鬥。”

李天照這時已經猜到這美女是誰了，打了個呵欠說：“我還想睡會。”

“不會是震塌的吧？”北風青雲揣測着，卻又想象不到那得有多兇猛，於是，不自禁的咬着下唇。

“……我想再睡會。”李天照不想討論這個問題，更不好和她討論。

“行，那就再睡會！”北風青雲說著，扯開衣袍，李天照聽見動靜，吃驚的回頭，結果就看見一些‘坦誠相待’的景觀，急忙又背對着她說：“這是幹嘛？”

“睡啊！我很好奇，到底多兇猛才能把床震塌了。”北風青雲的乾脆了當，簡直讓李天照受不了。

豐吟跟他好歹是有過經驗，特殊情況不扭捏也就罷了，可他們初次見面，他真覺得很尷尬，也激動不起來。

但很快，李天照就發現，他確實太不爭氣了。

原本還有陌生感，卻在北風青雲的乾脆主動和狂野面前，一會功夫就忘記距離感了……

這般折騰到快中午的時候，北風青雲終於消停了下來，躺着歇息着回味了片刻，看李天照打着呵欠要睡，就說：“我很滿意！”

李天照又打了個呵欠，實在是累，只想睡覺。

“聊會再睡。”

“睡醒了再聊。”

“你還要再睡我真奉陪不起，不過我帶了幾個貼心的人，她們可以輪流再陪你睡會。”北風青雲口氣倒不討厭，只是語風卻很有攻擊性。

“就算你帶了一百個貼心人來陪我睡，我照樣要睡會。”李天照又打了個呵欠，實在累了，不再理會她，自顧合眼就睡。

北風青雲手掌支着臉頰，側躺看着李天照，突然，露出玩味的笑。

這是第二回合的交鋒，她可不會如此輕易認輸。

北風青雲穿了衣服出去，片刻，她帶來的人拿着鏟子和鍋蓋，當鑼鼓那般敲打，另外幾個則在卧室里高歌。

北風青雲等着李天照跳起來，可是，好一會了還沒動靜，她進屋裡，看見他仍然睡的很沉。

這對於她來說有些匪夷所思了……

她不知道李天照從小在村裡從事生產，大家輪番做事，累了就睡，經常是野外環境，其他沒休息的人做生產工作經常動靜又小不了，誰睡覺都不能要求別人安靜，只能是自己設法適應，一個個的都練成了這種無視噪音悶頭大睡的‘本事’。

北風青雲眉頭微皺，這第二輪的交鋒，不能就這麼輸了啊！

一個侍女的主動請纓說：“我去鬧他！”

“好。”北風青雲尋思着噪音沒用，只能是過去直接騷擾了。眼看着那身邊侍候的女人進屋，過了片刻，突見一條身影从里面摔飛了出來！

北風青雲不禁愕然，被丟出來的，正是進去的那女的，只見她委屈無比，淚眼汪汪的說：“副城長做主！我就推了他一把，萬戰將就叫我出去，不然就把我丟出來，結果就真把我扔出來了！”

北風青雲怒極反笑，她發現，這個李天照比她預料的難對付多了，看來，不是一時半刻能壓住的……

『加入書籤，方便閱讀』

# 第九十一章 正斬式、逆殺式

李天照繼續睡覺，可是，他有些明白豐吟的提醒了，這個北風青雲，的確不好易於。

李天照覺得有點煩，他本來就沒心情，還讓他跟這麼麻煩的新妻子‘長久深入的了解交流’，他只是想着就覺得累。

可是，他又不能因此頹廢，否則‘怕累’就成了他被北風青雲拿捏的弱點。

李天照還沒睡夠，就

《對着劍說》第九十一章 正斬式、逆殺式 正在手打中，請稍等片刻，

內容更新后，請重新刷新頁面，即可獲取最新更新！

# 第九十二章 不信！

村隊長及望天村的熟人看李天照神色嚴肅，訂立的標準明確，又開誠布公，雖然都覺得他比過去的氣態有所差別，更顯得有威嚴，卻又覺得，如此做法，又的確是他的風格。

蝴蝶劍為首的那些戰士也很高興，嚴格執行，賞罰分明本來就是他們習慣也願意接受的方式。

只是，眾人都一樣對正斬式和逆殺式心存疑問。

陳皮也困惑的問：“第一招學什麼可以自己決定，但正斬式和逆殺式有什麼區別？”

“正斬式適合主動進擊，逆殺式更利於被動反擊，大家根據自己的戰鬥風格選擇。”李天照早就想好，大體上戰士的套路是這兩類，但許多時候又是視情況而定，並沒有那麼極端。

如此簡單明了，眾人都有了選擇的依據，那些對自己性格了解的，傾向性明顯的立即做出了決定；剩下那些傾向性比較模糊的，就左右對比，還是猶豫難決，就有人問：“只能學一種嗎？”

“只要學了下一招，就可以學習另一式的前一招。”李天照讓選定的人依次進室內練功房，由他親自授招。

李天照並不怕他們私下互傳換招，因為千殺劍的核心關鍵根本不在於招式動作本身。

每個人的身高，臂粗，體形的不同，同樣招式的揮劍曲線也就不同，這個人的揮劍曲線比尋常的快，但另一個人用跟他一樣的軌跡的速度可能比正常的揮劍更慢。

精細到追求極致的話，其實還要結合環境，所處地形，以及自然中的氣流影響，甚至是當天穿的衣服也有干擾。

但精深就不是能夠速成傳授給別人的了，只有靠天長日久的修鍊。

不三劍一招吃上千戰將，其實就是跟李天照的母親對戰時，無意中找到了適合他自己的、那一劍的曲線軌跡，於是也只能一直用那一招，根本就不是真的發展出了曲線劍法。

不三劍就算把他的吃飯本事傳授給別人，另一個用出來的效果也會差別大，除非體型身高臂長力量以及反應速度都很接近。

換言之，不三劍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情況，根本不具備傳授別人的基礎。

李天照站在室內練功室，進來一個人，關門，他先使一遍教的招式動作，然後讓人學了演練。

那人一次次的反覆揮劍模仿李天照教的招式，又聽他傳授如何引導戰印的力量在體內流動的路線。

但其實後面的只是故弄玄虛，李天照實際上憑藉氣流的把握，以及對速度感的把握，在判斷這個人的個體情況。

很快他就心中有數，然後細微調整那人的揮劍動作，又提示他多種常見的情況下，不同姿態用這招時動作需要注意什麼。

片刻，那戰士用心記住了，李天照就喊下一個進來。

如此一個又一個，到陳皮進來時，他自嘲的笑說：“我這樣的獨臂殘廢，會不會辱沒了你的千殺劍法？”

“知道你願意在我旗下，我特意為你想好了招式，還好，你選的也是逆殺式。”李天照演練了一招的動作，姿態對於陳皮來說，很古怪，簡直像四流水平。

可是，天下沒有四流水平的萬戰將。如李天照這等以孤劍為綽號威名的人物，更不可能是靠運氣。

“以前我會選正斬式，現在的情況，一個殘廢，戰場上肯定是敵人搶着來攻我，逆殺式才更符合實際。”陳皮不愧是老戰士，深思熟慮又結合實際情形。

李天照深以為然，他本來替陳皮設想調整的招式，也是逆殺式。

陳皮模仿李天照教的反覆演練，又按他說的引導戰印力量，卻覺得，這些招式實在跟作死差不多，身法和動作太大，簡直是出手就被人殺。

李天照根據氣流變化和速度感的判斷，指導陳皮調整姿勢，注意動作軌跡，不片刻，陳皮驚覺同樣的招式明顯比開始快了很多，好像……比正常還要快！

末了，陳皮難以置信的問李天照：“這是為什麼？”

“千殺劍法是有獨特奧秘。”李天照不能說，但他覺得，陳皮或許會想到。

“……難道你娘的話並不是胡言？”陳皮果然想到了，見李天照神色黯然的微微點頭，他又驚又喜、難以置信的道：“真沒想到，你不但深信不疑，竟然還破解了其中奧妙！難怪、難怪！”

陳皮既激動又震撼，徑自出去后，回想着往事，還覺得世事如此奇妙。

當年他和幾個同伴都聽到李天照母親臨死前的那句話，閑來無事時，也都好奇的試了試，卻誰也沒發現彎的劍路能更快的道理，也就只能認為是臨死前的胡言。

現在，昔日的戰友，死的死，廢的廢，只剩他這個殘廢，還能鼓起勇氣那劍上戰場，沒想到，李天照的千殺劍法，竟然就是破解了那句胡話的奧秘！

“當年你總說孩子得命運眷顧，得天照應，我們大家都覺得你當了母親，說起孩子就沒了正常理性，連你丈夫都不信，只是不想掃了你的興頭。沒想到啊沒想到……回想過往，正是你的死，成就了他的劍！”陳皮仰天感嘆的自語，旋即又提劍練了起來，李天照傳的招，讓他對於上陣殺敵，真正有了更強的自信！

李天照讓大家練了半天，然後又分別檢閱了一次，有差錯的指出。

末了，讓大家回去各自練習，過段時間會有支援邀請送到他們手裡。

最後，各自散去。

要走的時候，蝴蝶劍喊住他問：“李天照！我是混沌劍客，在你手底下，不給我多安排點游劍差事嗎？”

“給你想好了，等音信就是，不會虧了你如此看得起。”李天照笑着道別，駕馬直往奪風城去。

他當然想好了，守護城的債務，還有天蒼祈願，天蒼靈，震恭弘=叶 恭弘落三位混沌之心那的事情，他能交給誰做？不就是現在的妻子北風青雲，低些的就只有蝴蝶劍這個他手下唯一的混沌劍客了？

如果時間不趕巧，他還得托給豐吟，只是那要採取支援任務，會多了豐吟的頂頭上司，也就是北風州州長分一部分功績。

北風青雲現在也是隸屬於北風州州長，但李天照打算跟她聊聊，讓她歸屬到他名下。

夫妻功績一體，這本來也是理所當然的事情。

可是，李天照到了奪風城，跟北風青雲聊起此事時，她卻不答應。

“州長功績快觸及天花板，一旦突破，就是王將了。這時候我必須更积極助力，在此之後，我們再商量你的提議。”北風青雲態度很乾脆。

“是再商量，還是此後直接歸屬我名下？”李天照很在意她的說詞。如果是再商量，那就是不一定；如果是此後歸屬他名下，那他倒可以理解。

“……非要說的那麼明確的話，是再商量。”北風青雲覺得李天照沒明白她的暗示挺沒意思，到底是夫妻，說太透了，就等於是說對他獲取差事的能力全無信心，可他非要說透，她也只能成全。

“我明白了。既然如此，助力你壓城長之勢，我應該幫、也只是举手之勞。但別的事情，功績不同體，你也不必過問。”李天照覺得很失望，但也能接受北風青雲的乾脆，只是，不在他名下，北風青雲的功績就是跟州長同功，跟他只有支援的方式交集。

毫無疑問，那損失很大。本來北風青雲如果說，州長上去了之後不必商量就改而隸屬於李天照名下的話，他還願意助力一把。

然而，既然是再商量，那他當然要另做考慮。

李天照明白了，北風青雲跟豐吟和山芊啟不同，山芊啟是個很相信感情的人；豐吟也還相信感情；北風青雲大約根本就不相信感情這種東西了。

她眼裡，心裏都是利益權衡，對他這個丈夫也不例外，什麼夫妻責任和感情在其中的佔比，或許無限接近於零。

李天照不由想起配婚殿總殿里，她說其他人配婚者時的話，說那些人不知道配婚多少次了，早就沒有了對誰的期待。

‘不談情就不談情吧，我本來也因為山芊啟的事情沒有心情。你有你的權衡，我有我儘快進武王殿的目標。你不為夫妻情份犧牲，我也不必為此犧牲自己的功績，這樣也挺好。’李天照意識到了北風青雲的心態，他也就迅速調整自己的心態。

李天照在奪風城中沒有人，那就不行，至少需要有一個千戰將副城長，才能夠對守護城那邊的人發支援邀請。

他需要有一個願意隸屬於他旗下的副城長，哪怕是個種花養草的也行。

於是李天照就打聽了些合適的名單，逐個邀請。

這些事情全是他一個干，北風青雲跟他談崩，知道他不滿意，就把他身邊的侍女叫走，讓他一個人奔走折騰。

李天照接連找了好些副城長，竟然都不答應。

他邀請了第十八個人，對方也是拒絕。

他不由奇怪的問：“即使你對我毫無信心，但反正閑着，試試又有什麼損失？為何拒絕的這麼乾脆？”

“……”那副城長駐足門口，猶豫片刻，說：“副州長說的有道理。但是，你妻子北風青雲放了話，怎麼敢跟她做對？”

李天照不禁笑了起來，那副城長自顧進去，關門。

李天照笑着，越發覺得荒唐。

末了，他在副城長區高聲吼叫道：“你們一個個只能種花養草，不是沒有原因！既然不甘心止步於千戰將，既然想更上層樓！明明遵守所謂的潛規則，屈服於各種家族勢力的結果還是種花養草！你們到底還有什麼可怕？你們是不是想要功績的啊？如果是——你們以為功績是天上掉下來的嗎？你們以為功績不需要付出努力和代價嗎？連爭取的勇氣都沒有，你們繼續種花養草時就不用再抱怨了，因為問題出在你們自己身上！又要功績，又不敢掙脫束縛設法爭取！偌大的奪風城，有副城長七百八十八人！竟然連一個目標明確，勇氣過人的都沒有嗎？”

這番話，刺痛了許多在副城長府邸里的千戰將們的心。

那些年歲長些的，早沒有念想，有的搖搖頭，暗道一聲太年輕；有的覺得他說的好，回想閑着的這麼多年，確實缺乏勇氣，可如今年歲已大，只能突然嘆息；有年輕些的蠢蠢欲動，卻又覺得這話不知天高地厚，顧慮着家小，也只能閃過瞬息的念頭。

孤劍李天照，說他個人的武勇，他們沒人能不服，就算不服，也只能是心裏不服。但說統領眾人一起攀爬的能力，則跟他的武勇之名成反比。

於是一些副城長們聚集一起時，也拿李天照的這番話當作笑談。

北風青雲知道了這些事情，只是輕笑着對身邊侍女說：“當了萬戰將他的個人武勇難以發揮，不讓他碰個頭破血流心灰意冷，他就不會來求我北風家族替他做主。”

“可不是嘛！萬戰將也真是好笑，也不想想奪風城是什麼地方，誰會像他那般不知天高地厚，誰又敢跟北風家對着干陪他瞎胡鬧！”幾個侍女都覺得好笑，沒見過李天照這麼不識趣的。

可是，李天照不相信偌大的奪風城，會沒有一個千戰將有勇氣來找他！

『加入書籤，方便閱讀』

# 第九十三章 大刀客

李天照又等了一整天，還是沒有人來。

‘城裡耳目眾多，或許有人想來了解也不敢上門……’李天照就在城裡外找了間空置的房子臨時住。

當天晚上，終於來了個人。

李天照察覺動靜，連忙從床上起來，可剛出房門，感覺到氣流的變化，就不禁失望的又回去坐下，只管倒了茶自己喝。

進來的不是別人，是北風青雲。

“搬出來就有人來了嗎？”北風青雲笑着落座，看李天照不想搭理她，就自己倒了杯茶。“我很奇怪，如果你真有好主意，為什麼不直接說出來？他們知道有差事，才會有人心動。你急於找千戰將，當然是為了支援邀請，卻又寧可苦等也不說明有什麼差事可做，到底是為什麼？”

“我說過，我們既然功績不在一條線上，你就不必過問這些事情了。”李天照自顧喝茶，心想他確實是不能說，也沒辦法說。

“你不說，大家都認為你根本沒差事，只是想先騙人到你旗下了再說。”北風青雲喝着茶，有心激將，她其實覺得李天照不是無的放矢的人，如果知道了他的打算，她就能權衡了判斷。

“晚上在這留宿嗎？”李天照直接拒絕該話題，這意思明擺着，留宿就一起睡，不留就請回。

“我是很想，不過還有公務在身，晚點回來了陪你。”北風青雲本也是有事出城，放下茶杯就走了。

李天照沒什麼意思的回去躺下，過了不久，又聽見外頭有動靜，懷疑是北風青雲折返，又覺得她不會如此無聊。

他推開房門的時候，氣流的變化就讓他知道，來的是個男人。

來的的確是個男人，比李天照高半個頭，也更健壯一些。

“剛才看見副城長，只好等等。副州長招攬人，又什麼好差事？大家都叫我大刀客，當千戰將兩年了，一直心有不甘，但沒有機會。那天聽到副州長怒吼的話，我覺得很有道理，想搏一搏。”大刀客態度乾脆，也不繞彎，他面容剛毅，氣勢很是威風，看起來也就三十齣頭。

李天照記得他的資料，本來也在他邀請的名單上，大刀客三十二歲升的千戰將，後來沒有差事，主動遣散了昔日的夥伴，不想耽誤了他們。

原本一個副州長看他儀錶堂堂，威武不凡，想給他機會示忠，旁人出主意叫他穿女人衣服歌舞一曲，大刀客不願忍這羞辱，於是得罪了那副州長，此後再沒有被關注的機遇。

“有什麼差事我現在不能說，到執行的時候才會透露。作為補償，你發支援邀請的公文，在事情辦成之前，我會保密不讓別人知道。如果事情失敗，不會讓你得罪了北風青雲；但事情成功，就沒辦法隱藏。我給的差事不是一次兩次，是長期的事情。”李天照喜歡大刀客的乾脆，於是也說的直接，本來能找他的，也不是那麼容易被迷惑性說詞欺騙的人。

“副州長爽快！你說，支援邀請的公文需要怎麼寫。”大刀客的決斷也乾脆，李天照的考慮解決了他的顧慮，事情失敗公文就沒有必須暴露的理由，他只當沒來過；如果成功，那他既然來了，當然就有勇氣繼續效力。

大刀客按李天照的要求寫了許多份，發現有十戰將，有在編戰士的，有百戰將的，他不由覺得雜亂，暗自咯噔：就這些混編的雜隊，能辦成什麼大事啊？能有什麼功績？

但既然答應了，他總得試試，不至於現在就退縮。

支援邀請的公文一一寫完之後，李天照收起來，用他副州長的名義又發了公文，本來不需要這樣，他這麼做是為了保護大刀客。

副城長的支援邀請公文，一是功績文書上必然出現；二是收到支援邀請的人如果遇到某些查問，需要取出來證明他們離開守護城管轄範圍行動的合法性。

有李天照多一道公文，就避免了第二種情況時會暴露大刀客。

至於大刀客的副城長邀請公文，其實是最後報功階段才必不可缺，因此事情如果失敗，他就不會暴露。

“副州長說，還需要我做什麼？”大刀客摩拳擦掌，覺得應該還有他可以親力親為的差事。

“放心，少不了你的那份，在此之前，傳你一招，確保此後行動你有制勝的保命符。”李天照說的太直接，大刀客被刺激了自尊心，傲然道：“我看不必了。萬戰將沒了戰印，未必是我大刀的對手！”

“在我手下做事，開始都學一招，想學後面的需要立功。無論用不用得上，對你也沒害處。因為我不喜歡切磋表演，實在沒辦法拔劍打你個心服口服。你就當是必要流程，記着就行。”李天照讓他隨便揮刀，動作招式不限。

大刀客雖然覺得不需要，但聽他這麼說了，也就勉強答應了照辦。

李天照在他揮刀過程中掌握到氣流變化，還有大刀客個體的情況，然後就教他逆殺式的第一招。

大刀客開始覺得很可笑，演練了幾遍，被要求着調整細微姿勢和揮刀軌跡，又按李天照說的引導戰印力量流動的路線，慢慢發現，那一招明明動作違背常規，像四流水平，可用出來竟然奇快無比！

大刀客練順了后，很確定這一招的迅快遠超尋常，不由心悅誠服的抱刀作禮說：“萬戰將有孤劍威名，又有最年輕的萬戰將之實，原來真不是僥倖。這千殺劍的正斬式第一招，真是神奇的不可思議！我服氣了！多謝傳招！”

“有用就好。千戰將先回去，具體行動確定時，我會通知。”李天照送了他出門，回來了就睡，躺下時，希望這個愉快的夜晚，最好不要被某人破壞氣氛。

還好，北風青雲忙着，天亮的時候才折返回城，領着一群人，疲憊的很，顯然也沒有精力留下。

李天照一點也不覺得遺憾，即使在都城的初次會面體驗很好，可是，因為對北風青雲沒有感情上的念想，他也就沒有別的念想。

如此關係的夫妻，他覺得是挺沒意思的，可是，好像也只能這樣。

李天照懶得多想這些，睡醒之後，就獨自出去了。

大刀客等了一天又一天，還沒有李天照送來消息，以為是被他忽悠，根本沒有千戰將能做的差事給他，就在第十天，他都已經沒念想了的時候，夜裡，李天照突然來了。

“副州長讓我一個人去這裏？”大刀客覺得李天照簡直是瘋了，他是不是以為，人人都是他孤劍李天照？

“沒錯。這就是給你的差事。這地方雖然是敵境，但是湖邊，讓你去的時間沒別人，就一個風武王的千戰將，這人喜歡釣魚，總一個人獨釣。教你正斬式，就為了確保你能單獨擊殺千戰將。”李天照覺得這沒什麼難的，而這消息，當然是他要求玫千戰將提供的。

玫千戰將已經如復讎計劃那樣，假作對風殺城城長屈從，所以，現在跟風殺城有影響力的副城長都有往來。

“副州長怎麼能這麼肯定？”大刀客不禁覺得手心捏汗，他自問勇猛過人，膽識不凡。可是，現在他才知道，孤劍李天照是膽大包天！獨自進入敵境，去獵殺同級的千戰將，別說沒有準確的情報了，就算有，敵人的千戰將是吃素的？哪來的勇氣迅速擊殺？

讓人逃一段，就能發信號喊來人幫忙，到時候能不能活着撤走都是問題！

可是這些風險，在李天照眼裡，竟然是理所當然會成功似得！

“這重要嗎？”李天照不答反問，現在的關鍵問題根本就只有一個——大刀客敢不敢做這事。

大刀客猶豫着……他知道李天照跟別人有什麼不同了，也知道為什麼會得了孤劍的綽號。

孤劍就是孤劍，給別人安排的差事，也根本不走尋常路！

膽大為什麼？

大刀客學了一招逆殺式，當然就明白了。

藝高人膽大！

李天照對於風險的評估標準，和別人根本不一樣！

別人眼裡是九分危險，一分勝算的事情，在他李天照的眼裡，就是一分危險，九分勝算！

對比之下，別人當然覺得他孤劍李天照膽大包天的不可思議！

‘跟着這樣的副州長，第一份差事就是玩命！他是把別人都當成是孤劍了嗎？’大刀客從沒覺得自己膽怯，此刻卻發現，他沒辦法跟李天照比膽子，根本不在一個層面。

“副州長的正斬式，確實沒問題？”大刀客還在積攢勇氣，找尋着讓他敢於下定決心的理由。

“正斬式在合適的機會出手，必然一擊制勝，但如何創造合適的機會，看你個人的本事了。”李天照的回答很客觀，不想說些能增加大刀客信心的話，畢竟這是有危險的差事，沒有足夠的膽量，去了也未必能出手，出手了如果沒有相當的冷靜，也不能保持正常的戰鬥力水準，根本勉強不得。

“副州長還有別的差事嗎？”

“有，要等等，你喜歡沒那麼危險的我也能安排。”李天照很乾脆的點頭。

“……”大刀客卻覺得，這話肯定被李天照在心裏看輕了。他本來焦急的等差事，還擔心是沒什麼功績的事情。現在，機會在眼前，功績還遠遠超乎他的預料。

唯一的問題只有一個，他敢不敢幹！

“大不了一死！總比一輩子種花養草要痛快！這差事我接了！”大刀客暗暗咬牙，把心一橫，熱血上涌，終於做了決斷！

他既然是要拼一把，還怕什麼風險！別人能給他安排這種玩命的差事嗎？

如李天照所說的話，他有相當安全的半刻鐘時間動手，距離目標位置最近的敵人戰士趕過去就要這麼久。

大刀客不知道，李天照派的那些支援邀請，是不是都是諸如此類的玩命差事。

『加入書籤，方便閱讀』

# 第九十四章 練兵練將

大刀客猜的，其實沒錯。

李天照安排的都是諸如此類的玩命差事。

但不同的是，他通過玫千戰將提供的各村，各鎮的詳細戰士配置，安排了陳皮，村隊長，蝴蝶劍和隨她一起的守護城戰士們分了人數不等的小隊，奔赴不同的村鎮。

說白了，乾的事情跟他奔襲南豆鎮一樣。

但區別是，那次他沒有任何情報。

而這一次，每一個目標村鎮的情況全都在掌握之中。

甚至於連附近支援最快到達的時間，以及支援數量，也都知道。

有準備打無準備，優勢戰鬥力分配打弱勢，清一色的奇襲作戰，不為佔領，就為擊殺敵方戰士的功績！

李天照不能參与幫忙，否則戰印記憶碎片里只要有他或者外力助力的可疑，功績就是另外的算法。

李天照在約定的山林里等着。

這是他李天照的路數，常規積累功績的差事他沒有，那他就打破常規尋求功績！

有千殺劍給各人作為制勝手段，相當於全都是不三劍，更有玫千戰將提供的情報，李天照認為成功的可能性很高！

至於參与者承擔的壓力……

李天照知道，也不知道。

因為每個人對壓力的體驗標準不盡相同，甚至差別懸殊。

蝴蝶劍為首的守護城的戰士們臨近動手的時候，一個個心還砰砰直跳。

他們是經歷過許多廝殺的了，可還是覺得很緊張。

因為——過去的廝殺跟眼前這種孤軍深入，一個不小心就沒命回去的差事根本不同。

有個戰士頻頻擦着頭臉的汗水，覺得嘴特別干，他一次次看着帶隊的人，希望他做出放棄行動回去的決定。

那人也很緊張，卻沒有打算放棄。

臨動手前，那戰士說：“大家既然相信蝴蝶劍，一起跟了這位孤劍副州長，也來了這裏，就不要再說退縮的話了。就讓我們——一起玩命，體會孤劍那種勝則功績飛升的快感吧！”

於是，那戰士帶頭，眾人散開，從分配好的不同方位，一起摸黑進入鎮子，奔赴情報里提供的十戰將的住處。

情報里說過，這裏的鎮長百戰將因公務去了風殺城，後天才會回來，鎮子里只有十戰將和在編戰士。

這時候，大刀客早已經到了預定的地方。

他換上玫千戰將準備好的、風武王那邊的衣袍，背着釣具，去了湖邊。

那裡，果然已經有一個人在了。

相較於大刀客的釣具，風殺城的這個千戰將的講究多了。

看見陌生人來，那千戰將頗為意外，大有一種英雄所見略的知己相逢之感。

但風武王的千戰將沒有說話，因為他已經下桿了。

垂釣本是很靜的事情，便是志趣相同的遇上，有什麼話說，也在開始之前，結束之後，而不在垂釣之中。

大刀客走過去，猶豫着是否動手，但兵器背着，取拿的異常響動必然會引起目標註意。

他考慮再三，還是放棄了，而是在目標身旁不遠的地方，放下了背着的東西。

他假作背對目標，打開大竹筐，把釣具取出來，放地上。

竹筐里，放着他闊身厚背的訂製大刀。

這把刀，是當年他升千戰將時，一群老夥計合夥給他定的禮物，原本大家對未來充滿美好展望。

可是，原來那是結束。

‘今日若成，副州長有此門路，老兄弟們就可以再並肩作戰了！’大刀客把心一橫，握上刀柄。

他已經計算好了轉身衝出去襲擊的一系列步驟。

大刀客猛然轉身，大步飛沖了幾步，重刀一揮，剎時間一道光束疾射出去！

這是衝擊性戰印絕技，中者必然被衝擊力震的身形失控，然後——也就沒有然後了！

可是，當他衝出去，發動戰印絕技的時候，卻發現那個風武王的千戰將竟然也拔出劍，迎着他揮劍射出了一道光束！

兩道光束，交錯過去，分別射中大刀客和那個千戰將的身體，強勁的衝擊力震的他們連步後退。

等到拿住勢子時，已經離了三十步遠！

‘糟糕！他有防備！’大刀客大驚失色，卻記起李天照說過，他有半刻鐘放心戰鬥的時間，於是握刀又疾步沖了上去。

那千戰將卻不想跟他拼殺，轉身就跑，還急忙從懷裡取出響箭，對着天空射了出去，剎時間一陣巨響遠遠傳開。

大刀客更覺得整個人神經緊繃，拼盡了全力邁步狂奔。

那千戰將提劍疾走，邊自回頭間對他冷笑說：“你如果直接發動，我必然沒有防備。可惜你的舉動，分明不是此道中人。現在你不走，還想跟過來送死？”

大刀客當然不想送死啊！但他還沒失去冷靜，這敵人能輕易放他走嗎？絕不可能！

對方現在看起來是避戰退走，只是因為對敵人極其有利，但他如果害怕逃走，敵人必然會轉身來追。

‘追的上！’大刀客大步邁進，發現他跑的比敵人要快，如此下去，再有一段路就可以趕上，於是振作精神，也謹慎防備敵人突然殺個回身劍。

如此一逃一追，過去了片刻，距離果然在一點點拉近。

逃走的千戰將並不是怕大刀客，暗暗計算距離，感覺差不多時，突然回身一斬！發動混沌印的力量，劍上剎時間亮起紅光！

大刀客本來有防備，該是招架這一劍，但他在瞬間想到，如果招架對方借力前沖，又得追逐下去，當即把心一橫，直接全速前沖，猛然旋身揮劍，按照剛學的正斬式第一招，后發而至的搶近！

火紅的劍光，碰上大刀客肩膀時，已經沒有了力量，但上面的高熱，仍然燒的他皮肉滋滋作響。

大刀客的大刀，卻已經斬斷了風武王千戰將的脖子。

一刀兩斷！

直到屍體倒地，大刀客仍然沒有從生死一線間的緊張里回過神。

他離開戰鬥有兩年了，剛回來，經歷的就是如此兇險的玩命。

也虧得他剛才敢對正斬式如此有信心，這一刀，快的超過了尋常，以至於本來不可能搶先擊殺的，卻偏偏讓辦到了。

大刀客撿起風武王千戰將的劍時，真正感受到孤劍李天照的千殺劍的厲害，如此違背常理的快，突破了戰士本來的極限，打破了既有的所有經驗。

誰突然遇上千殺劍，能不吃虧？

‘好個孤劍李天照，好個千殺劍法！憑此劍法，我看你成為王將就是必然！今天是你尋人跟隨，他日必將是天下戰士苦求入你旗下！’大刀客搜索了敵將的東西，撤離的時候，按李天照交待的，帶走了玫千戰將準備的那些東西。

奔走在撤退的路上時，大刀客已經決定，回去之後立即聯繫過去的同伴，因為將來，怕就不好再入李天照旗下了！

蝴蝶劍在另一座村子里。

夜黑，她潛入村隊長的屋裡，點燃火摺子時，發動混沌風刃，劍刃帶着一道加長的白光，一擊把驚醒的十戰將連人帶床一併斬做兩截！

響動，驚醒了村裡的人。

李天照原本跟她說過，殺在編戰士的功績微乎其微，得手拿了村隊長的劍就走。

但是，蝴蝶劍擔心這些人喊來人追擊，取劍出來，看火把都聚集過來，還在叫喊問情況。

她把心一橫，就在屋裡等着人進來了，突然堵門揮劍，發動混沌風刃，剎時間屋裡白色光刃飛閃，不一會功夫，就把湧進來的幾十號人全部擊殺！

末了，她又出去追殺，剩下的村裡人逃散了走，她才折返，撿了幾個在編戰士的戰印，迅速撤走。

退到了安全距離，蝴蝶劍碰上溪水，喝了一氣水，擦洗頭臉脖子的血跡，又看了遍得到的村隊長的戰印，想着這可是份獨功！不是一大群人分的團功！

過去一大群人，要殺死一群敵人才比得上的獨功！

竟然來的，如此容易？

‘難怪他喜歡當孤劍，這樣的差事，真會上癮！’蝴蝶劍心潮起伏，覺得，再也回不去了，她已經不想再像過去那樣，混團功過日子了！一份獨功，她可以休息很久再等下一趟都值當！

可是，她顯然想多了。

蝴蝶劍太小看了孤劍李天照對功績的追求之心。

李天照根本沒準備給她休息許多天的時間。

蝴蝶劍趕到匯合點，回報了情況后，李天照直接又給她一個地圖。“繼續！”

“現在？”蝴蝶劍哪裡想到有這麼安排差事的，不由愣住。

“對！打鐵趁熱。襲擊任務也是，一旦停下來，敵人就會開始防備我們再來，等重新部署后的情報弄清楚，要不少時間。現在一鼓作氣，對方還不會立即從風殺城求援，增援的兵力也要時間，在此期間，就是你們獲取功績的最好時候！”李天照的解釋合情合理，但是，如此安排差事，簡直是把人往死里用，完全不正常。

蝴蝶劍可以選擇不去，但她已經被勾起了對獨功的渴求之心，所以她去了，一點怨言都沒有。

李天照並不擔心她，他最擔心的，還是望天村的故人。

別的戰士都經驗豐富，經過血的洗鍊，但望天村的老熟人們的底細，他知道的清楚。

這次來的，除了村隊長，都是沒經驗的，突然又干這種差事，確實很兇險。

：。：

# 第九十五章 一起飛漲

望天村的人自成一隊，由村隊長帶領。

他是百戰將，但襲擊的目標村子里，十戰將被他解決了，剩下的都是在編戰士和編外戰士。

他未免影響別人功績，就在樹上躲着，看着，只是呼喊着指揮提醒。

沒經歷過拼殺的年輕戰士熱血沸騰，卻真的動起手來時又緊張的把千殺劍劍招給忘了，好在敵人也是差不多水平，都沒什麼膽量進擊，隔空揮動兵器互相威嚇，不讓對方靠近。

村隊長一再催促，看他們還是不敢把握機會上前使用絕技，不由急的叫道：“敵人支援就快來了！再不殺了他們，我們就完了！”

望天村的戰士們心急之下，就有膽子大些的記起李天照說的正斬式用法，當即瞅准敵人要揮劍的時候，猛然搶進，發動正斬式，身形短距離急旋配合揮劍！

衝過去的時候，那人心砰砰直跳，雖然相信李天照，卻還是下意識的覺得，他后發而至，搶進去會先被敵人斬中！

可是，倒下的是敵人。

那戰士當即驚喜的大叫：“我殺了一個！用千殺劍乾的！”

於是，眾人紛紛信心振作，村隊長又趁機叫喊說敵人的支援快來了，再不解決就完了的話，施壓之下，加上帶頭者實戰的成功，剩下的被迫鼓起勇氣，接連都得了手，剩下膽子小的沒機會用千殺劍的，也在別人得手后幫忙圍攻，擊殺了剩下的敵人。

他們，竟然辦到了……

大大小小的隊伍，陸陸續續的折返，都以為事情完了，結果，又被李天照安排了新的襲擊差事。

陳皮回來時，領了第二個目標村子的地圖，擦着臉上的汗水，對李天照說：“你是想讓我直接攢夠治療斷臂的功績啊？”

“還真的是，所以只為你準備了一招獨臂專用的逆殺式劍招。”李天照面露微笑，很高興第一環節人都回來了。

“孤劍李天照，果然對功績貪婪的很啊！”陳皮搖搖頭，卻笑的開懷，他也喜歡這種功績飛漲的體驗，更對逆殺式的厲害信心滿滿！

陳皮去后，望天村村隊長一行人回來了。

看見李天照，有個從小一起長大的就激動的過來叫道：“李天照你簡直、你簡直不把我們的命當命啊！欠你功績，也不能讓我們用命還啊！”

村隊長就笑着說：“他剛才打完的時候緊張的尿褲子了。”

“哈哈哈……”一群村裡人都笑了起來，那人紅着臉，激動的說：“尿褲子怎麼了？你們還不是害怕！你剛才一直哆嗦！還有你，還在那念老婆！你在喊老媽！李天照安排的哪裡是差事啊！根本是玩命！我們就一群村裡長期生產的，走運成了在編戰士，突然邁這麼大一步，當然扯的蛋疼！”

“得了，別嚷嚷了。不是都回來了嗎？我還擔心你們緊張的忘了千殺劍的招式，這場特意讓隊長無償陪你們壯膽，接下來隊長也有襲擊目標，沒人當母雞保護你們這群小雞了啊！害怕的話可以不參加，本來欠我的功績也沒多少，剛才都有拿着對應級別的戰印吧？有就差不多夠還了，不夠的也不跟你們算了，看你們嚇成這樣也夠了。”李天照跟村裡的老熟人說話，也就不需要那麼客氣。

村裡有幾個戰士聽了，想了想就說後面不去了，他們想安份當個在編戰士，在望天鎮里跟家人混混日子算了，這樣的差事功績高是高，他們沒那膽量玩不起。

李天照就笑着讓退出的留下戰印，他負責報功，然後在這休息，等行動結束了跟村隊長他們一起回去。

除了幾個退出的，剩下的雖然也緊張害怕，但初次的成功勾起了他們對功績的念想，以前不敢展望的未來，突然覺得有希望實現了，於是就鼓起勇氣，繼續下一場行動。

其實有幾個人會退出，李天照早就心裏有數，所以後續的安排，也早有充分的準備。

村隊長他們一行，領了準備好的地圖又去了。

留下的那幾個人跟李天照隨意聊天，有人推測着問他說：“這趟之後差不多完事了吧？”

李天照笑而不語。

另一個年輕的男戰士就說：“我估計還有！就李天照的德性，能多弄功績肯定就不會少，使喚人殺敵立功的時候肯定也一樣，我看沒兩三天完不了！李天照，我猜的對不對？”

“對了一半。”

“那就是得五六天？”那人有些吃驚，覺得那也太嚇人了，敵人肯定派人追尋他們撤退的蹤跡，五六天還能找不到這裏？

李天照還是笑而不語，他說的對了一半，是前面的一半，跟時間無關。

眾人陸續回來，李天照又派發準備好的新差事地圖。

他們發現這一次，距離目前的位置很遠。

“路我走過一趟了，沿途找這樣的、都看清楚了？這樣的記號，就是我設的路標。完事之後在地圖上標示的位置休息，我會過去找你們。”李天照一次次交待各隊人，末了，他自己也離開了這裏。

那幾個留下的，本來以為還要跟他一起走，結果李天照卻安排他們直接回去，又交待說：“回去的路上要多製造痕迹，看起來像是一大群人撤退離開了。到了地圖上這一帶后，你們分開，分別去這幾個地方，做的事情很簡單，也是製造一群人通過的痕迹。記住了？”

那幾個望天村的人點點頭，帶着地圖去了。

現在他們知道了，別說五六天了，十幾天這事都沒完！

李天照襲擊了一帶的邊界村鎮，又沿邊界線安排人去攻擊更遠的邊界村鎮，安排那幾個不想冒險作戰的村裡人，在一處處邊界地方製造撤走了的痕迹。

每當一片地方的人搜尋時發現痕迹，就以為他們撤退了。

結果在更遠的邊界村鎮，卻又遭遇襲擊。

如此三番五次，前前後后，折騰了一個多月。

李天照一個人在約定的消息點，正好碰到玫千戰將來。

看到李天照，她很緊張的說：“你快帶人走吧！快四十天了，你們襲擊了那麼多邊界村鎮，很多人都說一定是有內應提供消息，現在查的很緊！城裡派出去了越來越多戰士增援邊界村鎮，現在邊界村鎮重新布防的消息我都沒辦法打聽，全都在找內奸，根本不知道哪些消息是真的，哪些是假消息陷阱，尤其城長，我覺得他在懷疑我……”

玫千戰將說了一通話，她實在嚇着了，原本哪裡想到李天照敢這麼玩！簡直是把情報利用到極限，折騰了這麼久，萬一近期的村鎮重新布放，有增援的話，就得出差錯。

可是現在，真的該到極限了。

“我當然不會讓你暴露，你放心，我不會白白壓榨利用你，很快會有你的好處。”李天照的許諾此刻沒什麼誘惑力，玫千戰將現在只擔心會暴露，只盼着他趕緊結束這瘋狂的行動，快把人帶回去。

“求你了！快撤吧！我暫時真的沒辦法提供有價值的情報了！”玫千戰將聲音都快哭出來了，如果李天照喜歡，她立即跪下都行！她實在是怕了他了。

“放心，是要撤了。”李天照安撫罷玫千戰將，看了她帶來的新信息，不是村鎮布放的了，只是她推敲和聽說，了解的各搜索增援隊伍的人數和去向。

李天照看過後，又問了幾句，就讓玫千戰將回去。

她走了幾步，又回頭，滿臉哀求之態的望着李天照問：“你真的是要撤了吧？”

“是要撤了！放心回去吧！消息不用送這麼頻繁，按正常的時間來。”李天照的話好像還是沒能讓她放心。

玫千戰將走了兩步，又回頭望着他，再次確認的追問：“是真的撤了吧？”

“是！真的！快回去吧。”李天照頗有些哭笑不得，尋思着玫千戰將最近壓力確實太大，以至於如此恐慌不安。

“真的要撤！不然會出事！”玫千戰將再次強調，她不是不信李天照，實在被他的做法嚇到了，以至於現在都不敢相信他捨得撤退。

李天照無言的搖頭苦笑，揮手催促她快走。

這一次，玫千戰將才真的走了，雖然，還是惴惴不安。

李天照是準備撤退了，但是，這麼順利的開始和過程，怎麼能沒有一個漂亮的收尾？

大刀客是千戰將，除了湖邊的目標外，沒有別的事情，完成后就撤回去了。

李天照聚集了蝴蝶劍，陳皮，村隊長和守護城的戰士，安排了在樹林里埋伏。

等了一天，來了一支十人的搜索隊。

李天照憑藉對氣流的把握，老遠就知道了，然後讓大傢伙就位，他自己就離開遠些，以免被戰印記下了他，影響旁人功績。

這支搜索隊帶隊的是百戰將，但驟然遇襲之下，村隊長纏住了那百戰將，加上多次戰鬥的經驗，他跟那百戰將交手沒兩招，就用了逆殺式第一招，故作碰劍的時候被震的門戶大開，誘使對方以為能一擊得手而主動追擊，而後發動逆殺式，出乎敵人意料的一劍反殺！

剩下的就是十戰將和負責搜索的在編戰士，蝴蝶劍和守護城的戰士各自選取同級目標擊殺，望天村的幾個等到別人都打完了，還有兩個對手沒有擊倒。但勝負已分，敵人壓力倍增，他們信心暴漲，沒多久就拿下了在編戰士。

“孤劍李天照的差事真不一般啊！以前在守護城戰鬥，拼殺半天，咱們一隊人運氣好能砍倒兩個，多數都是殺傷了又被走掉。現在真痛快，整隊敵人一塊滅！”守護城的幾個戰士收拾敵人的東西，取戰印，身份牌，找找其它有用的東西，對比着過去，覺得現在的功績就是在暴漲。

解決了這波搜尋的，他們食髓知味，以為李天照還要繼續安排捕獵。

但是，李天照說該撤了。

這支搜尋隊不見了，敵人再找過來，肯定是大隊伍，這場一個多月的特殊行動，圓滿結束。

回去的路上，眾人都興高采烈，歡欣鼓舞的盤算着功績，最少的都能從在編戰士升上十戰將；最多的是蝴蝶劍，從十戰將升到荒級百戰將，突破了階層的大關，此行她的功績本來也是李天照考慮的重點；守護城的戰士里也有兩個上了百戰將，剩下的也都夠升好幾級。

這樣的速度讓他們激動，但對於李天照來說，卻又遠比不上他以前的提升速度。

眾人的功勞合起來，對於他的級別來說，距離提升還遠的很。

不過，李天照並不着急，現在是練兵階段，需要等到大家戰印等級更高了，才能發揮更大的作用。

“副州長，這回大獲全勝，你領大家到副州長府邸慶功啊！大傢伙也漲漲見識，看裡頭什麼樣。”有村裡的故人十分好奇，旁人聽了，也都起鬨。

副州長府邸守護城的那些戰士遠遠看見過，是座小城，進不去裏面，當然都很好奇。

“行！”李天照尋思着功績文書出來，哪些人是隸屬於他的，到時候都清楚明白，也就不需要出於保護目的諸多顧慮了。

不過，他們到了副州長府邸的時候，竟然看見北風青雲在裏面等他。

‘她竟猜到我會帶大家來這裏？’李天照暗覺吃驚，雖然看她笑容滿面，卻知道她此來，肯定另有目的。

# 第九十六章 此計不能施

北風青雲不是一個人來的，還帶了身邊的一群侍女，眾人看的又驚又羡，唯獨蝴蝶劍頗為不是滋味。

北風青雲本來也有注意蝴蝶劍，看她神色，心裏瞭然，卻只是一笑而過。

在她眼裡，這樣的粗鄙出身的女戰士，根本不值得被她放在心上，不過是一廂情願的對李天照心存幻想。

眾人不知道李天照

《對着劍說》第九十六章 此計不能施 正在手打中，請稍等片刻，

內容更新后，請重新刷新頁面，即可獲取最新更新！

# 第九十七章 促成了決心

李天照提劍越牆進去，跟來意不善的幾個人保持合適距離，拿劍遙指，等着記下他們接下來的言行。

那幾個人穿過練武場，就散開了，然後點燃火摺子，又點燃火把！

‘不好！’李天照哪裡還能繼續坐等，大刀客又不是孤家寡人，有妻兒老小，等火燒起來，那還得了？這些人又都是蒙面黑衣，此刻戰印記錄的記憶碎片也說明不了什麼。

“你們干什麼！”李天照一聲大吼，那群人吃了一驚，剎時有人拔劍朝他過來，卻又有個人喊了句：“快走！是孤劍李天照！”

幾個黑衣人剎時間一哄而散，大刀客睡夢中驚醒過來，衣服也來不及穿齊整，提着刀追一個人去了；李天照也追一個黑衣人出了巷子。

他根本不等那人跑遠，直接發動戰印絕技，剎時間急衝過去，一劍搭在那人肩膀上，寒光泛動的劍刃就挨着那人脖子。

那人知道走不掉了，忙說：“萬戰將為何攻擊自己人？”

李天照當然知道這人的心思，就說：“你可以大聲的賊喊捉賊，試試我會不會直接要了你的命！現在沒有別人知道你被我揪住。第一，我要看你的臉；第二，我要知道你受誰指使。”

“……萬戰將請把劍收起來，我知無不言。”那人倒也是識趣，形勢明擺着，他也就乾脆了當。

李天照尋思想用戰印做證據是不可能的，如此一來，那人左右都是個死，肯定不會開口。也不無謂羅嗦，直接收劍入鞘。

那人乾脆了當的點燃火摺子，解開遮面的黑布，讓李天照看清楚了他的臉，然後說：“城長叫我來的，為什麼來我不知道，他只說大刀客暗中幫助北風家，意圖不軌，必須殺雞儆猴讓別人知道害怕。”

“只有這麼多？”李天照眉頭一皺，故意沉着臉。

“如果城長告訴更多，我們也不敢來了，本來就是見不得光的事情，知道的多了就意味着很快我們也會被滅口。”那人回答的飛快，不假思索本就是此刻體現誠實的表現方式。

“滾。”李天照話說完，看見那人竟然真的在地上滾了一圈，才爬起來飛快的跑了。

原本惱火的李天照，不由好氣又好笑。

李天照怕剛才跑掉的人會折返大刀客家裡，連忙趕回去，就看見有火燒了起來，一個黑衣人正揮劍跟個女人拼殺。

李天照大怒，舉劍趕過去就要幫忙，卻見那女的突然使出正斬式，一劍把那黑衣人給殺了！

可是，那女人自己的胸口也被黑衣人刺了一劍，好在刺的不深，否則，就是同歸於盡的結果！

“大刀客簡直胡鬧！告訴過他正斬式必須因人而異，他卻當我是開玩笑！”李天照確認她沒有大礙，看她雖然疼的頭臉都是汗，卻極力忍着，不喊不叫。

“萬戰將請不要怪他！他是怕有人來找麻煩，想讓我有多點自保的力量。”那女人是大刀客的妻子，忙不迭的替他解釋。

李天照當然知道，但大刀客以為招式誰學都一樣，剛才差點害了這女人送命。個體差異太大，用出來比尋常的劍招慢也很正常，也虧得還是比尋常的稍微快了一點，否則，她現在就死透了！

片刻，大刀客回來，看見妻子受傷，后怕不已，想起李天照的提醒，這才相信同樣招式因人而異的話不是故弄玄虛，連忙請罪，又向妻子道歉，自責內疚的很。

末了，李天照扯開那黑衣人的遮面布，是一個副城長。

大刀客認識他，咬牙切齒的道：“這傢伙一直想巴結城長，但因為都是千戰將，城長沒給過他什麼甜頭，沒想到，這次竟然甘心充當殺手！”

如此，進一步證實了走掉的黑衣人的供詞，李天照才打消了對北風青雲幕後操縱，故意嫁禍給城長的懷疑。

大刀客的家人虛驚一場，燒起的火不大，就毀了些東西，但人都沒事。

李天照恐怕還有變故，當晚就在大刀客府上留宿。

夜很深了，李天照一個人看着夜空，想着心事。

大刀客看妻子睡着，家裡的老小也都安靜了下來，他卻睡不着覺，看見李天照也沒休息，就嘆氣說：“人心惶惶，根本不知道還會不會有下一次。”

“不會了。天一亮，我會讓他來找我，並且告訴他，再有這樣的事情，當心他的家小。”李天照很是惱火，城長下手太黑太狠了，對付這樣的人，他能怎麼辦？除了表現的以牙還牙，又如何還能讓對方顧忌？

“副州長救了我全家性命！從今以後……”

“行了！”李天照打斷了說：“本來就是自己人，不必說這些。你不是幫我做事，也沒有這種麻煩。”

“那是我的選擇，也不是副州長逼迫！這一次，多虧副州長，讓我殺了個玄級千戰將的大功，直接能升到宇級千戰將。去找副州長之前，我就想過可能會遇到什麼，只是自信能夠應付過去，也是沒想到下手會這麼黑！我想副州長跟北風青雲到底是夫妻，她總不會對我太過份。根本沒想到，會是城長！”大刀客很是激憤，可是，他又能奈何得了城長？

“奪風城的局勢這麼緊張嗎？城長因為我的緣故，上來下手就這麼狠，他的處境很不好？”李天照心裏想的是別的事情，他本來還有個計劃，但一直有心理負擔，沒有下定決心，這時候，卻被燃起怒火。

“北風家勢力大，自從北風青雲來了后，城長的影響力受損。北風青雲是州長最出色的女兒，她要取代城長根本就是路人皆知的必然野心。”大刀客知道的不多，但也不少。

許多種花養草的千戰將們平日里閑着沒事，無非就是談論各種消息，雖然很多事情都後知后覺，但只要是奪風城的事情，大多總會聽說。

“內鬥的時候，像今天晚上這樣的事情，多嗎？”李天照看着夜晚，內心裏的怒火，燒的他那個念想越發強烈。

“這算什麼？都說城長故意不救援前城長，設陷阱害他被殺。副城長之間平時各做各的，沒有合作的任務，還都得防備着被人捅刀。千戰將的世界就這樣，城長是一個階層，有影響力的副城長們是一個階層，剩下的，都是種花養草的人！他們不想往下掉，只能往上爬，誰還能考慮使什麼手段的事情？說到底，功績本來就難得，當了城長，把別人都壓下去了，就能一個人吃盡奪風城的好差事，就能讓全城的戰士都替他一個人掙功績。這麼大一塊肥肉，不付出代價，怎麼可能獲得？”大刀客跟許多種花養草的千戰將們早就想通了，可是沒用，副城長就算主動投靠，對於城長來說，正常也沒有什麼價值。

說到底，功績不在一條線上，有讓副城長做的事情，城長不會自己去做么？

‘我自己那天還吼叫着說過，功績哪裡那麼容易得到？以前是拚命，現在是得狠心！對這種城長，我用道德束縛自己，就是綁住手腳跟他對陣！’李天照當即下定決心，再沒有猶豫。

次日，他先警告了奪風城城長，再有大刀客府里那種事情，晚上睡覺就自己當心。

奪風城城長沒想到李天照如此直接的威脅，可是，想到他的名聲，還真認為他乾的出來，忍着一肚子火氣，告退走了。

片刻，李天照又叫人把北風青雲喊了過來。

“想削弱城長的實力，就看你能掌握他的人多少信息。”李天照單刀直入。

北風青雲笑了起來，玩味的說：“你自己下手？還是，讓手下人？知道邊界的孤行人村子怎麼去嗎？”

“哦？這裏也有？”李天照頗為詫異，卻知道北風青雲誤會了。

她以為李天照是要下黑手，然後拿城長手下人的戰印去孤行人村子里跟對面的交換。雖然沒有戰印為證，功績遠比正常殺敵的少，但也還有一點。

“凡是交戰激烈的邊界，必有孤行人的村子。為兩邊戰士提供本來沒有的放鬆，充當戰印交換的渠道，甚至還會偶爾替兩邊解決些不涉及立場爭鬥的問題。”北風青雲很隨意的講述，又補充說：“現在交界線上的孤行人村子也是殺戮千影的人，聽說你跟她認識？”

“一面之緣。”李天照不想跟她說那麼詳細，突然聽到雲暮煙的消息，不由立即想起那一襲孔雀開屏般炫麗的身影。

守護城之後她聲威赫赫，殺戮千影的力量又極其罕見，就變成了她的綽號。

李天照覺得雲暮煙的本名那般好聽，卻被聽起來凶煞的殺戮千影取代，很是可惜。

北風青雲本來懷疑李天照之前的襲擊行動情報來源是孤行人村子，此刻卻看不出什麼端倪，只告訴他孤行人的村子如何走，見李天照還取了地圖，問的詳細，的確是不知道的樣子。

“最好不要自己去換戰印，裏面往來的人多，雖然有不能拔劍的規矩，但還是謹慎些好。”北風青雲心想的是，李天照去了，別人又不知道他是為什麼而去，必然會有些流言蜚語，既影響北風家的名聲，更是對她個人聲譽的羞辱。

畢竟，許多戰士是去尋歡作樂的。

李天照暫時沒有去的必要，邊界上的孤行人村子雖然歸屬於雲暮煙，但她並不常在，連故人也見不着的話，他就更沒興趣過去了。

而且，北風青雲的效率很高，第二天就開始給李天照提供了城長手下一些人的大致動向。

原本她以為李天照很快就會動手，可是，等了幾天，也沒見有什麼事情。

北風青雲以為李天照又對事情猶豫，正考慮如何催促，這天，卻突然出了狀況！

『加入書籤，方便閱讀』

# 第九十八章 詔令

奪風城城長派出去的六隊人，在進行日常偵查的時候，突然被風殺城的人伏擊，六隊人，兩百多個，全都沒能回來。

而且被伏擊的地方，還留下了字：‘以牙還牙以眼還眼！’

消息很快傳遍全城，都知道是豐收城的報復，奪風城城長尤其憤怒，匆忙從城裡無歸屬戰士中補充戰鬥單位，可是，他失去的六個百戰將，是跟隨他多年的心腹！而臨時補充的人員里，會不會有別的副城長安排的內應都難以確定！

更不要說，這類人沒有忠心他的理由，隨時可能被更好的優厚條件挖走，在關鍵時刻掉鏈子。

奪風城城長盛怒之下，又有意削弱幾個副城長的力量，趁機慷慨陳詞，發動相當規模的復讎戰鬥。

浩浩蕩盪的大群戰士殺奔奪風城，兩邊在城外廝殺了兩個時辰，各自都死傷了些人，又都疲憊了，奪風城這邊的終於撤退，風殺城的也得以休息。

城牆上，玫千戰將看敵人退去，一群跟隨她不久的百戰將們信服她計劃安排的伏擊行動，紛紛簇擁着她去喝酒，玫千戰將又不忘把風殺城城長請了去，又殷切主動的對那些百戰將們說，他們中有一半是跟着城長的。

這也就是把一半功勞白送給城長的意思。

風殺城城長本來對她有所疑慮，此番看她如此积極的立下了功勞，還狠狠挫傷了奪風城的威風，不由對她的膽識能力刮目相看，才覺得她不僅僅只是個好看，更能發展成為他得力的部屬。

風殺城城長目前是玄級千戰將，距離萬戰將還要一些年。玫千戰將如果能自己設法掙功績，還都識趣的把手下人名義上歸到他旗下送功績，那這樣的好看女人，豈不是他夢寐以求的助力？

將來他如果成了萬戰將，這風殺城還能交給她坐鎮，更能直接歸屬在他旗下。

不過，風殺城城長可不想玫千戰將跑的太快了，更要讓她習以為常的付出，於是就說：“怎麼才一半？不是只有這隊人是我送你的嗎？”

玫千戰將暗暗咬牙，沒想到風殺城成長如此狠，竟然要吃掉九成功績！

可是，她的笑容卻紋絲不變，還親昵的抱着他胳膊說：“是我喝多了，糊塗了。多虧城長提醒！”

風殺城城長很滿意的哈哈大笑，還故意當眾摸她一把，以示絕對佔據的權威。

那些百戰將們臉上都笑着，卻有好幾個心裏都罵著。原本他們並看不起玫千戰將，但對於她的膽識和部署能力卻服氣，此番看城長什麼都沒做，卻離譜的拿走九成，自然而然的替玫千戰將不平。

深夜的樹林。

玫千戰在溪邊的大石頭躺着，透過枝恭弘=叶 恭弘看天空的星光，不由淚流了出來……

她原本不是這樣的，也沒想過這樣，可現在，卻在做着自己都看不起自己的角色。

李天照來的時候，看見她那般模樣，也只是在大石頭上坐着，沉默的聽潺潺溪水的聲音。

突然，貓頭鷹那難聽的叫聲響起。

玫千戰將猛的坐起來，注視着李天照說：“我想殺了他！我每天都想殺了他！”

“你可以。”李天照沒有勸說。

“是啊，我可以！”玫千戰將抱着頭，眼裡的淚水流出來的更多，聲音里也透着難以抑制的痛苦。“我明明有很多機會可以殺了他！但是，但是我卻沒那麼做。為什麼？我騙自己說是希望等將來讓他死的更痛苦。但其實是我已經無所謂多當一段時間可恥的角色了！我就是為了多建立個人威信，等到將來殺了他能取代位置，當上城長的時候再下手！你說，我怎麼變成這樣了？過去那個寧可種花養草一輩子也不願意污濁了自己的我，是不是再也回不來了？”

“我也是鄉村出身，從小沒見過世面，大家說的都是奮勇殺敵的事情，都是偉大武王讓死者死而復生的奇迹。武王代表無所不能，代表一言決定天下事情的權威，戰士只有忠勇殺敵獲取功績，最終才能得到武王恩賜永生的殊榮。”李天照原本也有心結。

他從小的理想，就是單純的殺敵立功，哪有那麼多彎彎道道？可是現在，他在這裏做什麼？這些事情，不是他想做的，也不是讓他開心的。卻又是，目前他可以看到的，唯一能夠獲取功績的途徑。

“孤劍李天照本來就是這樣。但現在，你會玩弄陰謀，會利用形勢兩頭謀利了。”玫千戰將說的，就是李天照本來想說的話。

“是的。如你一樣，我也不喜歡這些事情，也討厭這樣的自己。我也不想用什麼借口美化自己，時至今日，我仍然不喜歡這樣的自己。我心裏還是覺得做這些很痛苦，但不會迷茫，不會猶豫。因為我記得自己追求的目標是什麼，是進武王殿，復活父母，還有亡妻。而這些，需要功績，需要很多很多的功績！也只有足夠的功績才能獲得武王的賜予！如果這是通往目標的必經之路，我就必須闖過去！”

“然後呢？”玫千戰將望着他，追問，因為那些也許，還會是她的然後。

“我認為這是一段時期的必經之路，而不會是永遠無法再選擇的路！但凡還有別的可能，我就還會做回自己！不為洗脫今日的污點，那是我必須背負。只是為了重新當回那個，自己喜歡的模樣！”李天照在決定了進行眼前的計劃時，就想過好幾天，最後是這麼想的。

“……我希望你成功，那會讓我看得到找回自己的信心。”玫千戰將擦去淚痕，深吸了口氣，正色道：“接下來有什麼安排？”

“這些是目標信息，這個千戰將定期去孤行人村，是奪風城城長用過的刺客之一，你在路上截擊。另外還有幾個百戰將也在這天去孤行人村，你安排人伏擊領功。如果他們出發時間接近，我會安排人拖千戰將一會。”李天照交待罷，要走時，玫千戰將又看着他問：“你真沒興趣享用我嗎？我、我想知道，自願的感覺。”

“不是說了，那並不是我們喜歡的自己的模樣。”李天照徑自走了。

玫千戰將卻不急着回去，她來這裏多了，時常還寧願獨自呆在此處，至少安靜。而回去了，就又要開始扮演，那個她自己都討厭的模樣……

李天照助力北風青雲削弱城長這個對他惡意極深的敵人同時，餵養着玫千戰將功績，許多時候未免城長設陷阱，他還親自壓陣，以防不測。

這天，玫千戰將看見過去的一個千戰將到了孤行人村，又回來，緊接着一群埋伏的人出來，大群人聚在一起，說著徒勞無功、白辛苦了之類的抱怨話。

玫千戰將后怕不已，兩城的城主到底不是吃素的，因為李天照，現在兩邊都掀起了襲擊對方的熱潮，以至於許多真消息里混雜着陷阱。

如果不是李天照壓陣，她今天就完了。

玫千戰將本來準備退走，不料李天照卻拽着她，搖了搖頭。

他們耐心等了一會，那群埋伏的人折返回去復命了，而那個充當誘餌的千戰將卻又去了孤行人村子。

玫千戰將這才恍然大悟，不由對李天照更是佩服，低聲說：“你怎麼知道這人還會去孤行人村？”

“他以前既然經常去，最近到處有襲擊的事情，他勢必要收斂小心，此番充當了誘餌，自覺安全，於是趁機去孤行人村不是很正常嗎？你蹲守着，等他回來了下手，最近的形勢，很少有人在孤行人村留宿，不會等太久。”李天照叮囑過後，獨自走了。

他穿過山林，途中靠把握氣流，發現了還有別人也在攀越難走的山路，也是奪風城的戰士，受最近互相襲擊的熱情熏陶，也想去伏擊風殺城那邊從孤行人村子折返的敵人。

李天照避開了他們，找到也在蹲守的大刀客。

“副州長放心，確認了目標背後沒尾巴，估計一會就出來了。”大刀客最近還是以單獨襲擊風殺城的千戰將為主，消息當然是玫千戰將提供。

玫千戰將靠李天照得自北風青雲的消息，讓越來越多的百戰將為首的隊伍有了襲擊的好差事，現在實際上聽命於她，奉她為首的百戰將突破二十個了，加上十戰將和在編戰士，她手下有七百多號人了。

明面上這些人都在風殺城城長旗下，但實際影響力，玫千戰將已經躍居第五，成了一號人物。

發展的如此迅猛，也讓李天照切實體會到，不管是風武王，還是玄天武王這邊，都差不多。千戰將有本事安排差事，謀劃得當，就能很快聚攏人手，形成自己的力量。

功績，就是戰士的追求，也是能否聚攏人的關鍵。

李天照確認大刀客蹲守的情況，又奔走山林地帶，接連跑了好幾處地方，這些是不同地方準備襲擊風武王戰士的隊伍。

其中有大刀客過去的夥伴，還有望天村隊長帶領的人，守護城戰士的隊伍，以及奪風城這裏組建起來的兩隊人。

李天照只要在城裡，就會有人主動上門，懇求加入到他旗下，但他的情況註定只能走精銳路線，沒辦法兼顧太多隊伍，目前編製是九隊，加上在都城常駐的混沌劍客蝴蝶劍，一共是十隊人。

風殺城和奪風城兩邊掀起頻頻的襲擊之風，讓局面更混亂，也很利於李天照練兵練將，同時也讓玫千戰將經營發展自己的力量有了很好的基礎。

北風青雲及兩邊的副城長們都很樂意戰鬥多一點，很願意戰士們的积極性更高一點。

戰鬥，才有功績。

戰鬥，副城長們才有機會繼續壯大自己，才有機會指望城長的影響力繼續削弱。

半年的時間，奪風城城長手下的心腹，失卻了大半。

北風青雲已經開始有意在人多的場合，公然挑釁城長，以此告訴城裡所有人：奪風城城長今非昔比，現在奪風城實力最強的人，是她北風青雲！

而旁人眼裡，北風青雲的實力日益增強，是從孤劍李天照來了奪風城之後開始的。

許多有志向有本事的戰士夢寐以求的希望就是加入到李天照旗下。

但他還是一心練兵，控制着人數。

他盤算着，有這麼一年的話，就都起來的差不多了。

到時候，能夠擊殺的敵人級別更高，他獲取的功績也就越來越可觀。

可是，都城卻突然送來急令。

‘混沌天境將啟，速回。’

# 第九十九章 萬戰將、王將

都城的急令說的混沌天境，李天照全然沒有聽人提起過。

但既然是密令，他也不好找北風青雲打聽，只說都城有事處理，又給玫千戰將留了信息，交待她近期減少行動，謹慎小心為主。

大刀客，及手裡的人，李天照也都叮囑交待，尤其叫他們不要直接接受北風青雲的安排，禁止任何行動，直到他回來。

眾人雖然不捨得停下來休息，但對他敬服，都領命答應。

李天照一個人趕回都城，路上的時候，還碰到了另一個副州長。

只可惜快到都城了，也沒有時間停下說話，結伴進了候王殿，因為同來，就被安排在一起喝茶。

這時聊起來了，李天照才知道眼前這位皮膚黝黑的男人就是北風州的副州長黑虎。

黑虎是他的綽號，就如李天照的孤劍。

黑虎是宇級萬戰將，已經五十歲了，當了六年的萬戰將了。

黑虎自嘲的笑着說：“此生跟武王殿是沒有緣份了！身體一年不如一年，再有幾年，去混沌天境攢的功績會越來越低，氣力衰弱，再以後，都不敢再去了。像你這麼年輕就成了萬戰將，只要好好保護自己，王將就是時間問題。”

李天照暗暗算了黑虎當萬戰將的時間，也默默替他遺憾，成不了王將，就沒有機會得到永生的恩賜，眼看着年齡越來越大，氣力衰弱，反應也不如壯年時快，確實機會不大。

看着這樣的老將，李天照覺得悲哀，就笑着轉移話題說：“王將還遠的很，混沌天境里都是厲害的萬戰將，我又能有什麼作為呢？”

黑虎知道李天照對混沌天境好奇，正想介紹兩句，又來了個萬戰將，還認識黑虎，一打岔，就忘了再提。

黑虎介紹了他們認識，還沒寒暄兩句，又來了人。

一會功夫，竟然就坐了十個萬戰將，並不都是北風州的，這時候，黑虎就嘆氣說：“還沒有混沌之心過來，看來這趟又沒有。”

“去年碰上跟王將一起，是一個天級混沌之心的守護劍客，我們跟着得了不少功績，今年是沒那麼好運氣了。”另一個萬戰將十分懷念。

“本來天級和地級的混沌之心就少，除非是守護劍客死了，否則哪裡會隨便跟隊。”另一個萬戰將從來沒那麼好運，早就對此不抱希望了。

正這時，總務長過來，給他們一人一個令牌，就讓他們啟程。

一屋子十個萬戰將出去的路上，李天照終於明白了，十個萬戰將一隊是常規配置。有些失去守護劍客的混沌之心，會隨意挑選一隊人同行，但通常都沒有這種好事，更能指望的是跟王將一隊。

只是，王將大多也是跟王將同行，偶爾有餘數的時候會例外，也是屬於不常見的情況。

黑虎拿着總務長給的令牌，告訴李天照說：“進混沌天境前就把它按上戰印，裏面的記憶碎片會被戰印吸收，戰印具備了庇護之法，我們才能安然無恙的進出天境。天境大約一年形成一次，地點要在形成前預測殿才能知道，天境里進的人越多，混沌之氣就越不穩定，負面影響就越大，進入的人數超過九百，負面影響就超出了武王天境令印的保護極限。天地玄黃宇宙洪荒八大武王佔據半數，餘下的二十四位武王分剩下的名額。”

李天照過去上哪聽說這種事情？

混沌天境，正常情況下州長都不會參加，王將但憑自願，但那些還沒有得到永生恩賜的王將，很少有不參加的。

李天照估摸天境跟陰雲境和黑雲境應該類似，就問：“混沌天境里也是找混沌氣珠嗎？”

“我們都叫混沌七色天心。七顆天心，分佈位置不定，每一顆都有混沌靈守護，進去之後不僅別的武王的戰士是敵人，混沌靈是更麻煩的威脅。”黑虎說到這裏，他們各自上馬，不方便再聊天說話。

出城的時候，李天照看見路邊的客店三樓，三條熟悉的身影在欄杆旁，沖他揮手，還聽見震恭弘=叶 恭弘落和天蒼靈的聲音一起喊說：“我的守護劍客別死了！”

震恭弘=叶 恭弘落喊完了，看李天照越去越遠，然後，發現身邊的天蒼靈的目光也是追着李天照那隊人，她不由懷疑的問她：“你的守護劍客是誰啊？”

“李天照啊！孤劍李天照！”天蒼靈說時，十分驕傲。

“……他是我的守護劍客！”震恭弘=叶 恭弘落頓時怒了！

有別的混沌之心聽見，不由笑說：“呀，孤劍李天照這麼花心呢！”

“不可能吧，天照不是這種人，他有妻子怎麼會當你們的守護劍客呢？”天蒼祈願覺得不可思議。

笑的那個混沌之心就說：“這有什麼奇怪，守護劍客與我們是純粹的心之交流。”

幾個混沌之心聽見，一起鬨笑說：“你還好意思說這種話，那天在候王殿里做什麼來着？”

“不知道你們胡說些什麼！”那混沌之心窘迫交加，扭頭擠過人，躲前頭欄杆旁去了。

震恭弘=叶 恭弘落和天蒼靈神色不善的盯着對方，片刻，震恭弘=叶 恭弘落扭頭示意，兩個人擠過人群，在桌上坐下。

“李天照才不會這樣！肯定是你騙他當你的守護劍客！是不是？”震恭弘=叶 恭弘落十分肯定。

“呵呵……我提的時候他都不曾聽過守護劍客這名詞，我看是你騙他才對吧。”天蒼靈卻也不甘示弱。

然而，她們倆其實都心知肚明，都是故意隱瞞了守護劍客的真正意思，騙李天照說是搭檔掙功績的意思。

兩個混沌之心在那橫眉冷對……

話說李天照過去的時候，只是笑着揮手，見天蒼祈願也在那，看着他時很高興，卻沒有如別人那般喊叫，只是沖他揮手。

欄杆旁還有許多他不認識的人，幾乎都喊叫着差不多的話。

李天照扭頭看時，背後還有別的萬戰將出來，也是十人一隊，才知道混沌之心知道他們去哪，都在樓上為認識的萬戰將送行。

都城街道上，人越來越多，分明是知道許多萬戰將來，有大事，都湊熱鬧看看萬戰將都是何等模樣。

李天照很有種戰士出征，無數人預祝凱旋而歸的榮譽感，不由振作了精神，也果然發現，他騎馬過去時，特別被人關注。

黑虎年齡最大，是帶隊的，這時放慢了馬速，跟街道上的人揮手，邊自對李天照說：“最年輕的萬戰將的風頭都趕上王將了！”

李天照不由精神一振，忙問：“王將也是這時候出發嗎？”

“你看後面，隔兩隊人那個，一身金光閃閃的，就是金劍王，再後面那隊人清一色的王將，只是被人擋住了看不清楚。”黑虎了解李天照的心情，王將平時都在內城，又不理會俗物，根本就見不到。

一個年輕的戰士，哪有不驚羡好奇的。

李天照確實心情激動，王將啊，也就是武王將的簡稱。王將就可以復活死去的家人，倘若積累的功績更高，還可以被賜予永生不死的殊榮。

李天照過去都沒聽說過金劍王，不由請教，黑虎簡單說了，他才知道這位金劍王資歷很深。

成為王將已經有三十年了，早就得到永生不死之身，如他這樣的，很少還會去天境。

“金劍王都有永生不死之身了，為什麼還要去天境掙功績？”李天照是真的很奇怪。

“金劍王一直照應宗族裡的人，但凡有些本事的戰死了，他都會請武王復活。但復活已死之人是要消耗武王力量的，當然不可能沒有標準，也是要用功績交換。所以這金劍王啊，還是常去混沌天境，也真是重情義的很了！”黑虎的話，讓李天照聽的一驚。

過去他就只聽說，踏入武王殿，成為武王將就可以復活已死之人，卻根本不知道，原來還是要用功績去換。而且，黑虎說的對，人復活了，還可能會再次戰死，那再復活的時候，當然又要功績交換。

“復活一個人，需要多少功績？”

“以前聽一個王將說根據情況，不盡相同，級別越高的需要越多，具體標準當時也不好多問。”黑虎的話，不由讓李天照暗覺惴惴不安，他這才知道，他入武王殿還不夠，他到時候還得繼續積攢功績，現在還不知道到底需要多少。

“一趟混沌天境大約能得到多少功績？”李天照十分關心，雖然覺得問黑虎不是很合適，也不知道他的功績提升速度是快還是慢，如果是慢的，難免讓人尷尬。

“你這級別，正常能得大半級。”黑虎很是熱情，末了又說：“進去后一起行動，不要再有當孤劍的念頭了。我跟州長是老交情，看着北風青雲那丫頭長大，她還跟我學過幾年本事，有什麼不明白的，儘管問。”

“多謝！”李天照不禁啞然，才知道，黑虎不是對他一見如故，原來是有心照顧。

一行人路上休息的時候少，趕路的時候多，有時候還在野外露宿。

李天照隊里的萬戰將個個都比他年長很多，除了他，最年輕的也四十六歲，也是今年剛升上來的，以前是邊境城市的城長。

黑虎說起守護城的事情，直誇李天照幹得漂亮，說他過去就跟守忠不和睦，一直互相看不順眼。

李天照本來想去看看王將隊，可惜離的不近，他問起王將的年齡，黑虎就笑說：“王將就算還沒有被賜予永生，也可以用功績換取記憶中最年輕強壯的身體，外表哪裡看的出來。”

李天照更覺得武王的力量神奇，旁人就說：“武王的力量得天獨厚，是命運眷顧之力，當然不是普通人能比。”

李天照不由對混沌天境充滿期待，也不知道他這次的運氣如何，對手如何，以及守護混沌七色天心的靈物如何。

黑虎告訴他，擊敗靈物也有功績，而且不少，也必須擊敗靈物才能帶走七色天心。

李天照滿懷期許，有事情做，就有獲取功績的無限可能。

尤其，這還是一年一遇的盛事。

他們趕了十天的路，到了一望無際的黃沙地帶。

李天照沒見過沙漠，更不知道會如此炎熱，開始還覺得是異景，走着走着才知道是何等苦痛。

明明熱的很，卻要用布遮擋皮膚和頭臉，否則會被晒傷皮膚，後來索性學別的萬戰將那樣，不再吝惜混沌之氣，靠戰印的力量形成保護層，這才舒服了許多。

一行人在沙漠里走了两天，終於看見遠空大片漂浮在半空似的朦朧彩雲。

離得越近，才越看清楚彩雲佔據的區域之大，最後才發現，彩雲也有與大地相連的區域。

黑虎帶頭，李天照學眾人一樣，把記錄了保護秘法的玄天武王令印按在戰印上，剎時間，戰印就彷彿學會了新的絕技那般，產生了一種特別的混沌之氣防護層。

李天照跟着黑虎進了天境時，仍然感受到強大的、無處不在的擠壓力量！

黑虎說如果沒有武王令印的力量保護，就算是萬戰將進來，也是直接爆體而亡的下場。

穿入彩雲之中，李天照下意識的眯着眼睛，再睜開時，終於看到混沌天境內里的模樣。

『加入書籤，方便閱讀』

# 第一百章 大起大落

說混沌天境跟陰雲境相似，是的，只是裏面都是彩色的雲，有些色澤暗淡點，有些明亮些。

而且這裏面的黑雲不是以整塊相連的形式存在，而是大大小小，高低交錯，毫無規律。

這裏面也有光霧，是彩色的，如混沌之氣凝結的大小彩雲的顏色一樣。

黑虎說，天境中五行混沌之氣都有，一片雲就是糾纏聚集起來的高濃度混沌之氣，因此不會形成陰雲境和黑雲境那種牆壁和走道。

李天照看這裏面貌似光線明亮，但實際上彩色的光霧本身就對視線遮擋嚴重。

‘到處都有擠壓的力量過來，應該是凝結成彩雲的混沌之氣發出，氣流也是如黑雲境那般凌亂嗎？’李天照暗暗觀察，最後卻發現，竟然不是黑雲境那樣！

黑雲境的混沌之氣時刻產生無規律的擾亂作用，天境里貌似更亂，但其實這些凝結的彩雲對外產生的推動力量，一直是穩定的。

無數彩雲產生的外放力量強弱並不會隨便變化，也就變向的維繫了一種靜態的平衡，因此這裏面的氣流，也就變的可以把握了！

‘是了！這些混沌之氣性質複雜，如果形成彩雲狀態后力量還會變化，就會彼此消耗，這天境也不可能維持穩定的狀態了。也就是說天境裏面的路線並不會如黑雲境和陰雲境里那樣不斷變化！’李天照請教黑虎，果然得他肯定，天境里的情況就是這樣。

走過的路是不會變的，也就可以記憶路線。

進入天境不多久，黑虎就說：“我們路程長，來的晚一些，現在開始就盡量不要交談了，以免突然遇敵失了先機。”

李天照這時候已經確定了氣流變化的穩定性，雖然跟外面不同，但細微特徵他很快就可以把握。

氣流告訴他，周圍立體區域的相當範圍內，並沒有別人。

但是，這奇能是他的秘密，當然不會對別人說，也就只是跟着一起走。

一行十個萬戰將，默契有序的行動，大些的彩雲三個人一起跳上去，小些的就一兩個人，確定沒有敵人了，後面的再迅速跟進。

如此在一片片彩雲上縱躍移走，黑虎在內的老萬戰將們個個都不敢放鬆大意，越往裡去，越有隨時遇敵的可能。

李天照進入沒多久，就感覺到戰印吸收混沌之氣的速度暴增，比之前陪天蒼靈去吸收的靈氣之地還高的多。

這種速度，他覺得呆裏面多混點時間不出來，也很好。

李天照在朵朵彩雲之間縱躍，因為通過氣流可以知道周圍沒有別人，因此他縱躍的隨意，旁人看了，都暗暗搖頭，覺得他年少輕狂，不知道這裏面的厲害。

一行人這麼在彩雲里走了大半天，在一片特別大的彩雲上休息，吃着乾糧，喝着水。

這麼久還沒有遇到別人，李天照的注意力就在戰印和體印吸收的力量上，這種效率之快，讓他戰印的力量已經提升了一成。

‘天境裏面的效率這麼高，那些老萬戰將戰印里的混沌之氣總量豈非很驚人？如果動手，我得避免跟他們打消耗戰了。’李天照尋思着，又覺得這裏面打消耗戰的機會不多。

戰印吸收混沌之氣的效率飛快，體印更是，只是體印是千戰將級別，跟萬戰將的比起來弱小很多，明明增幅更大，但卻顯得沒那麼重要。

李天照最期待的是混沌印的力量提升，可是，他發現進了這裏面，混沌印也沒有什麼特別大的動靜。

吃飽喝足，一隊人歇息了半個時辰，又繼續在朵朵彩雲上縱躍。

“大家振作精神！我們沒有混沌之心引路，只有儘快趕路才有機會分一杯羹。”黑虎這話根本就是說給李天照聽的。

“我沒問題。”李天照早做好了準備，他最年輕，精力充沛，想到功績和對天境的好奇，哪裡會怕累！

混沌七色天心的分佈沒有可循規律，任何位置都有可能，甚至還有過三四顆相鄰的情況。

但沒有混沌之心引路，他們說到底也是在隨意亂轉，跟陰雲境和黑雲境的區別只是，他們走過的地方，大家都有用心記憶，某些彩雲上還會故意留下事物當記號，也就不會走重複的路。

他們如此，天境裏面的其他人當然也是如此。

李天照知道，這也就意味着，隨着時間的推移，遇到敵人的機會更大，遇到七色天心的機會也會更大。

可是，混沌天境到底很大，內里彩雲朵朵，上下左右皆可行，也就意味着路況更複雜。

李天照他們這隊在裏面走了两天，既沒遇到敵人，也沒碰上七色天心。

黑虎又說休息，這一次，他很嚴肅的說：“根據既往經驗，未來幾個時辰內遇敵的概率很大，大家養精蓄銳，做好戰鬥準備。”

李天照很是期待，戰鬥就意味着有功績，他來就是為了功績。

可是，想到對手都是老萬戰將，甚至可能遇到王將，他又難免緊張。

‘萬戰將戰印和王將的戰印濃度雖然一樣，但經驗和混沌之氣的總量都不相同，他們都有成熟的混沌印，相當於小混沌碎片的力量，許多本來又是混沌劍客，我的千殺劍面對這些厲害的敵人，也不知道能否有過往的兇猛……’李天照覺得想多了沒用，迫使自己閉目養神，小睡一會。

隊里的老萬戰將們擔心李天照經驗不足，沒讓他值守。

可是，睡着了的李天照突然感覺到撲面的氣流異常迅快，激蕩，頓時驚醒過來。

黑虎在負責戒備，他看到彩色光霧中模糊不清的身影站起來，就低聲說：“再睡會。”

“我睡不着了，到附近轉了看看。”李天照不好暴露自己的特殊能力，黑虎卻勸他說：“不要一個人亂跑。”

“放心，我不走遠，閑着也是閑着。”李天照徑自去了，黑虎雖然不放心，卻不可能陪他胡鬧，只能暗暗搖頭，覺得到底是年少輕狂，功績又得的太快太容易，難免輕浮。

李天照尋氣流異常的方向過去，一路上快速跳過朵朵彩雲，根本不擔心會驟然遇敵。

如此縱躍一陣，聽到了把女人的驚呼之聲，隱約是在說：“快保護我！”

‘明明都聽到驚呼之聲了，卻沒有兵器碰撞的響動，這女人又要人保護，難道是混沌之心找到七色天心了，在跟混沌守護靈戰鬥？’李天照不由心中一動，滿懷驚喜。

他繼續快速過去，又聽見那把女人的抱怨責備聲音說：“你們知不知道保護好我？”

一把男人的聲音似是忍無可忍，卻又不敢肆意發作，開口說：“請放心，我們會保護你周全。還請不要說話，萬一引來敵人就麻煩了。”

“你還敢怪我？你們保護好了，我會接連遇險嗎？會責備你們嗎？天啊！我怎麼會挑選了你們這麼差勁的隊伍！為什麼我剛升上地級混沌之心就要這麼倒霉？就因為我沒有守護劍客嗎？潔身自好反而還錯了？啊——怎麼保護的呀！險些抓着我了！”那混沌之心更生氣，話更多了。

那戰士氣結，張嘴剛說了一個字，就被另一把聲音打斷說：“不要說了，保護好混沌之心是應該的，是我們的問題。”

“這才對嘛！”那混沌之心很滿意，就不說話了。

那個心裏有氣的戰士很是不爽，可也知道他再說，這位難伺候又沒經驗的混沌之心還會說更多話，讓他們面臨更大的危險。

李天照距離更近，但還看不到彩色光霧裡有人影晃動，憑藉對氣流的把握，他確定在交戰的人一共有二十八個。

如果這些人是在跟守護靈作戰，很顯然，應該有十七個守護靈之多。

‘回去把他們喊過來，說不定有機會坐收漁翁之利，還能分七色天心的功績！’李天照心情大好，暗覺運氣不錯。

李天照掉頭折返，剛跳出去，突然聽見那個混沌之心又驚呼着說：“啊！”

一個戰士的聲音忙說：“你先跳到下面！”

緊接着，李天照通過氣流的變化，就知道是有一個人跳了出來，而那個戰士還在跟守護靈纏鬥。

‘送上門的機會，豈能錯過？’李天照當即改變注意，再次掉頭，接連跳過五朵彩雲，看見彩色雲霧裡，一條模糊的身影立在前面的彩雲上，正抬着頭，看着上方的彩雲。

距離的關係，李天照看不見那上面在交戰的身影，但氣流的把握讓他知道，那兩個人正廝殺的激烈。

平時沒有機會李天照還想創造機會，這時二話不說，直接一躍過去，不給那混沌之心呼喊的機會，從後面一把捂着她的嘴，另一隻手捏住她的脖子，使了手法阻斷血流，帶着她一躍退走，緊接着又幾次縱躍離開。

沒一會功夫，那混沌之心就已經暈了，李天照扛着她，連番縱躍，回了隊里人休息的地方。

黑虎猛然看見一條身影回來，立即拔劍，就聽李天照的聲音說：“是我。”

本來在睡覺的八個萬戰將都被驚醒，過來時，就看見李天照把扛着的一個女人放到地上。

“這是？”眾人很是詫異，看那女人的衣裝，明擺着不是戰士，那就只能是混沌之心了！

“你出去探路，怎麼就帶回來個混沌之心？”黑虎是真覺得難以置信，這到底是什麼樣的運氣！

“無意中碰見，他們好像找到了七色天心，在跟守護靈打，保護她的戰士在跟守護靈纏鬥，我就過去把她俘虜了回來。不過，也不知道是哪個武王座下。”李天照非常高興，暗覺運氣好極了，地級混沌之心啊！又是一筆飛漲的功績吧？

一群萬戰將的心情都難以描述了，這種事情都讓李天照碰上，他們有什麼話好說？

彩色雲霧遮擋，他們都蹲下湊近了打量，突然，一個萬戰將嘆氣道：“空歡喜了一場。這位混沌之心我認識，她叫南小喬，南風家的人。”

“……自己人？”李天照的心情頓時經歷了驚喜和失落的劇烈起伏變化。

鬧了半天，他把自己人的混沌之心給俘虜了！

# 第一百零一章 非常規反應

哈哈哈哈……”黑虎忍不住哈哈大笑道：“老夫剛才都忍不住在計算能分多少功績了！不過——也不用失望，不是找到七色天心了嗎？要不是孤劍，我們還不知道要轉悠多久！走，趕緊把人送回去，一起收拾守護靈，拿七色天心！”

是啊，眾人剛才都下意識的在算功績。

雖然俘虜混沌之心是烏龍，但這麼快找到七色天心一樣是驚喜！實在沒有必要失望。

李天照到底還是失望，畢竟他嘗過俘虜混沌之心的甜頭，可是搞錯了，也沒辦法。

黑虎幾個萬戰將們扛起包袱就讓帶路，李天照看着地上的南小喬，問：“不等她醒？”

“醒過來還不是要人背？數你最年輕，這差事就不要推脫了。”黑虎哈哈一笑，帶頭跳到前面的彩雲上。

一行人本來都知道不該在這裏面隨意閑談，但此刻卻都高興，又覺得事情有趣，紛紛打趣了兩句，還有幾隻大手接連拍了把李天照肩頭。

李天照還能說什麼？是啊，他帶回來的，不得他扛回去咯。

李天照把南小喬扛上肩膀，一個萬戰將看見，錯愕之餘提醒他說：“人家是地級混沌之心，本來就身份尊貴，又是南風家的人，你這麼扛着未免太失禮了！”

“也是。”李天照想了想，那就橫抱在面前吧。

這麼抱着個人，跟着眾人縱躍，其實也輕鬆的很，只是如果動手，難免有些麻煩。

一行人跳沒多遠，南小喬突然嗯了一聲，醒了過來。

李天照連忙把她放到彩雲上躺着，黑虎他們也都停了下來。

片刻，南小喬睜開眼睛，眨巴着，看了一圈蹲坐在她周圍的男人臉，不認識，不認識，不認識……她不知道這是發生什麼事情。

正下意識的胡思亂想時，突然看見一張臉——認識！

“副州長！我怎麼在這裏？”南小喬摸了摸脖子，站起來。

黑虎簡單的說了大概，李天照已經先閃到前頭的彩雲上了，尋思着這混沌之心的脾氣大，等她消化好了狀況，避開了她怒氣最大的時刻。

“什麼？”南小喬搞明白了，她是被自己人給俘虜過來的！頓時氣不打一處來的叫喊着問：“是誰！誰把我帶過來的！”

“此事是我們不對，當時沒有弄清楚情況，只看有機會就把你帶了走。”那個認識她的萬戰將倒是很有團隊精神，用了我們兩個字。

可是，南小喬卻沒這麼好打發，她生氣的質問：“到底是誰！怎麼？不敢站出來？還要別人替你承擔錯誤？”

她這麼喊叫，眾人都覺得頭疼，可是，到底是過錯方，而且她是混沌之心，又不好訓斥得罪。

“是我。”李天照聽她聲音越來越大，一躍跳了下來，直接站她面前，承認了。

南小喬本來想發作，發現他很年輕，不由拿眼上下打量了兩遍，然後猜測着問：“你是哪位王將？”

“萬戰將，李天照。”李天照尋思着他年輕的模樣讓人如此難以相信，第一反應竟然以為他是武王將！

“你就是膽大包天運氣逆天的孤劍李天照呀！”南小喬聲音里透着驚喜，片刻前的怒氣全消了，直說：“最近總聽人議論你，原來還長這麼俊！哎呀，我不知道你也來了，要不然的話——剛開始就跟你一起了！剛才那支隊伍簡直糟糕透了，一個個、一個個……哎，不想說了！現在正好，我撇下他們了，跟你們一起行動。走，先去剛才那拿七色天心！”

李天照很是意外，本來都做好了準備迎接她的指責，沒想到，竟是這樣的狀況。

隊伍里突然多了個混沌之心，簡直不要太美好！

李天照二話不說，走她前面帶路，要跳到前面的彩雲時，南小喬伸手讓他拉着。

黑虎幾個萬戰將們都知道這樣其實不好，等於是搶了別人的隊伍的混沌之心，可是，這是南小喬自己主動提出的決定，他們沒權利否定混沌之心的合理要求。

而更實際的是，混沌之心同隊就意味着會有高出一大截的功績，功績面前，得罪人就得罪人吧。

黑虎笑着說：“今天我們託孤劍的福氣，說不定我還有指望在變成老骨頭前當上王將了！”

幾個萬戰將都覺得高興，前面是現成的七色天心，又有混沌之心同隊，很大機會還能再找到第二個七色天心分點功績，那麼，升一級都是起步功績了。

“事是好事，接下來就看我們有沒命領功勞了！”一個萬戰將沒那麼樂觀，這話，也讓黑虎等幾個萬戰將們心一沉。

有混沌之心，靠近七色天心，也就意味着——會跟別的混沌之心隊伍遭遇。

戰鬥的風險，也遠不是正常可比。

危險歸危險，他們不是第一次來，放着走運的機會在眼前，誰也不會退縮。

一行人跟上前頭帶路的李天照，折返回去的時候，正聽見那支隊伍有人在叫喊說：“找到沒有？”

“還沒有！”

“難怪她剛才抱怨，你竟然連人怎麼丟的都不知道！我看你是舒服日子過久了，力氣都用在女人身上了！沒本事趁早丟了頭頂上的霸王劍名頭，別出來害我們！”

被責怪的萬戰將不敢申辯，眼前這種情況他也沒臉多說。

如果是南小喬耍脾氣故意走開了那還好說，萬一被敵人俘虜了，他們弄丟了個地級混沌之心的話，這趟別說掙功績了，全都得倒血霉！

此刻別說隊友抱怨了，要不是在打守護靈，說不定這些人急了揍他一頓都是可能的。

南小喬聽見對話，立即來了勁頭，叫着說：“對吧對吧！剛才你們還替他說話，現在都知道了？這什麼霸王劍啊！保護我保護不好，總是讓我心驚膽戰的！臨末了更好笑，我被人俘虜了他都不知道！幸虧孤劍李天照是自己人，算你們走運！也是我沒倒霉透頂！這要是敵人把我俘虜了，你們就都能體驗從萬戰將掉落到百戰將是什麼滋味了！”

黑虎心想：‘得！李天照直接把仇恨都吸完了。’

他心裏這麼想，嘴裏卻笑着說：“都是一場誤會！現在人回來了，我們一起對付守護靈！”

“這來一個！”

“我這也來一個！”

“這邊來兩個！”

……

那隊人慶幸不已，總算不是敵人乾的，但心裏多少有不快和埋怨，畢竟害他們心驚膽顫了好一陣。

不過，大多數人也沒太介懷，唯獨霸王劍份外惱火！

他一世英名，從沒如剛才那樣被自己人責怨和羞辱，結果，就是因為孤劍李天照搞了烏龍事件？

霸王劍心裏有氣，嘴裏就說：“難怪孤劍能當上最年輕的萬戰將，為了功績連自己人的混沌之心都不放過，厲害、厲害！”

李天照聽他言語不善，正想答話，南小喬卻已經搶先說：“人家當然比你厲害！你三十八歲的萬戰將了不起，人家孤劍李天照連混沌劍客都不是，二十歲的萬戰將，還從你手裡輕輕鬆松俘虜走了我，你還有臉說話？”

霸王劍險些氣炸了肺，多久不曾受這等羞辱，可是，他心裏再不服氣，孤劍李天照二十歲的萬戰將也是實打實的事實！他怎麼比？

霸王劍氣結了一陣，沉聲說：“運氣是沒人能比！就不知道在混沌天境里他的那什麼千殺劍法夠不夠看！”

“李天照，他還不服氣呢！就讓他見識見識，一定要殺的守護靈比他多！我就不讓你保護了，省得耽誤你！”南小喬本來就對霸王劍有成見，又看李天照順眼，這時候明明白白的替他說話，說完就跟着黑虎和另外兩個萬戰將一起。

黑虎帶頭，三個萬戰將把南小喬保護在中央，她倍覺滿意，嘴裏又說：“你們好好學學！看看人家怎麼保護我的？”

霸王劍聽的只能氣炸肺！

現在情況能一樣嗎？

剛才他們十個對付一群守護靈，還要保護她；現在是兩隊二十個戰士，當然能專門分幾個把她圍在中間。

可是，跟南小喬這個混沌之心，顯然是講不了什麼道理。

她剛升的地級，也是第一次來混沌天境。

李天照就這麼被南小喬拉了霸王劍的仇恨，他卻也無話可說，說到底俘虜自己人的事情是他乾的，是給別人添了麻煩。

至於比比誰收拾的守護靈更多，李天照卻很樂意，殺敵立功本來就是他所求所願，守護靈不就是敵人嘛！

李天照拔劍在手，朝霸王將交手的那個守護靈過去。

憑藉氣流的變化，李天照判斷這個守護靈是人形。

只是，胳膊似乎特別粗大，肩膀也尤其寬。

當李天照距離更近些了，看的更清楚時，才發現守護靈只是有個大體的人形輪廓，臉上是五顏六色的光，不見鼻子眼睛嘴巴，整個從頭到腳，都是彩光構成的那般。

這不是人類。

但李天照不怕。

他揮劍殺過去時，聽見黑虎提醒的話：“守護靈力量很大，別讓他打着兵器。”

李天照記住了，而他手裡的孤王劍，卻已經斬上了守護靈的後背。

當劍斬進去的時候，李天照卻不由吃了一驚！

『加入書籤，方便閱讀』

# 第一百零二章 ‘通力’合作

李天照這一劍，從背後襲擊，準確的斬進了守護靈彩光聚集而成的身體。

劍入的時候沒有阻力感，就像是在攻擊空氣，那感覺，跟他當初和混沌暗靈戰鬥時的體驗一模一樣！

‘守護靈跟混沌暗靈差不多麼？那直接靠劍攻擊就沒有什麼效果了？’李天照暗暗咯噔，這麼一來，他對守護靈的威脅性就微乎其微了。

李天照在劍上聚集了混沌印的力量，剎時間劍刃覆上了白光，隨着他長劍連斬，那守護靈似乎終於在意起受損。

突然回頭，一爪抓了過來。

李天照早有準備，旋身中迅速移步，孤王劍仍然繞身連續斬過守護靈的身體。

霸王劍這時驟然發動混沌碎片的霸王之體，剎時間身體被異常濃郁的混沌之氣保護，就如孤行人夢中游村的村主一樣，霸王之氣沒有被擊破之前，他就可以只攻不守。

只見他霸王劍的兵器也同樣被霸王之氣的金光包覆，讓揮劍的殺傷力更強，只是連續兩劍過去，本來被李天照吸引了注意力的守護靈就立即掉頭，光抓飛快的連擊，每次抓在霸王之體的金光防護罩上，都爆開一團團的彩光。

霸王劍根本只管揮劍斬擊，李天照也在守護靈背後不停連斬，只是此刻，顯然霸王劍的混沌碎片力量造成的實質性殺傷力更強，那守護靈只管往霸王劍身上招呼。

李天照把攻擊頻率提到最高，劍刃斬入拉出守護靈身體的距離也盡可能更長，每次劍出來時，就迅速補充力量灌注到劍上，讓下一次的攻擊盡量最大化。

‘這跟打混沌暗靈的感覺一樣，而且，體印吸收的混沌之氣也極快！’李天照暗暗驚訝，本來在天境裏面體印吸收的速度就極快，每次斬入守護靈身體時，還要更快許多！於是，李天照精神振作，一點都不覺得着急。

這守護靈總不會比混沌暗靈還難打發，既然能不斷吸收力量增強體印的存量上限，那他打多久都是歡喜的。

‘混沌暗靈萬劍都斬了，守護靈還能更難對付不成？’李天照十分自信。

這時，霸王劍護體的金光消失，手裡的長劍化作盾牌使用，退避遊走着招架守護靈的爪擊。

守護靈只管狂攻，每次擊在劍上，都震的霸王劍雙臂顫動，劍上聚集的混沌印也被震散成了一圈圈的光霧。

李天照一直在斬擊，守護靈追擊霸王劍片刻，又猛然掉頭，分明此刻霸王劍對它沒有威脅，就挑威脅更大的攻擊。

可是，混沌靈的爪擊雖然迅猛，卻沒有什麼章法，旁人怕它攻擊速度快，李天照卻不怕，始終準確迴避，又維持旋動繞擊不停的攻勢。

霸王劍這時改防守為進攻，揮劍攻擊守護靈後背，看見李天照身法古怪，又如此敏捷迅快，竟然連守護靈的爪擊都能持續避開，手裡的劍又不見停滯的一直斬着了守護靈，他嘴裏雖然不說，心裏卻很是震驚。

‘千殺劍法被人傳的那麼神妙，還真有過人之處。難怪這李天照並非混沌劍客，卻能被選中了來混沌天境！他要是有混沌碎片的力量，那還得了？’霸王劍原本沒想李天照過來幫忙，這時看他能吸引守護靈注意力，還游刃有餘，也覺得配合起來很好。

霸王劍的霸王之體需要積蓄片刻力量才能再次發動，這期間只能靠退走招架應付守護靈的攻擊，恰好李天照能吸引守護靈的注意力，讓霸王劍混沌碎片力量的發動間隙能夠輕鬆又從容的渡過。

守護靈追着李天照，卻只是被他帶着在彩雲上繞圈，始終碰不着他一下。

霸王劍再次發動混沌碎片的力量，剎時間霸王之體的金光覆蓋了全身，幾劍過去，守護靈又掉頭打他。

這一次，不過片刻，那守護靈的顏色驟然變淡了些，抽身就開始跑！

李天照揮劍追着連斬，霸王劍張了張嘴，又閉上，暗想：‘這可是你自己找死！’

那守護靈顏色變淡之後，幾乎完全融入了光霧那樣，距離稍微遠點就看不到了，但李天照有捕捉氣流之能，根本不需要靠眼睛就能清楚把握逃走守護靈的動向，於是追着一下接一下的揮劍斬擊，根本沒有停。

旁人都在一朵朵彩雲上跟守護靈打着，就算有休息的，隔了距離也只看到彩色光霧裡有模糊的影子過去，只當是跟守護靈纏鬥中被迫縱躍拉開距離，也沒人多想。

李天照追着連斬，卻心中起疑，守護靈的混沌之氣分明剩餘不多了，霸王劍卻沒有追擊？

他不由暗暗嘀咕，懷疑有什麼古怪。

李天照又一劍斬上守護靈的身體，突然，發現氣流有異常的變化！

李天照不及多想，當即發動戰印絕技，剎時間化作疾光，一閃掠過兩朵彩雲。

一聲爆炸的響動，直驚了兩隊人。

黑虎心中一緊，喊到：“孤劍李天照？孤劍？”

“他去追混沌靈了，我還沒來得及說話守護靈就爆炸了！”霸王劍連忙接話，一副無奈又無辜的語氣，心裡頭卻樂開了花。

守護靈最可怕的不是難纏，也不是只攻不守，而是無法徹底消滅，一旦混沌之氣衰竭到某種程度，就會因為不穩定而爆開，小範圍內的殺傷力極其強大，像李天照那種根本沒有混沌碎片力量的，必死無疑！

黑虎不由暗自嘆氣，知道霸王劍是存心不提醒，也怪他忘了此事，更是沒想到這麼快就能把守護靈打的力量衰弱，他前頭是兩個打一個守護靈，還沒完事。

可是，事已至此，黑虎也只能暗嘆可惜了這個最年輕的萬戰將。

南小喬聽了，不由怒斥說：“好你個卑鄙小人！你就是故意不提醒他！”

霸王劍心想他就是故意啊，又怎麼樣？

正這時，李天照突然跳了回來，笑着說：“我沒事。”

“啊？太好了！”南小喬十分高興，黑虎也暗暗鬆了口氣，卻不知道李天照如何能逃過守護靈爆炸，就問他：“你知道守護靈會爆炸還追？”

“不知道，幸虧及時躲了，彩雲擋了一劫。”李天照沒說他是用了戰印絕技，否則遲些又用，別人就得奇怪了。

霸王劍臉色難看，沒想到李天照這都沒死！如此一來，他剛才存心不提醒，李天照也就心知肚明了。

霸王劍也就懶得再說無謂的話，明擺着，他們是結下樑子了。

李天照隊里的一個萬戰將忙說：“孤劍來我這裏幫忙，讓我降低壓力，跟着霸王劍偷偷懶。”

“好啊。”李天照知道大家都不想合作期間他們繼續內耗，他雖然記住了霸王劍，但人家順勢利用機會，他去公然叫嚷也沒有用，更找不到理由動手，也只能等機會再報復回去。

李天照去了那邊，配合攻擊守護靈的也是個混沌劍客，那萬戰將也覺得霸王劍做的太過份，又不滿意霸王劍剛才把混沌之心弄丟，就特別熱情的介紹情況。

“守護靈只能打，不能殺，殺了也沒用，還會從七色天心裏再產生新的，它的混沌之氣衰弱了就由它退回去，我們要做的就是穩妥推進，控制住局面了，就能去取七色天心的力量，等到天心取了后，守護靈就消失了。”

李天照嘴裏答應，心裏卻另有計較。

剛才他追着斬殺的那個守護靈爆炸之後，有一股濃度很高的混沌之氣湧入他體內，此刻這股濃度高出體印千戰將程度的混沌之氣，還在不斷的循環流轉，還逐漸帶動了越來越多的體印力量。

‘一會再斬一個守護靈試試！’李天照暗暗打定主意，跟這萬戰將合擊了片刻，這人是混沌煙火力量，每次發動時，射出去的紅色光束都會炸的守護靈身上爆散大團大團的光霧，殺傷力之強，明顯超過霸王之體。

可是，混沌煙火對付守護靈並不能持續發動，因為守護靈承受攻擊時不會被持續擊退，而是只管追着進攻，於是那混沌劍客為了招架自保，只能中斷了攻擊，以至於消耗的效率並沒有多高。

李天照來了幫忙，那守護靈也根本不回頭理他，始終追着混沌煙火攻擊。很顯然，他們合作，並沒有跟霸王劍那麼恰到好處。

李天照只能儘力攻擊，務求更快消耗那守護靈的力量。

那混沌煙火的萬戰將混沌劍客反而充當了吸引注意力的作用，如此一陣，那守護靈終於退了。

那萬戰將暗暗鬆了口氣，李天照丟下句：“我再試試。”

那萬戰將聽的無語……不知道李天照哪根筋不對，都說了，殺也沒用，還要承擔被炸死的巨大危險，吃飽了撐的要去追？

“你當心！”那萬戰將還是客氣的提醒了句。

‘好哇你！嘲弄我剛才多此一舉，毫無用處，又炫耀你自己膽大本事高啊！’霸王劍聽見，覺得李天照就是存心賣弄外加向他挑釁。

片刻，又聽見一聲炸響。

黑虎剛要張嘴，南小喬已經搶先喊起來：“你沒事把李天照？”

“沒事。”李天照站在彩雲上，感覺到體內果然又多了一股濃度很高的混沌之氣，還跟剛才那些迅速匯合，然後又一起帶動體印的力量，繼續循環不息的流轉。‘還得再殺！’

# 第一百零三章 龍王

李天照知道剛才的合作對於那個混沌煙火的萬戰將來說也很難受，他們明顯沒有互相助益的作用，看起來，除了他，或許全都是混沌劍客。

他本來也不想被人覺得是佔便宜，此刻又有繼續殺守護靈吸收高濃度混沌之氣的理由，就說：“我沒有混沌碎片的力量，跟諸位合擊難免拖累，讓讓試試單獨纏着一個，反而更有作用。”

“需要幫忙就喊一聲。”剛才合作的混沌劍客知道李天照心思，也不無謂作態，爽快的答應了，自顧去幫別人打守護靈了。

李天照感覺到前方過來了一個守護靈，當即迎過去主動攻擊，然後吸引了守護靈往側旁去，一個人拖着那守護靈在彩雲上纏鬥。他沒有混沌碎片的力量，對守護靈的殺傷力不足，但並不怕守護靈快於尋常的連續狂攻，一個人控制着，並沒有多大壓力。

南小喬擔心他吃力，隔一會就問句：“哎，孤劍你還好吧？”

“沒事。”李天照獨自拖着，過了一會，就聽見黑虎問眾人情況，一個個都答應着說狀況穩定。

於是黑虎就說：“好！往前推進，控制住守護靈，我們負責保護混沌之心吸收天心！”

別的萬戰將為了控制守護靈，只能被動的退走招架，但每次被守護靈打在劍上，震動衝擊力都令他們不由自主的咬着牙關，神經緊繃。

那些力量弱點的，擋住了守護靈的連攻時，即便雙手握劍，還是會被震的後退，倘若一個不小心，就會被震的劍盪開、露出空門，這類萬戰將都得靠別人協助。

眾人能夠應付，全靠守護靈不見有智力，全憑本能的攻擊，幾隊人保持相當距離，就能實現這邊壓力大了，那邊就用混沌碎片的力量攻擊，然後把守護靈吸引過去。

之前打了許久，為的就是最終形成這種局面。

李天照沒有混沌碎片的力量，像別人那樣配合組陣的話也只是湊數，絲毫沒有實際價值。他獨自吸引着守護靈的注意力，跟隨隊伍移動的節奏，一次次縱躍到彩雲上。

守護靈的攻擊手段對他沒什麼壓力，但他沒有混沌碎片的力量，也不能很快消耗守護靈的力量，局面一時僵持。

好在此刻就是需要控制守護靈，又不能很快把他們打的虛弱，否則跑回天心那補充了力量再回來，或許就會去攻擊混沌之心。

黑虎為首的三個萬戰將保護着南小喬到了一顆金光的混沌天心前，李天照透過彩色雲霧，都能看到那巨大的、至少有六丈直徑的天心輪廓。

‘難怪不能再說是混沌氣珠了，巨大的簡直匪夷所思！’李天照正自感嘆，就聽見黑虎說：“有別人來過，天心應該被別的混沌之心吸收過力量，體積小了很多。”

李天照不知道該說什麼了，那這玩意本來到底有多巨大？除此之外，他才明白，兩三個混沌之心都沒辦法把一個天心的力量完全吸完！難怪他們來的不算早，竟然還能碰上天心。

南小喬深吸了口氣，也是第一次見到天心，但她聽別人說過，就只是雙掌按了上去，剎時間，就感覺到巨量的混沌之氣瘋狂湧入身體，她忙說：“你們保護好我！”

一個跟過混沌之心的萬戰將說：“地級混沌之心吸收滿一種天心的力量至少一刻鐘，大家堅持住，盡量不要把守護靈打成虛弱。”

眾人紛紛答應，目前控制住了局面，他們最擔心的已經不是守護靈，而是怕遇到敵人。

一刻鐘的時間，平時很快過去。

可是現在，卻讓人等的心焦，誰都不知道會不會突然有敵人過來，就算他們不言語，到底是在跟守護靈戰鬥，一個個奔走揮劍，總有些風聲響動，敵人就一定可以靠彩色光霧的干擾，先知道他們的存在。

相較於旁人，李天照淡定的很，氣流會告訴他相當範圍內是否有人經過，是否往他們這邊過來。

時間，一點點的流淌着。

每個人都覺得過的特別慢。

李天照看見守護靈身體的顏色變淡了，於是降低了攻擊頻率，主要是在彩雲上轉圈，迴避守護靈的攻擊。

時間，過去了半刻鐘。

兩隊人控制守護靈在相當範圍內東奔西走，反覆來回的轉換攻擊目標，套路已經純熟，每個人的壓力都輕了。

可是，李天照卻壓力驟增。

因為氣流讓他知道，有人在過來。

剛開始他還希望是恰好經過附近的隊伍，但是，通過氣流的變化，他知道這隊人的方向很明確，就是朝這邊過來，基本可以確定是混沌之心負責引路的隊伍。

“有一隊人正朝這邊過來，我們是騰出人手埋伏襲擊；還是先撤，讓他們誤以為沒有人在，主動承擔起跟守護靈糾纏的壓力之後我們再動手？”李天照突然這麼說，旁人都心裏一緊，卻又不知道他憑什麼知道，更覺得既然有人來，他為什麼說話聲音還不小。

“孤劍如何知道？”黑虎直接就問了，這事不能開玩笑。

“遇到危險的時候，我偶爾會有強烈的預感，不是總能出現，一旦感覺到了，就不會錯。”李天照只好編個玄妙的理由。

“原來孤劍是擁有宇宙洪荒四類的功效性混沌碎片力量？只是如此奇特，過去還沒有聽說。”有萬戰將很是驚奇，卻有別的萬戰將問：“來的人還有多遠？”

“大概還有片刻才能到這。”李天照不想說具體距離，那就等於暴露了他能力的具體情況。

黑虎問南小喬說：“混沌之心吸收了多少？”

“有八成了。”南小喬答罷又說：“李天照你覺得怎麼辦好？”

“暫退，讓他們被守護靈纏上，我們再擇機襲擊。”李天照覺得這辦法收益最大，風險又最小。

“我覺得也挺好！”南小喬當即贊同。

黑虎就說：“天心看起來還能讓一兩個地級混沌之心吸收，我們人多，通過交涉讓他們稍等片刻的可行性很高。能夠避免衝突，才能更快更有效率的吸收更多天心的力量。畢竟混沌天境的目的是為武王帶回去強大的混沌之氣，不必要的戰鬥應該避免。”

黑虎的想法謹慎保守，南小喬本來也沒有立場，開始覺得李天照的主意很厲害，一聽還可以不用戰鬥，那肯定是更好的嘛，當即就贊同說：“不用打更好啊！好好好，就這麼辦！”

她是混沌之心，無可無不可的情況下，眾人都會尊重她的意見，在場都是老萬戰將了，許多都不願意冒險，也就點頭說好。

霸王劍在內的幾個萬戰將卻不是這麼想，他們認為李天照的主張很好，來了這裏，人多勢眾，機不可失，不該錯過。

可是，他們見贊同的是大多數，混沌之心又表了態，也就只能暗覺可惜的沉默了。

李天照卻不願意沉默，直言道：“我認為眼下是天賜良機，我們人多，對方人少，再讓他們被守護靈纏住時襲擊，有準備打沒準備，人多打人少，更有夾擊優勢，絕對能有很大的收穫，甚至還有機會俘虜對方的混沌之心！”

“哈哈哈……孤劍就是孤劍，意見也大膽過人！不過，你初來乍到，還不是很了解這裏面的情況，就先不要想着一口吃個胖子了吧。”黑虎臉上笑着，心裏有些不高興。

他覺得對李天照很照顧了，他卻還當眾唱反調拂他面子，要不是知道李天照孤劍的名聲，黑虎直接就不想搭理了。

“安全好！安全最好！”南小喬喜歡安全，她的立場不同，殺敵什麼的又沒她功績，混沌之心的貢獻只看帶回去的混沌氣珠和天心。於是南小喬立即丟開了剛才的支持，轉而又對李天照說：“李天照你剛才把我俘虜了不夠，還在琢磨着俘虜敵人的混沌之心呀？嘻嘻，其實我希望最好來的是自己人！”

李天照暗覺可惜，但眼前的情況明擺着，他也沒有一個人去襲擊敵人的能力，只是，如此天賜良機沒有把握，他實在感到痛心疾首！

眾人做出決定，就有一個老萬戰將負責喊話跟那頭正接近來的人交涉。

“正過來的是哪路的？我們是玄天武王座下——”

“天王座下，龍王。”那頭一把男人的聲音，簡潔有力，語氣里透着很不尋常的自信。

‘天武王的王將？’李天照頗為詫異，就聽見身邊有萬戰將低聲說了句：“怎麼碰上龍王了！”

另一個就說：“我們人多，應該可以談。”

負責交涉的萬戰將就說了大概情況，末了，問隔着彩色光霧的那頭說：“龍王怎麼想？”

“不打可以，你們立即撤走，我不追擊。”龍王的回復讓李天照暗暗咬牙，覺得對方簡直過份。

“龍王的厲害我們當然知道，但我們兩隊匯合，你們只有一隊人，這麼大口氣未免過了吧！”交涉的萬戰將也是心裏有氣。

“我數到十，你們不走，就打！一、二、三……”隔着彩色光霧那頭的龍王全然沒有繼續啰嗦的意思，簡直是不把人放在眼裡。

# 第一百零四章 如果這就叫註定

天武王座下的龍王如此猖狂，讓李天照惱火透了！

但他們現在沒有了襲擊的巨大優勢，說起來人多，可被守護靈纏着，對方衝過來的話，被動的那方就成了他們！

現在動手，肯定不智。

於是他忙說：“我們假裝答應退走，等他們被守護靈纏上了再攻擊！”

黑虎就說：“告訴龍王，我們立即撤。”

“我們也吸收的差不多了，不想無謂動手。”交涉的萬戰將喊完話時，彩色光霧裡，過來了一條還看不真切的身影。

那身影過來的速度不疾不徐，嘴裏還在說：“要走、那就快走！我過來見到有人、就打。”

黑虎招呼了聲，兩隊人立即後撤，守護靈糾纏着還追了一截，才放過他們。

兩隊人退遠了后，李天照主動請纓說：“我過去探查，確定他們跟守護靈動上手了就回來。”

李天照暗暗摩拳擦掌，心想一會叫天武王座下的龍王一行知道厲害，真當旁人是軟柿子好捏么？這種情況下還敢如此猖狂，一會看看他們王將隊是否都有三頭六臂比，一個人能當兩個萬戰將用！

黑虎卻說：“別去了，混沌之心吸收的也差不多了。龍王是天王座下王將里的頂尖人物，有不死不滅之身，又是天級混沌霸主混沌碎片力量，帶的還是王將隊，動起手來我們未必能佔到多少便宜，說不定還會碰到別人找過來，局面就會更複雜。現在應該抓緊時間去找別的混沌天心更合適。”

李天照這才知道，黑虎剛才就沒打算撤走了折返，而是直接妥協退讓！

“王將的不死不滅之身難道能在這裏面無盡重生嗎？”李天照壓着脾氣追問。

“那當然不行，復活也是天武王在武王殿進行。”有萬戰將很肯定的回答。

“是啊！王將跟萬戰將戰印力量質性相當，既然沒有獨特的力量，只是功績更高，就算是王將隊又怎麼了？我們人多了一倍，他們還被一群守護靈纏住了！”李天照理解黑虎的謹慎保守想法，但他覺得也不能太過份了吧！眼下跟撿功績沒多大差別，這還不進取，怎麼說得過去？

黑虎很不高興李天照對於功績的追求如此‘狂妄’，話也說的不那麼客氣了，駁斥道：“孤劍連混沌劍客都不知道，又不知道敵方王將的本事，設想未免太想當然了。混沌天境是武王交給我們的重大責任，盡量多的帶回去天心的力量才是根本，而不是為了一己之私就挑起戰鬥！”

許多萬戰將心裏都不痛快，卻也有許多一會功夫就調整的淡定了。

霸王劍是心裏不痛快的那類，他是地級混沌碎片力量霸王之體，本來面對誰都有一戰之力，他雖然對李天照沒好感，甚至討厭，可是，此刻他們的想法卻是一致的。

於是霸王劍也破天荒的贊同李天照的判斷，說：“我看打也可以嘗試，不行再退。”

霸王劍隊里那個混沌煙火的萬戰將還沒說話，南小喬就生氣的斥責說：“就你？人丟了都不知道，還反擊呢！一會看不清楚，得把自己人都打了吧！”

霸王劍很是惱火，卻又不好跟南小喬吵，他今天是污名沾身甩不掉了，全是拜李天照所賜。

本來有幾個想法一樣的萬戰將，看霸王劍被南小喬嗆的不作聲了，也就不說了。

得罪了南小喬，後面的七色天心的功績還要不要了？

動手不是一定有功，更不能確保有多少功績，可黑虎的謹慎想法，基本是必定還有功績的。

他們覺得李天照的提議不錯，但黑虎的想法更沒有錯，既然在兩可之間，也就沒有必須冒險的理由。

黑虎看沒人還有反對意見，就說：“勞請混沌之心繼續引路。”

南小喬答應的開心，她覺得不打就好。

眾人動身，卻突然聽見李天照說：“我一個人過去看看，如果有機會，再來通知大家，如果沒有，我就追上來。”

眾人都覺得詫異，旋即又暗暗搖頭嘆氣。

黑虎氣結，知道李天照是打定主意了，但他一個人去能做什麼？由他去碰壁就是了，沿途留下記號，他也能跟上，只是怕途中不小心遇到敵人，勢單力薄，那就危險了。可是，他自問照顧的夠多了，李天照執意如此，他也沒道理一再強求，就說：“也好。”

旁的萬戰將們也都沒說什麼，知道李天照年輕氣盛，總是要去試試才會甘心。

南小喬卻不樂意了，正待要李天照不許離隊，霸王劍卻心思一動，語氣揶揄的說：“你要一個人行動那也可以，先請劍為證。等你追上來了，還是團隊。否則的話，你離隊期間如果有什麼戰鬥，或者找到了七色天心，你沒出力還要分一份功勞，可沒有這種道理！”

黑虎默然，他雖然也知道霸王劍是故意針對，但有理有據，話說的一點都不錯。如果單獨行動，是大家一致商量的結果，那就算期間有戰鬥沒參加，也理當分功勞，因為是各司所致造成的。

眼下李天照一意孤行，就斷然沒有分功的道理了。

南小喬生氣的斥責說：“霸王劍你真是小氣的小人！李天照又沒說離隊多久，不算他的功勞，我不同意！”

霸王劍早料到南小喬可能幫腔，立即就接話說：“混沌之心非要這麼說，那也可以跟他一起暫時離隊，我們等你們回來就是了。但功勞怎麼算，不是我說的，一直都是這樣的規矩。”

“你——”南小喬倒是樂意，可是不敢啊！就李天照一個人，她跟着他，安全有保障嗎？兩個人能幹嘛？不小心碰上敵人的話，李天照一個人再厲害也不可能應付人家十個。霸王劍分明是故意堵他，報剛才的仇。

李天照直接拔劍出來，舉起面前，正色道：“請劍為證！我、萬戰將李天照，因為個人對形勢的判斷與團隊一時存在分歧，因此暫時脫離團隊，這期間團功與我無關、我若立下功勞也與團隊無關。”

一個萬戰將知道黑虎不好說話，就笑着打圓場說：“混沌之心不用擔心，孤劍也不是離隊多久，等他追上了還是團隊行動，也沒什麼關係。孤劍你也不要因此介懷，霸王劍說的也是尋常道理。”

“我理解，他說的確實沒錯。晚一點，我再跟諸位匯合！”李天照徑自掉頭去了。

黑虎在彩雲上沿途留下備的小物件作為記號，霸王劍故意落到最後，把彩雲上的記號逐一仍了出去。

‘你害我一世英名，我叫你沒有後面的功績！’霸王劍暗暗得意，看李天照回來找不到記號，歸不了隊，一個人能在混沌天境里幹嘛！

李天照也知道，一個人離隊，正常情況下，在這裏面根本做不了什麼。

可是——天武王座下的龍王一行實在欺人太甚！

他們只需要多一會時間，南小喬就能吸收滿了那種屬性的七色天心，可龍王竟然絲毫不給顏面。

其次李天照又對團隊非常失望，明明這麼好的天賜良機，剛開始浪費了絕佳的有準備打無準備的機會，眼下又要錯過有利局面，他實在覺得可氣，可惜，可惱！

‘你們不願承擔風險，我卻不能甘心就此罷休！’這些不平之氣，還有對功績的不甘心念想，驅使李天照寧可暫時獨自離隊。

但他一個人，能做什麼呢？

李天照坐在彩雲上，憑藉對氣流變化的把握，清清楚楚的知道龍王一行人的情況，隊形若何，跟守護靈糾纏的情形若何，始終沒有戰鬥的身影在何處等等，他都能清楚把握。

這麼冷靜了一會，李天照的情緒也恢復了許多，細想之下，倒也明白黑虎的想法。

黑虎不是如他這樣，能夠靠氣流就掌握敵情，也不知道他有這種能力，否則的話，也未必會那麼保守。

他跟黑虎等萬戰將們對局面的判斷基礎就不一樣，他犹如是多掌握了許多有利信息，當然會認為動手更合適。

‘我對氣流變化把控的能力，好似把我跟別人劃分了開來，要麼我肯白白錯過機會；要麼，就只能堅持己見與眾人相左。’李天照本來以為這一趟，總能體會強力隊友並肩作戰的感受，沒想到，這麼快他又是一個人了。

可是，他一個人能做什麼呢？

李天照在彩雲上等着，等着機會。

他根據剛才的經驗判斷，當隊伍控制住守護靈，移動的時候，未免混沌之心遭受攻擊，一圈人環繞周圍，但跟混沌之心和保護她的人拉的有些距離。

李天照判斷，他如果能在那時候發動襲擊，就可能有所收穫。

‘一旦得手，我就使戰印絕技迅速退走，反正我體印強，能夠很快再次使用戰印絕技，脫身應該不成問題。’李天照打定了主意，就耐心的等待機會。

可是，過了會，龍王一行人控制住守護靈了，移動的時候，環繞在混沌之心周圍的戰士都不遠，如果有人襲擊，他們就能看到光霧中模糊的身影。

換言之，龍王的隊伍並沒有給李天照預想中的機會。

‘他們開始吸收七色天心了，可還是沒有機會！’李天照覺得白等了，正考慮着是否該撤走，但想起龍王剛才的猖狂，他又覺得怒火中燒。‘此刻沒有，不等於後面沒有！龍王如此猖狂，就不信沒有跟別人動手的時候！’

李天照下定了決心，就盯着龍王這隊人了！

他憑藉對氣流的把握，可以保持在較遠的距離跟着，而且還能很容易的避免跟別的隊伍迎頭相遇。

而龍王一行人，沒有李天照那般的特殊能力，在光霧的阻礙下，根本就不可能發現李天照。

李天照等了會，那顆七色天心被完全吸收了！

‘難道是天級混沌之心？竟然能吸收的比地級高那麼多！難怪、難怪龍王剛才急着趕走我們，南小喬多吸收一點，龍王隊里的混沌之心就少吸收了些。’李天照這才知道龍王不單純是輕視，其實是有功績的利益衝突所致。

當那顆七色天心收縮、收縮、收縮，最後一點也被混沌之心吸收了的時候，李天照突然感覺到一股力量，迅速鑽進了他身體里。

這股高濃度的混沌之氣力量，直接把他身體里剛才打守護靈吸收的那些吞沒，然後，在他身體里流轉不息。

『加入書籤，方便閱讀』

# 第一百零五章 萬劍不過

難道是體印的力量吸收滿了？’體內高濃度混沌之氣形成的感覺，讓李天照又驚又喜的想起了上一次的類似狀況。

正這時，龍王的人移動了，李天照連忙跟着。

他跟了許久，休息過兩次，期間龍王一行遇到過敵人，卻沒有打的很激烈，對方知道是龍王帶領的王將隊，就選擇了退避。

‘這個龍王，確實威風的很啊！好像旁人都對他帶領的王將隊忌憚的很。’李天照暗覺可惜，他苦等的激戰沒有來，那他就得繼續跟下去。

李天照不知道要等多久，可就在第二次休息之後，他跟着走了一截，然後就看見彩色光霧的前方，有巨大的球體立那，很顯然，這也是顆七色天心。

‘這麼跟下去，或許就是白跑，是不是找機會偷襲一個王將了事？’李天照尋思着，又總覺得不甘心。

最讓他惱火的是龍王，偷襲一個王將的風險跟混沌之心的風險是差不多的，區別只是混沌之心總被保護在中間，機會更少，而王將在周圍，機會更多。

‘偷襲王將龍王興許不疼不癢，如果是混沌之心，我的功績更高，龍王一行全都要因此被重罰功績……既然都跟這麼久了，怎麼能退而求其次！’李天照打定主意，繼續把握着氣流的變化。

李天照眼看着巨大的混沌七色天心的體積迅速收縮，收縮，收縮……看那架勢，他簡直懷疑天級混沌之心是不是能把整個龐然巨物全吸收了！

眼看着再過一陣，那顆七色天心大約就沒了時，氣流的變化讓李天照驚喜的眼睛一亮！

有人在過來，而且，氣流變化的情況，是一隊人，移動的方向很明確，顯然是有混沌之心帶隊。

李天照立即躍出彩雲，朝龍王一行靠近。

氣流讓他知道那群人跟龍王一行的距離越來越接近了，很快，雙方終於相遇！

而這時，李天照在光霧遮擋的可視範圍之外，卻又能聽到他們的對話聲。

相遇的隊伍如之前龍王遇到的一樣，並不會貿然動手，而是會互相喊話問：“哪裡的人？”

“天王座下，龍王。”

“大地武王座下，排山倒海。怎麼說？”

“先來後到。”龍王的聲音李天照已經記得了，此刻的他的口氣沒有遇到他們時那麼猖狂，卻仍然透着強大自信使然的傲慢。

“那就是打了！”大地武王那頭的排山倒海看來也不是好易於之輩。

“看你哪來的勇氣！”龍王言罷，竟然一個人沖了過去！

李天照通過氣流把握到情形時，難以置信的微微一怔。

龍王真的一個人沖了過去，而大地武王的排山倒海帶隊的人卻並離奇的沒有對他圍攻，而是兩兩一組，直朝天心下方沖了過去。

‘大地武王的人保護着混沌之心移動過去，原來殺敵不是他們的主要目的，而是要搶着吸收七色天心的力量！這排山倒海不怕龍王，可兩人的動向來看，分明是龍王追着一直在進攻，排山倒海只是招架和退走，也不知道是沒有反擊之力還是只想拖延着龍王……’

李天照很高興終於等到機會，卻又由此意識到，這場戰鬥不會太久，更不會不死不休。

當那顆七色天心被兩隊的混沌之心完全吸收了之後，應該就是戰鬥結束的時候！

‘留給我的時間不多了，下一次，未必還能遇到排山倒海這麼硬氣的王將領隊人了！’李天照把握着兩隊人廝殺的全局情況，激蕩的氣流，不同的變化，不同的特徵，就代表着不同的情況。

而李天照從小在黑暗的樹林里修鍊，又因為父母的叮囑，不能記憶地形，眼裡看不見，耳朵里只有聲音，感覺中只有氣流。

久而久之，一個人不同動作帶起的氣流影響，在不同距離的特徵是什麼樣的，他都不需要思考就能知道。

於是他很吃驚於現在的局面，龍王的隊伍攻擊性很強，本來控制着的混沌守護靈被引了給三個戰士負責吸引注意力，另外五個戰士把剩下的十二個守護靈全引到了混沌之心身邊。

保護着混沌之心的戰士好像一個人把十二個守護靈的壓力全承擔了下來！那五個戰士則朝排山倒海那邊的人沖了過去。

‘這人也太厲害了吧！不見他移動，怎麼就能一個人承受十二個守護靈的圍攻壓力？不過，他如此拿守護靈當了屏障，倒讓大地武王的人難以過來騷擾他們隊的混沌之心，否則極容易瞬間招惹了一群守護靈的掉頭攻擊。’李天照實在想不通一個人，幾乎沒有移動的站在那，是怎麼應付十二個守護靈的。

簡直是——不可思議！

七色天心的體積在兩個混沌之心爭奪吸收之下，縮小的飛快。

李天照知道，他不能等了，也難以等到更好的機會，再不動手就打完了！

於是，李天照突然從彩雲上一躍而下！

他本來就在龍王隊伍上方的某片彩雲上，即使眼睛看不到，一帶彩雲的分佈因為對氣流有阻礙作用，他早就瞭然於胸。

這一躍，直接穿過一朵朵彩雲之間的空隙，掠過色彩斑斕的光霧。

李天照從上方突然落了下來，龍王隊里那個一襲金色長袍的混沌之心還沒來得及錯愕，就被他順勢一把箍住了粉頸。

下一刻，李天照發動戰印絕技，剎時間帶着一串殘影，速度飛快的急速沖了出去！

‘得手！’李天照十分高興，只要讓他沖了出去，龍王的人追他也來不及。

李天照衝出十八步外，足下一點，藉著尚未消失的混沌之氣推動力，頓時一躍而起，直往上方數朵彩雲之上升起。

李天照早就計劃好了得手撤離的路線，上了那片彩雲，他縱躍幾次，再次發動戰印絕技改向，就足夠把可能的追擊甩的失去他的蹤跡。

李天照眼看着那朵目標彩雲的距離越來越近，越來越近……突然——他察覺氣流和風聲都不對，而且升起的勢頭也不對！

李天照猛然低頭，這才發現一個人抓着混沌之心的腳踝，正用一雙憤怒的目光盯着他！

‘是那個獨自吸引了十二個守護靈注意力的傢伙！’李天照想也知道，除了始終保護在混沌之心身邊的人之外，絕沒有別人還來得及抓住混沌之心的腳！

原本預定的升起高度，憑空多了個大男人，自然沒能到達，就開始往下掉。

那混沌之心看見那人，驚喜交加的喊道：“萬劍不過快救我！”

李天照二話不說，曲臂摟着混沌之心的脖子，狠狠一劍朝那人刺過去。

不料那綽號萬劍不過的敵將反應很快，一把拽混沌之心腳踝拉扯借力，身體凌空甩動，繞到李天照背後，雙腿朝他頭連環踢了過來。

李天照雖然第一次身在虛空，樓着個人動手，但敵方的動作很大，就如他在半空揮劍也無法發揮正常水平，他帶着那混沌之心的身體虛空一扭，就變成了拿混沌之心的正面當盾牌。

萬劍不過的踢擊硬生生頓住，凌空甩動着，雙手還是抓着混沌之心的腳踝不放。

李天照感覺繼續揮劍也難以得手，心念一動，索性帶着混沌之心在虛空越來越快的旋轉了起來！

這靈感當然是來自於震恭弘=叶 恭弘落和山芊啟對於不停旋動的感受，沒有經過李天照那等非人苦練，能在這種旋轉中堅持多久？

一時間，李天照摟着那混沌之心在虛空飛快旋轉，一身灰衣的萬劍不過抓着混沌之心的腳踝，也被帶着飛快的虛空旋轉。

倘若旁人看見，勢必要為三人虛空高速旋轉着落下去的表演喝彩。

可是，置身其中的兩個人卻一點都不快樂。

那混沌之心很快就暈了。

萬劍不過堅持了一會，發現頭暈的越來越厲害，知道這麼下去不行，他突然抬起頭臉，看着上方旋動的兩條腿，把心一橫，試着迅速鬆手，再抓住，再鬆手，再抓住！

如此接連不斷的反覆鬆開、再抓緊混沌之心的腳踝，萬劍不過就不會被帶着高速旋轉了。

李天照看萬劍不過精確又迅快的不停重複鬆開抓住的過程，既覺得頭疼，又不禁為這人的準確。

‘好傢伙！這辦法他都想的出來！’

如此繼續旋轉下去也不是辦法，他們下落已經很有段距離了，繼續加速，混沌之心最危險。

李天照看準下方一朵彩雲的距離，再次發動戰印絕技，戰印絕技二次發動，金光的力量把他的身體猛然推動，又有白色的混沌之氣把他托着那般，讓身體驟然輕了許多，雙重作用下，他瞬間帶着一串虛影掠了出去。

李天照摟着混沌之心瞬間掠過彩色雲霧瀰漫的虛空，當他雙腳踏上彩雲時，借力一蹬，再次飛躍升起的同時，抓着混沌之心腳踝的萬劍不過的身體，恰好狠狠撞在了彩雲上。

可是，彩雲的性質如陰雲境，雖然震的他很難受，卻並沒有遭受多大的實質性傷害。

李天照暗覺可惜，如果是堅硬的石頭或地面，這一撞必讓萬劍不過吃個大虧！

李天照摟着混沌之心升起一段高度，落在了一片彩雲上時，孤王劍剎時間化出一道寒光，斬向被扯飛了起來，卻還因為落後而還沒有機會踏實踩在彩雲上的萬劍不過。

‘看你是放手，還是吃我一劍！’李天照自信這一劍必然可以得手，就算是正面交手，他的千殺劍別人也難接的住，何況此刻他主動，萬劍不過的處境太被動，身在半空又根本沒有發揮不出全部力量。

劍光一閃而至，那萬劍不過卻抬起左腿，屈起左臂，竟然就準確無誤的用膝蓋和手肘部位擊中了劍身兩面！

『加入書籤，方便閱讀』

# 第一百零六章 三十六招

‘這傢伙！’李天照繼續揮劍，萬劍不過身在半空沒辦法發力，正常也不可能擋住。

他也果然沒有擋住，卻也沒指望能擋得住劍的去勢。

只見他手肘和膝蓋同時擊中劍身的瞬間，就又分開，順着劍勢的力量推動，他迅速甩飛開去。

李天照的這一劍，如果繼續，就只能先斬中混沌之心的腿。

‘好傢伙！’李天照心念一動，又有主意，假作回劍，然後照着混沌之心的腿斬了過去。

那萬劍不過此刻甩飛之勢還沒停下，面臨的選擇就只剩下鬆手，又或者是眼看混沌之心被一劍斬斷，那他抓着的也就只剩下斷腿了。

李天照意在逼他鬆手，沒想到萬劍不過眼也不眨，好像不知道這一劍會輕易斬開腿似得。

李天照真想如他所願，可是他不能這麼做。

這地方離外面太遠，混沌之心受了重傷，肯定沒命撐回去救治。

‘這人真冷靜，根本不上當！’李天照再次躍起，不給敵人站穩在彩雲上的機會，也就讓萬劍不過根本不能發動攻勢，始終被身不由己的牽着走。

萬劍不過很是憋屈，接連至今的交鋒，李天照的厲害出乎他的意料，讓他根本沒機會拖延，於是只能放聲高喊：“龍王——”

聲音遠遠傳開，李天照尋思着甩不掉這敵人，被他這麼不斷呼喊傳聲，他如何能帶着混沌之心走掉？

‘不出狠招今天是沒辦法迅速收拾你了！’李天照接連朝下縱躍，每次都跨過三四丈的距離，才落到彩雲上，如剛才那樣，總是故意把萬劍不過的身體撞上彩雲。

如此三番五次，萬劍不過被震的難受，卻始終不撒手，期間卻也沒機會再開口呼喊龍王了。

李天照見他還不防守，把心一橫，又一次躍出彩雲。

三人耳旁的呼嘯風聲越來越大，萬劍不過意識到下落的高度已經遠超剛才，可是，下方還沒有見到落下去恰好能夠立足的彩雲。

這時候萬劍不過終於意識到李天照是在逼他，他要安全，就撒手抓着遇到的彩雲，否則，就得賭到底會落下去多高！

李天照就是在施壓逼迫，萬劍不過撒了手，他就會立即結束下落的狀態。

一丈、五丈……七丈，八丈……

他們下落的距離接近九丈了，但萬劍不過仍然沒有撒手，那種下墜的速度感，已經讓人本能的感到恐懼，全靠意志力強行壓着才不至於嚇的大喊。

這樣繼續下落，好像很快就會墜到天境底部，彷彿等待他們的就是粉身碎骨的下場。

但是，萬劍不過還是沒有撒手。

那混沌之心早就暈死了過去，此刻下墜時，危險的本能又讓她突然驚醒，看了眼，剛明白過來狀況，又嚇暈了過去。

突然，李天照感覺到撲面反衝上來的氣流，到底了！

李天照及時發動戰印絕技，靠金色和白色的混沌之氣力量，一個推動一個托着，剎時間改下墜為橫衝！

即使如此，他仍然承受着強大的壓力，這種急變彷彿讓他五臟六腑都急速沉了下去那般。

混沌之心的腳，在離底部不過一尺的高度掠了過去，而抓着她腳踝的萬劍不過則整個人狠狠墜落着地！

那巨大的衝擊力量，直震的他口吐鮮血，腦子里剎時間一片空白！

但他的手——卻仍然緊緊抓着混沌之心的腳踝。

李天照摟着混沌之心，在戰印絕技的推動下，橫衝出去一截，突然栽進沙里。

衝撞的力量激起一片黃沙飛射開去，李天照和混沌之心的頭臉、身體都撞進了沙里。

燙人的沙粒滑進他們衣服，所過之處，一陣火熱，又覆在上面一層，令人很不舒服。但他們此刻還顧不上理會身上的沙，因為頭臉，口鼻，耳朵里，頭髮，全都是。

李天照透不過氣，急忙從沙粒掙脫出來，又把混沌之心的上半身拽出來，兩個人一併咳着，吐着嘴裏的沙，又甩着頭髮里的沙。

如此還不夠，李天照又拿水袋打開，接水沖了眼睛和臉上的，這才稍微好受了點，她看混沌之心還在吐沙，尋思着這樣她更難搗亂，就先不給她用水。

正這時，李天照突然看見，混沌之心爬出來時，沙滑落下去的腳踝上，還被兩隻手抓着！

手的主人猛然鑽出沙地，猛然一拽，就要把混沌之心甩飛出去！

李天照又驚又怒——他現在可不怕萬劍不過高呼了，他們剛才連番縱躍下落，最後又急速落下來這麼遠，期間根本沒法呼喊，龍王他們早被甩掉了。

‘如此難纏！只有給你個痛快了！’李天照旋身揮劍，毫不留情的斬了過去。

金紅白的三色劍光，一閃而至。

萬劍不過被迫放棄，只得還抓着混沌之心的腳踝，就那麼迅速變招，抬起膝蓋，手肘下沉，又一次精確無誤的夾擊劍身兩側。

碰撞之聲，很是響亮！

‘這人膝蓋手肘都戴了什麼護具？’李天照劍被夾擊，卻並不驚慌，他既有萬戰將的戰印，又有千戰將力量的體印，這萬劍不過的體型跟他差不多，力量上他必然佔據優勢，於是持續發力劍上，腳下也發力猛蹬，不給敵人任何喘息之機。

萬劍不過果然力量上遜色一些，擋劍的手又還抓着混沌之心，頓時被李天照退的接連後退，原本架住劍身的姿勢，也早變成靠手肘的鈎子掛着劍背上的鋸齒抵擋。

李天照發力狂沖數步，卻還不足以直接把敵人推倒下，於是旋身揮劍，使劍脫出敵人的鈎子妨礙，再度全力擊出第二劍。

李天照攻勢兇猛，不敢有片刻停滯，就是怕敵人有什麼混沌碎片的力量，存心不讓對手有施展的機會。

一劍，又一劍。

三劍過去，每一劍李天照都保持了很好的狀態，可是，接近於完美的曲線劍軌跡過去時，萬劍不過卻總是用很小幅度的動作，抬腿，擺臂就給擋住了。

李天照不見敵人用什麼兵器，卻發現，這人好像衣袍下有特製的甲，還都是防護作用似得。

小臂上擋劍時，分明有金鐵之聲；肘部、膝蓋不必說了；小腿、大腿被他斬中，都是金鐵碰撞的聲響，也根本不足以一劍斬開。

李天照過去從沒有遇到近身纏鬥幾招的戰士，除開混沌暗靈和守護靈，連擋他幾劍這種事情，彷彿根本不可能。

可是現在，李天照連續攻了十三劍了，萬劍不過靠單方面的招架，全都擋了下來，即使總在退走，卻沒有真正受傷。

反而不止一次的使膝蓋和手肘擊在劍身上，其精準程度，一次次讓李天照吃驚。

論出手速度和身法，李天照很清楚，萬劍不過根本沒有他的千殺劍快。

可是，萬劍不過的防守很有特點，動作都極盡可能的短，如此一來，始終採取守勢的情況下，李天照的劍動距離比他長了太多，即使速度快，也不能快出幾倍的差距。

李天照連續攻了第十八劍，還是沒有傷萬劍不過，他不由意識到，想突破這人的防守，眼前根本見不到可能。

‘護具不是兵器，即使做的厚實，質性不足，同部位多次斬擊必然承受不住！’李天照不得不改變對策，身形急旋，揮劍之勢不變，步走旋動中持續不斷的把黃沙摧的四面激飛。

三色的劍光，一次又一次的斬在萬劍不過的左臂上。

察覺到李天照的意圖，萬劍不過極力避免被他斬中同樣的位置，可是，李天照的劍快，讓他始終無法真正扭轉局面，不一會功夫，破開的衣袍下露出來的護臂上，都是道道劍痕。

李天照又一劍全力劈斬過去，萬劍不過明知道不妙，卻也還是只能抬起左臂招架。

劍光，斬在護臂上本有的劍痕上，強大的斬擊力量破開了受損的護臂，斬上了裡頭的血肉。

擊中的瞬間，李天照感覺到一股憑空而生的強大力量，猛然爆發！

剎時間，黃沙激飛，把他掀的飛起，一併拋飛出去的，還有昏死了過去的混沌之心。

李天照一把抓着她，隨着衝擊力量的方向飄退，定睛一看，萬劍不過整個人被藍白色的混沌之氣包覆，乍一看彷彿被冰封住了那般。

‘這就是地級混沌碎片力量，混沌冰心？’李天照覺得特徵跟天蒼靈講述的吻合。

這力量很是特別，沒有主動攻擊性，一旦遭遇較強的實質性的傷害，混沌碎片的力量就會自動觸發，混沌之氣形成寒冰封住身體，形成強大的防護之力，同時又能迅速修復一定程度的創傷。

‘難怪他的路數是只守不攻，實在不能跟他耗下去！’李天照最初就是想讓敵人撒手，剛才一共交手了三十六劍都沒拿下，很顯然，再打下去也不能很快擊倒。

李天照直接摟着混沌之心，發動了戰印絕技，一閃遠去，末了，又踏上彩雲，接連改向縱躍，不片刻又發動戰印絕技，如此交替許多次，氣流感知的範圍內，已經沒有任何其他人存在的痕迹了。

他安全了。

龍王一行跟萬劍不過匯合的時候，看見他的護臂上的劍痕和被斬開的豁口，個個都很吃驚。“他們幾個人？”

“一個。”萬劍不過回想着李天照的臉，既不是認識的王將，那就該是萬戰將，如此年輕的臉也就是真實的模樣。“應該是玄天武王座下最年輕的萬戰將，孤劍李天照。”

這名號龍王也聽人說起過，但這麼張狂的年輕人他見的太多，也就不以為然。可是現在，他卻不得不重新估計。“他一個人，把你傷了？”

“千殺劍法很厲害，非同一般的迅猛。近身廝殺，他難逢敵手。”萬劍不過客觀敘述感受，末了又說：“他應該有混沌碎片力量，大約混沌風神之類，短時間內他連續多次發動類似風行之類的衝鋒能力。”

“不能等他離開天境！宣揚情況，讓孤劍李天照在天境內處於孤家寡人的狀態，不怕別人搶，就怕逮不到這把孤劍！”龍王非常憤怒，他——堂堂龍王，今天卻被一把孤劍偷襲，奪走了混沌之心！

這既不能忍？

更不能接受！

為此，龍王當機立斷，即便落下污名遭人嘲笑，他也必須把混沌之心救回來！

龍王一行都判斷李天照奪了混沌之心這樣的大功，肯定會儘快離開混沌天境往回趕，於是他們分散了到處呼喊，只盼儘快讓天境里各路武王的人清楚情況。

一把孤劍，帶着個混沌之心，在混沌天境裏面，哪隊人碰上了都不會放過！

# 第一百零七章 選擇、功績

李天照甩掉了萬劍不過，奔走到周圍沒有旁人的地方了，就停下歇息，看混沌之心還在昏迷，不由覺得這樣還更好。

‘萬劍不過，莫非他這綽號，就是說萬劍齊上也過不了他的防守之意？’李天照切身感受，不得不為如此厲害的敵人驚嘆，卻又在回想之時，突然被剛才的交手觸動，因而有所啟發。

只是，眼下還是朦朦朧朧的念頭，此刻也不由他能揮劍演練嘗試，只能留待以後。

李天照吃喝了點東西，把身上，衣服里的沙都清理了，尤其鞋子里的，讓他移動中步法受到些微影響，非常不舒服。

他正忙乎，那混沌之心突然醒了，睜眼看見他沒皮花生仁似的模樣，愣了。

李天照也有點尷尬，迅速收拾妥當，又打開水袋，讓她接水洗了把臉，看她還想要，就搖搖頭，水得珍惜着喝，就算歸隊了，大傢伙誰帶的水也不寬裕，天境又在沙漠裡頭，上哪續水去啊？

看李天照不再給她用水，那混沌之心神情很古怪，異常的緊張，眼神中又透出來情緒複雜的矛盾和掙扎，聲音輕弱的說了句：“沒有水，我身上都是沙，你能接受？”

“……這有什麼不能接受？”李天照覺得這話很莫名其妙，遞了食物過去，那混沌之心搖搖頭，示意不餓，神色看起來，還是那般古怪，又緊張，目光里又矛盾掙扎的很。

李天照越看越覺得疑惑，就問她：“你是天級混沌之心吧？見多識廣，經歷豐富，怎麼被俘虜了還這麼緊張？以前沒被俘虜過？”

那混沌之心搖搖頭，看着李天照的眸子里，透出來幾分狐疑，心裏卻覺得莫名其妙，說的好像混沌之心被俘虜來俘虜去是家常便飯似得！

“沒事，你原來怎麼做、做什麼，到了玄天武王座下還是做什麼。”

“你、要把我帶回去？”那混沌之心神色錯愕，但眼裡，卻又透出來驚喜的情緒。

“……你說話很奇怪！我不把你帶回去，俘虜你做什麼？”李天照感覺這天級混沌之心怎麼言語如此莫名其妙呢？可是，他尋思着又沒什麼道理啊！

“嗯，是啊，俘虜混沌之心是很大的功勞。”那混沌之心說著，舔舔乾裂的嘴唇，請求似的說：“我想喝點水。”

“兩口，別多了，跟我隊伍匯合前，水必須惜用。”李天照拿着水袋，看她很配合的喝了兩口就遞迴來，很高興她如此識趣的配合。

“你不是直接帶我回去嗎？為什麼還要歸隊？”混沌之心突然關心起這些，讓李天照覺得不尋常，就說：“天境里的天心又沒有全部被吸收完，我當然要歸隊。”

“你就是孤劍李天照吧？跟傳聞的一樣，膽識過人，勇猛異常，總能追求功績最大化。”那混沌之心說的聲音真誠，李天照卻忍不住看着她笑道：“行了行了，你努力吹捧，不就是怕我直接把你帶回去領功嘛！這樣龍王一行就很難施救。只要我還在天境里，你就還有回去的機會。沒必要多此一舉，我暫時沒有直接帶你回去的打算。”

“你想多了，聽大家都這麼傳，今天我又親身體會了你的厲害，都是真心話。”那混沌之心神色誠懇，眸子里透出來讓人舒服的、一種很欣賞別人的熱情。

可是，李天照根本不信，他才不信有這麼容易跟人說真心話的天級混沌之心！

眼前這位是天級，在原來的地方當了多少年的混沌之心了？又不是震恭弘=叶 恭弘落和天蒼靈那樣的情況。

李天照只要讓她知道，他不好糊弄，別想耍手段就行了。

“走。”李天照休息了會，帶上那混沌之心接連縱躍出去，看她跳不過去那麼遠，只好還是摟着。本來他是想扛着的，但有震恭弘=叶 恭弘落至今還拿當初被抗在肩膀上說事的經歷，只要是醒着的混沌之心，李天照就記着，不能那麼抗着走了。

李天照回了跟隊伍分開的地方，找了一陣，卻沒有發現任何記號！

‘黑虎不像心胸狹隘至此的人，雖說可能對我不滿，卻不會到故意不留記號的程度，他更會顧慮形象，還得考慮跟北風家的關係，應該做不出來……’李天照推敲着，答案只有一個。‘這個霸王劍，一而再再而三，故意弄走記號的事情，舍他其誰？’

但如此一來，李天照就面臨選擇了。

歸不了隊，他當然是該帶着混沌之心直接離開天境，回去領功。

可是，只有這一個選擇了嗎？

李天照考慮着經歷七色天心的狀況，他覺得，他不是只有立即回去的選擇。

‘七色天心體積巨大，在底部可以穩定的持續吸收，但在中間，頂部，也可以。一旦有人過來，或者是在吸收的隊伍發現，我靠着連續發動戰印絕技的能力，也來得及帶她一起脫身。指望遇到的天心吸收滿是不太可能，但遇到一個能吸收一點是一點，都是功績啊！’李天照琢磨着，當即決定，不能就這麼走。

那混沌之心看他在附近的彩雲間縱躍找尋了一圈又一圈，又停下來沉默的考慮許久，心裏早就有了推測，這時就問他：“是不是隊里的記號不見了？”

“哦？”李天照猜到她要說什麼，果然就聽她說：“其實也可以理解。像你這麼年輕的萬戰將，走到哪裡都會讓人羡慕嫉妒，本是人之常情。可是，難免有些人會因妒成恨，做些卑鄙的事情。”

“你真是善解人意啊！”李天照接了句，等着她的下文。

“不過沒關係！其實你本來也沒有必要歸隊，只是剛才我不好說，怕你誤會我別有用心。可能你當萬戰將不久，對於混沌天境的情況了解的不多。事實上十人隊伍只是一個約定俗成的慣例，很多都會在進入天境之前，拆散了重新組合。尤其是有守護劍客的混沌之心，可能是三個人，可能是五個人，很少更多的。像我這樣的天級混沌之心因為可以直接把天心全部全部吸收，才會滿員行動。”那混沌之心說的情況屬實，但此時此刻說出來，當然是唯恐李天照不繼續在天境里了。

“所以，我們兩個也可以？”李天照故作恍然。

“只要小心點，碰上有人來我們就撤！你有混沌風行的力量吧？本來這就是擅長移走的能力，帶着我也很難被人追上。我們找到天心，能吸收多少是多少，天境里的天級混沌之心不多，地級的要五個才能把天心的力量吸收完，我們的機會很多。”那混沌之心說的言辭誠懇。

李天照卻越發覺得這是個讓他絕不能麻痹大意的混沌之心，稍有不慎，她就會找機會弄鬼。

“難為你這麼關心，還這麼快就稱我們，果然是一見投緣啊！”李天照說罷，又沉聲說：“你不要以為是說動了我，只是我本來就這麼打算，恰好跟你希望的結果一致而已。因此，接下來請你好好配合，因為我很容易因為誤會而貿然動手。我不喜歡到手的功績飛了，如果那樣，寧可誰都得不到。”

“你放心，我會配合！”那混沌之心連連點頭，一副聽話乖巧的模樣。

但李天照已經知道，她很顯然，不是一個真的很聽話的人。

只是，這混沌之心的心思多，卻也謹慎，又沉得住氣，那麼，除非她有很好的機會，否則就不會貿然行動。

那麼反過來，李天照只要不讓她認為有很好的機會，她也就會只能配合。

如此，對於李天照來說也夠了。

與混沌之心較量心思，還要讓她發揮應有的能力指路和吸收天心的力量，本來就是必然要面對的，總不可能指望一個個都是震恭弘=叶 恭弘落那樣的啊！

李天照控制着混沌之心在彩雲上休息了一會，才又出發。

那混沌之心見李天照行走的路線非常奇怪，她不敢不指明感應到的七色天心的方向，可是李天照不但沒有筆直前進，還很奇怪的突然繞一個圈，有時候甚至回頭走一段再繞着走，好像很篤定前方有敵人，必須那麼走才能避開似得。

可是，功能性的混沌碎片力量里，也沒有這麼玄乎的呀！

那混沌之心十分費解。

李天照帶着混沌之心在天境里的朵朵彩雲上縱躍了許久，期間休息過兩次，吃喝了三次，卻都不能吃多，也不能喝多。

因為，他們沒有多少食物和水了。

終於，前方的彩色光霧裡，看見了七色天心的巨大輪廓。

可是，天心的體積在不斷的收縮。

很顯然，有別的隊伍先到了，正在吸收天心的力量。

李天照不敢耽擱，帶着混沌之心過去，邊自通過氣流的變化細節，反推氣流在天心區域時遇到阻力的情形，也就知道那裡有兩隊人，並沒有動手，很和氣的在一起吸收天心的力量，而且，兩隊人共同承擔著吸引守護靈的責任。

‘莫非是同武王所屬？’李天照帶着混沌之心繞到背離那兩隊人的那面，又站在緊鄰天心中央位置的彩雲上，然後就示意混沌之心做事。

那混沌之心雙手按上去，天心的體積頓時以更快的速度收縮。

在七色天心底部的那兩隊人裏面的混沌之心叫說：“又來了人！可是、她怎麼會在天心另一面中間的位置吸收呢？”

『加入書籤，方便閱讀』

# 第一百零八章 你們贏了

那隊長聽說有別的混沌之心來了，當即隔着彩色雲霧喊話問：“哪路的？我是大地武王座下。”

另一隊人的隊長沒有做聲，李天照推測他們極可能是同武王所屬，或許這裏恰好碰到，此刻默契的隱瞞另一隊的存在，顯然是有別的考慮。

李天照在豐收城的時候，吃過暴雨劍不惜抹黑自己的反擊手段，這次他從開始就防備着，為了避免暴露，他考慮說別的武王所屬都不安全，想起敵意滿滿的新仇人，就說：“玄天武王座下，霸王劍！”

“當年你的人全死在天境之後，你不是天天在溫柔鄉里快活自在么？怎麼突然又出來了？”

“日子太快活，想得永生不死的殊榮，永遠快活。”李天照當然不想為霸王劍豎立什麼好名聲，嘴裏說這話，眼睛還看着混沌之心，確認她沒有偷奸耍滑拖延時間。

“喲！霸王劍真不是當年的霸王劍了，不過也是，你們玄天武王那邊，現在風頭正盛的本來也是孤劍，你霸王劍的時代早過去了。”大地武王的那人嘴裏說著，混沌之心低聲告訴他們說：“應該是天級混沌之心，吸收的很快。”

那帶隊的眉目一沉，卻搖搖頭，示意眾人不動聲色，旋即，手指了幾下，兩隊人里當即分出一半，左右散開，朝着天心北面中間區域包圍過去。

他們聽見過龍王的人高呼孤劍李天照單獨帶着個天級混沌之心的事情，這分明就是一份到處晃悠的巨大功績，哪隊人碰上了會不取？

除了李天照，也沒有別的帶着天級混沌之心的隊伍會在天心中央位置吸收力量，誰吃飽了撐的吸收一會，然後又跳到地步繼續吸收？

因此，這人是孤劍的概率很大。

那隊長不動聲色的等着過去的人包抄，嘴裏還語氣輕鬆的說：“霸王劍啊，聽人說你最後那個老婆叫什麼……西什麼來着？哎，忘了，反正是個讓人鬼哭神嚎的拖油瓶是吧？難道這些年終於開竅懂事了？要不然你怎麼有勇氣來天境掙功績？”

過去的人分左右包抄，默契的保持着差不多的速度靠近過去，那隊長繼續喊話說：“霸王劍你怎麼不做聲了？”

這時候，過去的人距離混沌之心估摸的位置更近了，當即一起加速越過彩雲，想要發動襲擊圍攻。

可是，他們跳過去，根本沒發現有人。

“別讓他跑了！找！”

十個萬戰將在彩色光霧裡奔走搜尋，不想錯過了這種撿巨功的機會。

李天照帶着混沌之心，跟搜尋的人保持着相當距離，但是這些人搜尋移動的情形，對於他來說，卻都掌握的清楚。

‘這隊人也真細心，混沌之心吸收力量的位置，想必引起了他們懷疑……我如果再折回，恐怕他們絕想不到了！’李天照帶着混沌之心，繞開那十個人搜尋的範圍。

那混沌之心本以為他要走，沒想到發現他又過去，不由暗自驚駭，不知道這個綽號孤劍的年輕男人到底要干什麼。

“一會你喊話。”李天照在她耳畔低聲叮囑，那混沌之心這才會過意來，卻又暗暗吃驚。‘這人真是名不虛傳！’

這一次李天照帶着混沌之心去了混沌七色天心的側面底部，開始吸收的時候，他戳了戳混沌之心的後背，就聽她喊話說：“哪路的？還有多久完事？”

“大地武王座下，還有三分之一刻鐘。你哪路的？”答話的人聲音聽着，稍顯缺乏底氣，通常沒有直接自報的，都是王將隊。

“天王座下，薔薇。沒完事也走吧。”那混沌之心偽裝起別人來，當然沒有問題。

李天照聽着，卻有點懷疑她是故意挑事，總不能天武王座下的個個都這麼霸道吧？

“原來是薔薇王將！不巧，我們是兩隊人匯合了一塊，怕是不能走。”那隊長回答的客氣，意思卻明擺着，他們人多，不怕動手。

“行。”那混沌之心語氣不快的吐了這麼個字，就不說話了。

大地武王那頭的人，相視而笑，一臉勝利的驕傲之色，也不去故意說挑釁的話，一時間，三個混沌之心都在安靜的吸收天心力量。

李天照一手摟着混沌之心，邊自留意周圍氣流的變化，知道那十個人還在不甘心的搜索。

混沌之心吸收着力量，心裏卻覺得背後這把孤劍的膽色，絕不在龍王當年之下，甚至有過之。‘玄天武王真是得了個好將！難怪聽說反常的沒有賜婚把孤劍壓在千戰將級別，想來是要看他在天境里的表現若何，以決定是否讓他爬上王將……只是這人，怎麼就敢如此篤定大地武王搜查的人絕不會碰上他？為什麼就不擔心搜索的人折返會經過這裏？’

這是混沌之心絕對想不通的事情，因為從沒有聽說諸如此類的能力。

李天照一點都不擔心，相反，這麼安靜的吸收天心力量，反而還讓他生出來伸掌按上天心的念想。

但有過吸收混沌氣珠經驗的他，還是很清醒的知道，眼下絕對不合適。

天級混沌之心吸收的本來就快，這顆天心之前就被吸收過，又有兩隊大地武王的混沌之心先吸收了一會，沒多久，最後一團天心也化作三股粗細不等的光束，湧入三個混沌之心的身體，消失無蹤。

大地武王的隊長問了混沌之心，知道接近吸收滿了，很高興的說：“幸虧我們兩隊湊巧碰上，否則天武王座下的薔薇絕不會甘心被我們分走這麼多。”

“是啊。下一個天心，索性還是一起行動。”另一隊的隊長覺得，很大機會又跟薔薇遇上，而且越往後，相遇的隊伍越集中，本來也需要更多自己人一起才更安全。

“正有此意！”

兩隊人一拍即合，等到搜索無果的十個人回來，說起遇到薔薇的事情，隊長還慶幸說：“當時真怕薔薇王將帶的人動手，你們不在，我們就十個人還吸引着守護靈，打起來肯定要吃大虧！”

“還是隊長厲害，成功的唬住了天武王的薔薇王將。”幾個隊里人都覺得此時辦的漂亮。

李天照不關心這兩隊人在想什麼，他很滿意混沌天心吸收了相當可觀的天心力量。

七色天心，屬性各不相同，混沌之心對於任何單種天心屬性的力量，都有儲備的極限。因此理論上，可以跑遍七顆天心，全吸收完。

但實際上並不可能，那混沌之心告訴李天照說，接下來，最多只有一兩顆殘存的天心了，而且會有許多人在那裡聚集。

“就是不建議我去？”李天照頗為詫異，這不符合那混沌之心的利益需求，竟然會主動勸他走？

“收穫不錯的隊伍根本不會在天境里呆超過五天，天心剩餘的少，沒有收穫和收穫微小的隊伍都會紅了眼，碰上了沒有客氣的。我們去了也找不到什麼空隙偷偷吸收力量，去的人都像螞蟻啃食那樣到處找位置，爬滿在了天心上面。”那混沌之心當然不是只為李天照考慮，實情就是如此，他們去了，她自己也會很危險。

至今的相處，她已經很肯定，李天照是個很果決的人，一旦有被人奪走她的危險，他肯定會毫不猶豫的下殺手。

而後面的天心如果去了，根本沒人能控制局面。

李天照實在很想見識她描述的那種大混戰，可是，料想這混沌之心無法預料他從別人口中對天境的事情知道多少，也就不會敢胡編亂造毫無根據的信息。

那麼，理智點的選擇，當然是不參加後面的事情。

“後面的熱鬧我們就不參加了，但不急着走，先在天境里好好休息。”李天照做出決定，那混沌之心卻聽了有些焦急，如果現在走，龍王或者是別的不湊熱鬧的隊伍很可能有人試着堵他。

可是，再等下去，誰還會想到他孤劍李天照沒走？

可能，就只有龍王一行還會堅持在李天照折返的途中守候了。

“我們的食物和水不多了，穿過沙漠還得兩三天，在這裏面休息合適嗎？”那混沌之心謹慎的隱藏着意圖，顯得只是擔心必要的因素，而沒有別的想法。

“能熬過去。”李天照微微一笑，不說多的話，卻打定主意要等。

他帶着混沌之心去了來時的位置，然後沿着天境邊緣移動了一段路。

他經歷過被自己人奪功勞的事情，現在他帶着個天級混沌之心，隊里又有霸王劍那個小氣的壞傢伙，更有龍王極可能採取宣揚的手段讓他成為眾矢之的，誰知道會不會有某隊自己人途中攔截？

李天照決定回去的路線必須繞走，原本旁人就該以為，他早就離開天境了，有心人懷揣僥倖心理碰碰運氣，沒遇上也就算了。

混沌之心在天境里卻輾轉難眠，李天照智勇雙全，也就意味着她全然沒有獲救的機會了。

那她，該怎麼辦？

水不能多喝，渴的也沒有胃口吃東西，也沒有多的食物讓他們隨便吃。

兩個人在天境里休息了約莫一天的時候，李天照突然發現彩雲的顏色有暗淡下去的跡象，當即一把掐着那混沌之心怒道：“讓你感應到天心力量微弱的時候就說，卻故意等到最後一顆天心也被吸收！”

“我沒有！我睡着了，沒及時發現，我真不是故意的！你不要誤會，我一直很配合……”那混沌之心一臉無辜的模樣，李天照很是惱火，卻又知道到底是讓她戴着了耍手段的機會！

眼下，他沒工夫收拾她，當即帶着混沌之心鑽出天境，在炎熱的沙地上全速移動。

如果最後兩顆天心很混亂，那就意味着有相當數量的隊伍會留在了最後。

那麼，他們可能會遭遇許多隊伍的圍攻。

稍微早一些離開，才是最佳的時候。

‘這次實在太貪心了，只想要脫身的最佳時機，實在沒有必要等到現在！’李天照直接把混沌之心抗在肩膀上，不顧得吝惜力量，頻繁發動戰印絕技加快移動的速度。

移走中，那混沌之心被顛的十分難受，可求饒李天照也不理會，就是讓她順便遭罪，當作對她的懲罰。

茫茫黃沙之上，混沌天境迅速下沉，正在消逝的彩色光霧裡，跑出來越來越多的人。

# 第一百零九章 追殺中

下沉的混沌天境里，有些人從較高處跳下來時，目光穿過透明了許多的彩色光霧，看見沙地上一溜的痕迹，困惑的手指着跟隊里人說：“看那邊，好像是兩三個人經過的痕迹，是不是傷亡慘重的隊伍？”

“天心力量沒吸收多少，走！追上去弄幾個萬戰將戰印也不錯！”帶隊的隊長想起爭奪的過程就惱火，人多的沒能擠進去，這趟天境幾乎白跑。

於是一隊人追着李天照離開的痕迹而去。

他們後面，一個穿着沙色披袍的女人，跟着各自散走的隊伍，移動了一段，慢慢落到各隊人之後，成了單獨一個。

那黃沙顏色的袍帽下，一張美艷的臉上，掛起一抹微笑。

她成功了，接下來，只要慢慢的往回走，別碰上人就行了。

正這時，側方的沙丘上，一個男萬戰將突然走下來，神色困惑的問：“你哪路的人？剛才看你在後面，此刻卻一個人在這裏？”

“黃金武王座下，跟隊里人吵架，正生氣呢。”袍帽下的女人語氣從容。

走下來的那個萬戰將不由駐足，這身影很吸引人，因此他剛才頻繁關注，本來盼着是自己人，所以特別留心，此刻知道不是，頗為遺憾，正想通個名號，卻看見對面沙丘上出現一條身影，黃金武王那的人。

那也是個男萬戰將，他所以回頭的理由，跟大地武王的那個萬戰將一模一樣。

“你是大地武王那邊的人啊？”黃金武王的那個萬戰將看見沙丘上的萬戰將，自然以為是他關注的麗影的隊友。

“她不是你們那邊的人嗎？”大地武王的那個萬戰將臉色一沉，意識到不對。

“……你是什麼人！”黃金武王那邊的戰士頓時沉聲喝問，這態度本來也是對大地武王那人的最佳回答。

“風武王座下……”那麗影話還沒說完，看見風武王的人撤離的方向，也走過來了一個人。

後面的話，她也就不用說了，她輕輕嘆了口氣，十分無奈，然後，邁動長腿就跑。

剎時間，三路歸屬不同的萬戰將邊自發足追趕，邊自扯開嗓子叫喊道：“都過來！有來歷不明的人！”

遠處，一把把聲音接力那般叫喊着：“什麼來歷不明的傢伙？是不是孤劍李天照啊？”

更遠些的人又繼續接力似的高喊：“我聽見那邊的人說好像是發現孤劍李天照了！”

再遠些的人聽見了，就叫喊着說：“快快快、都快過來，跟上！去追孤劍李天照啊——”

剎時間，黃沙地上，天境消失之後，本來默契分作三十二路離開的戰士，全都被孤劍李天照五個字吸引，一群群的在黃沙地上奔跑，帶起黃沙飛揚了一路。

只有最前面追趕的三個人覺得納悶，他們沒說是孤劍啊，明明是個女的，怎麼會是孤劍？

可就算不是孤劍，這麼一個可疑的女人，總是要追的，大家一起追就一起追吧。

那三個人也懶得扯着嗓子喊叫解釋，只有隊里的混沌風語和混沌風行追上來的時候，疑惑的問起，他們才會簡單解釋情況。

三路人里，一個混沌風語，兩個混沌風行追的最快，拉近了距離的時候他們默契的舉起手，跟另外兩路人招呼示意，見全都點頭表態，兩個混沌風行當即發動力量，剎時間急速前沖了一段距離，眼看揮劍就要斬上那條奔走的妙曼背影時——

一片幻影，突然紛紛飛散了開來，兩個混沌風行的兵器接連斬過一個個虛影，卻都不是真身。緊隨他們之後，本來要發動配合攻擊的那個混沌風語驚覺狀況不妙，急忙揮動一對短劍環繞身體周圍亂刺。

也不知道是他的出手速度太快成功自保，還是根本沒有被視為目標，當他周圍的幻影紛紛過去之後，也沒有遭受實質性的傷害。

可是，那兩個混沌風行力量的萬戰將卻沒有這麼幸運。

混沌風語動作移走間都如有風力托着，因此出手速度和移動速度都快；混沌風行是有連續疾走之能，屬於玄級混沌碎片力量，但出手速度卻沒有什麼提升。

一片幻影產生的時候，從開始選擇的就是兩個混沌風行。

其中一個的兵器剛斬過幻影，脖子上就感覺到剎那涼意，可是，等他回劍自救，卻已經來不及了，冰寒的劍光割斷了那萬戰將的脖子，然後，一片黃沙上的幻影更多了。

剩下的那個混沌風行才發現太輕敵，自以為他們兩個人離的近，被追擊的目標根本不敢攻擊，只會逃走，卻沒想到，如此兇悍！

那混沌風行發動混沌印和戰印絕技，急速飛閃衝出去的同時，武器繞身揮舞自保。

可是，他走的快，一片幻影同樣飛閃的快，剎時間就追出二十步外，一把劍自後背刺入，從第二個混沌風行的前胸穿出。

一擊得手，殺戮千影的力量又凝聚起相當力量，再次發動，爆發許多幻影，朝四面八方飛閃。

其中唯一的真身，也在全速疾奔。

後面追趕的那些萬戰將見到許多幻影分身的時候，就紛紛高呼道：“是孤行人殺戮千影！”

他們後面遠些的隊伍聽見，開始還有不信，跑上沙丘看見一片黃沙上都是真假難辨的相同身影時，不由失望。

既然不是孤劍，就沒有費勁追趕的意義，只是，他們卻對殺戮千影這種罕見之極的力量充滿好奇，看到了的隊伍許多走了，後面遠些的則繼續興緻勃勃的追趕，只想看看那力量施展起來到底是什麼情況。

迷人視線的無數幻影消失之後，追擊的那個混沌風語看見沙地上的足印，疾奔追趕，邊自呼喊提醒旁人。

被追趕的殺戮千影，也就是雲暮煙，心情十分無奈。

本來完美的行動，臨末，竟然惹出來三個回頭關心她動向的萬戰將，緊接着，又聽見追趕的人異常激動的叫喊着說什麼發現了孤劍李天照！

現在好了，她被大群人追趕，還不知道會有多少個混沌風行和混沌風語纏上來。

混沌風行還好說，雖然走的快，但沒有過人的戰鬥力，面對她的殺戮千影的幻影圍攻，並沒有什麼招架之力。可混沌風語就不同了，出手速度迅快，就是繞身揮動兵器自保，也讓她很難一擊得手。

雲暮煙想着偷取的那些天心力量，要是栽在這裏，那就真不值當了！

雲暮煙奔走了一陣，後面追上來的人越來越多，一會功夫，就有兩個混沌風語，八個混沌風行。

估摸着是不會更多了，但那兩個混沌風語就是最大的麻煩。

一時之間，追擊的十個萬戰將也不敢貿然發動攻勢，到底是被剛才兩個混沌風行接連被殺的厲害威懾，邊追邊在商量對策。

雲暮煙正考慮着利用地形回頭髮動攻勢，突然看見前側方黃沙漫天，有沙塵暴，不由心中一喜，迎着飛奔過去。

追擊的幾個覺得不妙，進了裡頭，視線不清，很可能會被殺戮千影走脫。

但是，目睹雲暮煙瞬息間連殺兩個混沌風行的那個混沌風語不想冒險，另一個混沌風語也就不願獨自沖在前面。

剩下的八個混沌風行力量的萬戰將混沌劍客，沒有混沌風語打頭陣，他們又哪裡想跟死掉的那兩個同樣下場，於是就說：“進了沙塵暴，我們的力量有優勢，不怕她能走掉。”

兩個混沌風語不說話，其實都明白，這分明就是寧可沒有功勞的放走殺戮千影，也沒人願意冒險打頭陣的狀況了。

然而，說到底，也不知道殺戮千影在天境裏面到底偷取了多少天心力量，可是料想她沒有混沌之心幫助，一個人又能帶走多少？又不見背着裝天心的包袱，更不像是偷取了多少，那麼，有什麼必要拚命？

最早追的混沌風語甚至在想，剛開始他和那兩個被殺的混沌風行為什麼要那麼积極的追趕呢？

哦，因為當時不知道追的是個如此危險的存在！

雲暮煙衝進了沙塵暴里，追趕她的一條條身影，接連撞進漫天激蕩飛舞的黃沙。

他們後面，拉開了一些距離的追擊隊伍，許多不願意追趕掉頭走了，只剩下那幾個混沌風行的同隊不好獨自走。

更後面那些想看看殺戮千影力量的，知道前面有沙塵暴，也就懶得湊熱鬧了。

沙塵暴中的雲暮煙，靠着混沌之氣力量護體，盯着強勁的風力往前移動，卻發現，她小看了沙塵暴的阻力，這般根本走不快，又有許多黃沙被推動着過來。

黃沙漫天。

那隊離開天境時發現一行足跡的隊伍，本來在追趕李天照。

李天照靠着戰印絕技的頻頻施展，雖然一時沒有被追上之憂，可是足跡在沙地上掩蓋不去，分明就是明確的路標。

這般走了一陣，李天照突然看見漫天激蕩的黃沙。

那陣勢，讓沒有見識過的他，深為震撼。

‘我有萬戰將戰印的力量護體，就算被埋進沙里一時也不怕，倒是利用了甩掉追擊的好辦法！讓他們追下去，不是我先支撐不住，也是這個混沌之心先乾渴而死。’李天照扛着混沌之心衝進沙塵暴里，把混沌之心的頭臉抱在胸口，用衣服包着。

就那麼頂着風沙，每一步都陷在沙里，以至於發動了戰印絕技，推力也不足以把他和混沌之心一起送的前沖。

風呼嘯，沙亂舞。

眼裡看不見，激蕩紊亂的氣流也遠非尋常情況可比，李天照堅持邁步走動，知道追擊的人不會輕易放過巨功。

他敢進沙塵暴里，追趕的人肯定也敢。

在這裏面的優勢就是敵人無法確定他去的方向，只要走的夠遠，沙塵暴過去之後敵人沒有他的足跡可循，那時候，也就追不上他了。

李天照也不知道這般在風沙里走了多久，只是覺得風力越來越小，可視距離越來越遠。

終於歸於平靜的時候，他摟着混沌之心，倒在黃沙里，故意把身體，脖子，頭髮都埋着，只露出臉和口鼻在外面。

如果追擊的敵人沒有放棄，那還會搜尋他的足跡，但要想在偌大的沙地上找到這般藏着的他們，卻犹如大海撈針。

那混沌之心疲憊不堪，嘴唇乾裂，不知道多久沒受過這樣的罪，連說話的力氣都沒有。

兩個人這麼等着，等着……天色漸漸黑了下來。

“我快渴死了……”那混沌之心實在受不了了，也知道這時候該爬起來了。

李天照正要爬出沙地，突然看見十團混沌之氣的白光包圍的身影，從一頭沙丘上疾奔過來，分明在追趕着什麼。

『加入書籤，方便閱讀』

# 第一百一十章 千殺、風語

暗藍的天空，白色的沙丘背光那面，黑暗無光。

一走十追的那路人跑出黑暗，距離更近些的時候，李天照終於看清了，跑在前面的是個穿着披袍的人，只是，看不真切模樣。

‘這又是誰被人追？好走不走往這邊跑！還得在沙里再等一會了！’李天照暗覺倒霉。

正這時，追擊的兩個混沌風行一起發動力量，緊跟着後面六個混沌風行又分作三組，接連發動衝鋒力量，卻是追上最早閃出去的那兩個，揮劍替他們防守背後和左右兩側。

幾乎在追擊的人發動攻勢的同時，前面奔跑的身影突然朝周圍四面八方飛閃開了一大群幻影！

‘殺戮千影！是雲暮煙？’李天照吃了一驚，無論如何沒想到會在這裏遇到她，更不知道她為何會被追殺。

剎時間不知道多少幻影一起圍攻追擊的十個人，看起來，令人根本無法預測她真正要攻擊的是誰。

一個混沌風行的身體驟然被刺穿，可是，一把全速揮動的混沌風語的刀，卻也在雲暮煙的肩膀上劃上了一下。

雲暮煙顧不得傷勢，一擊得手，又再發動殺戮千影，瞬間又分出來許多幻影，與剛才還沒有消失的殘影混雜在一起，只把一片區域填充的密密麻麻，置身其中的人彷彿轉個身就會碰上幻影分身揮動的寒光。

李天照抬起頭臉，看着交戰區域的幻影無數，卻通過氣流知道雲暮煙的真身移動軌跡，知道她下一個的攻擊目標，是剛才擊殺的目標身旁那個。

果然，緊接着雲暮煙真身掠過那個混沌風行的背後，一劍穿體，吸收了足夠的混沌之氣力量，殺戮千影再度發動，第一波釋放的幻影分身這時候才徹底消失，第三波的又飛閃了出來。

置身其中的幾個人眼裡，就彷彿站在無數鏡子的房間里，四面八方密密麻麻的全是真假難辨的幻影。

‘這些人竟然還會追她到這裏，難道是沙塵暴后循跡追上來的？’李天照見識過殺戮千影的厲害，卻一直可惜守護城進攻南邊城的時候他沒能目睹雲暮煙的成名之戰。因而他自然覺得，雲暮煙應該沒有壓力。

幻影分身接連飛閃，一個個的混沌風行接連中劍倒下，他們明明人多，但面對無數的幻影圍攻，實際上又一直在以寡敵眾。

密密麻麻的幻影阻礙下，又讓他們對於交戰的實際情況的掌握，處於遲滯狀態。

不過幾個瞬息的工夫，已經接連倒下了八個混沌風行。

可剩下的那兩個混沌風語卻並不知情。

只是，那兩個人卻很謹慎的一直保持背靠背的狀態。

幻影又一次飛閃開時，李天照通過氣流的變化，詫異的發現雲暮煙捨棄了剩下兩個的目標沒有攻擊，而是急沖拉開距離撤走。

幻影消逝，那兩個混沌風語的腳下犹如踏着疾風，飛快的追雲暮煙，其中一個叫道：“她受了傷！”

是的，雲暮煙的左臂和腿上都有好幾道傷痕，其中腿上的那條有點深，奔走間還在流血。

‘剛才局面混亂，她務求殺敵難免攻擊手段冒險激進，倒下的那些人分不出她的真身，只能有什麼手段都用的自保揮劍，大約是亂劍傷了她好幾處……’李天照看她恰好往這邊過來，當即捏着混沌之心的脖子，用手法把她弄暈了過去，而後在沙里握上劍柄。‘她若能自己應付，我就沒必要插手，若有危險，憑她幫過我，絕沒有袖手旁觀的道理！’

兩個混沌風語這時雙雙追上了雲暮煙，而她卻沒有發動殺戮千影，李天照眼看她在兩個混沌風語迅快如閃電的攻擊之下，哪怕一味的退避招架，還是接連不斷的被划傷，這情形，分明是難以應付了！

‘都說混沌風語是近身廝殺最厲害的混沌碎片力量，這兩個人的出手速度還是快的遠超尋常！身法動作，步走移動，揮劍攻擊全都有混沌之氣的力量托着，憑空比別人輕盈，又憑空多了股力量帶動……不過，若是單打獨斗，未必就比我千殺劍快！’李天照觀察着交戰情況，看雲暮煙雖然擋不住，卻退走的巧妙，讓兩個混沌風語總只有短暫瞬間的合擊機會。

終於，纏鬥中的三個人靠近過來了！

李天照猛然從沙里躍起，發動戰印絕技的同時，故意帶起大片的沙，犹如平地爆炸那般，大片沙塵罩了過去，掩藏了置身其中的他。

兩個混沌風語臨危不亂，一個繼續揮動兵器壓着雲暮煙，憑藉聽聲辨位之能，短時間的廝殺根本沒有壓力；另一個錯身站位，擋住那個混沌風語的後背，也把自己的後背對着他，手裡的兵器則帶着白光，迎着罩過來的沙塵斬去！

白色的刀光飛閃的眼花繚亂，迅快的令人根本不能靠眼睛分辨清晰。

李天照揮動孤王劍，夾帶着三色的劍光，狠狠斬了上去。

暴起的沙塵涌動了一陣，飄散落下，那混沌之心也被從沙裡帶了出來，順着沙丘翻滾着跌下去。

三色的劍光疾閃中斬上了混沌風語白色的刀光，碰撞的瞬間，那混沌風語驚覺李天照的劍勁十分強大，頓時被震的被迫後退化解餘力，以免刀勢被阻。

‘劍速上要壓混沌風語還真不容易！’李天照一劍試出混沌風語的出手速度厲害，又很高興他體印的強大帶來了力量上的優勢。

所謂一勇勝一力，一力勝十會，關鍵因素相當的情況下，他的力量卻擁有強行破開對手刀勢的巨大優勢！

李天照自然得勢不饒人，一劍之後，身形急速旋動，揮灑的三色劍光追着那混沌風語殺過去。

對手來不及重振攻勢，只能被動的揮刀招架，心中也十分吃驚李天照的劍如此迅快！簡直就似也有混沌風語那般。

可那人繼續招架，還是被劍勁震的被迫後退，還是沒有機會再穩住勢子，李天照揮動的三色劍光又攻到了面前。

如此下去，局面會越發被動，那混沌風語當即把心一橫，發動戰印絕技，剎時間揮灑的刀光中，犹如暴雨綻放那般，飛射出來一片疾光！

這是他的混沌印力量，俗稱小暴雨，就是小八面威風的意思。

可是，這到底不是八面威風，爆發的一蓬疾光覆蓋的範圍有限。

李天照一直有防備，眼看疾光亮起，剎時間又發動戰印絕技，從對手側旁一閃而過，避開了光雨的襲擊同時，拖劍在那人腰上劃了一下。

那混沌風語腰上中劍，動作間扯着很痛，又流血厲害，驚急之下，急忙腳踏疾風那般，輕盈而迅快的全速退避，嘴裏呵斥說：“孤劍你敢相助孤行人！憑此一點，我將戰印記憶送到玄天武王那邊，你就難逃重責！”

‘真有此事？’李天照並不確定，可是，他既然動了手，哪裡還會客氣，根本就沒打算放走了這個敵人。

此刻對方腰部受傷，他更是必須拿下，不說別的，只為了一個萬戰將的戰印，他也必須得手啊！

李天照腳下追趕，可對手有混沌風語的力量，這時全速退避，他也無從得手，嘴裏就說：“胡說八道！你追誰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你是敵人！”

“孤劍你休要狡辯，等你們賞罰殿收到戰印，看看他們信不信你的說詞吧！”那混沌風語繼續言語施壓，如果李天照罷手，他就能跟另一個混沌風語拿下殺戮千影，否則的話，只有撤走了。

李天照沉默不語，在那混沌風語眼裡，當然是猶豫，於是那人又繼續說：“我算你剛才並不知情，現在我們罷手，一起對付那孤行人也好，你獨自走了也好，總而言之，你若繼續動手，分明就是幫她！等你回去面對賞罰殿時，完全沒有自辯的餘地！”

“你說的，很有道理……”李天照說到這裏時，聲音弱了些，卻在這時，他又突然發動戰印絕技，帶着一串殘影，一閃掠過六步開外的混沌風語！

那人哪裡想到李天照剛剛才用過戰印絕技，這麼快又能再用！否則也不會以為這距離十分安全，突然遭遇襲擊，李天照的千殺劍又快，那混沌風語匆忙揮刀招架，兩把刀斬上孤王劍劍身的時候，他的脖子已經中劍！

李天照與那人錯身而過，停下回頭時，那混沌風語已然絕命，屍體正噴着血，朝沙地倒下去。

‘你說的有道理，可惜你沒機會帶戰印回去，更沒機會把戰印交給賞罰殿！何況，誰說我就不能自辯？’李天照斬殺了那人後，舉劍面前道：“請劍為證！我不相信敵人的話，即使他說的屬實，我如果不殺他，就會面臨兩個敵對混沌風語的圍攻……”

可是，李天照話還沒說完，卻吃驚的看見，劍上的戰印布滿裂痕！

‘怎麼會這樣？’李天照回想剛才混沌風語的反擊，確實一刀斬中了戰印的，可是，沒道理就這麼一下能把戰印破壞了啊！

‘糟了，戰印的力量真的無法使用！正在迅速散失！’李天照腦子里飛快閃過一幕幕畫面，最後，萬劍不過夾擊劍身的情景，驟然定格！

『加入書籤，方便閱讀』

# 第一百一十一章 心語、新語

是他！萬劍不過那傢伙帶的不知道是什麼裝備，必然是他的手段對戰印造成損害在先，剛才那混沌風語的最後一刀，只是讓戰印的受損擴大至破毀的程度！’李天照推敲之下，認為這是唯一的合理解釋。

但這麼一來，他此刻沒有了萬戰將戰印的力量，還怎麼幫雲暮煙對付最後那個混沌風語？

李天照眼看雲暮煙還在靠退走招架那個混沌風語的追擊，於是握着劍，把看不到戰印的那面朝着前方。

“嘖嘖，我該先拿下你們誰呢？”李天照大步走過去，一副悠然自得當黃雀的架勢，又很快把目光落在那個充滿防備的混沌風語臉上，笑說：“混沌風語難纏，還是先解決你！”

那混沌風語哪裡願意以一敵二，尤其另一個混沌風語還被孤劍殺了！

他毫不猶豫的發動戰印絕技，一閃掠過二十步外，然後，他卻看見李天照也發動了戰印絕技那般，追到了他側旁。

那混沌風語調整奔走方向，存心避免被李天照的千殺劍纏上。

而這時，一直被動防守的雲暮煙，終於再次發動殺戮千影，急沖追上那混沌風語的同時，帶着一大群幻影分身發動圍攻。

可憐那混沌風語不知道李天照沒了萬戰將戰印，一面不敢被他纏上，另一面還得應付一群幻影的圍攻。

縱使極力揮動兵器自保，卻因為要防備李天照的緣故，後背的方向被限定在了更小的範圍，頃刻間就被雲暮煙斬傷。

只是雲暮煙的攻擊也沒能夠斬結實，就被那混沌風語自保的兵器擋住後續力量，雖然受傷，卻沒有致命。

那混沌風語受了傷，靠着兵器抨擊借力，加速飛衝出去，全速疾奔逃走。

李天照跟他保持相當距離，追趕着，眼看距離越來越遠的時候，突然又再次發動戰印絕技！

一閃，堵在了那混沌風語的前頭！

三色的劍光，隨李天照的旋動之勢亮起。

但這一刻，他的心卻很緊張。

他沒有萬戰將戰印了啊！

如果這混沌風語把心一橫要從這裏突破，跟他兵器碰撞的話，一擊震不死他李天照也能把他震成重傷甩飛出去！

但是，他不能讓這人走，不冒險這麼封堵，那混沌風語就筆直的逃走，哪裡能追得上？

可是那混沌風語不知道此刻面前的孤劍只是虛張聲勢，知道他剛才單獨殺了另一個混沌風語，此刻又面臨圍攻，這人自然不敢從李天照的劍下尋求突破，毫不猶豫的改變方向跑。

如此一來，本來拉下距離的雲暮煙追上，揮劍當頭朝混沌風語斬了過去。

那混沌風語無心戀戰，預料到會有瞬間的交擊，揮動兵器擋過去，只等再次借力加速。

可是，當兵器碰撞的瞬間，那混沌風語驟然感受到異常重的下壓之力！

那股力量，震的他當場口吐鮮血，人也不由自主的跪在沙地上，直把腳下一片沙地全震的爆飛起來，一時間直把他們兩個人全吞沒其中！

雲暮煙眸光冷寒，手裡的劍亮着紫光，下斬的劍改為橫擊，速度陡然加快、一閃劃過那混沌風語的脖子！

‘竟是天王蓋世二連擊！’那混沌風語腦子里閃過震驚的念頭，揮動的刀擋住劍時，卻已經晚了。

劍過，命絕。

暴起的黃沙，紛紛飄散，落下，逐漸顯出雲暮煙一身黃沙披風的身影。

袍帽下，她的臉上掛着微笑，還有困惑。

李天照長舒了口氣，知道雲暮煙疑惑什麼，就把劍轉過來。

雲暮煙看見上面布滿裂紋的戰印，不禁笑了，說：“你膽子真大，就這樣還敢擋他面前。”

“料他沒那膽量從我劍下突破。”李天照張望着，看見還在沙丘底部昏迷的混沌之心，跑下去把她抗了上來，順便又收拾了第一個擊殺的混沌風語的戰印。

李天照等雲暮煙收拾了那幾個人的戰印武器，以及有用的東西，就一起離開。

雲暮煙帶路，李天照扛着那混沌之心，在夜色下發白的沙丘上趕路。

途中聊起，李天照才知道，殺戮千影必須靠殺敵後吸收聚集敵人戰印里散溢的混沌之氣力量，然後才能實現連續發動，這種吸收聚集是臨時的。

一旦吸收聚集的力量不足，就需要等待些時候才能再次發動。

換言之，只要有足夠多的敵人讓殺戮千影不斷擊殺聚集力量，那就可以無限發動，殺出讓人難以相信的戰果。

可是一旦遇到發動后不能迅速擊殺的對手，殺戮千影的使用就必須慎重，因為在等待下一次發動的蓄力期間，等於沒有混沌碎片的力量了。

“最後那次發動屬於強行，會導致自身的混沌之氣消耗倍增，如果再次強行，自身會非常虛弱。所以今天，多虧你幫忙。”雲暮煙說完，又展顏笑說：“你還真敢幫我？天下武王有共約，遇到孤行人偷取混沌氣珠或天心時，必須無條件共誅之。你幫我，要是被賞罰殿知道，就是死路一條。”

“難怪你前兩次不信我敢助你，原來有這原因。”李天照說著，又反問：“這麼說，你早就有取混沌氣珠和天心的打算？孤行人取這些幹嘛？又換不了功績。”

“武王要天心和混沌氣珠的力量是為什麼？”雲暮煙不答反問，拿着李天照那塊布滿裂紋的戰印打量着。

李天照當然不知道武王如何使用混沌氣珠，只能搖頭。

“製作戰印。武王不可能用自己的力量製造戰印，混沌氣珠，天心其實是一樣的東西，作用就是製造戰印。只有天心的混沌之氣濃度才可以製造萬戰將級別的戰印，黑雲境製造千戰將級別，陰雲境製造百戰將級別。”雲暮煙的話，頓時讓李天照犹如醍醐灌頂！

他終於明白，為什麼混沌之心地位特殊，又為什麼陰雲、黑雲、天境會限定功績級別。

“就是說，混沌氣珠和天心才是真正對武王重要的力量？”李天照尋思着，不由對許多問題，產生了新的解讀。

“就是這樣。”雲暮煙看李天照一副若有所思的模樣，又說：“感興趣我可以多說一些，不過，知道的太多對你可能也是煩惱。你要復活父母，就得為武王效力，什麼都不知道才能一心一意，一旦知道的多了，卻還要假裝一無所知，那滋味可不好過。”

“現在已經知道的夠多了。”李天照已經沒辦法按捺那顆渴望了解更多的心了。

雲暮煙沒有斥責武王如何，也沒有談論追隨武王荒唐可笑什麼的，只是很平靜的讓他了解了信息，至於剩下的，全是他自己去想。

這方式，只是勾起了他探尋的好奇心，卻沒有惹他產生被攻擊的反感。

“說白了也沒什麼，混沌天境只能進去那麼多人，天下武王之間有約定的人數劃分。低級戰印的戰士廝殺是為了培育和挖掘人才，那些沒有什麼價值的千戰將最好的歸宿就是種花養草。過多無用的千戰將的存在，只是在浪費武王儲備的混沌之氣力量。”雲暮煙說到這裏，看李天照李天照臉色不好，就不說下去了。

是的，這番話跟前面的不同，李天照順着思路想下去，就會顛覆他從下建立的、對武王的印象以及對許多制度的認知方式！

雲暮煙走上沙丘，手指前方，說：“那邊有綠洲。”

一身是沙，水雖然是不缺了，但如果能舒服的洗個澡，收拾收拾，不知道多幸福。

李天照走上沙丘，看見遠處真有綠洲，心情寬鬆，也就拋開了那些讓他一時不好接受的念頭，只是奇怪的問她：“你來過？”

“一個人走了不少地方，這沙漠恰好來過。”雲暮煙領路下了沙丘，靠近綠洲的時候又說：“你在這邊等會。”

“明白。”李天照知道她是要洗澡收拾，他過去了難免令她不安，就帶着混沌之心原地等着。

雲暮煙去了沒多久，那混沌之心悠悠然醒來，睜眼看了周圍，她慢慢想起昏迷前的情況，看見李天照抬手，以為又要把她掐暈，連忙說：“你等等！”

“說。”李天照確實想弄暈了她，省得麻煩。

“我知道你俘虜我為的是功績，但是，如果你放我走，你可以多得到百分之二十的功績！”那混沌之心知道此刻已經無法指望誰來救她，這才打開天窗說亮話。

“哦？”李天照不置可否，卻有興趣聽她說下去。

“天級混沌之心很少有人俘虜，當然，也是因為別人也沒你這麼大膽，拿住了混沌之心，還一個人帶着我繼續去吸收天心的力量掙更多功績。通常情況下，地級混沌之心就是直接殺死；有些手軟的，會讓我們失去混沌之心的力量，留一條命，回去拿的功績並不會少。”

“為什麼不俘虜？”李天照聽着，才明白剛拿住她的時候，為什麼她的反應那麼奇怪。

原來是以為要對她做那種事情，毀了她的混沌天心之力，因此她心情掙扎。

她不順從，得死；順從，她又不情願。

“地級混沌之心已經在所屬武王手下效力很久，有朋友，有很多難以割捨的情感，幾乎也都有自己的守護劍客。這樣的混沌之心，沒什麼可能會為別的武王忠心效力。我們發揮能力的地方又是混沌天境，如果我將來帶的隊伍進去，要害死他們實在有很多辦法。”那混沌之心說著，語氣有些緊張。

“說下去。”李天照聽明白了，黑雲境和陰雲境大多在境內，即使在邊境，只要安排俘虜的混沌之心去不了原先武王的邊境做事，那麼混沌之心即使有心，也沒機會。時間久了，也就淡了回去的念想。

但地級和天級不同，在混沌天境，確實有太多機會和指望，不管本來來自哪裡，都能在裏面遇到過去的故人。

“我不想死，也不想失去混沌之心的力量，我還想回去。而你，需要的是功績，越多越好的功績。你放了我，我保證，未來送你比今天多百分二十的功績！你要知道，一個混沌之心想害死自己人，很容易！”那混沌之心的提議，讓李天照愕然。

李天照看着她那毫無負擔的神情，忍不住質疑：“比拿住你還高的功績，那你要出賣多少個萬戰將讓我殺？”

『加入書籤，方便閱讀』

# 第一百一十二章 交易，交心

大約二十個萬戰將級的混沌劍客。”那混沌之心回答的很快，顯然在心裏已經盤算過了。

李天照不知道說什麼，二十個萬戰將級的混沌劍客！

這混沌之心，竟然能面不改色的說，她要把二十個萬戰將級的混沌劍客送給他李天照，換取她自己的安全。

“你也許覺得很難接受。但我跟你不同，你想什麼我知道，而我經歷的那些你卻不知道。我們都只是武王搜集力量的工具，明白了這一點，心裏也就不會還有什麼大義，更不會有什麼忠心。只是我也好，龍王也好，早就泥足深陷，已經掙脫不出來了。要復活那些在乎的人，就只有繼續爭取功績。哪天心如死灰了，或者累了撐不下去了，就像許多王將那樣靜守時光。我只要好好的活着，比死許多不熟悉的自己人重要的多！”

那混沌之心完全想的到李天照的感受，說罷，又深吸了口氣，稍微緩了語氣，笑着說“其實我不僅是為了活着，更為了能繼續跟龍王在一起。如果我不是混沌之心，還怎麼跟他在一起呢？又怎麼會擁有不老的容顏，擁有不死的殊榮呢？僅僅這一個理由，我就可以用無數人的命墊背！”

李天照覺得這太可怕，萬一他下一次去混沌天境遇上這樣的混沌之心，簡直是倒血霉。

可是，倒霉的是敵人，他要的是功績，又與他何干？

這提議，他確實很感興趣。

“對着劍說？”李天照反問。

“對着劍說！”那混沌之心毫不遲疑，除了劍誓，本來也沒有別的途徑能取信於人。

李天照考慮着，那混沌之心見狀，又說“你可能覺得功績高的不理想，但我要連續兩年故意跟龍王鬧不和，然後去跟陌生的隊伍。而回去的時候，他們都會死在你劍下。有心人其實都會猜到我們之間有交易，第三年絕對不會還有陌生的隊伍跟我去天境了。”

李天照顧慮的就是這個，他很懷疑，第二年還有沒有人跟她同隊出發。

“其實這交易除了功績，對你還有一個特別大的好處。就是能讓你打破常規的快速成為王將！”那混沌之心說的很快，但吐字卻很清晰。

“說下去。”李天照不得不承認，眼前的混沌之心相較於他，分明就是老薑！這些對她不利的信息，在天境里她一個字都不吐，到了這時候，才說開了談交易。而且，事實上也真的打動了他。

“我聽說過你的情況。我接下來說的，並不是針對玄天武王，而是說，天下的武王大抵都差不多。萬戰將至王將的階段，一定會被各種辦法壓上很多年。因為這是讓一個萬戰將努力賣命的最重要時期！玄天武王一定是為了讓你趕上今年的天境，想看看你的本事在天境里有多大價值，才破例讓你跨上萬戰將行列。但你想再進一步，就必須在凍婚期結束之前升到王將！否則，等待你的就是許多配婚妻子拖後腿的結果！如果我能給你更多功績，我肯定願意，但我做不到，沒辦法立劍誓啊！”

這話確實正中李天照心事，北風青雲這次，本來就是賜婚八個，慶幸避了過去，再過四年多，凍婚期結束了，他真不知道如何招架。

“放你可以，但百分之二十的功績不夠。現在我的戰印毀了，手裡空有敵人的萬戰將戰印，卻沒有戰印證明是我擊殺，回去功勞折扣嚴重。我知道在天境表現的太差，下一年就可能沒有機會被列入參加的名單。我這一次的功勞就是你，放了你走，我明年能否來天境都是問題！你不要說有多困難，我可以許你更長期限，我要多百分之八十的功績，時間，四年內！”李天照對這交易感興趣，但是，對收益不滿意。

“我……”那混沌之心一臉激動的要說話，李天照卻直接打斷她說“不談價。”

“……好。”那混沌之心考慮着，沒有辦法，只能硬着頭皮答應。

李天照身上帶的有幾個百戰將的戰印，是替奪風城裡幾個部署領的備用，還沒交過去，這時就取了一枚，放劍上，然後劍對着那混沌之心。“對着劍說！”

那混沌之心正色面對劍，把交易的內容詳細說完，立下了劍誓。

李天照取下那塊戰印，收起來，如此，就不怕這混沌之心違背諾言了。

“我現在就能走了嗎？”那混沌之心試着問他。

“我送你一段，至少要確保你不會落到別人手裡。”李天照倒不是好心，而是這混沌之心萬一被別的人拿住了，劍誓還怎麼兌現？

那可是他的巨量功績啊！

“謝謝。”那混沌之心當然覺得這樣最好，只是她不好主動提。

李天照收好戰印，又拿起壞了的那塊，想起來問她“萬劍不過是不是有毀人戰印的手段？”

“萬劍不過走的防禦路數，因此苦心鑽研了一套本事，配合他自己鑄造的一套裝備，在防守的過程中就能對敵人的兵器和戰印造成很大的破壞。敵人想迅速拿下他難如登天，如果被他擊中了兵器或者戰印，快則一兩下，慢則八九下，不是戰印毀，就是兵器折，然後就成了羔羊，任由他宰割。”那混沌之心沒有隱瞞，因為沒必要，就算知道了，至今也沒人能破了萬劍不過的本事。

“這傢伙本事獨特，反擊的手段又劍走偏鋒，真是厲害！”李天照心想幸虧發現的早，如果下一次去天境的時候才發現，關鍵時刻戰印損壞了，那才真叫麻煩大！

戰印壞了回去可以領新的，但問題是，這次來天境吸收到戰印里的混沌之氣卻沒了。新戰印，就是來天境前備存的混沌之氣標準。

李天照正想着，突然聽見雲暮煙喊了聲好了。

混沌之心不知道是誰，正疑惑時，李天照又一把將她掐暈了。

雲暮煙正在梳理長發，看李天照扛着混沌之心過來，笑着說“佔便宜的機會來了，我在旁邊看着，會不會不自在？”

李天照把混沌之心放水邊，自己跳進水裡，笑說“我給她洗澡？她想得美！一會醒了自己動手，沒叫她替我洗澡就不錯了！”

“呵……”雲暮煙笑出聲來，沒見過李天照這麼理直氣壯着不要臉的。“說的好像，你吃虧了似得。”

李天照沉入水裡，閉氣着脫了衣袍，潛在水裡收拾乾淨了，又鑽出水面，穿好了衣服，濕答答的走上岸。

雲暮煙頭髮已經梳理好了，月光照亮的臉上，覆著朦朧的白光。

李天照見她燒了火，在火堆旁坐着，架起衣袍烤着，就問她說“你取了天心的力量又能上哪製作戰印？”

“不是現成的嗎？”雲暮煙踢了踢腳邊的包袱，裏面是收拾的戰利品，她見李天照張嘴，又笑着說“故意逗你呢。你想問，怎麼把天心的力量注入戰印，並且加入記憶碎片，讓戰印能夠自行吸收混沌之氣對吧？這個不方便透露，有這能力又能幫忙的人，不願意別人知道他的事情。”

李天照尋思着，那應該是武王才有的能力吧，能做到的，不就該是武王之一嗎？

“你為什麼能進天境？”李天照覺得雲暮煙簡直就是個迷。

“你想學？”雲暮煙反問，李天照卻又想起樵夫，當初樵夫說過傳他本事，卻又說過跟孤行人學的代價。

那代價，不是他敢不敢承擔的問題，而是他沒有選擇的權力。

他要不要復活爹娘？

要復活爹娘，除了立功尋求武王的力量，還有什麼辦法？

那他，能有選擇嗎？

李天照苦笑着搖頭。“我想學，但我不敢，因為承擔不起代價。”

“這會知道怕了？幫我的時候怎麼不怕？”雲暮煙確實對李天照的舉動吃驚，她知道他的事情，也就知道功績對他而言，是意味着復活父母的大事。

李天照有一萬個理由謹慎小心，卻偏偏出人意料的出手幫她。

“……不知道。其實我事後回想，也覺得自己這麼做有失謹慎，萬一武王怪罪，我還怎麼能復活爹娘？我實在不該因為任何事情影響這件大事。更何況現在，我還多了一個妻子要復活。這就是三條命，除此之外將來如果有餘力，我還想復活一個……我挺欣賞的敵人。那就是四條命在我肩膀上了。”李天照實話實說，不想假裝救她的事情有多麼堅定不移。

“明明不說實話更好聽，你偏要說的這麼坦誠。”雲暮煙覺得好笑，又覺得正因為如此，李天照更顯得與眾不同。

因為，有的人說實話是因為想不到，可李天照是想得到卻還要說。

“你也沒道理對我說那麼多，卻說了。既然是能說心裡話的交情，我故意賺你人情，不是把你當傻瓜了？”李天照聽雲暮煙說了很多。

知道她來取天心的力量是為了製造戰印，分配給孤行人使用，其中就包括了夢中游夫妻。

“說真心話，下一次，千萬別再幫我！今天算你運氣好，戰印恰好毀了。”雲暮煙說著，從懷裡取出個盒子，打開，裏面有一顆顆顏色各異的小珠子，她挑了不同顏色的七顆，遞給李天照說“送你。回去就說，是在這混沌之心身上找到的。這叫七色心，能容納相當程度的混沌之氣。能儲備這混沌之心吸收的天心力量，讓你帶回去領功。”

“你怎麼知道我不帶她回去？”李天照懷疑她聽見了。

“你們在上風處，二十丈距離內的說話聲逃不過我的耳力。”雲暮煙微微一笑，抬頭望着逐漸放亮，光照下天空似渲染上了一溜彩光，好一番的奇光異景。

李天照也沒見過，一時也看的入神，不由說“真美！”

“是呀，天下那麼多美好的景象，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走遍，看完。”雲暮煙有感而發，她的願望，跟李天照從知道的，聽見的都不相同。

甚至是，讓他覺得愕然，卻又莫名被觸動了的新鮮……

“你為什麼會當孤行人？”

“不想被束縛，想知道自由自在的滋味。我想，走的多了，看的多了，想的多了，總有一天會知道，自己追求的是什麼。如果活着，連自己最真實的心愿都沒有了解的機會，那有什麼意思呢？”雲暮煙的聲音輕緩和動聽，跟他們初次相遇的時候不同。

李天照想，也許她的冷，本來就只是刻意堆砌的保護盔甲。而此刻，才是她原本的模樣。

李天照看着她眺望天空的神情，不由、看了很久……才覺得，雲暮煙的美麗，實在讓他印象深刻。

“我沒想過這些，從小的念頭就是殺敵立功，得到永生的殊榮，十二歲開始，只剩下復活父母的目標，在此之前，我想什麼都沒有意義。”李天照沒覺得自己苦，卻不由有些羡慕雲暮煙毫無負擔在身那般的輕鬆。

“李天照，你要復活的妻子，一定跟你很相愛吧？”雲暮煙突然這麼問，李天照有點愣，相愛這詞，除了震恭弘=叶 恭弘落，他好像是第二次聽人提起。

他們從小不說什麼相愛的，夫妻之間互相幫助患難與共，本來就是理所當然的常識，哪裡還需要多說什麼？

不論是山芊啟，還是豐吟，他們都沒說過愛這個字，無非是某些時候，會彼此詢問是否喜歡這樣，是否喜歡那樣。

至於愛，根本沒必要提。

如果功績一體，榮辱與共還不是相愛，那什麼是？

“玄天武王座下的夫妻，都……幾乎都是攜手共進，功績一體，這當然是最深切的愛和責任。”李天照覺得是這樣，理所當然是這樣。

他過去會說都是如此，可是，冰未解，火九劍，還有北風青雲的存在，都告訴他一個事實沒有都是，最多是幾乎都是。

雲暮煙沒說是，也沒說不是，只是抱着膝蓋，輕輕緩緩說“他們說玄天武王這類配婚的地方，都沒有相愛這回事。我不知道是不是，但我覺得那次你在村子里說的話挺有道理。不過，他們都說相愛是種非常熱切，極具排他性的和佔有性的東西，我覺得挺玄妙的。我想，你對要復活的妻子，應該有他們說的這些感覺吧？”

“這種說法太玄妙了。我覺得愛很明確，沒有這麼多莫名其妙的定義。”李天照實話實話，他就是這種想法，也沒有這些玄奧的體驗。

“也許是他們太喜歡誇張。”雲暮煙很無奈的一笑，看見日出更多，就站起來說“我約他們碰頭的時間快到了，先走一步，有機會再見。”

“好！”李天照其實很想跟她多呆會，覺得聊着很輕鬆，舒心。

雲暮煙戴上袍帽，臨走的時候望着他說“下次如果遇到，即使我看起來有麻煩，你也別幫我了。記着你有父母妻子要復活，而我，未必沒有辦法化險為夷呢？”

“好。”李天照目送雲暮煙留下一行足印，走上沙丘高處時，回頭了一次，然後就消失在沙丘的另一頭。

李天照猶自站那，望着她離去的方向，久久……

直到，那混沌之心又醒了過來。

李天照看着她說“這裡有水，洗乾淨了，休息一會，我們就出發。”

“我明白了。”那混沌之心走進水裡，低頭看着水面的眸子里，透着痛苦，還有掙扎。

『加入書籤，方便閱讀』

對着劍說

# 第一百一十三章 暴怒的體印

混沌之心不能行天地合之事，卻不等於沒有旁的方式。

她不想做那些事情，可是，她的拒絕，能超過對生的留戀嗎？

她慘然一笑，因為自覺，她雖然不想做，卻更不想死。

她知道已經在水裡拖了太久時間了，於是站起來，抱着衣服走出水面，做好了心理準備迎接接下來的事情。

然後——那混沌之心看見，李天照在火堆旁，手掌托着臉，坐那、睡着了……

還睡的，很香、很香……

是他太困等不了？

還是她，想太多了？

無論如何，那混沌之心只覺得，如釋重負。

她坐在火堆旁，看着李天照那年輕的臉，想着從被他俘虜至今的事情。

她想，他是太年輕了，還沒有那種便宜不佔白不佔的念想，腦子里只有功績，武王的賞賜，功績文書里榮譽的記錄等等。

現在的李天照，即使已經身負威名，卻還是個年輕的戰士。

那混沌之心看着他，慢慢想起許多年前的她，還有龍王，以及一些逝去了的故人……

是啊，她在天境混跡許多年了，天級混沌之心的她，早就離這種年輕的戰士太遠、太遠……

遠的讓她，已經忘記了，年輕戰士的模樣。

記得的，只有她們自己，以及同樣出入天境的那些王將，萬戰將們的模樣。

她記得的只有龍心這個名號。

而她曾經的本名呢？

竟然，已經忘了那麼久、那麼久了……

她的父母親人沒有永生的殊榮，老死的時候，她的兄弟姐們本事平凡，有的早就戰死了，有兩個在鎮子里當百戰將，守着份平穩度日，卻也在日漸變老。

見面的時候，也已經不喊她的本名，而是呼喊她：龍心。

龍心被李天照勾起對往日年輕時代的追憶，可想起了那些美好的，就不由自主想起那些生死離別，於是，又只剩下了哀傷。

龍王一直在堅持，相信總有一天，會彌補所有的遺憾。

龍心不知道龍王是真的至今信念不改，還是只能這麼相信下去。

她其實時常在想，復活了的那些故人，還是會再次戰死……

天更亮了。

陽光照耀沙漠。

上升的溫度讓人難受。

李天照帶着龍心走過的黃沙，留下一行順沙丘不斷延伸的足跡。

穿越了沙漠，見到了綠色。

李天照很想找客店好好休息。

可是，這裏不是玄天武王的地方，他甚至不能去大路。

穿山越嶺是避開麻煩的最佳途徑，龍心雖然許久沒有體驗這樣的辛苦，卻能夠咬牙撐住。

只是，她看見面前是六丈高的陡峭坡地，分明爬不上去，需要折返繞路。

李天照卻從取下腰帶，從中間抽出個鈎子，繼續拽出來的是一股纏繞的絲線，只見他掛上石頭丟擲出去，那鈎頭飛上去，纏繞樹身，鈎子掛着絲線上。

李天照摟着龍心，平地一躍而起，立即發動了戰印絕技，剎時間帶着她一起飛高，又扯動手裡的絲線，腳踩着支撐，那細細的線竟然承受住了！

兩個人靠那根只有筷子五分之一粗度的絲線吊著，等了片刻，李天照二次發動戰印絕技，又抱着龍心升高。

‘這是什麼材料製作，真好用。’龍心暗暗觀察，見李天照把線收回皮帶里，又默默記着他發動衝鋒的間隔時間，預備着將來能夠用上。

李天照看見前方几座低矮的山後面，分明有座山村，就說：“那裡該是天武王的邊境山村了。”

“辛苦你了，為了送我回來耽誤了半個多月。”龍心只想快點回去，到鎮子上好好睡一覺，換身衣服，然後再返回天王都城。

李天照取出雲暮煙送他的七色珠子，龍心看見，十分吃驚。“你怎麼會有七色心？”

“不是從你身上搜到的嗎？”李天照回去是準備這麼說的。

“是什麼讓你認為，我會帶着七色心？我出入天境這麼多年，有幸帶着七色心的機會只有五次。”

“路上撿的，這東西原來這麼珍貴？”李天照當然不會說真正的來歷。才意識到這東西很不尋常，那麼，雲暮煙從哪來的呢？

龍心心中猜疑，又不以為玄天武王會對李天照寄予如此厚望，第一次去天境就能給他七色心帶着？

那得是武王判斷誰一趟可以獲取遠超過尋常的天心力量，怕一個混沌之心的儲備不夠，才會授予七色心，用完就得還回去。

李天照看龍心手指點在七色心上，剎時間就有強烈的混沌之氣力量湧入其中，而且看龍心的神情，似乎還有些痛苦那般。

“會很難受？”

“七色心有強大的吸收混沌之氣作用，體內儲備的混沌之氣短時間內流出太快，全身上下都會很痛。”龍心的說明，也讓李天照對七色心的特性多了些了解。

李天照等了一會，龍心把一個七色心放回盒子里，擦着頭臉上的汗，又伸指點在第二顆上。

原本李天照還奇怪雲暮煙沒帶着包天心力量的袋子，以為她沒在天境里取多少混沌之氣。

現在看龍心操作，分明是一種顏色的天心吸收對應屬性，而且還是吸到龍心身上沒有對應的混沌之氣湧出來為止。

‘天心裏可儲備的力量很多，不知道雲暮煙取的混沌之氣夠多少萬戰將印使用？’李天照等龍心身體里儲備的天心力量都被對應顏色的七色心吸收了，看她很疲憊，就背着她往邊境村鎮過去。

龍心看着村鎮越來越近了，趴在他肩頭小聲說：“請你回去后，就說遇到人攔截，被我趁機走脫了。”

李天照沒說話，覺得她提醒的多餘，本來就約定了說詞。

村鎮更近了時，李天照放了龍心下來，示意接下來的一段路她自己走回去。

龍心一身金色的衣袍早髒的一塊塊黑，一塊塊深黃。

李天照看她模樣，想起天境里剛俘虜時候的光鮮，對比之下，她確實很遭了些日子的罪。

龍心走了沒幾步，突然又回頭，望着樹下李天照年輕的臉說：“孤劍，給你一個忠告。不要把功績的晉陞全交給武王掌控，恰到好處的甩掉拖油瓶是必須的手段。這是許多王將用多少年血淚換來的教訓，沒想明白這點、或者不能改變的，成不了王將，成了也難以如願。你好自為之。”

“感謝我一路照顧？”李天照反問，這話他記住了，但龍心本沒有立場對他說有益的忠告。

“算是吧。”龍心淡淡一笑，轉身去了。

李天照看她進了村鎮，這才放心的折返。

至於龍心的忠告，放在以前他會嗤之以鼻。

過去誰叫他甩掉山芊啟或者豐吟，他都不會那麼做。

因為他覺得，即使夫妻本該共同面對困難。

但現在，山芊啟不在了。

豐吟自己選擇了分離，而北風青雲呢？

對於李天照來說，他對北風青雲寄予希望，分明是愚蠢的行徑。

那麼，龍心的忠告，當然讓他動心。

李天照折返的路線，故意選擇了跟來時不一樣的，因為他並不相信龍心。

雖然有劍誓，但記錄的戰印現在在他身上，換言之，如果他在路上被人殺了，戰印毀了，那龍心就根本不必兌現諾言，也沒有後患。

只要李天照安全回去了，那麼記錄的戰印會放在哪裡，會否託付別人，龍心就斷然沒辦法知道了。

此刻，折返的路，對於李天照來說，並不安全。

倘若他背後沒有追兵，那也只是龍心在山村裡不能及時找到能追擊他的強大戰鬥力而已。

李天照繞走折返，走了幾天，身上實在難受，好不容易碰到有水，就下去好好洗了洗。

末了又把衣服清洗了架火烤乾，等着的時候，看見火堆旁的盒子，想了想，打開看着裡頭的七色心，他一顆顆的拿在手裡仔細打量。

李天照看珠子圓潤，也不知道是什麼材質，不同顏色拿手裡的感覺也不同。

他放下了摸着冰寒的，又拿起顆白色的。

他捧在手心裏，端詳着，又要放下去的時候，突然發覺身體里一直循環不息的高濃度混沌之氣似被觸動了那般，猛的流向他掌心，然後要从里頭鑽出來流入白色的珠子似得！

‘糟！七色心難道還吸收體印力量？’李天照大驚失色，想要甩掉掌心的白色珠子，卻發現吸力強大的讓他捏着使勁拽都動彈不得！‘不對！涌到掌心的是在天境里吸收的高濃度混沌之氣，原本體印的力量分明在往迴流動。’

李天照極盡努力的想拽開白色的珠子，可是，始終紋絲不動！

他身體里的那些高濃度混沌之氣拚命要鑽出來，湧入珠子里，可他的體印又有一股強大的吸力把那些要湧出去的力量往回拉扯，讓它們始終不能鑽出去。

這種拉鋸戰般的狀況讓李天照越發覺得難受，他越來越急切的要把珠子拽掉，可是，盒子里紅色、金色的珠子突然飛出去，雙雙貼上他的左掌，跟白色的珠子挨在一起，與之同時，那股要把他體內混沌之氣吸出來的力量也陡然兩倍增加！

這個瞬間，李天照覺得這股驚人的吸力彷彿能在瞬間把他身體里的全部混沌之氣都給抽幹了出來！

那種頃刻間就會力量全是的恐懼，讓李天照拔劍就要朝七色心斬過去！

就在這時，李天照感覺體印彷彿在三顆七色心的吸引刺激下，憤怒了那般，驟然爆發出更強大的吸力！

周圍地上的泥石剎時間紛紛被吸了過來，伴隨着還有一圈圈樹木被連根拔起，而後飛撞過來。

泥石，樹木，枝恭弘=叶 恭弘，火堆，混雜在一起，頃刻間就把李天照埋住。

李天照卻顧不得理會被活埋的滋味，只是驚喜的發現，體印爆發的強大吸力，竟然把手掌上三顆七色心裏儲備的混沌之氣給拽了出來，源源不斷的湧入他身體里，迅速被體印吸收了進去！

此刻他的體印，好像永遠都不會充盈那般，貪婪的不停吞噬着流入的混沌之氣，而那三顆七色心的吸扯之力，在體印更霸道的吸聚力量面前，全然沒了蹤影似得！

‘難道是我的千殺之力要顯露了嗎？’李天照不明所以，自然想起命運預測師當年說過的千殺之力。

突然，三顆七色心裏再沒有混沌之氣流出，似被吸幹了那般。

與之同時，李天照只覺得體印的瘋狂吸力突然變成外放之力那般，驟然釋放的力量，瞬間衝擊他全身上下，震的他眼前一黑，當場暈死過去！

『加入書籤，方便閱讀』

# 第一百一十四章 突破

李天照被體內戰印猛然爆出混沌之氣震暈了，而那些混沌之氣卻又從他身體里朝外散溢，開始散出來的是發光的霧那般，融入了埋住李天照的泥石，斷木，枝恭弘=叶 恭弘里，顏色越來越淡，緊接着又散出天空，不一會就淡的徹底看不見了。

這些混沌之氣彷彿消失不見了的時候，埋在土裡的七色心又突然亮起光芒，於是那些飄散開了的混沌之氣，又紛紛聚集了起來，迅速被七色心吸收，不多久，散溢出來的又全進去了。

片刻前，李天照的體印瘋狂吸收七色心的混沌之氣，此刻卻又散溢了許多，彷彿剛才的瘋狂吸收，只是被七色心吸收體內混沌之氣的情況所激怒。

而此刻，則是把體印里容納不下的混沌之氣又給散了出去。

最後，七色心把這些散溢的混沌之氣又吸收了回去。

體印歸於平靜，七色心靜靜躺在泥石里。

李天照被埋在裏面，體印供給的力量助他封閉與外界的連接，身體所需全靠內循環供給，如此這般昏睡了許久，他突然猛的坐起，扒開泥石，打飛了倒下壓着的樹木。

李天照連連咳嗽，抹去臉上的泥土，剛緩過氣來，就連忙在一堆泥石里找尋七色心。

‘雲暮煙送的東西，可不能給丟了！’李天照在土堆里摸索了好一會，總算把七顆臟兮兮的珠子都找到了。他拿到水邊洗乾淨，裝回盒子里時小心翼翼，唯恐剛才的情況又來一次。

但是，即使他把七色心放在掌心裏，也沒有異常情況發生了。

‘看來是天境里吸收的混沌之氣的緣故，一直沒有被體印融合，保持着原本的性質，引發七色心吸收的特性。’李天照這麼想着，邊自感覺着體印里引導出來、在身體里循環流動的混沌之氣。

‘很平穩！’李天照試着引動力量，感覺濃度很高，不由驚喜交加的拔劍出來，以為上面的戰印沒有徹底損毀，突然又能使用萬戰將的力量了。

可是，劍拔出來，他卻發現仍然沒有產生混沌之氣的聯繫。

‘竟是體印進化至萬戰將戰印強度了！’李天照大吃一驚，急忙引動更多體印力量在身體里流轉，這才確定果真是這樣！

不是他的萬戰將戰印還沒毀壞，而是他此刻擁有的萬戰將力量，完全來自於體印！

‘奇怪！上一次是戰印交給賞罰殿之後突破到千戰將的濃度，這一次是戰印毀壞。戰印為什麼會對體印的混沌之氣質性進化產生妨礙？’李天照心有疑問，卻又很快閃過個念頭，卻又立即否定。

‘體印如果跟戰印一樣強，大家就不會完全受制於戰印的力量限制……哎——我竟會如此惡意揣測！若是人人的體印都能如此迅快的提升，這麼想還有道理，但我的體印分明是因為千殺之力的緣故！’李天照拋開這些念想，迫不及待的揮劍試體印力量。

只見他揮動孤王劍，白色的風刃比過去更寬、更長，一閃就斬開坡地的半邊！

劍光閃過，卻還有一團紅光嗖的飛射出去，驟然爆開，剎時間把一片泥石燒成火紅。

李天照感覺到額頭的混沌印在瞬間吸收了流轉的體印力量，然後猛的充盈起來，在他攻擊之後，力量釋放，又突然變的空虛。

‘混沌印難道也成熟了？’李天照頗為詫異，旋即又覺得奇怪。‘我的白光氣刃才是混沌印的力量，為什麼紅光發出去時也用的混沌印里的力量？這團紅光該是混沌印的小流星火吧，難道，還有雙重混沌印之力？’

李天照又揮劍嘗試，卻發現劍上的白光氣刃的寬度依舊，長度卻不如剛才那一擊。體印流入混沌印里，可額頭的混沌印卻不能如剛才那樣把流入的混沌之氣迅速轉化，只是充盈的狀態，並不能釋放出小流星火。

‘頭一陣隱痛，這混沌印的力量果然不能連續發動。’李天照等了片刻，感覺到額頭混沌印里充盈的混沌之氣質性突然發生變化了，又再揮劍。

這一次，白光的氣刃長度又增加了一倍，讓他的劍光長似揮矛，劍光過去，果然又一團火紅的小流星飛射出去，頃刻間把一尺直徑的地面燒的火紅。

‘間隔約莫五息，跟戰印絕技一樣。’李天照突然心念一動，等了五息工夫，又發動戰印絕技，同時全力一擊，引爆混沌印的力量。

只見他連人帶劍掠過之處，留下三色的殘影，揮劍一擊，輕易掃斷兩顆樹，緊隨着飛射出去的小流星火，約莫四丈距離時，軌跡才明顯下沉。

李天照十分振奮！

本來千戰將開始，戰印力量相對就沒那麼吝惜，萬戰將的戰印力量更是寬裕，唯獨使用的多了，精神會很快疲憊不堪才是根本問題。

此刻李天照卻發現，沒有戰印，只是用體印的混沌之氣，他的精神負荷低了很多。

‘好像比用戰印力量的負荷低一半不止！’李天照很是高興，體印力量也有萬戰將戰印程度，加上戰印，他就等於擁有兩倍的基礎混沌之氣力量，以後與人兵器碰撞時，力量優勢巨大！

體印的混沌之氣消耗更低，那他將來就主用體印，把戰印當作需要破勢時的輔助，如此續戰力也能遠超尋常了！

李天照回去的路上，一如既往的在步走間揮劍練功的同時，想起來就嘗試混沌印的風刃和流星火力量，體驗着混沌碎片弱化版的特殊能力。

李天照這般林中隨意揮劍移走，時而縱躍，時而奔走，時而發動戰印絕技急沖，又時而對着虛空嘗試混沌印力量的控制。

他自小到大都是這麼練功打發時候，根本不覺得煩悶，反而一點不覺得路途漫長了。

帶着混沌之心的時候，他許多東西都不能練，只是修鍊體勁，一直都覺得憋得慌，此刻一個人毫無顧慮，恣意揮灑曲線劍，只覺得輕鬆愜意，根本不急着儘快往回趕。

時不時，李天照把萬劍不過作為假想敵。

可是，憑記憶中萬劍不過的本事，卻始終沒有破其防守的把握。

李天照也不確定兩倍萬戰將戰印的基礎力量能否發揮絕對優勢，倘若並不足以蠻橫的擊破萬劍不過的防守，那他眼下還是沒辦法取勝。

‘這萬劍不過，好像對付他的最好辦法就是不理。他的全部本事都為防守，反擊的手段也是依靠防守過程中破壞別人的戰印和兵器。但如果不攻擊他，他卻反而沒有威脅性了，他若攻擊，那套動作幅度極小的絕技套路就喪失了施展基礎……’李天照覺得萬劍不過確實令人發愁。

天境里交手的時候，李天照就被萬劍不過絕技觸動了朦朧的念頭。

一路回去，他還是要避開人群，沒有了干擾，也就開始琢磨。

‘萬劍不過的本事不知道一個人苦練了多久，我要模仿肯定不是短期能成，但我既有千殺劍的本事，如果用他的思路，雖然還比不了他那麼厲害，卻理當能迅速提升招架的能力……’李天照打亂重組各種格擋招架的動作，回憶萬劍不過格擋的動作，推敲他防守的思路，慢慢的琢磨着，整理出了不少防守時候短距離曲線格擋的路數。

‘結合千殺劍法的曲線特性，這樣的防守動作在敵人看起來，本來就是來不及擋住的情況，變向能誤導對手自以為必能得手，完全可以憑此再多一發展套守殺式！’李天照很高興千殺劍法自此又能多開一式，如此就讓那類性情特別謹慎的戰士，也有符合的招式修鍊了。

正斬式，逆殺式的基礎上，又多了守殺式，李天照邊自練劍邊自琢磨，一個人的路途更不覺得無聊。

這般快回到玄天武王領地的邊界時，李天照想起故人，決定去看看。

‘不過多繞一天的路就到百山鎮了，也不知道樵夫是否還在林子砍樹。’李天照練着劍往百山鎮方向去。

百山鎮早已撤消，十八村的人早走完了，李天照經過一座座村子，見到的都是野草。

他回想着當初剛調來這裏，每天例行巡走的日子，明明沒有多久，卻已經覺得很遠。

‘原來決定遠近的不止是時間，還有經歷事情的多少。以前在村子里長大，十幾年日復一日的修鍊，全然不覺得時間長，離開百山鎮至今，才不過兩年，卻覺得是很久以前了……’李天照看着荒廢無人的房屋，沿路揮舞着劍走着，一如當年在這裏當鎮長的時候那樣。

樵夫一直無跡可尋，突然碰到，突然又走了，本來也無從刻意找尋。

李天照一路朝呆過的鎮長居過去，揮劍走着，突覺背後有異！

他急忙發動戰印絕技，剎時間衝出去二十步的同時，迅速轉身，就看見樵夫扛着斧頭，另一手提着幾隻山雞，正看着他笑。

“還是喜歡嚇人一跳！”李天照立定時，很高興樵夫現身了。

樵夫扭頭沖側旁的山林方向示意說：“烤山雞吃去。”

“去鎮長居吃，你不知道我在山林里呆多少天了，現在就想做在凳子上，桌子旁舒服的喝茶吃飯！”李天照走了一步，又回頭，發現樵夫沒動。

“久無人住，還有什麼好去？走，還是到山上烤山雞。”樵夫說著，邁步朝上山方向走。

李天照覺得樵夫行舉奇怪，想起第一次遇到雲暮煙之後，曾經在沒多遠的山林里見到的火堆，不由推測說：“難道雲暮煙此刻就在鎮長居？你不想我跟她碰上？”

# 第一百一十五章 不是非常人

李天照說穿了樵夫的心思，他不由搖搖頭，嘆氣說：“我知道你跟雲暮煙早已認識，只是為你好，勸你跟她保持距離。”

“樵夫，其實你最好少吃山雞。”李天照突然很認真的蹦出這麼句話，樵夫只好笑着揮手說：“走走走，去鎮長居。我說那話也確實多餘，換了我是你，同樣不會聽勸。”

李天照就是這意思，當即揮着劍朝鎮長居過去。

樵夫看他還是當年那樣練劍，不由奇怪的問：“你的千殺劍法已經威名赫赫，再厲害的劍招也早該練到極致了，還需要這麼积極？”

“千殺劍法的極致可以追求卻近乎不能實現，怕是永遠練不到盡頭。”李天照知道樵夫難以理解，旁的招式都是招式，但千殺劍法每一次揮劍時，要找尋的那條最快的曲線都不盡相同。

往極端了說，些微的風速變化都會影響。所以那條最快的曲線基本沒可能保證找到，反反覆復的無止境修鍊，也不可能實現百分百。但如果練下去，也許百劍里有幾劍，甚至十幾二十幾劍都達到極致曲線速度。

看起來只是微乎其微的提升，可有這樣的空間李天照就能練下去，就會練下去。

“玄天武王得了你這個猛將，該當珍惜。”樵夫看見李天照劍上的戰印裂紋，臉上閃過一絲驚疑。“你現在用的是體印力量？”

“是啊。我覺得比戰印還好使。”

“……”樵夫臉色古怪，沉默有頃，突然說：“如非不得已，不要體印和戰印力量同使。雙倍萬戰將的戰印之力，應該作為出其不意的殺手鐧。不用則已，用則不留活口！此外再多備一個萬戰將戰印隨身帶着，許多時候可以臨時替換。”

“這話不像你的風格啊？”李天照覺得樵夫的提醒怪怪的。

“說不說在我，說多少在我；聽不聽在你，聽多少也在你。”樵夫沒打算說理由，李天照感覺到樵夫的認真，默默記住了。

鎮長居到了，門裡，雲暮煙穿一身紫衫，梳洗乾淨的長發隨意垂落，看着卻倍顯自然清麗，她正在煮茶，抬頭看見樵夫和李天照，頗為意外的問：“師父怎麼跟李天照一起？”

“我也不知道他是找我吃山雞的，還是覺得你會在這裏。”樵夫坐下端着茶杯，看着李天照的眼裡透着玩味的揣測。

“我今天才知道樵夫你心眼這麼多！這句話置我們的友情於何地？”李天照暗暗在意雲暮煙對樵夫的稱謂，師父！

樵夫是她師父？

“好好當你的晚輩，你跟師父如果是同輩論交，得罪的人就太多了。”雲暮煙示意李天照落座，給他倒了杯茶，看他抱着茶杯貪婪的深深嗅了口香氣，就說：“你要是想拜他為師，我可以替你說情。”

“我沒那勇氣，否則的話——”李天照猜測着說：“或許我能當你師兄？”

他最後的話是看着樵夫說的，因為他很懷疑雲暮煙如果拜樵夫當師父很久了的話，為什麼他在百山鎮的時候沒有遇到過。

“別打聽了。”樵夫看穿他心思，並不透露雲暮煙更多的信息。

“那就讓神秘感保持下去吧。”李天照也就不問了，雲暮煙只是笑，顯然也不想說。

李天照想起之前好奇的問題，問她：“上次忘了問你，一顆七色心儲備的混沌之氣滿了的話，能做幾個萬戰將戰印？”

“比你以為的多兩三百倍吧。”雲暮煙說的隨意，李天照卻愣住。

他以為萬戰將戰印消耗很巨大，按雲暮煙的說法，一趟混沌天境帶回去的天心力量，足夠製造很多萬戰將戰印了！

可每年玄天武王座下升上去的萬戰將才幾個啊？

“武王消耗混沌之氣的地方很多，治療殿，命運預測殿，特殊材料的加工合成，大量戰士戰印的製造和更換等等，全都需要混沌之氣。”樵夫接了話，因為看出李天照在想什麼。

“樵夫你就是能夠替孤行人製作萬戰將戰印的人吧？”李天照從確定雲暮煙在這裏起，就已經有這猜測。

樵夫從桌下的包袱里取了塊萬戰將戰印，放在桌上說：“戰印本身的製作材料都在武王的掌控中，除了武王殿，別的地方都造不出來。但有了現成的戰印，注入混沌之氣和記憶碎片的辦法，我確實有。”

“原來我真是有眼不識泰山！”李天照早知道樵夫非同尋常，可也沒想到，他有如此厲害的本事。

就憑樵夫能讓戰印‘活’起來的本事，就註定了是孤行人里備受尊重的人物。

“我只是一個孤行人罷了。”樵夫沒有被恭維的驕傲，反而對李天照說：“孤行人大多都有傷心事，興許許多言語偏激，其實多是性情中人。”

“別人不知道，你跟雲暮煙顯然是。”李天照因為邊境村的性質，對於孤行人談不上有太多好印象，再者他是武王所屬，本來也沒有對孤行人親切的理由。

只是他跟樵夫和雲暮煙已有接觸，才會下意識的把他們跟旁的孤行人獨立開了看待。

樵夫知道李天照此刻的心路狀態，並不談論太多，也不強求他立即改變想法。他知道一個在武王村子里長大的人，對武王有多少憧憬，對旁的就有多少偏見和排斥。

李天照還太年輕，學會客觀的看待問題，理智的接受許多並不喜歡的事實，這些都需要時間，也需要過程。

他們喝酒，吃烤山雞，樵夫問他們天境的經歷，聊些不同混沌碎片力量的特性，不再提些基於立場看法之類的問題。

李天照聽雲暮煙說起經歷，才知道她也真是膽大過人！

天境里進去的總人數有限制，雲暮煙在進入天境之前，就在半路襲擊了一個武王所屬的戰士，奪了戰印。

進入天境之後她遇到七色天心，就靠七色心吸收力量，碰上別的隊伍就謊稱天武王所屬的王將，就這麼吸收了三回天心的力量。

最後大混戰的時候，雲暮煙是出於好奇去的，這時喝着酒說起來，她心有餘悸的說：“最後兩顆天心真的不用去，沒去過湊回熱鬧就夠了。人都跟螞蟻似的扒天心上，擠不進去的就打，受傷了的人就跳離天心，真是太亂了！”

“下次有機會也去看看，這熱鬧別處想看也沒有。”李天照也覺得那種情況誰都難吸收到多少天心力量，但是，不去見識一次那場面也實在可惜。

“混沌之心獵手能有機會見識？”雲暮煙說著，噗哧失笑道：“我途中聽見有人說下一年去天境，得安排至少三個人時刻保護着混沌之心，防止被你這個孤劍偷人。”

“哈哈哈……”樵夫不由開懷大笑，好一陣，沖李天照翹起大拇指道：“你小子好樣的！真有當年天王劍的威風！最初天境是混戰，後來出了個天王劍，誰遇上他不是死就是重傷，然後才開始抱團，卻還是擋不住他吸收天心力量最多，第三年的時候，約定俗成了十人隊，就是制衡他的猖狂。”

“天王劍？是多久前的人物？”李天照對這些事情很感興趣。

“很久很久以前了，不提也罷。”樵夫不知想起什麼，又沒了談的興緻，卻又對李天照說：“孤劍不好混，還得有你自己的同伴才是長久之計。”

“是啊，天境里的情況確實是這樣。其實我也希望遇到合適的隊伍，奈何跟旁人的判斷總是差異太大。我急着儘快積累功績好復活父母妻子，實在不能忍受放着功勞不進取的事情。”李天照也是沒辦法。

“你如果在天王座下，就好辦了，龍王，薔薇等霸道的王將有好幾個。”雲暮煙隨口一說，李天照卻疑惑道：“說起來，我也覺得天武王座下的王將好像特別猖狂，為什麼？”

“天下武王之首當然霸道，進天境的人數也是天王座下的最多，人多也是優勢，更是霸道的底氣。”雲暮煙說著，又提醒李天照說：“龍王多少年都沒受過這種羞辱，肯定盯上你了。他的混沌霸主碎片力量厲害，帶的隊伍又是天王座下四王將隊之首，你真得特別小心。”

“聽說混沌霸主越戰越勇，越打越沒人能正面匹敵，十招之後所向無敵，真有這麼厲害？”李天照覺得這力量的特性太稀奇了。

“混沌霸主戰鬥時能夠聚集交手中的混沌之氣，化成增強自身力量和防護能力的霸體，打的越久聚集的力量越強，而且在天境這類混沌之氣濃度高的地方聚集的更快！通常只有混沌風語可能在前幾招予以重創，但龍王有天王傳授的天王劍法，即使遇到混沌風語他也不怕，幾招之後他的殺傷力和抗打擊能力提升幅度就有兩成至五成，你想想那是什麼概念？十招之後提升在八成至一倍以上，完全是橫衝直撞，肆意衝殺了。”

雲暮煙描述的如此明確，李天照不由恍然道：“還真怪不得黑虎面對龍王底氣不足，原來這龍王如此厲害！幸虧當時在天境里不方便交談說那麼多閑話，要是黑虎跟我說了這些，也許我都沒有去劫他混沌之心的念頭了。”

“龍王本來就厲害了！而天境裏面交手，又會設法擊殺對方的混沌之心，一旦死了混沌之心，一隊人都得面臨從王將掉到荒級萬戰將的絕望。龍王的混沌霸主兇猛，別人保護混沌之心的壓力大，想反攻吧，龍王背後又有萬劍不過保護混沌之心。這兩個一攻一守基本就立於不敗之地，別人誰願意觸他霉頭？”雲暮煙說到這裏，又止不住看着李天照笑說：“也就你這把孤劍不但敢，還得手了。”

“下次就不可能了。”李天照想着也覺得發愁。“如果下年還能去天境，也不知道會碰上什麼樣的隊伍，畢竟我是萬戰將，也沒什麼道理走運跟王將同行。”

樵夫喝着酒，吃着烤肉，聽他們聊，聽了這話不由笑着手指雲暮煙說：“這不是現成的嗎？你是孤劍，她為了給跟隨的那些孤行人弄戰印，明年還得一個人去天境。你倆湊一起，孤膽雙劍，剛剛好。你殺敵人半條殘命，她的殺戮千影就能還你以一敵眾的奇迹。”

李天照和雲暮煙不禁面面相覷，都覺得這提議還真讓不錯！

『加入書籤，方便閱讀』

# 第一百一十六章 我意、我決

李天照覺得他跟雲暮煙如果並肩作戰，還真是合適，只要能確保殺戮千影能擊殺敵人，就能始終維持最強的狀態；而他劍快，連續發動戰印絕技又有很強的突擊行動能力，本來就有殺敵傷敵的優勢。

只是……

雲暮煙也覺得合適，卻又覺得不妥，懷疑樵夫是喝多了，搖頭說：“被人知道他跟孤行人一起行動，會害死他。”

“戰鬥的時候李天照把戰印換上備用的，裝成是孤行人，只要不留活口就沒事。他的功績靠七色心吸收的天心力量，是實打實的，沒有戰印記憶當憑證也照樣理直氣壯，賞罰殿也無話可說。”樵夫也不知道是否真的喝多了，突然對這提議如此积極。

李天照也真對這提議動心，但是，他也確實顧慮被武王知道。

“明年再說吧。師父你肯定喝多了。”雲暮煙搖搖頭，還是覺得風險太大，不想害了李天照。

“大概是喝多了。”樵夫咬下塊肉，吃着，沒再說了。

是啊，這提議三個人都覺得好，唯一不好的是風險。

現在，還是不提更好。

李天照想起樵夫總是吃山雞肉，好奇的問他：“樵夫你一直吃山雞肉都不膩的嗎？”

“我妻子曾經愛吃，後來膩了。我想知道，我能吃多久。”樵夫的回答里，分明藏着曲折的故事。

“她在這裏？”李天照覺得樵夫的妻子，應該也不是一般的人物吧？

“我們分開很久了。”樵夫說時，目光里有一絲淡淡的哀愁，李天照就識趣的不再打聽了。

吃着，喝着，聊着。

李天照覺得很舒心，但他路上也沒睡好，鎮長居里有平實的床鋪，躺下的時候，他覺得比起石頭和吊床，不知道舒服了多少！

一覺睡醒，樵夫已經醒了。

他把戰印擺在桌上，見李天照好奇，就說：“想學這本事，隨時能來找我。”

“我是很想學，等復活了父母妻子之後，興許就來了。”李天照說罷，看了眼雲暮煙休息的房間，拎起包袱說：“不打擾你製作戰印了，有空再找你吃雞。”

樵夫也沒送他，只是對着李天照背影叮囑了句：“體印的修鍊別拉下了。”

“食髓知味，讓我停都不可能！樵夫，告訴你個秘密，其實我有千殺之力，我覺得，應該快覺醒了！而且這力量一定跟體印密切相關！”李天照滿臉的期待和興奮。

“我等着見識。”樵夫目送李天照出去，然後，臉上的笑容斂起，搖搖頭，一聲輕嘆。

李天照走沒多久，雲暮煙推門出來了，滿臉疑惑之色的問樵夫說：“師父，千殺之力是什麼？”

“世間哪有什麼千殺之力？不過，他確實有不尋常的混沌之力。將來如果真是覺醒了，卻不知道是他的幸運，還是他的不幸。”樵夫說到這裏，又看了眼雲暮煙，提醒說：“你們還是保持距離更好。”

“昨晚你喝多了主張我們並肩去天境，清早又讓我們保持距離，聽你哪句？”雲暮煙實在覺得樵夫兩頭話都說了，沒個定數。

樵夫搖搖頭道：“理性和感性的矛盾本來就貫穿生命的始終，明知道該做，卻不做；明知道不能做，卻又要做。成長就是在極盡努力的把控，可是，永遠到達不了盡頭。算了，你這種任性的小丫頭，料想也不會聽人勸阻。還準備在外面瞎晃多久？”

“什麼瞎晃！師父，我是在找尋自己的人生追求！”雲暮煙很不滿意樵夫定義的‘瞎晃’！

“是不是瞎晃先放一邊。你想清楚，把戰印帶了回去，就會有越來越多的孤行人把希望寄托在你身上，而你一旦扛起來了，還有那麼容易放下？”樵夫神情份外嚴肅。

“我知道扛起來了就是責任，但我看到他們生活的太不容易了。他們有什麼錯呢？只是希望活的自由一點，只是不想被迫接受天下武王們的那些規則束縛，他們沒想着跟哪個武王做對，只是想自由的生活！可是——天底下卻沒有他們的容身之所！他們只能在邊境村的夾縫裡，不知道哪天，邊境城市就會翻臉。”

樵夫見她情緒激動，遞了杯水過去。

雲暮煙放下了沒喝，卻也稍微調整了情緒。

“我明明可以做些什麼，師父卻讓我冷眼旁觀嗎？如果他們擁有的力量更強一些，邊境城市的千戰將就沒有能力驅逐他們，我只是希望他們能有安穩的立足之地。”雲暮煙的言語中滿是對孤行人處境的同情。

“人沒有足夠的力量，就只能選擇接受規則，選擇忍受，選擇沉默；一旦有了力量，就有李天照這樣的孤劍，就有逃離規則的孤行人，就有你這樣為了改變現狀的首領，就有了激憤的控訴。”樵夫完全理解雲暮煙的想法。

但他還是要提醒她說：“你認為想給孤行人的設想很簡單，很合理，可惜八大武王不是這麼想！人們見到老鼠了會打，會趕，卻不會把老鼠當作勁敵防範，這就是武王沒有針對孤行人的理由；一旦強壯了，老鼠變成了成群結隊的狼，武王會如何？”

“我給了他們許諾，也告訴了他們可能的結果。他們不怕，我就兌現承諾！要戰，我領他們一起戰！但我認為，天下武王難道就沒有一個、願意讓沒有危害的孤行人安穩生活在邊境嗎？”

“你一個人在外面瞎晃這麼多年，為的是什麼？結果現在，不是又繞回去了嗎？”樵夫實在不看好未來的演變。

“這不一樣！我求的是自由！他們跟我一樣，都是尋求自由的人！”雲暮煙很是激動，似乎樵夫所說，讓她絕不能忍受。

“說不說在我，怎麼決定在你。我跟你一樣，不喜歡控制別人，也不喜歡被人控制。我說再多，永遠只有一個目的，讓你清醒的知道自己的決定可能帶來的一切後果，而你要做，就必須有承擔的決心！”樵夫打開盒子，一塊塊戰印都已擺開，他神色嚴肅的注視着雲暮煙。

“我決定，我不悔！”雲暮煙沒有對着劍說，但這卻分明是她給自己的誓言。

樵夫什麼也不再說，直接引動七色心裏的混沌之氣，經秘法化作一股股，又把記憶里的功法內容轉化成記憶碎片，一併注入萬戰將戰印里。

半個時辰后，十枚萬戰將戰印，十枚千戰將戰印，許多百戰將戰印，全都一起製作完成。

“這些戰印不再受制於武王，但我還是加入了遏制體印混沌之氣濃度提升的限制。體印的秘密一旦傳開，會動搖天下武王的統治根基，你不要隨便使用體印覺醒術助人提升體印的力量，一旦有人泄露出去，就會為孤行人帶來滅頂之災！這是武王的逆鱗，萬不可兒戲！”樵夫說到此，又嘆道：“我開始就不該傳你體印覺醒術，當時擔心你的安全問題，沒想到你今日會扛起對孤行人群體的責任！”

“我會慎重。”雲暮煙覺得這秘密守的真是太煎熬了！明明體印才是力量根本，卻又不能說與別人知道。

“此事你必須慎重！一旦因此惹出麻煩，你就別想還能在外面晃蕩了。”樵夫只能反覆叮囑。

“知道了。”雲暮煙收拾好了戰印，背着就走了。

屋裡，樵夫一聲嘆息。

而後，樵夫就不見了。

李天照雖然對樵夫的秘法好奇，卻不可能去偷窺。

離開百山鎮鎮長居處，走在林子里，他想起不遠的千山城，又想起山芊啟……

屍骨都沒找到，像他父親一樣……

想着這些生死離別，李天照覺得情緒低落，於是就甩開這些念想。

玄天武王座下的戰士以沉淪痛苦為恥，以痛苦作為激勵前進、奮勇戰鬥的精神為榮。

生死離別事，只有武王賜予死而重生的恩賞才能解決，痛苦憂傷又有什麼用？

李天照計劃帶着七色心先去都城報功，決定順便去千山城看看。

千山城的事務，現在還是山芊啟的三姐在主持，知道李天照回來，很是熱情的迎接。

聊起來，山芊啟的三姐突然提起北風青雲，就聽她不屑一顧的說：“北風青雲這種配婚對象就是不可靠！跟豐收城的豐吟又有什麼差別？全都不像七丫頭那樣，真正拿你當做一輩子的丈夫看待！前段時間傳說你又失蹤，都說你是死了，沒多久，就聽說北風青雲跟你解除了關係……”

李天照知道她說這些，也是想提醒山芊啟的好。

不過，北風青雲把他的失蹤當作死亡，然後趁機解除了關係這件事情，李天照聽了，簡直想大笑三聲！

夫妻不同心，只是個名義，那還不如分道揚鑣來的好。

李天照心情特別好，在城長府吃了午飯，謝絕了盛情挽留，急着趕去都城。

山芊啟的三姐送他出城門，分別的時候，突然又求他說：“父親在豐源城的處境很難，豐氏全方位封堵父親的發展空間，又各種施壓讓豐源城裡的人不敢替父親效力。你是萬戰將，又是副州長，如果有辦法，能不能幫一把？”

“我知道了。”李天照駕馬離去，路上，考慮了這事。

可他孤劍一把，殺敵立功他有辦法有膽識，敢拼敢殺敢冒險。

但這內里的權力爭鬥，他能如何？

‘千山城城長待我不薄，又是啟的父親，我應該助力一把，只是，豐吟為首的豐氏視他為武王插的釘子，絕不會對他客氣，我這個沒實權的副州長該如何幫忙……’李天照琢磨着這事。

回了都城，李天照進內城的路上，見到的都是驚奇的注視。

但他也不是第一次被人誤以為戰死了，去了候王殿，竟然碰到霸王劍！

看見李天照走進去的時候，霸王劍眼珠子瞪的都快掉出來了。

# 第一百一十七章 所謂不打不相識

霸王劍身邊還有一個女人，一刻也閑不住似得，不停的說話，還不許霸王劍不理她，否則就使勁搖他胳膊，拽他衣服。

“他是不是孤劍李天照？這麼年輕的萬戰將，是他吧？不是死了嗎？怎麼又活了！哎，你快說話呀！”

霸王劍回過神后，想擠出個應付場面的微笑，卻發現，表情僵硬的沒法假笑。

李天照坐下，看着他說：“真巧！想到你霸王劍在天境里費心清理的乾淨，這事，我真不知道將來怎麼回報。”

那女人聽了高興的搖着霸王劍胳膊追問：“你幫他清理什麼了呀？我怎麼沒聽你提起過？哎，你倒是說呀。”

李天照估計這位就是天境里別人提過的，非同一般的拖油瓶？

“孤劍難道不知道原因？現在人人都知道我霸王劍被人從三步距離劫走了混沌之心，還連人怎麼丟的都不知道！當笑柄的滋味，你試試？”霸王劍並不怕李天照，說開了，本來也無所謂，他們都心知肚明，仇是早結下了，只看誰有機會整誰。

那女人於是不說話了，終於知道他們倆的真正關係。

“明知道是誤會。即便是給你帶來麻煩，一而再再而三了，竟還能理直氣壯的起來？”李天照覺得霸王劍小氣就算了，為誤會如此惡毒，不知道哪來的底氣。

“……”霸王劍不怕跟李天照爭吵，卻聽他這般說，臉上卻有些掛不住了。畢竟事實上，他是做了一次又一次上不得檯面的動作，而事情的起因又確實是誤會，如果要論理，理虧的還真是他。

“我有完，你就能了？”霸王劍見李天照沒有情緒激烈的爭吵，反倒尋思着覺得，事情若可善了，似乎也挺好，但要他認錯卻是不可能的。

李天照沒想到這麼一句話，竟讓霸王劍有了結的意思，不由也生出個想法，卻不答反問他說：“我離隊之後，你們的收穫如何？”

“找到三顆七色天心，兩次力量吸滿，收穫頗豐。”霸王劍無可無不可的答罷，狐疑的盯着李天照問：“天境里聽說你劫了龍王的混沌之心，怎麼辦到的？”

“運氣。”李天照轉而又問霸王劍：“你對收穫很滿意吧？”

“……”霸王劍沉默有頃，才說：“收穫不錯，很滿意又談不上。當時我們可以襲擊龍王，二十個沒任何道理怕他，黑虎謹慎有餘，勇氣欠缺，下一次我是不想跟他碰上同隊了。”

“咱倆當隊友的話，就沒必要為些誤會互相為難了吧？”李天照就是想確定霸王劍的想法。

雖然他不喜歡霸王劍的小氣，但坦白說，他們配合起來挺不錯。如果霸王劍有進取之心，能發展成天境里的搭檔，當然可以前事不計；如果不能，那他也沒必要跟霸王劍和解了。

“你不是想騙我同隊，找機會報復吧？”霸王劍也為這提議動心，可是，卻難免有顧慮。

“我李天照要麼不和解，明明白白的報復；要麼和解了，就不提往事。我還沒怕你繼續背後捅刀，你反倒顧慮重重了？”

“……提議倒不錯，但為了彼此放心，下次結伴的時候一起對着劍說。”霸王劍答應了，卻還是擔心。

“就這麼說定了。”李天照沒意見。

霸王劍的混沌碎片力量跟他配合不錯，能當隊友，就沒必要前事計較了，搭檔掙功績更重要；倘若當不成隊友，那再當仇人也不遲。

立下約定，霸王劍的神色果然輕鬆了許多，兩個人看對方也都開始順眼了。

隨意聊了沒幾句，賞罰殿來了個人，霸王劍的妻子要拽他一起去，他卻說：“我跟孤劍還得聊聊下回去天境的事情，你去就行了。”

“那好吧！”那女人這才沒纏，跟着賞罰殿的人出去了，又突然回頭說：“孤劍抽空去我們城裡玩呀！”

“啊，好……”李天照覺得她倒是熱情的很，這一點上跟山芊啟有點相似。

那女人去后，霸王劍一副如釋重負的模樣。

“你陪她來領戰印？”李天照隨口問了句，卻見霸王劍表情抽搐，幾乎咬着牙說了句：“她降到百戰將，來換印。”

“你不是剛得了天境的功績么？”李天照覺得奇了，尋思着難道看走眼了？霸王劍的妻子也去戰鬥？

“她領頭，幾個女人一起建了座城！這趟天境的功績還不夠填，她得降印。”霸王劍說時，表情很麻木。

“建了個城？”李天照懷疑是不是聽錯了。

“你沒聽錯，南州資源豐富，功績能做的事情比北邊多，建城的事情雖然不多，但也不是獨此一例。”霸王劍的心情之痛苦，李天照不理解，但他覺得，如果他的妻子干這種事情，他估計要瘋！

“這種大筆功績支出，你也同意？”

“誰同意了！”霸王劍氣不打一處來，憤然怒道：“幾個女人同意了，投票權就佔了大多數，我答不答應有屁用！”

李天照懂了，難怪霸王劍突然又去天境里掙功績，原來是被逼的。

難怪他謊稱霸王劍的時候，敵人的萬戰將說他有個非同一般的拖油瓶妻子……

用功績建了個城當家，李天照都不敢猜測那得花掉多少。

霸王劍自顧緩了一會，情緒調整過來了，看着李天照說：“你多走運。凍婚五年，這次又碰上唯一的拖油瓶主動跟你解除關係！這期間你要是不鼓着勁掙功績上王將，等凍婚期結束了，一口氣賜婚十幾個妻子都有可能，還個個都有背景，令你得罪不起，也輪不着你管束！到時你就知道什麼叫痛苦了！”

“什麼痛苦呀？你們在聊什麼呢？”霸王劍的妻子回來了，帶着‘新降級’的戰印。

霸王劍深吸了口氣，瞬間變換了臉色，微笑着說：“說戰士的痛苦。完事就走吧，都城裡的朋友還等着一起吃飯。”

“嗯嗯。孤劍要是沒事，一會去武王樓找我們，一塊吃飯呀！”霸王劍的妻子倒是熱情的很。

“下次吧。還有急事。”李天照推了，霸王劍猜他也不會喜歡，怕妻子熱情糾纏，就說：“孤劍剛回來，奪風城一堆事，哪有閑心吃飯喝酒啊！”

“哦……那說好了，下次一起喔！”霸王劍的妻子這才作罷，高高興興的挽着他胳膊去了。

李天照挺同情霸王劍，如果換了是他，攤上這種事情，又能怎麼辦？

‘看來凍婚期不能升上王將的話，將來就難了！’李天照盤算着這趟功績，還有龍心那的。‘這次龍心吸收的天心力量也不少，換做團功的話夠荒級萬戰將每人升大半級了，我拿獨功，可以升三級。如果每次天境都有這種收穫，王將指望很大。只是下一次，哪裡還能這麼走運拿這樣的獨功？提升的功績又越來越高，凍婚期結束前想上王將，實在看不到明確的希望……還得指望蝴蝶劍功績積累的更快……’

李天照在候王殿考慮着自己的事情。

武王殿。

賞罰殿殿長收到李天照的報功，就去求見武王，回報了情況，末了，嘆說：“武王英明，我以為他在混沌天境難有作為，沒想到竟會如此厲害。這次吸收的天心力量獨功，接近於混沌之心帶領的一隊人了，還帶回來了枚萬戰將的戰印和身份牌。他的戰印被打壞，照說可以啟用特殊條例，功績折扣不該太大。”

“按這勢頭，就不止是你猜錯他凍婚期結束時的級別了。”迷霧中，武王的聲音聽起來不甚高興。

賞罰殿殿長知道他有責任，當初他可沒有勸過武王無視凍婚事情的啊！

現在又不好推翻決定，眼看着李天照的功績繼續這麼衝下去，真有直接躥上王將的可能，於是說：“下一次天境先讓他歇歇？”

“那要他何用？”玄天武王含怒質問之下，賞罰殿殿長不敢作聲，知道他會錯了意。

李天照的功績要壓，可是，也不能耽誤了他發揮價值，他有本事一個人從天境裡帶回一支混沌之心隊伍才能得到的天心力量，讓這樣的萬戰將閑着，簡直是浪費。

進入天境的人數有約定俗成的分配，李天照這樣的，一個人頂十個人的價值了，等於玄天武王的配額憑空多了九個人。

“啟稟武王，我調查了下李天照父母的情況，他們都是非常優秀合格的戰士，一心奮勇殺敵，只為報效武王，即使死而復生，想必還是一如既往的勇猛，不會辜負了他們搏命鴛鴦的名號。假若李天照能夠繼續氣勢如虹，不久的將來複活了他的父母，一家三口更會积極拼殺，那時武王再獎賞他的忠勇，也不遲。”賞罰殿殿長換了個思路。

“下去吧。”玄天武王不置可否。

賞罰殿殿長徑自去了，旋即讓人把功績文書送到李天照手裡。

“恭喜萬戰將再創佳績！繼二十歲的洪級萬戰將之後，第一次去混沌天境回來，竟然就能帶回驚人獨功，一舉升至黃級萬戰將。可惜你讓天武王座下的天級混沌之心走脫了，下次直接擊殺，不必俘虜，功績相當，而且武王一定會特別高興！這次若有此功，萬戰將的就能升上地級了。”

“慚愧！”李天照覺得這是明明白白的欺瞞武王和賞罰殿了，過去他都不敢相信自己會做這樣的事情。

可是，龍心提議時，他想到多百分之八十的功績，還有凍婚期時險些一次多了八個妻子的事情，他卻沒辦法拒絕。

此刻李天照不由捫心自問：‘是我對武王的忠心變了嗎？還是……我本來要的就是功績，就是為了復活父母妻子，其實根本沒有對武王的忠心？’

這樣的自我審視，讓李天照很難受，他覺得不是，從小大家都理所當然的忠於武王，為那神奇的死而復生力量，為那賜予人永生不滅的能力……

為了大家都知道的說法：如果沒有武王，大家就沒有安定的生活，早就被別的武王的人屠戮殆盡……

可是，李天照現在卻已經明白，事實並非都如此。

那他曾經忠誠的基礎又何在？

『加入書籤，方便閱讀』

# 第一百一十八章 不盡如意

我就是為了功績，就是為了復活父母妻子！我的內心是這樣，又有什麼不敢面對？武王之間的勢不兩立既然都是謊言，都是故事，我又如何還能如過去那樣對武王無條件相信？’李天照不想給自己找那麼多借口，更不想欺騙自己，他現在的內心是這樣，那他就該承認自己是這樣！

賞罰殿的人說了一氣，末了又說：“武王很欣賞萬戰將的忠勇，這次你繳獲回來的七色心，武王準備下一年還交給你，期盼你再創佳績！”

“萬戰將李天照必全力以赴！”對於李天照來說，這真是意外之喜。

他沒有地級混沌之心，天蒼祈願她們還不知道什麼時候能升上來，有了七色心在身，至少能確保他不會進天境里白晃一趟。

賞罰殿的人把戰印交給李天照，又特意告訴他說：“萬戰將的戰印不比尋常，硬度超過正常一倍！向來只有特別忠勇的戰士才能得到如此優待啊！”

“我必極盡全力奮勇殺敵，獲取天心力量，不負武王的期許！”李天照高興的收下了，但他想起樵夫的話，又覺得武王賜予的戰印對他來說，好像是種束縛。於是又問：“我申請多備一枚戰印的事情，不知殿長如何決斷？”

“萬戰將戰印向來是帶回損毀的，更換新的，萬戰將的請求不合常規，殿長也不能答應。”

李天照不由暗想，早知道當時別把那個混沌風語萬戰將的戰印交上去，而是請樵夫幫忙注入混沌之氣。‘怪我當時想着換功績，又以為可以申備用，結果因小失大了。’

李天照覺得他在這類事情上太小家子氣，實在需要糾正認識，現在混沌風語的戰印已經交上去了，換的功績是不少，因為他的戰印確實損壞了，沒有像平時缺少記憶碎片為證那樣折扣非常多，有正常的八成功績。

可是，他想用多一倍的功績也換不來一枚備用的萬戰將戰印啊！

下次天境的時候，按樵夫的提醒，沒有備用戰印的話，他就得避免使用雙倍萬戰將戰印的力量。相較於這次上交的功績，雙戰印能在長久的未來發揮關鍵的作用，顯然價值更大。

‘只能寄望於下次去天境里殺敵弄戰印了！’李天照也知道這事不容易，他這趟在天境裏面也沒能擊殺敵人。

離開候王殿，李天照回了趟都城的府邸。

蝴蝶劍不在，但這段時間她的基本情況，每次都有留信說明。

從行程記錄來看，蝴蝶劍是真的很忙，畢竟有震恭弘=叶 恭弘落和天蒼祈願照應，愁的不是沒事情做，而是她一個人分身乏術，基本無間歇的連續作戰也總是要眼看着機會白白浪費。

不過，蝴蝶劍沒有訴苦，信里的言語間全是興奮激動，李天照讀着彷彿都能想到她的神態。

屋裡還有奪風城，守護城，望天鎮送來的定期信件，都是彙報情況。

李天照看了大刀客送的信時，心不由自主的揪起！

‘夫人誠意拳拳請大傢伙幫忙，我拿副州長的交待擋了……’

‘夫人又一次邀請，我雖然擋了，但弟兄們覺得閑着也是閑着，又覺得夫人不是外人，給她幫忙做點事情也是功績……’

‘夫人第五次邀請助力，她現在勢頭良好，城長又有被她壓一頭的衰弱之態，我記着副州長的命令拒絕了，但有弟兄被夫人說動，替夫人說話，大傢伙的心思不太穩……’

‘外間謠傳副州長犧牲，弟兄們人心惶惶，找夫人打聽，她也說不知道，只說按常例副州長早該回來了……’

‘有一些弟兄在替夫人做事了，不願意聽我的勸說……’

‘剛回來不久的弟兄們又走了一半，物是人非，他們不復過去的團結一心……’

‘弟兄們都不願意送信去都城，勸我早做打算，我也不知道副州長到底還會不會回來。聽說北風州州長想讓夫人結束跟副州長的夫妻關係，有心安排夫人跟下一任州長人選配婚……’

李天照迅速翻閱信件，北風青雲走了他很高興，但是，他臨行前不讓大家做事，就是怕被北風青雲拿去當炮灰使，因此他飛快瀏覽後面的信件，唯恐好不容易培育的戰鬥力付諸東流。

但是，最後一封信是五天前送來的。

從時間看，大刀客似乎對他的生死也沒有了信心。

李天照這時候才體會到群龍無首的影響，也才知道，他一個人和帶着一群人的差別。

對他來說，這點時間沒什麼大不了。

但對於跟着他的那些戰士來說，卻度日如年，每天都因為沒有消息而煎熬，從開始的堅信他能回來，到最後一天天的失卻信心。

但是，他很自信的這群戰士，意志力只有這種程度，還是讓李天照覺得很失望。

李天照看了守護城的，望天鎮的，情況沒有奪風城那麼嚴重。

望天鎮的大傢伙自在一方，說不做事他們就如過去那樣度日，並不焦急，只是聽說李天照出事之後，送來的信里也有擔心，卻沒有如奪風城裡那般焦躁。

守護城那邊帶隊的信里情況來看，開始都還安定，也是因為聽說李天照出事的消息，又等了些天沒好音信，有的人着急了，帶隊的隊長就讓大傢伙先找些混團功的事情做了兩次。這般等着李天照的音訊，雖然焦急，倒也沒有離隊的情況。

只是最後送的信說，守護城城長守忠對他們拋橄欖枝，還有些戰士衝著千殺劍法想入隊。領頭的都拒絕了，卻不知道李天照到底何時回來。

這些情況在李天照腦子里過了一遍又一遍，有的讓他欣慰，奪風城的情況卻讓他很覺得失望，雖然理解他們，卻總覺得距離他的預期太遠。

李天照一個人在府邸里考慮着這些事情，突然有人敲門。

“李天照，你在嗎？聽人說見到你了，在屋裡嗎？”

“豐吟？”李天照頗為詫異。

他開門看見，外頭立着的豐吟，一身白衣如雪，唇色殷紅，全不似慣常的戰裝打扮，左手抓着劍，髮飾打理的複雜麻煩，又有華麗卻累贅的髮飾。

“很奇怪吧？”豐吟笑着往屋裡走，看院子里不少落恭弘=叶 恭弘，亭子的桌椅都是灰塵，顯然是許久無人打理，不禁搖頭說：“好歹是萬戰將了，請個人每天來打掃一次的功績總該捨得。住這裏的那個蝴蝶劍也不知道替你收拾，連個乾淨落座的凳子都沒有。”

“屋裡坐吧。”李天照看院子里的情形也是糟糕。

豐吟聽了卻咬着下唇問他：“你想什麼歪心思呢？”

“……那我擦擦。”李天照暗覺冤枉。

“真不解風情。你不是應該坦率承認有壞心思嗎？難道還要我主動承認，來找你帶着那些念想呀？”豐吟推門入屋，發現上次塌了的床換了新的，坐下試了試，笑說：“這次不會塌了吧？”

“別撩我了，你在都城忙什麼？”李天照以為豐吟是湊巧在都城，不料她卻說：“我是特意在都城等你。聽說北風青雲主動跟你解除關係了，我就來了，等你這麼多天，總算把你盼回來了。”

“你想說，不是只有你會這麼做？”李天照想倒茶，發現沒熱水，乾脆開了壇酒倒着喝。

“那可不一樣，我是為宗族壓力，她是根本沒把你放心上，急着跟北風州州長選的接任人配婚，確保北風家的影響力穩固。”豐吟說到這裏，托着下巴凝視着李天照，悠悠然說：“不說她壞話了。反正我想着，既然你又一個人了，那我來尋你，就只是我們自己的事情了。”

“這倒是！”李天照倒是贊同，豐吟聽了，臉漸漸緋紅，咬着下唇，眉目里光亮，讓人看着就心動意動，以至於身動……

好一番狂風暴雨，又轉做了風吟雲纏，終於又歸於風平浪靜，都倍覺滿足愜意。

聊起了眼下的狀況，豐吟聽李天照說了奪風城的境況，知道他心情，就說：“你不能對他們要求太高了。如果他們都似你一樣有膽識有本事又能力，為什麼還要跟着你？都學你當孤劍得了是不是？你領着他們，就得接受和包容他們存在的一些不足和缺陷。他們跟你的時間不長，服你的威名，卻沒辦法知道你的消息，當然會有動搖！只要你人回去了，你不計較，他們就會願意回你身邊。”

“這麼想，的確是我鑽牛角尖了。”這番話聽的李天照豁然開朗，覺得確實這樣，他要求大家這麼快就對他信心滿滿，即使沒消息也堅信不疑他能回來，確實苛刻了些。

對於霸王劍那樣的，他都能因為情況而不計前嫌，怎麼對自己人反而還想不開了呢？

“如何把存在各種不足和缺陷的部屬安排到合適的事情上，讓他們做事能夠只發揮優點，缺點卻不會影響做的事情，這本來就是你的能力體現，而不是要求他們變的智勇雙全冷靜理性完美無缺。真能變那樣，也犯不着聽你指揮了。”豐吟知道李天照這方面缺乏經驗，雖有有才智有心思，但許多事情，沒有前人的經驗總結去點醒，他自己就可能要繞了彎路才能慢慢總結。

“多虧你提醒了。”李天照十分感謝。

“遇到我，本來就該是你的幸運，而不是你的災難。”豐吟今天心情很好，言語也跟過去的內斂不同。

但她這話嘛，李天照目前還是贊同的。

見李天照沒有反對意見，豐吟就說：“替你解決了煩惱，你要不要陪我在都城逛幾天？也不枉我等了你這麼多天。”

『加入書籤，方便閱讀』

# 第一百一十九章 眾人、諸事

“正好要修劍，這次戰印被打壞了，我怕劍也有暗傷，萬一下次戰鬥的時候突然斷裂，麻煩就大了。”李天照經豐吟提醒，想通了奪風城的事情，反而不着急了。

“喔……只是等新劍，順帶陪我。好吧，誰讓我沒有權力要求了呢？”豐吟故作不滿，李天照只好說：“好吧，是陪你逛幾天，順帶檢查佩劍。”

雖然這補救豐吟心知肚明是假的，卻總比他不願意說的好，她也就不揪着了。

卸下了功績的壓力，豐吟這些日子過的比較輕鬆，雖然豐氏的事情仍然多，但有豐收城城長在，她並不需要一力扛起全部。她不必天天穿着方便戰鬥的裝束，能穿着好看的衣服，收拾漂亮的髮型，帶着喜歡的髮飾，不時與人悠閑的逛逛。

這般樣的豐吟，讓李天照覺得，跟山芊啟的生活狀態有些類似了。

他不由的暗想：‘將來爹娘和山芊啟復活了，我是不是也會這般悠閑度日？’

可惜，現在李天照還不行，所以，他陪豐吟逛着時，卻仍然一如既往的練體勁，他實在有許多念頭要實踐，停不下來追求千殺劍極致的那顆迫切的心。

他們在都城逛着，竟然碰上了霸王劍，這一次，霸王劍帶着一群妻子。

見着他們，霸王劍一副恍然大悟狀，意味深長的神色，分明是明白了他為何‘沒空’。

霸王劍的妻子們和豐吟還都見過，說起來，她們都知道對方。

其中有南州某重要城市的城長家族，還有副州長，州長宗族裡的，反正家世都不一般，也就應了霸王劍描繪過的‘痛苦’。

兩邊聊了一陣，李天照突然想起天蒼山時候，他曾對震恭弘=叶 恭弘落理直氣壯說過的話。

他當時，驕傲的說，玄天武王座下沒有靠着丈夫，不殺敵不戰鬥卻悠閑享樂的事情。

但實際上，是他那時候的眼睛根本看不到。

守護城是激戰之地，多是拼殺立功的戰士，聽說的也是那種事情，守忠雖然權勢大，但他還沒有足夠的時間繁衍出相當規模的氏族力量，自然沒有這些事情。

霸王劍的這些妻子出身的宗族，都紮根在非戰之地，宗族裡的人口基數大，情況完全不同。

關於這事，李天照以前跟豐吟聊起過，當時豐吟的見解，讓他心中不服，卻又發現難以辯駁。

豐吟當時說：‘宗族的影響力又不是憑空而來，本是一代代人努力經營的結果，你看宗族後人白白享受，其實是宗族裡一輩輩的能人、替他們付出了努力和艱辛換來的結果，又有什麼不平的呢？假如你將來有子嗣，你難道不是盼着他們過的好？難道盼着他們跟你一樣去拚命？難道你希望自己活着，卻見到子女戰死在先？宗族有強盛有衰敗，沒有能永遠只享樂的事情。一個宗族裡如果沒有能力相當的人抗得起來時，就會衰敗。如果沒有宗族傳承一代代努力付出所積累的一切，那麼得不到永生恩賜的絕大多數人的拼殺立功還有什麼意義呢？豈不是都該今朝有酒今朝醉算了？’

李天照細想之下，無從辯駁。

但是，他仍然沒辦法跟這類宗族之後很合拍。

霸王劍卻應付的很好，一群妻子圍着，這個說話他微笑答應，那個又喊他，他也微笑着答應，竟然能一個都不冷落。

他那些妻子雖然不是對他言聽計從，但他表明態度的事情，她們也都依從，不贊同的也是幾個人輪番側面拉扯說笑似的推了過去，並不讓霸王劍顏面受損。

這份本事，李天照只能嘆為觀止，自愧不如了。

他只是覺得，如果有一群這樣的妻子，簡直就是天昏地暗，日月無光，愁雲慘淡的噩夢。

李天照突然想起了火九劍和冰未解，不知道這兩位千戰將混沌劍客，是否依然為各自的婚配對象煩惱。

李天照正想着，突然聽見欄杆外頭有人喊，聲音聽着，竟然像是火九劍。

他扭頭望去，真的看見天蒼靈，火九劍，冰未解三個人在下面的街道上，天蒼靈滿臉欣喜之色，正沖他揮手。

“離開一會。”李天照跟豐吟和霸王劍他們招呼一聲，直接越過欄杆跳了下去。

天蒼靈他們果然是剛出任務回來，正準備去報功，湊巧看見李天照在上面喝酒。

“正想找你呢，我跟他們倆說好了，讓他們直接轉到你名下，以後的功績就是跟你分了。”天蒼靈十分得意，李天照卻覺得很不好意思，就說：“這樣合適嗎？他們不是北風州所屬啊！”

“混沌劍客沒那麼多條條框框，想跨州挂名沒有問題，反正掛誰名下都一樣。”火九劍和冰未解沒意見，別人不能隨便跳，但他們跟天蒼靈是固定的搭檔。

說白了，是天蒼靈給他們掙功績的機會，只需要考慮天蒼靈的意願就行了。

“見到你感覺很不可思議，想想沒多久之前，我們還一起出任務，那時候你還剛是千戰將，結果現在不但成萬戰將了，回來就聽說你升到黃級萬戰將了！這勢頭，再過幾年都可能成王將！不由讓我們產生一種，跟你並肩作戰的事情，恍若夢中。”冰未解的心情，真的很複雜，羡慕是有的，卻又覺得羡慕不過來。

他們跟李天照並肩作戰過，知道他的膽識，也知道他不是故意吃獨食，而是旁人沒辦法贊同他的激進決定。

“上次並肩作戰的事情，我事後想起來很懊悔！其實我都被功績折磨的經常覺得生不如死了，為什麼在大好機會在面前的時候還要畏首畏尾？哎，可惜，不知道將來還有沒有機會並肩作戰。”火九劍時候確實懊惱，又只能怪自己。

“會有的。”李天照對此堅信不疑，他們跟天蒼靈一直一起行動，功績也積攢的很快，早晚能在天境匯合。

天蒼靈在打量飯店欄杆那立着的豐吟，這時就說：“喲，原來是跟前妻一塊呢！好了，我們趕着回去報功，可不敢打擾你們約會。”

“這两天我在都城，回頭再聊。”李天照本來就猜測他們是去報功，所以才直接下來，省得耽擱他們時間，這時自然也不會無謂挽留。

“哼！”天蒼靈哼了聲，不高興的扭頭走了，火九劍沖李天照做手勢比劃，示意他和冰未解會幫忙勸慰。

李天照覺得天蒼靈哼的沒由來，自顧回了樓上，豐吟沒問天蒼靈是誰，好像全不在意似得。

晚上回去之後，李天照跟豐吟聊起豐源城的事情。

豐吟早料到他遲早要替山家說情，就問他：“情況你都清楚，那你的意思是什麼？”

“豐源城勢力不往外發展，豐氏就不要把手伸進城裡。即使武王有你說的打算，但千山城長自己卻未必有，即使有，在豐氏的影響力面前，他也做不了什麼。”李天照就直接說了想法。

“這事我個人願意答應，但對豐氏交待不了，除非你給我一個足夠份量的理由。如果只是因為你的緣故，豐氏上下會認為我天真的不值得託付重任。因為對於豐氏而言，極盡可能的架空豐源城城長的權力就是最好、也最穩妥的方式。對於豐氏來說，為什麼要讓他緩一口氣呢？”豐吟到底是豐吟，公私明確，但話說明處，李天照倒也沒有不滿的理由。

“這我想過。事實上我本來打算以奪風城的局勢跟北風青雲交易，我幫她繼續奪取城長位置，她給我練將的便利，順帶給予豐源城相當的助力。我所以跟你說，就是不想多繞這麼一圈。我跟她達成交易的可能性幾乎是肯定的，那時候給予豐源城的助力，就不止是無侵害性的程度了。這理由，應該足夠讓你對豐氏交待。”李天照這番話說出來，豐吟眨巴着眼睛看了他好一會。

“李天照，你過去怎麼不顯顯這些本事？害我和別人都以為，你就會戰鬥，不懂利益交換。還是說，有人指點？”豐吟不由懷疑是山家的人背後出的主意。

“我就應該一直不會嗎？”李天照很無語的反問，顯然有些不快，豐吟不由笑說：“好，是我失言。既然你有這籌碼，我當然可以答應。但話說前面，山家的手如果往外伸，豐氏絕不會客氣。那時候，就算州長說話，我們也不可能拿存亡大事賣情面。”

“如果是那樣，我也沒道理再說什麼。”李天照明確了態度，豐吟也就不再提此事。

兩人這般在都城裡，相處的很愉快。

原本都盼着多呆幾天，但鑄劍師一定人因為是李天照的劍，特別照顧，提前两天就弄好了。

豐吟知道李天照沒有了逗留的理由，他着急去奪風城練將，也就不說些糾纏的無趣話，放了他走。

李天照回了奪風城，情況確實如豐吟提醒的那樣，他不計較大刀客的那些人沒抗住壓力替北風青雲效力的事，眾人就都喜出望外的回了他身邊，覺得他大度，反倒對他的命令份外遵循。

大刀客最後也等的信心快沒了，卻還是跟幾個願意陪他的老弟兄在府里閑着乾耗，並沒有直接投了北風青雲手底下，倒是讓李天照欣慰不少。

李天照來奪風城的路上就叫了守護城和望天鎮的戰士都過來，又先去整理了玫千戰將近期給的情報。

北風青雲早就收到消息，知道李天照回來，主動請他喝酒，兩人都沒提結束夫妻關係的事情，只是聊了未來的合作，還是一如既往。

李天照吃飽喝足告辭時，北風青雲就挽留說：“這裏房間多的是，你愛睡那間都行，我們多喝會，多聊會，再一起休息就是了。”

“不了，還有事安排。”李天照沒那興趣，因為他們兩個原本就不曾建立感情。

而他跟豐吟，畢竟曾經都想好好攜手走下去，將來的事情雖然還說不準，但現在兩廂情願又沒束縛，如何關係也都是他們自己的事情。

李天照走後，北風青雲惱火的一拳打爛涼亭里的石桌！

她身邊的侍女知道她難過，忙小心的勸慰說：“一個莽夫，沒什麼大不了。”

“我要早知道他會從天境帶了那麼大的獨功，肯定是分了以後再說！能讓我功績一飛衝天！這麼大的便宜竟然失之交臂！真是氣死我了！”北風青雲長吁了口氣，想起來就惱火，想起來就鬱悶！

從收到消息至今，她都沒能釋懷！

而且，她估計這輩子都得為此事懊惱！

一份白撿的巨功啊！

她竟然給錯過了！

她只怪不該聽了黑虎的說辭，就認為李天照肯定是帶着混沌之心，被天境里別的隊伍碰上，然後戰死了！

北風青雲萬分懊惱，可李天照卻心情舒爽。

以前豐吟，山芊啟分的功勞，他現在回想起來也不會覺得心疼可惜，但北風青雲如果分了功績，他肯定覺得不值當。

如今巨功獨享，他心情本來就好。

下一次天境的事情，還得近一年時間。

這期間萬戰將也沒什麼可做，李天照的計劃也就是專心練將，爭取讓他們升的更高。

可是，半年之後，李天照卻突然收到都城送來的急召。

對着劍說

# 第一百二十章 更高的目標

‘奇怪，能有什麼事情讓萬戰將做？突然說有緊急任務安排，卻又隻字不提究竟……’李天照猜測不出，卻也希望是有掙功績的機會。

他匆忙出發前，交待了大刀客，守護城和望天鎮的三路人停下休息，等他回來。

這半年時間，眾人在李天照的調度下，他所屬的人獵殺了風殺城的不少戰士，個個功績積攢的豐厚，自然對他更敬服，全都信誓旦旦的保證遵令。

李天照離開后，大刀客就領着奪風城的一群弟兄們在城裡吃喝休息，誰也不提急着做事。

大刀客一眾人不管走到哪裡，都有許多戰士看見他們自製胸章上的孤字，於是都低聲議論說：“孤劍的人個個功績飛漲，羡慕死人了！”

“是啊！那個，就那個個頭最矮，端着酒杯大大笑的那個，我認識。以前一起出過好幾次任務，大刀客喊他們回去的時候，他還邀請過我們隊長。隊長覺得孤劍雖然厲害，但怕他不長命，想等等再看。後來再找他幫忙，想跟着孤劍也沒辦法了，根本就不要太多的人。”那戰士臉上有疤，因為沒大到一定程度，去治療殿不划算，特意留到有別的傷勢一起治，說起與孤劍失之交臂，他滿臉都寫着遺憾可惜。

“你們隊長不是也後悔死了？我一個朋友說他也認識個大刀客的弟兄，大半年時間，從宇級十戰將升上了洪級萬戰將！還說不算是最快的！”

“他後悔什麼？他本來就打算在百戰將階段養老，當然不願意到孤劍手下。我還沒上百戰將啊，還想有點作為啊！現在想去也不行了，我託了那人幫忙排隊，前頭還有一萬多號人，我後面還不知道有排隊等加入的呢！”刀疤臉的漢子覺得排隊難有指望，只能徒然嘆氣。

同桌另一個喝酒的說：“我就只能羡慕了。聽說孤劍手下沒有能混功績的事，我這膽子，去了也奉陪不起。”

“混功績是不可能。他們出去作戰，都有殺同級戰士的功勞，沒有殺敵功勞的就得有像樣的助攻，否則的話就得請劍為證自動放棄團功，想當混子，下回只能一個人行動。你想想，一隊人，個個都殺了同級敵人，那跟一隊人全拿了獨功有差別嗎？升的能不快？”刀疤臉沒想着當混子，只是，加入無門。

奪風城和守護城裡，像他這樣想的戰士不知道有多少。

但如今，他們只能盼着孤劍李天照什麼時候擴容隊伍了。

入了孤劍旗下，就等同於功績飛漲，實力飛升，百戰將指日可待！

千殺劍，又被視為出則必殺的神秘絕技。

得其一招，即可所向披靡。

這樣的傳聞，在戰士中流傳廣泛。

千戰將們對此大多不以為然，正所謂眼見為實，他們少有誰能見過。

但百戰將，十戰將，在編戰士們卻對此深信不疑。

李天照到達都城的路上，遇到往來的戰士，看到他的萬紋劍，都知道他是孤劍，許多都想到他旗下，得知不能了，也希望能跟他學千殺劍的本事。

這般一路拒絕，讓李天照頗為困擾，只好用劍袋包劍，這才清凈了許多。

李天照到都城時，已經錯過了可以如入內城的時間，就先回府邸休息。

卻沒想到，碰巧蝴蝶劍在。

他們很久沒見了。

李天照從天境回來半年了，蝴蝶劍一直跟天蒼祈願和震恭弘=叶 恭弘落奔走任務，根本沒有空閑的時間。她停下來，就等於是錯過了功績不掙。

這回見面，李天照看她一身戰鬥裝充滿都城女戰士的風格，墨綠色和深綠色交疊的上衣，彷彿環繞後頸自面前左右包裹下去，腰上斜邊的短圍，加上貼身的黑色皮褲，簡潔又好看。

李天照不由自主的打量着，發覺蝴蝶劍的氣態跟過去也大有不同，眉目中的神色，不似在守護城的時候那樣，鋒芒畢露，而是透着美好的風情。

“副州長打量清楚了嗎？”蝴蝶劍掛着微笑，她也是想見到李天照的，但不敢放着功績不掙，沒事跑回奪風城，想也知道會被他狠狠訓斥，說是浪費時間和功績。

“是衣服的關係嗎？感覺腿比過去更長了。”李天照實在覺得蝴蝶劍的變化很大，看起來感覺更亮麗了。

不過，他還是更喜歡她以前那種凌厲的女戰士眼神。

“副州長孤身半年多了，莫不是想着拿我解悶吧？”蝴蝶劍嘴角含笑，這麼說，她還是鼓起了些勇氣的，這話的意思，她相信李天照肯定明白。

“知道我悶，還不趕緊說說這次的任務情況？”李天照假裝不懂，他覺得跟蝴蝶劍要是有了旁的關係，對他們倆來說都不會是件好事。

蝴蝶劍明白了，心裏頗覺失落，卻振作精神，細細說起這次去黑雲境的事情。

她說著，又突然把環繞脖子的衣帶取下，指着身上的傷疤說：“黑雲境里什麼都看不見，第一次去就碰上是邊境的黑雲境，也多虧是這樣，才沒有別的混沌劍客同行分功。找到混沌氣珠的時候碰上黃金武王的一個千戰將，刺傷了他，他也險些要了我的命。後來他帶着混沌之心跑了，我怕又遇到別人，也不敢丟下混沌之心一個人在那，沒去追……”

李天照還記得黑雲境里的兇險，那裡頭遇到敵人，他甚至覺得比在天境里還可怕的多。因為個人沒辦法掌控局面，都是摸黑賭運氣那般。

蝴蝶劍功績升的飛快，因為天蒼祈願和震恭弘=叶 恭弘落都有心幫忙，但凡邊境類的護衛任務，都喊她去，又會盡量拒絕別的混沌劍客同行。

陰雲境的時候，蝴蝶劍的運氣也不錯，功績需求量最大的天級百戰將階段，她恰好得機會殺了個敵人的同級百戰將混沌劍客，那次又先人一步找到了混沌氣珠，得以迅速突破最緩慢的天級階段。

但這些功績背後，也是蝴蝶劍意志力堅定，勤奮不懈的結果。

李天照看着她身上的傷痕，知道她是想等有別的合適傷口，再一起到治療殿。

戰士對於功績的消耗精打細算，本來就是尋常事。

這一次蝴蝶劍險些喪命。

可是，黑雲境是千戰將提升的關鍵功績獲取途徑。

“如果你累了，想停可以停。”

“說這種話很容易讓人泄氣，這可不好。”蝴蝶劍給自己又倒了杯酒，一口喝乾。“我知道你心好，不想逼迫我們，也不想利用我們掙功績卻不管我們死活。但你這麼說，本來沒那想法的也會產生那種想法！本來我們大家都對你感激，所以即使累了，辛苦了，還是會拼着一口氣，想着：‘必須對得起你的培育！’。如果說是想停下來，大家到了百戰將的時候就想停了。”

“謝謝你們。”李天照知道他們的想法，也知道，百戰將是許多戰士最初的最高奢望。

“百戰將可以享受很好的待遇了，領着一群人發號施令，混混團功，開始過安定舒服的生活。千戰將，萬戰將跟我們也沒什麼關係，想都不敢想，幹嘛還要拚死拼活呢？”蝴蝶劍說到這裏，又喝了一杯。

末了，她突然目光爍爍的注視着李天照：“但是，因為你，我們達到這個目標了，卻覺得太容易就實現了，覺得這點功績不足以回報你的培育，覺得我們跟着你，還可以看看更高的目標。”

李天照聽着，陪她一起喝酒。

“別讓我們停，那會讓我們有了心安理得停下來的理由！你該狠狠的驅使我們，把我們趕到更高的目標上！我的凍婚期還有兩年半，這期間我能飛到多高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兩年半后，我就不是自由身了！”蝴蝶劍的目光里，火熱火熱的，注視着他時，彷彿把他身體都點燃了。“這次在黑雲境里被刺傷的時候，我在想，如果當時就死了，或者下一次就這麼死了，我是不是太虧了？邊境的黑雲境我還會去，可每次去，都不一定有命出來，我想活的更自在、更洒脫！你可不可以，成全我首發

李天照不由想起，在望天村的木房子里，天蒼祈願也曾經提過這樣的要求，說過類似的話。

當時他拒絕了，即使很不情願。

因為那時他覺得，他跟天蒼祈願未來的錯差太大，他沒辦法跟她有什麼之後，還能心安理得的丟下她在村子里，獨自出發；可是，他又沒辦法因為天蒼祈願而留在村子里，枉顧復活父母的大事。

李天照不後悔，如果當初他沒拒絕，天蒼祈願就不會覺醒混沌之心的力量了，就不會走出村子，成為今天的混沌之心。

即使這不是他當初就知道的事情，但他也不後悔。

但是眼前，此刻，面對蝴蝶劍的願望，他有任何拒絕的理由嗎？

李天照迎着她那越發火熱的注視，考慮着。

門突然被人拍響！

“萬戰將在嗎？”

“哪位？”李天照頗覺奇怪，還以為是上門想加入他旗下的，卻聽外頭的人自報道：“候王殿的，聽說萬戰將到了都城，奉命請你立即往內城一趟。”

“好。”李天照沒想到如此反常，這時分正常不允許出入內城候王殿里了，此刻卻特意派人來找。

蝴蝶劍滿懷無奈，可眼前這情況，她也沒可能挽留，李天照也不可能留。

李天照匆匆忙去了內城，候王殿里，南小喬和兩個不認識的一男一女在等他。

武王殿的總務長臉色清秀，但神色冷漠，一副不苟言笑的模樣，而且說話簡單明確，彷彿多說幾個不必要的字，會浪費他很多力氣似得。

“人齊，立即出發，詳細情況路上告訴他。”

李天照領了顆漆黑的圓珠子，他不由想起進混沌天境時候的守護令，但現在肯定不是有天境的時間，這一趟到底是去哪裡？為何還要親自把令交給他，然後督促出發？

出了候王殿的路上，因為有領路的人，李天照不能詢問旁人此行的情況。

出去之後，一行四人騎上馬，飛馳疾走，也不好交談說話。

李天照甚至連那兩位的名號都還不知道，就這麼同路駕馬疾奔到天亮，才停下休息吃喝，這才能夠說話。

“不知兩位萬戰將如何稱呼？”李天照說完，南小喬就笑了出聲，糾正他說：“他們不是萬戰將，是王將！”

# 第一百二十一章 三方設陷

那兩個王將看起來都有些冷傲，男的看了眼李天照，卻沒說話；女的打量了李天照兩眼，雖然也沒露出笑容，靜了片刻，卻主動報了名號。

“王將，花刺。”

“幸會！”李天照看不出兩個王將的年齡，他們有武王賜予的青春永駐之體，但花刺王將的額頭紋了朵玫瑰，恭弘=叶 恭弘間都有尖刺凸出，很是特別。“我來的晚了，還不知道此行的任務是什麼。”

“你來的當然晚！最年輕的萬戰將，又有什麼出則必殺的千殺劍法，架子大也難免！”那男王將毫不掩飾他的態度。

李天照這才知道緣故，就說：“收到詔令一路急趕，也不知道是否臨時加了我進來，倒非有意耽擱。”

那男的王將見他這般心平氣和的說情況，倒也沒繼續說攻擊他的話了。

王將花刺就說：“本來我們早該出發，突然又說等你，據說你跟混沌暗靈交過兩次手，還都把它擊退了？”

“第一次不提，如果是別的混沌劍客也不會讓它走脫；第二次坦白說沒有交手幾招，也不知道它為何退走。”李天照估摸着是混沌暗靈變的更難對付，又或者是犯了什麼大事，此刻才會有兩個王將一起。

“不是你當初攪局，混沌暗靈成型時就能解決，也不會有今日的麻煩！”那男王將臉上有怒色。

花刺王將覺得他這話未免太情緒化，就接了句：“時至今日，僅我們這邊被這暗靈殺害的混沌之心已經有三個。大地武王，黃金武王，風武王，宇武王座下的混沌之心被暗靈殺害的加起來超過十個。”

“這暗靈是盯上野外混沌之氣濃度極高的地方了啊！”李天照想起那次陪天蒼靈吸收高濃度混沌之氣的經歷，恍然明白，這混沌暗靈從那之後，大約是一直遊走於諸如此類混沌之氣濃度高的地方，誰碰上了它，都倒了血霉！

“該啟程了！”那男王將站起來上馬，花刺王將說了句：“混沌暗靈是天下公敵，危害極大，此番是三方合力，設下陷阱，必須解決了它！我們去的太晚，就來不及勘察地形，了解環境。”

“明白了。”李天照這才知道為何這麼急。

要上馬時，南小喬故意拉後面，扯着他衣袖，湊近了說：“那男王將綽號東劍王，自創的劍法威風的很，他的混沌之心照顧他的第三十八子，特意陪同野外的任務，結果兩個都被混沌暗靈殺了。你就別跟他置氣了，傷心人嘛！”

李天照點點頭，明白了。

東劍王對他不滿，實在能夠理解。

不管混沌暗靈成形時候的事情真相如何都好，因此失卻了兩個重要的人，東劍王正值哀痛期，實在不能強求能夠如平常那般。

即使遷怒於人，也是人之常情。

上馬的時候，李天照好奇的問南小喬說：“你是地級混沌之心，怎麼還參加這次的任務？”

“這麼兇險的事情誰願意去呀？我倒霉，正好有空被排上了啊！”南小喬說完，又忙不迭的擺手說：“你不要誤會！我可沒有把你拖進來，本來沒說有你，突然又讓我們等了两天，不知道是為什麼！”

這時候，東劍王和花刺兩個王將已經催馬去遠了，李天照讓南小喬跑前面，他自己在最後。

李天照覺得，如果開始沒算上他，臨時又加上了，很可能是期間出了什麼狀況，以至於認為有他同行會更好。

否則的話，兩個王將都去了，帶上他一個萬戰將，實在不合常理。

李天照還是第一次參与三個武王合作的任務，地點也選擇了在三方交界的區域，卻不是平常會人來人往的地方。

李天照他們趕路幾天，到達了之後，不及休息，又一起探查了地形，黃昏的時候，就跟大地武王，黃金武王派來的人碰頭了。

沒想到，剛見面，大地武王和黃金武王的兩路人就滿懷戒備，質問他們為何來的人比約定的多！

“武王說過，你們隨後也有增員。”花刺估算時間，也就知道了，大地武王和黃金武王的人來的早，增援還沒到達。

“那就等人來齊了再行動！”黃金武王和大地武王的兩路人態度一致，顯然都防備玄天武王這邊仗着多一個人，另有圖謀。

“可以。”花刺沒意見，易位而處，她也會提一樣的要求。

雖然說是合作，約定的合作期內不需要彼此太防備，但合作結束之後呢？如果有機可乘，恐怕誰也不會放過，他們這邊多了一個人，肯定佔了大便宜。

於是三方各自找尋歇息的地方，這時候才有時間好好說話。

李天照也才知道，此行合作的計劃是什麼。

混沌暗靈一直出沒在混沌之氣濃度特別高的區域，而這一次，就是三方武王人為製造這樣的環境，又都各派一個地級混沌之心，設好了陷阱，等着混沌暗靈鑽進來。

三方武王座下，合計八位王將，加李天照一個萬戰將，對付一個混沌暗靈，這陣容聽起來就十拿九穩。

如此大動干戈，讓李天照不由懷疑，那混沌暗靈是不是又有什麼更厲害的本事了？

李天照問起混沌暗靈的信息，東劍王還是不願意跟他多說話，偶爾開口，也是發泄情緒類的言語。

主要都是花刺王將說，南小喬一副跟着王將走，全憑王將做主的模樣，好似也沒關心詳細的勁頭。結合南小喬在天境里的表現，顯然王將的威信不是萬戰將可比，南小喬對着萬戰將各種唯我獨尊，但在王將面前卻乖順的很。

“至今為止，你當時是唯一遇到混沌暗靈后，還能帶着混沌之心活着回去的人。”

“……”李天照明白了，那混沌暗靈現在的情況根本沒人知道，因為碰上它的全死了，戰印又會被暗靈帶走，上哪裡找信息？

“目前掌握的線索可以確定的是，混沌暗靈的混沌印力量種類一直在增加，又或者是，它有幫手。勘察的痕迹里，有三種攻擊性混沌之力，可能是混沌印，也可能是混沌碎片。”

花刺王將談的信息讓李天照位置一震，他正想找人詢問混沌印有沒有兩種並存的可能，因為他自己就是，既有小流星火，又有小風刃。

“混沌印還能有三種並存的情況？”

“你以為我們是來做事的，還是給你授課的？”東劍王果然不放過言語攻擊李天照的機會，時至今日，還沒見他對誰有過笑臉，顯然情緒仍然低落。

“也是為了任務，多說兩句也必要。”花刺王將考慮着東劍王的顏面，這話說了，才告訴李天照說：“多種混沌印力量並存的情況很少，混沌暗靈或許都有，像現在這種情況，沒有經驗可以借鑒。以前雖然有混沌暗靈成型後走脫的事情，但不會太久就被消滅了，這一個活的特別久，危害也特別大。它的力量會有什麼變化，我們不知道。”

李天照知道東劍王的狀態，就把他當透明處理，自然也不理會他那些遷怒人的情緒化言語，只是如常跟花刺和南小喬交談。

如此這般，反倒讓花刺和南小喬都對他更多了好印象，覺得他心胸寬，能體諒別人特殊狀態的特殊情緒。

於是南小喬尤其覺得李天照當了東劍王的出氣筒可憐，對他特別關心，特別熱情，有空就在他身邊，主動跟他說話，走些難行的路時，也要他拉着，扶着。

而花刺王將也因此對李天照的印象更好，願意給他講更多事情。

李天照他們休息好了，又繼續熟悉這片山林地區的環境。

開始他還奇怪，為什麼選擇這種對於混沌暗靈很有利的地形。後來才知道，濃度異常高的混沌之氣，基本上只會出現在山林地帶，或者是盆地，否則就很難聚集得起來。

那混沌暗靈早已開智，對混沌之氣又有常人不及的敏銳感知，陷阱如果不周到，恐怕會引起警覺，甚至反過來被暗靈利用。

他們這般等了两天，環境了解的差不多了，又養足了精神，大地武王和黃金武王兩邊增援的王將，終於來了。

三方的王將一起取出顆七色心，然後又使兵器擊碎了黝黑的珠子，讓戰印吸收了裏面的記憶碎片，於是戰印就擁有了短期催放七色心裏儲備的混沌之氣，並且使之凝聚周圍一片區域的‘秘法’。

李天照感覺到環境里的混沌之氣濃度在飛快上升，因為他的體印和戰印吸收的速度也在迅速攀升。

‘三顆七色心儲備的混沌之氣一起釋放，就有了上次陪天蒼靈任務時候的程度。那就是說，玄級混沌之心去一趟野外吸收混沌之氣，正常情況就等於混沌天境里找到一個天心，並且吸收一定量的程度。如此說，千戰將參与的野外混沌之氣吸取的事情，得到的功績其實被嚴重壓低了，這差事，就是萬戰將來做，也能得到不比天境低多少的功績才合理……’李天照以前沒有對比，不知道。

可是現在，他通過體印和戰印吸收的速度，又估計三顆七色心釋放的混沌之氣總量，才發現功績並不是嚴格根據混沌之氣獲取的貢獻來定的。

大地武王那邊的一個王將這時恰好對花刺說：“記得我最後一次做野外陪護的任務碰上的是你，升上萬戰將后就再沒來過。”

“我們升的太晚，比我們早一些年升上萬戰將的那些，做野外陪護任務功績仍然豐厚。”花刺也被勾起久遠的回憶，兩個敵對立場的王將隨意閑談，旁人也沒覺得有什麼不妥，說起過去的事情，反而參与話題的越來越多。

李天照聽着，了解了更多信息，而他最在意的是：原來過去野外陪護任務，也是萬戰將提升功績的重要途徑。後來萬戰將做幾乎沒有功績，變成了千戰將專屬。

‘難道武王之間調整功績、任務標準，也是商量約定好的？’李天照覺得這太讓他不舒服了！

因為他從小聽說的都是，武王之間水火不容，誓不兩立，從上至下都不遺餘力的為消滅對方拼上一切！

三顆七色心裏儲備的混沌之氣釋放完了，三方的人商量好了后，各自留一個王將帶着混沌之心在中間，其他人就保持一定距離，環繞周圍，只等着混沌暗靈踏入陷阱。

等待的期間，誰都不敢鬆懈。

中間充當誘餌的三個混沌之心，儘管覺得陣容強大，也還是難免緊張不安。

一天過去了，混沌暗靈還沒有出現。

又一個白天過去了，混沌暗靈還是沒有出現。

夜幕降臨，山林寂靜。

輪值守夜的李天照突然感覺到氣流的異常流動，於是喊醒花刺說：“它好像來了！”

『加入書籤，方便閱讀』

# 第一百二十二章 士別三日

花刺王將從夢中一躍而起，落下來時，吊床猶自在晃。

除此之外還有在晃的，是她身前的搖蕩。

李天照本來沒太關注這個，這時看見花刺穿着的戰鬥裝，才知道如此‘超凡出眾’，不由暗暗驚嘆。

“能感知戰鬥狀態時的混沌之氣的能力？”花刺兵器在手，是兩把短刺，護手呈玫瑰花形狀，金屬的恭弘=叶 恭弘間還有一根根尖刺，跟她額頭的紋身印記那般。

“啊，算是。”李天照知道這種荒級混沌碎片之力，其實跟他的氣流感應根本不是一回事。

這類感知能力，只能在較短距離內感應到強度很高的混沌之氣。簡單說就是，敵人的戰印力量完全調動了的時候，這種情況通常發生在交手的時候。

就算是偷襲人之前，沒有動手的時候，水平相當的戰士都不會調動全部戰印力量，那除了無謂增加精神負荷之外，再沒有意義。

這樣的感知特性，加上有限的距離，就註定了這類能力的混沌碎片的實用價值有限。

很少為人所在意，也是有緣故的。

李天照了解了宇宙洪荒四類特殊混沌碎片力量的情況后，明白到一個事實，所以會有戰鬥類分天地玄黃，其它都歸到宇宙洪荒，是因為非戰鬥類的跟沒有差不多。

“算是？”花刺聽了有些不滿，四面觀察着周圍，傾聽者聲響，卻沒有異常。“知道有多遠嗎？”

“這隻是我遇到危險的時候，時有時無的特別感應，基本不會錯，但從感應的強烈程度來看，敵人應該至少在百步外。”李天照說的距離打了個折，其實他根據氣流的情況，推測在三百步外。

本來這種距離他也還掌握不了更多細緻的信息，只是混沌暗靈移動的很快，即使隔的很遠，他也可以由此推斷，十之八九是混沌暗靈。

“……有這樣的奇能，那還了得！”花刺半信半疑，因為以她的見識，都沒有聽過這樣的能力。

李天照專心捕捉着氣流變化，發現混沌暗靈好像知道他們的人員分佈，在靠近到外圈一定距離后，就變成了繞圈移動，彷彿是要熟悉地形環境。

‘這暗靈已經如此厲害了？以前就覺得它的感知能力異常，我躲在樹后無聲無息，他卻料定有人那般，直接發動強力攻擊。上一次它追混沌之心，也是隔了老遠直接奔過去……他選了從黃金武王那面接近？’李天朝邁步移動，朝那邊靠近過去，花刺王將沉默的跟隨，沒幾步，又見他猛然停步，以至於她身體都直接撞到了他背上了。

“怎麼？”花刺以為混沌暗靈要過來了，手裡的玫瑰刺不由握緊。

李天照搖搖頭，低聲說“這混沌暗靈好似知道我們的分佈，我們移動，他就繞去大地武王的人那邊。哎，感應沒了。我這能力也不穩定，時有時無，無從把控。”

“照你這麼說，我們設下陷阱也沒有用了！反而還有被他分散擊破的危險。走，先去中間。”花刺尋思着要喊其他人聚集一起重新商量，在此之前，則必須確保當誘餌的混沌之心的安全。

李天照卻通過氣流，把握到混沌暗靈已經朝大地武王的王將沖了過去！

李天照未免暴露能力的真實情況，又發覺混沌暗靈的感知範圍應該比他還遠，方式或許也更獨特，也就知道，他們想過去圍攻，根本不現實。

此刻假作突然感應不到了，既顯出他特殊感應能力的不穩定、不可靠，又能試試大地武王的王將與混沌暗靈交手的情況如何。

‘兩個王將距離不遠，招的時間就能趕到對方那裡，不應該有什麼問題。’李天照這麼尋思着，氣流的變化告訴他，混沌暗靈已經撲到了大地武王的一個王將不遠的地方。

一圈八個王將環繞中間的三個混沌之心，任何一個發現了混沌暗靈，臨近的兩個都能迅速趕過去。

大地武王的那個王將在火堆旁，抱槍而坐。

突然，黑夜裡叫響了怪異聲音的大喊“頭頂上！”

那王將心下愕然，但反應卻片刻不慢，已然把這當做是提醒自己處理，迅速挺槍發動混沌煙火的力量，朝着天空全力一刺，槍頭瞬間舞起抖動着的大片殘影。

而這些殘影結合了混沌煙火的一束束飛射出去的紅光，化作覆蓋一大蓬區域的爆發，頃刻間射斷了他上方的林木枝恭弘=叶 恭弘，把周圍三棵大樹一併點燃！

同是混沌煙火的力量，這王將選擇長槍，舞動起來，跟李天照陪震恭弘=叶 恭弘落時候遇到的那個混沌煙火比起來，簡直天差地別！

爆發的大蓬火紅光束頃刻間吞沒了阻擋的枝恭弘=叶 恭弘，直衝夜空飛起。

這般威勢，倘若頭頂有襲擊落下，根本就不能避開。

可是，那握槍的王將看見枝恭弘=叶 恭弘之上墜落下來的，竟然是流星火隕般大的火球！

火球直接迎着混沌煙火的紅光光束下壓，相較於一丈直徑、熊熊燃燒烈焰的氣勢，混沌煙火那些連續不絕的光束，全都被比成了細雨那般可憐。

‘流星火！’那王將雙手握槍，隔空朝着落下的巨大火球持續不斷的發動混沌煙火之力，換了尋常，被煙火的紅光射中，就會難以反擊的承受持續不斷的後續打擊，直至倒下。

可眼前，他飛閃甩動的槍尖上噴射出去的紅光，撞上火球時，卻犹如雨滴落入湖裡。

那王將手裡的槍勢不止，腳下卻在退走。

火球轟然砸落地上，巨大的震擊力，直把山地撞出個凹陷的大坑，坑邊四面，還有一片龜裂的痕迹。

大大小小的火焰，四面八方的激射拋散，其中又有許多火球被控制引導着那般，異常密集的追着那握槍的王將紛紛飛射過去！

那王將腳下退走迅快，手裡長槍飛快擺動，槍影直把連綿不絕飛撞過來的火球紛紛擋開，挑飛，擊落。

火球急驟飛射，可槍影迅快而密集。

突然，槍尖前的火球中間，猛然閃亮一道兩丈長的白色光刃！

‘風刃！三混沌碎片之力？’握槍的王將不由自主眼睛圓瞪，驚駭之下，當機立斷的擺槍招架。

於是飛射的火球連綿不絕的打在他身上，燒的他皮膚滋滋作響時，他的混沌之氣迅速自救，撲滅了一團團着身的烈焰，這才沒有瞬間化成火人。

飛閃的風刃白光斬上那王將的長槍，異乎尋常的沉重斬擊力，直震的那王將握槍的手彷彿瞬間骨頭全碎了那般巨疼不已。

他在混沌暗靈的驚人劍勁壓力下，不由自主的猛然跪下，膝蓋落地的衝擊力直接陷入石頭裡面。

那王將一口鮮血噴出！眼看着紛飛的火球里露出來的窄臉上，寫滿了殘忍和猙獰。

那王將長槍被震的拿捏不住，被迫鬆手，卻蓄意控制力量，讓長槍在半空急速擺動着消化震力，此刻眼看混沌暗靈過來，急忙又抓住槍身，根本來不及站起來，就要舉槍招架！

可是，飛旋的白光來的太快。

不等那王將握着長槍舉起來，刃光已至，瞬間斬斷了他的脖子！

長槍猶在上舉……

四面拋散的那些火球，迅速點燃了周圍大片的林木，草叢。

火焰在燃燒，蔓延，照亮了夜空，卻照不透越來越多的滾滾濃煙。

李天照沒想到大地武王的王將竟然那麼快就被擊殺，他剛才察覺混沌暗靈靠近的時候，突然拔地而起，因此故意改變了聲音高呼提醒，恐怕那王將一個不留神糟了不測。

卻沒想到，即使提醒了，還是在轉瞬間就失卻了一個王將。

花刺和黃金武王的一個王將想法相同，最優先確保的就是混沌之心的安全，燃燒的火焰蔓延下去，他們扛得住，混沌之心卻受不了！

李天照和花刺跟東劍王匯合時，黃金武王的三個王將也都匯合在一起，兩路人各自保護着混沌之心迅速後撤。

大地武王的混沌之心還只有一個王將保護，那人把混沌之心保護在身後，雖然不情願，卻也只能迅速後退。

巨大火球砸落的響動，還有火球紛紛飛射開的方向，分明是他那邊的人，至於另一個，理所當然該是去了支援，現在什麼情況，根本不知道，但無論如何他也必須保護混沌之心先離開險地。

越來越多的樹木被火焰沾上，燃燒了起來，緊接着被火焰整個吞沒。

一陣陣的夜風，吹落了被燒斷的樹枝，拋落的枝恭弘=叶 恭弘點燃了草叢，干枝，枯恭弘=叶 恭弘，剎時間引燃了更大範圍的火紅，又燒着了更多樹木。

“你們快過去幫忙啊！迅速滅了那暗靈！”大地武王那個王將退走中急聲催促，他既擔心兩個自己人的情況，又唯恐玄天武王和黃金武王的王將故意按兵不動。

“我們不能再分散了。”此刻唯一知道情況的，只有李天照。可是他卻不能暴露他知道的有多少，又更不能沉默，只好說了這麼一句。

這混沌暗靈的意圖他已經明白，火是亂局，煙是迷障。

濃濃的煙霧之中，混沌暗靈是不影響行動的，可是，旁人有透視濃煙的能力么？

如此一來，分散開了就會被被混沌暗靈逐個擊破，完全變成了它的獵物！

“是啊，情況不明，不能再分散了。”黃金武王的王將們本也不想冒險。

大地武王的王將怒道“不要忘了！大家立過劍誓！此刻就盼着他們出事，你們好有便宜可占么？”

“既有劍誓，消滅混沌暗靈之前誰敢不齊心協力？只要他們兩個呼喊一聲，我們必然接應！現在形勢不明，當然要等。你要相信，我比你們誰都更想殺了它！”東劍王這時表現的狀態，跟遷怒李天照是完全不同，主動負擔起團結眾人的責任。

大地武王的那王將也不知道是相信他的名聲，還是知道他的混沌之心被暗靈害死，於是不再說懷疑的話。

‘哎……’李天照此刻卻暗暗嘆息，他知道第二個王將也不用去救了，根本來不及。

# 第一百二十三章 如此合作

火焰中，濃煙里，大地武王另一個王將奔火球墜地的動靜方向過去。

可是，他穿過煙火之中時，卻猛然遭遇來自背後、是的、就是來自他剛跑過的背後的襲擊！

一道飛閃的風刃劍光，毫不留情的斬斷開了他的身體。

那王將急忙回身自救的一刀，斬上了混沌暗靈的肩頭，可是，混沌碎片之力沒機會釋放，他的刀也已沒有了力量，碰上了，又隨着屍體一併落在地上。

混沌暗靈邁步在火焰中走動，他閉着眼睛，因為濃煙熏的緣故，睜着也看不清楚。

他不需要僅僅依賴眼睛，在他腦海中，有一副立體的景象，其中，有十個在移動的‘光人’。

混沌暗靈步走間，握着的長劍一次次揮動，一團團火球嗖嗖嗖的飛射出去，穿過林木之間，又或者在夜空下飛起，又拋落。

於是，更多林木，草叢被點燃。

混沌暗靈的注意力在那十個光人身上，那些在它心裏，全是增強混沌之氣的糧食！

火海，蔓延的越來越廣。

滾滾濃煙，升起的越來越高，星月之光都被遮擋，只剩焚燒一切的熊熊烈焰。

許多濃煙自樹林之間涌動着躥開，直把樹林帶入濃密的黑暗之中。

李天照他們被火海逼的不斷後撤，這樣下去，火焰不知道會燒到什麼時候，而眼下這局面，他們哪裡還是獵人？

‘這暗靈現在如此厲害，今日哪裡還能讓它上當？’李天照尋思着，覺得現在被動防守竟然是最好的辦法。

混沌暗靈連殺兩個大地武王那邊的王將，過往又一直都成功得手，肯定不會放他們走，於是就說“我提議眼下應該欲擒故縱，我們假裝退走，他一定會追出火海區域。”

“笑話！區區一個混沌暗靈，九個王將還需要怕他？都說孤劍膽大包天，劍出必殺，原來不過如此！我看你除了會放走暗靈連累旁人丟命，也就是會拿些不知道哪裡學的劍法在十戰將百戰將之流面前裝腔作勢！”東劍王彷彿還是把混沌之心和兒子的死遷怒在李天照頭上，遇到機會就不忘打擊。

只是，他之前還沒說過如此過份的話，現在當著旁人的面，反而說的如此難聽，卻又讓李天照暗覺奇怪。

花刺料定大地武王的那個王將肯定不會同意退走，於是就不無謂表態了。

黃金武王的那三個王將卻都贊成，這樣的火海，濃煙，對他們明顯不利。

大地武王的王將果然反對說“我們還有兩個人在跟暗靈作戰，你們不去幫忙，反而還說要後退，是想給暗靈足夠的時間對付他們嗎？”

“我想他們已經遇難了，否則這麼久了，一定會呼喊傳訊。”李天照不好說的肯定，只能從側面尋找理據。

但這番話本也合理，那兩個王將若不是出事，怎麼可能至今沒有喊話？不管他們是需要助力，還是遇到危險，都及時該告訴他們狀況。

可是，到底是兩個王將，這麼短的時間就被一個混沌暗靈殺了？實在又讓人難以置信！

“我也認為若非遇難，沒道理無聲無息！這混沌暗靈的情況我們至今掌握的很少，只知道他應該有風刃類的混沌碎片，現在看來，恐怕不止如此。”黃金武王為首的王將這時說起，彷彿是希望大家敞開心扉的共享情報。

“我們知道的都說了！至於你們知道多少，說沒說，那是你們的事情！現在的情況，我必須退出行動，確保混沌之心的安全，告辭！”大地武王的王將拉着混沌之心就走，李天照連忙挽留說“慢着！”

大地武王的王將猛然回身，拔劍在手，充滿戒備的盯着他們說“行動前請劍為證，都有劍誓！我們各方回了自己的邊界，才算行動正式結束。現在想搶人，你們想想違背劍誓的後果！至於說什麼離開危險，大家再商量之類的話，大可不必！此刻我退走危險，留到最後卻更危險！你們想什麼，我清楚的很！”

“還請慎重考慮。這混沌暗靈如此狡猾，你們現在離隊，極可能成為它的目標！”李天照倒是理解這王將的顧慮，問題是現在走，他覺得純屬死路一條。

“現在不走還能走？比起我們，你們有兩個混沌之心更吸引混沌暗靈的注意！該當心的是你們。”那王將拽着混沌之心逕自退走，對眾人滿懷戒備，離開一段距離了后，還要回頭看看，是不是有人跟蹤。

李天照暗覺無奈，但那王將的顧慮也對，如果事情解決了，就大地武王那邊一個王將帶着混沌之心撤走，想也知道，不管是他們，還是黃金武王的人，都肯定會跟到不違背劍誓的邊界區域，再設法留下他們。

大地武王的那個王將的真實處境就是，現在走雖然冒險，卻還有機會，因為敵人就混沌暗靈一個，等到行動結束，他的敵人是六個！

說到底，還是不存在信任基礎的緣故。

花刺和東劍王都沒說挽留的話，易位而處，他們或許也會這麼做。

黃金武王領頭的那個王將這時就說“現在看來我們對混沌暗靈的了解太少，大地武王那邊的又走了，我們還是吸收了混沌之氣，先回去復命更好。”

李天照看東劍王和花刺都沒打算透露混沌暗靈更多的情報，他心中猜測，也就不好多嘴。

“要走要留是你們的事情，但我今日，卻無論如何都要殺了這暗靈！”東劍王戰意旺盛，並沒有退縮之意。

黃金武王那邊的三個王將彼此交換眼神，最後帶頭的就說“東劍王儘管全力以赴，我們吸收了混沌之氣就走。告辭！”

黃金武王的三個帶着混沌之心走了，花刺問東劍王說“他們倒是想的好，現在退出確保無過，又能去追大地武王的王將，說不定還能俘虜個混沌之心。你真的為了殺混沌暗靈，任由他們得逞？”

李天照剛才就覺得對話里有玄機，這時明白了，黃金武王領頭的跟東劍王的交談，分明是口頭約定，彼此之間告辭之後互不干擾。

但花刺卻不甘心錯過機會，大地武王的那個混沌之心，根本就是眼睛可見的大功。

“口頭約定的是我，跟你們有什麼關係？”東劍王原來也沒打算錯過機會，很有把握的又道“大地武王那邊回去必定繞路，那人也熟悉山林環境，黃金武王的三個卻並不擅長，想追上他沒那麼容易，我們說不定還能當最後的黃雀。”

“這提議我喜歡。”花刺笑着，眸光里卻透着寒意。

‘王將多進取之心，個頂個的心狠手辣，只是混沌暗靈的因素，他們卻似並不在乎？’李天照本來還覺得，合作應該多交換些信息。

現在明白了，嘴裏說著合作，其實三方參加行動的王將彼此根本不可能信任。

之所以花刺和東劍王不透露知道的信息，就是認為，說了等於白送情報，因為黃金武王的人還是會做出眼下的選擇。

東劍王看了眼李天照，說“今天只要除了暗靈，我從此再不跟你為難。一會動起手來，不求你發揮多大作用，保護好混沌之心就好！消滅暗靈的責任由我和花刺承擔。”

“我跟東劍王並肩作戰過許多次，配合默契。只能辛苦你承擔保護混沌之心的重任了。”花刺的言語倒是好聽的多，李天照也就只能點頭了。

本來也要有一個人承擔這責任的，這兩位王將態度一致，他也就沒什麼好說。

南小喬忙抱着李天照胳膊，很開心的說“我的安全就交給你啦！毫髮無傷呢，回去請你喝酒；萬一嚇着了我，哼哼，回去了可要你賠罪的喔！”

“一定全力以赴。”李天照這當然是真心話，誰敢損了混沌之心，那功績扣起來，都不是痛心疾首的事情了，怕是能讓人懊悔的恨不得一頭撞死。

東劍王和花刺帶路，走的也是黃金武王那幾個離開的方向。

火海和濃煙里，肯定不能進去，在裏面等於矇著眼睛跟混沌暗靈交手，明擺着吃虧。

但混沌暗靈會以他們誰為目標呢？

東劍王和花刺認為是勢單力薄的大地武王的王將和混沌之心。

黃金武王的人的目標是大地武王的混沌之心，那是位玄級混沌之心，可不是天境里擊殺和俘虜同功的天級混沌之心。

黃金武王的人理當要保護她不被殺死，否則的話，功績就大打折扣了。

李天照其實也認可這判斷，認為以混沌暗靈的手段，該是擇弱的先下手。

事實上，他邊走邊捕捉周圍的氣流變化，也確實沒發現混沌暗靈。

只是，李天照發現原本釋放的高濃度混沌之氣流逝的很快。

三方的混沌之心當然都在邊走邊吸收，要把帶來的七色心重新吸收回去。可是李天照記得，天蒼靈的吸收效率當時遠沒有這麼高。

‘難道是混沌暗靈吸收混沌之氣的速度更快？’李天照暗暗猜測，正這時，突然聽見前方樹林里暴起一聲巨響！

緊接着，似山崩地裂般的巨大響動。

“走！”東劍王大步急奔，花刺不忘扭頭對李天照說了句“大地武王的那個王將是混沌地怒之力！”

換言之，這動靜，應該就是大地武王那頭走的王將引發的了。

現在李天照和東劍王、還有花刺王將擔心的問題都一樣，大地武王那頭的混沌之心會不會糟了混沌暗靈的毒手？黃金武王的人能否來得及救援？

那混沌之心，可是他們今天圖謀的重要目標啊！

正這時，樹林那頭突然亮起藍色的電光。

# 第一百二十四章 獵殺

前方樹林電光亮起，緊接着又是震耳欲聾的巨響，再然後是黃金武王那頭帶隊王將的大喊聲：“東劍王！混沌暗靈在此！”

然而，東劍王和花刺卻在見到電光時就放慢了腳步，聽見喊聲時，花刺還笑道：“他們既然在了，就不勞我們擔心混沌之心的安全了。他們倒是想的好，指望着你迫不及待的過去扛起混沌暗靈的壓力，他們就能俘虜了混沌之心撤退。多虧你故意在他們面前頻繁攻擊孤劍演戲，讓他們覺得你因為混沌之心的死昏了頭，看來還是有效果。”

李天照還能說什麼？他知道什麼叫老奸巨猾了，東劍王攻擊他固然是真有情緒，但所以當著兩路人時還頻繁言語攻擊，比單獨時候還多的多，原來是蓄意。

對東劍王來說，能否發揮作用並不重要，多做點就是比不做好。

‘跟這些王將打交道，真得多些心眼，少些天真！’李天照暗暗牢記，又想起天境遇到的龍心，這些一個個的，都是如此。

李天照看見前面的山地崩了一片區域的邊緣，雷電的光芒接連閃動，又夾雜着白光，分明是在戰鬥，卻不禁疑慮，那混沌暗靈再厲害，總也不可能正面跟三個王將廝殺，哦，大地武王那個混沌地怒未必就已經死了。

那麼，到底是什麼情況呢？

隨着距離接近，氣流變化裡帶着的信息也更多，更明晰。

‘怎麼會這樣！’李天照對於此刻的交戰情況暗暗吃驚，實在想不到，剛才發生了什麼……

片刻前。

大地武王的王將決定結束行動的時候，本來考慮到會有人追擊，於是邊走邊偽造有人通過的明顯痕迹，又小心的處理了他跟混沌之心走過的路況。

這些準備本來足夠甩掉黃金武王的人了，可那王將萬萬沒想到，同行的混沌之心身上帶着的香囊氣味並不尋常。

但最糟糕的是，黃金武王那邊的混沌之心的鼻子又特別靈敏，對於香味尤其如此。

黃金武王的王將們追尋的時候，看到路上痕迹就過去，走到一處地方，混沌之心突然駐足，聞了聞風中除了火燒的煙之外，還夾雜的那股氣味，就手指着說：“那邊有大地武王混沌之心身上的香味。”

三個王將面面相覷，於是分作兩路，兩個王將帶着混沌之心追氣味的方向去，剩下的那個王將沿路上的痕迹確認狀況。

兩路約定，哪邊追了一段沒有發現，就跟另一路匯合，以免分開太久遭遇變故。

追着山林里痕迹的那個，卻始終能發現明顯有人通過的痕迹，甚至還有樹枝被折斷的跡象。

那王將追着不禁暗覺奇怪，大地武王的王將離開的如此匆忙，只顧走的快，卻留下了這麼多明顯的追擊線索。

但要說這些是故意留下，以大地武王那頭只有一個王將的戰鬥力，絕不可能設陷阱伏擊。

那王將思來想去，也只能判斷為大地武王的王將太急於脫離危險地帶。

他估算追擊的時間，以混沌之心的移動速度，除非被背着，否則應該快要碰上了。

於是那王將繼續追趕，又在路上留下記號，想着另外一路肯定沒有收穫，必然會過來匯合。

此處距離蔓延的山林火勢越來越遠，扭頭只能看到直上夜空的滾滾濃煙。

那王將奔走追尋，又看見路上被踩過的草地，但印記從兩個人的變成了一個人，於是推測大地武王的王將是背着混沌之心趕路了。

他直接從被團簇成片的樹叢中，被人斬開的現成缺口過去。

那王將身旁的樹下陰影里，一條身影靜靜的立在那。

當那王將驟然驚覺后側有異常時，急忙發動戰印絕技飛衝出去，同時長劍迅速出鞘，轉身就朝背後斬去。

然而，背後沒有人。

沒有人？

那王將的身體在旋轉，然後，看見他前沖的方向，卻有一條急沖的身影。

他當即發動混沌碎片力量要揮劍攻擊，可是，卻發現沒有反應，而且胳膊也沒有如他指揮的那樣動作。

他仍然在旋動，停不下來的轉着，前衝著，然後朝着地上摔下去。

那王將發覺下半身變的很輕……下一刻，他看見了後面，摔倒在地上的下半截身體！

這時候他才終於意識到狀況，原來在他發動戰印絕技衝出去的時候，埋伏的混沌暗靈也發動了類似的能力追上了他，並且一劍斬開了他的身體。

而他，卻直到此刻，才感覺到痛楚，還有迷惑不解的質疑……

‘混沌風行才能衝鋒那麼快！可是他的劍，怎麼能揮動的那麼快？我殺剛成形的混沌暗靈超過三十個，怎會不知道他們的出手速度！’那王將滿懷不甘，混沌暗靈的力量可以進化，可是，出手速度的極限就是那般，怎會如此離譜？

但他的各種情緒，並沒有持續太久。

混沌暗靈又補了一劍，刺穿那王將的身體，徹底終結了他的生命。

收繳了戰印，混沌暗靈又把武器包起來，找了個地方埋藏。

武器會用壞，它又找不到地方可以鑄造，損壞嚴重了，就挖出來一把替換。

看着倒下的王將，暗靈臉上透出來解恨的暢快。“奉獻你們唯一的價值，讓我變的更強！嘿嘿嘿嘿……下一個！”

混沌暗靈的下一個目標，就是奔走中，背負着別人的光人。

大地武王的王將背着混沌之心快步疾走，他製造的痕迹會把可能的追擊者引到別處，卻沒有多遠，就會回頭，他必須走的更遠，然後再製造痕迹防備敵人的搜尋。

而且，他也需要儘快離開的越遠越好，混沌暗靈的威脅對他的壓力，比別人都更大。

他只有一個人，還得保護混沌之心。

如果那暗靈真的殺死了同來的另外兩個王將，那就絕對比預估的還厲害很多。

王將奔走中全靠消耗混沌之氣補充體力，混沌之心看着兩側林木飛快朝後閃，心裏驚惶不安，頻頻回頭打量背後，總覺得隨時會有危險追上來。

他們側方，是熊熊燃燒着，火勢在持續蔓延的火海，滾滾上天的濃煙，遮蔽了大片天空的星月光輝。

混沌之心不明白，這麼多的王將對付一個混沌暗靈，怎麼還會成了現在的情況？

這個暗靈比剛成形的厲害那麼多嗎？

黑夜裡，一陣風吹過來。

異於尋常的風。

混沌之心覺得奇怪，為什麼是從頭頂上壓下來的呢？

她抬頭，透過枝恭弘=叶 恭弘的空隙，看見突然亮起的火紅，不由瞪大了眼睛，驚懼的叫到：“上面！”

混沌暗靈驟然被燃燒的火球吞沒，夾帶下墜之力，化作天降的火隕！

奔走中的王將抬頭看見，一聲怒喝，驟然發動混沌地怒之力！

‘還想故技重施燒起山林！做夢！’

地怒發動，大地驟然崩裂，那王將身體周圍一丈範圍內的地面，泥石暴起，紛紛飛射上空！

大大小小的石頭飛撞上墜落的火球，夾帶的泥土把許多火焰都撲帶着落下，熄滅。

混沌暗靈橫臂臉前，靠混沌之氣護體硬生承受諸多飛石的撞擊，落地的時候，他身姿受影響，已經離大地武王的王將有些距離。

混沌地怒的力量致使一片山地崩裂，落石滾滾，草木都被掩埋，幾十丈方圓都成了不見綠色，只有泥石的區域。

那王將抱着混沌之心的腰，把她從泥土裡拖拽出來，背起了又發足奔走。

突然，背後飛射過來一團一丈直徑的巨大火球！

倘若只是那王將自己，他就直接耗損混沌之氣，靠混沌碎片的力量硬吃一擊，只管發足狂奔了。

可是混沌之心承受不起流星火的傷害，他只好把混沌之心朝前丟了出去，旋身一劍，又發動地怒，引發地上的泥石暴起，與那顆巨大的火球虛空激烈對撞。

王將一劍出手，急忙掉頭直奔還在半空拋飛的混沌之心。

可是，他卻驚駭的發現，混沌暗靈竟然從側旁追了上來，甚至超過了他，搶在了前頭！

‘糟糕！這暗靈有混沌風行之力！’那王將眼看會落到後面，一聲大喝，長劍隔空虛指，再次發動混沌地怒。

金光，驟然自他劍上爆發！

幾乎在這個瞬間，他卻看見那混沌暗靈突然發動衝鋒絕技改向撲了過來！

混沌暗靈的目標，是他！

那王將暗覺不妙，但混沌地怒力量已經發動，他自信來得及。

暗靈一閃而至，彷彿不知道厲害似得，直接撞上爆發的金光。

當地怒的力量碰上它的時候，只見彩色的光鏡一閃亮起，地怒的金光剎時間凌亂不堪的被反射的四面亂飛，落在地上，必然激起地面暴起一團團泥石，而後形成大大小小的地坑。

‘混沌光鏡！’那王將的驚駭，已然不能言表。片刻工夫，混沌暗靈接連表現出來混沌風行，混沌流星火，混沌光鏡三種混沌碎片的力量！

但驚駭歸驚駭，眼看變成近身廝殺，那王將催動地怒，剎時間金光附體，化作地甲。

與之同時，他急速揮劍招架。

混沌暗靈的出手速度他很了解，任何一個王將，正常都進行過多則百次，少則三十四次擊殺剛成形暗靈的差事。

可是眼前混沌暗靈的劍路離奇，身法動作不同尋常，可過來的劍光卻快的不可思議！

那王將憑藉防守便利，長劍稍微變動，這才得以堪堪擋住！

可是，劍上的強大衝擊力，直接震的他口吐鮮血，雙腳沉入地下，直沒過了膝蓋！

而他手裡的劍，拿捏不穩的脫手。

劍光飛閃，斬上他的地甲，金光瞬間被劍刃切開缺口，劍刃入了他胸口，卻因為金光地甲的影響，力量大消。

那王將一把抓着劍身，極力不想讓劍再深入。

一時間，混沌暗靈的劍似乎無法再朝前推進了。

那王將心生希望，正要抓起脫手的劍時，驚見胸口的劍刃亮起白光！

‘不好！是混沌風刃！’那王將念想間，劍上白光亮起，彷彿流動的那般，環繞劍身，迅速朝前推動。

一道風刃的白光，瞬間射穿了那王將的身體，在他胸口撕開了巨大的創傷，頃刻間粉碎了他的心臟。

風刃的白光一閃而逝，劍，從那王將身體里拔出時，那王將抓劍的手，全是血。

他瞪着眼睛，看着面前混沌暗靈臉上殘忍又痛快的神色，心中卻只有絕望。

‘黃金武王和玄天武王的人，全都不可能活着回去，四種混沌碎片之力的暗靈，加上這等可怕的近身快劍，如何能敵……’那王將頭垂落，臨死的時候，已然不顧得擔心混沌之心會如何。

黃金武王的兩個王將帶着混沌之心趕過來時，正看見那王將的頭垂下去，正看見大地武王的那個混沌之心摔在地上，神色恐懼的掙扎着又爬起來跑。

混沌暗靈獰笑着，隨手撿起兩塊石頭丟出去，就把那個混沌之心的雙腿砸斷，他抬劍面前，舔着劍刃上的血，目光里，滿是戲謔。

『加入書籤，方便閱讀』

# 第一百二十五章 合擊

黃金武王的兩個王將帶着混沌之心趕上來，見到的卻是大地武王的王將被殺，混沌之心受傷的情景。

他們本是為混沌之心的功勞而來，眼下以二敵一，二話不說，彼此交換了個眼神，雙雙發動混沌碎片力量，配合混沌印之力，默契的朝混沌暗靈發動夾擊！

一個王將從左側揮劍進攻，眼看人還隔着三丈遠，卻見一道白光的風刃嗖的飛射出去，頃刻間斬倒混沌暗靈面前。

與之同時，另一個從右側衝過來的王將猛然隔空揮劍下擊，只見她劍上藍光閃亮，剎時間一片天空出現密密麻麻交錯的閃電，頃刻間全射上了暗靈身體！

那混沌暗靈嘿的笑着，抬劍之間就把飛過來的一尺寬刃光擊碎；頂着剎那閃亮的電光，身上又亮起彩色的混沌光鏡，直把電光朝着四面八方反射了開去，許多還電着了左側進攻的那個王將。

暗靈不攻那兩個王將，反而猛然掉頭，揮劍朝着雙腿被它用石頭砸斷的那個混沌之心衝去。

黃金武王的兩個王將哪裡能讓它得逞，知道暗靈有混沌光鏡了，擁有混沌驚雷力量的王將再度發動，剎時間一片驚雷電網光球憑空出現，只把混沌暗靈包裹在中央，持續不斷的電光，噼里啪啦的連續炸響。

原本想要困住混沌暗靈片刻，因為光鏡即使把及身的電光反射開去，還會融入邊緣的電光里。

這招本來是對躍起相當高度的敵人使用，此刻勉強發動，不斷有電光被大地吸收，根本達不到理想的效果。

雷光電網在黃金武王王將的力量維持下，一直在噼里啪啦的炸響。

置身其中的混沌暗靈全身都被混沌光鏡包圍，及體的電光紛紛被反射到周圍，許多都鑽入了大地。

一時之間，暗靈好像只能被動防守。

但黃金武王那個擁有混沌風刃力量的王將卻不敢大意，警惕的握着劍盯着，時刻做好了發動風刃的準備。

雷光電網持續了二十多個瞬息，終於還是不能再維持下去。

電光消失的時候，做好準備的混沌風刃王將默契的揮劍，就要橫斬出去一道風刃時，卻竟然消失的電光之後，迎面飛射過來顆一丈直徑的巨大火球！

風刃犹如是把劍勁的殺傷力延長、擴大，只是面對流星火這種體積，這一擊即使斬過去了，那王將還是要承受打擊。

然而，那王將卻毫不遲疑的繼續揮劍，打定主意寧可吃上一擊。

飛閃的白光瞬間斬過流星火時，一道斜飛的白光風刃緊隨流星火之後，一閃撞斷了黃金武王王將的那道風刃，緊跟着又就撲到他面前！

‘三重混沌碎片之力？’那王將匆忙要閃，卻根本來不及，只能急忙抬劍去擋，想要震散了來襲的風刃。

他的劍，擋住了風刃，截斷了一股，於是風刃變成兩段，一段從他肩頭上過去，另一段從他胸口至左側的腰上過去。

那王將栽倒地上時，猶自想掙扎着起來，可身體里的力量迅速流失，意識也在逐漸模糊。

他沒想到，竟有一天，會是倒在混沌暗靈的劍下，還是死在他自己也擁有的風刃力量面前！

‘三重混沌碎片之力的暗靈，哪裡能夠戰勝，今日來的，全都要死它手上了……’

擁有混沌風刃力量的王將被殺，那個擁有混沌雷光的王將自知根本不能拿下暗靈，於是高聲大喊道：“東劍王！混沌暗靈在這裏！”

他料想中最多片刻，另一路探查的王將回來，而東劍王決心要殺暗靈報仇，就等於藉助玄天武王那邊的力量對付暗靈，他們則可以帶着混沌之心走。

這盤算雖然好，可惜黃金武王的兩個王將卻不知道，他們追尋痕迹的那個同伴，已經被混沌暗靈設計襲殺了。

而現在，只有他一個人。

雷光電網，再一次包圍了混沌暗靈。

黃金武王的那王將暗暗焦急又緊張，如此強行維持，他的混沌之氣會以遠超尋常的倍數消耗，根本不是長久之計。

‘怎麼還沒回來？大地武王的王將和混沌之心既然走的是這邊，他沒有發現痕迹早就該來匯合了啊！’那王將焦急之下，又期盼着玄天武王的人快點過來，卻又怕現在少了個人，最後還是麻煩。

雷光電網持續着，這般強行施為，才僅僅過去十個瞬息，那王將感覺戰印里的混沌之氣就已經消耗過半！

而且，混沌之氣的經過混沌碎片力量轉化的時候，消耗還在飛快增加，再這麼下去，他馬上就會力盡！

‘顧不得貪功了！’那王將驟然停止雷光電網，轉身發動戰印絕技，急衝出去之後，一把抱起混沌之心就走，指望着能及時跟另一路探查的同伴匯合。

被他抱着的混沌之心眼看着後面的混沌暗靈突然發動混沌風行的力量，化作遠超尋常衝鋒速度的殘影疾光，很快就追了上來，不由驚駭的使勁揪了把那王將。

飛旋的劍光，隨混沌暗靈的急沖之勢，一閃斬開了尚未來得及回頭的王將的脖子。

混沌之心的提醒已經來不及了，只看到鮮血噴出來，然後是她被抱着朝前撲倒，甩在泥石地里，痛的她一時動彈不得，然後，就看見混沌暗靈的腳聽在臉旁……

黃金武王的王將呼喊時，花刺和東劍王反而放慢了腳步，判斷他們三個王將，根本不需要擔心。

但是當距離更接近的時候，李天照通過氣流把握到的情況，卻讓他十分吃驚。

‘兩個人在一起？還有動作，而且像是在掙扎擺脫束縛那般……混沌暗靈把兩個混沌之心控制住了，要充當誘餌？’李天照察覺局勢變化之快，簡直令人匪夷所思，黃金武王的三個王將也不知道怎麼回事，他捕捉到氣流變化時，就是最後一個被殺了。

其他人呢？

總不可能，全都被混沌暗靈殺了吧？

這才多久啊！

‘情況太不妙了……’李天照一貫沒有退縮的想法，但此刻，他真的感到不安，甚至不安的有些害怕。王將啊！那麼多王將啊！如果真的都被混沌暗靈殺了，他們三個帶着混沌之心南小喬過去，到底是消滅暗靈，還是去送菜？

可是，現在說走的話，李天照又實在不甘心，連什麼情況都不知道，連那混沌暗靈到底如何厲害了也不知道！

‘戰士本該戰勝恐懼，豈有不戰而逃的道理！這種話說出來，毫無實際意義！’李天照打定主意，不再做撤退考慮。

隨着距離的接近，氣流里可辨別的信息就更多了。

‘這傢伙真猖狂，竟然就站在那，等着我們過去！他想利用兩個混沌之讓我們不得不分心分力，公然無視我們人多的合圍優勢！’李天照尋思着，卻覺得混沌暗靈這打算太厲害。哪怕都知道它的意圖，可是，兩個混沌之心俘虜的巨功在那擺着！他們能不要？

如果這樣的巨功都不爭取，他們來這裏又是為了什麼？

消滅混沌暗靈，已經是特殊功績，值得兩個王將以及他同來，本就是為了功績。

於是兩個還活着的混沌之心放那，他們能不儘力保護周全？

這份明擺着的巨功，他不可能不爭取，東劍王和花刺也不可能放棄。

近了，更近了……

遠遠看到混沌暗靈立在泥石中的一塊大石頭上。

東劍王手勢示意，讓李天照保護南小喬，在混沌暗靈看不見的位置伺機接應，他則和花刺從側旁過去。

李天照推測混沌暗靈一定有特殊的能力，因此他們所謂的避開，根本沒有作用，於是帶着南小喬，往混沌暗靈所立之處的側旁坡地上待命。

他知道混沌暗靈知道他在，但是，混沌暗靈卻不知道他知道，就應該會假裝不知道他在那裡，想等李天照發動襲擊的時候，尋求一擊反殺。

南小喬很緊張，因為她已經能清楚聽到其中一個混沌之心痛哼的聲音。

她僅僅抓着李天照胳膊，只盼着東劍王和花刺能夠順利襲擊得手。

東劍王和花刺藉助泥石坡地的地形，從混沌暗靈後方和側方不斷的靠近，直到兩個人都靠近了合適距離時，就準備發動襲擊。

先動的是花刺，她身形前傾的幾乎貼地，手握着一對劍刺，全速衝過去時，驟然發動混沌碎片之力，剎時間，一團交錯糾纏的閃電突然憑空而現，直朝混沌暗靈劈落！

彩色的混沌光鏡一閃而逝，直把電光紛紛反射到周圍地上。

下一刻，混沌暗靈突然化作一道疾光，帶着殘影衝出去，與花刺迎面相撞！

而這時，衝出來的東劍王眼看襲擊變成被逆襲，急忙發動戰印絕技，沖了過去。

‘不好！’李天照站起來就要衝出去，卻又被南小喬抱着胳膊，擺動着讓她鬆開，南小喬不但沒有放手，反而更用力的把他胳膊抱懷裡！

耽擱這麼瞬間，李天照也就註定來不及救援。

花刺跟混沌暗靈迎面相撞時，飛旋的劍光帶着一道風刃，卻在照面之前，就已經發動！

而那劍勢太快，以至於風刃發動的速度也在花刺預料之前。

原本又是迎面對沖，更讓她根本沒有補救的機會，眼看着她就要被風刃一分為二。

突然，風刃及體的瞬間，花刺身上猛然環繞了藍色的閃電，她的身體離奇的加速改向，而拿到風刃也似乎受到強大的推力影響，去勢驟然改變，於是明明要中的一擊，就這麼偏飛了開去。

李天照不知道這是什麼絕技，厲害的如此離奇。

可是他卻明白了，東劍王衝過去不是救援，而是合擊！

因為他一定知道花刺的本事！

混沌暗靈以為必然得手的一擊落了空，也就還處於被夾擊的劣勢！

李天照不由對下一刻的戰況，充滿了期許。

『加入書籤，方便閱讀』

# 第一百二十六章 斬斷、再斬斷！

花刺運用離奇玄妙的能力躲過混沌暗靈的致命攻擊，又迅速催動混沌之力，電光剎時間在她和暗靈之間形成，卻隨着她的移動，變成離暗靈更近，於是一團電球化作許多曲折的電光，全射了上去。

這手法讓李天照看的嘆為觀止，充分利用了電光的特性，只是混沌暗靈身上亮起混沌光鏡的彩光，又把這些打擊全反射了開去。

‘混沌光鏡還真是厲害，什麼混沌碎片的力量都能彈開，簡直是免疫了所有混沌劍客的手段！’李天照更吃驚又羡慕的是混沌暗靈用的風刃。‘花刺說混沌暗靈的混沌印力量有多種，可暗靈的哪裡是小風刃？應該是混沌碎片之力才對吧？但是，為什麼能有不止一種混沌碎片之力？’

李天照自己的混沌印就有小風刃和小流星火的力量，小風刃不管寬度還是長度，都跟混沌暗靈的差距太大，從他之前了解的信息看，混沌暗靈的風刃也完全符合混沌碎片的風刃之力的特徵。

蝴蝶劍本來也是風刃力量，只是還沒有萬戰將的戰印支撐，比暗靈施展出來的又弱了不少。

所謂的小風刃，就是指混沌印的力量，因為跟混沌碎片的相同，但又沒那麼厲害，才冠以小字作為區別。

花刺釋放電球，利用混沌暗靈的沖勢慣性，打了個提前量，迫使混沌暗靈發動光鏡護體。

而這時，發動衝鋒的東劍王也殺到了暗靈背後！

李天照的心不由提起，他不是如此關心東劍王的死活，而是關心今天的戰果。

他知道此刻東劍王看似從背後襲擊佔盡便宜，但實際上會有慣常認知的盲點，混沌暗靈的千殺劍法雖不完美，卻已經比正常的出手速度要快，那麼，東劍王預料的混沌暗靈的反擊速度，就一定會出現錯差。

可是眼前局勢，李天照也根本來不及提醒，即使提醒了，他估計也沒什麼用。

因為南小喬之前就告訴過他，東劍王除了遷怒他的緣故，還有厭惡他千殺劍法的名聲，認為是利用實力優勢，在百戰將，十戰將，在編戰士群體里故弄玄虛。

東劍王本以劍法聞名，根本看不起他孤劍的千殺劍法，哪裡會在意他的提醒？

東劍王本來也不會在意什麼千殺劍法，他撲向暗靈的時候，就打定主意要施展劍技，讓沽名釣譽之徒看看什麼才是真正的劍法！

東劍王的劍遞了出去，平華無實的直刺，自問這一擊無論速度，還是出劍的時機，距離的把握，全都完美的恰到好處，配合混沌風語的力量，襲擊之下，眼前的混沌暗靈絕來不及招架，必然會被他一擊刺穿！

可是，混沌暗靈卻在他出手的時候，突然旋身揮劍。

‘它怎麼在等着我！’東劍王何等的戰鬥經驗，只看暗靈反應的時機，就知道他的襲擊分明在暗靈的算計之中！那麼，他這一劍，還能不能得手，就未必了！

但下一刻，東劍王的想法又變了，因為混沌暗靈揮劍的軌跡十分可笑，但是，劍光卻比他預估的更快斬到！

‘糟！’東劍王臨危不亂，急忙步法移動，退避中前刺的劍朝側旁回舉，即使如此，仍然來不及直接招架住，卻見他的劍柄在劍光過來時，堪堪趕上了，猛的撞在暗靈的劍上！

側面撞擊的力量讓暗靈的劍勢改變，原本會把東劍王一分為二的劍光，歪了一些，斬開了他的左臂。

一個照面，東劍王失了條胳膊，但他仍然置身於危險，於是急忙握劍防守，全速退避。

只見暗靈旋身之際，揮動的劍還沒有斬過去，就先有一大團流星火兜面飛了出來，而那火球之後，是一道寬大的風刃！

剎時間，火球就把東劍王整個吞沒，而那道風刃后發而至、卻追上了火球，一閃沒入其中。

遭遇如此連擊，置身其中的東劍王的處境，實在讓人不能樂觀。

花刺全速趕過來，卻眼看着來不及，急忙又發動了閃電！

可是，混沌光鏡護體的暗靈頭也不回，分明是要先殺了東劍王。

李天照看南小喬還死死抱着他胳膊在懷裡，分明就是堅持讓優先保護她的意思，他又不好使蠻力，相較於萬戰將的力量，混沌之心簡直太柔弱了。再者李天照更擔心把南小喬丟在這裏，混沌暗靈如果來攻擊她，還真不一定來得及救。

但眼前局面不容他再等下去，倒下一個人，處境就會更絕望。

於是李天照直接把南小喬抱起，又發力把她身體掄過肩膀，變成了把她背在後面，末了，怕不小心把她甩掉，左手別在背後兜着，讓她牢牢固定。

連串動作都在頃刻間完成，等南小喬明白過來，下意識的把他抱緊時，就覺得被他火熱的手掌兜着，彷彿把她也給點着了似得。

但她還沒來得及說話，李天照已經背着她沖了出去。

而這時，吞沒了東劍王的火球，呼嘯着飛了過去。

於是看見被震散了的，化作大大小小白光碎片的風刃。

東劍王的劍前，亮着彩色光芒的圓形，跟混沌暗靈的光鏡之力看起來一模一樣。

只是暗靈的能夠覆體，而東劍王的在劍前的圓，彷彿一面盾牌，顯然不能把他保護周到，因此他被斬斷的左臂傷口，被剛才過去的火球燒成了焦黑。

‘小混沌光鏡！’李天照這才知道東劍王的厲害！

混沌印是可以破敵人混沌碎片攻擊手段的小混沌光鏡，混沌碎片之力又是近身廝殺有最強之稱的混沌風語，戰印絕技又是進退從容的衝鋒。

但是，東劍王的處境一點都沒有改善。

因為混沌暗靈的第二劍斬到了！

東劍王根本沒有選擇，只能後退着豎劍招架，也僅僅來得及堪堪招架住。

‘這等不合常規的劍法，為何會如此迅快！’東劍王好生氣惱，本事還沒機會施展，一個照面就被斬斷左臂，緊接着連番處於被動的險境，全然沒有反擊機會。

劍與劍正面碰撞，激蕩起一陣火花。

混沌暗靈力大，一擊之下，震的東劍王手裡長劍險些拿捏不住的脫手，雖然最終拿住了，劍卻被震的偏開一旁，把身體完全暴露在暗靈面前。

暗靈旋動的劍光，又至！

而這一劍，東劍王斷然擋不住，也根本躲不開了！

‘武王說暗靈學了孤劍的千殺劍法，這劍法竟真如傳聞那般！我沉浸劍道若干年，自以為劍速極限不過那般，所有以此見長的劍法都是不入流的笑話，今天卻被快劍所殺？真實諷刺啊！’東劍王好生激憤，然而，這一劍他知道，是真的沒辦法了。

花刺眼看東劍王要遭殃，只恨混沌碎片之力被光鏡所擋，根本沒有了阻礙暗靈的作用。

這一刻，暗靈清楚的知道，側後方有人沖了過來。

但是，局面一直在他的掌控之中。

衝過來的人近了身，暗靈也自信能來得及斬殺面前的這個，再從容應付。

因為他的劍，夠快！

李天照背着混沌之心，急衝過來時，混沌暗靈的劍已經要斬上東劍王的身體。

這個瞬間，混沌暗靈驚覺危險！

因為，他眼角看見了三色劍光，因為，那劍光的軌跡，他太熟悉！

‘是他！又是他！’混沌暗靈又驚又懼，下意識的提起了萬分緊張，急忙移步，回劍。

可是，已經晚了！

此刻他的預判錯誤，就如東劍王對他的預判失誤一樣。

所以，三色劍光斬斷了它握劍的右臂！

那暗靈一聲痛呼，驟然發動混沌風行之力，疾光似的一掠逃了開去。

李天照剛發動衝鋒，還要調息片刻，正要提劍追趕，就見那混沌暗靈閃出去之後，猛然回頭伸掌：一顆巨大的流星火，呼嘯着飛撞過來！

李天照急忙退避，堪堪從邊緣避開，卻看見南小喬驚叫着，腿沒有夾住他，眼看就要被火球飛過去吞沒！

‘糟了！’李天照極力遞劍過去，想充當盾牌擋擋腿前的火，卻明擺着難以周全。

正這時，一條身影閃過來，彩色的光鏡圓盾擋在南小喬的腿前。

流星火掠了過去，南小喬一場虛驚，卻覺得熱的彷彿要把她腿給烤熟了似得。

臨末，她想到李天照剛才連串的舉動，突然就背着她，又那般拿手掌托着她身體，結果剛才又差點護不住她周全，不由又氣又羞的揚起手掌連連打他胳膊，邊打便責道：“臭孤劍！你怎麼這樣呀！我對你那麼好，你卻不把我的安危放在心上！剛才我差點被火球燒死了！你還要幹嘛？停住！我不要你保護！”

李天照暗暗嘆氣，這麼一來，混沌暗靈就去的更遠了，他的戰印絕技能很快再次使用，本來追混沌暗靈的風行之力就夠嗆，現在又拉下了一截，更沒希望。

他放下南小喬，倒也覺得剛才是險些害了她，正要說抱歉的話，不料東劍王卻道：“混沌之心不要怪孤劍，他也是救我心切，如果不是他斬斷暗靈的手，剛才我已經死了。”

南小喬仍然撅着嘴，卻沒再繼續發脾氣，瞪了李天照一樣，故意大聲的說：“哼！我不要他保護，我要花刺王將保護！”

“也好，我的力量對暗靈沒有什麼作用，孤劍和東劍王合力倒是不錯。”花刺本來對孤劍李天照的千殺劍法也是半信半疑。

她畢竟是見識過許多厲害人物的了，快劍只能是一段時期里具備優勢的路數。

因為達到某階段的強度時，譬如千戰將里，就沒有說誰還能靠出手快佔據決定性優勢了，因為大家的實力都磨練到極限了，出手速度都快，誰快那麼一點，也起不到決定性作用。

出手再快，能趕上混沌風語？

可是剛才，李天照的千殺劍法，不論是經暗靈使用，還是他自己，都證明了一個事實：千殺劍法之快，比混沌風語的出手速度，有過之而無不及。

千殺劍法能有此能，註定是驚世絕技，理當得到尊重。

正因為如此，東劍王的態度才會一百八十度大轉變，連一點變化的適應期都不需要。

若只是戰鬥里的救護助力，甚至救命之情，花刺知道東劍王絕不會如此。

一則並肩作戰彼此救護本來就應該；二則李天照也沒有真的救了東劍王的命。

東劍王也改變了想法，比起李天照的千殺劍法，花刺對於暗靈的威脅性實在太小，贊同說：“好！那就辛苦花刺保護三位混沌之心。這暗靈厲害，現在受了傷，必須追擊！”

『加入書籤，方便閱讀』

# 第一百二十七章 不滅奇迹

李天照本來也認為應該乘勝追擊，但是，看着東劍王的情況，想到暗靈的移動能力，就說：“那暗靈跑的快，也不知道能不能追上，不如我去追擊。兩位王將帶着三位混沌之心先離開這裏？畢竟這樣的戰果可遇不可求……”

他話還沒說完，東劍王就哼了聲打斷道：“花刺王將保護她們還有什麼不放心？要防備暗靈襲擊混沌之心，一起行動才最可靠。你是看我斷了胳膊，嫌我累贅吧？”

李天照是這麼想的，卻不能當面說出口，又不想徒勞刻意的否認，就不說話了。

東劍王哂然一笑，突然橫劍面前，神色嚴肅的道：“請偉大的玄天武王賜予混沌再生之力！”

剎時間，東劍王劍上的戰印驟然綻放耀眼的彩光，直接把他整個人完全籠罩，亮的讓李天照和花刺根本看不清他的模樣。

片刻，彩光收斂，李天照震驚的看到，東劍王斷了的胳膊，竟然、完好如初！

“這、這是永生不滅之體？”李天照覺得這太厲害了，比治療殿里恢復的還快的多！

“我還沒有獲得那等殊榮。玄天武王恐怕我們戰鬥遇挫，賜予了我和花刺王將臨時的不滅之體恩賞，各種重傷都可迅速痊癒，但若受了致命打擊，還是只能在武王殿死而重生。”東劍王說罷，揮了揮左臂，握劍在手，催促說：“我們走！武王有叮囑，此番即使不能除掉暗靈，也要儘力追殺，讓它再不敢來這邊生事！”

東劍王認可李天照的本事，對他也不似剛才那般藏掖。

於是他們每人要背上一個混沌之心走，以免又出意外丟了巨功。

本來說要讓花刺照顧的南小喬，眼看李天照背起黃金武王那邊的混沌之心，又見那女的一臉楚楚可憐之態，眸光卻又總在李天照臉上，分明就是裝模作樣別有用心，於是就再也忍不住了，叫道：“哼！你剛才沒保護好我，怎麼能便宜了你？就要罰你背！”

南小喬說著，杏眼沖黃金武王的混沌之心一瞪，不客氣的把她推去東劍王身上，道：“送王將便宜啦，這個沒受傷。”

那混沌之心眼裡閃過一絲怒色，卻又很快斂起，自知作為俘虜，此刻是絕沒有跟南小喬置氣資格的。

大地武王的那個混沌之心雙腿受了傷，花刺替她緊急固定了骨折處，這才背上。

萬一追上了混沌暗靈，東劍王和李天照是主力，這個傷患當然是她帶着最合適。

南小喬讓李天照背着時，想起剛才的窘迫，忙低聲警告說：“手不要亂放了！我自己會抱緊。”

李天照不放心，還是取了繩子，甩動了把她捆綁牢固，就聽南小喬很不高興的說：“喂！我你綁俘虜呀？”

“不綁緊了，一旦動手就會把你甩飛出去。”李天照心想她剛才腿就甩了出去，險些被流星火給燒了。

“……那也別這麼緊呀！勒疼了！”南小喬動了動左腿，李天照就稍微放鬆了點，聽她說好了，才固定緊。

即使如此，南小喬也沒說不要他背，東劍王和花刺都知道，混沌之心分明是對孤劍很有好感，卻都故作不知，只是暗覺他運氣好，當上萬戰將沒多久，就遇上地級混沌之心青睞。一個有專屬混沌之心的萬戰將和沒有的，根本是兩種未來，兩種發展。

一行三人，各自背了個混沌之心，寄希望於李天照自稱的時靈時不靈的‘特殊感知’，追尋着混沌暗靈的蹤跡。

李天照本來還擔心混沌暗靈的傷勢會不會也能迅速癒合，畢竟剛成形的時候，挨了他那麼多劍也沒死。

花刺卻讓他放心說：“剛成形的混沌暗靈沒有身體，攻擊的時候全靠徒手，本能的在擊中時能夠瞬間聚氣為實體，這種時候被兵器擊中的，難以給他實質性傷害，只有混沌碎片的力量有效。一旦暗靈侵佔了人的身體，就變成了人，會痛，會虛弱。他斷了右手，除非去治療殿，否則根本不能自愈。”

“它不會捨棄了現在的身體嗎？”李天照還是疑惑。

“可以，但代價很大，會在較長時間里陷入虛弱，而且在捨棄的過程會承受很大的痛苦，也不是片刻之間能夠做到。”花刺看李天照恍然模樣，又說：“天下武王的地方，數我們最好，因此混沌暗靈成型的也最多，我們對於暗靈的了解一直最高。”

李天照心想原來如此，顯然是他在百戰將，千戰將階段停留的時間太短，根本沒體會到正常情況是如何積累功績的，以至有太多經歷上的空白。

三人說著話，這麼追尋了一陣，東劍王和花刺本來還擔心追丟，卻很快發現了血跡。

“過去沒有多久，應該是混沌暗靈！”東劍王試了試血的稠度，十分高興。

李天照卻沒有做聲，因為他在可捕捉的氣流變化範圍內，沒有發現有‘人’活動的跡象。那就是說，混沌暗靈離開的遠了，一時半刻還碰不到。

三人循着血跡一路追趕，希望能趁混沌暗靈虛弱之際，消滅了它。

過了今天，下一次再想有這贏面，就更難了！

但是，混沌暗靈呢？

李天照也不知道它是走了，還是會回來。

混沌暗靈呢？

‘是他！又是他！那個可怕的人！是那個可怕的人！’混沌暗靈承受着斷臂之痛，用盡最快的速度逃離，奔走間滿腦子都是飛旋的三色劍光，還有揮劍的那條身影。

那是他的噩夢！

那個始終打不到的身影，以及不停斬過他身體的劍光，卻又不下殺手，分明是故意一點點的折磨他為樂！

這些種種，一直都讓他心存畏懼。

而上一次，還是這個人，阻礙了它的順利獵殺。

這麼久過去了，混沌暗靈覺得自己已經很強、很強了！

可是今天，碰面的瞬間他的右手就被斬斷，劍也隨之落到地上，只剩下撤走一途。

混沌暗靈一口氣跑到早先擊殺的那個黃金武王所屬的王將屍體附近，挖出了埋藏不久的兵器。它左手握着武器，又氣又怒又怕，不由激動的身體發抖，臉色變幻不定。

正這時，樹林里閃出來一條漆黑的人形。

也是混沌暗靈！

而且是沒有成為人的暗靈原體。

原體看見那混沌暗靈的斷臂，急忙靠近過來了就問：“頭領的手？”

“是他！那個可怕的男人！”混沌暗靈還感覺到斷臂的劇烈痛楚，持續不斷的刺激着他。

它從變成人開始，就沒受過這樣的重傷！這種疼痛對於他來說，是陌生的，更是痛苦的、折磨的！

“那我們快走！”暗靈原體的語氣滿是驚慌，顯得比混沌暗靈害怕的多。

“不、我不能一直躲着他！”混沌暗靈很是激憤，他本來以為人都非常可怕，但時至今日，除了這個男人，他的獵殺就從沒有失敗過！連遇到對他威脅很大的對手都不曾有。

這讓它意識到，人不是都那麼可怕，而是那個孤劍李天照特別可怕！

“但、但是那個可怕的人怎麼打的過？”暗靈原體還是一副快走的急切念頭。

“不，我剛才沒有想到是他。才會有這失着，人的混沌碎片力量都只有一種，他不可能比我現在更強！絕不可能！我現在就回去，殺了這個可惡的噩夢！”混沌暗靈受夠了，只有消滅了李天照，他才能無所畏懼。

而現在，它認為自身已經足夠強大了。

最初的害怕之後，冷靜下來些了，它回想斷臂被斬的事情，認為根本沒有和孤劍真正交手。

是錯誤導致他連一戰的機會都沒有。

混沌暗靈冷靜之後，鼓起勇氣，想要今日一分勝負。

可是那暗靈原體卻連忙勸說：“我們不能沒有頭領！人那麼可怕，我們初生就被他們圍攻，是頭領救了我們一個又一個。我們不知道在這種到處都是人的可怕天地間該怎麼生存，也不知道將來做些什麼，只有頭領能夠帶領我們！你不能跟那個可怕的人廝殺，就算要打，也應該等狀態最好的時候再打！”

“……”混沌暗靈被說動了，是的，別的暗靈需要他。

需要他告訴他們，天地間的模樣，需要他教給他們如何生存，如何變的更強大。

這些，大約就是人口中所說的責任。

混沌暗靈覺得他必須負起責任。

即使他有自信一戰，卻也絕對不該在斷手的情況下進行對決。

更何況他斷的還是右手，他記憶中李天照的所有劍招動作，身法，都是以右手握劍為基礎施展的，換了左手，他能戰勝那個人、以及戰勝另外那兩個人嗎？

“我們走！下一次，我一定會殺了他！人不可能比我們更強！絕不可能！他們的存在意義，就是為我們提供軀殼，貢獻他們的生命增強我們的力量！”混沌暗靈喊上那個暗靈原體離開，去遠了之後，還有四個暗靈原體聚集在那等他。

“首領。”

“首領！”

“首領，你的手？”

“不要多說了，首領遇到那個可怕的孤劍。他們一定還在追，你們拿屍體故布疑陣，快去！”陪混沌暗靈一起過來的那個暗靈原體發號施令，旁的原體立即就付諸行動。

等到他們用屍體的血跡製造痕迹，隨着混沌暗靈首領離開了不久，突然聽見一把聲音吼響了夜空。

“走得了今天，走不了下次！從今以後，再敢來玄天武王的地方犯事，就等着被徹底消滅！想求生，玄天武王的地方沒有你的機會！識趣的就去大地武王和天武王的地方，或許還能容你活着！”

# 第一百二十八章 堂而皇之

喊話的人，是東劍王。

他們沒有追到混沌暗靈，尋到的只是黃金武王手下的王將屍體。

戰印和身份牌，還被暗靈拿走了。

李天照實在沒有發現暗靈的蹤跡，東劍王和花刺發現這暗靈如此有手段，知道難以追擊，更不好帶着兩個混沌之心進行長途追擊。

於是商量好了回去，臨撤之前，東劍王就高聲呼喊了那番話，為的是嚇唬混沌暗靈，讓他再也不敢來。

只是混沌暗靈此刻身在何處都不知道，能不能聽見真的是未知之數。

可是東劍王卻執意的又重複着高喊：“走得了今天，走不了下次！從今以後，再敢來玄天武王的地方犯事，就等着被徹底消滅！想求生，玄天武王的地方沒有你的機會！識趣的就去大地武王和天武王的地方，或許還能容你活着！”

如此走了一段路，東劍王又一次重複高呼這番話。

李天照本來就心有疑問，忍不住猜測說：“難道這是武王的命令？”

“能消滅就消滅，萬一沒能消滅，也要讓暗靈知道厲害，明確叫他不敢再來給我們添亂，能自此被趕去大地武王或天武王的領地，那就最好不過了。時至今日，因為這個暗靈我們的損失很大，正因為如此，玄天武王才會賜予臨時的不滅之體助戰，務求成功。”

‘武王臨時把我算進隊伍，是否也是出於萬全考慮？’李天照也不禁覺得這次他們的準備最充分，一是信息掌握的最多；二是玄天武王對此事最重視。

李天照覺得這趟佔了運氣成份，那暗靈現在確實太厲害了，單打獨斗他根本沒把握。暗靈都不需要跟他近身拼殺，本來移動的就快，只要連番用混沌碎片之力，他恐怕就得一直挨打。

一行人折返的路上，到了最近的城裡，先把受傷的混沌之心送進治療殿，這種特殊情況，花費的功績申報賞罰殿之後即可免除，東劍王要先堅持用他的功績替混沌之心墊。

那混沌之心的傷勢痊癒之後，一行人在城裡客店休息洗簌，舒舒服服的睡了個覺。

只是期間擔心那兩個俘虜的混沌之心逃走，就由花刺跟她們一起。

次日李天照才知道，花刺夜裡還是從屋內封了門窗，確保萬全。

吃過早飯，他們租了馬車上路，三個混沌之心坐車廂里，比騎馬舒服的多。

李天照和兩位王將駕馬走着，因為要跟着馬車的速度，就不疾不徐的閑談打發時間。

李天照想到想到大地武王和黃金武王的王將，就好奇的問：“大地和黃金武王的王將復生不知道要扣去多少功績？”

“那就多了。”東劍王想起被殺的混沌之心，還有寄予希望的第三十八個兒子，矛盾又難過。

花刺王將猜到東劍王的心情，看着李天照接話說：“除非被殺的時候擁有武王賜予的永生不滅之力，不然的話，死而重生的王將也會失去混沌碎片的力量，重生的功績會讓王將掉落到萬戰將。”

李天照愕然以對，卻又早聽說過，混沌之心復生后也會失去特殊力量，只是他才知道，混沌劍客原來也是這樣。“這麼說，有一些萬戰將副州長曾經就是王將？”

“當然有，還不少。成為過王將的人，即使是萬戰將了，遭遇不測還可以得到武王扣除其對應功績的代價再次復生，但復生之後，或許掉落到千戰將，又或許掉落到十戰將，甚至在編戰士。”花刺的說明才讓李天照知道，王將的層次並非一勞永逸。

“那如果再次死亡，就沒有功績能復活了……”李天照想着一個王將倘若經歷這樣的打擊，還能再保持奮勇的戰意嗎？

失去混沌劍客的力量，掉落到萬戰將，又再掉落到甚至在編戰士的程度，這落差實在太大了！

“明智的王將掉落萬戰將之後就會安享晚年了。”東劍王的情緒稍微恢復了些。

他痛心疾首的，就是第三十八子即使死而復生，也失去了混沌碎片的力量。那麼，曾經對這個兒子寄予的厚望，也就沒有了基礎。

倘若如此，那他還應該花費巨量的功績復活他嗎？

感情上來說，他還是想的，但從家族裡的家規而言，他卻不能那麼做。

否則的話，旁的子孫戰死了，他都應該復活，不能厚此薄彼。

然而，他一個王將，哪裡能掙到那麼多功績啊！

家裡有規矩，他自己所屬的那些老夥計們也早有約定的責任，這種時候，他不能自己打破確定的規則，否則，內不能治家，外不能服眾；近失了威信，遠沒了信用。

李天照以前以為，當王將就一勞永逸，但事實上遠非如此。不說復生的代價之大，就說王將參与的事情，獲取的功績跟萬一失敗所要承擔的懲罰的差別，就非常懸殊。

他覺得這樣的規則太不公平了……

一路回到都城，被俘虜的兩個混沌之心都很安份，原本她們也沒有力量，逃走純屬奢望。因此從開始就接受了現實，路上跟東劍王和花刺聊的很好，又忍着南小喬的脾氣，跟她套近乎。

只是南小喬到底不喜歡那個模樣清純漂亮的混沌之心，覺得她不是好東西，只對她表面應付，反而對另一個受傷的混沌之心熱情。

快到都城的時候，李天照看見迎面騎馬過來的竟然是蝴蝶劍和震恭弘=叶 恭弘落，還有天蒼靈，火九劍和冰未解。

“守護劍客，真不湊巧，你回來我走，沒空陪你玩了。”天蒼靈穿了一身白衣，她似乎也特別喜歡這樣的顏色，配上如今精心梳理的精緻複雜髮式，以及頭飾的點綴，份外明艷。

震恭弘=叶 恭弘落原本一襲金裝，髮飾也凸顯貴氣，看着份外端莊，聽了天蒼靈的話卻氣不打一處來，知道是故意宣誓主權，否則根本不必要強調守護劍客四個字，於是就不甘示弱的說：“守護劍客在都城等幾天哦，等我回來陪你玩。”

東劍王和花刺早聽說過孤劍的‘本事’，很是淡定。

車廂里的南小喬聽見外頭的說話聲音，卻憋不住的開了車廂門，叫喊着質問說：“李天照你到底當了幾個混沌之心的守護劍客啊！”

“就天蒼靈和震恭弘=叶 恭弘落，怎麼了？你需要的話我也可以再當你的守護劍客。”李天照回答的很淡定從容，東劍王臉色微微抽搐，覺得他也太堂而皇之了。

花刺卻不由瞟了他一眼，暗覺他到底哪裡來的底氣，不能只是靠臉吧？雖說是讓人看了順眼，容易生第一好感，但也沒到驚天動地，曠古絕今的程度啊！

南小喬臉一紅，覺得十分窘迫，她簡直沒想到李天照如此臭不要臉，當著許多人的面，如此滿不在乎的說出這樣的話來！就算對她很喜歡，也不能這樣吧！再說了，他花心的還能這麼理直氣壯？也不考慮她願不願意，不考慮那兩個混沌之心的感受？

這些念頭讓南小喬一時間又窘又怒的不知道說什麼好了。

天蒼靈和震恭弘=叶 恭弘落心裏明白，李天照還不知道守護劍客的深層含義，可她們現在又不能說明！難道現在給他解釋，讓在場的人都知道是她們拿李天照不知情，硬貼上去叫他當守護劍客的嗎？

於是天蒼靈和震恭弘=叶 恭弘落下意識的否定了這念頭，又不約而同的喊了句：“不許再當別人的守護劍客了！”

“啊？”李天照覺得莫名其妙，他當誰的守護劍客關她們什麼事？當然是多多益善啊！

南小喬本來很窘迫，突然聽見那兩個混沌之心這麼理直氣壯的要求，反而被激怒了，尋思着說的好像她非得答應似得！以為她跟她們似得？

‘好哇！你們倆個這麼不把我放在眼裡，我還偏要答應，氣死你們！’於是南小喬就甜聲着說：“好呀李天照！你自己說的，以後你就是我的守護劍客了！”

“你！”震恭弘=叶 恭弘落覺得南小喬簡直可惡，卻見她挑釁似的瞪過來，分明就是故意，眼下又不能說那麼多，看李天照滿不在乎的模樣，分明是不知就裡，只好生氣的哼了聲，喊了蝴蝶劍一起走！

“震恭弘=叶 恭弘落，你哼什麼啊？”李天照懷疑她跟南小喬不和，故意喊話，想着或許能居中調節，然而，震恭弘=叶 恭弘落扭頭沖他做個惡狠狠的表情，然後拖長了聲音，一字一頓的說：“我——愛——哼——就——哼！不——關——你——事！”

李天照就什麼都不說了，揮揮手，跟震恭弘=叶 恭弘落再見。

見震恭弘=叶 恭弘落頭一扭，催馬加速跑了。

蝴蝶劍顯然是跟她一起出任務，神情複雜的扭頭看着李天照，微微點頭示意，駕馬追着去了。

她們一起的，還有兩個混沌劍客。

李天照正覺得震恭弘=叶 恭弘落脾氣多變，看天蒼靈帶着火九劍和冰未解走過去，卻故意當看不見他似得，冷淡的莫名其妙。

火九劍和冰未解點頭招呼，末了，冰未解笑着指指天蒼靈，示意她會幫忙勸慰。

車廂里，那個被南小喬討厭的混沌之心看着，聽着，目光在李天照身上打量着，心裏突然動了念想。

李天照心想震恭弘=叶 恭弘落和天蒼靈控制欲也太強了，他當別人守護劍客怎麼就不行了？‘她們不像這麼小氣的人啊！南小喬的嘴巴厲害，難道是曾經得罪過她們？改天有機會，再幫她們居中調解下吧。’

南小喬看把那兩位氣的不輕，心裏十分痛快，末了，還嫌不夠的又故意叫李天照拉一把，她就抱着李天照的腰，也坐在馬上。

李天照就駕馬帶着她一起進城，繼續往內城大門走去。

路上南小喬在馬上，開始還只是有反擊勝利的痛快，過了一會，就開始後悔了。她以前認識那麼多混沌劍客，想當她守護劍客的不知道多少。沒幾個她喜歡過的，有限的那三個，後來讓她覺得心術不正，就立即保持距離，沒往深了交往。

今天，卻這麼當眾答應了孤劍李天照這等花心的傢伙！

‘我怎麼這麼傻呀！我多虧呀！’南小喬越想越後悔！

# 第一百二十九章 不負情義

就這麼進了城裡，南小喬還是不甘心就這麼掉坑裡，於是底氣不足的湊到李天照耳旁，好聲好氣的商量說:“孤劍，我剛才開玩笑來着，你還是不要當我的守護劍客了……”

“開什麼玩笑？都答應了，現在想撇開我跟別人並肩作戰？沒戲。”李天照眼裡這就是功績綁定的意思，哪有放過的道理！

功績啊！那是他急切升上王將，復活父母妻子的唯一途徑啊！

“喂！你是不是太厚臉皮了？”南小喬覺得生氣，故意把話說的難聽，再者李天照都已經是兩個混沌之心的守護劍客了，還肆無忌憚的公然花心，本來就是臭不要臉！

“我本來就厚臉皮，我承認。”李天照不在乎，對於功績的事情，認識的誰不知道他在意的很？為了爭取功績，臉皮厚點他也無所謂。

“你——”南小喬沒辦法了，畢竟是她自己答應的。

正發愁呢，碰上個混沌之心迎面過來，分明也是出任務，也不知道為什麼，都湊巧趕在今天，這會。

南小喬還沒來得及藏起頭臉，就被那混沌之心看見了，近些的時候就沖她笑着說:“喲！原來是挑上孤劍了呀！難怪以前的都看不上眼，你可真是出手不凡。”

“什麼呀！明明是他厚顏無恥！”南小喬很窘迫，覺得一世清白都毀完了。旋即又發現她太心虛，本來這混沌之心只是猜測，沒可能知道城外的事情，現在卻坐實了。

“哈哈……行了，這有什麼呀？咱們混沌之心除了姐妹之間，不就只有守護劍客能說說心裡話嘛。”那混沌之心跟南小喬本來也熟悉，見她紅着臉不好意思，就揮揮手說:“好了，回來了再聊。”

南小喬撅噘嘴，故作不滿。

可是走過去了后，她看着李天照的背影，又湊到旁邊看着他的后側影，不由尋思着:‘他就是我的守護劍客了呀……’

“噯，李天照，扭頭我看看。”南小喬喊了聲，見李天照臉上寫着困惑，她仔細凝視了片刻，就覺得臉上發燙，於是又說:“沒事，就看看。”

見李天照又繼續騎馬看着前方，南小喬慢慢的抱着他腰，聽着他的心跳，感覺着自己的心跳，還有那份蔓延的溫暖，她又一次默默的想着:‘嗯，他就是我的守護劍客了哎……’

這念頭，就彷彿是神奇的咒語。

南小喬想着，人就特別的充實，歡喜，又特別的牽挂。

明明才剛在候王殿分開，卻就想着再見見李天照。

只是，現在不可能。

她在武王殿里上交了七色心，按流程讓武王手指點在額頭，獲取她們的記憶碎片，以證此行的見聞。

末了，武王微微點頭，揮了揮手，南小喬退了下去。

但這時候還不能出內城，就跟幾個在等任務的混沌之心閑聊。

以前她聽到別的混沌之心滿臉歡喜的談論守護劍客的事情，她覺得很可憐，覺得都是些沒有家裡人關愛的，才會如此。

但此刻，南小喬卻聽的特別開心，末了，又忍不住說了孤劍李天照成了她守護劍客的事情。

那幾個混沌之心當即炸了鍋那般，湊過來問東問西，聽南小喬說了經過，都笑着。

看她急了，一個混沌之心又勸慰說:“我們又不是惡意嘲笑，看你急的！其實也沒什麼關係，又不是他一個這樣，雖說比較少吧，也還是有。說白了，我們當混沌之心的，跟別人不一樣，想那麼多、要求那麼多做什麼呀？只要喜歡不就好了？心裏有守護劍客挂念着，關心着，就覺得日子過的特別充實，也有人時刻牽挂着我們自己，就特別盼着出任務的時候，因為能夠跟守護劍客一起，不再覺得任務只是危險，辛苦，枯燥和麻煩了。”

南小喬聽着，點點頭，她現在也特別期盼再有出戰的任務，除了那時候，她們又哪裡能跟守護劍客長時間呆在一起呢？

幾個混沌之心聊着，又說起現在都關心的大事。

“東劍王之前沒有復活他的混沌之心，這趟任務回來，聽說俘虜了兩個敵人的混沌之心呢！功績可豐厚了，總該要復活他的混沌之心了吧？”

“誰知道呢？還不是看他講不講良心。都是王將了，也不怕我們聯合起來抵制他，不捨得功績的話，又能拿他有什麼辦法？”

“我覺得東劍王是講良心的人，他的混沌之心陪他並肩作戰那麼多年了，他不該那麼狠心吧！”

“那可不好說。你是不知道，東劍王的第六個妻子可厲害的很，又善妒，一直恨東劍王的混沌之心，她要不同意動用功績，另外幾個女人也會站在她那邊，東劍王有心也沒辦法。”

南小喬對東劍王了解不深，但知道他的事情，這時也一樣在暗暗揣測，總是希望結果能好些，讓她們心裏也多些對未來的美好期望，而不只是漆黑冰冷的失望。

李天照在候王殿，花刺也在，但是東劍王卻沒有跟他們一起。

他覺得有點奇怪。

屋外的走道，有人經過時，花刺突然站起來，出去看了眼，然後又回來，在門口沖李天照招手示意，一臉奇怪的神情。

李天照不明所以，跟她出去，走到隔壁房間的窗戶外，聽見裏面是賞罰殿的人說話聲音。

片刻，那人出來時，看見他們，花刺豎指唇前，那人愕然，旋即失笑着搖頭，自顧走了。

花刺滿臉興奮之色的沖李天照示意，然後貼耳窗戶上偷聽。

李天照覺得不太好，卻被她一把拽了過去，於是兩人臉對着臉，眼對着眼，耳朵都貼窗戶上，聽着裡頭的對話。

屋裡。

死而復生的混沌之心一步步走到東劍王面前，摸着他的臉龐，注視着他眼裡的哀傷，她自己也不禁流下了眼淚。

“她怎麼會同意救我？”

“我騙她說，如果不救你，從此會被所有的混沌之心抵制，再沒有願意跟我一起任務的了。又說復活你的功績額外掙，不用原有的。還好，運氣不錯，這趟得了巨功。”東劍王注視着面前熟悉的面容，欣慰於她的死而復生，可是，卻又為即將承受的分離而痛苦。

“只是這樣嗎？”那混沌之心太了解東劍王的事情了。

“……”東劍王說不出口。

那混沌之心眼淚流的更急了，替他說:“是不是再也不能見我，否則，她會讓我死？”

“是！”東劍王壓抑着悲憤的情緒，他覺得自己很可憐！

但是，這是現狀，無法改變。

他不願意分離，但她若能活着，他又寧可痛苦的生離。

混沌之心再也忍不住的撲到他懷裡，放聲大哭。

這是現狀，她也知道。死而重生，失去了特殊的力量，她就是個普通小鎮里出身的平凡女人，沒有宗族撐腰，又沒有自保的力量，於是她的孱弱成為了東劍王的軟肋，被人拿捏。

東劍王痛苦的閉着眼睛，緊緊的抱着她，強忍着隨時都會壓抑不住的情緒。

他該說些什麼，也想說些什麼，最後卻又發現，什麼都說不出來。

因為他要說的，想說的，該說的，她都知道。

她也知道，他知道她知道。

那混沌之心狠狠哭了一陣，突然收起哭聲，說:“找我一次，給我一個孩子。”

“……”東劍王願意，卻又顧慮。

“不要說萬一被她知道了我會怎樣！二十一年了，我每當想到如果有一天死了，不是混沌之心了，又必須跟你分開了的話會怎麼樣。每次想到，都覺得，生無可戀！給我一個孩子——我什麼都不怕，就怕沒有盼頭的絕望。”

“好！”東劍王再不說別的，拋開了顧慮。

兩個人，又一次擁抱，沒有說話，有的還是無限的貪戀，還有一起面對生離之痛的，決心……

花刺的耳朵離開了窗戶，李天照的心情也十分複雜，東劍王的性情，讓他有了新的認知。

這麼一個心思極多的王將，卻仍然保有如此重情義的人性凈土。

李天照看見花刺眼裡有淚光，她擦去，往回走。

回了待命的屋裡，花刺怔了會，才看着李天照說:“你不要覺得我八卦，只是我知道他們是有情人，也知道東劍王一定會對得起她，才想聽聽他們這些感人肺腑的真心話。因為這些話，平時已經很難聽得到了。”

李天照挺同情東劍王的處境，如果是過去，他會覺得是東劍王自己太沒有決斷。

可是現在，接觸過北風青雲那樣的‘前妻’之後，他能理解這種無奈。

如果是他被武王賜婚了好幾個北風青雲那樣的妻子，他再有主意又有什麼用？

妻子越多，作為丈夫的決定權就被分的越小，而北風青雲那樣的，不是說強勢就能壓的下去，最多只是拼個井水不犯河水。

因為她也強勢，她背後的家族更是她強勢的基礎！

就如豐吟這樣對他有情的，也不會把他李天照看的比豐氏一門更重要那樣。

‘這樣的一群妻子，我真是永遠都不想要！’李天照暗暗發愁。

因為他知道，五年凍婚期結束了，他根本沒有選擇。

正這時，賞罰殿的人帶着功績文書來了。

照常的宣讀了一遍，末了又祝賀李天照和花刺得了大功勞。

花刺是王將，不再分級，只要功績積累的數值，達到標準了就可以被武王賜予永生不滅之體，也可以使用了復活他人。

復活的人根據個體情況，耗費標準有高有低。

李天照這趟的巨功扣除照例貢獻給武王的部分，剩餘的就是東劍王，花刺和他共分。

他的最多，是頭功，東劍王次之。

這是賞罰殿根據戰印的記憶碎片，綜合判定的結果。

李天照升了一級，從黃級萬戰將提升到玄級萬戰將。

萬戰將每一個小級別的提升需要的功績，都比上一級高很多！

如此巨功，卻不是獨功，也只夠提升一級多。

花刺告訴他說，如果是復活他父母，兩個十戰將的級別，這趟的功績就綽綽有餘了。只是，前提是他成為王將之後，才有這種權力。

出了內城，分別的時候，花刺胳膊交疊在身前，微笑着沖李天照說:“你的未來大有所為，好好努力吧。”

李天照謝過，道別走時，看見一輛馬車過來，下來了好幾個男人，高矮肥瘦各不相同，俊美英俊剛毅粗獷的外貌也是風格不一。

# 第一百三十章 相對而言

他們下了馬車，就簇擁着花刺王將，一個扶左臂，一個抱右胳膊，兩個在背後按捏她肩膀，還有兩個在前面引路，一個半跪在車廂門邊，一臉神情的模樣。

花刺見進車廂之前，看着李天照目瞪口呆的模樣，沖他飛了個挑動的眼神，又手指車廂里，分明是在問他要不要進去。

李天照一個激靈，下意識的飛快搖頭，又覺得失禮，忙又做道別之勢，花刺王將笑了笑，手指落在其中一個殷勤男人的頭頂上，那人就滿臉喜色的跟着她進了車廂里。

馬車，越去越遠……

李天照雖然早就知道，女戰士也一樣會被武王特殊賜婚，卻還是第一次目睹這麼多丈夫的情況。

看起來，花刺王將沒有東劍王的那種痛苦，至於她是否有別樣的痛苦，李天照是不知道了。

他只是知道，花刺是西州很有影響力的重要城市的大氏族出身，大約，從開始的配婚就有選擇吧。

李天照腦子里閃過東劍王，火九劍，冰未解等許多人的身影……又閃過剛才看到的花刺王將的情況。

‘沒有選擇的多是痛苦，有選擇的卻是舒心嗎？’李天照心想，如果是這樣，那他想有選擇，不想如知道的那些那樣，在沒有選擇中滑入痛苦絕望的處境里，掙脫不出。

李天照想着這些，直到去了鑄劍師一定人那，仍然在考慮許多事情。

“孤劍可以放心了，劍沒事，你也太小心了，分明沒有什麼戰鬥的痕迹嘛。”一定人現在獨自負責鑄造鋪。而且，因為他創造麯線劍的貢獻，得到了特別的嘉獎，現在是頂尖的鑄造師大師之一，只負責萬紋劍的鑄造，更低的，只有特別的交情，他才會借用殿里別的鑄造師的名義，幫忙鍛造。

“上一次的暗傷讓我心有餘悸。”李天照收劍入鞘，末了，止不住感嘆說：“如果有更堅固的兵器就好了。”

“有，成為王將后可以用功績換取混沌之石，加入了這個的兵器更堅固，而且還有自行修復損傷的奇能。只是，功績花費的代價很大。”一定人的話勾起了李天照的興趣，就請教了混沌之石更多的事情。

離開鑄劍殿之後，李天照還琢磨着混沌之石的好處。

可是，想到那巨額的功績，也就知道，那是以後才能奢望的了。

先要成為王將，然後要攢了功績復活父母和山芊啟，末了才可能換混沌之石鑄造兵器。

功績，功績、功績！

都是功績！

混沌之石？

也就是知道有這東西了。

確定了劍沒問題，蝴蝶劍又剛出任務，李天照也就沒有在都城逗留的理由了，於是騎上馬，直接回去奪風城。

次日，一大早。

南小喬在內城戰士的保護下，買了些東西，興沖沖的跑來拍李天照的門。

那戰士喊了半天，沒有動靜，就看着南小喬說：“萬戰將家裡都沒有一個管事的嗎？”

“……這麼多東西怎麼辦？”南小喬看着背後推着車子，上面堆的東西，發愁了一會，然後有主意了說：“你翻牆進去開門！”

“這……”那戰士一個頭兩個大，這是萬戰將的府邸哎，私闖是大罪。

“他不會怪罪！有事我擔著，你怕什麼呀？”南小喬自信滿滿，那戰士尋思着也是，就翻牆進去把門開了。

南小喬指揮送貨的把東西卸下來，放屋子里，她想一個人等，就讓那個戰士回去。

她一個人在府里轉悠着，一間間房的看，發現這裏真是無人打理，空的房間傢具上的灰塵都有些厚度了。

南小喬找到李天照住的房間，新鮮又好奇的打量，卻發現沒什麼多的擺設。

“真是沒點生活品味，客人房也不能這樣呀！”南小喬自語着拉開衣櫃，不由愣住了。

柜子里，有女人的衣裝。

南小喬當即如被冷水澆頭，心涼着，又份外的委屈、難受……

作為混沌之心，她本來早就明白，不能有那些風吟雲纏之事，跟守護劍客就是心靈層面的密切，房裡頭的事情，爭都不能爭，想也不用去想。

可看見柜子里女人的衣服，她還是難受的很，又委屈的很……

南小喬把櫃門一關，難過着，又覺得她就不該來這裏。她跟李天照就只能是出戰的時候一塊，那時期才是屬於她的，除此之外，就沒她一個混沌之心的空間。

她來了，又能怎麼樣？

李天照回來了，又能怎麼樣？

南小喬匆匆忙關了房門，就要離開時，卻在大門口碰上拿着門鑰匙的豐吟。

兩人驟然面對，都不禁懵了。

下一刻，南小喬想起柜子里的衣服，猜想就是面前這個女人的，又難過，又自卑，低着頭臉連忙就要走，卻聽見豐吟喊了聲：“你是南氏的混沌之心南小喬？”

“啊，你認識我？”南小喬有點尷尬，卻強自收拾情緒。

“來的路上碰見了蝴蝶劍和震恭弘=叶 恭弘落，知道天蒼靈也出任務了，又聽說你，猜想着也沒旁人了。”豐吟說罷，南小喬心裏更局促不安了，她平時哪裡會如此，此刻卻只想趕緊逃，忙尋了個借口說：“啊，是這樣啊。我還有事，下次再聊。”

“李天照不在嗎？不在的話，一起吃點東西？”豐吟開始沒多想，見南小喬神色不對，推敲着才有些明白，又微笑着說：“我跟李天照早就接觸了關係，說起來，現在也是朋友。我出身豐氏，從小就聽說過許多混沌之心的故事。”

南小喬這才緩過來了些，也猜到她是誰了，稍微鬆了口氣，正猶豫着，豐吟已經過來拉她進去。

豐吟帶了人來，是從豐收城帶來的人，負責打理府邸里的事情。

畢竟她偶爾回來，屋裡的事情，不可能寄望於相信陌生人的嘴。

上次豐吟就有這打算，只是回去豐收城后許多事情，挑選合適人選也要時間，得是能長期留在都城的，又得是豐氏門下，品性可靠。

人選定了，還得等她有事來都城的時候順便。

結果就耽擱到了今天，卻又恰好碰上南小喬。

豐吟當然知道混沌之心和守護劍客的許多事情，也知道這種是很普遍存在的關係。

稍微有些心胸的都會假作不知，絕口不提。

若沒有這樣的干係，混沌之心也很難與人捆綁的那麼密切，又何來過人之功績？

再者這種關係原本又不能有什麼實質性的東西，更沒有必要揪着不放。

豐吟早就聽說過天蒼靈和震恭弘=叶 恭弘落兩個混沌之心的存在，早早就考慮過了，想好了要跟混沌之心相處的愉快些。

豐吟跟南小喬吃着喝着聊着，有意說些過去聽聞的那些混沌之心和守護劍客的美好故事，又特意說起混沌之心的孤苦，表示十分同情理解。

於是兩個人聊的更是熱情投入，南小喬也願意敞開心扉，覺得豐吟這人很是不錯……

都城的府邸里，兩個女人這般。

而李天照卻只顧披星戴月的趕路，更沒考慮過守護劍客的事情。

他關心的只是，南小喬或許很快又有任務安排，也許就有他能參与的。奪風城的事情長遠來看，並不能全等着他一個人安排。

只是，風殺城的玫千戰將又不能直接跟大刀客接觸，前者絕不會放心大刀客，李天照也不能拿玫千戰將的生死大事隨便安排。

‘路上多趕些路，應該來得及碰上玫千戰將送消息。’李天照一路快趕，辛苦了坐下的駿馬。

但趕到奪風城和風殺城交接區域的樹林里，等沒多久，就看見玫千戰將來了。

她脖子上有淤青，像是被掐的。

李天照看見她情緒低落，眸子里透着灰色的情緒，知道又是受了風殺城城長的欺辱。

“我現在能取代他了嗎？”玫千戰將看着李天照了就問。

“你在風殺城的影響力如何，你比我更清楚，可行與否，把握多少，你心裏有數。如果實在忍無可忍，寧可多冒一些風險，也想早點結束非人的噩夢，我不會阻攔。”李天照其實還很希望玫千戰將早些成功，但他也不會為此就慫恿玫千戰將提前動手。

“城長的心腹我都摸透了情況，有三個百戰將是他的老部屬，有三個跟隨他多年，一直受他器重，對他十分忠心。但剩下的幾個貌似忠誠，但只要讓他們將來不比現在差，他們跟着誰都無所謂。”玫千戰將最近越來越頻繁的動念頭，她覺得明面上壓下城長的勢頭已經不太可能，現在她即使處處小心，故意示弱示忠，還是會被可以敲打，又總盯着跟她有往來的百戰將。

從這些跡象來看，城長是不會給她繼續積蓄更強力量機會的。

“其實簡單點解決也不難，我潛入城把他們都料理了就是，只是你一定要堅持親自動手，卻沒什麼可能把他引出來。”

“我一定要親自報仇！”玫千戰將對此異常的堅持，顯然這才是她復讎環節里，最重要，最關鍵的一節。

“如果有機會，你說，我會相助。”李天照就不勸了，對於玫千戰將的情況，復讎的過程如果不理想，那麼只是當了城長也沒意義。

“我會謹慎行事！”玫千戰將得了李天照這句話，就寬心了，心情也好多了，忙又取出這次準備的情報，遞給他說：“我偷聽了城長的對話，知道最近有混沌之心和混沌劍客過來，好像說是什麼特殊任務，具體內容城長也不知道，會來哪裡也不清楚，傳令的只讓城長必要的時候權力配合混沌劍客。但他們來的時間是三天之後。”

李天照眼睛一亮，當即推測大約是除混沌暗靈又或者是野外吸收高濃度混沌之氣的差事。

『加入書籤，方便閱讀』

# 第一百三十一章 異常狀況

如果是陰雲境，黑雲境，就不會提前預知，異常的天象早鬧的人盡皆知。

有混沌之心即將到風武王的邊境城市，又不說明為何而來，以李天照所知道的，就只有野外即將形成高濃度混沌之氣，又或者是快出現混沌暗靈了，才有這種事情。

消滅混沌暗靈的事情，李天照經歷的只有純戰士參与的情況。但實際上，許多時候還有混沌之心同行。

命運預測殿的工作很多，預測特殊情況的方位，也就存在早晚之別，此外還有距離因素導致的難易程度。

如果命運預測殿預測的夠早，在混沌暗靈成型之前的两天，可以吸收到濃度高的混沌之氣。

這種情況下，就有混沌之心同行，混沌劍客會保護混沌之心吸收混沌之氣，完了混沌之心就撤走，剩下混沌劍客等着暗靈成型，繼續執行消滅的任務。

事實上李天照之前經歷的任務，在豐吟之前，就有混沌之心去吸收過混沌之氣。

只是那混沌之心是玄級，有千戰將級的混沌劍客同行，完事就離開，直接去就別處執行任務了，並不負責消滅暗靈的差事。

豐吟一行也根本不知道此節。

如果是這兩種特殊任務，奪風城應該也有消息。

‘奪風城城長如果收到消息，也是風殺城城長這樣，不知道具體情況，也不知道為何而來。除了城長，其他人連這件事情都不會知道，要想了解具體，還得靠人盯着。’

李天照尋思着機會難得，就對玫千戰將說：“盯着外來者，混沌之心應該不是獨自來，他們未必會在風殺城休息，卻會在風殺城所屬的村鎮出現，或者是修養精神，或者是寄養馬匹，又或許是補充食水。”

“是！”玫千戰將答應着，已經想到了辦法，就以得到情報，知道對面的孤劍又回了奪風城為由，讓許多人留意往來者的情況。

各城各村的人平時少有外人往來走動，突然多了陌生人，在哪個村鎮里都會很扎眼。

李天照回奪風城的路上，考慮着這次的機會，很是在意。

陪同混沌之心來的混沌劍客的功績，對於萬戰將的他來說，不值得尋求，當然是安排給大刀客又或者蝴蝶劍最好。

只是，蝴蝶劍不在這裏，而大刀客又不是混沌劍客，對於他來說實在太勉強了。

沒有混沌碎片力量的戰士去跟戰印級別相同的混沌劍客拼殺，罕有能得便宜的例子，更別說是拿下了。

‘只要玫千戰將能查到大概行蹤，我就能在相對範圍內把他們找到，風武王的混沌劍客的功績若不考慮，拿下混沌之心的難度應該不大，但浪費混沌劍客的功績不能給大傢伙提升，怎麼想都覺得可惜……蝴蝶劍會不會是奉命來這裏？時間上算，也不是沒有可能！不過她們出城時候走的方向不對……’李天照頗為發愁。

他不能帶着大刀客參与這事，否則大刀客就沒功績了；浪費混沌劍客的大功勞又非常可惜，思來想去又沒有兩全其美的辦法。

‘算了。手下沒人，我能得個俘虜混沌之心的功勞也夠了，雖然應該是玄級的混沌之心，只有地級四分之一的功勞，但勝在是獨功，也可以了。’李天照念動剛動，又為這想法愕然，不禁嘀咕自語道：“我還真是越來越貪心，真能撿了這樣的巨功不知多走運，還竟想着比地級的少？要不是有玫千戰將提供信息，設法使人盯着，上哪裡找敵人的混沌之心去！”

李天照尋思着，又明白自己為何會如此。不僅是得巨功太多的緣故，最根本的是萬戰將的級別提升需要的功績越來越多，多的太誇張了。

此事即使順利成功，這份獨功說來巨大，卻還不夠他再提升級別的，至於再下一級的功績，又比現在多的更多。

這樣比較之下，原本的巨功對別人來說能少辛苦好些年，但對他來說，卻不足以解決他為之焦慮的問題。

凍婚期結束前，他必須升上王將。

玫千戰將沒有讓李天照空歡喜，她確定了混沌之心同行的三個混沌劍客就在某座村子里出現過。

李天照得了情報，立即根據地圖，劃定了大概的範圍，然後趕過去，沿着切分的路線，先進行了一趟直線的搜尋。

可是，沒有發現有高濃度的混沌之氣。

‘若是風武王的混沌之心提前來了，混沌之氣還沒形成，那他們應該會在村子里留宿，洗個澡，好好睡一覺。玫千戰將說他們寄養了馬匹后就走了，行色匆匆，應該是時間並不寬裕，看來是消滅剛成形混沌暗靈的可能性更大。’李天照推測風武王的混沌之心是要吸收了混沌之氣就先走，所以會如此匆忙的先到地方，那麼高濃度混沌之氣的形成，應該不會太久。

李天照把推測的交界地圖上的區域繼續劃分，進行塊狀地形的搜索。

他一個人要搜尋那麼大的地方，除非運氣很好，否則的話，肯定來不及。

好在這事，不是只需要他一個人做。

李天照經過多處約定的消息存放點，終於在第九處看到了好消息。

臨近村子里找的某個在編戰士確認了混沌之氣的異常，這不是難事，只需要留意戰印自然吸收的效率，就能知道。

因此李天照安排了一群人，分散了一起找尋。

否則的話，等他找到，人家可能都完事離開了。

只是來搜尋的必須是村裡的在編戰士才妥當，敵人的混沌劍客即使遇到，也沒有必須要下殺手的動機。

李天照確認了這區域的混沌之氣濃度異常高，把功績換來的食物給了那在編戰士當報酬，這也是小額功績交換的硬流通品種，或吃或者換回功績都可以，往來交易可以跳過比較麻煩的報備。

找到混沌之氣濃度高的區域了，剩下的就是跟時間競賽，倘若不能在混沌之氣被吸收完之前找到人，那麼風武王的混沌之心就會撤退，李天照也就跟功績失之交臂了。

李天照在高濃度的混沌之氣區域快速奔走移動，還使上勾索掛樹飛來盪去。

確認區域就已經花了半天時間，接下來的搜尋就只有他一個人可以進行了。

倘若靠眼睛去找，得是許多人來才行，就得動用奪風城裡大刀客的人，有他在這裏，大傢伙分不到什麼功績。而且他們的戰印級別都不低了，一旦遇到風武王的混沌劍客，死傷不會少。

好在李天照有感知氣流變化，從中獲取信息的能力，經過的地方，可探查的範圍比靠眼睛在山林里觀察，遠的多。

他搜尋了大半天，還沒有發現。

‘運氣這麼糟糕？’李天照暗覺鬱悶，卻更不敢多耽擱，匆匆忙喝了點水，吃點東西，又要動身時，突然聽見前方有慘叫聲！

李天照精神一振，急忙飛奔過去。

就看見一團漆黑的暗靈，站在個混沌之心面前，那混沌之心坐在地上，頭髮遮着臉，抱着身體，瑟瑟發抖的坐在地上。

李天照不敢耽誤，抓着勾索凌空飛盪過去，手鬆開時，立即發動戰印絕技，虛空帶着一竄殘影急沖前去，人在半空，他拔劍就斬！

飛閃的風刃，一閃斬上暗靈的身體，白色的刃光切開了進去一截，卻又在下一刻如同跟暗靈漆黑的身體抵消了那般，風刃消失，暗靈的身體也消逝了微小的部分。

李天照揮動的劍光緊跟風刃之後，斬過了那暗靈的身體，緊接着，一團小流星火飛射出去，撞上暗靈的身體時，砸出瞬息間凹陷的坑，而後又如風刃那般消弭不見。

那暗靈雙手抓的極快，李天照一把抄起那個風武王的混沌之心，單臂把她抱着，發動千殺劍法繞着暗靈不停斬擊。

那暗靈突然掉頭就走，彷彿是知道李天照厲害，它打不過似得。

‘奇怪，混沌印的力量提升之後，對暗靈的創傷有這麼大？這才剛照面它就跑了？’李天照暗暗疑惑。以他的經驗，還有聽花刺和東劍王說的信息，剛成形的暗靈本性兇悍，不到虛弱的時候根本就不會逃走，哪怕被圍攻也會拚命攻擊。

李天照追着那暗靈，劍光不停斬擊，根本不讓它走脫，途中陸續看見三個混沌劍客的屍體，他不由更覺得疑問，這個剛成形的暗靈如此厲害？

他正想着，通過氣流里的信息，發現前方有四個人，暗靈繼續奔過去，就會碰上。

‘該是自己人了，我若出現在他們戰印的記憶碎片里，會害他們功勞大打折扣，混沌之心已經俘獲，接下來就交給他們好了。’李天照於是繼續逼迫暗靈往那邊跑，等到快遇上時，他停步，跳到樹上，前進了一截，看見來的果然是自己人。

而且，三個混沌劍客保護着的，還有個混沌之心。

‘天蒼祈願！’李天照很是意外，沒想到會在這裏碰上她，只是他此刻不好過去招呼，否則就是坑害三個混沌劍客的功績，就只在樹上觀察了會，見那三個的混沌碎片力量有能踢人抵擋傷害的，有攻擊的，有移動迅快的，也就放心了安全。

李天照看俘獲的混沌之心臉上都是血污，看不清楚模樣，但眼裡透着濃烈的恐懼，也不知道一個玄級混沌之心怎麼如此膽小，嚇成了這樣，就安慰說：“你已經安全了。”

但這話，似乎沒有效果，那混沌之心嚇傻了似得，仍然滿眼恐懼之態的看着他。

李天照背着混沌之心折返回去，發現三個風武王的混沌劍客的武器，戰印，身份牌都不見了！

‘怎麼回事？’李天照串聯這些信息，突然想起那個會使千殺劍法的混沌暗靈！

只有它殺了人，才會帶走戰印武器和身份牌！

‘糟糕！’

李天照急忙掉頭，飛奔往天蒼祈願的方向，途中極力把氣流中的信息解析的細緻，卻沒有發現還有別的暗靈存在！

『加入書籤，方便閱讀』

# 第一百三十二章 黑暗降臨時

‘為什麼沒有別的暗靈？’李天照帶着風武王那俘虜的混沌之心折返疾走，滿心疑惑。

混沌之心還沒有吸收完混沌之氣，為什麼暗靈就成形了？

但他只是聽說過常態，並不確定是否有特殊情況，對此不能有肯定的結論。

只是——剛成形的暗靈照說不該那麼厲害！

因為正常情況三個百戰將級的混沌劍客就是必勝。

李天照剛才看到風武王的三個混沌劍客的屍體間隔，約莫二十多步，基本就是一個接一個的被追上了殺死的。

只有一個剛成型的暗靈的話，不應該這麼厲害。

氣流中，李天照捕捉到兩個間隔很近的信息，並沒有廝殺打鬥之類的狀況，他稍微鬆了口氣。

等到更近些的時候，看見是一個混沌劍客保護着天蒼祈願。

李天照就不好靠太近，以免害的別人沒有了功績，於是他就跳到樹上，靜靜的觀察情況，以防萬一。

‘還有兩個混沌劍客大概是追那暗靈去了？跑出了這麼遠……’李天照可捕捉範圍內的氣流里，找不到他們的蹤跡。

不過，沒事就好。

李天照看天蒼祈願平安無事，也就放寬了心。

天蒼祈願被混沌劍客保護着，等着另外兩個混沌劍客追擊暗靈回來。

這般等了許久，還是不見人。

一無所知的苦等，不由讓人有些焦慮，擔心，甚至開始着急。

天蒼祈願不是第一次參加這種任務，此刻專心致志的吸收着高濃度的混沌之氣，本來也不急。

但隨着時間的推移，她也開始犯疑。“不應該這麼久呀。”

“是啊。兩個人對付一個也就一會的事情，又有混沌風行的力量確保暗靈跑不脫，怎麼去了這麼久！”留下來的那個混沌劍客也是心裏不安，末了，又說了最擔心的顧慮：“這個暗靈怎麼成形的這麼快？”

“嗯，好奇怪。”天蒼祈願也沒聽說過這樣的狀況。

李天照也覺得情況不對，但比起那兩個不知追去哪裡了的混沌劍客，他更在意天蒼祈願的安全。

見天蒼祈願把附近的混沌之氣吸收完了，在那混沌劍客的陪同下又轉移到別處，沿途都留下了記號給追擊的兩個人。

李天照保持距離跟着，等她停下來又開始吸收混沌之氣了，他才又從樹上接近些，看着。

他俘虜的那個混沌之心被嚇傻了那般，臉上的恐懼之態維持了許久，這時候才終於慢慢回過神了。

看着李天照的眼裡，沒有那麼害怕了，只是，仍然畏懼又不安的四面張望着，打量着。

李天照也沒說話，看她很識趣，也不開口亂問，也就由她。

天蒼祈願在一處地方吸收混沌之氣，需要些時間，李天照就在樹枝和樹身相連的地方背靠坐着，那混沌之心在他腿上，四面張望了一圈，看看李天照，目光又飛快的移開，又看看他，又移開。

如此反覆了許多次，打量他的時間越來越長，目光閃躲的頻率也越來越低。

顯然沒有了開始那麼害怕，然後她又看着天蒼祈願，又看看李天照，但始終沒有開口說話。

李天照喜歡這混沌之心的配合，不吵不鬧不羅嗦，安安靜靜的，省心。

天蒼祈願又吸收了一片區域的混沌之氣，再次轉移位置。

追擊暗靈的那兩個混沌劍客，還是沒有回來。

李天照覺得肯定是出了什麼狀況，極可能還有第二個暗靈，也許是追擊出去遠了，兩個暗靈匯合了一起。

‘暗靈擁有相當距離內查知我們存在的能力，如果去搜尋那兩個混沌劍客的狀況，天蒼祈願就危險了，還是看着她最重要，那兩位只能祝他們好運吧！’李天照暗暗可惜，但眼前情況不明，他只能如此選擇。

事實上，那兩個混沌劍客是否好運呢？

他們已經變成了屍體。

被暗靈開膛破肚，死狀慘不忍睹。

李天照猜測還有別的暗靈，確實如此。

但不止一個，而是兩個。

三個暗靈收拾了武器，戰印和身份牌之後，後來的暗靈就問：“還有人！”

“不能去了！他用的是三色劍光的千殺劍！是可怕的人類——孤劍李天照！會用萬劍凌遲虐殺我們的那個！首領都打不過他，我們去了是送死！”被兩個混沌劍客追的暗靈，也是跟李天照剛交手就掉頭跑的那個，語氣里滿是恐懼，從其聲音的控制能力來看，實在不該是剛成形的暗靈。

“那就不管他們了？”另一個暗靈很猶豫。

“管不了。”被李天照攻擊過的暗靈態度明確，另外兩個聽了，點點頭，抓着包好的東西，跟着離開了這片區域。

暗靈成型之前，一片區域會有濃度高的混沌之氣，但範圍並沒有李天照跟天蒼靈參与的野外混沌之氣搜集的任務時那麼大。

正常情況，一個混沌之心一天多點就能吸收完，算上別的武王派的混沌之心，那就是不到一天的工作量。

天蒼祈願吸收到黃昏時分，吃了東西，喝了些水，又繼續。

那混沌劍客陪她說話，跟她講些有趣的故事，十分殷勤。

天蒼祈願卻因為疲憊，不想多言，卻也樂意傾聽。

天色黑沉下來時，那混沌劍客說：“幸虧那暗靈提前成型了，否則的話，天黑了只能離遠些，等天亮了再繼續吸收。”

“嗯，是啊。不過，風武王好像沒派混沌之心來，真奇怪。”天蒼祈願沒想到吸收了這麼久，也沒碰上風武王那邊的混沌之心，好像就只有她一個人似得。

這當然是好事，吸收回去的混沌之氣越多，功勞也越高，只是，很違背常理。

這裡是交界區域的山林地區，風武王那邊沒道理不派人來。

“哈哈……我猜是怕了孤劍吧！混沌之心獵手，風武王的勢頭雖然不錯，但底子薄，比不了八大武王，要是再被俘虜了混沌之心，估計都得氣的跳腳吧！”那混沌劍客說孤王兩個字時，眉飛色舞。

這也難免，現如今，少有不談孤劍李天照，也少有不羡慕他的。

至於是羡慕嫉妒恨，還是羡慕嚮往學，那就不一而論了。

天蒼祈願聽人稱讚李天照都會高興，雖然這話明顯誇張了些。

風武王雖然不是八大武王之一，但實力也沒說有天地之別那麼大的距離，底子雖然薄弱些，也不至於被俘虜幾個混沌之心就天崩地裂的程度。

不過，用這種誇張抬舉孤劍的厲害，天蒼祈願還是很愛聽。

“李天照一直都很厲害，比誰都勤奮刻苦，認準了目標就毫不動搖，別人懷疑也好，嘲笑也好，挖苦也好，不以為然也好，他都會保持最大的熱情堅持到底。”天蒼祈願眼裡的李天照就是這樣，而說起他時，她也會忘了疲憊似得。

那混沌劍客也早知道這點，才會提起這話頭，他早曾想過跟天蒼祈願發展更親密的關係，後來發現不現實，還目睹了別的混沌劍客因為堅持不懈的獻殷勤糾纏，最後落得被天蒼祈願列入拒絕一起任務的黑名單的下場。

所以他很明智的調整了方向，不作更多妄想，嘴裏說的，行動上做的，都是好朋友的關係，因此天蒼祈願也就總會照顧他。

“聽說望天鎮的人跟了孤劍之後，功績飛漲。我覺得奇怪，孤劍在那長大，從小修鍊什麼絕技都能看得到，大家早該知道厲害吧？就沒人學些招式？怎麼還要現在才學？”

“你看到的是他現在多厲害，我們從小看到的是他各種艱辛苦累，那時候有人跟着學呀，學幾天累死了，又沒什麼學會了就馬上很厲害的秘技，誰還能跟着練？一度他練的都是莫名其妙的東西，大家還一度覺得他是為復讎的事情迷了心竅呢。就是現在，我也敢說，他的千殺劍法是他自己的本事，讓你看見了跟着一樣用，也肯定不是那麼回事。只說動作招式，村裡人誰沒見過他練呀？可誰也沒發現有什麼厲害。”天蒼祈願曾經也擔心過李天照的情況，但後來，更願意相信他真能練出什麼過人本事。

即使練不出來，她那時候也被李天照長久堅定不移的意志力所打動，覺得他跟村裡其他人都不一樣。

“我也聽人說千殺劍法的關鍵是引動戰印力量流動的秘法，而且這秘法每個人都不一樣，因人而異。原先我總覺得半信半疑，畢竟太玄乎，聽你說了我才相信啊！”那混沌劍客說完，又很好奇的問別的事情。

天蒼祈願就笑着說：“你對他那麼好奇，要不我跟天照哥哥說說，讓你掛到他名下好了，立了功還能學到千殺劍法呢。”

天蒼祈願性格沒有天蒼靈和震恭弘=叶 恭弘落那麼強勢，雖然一直想在這方面幫李天照，卻不好意思強求別人，這時提起話頭，也是試探的語氣。

“我真想啊！”那混沌劍客嘆氣說：“可你也知道，我背後有氏族的壓力，轉到誰名下我自己說了不算，要不然啊，我早求你幫忙了！”

“也是，你是城長家族的出身，挂名到天照哥哥那，就得罪州長了，到時候城裡的許多事情都不好辦，甚至還得被打壓，確實為難。”天蒼祈願很體諒，根本不說強求的話。

兩個人這麼聊了會，沒談論李天照了，她就又只是聽，或者簡單的答應，倦意襲來，更沒有開口的力氣。

天色，更黑沉了。

李天照一直保持着合適距離，決意守到天蒼祈願吸收完混沌之氣，安全的回到城鎮為止。

即使目前來看，應該不會還有什麼危險。

但他心裏有疑問，就無法安心。

黑暗裡，那混沌劍客擔心天蒼祈願害怕，一直找話說，不讓安靜下來。

天蒼祈願就這麼在黑暗裡又忙乎了兩個時辰，終於把最後一片區域里濃郁的混沌之氣也吸收完了。

“要不先休息會？”那混沌劍客很是關切。

“不了，先離開這裏把！總覺得今天的情況有點奇怪，他們又沒回來，不知道出了什麼事情。”天蒼祈願還是小心，她本來也不是膽子很大的人，當了這麼久的混沌之心鍛煉出來了些，但做事情卻還是以穩妥為主。

那混沌劍客忙說好，這時沒有了混沌之氣的干擾，他也就點燃火摺子，在前頭照路，讓天蒼祈願走的穩當些。

只是照亮的範圍到底有限，走的很慢。

李天照仍然保持距離跟着，黑暗裡，他反而能離的更近，他可以掌握天蒼祈願的情況，卻不容易被她們發現。

這麼走了一陣，其實也沒走多遠。

那混沌劍客就提議說背她，天蒼祈願卻拒絕了，混沌劍客知道她避嫌，也就不再堅持。

兩個人正走着，突然，都覺得黑暗裡多了什麼東西！

可是，那多出來的東西，卻是憑空形成那般，又恰好在那混沌劍客的背後。

當他急忙回頭時，火摺子先被強風吹滅，緊接着他的肚子就被什麼抓穿，然後身體被一股力量甩飛了出去！

黑暗裡的危險，又緊接着撲向天蒼祈願過去！

‘果然如此！’在黑暗裡的危險出現的時候，李天照就已經從樹上一躍而出，然後發動戰印絕技，身形急沖了過去！

# 第一百三十三章 遺憾，遺言

李天照的身形急速掠過黑暗，人還沒撲到，混沌印的力量已然化作風刃和小流星火飛射過去！

火球飛撞在混沌暗靈的頭上，風刃斬過火光照出來的、漆黑的頭頸。

而後，火球消逝，風刃無蹤。

李天照一把攔腰抱着天蒼祈願時，聽見她一聲驚呼，緊接着發現她不知道抓緊他，卻下意識的推他，身體也綳的特別緊。

“是我！”李天照邊自說著，抱着她旋動起來，三色的劍光繞着混沌暗靈不停斬擊，一次次劃過那暗靈的全身上下，白色的風刃每每劃過，都會與漆黑的混沌之氣相觸時一併消逝。

如此不過片刻，那混沌暗靈也不知道是如何想法，接連抓不中李天照了，突然掉頭沖向樹上風武王的那個混沌之心。

李天照救援天蒼祈願的時候把那混沌之心留在樹上，那時候情況緊急，他也不急多想，這時急忙過去，一腳踢斷了樹身，那混沌之心人隨樹倒了下來。

混沌暗靈剎時撲了個空，沒等落地，李天照已經先移到了它落下來的地方，揮動的三色劍光，又是持續不斷的連擊。

那混沌暗靈憤怒的連連反擊，雙爪卻只能一次次從李天照身旁，臉旁，從天蒼祈願的背後，耳邊落空了過去，沒有一次能夠擊中，偶爾碰上飛揚的髮絲時，它就激動的以為有了希望。

但下一擊，下下擊，仍然還是落空，落空，繼續落空，仍然落空……

混沌暗靈一直在打空氣，可李天照的劍卻一直斬中它的身體。

於是那暗靈又掉頭，撲黑暗中風武王的混沌暗靈過去。

“獃著別動！”李天照一腳踹在樹上，那樹的另一頭頓時推動風武王的混沌之心轉起來，躲開了混沌暗靈的撲擊。

那混沌之心緊緊的抱着樹身，沉默而配合。

李天照就靠來回踢擊樹身，推着那混沌之心不斷移動，就讓那混沌暗靈一次次落空。

‘剛成形的混沌暗靈就是不一樣，全憑本能在戰鬥，也不知道先把轉動的樹身打飛或者毀去，始終傻乎乎的追着上面的混沌之心……’李天照暗暗慶幸着，手裡的劍卻沒有停歇。

這般斬了有三百多劍時，他感覺體印吸收的力量流向混沌印，除了正常的轉化成小流星火和風刃之外，還有一些奇怪的留存在額頭的混沌印里了。

‘奇怪，怎麼這次的力量吸收的效率比上次高了那麼多？’李天照發現這次攻擊暗靈吸收的力量比上一次還高的多，於是做好了再砍萬劍的準備。

反正又有力量可以吸收，他也沒什麼好急，一時半刻剛成形的暗靈都傻獃獃的，也不怕那風武王的混沌之心會出意外。

至於他抱着的天蒼祈願，那是必然會儘力保護的，更不會讓她受傷害。

就在這時，那混沌暗靈突然掉頭就跑！

‘難道混沌印的力量進化，讓我對暗靈的殺傷能力提升了這麼多嗎？才三百多劍它就虛弱要逃？’李天照暗覺疑惑，急忙發動戰印絕技追擊。

如此一追一逃間，李天照又接連斬了那暗靈三十多劍。

突然，氣流中憑空沒有了暗靈的蹤影。

‘這是什麼情況？’李天照微微一怔。

眼下是黑夜看不見，若不然，就是說這混沌暗靈跑着跑着，突然消失不見了。

‘這股力量！’李天照突然感覺到一股濃郁的混沌之氣湧入他身體里，經過體印的吸收，與他身體里的混沌之氣融合在了一起。

緊接着體印里又送出一股濃郁的混沌之氣到他額頭的混沌印里，然後就那麼停留了，好像變成了常駐在混沌印里的一部分。

李天照引動混沌印里的力量至手裡的孤王劍上，驚見劍身突然被藍色的電光環繞，一時照亮了面前天蒼祈願的顏。

還有——她衣裳被撕爛一片后的晃眼。

李天照回想剛開始救她時候的情況，才知道是被混沌暗靈襲擊時夠着衣服，撕扯爛的，只是他沒想到如此湊巧，正好在面前一塊。

天蒼祈願突然看見電光，有些發懵，旋即看見李天照的目光，又臉色緋紅，本要下意識的低頭，想起當年村子里時被他拒絕了的心愿，又覺得此刻該鼓起勇氣，就強迫自己迎上他的目光。

可是，劍上的電光只閃亮了剎那，又熄滅了。

“沒受傷吧？”李天照打破沉默，但腦子里，還浮動着剛才剎那所見的光景。

“我也不知道，嚇着了，身子都不受控制，你幫我查查吧。”天蒼祈願這一刻，突然想起聽別的混沌之心說過的，當初如何與守護劍客打破距離的故事，於是就強忍怯意，說了這番聽來的話。

只是說完后，她的身體真的不受控制的哆嗦了起來，她不是怕，是緊張，因為害怕被拒絕而緊張。

李天照緩緩摩挲着，一寸寸地方的替她檢查，排除是否有傷。

然後，他感覺天蒼祈願的身體顫抖的更厲害了。

天蒼祈願十分激動，正想說點什麼，李天照突然嘆了口氣，停了下來，抱着她急速飛跑了起來。

天蒼祈願不明所以，猜想着，突然又自卑的難過了起來。她想到作為混沌之心的處境，就以為李天照那聲嘆氣，是為不能有實質性的深入交流而嘆。

她咬着下唇，又難過又不甘心……突然，她想起聽說過的、不少混沌之心為喜歡的守護劍客奉獻的那些事情，就又燃起了希望。

因為別人說過，那般替代性的奉獻方式，守護劍客也都是很喜歡的，有的甚至更喜歡。

天蒼祈願雖然不知道能否做好，卻願意去做，正想開口，李天照突然停了下來。

然後，就聽見一個女人的聲音驚恐的哀求說：“不要殺我！求求你，不要殺我，我不跑了，我不該跑，我再也不會跑了，真的，我知道錯了！”

天蒼祈願這才明白過來！

是的，剛才李天照追暗靈出去沒多久，風武王的混沌之心就要逃跑，李天照這才折回追趕。

“跑的像你這麼快的混沌之心，我還真沒見過。”李天照本來也有防備，事實證明，這個混沌之心看起來膽小，剛才又很配合聽話，但逮着了機會，卻跑的飛快。

“我、我害怕，害怕，求你了，不要殺我，不要殺我……”那混沌之心連連跪求，李天照一把拽了她起來，把她雙手綁在背後，繩子另一頭纏在他腰上，說：“你真好笑，我辛苦俘虜了你，能是為了殺？難道你是地級混沌之心？”

“我不是，我是玄級。我以後會棄暗投明，我很願意跟隨玄天武王，真的！”

“行了，保持安靜。”李天照也不知道這混沌之心怎麼回事，說膽小吧，敢跑；說不膽小吧，又這麼怕死。

那混沌之心立即閉上了嘴，李天照想起天蒼祈願的窘迫，就讓那混沌之心脫外袍下來。

天蒼祈願卻忙說：“不用。”

“她裡頭還有衣服，你不必擔心她啊。”李天照以為天蒼祈願是心軟，沒想到，卻聽她聲音輕弱的說了句：“反正天黑，又沒別人，你喜歡它們嗎？”

“我聽說，混沌之心想這些會很難過。”李天照不是聽說，而是想起天蒼靈那時在水裡的言行。

“沒有什麼比距離更難受！天照哥哥，你不要嫌棄，我願意做任何然讓你喜歡的事情的！我、我想你當我的守護劍客。好嗎？”天蒼祈願早就想說這句話了。

她一直都自責懊悔，覺得最先這麼說的，應該是她！結果，卻讓震恭弘=叶 恭弘落和天蒼靈搶了先，又聽說被南小喬接了力。

“這還用說？我本來就會保護你啊！當你的守護劍客當然沒問題！”李天照答應的痛快。

天蒼祈願暗暗下定決心，正要主動展現她的赤誠，突然聽見痛呼的聲音，才想起，同來的那個混沌劍客生死未明！

李天照帶着兩個混沌之心循聲過去，發現那混沌劍客受了重傷，竭盡全力呼喊了他們，可是，傷勢情況很糟糕，腹部嚴重撕裂，胸口也被擊中，斷了的肋骨插傷了內臟，實在是沒機會活命。

“你沒辦法撐回城。即使我丟下混沌之心不管，只帶着你全速趕路，路上的距離也夠你死幾回了。有什麼遺言，需要帶話嗎？”李天照直言相告，都是戰士，此刻情況明了，這人才能死而無憾，若是騙他沒事，不是讓人連遺言都來不及準備了？

那混沌劍客一點都不想死，可是，從被襲擊至今的期間，他已經不得不面對現實。

他有許多念頭，但最後卻發現，好像都不重要，這時就苦笑着說：“幫我帶句話給我妻子。她說過，我對他滿不滿意，今生除非死了，不然還是得在一起。現在，我終於擺脫她了，我祝願她下一個配婚的丈夫，是個像她那樣的人，讓她體會體會，面對另一個她自己的痛苦！”

“……我替你帶到。”天蒼祈願很難過，畢竟相識的日子不短了，也聽他說過跟妻子的許多水火不容。

“野外搜集混沌之氣的輕鬆差事也能把命丟了，早知道這樣，我幹嘛不學孤劍？過往那麼多時候，放着獨功機會沒敢想要爭取，總說是為了長遠考慮。到頭來，我既然這麼短命，還不如早、早些……”那混沌劍客的聲音突然弱了下去，湊近了也聽不到他說什麼，再接着，就徹底沒了氣息，死了。

‘是啊，也難怪你不甘心。本來是輕鬆撿功績的差事，誰想到會有這樣的意外？難道說，混沌暗靈還會幫助別的剛成形暗靈了？’李天照嘆息之餘，卻不由產生了這種推測。

如果是這樣，那就很可能是那個會千殺劍法的暗靈帶的頭。

如果是這樣，那這裏的情況，就未必是第一次，也絕不會是最後一次。

『加入書籤，方便閱讀』

# 第一百三十四章 不曾知道的滋味

那兩個情況不明的混沌劍客也需要搜尋，但李天照帶着兩個混沌之心，卻絕不可能此刻去冒險。

他收拾了戰死的混沌劍客的戰印，武器，身份牌和別的遺物，護着天蒼祈願，牽着風武王的混沌之心離開了林地。

路上天蒼祈願一直埋首在他懷裡，總是說，走慢點。

李天照知道她的意思，但卻不能在

《對着劍說》第一百三十四章 不曾知道的滋味 正在手打中，請稍等片刻，

內容更新后，請重新刷新頁面，即可獲取最新更新！

# 第一百三十五章 取代

武王的特殊恩賜之厚重，當可在王將之上……

李天照的腦海里不由勾勒出一大群鶯鶯燕燕，花枝招展的妻子簇擁環繞，然後——商量着花巨額功績建造一座城的情況！

李天照不禁打了個冷顫，心裏一哆嗦。

這對李天照來說，根本不是好消息，想到一群妻子分功績，讓他距離王將更遙遠，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復活父母，他就感到恐懼。

可是，卻又必須故作激動的感謝武王的器重。

臨末，他忍不住問賞罰殿殿長：“倘若成了王將，用功績復活的時候，妻子的階級差別大了，有沒有影響？”

“沒有。”賞罰殿殿長看李天照一臉如釋重負的表情，微笑着拍了拍他肩膀，道：“萬戰將再接再厲，王將指日可待！”

李天照心想：‘敢不再接再厲嗎？凍婚期過了，武王賜我一群妻子，到侍候還怎麼能踏入武王殿？’

‘龍心那頭的功績必須抓緊，抓牢；除此之外，未來再去天境還得確保每趟都有相當程度的收穫才行啊！’李天照盤算着，現在的功績，再搭上龍心欠他的，那就可以夠着天級了。

但天級升王將，本來就是終極大坑，如何填滿，現在全無把握。

李天照考慮這些，現實卻又那麼無可奈何，平常能讓萬戰將做的事情太有限，真有的話，王將又更優先，沒有特殊情況，根本排不到萬戰將頭上。

旗下的戰士立功，分功，還真就是平時唯一獲取功績的途徑。

風殺城那，李天照倒是希望再有混沌之心過去的事情，可惜，沒他期盼的那麼好。

一座城市短時間內接連出現混沌之心光顧的差事，基本是妄想。

李天照還是在奪風城和守護城之間來回跑，守護城主要是守忠還債提供的任務，提供的都是百戰將級的差事。

這層級的事情，又是重點。

對於李天照旗下的戰士來說，需求最大。

經過李天照的精心安排，又有玫千戰將提供的情報，他旗下現在幾乎都是百戰將，有限的十戰將繼續提升，也只是時間問題。

未來，全員百戰將之後的功績獲取速度會大幅度下降，因為沒有那麼多同級的敵人喂他們功績。

奪風城這邊，北風青雲跟李天照還是合作關係，她在持續打壓城長所屬的戰鬥力，時至今日，北風青雲已經佔據了明顯優勢。

只是她做事既狠辣又沉得住氣，局面維持下去可以繼續放大她的優勢，城長那邊也會繼續人心渙散。所以北風青雲就耐心的維持下去，並不去做過激的事情，以免不小心落下把柄，甚至可能被城長反戈一擊。

對於北風青雲而言，她只要自己不犯錯，奪風城城長的位置，已經是囊中物。

內鬥的局勢，讓李天照得以餵養玫千戰將及其手下戰士的功績，現在信服她的百戰將和十戰將，已經是一股很強的力量。

一旦有機會發動，扳倒了風殺城城長，玫千戰將接掌幾乎是釘上板的必然。

玫千戰將沒有北風青雲的定力，再者她的處境和心情也完全不同，奪風城是權力爭鬥，而風殺城是復讎之戰。

玫千戰將鐵了心要儘快發動，不想再等下去，這些時候，一直在做各方面的準備。她很謹慎，未免臨末出差錯，消息控制的相當嚴密，具體計劃也跟李天照多次碰面商量。

李天照本意是全力相助，但玫千戰將考慮再三，還是覺得盡量不要有外力攙和到這件事情里。

否則，她會遭有心人懷疑，也會導致一些本來願意跟着她的人，因為疑慮而遠離。

最終的復讎，玫千戰將等了很久。

一群百戰將們在吃喝聊的愉快，有城長的人，也有玫千戰將的人。

她扶着城長，一如既往的提前離席。

城長沒走，旁人也不敢走。

往常這時候大家都默契的散了，今天卻有一個百戰將招呼那些要走的人留下來，直說：“給大家說件事啊——我女人馬上生了，大傢伙湊一起圖個熱鬧，份子錢不收，人到祝福到就好！”

這是大事，本來打算走的百戰將們又聽他如此誠意，自然更不好意思問個時間就走，於是一群百戰將就聚在那，多問了些情況，又在那百戰將的邀請下，一起喝了幾杯。

突然，他們聽見玫千戰將驚恐的呼喊聲音！

“城長不要殺我！不要殺我！我沒有取代城長的野心，我真的沒有！啊——”

一群百戰將們都知道城長對玫千戰將開始還好，後來越發的有意欺凌，甚至拳腳相加，各種虐待。就是懷疑她圖謀不軌，卻又沒拿着借口，總用些傷害和挫傷其自尊的方式，作為試探，作為確認她想法的方式。

只是這些做法，一直讓他們覺得，太過份了。

玫千戰將一直忍着，處處小心，從沒有僭越之舉，偏偏城長越發疑慮，變本加厲。

此刻聽到玫千戰將呼喊的恐懼凄厲，立即就有實際上追隨她的百戰將們帶頭趕過去，叫喊着說：“快去看看！別出事！”

城長所屬的那群百戰將們，也就一起過去了。

他們衝進屋裡，看見的情景，卻讓他們大吃一驚！

玫千戰將被風殺城城長掐住了脖子，身上，都是血，還有多處劍傷。

風殺城城長圓瞪着眼睛，大張着嘴，卻說不出話來。

他的身上插着一把劍。

玫千戰將的劍。

玫千戰將捂着嘴，滿眼震驚之態，許久，才又變成了恐懼，急忙過去扶抱起城長，嘴裏喊着：“快讓開！帶城長去治療殿，讓開——”

一群人手忙腳亂，許多人都慌了，簇擁着跟了出去。

一個百戰將，也就是給眾人說他妻子即將臨盆的那位，卻落在後面，從身上取出把鎚子，加上破甲錐，接連把城長和玫千戰將劍上的戰印破毀，這才又收起鎚子，快步追上了離開的眾人。

治療殿，職守的人把他們都趕了出去，只有背着城長過來的玫千戰將進了裏面。

城長看見職守的那個治療師的模樣時，面露驚恐之色，張了張嘴，想說話，卻只是吐出了血來。

玫千戰將笑了，對治療師說：“現在，你想怎麼報仇都可以。留他的命吊著，然後怎麼折磨擺弄呢？”

治療師的目光中滿是仇恨，她拿着刀劃過城長身上一處處，看着殷紅的血，還有城長喊不出聲音的痛苦神色，倍覺痛快，卻又悲憤的流着眼淚，嘴裏恨恨然說：“你為了一時痛快，我不願意受辱之後還屈從於你的威脅，你就不惜污衊我的名聲，害我沒了家庭，至今孩子不願意理我，以為他母親真是你抹黑的那種模樣！”

“城長現在是何感受？看看你，壞事乾的太多，我想找助力，簡直太容易。想你死，心裏壓着怨憤沒機會報仇的人太多了。我思來想去，還是讓你在這裏，安靜的品味自己種的苦果最好。”玫千戰將是有話要說的，否則不必如此大費周章，剛才那一劍直接可以取城長性命，來這裏，就是不想讓他死的太痛快。

風殺城城長喊不出聲音，卻又覺得治療師手裡的刀劃過的地方尤其的痛苦難當。

他後悔，後悔沒有早點殺了玫千戰將！

他一直都有這念頭，一直對她都猜疑，卻又喜歡她的順從，更貪婪的希望她多掙點功績，再多掙點功績！

結果，拖到了今天，他還沒有下狠手，玫千戰將卻先發動了。

他身上那一劍，明明是玫千戰將先刺進去的，然後他才會掐着她脖子。

可是這真相，他已經沒辦法告訴別人了。

他知道玫千戰將一定會破壞戰印，他栽了，一敗塗地，連翻身的機會都沒有。

玫千戰將拿火摺子，湊近了城長眼前，煙熏和火焰的熱量讓他眼睛都不敢睜開，還是被燙的皮膚劇痛。

“你真是可笑！把自己當什麼了？覺得在風殺城範圍內，你可以為所欲為，肆無忌憚？”玫千戰將拿火摺子一下下的故意挨近，看到城長露出的痛苦之色，就覺得痛快。

“你跟當年種花養草的我，根本就沒有可比性。偏偏你要因為嫉妒小氣，就設計出那樣的毒計！謝謝你成功的把我逼成了取你性命的新城長。”玫千戰將手裡拿着枚風武王錢，一次次彈起來，又等它落下。

每一次，都是有字的那面朝上。

“太膨脹說的就是城長你吧？你這樣的人真是太可笑了！一次又一次的欺辱人，都成功了，所以就以為，永遠能成功下去？”玫千戰將猛然把手裡的風武王錢彈了出去，這一次，翻旋的幣落在城長額頭上時，是反面。

“就算你成功欺負了一百個、一千個女人，也不會讓你下一次必然能夠成功。就像這枚錢，不管我能連續丟出多少次字的那面，也不會永遠只丟出字在上面。而你，欺凌了那麼多人，終於碰上了我這個——送你一程的復讎者！”玫千戰將看治療師停了下來，以為是留給她的，正要動手，卻聽那治療師說：“讓他慢慢死亡，他會體驗到沒有了混沌之氣，一點點滑入絕望深淵的滋味。”

“這主意我喜歡。”玫千戰將於是不動手了，她本就要看到這人盡可能多的痛苦。

只是，沒一會，玫千戰將卻又覺得有點乏味。

折磨，或者不折磨，風殺城城長也都只是這麼一個人。

玫千戰將突然覺得，再為這人浪費精力，根本就是多餘。

她不由想起李天照說過的話，復讎之後，她更該考慮的，是她的人生，還有未來……

李天照在約定的樹林里，看了玫千戰將留下的信。

風殺城城長已死，她順利收了大部分力量，決意抗拒到底的，玫千戰將正在設法調查他們的行蹤習慣，留着給李天照練將。

李天照心裏的一塊石頭落下了，風殺城的局面穩，將來玫千戰將就有辦法可以直接跟大刀客聯繫。就算他李天照不在，掙功績的事情也還是能繼續進行。

李天照給玫千戰將留下了信息，一個人離開山林地帶，折返副州長府邸。

人剛回去，就有望天鎮來的守衛說：“都城來過人，說是請萬戰將去一趟，有重要的事情。”

李天照尋思着：‘天境應該還有三個多月呢，這會能有什麼事情？難不成，又有意外的功績可掙？’

『加入書籤，方便閱讀』

# 第一百三十六章 更絕

都城的詔令，李天照當然得去。

他出城的時候，卻正好碰到北風青雲過來。

“李天照——”北風青雲遠遠喊着，已經駕馬跑了過來，她照例穿着適合戰鬥，把身體包裹緊密的戰鬥狀，一貫的惹眼。

“巧啊。”李天照有些日子沒跟她碰面了，情報什麼的，一般都是通過奪風城裡大刀客的人轉交。

“特意來找你，有件事情想請你幫忙。噢，你趕時間呢吧？拉一把——”北風青雲突然從馬上一躍而起，過來時，伸手讓李天照拉着，人已經落到他前面，與他同乘一騎，嘴裏說：“邊走邊聊，不耽誤你的時間。”

“這不合適吧？”李天照尋思着她如此坐面前，只能抱着她駕馬，說她是使美人計都沒毛病。

“又不是旁人，好歹曾經是夫妻，這麼扭捏的做什麼？不是為了節省你的時間嘛？我都不介意，你在意什麼？難不成，同乘一騎就讓你心癢難耐了？”北風青雲這麼說，李天照也就不糾結這問題了。

“說吧，什麼事值得你親自過來，還不惜見面就上美人計。”

“有用嗎？要是管用，你想晚點走，我就陪你到房裡說。”北風青雲也不在意李天照拆穿，還順勢把意圖坦蕩的明示了。

“這就免了，說正事。”李天照尋思不會是普通的事情，她又來的這麼趕巧，說不定跟他此去都城有關。

“真是，送上門的便宜都不佔？也不嫌太落我的顏面？”北風青雲卻不肯直入主題，顯是想讓他的防備姿態鬆懈一點。

“別啰嗦了，趕緊說！”李天照有點不耐煩了，原本他還喜歡跟北風青雲合作的，因為談事情乾脆利落，成不成，雙方的利益共同點和顧慮有那些，也不用想着彼此忽悠。

眼下，實在不像她平日的作風。

“好，我就直說了。對你這樣的，兜圈也真是沒必要。”北風青雲知道再啰嗦，李天照就很的煩了，那就變成了適得其反。“我知道你要去都城，而且還知道是為了什麼事情。剛才收到州長的緊急信件，讓我到你這請個幫忙，希望你去了都城后，能說把州長捎上。這次回來，州長的功績就能突破王將。若沒有你幫忙，州長大約還得熬上五六年，他年歲已大，又擔心屆時拗不過升王將的考校任務，眼看着距離王將就差一步之遙，又知道有眼下的好機會，能一舉跳過了王將的考校任務，只能請你了。”

“王將的考校任務？”李天照還沒聽過這說法。

“就是要升上王將的萬戰將，至少要去過天境一趟。像州長這樣主持州務積攢功績的，臨末都要去一次天境，州長年歲不小，你是去過的，比我清楚狀況。”北風青雲說罷，又補充說：“你如果肯助力，州長上了王將之後，北風家的力量會在你凍婚結束之前，保證安排相當的人轉到你旗下，為你提供相當於荒級升洪級萬戰將的功績作為回報。除此之外，如果你還有什麼需要的，州長也會盡量滿足。”

李天照明白了，北風州州長不想承擔將來去天境的考交任務的風險，更希望能快點升上王將。眼下就是抓住機會，跟他做一個交易。

“我還不知道去都城為了什麼。”李天照當然不會輕易決定。

“第一，你不必有顧慮，加上州長一起，對你此次的功績影響可以說是微乎其微，州長的回報一定比你損失的高；第二，既然找你，這件事情你只要像賞罰殿開口，就一定可以不費力的辦成。”北風青雲此刻的乾脆，才是過往跟李天照合作的狀態。

“只要回報卻是比我帶上州長損失的功績高，這事可以。但有額外的條件……”李天照還沒說完，北風青雲就笑着說：“我們答應！豐源城及周圍臨近的四座要地，都會由我們北風家解決他們的立場考慮，以後他們會以豐源城城長為中心；除此之外，可以負責讓千山城山氏三小姐配婚關係結束，跟石家的石天龍聯姻。”

李天照沉默，北風青雲完全是預料到他會要求什麼，而且給出的，還是比他預期更高的助力。只是，好像北風家比他對千山城的情況還更了解了？他怎麼不知道山芊啟的三姐，有意向跟石家的石天龍聯姻的事情啊！

這是不是，變化的太快？

“石天龍怎麼會跟山家突然走近了？”

“原來你還不知道千山城的情況。豐源城城長獨木難支，壓力一直很大，豐氏又在千山城對石家諸多許諾，利用他們擠壓山家在千山城的影響力。山家三小姐跟石家談過幾次，石家也覺得，豐源城城長退一萬步，將來回了千山城的話，他們石家還是沒有機會更進一步，明白目前的處境就是被豐氏利用，在者因為當初你的事情，石家覺得豐氏並不可靠，隨時就會把他們扔到一邊，因此山石兩家有聯姻意向。山家三小姐頗為看重石天龍，但石天龍的妻子也是千山城裡有影響力的副城長的家族，配婚解除的事情一直談不攏。”北風青雲簡單的說明了情況，李天照料想她不是胡扯，再者他也一定會驗證了再說。

只是，他卻不由覺得，權力之爭變化太快，突然過去兩相第一濃烈的石家和山家，就成了迫切想聯姻的關係。

“州長還真是神通廣大，兩個人都有配婚對象，如何能解除？”李天照說完，腦子閃過個年頭，不由覺得這問題，太多餘。

“可以談的，就很好辦，一方暫時失蹤些天就是了；不能談的，當然也有不能談的解決辦法，具體由我們北風家負責，不會給山氏任何麻煩。除了這些，你還有什麼需要，可以提。”北風青雲的誠意，表現的很充足，原本這次的事情，對北風家，尤其是北風州州長也非常重要。

“我明白了。再有別的要求，想來也都不是州長會拒絕的，我路上想想。幫忙沒問題，前提我說過，只要確定了功績不虧而有利就行。”李天照尋思着這事對彼此有利無害，當然可以。

“好！我陪你一路去都城，路上想到需要什麼，補充就行了。”北風青雲說著，招手示意，就過來兩個女將，牽着她的馬。

“這就不必了吧？你怕我言而無信？”

“還真不是，我知道你的信用。只不過，第一，我不陪你一路，就不能在州長那體現出我為此事付下了多少功夫才換來你答應；第二，我還有一件私事跟你談。”北風青雲很坦率，理由也很充分。

是啊，她若顯出糾纏了李天照一路才換他點頭，在北風州州長面前，自然會被記一大功，否則的話，她就會是個傳話筒的功勞了。

“你還真走的開？奪風城不管了？”李天照看她騎回自己的馬，也不由覺得她真是可以了。

“眼下沒有比這更重要的大事了。”北風青雲目光示意，李天照就駕馬疾走，她領着兩個女將，疾馳在後。

等到去了千山城，李天照跟山芊啟的三姐確認了目前的情況，又問了她對於跟石天龍配婚的想法了，就又匆忙出城，繼續趕路。

李天照不得不服氣，北風家真是可以，對千山城的事情掌握的那麼清楚，給出的交換條件，正是山家所需。

離開千山城之後，只趕了半個時辰的路，天就黑的徹底了。

於是在路邊小店留宿。

北風青雲說有私事，也是真的。

但趕路的時候不方便交談，歇腳時人多眼雜她也不好說。

本來途中留宿是可以談的，北風青雲又說，等他去了都城，確定了情況，臨出發前再說。因為從時間推算，到時李天照會在都城留宿，有時間談。

北風青雲如此吞吞吐吐，讓李天照頗覺奇怪。

李天照實在沒想到，都城的召令，會讓北風家主動找他談了這麼一筆交易。

到底，此去都城等待他的，是什麼事情？

李天照問北風青雲，她說不知道具體情況，州長沒跟她說。

李天照估計州長是怕傳開了，會對透露消息的人不利，也就按捺着好奇心，只管往都城趕。

玄天武王都城。

候王殿。

李天照沒等多久，就見到了賞罰殿殿長。

殿長親自來的，可見事情，確實不尋常。

事實上，也果然讓李天照意想不到。

“……情況大概就是這樣，當初驅逐的暗靈集結成群，本來指望他們禍害大地武王和天武王，沒想到，天武王竟然會招安了他們！還把他們安排在四方之地，利用暗靈的力量對大地、我們，以及黃金武王造成了很大的困擾！東劍王認為，坐鎮四方之地，需要有你更合適，因此破例給你這次立功的機會。”

李天照來之前哪裡想得到會是這樣的情況！

天武王簡直是匪夷所思！

不但沒消滅暗靈，還把集結成一群的暗靈招攬了替他效力！

相較於當初玄天武王授意東劍王驅趕暗靈的手段，李天照真心覺得，天武王的應對更絕！

# 第一百三十七章 四方之地

李天照納悶，那麼多王將，就算是東劍王舉薦，也不該落到他一個萬戰將頭上啊！

而且北風州州長又很確定，說他只要提要求，賞罰殿就會答應讓他帶上別人。

賞罰殿殿長看李天照沒說話，估摸到他的疑問，就說：“混沌暗靈從沒有聚集起來這麼多的情況，尤其又是在四方之地，此處的情況特殊，等你去了就會明白。目前的麻煩是，我們不能去進攻暗靈，又要避免被他妨礙了我們。”

李天照聽的更是迷惑不解，不知道這四方之地，到底有什麼奇特。但有一點他明白了，所以喊他去，該是因為那個會千殺劍法的暗靈。於是他就說：“我想多帶兩個人。”

“誰？”賞罰殿殿長並不意外，甚至已經猜到是誰。

“一個是北風州州長，一個是霸王劍。”李天照看賞罰殿殿長完全沒有作難，很乾脆的答應說：“沒問題。我派人連夜去找，讓他們直接到四方之地的玄天城。”

“事情急切嗎？”李天照問的，是他何時出發。

“明天一早出發最好。”賞罰殿殿長起身，拍了拍李天照肩膀說：“儘力防守，不讓暗靈在四方之地搗亂就是大功。”

“必竭盡全力。”李天照領命而去。

賞罰殿殿長去了武王殿，如實回稟。

迷霧中，就聽玄天武王輕哼了聲說：“未免李天照在四方之地養寇自重，令金劍王也去坐鎮。”

“是。”賞罰殿殿長也不敢說李天照會否這麼做。

“北風州州長想藉此先成了王將，再去天境考校，那就成全他。”玄天武王的聲氣有些冷，又加了句：“既不能戰，好好的州長當著還不知足，那就讓他知道，王將不是誰都能當！”

“我會安排。”賞罰殿殿長只能是暗暗搖頭，知道北風州州長這一次，是聰明反被聰明誤了。

有御人治人之能，萬戰將的州長和副州長就是頂。

而王將，素來是給能戰，能在天境里創造價值的戰士，其間的差別涇渭分明。

所以，沒有能力獲取巨功的州長和副州長，正常情況都成不了王將，非要勉強，最後的考校其實也是給機會證明價值。

如果靠常規途徑積攢功績的老萬戰將去了天境能活着回來，說明至少有些本事或者運氣，予以王將殊榮，也勉強可以。

但想逃過考校取巧，那就是在武王面前鑽空子，純屬自討苦吃。

賞罰殿殿長還知道，上一次北風青雲那麼快跟李天照解除了婚配關係，本來就讓武王不快。

再加上這一次，那是肯定要格外關照的了……

不必武王再特意交待，賞罰殿殿長也知道天境時候該如何安排。

“孤劍還挑了霸王劍，卻不知道是有心化敵為友，還是想藉機反擊報復。”賞罰殿殿長吃不準的是玄天武王對霸王劍的態度，卻又不能直說。

“霸王劍本就是優秀的戰士，當年也很是被我寄予厚望，不曾想最後卻在溫柔鄉里出不來，讓我好生失望。此番能又出來作戰，我也想看他還是否當年那把霸王劍。”

“想必不會令武王失望。”賞罰殿殿長明白了，武王沒跟霸王劍計較，願意給他機會。

“昔日霸王劍，今日孤劍，這般兩個人湊一起，倒也有趣。”玄天武王的心情不錯，對霸王劍依舊另眼相看。

賞罰殿殿長也覺得，這麼兩把劍在一起，確實值得期待……

李天照離開候王殿，回了府邸里時，吃的喝的都準備好了。

北風青雲還穿上了尤其惹眼的着裝，輕薄的隱約半透。

李天照知道她心思，卻更要顯得一本正經。

兩個人吃喝聊着，就聽北風青雲把私事說了。

其實也簡單，北風青雲看大刀客功績提升的飛快，所以想在此事之後，暫時轉到李天照旗下。

“你這私事是不是有點荒唐？”李天照尋思着，當初他們剛配婚的時候，他如此提議，北風青雲完全不做考慮。

現在好了，不是夫妻關係了，她卻又主動請求。

這不是大有一種，早知今日，何必當初的可笑之感嗎？

“是挺荒誕！”北風青雲也承認，卻並不懊悔，很直接的說：“但當初誰知道你有這樣的本事？連千戰將的功績都帶的起來。如果早知道的話，就算你失蹤五年，我都等你回來。此一時彼一時，也沒什麼想不通的吧？”

“……這事純屬是我幫你，對我有什麼好處？”李天照倒認可她所說，非要說有什麼毛病，那就是北風青雲未免太功利，形勢一旦變化，她就會迅速調整。

北風青雲這般是夠見機了，只是，卻註定有些機會，她這種人會錯過。

“我配婚的事情暫時擱置了，你想也知道，一是因為你去都城的這趟特殊任務，讓州長有了迅速升上王將的可能，原本的安排也就需要調整；二是因為你的能耐，讓我看到大刀客功績躥的飛快。那我當然就會想：為什麼我非要依靠那個副州長？明明你肯幫忙的話，我就有指望在幾年內升上萬戰將，直接就能接了州長權杖，支撐起北風家的大局。”北風青雲果然野心勃勃。

但這念頭也確實該她想。

北風州州長升上王將了，就當不了州長，目前北風家還沒有可以接班的人，她北風青雲的機會很大！她所缺少的，就是萬戰將的功績。

本來那需要很多年，所以她最初會接受州長安排的配婚，但現在，她有別的選擇。與其靠外姓的副州長，她當然不如靠自己。

“你還真行！”李天照服這女人的野心和想法，於是就說：“說吧，用什麼打動我。”

“你答應的話，等州長升上了王將，就會另外安排個北風家的人跟原先和我配婚的副州長一起，作為權力交接真空期的臨時過渡。但這麼一來，那副州長必然對北風家怨恨，一定會設法取代。等我升上萬戰將了，肯定要首先解決他這個禍患。這人掌握着北風州第六大城，我扳倒他了，這座城由你決定城長人選。除此之外，你也別說是送我功績！其實你也很缺千戰將替你掙功績，本來我也是個很好的助力。”北風青雲很有把握能交涉成功。

因為，她大體了解李天照的性格作風以及在乎的是什麼。

她誠意滿滿，李天照沒有拒絕的理由。

事實上，李天照也確實沒有拒絕。

“就這麼定了，附帶條件我想到了再說，料想也不值得你討價還價。”

“當然！我怎麼會跟你斤斤計較、討價還價呢？”北風青雲說的好似他們很有信任基礎似得。

但實際上，這些協議，都得對着劍說，立下了劍誓他們彼此才覺得有保障。

他們之間的信任，其實有幾何？

事情確定了，北風青雲心情很好。

說話時，她眉開眼笑的模樣，彷彿是與久別重逢的摯愛在一起那般，從內自外都灌注着幸福滿足。

李天照聽北風青雲聊着她的事情，都是從小到現在，印象深刻，或者她一直以為重要的經歷。

今天之前，李天照從沒聽她說起過。

這讓他有一種錯覺，彷彿今天才是他們剛從配婚殿里回來……

但這當然只是錯覺，李天照對於北風青雲的個性，早就有一些看法，因此他也就知道，眼前，不過是北風青雲貌似真情流露的故意。

至於是為了什麼，圖謀什麼，也不必說穿，反正李天照心知肚明，也就夠了。

北風青雲的美人計他不願意碰，至於她所表現的‘真切情感’，他也敬而遠之，保持距離。

天亮的時候，李天照走了。

北風青雲聽見聲響，睜眼起來，與她一起睡覺的女將也醒了，發現李天照已經離開，她不由抱怨說：“萬戰將可真不識好歹！”

“來日方長。”北風青雲早看出李天照的拒絕意思，但她不急，反正凍婚期還早着呢。

李天照離開都城之後，沒有想過北風青雲。

她當初覺得李天照價值有限，抓住他失蹤的機會解除配婚關係；現在她又覺得抓着他這把孤劍能改變她的未來，於是想尋求複合。

可是，李天照卻根本不願意。

當他李天照是什麼？

想走可以走，但想回來卻不是她能決定的了！

李天照直奔四方之地。

這地方，於他而言，充滿了神秘。

因為，他從沒聽說；因為，地圖上也從沒有見過有標識。

但這地方，其實就在地圖上。

只是，在李天照接觸過的常規地圖上面，天武王、大地武王、玄天武王、黃金武王的四方交界之地，是連綿大片的山林地區。

李天照沒想到，這裏面原來有城。

而且不止一座，是四座。

四座城市的中間，是一片彩色雲霧充斥的地方。

李天照來了后，東劍王帶他在玄天城裡逛了圈，又在城牆上手指彩色雲霧說：“那裡就是四方之地，長年有混沌之氣凝而不散。四座城市裡的人，都是為了加工礦物而存在於這裏。四方之地本來有共約的規矩，向來配置的戰鬥力也差不多。最近一個月，混沌暗靈來了天武王城，而後，這裏的平衡被打破！現在，大地武王、我們，以及黃金武王，都因為暗靈損失很大，眼看着還會繼續損失！”

李天照想起不久前聽說過的珍貴材料，好奇的問說：“裏面可以挖掘的，是不是混沌之石礦？”

“是啊！混沌印，以及最厲害的兵器，全都需要混沌之石，如果這裏出了狀況，就得消耗庫存的戰印，久而久之，影響極大！”東劍王的強調，也讓李天照明白了此地的重要！“不過，混沌之石礦可不是靠開採，而是靠天級混沌之心的力量才能聚氣化物。”

# 第一百三十八章 不可替代

鍩? 鐭誇笉闈犻噰闆嗭紵

鏉庡ぉ鐓ц寰楄繖涔熷お濂囩壒浜嗐�?

鈥滈毦閬撴槸鎶婃販娌屼箣姘斿偍澶囧湪娣鋒矊涔嬪績韜綋錛岀劧鍚庡甫鍥炴潵鍙樻垚鐭匡紵鈥濇潕澶╃収鎻ｆ祴鐫�錛屽嵈瑙夊緱錛屽灝戞湁鐐圭濂囷紝濡傛灉娣鋒矊涔嬫皵閮藉彲浠ヨ繖鏍鳳紝閭ｄ綍蹇呴潪瑕佸湪鍥涙柟涔嬪湴錛?

鈥滄販娌屼箣鐭抽渶瑕佸湪鍥涙柟涔嬪湴鐨勮寖鍥村唴錛岀敱娣鋒矊涔嬪績鐨勫姏閲忚仛姘旓紝鐒跺悗鎵嶈兘褰㈡垚銆傛瘡澶╁彧鏈夊崍鏃朵箣鍓嶇殑娣鋒矊涔嬫皵嫻撳害鍙互褰㈡垚娣鋒矊涔嬬煶銆傗�濅笢鍓戠帇璇寸潃閫掔粰鏉庡ぉ鐓т竴澹墮厭錛屾湜鐫�鍓嶆柟褰╄壊浜戦浘鐜粫鐨勫尯鍩燂紝涓�鑴哥殑榪藉繂涔嬭壊銆?

鈥滆繃鍘昏繖閲屽幃鏉�鐨勫緢鍘夊錛屽悗鏉ユ鐜嬬殑瀹炲姏褰㈡垚浜嗗己寮卞樊璺濓紝榪欑被鍦版柟閫愭笎鍒掑垎浜嗗綊灞烇紝鍥涙柟涔嬪湴鏄洰鍓嶆墍鐭ユ渶澶х殑娣鋒矊涔嬬煶浜у嚭鍦幫紝鍥涘ぇ姝︾帇鏈厤鏃犳剰涔夌殑鍘潃錛岀害瀹氫簡鍥涙柟鍩庡悇鑷┗瀹堢殑娣鋒矊涔嬪績鏁伴噺錛屽ぉ姝︾帇涔濓紝澶у湴姝︾帇鍏紝鐜勫ぉ姝︾帇涓冿紝榛勯噾姝︾帇鍏�備繚鎶ゆ販娌屼箣蹇冪殑浜烘暟鉶界劧娌℃湁闄愬畾錛屼絾鏃╁氨褰㈡垚涓嶆寫璧蜂簤鏂楃殑鎯緥銆傞暱涔呬互鏉ワ紝鐩稿畨鏃犱簨錛岀幇鍦ㄥぉ姝︾帇鍒╃敤娣鋒矊鏆楃伒鑱氬眳姝ゅ湴錛屾墦鐮翠簡騫寵　錛屾垜浠緢鍚冧簭銆傗�?

鈥滀笉鑳藉鍙泦浜烘墜錛屾妸鏆楃伒閮芥秷鐏悧錛熲�濇潕澶╃収鏆楄鐤戞儜銆?

鈥滆繃鍘諱負浜嗘販娌屼箣鐭沖幃鏉�鐨勫緢鍘夊錛屽叓澶ф鐜嬮兘鏄負浜嗕笉杈撹�岀‖鎾戙�備綘鎯蟲兂錛屾涓�涓帇灝嗗鐢熻�楄垂鐨勬販娌屼箣姘斿拰涓�棰楁販娌屼箣鐭籌紝瀛拌交瀛伴噸錛熷ぉ澶╂墦鏉�錛屾簮婧愪笉鏂殑鎶婂埆澶勫ソ涓嶅鏄撳緱鍒扮殑娣鋒矊涔嬫皵鑰楀湪榪欏洓鏂逛箣鍦幫紝鍝綅姝︾帇涔熶笉鎰挎剰銆傗�濅笢鍓戠帇璇夎榪欎簺寰�浜嬶紝鐪嬫潕澶╃収娌℃湁鍋氬０錛屼笉鐢辯瑧璇達細鈥滄垜鐭ラ亾錛屽儚浣犺繖鏍風殑騫磋交鎴樺＋錛屽績閲屾兂鐨勫氨鏄笉欏句竴鍒囧幃鏉�鍒板簳錛屽惉鎴戣榪欎簺錛岃偗瀹氫笉濂芥帴鍙椼�傗�?

鈥滃彲浠ョ悊瑙ｃ�傗�濇潕澶╃収鍙兘榪欎箞璇達紝浠栧績閲屽綋鐒朵笉濂芥帴鍙楋紝鍥犱負浠庡皬鍚椈鐨勬晠浜嬶紝姝︾帇涔嬮棿灝辨槸鍔誇笉涓ょ珛銆?

浣嗘槸錛屼粬鏃╁氨鎺ュ彈榪欐牱鐨勭幇瀹炰簡錛屼篃鏃╁氨鐭ラ亾錛岄偅浜涗粠灝忓惉鐨勮娉曪紝騫朵笉鐪熷疄銆?

鈥滅珵浜変腑寮變笅鍘葷殑姝︾帇鍙兘閫�鍑猴紝鏈�鍚庡墿涓嬪叓澶ф鐜嬫椂錛屽ぉ姝︾帇鐗靛ご錛岀害瀹氫簡絎簩娣鋒矊涔嬬煶鐨勪駭鍦扮敱鍥涗綅姝︾帇鍒嗭紝榪欏洓鏂逛箣鍦扮敱澶┿�佸湴銆佺巹銆侀粍鍥涘ぇ姝︾帇鍏卞垎銆傚ぇ瀹舵棭灝卞彈澶熶簡闀誇箙鍘潃鐨勫�掕創鎯呭喌錛岃澶氶��鍑轟簤鏂楃殑姝︾帇宸茬粡鍦ㄤ慨鐢熷吇鎭紝鍐嶆墦涓嬪幓瀵瑰叓澶ф鐜嬮兘涓嶅埄錛屼簬鏄粨鏉熶簡涓烘販娌屼箣鐭崇殑鍘潃浜夊ず銆傗�濅笢鍓戠帇姝ｈ鐫�錛屼笂鏉ヤ簡涓や釜娣鋒矊涔嬪績錛屽枈浠栧悆楗紝瑙佸埌鏉庡ぉ鐓э紝鎵撻噺鐫�錛岀瑧鐫�鎷涘懠璇達細鈥滀綘涓�瀹氭槸瀛ゅ墤鏉庡ぉ鐓т簡鍚э紵鈥?

鈥滄槸鎴戙�傗�濇潕澶╃収鍚笢鍓戠帇浠嬬粛緗簡錛岄偅涓や釜娣鋒矊涔嬪績鐭ラ亾浠栦滑鍦ㄨ璇濓紝灝卞張璧頒簡銆?

鈥滅帇灝嗗拰澶╃駭娣鋒矊涔嬪績杞暘鍦ㄥ洓鏂逛箣鍦板潗闀囷紝浣犲湪榪欓噷錛岄兘浼氳窡浠栦滑鐓ч潰銆傗�濅笢鍓戠帇鍋滈】涔嬪悗錛屽張緇х畫璇達細鈥滄墍浠ヨ繖鍥涙柟涔嬪湴錛屽啀璧風悍浜夋槸璋侀兘涓嶆効鎰忕殑浜嬫儏銆傚ぉ姝︾帇姝ゆ嫑鐨勫帀瀹沖氨鍦ㄤ簬錛屾販娌屾殫鐏墊浜嗕笉闇�瑕佷粬嫻垂娣鋒矊涔嬫皵澶嶇敓錛岃�屼笖娣鋒矊鏆楃伒鐨勫帀瀹充綘涔熺煡閬擄紝鎯沖洿鏀誨牭浣忎粬浠毦濡傜櫥澶┿�備笉鍒頒竴涓湀鐨勫伐澶紝澶у湴錛屾垜浠紝榛勯噾涓夋柟涓�鍏辨崯澶變簡浜斾綅娣鋒矊涔嬪績錛屼竷浣嶇帇灝嗘垬姝伙紝澶嶇敓鍚庢垚浜嗘病鏈夋販娌岀鐗囧姏閲忕殑涓囨垬灝嗐�傗�?

鈥滃姝よ鏉ワ紝澶╂鐜嬪凡緇忕珛浜庝笉璐ヤ箣鍦般�備笉綆℃垜浠粯鍑轟粈涔堜唬浠鳳紝鑳藉惁瑙ｅ喅榪欑兢鏆楃伒錛屽ぉ姝︾帇閮藉凡緇忔鏃犱唬浠風殑鍒涗激浜嗕笁鏂廣�傗�濇潕澶╃収鎬葷畻鏄庣櫧涓轟粈涔堜細鎶婁粬鍠婃潵浜嗐�?

涔熸槑鐧藉寳椋庡窞宸為暱涓轟綍璇存潵榪欓噷涔熶笉浼氬垎浠栧姛鍔籌紝鏈潵榪欓噷椹誨畧鐨勫滻鏈夊姛緇╋紝灝辯浉褰撳彲瑙傦紝宸為暱鏍規湰涓嶉渶瑕佺湡鐨勬姇鍏ユ垬鏂楋紝娣峰鏃墮棿灝辮浜嗐�?

褰撶劧錛岃繖鍓嶆彁鏄紝鏉庡ぉ鐓ц兘鍦ㄨ繖鍛嗙殑鏃墮棿澶熼暱銆?

鈥滄販娌屾殫鐏墊湁澶氬皯錛熲�濇潕澶╃収瑙夊緱榪欎釜寰堝叧閿�?

鈥滀竷涓紝棰嗗ご鑷О鏆楀墤鐜嬶紝浠栦滑鐢ㄧ殑鍏ㄦ槸鍗冩潃鍓戞硶銆備綘鐪嬪洓鏂逛箣鍦伴噷鐨勫僵鑹插厜闆撅紝瀵硅綰跨殑闃葷寰堝ぇ錛屾殫鐏靛湪閲岄潰榪樻槸鑳界煡閬撴垜浠殑鎯呭喌錛屾垜浠嵈涓嶇煡閬撲粬浠殑鎯呭喌錛屽彧鏈夎浠栦滑琚嚮錛岃�屾病鏈夎鍑諱粬浠殑鍙兘銆傝繖涔堜笅鍘伙紝瑕佷箞鍐嶆鐐圭噧鍥涙柟涔嬪湴鐨勬垬鐏紝瑕佷箞灝卞緱涓嶆柇鎵垮彈鎹熷け銆傛垜鎬濇潵鎯沖幓錛岃寰椾綘鏈夌壒孌婄殑鎰熺煡鍔涳紝鉶界劧鏃剁伒鏃朵笉鐏碉紝涔熸瘮涓�鍛寵鍋瘋鐨勫ソ銆傗�濅笢鍓戠帇鎵�璇達紝姝ｆ槸鏉庡ぉ鐓ц兘鏉ョ殑鏍規湰鐞嗙敱銆?

瑕佽鎵擄紝浠栨潕澶╃収鏉ヤ簡錛屼篃濂堜綍涓嶄簡涓�緹や互楠氭壈鍋瘋涓烘垬鏈殑鏆楃伒錛屼絾鑳借搗鍒伴槻鑼冧綔鐢紝涔熷氨澶熶簡銆?

浣嗘槸錛屾潕澶╃収榪樻槸瑙夊緱錛岀溂涓嬭繖鎯呭喌錛屽氨涓嶈兘鍚堝姏錛?

鈥滄垜榪樻槸鏈変竴浜嬩笉瑙ｏ紝鐪間笅榪欐儏鍐碉紝涓嶈兘涓夋柟鑱斿悎錛岃繘鏀誨ぉ姝︾帇鍦ㄥ洓鏂逛箣鍦扮殑鍩庡競鍚楋紵鈥濇潕澶╃収瀵繪�濈潃鍙楁崯鐨勪笁鏂硅仈鍚堬紝澶╂鐜嬩笉鍙兘欏跺緱浣忓惂銆?

鈥滃ぇ鍦板拰榛勯噾涓や綅姝︾帇娌℃湁榪欑鎰忔効錛屾垜璇磋繃錛屽ぇ瀹墮兘涓嶆兂鍦ㄨ繖閲岀偣鐕冩垬鐏�傚彲鑳戒綘榪樹笉鏄庣櫧錛屾鐜嬬殑瀹炲姏寮哄急鐨勬牴鏈紝灝辨槸娣鋒矊涔嬫皵鐨勫偍澶囧瀵★紝鍦ㄦ鍩虹涓婂氨鏄瘮鐜嬪皢鐨勭患鍚堝疄鍔涖�傜幇鍦ㄤ笉鏄繃鍘伙紝涓�鏃︽垜浠洓鏂瑰湪榪欓噷鍘潃錛屽氨鏄湪涓�璧峰墛寮辮嚜宸憋紝璁╁畤瀹欐椽鑽掑洓姝︾帇鏈変簡瓚呰秺鐨勬満浼氥�傗�?

涓滃墤鐜嬬暐寰仠欏匡紝鐪嬫潕澶╃収浼間箮鎯蟲槑鐧戒簡錛屽氨涓嶅啀涓轟互涓婇棶棰樿鏄庢洿澶氥�?

鍘熸湰榪欎簨鎯呬篃寰堝ソ鐞嗚В錛屽彧瑕佹湁瓚沖鐨勬販娌屼箣姘旓紝鐗規畩鏃跺�欙紝姝︾帇鍙互璧愪簣鐜嬪皢涓嶇伃涔嬪嵃錛岀帇灝嗗氨鑳戒緷闈犳寔緇秷鑰楁鐜嬬殑娣鋒矊涔嬫皵鍔涢噺錛屼竴鐩存垬鏂椾笅鍘匯�?

姝︾帇涔嬮棿鐪熺殑鎵撹搗鏉ワ紝鏈�緇堟瘮鎷肩殑鏄皝鐨勬販娌屼箣姘斿厛娑堣�楁畣灝姐�傝�岀帇灝嗙殑瀹炲姏錛屽氨鍐沖畾浜嗘晫鎴戞秷鑰楃殑蹇笌鎱€�?

鏉庡ぉ鐓ф槑鐧借繖鐐癸紝涔熷氨鐭ラ亾涓轟綍澶╀笅姝︾帇涔嬮棿錛屽疄闄呬笂騫舵病鏈夌湡姝ｇ殑鏀誨煄鎴樻枟銆?

鍥犱負娣鋒矊涔嬫皵鐨勪簤澶烘墠鏄牴鏈紝鍩庡競棰嗗湴鐨勫ぇ灝忓彇鍐充簬姝︾帇鐨勫姏閲忓己寮憋紝姝︾帇涔嬮棿鏍規湰涓嶄細涓洪鍦頒簰鐩告淳鐜嬪皢娑堣�楁販娌屼箣姘旂殑鍘潃錛屽洜姝や篃鏍規湰涓嶄細榧撳姳鐪熸鐨勫煄鎴樻垬銆?

鈥樺師鏉ヨ繕鐪熸槸濡傛鈥︹�﹁竟澧冨煄甯傚氨鏄煿鑲叉垬澹殑鍦版柟鑰屽凡錛屼粈涔堟敾瀹堣儨璐燂紝姝︾帇鏍規湰灝變笉鍦ㄦ剰錛佸彧鏈夋秹鍙婃販娌屼箣姘旂殑浜夋枟錛屾墠鏄鐜嬪叧娉ㄧ殑鏍規湰錛佲�欐潕澶╃収鎯沖埌鐖舵瘝錛岃繕鏈夐檲鐨瓑絳夋棤鏁板湪緙栨垬澹紝鍗佹垬灝嗭紝鐧炬垬浠鍕囨嫾鏉�錛屽懠鍠婄潃涓轟簡姝︾帇鑰屾垬錛屽彨鍤風潃鏉�鍏夋晫瀵規鐜嬬殑浜虹殑鎯呮櫙鈥︹�?

浠栬寰楋紝寰堣鍒猴紝寰堟偛鍝�錛屽緢鈥︹�?

鎰ゆ�掞紒

浠栫殑鐖舵瘝錛屼粠灝忎篃鏄繖涔堝憡璇変粬鐨勩�傛病鏈夌巹澶╂鐜嬪氨娌℃湁浠栦滑鐨勭敓瀛樻牴鏈紝娌℃湁鐜勫ぉ姝︾帇鐨勪繚鎶わ紝浠栦滑灝變細琚埆鐨勬鐜嬪睜鏉�孌嗗敖銆?

鏉�錛屾潃姝繪晫瀵規鐜嬬殑鎵�鏈変漢錛屼粬浠墠鑳芥湁瀹夊畾鐢熷瓨鐨勭幆澧冿紒

鈥樼埞濞橀偅鑸媷鐚涳紝涓�鐩翠互涓烘槸鍦ㄤ負姝︾帇鑰屾垬錛屽叾瀹炩�︹�︽槸涓鴻皫璦�鑰屾垬錛佲�欐潕澶╃収瓚婃兂瓚婇毦榪囷紝鍙槸錛屽張涓嶈兘璁╄韓浣撻噷鐨勬�掔伀緇х畫鐕冪儳涓嬪幓銆?

鍥犱負錛屽嵆浣誇粬鐭ラ亾浜嗚繖浜涚湡鐩搞�傝繕鏄鎴愪負鐜嬪皢錛屽洜涓轟粬榪樻槸瑕佸媧葷埗姣嶏紝榪樻湁灞辮妸鍚紒

涓烘錛屼粬鍙湁寮鴻揩鑷繁鎺ュ彈鍜岄潰瀵硅繖浜涚湡鐩搞�?

鈥樺皢鏉ヨ繘浜嗘鐜嬫錛屾垜涓�瀹氳鍚戞鐜嬭繘璦�錛岃繖浜涗笉鍚堢悊鐨勬儏鍐碉紝騫墮潪涓嶅彲鏀瑰彉錛佹棤璋撶殑鍘潃鍑忓皯浜嗭紝瀵規鐜嬩篃鍙湁濂藉鎵嶅鍟婏紒鈥欐潕澶╃収榪欎箞鎯崇潃錛岃寰椾笌鍏舵劋鎬掓姳鎬ㄩ獋鍜э紝榪樹笉濡傛妸甯屾湜鏀懼湪韙忓叆姝︾帇孌垮悗錛岀湡姝ｅ仛鐐逛粈涔堟湁鎰忎箟鐨勪簨鎯呫�?

涓滃墤鐜嬬害鑾寽寰楀埌鏉庡ぉ鐓у彈鍐插嚮鐨勫績鎯咃紝浣嗚繖浜涳紝浣滀負涓囨垬灝嗭紝鏃╂櫄鏄鐭ラ亾鐨勩�?

鈥滃啀鑰咃紝鑱斿悎涔熸病鏈夊熀紜�銆傚綋鍒濇垜浠笁鏂瑰洿鍓挎殫鐏碉紝緇撴灉娌℃湁鎴愬姛錛屾渶鍚庢殫鐏靛幓浜嗗ぉ姝︾帇鐨勫湴鏂癸紝鐜板湪琚敹緙栵紝鎴戜滑涓夋柟鍘熷垯涓婄悊浜忥紝澶у湴鍜岄粍閲戜袱浣嶆鐜嬬殑鎯蟲硶鏄仈鍚堟秷鐏簡榪欑兢鏆楃伒錛屼絾鎴戜滑璇曡繃澶氭錛屽悎鍥翠篃濂斤紝璁鵑櫡闃變篃濂斤紝涓�嬈￠兘娌℃湁鎴愬姛銆傜幇鍦ㄥぇ鍦板拰榛勯噾涓や綅姝︾帇鏈夋剰浠樺嚭浜涗唬浠瘋窡澶╂鐜嬭皥鍜岋紝鎯蟲妸褰撳垵娑堢伃鏆楃伒澶辮觸鐨勮矗浠婚兘鎺ㄧ粰鎴戜滑錛屼竴鏃︽垜浠湁鑱斿悎鎵撳ぉ姝︾帇鐨勬剰鍥撅紝澶╂鐜嬪彧瑕佹殏鏃舵斁榪囧ぇ鍦版鐜嬪拰榛勯噾姝︾帇錛屽氨浼氬彉鎴愭垜浠崟鏂歸潰鎵挎媴鍏ㄩ儴鍘嬪姏銆傚洜姝よ繖涓夋柟鑱斿悎鎵撳ぉ姝︾帇鐨勪富鎰忥紝榪炴彁閮戒笉鑳芥彁銆傗�濅笢鍓戠帇鐨勮В鏋愬緢鏄叏闈紝涔熻鏉庡ぉ鐓ф墿灞曚簡鎬濈淮瀹藉害銆?

姝︾帇涔嬮棿鐨勬儏鍐碉紝浠栫幇鍦ㄦ湁浜涗簡瑙ｄ簡銆?

濡備笢鍓戠帇鎵�璇達紝鏈�濂界殑鍔炴硶紜疄鏄厛瑙ｅ喅鑷繚鐨勯棶棰橈紝鍗翠笉鎻愪笁鏂硅仈鍚堬紝濡傛澶у湴姝︾帇鍜岄粍閲戞鐜嬩細涓�璧鋒壙鎷呭帇鍔涳紝鎵嶆湁緇存寔涓夋柟榻愬績瀵逛粯鏆楃伒鐨勫矓闈€�?

涓滃墤鐜嬩粙緇嶅畬浜嗘儏鍐碉紝甯︽潕澶╃収鍒板煄閲屽悆鍠濄�?

鍛婅瘔浠栬錛屽洓鏂逛箣鍦版湁綰﹀畾錛屼簤鏂椾笉鍏ュ煄銆?

鐜嬪皢鍜屾販娌屼箣蹇冮暱涔呭湪鍥涙柟涔嬪湴杞暘椹誨畧錛岃繖閲屽張鍦板鍋忚繙錛屼簬鏄瀛愬鐪鳳紝浠ュ強鐓у簲鐢熸椿璧峰眳鐨勪漢閮藉湪榪欓噷錛屽嚑涔庡氨鏄畾灞呭湪姝わ紝娌″埆鐨勪簨鎯咃紝寰堝閮芥噿寰楀嚭鍘匯�?

濡備粖鐜勫ぉ鍩庢�諱漢鍙ｈ秴榪囦簲鍗冦�?

濡傛灉浜夋枟鍏ュ煄錛岄偅灝辨槸鐜嬪皢浠簰鐩稿睜鏉�瀵規柟瀹剁湻錛屾棤鎰忎箟鐨勪簰鐩鎬激瀹崇粨鏋溿�?

鍥犳灝辨湁浜嗕簤鏂椾笉鍏ュ煄鐨勭害瀹氾紝璋佸鏋滅牬浜嗚繖瑙勫垯錛屽氨浼氳浜ゅ嚭鍘繪壙鎷呰矗浠伙紝鏃佺殑鐜嬪皢浠篃涓嶄細鎰挎剰琚墦鐮磋鍒欑殑浜烘棤絝壍榪炪�?

鏉庡ぉ鐓у悆榪囨櫄楗悗錛屽氨鍦ㄥ煄澶栬漿浜嗕竴鍦堛�?

榪欏洓鏂逛箣鍦幫紝浣嶅灞辯兢鐜繚鐨勮胺鍦幫紝澶╂鐜嬶紝澶у湴姝︾帇錛岀巹澶╂鐜嬶紝榛勯噾姝︾帇鐨勫洓搴у煄甯傚垎鍒潗钀藉湪璋峰湴鐨勫寳銆佷笢銆佸崡銆佽タ鏂瑰悜涓婃渶楂樼殑灞辮剼涓嬨�?

鍩庨棬閫氬線褰╄壊鍏夐浘鍏呮枼鐨勫洓鏂逛箣鍦頒箣闂達紝鍚勬柟閮芥牴鎹湴褰㈣緗簡宀楀摠錛屾湁浜涘彲鑳借浼忓嚮鐨勫湴孌佃繕璁劇疆浜嗛殰紕嶏紝姣忓ぉ涔熸湁浜哄貳鏌ャ�?

鍥犳鏈変簤鏂楋紝涔熸槸鍙戠敓鍦ㄥ洓鏂逛箣鍦板尯鍩熼噷錛屽嚭鏉ヤ箣鍚庢殫鐏靛氨娌℃湁浜嗚鍑葷殑渚垮埄銆?

鑰屽厜闆懼厖鏂ョ殑鍥涙柟涔嬪湴錛岃綰垮彈闃伙紝瀹炲湪澶у埄浜庢販娌屾殫鐏碉紝鑰屼笉鍒╀簬鐜嬪皢銆?

鈥樻垜鐨勬皵嫻佹劅鐭ヨ櫧鐒舵病鏈夋販娌屾殫鐏佃繙錛屼絾榪欏洓鏂逛箣鍦扮殑澶у皬鏉ョ湅錛岃凍鍙‘淇濅笉琚粬浠鍑匯�傚彧鏄紝濡傛灉瑕佹秷鐏粬浠紝榪樼湡鏄毦鍔炵殑寰堚�︹�︹�欐潕澶╃収鍦ㄥ煄澶栵紝緇冧簡鍗婂鐨勫墤錛屼篃鐞㈢（浜嗗崐瀹匡紝浠嶇劧娌℃湁鎯沖埌浠�涔堝ソ鍔炴硶銆?

澶╀寒鐨勬椂鍊欙紝鏉庡ぉ鐓ц窡鐫�闃熶紞涓�璧峰嚭鍩庯紝寰�鍥涙柟涔嬪湴鑱氭皵鍒墮�犳販娌屼箣鐭熾�?

銆庡姞鍏ヤ功絳撅紝鏂逛究闃呰銆?

# 第一百三十九章 王將隊友

大清早，城門外的哨塔上，都有人在了，看到一眾王將過去的時候，隔着些距離就說：“落蘇！”

李天照記得早上吃過中間塞肉的落蘇，果然就聽東劍王告訴他說：“每天的口號就是早上吃過的某道菜，職守的人吃完飯走的時候，見到特定地方掛的東西，他們才知道當日代表安全和有狀況的口號是什麼。”

“有狀況就是肉糜了？”李天照推敲着，估摸按這方法，應該會以福禍相依的方式，擇同一盤菜里的另種食物。

“哈哈……孤劍猜的對！”一個混沌之心笑開了顏，另外一個也對他說：“最近每天都心驚膽戰的，今天就指望你的特殊感應了，讓我們能安心的工作半天。”

“感知本隨緣，但我想今日有幸跟這麼多王將和混沌之心同行，該是不會令人失望。”李天照早就發現，這裏的混沌之心好像都有關係特別密切的王將，此刻行走時，都是兩兩一對，靠的特別近，距離就透露的明明白白。

“因為那群暗靈，四方之地常駐的數量加倍，天武王不顧共約，利用暗靈，還口稱他們是什麼暗靈族，真是欺人太甚！孤劍若有感應，說不定能殺他們一個措手不及，除掉這群暗靈，四方之地才能重回正軌。”

說話的王將李天照記得，黑虎跟他說過，綽號金劍王。

一身金衣，連劍鞘劍柄都是金色，靴子也是金紋。

武王座下的王將以功績高低排序，因為天下八大武王的緣故，王將也取前八最為榮耀。

金劍王就是玄天武王座下的第一王將。

東劍王的功績排名第三，但要說跟金劍王比真實總功績，卻又差的太遠。

三十年來，東劍王復活的宗族、以及眾部將的族中人員，一共超過了五百個。即使大多戰印等級不高，耗費的功績也沒那麼誇張，可總數算下來，也十分驚人。

金劍王因為花費的多，成為王將的四十年裡，許多時候會失卻第一功績，但卻沒有掉出過前八，王將們知道他的真實總功績驚人，也都願意以他為首，以至於即使一時有人功績在金劍王之上，但行事的時候，也還是由他領頭。

金劍王不但是王將，還是得到武王賜予永生不滅之身的王將，李天照很是羡慕敬重，通常都說身經百戰，金劍王的人生怕是乘以十都不會誇張。

“金劍王如此說，我就放心了。事實上我通常也更願意選擇進取的方式。”李天照有這態度，金劍王很滿意的點點頭。他此來，本就得了武王的叮囑，必須督促孤劍积極作戰，全力以赴。

“一群暗靈，我們不知道殺過多少。現在讓這麼幾個成了氣候，反而麻煩了這麼久，大家想的應該都一樣：徹底消滅，越快越好！”東劍王十分自信的說：“正面交手，又哪裡需要怕這幾個暗靈？我們人多勢眾，金劍王的態度就代表大家，孤劍你若有感應，不必疑慮！”

旁的王將也都明確態度，有的開口，有的點頭。

金劍王的威信足可代表他們，東劍王的聲威本來就高，功績雖然第三，實力卻很讓人信服。

玄天武王座下要排劍的話，第一是金劍王無可置疑，因為他得了武王傳授玄天千幻劍法；第二就是東劍王，他屬於出身微末，卻靠自己一路拼殺，總結，修鍊，最終得到東劍王的名號，除卻武王的玄天千幻劍法，許多年裡東劍王的劍法本事都被公認為第二。

東劍王上一次在暗靈首領暗劍王面前，沒能發揮本事就被快劍斷臂，此事他一直暗暗介懷，這一次，他打定主意要讓孤劍知道，他的劍固然沒有千殺劍法快，但劍法卻絕不只有快。

一眾王將們都表了態，李天照也就放心了。

王將是跟萬戰將不同，面對機會都敢爭取，而不是過度謹慎。

李天照一直希望有的，就是這樣的隊友。

李天照知道花刺王將目前的功績原來排到了第二，但看她對東劍王的態度，分明是拿他當第二王將看待。

事實上，東劍王的功績也是這兩年用的多，才被花刺超過了一些，之前好些年，他都是第二。

功績高低雖然如此分，但李天照聽王將們說，擁有永生不滅之身的王將其實還有別人，只是早就已經不出來做事了，功績又有消耗，所以不高。

這類王將相當於退隱狀態，平時也很難見到。

一群人這麼邊走邊聊，被彩色光霧充斥的四方之地也越來越近。

李天照正聽一個王將說其他王將的趣事，卻突然被氣流中的信息所驚！

‘埋伏？’李天照目光一沉，望着前方，根據氣流的信息判斷，大約在兩百步外，也就該進了彩色光霧的範圍了，很像是在他們進入時的邊緣區域。

‘一、二、三……六、七個！應該是混沌暗靈。’隨着距離的一點點拉近，李天照的掌握的信息更多，也更確定了。

只是從氣流的信息來看，他卻找不到跟上次體形接近的那個會千殺劍法的暗靈。

情況幾乎可以確定，距離也已經合適，李天照就說：“彩色雲霧的邊緣區域有七個人，八卦圖離兌五分之一方向有兩個人；八卦圖……；八卦圖巽坎七分之一方向有兩個人。我以為，在它們的埋伏發動時，我們搶先發動合擊，就能讓他們變成獵物。”

李天照倒不想暴露特殊能力的這麼多情況，但對付暗靈的機會難得，如果主動埋伏，根本就瞞不過。難得眼前就有機會，暗靈伏擊他們，卻不會料到被他們看破，伏擊與被伏擊的角色頃刻間就可能轉換。

這樣的天賜良機如果錯失，真不知道還碰不碰的到下一次。

李天照記得眾王將們剛才說的話，相信沒人會反對。

王將們萬分吃驚，因為從沒見過這樣的奇特能力，就有王將忍不住質疑問：“孤劍有幾成把握？”

“我的感應或許不出現，一旦出現了就還沒有出過錯。”李天照的肯定，讓本來想說話的王將又閉上了嘴巴。

金劍王沉吟不語，顯然也覺得李天照說的太玄乎，隔這麼遠，連埋伏的暗靈的位置分佈都掌握的一清二楚？

東劍王知道眾人顧慮，就說：“孤劍的感應能力，我和花刺王將都見識過，孤劍本身又值得信任。”

這也就是說，李天照不是那種胡吹大氣，會把一成把握的事情誇張到八九成的輕浮人，因此他的判斷也就更有信服力。

金劍王於是說：“我和東劍王在前，你們在後，主要以混沌碎片力量作為合擊手段。”

很顯然，金劍王雖然相信東劍王的擔保，卻仍然考慮萬一發生意外，因此他和東劍王作為緩衝，如果不敵，後面的王將有他當緩衝，就有退避的餘地。

一眾王將們仍然保持着原本步走的速度，混沌之心們卻逐漸落在了後面。

李天照走在金劍王和東劍王中間，卻稍微落後了兩步。

邊走，他邊觀察氣流中的信息。

沒有變化，一群暗靈還是在原本的位置，沒有什麼大動作的耐心等着。

他們距離四方之地的彩色光霧，越來越近了……

越來越近了。

光霧裡，一行七個暗靈，也在等着獵物靠近。

他們近期的功勞，得到了不少賞賜。

所以，他們打算繼續保持。

大清早，任何一方武王的人吃完早餐，聊着天，心情愉快的踏入視線突然受阻的四方之地的彩色光霧裡，迎接的卻是七個混沌暗靈發動的襲擊的話——可能沒有損失嗎？

一擊發動之後，不論收穫如何，暗靈們都計劃了要立即退走。

現在，他們等到了玄天武王的人來。

距離，越來越近。

人本來就多，而今天，還比平常更多！

距離，更近了！

暗靈們不必誰呼喊發號施令，只需要感應到帶頭的暗靈動了，剩下的六個就全都一起發動衝鋒類絕技，一閃沖了出去，它們手裡揮動的，全都是劍路軌跡異乎尋常的千殺劍法！

殺敵最快近身劍，混沌碎片攻一片。

這是暗靈們總結的經驗。

突襲要求有功，自然是指望近身劍招一擊殺敵。

七個暗靈，一併沖了過去！

其中一個暗靈剎時化作疾光，一閃就撲到了李天照面前，揮動的劍光，旋繞着斬向他的脖子！

李天照在這暗靈發動的時候，猛然下蹲，同時拔劍出鞘朝前斬去！

劍離鞘前飛的過程中，那個衝過來的暗靈就彷彿是用雙腿主動朝劍光撞過來那般。

劍光過去。

那暗靈剩下的大半截身體，不受控制的朝前拋飛，摔落地上。

卻還沒有落地，又被李天照旋身追擊的一劍，再次斬斷！

金劍王和東劍王這時雙雙擋住了兩個衝過來的暗靈，憑藉他們混沌碎片之力。

而他們後面，一群王將幾乎同時發動混沌碎片之力。

剎時間，雷電，風刃，疾光，火焰，看起來亂七八糟的混合一起，實則卻都漂亮的彼此交錯着飛了出去。

爆開的各色光亮，在彩色的光霧裡都不顯眼。

可是那些暗靈的痛苦呼叫聲音，卻尤其的刺耳！

『加入書籤，方便閱讀』

# 第一百四十章 衝殺

七個混沌暗靈在四方之地的彩色光霧裡發動衝鋒突襲，但他們撲出去的時候，迎接他們的卻是金劍王和東劍王的招架，李天照揮劍的反擊，還有一群王將齊齊發動的各色混沌碎片的兜面合擊！

混沌煙火的大蓬火焰光束連綿不絕的轟擊在一個混沌暗靈身上，衝擊力只把它震的連步後退，混沌煙火一擊得手，那就沒有放過的道理，那王將維持混沌碎片之力，挺劍跨步前進，火紅的光束不停轟擊，高速消耗着那混沌暗靈的力量。

一道風刃斬開了急衝過來的暗靈的半截身體，另一個王將發動的電光爬滿那暗靈的身體，噼里啪啦的不停炸響，直電的那暗靈斷開的身體一起不停抽搐，再沒有反擊妄想。

一個混沌暗靈衝過來的途中，遭到炸雷力量的襲擊，剎時間被憑空爆響的聲波震的七竅流血，緊跟着又被另一個王將合擊的幾根冰刺戳穿了身體，摔倒地上還沒能站起來，那兩個王將就已然過來，毫不留情的揮動兵器狂斬。

東劍王發動的時候，直接凝聚小光鏡的力量在劍上，化作面盾那般撞上去！

衝鋒狀態的混沌暗靈驟然被撞的摔飛地上，還沒來得及站起來，就被東劍王一劍斷了握劍的胳膊。

那暗靈吃痛慘叫，卻機警的就地翻滾躲避。

可惜東劍王得勢不饒人，追上去一劍又一劍，暗靈翻滾躲避中，受傷越來越多，最後被一劍刺穿釘在地上，也就滾不動了。

金劍王擁有的是混沌霸體力量，直接靠霸體的防護光撐，硬挺一個混沌暗靈的襲擊，不等那暗靈來得及退避，他已然展開玄天千幻劍法，剎時間劍影化作萬千之多，如秘法，如幻影，如萬千條手臂一起握劍揮動。

落入劍勢的混沌暗靈根本不知道如何應付，驚懼之下，反而更見兇狠，只管揮動劍光，把混沌碎片的煙火力量瘋狂噴吐。

可是，那些火紅的光束打在霸體上，全都被震成團團散溢的紅色光暈，對金劍王毫無影響。

而他的劍，卻接連斬傷那暗靈握劍的手腕，肩膀，雙腿，左臂，一個照面工夫就廢了那暗靈的反擊力和行動力，剩下的，就是絕命了。

金劍王一個照面就得手，可是，卻不由的暗自心驚。

因為這暗靈剛才絕境下揮動的一劍，確實異乎尋常的快，只是看不破玄天千幻劍的虛實，劍才落了空而已。

‘東劍王對千殺劍法推崇之極，只論劍快的話，果真可稱一絕！’金劍王只可惜無暇觀看李天照這個千殺劍法的創始人是如何打發。

但他若是看見，此刻也只能失望。

李天照只是蹲下，拔劍，迎着混沌暗靈自己撞過來而已。

可是，他本以為第二劍斬開了那暗靈身體，也就勝負已分。

卻吃驚的看見，肌體斷開的暗靈，竟然在極力掙脫出來！

漆黑的形體，先是手腳極力伸長了出來，然後就撐着地，份外艱難的把頭和身體支撐着抬起來。

看起來暗靈的動作十分費力，可那斷開的肌體卻並沒有移動，於是這種艱難，就顯得特別離奇。彷彿要掙脫的是另一種層面的連接，而不想正常那般，一用力就能拽開。

‘這才是他們的本體！被他們侵佔的肌體即使被斬斷，它們也不會立即死亡！’李天照當然不會傻站着等那暗靈掙脫后逃出來，手裡的劍剎時間化作狂風驟雨，飛快的朝暗靈身上斬擊，每一擊都靠混沌印轉化的力量，附帶着風刃的白光，還有環繞劍身的藍色電光。

這是上次他意外救助天蒼祈願之後，混沌印得到的新力量，通常成為繞劍之雷，也叫做小驚雷之力。

風刃一次次斬過暗靈黝黑的腦袋上，必然帶着一些黑光消逝；繞劍之雷過去時候的電擊又會帶走一些，還會有強烈的電流之力，導致屍體發出焦臭味道，又如瞬間活了那般抽搐動彈。

那暗靈只管極力從屍體里掙脫出來，硬生承受着李天照的連續打擊。

但此刻這樣的情況，不止是李天照劍下的暗靈如此，被王將們重傷了肌體的暗靈們，全都在被動承受着混沌印和混沌碎片力量的攻擊，極力從屍體里掙脫出來。

除了，一個。

七個暗靈發動的時候，帶頭的暗靈從側面發動。

它也一樣遭遇兩個王將發動的混沌碎片力量的合擊。

但是，混沌光鏡的力量，直接把紛飛過去的風刃和混沌煙火全給彈射了開去。

那兩個王將不是沒有防備，原本也保持了相當距離，卻沒想到，衝過來的暗劍王拋開他們不追，而是直衝前去，目標分明就是後面的幾個混沌之心！

那兩個王將哪裡敢讓他衝到後面去！雖然留有王將保護，誰又能保證照應得周全？

兩個合擊的王將不約而同的追過去，再次發動混沌碎片力量。

眼看前沖的暗劍王猛然掉頭，左手張開混沌光鏡，頂着紛飛的煙火光束，猛然的沖向一個王將。

劍光，一閃，斬斷了那王將的右臂，眼看他急退，另一個王將過來救援。

暗劍王旋身一劍，一團火球飛沖趕過來的王將過去，一道寬長的風刃劍光追上退走的王將，剎時間將之攔腰斬斷！

可憐那王將握劍的手臂先被暗劍王的千殺劍法斬斷了，空有力量卻失去戰印，應付不了追擊的風刃，眼睜睜的看着風刃過來，把他斬殺當場。

暗劍王一擊得手，張開的左手掌形成混沌光鏡，擋在面前，直衝本要過來支援的王將殺去。

連綿不絕，犹如飛刀雨般的風刃打在光鏡上面，全都彈飛了開去，眼看暗劍王衝到面前了，那王將知道千殺劍法近身厲害，又有前車之鑒，實在不敢冒險跟他近身廝殺，只好發動戰印絕技，急衝到別的王將身邊，等那暗劍王過來后合擊。

暗劍王原本是要追的，卻突然發現，本是獵人的他們，突然變成了獵物！

好像玄天武王的王將們早知道他們在埋伏，就等着他們動手那樣。

除了它，另外六個暗靈都被擊倒，它也就不顧的再追擊，折身揮劍衝到最近的一個暗靈身邊，兩個王將的混沌碎片之力全被光鏡彈開，又忌憚跟他近身拼殺，只好退逼了保持距離。

暗劍王照着地上還沒掙扎出來的暗靈一腳踹出去，頓時把那掙脫了一部分的暗靈及連接着的斷開屍體，全都遠遠踢飛了出去，消沒在彩色的光霧裡。

暗劍王救了一個，揮劍又沖向另一個。

好幾個王將接連叫喊起來：“暗劍王在這裏！”

李天照聽見喊聲時，他還在攻擊要掙脫肌體的暗靈。

暗劍王的動向他本來通過氣流的變化也知道了，可是，暗劍王殺死那個王將時，他也剛斬倒暗靈，後來就想着，那麼多王將在，也不需要他去。

因為四方之地這裏的功績計算跟別處不同，屬於王將之間約定俗成的方式，很公平，也很獨立，卻又不失必要的配合性。

沒有王將指名需要助力的話，他過去，既可能惹人厭煩，也會改變他自身的功績。

“來三個人！”金劍王一聲大喊，立即有三個王將過來，接替了繼續攻擊暗靈的事情。

金劍王握劍在手，沖東劍王和李天照說：“對付暗劍王！”

有王將開了口，李天照也就提劍跟上了。

東劍王道：“我們擋暗劍王的混沌碎片之力，孤劍趁機發動，就如上次那般。”

“好。”李天照本來也是這麼想的，他沒有辦法輕鬆應付暗劍王的多種混沌碎片力量，而他的實質性威脅，又必須近身才能發揮。

“正好見識。”金劍王也沒有拒絕，他的力量本來就是攻防兼備，許多時候都靠霸體破敵進攻手段，雖說給一個萬戰將創造機會有失身份。

但他卻並不在意這些，以他的聲威，已經不需要計較諸多小節。因為已經沒有多少事情，能夠動搖他的威信。旁人會覺得給萬戰將萬戰將助攻丟臉，他金劍王做，得到的卻只會是稱頌。

‘暗劍王在我手裡連番吃虧，一定對我的劍光印象深刻，待會進攻的時候，還得用點心眼才好……’李天照暗暗盤算。

這麼會工夫，暗劍王已經接連踢飛了三個混沌暗靈，還剩下的三個，它要救，最快的路線，就是跟李天照他們照面！

暗劍王又一次左掌凝聚混沌光鏡，直接朝他們撞了過來。

原本彩色光霧的影響，王將看見它來時，距離已經很近，配合混沌風行的急沖速度，已經很難做出什麼應對。

所以暗劍王才如此囂張的直接急沖，可是，李天照卻知道他要來了。

‘如此囂張！來的好！’李天照不驚反喜，本來他還需要兩位劍王幫忙擋一波才好出手，此刻卻是不必了。

只見暗劍王急衝過來的時候，李天照也驟然發動戰印絕技沖了出去。

他手裡的劍上，僅僅被纏繞之類環繞，看不見金色紅色和風刃三種力量的光。

而且，他的劍，故意前伸着，劍尖指着衝過來的暗劍王側旁。

暗劍王衝過來，李天照沖了出去。

這個瞬間，暗劍王心中驚疑，因為衝出來的人，似是知道它的發動。

但它左掌光鏡，右手劍在面前，隨時可以揮動，憑藉千殺劍法的速度，根本不怕與人對拼。

相向急沖的兩條身影，瞬息間就已靠近。

暗劍王先看見了藍色電光環繞的劍尖，而且還不是指向太的。

這個瞬間，它下意識的以為是驚雷混沌碎片之力的王將，那就不可能突破它的光鏡造成實質性傷害。

而劍，也不可能比它更快。

暗劍王握劍的右臂揮動，預料中這個衝出來的敵人看見劍光的時候，也是被它一擊斬成兩截之時。

暗劍王劍動的時候，從側旁過去的那把劍也動了。

這個瞬間，暗劍王驚覺不妙！

# 第一百四十一章 生存、追擊

因為這把雷電纏繞的劍的移動的軌跡，分明是千殺劍法！

暗劍王的目光，這時候才看見劍後面的人。

布矇著臉，可是那身形，臂長，臂粗，還有握着的那把劍，分明就是那個人！

李天照這時候才看清即將錯身而過的暗劍王。

修長的雙腿，包裹的曲線畢露，眉目間透着濃烈的殺氣，卻只是襯托的那張臉份外冷艷。

迎面發動衝鋒絕技的他們，看清對方的時候，不過只是瞬間。

當他們看清楚的時候，他們握着的劍，已然有了結果。

李天照的劍斷了暗劍王的左腿，順着曲線的軌跡，又擋住了斬過來的劍。

暗劍王的劍刃，斬在孤王劍劍背的鋸齒上面——倘若是別人，憑暗靈的力量優勢，這一劍即使被招架住了，仍然可以強行前推，破開防禦。

可是，李天照體印和戰印相加，等若擁有雙倍於尋常萬戰將的基礎混沌之氣力量，自然能招架的很穩。

兩條身影，在急沖狀態下，交錯過去。

誰也來不及再變招補第二劍，一個瞬間，雙雙被各自的衝鋒絕技推出了數步之外。

交擊的兩把劍，也在碰撞之下，飛濺着火花，爆開兩團顏色各異的混沌之氣，卻又在迅速稀薄中被四方之地的彩色光霧吞沒不見。

數步之外，李天照止住沖勢再回頭時，已然看不真切暗劍王的身影。

他也顧不得停下來感嘆，只是提劍轉身，發足急追的同時，高喊：“擋住它！”

這話原本不該喊，因為等他呼喊出來，暗劍王已經撲到東劍王和金劍王那了。

但李天照還是要喊，因為他判斷，暗劍王會不顧一切的逃走！

它的腿斷了，可是，卻沒有跟身體徹底分家，斷處是暗靈漆黑的本體充當了連接作用，斷開的部分仍然吊著，只是切斷了肌體上的神經及肌肉連接，並不能夠動作。

暗劍王憑藉混沌風行的急速衝刺力量，前沖的時候，劍也全速揮動，身形停下來時，它單足點地借力，旋轉着斬出一刀寬大的風刃，又爆發一顆體積巨大的流星火！

原本，這是它最初的計劃，現在，它還是這麼做。不同的是，衝鋒發動之前，它想的是突襲加上全力猛攻，至少也能殺傷一兩個王將，然後衝過去了救助別的暗靈。

而現在，它左腿被斬斷，根本不考慮能否殺傷，只怕被攔下來片刻，會讓背後那個人類里的恐怖男人追上來！

倘若它知道孤劍在這裏，絕對不會選擇玄天武王這邊的人下手。

可它不知道。

初生之時，它承受了萬劍斬擊的噩夢折磨；第二次相遇，它幸運得逃；第三次遇到，它斷了手，於是被迫換了個身體；第四次碰到的今天，它斷了腿，又要經歷極端痛苦，再換一次肌體。

前提是，它能活着脫身！

‘為什麼我的劍還是比他慢！為什麼！我一直在練，一直在苦思破解，時至今日我的力量如此強大了，為什麼還是沒有他的劍快！’暗劍王的內心在咆哮。

而它的劍，揮動的卻沒有絲毫猶豫。

除了孤劍，它還沒有遇到值得顧忌的對手。

飛閃的風刃，火球，接連轟在金劍王的混沌霸體上、斬在東劍王的小光鏡上。

巨大的火球，呼嘯着將他們吞沒。

可是，暗劍王清楚的知道，這兩個人不但沒有退避，其中一個還擋在了它面前。

劍光，緊隨着斬出。

一擊之下，強大的殺傷力直接把金劍王力量剩餘不多的霸體防護光震成粉碎！

劍勢餘力不絕，一閃撕開了金劍王胸口的衣服和血肉，猶自力量不消的斬向緊鄰的東劍王。

‘來得好！’東劍王不驚不懼，上一次吃了措手不及的大虧，他早就有再戰千殺劍法的念頭。

只見他迅速朝着劍光來的方向逆向斜退移步的同時，手裡的厚劍抬起，頓時擋住了劍光，憑藉側移借力之勢，劍上傳遞的殺傷力反而推動他更快的移步，而衝擊的震力，卻被他的劍瞬間一抖一卸，許多都化作了散溢的混沌之氣送了開去。

‘哼！劍法不是只有快！’東劍王實踐之下，果然如預想的那樣，只是這一擊先斬了金劍王的霸體防護光，削弱了不少，就算不用卸力之法他也能輕鬆擋住，不足以真正試出情況，這點讓東劍王暗暗可惜。

他盼着暗劍王再來第二劍。

可是，暗劍王本來就無心戀戰，此刻更是唯恐跟他們糾纏。

這一劍揮動中，它已經在前沖，東劍王退開了些，它更是朝着空處急沖。

金劍王的胸口中劍，皮開肉綻，因為霸體光層的阻擋，這一劍的來勢改變，沒有斬入太深。

察覺到暗劍王要衝過去，金劍王一把抓住她的左手手腕。

這個瞬間，暗劍王眼裡透出來濃烈的殺機！

可是，它卻看見金劍王胸口的傷，瞬息間竟然就癒合恢復了！

‘這就是永生不滅之體？’暗劍王意識到它此刻，絕不能被糾纏，哪怕是被阻擋住片刻都不行！

擁有永生不滅之體的敵人，一個漂亮擋住它一劍的王將，背後還有隨時會追上來的噩夢般的男人！

被阻住瞬間，那就可能再也走不掉了！

可是，金劍王抓着它的手腕異常用力，彷彿是抓着終於接受他愛意的情人的手那般，死都不肯放開。

這些，都不過是瞬間的變化。

暗劍王也沒有時間多做思考，它的劍，飛快迴轉，一閃斬斷了左臂！

然後，沖了過去。

‘好傢伙！反應迅快，下手狠辣！’金劍王抓着斷臂重重朝側旁一甩，握着劍跟東劍王一起發足急追。

暗劍王沖了過去，又一次發動混沌風行的力量，推動它的殘軀迅速前進，經過被金劍王擊倒的暗靈身邊時，它一劍斬開了個王將的身體，卻不敢停留，只能迅速旋身，使劍身把地上的暗靈托起，猛的丟甩出去。

此刻，東劍王和李天照斬倒的暗靈就在側旁，然而，暗劍王卻只能放棄施救，因為那必然會導致它自己落入極其危險的境地。

暗劍王自顧逃命了。

那兩個承受着王將攻擊，還在極力掙脫肌體束縛的暗靈清楚知道首領的移動情況，這時不由驚慌的大叫：“首領——”

暗劍王聽見了，卻只能悲憤的緊咬牙關，仍然頭也不回的單足蹦跳着往前逃。

遠一點，只要再遠一點，光霧的阻隔就能讓敵人看不到它的去向了。

它拼盡全力的蹦跳，終於又能發動混沌風行的力量了，於是又被推的前沖了十幾步。

如此，它也就安全多了。

可是，暗劍王卻發現，背後有人追過來了，好像知道它的移動變化那樣。

‘是他！’暗劍王一直在意着李天照的移動情況，知道背後追趕的就是它的噩夢，也是它今天逃命最大的壓力。

它極力的單腳蹦跳，每次混沌風行能夠再次發動，它就產生能脫困的希望。可接下來，卻發現背後的追擊眼看被拉開距離，很快又會突然拉近了一大截！

‘他怎麼跟別人不一樣！戰印絕技的衝鋒能很快再次發動！’暗劍王極力蹦跳着，卻完全沒有能甩掉的把握。

反而聽見李天照在後面呼喊，給別的王將們指引方向。

暗劍王又一次發動混沌風行，衝出十幾步，除了彩色光霧的區域，它的前方，是天武王在四方之地這裏的天王城。

距離，平時不算什麼的距離，這時候卻一時看到死亡，一時又看到求生的希望。

暗劍王發現背後的孤劍越追越近，驚急之下，有什麼辦法它都只能用上，於是高喊道：“玄天武王的人來犯！天武王的王將快來救援！”

如果不是被逼到這地步，暗劍王絕對不會求助天武王的那些王將。

因為——即使求助，也未必有用。

城牆上，一群王將，身邊幾乎都有混沌之心陪着，他們站在那，遠遠看着斷了胳膊，一條腿吊著卻不能動彈的暗劍王蹦跳着過來。

可是，沒人打算去救援。

他們只是看着，目光冷淡。

那些不冷淡的也有，就是明明白白的期待——期待看到暗劍王倒霉的更徹底。

暗劍王們來時，自稱暗靈族人。

可是，很快天王城的王將們就知道了，他們是混沌暗靈！

混沌暗靈是什麼？

天武王利用暗靈的力量，王將們無話可說，也不能說什麼。

但要讓他們接受混沌暗靈，卻是不可能的事情！天武王也不曾下達過這樣的命令。

只是說，在四方之地，王將們諸事要有限給予暗靈族人便利。

僅僅這樣的命令，就讓王將們很不舒服了。

今天他們為什麼在城裡？

因為暗劍王說要干票大的，於是王將們就不出去了，他們可不想被迫跟暗靈一起作戰，只是想想都讓他們覺得不可忍受。

此刻他們眼看暗劍王囂張的出發，又狼狽的逃回，只想下去給這暗靈頭目一個痛快。

只是，他們卻又不能違抗天武王的命令。

但是嘛，施救是不可能施救的，就這麼盼着暗劍王沒命逃回城就是他們的心愿了。

李天照又一次發動戰印絕技，急沖前進二十步時，眼看距離差不多了，連忙揮劍就斬。

這個瞬間，暗劍王又一次發動混沌風行的力量，於是劍光只在它背上留下一道傷口，卻沒能達到預期的效果。

眼看着前方的天王城越來越近，城牆上王將們的臉都能看清楚了。

李天照追擊的處境，不由變的更微妙。

他如果繼續追，似乎還有機會試着留下暗劍王，但是，如果天武王的王將們一群跳下來，他就可能因為追擊暗劍王而落入包圍。

‘他們看了這麼久沒有施救，料想不願意幫助暗靈，甚至可能樂得看暗劍王被消滅。今天如果不能把它解決，下一次——就更難了！’李天照念及此，眼看天王城的城門已近，他還是再次發動戰印絕技，帶着一串殘影飛追前去。

李天照揮劍斬了過去，這一劍，又在暗靈背後留下更深的傷口，可是，因為暗靈發動混沌風行的力量，還是沒能留住，眼看着它沖往城牆上。

李天照不甘心的單手抓穿城牆的石頭，借力一躍，繼續朝上追擊。

突然，城牆上一條麗影，雙掌虛握身前，頃刻間凝聚起來一團白光，只見她雙臂猛然前推，那團白光就如離弦之箭那般——急速飛射出去，掠過虛空，一閃便到了李天照面前！

# 第一百四十二章 消失前的怒吼！

天王城城牆上的麗影推出來的白色疾光一閃射到！

李天照雖然抓着城牆攀爬，但本就對城牆上的一群王將有所防備，疾光射來時，苦於恰好抓牆借力躍起，躲避不能，只好聚集混沌印的力量在劍身，擋住射來的光束。

不料碰撞之下，竟發現白光還附帶強大的衝擊震力！彷彿是功效型的戰印絕技那般，一擊之下爆開成白色的花型，儼如盛開的薔薇模樣。

李天照凌空旋動着化解下墜之力，也是怕還有追擊，借轉動之勢繞身揮劍自保。

直到李天照的雙腳踏實了地面，城牆上既沒有敵人下來，也沒有後續追擊。

暗劍王依靠混沌風行的力量，身體犹如被強勁的風力托着，單手抓穿了城牆，輕盈的一躍上去。

‘讓它走脫了！’李天照暗暗可惜。

雖然剛才即使追上，再一次攻擊能否把暗靈打下來，到底也還是未知之數，畢竟混沌風行的衝鋒速度比戰印絕技的更快，若非開始斬斷了暗劍王的退，那連衣角都不可能夠着，也根本追不到這裏。

正因為如此，李天照才不惜追擊到這種地步。

因為下一次，只會更難對付。

如剛才這種反襲擊的絕佳機會，更是難求。

城牆上的麗影居高臨下的注視着李天照道：“念你追暗靈而至，放你回去。若是上了城牆，無人能饒你。”

李天照明白了，他越上牆頭，就是入侵，天武王的王將們明顯盼着暗靈死，卻又不可能讓他追上去。

這女王將剛才的攻擊意圖顯然是阻止他，否則不會沒有後續追擊，更不會此刻一群王將無人下來。

不過，前提也是因為李天照是萬戰將，王將們殺了他也沒有什麼功績。倘若他是王將，怕就未必。

李天照打量那條麗影，笑着說：“那我該多謝王將的好意。敢問如何稱呼？”

“等你成了王將再來問吧。”那女王將這話倒是常態，王將和萬戰將的功績差距太大，本也沒有同等對話的基礎。

李天照也不生氣，就說：“好！將來若有幸升上王將，再請教名號是否薔薇。”

城牆上，好幾個人都笑了。

那女王將也不由掛上微笑，卻只是看着李天照，沒有說話。

李天照在天境的時候，龍心偽裝過薔薇，他見剛才攻擊的白光綻放成薔薇花的形態，當然早有猜測，此刻見狀，知道八九不離十了。

金劍王，東劍王領着幾個王將趕了過來。

見李天照安然無恙，都鬆了口氣，只是又見到暗劍王在城牆上，不由都暗自可惜。

“沒事就好，回去吧。”東劍王頗為自責，剛才他如果冒險點，直接硬擋暗劍王一瞬，也許結果就會不同，只是他當時哪裡知道暗劍王跟李天照一個照面就被斬斷了腿，而後就一門心思的突圍逃走？

等到看清的時候，已經交完手，暗劍王也衝過去了。

他們跟混沌暗靈交手的經驗太多，可都是剛成型或者進化程度不高的，這兩類的特點就是只靠本能作戰，兇悍卻無腦又沒章法，不到力量虛弱就不會逃。

然而，暗劍王簡直就是個狠辣又狡猾的人類那般，東劍王和金劍王的過往豐富經驗，反而會造成負面影響。

李天照隨眾人一起折返，走出一段，扭頭看了眼城頭的暗劍王，嘆說：“暗靈的肌體是殺人奪的嗎？”

“我曾見過暗靈侵佔人的身體。”金劍王接話，回想着，眼裡都是厭惡。“活生生的人，被暗靈壓着，就那麼硬生生的把漆黑的本體往裡面擠，直到整個沒入了，身體本來的主人就沒有意識了。那次還是追捕的千戰將混沌之氣濃度的暗靈，現在這群暗靈的混沌之氣濃度，顯然都達到了萬戰將級別。”

東劍王也十分憂慮，嘆道：“真沒想到這些暗靈進化如此迅快，到底是如何辦到？剛成形的暗靈的混沌之氣還是百戰將程度的濃度，如今七個全是萬戰將的濃度了，暗靈天生又擁有大量混沌之氣，續戰力遠在我們之上，讓他們繼續發展下去，那還得了？”

一個王將不由皺眉說：“天武王為了削弱我們三方，連這等給未來埋下禍患的毒計都使！”

“天武王也不會打算讓暗靈繼續壯大，分明是為了解決麻煩，再把麻煩拋回給我們三方，叫我們付出代價消滅他們。天武王一旁什麼都不做，就看我們三方死了混沌之心又死王將！”東劍王說起來就覺得可氣。

“我們也會冷眼旁觀，看他天武王能放任到什麼時候！”一個王將很是惱火。因為，今天死的那個王將跟他交情很好，想到復活后王將變成了萬戰將，此生怕是沒有機會再回王將之列，過往努力全都付諸東流，就很是替那戰死的王將難過。

“如果都這樣，就讓暗靈得以坐大了！天武王的做法固然卑鄙，但最初消滅暗靈失敗，我們三方也確實有責任。”金劍王的話讓眾人的情緒稍微平息，東劍王很慚愧的說：“上一次是我帶隊，我有責任。”

“過去的事情不提也罷，誰也想不到這暗劍王如此厲害！”金劍王又望着李天照問：“聽說它成型時被孤劍斬了兩萬多劍？”

這傳聞，在場的王將都聽說過，一度還曾熱議。

兩萬多劍啊！別說是實戰廝殺了，就算對着空氣不使什麼力氣，若非維持相當強度修鍊的戰士，都沒精力揮的出那麼多。更不要說，實戰中面對的還是天生出手更快、力量強大，又兇猛攻擊的暗靈了。

正因為非比尋常，所以這件事情哪怕當初只是關係百戰將，也讓王將們很是談論了些時候。

“是啊。這暗靈記憶力好，想必也一直有用心，我看他的千殺劍法招式一次比一次提煉的精純，幸虧他只得其形而不知其神，否則話，我也難在一兩招里就佔到便宜。”李天照確實發現暗靈存在刻意修鍊的痕迹。

千殺劍法的招式本身意義不大，旁人看到幾招的動作，去模仿也難有一招實用。因為個體差別會讓同樣的招式速度存在差異。

但暗靈當初吃了他太多劍了，又是在山林移動狀態，可以說各種情況，各種角度的身法動作，招式變化，暗靈全都見到了，並且又記住了。

其中絕大多數招式被暗靈用出來，肯定沒有正常出劍快，卻也總有些招式，使用了會比尋常劍路更快，只是如此，那暗靈也得了許多招了。

暗靈如果用心修鍊琢磨，就會慢慢發現，別的招式的軌跡和身法動作如果進行調整，就可以比正常的招式更快，也就能開發出更多。

但是，這些只是讓暗靈的劍比尋常的快，同樣情況下，不知曲線劍核心奧秘，並且針對性反覆修鍊的話，就不可能跟李天照的劍比快。

假若李天照的千殺劍法距離最完美的曲線是九十六至九十九分，偶爾可以達到一百的完美；那麼暗劍王的不斷琢磨，通過形的修正，也能提高到六十、七十、甚至八十！偶爾有些招式，可能在反覆修鍊中突然靈光一現的捕捉到接近九十分的狀態。

暗靈一直琢磨下去，即使將來還是發現不了核心奧妙，哪怕始終困在招式動作的形式上，它也一定能開發出更多比尋常快的招式，而且還會琢磨出大體上如何根據個體差異調整招式去傳授。

這種調整沒有李天照的完美，如果李天照的調整是滿分，那暗靈通過形的調整，開始可能只有五十分，最後卻可能達到七十、甚至八十分。

這樣一群使千殺劍法，全都有混沌碎片力量，續戰力天生超越王將的暗靈，只要想想，都知道是噩夢！

李天照他們折返回去，穿過彩色光霧，在通往玄天城的那面，看見兩個暗靈還沒有完全從屍體里掙脫，一群王將圍攻之下，各色混沌碎片的力量紛紛不絕的朝暗靈身上招呼。

然而，兩個暗靈還沒死。

‘上次跟天蒼祈願遇到的剛成形暗靈是百戰將級的混沌之氣濃度，我也要攻幾百劍才能將之消滅，看來這種萬戰將級的，如果不能近身造成肌體上的相當傷害，根本耗不起。’李天照盤算這兩個暗靈被圍攻的時間，有一會了。

這暗靈與生俱來的巨大混沌之氣容量，簡直令人咋舌。

金劍王也很意外，皺眉說：“一直沒停？”

“沒停！”在攻擊的王將里，有一個停下來休息，就有一個上前補位。

混沌碎片的力量也不能持續不斷的釋放，退下休息的王將擦了把汗，說：“這真是耐打！今天幸虧得了反襲的優勢，否則的話——”

是啊，他們誰也沒有擊殺萬戰將級混沌之氣濃度的暗靈經驗，誰也沒想到，竟然如此耐打！

“這暗靈掙脫融合的肌體，力量本身就會迅速衰弱，如此還要打這麼久，確實可怕！”東劍王也是驚到了。

李天照也拔劍加入了圍攻，因為每次斬擊暗靈他都能吸收到特別多的混沌之氣，他邊自揮劍斬擊，邊考慮着說：“暗靈如果不融入人的肌體，豈不是更難對付？”

“暗靈不融入人的身體，他們本體只有雙手部分能夠實質化，純混蛋之氣構成的身體缺少諸多機能，所以剛成型的暗靈攻擊手段很單一，因為沒辦法做出許多靈巧多變的動作，也用不好武器。”金劍王的說明，讓李天照長了知識。

這麼說了會話，終於看見那兩個暗靈漆黑的本體的顏色逐漸變淡，也就是混沌之氣衰弱下去的特徵。

其中一個大約知道走不脫了，沒有五官的黝黑臉龐，面對着李天照，突然從身體里發出一聲吼叫：“首領總有一天會殺了你這個恐怖的人類！我們暗靈族一定會在你們人類的迫害下頑強的活下去！一定會——”

那吼叫的暗靈，身體顏色變的更淡，緊接着，消逝無蹤。

眾人無不發愕然……

『加入書籤，方便閱讀』

# 第一百四十三章 各行其道

另一個暗靈的身體也變的更淡了，臨末也面朝李天照——倘若它們有眼睛的話，在場眾人都相信，此刻的眼神一定是悲憤的。

“暗靈族絕不會滅亡！首領一定會超越你這個恐怖的人類！”

那暗靈承受着持續打擊，身體的顏色終於淡成了透明，再看不見了。

一眾王將們，都沉默着。

突然，一個女將笑了起來說：“什麼跟什麼啊！這些暗靈簡直莫名其妙！他們自己是天地之間的混沌污濁之氣聚集而成，根本就不該存在。反倒說什麼被我們迫害！我們還成殘殺他們的惡人了？”

是啊，眾王將都覺得錯愕。

誰都沒想到，暗靈會那麼說。

有王將覺得荒唐；也有王將覺得，暗靈的話，也是實情，還真是這樣。

金劍王就說：“暗靈是邪物，它們站在它們的立場，我們不需要考慮那麼多。暗靈生而傷人，侵佔人的身體，註定不能共存。我們只管做人立場上的事情，沒必要理會它們想些什麼。易位而處，它們也不會理我們在想什麼。偶爾有個別混淆了立場的慈善，也改變不了立場的根本衝突。”

李天照覺得，金劍王的看法確實能立足於事實。

天下間不同物種之間的爭鬥，莫不如此。

人在人的立場，暗靈在暗靈的立場，被人吃肉的豬牛羊也有它們的立場。

李天照尋思着，站在人的角度，思之心生憐憫，人之常情。

但要讓他因此就不吃豬牛羊的肉了，他怕是辦不到，也不願意為了偶爾心生的短暫憐憫，就戒葷腥。

為何？

不就是如金劍王所說，他是人，憐憫歸憐憫，可到底站在人的立場上。

所以，他覺得豬牛羊挺可憐，也覺得暗靈為了生存是沒錯。

但是，他仍然會吃豬牛羊，也仍然要殺暗靈！

王將們保護着混沌之心，又進了光霧裡，開始聚氣製造混沌之石。

沒多久，聽見有人喊話問：“玄天城的，你們剛才跟暗靈動手了？”

“打死了兩個，暗劍王斷腿斷手，暫時當不了禍害了。”有王將回答。

兩邊的王將這般喊話閑聊，沒一會，另一頭又有人加入，聽對話是大地武王那邊的。

三方都覺得痛快，又都可惜沒能永絕後患。

說話的王將們自然不願意落了自己這邊的威風，就說：“沒有天王城的人阻礙，未必會被暗劍王走脫！”

“夠了啊！少在那含血噴人，暗靈死就死了，我們巴不得。孤劍都要追上城牆了，還能不攔？那架勢他就算追上再砍一劍，也解決不了暗劍王。”突然又一把聲音說話，聽方向，是天王城那邊的。

李天照沉默的聽着，覺得有些詫異，不由問東劍王說：“平時就這樣？”

“四方之地久不動手，各自陪混沌之心製造混沌之石，閑着當然聊天打發時間。去了天境該打照樣打，誰也不會客氣。”東劍王估摸李天照可能還帶着強烈的敵意，所以會很難接受此刻‘貌似融洽’的氣氛，就把話說透了。

李天照明白了，不由暗覺好笑。‘他們聊歸聊，只是解悶。我卻要覺得，聊出感情了就不好動手，也實在是稚嫩了點。’

“暗劍王斷腿斷胳膊，你們天王城的知道他們行蹤就說啊，我們去把他們解決了，讓四方之地重回昔日的太平。”黃金武王那邊的一個王將趁機提議。

“你對黃金武王也這麼不以為然？當他的命令不存在？”天武王那邊的一個王將反唇相譏，黃金武王的那個王將就不說話了。

“天王城的，你們總不會還給他們用治療殿吧？”大地武王那邊的一個王將很關心這問題，暗劍王恢復的快，那他們安生的時光就少了。

“一群暗靈，也配浪費天王的力量？也配進治療殿？天王只說行動上給他們方便，卻沒說過讓用治療殿。它們又沒有功績，拿什麼用！”天王城的王將們在排斥混沌暗靈的立場上，跟受危害的三方武王的人一樣。

金劍王不由道：“天武王好盤算，混沌暗靈受傷了不消耗他的力量，死了也不需要花費代價去復活，在四方之地里襲擾我們卻具備天生優勢，真是無本傷敵的好買賣！”

“那也得有你們三方消滅暗靈不力，還恐嚇暗靈往我們那跑，才能讓天武王有順勢而為的基礎啊！”天王城的王將武王受辱，立時反唇相譏。

李天照本來擔心會吵起來，卻發現，四方的王將們多次有點燃的苗頭時，卻都會適可而止的結束話題，總是沒有真的演變成失控謾罵的情況。

他不由覺得，王將們的冷靜似乎習以為常，跟他過去接觸多的十戰將，百戰將，在編戰士們都不一樣，很少聽到什麼極端性的言語，剛才因為這邊戰死的個王將，說的情緒之言也不過那麼簡短的一句。

李天照挺喜歡這種氛圍，尤其這四方之地，若沒有暗靈襲擾的時候，看起來是真的很安逸。

七個混沌之心聚氣製造混沌之石的情景也很是賞心悅目。

天級混沌之心個個收拾打扮的氣質各異，各有各的美。

聚集混沌之氣時，她們一手伸着吸收，另一手按在地上，混沌之氣經她們身體流出地上，光芒就變的更強，彷彿一顆彩色的小太陽。

七個混沌之心坐成一圈，按地的手掌也圍成了一圈。

即使七人合力，一個上午也只能產出七顆小指頭大小的彩色珠子，這就是混沌之石。

製造的戰印級別越高，就需要消耗越多的混沌之石，萬戰將級別的戰印至少就需要十顆；王將的戰印擁有記憶混沌之氣儲備量的特權，也就是說，補的新戰印里的混沌之氣儲備，跟上一次經過檢查記錄的容量相等，那麼製造消耗的混沌之石數量就更多了。

千戰將的戰印只需要一顆，百戰將的需要十分之一顆，十戰將及以下需要的就更少了。

李天照問起混沌之石造劍的事情，王將們都說：“升上王將，第一件事情就是攢功績先鑄造把混沌石之劍。別的王將有，你沒有，遇上對劍撞擊一次，你的劍輕則毀三分，重則近乎報廢。你算算，將來打一場戰鬥重新鑄造一把萬紋劍貴，還是一勞永逸好？”

“言之有理！”李天照想着，點頭稱是。

有王將又笑着說：“大家都是吃過虧的經驗總結，這問題上，東劍王最有發言權了！”

李天照不由望着東劍王，就見他擺手道：“你們真是夠了！時不時就拿這事情取笑。不過他們說的對，先鑄造劍。不要像我，當年不捨得功績，想着先復活了父親再說。結果一次又次傷劍毀劍，最後反覆鑄造萬紋劍用掉了鑄造一把混沌石之劍的八成功績進去！你說當時我心情何等糾結？鑄造混沌之石的劍吧，已經搭進去那麼多功績了；不鑄造吧，分明還要搭進去更多。最後還是夫人們看不下去了，強行替我鑄造了混沌石之劍。從此以後，說起這個問題，我就要被他們拿來取笑一回。”

“既然如此，我就不必再無謂猶豫了。”李天照卻又心想，他還不知道什麼時候能升上去呢。

正午時分，李天照發現四方之地里的混沌之氣濃度發生了變化，不是變淡了，而是更濃了。

但是，他的戰印卻吸收不到混沌之氣的力量了，然而體印吸收的效率卻比剛才更快！

一個王將站起來說：“終於忙完收工咯！”

“吃飯吃飯吃飯！餓死我了！”另一個混沌之心抱着個王將胳膊，拽着往回走。

一時間，她們又成雙成對的湊在一起。

唯獨一個悶悶不樂。

因為早上跟她距離密切的那個王將，被暗劍王殺了。

金劍王突然對東劍王說：“看到我們美麗可愛的小雅現在沒人保護沒有？你就不能充當護花使者？”

東劍王會意，笑着點頭，走到那混沌之心身邊，她也對東劍王勉強笑笑，兩個人走着，卻都沒有說話。

李天照扭頭看了眼，見他們落在後面，金劍王又喊他走快些，分明是要留他們兩個單獨說話。

隔得遠了，東劍王才對那個叫小雅的混沌之心說：“金劍王也是怕你沉在悲傷里，只是心情急切了些。我也是傷心人，知道沒那麼快能走出來，就假裝結伴吧，省得他們擔心，又替你积極撮合。”

“嗯。”小雅點點頭，咬着下唇說：“我知道你人好，復活了她，大家都說你有情義，沒辜負她對你的心意。我現在真的不知道怎麼辦，你也知道，我跟他一起也十幾年了，突然他不在身邊了，整顆心都空落落的，剛才甚至還想着，索性死了算了，等重生了就不是混沌之心了，能跟他一起。我想他，也會捨得花功績復活我的吧？”

“當然。”東劍王其實不確定，因為，都是王將，家裡的處境大同小異，這種事情不是一個人就能決定的，妻子人數多，對外問題上立場一致，不能做通妻子們的工作，談何復活誰？

“可是……他願意也沒用，他家裡的幾位可不會答應。再說了，我知道他功績積攢的有多難，死而重生沒了混沌碎片的力量，將來就指望着萬戰將的待遇安度餘生，我怎麼忍心故意害他損失功績，掉到千戰將去？”小雅說著，眼裡已然含淚，實在不知道還有什麼值得期待。

“總還能再見，就是幸事了。悲痛需要時間消化，覺得苦悶，我可以當你的聽眾，不為別的，只為有一樣的生離之痛。”東劍王很理解小雅的心情。

兩個人，這般走着，聊着。

他們的傷心難過不會當眾宣洩表露，因為早就見過許多生離、死別。因此每個人心裏，都曾不止一百次的思考過，如果那些不幸的離分發生在自己身上，會如何？

於是他們都有心理準備在任何時候去面對生離死別的厄運，可是，仍舊會傷心，會痛苦。

因為，他們心中都有真情。

可是這樣的悲傷，他們明白，只能自己一個人承擔，一個人接受，一個人痛苦，一個人消化……

無論多少安慰的言語環繞耳畔，不管多少真切的關心環繞身旁，也不能迅速淡去那生離的悲痛。

李天照吃完午飯，看東劍王跟小雅還在一起，就不打擾他們，自顧出城，去了四方之地。

# 第一百四十四章 話外

旁的王將們都說，正午開始的混沌之氣，達到濃度的極限，性質就開始往渾濁的方向變化，戰印也就吸收不到力量了。

因此，正午之後，混沌之心無法製造混沌之石，王將在這裏也吸收不到力量，也就都不來四方之地的彩色光霧區域里了。

李天照的戰印也不能吸收混沌之氣了，可是他的體印，卻吸收的比早上更歡快！

路上哨塔上職守的戰士看見，以為他剛來這裏還不知道，就說：“孤劍是去四方之地嗎？哪裡正午之後就吸收不到混沌之氣了。”

“啊，我知道，只是找個地方練劍。”李天照如是回答。

“孤劍的千殺劍法厲害，是該找個合適的地方。”那戰士誤以為他是怕別人看見劍招，在四方之地的光霧區域，就不怕了。

‘旁人不來，我卻恨不得住在這裏，一個人清靜的練劍，讓體印盡情吸收混沌之氣，簡直自在！’李天照在彩色光霧中揮劍，一如既往的練了起來。

只是這裏面的環境情況穩定，他揮動的劍也就很容易實現最速的那條曲線軌跡，適應性上的修鍊，也就沒有在外面那麼好。

偌大的四方之地，彩色光霧迷濛，李天照一個人在裏面揮劍，吸收着混沌之氣，倍覺清凈舒爽。

‘四方之地真是好地方，王將們輪番在此駐守，積累一年下來，也等於是去了一趟去天境的平均功勞，天級混沌之心在這裏更安逸，沒有特別功績追求的王將們也就沒什麼去天境冒險的動力了……’李天照這時候也就明白了，為什麼天境里，還會有那麼多萬戰將參与的名額，只是因為正常情況下，王將們不願意去。

金劍王那種對功績需求很高的，才會平時在四方之地輪番駐守，天境的時候又积極投入。

李天照這麼想着，突然蹦出來個疑問。

‘如此說來，龍王他們是否也會來這裏？’李天照暗暗猜想。

但實際上，如四方之地這類製造混沌之石的特殊區域，並不止一處，只是四方之地是這類地方里最大的。

天王城。

黑夜。

混沌暗靈的首領暗劍王，帶着四個從虛弱狀態恢復過來的暗靈一起出城。

它們都是本體狀態。

黑夜，是他們的白天；而白天，仍然是他們的白天。

於它們而言，沒有光與暗。

但是，它們有恨。

“首領，我們替天武王拚命，今天還被恐怖的孤劍殺了兩個，結果首領的身體受傷他們連治療殿都不讓用！還要首領捨棄了肌體，也受一回離體入體的痛苦！”

“天王城的人根本不把我們暗靈族當自己人！”另一個暗靈的聲音也異常憤慨。

“首領，我們還替天武王拚命做什麼？”

“……”只有一個暗靈沉默不語，它也有想法，但它願意相信暗劍王的決定。因為今天之前，他們都挺好的，說到底是因為恐怖的人類——那個孤劍的到來，才讓他們險些全軍覆沒。

“今後暫不動玄天武王的人，他們這些王將一月一輪替，孤劍什麼時候被替換了，我們什麼時候再襲擊玄天城的王將。在此之前，盯着大地武王和黃金武王的王將打。”暗劍王心中同樣憤怒，但衝動的時候卻早就過去了，最初它就打算的很好，只是，被孤劍打亂了。

“我們暗靈族不是替天武王在賣命！是替我們自己的未來！我們沒有兵器，打壞了就不能修補，被他們圍剿就會傷亡慘重。現在寄身天武王座下，就能放開手腳去救應別的武王領地里剛成形的族眾；我們發揮的價值大，甚至可能讓天武王為我們提供助力；將來還能有武器，食物，物資。就能都有安穩的環境學習人類的東西，了解這個世界的情況，等將來我們的力量足夠強大的時候，就不需要這樣！”

道理，暗靈們都聽暗劍王說過。

只是，現在的感覺很讓它們悲憤，憋屈。

暗靈們都不說話，默默的跟着暗劍王。

卻發現，它距離最近的村鎮越走越遠。

“首領，我記得最近的村鎮不是走這邊。”

“我們要去交界線那邊，在大地武王的村鎮找合適的身體。”

“那來回要多花两天時間啊？”另一個暗靈很不解，它想早點擁有身體，人類的肌體中的各種感覺，會帶來很美好的體驗，那是暗靈本體所沒有的。

人的身體，吃有吃的愉快，聽有聽的愜意，觸摸不同的事物會冷會熱會覺得溫暖，還有光滑粗糙等等不同的感受……

它們很喜歡當人，也對人的許多活動充滿了解和學習的興趣。

所以，早一天找到新的身體都是好的。

“我們不能在天武王所屬的村鎮找身體。”

“……首領要這麼忠心嗎？我看天武王也不可能在乎村鎮里死幾個無關緊要的人啊！”

“他在不在乎我不知道，但我們要讓他覺得，我們對他很在乎很忠心，我看人類都喜歡忠心的助力，我們偽裝的越好，價值越高，天武王就越會希望多一些像我們這樣的幫手，就會更願意放過剛成形的暗靈族！”暗劍王會有這樣的想法，其實是因為在孤劍面前接連遇挫，讓它不由的意識到，他的強大，還沒到能橫掃一切的地步。

孤劍是玄天武王座下，當初還不是萬戰將，現在也還不是王將。

這就如此厲害，那王將里總該有一些不比孤劍弱的吧？那麼統領天下的大小武王，那得有多強？

它們暗靈族，好不容易才有今天的聚攏。如果不能好好把握機會，就會滅亡。

一行五個暗靈，穿過邊境，找到了鎮子上百戰將的居處。

他們有經驗了，這裏聚集的戰士總有好幾個，而且裏面還會住着不止一個女人。

這些戰士，哪裡是暗靈的對手？一個個都沒來得及發出響動，就被打暈，不一會，滿屋子里的人都倒在地上。

暗靈們各自挑選喜歡的身體，暗劍挑了個很美艷的女人，漆黑的本體緩緩擠壓、融入的的時候，另一個暗靈說：“首領還是喜歡女人的身體啊？”

“前面大，旋動的時候重心前傾，能更快。”暗劍王以用劍對比的實際體會出發，哪怕只能快一點，它覺得也非常重要。

“我喜歡男的，做什麼開心的事情都簡單直接，哎，當人真好！”

“我喜歡魁梧強壯的身體，吃東西裝的特別多，大口吃肉大口喝酒特別過癮！”

“我也喜歡女的，那些男的個個眼睛在我身上停留的感覺特別好。”

“我喜歡模樣凶神惡煞的，走哪別人都自發躲開，可好玩了。”

暗靈們各自挑選了身體，侵佔的過程中，那種一點點的強行擠入，會讓它們感覺到身體像是被什麼撐的要裂開那樣劇痛。

這過程很難受，而且耗時不短，正因為如此，它們輕易不會願意換身體。

這般體會着全身劇痛，彷彿都要裂開滋味的過程時，有個暗靈說：“我們要是能有武王的力量就好了。自己有治療殿，還能把戰死的同族救活。”

暗劍王沒有說話，它也在忍受着占體的痛苦。

可是，它也希望擁有武王的力量，斷肢亦可再生，死亡亦可復活。

然而，若有那樣的力量，那它也就可以當武王了。

暗靈離體難，但入體卻更難，耗時更久。

當暗劍王終於完全融入了新的身體，睜開眼睛的時候，腦子里的第一個念頭就是：它真的不想再換一次身體了！

天黑了。

夜已深。

李天照的劍停止了揮動。

汗水早把身體濕了一遍又一遍，但有混沌之氣的供給，肌體的疲憊能夠迅速消除，勞損也能夠恢復。

他所以停下來，是因為突然吸收不到混沌之氣了。

夜晚的四方之地，光霧看似還是彩色，但顏色卻有些暗。

‘他們說夜晚全是混沌渾濁之氣，到早上了才會改變，現在體印完全吸收不到力量了，看來是這緣故？’李天照走出四方之地，吹着外頭的風，份外舒爽。

黑乎乎的夜，月藏在黑雲里，只靠遠處沒有被雲遮擋的依稀星光，根本不足以照亮行走的道路。

李天照覺得未來充滿了希望，因為他距離王將，更近了。

即使這僅剩的距離，其實比過去走過的路加起來還更遙遠，可他卻覺得滿懷希望。

玄天城城門已經關閉了。

李天照喊了聲，上面守城的人吊著火把下來，看清楚他的模樣和舉着的劍和戰印了，這才拉繩子把他拽了上去。

“萬戰將真有雅興，這麼晚還在外面逛。”那戰士心想到底是初來乍到，對什麼都好奇，過些日子，也就不會了。

“辛苦了。下回我自己抓着繩子上來就行。”李天照尋思着，這不會是最後一次。

“職責所在！沒什麼。”那兩個戰士答應的一本正色，儼然一副哪怕拽他千萬遍，也不會怕累偷懶而疏忽職守的模樣。

李天照下城牆的時候，碰上一個女人，穿着華貴，在城牆樓梯迎面碰上時，他也不認識，就只是微微點頭，徑自過去。

那女人卻突然回頭喊住他問：“是孤劍嗎？”

“是我。你是？”李天照吃不準這女人是否王將，但看她穿的鞋子雖然好看，卻完全不利於戰鬥，衣裝繁雜，不利於動作變化，身上也沒帶着兵器，實在不像。

“我是金劍王的十六夫人，聽說過你。”那女人掛着微笑，只是眼裡透着些別樣的落寞。

“原來是王將夫人！”李天照卻不知道她有什麼事情。

“孤劍怎麼會在這裏？北風州州長來了，帶了許多讓人喜歡的新鮮禮物，聽說眾王將都去了王將廳，孤劍是已經玩樂好了嗎？”

“我在城外閑逛，剛回來。禮物就免了，現在只想回去洗澡睡覺，告辭。”李天照覺得，王將夫人的話里似乎有奇怪的意思。

“孤劍何不去看看，興許有你喜歡的。”

“也好。”李天照下了樓梯，回頭看了眼，見王將夫人還站在那，望着他。

不知為何，他覺得這女人的心情似乎不好。又一再讓他去王將廳，李天照還有點好奇，到底是些什麼禮物？

好吃的？所以新鮮？

‘城外有耕地，還有豬牛羊，也有專門在周圍山上打獵的，要說好吃的，難道是水裡的魚蝦之類，冰塊冷凍了帶過來？’李天照不由覺得肚子餓了，抖擻了精神，快步往王將廳去。

王將廳，本來只有王將可入，因為過去長期只有王將駐守玄天城。

但李天照既然來了，過往也不是沒有類似情況，自然也可以出入。

除了他們，旁人原本都沒權力進出，不過，久無戰事，這地方也沒有最初的意義，也就沒那麼嚴格遵守。

但李天照進去的時候，發覺裏面的人很多。

# 第一百四十五章 天下三王劍

李天照踏進王將廳的門，就聽見裏面有不少人的聲音。

當他更往裡面去時，聽的更清楚了，氣流里的情況也更明白了。

那種人與人沒有距離的接觸狀況，還有一些明明白白的聲響，都足以讓他知道，新鮮的禮物原來是什麼。

‘原來如此！’李天照沒了興趣，掉頭就走。

門口的戰士看他剛進去就出來，奇怪的笑問：“萬戰將這麼快就走了？州長第一個要感謝的就是你，最好的禮物還給你留着吶！”

“太累，想回去睡覺。”李天照也懶得說那麼多，徑自回去，遠遠看見金劍王的夫人。

此刻他知道這女人為何心情不好了，本來他想各自過去，不料那王將夫人，隔着老遠就喊他，還邁着步子跑過來。

路邊的燈籠照亮下，她那不便於行動的小步跑，實在還不如李天照大步走來的快。

所以，李天照直接過去了。

“王將夫人有事？”

“你去了嗎？”那女人好似很關心這問題。

“去了。”

“怎麼沒留下？”

“累。”李天照不知道她到底想說什麼。

“萬戰將怎麼會累？你們有戰印的混沌之氣力量供給，根本不會累！就算北風州州長帶來的新鮮禮物再多一倍，也奉陪不起你們的戰印。”那女人說到後來，語氣里的情緒，越發明顯。

“夫人心有怨氣，可以理解，只是，我不該成為被宣洩的憤怒的對象。”李天照不卑不亢，說罷，又轉身要走。

那王將夫人彷彿壓抑已久的怒氣，終於爆發，斥責道：“你不應該誰應該？北風州州長是因為你才能來的這裏！我們憑什麼受這等羞辱、忍受這種痛苦！你不要走——”

李天照沒興趣跟她爭吵，自顧走了，那王將夫人追着他，卻沒追上。

李天照回去后，暗暗搖頭，洗澡時，聽見那王將夫人竟然來了他住處外，隔着門拍打着，呼喊着：“你出來！你出來說清楚，憑什麼讓我們受這等羞辱，你自己卻躲起來……”

說到後來，那女人變成了哭腔。

李天照只當沒聽到，堅決不理睬。

過了一會，外頭沒有了聲音。

只是，李天照躺下休息時，腦子里還浮現着王將夫人的哭泣之聲。

次日，霸王劍也來了。

他顯然沒有北風州州長那麼煞費苦心，也帶了東西來，卻是這裏沒有的冰凍海產，請城裡的王將，連帶戰士都一併加餐，海吃海喝了一頓。

李天照正吃着，看見金劍王的十六夫人過來了，他暗暗皺眉，以為她還要找麻煩時，不料她過來后，卻很一臉內疚的敬酒說：“昨晚我失態了，實在不該拿萬戰將撒氣，其實是我我自己心裏苦悶難過，恰好碰上萬戰將，就止不住拿你出氣，回去冷靜下來，就覺得很後悔，此番特意賠罪，還請萬戰將原諒。”

“小事而已。”李天照喝了。

王將夫人又說：“改天再請萬戰將喝酒，鄭重賠罪，還請千萬不要推辭，否則就是不肯原諒我的失態了。”

“這、好吧。”李天照答應了，看王將夫人走了，卻覺得實在沒由來。挨一通罵，換一頓酒？

李天照正想着，東劍王突然過來，朝他使了個眼色，他會意，起身離席，也出去了。

東劍王果然在外面等，領着他尋了安靜的地方，就問：“怎麼回事？聽說昨晚金劍王的十六夫人在你家拍門呼喊，剛才又去尋你喝酒。”

“倒霉事！”李天照說了，東劍王聽后，皺着眉頭，份外認真的對他說：“她請喝酒不要去！你要記住，活久了的王將的想法不是你能理解；王將的夫人許多都不正常，亦非你能理解。你當她是心情不快，我看她是故意靠近，要拿你當報復的工具，只要你搭理，她就覺得可以在你身上打主意！”

李天照確實不能理解，聽了只覺得十分離奇，想着答應了的，就問：“答應了，不去不好吧？”

“你非要去，到時我陪你，再把事情跟金劍王一說，讓他到時也去，就萬無一失了。你只要一個人去，她就有辦法讓你水洗都不清，逼迫你不願意也得跟她扯上一起，過些時候她覺得差不多了，就會把跟你的事情抖給金劍王聽，只是為了讓金劍王憤怒，痛苦難過而已。你的將來不能毀在這些人手裡，斷然不要以為我是說笑。”東劍王見李天照點頭答應，也就放心了。

他最怕的就是，遇到李天照也有賊心，於是不肯讓他同去，那他就難辦了。

李天照雖然不確定實情是否如此，但東劍王分明是替他擔心，有他同往，肯定更妥當，自然沒有道理拒絕好意。

只是，他也實在心有疑問。

“難道王將的夫妻關係，都不怎麼好么？”

“王將的妻子有幾個不是升上王將后才配婚的？王將在此之前，不知道經歷過多少配婚，喪偶的事情，都只是無可奈何在一起。要說感情，也是跟混沌之心。”東劍王拍了把李天照的肩膀。

李天照想起龍心說過的話，她說，要上王將，就得狠心解決拖油瓶，否則，萬戰將就是歸宿。

於是他忍不住問了東劍王一句：“東劍王也喪偶多次嗎？”

“……”東劍王沉默了片刻，看了他一眼，目光里透着平日見不到的漠然。“不是誰都如你這般走運。好好把握凍婚期，多掙功績升上王將。如此就不必做些艱難的選擇了。千殺劍法大有可為，將來或可得武王肯定。我苦練至今，各類劍法技巧無不精通，戰鬥里信手可用，才有玄天武王座下第二把劍的殊榮！”

李天照其實還沒有真正有機會見識東劍王的劍法本事，但知道他的威名讓別的王將認同，那肯定不一般。

“坦白說，金劍王若無玄天千幻劍法，單以劍論也不會是我對手，放眼諸多王將，對劍技掌握的精熟，怕也沒有在我之上。但即使如此，我也沒能創出有獨到之處的劍法，因為天下各路劍法，都有各種極致，你能另闢蹊徑，創出這等違背常態的千殺劍法，絕不僅靠才智，更是氣運使然，這非常難得。因此，我對你惺惺相惜。”東劍王邊說，邊領着往外走。

他們本來也吃好了，待裏面也沒什麼意思，李天照聽東劍王論劍，更是聽的興緻勃勃。

“千殺劍法確實得來偶然，更是母親的命換來，真若是自己發現，我想也難有可能。對於天下厲害的劍法，我其實知道的也不多，全靠一個劍快打到現在，佔了不少運氣成份。天境時候遇到萬劍不過，就奈何他不得，還被打碎了戰印，回想起來也覺得兇險。”李天照有時候會想，如果跟萬劍不過多糾纏幾招，當時戰印可能就碎了。

若是沒有體印的力量，更是必死無疑。

“天武王座下的萬劍不過本是極厲害的一號人物，龍王的本事多靠混沌霸主之威，其次是有天王傳授的天王劍法；萬劍不過卻如你我一樣，靠自己苦練琢磨，創出屬於他自己的獨有打法，讓他那原本沒什麼威脅性的混沌碎片力量，竟然發揮出驚人奇效。靠近身打擊手段能破他本事的，至今只看到混沌霸主的力量才有可能。一般碰上他，就是不要理睬，讓他主動進攻別人，其實沒有什麼厲害。”東劍王的說法，跟李天照反覆推敲的結果一樣，他之前也始終覺得技法上沒辦法破萬劍不過。

“也就是，要有足夠強大的力量，蠻橫擊破他的招架，才能打敗了？”

“只有如此！但這等威力，唯獨混沌霸主蓄力強了才行。萬劍不過以前也是游劍，不喜歡跟人固定行動，說白了也是看不上隊友的本事，覺得是拖累。後來就是擋不住龍王的混沌霸主威力，才接受邀請，從此跟龍王搭檔。”

“天王劍法如何厲害？”李天照對這個很感興趣，他知道武王的劍法不是所有的王將都能學到，如東劍王這般，還沒有得授，通常都是傳給第一王將，還不是偶然當上第一功績的王將，慣常是九年功績第一，才被傳授幾招。

“天王劍法力重，其中不知有何奧妙，一擊之沉遠超尋常，擋者披靡。所謂一勇勝一力，一力勝十巧，其力重太過，壓制性優勢就不是一點技巧能彌補，是武王劍法之最；其次是大地武王劍和玄天千幻劍，前者擅長破勁，有過人防守之能；玄天千幻劍則變化莫測，劍影如幻，是技巧的極限體現。大地武王劍不比玄天千幻劍更強，只是玄天千幻劍也攻不下其防，是以玄天武王對大地武王最是不服，兩相較勁最為激烈。”

李天照聽着，點頭，大地武王劍他沒見過，但金劍王用的玄天千幻劍，確實是玄幻離奇的很，完全看不清變化。

只是……李天照卻覺得他遇上了並不會怕。因為，幻影他雖然分不清，但如殺戮千影一樣，幻影對氣流造成的影響，跟劍是不同的，如此他也就能憑感知掌握無數幻影里那把真正的劍的軌跡。

“三位武王的劍法最是厲害！位列其下的其他武王的本事，在當初剛創出來時，一時風頭確實過人，但隨着時間推移，被武王逐漸破解了奧妙，逐漸淪為平常，有的還能靠一兩招獨門本事保持威名，有的就全沒了過人之威。”

“武王也會……”李天照覺得很意外，印象中無所不能的武王，就應該是什麼都會什麼都知道，怎麼還會去學別的武王的本事，還設法破解？

“武道本來就在不斷髮展，武王一樣會吸收新技法，兼容並蓄才會越來越強。創出本事就固步自封，以為能永遠用下去的武王，遲早會淪為平庸。不論天王劍法，還是玄天千幻劍法，一直都在充實，變化，除了最核心的力重和變幻特點始終保留之外，招式不知道變過多少，一些吸收的特殊技法不知道融入了多少。許多武王都是如此，只是苦於他們座下沒有良才，也就不會有什麼特別的本事值得武王們琢磨。”

這些信息，李天照估摸不是老王將都未必知道，他過去又能哪裡聽說？

本來武王的劍法就不是王將之外了解的，部分萬戰將或許聽過，千戰將聽說的就很少了。他過去，又能上哪裡聽說？

武王也會兼別人之長，那麼他的千殺劍法……

# 第一百四十六章 順勢而‘離’

東劍王猜到李天照所想，不由笑說：“不必猜了。你的千殺劍法絕對有資格得到武王青睞，必然會被吸納長處，融入玄天千幻劍之中。一旦武王融入使用，會予你特別貢獻的功績作為嘉獎，不會沒了你的威名。武王殿中，有王將貢獻碑，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大概你還不是王將，還不能賞賜吧。”

“王將才能受賞，那功績該足夠復活父母妻子了吧！”李天照心裏又在想，恐怕千殺劍法跟變化為特點的玄天千幻劍統合不起來。

‘那麼多次戰印里的記憶碎片信息，足夠讓武王看的比暗靈還多，以武王的本事，該有很大可能發現曲線劍的奧秘吧？只是，武王要追求那條最速的曲線，也一樣要長久苦練，至於感知氣流都是我心裏的念想，武王卻不知道我有此能了……’

如果是以前，李天照知道千殺劍法得到武王青睞，還會深感榮幸。

但現在，他想的只是這事既然不可避免，將來能得到多少特殊功績獎勵呢？

如果將來當上了王將，又得到特殊獎勵，直接把父母和妻子都復活了，那就太好了！

東劍王跟李天照聊了許久，直到霸王劍找過來。

他不是一個人來的，還有北風州州長。

李天照跟他是第二次見面。

上一次，還是豐收城的事情，在候王殿里碰上。

他們找過來，是特意感謝李天照的幫忙。

若非如此，他們來不了這裏掙功績。

說起這事，東劍王就說：“北風州州長在這裏呆上兩個月，就夠升上王將了吧？”

“正是如此。”北風州州長十分高興，所以這趟來，準備了充滿誠意的大手筆贈禮，為的就是跟王將們建交，為將來王將之間的往來奠定基礎。

東劍王估摸他們有話說，就先走了，霸王劍說了幾句感謝的話，也確實很意外李天照會把他喊上。

“孤劍這一次很夠意思！你把我當長久搭檔看待，我必然同等對之！只是來的晚，聽說你們殺了兩個暗靈，本來還可惜失卻大功。後來才知道，四方之地的戰鬥功績並不是尋常團功算法，出力了才有功勞，出力多功勞多，出一劍是一劍的功勞，大家都分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這才稍微好受了些，畢竟來了，在這麼多王將面前，怕也沒我出力的份。”霸王劍心情很好。

萬戰將平時都沒有獲取功勞的差事，他也不是能當州長，或者影響力大的副州長的那塊料，他就是個靠戰鬥起來的戰士。

四方之地這裏，一年輪替下來，就有一趟天境的平均功績水平了，若非李天照照顧，他哪裡有機會來。

兩個人聊了幾句，霸王劍看北風州州長還在側旁，估摸李天照跟州長這類人應該也沒什麼真交情，也就是背後有交易。

州長此刻還等着，十之八九是有緣故的，於是就識趣的說：“回頭聊，我到城裡好好逛逛。”

剩下李天照和北風州州長時，就聽他說：“孤劍幫忙，十分感激。豐源城的事情已經交代妥當，也派了人去千山城，山家三小姐和石天龍的事情一定也會妥善。”

“……我想知道，是殺人嗎？”李天照一直記着這事，當初他跟山芊啟在配婚殿外，見到過石天龍配婚的妻子，因此山家和石家的聯姻需要，讓她沒命的話，總覺得被犧牲的太可憐了些。

“孤劍誤會了，這種事情誰也不會希望。石天龍之妻在千山城也是氏族，許一些他們能接受的利益，讓石天龍參加戰鬥失蹤些天，事情也就妥善解決了。皆大歡喜，一貫是為人處事的原則。”北風州州長知道李天照擔心什麼，也就把話說的明白些。

“原來如此！”李天照放心多了，尋思着也是，北風州州長影響力大，管轄內的大小城長，氏族，都能給予一些利益達成交易，哪裡需要動不動就用殺自己人的極端手段，反而還得留下後患，下手的人是不是隱患？把下手的人再解決掉了，除掉下手的人的殺手是不是隱患？除非他這個州長自己除掉尾巴，但這點事情，顯然又不值得他如此。

相較之下，那些極端手段，肯定是沒有利益交易，讓人心甘情願來的妥當。

“青雲跟我說過詳細，她對孤劍由衷欽佩，將來有什麼事情，孤劍儘管找她就是，我們北風家，跟孤劍以後就是朋友了。”北風州州長來后聽說李天照發揮的作用，越發不敢小瞧這把孤劍，說不定將來，還會有合作的機會。

“州長客氣了。”李天照跟他說完了話，就一起折返。

李天照本來還想找東劍王，卻不見了他蹤影，問起，有王將笑着說：“不要打擾他跟小雅了吧，都是傷心人，正好互相安慰。”

李天照明白了，就又一個人出城，去了四方之地。

這裏的混沌之氣濃度確實特別，雖然不及混沌氣珠那種特殊的高濃度，也不似山林地區特別形成的那種，但除此之外，就沒有更高的了。

而且，最神奇的是，李天照覺得正午之後他來，戰印吸收不了力量，可體印吸收的速度之快，快能趕得上黑雲境里混沌氣珠的十分之一了。

只是他現在是萬戰將戰印，吸收的雖然很快，卻也沒有能夠飽滿的跡象。

到了半夜，李天照又回城，城門仍然關閉。

值夜的又是上次那兩個，他們其實記得李天照的聲音，卻還是按流程來，先用繩子綁着火把放下來，看清楚臉了，兩個人拽着繩子嘿喲嘿喲的把他拽了上去。

李天照看他們辛苦，就說：“下次我自己上來。”

“沒事、沒事！我們必須盡忠職守！”那兩個戰士還是如上次那般一本正色，彷彿再拉多少次他們也不會鬆懈。

李天照也就不說什麼了。

四方之地接連數日都很安寧，霸王劍和北風州州長每天早上也跟着出來保護混沌之心。

說是保護，其實根本沒事發生。

一群王將和混沌之心們湊一起，聊天閑扯，又跟別的武王的王將們偶爾搭話聊聊，正午時候回去，就完事了。

真正做事情的是混沌之心。

但若沒有王將陪同，她們也不可能如此安逸的製造混沌之石。

說到底兩者相輔相成，都不可或缺。

唯獨霸王劍和北風州州長兩位萬戰將，是確確實實開特例來混功績的。

好在不影響旁的王將，因為這裏超常規安排來的人，也是按獨立的一份功績算，人多人少都是武王決定，因此都不妨礙別人的那份日常保護之功。

這般安好的時光，就是過去四方之地的正常情況。

可是，暗劍王它們，沒幾天功夫，又回來了。

這一次，又多了一個增員。

本來只有五個人的它們，這次回來又帶了個剛成形的暗靈。

大地武王和黃金武王的人接連遭到襲擊，死了一個王將，好幾個受傷不等，所幸他們有防備，本來就把混沌之心圍在中間，反擊的同時，迅速撤走了。

這才沒有混沌之心被殺，只是，今天他們是不能進來製造混沌之石了。

玄天武王這邊的王將和混沌之心們也都緊張了起來，整個上午都神經緊繃著，隨時防備有襲擊。

李天照因為早先就說過預感時靈時不靈，雖然心裏清楚沒事，卻也只能假作不知道。

直到正午時分，暗靈也沒有來襲擊過他們。

回城之後，混沌之心們不由都高興的猜測說：“他們是被打怕了！”

“暗靈又不知道孤劍之能時靈時不靈，也不知道那天的襲擊它們為何會暴露，不敢再來也正常。”有王將也覺得稍微輕鬆，暗靈如果不來騷擾他們，那就是好事。

接連好幾天，大地武王和黃金武王的人進四方之地都被騷擾，被逼的只能在邊緣地區，七個混沌之心做事，一排王將擋在前面，一有狀況混沌之心就立即後撤，王將們保護着後退。

只是暗靈襲擾的頻繁，他們如此雖然還能製造混沌之石，效率卻很受影響。

十天過去了，還是這樣。

大地武王和黃金武王的王將，這天突然在正午之後來了玄天城外。

三方碰頭，他們說明來意，是想借李天照去他們那幫忙，然後一起合力反殺暗靈。

李天照不想表態，因為知道根本不會成功。

暗靈不靠眼睛就能知道他們有多少人，如何分佈，所以才會有極大的襲擊優勢，又總能確保全身而退。

但旁的王將們個個態度都很积極，最後卻是金劍王說要先請示玄天武王了之後才能做主。

大地武王和黃金武王的王將只好等着，他們走後，就有王將疑惑的問：“此事金劍王完全可以做主，為何還推說需要請示武王？”

“……我們太平即可，這是武王前两天送來的指示。”金劍王其實不贊同這個決定，但他知道玄天武王見局面逆轉了，就又活動了心思，想利用暗靈把大地武王和黃金武王兩邊逼的沒辦法在四方之地製造混沌之石。

如此一來，玄天武王和天武王就可以商量各自增加混沌之心過來，填補空缺。即使算盤沒能這麼如意，也能影響那兩邊的效率，說不定還會繼續死王將甚至是混沌之心。

所以玄天武王之前怕李天照養寇自重，現在反而怕把暗靈給消滅了。

一眾王將知道是玄天武王的命令，全都無話可說。

但是，他們都覺得憂心忡忡。

如此下去，也會給了暗靈繼續壯大發展的機會。

東劍王把這擔憂說了，意思明白，希望金劍王能向武王回報。

“武王以為，天武王不會任由暗靈坐大，等到大地武王和黃金武王被擠出四方之地了，就是暗靈的利用價值倒頭之時。”金劍王看了全眾王將說：“我們不必多想，遵令行事即可，也不用非把幾個暗靈的危害過份誇大。”

眾王將就不說此事了，因為說也沒有意義。

過了幾天，大地武王和黃金武王的人來問，金劍王繼續使拖字訣，直說武王那還沒有命令送來，讓他們再耐心等。

“金劍王你們到底要不要合作？這都等八天了，都用飛鴿傳書，早該有回復了！我們這幾天兩邊一共死了四個人，有六天都幾乎沒製造出混沌之石，你莫非要我們等一年半載？有心無心，給句明白話！”

“命令未達，給不了。”金劍王也不說多，還是拖字訣。

“好個命令未達！今天是你們玄天武王先跟我們離心，你們可記住了！”大地武王和黃金武王兩邊的人很是憤怒。

# 第一百四十七章 她來了

金劍王一拖再拖，始終沒有明確態度。大地武王和黃金武王的王將們也就知道了，玄天武王這邊，根本沒打算要合作，而是想趁機把他們擠出去。

但四方之地豈有那麼容易讓出來的道理？

於是各自回稟武王情況，不久，兩邊集結了許多王將，每天動用大陣勢保護混沌之心製造混沌之石。

這天，龍王那邊一把聲音笑着說：“大地武王和黃金武王的王將們真好，這麼多人不用輪番駐守，全都一起有保護之功。”

“龍心你少在那幸災樂禍！誰不知道武王臨時調整了保護之功？都是你們害的！天王再這麼下去，別怪我們動手！”黃金武王和大地武王的人都很憤怒。

“好像我們怕動手似得！當初可是七大武王一起請天王劃分地方。”一個女王將聲氣很是傲慢，李天照記得，該是薔薇王將。

李天照更在意的是龍心竟然來了！

他剛來的時候挺期盼，問起過東劍王，但聽說龍王的人今年不來四方之地，是在另一個地方，跟薔薇帶領的王將隊伍一年交換一次。

那地方雖然小，但不需要輪替，就王將隊的十個人分成兩批交替，得到的功績就比這裏可觀多了。

金劍王帶領的王將隊也有一處這樣的好地方，他本來也不來四方之地，只是這次情況特殊，臨時被調派。

金劍王進天境的王將隊的人都沒過來，還在另一處地方。

原本不該出現在這裏的龍心，卻突然來了。

李天照不由心思活動，懷疑她是知道他在這裏，特意來的。於是喊話說：“當初一別，龍心可好？”

“天境的時候承蒙孤劍照顧，龍王上下記掛在心，一定奉還！今天我一個人在這裏，孤劍還敢來否？”龍心的答話，旁人聽着還好，李天照卻聽出畫外音。

龍心是一個人來的，又強調了這裏……

李天照記住與她的距離。

等到過了正午，他一個人進四方之地，尋了過去，果然在龍心剛才說話的地方，挖出了埋藏的信息。

那是一個地點，約他見面的地點。

在天王城側后的山林里。

李天照如約而去時，龍心已經在等他了。

她依舊穿着金色為主的衣裳，坐在樹下的石頭上，看見他來，不由掛上了微笑。“聽說你在四方之地，我又驚又喜，立即找了個由頭跟龍王大吵一架，裝作負氣丟了狠話，一個人過來了。”

“……你打算在這裏還？”李天照覺得龍心不僅大膽，還真是心狠的可以，在這裏還他功績，那就是要出賣王將啊！

“怎麼？你怕沒本事拿？要是沒把握，那就算了，但是萬一超過期限沒還上，我得減免責任。”龍心的激將法，分明是怕李天照不答應。

想來也是，如果是天境里，她設法出賣萬戰將的隊伍，得一次又一次，尤其第二次的難度就很大了。

若是在這裏，王將的功績比萬戰將高多了，尤其對於還是萬戰將的李天照而言，功績更高，龍心償還起來也就容易的多了。

李天照考慮着，對付王將當然要難些，但也不是沒有機會。

暗靈可以襲擊王將，他李天照就一樣可以，有龍心幫忙創造合適的機會，把握就更大了。

比起在天境里設法分散一隊萬戰將，然後逐個擊殺，確實在這裏拿王將還債更方便快捷。

一個王將，至少能頂四個天級萬戰將的功勞，有三個王將，就抵得上一個天級混沌之心的擊殺之功。

換言之，他在這裏若能擊殺五個，最多六個王將，龍心欠他的就還清了。

‘這機會該把握！能在這裏了卻此事，下次去天境的時候就是額外掙功績，就不必耗在如何逐個擊殺龍心帶的隊伍的事情上了！’李天照當即決斷說：“很好！你準備怎麼辦？”

“賣身還債呀，還能怎麼辦呢？”龍心哂然一笑，起身說：“每天清早你都來這裏查看一次，如果有消息，我就放這塊石頭下面。”

“好。”李天照十分高興，簡直是意外之喜。

但細想又不是意外，而是人為。

龍心知道他在這裏，就特意過來。

“不過，據我所知，混沌之心的記憶碎片是武王直接從你們記憶里獲取，你這麼做，不怕出事？”李天照倒不是擔心龍心的安危，他只是疑惑好奇。

“混沌之心身上一定有某件東西充當了戰印那般記錄的作用，需要的時候不帶就行了。”龍心笑着指了指脖子，李天照不由想起來了，好像震恭弘=叶 恭弘落，天蒼靈，天蒼祈願和南小喬都有項鏈，而且較短，吊墜既漂亮，又是混沌之心身份的象徵。

原來，那就是充當戰印記錄作用的東西！

“那你不怕王將復活之後把事情告訴武王？”李天照尋思着，還是有疑問。

“有這樣擔心，是因為你不知道——從何時的記憶碎片復生的人，能記得的事情就只有那時候。除非武王從我的記憶里讓王將復生，否則，復生的人根本就不會知道他自己是跟我一起時被殺的。”龍心覺得，她簡直是在給李天照普及這些常識，於是笑着問他：“萬戰將還有問題嗎？”

“沒有了！”李天照確實不知道這些。

“記得，每天一早來查看消息，我也不能確定哪天能把人單獨約出來，還要避開了不被人看見。”龍心又叮囑了這句，才告辭走了。

‘混沌之心才是提升功績的寶物啊！’李天照不由暗自感嘆，看着她的背影消失，頓時覺得未來更有指望了。

李天照第二天一早就出城，來了約定的地方，看見石頭下竟然就壓了信息，雖然還不算確定。

‘酉時城后大白石處等，過了子時我沒來，就改明晚。’

雖然有可能空等，但這點耐心，李天照當然是有的。

直到中午，他們在四方之地仍然太平無事，混沌暗靈們還是頻繁襲擊大地武王和黃金武王兩邊，但他們有許多王將防守，又在進入四方之地的光霧邊緣區域，遇到攻擊就後退，也只是有王將受傷，暗靈們也難以殺人。

只是如此頻繁的騷擾，他們製造混沌之石的效率就很受影響，一旦混沌之心被打斷片刻，凝聚在地上、濃度特殊的混沌之氣就會散去，又得重新開始，如此反覆之下，等於白忙。

可想而知，這種憋屈和煩躁，日復一日的積累之下，就算淡定好脾氣的王將們，也火了。

這日他們又爆發的的時候，天武王那頭的龍心就說：“你們的武王都不急，你們急什麼？有沒有混沌之石又不影響你們的功績，混沌之心還能歇着不必那麼辛苦，有什麼好火的？”

“我們兩邊人員超編一倍，武王責被是我們日常駐守的失職導致，因此把功績全部減半，能不急？”有王將好生可氣，是，龍心的話是沒錯，但他們的功績受妨害了啊！

“那你們就該一起向大地武王和黃金武王說，沖我們喊又有什麼用？”龍心繼續把矛頭轉移，但她的說法有理有據，更是事實。

王將們再火，也不能擅自引戰。

雖然說在四方之地的範圍內打殺，只要不去攻城，也不是不可以。

但問題是，這麼做，明擺着兩敗俱傷，王將們值得嗎？

武王都沒有如此下令，他們何必？

龍心這般轉移矛頭，也是為了避免有人會衝動。

李天照見金劍王及大部分王將們最近都不跟另外三方交談，估摸着大地武王和黃金武王也不會搭理。

而且，他們這邊最近不受襲擾，又沒跟那兩邊合作，隨時都可能點燃他們的怨氣，以至於把矛頭轉移了過來。

一到了正午時候，四方面的人都散了。

混沌之心們回去后洗個澡，換身衣服，睡個午覺，然後城裡相約聚聚，喝着下午茶，吃點甜點，聊聊天，看看衣服首飾。

等到晚飯之後，城裡各王將宗族裡的人或許會有這樣那樣的節目，或是歌舞音樂，或是台上演出，又或者是雜耍之類，也就各有不同的熱鬧了。

玄天城如此，天王城也是如此。

龍心卻沒有去這些熱鬧的地方，而是一個人，在城裡溜達。

只是，她卻恰好經過了會讓一個王將看見她的路，還特意駐足，忘了那王將一眼。

那王將沒告訴旁人，獨自離開熱鬧，追上龍心。

“都奇怪你為什麼一個人來了。”

“有什麼奇怪的？誰都能猜到，一定是我跟龍王吵架了。”龍心一臉落寞之態，又問那王將說：“你還願意這麼關心我？”

“當然。那時候你選了龍王當守護劍客，我也無話可說，輸的明白，也不怨你。只是看你今天這般，難免覺得他對不住你的好。”那王將一副憤慨之態。

“是啊！他當然對不住我！就因為我是混沌之心，他就可以那般理所當然？本來他有妻子，又跟那些人勾勾搭搭，我都只當不知道。他卻還不顧我在隔壁房裡，就跟別人那般！置我於何地？想過我的感受么？你不知道，我自知是混沌之心，虧欠他，因為內疚，都已經極盡所能，全然不知道廉恥的予他歡喜了！他卻這般對我！說到底，是膩了吧？還是，我以為自己那麼做的很好了，能讓他喜歡，其實只是一廂情願？”龍心說著，帶着那王將，不知覺般走到了城牆下。

那王將說了許多安慰的話，龍心突然抬頭，望着城牆上方說：“你能不能帶我跳出去？我想到山林里轉轉，但是……不要讓城牆上值守的戰士看見了。”

“好！”那王將滿口答應，嘴裏說著得罪，抱着龍心的腰，帶她避過牆頭那些戰士的耳目，越牆出去后，卻沒有鬆開手。

龍心也由他抱着，還是說著些心情難過的言語，那王將勸慰的更是殷勤。

突然，那王將停了下來說：“龍王既然不珍惜你，你又何必還受他羞辱！這麼多年了，我從沒忘記過你！”

“是嗎？”龍心一副被打動了的猶豫之態，突然又說：“帶你去個地方，看你是否還記得。”

“你說去哪裡，就去哪裡！”那王將答應的痛快，憑他的豐富經驗，很自信今晚的龍心，分明是脆弱的掌控不了自己，又或者說，她本就是有意。

總而言之，這是他的機會，除非他是傻瓜，否則就絕不會錯過。

於是，龍心指路，王將帶着她走。

『加入書籤，方便閱讀』

# 第一百四十八章 還債、背鍋

林中，一塊大的白色石頭，上面卻有些奇怪，頂上平坦的異常，中間又有傾斜朝下的坡，然後又是平的。

看起來，彷彿整顆石頭就是椅子，中間是坐人的，一小段斜坡下的平處是放腳的。

石頭沒道理自然形成這般模樣，該是人為。

來了這裏，那王將怔怔失神片刻，嘆說：“我當然記得，只是沒想到你還記得。當初我常陪你在這裏坐，那時候，你也總與龍王吵架……”

“是啊！這麼多年了，還是你如此耐心的安慰我，始終在乎我的苦楚……”龍心說著，推那王將在石頭中間坐下。

“你不坐？”那王將看龍心半跪在石頭上，心裏很是期待，臉上卻故作疑問。

“不，我不想只受他委屈了。可畢竟這麼多年，讓我離開他又真割不斷，我想，她做初一，我便做十五。他氣我一回，我就尋你這般關心我的人一次。為何我願對他那般委屈自己，卻不能對你那般？”龍心說著，解了那王將的外袍，那王將要自己動手，她卻不讓。

那王將不想壞了風景，心裏很是高興，覺得總算逮住機會了，就任由龍心又取了他腰帶，把他的劍隨手丟開一邊，滑動着，掉到石頭下的地上了。

那王將的目光下意識的追着劍移動，想撿回來時，龍心突然前探，湊近了過來……

於是那王將的注意力又回到面前那張，他曾經苦求不可得，從為甘心的美艷的臉上。

王將沒了劍，也就是沒有了戰印。

只憑十戰將程度體印的王將，縱使有混沌碎片的力量，對於一個萬戰將而言也根本不可怕。

所以，李天照發動戰印絕技，從藏身的樹上，一閃飛撲了下來！

他的劍本來就快，又是有心算無心的襲擊，更有龍心完美的吸引了那王將的注意力。

這一劍，不等那王將驚覺回頭，已然斬斷了他的脖子！

熱血噴洒。

龍心退避着，還是被濺上了一些在臉上。

她不禁責備說：“下次挑個好的角度，不要把我弄髒了，你看，現在還要找水清洗乾淨了才能回城。”

“我有考慮，為了確保戰印不會把你記進去，才如此出劍。”李天照一擊得手，看着那王將的屍體，卻不由的心潮起伏……

李天照暗覺這人死的實在太冤了，等到重生，就成了萬戰將。

因為沒人知道他最後見過的人是龍心，只能是從別的記得他的人的記憶里的時刻復生，於是，他連自己是如何死的都不會知道。

“原來我錯怪你了，謝謝。”龍心的笑容很美。

可是，李天照在樹上聽着她如何騙這王將的，於是只覺得她很可怕。

‘幸虧跟她不是同路人。’李天照如此慶幸，末了，又自問，玄天武王這邊，是不是也有龍心這樣的呢？

龍心指着王將的頭說：“毀了頭，預防裏面的記憶碎片會留存。”

李天照發動混沌印的小流星火，一團火球飛射出去，頃刻間就將之燒成了一團黑灰。

龍心收拾了王將身上的東西，戰印，劍和身份牌都給了李天照，末了讓他陪同去了溪水處，洗乾淨了頭臉上的血跡，臨走時又叮囑說：“記得把屍體焚毀了，最好最能把血跡什麼的都處理好，等欠你的功績都湊足了，再一起報功，期間不要讓別人知道是你殺的。”

“明白。”李天照不由覺得，龍心來的路上或許就考慮妥當了，此刻隱瞞，分明是在利用眼前四方之地的形勢。

一個王將不見了，卻不知道去了哪裡。

還是天武王的人。

現在這樣的情況下，四方武王的王將會如何猜測？

李天照擔心這會否引發什麼事情，但眼下，卻又是對他和龍心而言，最妥當的處理辦法。

如果知道是他下的手，龍心也許很快就會被懷疑。如她之前說過的，一旦跟她去天境的隊伍覆滅了，第二年就很難還有人跟她去了，因為別人很容易懷疑到，是她跟李天照有私下的交易。

眼前這般利用局勢，才能讓龍心不被人懷疑，才能有機會繼續襲殺下一個、再下一個王將的機會。

龍心走了幾步，又突然回來，說：“明晚去那邊、那座山上山腰的溪水旁，有四塊石頭相鄰的地方，很好找。還是今晚的時間。”

“會不會太急？”

“趁熱打鐵！一個王將一夜不見人，他的妻子也不會在意，只當他去哪個女人家裡了。白天見不到人也不奇怪，因為他現在不是駐守的一員。但兩三天他的妻子沒見着人的話，就會覺得奇怪。所以明晚，後天晚上必須抓緊，一旦失蹤的事情引起別的王將關注，就要停些時候了。”龍心的主意很有道理。

李天照答應了，龍心才放心的回去了，走沒幾步，又回頭說：“你得送我翻牆入城，還不能被人看見。”

“小事。”李天照陪她回去，原本城牆上的防守並不嚴密，夜裡黑暗的時候，看着巡邏的過去了，職守不動的人之間，晚上一定有視線不及之處，趁那機會帶着龍心翻牆進去，並沒有什麼難度。

只是人少可以，如果人多了，那就難了。

李天照又獨自翻牆出城，果然也沒有被人看見，末了又折返回去大石頭處，收拾善後。

次日，在四方之地陪混沌之心時，李天照想着昨夜擊殺的王將，還覺得，心情複雜……雖說他是只管收債，但王將如此死法，實在不是他曾經想到過的。

但是，龍心似乎很淡定。

她還是如之前那樣，在四方之地製造混沌之石時，跟各方的聊天說話一如往常，不覺有任何反常。

夜裡。

李天照在溪水邊合適的地方提前埋伏等待，龍心果然又成功的引了個王將過來。

他們的對話，跟昨夜的大同小異。

而最後龍心解下那王將的佩劍丟開時，情形也幾乎一樣，那王將目光追着佩劍，注意力卻到底又回到了龍心身上。

所以，李天照發動戰印絕技，一閃掠過時，這王將也死的很乾脆。

‘真是撿功績般容易！’李天照看見龍心淡定自若，毫無心理負擔的模樣，又忍不住問她：“你對他們毫無真情？”

“別天真了。你以為他們像嘴裏說的那樣，對我何等念念不忘又關心在意？我在演戲，他們也一樣在演戲。對於他們來說，我不過是主動送上門的便宜，不佔白不佔。他們其實並不稀罕，對我只是有一絲曾經求而不可得的不甘心，讓他們有积極熱情的，不是我會為他們做什麼，而是龍王的混沌之心為他們做了什麼，這才是他們滿足感最重要的構成部分。將來說不定能讓我離開龍王，跟他們捆綁在一起，是他們長遠的展望。”龍心看李天照顯然在思索的神色，不由笑說：“我真是你的幸運！為你增巨功，還無形中讓你知道了人心的險惡，提前幫你去掉了天真。”

李天照沒有做聲，這些話，他還需要時間消化。

再者，他是他，他不是龍心，也不是這兩個死在他劍下的王將。

他李天照，更不是非得當這樣的人。

於他而言，只是知道了：以後該對王將和天級混沌之心再多一些防備，就是收穫。

“你也不用多想，你只是揮劍殺敵，設計他們的是我。再說了，他們死而復生后還是萬戰將，可以養老了，又有什麼必要於心不安？”龍心洗乾淨了血跡，看天色還早，就說：“你先送我回城，我試試還能不能再誘一個出來，就去那邊、看到了？就那幾棵高的樹下。”

“好。”李天照知道她想一鼓作氣，因為有人在意第一個王將失蹤的事情后，旁的王將不懷疑龍心，也會凡事特別小心。

李天照送了龍心回城，先大致收拾善後，就在那幾棵高的樹下等。

約莫一個半時辰后，龍心又被個王將陪着過來了……

一夜，兩條王將的命。

李天照甚至連這兩個王將的混沌碎片力量是什麼都不知道。

因為這兩個人，根本沒有反擊的機會就死了。

王將啊……堂堂王將！

死的如此容易，如此可悲！

‘比強敵更可怕的，是自己人的出賣啊！’李天照深刻體會到了，奪風城的玫千戰將提供了許多風武王戰士的信息；龍心又在他眼前演繹了三場，如何讓王將毫無抵抗之力的被襲擊殺死的大戲！

“連番巨功到手你不高興，還在發獃想什麼？”龍心洗着頭臉上不多的血跡，看着李天照的神情，覺得奇怪。

“我在想，如果有混沌之心約我出城，我肯定不會答應。”李天照說的半真半假，龍心聽了卻不禁笑出聲來。“要想活得久，本來就要特別小心，王將不作死，本來就很難死。你說他們，城裡有的是女人，就為那點扭曲的痛快，葬送了王將的榮譽，多不值得。”

李天照看龍心清洗乾淨了，就問：“還能再領出來一個？”

“剛才你還一副為他們憂傷的架勢，現在比我還急。我也想，可惜不行。這時間，王將們都休息了，身邊都有人，不管我找誰，都會被人知道他們是跟我走的。”龍心收拾好了，又讓李天照送她回城。

進城前，龍心說明晚如果沒有風波，她還會再帶一個來。

如果她沒來，那就是城裡在意起失蹤的王將了，就得停一段時間。

李天照現在可不想停下來，只盼着能一口氣了結了他們之間的債務。

可是，次日晚上，他等到子時，龍心也沒有出現。

李天照十分可惜的回去了。

天亮去了四方之地，天武王的王將就問大地武王和黃金武王說：“是不是你們乾的？”

# 第一百四十九章 不可替換

“什麼？”

“有話說清楚！別打啞謎。”

大地武王和黃金武王的王將本來就對天武王的人有火氣，大清早被兜頭質問莫名其妙的事情，更沒好語氣了。

“我們不見了三個人！是不是跟你們有關？”天王城的王將質問的更明白。

“莫名其妙！”大地武王的人聽了都覺得離奇。

“真是好笑！我看你們該問問那幾個暗靈，是不是他們乾的！”黃金武王的王將更是不肯背黑鍋，順帶把暗靈們拽出來。

原本暗靈就是異類，非常可疑，就算天王城裡的王將們也不曾相信過它們。

其實天王城的王將們，本就最懷疑混沌暗靈，只是大地武王和黃金武王兩邊的人也都有動機，甚至可能就是為了栽贓給暗靈，好解決麻煩。

沒有線索，事情實在很難有確定的結論。

三方說著，玄天武王的王將們也驚疑不定，都沒想到會出這種事情。

知道真相的李天照和龍心，卻都裝作不知道似得。

但是，龍心卻動了念頭：‘混沌暗靈就是最好的背鍋對象啊！’

“混沌暗靈的嫌疑當然不小，但誰知道是不是你們故意嫁禍，借我們除掉暗靈？”龍心這時候當然不能讓大地和黃金兩方撇清了嫌疑，猜測不定，才是最好的，如此才不會有人往自己身上想。

“龍心你說話要有憑據！三個大活人，莫名其妙不見了，莫非我們一群人入城暗殺？”大地武王的王將很是惱火，他雖然真想弄死幾個天武王的王將，但明知道這種一時痛快，開了頭，就難以結尾。

殺來殺去，兩敗俱傷，未必下一個、下下一個死的就不是自己。

這黑鍋，肯定是不能背的。

“最好是找不到跟你們有關的證據！”薔薇接了話，語氣里，透着明顯的不信任。

“玄天武王那邊的，怎麼不說話？”大地武王那邊的王將只能確定事情跟他們無關，但是否黃金武王那邊的人做的，他們其實也懷疑。

“除了天王，就數我們最沒有道理這麼做了吧。”金劍王一句話擋了回去。

是啊，現在他們不受暗靈襲擾，跟天王城的一樣，都是坐看大地和黃金兩邊的倒霉，局面維持下去才是最好的，完全沒必要做別的事情。

原本天王城的王將們也沒有懷疑玄天城，實在是缺乏動機。

三方倒也沒有爭論多久，沒有憑證說多了也無法定論，何況還有可疑的混沌暗靈。

龍心聽王將們都在低聲討論暗靈的可能性，問起誰知道暗靈這幾天的行蹤，都說不知道。

“幾個暗靈住在角落，哪裡見過它們？”

於是，大傢伙就更覺得暗靈可疑了。

“我看是他們乾的，說不定是報復我們沒讓他們使用治療殿，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本來就不能對它們掉以輕心！”一個王將想起暗靈就覺得討厭，侵佔人的身體，明明是邪物，卻看起來跟人似得。

“大家輪番盯着點，看看暗靈是否還有異動。另外還是要繼續查探線索，看有誰見過三位王將失蹤前的行蹤。”薔薇安排，眾王將都贊同。

只是，該查問他們都查問過了，城裡都是王將們宗族的人，又或者是部屬的親族。

他們都各自聚集了交待問話，都說沒有見着。

王將們其實都覺得奇怪，無人看見他們的行蹤，那是特意走了避開人的地方，還是說，被襲擊連一點動靜都沒能發出來？而後就被毀屍滅跡了？

思來想去，暗劍王的嫌疑還是最大，那暗靈的混沌碎片力量種類多，又有混沌風行配合衝鋒類的戰印絕技，有心算無心，理想情況下可以在四十步遠發動襲擊，近身又有千殺劍法，很大機會得手。

至今為止，三方的王將被殺，受傷的幾乎都是暗劍王造成。

“暗靈手段多，或是暗劍王襲擊暗算；或是暗靈侵佔了王將們認識的人身體，總之，大家最近千萬小心。”

天王城的王將們不敢不小心謹慎，近日都沒有多的活動，也不去人少的地方，有駐守的王將到了夜裡，兩兩一組，輪番盯着暗靈們的住處。

可是，接連好些天過去，也沒有發現異常。

城裡也沒有人再失蹤。

彷彿是暗靈知道被他們盯着，不再亂來似得。

龍心很耐心的等着，王將們再有耐心，也不能一直在夜裡去盯着暗靈。

等到累了，就會安排城裡的戰士接替，那時候，才是她再有行動的機會。

四方之地的城裡總人口雖然不多，但麻雀雖小五臟俱全，各類設施應有盡有，王將們作為宗族的主心骨，向來日子過的很快活。

接連一個月，放着許多開心的事情不能做，暗靈們又不見異動，白天還是一如既往的頻繁襲擊騷擾大地武王和黃金武王的人。

王將們輪番夜裡蹲守，漸漸有人不耐煩了，就說暗靈們該是知道厲害，不敢犯事了。

於是不再盯梢，而是安排了別的戰士。

有別的王將懷疑鬆懈后暗靈就會有動作，於是又連續守了十天，還是不見異常。

白日里說起來，就搖頭說：“白受累，暗靈們怕是不會有異動，我們小心些就是了。”

“都城有消息送來嗎？”有王將指望能有更多線索，因為一早看到失蹤的三位王將的宗族人在收拾東西，說是收到命令要撤離四方之地。

這也就是說，那三個王將已經復生成萬戰將了，親族們也就沒有資格在這裏生活，必須離開。

那麼，倘若有消息的話，理當一併傳來了。

“特意尋了最後見過三位王將的人回去都城，但復生后還是沒有什麼線索。三位王將不知為何突然獨自離開，情況確實有些古怪。”薔薇搖頭，她推敲着，又問：“最近見暗靈換過身體嗎？”

“誰知道？暗靈那麼狡猾，說不定有增員放在城裡，未必就只有房子里住着的那些人。我看還是它們乾的，一定是侵佔了城裡誰的身體，未來還是得多點心眼。這裏的情況，天王怎麼說？”有王將期待着天武王能趕走暗靈，或者下令消滅。

“天王要查清了再說。這些暗靈的作用確實不小，大地武王和黃金武王兩邊的人效率下降，我們這邊悄無聲息的增加了混沌之心製造混沌之石，他們也沒發現。除非有切實的證據，否則天王不會改變現狀。”薔薇否定了那人的猜想。

而龍心卻想的是，她差不多，可以繼續行動了。

而這一次，她早就考慮妥當，必須一鼓作氣，巧妙安排好時間，一次把剩下的債務還清了結，以免夜長夢多。

李天照很耐心的等着，每天一早照例去查看信息，即使知道短期內不會有情況。

他來滿一個月的時候，照例應該輪換歇息，下一批王將每天陪同混沌之心，金劍王在內的則修養一些時候。

可是，李天照休息的當天，玄天城的王將們就遭遇了暗劍王為首的一群暗靈襲擊。

死了三個王將，一個混沌之心。

當時職守的王將們，集體被扣罰大量功績，幸虧是人多一起承擔，還不至於掉落到萬戰將去。

暗劍王一行的襲擊特別兇猛，分明是知道李天照不在，又料到只有這次機會能報仇。

於是，李天照又繼續上陣，他又說需要金劍王和東劍王幫助，把這兩位也一併稍帶上了。

如此這般，不合規矩。

但王將們都沒話說，暗靈們顧慮的就是孤劍，這已經是明擺着的事實了。

霸王劍卻沒這種特權，他被替換了下去，這天正午的時候，他在城牆上，看着李天照跟混沌之心和一群王將們回來，遠遠喊了聲：“孤劍！”

李天照上了城牆時，見霸王劍望着城內。

他望過去，見到城裡許多人收拾了東西裝車，化作偌長的一隊，正魚貫穿過城門出去。

“昔日王將，今日萬戰將；久居四方之地，突然就又沒了特權。”霸王劍看着那些人，竟是感慨的很。

“其實這裏也沒什麼好，許多物資都靠外面送來，許多吃的都不如外面新鮮。”李天照沒這麼多感觸，只說實際體會。

“你一個人，所以這麼想。我以前沒有宗族責任在肩頭的時候，也不會考慮這些問題。在你看來如果不是為了功績，這裏完全沒有居住的好處。但其實，他們的哀傷在於，過去他們有選擇是否居住在這裏的權力，而現在，喪失了選擇權。”霸王劍突然說這些，李天照也覺得意外。

但其實他跟霸王劍本來也了解不深，在這裏見面和單獨聊的時候也少，因為正午之後，李天照就會去四方之地里練劍，回來時，城門都關了，城裡的人大多都睡了。

“盛極而衰，這滋味不好受。但是——我還是想當王將啊！即使也許有一天，總有再跌下去的時候，卻總歸當過王將！是不是？”霸王劍的話是問，卻並不需要人回答，轉而突然拍了把李天照肩膀說：“聽說再論到我值守還要兩個多月時間，我先回家，遲些再來。臨走之前，還是要感謝你的幫忙。外面有什麼事情需要幫忙，儘管說，帶東西，帶話什麼的都沒問題。”

“那就勞煩了！”李天照當即寫了書信，托請霸王劍送去他都城的府邸里。

霸王劍說了聲沒問題，就告辭走了，李天照在城牆上看見他追上了出城的車隊，一起走了。

李天照沒多想霸王劍的那些感慨話，若他還沒到會考慮那些的時期，現在自然也不需要多想。

但有一點他跟霸王劍的想法相同，他們都想當王將。

這就夠了，也就有了搭檔的基礎。

李天照吃了午飯，照舊去四方之地練劍到夜裡。

次日一早，又去了約定的地方查看。

‘老時間，第二次的溪水邊。’

# 第一百五十章 人走，人去

李天照不得不服氣，龍心雖然只是混沌之心，戰鬥力沒有，可是出賣自己人的時候，卻比幾個王將敵人的危害還大！

夜裡，李天照沒有空等。

龍心果然又如之前那樣，帶來了王將。

還是一夜帶來了兩個。

李天照襲擊斬殺了第二個王將后，龍心拿那王將的武器破壞屍體，嘴裏說：“這個你不用管了，我做些痕迹，能讓人認為是暗靈做的。你我的債已經了結，他們五個的功績很高，超過當初約定的了。”

“債已經清了。一會我送你回去。”李天照等龍心弄完了，又陪她去城外清洗，末了，帶她回城。

越過城牆，放下龍心之後，她就立即催促李天照走。

見他離開，龍心不由鬆了口氣，這件事情，終於畫上了句號。

龍心心情倍加輕鬆的順着黑暗的城牆和臨牆房屋的狹窄通道慢悠悠的走着，潮濕的氣味，也不覺得難聞了，只覺得終於掙回了自由。

她走了約莫半刻鐘的時候，前面，可以看到光亮了。

這是一段，最後的黑暗了。

龍心如是想。

黑暗裡，突然亮起一團白色混合粉色的光亮。

是混沌之氣外放形成的。

光亮，照清楚了一張臉——薔薇王將！

龍心不由駐足，看着薔薇臉上沒有笑容，雙臂交疊面前，目光里，透出來的不是懷疑，而是冷漠。

“你出城了。”

“心情不好，隨便走走。”龍心很淡定。

“我把你帶回都城，當著武王的面，再問一次的話，是不是就有第二種答案？”薔薇語氣依舊冷淡。

“我們龍王跟你薔薇向來井水不犯河水。”龍心不知道自己哪裡露出了破綻，但此刻，強辯顯然是不必要了，但承認，也絕對是不能的。

“拿龍王撐腰，就是說，你確實出城了？”

“我可沒這麼說過。我的意思是，我們龍王跟薔薇一貫井水不犯河水，你為什麼突然一副要找我麻煩的架勢？”龍心當然不會承認，否則就會成為被薔薇捏在手裡的把柄。

“那就走吧，回都城，到武王殿說！”薔薇語氣更冷。

“好啊。”龍心很淡定的跟着她走。

薔薇真的帶着她出城，上馬的時候，她說：“別說我沒給你機會。”

“是我不給你機會。”龍心態度依舊不改，她知道薔薇的目的，卻不會成全。她若承認，把柄落在薔薇手裡，結果會非常糟糕！薔薇可不是善類，不把龍王吃干抹凈，根本就不會罷休。

那時候，要麼龍王不堪重負放棄了她，要麼，被拖着一起墜入深淵。

薔薇冷冷一笑，駕馬啟程。

她知道龍心沒那麼好對付，但她敢去武王殿？

馬，出城走了一段。

突然之間，路的前方，出現了兩匹馬，載着兩個人。

帶頭的，是龍王。

他身旁，是萬劍不過。

“難怪龍心如此淡定，原來有你們接應！”薔薇王將實在沒料到，龍王會出現在這裏。

龍心駕馬，準備過去，薔薇卻突然抬掌，對着她，於是她就讓馬停住了。

“什麼意思？”龍王嘴角揚起一抹玩味的笑。

“天王城失蹤了三個王將，我相信今夜，又有王將失蹤。”薔薇還是不甘心錯過掐着龍王的好機會。

“所以？”龍王反問。

“龍心去了都城武王殿，就有所以了。”薔薇的盯着龍王，防備他突然出手搶人。

“原來薔薇王將今晚的莫名其妙，是懷疑我呀？那就真是誤會了，今晚有人看見暗劍王出城，你該懷疑的是它。我只是心情不好，挑了安靜的地方一個人散步。”龍心早就計劃好了，她忽悠一個王將的妻子，說今晚在北面城牆上可能看到流星。

另一方面，她又趁暗劍王和暗靈們不在的時候，用寒冰刻字，放盒子里放進它們住的地方。

說是有秘密的要事跟暗劍王談，讓它何時去城門外的哪裡等，而那地方，只要站在北城牆上，就能藉著月光看到它人。

如此一來，城外王將那酷似被暗靈破壞過的屍體，加上王將妻子說看見暗劍王出城，這黑鍋，暗劍王跑不掉。

而寒冰上的刻字，等到明天早上，已經融化的看不見了。

龍王駕馬，緩緩上前，緊盯着薔薇道了句：“你聽見了？”

“去了武王殿再說！”薔薇眉目一沉，不想錯過這種良機。

“我現在過來拿人，你動手，我動手。”龍王繼續駕馬緩步上前，手掌按上劍柄，再沒有多的話說。

龍心夾在中間，知道這兩個都是狠角色，平素都盡量避免着井水不犯河水，因為都知道對方難惹。

此刻薔薇若認為機會難得，一定要把握，就真能打得起來！

但那，當然是最壞的結果。

龍心於是笑着說：“薔薇王將這又是何必？我若是頭部受了傷，去了武王殿也沒用。再不濟死了，重生當個普通人，也肯定不會被人冤枉。如此平白無故，讓龍王和薔薇結下死仇，實在沒有必要。”

薔薇明白龍心這是立死志，也就是退一萬步，她也不會成為連累龍王的把柄。

龍王駕馬上來，伸手抓着韁繩時，薔薇沉聲說：“就這麼走了？”

龍王眉頭一挑，還沒說話，龍心就道：“龍王當然會記薔薇王將一個人情，來日方長，總有機會還上。”

薔薇沒說話，但對着龍心的手掌卻垂下來了。

龍王的手，也離開了劍。

薔薇調轉馬頭的時候，沉聲道：“孤劍若早早成了王將，你龍心‘功不可沒’！”

“區區一把孤劍，你薔薇怕，我龍王不怕！”龍王很是不以為然之態。

“哼！把你龍王的混沌之心都奪走了，在雪恥之前，這種話還是放在心裏吧！”薔薇嘲諷罷了，駕馬就走。

龍王很是惱火，因為此事，本來就是他的恥辱！

龍心駕馬，見他不動，就放緩了聲氣說：“我不該故意跟你吵架，一個人來，你是跟我生氣？”

“我是認為，不該這麼走。”龍王不想跟龍心談那些——本來就不需要，也不該說出口的話。

許多事情，心知肚明即可，永遠都不必要說出來，問題解決了就夠。

“留着去天境吧，他知道你有混沌霸主的力量，絕對不會答應在四方之地跟你交手，玄天城的王將也不會讓他答應這種送死的決鬥。”龍心勸說的理由，合情合理。

龍王沉默有頃，沒有說話，卻催馬邁步，動了。

天王城，在他們背後，越去越遠……

城裡有人看到薔薇送龍心出城，問起，說是龍王接走了，於是都以為是兩人置氣結束。

次日，城外找到了王將的屍體，也果然有人說看到了暗劍王出城。

天王城裡的王將們群起激憤，一起去興師問罪，把暗劍王住的地方圍了起來。

任暗劍王如何辯解，卻也沒辦法自證清白，王將們堅持要帶它回去都城，到武王殿去。

一群暗靈們激憤難當，認為是王將們故意栽贓，就想拚命。

暗劍王卻攔住了它們，說：“你們說是我，那跟他們也沒有關係。我們受命於天武王，我去武王殿證清白，他們還要繼續奉命在這裏對付三王的人。”

王將們不願意，但暗劍王的理由也讓他們不好反駁，於是就由四位王將負責，押暗劍王去都城。

說是押，暗劍王卻不讓捆綁，只是自願把劍交給同走的王將。

武王沒定罪之前，王將們也沒有鐵證確定暗劍王的罪責，也不能拿它當罪人對待，收了它的劍，四個王將負責帶它前往都城。

次日一早。

大地武王和黃金武王發現暗靈沒有來攻擊，奇怪的問天武王的人說：“暗靈去哪了？”

“不知道。”薔薇回答的生硬。

“難道他又犯事被你們逮住了？”黃金武王的人感覺別有內情。

然而，天武王那邊的王將卻都不透露什麼。

上午過去了一半，大地武王那邊突然又遭到暗靈的襲擊，只是，壓力沒有平時大。

他們退出去后，又進了彩色光霧區域，說：“暗靈剛才來了，不過沒有暗劍王啊！”

“天武王那邊的，說幾句啊？前些天你們氣勢洶洶的質問我們，現在有情況至少該給句話吧？”黃金武王那邊的王將們也滿懷期待，如果真是暗劍王殺的天武王的王將，又被逮住了的話，那就太好了！

別的暗靈雖然也是麻煩，但目前為止，還沒有暗劍王那麼讓人頭疼。

“暗靈去了哪裡，干什麼，我們怎麼知道？”天武王的王將們仍然不說。

正午的時候，折返回去的途中，暗自計較了許久的金劍王突然說：“暗劍王十之八九跟天王城前些時候失蹤的王將有關，今天暗劍王不見蹤影，天王城的人又三緘其口，必是出了什麼事情。”

“管它呢。”一個王將不甚關心，反正不是他們這邊的事情。暗劍王要是被消滅了最好，留着暗靈們是武王覺得好，對於他們來說，這裏恢復既往的太平，才是理想的。

“暗靈們還在做事，但態度不积極，說明暗劍王應該還活着。暗靈們受命於天武王，天王城的王將不好直接把它殺了，應該會送回武王殿。天武王會如何處置，不好說。但如果天王城裡的暗靈們以為暗劍王死了，那暗劍王就沒有資本讓天武王放過！”金劍王掃視了一圈眾王將，問：“誰去天王城外喊話，就說暗劍王被半路殺死，如果沒猜錯，暗靈們一定會逃！”

“我去！”李天照十分积極，因為他很贊同金劍王的想法，最重要的是，他知道龍心確實有計劃把黑鍋扣到暗劍王頭上。

『加入書籤，方便閱讀』

# 第一百五十一章 不曾存在的信任

眾王將還在考慮，見孤劍已經搶了先，金劍王很是意外。

原本他奉命來此，最初就是為了避免李天照養寇自重，但這麼多天的觀察來看，他不像有此心。此刻如此积極主動，要徹底解決暗劍王這個大麻煩，更可見他真心。

“好！既然孤劍先說，此事就交給他辦，大家都不要跟他爭功了吧！”金劍王說了，旁的王將也就不搶此事了。

李天照又道：“我記得天王城回去也是經過山林地區，如果我們走難行的捷徑，應該來得及追上去都城途中的暗劍王，如果告訴他城裡的暗靈都被天王城的人殺了，更能確保金劍王的計策成功！”

眾人聞言無不怔住，想想那情景，都覺得好。

只是……

李天照不等別人說，又主動請纓道：“我擅長山林趕路，願意去追！”

“好！”金劍王十分高興，當即答應了此事，又喊了個王將說：“你有混沌風語，能否辛苦一趟，陪孤劍一起？”

那王將面色猶豫，顯然對苦差事不感興趣。

李天照見狀，心裏明白了，他不放過任何功績，可王將們的情況不同，就說：“兩件事情都只是動動嘴，並不需要戰鬥，我一個人去就可以。有些險要山地需要工具，沒有的話反而要繞路……”

東劍王本來是願意去的，但他的力量並不擅長趕路，就說：“既然如此，孤劍爭分奪秒去追暗劍王就是了，去天王城喊話的事情，並不需要我們這邊做，大地武王和黃金武王兩方比我們着急，我負責讓他們主動去喊話。”

“若如此，我就立即出發去追暗劍王！”李天照也覺得好，如此天王城的怨憤也就轉移了。

金劍王猶豫片刻，點頭說：“好，我們靜候佳音。”末了，他又拍了把李天照肩頭，叮囑說：“孤劍千萬不要令人失望啊！”

李天照暗覺這話有點奇怪，以為只是怕他失敗，就說：“不過喊喊話，不應該會出什麼差錯。”

李天照當即去準備了路上用的，出發的時候，東劍王在城門口等着，見面就叮囑他說：“既然攬上了差事，就一定辦好，為了萬無一失，記得盡量請劍為證，不要有所遺漏。”

“……東劍王為何如此緊張？”李天照不由想起金劍王叮囑，覺得似乎有他沒意識到的情況。

“孤劍真不知道？”東劍王眉頭一揚。

“東劍王如果認為我一定知道，又何必還特意在這裏等我？”李天照一臉無辜。

“你對暗劍王為首的暗靈們最具威脅，我猜金劍王會調來這裏，其實是防備你養寇自重。今日你肯主動包攬，积極很好，成功了更能證明你沒有此心。但是——一旦有什麼差錯意外，事情沒有如預料的結果……恐怕就會被人懷疑，你主動包攬就是為了讓事情失敗了！所以你要有一路請劍為證，才能妥當。”東劍王說罷，見有人過來，就拍了拍他肩膀，故作輕鬆的說：“孤劍快去快回！”

李天照明白了，當即告辭出城。

他這才明白金劍王最後那句叮囑的話，所謂的不要讓人失望，就是提醒他不要故意讓事情失敗。

‘養寇自重？’李天照回憶着，記起來了，他曾聽豐吟說起過這個詞來着，大意好像是說故意留着要消滅的敵人不殺，以維持自身重要的價值。‘你們不提醒我還真沒想到！但你們也太小看人了！我李天照沒別的辦法掙功績了么？非得故意留着混沌暗靈這樣的禍害？’

李天照這麼想着，又猜測不定，不知道金劍王的這種防備，到底是武王的意思，還是賞罰殿殿長的擔憂，又或者是總務長。

李天照不希望是武王，也不希望是賞罰殿殿長，若是後者，那結合每次對他頗為關懷的表現，反差之大，就太可怕了。

‘算了！現在想也不會知道，反正事情辦妥了，嫌疑自然洗清。過去沒有自證，此事過後，就有了證明自己的事實，應該不至於還對我如此疑慮了吧？’李天照丟開無謂的雜念，估摸着地圖上的常規道路和穿越山林的直線距離，確定了前進的路線，又預設了兩條路線備用。

山林地帶，李天照已經是特別熟悉了。奪風城總是替大刀客、望天鎮、守望城的部屬規劃路線，挑選合適的伏擊點，經常他都需要親自確定環境和路線。

這時只管追人，就更容易了。

他用腰上纏的特製絲線連着的鈎子，掛上了樹，又憑藉戰印絕技的衝鋒之能，平地飛起坡上，拽着繩索足蹬陡峭坡地上行。

遇到正常不能下去的斜坡，李天照也是勾索固定樹上，順着下去，等到了底下，只要混沌之氣灌注到絲線里，不過片刻，絲線就會變硬。如此哪怕距離遠，也能輕鬆一抖、一震，就讓掛在絲線上的繩索脫出，再回到李天照手裡。

李天照及所屬的戰士們能夠在山林地帶越來越得心應手，這絲線加勾索實在發揮了極關鍵的作用，於是被他們起名叫做‘上天入地’。

李天照翻山越嶺，途中只做最基本的休息。

他推測王將們不會料到被人追趕，也就不會強頂着車馬勞頓之苦快速趕路。

果然，只是一天的時間，李天照就趕上了。

山林里的氣流中，出現了馬車和騎馬前進的明顯特徵時，李天照長鬆了口氣。

山路不好走，馬車是為了替代腳力，長時間來看，比徒步肯定要快，但卻遠沒有平地那樣的效率。

李天照繞到前面，站在一處坡地上方，看到天武王那邊兩個騎馬的王將一前一后，中間是馬車，想必還有王將在裏面看着暗劍王。

‘跟到他們休息的時候確定是否暗劍王更妥當，雖然暗劍王肯定知道有人在側，但它此時此刻應該不會提醒天王城的王將。如此一來，還能給東劍王那邊的行動再多爭取點時間。’李天照想起東劍王的話，於是拔劍擺放面前，請劍為證，說了此刻的情形，以及他做決斷的考量。

李天照就不急着貿然喊話，以期確認狀況。

山風陣陣吹動，他的披風邊角迎風甩擺，而他眸子里，卻沉靜如水，不急不躁。

晚霞燒紅了天空時，馬車停了。

四個王將生火煮湯，丟些干肉進去，又採摘了些山上的野菜，一併放入鍋里，值正等着滾燙。

天色，更黑了。

李天照捕捉着氣流的情況，繼續等着、等着……終於，氣流中的信息讓他知道，馬車裡又出來了一個人，從身形信息來看，基本可以確定是暗劍王！

李天照吐了嘴裏的草莖，猛的起身，奔近了些過去……

他猜想，東劍王那頭應該早就妥當了。

事實上，東劍王的動作比李天照預料的還更快。

東劍王先後找了大地武王和黃金武王的王將，把金劍王和李天照的推測，說成是他們玄天武王這邊得到了很確切的消息。

說完了情況，東劍王又補了句：“四方之地的情況目前雖然對我們有利。但玄天武王跟天武王可不一樣，絕不願意給混沌暗靈壯大起來的機會。而我們，當然都希望四方之地回到過去的秩序。現在有一個機會，就看你們是否願意做了，只要喊話讓城裡的混沌暗靈們相信天王城的王將半路把暗劍王殺掉了，它們即使不動手，也一定會為了自保，逃離天王城，不被人找到。”

聽了這番說辭的王將就說：“你們玄天城的人想絕了暗靈的禍患，卻讓我們站在風頭浪尖上承擔壓力，算盤打的不錯！”

東劍王不禁哈哈笑道：“就算是，也是理所當然。我們可以不急，你們卻不知道還能堅持多久？要不要當槍，是你們的自由；至於我們，肯定不會替你們去！”

這番話說的那兩個王將頗為不爽，但事實上也確實如此。

只是，黃金武王的王將臨末還是說：“急不急只有你們自己知道！混沌暗靈一個月就增加兩三個，這還是暗靈讓我們知道的增員情況！再這麼下去，今天是幾個暗靈，將來可以變成幾十個，甚至幾百個！那時候，你們玄天城還指望靠一把孤劍的能力，就嚇的暗靈永遠不敢對你們攻擊？”

黃金武王的王將們也無話可說，事實勝於雄辯，他們的處境就是如此，哪怕明知道是被利用，但確實能解決他們迫在眉睫的大麻煩。

於是，大地武王和黃金武王的王將，都去了天王城喊話。

“城裡的暗靈真是太可笑了！你們的首領暗劍王都讓天王成的人半路給殺了，接下來就是無中生有的誣陷！再接下來，就是圍剿你們了！”

諸如此類的言語，讓本來就擔心暗劍王，卻又手足無措的一干暗靈，無不暗暗害怕，最後果然如三方所願的那般，不聲不響的逃了。

這些暗靈們所以如此，說到底也是一直被天王城的王將們排斥，本來就沒有信任、也沒有了解，一旦出事，自然不會往好了想，也難以立場堅定。

天王城裡的暗靈們，真的逃了。

李天照在暗劍王和四個王將們休息的附近，選擇了一座山坡上，然後就高喊道：“暗劍王你真可笑！你以為他們的懷疑是誤會？其實是故意！天武王從不想在四方之地開戰，也沒有武王想要如此。天武王利用你們暗靈族是為了重創三方，最後逼三方面讓步。你今天所以被冤枉，只是因為大地武王和黃金武王已經跟天武王達成協議，不再需要你們暗靈族在四方之地繼續施壓，現在是要拋棄你們！於是偽造事端，讓你自以為去武王殿能夠證明清白！其實早把城裡的暗靈族全都殺了，不信——你可以回天王城確認，看看還有沒有一個暗靈活着！”

李天照一通話喊完，仍然拿着劍在手裡，維持着請劍為證的狀態。

# 第一百五十二章 獨走

這番話，李天照路上就反覆斟酌，坐在火堆前的暗劍王聽了是何感受？

暫且不說它，只是火堆周圍的四個王將，都不由自主的緊繃著神經，想按劍，又怕如此反而更讓暗劍王相信了這些挑撥的話。

於是帶隊王將急忙說：“不要聽這人挑撥，你們受命於天武王，我們雖不喜歡，但在武王定罪之前，絕不可能對你們私刑加身！”

暗劍王呢？

它此刻念頭百轉，李天照那番呼喊的話，實在太有挑撥的威力。

倘若說天武王從開始就是利用他們，等另外三方的武王許諾了好處，就轉而把他們暗靈消滅，原本就極有可能。

“我當然相信天武王不會如此，幾位王將陪我折返天王城一趟，也不麻煩吧？”暗劍王當然也不會輕易結論，喊這番話的人是何用意？猜也知道該是三方武王的人，而他又覺得這聲音，像極了孤劍。

但是，即便來的是孤劍，這番話仍然讓它不安心。

破除的辦法其實很簡單，就如他所說，讓他回城看看，確認天王城裡的暗靈族們都安好。

“多此一舉！”一個王將很是不耐煩。

“你敢懷疑武王？”另一個王將也覺得無謂，他們很清楚事情並非挑撥的話說的那樣。

“暗劍王，天王城裡沒有王將喜歡你們暗靈族，但天王如果要殺你們，根本不需要如此大費周章！大白天城裡圍攻就是了，沒有夜晚或者四方之地的彩色光霧遮擋視線，你們幾個暗靈憑什麼跟我們對抗？”帶隊的王將很冷靜的剖析，當然希望消除暗劍王的疑慮。

“我不敢懷疑天武王，只是怕走的匆忙，城裡的族眾們萬一不知道約束自己，或許會有無謂的衝突，折返回去叮囑交待幾句，也能安心。”暗劍王觀察傾聽旁人的話，早學會了這類說法。

本來沉默的那個王將不禁提議說：“折返回去一趟也沒有多遠。”

很是不耐煩的那個王將頓時叫道：“它說折返就折返？一個殘殺我們自己人的兇手！要不是因為它受命於天武王，還需要如此車馬勞頓的押送回都城？口口聲聲暗靈族！一群混沌污穢之氣聚集而成的東西，還真把自己當人了？也不知道是想騙別人，還是騙自己！真是荒唐！告訴你，折返想都別想！你們要陪它折返，你們去，我是沒功夫為暗靈花時間！”

四個王將意見不能統一，其實只有一個願意折返，帶隊的也只是想用言語安撫暗劍王放心。

他們這般爭論不休，暗劍王只是沉默的聽着。

暗劍王的劍，在四王將的掌控之中，但它不是王將，沒有了武器，對戰鬥的減弱沒有天地之別那麼大的差距。

‘事情沒有定論，殺人可能正中敵人挑撥之計。’暗劍王這麼想着，趁四個王將還在爭論，突然發動混沌風行，剎時間化作疾光一閃退走二十步距離。

那四個王將本就有防備，一起發動衝鋒戰印絕技，拔劍就發動混沌碎片的力量，帶隊的嘴裏只喊：“暗劍王留步！”

暗劍王混沌風行發動之後，緊接着又銜接戰印絕技的衝鋒，剎時間帶着一竄殘影又掠出二十步距離！

四個王將們的混沌碎片力量，紛紛落空。

“暗劍王你逃跑難道是做賊心虛！”他們急忙追趕，卻沒追多久，眼看着前方暗劍王的身影又化作一道白光，再次發動了混沌風行的力量。

這一次，王將們哪裡還能追得上？

昏暗的山林里，響起暗劍王的聲音：“我回天王城，諸位留步。如果沒有情況，我會全速趕返！”

那四個王將氣憤難當，如此一來，他們又怎麼可能坐等？

剛才主張回去的那個王將不由嘆了口氣說：“我剛才說折返一趟，就是怕它心急之下獨自回去，然後我們也還是要往回趕。”

另外三個王將氣惱卻反駁不得，剛才最不耐煩的王將就說：“要回去你們回去，我沒功夫跟個暗靈耗，我回都城放鬆休息，告辭！”

帶隊的王將連忙提醒說：“剛才呼喊挑撥的人身份未明，獨自上路恐怕不妥。”

“無非是大地、黃金兩路的鼠輩，有何可怕！”那王將很是不以為然。

“那這樣，總是要天亮再啟程，睡醒了再走。”帶隊的王將還是不太放心，他怕剛才喊話的並非一個人。

那王將本來想走一段夜路，以免留下尷尬，聽了這話，就不說什麼的休息下了。

四個王將在黑夜裡，輪番守夜。

黑夜裡。

李天照在吊床上，休息着，等待着。

他原本以為暗劍王會循跡找過來，卻沒想到，暗劍王擔心天王城的情況，竟然飛快的趕返天王城了。

‘憑藉混沌風行的力量，暗劍王往來折返需要的時間應該比我更短，它回城后，很可能會再折返。’李天照不想拖到那時候，現在他對上暗劍王，哪裡有什麼勝算，混沌碎片的力量差距太大，暗劍王如果跟他近身拼殺的話還好說。

可是，如果暗劍王一直用混沌碎片的力量，配合混沌風行，始終拉開距離呢？

那樣的話，李天照只能被動挨打，還連跑都跑不掉。

因此，他一個人來這裏，本來就擔著很大的風險。

本來他是希望有兩三個王將一起來的，但別人不願意，他只好大着膽子來冒險了。

李天照等到半夜，靠着捕捉氣流里的信息，發覺還是有王將在值守，不由暗覺可惜。

‘我可不是暗劍王能有四十步的襲擊距離，二十步的距離襲擊本來就得特別小心，又有人醒着值守的話，很大可能來得及發動混沌碎片力量，對我片刻阻礙，就變成送羊入虎口了。’李天照估摸夜裡是沒機會了，卻又不甘心放棄，就繼續等着，指望着會否有王將值守的時候睡着。

可是，直到天亮，也無機可乘。

很顯然，王將們這時候根本不會放鬆警惕。

李天照本來打算回去了，四個王將如此警惕，折返的路上也很難有機會。

然而，就在他啃着干肉當早餐的時候，卻發現四個王將竟然分成了兩路，背道而馳！

‘天上掉下來的機會？’李天照又驚又喜，推敲了一遍，也不怕是什麼陷阱。

倘若那三個王將折返，相當範圍內的氣流會讓他知悉。

李天照跟着離隊的那個王將，白天雖然隨時可以下手，但他沒有混沌碎片的力量，王將又不容輕視，他為求把握更大，打算等到晚上。

李天照這般跟到黃昏的時候，眼看着遠空黑雲滾滾，大雨將至。

‘這王將不會折返吧？’李天照不禁患得患失，白天動手他把握不夠大，但夜晚，他就如暗劍王那般有極大的優勢，倘若還是烏雲蓋頂，天地無光，大雨傾盆的夜晚，那簡直是更好不過了！

因為暴雨會掩蓋了響動，二十步距離也不怕會被王將察覺他的存在。

他唯一擔心的就是，王將會不會覺得前方大雨，不如回天王城。

那王將停在路上，確實躊躇了片刻。因為他其實本沒有離開天王城去別處的計劃，親族什麼的都在天王城裡，外間也沒什麼意思。

但暗劍王的獨自離開，可以說是被他的不耐煩趕走的，這事說起來，他又覺得顏面不好看。

那王將猶豫了一陣，到底還是從馬上的袋子里取出披袍，催馬繼續前進。

李天照暗暗鬆了口氣，如此，今天這事就穩了！

烏雲蓋頂，天地昏暗無光。

那王將取了馬上帶的帳篷，鑽進了裡頭。

馬，被綁在一棵樹下，枝恭弘=叶 恭弘繁茂，只是偶爾有雨滴透過空隙落下，那馬覺得沾的水多了不舒服時，就甩甩，抖一抖。

李天照不準備等那王將入睡了，因為此刻的風雨之聲，還有蓋頂的烏雲，已經創造了絕佳的襲擊條件。

他拔出孤王劍，朝那王將的帳篷接近過去。

因為龍心，李天照接連襲殺了五個王將。

但是，眼前不同，這個王將即使睡覺劍也在身邊，也就是處於能夠隨時給他供給戰印里的混沌之氣的範圍內。

龍心設計的那五個王將，李天照出手時，他們沒有戰印的力量可用，只剩身手，本來如此也未必能一擊得手，可惜那五個王將當時的注意力還嚴重集中在別的方面。

對於李天照來說，眼前，此刻的目標，才是一次真正的對王將的襲擊作戰。

‘四方之地範圍內的功績不必與誰分，但六成要貢獻給武王，其實跟過去有萬戰將分的情況差不多。如果眼前這個能得手，凍婚期內哪怕只是再去天境四次，每次拿個平均水平的功績，也能升上王將了！’李天照估算着，在距離帳篷十九步的位置，停下了。

帳篷封閉，內外的氣流幾乎沒有流通，微乎其微的流動，不足以讓他知道裏面的詳細信息。

但是，路上用的帳篷就那麼大，李天照需要考慮的只是，襲擊發動后的小風刃，該橫着斬開帳篷和裏面的人呢，還是從中間豎著劈下去。

‘他若睡下了，就是劈下去好。若是沒睡，帳篷的大小來看，居中劈落也不會落空；但若橫斬，他睡下了就會斬不着。’李天照考慮妥當，把披風邊角拽起，纏繞腰上，固定，以免影響移動時候的速度。

末了，當即發動戰印絕技，人頓時帶着一竄殘影，瞬息間在草間積水的泥石地上，留下接連踩過後、飛濺的一圈圈水花。

可是，第一圈水花還沒有散飛落下，李天照的劍光已經揮動。

白色的風刃，一閃，將帳篷從中劈開！

而後，在地上留下了道一尺深痕！

但風刃，卻沒有擊中敵人！

被斬開的帳篷里，那個王將像嬰兒那般屈起胳膊腿，倦縮着睡在一邊，把帳篷里另一半的區域完全空着！

一個王將竟會如此睡覺？

李天照簡直不知道該說什麼！

可是眼前，卻因此讓他絕佳的襲擊落了空。

李天照劍光急忙揮動，但那王將已然睜眼拔刀。

刀光，非常的迅快！

‘糟糕！是混沌風語！’李天照見到那刀速和白光，已然知道是出手速度最快，有近身搏殺最強之稱的混沌風語力量！

『加入書籤，方便閱讀』

# 第一百五十三章 用則當殺

李天照的劍光和天王城王將的刀光瞬間碰撞。

撞擊之聲，犹如平地驚雷，驟然炸響，撕碎了帳篷，掀飛了四面的泥石、積水、草叢，震斷了一棵棵的林木！

白色的刀光和四色的劍光，自碰撞處開始，混沌之氣綻放成一團耀眼，又迅速散溢成圈圈層層。

握劍和握刀的手，雙雙感受到強勁的衝擊力作用，彷彿兵器隨時都會脫手飛了出去。

於是，不由自主的一併雙手握住。

劍光和刀光交擊之後，又再繞身飛旋着，二度斬向對方。

刀光直取下路，而李天照的劍光則全速搶先，斬向王將的胸口。

眼看着要兩敗俱傷時，王將的袖口裡突然彈出把手，被他左手抓住的瞬間，又彈出來寒光凜冽的刀身。

於是李天照這一劍，就被這把短刀擋住了。

兵器的重量和殺傷力的差距，直接震退了王將。

然而那王將，早就預料到了承受的力量強度，只見他雙腳彷彿貼在濕潤的泥石地那般，身體都被白光托着，急速後退滑開。

王將左手握的短刀上被繞劍之雷沾上，這時突然爆發，眼看着變成瞬間纏繞他身體一圈的藍色電網，卻又在同時被爆發散開的白光帶走，在雨幕中瞬間消失無蹤。

‘混沌風語的力量還能如此用法？’李天照很是吃驚，也實在是沒有好好見識過這力量的厲害。

但他已經動手，就不可能罷休，此刻他若害怕逃走，就得是這王將反過來追他了。

李天照提劍急追，不給那王將重振旗鼓的機會，虛空揮劍射出小流星火——只見一尺直徑的火球嗖的飛射出去，憑藉高溫把沿途遇到的雨幕全蒸發成了氣體。

那王將還處於快速退走滑行的狀態，雖然迅快，但移動之勢一時難以改變，眼看着火球追近面前，他卻嘲弄的一笑，揮動白光大盛的長刀，一擊就把火球斬的火星爆散，又被雨幕紛紛澆滅，絕大多數落地的星火，也很快熄了。

“雕蟲小技！”那王將表情不屑。

倘若是暗劍王擁有的混沌碎片流星火之力，他還要費些功夫，混沌印的小流星火程度，充其量也就是干擾作用。‘小流星火和小風刃接連使用，三、四息之間正值弱勢，讓你這把孤劍嘗嘗利害！你的千殺劍法在混沌風語面前，還敢稱快！’

那王將滑退之勢突然變化，腳下被風力托着，身體輕盈遠勝尋常，單純疾步移動的速度，本就不在混沌風行的力量之下，只是沒有風行的連番急沖之能。

李天照的身法放在平時，向來有更靈活迅快的優勢，但在混沌風語的移動速度面前，卻變成了被繞圈攻擊的局面。

李天照旋動揮劍，一次次與揮過來的刀光碰撞、碰撞！

每一次碰擊的震擊力，都讓人不由自主的懷疑，下一刻兵器是不是會斷掉。

移動力優勢在王將那邊，李天照想要發動連續攻擊，實現速度累加也難以辦到。

兵器一擊碰撞之後，那王將腳踏疾風，與他迅速拉遠一截距離，等他提劍去追，對方刀勢已成，又再攻來。

如此一次又一次，片刻工夫兩個人的兵器就交擊了三十多次，誰也沒佔著便宜。

‘混沌風語近身搏殺還真是厲害！出手速度快，移動又快，讓他自身始終處於最佳狀態，這王將的手段也沒聽說過，竟然利用風語的混沌之氣主動散溢的辦法，破解了小流星火和繞劍之雷的攻擊，不知道風刃他是否也能如此擊破。若是可以，這短期內二次使用戰印絕技的優勢，就得在關鍵時刻再用了！’李天照邊自揮劍，邊自考慮着。

局面，仍然僵持不下，彼此都沒有能擊破對方的辦法似得。

李天照此刻大有真正見識混沌風語完整發揮的威力之感，那王將也同樣為千殺劍法所驚。

戰士們常說：百聞不如一見，百見不如一干！

眼前的交手就是如此，聽說的混沌風語如何如何，千殺劍法如何如何，都不如見到會的人使用；可見到別人用上一百回，也不如親自上陣與之交手。

千殺劍法快，可到底如何快，快到什麼程度，那王將平時聽了，也只是在心裏微微一笑。

因為在混沌風語面前說劍快，從來都是笑話。

然而眼前，此刻，那王將卻笑不出來。

因為千殺劍法，竟然真能讓沒有混沌風語力量的孤劍，擁有相當的劍速。

這等於是說，千殺劍法讓他得到了混沌風語那樣的出劍速度啊！

這快，簡直是一絕！

如天王劍法的重，如玄天劍法的幻，超越了尋常技法的程度。

‘這麼打下去也難有結果，看看連擊之下，風語和你的千殺劍法到底誰更快！’那王將意識到這麼繞擊雖然掌握了主動，但要擊倒李天照卻並沒有可能。

倘若出手速度差距很小，那就不是這種繞擊能夠產生決定勝負的累積優勢了。

這也是那王將此刻處境的無奈，混沌風語本是近身殺敵，配合戰印絕技，一貫的定位就是迅速接近敵人，短時間內解決戰鬥，最理想的就是讓對手連混沌碎片的力量都沒機會發動。

可是，現在的情形，簡直就像是混沌風語之間的對陣，就不是區區幾招廝殺能分出勝負的了。

王將提着刀，腳下被白光托着，在地面上滑動似得，迅速閃移着，猛然灌注了全力，殺向李天照！

‘終於來了！’李天照精神一振，他也在等着對手過來廝殺，情況明擺着，若不如此，今天難分勝負，看那王將的情況，也絕沒道理這時候退走。

剎時間，白色的刀光和四色的劍光糾纏在一起，兩相繞動不止，刀與劍不斷的碰擊，又或者彼此錯開了互傷。

不時，有或多或少的血跡飛濺到周圍的地上，卻又在積水裡迅速淡去。

黑雲蓋頂，卻掩不住持續亮放的混沌之氣的光芒；驚雷不時炸響，卻又不如刀劍碰擊的巨響那般頻頻；暴雨急驟，卻又沒有刀劍飛閃的快。

又一次劍光追刀光過去，卻被招架住。

碰擊的力量，直把周圍一片的積水，又一次震的炸飛。

混雜的泥石，濺射的更遠，更開。

三十六劍。

又是三十六劍。

兩個人廝殺的時候，累計拼殺三十六擊的時候，李天照的千殺劍法在連續攻擊的過程中，產生的細微速度差距就積累成了可能制勝的優勢。

如果能維持狀態再追擊一劍，那王將的刀光就會跟不上。

可是，每當這時候，那王將錯步退開些許，憑藉移動優勢，立即就把三十六擊積累的速度差距，瞬間消弭。

‘第七刀和第十六刀聚力不夠理想，若不然，未必會慢一點！’那王將仍然沒有退走，而是暗暗調整刀勢，再跟李天照繼續拚鬥。

混沌風語近身拼殺，沒道理會三十六擊就產生弱勢，那王將自覺是太久沒有與人近身纏鬥這麼多招，刀法連貫性生疏了所致，因而極力調整狀態，務求要戰個明白！

刀劍碰擊之聲接連不斷，兩個人身上都有輕微的傷痕，偶爾刀劍交錯而過，就化作了兩敗俱傷的結果。

那王將左手的短刀被孤王劍斬中幾次，裏面的彈射裝置被震壞，而那把短刀本來就是救急才用，又要攜帶方便，原本就犧牲了堅固耐用。

李天照早察覺了那王將在反覆調整狀態的情況，相較於王將，他沒有這種煩惱。

王將還能每日進行最基本的練功，但李天照卻是熱情洋溢，多的時間都用在練劍上的积極時期，狀態一直處於最佳，根本不需要特意調整。

這區別此刻不足以產生決定勝負的差別，但是，卻讓那王將不能承認三十六擊速度累計差的情況，而李天照卻很確定，這就是他和這個王將拼殺中連續交手的必然。

‘小風刃，繞劍之雷，小流星火對這人都沒有實質性作用，混沌風語移動更快，小範圍內我的千殺身法靈動不遜色，可一旦移動開了，我就跟不上，單靠拼殺積累的速度差根本沒機會制勝，他也仗着這點才敢拿我調整招式。就算我陪他耗下去，最後他也是說走就走了，要想拿下他，殺手鐧不得不用！’李天照已經付出了充足的耐性，他們纏鬥廝殺了三百多招，仍然還是僵持的局面。

不同的是，李天照必須進取，因為退走的主動權在擁有混沌風語力量的王將手上。

又一次，刀劍在第三十六招的時候碰撞！

累積的連擊速度差距，仍然如之前一樣。

那王將正準備如剛才一樣短距離退走，破壞李天照獲得的優勢時，卻驚覺這一次碰擊中承受的力量之重，簡直是倍增那般！

沉重的力量，直接震的那王將手裡的長刀脫手，胳膊麻痹，人不由自主的跪到地上，下壓的衝擊力量，直讓一片區域泥石爆起，形成了一丈直徑的半圓地坑！

那王將口吐鮮血，眼現驚恐之色。

李天照也是第一次實戰里讓戰印和體印的力量疊加，形成兩倍劍勁擊敵，見到這一擊的威力，異常驚喜。

那王將長刀脫手，沒有了戰印力量，只憑十戰將程度的體印，根本發動不了戰印絕技。

李天照料定了不讓他有機會跑，一劍下去，震飛了對手的刀，震的對手跪地，劍勢猶自未絕的斬斷了那王將的右手，當即揮劍又斬過去！

那王將卻突然發動，化作白光，一閃沖了出去！

‘小風行？’李天照暗暗一驚，連忙發動戰印絕技，帶着一串殘影追了出去。

那王將憑藉混沌印的小風行之力衝出去十步，本來馬上會被追上，卻又立即發動混沌風語的力量，身體被托着急速滑開，於是李天照追上來時，卻撲了個空。

李天照提劍追趕，哪怕知道混沌風語的移動能力加上混沌印的小風行，讓他即使能高頻率使用戰印絕技也沒什麼指望追上。

但是，他還是要追！

樵夫很認真的提醒過他，雙印的力量不用則已，用則必殺。

他剛才用了，卻又讓這人走脫了的話，哪裡知道會有什麼害處？

# 第一百五十四章 換命，拚命

李天照提劍急追，不多久，又一次發動戰印絕技，剎時帶着殘影追出去。

然而，那斷手的王將的混沌印力量也可以再次發動了，小風行的衝刺距離雖然短，但衝刺速度卻極快。

那王將扭頭看李天照動了，立即發動小風行，改向沖了出去。

於是李天照戰印絕技衝鋒距離更長的優勢，因為撲空而喪失。

不但沒有拉近距離，等他調整方向再追時，反而落的更遠。

王將的混沌風語力量讓他奔走中身體犹如被風托着，移走的速度遠比尋常更快。

不過一會功夫，李天照眼裡已經看不到敵人的身影了。

‘混沌風語加上混沌印的小風行，移動能力果然不是我比得上。’李天照卻並不心急火燎，因為，敵人逃出了他的視線，卻沒逃出他對氣流的捕捉範圍。

李天照發現那王將拉開一定距離后，竟然折嚮往回去了！

‘好傢伙！是想回去撿劍騎馬！若非能捕捉氣流，還真未必能及時料到你有這一手！這王將的膽色果真不凡！’李天照暗暗讚歎。

這王將的決定確實大膽又出人意料。

倘若不是雙戰印力量的使用，李天照其實都不想繼續追擊。

說到底，為的是敵人的戰印，他剛才若不追人，直接拿了戰印回去報功就行。

但現在，他卻必須設法擊殺。

李天照身上十三四道刀傷都火辣辣的疼，最危險的是臉上的一道，雖然很淺，但當時卻險些能斬開他的頭。

但他知道，那王將身上的劍傷數目也一樣多。

事實證明，他與混沌風語的近身廝殺，實在是兇險的很。

大雨如幕，洗刷林木。

李天照奔走過處，積水四濺，到處都是。

他見到合適的林木，就縱身上去，踩彎了借力彈射，直接越過偌長的林木之上，疾飛移動。

這種有明確目的地的山林移動，李天照憑藉此能卻不怕落後於人。

但追擊的時候卻難以施展，因為敵人會不斷調整方向逃走，他一個借力飛遠，等落地時混沌風語興許都從另一個方向逃出老遠。

但跟王將距離拉遠，對方變成定向移動的時候，他卻可以憑此拉近距離，因此原本就打定主意，就算追到天王城下，也是要追的！

李天照回到交戰地方時，混沌風語的王將還有一些距離。

李天照迅速把睡躺在泥濘地里的刀撿起，取了上面的戰印后，又把刀原樣放回去，然後一躍跳到樹上，手握孤王劍對着下方，只等敵人回來。

雨，淋的那王將難受，斷了的右手手腕還在流血。

王將踏着地上的積水，通過林木枝恭弘=叶 恭弘稀少處時，雨幕澆的他眼睛都睜不開。哪怕勉強睜着，眼前也始終是刷刷流落的雨水，全然看不見其它。

那王將拿手掌擋在額頭上，看見橫在地上，位置沒有變化的刀，不由鬆了口氣，彎腰伸手抓過去。

眼看劍柄已然觸手可及，李天照帶着一竄殘影，挺劍突然殺至！

此刻，這裏，儼然就是不久前李天照襲擊帳篷時候的情景再現。

只是上一次，劈開帳篷落了空，而這一次，再沒有遮掩。

這一劍，斬入那王將肩頸，衝擊力壓的他不由自主的跪地，只把一片泥濘濺起！那王將急忙抓着刀柄揮動，卻吃驚的發現，無法引動戰印的力量流入身體里！

劍斬進那王將的肩頸處，卻沒想到，竟然遇阻。

與之同時，那王將一聲高呼：“慢！”

劍勁，戛然而止。

劍刃，斬開了王將肩頸處的防護厚甲，原來是內置於要害部位的特質護具，但能發揮的也只是緩衝作用。

此刻劍刃一入肉，斷骨，再往下，輕易就可將那王將斬斷兩截。

雨水洗刷着劍身，順着流入那王將肩頸的傷處。

他忍着痛楚，沉聲說：“取備用戰印，我對着劍說，立誓保密，並且讓你多得一倍功績！換不死。”

李天照微微一怔，不由懷疑，是否對於王將和混沌之心來說，這種交易屬於常規操作？

李天照目光示意，嘴裏說：“用你的刀。”

“根本不必用刀，有戰印即可。”那王將說罷，見李天照皺着眉頭，分明是有疑慮，就說：“你有空自己試試就知道了。”

那王將說著，此刻也不指望取信於他，就緩緩從懷裡取出枚十戰將的戰印，因為用特製的布包着，於是一層層打開，露出裏面好幾塊戰印，他取了塊要用，邊自說：“戰印隨身，衣物也不能很好的阻擋聲音，這種特製的布卻可以隔絕了聲音傳遞。”

李天照聽着，卻還是擔心這王將弄鬼，萬一拿損壞的戰印立劍誓，可就白撿了條命了。

那王將看李天照遞過來塊戰印哂然失笑，接過後按在刀上，然後橫刀面前道：“我，風刀王將、程源起，對劍立誓，絕不對任何人透露孤劍李天照會天王蓋世劍的秘密，也不對任何人透露其劍勁力量強大過人的事實，並且許諾，三年之內，必定提供完整有效的信息，讓他獲得擊殺兩位王將的獨功。如有違背，願立即斃命當場，並且永不得死而復生！”

李天照讓那王將調整說辭，重新又對着劍說了一遍，感覺再沒有可供鑽的文字漏洞了，這才挑飛了他手裡的刀，放下了劍。

一個王將，沒有了戰印本就不可怕，李天照收起戰印，又把長刀也當作戰利品，邊自問他：“這樣的交易，是否常態？”

“孤劍這話問的有趣！試問能有多少戰鬥能給人這種機會？如果是片刻之前，孤劍得了擊殺的機會，哪裡能有留手的餘地？沒等我說話，就已經把我殺了。此刻只是知道我沒有戰印，才能從容劍上留力。”那王將說到這裏，頓了頓，又意味深長的說：“再說孤劍怕也不是第一次了，現在看來，天王城死的王將怕是你下的手吧？上一次天境里聽說龍心後來走脫了，現在看來，該是許諾了用更多功績換她自己一命。這女人，一如既往的狠辣！出賣的那幾個王將，跟她過去可都有深厚交情的啊！”

“你想想自己，如何還我功績更好。”李天照心想他還不是要出賣自己人的，此刻說這些，分明是想套話。龍心死活雖然跟李天照沒什麼關係，但好歹愉快的合作過，他也沒道理對眼前的王將說什麼。

“我可不是龍心！難道非要出賣自己人還債么？拿着大地武王和黃金武王的王將了給你殺，又有何不可。”那王將倒是高傲，一副只要願意，就有把握能獵殺旁的王將似得。

李天照不知道這是混沌風語的自信，還是這個綽號風刀的王將一貫如此自信。

不過，這跟他也沒什麼關係。

這王將的戰印他照樣要留下的，另外欠的，是換他自己性命的代價，如果死而復生，掉落萬戰將不說，混沌碎片的力量也會失去。

李天照唯獨好奇的是：“你怎麼知道我會天王蓋世劍法？”

其實他當然不會，他的劍力突然暴漲，全是因為擁有萬戰將混沌之氣濃度的體印緣故，一旦使用，就是雙倍力量。但他不可能說，就假裝那王將判斷正確。

“除了天王蓋世劍法，哪裡還有能讓劍勁暴漲那麼多的絕技！只是，你怎麼可能會天王蓋世劍？”那王將百思不得其解的道：“天王蓋世劍法本來就只有第一王將龍王才會，其中的奧秘更是藏在戰印之中，連王龍都不知其所以然！”

“我不會什麼天王蓋世劍，這是我千殺劍法的殺招，大約恰好跟天王劍法有類似之效。”李天照看也問不出來什麼了，就否了這事，實在是考慮到，萬一將來有什麼變故，他別被當成了天武王派來的姦細了。

“不可能！你當自己是誰？妄想破解天王蓋世劍的奧秘！”風刀王將這話竟是說的十分自信。

不過，他說的其實沒錯。

李天照本來就是胡扯。

“這就沒有討論的必要了。好好養傷，等你還債。”李天照揣着風刀王將的戰印，徑自走了。

他本來想牽上馬，考慮到風刀王將有傷，萬一累死在半路，欠他的債就沒人還了，就把馬留下。

李天照冒着大雨往回趕，暗劍王回城后，情況到底會如何發展？

暗劍王回城時，沒有驚動天王城裡的人。

它翻過城牆，回到暗靈族的府邸，卻發現，空無一人。

屋子里，分明被人翻找搜尋過，東西都亂七八糟。

但是，並沒有打鬥的痕迹。

而且，有些暗靈們喜歡的東西都不在，像是收拾帶走的。

‘難道他們逃出城外被圍殺了？’暗劍王既希望暗靈族的人都安然無恙，又擔心全都已經死了。

他在城裡轉了一圈，沒有發現任何暗靈的蹤跡，又跑出城外，在之前說過的幾處緊急集合點，也沒找到人。

‘天王城的王將！簡直欺人太甚！’暗劍王原本就是為了族眾才假裝對天武王忠心賣命，這時以為族眾出事，激怒之下，就想報復。

恰好他看見前方街道上，一個王將被幾個女人環繞簇擁着，不由更是惱怒。

等到那王將累了，入睡時，暗劍王突然發動襲擊，直接撞穿了牆壁衝進去，握着短劍刺進那王將心口。

那王將極力想要推開，卻哪裡能夠辦到！

王將身邊的幾個女人，嚇的驚慌奔逃，大聲喊叫。

“你！你——”那王將又憤怒又絕望，更沒想到暗劍王會突然回來，還對他下手！

“說！暗靈族的人死在哪裡？你有沒有動手！”暗劍王兇相畢露，只恨不得撕碎再生吃了眼前的王將。

即使，它當了人後，發現生肉根本不好吃。

“城外有人喊話，說你被我們殺了，暗靈族的人信以為真，突然就收拾東西逃走，誰知道它們去了哪裡……你、你中了挑撥之計，卻把我拖下水！”那王將意識到意識到狀況，更是悲憤交加，只恨死的如此冤枉！

“還想騙我？”暗劍王故意施虐，看那王將慘叫着，卻仍然沒有說改口的話，反而激憤痛罵不止，恨他中計又連累他喪命。

“可惡的孤劍！”暗劍王這才確定，他是真的中計。眼前這王將都臨死之際了，犯不着如此這般偽裝。“你我早晚該有一個倒下，何必再等下去！”

暗劍王逃出天王城，估摸着李天照如果回來，一定會經過的地方，便急速趕過去，要與他決出生死勝負！

# 第一百五十五章 未決，待決

暗劍王想起剛成型時的遭遇，以及此後每次遇到孤劍李天照都要倒霉的經歷，不由的滿懷激憤，只覺得忍無可忍，必須立即、馬上跟孤劍拼個你死我活。

只是它奔走了沒多遠，突然感應到不遠的某處，竟有濃郁的混沌之氣在形成。

‘族裡人如果沒事，又都不再緊急集合點，難道是被力量谷吸引？’暗劍王越想越覺得可能。

對於他們暗靈族而言，吸收濃郁的混沌之氣就是增進力量的最佳途徑。

目前最好的，就是野外突然形成的、混沌之氣尤其濃郁的地方，他們把這類情況叫做力量谷。

至於說陰雲境、黑雲境之類的，暗劍王還沒有帶領暗靈進去過，總是顧慮有許多人往裡面擠。

暗劍王直奔感應中混沌之氣份外濃郁的區域，等到距離更近些的時候，暗劍王感應到一團團分佈各處、屬於人類的特殊混沌之氣的能量波動。

這些，是武王派來吸收混沌之氣的人嗎？

還是說——是暗靈族？

倘若沒有人類的軀體，暗劍王老遠就可以分辨，但天王城裡的暗靈族都有人類的身體，距離遠近都無從區別。

暗劍王只好趕往最近的那個，用眼睛看。

於是它很快看到了，那的確是天王城裡的一個暗靈族。

“首領回來了！”那暗靈族激動的高聲大叫。

於是，這片混沌之氣異常濃郁的區域里，哪些是自己人，哪些是武王派來的人，在暗靈的感知中，全都清楚了。

暗劍王正想尋人晦氣，當即就說：“怎麼還沒把這些人全殺了？”

“首領不知道，剩下的幾個人是風武王派來的，他們本來要去天王城，結果在這裏碰上我們，說他們奉命來請我們去風武王的領地安家。風武王許諾說：確保不透露給任何人知道我們是暗靈；還會給予我們萬戰將戰印，未來領地內成型的族眾，全都會通知我們，族眾都和人一樣看待。我們覺得風武王很有誠意，正準備去。首領沒事就太好了，我們都聽首領的！”

一群暗靈們的歡喜都寫在臉上，暗劍王是它們的主心骨，對此毫無疑問，而這些，又反過來成為了暗劍王放不下的理由。

暗劍王沒想到會有這樣的事情，考慮着天武王那是去不了了，事情本來還沒什麼，但它一怒之下殺了個王將，那就又不同了。

再者天王城那它也早就受夠了，任他們如何賣命，立下多少功勞，也還是被歧視，被排斥，連治療殿都無權使用。

這個風武王，暗劍王知道是這些年發展很快的武王，領地跟多個武王的交界。

但是，風武王的領地距離四方之地卻很遠，中間隔了個大地武王，根本沒有邊界線靠近這裏。

因此風武王特意派了人來，那就是真的為暗靈族而至了。

風武王如此誠意拳拳的邀請，它實在沒有拒絕的道理。

“好！就去風武王的地方看看，如果他只是說的漂亮，再走就是了！”暗劍王心裏高興，眉目間的煞氣也似消散了許多。

至於李天照？

暗劍王暫時忘了，也顧不得了。

片刻前要決一死戰的念頭，這時候沒有了。

對於暗劍王而言，現在最重要的就是率眾去風武王的地方，看看是否能長久安頓下來。

至於決鬥什麼的，將來再說吧。

也許，根本不會再跟孤劍對陣了呢？

暗劍王走了，帶着暗靈族離開了。

四方之地，真正恢復了往日的太平。

李天照回到玄天城之後，等了一些日子，確定了天王城裡的情況，知道暗劍王那天殺了王將而後失蹤，大家也都知道，暗劍王是不可能回來了。

於是，沒幾天，金劍王就來找李天照說，武王讓他，還有霸王劍，北風州州長在四方之地繼續駐守一個月，作為嘉獎。

按規矩算起來，這毫無疑問是玄天武王對李天照的照顧，連帶他要求同來的兩個人也一起受惠。

可是……李天照卻不由自主的發現一個問題。

‘雖然我沒有養寇自重的打算，但這事實對比之下，也讓人頗覺難以振奮。說是多駐守一個月是送功績那般，但如果暗劍王還在，卻是可以更長久的在這裏常駐。如同許多賞罰之間的對比結果那樣，實在是——獎賞對比貢獻總是少，而懲罰的時候幾乎是按抵消了全部損失去計算。’李天照覺得，這樣的賞罰對比，實在不太公正。

簡單說就是，貢獻如果是一百，獎賞是幾個，最多十幾個；而受罰時，則是扣八九十。

‘也許怕我養寇自重的根本原因，不是針對我個人的緣故，而是——這種賞罰對比的感受太糟糕了，連賞罰殿和武王都認為這會缺乏信任的基礎。算了，不想此事，倒是欠的功績得好好考量……’

李天照恐怕快要離開四方之地回去，屆時風刀的債不好回收，在陪混沌之心製造混沌之石的時候，他故意尋風刀說話。

風刀聽懂了他的暗示，於是正午之後，兩個人在四方之地里碰頭。

風刀說他要到大地武王和黃金武王的城裡尋覓合適的目標，然後長期跟蹤觀察，確定下手的時機，本來也需要些時候。

“孤劍你大可放心，等我確定目標，自然會去約定的地方留下信息，你什麼時候看見了過來就是了。”風刀如此說，李天照放心多了。

四方之地恢復了往日的太平，四方的王將們都很高興。

暗劍王為首的暗靈們在這裏引發的風波太多了，死了王將，還有死了混沌之心導致集體損失巨量功績的。

但是，天武王卻未必高興。

但比天武王更不高興的，其實是玄天武王。

尤其是，賞罰殿殿長帶着李天照報功的六塊王將的完好戰印去武王殿時，玄天武王更不高興了。

“好一個孤劍。他要功績，就不惜無視本王的命令！金劍王明明說過，暫時不要動暗劍王！他全了自己的功績，卻壞了四方之地的大好局面！”雲霧中，玄天武王的聲音甚是憤怒。

賞罰殿殿長對此不好說什麼，但他判斷，這也並非什麼壞事。

說到底大地和黃金兩位武王也不會輕易退出四方之地，真逼急了有可能會打，但在此之前，兩大武王大概率是找天武王談判，付出代價尋求和解，即使得到便宜，也是天武王。

所以此事，賞罰殿殿長認為，目前的局面更妥當。只是，李天照的做法上也的確是違背了玄天武王的命令。

“他如此放肆，卻還要用他的能力！”玄天武王長吁了口氣，一吐不快的情緒。

賞罰殿殿長知道武王生氣的差不多了，斥責的是李天照，但其實真正在意的，是眼下急切需要解決的問題，於是就說：“西月武王的請求不可不回應，月落之地的混沌之石產出的半數一直都送了過來，現在風武王招攬了暗劍王為首的暗靈族，利用它們的力量接連襲殺了西月武王三個混沌之心，八位王將，再這麼下去，月落之地就會被風武王佔去，當前最快穩住局面的辦法，就是派孤劍過去支援。他無視武王命令，也該他辛苦贖罪。”

“風武王野心勃勃，交界的那些小武王都被他侵佔了不少，他此番招攬暗劍王，分明是要增加混沌之石的儲備量，作為王將之戰的底氣！你告訴孤劍，這一次，必須积極破敵，只要能徹底消滅暗劍王為首的暗靈族，需要支援都可以調！讓風武王繼續坐大，我們的麻煩也會更大。”

“是！我這就派人傳達武王的指令。”賞罰殿殿長領命退去，要走時，玄天武王又喊住他說：“殺戮千影雲暮煙得到越來越多孤行人邊界村的認可，此事違背常理，你必須調查清楚，看她有何依憑。”

“是！”賞罰殿殿長其實已經在關注此事，而且有初步的消息，據說是雲暮煙有製作萬戰將戰印之能，只是還沒有的切實的證據，他就不能現在回稟武王。

‘多事之年！一個暗靈族，一個雲暮煙，內里還有一把令人不省心的孤劍！’賞罰殿殿長覺得，未來會有更多麻煩事情。

外患令人擔心，而李天照這個最年輕的萬戰將，分明有問鼎最年輕王將的勢頭。

可這，一方面振奮了人心，讓戰士們更有奮勇殺敵的熱情；另一方面，也破壞了原本的穩定，讓越來越多戰士，想當第二個、第三個、第四個乃至更多個‘新的孤劍’。

如果事情繼續下去，賞罰殿就得針對情況，重新計算調整獨功的收益了……

李天照在候王殿。

北風州的州長也在這裏。

霸王劍不在，他沒有特別的功績要報，從四方之地回來后，直接就去都城的府邸了。

賞罰殿殿長帶着功績文書，還有調令回來。

李天照很錯愕，實在不知道，這個西月武王的事情，怎麼需要他們過去幫忙？

“西月武王是自家人那般，孤劍此去，一定要不遺餘力，儘快、盡可能徹底的消滅暗劍王為首的暗靈族，武王對你的表現非常期待！”賞罰殿殿長催促李天照儘快出發，說西月武王那邊的月落之地的情況，刻不容緩。

李天照感覺很怪，懷揣着疑問啟程出發了。

『加入書籤，方便閱讀』

# 第一百五十六章 天下武王

李天照離開之後，北風州州長滿面期盼之色的看着賞罰殿殿長手裡，還沒有展開的功績文書。

他從四方之地回來，功績恰好夠升上王將。

本來暗劍王一行離開了，北風州州長也不能在四方之地留，金劍王卻說武王特許他跟孤劍多駐守一個月。

北風州州長相信，這分明是武王對他的照顧，而今天，就是他升上王將的榮譽時刻。

他也果然升上王將了，北風州州長的人選，也是賞罰殿問了他的推薦。

臨末，賞罰殿殿長還告訴他說：“好好準備！今年的天境有你一份，而且，武王還嘉許你的統領之能，要讓你負責帶隊。”

“武王的恩寵，我必不敢辜負！”北風州州長很是自豪，他，終於是王將了！而且，還是個實際上仍然掌控者北風州權力的王將。“我想申請用功績換肌體恢復年輕時候的強壯，不知道流程該如何？”

“通常王將都是去一趟天境，功績也就夠了。你現在要換，就會導致功績跌落王將，當然也不是不可以，擁有年輕時候的身體，就有的是時間再繼續積累功績，全看你怎麼選擇了。”賞罰殿殿長不便說太多，只能如此隱晦的多給州長一個選項。

至於他如何選擇，將會決定他的命運走向。

可是，北風州州長哪裡知道那麼多？他只當作為實際掌控北風州的州長，又成了王將，集尊貴和權力與一身，地位理當不同凡響。

好不容易當了王將，急於一時半刻用功績換年輕的身體，這樣的選擇，正常也沒幾個人願意。何況，今年去天境的日子又沒多遠了。

“那我就等從天境回來了，再申請。”北風州州長做出決斷，賞罰殿殿長點點頭說：“你是王將，州長的位置就不能當了，必須妥善安排好交接的事情。雖說交接並不急切，但規定是半年以內，千萬不要超過期限。”

賞罰殿殿長這其實是另一個提醒，至於北風州州長是否領會，他也管不了了。

“殿長放心，我早有安排，不出一個月，就能完成交接！”北風州州長很顯然，沒可能領會如此隱晦的提醒。還以為是，日常叮囑他的工作。

賞罰殿殿長就不說什麼了，看着北風州州長的喜氣洋洋，見慣了各種沉浮，殿長最終還是願意帶着些憐憫，但事實上，諸如此類的隱晦提醒，幾乎沒有發揮過作用。

賞罰殿殿長最終不得不認為，人各有命，亦各有運。然而好運終有時，厄運卻能短人命。

北風州州長的未來，賞罰殿殿長沒什麼好奇，倘若說如今有什麼值得在意下的人，那一定是孤劍李天照。一個有運有實力又积極奮進的人，其運可至幾時呢？

四方之地的作為，已然惹惱了武王，此去西月，是能平息武王之氣，還是火上澆油，以至於燒盡了他自己的氣運？

賞罰殿殿長想着，難得的產生了一些好奇，這讓他無聊的日常里，多了一點可以記掛和期盼的東西。

李天照也很好奇。

但他是為西月武王的事情。

從小他聽說武王之間誓不兩立，這一點他早已經知道，並非如此。

可是，武王派人去支援另一個武王，這分明是關係融洽吧？

今天以前，他卻從沒有聽說過。

西月武王是誰？對於他們來說，就是八大武王之外，實力最弱的武王之一。

至於說西月武王的地方是什麼情況，卻根本無從得知。

要知道，武王的領地內，沒有什麼事情，戰士跨境瞎晃被查問，那都是要問責的。

又能如何去了解，遠些武王的事情？

李天照單獨駕馬，經過奪風城時，停留了片刻，見了大刀客他們，叮囑交待了幾句，又去樹林里給玫千戰將留信息。

不，應該是風武王所屬，風殺城的玫城長才對。

讓玫城長跟大刀客彼此不謀面，約定隱秘地方交換情報，顯然才是長久之計，否則李天照這般人總不在，大家的功績都被耽擱，白白錯過了風殺城和奪風城激烈作戰的時局。

李天照經過奪風城繼續往東駕馬奔走，最後又入了山林，走捷徑穿過邊境，沿着風武王和別的武王交界線上趕路三日，終於到了西月武王領地的邊界。

李天照再次確認賞罰殿給的地圖，發現相較之下，西月武王的領地，連玄天武王的六十分之一都沒有。

大小城市一共十六座，環繞居中的武王都城坐落，整體又呈橢圓形態，同時跟六個武王交界，其中交界線最長的就是實力強大許多的風武王。

可想而知，喜悅武王只是邊境上就要維繫多少座如守護城、奪風城那樣的激戰之地，長久的消耗量大，本身土地又小，維持起來，想必不會容易。

李天照到了邊境城市，自保了身份，本來以為還會麻煩。

卻沒想到，西月武王的人對他十分熱情尊敬。

一說他是玄天武王派來的，人還沒查驗清楚身份牌呢，就請了他進城，要他去城長府休息。

李天照就說要早點趕路，還有急事。

查驗身份的百戰將連忙派人去喊了千戰將來，又讓人給準備健壯的馬，還使人去裝好了烤雞給他路上吃。

片刻，千戰將來確認了身份牌，親自騎馬替李天照開路，沿途喊着叫：“玄天武王派來的萬戰將，全都讓開、讓開——”

於是原本滿街走動的戰士，紛紛自發的擠到路的兩邊，目送李天照通過。

看着城裡那些戰士的兵器，李天照覺得材質似乎有些問題，而且他發現，這裏的戰士每人戴護腕之類的防禦裝備，就是一把武器，劍鞘都見不到金屬的，街上的清一色木製，戰鬥力想在必要時候充當棍或者用來招架下兵器，都根本不行。

‘戰士沒有護膝、護腿、護腕以及堅固的劍鞘，對陣的時候，劍鋒着力角度稍微不妥當，就會被人利用這些部位的護具招架兵器，以至於空門大開，極其吃虧！莫非他們的礦物如此緊缺？’李天照暗暗推測着，因為他看戰士們的兵器，也跟之前見到的質地有差別。

離開邊境城的時候，千戰將還安排了以為漂亮的女戰士陪同引路。

但其實，西月武王的地方不大，李天照按地圖也能很快找到，但有人帶路，總是更好。

那女戰士十分积極熱情，神色里的驕傲，分明把這差事視作特別的榮耀。

路上李天照才知道，有個人領路很必要，原來月落之地也在群山之中，而且這裏的山林地帶，山洞特別多，洞連洞的，非常容易迷路。

於是本來以為很快能到，繞來繞去，又鑽山洞，結果到餓了，還沒到。

李天照吃着烤雞時，見那女戰士卻拿着玉米面啃着，目光里，又透着忍着不看烤雞，卻又忍不住的不時打量的糾結。

“一起吃。”李天照撕了一半遞過去，那女戰士連忙頭搖的飛快，拒絕說：“不可以！珍貴的雞肉是特意招待萬戰將的！”

“一個人吃沒意思，我要求你陪着吃。”李天照遞過去，那女戰士一臉感激之色，忙吃了起來。

李天照見她吃完了烤雞，骨頭渣子都嚼碎吞了，手上的油膩也舔的乾乾凈凈，不由好奇的問：“你們食物緊缺？”

“當然呀！但我們在西月武王的領導下，至少還有飯吃，餓不死，比有些武王好多了！當然也全靠偉大的玄天武王庇佑，時常接濟。都說八大武王比風武王還富裕的多，萬戰將平時一個星期就能吃上一次肉吧？這雞是我們城長的，他一個月也就有事才捨得殺一隻，府里也只有四位最讓他喜歡的夫人能夠一起享用，每人分一塊。今天我給萬戰將帶路，可真是太走運啦！還從來沒吃過這麼多雞肉呢！”那女戰士說的眉飛色舞，沒有對慣常苦難的悲傷，只有對此刻幸運的歡喜。

李天照沒體會過這種感覺，他雖然當了許多年孤兒，平時父母也不在身邊。

但因為從小享用父母十戰將級別的物資分配標準，他們村子雖然不富裕，卻也能自給自足至於，按期上繳節餘的物資，他從小沒少過肉吃，即使並不能餐餐滿盤的大口撕咬，卻不至於如眼前女戰士這般。

‘難怪剛才看城裡的戰士普遍都比較瘦弱。相比之下，望天村對他們來說，已經富的流油了吧！’李天照心覺同情。

他看着這女戰士說起西月武王領導下已經很好，以及猜測他是否一周能吃一回肉時的神情，聽着她的語氣。

李天照覺得，簡直就跟他以前以為武王之間你死我活，全天下只有玄天武王偉大公平正義的時候一樣。

“為什麼猜測一周？”李天照不答反問。

“天底下所有的武王的物資都很短缺，玄天武王的領地雖然比我們大好幾倍，但人口也多，就算富裕點，我們的萬戰將聽說兩個星期有一餐肉，那玄天武王的一個星期吃一回也差不多了吧？”那女戰士覺得她的推斷有理有據。

然而，李天照卻不由意識到，這女戰士所知道的信息，就如他過去那樣，是只能知道那麼多錯誤的‘常識’。

“通常十戰將的標準就是早餐二兩肉，午餐二兩肉，晚餐一兩。主食一餐不超六斤。”

“餐餐有肉？主食一頓六斤？”那女戰士聽懵了，簡直超出了她的想像，不由神往，羡慕的簡直覺得，玄天武王的地方完全是幸福這個詞的詮釋！

李天照想的卻是，天下武王，似乎都人為控制信息，讓所屬的戰士們不知道真實。

他以前聽說過一句話，天下烏鴉一般黑，天下武王，難道也都差不多情況？

『加入書籤，方便閱讀』

# 第一百五十七章 月落之地

李天照實在很難相信西月武王領地內的物資缺乏至女戰士所說的程度，他寧可相信女戰士知道的情況只是謊言。

就如，他當千戰將的時候也是不會了解萬戰將里許多事情的。

只是，女戰士所說的萬戰將兩周一餐肉，並不屬於尋常不可知道的信息，至少也該是常例的標準。

若常例如此，西月武王領地里的情況，也已經窘迫的令李天照咋舌了。

天亮之後，女戰士領路穿過洞連洞，又走了兩個時辰，終於見到正常的路。

但在洞口，卻有一群戰士駐守。

女戰士說明了情況，那些人十分高興，當即有一個戰士接替了帶路的工作，因為月落之地不是先前女戰士能去的地方。

那女戰士頗為戀戀不舍，臨末連忙沖李天照說：“萬戰將回去的時候找我呀，我帶萬戰將到處轉轉，有很多好玩的地方呢！”

“如果有閑暇，一定麻煩你。”李天照告辭走了，那女戰士一直目送他去遠。

接替引路工作的也是個女戰士，看起來殺氣很重，屬於不苟言笑的類型。

一路上她都不主動說話，但每每目光相觸時，她仍然會流露出敬重之態。

玄天武王的戰士不知道西月武王的事情，但這裏的戰士卻從小就知道，玄天武王是幫助他們，困難時接濟他們，有重大危機時助力他們的恩人，救星，朋友。

之前引路的女戰士在休息的時候告訴過李天照說，最近，最重大的一次事件，就是八年前西月武王陷入四面挨打的險境，風武王的王將當時尋隙打到了都城，多虧玄天武王派來的王將助力，才化解了危機，後來又派王將幫忙駐守。

而且，那女戰士還說，她在的城市，當時去的是東劍王。

城裡面，後來還立了東劍王的石像，用劍的都以他為尊。

李天照發現，走了出來，才知道更多事情。

大有一種，天地之大，他過去卻只坐井觀天之感。

月落之地，也是類似四方之地的群山中的谷地。

大約是只有這類地形，才容易形成特殊濃度的混沌之氣、並且長久不散的情況。

只是，月落城的規模，卻遠不是四方之地那樣。

谷地半面，依山林地勢，建造的有大大小小的石頭堆砌的半圓堡壘，三處山坡上都有密集的建築群，居中的範圍最大，有一座最高的七層石塔，頂上的瞭望台是石砌的殘月形態，份外醒目。

李天照估摸建築的數量，不由問引路的戰士說：“月落城住了多少人？”

“三十八萬。”那女戰士回答的很快，末了又說：“玄天武王的城市人口一定比這裏多的多！”

“進出月落之地以什麼為準？”李天照很疑惑，這對比太懸殊了，四方之地的玄天城，加上那麼多王將的族眾，一共才幾千人。怎麼月落之地會這麼多人？如此的話，又何必一群戰士守着關鍵路口防備別人未經許可進入呢？

“每年立下了相當標準功績的戰士，才能得到下一年來月落城的榮譽，但大多數只是能來這裏作戰，只有功績三萬名以內的，才可以輪番吸收一天混沌之氣。我今年已經吸收過了，戰印的力量增強了不少！”那女戰士臉上的神色，分明引以為傲。

“這倒是很好。”李天照聽的不由點頭。

四方之地那樣的地方，混沌之氣的濃度高，如果讓戰士可以吸收修鍊，積累的特別迅快。西月武王如此安排，確實惠及了更多戰士。

四方之地那樣，王將才能去，門檻極高，以至於極少數人可以享用。對比之下，確實浪費的很。

知道是玄天武王的萬戰將來了月落城增援，這裏的王將一聲令下，一片山林地帶的戰士紛紛歡呼道：“恭迎玄天武王座下，最年輕的萬戰將孤劍來援！”

如此反覆呼喊，很快成了統一的齊聲。

一時間，群山之中，全是這樣的聲音。

這般陣仗，讓李天照多少有些不適，尤其熱情迎接他的本是西月武王座下的王將，入眼一路看見的臉上，無不洋溢着歡欣，其中有好奇，有熱情，還有敬重。

七層的石塔就叫月落塔，是這裏的主建築，是王將指揮作戰和居住的地方。

最初建造的作用，就是為了方便王將指揮，站在頂上就能看到情況，根據廝殺變化，及時決斷，傳達指令。

月落城主事的王將知道玄天武王的增援要來，早就把塔里收拾妥當了，留給李天照居住使用，又安排了一群戰士，由他挑選了留用。

李天照在塔里詳細了解了月落城和對面圓月城的情況。

圓月城是風武王的地方，以前本屬於另一個武王，後來被風武王奪了大片領地，也包括了圓月城。

圓月城的建築群跟月落城其實差不多，人口也只多不少。

‘人口如此眾多，又沒有四方之地那樣不入城市的約定，我一個人又哪裡能擋得住暗靈們的頻頻襲擊？武王卻只派了我來，分明是只要確保西月武王的混沌之心能穩定製造混沌之石而已。賞罰殿殿長卻說要我积極消滅暗劍王為首的暗靈，在這種地方哪裡能夠辦到！’李天照暗暗皺眉，消滅是沒可能消滅了，本來暗靈就沒有埋伏它們的辦法，這麼多的人口，建築群分佈範圍那麼大，再多一百個他，也沒辦法確保能防備的周到。

“帶我到月落之地看看。”李天照說完，見身旁的兩個王將面露詫異之色，不由奇怪的問說：“怎麼？”

“已經過了正午，這時候進去，混沌污穢之氣會倒吸戰印里的力量，難道萬戰將不知道？”那王將實在覺得這是基本的常識。

可是，李天照聽了只覺得莫名其妙。

四方之地那裡，只是吸收不到混沌之氣，哪裡有被倒吸的情況？

‘難道說，這裏不一樣？’李天照奇怪之餘，就說：“帶路，我一個人進去看看。”

月落之地的混沌之氣異常聚集區域，比起四方之地簡直可以用小的可憐來形容。

直徑就三丈出頭，可以說，在裏面要襲擊對面的人，簡直不要太容易了！發動衝鋒絕技揮劍亂斬，肯定就能奪人性命了。

不過，進去之後，李天照才發現，長久爭殺之下，這裏面也早有防備。

就這麼小的範圍里，中間還壘起了五道石牆，真正擋人肯定是不夠的，為的就是阻礙和預警的目的。

王將告訴李天照說，混沌之心製造混沌之石的時候，也是在邊緣，被鐵桶般保護在中間，還有戰士舉起的兵器作為半面保護的屏障，若非不能隔絕了混沌之氣，兵器牆能做到密不透風。

如此全方位的嚴密守護，讓敵人衝過來也不能直接傷害到混沌之心。

過去月落之地裏面，其實也很少廝殺，因為彼此都傷不起，慢慢也就形成了混沌之氣的彩色光霧範圍內不廝殺的默契。

直到，暗劍王帶領暗靈族們來了。

李天照之前只聽賞罰殿殿長說西月武王損失了八位王將和三位混沌之心，這時候才知道，為了保護混沌之心而死的戰士數量更是驚人，這個数字現在是三萬八千三百六十一，每天還在快速增長。

尤其是最近，為了改變局面，月落城的王將直接率人衝殺，為的就是擠占空間，讓暗靈在相當距離內沒有突襲的條件，因為被密集的人群阻擋。

於是暗劍王為首的暗靈就只能殺普通的戰士，等於是在用許多戰士的命作為屏障，為混沌之心創造製造混沌之石的環境。

但為此付出的傷亡代價之慘重，絕不是能長期承受。

‘混沌之氣的濃度存在差距，暗靈們存心殺人，對於戰印力量低的完全是單方面的屠殺，它們還只是以混沌之心為目標，否則的話，傷亡會更大。’李天照早就明白，戰印存在差距殺敵沒有功績，就是一種避免雙方無謂死傷的合理。但在這裏，才真切體會到屠戮低級別戰印的殘忍。

月落之地的情況如果不能改變，再這麼持續下去的話，主事的王將說不用一個月，這裏的戰士就能全換一輪。

由此可知，他們何以對李天照的到來如此期盼了。

原本西月武王的王將盼的是來更多增援，結果只是來了一個，卻又不敢失望，因為都聽說過孤劍的威名，又聽說他是暗劍王為首的暗靈們的剋星。

然而，剋星這兩個字，李天照實在擔當的有些汗顏。

在四方之地的那次反襲擊之戰，靠的是玄天武王方面王將多。

而這裏……李天照知道，西月武王座下的王將編製總共是三十二位，已經戰死了八位，剩下的又因為這裏的局勢，導致交界的另外幾個武王趁機發動，人手已經嚴重不夠，現在這裏就兩個王將帶頭，中堅戰鬥力是三十多個萬戰將。

好在，聽起來王將少，但萬戰將多。原本兩者的戰印力量只是量的差距，也很少有機會用盡了混沌之氣，也就是戰力是同一水平。

李天照走出月落之地的彩色光霧區域后，他很確定，這裏的混沌之氣濃度也隨時間變化，但跟四方之地是一樣的，至少沒有他能感受到的明顯差異。

唯一不同的是量。

李天照在裏面的時候，彩色光霧都會明顯變的稀薄，也就是說，因為他體印和戰印的吸收，導致區域內的混沌之氣數量減少到肉眼可以觀察出來的程度。

可是在四方之地，上午的時候同時有幾十個王將一起獃著，多時超過一百的總數，卻也見不到彩色光霧變的稀薄。

混沌之氣總量的差距，顯而易見。

但這卻不該有別的影響，那麼，為什麼西月武王的王將卻說，正午之後戰印的力量會被倒吸？

走出月落之地的光霧區域，李天照借了王將和萬戰將的劍查看。

‘原來如此！’

『加入書籤，方便閱讀』

# 第一百五十八章 諸多不同

是的，原來如此！

李天照確認月落之地的混沌之氣濃度沒有異常，他思來想去，就懷疑是戰印的問題。

早先他就發現那些戰士的武器材質不太對勁，跟過去見過的對應級別的劍都不同。

而他跟鑄造師一定人了解了些鑄造材料的事情，雖說只是門外漢的程度，但關鍵的武器鑄造材料的功效和特徵，他是認真記住了的。

‘紋路間隙寬，看似有浮起之象，手摸有凹凸感，灌注混沌之氣時流動雖快卻不均勻，時多時少，混沌之氣停止供給后留存時間短暫……這些全都吻合！’李天照把劍還給那王將，沒說話。

但他心裏已經清楚了。

一定人說過，鑄造兵器需要一種材料，比較珍貴，叫凝氣結晶。在編戰士的武器只需要摻入微量，百戰將級別需要摻入的是十戰將的五倍；千戰將需要摻入的又是百戰將的五倍；萬戰將級別的兵器需要的再多五倍。

一定人雖然不知道戰印的具體，但他說過戰印也是用了凝氣結晶的，而且用的量極大，這點從材料特徵和試氣就能知道。

凝氣結晶如果一點都沒有，就無法聚氣。

倘若凝氣結晶的用量低，就會讓戰印儲備的混沌之氣不夠穩定，太低的話，有些時候會出現散失的情況。有時候為了提升硬度，會適量降低凝氣結晶，採用最低穩定標準，然後加入別的材料，使兵器更堅固耐用。

但這種兵器的缺點就是凝聚的混沌之氣留存時間短，對戰時更容易散溢，自然散失的混沌之氣速度也更快。

李天照確認，西月武王所屬的戰士的兵器，就是這種情況，甚至，比這更糟糕。

因為最低穩定標準的凝氣結晶使用，也不會到這種程度，這應該是比最低凝氣結晶使用標準還更低許多的情況。

‘奇怪，賞罰殿殿長提過，說西月武王這裏的凝氣結晶產量較高，不應該缺少啊！’李天照感覺對這裏的疑問越來越多，於是故作不經意的問起王將。

“是啊，我們的凝氣結晶產出很高！但是戰印消耗量太大，我聽說武王製造戰印的時候，得耗損三倍的凝氣結晶，才能煉化成戰印所需的一點。我們常年廝殺的多，戰印損毀多，凝氣結晶也不寬裕。”西月武王所屬的王將隨口回答，並沒有什麼隱瞞。

但李天照卻知道，這事情，要麼一定人錯了，要麼就是這王將知道的是假信息。

凝氣結晶質性穩定，戰印雖然不確定，但其使用方法來說，根本不需要說額外耗損的事情。

西月武王的領地產凝氣結晶都快趕上玄天武王領地自產的了，如果這裏都不夠用，那玄天武王的戰士就更不夠用。

晚飯的時候，李天照看見端進來的菜，肉類有好幾種。

除了兩個王將，還有八個萬戰將也在塔樓二層的長桌一起用餐。

李天照看食物豐盛，就說：“聽說食材緊張，不必特意鋪張。”

“萬戰將剛來，不敢怠慢。其實也沒有什麼吃的，前線交戰之地，食物供給一直緊張。等將來去都城內城，再請萬戰將好好吃喝。”王將說起這些，李天照順口就問起食物的情況。

這才知道，一來西月武王的領地里礦產豐富，可用耕地少；二來長久以來，大家都當戰士殺敵立功，只有退下去的傷殘從事耕種生產。

明明內里糧食緊張，應該鼓勵生產，奈何外部環境不允許他們修生養息。

如果提高功績，讓大家都去生產耕作，戰士數量銳減，就應付不了頻繁而持久的對外戰爭。

目前的處境是糧食缺少，但若不如此，就是被全面入侵，丟城失地了。

此事沒有解，唯有咬牙苦熬。

要麼是西月武王最終熬不下去，被周圍的武王吞噬，要麼是周圍的武王有熬不下去的，被瓜分了領地。

‘原來不在意奪城爭地的是八大武王而已，旁的武王們卻很在意，只是勝負的根本還是在於武王混沌之氣的儲備，沒有這個作為支撐，城奪了也占不住。’李天照邊吃邊了解西月武王領地的情況。

知道西月武王這裏擁有永生不滅之體的王將數目是有限的，定額只有四位，偶爾戰事特別激烈的時候，才會臨時賜予別的王將不滅之印，就如那時候東劍王對付暗靈時候帶的印一樣。

這裏主事的兩位王將，就都得到了西月武王賜予的不滅之印。

但混沌之心卻沒有。

因為說是不滅，其實戰士使用才有價值。混沌之心如果被攻擊，瞬息間承受的傷害就徹底致命，還是得在武王殿才能復生，毫無實際作用。

王將只要不是遭遇很嚴重的致命傷，不滅之印里的特殊混沌之氣就能迅速助人恢復痊癒，因此實用價值極高。

李天照知道這東西消耗混沌之氣很多，分明是月落之地的處境太糟糕，西月武王不能再損失王將了，才會祭出不滅之印的辦法。

“兩位王將有不滅之印，應該可以重創暗靈吧？”李天照心覺意外，他要有這東西，還真不怕暗劍王了。

“說來慚愧。暗劍王太厲害，混沌光鏡破盡我們的混沌碎片力量，靠近身廝殺，我們二人圍攻，還都被他的風刃接連斬傷，又被他的流星火連續創傷，千殺劍法近身更是厲害，照面能撿回條命都是幸運，我斷胳膊他少了小半截身子，實在是打不過暗劍王！他手下的暗靈也越來越厲害，個個都有千殺劍法，近身我們不是對手，靠混沌碎片的力量消耗也難以擊殺。”王將說著都覺得慚愧，卻也是因為知道千殺劍法厲害，才會對孤劍一個人的到來不敢失望，也不敢小看。

另一個王將滿懷期待的望着李天照說：“孤劍來了就不怕了！需要我們如何做，請儘管交待！月落城的所有戰士，全憑孤劍指揮！”

李天照感覺挺扯的，他一個外來的，萬一對他們有歹心，得了指揮權，故意讓他們送死，簡直不要太容易。

西月武王竟然如此相信玄天武王？

責任重大，李天照更沒指揮過這麼多人，但尋思着他不懂的只要虛心些，多聽這裏主事王將的看法，也就不會出什麼差池。西月武王的人對玄天武王帶着長久的尊崇，他退讓，對方也不會答應。

於是李天照也就不推脫了。

風武王圓月城的戰士和暗劍王他們最近每天都會有動作，李天照知道，明天就必須展開對暗劍王為首的暗靈族的有效反擊，多拖一天，這邊就多死許多戰士。

過去月落之地也還算太平，有爭鬥，卻也不是經常有，而且規模也有限。

現在所以如此猖狂，說到底是暗劍王為首的暗靈族的到來，打破了力量的平衡。

只要能讓風武王意識到，兩邊的廝殺結果是殺敵一千自傷八百的兩敗俱傷，就能迫使對面停戰。

李天照吃過晚飯，由王將和一群萬戰將陪着，詳細了解月落之地附近交戰區域的地形，考慮着如何應對。

說到底，必須集中這邊的力量，有針對性的先重創暗靈族，如果能把暗劍王圍殺了，那就最好不過。

如果不行，那就得讓廝殺繼續下去，設法重創風武王的人，擴大對面傷亡，令其足夠痛了，才能停戰。

兩件事情都不容易，西月武王能調過來的關鍵戰鬥力已經都來了。

李天照本來想着，西月武王如果臨時增加萬戰將的數量，該可以解決戰鬥力的問題。

因為萬戰將對比有一定資歷的千戰將，差距本來就只是一塊戰印。

只有老萬戰將的混沌印力量成熟，跟新萬戰將有差別，卻也不至於太大。

但他尋思着，如果這可以解決問題，西月武王應該會做，不需要他一個外人插嘴，如果沒有這麼做，一定是有他不知道的原因。

地理環境沒有什麼特別有利，相反，山林區域還對暗靈族有利。

於是李天照讓把月落之地周圍的林木都連夜砍伐，又讓在地上多挖些半人高的地坑。

至於砍下來的樹木，則做成滾木之類。地刺之類的陷阱是沒用的，在編戰士的戰印里的混沌之氣，就能形成不受傷害的防護力。

這些東西，月落城的戰士都有經驗，李天照只是一說，王將就說了許多用途。

大晚上的動手砍樹，戰士們都很辛苦，但早一點改變戰場環境，明天就能讓暗靈們少許多有利環境。

‘這簡直就像是讓我想辦法對付一群會千殺劍法的混沌劍客那般！真是太難為人了。’李天照正在發愁，突然有戰士進來報，對王將說，孤行人來了。

李天照不由望過去，那王將連忙說：“孤行人的首領殺戮千影需要凝氣結晶和一些礦物，帶來我們需要的物資和食物，交換過幾次。這次是武王准許他們帶來月落城，用我們需要的物資和食物換幾塊混沌之石。”

這本是內事，不需要對李天照說明，但那王將卻全然那他當自己人那般，末了又說，他去交接一下。

‘雲暮煙是否來了？’李天照想起那張美艷的麗容，不由覺得莫名的歡喜，於是就說：“我可否同往？”

“當然！孤劍請——”那王將答應的很痛快，果然是對他全沒顧慮遮掩。

原本跟孤行人交易的事情，性質上並不好，但或許是西月武王這邊沒那麼多顧忌。

隔着一段距離，李天照看見孤行人里一條穿着紫色披袍的身形，就覺得是雲暮煙。

等更近些了，更是可以確定。

李天照過去時，面掛微笑。

但是，雲暮煙卻似不認識他那般，不見神色有紋絲變化，透着慣常的冷傲之態。

這情形，讓李天照不由的莫名來氣！

『加入書籤，方便閱讀』

# 第一百五十九章 不由自主

‘突然好像不認識了？’李天照暗覺疑惑，卻還沒開口，走在前面的王將就為他們介紹了對方。

李天照於是帶着壞笑，伸手過去，握着雲暮煙的手掌了，卻不及時鬆開，而是熱情的說：“久聞殺戮千影的大名和美名，早就想要認識，今日一見，實在是滿心歡喜，激動不已，以至於滿腹言語，又不知道該如何說起……”

雲暮煙暗暗咬牙，卻又要強作神色紋絲不動，暗暗使了幾回力，都沒能把手抽回來。

她身旁的一個孤行人忍無可忍的呵道：“還不撒手！便宜沒占夠啊！”

“不得對玄天武王座下的孤劍無禮！”月落城的王將頓時沉眉怒目，周圍原本還在跟孤行人談笑的戰士也都紛紛後退半步，拔出兵器，剎時間，刀劍林立，把一群孤行人包圍。

李天照本來是生氣雲暮煙假裝不認識他，沒想到引起這等騷動，連忙鬆開她，又揮手制止說：“大家收起兵器，不要如此緊張！”

西月武王座下的王將這才揮手示意，周圍的戰士們又都收起兵器，那王將又正色對着孤行人說：“玄天武王派來的使者，就是西月武王最尊貴的來客，誰對他不敬，就是敵人！”

那孤行人很是惱火，正待挖苦，雲暮煙卻抬手制止，那孤行人只好把話憋肚子里，越發覺得窩火。

雙方點數了物資，順利完成交易后，王將給孤行人們安排了休息的地方。

雲暮煙還是一副陌路人的表現。

李天照憋的難受，不由暗想：‘不認識就不認識！’

這般各自離開時，李天照後腦勺突然感覺有暗器襲來，偏頭抬手，一把抓住。

卻是一顆小石子。

他扭頭望去，從氣流的變化來看，分明是雲暮煙丟的，只是此刻她已然轉身背對他走着，好似與她全無關係。

李天照想了想，不由會意。

天色更晚些的時候，李天照尋了過去。

也拿石子扔雲暮煙住的石屋窗戶，旋即，就看見她走到窗邊，笑着說：“你這人真小氣。而且還不知道好歹！假裝不認識，還不是替你考慮？我一個孤行人怕什麼別人知道跟你認識？你是玄天武王的人，卻該多點顧忌。”

“我不是會過意了嗎？是我不對，好了吧？”李天照說著，就要翻窗戶進去，雲暮煙卻擋着說：“誰讓你進來了？等我出來。”

“你看看周圍，一大片都是房子，都是人，找個安靜說話的地方得走半天，就近好了！”李天照說著，從窗戶擠進去了。

“你不怕人看見了說，我在乎的好不好？”

“那我再從窗戶鑽出去？”李天照說著，跨一直腳出去，坐窗沿上卻不動，一副不怕人看見似得。

“好！你有本事就這麼坐着。”雲暮煙雙臂交疊面前，也不着急了。

“還是進來的好。”李天照進了屋裡，又手指茶壺說：“我是客人，沒茶喝的么？”

“自己倒吧。”雲暮煙分明不慣他。

“好吧，就勉為其難的接受你的好意，不拿自己當外人。”李天照自己動手，卻發現，倒出來的是有許多白色沉澱物的水，不由詫異問她：“你不喝茶？”

“得了吧，他們這的茶還不如這些沒過濾的水呢。”雲暮煙坐下，單掌拖着臉頰，望着李天照說：“你這人，原來這麼不要臉的嗎？看起來挺正經，放肆起來口頭便宜都占，跟個無賴似得。”

“其實我一般不這樣。”李天照這倒是實話，臨末又說：“不知道為什麼，今天看你裝不認識，就覺得特別來氣。下意識的就那樣了，剛才來時，見着你特別高興，不知覺就放肆了。”

“言語輕浮夸張，聽着一點都不真實，感覺特別不可靠！”雲暮煙很意外李天照會這麼說。

“我實話實說，被你這麼批駁，大有一片熱情被冷水澆頭之感。”李天照喝了口水，發現跟他在石塔里喝的不同，透着異常的氣味，就放下杯子了。

“說的見着我那麼高興，也沒見你去找過我吧。突然偶遇，你這麼說，我當然只能覺得你油嘴滑舌言辭浮夸！”雲暮煙這番話倒是有理有據。

李天照想了想，點頭認可說：“這麼說倒也是，從你的角度來看，是這樣。但我其實想過去找你，卻不知道你平時在哪座孤行人的村子，最近幾個月就完全沒時間，本來以為，要到下次去天境時，才有機會碰面，突然在這裏見到，確實很驚喜。”

“其實、我也覺得挺驚喜的。”雲暮煙掛着微笑，與李天照靜靜對視了片刻，卻覺得有些奇怪的感覺，就連忙打破沉默說：“玄天武王派你來這對付暗靈？”

“啊，是啊……”李天照覺得，剛才對視時候的感覺很特別，很美好，實在是覺得氛圍被說話打破了，不禁有些戀戀不舍。

“既然碰上了，幫你一把吧。不過，我不能用殺戮千影的力量，只能假裝是西月武王所屬的萬戰將。”雲暮煙又解釋說：“孤行人的許多村子在風武王的邊界，雖然偶爾也會接受各方委託的事情，但一般都會避免公然挑明，以免讓武王顏面難堪而跟我們的村子為難。”

“那又何必？坦白說，要有你的殺戮千影助力，風武王那邊一天就會打怕了，但不方便使用的話，你幫忙我還會擔心暗劍王會否傷了你。”李天照實在也不想連累了雲暮煙，更不能牽連了那麼多孤行人。

“少小看人！我就算不用殺戮千影的力量，單論劍法，也未必怕你的千殺劍法，旁人遇上我，怕是少有能走出三招的。”雲暮煙如此自信，李天照不由心癢難耐的說：“你說的我恨不得立即試試了。”

“這可不行，我的劍法不跟人切磋比試，出了就會要人命。”雲暮煙卻拒絕的乾脆，李天照不禁啞然失笑說：“這話以前是我跟別人說的，只是沒有你後半句的猖狂。”

“你以後也可以加上後半句了呀！千殺劍法現在威名赫赫，都知道你手底下有一群會千殺劍法的精銳，而且功績提升的飛快，將來出一些萬戰將時，就是股很強大的戰鬥力了。”雲暮煙這時已經想好了，又說：“明日我帶人走，然後再折回，就說是隨你一起來的。你叫那些王將不要多問，他們料想也不會多嘴。”

“好！不必牽連別的孤行人進來，又能跟你一起並肩作戰，我很高興！”李天照跟雲暮煙聊的高興，都忘了時間。

直到雲暮煙想起來時，才提醒他說：“很晚了，回去休息會，明天還有戰鬥呢。”

“啊！是啊。我先走了，反正你能多留幾天，我們還有時間聊。”李天照雖然不捨得走，但記着天亮后的正事，知道不能耽誤，於是告辭要走。

雲暮煙見他又去窗戶，沒好氣的責說：“有門不走！你真是鑽窗戶好玩么？”

“是挺好玩的。”李天照笑着從窗戶出去了，雲暮煙站在窗邊，看他背影消失在夜色的漆黑，好氣又好笑的關上了窗戶。

雲暮煙獨自坐在屋裡，回想着跟李天照的相遇相識，其實也沒見過幾次，卻因為他這個人的本身的個性，以及總有讓她意外的表現，卻讓她覺得，彼此好像很熟悉，也很信任那般。

其實她也不是閑着沒事，卻願意留下幫他，說是還他之前的相助人情也可以，但這裏的情況也不是非得有她幫忙不可，說到底也還是她願意幫他。

李天照沒這麼多想法，因為，他只是很高興雲暮煙會留下幫忙，如此，能多見面了。

至於次日的戰鬥，雖然雲暮煙說的自信滿滿，但李天照知道暗劍王的厲害，自然就打定主意得把她護好。

於是他沒休息多久，就早早醒了。

李天照握着孤王劍，又試練了幾遍新掌握的技巧。也就是他跟風刀王將交手之後，他在四方之地琢磨練習的技巧。

風刀王將用依附在武器上的風刃力量散溢，主動抵消和破壞混沌碎片力量的攻擊，這手法，讓李天照十分驚嘆。

後來他回了玄天城，每天修鍊的時候，就在琢磨如此運用混沌印力量的可行\*\*\*\*\*\*\*類的東西，倘若沒有特別的奧秘，最難的是初始的設想，其次是探索可行性的實踐運用。

因此，絕大多數情況下，創造總是很難，但模仿卻要容易的多。

李天照在玄天城嘗試了七天，試出了訣竅，又反覆演練嘗試了十天，掌握純熟了。

但他的小風刃力量遠不如混沌風語的強，因此他又琢磨了發揮小流星火和繞劍之雷的混沌印力量，如法炮製，竟也可以。

如此三種混沌印的力量一起運用，雖然還不敢說比得上混沌碎片，卻也不必在面對混沌碎片的力量時，只能迴避或者完全挨打了。

只是風刀王將的這技巧，用於混沌碎片的力量，消耗混沌之氣比較少，但李天照用混沌印的力量，就是在源源不斷的轉化混沌之氣，消耗較多，而且受混沌印力量的轉化效率限制，三種小混沌之力如果一起發動，就會存在再次蓄力需要間隔時間的空檔。

李天照用這技巧，是沒有風刀王將那種，擁有混沌碎片力量的效果好的。

不過，李天照卻很知足了。

他的千殺之力本來也不知道何時才能覺醒，在此之前，能面對混沌碎片的攻擊手段具備相當招架之力，純屬驚喜般的收穫。

天，完全亮了。

月落城的混沌之心吃飽喝足，王將陪同左右，周圍是一圈圈圍成鐵通般的萬戰將。

李天照領着蒙面的雲暮煙在中間，讓她一面跟混沌之心挨着，一面跟他挨着，周圍的戰士也知道不擠着了她和混沌之心，都保持着合適的距離。

月落之地的彩色光霧區域，近在眼前了……

# 第一百六十章 決鬥

一群萬戰將分作兩圈，迅速跑到前面，手裡的刀劍舉起，尖頭對準光霧，隨時準備應對來自前方的攻擊。

內圈的萬戰將的兵器舉起，彼此交錯的擋着混沌之心的頭上，他們的身體則充當防護的人牆。

隨着王將一聲令下，前面的千戰將和百戰將齊齊喊殺着跨入光霧裡，旋即就聽他們說：“一層隔牆安全！”

“二層隔牆安全！”

於是萬戰將們又齊步跨入。

混沌之心仍然被鐵通似得保護着，聚氣製造混沌之石的位置，恰好在剛入彩色光霧的地方。

而她前面，是密集站滿了的戰士。

光霧內外前後左右全是保護她的萬戰將。

享受着這種待遇，混沌之心的滋味卻並不好受。

人牆阻擋了危險，也讓風都吹不進來多少。

戰士們的體味，汗臭，以及持續散發的熱氣，很快讓她也熱的如被雨淋濕了那般。

王將不時拿喂混沌之心喝水，然而，這般情形下，她卻仍然很不好受。

這邊是如此情形，李天照估摸對面的防備也一樣嚴密。

相交於四方之地的混沌之心和王將們日常閑聊的安逸輕鬆，這月落之地實在是太不容易了。

李天照也不由覺得，難怪四方之地的王將都不願意引戰。

李天照在人群里，也覺得悶熱難當，不由看了看身邊的雲暮煙，想到她還穿着披袍，又矇著臉，滋味只比他更難熬，不由暗覺歉疚。

西月武王的戰士們個個滿頭臉都是熱汗，但是，他們的兵器仍然握的很穩，沒有人鬆懈。

因為，他們知道敵人會來，其中還有暗靈族。

近期每天都會戰死許多人，只是今天，他們懷揣着之前沒有的希望和信心。

因為玄天武王派來的支援，孤劍在這裏。

混沌之心忍受着悶熱的煎熬，仍然專心致志的聚氣製造着混沌之石。

因為雙方兩個混沌之心的聚氣，月落之地的光霧濃度明顯變淡了些。

這裏不能容納第三個混沌之心一起聚氣，否則混沌之氣的濃度就不足以製造混沌之石了。

戰士們在等，等着敵人隨時會衝過來。

王將也在等，只是，王將心覺疑惑，按之前的經驗，從開始就要打起來才對。

而現在，混沌之心進來已經一刻鐘了，對方還沒有發動進攻。

光霧裡最前排的雙方戰士的兵器，都彼此相抵，隨時都會演變成慘烈的廝殺。

“孤劍既然來了，何不聊聊。”一把女聲，突然自對面響起。

李天照雖然覺得陌生，但推想不是暗劍王，也是風武王那邊的王將，目的自然是想確認他的位置。

於是他沉默的沖王將擺手，旋即手指比劃示意，那王將會意，就答話：“孤劍喜歡用劍說話，不喜歡浪費口舌！暗劍王要跟孤劍聊，那也簡單，等你衝過來被孤劍拿下成了俘虜時，有的是時間聊天說話！”

“光霧中視線範圍有限，你替孤劍回答的這麼快，他當然就在你身旁。”那把女聲透着嘲弄。

“那你就快過來啊！至於孤劍是提前交待我的話，還是他臨時交待完又走開了，你可以慢慢猜。”那王將不需要李天照再提醒，已經飛快答話。

“孤劍你只會偷襲嗎？有本事今日就在這裏，跟我單打獨斗，決一勝負！”那女聲里透着憤怒，但它心裏，還帶着旁人不知道的顫抖。

它說出來了，終於說出來了！

這個噩夢般的人類，今日該跟它有個了結了！

它們暗靈族在四方之地，孤劍去了；他們被迫離走，來了月落之地才多久？孤劍又來了！

孤劍不除，它們暗靈族就沒有好日子可過！

暗劍王早就已經忍無可忍了！

當時在四方之地時，它就有此打算。

昨日聽見月落城的戰士齊齊呼喊孤劍的名號時，暗劍王就在考慮此事，族裡的暗靈都不同意，唯恐它這個首領出了差錯。

可是，暗劍王卻覺得，它必須這麼做。

這麼久的苦練，改進，調整，它自問沒有道理再怕孤劍。

尤其它如今又得到了風武王給予的萬戰將戰印，加上它本有的強大力量，如今它的劍力，簡直就是所向披靡，就算被招架了，也是輕鬆連劍帶人一起斬成兩截。

孤劍再厲害，也是人，也是萬戰將，沒道理能夠擋住他的多種混沌碎片力量，更沒道理承受得起他的劍勁！

暗劍王大膽的決鬥邀約，剎時間點燃了風武王所屬圓月城的戰士們的情緒。

許多聲音齊齊高喊了起來：“決鬥！決鬥！決鬥！決鬥！決鬥！”

月落城這邊的戰士們不等王將發話，也不甘示弱的叫喊起來了：“決鬥！必勝！決鬥！必勝！”

李天照本來沒打算答應，他的計劃本是找機會合擊暗劍王，他決鬥做什麼啊？

可是，他卻發現，身邊的王將和萬戰將們都是一副振奮不已的神色，還說：“太好了！正愁沒有機會收拾暗劍王，它自己送上門來讓孤劍殺！解決了他，事情就好辦了。”

李天照張了張嘴，剛想說話，卻聽另一個王將說：“孤劍必勝！”

李天照突然想笑，這意思，連兩個王將都沒想過，他會不會接受這個問題咯？

但李天照卻不想被綁架，還待說時，突然被雲暮煙扯了把，他不由附耳過去，就聽見她說：“這類武王的戰士都崇武，沒有提出決鬥不答應的事情。跟他們說什麼沒必要之類的話都沒用，你只管答應，有機會我就夾擊暗劍王，殺了它后我承擔攪亂決鬥的罪責，你就假裝斥責，把我趕走就好了。”

“……”李天照向來有主見，自然不願被西月武王的人替他做主，但云暮煙如此說了，他哪裡還會說不，於是就喊話道：“我接受你的挑戰。不過，混沌碎片的力量影響太廣，容易誤傷，此刻人又擁堵分不開，等正午之後，就在月落之地里決鬥！”

“好！”暗劍王大喜過望，覺得孤劍簡直猖狂的沒邊了，在月落之地里決鬥？

彩色光霧的遮擋下，視線那麼差，它們暗靈族不在乎，人卻很在乎。

簡直是給了它極大的優勢，哪裡還有不答應的道理！

月落城和圓月城的戰士又都紛紛高喊了起來，振奮之態，好像決鬥的是他們自己那樣。

震耳欲聾的聲音，持續了許久，彷彿誰先停下來，誰就輸了；誰的聲音太小，誰也輸了那般。

李天照感受到了濃重的習慣差異，玄天武王的決鬥基本都出現在戰士之間的切磋比試，敵我雙方通常沒人喊這話，喊了也許少有人會答應，即使不答應也沒人覺得有什麼。

可是在這裏，決鬥似乎根本沒有拒絕的選項。

李天照不由心中一動，問前面那幾個王將是怎麼死的。

然後被答曰，三個死於決鬥，剩下的是在混戰里被殺。

那王將又很羞愧的說：“暗劍王我們實在打不過，只能承認他比我們厲害，真是可恥啊！”

“……”李天照無話可說了，他剛才就在想，暗劍王會不會不止一次主動提決鬥？

顯然，對於這裏的戰士來說，拒絕決鬥就意味着公開承認對方更強，從此就在實力上低了對方一等，這是他們難以承受的羞辱。

‘我來支援的，才不陪你們鬧。單挑打的過最好，打不過還有雲暮煙夾擊，弄死暗劍王了她能早點輕鬆，我也早點回去。’李天照卻不覺得這有什麼。

明明大家都知道，混沌碎片的力量在某些時候存在優勢，在這裏打今天你強，那裡打又成了我強勢些，這不是很正常的客觀現實么？

混沌碎片的力量如此，混沌印的力量也如此，個人的本事也有長短，一樣存在適用性的限制，哪裡有爭長論短的基礎？

殺敵就是設法殺敵嘛，把決鬥看的那麼高，他實在覺得沒什麼實際意義。

兩邊的戰士還在竟比聲高的呼喊。

李天照本來以為喊一會就好了，但已經很久了。

戰士們的嗓子快不行了，就有周圍的人接力，月落城這邊是這樣，圓月城的戰士也是。

竟然真準備喊到正午似得！

李天照開始還想着，這有必要嗎？

卻看見被保護在中間的混沌之心精神抖擻的沖周圍的萬戰將喊說：“你們幫忙啊！聲勢可不能輸給風武王的人！”

於是一群剛休息沒多久的萬戰將們也都扯着嗓子喊了起來。

“孤劍！必勝！孤劍！必勝！”

臨近戰士的目光里，透着無比的自信，全沒有認為李天照有可能會輸似得。

看着周圍的目光，聽着原本覺得有點吵，這時卻被感染，以至於莫名感動的持久呼喊助威的聲音……李天照不由覺得，也許這些情況都不明智，然而，月落城戰士們的熱情，此刻卻碾壓旁的一切評判標準。

雲暮煙拽了李天照一把，然後，也扯開嗓子喊着：“孤劍！必勝！”

末了，又眉目含笑的望着他，催促示意，李天照也就跟着高喊：“孤劍！必勝！”

喊完，他又覺得好笑。

他給自己助威打氣，而事實上，他哪來的必勝道理？

不過，現在李天照覺得這些根本不重要。

他陪着雲暮煙，跟月落城的戰士們一起，有節奏的齊聲呼喊。

他們喊完，圓月城的戰士們又齊聲呼喊。

倘若這些聲音可以化作浪，那必然是此起彼伏，接連不斷衝起半空的海嘯巨浪！

兩邊的戰士真的喊到了正午時分。

今日，雙方沒有廝殺。

只有助威的持續呼喊聲的較量，然而直到正午，也分不出到底是哪邊的聲音更具威勢。

正午時分，混沌之心被萬戰將們保護後退，兩邊的萬戰將和王將在月落之地的光霧外站着，後面是密密麻麻的戰士。

樹下，樹上，都是人。

一些樹都被上面的人壓彎，索性又被人當做長凳，坐上去了更多。

即使離的遠的根本看不清，但人都圍着，漫山遍野。

但其實，他們都看不清楚。

因為李天照和暗劍王雙雙走進月落之地的彩色光霧裡。

『加入書籤，方便閱讀』

# 第一百六十一章 不動

雲暮煙在光霧之外，李天照進去前，她說：“有機會了就喊，我夾擊。”

“如果需要動手，你儘管循聲進去攻擊，我會立即後退，不必擔心會誤傷。”李天照走進光霧裡，他本來沒想過單挑決鬥，但答應之後卻沒有無謂的去後悔。

他一直在思考如何贏。

他希望不必讓雲暮煙出手，因為他不想挫傷月落城這麼多戰士們的信心。

這些無條件堅信他會贏，不願落了聲勢，助威喊了一個上午的戰士們最希望看到的，就是他在決鬥中取勝。

但是，他如何贏？

李天照主動提出在光霧區域決鬥，一是因為他也可以不在乎彩色光霧的影響；二是正午之後的混沌之氣他吸收的速度飛快，續戰力方面有很大的優勢；三是越廣闊的區域，他就越容易被暗劍王拉開了距離用混沌碎片打。

暗劍王絕不會輕易跟他近身交戰，李天照如此推測。

那麼，他如何贏？

只靠他混沌印的力量，跟暗劍王的多種混沌碎片之力完全不在一個層面。

‘暗劍王有混沌風行，進退自如，即使我不願意也會被它控制距離使混沌碎片的力量攻擊……今天要贏，只有讓它失卻這立於不敗之地的優勢，我若不能迫使他放棄，那就只有讓它自己願意放棄。如此，只有一個辦法而已——’李天照拔劍在手，衝著光霧那頭，故作傲慢的說：“最近又練了什麼本事，儘管使了我看看吧！”

“孤劍！必勝！孤劍！必勝！……”

這句話完全符合、甚至超出了月落城戰士們的預期，犹如是勝利的宣言，剎時間又點燃了他們的激情，於是，漫山遍野的呼喊聲，又再爆響。

圓月城的那些戰士心急如焚，奈何眼下是孤劍的話氣勢逼人，暗劍王又還沒有相當力度的回應言語，他們空有不甘示弱之心，卻又喊不出來。

月落城這邊，萬戰將們保護着的混沌之心也在放聲呼喊，頭臉臨時擦洗了把，久積的汗塵被抹去，亮麗了許多。

雲暮煙站在人群之前，距離光霧僅一步之遙，比別人都站的近。

這般熱鬧，讓她也覺得新鮮。孤行人村子里有時候也很鬧騰，卻哪裡有如此多人聚集一起的規模？

只是，這熱鬧的代價，是光霧裡即將展開的廝殺。

雲暮煙閉上眼睛，靜下心，用全部的感知，去捕捉光霧裡傳出來的一切信息，尤其是混沌之氣的變化。

她不知道李天照為什麼選擇在月落之地里決鬥，但她相信，一定有理由。

有什麼本事，儘管讓他看看？

暗劍王咬着牙，原本努力維持的平穩自信，因為李天照這猖狂的話，剎時間被狠狠砸了一下，以至於猛的顫動，繼而化成了恐懼、又被它強壓下去，成了屈辱的憤怒，迅速蔓延了開去！

暗劍王覺得手臂在疼……它想起初生於天地之間，被三色劍光斬擊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

對死亡的本能恐懼，一直煎熬着渴望生存的它，它瘋狂的攻擊，瘋狂的揮爪，可是，一次都沒有打中！

它一直在挨打！

而這個恐怖的孤劍，卻又不殺它，而是用微弱的傷害，反覆不斷的施加在它身上。

兩萬三千劍！

他孤劍那麼厲害，當時早可以殺了它吧，卻故意貓捉耗子那般戲耍，用微弱的傷害足足斬了它兩萬多劍！

殺人不過頭點地，可孤劍，卻是個以虐殺為樂的恐怖人類！

暗劍王握劍的手，因為恐懼轉化的憤怒而握的更用力，它壓抑不住胸膛里隨時會爆炸的情緒，猛然一聲暴喝，隔空揮劍便是一道風刃斬了出去！

“在暗靈族面前！你這個變態憑什麼猖狂！”

丈長、兩尺寬的白色風刃，嗖的一閃飛了出去，頃刻間就接連斬開壘砌的幾道石牆！

但不論風刃的速度有多快，氣流永遠被推的更快，就如人在水中推掌，水流總在之前。

所以，李天照迅速旋身錯步，巨大的風刃就從他身旁一閃掠過，飛出光霧之外。

好幾個萬戰將都隔着相當距離，就是怕被混沌碎片的力量殃及池魚，這時幾把劍一起揮動，剎時間把風刃給擋住。

只見白光爆散，一時間化作朦朧的帶狀，緊接着又迅速淡去，消逝。

月落之地裏面，暗劍王一劍斬出，原地旋身之間，第二劍又隔空揮出，這一次，是直徑丈長的流星火！

巨大的火球，呼嘯着朝李天照飛射過去。

月落之地里的距離有限，如此直徑的流星火，難以完全避開。

李天照也根本沒打算躲避，感覺到火球過來，他暗暗凝神，懷揣着不確定的緊張，揮劍出去！

‘今日勝負，怕就取決於眼前了！’

李天照將體印和戰印的混沌之氣盡可能的引入額頭的混沌印里，剎時間，小風刃，小流星火和繞劍之雷全都一併被轉化，發動！

只見李天照的孤王劍上，被白、紅、藍、金的四色混沌之氣光芒包圍，隨他劍動，一起刺入迎面飛撞過來的巨大火球里。

‘爆！’李天照暗暗一聲大吼，驟然發動學自風刀王將的技巧，主動把劍上的混沌印轉化的、類似混沌碎片之力特殊濃度的力量，全部朝外散溢。

巨大火球，呼嘯而過。

掠過了李天照，又從彩色光霧裡飛了出來。

雲暮煙擔心的睜開眼睛，卻看見飛出來的巨大火球中間，多了一團空白。

一個王將和幾個萬戰將連忙合力擋住流星火，以免飛到後面誤傷了人，這樣的流星火爆散開來，直接能燒死一群百戰將和十戰將。

光霧外面圍觀的戰士們，都因為看不到裏面的情況，一個個都心急難耐的猜測着裡頭的狀況，更不知道孤劍既然沒有擋住流星火，是不是遭受了創傷。

只有角度關係，部分在前面的萬戰將看清了火球中間彷彿留了安全的通道那般。

光霧區域的李天照的心情，很不錯。

‘成功了！’李天照的心放下了一大半。

今天他要贏，只有四個字——虛張聲勢。

而這，卻又必須建立在他能應付流星火的基礎上。

學自風刀的技巧，讓他通過主動散溢混沌印的力量，迅速破壞流星火的結構形態，只是，因為混沌印的力量有限，並不足以破壞體積巨大的流星火火球，只能在中間破毀出一團空白，卻也能夠保護李天照不受大的傷害了。

‘流星火殺傷範圍大，但發動間隔時間比混沌印的小流星火還長一點，如此混沌印專門留着應付，風刃全靠迴避，妥當了！’李天照信心倍增，繼續沉默的挪步旋身，又一道風刃自他頭頂上飛了過去。

風刃的發動頻率更快，倘若縮小風刃的長度，還能形成附於劍身的持續性殺傷。

暗劍王不斷旋身揮劍，一道道風刃，一次次朝着它感知中的人形飛射過去！

可是，落空，落空，還是落空！

這感覺讓它異常憋屈，又憤怒。

因為它想起剛成形時候的遭遇，它所有的反擊，最終都是落空、落空、落空……知道虛弱不堪，驚恐逃命。

它討厭這種打不着人的落空感覺！

尤其是面對孤劍的時候！

一道道風刃飛出光霧之外，萬戰將們合力抵擋，不一會，又是團中空的巨大火球飛沖了出來。

於是在外面觀戰的王將和萬戰將們，竟然一時停不下來。

雲暮煙原本以為她很快就要出手，卻沒想到，一會功夫，飛出來的風刃都有三百多道了，流星火的火球也有十多顆了。

而這些火球，沒有一顆完全在裏面爆發似得。

那就是說，李天照有手段應付流星火，並不是靠消耗巨量的混沌之氣硬挨。

‘他沒有混沌碎片的力量，怎麼應付的流星火？’雲暮煙百思不得其解，又覺得，李天照總是給她意外，眼前，也是如此。

但其實，光霧裡的李天照並不算輕鬆。

他還是在消耗混沌之氣實現的自保，只是比起被流星火引爆而言，代價小的太多。

他覺得火球飛過去，卻被他的混沌印力量破壞出中間的空白，以至於確保他不受創傷，這結果跟東劍王那次用小光鏡應付流星火的時候很類似。

‘倘若不知道的人，還以為我有小光鏡之能吧？風刀王將看見，卻要氣的噴血，勢必很快察覺，我是學了他的本事來用。’李天照又一次破壞了飛過來的流星火中間的區域，形成一團空白，流星火飛過去后，他卻安然無恙。

他已經這麼被動的承受打擊好一會了，卻沒有說話，也沒有去攻擊暗劍王的意思。

光霧裡，暗劍王還在旋身揮劍，一道道風刃，不斷的飛射出去。

這時，它突然咆哮着吼道：“來啊！孤劍！你怎麼不過來啊！”

‘終於等到你急了！’李天照還是動作盡量簡單的錯步，旋身，迴避風刃，故作不以為然的笑道：“我在等你這些無聊的把戲什麼時候玩夠！憑這些手段，你想打敗誰啊？”

風刃，突然沒在飛過來了。

李天照所以不進攻，不動，為的就是虛張聲勢，他等的，就是暗劍王發覺用風刃和流星火不能擊敗他而心急的時刻。

現在，暗劍王顯然以為，李天照是能對付他混沌碎片的攻擊手段。

倘若如此，持續消耗下去，根本不知道多久才有結果。

暗劍王握着劍，又覺得胳膊在疼……

“你以為，我不敢跟你廝殺？”暗劍王握着劍，說話間，已經邁步前行。

“玩夠那就來吧，看你一直苦練千殺劍法也不容易，今天給你個贏的機會，你靠劍能走過二十招，今天就算你贏了。”李天照口出狂言，但其實他自己心裏清楚，二十招如果還分不出勝負，他今天就沒什麼可能取勝了。

那意味着，他的千殺劍法的速度，不足以積累出相當的優勢。

而他故意說狂妄的話，本身又能讓暗劍王在二十招內不用流星火和風刃。

這才是他處心積慮等待的勝算，也是今天，唯一不靠助力取勝的機會。

“二十招？哈哈——你能受得起我一劍嗎！”暗劍王憤然揮劍，旋身朝着李天照斬了過去。

『加入書籤，方便閱讀』

# 第一百六十二章 一劍穿心

暗劍王自知它原本的力量就強大，現在又有風武王賜予的萬戰將戰印之力，劍勁之威，遇到的王將和萬戰將沒有能擋住的！

在絕對優勢的力量面前，就算他孤劍的千殺劍法比他快一點，又能如何！

劍光，環繞它身體周圍，只見混沌之氣的光芒，卻不見有風刃和流星火飛出來。

暗劍王果然接受了李天照的二十招之約。

雖然李天照可以勉強在流星火面前自保，但近身纏鬥時頻頻飛出來風刃和流星火，毫無疑問是很大的麻煩。

這二十招之約，就是替他減少麻煩，讓勝負與混沌碎片和混沌印無關。

暗劍王揮劍沖了過來，氣流的變化，讓李天照清楚的知道，奔過來的敵人的身形變化情況，以及劍光的軌跡。

暗劍王確實很用心苦練，倘若它能知道千殺劍法的真正奧秘是找尋每一劍中那條最完美的曲線，一定會比現在更厲害。

可是，它不知道。

而且，它面對的是李天照。

李天照練成曲線劍后，還一直苦苦反覆修鍊，追求着每一劍都能把握那條最完美的曲線。

因為他一直都有個假想敵，設想中殺死他母親的那個人的曲線劍法更厲害。

曲線劍與曲線劍相遇，拋開別的因素，爭長短就看誰能把握最完美的曲線，又或者是距離最完美的曲線更接近。

誰的身法和劍的軌跡更接近最完美的那條曲線，誰就能掌握速度優勢。

李天照從不怕遇到另一把曲線劍，他甚至在報了殺母之仇的時候覺得有些可惜，那麼多年的假想敵，竟然從開始就不曾存在。

現在，他遇到的是另一把曲線劍，陰差陽錯促成的暗劍王的劍。

李天照幾乎不靠眼睛，全憑感知把握氣流的變化。

暗劍王的劍過來時，他旋動的身形恰好避開了，而他的劍也斬了過去。

劍光，斬開了暗劍王緊緊裹着身體的戰衣，留下一道紅線。

落空！

又落空了！

暗劍王一聲咆哮，順着前沖的旋動之勢，繞身二度揮劍。

‘她的身法轉動勢頭快的不太尋常，是身形帶來的重心因素吧？’李天照不由懷疑暗劍王選擇女性，就是為了獲得這種優勢。‘如此一來更利於攻勢，倒也符合它戰鬥的風格。’

兩團旋繞的劍光，瞬間交擊之下，維持着更快的轉速，再次飛閃交錯而過。

李天照的感知中，只有那條不可見，不可觸摸，但他卻清楚其存在的——最完美的曲線。

他旋動的身法，步走移動的動作變化，以及手臂的擺動，全都在這個瞬間的軌跡，全都在追求這各部位的最速曲線，而這些所產生的增力，又極盡可能的全傳遞到劍上。

劍划動的軌跡，在這一刻，就如平素反覆修鍊的時候那樣，自然而然的極接近那條最完美的曲線。

而暗劍王的劍在決定目標的時候，李天照已經可以預測到劍光的軌跡，以及落點。

於是這第二劍，又一次從李天照頭頂上揮空了過去。

而李天照的劍則在它左臉頰上又留下一道紅線。

落空，又是落空！

暗劍王那根深於意識里的恐懼，又似要刺激的讓它發抖的時候，又被它強行化作了無窮的憤怒。

“殺了你！”暗劍王竭盡全力的揮劍，自問這一擊，是它反覆苦練調整，琢磨比對之後，極其得意的、用於實戰最快的一個劍招！

第三劍，劃過李天照俯身的背後上方，而他的劍又在暗劍王的大腿上劃過一道淺痕。

暗劍王對於苦練的千殺劍法的自信，徹底無法維持，它下意識的承認了一個事實，它沒辦法比李天照更快！

於是恐懼，於是憤怒。

於是，它把劍揮動的更快、更急，劍勢的目的已經不是殺傷李天照了，而是務求攻擊他的身體，迫使他無法迴避之下與之拼劍！

暗劍王覺得，只有劍勁，它只能靠力量破李天照的劍！

如此一來，暗劍王揮動的劍捨棄了攻擊李天照的頭頸作為目標，而是選擇身體中間的位置，目標大，要迴避的話身法動作也需要更大，甚至還得被迫退避才能夠完全躲開。

第三劍、第四劍，李天照退避中隨意揮動，沒有傷敵的機會，只為封鎖暗劍王的移動空間，不讓它有機會攻擊他當時最不好防備的空處。

第五第六劍時，李天照從側面避過暗劍王的劍光同時，在它身側、背後又劃過兩道劍痕，卻都不深。

暗劍王也不顧此刻‘坦然相對’的窘迫，它眼裡也沒有這種難堪的認知存在，直管憤怒吼叫着喊殺的話。

可是劍光，還是落空，落空。

‘為什麼還是打不中！為什麼只想拼劍也打不中！’暗劍王越發的恐懼，也就越發的憤怒，它憎惡落空，更憎惡面對李天照時攻擊落空勾起的可怕回憶。

尤其此刻，身上的划痕，彷彿又回到當初那樣，好像李天照又在貓捉耗子虐傷它取樂似得。

理智告訴它，這一次不是這樣。

但寄望的陰影又讓它不由自主的勾起恐懼，於是只能轉化成憤怒去應對這種恐懼。

直到第十五劍，暗劍王還是沒碰到李天照。

它身上不斷添傷，但傷痕都淺，全不至於影響了行動，這樣的傷勢除非數量極多，否則都決定不了勝負。

第十六劍。

李天照又一次在旋動中，與暗劍王錯身而過。

這一次，他的劍本有機會斬斷暗劍王的左臂。

但他心存顧慮，沒有那麼做。

‘斷它左臂不足以制勝，她重傷之下一定會發動混沌碎片的力量，不顧一切，反倒會失去殺她的機會。’李天照念頭轉動，剩下的劍招約定數目已經不多，他必須儘快尋求理想中的勝機。

‘他的劍始終攻我身體，好幾次都明明不會有收穫，卻還是要斬過來，好像目的是斬着我的劍，看來它想靠劍勁一擊震飛我的兵器決定勝負。眼下要解決它，也只剩這個機會了！’李天照暗下決心，旋身中左手按了按身上那把，一定人贈送給他的波浪形劍身的兵器。

第十七劍時，暗劍王突然看到希望，剎時急速揮劍過去！

果然，李天照的劍划傷了她的腿，但卻要被迫變化身法回劍，否則就會面臨擋不住暗劍王這一劍的危境。

但暗劍王清楚的肯定，這一劍，李天照來不及躲開了，必須要招架才能應付！

下一個瞬間，回劍的李天照旋身中，也果然變劍為豎立，轉動着撞向暗劍王斬過來的劍光，意圖招架擋開。

這一刻，暗劍王心花怒放，一時間心情都春暖花開。

它終於等到了！

等到反敗為勝，一劍定乾坤的時刻！

它擁有的戰印力量，加上本體的強悍力量，合擊之下，沒有一擊不能斷劍斬人的道理！

飛旋的劍光，夾帶着暗劍王所有的恐懼，所有的憤怒，所有的期許，所有勝利的喜悅，以及所有的過去，狠狠斬上那把豎立着的孤王劍上！

‘這劍之後，從此永別！’暗劍王的臉上，不由自主的掛上了笑容。

這個可怕的人類，終於要從世間消失了！

劍與劍的碰撞之下，爆開的混沌之氣能量異常澎湃，頃刻間朝兩面和上空急速散溢了開去。

光霧區域之外觀戰的戰士，突然看見竄出來的金紅和彩色混沌之氣的光霧，與之同時又聽見平地炸響的驚雷之聲！

周圍群山都在瞬間為之顫動，一些山石在震響中剝離滾落，壓倒了一些戰士，嚇的下方戰士紛紛退避，卻又發現避開不能，於是只能許多人一起發力，硬頂滾下的落石。

月落之地彩色光霧區域外的一大片地面，剎時間形成龜裂。有戰士縫隙望下去，只有漆黑，竟然不知道有多深。

這一擊的碰撞震力，竟如此可怖。

觀戰的王將和萬戰將們，無不暗暗驚駭。

距離光霧最近的雲暮煙，感覺到撲上額頭的一陣勁風之力，又看了地面龜裂的狀況，不由暗想：‘都是雙印，簡直就成了武王對劍了。’

光霧裡交戰的雙方，卻不知道劍劍相撞之下，對外面破壞的情況。

李天照只是清楚的看見，孤王劍的劍身上遍布的裂痕。

‘暗劍王的是混沌之石造的劍！’這是他事先沒有想到的，暗劍王加入風武王座下沒多久，怎麼就有這樣的武器？

可是，李天照卻不及多想，在擋住暗劍王的劍同時，順勢旋身，把它的劍推開，又在旋身前進的時候，闖入暗劍王前伸的一臂之內距離。

波浪劍身的兵器，被李天照另一隻手握着，灌注他全部力量，一閃刺進暗劍王的心口！

李天照故意給暗劍王看到拼劍的機會，只是他也沒想到，被混沌之石鑄造的武器擊中，加上碰撞的力量太強，竟然會在一擊之下就對劍造成那麼嚴重的破壞！

李天照眼裡的嚴重，在暗劍王眼裡卻是失敗！

它苦苦等待的，就是拼劍機會。

結果等來的卻是陷阱，是絕望。

它的劍勁，只是面對李天照佔據優勢，卻根本沒到能決定勝負的程度。

這一劍，不但被擋了，還導致它自己把身體暴露，以至於毫無閃躲招架的餘地，就被一劍貫穿了心口。

“第十八劍。”李天照如是說著，握着劍的手上，力量絲毫不減，直抵着暗劍王的身體不斷後退，不讓它有立穩抵抗的機會。

而他另一隻手握着的孤王劍，又順勢一提，斬斷了暗劍王握劍的右臂。

勝負已分，而他今天，一定要徹底解決暗劍王這個禍患！

# 第一百六十三章 戰士之勇

“啊啊啊——”暗劍王極力掙扎，身體卻還是被一路朝後推動，它只感覺身體里的力量飛快外流，失去了劍，沒有了戰印的力量，它更覺得虛弱了一截。

它要死了？

這念頭，讓它恐懼，於是奮力抓着李天照的手往後推，卻力量不足，最後只剩下驚恐絕望的大喊。

“首領！”光霧外，一群暗靈族驚覺不妙，紛紛拔劍衝出去！

一個暗靈揮劍衝過來，揮動的，也是千殺劍法，分明是暗劍王調整過的招式，已然比尋常的劍路迅快的多。

可是，那暗靈投鼠忌器，又不能發動混沌碎片的力量。

李天照眼看那暗靈過來，開始裝作沒有察覺，等到近身的時候，猛然轉動，拿暗劍王的身體當盾牌撞過去！

那暗靈收劍不住，還是在暗劍王背上劃了一道，下一個瞬間，胳膊就被李天照的孤王劍斬斷。

一時間，接連不斷的衝過來一個又一個暗靈。

李天照控制着暗劍王，不斷旋動中，拿它的身體當盾牌，另一手握着的孤王劍接連不斷的斬在過來救援的暗靈身上。

風武王所屬的圓月城戰士們，眼看着暗靈族的衝出去，一時間都猶豫難決，不由面面相覷，最後都看着萬戰將，萬戰將們又看着王將。

決鬥不該被第三方干擾，暗靈族們這麼衝過去，顯然不對；但暗靈族現在需要助力，他們又應該去幫忙，於是就都感到為難。

一個又一個的暗靈，或是胳膊，或是身體，接連被孤王劍斬中，一會功夫，全都成了重傷號。

若非暗靈本體的緣故，它們此刻連人形都難以維持，可是，卻一個都沒有逃跑。

反而不管不顧的一起衝上前，想要抱住李天照的胳膊腿及身體。

奈何一個個都被李天照拿暗劍王砸倒、撞開，於是只能一個個的抓住暗劍王的身體，意圖強行把人奪回來。

一群暗靈族們個個負傷，唯恐暗劍王在李天照的劍下支撐不了多久，一個女暗靈族突然急切呼喊道：“決鬥認輸了！認輸了！你們快來幫忙啊！”

認輸了？

圓月城的王將頓時一個激靈，決鬥有了勝負，那就沒什麼好想的了，當即一聲大喊：“殺了孤劍！”

剎時間，黑壓壓的人群蜂擁而至。

但是，月落城的戰士們可不是木頭，他們原本看見暗靈族去攪局，就有些為難，聽到暗靈族叫喊說決鬥認輸了，王將當即帶頭高呼：“殺殺殺！殺光暗靈族！”

兩面黑壓壓的人群，衝撞在一起，各色兵器奮力揮動，只管殺敵。

兩邊戰士的戰印顏色，一頭淡黃顏色，另一面是白色，隨着兵器揮動起來，成了這兩種顏色化成的起伏光浪那般。

雲暮煙第一時間衝到李天照身邊，替他守着一邊，只見她兵器揮動，一擊下去，也不管別人是否招架住了，只要敢擋的，立即劍斷人亡。

縱使兵器和人隔了距離，雲暮煙斬斷兵器后夠不着人，劍勁的強大衝擊力也壓的那人吐血跪地，重傷的難以站起。

這還是風武王所屬的萬戰將的下場，至於那些衝過來的千戰將，根本是一觸即倒，能僥倖活命的都是偶然。

一會功夫，雲暮煙陪着李天照，衝過的路上，都是斷了的兵器，還有殘肢，又或者是跪地不起，嘴裏吐血不止的重傷號。

李天照的波浪劍一直插在暗劍王心口，可是，暗靈的本體才是生命之源，身體的死亡並不是真正的斃命。

儘管李天照不斷施加力量，但想耗盡暗靈本體的混沌之氣，顯然不是片刻之間能夠辦到。

“擋住孤劍！”圓月城的王將在高處揮劍下令，立即有戰士悍不畏死的挺劍縱身躍了過來。

飛撞過來的時候，嘴裏是喊殺的吼叫，充血的眼睛里透出來的是瘋狂。

雲暮煙的劍，一下接一下的把連人帶劍撞過來的戰士斬的凌空分開，劍勁又把他們帶的拋飛了開去。

這些戰士有百戰將，有十戰將，有在編戰士，偶爾也有千戰將。

明明是飛蛾撲火般的送死，他們卻還是一個接一個的縱身撞過來。

如此的，悍不畏死！

這樣的戰鬥，李天照過去根本沒有經歷過。

幾個暗靈使勁的拽着暗劍王，有萬戰將勸它們說：“救不活了啊！”

“還有救！”暗靈族不及解釋，也不能解釋。

風武王對人說，他們是暗靈族，來自遙遠的海上孤島，擁有過人的力量。

那萬戰將感覺暗劍王是沒救了，但聽暗靈族這麼說，又看他們不顧一切，就呼喊着說：“幫忙！把暗劍王拽過來！”

附近的萬戰將們紛紛搭把手，都是拽着暗靈奮力往後拉，卻見暗靈們被孤王劍斬開的身體，還離奇的被黝黑之物連接着，斷而不離，不由都覺得驚奇。

卻也有一些萬戰將暗暗疑惑，因為他們曾見過混沌暗靈，只是沒親眼見過暗靈侵佔人體。

但在此時此刻，他們卻不顧得多想，也不會去質疑風武王。

一雙雙手，搭着，抱着，拉着，一起發力往後拽着。

李天照奮力揮劍，不停斬倒一旁過來阻礙的敵方戰士，另一邊就靠雲暮煙揮劍斬殺。

兩個人根本不容多想，只能不停的斬倒敵人，才能跟上被拽着後退的暗劍王，不讓它的身體脫離波浪劍的控制。

李天照也不知道還要多久才能徹底殺死暗劍王，只能不斷揮劍，繼續前沖，竭盡全力讓局面維持的久一點、更久一點。

但是，不斷衝過來的敵人，本身就讓他在不斷攻擊中，沒有了多少餘力灌注在波浪劍上創傷暗劍王。

好在他也不是一個人，更不止雲暮煙一個助力。

月落城的王將領着萬戰將們衝過來，紛紛高呼着：“替孤王開路！殺退風武王的人！”

一群萬戰將帶頭，衝殺在李天照和雲暮煙左右，替他們承擔了許多壓力。

那些不斷合身飛撞過來的敵方戰士也不不需要雲暮煙應付了，不等他們飛撞落下來，就有月落城的戰士跳起來半空攔截，或是虛空對撞又一起落下，或是抱住圓月城戰士的身體、胳膊腿拽落。

有些落到圓月城戰士那邊，月落城的戰士就被亂劍斬殺；有些落地時在月落城戰士這邊，圓月城的戰士就被亂劍斬殺。

偶爾有千戰將落下，靠着戰印力量承受着打擊，站起來后反而奮勇衝殺了起來，卻又很快被萬戰將盯上，擠過去一劍斬倒。

各種戰印力量的戰士們混雜在一起，戰況很亂。

但是，不管風武王的戰士，還是西月武王的戰士，都很勇猛！

他們好像不知道怕死，又或者是戰鬥的忘記了生死，全都在奮勇的衝殺，後面的唯恐不能擠上前；前面的受了傷也不見退後。

圓月城的兩個王將，以及幾個萬戰將，在地勢較高處，一起發動混沌地怒，形成合擊之效。

虛空，突然形成了顆直徑三丈余的巨石，憑空而現，飛砸了下來！

李天照本來應該避退，但他如果退開，暗劍王就會被敵人拽了過去，於是一聲低喝，儘管毫無把握，還是奮力朝砸落的巨石揮劍過去！

‘你——’雲暮煙沒想到李天照如此拼，暗劍王能殺最好，實在殺不了，也不至於拼上性命呀。但她卻沒有遲疑，見李天照要硬上，也用手掌抵着劍身，迎着落下的巨石發力推了上去。

李天照首先推上巨石，衝擊的瞬間，他才知道衝擊力何等厲害，他自以為有雙印在身，竟然也不足以硬拼這等衝力。

李天照只覺得手掌一陣劇痛，卻又硬挺着極力前推，卻還是被巨石撞的後退，眼看着還要被撞到臉上時，雲暮煙的助力到了，兩人合力之下，那巨大的石頭終於被推的朝前側方飛了出去。

一群圓月城的戰士，躲避不及的被巨石砸上，沉重的衝力直接把他們當場撞死。

巨石就這麼阻礙了片刻而已，本來被李天照的波浪劍穿心的暗劍王卻已經被拽離了半丈遠。

李天照左掌鑽心劇痛，似是骨折，根本握不了劍，他連忙揮動波浪劍全力衝殺，然而前方圓月城的戰士不要命的填補空位，真正是連人帶劍的衝過來，擠過來，撞過來，但求阻擋他一絲片刻，全然不惜賠上性命！

‘這些戰士都瘋了嗎？如此不惜命的打法，到底是為了什麼？’李天照以為他戰鬥的時候已經很拚命了，此刻比起這些戰士的不要命，他的拚命簡直不值一提！

李天照揮劍，四色的劍光，瞬間把衝過來的好幾個戰士劈開。

可是，後面的戰士還在繼續衝過來。

透過戰士之間的空隙，李天照看見暗劍王的臉上，透着得救的如釋重負。

‘今天、絕不能再讓你走掉！你的千殺劍法因而我成，就該由我終結！’李天照嘴裏咬着孤王劍，手持波浪劍，突然旋動了起來，踩着千殺步法，展開了千殺劍法的完整形態。

四色的劍光瞬間化作急速旋動不止的旋風，斬開了擋路的敵人，追着被拽着退走的暗劍王，不一會就成了敵陣里的孤軍。

但是，其實李天照還不是一個人，雲暮煙跟在後面，只是此刻沒有上前助力的餘地。

四色劍光就是絞碎一切阻礙的奪命龍捲風暴，過處，只有紛飛的鮮血，拋甩的斷劍，以及離體的骨肉。

月落城的王將們看見四色的旋風飛快的沖入敵陣，絞碎一切的前衝著、沖入了圓月城，撞倒了擋路的牆壁，撞塌了路上的房屋。

王將們振奮高呼：“大家殺啊！跟隨孤劍殺光圓月城的人！”

旋動不止的四色劍光，一時間把月落城戰士的鬥志推的更高亢，直殺的圓月城的人群不斷後退，甚至推進了房屋建築里。

是的，西月武王的戰士們殺進了圓月城。

李天照還在追，雲暮煙一直跟着，眼看已經入城過半，又見背後月落城的戰士竟然殺進城裡了，連忙勸阻說：“不要追了！再追會有大麻煩！”

# 第一百六十四章 憑空而現

再追下去會有大麻煩？

李天照不知道雲暮煙為何這麼說，但他看見前頭人群阻擋的暗劍王，分明還有追上的希望，於是前沖的速度絲毫不減，嘴裏直說：“今天必須解決它！”

雲暮煙就不再勸了，繼續緊跟在後，偶爾看李天照劍光旋斬過去之後，還有戰士衝過來，她就過去一劍斬飛。

暗劍王被人帶着退走的飛快，但李天照追擊的也快。

拽着暗劍王奔走的暗靈族，眼看擋路的戰士被斬倒，沒有萬戰將能上去阻擋一下，當即有一個衝出來，滿臉悲憤的揮劍過來，儼然下定決心要拼上所有力量那般。

卻被李天照瞬間斬斷，倒在地上，剎時被追擊圍攻的混亂人群踐踏，好一陣都爬不起來。

月落城的戰士沖入圓月城的越來越多，王將和萬戰將們不得不丟下暗劍王，紛紛趕往前面去組織抗擊。

李天照的阻力也越來越小，眼看着跟暗劍王之間的距離更近了。

而這時，他們已經沖入城裡超過一大半的距離了。

雲暮煙回頭看見月落城的戰士不但沖入城裡更多，而且攻勢兇猛，殺的圓月城防守戰士的陣勢一點點后移，分明佔據着優勢。

眼看這等情形，她卻更覺得擔心，只是前頭的暗劍王距離很近了，此刻李天照肯定不會放棄。

李天照當然不會在這時候放棄。

近了，更近了！

暗劍王的臉上，流露出顯而易見的焦急，還有眼裡越發濃烈的恐懼。

倘若再被李天照追上，它自知難有活路。

‘看你還往哪裡逃！’李天照一劍斬開個擋路的暗靈，揮劍爆發混沌印的力量，破了迎面飛射過來的一團火球，就要發動戰印絕技追上去。

不料那暗靈倒下時用力蹬地，一竄，恰好一隻手夠着了李天照的腿，就極力抱住。

雲暮煙對着那暗靈斬下去，胳膊是斷了，裡頭暗靈的漆黑本體卻仍然連接着，讓李天照步走中還是等於拖着個倒地的人。

“抓住我！抓住我啊——”那暗靈大聲的喊叫着，周圍的戰士紛紛撲地，一個壓一個，一個抱一個。

一會功夫，李天照每移動一步，都如同是要帶着一大群戰士。

如此拖累之下，他戰印絕技的推力，也不足以把他帶出泥沼。

雲暮煙目光冷寒，狠狠揮劍，直接把疊在一起的好幾個戰士，一擊斬斷，這才讓李天照的負荷大幅度減輕，得了機會，立即發動戰印絕技，拖着那個暗靈和一些抓在暗靈身上的手臂一併，沖了出去，卻還是差了一點才能夠着暗劍王。

‘再來一次戰印絕技就夠了！’李天照維持沖勢，揮劍毫不留情，上前擋路的戰士全都被他斬做兩截，拋飛側旁。

仍然拽着暗劍王在奔走的，只剩下一個斷了左臂的暗靈，那暗靈竭盡全力的奔走，奈何前方都是戰士，即使紛紛讓開路來，也到底讓它不能連番發動混沌風行的力量。若不然，早已能夠走脫。

暗靈又一次回頭，看見李天照已經很近了，知道它很快又能發動戰印絕技，卻只恨沒有辦法，不由焦急的使勁大叫：“讓開！都讓開！快讓開啊——”

可是，戰士太多了，都是往前沖了要去支援防衛作戰的，只有距離近些了才能匆匆讓路，沒辦法給暗靈預留足夠的空間。

李天照眼看着就要追上暗劍王了，他默默計算着時間，馬上又能再次發動戰印絕技！

突然，他面前憑空出現了一個人！

是真正的憑空出現，沒有任何移動的殘影，氣流中的細微變化也是明確無疑的信息，是這人突然出現，而後擠占的氣流四面急動。

李天照根本不容多想，當即揮劍斬了過去。

這一劍，瞬間把那人的身體斬做兩截。

可是，一柄刀夾帶藍光，也當頭沖李天照劈落！

‘這人中劍在前，為何混沌碎片的力量沒有散失！’李天照此刻劍再快，也料不到會有這種情況，根本來不及揮劍破招，剎時間就跟雲暮煙一併，被爆開的雷光電網包圍在中間。

持續不斷的電流，直讓李天照一時間意識模糊不清，身體不由自主的抽搐，體內的混沌之氣也難以如常調動。

‘被混沌驚雷擊中竟然如此厲害！幸虧此刻敵人也沒有辦法無視電光施展攻擊手段，否則身體這般不能自控，簡直就是待宰的羔羊！’李天照此刻哪裡還顧得可惜讓暗劍王逃脫，只不知道莫名其妙憑空出現的敵人是誰，又是什麼離奇手段冒出來的。

他想等着雷光電網快些停下來，卻發現，電網中的吸力把他和雲暮煙的身體帶的離地更遠，不片刻，竟然升起到一丈高的虛空，而周圍噼里啪啦不斷炸響的電光，全然沒有停下來的跡象。

李天照眼看雲暮煙也在電光中身體不由自主的抽搐亂動，想到她此番義助連番遭罪，當即在電光中一點點伸手過去，終於一把抓住了她的手腕，就把她使勁往身邊拽，又自后把她抱着，極力調整重心，用他的身體擋在她上面，盡量讓更多的電光射到他身上。

但在雷光電網的全方位電光持續的打擊下，這樣的保護作用微乎其微，雲暮煙明知道李天照如此沒有什麼用，卻還是感謝他在此刻，會想着設法保護她的心意。

電流不止，兩個人的身體就抽搐不斷，最初的麻痹感之後，稍稍多了些知覺，意識也能夠勉強維持清醒，但是，仍然無法控制強電流刺激下的肌體。

李天照這時候才看見，城裡好幾處地方，都有幾個風武王那邊的戰士孤軍深入的在月落城戰士中間肆意衝殺。

‘圓月城的王將和萬戰將如此悍勇？’李天照頗為意外，但很快，他發覺情況不對。

因為他看見，有幾個萬戰將圍攻之下，明明斬傷了那幾個孤軍深入的戰士，對方卻似沒有受傷那般，被斬中的胳膊和腿依舊動作的迅快。

李天照心中一動，極力扭動僵硬的脖子，好不容易眼角的餘光終於看見下方。

即使剛才只是匆匆瞬間，他也記得憑空出現的敵人，也就是當時就被他一劍斬斷的敵人的特徵。

現在，他看見了那個人。

是個男戰士，握着把長刀，站在那，靜靜的看着前方的交戰。

‘這人毫髮無損？難道是永生不滅之體的王將？’李天照心裏念頭急轉，不由產生了諸多猜測，卻又無從確定，更苦於此刻口舌也都麻痹，根本不能言語，無法跟雲暮煙交談。

‘這雷光電網到底能維持多久！怎麼感覺早超過十五息了似得！’知覺的麻痹，讓李天照也無法如正常狀態那樣準確計時，全憑感覺的體驗，與實際相去甚遠。

如此痛苦的狀態，彷彿持續了很久、很久……

突然——電網的力量消散，李天照體內的混沌之氣如常供給，感知、機能立即恢復，他只覺得整個人突然輕鬆，卻又看見下方的王將抬頭舉刀，分明是在等着他們掉下去。

‘可不能讓雲暮煙承擔危險！’李天照念想間，借下墜之勢，猛然的把雲暮煙甩開了去，緊接着收起波浪劍，拔出孤王劍，借墜落之勢，主動增力，剎時就轉成一團四色的華光，急速朝地上的敵人墜落下去！

‘千殺劍法居高臨下威力更強，看是你能先傷了我，還是我的劍先斬了你！’李天照自信滿滿，下方的敵人顯然也沒料到他有這等手段，但是，卻沒有退避打算，仍然揮刀朝着落下的四色劍光里狠狠斬了過去。

那刀上，纏繞着噼里啪啦炸響的雷光。

這可不是混沌印的繞劍之雷，而是力量更強的繞劍電光！

李天照卻並不怕它，眼看刀光斬入的時候，他一聲暴喝，驟然發動混沌印之力，剎時間一道白色的風刃飛閃下去，他劍上的繞劍之雷的藍光和小流星火的紅光一併主動散溢，直接帶走斬進來的刀上的電光。

而風刃，則直接斬上了敵人握刀的手臂。

斷了臂，揮過來的刀又何來強大的殺傷力？

李天照如此盤算。

可是，風刃是斬中了敵人的手臂，卻沒有斬開，斬入血肉之後，李天照看見傷口裡面，骨頭處是彩色的光，風刃擊中后，瞬間兩相抵消，那情形，竟然跟擊中暗靈黝黑的本體時十分相似！

揮過來的長刀，殺傷力幾乎沒有減弱。

李天照的劍原本繼續揮動，是要斬入敵人脖子的，但此刻，卻在瞬息間稍微回抽。

於是劍光從敵人脖子前揮過，斬開了血肉，卻避開了觸及骨頭，緊接着又飛出來，恰好飛撞上那把斬向李天照的長刀。

刀與劍，瞬間碰撞。

巨大衝擊力，直接把敵將震的摔飛了出去！

李天照的孤王劍上，跟暗劍王碰擊的裂痕，直接導致劍身斷開，半截拋飛着甩了出去！

李天照雙腳踏實地上，看見甩飛出去的敵人，撞倒一片風武王的戰士，爬起來的時候，嘴裏還被震的嘔血，顯然承受不起他的雙戰印力量。

那敵人臉上掛着憤怒，目光里，卻又透着嘲弄，明明嘴裏還在嘔血，卻已然握着刀，步履矯健有力的奔了過來！

‘這怎麼打！’李天照匆忙取了孤王劍上的戰印，收起半截劍入鞘，又拔出波浪劍，安上戰印，看敵人正跑過來，就要迎擊時，雲暮煙一劍斬飛三個阻路的敵人，喊道：“快撤！”

‘暗劍王也不知道逃去哪裡了，這人比暗靈侵佔的人還難殺死，打也無益！’李天照當機立斷，隨雲暮煙一起，揮劍朝月落城方向急速衝殺。

# 第一百六十五章 靜夜有缺

李天照和雲暮煙邊自回頭衝殺，邊自留意着那個彷彿打不死的敵人。

本以為那人會來追擊，沒想到，那握刀的敵人竟然沒有理會他們，而是擠過人群，去了前頭，殺退沖入圓月城的西月武王的戰士。

李天照和雲暮煙衝殺了一陣，終於回到西月武王的戰士這邊，就聽見周圍的萬戰將在叫喊：“撤退！都撤退！孤劍回來了，快撤退！風武王的不死王將來了！都撤！”

‘原來真是不滅之身的王將！’李天照十分震驚，萬沒想到會在這裏，毫無準備的遇上。

李天照和雲暮煙一起隨着眾人後撤，他們都留在後面，揮劍斬殺追擊的敵人。

漫山遍野的月落城戰士一路抵擋着追擊，全面後撤，直到全退出了圓月城的範圍，那幾個不滅之身的王將也停止了追擊，而是立在地勢較高的地方，看着圓月城的戰士們繼續追趕。

當月落城的戰士退過了月落之地的彩色光霧區域時，就聽見一個不滅之身的王將高聲喊話道：“奉風武王令，傳達給西月武王：月落之地自此停止無謂廝殺，暗靈族將調離此地，重回往日太平。”

剎時間，月落城的戰士紛紛高呼起來。

不等王將們授意，好幾個女萬戰將戰士已然圍過來，七手八腳的將李天照舉起來，一次次的推上半空，落下，她們接住，又推起。

李天照周圍，全都是西月武王戰士們的勝利呼喊之聲，響亮的讓他險些分不清東南西北了。

他被丟起，目光在人群里搜尋雲暮煙的所在，卻半晌沒有看見。

原本以為是被人擠遠了，可是，等西月武王的戰士們終於熱鬧夠了，放他下來了，問起時，才發現，雲暮煙早就走了。

有戰士說看見一身披袍的身影從旁邊擠過去，那是人群歡呼聲剛響起的時候。

是的，雲暮煙在那時，就已悄然退走。

她只是幫李天照，不需要參与後面的歡慶，倘若西月武王的戰士們熱情起來，萬一暴露了她的真容，反而會有麻煩。

離開熱鬧的中心遠了，她在地勢高的地方，回頭看了眼呼聲的中心，遮面的布下不由掛上微笑……

然後，她頭也不回的徑自離去。

李天照還有很多話想跟她說，本來以為，還有的是時間，沒想到，昨晚的相對，竟然就是離別前的短短一會。

月落城的戰士們歡呼勝利，於他們而言，本來要的就是這樣的結果，並沒有佔領圓月城的妄想。

今天戰鬥中衝殺進城，也是當時被李天照決鬥勝利，又為他勇猛追殺暗劍王所感染。

暗劍王險死還生，沒被消滅固然可喜，但從此再不敢來犯，此後被風武王派去打誰，也跟西月武王這邊沒關係了。

這般歡慶的時刻，月落城的王將也只能是讓人在湯里多加了些肥肉，多些葷腥油膩，又讓每個戰士多烤兩個馬鈴薯，兩個紅薯。

至於酒水，也是不夠大家一起喝的，只好按戰印級別，萬戰將以上酒里不兌水稀釋，千戰將及以下兌水越來越多，到數量最多的戰士喝的那些，就只剩一點酒氣了。

但滿城戰士卻都喝的熱鬧，女戰士們圍着火堆和熱鍋跳舞，男戰士們追尋着心儀的倩影，鼓起勇氣上前邀舞，被拒絕的哈哈一笑，也有沮喪嘆氣的；但最懊惱的是遲疑片刻，被別人搶了先，眼看麗人與他人共舞，自己卻連表達心儀的機會都沒有。

女萬戰將們排着隊的邀李天照共舞，他本來不會，王將告訴他隨便亂跳就是了，又說拒絕不好。

於是女戰士們一個接一個的，約好了似得，隔不多久，就問他晚上是否願意共度，李天照拒絕了，那女萬戰將就失望的嘆氣下去，又換一個來與他跳了會，緊接着也是同樣的主動邀請。

如此這般，李天照根本停不下來。

開始他只是亂跳，練一晚上，也能混個差不多了。

因為他發現這裏的舞，原本也不是技巧性很強的本領，只是大家憑藉以表達情緒的載體。

夜裡，萬戰將、千戰將們都喝的盡興了，乘着酒意，有的兩兩一組去尋覓降火散熱之地的；有的獨自一人回屋倒頭大睡；有的因為值守不能多喝又到了時間去換崗……

熱熱鬧鬧的月落城連片建築，陸續偃旗息鼓，直至夜色寧靜，只有一堆堆火焰還在燃燒着紅光。

李天照站在塔頂，環顧四周，卻覺得這般的夜晚，熱鬧之後，頗有些孤單，倘若雲暮煙還在這裏，一起享受勝利的喜悅，又在熱鬧謝幕之後，在寧靜的夜裡相對說話，那該多好……

李天照也不知道是否人在異國他鄉，份外孤獨的緣故，讓他此刻竟有心情如此長久的思念一個人；又或許是今天的戰鬥太激烈，夜裡的歡慶又太熱鬧，透支了他太多心力，以至於沒有了如往常那般繁多的念想，就只還能安靜的想一個人。

夜，更深了。

深的讓李天照也覺得該睡了。

他回到下層，卻錯愕的發現，兩個收拾的光彩照人的女萬戰將，已經在榻上。

她們的着裝那麼的坦白，一個橫卧、一個趴着的姿勢那麼直接。

“我表明過態度了。”李天照大約也知道了西月武王所屬戰士們的風格，於是也很乾脆。

“王將說玄天武王的萬戰將應該都有多個妻子，讓人知道與妻子之外的女人發生什麼，會受責罰，我們想，在這裏，沒有別人知道了，萬戰將就不會再拒絕吧。”

“我會拒絕。因為別人不知道，我自己知道。”李天照很直接撂明了態度，那兩個女萬戰將眼裡透着失望，卻沒有糾纏啰嗦的起來了，穿着衣裳，還不甘心的問他說：“是我們不夠漂亮嗎？”

“不是。”李天照想起聽某個戰士說過的一句話，就臨時拿來用說：“用一個老戰士的話說，這大約叫做：年輕戰士的某種倔強！往往沒有意義，甚至不切實際，但因為年輕，卻總是會固執的倔強堅持。也許最終會頭破血流，丟掉無謂；也許會在某天嘲笑過去，成為人群中的一員；也許會堅持到倒下的那一刻，仍然不思悔改。”

“萬戰將的話好深奧，玄天武王的萬戰將都這樣嗎？”那兩個女萬戰將很認真的想了想，最後還是很坦率的搖頭表示不懂，但是她們覺得這番話，聽起來好像很厲害，於是也記下了。

“有的是，有的不是，還有許多比這更深奧，深的我還看不懂。”李天照說這些話時，想起的是四方之地的那些王將，還有——混沌之心龍心。這些，都是他還看不懂的深沉。

其中一個女萬戰將出去的時候，很羡慕的對李天照說：“玄天武王座下的萬戰將真幸福，不愁吃喝用度，能想這麼多深奧的問題。”

兩個女萬戰將走了，李天照卻在屋裡沉默了許久。

最後他卻發現，這女萬戰將的話，一點不深奧，卻一針見血。

吃不飽的她們沒工夫也沒必要思考這些深奧的東西，因為變不成切實解決她們生活所需的物資；而玄天武王的戰士有這些感觸，是建立在吃飽了撐的基礎之上。

李天照對西月武王領地的情況，突然更有興趣了解更多了。

好在，他也有這樣的機會。

次日一早，月落城的一個王將領着幾個萬戰將，陪同李天照去西月武王都城。

他們說，原本就要真正的盛情款待李天照。

如今，解決了月落之地的戰事，西月武王必然是要見他，當面致謝的。

李天照本來覺得這沒什麼，因為這種事情，是不可能見到玄天武王的。

所以在這裏，因此能見到西月武王，他到底還是覺得不合常規。

然而，那王將手指月落城一頭，說：“孤劍請看——你為我們解決的，是每天少死那麼多的戰士啊！”

李天照看見了，那些被堆疊成小山的、昨日戰鬥中死去的月落城戰士的屍體，於是，他不由沉默，心有戚戚。

他沒見過這麼多戰士的屍體，過去更難想像，這些是一天之內死的。

倘若八大武王之間的邊境，戰士沒有戰印力量的功績分級，是不是也會如此？

“請孤劍不要再推辭！”那王將聲音里，臉上，都是誠懇。

李天照也實在說不出推脫的道理。

事實上，他本來就對武王很好奇，見不到玄天武王，能見到西月武王也是求之不得的幸運啊！

何況，他對西月武王領地里的情況，實在想了解的更多。

只可惜，在路上，那王將嘴裏也問不出什麼。

王將知道的，不比別的戰士多多少。

李天照覺得這不太尋常，至少跟四方之地的王將們的情況很不一樣。

問起來，才知道這位王將，升上來才一個月。

一個月前，他還是萬戰將。

西月武王這裏的功績體系跟玄天武王那不太一樣，從不滅之身的王將，到王將，全都有固定的人數限制。

奮勇拼殺的西月武王戰士功績積累的都很快，運氣好的、命硬的就能比較快的升到萬戰將，因此這裏二十多歲、三十歲出頭的萬戰將不少。

但是，到了萬戰將后，功績雖然還能積累，卻並不能升上王將。

除非有王將受罰降了下來，或者戰死，那麼功績最高的萬戰將就可以升上去。

簡而言之，西月武王座下的王將基本都還年輕，不像玄天武王座下的那些，個個都飽經風霜和歲月的洗禮。

也因為如此，王將知道的也確實不多。

西月武王的都城，也沒有玄天武王的都城大，但城牆，道路，都鋪的齊整結實，房屋也都有個差不多，只是少了許多單純好看的裝飾，清一色的青石所砌，結實耐用。

王將們在內城報功，李天照被請到內城吃飯喝酒，四個天級混沌之心作陪，一個個都對他好奇的很。

李天照才知道，西月武王就只剩下這四個天級混沌之心了，除此之外，地級、玄級、黃級的加起來，也不到二十個。

算起來，天級的比例高，因為保護的最好。

李天照吃飽喝足了，又被混沌之心陪着去遊覽了內城一大圈。

總務長這時候才終於來請他進武王殿，說西月武王要當面致謝。

# 第一百六十六章 殿堂有約

李天照不由莫名的緊張起來，武王……那是擁有令人死而復生之能的、天地間最尊貴，最強大的象徵。

而今天，他竟然能有幸與武王見面！

李天照一直好奇的武王殿，到底是何模樣呢？

西月武王的武王殿，跟玄天武王的是否差不多？

走入武王殿的大門，李天照見到的是綠色的林木，齊整的草地，還有奼紫嫣紅的鮮花。

但這裏面，卻充斥着淡薄的白霧。

白霧不濃，然而李天照卻發現，武王殿里的混沌之氣濃度之高，超過他以前所有的體驗，不但體印和戰印吸收的力量飛快，他額頭的混沌印也奇迹般的、不通過體印的力量補充，就能夠直接自行吸收混沌之氣了！

‘原來混沌印也會自行吸收力量！’李天照很是吃驚，一直以為，混沌印只能通過體印供給混沌之氣，轉化效率很慢，而此刻吸收的速度，簡直可以用飛快來形容。

“請孤劍來這裏說話。”一把好聽的聲音，穿過白霧傳過來。

李天照循聲過去，近些了，看見是座亭子，裡頭的桌旁，端坐了一個女人。

這人穿着身黃色的繁雜衣袍，頭戴着金色的頭冠，正中央是一輪半月。

‘西月武王原來是女人！’李天照倒沒想過，卻也不如何詫異，原本女戰士就滿街走，為何武王不能是女的？

只是，李天照比較詫異的是，西月武王模樣清麗，身形也不比尋常高壯，看着頗為柔弱，目光里透着微笑，看起來很是親善。

他打量着，也不知道武王該是什麼樣，卻又覺得，好像該更威風霸氣一些。

“孤劍是否以為，武王應該三頭六臂？結果也是一雙眼睛，一個鼻子，一張嘴。”西月武王不知道見過多少王將，初時幾乎都有這樣的心情。

“失禮了！玄天武王所屬，孤劍李天照，十分榮幸得見西月武王！”李天照連忙正色，卻真不知道應該如何面對武王才妥當。

“孤劍是西月之地的英雄，拯救了不知道多少戰士的生命，更替本王解決了燃眉之急。孤劍又是玄天武王的使者，今日略備薄酒，以表感謝之情。孤劍請——”西月武王大約是沒有興趣倒酒，桌上倒好了許多杯子，顯是喝完一杯就直接拿，不必麻煩。

“本王聽說孤劍對西月之地的事情頗為關心，大約許多與玄天之地不同，只是王將們不能解孤劍之惑，以孤劍在玄天之地的見識，大約對西月之地的許多情況都暗暗發笑吧？”西月武王突然提起這話題，讓李天照很感興趣。

李天照也就不藏掖，直接問起那些關心的事情。

西月武王耐心的與李天照喝酒，聊着他關心的那些問題。

“西月之地又何嘗不想如玄天之地那般，指定配婚？奈何位處四戰之地，戰士們拼殺流血丟命，今日不知明日事，哪裡等得了許久的配婚時間？也就只能放開了自由，隨他們尋歡作樂體會生命的歡愉……”

李天照心覺如此說，確實有道理，情況不同，實在不能一概而論。

但李天照最關心的是，食物問題。

“孤劍原來不知道。”西月武王起身，邀他說：“請移步。”

李天照很好奇，跟着西月武王穿過淡淡白霧充斥的花園，最後來到座庫房門前。

不見有守衛，但門上有特別濃郁的混沌之氣的光，西月武王取了塊印給李天照拿着，說：“內里混沌之氣濃度特別，沒有護身印而擅入者，必爆體而亡。”

李天照明白了，此處類似天境，不同的是，這是武王人為製造的環境，所以根本不需要人看守。

他們一前一後進入庫房裡，李天照見裏面堆積了許多礦物，各種顏色的結晶，還有他認識的混沌之石。

除此之外，還有大量的種子。

李天照好奇的拿了些種子在手裡，打量着，確定的說：“這是我們那邊的種子？”

“正是。”西月武王手指一圈庫房裡的東西，說：“這裏面的材料，是為今年向玄天武王納貢的，然後能得到玄天武王賞賜的糧食種子。”

李天照不由怔住，哪裡想到，堂堂武王，竟然還要向另一位武王納貢！

而且，糧食的種子也是靠玄天武王定量供給！

是的，李天照知道，許多主要糧食的種子都只能當季播種，在玄天之地也是定期派發給各城管轄下的村鎮。

“為了避免大家仇恨天玄武王，本王不能說明真相，反而要說，是玄天武王每年都送來接濟，要說許多珍貴物資的消耗在正常的數倍以上。”西月武王長嘆一聲，苦笑說：“但若沒有玄天武王的庇護，西月之地早被周圍的眾王瓜分殆盡。西月之地依靠玄天武王，周圍旁的那些武王們又何嘗不是如此？也只有風武王壯大了起來之後，才不再向玄天武王和大地武王納貢，西月之地人口少，只能是一直仰仗玄天武王。”

許多問題，李天照都明白過來了……

只是，他覺得疑惑，西月武王為何要對他透露這麼多？

這些可以說是西月武王的隱秘，至少也是武王之間的信息，他一個被派來支援的萬戰將，因何相告？

李天照沉默不言，西月武王的實情就是身不由己，糧食被玄天武王控制，所處的環境壓力迫使她只能尋求玄天武王作為依靠。

說是天下武王之一，但其實，早已是玄天武王的附屬那般。

“天下三十二武王，興衰輪迴交替不斷，然而如西月這般的地方，卻始終難有崛起之指望。原本今日只是想感謝孤劍，見了王將的記憶碎片，目睹了千殺劍法的厲害，本王不禁心中一動，誠心請教——”西月武王說著，只見她揮手間，一團彩光從手上飛出來，化作一團圓球，那裡面，浮現王將視角下，看見李天照衝出月落之地的彩色光霧區域，追擊暗劍王的情景。

圓月城擋路的萬戰將，根本沒有李天照的一合之敵，照面就是斬殺。

“孤劍的千殺劍法真正是高明絕倫，本王雖然沒有玄天武王那般的本事，卻也曾經以西月刀法一度威名天下，只是後來這刀法被風武王破解了奧妙，反而又被他結合幾家所長，創出了風王刀法。”西月武王說到這裏，眼裡流露出一些哀愁，又說：“往事不堪回首。”

“原來西月武王和風武王之間，還有這些恩怨。”李天照不由感覺，武王之間的恩怨情仇，與普通人又有什麼差別？只是干係更大，影響的人更多。而此刻，西月武王跟他說了這麼多，原來是想學千殺劍法。

西月武王的態度倒是乾脆直接，讓李天照並不反感。

“很久以前的事情了。”西月武王彷彿振作了精神，微笑注視着李天照說：“本王聽說千殺劍法有傳授的規矩，原本不該有這般不情之請。本王不敢強求孤劍傾囊相授，但求幾招，能夠傳授不滅王將，萬一將來再與暗靈戰鬥，可保不至於被近身的時候全無對戰之力。本王許諾，西月之地內，只有不滅王將修鍊使用。孤劍如果願意，西月都城將立孤王雕像，從此孤王若有所需，三、五之數的萬戰將的助力可直接隨意調用，凡西月之地的萬戰將，絕沒有敢拒命的道理。”

李天照本來也在想，這千殺劍法只要不是要他傳授的招式多，也並非不可以，連暗劍王為首的暗靈們都有那麼多招式了，雖然不及他親自調教的更好，卻也不在意多幾個人會。西月武王這番誠意，倒也是讓他頗為滿意了。

“本王知道玄天武王有規矩，不成王將，不得混沌之石的兵器可用，將來即使要用，也要消耗相當一筆功績。本王會以珍貴礦產作為交換，等孤劍成了王將時，無需功績，直接可得混沌之石的訂製兵器一把，以此作為對孤王救助西月之地的感謝，此劍無關千殺劍法傳授與否。”西月武王言罷，也不等李天照答應與否，突然取了把金色的彎刀，站定了，對他說：“請孤王看本王的西月刀法。”

李天照頗有些莫名其妙，但能見識下不曾聽聞過、卻是西月武王的成名絕技，他當然願意，於是目不轉睛的看她施展。

只見西月武王刀法的招式和角度頗有些不走尋常路，多靠彎刀的構造便利，實現短距離的兵器轉動變化，用於實戰里，想也知道會有超過尋常的連擊手段，會讓敵人措手不及。

李天照看明白了許多關鍵和奧妙，本以為只是這些，卻見西月武王猛然揮刀過頂劈落，刀法軌跡結合其體形動作，竟暗暗與曲線奧秘相合，實現了這一招遠超正常的迅快！

西月武王收刀入鞘，微笑注視着李天照說：“最後一刀就叫月落殺，是西月刀法最厲害的絕技。也只有這一招，風武王雖然學了，卻還沒有我用的厲害。我看千殺劍法，竟似招招都有這月落殺之威，實在是、匪夷所思！”

如果不是李天照曾經在四方之地聽說過武王一直會主動學習厲害的絕技，此刻他一定會很詫異。

但現在，李天照卻只是在考慮，此約該應否？

# 第一百六十七章 交換、厚待

西月武王滿懷期待的注視着李天照，讓人難免有些受寵若驚之感。

‘難怪她對千殺劍法如此熱情，她的月落殺大約如不三劍那般，是無意中使出了匹配她自身情況的曲線軌跡，因此特別迅快，於是用做了絕技。但卻不知道其所以然，沒能延伸發展，見了千殺劍法，她覺得跟西月刀法的月落殺相近……’李天照考慮片刻，答應說：“我願傳武王正斬、逆殺、守殺三式的各兩招，一共六招。至於諸位不滅王將，還要他們逐一過來，由我當面分別傳授一招守殺式，用於跟暗靈近身交戰自保，夠了。”

“如孤劍說的辦！”西月武王大喜過望，旋即又問：“本王所學，也要單獨密授？”

“必須如此，如暗靈那般的千殺劍法，大約只能有八成之威。”李天照卻沒說經過他調整的，其實極限也只有九成。

至於剩下的部分，受環境和地形以及個體狀態影響，是沒辦法定量的，只能靠個人在知曉曲線奧秘的情況下，苦苦反覆修鍊，至於能距離完美有多近，那就是個人的本事了。

西月武王當即脫下繁雜的外袍，隨手丟飛開去，露出裏面女戰士慣常穿的，包裹身體的戰裝。

李天照不由眼睛一亮，沒想到她秀麗的面容之下，竟然有高昂的驕傲。

這時的西月武王金色彎刀在手，凹凸有致的身形襯托下，那把彎刀的寬度看起來協調的多了，也不似剛才那樣，看着有種人太單薄柔弱，刀卻過於寬厚之感。

“用刀可有妨礙？”

“兵器無所謂，西月武王用彎刀順手了，使之也無妨，只是刀短，對近身要求更高。”李天照見西月武王隨手把刀丟在地上，徑自走進白色的薄霧裡，片刻再回來時，拿着一把長劍。

“西月刀法早已經沒有昔日的威風，那些藉助彎刀的奇招，知曉了奧妙，不過一個特製的厚重護手即可破解，只剩月落殺勉強維持一點顏面，既然什麼兵器都可以，彎刀也就不必用了。”西月武王當即認真的聽李天照講解動作，還有混沌之氣的引導流動之‘秘法’。

大體的六招動作教授之後，李天照靠捕捉氣流和觀察，看西月武王又演練了幾遍后，心中有數，又替她細微調整。

西月武王聽他說身體姿勢的細微變化應該如何，就說：“孤劍請近前，直接助本王調整不足之處，不必有所顧慮。”

李天照也就不客氣了，於是扶着她肩膀，手臂，腰等地方，任何部位細微的軌跡不夠理想，他都直接觸碰示意，幫助她調整到位。

這般觸碰本是為教授劍招，李天照也心無雜念，但教的差不多時，他回想起來，自然有種與一位武王份外親近的異樣念想，就又有了雜念，連忙又拋開一邊，不去多想。

如此不過一刻鐘，西月武王已經把適合她的招式動作記憶的清楚，連續施展了十幾遍，毫無差錯。

“千殺劍法名不虛傳！看起來招招都會送死，卻經過秘法引導混沌之氣，竟能產生如此奇特的神速！動作細微變化，竟然也能影響的明顯。孤劍能創出這等絕技，實在讓人驚羡不已！”西月武王的感覺就是，李天照傳的三式六招，招招都如月落殺那般，甚至更快！

李天照教完了她，就說再請不滅王將們來。

西月武王卻說：“豈能讓孤劍如此匆忙？一日教一位不滅王將即可，餘下時間，就在武王殿做客。這裏的混沌之氣濃度，不是外間可比，對孤劍的修鍊極有助益，也算是本王對孤劍的一點心意。”

“那就多謝西月武王了！”李天照並不客氣推脫，開玩笑，在這裏面他的混沌印能直接吸收混沌之氣啊！而且吸收的速度飛快，外面都沒遇到過這樣的情況，能在這裏多留幾天，他才不會拒絕！

西月武王又請李天照看她演練了十遍，確認果然沒有差錯，就丟了手裡的劍，也沒拿起外袍，就穿着戰衣陪他在武王殿里轉着，介紹一座座白霧環繞下看不到全貌的殿堂的功用。

“這裡是不滅武王殿，因為擁有不滅之身，王將們對外間的繁雜事務也沒有熱情，只是一心修鍊，平時極少出去。”西月武王正說著，總務長過來請李天照去沐浴更衣，又說為他在武王殿里安排了休息的地方。

客隨主便，李天照雖然對這裏面的一切都很好奇，卻也不好太過急切，就隨了總務長去。

白霧環繞的水池裡，空空如也。

李天照本來以為武王殿里會有人服侍，畢竟北風青雲那般的，這些事情都有人代勞，不必自己動手。

李天照跳進池子里，正舒服的泡着，突然看見水裡聚集起來一團彩光，片刻間就成了人形，若不是顏色緣故，他就要以為是暗靈了。

他正防備着，就見彩光聚合而成的人形，迅速生出骨肉皮膚，最後就成了活生生的人。

“奉西月武王命令，為西月之地的英雄洗浴。”

李天照驚疑不定，也不知道這是不是人。

於是就問：“你是？”

“武王侍從，孤劍如不喜歡，還有別人。”

“不必換人。”李天照好奇的又問：“你這是不滅之身嗎？”

“武王侍從當然有不滅之身，我們心甘情願永遠不出武王殿，侍奉在西月武王左右。”那女人聲音份外甜美，澆水，擦洗，份外認真。

李天照感受到武王力量的神奇，突然又心生一個念頭，儘管覺得對玄天武王有些不敬，但如果能早點實現心愿，又有什麼不可以？

於是，他催促武王侍從快些幫他洗完，又穿上準備好的新衣袍，出去后，就被武王侍從領路去見西月武王。

而這時，總務長已然回到西月武王身邊，回報了情況，末了，作禮道：“孤劍不過區區萬戰將，武王如此恩寵，竟讓他用武王的浴池，恐怕會讓王將們以為不公。讓玄天武王座下別的王將知道，更要以為武王厚此薄彼，只怕不妥。”

“現在你不會明白，也不必明白。”西月武王沒有說更多，反而一副不許他在說這類話的警告眼神。

總務長於是閉嘴，沉默的退開一側。

不多久，李天照被武王侍從陪着回來，西月武王讓總務長和武王侍從都退下了，才問：“孤劍想在武王殿里轉轉，還是在都城看看？”

“都城自己就能去，武王殿，若不是西月武王盛情，卻難以涉足，還是希望多長些見識。”李天照並不掩飾所想。

“好。”西月武王答應着，取了兩枚戰印遞給過去說：“孤劍在西月之地大戰暗劍王，因此損毀了戰印，理當由本王補償，請將其中一枚呈交玄天武王，轉告本王心意。”

“……”李天照沉默，因為他的戰印好好的，根本沒有損壞。

西月武王這麼說，分明是要他在回去之前，毀了戰印的意思，說轉交玄天武王一枚，另一枚就是讓他自己留下備用了？西月武王這般厚待，李天照總覺得，未免太過。“多謝武王心意。”

李天照急着剛才的念想，就說：“請教西月武王，倘若請武王替我復生父母妻子，需要我如何作為交換？”

“孤劍有所不知，復生的事情，本王確實可以。只是武王之間都有誓約，你既是玄天武王座下，就不會有別的武王能替你復生任何人。倘若存在可能，我真願意助你一臂之力，但求多學幾招千殺劍法。只可惜，即便你肯傳全部，本王也不敢打破這常例。孤劍又何必急於一時？以孤劍之能，升上王將根本不要多久，孤王的父母妻子的戰印級別不高的話，花費的功績對你也不是難題。”西月武王說著，起身請他繼續遊走武王殿內。

李天照這才知道，他是太想當然了，但如西月武王所說，他的確沒必要太急。

武王殿里有許多功能不同的分殿，有些西月武王帶了他進去看，有些只在門外介紹，他也就知道，那些沒進去的，就是隱秘之地。

復生殿，就屬於隱秘。

西月武王陪他一直到夜深時分，總務長來請李天照休息，他們才分開。

總務長說，他居住的地方本是不滅王將的。

許多年前因為犯錯，被罰沒了不滅之身，後來不滅王將的編製縮減，就有不滅王將殿空置了。

李天照見裏面的一應起居之物竟然都是由混沌之氣聚型而成，就如同黑雲境、陰雲境、天境里的光雲那般。

但這裏面，沒有吃東西的地方，只有酒和茶。

總務長說不滅王將有源源不斷的混沌之氣供給身體所需，根本不需要吃東西，又都吃遍了天下美味，對食物缺乏興趣，因此並不用食。

李天照想起西月武王雖然備了豐盛的酒菜，卻只喝酒，並不動筷。

躺在彩雲般的床上，李天照閉着眼睛，不由想着，他什麼時候才能在玄天武王殿里，擁有屬於自己的不滅王將殿呢？

李天照想着，不覺入睡。

屋裡，源源不斷的濃郁混沌之氣，四面八方的湧入李天照的身體，還有他的額頭。

西月武王在正殿，看着混沌之氣形成的光球里，李天照入睡時候屋裡的情景，嘴角不由掛上了抹微笑，歡喜的自語道：“果然如此！”

# 第一百六十八章 泥池

果然如此！

西月武王原本就心有疑問，暗劍王跟李天照在月落之地的彩色光霧區域里決鬥的時候，難道一次劍與劍的正面碰撞都沒有嗎？那未免太匪夷所思。

而事實上，後來李天照的劍又斷了。

若曾有碰撞，李天照如何承受起暗劍王劍勁的？

‘玄天武王治下，怎麼還會出現孤劍這樣的情況？’西月武王百思不得其解，戰印本有壓製作用，讓本來就不容易被挖掘的體印力量，隱藏的更深。即使還有特殊情況，但凡玄天武王察覺，也不應該會任其發展下去。

西月武王不由自主的十指交握，她相信，西月之地遇到了真正的機會……

天亮時，李天照覺得神清氣爽。

混沌印的力量之飽滿，跟過去相比，簡直是多倍計。

倘若過去是芝麻大小，現在就是馬鈴薯大小了。

‘多住幾天，這混沌印還不知道能吸收力量成長至什麼地步了！’李天照暗暗振奮，更沒有離開武王殿的打算，不由也覺得，不滅王將天天居住在這裏，混沌印之力會不會能追上混沌碎片了？

‘倘若可以，混沌碎片和混沌印的力量還有什麼差別了？豈非人人都可以通過後天修鍊，成為混沌劍客了？’李天照不由覺得，他這想法未免是奢望。

只是，混沌印的力量如果繼續充盈下去，達到某種程度的時候，發動起來就不需要臨時轉化體印和戰印的混沌之氣了，換言之，發動的間隔時間會更短，甚至於能夠持續運用較長時間。

這種改變，也是本質性的。

西月武王殿里能夠得到這種增進混沌印力量的好處，李天照就是天天呆在屋裡，他也願意。

但是，西月武王很早就讓人來請他了。

接連八天，西月武王都全程陪同，如此厚待，讓李天照都覺得受之有愧了。

每天早上李天照傳一位不滅王將千殺劍法的守殺式，每個王將學的招式一樣，都是用於遇到暗靈時近身自保。

最多一刻鐘的時間，不滅王將記住又演練的一點不差之后，也就沒事做了。

西月武王陪他逛遍了武王殿，除卻那些不提進去看的隱秘地方，別處都去過了。

剩下的時間，就是李天照跟西月武王喝酒說話，多是聽西月武王說些武王之間的舊事，還有就是西月之地情況，與周圍交接武王的大小恩怨等等。

有時候是武王侍從們的歌舞表演，不似李天照在月落之地見的那樣，而是如四方之地城市裡王將們觀賞的那些，舞技都很高超，而且武王侍從能做出的許多高難度動作，更不是尋常可比，尤其賞心悅目。

但李天照最感興趣的就是武王們曾經依靠自創絕技，一時威震天下的那些，尤其是各種武王的看家本領。

對於現在而言，那些絕技早都已經被破解，也就是武王們基本都知道如何克制應對，其中許多都變成了武王們絕技里的一部分，甚至變成武學技巧的常識。

“原來尾擊術是南霸武王所創！真是沒想到，現在戰士們都會用的技巧，曾經也是一絕。”李天照嘖嘖稱奇，又不禁意識到，任何可以很容易掌握的所謂絕技，一旦沒有了奧秘作為壁壘，最後就會成為平凡的常識。

“武王之間的強弱就取決於王將，不滅王將就是核心。如果一個武王能很容易消滅另一個武王的王將，甚至能輕易的持續創傷不滅王將，就代表其比對方強大很多。南霸武王當初靠尾擊術，殺了多個武王共計一百六十六個王將，佔據的領地越來越大。一直到後來，某位不滅王將帶着記憶碎片從南霸武王手下逃回去了，尾擊術的秘密才被知曉。此後南霸武王一度約定秘密共享，這般維持了一些時候，到底還是又被更多武王得知，最後就成了人人都知道的武學基本技巧。因為這尾擊術很容易擊毀戰印，致使戰印的製造工藝，使用材料，以及造型都進行過多次調整。”

如果不是聽西月武王說這些，李天照無論如何想不到。尾擊術，現在看來大家都會，也是很平常的技巧，其實就是在戰鬥里利用劍柄尾端，彌補回劍不足時候的防守作用。

但如西月武王所說，現在尾擊術很平常，是因為戰印針對性的多次調整，已經不會被尾擊術破壞。

而南霸武王剛創造這技巧的時候，當時的戰印會被破毀，因此他憑此簡單之技，從一無所有的武王，變成了擁有一片立足之地的武王。

“孤劍聽說過絕命劍嗎？”西月武王好像每天陪李天照閑聊，都沒有任何不耐煩，反而笑容很多，很喜歡如此這般似得。

“聽說過，據說在混沌之氣濃郁的地方，夜半之時，揮劍時引混沌之氣下壓，會產生混沌之氣持續爆開的奇異威力。”李天照是在四方之地聽東劍王說的，為的是讓他在那時刻萬一跟人交戰，防備別人使這手段。

不過東劍王又說，因為這不是秘密，再者四方之地又太平，也就沒人用這手段了。

“絕命劍是黃金武王的一位王將發現，其實利用的是那時刻混沌之氣質性轉變，遭遇外力就會打破變化平衡的原理。但當時沒有別人知道，那王將憑絕命劍，特意設法在陰雲境，黑雲境，天境里選擇特定的時候殺敵，許多人還以為他是擁有未曾發現的新混沌碎片力量。這位綽號絕命劍的王將本來憑此快成為不滅王將了，後來為了向黃金武王示忠，主動貢獻了秘密。結果，黃金武王因此知道絕命劍除此之外再沒有別的特殊價值，就給他安排了一件必死的差事。絕命劍果然沒有活着回來，但在戰鬥的時候，他也意識到黃金武王是故意要他死，就把這秘密對敵對的幾個王將公開了，過了些年，越傳越多，也不再是秘密……”西月武王說的輕鬆隨意，但看見李天照分明想的認真，知道他明白了她的暗示提醒。

是的，李天照確實在想此事……

不滅王將必然是有過人之能者，其能力如果不可取代，就會成為武王的臂膀。

八天，每天西月武王都陪着李天照，談古論今，奇聞異事，武學發展，諸般稀有材料的發現和應用等等，涉及方方面面。

夜晚再次過去之後，就是第九天了。

李天照就該走了。

他不捨得離開武王殿里吸收混沌之氣飛快的環境，尤其不捨得混沌印力量與日俱增的提升。

總務長來催促，說該休息了。

西月武王凝視着李天照，看他起身要走，就說：“很久沒有像這幾天般快樂滿足，與孤劍聊的投機，想到明日就要分別，此刻就覺得離愁上心。今夜想與孤劍徹夜長談，不知孤劍願否？”

“聽武王說了許多，實在讓我大漲見識，對天下的事情都有了全新的認知，不像過去，只知道玄天之地里，身邊看到聽說的那些。我也希望能在聽武王談論更多，當然願意！”李天照不客氣的坐下了。

總務長就說：“夜間外面的混沌之氣濃度變化不可控制，還請武王移步殿內。”

“如此也好，多備酒菜，夜還長着，不可讓孤劍餓着。”西月武王說罷起身，領了李天照往內殿里去。

李天照之前還沒見過武王住的內殿裏面的模樣，看起來其實不滅王將的居處一樣，都是混沌之氣凝聚而成的傢具用品，只是更大，設施更多。

李天照看見，竟然還有一個裝滿稀泥的池子。

“讓孤劍見笑了，本王幼時喜在泥水裡玩鬧，至今還偶爾會嬉鬧一番，也算是怪癖了。”西月武王如此說，實在讓李天照有點錯愕。

不過，轉念一想，武王也是人，有喜怒哀樂本來也正常，雖然癖好有點奇怪，但也沒什麼。

“孤劍想不想試試？”西月武王突然一臉期盼之態，末了又說：“說起此事，就心癢難耐。”

“這……”李天照尋思着好奇怪，不過，西月武王之請，這些天人家如此厚待，說到底雖然奇怪了點，卻也不是什麼不可接受的怪異癖好，他想了想，還是點頭答應。

“那太好了！”西月武王喊了一聲，當即兩個武王侍從憑空出現，替李天照去了外袍，而西月武王自己，也被褪盡一身繁雜，只剩令李天照不好直視的原始。

她卻渾然不在意那般，徑自迫不及待的走入泥池裡，望着李天照笑說：“下來不可有衣物，委屈孤劍了。”

人家西月武王都如此坦率，既然泥池有這等玩法和規矩，李天照還能說什麼？就也丟開顧慮，拋開了雜念，淡定的走進去了。

“泥水毫無難以氣味不說，還有香味？”李天照頗覺意外。

“經過篩選，又多次過濾砂石，最後加入香料。”西月武王在泥濘里不知如何能如遊動那般移動，李天照看的驚奇，她就：“孤劍不知本王如何辦到？”

李天照搖頭，就見西月武王游過來，拉着他的手在泥濘里摸索。

李天照這才知道，泥水裡原來有特製的設備，西月武王可以趴或躺在上面，並且控制其移動。

“這東西可真有意思。”李天照實在覺得西月武王的喜好充滿童趣。

“那孤劍也來試試。”西月武王說著，拉他近前，李天照才知道，原來這東西挺大的，完全能讓他們並排一起躺在上面。

移動起來的時候，李天照學西月武王那般，彷彿躺在水裡仰泳，體驗頗為有趣。

兩人這般或趴着或躺着在泥水裡假作游泳，玩了一會，西月武王突然一把將李天照推下去，末了，又在泥水裡抓着他的手，扶抱着他站起來。

李天照險些嗆着，卻發現站起來后，西月武王臉上的泥水就會自然下流，卻沒有粘着頭臉上的，不由更覺得這些特製的泥水奇特。

泥水流淌了下去，李天照和西月武王都可以清楚的看見彼此乾淨的臉。

目光對視時，李天照覺得情緒有些微妙的異樣。

但更微妙的是，他覺得西月武王的神色也有異樣，而且，她還沒有迴避這種微妙的意思。

李天照卻不知為何，突然想起雲暮煙。

於是，他後退，假裝靠在池邊，西月武王卻沒鬆開他的手，順勢隨他一起在池邊靠着了，這才鬆開他，邊自抬手在泥水面上玩着，邊自又如平時那樣，說起些過往的奇聞。

李天照覺得心裏一寬，但注意力，卻沒有如之前那般，完全集中到西月武王的講述之中。

『加入書籤，方便閱讀』

# 第一百六十九章 遺憾的種子

原本李天照也有許多日子不曾與異性接近，四方之地暗劍王離開天王城之後，一段清靜的時光里，他每天練功回去，入睡前難免會想起與豐吟和天蒼祈願的風吟雲纏之事。

這幾天每天與西月武王相對，總是看着她的一顰一笑，不知道多少次視線相交。

某些不由自主蠢動的時候，難免也有閃過些念想。

此刻泥水之中，一併靠在池邊說著話，卻又有片刻前微妙的異樣氣氛，再有此刻不時手臂的觸碰，隔着泥水的潤滑，尤其的觸動。

李天照的目光中沒有之前的專註，隱藏着心神不寧，這些細微的變化，被西月武王捕捉到了。

原本在說著兩個王將生死與共的愛情故事，西月武王卻突然身子一轉，雙手抓着岸邊，貼了上來，抬着臉，注視着李天照說：“很久沒有如此強烈的感覺，這種心動，還有緊張，遙遠的讓人陌生，卻又份外的雀躍。我沒想束縛你什麼，只想此刻有放飛的歡愉……”

李天照看着湊近的殷紅，感覺着緊貼時份外的滑膩，心猿意馬就要撒開四蹄奔騰起來時，腦海里突然又浮現了在月落之地初見雲暮煙時、她那張假裝不認識的冷淡臉。

李天照連忙按着西月武王肩頭。“如此匆忙，未敢不敬。”

西月武王凝視着李天照，讀到他眼裡突然的情緒變化，雖然不知道是什麼促使他的念想轉變，卻很乾脆利落的一轉身，又靠在邊上，笑着點頭說：“是啊，是太突然了。突然的讓我都覺得，無所適從。孤劍回去休息吧，本想徹夜長談，如此這般，本王卻實在不能靜心如常。”

“叨擾，告辭。”李天照走上去，泥水迅速滑落，武王侍從憑空而現，替他穿衣，又引路在前，送他回了不滅王將殿。

李天照走了之後，兩個武王侍從也走入泥水裡，陪在西月武王身旁，其中一個開口說話了，但聲音卻與西月武王完全一樣。

“武王就這麼讓他走了？”

“風吟雲纏本是水到渠成的歡愉事，勉強就失了三分美好，一廂情願的強求就要失卻五分、七分，倒不如留作念想，還會偶爾懷念未了之遺憾時光。他日再見，景更好，人更醉。”西月武王沉入泥水，兩個武王侍從也沉了進去。

然後，一個按着西月武王，一個掐着她。

西月武王的記憶，就如回到幼時險些這般按着溺死在泥水裡的恐怖之時……她的眼裡透着恐懼，然後，猛然立起，爆發的混沌之氣，炸的泥水飛起，四面濺射，那兩個武王將也摔飛出去。

但她們身上的血肉模糊卻很快痊癒恢復，如不滅王將那般。

她們卻沒有站起來，而是躺在那裡，一個滿臉恐懼的說：“不要殺我，你不是家裡浪費糧食的多餘存在。”

另一個則滿臉愧疚自責的說：“我很後悔，不應該一直傷害你。”

西月武王定定的站在泥水裡，好一會，笑了起來。“我不會永遠當被按在泥水裡的人！也不會一直當被按在泥水的武王！”

那兩個武王侍從，身形慢慢變成了彩色的混沌之氣，然後又變淡，最後消失的無影無蹤……

卻說李天照回了武王殿，胡思亂想了一陣，就睡了。

凌晨時分，他突然感覺額頭特別熱，醒過來，伸手摸上去，也不覺溫度異常，卻還是覺得混沌印處尤其的火熱。

他找了房裡的銅鏡，也沒看出有什麼古怪。

喝了些水，也沒有改善。

李天照試着引動體印或者戰印的力量，卻發現竟然擠不進去混沌印裏面，就好像裏面已經裝滿，再也容納不下更多。

李天照不知道怎麼回事，但除了額頭混沌印處覺得特別熱之外，也沒有別的不適，就只好坐那，靜等其變。

如此持續了約莫一刻鐘，突然——飽滿的混沌印里的力量開始迅速收縮，伴隨着開始以遠超之前的驚人速度，瘋狂吸收武王殿里處處都有的濃郁混沌之氣，而他體印里的混沌之氣也飛快的流入額頭的混沌印里！

這過程持續了片刻，混沌印的收縮停止，因此而產生的異常強大的吸力也消失了，對周圍混沌之氣的吸收速度，又恢復到這幾天的程度。

‘這是什麼情況？難道混沌印吸收力量滿了，會如體印那般發生變化？’李天照發覺混沌印裏面的混沌之氣的濃度發生了變化。

原本大約是哈密瓜大小的話，現在就變成了黃豆大小，其濃度之差別，可想而知。

簡直可以說是十戰將體印和千戰將、甚至是萬戰將體印的混沌之氣濃度的差別！

李天照試着引動混沌印的力量，一顆五尺直徑的火球，出現在他面前，那遠超過去的體積，熊熊燃燒的火焰，幾乎能把人整個吞沒！

‘混沌印的力量真的進化了！這就是王將們說的，成熟狀態的混沌印之力？’李天照又驚又喜。

成熟的混沌印力量，雖然還沒有混沌碎片厲害，比起流星火還小的多，但實戰的威力已經提升很大，許多情況下，威脅性都不比流星火小。

用王將們的話說，成熟的混沌印之力，殺傷範圍接近千戰將戰印的混沌劍客施展的混沌碎片之力，而殺傷力則跟萬戰將級別的混沌劍客發動的混沌碎片之力沒什麼差別。

李天照接連又試了小風刃，繞劍之雷，相比過去，全都增幅驚人！

李天照滿懷欣喜，知道他從現在起，就是力量成熟的萬戰將了。

末了，他又突然發現，混沌印里多了一股可以引動的力量。

於是試着調動，剎時就覺得腳下爆發一股強大的力量，直接把他身體推動的猛然前沖，就如戰印絕技那股推力似得！

措手不及之下，李天照連忙雙手抬起，抵住光雲的牆壁，險些臉都撞了上去。

‘混沌印的小地怒！’李天照比對知道的混沌印諸般力量的特徵，十分驚喜又多了一種新的力量。

多種混沌印力量並存這種事情，李天照本來以為是沒有覺醒的千殺之力的影響，他後來了解過，這幾天也請教過西月武王，知道是罕見的事情，但也有過先例。

李天照反覆試了許多遍，興奮的夠了，才終於捨得躺下休息。

但在合眼之前，又突然心生一個念頭。

‘西月武王留我八日，是否她知道八天時間就能讓混沌印吸收到成熟狀態的混沌之氣？’

李天照帶着猜測，很快入睡。

次日。

李天照告辭時，沒有見到西月武王，總務長帶着枚戰印交給他，說是西月武王為他準備的，裏面是他當日在月落之地戰鬥時，王將的記憶碎片內容。

說把這個交給玄天武王，證明他在這裏的辛苦功勞。

李天照收下了，想起昨晚的事情，他忍不住說：“我想向武王當面辭行，還請……”

“武王不喜離別，說與萬戰將一見如故，與其看着萬戰將離開，不如不見。”總務長說罷，作勢請，然後領了李天照一路出了武王殿。

走出內城的大門，看見外面青石的街道和建築，李天照大有回到真實之感，回想這幾天在武王殿裏面的經歷，不禁覺得像是去了遠離塵囂的夢幻之地轉了一趟那般。

是的，武王殿里彷彿與世隔絕，尤其的寧靜，除了武王侍從，就只有總務長。

不滅王將們也只是他傳千殺劍法的守殺式時見過一會，除此之外，根本不曾碰面。

只有賞罰殿殿長進去彙報事務的時候，李天照才會覺得，裡外的世界真切的連接了起來。

但很少這種情況，絕大多數事務也是按部就班，依照既定的規則執行，很少需要西月武王親自決斷的。

西月武王都城裡，色彩有些單調，清一色的青石。

往來的人也不多，除了必要的店面設施，不見有多餘的。

像玄天武王都城裡，為了好看而存在的飾品，衣裝等店鋪，這裏根本見不到。

出了內城后，為李天照領路的是個女萬戰將，似乎是得了交待的，特意騎馬帶路，沿着城裡的主道轉了一圈。

路上沒什麼人閑逛，顯得有些冷靜。

直到去了城裡一片寬大的廣場，犹如守護城裡的那般，聚集了許許多多的戰士。

這些戰士們各自划區而聚，圍成大小差不多的圈，每個圈裡都有戰士在比試切磋。

你來我往，打的很是激烈，周圍看的戰士們呼喊喝彩，又或者批駁招式用錯，十分熱鬧。

領路的萬戰將經過的時候，注意力也集中在一個個圈子里交戰的人身上，有些戰鬥她一眼就就移開了，有的則多看一會，還有的會不由自主的停下來看，全然忘了正在給李天照帶路。

末了，突然記起職責，連忙抱歉的說：“萬戰將原諒！看他們打的不錯，一時入神。”

“你們萬戰將也會來這裏？”李天照只是好奇。

“是啊！戰印的高低那是代表功績，不等於實力。很多功績還不夠的戰士，本事卻很高明，等他們以後殺夠功績了，搖身一變就是千戰將、萬戰將了。這道理西月之地的戰士人人都懂，所以在武鬥場，只敬重本事高的，從不在乎戰印高低。王將們也會經常來，看看有沒有不認識的厲害人物，有沒有不知道的新鮮奇招。我們西月之地有第一王將，還有第一武鬥將。雖然很多時候第一王將也是第一武鬥將，但也有一些時候有戰士能贏了第一王將，成為第一武鬥將。”女萬戰將的這些話，李天照十分認同。

戰印能讓在編戰士眨眼變成萬戰將，但個人苦練的本事，運用的水平，卻是不一樣的，不會因為戰印的級別變化而改變。

‘武鬥將……這種風俗還真不錯，守護城、奪風城的戰士只是切磋打，卻沒有諸如此類的榮譽吸引他們份外积極。’李天照不由自主的考慮這些，也不知道是否這幾天聽西月武王聊的太多。

李天照逛了圈大概，女萬戰將又陪他吃飽喝足，這才出城而去。

李天照回頭看着西月武王都城越來越遠，回想着西月武王，還有昨夜的情景，突然在想，倘若當時是另一個選擇，又會如何？

末了，他又覺得這念頭挺好笑。

或許，這就是旁人所說的，遺憾。

就如他曾經也想過，倘若當初在村子里沒有拒絕天蒼祈願的話，會如何？

『加入書籤，方便閱讀』

# 第一百七十章 取風

李天照離開了西月武王的領地邊界，就獨自跋山涉水的往回趕。

途中，他毀了戰印，避免與暗劍王交戰的那些記憶碎片留存。

除此之外，他身上還帶了三枚。一枚萬戰將印是西月武王送他備用的；一枚是交給玄天武王作為賠償李天照‘因戰損毀’的戰印的；最後一枚是西月武王放入記憶碎片，讓玄天武王了解李天照跟暗劍王交戰情況的。

李天照本想去孤行人的村子，因為雲暮煙很可能在。

但他問了領路的女萬戰將，才知道月落之地臨近的地方就有兩座村子，旁的交界地方更多，而且她說殺戮千影並不會在村裡逗留，而是奔走於許多武王交界之地。

殺戮千影統合的孤行人村子越來越多，幾乎都是別人主動加入，各村她都要親自去一趟，了解情況，解決一些關鍵問題等等。

西月武王所屬的領路女萬戰將說，照這架勢，孤行人會繼續統合，現在許多交戰之地的武王都在設法拉攏和爭取孤行人的力量，希望成為更有效的助力。

總結起來一句話，雲暮煙忙的不可開交，他去孤行人的村子里也只能撲空。

李天照一個人趕回玄天武王的邊界，首先去了奪風城。

城裡沒什麼大事，北風青雲目前跟大刀客們相處的十分融洽，李天照問了沒什麼特別狀況，匆匆忙就要走時，卻被喊住。

“萬戰將上次救的混沌之心恰好在，剛來時就問起你。”北風青雲說著，挽着李天照胳膊往外引，邊自低聲說：“有意思的是這位混沌之心說，以後她只跟你旗下的戰士一起做事情，還帶來了一個小村子出身的後天混沌劍客，對你崇拜的很，想加入你旗下。”

“怎麼覺醒的混沌碎片力量？”李天照頗為好奇，北風青雲特意湊近了他耳旁，分明就觸着了，輕聲說：“村子發生了災害，倖存者就那小子一個，該是有特殊的混沌之氣溢出，就讓它走了好運，覺醒了混沌碎片的力量。不過，也是你的好運。”

李天照十分高興，想加入他旗下的戰士很多，但混沌劍客卻至今只有蝴蝶劍一個，冰未解和火九劍還是靠天蒼靈帶來的。畢竟混沌劍客本來就不太擔心沒有差事，背後又有依託的地方力量的影響，很難輕易跳去別人旗下。

李天照現階段能指望的，大約就是新生的後天混沌劍客，即使是修身殿出來的，也有各自的交際圈，結業前就已經被拉攏，敲定了立場。

北風青雲說是小子，卻是以她的年齡和作為出發點的。

其實這個後天混沌劍客二十歲了，看起來比李天照還年長些，只是目光有些黯淡，大約是剛經歷了喪親之痛。卻在見到李天照時，激動的叫道：“小三子一直仰慕孤劍威名！請求加入孤劍旗下！”

“你見過我？”李天照頗為詫異，這才剛見面，這位小三子就反應如此激動。

小三子忙說：“我聽恩人常說起萬戰將，容貌特徵早就記住了！”

小三子說的恩人，就是他身邊站着的混沌之心。

這位混沌之心叫林雙，也就是那次李天照遇到天蒼祈願的時候救下來，當時保護她的戰士都被暗靈殺死，她也險些糟了毒手，一度嚇的傻獃獃的。

今天看起來，她穿着明亮粉色印花衣裳，目不轉睛的注視着李天照的眸子里，透着顯而易見的強烈情緒，一步步走過來了，就捧着李天照的手掌，說：“謝謝孤劍的救命之恩！那時候嚇着了，也忘了好好道謝，後來想着，命都是孤劍救的，從今以後就只跟孤劍的人一起並肩作戰，希望能替孤劍貢獻一點功績，當作報恩。”

“如此盛情，感激不盡！”李天照沒想到林雙如此重情義。

只是……李天照見林雙不但沒有鬆開他的手掌，還順勢抱着，十分歡喜的說著話，就是當日她如何害怕，發生了什麼事情，後來又如何後悔沒能認真道謝，又說開始去武王殿的時候很不安，卻還是顧着勇氣跟玄天武王提了請求。

後來天玄武王就答應說，允許她選擇的對象有並肩任務的優先權。

林雙迫不及待的來奪風城，同時領了安排的差事，不料在邊界的時候，碰上當時被掩埋着，昏迷不醒的小三子。

因為如此，小三子視林雙為救命恩人，說若不是她，他肯定就死了。

北風青雲見林雙滿臉滿眼都是對李天照的喜歡，完全不掩飾，熱情的勁頭根本不在乎別人的看法，不由暗暗好笑，卻又不禁更意識到，面前的這個前夫，實在是她此生錯過的最好機會……

奈何，錯過就是錯過了。

李天照的性情她也大體上知道，盼着複合根本不可能，現實的應對之策就是以曾經夫妻的那點情份，能比旁人合作的更密切。

只是……

林雙簡直就是要粘在李天照身邊了！

走哪跟哪，又不肯放開李天照的胳膊，北風青雲替李天照解圍了三次，借故讓李天照脫開，結果，林雙等他的手閑下來，就又湊過去抱着。

一直到吃飯的時候，她就更誇張了，就給李天照夾菜倒酒，看他吃好了，就又抱着他胳膊說話。

一桌人，都只能假裝沒在意林雙對李天照的過度熱情態度。

最苦惱的當然是李天照，林雙是混沌之心，又主動來投，還帶來個混沌劍客，更是一番熱情，他拒絕不能，好多次委婉的保持恰當距離，然而沒用。

林雙也不知道是沒明白他的意思，還是明白了也當作不明白，反正就是總會主動湊近過去。

一直到了晚上，李天照停在房門前，駐足，望着林雙。

見她還在說話，好一會，他只好說：“天色晚了，混沌之心也該回房休息了，我送你。”

“不用呀！我就想在萬戰將這裏休息！”林雙的直白乾脆，讓李天照有點懵……他當然不會答應，於是就說：“好吧，混沌之心喜歡我的房間，就讓給你住，請——”

李天照推開門，作勢送她入屋。

林雙卻沒動，而是很費解的注視着他問：“你不願意我侍候你嗎？”

“不合適。”李天照只好委婉拒絕，被林雙的直接嚇着了，又想着，大約是風武王那邊的風氣使然。

“為什麼？”

“不曾有此念。”李天照心想初次見面，他哪能有那些想法。

“可是我明天就有任務，下次見你，要等到什麼時候呢？”林雙說著，一臉的難過。

她這情緒的投入程度讓李天照體會不來，只好硬着頭皮說：“我回一趟都城，很快就折返，沒有特別的事情，平時都在奪風城。”

“好！那我睡了，夜裡要是突然想我了，就來找我吧！”林雙笑着揮手，關門入屋。

李天照簡直是哭笑不得，份外無語。

他何曾遇到過這樣的混沌之心？

還好，次日一早，林雙就有事啟程出發了。

小三子還是編外戰士，需要留在奪風城，李天照讓大刀客給他安排差事，助他儘快提升到百戰將，就能跟林雙捆綁了任務掙功績。

奪風城和風殺城的戰士，互相埋伏、襲擊的事情越來越多，誕生了許多功績突飛猛進的人物。

除了李天照旗下的，還有些有心又有毅力和想法的戰士，他們自行設法伏擊兩邊的戰士，拼殺出了驕人的功績積累速度。

現在奪風城和風殺城都有功績飛天之城的別名。

北風青雲告訴李天照，說她跟奪風城的城長私底下已經達成了協議，奪風城成長會主動申請調去恰好有空缺的另一座小點的城市當城長，但也是靠近交界的戰地。

而北風青雲，則會接任奪風城城長的職責。

“奪風城城長行事狠辣，沒想到會選擇妥協讓步。”李天照頗為驚訝，想當初，城長還派人謀殺大刀客來着，如今卻不做最後掙扎，而是選擇讓出奪風城，當然讓他意外。

“奪風城長是有手段，正因為如此，他也清楚形勢。局面再繼續僵持，他不但沒勝算，人流失的更多了，他連跟我談條件的資格都缺乏。現在我還能圖個省心接受他的條件，也等於是讓他從此入了北風家的門下，現在達成協議，非常明智。”北風青雲心情很好。

諸般事情都順利的進行，北風州州長的功績也升上了王將，新州長人選也如他們所願，是北風青雲的姐夫，一個背後沒有氏族力量，短期內不可能動搖北風家影響力的萬戰將。

而現在，北風青雲也轉到李天照旗下，跟他的功績是一條線了，只要她將來能早點升上萬戰將，州長的位置就是她的。

她的姐夫，說到底是代管而已，等到北風姓氏的出了萬戰將，自然要交權。

“李天照，我的未來，還有我們約定的未來，接下來都看你的安排了。我越快升上萬戰將，就能越快兌現諾言。”北風青雲要功績升的飛快，就得等李天照安排。

大刀客也是千戰將，跟隨李天照才多久？現在已經升上了玄級千戰將！靠的是什麼？是他獨自斬殺了風殺城的十八個級別不等的千戰將。

“我想過了，兩件事情的附帶條件就一個，等你升上了萬戰將，未來奪風城的城長，交給我指定的人選。”李天照去了趟西月之地，想法跟過去不同了。

北風青雲當初許諾的，是給一座腹中地帶的繁華大城的控制權，由李天照指定接管的人選。

現在，李天照認為他還得掌握一座邊境交戰之地的城市，才能源源不斷的、更方便快捷的培育旗下的戰士。

奪風城幾乎是不二之選，尤其考慮到對面是玫千戰將掌事的風殺城。

“你的胃口太大了！你該知道奪風城這種邊境城市的份量。北風家沒辦法放棄，我今天答應你，也沒把握將來能兌現，家族裡從上至下都會是反對的聲音。更何況，你本來就夠可怕了，讓你掌握了奪風城，將來源源不斷的培育更多千戰將、甚至萬戰將，北風州將來是姓李，還是繼續姓北風，都不一定了！如此養虎為患，你叫我如何答應？多送你一座腹中地帶繁華大城的控制權，這是我能給的極限了！”北風青雲沒想到李天照突然野心爆炸，會圖謀起奪風城這個重地。

『加入書籤，方便閱讀』

# 第一百七十一章 四十八

北風青雲不答應，但是李天照卻態度堅定。

“奪風城我必須要！如果你答應，我保證你的功績升的比大刀客只快不慢；你若不願意，原先的約定我也不會反悔，但功績獲取的效率肯定打折扣。除此之外，坦白說，我要謀取奪風城的控制權，將來你升上了萬戰將之後，交接的人只怕擋不住。至於說北風州州長的位置，我可以保證，毫無興趣，也無意繼續在北風州里指染對更多城市的控制權。”

李天照這話說的客氣了。他如果現在要從北風青雲手裡奪，其實也有很大把握。只是他們本有合作關係，有信約，他不想如此。而且現在爭鬥起來，還會嚴重影響他旗下的戰士獲取功績的效率，實屬兩敗俱傷。

“李天照，這種保證沒有任何意義。現在我相信你，真的相信！但人會變，掌握了權力，你才會發現必須圖謀更大權力在手裡的理由。給了你奪風城，就是人為的製造未來的勁敵。奪風城是重地，關係長遠，你可以設法奪，但我絕不可能給，也給不了。”北風青雲答覆的也乾脆，末了又說：“既然這不影響我們的約定，我許諾多給一座腹中地帶像樣的城市。至於奪風城，將來我走了，你奪你的，我設法守我的；奪走了歸你，奪不走歸我。勝負無怨。”

李天照原本以為北風青雲會為了早點升上萬戰將而答應，現在才知道，她到底看的長遠，即使他此刻的保證真心實意，她也不會以此作為決斷的憑據。

“如此，你也如願以償了。為了早點獲取奪風城的控制權，我也就有理由讓你功績盡量提升的飛快，早點升上萬戰將調走。”李天照這話自然是說笑，北風青雲真正拒絕的理由本來就說的明白。

腹中地帶的城市，繁華，穩定。這也就意味着很難再生出強大的新力量，但邊境城市，如奪風城這般，卻是在源源不斷的產生新的力量。

“如果不知道你有這樣的本事，奪風城送你也可以商量，明知道奪風城到了你手裡，一定會源源不斷的創造出驚人的力量，怎麼可能給？”北風青雲掛着微笑，看似很淡定，但其實，也真的為將來她走之後，如何能阻止李天照謀取奪風城的情況發愁。

“事情說定了，我也該啟程去都城了。”李天照起身告辭，北風青雲親自送他出城，臨末問他：“或許你該先去一趟千山城。”

“有什麼情況？”

“聽說山家三小姐想讓她丈夫石天龍到你旗下。”

“我看情況。”李天照駕馬去了，卻很意外石天龍那等驕傲的人，竟然會願意到他旗下？當年在千山城，石天龍可是一度很惱火被他拒絕了比試之請的。

李天照想也知道，以石天龍的自視甚高，答應此事不知道有多艱難。

‘倒不如先去一趟千山城，到了都城未必沒有別的事情。’李天照駕馬直奔千山城。

還沒入城門，就感覺到城裡跟過去不同的新景象。

許多破損之處都修補了，城門也重新刷漆，城裡一些老舊的府邸正在重建，往來的人們臉上有許多笑容，一切都透着欣欣向榮的美好。

山家三小姐領人出來迎接，進了城長府里剛落座，茶還沒來得及多喝兩口，石天龍聞訊匆匆而至。

剛見面，三小姐就立即起身，挽着他胳膊一起到李天照面前說：“萬戰將見過的，還記得嗎？”

“千山城修身殿的第一把劍，石天龍，當然記得。”李天照面掛微笑，石天龍心裏的難堪少了許多，忙熱情作禮道：“讓萬戰將笑話了。當年不知道千殺劍法的厲害，狂言切磋比試，實在是班門弄斧。現在人人都知道萬戰將的千殺劍法出則殺人，的確不是切磋比試的劍法，是我當年太過小氣，還請萬戰將大人不記小人過！”

石天龍現在對李天照是沒什麼嫉妒之心了，人會嫉妒差不多的，或者強一些的，一旦差距太大了，就沒了嫉妒的基礎。

當年的李天照是功績比他強，現在的孤劍之名，以及最年輕的萬戰將榮譽，他旗下的戰士但凡學了千殺劍法，個個都帶着許多殺敵的功績。

哪裡還是石天龍能嫉妒的？他自己無論如何成就不了這些啊！

再者又跟山家三小姐配婚，如今千山城就是山家和石家的，而李天照顯然又是他們的靠山，都是自己人了，更只有好好相處的道理。

石天龍本來只擔心李天照記仇，會給他些難堪，不料他如此大度，自然倍覺驚喜。

“過去的事情了，本來也沒什麼，不提也罷。”李天照問起他們的打算，這才知道，山、石兩家聯姻之後，千山城內部已穩，商量了打算讓石天龍跟隨李天照，殺敵立功，等將來升上了千戰將時，可以在豐源城臨近的城市裡擔當城長，成為千山城城長的重要助力，石家也能掌控一城之地。

“你準備妥當了，帶上我的書信直接去奪風城尋大刀客，他會安排妥當。”李天照說罷，又讓去練功密室，說：“我先傳你一招千殺劍法，末了我還要立即趕去都城，此番不能逗留。”

山家三小姐知道李天照的規矩，也早跟石天龍說過，千殺劍法的招式靠積累的功績作為標準，因此石天龍早有準備，自然不會失望。

李天照在練功密室里傳了石天龍正斬式第一招，替他悉心調整了動作，見他確實掌握的快，每次細微調整，只教一次，石天龍就演練的分毫不差。

“真是不可思議！千殺劍法如此神奇！”石天龍簡直是被顛覆了認識，做夢都想不到會有如此違背常理的事情。

“個體差異，因此個人運用招式的引氣秘法都不盡相同，最好不要隨意私傳，碰上與你情況接近的，學了還能有用；如果個體差異大，用了還不如尋常的劍招，反而會送命。我反覆叮囑，因為出過多次私傳伴侶，導致傷死的事情。”李天照不厭其煩，因為是有戰士的伴侶因此而死，至於受傷的情況，就更多了。

“我記住了。”石天龍半信半疑，卻也答應的痛快，因為他也沒打算私傳給誰。再者是真是假，他去了奪風城，那裡有許多李天照旗下的戰士，不怕無法驗證。

李天照也沒指望石天龍聽了就信，只是他必須不厭其煩的每次都特意叮囑。

傳完石天龍劍招，李天照謝絕了他們夫妻的挽留，駕馬匆匆出城，走了一個時辰，天色就已被燒成火紅那般。

李天照又趕了會路，摸黑走了段，這才見到客店。

他在大廳里吃喝着東西，還有幾桌路人，都是一壺酒，一盤花生，吃喝聊着天。

突然一段對話，讓李天照頗為注意。

“我們隔壁村不是遇到山崩，倖存的那丫頭命大，當時在村外采蘑菇，來得及跑脫了，結果還覺醒了混沌碎片的力量，成了後天混沌劍客！這還不算，第一次上戰場，就殺了四十八個大地武王那邊的在編戰士，一躍升上了洪級十戰將！真是命啊！”

“丫頭裡的小孤劍啊？這麼厲害！”

李天照對這類形容，已經不陌生，許多人說起功績積累的快，殺敵多，就會用小孤劍代指。

只是，李天照也不禁為這女子的厲害吃驚，初次上陣，竟然能殺那麼多敵人，那可真不一般，也不知道是什麼混沌碎片力量。

‘也是災禍之後覺醒的後天混沌劍客，還這般厲害，若是加入到旗下，倒是不錯。’李天照於是客氣詢問說話的那桌人，打聽那女子的事情。

“她本來被村裡人叫小四，現在知道的都喊她四十八，覺醒的是混沌地怒。現在嘛，還在群山礦區裡頭。”那人回答着，打量李天照，見他穿着披袍，武器也被遮擋，看不出來什麼。

“多謝相告。”李天照繼續吃喝，尋思着必須去一趟。混沌地怒是地級混沌碎片力量，很是霸道，唯一的缺點就是全力發動的間隔比較長，也是因此才沒有被列入天級。

混沌碎片力量的天級和地級，許多威力上沒有明顯差別，關鍵的不同就是，天級的混沌碎片力量沒有明顯的弱點或不足，而地級的有。

玄級則是尤其極端的類型，也不等於威力就弱，比如混沌風語，就是玄級里的代表，近身只有別人怕它，地級也好天級也好，哪裡敢不把混沌風語放在眼裡？

四方之地的王將們通常提這三類都不會特意強調天地玄的級別，就表示一樣強大。

而大多數人說起來時，卻很強調級別。

絕大多數混沌劍客都是黃級，黃級是相較於前面三類，明顯弱了的，因此這分級里的類別也最多。

李天照偶然知道有個混沌地怒力量的後天混沌劍客，當然不願意錯過。

次日一早，他就離開小店，去了四十八在的鎮子。

這鎮子隸屬於千山城，在山裡的礦區，偶爾大地武王和玄天武王會有偷襲彼此的戰鬥，因此長期有戰士駐守。

大大小小的礦區邊上，都有村莊。

李天照打聽到了四十八的住處，敲開了門時，不禁眼前一亮。

『加入書籤，方便閱讀』

# 第一百七十二章 一拍即合

面前那張年輕又異常清純美麗的臉，還有一雙特別清澈的大眼睛，讓人毫無準備之下，下意識的看呆了。

“你是誰？”四十八一臉的疑問。

但很快，她聽李天照道明來意，知道他就是威名赫赫的孤劍，立即激動的連連點頭說：“孤劍看得起，我願意效死力！”

李天照沒想到，他的名聲還挺好用，根本沒費功夫。

四十八當場就收拾了東西，很開心的說：“我跟着孤劍走！”

“好……”李天照本來是想讓她直接去奪風城，看她如此熱情，索性帶她同行，先去都城，也能讓她順道看看。

遙想不久之前的他自己，也是從小對遙遠的都城充滿嚮往和遐想，他猜想，四十八也有諸如此類的情節。

路上聊天起來，四十八說她沒什麼系統的劍法，礦區那的戰士都是互相學。

“第一次上戰場的時候我有點害怕，沒想到混沌碎片的力量那麼厲害，發動一次，我連人帶着一團泥石衝過去，一劍就是一條命，簡直太容易了……”四十八說起經歷，滿臉滿眼的激動。

李天照理解這種心情，聽說她戰鬥時候也沒想什麼招式，就是出手的時候覺得怎麼打能刺着，就那麼揮劍了。

‘倒是聽東劍王說他早達到了揮劍就是招，無需刻意卻招招相連的境界，四十八總不能也是這樣吧？’李天照這麼想着，越發覺得四十八的本事讓他感興趣了。

到了都城，李天照讓府邸里的管家陪四十八到處逛逛，他則進了賞罰殿里報功。

一如既往，李天照幾乎每次來都會等待很久。

這次又有戰印‘損毀’的事情，更得多等一會了。

正等着，來了兩個萬戰將，也是報功等結果的，他們注意到李天照，立即猜到他是孤劍，便客氣的招呼了聲，末了又聊起任務里的事情。

李天照聽他們說遇到個村子平地升起龍捲狂風，持續了沒多久，但村子整座沒了，人都死絕，卻有個在外面躲過一劫的人得了混沌碎片之力，覺醒了混沌風暴之力。

‘是以前不知道嗎？彷彿突然接連出現這種災害……’李天照對這些情況也不了解，不敢確定是否想多了。

就聽其中一個萬戰將說：“我還聽說北風州北面也有自然災害滅了村的事情，最近異常狀況太多了點。”

“托玄天武王的氣運，混沌劍客更多，對我們也是好事嘛。”另一個萬戰將倒不是很在意。

李天照對此倒是贊同，只是，想到從西月武王那裡知道的天下武王的諸多歷史，他已然知道即使混沌劍客也是種子，武王的核心力量是武王殿里的不滅王將，主力是王將，萬戰將們則是中堅和儲備力量。

但是，年老而升不上王將的萬戰將，等於是被淘汰了。

李天照對州長確實沒興趣，以前沒有，現在更沒有。

以前沒有因為他追求的是踏入武王殿，復活父母妻子。

現在沒有，是因為他從西月武王那裡了解到，州長是有治理之能的人，而這樣的人，基本不可能成為王將，萬戰將就是終點。

‘善治者理事，善戰者為王。各司其職，各得其所。’西月武王說天下武王對此的看法基本一致。

正因為如此，王將不會兼領州長的職務；州長也不會是王將。

真正對於武王而言，多些混沌劍客或少些，根本不算什麼。

唯有混沌之心是真的珍貴，哪個武王都只怕不夠多，沒有了混沌之心的話，即使明知道有爭奪搜集高濃度混沌之氣的機會，武王也沒辦法去參与。

這道理原本也淺顯，若知道有二十處陰雲境，十處黑雲境，五處野外的高濃度的混沌之氣異常聚集之地，然而武王卻沒有對應數量的混沌之心可用，那就只能眼看着剩餘的機會錯過。

‘擁有武王之力者，不等於就能成為武王，許多覺醒者，還沒等成為武王，就已經被消滅了。’西月武王透露的這個信息，讓李天照當時很震動，才意識到，武王也是會被消滅的，不滅之身的基礎是混沌之氣，失卻了修復自我創傷的基礎能量，還是會被消滅。

但如西月武王所說，世間其實又不存在真正的死亡，因為，只要還有人記得你，飄散於天地之間的意識碎片就能通過記憶碎片再次重聚。

只是混沌碎片的力量不在意識之中，因此重生之後的人會無法保留混沌碎片的力量，混沌之心也無法保留其特殊的力量。

李天照胡亂想着，終於見到賞罰殿殿長來。

他帶着功績文書，還有戰印。

“萬戰將執行特殊任務，功不可沒，此番等若多去了一趟天境的功績，如此來看，萬戰將距離升上王將，至少又提前了一年，可喜可賀！”賞罰殿殿長看李天照安上了戰印，又說：“萬戰將接連辛苦，可以好好休整，為天境之行做準備了。”

“不敢辜負武王的厚待。”李天照領了東西出去，賞罰殿殿長也出去了，另外兩個萬戰將面面相覷，都猜測不知道是什麼特殊任務，獎賞如此豐厚，卻又只能暗暗羡慕，又覺得玄天武王果然對李天照尤其器重，這等好事也留了給他。

支援西月之地的戰鬥屬於機密，不可隨便與人言道，因此功績文書里也只是說完成了特殊任務，完成情況如何，獲得功績多少，但沒有具體功績的分配標準和依據。

李天照出了候王殿，詢人問了天蒼靈，天蒼祈願，震恭弘=叶 恭弘落還有南小喬，結果全都不在。

他就出城去了尋鑄造師一定人，後者看到孤王劍損毀的情況，大有一種心血結晶被破壞的難過，仔細觀察了后說：“萬戰將是遇到混沌之石鑄造的天級兵器了吧？”

“混沌之石鑄造的兵器還分級？”李天照之前沒聽他說過。

“混沌之石使用的多和少，以及混合的材料的不同，會產生不一樣的特性。黃級的是常規型，加入的是常規用量的混沌之石，特點是性價比高，換取的功績相對別的最少，通常也足夠用了。混沌之石用量多一倍，並且需要加入五行玄石的，就是玄級混沌之石兵器，鑄造過程中需要反覆多次吸收特定濃度的混沌之氣，耗時長久，訂製的功績比黃級要多四倍，但正常交戰的情況下，跟黃級對陣並不會有很大的差別，只是硬度略高，聚集混沌之氣的速度更快，主要是戰鬥方式全靠混沌碎片力量的王將，才會有需求。”

李天照聽的認真專註，才明白上次一定人為何沒說，因為沒必要，正常就是定製常規的黃級就夠了。

“地級在玄級的基礎上又增加了兩倍的混沌之石用量，除了使用五行玄石，還需要煉製五行玄鐵。比起玄級，硬度和韌性有所提升。短時間內跟黃級交戰，也沒有明顯差異，需要的功績卻是黃級的二十倍了。”

李天照心想，換了是他，也肯定是選黃級，性價比明擺着。

“其實地級就已經是奢侈品，天級就更不必說了，提升幅度不大，工序麻煩，耗費的功績是黃級的四十倍。本來都是混沌之石的兵器，四種級別相遇也不會很容易分出明顯差距，如果是萬紋劍碰上黃級碰撞個幾百次，運氣好的話也不至於折斷，只是遍布豁口；如果碰上地級，很可能幾十次的碰撞就得斷；萬紋劍碰上天級，就幾下碰擊的事。”

李天照也沒想到風武王對暗劍王那般捨得，就是說，暗劍王失落的那把劍，是天級混沌之石鑄造的了？

‘幸虧沒有交上去！’李天照暗暗慶幸。

月落之地的時候，他斬斷暗劍王的手臂，雖然因為暗靈本體的緣故，手臂還連接着，但握劍的手卻沒了力氣，又刺着暗劍王的心口，他只剩被消耗自救，於是劍就落在地上了。時候清點戰場的戰士收拾之後，不敢私藏，呈交給李天照當作戰利品。

原本李天照也不能拿來使用，因為他是玄天武王座下，訂製的兵器都有報備，繳獲的兵器私留也只能藏起來，一旦拿了用，被人看了舉報，與報備的不符，就是重罪。

但李天照之前就想到了個辦法，這時就把準備好的，暗劍王那把劍的圖紙拿給一定人看：“你看這樣的劍，怎麼樣？”

“不如孤王劍迅猛，這是三十多年前的特製型，外型奇特，但各方面特性平庸，關鍵的刺和劈攻擊方式，彼此會幹擾能力發揮，所以很快被淘汰，萬戰將在哪裡見過？”一定人頗為好奇。

李天照十分可惜，他本來想，如果他在一定人這裏定製一把造型相同的，那他不就可以拿着暗劍王的那把天級混沌之石劍使用了嗎？

然而，如果性能上如此，那就沒意義了。

“天級和地級混沌之石兵器能回收嗎？”李天照還是不甘心把劍上繳換功績，一個明擺着的事實，那樣難得的兵器，上繳得到的功績能換回那把劍的幾十分之一嗎？

以前他不會想這麼多，在西月武王那聽說了許多之後，他已經明白了一個事實，武王不是看忠心的，而是看價值。而忠心，只是價值里的一部分，還不是最重要的部分。實際作用才是武王最在意的。

武王座下的戰士，大約就像戰士手裡的兵器。

戰士或許會對兵器懷帶感情，卻不會因此放棄使用強了很多的兵器，只有在兵器差距不大的時候，對兵器的感情才能發揮決定性作用。

因此李天照知道，他要當的是有作用的戰士，而不是對武王呼喊忠心，武王最在乎的是勇，至於忠勇前面的忠字，其實排在了後頭。

那麼，如何讓他自己更強，當然也比維持忠心的形象更重要了。

事實上，李天照自己清楚，他現在了解了那麼多事情，已經不會被成長過程中聽聞的那些‘故事’束縛，也就不存在過去那種，對武王的盲目信任和忠誠。

一定人開門看看外面，又探頭窗戶外看看，然後關緊，低聲問他：“萬戰將難道私留了厲害兵器？”

“如果是，可能回收？”李天照不想直問，怕讓朋友為難，卻見一定人咧嘴笑道：“萬戰將難道忘了，鑄造師都會用私用邊角料的事情？凡事哪裡都能完全守着規矩來，萬戰將若有，自然可以回收，造一把貌似萬紋劍的混沌之石兵器，對我也是新鮮的嘗試和挑戰嘛！”

李天照看一定人那躍躍欲試的神情，懂了，他的職業愛好發作了，滿腦子是鑄造混沌之石兵器的念想。

什麼叫一拍即合？

這就是了！

『加入書籤，方便閱讀』

# 第一百七十三章 變化

李天照當即駕馬離開都城，趕回去挖出了暗劍王的那把劍，又一路披星戴月的回都城，往來好幾天的時間，他連客店都不進去住。

一定人拿着那把天級混沌之石的劍時，眼睛都在發光似得。

“我實話實說，其實沒有鑄造過混沌之石的兵器，所以此劍回收之後，鑄造出來是什麼結果，我也不敢肯定，但自信不會比萬紋劍差，這點萬戰將可以放心，只是不要有過高期望。”

“不必有負擔，儘管放手而為。”李天照還是有期望的，只要能有黃級混沌之石兵器的程度，他就等於是用重鑄萬紋劍的功績，弄了把王將才能使用的混沌之石兵器！

一定人得了李天照的話，馬上就不招待他了，迫不及待的拿了劍就去開工。

新劍的鑄造很需要一些時候，李天照就在都城裡帶四十八逛了幾天，等到蝴蝶劍出任務回來，就變成三人一行。

蝴蝶劍受了傷，刀傷共計二十四處，戰鬥里又被八面威風擊中多次，但好在同行的混沌劍客還有兩個，靠着人多，安全保護了震恭弘=叶 恭弘落回來。

“還是死了一個混沌劍客，我聽活下來的那個說，八面威風和刀娘是大地武王那邊特別瘋的混沌劍客，為了功績他們經常性不惜冒風險也要擊殺敵人。”蝴蝶劍雖然經歷過不少戰鬥了，可這一次，還是讓她心有餘悸，很是后怕。

不但險些把命留下了，如果當時她或者另一個混沌劍客倒下了，肯定難保震恭弘=叶 恭弘落的周全。

“八面威風威脅很大，刀娘的刀本來也厲害，聽說覺醒了混沌風語，你們這趟真是驚險。”李天照聽到這兩個名號，立即想起豐收城時候，一個照面斬斷了八面威風胳膊，還有擊殺刀娘的哥哥雷錘的情景。

“聽說他們跟萬戰將有仇，回來的另一個混沌劍客說，人盡皆知八面威風和刀娘發了瘋一樣的拼功績，就是為了早點升上萬戰將，才有機會找你報仇。”蝴蝶劍很替李天照擔心，這兩個難纏的敵人只要活着，總有一天會升上萬戰將，到時候，必然是李天照的威脅。

“哪有隻掙功績不結仇的好事，我求的是功績，是儘快進武王殿，在所難免會有敵人記恨，兵來將擋水來土掩。”李天照尋思着那兩位的仇也是難消除，以後碰上了再說。

蝴蝶劍就不說話了，只是她這趟，掙的功績修理兵器，治療殿里走一趟，用掉大半，想着都挺鬱悶。不過，她不覺得心疼就是了，因為她對於升上萬戰將唯一強烈的源動力就是，助力李天照。

是的，她連百戰將，千戰將的好處都還沒能充分感受，沒完沒了的出任務作戰，已經疲憊的麻木了。

可是她卻不能停，李天照升上王將需要的功績多着呢，她多掙一點，他就能多分一點。

除此之外，她也沒什麼可以報答的了。

四十八看蝴蝶劍願意說，就纏着她問些戰鬥里的事情，更對如何更快提升功績滿懷熱情。

李天照順勢就說，等她在都城玩的差不多了，就去奪風城，那邊正好還有一個情況類似的混沌劍客小三子。“你們儘快升到百戰將后，可以跟林雙一起任務，有機會就多殺敵，提升起來的快。”

四十八卻滿臉期許的說：“最快的是俘虜敵人的混沌之心吧？像萬戰將那樣！”

“啊……是。不過，這事需要點運氣。”李天照很贊同，卻不能积極支持，畢竟那不是玩笑事，靠正面硬奪，那太冒險，敵人勢必拚命。

他是有掌握敵情的特別優勢，否則的話，當初能從八面威風的力量面前搶走並且帶走震恭弘=叶 恭弘落？能藉助暗劍王襲擊的形勢俘虜了大地、黃金武王的混沌之心？能靠正面硬搶帶走龍心？

“嗯嗯嗯！我覺得自己運氣還會越來越好！大家都說，大難不死必有後福嘛！”四十八滿懷對未來的熱情期盼，那種不需要任何切實理由，就能對未來滿懷积極展望的神色，讓李天照很是羡慕。

他明明還那麼年輕，先是天境遇到龍心，緊接着是四方之地跟那麼多王將和天級混沌之心打交道，讓他沾染了許多老氣。

末了又去了趟西月之地，通過西月武王，簡直是重建了對生存世界情況的認識。

此刻李天照看着四十八，就不由在想，別的萬戰將和王將眼裡的他，是否就是他眼裡的四十八？

街道上下起了綿綿細雨，蝴蝶劍忙說：“我去接震恭弘=叶 恭弘落。”

“我去吧。”李天照尋思着她這趟也受了驚嚇，就帶了傘，去內城大門等着。

沒多久，碰上個混沌之心和三個混沌劍客進去，一眼認出李天照的三個人，低聲說笑了幾句，那混沌之心就問他：“孤劍在等誰呢？”

“咦？”

李天照還沒答話，內城門縫裡探出張臉，很是驚喜，旋即高興的跑出來，抱着他胳膊，沖那混沌之心說：“這趟回來休息幾天呀？”

“打算多用两天假期，要不然差事就得被排去西野城了，我才不要給那城長送功績，誰愛去誰去。”

“我要是你，就偏要去，先故意驕橫往死里折騰使喚西野城城長，出任務的時候再可勁把他乾的壞事給宣揚宣揚，臨末回來了再報他一個不敬之罪，整不死也讓他狠狠受一回氣！完了再跟姐妹們打聲招呼，誰碰上那的事情都好好的這麼‘照顧’他。”震恭弘=叶 恭弘落知道西野城城長本是那混沌之心出身家族裡的人，得了他們家族許多照應升上的千戰將，卻在當了城長后立即改換門庭，等於白得了培養的好處，末了還把西野誠的控制權騙走了。

“我干不出來，要不然你幫我去一趟？”那混沌之心聽的心動。

“你就臉皮薄吧！換平時我替你去，現在你看合適么？”震恭弘=叶 恭弘落說著，把李天照胳膊挽的更緊，笑容更甜美幸福。

那混沌之心就撅嘴說：“你就得瑟吧！哼，天蒼靈應該也該回來了。”

“到時候我都走了！”震恭弘=叶 恭弘落心裏覺得討厭，天蒼靈回來，肯定得跟她搶着分李天照的時間。

那混沌之心知道震恭弘=叶 恭弘落嘴硬，若不然，孤劍有空她肯定會用假期，沒必要急着走。

不過，那混沌之心這麼想卻又錯了，震恭弘=叶 恭弘落急切着想早點能去天境呢。

再說還有蝴蝶劍儘快積攢功績的責任，哪裡能停下來？

李天照的心愿震恭弘=叶 恭弘落知道，也就成了她的目標。

混沌之心通常都是如此，自身實在沒有什麼可追求的，守護劍客的追求，也就成了她們的追求。

很久未見，吃什麼喝什麼震恭弘=叶 恭弘落一點都不在意，只是關心李天照這些日子經歷的事情。

聊着天，看着他的臉，震恭弘=叶 恭弘落就覺得滿足歡喜。

許多時候震恭弘=叶 恭弘落也覺得，像許多混沌之心說的那樣，她們的人生都有差不多的相似，因為最終能夠寄託的，也就是對守護劍客的感情，還只能是她們精神上的慰藉。有想的開的混沌之心，會通過發展多個備選守護劍客的方式得到歡樂。

但這做法並不適合所有人，正常情況，注意力只能牽挂一個人，容不得第二個並存。

震恭弘=叶 恭弘落悄悄沖蝴蝶劍使眼色，後者卻突然跟她沒默契了似得，她就瞪眼過去，然而，蝴蝶劍還是沒明白似得。

震恭弘=叶 恭弘落就說：“蝴蝶劍你不是很累了嗎？先帶四十八回去吧，我下午就得回內城，有些話想單獨跟李天照說。”

蝴蝶劍這才帶了四十八走，震恭弘=叶 恭弘落看她下去了，就問李天照說：“你跟她什麼什麼過吧？”

“什麼什麼什麼？”李天照反問。

“就是那什麼什麼什麼呀！別裝傻！”

“沒有。”李天照又反問：“怎麼了？”

“沒什麼，就覺得你有一副不錯的皮囊，又正是如日中天的時候……”震恭弘=叶 恭弘落說到這裏，想起守護劍客的意思李天照還未必已經知道，這般酸溜溜的話說了反倒沒意思，就打住了，突然站起來，拉着他說：“咱倆打傘去雨里走走吧！”

李天照打着傘，震恭弘=叶 恭弘落挽着他胳膊，兩個人在傘的遮擋下，行走在有限的無雨區域。

雨幕因為傘而憑空分隔出這樣的區域，雨天里人又比往常少的多，這種對比，無形中令傘下的震恭弘=叶 恭弘落有種置身於只屬於他們的二人天地的感受。

“聽蝴蝶劍說了，這趟很危險，你受了驚嚇吧。”李天照知道震恭弘=叶 恭弘落是幫他，才會一直把掙功績的機會給蝴蝶劍，自然記着情份。

“我其實不怕，大不了再被俘虜回去，找個機會設法給你透個信，讓你再把我俘虜回來就是了，我存心想回來，總能找着機會，興許一兩年，興許幾年，興許更久。所以我當時並不擔心自己，每次看到蝴蝶劍被刀娘斬傷，血濺了出來，我就很擔心那一刀會要了她的命。我就着急，你旗下就她一個真正效力的混沌劍客，好不容易培養到千戰將了，死了的話可怎麼辦？”

“讓你擔心了。”李天照如是說。

震恭弘=叶 恭弘落望着他，問：“能說你心裏想的話嗎？”

“我心裏想的是，戰士的命本來就在刀口上，不管是我自己，還是蝴蝶劍，還是別的戰士，隨時都可能死在戰鬥里。我替你們此行擔心，也替蝴蝶劍慶幸，但我隨時做好了戰死的心理準備。蝴蝶劍如果有意向停下來，我不會勉強她繼續戰鬥，但她選擇繼續作戰，相信也做好了最壞的打算。你不必有過多的心理負擔，那不是你應該承受的。”

震恭弘=叶 恭弘落注視着李天照認真的神情，卻從他目光里，感覺到與過去的不同。

他的這些話，顯得沉靜從容，卻少了過去的那種對未來充滿展望的激昂熱情，也殺了對世事的那種不平。

“其實混沌之心都知道你的特殊任務是去了西月之地。只是不知道你經歷了什麼，突然覺得，你變的老沉了，跟王將們那種其實什麼都不相信、只相信自己的老氣很像。是不是，你的心已經先變成王將了？”震恭弘=叶 恭弘落不知道這好不好，她只是想知道，他的變化是為什麼，這才是她關心的。

“聽到了很多故事，知道了一些……”李天照話沒說完，看見蝴蝶劍又領着四十八找了過來。

“府里剛收到的，我看落款奇怪，送信的又來的遠，不知道是否急務，就先送過來了。”蝴蝶劍的說詞，一點都沒得到震恭弘=叶 恭弘落的原諒，就覺得她是故意找個由頭回來。

李天照拆了密封，見裏面只有一句話：“林中未了事，四方白石處。”

『加入書籤，方便閱讀』

# 第一百七十四章 新孤王劍

震恭弘=叶 恭弘落看李天照臉色不對，擔心的問他：“你不會說有急事要走吧？多久沒見着了呀！明天天蒼靈也回來了，再過两天天蒼祈願也回來，你現在走可不像話！”

‘這事倒也不是非得立即去不可，劍沒鑄好，只帶備用的劍總是不夠放心，風刀王將萬一兌現了諾言之後對我起歹意……不得不防。四方之地去了那麼久，也實在該藉此機會跟朋友聚聚。’李天照想好了，就說：“雖然是大事，但不是非得立即去處理，過些天再去不會耽誤。”

“表現一百分，回答八十分，你應該騙我們說，事情雖然很急切，但你決定過幾天再說！那我聽了，立即得到超越期待的滿足感！”震恭弘=叶 恭弘落很認真的糾正，李天照就反問說：“掙功績的大事我不會耽誤，明擺着是假話，你會信？”

“我會假裝相信呀！那就夠了！多假裝幾次我就信以為真了。”震恭弘=叶 恭弘落覺得李天照太實誠了，那可不是讓女人喜歡的最佳狀態。

“既然你這麼說，下次我知道了。”李天照啞然失笑，震恭弘=叶 恭弘落轉而就對蝴蝶劍說：“好了沒事了，你快回去休息吧。”

蝴蝶劍只好又走了。

震恭弘=叶 恭弘落歡歡喜喜的挽着李天照，繼續打着傘，在雨中閑逛說話。

次日，天蒼靈果然回來了。

震恭弘=叶 恭弘落也就沒用假期，接受了新的任務，只是去的腹中城市，好幾個地方家族都安插了人，蝴蝶劍同去的話，功績要跟幾個城長分一份，於是就留蝴蝶劍跟天蒼靈的下趟任務同行。

蝴蝶劍的功績提升的比火九劍和冰未解還快的多，就因為有三個混沌之心的助力，火九劍和冰未解參与的任務里，八九成都是腹中城市的關係型，這類游劍任務的功績比邊界類型的少的多，分功勞的人太多了。

蝴蝶劍有三個混沌之心幫忙，這個的任務不好，她就在都城等下一個回來，有時候三個混沌之心的都不好，還會臨時托請相熟的混沌之心幫忙帶一次。

這麼下來，蝴蝶劍參与的任務，能有四成是邊境類型的高功績，剩下的也是腹中地區裡頭分功勞的人少一些的。

冰未解和火九劍轉入李天照旗下之後，蝴蝶劍的功績快趕上他們了，天蒼靈覺得也不能太厚此薄彼，就跟天蒼祈願和震恭弘=叶 恭弘落商量，這才平衡了他們三個混沌劍客的任務類型。

冰未解和火九劍雖然還是跟天蒼靈一起行動的多些，但也經常會避開很不好的任務，然後跟着跟着震恭弘=叶 恭弘落或者是天蒼祈願行動。

即使如此，他們三位混沌劍客通過擇優比較，總進行相對功績更高的任務，一段時間下來，效率也比其他有混沌之心的混沌劍客高出近一倍。

最末等的功績積累，是在窮村子里從事日常生產；次末等的功績在腹中地帶的村鎮；往上就是腹中繁華城市裡有差事的戰士；再往上就是邊境拼殺的戰士；繼續往上就是在邊境城市裡跟上了有影響力的副城長，城長的戰士；功績積累更快的就是混沌劍客；往上就有是地方勢力能托混沌之心，時不時帶着出任務的混沌劍客；正常情況最快的功績積累速度，就是有固定混沌之心一直帶着的混沌劍客。

蝴蝶劍，冰未解和火九劍三位的功績積累效率，在三個混沌之心的擇優幫助下，比正常功績獲取體系裡最快的狀態，還高了近倍。

但是，目前功績積累速度公認最快，稱之為一飛衝天那般效率的，是李天照旗下在奪風城的那些。

李天照的新劍鑄好，他出門去取的時候，碰上奪風城來報功的旗下戰士。

“萬戰將要出去？”

“大刀客去報功了？”

“這次是我來，大刀客升上天級千戰將了，最近準備沖一衝，我就自告奮勇承擔了報功的責任。”那戰士說著，把準備的資料呈給李天照，本來他就是要先來彙報。

“最近你們乾的不錯，沒多少十戰將了。”李天照很高興，風殺城自從有玫千戰將當城長后，練將的效率更高了。

對於玫千戰將來說，不愁後方沒有百戰將和十戰將補充。

相反，風殺城和奪風城彼此戰鬥的越激烈，反而吸引來的戰士越多，兩城城長的影響力也更高了。

以前這兩座城市都是邊境重城，現在是邊境重城裡的要地，各方面的人，都設法安排戰士往這兩座城市裡擠，謀求更高效的功績獲取。

接收誰，拒絕誰，城長當然極有發言權。

北風青雲和玫千戰將都平衡着進入的新勢力，避免有聯合坐大威脅她們的情況，於是她們在這種勢力眾多的平衡狀態下，擁有了更難以被取代的地位。

情況這麼保持下去，再有一年半載，李天照旗下的應該就全是千戰將了，只是到了千戰將之後，就沒辦法滿足這麼多人的功績同時高速騰飛。

畢竟風殺城和奪風城裡常駐的千戰將數量是有限的，其中能有機會下手的更少，同時培養兩個千戰將的功績騰飛就是極限了，未來人更多了，不可能還有大刀客這種提升速度。

不過，那是以後的事情了。

李天照很滿意玫千戰將跟大刀客把事情處理的這麼好，見到一定人的時候，他的心情格外好。

“萬戰將來了！”一定人把手邊的事情交給別的鑄劍師，領李天照回了他家裡，路上說：“擔心別人發現材料有異，我都是沒人的時候動工，然後就帶回家裡。材料的質性不好掩飾，勉強藏就會影響了孤王劍的性能，不過，這級別的兵器材料，認識的不多，你平時避免拔劍出來讓人看見就好了，尤其別到其它兵器店裡，讓鑄造師看見了，就算不認識也會知道這把不是普通的萬紋劍。”

“恰好我沒有隨便拔劍讓人觀賞的愛好。”李天照尋思着他要麼練功，要麼就是拼殺的時候才拔劍，這種風險很小。

“我其實也放心，換個沒事跟人切磋比試的萬戰將，就算有交情我也不敢幫這忙。”一定人從藏劍室的暗格里取出個木盒，打開，黑色帶花紋的合金劍鞘旁邊，就是鑄成的新劍。

李天照拿在手裡，發現一面是如過去孤王劍那樣的曲線劍刃，但另一邊卻通過對應弧度增厚，變成了直身，然後鋸齒成了下傾斜，全都打磨的鋒利，不止是有招架兵器的能力，還有了很強的拖割殺傷力。

“好想法！曲線劍刃取代了曲線劍身！又能讓另一面的鋸齒髮揮很好的作用！”李天照很欣賞一定人的傑作，他十分高興的說：“我還擔心萬戰將覺得造型變的奇怪。”

“沒有，我很喜歡！”李天照揮動着，很趁手。

“這想法早就有，經過多次嘗試，成熟了才敢使用。但這面的鋸齒開鋒使用，對於萬紋劍而言不適合。因為鋸齒都是獨立的刃，戰鬥里的損毀會導致修復的代價很高，萬戰將跟人動手的又多，劍會的維修會成為吃功績的大戶。放在混沌之石的兵器上就不用擔心了，它們擁有吸收混沌之氣緩慢修復記憶形態的能力，破壞的嚴重了，拿來修護也就是加速它的自我恢復速度，長期使用的成本反幾乎沒有。”

李天照揮劍，嘗試引動混沌之氣進去，發現劍身剎時間亮起來四色光芒，等停止灌注新的混沌之氣了，留存在劍上的那些，還能維持許久才散失的沒了光亮。“好！太好了！”

一定人笑說：“萬戰將真是體貼，等到現在還忍着沒有詢問劍的品質。”

“哈哈……我確實想知道，但只要比萬紋劍強，就不會失望。聽你言語，我猜至少是黃級混沌之石的劍了，就更是滿意了。”李天照恐怕結果不理想，所以忍着沒問。

“不負萬戰將的託付，也對得起我自己的本！，這把劍雖然沒到完美的天級，卻又不止地級，憑藉我了解的情況，進行測定，各方面性能介乎於天級和地級之間！可以說，它勢必要陪伴萬戰將很久很久了！除非將來萬戰將成了王將，還積攢了許多用不完的功績，否則是不會再定製天級的新劍，那這把孤王劍，也就一直陪着你了。”一定人毫不掩飾臉上的驕傲。

他是第一次鑄造混沌之石的兵器，還是用的回收再加工的方式，確保了材料的耗損情況，還能鑄造的如此理想。

“大師手筆，從沒有讓我失望，今天更是大喜過望！”李天照十分振奮，只覺得這趟西月之地的特殊特任務，簡直是他生命中極重要、甚至就是最重要的變化節點！

劍已成，李天照不再逗留，直接去了四方之地。

上一次他來，有調令。

這一次他來，沒有。

嚴格來說，他不能去玄天城，那裡本不是萬戰將能去的，沒有調令進去，就可以被問罪。

李天照也沒有去玄天城，直接去了天王城後面的白石處。

這地方，也就是龍心之前設計過王將的地方。

李天照看了留下的信息，就在此處練着劍，等到天黑，夜半的時候，如約定那般學鳥叫。

不多久，風刀王將聞聲而至。

『加入書籤，方便閱讀』

# 第一百七十五章 非尋常收債

“沒想到孤劍去西月之地那麼快就回來了。”風刀王將竟然知道，見李天照詫異，他不由笑說：“四方之地的王將，但凡知道風武王前些時候派了暗劍王去月落之地的，又有誰猜不到玄天武王會派你去支援？讓人費解的反而是風武王，明知道西月武王必定會向玄天武王求救，也必定會派你這個暗劍王的剋星去支援，為何還要去打月落之地？”

“我只是個萬戰將，這些哪裡知道？”李天照不透露什麼，以免被風刀王將推敲出他跟西月武王有較深的接觸。

但這件事情，其實西月武王也有所疑問，最後推敲說，也許是風武王想試試暗劍王到底是否真的怕他孤劍；又或許是本有意讓暗劍王送命，如此別的暗靈就沒了主心骨，更容易被籠絡。

風刀王將哂然一笑，似乎並不相信李天照一無所知，卻沒有繼續這話題。

“目標我選好了，一個黃金武王那邊的，一個大地武王那邊的，下手的時候需要連番行動，以免消息傳開了，王將們都小心自保，改變了作息規律。畢竟現在四方之地的王將們都知道了，之前天王城死的王將是你下的手，玄天城的王將聽說時，都吃了一驚。今天太晚，沒辦法行動，時間也不巧。後天，晚飯之後我來找你。”

“好。”李天照嘴裏答應的乾脆，心裏卻明白，風刀王將也不是易於之輩，挑選的目標為什麼兩座城市都有？

可不止是怕選同一座城市會有妨礙，而是為了順便讓他李天照替玄天城再拉一波仇恨。

他孤劍前有殺天王城王將的獨功，接下來又有殺大地武王和黃金武王的王將的獨功，也就是在這裏，把三方武王的人全得罪完了。

不過，李天照卻不怕。

‘原本就沒有好拿的功績，又要殺王將的獨功，又怕承擔危害的話，哪裡還能得到功績了！任你什麼功績，只要能還債，我就敢收！’李天照早帶來吃的喝的，又有龍心之前清洗的水源補充，至於等两天的耐心，根本不值一提。

李天照在山林里練劍，等着，一點也不焦急。

反正在這裏，在別處，他空閑的時間都是練劍。

年輕戰士的劍勢更猛，動作更矯健靈活，很大部分原因就在於維持的練功強度更高，李天照也說不準這種狀態能夠保持多久。

但他覺得，所有的王將年輕的時候，都維持着最佳的狀態奮力前沖，而他至少在踏入武王殿之前，絕對不可能停下來。

繞劍之雷的藍色電光，小風刃的白光，小流星火的紅光，小地怒的金光，接連不斷的發動，演練，組合嘗試着能否混合生力，哪種力量在何種情況下配合攻擊能夠達到什麼樣的效果。

這些種種的嘗試，根本難有盡頭，李天照沉浸其中，根本不覺得時間難熬。

只是，每每睡在吊床上時，難免想起西月武王殿里，不滅王將居處的混沌之氣彩雲床榻的舒適。

不過，李天照知道那是幸運才能有的新鮮體驗，還不是他習以為常可得的享受，也就能很快調整比對之下的落差感。

武王殿，他總會進去的，現在他不會妄想去抓根本不屬於他的東西。

約定的時間，風刀王將來了。

果然是吃過了晚飯就來，而且來了，就說立即出發。

看起來，時間很趕。

但也沒辦法提前，城裡的王將們用餐的時候都在一起，誰缺席都顯得反常。

兩個人直奔黃金城外，好在現在天黑的早，否則的話，也很難避過崗哨越牆而入。

兩人翻牆進城之後，風刀王將領路在前，直往城裡一座王將的府邸。

進去之後，兩個人在閣樓上，居高臨下的盯着府邸西面的圍牆某處。

“目標也翻牆進出？”李天照意識到情況不尋常。

“偷腥當然要翻牆。”風刀王將哂然一笑，低聲說：“四方王城裡那麼些人，自家的日久膩味，互相偷腥尋常事。知道也好，猜到也好，也都會當作不知道，更不會去把暗地里的事情挖到檯面上，否則面子上過不去，本來沒什麼的也得有什麼。挑目標，當然是找偷腥的貓。”

“既然如此，何不在房裡制住女的，等人來了反身一劍解決問題？”李天照奇怪為何還在這裏等。

“你這把孤劍還真是擅長襲擊殺人，但眼前的情況，你的想法卻不夠老道。王將府邸里鬧出動靜痕迹，就成了入侵黃金城的證據，不好掩蓋。我們只要等目標偷完腥，在他慣常翻牆出去的地方等着，也是簡單一招了事，處理痕迹也容易的多。”風刀王將說完，見李天照的神色，猜到他想法那般，就說：“有什麼可驚奇？你以為混沌風語的威名是兒戲？我這樣的若有积極謀取功績的動力，在四方之地襲擊殺兩三個王將根本沒什麼難度，只是沒那必要招惹麻煩，打破了平靜，早晚會有報復反擊找上門。”

“混沌風語確實有這種基礎。”李天照心想也是，他是在瘋狂追求功績的階段，有機會都不會放過，更不怕麻煩；風刀王將沒有這種動力，就不會自找麻煩。

就如此刻，風刀王將有了這種理由時，動起手來，卻自有手段。

“提醒你一句。”風刀王將耐心的等着目標出現，輕笑着說：“混沌風行屬於戰鬥力弱的混沌碎片力量，但論襲擊殺人，你真要碰上混沌風行力量的王將時，夜裡睡覺都得躲好藏好，這力量的王將就是靠一路偷襲殺敵爬起來的，論這方面的威脅性，比混沌風語還可怕。”

“挖掘混沌風行的長處發揮到極限，這樣的王將確實不敢大意。”李天照是知道混沌風行力量的，天境時沙漠里見過，除了跑得快，連續衝鋒的移動能力驚人，坦白說，真正拼殺起來，實在沒什麼厲害。

但這力量如果用於偷襲，僅次於暗劍王。

只是，李天照有把控周圍氣流情況的特殊能力，並不害怕被襲擊。

兩人沒等多久，目標出現了。

果然是從風刀王將盯着的那面牆翻進來的，看那人進了王將府里了，李天照就隨風刀王將離開閣樓，去了那面牆外，等着人出來。

“你說下一個目標的時間比較緊，這麼等不怕目標耽擱的太久？”李天照顧慮着。

一旦不能連番得手，也許第二天黃金城就可能知道不見了王將，那麼，四方之地的王將們有連番前車之鑒，肯定會加倍小心謹慎，改變作息，避免落入危險。

“放心！偷腥就是圖個短暫的新鮮刺激，這裏的正主回來的時間又規律，他不會逗留多久。”風刀王將把握十足。

兩個人等了不到一刻鐘，李天照就感覺到牆壁內的氣流變化，分明是有人往這邊過來。

又一會，風刀王將才聽聲知道目標來了，他因為有混沌風語的力量，對聲音特別敏感，論聽聲之能，遠超尋常，只是卻沒有李天照把握氣流變化知道的更早、更遠、更清晰。

風刀王將示意李天照做好準備，又比劃着再次強調目標一定會習以為常的從同樣位置翻牆出去，因為他之前跟蹤觀察的情況都是這樣。

李天照拔劍握在手，靠牆立着，看風刀王將蹲在側旁。

其實他知道目標的距離和狀態，並不需要風刀王將望風。

牆內的目標，一如既往的悠然自得。

其實這王將也不是非來不可，只是，這樣的樂子已經成了習慣，沒有更吸引他的理由之前，他也就沒必要改變。

進出往來多少步，靠近了牆邊，踩着什麼位置用多大的力量跳起，越過圍牆時高了多少，落到圍牆外面的軌跡，這王將都已經爛熟於心。

如果是在別的地方，他未必會如此大意。

但在四方之地，除了前些時候暗靈族製造了些亂子，天王城裡又出了點意外，再沒有別的事情。

孤劍也調走了，短期內也不可能再調來，四方之地也就恢復了既往的平靜。

日子，一如既往的悠閑享受，太平的讓他偶爾還會懷念過去的折騰時光。

那王將躍起，跳過圍牆。

因為角度的關係，他沒有看見來自圍牆下，刺向他後背的劍光。

那王將還沒落地，已然中劍。

落下的時候，他抓着從前胸刺出來的劍身，卻已經什麼都做不到了，連呼喊的聲音都發不出來。

牆壁外的地上，鋪着特質的布，李天照把那王將的屍體捲起，扛着。

血跡都在裏面，圍牆上有一些，風刀王將早有準備，使刀一行行的刮掉一層，也就沒血祭了。

“不會被發現？”

“你是這的正主，發現了牆上的痕迹，會高喊是這王將死在他家圍牆外？”風刀王將失笑說：“只會把痕迹收拾的更好，否則旁的王將都會拿此事取笑。地上的痕迹要避免，是天亮了太容易被別人看見，牆壁的簡單處理下就行，後面的事情不必我們操心。”

李天照半信半疑，總有點懷疑，風刀王將是留線索，給他挖坑。

‘就算知道是我，沒有憑證也不可能作為發難的理由，最重要的是四方城裡的王將根本不願意打破平靜，也沒什麼好怕。’李天照扛着屍體，跟風刀王將一起翻過城牆出去，然後收拾妥當，就把屍體丟在預設的位置，被人發現時，就當死在城外的。

第一個目標簡直容易之極，毫無意外。

第二個目標在大地城。

路上風刀王將提醒李天照說：“這個目標有點麻煩，你要做好準備。畢竟是混沌爆炎的力量，襲擊時哪怕給了他一點反應的機會，就做不到悄聲無息。”

“混沌爆炎的話，還真的麻煩！”李天照也沒有把握，原本也沒辦法有確定性的把握。

但是，他還是得去。

即使風險遠遠超過剛才那個目標，但為了功績，李天照仍然會去。

這一次，會否順利？

# 第一百七十六章 波而不折

如風刀王將挑選偷襲目標的喜好，大地武王的這位王將，也是個偷腥的貓。

但不同的是，這個目標偷腥的場地是在城牆的瞭望樓頂上。

李天照抬頭望着那高高的瞭望樓，風刀王將手指朝外的傾斜處，說目標會準點跟人在那裡私會時，他的心情是複雜的。

今晚的月色正常，偶爾被雲遮擋，但更多的時候卻是如睜大的獨眼，看着四方大地。

雖說夜裡視線不好，城外瞭望台的人確實看不見拿出斜頂的位置，然而，畢竟是以天為蓋之地啊，用來私會，未免太匪夷所思。

“目標在這裏，私會？”李天照覺得，別說是偷腥，就算是自家的，去那地方，都嫌過份了些。

“混沌火類混沌碎片的人，大多都比較爆裂。大約是習慣了焚燒活人的殘忍，偷腥的方式也最與眾不同，彷彿就要遊走在可能被發現又不會被發現的邊緣，才讓他們興趣濃厚，不支持他們這種想法的對象，就維持不了長久的關係。”風刀王將好像對偷腥這類現象特別有研究，他說完，看李天照的目光有異，忙又說：“我曾經是此道中人，這些年已經不偷腥了。”

李天照點點頭，但是，不理解，更沒體會。

不料風刀王將又補充了句：“天王城裡就那麼些人，時間長了，能偷的都偷過了，後來大地武王、黃金武王城裡的腥也偷了不少，今天這個下手目標的癖好，就是這女的以前透露的。”

李天照抱拳，用望天村裡一個故人喜歡的話說：“佩服佩服，男人的楷模。”

“哈！孤劍若想入此道，我可以傳你經驗心得。”風刀王將立身城牆下，看着上面的瞭望樓，興緻勃勃。

“謝了。”李天照想起一句話，就說：“我聽說，生命中會碰上許多人，但會與誰為友，又會與誰牽手，卻都是雙方自己選擇的結果。願為何等人，就會遇上哪些人。親近與疏遠，相聚與離別，早被一次次的選擇決定好了。那些以為促成緣份的偶然，也都只不過是必然。”

“……”風刀王將無語的注視着李天照，覺得這風格切換的太快，至少，今天以前，一點沒發現他會或這種話，而是覺得，他是會把這類調調自動過濾忽略的人。“說這麼複雜幹嘛，不就是想說物以類聚，臭味相投嘛。”

“被你這麼一說，還真覺得差不多意思。”李天照考慮着，點頭，覺得王將的總結，比西月武王說的這番話更簡潔精鍊，只是，少了點別樣的氛圍。

“時間差不了，上去。”風刀王將動身之前，拔出兵器，換了戰印，李天照也取了快十戰將戰印，按上。

而後兩個人一起橫擺兵器在眼前，立下劍誓道：“今夜我們臨時合作對付大地武王的王將，必將信守約定，從此刻開始，直至天亮之前，齊心合作，絕無二意，誰若違背誓言，陰謀詭計又或設下陷阱，必橫死當場，永世不得復生！”

立了劍誓，兩個人各自分開，朝相反方向去遠，過了一會，李天照先回了城牆下，又等了一會，風刀王將也回來了。

如此，有戰印留存，彼此分開的過程中是去藏印，也就不怕對方合作期間或者事情結束了暗下黑手。

至於剛才分開之後，他們是否真把戰印藏在哪裡，又留了記號讓別人可以找到，卻就不一定了。

反正李天照只是走開了，沒真找地方埋藏戰印。

因為他，不怕被偷襲。

但風刀王將是否如此，就不知道了。

兩個人上了城牆，在瞭望台下面，黑漆漆的門裡等着。

風刀王將早選好了位置，讓李天照站那，然後用布包住劍身，又叫他對着城外的門口。

“目標一定會先來這裏，也肯定會把角樓里轉一遍，你只要不發出聲息，等合適角度出手，事情就可以成功！”風刀王將考慮的仔細，末了又說：“我看過目標先來這裏，每次到這層的時候，都會從這個門入，從中穿過，然後從朝外那面的門出去。”

“明白了。”李天照對風刀王將的準備和規劃很是佩服，猜想他過去沒少干偷襲殺敵的事情，也許其功績的主要部分，就是這麼掙來的。

事情已經交待妥當，兩個人就在黑暗的角樓里，保持沉默，連呼吸的氣息，都一時封閉，轉為靠混沌之氣提供內循環。

李天照就如石雕那般，一動不動的等着。

因為，流入角樓的氣流讓他知道，有人在朝這邊靠近。

是目標來了。

來的時候，也果然如風刀王將說的那樣，先是轉了下面那層，確認裡頭沒人，又上來了這層，而且進來的門，也果然沒有錯。

黑暗裡，只有目標走動的聲息。

李天照看不見，目標也看不見他。

但是，黑暗中的氣流，卻突然讓李天照捕捉到，目標悄無聲息的抓住腰上兵器的動作。

‘他發現我們了？’李天照念頭迅速轉動，突然意識到，露出破綻的是他，而不是風刀王將，有一個問題，他們竟然都忽略了！

‘此刻他有準備，動手也會鬧出動靜，就有了我闖上城牆的證據……有了！’

李天照念頭迅速轉動，剎時有了主意，雖然有些冒險。

於是他繼續等着。

黑暗裡的敵人知道他，但還不確定他的位置，那王將故作無所察覺的隨意走着，直到捕捉到的線索讓他確定了黑暗裡的人的大致位置時，他突然拔刀——

暴起的火焰，犹如噴射的火龍那般，朝着李天照站的位置沖了過去！

火龍衝出角樓門外，在城外的半空，飛出十丈之長！

剎時間，照亮了一片地方。

風刀王將心頭一跳，做夢也沒想到先出手的竟會是目標！

混沌爆炎一旦發動，動靜就是如此大，城裡的王將被驚動，不知道有多少會趕過來，甚至距離近的也許片刻就到！

襲擊不成，目標反而先出手了，僅剩的片刻之間，李天照還如何能成功擊殺？

‘黑暗裡只有我夾擊了，反正記憶碎片也沒有景象，算是他的也一樣！’風刀王將揮刀就要動作，卻聽見黑暗裡，有兵器刺入人身體的響動。‘難道孤劍中刀了？’

兩條身影，從角樓漆黑的門裡，飛衝出來。

風刀王將看見，是一個人握着兵器，刺進另一個身體，中劍者被帶着衝出去的。

火焰的照亮下，那把穿體而過的兵器，分明是把劍！

風刀王將又驚又喜，完全不知道李天照是如何辦到！

風刀王將當然想不到，為何先出手的是目標，下一個瞬間中劍的也是目標。

因為混沌爆炎的大地武王的王將在動手之前，李天照就已經知道。

李天照索性順勢而為，於是那王將拔刀發動混沌爆炎，噴出火焰的長龍時，卻驚見一條身影在戰印絕技的推動下，掠過身旁。

那王將來不及再回刀自救，急忙前沖，卻也來不及躲開閃到他背後，刺出的那把劍了。

李天照一劍穿心，抵着那王將的身體衝出城牆外。

天空的火龍尚未消失，卻因為那王將無法維持混沌碎片之力，突然散做粗細不等的火焰光束，四面八方的爆散飛開，許多撞在城牆外，又墜落地上。

風刀王將一躍跳出城外，見目標離氣絕已經不遠，急忙一把抓着那王將的胳膊，幫着拖拽走，又催促說：“快走！你取戰印兵器，別的東西顧不上拿了，人一斷氣就丟下撤走！被追上就完了！”

是啊，大地城裡那麼多王將，被誰追上纏住一會，他們就等死了。

不過，風刀王將是來得及跑的，只是他不知道，李天照也自信來得及跑。

李天照取了戰印，收繳了兵器，卻一時沒找到身份牌，氣流的信息讓他知道背後的追擊更近了，就說：“風刀王將先走！快！”

“行！”風刀王將也不羅嗦，撒手就撤，離去前，看李天照帶着屍體，還在搜尋身份牌，倒也覺得他有信義，此刻還記得不拖累了旁人。

風刀王將去后，李天照才發動混沌印的小地怒，剎時間金光綻放，巨大的推力平地產生，只把一片泥石摧的隨他前沖之勢齊飛出去。

如此這般，李天照奔走片刻，又能發動戰印絕技，二次衝鋒，快速閃過了二十步距離。

這麼會功夫，他終於找到了身份牌，氣流里的信息讓他知道追擊敵人的情況，就不着急的繼續搜羅東西，直到都摸乾淨了，這才丟下那王將的屍體，在背後許多的罵咧聲音中，越去越遠……

李天照走了。

但玄天城卻燃起許多火光，照亮了城門下，一群大地武王所屬的王將身影，還有被擺在地上的，剛才被殺的王將。

“玄天城的！叫孤劍出來！他闖上城牆殺人，必須給個說法！”

金劍王早已經沒在四方之地了，東劍王因為在等待輪替中，暫時離開了玄天城，現在的王將里，功績最高，領頭的就是花刺王將。

“孤劍不在玄天城，你們哪裡看見他了？”花刺看見情況，其實心裏已經信了一半。

現在四方之地，也沒旁人還乾的出這種事情。

“他不在，那就要你們給說法！孤劍闖上城牆殺人，他不在，你們也要給個交待！”大地成的王將十分憤怒，這簡直欺人太甚。

“給不給交待，那也得你們先拿出他闖了大地城的證據，我們去事發點先看看，你們也別都擠在這了，既然知道孤劍膽大包天，王將們全出來了，就不怕他趁機進程俘虜混沌之心嗎？”花刺王將的這番話，效果簡直太好了！

城外氣勢洶洶的大地武王的王將們，當即冷靜了許多，商量着分了一部分人，立即趕回去，誰都覺得孤劍李天照真可能幹出這樣的事情！

『加入書籤，方便閱讀』

# 第一百七十七章 秘密任務

他們覺得孤劍為了功績，沒什麼干不出來。

過往俘虜混沌之心的事迹，更是證據。

不過，他們其實想多了。

李天照如果不怕留下闖城的證據，也不必如此麻煩了。

因此，他哪裡能進城裡抓混沌之心？

一來不知道人在哪裡，他不能滿城溜達着臨時找吧？沒等找到，就輪到王將們回來抓他了；二來就算走運，在城裡瞎晃還湊巧碰上了一個，讓他抓着了，但闖城的事情也坐實了。

四方之地的默契約定如此，他這般，就是逼的玄天城的王將們沒辦法保他。

就算玄天武王不會因此把他丟給大地武王，雙方也不至於因此打破四方之地的和平，但他李天照，將來升上王將了，也肯定在四方之地呆不了。

那裡可是，王將長久獲取功績、第二好的地方啊！

所以李天照沒辦法這麼干，除非他明確知道城裡的混沌之心都住哪，當時人都在哪，那他考慮到能一次俘虜兩個三個，也就不管那麼多了。

可惜這些他都不知道。

李天照沒有調令，本來也不能去玄天城，直接連夜離開了四方之地。

大地武王的王將們趕回城裡，知道混沌之心們都安然無恙，也沒發現孤劍來過，不由都覺得虛驚一場。

末了，又跟玄天城的王將們理論爭執。

可是，花刺王將為首的玄天城王將們，本來還擔心有什麼鐵證，發現現場痕迹根本不能證明孤劍肯定是在城牆上殺人，自然就各種否定城牆上的痕迹。

首先血跡就沒有，李天照當時刺出去，存心增力帶着人衝出去，沒等太多血噴出來，被殺的王將就被帶出城牆外了。

那些有限的血，當時那種情況下，也都灑在了李天照身上。

雙方爭論了一陣，大地武王那邊的一個王將怒說：“不是在城牆上動手，難道是閑的沒事發動混沌爆炎玩嗎？如此還要狡辯！”

“城牆上發動混沌爆炎幹嘛我們不知道，說不定是孤劍在城外月下散步，你們的人卻在城牆上用混沌爆炎挑釁嘲弄呢？然後被孤劍激將了下去，又被千殺劍法所殺……”花刺王將也不生氣，就只是淡定冷靜的反駁，反正就是不承認是在城牆上動手。

大地武王那邊也沒有誰看見，也就沒有記憶碎片，單憑嘴說，就算有人證、她也不會承認。

除了記憶碎片能當鐵證，其它一概否認。

其實原本大地武王那邊的王將也沒指望玄天城的會承認，只是遇到這種事情，實在太可氣，總不能默不作聲。

再者玄天城的人認不認都好，這件事情上也都知道理虧，往後未必沒有機會藉此得些變相的好處。

但如果他們沒去把玄天城的王將們鬧過來，卻全無好處。

爭吵的差不多了，兩邊都有王將打圓場，於是各自散了回去。

玄天城的王將們回去的路上，就有人說：“為了將來有安生日子，孤劍升上王將之後，不能把他調來四方之地。”

“這孩子真奉陪不起，讓他常駐四方之地，還不得天天夜裡去三方武王的城裡當刺客啊？早晚得犯眾怒。”另一個王將也是怕了李天照敢惹事的膽子了。

“尤其大地武王那邊，本來就受不得吃我們這邊的虧。之前大地武王針對孤劍下令襲擊千山城，再有今天的事情，千山城再被襲擊一回都不稀奇。”另一個王將嘆了口氣，也覺得許多年都遇不上一個孤劍這樣的。

“那倒不會，孤劍的妻子都不在了，尋千山城晦氣沒有道理。我看所有跟大地武王交界的邊境城市要倒霉，尤其是大城。”

“直接說是豐收城不就得了，我聽說豐氏掌事的豐吟曾在都城孤劍的府邸里留宿，他們婚配關係解除了，實質上的關係看來沒有。”

“你還真喜歡挖人隱私啊！”一個王將想起曾經被挖隱秘的不快往事，忍不住對那個王將出言嘲諷。

“都多少年了，還記着那點舊事！我倒是沒想關注，奈何當時孤劍正被人議論，自然有人特別留意，見到了又有什麼奇怪？”

花刺王將不想兩個王將爭吵起來，就說：“還是說聯名的事吧，大家真有這打算，我回城時就先找總務長和賞罰殿殿長聊聊，再直接找孤劍談談，四方之地的情況他也清楚，大家不想打破和平的狀態，他該理解。我看他也並非不通情理，知道了大家的想法，也就不會還特意往這來。”

“那就辛苦花刺王將了！”眾王將們考慮后，都認為這麼做最好。

早一天談，早一點安穩。

看這架勢，這把孤劍只要閑着沒事，極可能還會跑過來找王將襲擊。

倘若如此，不等李天照升上王將，再多出一些今晚這樣的事情，鬧不好玄天城要被三方合擊。

有個女王將卻在事情確定之後，嘲弄的說了句：“花刺王將跟孤劍曾經並肩作戰，當然關係密切，有你去說，他一定答應。”

“我去說孤劍是否答應，還不一定。但像你這種平平無奇的去說，他肯定不會答應就是了。”花刺王將與那女王將長期不合，這時說話一點不客氣，目光還故意盯着那女王將的身體。

旁的王將怕他們吵架，當即有人過去拽了那女王將先走了。

花刺王將沒把這事放心上，只是看着夜空，想到晚上的麻煩，也不禁為這麼一把孤劍的存在，搖頭失笑。

這種年輕的积極幹勁，勾起了她遙遠的回憶，只是，像李天照這般離譜的，真是沒有見過。

一個老王將散去之前，感嘆的道了句：“孤劍鬧騰的亂子，比起因他而起的示範效應的變化而言，又真不算什麼了！”

花刺王將深以為然。

倘若她年輕的時候，聽說有這麼一把孤劍，知道有人能憑藉一路獨功和俘虜混沌之心成就最年輕的萬戰將，甚至是王將的榮譽，她肯定會效法！

越是自信、越是有本事的人，越是會被孤劍的榜樣效應所吸引。

遵循規則跟旁人一起慢慢混團功，還是學孤劍一飛衝天？

成則平步青雲，敗則一了百了，痛快人生，豈不讓許多人覺得，勝過慢慢混團百倍？

花刺王將不認為這是過度的擔心，因為，奪風城和風殺城的情況，本來就能作為證明。

李天照沒覺得奪風城和風殺城的情況不好，戰士的戰鬥，本該是如此积極進取的。

至於功績，本來就該是敢於承擔風險的有能者多取，選擇謹慎安穩者少取。

所以，李天照在玄天武王都城報功的時候，考慮的還是，未來奪風城培育出來更多千戰將了之後，要如何繼續引領他們快速前進。

李天照在候王殿等着，而賞罰殿殿長，則在武王殿里垂首聽令。

戰印里的記憶碎片，沒有出現風刀王將的，擊殺黃金武王和大地武王座下王將的過程，本來也沒有風刀王將的直接助力。

過程清晰，結果明白，獨功性質無可置疑。

“當初一念之差，不願破了規則，讓他得了五年凍婚期。開始我們還打賭凍婚期后他能升上幾級，現在眼看着，他已經是天級萬戰將了。這把孤劍，就算不讓他去天境，他也有膽子有本事殺敵拿獨功，凍婚期內現在不需要懷疑他能不能升上王將了，而是該猜測，他升上王將后攢的功績能復活多少人！”迷霧中，玄天武王的語氣里倒不似有責備。

賞罰殿殿長知道玄天武王不會因為決策失誤就責怨別人，就只是苦笑說：“這把孤劍如此能幹，都可以當王將用了。一個萬戰將，接連拿下擊殺王將的獨功，任誰都覺得他理當升上王將了。武王得此英才，可喜可賀！”

“這李天照雖然驕狂了些，本事倒是令人驚奇，超過了本王的預期。”迷霧中的玄天武王沉默有頃，突然笑着說：“你的話倒是提醒的好。他有此能，升上王將又是必然，理該讓他好好發揮作用。南米之地當前的麻煩，就讓他去解決吧。”

“此事功勞堪比西月之地，李天照如果辦成，他的功績距離升上王將就只剩一步之遙了！”賞罰殿殿長不得不提醒，覺得孤劍躥的實在太快。“李天照一路孤劍獨功，正被熱議之際又升上王將的話，示範效應非常強，只怕奪風城的情況，會席捲全境，甚至引得旁的武王治下的戰士也都紛紛效仿！”

“那也沒什麼不好，大地武王本不該在本王之前，局面亂時，恰好讓大地武王回歸應有的位置！”迷霧中玄天武王的話，終於讓賞罰殿殿長明白，他的提醒多餘了，因為玄天武王積蓄力量已久，現在就是盼着亂局起，而後發動。

只是，賞罰殿殿長實在覺得，現在的情況來看，並沒有壓下大地武王的足夠把握。

然而這方面的事情，武王沒問，他也不好多嘴。

因為通常都由總務長負責，武王既有決斷，一定讓總務長推演過狀況。

賞罰殿殿長把功績文書交給李天照，末了，又交給他一顆黝黑的記憶碎片信息球。

“孤劍的忠勇，武王十分稱讚。因此，特別破例，讓孤劍再執行一件本屬於王將的差事，此事如果完成的漂亮，再加上今年的天境之行，你也能成就最年輕王將的殊榮了！然而事情機密，不可與任何人言道，即使事情之後，也要當作不曾發生過。”賞罰殿殿長又強調了功成的好處，再強調了保密的重要。

“武王的期許，不敢辜負，此事必竭盡全力！”李天照當然意識到，這是一件不同尋常的任務。

但是，武王敢派，他豈有不敢接的道理！

『加入書籤，方便閱讀』

# 第一百七十八章 下馬威

五天後，李天照到達玄天武王領地的南邊境外，出了關城繼續往南，就是南米之地。

李天照聽西月武王說起過，南米之地也是玄天武王的附屬，土地肥沃，糧產豐富。

因為如此，一直是多戰之地。

李天照抵達南米之地，受到的待遇跟西月之地差別明顯。

入關城的時候，守城的戰士讓他等着，稟報了千戰長，確認了情況，才讓他通過。

等待期間，關城守門的戰士對李天照的態度也缺乏熱情，他甚至感覺到，有些戰士還流露出壓抑不住的敵意。

如果不是在西月之地聽西月武王聊起過情況，李天照此刻肯定一頭霧水。

穿過關城，李天照駕馬繼續往南，趕路两天，抵達了目的地——南堅城。

南堅城是指南面邊界必須堅守到底的意思，可見此城對於南米之地的重要性。

南米之地昔日隸屬於三個武王，後來在周圍武王的進攻壓力下，領地不斷收縮，南堅城就是當時邊界的最後險要，倘若被破，都城也就岌岌可危了。

後來南米之地成了如今的大小，武王在為難關頭抱團，決定合為一體，齊心協力。

此後又爭鬥了多年，直到玄天武王的領地延伸，吞沒了擋在中間的武王的領地。南米之地的三位武王明知道與玄天武王為敵必然堅持不住，被迫選擇了依附，許諾每年納貢，從此北面無憂，面對外敵入侵的艱難時刻，還能請玄天武王支援。

但是，南米之地每年納貢很多，佔去糧產的七成，這些年玄天武王一直想控制南米之地的糧食種子，讓南米之地被牢牢控制住。

南米之地的三位武王當然不會答應，又一直公開明列關鍵物資和糧產的去向，讓領地里的人都知道他們的真正處境。

可想而知，南米之地的人如何能待見玄天武王的人？

三面長久為敵的武王，是南米之地的人的世代仇敵，北面的玄天武王對於他們來說，也是爬滿在他們身上的吸血蟲。

南米之地納貢多，對於玄天武王而言，就算徹底佔領了，繳納的也不會更多，當然沒有動武的意義。

唯獨讓玄天武王時刻關注的，就是不讓南米之地爬起來。

讓南米之地始終處於壓力之下，沒有力量壓倒三面仇敵，卻也不讓南米之地被三面的敵人再侵佔領地，始終依靠玄天武王的庇護，按時納貢。

李天照遵照命令，在抵達了南堅城后，才取出記憶碎片的珠子，使劍擊碎，戰印吸收了內里的信息。

‘……除叛將？’李天照心中懷疑，已經沒辦法只憑藉記憶碎片的信息，就相信此事了。

玄天武王不是讓他來支援作戰的，而是讓他發揮所長，伺機擊殺南堅城負責指揮戰事的王將——南威。

記憶碎片里的信息說，這個南威對玄天之地充滿敵意，野心勃勃，一直主張南米之地應該跟玄天之地斷絕往來，停止納貢，否則就不會有翻身之日，很快就會養不起增漲的人口。沒有更多人，就沒有更多人才，就沒有扭轉局面的可能。

這些信息，李天照固然認為大體不會錯，但南威的主張，本來就是南米之地上下做夢都希望做的事情。

然而，顯然南米之地還沒有與玄天武王為敵的力量。

所以信息里指責南威是挑動南米之地和玄天之地關係，妄圖趁機謀取私利的叛將，卻又不太可能是真的。

李天照穿着披袍，遮擋了兵器，在街上逛了一圈，看這裏人來人往，整體氛圍，跟玄天武王的邊境城市差別不大。

相較於西月之地，這裏明顯富足多了。

戰士的裝備都有基本配置，雖然整體不如玄天之地的好，但也很實用，兵器的製造材料也正常，不像西月之地那樣盡可能的節省用料。

雖然身處戰地，也有不少戰士在街上相聚閑逛，並不似西月之地那樣，只有盯着戰鬥的緊張和沉重。

李天照聽到不少人談論起南威王將，說的都是他指揮作戰得勝，如何痛擊來犯敵人的事情。

聽的多了，李天照才知道，原來這些故事都是以前的了。

因為，南堅城已經多年沒有大規模的戰事，只剩下自行組織了廝殺掙功績的小團隊、小規模戰鬥。

李天照還準備再多看看，聽聽，不料晚飯的時候，突然在街道上被人攔路截住。

“南威王將已經備好酒菜，料想玄天之地來的使者逛了半天，也該餓了，特命我們來請！”

李天照倒有點意外，他自問外形上不該有破綻，南堅城的人有多，混進他這麼一個，不至於很容易被盯上。

‘過關城后使人一路跟着我是不可能的，看來是沒有在客店吃飯，卻用自帶的食物惹人注意了！這城裡的眼線如此眾多，警惕性也高，還真不簡單。’李天照隨了那兩個人去了城長府，見到一群千戰將列隊候在門外，穿過他們之間，進了門裡，是此城的城長。

城長也是千戰將，他替李天照領路往裡走，進了吃飯的餐廳，一群萬戰將都坐着，只有四個王將站了起來。

李天照根據記憶碎片的信息，一眼認出那個比他還高一個頭，體形尤其雄壯的威武男人，就是南威。

從進來起，李天照就感覺他們氣氛不善。

此刻看似隆重，裡頭的餐桌邊，卻沒有一張空着的椅子。

這哪裡是來讓他吃飯的？

這是叫他站旁邊看他們吃飯的吧？

“萬戰將威名赫赫，我們都聽說過！不過我們南堅城這裡有自己的規矩，位置就那麼多，來晚了，要麼走，要麼靠本事讓人心服口服讓個位置出來。都說千殺劍法厲害，想必孤劍要在這裏得一個席位，也不是難事。”南威那副口氣，挑釁意味十足，但這是他做主的地方，自然有恃無恐。

李天照笑了，這下馬威可真有意思，分明是要看看他的劍法，換言之，對方明知道他的到來，不是什麼好事。

“我的劍不切磋，只拼生死。”

“那簡單，只好請孤劍如何來，如何回去！”南威臉色一沉，一桌萬戰將們，齊刷刷的站了起來。

那威嚇之意，明白無疑。

“這可真是讓人為難……”李天照說著，目光在一圈人臉上掃過，好像是在挑選比試的目標，同時手握上了劍柄，緩緩拔劍出鞘。

眼看他目光落在一個萬戰將臉上，旁人的注意力自然集中過去，以為他選定了決鬥的對手。

卻在這時，一道風刃，飛閃出去，瞬間把偌長的餐桌斬開！白色的風刃在恰好切開桌子另一頭后，立即消散。

一桌的盤子碗碟，全都從分開的桌子中間摔在地上，有些咣當作響，有的碎裂開來，湯水，菜，瓷片，滿地都是。

一群萬戰將們紛紛怒目而視，可是，卻沒有人激動的開口說話。

李天照剛拔出來的劍，又緩緩歸入鞘中，臉上沒什麼表情，語氣平淡的說：“我的劍果然是不適合決鬥，既然沒有飯吃了，那就派人領路，我要休息了。”

南威眼睛輕眯，緊盯着李天照半晌，見他迎着自己的目光，全然沒有任何閃躲，甚至沒有一絲情緒變化，沉聲道：“不巧了！這裏沒有多的房間，孤劍要地方休息，還是得靠本事！”

“堂堂南堅城城長府若連讓玄天武王的使者落腳的地方都沒有，那這城長府是該推翻重建了！”李天照根本不怕南威的恐嚇，他們即使敵視，也根本不可能敢殺他。

南米之地，敢給玄天武王找個借口？哪怕不因此動兵，也會要他們付出慘重代價。

南威治下的城裡如此情況，可見他絕不是衝動魯莽之輩。

至於李天照，原本就不怕別人姿態強勢，不讓他吃飯，那就都別吃；不讓他有地方落腳，他今天就敢拆了城長府，都別住。

想把他李天照嚇唬回去，或者讓他自己退走，無處落腳的風餐露宿，那是做夢！

一群萬戰將們早就憤怒的很，只是南威一貫紀律嚴明，他們誰都不敢妄自開口。

就只聽南威沉聲道：“如此說來，孤劍還想替我們拆房子？”

“大可代勞。”李天照回答的毫不猶豫。

“儘管試試。”南威話音剛落，就見李天照二話不說，直接抬掌擊在身旁的牆壁。

牆壁雖然厚實，卻哪裡禁得起萬戰將的力量。

頓時一面牆崩裂飛了出去，接連撞穿、撞爛了好幾道走廊、房屋的牆壁。

塵土飛揚，響動又讓南堅城城長府里的人，吃驚之下往這邊過來。

但更吃驚的，是南威，以及屋裡的一圈萬戰將。

李天照左掌垂下，臉上仍然沒什麼表情，盯着南威的眼睛問：“王將還需要幫忙否？”

“孤劍的千殺劍如何厲害，今天是沒見到，不過，憑這番膽識，理當有落腳之地，也當然有飯可吃。來人——為孤劍收拾房間，酒菜送入屋裡。”南威一聲令下，當即有人應命。

一群萬戰將們雖然個個激憤，卻沒有人出聲。

李天照隨領路的人走過去時，府邸里的戰士，還一些女人，都在打量着他，竊竊私語。

回到房裡，果然很快有酒菜送到。

李天照吃喝着，想到南威，已然明白玄天武王為何要殺此人。

這南堅城裡的萬戰將，千戰將們，如此服從南威，剛才那般情況，竟然也沒有雜亂之音。

南米之地出現任何太厲害的人物，都會讓玄天武王警惕，南威這樣的，顯然是巨大的隱患。

李天照剛吃沒一會，門被敲響。

“剛才多有得罪，特意前來賠罪。”這聲音，分明就是南威。

‘賠罪？’李天照才不信他是誠心賠罪，但南威如此快的找過來，來意確實又讓他猜測，自然也沒有怕見他的道理，於是就說：“王將請進來說話吧。”

『加入書籤，方便閱讀』

# 第一百七十九章 叛意

南威王將是一個人來的。

李天照不由在想，他直接拔劍迅速解決了南威，是不是就能直接完成任務回家了？

南威進門后，站在那裡，臉上掛起一抹意味深長的笑容說：“孤劍是否在想，早些回去？”

“是又如何？”李天照說完，繼續吃着東西，卻覺得這個南威，實在有點意思。

“我雖然自信未必怕孤劍的千殺劍法，卻也不敢以為一定能應付，所以有恃無恐，只是因為身有不滅之印。”南威的笑容明顯更燦爛了。

李天照也笑了起來。

這可真是底氣十足啊！

再看南威進門后至今還保持距離的謹慎，李天照如果動手，沒什麼可能一劍絕命，而他又有不滅戰印護體，非致命傷害都不以為意，當然敢一個人來。

“王將膽識過人，敢以不滅之印虛張聲勢，令人只能半信半疑，心存顧慮，佩服佩服！”李天照說完，又繼續吃喝，他也實在好些天沒舒舒服服的滿足肚子里的饞蟲了。

“剛才多有得罪，實在是想見識孤劍的千殺劍法，如此心裏才能有把握。因此這方式粗暴了些，好在我看孤劍也是非常人，心胸寬廣，沒有因此記氣。其實孤劍為何而來，我也心中有數，此番上門，一是為剛才的失禮賠罪；二是有一些話，必須當面說。”南威的語氣聽起來很真摯，神情里也似去掉了刻意的偽裝，姿態自然而隨意。

但這，興許本就是高明的偽裝。

李天照吞下嘴裏的食物，點頭說：“王將請說。”

“從孤劍的立場，奉命行事，理所當然。而且南米之地只要維持現狀，就是對玄天之地最有利的狀況，而我這個南武王氏族的王將，因為有些威名，又能威服一方，顯然是重要的臂膀。不管如何看，對於孤劍而言，沒有了我南威，對玄天之地都只有好處。”南威王將這番話，還真是單刀直入了。

甚至於，李天照根本沒想到，南威會如此上門，這般直接。

“但我要說，南米之地如果維持現狀，對於玄天之地並非最好。”南威這話，聽的人真是一頭霧水。

李天照卻只是淡定吃喝，等他說下去，故意不給任何特別的反應。

“孤劍或許以為這話好笑。但實情確實如此。玄天武王一直想壓下大地武王，近些年突然提高了南米之地進貢的數量，再看玄天之地這些年的情況，可以肯定，玄天武王早就躍躍欲試，在等一個發動的機會。大地和玄天之間若有動作，牽扯極大，玄天武王未免讓別的武王漁翁得利，就要等待亂局出現。只有亂，才能把更多武王卷進漩渦，如此玄天跟大地之爭，就沒有大武王可以隔岸觀火。我南威雖然自視甚高，但也不值得玄天武王如此在意。玄天武王其實在乎的不是我南威，而是我的存在，對南米之地以南的局勢產生的影響。”

南威停頓片刻，看李天照還是吃喝着在聽，既沒有疑問，也沒有贊同，他不由懷疑，會否是對牛彈琴。

孤劍的威風，現在是天下皆知了，但到底是孤膽神將的印象，南威說的這些，他恐怕李天照根本不曾考慮過。

“因為我的緣故，南米之地以南，多年沒有戰事，近年我又积極主張跟東西兩面停戰，才能修生養息。可想而知，玄天武王要的是亂，我卻讓南米之地本來牽扯多方的亂局在走向平穩，自然會成為玄天武王的眼中釘。”南威武王說到這裏，試探的問：“孤劍對此，是否贊同？”

“我在等你說下去。現在能有什麼贊同與否？難道因為你這番話，我應該為求玄天之地避免跟大地武王爆發大戰，所以就回去苦苦懇請武王不要大動干戈？”李天照說罷，繼續吃喝。

“哈哈……孤劍快人快語！這當然不可能。孤劍奉命行事，豈有這般回去復命的道理！我想說的是，懇請孤劍能幫忙轉告玄天武王，南米之地不論是否穩定，未來玄天武王但凡局勢需要，一聲令下，我必然竭盡所能，效犬馬之力！南米之地渴望結束連年三方征戰的處境，卻絕沒有對玄天武王不利之心，如果可以與三方達成停戰，不論三武王武王是否同意，我所掌控的力量，都會為玄天武王而戰！”南威的來意表達的明確了，李天照也終於放下了筷子。

因為，這可太有意思了。

緩兵之計？

顯然沒有這種意義，往來要不了多少時間，眼下又不是什麼關鍵時局。

那麼，南威王將是有心投靠玄天武王，背叛南米之地的三武王了？

他圖什麼？

“對着劍說？”李天照盤算着，如果南威王將有心投誠，那確實需要權宜行事，理當先稟明玄天武王，再看如何。

“如此大事，豈有空口白話的道理！孤劍只要願受累辛苦一趟，我這就對着劍說！”南威王將當場拔劍，換了戰印，捧奉眼前。

如此，當然不是兒戲了。

“你要什麼？”李天照反問。

“非我因一己野心而背棄三武王。南米之地連年戰爭，說到底是三武王的意志。事實上這般再打上一百年，南米之地能夠自保留存就已經是了不起，根本沒有反攻奪回許多年前失地的可能。四大武王也根本不會給南米之地這種機會！我在內，多少王將、萬戰將一直都在竭盡全力，也進言無數，卻始終改變不了三武王的意志。孤劍眼裡，我作為王將或許當為三武王而死，無論如何沒有道理背棄。但我領南堅城許多年，為南米之地戰鬥了無數次，多少相信我的戰士死去，多少相信我的萬戰將奮勇拼上了性命，多少傷殘了被迫在村鎮養老的老將至今翹首以盼我許諾的和平！我肩膀上承載的這些，早已經超過了個人對三武王的忠心。我可以死，亦可以被唾棄，卻唯獨不能辜負肩膀上承載的無數用鮮血和生命寄託的信任和期許！”

李天照沒有說話，卻不由想起，他一直惦記着的，復活父母妻子的責任和義務。

他的孤劍綽號，說是威名，其實又何嘗不是許多人眼裡的惡名，為求功績一意孤行，想方設法謀求功績更大化。

如他這樣的方式，本來也註定了不能合群。

可是，這些他沒辦法去考慮，他不可能一邊要博得旁人喜歡的美名，一邊還能如此迅快的積累功績。

兩相比較之下，他必須選擇功績，因為復活父母妻子的責任，超過他個人的聲名，超過了他對別人看法的在意。

他不敢說理解南威武王所說的、肩膀上承擔的無數的信任，因為他還沒有這種經歷和體驗。

但是，李天照還記得南豆鎮百戰將說過的：‘你記得我。’

那只是一個讓他覺得觸動的敵將，倘若是換成許許多多旗下的戰士，又會如何？

只是這麼想想，他也能明白南威武王的大致感受了。

“我在內，許多王將和萬戰將都等了三武王很多年了！但凡我們還能看到一點希望，就還願意等下去。但是，我們一點希望都沒有看到。三武王始終沉溺在最初的榮光里，不願意承認不復當年的現實。即使明明知道，再戰下去也沒有奇迹，卻還是寄望於能盼到大亂之局到來。我們等不到希望，只能謀求改變。南米之地唯有成了玄天之地的一部分，才有修生養息的和平！”

“為何是現在，今天？”李天照還是要問，如果南威王將早有此念，早早主動去跟玄天武王表態不好？

“因為玄天武王派孤劍來了，那就意味着玄天武不久要有大動作，才會下定決心儘快除掉一切不利因素。我如果還不表態，就算今日送走了孤劍，也還會有別人再來。”

李天照一口喝乾了杯子里的酒，站起來道：“我替你把話帶到。”

南威王將當即作禮道：“希望孤劍下次來，我們已是自己人。”

李天照也希望是那樣的結果。

他沒有逗留，直接趕回玄天武王都城，帶回了南威的劍誓記憶碎片。

武王殿。

總務長和賞罰殿殿長同在。

南威王將的劍誓，他們都看過了。

毫無疑問，接納南威的投誠，完全是沒有疑問的最佳選擇。

南威還透露，南米之地有多位王將和萬戰將都有這種想法，他能夠負責遊說三武王座下的另外兩大王將。

“如果南威在內的三大王將都已離心，滅亡三武王的行動就可以提上日程了，我以為可以優先此事。”總務長表明態度。

賞罰殿殿長因為武王剛問過想法，也不能藏掖，就實話說：“即使滅了三武王收了南米之地，實際得貢也不會有多。反而會讓許多依附的武王們寢食難安，懷有二心。南威的投誠理當接納，但只需要讓南米之地保持現狀，滅三武王的計劃應該等到武王壓下大地武王之後再說。”

“南米之地眾王將一起背棄三武王，屬於自內生變，談何讓人心寒？何況那些依附的武王，誰又沒有二心？南威為首的王將所以投誠，是希望借武王的力量結束連年戰爭的局面，如果拖延而沒有行動，他們必然心寒。賞罰殿殿長擔心的無非是滅三武王的事情會拖延太久，但我以為，若有南米之地三大王將內應助力，再派十六位合適人選，可保迅速成事！”

“我不敢同意總務長的判斷。南米之地的三大王將雖然掌控相當的力量，可到底是外將，屆時能提供的幫助就是避免眾多萬戰將回援都城，對於內城的關鍵戰鬥，他們沒有直接助力。三武王雖然連年戰爭，混沌之氣儲備不多，但南米之地中堅戰力不弱，長久獲取的混沌之氣不少。三武王即使沒有昔日的威風，靠着混沌之氣的儲備，只靠十六位王將，很難迅速拿下，稍微拖延幾天，旁的幾大武王得到消息，必然插手，那時候反而會失去對南米之地的全盤掌控。所以我認為：維持局面，才是最穩妥的選擇。南威求的是南米之地併入玄天之地后，他與另外兩大王將能夠取代三武王的權力，別說幾年，就是多等十年，他們也有耐心。”

總務長和賞罰殿殿長意見不一，本來也不是第一次，正因為他們有不同的觀點，才有一起站在這裏的意義。

至於如何決斷，就是玄天武王的事情了。

求穩妥，賞罰殿殿長的建議更好；但要儘快、並且最大化得到南米之地的戰力助益，那就是總務長的主意更值得嘗試。

只是，總務長的想法一旦有差池，很可能會到導致南米之地分裂，被別的武王插手進來。

“總務長何以認為，十六位不滅王將足可迅速解決問題？”

“南米之地都城內城的不滅王將就是那些，各自的實力情況，我們一直有掌握。我選十四位王將，必可針對性的把他們死死壓制，同時可以確保吃死兩個武王。至於南武王，只要讓金劍王，花刺，再加上孤劍，足可吃死！”總務長十分自信。

賞罰殿殿長也不禁一怔，沒想到這種滅武王的大事，總務長會把李天照算進去！

一個萬戰將，本是沒資格參与這種大事的，因為武王不可能賜予萬戰將不滅之印。

消滅武王的大戰里，沒有不滅戰印，簡直跟送死沒有差別！

把孤劍算上，到底是用他，還是要殺他啊？

三武王里，最難辦的就是南武王，如果沒有辦法把他吃死，就會讓別的武王得到插手南米之地的機會。

但若用總務長考慮的組合對付南武王的話，賞罰殿殿長也不禁覺得，真是不錯的想法。

只是，孤劍勢必要承擔極大的危險。

“對付南武王的安排，我贊同。但對於總務長的主意，我仍然認為失卻穩妥，過於激進，派眾多王將，即便能成功，付出的代價也太大，得到的助力未必能夠彌補損耗，我不能認同。”賞罰殿殿長說罷這話，就沉默的站着，剩下的，就只看玄天武王怎麼決斷了。

“金劍王，花刺，再加上孤劍一起對付南武王……還真有些意思！既然要拿孤劍當王將使用，理當在關鍵時候發揮作用。此事由總務長負責，務必要讓本王再也不用聽見三武王的名號了，他們早該消失，活着也只是玷污武王的威名而已。”玄天武王做了決斷。

而且，滿懷期待。

對於武王來說，還能夠帶來強烈觸動的，大約也就是其他武王的消逝了。

『加入書籤，方便閱讀』

# 第一百八十章 南武王

天下的武王若少一點，再少一點，剩下的武王當然都會願意。

只是，如南米之地那樣的情況，若沒有內變，玄天武王也不好有大動作，沒有快速成功的把握的話，也就無法消滅武王。

李天照在候王殿，沒有等來賞罰殿殿長，來的是總務長。

得知他將參与的大事時，李天照完全沒有準備。

消滅南米之地的三武王？

他，即將參与殺武王之戰？

“武王之力非王將和萬戰將可以承受，萬戰將並非武王，不能得不滅之印護身，孤劍必須記住，寧可重傷也絕不能與武王硬碰劍力。讓你參与此戰，是我一力主張，如有差錯，就是我的責任。但此戰成，你孤劍成王將！”總務長的話倒沒讓李天照熱血沸騰。

但是，武王安排的任務本來就沒有拒絕的餘地，李天照也不會拒絕送上門的功績。

‘他說武王之力不可承受，會否就是因為雙戰印之力？此番大事，真正是非同尋常！’李天照心潮起伏，知道這次去，勢必會遇到許多不滅王將，還有他的主要目標，南武王。

從小聽聞中無所不能的武王，是天地之間被冥冥之中的混沌之力選中的幸運，能賜予人永生，自身也有不滅之身，而現在，他接受的任務卻是，前往消滅武王！

武王該如何消滅？

李天照等待着，揣測着。

他卻不知道，總務長回去尋武王復命的時候，迷霧裡，武王問他：“金劍王和花刺帶上不滅之印，對南武王已經有相當限製作用，只是消耗戰鬥要打的久些。孤劍連把像樣的兵器都沒有，總務長把他安排同行，是作何考慮？”

“李天照在月落之地跟暗劍王的決鬥詳情無法了解，西月武王送來的記憶碎片也看不出來關鍵，他如果真有面對暗劍王，還能沒有一次劍勁的對碰，那他面對南武王也該可以辦到。那麼此去，孤劍就是显示自身價值的機會；如果其中有別的緣故，孤劍此去必死，然他本沒有混沌碎片之力，不過是扣損功績而已。武王願意用他，予以恩寵照顧，就能讓他從荒級萬戰將重生開始。我所擔心，到底百山鎮砍樹的那人，會不會跟孤劍有交集。因為孤行人的殺戮千影，分明有製造灌注戰印力量之能。”

“妥善，畢竟孤劍從百山鎮出來，山裡那個砍樹的是要防備。”玄天武王本也料到總務長的考慮，當時沒有說什麼，本就是順水推舟，只是以為，總務長是否調查得到了什麼情報。

南威王將得了玄天武王的答覆，當即积極與南米之地的另外兩大王將密會。

這種事情本來需要花費不少時間，但卻推進的很快。

一來南米之地的王將和萬戰將們心冷已久，外將本來就環繞在三大王將身邊，事情的發動關鍵也是王將和萬戰將；二則三大王將知道玄天武王能夠迅速行動，只等他們配合，又都知道事情必須儘快，拖的越久，越可能走漏風聲，於是很快選定了可靠的王將和萬戰將前往都城。

他們又安排了人，計算好時間，一起到達關鍵的城市，給那些守將下達了任何情況都絕不外出的命令。

短短半個月的時間，南米之地的王將，萬戰將，就已經準備妥當。

這天突然一起從四門入城，迅速接管城內各處關鍵地方，而後緊閉城門，不允許進出。

玄天武王派來的十六位王將則分作四路，突襲沖入內城，直奔武王殿去！

十六位王將之外，還有一個萬戰將，就是李天照。

金劍王帶隊，衝進去的路上，又一次叮囑李天照說：“記住不要和不滅王將糾纏。南米之地的三武王各有兩位不滅王將，我們去的是南武王殿，他們兩位王將會負責拖住不滅王將，憑藉混沌碎片和混沌印的克制，足可壓住。我們三個的目標，就是直取南武王，你沒有不滅戰印，但凡有危險，我和花刺王將會充當盾牌，你只要考慮如何更快消耗南武王。”

花刺王將奔走中，手握的雙刺時快時慢的旋動着，前傾的重心令她彷彿隨時會貼着地上。

她看了眼李天照，嘴角揚起抹微笑，提醒說：“不滅王將和武王不會因為受傷就迴避攻擊，這點跟尋常的戰鬥截然不同，千萬要記住了。平常致命的打擊也不會致死，但會導致他們的混沌之氣極大量的散失，尤其腹部體印處，還有額頭混沌印處，其次就是本來就聚集了大量混沌之氣的心肺。”

“明白了，我就當是在跟混沌暗靈的本體廝殺。”李天照早就調整好了。

花刺聞言微微一怔，旋即笑起來說：“這般比喻還真是像的很了！”

“馬上進去了，大家都再回想一遍南武王和不滅王將的記憶碎片！”金劍王不敢大意，眼看前方就是內城與武王殿的門，穿過之後，就是戰鬥！

李天照搜尋之前得到的記憶碎片信息，裏面是南武王的混沌碎片力量，以及混沌印力量，戰印絕技的詳細情報。

南武王的成名絕技屬於迅快靈動多變的類型，戰印絕技是衝鋒類，混沌碎片的力量是風語，混沌印的力量是小風行，小金刺。

其成名絕技早被八大武王破解，招招都有對應的破解之法，也在記憶碎片的信息里。除此之外，這麼多年來南米之地雖然出過一些厲害的王將，其中也有創出獨特絕技的厲害人物。

可是，那些絕技無一例外，都被陸續破解。

換言之，現在南米之地的三武王，根本沒有任何獨門本事。

只是南武王的力量組合起來本就厲害，突擊移走，配合小金刺超強的貫穿性殺傷劍勁，李天照推測武王又該有強大的體印，兩相結合之下，若被這南武王擊中，他十之八九會當場喪命。

進入武王殿的大門，更近了。

一些戰士擋在門前，驚呼着發出警訊。

城牆上，突然架設了許多中空的金屬長管子。

那些戰士握着長管，一頭對着奔走的金劍王為首的王將。

突然，長管口裡飛射出來顏色各異的道道光束，全是濃度特殊的混沌之氣，李天照覺得這些光束單獨來看，竟然跟八面威風爆發的異光很相似。

花刺王將一閃跑在金劍王背後，另外兩個王將也是如此，都讓李天照在中間，分明有意保護。

奔走在最前面的金劍王迎着密密麻麻的光束，只見他發動霸王之體，同時又展開玄天千幻劍，剎時間揮動密密麻麻的劍影，一路前衝著，就把那些光束紛紛擊散，即使一些來不及照應的打中他身上，有混沌霸體的防護，也不見他有什麼關係。

一行五人衝到門前，金劍王和花刺王將一起抬掌，沖勢不改的按上厚重的金屬門，發力之下，兩扇巨大的合金門與邊框的連接和加固全被震碎，呼嘯着飛撞進去。

但內里的武王殿，本來就沒有普通戰士的守衛，有限的那些，都在城牆上拿着管子噴射混沌之氣。

門裡沒有旁的戰士，可是，朦朧的光霧裡，卻突然飛出來一顆巨大的火球！

一個同行的王將驟然閃出，長劍前指，發動混沌寒冰之力，剎時間一面厚重的冰牆，憑空出現。

被火球撞上時，瞬間產生濃濃的白色熱蒸汽。

用混沌寒冰力量的王將又一次揮劍，密密麻麻的冰柱接連不斷的朝前飛射出去！

“你們快走！”

金劍王沒有二話，原本這兩位王將就是為了對付南武王的兩個不滅王將，他們的力量有針對性克制性，加上有不滅之印護身，足夠應付。

兩位王將擋住南武王的不滅王將的阻礙，金劍王領着花刺和李天照直奔裡頭。

李天照發現這裏面的布置跟西月武王殿不一樣，但尋思着武王殿里，全憑武王個人喜好，都是混沌之氣凝結而成的牆壁，門窗之類，很容易調整變化。

於是不禁擔心的問：“南武王會否在殿里不出來？那我們也難以突破混沌之氣凝結的雲牆。”

“南武王如果不現身，隨便我們攻擊雲牆消耗它儲備的混沌之氣，那我們應該高興。”金劍王把握十足，李天照也就明白了，任由王將攻擊雲牆，混沌之氣的耗損量一定很大。

李天照的擔心是不必要的。

南武王殿的門，開着。

他們衝進裏面，看見迷霧中一條身影立那，手握長劍。

除此之外，卻連一個武王侍從也沒見到。

‘難道武王侍從沒有什麼戰鬥力？’李天照猜測着，又懷疑是花刺王將的混沌驚雷力量殺傷範圍太廣，武王侍從如果在這裏，也只是加速混沌之氣的消耗。

“玄天武王不為對付大地武王節省力量，卻派你們來這裏，哪裡來的勇氣能攻下南米武王殿！”南武王的模樣隔着五步距離的光霧，就已經看不清楚，只有身影輪廓可見。

但李天照看不見，因為他故意落後，等合適機會再發動，務求第一擊就有盡量好的殺傷效果。

花刺王將手裡的雙刺飛快旋動着，一臉嘲弄之態：“南武王怕是還不知道情況吧！你們三大王將率領大半萬戰將和超過八成的王將全投靠了玄天武王，今天你們南米武王殿，連一個萬戰將的增援都不會有！我要是你，就該識趣的放下兵器，從此發誓為玄天武王效力，還能得個死而復生的機會，在玄天之地重生后得個王將的身份，逍遙快活的永生下去。”

迷霧中的身影，突然一閃，極快的前沖。

揮動的長劍上，瞬間被金光覆蓋，小金刺增益的殺傷力，令其的貫穿斬切能力更超過尋常。

這一擊，瞬間就刺到花刺面前，劍光又奇妙的一分為數，彷彿同時從好幾個角度刺出去那般。

這是南武王的成名絕技，分影劍！

眼看着在南武王的小風行衝鋒的速度面前，這一擊又有混沌風語帶來的神速，花刺王將難以避開，又不能招架武王之力，彷彿下一刻，就會被這一次貫穿了身體！

# 第一百八十一章 那些兵器

南武王在混沌風語推動下的劍光本就極快，又有一化為數的分影劍絕技，小風行的推動下，化作疾光一閃殺到！

花刺王將避開是來不及了，招架也不是對手，但分影劍的破招之法，有玄天武王給予的記憶碎片信息，她卻瞭然於心。

只見花刺王將迅速扭身，看似分影的劍光里，唯一的真實原本直取的脖頸，就被避開，變成斬上她身前凸出太多的峰頂。

劍光過去，明明斬開了，卻不見血流出，傷口就已經在不滅之印作用下，瞬間癒合。

藍色的電光，驟然閃亮！

混沌驚雷的劇烈電流刺激之下，南武王的身體被電的短暫麻痹，一時頓住。

花刺王將迅速側步躲開，同時揮動短刺在南武王臉上扎了一下，金劍王這時也展開玄天千幻劍法，帶着一大片劍影，剎時間斬在南武王背後不知道多少下。

南武王臉上流露出自尊受創的激憤！

想他的分影劍昔日何等威風！

貴為武王那麼多年了，今日卻被玄天武王座下的兩大王將夾擊壓制，若不是分影劍被破，剛才就是他一劍斬中花刺王將的脖子，沒有不滅之印，花刺就會立即斃命；即使有不滅之印，要害被他擊中，體內混沌之氣會一時失卻穩定，也沒有全力發動驚雷力量阻礙他的機會。

又何至於，會被驚雷之力麻痹瞬間，後背還遭金劍王合擊！

“玄天武王真是狂妄的可以！就派你們，還想來攻我南武王殿！看我今日擊破了你們的不滅之印，叫他玄天武王失卻兩大王將！”南武王說罷，一聲怒喝，只見他粗壯胳膊輪動之下，身體爆開一團混沌之氣的白、金亮色光亮。

剎時間，混沌風雲力量全催動之下，南武王也不使成名絕技分影劍了，就只是簡單純粹的揮劍快攻，配合小金刺力量產生的劍刃鋒芒，咬着花刺王將殺過去！

混沌驚雷的強烈電流產生的麻痹，本來就是近身的大阻礙，依賴近身作戰的戰士都厭煩驚雷之力。

花刺不除，南武王自知混沌風語的力量難以有效發揮。

可是，花刺有不滅之印護體，印中灌注的混沌之氣沒有消耗殆盡之前，想殺她，只有刺中要害。

南武王揮劍追擊，花刺退走中接連發動驚雷力量，持續形成的繞劍之雷一次次麻痹了南武王的身體。

眼看南武王的混沌風語空有力量卻無從連貫發動，背後金劍王逮着機會就攻。

如此局面維持下去的話，分明金劍王和花刺王將的合擊，就能壓制着南武王。

突然，南武王又一劍刺出，卻在花刺的繞劍之雷發動時，劍突然脫手——犹如離弦之箭那般，激射出去！

剎時間被電光環繞的劍尖就紮上了花刺王將的額頭！

這是漂亮的一擊！

倘若花刺王將沒有了不滅戰印，怕是要死了。

然而，那劍尖眼看刺着，花刺王將的身體卻突然被一觸即彈飛開了那般，被驟然炸響的劈啪電光形成的推力，直接送開了一旁。

花刺王將臉上露出自傲的笑，她的得意絕技‘觸動’面前，想要給她致命一擊，簡直是夢話！她一個混沌驚雷，卻能成為玄天武王座下功績排名第三的王將，靠的就是這獨門絕技。混沌驚雷本就難纏，再有她的自保神技，敵人遇上她，都得痛苦不堪。

當初暗劍王若不是有混沌光鏡，她和東劍王合力的話，也不是沒有機會。

南武王的劍疾飛出去，穿過朦朧迷霧。

失卻了武器的南武王，立即發動小風行的力量，竟又追上去勢極快的長劍，伸手就要抓上劍柄。

一把劍，突然出現。

四色的劍光，一閃斬過南武王的脖子！

劍光划動的軌跡，在斬入拉出之後，還趕在南武王前伸的手觸及劍柄之前，一擊把劍斬的激飛了開去！

李天照本來只想等一個出手就能擊中南武王要害的機會，結果發現南武王飛劍脫手攻擊花刺，他當即發動戰印絕技沖了過來，不但一劍得手，還讓南武王沒能拿住兵器。

‘這南武王沒有了兵器，應該沒有了雙戰印的力量吧？’李天照暗暗揣測，卻又不能在花刺和金劍王面前使雙印力量嘗試。

“幹得漂亮！”金劍王循聲飛趕過去，撿了南武王的劍，又急忙衝過去合擊。

南武王沒了兵器，那就更好對付了！

花刺王將握着短刺衝過去，遞出時，繞劍之雷的電光一閃射中南武王的後背，頓時讓他前沖的戰印絕技，生生被阻斷。

南武王的動作瞬間被阻斷，李天照的劍光卻不會停下來，只見四色劍光划動，刺進南武王額頭的混沌印處！

劍尖直刺進去，毫無阻礙。

倘若尋常對戰，已然致命，至少也會把劍繼續深刺，持續發力，可是，南武王有不滅之身，李天照不敢忘記，也就只能在刺入之後，迅速回劍。

即使如此，他還是發現劍拔出來的時候，大約是頭骨迅速再生癒合的夾力影響，阻礙了他抽劍的流暢。

‘還是要避免攻擊他額頭的混沌印，他要是手裡有兵器，靠混沌風語反擊的話，回劍受阻，身法也變慢了些許，我可能就避不開了！’李天照暗暗心驚，吸取了教訓，繼續揮劍攻擊的時候，就又劃過脖子，又或者自肋骨之間斬入拉出，攻擊心肺。

如此避開了影響回劍的骨頭，又實現了最大化的創傷打擊。

金劍王也在夾擊，他發動玄天千幻劍法，每一個瞬間都好似有幾十上百的劍光斬在南武王身上。

但實際上沒有那麼多，千幻劍的特點本是追求變化的極致，厲害之處在於虛幻的劍影太多，又與真實的劍光難以區分，對戰的時候令人無從分辨，就會無從閃避，也不能有效招架。

其實真正擊中南武王的傷害消耗，遠沒有李天照既快又準的攻擊多。

李天照繞走連擊，見南武王空有混沌風語的力量，卻因為花刺的驚雷之力影響，頻頻被電流強擊的肌體瞬間麻痹，不管是移動的步法，還是身體的動作，都不能完整發揮出混沌風語的厲害。

‘南武王沒有蠻橫的揮拳掃打，而是精確揮拳反擊，看來他沒有了兵器，也就沒有了雙印之力，所以失卻了力量的巨大優勢。’李天照邊自觀察，卻並不敢大意。

他見過西月武王隨手扔了彎刀，很快又拿來把劍的事情。

南武王的大殿里，肯定還有兵器。

不過片刻，南武王突然又發動小風行力量，朝着一個方向急衝出去！

李天照早有準備，當即發動混沌印的小地怒，剎時腳下生力，踏的混沌之氣凝聚而成的雲地凹陷了一片，於是又多了增力。

只見他連人帶劍追南武王衝出去，又接上戰印絕技的衝鋒，追上去了，就揮劍連續斬擊南武王的腳踝，以此阻礙他邁足的連貫性，爭取了片刻時間，立即變成擋在了南武王面前。

“金劍王找找別的兵器！”李天照一聲大喊，金劍王本來也知道南武王這次衝鋒肯定是為了拿武器，於是大步越過迷霧，奔走了一段，看見混沌之氣凝聚而成的台上，劍架上橫列了五把連鞘的長劍。

“我再找找！”金劍王把劍上的戰印取下來，又將五把劍朝不同的方向全力丟擲出去，末了，又快步奔走着，找尋其它放置的兵器。

沒多久，又找到幾把劍，幾把刀，還又發現了陳放長兵器的柜子，各種兵器都有，擺滿了五丈長的立櫃。

而且，這些兵器上全都有戰印！

“他衝過來了！”李天照追着南武王不停的揮劍，知道金劍王停了下來，估摸是找到了兵器，急忙呼喊提醒，恐怕被南武王又拿着了武器。

金劍王循聲過來的方向，急忙取下柜子上距離最近的長槍，長柄刀上的戰印。

南武王承受着花刺和李天照的攻擊，硬沖了過來。

“動作快點！孤劍也去幫忙！”花刺急忙又發動驚雷之力，持續的強烈電流，直把南武王電的渾身麻痹，一時動彈不得，那情形就跟李天照和雲暮煙在月落之地驟然遇到不滅王將的雷光時候那般。

不等她說，李天照就已經去了。

持續的驚雷電流刺激之下，他也沒辦法過去合擊，劍如果遞上去，他也會被驚雷的強電流擊中。

再說那南武王不知道能承受得起他們的打擊多久，眼下當然是不讓他拿着兵器最重要。

李天照和金劍王順着偌長的兵器櫃，一人一個方向的拆戰印。

驚雷之力維持不了多久，可是柜子里的兵器種類太多。

眼看着驚雷不能維持了，南武王立即發動小風行急沖向李天照那邊，伸手就抓向柜子里的長柄大鎚。

‘他有混沌風語和雙印之力，給他拿了大鎚子還得了！’李天照眼看拆戰印也來不及，只好揮劍一斬，幾把兵器都被斬飛出去，他嘴裏喊了聲：“接住！”

另外一頭在拆戰印的金劍王聽見風聲，接連拿住了飛過來的幾把長兵器，花刺這時也過來幫忙，兩人迅速拆了戰印。

南武王折向又朝這邊沖了過來。

“動作快點！”金劍王一聲大吼，發動混沌霸體，直接用身體承受南武王憤怒的拳腳連擊，催促追過來的李天照幫忙。

這面柜子里最後幾把兵器上的戰印，也被拆了下來。

“孤劍先把戰印拿走！”花刺說著，短刺遞出，電光一閃射上南武王，又讓他的連擊被阻斷了瞬間。

李天照收拾戰印，包起，全速往外沖。

想也知道，這裏兵器會有不少，但南武王在自己的大殿里，身上未必還會再放着戰印備用，除非大殿里還有兵器，否則只要把這些戰印帶走拿遠，臨時藏放在哪裡，就能確保南武王沒有了雙印之力。

南武王本來要追，卻被金劍王憑藉混沌霸體的威力，用身體擋住，又有花刺王將接連發動繞劍之雷，令南武王的拳腳攻擊頻頻受阻，擊破混沌霸體的時間就更長了。

有這麼一會功夫，李天照就已經去遠了，在迷霧裡，全然不見身影輪廓。

就在這時，南武王嘴角揚起一抹嘲弄的冷笑，只見他發動小風行，剎時化作疾光，急沖另一方向。

金劍王和花刺都意識到不妙，想要攔阻，奈何他們的移走爆發能力不及，根本攔阻不住。

花刺的驚雷強擊匆忙發動時，卻已經慢了一步。

南武王小風行加上戰印絕技的衝鋒之後，俯身在地面凹陷處里，抓起來一把半丈長的刀。

# 第一百八十二章 策反？

這本是一把，讓南武王討厭的兵器，因此才會特意放在地上。

混沌之氣凝聚的地面，預留恰好讓這把刀鑲嵌進去的位置，意在能讓南武王時常看見，此刀永陷地下的絕望。

於是曾經因為此刀產生的那些遺憾，也就得到一絲解恨的痛快。

然而今天，南武王卻被迫拿起此刀，當作唯一的武器。

直至此刻，南武王才意識到，原來在存亡面前，即使他早已經貴為武王，還是會不由自主的放下仇恨以及個人的憎惡。

長刀在手，南武王一聲爆喝，揮動中刀法的路子也全然不同，只見他刀勢大開大合，攻勢兇猛而全然不理會防守的破綻。

倘若是尋常對陣，這樣的刀法，很容易會被敵人所乘。

但不滅之身的底氣，完全改變了拼殺對戰中的情況，倘若攻勢足夠強，因此得到的優勢超過了被攻擊的混沌之氣損失，那就完全可以做，而不必非要在乎防守或迴避敵人的攻擊。

南武王的混沌風語攻擊速度本來就快，長刀配上他的小金刺，讓實際攻擊範圍又增長了一截，揮動起來，讓金劍王竟然沒有機會靠近攻擊；花刺連連退避，頻頻發動繞劍之雷，也才能夠自保。

一時間南武王長刀揮動的虎虎生風，金劍王半晌沒能夾擊，眼看花刺又發動繞劍之雷，強電流導致南武王的攻勢驟然一頓，他急忙發動混沌霸體，揮劍沖前，刺中了南武王的後背，直接貫穿了肺部。

可是，南武王的長刀緊隨着揮舞過來，一擊斬在混沌霸體的防護層上時，巨響之聲犹如驚雷那般炸開！

聲浪充斥武王殿內外，金劍王遭此攻擊，混沌霸體雖然沒被擊破，強勁的衝擊力卻把他震的拋飛出去，沒等他落定，南武王的長刀又追花刺王將而去。

‘切！’花刺眼看避開不及，急忙二度運用獨門絕技‘觸動’，刀光碰上她的瞬間，驚雷之力產生相斥之力，推動花刺的身體迅速退飛了開去。

南武王刀勢迴轉，猛然轉身劈向衝過來的金劍王。

金劍王的戰印空有玄天千幻劍法，卻苦於不敢跟南武王的刀勁碰撞，全然沒有施展的機會。他不想再被震飛，也想延緩混沌霸體防護層被消耗的速度，只能迴避。

於是躲過一刀，又一刀過來。

直到花刺王將再次靠近發動驚雷之力，麻痹了南武王剎那，金劍王才又得以斬中一劍。

南武王回刀，花刺王將早有準備，又被斬中的時候，她憑藉絕技‘觸動’，再次退飛了開去。

於是金劍王又只能在南武王的攻勢面前一味迴避，等着花刺王將上來了，一輪輪的重複狀況，倒也還是他們佔據消耗的優勢。

只是，這樣的消耗速度，根本不可能在限期內消滅南武王！

李天照藏好了一大包戰印，趕回來的時候，金劍王和花刺王將都很高興。

“孤劍進攻時小心，不要被他的刀碰上！”

南武王的長刀攻擊範圍廣，可李天照卻反而不怕。

如此長刀，揮動中途更難變招，強行改變就會嚴重損失殺傷力，因此刀的軌跡容易預測，更容易迴避。

即使拿這樣的刀，攻擊速度已經比劍慢了，金劍王和花刺還是應付不了南武王混沌風語力量帶來的刀速。

李天照卻可以，兵器重量和制式差距不大，混沌風語對他的壓力還很大，換成了重又更長的刀，他的壓力反而變小。

金劍王見李天照人剛回來就揮劍朝南武王殺了過去，原本還怕他太過魯莽。

卻沒想到，下一刻的情形，簡直令他大開眼界！

李天照闖入刀勢，手裡的孤王劍被他反握着使用背面的鋸齒刃，接連不斷的在南武王身上拖割。

長刀過來，他卻彷彿能預知刀勢那般，臨近身了，或俯身逆向移步，順勢拖劍繞南武王腰至背部割動，或是刀勢太低，他就跳起避開，順勢拖劍在南武王背部至後頸割動。

一把長劍，被他用成了近身短刀那般。

南武王的刀動不停，身形不斷變化移走，可李天照就如粘着南武王那樣，一直繞動着，一次次避開刀光，一次次握劍在南武王身上拖割。

血肉一次次被割開，看見紅色時，又迅速癒合。

這種拖傷的創面本就比劍斬大的多，又是高頻率的打擊，顯然讓南武王的混沌之氣被消耗的很快。

倘若南武王有第二把武器，他想必會立即把長刀丟掉。

可惜他沒有，如此被纏身連擊，南武王越打越是窩火！

他是混沌風語啊！向來是他用超過正常的身法速度、移動速度以及出手速度等優勢繞擊敵人！今天卻在圍攻之下，又因為手裡的兵器，硬生生變成了被李天照繞擊。

最難以置信的是，這個李天照沒有混沌碎片之力啊！

為什麼他的劍還能如此迅快？

千殺劍法有這等威風？

‘聽說孤劍是多混沌印力量擁有者，這等出劍速度絕不正常！’南武王不相信！他只能認為，除了千殺劍法之外，李天照的混沌印里還有小風語之力。

南武王很是惱火，於是刀光全朝李天照招呼過去，只盼能改變被他一味繞身連擊的處境。

可是，這麼一來，李天照攻擊南武王的頻率的確是低了些，但金劍王和花刺王將卻得到了上前圍攻的機會，片刻之後，南武王只好放棄，還是把注意力放在花刺和金劍王身上。

讓李天照持續不斷的繞擊打他，比起受點妨礙卻讓金劍王和花刺能夠攻擊而言，還是前一種狀況耗損的混沌之氣更少。

一時間，戰況進入了僵持狀態。

李天照的劍成了主攻，金劍王和花刺則成了輔助他的牽製作用。

南武王一直挨打，但是，他卻並不焦躁。

最初的憤怒之後，狀態平靜些了，他就開口道：“孤劍果然名不虛傳！可惜啊可惜，你的劍法越神奇，等將來玄天武王領會之後，就越會設法讓你戰死在外！今天這種大事，玄天武王卻派你一個萬戰將來，恐怕就是要你死而重生，從荒級萬戰將的功績重頭開始吧！”

“原來堂堂武王也會使這些挑撥手段，只是戰鬥才剛開始就如此做法，未免有失身份。”李天照心裏怎麼想是一回事，此刻戰鬥之中，絕對不會中了敵人的計。

“哈哈哈……孤劍之年輕，哪裡知道武王的事情！被八大武王學了絕技，而後謀害的人你以為少嗎？什麼玄天千幻劍！起初也不比分影劍高明多少，你們以為是玄天武王不斷潛修精鍊而成，其實這劍法最大的貢獻，是一個綽號千山萬水的王將所創！玄天武王得其關鍵，才有了大成的玄天千幻劍，末了卻派千山萬水去執行必死的任務，所幸此人命大，竟可絕地求生。此後叛出玄天之地，當了許多年孤行人，再後來不知隱居何處，料想人還活着！命大的寥寥無幾，身死者不知幾多！我要是你，就不會跟着八大武王！今天你若能想通，殺了這兩個王將，不論你有多少急待復生的死別，本王都可以成全！並且讓你成為南米之地第一王將，賜予你不滅之身！”南武王竟然臨時起意，想要策反。

只是此時此刻，又缺少鋪墊，全靠利誘，能打動人幾何？

金劍王知道李天照急於復活父母妻子，怕他萬一犯糊塗，邊自迴避着南武王的刀光，邊自大笑道：“南武王你真是可笑！眼看滅亡在即，還敢狂言多少死別都能替人復活！孤劍距離王將只是一步之遙，此戰之後，必然升上！再不多久，從天境回來時，功績足可復活父母妻子還綽綽有餘，豈會此刻愚蠢的被你利誘？”

花刺王將也笑着接話說：“南武王不惜出此下策，看來這南米武王殿里儲備的混沌之氣也沒有多少。也是難怪，連連征戰，混沌之心又不多，確實難有太多結餘！”

李天照有沒有心動？

其實沒有。

如金劍王所說，他很快就可以進玄天武王殿了，怎麼可能這時候，被旁的武王策反？

再說了，天下武王大抵差不多，南武王此刻詆毀玄天武王即便有理有據，其自身又有多少本質差別呢？

南米之地連連征戰，那麼多王將和萬戰將積怨已深，三武王卻始終不肯停下來。

如此窮兵黷武，全然以自我感受為中心的武王，哪裡能是跟隨的好對象？

哪怕李天照毫無別的理由，讓他選擇，他即使未必還會跟着玄天武王，也肯定不會為南米之地的三武王效力！

南武王見李天照不做聲，就改而攻擊金劍王和花刺王將說：“孤劍可知道身邊的兩個王將是何等樣人？這個金劍王，玄天武王座下的第一王將，卻是冷酷無情的爪牙之輩，為了显示衷心，踩着朋友的屍體只是家常便飯，連他的父親都成其墊腳石！王將之後為了粉飾形象，又或許是思及過往作惡太多，愧疚南安，於是又去积極掙功績復活氏族和部屬，竟還讓他洗白了污名。只可惜，他父親卻至今不曾原諒過他，只是看他成為氏族主心骨，才閉口不說任何指責之言。”

金劍王眼裡，透出來被刺傷的憤怒，口中直道：“我所做都是為了玄天之地更好，為了避免氏族步入滅亡，從來問心無愧，何需什麼洗白污名！簡直一派胡言！”

“事實如何你清楚，也有許多人清楚！孤劍你跟這種人為友，實在不智。至於這位美艷迷人的花刺王將，那就更是臭名遠揚了，一生都在追求那點皮肉之樂……”南武王還沒說完，花刺王將就止不住笑了起來。

“南武王你真可笑！我向來好此道，既然人盡皆知，又有什麼好說的？我又從不掩飾，更不假裝清純。你扯來扯去，不就是想抹黑了好遊說孤劍么？只可惜孤劍是年輕，卻不是痴傻。我與金劍王無論為人如何，並肩作戰時卻又不會對自己人下黑手，此刻聯手打你，旁的事情你就算把我們說成炭黑那般，又有何用？”

“你們都是無恥之徒，以為孤劍也願意與你們為伍？什麼樣的武王就會器重什麼樣的王將！孤劍你不願同流合污，在玄天武王座下就永無出頭之日！”南武王一副堅持不懈之態，花刺和金劍王見李天照始終沒有說話，不由也有點擔心起來。

但李天照所以沉默，只是因為氣流的變化讓他知道，南武王說這些，根本就是為了分散他們的注意力。

李天照知道南武王真正的意圖，也知道南武王積蓄的手段即將發動，所以他不說話，因為搭理南武王一個字，都是多餘。

‘看你煞費苦心，卻叫你最後空歡喜！呵，來了！’李天照捕捉到氣流里的變化，知道南武王的手段發動了！

# 第一百八十三章 滿城不識王

南武王直到手段發動的時候，嘴裏仍然還在說話，貌似誠懇的繼續勸着李天照棄暗投明。

但氣流中的信息卻明確無疑的透露了狀況。

李天照察覺到南武王已然發動，當即叫道：“沖！”

說話間，南武王突然後撤移動，其動作的時機，竟然比李天照喊沖的時候還慢了一點。

金劍王和花刺王將突然聽聽見喊沖，瞬間遲疑，卻又見到南武王發動小風行掉頭急沖，這才急忙全速跟進。

他們頭頂上方，一方龐然大物，突然墜落下來，堪堪從花刺的腳后砸着地面。

倘若他們沖的晚些，勢必不能避開。

花刺一陣后怕，然而，卻無暇扭頭去看。

南武王又一次發動衝鋒，李天照口中喊道：“側移！”

金劍王和花刺迅速反應，雙雙分開朝左右大步急奔，天空又落下來的一方巨物，果然又差了一些，再次落空，沒能砸中他們。

南武王眉頭緊皺，暗暗驚疑盯着背後緊追不舍的孤劍，實在不知道，他是如何知道的。

但是，他處心積慮要破局，絕不可能就這麼放棄！

南武王繼續邁步急奔，受他控制的武王殿頂上，已然形成了一方方內空的彩雲罩子，接連墜落下來。

可是，每次李天照都及時呼喊，金劍王和花刺都能及時避開，始終沒有被蓋住。

一會功夫，迷霧裡的大殿里，就有十幾個大大小小的方形罩子。

這些都是如天境里的彩雲那般，如果被罩了進去，除非能讓武王殿的混沌之氣儲備消耗殆盡，否則根本不能出來。

面對不滅之印，原本限制的手段才是最佳應對之法，南武王原本想困住他們，而後再逐個擊破。

現在，殿里大大小小的方形罩子，堆砌的高低起伏不等。

直到最後一方罩子落下來，還是落空，南武王準備了好一會的手段，就此宣告無效。

但是，他已經不想再落入被三人圍攻的處境了。

儲備的混沌之氣消耗的速度很快，有他被李天照持續打擊造成的，但更多的，是另外六個不滅王將，以及另外兩位武王消耗的。

‘玄天武王既然動手，一定有把握數天內耗盡南米殿內的混沌之氣，現在消耗速度如此迅快，說明不滅王將和東、西兩武王都陷入了極其不利的局面。為今之計，只有突圍出去，求助大地武王派人來了！’南武王把心一橫，剎時間，武王殿里的混沌之氣聚集成一團團尤其耀眼的光亮。

奔走的南武王身體里紛紛不斷的釋放出來許多記憶碎片，這些全化作了混沌之氣，分飛落到那一團團劇亮的光團里。

金劍王和花刺急忙喊說：“攻擊復生之光！”

其實不等他們說，李天照已經揮劍斬散了一團團光亮。

雖然他不知道這些是什麼東西，可是，明擺着不會是對他們有利的事物，那他怎麼可能獃獃的等着一團團光發動？

只是，南武王還在疾走，他必須緊咬不放，也就只能在追擊的途中，揮劍斬散了那些能夠着的光團。

每次一劍過去，李天照就感覺到大量的混沌之氣被吸收進來，絕大部分都被體印吸收，少部分湧入額頭的混沌印，而戰印卻幾乎沒有吸收到。

‘復生之光，難道在武王殿里死而重生就是這樣的？’李天照暗暗猜測着，就已經看見有些光亮在展開，然後，迅速的形成骨架；還有些正以肉眼可見的速度在迅速生長血肉，甚至肌膚毛髮，眼看着就變成了活生生的人！

南武王本想從殿門衝出去，可是金劍王早有防備，發動了混沌霸體，堵住門口。

只聽他一聲大喊，下令道：“替本王消滅他們！”

迷霧中，一條條身影，飛快的聚攏了過來。

“盯着他！”花刺看見靠近的幾張面孔，竟然都印象，是南米之地曾經有威名的萬戰將或者王將，戰死之後，失去混沌碎片的力量，再次戰死、又再戰死之後，就連復生的功績都沒有了。

但是，這些人還被南武王記得，此刻讓他們死而復生，原本也是助力的。

只可惜，這些剛重生的戰士卻根本沒有武器，也沒有戰印，他們跟十戰將又有什麼區別？

南武王明知如此還浪費混沌之氣，其目的分明就是為了分散她的注意力。

因此她才提醒說，要盯着南武王。

倘若對這些剛復生的不加理會，他們跑出武王殿，去了儲備戰印兵器的庫房，就會搖身一變成了萬戰將，可就麻煩了。

花刺一把扯掉衣角，甩手出去，就化成根根細絲，散飛在迷霧之中一群十數人的頭頂上方。

緊接着，花刺雙刺揮動，一聲低喝，驚雷之力發動！

剎時間，密密麻麻的電網，同時把那十數人全部吞沒！

噼里啪啦持續炸響的電光，只讓那些人不斷髮出焦臭味道，頃刻間就成了炭黑，又片刻，全成了一團團黑灰，大多堆落在地上，更多的則被氣流帶動着飄了一陣。

這些才剛復活的人，沒有戰印，也沒有不滅之印，一會功夫就被花刺收拾乾淨。

可是，南武王已經不在殿內了。

花刺從大殿里被臨時打開的圓洞里追出去，幾番縱躍，跳上內城的城牆，看見金劍王一路撞毀候王殿的牆，朝東面移動，他的前面，是被李天照緊咬不放、仍然在奔走的南武王。

花刺一躍從城牆飄落下去，身體前傾的幾乎貼地，從一面追擊，等着有機會時就堵截南武王。

可是，存心撤走的南武王卻一路直線，憑藉戰印絕技和小風行，拉開的距離越來越遠！

南武王越過內城的圍牆，落到外城的街道上時，高聲大喊道：“玄天武王的來犯，南米之地的戰士聽本王號令，不計生死守護都城！戰死者盡皆有功，戰死者皆可得復生之重賞！”

聲音，在都城上空，驚響如雷聲。

“大家不要聽他胡言亂語，這傢伙受刺激過度得了失心瘋，我正要抓他回去。”李天照跟着一路大喊，以免有人信了南武王的話跑過來阻礙，本來他追擊的就很吃力，如果被人群阻擋，肯定就讓南武王走脫。

街道上的戰士們，看着南武王邊喊邊跑，看着後面追擊的李天照過去。

他們面面相覷，彼此互相詢問：“這人是誰？說的真的假的？”

可是，街道上的戰士們誰也沒見過南武王，甚至連他的聲音都沒聽到過。

於是所有的互相詢問，得到的都是茫然不識的搖頭不知。

“都不知道啊？那就是瘋子咯！”

“看着像，武王怎麼可能滿街亂跑啊！”

“真有敵人來犯，城裡的王將和萬戰將早下令了。”

南武王一路奔走幾乎，可是，完全得不到回應，反而聽見那些，當他瘋子的言語。

這一刻，他才意識到，這裏不是當初他剛打下來的時候了。

那時候城裡的許多百戰將，十戰將都見過他，許多普通戰士也在大事的時候湊着熱鬧，遠遠見着過他，至少也聽過他的聲音，或是聽別人描述過他的模樣。

而現在，他當武王的時間太長了。長的當初的那些戰士，大約沒有還在的了。

而他，一個武王，已經很多年不曾踏出武王殿。

為了在裏面高效的吸收混沌之氣，更因為對外面的世界早已沒了興趣。他只記得王將，以及各殿里掌事的人。

除此之外，他不需要去記，也沒什麼興趣了解。也只是偶爾，關心一些特別的事情，當作趣聞，又或者是關注一下，某個一時表現兩眼的人。

他是三武王之一的南武王，可奔走在街頭，卻被當作瘋子。

許多年前，他只需要站在城牆上，滿城的戰士都會急動的高呼他的名號，個個都不惜為他付出生命。

世事對比之下，竟如此嘲諷。

穿過街道，那些戰士的目光，都是在看瘋子那般。

前方的城門上方，城牆旁，站着一個王將，還有一群萬戰將。

南武王高呼道：“你們背叛本王之事，只要此刻立即悔改，本王便既往不咎！快來攔住孤劍！”

萬戰將們有些迷惑，也有些恐慌，他們不知道這是不是南武王，但如果是，長久的認知，讓他們自然而然的懼怕。

可是，看到王將們冷漠的臉時，他們又恢復了自信，有的自欺欺人的認為這真是個湊巧跑出來的瘋子；有的雖然心懷畏懼，卻更願意相信朝夕相處，熟悉無比的王將們的決定。

領頭的王將，是南米之地三大王將之一。

嚴格來說，他原本就不是南武王的人。

此刻，連一點心理負擔都沒有，只是冷笑道：“真是個瘋子！敢以武王自居！還什麼孤劍！你當這是玄天武王都城么？我說那個、趕緊把這瘋子拿住了，就憑他不敬武王之罪，殺了最好！”

一群萬戰將們就鬨笑了起來，有的心知肚明，更多的則不明所以。

南武王的眼裡，滿是憤怒。

可是這卻嚇不住王將，因為他們，早已沒有回頭路。

南武王一躍跳上城牆。

那一刻，王將們下意識的驚懼退避。

除了帶頭的第一王將，因為他知道武王的力量，於是拔劍出鞘，發動混沌霸體，衝過去道：“瘋子就是瘋子！只是南米之地的禍害！”

這話一語雙關，夾帶的，是那王將擠壓了許多年的怨憤！

那王將擋住了南武王，憑藉混沌霸體，硬生承受了長刀的斬擊。

李天照眼看南武王受阻，心中一喜，急忙追着跳上城牆。

卻驚見南武王的刀，竟然一擊斬碎了那王將的混沌霸體！斬開了那王將的身體！

只見南武王怒容滿面的吼道：“本王所予之力，你以為能反噬本王？”

那王將……真的以為可以。

但現實是，那王將戰印里的力量，突然無法如常調動。他的混沌霸體，就只剩下十戰將程度的體印的混沌之氣濃度驅使，如此，怎堪承受的起南武王雙印之力？

那王將死了，瞬間被斬做兩截，斃命當場。

『加入書籤，方便閱讀』

# 第一百八十四章 追逃

領頭的王將慘死當場，南武王手握長刀，殺氣騰騰的目光落在另一個王將臉上！

那王將驚駭之下，卻沒有喪失冷靜，急忙叫道：“這瘋子厲害！大家躲開！”

這時候，李天照追了上來，劍光斬在南武王後頸，落地的時候，一腳把那個被殺死的王將的兵器踢飛，不給南武王趁機換劍的機會。

旁的王將和萬戰將們紛紛退散開去，南武王殺氣濃烈，可是想到自身的處境，也知道跳上城牆殺王將是衝動了！

如此怒氣倒是宣洩的一時痛快，但若被金劍王和花刺追上來，落入三人的圍攻之下，離開了武王殿後，可沒有許多的混沌之氣讓他隨便受傷！

南武王冷靜下來，放棄了追殺王將和萬戰將的念頭，一躍從城牆上衝出去，凌空揮刀后斬，迫使李天照不能追的太近。

等到落地，南武王又立即發動小風行，回頭卻看見李天照又發動小地怒追了上來。

城牆上的王將和萬戰將們看着他們越去越遠，片刻后，又見金劍王和花刺追了過來，再追出城外。

如此追了一陣，花刺跟金劍王匯合了，可是他們早就已經看不見南武王的身影，全靠一路上李天照留下的明顯痕迹追擊。

花刺有些着惱的責備說：“怎麼讓南武王衝出來了？”

“我用混沌霸體擋住他，卻擋不住他的刀勁，他趁你發動驚雷的時候，震開了我，在大殿的雲壁上臨時開了缺口，孤劍一直追着他打，卻沒辦法阻止他走。”金劍王這時也很擔心，讓南武王走脫了的話，就有可能帶着任何武王的助力回來。

南武王不死，他就還是南米之地的正統，倘若旁的武王插手，玄天武王就會反過來喪失對南米之地的控制了。

那也就意味着，他們這趟的行動失敗了。

“我以為南武王是想衝出去跟不滅王將匯合，南米武王殿的混沌之氣儲備不至於這麼少吧？這才打了多久，他竟然就棄武王殿外逃？沒有了武王殿里的混沌之氣供給，他南武王在外面也承受不起太久的消耗啊！”花刺的心情實在煩躁，斷然沒料到南武王是直接捨棄了都城。

金劍王又何嘗想到？武王殿里才有源源不斷的力量供給，即使混沌之氣儲備量有限，但至少也要消耗兩三天，才能耗盡。

因此這南武王不應該一上來就往外逃，出去了外面，就只有南武王自身戰印里儲備的混沌之氣，還有就是不滅之印里的了。

換言之，出來之後，如果被他們圍攻消耗，如同在武王殿里那般攻擊的話，絕對撐不過半個時辰！

偏偏南武王就選在了他們意料之外的時候，棄武王殿外逃。

“孤劍也追不了多久！為今之計，只有靠運氣預測南武王的去向，看能不能提前攔堵。”花刺雖然煩躁，但事已至此，說抱怨的話也沒有用，只能是設法挽救局面。

倘若任務失敗，他們在這裏讓南武王走脫，就是他們三個的責任。

成功獎賞，失敗懲罰，誰願意辛苦來這裏拼殺一趟，末了任務失敗，回去還被倒扣許多功績！

“南武王有混沌風語，奔走速度本來就快，又有混沌印的小風行。南米之地又沒有多少山林地形，孤劍也難以發揮所長，確實追不了多遠。至於攔截——現在還難以確定南武王會去哪裡。他從東南門出城，若往南，交界武王的背後是大地武王；如果往東出去，交界的武王的背後是黃金武王……”金劍王說著，回憶地圖裡情況，最後還是搖頭道：“難料。”

“那也要選擇一個方向！現在這樣繼續追下去，只能讓他走脫！”花刺王將有些氣惱，她不是當上王將就打算混日子的，追求的是不滅王將的功績，一點都不想被扣功績，更何況眼前的事情，選對了還有機會挽救局面，於是就覺得金劍王未免太磨蹭。

“不必着急，既要堵截，也就還是要跟孤劍匯合了一起，不差這麼一時半刻。”金劍王相較之下淡定得多，考慮了片刻，在腦海中的地形圖上，勾勒出了兩條合適的路線，這才又說：“南威與南米之地以南的武王近年來少有交戰，相較於東面廝殺不斷的情況而言，南武王去借大地武王力量的可能性最高。”

花刺本來也在抽絲剝繭的找尋判斷的依據，但實在太有限。說到底，南米之地三面交界的武王都是長久的仇敵，而這些武王背後的靠山又都不同。

南武王其實沒有一定選擇投靠哪裡的道理，換言之，他們的推測，也並不是可靠的依據，跟隨便瞎猜的結果沒什麼差別。

但這種決斷面前，但凡是個理由，也都得在決斷前考慮進去。“南武王恨我們玄天之地，大地武王又與我們玄天之地素來不和，我猜他要選，也是投靠大地武王。”

金劍王見意見一致，就說了他剛規劃的通行路線，花刺聽了后，大體上也沒有意見，但卻又覺得擔憂。

因為說到底，沒有特殊可利用的地形，那他們也就沒有什麼把握一定能攔截住南武王。

但這是目前，他們唯一能做，也是唯一還有翻盤機會的事情。

只是……兩人奔走了一陣，路上總是還有李天照留下的明顯痕迹。

“孤劍應該早就跟丟了，怎麼沒有等我們一起匯合？”金劍王暗覺反常，覺得李天照不應該會是徒勞無益死命亂追的人，理當跟他們匯合商量。

花刺卻想起李天照‘時靈時不靈的特殊感應能力’，就說：“我們直接去，這裏給孤劍留下記號就行了。他的特殊感應時靈時不靈，也許是想靠此能繼續追擊南武王。”

“也好！”金劍王尋思着這可能性很大，畢竟孤劍向來習慣單獨作戰，膽子又大，獨自追擊南武王的事情，肯定乾的出來。他們如果繼續在後面跟着，距離只會越落越遠。

兩個王將在留下記號，防備李天照回頭找他們時可以知道狀況，然後就直奔往南面的必經要道趕去。

話說李天照追南武王一路疾走，戰印絕技和小地怒交替發動，即使如此，他原本還是在慢慢落後，於是見到樹木就借力，憑此拉近距離。

但追不多久，距離又再一點點的拉遠。

照這麼追下去，除非進了山林地區，否則，到底是難以追上的。

然而李天照卻必須追，金劍王和花刺王將不願意被扣功績，他比他們更不願意！

升上王將的關鍵時刻，豈能變成萬戰將之路再重走一趟？

兩個人一前一后，越過坡地，跨越河流，疾走過處，飛沙走石，塵土激蕩。

南武王每次以為李天照被甩掉了時，結果又看見他不知用什麼手段，又突然追了上來。

他扭頭看着這把孤劍，心裏許多次想停下來，掉頭把他斬了，卻又顧慮走的還不夠遠，萬一金劍王和花刺追了上來，事情就麻煩。

“孤劍你何苦如此賣力？你追上了本王，回去又如何向玄天武王交待？就是現在這一路過來，你回去就只能毀去了戰印才能藏起雙印之力的秘密。”

“什麼雙印之力？”李天照故作不明所以。

“哈——本王開始還以為你有小風行，你追了本王這麼一路，難道還分不出你是戰印絕技的衝鋒連續發動，還是小風行的疾行？料想你體印能夠突破，也是戰印破毀時的機緣鑄造，還沒有被玄天武王發現，就該好好保護自己，為玄天武王拚命追我，最後卻暴露了你自己的秘密，換來死路一條，這等不智之舉，你該三思！”南武王嘴裏說話，手裡卻不客氣。

他奔走中見着有大石頭，跑過去的時候，順手一刀，大石頭頓時被拍的四分五裂，幾塊大的，夾雜許多大小不等的碎石，兜頭朝後面激射過去。

李天照早有防備，反握孤王劍舉起面前，動作並不大的迅快擺動劍身，精確無誤的把迎面過來、有威脅的石頭全都擋開。

末了，才回答南武王的話，卻並不暴露自己，直說：“雙印之力我不知道，但我確實可以很快再次發動戰印絕技，料想是我天賦異稟，又怎麼會換來死路一條？你的挑撥簡直莫名其妙，想欺我年輕隨意誆騙？我看你是枉費心機。”

“哈哈哈……體印本來就能修鍊，武王強於不滅王將的力量基礎就是雙印之力，再此基礎上有獨門厲害絕技的武王威名則更高。雙印之力的秘密如果傳開，天下的戰士還能那般忠誠沒有二心的留守出生之地？還能不遺餘力的為武王效力？此秘密，誰知，誰死。為守此秘，天下武王都可以不約而同的齊心，為此殺多少人都不會遲疑！孤劍你既沒有小風行、又沒有小風語，卻能追上我，玄天武王豈有不疑心的道理？你真要以為這是誆騙，那你就是自掘墳墓！”南武王說到最後，厲聲呵斥。

‘難怪樵夫叫我不要隨便用雙印之力，還說用則必須滅口，原來如此！’李天照臉上卻不動聲色，故作不相信的說：“南武王你不必枉費心機編造這種鬼話！什麼雙印之力，分明只是我天賦異稟，能把體印提升到百戰將戰印程度的威力！”

南武王很是惱火，以為李天照真是不相信他說的這些，然而，他自己是武王，知道一個年輕的戰士對武王的忠心和信任能到什麼地步。

別說他只是靠嘴說，更別說此刻是敵對的處境，多少老百戰將也還是如此盲目，哪怕有證據放在眼前，他們都會說是胡扯，是偽造，是不可能的。

‘既然你非要找死！本王就看你能追多久，等去的遠了，金劍王和花刺一時不能趕上時，你還糾纏，本王就叫你知道不滅之身的厲害！你還真以為本王是怕了你一個了？簡直不知所謂！’南武王暗暗想着，但嘴上，卻並不流露情緒，反而還時不時說些勸退的話。

李天照當然不會退。

這麼追擊了半個時辰時，李天照突然覺得腳下彷彿被更強的風力托着那般，奔走的速度驟然增快。

『加入書籤，方便閱讀』

# 第一百八十五章 混沌第四印

是我的混沌印里又多了一種力量？’李天照開始還驚疑不定，覺得難以置信，跑着跑着，實在找不到別的解釋道理了，又明確感覺到混沌印里分明可以多轉化出一種與風刃質性相似的力量。

‘奇怪了！這是如何來的？難道是武王殿里攻擊武王吸收的？還是斬了那些復生之光吸收的力量？都說混沌印力量有多種並非罕見，但像我這麼多，卻也少的很，難道還是千殺之力的緣故？’李天照猜測不定。

但是，他發現現在不需要藉助樹的增力，也能夠跟得上前面的南武王了。

他懷疑是小風語，因為沒有發現能夠如小風行那樣多了疾行衝鋒的能力。

這麼跑了一陣，前頭的南武王扭頭看見李天照突然甩不掉了，眼裡透出疑惑之色。

李天照邊追擊邊暗自嘗琢磨新增的力量，感覺到腳下每一步移走時的托力越來越強，又一次看見南武王發動小風行力量的小疾行時，他連忙發動小地怒，卻覺得意識引動之下，腳下的托力突然聚集起來特彆強大的氣流，頃刻間環繞了身體。

‘這就是疾行的感覺？’李天照試着發動，身體頓時被風力和小地怒爆發的力量一併推了出去。

他腳下的泥石，大片的暴起，又在風力作用下，裹挾着朝前急沖，剎時間急速前進的十數步距離內，因為移動的太快，形成了對氣流的劇烈干擾，化作了一片急速旋動的龍捲風。

一片的泥石，盡皆被席捲飛起！

明明先發動小疾行的南武王，卻瞬間被李天照追上，孤王劍自他後頸繞動拖割至前面咽喉位置，夾帶着疾風和小地怒雙重之力推動的激射碎石，暗器那般紛紛砸在南武王全身上下，那些尖銳的石頭甚至扎進他身體里，薄利的石片則割開了道道紅線。

南武王突見李天照追到他面前，四色的劍光亮起，風刃，小流星火接連飛出，斬在他身上，在他身上爆開化作火焰。

而旋動尚未徹底消失的旋風，又把火焰卷帶的一時包圍了他全身。

‘好個孤劍！原來真有小風行之力，剛才是故意隱藏？難怪一次次莫名其妙的甩遠了又能追上來！小地怒與小風行一起發動，竟成了怒風，如此就難脫身了！’南武王全速前奔，手裡的長刀奮力急揮，只要與李天照的兵器有機會碰上，就能一擊將之斬殺！

‘可惡的孤劍！’南武王的念想雖好，卻接連揮動長刀不知多少下，竟然連一次兵器碰撞的機會都沒有！

‘剛才如果有機會換把兵器就好了！’南武王暗暗氣惱，只恨李天照的身法劍路古怪的遠超常規，根本不能以常理去預測推敲。身法動作看似許多幅度大的莫名其妙，揮動的劍的軌跡更是亂來那般。

偏偏就是這樣的古怪劍路，卻能快的讓南武王拿着長刀時，混沌風語還要略微慢了一線，這種難受的滋味，讓他激惱的恨不得把長刀丟了，赤手空拳上陣更好。

但這念頭卻只能想想，沒了武器就沒了戰印，也就沒有了雙印之力，他還憑何佔據絕對的勝算？

李天照卻越打越覺得得心應手，長刀跟常規兵器比起來，不僅僅只是慢了一點點的問題，更主要的是軌跡更容易預測，變招的靈活性更差。

此刻的南武王面對他，就等於完全失去了‘准’字，長刀的殺傷力雖強，卻根本無法擊中他的話，殺傷力就等於毫無發揮的作用。

南武王每每能夠發動戰印絕技時，就立即擇向沖了出去。

可是，李天照的反應很快，南武王每次一衝，他就跟着發動戰印絕技追過去。

南武王再發動小疾行的時候，李天照也立即發動小疾行，而小地怒他就單獨留作第三連衝刺的手段。

如此一來，南武王面對他，根本沒有了脫身基礎。

南武王的風語移走能力跟小風行本來就相同，小疾行對小疾行，高頻率可發動的戰印絕技又都是衝鋒，李天照卻多了可以爆發急沖十步的小地怒。

一追一逃，又逃又追。

長刀接連自保環繞身體斬動，可四色劍光的千殺劍法卻總是能在長刀落空之後實施打擊。

兩人這般追逃廝殺之間，不覺跑出了百里之外。

‘不可能打不中！不可能連他的劍都碰不上！長刀對出手速度的影響沒到這種地步啊！’南武王越打越是憤怒，越是心焦。

最初南武王還滿懷單獨打李天照必然得勝的信心，氣定神閑的冷靜應對，但隨着奔走的距離變長，隨着時間過去的越來越久，他卻一直在單方面的承受打擊，身體里儲備的混沌之氣也越來越少，從容也就越來越難以維持。

急動連斬的刀光，接連自李天照臉旁，脖子旁，腰側，甚至躍起的足下，側移的大腿旁落空。

落空，始終落空！

‘刀勢完全被他掌握，長刀變化不足，繼續這麼下去，今日勢必不能倖免！’南武王越發焦慮，但臉上卻不動聲色，突然大笑着道：“孤劍的千殺劍法名不虛傳！好本事！本王由衷佩服。只是，孤劍大約根本不知道，自己到底擁有何等力量！”

“……”李天照不做聲，繼續保持之前的狀態，反正他答不答應，南武王都肯定要說下去。追打了這麼久，南武王突然又主動說話，他有足夠的理由認為，大約是南武王混沌之氣的剩餘已經不能支撐太久。

說是不能支撐太久，其實已經支撐的很久。

追打了百里，倘若沒有不滅之身的保護，李天照已經把南武王殺死幾百次了！

可是現在，李天照戰印和體印里的混沌之氣，都已經消耗了八成。

問題是，他一直在進攻，主要消耗都在混沌印力量的運用。

而南武王呢？

僅僅遭受正常情況下必然致命的攻擊就有幾百次。

不滅之身的自愈恢復消耗多少混沌之氣，李天照不知道，但他們之間的混沌之氣消耗比較，肯定懸殊極大。

千戰將戰印開始，李天照就覺得戰鬥中不太可能耗盡混沌之氣；萬戰將之後，更覺得沒這種機會。

可是現在，他既沒受傷，也沒有跟南武王拼劍，一直進攻，竟然都打的混沌之氣所剩無多。

此時此刻，李天照其實都暗暗帶着擔憂，恐怕沒等南武王撐不住，他的混沌之氣先消耗殆盡。

然而，南武王又突然開口，才讓他心定了不少。

李天照沒做聲，只是維持着追擊，攻擊，迴避的最佳狀態。

南武王的長刀也沒有停止揮動，甚至奔走中主動利用樹木，大石頭增大攻擊的面積和範圍，以此多獲得一些喘息機會。

每每一片碎石兜臉打過去時，李天照必須採取守勢，否則難免就會被碎石砸中，這時候，也就有片刻不能攻擊南武王。

南武王從坡上一躍出去，扭頭看着追過來的李天照頭臉上的灰塵，料想他自己也是這般的形容狼狽。

而且還是因為這麼一個，年輕的萬戰將！

此事說出來，南武王都覺得可恥，可悲，卻偏偏又無奈。

‘當年我滅掉的三個武王，大約就是這般心情？’南武王這念頭剛浮起，又迅速甩掉。‘荒謬！那些都是空有武王之力，卻沒有別的本事的廢王！滅亡也是活該，我是堂堂戰王，只要再讓我創出絕技，就能恢復昔日榮光！豈能拿自己跟那些廢王相提並論！’

南武王振作了精神，邊自奔走，揮動長刀，邊又繼續開口道：“孤劍你可知道，武王之力並沒有尋常人以為的那麼少，只是太多人沒等到武王之力能夠成長至覺醒的時候就已身死，又或者被武王蓄意埋葬。倘若有人能夠得到指點幫助，才能有幸最終覺醒了武王之力。”

“哦？南武王接下來是要說，我就有沒來得及覺醒的武王之力，而你就是能夠幫我的助力，只要我不追你了，你便能告之我相關的一切奧秘，是嗎？”李天照實在覺得這南武王欺人太甚，簡直當他傻瓜。

就這麼追打一路，突然編出這種鬼話。

只一個理由就能推翻，南武王憑什麼突然知道他有沒覺醒的武王之力？分明是臨時胡扯，為了擺脫眼前的困境。

李天照嘴裏說著話，腳下發動小風行的疾行，閃掠出十步距離，追上南武王，手裡的孤王劍又接連拖割，予以創傷。

“孤劍不信？那麼本王問你，聽說過多種混沌印力量，最多是曾有過七種，比起孤劍還要更多。但是，可曾聽說過同種混沌力量具備兩種特性？孤劍有風刃，又有小風行，正常根本不可能出現！混沌印轉化一種質性的混沌之氣，卻不能轉化出兩種特殊濃度。現在你擁有的力量還不足以稱為武王之力，只是顯露苗頭的雛形。如果我能助力，會讓你少走無數彎路，更能讓你知道如何避開旁人難以逃過去的必死絕境！”南武王說的信誓旦旦。

然而，李天照卻只想笑。

如果說武王殿里南武王的利誘，還能有那麼一絲絲的動心，那麼此刻的胡說八道，簡直就是把他當成沒主見又異想天開之徒。

所以，李天照什麼也不說了，只管保持注意力的集中，維持最佳的狀態，讓每一劍都盡可能的契合那條看不見的最速曲線，讓盡可能多的攻擊，打在南武王身上的要害。

可是，因為不滅之身，很多時候可以刺進身體里的攻擊手段，他也不能用。

南武王不怕受傷，萬一用身體控制他的劍回抽，一旦刺入的時機不足以及時拔出來，反而會因此被他抓住反擊的機會。

如此這般又追逃打鬥了一陣，路過處，灰塵飛揚，林木斷飛。

南武王的感覺剩餘的混沌之氣更少了，知道再這麼下去，也是完蛋，索性把長刀上的戰印取下，把刀朝李天照丟了過去，赤手空拳的主動發起進攻！

如此一來，南武王的攻勢更快，變招更靈活，瞬間恢復了混沌風語應有的、近身廝殺的威風。

可是，南武王下一刻，卻發現他錯了，而且錯的很嚴重！

丟了長刀，不是讓他有了勝算，而是——處境更糟糕，滅亡的更快！

『加入書籤，方便閱讀』

# 第一百八十六章 斬王

南武王丟了長刀之後，拳腳的攻擊快又靈活多變，憑藉混沌風語的攻擊速度，讓李天照一時根本不能斬中他了。

於是，李天照想了想，決定大膽試試。

他看着南武王避開劍光，然後踢過來的一腳，果斷轉動劍柄，砸在了近到身前的腳底上！

是的，他決定正面硬碰，看看沒有了戰印，南武王的殺傷力還有多少。他尋思着，即使武王還有別的力量，他的雙印之力總不至於不堪一擊吧？

雙印之力的強勁衝擊力，瞬間震碎了南武王左腿的骨頭，連帶着餘力還掀飛了他，只把他震的撞斷了兩顆樹，這才得以落地。

然而，他還沒站起來，就看見李天照發動小地怒追上來，碎石兜頭砸的他一陣劇痛，緊接着劍光又狠狠將他的身體一分為二！

“你——”南武王裂分的身體里，還有混沌之氣凝聚形成的本體連接，讓斷處迅速閉合，痊癒。

可是他憤怒的話還沒有說完，李天照的第二劍又斬了過來，一擊斷了他雙臂和身體，令他聚集發動的力量，瞬間被阻斷。

傷口又在迅速癒合，南武王的拳頭剛聚力擊出，又一劍過來了！

這般失去了先機，南武王竟然只能不停的退避，卻還是沒能得到重整陣勢的喘息機會！

南武王發現他犯了大錯，竟然先入為主的以為李天照的體印力量只有百戰將程度，緊接着又相信了敵人自行透露的這個信息。

‘孤劍如此年輕，體印怎麼可能修鍊到萬戰將級別！玄天武王又怎麼可能沒有發現！這不可能，除非、除非他有……’南武王突然想到一個理由，不由的眼睛圓睜，看着李天照的目光，都透着吃驚和猜疑。

“孤劍你聽我說……”南武王話音剛落，又一劍過來，斷了他的脖頸。

瞬間癒合之後，下半句話卻因此被打斷，他還想再說，然而，李天照的四色劍光卻得勢不饒人，分明不給他任何重整旗鼓的機會。

此時此刻，就變成了李天照在用雙印之力連續打擊南武王的單印之力。

那把丟掉的長刀，南武王無論如何設法都拿不回來。

每次他發動小疾行衝過去，李天照就會小疾行和小地怒一起發動，混合成了怒風，急沖的速度比小疾行還要更快，搶先一步把長刀遠遠踢飛。

一次又一次，南武王的嘗試和努力，全都沒了作用。

局面，完全在李天照的掌控之中。

雙印之力跟單印的差別何止一點點，幾乎所有的擊中都是能斬斷的重擊，受創程度越大，南武王體內的混沌之氣散溢的就越多，肌體痊癒消耗的也更多。

倘若南武王拿着長刀，他大約還能再撐一刻鐘。

而丟了長刀，被李天照的雙印之力打了個措手不及，無法重振旗鼓之後，他卻連四分之一刻鐘都撐不住！

李天照劍劍都以最大化創傷為目的揮動，他實在有太多理由必須下狠手，雙印之力的理由不提，只是他體內僅剩不多的混沌之氣，就決定了他即使全力以赴，也不知道能否支撐到南武王的混沌之氣先被消耗完。

樹木被越發恐慌的南武王奔走中撞斷，撞倒，撞飛。

南武王開始還冷靜的應對，設法重振旗鼓，後來又积極使拳腳本事反擊，然而沒用。

李天照拿捏着距離，讓風武王的拳頭根本夠不着，每次斬中又會瞬間破壞南武王的動作連貫性。

這般被動挨打，眼看熬不下去了，南武王意識到死亡距離他越來越近，那些許多年不曾有過的、本能的求生，讓他憤怒，發狂！

記憶中所有的拳腳招式，甚至是在編戰士時候抱胳膊抱腿抱着敵人身體的手段，他全都不管不顧的用了。

然而，沒用。

雙印之力的差距面前，南武王好不容易抱住了李天照的大腿，卻也被他一扭一甩就扔開，還反過來被李天照按在地上，腳踩他背上令他動彈不得。

然後李天照只管反手握劍，接連不斷的飛快捅刺。

“住手！孤劍你快住手！孤劍你聽我說，你放我一馬，我真的能幫你！你真的擁有特殊的力量，你需要本王的幫助，今日你若殺了本王，錯過本王幫你的機緣，他日你一定會後悔！你一定會為此付出慘痛的代價！甚至是萬劫不復的死亡……孤劍，你、你會後悔的……本王，在天地冥冥之中，等着、等着你的記憶碎片……”南武王的聲音越來越弱，越來越弱。

到最後，徹底沒了聲息。

李天照拔出劍，又刺下去，接連幾度。

南武王真的死了，變成了屍體，身體里，那彩色的混沌之氣沒有了。

刺穿的地方，在流血，如一個沒有不滅之體的普通人那般。

李天照握着劍，大口呼吸着，情緒在逐漸平靜。

心裏的石頭，也逐漸落下。

他戰印和體印裏面的混沌之氣，只剩下約莫百分之二三，倘若南武王再多挺一會，結果就不一樣了。

正因為如此，他根本沒工夫聽南武王說的那些，真假不知道的話。

至於說他有特殊的力量？他本來就有啊，望天村的時候，命運預測師就說過，他有罕見的千殺之力嘛。

‘南武王如果在武王殿里多拖半日再撤，我就算追着他打，混沌之氣也撐不到能把他擊殺的時候……’李天照回想着，一陣后怕，才覺得，他一個人追擊南武王至此，真的是太冒險、太不知天高地厚了些。

不滅之體縮小了戰鬥中本事差距的影響，平時戰士之間的廝殺，技高一籌，贏個一招半式，就是一個活，一個死。可不滅之體的戰鬥，就算輸上百招千招，也還有扭轉局面的機會。

混沌之氣的多寡，決定了只有誰先被消耗殆盡，才能分出勝負生死。

李天照正想着，突然聽見花刺的呼喊聲：“孤劍！是不是孤劍？”

是的，花刺和金劍王遠遠看到林木倒下，或者是被撞斷拋飛，懷疑是李天照和南武王廝殺，就趕過來。

這時突然又不見任何動靜了，擔心狀況，這才呼喊。

倘若沒有李天照的回應，那就是他被南武王殺了，她和金劍王趕過去時，當然要做好應對的準備。

李天照沒想到花刺會在附近，轉念一想，明白他們是預測南武王逃走的去向，於是在關鍵位置堵截。

南武王跟他到底是追逃着戰鬥，選擇的路線難免會長了不少，偶爾又要利用環境，甚至會繞走障礙物多的地方找尋脫身的機會。

如此一來，距離拉的足夠長了，是會被花刺和金劍王堵截。

‘遭！’李天照連忙撿了南武王丟的那把長刀，安上備用的戰印，對着孤王劍上取下來的戰印就斬。

雙印之力強悍，又蓄意破壞，果然一擊斬的戰印滿是裂痕。

李天照迅速收拾了妥當，把破裂的戰印安到孤王劍上，又擊毀了南武王的戰印，這才坐在石頭上，答應道：“花刺王將！我在這裏——”

片刻，花刺王將和金劍王聯袂而至。

看見南武王的屍體，他們都不禁愣住。

哪怕以金劍王的閱歷和淡定，此刻看着李天照的眼神里，也透出難以置信的震驚……

南武王啊！

這是個武王啊！

混沌風語力量，外加小金刺，小疾風組合力量的南武王，近身廝殺的戰鬥力很強，李天照不但追上了他，還能一個人把他斬殺？

就算南武王拿的是不稱手的長刀，這結果，也未免太誇張了！

“孤劍你怎麼跟上南武王的？”花刺王將打量着現場，實在沒有發現第三個人的痕迹。

“追出城外不久，突然又覺醒了小疾行之力。”李天照見金劍王查看南武王的長刀，不見戰印，他就忙說：“最後他垂死的一擊打壞了我的戰印，我不敢吃他的劍勁，就鬆開了劍，才沒被他震傷。但戰印被他斬壞了，我就只能避開他的攻擊，想着不能讓他走脫。沒想到南武王的力量也耗盡了，當時就憤怒的說了句‘玄天武王休想得到戰印里的記憶碎片’，然後就把戰印毀了，他自己也倒在了地上。我沒有戰印，怕他使詐，沒敢上前，等了會，才上去用劍刺了一氣。”

“你也真是太大膽了！”花刺王將不知道如何形容此刻的心情，一個萬戰將，這等於是李天照一個人，一把劍，在武王殿外面斬了南武王！“不過，這把刀上的戰印難道有什麼秘密？看起來並非南武王日常所用。”

“不知道，只是聽他那麼說。”李天照故作不以為然，也不說什麼猜測的話。

“也許是有什麼秘密，這把刀放置在武王殿的地下，本來也不尋常。”金劍王收拾了南武王的遺物，又握着劍，確認了周圍的情況。

三人一行折返的時候，金劍王又讓李天照帶路，沿着追擊南武王來的路上走。

一路上，金劍王都請劍為證，記下路上的痕迹，又對李天照說：“孤劍不要在意，如此大事，沒有了戰印里的記憶碎片，我們既然同行，就有責任盡量確認痕迹，確保你的功勞不會受到賞罰殿的質疑。”

『加入書籤，方便閱讀』

# 第一百八十七章 戰未了

“理當如此，本來也是我自己不夠沉穩。最後難免有些急躁了，否則的話，應該不會被南武王臨死前打壞了戰印。”李天照不怕金劍王記錄沿途痕迹，那些本來也沒有問題。

所有讓他覺得不安的，都在他和南武王戰印的記憶碎片里，兩印已毀，那麼過程，天底下就只剩他自己知道了。

花刺一路上心情也格外的好，對李天照的笑容也特別多，南武王解決了，他們完成任務，就不用扣功績了。

於是她時常主動親熱的拉着李天照，甚至抱着他胳膊說話，這時也說：“畢竟你等於是在武王殿外面，一個人斬了位武王，這樣的事情，不是陪你一起來的話，我們都不敢相信。千殺劍法，如此厲害，我都想拜你為師了！又或者——哎，金劍王，能不能想辦法讓武王把我跟孤劍配婚一起呀？當他女人比當徒弟更好哎！”

金劍王的表情僵硬了瞬間，然後嘆氣說：“請你考慮下孤劍的年齡，他這般的年輕人，哪裡消受得起你的‘威名’？”

“哈……倒也是呢。”花刺似乎被提醒了那般，想起來了，笑着說：“確實如此。上次在都城道別的時候，本來邀請孤劍上我馬車裡玩玩，他卻怕的不敢進去。哎，我都忘記他這般年齡時候的想法感受了，真是……回想起來，這般青澀的美好時光，現在是找不回來了！”

李天照實在不好說什麼，他的確接受不了花刺王將的‘威名’，至於說什麼拜他為師，那顯然是玩笑話，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孤劍怎麼不做聲？你的千殺劍法教了人不少，就不願意多收我一個徒弟？”花刺王將看起來，竟然不是說笑。

“花刺王將不要說笑，你是第三王將，我給你當弟子還得排隊。”

“這麼說、是不太合適！但我真想學千殺劍法，認真的。我聽說你旗下的千殺團是用功績換招，但你這趟回去后就是王將了，以後吃不了旁人的功績，如何說法？”花刺王將還真不是開玩笑。

李天照也有點發愁，教、他是願意的，但如花刺所說，回去后他升上了王將，就跳出了吃部屬功績的體系。

金劍王看他發愁，就笑着提議說：“搭檔不就好了，有花刺王將同行，天境里還愁功績不可觀嗎？以搭檔過程得到的功績多少來傳授千殺劍法招式，兩全其美。”

李天照不由眼睛一亮，金劍王的提議真的很好！

搭檔去天境，得到的功績作為傳招的標準，既不壞他的規矩，也解決了王將吃不了別人功績的難題。

“好主意呢！”花刺王將當即表態。

李天照當然也願意，堂堂第三王將跟他在天境里搭檔一起行動，這還有什麼可猶豫？“王將如果是認真的，那就這麼定了！”

“來！為慶賀我們成為搭檔，跟姐姐抱一個！”花刺王將不由分說的把李天照抱了個滿懷，感覺到他身體下意識的繃緊，目光中流露出、明明有些尷尬，卻又強忍着故作淡定的神態，不由讓花刺更覺得可愛。

李天照實在有些不好意思，因為低頭看見的，就是緊緊包裹的白色大圓球。

“回去找地方再抱吧，走了。”金劍王已經走出了一截，回頭催促他們，花刺就鬆了手，拉着李天照追了上去。

李天照追擊南武王一百三十餘里，路上的痕迹都沒有問題。

原本也不該有問題。

花刺王將和金劍王都很肯定，沒有第三個人存在。

每每經過些痕迹特別，或者破壞較多的地方，金劍王就會問李天照當時的狀況，讓他的回答直接記進戰印的記憶碎片。

他們這般折返走完了全程，回到南米都城的時候，城門上的王將看見了，立即露出關切的神態。

金劍王知道他們擔心南武王走脫，就讓李天照主動喊話說：“胡言亂語的瘋子已經打死了。”

剎時間，城牆上的王將和一些萬戰將們，都露出如釋重負的神情。

他們安心了！

李天照本來還擔心武王殿里的戰況，見金劍王和花刺進城后竟然接受了王將的招待，準備洗個澡，吃個飯，再睡一覺。

於是就忍不住問：“武王殿的戰鬥如果還沒結束，我們不需要幫忙嗎？”

“這種任務大家都劃分了責任，除非狀況不好聽到他們呼喊求助，否則不能隨意插手。我們好心幫忙，他們如果並不需要，就成了我們借幫忙搶功勞了。”金劍王說的自然，李天照想想，也的確如此。

李天照也就不去無謂擔心了，吃飽喝足，睡了一覺。

睡醒起來后，聽金劍王說去武王殿確認過了，戰鬥還沒結束，但戰況盡在掌握之中。武王殿里的六個不滅王將被壓着打，基本是一直在被動消耗混沌之氣了，另外兩個武王也是如此。

“不知道武王殿里的混沌之氣能消耗多久。”李天照對這問題也實在好奇。

“南米之地的混沌之心陸陸續續都會投誠，勸降工作進行的差不多了，到時候有她們進武王殿里吸收混沌之氣，再放出來化成混沌之氣球體，旁人就可以用儲氣布包起來，再帶回玄天武王殿。”金劍王說罷又道：“收尾工作王將們都要在場，互相監督，確保物資封存妥當，沒有遺漏。不過，一般都有默契，只要不是珍貴資源，看着有喜歡的，直接可以拿走，這也是武王默許的恩賞。”

“明白了。”李天照點點頭。知道金劍王既是告訴他可以，也是在提醒說，他即使沒有想拿的，也不必理會旁人拿不拿。

明明南米武王殿里還在戰鬥，但李天照他們完成了擊殺南武王的任務，卻置身事外的等着結果。

李天照多少有點不適，但想到王將之間對於功績都有默契的準則，又覺得可以接受。

金劍王作為行動的負責人，每天還要去武王殿里確認情況，又要明確混沌之心的狀況，以及監督記錄她們吸收的混沌之氣球體的數量，大小。再讓負責跑腿帶回玄天之地的萬戰將立劍誓，確定他們的行程路線。

說起來，這些工作量也不少，他還不能假手於人。

於是金劍王沒閑下來，李天照是很想進武王殿里吸收混沌之氣的，奈何金劍王不建議他沒事進裏面獃著，恐怕有些什麼錯漏的話，那麼多一個人在裏面，就多了一個嫌疑，多了一個承擔責任。

李天照只好跟花刺王將在城裡閑逛。

城中巡邏的戰士很多，都是王將和萬戰將們安排，確保城內秩序可控。

城裡的戰士們沒有往常自由，許多都聚集在廣場上消遣時光。

街道上的飯店之類的地方，人也多，但基本都是吃常例，少有增加額外功績開銷的。

花刺王將吃晚飯的時候，托着下巴，一副人畜無害、目光迷濛的神態，三番五次引李天照答應晚上相約回房，卻都被拒絕。

“孤劍你真不想？不想我可要找個順眼的陪了，那麼多眼睛盯了我一晚上，我挑誰好呢？”花刺王將考慮了一陣，最後目光落在個高壯的男人臉上，她的目光讓那人有了起身過來的勇氣，臨走之前，她低聲對李天照說：“這人臉上的疤痕留的有趣，像極了多年前的一位故人，走咯！現在你後悔已經晚了。”

“玩好，睡好。”李天照一點都不後悔，他只能說，還沒到這種‘境界’，目前他也沒興趣朝花刺王將的這種境界方向發展。

不過，似乎花刺王將的同道中人，其實並不少。

跟花刺走的那男戰士桌上的一群同伴里，一個女戰士走了過來，直接拉了椅子，挨李天照身邊坐下，托着下巴，饒有興趣的注視着他，說：“一起換個地方？”

“我還想多呆會。”李天照只好微笑。

“那一起喝酒聊會。”女戰士說著，揮手，要了壺酒，見李天照神色古怪，就笑着說：“就這麼回去，我很沒面子哎。等晚點了，假裝一起走，行吧？”

“好的。”李天照覺得這女戰士蠻有趣，於是一塊喝酒，閑聊。

於是說起這幾天都城裡反常的戒嚴，女戰士說了許多小道消息。

“有人說前两天在城裡被追着跑出去，自稱武王的男人可能是真的，內城裡也禁止出入，這從來沒有過。”女戰士說時，滿眼都是猜測的好奇。

“是嗎？”李天照的簡單，陪女戰士又喝了杯，聽她說：“如果是真的，其實挺多人都會高興。連年打，累死人。聽說交界那邊的玄天之地里，生活的可悠閑了，缺什麼就有像南米之地這樣的武王納貢，邊境城市的戰鬥也是為了謀取功績，根本不是以占城為目的，王將和萬戰將都不常駐在邊境城裡的……”

女戰士說了許多，分明流露出渴望南米之地索性歸了玄天之地的念頭，又說，反正實際上南米之地一直納貢那麼多，跟被佔領了有什麼區別？真的融為一體，反而對戰士們來說，只會更好。

末了，女戰士又長嘆道：“可惜呀，也只能私底下悄悄說說。武王怎麼會被追殺呢？武王怎麼會死呢？”

女戰士似乎喝多了，眼裡透着明顯的醉意，靠李天照扶抱着回了房裡，見他要走，就抱着他勸說：“剛進來就走，旁人看見，還以為你外強中干，我可不想害你，多坐一會，再說說話嘛。”

李天照覺得她這話也挺有道理，雖然他其實不太在乎陌生人怎麼想，但她既然有理有據，他也沒道理強行從門那走出去。

於是他從窗戶出去了。

那女戰士站在窗邊，看李天照從窗戶進了間客房，不禁啞然失笑着喃喃自語道：“這人，真有意思……”

李天照覺得白天還是在客店裡練劍來的更好。

李天照只想南米之地的事情儘快結束，然後回去。

還好，他沒有等太久。

# 第一百八十八章 原本不應該

第四天，武王殿里的戰鬥終於結束了。

沒有了濃郁的混沌之氣，武王殿里也沒有了迷人視線的光霧，那些混沌之氣凝聚而成的雲牆，以及傢具，建築，也都沒有了。

偌大的武王殿，殿堂，房屋，牆壁，屋頂，涼亭，假山等等，全都沒了。

入眼就是一方空地，中間擺着六個不滅王將和兩個武王的屍體。

除此之外，還有庫房裡堆積的珍貴物資。

李天照看着空曠的一片，只有四面圍牆，以及城門的瓮城，對比幾天前殺進來時候的那些景象，彷彿夢幻泡影被戳破了那般。

‘武王殿里的一切幾乎都是混沌之氣凝聚而成，氣散則物不存。就如武王力量賜予的戰印那般吧？’李天照對此事很在意，也越發覺得，西月武王贈予他的那枚備用戰印，還是應該找樵夫幫忙，以防戰印里也有暗門。

如當日城牆上的三大王將之一那般，瞬息間戰印力量在南武王面前就喪失了作用，變成了待宰羔羊。

那種情況，只是想想，都覺得可怕。

金劍王安排人手運走物資，南威和另一個王將見留下的太少，就忍無可忍的抗議。

“南米之地也需要用度，三面受敵，想平息干戈也不是一時半刻，突然把儲備物資的十之八九都運走，怎麼應付戰事？”南威本來是帶頭投誠的，這時候，他自然要站出來。

“這些不用擔心，東西兩面的戰事很快就會停止。過去你們跟他們打，是南米之地跟他們戰鬥，未來他們如果還動武，那就是跟玄天武王為敵。南米之地沒有了戰事，留下的物資足夠應付用度，未來有什麼特殊情況，武王自然會再運輸調度。”金劍王的態度顯然沒有商量的餘地。

南威在內，一眾南米之地的王將和萬戰將都很不高興，但他們抗議的理由是戰事需要，如果真的停戰了，那他們也沒有道理再說反對的話，就只能沉默。

南威身邊的那個王將突然道：“南米之地本來說好是三人同治，現在被南武王殺了一個，我們願聯名選一人出來接替，此事還請金劍王代為稟報武王。”

“不必如此麻煩！我一直對南米之地心懷嚮往，願意留在這裏，與兩位王將共同處理過渡事宜。此外，也會有由我為使者，與三面武王交涉停戰事宜。”金劍王的話，不由讓南米之地的王將和萬戰將們都變了臉色。

原本投降前說好了的，意思是南米之地未來人事不變，由三大王將共治。

現在，三大王將少了一個，金劍王就直接接替，等於就是伸手進來，霸佔三分之一的大權！

“此事——”那王將急忙就要反對，他和南威本來已經商量好了人選，也絕不願意被金劍王插手進來。

“此事不必多說了！事出意外，為了穩定南米之地的局面，我會竭盡全力，諸位就不必擔心我會太辛苦。”金劍王直接截斷了話頭，既显示了強硬，也避免繼續說下去，徒增不快。

那王將很不甘心，還想再說，卻被南威拽了一把，這才忍住。

是啊，再說又有何用？

說到底，也不是玄天武王沒有守信約，誰曾想到三大王將會被南武王殺了一個？開始又沒說過這種情況該怎麼辦。

現在，決定權又不在他們。

三武王都死了，既然南米之地歸了玄天武王，趁機安插人進來防備監督，他們反對又有何用？

只是，金劍王若只是監督防備，那還好說，他們怕就怕的是，這隻是一個開頭！

南米都城易名南米城，南米之地變成了南米州。

南米武王殿，變成了南米州府。

但這些變化，只有執掌權力的王將和萬戰將們在乎，城裡的戰士們，突然知道發生了天翻地覆的事情，震驚之餘，卻沒有什麼切身感受。

該做什麼對於他們來說，沒差別。

旋即又聽說，玄天武王座下的第一王將宣布，即將與三面武王交涉停戰事宜。

這對絕大多數戰士而言，當然是好消息。

至於三武王為何被取代，那幾天發生了什麼事情。

很快也有各種公開的消息，以及各路小道消息傳了開來。

三武王窮兵黷武，以及許多隱秘的醜惡往事，越來越多的流傳了出來被人議論。

三大王將忍辱負重，為了忠心二字，一再期望三武王有朝一日能夠幡然醒悟。

直到，三武王不久前為了戰事，決定提高南米之地所有城、鎮、村的稅收，還決定減少戰事得到的功績等等。

於是三大王將徹底心灰意冷，為了南米之地所有人的未來，他們請求玄天武王派來正義之師，一舉踏平了南米武王殿。

南米城的廣場上，計劃建造雕像，分別是南米之地三大王將的，還有就是玄天武王派來解救南米之地的十六王將，以及一位萬戰將孤劍李天照的。

這次的事件就被稱之為，二十王將大戰暴虐三武王。

李天照和花刺王將折返的時候同行，來的王將們都安排了押運最珍貴物資回去的差事。

具體運送的，是南米之地的萬戰將帶的千戰將隊伍，還有一些百戰將負責路上比較辛苦的事情。

李天照和花刺王將就只是騎馬壓陣，以防萬一而已。

但實際上，這一路回去，是穿過南米之地的境內，然後就進了南風州的邊境城市，也就不應該會有什麼麻煩。

路上吃喝的時候，李天照就聽見南米之地的戰士都在議論三武王的各種惡性，以及三大王將過往敢怒不敢言的諸多忍辱負重，以及一些忍無可忍據理力爭之類的事迹。

李天照知道，這些是金劍王授意安排的。

至於說這些故事是真是假？

他剛開始真的好奇的問過金劍王，卻只得到他一笑而過的反應。

反而是花刺王將回過頭了告訴他說：“有真有假，孰真孰假又有誰分得清楚？金劍王給了主意，三大王將有必要塑造形象，信服他們，跟隨他們的人就會找尋各種過往的事情加以美化。你問真假，恐怕那些美化了的事情太多，三大王將自己都不記得原本是否如此。至於說三武王的劣跡，有窮兵黷武這一個事實是真的就行了，其它的是誰傳的，是真是假，也沒有去探究的必要。”

李天照尋思着，才覺得他問金劍王這種問題，確實太不懂事。

金劍王既不能對他說是真的，更不能對他說是假的，還真的只能，一笑而過。

李天照沿途遇到的那些戰士，談論的都是這些故事，至於說南米之地歸屬了玄天武王的問題，反倒沒什麼人在意了似得。

一行人走在路上，馬車的輪子過去，揚起灰塵，卻因為沒有風，飛起的不快，也不高。

李天照和花刺王將坐在馬上，又走在前面，沒什麼影響。

但那些靠腳走路的戰士，卻一直被灰塵撲面，最後只能習慣。

李天照駕馬走着，突然，他發現前方有一群人聚集。

‘帶隊的萬戰將說還有十幾里才能見到村子，這麼一群人在前面聚集了做什麼？’李天照暗自奇怪。

等到隊伍繼續行進，氣流里的信息更多了，他才知道，前方有河流，河上有橋。剛才聚集的那群人，是在橋下的河岸邊。

‘洗衣洗澡也不會跑這麼遠出來。路人也不會到橋下河邊，水草叢生，泥濘沾鞋又不好收拾。這群人到底做什麼的？’李天照覺得情況反常，不由心生警惕。

但這是南米之地的腹中地帶，能有什麼事情？

花刺王將對於這種趕路，是不喜歡的，總在馬上，又要跟着隊伍不能加快速度奔走，比平常慢的多。

路邊店吃不好睡不好，一身臭汗，頭臉灰塵，簡直就是遭罪。

她也就跟李天照說說話解悶，本來她正說著閑事，發現李天照突然心不在焉，不由奇怪的問：“孤劍怎麼了？對這些話題沒興趣？”

“前方似乎有異常。”

“來人，去前方探路。”花刺王將當即下令，就有兩個騎馬的千戰將飛奔前去。

李天照注意着氣流的變化，過了會，他發現那兩個戰士接近橋之前，那群人就全走到河裡，然後潜水藏了起來。

片刻，探路的千戰將回來，說一路過了橋，也沒有發現異常。

但李天照卻幾乎可以肯定這群人不對勁，極大可能是衝著他們來的。

於是就問：“這一帶原本歸屬誰負責？”

帶隊的萬戰將就說：“最近的中城是中王將的地方，手下有萬戰將四人，千戰將三十二人。”

“車上的物資有容易被毀的嗎？”李天照又問，因為他從氣流里掌握的情況來看，人數比中王將的部屬還多一些，他們這邊押送的有六個萬戰將，加他和花刺王將，如果真有情況，最擔心的就是物資會被惡意焚毀。

“都是珍貴的礦類。”花刺王將答罷又問：“前方有狀況？”

“應該是衝著我們來的。”李天照又問帶隊的萬戰將：“中王將這人如何？”

“以前曾是功績排名第四的王將，爭第三王將失敗之後，就在中城駐守。”帶隊的萬戰將又笑着說：“如果是擔心中王將那就不必了，他是逍遙王將，天天溫柔鄉里獃著，對中城以外的事情全都不願意管，只是也不許別人伸手進中城。州府早前派了使者告訴他中城諸事不變，他沒道理會鬧事。”

李天照也覺得不應該，但氣流里透露的信息那麼明確，實在不像是誤會，總不能是別的什麼人吧？

# 第一百八十九章 給你機會

在靠近那座橋的時候，李天照提醒說：“上橋之後，都警惕着水裡。”

眾人都答應了，但靠近了河的時候，才發現挺難防備的。

因為有許多水草，人要藏在裏面，很難發現。

‘上了橋，水裡的人如果偷襲，隊里的千戰將，百戰將的死傷難料，馬車被打壞，物資落水了也不好收拾，上哪去找新箱子裝？’李天照就讓眾人停下，他沖花刺王將示意，兩個人一起駕馬上前。

到了橋頭，李天照勒馬停下，高聲道：“水裡的都出來吧！不必藏了，你們的形跡早被探哨發現。”

片刻，沒有動靜。

看來，水裡的人是防着李天照使詐。

李天照只好又道：“莫非要花刺王將發動驚雷把你們電出來么？”

這句話，終於奏效。

水裡帶頭的人也知道，他們的埋伏是真被發覺了。

於是，一個人帶頭鑽出水裡，緊接着，水草中站起來一個又一個人，總共有八十多個。

這些人走上河岸，中間一個男人拿着萬紋劍，而且是定製的兵器。身高中等，不胖不瘦，模樣說不上很英俊，但也沒什麼讓人覺得丑的地方。

這人，大約就是中王將了。

只見他走上河岸，抹去臉上的水，又把頭髮里的積水往後擠壓，然後看了看花刺王將，目光又落到李天照臉上，打量着道：“聽說是你追殺了南武王？”

“如何？”李天照反問。

“我中城前受南武王恩寵，后又辜負南武王的期望，如今沒有機會保衛南米都城，卻不可能投降玄天武王，更不可能放了殺死南武王的人活着通過！”中王將說著，又看了眼花刺道：“花刺王將還是一如既往的迷人！今天我只針對孤劍，不想為難別人，你帶着馬車走吧。”

“我倒是想看看，你們能如何為難我？”花刺王將哂然失笑，她有不滅之印護身，就算中王將帶的萬戰將多幾個，她也不在乎。更何況，她根本就不信中王將的鬼話。

攻擊了孤劍，中王將就是玄天武王的敵人，怎麼可能放車馬過去？分明是妄想分化他們，逐個擊破。

這等小計，簡直讓花刺王將都懶得戳破，於是就一句猖狂的話丟了回去。

中王將也不生氣，反而一臉誠懇的說：“昔日跟花刺王將也在南米之地並肩作戰過，那些時光我不曾忘懷。花刺王將生性洒脫，也許早不在意，我卻是念舊之人。今日，實在不想對你動武，還請不要為了一個狂妄的萬戰將，無謂陷身危險之中。”

“只不過是那麼幾天各取所需的過眼雲煙，你裝什麼念念不忘情深意切！現在收手回去我還可以當事情不曾發生，否則，我有不滅之印，就你們這些人，怕是不夠我殺！”花刺王將實在懶得聽他廢話。

“花刺王將這話未免誇大其詞了，你也不過是驚雷之力，衝擊戰印絕技，繞劍之雷和護身之氣的雙混沌印力量。兩三個萬戰將確實未必能壓得住你，但有兩個混沌劍客，加上幾個萬戰將圍攻之下，你有不滅之身也只能被壓着打。指望絕技‘觸動’，都沒有讓你彈飛退走的空間！”中王將聲音越說越沉，臉上也沒有了片刻前的真摯柔情。

李天照觀察這些從水裡走上岸的戰士，因為兵器都沒有拔出來，看不出戰印級別，把手都有纏線，分辨不出特徵。

但很顯然，不可能是八十多個萬戰將，中王將湊不出這種陣容。

倘若這裏只有他的人，眼下根本不必在乎，如果還有跟別的王將聯合，那來的萬戰將有多少，就不一定了。

李天照觀察了一陣，心裏有數了。

他發現這些人上來時，一點都不亂，而且個人之間的間距差不多，沒有明顯形成小團體的情況。

倘若裏面有別的王將派來的人，肯定會下意識的自己人湊一起，因而跟周圍其他人的距離明顯更遠。

現在的情況則說明，全是中王將的部屬，才會如此齊整。

李天照看着中王將道：“中王將不必虛張聲勢了，你帶的都是中城的戰士，也就四個萬戰將。本來計劃是等我們上橋了伏擊，有準備打無準備，襲擊殺死我們幾個萬戰將的話，此戰你們還有相當勝算。此刻變成正面對壘，你們毫無勝算，勉強動手，只是連累眾人送命。你如果只是為了給南武王報仇，那就你我單獨對決好了，你若輸了，帶人回去，從此不要再生事，想報仇隨時可以單獨來找我；我若輸了，命歸你，也不必再無謂廝殺。你若真心是替南武王報仇，給你這種機會，斷然不該有拒絕的道理；如果拿什麼報仇當幌子，不過是想騙人陪你叛亂，那你絕對不會答應。”

花刺不由笑出聲來，直說：“這也不錯，就看中王是不是真心替南武王報仇了！”

“孤劍你真是狂妄過人！真以為自己的千殺劍法天下無敵？以為圍攻之下殺了南武王，自己就有多了不起了？敢把旁人都不放在眼裡了？”中王將心中飛快計較，他的處境確實被李天照猜中。

本來是仗着藉助地利偷襲，只要第一輪順利襲殺幾個萬戰將，力量對比就是他們強。從剛才被發現開始，他就落入了危境，硬拼是沒什麼勝算的，退走又無路。

現在，李天照的提議下，他不論勝負都有退路，又有這麼多部屬看着聽着，局勢明擺着，他若不答應，怕是會令眾人離心。

“千殺劍法是否無敵不重要，重要的是眼下打你足夠了。”李天照剛才聽帶隊的萬戰將說過中王將的情況，混沌霸體力量，衝擊類戰印絕技，混沌印是小流星火。

“哼！既然孤劍自己要死在我劍下，今天就打破你千殺劍法的浮夸！”中王將持劍上前，旁的戰士紛紛退開遠些。

李天照一躍下馬，就有萬戰將上前幫他把馬牽走遠些。

孤王劍出鞘，隨李天照催動，劍上那塊得自南米武王殿的戰印里的力量，立即被引動入體內。

只是這塊是標準的新印，沒有額外吸收過混沌之氣，比起他原來那塊，儲備量要少。

原本金劍王說，非珍貴物資大家都可以拿。李天照還沒想着有什麼需要，結果發現，珍貴物資，竟然沒把現成的萬戰將戰印包括在內。

彷彿默契那般，每個王將當時都拿了一枚標準的新印，李天照還愣着呢，花刺王將已經拿了枚塞他懷裡，笑着說：“備用的戰印可沒多少機會弄到。”

李天照開始還擔心金劍王會否悄悄記錄此事，看他劍在鞘中，而且也拿了枚戰印放身上備用，這才放心，不客氣的收下了，回過頭就把新印裝在孤王劍上了。

此刻李天照握着孤王劍，背後披風拽了繞身掛緊，就似黑色戰裝多了一層紅色那般。

中王將保持着距離，握劍擺開架勢，並沒有主動進攻的打算，反而說：“都說千殺劍法厲害，孤劍儘管來攻！”

“來了！”李天照挺劍大步上前，中王將眼看他衝到面前，猛然發動戰印絕技，劍上立即飛射出去一束金光！

衝擊類戰印絕技，一旦擊中，強大的衝擊力會震的對手後退，身姿也會無法穩定維持。

中王將拿捏的時機，正常情況下迎面而至的李天照根本不可能來得及避開。

可是，當他發動的時候，早有準備的李天照卻突然發動小風行的疾行，剎時間化作一團白光，飛閃掠過中王將側旁，那團衝擊的光束，也就射了個空。

中王將卻也反應迅快，眼看李天照突然發動疾行，他立即催動混沌霸體！

於是，李天照掠過時拖斬的一劍，本來可以直接定勝負，卻被混沌霸體的防護光層擋住了。

李天照還是第一次面對混沌霸體，即使見過別人施展，也知道一旦展開了能夠抵擋攻擊。

此刻真正揮動孤王劍斬中了霸體的防護光層時，才知道是種什麼體驗。

劍上充盈的力量彷彿是打在雲境的陰雲、黑雲上面那樣，沒有強烈的反震力量，而是把他的劍勁全部吸收消化了那般。

小風行的疾行具備不可操控性，衝出去的距離總是固定的十步，李天照一擊之下，人與劍錯身沖了過去。

立定回頭時，與中王將已經拉開了距離。

‘混沌霸體的力量沒有被擊破前，就可以維持相當一段時間，沒必要等他進攻了！’李天照折身揮劍，又發動小地怒，腳下爆開的力量，炸起一片泥石，迎面朝中王將罩了過去。

中王將有混沌霸體，根本不怕敵人有什麼厲害攻擊手段，揮劍展開自創的中王劍法，剎時間把迎面的泥濘盡數震飛，劍光繞動着急刺出去！

四色的劍光，眼看着以不尋常的軌跡划動，卻在中王將預料之前就已斬到他身上。

這一劍結實的斬中中王將的脖子，可是，劍勁還是犹如被吸收了那樣，甚至沒有一點反震的作用力。

李天照引動混沌印的力量，劍中的時候，剎那閃亮了一道白色的風刃，出現的瞬間就已經觸及了混沌霸體的防護層，於是爆開成一團白光。

白光在爆開的時候，小流星火又在中王將面前形成，被風刃散溢的力量吹動下，剎時間把火球變成旋繞中王將身體、急速轉動的風火！

『加入書籤，方便閱讀』

# 第一百九十章 信義

‘不同的混沌印組合之下的合擊果然有意思！’李天照是受了疾行和小地怒同時發動的啟發，此刻嘗試之下，對效果十分滿意。

旋動的風火環繞着中王將熊熊燃燒了兩個瞬間，就消失不見了。

中王將揮劍斬開即將消失的風火，劍尖突然飛出來一顆火球，也發動了混沌印的小流星火力量。

這時機拿捏的很好，突然揮劍斬開風火出來，確實有出其不意的之效。

可是，李天照發動戰印絕技的衝鋒，一閃避開了火球。

觀戰的中城的戰士們一直在呼喊喝彩，隨李天照來的那些萬戰將們只是沉默的看着，他們心裡頭，中王將到底是南米之地的自己人，此刻自然不想替李天照助威吶喊。

花刺王將一點都不擔心戰況，中王將的力量組合其實不錯，混沌霸體本就厲害，配合衝擊類戰印絕技，讓其攻守都有助益，只是小流星火的力量其實不算很契合。

只憑戰印絕技配合混沌霸體，就足夠讓中王將遇到誰都有拼殺一番的資格。

然而，很顯然，中王將的力量沒有能壓制李天照的，相反，面對孤劍的衝鋒戰印絕技，小風行，小地怒，中王將根本沒有得手的機會。

而近身廝殺，中王將完全只能挨打。

戰況的發展也果然如此，中王將的戰印絕技落空，小流星火也沒有發揮作用。

接下來，局面就變成了他被李天照繞着打。

看起來中王將十分神勇，承受了孤王劍不知道多少次的斬擊，卻一點不在乎那般，只顧揮劍進攻。

中城的那些戰士們，一直在呼喊助威。

可是，中王將心中的苦，並不是沒有人看出來。

混沌霸體是不怕攻擊，但他怎麼會無所謂的故意不招架、不閃避的被人攻擊啊？被擊中就意味着護體光層被消耗了，消耗殆盡的時候，就沒了。

中王將是根本躲不開李天照的劍，只能被繞着打，而他自信有一戰之力的自創劍法，竟然一直撲空，根本是在打空氣。

花刺暗暗計算着時間，估摸着，憑藉萬戰將的劍勁威力，中王將的混沌霸體應該要被擊破了。

‘三十五、三十六——’李天照默默計算着擊中的次數。

他沒有壓力，只是繞着中王將打而已，除卻小流星火射出來時他要多點防備，中王將揮動的劍，對他的威脅實在不大。他的千殺劍法快，千殺身法也一樣變化靈活迅快啊，一般的攻擊速度在他的身法面前，本來就沒什麼壓力。

“我認輸了！”中王將突然住手，喊話。

李天照的第三十七劍，眼看着揮動了，卻只是從面前中王將的面門前一閃而過。

“認輸認的可真快啊！”花刺王將存心譏諷，她知道中王將的霸體分明是撐不住了。

“千殺劍法厲害！我雖有心，卻無力替南武王報仇！此仇只能留待以後了，今日見識了千殺劍法，佩服！告辭——”中王將一番話完，揮手示意，招呼一群同來的戰士就走。

這前後反差，讓李天照覺得，有點詫異，以至於他連說點什麼的機會都沒有，眼前就是中王將轉身之後的背影了。

花刺王將這時上前，附耳低聲道：“我出驚雷麻痹他的動作，等驚雷力量消除，你就一劍斬了他。”

“這是為何？”李天照一把抓着花刺王將的手腕，沒想到她會如此想。但他決鬥前話都說了，要他出爾反爾么？

“你不會為了顧惜信義，而留下後患吧？”花刺王將目光里也透着不確定的猜疑，顯是沒想到會被他阻攔。

“在場那麼多戰士剛才都聽到了的，豈能出爾反爾？”李天照不知道花刺王將為何如此執意，但他卻做不到轉眼就自抽耳光，把剛才說過的話當成了放氣。

“他不是為了給南武王報仇，那只是個借口。他是擔心早晚南米之地的體制會變成玄天之地那樣，那他的權力就會被剝奪，立足之地就沒有了。他原本計劃襲擊我們之後，就會舉着為南武王復讎的忠勇大旗，遊說旁的城市裡管事的王將、萬戰將們一起去投靠別的武王。現在放他走，將來他還會找機會鬧騰，絕不會安份。”花刺王將說著，又試了試掙脫李天照的手，卻發現，他還是握的很緊。

耽誤了這麼一陣，大步離去的中王將已經上了橋，距離已經不能讓她悄聲無息的偷襲了。

花刺王將嘆了口氣，望着李天照搖了搖頭說：“你呀，還是太年輕了！出爾反爾的勇氣都沒有，怎麼承擔重任？”

“……難道承擔重任就必須出爾反爾？”李天照從沒聽過這種說道，真是被驚了。

“學學金劍王，他在玄天之地正氣凜然，公正無私，素來有德高望重的形象。你再想想他在南米之地，臉厚心黑，仗勢欺人，蠻不講理。該講信義講信義，該出爾反爾時也要理直氣壯的犹如講信用的時候那樣！明白了嗎？年輕的‘大弟弟’！”花刺說到最後，突然一把抓住了李天照絕沒想到的位置。

不等李天照尷尬，花刺王將已然笑着鬆開手，徑自走開了。

李天照還能說什麼？

他只想說，跟如此奔放的花刺王將一路同行，簡直……太特別了。

車隊通過了中城的地方，中王將派了人邀請他們做客，但花刺王將說天色還早，急着趕路，推掉了。

李天照知道花刺王將是不信任中王將，未免橫生枝節，所以趕路的速度也加快了。

因為這番插曲，路上都不敢掉以輕心，誰也不知道，還會不會冒出第二个中王將那樣的。

李天照考慮着南米之地的制度，倒是明白花刺王將對中王將的擔心道理。

玄天之地，王將是勇將，卻並不管事，除非是武王臨時交待的特殊任務。

正常情況下，州長和副州長都是萬戰將，城長都是千戰將，鎮長是百戰將，村長是十戰將。

王將的地位，榮譽，享有的各種特殊權利最高，但沒有一個王將有權力插手州務、城務，甚至連王將氏族裡的人，也會被隔離在這類權利之外。

南米之地卻不同，城市都是王將，萬戰將掌握着。

如此大的差異，也難免會讓王將們擔心。

看見玄天之地原本的南面邊境關城時，李天照請教花刺王將道：“南米之地的制度，會變嗎？”

“武王若在此事上無信，將來誰還敢投誠？不過，現在掌事的王將或者萬戰將如果不在了，或者功績被罰扣的嚴重了，絕不會讓他們的權力傳承給別人。哪裡沒有了現在做主的人，哪裡就會往玄天之地的制度上變。”花刺王將打了個呵欠，一臉慵懶之態。“進了關城，我要洗個澡好好睡一覺，孤劍一起來么？”

“不必了。”李天照微笑拒絕，總有一種，他好像是塊肉，花刺王將總惦記着要吃掉他的感覺。

“再也不要跟你孤劍同行了，真是無趣，若是別的王將，這一路早結下深入的交情了。”花刺一臉懊悔之色，李天照只能抱歉的笑笑。

進了玄天之地的關城，本來也就不需要擔心了。

回到都城的路上，也果然風平浪靜。

因為事情重大，報功之後，他們都不需要在候王殿等，直接讓回去等消息，最晚不出六天會有功績文書。

花刺王將請李天照到她都城府邸里吃飯，說平常她很少在這裏住，也就是這種暫時不能走的情況，她才會在這裏短居。

“都城的府邸就這麼大的地方，又不能自己改建，住着看着都不舒心，但比起客店又要好的多。”花刺王將看李天照一直在關注府邸里忙碌往來的男侍從們，就笑着說：“怎麼？孤劍喜歡他們？”

“說笑了。只是，發現他們形色各異，好像沒有模樣風格類似的。”

“一樣的有什麼意思？各種風格的都有，想要什麼樣的挑就行了，不管是哪裡的房子，這可是我的標準配置。”花刺果然是不在意李天照如何看法和想法。

花刺如此坦然淡定，李天照反而早早就接受了她的喜好。不由覺得，原來最不能接受的是背地里如此作風，卻又要在表面上假裝成常態的那樣。

李天照一再拒絕，花刺對他也沒了念想，兩人聊到天黑，李天照說走，她也沒再說些無謂挽留的話。

回了自己府邸，李天照覺得，對比之下，他這實在太冷清了，不過，於他而言，如此才是舒心。

李天照躺下入睡的時候，不由想到，再過幾天，他應該就是王將了。

而天境回來之後，功績就該能復活父母妻子了！

玄天武王殿。

總務長，賞罰殿殿長一起看了此行南行任務的王將們的戰印里的記憶碎片。

事情很順利，個人的功勞都如報備那般，都是王將了，報上來的功勞，極少還會被挑出毛病。

因此十六位王將的記憶碎片，沒有什麼值得討論的。

唯一的問題是李天照的戰印毀了。

“李天照表現之好，令人意外，恭喜武王得此猛將！將來大事，孤劍必可發揮重要作用！”賞罰殿殿長對於戰印破毀的事情沒什麼想說。

原本他知道，總務長知道，武王也知道，許多老戰士報功的時候，因為各種原因，心有顧慮，索性就毀了戰印。

# 第一百九十一章 孤王

戰士毀戰印，大多時候功勞還可以有別的佐證。

但有一些特殊情況，即使會導致功績按狀況不明的方式計算，大幅度減少，這些戰士也還會毀印。

因此毀印的情況，賞罰殿殿長實在不認為有什麼好討論追究的。

也許是交談中說過什麼話，可能會被人質疑指責，甚至可能背負罪名的；也可能是有見不得光的特殊行徑。

這些事情，本來也不是必須追究，但若賞罰殿在記憶碎片里見到了，卻又不能假裝沒看見，毀了戰印讓賞罰殿見不到，本來就是最好的處置。只是這種行為讓戰印消耗增加，又斷然不可能去提倡的。

“我卻以為孤劍的戰印毀壞的時機未免太巧，追擊一百多里，中間一次沒有被南武王的長刀擊中劍一次。唯獨最後一擊，戰印被擊碎了。南武王的戰印也自行毀去了。千殺劍法的厲害，確實毋庸置疑。但南武王畢竟是戰武王，雖然沒有真武之力，但在天下三十二武王中也能排到二十三、四的位置。他雖出了武王殿，仍然有不滅之體，卻被孤劍獨自追擊一百三十里，最後斬殺，此戰實在違背常理，令人匪夷所思，偏偏又沒有戰印明確過程。我認為，應該把孤劍的功績按狀況不明，只予十分之一計算。”總務長分明很在意戰印被毀的事情。

賞罰殿殿長完全不同意，直接反對說：“總務長說的容易！狀況不明，說的是沒有可以確定功勞性質的有力佐證。此事從孤劍追擊南武王出都城，到南武王的屍體的明確無疑，甚至追擊一路的痕迹都有金劍王和花刺王將確認，怎麼能按狀況不明的方式計算？總務長張張嘴容易的很，賞罰殿卻無論如何找不出能改變此事功績性質的依據！”

“賞罰殿殿長不要誤會，我並不是要干涉賞罰殿的事情。我是認為，孤劍毀印或許是為了隱藏什麼，在沒有調查清楚他蓄意隱瞞為何之前，不能讓他升上王將。”總務長知道賞罰殿殿長惱怒為何。

“我也不是針對總務長！而是說，此事賞罰殿方面無法操作。除非武王特令，然而李天照此番獨斬南武王，功勞最大，不予特殊賞賜就罷了，還讓武王以特令抹殺其功，這等事情，武王如何能做？就因為總務長的疑心，難道要讓武王不惜毫無道理的寒了眾王將的心？要讓武王被指責隨意踐踏賞罰功績的依據？”賞罰殿殿長一通質問，總務長也反駁不得，只好說：“我只是如實說出心中所疑，至於如何決斷，當然是聽憑武王。”

“你們的想法我知道了。總務長擔心的有理，但賞罰殿殿長的考慮也是現實，李天照此番功勞不可抹殺，賞罰殿如常操作就是了。此外，本王念其連番大功，表現卓越，所創的千殺劍法堪稱一絕，特賜他封號：孤王！”迷霧中的玄天武王做了決斷，賞罰殿殿長當即領命退下。

他去后，迷霧裡又響起玄天武王的聲音。“總務長設法留心調查，確認孤劍毀印到底是為了隱藏何事。此事必須秘密進行，不可驚擾了他。無論如何，孤劍有在武王殿外獨戰南武王的本事，足可威懾天下許多武王，更可承擔特別的重任，犹如本王在武王殿外的小分身那般。沒有確定狀況之前，不可寒了其心。至於說南武王毀印，並非沒有可能。南武王死時用的長刀，是他生平最恨的仇敵之兵器，這把刀殺了他父親，殺了他妹妹，殺了他喜歡的三個妻子，期間的恩怨牽扯久遠，涉及頗多，有些什麼秘密也並不奇怪。”

“是！”總務長領命退了下去。

武王殿里沒有了旁人，迷霧裡，玄天武王又突然自言自語般的道了句：“本王練了這千殺劍法許久，真想與孤劍試上幾招……”

李天照沒有等六天，第三天的時候，就被通知到候王殿。

通往南米都城的十五位王將們都在，只有留在那善後的金劍王人沒回來，只讓花刺王將帶回了他的戰印交上去。

領功績的時候，總是開心的。

即使王將們也不例外，只是沒有李天照那般，難以按捺的激動。

李天照盡量淡定了，可是他目光中難以壓抑的情緒，還是被在場的王將們捕捉的清楚。

因為——王將們基本都經歷過一樣的心情。

剛升上王將的那份功績文書，比升上百戰將的時候還更令他們激動。

但王將們都隨意閑談着，誰也不特意提及孤劍此刻的激動。

賞罰殿殿長來的時候，李天照下意識的、比誰都快的站了起來，卻也不在意旁人如何看法，只是難掩心情之激動。

他明明覺得，肯定是沒問題的，卻又總擔心會有什麼意外。

賞罰殿殿長依照在場王將們功績的高低，分別念了功績封賞的內容，以示公允，然後才交給功績文書。

眾人都沒有異議，功勞都如預期。

輪到李天照的時候，花刺王將在內，眾王將們都有些猜測，因為南武王衝出去，是李天照追擊斬殺的，說起來，若給予額外的嘉獎，也是應該。

換了正常，該是賜婚，但孤劍還在凍婚期內，也就不知道會是什麼獎勵了。

“……李天照於南米之地追擊斬殺南武王，功不可沒，武王特賜予‘孤王’封號，以示嘉獎！……”賞罰殿殿長念到這裏時，眾王將們無不面露驚訝之態。

有王將甚至忍不住與身旁相熟者面面相覷，卻都看見對方的吃驚。

顯然，都沒想到武王的嘉獎會如此厚重！

能夠得到武王賜予封號，本來就是了不起的殊榮了，歷來只有年度功績第一的王將，才有這種殊榮，又或者是立下了很特別的大功勞。

尋常稱呼都是封號加王將，沒有誰會喊花刺王什麼的，為的就是避諱武王。

金劍王，東劍王都是得過不止一次第一王將殊榮的，也曾經立下許多大功，才得到王字的封號，體現的就是特別的殊榮，功績第三的花刺就沒有。

而李天照，這才剛升上王將，就得到武王賜予這等殊榮，在場的王將們如何能不吃驚？

就連花刺王將在驚愕之後，都禁不住有一絲嫉妒了。

她可是第三王將，也曾多次立下大功，就沒有得到這種殊榮。

可是，嫉妒歸嫉妒，花刺又清楚，孤劍獨斬南武王這樣的戰績，的確不是旁的王將能爭的，得此殊榮，也讓人無話可說。

誰若不服，大可以去斬個武王回來報功。

李天照也很意外，沒想到會有這種殊榮，只是賞罰殿殿長還在念着，他也好，旁的王將們也好，還都得保持安靜。

賞罰殿殿長念罷了功績文書的主要內容，捧着交給了李天照，然後又取了王將的身份牌給他，還有一枚新的戰印。“孤王不負眾望，再接再厲，以奇迹般的速度，成就了最年輕王將的威名！盼往後不要懈怠，繼續為武王排憂解難！”

“武王恩賜，不敢有負！”李天照領了身份牌，看正面是孤王王將四個字，背面是本名，名字下面是基本信息。身份牌的鑄造材質，跟萬戰將的明顯有差別，灌注混沌之氣后，白光竟然很亮。

李天照想起四方之地時，聽別的王將說起過夜晚拿身份牌當火把的事情，現在才明白，原來真的可以。

“恭賀孤王！”

“孤王再創奇迹，傳揚開去，就是玄天之地的威風！”

眾王將們紛紛祝賀，李天照一一致謝。

“王字封號我想要許多年了，實在羡煞我也！”花刺王將要了李天照的身份牌，看着，眼裡是滿滿的羡慕之情。

一個王將笑說：“花刺怕是迫不及待想要花王的封號吧？”

引得一群王將都笑，要說花王這封號，玄天之地怕是沒人能跟花刺爭了。

“你們就不要傷口撒鹽了，還嫌我被孤王刺激的不夠難受嗎？”花刺把身份牌還了給李天照，一把搭着他肩膀說：“大功之後要慶賀，封賞最高的請客，孤王如何說？”

“得此殊榮，孤王萬萬不能小氣了！”旁的王將眾口一詞，分明不給李天照推諉的餘地。

卻見李天照沉默的看着功績文書，花刺不由奇怪的問他：“怎麼？還真不捨得？”

“我在想，升上王將剩餘的功績，夠不夠先復活一個，要是夠的話，就不能請客了。”李天照如實回答，旁的王將聽了，就不說熱鬧的話了，有兩個過來，陪花刺王將一起幫他計算。

片刻，三個王將都搖頭說：“不夠復活十戰將，編外戰士的話倒是可以。”

“只夠復活編外戰士？”李天照覺得詫異，他升上王將之後，總功績是不變的，但剔除王將標準的基礎功績，還可以使用的結餘對比總功績是不多，卻也等於是一個荒級百戰將的總功績了，卻只能復活編外戰士？

“大體上的基礎花費你可以看作是編外戰士花費荒級百戰將的功績；在編戰士花費荒級千戰將的功績；十戰將花費玄級千戰將的功績；百戰將花費荒級萬戰將的功績；千戰將花費玄級萬戰將的功績；萬戰將花費王將的功績。所以說，沒有多少功績積累的王將復生后，正常都會變成天級千戰將，如果還能是荒級萬戰將，就是武王額外的賞賜。”花刺王將說了通常的計算之法，其實李天照之前問過，那時她說等他升上了王將再說，本意是在此之前知道了也沒用。

“具體的實際花費計算方式複雜，大體上我們都是這麼估算，通常錯差不大。”一個王將補充了一句。

“還跟哪些因素有關？”李天照暗暗計算，才知道事情不容易。

復活他父母，就是要花兩份玄級千戰將那麼多的功績；山芊啟是百戰將，更要花費一份荒級萬戰將那麼多的功績！這一趟天境回來，能夠？如果只是平均功績，還真不一定，必須多拿些才算穩妥。

“被複活的戰士的戰階及級別，過往作戰的情況，以及戰死的原因；還有就是作為王將的你、個人的綜合狀況。可能會比正常的少一點，也可能會增多，具體是由賞罰殿判斷，會列明考量的具體細則。”

旁的王將們都很熱情的告訴他，還說了他們復活親人花費功績的情況。大概總結起來，忠勇的戰士花費的會少點，不戰的人就會特別高。

‘山芊啟就是不戰那類了，爹娘都是勇猛的戰士，理當會比正常花費的少！’李天照這般想着，尤其期待即將到來的，天境之行。

『加入書籤，方便閱讀』

# 第一百九十二章 更多孤劍站起來

想起混沌天境，李天照又止不住的在想：‘雲暮煙這一次，還是會去天境里搜集天心，用來製造戰印吧？哎，上次樵夫的提議很好，只是我們都有顧慮，也只能是想想。只盼她這一次，不會再出什麼意外。’

到底還是要等天境回來，李天照也就不說小氣的話，與眾王將們在客店裡吃喝熱鬧到半夜。

等他要去結賬時，卻被告知，已經結過了。

“是誰結的？”李天照頗為意外，說好他請客。

“最漂亮那個，目光能電死人的那位。”

‘花刺？’李天照明白了，花刺大約是看他記着復活雙親和妻子，雖說這麼一頓開銷沒多少，卻也不讓他在此之前額外花費功績。‘真是好朋友啊！將來複活了父母妻子，回請你十次！’

李天照知道花刺王將剛才跟一位王將走了，自然是進行深入交流，感謝的話也就只好留待改天。

只是，李天照卻沒想到，次日一早，花刺王將就離開都城了。

他也就把這事先放心裏了，碰上蝴蝶劍回來，知道他升上王將的事情，少不了一番歡喜。

天蒼靈，天蒼祈願，震恭弘=叶 恭弘落，南小喬一個個回來后，都與他慶賀了一番。

蝴蝶劍高興過後，情緒又顯得低落，找了個空閑時間，她主動來找李天照問：“你已經升上王將了，我以後掙的功績也沒辦法讓你享用，突然之間沒了動力，你告訴我，還有沒有需要我繼續拼下去的理由？”

“大刀客的功績本來比你高，卻被你超過了，看起來，你可以比他更先升上萬戰將。他不是混沌劍客，上了萬戰將，就是我們千殺劍法一系的副州長。現在你停下來，絕不合適，再堅持一段時間就能成為萬戰將，屆時你既可以隨我去天境，也可以選擇當副州長。”

李天照考慮着以後的事情，暫時來說，蝴蝶劍和大刀客分別是將來戰將路線和州長路線的最可靠人選，而且現在修鍊千殺劍法的人里，主要也是奪風城和守護城的，分別都以他們兩個人為首。

“當了副州長，有辦法給千戰將的自己人安排了當城長嗎？”蝴蝶劍很是疑惑，李天照孤劍一把，給大傢伙弄功績的本事不用懷疑了，但城長全都是錯綜複雜的權力爭奪，上哪變出來？

“這事已經有計劃，合適的時候會說。”李天照覺得事情還早。

沒到確定之前，說早了沒有意義，反而可能走漏了風聲，就會讓現在擁有北風青雲許諾交予的城市掌控權的人，很可能就會設法自保，不惜改換門庭什麼的以脫離北風家的控制，如此一來，本可成的事情，又會變的困難重重了。

“好！有你的要求了，我就能堅持下去！”蝴蝶劍立即精神了起來，沒有李天照確定的規劃和安排，她難免要覺得，拚命積攢功績往上升，李天照卻已經得不到她掙的功績。

極可能是她以為還在繼續替他拚命，他卻早就全無所謂。

現在蝴蝶劍知道了，李天照仍然需要他們，也需要他們繼續奮勇。

只是，蝴蝶劍心裏還有疑問，不由奇怪的問他：“你都是王將了，也當不了州長什麼的，這些事情跟你也沒直接關係了，為什麼還關心這些呢？是不是為了對我們負責？”

“一半是，另一半是為我自己。見到看到許多事情，難免想的比過去多。以前覺得，只管殺敵立功，升上王將就好了，復活了父母妻子就好了。慢慢的又發現，即使武王英明可靠，但把將來的沉浮一切全交由武王單方面對我的評價和看法來決定，這本身就是件不可預測的事情。也許將來有另一個更得武王恩寵的戰士，也許突然一件事情的誤會就讓武王對我改變了想法，那時我大約就得突然從天上掉到地下；也許有一天武王又改變想法了，我又從地上飛起上天。但這種滋味，並不好吧？然而，看看那些有影響力的人，即使一度被武王所不喜，甚至厭惡，也不會輕易因為一時情緒就做出影響太大的決定，總要考慮到會牽扯的大局。”李天照體會最深刻的就是南米之地的情況了。

三大王將反過來滅了三武王，投誠后的南米之地內里的那些制度跟玄天之地明明差別很大，但為了大局考慮，玄天武王一樣要暫時接受這種差別，許諾維持不變。

倘若僅僅是三大王將的訴求，三武王滅亡后，玄天武王有必要為了三個王將遵守嗎？至少不一定。

那三王將是代表南米之地眾多王將，以及萬戰將們的支持。

“突然聽你這麼說，有點吃驚……”蝴蝶劍的心情是比較震驚，印象里李天照跟她一樣，都不該對武王有絲毫的多想。

“千殺劍法讓你們在旁人眼裡，都蓋上了跟我李天照一樣的烙印，我若說與們切割的乾淨，就會有許多人來拉攏你們效力，那時候你們各散東西，不定什麼時候還有自相殘殺的事情。我不主動切割，那就必須設法讓大家能繼續團結一起，許多事情就不得不考慮。”李天照想到南米之地被南武王殺死的王將，後來就被金劍王強行帶領。

但此後那些人怕也不會都心服，勢必有一些被金劍王拉攏，一些被另外兩大王將遊說了過去。

李天照不想望天鎮，守護城，奪風城的三路自己人各散東西了被旁人利用其力量，那他就得承擔起責任，確保大家能夠繼續團結在一起，不必被現實所分割。

“我知道了！現在無論如何最需要的就是儘快升上萬戰將，補上你的空缺，否則自己人里的千戰將就只能掛靠別的萬戰將名下。我會繼續努力，爭取早點升上去！”蝴蝶劍沒想過要跟大家散夥，守護城的那些，是跟她搭檔很久的兄弟姐妹，怎麼能散？

“在此之前，暫時掛到北風州州長名下。”李天照在北風州也沒有別的交情好的萬戰將了，只好暫時便宜州長。

“好！那明天我就繼續出任務了！”蝴蝶劍精神了很多，末了，又說起奪風城的情況，想起一事，說：“我跟大刀客怕當不了多久頂樑柱，小三子和小四真是對得起你孤劍、啊，是孤王的威風！他們跟着林雙，碰上了邊界的陰雲境，在裏面殺了一百多個風武王的各級戰士，而且——還俘虜了風武王和神雷武王的混沌之心！”

“竟有此事？”李天照很是吃驚，小三子他的印象沒有什麼特別，就是被林雙發現的、村子遇難的後天混沌劍客。小四也是，但之前李天照就聽說她初戰殺敵很多，才特意去山林礦區村鎮邀請她加入。

沒想到，三個人第一次任務，不但碰上邊境的陰雲境，戰果還如此驚人！

李天照看了奪風城送來的彙報，大刀客還說，小四积極的很，帶動了小三子也變的很勇猛积極，報功他們都不願意回都城，而是就近又去做別的差事，功績高低都不放過。還說，要對得起孤劍的器重。

他們三個被人起了個‘二三四’的合成，林雙，小三子，小四，加起來還真是這般有緣。

奪風城裡及周圍，現在都是關於二三四的話題。

李天照又驚又喜，要說小三子和小四學的千殺劍法，都還只有一招，絕對不足以成為他們打出這等戰果的理由。至於混沌之心，那更是令人驚喜。

陰雲境里人特別多，要俘虜兩路武王的混沌之心並且帶出來，絕不容易，更何況他們本來還要保護着沒有戰鬥力的林雙。

蝴蝶劍早料到李天照會很高興，談論了一會二三四的戰果，她又說：“小三子和小四的功績文書結果還沒領到，明天我很早要走，王將會去奪風城嗎？”

“我順便帶回去。”李天照當然要回奪風城。

次日蝴蝶劍又出發了，李天去內城，在候王殿里等賞罰殿的音訊。

沒多久，賞罰殿就有人送來了功績文書。

免不了一番嘉許，又感嘆說：“孤王的勇猛威名，簡直是帶動了天下。我聽殿長說，最近一段時間，好多武王座下都出了效仿孤王的厲害人物。如小三和小四這樣的，在我們玄天之地，近期就有六個。”

“那好啊，玄天之地的混沌之心越來越多。”李天照雖然不覺得得意，卻也不能否認，這些情況是在效仿他的經歷。

但換了是他，知道有人如此可以迅快的升上百戰將、千戰將、萬戰將的話，大概也會設法效仿。

“多是多了。但其實有俘虜過來的，也有被俘虜的，現在出任務，都比過去更注意混沌之心的安全，有些混沌之心都不願意去邊境的陰雲境了，怕被俘虜。”賞罰殿的那人說罷，還有事情，不敢在這裏耽誤太久，就告辭說還要去旁邊送文書。

李天照拿到了小三和小四的功績文書，這兩位因為俘虜了混沌之心升上千戰將，直接打破了他最年輕千戰將的記錄，當初他若沒有被貪沒功績，升上千戰將時就該是十七歲了。

但此刻李天照哪裡還在意這種記錄的問題？何況是他千殺劍一系的自己人所打破，只會高興。

他不由笑着自語道：‘俘虜混沌之心難道真會成為風氣？’

但是，不應該成為風氣嗎？

孤劍李天照做到了，如今又多了些人做到了。

那麼，當然有更多人覺得，他們或許也可以做到。

還有一些人，甚至會覺得，他們一定能做到。

『加入書籤，方便閱讀』

# 第一百九十三章 皆是故人

黑雲境里，本是很兇險的地方。

黑暗無光無聲，步走間，都可能運氣不好先被迎面來的劍給刺個正着。

黑雲境里如果找到了混沌氣珠，理所當然是迅速吸收，然後離開。

可是，八面威風和刀娘保護着混沌之心，卻蹲守在混沌氣珠側旁。

那混沌之心很是擔心，幾次要站起來過去吸收氣珠，都被八面威風和刀娘抓着手腕拽了下去。

她氣惱急了，卻又莫可奈何，黑雲境里連交談說話都不能。她一個混沌之心，被兩個千戰將強行按着，能怎麼辦？

她只是想不通，找到混沌氣珠了就趕緊吸收了走呀！這兩位到底想幹嘛？

八面威風和刀娘想幹嘛呢？

八面威風想干大事！

人盡皆知他跟刀娘搭檔之後，風格激進的極力謀求功績，為的就是有機會報仇。

結果呢，他們共同的仇敵，孤劍李天照自從豐收城后，功績的提升速度簡直就是一飛沖高，再飛上雲端，更飛上蒼穹之頂！

每次聽到孤劍的消息時，八面威風就覺得自尊遭受沉重的打擊，刀娘就會咬牙切齒的恨恨問一句：“他憑什麼！”

而後，他們就會更积極的謀求在邊界任務里殺敵立功。

他們已經很拼了，功績提升的很快，讓別人驚羡不已，還因為風格太激進，導致沒有混沌之心敢跟他們捆綁在一起，甚至唯恐邊境任務的時候碰上他們，全把這當做是倒大霉的事情。

他們如此拚命，但距離升上萬戰將，還差着不少。

可是現在呢？

就在進入黑雲境之前，他們才突然聽說，孤劍李天照已經是王將了！

玄天武王賜予了他封號孤王，一個二十歲的王將！

八面威風的自尊，遭受強烈的刺激！

‘他李天照有本事接連俘虜混沌之心，我八面威風憑什麼不行？接連那麼多後天混沌劍客都可以辦到，我卻不能了嗎？今日，我就要在這黑雲境里，干一票大的！’八面威風跟刀娘沒有商量，但當他找到混沌氣珠，不讓混沌之心吸收反而蹲守一旁的時候，刀娘卻很默契的明白了他的想法。

他們蹲守了大半天，終於等來了一個混沌之心和混沌劍客。

這兩個人站在混沌氣珠面前，就等於站在光亮前，更沒想到，側旁的黑暗裡會隱藏着殺機。

刀娘發動混沌風語襲擊之下，瞬間重傷了那混沌劍客。

沒等其有機會發動混沌碎片的力量，八面威風的劍爆發的異光，頃刻間犹如萬箭穿心那般，不知道多少次的貫穿了那人的身體，直接轟碎了其所有的生機。

混沌氣珠面前，那個混沌之心看着八面威風和刀娘，臉色慘白，聲音里透着絕望的說了三個字：“刀劍仇？”

一男一女，八面威風和混沌風語，有共同的仇敵，為復讎而积極殺敵。

這就是他們的標識，而刀劍仇，就是他們得來的綽號。

大地武王的混沌之心終於知道這兩人是怎麼回事了，只盼着這下可以趕緊吸收了混沌氣珠，然後走人，再之後，她希望永遠不會再碰上跟刀劍仇一起任務，至少別碰上邊界的任務。

但下一刻，那混沌之心發現，她太不了解刀劍仇了！

因為，他們俘虜了一個敵人的混沌之心后，仍然不夠！

竟然迫使兩個混沌之心陪着他們，繼續在黑暗裡蹲守！

這是瘋了吧？

真以為擁有八面威風和混沌風語就能如此猖狂？

兩個混沌之心的心情都是崩潰的。

黑雲境里，萬一打起來別的混沌劍客又看不見距離稍遠點的她們，不留神發動混沌碎片之力又挨着了她們，就是死啊！

然而，八面威風和刀娘卻鐵了心蹲守。

當最後一方敵人的混沌之心帶着兩個混沌劍客過來，蹲守的兩個混沌之心尋思着二對二，襲擊的把握可就不大了，黑雲境里一旦不能得手，對方退離混沌氣珠，藏在黑暗裡，根本不敢貿然追擊的。

然而，刀娘和八面威風根本沒有遲疑的沖了出去。

襲擊之下，一個混沌劍客倒下了，但另一個卻憑藉疾行之能，帶着混沌之心衝進了黑暗。

如此一來，看不見又沒有聲音能夠判斷情況，八面威風在這裏面的殺傷範圍也小。就這麼追擊，敵人或許是在黑暗裡逃走了，又或許就在黑暗裡舉劍等着他們撞上去。

再追，顯然危險的很，而且，敵人反過來成了掌握主動權的那方。

八面威風望着黑暗，把心一橫，邁步沖了過去。

然而，刀娘發動混沌風語，卻比他更快一步沖入黑暗。

旋動的刀光環繞刀娘身體，混沌風語之力讓她的刀光份外迅快，刀光上的小風刃，無形中增長了刀勁的殺傷距離。

黑暗裡的那個混沌劍客呢？到底是帶着混沌之心逃走了，還是躲在裏面，等着他們衝過去？

刀娘拼盡全力揮刀衝進黑暗裡時，驟然感覺到有東西刺進了她身體！

是敵人的劍，那個混沌劍客蹲在側旁，舉着的劍刺中了她！

這個瞬間，刀娘要緊牙關，把心一橫，不但沒有後退，反而迅速側移，讓劍在她身上瞬間劃開更長、但卻避過了要害的傷口。

而後，不等那個混沌風行的敵人的劍來得及再作調整，她的刀已然斬開了那混沌劍客的頭臉。

八面威風看着刀娘身上，胸口直至腹部的創傷，覺得這是替他挨的，甚至可能是這傷救了他的命。

倘若剛才衝進來的是他，斷然沒有混沌風語的身法速度，也就來不及在中劍后還能自救，更別說還能來得及后發而至卻先行斬殺敵人了。

刀娘的目光里有痛楚，但更多的，是成功的喜悅。

這樣的傷要進治療殿，但多俘虜了一個混沌之心的功勞，絕對是賺的，還賺了很多。

八面威風什麼一把抱起刀娘，讓混沌之心吸收了氣珠，結束了這場黑雲境里的狩獵。

因為，沒有別的混沌之心了。

他們用事實證明了，他們也可以做到，如孤劍，不，如孤王那般，也如最近許多的年輕後起之秀那般。

李天照有些日子沒聽說八面威風和刀娘的事情了。

在千山城裡聽說合稱刀劍仇的這兩人的最新消息時，他才意識到，他的快，讓這兩個仇敵也越來越积極的逼迫他們自己。

“刀劍仇的功績都夠着地級千戰將了，說不定什麼時候有了機會，他們就能變成萬戰將，到時候就可能會跟他們遇上，孤王可要留心些。”山家三小姐一直比較留意刀劍仇的信息，或者說，仇視李天照的敵人，她都會很注意。

“混沌風語加上天級混沌碎片的力量，確實麻煩。”李天照真覺得需要留心，說不準即將到來的天境就有可能突然遇上。

“是啊！”三小姐替李天照擔心，末了，又說：“對了，聽說豐收城的豐吟找過你，本來她要去京城的，後來去了奪風城，前幾天才到。石天龍說，豐吟把豐氏的事務交接了給城長，估計是想試試衝擊萬戰將。孤王會幫她嗎？”

李天照知道因為豐源城的問題，山家三小姐對豐收城的事情比較敏感。

“豐吟的事情我會酌情考慮，豐氏的事情與我無關。”李天照的答覆讓山家三小姐稍微鬆了口氣，就不再說此事。

李天照聊了一會，天色不早，他也不急，就回了府里休息。

這裏還留有他住的地方，裏面一直有人打理，人手當然都是山家安排的。

許多都沒見過李天照，突然知道他回來，幾個模樣俏麗的女侍從份外歡喜。

积極熱情，特別周到仔細。

只是，李天照心裏想着許多事情，尤其是即將到來的混沌天境之行，這是他即將兌現劍誓的最後衝刺。

李天照舉着孤王劍，對着天空的月亮，看着劍身的紋路，還有在月下亮起的朦朧銀光，心裏暗暗想着：‘爹、娘，你們久等了！山芊啟，這座府邸里，很快又有你的歡聲笑語了！’

夜空的圓月，正符合李天照等着人團圓的心情。

可是，不合適的呼喊聲，卻打破了夜的寧靜。

“孤王！孤王，是我啊，我們見過，三小姐的前夫啊，求求你讓我進去，我有話跟你說——”

身邊的女侍從厭惡的說：“孤王不必理他，這人瘋瘋癲癲，一直鬧騰不休！”

李天照記得這人，心裏是同情的，就說：“讓他進來，多添副碗筷，再加點菜。”

“孤王真是好心！”那女侍從答應着去了，府里的人知道了，就有人連忙去通知三小姐。

片刻，人被領了過來，李天照看到他形容憔悴，而且也不似過去那般把自己收拾的乾淨體面，蓬頭亂髮的模樣，簡直讓他不敢相信是記憶中的那個人。

“孤王、孤王能不能幫幫我？幫我跟三小姐說說，石家不安好心，不懷好意啊！她怎麼能跟石天龍一起！我當時被人打暈關進山裡的木屋，肯定是石家的人乾的！肯定是！三小姐不知道被石天龍灌了什麼迷魂湯，我找她說了多少次，她竟然都不信我的話了！我們夫妻那麼多年了，她比石天龍年長那麼多，怎麼就合適呢？石天龍到底怎麼騙的她，她怎麼就會因為我失蹤了十幾天，就去申請結束夫妻關係呢？我說了她也不聽，但孤王說話她一定會聽！孤王幫幫我、求求你看在過去的交情份上幫幫我！”

那男的滿臉祈求之色，顯然把李天照當作最後的希望。

李天照卻覺得意外，他本來以為眼前的男人是接受了北風州的利誘答應解除關係，原來竟是被關了十幾天？

但此事，顯然三小姐知情啊！所以才會不聽他說什麼。

山家和石家是利益的聯盟，但三小姐和石天龍都接受，都願意，能說什麼？

他替這人主持公道的話，對於小三姐而言就是不公。

論親疏遠近，他也不可能這麼做。

“你這番話讓我詫異，事實真相如何，我認為你不可能沒想通。用這番說辭，就是故意凸顯你的無辜和可憐，博取我的同情，指望我心軟幫你和三小姐複合。”李天照見面前男人的臉色變了，又急忙要解釋那般，就抬手制止說：“你的處境，我的立場，你都很清楚。請你進來，是想喝酒閑聊，故人相聚。雖說你現在跟山家分割了，但過去畢竟是山家的女婿，與我一樣，因而我不想把你拒之門外。但如果想着，這般就意味着可以達成你的願望，那這酒就喝不下去了。可以，我可以配你聊聊心情；不可以，我先告辭，你吃好喝好了，請回。”

面前的男人聽着，眼裡流露出絕望……突然，綳不住的哭了出來！

“她怎麼可以這樣！這麼多年了，我知道自己讓她不滿意，我極盡努力在各方面彌補，想方設法的哄她開心，比家裡的侍從對她還更低聲下氣！她怎麼就一點不念我的好……”那男人傷心的哭訴着，心裏的委屈，全都倒了出來。

李天照看着他的悲傷，聽着他的哭訴，不由的在想，如果對換位置，會是何等感受？

但下一刻，李天照又甩開了這念頭。

因為，他不會是眼前的這個男人。

所以眼前的男人在三小姐面前變成了委曲求全的情況，而他在山芊啟面前，卻沒有。

“孤王，他們山家太過份了，真的太過份了！有許多事情你不知道，你不知道……”

『加入書籤，方便閱讀』

# 第一百九十四章 拯救靈魂

有些事情不知道？

李天照聽見這句話，暗暗咯噔，甚至希望面前這位三小姐的前夫，最好不說下去。

可是，那男人抹去眼淚，連喝了幾杯酒，又說了下去。

“山家把你當做靠山，三小姐怕你不再理會山家，更怕你不復活山芊啟，甚至對我說過，要不是我拖累，她就能代替山芊啟跟你配婚，抱着你這顆充滿希望的大樹，比我這種廢物強一萬倍……”

李天照聽着，喝着酒，臉上沒什麼變化，心裏卻不由自主的嘆息。

“你肯定還不知道吧？你跟山芊啟配婚的事情，就是城長安排的，當時他就覺得你勇猛善戰，將來有機會把山芊啟帶上百戰將。山家控制千山城裡的大小事情，程度完全超過你的想像。有一次我們一起吃飯，你問起山芊啟總在外面用餐點的特別多，五分之一都吃不完，說那麼浪費城長的功績不好。當時我就想告訴你，他們山家的人在千山城的任何飯店吃喝以及許多用度，根本就不花自己的功績！很多戰士並不吃常例，卻都算成了每天定額消費了那麼多，這些就用來掩蓋了山家的開銷……”三小姐的前夫說的唾沫橫飛，細數着這些種種。

李天照聽着，喝着酒，卻沒有接過話。

他也沒打斷，只是等着，看這男人什麼時候說完。

那男人想到什麼，就說，喝杯酒，吃點菜，想起來了，又繼續說。

最後一時想不到什麼事情了，意識到李天照一直沒說話，從他表情里也看不出有什麼想法，這才忍不住問說：“孤王知道了山家的事情，就該知道，他們不值得你幫扶，三小姐這樣的人更不該依靠你得償所願，她就應該受到懲罰！山家把持之下，千山城根本沒有凈土啊！”

李天照點點頭，還是沒說話，只是示意讓他喝酒，吃菜，他自己也端着杯子喝酒，拿起筷子吃菜。

三小姐的前夫卻憋不住了，忙追問說：“孤王難道沒有什麼想法？”

“剛開始，我很希望你不要說所謂的我不知道的事情，可惜你還是說了，我就聽你說下去，等你說完為止。現在你說完了，問我有什麼想法？我的想法就是：除了貪常例的問題，我沒聽出來其他值得說道的事情。至於常例，他們的操作貪沒的是都城的支出，也不是個人，管也是功績殿的工作。至於你說的三小姐和其兄弟姐妹們的那些話和想法，不過是人之常情，又或者是激烈情緒下的言語，沒有什麼值得追究，更不值得放在心上。反倒是你，心有怨氣我可以理解，但真要說欠你的，也是三小姐，畢竟是你們之間的感情問題。而今天，此刻，你卻搜腸刮肚的攻擊山家所有人，包括沒什麼對不住你的城長，這做法實在不好。我想你只是情緒激烈需要宣洩，一時迷了心智，也不想因此說你就是這般樣的人。”

李天照很平靜的說完這番話時，三小姐的前夫開始還想插話爭辯，後來卻不由慚愧的不敢正視他的眼睛。

李天照又給他倒滿了一杯酒，繼續說：“你剛才說對三小姐如何喜歡，如何願意為她付出一切。我相信是真的，只是我卻有個疑問。三小姐重家族責任，又對自己的能力自信，一直被城長寄予厚望，在山家也素有威望，她追求的是接替城長撐起家族的責任，因此做的事情都以此為目標；山芊啟喜歡舒服過生活，討厭戰鬥等辛苦又兇險的事情，因此她做的一切都圍繞了如何避開辛苦和戰鬥；我的目標是進武王殿，因為復活父母的事情最重要，此事必須足夠多的功績才能完成，因此我追求的就是獲取功績；你對三小姐那麼在意，也該知道她需要的是什麼，為何卻又一直在府里不惜低三下四的討好，也不去殺敵立功？明明你的討好哄她開心並不是她最需要的，你放着她最需要的不給，卻要給她不要的，這是為什麼？”

三小姐的前夫被問懵了，半晌，才張口結舌的想要回答，卻只說了幾個字，就又發現這種回答十分無力，看着李天照那張冷靜的臉，他再也說不出什麼辯解的話，最後只能低着頭臉說：“你說的對，是我搞錯了，以為那些是她需要的。”

“你不可能搞錯，因為你應該比別人更清楚三小姐需要什麼。只是因為，殺敵立功，成為能陪三小姐一起為山家撐起局面的戰士，讓你覺得很難；而討三小姐歡心，哄她高興，以及低三下四你卻覺得更容易。其實這種選擇本來也沒什麼，只是你就不應該再把什麼為了三小姐可以付出一切之類的話掛在嘴邊。她對你而言如果有那麼重要，那麼成為她需要的人就是可能挽回的辦法；如果她對你來說沒有那麼重要，就該分道揚鑣，她過她的，你過好你的。”

三小姐的前夫默不作聲的聽着，這些話卻讓他倍覺衝擊……

李天照沒有再倒酒，而是站起來說：“如果你選爭取，奪風城歡迎你；如果你選擇重新開始，相信念及舊情，三小姐又對你心懷愧疚，也會盡量給你幫助。你接着喝，不必着急，需要什麼讓他們準備，一個人好好想想。”

李天照離開亭子后，府里的女侍從告訴他說，三小姐在廳里。

李天照過去后，三小姐忙起身相迎，滿是歉意的說：“是我沒有處理好情況，讓他來擾了孤王清靜。他這些日子經常在城長府鬧事，我只是不讓他進去；他後來又跑去石家鬧，被打了一頓；還去過豐源城，回來后又說城長也不幫他做主什麼的。哎——怪我太心軟，是該早些用強硬辦法，讓他離開千山城去別處的。”

“也是故人，喝酒聊聊也好，只盼對他有助益，不必因為今晚的事情特意對他做什麼。”李天照說罷，跳過這話題，問說：“與石天龍相處的如何？”

“挺好的。他這人除了性情有些過於自傲，旁的都還好。我們的結合是為了兩家的長遠利益，彼此都客氣尊重，想法比較接近，也沒有爭吵。相信未來都可以互相助益，讓兩家更好。”三小姐說了會話，感覺太晚了，就告辭走了，不想繼續打擾李天照休息。

出去之後，一個女侍從告訴她亭子里的對話。

小三姐想了想，就問：“後來他就一個人坐亭子里發獃，悶聲喝酒了？”

“是啊，現在還一個人在那悶着。”

“他本來也鬧不了多久，我原先想的就是等他鬧的差不多了，再許他一些好處照顧，那時他覺得辦法都想過了，能得點便宜順勢消停也挺好。如果他真的想通了，就告訴他，明天到城長府去找我。”三小姐徑自上馬，帶着隨行的戰士乘夜駕馬去了。

但三小姐的打算，沒能如期進行。

次日天亮，李天照起床之後，才知道三小姐的前夫一宿沒睡，在等他。

見面時，就見他換了個人似得，精神抖擻，神情份外振作，正色道：“我想跟孤王一起去奪風城。昨晚聽了孤王的話，讓我仔細反省。當初我也是個出眾的戰士，配婚之後見到三小姐，真的非常喜歡她。後來為什麼變成了那樣，我也不知道是想的太少，還是說就只會喜歡她了。至於現在，我是不是還那麼在意她，我想了一夜，也沒有確定的答案。最後我覺得，如果將來我變成了能夠挽回她的人時，應該就有答案了。”

“洗個澡，吃了早餐，一起出發。”

“多謝孤王！我以前的綽號叫毒蛇，因為用長兵器又擅長伺機給敵人致命一擊，得了這個名號。”

“毒蛇，有意思。”李天照帶着毒蛇一併離開千山城。

毒蛇本就是百戰將，只是升上去后，就幾乎沒有參加過什麼戰鬥，一直當著山家的女婿。

他說，三小姐對他越發看不起，也許是兩人之間功績逐漸拉大后開始的。

“孤王你說，我升到千戰將的時候，會值得三小姐珍視嗎？”

“那要看石天龍跑的有多快了，他也在奪風城掙功績，而且很积極。”李天照有意讓他提前做好心理準備。

“孤王是不是提醒我說，男人之間的爭鬥應該放在本事的較量上，而不是無謂的言語爭吵？”毒蛇這麼推敲。

李天照回頭，笑着點頭，大聲說：“為了較量不斷提高本事，積累更多功績，這樣的爭鬥會讓彼此越來越強。敗者服氣，勝者理直氣壯。陰謀暗算只能是不得已而為的特殊手段，把暗算捅刀當作主要爭鬥手段，越與人爭鬥的多，人越狹隘陰險。你想想刀劍仇，他們恨我卻不是潛過來胡亂殺人發泄，而是鼓足勁的掙功績，跑的飛快！”

就保證道：“孤王放心！我就跟石天龍比比誰先當上千戰將！如果他快，那就再繼續跟他比誰先當上萬戰將！”

李天照很高興，男人之間的爭鬥和較量，就該是這般，越斗越是會积極自強！

# 第一百九十五章 自己人？

毒蛇確實很有幹勁，到了奪風城，就請求給他安排戰鬥的事情。

如今奪風城裡，李天照旗下的戰士都是百戰將起步，有玫千戰將的助力，相關的戰鬥安排起來還不難，畢竟百戰將，無論風武王還是玄天之地，本來就有不少。

奪風城的情況一切平穩，大刀客在城裡的威望很高，他向李天照提議說擴員，如此才能提高影響力。

李天照本來就有考慮此事，就取了折中的辦法。

他旗下的名額維持原樣，但他默許大刀客及其他戰士發展自己的團隊。只是功績安排他不負責，也不傳授千殺劍法。等到這些戰士里有表現出眾，功績達標的，再經考核轉為入名冊的自己人。

大刀客很高興，直說如此一來，很快他的影響力就能直追北風青雲了。

這也是李天照為將來獲得奪風城控制權必須的準備。

李天照送走大刀客后，豐吟就來了。

“你來的真快。”

“聽說你回來了，我就馬上來了，知道我在奪風城等你多少天了嗎？”豐吟言語里透着哀怨。

“聽大刀客說他也直接給你安排了戰鬥任務，不算等的很辛苦吧？”李天照當然沒有提前交待，只是大刀客他們早就聽過傳聞，知道李天照跟豐吟還有特別的交情。

“還不錯。不過——”豐吟湊到李天照面前，眼對着眼，微笑着柔聲問他：“我想功績更快，行嗎？”

“這不容易啊……”李天照故作沉思，豐吟輕啊了聲，故作嬌態說：“怎麼能讓孤王為難呢？小女子不敢白白索取，也沒有別的可入王將的眼，唯有這副身軀任由享用，請肆意盡情……”

“你這樣就不好了！”李天照板着臉，猛然的站起來，走到門口，突然把門關上，旋即冷哼道：“你根本不知道接下來即將面對什麼！”

“我願鼓起勇氣，迎難而上——請王將不必憐惜。”

兩個人，很久沒見面了。

風吟雲纏之後，睡了一陣，睜眼醒來看天還黑着。

四目相對，不由一起笑了，旋即看到彼此眼裡差不多的心意。

於是，又一番風吟雲纏。

再醒來時，天又亮了。

他們卻賴着不着急起來。

說了分別期間的各自狀況，說起豐吟來這裏的事情，她忍不住笑說：“我本來就有這念頭，聽說奪風城你旗下的人功績提升的飛快，大刀客如此，最近又聽說北風青雲也拿了殺千戰將的獨功，那我自然就會想，何不也來試試衝擊萬戰將呢？”

“暫時能安排的事情有限，等大刀客升上萬戰將了，就能提速。”李天照知道豐吟是看到機會和可能，自然生起了升上王將，復活前夫的念頭。

他倒是願意成全她，只可惜奪風城的千戰將雖然多，但不是全都可以有機會襲殺，算下來，供三個千戰將同時高頻率有任務做，會很勉強。

“沒關係呀，我也不着急回去，反正你常在這裏嘛。”豐吟注視着李天照，打量着，看了許久，突然笑說：“這次我說要出來，氏族裡一片支持的聲音，一是都指望着我能成為豐氏的首位萬戰將；二是都盼我能跟你複合。也不能怪他們有這念想，過去都覺得你固然是個猛將，卻也想不到你厲害至此，二十歲的王將，還得了武王特賜的封號，全然超出他們的想像了。”

“他們難道不知，王將會被隔離在州城的權力之外？”李天照頗為好奇的反問。

“話是那麼說，但哪裡真能隔離的那麼嚴密呢？只是，王將的妻子是不能掌握氏族裡的權柄。噯——”豐吟說到這裏，突然忍不住笑說：“這麼想的話，好像我們現在這樣，反而成了天意？”

李天照愣了愣，也覺得好笑。

豐吟不是會為他放開豐氏責任的人，但若他們還是夫妻關係，王將的妻子會被隔離權力，而此刻這般，名份上吧，也不是夫妻了，只是實質上，又沒有斷絕。

笑過了，豐吟又覺得有些悲涼，卻不想好不容易見面卻弄成了憂傷的基調，就好奇的笑着問他：“哎，以前城長在都城遇見過混沌之心，聽她們喝酒時說起王將氏族掌控的城市都被武王有意奪走，真的那麼避諱么？萬戰將的還能聽說到一點，王將的事情平時也無從打聽，只好問你了。”

“沒了解過，但目前我也算知道不少王將的大致狀況。氏族人口不管多寡，都沒有妻兒子女能夠當城長的，避諱該是真的。至於說是如何實現，等有機會，我打聽下。”李天照側面請教過花刺王將，但她卻沒說詳細，只是告訴他，注意點手別伸太長就好了。

李天照尋思着，只要遵循某種慣例安排配婚，就可以確保王將的妻子不會是任何氏族裡掌握着權力的人。如此一來，王將的妻子幾乎都是哪裡哪裡大氏族的人，卻又都不是其氏族裡有威望、能管事的。

‘這麼順着推敲下去，配婚的制度還是利於武王管理……難怪西月武王會說，西月之地想學配婚制度，只可惜條件不允許……’李天照這時才發現，過去以為配婚只是管控戰士功績的作用，原來是沒有看到更多的影響。

“大約我們本來就註定只能曾經是夫妻吧。”豐吟想着，有些失落。豐氏目前還只有她能撐起來，城長沒有升上萬戰將的指望，除非李天照肯幫忙。

但這話，她都不會徒勞無益的說出口。李天照剛才就透露了，他也沒辦法同時安排三個千戰將快速提升功績，而他旗下的千戰將越來越多，部屬都安排不過來，怎麼可能會答應幫豐收城城長？

所以豐氏的未來，還是得靠她肩負起責任。

李天照沉默不語，大約是這樣？

但即使沒有這些原因，他本來也還沒有想好，是否還能跟豐吟恢復關係。

他不喜歡豐吟被氏族責任捆綁控制的狀況，因為這種狀態下，豐吟作為他的妻子，就像是背後被扯着線那樣，隨時會被豐氏強迫着變成木偶。

“李天照——”豐吟看他神色，分明是在想些別的，猜測着問他：“你是不是討厭我這樣的狀況？”

“不是討厭。其實我能理解你的處境，但對我來說，接受不了。如果是我，要我承擔氏族的責任同時，我也會掌握相當程度的決定權。如果氏族裡想聯合起來捆綁我，那他們就找別人去吧。”李天照只是說他自己的想法，其實也明白，豐吟在豐氏做不到這種程度，至少目前不可能。

豐氏氏族的人口基數大，豐吟一個年輕後輩，能被寄予厚望就了不起了。她如果強勢獨斷過頭，豐收城城長就會在氏族的支持下迅速把她孤立起來。

豐吟看着李天照，忍不住噗哧笑道：“這話還真符合你的作風呢！噯，副州長府離這裏遠么？豐收城那邊也有，你也沒去過，我總好奇裡頭什麼樣，你帶我進去看看？”

“行啊。”

李天照當初也很好奇，但在裏面副州長府邸的城裡住過之後，新鮮勁頭很快就沒了。

豐吟卻對裏面熱情的很，本來打算要住幾天。

可惜，還沒吃午飯，大刀客就找過來說，有合適的目標讓豐吟獵殺。

李天照傳了她三招千殺劍法的正斬式，末了又告訴她說：“最後兩招使用場景多，暫時沒有列入功績標準里。”

“孤王的特殊照顧，小女子受寵若驚。”豐吟很高興的駕馬離去。

李天照本來說陪她去，豐吟卻拒絕了，叫他不必擔心，她好歹是混沌劍客，又是一路拼殺升上來的，哪裡還需要他一直跟着保護？

李天照嘴裏答應，卻還是擔心她第一次潛入敵城當刺客，會有差錯，就走山林里的捷徑，提前到了風殺城裡等着。

玫千戰將提供的這個目標，是新來不久的千戰將。

今晚，他會受邀去城長府喝酒。

而玫千戰將會尋借口讓大家都多喝，尤其是目標，末了再把目標周圍居住的千戰將留下來說話。

如此，目標回了家裡，周圍一片的府邸里都沒有別的千戰將在，那時候下手，即使沒能一擊得手，又或者是驚動了人，也有脫身離開的餘地，不至於立即被鄰近居住的千戰將們圍攻。

擁有這麼多的便利，以及明確的信息，刺殺原本也不難。

李天照讓豐吟在目標床下潛伏，等到目標回來，躺下睡熟了，一擊得手。

事情很順利，而且沒有鬧出大的響動。

李天照看見豐吟越牆出去，又順利出了城，這才放心。

是啊，豐吟本來就是戰士，雖然在豐收城停了一段時間，其實也沒有多久。

原本就應該是場順利得手的任務。

豐吟出城后，李天照保持着距離在後面，本來打算再遠些了就追上前匯合。

可是，李天照卻突然發現，背後有人追擊。

‘奇怪，剛才並沒有發現有人看見啊！’李天照尋思着，就加速移走，直接繞到了豐吟前面。

如此片刻，進了樹林里時，追擊的人果然截住了她。

李天照把握着距離，折返的時候，正好看見那男的擋住豐吟去路。

是一個千戰將，拿的是千紋劍，神色里，充滿自信。

“敢來風殺城殺人，可惜碰上我，你的戰印我就笑納了！”那戰士說完，卻見豐吟先行拔劍出手，用的就是李天照剛傳的千殺劍法的正斬式。

下一刻，那男戰士猛的發動戰印絕技後撤。

突然變了態度說：“原來是自己人！我路過風殺城，還不知道奪風城的情況，你去多久了？”

# 第一百九十六章 欺瞞

突然追上來的敵人，在豐吟出手后，又退避着說什麼是自己人？

豐吟握着劍，沒有繼續追擊，可是，有點迷惑。

什麼自己人啊？

她腦子飛快轉動，最後只得出一個答案。

風殺城該有李天照的助力，難道這人就是？

於是她暗暗防備着，恐怕那人是使詐，臉上卻笑着說：“我也剛到奪風城不久。”

“真有勇氣，敢在奪風城發展！那邊那個跟你一起的吧？你們最好還是去別處，奪風城太危險了。”那男戰士望了眼天色，又說：“天亮我還有事，各自加油，各自小心吧。”

“啊，好的。”豐吟琢磨着，這人什麼意思啊？

為什麼她在奪風城就很有勇氣？

又為什麼要小心？

是說兩邊交戰激烈，她也可能被風殺城的千戰將獵殺？

總之，她覺得很莫名其妙。

但是，她卻很在意那人說的，另外一個人……

風殺城的那個千戰將真的走了，不像是謊稱自己人使詐。

豐吟試着喊了聲：“是不是你呀？”

突然，她覺得一股疾風自背後撲來，吹動了她的頭髮。

豐吟急忙要轉身，卻發現已經被人從後面抱住，握劍的手也被抓着了。

看見那隻手，豐吟緊繃的身體驟然放鬆了下來，生氣的說：“想嚇死人呀！”

來的當然是李天照，他突然心血來潮的惡作劇好像過分了點，於是說了聲抱歉，才問她：“那人被你嚇跑了？”

“……他不是自己人嗎？”豐吟愣了愣，眼裡透着迷惑。

“我不認識。”李天照也覺得奇怪，追問說：“你們說什麼了？”

“……沒什麼，我知道了，你不認識。”豐吟面露微笑，以為李天照是不肯承認那人就是他在風殺城的助力。

既然如此，她當然也就假裝不知道好了。

“我真的不認識，你們到底說什麼了？”李天照很關心狀況，本來他是想着豐吟該能獨立解決，那就多拿一個獨功，沒想到看他們停那說話了似得，然後風殺城的那個戰士就走了，豐吟也沒追擊。

“噢，他說沒見過我這麼美麗迷人的女戰士，對我一見鍾情了，說他從今以後也不會傷害我，已經單方面把我當作自己人了。”豐吟板着臉，用很認真的神色、瞎扯。

因為她認定李天照是裝模作樣，為了隱藏風殺城助力的身份而已，但他如此謹慎，她也可以理解，就這般玩笑着應付。

“……”李天照覺得這是扯淡，敵對立場，再美也得動手，真覺得她美，那不是更應該動手？

“怎麼？你不相信？難道你覺得，我沒有這種迷人的魅力？”豐吟就等着接上這句話，見李天照苦笑的表情，就挽着他胳膊，邊走邊說：“你什麼表情呀？你的女人美的敵人不動手就走了，你不該既驕傲又慶幸么？”

“好吧，我很驕傲，也很慶幸遇到你。”李天照還能說什麼？只能等改天想起來了再問，眼下顯然是不適合繼續這話題了。

山林里趕路，不多久，到了溪水邊。

豐吟看上了幾塊石頭，清洗着時，看李天照一邊站着，就潑水喊他一起。

“於山林之中，尋原始之放肆，是什麼滋味？”豐吟突然這麼問，李天照自然回答說：“不知道，試試？”

“就試試吧……”豐吟笑着往石頭上退。

李天照本來沒這念想，因為這地方，是他跟玫千戰將約定放消息之處，不過他很久沒空來了，大刀客跟玫千戰將之間的信息交換卻並不在這裏。

兩個人嬉鬧着，不覺又似雲霧那般糾纏一起。

不久，又響起風輕吟般的聲音……

忙乎罷了，豐吟突然看見移開的石頭下面有東西，彎腰就要去撿時，李天照察覺，飛快的過去，攔阻她，搶先把一疊東西收進懷裡。

“……”豐吟睜眼望着他，沒有說話。

李天照懊惱的想給自己一巴掌，色字頭上一把刀，真是沒說錯。上哪不行啊，剛才非得在這。

也是沒想到動靜太大，竟會導致石頭移位，恰好把壓下面的情報給露了出來。

‘最近我都不在，玫千戰將竟然還定期在這裏留了情報，還堆了這麼多……’李天照看豐吟沒問，也就不無謂說些掩護的話。

豐吟顯然是明白了狀況，他有保護玫千戰將的責任，因此不能對她透露，這本沒什麼。但這時候還強行解釋，那是在太拿人家豐吟當傻瓜了。

果然，豐吟也沒問，自顧去了溪水裡，過去時還說：“你看看吧，說不定有急事呢。”

李天照在石頭上，取了那疊情報一張張的看。

許多情報都已經過了時效，但這些又都是玫千戰將跟大刀客合作過的，只是在這裏定期多給李天照留了一份。

李天照本來沒想着這些會有什麼狀況，又看完一張時，突然發現信息里的情報跟大刀客那邊之前報的任務有出入！

有三份百戰將的獨功，兩份千戰將的獨功，大刀客那邊並沒有報，而玫千戰將這裏卻給了情報。

‘難道是安排不過來，沒用上？’李天照這麼猜想着，又繼續看下去。結果在玫千戰將後面留的消息里，發現前面的五份獨功里的目標明明是被殺了的。‘如果是湊巧被別人所殺，行動時間不該這麼湊巧，這五個目標里有兩個的行蹤不是奪風城戰士正常伏擊會去的區域……’

李天照把這兩份情報單獨收起來，決定回去后調查下，這兩個目標是被誰殺的。

後面的情報也沒多少了，最後一份是玫千戰將的求助。

她在風武王那邊也沒有氏族的助力，從她掌握了風殺城，當上城長開始，就有多個氏族調人進了風殺城，意圖很明顯，想要再把她擠下去，取代她的城長位置。

本來玫千戰將的底子就薄，氣勢洶洶的幾個氏族又似達成了聯合的約定，分明是要先一起把玫千戰將的勢力壓下去，然後再爭奪城長的位置。

玫千戰將手下的人跟隨她的時間本來也不長，人多了之後，功績安排也難免會厚此薄彼，已經有幾個百戰將帶的人被幾個氏族給予厚重優待挖走了。

玫千戰將的人沒有千殺劍法，奪風城方面給的情報，她手下的人是吃不下獨功的，也是安排了團功。

如此一來，功績優勢上跟大刀客這邊沒辦法比，人心也就沒那麼穩。

除了一些核心助力，一直得玫千戰將在分配上優待，不容易被挖走，剩下的那些很難保證。

幾方氏族在別處城市也有差事，有心傾斜任務分配的話，優勢就很大，幾方聯合之下，玫千戰將根本看不到長久對抗的勝算。

而且，奪風城這邊能提供的情報也變少了。

因為北風青雲已經當上城長了，對她還有威脅的副城長就剩下兩個。

本來還有幾個的，看北風青雲成了城長，自覺對抗不了北風家的勢力，贏面不大，就私下達成協議，那幾個副城長許諾屬下的戰士控制不超過多少的總數，也就是不會構成對北風青雲的威脅，而北風青雲則要確保和平相處，不再繼續擠壓他們在奪風城的話語權。

還有一個副城長直接調走別處，一來圖謀在別處有更好的發展；二來也是告訴北風青雲，他們氏族裡派的別人來奪風城，只為繼續保有有限的影響力，不會覬覦她北風家對奪風城的控制權。

這種情況下，北風青雲能提供的情報就會越來越少，而且，她提供情報的動力也越來越小。

現在還能維持一定的數量，說到底是為了換取她自己升上萬戰將的當務之急。

將來她升上了萬戰將后，還會不會提供，就難說了。

李天照考慮着，玫千戰將的狀況確實需要外力相助。

她的功績距離萬戰將還需要些時間，而且她其實並不急於升上萬戰將，因為她的底子太薄弱，一旦升上去了，就當不了城長。不能控制一城之地，那就是個空架子副州長了，跟種花養草的千戰將沒什麼區別。

‘只有用非常手段了！’李天照本想留下信息給玫千戰將，又擔心豐吟會私自折返查看，就決定掐着玫千戰將送消息的時間過來一趟，於是就陪豐吟回去。

李天照通過奪風城功績殿的功績文書留檔，確認了三份百戰將，兩份千戰將的功勞是誰所得。

結果發現，五個都是女戰士。

而且，這五個女戰士不是他們名冊上的自己人。

只是，這五個女戰士跟大刀客，以及他身邊關係最親近的四個朋友走的很近。

更確切的說，分明是超越了尋常友情的交情。

李天照於是盯梢，夜深的時候，大刀客果然去了那個女千戰將的府里。

李天照等到屋裡頭消停了，才在窗戶外喊了聲：“大刀客。”

“……孤王？”大刀客吃了一驚，很快收拾好了跑出來，疑惑的問：“孤王怎麼找來這裏了？是有什麼急事交待？”

“安排四份千戰將、六份百戰將的獨功，其中兩份千戰將的獨功嘉獎本月功績最高的兩個千戰將；六份百戰將的獨功獎賞本月功績最高的六個。剩下的兩份千戰將功勞，都安排了給豐吟。”李天照交待罷，大刀客連連點頭道好，又問：“嘉獎的事情，是不是以後都這麼安排？”

“我希望只需要安排這一次，因為四份千戰將、六份百戰將的獨功要拿這幾個人的扣，扣一次就差不多了，總不能每個月都扣。”李天照沒什麼表情的遞上去一張折起的紙，大刀客突然意識到，情況有異。

# 第一百九十七章 展望

大刀客實在不相信，李天照會扣自己人應有的那份任務安排，拿來獎勵別人，又分給豐吟？

這實在不像他的作風。

但這些情報說白了都是屬於李天照個人的，他如果真要這麼做，又沒什麼不客氣。

大刀客猜疑着，還是展開了紙，卻赫然看見——紙上面第一個名字就是他自己。

剩下的四個，都是他關係最密切的弟兄。

“……孤王這是？”大刀客有點懷疑，卻又恐怕是別的緣故，於是還心存僥倖。

“你用自己的任務配額去照顧別人，我不干涉，但拿公共的配額，有沒有問過我？這次小懲大誡，我希望沒有下一次。”李天照知道他還心存僥倖，直接把話撂明。

“不會有下次了！”大刀客低着頭臉，很是羞愧，沒想到此事會被李天照發現。現在可好，拿了公共的兩份千戰將，三份百戰將的功勞給人，結果他們要自己多賠一倍。

關鍵是，大刀客本來還想着，李天照很少在奪風城，不會知道。

現在才意識到，面前這位，不好糊弄。收拾起人時，根本不帶客氣的。

李天照也沒多餘的話，徑自走了。

大刀客如此做法，實在讓他有些惱火，尤其是信任被辜負的滋味特別不快。

他恨不得重新扶個人起來把大刀客替換了，但冷靜的考慮后，又知道那麼做不切實際。

換個人，不犯這種事了？

到時候，他還得重新讓替換的人了解他李天照的作風。

李天照最後還是決定先懲處告誡大刀客，倘若再犯，那就是必須再做考慮了。

李天照本該在城裡留宿，想着大刀客做的事情，越發覺得治人不易，如此的左膀右臂尚且會如此欺瞞，跟他往來隔了一層的旁的戰士，若有了刀客這樣的機會，又會如何？

圓月當空，一騎在道上獨走。

昔日孤劍，今日孤王，李天照路上想了許多，又振作起了精神。

‘大刀客如此，我不能以為旁人都會如此。大刀客平時如何，我還該多些了解調查，否則將來若貿貿然把大事交託，並不妥當。他若只是一時色迷心竅，也就罷了；如果是旁的緣故……’李天照想着，希望結果不會那麼糟糕，又覺得，他不該心懷這種強烈的希望。

大刀客如何，不是他的希望能決定的，如此反而會讓他的判斷產生傾向性。

想通這些，李天照也回到了副州長的府邸。

升上了王將之後，副州長的職務還在，就如副州長時候千戰將的那些副城長職務也還在，但是，王將卻又不能分享部屬的功績，因此副州長就等於是個空架子。

李天照還沒進城，守門的是望天鎮和守護城的戰士，告訴他說，豐吟在他去奪風城后，就一個人出去了。

李天照不禁暗暗嘆氣，覺得心好累……

可是，累也必須動。

李天照趕往交界的樹林里，在跟玫千戰將過往約定見面的溪水邊的石頭處，果然看見豐吟在那裡。

夜已深了，她穿着身灰色的裝扮，在黑暗中的隱蔽性很強。

李天照徑直過去的時候，她聽見腳步聲，還蹲在大石頭旁邊。

直到聽見李天照無奈的笑聲，才站起來，說：“我還以為是風殺城那邊的人來了。”

“有這麼好奇嗎？”李天照早就擔心豐吟可能會回來，不由慶幸當時沒留信息在這裏，否則讓她看見，就會猜到玫千戰將的身份了。

“當然好奇呀！風武王的人，怎麼就會成為你的助力呢？這人到底是誰？又是為了什麼？你這辦法這麼好，我有沒有辦法可以效仿？想到這些，我就好奇的按捺不住。本來也覺得這麼不好，後來想着，你人常不在，大刀客主持這裏的大局，他肯定知道吧？那他都知道，我好奇了解一下，不算很過分吧？畢竟，我覺得自己對你來說，肯定比大刀客更值得信任。”豐吟的想法讓李天照聽的哭笑不得。

倘若是之前聽見這番話，李天照會一笑而過，勢必覺得大刀客還真比她可靠，至少在奪風城的問題上。

但現在，他發現管事並不容易，靠利益和恩澤根本是不夠的。

“第一，大刀客並不知情，我採取了隔離措施；第二，如果你跟大刀客易位而處，將來怕是能把奪風城變成豐氏的。”李天照坐在石頭上，想着若是豐吟代替大刀客的位置，未來真該是往那方向發展了。

豐吟聽的失笑道：“嗯，我會的。所以，你不能讓任何人獨掌奪風城的大局。你手底下有三路人，其實你可以剝離成四路。守護城的人你不會想調動，因為對那邊也存着遠見；望天鎮的人手單薄，是你最信任的心腹，但鎮長沒有掌管大局的經驗，最好是能安排到安逸的地方當個城長；大刀客和他的舊部為中心形成的力量最大，又在奪風城這裏，基本就在你一人之下的位置；奪風城和守護城，並不真正屬於兩路人的那些戰士，其實你可以合作一路，从里面挑選合適的人領頭，如此就讓兩邊都有了制衡。如果挑選的人跟大刀客沒有鬥爭的能力，或者是反而被大刀客吃死了，那就再換一個人選。”

“以前覺得，這麼做會傷害大刀客的信任，打擊他的积極。現在倒是覺得，確有這種必要。”李天照考慮着，這還真是個辦法。

“利，恩，威。缺一不可。無利不足以凝聚人心，無恩情不能有足夠忠心，無威則必然嬌縱。制衡就是你權威的體現方式之一，如果部屬確實可靠，他為什麼接受不了制衡的督促督促作用呢？你想靠利和恩就把人和事情都管好了，那不是太容易了？三要素任何一種，許多人都有意無意的用的很好，混合在一起，如何針對性的因人而異，那就難了。”豐吟的想法果然不同，把這種做法視為理所當然。

李天照此刻卻吸取教訓，認為他這方面確實該多加學習，但是，卻也沒忽略豐吟說這些話的意圖，於是反問說：“所以，現在在奪風城最適合帶領第四路人，制衡大刀客的人就是你了？”

“我心裏當然是這麼認為的！”豐吟並不掩飾所想，反而說的十分理直氣壯。“論能力，論經驗，論感情，我都最合適。你只要留心着，也比讓我反過來把大刀客壓的太厲害，再避免着別讓我安插豐氏的人過來，就能避免奪風城最後被豐氏掌控。如此一來，豐氏跟奪風城有了直接的利益連接，從此跟你的關係也不一樣了，你等於順勢把豐氏也變成了重要助力。用我，是當前最佳的選擇。”

“差點就被你說服了。”李天照笑，才知道豐吟在這些事情上，很有打動人的能力。

“那不是很合適的結果嗎？”

“確實不錯，但這麼重要的事情，又不急於一時，我當然需要冷靜的想想。”李天照暫時沒想到否定的理由，卻恐怕倉促結論會有考慮不到的地方。

“你是擔心用我，會導致北風青雲顧慮？但她現在指着你升上萬戰將，眼裡只有州長的位置，為此肯定寧可不要奪風城，只是她嘴裏絕不能這麼說，反而會一副不遺餘力為了北風家抱住奪風城控制權的模樣。只要將來奪風城局勢達到某種平衡，她就得到了向北風家交待的理由……”

“先不討論這話題，我有自己的考慮，眼下不可能決定此事。”李天照跟北風青雲的問題上，不能對豐吟透露太多，但談論下去，就會泄漏信息。

李天照相信豐吟對他的事情有真心實意的關心，但他也更清楚豐吟的第一立場始終是豐氏。他不能指望豐吟為了他把豐氏放在第二位，那等於要求豐吟變成另一個人，太不現實。他只能是，自己保持清醒，不要混淆了豐吟的立場優先級。

豐吟不覺得失望，反而很高興的微笑着，頗為感觸的說：“你成長的真快，對我也能做到不偏信了。”

“我視為稱讚了。”李天照拉着她往回走，她頗為可惜的回頭望了眼，林中黑暗，溪水邊的微光也照不了多遠。

風殺城裡的那個人，她是真的好奇，然而，看來是沒辦法知道了。

李天照一定會改變交換信息的地點。

可是，豐吟還是帶着希望，問李天照說：“風殺城的辦法，你能不能在別處再用一次？如果豐收城或者守護城的對面也有你的助力，就能變成第二個、第三個奪風城！李天照，你真的應該好好想想，有功績，你的千殺劍法又能讓人得到吃獨功的實力，兩相結合的優勢，簡直是天賜良機！這樣的優勢不會永遠存在，現在不盡量爭取，將來後悔也來不及！”

李天照微微一怔，心裏的情緒，一時犹如翻江倒海……

豐吟的總結一針見血。

他可不可以重複奪風城和風殺城的情況？

他為什麼可以呢？

能給人功績的人有許多，旁人通過正常途徑能給的比他還多。

玫千戰將掌握了風殺城，但她的人獲取功績的效率卻跟大刀客為首的人差距很大。

但兩邊都有對面提供的情報，造成這種差別的關鍵，就是因為千殺劍法。

他李天照旗下的人有千殺劍法，具備了吃獨功的基礎。

李天照的沉默，讓豐吟意識到此事大概率可為，就又提醒說：“你現在的情況就是放手而為的最佳時期，武王也擋不住你用千殺劍法加上奪風城的方式培植自己的力量。學了千殺劍法的人知道其厲害，又有更多招式吸引他們，壓制他們的膨脹，這期間會對你尤其服從、忠心。”

李天照沉默的考慮着，考慮着……

他琢磨了好些天，越想，越覺得事情確實可為。

至少，他可以在守護城試點。

這種邊境大城，就是他重現奪風城狀況的必要條件。

# 第一百九十八章 料理

李天照琢磨着把奪風城的情況的在守護城重現，而那邊，有蝴蝶劍的那些朋友，現成的千戰將，百戰將，他們一直在奪風城這裏領任務，但隨着整體的人數提升，當千戰將繼續增多的時候，僅僅風殺城的情報功績，肯定不夠分配。

讓守護城變成奪風城的情況，分明就是開源。

自己人的千戰將不缺，唯獨需要找的，就是一個守護城對面、南邊城裡的合適千戰將，不求如玫千戰將那麼完美，只要有合作的积極動力，那就夠了。

但不同武王之間的人幾乎沒有往來交流的渠道，孤行人的村莊是交集最多的地方，只是在那裡面，往往也不會有多少交流。

想要打聽南邊城裡千戰將的情況，找到合適的人選，這件事情，李天照還是得指望玫千戰將。

不過，原本他也是要跟玫千戰將見面的。

等到了約定的時間，玫千戰將又帶着消息去溪水邊時，見到李天照在，她驚喜交加的笑開了顏。

“聽說你在奪風城了，我害怕你沒時間來。”

“邊走邊說！這地方有暴露的可能，交換信息另擇一處。”李天照領了玫千戰將走，經過月光照下來多的林間空地時，見她神采飛揚，氣態跟過去差別很大，眼裡沒有了灰暗低沉的色彩，取而代之的是明媚，如此一來，人也變得煥然一新。

“是大刀客嗎？”玫千戰將有些擔心，又說：“我按你的叮囑，分了許多交接情報的點，每次去的時候也比約定的時間提前，應該會讓他誤以為有多個情報源，他怎麼會發現這裏呢？”

“不是他。目前沒有泄露，你不必擔心。我看到你留的信息，現在城裡的情況，還是很難？”李天照不好說明究竟，但也知道她最關心的是安全與否，知道沒暴露，也就放心了。

“手底下又被挖了走了兩個百戰將，雖然跟着我的功勞高一點點，但別的方面我提供不料幫助，他們又許諾了能給額外的功績補貼，還能給百戰將的妻子，家人安排調動，保底的任務功績安排又不比我少太多，實在沒辦法爭。”玫千戰將說起此事都覺得鬱悶。

“正常情況確實很難破局。”李天照很同情玫千戰將的處境，這種情況下，她在厲害，手裡掌握的綜合資源被幾方氏族聯合的力量完全碾壓，又能如何施為？

“本來我以為從此翻身了。最近才體會到，像我這樣沒有氏族助力的孤家寡人，就算當了城長，也得被別人摘去果實。以前的城長固然厲害，但他能掌握風殺城那麼久，還是離不開他妻子的氏族助力。我現在的處境，也有很大緣故是他妻子懷恨之下的蓄意推動。”玫千戰將眉頭緊鎖，又說：“我實在沒有辦法了，只能求助你幫忙，我也知道這麼做隱患很大，一旦暴露，會讓我的立場遭到嚴重的懷疑，但不這麼做，城長位置就保不住多久了。”

“事已至此，只能兵行險着，使非常手段了。但我認為，你不需要對五個氏族的人同時下手，其中有兩個氏族跟前城長的妻子娘家關係密切，這兩個不必客氣，剩下的三個，暫時不必動。解決了那兩個之後，你請剩下的三個喝酒，委婉勸退，就說你知道是另外兩家領頭，他們三方跟你本來沒有為難的理由，他們應該不會繼續拿命在這裏賭，藉此也跟他們化敵為友，結個善緣。”李天照早就替她考慮妥當了。

玫千戰將覺得很好，尋思着點頭說：“好！這幾個氏族說起來有影響力，但也沒強盛到族裡有許多千戰將的程度，那兩家折了千戰將，也沒有能頂替的過來繼續為難。別人都會懷疑是我下的手，卻沒有證據，反而能畏懼我的手段。”

“只是解決兩個的話，就不需要另外安排時間了，就現在，乘天黑把事情辦了。”

“太好了！”玫千戰將是高興壞了，心頭的陰雲，就這麼驅散了的話，她就能睡個好覺了。

玫千戰將帶路，兩人避開城牆的巡守，越牆進去，潛入那兩個千戰將的府邸里，找到人後，李天照憑藉小風行的疾行搭配戰印絕技，直接襲殺。

沒一會功夫，兩個目標千戰將都被他解決。

末了，李天照又奔走剩下的三方氏族領頭的千戰將府邸，在他們卧房門上分別留了一劃。

最後又把擊殺的那兩個目標的戰印和身份牌取走，在山林里尋了個地方砸碎毀，埋了碎片。

忙罷，玫千戰將長鬆了口氣，感激的看着李天照說：“可以抱你嗎？”

李天照以為她還是以前的意思，看她目光里卻不似有旁的念想，這才讓她抱着。

玫千戰將在他懷裡，靜靜的深呼吸，深呼吸……如此片刻，就聽她說：“遇到孤王，是我的幸運。關鍵時候，有你幫助，讓我覺得有了依靠。謝謝！”

“理所應當，你我之間的約定，決定了彼此都有對應的互助責任。”李天照不知道玫千戰將此刻的表現幾分真，幾分假。但此刻，他是可以體會她的心情。

經歷了那麼多的磨難，當上城長，卻又因為他的緣故，承擔著不可被人發現的秘密。緊接着又遇到幾方氏族聯合的圍攻，被打的全無招架之力，她若靠自己去下手，又難以確保能悄聲無息的除掉敵人的領頭人，尤其敵人還不止一個。

但這事情對於李天照來說，卻很容易。

“後面的事情我會按孤王的叮囑處理，他們肯退的話最好。雖然我可以靠孤王在奪風城的情報很快升上萬戰將，但我不想離開風殺城，尤其經歷了這次的危境，讓我更清楚的知道，如果我當了萬戰將，就會失去對風殺城的控制，立即會淪落成種花養草的千戰將般的處境，我需要在風殺城繼續培植力量，未來，還會長久的為孤王助力！”玫千戰將之前還有過念頭，想在合適的時候跟李天照商量，允許她升上萬戰將離開風殺城的，現在，自己已經丟開了這打算。

如果要當種花養草的萬戰將，她寧可當掌控一城之地的城長。

“各自保重，務求互助攜手并行的更遠。對了，你替我設法打聽南邊城的情況，特別留意那種，渴望改變種花養草現狀的人。奪風城和風殺城的局面發展，出乎最初的意料，現在我旗下的戰士更多，未來需要繼續開源才能保證他們功績的提升，我想在守護城和南邊城重新這裏的狀況。”

“孤王放心！相信不需要多久就會有好消息，畢竟，那樣的千戰將太多了。”

“有消息了，就放這塊石頭下。”李天照走了。

“明白了。”玫千戰將目送他去遠，突然很羡慕大刀客，倘若她是在奪風城，那該多好？

玫千戰將回了城裡，天亮的時候，派人去給三方氏族零頭的人送喝酒的請帖。

那三人聽說兩個氏族領頭的千戰將被殺死在睡房，早上又看見自己卧室門上的痕迹，聚起來商量的時候，三人把門上的痕迹拼起，發現是個山字。

再看玫千戰將派人送的請帖上寫的，是在城裡客店中的‘山間閣’喝酒。

三個千戰將面面相覷，哪裡還不明白玫千戰將的警告背後，是和解勸退的意思？

“這女人真敢！”

“本來就是不擇手段當上的城長，這種貧賤出身，真是沒有下限！”

“這飯去不去吃先不說，我可沒興趣跟這種人瘋女人斗下去。她賤命一條，我的命可珍貴的很！風殺城我是不留了。”

“我也不想跟賤命玩命。”

“既然如此，這飯去吃也無妨，她態度尚可，前事一筆勾銷也沒壞處，如果囂張得意，我們立即拂袖而去就是了。”

三個千戰將商量罷，應邀前往。

見到玫千戰將很給他們顏面的親自在樓梯口迎候，於是他們三個也掛上了微笑，四個人愉快的吃喝談笑……

風殺城的爭鬥，劃上句號。

只是玫千戰將也因此得了黑玫瑰的綽號，原本是別人私下喊她黑心玫瑰，因為在人前議論的時候，恐怕因此招惹麻煩，人多的場合就只說黑玫瑰，慢慢的，喊成了她的名號。

李天照聽說這個綽號時，啞然失笑。

他印象中的玫千戰將可對不起黑心這樣的評價，不過……經歷了那麼多事情，如今的玫千戰將，狠辣肯定是無疑的，去掉黑心的心，不考慮其意，他覺得黑玫瑰蠻好聽。

無論如何，風剎車城的局面穩定，就是好事。

這些天李天照通過一些戰士，料到大刀客極其舊部為中心的一群人的情況。

大方向上沒有什麼問題，一些春風得意，言行張揚，甚至有些囂狂的事情，也沒有鬧出什麼大礙。

戰士之間打鬥什麼的，本來就是常態，根本不值得說道。

但是，李天照調查知道，大刀客比較穩，但其身邊的舊部，卻不止一次說過孤劍離不開大刀客助力，奪風城全憑他們支撐，千殺劍法派系他們就是支柱之類的話。

這些是奪風城裡，入冊戰士，但本來並不是大刀客舊部的那些人分別單獨透露的，李天照又尋了守護城的人了解情況，兩邊可以互相印證。

於是李天照喊了豐吟一起，根據入冊名單，挑選出來了一些人，成為他旗下的第四支隊伍，暫時交給豐吟帶領頭。

# 第一百九十九章 花匠

李天照把大刀客負責的情報接洽信息，分出來一半交由豐吟負責安排。

末了，又對豐吟叮囑說“不要再好奇刺探了，我有保護助力的責任，如果你繼續刺探，我只能隔絕有接觸的可能。”

“我保證，作為你旗下第四股力量的領頭人，絕對不敢因小失大！”豐吟答應的很認真，理由也很有說服力。

守護城那邊領頭的人，知道這些調整之後，頗為不高興。

過去任務信息都掌握在大刀客手裡，他們就有些不服氣，但蝴蝶劍不在這裏，當時沒人的功績升上千戰將，無話可說。

但是現在，守護城那邊已經有四個千戰將了，李天照調整之後還沒有給予他們主導權，不由覺得，太不公平。

領頭的千戰將卻突然被李天照喊去單獨說話，叮囑他親自回一趟守護城，請守護城的陳副城長過來。

“孤王大鬧守護城找守忠逼債的時候，有傳言說陳副城長給你幫忙，是真的嗎？”帶頭的戰士覺得這命令很不尋常，突然就對未來有了信心，覺得李天照也許沒有忘記他們，只是另有安排。

“的確是當時結的交情，此事你要儘快避開了別人注意。如果是我去守護城，很容易被人關注。”李天照這般交待罷，那千戰將立即領命去辦。

當天夜裡，守護城的陳副城長就來了。

剛見面，陳副城長就笑道“孤王還記得我這麼一個副城長，實在讓人受寵若驚啊！今天喊我來，不知道有什麼交待？”

“交待不敢。”李天照請陳副城長落座，等人端來茶水后，就讓關好門窗，只剩他們在屋裡了，才又繼續說“陳副城長是否還有取代守忠之志？”

陳副城長沉默有頃，最後笑道“孤王說笑了。我怎敢有此心？守忠城長盡忠職守，能力過人，滿城戰士對他都心悅誠服，豈是我能取代？”

“原來如此，既然陳副城長並無此志，確實不該請你奔波一趟。那我們就喝喝茶，敘敘舊，明日我命人送副城長回去。”李天照記得當初他去守護城討債時，陳副城長主動找上他，言語乾脆，態度直接，沒想到今天，卻這般不爽快。

“……孤王已經不是當初的千戰將了，卻還是如此直爽。既然如此，我又如何敢不坦誠？取代守忠之心，我當然日思夢想，只可惜，還看不到希望。剛才心有顧慮，是因為我知道守忠欠孤王的債還沒還多少。所以想不通，孤王有什麼對付他的理由？”陳副城長見李天照不快，分明是告訴他，他若不直接點，就沒了談下去的興趣。

“副城長如果取代了守忠，相信也願意承擔債務吧？”

陳副城長微微一愣，旋即笑道“孤王果真爽快！好想法、好想法！如果真能取代守忠，就算十年功績不漲，我也願意！我可沒有孤王這樣的本事和膽識，如果升上萬戰將后是種花養草，還不如繼續當現在這樣的副城長。假若能夠幸運的當了城長的話，送我萬戰將的功績、我也未必願意要。”

“那我們就有了合作的基礎，像上次一樣，陳副城長幫忙守忠的人的情報，此外，還需要守護城千戰將們的詳細情報，包括他們的日常作息，喜好等等。而我，負責幫你持續削弱守忠掌握的力量。”李天照給了明白話，陳副城長卻眉頭緊鎖，陷入了沉思。

片刻，他沉聲道“孤王準備如何削弱？”

“這就請你不要問了。”

“孤王這哪裡是要助我取代守忠，是要借我的助力，替你旗下的千戰將取代守忠吧？奪風城跟風殺城的戰況越來越激烈，是因為孤王旗下的千殺派的戰士，現在是想讓守護城也變成那樣？”陳副城長說到最後，語氣夾雜着憤怒。

“我旗下的戰士數量有限，但功績提升飛快，我需要多一處練將之地。守忠對我防備極深，一定不會讓我的人在守護城安穩發展。如陳副城長這般影響力大的，守護城裡就那麼有數的幾位。削弱守忠，我需要情報，這不是僅僅跟陳副城長一個人合作，就能確保消息足夠完整的。所以我只能說，削弱守忠由我負責，但得了此消彼長之利的人肯定不止陳副城長一個，未來你們之間競爭的結果如何，最後誰真正取代了守忠，這不是我可以預料，也不是我能保證。”

李天照需要消息，守忠的人的動向，必須有影響力的副城長們才能掌握的多。

“孤王保證不取城長位置？”陳副城長擔心的還是這個。

“如果是陳副城長取代了守忠，並且不對我的人干擾、打壓，那我就絕對不會覬覦城長之位。”李天照雖然對守護城有想法，但並不急切求成。

守忠的影響力即使弱了下去，守護城也是幾方爭鬥的局面。

“好！有孤王的保證，我就放心了！”陳副城長十分高興，當即答應合作，確定了情報交接的頻率，開始的時間。

李天照喊了守護城的千戰將來，介紹他們認識，說守護城的事情都由他主持。

那人頓時振奮了起來，雖然還不知道李天照到底要如何做，做什麼，卻已經意識到，必是大事。

此後李天照又分別喊了另外三個千戰將，交待他們各去守護城請來一位有影響力的副城長，敲定合作的事情后，分別讓不同的千戰將跟副城長們進行未來的工作。

如此一來，守護城的力量，也就確定了四分之局。

將來守護城的千殺劍派系的人，分別跟隨四個千戰將。

李天照這時已經得到黑玫瑰，也就是玫千戰將整理的九個南邊城裡種花養草的年輕千戰將的資料了。

‘這幾個人的情況都很合適……為什麼非得只挑一個？不會人人都如玫千戰將那樣，假如數個助力並存，情報獲取更快，萬一有變故，也不至於一夕之間失去了南邊城裡的所有助力……逐個去談，如果可以，九個助力並存也沒什麼不行！’李天照知道時間緊迫，很快天境該就有消息了，於是立即動身，潛入南邊城。

換了千戰將的時候，他這般還有很大風險，但作為王將，有萬戰將戰印，卻沒什麼壓力。

李天照選的第一個人選，是個三十二歲的男千戰將，剛升上來不足一年。

李天照在城外，一片梅花林里，見到了這人。

通常說種花養草，只是形容無事可做。

但這位千戰將，是真的愛種花養草，也因此得了個花匠的綽號。

這是當了千戰將后才得的，在此之前，他有別的名號。

城外的這片梅花林，就是他親手種出來的。

李天照本來對花草沒有濃厚興趣，但行走在梅花林里，見枝恭弘=叶 恭弘都有精心修剪，卻又不至於留下刻意，仍然保留了每一棵樹原本的自然特性。看起來比那些貌似齊整，又或者特意修建成好看形態的做法，舒服順眼的多。

梅花林里，花匠穿一身白袍，長發束起，發冠高立，那張臉俊秀出眾，神態從容。

李天照打量了片刻，突然掉頭就走。

原本在觀賞梅花林的花匠早就知道李天照的存在，只是，這時候才開口。“匆匆來，匆匆去，豈不是辜負了一片梅花的麗景？”

李天照駐足，回頭，望着花匠說“我來，本是希望給千戰將一個不必再繼續種花的機會。卻看見千戰將對梅花那發自內心的喜愛。既然千戰將心氣已平，在花草中找到了追求，我也就該走了。”

“你知道，我為何栽種梅花林？”花匠摘下朵花，放在鼻下，輕輕緩緩的聞着。

“願聞其詳。”李天照其實沒打算走，只是覺得，這是最好的開口方式。

“苦苦拼殺，經歷多少難關，熬過多少辛苦，終於升上了千戰將。本以為大好前程才剛開始，卻不料，原來是盡頭。”花匠說到這裏，一片片的捏着花瓣，隨手拋甩，它們凌空翻旋着落下時，又說“你看，人生就如這花瓣下落之時，半點不由人。”

“所以這梅花林，就是魚鈎與魚餌，願者上鈎？”李天照聽着覺得有點意思，果然，這位不是甘心一直種花養草的。

“閑置的千戰將有許多，沒有出眾的獨特，勢必被淹沒在人群之中。一個花匠，一片梅花林，也許就會讓某個州長、副州長知道我的存在；也許，某天會有個大膽的敵將送上門來。”花匠說到最後，目光落在李天照臉上。“你不像是南邊城的人。”

“可惜，我也不是上門給你送戰印、送功績的敵將。”李天照扯了劍袋的包布，露出兵器。

花匠看見劍身戰印上的‘孤王王將’字樣，不禁愕然。

這的確不是送上門的功績，因為他根本不可能打的過萬戰將，更別說，面前站着的，竟然是最年輕的王將——李天照。

“我對於王將來說，同樣不是功績。”花匠真不明白了，李天照找他幹嘛？

王將殺他，功績低的簡直不值一提，斷然沒道理這麼做。

李天照面帶微笑，語氣輕鬆的說“能改變你處境的不止是風武王座下的州長或者副州長，我也可以。”

“孤王是不是在說笑？”花匠簡直覺得莫名其妙。

他是風武王座下，孤王是玄天武王座下，兩邊向來不和睦啊！

『加入書籤，方便閱讀』

對着劍說

# 第二百章 今時不同往日

花匠不甘於現狀，渴望有更高功績，是為了報效風武王，還是為了實現內心的願望？”李天照不急於說明意圖，而是先了解花匠的追求。

“這有什麼差別？”花匠卻也心有防備，更多的是疑惑，不知道如今聲名赫赫的最年輕王將跑來找他，到底為了什麼。

“千戰將如果是為了報效風武王，理當設法擺脫困境，才能實現抱負，讓武王知道你的忠勇；如果是為了實現內心的願望，更應該明確目標，把如何獲取功績放在第一位。”李天照話說完時，花匠忍不住笑。“孤王的說法，不論我為了什麼，都沒有差別了吧。而孤王，就是能讓我擺脫困境，獲得更高功績的人了？”

“原本有區別，但花匠既然不甘於現狀，不惜經營了一年的梅花林，料想也不是那種甘心被規則束縛套牢，無論如何不願意掙脫的人。所以也就沒有本質的差別了。”李天照略微停頓，才有繼續說：“天下的戰士都是為功績生，為功績死。除了父母，即使夫妻也未必都能為彼此拼上性命。是以，追求功績的目標，理當明確無疑的置於相當高的位置。花匠想必認可。”

“……孤王說這麼多，無非是想告訴我，若你可以給我擺脫困境，獲得功績的機會，我就不應該拘泥於立場的差異，是嗎？”花匠迅速抓住重點，因為他覺得自己，不需要孤王用這些話勸說鋪墊。

他當然明白功績是第一位，雖然從沒想過會跟敵人合作，但是，如果這能擺脫困境，他現在就能立即做出決斷。

因為，他不想等老了，還在當種花養草的千戰將！

守護城當初出現異變，數百後天混沌劍客一夕之間誕生。

可是絕大多數都在進攻南邊城的時候被殺戮千影斬殺，因為都是些十戰將，在編戰士程度的混沌劍客。其中也有活下來的，卻至少也是百戰將級的戰印，花匠最在意的是一個老千戰將，本來幸運的覺醒成了後天混沌劍客，然而，因為身體已經衰老，竟然如那些十戰將，百戰將一樣，沒能有命回去。

花匠不想一直種花養草，更不想等得到機會的時候，身體已經不在年輕力壯，空有一身本事卻無法發揮出來。

“我喜歡花匠的爽快。我可扶植你的功績，甚至給你情報幫助你建立自己的影響力，而我要的，也是你給予同樣的情報提供。雖然現在你還沒有人力能夠做此事，我卻願意給你時間。”李天照看花匠沒有什麼遲疑，也就可以直接說明了。

“……如何肯信我？”

“天下都信之法。”

“對着劍說？”花匠微微一怔，有一絲遲疑，這就意味着，以後都被孤王拿捏在手裡了。“如何知道，孤王將來就不會將我棄之如履？”

“這就是你此刻需要抉擇的難題了，就如我選擇你，也無法預知你能否成長起來，能否順利的為我提供相當的信息。在此之前，我是在單方面的供給情報，讓你成長。我有承擔的風險，你也有。是否相信，敢不敢跨出這一步，就是你的選擇。”李天照知道，這一步是心理上的難關。

談什麼信任，當然不切實際。雙方立場敵對，又沒有很深的了解，對方憑什麼拿生死攸關的問題去隨便信任？

如果花匠會同意，那也不是因為相信他李天照。而是——比起繼續種花養草，他寧願選擇賭一把去相信李天照。

花匠考慮片刻，突然嘆道：“我哪裡還有別的選擇？”

花匠說著，橫劍面前，如李天照要求那般，對着劍說出了誓言。

這結果讓李天照很滿意，而且，他對花匠的印象也不錯，他喜歡這種目標明確的人，不容易迷惑，而且清楚選擇，才能捨得割捨與目標相違背的、必然不可得的事物。

見李天照收起了他立下劍誓的戰印，花匠又問了句：“我若不答應，肯定不能或者回城吧？孤王不會讓人四處宣揚。”

“你是因此才答應？”李天照有點想笑，卻忍着，其實他沒這打算，雖說是敵人，殺之毫無心理負擔，但並沒這種必要。

是否有人宣揚，沒什麼差別，因為，本來有心人就心裏明白，只是，旁人不知道助力是誰就行了，一些閑言議論又不會說死了黑玫瑰，更不會說的黑玫瑰自己跳出來暴露自己。

“這隻是一個理由，最重要的，還是為了功績啊！”花匠說著，取出火摺子，點燃了一棵棵梅花樹。

“可真捨得。”李天照都覺得可惜，因為本沒必要燒掉。

“既然從此以後當以功績為重，又哪裡還有時間在這裏消耗，又哪裡需要再話時間來這裏？可是這片梅花林又花費了不少心血，一時半刻恐怕難以割捨，唯有一把火燒乾凈了，才能放下的快又徹底。”花匠看着火燒了起來，慢慢退出了梅花林。

李天照覺得這番話，真是把花匠的想法詮釋的很徹底。

他對花匠未來的發展心懷期待。

但是，他此番還要見下一個南邊城的千戰將。

原本李天照計劃把九個目標都見了，沒想到，挑選的前四個目標，全都順利的達成了合作的約定。

李天照覺得太順利了，忍不住問第四個千戰將，問他為何如此痛快，因為從黑玫瑰給的信息來看，接觸的第四個目標本是疑心病較重的人。

那千戰將直說：“我不需要考慮孤王是否可以信任，我只需要知道孤王旗下的戰士，的的確確功績提升的飛快；我更知道自己不甘心當種花養草的千戰將。那麼，還有什麼道理拒絕？”

李天照不得不說，相較於他，這些千戰將們都是歷練多年的老戰士了，而他升上千戰將的時候，還太稚嫩，才會懷揣着對武王的盲目忠誠。

這是好現象，所以李天照對於接下來要等的人，信心更增。

約定了合作的四個千戰將還是種花養草的處境，手裡沒人，匆忙之間也只能召集起來舊部，還是沒有多少人。憑藉這麼點人，難以打探到什麼消息，更無論說是，想去掌握南邊城城長手下部屬的諸多信息了。

所以，李天照還需要跟有影響力的副城長合作。思路如北風青雲一樣，影響力跟城長接近，也就是城長的影響力弱下來后，就有機會取代的那幾個副城長，都有對合作感興趣的充分理由。

當然，李天照排除了那種野心不足，或者年齡太大，背景方面沒有進一步的動力，只願意安於現狀的副城長。

李天照以秘密投誠者，有關於城長重要隱秘信息為由，給兩個副城長留了信。

他們未必一定會來，倘若不來，李天照只好再去。

天黑了。

李天照在城樓等候已久。

終於，第一個約見的目標來了。

剛見面，那人就吃了一驚，下意識的後退了一步，按劍，又想到戰印的差距，加上實力，他反抗與否毫無差別。而李天照沒道理還會特意來刺殺一個千戰將，反而不拔劍才更好。

“孤王李天照！”

“你認識我？”李天照倒有些意外。

“當初你大鬧守護城時，我曾遠遠看見過你，這也沒有隔多久，當然記得。”那副城長考慮着，又問：“孤王約見我這樣的敵對千戰將，所為何事？”

“互利互為，替你削弱南邊城城長之勢；需要你予我城長收下人的一應消息。”李天照覺得跟這種副城長就不需要繞圈子了，本來就是日常習慣了盤算利益的，大多都沒有什麼心理負擔。

“這提議不錯！”那副城長眼睛一亮，末了又低聲說：“不過，孤王是否知道，一旦我採取行動，城長也必然會對我的人大開殺戒？”

“你是說，南邊城城長跟守忠，也有諸如此類的協商？”李天照頗為詫異。

“當然有。天下間諸如此類的事情本來就有，只是旁人都沒有孤王的千殺劍法可以教給部屬，也就沒辦法吃那麼多獨功，功績也升不了那般快。我固然想跟孤王合作，但現在城長勢強，一旦行動，他很快就會意識到處境，必然對我及另外幾位副城長下手。只怕我還沒機會看到城長弱下去，就先沒命了，或者是我的人先被城長賣完了。”

“那你想要如何？”李天照以前其實就有這樣的疑問，是不是有別人，也會這麼做呢？

“倘若孤王能傳我三兩招千殺劍法防身……”

“這不可能。”李天照直接否定，開什麼玩笑，不說他的千殺劍法本有規矩，就說是他要傳了，這人只要用出來，被人認出，他就難以撇開干係。

“……若不然，孤王如有辦法保我安全，我也就能沒有後顧之憂。譬如說借我一枚萬戰將的備用戰印，又或者是尋人保護我的安全。總而言之，這必須能夠自保。”那千戰將也是想促成合作的，說完，突然浮起一個念頭道：“聽說孤王跟殺戮千影有交情，據我所知，孤行人村裡有萬戰將級的力量，如果能保護我一段時間的安全……”

李天照覺得純屬扯淡，就說他先考慮，約定了有消息會放在哪裡之後，打發了這副城長走。

緊接着李天照又見了第二個，沒想到這人的顧慮，竟然一模一樣！

說起來，那副城長直說，南邊城城長素來心狠手辣，一旦挑戰其勢，必然會為了自保，直接對他這個副城長下手。而城裡面，城長掌握的千戰將力量多，百戰將力量也更多，難以防備各種暗算。

“孤王如果能讓孤行人中有萬戰將力量的人保護，此事就沒有問題了。再者將來不管誰要當城長，也都得能跟孤行人方面做好工作。現在他們其實跟兩城的城長都有私下約定，倘若助力任何一方，也難以成事！”那副城長透露的這番信息，才讓李天照意識到，他對這裏的局勢判斷中，沒把孤行人考慮進去。

只是，過去孤行人哪裡有這種影響力？

“孤行人村，不是在夾縫中生存么？”

“孤王有所不知，那是過去。孤行人的首領殺戮千影不知如何能弄到萬戰將級戰印，以及一些千戰將的戰印。一個萬戰將戰印何等厲害，孤王該是知道，孤行人若要到城裡做非常之事，怎麼防得住？如今許多孤行人的村子，都可以左右邊境城市了！過去是他們設法跟我們交換物資，現在是城長主動熱情的給他們送東西維持交情！”

李天照不由覺得，世事變化，真的可以很快……

『加入書籤，方便閱讀』

# 第二百零一章 新夢村

曾經夾縫中艱難生存的孤行人，因為殺戮千影，也就是樵夫背後的助力，現在竟然成了邊境對立城市之間的決定性力量。

“孤行人會幹涉邊境城市的爭鬥？”李天照還是覺得，這不像是雲暮煙的作風。

“孤行人一直都有替城長做事換取物資的傳統，現在他們擁有萬戰將戰印的力量了，就有了影響城市內鬥的能力，城長當然要預防。”那副城長的顧慮比前一個副城長更深，不但擔心他自己的安危，更認為不做通孤行人那邊的工作，就難以讓南邊城城長的位置被撼動。

李天照決定去孤行人村子看看，他記得守護城和南邊城之間的村子，是夢中游夫婦管事的。

李天照沒指望能碰上雲暮煙，因為知道她奔走於各地，主要精力目前應該還在諸多武王爭鬥激烈的邊境。

距離上一次到村裡來，其實沒有過多久。

但是，李天照看見夢中游村子的規模，竟然擴大了好幾倍。

本來的地勢不允許，於是許多新增的房屋比過去更分散，高高低低的環繞村子周圍坐落。

即使如此，村子里的人的密度，還是遠遠超過以前。

李天照穿着披袍，帶着面罩，卻也根本不引人注意，因為村子里類似他這種裝扮的人不少。

村子里過去是賭屋，現在是室外搭着木棚遮擋陽光和雨雪的賭攤，大大小小，走哪都可能看見。

李天照經過一處，看見一群人圍那賭的熱鬧。一個女戰士，看着是風武王那邊的，剛輸掉了最後一塊戰印，懊惱的嘴裏說著罵咧的話，眼看着又開一局，旁邊有人慫恿說：“壓身啊！說不定就翻盤了！”

那女戰士眼看這局快落定，把心一橫，叫到：“壓身！”

李天照有點好奇，不知道壓身是什麼意思。

就見有一個在那賭的玄天武王那邊的戰士立即喊說：“兩塊在編戰士戰印買！”

一時不見有別人喊話，那女戰士很是惱火，沖剛才慫恿的人罵道：“叫我壓身你不出價？我才值兩塊在編戰士的戰印啊？”

“今天沒多的印，出不起價，上次我願意出一塊十戰將的印你自己又不肯壓。”被質問的戰士還是不肯出價。

那女的就急聲喊問：“沒人出價了？就讓這混蛋拿兩塊在編戰士的戰印占我便宜？”

“快點快點，買定離手了！開了開了——”坐莊的卻不耐煩給那女戰士時間，更多等着勝負結果的紛紛催促，於是這局的結果就又開了。

那女戰士，又輸了。

出價兩塊在編戰士戰印的戰士取出戰印丟桌上，一把拽着那女戰士就說：“走！”

那女戰士暗暗咬牙，分明不甘心也不情願，甩開他手說：“老娘自己會走！賴不了你的賬！”

李天照好奇的跟了他們一段，發現他們走出村子，尋了出每人的地方就開始過密接觸了起來。

‘真是賭紅眼了吧，兩塊在編戰士的戰印就壓身了？’李天照總算明白壓身是什麼意思了，料想正常情況下，那女戰士肯定不會做這種交易。

李天照沒興趣看後面的發展，自顧又回了村裡，逛着，又看見很多不大的小房子門口都坐着男男女女，其中還有些都矇著臉，或者帶着有面紗的帽子。

但更多小房子的房門卻關着，李天照正好奇這是幹嘛的，就看見有門打開，从里面走出來還在繫上衣的男人，門裡面的女人，正從床上坐起。

一個女人沖李天照招呼說：“我只要三印，包你喜歡！”

李天照沒興趣，只是好奇為何還有蒙臉的男女，目光不由在其中一個身上停留的久了些，那個遮臉的女人就說：“十印，不還價。”

李天照心有猜測，就駐足問她：“哪邊的？”

“我蒙面幹嘛？”那女人口氣不快，但這已經是回答了。

李天照知道了，這些是兩邊城裡的女戰士，為了怕人認出來，故而蒙面，交易的價碼竟然也比不蒙面的更高。

知道了是什麼情況，李天照也就離開遠些，去看看別的地方。

除卻這些，就是吃飯喝酒的地方了，還有接受典當的鋪子，卻只有一間，應該是村裡開的。

李天照以為只有這些，轉了會，突然看見座房子的牌子寫的是：‘交換功績’。

‘功績還能交換？’李天照好奇的走進去，見裏面雖然有人，卻並不多。

“帶貨還是帶消息？”有個男的湊過來詢問，李天照說：“第一次來。”

“帶了物資就是買消息，帶了消息就是來交換東西或者別的消息。”那男的解釋的很簡潔。

李天照就問：“換消息需要什麼物資？”

“那邊牆上列的有，自己去看。”那男的打量着李天照，不見披袍下有裝東西的包袱，關心的確實來買消息，那也就是買不起什麼大消息的，於是沒了耐性侍候，一句話打發了就走開一旁，跟幾個相熟的在那聊天說話，卻又望着李天照的背影，分明是在談論他。

“第一次來，我猜是在編戰士。”

“我猜十戰將。賭十印，敢不敢？”

“有什麼不敢？要是十戰將我還能回來跟你扯淡？”

兩個人就這麼賭了起來。

李天照看了列明的交換標準，都是用物資換取在編戰士，十戰將的信息，根據戰印級別劃分了物資的多少，而物資的類型又都根據類別設定了對應的數值，需要交換什麼信息，有什麼物資，自己就能對着計算出來。

‘孤行人對物資的需求中，還是礦物和食物最高。但也正常，邊境城市的糧食節餘不算多，又不能隨意動用庫存，總要有些操作，不太可能給予夢中游村相當程度的富餘。沒想到村子里竟然有買賣兩邊人員信息的交易，還真是想的出來！’李天照想着，又問裡頭看似管事模樣的人：“你能定多大的交易？”

那人抬眼打量了李天照片刻，反問：“你能有多大的買賣？”

“買多個千戰將的消息如何？”李天照見那人立即收起了輕慢態度，說：“那我要去問村長，你等會。”

兩個打賭的眼看掌事的人竟然出去了，觀神色，分明是大買賣，不由面面相覷，頗為詫異。

他們剛才的賭約，成了流局。

十戰將、甚至百戰將的消息，都不值得這裏掌事的人做不得主，還要去請示。

於是披袍遮身的神秘人是誰，就成了他們此刻最感興趣的猜想。

不多久，掌事的人回來了，請了李天照從後面出去，一路往夢中游居處過去。

高大肥壯的村長夢中游氣色不錯，見到李天照被領來，開門見山的說：“要談買賣，就就請露臉。”

“好久不見。”李天照取下袍帽，解開面罩。

夢中游吃了一驚道：“是你！”

“夢中游村子的變化很大。”李天照打量着，發現夢中游比過去多了護腕，護頸，頭護等戰士的裝備，材質精良，像是出自都城中為萬戰將級別打造裝備的鑄造師之手，不由暗覺疑惑。

照理說，守護城和南邊城裡，是打造不了的，千戰將城長也沒能力贈送這樣的禮物，他們自己都沒條件去那種店鋪。

那麼，夢中游的這身嶄新的裝備從何而來呢？

李天照推測着，似乎只能是某武王都城裡出產的了，大約是孤行人出力幫忙的武王給予。

“孤王跟雲首是朋友，來了當然是貴客，只要我知道了，肯定親自迎接，何苦繞圈消遣人啊？”

“還真是誤會了，如果有消息，我真的想買。”李天照態度誠懇，夢中游的胖臉上卻透着無奈。“孤王你是真會開玩笑！你想買南邊城千戰將的消息，那就絕不是只需要三兩個，甚至都不是幾十個能填飽你的胃口，這樣的消息，夢中游村上哪裡弄？這樣的買賣哪裡做的起？這還不是消遣人？”

“村長這話怕是太謙虛了。我聽說兩城城長現如今都要主動與村子維持良好關係，憑村長的力量，隨時可以改變兩城的狀態。真要賣消息，多少千戰將的都應該有辦法吧？”李天照不確定夢中游是否心有顧慮，就繼續表示渴求的誠意。

“這生意能做，我肯定願意。孤王這些想必是聽別人說的，我們孤行人現在的生活是好過多了，但又怎麼敢飄飄然起來？還說什麼影響兩城的權力格局？我們真敢那麼做，武王就敢把王將派到邊界城市來，直接滅了我們村子！兩城城長有顧慮，那是他們的想法。雲首清醒的很，我也清醒的很，維持現在的狀態，就是我們孤行人最大的幸運了，再做更多，只會招禍，所以孤王要的買賣，不可能做的起。”夢中游的一席話，讓李天照了解了狀況。

很顯然，什麼夢中游可以改變兩城局面之類的，屬於南邊城的那位副城長過度推想。

“這麼說，兩城內里有什麼變化，你們也不會插手了？”

“不可能插手任何城市的權力格局，那就是自取滅亡。”夢中遊說的肯定。

“那麼，如果需要萬級戰力保護人的話，需要支付什麼？”李天照尋思着，那就可以直接雇傭了。

“這個好說，孤王有千山城，豐源城助力，前妻又是豐收城的主心骨，代價肯定給的起！”夢中游笑了起來，因為這買賣，能做。

『加入書籤，方便閱讀』

# 第二百零二章 暗門

李天照放寬了心，能做就好辦，交換條件嘛，他讓夢中遊說，至於支付？

他既不打算問山家借，也不打算向北風青雲借，更不會朝豐盈伸手。

李天照根本不打算買單，保護的誰，誰自己結賬，他幫忙牽線，沒問南邊城的副城長要感謝費就不錯了。

所以，夢中游開出了保護的價錢，他合計着覺得南邊城的副城長給的起，就直接答應了。

如此爽快，夢中游的胖臉不由也掛上親切的微笑，他本以為李天照會還價。

“孤王就是爽快！來，取我珍藏的酒一壇，今天跟孤王喝個痛快！”

酒過三巡，李天照突然問起：“雲暮煙，啊，應該是你們雲首最近會不會過來？”

“哈哈哈……”夢中游一副早料到那樣，意味深長的笑看着李天照道：“孤王這麼爽快，就是為了雲首對吧？可惜了，雲首最近忙，暫時沒有計劃來這。”

“哦……”李天照暗覺可惜，很快就要去天境了，在此之前沒機會碰頭的話，也不知道到時會怎樣。

這般又喝酒聊了一會，李天照看天色不早了，就起身告辭。

夢中游挽留說：“孤王在這裏留宿就好了，怎麼還走？”

“不必了，還有事情要辦。”李天照告辭離去。

夢中游送他出村，折返時碰上妻子忙罷回來，問起孤王怎麼沒有留宿，就聽他說：“聽說雲首不在喝酒都沒了熱情，哪裡還會留宿。村裡嬌美雖多，他惦記着雲首，敢在這裏享用？我是他也不會留宿。”

“嗯，懂了。我應該出去一段時間，給你機會享用村裡的嬌美是吧？”

“……糟了！孤王走的太快，剛才談的大事還有關鍵問題忘了跟他說，我去追他！”夢中游猛的一拍光禿禿的大腦袋，心急火燎的跑了出去。

他妻子站在門口，面帶冷笑。“溜的倒快！你就去村外林子里喂會蚊子吧。”

李天照離開孤行人村子，直接去了南邊城，在約定的地方分別給兩個副城長留了消息。

當晚，他們按約定時間查看了，夜裡分別跟李天照見了面。

知道孤行人答應派人保護，兩個副城長都十分高興，至於雇傭的代價，大事面前，他們哪裡還會計較這些，本來也沒想過李天照會替他們承擔。

於是，合作的約定也就敲定了。

李天照鬆了口氣，如此一來，守護城和南邊城就可以開始互相交換信息，守護城在練將；南邊城在培育選中的四個種花養草的副城長；同時削弱南邊城城長的實力，讓一家獨大的內部，變成多方爭鬥。

至於下一步的局勢變化，還需要些時間醞釀，就不是三两天能有狀況的了。

李天照估摸時間，大約七八天內，該會有天境的消息。

‘一直說去找樵夫幫忙弄弄戰印，現在再不去，天境就沒有妥當的備用印了。’李天照獨自駕馬離開守護城，去了百山鎮。

他在山林里喊了一通，又在原來的百戰將居里等了一會，沒見樵夫現身，就又去了樹林里溜達。

突然，背後憑空多了個人。

李天照即使知道是樵夫，還是擔心會有意外，下意識的前沖，按劍，轉身。

看清楚後面是拎着山雞的樵夫了，他才放鬆下來，笑着說：“難道是現逮的山雞？”

“別愣着了，趕緊生火。”樵夫邊自煮水，放血，燙雞，拔毛，邊自問說：“突然想起來找我了？”

“早就想來了，就等着有戰印了帶來請你幫忙看看。”李天照取了四枚出來。

“喲，上那弄的？”

“西月武王送了一枚，暗劍王兵器上的一枚，西月之地回去時本該毀印我沒毀，留了一枚，南米武王殿拿了一枚。你能把戰印里的記憶碎片弄沒有吧？”李天照滿懷希冀。

不料樵夫問他：“哪枚是該毀沒毀的？”

“這個。”

樵夫拔出把短刀，一通狠砸，爛了，旋即瞪了眼李天照說：“戰印里可能藏有特別手段，尤其是玄天武王給你用的，玄天武王應該會特別關注，不能用尋常方式處理。萬一着了道，裏面的記憶碎片就能直接飛散出去。下次不能為了戰印冒這種風險了，你盯着山雞。”

李天照暗呼好險，忙負責照看烤山雞的火候，樵夫拿着剩下的三枚戰印，逐一過手，又放下。“這塊西月武王給的吧？有機會就用了，需要毀印時就優先毀了吧。這裏頭有特別手段，會自動隱藏記憶碎片的內容，如果不知道，將來你再見到西月武王時，隔着相當距離內，她就能直接取走印里的記憶碎片，而且能夠隨時封鎖戰印里的混沌之氣力量！暗劍王的這塊也一樣！南米之地的戰印也有，不過南米三武王既然死了，旁人也就不知道暗門如何觸發，最安全的就是這枚戰印，本來就是新印，不需要再額外做工作，你要好好珍惜。”

李天照沒想到，只有這一枚是最理想的備用私印。“天下武王製造的戰印都差不多啊！”

“那是必然，誰都不會願意，別人用他們賜予的戰印，反過來威脅他們自己。如果沒有這種後手，武王們根本不會賜予旁人萬戰將的戰印了。”樵夫的語氣很隨意，一番點數之後，結果李天照帶的印，都沒有額外做點什麼的必要。

“那、經過你手注入混沌之氣的戰印，有沒有暗門？”李天照突然這麼問，樵夫沉默有頃，最後說：“當然也有。我也不願意被人拿着自己造的印威脅，除此之外，一些禁忌也要避免。”

“樵夫，你是有武王之力嗎？”李天照早就很好奇了。

“年輕人的好奇心不要那麼強，打聽太多，還能不能好好的喝酒吃山雞了？”

“南米之地的時候，追擊南武王，聽他說起一個故事，不知怎麼的，就懷疑故事里那個綽號千山萬水的人，會不會就是你？”李天照喝着酒，說著，看着樵夫的臉色沉了下去。“不用這般吧？真不想提過去的事情，我不說了，咱們還是老規矩，喝酒吃雞談別的。”

“別扯我了，一個退隱山林的人有什麼好聊的？說說你的近況，最年輕的王將，還得了玄天武王賜予封號，這是把你視為左膀右臂看待，玄天武王坐下，金劍王，東劍王，孤王，你小子的千殺劍法還真是不同凡響！不過，你的劍招可傳，手底下的千殺劍法軍團很招搖，利弊皆有，需要特別小心經營啊！”

“正準備設法多拿點城市的控制權在我的人手裡，即使將來我被迫跟他們分割，他們自己也有立足之地，不必被旁人當打手那般爭搶。”

“通過千殺劍法的劍招凝聚起屬於你的力量，有這種優勢就要充分利用，武王極力避免王將跟州長、城長的權力隔離，也正說明一旦能夠緊密結合起來，就能成為很強大的力量。你有這些打算很好，就不需要我多說什麼，唯獨提醒一句：記得我以前說過，不論什麼力量，只要能夠堅持下去，都會變成非常強大的力量。你不是擅長玩弄人心，把玩人性的人，也沒有那般冷漠，長處就是武威，那就要繼續揚長避短。”

“當初我就不懂你這話的意思，難道是說，教我行事多以長處解決問題？”李天照實在覺得樵夫的話，聽的人一頭霧水。

“差不多，做你自己，堅持下去就好了。”樵夫不知有什麼顧慮，卻不願意把話說透。

李天照沉默的猜測着，樵夫想了想，又說：“你不是說過自己有千殺之力嗎？這類特別的力量要覺醒，靠的就是持之以恆的信念，加上長久的作戰。我說太多，反而怕讓你多想，以至於無所適從，不知道該如何做了，因此才說簡單些。”

“說起千殺之力的事情，我一直想找當年的命運預測是多問一些，因為西月武王也不曾聽說，真不知道那預測師是從哪裡聽來。”李天照不知道陳皮跟當年的預測師認識，也就想不到那預測師有什麼動機去編造一個混沌碎片力量騙他。

若非如此的話，他早就會猜到千殺之力是個謊言了。

李天照的想法里，他當年只是一個小村裡的普通半大男孩，跟預測師素不相識，他也沒開罪預測師，人家說他有千殺之力，本來就沒理由胡扯。

“各人有各人的機緣，就如你我相識一般。千殺之力我其實也沒有聽說過，但我能知道你確實擁有非同尋常的力量，並且還沒有完全覺醒，至於說這種力量是什麼，我是否見過，現在我也無從斷言，只有將來才能知道。”樵夫如此說，李天照就更安心了。

他不怕力量覺醒的慢，過去就不怕，現在更不擔心了。

“樵夫你放心！我也不會着急，慢慢覺醒就是了，反正這次天境回來，功績就夠復活父母和妻子了。”

“復活是好事，不過，你是王將了，他們不是，如果他們將來升不上王將，早晚還是會有死別，妻子你或許還有機會帶動，父母你卻無能為力，到底要靠他們自己。”樵夫恐怕李天照沒有對長遠的考慮，不由提醒。

“沒事！爹娘都是很厲害的戰士，又有千殺劍法，升上萬戰將之前，我自信還能給他們助力。到了萬戰將，可以一起去天境，只是時間問題。”李天照早有這些考量，卻對未來充滿积極的信心。

“吃雞。”樵夫沒再說什麼，因為再說就是潑冷水了，全然沒必要。許多事情，李天照到底要自己面對了才會明白。

再者，他的擔憂也不是一定就會發生，說也是徒勞。畢竟復活父母妻子，以李天照現階段的情況，肯遞是頭等大事。“來！這杯酒，就預祝你天境回來，合家團聚！”

“承你吉言！”李天照一口喝乾。

杯子里的酒空了，他又倒滿了一杯，拿着的時候，一片落恭弘=叶 恭弘被風送了過來，恰好落在了酒杯里。

李天照看着酒水上的那片綠恭弘=叶 恭弘，實在不喜歡它來的如此湊巧。

從玄天武王都城出發去天境的時候，不知道為何，李天照還突然想起了酒水裡的恭弘=叶 恭弘子。

# 第二百零三章 渡氣

李天照想着酒里的綠恭弘=叶 恭弘，一時神遊太虛。

街道兩旁，都是些看熱鬧的人，歡呼聲音里，還夾雜着路邊飯店欄杆旁一群混沌之心的叫喊。

天蒼靈，天蒼祈願，震恭弘=叶 恭弘落都在那揮動長袖，呼喊着：“孤王多殺些敵人！”

“孤王早些回來！”

“我等孤王回來慶功！”

南小喬駕馬走在李天照後面，一臉得意的看着欄杆旁的三張臉，然而，天蒼靈直接忽略她，只當沒有看見。

震恭弘=叶 恭弘落幸災樂禍的叫道：“好好體會跟孤王並肩作戰的滋味哦！”

末了，她心想：‘你就得意吧！等他背着你轉轉轉的時候，看把你膽汁都吐出來！’

李天照被她們喊回了神，微笑揮手回應。

萬戰將們在前，後面是王將的隊伍，李天照一行在中間，除了他和花刺，剩下的八個都是萬戰將，霸王劍也在其中。

一行人沿着街道出了城門，最前面的隊伍也開始加速趕路。

不多久，都城的城門在後方消失不見了。

李天照想起上一年初次參加天境任務的時候，他還是萬戰將，當時扭頭看着王將們，滿心羡慕，那時候還在想，凍婚期結束的五年內能不能升上王將。

誰曾想，一年裡接連遇到那麼多事情，參与了那麼多任務，竟奇迹般的攢夠了功績，他自己想着，都覺得不可思議。

出城趕路不久，前方突然有一騎放慢了速度，等到李天照過去時，才看見是前北風州的州長。

“州長這是？”李天照頗為疑惑，就聽前北風州州長道：“聽說進天境可以自行調整隊伍，我想跟孤王同行。”

李天照反問說：“州長以為我應該把隊伍里的誰換下來？”

“這……”北風州州長打量了李天照隊伍里的人，都是壯年時期的萬戰將，相較之下，他這位老將，根本沒道理混進去。

更何況，李天照憑什麼為了讓他進隊伍，就去把別人趕出去？

北風州州長想了想，又湊過去對花刺說：“花刺王將！有一事想求你幫忙，我此番去天境是王將的考核任務，但又不曾去過，如果能跟王將同行，勢必能增漲見識，希望王將收留！”

“今天是孤王帶隊，你得找他。”花刺直接把球踢開，原本也是如此，她也不想帶着北風州州長。去天境是掙功績的，不是當好人的，有本事來，沒本事走，又沒有特別交情，憑什麼讓他在隊里混功績？

如此一來，又如何讓其餘隊員接受？

“王將答應，孤王肯定沒有問題。”北風州州長繼續糾纏，因為他知道李天照那根本說不通，只能寄望於花刺，她是第三王將，說是孤王帶隊，其實肯定是她的威望更高。

“別說我們這裏沒人可以替換，就算有，你的隊伍是指定，並不能自行決定重組。我如果是州長，還不如現在臨陣脫逃返回城裡請罪。”花刺臉上沒了笑意，她何等閱歷，哪裡會讓人糾纏兩下就抹不開臉？

這般一句沒頭沒腦的話，加上那毫無笑容的臉色，只讓北風州州長愣在那裡。

他以為花刺只是拒絕的嘲弄，自尊很是受創，如果不是他年歲太大，何至於如此不要臉面？

至於隊伍指定的事情，他也不知道真假，看見金劍王在後頭，忙又奔過去求幫忙。

不料也被拒絕，而且金劍王也說，他的隊伍是指定，不可重組。

前北風州州長這才相信，只好追上前頭的隊伍，這隊，北風州州長是領頭的，剩下的全都是如他那般，年歲較大的萬戰將。

花刺見州長駕馬跑過去，暗暗搖頭，卻沒有再說勸阻的話。

原本她就沒道理多嘴，更不能繼續多事。

聽不懂提醒，那就沒辦法了。她沒道理為了州長，給自己惹麻煩。

一隊隊的萬戰將，王將們趕路好幾天，到了中陽湖。

極目望去，大片的湖水區域廣闊的見不到頭。

李天照望了一圈，沒看到聚集成天境的彩光，不由再次確認地圖位置，末了，推測着問花刺王將道：“是不是我們來的太早？”

“天境離許多武王都比我們近，我們一定是來最的晚的幾批，你看不到，是因為——”花刺王將手指湖中間。

那裡，燦爛的陽光照耀下，湖面泛動着炫目的白亮。

“天境在湖裡？”李天照微微一怔，真是沒有想到。

上一次在沙漠區域，這一次竟然在水中？

“這有什麼吃驚的？這麼大的湖，容易聚集五行水系混沌之氣，湖底又便於混沌之氣下沉聚集而不散。我們有戰印的混沌之氣供給體內所需，水中閉氣數日又算什麼事情？”花刺說著，束起頭髮，看同隊的那些萬戰將還在發獃，催促說：“都別愣着，準備下水。”

“我討厭湖底戰鬥！”霸王劍一臉痛苦之態。

然而，在場的大概都不喜歡。

水中阻力太大，動作緩慢，而且許多混沌碎片的力量在水中都會受影響。

李天照更是覺得此行壓力倍增！

他戰印絕技的衝鋒也好，小疾行也好，在水裡都沖不快。

小流星火就更不必說了，勉強釋放出去，也很快熄滅。

最關鍵的是千殺劍法，這是他最大的依仗，然而在水中戰鬥，再快的劍怕都要變成慢動作吧？

相反，倘若遇到五行水系的敵人，呵呵呵……想想也知道此消彼長之下，是何等艱難的處境了。

而他們隊伍里，一個五行水系的混沌碎片或者混沌印的力量都沒有！

花刺跳下水時笑道：“這趟孤王最好不要遇到龍王，他隊伍里有個綽號鯊魚的王將。”

李天照除了苦笑，還能說什麼？

他總不能掉頭回去吧？

就這麼回去，屬於臨陣脫逃，扣一筆功績，絕對能讓他掉回萬戰將。

南小喬更覺得討厭！她又沒有戰印的力量，就問：“我怎麼下去呀？”

“隔一個時辰就以口對口，替你渡氣一次就行了，看你想讓誰來了。”花刺嘴裏是這麼說，但整隊人都知道，南小喬只可能選擇李天照。

“孤王是隊長，當然是他的責任！”南小喬說著，心裏期待又歡喜，卻又偏偏要假裝一本正色，純屬特殊情況的必須那般。

“我負責。”李天照對此當然沒問題，只是不知道如何渡氣，花刺王將就說：“就這麼說也不清楚，演示一次孤王就知道了。”

“啊？演示？”南小喬不由失聲叫了出來，她覺得花刺王將怕是存心的。

“要不然我替混沌之心渡氣吧，如此孤王就不必臨時學習如何渡氣了。”花刺的話倒是說的快。

南小喬就愁了，都說是口對口了，她可不要跟花刺，也不要跟別人，可李天照又不知道如何做，是得學。

“我來為混沌之心渡氣吧！我會，我有經驗！”霸王劍突然主動請纓。

南小喬本來還糾結，這時立馬就催促李天照說：“孤王既然帶隊，早晚也要學，那就快跟花刺王將演示吧。一次應該就學會了吧？”

李天照游到花刺面前時，眼角餘光看見霸王劍的大拇指豎起水面上，神情得意。他剛才，當然是故意那麼說的。

花刺摟着李天照脖子，然後說：“渡氣在水中進行，演示也要在水下，孤王準備好了？”

看她神色，很是嚴肅認真，本來有看熱鬧之心的萬戰將也都收起玩笑，南小喬也覺得不該想些有的沒的。

“準備好了。”李天照說罷，就跟花刺一起沉入水裡。

原本花刺王將束好了的頭髮，不知如何卻突然散開，在水裡飄開，飄起，竟把他們的頭臉都包圍在了裏面。

唇唇相觸時，李天照感覺到混沌之氣自口中輸送過來，就認真的記着狀態，即便對花刺面前的凸出形成壓迫，觸感敏銳，他也沒有多想。

可是，輸送過來的混沌之氣里，卻突然多了濕滑之物。

他不由一愣，有瞬間以為是渡氣的過程，又立即反應過來，這絕不可能是！

李天照連忙要推開，卻發現水裡，真的是既不好發力也不好着力，花刺王將極力不肯分開，長發纏繞住了他們的頭頸，发上還一陣陣的電流，只讓李天照脖子麻痹，頭臉偏開都不能。

如此僵持了片刻，花刺停止了放電，他終於才扭頭掙脫，就見面前花刺眼裡，透着滿意的歡喜。

兩人一併浮出水面時，花刺臉上，只剩沉入水裡之前的嚴肅正經，自顧束起頭髮，邊自問：“孤王學會了么？”

“記住了。”李天照已經很確定了，渡氣根本不必演示，就是凝聚混沌之氣自口中輸送給別人，靠混沌之氣的濃度就能供給混沌之心閉氣許久。

花刺這是明明白白的趁機占他便宜。

花刺彷彿沒事那般，就說：“沒問題就下水了，我們來的已經很晚，必須動作快些。”

她帶頭下沉，霸王劍沉下去前，對李天照飛快的小聲說：“羡慕啊！”

顯然，他根本不信花刺的嚴肅正經。

李天照沒什麼好說，看南小喬游過來了，就給她渡氣了一次，然後拉着她一起，沉進水裡。

李天照沒心思考慮剛才的事情，也沒工夫回味剛才正經為南小喬渡氣的事情。

他只是為這趟天境任務，暗暗憂心。

# 第三百零四章 暗流

湖底的天境環境，對他實在太不利了。

‘這趟天境任務如此關鍵，偏偏遇上這麼不利的環境！’李天照跳進水裡，下沉了一會，果然就看見濃度異常高的混沌之氣光亮。

乍一看，彷彿是藍色的，但靠近了后，發現裡頭還是彩光，只是比沙漠時候的天境要暗些。

李天照估摸這是環境影響的緣故，外圍的混沌之氣是水屬性，包裹了裏面的天境彩光。

花刺收拾比劃，一行人都取出護身印，李天照本要帶頭先進入天境範圍，霸王劍卻攔住他，手勢示意，然後發動混沌霸體，先鑽進去了，留了雙腳在外面。

片刻，就見他雙腿上下擺動如點頭那般，李天照這才進去。

花刺緊隨其後，剩下的七個萬戰將也都魚貫而入。

進了裏面，到底還是如天境那樣，彩光的影響，遮擋視線嚴重，又在水裡，被外層的藍色混沌之氣包裹，導致裡頭的光亮更少，於是彩光都顯得是暗的，視距比在沙漠的天境里還更近。

然而，這裏面也有一片片混沌之氣凝聚而成的雲。

眾人遊動中，抓扶着雲前行，南小喬就直接讓李天照拉着。

作為隊伍里的混沌之心，南小喬手指的方向，就是一隊人移動的路線。

李天照並不擅長在水中遊動，只是靠着戰印里的混沌之氣能夠供給身體所需，不怕水下無法呼吸，這才有底氣。

花刺在水裡彷彿游魚那般，肢體看似很輕鬆隨意的動作，就游的比李天照極力揮臂划動的還更快。

於是李天照觀察霸王劍和旁的萬戰將們如何遊動，南小喬沒有在水裡天境的經驗，開始只是發愁如何在水裡呆幾天的問題，但她出身南州，實際上精通水性，就教他如何在水裡游的更快，姿態更好看。

只是水中說不了話，全靠動作比劃。

李天照很快學的像模像樣，發現就像用劍那樣，越是緊張用力，反而更累也不見更快，輕鬆隨意，舉重若輕那般，卻更容易。

霸王劍和花刺王將游在前面，每每在混沌之氣彩雲分佈的情況複雜的環境，就轉身對眾人收拾比劃，確認了情況才走。

眾人都知道水裡缺乏作戰的底氣，也都想盡量避開與敵人相遇，尤其是七色天心都還沒有見着，實在沒有跟人動手的意義。

李天照適應着水裡的環境，潜水遊動感覺掌握的差不多了，自然而然的就開始捕捉水裡的暗流。

‘水中暗流涌動向分明比氣流的信息更明確更清晰，只是人在水裡動作間帶起的水流變化如何，我卻沒有經驗，又要拋開游魚的影響……啊，這天境裏面的混沌之氣濃度異常，魚既沒有護身印又沒有混沌之心的力量，範圍內的魚蝦早就死絕了才對。天境內的水流變化，應該都是進來的三十二武王座下的戰士引動……’

李天照觀察南小喬，花刺，霸王劍等隊友們的遊動情況，同時感知着水流里的信息。

‘南小喬動作間引動的暗涌變化信息是這般……花刺王將的是這般……大傢伙引動的暗流混雜一起的變化是這樣……實際上就如氣流一樣了。我們入水，就擠佔了水中的空間，必然會引起暗流變化，動作間不管多快，也不可能比帶動的暗流變化更快，水裡水外雖然有差別，本質上卻一樣……我游遠些，了解下不同距離中大傢伙遊動時對暗流的影響……’

李天照暗自高興，他的奇能在水裡也可以發揮作用，基本可以確保他們不會突然遭遇敵人，甚至還能預先查知相當範圍內的敵人存在。

這當然是極大的優勢。

李天照手勢比劃示意打算一個人在周圍看看，就獨自游開，南小喬本不願意，但水裡又無法交談，她也不知道他幹嘛，就只能拉着他試着挽留，見他搖頭，堅持要走，就只好鬆開，眼裡滿是關切之情，唯恐他獨自游遠了會遇到危險。

花刺王將卻不擔心，估摸李天照是有特別的緣故，想到他對危險的感應能力，就只是繼續領着眾人走。

南小喬卻怕李天照找不到他們，遊了一段，就又停下來，旁人知道她心思，只能陪着。

李天照不斷遊離的更遠，捕捉着花刺王將他們遊動中形成的暗流情況，以此掌握不同距離中，人群對暗流形成的不同特徵。

一時半刻他不可能在水裡如同陸地那般，清楚的憑藉水流甚至知道是別人擺頭、抬手引起的變化，但要確定遠處有人，他自問很快可以掌握。

李天照試着遊動到隊伍側旁，然後是前方，最後又落到後面，相當距離的變化特徵把握的差不多了，就在隊伍里可以看見他的範圍，遊動着，以此加大探知範圍。

中陽湖的深度有限，相較於沙漠里的天境，就像是把天境壓扁了那樣，高度大幅度降低，但扁平化導致攤開的更大，契合了湖的情況。

相較於正常的天境，沒有混沌之心的隊伍也會更容易遇到天心，只是，彼此遇到的可能性也提高了。

正常的天境里，也許隔了幾層彩雲，頭頂上下就能豎立幾十支隊伍，縱橫也是如此，而這裏的水深有限，豎立的隊伍絕不可能排起來那麼高，搜尋天心的時候，隊伍稍微散開，上下遊動片刻就能確定沒有遺漏，剩下的就是縱橫遊動着找尋了。

李天照游在隊伍前方，距離下水，已經有兩個時辰了。

照理說，天心應該距離不遠了。

暗流的變化，突然讓李天照眉目一沉。

‘前方有很多人，看這情況是兩隊人？暗流變化如此激烈，像是在動手。又是在天心方向上，會不會有自己人在廝殺？’李天照尋思着可能有萬戰將隊伍在他們前面，轉身沖花刺他們比劃收拾示警，他才朝前面游過去。

隨着距離更近，暗流中的信息更多，李天照也能辨識許多明顯的特徵了。

如果說剛才是在動手，那麼現在，其中一邊像是被打的七零八落，不但人數減員，剩下的人還分明在被追擊。

李天照還想再靠近些時，花刺從後面追了上來，拉着他，搖搖頭，比劃示意，又手指後面的追上來的南小喬他們。

李天照讀懂了她比劃的意思，是南小喬感應到的天心位置發生了變化，那就是說，本來前方的天心已經被別人吸收完了，他們繼續前進已經沒有了意義，需要調整方向。

前方如果有未知的敵人，他們也沒有與之相遇的必要，反而應該避開。

李天照雖然喜歡功勞，但在水裡明擺着他們隊伍沒有殺敵的優勢，還可能會碰上擁有五行水系混沌碎片力量的敵人，這一趟天境，肯定是該避免遇敵的。

於是眾人調整方向，朝着南小喬目前感應到的天心所在的方向過去。

遊動了不遠，他們看見側旁水裡分明是人在緩緩下沉。

李天照遊了過去，發現竟是自己人！

只是，這人眼睛圓睜，卻全無生機，顯然已經死了。

花刺一行游近了過來，見死的萬戰將年歲頗大，鬍鬚都已白了大半，分明是那類排隊多年，然後才終於能參加天境任務的情況。

結果，這一趟來了，卻死在這裏。

一群萬戰將們看着老將的屍體，不禁都心有戚戚。

他們也都是四十多歲的萬戰將，說起來，都是萬戰將里年輕有為，大有希望的情況了。此刻他們卻止不住的在想，倘若他們這般年歲時，還沒有升上王將，無法擁有年輕時候的身體，屆時再來天境任務，是否也難免會有這般下場？

李天照望了周圍一圈，收拾比劃示意周圍沒有敵人，花刺相信他的感知能力，就點點頭，同意散開了搜尋。

片刻，眾人把找到的自己人拽到一起，十個人，恰好一支隊伍，不多不少。

前北風州州長也在其中，顯然，他帶領的這支隊伍，全軍覆沒了。

花刺在水裡找到根斷臂，竟然被寒冰凍結，此刻冰還沒有化去。

花刺又查看了屍體的傷口情況，最後拿手在水中比劃着寫了兩個字：‘龍王’

隊伍里的幾個萬戰將們聞言一怔，旋即幾個人面面相覷，緊接着有人往上浮起。

李天照也就拉着南小喬，和花刺，霸王劍一起浮出水面。

看隊里人齊了，一個萬戰將就說：“這支隊伍既然剛遭遇龍王，就是說剛才是龍王的人吸收了天心。我們繼續沿着距離最近的天心過去，肯定會遇到他們。不如就近上岸繞路，去遠些的地方再下水，也能避開了跟他們遭遇。”

李天照明白了，那幾個萬戰將想法差不多，如果他堅持，估計這幾個萬戰將寧可跟他們分開了。

換了以前，李天照一定會直接明確態度，並且極力堅持。但是，現在他卻想的多些，也多了些耐性，並不着急於做決斷。

“花刺王將怎麼看？”水裡作戰確實讓人沒有底氣，最關鍵的是，在場威望最高的還是花刺，李天照就問她意見。

“躲得了龍王也躲不了別的，天武王座下除了龍王，還有薔薇，還有其他王將隊伍。除此之外大地武王，黃金武王等等，座下都有厲害的王將隊伍。沒有必要上岸繞路，因為無法預測避開了龍王下一次又會遇到誰。水裡我們會避戰，龍王也同樣不會願意主動求戰。老將隊伍的情況特殊，讓我帶隊遇上了，也不會放過。沒必要因此就先自己嚇破了膽。”花刺王將的話讓人意外，她開始也說過要避免戰鬥，但此刻明知道很可能會跟龍王遇到，卻並不害怕。

分明就是：不求戰，卻也不怕遇到了一戰。

# 第二百零五章 運

玄天武王座下第三王將的話，果然起了作用，那幾個萬戰將對她不得不信服。

最關鍵的是，他們心裏，孤王是膽大包天類型，他的想法不同於大部分人，肯定特別激進，因此李天照如果這麼說，那幾個萬戰將也不會接受。

但花刺王將不同，功績高，經驗豐富，戰鬥方面又沒有太出格的作風，說出來的話當然讓他們覺得可信。

霸王劍這時接話說：“我覺得花刺王將說的對。再說了，大家既然一起，又讓孤王帶隊，理當是相信他能很好的判斷情況，可以讓我們盡量多獲取功績，那就不該中途又猶豫遲疑，豈不是白白浪費時間？”

那七個萬戰將這才紛紛表態，願意聽憑李天照決定。

“花刺王將的話很有道理，避開了龍王，也還可能會遇到別的厲害王將隊伍。我們來的已經很晚，距離最近的天心又被龍王搶了先，剩下的天心不知道還有多少，實在不宜繼續耽誤時間。現在就進入天境，繼續尋天心蹤跡過去。”李天照說罷，霸王將已然接話說：“我先進！”

眾人再次潛入水中，看霸王劍先進去，確認沒有危險，李天照才拉着南小喬進去，剩下的魚貫而入。

一行人循着南小喬所指的方向，遊了約莫半個時辰，突然看見前方彩霧裡，隱約有巨大的輪廓。

開始他們還以為是光霧造成的錯覺，因為那輪廓之巨大，實在異乎尋首發

花刺王將卻眉頭緊皺，神情份外凝重。

隨着距離更接近，李天照通過暗流的情況，捕捉到前方真的有龐然巨物！

他不由手勢比劃示意，花刺王將又示意加速遊動。

霸王劍的神色看起來也份外緊張，另外七個萬戰將，甚至有人神色透着不安。

彷彿，經驗豐富的他們，全都知道這龐然大物是什麼東西，唯獨李天照沒有見過。

隨着距離更接近，李天照對於龐然巨物的體積，更有了認知。

這巨物呈扁平形態，論高度，它大約有湖底到湖面的五分之四；但其寬度卻超過四百丈！

李天照真是很好奇，這麼巨大的玩意到底是什麼東西。

當前方的光霧顏色變的更明亮時，李天照心裏不由蹦出來了個猜想。

但是，他卻覺得難以置信。

直到終於能看清的時候，他才不得不震驚的確定，這龐然巨物，真的是天心！

巨大的寬度，显示着其霸氣驚人的體魄。

‘天心竟能如此巨大！這、這得多少天級混沌之心才能把它吸收完啊？’李天照摸了摸身上帶的七色心，那是雲暮煙當初給的，後來交上去過，因為是他帶回，不但記了大功，還說讓他每次去天境的時候都配給使用。

然而，李天照實在覺得，他身上的七色心全裝滿了，肯定也容納不下。

南小喬是地級混沌之心，也沒見識過這種龐然巨物，分明不是經常能遇到的玩意，所以她都沒聽誰提起過。當然，她本來也很少能碰上天級混沌之心一起吃喝玩樂。

此刻李天照的震撼，也是她的心情。

‘我一個地級混沌之心才能吸收多少呀！’南小喬暗暗慚愧，面對這種體積的天心，她卻很快就裝滿了混沌之氣，這時候，當然特別懊惱她自己不是天級。

一眾萬戰將們紛紛取出隨身帶的包氣布，卻自覺把巨大的天心力量包裹起來，然後封住，捆在背後。

可是，包氣布都用完了，也沒有多少。

這時候，他們只恨是在水中，想找到自己人都不容易，否則把混沌之心全都喊了過來，簡直就是盛宴！

李天照取出七色心，也不需要如何操作，他只是握在手裡，湊近巨大的天心，七色心就會自行開始飛快的吸收混沌之氣。

正愁沒有帶上十幾張包氣布的萬戰將們見狀，無不滿懷振奮。

如此一來，功績就太可觀了！

而後，又都覺得孤王果然是得玄天武王器重，不但賜予七色心，還一次賜予那麼多顆使用。

卻只有花刺王將早聽說過李天照上次俘虜龍心時，還帶回來了七色心的事情。

只是，花刺和旁的王將對此都有疑問，一般來說，龍心沒道理會被賜予那麼多七色心隨身帶。

但是，也沒有別的更好解釋，他們在四方之地問起過龍心，她對此閉口不提，旁人也都只能是心存疑問。

李天照一邊拿着七色心吸收混沌之氣，另一隻手比劃着示意，讓眾人知道，他們左側方向，有人。

前北風州州長不久前是被龍王所殺，基本可以肯定，那頭的，就是天武王座下的龍王王將首發

花刺的神色一直很凝重，這時一個人朝那邊游過去，霸王劍本來要跟着，見她阻止，才又留下。

花刺一個人游向龍王那邊。

旁人不知道為何。

花刺心裏清楚，在這種罕見的天心之王面前，這一次的天境註定會是恐怖的血腥廝殺。

唯一可能避開的，就是最先發現天心之王的隊伍。

現在，他們和龍王就是兩支最先發現的幸運者。

不需要多久，他們的混沌之心，以及帶的包氣布都會滿載，那時候再留天境里也沒有意義，當然就該撤退回去。

而現在，南小喬在吸收混沌之心，龍王隊里的龍心肯定知道突然多了個人，還能通過天心之王的變化推敲出是來了個地級混沌之心。

地級混沌之心意味着什麼？

意味着不是王將隊。

以龍王的作風，怕是不會客氣。

因此，花刺立即做出決斷，她必須主動去會龍王。

前方，一條身影在水中遊動的飛快，發現了花刺王將后，就立即靠近過來，看清是她，就用手語比劃着問：“怎麼是你？”

如他們這樣的王將，不少都會手語，因為經歷過許多非尋常環境的天境，水裡也沒少去。

“我跟東劍王一起。想着附近看看，沒想到是你們。那就好辦了，跟龍王說聲，井水不犯河水，儘快吸收滿了混沌之氣就撤，等發現的隊伍多了，又是一場血腥廝殺。我們這趟沒有天級混沌之心，真是虧大了！真沒想到還能在這遇到天心之王，你們就舒服了，肯定帶了七色心吧？”花刺回以手語，配合著臉上懊惱、緊接着是羡慕的神色。

龍王隊里的鯊魚王將面露歡喜之色，因為他們帶了七色心，是龍王特意向天武王神情的，許諾說一定不會辜負了七色心的賜予。

所以這趟，他們龍王能拿到混沌之氣滿載的大功，運氣的確很好。

兩位王將回了面，交流了幾句，就揮手再見，各自掉頭回去了。

鯊魚王將本來是查探情況的，折返回去后，就沖龍王他們手語告知狀況。

知道是花刺和東劍王，龍王一行人也沒有了動手的念頭。

原本龍心說來了對帶着地級混沌之心的，就以為是萬戰將隊。結果是東劍王，都知道他的混沌之心死了，這趟還沒有別的天級混沌之心同行，也不是什麼奇怪的事情。

一個東劍王，一個花刺，就意味着他們帶的也不是弱隊，兩邊交手，有很大折損的風險。當然就不如相安無事的各自吸收滿了混沌之氣，然後愉快折返回去來的好。

原本他們兩隊，今天就是走大運。

天心之王這東西，只要隊伍多了，就會是亂戰的局面，屆時誰死誰活，實在難以保證。

他們能早早發現，這時候的天心之王不但沒有守護靈，他們還能很快吸滿了離開，後面的亂戰就是旁人的事情了。

龍王軍團的都沒了動手念頭，就只是防備着。

龍王卻發現，龍心神色有異，分明是有心事那般，不由拍了拍她肩頭，手語比劃着詢問。

龍心搖了搖頭，沒說話，但分明還是心不在焉。

龍王於是手指鯊魚王將折返的方向，用授予對龍心說：“是那邊有古怪？你不說，我過去？”

龍心這才沖鯊魚王將手語詢問：“你遇到花刺的時候，她是筆直朝我們這邊游過來的嗎？”

鯊魚回想發現花刺的身影，到接近的情況，確定的點頭。

龍心就又用手語告訴眾人說：“她覺得那隊人有七色心，而且不止一顆；其次，她知道孤王李天照有很奇特、彷彿能知道敵人大致方位的能力。”

龍王隊的人，無不變了臉色。

後面的話，不需要龍心說下去了。

花刺王將找過來的時候，目標明確的徑直游過來，說明她好像知道他們的方向；而擁有多個七色心根本就不是尋常情況，玄天武王座下，目前有這可能的，只有孤王李天照。

孤王李天照跟他們龍王是什麼‘交情’？

那是去年給了龍王巨大恥辱，他們一定要解決的敵人！

他們這趟天境，最盼着的就是遇到孤王李天照！

現在，真的遇到了。

可是……

龍心又繼續手語提醒眾人她剛才猶豫不想說的原因。“我們這次很幸運，如果這時候跟孤王動手，鬧不好，可能會被卷進後續的混戰之中。她個人認為，跟孤王的仇怨也許可以留到明年的天境，現在應該優先保存戰果。因為此刻除了他們，其實沒人知道他們今天遇到過孤王，並沒有不得不動手的理由。”

# 第二百零六章 龍王與鯊魚

是啊，這就是龍王他們此刻的處境。

換個時間換個地點換個情況的話，他們二話不說直接就動手，絕沒有放過孤王李天照的道理！

可是現在，他們都是極幸運的隊伍。

不動手，就是吸滿了回去的完美天境之行；而動手，卻難以預料會演變成什麼情況。

鯊魚比劃着手語提醒說：“孤王李天照在南米之地獨斬了南武王，其千殺劍法之快，冠絕天下。現在是在水中，他的本事難以發揮，解決他遠比陸地上容易。也許我們能夠很快除掉孤王，再殺了他們的混沌之心，那會是更完美的幸運天境之行。”

是的，在水裡，鯊魚有絕對的自信。

龍心沒有再發表意見，她該說的都說了，這也是龍王隊談事的傳統。

每個人都想好了，抓住重點，表述自己的意見。

不需要反駁別人的，只需要充分表達自己的，沒有意見的可以沉默，都表達完了，就交給帶隊的龍王綜合大家的想法，做出決斷。

然後，全隊一起圍繞龍王的決定行動。

簡潔明快，沒有多餘的啰嗦。

隊里人一個個的，都敘述了意見。

但贊同動手的很少，都認為保存碩果更妥當，因為不確定花刺王將隊伍里還有誰。

龍王等大家都表態之後，做出決斷，用手語告知隊里人：“我和鯊魚過去，鯊魚確認他們隊員的情況，視結果決定是不戰，還是由我和鯊魚直接發動襲擊，又或者是回來喊上你們。如果沒有看到鯊魚回來傳訊，你們直接在混沌之氣吸收滿了后回去，不需要等待我們一起匯合。”

如此安排，顯然最穩妥。但也显示出，龍王不想放過孤王李天照的決心。

龍心是很擔心的，卻也沒有再說無謂的話。

龍王隊就是如此，龍王的威信也一直如此。

龍王和鯊魚，離隊過去了。

他們必須快些，因為地級混沌之心很快就能吸滿混沌之氣，七色心的吸收效率更高，吸收的既多，又能比混沌之心更快。

因此，孤王李天照他們肯定會比他們先離開，這也是他們無法等下去的根本理由。

鯊魚王將在水中彷彿會被額外的力量推動，速度很快的越游越遠，搶先接近了李天照帶領的隊伍。

話說花刺王將跟鯊魚見面之後折返，手勢示意龍王那邊沒問題了，末了，又做出了和平不戰的手勢。

眾人雖然不知道她做了什麼，但既然可以避免戰鬥，那就是值得高興的事情。

李天照感覺到七色心沒再繼續吸收力量了，小心的收好，就在隊伍周圍遊動，以防會有別人突然接近。

這麼巨大的天心之王，龍王那邊的龍心和他們這裏的南小喬一起吸收，體積看起來竟都沒有什麼變化似得。

李天照簡直太好奇了，到底要多少混沌之心，才能把這樣的天心給吸收殆盡呢？

只可惜，水裡沒辦法交談。

李天照游到水底，腳踩在泥沙里時，突然看見有一團氣泡出現，緊接着，那氣泡猛的炸開，伴隨着響亮的聲音，直讓李天照的腳底被炸的很疼，而且，瞬間有被燙了下的感覺。

李天照吃了一驚，當即使劍插進泥土裡，看見有個什麼東西迅速在泥土中鑽過去，也不知道是在迴避天境沉在湖底的彩光，還是在躲他。

‘這麼小的東西，怎麼能發出剛才那麼強大的奇怪氣泡？’李天照不由來了興趣，就繼續使劍弄開湖底的泥石，可那東西鑽洞很快，他的劍一時還沒能追上，又不想把那生物給刺傷了。

李天照還要繼續使劍分開泥土追那東西，不料突然感覺到暗流的信息中，分明有人在快速接近！

‘難道是龍王的人？花刺王將剛才應該是主動過去虛張聲勢，難道龍王使詐？’李天照連忙往回遊，卻發現，暗流中過來的敵人，在水裡的移動速度很快！‘糟了！這人難道就是龍王隊的鯊魚？’

李天照心想只有一個人過來，該是刺探情況，沒道理會直接動手，因此雖然明知道趕不上，卻還並不擔心。

話說鯊魚王將突然接近，有萬戰將看見快速過來的身影，不由戒備，花刺看的時候，已經能看清鯊魚的頭臉了。

‘糟糕！’花刺急切之下，連忙揮手示意眾人全部散開，同時一把抓着南小喬，也不管會否打斷她吸收天心力量。

眾萬戰將都見花刺的揮手動作，急忙四散着游開，霸王劍一把拽着南小喬，跟花刺一起遊動，同時發動了混沌霸體，擋在南小喬和鯊魚王將之間。

鯊魚王將在水裡的遊動速度簡直就是魚那般迅快，目測比旁人快了兩倍以上。

他根本不在乎花刺王將這邊人多，自顧從散開的隊伍中快速穿過，又突然改變方向，折返了回去。

花刺以為鯊魚是來刺探情況，此刻該是回報龍王，於是揮手示意，她則和霸王劍一起拽着南小喬就游。

天心之王的混沌之氣還沒吸收完，但她卻等不了了。

功績少點固然可惜，但倘若被龍王隊攻擊，那就損失難料了！

他們這趟同來的萬戰將固然都不弱，如果是在陸地上，還不至於如此未戰就落荒而逃，但在水裡，卻不一樣。

一行人急忙遊走，奈何水裡游的再快，也不過是地上走路的水平。

李天照眼看眾人只管移走，邊極力遊動追趕，邊自不停的打手勢示警。

可是，由於方向的原因，他跟隊伍之間的距離並沒有接近多少，這時候全速遊動撤走的隊里人，根本沒看見他揮手，只是見到他的模糊身影，卻看不清他的揮手跟游的動作有什麼不同。

鯊魚王將剛才彷彿折返離開，卻在來的方向上見到了龍王，就手語示意，緊接着，又調轉方向，朝花刺王將他們追過去。

鯊魚王將在水裡的速度遠超旁人，犹如是人跟魚在比賽遊動，不過片刻，就出現在幾個萬戰將的後面。

花刺遊動中猛然回頭看見，急忙揮手提醒。

可是，已經晚了。

水裡憑空出現了快速轉動的漩渦，只把一群玄天武王所屬的萬戰將們全往下吸！

眾人遊動了片刻，竟然全成了白費，眼看着都被吸向漩渦，無從抗拒的被卷了進去，一個、兩個、三個萬戰將，被突然消失的漩渦帶的甩開一旁，跟花刺王將幾個人分開的遠了。

鯊魚王將手裡握着一桿長槍，急速遊動着，直撲混沌之心南小喬過去！

長槍隨着鯊魚王將的沖勢，直刺向南小喬，卻見霸王劍一把拽着混沌之心到背後，靠霸體的防護光，硬生擋住了鯊魚王將的衝刺。

鯊魚王將沖了過去，又迅速調轉方向，二度衝過去。

眼看在他接近的時候，突然又出現了水漩渦！

一陣急速轉動，突然又停了下來，霸王劍難以控制跟南小喬之間的距離，正擔心會被鯊魚王將有機可乘時，卻見花刺王將直接抱住了南小喬。

可是，鯊魚王將的長槍，刺到了！

眼看這一槍不可能被花刺躲開，霸王劍和幾個萬戰將的心，全都提到嗓眼。

鋒利的槍尖，眼看着刺向南小喬面門，卻被花刺抬臂擋住。

但如此的一槍，怕是會刺穿了花刺的胳膊，緊接着繼續洞穿南小喬的頭臉吧？

眼看槍尖要刺上了，也不知為何，花刺帶着南小喬，好像突然被什麼力量猛推了一把那樣，速度奇快的避開了一旁。

鯊魚王將連人帶槍，一起落空沖了過去。

一時間眾萬戰將提起的心都放了下來，李天照也是。

可是，他的注意力立即轉移到另外一邊——那三個剛才被鯊魚襲擊之後，跟旁人分隔開了一段距離，此刻三人之間也被暗流沖的分散開了。

因為暗流的信息讓李天照知道，那邊，還有一個敵人在靠近。

李天照急忙揮手示意，可是，等有人看清的時候——龍王已經遊動着，靠近了一個萬戰將。

龍王游的遠不如鯊魚快，也就是比正常稍微快一點，大約只是精通水性形成的優勢。

他的劍，在水裡刺的也沒有比旁人快。

這樣的劍，也果然被那個萬戰將拔劍擋住了。

李天照不由暗自鬆了口氣。

然而，下一刻！

李天照竟然看見，那萬戰將的劍，彷彿完全不能抵禦龍王的劍力那般，被震的在水裡盪開一旁，那萬戰將眼睜睜看着龍王的劍刺進心口！

‘難道天王劍法在水裡也能發揮作用？’李天照暗暗吃驚，看見龍王拔出劍，甩開那個被他刺穿了的萬戰將，游向了距離最近的第二個王將。

這麼會功夫，鯊魚王將又兩次嘗試攻擊混沌之心，卻都沒有得手，又一次沖了過去之後，他握着槍直接朝着龍王追擊的第二個萬戰將過去。

那萬戰將急忙調整方嚮往側旁，卻這麼一一耽擱，就被龍王一把抓住了她腳踝。

只見龍王發力拽動，那女萬戰將驚急之下，連忙拔劍反刺，同時發動風刃力量。

李天照看見白色的氣刃，從劍里飛射出來，速度卻急驟減慢。

而龍王，甚至都沒有迴避的打算，硬生生承受了飛到面前的白光，趁機一劍刺進那女萬戰的身體里。

氣刃，在龍王身上，彷彿撞到了鐵板，爆炸開時，卻連他的衣袍都沒有什麼明顯的損傷。

『加入書籤，方便閱讀』

# 第二百零七章 水中的絕望

水裡風刃的力量被弱化太快，可龍王也不至於如此抗打啊？難道是混沌霸主力量越來越強的作用？’李天照極力游過去，只盼能來得及幫上第三個萬戰將。

但下一個瞬間，他就知道，來不及了。

鯊魚王將折向飛沖向第三個萬戰將，長槍雖然被擋住，可鯊魚有衝刺速度增力，仍然把那萬戰將撞的反向拋開，沒等再來得及動作，就被龍王從背後又一劍給刺穿。

中劍的時候，那萬戰將的劍上，連續不斷的飛射出來火紅的光束。

可是，光飛出來，就又迅速熄滅了，根本就飛不遠，而且方向也根本沒有對着誰。

這不過是臨死之際，下意識發動混沌煙火力量的絕望掙扎。

是的，只是絕望掙扎。

龍王的抽出劍，朝着兩個萬戰將游過去。

‘來得及！’李天照握着劍，奮力過去攔截。

可是，鯊魚王將看到他，面露嘲諷之色，轉而朝他衝過去時，龍王打了個手勢。

鯊魚王將會意，當即發動混沌碎片力量——漩渦在李天照下方產生，頃刻間就把他吸了下去。

那種巨大力量拉扯之下，讓他全然奮力遊動仍然被不由自主帶下去的滋味，大約就是絕望。

眼看着快能跟隊里的人匯合了，卻就這麼被鯊魚王將製造的水漩渦吸到湖底，再游上去時，又是一段時間，誰知道局面會變成什麼樣？

‘水裡小疾風、地怒，戰印絕技的衝鋒全都不能用！我再上去，那傢伙再用混沌碎片又會把我拽開。鯊魚王將在水裡分明具備極大優勢，剛才卻沒有進攻，根本是要把我留到最後再殺！’李天照思索着對策，只是一味的游上去並沒有作用。

一會功夫，隊里三個萬戰將都被龍王和鯊魚配合下擊殺，李天照恨不得跟他們拼了，可是——現在他想拼，還得看鯊魚王將樂不樂意！

‘水中難的就是沒有額外力量形成推力，風刃……先前泥土裡的小東西打出來的像是氣泡？’李天照心思一動，邊自繼續往上遊動，邊使劍指着側下方。

一道風刃從李天照劍尖飛出，遇水之後卻很快變慢，沒有飛出去多遠，就消散了。

‘風刃在水中的力量消弱的如此迅快！剛才龍王沒有躲避，原來是有經驗，早知道那種距離就沒有了殺傷力。’李天照琢磨着，如何才能打出如泥土裡小東西的爆炸效果？

李天照再次發動小風刃，這一次，他還用上混合技巧，令風刃里多了小流星火。

只是，仍然沒有他理想中的效果。

‘難道是不夠快？’李天照琢磨着，這在水裡，他怎麼才能增速？

這般想着，李天照遊動中，已經又能看見一條條人影了。

可是，也許看不到還更好。

龍王和鯊魚的配合之下，根本就是在虐殺。

前北風州州長帶的隊伍為何會被團滅，此刻大約就是解釋。

水裡面，沒有鯊魚王將那類適應性完美的混沌碎片力量，簡直就沒辦法打。

鯊魚王將製造大小不等的漩渦，就能隨心所欲的把人吸的聚攏，又或者分開。

龍王的遊動速度本來也不比別人快，但靠他自己，本來不可能追上的，卻偏偏有鯊魚王將的水漩渦把人拉到他龍王面前。

龍王基本就是一兩劍一條命，明明別人揮劍擋住了他的攻擊，卻又被他的劍勁輕易擋開。

水裡動作慢，每一次中劍的人都清楚的看着劍朝自己身上扎過來，明明覺得不快，奈何他們身形移動的更慢，轉動的也慢，只能絕望的中劍。

李天照游上去，看見上方的人影時，是五具分佈位置不一的屍體。

他隊里萬戰將的屍體。

片刻前，全都是活生生的人！

一個個，都是積累了二十多年的功績，終於升上萬戰將，指望着當王將的、戰士里的驕傲。

可是現在，因為在水中，被鯊魚王將和龍王配合之下，像羔羊似的被宰殺的毫無反擊之力！

‘必須快點！’李天照不知道剩下的人什麼情況，已經死了五個萬戰將，包括霸王劍在內，還有三個萬戰將了。

南小喬怎麼樣了？

他這個帶隊的隊長，關鍵時刻卻只能被鯊魚王將在水裡用漩渦拽來拽去？

‘如何讓風刃更快，如何更快……’李天照絞盡腦汁，突然，眼前一亮，又有了個設想。只見他長劍斜指，劍尖猛然前遞的同時，使上了風王王將那學來的技巧，人為製造了流星火出來。

碩大的火球飛射出來，體積迅速縮小，卻也在瞬間把路徑上的水氣化。

就在這時，李天照發動小風刃追火球路徑飛射出去！

如此一來，風刃在小流星火路徑上就沒有了水的阻力，飛的很快。

小流星火飛出去了半丈範圍，徹底熄滅，緊隨其後的風刃突然撞入暗流，突然產生巨大的炸響之聲！

緊接着，爆開的衝擊力，推開周圍的暗流！

‘成功了！’李天照的身體也隨之陡然加速斜着升起來一大段距離。

巨大的爆炸聲音，驚動了上面的龍王和鯊魚王將。

但他們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龍王拔出刺進第七個萬戰將身體里的劍，示意之下，鯊魚追花刺和南小喬過去。

靠近的時候，又發動水漩渦，頓時把他們三個人吸的離開了一朵暗色彩雲。

緊接着，又一團水漩渦，再把被暗流帶動的三個人吸向水底！

這種絕望又無力的滋味，霸王劍恨不得一劍水劈開。

然而，他沒有那麼厲害的劍勁。

眼看着水漩渦消失，他們三個還被暗流帶着朝下，而龍王握着劍，眼睛盯着南小喬，鯊魚王從另一面夾擊過來，目標分明也是南小喬。

三人胳膊挽着胳膊，把南小喬夾在中間，如此也避免了被水漩渦把他們分開。

龍王的劍刺到的時候，霸王劍一手握劍，一手抵着劍身去擋。

然而，劍觸及的瞬間，那股巨大的爆發力量，直接震的他雙臂分開，緊接着，眼睜睜看着龍王的劍，刺上他的胸口！

‘他們就是這麼死的！’霸王劍體會到旁的隊里人被殺的感受了，但他有混沌霸體，中了劍，卻沒有事。‘龍王劍上的劍勁如此強大？對了，他連殺了七個人，混沌霸主的力量不知道讓他吸收聚集了多少額外的增力，加上天王劍法的威力，我吃他一劍，比被別人一時圍攻了十幾劍還慘！’

霸王劍本來想着這一擊劍勁威力強大，能把他們三個推遠。

卻沒想到，另一頭鯊魚王將的長槍夾帶衝力，讓花刺即使招架住了，還是被撞的往後去。

一時間，兩人的後背都撞在南小喬身上，即使有水化解了衝力，她還是被撞的不由自主張嘴，吐出來了一口血，卻又在水裡迅速變淡，消失。

‘可惡！’花刺很是惱火，如此以來，就算有她跟霸王劍保護，這樣的合擊再來兩下，南小喬都能被她和霸王劍活活給撞死！

鯊魚王將衝過去后，很快掉頭，旋即二次挺槍殺近。

霸王劍抖擻了精神，眼看龍王這時候才再次握劍刺過來，就要招架，卻覺得身體突然轉動，才發現是花刺帶動他和南小喬一起轉了起來。

如此一來，龍王的劍刺在霸王劍腰上，鯊魚的長槍被花刺招架后沖了過去。

兩個人的衝力，都變成了把花刺和霸王劍分別朝左右推動，推力又不再一條線上，於是他們夾着南小喬，一時間就在水裡面，犹如陀螺那般轉了起來。

如此一來，夾在中間的南小喬就不再受到衝撞傷害，力量都被水給承擔了過去。

龍王的第二劍也還是沒能破開霸王劍的混沌霸體，又調整了游過去時，三個人轉動的勢頭已經停了下來。

龍王看了眼側下方游過來的影子，估摸着距離，手勢示意鯊魚王將加快攻擊節奏。

水漩渦分不開三個死命抱團的人，花刺王將的漂亮反應，很好的避免了南小喬受傷害。

但是，霸王劍的混沌霸體能夠承受他多少次的打擊呢？

一旦霸王劍沒了霸體，眼前這看起來不好攻破的防守，也就被瓦解了。

龍王又一劍刺過去。

霸王劍擋不擋其實都沒什麼差別，所以他乾脆握劍反朝龍王刺過去。

可是他的劍在中途，就被龍王抬臂一撞，竟然就被擋開了！

‘他的混沌霸體額外提升了多少力量啊！如此輕巧的擋開了我的劍？’霸王劍的反擊被撞開，單方面被龍王一劍刺中，衝擊力頓時把他們三個一起撞了出去。

而另一頭的鯊魚王將，這時才配合著手握長槍急衝過來。

花刺暗暗咬牙，抬起短刺招架。

衝力又把他們撞的朝龍王那邊過去。

龍王的迎着上前，又是一劍！

劍勁再次把他們反向推了出去，而那面，鯊魚王將折向，配合默契的再次一槍過來。

倘若這麼下去，他們三個就變成球那般被他們兩個推來撞去。

花刺自覺如此一來霸王劍的霸體承受龍王功績的頻率更高，支撐的時間就更短，只好在鯊魚王將過來時，猛然發動驚雷。

長槍和短刺接觸的瞬間，電光剎那閃亮。

鯊魚王將頓時覺得手臂發麻，聚集的力量根本沒能出盡，人就那麼握着槍，沖了過去。

只是，在鯊魚王將被電的時候，花刺背後的南小喬渾身也不由自主的一陣抽搐。

如果可以說話，南小喬這一刻連王將也敢數落！

有這麼保護她的嗎？

還沒被敵人打死，她就得先被花刺電死了啊！

南小喬滿心期盼着李天照快點回來，即使明知道在水裡他也做不了什麼，但就是希望這種危險的時候，他可以在身邊。

李天照很努力的過來了，眼看着距離接近、更接近了。

鯊魚王將突然又朝他衝過去，隔着一段距離，又發動了混沌碎片力量。

水漩渦，突然產生在李天照下方。

分明是要再把他扯向水底！

『加入書籤，方便閱讀』

# 第二百零八章 水中主宰

漩渦形成的時候，李天照通過暗流已然知道。

他手裡握着的孤王劍劍尖，驟然射出團小流星火。

從風刀王將那學的技巧，讓小流星火在飛出去的途中主動持續散溢，一路迅速抵消水，形成短暫存在的、無水路徑。

小風刃緊隨其後，穿過這條存在瞬息的通道，在火球徹底熄滅的時候，驟然撞進水裡。

下一刻，巨大的炸響聲音，彷彿是驚雷在水裡怒嘯。

衝擊力推動四面的水，擾亂了形成中的水漩渦的同時，急速的暗流又推動李天照加速朝斜上方向移動。

李天照扭頭看着下方，對結果頗為意外。

他本意是藉助新創的技巧擺脫水漩渦的影響，卻沒想到，爆炸產生的推動力，竟然能中斷水漩渦的繼續壯大！

‘這是什麼絕技！’鯊魚王將吃了一驚，以他們掌握的情報，李天照沒有能在水裡發揮相當作用的混沌印力量啊！所以從開始，龍王才會故意留孤王最後收拾，讓他好好品味隊友一個個被殺，最後輪到他自己的滋味。

龍王眉頭緊鎖，很詫異於李天照的手段，想起剛才就聽到過水底的爆響，才知道也是這般情況。

此刻鯊魚如果去攔截李天照，他有這種手段，未必能三兩下擊殺，如果讓他跟花刺匯合，局面更不好。

龍王當機立斷，手勢示意，先殺混沌之心。

鯊魚王將很是惱火，龍王隊是天武王座下的第一王將隊，他的混沌碎片力量要在水裡才能發揮大作用。由此可知，絕大多數時候甚至都沒機會發揮，最多是指望着雨天里發揮些輔助能力。

但是，長年來，他並沒有被踢出龍王隊。

一是因為他平時儘力而為了；第二，也是最關鍵的原因，是因為龍王說過，養兵千日用兵一時。

今天，就是他鯊魚王將發揮實力的時候。

眼前，卻因為孤劍李天照莫名其妙的奇招，就破壞了他的水漩渦？

他鯊魚王將可不是吃閑飯的，今天是他的戰場，絕不允許失敗！

殺不了混沌之心，殺不了孤王，那就是失敗！

今天，不能全滅敵人，那就是不完美！

鯊魚王將得了龍王的示意，眼看李天照破了水漩渦的影響後繼續往上游，分明是以為，他很快就能跟花刺王將匯合。

‘讓你知道，水裡，誰才是主宰！’鯊魚王將快速沖了過去，再次發動混沌碎片的力量，剎時一個水漩渦形成，直接把花刺、霸王劍和南小喬，以及龍王一併吸向遠處。

李天照可以在水漩渦越轉越大之前就破壞其形成，但是，花刺他們不行。

不能把李天照吸遠，那就把花刺他們吸的更遠。

李天照游的再快，能有水漩渦把他們吸過去的快？

如此連番操作，他們就會跟李天照離的越來越遠。

李天照眼看如此，只恨混沌印的力量不能連續不斷的發動，平時五息的時間本來就不算長，水裡的戰鬥節奏緩慢，原本影響更小。

但是，眼看水漩渦這麼會工夫已經把花刺他們吸遠了一大截，李天照卻只能心急如焚。

好不容易等到混沌印能再次使用，為了讓爆炸的推力發揮效果更好，李天照特意控制了發動距離，讓氣刃就在他腳下三尺處驟然爆炸！

強勁的衝擊力，掀動暗流，可在此之前，李天照被爆炸的聲波震的腦袋裡‘嗡’的一聲，眼前一黑，竟似剎那間暈了過去那般。

等他再睜開眼睛時，才覺得耳朵里，扯着頭，猶自劇痛，直讓他眉頭緊皺，舒展不開。

然後他又發現，腳下的戰靴，竟然被炸的變形裂開了！

‘這、這技巧的殺傷力原來這麼強大？如果直接在敵人身上炸開，根本就是水下用的絕招啊！’李天照吃了一驚，尋思着幸虧沒有把靴子脫了放在岸上，否則把腳炸傷了，那他可真是得坑死自己。

爆炸的衝擊力推動李天照更快的移動，迅速追近了一大截。

可是，他的移動速度越來越慢，而花刺他們被漩渦吸過去的速度卻越來越快。

花刺他們眼看着被吸進水漩渦里時，漩渦卻突然消失了，緊接着，又在更遠處，形成了新的漩渦，繼續把花刺他們吸走的更遠。

李天照一次次的發動水下爆炸，推力，一次次把他往前送。

可是，他的視線範圍內仍然丟了花刺一行。

倘若沒有捕捉暗流的能力，這時候李天照就很難再追上他們。

因為暗流的信息讓他知道，鯊魚製造的水漩渦，開始把花刺她們往偏離了直線的方向帶，曲曲折折，幾度變化，分明就是要讓李天照找不到。

‘現在鯊魚和龍王會以為我難以搜尋過去，反而是機會了！’李天照踩着水裡的暗雲，迅速升上水面，當他浮出水面后，又使劍在水裡發動爆炸，衝擊力頓時把他推的飛出水面，飛上半空，拋甩了一大段距離，才又墜落水中。

入水之後，李天照慣性下沉，又浮起水面，再次如法炮製，又被推了出去，犹如飛魚那般，投落了很遠一段距離，再次墜入水中。

李天照如此接連第四次飛落入水，下沉后不再浮起來。

‘就在下面！’李天照靠着暗流中的信息，直往下面沉，恐怕炸響會驚動下面的人，特意留到關鍵時刻再用。

隨着距離的接近，暗流中的信息讓李天照越發心急。

‘怎麼回事？花刺他們那好像少了個人？那位置的暗流信息應該是龍王，卻好像有兩個人挨在一起？’李天照距離更近些時，看到花刺帶着南小喬，正被鯊魚握槍衝刺過去，短刺招架住的瞬間，電光閃亮，鯊魚王將就那麼錯身過去。

可南小喬的身體卻一陣抽搐，痛苦的在心裏罵人，然而，在水中她卻又開不了口。

李天照還沒看到龍王，從暗流的信息看，是在花刺側下方。

南小喬突然看到有人游過來，見到是李天照，激動的連忙扯花刺，激動的手指着。

花刺扭頭看見，心中稍微一寬。

等鯊魚從下方又一次握槍衝過來時，兵器交擊的瞬間，花刺使出獨門絕技‘觸動’，剎時間產生強大力量，把她自己和南小喬朝着浮起的方向上升。

鯊魚王將仍然沒有得手，暗暗惱火，可是，花刺的成名絕技之麻煩，人盡皆知。所謂的觸動，就是一觸即動的意思。

就是龍王的劍斬過去，花刺的觸動照樣能夠自救彈飛開去，若不是有此獨門神技，只憑驚雷，她哪裡能當上玄天武王座下的第三王將？

鯊魚王將錯身而過，正要折向再次攻擊，卻突然發現靠近過來的李天照！

‘孤劍怎麼能來這麼快！’鯊魚王將大吃一驚，又看見李天照突然發動剛才用過的絕技，水裡爆炸產生，把他推向混沌之心的方向。於是這才知道，剛才花刺使用觸動，就是為了跟快跟李天照匯合。

眼看着雙方的距離在迅速接近，鯊魚王將把心一橫，直接在上方水面製造了水漩渦。

南小喬極力伸手，眼看着跟伸手過來的李天照距離越來越近了，很快就可以抓住彼此了。

可是，她們移動的速度突然變慢了！

‘怎麼回事？怎麼回事！’南小喬正詫異間，感覺到上方有強大的吸扯力量，這才抬頭看見，上面的水漩渦越轉越快、越來越大。

而他們，正被往上吸。

李天照也被往上吸，但他開始的推力強很多，等到往上浮起的時候，比花刺和南小喬慢了一點。

於是，剛才只差兩臂的距離就可以手掌互握，而現在，卻差了三個身位。

鯊魚王將繞側旁，然後快速朝南小喬過去，看起來，彷彿是要在他們匯合之前，發動決定性的一擊。

花刺眼看李天照不可能比鯊魚王將來的更快，就做好了迎擊的準備。

在水裡，她雖然沒有對付鯊魚的辦法，卻自信單憑鯊魚一個人，想要奈何她，也不是容易的事情。

眼看鯊魚衝到近前，似乎還是如之前那樣挺槍衝刺過來。

可是，就在快要近身交擊的時候，水中突然衝起來一根巨大的水柱！

花刺和南小喬直接被衝出水面，衝上了十丈之高！

緊接着，鯊魚王將也被一根水柱推出水面，朝着半空中，水柱突然消失之後，虛空無法控制姿勢的兩條麗影沖了過去！

‘我鯊魚是龍王隊的一員！今天是我的戰場，我才是水中的主宰！孤劍也好，花刺也好，在水裡，都只能任我魚肉！’鯊魚王將飛沖而起，長槍刺出，與半空中的花刺王將眼看接近時。

驟然見到花刺冷寒的目光中，透出來積蓄已久的殺氣。

這個瞬間，鯊魚突然發現，身體周圍的虛空有異。

驚雷的電光，突然噼里啪啦的炸響！

鯊魚頓時在電光中，不由自主的劇烈抽搐，全然不能自控。

花刺墜落下去時，望着鯊魚冷笑道：“你真不該離開水！離了水的鯊魚會死的啊！”

她落了下去時，看見李天照浮出水面，然後發動奇特的絕技，伴隨驚雷之聲，他的身體衝出水面，衝上虛空，直撲鯊魚王將。

花刺驟然散了驚雷的電光，鯊魚王將的身體開始下落，他還沒有完全回過神來，就跟李天照虛空錯身而過。

四色的劍光，瞬間斬開了鯊魚王將的身體。

“哈——我鯊魚，不負王將隊！”鯊魚王將的臉上，透着驕傲，彷彿他可以死，卻不能辜負了龍王隊的期望。

是啊，他的力量今天擊殺了那麼多人，實在對得起龍王隊的威名了。

只是，此刻他又似乎不應該如此心安理得。

血，灑落湖面。

是鯊魚王將的血。

可是，花刺卻驚覺，身體周圍有濃濃的血色。

# 第二百零九章 泛動的血色

花刺看到鯊魚王將的神色，就已經覺得很不妥當，因為龍王隊的戰士什麼德性，她很清楚。

鯊魚一旦遇到水戰，必然會竭盡全力，簡直是要把平時沒有機會表現的不足、全部填平那般。也正因為如此，龍王遇到水戰時也總會盡可能挖掘鯊魚混沌碎片之力的作用。

龍王對他們動了手，既沒有消滅混沌之心，又還沒有擊殺孤王李天照，這種情況下，鯊魚王將身死之際，怎麼會面露對得起龍王隊之態？

花刺不由懷揣驚慌的情緒，猛然扭頭，就看見南小喬的目光，正在迅速黯淡下去。

她的身體，被貫穿了！

‘什麼時候？’花刺看着南小喬身上的傷勢情況，絕對是活不了了。

她花刺在的天境隊伍，幾乎全軍覆沒了不說，連混沌之心都沒能保護好！

這是何等的諷刺？

這又是一筆何等沉重的罪責！

花刺激怒的拳頭緊握，回憶這剛才半空交戰的情形，才意識到，在她發動驚雷的時候，鯊魚王將就把手裡的長槍射了出去。

而且，一定是飛旋繞動着從側面過去的，才會躲開了她當時的視線，讓注意力在發動驚雷上的她沒有發現！

倘若如此，鯊魚王將半空襲擊，本來就是為了破壞她對南小喬的保護作用，被她的驚雷攻擊，就在他預料之中，擊殺南小喬的一槍，也就是他的計劃了。

只是鯊魚卻沒料到，李天照會用奇招跟着飛出水面，衝上空中把他斬殺。如果沒有李天照飛衝上天的擊殺，鯊魚王將在驚雷結束后完全可以控制水柱飛起來，帶着他隨意選擇落水的位置，斷然不會有被襲擊的危險。

鯊魚王將失算了。

可是，花刺也失算了。

對於鯊魚王將而言，眼下的結果他虧不虧，花刺不知道。

但對於花刺而言，這是血虧！

甚至可以用不可接受四個字來描述！

李天照衝起半空，一劍斬了鯊魚王將，落下來時，看見花刺和南小喬周圍的水裡泛起血色。

他不由暗暗心驚，落下水裡，他急忙游過去。

“誰受了傷？”

花刺心情糟糕透頂，隨手把南小喬推了出去。

她的身體過處，一路都有血色在水裡泛動。

李天照當即心涼了個徹底。

花刺的反應，水中的血色，無不指向一個殘忍的答案。

南小喬沒救了。

李天照抱着她時，見她黯淡下去的目光里突然又亮了些，彷彿又有了精神那般。

“如果你在身邊，我就不會死了。不過，我也不害怕。因為你一定會復活我的呀，只是，不當混沌之心了，我也不知道以後該做什麼，從小就覺醒了力量，所有人都告訴我怎麼當混沌之心，又怎麼當好為家族助力的混沌之心……”南小喬的話沒說完，聲音就弱了下去，最後，徹底沒了聲氣。

李天照的心情簡直無法描述……他一路走來，還沒有遭遇過如此慘重的挫敗。

他第一次帶隊，就遇到水戰，幾乎團滅，還沒保護住混沌之心！

面對南小喬的信任，他簡直覺得無地自容！

最後所有的羞愧，又都化作在胸膛里熊熊燃燒的悲憤！

花刺過來，一把拽了南小喬的屍體，遠遠扔飛出去。

看着屍體摔落在遠處湖面，入水，李天照有剎那的錯愕。

平素花刺對混沌之心是客氣禮貌熱情的，而此刻……

“不必用這種眼神看我。死了就是具屍體，你要一直抱着嗎？重情義就花功績復活她好了，掉幾滴眼淚，吼幾聲憤怒宣洩的話，頹廢哀傷一段時間，全都沒有意義！”花刺說罷，遊動着，又扭頭催促說：“趕緊上岸再說！”

“霸王劍怎麼樣了？”李天照還記得之前暗流里的奇怪信息。

“他死定了，但能拖着龍王也真讓人刮目相看。”花刺說著，還在繼續往前遊動，猜到了李天照所想，就說：“不用想着只剩龍王就能怎樣，鯊魚王將輔助下，讓他剛才連殺那麼多人，混沌霸主積蓄的臨時增力已經到了不可戰勝的地步，他現在的狀態，武王之下無人可敵。不等他的混沌霸主之力消散，完全沒得打。”

‘有水中新練的絕技，未必不能一戰！至少沒必要試都不試！’李天照本來就滿腹激憤情緒，本又是充滿主動攻擊性作風的戰士。這趟天境，想着是關鍵的一趟，本打算謹慎些，平穩完成回去了就好。

可是現在，混沌之心保護不周，感情上他虧欠南小喬的信任；個人聲名上，他虧欠隊里的萬戰將，尤其是霸王劍；功績上他會被倒扣一大筆，也不知道七色心搜集的功績夠不夠將功抵過。

倘若不夠，他還有跌出王將之列的危險。

“你先上岸！”李天照握着劍，一頭扎進水裡。

入水的下一刻，暗流中的信息，就讓李天照驚覺不妙！

湖面上，花刺邊自遊動着，邊扭頭對李天照喊話說：“喂！別以為我想睡你，就會陪你做傻事！”

花刺話音剛落，突覺不妙。

可是，她還沒來得及發動獨門絕技‘觸動’，一股巨大的劍勁已經激起衝天的水爆，直接把她斬成了兩截！

血，染紅了一片水面。

李天照浮出水面，看見紛紛落下的湖水化成的一陣雨幕中間，是龍王那張狂傲的臉，以及充滿殺氣的眼神。

“能殺了你們的混沌之心，又為我創造出機會擊殺了有不死王將之稱的花刺，鯊魚死得其所，對得起龍王的威名！而你——孤王！就是今天這場已經不完美了的獵殺之戰的收尾！現在你已經知道，跟龍王為敵的下場，也該知道，龍王的威名是如何來的了！可惜，你沒有後悔的機會了！龍王之恥，必以血洗！”

龍王握着劍，朝李天照遊了過來。

花刺王將一分為二的屍體，拋落的很遠。

激起的一圈水花，又撲騰出陣陣水浪，而後是波紋。

“龍王！”李天照激憤怒吼，他此刻想殺死敵人的念頭，除卻母親被殺，再也沒有如此強烈過！

龍王邊自游過來，邊自故意激怒李天照道：“霸王劍不負其名，當年就是萬戰將中的翹楚，多年之後，智勇不減。只可惜——不該跟你同行，否則也不至於落得水中屍首不全的悲慘下場。”

李天照滿腔殺氣，於是，一頭扎進水裡！

霸王劍，如何死的？

霸王劍和花刺保護着南小喬，被鯊魚王將的水漩渦吸走越來越遠，停下來后，就又陷入了被合擊的處境。

本來他的混沌霸體的力量就沒恢復多少，面對龍王越來越強大的混沌霸主之力，眼看着就要被擊破霸體的時候，他突然主動迎向龍王，然後犹如章魚那般，抱住龍王不放。

於是兩個人沉了下去，這才讓李天照來的時候，發現暗流里透露的信息很奇怪。

霸王劍沒想到李天照有辦法那麼快追上，以為必死無疑，就纏住龍王，盼着給花刺多爭取些時間。

他的行為壯烈，卻並不是懷揣着偉大信念犧牲自己的緣故。他的功績死後還可以得到復生的機會，但如果混沌之心死了——那這筆罪責，死了也是要追究的，也就是得先扣他的功績，這麼一來，他怕是沒機會復生了。

保混沌之心，是他不得不做出的選擇。

只是，霸王劍也沒能纏住多久，霸體破了，被龍王掙脫后，直接被斬成了幾截。

龍王浮起來時，看見花刺落水，又見到水裡的血色，他知道花刺難殺，必然是混沌之心被鯊魚解決了，又推測花刺必然會退走，那一定是選擇離玄天之地近的方向的岸邊，於是就遊了過去。

花刺也果然選擇退走，卻沒游出多久，就直接被水下的龍王一劍斬斷。

李天照當時在水面上，對於暗流里的信息感知本來就大幅度削弱，又因為南小喬被殺分神，到沉入水裡時，才發現龍王就在花刺下面！

然而，那時候不管是呼喊還是施救，都已經來不及了。

此刻，李天照面對龍王蓄意的激怒，他選擇直接沉入水裡。

不是為了冷靜，因為他不需要冷靜。

而是因為，他決意一戰！

龍王怕他不戰，故意激將，但他，一心要戰！

李天照潜水，龍王也緊跟着潜水下來。

隔着距離，兩人一起朝對方游過去。

孤王以千殺劍法的快威名天下，而龍王以天王劍法和混沌霸主的力量威名天下。

水裡，他龍王的劍勁仍然有神勇無匹之威。

可孤王的千殺劍法卻沒有了地上的極快之可怕。

李天照隔着距離，在水下劍指龍王。

剛掌握的水中絕技緊隨着發動，一團流星火持續散溢着力量，飛射出去，那之後，是緊跟着的風刃。

這一擊的近距離創傷效果，就是李天照戰龍王的寄望。

風刃穿過流星火製造的短暫無水路徑，而後猛然撞入水中，恰好在龍王面前，炸開！

驚雷巨響，隔着距離的李天照都被震的一時失聰。

激蕩的暗流，在水面推起衝上半空的水爆！

暗濤洶湧。

持續片刻。

激蕩的白色水花歸於平靜時，李天照看見龍王單手按着頭，因為痛苦而眉頭緊皺，卻仍然穩穩的拿着劍，而他身上，竟然看不到任何受傷！

‘怎麼會這樣！’李天照知道水爆技巧的殺傷力情況，因而只有一個解釋——龍王的混沌霸主的防護能力，遠超他的估計！

‘傷不了也震暈了你！’李天照遊動了開去，看龍王雖然按着頭，卻仍然保有基本的清醒，人在水裡轉動着，始終面對他。

李天照等了五息時間，再次發動水爆劍！

火球飛射出去，眼看着風刃追上去，又要發動。

龍王前伸的劍尖，突然延伸變長，金色的尖頭搶先一步刺中火球，爆發的混沌之氣，瞬間消滅了火球的力量，又緊接着撞散了氣刃！

水爆劍沒等發動，就被龍王一擊中斷！

『加入書籤，方便閱讀』

# 第二百一十章 送你一團耀眼的光

小金刺！’李天照早知道龍王的混沌印力量是小風語和小金刺，前者奠定了龍王近戰中的出手速度也不弱風語多少，後者讓他的實際殺傷範圍能夠隨時提升一大截。

只是，李天照吃驚於龍王這麼快就看破了他的水爆劍絕技的關鍵。

李天照不甘心的游開了保持距離，龍王握劍追趕。

兩人在水中，彼此滿懷恨意的注視着對方，激蕩的暗涌，彷彿是他們目光交戰下的產物。

如此五息時間過去，李天照又一次發動水爆劍。

這一次，他控制了發動距離。

爆發的衝擊浪，把他們推動往兩側，兩人之間的距離繼續拉大。

龍王在暗流衝擊下難以維持姿勢的轉動了幾圈，停下來的時候，使手語比劃了一陣，意思是：‘孤王就這點本事么？一隊人都死絕了，還不敢與我正面對決拼個你死我活，甚至唯恐避之不及！若如此怕我龍王，只要在願意磕頭求饒，今天未必不能放過你。’

然而，李天照不懂手語，根本不知道他說什麼，卻只是猜測，絕不是什麼好聽的話，十之八九是激將之類的。

李天照靠水爆劍的衝擊力把距離控制的合適，龍王進，他就退。

如此這般，又過去了五息時間，他再次發動水爆劍。

這一次，他引爆的距離，還是在龍王劍不可及之處。

爆發的衝擊力，震的龍王耳朵一陣劇痛，但是，也僅止於此。

這種距離的水爆劍殺傷力有限，事實證明根本破不了龍王此刻混沌霸主的護體力量。

‘龍王的混沌霸主不能一直維持，但在天境裏面，混沌之氣濃郁，他聚集力量容易，力量散失的卻很緩慢，到底要多久才能消散至正常實力，卻不知道。現在這樣僵持下去，就是最好的辦法了。’李天照倒是想快點把龍王給斬了，可惜水爆劍發動的距離近才有可觀殺傷力。

然而，距離近了龍王劍刺中斷，根本不給小風刃撞入水中引發水爆殺傷的機會。

而距離遠了，又產生不了足可決定勝負的殺傷效果。

李天照的意圖龍王當然清楚，卻並不焦急。

如此氣定神閑，又反過來透露給李天照一個信息：龍王根本不擔心混沌霸主的力量會很快消散，因為這是混沌之氣濃度很高的天境區域。

兩人水中的對戰情況，就這麼一直僵持着。

只是，這樣的局面又能維持多久？

水爆劍一次次的爆發，產生的響動不小，即使有水的阻隔，也能傳出去相當距離。

倘若有別的隊伍經過聽到，會不會湊過來？

一隊人，恰好經過，聽見聲音，被吸引了過來。

暗流里的信息，早早就讓李天照知道了。

他盼着來的會是自己人，若是能在水裡發揮作用的混沌碎片力量，那就更好了。

可是，當快速游過來的一個王將看清了龍王，沖他打手語的時候，李天照就意識到，他的處境很糟糕！

因為這個過來的王將，分明是天武王那邊的，還是薔薇王將隊里的人，擁有跟鯊魚王將類似的混沌碎片力量！

‘可恨！’李天照當機立斷，發動水爆劍，推動自己快速上浮。

那王將見了龍王的手語，知道是孤王，當即眉目一沉，都不等回去告訴薔薇王將，就直接去追。

遇到孤王還有什麼好說？孤劍在四方之地殺了他們天王城的王將的事情，就註定是他們的公敵！

他還是孤劍的時候抹了天王城的臉面，還指望從此以後天王城的王將會給他好看？

天武王座下的王將，碰上了孤劍，但凡沒有特殊情況，那就是一個字：打！

如果一個字不夠，那就是四個字：往死里打！

如果四個字還不夠，那就是七個字：狠狠的往死里打！

薔薇王將隊的這個王將綽號叫白鯊，靠着混沌碎片的力量，在水裡如游魚那般快速遊動，很快追近了李天照時，驟然發動力量！

暗涌在其控制下，迅速旋動了起來，眼看着就要形成水漩渦了。

李天照揮劍一指，發動水爆劍，那水漩渦不等形成，就被水爆中斷。

‘切！孤王還有這麼一手？’白鯊暗覺驚異，本以為李天照在水裡完全待宰，事實卻並非如此。

於是他手持一丈長的長槍，雙手握着直衝李天照刺過去。

李天照看似背對着他，卻憑藉暗流的情況就知道攻擊的速度、以及靠近的距離，於是在合適的時候，就在水裡轉身，揮劍擋在槍身上。

他沒有用雙印力量，自然不及水裡移動速度快很多的白鯊的槍勁更強。

原本白鯊使的是迴旋之力，可是在兵器交擊的瞬間，卻被李天照發動的繞劍之雷電的雙手瞬間麻痹，迴旋之力就沒能用出來，變成了蠻橫的衝擊力量。

李天照借碰撞力量，加速朝上升起。

白鯊沖了過去，迅速折向，又追過來，不甘心的再次發動混沌碎片力量。

可是，水漩渦成型的太遠，吸力就弱，還會影響了龍王和旁人，距離近，又被李天照的水爆劍絕技中斷，根本發揮不出應有的作用。

白鯊第二次挺槍衝刺，有意避免被李天照借力，卻還是被他靠兵器碰撞的推力，離開了龍王和靠近過來的薔薇一眾更遠的方向。

龍王眼看李天照每次發動水爆劍時，不但破了水漩渦的形成，還靠推動之力浮起更高，眼看着，很快就要浮出水面了。

於是龍王連連打手語，白鯊剛開始並不想聽他的，但連番攻擊都沒有奏效，只好快速移過去，一手抓着薔薇，一手抓着龍王，帶着他們快速追孤王過去。

三人追着李天照上浮的身影，眼看距離更近了時，李天照又一次發動水爆劍。

衝擊力頓時把他推出水面，化作巨大的飛魚那般，拋飛了出去。

龍王，薔薇三人鑽出水面時，白鯊已經發動混沌碎片力量，控制水柱，推動他們三人一起從水面上飛追李天照過去。

三條身影背頂着水柱，承受着相當強的水流衝擊力，快速掠過水面，眼看前面的李天照沉入水中，龍王連忙手指距離李天照後方一段距離的位置，示意從那裡下水。

其實本不該他指揮，薔薇雖然不快，卻也知道此刻追擊孤王心急，而龍王擔心李天照落入水中后拿着劍等他們過去，正確做法本來就要留出安全距離，反正有白鯊的混沌碎片之力，不怕水裡追不上。

三人落入水裡，下沉時，看見前方李天照又浮起水面，水爆劍又能發動了。

眼看孤王又一次被水爆的推力炸飛，白鯊好生惱火，水裡是他的戰場，現在竟然追孤王追的如此費勁！

早知如此，他從開始就會接受龍王的建議，先去帶着薔薇，再拽上龍王一起，那樣的話，李天照就未必有機會浮出水面，自然也不能如現在這樣、飛魚般的一次次逃走。

可是，後悔已經沒有意義了。

白鯊控制着湖水，一次次化作水柱，帶着他們三個飛過湖面，全速追擊。

開始他們還能快一點，眼看着很快能追上。

但是，李天照卻很快又在被炸飛出去，快落入湖面的時候，發動小疾風的力量，虛空急速再前沖了一段。

如此一來，本來稍微快一點的優勢，就被抹平。

眼看着，前方出現了湖岸。

“再快點！”龍王急聲催促。

“已經最快了！”白鯊很是惱火。

誰不知道讓李天照上了岸，今天就別指望還能留下他？戰印絕技，小地怒，小風行，三連衝鋒絕技在身，除了混沌風行力量，單純的混沌風語都不敢說一定能比他移走的更快。

“孤王一隊人都被我龍王斬殺！你卻只敢抱頭鼠竄！簡直荒唐可笑，純屬浪得虛名！原來孤王的千殺劍法只能偷襲殺人嗎？你若有本事，今日你我就單打獨斗，不死不休！我保證，絕沒人干擾你我之間的對決！”龍王眼看湖岸更近，連忙急聲高喊。

前面飛走的李天照根本沒有回應，只顧保持全速移動的節奏。

眼看他們離岸邊越來越近，顯然是追不上李天照了。

薔薇把頭髮束起，左手握住手腕，右手無名指和小指屈起，大拇指翹起，食指和中指併攏伸直，手臂前伸，遙遙對着前方飛走的李天照。

下一刻，只見她額頭的混沌印亮起，伴隨着身上白光劇亮，源源不斷的湧向右手前伸的中指和食指前方，匯聚成直徑越來越大的白光。

如此片刻，那顆白色的光球竟然就聚集了有三尺直徑。

當李天照又一次被水爆劍帶着飛出水面時——薔薇眉目一沉，指頭前的白色光球驟然飛射出去！

與之同時，彷彿有強大的反推之力，讓薔薇的右手不由自主的屈起，后移。

她不由自主的活動着指頭和手掌，消化着聚力一擊的反噬之痛。

白色的光球速度極快的掠過虛空，過處留下一路白色的殘影，看起來彷彿是延伸出去了那麼長的白色光柱那樣。

飛走的李天照突然感覺到背後氣流信息有異，察覺襲擊，急忙發動小疾行強行改變虛空拋飛的軌跡。

與之同時，急忙揮劍后擊！

但白色光球來的太快，他根本來不及避開，飛閃過來時，撞上他的劍，剎時間，爆開成耀眼的劇光！

強大的衝擊力，瞬間把湖面壓出來直徑有十丈的半圓凹陷，爆炸的力量，直接把李天照轟的遠遠拋飛了出去！

強光刺激之下，他眼前一片白亮，全然看不清景象。

# 第二百一十一章 劍威

李天照只覺得眼睛難受，隱約覺得身體在高速拋飛出去，卻又不知道自身切實的處境，但他的方向感還沒有丟失，自覺是甩飛向岸上的。

薔薇蓄力一擊的光彈射出，本以為必中李天照後背，那麼就會包裹了他的身體，爆發的衝擊力會延遲至朝前方爆發，就能阻止他往岸上飛沖的勢頭。

可惜薔薇王將卻沒想到，李天照不需要回頭，就能憑藉氣流把握狀況，她本來必中的攻擊，偏偏被李天照凌空發動小疾行，避免了後背中招，回身的一劍使的又是風刀王將的絕技，光彈提前在李天照后側方爆發，於是沒能達到理想的效果。

閃亮的刺眼白光讓追擊的他們三個一時也看不清楚狀況，等到三人都被水柱推上岸邊，光亮弱了下來，才看見李天照拋飛着落到湖邊連片的茂盛草叢里。

龍王，薔薇，白鯊三人直接急衝過去。

挨了薔薇光彈的蓄力一擊，即使沒有正中身體，也絕不好受，豈有給孤王喘息之機的道理？

三人接近了李天照摔落的草叢方向，白鯊王將的長槍首先刺入草叢，搶在龍王之前，故意打草驚蛇，好讓龍王和薔薇根據孤王的反應發動合擊。

從孤王落進去，到他們追近，期間草叢都沒有動靜，人絕沒道理離開。

白鯊試探的一刺，穿入草叢里，什麼也沒有扎到。

緊隨長槍穿過人高草叢的，是龍王手裡的劍。

當他隨長槍之後，衝過草叢時，竟看見李天照單膝着地，左掌按地，右腳做好了發力的準備。

‘這傢伙！’龍王意識到不妙，急忙揮劍！

然而，已經來不及了。

李天照驟然蹬足發力，配合小疾行的衝鋒，化作一道殘影，一閃自長槍側旁飛衝出去！

白鯊王將一槍刺空，腳下還在發力前奔，突然看見一團光影閃了出來，不容他來得及反應，就從他身旁飛掠而過。

他急忙回頭，卻看見了自己的後背……

白鯊的頭，落在草叢里，眼睛仍然圓睜，他死不瞑目！

他如何會想到，吃了薔薇重擊的孤王摔入草叢后，面對他們三個人的追擊，竟然不是立即站起來逃跑，而是在草叢里等着襲擊殺了他？

然而，在等待死亡到來的時候，白鯊王將又突然覺得，孤王不是從來都如此膽大包天的么？陸地上他的千殺劍法本不就是以快殺人的嗎？

是他大意了？

不，是他們三個都大意了。

都知道孤王膽大包天，卻還是想不到，在這種情況下他還敢想着反衝殺人！

薔薇甩手射出一顆一尺直徑的光彈，卻沒有擊中發動小疾行衝過去的孤王，只是穿過了殘影。

然後，她看着白鯊王將落地的腦袋，不禁緊咬牙關，身體里驟然竄起來激憤的怒火，而後，又化作目光中冷寒的殺氣！

龍王發動小疾行，一閃追了過去，薔薇雙掌分別握着兩顆光彈，也發動了小疾行追了出去。

李天照小疾行發動之後，緊跟着又發動小地怒。

於是龍王和薔薇還是落後了他有十數步。

李天照發足狂奔，左手反握着孤王劍，右臂被光彈炸的小臂至手背都血肉模糊，有些地方都能見到森森白骨。

除此之外，他背上，肩頭都有炸傷的地方，但沒有右臂上那麼嚴重。

他的右手已經不能揮劍了，對於別人來說，也許是大問題，但對他來說，卻不是。

因為李天照左右手都可以用劍，只是左手用於實戰畢竟少些，到底不如右手使劍時那般底氣十足。

“孤王你殺了白鯊！就是跟我薔薇結下了死仇！今日若讓你逃掉的話……”薔薇的聲音里充滿怒氣。

她和龍王一樣，隊里的白鯊也如鯊魚那般，都是養兵千日用兵一時。

今天好不容易碰上水裡的天境，正是白鯊大顯身手之際！

可是天境還沒結束呢，白鯊卻戰死了，就等於是白白養兵千日，臨到用時兵沒了。

這等事情，如何能不讓人惱火！

何況，剛才還是他們三人追擊孤王一個的情形下被他殺了白鯊，這簡直是狠狠抽了她和龍王一人一記響亮的耳光！

前頭跑着的李天照右臂還持續扯着疼，聽到薔薇的話，沒等她說完，就打斷說：“今天若讓我逃掉了，你就跟我睡嗎？”

“……”薔薇有些詫異，印象中李天照不是會說這種話的人，轉念一想，知道他同樣心情糟糕，又惱火她帶着白鯊突然殺出來合擊，自然沒有好話。

薔薇卻也不氣，只是朝着前方聲音處，接連丟出手裡的光彈，嘴裏卻答了句：“好啊！”

兩顆光彈，接連穿過草叢，一左一右的從李天照身旁飛了過去，險些就射中了他。

李天照早知道薔薇是故意引他說話，才能估算他的位置發動攻擊，但他仗着能捕捉氣流里的信息，外加又有防備，惱火之下才故意截斷薔薇的話，說了那句有損形象的話。

李天照躲開了兩顆光彈，又猛然回頭，朝着龍王和薔薇中間，發動小疾行，一閃沖了出去！

他左手握着的劍，划動四色光亮，全速斬了出去。

劍光過處，比人還高的雜草齊刷刷的被斬斷。

前沖的龍王眼前，突然看見四色的劍光！

但比這更讓龍王吃驚的是，李天照衝過來時，在彼此碰面的瞬間，身體恰好不在薔薇握着的光彈指向的範圍，也不在龍王手裡的劍一遞就能攻到的區域。

是巧合？

龍王以為是，但李天照卻是通過氣流的信息，知道他們的身體姿勢狀況，因而特意挑選的這種安全路徑。

他的劍光已經斬到龍王眼前，可龍王和薔薇都需要調整姿態才能攻擊到他。

李天照又處於小疾行的前沖狀態，不等他們調整姿態，就已經與他們錯身而過了。

剛才他的襲擊斬了白鯊，這一劍，取的是龍王！

四色的劍光就在龍王眼前。

龍王抬劍招架已經來不及了，反擊李天照更來不及，眼看着，是不可能應付這一擊的。

可是，龍王不是白鯊！

他猛然低頭。

在劍光斬到眼前的時候，額頭變成鎚子那般，撞在李天照的孤王劍劍身上！

強勁的衝擊力，直接震的孤王劍瞬間頓住，劍上的力量剎那被極大幅度的抵消，下一個瞬間，劍刃斬在龍王的護頸上，留下一道劍痕，卻沒能夠斬開，就那麼與之錯身而過的沖了過去。

小疾行沖的太快，一切發生在瞬間，李天照劍上的力量遭到龍王的頭撞削弱之後，持續灌入的力量都沒來得及流至劍刃上，就已經沖了過去。

‘好傢伙！’李天照真是忍不住為龍王的頭撞自救反應叫好。‘大意了，剛才該不顧那麼多用雙印之力，那他的頭撞也不足以自救！’

錯身而過的龍王下意識的抬手摸了護頸，一陣后怕……

剛才——他險些就被殺了！

這種險死還生的驚險，龍王已經很久沒有體會過了。

於是，后怕變成了憤怒，憤怒又化成了更強烈的戰意！

薔薇王將迅速轉身，追着李天照推掌射出兩顆光彈，可是，卻見他發動小地怒衝鋒避開，又衝進了草叢里。

龍王一聲大喝，揮劍繞周圍一圈橫掃。

小金刺延伸出來，加上強大的劍勁威力，周圍三丈範圍內的雜草，瞬間全被斬斷。

龍王發動小疾風，追出去的途中長劍繞左右舞動劍花，劍勁接連把過處的深草全都斬斷，一時間，斷草紛飛。

但是，仍然看不到李天照的身影。

龍王知道李天照存心要閃，他們難以追上，於是長劍凝聚力量，突然發動天王劍法的絕技，朝着前方揮劍橫掃！

爆發的巨大劍勁，剎時間把他面前的大地掀飛，一尺厚度的地面整片飛起，朝着前方撞了過去。

李天照感覺到背後有異，回頭看見那大地被掀起來的情景，簡直不知道這是何等的劍勁！

‘混沌霸主加上天王劍法的劍勁之威太可怕了！’李天照雖然驚駭，卻當機立斷的轉身，朝着被掀飛撞過來的大地沖了過去。

孤王劍揮動中，風刃一閃斬開了尺厚的地面，斷開的大地自然朝兩側飛去，李天照從空處一閃衝出，揮劍朝龍王就斬！

此刻，就是剛才草叢里襲擊的再現。

看起來掀飛大地的威勢駭人，卻也是他折身突破反擊的良機！

可是，龍王嘴角揚起一抹嘲諷的笑。

他在等着孤王回頭襲擊，現在的他，還能不知道，李天照不會錯過這種反身殺敵的機會？

衝過來的身影，在龍王眼裡，就是死人了！

龍王揮劍，發動天王劍法，斬出去的時候，劍掠過的虛空景象，都產生了異常的扭曲。

這一劍龍王信心十足。

可是，眼看着李天照衝過來的身法突然加快，這一劍，竟然就慢了一分，眼看着只能從李天照頭頂上落空過去。

而李天照的劍光，也比龍王預料中更快的斬到面前。

龍王的劍，揮空了的從李天照頭上過去。

而李天照的孤王劍，斬上了龍王招架的左臂護腕上。

但護腕能擋住孤王劍？

若擋不住，斬斷了手腕，接着就是攔腰一擊。

薔薇飛射的光彈，也因為李天照身法的驟然變快，從他背後，腿間，落空了飛過去。

這個瞬間，好似是孤王千殺劍法的快，勝過了龍王劍勁的神威。

李天照自信這一劍，必可斬殺龍王。

他的信心如龍王剛才一樣爆滿。

『加入書籤，方便閱讀』

# 第二百一十二章 斬斬斬！

龍王的劍從李天照頭頂上揮空了過去，然而，劍勁帶着的強勁衝擊力，卻還是扯的李天照不由自主的隨着劍動的方向失控歪倒！

於是李天照本來必然得手的一劍，在斬開了龍王的護腕，傷了龍王手臂之後，因為身子的失控側歪，劍尖只能從龍王小腹前落空劃了過去。

‘這就是混沌霸主加上天王劍法的劍勁之威？’李天照簡直不敢相信。

龍王的這一劍落空了啊，劍帶動的一片氣流的衝擊力竟然還能導致他不由自主的歪倒！

這是何等可怕的劍勁？

李天照順着歪倒之勢，撲地翻滾，單掌按地借力，蹬足一躍，飛躥了出去。

龍王一劍揮空，拿穩了勢子，邁步就追。

奔走中，龍王看了眼裂開的護腕下面，手臂上的劍傷，回想剛才差點被攔腰斬斷的驚險，不由暗暗驚駭：‘傳聞千殺劍法出則殺人，孤王的劍快絕天下，竟是真的！我若沒有小風語，天王劍法都不足以威脅到他！’

交擊發生在瞬間，龍王自信爆滿的一劍落空了，李天照自信能必殺的一劍只是割傷了龍王的手腕。

他們的自信，最後都成了誤會。

因為對手的劍，都給了他們足夠的意外。

龍王錯誤的自信，是手腕負傷的代價；而李天照錯誤的自信，卻讓他計劃中的後續移動和身法變化都被打亂。

李天照順着龍王劍勁的威力撲地翻滾，撐地躍起，動作不可謂不快，反應也很迅速，卻沒有了原本計劃中斬殺龍王，並且衝過去的時候拿龍王身體當盾牌的環節。

李天照臨時的反應雖快，薔薇的反應也快，她的光彈也不是吃素的！

李天照躍起時急忙發動了地怒，地面暴起的泥石隨他一併沖了出去，可是后肩位置還是被一顆小光彈射中。

爆炸的力量，把他推的摔飛了三丈之遠。

‘可恨！’李天照站起來拔腿就跑，龍王和薔薇哪裡肯放過他，一路循着血跡追趕了好一陣，最後又繼續循着草叢的痕迹追趕了好一會，穿過草叢，發現又到了湖岸邊。

“他不知道入水多久了，只怕追不上了。”薔薇長吁了口氣，並沒有十分失望，本來以李天照之能，存心走，他們兩個是追不上的。能追趕這麼久，最後迫得李天照為了避免留下痕迹，被迫帶着傷入水遁走，如此才把他們甩掉，已經很難得。

“孤王水中的奇招能令他遊動更快，我們追不上。今日沒能在水裡解決他，實在可惜！”龍王很少說這種話。

薔薇知道他的正常風格應該是說：走就走了，下次碰上再殺掉就是了！

此刻卻為沒能解決孤王而遺憾，也就是說，龍王已經視其為勁敵。

“孤王沒有混沌碎片之力，就算今天殺了他，從武王殿死而重生之後，一樣還是孤劍李天照。”薔薇說是如此，當然也想能解決了孤王，等他再復生，就是從頭開始的萬戰將了，期間若再被殺一次，天境也就碰不着了。

“雖然走了孤王，但滅了他隊里的人，混沌之心殺了，霸王劍死了，更難得的還是把花刺一併斬殺。”

“‘觸動’花刺？”薔薇很是意外，花刺的獨門絕技很是讓人頭疼，什麼致命攻擊打過去，她都一觸即飛，因此又被人叫做不死王將。“那你這趟收穫可真大！孤王一直春風得意，這次到底還是在你龍王面前栽了個大跟頭。”

“孤王剛才為何不直接往回玄天之地的方向逃走？”龍王收劍入鞘，打量着周圍的地形，突然，皺起眉頭。

“不好！這是我們回天王之地最遠的湖岸，孤王故意把我們引到這裏，是要我們折返耗費最多的時間！”薔薇察覺有異，也觀察了周圍，還有湖岸的形態，旋即，也不由變了臉色！

而龍王的臉色，更難看！

因為他們的腦海中，都蹦出來一個念頭——也就是，孤王為什麼要這麼做的理由！

李天照在水裡。

游到深處，發動水爆劍絕技。

深水裡很好的阻隔了聲音，雖然還是會傳上水面，卻不至於會傳的太遠。

龍王的混沌霸主加上天王劍法實在厲害，他除非用上雙印力量，否則沒有把握擊殺。倘若只是跟龍王單獨對陣，他還未必想撤，可薔薇和龍王圍攻，他的壓力實在很大。

李天照后肩吃了薔薇一記光彈，被炸的血肉模糊，幸虧還是右肩，若是左肩，他怕是只能咬着劍柄戰鬥了。

如此情況下，再打下去實在不智。

李天照即使滿心不甘，還是當機立斷的選擇退走。

可是——就這麼回去嗎？

混沌之心南小喬死了，他作為守護劍客，還有責任把她復活，復生后的南小喬沒有了混沌之心的力量，可復活她也是一筆不少的功績。

他懷裡雖然有吸滿了混沌之氣的七色心，算起來本來是很可觀的功勞，一顆七色心吸收的比天級混沌之心還多，他等於多帶了好幾個天級混沌之心。

然而，南小喬的死，讓他們整隊人都要承受嚴重的懲罰。

而他們的功勞，一半是屬於武王的啊！

憑七色心，夠不夠將功贖罪？

他回去，面對的是不是跌落萬戰將的處罰？

還有花刺，她功績高，復生后也應該還是王將。可是她復生后沒了混沌驚雷的力量，第三王將的榮譽就成為了過去式。

還有霸王劍，約好第一次的天境同隊，竟然是這種結果。

是，說起來大家都不可能怪他，並沒有他這個隊長的什麼責任。

然而，他是領隊，卻怎麼能心安理得？

就這麼回去？

原本這趟回去，他應該可以復活父母妻子。

現在，一隊人死剩他一個，辜負全隊人的信任，他自己也回去等着被罰成萬戰將？

李天照不甘心！

他越想越不甘心！

他越想，胸膛里燃燒的那股激憤情緒，就越是強烈！

強烈的讓他，恨不得轉身跟龍王和薔薇繼續拼殺！

可他是李天照，他戰鬥是為了勝利，而不是為了痛快的求死。

李天照的憤怒仍然壓不下去，可是，他卻很快想到，他還有一個選擇，更好的選擇！

所以，李天照故意讓龍王和薔薇多追擊一會，把他們帶到預定的湖岸邊上。

這裏當然沒有什麼陷阱。

只不過是——讓他們回去的路程長了許多。

李天照估摸過時間，帶着龍王和薔薇跑的時候，就在計算。

龍王和鯊魚離隊，那麼剩下的人，當然是在繼續吸收天心之王的混沌之氣。

他們會在那等龍王回去嗎？

李天照覺得不會。

但他還是先去了天心之王那確認。

果然，龍心他們不在那了，已經吸收滿了混沌之氣，然後離開。

暗流里的信息讓李天照知道，天心之王這裏，這麼短的時間，就又多了三隊人，其中一隊人數不齊，少了兩個，應該是薔薇的王將隊。

李天照自顧離開，一路憑藉水爆劍的推力，在水中移動的遠比正常游的更快。

‘龍王隊的人折返，必然取距離天王之地方向最近的湖岸區域，又會選擇地形更便於通行的地方，那他們會從哪裡上岸，也就不難猜了……’李天照爬上湖岸，確認了一帶岸邊沒有多人折返留下的痕迹，就又跳進水裡。

這裏，是往天王之地最近的岸邊，而且後面有地形適合通行的必經之路。

李天照的胳膊和后肩的傷口泡在水裡，看起來甚是可怖，但他此刻卻顧不了這些了。

湖水裡，份外靜謐。

李天照靜靜的呆在裏面，留意着暗流中的情況。

原本從時間推測，龍王隊的人應該也還沒上岸。

李天照等了一會，暗流中的信息讓他知道，有九個人在往這邊移動。

‘終於來了！’李天照等到他們游過來的更近些時，才陷入水邊深度合適的淤泥之中。

一行九個人慢慢的遊動了過來，隨着離水岸更近，陸續都浮出水面，遠離了危險區域，放下了警惕，就在談笑着說話。

“龍王跟鯊魚去了那麼久，也不知道什麼情況。”

“能有什麼情況？他們兩個水戰配合，殺人如切菜。耽擱的時間長應該是花刺隊伍里也有水系混沌碎片之力。”

“龍王沒什麼好擔心，我們儘快回去交差，等着跟他在都城慶功就好了。”

一群人談笑遊動着，距離岸邊，越來越近。

萬劍不過拉着龍心先走上淺水，龍心扭頭正要說話，卻突然看見幾個人的腳下猛然站起來了個人！

李天照發動小地怒，猛然從湖底的淤泥里沖了出來。

四色劍光，飛出水面，飛閃了一圈，周圍四個王將和萬戰將，措手不及的紛紛被斬成兩截！

後面還有三個，人還在水裡，腳還沒能踩在泥土裡，驚駭之下，匆忙舉劍要發動混沌碎片之力。

可是，李天照一劍得手，朝着那三個王將中間的湖水射出一道風刃。

白色的風刃卻不以人為目標，轟然射入水中，剎時激起一陣沖高上天的水爆！

一個王將被衝擊力炸的朝後拋飛，跌入更深的湖水區域；另外兩個王將被衝擊力掀的分別朝左右拋飛了出去。

李天照發動戰印絕技，腳下發力，帶着水浪四面爆飛，急速衝出去，追上拋飛的一個王將，那人身體還在飛起、尚未到達拋甩的最高點位置，就被孤王劍追上去，凌空劈成了兩截！

『加入書籤，方便閱讀』

# 第二百一十三章 聰明反被聰明誤

李天照一擊得手，不等雙腳落在水面，折身又發動小疾行，帶着一竄白光殘影，閃掠了回來。

人剛落下，就又發足一躍，借力跳了出去，追着另一側拋飛落入水裡的王將入水。

水裡，那王將剛拿穩勢子，揮劍就朝李天照斬過來。

李天照目光冷沉，使孤王劍發動水爆劍，頓時炸的那王將右臂血肉模糊，握劍的手背都能看見森森白骨。

丟了武器，那王將又被水爆劍的推力帶的移動姿態不可自控。

李天照卻已經雙腳踩在泥土裡，就只是遞劍出去——那個被暗流推動，難以改變移動方向的王將，就只能這麼撞在劍上，要害被刺穿。

李天照拔劍回抽，但那王將臨死之際死死抓着劍身，他只好抬腳抵着那人身體發力，劍才能迅快的一下拔出。

李天照鑽出水面，看見萬劍不過拽着龍心在跑，而後着扭頭看着他的眼神里，透着震驚，還有，慌亂。

湖水裡，剛才被水爆劍炸回去的王將這時浮起來，正奮力朝淺水的岸邊游去。

李天照抹了把臉上的水，一躍跳過去，人還沒落下，孤王劍隔空一指，又射出道風刃飛入水中。

水爆，直接把那王將炸的飛起水面，身體在半空不由自主的翻旋着，劍上混沌碎片的力量四處亂飛。

李天照越過去落下時，也是那王將被炸的飛起來的時候。

他前指的劍，都不必回抽，直接就斬斷了那王將的身體。

血，落的他頭臉，身上都是。

還有一些血落在他肩頭，右臂上被泡發白的傷口，像是突然多了些血色。

李天照沉入水裡洗去身上的血污，站起來時，抹了把臉上的湖水，看了眼奔走的萬劍不過和龍心奔走的方向，也是服氣他們的當機立斷。

龍王和鯊魚在水裡殺了他隊里的人，現在，他也在半水之地以牙還牙。

李天照逐個收拾了龍王隊王將們的戰印，身份牌，揣在懷裡。看了眼沒有血色的右臂傷處狀況，自然癒合看似沒有機會了，他都感覺不到右臂存在了似的，只能是回去治療殿治癒，

那、又是一筆很大的功績開銷。

李天照走上湖岸，看着萬劍不過帶着龍心逃走的方向，一點都不着急。

此刻他只是想起父母。

村裡人都說，搏命鴛鴦運氣不好，功績總賠進了治療殿。

這又哪裡是運氣不好？

奮勇搏殺的戰士如何能避免不受傷？

分明是，治療殿花費的功績太高。

李天照抹了把頭髮上的水，這才不疾不徐的大步走着追了出去。

萬劍不過眼看隊友遇襲，他卻還沒來得及助戰，孤王從湖裡冒出來時繞身的一劍就直接斬殺了四個，又靠奇招炸飛了三個。

毫無疑問，局面完全落入了孤王控制，有心算無心，又是挑選他們剛放鬆警惕，準備上岸又還沒上岸的地方下手。四個被殺的根本沒有機會發揮，而另外三個來得及反應的，卻又還在水裡。

助戰已是枉然，萬劍不過當機立斷的帶着龍心退走，倘若死了她，那就是災難中的災難！

但是，萬劍不過帶着龍心能跑得過孤王李天照嗎？

憑他們對李天照能力的情報掌握，明明白白的是三個大字——不可能！

跑不過，唯有躲。

萬劍不過帶着龍心奔走了一陣，扭頭見李天照還沒有追來，萬劍不過就把龍心往一邊的草叢里丟進去，叮囑說：“他追上我見不到你，必然舍我折返來找你。水草區域不大，你聽見我的吼聲，就是孤王已經追到我了，趕緊穿過水草區域下水！我先給你渡氣。”

龍心連連點頭，臉上透着掩飾不住的慌亂，李天照此番殺氣騰騰，出來就殺了他們龍王隊四個人，看他右臂又分明重傷，明擺着是回敬龍王和鯊魚，極可能他帶的隊伍已經被滅。

若是如此，李天照此番來，主要目標就是她龍心！

孤王存心殺一個脆弱的混沌之心，萬劍不過如何能有把握把她保護周全？

龍心被萬劍不過丟入草叢后，就獃著不敢亂動，恐怕響動會讓李天照發現。

萬劍不過故意在走過的路上留下明顯的足印，全速飛跑，只盼着被李天照追上的時候能離龍心更遠一些。

可是，萬劍不過做夢都想不到，他此番放在正常情況里，屬於絕佳應對的做法，在今天，卻成了個徹頭徹尾的錯誤！

李天照所以不着急的先收拾了王將的戰印和身份牌才走，就是因為，氣流里的信息已經讓他知道，萬劍不過把龍心丟開的狀況。

那他還有什麼好急？

甚至，他就不需要追的太快，好讓萬劍不過跑的遠些，更遠些。

氣流里的信息，讓李天照對於萬劍不過的距離掌握的越來越模糊，因為，他們之間的距離越來越遠。

這時候也就意味着，龍心就算大喊大叫，萬劍不過也聽不到了。

所以，李天照發動小疾行，一閃衝進了草叢里。

猛然見到他闖進來，龍心嚇的雙手一起捂着嘴巴，怕發出聲音，旋即，又意識到她應該極力呼喊！

可是，她張了張嘴，卻又沒喊。

因為，很顯然那是來不及的。

龍心站起來，看着李天照的右臂，一臉疼惜的說：“我極力反對龍王和鯊魚去找你，今天我們兩隊本來都很幸運，最先發現天心之王，吸收滿了混沌之氣，平平安安的折返回去就是都好的結果。可是……哎，說什麼都沒用了。我今天，又一次落到你手裡，還是老規矩，你饒了我，我許諾給讓你多得一倍的功績，咱們都是老熟人了，合作起來也簡單快捷，想必不會拒絕吧？”

“不，我拒絕！”李天照拿劍指了指，龍心連忙配合的走出草叢，一路下了水裡。

看李天照右臂不能動彈，就自發的抱着他，不必他自己佔用左臂去控制她。

沉入湖底了，龍心又示意她需要渡氣，主動湊到李天照嘴上。

李天照哪裡知道萬劍不過給她渡過，卻只是迅速渡氣就完事，根本對她沒別的念想。

李天照發動水爆劍，加快遊動的速度。

龍心暗暗咬牙，絞盡腦汁的思索着對策。

李天照拒絕她的提議，為什麼拒絕呢？

是想索要更高的功績嗎？

是了，應該是這樣。

如果是這樣，龍心暗暗提高了接受的上限，畢竟她能活命，比死多少別的王將都更好。

為了表現配合的誠意，也為了多化去李天照的敵意，龍心在水裡遊動時，不但主動抱緊了他，還很儘力的划動着，讓遊動的速度更快。

但即使如此，他們穿過湖底，上岸的時候，也已經是一個時辰后了。

李天照從水草處上岸，如此不會在岸邊留下足跡。

這裏，是大地武王的人回去最近的路，他去玄天之地還得多繞一段。

然而，這是防備龍王和薔薇追擊攔截的必要措施。

“孤王你傷的很重，我幫你處理下吧。”龍心很积極的關切模樣，李天照卻沒什麼表情的道：“不必了，反正不能自愈。”

“這倒未必，用些草藥，如果右臂能恢復功能，就只是去治療殿解決傷疤和缺失的肌肉部分，花費的功績要少很多。這種草藥可以先用，一會我們路上再找找，也許有更好的。”龍心看着他的那條傷的慘不忍睹的右臂，好像是她自己的胳膊那般，滿是疼惜，手摸上去時，又份外的小心翼翼。

然而，這些感動不了李天照。

因為他很清楚龍心擅長這些攻心手段，四方之地那些跟龍心過往交情不淺的王將是如何被騙殺的？

他當時可是在旁邊，聽的清楚，看的明白。

“既是老熟人了，何必故作關心，你我敵對，你此刻只恨不得天上突然落下來道閃電劈死我才對。”李天照實在覺得龍心沒意思，眼前這般煞有介事，豈不是以為他可以欺騙嗎？

“也是想的。”龍心笑着點頭，又注視着他的眼睛，輕嘆着說：“只是不切實際。接連落你手裡，是否跟你特別有緣？你真的讓我想起龍王以前，不，興許你更狂。其實我喜歡有本事又敢張狂的男人，一直都對這種男人特別沒有免疫力……”

“可惜我對敵人沒興趣。”李天照說罷，催促她繼續走。

“好好好，你這人就是戒心太強，說這些，就覺得我是在騙你似得。那咱們說回正事，你是不是嫌多一倍的功績不夠？但你也知道我需要怎麼還你功績，太多了真的不現實，你就說個靠譜的數吧，我能辦到肯定儘力。”龍心又把話題繞回談判上面。

“這一次，你給多少我也不可能答應。”李天照盯着龍心，想起隊伍被滅的慘狀，就覺得惱火。“一隊人，包括混沌之心在內，活剩下我一個。如果不是念着點不算交情的老交情，直接就把你殺了，根本不必費事帶回去！這一次，俘虜你回去關乎的不是一個人的功績，而是關係了全隊人贖罪的事情！我怎麼可能放了你？”

“孤王這麼想，我不意外；但孤王這麼做，我卻要真心奉勸一句：請三思。”龍心語氣份外誠懇的道：“孤王是知道的，功績之重要，超過一切。如何立足，如何能立足，如何能讓重要的人死而復生，這些靠的全都是功績。萬戰將與萬戰將同行，王將與王將共謀，千戰將有千戰將的天地，百戰將領着十戰將和在編戰士殺敵。這些劃分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孤王有機會替自己爭取更多的功績，卻放着不要，反而要為了隊里人的死亡承擔無謂的責任，這真不是孤王既往的作風，更有被情緒左右了的嫌疑。”

“龍心，不必妄想了。今天你或者死，或者跟我去玄天之地，沒有第三個可能。因為你加上七色心，大約可以將功贖罪，於私，我可以復活父母妻子；於公，對全隊人都有交待。而你許諾再多，那也需要付出時間和精力成本，更不可能短期內兌現。”李天照哪裡會聽她這些話，開玩笑，她這些鬼話能騙得了他？

“孤王如果這麼說，還請你直接殺了我吧……我去了玄天之地，也是死路一條！恨龍王者又多，不定還會受到何等羞辱，倒不如此刻死了痛快！”龍心一臉決絕之色，眼裡都是凄苦，淚水滑落下來，份外可憐。

“如你所願！”李天照聽了后，很乾脆的拔劍，舉起還沒有斬落，龍心又急忙說：“不！我還是跟孤王回去吧。也許能設法讓玄天武王相信我願意投誠出力。”

# 第二百一十四章 還有機會

龍心剛才還一副去玄天之地寧可立即死在當場的絕然姿態，瞬息間就鎮定的改了主意，表示去玄天之地還能爭取一絲生機。

李天照不覺得錯愕，收劍入鞘，沒什麼表情的說了句：“你的求生欲很真實。你求一線生機，我也需要你體內吸收的混沌之氣的功績。一路配合，你好我好，敢找任何麻煩，直接殺了你獨自回去。”

“我們都是熟人了，何必這麼嚴肅？你也知道我，我也知道你，當然不會做那種自尋死路的事情。其實我也不是懵懂單純的時期了，玄天武王應該會明白我的想法。李天照，如果我可以留在玄天之地，可以跟當你的混沌之心嗎？我說過，我喜歡有本事的男人，玄天之地的王將里，金劍王沉穩有餘，張揚不足；東劍王本事雖然高明，卻不似龍王和你那般凸出，除了你，我真不願意跟着別的王將行動。”

“我特別佩服你的一點就是，始終在耍心機，卻又總避開能讓人發作的爆發點。雖然別人都說我李天照膽大包天，但我自己不這麼覺得，更何況膽大跟容易被騙是兩回事。你想跟着我行動，那是因為我遇到龍王的機會更高。我帶着你？給我十條命也不夠送的！”李天照此刻真沒心情，實在希望她安份點。

“好好好！我現在表明心跡，你卻當做陰謀詭計。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等以後你會明白，像我這樣的混沌之心，生存就是第一位。即使是離開了龍王，雖然難免有些懷舊惆悵，更有些習慣上的不適應，可說到底，卻不會是什麼活不下去、不可割捨之類的痛苦。離開了我，龍王也還是龍王，要不了多久，也會有新的混沌之心。等到那時候，你會發現，我這種經驗豐富的混沌之心，並不是隨便一個天級就能替代。”龍心這番最後的辯白之後，真的沒有再談論這些事情。

而且，路上見到合適的草藥，仍然积極的采了，搗碎了替李天照敷在傷口上。

這般走了沒多久，突然下起雨。

兩人尋了地方避雨，龍心又取出一種半透明的薄布，給李天照傷口都纏住，然後說：“這東西纏緊了可以防水，特製品。”

“你身上的東西還挺多，上次搜身看見這個，還不知道是什麼。”李天照想起那次搜羅了不少事物。

“混沌之心當然要多備這些，並且掌握盡量寬的知識面，一個優秀的混沌之心，至少該是隊伍的參謀，更不可替代的則是隊伍的智囊，兼能解決各種戰鬥意外的疑難問題。”龍心說到這裏，看着外頭雨一時下的很大，目光里透出來些讓人心癢的信號說：“譬如說，現在躲雨，你是不是該好好搜搜我的身呢？”

“我知道了，我知道你的全能了。”李天照此刻的狀態，當然不適合，也不會有心情做搜身的事情，龍心這般，分明只是告訴他，她即使在這種時候，也可以做的更多。

“孤王情緒低落，是為隊里的混沌之心吧？”龍心看李天照看着雨幕沉默着，推敲着，這是最常見的合理答案。

“這一趟我回去了，本該可以復活父母妻子。結果現在，向隊友們有所交代了，對混沌之心卻無從彌補。她死前曾說，不知道當不了混沌之心了，該做什麼，因為一直都被告知如何當混沌之心，也只知道當混沌之心。你呢？想過嗎？”李天照覺得，這問題，應該是混沌之心更有體會。

“所有的混沌之心都想過。相信情愛的時候，覺得不是混沌之心了也沒關係，甚至更好，可以跟喜歡的混沌劍客真正成為有情人。可是隨着閱歷的增漲，才會看到，這種有情很短暫。混沌劍客和混沌之心在一起的基礎就是特殊的力量，沒有了這一點，所謂的情愛，時效性不管長短，總有盡頭。”

龍心說到這裏時，李天照不由覺得，他也許問錯人了，因為他們的心路階段不同，時間跨度太大，閱歷的厚度差別也太大。他說的龍心懂，而龍心說的，他只明白道理，卻沒有體會。

“於是像我這樣的混沌之心，就越來越怕死亡了。重生之後，什麼都不是了，難道要拿起劍，去拼殺當戰士？見過那麼多戰士，又見過那麼多厲害的王將、萬戰將，心裏很清楚一個普通戰士的路有多難，以及極限在哪裡。這時候，各人有各人的想法，有的還是寧願忽視現實，繼續沉浸在於混沌劍客的日久生情里；也有的，像我一樣，為了不重生，為了繼續當混沌之心，可以不顧一切。”

“我只想知道，現階段，對於我而言，能為被鯊魚殺死的混沌之心做些什麼。”李天照不得不把問題提煉的更有針對性。

“你做不到，你以為可以，勉強去做，到將來卻只是給她更大的傷害和痛苦。如果你問我認為最佳的做法，我會說：見一面，表示歉意，自此各走各路，不必特意的額外做什麼；如果你問她最希望你做什麼，那就是：把你的府邸變成她的家，讓她滿懷希望的當你的女人。但時間會讓她在離多聚少的折磨中越來越失衡，你靠內疚支撐的容忍也會越來越低，直到互相折磨的忍無可忍，她帶着傷痛和對感情的徹底失望離開，你忘卻了曾經的歉疚，只剩下對她宣洩情緒嘴臉的憎惡和厭煩。”

李天照沉默。

龍心的建議大約是由衷的，但他沒有她的心境，因為年輕，那他，能否做的到，去選擇正確的決斷？

李天照不是很確定，因為南小喬的死太突然，臨死時的言語也讓他太歉疚。

守護劍客，是這麼守護混沌之心的么？

雨還在下着，若不是身上的傷勢緣故，李天照真不想等。

而現在，他也不想等了，反正龍心說，纏着傷口的布可以防水。

李天照正準備繼續趕路，突然捕捉到氣流的信息里，有一隊人正往這邊來。

李天照連忙帶着龍心隱藏起來。

等了一會，雨幕中，走過來一隊人。

領頭的，赫然竟是金劍王！

‘奇怪，金劍王怎麼會走這條路線回去？’李天照觀察了下，金劍王隊伍里的人數齊整，這才帶着龍心出來。

“孤王？”

“金劍王怎麼會走這邊？”李天照真是好奇的很。

“還不是因為你。”金劍王招呼隊里人停下，一起湊了過來，打量了龍心幾眼，說：“龍王在天心之王上方的湖面喊話，大家都知道你受了重傷，還獨自俘虜了龍心。我恐怕你回城途中遭遇截擊，推敲你應該會選擇這條路線回去，果然碰上了。”

李天照頗為意外，當即感謝金劍王如此關心，末了，又問起天心之王的情況。

“感謝的話不必說了，你殺了龍王的威風，是替玄天之地揚眉吐氣，你我同屬玄天武王座下，互助本就應該，更何況還有私交。天心之王沒那麼快吸收完，我們離開的時候去的隊伍更多，已經有打起來的，還聽人說，有隊伍還發現了殺戮千影，估計現在那的情況，更混亂。但我們不必管那麼多了，一起回去吧。”

‘雲暮煙果然來了！’李天照不由心中一動，當即道：“有一事想請金劍王幫忙。”

“……孤王難道還想回去殺敵立功？”金劍王對李天照的作風本來也有了解，不等他說，就猜到了。

“此番隊里人全滅，花刺王將都不幸遇難。我這趟多殺敵立功，就有可能保住大家不被額外罰扣功績。龍心吸滿了混沌之氣，也是一份功勞，如果金劍王能幫忙帶她回去，我就可以去中陽湖再尋機會殺敵立功。只是，無端讓金劍王幫忙，並非道理。”李天照確實是這麼想的，但想回去碰碰雲暮煙，卻也是重要原因，至於兩個理由分別佔比重多少，他自己也說不清楚。

“不過是举手之勞，孤王何必客氣。只是孤王的傷勢……實在不宜再戰了！”金劍王也是服了李天照的奪功意志了，但他此番的理由，確實讓人肅然起敬。

此刻不要說是金劍王，就是他隊里的那些人，包括混沌之心，看李天照的眼神都添了敬意。

“金劍王肯幫忙，這裏謝過了！至於傷勢的影響，現在比不得盡量立功重要。”李天照說罷，就要告辭，龍心一把拽着他說：“孤王不要丟下我！”

李天照看龍心臉色驚惶，意識到金劍王或是他的人，十之八九跟龍王有仇，她怕遭了報復。

李天照並不想多事，轉念一想，又不能說全然不管，就對金劍王作禮道：“我與龍心有些私事，還請金劍王一路照顧，至少不要讓她受辱。”

“好說。”金劍王答應了。

李天照這才獨自折返離去。

金劍王隊里有人取了雨具要給龍心，卻聽金劍王說：“我答應孤王不讓她受辱，沒說活罪可免！她就不用打傘了，一路淋着雨走，鞋也給她脫了，讓她在路上好好回憶曾經替龍王出過多少惡毒主意！”

龍心沒話可說，一路上赤腳走路時，都故意顯得非常痛苦，難受的流眼淚，甚至哭泣。

但其實，痛苦是痛苦，她卻並非忍無可忍。

只是她知道金劍王必然恨她，若這種程度的活受罪看不到想要的反應，一定還會用別的手段，那她當然要裝的痛苦難忍，以免遭遇更殘忍的折磨。

李天照不知道這些，即使知道了，龍心又不是他的什麼人。他只是不忍龍心受辱罷了，至於雙方有仇，因此給她些罪受什麼的，他沒道理非管不可。

李天照直奔中陽湖，滿腦子是撞上雲暮煙，以及如何在天心之王處再多弄些功績。

# 第二百一十五章 來而不往非禮也

雲暮煙在哪裡，李天照還不知道；天心之王的情況如何混亂，他也還不清楚。

但他計算時間，卻又動了別的念頭。

‘薔薇折返回去后她帶領的隊伍如果才離開，又或者是隊伍在哪裡等她匯合了才走，那現在，或許還沒上岸，走的也該是俘虜龍心的那裡，我何不先去撞撞運氣？如果有機會，也能回敬她和白鯊王將！’李天照想到了就行動。

岸邊伏擊的甜頭他品嘗的很愉快，一波襲擊殺數個，再讓處於足不能沾地深度水區的敵人品嘗水爆劍，又能接連收割。

尤其是薔薇的隊伍，如龍王隊一樣，擁有五行水系混沌碎片力量的王將已經死了，正常情況都不可能一隊養兩個那樣的戰士。

李天照連續發動戰印絕技和小疾行、以及小地怒，全速趕路。

等他回到襲擊龍王隊的岸邊時，卻發現還是遲了一步。

岸邊明顯有一群人離開的足跡，只是……李天照看了看，大雨還下着呢，足印的狀況推斷，還沒有離開太遠。

‘未嘗不可一追！’李天照追足跡疾走了一刻鐘，氣流中就發現了前方有一群人在移動。

李天照追的更近后，又繞走難行的坡地，使飛絲纏繞林木，飛盪攀越，如此又趕了近一刻鐘，終於超到那群人前方，一處地勢高的陡峭坡崖上。

風還吹着，大雨也還在下着。

風雨之聲，是李天照最喜歡的天氣，因為很適合襲擊。

距離較遠，又有風雨遮擋視線，來的一隊人又都打着傘，李天照無法確認面容，連身影大概，都只見到大約的輪廓。

這隊人是否薔薇領頭？

李天照並不能確定，但是，氣流里的信息已經讓他知道，哪一個是混沌之心。

戰士和混沌之心的步走是有差別的，頂着大風大雨前進的時候，這種區別更明顯。

戰士的步走特別穩健，混沌之心則比較輕飄。

除此之外，隊伍里三把顏色特別鮮艷的花傘，本就讓混沌之心的判斷範圍縮小了。

男戰士很少打這種傘，薔薇隊里，加上混沌之心也只有三個女性。

李天照鎖定了中間的那把花傘，從坡崖上一躍跳了出去。

風，呼呼的吹着。

李天照從坡崖上躍落的身影，在風中迅速朝下墜落。

花傘下的混沌之心邊走着，邊看着鞋底堆積的黃泥，她嫌惡雨天里趕路，臟髒的，又不好走，時不時就要停下來刮鞋底的泥濘。

可是，他們還要走一大段，才能到最近的村子取寄養的馬。

風雨的天氣，各自打傘走着，聊天說話也不方便，份外沉悶，就只聽連綿不絕的雨聲。

混沌之心真是受夠了這種遭罪的路途，尤其是他們回去又遠。

她是再也不想來中陽湖了，即使這趟運氣不錯，趕在天心之王那混亂起來之前就走了。

可是，功績高低本來跟她沒有直接關係，旅途的輕鬆愉快與否，才是她最關心的問題。

雨，突然淋到她頭臉上了。

她覺得手裡的傘好像同時在朝兩邊飛，那混沌之心於是更用力的握着。

她抬頭往上看，可是，卻發現自己在旋轉。

再片刻，她看見了自己的身體，立在那的身體……

最後，她覺得自己掉到了地上，還在翻滾。

翻滾中，她看見一條身影，夾帶着暴起的泥石和積水，正飛衝出去。

那混沌之心圓睜着眼睛，仍然發懵，不知道她自己發生了什麼事情。

可是，薔薇為首的九個王將和萬戰將卻沒有發懵。

他們丟開了傘，紛紛拔出兵器，在混沌之心被李天照一劍斬殺的時候，臉上滿是驚怒的發起圍攻。

薔薇看着身首異處的混沌之心，又看着發動小地怒急沖中的身影，她錯愕，而後，是熊熊燃燒的怒火！

“孤王！你竟敢如此！”薔薇雙手掌中迅速凝聚起氣彈，隨小疾行發動，氣彈接連丟了出去。

李天照一擊得手，立即發動小地怒。

原本他還想銜接小疾行攻擊某個敵人，可是，在他發動地怒衝出去的時候，三把劍上紛紛飛射出來連綿成片的風刃，密集的充斥了一大片區域，讓他除了繼續前沖，根本沒有辦法停下來，更別說是折返殺人。

除此之外，還有兩股混沌煙火，從兩側預判他前沖的速度，幾乎同時射了過來。

至於薔薇，李天照不用想也知道，氣彈一定會熱情招呼他。

薔薇王將隊的主要手段就是中遠距離的殺傷，但這麼多風刃和煙火合擊之下能夠覆蓋多大的範圍，李天照卻是第一次切身體會。

密密麻麻的寸長白色風刃，還有一蓬蓬混沌煙火的紅光，前者交織成天羅地網那般的範圍殺傷，後者只要射中了他，就會是連綿不絕，能夠致命的可怕絕殺。

這中間，又夾雜着攻擊頻率很高，飛射距離又遠的、薔薇的氣彈。

這樣的合擊之下，李天照還想衝殺？

李天照被這些合擊追的接連發動了小疾行和地怒，最後又無奈的發動了戰印絕技，這才稍微安全了些。

他奔走中回頭看了眼，薔薇及其隊里的戰士們，個個都是激怒之色，分明是想把他碎屍萬段。

‘反正混沌之心已經擊殺，跟他們繼續拚鬥也不值當，雲暮煙還不知道在哪裡，去了天心之王也不知道還有什麼戰鬥，她們的合擊太密集，我不能再受傷了！’李天照本來還想多殺幾個，但薔薇王將隊的合擊密度，幾乎註定正面廝殺久了，他難免會受傷。

李天照當機立斷的放棄妄想，直接全速脫離戰鬥，把追趕的薔薇王將隊越甩越遠，跑了不多久，就甩的無影無蹤了。

眼看着追不上了，最後連背影都看不見了時，薔薇王將隊還是在追。

最後，到了湖邊，還是不見李天照的蹤影。

幾個王將氣憤的甩手把劍插在地上，罵道：“該死的孤王！”

“簡直欺人太甚！”

“如此狂徒，讓他活着就是天王座下所有人的恥辱！”

薔薇王將同樣憤怒，可是，她情緒最激烈的時候，已經過去了。

她是真的沒想到，孤王李天照俘虜了龍心，竟然還會折返回來，又再襲擊她隊里的混沌之心！

“薔薇你快下令入水繼續追擊，我們不能就這麼放過孤王！”一個王將惱怒的請命，因為死的混沌之心的守護劍客，就是他！

薔薇卻語氣冷靜的道：“我理解你們的心情。恥辱要雪，但未必是今天，更不能入水。白鯊不在了，我們下了水，反而會變成孤王的盤中餐。想想孤王為何先襲擊龍王再襲擊我們？他殺一個混沌之心的功績，有一半需要奉獻給玄天武王；而死了混沌之心，卻要承受擊殺混沌之心四倍功績的懲處。他死的是地級混沌之心，此番襲擊了龍王和我們，差不多夠他將功贖罪了。”

“薔薇你的意思是，我們想將功贖罪，也要去殺敵人的混沌之心？”副隊長明白了薔薇的心意，猜測着追問。

“這是當然！他孤王一個人，都敢為了將功贖罪如此不遺餘力，我們薔薇王將隊難道還沒有這種勇氣和能力？”薔薇的反問和激將，有理有據，更因為這次罰扣功績的事情影響太大，不做處理的話，他們薔薇王將隊里的王將，有好幾個都會掉到萬戰將級別！

“聽隊長號令！”一個王將帶頭表態。

“聽隊長號令！”剩下的王將們紛紛附和。

他們原本就信服薔薇，否則也不會奉她為首。

而眼前保護混沌之心不力的罪責，只有彌補，才不至於落得悲慘結果。

他孤王一個人都敢殺來殺去，他們王將隊豈有不如李天照的道理？

於是薔薇率領王將隊，根據離開天心之王時候掌握的情況，也挑選合適的湖岸，去蹲守埋伏折返的敵人，目標也是——混沌之心！

這樣的功績得來不難，又豐厚。

李天照實在很想接連不斷的重複。

可是，他不知道下一次離開天心之王的隊伍是誰，是哪邊武王的人。

那也就沒辦法繼續埋伏蹲守。

天心之王，李天照還是得去。

不過，他的心情寬鬆多了，俘虜一個、擊殺一個，一共兩個天級混沌之心的功勞，已經可以替全隊人抵消地級混沌之心南小喬被殺的罪責了。

至於擊殺的鯊魚，白鯊和龍王隊的七位王將，更是額外賺到了。接下來如果還有收穫，全是在增漲功績。

‘金劍王說天心之王局面混亂，也不知道雲暮煙情況如何。’李天照入水之後，就接連發動水爆劍，他有意控制爆發的程度，就可以不讓聲音如驚雷那般，只是在水裡的移動也會慢些。

李天照距離天心之王近些的時候，就看見了水裡漂浮的屍體。

他一路過去，竟然就發現了七八個被殺死的萬戰將的屍體。

李天照估摸天心之王大約就是正常混沌天境最後一兩顆天心的情況，許多隊伍混戰爭搶。

但天心之王，應該比那更慘烈，因為其存在連王將隊也會被吸引。

‘希望她早就走了最好，這些有隊伍的尚且死這麼多，她一個人來的話，真不知道壓力有多大！’李天照在水中，有過一具具屍體之間，只是擔心着雲暮煙的情況。

『加入書籤，方便閱讀』

# 第二百一十六章 相遇在水中

一帶的湖水，都帶着血色。

死了多少人？李天照不知道，但他看見天心之王的輪廓時，已經見到了三十多具屍體。

有萬戰將，也有王將。

於是前方那天心之王的深色輪廓，不由讓他覺得，像是吞噬生命的黑暗。

天心之王難得一見，然而相遇卻意味着異常慘烈的死亡。

若如此，見到天心之王，是幸運，還是不幸？

大約如金劍王那樣，沒有被捲入混戰漩渦的，就是幸運。

如龍王，薔薇，李天照這樣的，則是把幸運打成了不幸。

至於此刻水裡浮動的，那就更是許許多多的不幸和災難了。

‘天心之王體積還是如此巨大，又廝殺的這麼慘烈，最後來的混沌之心，能把它吸收殆盡嗎？’李天照不由心生疑問。

暗流中的信息，越來越多。

環繞在天心周圍，有在水裡下沉或是隨暗涌飄動的屍體，也有粘在天心上面吸收着混沌之氣的混沌之心，還有許多警惕着，或者在跟人對峙，甚至交手拼殺的戰士。

‘兩邊都有水將，不利於襲擊。’李天照到底還記着自己是傷號，察覺狀況不合適，就在離的還遠的時候，就游開了。

一片區域，顯然是廝殺過一陣了，因此屍體多，剩下的人大約打出了某種默契和平衡，於是進入對峙狀態，都不想再開啟戰端。

李天照順着天心之王一面遊動，捕捉着暗流里的信息，知道前方有正在廝殺的隊伍。

從交戰情況來看，像是有四五個混沌印擁有五行水系力量的戰士，因此打的很激烈。

於是他不由懷疑，剛才經過的、屍體許多的區域，是不是就因為水將都死完了，才會進入對峙罷戰的階段？

‘不利於襲擊。’李天照繼續遊動，才發現，怎麼這些隊伍里好像都有水將似得？

旋即又覺得好笑，或許，沒有水將的要麼撤了，要麼，就是變成了那些水裡漂着的屍體了。

現在還能生存的，大約都是有五行水系力量的隊伍。

‘五行水系力量平時很少用上，也很難升上王將，反而容易扎堆出現在萬戰將的隊伍里。強如龍王和薔薇那樣的，長期固定留一個，弱些的搭夥隊伍就未必有魄力接納水將了。這趟我隊里一個都沒有，大概算是運氣不好的狀況……’李天照發現想襲擊的機會不多，而且，繞了一圈，也沒發現像是雲暮煙的信息。

於是他又往天心上方，離水面近些的地方遊動搜尋。

這才發現，水面上方竟然也有激戰。

那些浮出了水面的戰士，還在拼殺中叫嚷喊話，謾罵之類的。

“我們幾次天境都遇到過，今天你們竟來偷襲！真正好不要臉！”

“要怪就怪龍王！他領着一堆人來襲擊我們，把我們的混沌之心殺了，我們不想回去被扣功績，碰上機會都不能放過！只好對不住了！”

“你殺我們的混沌之心，我們就滅你全隊！今天不是你們死，就是我們亡！跟他們拼了——”

李天照聽到對話，也就知道，這兩隊的混沌之心都沒了。

他也就沒有上去攙和的意義了。

只是，這些話又讓李天照意識到，龍王大約又拉了別的天武王隊的人一起行動。

顯然，龍王的想法也一樣，不會甘心就這麼讓全隊人扣罰功績，於是也去积極殺別的武王座下天境隊伍的混沌之心。

龍王只要有水將配合，即使在水裡，仍然厲害，因為在水裡別人還是擋不住他的攻擊。

‘龍王如此，薔薇大約也會如此，旁的人死了混沌之心，就會襲擊殺別人的混沌之心，最終被扣罰功績，最倒霉的還是戰鬥力弱的那些隊伍……’李天照看着水裡的那些屍體，體會到一個殘忍的事實，強的隊伍，最終會把損失轉嫁給眾多弱的隊伍去承擔。

混戰，不是給了萬戰將隊伍很多獲取混沌之氣的機會，而是讓他們承受和分擔的代價更重、更多！

李天照正考慮着作為戰士不應該考慮，此刻更不該多想的問題，暗流里的信息，突然讓他發現，一個站在天心之王上面，但是周圍沒有同伴的異數。

‘是雲暮煙了吧？’李天照當即遊了過去，靠近了，更靠近了——那條身影，隱約可以看見了。

突然，李天照捕捉到暗流里，有個移動很快的水將，大約是在搜尋，恰好朝着這邊過來。

他本想製造響動，又怕嚇走了雲暮煙，只好極力游過去。

‘如果是雲暮煙，現在的戰印可不好使用，還是拿備用的劍吧。’李天照取出那把波浪劍身的短劍，又扯了披袍，把臉遮好。

游近些過去的時候，天心之王上挨着的那條身影也看的更清楚了，只是背影就讓他知道，果然是雲暮煙。

她穿着水藍色的披袍，警惕的觀察着，看見他過來時，雲暮煙拔劍在手，顯然是做好了戰鬥準備。

李天照連連在水裡揮手，又扯下遮面布，讓她看清楚了臉，這才見她收起短劍，還伸手接應，一把拉了他過去。

旋即，李天照又扯好遮面布，手指一個方向，手勢比劃着示意：‘有敵人過來。’

雲暮煙就一手按着天心，一手被他拉着，游到旁邊。

片刻，那水將從雲暮煙剛才的位置遊了過去。

李天照手勢示意，讓她儘管吸收天心。

就見雲暮煙從身上取出來個盒子，打開后，裏面裝了幾十顆顏色各異的七色心。

李天照原本還奇怪，雲暮煙怎麼會呆了這麼久，現在明白了，她又要防着不被人碰上，遇到人多就得躲開，又得給這麼多七色心吸收混沌之氣，當然需要點時間。

雲暮煙見李天照扶着她手臂，幫她緊挨天心不被暗流帶走，不由手指周圍，顯然是擔心狀況。

李天照就搖搖頭，手勢比劃着叫她放心。

雲暮煙點點頭，只管拿着七色心吸收着混沌之氣，披袍下，一對眉目含笑注視着李天照，手語比劃着。

然而，李天照看不懂，只能搖頭。

雲暮煙知道了，就不再用手語，只是看着他笑。

水裡，如此靜謐。

即使李天照通過暗流的信息，知道周圍明明還有廝殺存在，但那些拚鬥的聲響，卻並不能傳過來。

他覺得雲暮煙的眸光在水中，似乎份外的好看。

一時間，兩人這般微笑注視。

直到七色心吸收滿了，雲暮煙把七色心放進盒子里，然後又取出顆空的。

暗流中，有人朝附近過來。

李天照拉着雲暮煙，一起貼着天心表面遊動了片刻，才又繼續。

雲暮煙根本沒有看到周圍有人，只能驚嘆於李天照的奇能了。

原本雲暮煙總要警惕周圍，看見有人影靠近了立即就走。李天照來了后，憑藉對暗流里信息的把握，有情況早早就知道了，從容的拉着她遊動一段，就避開了過來的人的可視範圍。

如此一來，雲暮煙既不必處於神經緊繃狀態，又減少了不必要的遊動，吸收混沌之氣的效率，提升了很多。

兩人這般在水裡遊動，一次次迴避遇到人的可能，不過一個時辰，雲暮煙的七色心就全部吸收滿了。

李天照本來以為要走，沒想到雲暮煙拽住他，指了指天心之王，然後，就見她伸掌按在上面，另一隻手又與他五指交錯互握。

李天照正奇怪這是幹嘛，突然看見雲暮煙按在天心的手掌上，亮起七彩的強光！

天心的混沌之氣，源源不斷的朝她手掌流入，又順着手臂，流遍了她的身體，還有許多又從她的右掌流入李天照的手掌、胳膊，在他身體裏面快速流轉了起來！

李天照不知道這是什麼情況，覺得有點像混沌之心吸收混沌之氣，卻又不是，又有點像他那次吸收黑雲境里的天心那般。

因為李天照感覺體印在瘋狂的吸納混沌之氣，除此之外，額頭的混沌印也在瘋狂的積累，其效率之高，簡直快能趕上在西月武王殿里的時候了！

如此持續了約莫一刻鐘，他們不斷遊動，才能確保一直緊挨天心之王。

也不知道為何，天心之王的體積突然縮小的這麼快了。

‘難道是我們吸收的？’李天照暗暗揣測，突然覺得，身體里的混沌之氣充盈滿了。

但是，高速流動的狀況卻沒有改變。

他懷疑是否還能有什麼本質的變化，正考慮先把劍扔開時，突然從雲暮煙的手掌里傳過來一股熱流。

那熱流，流轉了他身體一圈又一圈，最後進入體印里，彷彿點燃了什麼似的，讓他體印里充沛的混沌之氣中間，凝聚起了一團質性不同尋常之物。

雲暮煙鬆開他的手，指了指遠離天心之王的方向，游開了。

李天照跟着遊離，扭頭看時，覺得天心之王的體積又縮小了一大圈。

突然，天心之王亮起強光，然後从里面，湧出來許許多多的守護靈！

其中又有許多，朝他們追了過來。

李天照見這些守護靈在水裡的遊動速度比他們快很多，連忙一把抱着雲暮煙的腰，波浪劍一指——小流星火立即飛射出去，後面緊跟着的小風刃，飛撞入水，轟然爆炸！

強大的推力，阻礙了追擊的守護靈，卻推的李天照和雲暮煙在水中遊動的更快。

暗涌，讓他們的身體撞在一起，李天照又抱着她，也就那般沒有分開了。

雲暮煙原本抬手抵着李天照胸口，想要推開些，卻見他扭頭看着後面，注意力全在守護靈上，就沒有使力，只是用手掌隔着關鍵部位的緊貼觸碰。

# 第二百一十七章 有點放肆

一群守護靈受了水爆劍阻礙，卻仍然繼續遊動追擊，五息的工夫，竟然就快追上了他們。

李天照二度發動水爆劍，炸的一群守護靈被暗流推散，他們又得了衝擊的助力，一時游的更快。

一群守護靈受了水爆劍阻礙，卻仍然繼續遊動追擊，五息的工夫，竟然就快追上了他們。

李天照二度發動水爆劍，炸的一群守護靈被暗流推散，他們又得了衝擊的助力，一時游的更快。

可是，眼看着第三次水爆劍還來不及發動，就會被守護靈追上了！

他們人在水裡，身法施展不出來，出劍也慢，哪裡消受得起被一群守護靈近身圍攻？

尤其那數量，遠遠超過天境里的普通天心，只是追擊他們的，至少就超過了三十多個，而天心之王是全方位的釋放了守護靈出來，總共有多少，根本沒辦法計算。

‘這下麻煩了！只好我吸引注意力，推雲暮煙先走。’李天照當即使力把雲暮煙朝前方推送出去時。後方突然出現了水漩渦，吸的追擊的守護靈們遊動速度大幅度下降，眼看着離他們更遠。

李天照微微一怔，暗流里的信息讓他很確定，周圍沒有別人。

那就是說——這是雲暮煙釋放的？

這是混沌印的小水流之力？

可惜，水裡交談不了。

雲暮煙拉着他的手，被推前的身體並沒有獨自去遠，而是拽着他，繼續一起遊動。

如此一來，他們的壓力就沒有了。

水爆劍的衝擊推力之後，是雲暮煙緊接着發動的小水漩渦。

開始是阻礙追擊的守護靈，後來就製造到他們前面，幫助他們前移的更快。

於是，他們跟守護靈的距離越拉越遠……到後來，守護靈們停止了追擊，折返了回去。

李天照和雲暮煙浮出水面，游向了岸邊。

李天照動了動右臂，早就有了知覺，雖然還不能活動如常，卻早就可以控制用力和勉強動作了，只是疼的夠嗆。

龍心的那些草藥，這麼管用？見效也太快了吧？

李天照覺得太神奇，又懷疑，是不是剛才雲暮煙輸送混沌之氣助益了他的傷勢恢復。

只是，想起剛才被守護靈追擊，還是有些后怕。“天心之王竟然能放出那麼多守護靈，如果剛才被纏上，真的危險！”

雲暮煙目光古怪的望着他，沒做聲。

李天照被她看的不明所以，正要開口問，就聽她說“都快上岸了，還不鬆開我么？你這根胳膊受了傷還這麼有勁，摟着我遊了兩個多時辰。”

“是嗎？這麼快就上岸了？”李天照鬆開雲暮煙時，恰好可以踩着水底了，邊走上岸，邊抹去臉上的湖水，感嘆說“你的混沌印有小水流之力？有水漩渦的吸力幫助，遊動速度確實太快了！”

雲暮煙看着他笑，沒有答話，取了袍帽，甩了甩頭髮的里的水，又戴上帽子，戴着面布，這才招呼他說“是非之地，離開了再說。”

“我胳膊好多了，想在水裡看看還有沒有機會殺敵弄點功績。”李天照覺得那麼多守護靈，大家應該都吃不消，肯定有隊伍會撤退離開，該有機會。

雲暮煙沒好氣的一把拽着他手走，邊自責備他說“都傷成這樣了，還想着功績呢？你要功績不要命了？你功績攢的夠快了！到了這階段，慢就是快。還心急火燎的，就容易犯錯，錯了的損失，讓你快速積累功績很久都不足以挽回。”

“慢就是快？”李天照第一次聽這說法，但仔細想想今天的經歷，覺得從某些層面來說，是這麼回事。因為王將的功績基數本來就很大，獲取的功勞和被扣罰之間的懸殊差距，決定了確保不被罰扣更重要。

龍王今天心急了一下，結果引發連串變故，多少隊伍都受了牽連，龍王自己就算保住了隊里人的功績，也保不住隊里王將和萬戰將的混沌碎片之力。

換言之，龍王得重新找尋合適的戰士當隊友了。重新熟悉，重新磨合，甚至重新培育。

李天照自己呢？又何嘗不是。

被扣罰的功績他拼回來了，可是，花刺和霸王劍這麼強力合適的隊友助力，他上哪裡再變兩個出來？

“聽龍王喊着找你好久了，你都王將了還這麼拼？一個人襲擊龍王隊，真虧你乾的出來。一不留神，就得送命。”

“沒辦法，既要給隊里被龍王殺了的隊友一個交代，更不想改變這趟回去就能復活父母的計劃，除此之外，當時心裏還有一團火，很不甘心、也很不服氣那樣的結果。”李天照看前面有坡地，就說往那邊走，去到正常幾乎不能上去的地方，他又抱着雲暮煙，甩飛絲翻越了上去。

如此一來，他們走了尋常不會通過的路線，很難還會碰上誰。

落到好走些的地方了，雲暮煙拿手指戳了戳他胳膊上的傷，看他疼的皺眉，卻懷疑的說“你是真喜歡走這種路了，還是跟我一起就特意走這種路？”

“你的疑心病太重了。”李天照還覺得胳膊傷口被她戳的疼，卻覺得，抱着她走了一截，疼一下倒也值當。

“這趟的功績這麼重要，還特意去天心那找我？”雲暮煙這時才扯了面布，也不怕會被人遇上看見。

“也想多掙點功績，恰好先碰上了你。”李天照也扯了濕答答面布，又撤掉了披袍。

“找個能生火的地方，把衣服烤乾，吃點東西再走吧。餓死了。”雲暮煙這麼說，李天照突然就有了美好的遐想。

然而，很快他發現錯了。

雲暮煙披袍裏面，是連體的、在水裡穿的衣服，要烤乾的，只是披袍。

結果，是他里裡外外都需要烤乾，獨自尷尬。

雲暮煙看他身上還有些傷疤，笑着問他“這些是不捨得花功績去治療殿？想湊夠九條疤痕了再去？”

“是啊。一條疤痕和九條的治療功績一樣，當然要湊數。”李天照活動了下右臂，還是疼的厲害，想到治療會花費不少功績，心疼的說“治療殿里花費功績的標準實在太高了！戰士奮勇拼殺，受了傷，得賠進去多少流血拚命換來的功績！難道治療傷勢消耗的混沌之氣真有那麼多？”

“沒那麼多。但是基層戰士都是虧損混沌之氣的，不把標準設高，天下沒有武王撐得起。”雲暮煙的說法，倒是讓李天照不由換了個新角度看待問題了。

換言之，這是種莫可奈何了？

“你很神秘。”李天照想着，突然這麼說。

“對呀，我沒說過自己不神秘！”雲暮煙笑的很驕傲，卻顯然不打算說更多，似乎是要把神秘繼續到底。

“剛才那是什麼？我體印里好像多了一團質性特別的東西。”李天照只好有針對性的問了。

“天心之王的混沌之氣具備特殊的力量，但個體情況不同，顯現出來的時候才能知道是什麼，現在你問，我也回答不上來。反正是走運就對了，天心之王難得一遇，有機會借其力量增強體印和混沌印，可不是常有的事情。”雲暮煙吃完東西，取出裝七色心的盒子，打開，遞給李天照說“你拿點回去當功績。”

“不必。”李天照覺得他現在沒有迫切的需求了，而雲暮煙一個人冒着生命危險搜集的，目前比他更需要。

“客氣什麼？沒你幫忙，我也搜集不了那麼快，如果碰到守護靈出來時，也只能撤走，根本搜集不了這麼多。於情於理，你都該得。”

“真不用。”李天照搖頭。

“孤王李天照不要功績？可能嗎？”雲暮煙笑望着他。

“真的不用！這趟回去我夠復活父母妻子了，雖說以後還需要功績朝不滅王將的目標奮鬥，但那也不是短期內能實現的。再說，我上哪又能弄一些七色心回去？說都說不通。你收好吧，希望你這趟攢了這麼多，能夠用，明年不必再一個人冒險到天境就好了。”李天照這麼說，雲暮煙才收了起來，卻笑着道“不去天境是不可能的。”

“這麼多還不夠嗎？”李天照詫異的反問。

“多少孤行人需要呀？目標是讓大家都有萬戰將戰印，早的很呢。”雲暮煙看李天照神色，知道他在想什麼，就說“你覺得我替孤行人承擔的太多了是嗎？”

“是。即使還要來天境，也應該多點人來，這不是你一個人的責任。”

“他們也說了要來，是我不讓。天境危險，帶的人多，我反而沒把握都能照料好。確實，我本來沒必要承擔這些，但是，從我決定當他們的雲首開始，就有了責任和義務。對我來說，也很願意這麼做。不被武王束縛的自由活着，我覺得這願望一點都不過份，我也希望自己能這麼活着。”雲暮煙拿着樹枝，撥動着碳火，輕輕的說著這些，眼裡滿是對未來美好的願景。

李天照沒說話，如果是過去，他會覺得這種想法不合適。

但是現在，他雖然沒覺得這種活法就是真理，卻也不覺得是錯。

“我聽說，奪風城和風殺城之間的孤行人里，有特別的野望。當然也未必屬實，但這樣的傳聞是有不少。說是、他想建城。”李天照之前就聽說過了，只是期間也沒機會跟雲暮煙見面，沒機會聊起。

雲暮煙奔走那麼多孤行人的地方，難免有照應不到的，他覺得有必要提醒。

『加入書籤，方便閱讀』

對着劍說

# 第二百一十八章 何去何從

“雙風村的村主只是常有狂言，惹了不少誤會，我也因此特意去過一趟，他後來也知道收斂，應該不會再說過些離譜的輕狂話了。”雲暮煙這麼說，李天照也放心了不少，說明大局還是在她掌控之中。“風殺城和奪風城在你的掌控之中，你幫忙盯着點吧。真有情況，緊急的話，直接幫忙處置就好了。”

雲暮煙說著，取了塊令印給他，說：“雲首印，見其如見我，可代為臨時處置諸般大事。”

“拿着這個，能不能下令讓他們束手就擒？”李天照沒想到雲暮煙如此信任，故意這般反問，就見她笑着說：“當然不可能！孤行人把命和自由放第一位，真到生命攸關的時候，誰要他們的命，都不會乖乖的給。”

“這話聽起來，有點意思。讓我立即感覺到孤行人跟武王座下的巨大差別。”李天照笑着收起了雲首印。

“其實一樣的，如果武王要你的命，但凡還有一線生機，只要沒有別的牽制，你難道會乖乖的給嗎？”雲暮煙微笑着反問。

李天照湊近過去，幾乎挨着她的耳朵，輕輕說了句：“以前會。”

“你越來越過分了！”雲暮煙暗暗咬牙，很是不快着道：“看你今天特意去找我，又幫忙，容忍了你一點放肆，就越發離譜了嗎？”

“這麼說，給你幫了一點忙，就可以放肆了？”李天照反問。

“你現在不是應該急着快點回去復活父母妻子，一家團員，好好說說分別之後的事情嗎？”雲暮煙臉色冷了下去。

“……確實應該。”李天照突然泄了氣那般，神情顯得有些緊張的說：“當年母親走的時候我才十二歲，現在要重逢了，我又莫名的覺得緊張。反反覆復的想着，應該怎麼才能讓他們接受、長大了的我。”

雲暮煙原本冷着臉，聽了，想了想，說：“找個他們熟悉又信任的人。另外，也需要有這麼一個人以防萬一。如果你對父母的記憶不夠清晰，就沒辦法復活他們。”

“還有這種說法？”李天照很是意外，因為沒聽王將們提起過，這時就想起了陳皮。

陳皮早就不是獨臂了，掙夠功績之後，經過治療殿的幫助，斷臂重生，而後仍然繼續积極掙功績，已經是千戰將了。

不過，陳皮曾不止一次的開玩笑說，還是獨臂得功績更容易，對手以為勝算很高，總會很主動的攻擊，他就只要使李天照教的千殺劍法，輕鬆斬殺。

但陳皮到底沒有因此就繼續當獨臂，只是玩笑說，如果手臂再被人斬斷，就不想急着治療了，先獨着掙功績挺好。

陳皮當年跟李天照父母是長期的搭檔，對他們當然印象深刻。

反而是李天照自己，作為搏命鴛鴦的兒子，他仔細回憶，實際上跟父母相處的時間真的太少了。

兩人吃喝休息好了，又繼續趕路。

離開中陽湖半天的路程，雲暮煙突然說：“前面有座小山村，他們在那等我，你就不要去了，越多人知道你認識我，對你越不安全。”

“你自己那麼捨得相信他們，替我考慮的時候卻尤其謹慎。”李天照說著，笑着，見雲暮煙分明想要解釋，又說：“本來想一起找樵夫吃雞，既然你有同伴接應，我也急着回去復活父母妻子，那就在這裏分別，未來，有計劃去守護城或者風殺城的孤行人村子嗎？”

“計劃會定期巡視，三月和七月的月初分別會在這兩個地方逗留兩、三天。”雲暮煙見李天照點點頭卻沒說話，想了想又道：“你會去找我？因為定期巡視的安排還沒有確定，如果說定了的話，這兩個地方的巡視時間我就這麼敲定了。”

“除非有斷然去不了的理由，否則一定到。”李天照當即做出許諾。

“好。那、走了。”雲暮煙揮揮手，帶上袍帽，身子輕輕一躍，飛出坡外，落到下面的樹林里，不見了蹤影。

李天照稍稍活動了右臂，還是疼，又暗暗盤算了下時間，也不確定中陽湖的廝殺結束了沒有。

尋思着想折返回去看看，又想到雲暮煙拽他離開時責備的話。

‘她說的也對，現在對於我，慢就是快，尤其眼前，當務之急是先回去報功，復活父母妻子，實在不該橫生枝節了！’李天照扭頭望了眼，多少還是覺得有點可惜，如果折返，他覺得，很大概率能再碰上敵人，襲擊一波。

李天照沒有回中陽湖，而是直接趕回玄天之地。

而中陽湖此刻，又是什麼景象？

湖中漂浮的屍體越來越多。

有些死的時間長了，就從水裡浮在了水面。

整座湖都透着血腥的氣息，顏色也因為大量血的摻入而發生了些微改變。

龍王本來跟天武王座下的一支萬戰將隊伍合作，不久又遊說了該隊伍的水將離隊，從此以後加入龍王隊，於是就變成兩個人，加上匯合后的萬劍不過一起，在水中尋覓敵人，瘋狂屠殺。

龍王這般的瘋狂，彷彿要持續到沒有敵人可殺了為止。

然而，他卻沒等到那時候，剛加入不久的水將就被敵人的水將殺死了。

一時半刻，他也找不到別的水將可用，就跟萬劍不過回了岸上，又伏擊了兩支人數不齊、要退走回去的隊伍。

末了，龍王突然說休息。

萬劍不過見龍王休息了很久也沒打算再繼續搜尋敵人，就說：“你不該停下來。我的將來，自己會解決。你今天只要再积極進取一點，回去就可以升上不滅王將，從此得到永生！”

“今天我負了龍王隊，負了龍心，現在還要負了你？”龍王當然也計算過功績。

他這趟，為何對李天照執意不肯放過，意外的沒有接受龍心的意見？就因為原本這趟天境，就是他最後一戰。

倘若不出意外，這次他只要稍微進取一點，憑藉龍王隊的實力，得到的功績就可以確保他成為不滅王將，實現天下戰士的最高目標。從此以後，他就常駐武王殿了。

按天武王的常規，正常情況下天境也就不能再來了。

正因為如此，龍王當時想的是，借這最後一戰，殺了孤王。

卻沒想到，反倒把龍王隊賠了進去。

如今，他擊殺眾武王座下的混沌之心五人，斬殺萬戰將八十九，虧的功績抹平后還有許多增長。

倘若再進取一點，哪怕再逮一個敵人的王將斬殺，也就夠了。

可是，龍王隊就只剩下萬劍不過了。

“一步之遙，就是不滅王將。不要為了意氣用事拖到明年天境之後。現在龍心不論死活，也都不是你的牽挂了，而我，會繼續扛着龍王隊的旗號，儘力重建。”萬劍不過即是勸說，更是許諾。

龍王遙望中陽湖上的漂浮的那些屍體，胸中有一股不甘的憤怒情緒。

他龍王臨末的最後一戰，卻因為孤王抹上了污點，成為不滅王將之後，將來不知道何時才有機會再次交手。

這污點，他要背負很久、很久！

可是，他能因此，就故意拖一年嗎？

一年後的天境什麼情況，誰又知道？能否遇上，更不好說。

“擁有不滅之身卻不得圓滿，我不甘；拖上一年又分明不智。這一次，結果就交給冥冥之中的命運來判決！我們就在前方，那裡守候一天，碰上的敵人夠升不滅王將，那就升；不夠，那就等明年。”龍王選的地方，實在不是正常情況下會有隊伍通過的地形。

這其實，等於是說，龍王更想等上一年。

萬劍不過還想勸，龍王卻態度堅定。

是啊，龍王實在難以忍受因為孤劍一次又一次給龍王隊的羞辱！

萬劍不過根本覺得，這地方是等不到人來的。

可是，偏偏從中陽湖裡，卻跑出來被兩個萬戰將追擊的王將，而且，就朝着龍王蹲守的方向過去……

萬劍不過很高興，龍王卻無話可說了。

大約這就是所謂的，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吧！

中陽湖的守護靈數量很多，哪些隊伍里的混沌之心還沒有吸收、或者沒有吸收滿的，也因為應付不了數量太多的守護靈，只能被迫撤離天心之王。

眼看着天心之王的體積還有原本的一半，可是，卻無法去吸收混沌之氣。

如此這般的狀態持續了一段時間，天心之王又突然化作了一道道粗細不等的光束，飛衝上了天空，又朝着四面八方，遠近不等的散飛了開去……

中陽湖的天境之戰，死傷非常慘重。

強如龍王、薔薇那樣的王將隊殺敵很多，弱如零散的萬戰將隊伍也在被迫廝殺。

各武王的傷亡情況並不互相知道，無從統計準確，但李天照回了都城，等了三天，又去賞罰殿領功績文書的時候，才知道玄天武王這邊死的王將和萬戰將加起來就有四十六之數。

李天照帶的隊伍，算上混沌之心，就死了十個。

候王殿里等的時候，李天照聽到別人在談論這次的事情。

“聽說前北風州州長嗎？他是真倒霉。剛升上王將，就死在中央湖，因為是領隊，重生扣罰的功績更重，變成天級千戰將了！”

“那州長也當不了了？”

“去天境前州長的位置就完成交接了，現在北風家上沒有王將壓陣，下沒有接力的萬戰將，就靠沒有背景的萬戰將女婿領着州長位置，能不能保住將來不衰落，就不好說了。”

李天照跟北風州州長並沒有什麼深厚交情，只是聽着，也覺得他確實不幸。

然而，這次中陽湖的天境之行，諸如此類的不幸太多了。

# 第二百一十九章 心意

李天照想到回來都城的第二天，霸王劍的一群就妻子找上門，哭訴着請他幫忙求武王開恩，給霸王劍復生的機會。

原本萬戰將是沒這權力的，但也曾經有過特例，李天照答應了會說。

但結果如何，他哪裡能夠保證。

後來從賞罰殿的人那知道，如果願意額外再支付一筆功績，萬戰將也能確保復活。

但正常情況下，戰死萬戰將的功績並不夠。

而李天照復活父母妻子后，也沒有多的功績可以幫忙，只能是等以後掙到了再幫。

所以，如果眼下能求得武王開特例，才是最好的結果。

李天照心有歉疚，本來就會儘力，想到霸王劍一群妻子在他府里哭訴的情景，就覺得比面對一群敵人的圍攻還更可怕，就更不敢不儘力了。

功績殿的殿長終於來了，喊了李天照走，屋子里的其他人這時候才議論着說：“孤王此番厲害，一個人斬殺龍王隊八個人，還俘虜了混沌之心，又獨自斬殺了薔薇的混沌之心。天武王座下四大王將隊，最強的兩支都被他狠狠滅了威風。”

“孤王的武勇是讓人無話可說，但跟他同隊，我是不敢。”

“誰還敢？花刺王將都戰死了！當孤王的隊友，需要有賠命的覺悟，我也不敢啊！”

“孤王隊里連混沌印的五行水系力量都沒有，也是夠倒霉。”

“倒霉固然是倒霉，但我覺得啊——孤王個人武勇太強，沒幾個人跟得上，差距太懸殊，就會承擔不起孤王可以接受的壓力範圍，戰死的風險當然就特別高。龍王隊最初的死亡率就高，後來變成龍王根據環境情況，帶領個別人出擊，這才解決問題。”

“有道理！這麼說，還真是不能跟孤王同行。”

“孤劍本獨行，成了孤王之後，看來也擺脫不了啊！”

這些議論，李天照沒有聽到。

賞罰殿殿長告訴李天照說，這幾天事情多，昨晚才確定了在武王殿里復生的人數情況。

“我的父母妻子，都可以復生吧？”李天照的心情很緊張，明知道應該夠，卻還是擔憂。

“這就是要跟王將說的，王將的父母確定可以復生，但王將的妻子並沒有死，也就無從復活。雖然不知是什麼情況，但她一定還在某處活着，這一點確認無疑！”

“什麼？”李天照吃了一驚。“這不可能啊！她掉進懸崖，我們垂繩下去看過……”

李天照說到這裏，又不確認了，因為崖底太深，繩子放不到盡頭，只是，從懸崖的坡度來看，摔下去沒辦法中途減緩下落勢頭，斷然不可能活命。

“王將的妻子此刻身在何處，又是如何死里逃生，這個沒辦法知道。但人若死了，意識會以休眠狀態漂浮於天地之間，記憶碎片也會散成無數。武王根本尋不到她的意識，唯一的解釋就是人還活着。王將回去后，設法再在出事的地方仔細查找，或許會有線索。”

李天照又驚又喜，卻又更自責。

山芊啟根本就沒死，那他如果早點找到，何至於等到現在？

‘此番說到底是苦了山芊啟，也不知道她到底身在何處，當時的痕迹，分明是掉下去了的，應該不會被敵人抓走……’李天照決定回頭就召集人手，在當年出事的地方再仔細搜搜，多準備繩索，垂落崖底查找徹底。

“霸王劍的事情，原本武王也很欣賞其武勇，願意開特例。奈何此次中陽湖戰死的萬戰將太多，武王不能厚此薄彼，因而，這復生的事情，還是要走常規流程。”

李天照明白了，這常規流程，就是額外支付一筆功績，本來他是沒有的，山芊啟既然沒死，就用不上，也就有多的了。於是說：“如果夠，那就由我承擔。”

“王將如此有擔當，固然是好事，但我卻以為，王將不必如此。”賞罰殿殿長略微停頓，又繼續說：“霸王劍有一座自建的小城，如果貢獻上來，功績殿會考慮建造耗時耗費人力等問題，往多了算。雖然還不夠，但有這番貢獻，功績殿也可以申請欠着功績，補上差額。一來這本來就是霸王劍自己的事情，天境戰死，沒道理讓王將替他承擔；二來，如此操作，節省相當一大筆的功績；其三，王將如果替霸王劍墊，又怎麼向隊里別的萬戰將的家人交代？倘若全都一力承擔，顯然不切實際。”

李天照思量了一陣，覺得這番話確實有道理，相較之下，他如果還繼續堅持墊付，倒成了是他被自責情緒左右了，於是就說：“就如殿長的建議，我會跟霸王劍的妻子們說。”

李天照想起花刺王將，就問：“花刺王將也是今天復生嗎？”

“花刺王將功績高，即使復生后也還是王將，只是沒有了混沌碎片之力，可惜了她的獨門絕技‘觸動’，自此成絕響。”賞罰殿殿長頗為遺憾的搖頭嘆息。

是啊，可惜……

李天照也不禁一聲輕嘆。

進了武王殿，走進迷霧裡，李天照頓時感覺到體印和混沌印吸收混沌之氣的速度攀升的極快。

“不知道龍心如何了？”李天照想起那個女人，很好奇玄天武王有沒有留下她，照理說，天級混沌之心是不該留用的。

“武王已經給她在混沌殿里安排了住處，等過一段時間，再安排任務。”賞罰殿殿長見李天照面露驚奇之態，又說：“龍心投誠之心熱誠，她又說龍王這次天境得到的功績如果足夠，回去就會成為不滅王將；即使今年不夠，明年也一定夠。到時候她跟龍王本來也會分開，所以天武王那邊沒有她的眷戀，她又欣賞孤王你的雄風，因此願意投誠。”

“我在四方之地聽說天武王座下的不滅王將是不能再去天境，不知為何？”李天照知道龍心的情況就夠了，至於什麼欣賞他之類的說辭，他直接忽略，因為根本不信，也不在意。

“武王之間都有約定，天境不派不滅王將。如金劍王這樣的是特例，他雖然去，卻不可主動挑起戰鬥，旁人知道他是不滅王將，也不會在天境里主動挑釁。說到底，不滅王將如果都去天境，帶回來的混沌之氣還不夠他們之間廝殺消耗的多，同時也會讓王將和萬戰將們沒有了立功機會。”賞罰殿殿長的說法，讓李天照覺得很有道理。

李天照打量着薄霧中的武王殿，發現西月武王殿和南米武王殿里的景象布置果然不一樣。

這裏面有一片片練功場，兵器架及各種鍛煉的設施都很齊備。

‘原來玄天武王這麼好武，武王殿里練功場比精緻的園林還多。’李天照尋思着，從小立下劍誓，一定要復活父母，一定會踏入武王殿。

今天，一併實現了。

說起來他已經是王將，理論上可入武王殿，但其實，沒有召請，並不能進來。

如果說跟萬戰將有什麼區別，那就是，正常情況下，萬戰將連被召請入內的機會都沒有。

賞罰殿殿長把李天照領到玄天殿的門外，讓他在這裏等着，然後就先進了裏面。

這裏面，就是玄天武王平時起居的正殿了。

李天照剛才一路觀察所見，玄天武王殿里也有庫房，比南米武王殿的更大，數量更多，而且還加建了好幾層。

事實上連武王殿，都有三層區域。

李天照聽賞罰殿殿長說，不滅王將殿和混沌之心的混沌殿分別在頂層和中間那層。

至於玄天武王殿，其實三層區域裏面各有一座。

李天照在第一層的玄天殿大門外等了一會，突然看見花刺走出來。

兩人見面，都不由微微一愣。

“孤王乾的漂亮！”花刺微微一笑，甩了甩一頭散發，笑着問：“剛復生，衣服還是武王所賜，頭髮也沒空整理，看起來沒有太糟糕吧？”

李天照本來就覺得很抱歉，想過跟花刺再見面時候的情景，卻沒想到，她如此看得開，只是，是真的這般豁達嗎？

“我這個隊長做的不夠好，此番天境，有負花刺王將的期待。”李天照覺得這話，一定是要當面說的。

不料花刺笑了笑道：“辜負不辜負，我可不記得。和你去過中陽湖，以及戰鬥的情況，都是從武王那裡知道。戰鬥的事情各人全力而為，剩下的生死就無從控制，孤王何必這般多自責？以後，我安心當著逍遙快活的王將，成不了不滅王將當然遺憾，但那本來也不是誰都有幸能得到的至高榮譽。”

“下次天境，我還願意與王將同行。”李天照尋思着，他這態度，就是真正能表達的一切心意了。

“天境我是不去了，功績也追求不來更多，四方之地里能去混點就可以了。孤王真要心裏歉疚，回頭到四方之地，陪我好好逍遙三、五個月，那才是真正的安慰！”花刺就是花刺，復活了，還是沒改變喜好。

“剛知道妻子還活着。”李天照只好繼續委婉拒絕，這個他是不能答應的，歉疚歸歉疚，不等於什麼都可以。

“早知道孤王還是如此無情。”花刺說著，揮手道：“好了，孤王閑下來了我們喝酒再聊。”

“一言為定。”李天照目送花刺去遠，突然又見她折返回來，對他說：“‘觸動’絕技成為絕響，思來想去既可惜又不甘。我是用不出來了，但也要讓人一直都知道這招的厲害。孤王有繞劍之雷，應該也可以用的出來‘小觸動’，更有本事揚起威名，就傳給你了。”

# 第二百二十章 死而復生

花刺說話間已經湊近了過來，有意抱着李天照，臉貼着臉，唇挨着他耳朵，輕輕說了她獨門絕技觸動的奧妙關鍵，末了，又道：“剩下的孤王自行摸索練習，料想難不住你。真要練不出來，再要我親身指導的話，那就要交以身相許才行得了！”

花刺笑着鬆開他，轉身又去時，李天照心中一熱，忙說：“王將如此看得起，不敢白受絕技，遲些願傳王將三十六招千殺劍法，權做友誼的互贈！”

“那我就等着孤王來教了——”花刺徑自去遠，李天照看的她的背影，心裏的歉疚不但沒有消減，反而更深。

他也實在沒想到，花刺會把獨門絕技的奧妙相授。

原本他覺得，旁的王將跟花刺的交情應該更深。

但花刺剛才的說法是，傳給他，能讓他如虎添翼，能讓這絕技威名不衰。

‘原來花刺王將的觸動，是用巧妙的混沌之氣製造雷電力量的時候，一分為二，形成質性相斥的作用，一者外放，一者自留，產生的強大斥力把她自己彈飛了開去。如果是混沌碎片力量，只要花刺有防備，根本不會被近距離手段殺傷；但我靠的是混沌印的繞劍之雷力量，就受到混沌印五息間隔的限制，主要是作為救命自保手段使用了，繞劍之雷就得留着備用，不能隨意施展……’李天照實在覺得花刺的心思巧妙，當初怎麼就能創出這絕技呢？

風刀王將的散溢破攻擊性混沌碎片力量的絕技，花刺的一觸即飛的自保絕技……

這些讓李天照不由覺得，天下那麼多厲害的人物，不知道有多少諸如此類的獨門絕技。

李天照在玄天殿門外又等了一會，突然門開了，賞罰殿殿長說：“進去吧。”

李天照不由收拾心情，臉上盡量顯得嚴肅，但如此一來，整個人就分明透着股刻意的。

賞罰殿殿長也不在意，因為第一次走進來的人，基本都如此。也是李天照有經驗，若不然，還有許多緊張的不由自主發抖的呢。

玄天殿里，充斥着白色的薄霧，走過的地方，都是一派平坦的地。

沒有什麼特別的設計，蒼白的混沌之氣凝聚的平地，一直延伸到裏面。

隔着薄霧，李天照終於看到一條朦朧的身影，卻因為距離和霧的影響，看着還是黑影，也不真切。

李天照還想更近些，但賞罰殿殿長停了下來，道：“孤王來了。”

“本王見孤王的記憶碎片許多，一直很欣賞孤王的忠勇。孤王也果然遠超本王期許，如此年輕便成就了王將威名，本當予孤王特殊嘉獎，可惜孤王的凍婚期尚未結束，看來是要等到孤王尋回妻子了，才能考慮。”

“父母及村長自幼教我殺敵立功，只是武王座下戰士的應盡本份，不敢討要額外嘉獎，感激武王厚愛！”李天照現在倒不是很擔心妻子多，卻也還是覺得最好不要，萬一他將來不巧戰死，復生后掉到萬戰將，有一群妻子的話，他怕是難回王將之列了。

“本王賞，既是你該得；本王不予，既是你不應得。”玄天武王分明是在提醒李天照，獎賞與否，根本不由別人可以選擇是否接受。

“謹遵武王教誨！”李天照心裏急啊，能不能快點把他父母復活了啊？至於特殊獎勵的事情，等他找到山芊啟了再說吧！

“孤王之忠勇，讓本王甚是欣慰。”玄天武王總算不扯別的了，賞罰殿殿長默契的接話，指點李天照如何做。“孤王手執這枚印，而後注意力集中的回想與父母的事情。”

李天照拿着印，當即照辦。

父母親的事情，李天照一直都記得清楚，因為見面少，每次見面的時光，都是他分開期間拿出來反覆回想的記憶。

那些記憶中父母回來就督促他練功，嚴格訓導的情形，李天照至今想起來，仍然歷歷在目。

李天照很快把那些回憶都過了一遍，問說：“回憶一遍就可以了嗎？”

“是。”賞罰殿殿長拿了印，送到武王面前，又退回李天照身邊候着。

片刻，武王道：“記憶碎片太單薄。”

“我這就把印帶去候王殿。”賞罰殿殿長上前拿了印，獨自退了出去找陳皮。

李天照雖然早有準備，還是覺得很受打擊，就忍不住問：“請教武王，我自問對父母的音容記憶十分清晰，為何還是不行？”

“人之性情十分複雜，假若個體是由至少數百不同程度的特性所組成，記憶碎片的信息就是為了還原其完整性。太少的記憶碎片，會找出來許多具備類似特性的意識。孤王的父母都是非常優秀的戰士，只是也因為一心殺敵立功，陪伴孤王的時間太少。”玄天武王的這種比喻，對許多王將們都說過。

但第一次復生就當面問她的王將，卻不多。

李天照聽了，沉默有頃，覺得心裏有句話，不吐不快，於是想了又想，最後還是說了出來：“如武王所言，我父母確實是優秀的戰士。但因為太拼，以至於長久以來受傷多，功績都用在治療上；又因為他們太拼，以至於我這個當兒子的，對他們的記憶竟然薄弱的不足以令他們死而復生。武王座下的戰士，原本不是應該，越忠勇，得到的也越多麼？可實情卻是這般、悲涼！我不知道這些是為何。”

“孤王的疑問，發人深思。許多律法規則，也確實久不曾調整，忠勇的戰士陪伴子女時間太少，是很重要的問題。只是治療殿消耗功績的事情，實屬無可奈何。死而復生，治癒，戰印等等，靠的都是混沌之氣作為支撐，即便如眼前這樣，也沒有多少結餘。治療殿的標準稍微放低一點，就會入不敷出。混沌之氣的來源，還是天境的最為關鍵，濃度高，勝過多少黑雲境和陰雲境加起來。然而這天境內取多取少，又受限於每年可以派去的隊伍多寡，最終又取決於武王綜合力量的強弱排序。倘若本王的位置前一些，天下因為廝殺而內耗浪費混沌之氣的武王少一些，那可用的混沌之氣就會更多，治療殿的標準也可以放寬。”

換了是以前，李天照肯定會相信，然後充滿激情的表示，他一定會更奮勇的殺敵，為了更美好的未來而拼上一切！

但是現在……他從西月武王那裡知道了一些，又聽雲暮煙說過一切。混沌之氣的確是根本，然而，卻沒有玄天武王說的那麼緊張。

‘我若淡然處之，怕是不太妥當……’李天照念及此，當即故作滿臉振奮之態，高聲道：“原來如此！從今以後，我一定會更拚命殺敵立功！務求帶回來更多混沌之氣！但有能為武王儘力的事情，必全力以赴！”

“好！”玄天武王十分高興，如孤王李天照這般有激情的王將，實在很罕見。因為如他這麼年輕的王將，本來就絕無僅有。一個擁有年輕心態的王將，還有過人的本事，此刻也突然勾起了玄天武王的好奇，猜想着，這樣的一個王將，能夠在未來發揮多大的作用，創造什麼樣的佳績呢？

玄天武王突然心生一個念頭，覺得李天照既然已經成為王將，既然本事過人，讓這樣的王將平時閑着，只有天境的時候才能發揮作用，是不是太浪費了些？

但如金劍王和東劍王負責的許多事情，又還不適合讓李天照這種年輕的王將去做，老沉的王將對於許多事情都不會看法偏激，早就習以為常；但李天照這樣的，說不定會因為一腔熱血而心生質疑。

那麼，如何才能兩全其美的更好發揮孤王的作用呢？

玄天武王不自由自的設想了起來，覺得這事，有些意思。

賞罰殿殿長不敢耽誤時間，來回的路上都往快了趕，飛奔着帶着印回來。

這一次，玄天武王手舉那枚印記，从里面飛射出來的記憶碎片，在武王的力量下轉化成了混沌之氣，又化作大大小小的彩光碎片，紛紛拼湊出兩條身影。

隔着霧氣的阻擋，李天照看不清楚，卻自然覺得，一定是父母！

不片刻，兩條身影看起來很完整了。

李天照激動的就要上前，賞罰殿殿長就說：“孤王不必心急。現在只是空有軀殼，找到意識並且引領回來，還需要一些時間。”

李天照於是按捺着激動的心情，看着那兩條霧氣遮擋的身影，耐心的等着。

他本來以為，應該很快，因為南米武王殿里，南武王當時復生了王將和萬戰將出來，就很迅速。

但他等了一刻鐘，才看見那兩條身影緩緩平躺落下。

“孤王的父母戰死已久，意識在天地之間漂浮的時間不短，要醒過來會需要些時間，快則十日，慢則一個月，你可先帶他們回去。他們體內有本王留存的混沌之氣，未醒期間不必吃喝。”

“多謝武王！”李天照很是激動的上前時，卻見到武王的身影很快消失不見了。

地上，是他父母。

真的是他父母！

# 第二百二十一章 傳招、解惑

原本李天照還脫了外袍備用，才發現武王思慮的周到，用混沌之氣凝聚成了衣物遮體，足夠維持相當時間了。

四條人影走了過來，李天照在西月武王殿見過，知道是武王侍從。

兩男兩女，分別用架子抬起李天照的父母，送到武王殿大門了，又有內殿里的守衛戰士接手。

一直送到李天照在都城的府邸里，這才撤走。

離開的時候，賞罰殿殿長向李天照確認，是否復生南小喬，得了他肯定的答覆，就說復活混沌之心不需要他在場了，因為他對南小喬的記憶信息肯定也是不夠的。

李天照匆匆忙確認就走了，眼下他滿腦子都是剛復生的父母。

等回了都城的府邸里，父母都被放在床上，李天照看着他們犹如靜靜沉睡般的臉，想起幼時的那些事情……想起父母不在的這些年，他滿腦子只有修鍊，功績，武王殿，復活的事情，而今天，終於實現了。

實現了！

陳皮看了李天照父母的情況，很是高興。

看着床邊的李天照，這個最年輕的王將……十年前，在村子里見面時，他還只是大孩子。

那時候，陳皮也不知道李天照會否有今天，只是知道，他若是做不到，搏命鴛鴦就沒什麼可能死而復生了。

李天照守在床邊，盼着他們早些清醒，但是，毫無反應。

李天照開始還抱有期望，覺得或許有奇迹，能比武王估計的更快清醒，但是，冷靜下來后，慢慢接受了現實。

李天照本來讓陳皮不必守在這裏，他等着就行，陳皮卻笑道：“搏命鴛鴦死而重生，我當然要等！我都是千戰將了，還在乎歇一兩個月啊？倒是孤王，是不是該請人幫忙照料？你也不太方便，特別是梳洗之類的事情。”

“言之有理。”李天照讓府里的人安排，本來這裡有豐吟安排來的人，但是，女性只有兩個，最近恰好休假回家了。現在去請，來回也要好幾天，最好還是臨時請人。

府里的管家得了交待，正要出去，就聽見有人拍門，喊着說：“李天照！在不在？”

“南小喬？”李天照很意外，他才回來一個多時辰，南小喬就復生了？

開門一看，果然是她。

南小喬復生后還去買了衣服，背後還跟着兩個推車的人，堆了許多東西。

剛進門，她就像進自己家裡那樣，往裡走着說：“你父母呢？”

李天照領了她去看，問起來，才知道是武王記得南小喬，直接就能復活了她。

復活之後，南小喬還看了李天照的戰印里的記憶碎片信息，知道了那天的事情，若不然，她只有臨出發前的記憶。

不過，李天照覺得這也是好事，一個人記得自己是怎麼死的，以及死時的痛苦過程，總不可能是什麼幸運吧？

兩人聊了一會，李天照見南小喬心情愉快，眉目間始終含着微笑，好似一點都不為復生的事情難過。

但他，覺得還是欠她一句抱歉。

“南小喬，作為守護劍客，這次沒能保護好你，我很抱歉！”李天照的態度份外嚴肅認真。

“沒事啦。水戰怪不了你。你不是把我復活了嗎？混沌之心其實也當厭了，死而復生什麼的大家其實也不怕，最怕的只是遇到負心人，守護劍客不捨得功績把我們復活，那就真是慘絕人寰了。”南小喬說罷，又問李天照給母親翻身是多久之前，旋即責備他說：“怎麼那麼久？一直捂着對皮膚不好。來，搭把手。”

李天照負責抬腳，看南小喬把他母親退成側身躺着，還扯了衣服，給裡頭輕輕送風，不由讓他覺得驚奇，不曾想到她還會照顧人。

“謝謝。”

“這有什麼好謝的呀？”南小喬滿懷歡喜的答應着，末了，又想起來說：“等你歇好了，該忙什麼就先忙去吧，不是至少十天嗎？我在家裡照應着就行！”

“我必須等着他們醒。”李天照現在哪有心思做別的。

南小喬也不強勸，就問陳皮李天照父母過去的事情。

說起往事，陳皮自然話題多，不管是有沒有跟李天照說過的，這時想起來了都說了一遍。

李天照也很願意聽，見南小喬更是不知道疲倦似得，傾聽的份外入神。

李天照開心過度，本來沒有睡意，到了後來，倦意突然來襲，說睡着就睡了。

再醒來時，發現南小喬挨他身上，抱着被子，就陪他一起坐在椅子上睡着了。

李天照本不想驚動她，不曾想稍微一動，她就醒了。

“怎麼在這裏睡了？”

“不想吵醒你呢。”南小喬笑着，揉揉眼睛，問他：“還睡嗎？”

“你再睡會吧。”李天照覺得她受累了，南小喬倒也不強撐，答應了，站起來時又說：“看沙漏完了就喊我起來，那時候要翻身了。”

“好。”李天照看她抱着被子望着自己，回過神來，連忙陪她去旁邊的房間，南小喬打量了后，困惑的問他：“是你睡的房間嗎？”

其實南小喬之前就來過，當然知道這房間不是。

“這邊——”李天照又帶她過去，陪她入屋時，突然管家找過來，回報說找到人幫忙了，需要他看過滿意了點頭，又說花刺派人來過，說她中午就要離開都城。

“我必須過去一趟，找來的人你幫忙看看，合適就留下。”李天照只好託付給南小喬，因為他答應了要傳花刺三十六招千殺劍法的，都調整完，很是要費些時間，都未必趕得及在午飯前完事。

“你放心去吧。”南小喬微笑送他出門，回過頭就讓管家把人領來她看看。

李天照趕去花刺王將在都城的府邸，見面時，花刺王將還是如昨天那般，對於重生失去了混沌碎片力量的處境，似乎看的很開。

聊了幾句，李天照就提議到練功密室。

“孤王這麼心急，是想着傳完劍法，將來就不必見面了？”花刺含笑反問，李天照忙說：“當然不是！只是覺得，早一天傳給王將，只有好處沒有壞處。”

“來吧！”花刺說著，把頭髮束起，又甩了外衣，露出裏面，只護着上下關鍵區域的着裝。末了，見李天照沉默不語，就說：“傳劍招還不能心無旁騖的話，那就是你的問題了。”

“還是常規戰裝吧，着裝對千殺劍法的施展也有些微影響，盡量按正常來，確保效果最佳。”李天照雖然覺得花刺這樣，跟穿着緊裹身體的勁裝其實差別不大。

“我看沒差，就這樣，快開始吧。”花刺催促，李天照就要示範，她卻又責備的說：“有這麼傳招的嗎？我這人記別人動作特別困難，你得手把手的教！”

這話，李天照相信才怪。

可是，也沒證據否定。

再說了，花刺本來就是這樣。

於是，他就手把手的引領花刺招式動作，又告訴她如何引導體內的混沌之氣配合招式。

這般粗略的過了一遍三十六招，李天照本來讓她自己演練一次，她卻又說不記得動作了。

“說了，我對招式什麼的記憶困難，你別嫌煩，再手把手的教一遍吧。”

“王將不急着中午啟程了？”李天照只好側面提醒，不曾想花刺卻說：“說是急事，也不是急的耽誤不得，孤王要是今日想在這裏做些什麼特別的深入交流，遲一两天我也願意。”

“王將就不要拿我開玩笑了。”李天照真是受不了她的直接。

“孤王知道，死而復生有什麼不同嗎？”花刺被李天照握着手揮動短刺，嘴裏卻沒閑着。

“不知道。”

“身體變成最初的完整了，你知道，完整總是會打破的，我也是第一次重生，總覺得，打破完整的人，還是不能太隨意了，孤王可不可以幫個忙？”

這忙，李天照真不敢幫，於是只好轉移話題了。

“王將你真要自行演練幾遍，這千殺劍招式看似固定，其實因人而異，需得根據個體差異進行調整，否則就沒有超出尋常劍路的威力。”李天照意識到花刺存心耽擱時間，琢磨着那些事情，只好認真的跟她說明白。

“好好好，我爭取能記着演練一趟，但沒記清楚，錯了你要提醒。”花刺說著，就演練了起來，她故意一招招演練的不快，但動作跟李天照教的絲毫不差。

原本這也正常，如她這樣的王將，三十六招看一遍記不住才奇怪。

李天照捕捉氣流的變化，一招招的調整招式動作。

花刺見李天照實在不願上鈎，也不繼續惹他了，就聊些別的，問說：“南小喬復活后找你了嗎？”

“去了。”

“看你神色，是沒能把話說清楚？”花刺笑着，一點都不意外，年輕就是這樣，經常會做一些，明明理智上認為並不是最好的選擇。

“她直接當自己是女主人，我竟然說不出口拒絕的話，大約是歉疚的緣故吧。”李天照說起此事，真的有點發愁。這種事情，一點都不像他的作風。

他對南小喬了解很少，非要說她有什麼優點，一是好看；二是心直口快。但這第二個優點也伴隨着經常出口傷人的缺點。

本來是明明白白的搭檔關係，可是，這守護劍客是什麼意思，李天照已經明白了，當初是他自己答應的，這時候解釋說最初不知道之類的話，換了他是南小喬，也要覺得他是翻臉無情，過河拆橋。

怎麼解釋都會很傷人。

若南小喬不是跟他一起行動出的事情，那還好說。

現在，李天照就是沒辦法硬起心腸了。

他以為只是歉疚的緣故。

花刺聽了卻笑說：“這很正常。你追求功績是為了復活父母妻子，現在願望實現了，也就沒有了對功績那麼在乎的動機。當然也就不像過去那樣，可以為了復活父母，對別的事情一概硬起心腸。”

李天照怔了怔，大有醍醐灌頂之感！

# 第二百二十二章 別時，相聚

王將的話，真是讓人恍然大悟！我說怎麼覺得對於南小喬的事情，還有霸王劍他們，都心懷歉疚，總難以釋懷。原先以為，作為隊友我本該如此，現在才明白，是注意力沒有像過去那樣全盯着功績，也就對情感體驗多了在意。”李天照尋思着確實如此，但根源找到了，卻有什麼解決辦法？

又或者說，他有什麼道理非得繼續當一個滿腦子只盯着功績的人？

父母都復活了，山芊啟雖然下落不明，但確認還活着，需要的是去找線索，而不是功績。

“本來這也是王將必然經歷的心路變化，沒必要刻意抗拒，也不必非要找回之前的自己。真正的應對之法，就是順其自然的接受心態上的變化。至於未來如何，最後會找到什麼作為你下一階段的追求，既不可預測，也不需要強求。”花刺到底是過來人，很準確的把握了李天照此刻的心情。

“我明白了。南小喬的事情上我也不需要刻意，能做到王將建議的那樣最好，如果做不到，順其自然就是了。”李天照覺得受益匪淺，只是，可惜這些事情不是武功絕技，告訴他如何做，他就能做到。

以前面對這種柔軟的情感，他腦子里只要想到武王殿，復活父母，就可以毫不猶豫的硬起心腸。

可是現在，他沒有狠心的理由了。

只是，他知道自己也沒辦法真的接受南小喬的情意。

“我想請教王將，對於武王的特殊賞賜，通常有些什麼妥善的措施？”李天照琢磨着龍心說過，王將對此事都有辦法，否則，也沒什麼可能升上王將。

“絕大多數情況都可以協商解決，其中一方如果失蹤些時候，就可以作失蹤結束關係處理。只要許諾未來升上了約定的戰階，再恢復關係就好了。所以這些措施，對於已經是王將的你，用不上。”花刺當然明白李天照問的動機。

“……原來如此！哎，我竟以為都是——”李天照想着，覺得之前誤會了龍心的話，實在有些可笑。

“特殊情況那也是有的，總有一些難纏的人，以為拿着你的死穴，妄想獲得過份的利益，對於這種，你是願意當冤大頭呢，還是狠狠心料理乾淨呢？”花刺本是隨意一問，見李天照陷入沉思，知道他還沒遇到過這種事情，體會不到那種被人有恃無恐獅子大開口肆意訛詐的心情，就說：“隨口一說，孤王不用如此認真。”

兩人練着，聊着，時間過去的很快。

花刺對於招式的記憶其實也很快，正午的時候就已經完事，她去簡單沖洗，換了衣服，又跟李天照吃飯喝酒。

李天照注意到餐廳的牆壁上有個小坑，像是被什麼砸的凹陷下去。

他記得聽花刺談過對日常生活的情況，她是很講究的，不應該會允許這樣的細節問題存在。

除非，是沒來得及處理。

察覺到李天照的注意力，花刺喝了杯酒，笑說：“孤王不必猜了，就是昨晚喝酒時，想起前路茫茫，心煩之下扔酒杯撞的。”

“以為王將看開，實在是我錯了。”

“想是想得開，畢竟不知道多少次考慮過，如果有一天死而復生，剩下的日子該怎麼過。但真的面對，還是需要時間消化。因為——心有不甘！第三王將，追求的當然是不滅之身！但死而復生后，沒了混沌碎片的力量，哪裡還有希望了？”花刺說到這裏，眼裡，猶自透出強烈的不甘。

“如果王將還去天境，我仍與王將並肩作戰！”李天照當即表態。

“……本來覺得不可能。昨日孤王突然說傳我千殺劍法，卻讓我不由的有了念想——若有千殺劍法，我為何不可以再戰？孤王也沒有混沌碎片之力，就靠千殺劍法和混沌印的力量成就今日的威名，我花刺就不能再戰天境了？”花刺說到這裏，眼睛都亮了起來。

“王將不願再戰，我不敢強勸，因為此次深刻體會到世事無常；但王將有心，我們就仍然並肩作戰！”李天照很高興花刺有這種振作的想法。

“孤王果然沒有令人失望。”花刺面掛微笑，舉杯邀他同飲，喝罷，又說：“剛才的想法既是真心，也是想試試孤王。孤王如此有情義，讓人感動，但坦白說，其實並不理智。如果隊里人都如此想，孤王就得帶上一隊沒有混沌碎片之力的戰士去天境了。”

“坦白說，我也沒有那麼偉大。還能去天境的，也就王將。霸王劍復生后也未必還是萬戰將。”李天照不想假裝毫無顧慮。

“我喜歡孤王的坦誠，如此才讓有情義的一面更顯得真實不虛偽。”花刺倒滿了酒，又邀他共飲，末了，笑着說：“再戰的念頭我確實有。但並非迫切的以為非戰不可。不滅王將非易事，再者成了不滅王將，就總在武王殿里了，比不了現在這麼逍遙快活。所以我打算，先這麼輕鬆一些時候，或許幾個月，或許幾年。時間總會讓我知道，是願意快活到死，還是終究會不甘心的再戰下去。”

“王將不戰，我會為王將祝願；王將若戰，我會與王將繼續並肩作戰！”李天照舉杯，許下諾言。

“這是今天最後一杯酒。臨別之際，還有一事鄭重提醒孤王：敬愛父母固然應當，但主動權必須在你。如今不能是他們管你，而是你管他們。孤王如果一時心軟做不到，既是不利於他們，也是害了自己。”花刺一杯喝乾，這番話，她其實知道說了也沒用，卻還是要說。

李天照喝乾了杯子里的酒，看着空杯，想着花刺的話。

他覺得花刺的提醒應該是對的，但是，他能否做到？

李天照放下空杯，覺得他現在也許想多了，因為有的事情，想再多也沒用。

想的到，不等於能做到。

能做到，也不等於是立即，馬上就可以做好。

說到底是因為，缺少閱歷體會。很多事情就沒有了去做的足夠動力，卻有不去做的充分理由。

直到真正體會到了去做的好處，又體會到了不去做的害處，動力和理由才能變換位置，於是才能做得到。

蝴蝶劍看李天照對着空杯發獃有一會了。

一桌人，也注意到了。

南小喬這两天都習慣了，豐吟卻忍不住喊他說：“孤王在想什麼呢？”

李天照回過神，掃了一圈，見大刀客，林雙，小三，小四，蝴蝶劍，還有震恭弘=叶 恭弘落，天蒼祈願，天蒼靈，南小喬他們都望着自己，忙收回注意力道：“大刀客回去的時候，去一趟千山城，讓三小姐全力趕製繩索，盡量多，不要說做什麼，就說我一個月後需要用。”

“王將夫人的事情，先不說嗎？”大刀客他們已經知道山芊啟沒死，李天照因為要等父母蘇醒，再者趕製大量繩索也需要時間，更要提前安排望天鎮、奪風城，守護城的人手，才能集中了一起搜尋，因此定在了一個月後。

“三小姐恐怕會迫不及待的先派人搜尋，難免會走漏了消息，還是等我去了再告訴她吧。在此之前，也不必讓太多人知道。”李天照雖然沒有明確的顧慮，卻覺得穩妥起見最好。

“明白了！王將放心，我明日報功之後，就回去！”大刀客點頭答應。自從李天照分化了他權力，他就想找機會好好表現，以彌補之前的過失，所以這次報功，他親自來了。

林雙為首的二三四組合一直都對見李天照很有熱情，這次時間趕得上，也就一起來了。

林雙知道山芊啟還活着后，就變的有些心事重重。

李天照在家裡等着父母醒來，南小喬不必說，每天都在府里住着。

天蒼祈願，天蒼靈，還有震恭弘=叶 恭弘落也都申請了休假，要一起等。

一時間，長久冷清着的府邸里，份外熱鬧。

李天照心念着的就是父母的事情，也不着急其它，只是數着日子等着。

這些情況，玄天武王卻有讓人留意。

三两天，總務長就回報一次。

這天總務長回稟了情況，又說：“孤王復活了父母，知道妻子還活着，果然也還是懈怠了起來。換了過去，他早就着急掙功績了。現在練將的事情也不急着去主持局面了。”

“人之常情。不必心急，留心着狀況就是了，它日，本王自有安排。”玄天武王確實不着急，這些天閑暇的時候已經琢磨了許多方式，原本也還沒有確定如何使用李天照的能力，而且他父母沒蘇醒之前，肯定不適合交待任何事情。

但總務長並不支持武王的想法，雖然他還沒有查到李天照明確的問題，可是，他認為疑點很多。

然而，武王卻分明對於沒有實證的‘猜測’不感興趣。

總務長也就只好，繼續派人每日裝作送物資的人，趁機了解下府邸里的情況。

第十六天。

李天照的父母，終於醒了！

果然如李天照多少次推敲的那樣。

搏命鴛鴦面對一個年輕的王將，卻被告之是她記憶中只有十二歲的兒子時，驚喜，卻又難以真正接受。

多虧有陳皮這個熟人在，可陳皮比過去也年長了，模樣變化也不小，連他的看樣子，搏命鴛鴦都很難跟記憶里的年輕模樣重合。

好在，共同的經歷，細節，足以讓他們很快找回對陳皮的熟悉和信任。

於是，通過陳皮的敘述，他們對於李天照這個王將兒子，才能很快的接受。

然而，李天照的母親在聽陳皮說完之後，當即說了句話。

這句話，讓李天照心裏，猛的一咯噔！

『加入書籤，方便閱讀』

# 第二百二十三章 成見

我兒李天照得天地之間的混沌之力眷顧，註定不同凡響！今天他不負我們所望，成就了王將殊榮，把我們從死亡里拉了回來！我們為人父母，怎麼能落在後面？陳皮你在千戰將等着，搏命鴛鴦很快就能再跟你並肩作戰！”李天照的母親充滿豪情壯志。

這是李天照記憶里的個性，可是，卻也讓他不由自主的暗暗咯噔，不禁想起旁的王將說過的話——死而復生，不意味着不會再次戰死啊！

李天照的父親也說：“以前的老夥計都該召集了一起啊！陳皮你找過他們嗎？”

“有的戰死，有的殘廢，都沒鬥志了。”陳皮一聲嘆息。

“我兒不但是王將，還有過人本事！陳皮你先前獨臂都能上了千戰將，現在再找他們，不信他們還沒有鬥志！我們一塊去找，看我不把他們罵醒！難道他們要當停下來慢慢腐爛至死的懦夫嗎？”李天照的母親很是熱切，滿心都是故友重逢，繼續並肩作戰的念想。

“你們剛復生，不着急。”陳皮看他們一如既往的充滿幹勁，又覺得，大約是因為搏命鴛鴦根本沒有變老，還是十年前的想法和鬥志。

但陳皮不是十年前的自己了，體會過獨臂沒有功績治療的絕望，已經明白，不是不願意停下來，就可以一直往前走。戰士的人生里，有死亡，還有無可奈何的倒退和停留。

不過，陳皮也覺得，老夥計們現在的想法應該會有變化，搏命鴛鴦死而復生，更該能說動他們。

比起停下來，在李天照的幫助下更上層樓，當然更好。

“我們既然復生了，跟天照來日方長，先把夥計們都召集起來，不也要讓天照傳大傢伙千殺劍法的嗎？”李天照的父親也顯得迫不及待。

李天照的母親卻猶豫了下，說：“天照不是要去守護城嗎？過幾天我們在守護城匯合。”

“爹和娘不如晚两天再去？我還沒有跟你們好好聊聊千殺劍法的事情。”李天照尋思着看父母這股勁頭，攔是不可能攔的了，能緩緩先傳他們千殺劍法劍招了就不錯。到底是為人子，他想也知道，如果勸父母不要去作戰了之類的話，換來的肯定是斥責。

陳皮也忙說：“是啊！你們也別太着急，至少學了千殺劍法再說。”

“也好！那就趕緊動起來！我們已經浪費了十年的時光了。”李天照的父親當即站了起來。

李天照就帶路去練功房，他母親見陳皮還坐着，就問他：“你愣着幹嘛啊？一起去啊！”

“我學過了。”陳皮知道他們的性格，一時不說那麼具體。

“好！天照做的對，練成絕技沒有忘記陳皮！”李天照的父親十分高興。

不過，他們顯然不知道李天照定的千殺劍法的修鍊規矩，也不知道劍招的修鍊跟慣常的情況有本質的不同。

李天照的母親見豐吟也還坐那，就喊說：“豐吟一塊過來。”

豐吟看了眼李天照，沒等他說話，李天照的母親又催促說：“你看他幹嘛？快走！”

“嗯。”豐吟就起身跟着去了。

南小喬撇撇嘴，很是不快。

但是，沒辦法呀。

李天照的父母都不喜歡她，甚至對她有明顯的排斥，卻對豐吟非常喜歡，明明跟李天照不是夫妻關係了，卻還當她是那般！

明明豐吟來的最晚，南小喬照顧的最多，結果李天照父母醒過來，開始還對南小喬很客氣，後來不知為什麼，突然就只記得豐吟照顧了他們幾天，卻不提南小喬照顧十幾天的事情了。

眼前，李天照的母親喊豐吟一起去，卻當南小喬透明。

“陳皮千戰將，為什麼孤王的父母很不喜歡我呢？”南小喬很是納悶。

“是嗎？”陳皮想裝糊塗混過去，南小喬卻緊追不放的追問：“陳皮千戰將也討厭我嗎？”

“這話從何說起？”陳皮沒辦法了，想着南小喬也是挺委屈的，又連理由都不知道，確實可憐，就說：“也不是你的錯。我們當年都還是守護城裡的十戰將，沒什麼見識，既不知道千戰將的事情，更不知道萬戰將的事情。奮鬥的最高目標就是百戰將，也只知道一門心思的奮勇殺敵，城長、副城長在大家心裏，那都是尊貴的不得了的人物。那時候，戰士們提起氏族裡不用戰鬥的人，都很有看法。豐吟是混沌劍客，戰士對於混沌劍客從來都羡慕又崇敬，她又是靠本事殺敵立功起來的，這種氏族的混沌劍客，戰士們都服，難免會有偏愛。”

“……這也太不公平了吧！也不管人到底怎麼樣，就因為偏見，說不喜歡就全盤否認了？我不是戰士，可以前也是混沌之心呀！我生在南風氏族，又不是自己選的！怎麼就理所當然被否定了？”南小喬哪裡能理解非混沌劍客的邊境戰士的固有想法，只是覺得這些偏見不可思議。

“道理是這個道理，但一個地方有一個地方的傳統想法，邊境城市的戰士群體有他們的特殊性，長期以往的觀念，沒那麼容易轉變。我如果不是因為孤王走進百戰將、千戰將之列，想法怕是也轉不過來。等將來搏命鴛鴦夫妻倆知道千戰將、萬戰將的事情了，應該就好了。”陳皮留了一些話沒說。

南小喬卻早有想法，就問：“孤王的父母是不是想讓他跟豐吟破鏡重圓呢？”

“還沒跟他們聊過這事，但我猜想是有的。你想啊，過去都在守護城當十戰將，身邊哪裡有武王特此殊榮的事情？夫妻倆一起拼殺，榮譽生死與共是常態。要是知道誰在婚配關係之外亂來，狠點的直接去婚配殿狀告；心軟點的也免不了一場拚鬥。豐吟跟孤王之前是武王特賜的殊榮，本來就是了不得的榮譽，絕不應該、也不可能放棄。”陳皮的畫外音，南小喬是聽懂了。

她，現在復生了，不是混沌之心，而且是配婚關係之外的存在。

何止是不喜歡她？簡直是恨不得她離李天照越遠越好。

再說了，就算她是混沌之心，李天照的父母能知道混沌之心和守護劍客這種關係？怕是沒聽說過，就算聽說了，怕也是不能理解和接受的。

“難怪以前的姐妹們都說，復生了，不是混沌之心了，不但沒人敬着護着，還得被人隨意踩。現在算是體會到了！”南小喬很是委屈，想想過去，走哪都是被人敬着，現在好了，她是趕着趕着的獻殷勤，還被李天照的父母天然討厭，按陳皮的說法，她是做什麼都沒用的，只能等着他父母想法變過來。

可是那得等到何年何月去了啊？

“這也沒辦法，不是混沌之心了，自然失卻了那份尊榮。”陳皮倒是同情南小喬的，既然說了，也就把話點透。她還待這，天然就是在找委屈、找不自在。

“……我才不要在這裏自討沒趣呢！復生后都還沒回過南風州，就顧着在這照料他們了，既然不可能喜歡我，我還不如先回去，反正我原本喜歡的就是孤王，他們不喜歡我，我也沒必要熱臉往上貼！”南小喬說了就做，也不打算帶什麼東西，起身就走。

陳皮忍不住提醒說：“你不帶點路上用的？”

“需要什麼路上臨時拿就好了呀！”南小喬說的理所當然，旋即，又意識到，她不是混沌之心了，沒有這種享用各類物資的特權，是要用功績換的！“沒事，我記南風家就行了！”

南小喬說罷，直接就出門走了，那乾脆利索的，讓陳皮都沒想到。

“走了也好，何必留下空受委屈，他們夫妻倆早晚要管這事的。”陳皮嘆了口氣，其實他有些話沒說的就是，他對於千戰將，萬戰將的事情也沒太深的了解，同樣帶着既有的認知，因此，雖然不覺得南小喬這人糟糕，卻也不覺得她該留在這裏。

南小喬走的時候，李天照還在練功房裡。

李天照分別傳他父母千殺劍法的招式，因為這是最速成的辦法，至於繼續追求極致的問題，他本想趁此機會跟父母說的，因為豐吟在，當然不能說了。

剛開始傳招的時候，李天照的父母簡直沒辦法接受，因為身法和劍招動作都太反常，在他們、以及正常情況看來，完全是三流角色華而不實的胡鬧！

可是，他們強行忍着，等李天照根據他們個體差異調整好了的時候，他們立即感受到劍招離奇迅快的神效！

“天照，這千殺劍法竟然這麼神奇！”李天照的母親很是振奮，那神情，彷彿一無所知似得。

礙於豐吟在場，李天照也不好多說，就只是教。

看他一個人忙兩頭忙，他母親就說：“你教你爹，讓豐吟教我就完了。”

“千殺劍法個體差異或大或小，每個人混沌之氣的走向也不盡相同，所以只有我能傳。”李天照這麼說，他爹娘聽着卻覺得費解。

聽他把慣常用的那套理由說了一遍，這才明白。

豐吟一旁聽着，想了想，還是不想錯過機會，就說了句：“是呀。天照的千殺劍法威名天下，想到他旗下的戰士不計其數，每多學一招都有功績要求，難得很。陳皮千戰將學了九招，我才學了三招。”

“那怎麼行！”李天照的母親當即說：“天照，你對自己人該特別照顧，陳皮可不是外人，跟爹娘都是過命的交情！你不能拿他當旁人一樣對待，得多傳他幾招；豐吟是武王特賜的婚配，過了凍婚期你們還是要恢復關係，一輩子並肩作戰的！對她你怎麼可以藏私？你的千殺劍法到底有多少招？今兒當著爹娘的面，都傳了給豐吟！再給個明白話，打算傳多少招給陳皮？”

李天照橫了眼豐吟，見她低着頭臉，抿着嘴，分明在偷笑。

『加入書籤，方便閱讀』

# 第二百二十四章 復讎者？

對於豐吟的趁火打劫，李天照是不意外的。

實際上千殺劍法的招式只是其形，傳多傳少，本來也沒什麼。

想想暗劍王自行琢磨了多少招式出來了？

但是，李天照對旗下的戰士有過明確許諾，有些情況開特例誰也明白，不會說什麼。

譬如他傳給父母妻子，誰會爭？

但陳皮，固然從個人感情來說，他也覺得親近些，然而，到底不是父母妻子兄弟這樣的關係，他豈能開特例？

而且眼前這架勢，他爹娘分明是要拿這標準再套到他們過去的隊友身上。

這口子一開，想也知道會如何了。

大傢伙殺敵立功的积極性肯定遭受沉重打擊，蝴蝶劍，大刀客，守護城如今領頭的，望天鎮鎮長這些，都是早早在他旗下，又一直做了許多事情的，本來他們學的招式對得起他們的功績。

突然之間，因為人情關係，陳皮多學許多招，他爹娘過往的朋友們也都學了許多招，那不是告訴大家：別盯着功績換招了，討得了孤王父母的認可，勝過辛苦多少年。

這樣的想法傳開了，自然會進入惡性循環。

他父母交情很好的朋友也有親友啊，找他父母求個人情，讓李天照傳幾招不過份吧？這是誰的妻子，傳十幾招不過份吧？這是誰妻子的兄弟姐妹父母，傳幾招不過份吧？

扯着扯着，天長日久，李天照怕是天天都在給走人情的調整招式了！

他旗下的戰士還能积極殺敵立功？

要麼學會套交情，要麼悲憤委屈的離他而去。

這原則是不好打破的，然而父母剛復生，要說他們對於千殺劍法也應該具備相當程度的決定權，直接生硬的拒絕，李天照又實在覺得不妥當。

他正考慮着如何盡量妥當點回答母親，原本在偷笑的豐吟看出他是不會真的當場全教了給她，也不想強行逼迫讓李天照難辦，就接話說：“其實李天照以前是要傳我的，那時候忙着戰鬥，沒時間好好停下來修鍊。後來因為一些緣故，還沒有恢復關係，他又曾經當著旗下戰士的面許諾了千殺劍法的修鍊要求，保證一定會嚴格遵守，我也認為他不宜破例，所以就沒有多學。其實千殺劍法跟別的劍招不一樣，會的招式多也不一定就能打贏會的少的，只要戰鬥中能創造機會使用，就是必殺的絕技。”

“看看豐吟怎麼替你想的？”李天照的母親輕哼了聲，卻也重視許諾保證的事情，就說：“行了，知道你現在是王將，有自己的為難。但我話說前面，爹娘的隊友你必須多傳點。”

“我會仔細考慮適用性最廣的招式。”李天照見豐吟連連使眼色，就沒有直接把話說死。

忙乎了許久，終於教完三式各三十六招，共計一百零八招的千殺劍法。

其實還有許多招式，但那些都屬於補充性質，而這三式一百零八招是李天照目前為止總結的、實用性最廣的、具備決定性作用的招。

李天照的父母對練試着招，充滿熱情和幹勁。

李天照跟豐吟坐那看着，沒一會，豐吟輕聲說：“他們看起來還得練一會呢，我們出去走走，我們在這裏，他們可能沒那麼自在。”

李天照就跟豐吟出了練功房，並肩走着時，他道：“我還以為你要趁機把招式學全了。”

“我試試趁火打劫，如果你就聽話的全教了，我當然會學。看出你不想當個乖孩子，我再冷眼旁觀逼的你們爭吵就沒意思啦。”豐吟微微一笑，撥動頭髮，一時撲鼻的香氣更濃。

“我們在那，他們會不自在嗎？”李天照突然又問這個。

“你不是也有感覺嗎？”豐吟笑着反問，李天照嘆氣說：“是啊，爹娘不像以前那樣對我態度隨意自然，感覺他們都有些無所適從的刻意，甚至是剛才說起千殺劍法的事情，也是如此。”

“記憶中十二歲的兒子，突然變成二十二歲了，還是威名赫赫的王將，你讓他們怎麼可能立即調整好狀態呢？你要是普普通通，他們倒也沒這麼大的壓力，我看他們急着跟陳皮一起去守護城找舊友，相當一部分原因也是想先跟你分開，藉此機會調整面對你的狀態。所以，你就不用挽留了。先去找找山芊啟的線索，完了再去守護城見他們，那時候他們該也調整的差不多了，對於你的事情也從別人那聽說的更多，有了更清晰的認識了。”豐吟見李天照認真的在聽，又說：“所以呀，現在說劍法的事情，你就先搪塞過去。他們現在完全不知道你的性格是什麼樣的，也不知道你處事的作風又是什麼樣的。等他們從側面了解了，對你的個性有了輪廓，也就能更容易接受你的原則立場。”

“言之有理。”李天照覺得這是關鍵，他對父母的個性還有印象中的認知，但在父母眼裡，他現在是個什麼樣的人，根本沒有最基本的了解，當然會不知道如何跟他相對。偏偏又不可能是對陌生人那般，彼此保持距離的客氣就行了。

他父母在這種情況下，當然會無所適從。

“不用想多了，下次再見面，距離感會消除很多。反正你現在是王將，平時也有許多時間在守護城跟他們相對，慢慢的會更熟悉。”豐吟勸慰罷了，又說：“找山芊啟的事情，需要人手的話我可以從豐收城借調。”

“豐收城的戰士找到了線索的話，怕是還得故意給破壞了吧？”李天照啞然失笑，在豐收城，大約只有懷恨他的。

“料想不會，豐氏上下，只會極力支持我們恢復關係。”豐吟的心情很不錯，顯然，她覺得有李天照父母的因素在，只要找到了山芊啟，凍婚期也就結束了，那時候，她跟李天照恢復夫妻關係也就成了必然。

這、又是另一個讓李天照頭疼的事情……

南小喬的問題還沒妥善呢，豐吟這裏他一直都態度明確，還沒想好。

“李天照，你不會還是那麼不情願吧？”豐吟看李天照神色不對，直接就問了，不等他回答，又說：“你就不能換個角度考慮？凍婚期結束了，就你這麼多的巨功，武王賜你一群妻子都不奇怪吧？你能多一大群陌生的女人當妻子，卻不能多接受一個我？”

“賜婚的事情不要談，這是我最最最頭疼的問題！”李天照想到霸王劍身邊一大群妻子的情況，就心有餘悸。

“要不然，到時候你跟山芊啟商量下，假裝失蹤一些天，再申請凍婚。名義上結束關係，實際上嘛，她當然還是你的女人。我想，她應該會願意幫忙。”豐吟考慮着主意，李天照卻搖搖頭說：“來不及。”

“你是說，武王說不定都列好名單了，只等你一找到山芊啟，馬上就是賜婚令？沒等夠失蹤的時間，就賜你一群了？”豐吟琢磨着，這可能性是有。

李天照無言的點點頭，他就是擔心這個。

“要不然……找到了，但先不說呢？”豐吟提議。

“也不知道山芊啟什麼情況，讓她受這麼久委屈了，還讓她為我的事情躲在外面有家不能回，有親人不能相見？這事我干不出來。”李天照想着也是煩，就說：“這事不想了，先找到山芊啟再說，她如果沒事，為什麼至今還沒回來？”

為什麼呢？

李天照很想知道，豐吟也覺得特別好奇。

千山城山家知道山芊啟原來還沒死的時候，又驚又喜，三小姐等更是自責不已，如李天照的念頭一樣，無不覺得，如果早一些，仔細的搜尋，或許早就找到了。

李天照調了半數旗下的戰士幫忙，千山城裡又有大量戰士助力，千山城城長特意從豐源城趕回來，一定要親自參加搜尋工作。

一條條繩索，隔着相當距離從懸崖上垂了下去，一共五條。

李天照順懸崖往下，因為習慣了各種氣流的響動，懸崖間呼嘯的風聲讓別人害怕，他卻不在意，只是望向崖底的時候，難免會擔心繩索突然斷開。

不過，他身上一共有三股繩子，固定在崖上三處地方。都是自己人守着，也不怕會有人做手腳。

李天照這般下行，很快就超過了上次到不了的深度，又一會，驚見峭壁上有利器割開的痕迹。

‘這、像是劍造成的！寬度來看，像是百紋劍！是山芊啟當時所留？’李天照又驚又喜，雖然低頭看下方，崖底還很深，卻已然發現些線索了，那山芊啟還在崖底活着的可能性就更大了。

李天照連忙繼續往下，已經不由自主的在猜想着山芊啟在崖底的情況……

崖上。

李天照固定的三股繩子，捆綁在三顆大樹上。

大刀客，豐吟，蝴蝶劍三個人分別守着，繩子延伸到崖邊，途中也都是三座城裡的自己人看守。

李天照下去很有些時間了。

豐吟突然發現，有三個千山城的戰士在往崖邊移動。

雖說是千山城的人，她還是有點疑惑，就喊話：“你們三個歸隊，誰讓你們靠近崖邊的？”

不料她說話了，那三個人竟然還發動戰印絕技，飛衝過去，然後一起翻滾落下崖外。

邊上的那些戰士看見那三個人落下去后，分別抓着繩子，抬頭看着他們，拔出短劍，大笑着道：“我們三條命換孤王一條命，不虧！李天照——當初你在豐收城為了功績大殺特殺的時候，有沒有想過會有今天？”

奔到崖邊的豐吟，大刀客和蝴蝶劍三人，大驚失色！

急忙跳下去，抓着繩索，想要阻止。

可是，那三人在下面，根本不等他們阻攔，已經揮劍斬斷了繩索！

末了，那三個人好像知道自己活不了，就那麼鬆開手，隨着斷開繩索，一併落向深淵……

『加入書籤，方便閱讀』

# 第二百二十五章 異地

李天照的繩索左右兩邊，分別是千山城城長和山家三小姐，他們突然看見上面的繩子斷了落下來，還有三個人摔了下去，根本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只是驚的大叫：“孤王！孤王——”

“孤王！”

“孤王——”

懸崖上，也全是驚急的，慌亂的呼喊聲音。

大刀客抓着斷開的繩索，眼看着那三人斬斷繩索一起掉了下去，想起剛才鬆懈大意，只顧着聊天說話，竟然沒發現別有用心之徒的存在，不由懊惱激憤的揮拳猛砸峭壁，一時間，碎石紛飛。

蝴蝶劍忍不住怒斥道：“別砸了！石頭落下去砸中了孤王怎麼辦！”

大刀客抬着的拳頭，立時砸不下去了，最後所有的憋屈和自責，都化成了一聲：“可惡！真可惡！”

是啊。

真是可惡！

威震天下的孤王李天照，竟然死在這麼三個無名之輩手裡？

這三個人，到底跟李天照有什麼仇？

竟然不惜三個人相約一起，寧可同歸於盡也要害李天照？

是當初豐收城裡死在李天照劍下的人的親人嗎？

“查到了是誰，我要他親族生不如死！”豐吟氣的咬牙切齒，只覺得這三個人簡直是吃飽了撐的！李天照是王將，死了復生就是變成萬戰將了。這三個人，不惜三條命去還他重生，純屬損人又害己！

干這種事情有什麼意義？

李天照從王將掉落萬戰將，卻足以影響許許多多的人和事情！

崖上，一派悲憤和靜默。

這般摔下去，當然是死定了。

話說李天照正往下行，突然發現繩索斷了，猛然墜落下去，他急忙拔出波浪劍，插進崖壁的石頭裡，下落的石頭這才止住，人就一時吊在那裡，腳下試了半天，沒找到能勉強借力踩着的地方，一怒之下，索性一腳踢出個坑，這才能夠立足。

他剛穩住，感覺到氣流里，似有三個人墜落，抬頭等了會，果然見到三條身影摔了下去，其中一個人落下時看見他，那目光里，透出來驚愕、不甘、最後是仇恨和憤怒！

‘繩索是他們斬斷的？多大仇？不惜三條命換我一次重生？還是說，他們大概不知道王將死了可以重生？’李天照推敲着，實在有些費解，今天來的都是千山城的人，雖然其中也許有過去在豐收城的人，但三個人不共戴天之仇的人碰一起，還彼此認識商量出計劃行動，又都恰好被選中了參加今天的搜尋行動。

這巧的也太過份了吧？

‘是被人收買了來害我的？也不應該，我死而復生仇人也沒有什麼好處，反而可能會被我查到線索報復反擊，可能性最大的無非是守忠，但如此愚蠢的事情他也絕不會幹……這事還真是奇怪！’李天照琢磨着，很是費解。

這情況推敲來推敲去，都古怪的難以解釋。

巧合，外加三個復讎者的衝動？

李天照劍插在峭壁上，上下皆難，只好朝三小姐垂下的那根繩索方向移動過去。

好在他現在擁有萬戰將戰印力量，徒手抓緊石壁里，竟然也不費勁，合金的戰靴踢出個可以踩着的小坑，也很容易。

李天照這般移動着，尋思着，那三個掉下去戰士如果見到此情此景，會不會後悔？

那三個戰士墜入了崖底。

摔得、粉身碎骨！

但他們會後悔嗎？

三個戰士死了，但他們身體里的漆黑暗靈卻還活着。

原來，這是三個被暗靈奪了身體的可憐人！

三個暗靈站起來時，一群十幾條漆黑的身影，迅速圍了過來。

它們，滿是疑問。

“你們失敗了嗎？”

“孤王為什麼沒有摔下來？”

其中最快掙脫摔爛骨肉連體的暗靈手指上方峭壁，說了一番狀況，崖底的一群暗靈踩着懸崖飛衝上去。

此刻混沌之氣狀態的他們，身體輕盈，而力量卻充沛，奔走於峭壁之上，根本就不費力。

這群暗靈們在崖底埋伏，當然是要殺李天照。

此刻它們順懸崖峭壁飛沖往上，如果是在峭壁上發動圍攻的話，李天照能否應付？

李天照沒辦法如暗靈這般在峭壁上奔走自如，身在懸崖峭壁上，又不能跳下去，身無依憑，而暗靈們的本體狀態又難以迅速擊殺。

這種情況下，李天照想要應付，怕是難得很。

但李天照距離崖底還有相當距離，氣流里都還捕捉不到這群暗靈的存在信息。

他在峭壁上橫移倒也不算費勁，但抓住三小姐用的那根繩索時，還是用了半刻鐘。

三小姐也是三股繩索，李天照纏在身上，一段段的掌控着鬆緊，讓身體一次次的往下滑動。

如此又過了好一陣時候，距離的關係，他看不見原本計劃的峭壁路線上的細微痕迹，卻突然看見側下方的峭壁上，好像有個山洞。

‘難道玄機就在那裡？’李天照精神一振，加速朝山洞方向移了過去。

距離更近時，他也看清楚了，那果然是個山洞。

這種地方，竟然會有個山洞？

站在洞口，李天照發現山洞入口不大，也就夠一個人進去。

‘山芊啟是不是在裏面？’李天照深吸了口氣，試圖捕捉山洞里的氣流信息，但他發現，除了洞口裡的氣流比較亂，更深的裏面，竟然很平穩，完全不覺得像是有人。

李天照進了洞口，發現裏面是傾斜朝下的。

他往深里走了一陣，看見洞里竟然有很濃郁的混沌之氣。

置身其中，他的體印和混沌印吸收力量的速度都在飛快提升。

‘奇怪，這裏面的混沌之氣如此濃郁，快趕上武王殿了！’但李天照又發現這裏的混沌之氣跟武王殿有明顯差別，武王殿里是各種性質的都有，而這裏面，是純粹的五行水系，因為濃度高又集中的緣故，直把洞里深處都變成了冰洞。

李天照踩在寒冰上，順地勢繼續往深處走。

漸漸的地勢變成緩平，卻仍然被寒冰覆蓋。

李天照看見前，一座寒冰凍結的石桌下，一方寒冰覆蓋的石凳前，是一個被寒冰完全凍結了的人！

“山芊啟！”李天照揮劍斬開了連接在地上的寒冰，看見冰裏面的，正是山芊啟！

‘胳膊手上都有傷，臉上也蹭破許多，手臂，腿上都是蹭傷和血……’李天照大約明白了。

當初山芊啟從上面摔落，卻在死亡壓力下奮力自救，用兵器往崖壁上插。

可是摔落下來有段距離了才這麼做，因此沒能停下來，只是一路減緩了摔下來的速度，最後掉到洞口，也許是暈了過去，一路順着山洞里的地勢滾到這裏，撞上石凳，又彈回了一些。

沒等山芊啟清醒過來，就被寒冰凍結住了。

李天照不敢貿然化開寒冰，穩妥起見決定還是帶回城裡的治療殿，確保不會出差錯。

人找到了，狀況大約也清楚了，他提着的心也就落下了，不由對這座冰洞心生好奇。

這座冰洞分明不是自然形成的。

深處有石制的桌椅，還有床，連在牆上的柜子；還有儲物功能的副洞。

但是這些事物現在全被寒冰凍結了，看起來，曾經是有人使用的，卻已經空置了很久。

至少，山芊啟掉進來的期間，大概沒有人。

否則，沒道理會無視凍成冰人的山芊啟的存在。

‘洞中為什麼會有這麼濃郁又純粹的五行水系混沌之氣？’李天照轉遍了冰洞，感覺山芊啟原本被凍住的石桌處的混沌之氣似乎特別多，站在那裡，體印和混沌印的吸收速度稍稍比別處快一點。

李天照製造小流星火，本想融化了石桌的寒冰，沒想到，小流星剛成形釋放出來，山洞里的五行水系混沌之氣剎時間就高速涌至，瞬息間就把流星火的力量抵消了個乾淨。

‘這就像是屬性克制的黑雲境的情況了，相斥的力量根本無從發揮。’李天照只好用笨辦法，使孤王劍一點點的斬開寒冰。

李天照已經很小心了，但是，大約是石桌被凍結的緣故而變脆，突然一劍下去，竟然自中間出現了裂紋。

這個瞬間，裂縫裡一陣極快涌動出來的混沌之氣，讓李天照驚覺裏面有異。

‘難道山洞里的混沌之氣的源頭在這裏面？’李天照看石桌已經壞了，索性加了些力量又一劍下去。

頓時，寒冰凍結的石桌的裂縫更大，露出裏面，一方石柱上，靜卧凹坑裡、拳頭大小的水藍色珠子。

李天照好奇的伸手去拿，不料手掌剛接觸珠子，體內突然又產生了強大的吸力，竟然源源不斷的把珠子裏面的混沌之氣往身體裏面吸！

一時間，山洞里的混沌之氣紛紛涌動過來，全都往李天照身體裏面鑽。

‘真冷！’李天照感覺到體內流動的混沌之氣尤其冷寒，不一會工夫，竟然凍的他渾身都沒了知覺，連思維都開始停滯了那般。

就在李天照覺得意識模糊的時候，額頭的混沌印里突然湧出來五行火系力量！

相較於澎湃的五行水系混沌之氣，火系力量很弱小，但是，體印的力量也在源源不斷供給混沌印，讓火熱的混沌之氣供給源源不絕，竟然逐漸在身體里衝出立足之地，於是乎，兩股質性相反的混沌之氣力量，就這般在李天照身體里不斷循環往複，開始還有互相消耗的爭鬥現象，到後來，卻似乎形成了井水不犯河水的默契那般。

一種力量流動過去時，另一種不會直接與之接觸上，而是在中間隔着別的質性的混沌之氣發揮護城河的作用。

於是李天照的意識又很快清醒了過來。

# 第二百二十六章 竟是有主之地

李天照感覺體內的混沌之氣已經趨向於穩定，額頭的混沌印里又多了一股新的力量。

隨着意念引動，這股力量從混沌印里猛然湧出，尤其的洶湧！

剎時間，自李天照體內經過之處，一陣冰寒，緊隨着又有混沌之氣通過，讓冰冷又變成了溫暖。

李天照的孤王劍，瞬間被寒冰凍結，隨着力量的持續輸出，凍結的寒冰體積迅速增大。

不過一會，竟然在凝結成了一顆半丈直徑的不規則寒冰體。

李天照散去了力量，寒冰頓時化做混沌之氣，四面散溢。

‘這寒冰凍結在劍上用於攻擊也不如劍刃堅硬，瞬息間交手也不足以把敵人凍結起來，於廝殺拚鬥里好像沒有什麼主動性助益……’李天照又試着有意識的控制寒冰凍結的形態，發現大體上可以，但想細緻的犹如雕刻那般，卻又不行了。

不過，最讓他覺得驚奇的是，寒冰之力竟然不同於別的混沌印力量，可以短期內連續使用。

李天照隨意擬化各種形態，突然化成在左臂上凝結的寒冰盾牌時，他突然心中一動，有了念想。‘風刀王將的絕技，如果用寒冰之力專門發動，倒是很好的辦法！寒冰之力用作防禦，好像很不錯。’

李天照嘗試了下，發現一面手盾體積的寒冰主動散溢，產生的作用非常強，如果用於破敵人的攻擊性混沌碎片之力，效果遠遠超過別的混沌印力量。

李天照試了一會，又去看手裡握着的那顆藍色珠子。

從材料來看，很像是雲暮煙給他的七色心，但體積，卻又大了太多。

這時候珠子裏面的混沌之氣已經沒有了，但李天照自知並沒有全吸收進體內，飽滿之後，剩下的本來都回了珠子里，也不知道是什麼時候，又散溢了出去。

山洞裏面已經沒有異常濃郁的混沌之氣了，洞里的冰慢慢的也會融化。

李天照把玩着珠子，突然看到表面的泛光中，彷彿有字跡。

於是他嘗試角度，仔細的查看，果然發現珠子的泛光里有兩行字。

分別寫着：‘離別河邊綰柳條，千山萬水玉人遙。’

“離別，仍思念。千山萬水……”李天照心中一動，又往儲物的山洞里去。

剛才他查看時，見柜子都被冰封，想不破壞的弄開有點費事，但現在他有混沌印的寒冰之力，卻很簡單。

隨他手指按上寒冰，體內的混沌之氣被引導着流出來，觸及的冰立即散溢成一股股的混沌之氣，被封着的櫃門，又能打開了。

李天照揭開了木櫃門板，下面還有一層，再化去寒冰打開，裏面是冰凍着的——一大柜子去了毛的山雞！

‘看來這山洞十之八九是樵夫所建，只是為什麼空置了這麼久？’李天照也不知道這些山雞凍了多久，就又把柜子蓋上，原樣用寒冰封上，再蓋好第二層。

靠牆的柜子裏面擺的東西就很多了，各類雜物都有，其中有一排擺的全是各種金屬、木頭、石頭做的雕像。

全都是姿態各異的山雞。

李天照握着手裡的那顆藍色珠子，不由皺起眉頭。

原本他以為是遇到無主之物，結果發現，竟然是樵夫的東西。好好的冰洞因為他給弄沒了，這顆珠子不知道什麼來歷，料想也不是尋常東西，現在裡頭的混沌之氣全沒了，也不知道賠不賠得起。

就這麼悄悄把珠子放回去，默默離開，只當沒來過？

‘回頭找樵夫問問清楚。’李天照卻沒準備這麼干，而是把珠子收好帶上，以免回頭被別人取走，到時更不好交待。

李天照扛起冰封的山芊啟出了洞口，拿山家三小姐的繩索捆綁牢固，帶着她一起躍出山洞，然後扯了扯繩索。

李天照低頭看見下方的崖底，雖然還有相當的距離，卻已經隱約可見茂盛的林木了。

繩索，被人從上面拽動，李天照抓着冰封的山芊啟，腳蹬崖壁加快上升的速度……

崖底。

一群暗靈們感知到李天照升起越來越高，最後脫離了它們可以查知的距離了，其中一個暗靈道：“我主張的是圍攻擊殺孤王，回去后我會如實向首領回稟，我不贊同你們的主意，對了功勞是你們的，錯了責任也是你們的！”

“事實會證明我的正確！你們根本不知道孤王的可怕，硬拼我們根本沒有多少勝算！首領一定會贊同我們的主意！”另一個暗靈十分自信。

於是，一群暗靈分成了兩邊，其中一邊就兩個。

那一群準備離開時，兩個暗靈的那路又叫說：“留下一個幫忙。”

於是，一群暗靈里就留下來了個，剩下的則飛閃而去了。

這群暗靈，原本氣勢洶洶的衝上峭壁，是要圍攻李天照的，為什麼又突然沒有動手呢？

可惜，這群暗靈不曾接近到李天照能通過氣流捕捉它們存在的範圍，所以，摔下山崖的三個戰士，仍然會被認為是仇恨李天照的人。

山崖上。

眾人悲憤自責之時，突然三小姐的繩索被扯動，於是千山城的幾十個戰士一起用力，直到把三小姐拽了上來。

就聽她催促說：“快！繼續拽繩索！下面還有人，可能是孤王！應該是孤王！”

李天照出了山洞，綁好繩索，扯動之際，最先知道的就是三小姐。

眾人聞聲精神一震，蝴蝶劍，大刀客及李天照旗下的那些戰士們全都衝過來，頂替了千山城的戰士，抓着繩索奮力的拽動。

豐吟很是歡喜，站在崖邊，望着下頭，只盼快點看到李天照平安無事。

許多戰士都在崖邊低頭看着，許久不見人影，卻都沒有人議論說話，全都只是守着，等着。

直到，終於看見峭壁上有身影出現了時，豐吟忙道：“再加把勁！拉快點！”

大刀客喊了聲讓大傢伙快，守護城領頭的低聲沖蝴蝶劍說：“看看她，動手沒她，喊起來比誰都聲音大！”

蝴蝶劍沒有做聲，只是儘力拉拽繩索，盼着快點確認李天照平安無事。

終於，李天照被拽了上來。

他抓着捆綁山芊啟的長條冰塊，眾人七手八腳的幫忙抬着，拽着送上地勢平坦的地方。

千山城城長這時候早被人拽上來了，跟三小姐見到冰塊里的山芊啟，激動的一個紅了眼眶，一個淚流了出來。

李天照剛上來，就說：“回城再說，我先送芊啟到治療殿！”

誰都知道李天照擅長山林里趕路，又是山芊啟的丈夫，理所當然是他帶着。

千山城城長雖然愛女心切，卻也沒有與他爭搶，看李天照扛起山芊啟就去了，他當即下令讓眾人回去，又道：“今天大家都辛苦了，千山城歡宴三日，一應開銷記入山氏！”

眾戰士紛紛歡呼，迅速收拾好了東西，浩浩蕩盪的下山回城。

豐吟本想陪李天照一起，結果追了一會，就跟丟了。

別說李天照了，他旗下的那些戰士，個個飛絲纏樹，自高處直接飛盪下去，速度比旁人都快，全都不是豐吟能追上的。

‘這東西在山林中還真有一套，看來是要下點苦功學會使用才行。’豐吟親自體會到這些飛絲的厲害，不由改變了原本覺得麻煩又很少用上的看法。

豐吟追不上，只好落到後面跟千山城城長，山家三小姐他們同行。

只是，山家的人對她原本就不待見，若不是因為看在李天照的面子，連表面的客氣怕都未必願意給。

最後還是三小姐考慮到千山城城長在豐源城，多少還是得了豐吟助力，才能有如今的平穩。於是陪她一起走，路上也陪她說話，沒讓她太悶。

治療殿里。

李天照碰上的，還是上次山芊啟拒絕練功鬧自殺時的治療師。

上一次，山芊啟是自殺；這一次，山芊啟是變成了寒冰凍結的人兒。

那治療師的心情，也是複雜。

“寒冰化去人沒事吧？”李天照擔心的就是這個，若不然，他現在化去寒冰就很方便。

“孤王放心，只要人沒死，化去寒冰的同時，就會治癒全身上下的損傷。”治療師說罷，又遲疑了下，說：“不過，這情況比較特殊。化去寒冰不算什麼大事，到底花費多少功績，還得陸續確認了傷勢狀況才能定。”

“沒問題。”李天照此刻哪裡還能有別的可想，就算治療功績過多，讓他從王將掉去萬戰將，眼前也肯定要治，不可能說把她凍着，等他攢夠功績啊。

隨着彩光照落，山芊啟身上的寒冰迅速散溢成了混沌之氣，身上的那些傷口情況，也都能夠看的清楚了。

治療師根據傷口的深淺，長短，位置，數量，計算着治療需要花費的功績。

等到這些都癒合了，她又說：“傷口都不深，位置也不在要害，屬於輕外傷。現在就看能不能自己醒過來了，如果不行，那就得對頭部進行治療，代價就比較大了。”

山芊啟原本的衣袍磨損的厲害，山家的侍女帶着衣裳進來，幾個人一起，先替她清洗了頭髮和身體，又替她換上乾爽的衣裳。

這麼忙乎完了，山芊啟還沒見蘇醒。

李天照就說：“是否需要治療頭部？”

“孤王不必着急，多觀察些時候，幾天也都沒關係的。”治療師嘴角含笑，欣賞孤王捨得功績的關心。

“那是不是可以先送七小姐回府？”一個女侍從過去就是照顧山芊啟的，覺得這裏沒有府里舒適。

“可以。”治療師予以肯定。

李天照正要背起山芊啟，突然見她睜開眼睛。

侍女們驚喜交加，忙跑出去，嘴裏喊着：“七小姐醒了！七小姐醒了！”

山芊啟蘇醒過來，剎時間淚眼汪汪，一把抱着李天照就哭了起來說：“嗚嗚嗚……我知道錯了，我以後一定好好練功，絕對不要再被人追的掉進山崖了！嗚嗚嗚……”

# 第二百二十七章 自然，刻意

李天照聽着山芊啟哭訴着反省的話，那熟悉的聲音，還有相擁的感覺，不由讓他瞬間尋回了當時的記憶，於是也抱緊了她，輕聲說：“怪我那時候沒能把千殺劍法變成招式，以後你再學就不用那麼辛苦了。”

“嗚嗚嗚……是我貪圖安逸，就想偷懶享受，結果遇到危險才知道自己沒本事，就只能被人追着跑……冰洞裏面好可怕，一天天的盼着有人救，也不知道自己在裏面呆了多久，有時候清醒，有時候又意識模糊……練功雖然可怕，但被人追殺嚇的逃更恐怖，掉下懸崖的時候滿腦子都是不想死的念頭，那時候才覺得，要是能大難不死，你再讓我練功我也不會躲了……”山芊啟絮絮叨叨的抱着李天照哭訴。

千山城城長和山家三小姐等一群山氏的人都進來了，卻都只是看着，聽着。

好不容易等到山芊啟的情緒平靜了些，她才看見城長和哥哥姐姐們都在，忙又哭着過去，一群人抱頭痛哭，為曾經的死別難過，更為此刻的重聚喜極而泣。

“嗚嗚嗚……我以為再也見不到爹了……”

李天照看着山芊啟和千山城城長重逢的場面，聽着她盡情釋放委屈的話語，看着千山城城長的反應，不由自主的想起了他的父母。

他跟父母的重聚，與眼前相比，差別太大了。

他父母藏着無措又刻意的故作淡定；而他自己，本來很自然的歡喜，卻又因為考慮父母的感受反而變的刻意。

什麼是自然呢？

眼前，山芊啟自然而然的哭訴，撒嬌，城長歡喜又心疼的流淚，嘴裏卻說著李天照都能預先猜到一大半的那些話。

這就是自然。

‘山芊啟自幼得城長關愛長大，見面相處的時候又多，父女之間很熟悉彼此，早形成了習慣成自然的相處狀態。我跟爹娘見面少，又缺失了十年的了解，他們還保留着我記憶里的性格特點，可是我這十年來的變化，他們卻一無所知。又哪裡能自然的起來？’李天照暗暗感嘆。

山芊啟脫離困境，千山城連日狂歡。

豐源城的局面大體穩定，千山城城長也不急着回去，等到那邊來人催促，他還是想指派山氏的人臨時代他處理。

還是三小姐勸他說李天照的父母剛復生，人在守護城，山芊啟理當儘快過去一趟。

千山城城長雖然還想跟女兒多見面說說話，但也意識到孤王陪山芊啟在這裏逗留五天了。於是就讓山芊啟見過了李天照的父母后，請他們到千山城和豐源城。

李天照其實也想，但他尋思着以父母的性情推測，不太可能會願意安逸的在城裡悠閑度日。

因為他父母明顯還是守護城裡积極作戰的戰士們的想法：絕不當停下來等着慢慢腐爛的人。

曾經李天照和也相信這句話，但現在，他卻懷疑這句話是如何傳開的！

但無論如何，悠閑度日對於他父母來說，就等於是在停下來等着慢慢腐爛。

李天照在路上歇宿的時候就教山芊啟千殺劍法。

只是，每次實際上教授的時間都比計劃中短的多。

因為……山芊啟學着學着就把李天照纏倒了。

於是練劍變成了風吟雲纏。

李天照索性把傳劍招改在了路上歇腳的時候，這才得以順利傳招。

山芊啟倒是說到做到那般，學的時候也很認真，記性也很不錯，教她的招式，一遍就記得了，聽他講解的時候也份外認真專註。

這趟險死還生的經歷讓山芊啟對於練功方面態度大改，實在讓李天照欣慰了不少。

不過，他也不敢指望讓山芊啟如他過去那樣修鍊了，只是傳千殺劍法的劍招，又盡量更悉心的替她調整招式，務求達到可以助力的、最快的劍速狀態。

再者，經歷了許多事情，李天照也比過去成熟了些。那時候他覺得夫妻就是攜手一生的，本就該共享一切，無有秘密，尤其是關鍵問題。

現在他覺得，沒有必須透露理由的關鍵問題，那就應該選擇不透露。

千殺劍法的真正奧秘，就沒有必須透露的理由。

反正山芊啟能把千殺劍法的劍招學好就不錯了，根本就不指望她能為了追求極致苦苦去練，既然如此，她知道與否曲線劍的奧秘，根本就沒有差別，何來必須談論的理由呢？

但是，父母呢？

李天照不由反問自己，他父母呢？

原本李天照覺得父母理所當然知道，而且他父母也應該會為了追求極致而苦練。

但是現在……李天照卻心存顧慮。

如果說他父母知道了究竟之後，直接會去都城求見武王，滿懷熱情的、無條件的獻上去，李天照也不會覺得太奇怪。

如果是當年初出茅廬的李天照，其實也極可能會這麼做。

只是，那時候他根本還不知道千殺劍法到底會有多厲害，更沒想到能厲害的值得玄天武王在意，更更沒想到會有如今的威名。

因此他當年沒有這種念頭。

現在，李天照已經不會做這種事情了，也沒辦法支持這種事情。

‘這次在守護城跟爹娘見面，但願不會鬧的不愉快吧……’李天照暗暗擔心，但這事情躲不開，總是要面對的。

更不可能指望旁人助力，雖然豐吟說過會在守護城匯合。

但是，李天照更希望，這些天他父母已經調整好了狀態。

守護城。

街道兩旁擠滿了人。

守忠親自出了城長府，率眾在城門迎接。

城裡各處，都有戰士在議論：“孤王快進城了！去看看最年輕王將的風采啊！”

“我以前就見過了！當時就知道他厲害，還是沒想到這麼快能當上王將，不知道現在什麼模樣了，想當初孤王第一次來守護城的時候啊……”一些戰士跟別人訴說前事。

那些沒見過李天照，以及剛來守護城不久的那些戰士，全都迫不及待的趕去街道，只想一睹最年輕王將的風采。

不管聽說了多少李天照的事情，都不如目睹滿城戰士沸騰起來的真實情況來的體會深刻。

李天照的父母這時候才更真切的認識到，他們的兒子、最年輕的王將的威名。

他們昔日的戰友，這一次都被說動了，決定拔劍再戰。

這些天守護城這裏已經有不少任務安排給了搏命鴛鴦夫妻倆，但他們的老朋友們因為還沒學千殺劍法，都在等着李天照來。

此刻感受到眾人對孤王的熱情，他們既羡慕又覺得驕傲，直說：“真不敢相信，孤王竟是你們的種！有子如此，又有千殺劍法，你們成就王將的威名，就是時間問題！”

“是我們！”李天照的母親十分高興的強調‘我們’，也就是包括了一干老朋友們，說：“天照當然會關照自己人，等你們學了千殺劍法，功績一樣能提升的飛快。”

“哎！快還能指望，飛是飛不起來了！我們都有配婚的家室拖累，家裡頭的又是村裡從事生產的，沒辦法指望他們戰鬥啊！我們就等於是一個人要拼殺兩個人的功績，哪裡能像陳皮那樣飛的動？”

李天照的母親不由嚴肅認真的勸說道：“武王座下就該殺敵立功！你們怎麼可以由着配偶當慢慢腐爛的人？理當極力督促他們积極作戰，有千殺劍法，還怕不能殺敵立功嗎？”

“陳皮說孤王旗下能錄入名冊的戰士數量有限，早就滿員了，現在擴編的也是不能入名冊的戰士，我們加入已經是破例，再拖家帶口，合適嗎？”有戰士倒是心動，他們也不想妻子或者丈夫在家裡只從事生產啊！

“這就不用擔心了，你們都是自己人，理當關照。”李天照的母親這麼說，他們的一群老夥計都十分高興。

李天照的父親沒有說話，但是，等到有機會的時候，卻單獨對李天照的母親說：“我們已經知道天照旗下有一支修鍊千殺劍法的精銳戰鬥力，這件事情關係到他的個人威望和信用，應該等他來了再商量，你早早答應了弟兄們，萬一……”

“萬一什麼？”李天照的母親沒等說完就打斷，很自信的說：“天照跟小時候一樣，沒有辜負我們的期望！復活了我們，打出孤王的威名！我們明白他的情況，所以不再說什麼讓他傾囊相授的話了！比起不相干的人，我們的老朋友都是過命的交情，難道不是更可靠？論本事，我們當初在守護城廣場上，那也是最厲害的十戰將隊伍之一。怎麼就不能入天照的名冊？怎麼就不能多傳幾招？怎麼就不能帶上他們的妻子或者丈夫？”

李天照的父親知道妻子的性格，並不與之爭吵，而是冷靜的說：“我的意思不是說能不能。這點事情天照當然不會拒絕。我說的是，他不但不是孩子了，還是威名赫赫的王將。我們凡事都應該盡量先跟他通氣，再做決定。”

“就算他是不滅王將了，也還是我們的兒子李天照！我們是他爹娘，不是他的部屬，這點小事還需要想來想去嗎？本來就是自己人，照顧理所當然。再說了，憑我們隊伍的實力，能是讓天照白白開特例嗎？我們將來功績肯定比別人提升的都更快！功績提升的能比陳皮慢？很快就會是一群千戰將，有實力為證，別人怎麼可能會指責天照開特例的事情？”李天照的母親說罷，又很自信的道：“天照的事情向來都是我想的比你多，你擔心的，以為我沒想過嗎？只是我想的更多！”

李天照的父親也就不說什麼了，原本許多事情，都是他妻子更固執些，關係到天照的事情，更是長期由李母做主。

再者，這點事情，李父也不以為會有什麼難辦。

只是以後旁的事情，他覺得要注意些而已。

街道上的人群叫喊着，說孤王進城了，很快就過來了。

李父和李母也連忙到客店最高的樓上，遠遠眺望……

李天照沒想到守忠會親自在城門迎接。

他們關係沒那麼好，那麼，守忠有何圖謀呢？

對着劍說

# 第二百二十八章 守忠非忠

李天照雖然已經是王將，卻仍然清醒的很。王將的身份尊貴，然而，並無實權。

守忠是邊境大城的城長，憑兩人的‘交情’，在城門相迎這種事情，斷然是不合常理的。

再看守忠臉上那熱情的笑容，還有對山芊啟很是關切的語氣，又拉了千山城長出來，說他們的交情如何深厚之類。

這些聯繫在一起，自然是有緣故的了。

端坐在城長府廳里的主位，山芊啟感覺倒不新鮮，她小時候經常胡鬧，也做過千山城城長的位置。

只是，看守忠這樣的大城城長如此殷切，山芊啟才體會到，王將夫人的尊貴。

李天照卻急着去見父母，也不想把父母這裏來，他只希望守忠不知道他父母的事情呢，哪裡願意主動給守忠接近他們的機會。

於是李天照讓旁人都退了出去，然後就對守忠道：“以我跟城長的交情，今日這樣的盛情實在承受不起。城長若有什麼事情，不妨直說。”

守忠對李天照的脾氣也不陌生，這時不徒惹人厭的繞圈，當即答話說：“王將之威名，走到哪裡都會有這些樣的熱情，滿城戰士自發的盛情，哪裡跟我有什麼關係？不過今日，確實有事想求王將。”

李天照喝着茶水，點點頭，示意他說下去。

“王將的威名，讓我回想過去的作為，深深為之慚愧！其實王將是萬戰將的時候，我就已經有了想法，只是那時，感念北風州州長的恩情，實在不忍背棄。現在州長不在了，我也就沒有顧慮了，今日誠心誠意、懇求能歸入王將旗下！從此以後，守護城唯王將之命是從！”守忠突然說出這番話，山芊啟不由眼睛一亮，卻沒有因此就做聲。

李天照卻並不吃驚，守忠如此說，只是讓他明白到，他對守護城的遠謀，已經被守忠察覺了。

但問題是，他是怎麼察覺的？

還是說，守忠只是居安思危，外加北風州州長復生后不是萬戰將了，北風家的今非昔比，兩個理由合在一起，促使守忠改換門庭？

守忠注視着李天照，靜靜等待他的答覆。

李天照長久的沉默着，山芊啟就忍不住好奇的問：“守忠城長誠意拳拳，王將在猶豫什麼呢？”

“城長投誠固然是好事。”李天照其實並不想答應，因為他對守護城的未來，還是有把握的，換言之，守忠不投誠，將來這裏掌事的就是屬於他的人。然而，現在的情況，他也沒道理說拒絕的話。

別人主動投靠，他卻把人拒之門外，傳揚開去，不就等於是告訴別人，他李天照盯上的地方，只奪取不接受投靠，無異於逼人不顧一切的自救反擊。只要爭鬥就一定會有死傷，因此而造成的死亡，李天照旗下的戰士能理解嗎？會理解嗎？

他們勢必會覺得，明明不必爭鬥就可以掌控守護城，他李天照因為一己之私，偏偏要拒絕守忠的投誠，才會造成本不必要的死亡。

李天照自問，換了他跟旗下的戰士易位而處，身邊重要的人因此而死的話，十之八九也會這麼想。

李天照雖然不情願，但他要拒絕守忠的話，必須得有說的過去的理由，於是就說：“守忠城長如此看得起，本是好事。但我卻不知道城長想要什麼，城長願歸入我旗下，我也不可能讓城長付出而沒有收穫，但若城長求的，我卻沒有能力給予，當然就不敢接受城長的心意。”

“守護城是激戰之地，我在這裏很多年了，久戰之下，功績卻沒有什麼長進，又欠了王將巨額功績，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還清！天下除了王將，誰還有本事讓旗下戰士的功績突飛猛進？我也是收到王將的感染，才心生了問鼎萬戰將之心，因而厚顏懇請孤王成全！”守忠說的倒是誠懇。

不過，李天照卻知道這番話還是有所隱瞞，於是就問：“城長何以捨得城長位置？而要去當萬戰將？”

“不怕王將笑話，我坐鎮守護城這麼多年，一向跟大小城長們交好的多，自問成了萬戰將后，還當得好副州長，因而由此雄心壯志。屆時這守護城的城長，我自然會交給王將旗下的自己人接手。”守忠突然如此自謙，李天照聽了，卻不由笑了起來。

“原來如此！城長想的不是副州長，而是州長啊！”李天照明白了，前北風州州長現在是千戰將，北風家現在最有希望升上萬戰將的就是北風青雲，但她的比守忠的級別低。

“如果有這種機會，我當然也想努力爭取，但此事競爭者眾多，尤其北風青雲還是王將的前妻，王將當然不能太偏袒於我，對此我也不敢奢望，只是將來能當好副州長，也就覺得很好了。”守忠這番話到是說的有自知之明，山芊啟卻聽的一頭霧水，她還沒聽說北風青雲的事情，心裏疑問，卻沒有在這時候探究。

“城長既然知道我不能給你多於旁人的照應，那麼如何看待競爭州長位置的機會？”李天照倒有點興趣聽下去了，守忠實在很會把握機會，既敢想，也敢做。

“王將問起，不敢不答！”守忠當即振作精神，他本來也很有把握，李天照必然圖謀守護城。以李天照的性格，也不可能是能被北風青雲掌握的人，那也就不可能把北風家的利益看的很重要。

他許諾未來把守護城拱手相讓，只換李天照助他功績飛漲，有什麼道理拒絕他呢？對於李天照而言，完全是有百利而無一害的好事。

“前北風州州長跌落天級千戰將，再想短期內升上萬戰將，除非能有王將相助。但王將與他沒有交情，卻有助力北風青雲的理由。北風青雲一心當州長，才會求助王將。眼看着未來屬於她的州長位置，突然又要跟前州長爭奪，她絕不會甘心退讓。論功績，肯定是她提升的更快。前州長拖家帶口，這一點就註定贏不了，與王將的私交又不如北風青雲，王將當然不會助他。如此一來，他要抱住州長的位置，就得爭取時間，首先就不能讓北風青雲奪去。唯一的辦法，就是助力現在當州長的北風家女婿，使之對抗北風青雲，為他自己爭取時間。因此，未來北風家必然因為內鬥而混亂。像北風家這種根基深厚的大氏族，外人很難取而代之，只有內亂，才能讓旁人有機會。這樣的機會，可遇不可求，不管最後他們誰贏了，都能迅速統合北風家的力量，讓局面恢復穩定，到那時候，就沒辦法撼動了。”

守忠的眼光很毒辣，李天照不得不佩服這傢伙把握時機的本事。

話說到這裏，李天照也是在找不到拒絕接納守忠的理由，只不過，他心裏卻沒有絲毫想守忠成功的理由。

原本他也不是很在乎誰當州長，現在卻更希望北風青雲當上，儘管，其實後者當了州長，也未必就有什麼差別。

但是，他就是對守忠厭惡。

厭惡歸厭惡，李天照此刻卻不能寫在臉上，點點頭道：“既然如此，以後守護城這裏的事情，許多都要城長辛苦幫忙了。”

“願為王將效力！”守忠大喜過望，連忙殷勤的說去請李天照的父母過來。

守忠早就知道消息，現在才提，只是因為他知道李天照對他沒有什麼好感，怕早早請了過來，反而會被李天照誤會，現在事情敲定，就是自己人了，他當然沒道理做什麼對不利於李天照父母的事情。

此刻請人過來，當然只有盛情，而不會被誤解。

李天照見到父母，看他們心情都很好，逐一把他們過去的隊友介紹了，就說儘快傳他們劍法。

山芊啟跟李天照的父母打了招呼后，發現他們只是問了她幾句話，卻並不熱情，看起來，對她不是很喜歡。

守忠一旁聽說傳授劍法，他自己既然歸入李天照旗下了，按規矩都可以學一招，當然也想早點學了，連忙就說：“這裏就有練功密室，大又寬敞，孤王隨時可以用。”

“那就飯後吧。”李天照故意不提傳守忠劍招的事情，讓他着急一會。

吃飯的時候，守忠知道李天照話不多，就恭維李天照的父母，讓他們當宴席的主角，聽他們談論過去戰鬥的事情，其他人都聽着，不時附和叫好。

陳皮突然過來請李天照到旁邊說話，兩人離席，尋了僻靜處。

“有什麼事情？”

陳皮嘆氣道：“關於你爹娘。最近這些天，我從側面試探了下，又跟你父親喝酒夜談了幾次，大約知道他們的想法了。所以我覺得，暫時你們不宜相對太多，偶爾見面，一起吃飯喝酒，慢慢增加相對的次數和時長。你想想，你是王將，威名天下。你對他們的記憶，都是小時候教你如何練功。但現在，他們還教得了你嗎？”

“千戰將請說下去。”李天照很認真的聽着，想着。

# 第二百二十九章 心語

他們現在教不了你了！而你說起跟他們的往事，也都是村裡見面，他們教你本事的事情。他們還沒老，還是十年前鋒芒畢露，最自信滿滿的狀態。你這個當兒子的靠武勇之威成就最年輕王將的威名，他們在你面前，如何當父母？在旁人眼裡，又如何當你父母？換了是平庸的戰士，那也沒什麼，你好他們樂得舒服自在的享受了。然而，你爹娘可不是那種人，他們肯定要戰鬥，要殺敵立功的，因為是孤王李天照的父母，他們還必須更拼，更勇！等他們升上千戰將了，也適應的差不多了。現在，少見面就是最好的。這當然是逃避，但有些事情，就需要靠逃避換取緩衝的時間，這你應該可以理解吧？”

李天照望着酒宴的場地，許多人正爆響喝彩之聲，直說搏命鴛鴦敘述的狀況驚險的嚇死人，虧得他們武勇過人才能化險為夷云云。

陳皮嘆說：“他們過去不會這般當眾講故事，其實也是在勉強自己，因為他們是你孤王李天照的父母，今天才會成為主角，他們就必須設法當好宴席上的角色，然而他們沒有經驗，又到底還是過去當十戰將的經歷，根本不知道怎麼才能當好這樣的角色。其實他們自己又何嘗不知道，那些喝彩之聲只是看你顏面的恭維而已？坐在那的，除了自己人，都是守護城的百戰將，誰不是身經百戰，誰沒有經歷過許多兇險的廝殺？又哪裡真會在意別人經歷的生死兇險事情。”

“我明白了！以後這些事情，還要請千戰將多費心。我與爹娘確實需要磨合，也需要適應彼此各方面的情況。雖然心急，但這些事情不是靠說幾句話，做幾件事就能解決。情感到底是源自於積累，問題的解決，也就需要時間。”李天照覺得，他父母突然死而復生，面對的壓力也確實很大，心情大約跟他是差不多的。

他們都對彼此存在‘應該怎麼樣’的期望，但真正是怎麼樣的，卻不可能是如期望那樣。

只有時間，才能慢慢的讓他們更深入的了解彼此，知道彼此到底是什麼樣的；也只有時間，才能讓他父母知道如何面對全新的處境。

酒宴還在繼續，李天照的父母看似說的十分開懷，守忠帶頭，時而喝彩，時而被他們逗笑那般笑起來，於是那些百戰將們也都跟着喝彩，跟着笑。

李天照回去后，就問父母要不要聽守忠和旁人也說說他們遇着的驚險經歷，他父母當即就說好。

守忠就接話話頭，開始分享，末了，他又讓旁的百戰將們一人說一個。

如此，李天照的父母終於能緩口氣，歇息着。

李天照低聲說：“爹娘想說話的時候就說，累了就讓他們說。只是圖個熱鬧，你們說時他們會聽着，你們想聽時他們會說著。”

這話無疑讓他父母覺得心定了不少，突然面對這麼多百戰將，還有守忠這個城長，關鍵這些都是守護城裡的人，讓他父母難以做到從容面對。而現在，他們正在緊張的適應中，此刻，無疑讓他們明確的知道了，他們可以怎麼做。

“我們知道！”李天照的母親一如既往的要強，末了，又看着身旁的兒子說：“天照是王將，當然想說就說，想聽就聽！”

“娘這麼說的話，姑且可以算是王將的特權吧。”李天照不禁笑了，其實他心裏並不這麼想。

即使是個在編戰士，只要願意就可以說，當然，有沒有人樂意聽則是另一回事。

但對於李天照來說，他以前也沒考慮過這種問題，因為滿腦子是功績，與此相關的他就敢拚命，於此無關的他就沒工夫在意。

“王將很忙吧？”李天照的母親本來也想多了解他的事情。

“本來事情很少，但我因為奔走奪風城和守護城，並不能一直在這裏陪伴爹娘，但會盡量多來看望。偶爾可能碰上武王臨時交託特殊任務，離開的時間長短就不一定了。但守護城這裏的事情，爹娘有什麼需要，只管跟守忠說，他也是自己人了，目前在我旗下。旁的沒什麼要在意的，唯獨千殺劍法的事情關係比較大，既牽扯到別的王將，還涉及旁的武王，多方面綜合考慮之下，我沒辦法傳授旁人太多招式。這些天，我仔細考慮后挑選了實用的三招，回頭教授爹娘的弟兄們，以後爹娘單獨帶隊，守護城或者奪風城的事情都可以參加，功績積累的會更快。”李天照考慮之後，覺得還是該首先主動說明關鍵情況，如果等父母先開了口，他再說這些，倒有不情願因而尋借口的嫌疑了。

“三招也太少了！”李天照的母親果然沒再強求傳授許多，只是覺得不夠。

“天照說了，既然牽扯的方面那麼多，就不要勉強。”李天照的父親幫忙說話，雖然不明就裡，卻覺得又是王將，又是武王的，聽起來就覺得非同小可。

“爹娘帶隊之後先看看情況如何？確實不夠用的話，咱們再調整。原本說到底，千殺劍法既是我的絕技，也是爹和娘的，你們該有相當程度的決定權。只是爹娘沒復生的時候，這劍法就已經涉及了許多事情，遠的先不提，就說花刺王將本是第三王將，與我並肩作戰戰死重生之後，把她那名揚天下的獨門絕技傳了給我，作為交換，我傳了她三十六招千殺劍法。爹娘想想，我若輕易傳別人許多招式，不僅大傢伙心裏不服，花刺王將知道了，也難免會心理失衡。爹娘關心的其實是夠不夠用，等嘗試一段時間，確實不夠的話，再商量着增加，也不晚，爹娘覺得呢？”

“我看可以。”李天照的父親當即表態，又怕妻子還堅持，忙說：“天照考慮的周到，如果大傢伙夠用，就沒問題。一上來學的已經比旁人多兩招，又是因為我們才開特例增加的人手，他們能理解。”

“那好，先試試。”李天照的母親這才答應，但其實，她也如丈夫一樣，覺得孩子現在的情況他們完全不知道，聽起來牽扯的卻都很不得了的人物，自然也不好堅持初衷，再者李天照又留了餘地，她實在沒道理不答應。

“花刺王將是誰？天照跟我們說說吧。”李天照的母親答應之後，又忍不住好奇的關心他的事情。

“好……”李天照剔除了一些機密信息，譬如四方之地，以及南米之地的任務具體，直說去過哪裡，一起並肩作戰過的大概情況。他見父母都聽的很認真，完全沒有在意守忠旗下的百戰將們在說什麼，笑什麼。

復生以來，李天照是第一次跟父母聊家常，原本這也是增進了解的機會。

陳皮見狀，十分高興，就去陪着守忠他們繼續說話。

守忠本來也見機，知道需要維持場景，要是宴席突然結束，有人走的話，氛圍也就打破了。

於是，也不管時候早不早晚，該不該散，一群人就繼續輪番講經歷，維持着氣氛狀態。

這般說著，不覺時間過的飛快。

許多人都喝的喝不下去了，困的趴那睡着了。

守忠打着呵欠，看山芊啟都困的靠李天照懷裡睡着了，然而他們三個還在那說著，明擺着，把旁人都給忘了。

守忠看看陳皮，見後者避開他視線，假裝看不到似得也趴桌上睡了。

守忠還能說什麼？

只好也支着臉，就那麼坐着合眼入睡。

他想着，回頭還得笑哈哈的對李天照父母說：‘今晚的宴會喝的太盡興了！’

東方見白時分，李天照還沒有困意，但這些年的大體狀況也說的差不多了，他父母聽完，許多想法。

旁人眼裡，只有孤王功績飛升的奇迹，李天照自己的敘述里，卻只有當時各種關口做選擇的想法，以及經歷的關鍵細節，至於最年輕王將的榮譽什麼的，於他經歷危險的過程時，又有什麼助益呢？

只不過是這些經歷順利熬過來的附帶產物，至於有多少如他那般選擇，卻不幸沒有熬出來的戰死者，也就不為人知了。

李天照的母親很是心疼，他們夫妻在關鍵的十年，沒能幫上忙，當初說送他進城裡的修身殿，也沒有實現，雖然他們是戰死了，無可奈何，卻到底覺得虧欠。

“天照，你一個人是太辛苦了。山芊啟既然是你的妻子，不管以前怎麼樣，將來你們攜手與共一輩子，那就必須並肩作戰一起殺敵立功，不可能再是你一個人去拚命！玄天武王座下的戰士，奮勇是必須的！你不能由着她的性子，現在你是王將，也不能跟她並肩作戰，等過些時候，我跟你父親升上百戰將了，就讓山芊啟跟我們一起作戰！”

李天照尋思着父母的嚴厲要求，不知道山芊啟是否吃得消，正考慮時，山芊啟不知道什麼時候醒了，主動积極的表態說：“這次遇難也讓我自己深刻反省了！以後我就跟着爹娘一起戰鬥，一定會變成勇猛的戰士！”

“好！有這番認識才像話！以後我們會嚴格要求，一定讓你儘快變成勇猛的戰士！”李天照的父母十分高興，他們本來不喜歡山芊啟，但她已經是李天照的妻子，只能是想着改變她的認識。

現在看她如此主動，頓時對她有了期望，印象也就隨之改善。

李天照是很懷疑山芊啟能否熬得住他父母的訓練的，但是，看她此刻滿臉都是积極奮鬥的熱情，他也不可能潑冷水。

只能希望山芊啟能熬得住了。

『加入書籤，方便閱讀』

# 第二百三十章 州長如肥肉

李天照如陳皮建議的那樣，有意跟父母留有空間，去了奪風城，一個月過去守護城兩次。

但他父母和那些老戰友們其實都忙着奔走任務，殺敵立功，根本沒閑着。

有獨功任務，在編戰士提升到十戰將，百戰將其實都很快，尤其他父母本來就是天級十戰將，三次擊殺同級別敵將的獨功就足夠提升到荒級百戰將。

那天他們聚在一起，好好慶賀了一番。

荒級百戰將——李天照和他父母都知道，飽含了多少的往事，心酸，以及苦痛。

當年為了升上百戰將，為了送李天照進修身殿，搏命鴛鴦夫婦雙雙把命拼了進去。

而現在，他們終於升上去了，卻是李天照安排的任務助力，相較於過去，竟是那麼的容易。

兩夫妻舉着劍，想起當年立下劍誓，然而，卻沒有兌現，今天終於成了荒級百戰將。當初該來時，不曾得；如今得來時，卻如此容易。

李天照知道爹娘的心情，倒了酒，邀他們共飲，道：“爹、娘，這隻是新的開始！我們的將來，目標是都成為不滅王將！再也不必受生死離別之痛！”

“說的好！”李天照的父母喜歡這樣，戰士的悲痛，不能是眼淚，應該把悲痛變成敵人的血，變成殺敵的功績，變成奮進的動力！

不滅王將！只有成了不滅王將，才能夠得到永生的不滅之體。

否則，終有生死別離的那一天。

山芊啟和豐吟也喝乾了杯中酒，他們也特意趕來慶賀。

這頓酒喝完，山芊啟就留下跟李天照父母一起，未來百戰將通往千戰將的路，他們會一起走。

豐吟陪李天照回了奪風城。

豐吟本來是混沌劍客，跟混沌之心一起任務獲取功績的速度更快，但她近期還是更願意在奪風城，一則蝴蝶劍目前正在衝刺功績，豐吟只能撿漏；二則她也更願意留在奪風城，勤往守護城跑。

山芊啟找到了，豐吟關心的就是跟李天照恢復關係的事情。

這件事，李天照的父母同樣积極的很，見面就催問。

這趟，當然也催了。

回去的時候，夜色已深，月光照亮的大路上，只有李天照和豐吟駕馬走着，卻也走的不快。

他們並不急着趕回奪風城，途中也許就在路邊客店休息了，再不然就是去副州長的小城裡。

“你還沒想好嗎？上次不是說過的，你能接受武王賜婚的陌生女人當妻子，卻不能接受我？”豐吟本來不想這麼問，因為這樣就落了下乘，但李天照至今沒有答應，她難免也着急了起來。

“這話很有道理。”李天照仔細想過這事，他確實沒道理能接受賜婚的新人，卻無法接受豐吟，所以他心裏早就有了決定。“我想過了，如果武王真的賜婚了，那我們就恢復關係。”

“……喂！你說話能不能好聽點？說的好像這事有多勉強似得！”豐吟好生可氣，雖說這是她提起的判斷邏輯，也明白李天照的意思，可聽起來，當然是不舒服的。

“我的意思是，照理說武王賜婚早該有消息了，這次很奇怪，這麼多天了仍然安靜，如果武王體恤，不打算賜婚給我一群妻子，那我當然想繼續保持現狀。”李天照也不確定是什麼情況，但近期他也沒空去都城，更不可能還跑去問配婚殿。

“我知道你的意思，就是說，可以說的美一點。”豐吟笑着問他：“我只是覺得，比起守護城長守忠的話，毫無疑問我更值得信賴吧？”

“……你對州長的位置有興趣？”李天照頗為詫異。

“本來沒有，守忠突然投靠了你，卻讓我有了心思。輪根基，豐收城比守護城更深厚，在北風州交好的城長更多，差的只是一個萬戰將。你願意的話，這州長的位置，我的機會很大。”豐吟當然會琢磨這事，守忠敢想，她為什麼不敢？

守護城是大城，但能跟豐收城比嗎？豐收城不但是邊境大城，而且地理位置更優越，物產豐富，還是玄天之地的糧產重地之一。

而李天照如果要成全她，兩人恢復了夫妻關係，李天照已經是王將，得到的功績想要積累多少，想要分配給山芊啟和她多少，全憑他自己決定。

如此一來，加上豐吟自己又在作戰，要上萬戰將，可不會比守忠晚多少。而北風家的內鬥局面，也不會是短期內能夠結束，她完全來得及加入競爭。

“你是混沌劍客，真打算在城長、州長的路線上走下去？不想成為王將了？不想追求不滅之體了？”李天照覺得很可惜，雖然豐吟這樣的混沌劍客也有許多是這樣，但是，想想許多戰士有心無力，難免感嘆。

“不滅王將太遙遠了，虛無縹緲的不敢奢望，成為王將當然要追求，但萬戰將是至王將是遙遠的過程，這期間並不耽誤我當州長。假如一切順利，豐氏將來沒有接班人的話，你父母那時候總該升上萬戰將了吧？你考慮過這些嗎？”豐吟果然考慮的長遠。

豐氏暫時是看不到除她之外，出第二個萬戰將機會的，因為這完全取決於李天照，但他目前絕不會把有限的功績資源分配給豐氏的人。

“他們不會追求當城長州長，他們視戰士的至高榮譽，不滅王將為終極，會一直戰鬥下去。”李天照對此很有把握，他父母的綽號是搏命鴛鴦，以悍勇不怕死為榮，怎麼會追求當城長州長？

“那山芊啟呢？將來我有機會升上王將，州長位置交給她，還不是掌握在自己人手裡？”豐吟說著，又道：“我想過了，你說王將的妻子不能是城長州長，但實際上，將來我們可以在關鍵時刻偽造始終結束關係的辦法應對。這麼一來，我當州長，有幸升上王將時，交接給山芊啟，她如果也能升上去，再交接給你旗下的心腹，譬如蝴蝶劍，大刀客，陳皮，望天鎮鎮長。”

“……我會考慮。”李天照確實覺得，豐吟的盤算沒什麼不可以。

比起北風青雲和守忠，他肯定是支持豐吟的啊！

而實際上，豐吟的機會也確實能比守忠更大，而且豐氏沒有別人能夠承接州長的權力。

“嗯，你想想。”豐吟不糾纏多說，轉而又道：“上次我跟山芊啟聊過，她也把話帶給千山城城長和她三姐了，未來豐收城跟千山城、豐源城都是自己人，表面強維持現狀，以免招惹禍患，但實際上，我們都以你為樞紐團結互助。山家的反饋也很积極，作為誠意，石家的石天龍升上千戰將后，我們會負責讓他領豐收城往南兩百里的一座城市的城長職務。”豐吟這些事情都考慮的周到妥當，顯然是李天照父母的支持，給了她很大的信心和展望。

過去她難免有顧慮，因為知道李天照不願意恢復關係，現在，她覺得這件事情只是時間問題。

“好。”李天照當然也樂意見到兩邊一團和氣。

無疑，豐吟現在的展望更高、更遠，已經不是過去那樣，只想着穩守豐收城的基業了，那麼，想法也對應的有所調整。

不過，她的想法，挺好的！

李天照想到守忠积極謀划，最後若敗給豐吟，如他說的那樣，只能當好有影響力的副州長的情景，就覺得挺有趣的。

“此事可以想，不過，北風家可不會坐以待斃，一旦察覺了豐氏的意圖，肯定會下狠手。”

“最大的危險就是北風家藉機讒言，藉助武王的力量對付豐收城，這點我也考慮過。但要成非常事，沒有不擔風險的呀，州長的位置可沒那麼容易奪，這一關，無論如何只能硬着頭皮應對。我相信，豐氏上下，也敢迎接這個挑戰！”豐吟此刻的勇氣，讓李天照覺得，就如他戰鬥中為求功績的大膽決定一樣。

“三五天內，給你明確答覆。”李天照其實已經有了決定，只是事關重大，還是多給自己幾天時間仔細考慮。

“嗯。”豐吟不急這三五天，她其實已經知道李天照的想法了。

兩人駕馬加速趕去副州長的小城，都累了，倒下了就睡，入睡前，李天照突然問她：“還做噩夢嗎？”

“……很久沒有了，久的我都快忘記這事了。”豐吟不知道他為何突然說起這個，以為他介意，又覺得他不是那般小氣的人，當初剛成婚的時候他都不在意，現在更不可能。

李天照沒說什麼，合眼睡了過去。

豐吟也困了，想了想，不明所以，卻也累了，也合上了眼睛。

天剛亮，李天照還沒睡醒，突然有人拍門。

“王將！都城送來急令！”

李天照連忙起身，開門出去見了送信的人，使劍刺破了黝黑的珠子，戰印吸收了裏面的記憶碎片，也就知道了急令的內容。

豐吟也驚醒了，看他神色，忙問：“馬上就要走嗎？”

“是啊，說是即刻起身。”李天照考慮着這一去得很久，等拖了回來再，很耽誤事情，就說：“天亮后你去配婚殿申請恢復關係，我途中會找經過的城市去申請，如此一來很快就能生效。此去一時半刻沒空回來，各方面的事情你代為照料。”

“嗯！”豐吟十分高興，雖然好奇李天照的任務，但知道王將的事情基本都是機密，是不能隨便對別人透露的，也就不問。

李天照沒讓她送，直接讓人準備了路上的食水，駕馬飛馳而去。

李天照原本不知道武王為何還沒有賜婚，現在卻不由猜測，也許是因為無暇考慮此事。

這一次，的確是急令，而且，是關係重大的任務。

# 第二百三十一章 神威之地

李天照獨自趕路三日，從守護城出去，經南邊城東北方向的邊界，又過了一段風武王和大地武王交界的區域，抵達神威武王都城。

神威武王的存在，李天照過去沒聽說過，因為無從得知。

急令里透露的信息比較簡略，只說神威武王原本的領地被風武王蠶食，後來求助大地武王和玄天武王，僅剩了都城和一面關隘之地留存。

對於大地武王而言，神威武王就是一面屏障，只有玄天武王為何搭救，信息里透露的是說，雙方是長久的友好關係。

李天照推測是因為大地武王曾經是共同敵人的緣故，只是後來，卻被崛起的風武王逐漸吞噬了領地，反而落得苟延殘喘的結果。

神威武王不在天下三十二武王之列，但他卻也是武王，因為他擁有武王的力量。

只是這麼一個處境的武王，竟然也突然遭遇了變故。

神威武王殿突然遇襲，神威武王被殺了，同時在這裏駐守的三方使者，兩個被殺，一個失蹤。

被殺的是玄天武王和風武王座下的王將，失蹤的是大地武王座下的王將。

神威武王當初留存的條件就是三方各派以為王將為使者，長期駐守，如此確保各方利益，避免其聯合誰做些什麼。

即使神威武王的處境其實根本做不了什麼。

而現在，除了這種事情。

三方面都派了人調查。

李天照去的最晚，他到達時，金劍王和東劍王都已經在那了。

大地武王派來了三位王將，風武王那邊派來了四位，領頭的都是他們的第一王將。

李天照見神威武王殿裏面，因為混沌之氣消耗殆盡了，沒有了瀰漫的光霧，諸多地方都空空蕩蕩，只有幾座庫房，裏面也沒什麼東西，其它靠混沌之氣聚形而成的建築，全都不得留存。

神威武王的屍體被冰封着，以免腐壞。

李天照見屍體上都是劍傷，縱橫交錯，不知道有多少道，一時也看不出什麼特別的。

東劍王告訴他目前調查的情況，除了大地武王那邊駐守的王將失蹤了之外，神威武王殿里沒有發現什麼特別的線索。

“神威武王之地往北接壤的是哪位武王？”李天照其實也沒有這方面的經驗，他覺得分明是派他來長見識的，有金劍王和東劍王兩位在這裏，又沒有戰鬥的事情，他不就是來學習的么？

“兩邊長久交好，而且處境類似，也沒有這種實力。”東劍王說到這裏，看看周圍，見風武王和大地武王的人各自聚集一處，離的都遠，就低聲說：“有襲擊殺死神威武王及兩位駐守王將實力的，不出我們三方；旁的武王沒有這種動機。如果是風武王，大概率會派暗劍王下手，發現的屍體又都是劍傷，孤王看看是否千殺劍法造成？”

李天照已經看過屍體，雖然沒發現特殊信息，卻可以斷言說：“應該不是。千殺劍法不會留下這麼多傷痕。神威武王能被殺死，那就是武王殿的混沌之氣消耗殆盡了，暗劍王下手的話應該是要害處有劍傷。”

“孤王可能不知道神威武王的情況，他擁有混沌光鏡力量，混沌印又是小風語，成名絕技雖然早就被破，但想給他致命一擊，恐怕不太容易。再者襲擊者如果是暗劍王為首的一大群暗靈圍攻的話，又會如何？”東劍王一貫的仔細那般。

“仍然可以確定不是千殺劍法，因為傷口普遍太淺。除非暗劍王有意如此，否則就不是暗靈族。”李天照這麼斷言，東劍王才點頭道：“其實現在的情況來看，最可疑的還是大地武王那邊，他們的王將失蹤了，至今沒有找到。但是，大地武王照理說又沒有這種動機，反倒是風武王一直野心勃勃，很可能製造事端，妄圖打破屏障，好對大地武王動手。”

正說著，金劍王過來了，嘆了口氣道：“還是沒有發現更多線索，神威武王殿里本來就只有神威武王和三方使者，旁的就是些侍從，現在全都死了，也沒有人可以問到消息。風武王那邊堅持認為是大地武王製造事端，是想趁風武王如今多面交戰的情況下插一刀；大地武王那邊認為是風武王乾的，目的是打破屏障。”

東劍王就說：“我看不出他們兩方，倒是我們，死了一位王將，接下來該當如何？”

“神威武王既然不在了，神威武王之地當然應該三方共同掌握。我提議三方留下人繼續共治，維持過去的和平狀態。但大地武王不同意，說神威武王的地方根本沒有風武王的事情，又私下找我商量，說一起踢開風武王，我們兩方平分此地。”金劍王嘆了口氣，才繼續說：“我們夾在中間真是難辦！”

“最好是三方共分，但大地武王不同意也不奇怪。神威武王過去靠大地武王直接庇護，我們玄天之地也在為難時出人來幫忙抵擋風武王。追溯起來，確實沒有風武王的事情。只是眼前的局面，如果不是三分，風武王不可能善罷甘休，必然更認為事情是大地武王的陰謀；但三分的話，大地武王那邊說不通，也沒辦法。”東劍王也一副愁容。

李天照本來沒多的想法，這時候卻心生一絲疑慮了。

因為這不太像是金劍王和東劍王的作風，也不太像是玄天之地的風格。

‘我們玄天之地派人和運送物資來這裏都不容易，因此只想得點地方？因此武王對於此事才沒有积極爭取更多領地的想法？’李天照這麼想着，試探着問：“大地武王的提議不也符合我們玄天之地的利益嗎？”

“說好也是好，但其實也未必很好。說到底，我們玄天之地只是空得了個佔據的名義，物資難以運送，就決定了不能派太多人在此地。如果二分，實際上的掌控權都在大地武王手上，我們只是陪襯；倘若三分，反倒起到三方制衡作用，我們還稍有話語權。事實上神威武王就只剩下空架子，武王殿里的混沌之氣都靠大地武王和我們定期提供，有限的很，養不滅王將的結餘都沒有，大殿里用的都是普通人當侍從，武王侍也養不起。”金劍王的解釋讓李天照聽的點頭。

東劍王又接着說：“再說目前關鍵還是搞清楚情況，我們死了一位王將，不管是誰下的手，此事都不可能善了，沒有相當的交待，那就是得動武！”

“我們不如坐三望二如何？他們兩邊吵他們的，先確定了三分的話我們的地方，然後再繼續調查。”李天照尋思着既然不能被拖入兩方裏面，那就把自己摘出來了再說。

“孤王的想法不錯，我們一起看看，倘若三分的話，我們該如何拿……”金劍王當即展開了一副地圖，三位王將一起看了起來。

神威武王都城一座，周邊還有三座關城，往南是山地，如果三分，風武王和大地武王必然是取臨近他們邊界的兩邊關城，就只剩下北面與七星武王交界的關城留給玄天武王了。

至於都城，也沒什麼好說，通常都建造了規則，以三面城門延伸至城中的區域劃分，也不會有什麼爭議，風武王和大地武王必取往關城方向的城門，剩下的那面，三方共分的話，必然還是玄天武王拿中間。

金劍王確定了之後，又分別去找大地武王和風武王的說。

風武王的第一王將不必說，肯定沒有意見，就是想三方共分；大地武王方面不同意三分，但如果是兩分，玄天武王會拿的更多。

如此一來，他們玄天之地的基本利益先確保了。

他們三位王將就各自再設法查找更多線索。

李天照在城北區域走了一趟，見城裡其實還算熱鬧，這裏的戰士不多，名義上神威武王的人，其實早就聽命於三方駐守的王將。

全都知道，神威武王就是個空架子。

李天照尋北區的戰士打聽了一圈情況，也沒有什麼有價值的線索。

神威武王好酒，經常醉生夢死，城裡有一些女子會奉命進去陪他，但遇襲時候進去的那些人，全都死了。

‘襲擊事件做的如此仔細，一個可能的活口都沒有留。大地武王駐守的王將難道是突圍衝出去了？’李天照又去東、西、南三片城區打聽。

李天照了解了下三方王將在這裏的情況，得到的說法差不多。

總結起來就一句話：‘他們在這裏想干什麼就干什麼了，又沒人能管。’

如果說大地武王失蹤的王將是突圍了，總該有人看見，至少也有響動。

但是，沒有人見過武王殿里有人衝出來。

‘如果沒有衝出來，大地武王的王將，為何活不見人死不見屍？難道真是大地武王的人下手？因此只能製造失蹤的假象？’李天照考慮着，回了神威武王殿里，又查看了神威武王和兩位王將的屍體情況。

‘傷口深淺差不多，如果是蓄意，下手的人配合也太好了！東劍王說神威武王的武王殿里根本沒有什麼結餘，混沌之氣的供給被大地武王和玄天武王嚴格把控，也就是說，神威武王跟拿着不滅印的王將差不多，只是戰印體印里儲備的混沌之氣會更多……’李天照推敲着造成這些傷勢的可能性。

他覺得，也許該跳過傷勢情況是蓄意的想法。

到底是為武王，不是能讓人如此虐殺的，再看那兩個王將的屍體的傷勢也是差不多。

‘倘若是交手產生的必然，那會是什麼情況……’李天照不由陷入沉思，突然，一個念頭蹦了出來，把他嚇了一跳！

# 第二百三十二章 兩把劍

如果是正常交手造成的諸多深淺相似的傷痕，那是什麼情況？

李天照不由眯起眼睛，推敲着其中的可能，又仔細觀察傷勢，最後又搖頭。

傷口來看，並不完全是那麼齊整，期間還夾雜了些輕重不一的，但這一點，還不是李天照無法確定的關鍵。

最關鍵是武器，傷口分明是萬紋劍造成的，但目前來處理事情的三方王將，清一色都是定製的兵器。

李天照尋思着，倘若真是如他猜想的那樣，目的是什麼？

東劍王這時候過來，看見他就說：“一時半刻也沒有別的線索，這裏也沒有別的情況，說到底是看他們兩邊爭吵，我還有別的任務，本來也是得了急令過來，得先先走一步，天亮就走。”

“好。”李天照答應罷了，突然又問：“東劍王來幾天了？”

“你來的時候我剛到半天。”東劍王隨口回答，末了又問：“金劍王跟他們交涉如果沒有什麼進展，就會回去向武王回稟，估計孤王需要單獨留守一段時間。不過，料想也沒什麼大事，他們兩邊真要打起來，也不關我們的事情，只是確認了是誰下的手，就必須給我們一個交代。”

“是啊。”李天照嘴裏答應着，心裏卻想着別的事情，又問：“東劍王覺得，襲擊神威武王和三方王將，又能讓他們沒機會衝出武王殿範圍，至少需要多少人？”

“那就得看情況了。如果像你、暗劍王這樣的，有心算無心，悄聲無息的接連把三個人都刺殺了，也不是沒有可能。神威武王的混沌之氣有限，受了致命傷應該都沒辦法自愈，也不比王將厲害到哪去。另外三個的力量特性來看，並不厲害。實際上這種地方駐守的王將，功績也不比四方之地的高，說白了來的都是戰鬥力相對較弱、而且沒有什麼繼續积極殺敵立功之心的王將。”東劍王說到這裏，又道：“不過他們的傷勢分明是被圍攻，所以我才最懷疑是暗靈族乾的。”

李天照沒說話，照常理，的確應該需要很多人，但他卻推想到另一個可能，就說：“我看他們的腿和嘴上的劍傷似乎是先受的，換言之，如果發動攻擊，上來就先攻他們的腿和嘴，就能廢了王將突圍和呼喊的能力，而後再追擊斬殺，如此一來，並不需要很多人。”

“的確是個思路……”東劍王認真考慮着，很是用心推敲琢磨。“這麼說的話，屍體上的劍傷眾多，很可能是故意而為？”

“是有這個可能。”李天照其實對此不能確定，但他從觀察的情況來看，更傾向於並非故意，因為許多劍傷看的出來，是在交戰中雙方都極快動作的時候留下的。

那些劍痕的裂口情形，形態，深淺變化，以及劍出時候因為身形運動狀態不同而存在差異的痕迹，全都跟人造的不同。

如果是事後偽造，那造的也太高明了，簡直比精心雕刻一件事物還更難；如果是交戰過程中蓄意製造，那也未免太貶低神威武王的實力了。

但他不能說，沒有這個可能。

“下手的人不管是哪方，此番弄的事情全無追查下去的線索，也真是讓人頭大。”東劍王打了個呵欠，揮揮手道：“不說了，明日趕早啟程，孤王也早些休息吧。”

“東劍王一路順風。”李天照回去躺下了，沒有睡着，考慮着這些事情，他越發覺得，現在的局面，大約只是表象。

次日一早東劍王就離開了。

金劍王還是勸阻風武王和大地武王的王將坐下來談，但他當和事人的效果，根本沒用，還是一天天的看兩邊爭吵不休，一個要三分，一個要要踢風武王出去。

如此好幾天過去，金劍王這日就跟李天照說：“看他們吵下去也沒有結果，今日兩邊的第一王將都回都城回報狀況，最終大地武王和風武王如何決定，也要過幾天等他們回來。我趁機機會也回去復命，這裏就只能辛苦孤王坐鎮大局。”

“明白。”李天照也沒有拒絕的餘地，本來就是受命來此，事情沒完，他就不能走。

“雖然不應該會有什麼事情，但是，這裏已經是我們玄天之地的領地，但凡屬於玄天之地的領地，就有責任守好！孤王斷然不可大意，更不可兒戲，特殊任務中丟失領地的罪責懲罰，非常嚴重！”

“不敢不儘力。”李天照當然知道這點。

金劍王去了塊印遞過來說：“孤王收着這枚不滅印，我回去復命路上也用不着，你留着以備萬一，這枚是十二命不滅印。也就是說內里儲備的混沌之氣，相當於十二個萬戰將的標準戰印加在一起。只要不是承受致命傷害，就能讓人傷勢迅速痊癒，印的力量多少，憑感知能夠掌握。孤王務必隨身攜帶，以防萬一，更不能丟失了。”

“不滅印我拿着能夠使用？”李天照頗為詫異，本來以為，應該是指定了人的。

“這種是臨時印，時間長了裏面的混沌之氣就散了，中短期任務里使用，特點是方便，只要是玄天武王座下的王將戰印和身份牌，都可以使用。”金劍王交待罷了，又收拾了東西，啟程回去復命。

李天照對不滅印滿懷好奇，把玩觀賞了許久，奈何外表卻看不出來什麼。

只是他試着揮劍割傷自己，傷口果然就癒合了。

那速度之快，簡直如同在治療殿里那般。

‘不滅印莫非就是微縮版的治療殿？’李天照不由心生這個念頭，因為治療殿也是除了死亡之外的傷勢，都可以治癒。

這不滅印，也是如此，只要不是致命傷，就能自愈。

金劍王如此細心，又願意託付不滅印給他暫時備用，李天照確實覺得有點意外。

論功績，他在王將中還差的遠呢。

就算是武王器重，照理說金劍王也會考慮這麼做，會破壞了規矩的問題，旁的王將難免有人會有想法。

‘金劍王一向做事穩重，沒想到他這次會如此……’李天照想着，覺得心裏不太踏實。他倒是想視為是對他的信賴，但他跟金劍王的熟悉情況、再結合金劍王的穩妥作風，是沒道理這麼容易對他如此信賴的。

‘是否我太疑神疑鬼了？’李天照一天天的，也沒有什麼事情。

三邊的第一王將都回稟情況去了，沒回來前，風武王和大地武王留守的王將也都懶得爭吵，彼此面也不見，各做各的事情。

這樣過去了三天，李天照雖然還有积極調查，但根本沒有線索可尋。

這天，大地武王又來了五個王將，還有一群萬戰將，那陣容和架勢，簡直就想是做好了跟風武王的人動武的打算。

這些人來的當天，領頭的王將就來找李天照，來已明確，態度直接。

“神威武王殿的事情，必是風武王的陰謀。玄天武王到底如何說法？是與我們一起趕走風武王，還是置身事外？”

“還沒有受到武王的命令，在此期間，如果有什麼狀況，我只關心玄天武王的領地不受侵害。”李天照當然不可能獨自決斷這種大事，再者原本跟金劍王和東劍王商量的結果，也是置身事外，由他們兩邊吵。

“那我就把話說前頭，神威之地沒有風武王的事情，三分絕不可能！玄天之地如果願意合力驅逐風武王，此地二分；若置身事外，那風武王走後，你們也還是拿着三分之一的地方，不要想得更多！”

“具體如何要等武王的命令，屆時才有明確答覆。”李天照重複強調，大地武王來的王將也就不再啰嗦，反正，他們那邊的意思已經表達的很清楚了。

李天照這還是第一次真切體會到大地武王的作風，但如此一來，豈不是更可疑了嗎？

本來大地武王駐守神威之地的王將就活不見人死不見屍，因此嫌疑很大，現在又要求風武王不得沾手神威之地，分明就會讓人認為，這是大地武王自導自演，為的就是佔了此地，把風武王趕出神威都城的西城關外。

風武王料想是不會接受的，大地武王方面分明也這麼想，因此來了五個王將，一群萬戰將，就是做好談崩了就打的準備。

不過，他們兩把打就打，不關玄天之地的事情。

對於李天照而言，大地和風武王都是敵人，兩虎相爭的越激烈越好。

按時間估計，風武王的人應該在三天內就能回來。

李天照做好了看熱鬧的準備。

但是，風武王的人還沒回來。

次日大地武王的五個王將，以及一群萬戰將，突然氣勢洶洶的沖向神威都城北門，一路上都在大聲喊叫：“玄天之地的鼠輩快滾出來！”

李天照照例巡視，在城樓上看見他們過來，就問：“大地底下才是老鼠呆的地方，你們這大清早的嚷嚷什麼？”

“孤王你嘴巴放乾淨點！”

“誰嘴巴先不幹凈的啊？你們要是來吵架的，我沒功夫奉陪，有事說事，沒事請走，北城區可不是你們隨意能闖的地方！”李天照估摸大地武王的人該是有什麼緣由，只是，實在想不到是為什麼。

“孤王裝什麼一無所知！看看這兩把劍——”大地武王帶頭的王將取出來兩把沾血的萬紋劍，看制式，是玄天之地所產。

李天照卻道：“你幹嘛不把劍在隔遠些拿出來，然後喊我看？”

大地武王那邊的一個萬戰將很是惱火，張口就罵，帶頭的王將卻手勢招呼，帶着一群人湧上城樓。

“看清楚了？是不是你們玄天之地的萬紋劍？上面破裂的戰印是不是你們玄天之地的萬戰將印？”

# 第二百三十三章 原來如此

大地武王那邊帶頭的王將拿着那兩把萬紋劍，擺到李天照面前，一副證據確鑿的架勢。

“你們到底想說什麼？”李天照暗覺不妙，臉上卻不動聲色的說：“玄天之地的萬紋劍有心不能偽造？萬戰將印裂了，誰知道是不是中陽湖之戰時撿的？若是好的，當然可以確定狀況，中陽湖之戰剛過去不久，什麼情況，你們幾位王將也都知道。這種事情，拿着兩把不知道哪來的萬紋劍和戰印，氣勢洶洶的來找我，什麼意思？”

大地武王帶頭的王將有那麼瞬間，差點以為他冤枉了好人。

可是，玄天武王座下的人不是好人，而是敵人。

敵人跟敵人之間，評判的標準是立場，而非好壞。

所以，那帶頭的王將笑了，被氣笑了。

“孤王的劍快，沒想到詭辯的本事也有一套！神威武王和兩位王將的屍體傷痕，看似被圍攻，其實是玄天千幻劍法造成！這兩把劍被掩埋，分明是匆忙之際無法徹底銷毀證據，也不能帶走太遠；戰印若不破壞，裏面的記憶碎片就是明確的證據。”大地武王帶頭的王將怒然說著狀況。

另一個王將憤然指責說：“你們玄天之地還真有一套啊——表面裝和事，其實事情全是你們一手操縱，跳動我們和風武王廝殺，你們坐收漁翁之利！可惜，事情辦的不夠漂亮！金劍王埋劍的位置選的不夠好！”

旁的王將和萬戰將們誰都覺得惱火，他們氣勢洶洶的來，本來以為事情是風武王乾的，卻沒想到，竟是玄天武王幕後黑手！這簡直是拿兩邊當作傻瓜，如何能不讓人火冒三丈？

其實見到這兩把劍的時候，李天照已經徹底明白了。

原本讓他推敲的一個吃驚結果就是，玄天千幻劍法。

玄天千幻劍以靈活多變為特點，那也就意味着攻擊追求的是高頻率殺傷，不會如天王劍法那樣動輒把人一擊兩斷，甚至輕易連斷數人；也不是千殺劍法那般能憑藉迅猛優勢直取要害又或者是一擊致命、重傷敵人。

但這個推測違背常理，而且關鍵是武器的問題。

而這兩把劍的出現，卻把這結果基本坐實了。

這樣的兩把劍，為什麼會被大地武王那邊發現？

李天照真不信是金劍王和東劍王藏不好，周圍地方那麼大，他們襲擊的神威武王殿，完事後絕對有時間把劍帶走很遠埋藏，實在不太可能如此快、時間又湊巧的被人發現。

除非這是故意。

為什麼故意？

留下的不滅印，留守的又是他孤王李天照，玄天武王一直都想壓過大地武王，之前有信息显示，大地武王很可能會對豐收城有行動……這些信息綜合起來，已經很明白了。

玄天武王要先對大地武王開戰，而這種大戰的開端，必須有一個說得過去的理由。

神威之地，就是玄天武王選擇的引爆點。

玄天武王需要的，就是他孤王李天照來承擔這個合適情境下的角色。

不滅印，就是留給他扮演好這角色的保障，萬一情況不妙，也讓他有能夠突圍脫身的底氣，同時也給了他有扮演好應景角色的底氣。

‘也虧得東劍王和金劍王演的那麼好，既然如此，我就好好本色演出吧！’李天照想明白了這些，也就知道他該做些什麼，卻又必須假裝的好像沒有明白，故作憤怒的盯着大地武王帶頭的王將道：“你們拿着這種荒謬可笑的理由，氣勢洶洶的過來，意欲何為？”

“意欲何為？你們玄天之地不對此事給滿意的交待之前，立即退出神威之地！”大地武王的一種王將，萬戰將們紛紛按劍在手，看那架勢，一言不合就會毫不猶豫的群起圍攻。

換了旁人，這時候該如何做，李天照不知道。

但他孤王的一貫作風，卻不可能被敵人威脅了就嚇走。

於是他猛然拔出孤王劍，怒聲道：“鬧了半天！你們大地武王還真有一套！拿着中陽湖撿來的武器和戰印，製造了襲擊事件，參与的駐守王將至今還躲着不見蹤影！完了你們拒絕和平，挑事跟風武王爭執不休，現在又用這等可笑的手段栽贓我們，存心獨佔神威之地！如此就想奪我們玄天的地方？你們簡直是痴心妄想！”

李天照心裏明白，這就是玄天武王最需要的引爆點。

各說各有理，誰都沒有鐵證，而大地武王那邊失蹤了一個王將，卻又是他們自導自演的最大嫌疑。

大地武王帶頭的王將好生可氣，嘲諷道：“孤王還真是厲害啊！說的我都險些以為是冤枉了你們！我看是你們玄天之地存心挑事！今天要麼滾出神威之地，直到對事情給出滿意的交待；要麼就讓我們把你趕出神威之地！”

另一個王將道：“孤王你以為，自己一個人能打我們這麼多？僥倖偷襲滅了龍王的威風，就不把任何人放在眼裡了嗎？”

“孤王何必自討沒趣！玄天武王連自己座下的王將都不放過，如此狠毒，也值得你們追隨？”

“孤王不要給臉不要臉！聰明的趕緊撤出神威之地，否則——就別怪我們不……”又一個王將趾高氣揚的話還沒說完，一顆冰球突然兜面飛了過來！

李天照沒有說話，而是直接動手了！

不需要等大地武王的人不客氣，他就沒準備跟他們客氣。

以寡敵眾，還能等敵人先發動？

李天照的混沌印製造了一顆直徑半丈的冰球飛撞出去，原本再次凝聚發動需要五息時間，但寒冰之力卻很奇怪，並不似別的混沌印力量那般。

寒冰球飛射出去了，李天照左手手腕上又緊跟着凝結起來一面寒冰盾牌。

冰球的飛撞當然不會有什麼決定性的殺傷力，然而李天照這一擊，本來也不是為了殺敵。

冰球飛撞過去，大地武王的王將和萬戰將們反應都很快的發動。

幾種混沌碎片之力發動，七八個萬戰將分左右發動戰印絕技圍攻。

眼看李天照的冰球被風刃斬開，又要與火焰相觸時，冰球卻主動的驟然爆開，剎時間被呼嘯飛過的敵人釋放的流星火吞沒，產生了一片蒸騰的熱氣，讓一群敵人下意識的閉上眼睛，猶自覺得撲面的熱氣彷彿要把他們蒸熟了那般！

冰火本互相克制，然而，此刻產生的熱氣，卻對敵人產生了範圍影響的負面作用。

原本面對圍攻的李天照，瞬間減少了大量壓力。

於是他發動小疾行，飛衝過三個閉眼應對灼熱蒸汽的萬戰將之間，揮動的劍光，毫不留情的斬斷了他們的身體！

李天照一劍三殺，得手的同時，人也衝過了敵群，他頭也不回的甩手把寒冰大盾朝後飛甩。

剛吃過虧的敵人連忙揮劍去撥打大盾，可是，那人的劍還沒碰上寒冰盾，緊隨盾後面的小流星火就已經追上盾牌，剎時間又形成了一大團熱氣。

那王將措手不及之下，急忙發動戰印絕技，飛沖側旁。

然而，李天照揮劍一道風刃斬出，那王將剛停下，胳膊就被斬斷。

那王將撿起斷臂，斷處緊貼，下一刻，斷處的骨肉迅速連接，重生，完好如初。

原來他也帶了不滅印護身，活動了右臂，一時怒容滿面！

李天照斬出風刃追擊之後，就沒理會那王將，發動千殺劍法，化作一團旋動的風，接連斬了兩個萬戰將時，大地武王的兩個王將發動戰印絕技撞進他的劍勢之中。

一個人身體中劍，另一個王將卻一劍刺上李天照身體！

眼看這一劍必能把他輕易洞穿，卻在劍尖觸及的瞬間，早有防備的李天照已經發動花刺王將所傳的絕技‘觸動’。

保留着沒輕易使用的繞劍之雷瞬間形成兩股相斥的力量，一股外放，一股自留。

於是外放的被敵人的劍勁助力下，對李天照的排斥推力就變的更強。

原本必然得手的一劍，反而變成了加速退開李天照的助力。

旁人眼裡，李天照彷彿瞬間彈飛了開去，讓幾個萬戰將的合擊全都落空。

大地武王的五個王將紛紛變了臉色，有人驚聲道：“花刺的觸動？”

孤王得了觸動絕技的助力，分明就是如虎添翼！難怪他敢對着他們一群人主動拔劍衝上前，就憑觸動，就有隨時自保退走的保障啊！

李天照被推力送里城牆，直往地上落下。

幾個大地武王的王將哪裡甘心！

當即分作兩路，跳出城牆內外，防備孤王從城門衝出去逃走。

李天照雙腳踏實地上，看見大地武王的王將領着幾個萬戰將跳出城牆時，不由掛上抹輕笑。

很顯然，敵人不夠了解他，否則，絕不會這麼一股腦的追下來。

李天照沒有沖向城門，也沒有掉頭往城內的街巷裡躥，而是一躍而起，迎着城牆上跳下來的幾個萬戰將中間，在小地怒的推動下，速度飛快的沖了上去！

可憐那四個跳下來的萬戰將，倘若是一兩個人作戰，還不會如此大意。奈何人多勢眾，跟着王將，他們下意識的覺得孤王勢單力薄，只有退走一途，卻沒想到，孤王得了先落地的機會，不是利用來拉開距離逃走，竟然還會回頭攻擊！

四個萬戰將身在半空，眼看着孤王藉助小地怒的推力加速衝過來，他們能自救的手段實在太有限，只能看着一條身影從中間飛閃沖了過去，揮動的劍光接連斬斷了兩個萬戰將的身體！

他倒是想把那四個萬戰將都斬了，可是小地怒飛衝過去的速度快，來不及，不用小地怒又可能被跳下去落地的王將發動衝鋒類絕技襲擊背後，或者是攔截。

到底是以一敵眾，許多本可把握的機會，也得有所割捨。

李天照沖了過去，一把抓着城牆，發力蹬足，一躍翻身落回城牆上。

城門內的兩個王將，七個萬戰將看着的背影，看着摔落地上的兩個自己人的屍體，一時間，既憤怒，又震動！

孤王李天照的厲害，他們見識了！

# 第二百三十四章 地怒之掩埋

交手才一會功夫，大地武王那邊就有七個萬戰將被李天照斬殺。

城牆上孤王的背影，讓大地武王那邊的王將尤其激憤。

如此恥辱，誰堪忍受！

至死，李天照卻沒工夫理會他們的心情。

他落地后發動小地怒衝上城牆，途中斬殺了兩個萬戰將，落回城牆上后，直接前沖，一躍跳出城外。

他躍出去時，正看見另一路大地武王的王將帶着幾個萬戰將衝進城門通道，顯然還不知道剛才的情況，不見他出來，就以為是往城內的街巷跑了，才會如此極快的追趕。

李天照雙腳還沒落下外城門的地面，就已經發動小疾風，剎時間身體凌空急沖，頃刻間接連追過四個萬戰將身邊，劍光，隨之兩度飛閃。

又兩個萬戰將倒在城門走道，剩下的兩個一陣后怕，忙不迭的揮劍進攻，唯恐失了先手。

李天照左掌朝前推出，一面寒冰牆急沖前去，本來往裡奔走的王將和萬戰將剛才在城牆上才吃過熱蒸汽的虧，連忙退守。

可這一次，李天照彷彿料定他們會退，因而根本沒有射出小流星火。

李天照把冰牆推飛了出去后，立即就旋身揮劍，折身殺向剛才發動小疾風衝過去時沒來及斬殺的兩個萬戰將。

那兩個人，一個揮劍展出到兩尺寬，三尺長的白色風刃，疾飛到李天照面前時，卻見他抓着劍鞘，瞬間凝結了一圈寒冰，使之如棍那邊精確的擋在飛來的風刃側面，同時發動風刀王將的絕技，主動散溢寒冰的力量。

剎時間，那風刃在碰撞中去勢被擋偏，緊接着一截又被散溢的寒冰化成的混沌之氣破壞了穩定性，缺失了一大塊。

風刃從李天照身旁飛過去，斬在城門走道的青磚里，深不知多少，只見碎石粉末瑟瑟落下。

另一個萬戰將發動的是混沌煙火，一蓬紅色火焰迎着旋動的劍光飛射過去，也不管擊中哪裡。

尋常也根本沒人會硬抗混沌煙火，那萬戰將也料定李天照是要避開了，都已經做好了後續的應對準備。

可是，飛旋的劍光直接沖了過來！

寒冰凝結在李天照胸前，背後，在旋動中，接連承受了煙火光束的攻擊，對撞的力量化成了紅與藍色的混沌之氣光霧。

如此對拼，李天照的寒冰凝結速度絕對不足以支撐才對。

那萬戰將也斷沒有想到，卻絕不會放過這種天賜良機！

被混沌煙火正面擊中，就會被持續連擊致死。

可是，他卻突然驚覺，飛閃過來的劍光，遠比他預料的還更快，明明已經後退維持着煙火攻勢，還是沒來得及避開，就被劍光斬過了脖子。

兩個萬戰將，先後被一劍斬斷。

風刃飛射青磚里的碎石還在下落，混沌煙火和寒冰碰撞抵消形成的藍紅分明的光霧還在散溢，而那兩個萬戰將，已然身首異處。

衝過通道，又因為退避冰牆過了城門的大地武王的王將擋開冰牆，看見兩個自己人又被孤王一劍斷，為首的那個，臉色一沉，突然一聲暴喝，長柄大鎚猛然砸落在地上！

混沌地怒之力為基礎的獨門絕技，大地崩裂發動！

剎時間，城門通道在內的一截青磚城牆，隨着一片地面的崩塌，轟然下沉！

置身於通道中央的李天照根本來不及發動戰印絕技衝出來，直接就被埋了下去。

崩塌的地坑，直徑迅速增大，邊緣的萬戰將們紛紛後退，還是有險些掉進去的人，全靠自己人伸手幫忙才得以脫身。

城牆上那些神威之地的戰士就沒那麼好運了，一對十幾個人，全被崩塌的城牆一起活埋。

發動大地崩裂絕技的王將一躍而起，落在地坑邊緣，斷開的一截城牆上，只見他雙手握着長柄大鎚，一聲大吼，鎚頭朝天一舉！

他腳下的一大截城牆，突然被地面炸起的力量推動，猛的飛衝起來，直升起來了十丈之高！

只見半空中的那截城牆在混沌地怒的力量作用下，驟然收縮凝聚，體積突然大幅度收縮，凝聚成了玄武岩石的色澤，隨那王將雙腳踩着，迅速下墜！

那顆巨大的石球，速度越來越快的墜落地坑，在下落到一定位置時，那王將一躍跳了開來。

轟然巨響之下，巨岩砸落地坑，只激起飛塵瀰漫。

一群大地武王的王將和萬戰將們，緊跟着紛紛發動混沌碎片之力，一時間風刃，煙火，雷電球，各色光華，狂風暴雨似的持續往地坑裡轟！

還有混沌印里有五行水系力量的，製造了一片持續的落雨，迅速把揚起的灰塵帶回地坑裡，讓他們的視線不受妨礙，維持着清晰。

那個擁有混沌地怒力量的王將自顧走向地坑另一邊斷裂的城牆上，做好了準備，等片刻后再來一次天隕落得重擊。

原本他是不願意破壞神威城城牆的，因為壞了，還不是要再修，雖然不是他自己動手，卻也要督工，要操心。

說到底，這裏將來本該是他們的地方。

誰沒事毀自己家的牆啊？

只是，眼看孤王如此猖狂，當時人又在城門通道里，實在是再好不過的機會，於是就顧不得破壞城牆的小事了。

如今，反正都破壞了，就只管上厲害的狠招，也不在乎再多破壞一些了。

一群王將和萬戰將們一起發動混沌碎片和混沌印的力量，對這地坑狂轟亂炸，除非有混沌霸體，否則是絕對起不來的。

更別說，剛才的巨岩墜落本來就是殺傷力極其強大的殺招。

李天照的處境如何呢？

李天照措手不及之下，被埋進了地坑。

這一刻，他不由反省自己，實在是狂的失卻了謹慎，連敵人里的混沌碎片力量類型都還沒摸清楚，就只管殺的痛快。

以至於在城門通道里，被混沌地怒埋了個措手不及。

李天照被埋時站立不穩，知道徒勞奔走衝鋒全無作用，連忙半蹲半跪着盡量保持身體姿態不要傾倒。

與之同時，他急忙製造寒冰，凝結了身體外面的磚石，化成防護性的半圓冰牆罩。

他剛在地下穩住，上面對着的亂石突然傳來強勁的衝擊壓力！

冰牆罩根本不堪承受如此巨大的壓力，瞬間粉碎，亂石對轟然下壓，只把李天照震的口吐鮮血，眼前一黑，險些昏死過去！

‘難道是混沌地怒的絕技天隕落？’李天照從沒見過，但聽說過，但凡混沌地怒的萬戰將，都會設法掌握這門絕技，只是需要一定程度的混沌之氣積累量才能使用，普通萬紋劍凝聚混沌之氣和傳導的速度有所欠缺，也用不出來。

因此實際上，一般只有王將才能用的了這厲害的殺招。

這一擊，真是砸的李天照好受。

若不是有冰牆罩緩衝了下，他也不確定會否被暈死過去。

‘厲害的王將能夠短時間內連續發動天隕落，此刻上面一群敵人必然都在等着，還不如再抗一波。’李天照還是第一次主動選擇被動挨打，卻也是形勢所迫，體內的傷勢，因為不滅印的助力，迅速恢復。

李天照持續催動混沌印的寒冰之力，只把身體周圍的碎石，泥土，凍結成一圈，隨着混沌之氣的持續供給，寒冰凍結的範圍越來越大、越來越大……

一群王將和萬戰將持續釋放的混沌碎片和混沌印攻擊，停了下來。

那個混沌地怒力量的王將又一次發動力量，帶着一截城牆飛衝上天，再次收縮成了一顆巨大的玄武岩石球，朝着地坑狠狠砸落！

那王將一躍落到旁邊，一個萬戰將製造了一陣雨落，避免灰塵揚起。

巨響聲之後，地面一陣顫動。

大地武王的王將和一群萬戰將站在地坑邊緣，看着玄武岩石球體陷入了亂石堆里近半，不由都鬆了口氣。

有人笑了起來，說：“孤王以為自己所向披靡無人能敵！真當滅了龍王威風，就沒人能治他了？龍王不過是囂張，可不等於他們就是最強的王將隊。今天我們滅了孤王，也算是讓天王座下的王將知道了厲害！”

混沌地怒的王將傲然笑道：“辛苦大家，趕緊把孤王挖出來。萬一還活着，也不知道被砸碎了多少骨頭，可不要讓別人埋土裡嚇出了恐黑病！”

“好嘞！”七八萬戰將精神抖擻的答應着跳進地坑，五個王將都很高興。

最年強的王將孤王，獨斬了龍王軍團，又殺了薔薇的混沌之心，現在的威名正值如日中天之際，卻栽在了他們手上，雖說是人多打他一個，但拿下就行了，總是狠狠挫敗了玄天武王的威風。

一群萬戰將輕鬆又愉快的打起了賭。

“我猜孤王死了！”

“那我猜他還有一口氣吧。”

“我猜他還有半條命。”

“我猜他斷了五十多根骨頭吧，這可不好猜，得一賠一百哦？”

“那我猜六十多根。”

“我才七十多根！”

剩下的萬戰將們都在估摸着壓多少根骨頭好，這個不論生死，都可以計算，實在有趣的很。

有些萬戰將們還沒有想好，突然覺得腳下有異！

一股力量，突然自地坑裡爆發！

亂石，大小不等的冰塊，在繼續的小地怒作用下，轟然爆開！

一群萬戰將們，措手不及之下，被轟的朝地坑外四面八方的拋飛出去。

李天照單掌舉起顆巨大的玄武岩石球，那幾個王將見渾身泥塵，脖子，衣服上還有剛才自己嘔出來的血，形容狼狽，然而，目光仍然明亮銳利。

那個混沌地怒的王將難以置信，因為承受兩次天隕落還能如此這般，是絕不可能的事情！

除非，李天照有不滅印護體！

但他才當王將不久，在哪裡都不可能有資格得到這種臨時恩賜。

除非……

‘神威城的事情果然是你們玄天之地處心積慮的陰謀，才會賜予孤王不滅印在此留守！’是的，這一刻，大地武王的五個王將，腦海中全都閃過這樣的念頭。

『加入書籤，方便閱讀』

# 第三百三十五章 合擊

李天照把舉着的岩石巨球猛的朝坑邊的兩個王將推了過去！

他緊隨着發動小疾風，追上飛沖中的岩石球，踩在上面，手握着孤王劍。眼看其中一個王將匆忙朝側旁退避了開去，另一個迅速退後中，揮舞着長柄大鎚，再次凝聚混沌地怒的力量，準備給予飛衝過去的岩石球沉重一擊！

‘既然你有興趣跟石頭玩，就先玩着吧！’李天照從石頭上蹬足借力，一躍跳出去時，凝聚了一顆寒冰球飛射那個迴避石球攻擊的王將。

那王將剛發動戰印絕技脫離巨大岩石球的飛撞邊緣，面對飛射過來的寒冰球只能選擇招架。

但他又知道寒冰球可能藏着手段，索性揮劍發動混沌驚雷，剎時間一團電網憑空形成，直把寒冰球及一片區域都包裹在電光之中。

如此一來，任孤王有什麼手段，一時也傷不了他。

寒冰球突然爆開，那後面，竟然藏着一顆小流星火。

一大蓬熱氣，兜面撲至，那王將早有防備，豎劍面前防守的同時，急忙連步後退。

就在這時，那王將退避中突然發現，一大片區域的雷電突然全經一處流入地下！

一道風刃，穿過熱氣，突然飛射出來，斬過那王將長劍防護不及的雙腿！

‘糟糕！’那王將這才看見，寒冰包裹着孤王的劍鞘，插在地上，竟然把雷電全都聚引入了大地。

而此刻，他雙腿受傷，退走之勢受阻，衝鋒戰印絕技又已經用過，唯有發動混沌印的力量，製造了一團小流星火迎面飛射出去，只盼能阻止衝過來的孤王片刻。

可是，那王將的小流星火剛射出去，就已經絕望了。

寒冰包裹的孤王劍直接斬過小流星火，風刀王將的絕技發動之下，主動散溢的寒冰之力，頓時破壞了小流星火的穩定形態。

大地武王的王將再沒有了自救手段，眼睜睜看着孤王劍斬過火球，緊跟着從他下巴下面一閃而過。

那王將倒下了，傷、不見癒合。

‘大地武王的幾個王將並非都有不滅印！’李天照記着剛才有不滅印護體的王將，一時不想去搭理，原本他最想先解決了混沌地怒，但還不知道那王將是否有不滅印護體。

斬殺了這個王將后，李天照聽見爆響之聲，扭頭看見那顆巨大的岩石球被混沌地怒的王將一擊轟成粉碎，爆開的大小岩石塊狂風驟雨似得四面飛沖了開。

毫無疑問，如果他剛才襲擊的是這個王將，就此刻岩石爆裂的情況，他就算不被砸中，也必須退避招架。

‘這傢伙也不好拿下。’李天照改而直奔敵方萬戰將，背後有些飛石撞過來時，他頭也不回的揮劍挑擊，直把石頭當作暗器甩飛前去。

前方一個萬戰將正舉劍做防守姿態，眼裡透出掩飾不住的幾分驚懼，顯然是被孤王連番的兇猛手段所驚。

這萬戰將突然看見一塊大石頭飛撞過來，緊張之下也不敢用戰印絕技和混沌碎片之力應對，連混沌印也不敢輕易發動，恐怕萬一需要自保的時候沒有可用的，他又不敢被孤王靠近，情急之下竟然一個撲地，接連翻滾着摔進地坑裡去了！

‘求生態度如此端正，無話可說！’李天照不想追入地坑裡耽誤工夫，有這時間他當然是奔別的目標攻擊更好，於是舍了那個滾進地坑裡的萬戰將，改而殺向另一個。

這個萬戰將也很緊張，但緊張之下卻充分體現了悍勇本性。

怒吼着接連踢飛出來三顆石頭，緊跟着人也主動沖了過來，劍上凝聚着濃烈的紅光，驟然發動時，竟是一顆巨大的流星火的火球！

火球過處，地面上被碰着的石頭都瞬間化成熔岩！

‘這才是戰士！’李天照精神一振，發動寒冰之力，前沖的身體驟然被寒冰包裹，撞入流星火火球里后，寒冰迅速融化，又同時在不斷的凝結。

短短片刻，寒冰保護李天照安全沖了出來時，盡數爆開，大大小小的碎冰，兜面割的那萬戰將臉上、額頭上都是血痕。

那萬戰將一聲大吼，揮劍發動平生最自信的劍招攻了過來。

可是，他的劍招沒來得及發揮效果，千殺劍法驅動下的孤王劍，已經搶先斬斷了他的脖子。

大地武王那邊領頭的王將召集眾人重振陣勢，以免分散落單了被李天照逐個擊破。

李天照又斬殺了兩個萬戰將，見一時沒有機會，就不急着主動進攻。

兩邊隔着地坑，遙遙相望。

正在這時，風武王那邊過來了八個王將，領着二十多個萬戰將。

照理說，他們不該來的這麼快的。

至於來的人數之多，分明就如大地武王那邊一樣，是動武的準備。

風武王的一群王將和萬戰將停在地坑旁，一時間，三方隔着地坑，約莫呈三角站位。

風武王這邊領頭的，是第二王將——風不回。

李天照聽花刺提起過，卻還是第一次碰面，看她目光銳利，戰衣包裹的身形十分勻稱，用的是一把銀色長刀。

風不回沖大地武王那邊喊道：“神威之地到底如何說法？”

原本風武王的人突然闖入玄天之地控制的城區並不合適，李天照卻不急着說話，因為按照他的推測，風武王這邊的態度，是可以預料的。

“此事我們再討論！原本大地武王已有說法，但是我們今日找到玄天之地幕後黑手的證據！想來目下，我們應該先找玄天之地給了交待，再來談論我們兩邊的事情！”大地武王帶頭的王將存心借力，想先把玄天之地掃出神威之地再說，他推想風武王方面應該也會答應。

不料風不回卻沒急着表態，反而問李天照說：“大地武王說有證據，孤王怎麼說？”

“我有什麼可說？大地武王的王將至今躲着不見蹤影，他們卻突然拿了兩把不知道從中陽湖還是哪裡撿來的萬紋劍，說是找到的證據。倘若這就是證據，我們玄天之地也能拿幾把大地武王那邊的萬紋劍，沾點血，安上幾枚損壞的戰印，說是大地武王那邊襲擊殺人的證據了！如此荒謬的理由，除了大地武王存心要獨佔神威之地，我實在找不到別的解釋！”李天照料定風武王那邊早有打算，現在問這些，只是要個理由。

果然，風不回聽了，就沖大地武王那邊嘲諷的說：“你們說的證據如果這麼荒唐可笑，我們實在不感興趣！今天就問你們，神威之地怎麼說？是不是三分，一言可決！”

“我已經說過，現在形勢有變，我們還要再回去請示武王！玄天之地背後陰謀詭計，必須要給交待，在此之前，我們兩邊井水不犯河水。”大地武王領頭的王將本來就知道風武王那邊必會武力奪取神威之地，但他們要打，可以推后，等趕走了玄天之地的人再說，這對於他們雙方並沒有壞處。

可是，風不回的態度卻讓大地武王領頭的王將暗暗起疑，不由懷疑，玄天之地是否早跟風武王暗中密謀，否則風武王方面也死了個王將，為何對於玄天之地背後主使的問題全然沒有關注的興趣？

“孤王如何說法？玄天之地會不會給他們交代？”風不回如此問法，顯然是不想等。

“玄天武王雖然還不知道目前的情形，但我不認為需要對荒謬的理由任何交代，反而是大地武王的人今日入侵我玄天之地的領地，毀壞城牆和地方，公然發起圍攻。如此做法，已經是對玄天之地宣戰一般！對此，我絕不會善罷甘休！”李天照明確拋出態度，料想這就是玄天武王需要的引爆點。

“既然玄天之地根本不會因為你們荒誕的證據給任何交代，也就沒有再等你們請示武王的理由了，我再問一次——神威之地，到底是否三分？你們武王現在如何說法？”風不回緊咬不放。

大地武王領頭的王將心中有氣，卻也知道眼下必須先使緩兵之計，他們那方人員損失慘重，現在給了風不回借口，直接動起手的話，實在很難擋住，於是就說：“我已經說了，必須請示武王，等待命令才有答覆！”

“好！那你們就先滾出神威之地，等你們武王有了決斷，再回來跟我們說！”風不回見對方王將存心迴避正面答覆，索性就露出獠牙，猛的拔出長刀，一群同來的王將和萬戰將們也也紛紛拔出兵器。

“我說過，等到命令即可答覆，你們現在是什麼意思？難道跟玄天之地串通好了？”？阿大地武王那邊領頭的王將暗覺不妙，意識到風武王的人今天根本就打發不了。

“你們太沒有誠意了！明明說好請示武王回來，就有答覆，現在又要拖延！你們失蹤的王將還沒有找到，突然又拿着荒謬證據誣陷玄天之地，還想把他們趕出神威之地，又始終不答應三分！襲擊神威武王殿的事情分明就是你們做的，現在做這麼多事情，就是想獨佔神威之地，還要拿我們當傻瓜一樣騙嗎？今天你若沒有大地武王的明確態度，要麼滾出神威之地，要麼——就送你們一程！”風不回長刀遙指，戰意昂揚。

‘風武王跟大地武王本來就有交界處時常摩擦，敵意濃烈，這時連找言語借口的耐心都懶得……’李天照暗暗想着，卻覺得，風武王長期都是這等激進作風，倒也痛快。

大地武王領頭王將知道今日動手不可避免，風武王的人分明就是趁火打劫，要跟孤王合力對付他們，除非他能說答應三分，然而那不是他可以決定的事情。

否則的話，不論他說什麼，風不回今天都會動手。

於是大地武王領頭的王將也不啰嗦了，怒聲道：“你們分明跟玄天之地暗中勾結，既然要動手，那就來！讓你們今日知道，到底是不是人多就有用！”

“殺！”風不回握着長刀，帶頭沖了出去。

她背後的王將和萬戰將們，無不鬥志高昂的跟隨衝出，誰也不甘落後！

# 第三百三十六章 隔岸觀火

風不回率領風武王的眾王將和萬戰將們衝殺過去。

看起來雙方似乎要混戰在一起，卻在交手之前，就已經紛紛散開。

風武王方面的人多，佔據主動，或者三個人盯上兩個，或者兩個人盯上一個，如此一來，都是以多打少。

但對於大地武王那邊來說，每個人的注意力都無法忽略了孤王李天照。

剛才以寡敵眾的孤王，照理說應該很高興有了助力。

然而，李天照不但沒有激動的加入戰鬥，反而不疾不徐的繞着地坑邊緣踱步，眼睛則打量着風武王和大地武王的交戰。

是的，他不急。

他有什麼好急的？

如果可以，他甚至還想找個地方坐着，喝喝水，吃點東西，舒舒服服的看風武王和大地武王的人廝殺出個結果呢。

只可惜，那麼做到底過份了些，將來難免還會合力打大地武王的人的時候。

所以李天照就只是不疾不徐的繞地坑邊緣走過去，這是尺度恰到好處的隔岸觀火。

大地武王和風武王都是有動武準備的，但他們的準備並不一樣。

尤其是大地武王因為那兩把劍的緣故，打破了本來的計劃，憑空多了跟孤王的廝殺，偏偏這廝殺的結果，還並不美好。

如今面對風武王的人，人數的差距造成的被動，是顯而易見的。

李天照很好奇，因為這裏進行的，就是平時看不到的、真正的領地爭奪戰爭了。

以前就有王將告訴過他，真正的領地爭奪戰鬥，不是正常情況的人多勢眾廝殺到底。

而是取決於——王將之間的對決，最終又取決於雙方武王願意為某處領地付出多少混沌之氣的代價。

西月之地的事情，李天照稍微認識到了這點，當時他們沖入風武王的城市，於是出現了不滅王將，直接殺退了西月武王的戰士。

西月武王的戰士當時雖然人多，但戰印力量差距大的那些，即使人多也只是任由不滅王將屠戮而已。

李天照知道這場廝殺沒那麼快結束，如果他不參与，那會打的更久。

大地武王的王將和萬戰將們無法撤走，否則就是丟失了神威之地領地的重罪；風武王的人為了勝利而來，更是志在必得。

風不回很悍勇，即使廝殺中的兩方戰士總，有好幾個作戰風格都很主動积極，但風不回仍然能格外搶眼。

王將大多是攻擊性的混沌碎片力量，極少有輔助性的，風不回卻是異數，她的混沌碎片之力是混沌風行，移動能力最強，但戰鬥能力提升微乎其微的類型。原本這是大不幸，然而，風不回的混沌印力量卻是小風語，小爆炎，戰印絕技也是衝鋒。

如此一來，風不回不但有強大的移動能力，還有小風語帶來的、與風語接近的出手速度。

此刻李天照看見風不回在戰鬥中，突然飛沖一個目標，揮刀殺傷，有機會則配合別人繼續施壓圍攻，別處有更好的機會就又發動疾行飛衝過去。

一個人，卻能左沖右突，一會功夫就斬傷了的大地武王那邊好幾個萬戰將。

大地武王那邊顯然也受不了放任風不回繼續這般肆意的橫衝直撞了，留了兩個混沌驚雷力量的王將和萬戰將盯着她，交替發動雷電將她包圍，讓風不回一時沒有辦法脫身。

不過，風武王那邊的戰士也不是吃素的，眼看如此，當即有人過去攻擊那兩個混沌驚雷力量的戰士，只是攻勢又被大地武王那邊的旁人給擋着，一時還沒有讓風不回脫困。

大地武王那邊，情況最安逸的，就是那個混沌地怒力量的王將了。

開始有兩個人去攻擊他，結果被他退走中發動地怒力量塌陷了一片地面給埋了進去，一個還沒站起來就被混沌地怒揮動大鎚子砸進地坑，另一個出來時被混沌地怒一腳踹倒，後來雖然還是翻滾着躍起脫身了，卻在跳出去的時候被混沌地怒揮動鎚子砸射的岩石球擊中後背，嘔着血退走的。

至於地坑裡的那個王將，再站起來時才知道有不滅印，傷勢都癒合了，只是挨了巨鎚子幾下，也沒機會追到近前，只是起到牽制混沌地怒的作用。

但說是牽制，還是得小心翼翼，一旦感覺地面有異，立即就得退走，混沌地怒則不斷製造一尺直徑的岩石球，使鎚子揮砸出去，變成暗器那邊飛射向風武王那頭的王將或者萬戰將。

這麼過去了片刻，風不回在旁人的助力下，擺脫了那兩個混沌驚雷的牽制，原本她分明想設法夾擊那兩個混沌驚雷的，但驚雷系的要自保，確實不容易幹掉。

風不回又注意力大地武王那邊混沌地怒的猖狂，當即提刀沖了過去。

只見她發動疾行，化作一道疾光，輕鬆避開了飛襲的岩石球，又靠混沌風行本來就快的移動速度欺近。

那混沌地怒猛然發動混沌碎片之力，地面驟然塌陷了坑洞。

然而，風不回身形犹如輕羽那般，輕鬆飄退了開去，出了地坑範圍，又繼續追混沌地怒。

混沌地怒分明不敢讓她欺近，接連發動地怒之力，退走中不斷製造塌陷的地坑，迫使風不回不能直線追趕，左右挪移着，也就能勉強維持距離的拉近。

這樣的局面卻沒有維持太久，當風不回再次發動疾行，化作白光飛閃出去時，腳下的地坑塌陷她也渾然不在意，因為急衝過程根本不需要足點地借力。

眼看風不回衝到，揮刀。

混沌地怒一聲大喝，身上亮起金光，瞬間憑藉混沌碎片之力，竟形成了一身岩石的重甲。

風不回的刀，接連不斷的斬在上面，在岩石上留下一道道豁口，可是，卻不足以完全斬開。

吃了十幾刀的混沌地怒一聲大吼，巨錘砸地，周圍五丈範圍，頓時塌陷了下去！

風不回身形凌空一轉，腳踩在混沌地怒厚石的頭盔上，發力一蹬，身形輕盈的遠遠飄退，人在半空，又抱着身體翻旋着拋飛，但凡有暴起飛射過來的岩石球，她就蹬足，或者手按着借力，就改變了去勢，退避的還更快。

如此這般，輕巧的落到塌陷的地坑邊外。

一時間，風不回與混沌地怒之間隔了五丈距離，後者身上的岩石重甲也化光消散。

原本李天照還不知道這個混沌地怒是誰，見到他的石甲，就想起花刺提過的——石錘王將了。

大地武王座下的十大王將之一，功績目前位列第五，但曾經最高上過第三，用長柄大鎚，獨門絕技石甲。

‘石錘王將功績位列第五，此番還不是帶隊，那個領頭的理當是前四。大地武王那邊的第三王將也是女王將，可以排除；第一王將特徵不符，不是第二就是第四了。’李天照猜測着，暗暗推測是第四王將。

因為，第四王將和第二王將的混沌碎片力量雖然一樣，但性情作風卻不同，他覺得領頭的那個性情不似旁人說的第二王將那般寡言少語。

可惜這時候大地武王領頭的王將跟風武王的人交戰廝殺，離開這裏太遠，李天照也看不到他的混沌印力量是什麼，否則的話，也不必這麼猜測了。

李天照不着急沿地坑邊上走着，看着兩方交戰的情況，記憶着各人的混沌碎片和混沌印力量的情況，以及作戰的風格。

吃一塹長一智，他覺得今天就是因為有不滅印護體的緣故，才會那麼浮躁。

如果沒有不滅印護體，他今天不會吃混沌地怒的虧，因為不會那麼冒進，勢必會慎重的對待戰鬥。

雖說擁有不滅印的戰法本來就該有所區別，但李天照認為這不等於就應該丟掉對戰鬥的絕對認真的態度。

李天照這麼繞走坑邊，等接近戰場，還能看到他們再打一陣。

正這時，他突然看見坑裡一條身影從泥潭裡站起來。

‘剛才不敢與我交手，翻滾着落入地坑的那個萬戰將？’李天照剛才沒工夫留意這人，以為他很快上了地坑，跟王將們集合了，現在看到他剛爬出泥潭，渾身都是泥水的往前走着，才明白過來。

地坑裡剛才因為大地武王的戰士製造過落雨，水都積在低處，因為小地怒引發地坑的磚石泥塵爆起，分明形成了下空之處，那萬戰將經過時大約是踩了個空，掉了下去，這時候才剛爬出來。

‘不早不晚這時候爬出來，你今天該是要命絕於此了！’李天照剛才沒追他，是花費的時間會比攻擊別的萬戰將更長。

現在，他隔岸觀火，閑庭信步似得，一點都不介意跳進地坑，在裏面多耽誤一會，還是個挺好的選擇。

於是李天照縱身跳了下去。

那萬戰將爬起來，在積水泥濘里前行，邊抬手抹着眼睛，臉上的泥水。

突然，他感覺背後頭頂上有異，急忙扭頭揮劍。

可是，已經晚了。

李天照一劍斬過，雙腳踩進泥水時，那萬戰將的身體才緩緩倒下去，激起的泥水，飛濺了一圈。

李天照俯身撿了這人的戰印，摩挲着身份牌時，看着泥水，感覺着手在泥水裡的滋味，突然就想起西月武王了。

那個，喜歡在泥水裡泡着的女武王。

李天照剛收好身份牌和戰印，就聽見上面風不回的聲音高喊着：“孤王在哪裡！快來，不要放走了石錘王將！”

對着劍說

# 第三百三十七章 讓甲更厚更重更沉

李天照本來還想在地坑裡磨蹭一會，不料風不回突然呼喊邀請合擊。

‘這女人，分明是不給我繼續拖延時間的機會。不過，石錘王將確實是個麻煩。’李天照拽着地坑裡萬戰將的屍體，用力一掄，仍到坑邊地上。

李天照人緊跟着跳上去，風不回遠遠招呼着喊：“孤王、這裏！”

不知道的，還以為他們很熟呢。

但實際上呢？

李天照在西月之地跟風武王的人交過手，奪風城跟風殺城又廝殺的激烈，戰死的千戰將和百戰將不知道有多少了，哪裡會是友好的關係。

風不回當然希望有孤王合力，她跟石錘王將的交戰情況陷入了僵持局面。

每一次接近，都被石錘的石甲擋住了她一波進攻，然後就得面對蓄力后發動的地怒，風不回又必須退開了迴避，於是讓好不容易的接近變成白費。

於是又得重新設法靠近，但只是這種情況的再一次重複。

這麼僵持下去，等於是風不回跟石錘一起拖着對方。

除非一方的混沌之氣消耗的差不多，否則的話，難以分出勝負。

但在僵持局面下想把王將的混沌之氣消耗乾淨，不知道要廝殺多久才行。

但為何風不回沒有呼喊別人，而是孤王呢？

只是因為——她本身對孤王很好奇。

更何況，孤王沿着坑邊把她們這方人的情況都觀察的差不多了，他們卻沒見到孤王出手。

眼看地坑裡甩上來一具屍體，風不回才發覺誤會了孤王，於是連忙又呼喊他過來。

石錘眼看李天照握着劍走過來，臉色更是凝重，卻又仗着混沌地怒和石甲的威力，自信的叫道：“哈哈哈——風不回加上孤王一起上，又算得了什麼！儘管試試能不能破得了我的石甲！”

如此高呼，當然是為了讓旁人都知道他的狀況。

他石錘，以一敵二，對付的還是風不回和孤王。

李天照握着劍從另一側朝石錘過去，邊自笑着說：“喊這麼大聲，如果能安然脫身，當然能好好吹噓你以一擋二的厲害。就怕你橫着回去，羞於啟齒。”

“哈——孤王說的真好笑！原來以一敵二還有什麼不好意思？我看你們都沒有絲毫羞愧！”石錘王將哈哈大笑，想以言語激李天照不參与夾擊。

至於風不回？

石錘王將對她是不會抱有這種幻想的了，只有孤王這種年輕又正值威名赫赫之際的情況，才可能會顧惜名譽。

“今日若斬不下你，我興許會覺得羞愧。”李天照說著，已經靠近到合適的距離，感覺到腳下有異，迅速發動小疾行前沖了出去。

石錘接連發動地怒力量，移走中不斷在風不回和李天照前方製造塌陷的地坑。

可是，這隻能對風不回產生拖延作用，對李天照簡直沒了效果。

阻礙混沌地怒的辦法，李天照沒有。

但是，只是在地坑裡擁有短暫的立足之地，他卻可以。

地坑剛塌陷時，李天照一躍而起，再落下時，還沒有脫離地坑的範圍，但下沉的亂石已經接近於靜止狀態，當他踩下去時，寒冰凍結了一方圓地，讓他輕鬆足點借力，再次躍起。

李天照比風不回更快衝到石錘王將面前，但他卻並不急於攻擊，而是等到風不回靠近到相當距離，能夠實現交替攻擊的時候，才驟然發動地怒，夾帶着震碎暴起的一片碎石，揮劍衝過去！

石錘王將的身體又被石甲包裹，李天照小地怒夾帶的飛石撞上去，只聽碰擊之聲急驟的一陣過去，但卻並不能構成實質性損傷。

孤王劍，隨李天照的飛沖，一擊斬上石錘脖子上的石甲。

劍過，石甲上留下一道三寸深的豁口，可是，還是沒有完全斬開！

‘好厲害的石甲！看來只靠戰印之力並不能擊破，用了體印必被武王所疑，風不回等人也會覺得奇怪，屆時毀了自己的戰印也不安全，還是得用別的法子取勝。’李天照一劍過去，人卻並不退走，而是發動寒冰之力，腳下踩着石錘周圍繞走。

風不回這時衝到，長刀連綿快攻，在石甲上斬了許多下，可是，全都無法斬開。

眼看着石錘邊修復石甲的破損，巨錘蓄力之下，猛的朝地面砸了下去。

風不回無可奈何，又如片刻前那樣，發動疾行，飛沖退走。

可是，在她飛退開的時候，卻發現孤王沒有退！

‘吃地怒的蓄力爆發，何其不智？’風不回暗暗疑惑，甚至懷疑孤王是否知道地怒爆發的殺傷力有多強大。

然而，下一個瞬間，她就發現自己錯了。

石錘發動地怒的時候，李天照一躍而起，單掌按在石錘的厚石頭盔頂上，身體呈頭下腳上姿態，就那麼倒着豎立在石鎚頭上。

地怒蓄力的爆發發動，大大小小的磚石四面亂飛，可是，卻沒有石頭飛到石錘的頭頂上！

風不回這才明白孤王的想法，尋常有燈下黑的情況，而地怒卻有頂上空的弱點，只是這麼做本來有很大的風險，因為石錘如果揮動鎚子，孤王就會陷入兩難的吃虧境地。

只是，石錘那身厚甲，防護力雖然是驚人的厲害了，卻讓他自己的動作嚴重受限，連揮動鎚子下擊地面都尤其遲鈍，要想揮動鎚子攻擊頭頂上的孤王，石錘必得先卸除肩部和雙臂的石甲。

可是，石錘敢在孤王面前卸甲么？

正常是不敢的。

但石錘有不滅印護體，根本就不是尋常情況。

所以他立即卸了肩膀和雙臂的石甲，揮動巨錘往頭頂上砸。

這若砸中，有兵器外加地怒之力的推動作用，正常都不可能正面擋住。

然而，前提是能夠砸中。

李天照早有準備，石錘剛卸甲，揮動的鎚子還沒抬起來，就被他一劍刺進肩頭關節處！

石錘本就是雙手抓着長柄，於是變成左臂用力，右手一時鬆開，可是卻沒來得及繼續發力，孤王劍又從他左肩關鍵處斬過去。

如此劍入劍出，接連斬過石錘雙肩，他的鎚子根本沒辦法揮動起來！

這般被動挨打，眼看着風不回又衝過來了，石錘當機立斷，肩膀和胳膊又被厚石甲保護在裏面，握着巨錘，又再蓄力。

然而，石錘卻突然覺得腳下，雙腿，尤其的冰冷。

他急忙低頭，可厚石甲的影響下，這麼簡單的動作，也得是調整脖子上的石甲狀態才能做到。

他終於看見了腳下的一圈地方，全被寒冰凍結，而且冰還凍住了他的雙腳，在石甲上體積膨脹的越來越大，卻又並不飛快的朝上蔓延。

‘孤王想讓我動彈不得的一直挨打！’石錘暗暗驚駭，他的石甲不怕王將的近身打擊，如果是巨錘，砸擊的震動還會對他影響大些，利器之類的他根本不在乎，王將的戰印力量的極限就那麼多，是不可能擊穿的。

但石甲到底是救命手段，因為一旦發動，自身也會陷入動作緩慢的狀態。

現在，李天照不走尋常路，根本不打算破他的石甲，反而用寒冰之力把他凍起來，讓本來就笨拙遲緩的他被困在石甲里。

卸甲，他才能發力震碎寒冰，但卸甲，就是身體遭受孤王和風不回的合擊，剛才肩膀卸甲的後果石錘已經很清楚了；但若不卸甲，他就得維持着石甲狀態，像個石頭人那般被凍住半截身體，呆在這任由孤王和風不回攻擊。

石錘根本沒有破局的辦法，現在的情況，他連混沌地怒的力量都沒辦法發動，握着的長柄巨錘根本動不起來。

李天照直接踩着石錘的鎚頭，壓在地上，握着孤王劍，使背面的鋸齒可見的拖拽切割，石錘動作本來就被石甲阻礙的很遲緩又難以發力，被他踩着鎚頭，哪裡還拿的起來？

風不回看李天照這般打的過癮，也加了一腳，踩在鎚頭另一面，然後只管拿石錘當人形石頭樁那般，不停揮刀斬擊。

“與孤王並肩作戰，實在痛快！”風不回覺得孤王李天照果然沒有讓人失望，別人都說孤王的千殺劍法是天下最快，雖然沒有混沌碎片力量，卻有多種混沌印之力。今日見到他如此活用混沌印之力，種類又多，足可媲美混沌碎片了。

“石錘王將有不滅印，像我們這般斬他石甲，他大概能堅持多久？”李天照琢磨着設法更大化殺傷石錘。

石錘王將既然寧可憋屈的當石頭人挨打也不卸甲，那就說明這種狀態比卸甲後身體遭受直接攻擊，還是要更節省混沌之氣的。

“石錘並非不滅王將，只是有臨時不滅印護體，通常都不會超過十二命印的程度，他的石甲消耗混沌之氣多少雖然沒有確切之數，但從製造的石甲體積來看，可以推測大概，最多一個時辰。”風不回說的把握十足，但如此本就很厲害了。

李天照和風不回這麼練劍似的持續斬擊，竟然還有可能要打一個時辰之久！

“那就不必兩個人都耗在這裏了。”李天照說著，又發動小地怒，蓄意控制之下，就把周圍一圈碎石震開，讓他和石錘及腳下寒冰凍結的一片陡然下沉，炸開的亂石又滾落下來，就埋了石錘半個身子。

# 第三百三十八章 倒是給我機會掙扎啊！

李天照發動寒冰之力，持續增大凍結的面積，腳踩着石錘的鎚子長柄，也不怕他能在這種狀態下發難。

“孤王一個人壓的住他？”風不回擔心讓石錘走脫，但看見地坑裡的寒冰範圍越來越廣，如此一來置身其中的石錘就越來越難脫困，又想着剛才石錘卸甲后肩膀被孤王連續攻擊關關節，以至於鎚子都拿不起來，確實很難擺脫困局，於是又說：“那就辛苦孤王了！”

風不回提刀飛沖開去，殺奔別的大地武王的王將和萬戰將。

李天照靠寒冰之力維持着最大程度的凍結區域，但到底還是有限，如果石錘卸甲，發動全力的話，應該還是能掙脫冰封。

不過，只要李天照在這裏，石錘實在不敢卸甲。

石錘唯一的指望，就是等着有自己人來幫忙，只要能拖住孤王片刻，他就可以卸甲掙脫寒冰，重整旗鼓。

風武王那邊的三個萬戰將圍攻兩個大地武王的萬戰將，打着打着，往這邊過來，也不知道怎麼回事，本來人多的該是風武王那邊的人，結果卻又跑過來兩個大地武王那邊的萬戰將，加入打鬥之中，就變成了四個打三個，被動的局勢一下子就扭轉了過來。

這般交戰着靠近些了，有個大地武王的萬戰將看見了石錘穿着石甲的後背，還有下半身被寒冰凍結成一片的處境。

那萬戰將剛準備提醒身邊的同伴，李天照一手揮動孤王劍維持着攻勢，左手沖那人做招手之勢，那萬戰將愣了愣，見孤王手指石錘，又指指側旁，又手指他們，比劃了個切斬的手勢。

末了，孤王又繼續招手。

那萬戰將於是明白了，孤王這意思分明是說，他們如果過去攙和，石錘王將很可能脫身，但他們幾位就別想走了，肯定要把命留下的。如果他們還是想死，那就儘管過去插手。

如此這般，簡直欺人太甚！

孤王難道以為，大地武王座下的戰士會對同伴見死不救嗎？

那萬戰將眉目一沉，暗暗咬牙，揮劍猛的攻擊風武王的那三個萬戰將，一時間，那三人應付着四個人的圍攻，之後退避，於是一群人就離石錘和李天照他們越來越遠了……

李天照看他們去遠，稍稍鬆了口氣，他剛剛才表達的意思是事實。倘若石錘看見了那幾個大地武王的萬戰將，他們估計不會退走。

但是，那幾個人在石錘背後的方向。換言之，石錘沒看見是誰。

這種情況下，他手勢比劃着警告，對方會好好想想也正常。

最後當然是明智的把悍勇用在圍攻風武王的那三個萬戰將上面嘛。

李天照覺得這樣很好，換了過去他並不會這麼做，但認識了龍心之後，他才認識到老萬戰將和王將們的普遍想法。

於是也就知道，很多時候，大家是可以溝通的。

人與人之間，就該多一些這樣的交流，確實能夠避免無謂的戰鬥。

石錘王將沒有等來救助，剛才那群人越打越遠，也不知道去了哪裡。

不多久后，李天照看到風武王的五個王將，追着大地武王的三個王將從側旁追打了過去。

又一些時候過去了，風不回帶着兩個王將，一群萬戰將跑了過來。

李天照就說看見大地武王的王將被追擊走的方向，風不回帶着人追了過去，留下了四個萬戰將，幫忙一起圍攻石錘。

李天照繼續枯燥的練劍似的斬擊，但他暗暗防備着，估摸石錘王將不會甘心就這麼被斬殺至死。

不過，持續了好一陣子，還是不見石錘有什麼動靜。

如此又過了一陣，風不回帶了一群八個萬戰將回來了。

“還剩一個，獨木難支，被圍攻着，跑不掉。”風不回說著，過來踩着鎚頭，又與李天照並排戰石錘面前，連續不斷的斬擊石甲。

旁的萬戰將們佔了一圈，都用兵器或刺或砍。

如此奇特的圍攻場景，李天照過去連想都沒有想過。

天下厲害的王將有許多，不知道有多少獨門絕技，今日他又算見識了一個。

“石錘難道甘心就這麼被我們活活斬的不滅印力量消耗殆盡為之？”李天照實在覺得不太可能，換誰也得不甘心的掙扎一下啊！

“孤王是否想過，被這麼一大片寒冰凍結，石錘還能不能掙脫出來？”風不回曬然一笑，李天照卻道：“他有混沌地怒，這算什麼？”

“孤王沒試過用小地怒在冰地上使用吧？”風不回問完，見李天照神情，已經知道答案，就說：“混沌地怒能引動的是大地，寒冰是五行水系的力量，會阻礙地怒的力量施展，石錘不是想不想出來，而是他早就沒辦法掙脫出來了。”

“原來如此，我說這混沌地怒如此霸道，又沒有什麼弱點，為何會不在天級混沌碎片之力。”李天照還真是長見識了，他無意中冰封石錘腳下的做法，原來恰好就針對了地怒的缺陷。

李天照本來以為這寒冰之力用處不大，結果卻發現，作用竟然遠超預期，今日在戰鬥中，發揮的作用遠遠超過小風刃了。

“今日之戰痛快！孤王稍後共飲一番？”風不回主動邀請，李天照卻還是心有顧慮，開玩笑，他們可不是朋友。看出他的猶豫，風不回又說：“孤王獨斬大地武王那麼多人，難道還不敢喝我們的酒？”

“既然我的封號都叫孤王，可想而知，我並不喜歡人多熱鬧，倒是只能感謝你們的盛情了。”李天照才不吃激將法呢，他為了去喝酒，冒着踩陷阱的危險？

“那好辦！黃昏時分，神威樓天字號房裡，我單獨與孤王喝酒！孤王如果還是不敢來，我去你那裡也可以！”風不回如此盛情，李天照實在不好再拒絕了，就說：“如此，那就卻之不恭了。”

石錘的石甲，眼看着變薄了。

風不回笑着一把拽了李天照後退，說：“剩下的事情交給他們就好了。石錘是孤王所拿，戰印和不滅印歸孤王。”

“都說風不回王將做事行事乾脆，果然名不虛傳。”李天照才不會推辭呢，他們立場不同，沒辦法共享功績，要麼爭搶，要麼就按規矩來，那方發揮的作用關鍵，就歸哪方。那麼他拿，也是理所當然。

“孤王也名不虛傳！像傳聞一樣勇猛厲害。”風不回對李天照的印象很不錯。

這麼會功夫，石錘身上的石甲被一群萬戰將圍攻斬的多處劍痕，分明已經沒有混沌之氣力量加以修復。

石盔甲下，石錘通紅的眼珠子里，透出濃濃的恨意，僅僅盯着李天照道：“孤王你不要得意！今日之仇，我石錘如果不還，就讓我死無葬身之地！”

李天照頗為意外，這石錘如此說法，竟然是把仇恨立成了劍誓啊！

立場拼殺之戰，至於結個這樣的私仇嗎？

這石錘明明有不滅印，在武王殿的另一枚不滅印里凝聚着他的部分意識，能保他在武王殿復生后連混沌碎片的力量也不受損害。

有必要這般？何況先動手的還是他們。

李天照覺得石錘這人真是心胸狹隘，只可惜，他就算想永絕後患，眼下也沒辦法能徹底殺死一個不滅印護體的王將。

不過，作為一個戰士，會遇到許多不把戰鬥當私仇的人，也會遇到一些，把損害通過仇恨方式宣洩的人。

戰士若怕結仇，那還不如別上戰場了。

“石錘王將的絕技名不虛傳，可這心胸卻不過如此，這般資歷的王將還如此想法，莫非是大地武王那邊特有的產物？”李天照實在覺得，龍王那邊的，還有玄天之地的王將，都沒碰上這樣的。

別的不說，龍王雖然恨他，卻是為了雪恥的那種敵意；風刀王將栽他手裡，照說那是該可以有私仇了，也不見人這般咬牙切齒。至於玄天之地這邊，王將是很少說報仇啊之類的話的，如花刺那般才是典型。

現如今最恨他的，三個這位石錘，三個都是大地武王那邊的。

不過另外兩位嘛，恨的理所當然，李天照易位而處，也得報仇。

刀娘的親哥哥死在他劍下，不恨才怪；八面威風被他搶了混沌之心，斬了胳膊，必須雪恥的那種恨意，有理有據。

石錘是否還想說什麼，李天照不知道，因為也沒機會聽了。

風武王的一個萬戰將大約嫌煩，一劍斬進石錘嘴裏。

是的，石錘王將的不滅印沒有混沌之氣了。

圍攻的萬戰將們卻並不客氣，亂劍將之斬的不成人形了，這才罷休。

李天照收好戰印，不滅印，身份牌。

風不回很乾脆的說：“我也有合擊出力，這把鎚子算我的如何？”

“有理有據，歸你了。”李天照對鎚子倒是有想法，但是，拿回去也得上繳，總不值得為這把鎚子打一架吧？兵器上繳回去的功績，訂製本身花費的二十分之一，甚至是五十分之一，越冷門的兵器交上去的功績越少。

“我聽說石錘王將的疼愛的一個孫子剛戰死，他還沒來得及復活，這趟丟了神威之地，他們扣罰的功績極多，加上戰敗，還要重新訂製兵器什麼的，說不定會沒有功績復活他孫子了。”

“原來如此。真是不巧，碰上他心情最糟糕的時候打了一場，難怪恨的不惜立下劍誓。”李天照無話可說，卻總覺得孫子這個詞，聽起來很怪，因為離他這個連孩子都沒有的人太遠了。

“孤王不要忘記到神威樓喝酒。”風不回丟下一個微笑，率眾去了。

這裏，本來就是玄天之地的城區，善後當然是李天照的。

李天照掃了圈周圍，到處地面都是坑，許多房屋也塌了，一大截城牆也沒了，破破爛爛的看着就頭大。

‘戰鬥不在自己的領地，真是很重要啊！’李天照暗暗感嘆，沒了，望向待命着的、神威之地的那些戰士們。

領頭的戰士很自覺的下令大家行動起來，修復城牆，收拾善後。

是的，最終為這些事情付諸行動和辛苦的，是他們。

# 第三百三十九章 挑撥否？

神威城的戰士們開始着手善後，倒塌的房屋和建築里有被活埋的人。

混沌地怒在城裡的破壞力太強，殃及池魚太多。

看着拖出來的屍體有人哭喊，有人落淚，更多圍觀者唏噓感嘆。

李天照原本為此番得到功績的歡喜之情，突然也沖淡了許多……

說到底，這次戰鬥是玄天武王和風武王都需要的引爆點，然而，因此受牽連的除了今天戰死的萬戰將，更多的是城裡無辜的人。突然禍從天降，他們就在家裡，建築里，猛的被活埋，被壓死，被塌陷的地坑吞沒。

李天照不由想起當初千山城被襲擊的事情，那時候，城裡的戰士們許多都悲憤的叫喊着說也要去燒了大地武王那邊的城市。

李天照當時想的卻是，揪出領頭者。

只是，到底是大地武王那邊的事情，參与者又來自許多不同的地方，時至今日也沒有像樣的結果。

李天照覺得，比起天境，以及野外搜集混沌之氣之類的事情，領地之戰、尤其是人口眾多的城內廝殺實在太令人心情沉重了。

‘是否如花刺王將說的那樣，因為復活父母、山芊啟也安然無恙了，對功績的追求沒那麼偏執了，才會注意到更多的情景，考慮到更多的事情？’李天照走着，看着那些因為戰鬥被破壞的破毀。

有些房屋起火了的，但剛開始就沒燒起來，有混沌印是五行水系力量的神威城的王將澆滅了火焰。

這個王將，是神威武王座下的第一王將，也是四王將之首。

神威武王座下沒有不滅王將，四王將其實也不是嚴格意義的標準王將，論功績的話，只有萬戰將，甚至千戰將的程度，是因為神威武王的特殊賜予，才升上來的。

唯一例外的就是這個首王將了。

李天照跟他聊起來，才知道神威武王座下的王將當初沒戰死的，也都陸陸續續走了，是被大地武王‘借走’的，還有的是去投了風武王。

“真人面前不說假話，如果我不是沒有辦法，說不定也走了。神威武王自從連復活人的混沌之氣都消耗不起了之後，王將，萬戰將們也都陸陸續續走完了。現在還在這裏的，都是土生土長，也沒有什麼大志向，不願去別處謀生的人。”神威武王座下的第一王將如此坦誠，倒是讓李天照意外。

他尋思着，也許神威武王真實糟糕的處境不是一两天了，早就無從隱瞞，也沒有任何粉飾的餘地。因此神威之地的人，習以為常，人人都把這些視為常態。

“請教孤王，神威都城的北門是我負責，現在我隨城區劃分歸了玄天武王座下，不知道將來戰階會怎麼算法？”那第一王將的功績，放在玄天之地，大約是黃級萬戰將的水平，斷然是當不了王將的。

與之類似的，還有神威城城區里旁的萬戰將，千戰將們。

功績全都很混亂，沒有遵循正常體系，基本都是有特殊緣故才升上去的，聽第一王將說，每年神威武王都會向大地武王提交請求，希望多供給混沌之氣，製造萬戰將戰印和千戰將戰印。

大地武王開始還根據情況決定，後來就變成每年多給一個萬戰將，四個千戰將，十六個百戰將的固定額度的混沌之氣和製造戰印的材料。

於是每年都有這麼多人升上來，但神威之地又許久沒有戰事，參与外面搜集混沌之氣等等事情的機會又沒有，這些事情都得大地武王和風武王允許，然而，從來都不會被批准。

只有出現陰雲境和黑雲境的時候，神威武王才能得到一點額外的混沌之氣儲備，卻也很快用完，如果他不用掉，有心儲備的話，大地武王就會從年度供給里扣除掉固定的數量。

反正，就是絕不給神威武王有任何積蓄力量的機會，對此把控監管之嚴格，可謂無隙可乘。

此刻神威武王的第一王將關心他自己以及旁人的未來，也是理所當然了。

“此事還看武王如何決斷，據我所知，過往最好的情況是無損轉化，差額部分作為棄暗投明的特殊獎賞補足；最糟糕的情況是降級不降階，也就是功績差額太大，王將還是王將，萬戰將還是萬戰將，但額外功績一律清空。最差的情況，一般是負隅頑抗，最後被攻佔的，那就是按功績標準重新計算；最好的情況是主動投誠，神威之地應該至少是中間情形。”李天照這些還是在南米之地的時候知道的。

南米之地的王將和萬戰將們就是功績無損，因為南米之地的功績本來也是按通行標準來的，所以主動投誠的那些，還都賜予了額外功績，也都有數量不等的指定婚配。

“還請孤王能替我們多多美言！說主動投誠，神威之地情況特殊，實在沒有什麼可能。但我們既然歸入玄天武王座下，從此一定积極效力！孤王倘若長期坐鎮此地，我們必然鼎力支持！”

“如果有必要，我會替你們爭取。”李天照又逗留了一會，聽第一王將說了與大地武王，風武王，以及北關外的七星武王的狀況。

不過，李天照覺得他不太可能會留在這裏，也就是短期過渡罷了。

等神威之地的局面穩定了，當然還是會照例由千戰將當城長，副州長們應戰鬥需要被派來駐紮。

至於王將，向來被隔絕在這種權力之外。

當晚，李天照如約跟風不回喝酒。

兩人聊了半宿，相談甚歡。

風不回是個充滿幹勁的王將，對於功績的態度很积極，因為她追求的是不滅王將之殊榮。

李天照問起風不回為何沒有婚配和生育時，就見她理所當然的傲然笑道：“我為什麼要要結婚找個拖累呢？一個人獲取功績還更快，要是結婚了的話，怎麼可能十五年就當上了王將？生育就更沒想過了。我將來的目標是不滅王將，擁有不死不滅之身了，還要子嗣做什麼？看看那些想不開的王將，功績都被氏族的子孫後代拖累，沒完沒了的填坑，如此怎麼當得了不滅王將啊？”

這論調李天照倒不是第一次聽說，花刺王將也沒有生育，就是差不多的想法，覺得她追求的是不滅王將，何必有后？至於如今重生了，想法還會不會變，就未必了。

“十五年升上王將，真是很快！”李天照覺得，這時間遠超他知道的、玄天之地的王將情況。十五年成為萬戰將，在玄天之地就是年輕有為，極了不起的有數人物了；升上千戰將都是很出眾的了。

“八大武王當然不同，人口多，底子厚，不缺混沌之氣製造戰印，只需要競爭出特別優秀的戰士當萬戰將，所以用配婚操控功績的獲取。一個人，帶兩個、三個甚至十幾個妻子，再厲害也升不上去啊！孤王你能在玄天之地成就最年輕王將的殊榮，既是你本事、膽識過人，也是玄天武王給你機會。不過，料想玄天武王最初也想不到，你會在凍婚期沒有過半的時候，就成就了今日的功績威名吧。”風不回說到這裏，又一臉好奇的問：“聽說玄天武王當初就欣賞孤王的本事，才會特意助力孤王快些升上千戰將，不惜施壓豐氏迫其結束配婚關係，又因為顧慮千山城氏族力量發展太快，默許大地武王夜襲千山城，這些是真的嗎？”

“如果風不回王將的酒，是為了挑撥離間，惡意中傷玄天武王，那就告辭了。”李天照心中猜疑，卻並不表露在臉上，反而一副絲毫不信的姿態。

“這又不是什麼隱秘？哪裡是挑撥離間！我只是想起來就說，明明許多王將都這麼猜，孤王在玄天之地，難道沒有王將對你說過？”風不回很是不忿的模樣，把酒杯一放，自辯道：“如果不是玄天武王默許，事後怎麼會不下特殊功績的命令反擊？大地和玄天向來針鋒相對，沒道理白吃這種有損顏面的虧。我都還沒說，有王將甚至說，當初襲擊千山城的未必就是大地武王的人呢，說不定是玄天武王指使人雇的孤行人！因此才會是戰印身份牌分散的到處都是的情況。大地武王又不可能因為這種事情還高喊不是他乾的，甚至樂得有人替他揚威。”

李天照暗暗震動，表面上卻不動聲色，故意皺着眉頭說：“這類中傷玄天武王的話請不要再對我說，既是喝酒聊天，理當彼此尊重。我若對你說些風武王的不是，料想你也不會愛聽，也會懷疑我存心挑撥。”

“……這倒也是，算我不對，自罰三杯給你賠罪！也不再說這些了。”風不回乾脆利索的喝乾了三杯，然後，也果然轉換了話題。

但她是否存心？

李天照卻心懷疑慮。

因為風不回說是不說，其實該說的都已經說了。

李天照回房休息的時候，已經快過四更了。

天亮時，金劍王回來了。

與金劍王同來的，還有八位萬戰將，有的李天照見過，有的他不認識。

見過的裏面，竟然有李天照第一次去天境時的隊長，萬戰將黑虎。

說起來，才一年多點沒見。

但當時李天照剛升上萬戰將不久，而現在，他已經是孤王王將了，而黑虎還是萬戰將。

金劍王傳達着玄天武王的命令，李天照一時也不好跟黑虎交談，雙方就只是點頭招呼。

“……賜神威之地為孤王的王將城，此地的一應事務，除卻功績升降，婚配等大事，其餘王將都可以自決。如果有特殊情況，可以權宜行事，而後及時回報……”金劍王說完，把功績文書交給李天照說：“武王對孤王十分看重，一直想給孤王特殊獎賞，此番把神威之地賜給孤王，實在非同尋常啊！武王又考慮到此地可能不太平，特意調了八位萬戰將來這裏駐守。”

玄天武王會有這種封賞，實在讓人意外。

# 第三百四十章 非尋常機會

李天照心中疑惑，把這裏賜給他當王將的王城？

旁的王將得到的王城賞賜，那也就是霸王劍之前自建的那種，說是城市，其實都是氏族裡的人口，周圍也沒有鎮子和村子，毫無實際影響力。

那樣的城市，只是一個超大版的城堡而已。

神威之地位置敏感，怎麼會賞賜給他？

‘武王是以為此地難以拿住，賞賜給我，好讓我儘力而為？我若能憑此立足、甚至打出來一片天地，武王等若白賺。我如果沒能有所建樹，對於玄天之地而言，也沒有任何損失……與之同時，還把我束縛在了神威之地，讓我不能干涉豐收城未來與大地武王的廝殺對決嗎？’李天照念頭百轉，一時間考慮許多。

但他臉上，卻沒有流露出心裏的許多心思，只是接過了封賞文書之後，說：“金劍王可能還不知道，大地武王的人昨日拿着兩把玄天之地的萬紋劍，荒謬的說什麼是我們襲擊神威武王殿的證據。當場被我駁斥后，他們才暴露了真實用心，妄想把我們也驅逐出神威之地！我有鎮守的重任，自然不可能退讓，於是跟他們動手，斬殺了十餘人，後來風武王的人也來了，跟大地武王的人一言不合動手，最後把他們的王將殺了乾淨。此事我正打算等你回來了，就去都城回報。”

“哼！”金劍王勃然怒道：“果然不出武王所料！武王料到事情是大地武王挑起，所以才調派了他們八位萬戰將前來助陣。現在看來，正好派上用場！孤王不必回去都城了，神威之地既然封了給你，現在又是多事之秋，你的鎮守責任重大，不容有失。我身上恰好也未曾使用的新戰印，你先拿着，我替你帶戰印回去復命、報功。武王如果知道了此地的情況，或許還會再給你增派支援。不過，大地武王既然處心積慮挑起事端，肯定不僅僅會在這裏動手，許多與大地武王交界的城市，都要調派增援，而神威之地這裏，畢竟可以利用風武王方面的力量，能夠調派的助力肯定有限，孤王要做好準備，於危難之際，多替玄天之地分憂啊！”

這番話說的如此好聽，李天照能說什麼呢？

‘果然如此！神威之地的事情就是武王蓄意，看來神威武王被襲擊的事情，是否有風武王的人參與還不知道，但金劍王和東劍王是一定參与了的。’李天照考慮着狀況。

現在看來，把神威之地賞賜給他，目的不出他之前的猜測，實際上這就是一處長遠來看無法佔據的領地。他如果能拿住，是玄天武王的意外驚喜，拿不住，罰扣一筆要命的功績，玄天武王也沒損失。

可是，這不也是機會嗎？

‘原本王將會與這種權力隔絕，玄天武王打算如此使用我的力量，指望我或許能創造奇迹，才會讓我有這樣的機會。如果我真能在神威之地站穩腳跟，就可以真正掌控一城之地。’李天照覺得事情既然沒有選擇的餘地，那就該以积極的方向考慮，與其琢磨些不妙的麻煩，還不如設法尋求突破。

“玄天之地跟大地武王既要開戰，每個人都該竭盡所能！我在神威之地如果能發揮一點作用，絕沒有退縮的道理！只是神威之地的人員，以及物資，未來繳稅等事情，還需要金劍王指點說明，這些事情我實在沒有經驗。”李天照關心的是稅收，但料想運輸不便，這裏其實又沒什麼珍貴物資的產出，應該不會被玄天武王狠狠抽血。

“歸入武王座下的戰士功績以投誠計算，戰階、功績不變；物資清點之後派人送交都城，除非是一些孤王用不上的珍貴資源之外，暫時都不需要上繳，武王體恤孤王處境不易，未來稅收先不必繳納，只是玄天之地想運送物資來這裏，也不容易，孤王也要做好面對困難的準備！”金劍王的話讓李天照安心了不少。

‘沒有物資支援，但也不從這裏抽走物資，這樣也還不錯。’李天照接了金劍王帶來的新戰印，其實心裏明白，這根本就是玄天武王準備好了給他用的新印。

金劍王交接罷了這些事情，就告辭要走，說神威之地的變故必須儘快回稟武王，做好應對大地武王挑事的準備，必要時候，還要化被動為主動，不能只等大地武王動手。

“大事當前，不敢挽留，後會有期！”李天照送了金劍王走，對於什麼必要時刻主動出擊的說法，他暗暗好笑。

‘什麼必要時刻！我看此刻豐收城等交界城市就已經去了王將和萬戰將們，說不定今夜就會發動進攻！’李天照送走了金劍王，就交待神威之地投過來的幾個十戰將分別去奪風城、守護城、千山城、豐收城送信。

神威之地既然是他的封城了，那他在這裏的事情，也就不是機密。

隨金劍王來的黑虎等八位萬戰將，東南西北四州的都有，黑虎是北風州的副州長，跟李天照認識，又是八人裏面最年長的，就成了八將之首。

神威之地原本的第一王將因為功績不損，也還是王將，但他自覺的很，知道真正該聽命的人是孤王，而且黑虎等八個萬戰將也不會真把神威之地的戰士放在心上，於是對李天照特別敬服。

神威之地的萬戰將，千戰將們又都高興功績沒有損失，把這視為是孤王幫忙說話的恩德。更知道孤王李天照的武勇威名，對於神威之地的未來，不由產生了前所未有的熱切期待。

李天照還沒來得妥善城裡的事情，風不回主動來找，說他們準備取了神威城東面的關城，然後再繼續攻擊大地武王的城市。

“你們人手夠了？”李天照雖然覺得風武王那邊早有準備，但還沒見到大量的戰鬥力到達，就說攻城，進度未免還是太快。

“明天還是試探性進攻，看看大地武王會派那些不滅王將，可以打最好，不行的話撤回來，再做計較。”風不回怕李天照不明白，又強調說：“攻城容易，能否奪占就得拼到防守的不滅王將混沌之氣耗盡了才行，是否守的住，就看大地武王組織的反擊力度大小了，人不需要太多。”

“好，我會出戰。”李天照點頭答應，風不回很高興的回去了。

現在神威都城沒有大地武王的人了，那群王將和萬戰將都被斬殺，本來屬於大地武王的城區，一半歸了李天照，一半歸了風武王。東城區及城門，雙方各有半扇門。

而且雙方約定，未來攻下來的地方，也都這麼分，靠北的區域歸玄天之地。

但風武王方面所以如此大方，李天照心裏也清楚，因為玄天之地難以運送物資，給李天照的又是靠北的地方，如此一來，等於被風武王隔斷了跟玄天之地本就困難的交通往來。

換言之，對於風武王的人而言，將來這些地方，一旦動手，早晚也還是他們的囊中之物。至少，玄天之地難以穩穩把控。

風不回走後，李天照喊來了神威之地的第一王將，如今被黑虎他們稱之為神一王將。

這稱呼多少有點兒戲，但神威之地的第一王將卻沒有生氣，反而說是他的簡稱，挺好的，還讓神威之地的戰士也這麼喊他。

李天照問起大地武王那邊的情況，詢問對於進攻戰鬥有些什麼想法。

神一這時候，竟然表現的份外积極熱情，真的說了一番想法。

“神威之地將來勢必要跟大地武王打下去，依我之見，孤王可以多與七星武王交好，避免多與風武王同戰。如果能從七星武王的東面去打大地武王，就不用和風武王共分戰果，而且還能得到助力。七星武王在內，往北一路的多個武王長年被夾在大地和風武王之間，對兩邊都恨之入骨，很大希望能夠結成聯盟，形成合力。”神威之地的第一王將果然對周圍的情況熟悉，這番想法，李天照覺得很有見地。

假若他要在這裡有所建樹，無疑神威之地的第一王將的建議就是條可行的路。

“神一王將這番見解讓人吃驚，之前卻沒聽你說過。”

“知道這裡是孤王長久掌管了，我們才敢不遺餘力，也才敢有所期望！”神一王將說的含蓄，卻已經很明白了。

這些想法，他不想隨便透露，因為是其自身的價值所在。

“目前的進攻戰鬥已經確定，我不能反悔。而且，我認為也需要靠戰果給予七星武王足夠的信心，這次進攻作戰你不必參加了，去一趟七星武王那裡，明確我們的交好之意。”李天照覺得這是很好的突破口。

神威之地對於大地武王和風武王而言，都是弱小的，要長久立足生存，就必須跟七星武王抱團，然後設法和更多小武王聯合。

“孤王放心！此事成功幾乎可以確定！等我好消息！”神一十分积極，當即領命去了。

李天照召集了神威之地的八個萬戰將，加上黑虎為首的八個，次日與風不回帶的人匯合，一起殺奔神威都城的東關城！

# 第三百四十一章 滅威城

神威之地的東關城本來是大地武王據有，之前大地武王的王將被全滅，只剩下四個萬戰將逃脫，但也沒有退到關城，而是直接退到關城後面的滅威城。

昔日這座城市一度跟神威城相對，改了這名字本意是表達遲早拿下神威都城的決心，後來神威武王等於歸降了大地武王，又藉助玄天武王的插足，得了個勉強留存的處境。

現在神威武王不在了，滅威城卻也緊跟着面臨被風武王和玄天之地合攻的處境。

四個退到城裡的萬戰將實在不能再退了，否則滅威城若沒有守住，他們照樣會被扣罰功績，當然還是要儘力一戰。

但是，只靠他們四個，肯定不可能保住。

神威都城的東關城兵不血刃的就拿下了。

這裏的守將本來就是神威之地的王將和萬戰將領頭，大地武王的四個萬戰將撤走時本來想命令他們一起退守滅威城，可是，經過關城時，卻見不到人。

原來北城區的戰況讓東城區的王將和萬戰將們商量合計，最後決定躲起來。

既避免了被大地武王的人要求去參戰，也可以觀察後續交戰情況，發現孤王和風不回合力滅了大地武王的王將和萬戰將，東城區中神威之地的王將和萬戰將就更要躲着了。

大地武王的四個萬戰將撤走時，連東關城在編戰士的影子都沒見着。

風不回說是去攻打東關城，其實根本就不用打。

本屬於大地武王區域的神威之地的戰士們根本不想為了大地武王拚命，尤其見神威之地的局面，分明大地武王回來的可能性不高，那就更不願意打了。

於是，東城區和東關城的戰士，仍然蹤影不見。

他們各自回了城裡家中，只跟神威之地的人碰面，想法都很明確。

嚴格來說，他們已經是大地武王那邊的了。

但是，神威之地歸屬不明，大地武王能否反攻回來也不清楚，如果最終還是三分，那他們現在也不能明着抗拒大地武王的命令，但也不能順從大地武王的命令跟自己人拼殺。

迴避，無疑是最妥善的做法。

如此既不需要領命也不會背負抗命的重罪，一切等局勢明朗了再說。

神威都城另外三個城區的戰士，也不會對風武王和玄天之地的人透露，只是王將和萬戰將們私底下會跟他們見面，各自訴說風武王和玄天之地的情況，供他們將來作為參考。

神威都城原來的戰士們如今最希望的，就是大地武王打不回來，因為風武王和玄天之地如果佔據了神威都城，那他們之間就不用互相殘殺。倘若大地武王打了回來，變成三方兩個陣營廝殺，他們就得被迫拼殺。

滅威城的交戰情況，神威之地的戰士們都很關心。

穿過根本不必戰鬥的東關城，李天照和風不回兩路人抵達滅威城的西關城。

城牆上，沒有看見昨日的萬戰將。

李天照本以為他們會在這裏抗擊，就問風不回說：“大地武王的萬戰將難道棄守此地嗎？”

“關城、城牆這些對於萬戰將本來就形同虛設。關城他們不可能守住，只能指望我們攻入城中，觸動不滅王將的記憶碎片，他們才有指望。”風不回經驗豐富的很，她都沒有動手，只讓萬戰將們去強行破毀了關城的門，一群人就那麼沖了過去。

李天照還記得西月之地的經驗，知道不滅王將在城市裡留下‘記憶碎片化成的靈識，城市遭遇一定程度的敵人入侵時，就會觸發預警，大地武王就可以讓不滅王將直接出現在城中留有靈識的地方。

但不滅王將的靈識不能無限的到處留，留的太多，自身的意識就會受影響，所以，只有邊境城市，或者某些特別重要的城市裡，才會預留不滅王將的靈識。

滅威城一定留有不滅王將的靈識，但具體有多少個，卻是他們不能確定的事情。

滅威城的城牆上，四個萬戰將都在，李天照認得其中一個，就是那天讀懂了他的手勢，然後沒有去救助石錘的人。

‘原來當日逃脫了的四個萬戰將，就是他們。’李天照看城下百戰將帶頭，十戰將和在編戰士們列隊，做好了抗擊的準備。

他又看到風武王把西城區和南城區三分之一的神威之地的戰士都帶了過來，就問風不回說：“滅威城的戰鬥勝負不取決於他們，而在於我們。對面還派這些戰士來送死，是怎麼想的？”

他這話，當然也是在問風不回帶着神威之地的千戰將，百戰將，十戰將和在編戰士來這裏，是為了什麼。

“他們今天當然沒有實際作用，但如果告訴他們，戰鬥可以袖手旁觀，那就都不會願意拚命。不管有用與否，都要讓他們不顧一切為守住領地去戰鬥，不計生死，不計代價，才會讓更多人拚命戰鬥。再說了，神威之地的戰士很久沒有什麼戰鬥，也必須儘快適應，才能立功，才能指望將來有更大作用。”風不回看李天照竟然就帶了萬戰將過來，其他神威之地的戰士一個沒來，暗暗覺得孤王太實在。

李天照沒有反駁，但也沒說贊同的話，因為他不認可這種說法。

許多戰士之間，嚴格來說沒有本質上的實力差距，換個戰印就不一樣了。

既然如此，那戰士本身都該被珍視，投入戰鬥也該有實際意義，這種參与了也不能真正出力，只是白白損失的戰鬥，他認為應該避免。

於是李天照沖城牆上四個大地武王的萬戰將喊話道：“滅威城能否守住，只在城內的對決，沒必要增加無謂的死傷。”

“哈哈……孤王真是好笑！玄天之地的戰士都如此怕死嗎？但我們大地武王的戰士卻不怕死！就算殺不了你們，我們大地武王的戰士也願意用命消耗，蟻多咬死象，看看你孤王有力氣斬倒多少人！”城牆上喊話的那個萬戰將，李天照記得很清楚，就是那天見他手勢示意後退走的人。

此刻，聽見他這般慷慨激昂的陳詞，李天照覺得——太虛偽了！

戰印差距太懸殊，說什麼蟻多咬死象？

那得是死多少百戰將、十戰將和在編戰士才可能耗的一個萬戰將無力為繼？

多了不敢說，萬戰將連續斬人十幾個時辰是最少的。

能發揮有點消耗作用的，至少得是千戰將。

但滅威城能有多少千戰將呢？

而今天，就李天照帶來的萬戰將，就有十六個；風武王帶來的王將八個，萬戰將二十四個，加上神威之地的一個王將八個萬戰將。

實力對比明顯的很，滅威城的千戰將全都跟他們拚命，也都是沒什麼實際意義的送死。

大地武王的那四個萬戰將，肯定、也一定清楚明白這些，卻還要說什麼蟻多咬死象的話騙滅威城的戰士白白送死。

“滅威城的戰士們聽着——面對戰印力量的懸殊差距，你們根本沒有能消耗我們的實際意義！聰明的就不要白白送死，滅威城歸屬了誰，你們都還是戰士；但命沒了，城守住與否，卻與你們沒有了什麼實際關係。滅威城是大地武王的，命是你們自己的，死了，大地武王可不會因為你們悍不畏死就賜予復活。該如何選擇，相信已經很明白了！”李天照喊罷了話，又對風不回為首的風武王的人說：“直接沖入城內作戰的時候，我會全力配合。”

言下之意也就明白了，如果風武王的人要拖拖拉拉，那他就在一旁看着，什麼時候他們準備衝進城裡了，他李天照什麼時候動。

“孤王你裝什麼好人！你的孤王劍一路殺人無數才有今天，此刻卻假裝仁慈。以為我們大地武王的戰士會被你這種話欺騙嗎？今日要想踏入滅威城，就要面對無數戰士的瘋狂圍攻！絕沒有僥倖可言！”大地武王的萬戰將高聲大喊，唯恐守城的戰士們動搖了鬥志。

“我既非裝好人，也不是什麼仁慈！戰士為功績拚命，犹如餓了吃肉一般理所當然。為生存而殺是自然道理！然而毫無必要、毫無意義的殺戮卻是殘忍，連野獸都不會這麼干！今日勝負根本在我們，卻讓這麼多無辜戰士白白送死，你們大地武王的萬戰將，到底是殘忍的不拿他們的命當回事？還是自己怕死怯戰，指望拖累無數人去替你們自己壯膽？”李天照說到這裏，拔出孤王劍，遙指城牆上的四個萬戰將方向，高聲道：“今天我的孤王劍，只想斬萬戰將和王將！旁人聰明的，自己離遠點，非要妄自送命，我的劍也絕沒道理客氣！”

風不回開始以為李天照是故意攻心，削弱滅威城戰士們的鬥志，卻覺得沒必要，後來才發現，孤王是個實在人。

此刻當然也不想破壞了雙方的友好合作關係，就拔刀遙指城牆上，下令道：“不要跟蝦兵蟹將浪費時間！直衝城內，看看有幾個不滅王將！”

於是，一群王將和大群萬戰將，一起衝殺。

城下列陣的戰士，在萬戰將戰印的力量面前，簡直犹如紙糊。

本來以為可以發揮些作用的千戰將們，也在實戰中絕望的發現，即使是三四個人的兵器合力，也根本擋不住萬戰將的力量。

於是他們才知道，孤王的話，是真的。

李天照本來跟風不回一起沖，結果他遇到的阻力卻小的多，分明是剛才的喊話發揮了作用，城下的那些戰士，許多都並不真正攔他。

於是李天照帶領的萬戰將們很快就突破到城牆，又順城牆攀爬上去，根本不在乎那些丟下來的大石頭的砸擊，反而是倒下來的火油點燃了，對他們的護體混沌之氣的影響還大一點。

只是，在李天照混沌印的寒冰面前，這些也都喪失了實際作用。

李天照上了城牆時，剛才那四個大地武王的萬戰將已經退走去城裡面了。

# 第三百四十二章 十步殺

四個大地武王的萬戰將到底心裏明白，靠他們四個根本是白白送死。

可是，城牆下的那些戰士，卻並不都很明白。

許多人沒有积極攻擊孤王，一些是覺得他說的有理，還有一些是因為——本來就畏懼他的威名。

千殺劍法，殺敵如割草切菜。傳聞孤王還是孤劍的時候，在豐收城背着混沌之心，被敵我雙方圍攻，仍然獨自殺了出來，還斬了天級混沌碎片力量八面威風的胳膊。

這些事情大地武王的人尤其清楚，傳的人也特別多。

因此，旁人說什麼“我的劍今天只想斬萬戰將和王將”之類的話，只會激起滅威城的戰士更不服的戰意，但孤王李天照說這話，他們卻覺得，是事實。

所以從開始嘗試阻擋李天照的戰士就懷揣着猶豫不決的顧慮，那些膽大的，直接被化作五色劍光旋風的李天照一路連人帶劍斬開，血肉飛濺，殘屍遍地的情景粉碎了其他躍躍欲試者們最後的信心。

於是李天照上了城牆，又落到裏面之後，才又有一些沒看見城外景象的戰士蜂擁圍攻上來。

‘如果不一擊讓你們知道厲害，還會糾纏！’李天照當即發動寒冰之力，於是劍身迅速凝結寒冰，堆積的越來越長。

剎時間，李天照一劍橫掃，直接就把三丈範圍內的敵人全都斬斷！

斷劍一時拋飛了一片天，斷開的身體，飛起，翻旋，拋甩，帶着飛灑的熱血……

這等威風，放在萬戰將的敵人身上不可能，但有戰印力量的根本差距，增長的冰刃灌注了混沌之氣后，卻能斬敵如割草。

短短三劍的橫掃，李天照周圍，那些擋路的大地武王的戰士就紛紛唯恐退避不及的讓開路來，誰也不敢再去白白送死。

李天照見狀，心思一動，領着背後十六個萬戰將穿過人群時，邊自高聲喊道：“玄天之地所屬的神威之地從今以後就是我孤王李天照的王將城，大地武王的滅威城今日保不住，滅威城所屬的戰士未必非要被倒扣一大筆功績，還可以投誠到玄天武王坐下，歸入我的治下，我可保證，你們功績不損！今日滅威城如果我們不能攻下，滅威城所屬的戰士本來也沒有損失。那麼今天，是否該為守城不惜拚命，相信大家心裏都有答案了！城得城失，本是王將和萬戰將之間的戰鬥，旁人攙和，實屬枉送性命！我李天照追求的是殺敵立功，而不是無謂的屠戮！”

風不回遠遠聽見，暗覺小看了孤王，這城還沒有打下來呢，他就先給了滅威城戰士這麼好的許諾，很好的拉攏了人心，於是連忙也高喊說：“滅威城戰士如果投誠風武王座下，同樣功績無損！今日我們只殺萬戰將和王將，其他人最好不要攙和！”

先說和后說肯定有區別，但后說和不說同樣有區別。

風不回跟進的這麼快，倒是讓李天照也佩服她的反應。

李天照進城之前，只是不想無謂增加死傷，但進城后，卻不由尋思着，如果滅威城丟了，這裏的戰士們，為什麼不能集體背棄大地武王呢？

與其被罰沒功績，從此離開熟悉的生活之地，當然是隨着滅威城的歸屬改換立場來的更容易。

李天照一路往城裡沖，一路這般高呼喊話。

但其實，過了瓮城之後，阻路的戰士也就沒多少了，進入城區里了，就是平常的街巷，戰士就更少、也更沒有人攔阻了。

李天照有之前的經驗，奔走中時刻防備着會有不滅王將突然出現。

進了城裡面后，他也不那麼極快的奔走，而是等着風不回領人進來。

風武王那邊的人數更多，李天照當然不會积極的踩雷。

風不回他們開始還遭遇了一些阻力，很快也沒什麼人攔截了，都被他們的話動搖了戰鬥意志，又親眼目睹了攔阻萬戰將和王將的那些人的悲慘下場，深刻體會到戰印力量差距過大的不堪一擊。

風不回邊率眾往裡面沖，邊自暗暗冷笑。‘滅威城的戰士太久沒有戰鬥，竟然如此懦弱了！什麼八大武王第二，早該讓位我們風武王！’

風不回很快追上孤王一行，知道是故意在等她們，就說：“孤王，走！”

李天照不想在前面踩雷，風不回也不願意帶着大傢伙探路，最公平的當然是一起。

於是李天照和風不回並肩前進，後面跟着兩邊的王將和萬戰將。

“城長府都到了，為什麼還不見有不滅王將現身？”李天照站在城長府屋頂，四面張望。

“奇怪了！都是以城長府作為被入侵的觸發點啊……”風不回也覺得奇怪，長刀垂在腿旁，眼裡滿是疑問。

一眾萬戰將們分散成小隊，在附近轉了一陣，全都沒有發現。

‘如果該出現沒出現，那是不是因為——已經出現在了？或者說，有謀划性的出現？’李天照沉默的四面張望，注意力卻主要放在周圍的氣流變化上面。

如此一陣，風不回讓王將和萬戰將們加大了散開搜索的範圍。

李天照卻只讓黑虎他們在周圍搜尋，懷疑大地武王的不滅王將也許已經現身了。

這般等了一會，突然，李天照捕捉到城長府西北方向，有一條移動速度很快的身影。

李天照眺望過去，遠遠看見是兩座房屋，分明是有人發動小疾行，從一座房屋裡急衝進了另一座。

李天照看見靠近那屋子的，是風不回同來的一支五人萬戰將隊伍，而且是風武王座下的萬戰將，並不是神威之地投降過去的。

‘那就不急着提醒了，到底只是暫時的合作關係，你們的弱小就是我未來壓力的減輕。’李天照保持沉默，繼續留意着氣流變化。

片刻，一條身影，突然從屋子里飛閃出去！

牆外街道上行走的萬戰將突然見到一團灰影過來，還沒來得及拔劍施救，就看見風刃的白光一閃而逝，割開了前面那個同伴的後頸，緊接着，白光彷彿被什麼力量推動那樣，速度極快的一彈，飛閃了開去。

“追！”四個萬戰將眼看中間的那個同伴是活不了了，急忙握着劍追趕，嘴裏邊自高喊道：“發現敵人！這邊發現敵人！”

可是，繞過街巷，跳進好幾座房子里，都沒有發現敵人的蹤影。

“跑的很快，應該是混沌風行，不會是小疾行！”目睹同伴被殺的萬戰將說著話，還不由自主的四面張望，唯恐那不知底細的人又衝出來。

“偷偷摸摸的，應該不會是大地武王那邊的不滅王將吧？”另一個萬戰將揣測着。

突然，那團灰影又飛閃了出來，風刃刺進了個萬戰將的脖子，不等旁人來得及發動攻擊，那團灰影又離奇迅快的、猛然彈飛那般，改向沖了開去。

剩下的三個萬戰將連忙去追，可還是轉過街巷就丟了襲擊者的蹤影。

一會功夫，死了兩個萬戰將，剩下的三個心中害怕，連忙背靠背，握着劍採取守勢，站在路口中間，警惕着周圍，嘴裏則高喊示警說：“這裡有敵人！移動很快，襲擊了我們兩個人！”

這麼會功夫，風不回和李天照都過來了，旁的王將和萬戰將們，也都在仔細搜索周遭，一座座房子里居住的人，全被要求站在院子里，不得隨意走動。

但是，除此之外還沒有找到別的可疑蹤影。

有個王將就推測說：“襲擊者可能就是定居在這裏的人，只要仔細檢查他們的武器，肯定能發現萬紋劍！”

這是個很好的思路。

於是大家都立即行動了起來。

李天照和風不回，以及另外一個風武王座下的王將一起，查看了被襲擊致死的萬戰將的傷口情況。

第一個是被風刃精準斬中後頸要害致死；第二個是後腦被尖銳之物刺穿致死。

風不回看完第二具屍體的傷口，神情凝重。

她身邊的那個王將也變的份外嚴肅，說：“不可能吧？滅威城的不滅王將的靈識，不可能是十步殺吧？”

“希望不是。”風不回也尤其擔憂。

李天照還沒聽說過這名號，不禁好奇的問：“十步殺是誰？”

“混沌碎片力量是混沌風行，混沌印力量是小疾行，小風語，小風刃，明明不該是強勢的力量，但他卻有獨門絕技，被稱為十步殺。發動就是致命打擊，襲擊之後必可迅速脫離，讓人連反擊機會都沒有，所以有十步殺一人的威名。有些不滅王將時間久了會變成歷史的眼淚，但十步殺還沒有！如果真的是他，我們就麻煩了！”風不回原本那麼自信，此刻竟然會因為十步殺而如此不自信。

李天照突然意識到，風不回的力量類型和這位十步殺很相似，戰鬥風格或許也類似，又或者說，十步殺是啟發了風不回的人？因此她才會對十步殺的事情如此了解。

李天照對這人很是好奇，倘若是這麼一個不滅王將，那真是很麻煩。

正面對決，他們人多勢眾，圍攻之下，不滅王將也有混沌之氣耗盡的時候吧。

但是，如果是這樣一個，根本就不跟他們正面對決，只是襲擊暗算，偏偏又有非同尋常襲殺絕技的不滅王將的話，倘若不能逮住，休想能耗盡其混沌之氣！

而他們，喝口水都有可能被襲擊！

不過，李天照其實並不怕。

因為旁人很難揪住這人，但他卻可以。

只是，現在他認為還不是時候。

風不回和身邊的王將憂心忡忡，如果是十步殺這樣的不滅王將，滅威城怎麼佔領？

正這時，突然又從搜索圈的邊緣響起驚急的叫喊聲：“他在這邊！又襲擊了我們一個人！”

風不回實在不能再這麼下去，於是高喊道：“所有人！全部回來，在城長府集中！躲在暗處的老鼠，你有本事就試試來城長府襲擊暗算！”

李天照覺得這是個明智的決定，但是，氣流中的信息讓他知道，敵人並沒打算讓風武王的人順利匯合。

對着劍說

# 第三百四十三章 十步殺

氣流中的信息讓李天照知道，極可能是十步殺的大地武王那邊的不滅王將，正在迅速接近趕往城長府的人。

周圍房屋裡面的人都被勒令限定了不許出入走動，於是氣流中的干擾信息很少，十步殺的動向，簡直再清楚不過。

‘又動手了！’李天照捕捉到氣流的信息，十步殺分明又朝風武王那邊的人發動了襲擊。

果然，那方向上又傳來高喊的聲音：“刺客在這邊！又襲擊了我們的人！”

“動作都快點！城長府集合！”風不回咬牙切齒，眼裡透出來的，全是憤怒。

是啊，這才一會功夫，就連番被敵人襲擊殺死了四個萬戰將了！

比這更讓風不回憋屈的是，至今她還想不到辦法揪出敵人。以至於只能被動的把人集中在城長府里，再設法誘使敵人落入陷阱。

李天照的內心經歷了短暫的猶豫，因為他知道，十步殺移動之後，再攻擊的就是神威之地投靠到風武王座下的萬戰將了。

他對於神威之地的戰士的處境，從開始就懷帶着同情。

然而，最後他還是提醒自己，神威之地投靠了風武王的那些戰士，從此以後就真的是風武王的戰士了。

拿下滅威城固然是很好的結果，但如果期間風武王在此遇挫，增添許多傷亡的話，會不會更好？

又或者反過來問，會不會有什麼不好？

這麼想，李天照就不能不保持沉默。

大地武王的十步殺不滅王將能力之獨特，不是他事先知道的，但這麼一個人，至少能讓風武王方面遭受慘重的損失。

第五個、第六個、第七個死在十步殺手裡的萬戰將，接連出現。

風武王的戰士都集中在城長府時，遇襲的小隊紛紛敘述各自的情況。

但是，綜合起來，竟然沒有什麼可用的信息。

“疾行或者小疾行的飛沖速度，一晃就過來了，一擊殺了人，然後速度奇快的立即彈飛開，發現后立即揮劍攻擊也沒來得及夠着，等追出去，一堵牆，一個轉角的工夫，影都沒了。”

這就是遇襲隊伍敘述的共同情況。

十步殺，十步殺一人，千里不留行。

眾多萬戰將們，都不由心生一種無力的挫敗感。

除了神威之地的萬戰將，旁的都是混沌劍客，戰鬥經驗豐富，然而面對這樣的敵人，不論自身有什麼本事，根本就連發揮的機會都沒有啊！

眾人商量了一陣，一時也沒有很好的辦法。

放置誘餌之類的常用計策肯定是要用的，但對方既然是擅長刺殺的不滅王將，怕也沒那麼容易中計。

最關鍵的，即使是陷阱，十步殺的獨門絕技加上雙風行的能力，也很容易脫身。

“風不回王將！現在怎麼辦？我們不能一直被動挨打啊！”一個王將直接逼問風不回，原本他就不太服她，此次又要聽她指揮行事，當然要趁機發難。

“大家不是正在想辦法？你咄咄逼人有什麼用？”另一個與風不回交情好的王將當即替她解圍。

不料卻又惹的本來不打算說話的第三個王將開口嘲諷說：“沒辦法就這麼讓人襲擊了？咄咄逼人沒用，你跳出來指責人就有用？風不回既然是領頭的，當然要拿出辦法！”

李天照看着風不回如此處境，也是暗暗替她發愁，至於他自己，其實對滅威城沒那麼急切，因為更好的路線是聯合北關城外的七星武王。

風不回沉默考慮了一會，突然呵斥道：“吵什麼吵！”

一時間，爭論的王將都安靜了下來，但眾人，全都看着她。

“要拿下他，無非是誘使他入伏，只要誘餌足夠大，他就有道理往陷阱里踩！但踩了進來后拿不拿得下，就得看我們大傢伙的本事了！”

風不回的話剛說完，不服她的那個王將就反問道：“風不回王將想到的辦法，莫不是每個房間里都擺個人，再埋伏一圈等着敵人現身吧？”

風不回沒理睬他，徑自走出廳門，直往後花園的亭子里去，又一躍跳上亭子頂上，環顧了周圍一圈，高聲道：“十步殺！我也是混沌風行碎片之力，混沌印是小風語。當初還沒有修鍊出混沌印力量的時候，對未來很沒信心。無意中聽混沌之心提起你的名號，我犹如見到了指路的明燈，因此對你的事情非常积極的打聽。”

眾人不知道風不回為何說起這個，剛才對她不服的那個王將這時又奚落說：“原來風不回王將的辦法就是曉之以情啊！我若是十步殺，肯定感動的任由大傢伙佔了滅威城。”

有人笑，但只有寥寥幾個，更多的只是看了那王將一眼，又繼續望着風不回。

李天照雖然知道那王將所以如此，是懷帶着已經撕破臉，就故意抓住一切可以利用的機會打擊風不回的念頭，但是，他還是覺得那王將這時候說出那番話，太沒意思。

很顯然，風不回必有下文。

涼亭頂上的風不回握着刀，繞走着，觀察着周圍，嘴裏繼續道：“我知道你升上千戰將之前非常艱辛，村子里兩小無猜的女戰士離開村子不久就戰死了，你三年都沒有放下，後來冰封的感情好不容易被並肩作戰的女戰士融化，兩個人剛牽手三個月，她又戰死了。你發誓要踏入武王殿復活她們，卻因為混沌風行跟普通戰士沒什麼差別，只能辛苦的熬。”

這些信息，存在武王之間的立場屏障隔絕，又沒有什麼途徑互通往來，真不知道風不回是如何東拼西湊搜集出來的。

“戰士經歷的共同艱辛就不必說了，你之後喜歡上一個，就死一個，等你升上千戰將的時候，立誓復活的女人有三個，許諾要復活的女人有四個。混沌印的小風語力量的誕生，讓你守到了柳暗花明，功績自此飛漲，積累的很快，後來又創出獨門絕技十步一殺，從此刀下亡魂不斷增加，成為天武王座下千戰將、萬戰將眼裡的噩夢，後來也是王將的噩夢。龍王曾經也險些死在你刀下，全靠萬劍不過擋開了你襲擊的一劍，也因為如此，你當時丟下話說‘一日不破萬劍不過，一日不動龍王’。可惜後來沒多久，你接受特殊任務，沒機會再跟龍王交手，銷聲匿跡了好幾年，再有消息時，一口氣把七個往昔的愛人全都復活了。”

李天照聽到萬劍不過的名號時，不由推想狀況，也覺得，萬劍不過那種極小幅度的格擋招架本事，確實很可能及時擋住風行的襲擊。

萬劍不過，這名號，真是不同凡響，真不知道有多少殺氣騰騰的武器，在他面前無可奈何。

他孤王李天照的千殺劍法，又何嘗不是被萬劍不過擋住了呢？

至今苦思無破解之法，只能是靠雙印產生的絕對力量優勢強行擊破，但那可不是破解的辦法，只算是以長攻短。

因為假若萬劍不過有雙印之力，就還是拿他無可奈何。

至於十步殺，李天照聽着風不回敘述其生平事迹，也不由敬佩起來。此人言出必行，毅力過人，那麼多年之後，還兌現了往日的許諾，而其中只有前三箇舊愛是立了劍誓的，但後面四個沒有立誓的，也給復活了。

“七箇舊愛，復生后難免有許多爭風吃醋的事情，大多都不願意退讓，都覺得自己才是你最重要的女人。很長一段時間，你都陷身於情網之中。因為這些事情，有女人行了謀殺的下策，至於各種算計則更多，七個女人變成了五個，又變成了三個，最後只剩下一個還在身邊，後來卻又移情了。此後，你重新握刀，又积極積攢功績，衝刺不滅王將后，入了武王殿，尋常事情再沒有你的身影。”

風不回說到這裏，突然定住，換了副語氣，高聲道：“我風不回對未來最沒有信心的時候，是十步殺這個名號，給了我希望！是十步殺的人生給了我指引！我不婚不育，就是因為讀懂了你的人生經歷！情愛有距離，是恰到好處的美好調劑，一旦捆綁成了責任，就受不了時間的歷練，悲劇到來的時間只在遲早，而追求不滅王將為目標的我，有無限的時間，那就註定會見證情愛的悲劇。因此我立志要當的是——第二個十步殺！”

風不回的聲音，響徹了晴空。

她傲然而立，全不在意這般當眾道出心聲，旁人是如何看法。

“十步殺！你的獨門絕技，不知道有多少人想破解奧秘，大家都知道，一定只有混沌風行之力和小風語的組合才可能掌握。請教，你肯定不會傳授。所以我一直希望有機會跟你碰面，只有見過你的絕技，我才有可能破解奧妙；但我也很害怕會有那一天，因為我也沒把握在你的十步一殺之下活命！”

李天照不知道十步殺會否被打動，畢竟，那是一位不滅王將，是否還會因為情緒上的觸動而做不夠理性的決定，實在不是他這麼一個年輕的王將能夠猜度。

但是，如果是他，他會被風不回的話打動。

“不管是否願意，今天到底是遇上了！尋常陷阱也奈何不得你，要讓你願意踩進像樣的陷阱，無非是要足夠的誘餌！我風不回就是領頭的王將，我就呆在這座涼亭里，周圍就是埋伏！你如果襲擊殺了我，滅威城的壓力暫時可解；你如果來了卻殺不了我，就等着看我成為第二個十步殺！我風不回就是誘餌，陷阱明明白白的在這裏！你作為不滅王將，現身此地的責任就是解滅威城之危！你敢給我一個就會，就有可能從我這裏拿走一個機會！我肯定你會來，也敢來！我在這裏等着，賭上命等着你來！”

風不回說完，跳下來，徑自走進涼亭，把長刀往石桌上橫擺，沖一群風武王座下的王將和萬戰將們喊道：“都愣着干什麼？”

一眾王將和萬戰將們，懷揣着相似的心情，各自散開，尋覓合適的位置埋伏。

原本對她不服的那個王將，此刻的心情也很震動，他真沒想到，風不回會拿自己當誘餌！

‘這女人！拿自己的命去賭！簡直蠢透了！’

李天照覺得，風不回大概率等得到，但是，等來的是死亡，還是奇迹，卻不一定了。

# 第三百四十四章 如入無人之境

時間一點點的過去，涼亭中的風不回，獨自端坐在石桌旁。

周圍，樹下，草叢中，假山的池水裡，屋檐下等等地方，全都是埋伏着的王將和萬戰將。

大地武王那邊，以刺殺手段成就不滅王將殊榮的十步殺，到底會不會如風不回所願的那樣，現身咬誘餌呢？

眾人屏息凝神，都在等着結果。

在場許多人，都被風不回的肺腑之言打動，更為風不回的勇氣敬重。

李天照原本以為風不回有不滅印，此刻卻因為風武王那邊眾戰士的反應，不由懷疑，風武王的八個王將，會否都沒有不滅印？

黑虎看花園裡風武王的人都各自分散埋伏好了，但他們卻跟着李天照一起，在後花園的雜物房裡帶着，不由問說：“孤王，既然合力，我們這樣似乎不好啊……”

旁的萬戰將們也都這麼覺得，他們倒不是替風武王的人擔心，只是，合力進攻滅威城，勝利了共分領地，理當一樣儘力。尤其他們本來人數就少一大截，現在還不積极參与包圍的事情，實在說不過去。

“不着急。”李天照沒有多餘解釋，因為他的角度跟別人不同，再過一會，他就能知道應該伏擊，還是繼續保持現狀。

氣流中的信息，李天照一絲一毫都不放過。

他知道十步殺在城長府範圍內，但是，從風不回說完那番話至今，一直沒有出過屋外。

許多房屋窗門關閉，又或者只是開了些窗戶，內外氣流的流通有限，那就不足以掌握屋子里的具體情況，除非裏面的人動作較大，才會導致氣流有較明顯的、屬於‘人’活動的特徵。

李天照一直留意着，但十步殺沉默了很久。

但李天照知道十步殺在那幾座房屋的區域，倘若不是跟風武王存在立場問題，那他只要讓風不回安排人實施包圍，小心接近，就有可能反過來襲擊十步殺。

然而，立場之別讓他不能這麼做。

尤其，十步殺是不滅王將，擊殺並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死亡，加上這個因素，李天照明智的做法，實在是應該靜觀其變。

風武王的人最後能夠解決十步殺，那就共分滅威城；因此遇挫，損失慘重，那他就繼續等着，風武王總不至於會被十步殺一個不滅王將給難住。

李天照耐心的等着，等着……

花園裡風武王的王將和萬戰將們也在等着。

涼亭里的風不回，更是不敢鬆懈的等着。

但一刻鐘過去了。

沒有任何動靜。

他們耐着性子，繼續等待。

半個時辰過去了，還是沒有動靜。

看起來，十步殺根本不會這麼快出來。

‘那傢伙會不會在屋子里睡覺養精蓄銳？等風武王的人神經緊繃的消耗着精力，他睡好了時卻精神飽滿的繼續獵殺？’李天照十分懷疑，因為十步殺藏身的那幾件房子里，沒有人連續走動的氣流信息。

“大家分成兩隊，就地擠着，休息一會，不要一起耗着，萬一敵人先疲憊了我們再出來，情況會不利。”李天照這般說，黑虎看這雜物房裡休息的環境也差，此刻其實也不睏乏，更不知道十步殺合適發動，實在睡不安穩，就讓神威之地的八個萬戰將先休息。

那八個人也不好跟他推讓，只好靠着牆，排排坐着歇息，卻發現沒有瞌睡，外加許久沒戰鬥，也沒有應該休息就能和迅速合眼眯着的特殊本事，就說：“我們還不困。”

於是又一起等，這般又過去了一個時辰，黑虎就招呼玄天之地的萬戰將們歇息，他們都有戰鬥經驗，野外合衣而眠尋常事，在雜物房排排躺下，很快合眼入睡。

涼亭里，原本風不回情緒激蕩，懷抱着不惜冒丟命的風險，也要等十步殺出來。

隨着時間的推移，她滿腔熱血逐漸冷卻，開始變的焦躁。

風不回打量周圍埋伏了一圈的人，有些人眼裡都透出了疲憊。

倘若十步殺會來涼亭，早就該來了，至今還沒來，顯然是對她這個誘餌不感興趣。

風不回覺得不太可能，她自問了解十步殺的性格作風，沒道理會這樣。

對於不滅王將而言，很少還會积極追求功績，十步殺很小的時候父母就戰死了，對父母幾乎沒有記憶，成為王將后也找不到對他父母還記憶深刻的人，有功績也無法令雙親死而復生，舊情都了結了之後，就孤身一人，沒了追求功績的需求，在武王殿里許多年了，都沒聽說過有外出的活動蹤跡。

十步殺根本沒有理由浪費時間獵殺更多人，即使沒能殺死她風不回，不滅王將又不會真正意義上的死亡，不過是丟了滅威城而已，卻也不會扣罰十步殺的功績，他理當選擇儘快結束這裏的事情。

可是，漫天紅霞，夕陽西下時分了。

十步殺，仍然沒有現身。

“大家都餓了，還是輪流吃飯休息吧？”有王將這時候提議，風不回點頭答應，心裏卻覺得十分挫敗。

她猜錯了。

十步殺至今沒有現身，那就是說，仍然會擇機刺殺，並不理會她這個誘餌。

李天照領着黑虎他們準備去吃飯，涼亭里的風不回突然喊了句：“孤王請留步，聊幾句？”

李天照就讓黑虎他們先去，他獨自進了涼亭里坐下。

石桌上，已經送來了酒菜。

“既然十步殺不來，孤王願意陪我在這裏吃喝嗎？”風不回的態度倒是直接，此刻周圍的人少了，她恐怕十步殺會突然來襲擊，如果李天照在這裏，當然最令她安心。

“願意充當一回護花使者。”李天照欣然應允，卻委婉的點明了狀況。

“再添一副碗筷！”風不回說完，片刻就有人送來，她親自為李天照斟滿一杯酒，邀他共飲，末了，她長吁了口氣，神情輕鬆了許多的說：“有孤王在，真讓人安心。剛才孤王沒有讓你的人出來埋伏，是不是從開始就知道，十步殺並不會冒險？”

“這我哪裡能夠肯定。只是單方面的以為，十步殺未必會這麼早出來。一個擅長刺殺的不滅王將，應該早把迴避風險，增加出手、退走機會的想法刻進骨子里了，即使情緒上被風不回王將打動，也未必就會丟掉立身的原則。”李天照只能找個像樣的理由，自然不能說，是因為他能通過氣流掌握情況，所以才能那麼篤定。

“也許是我太一廂情願了，只是靠旁人口中打聽的那些信息，就以為他骨子里是個性情中人，自傲勝過了他旁的品性，因而不會在乎這種程度的陷阱。”風不回很是挫敗，十步殺的形象，早就在她心目中定格了。

可是現在，卻不得不承認，原來只是她單方面不切實際的幻想。

“我覺得王將說的沒錯，但他並不需要早早跳出來，如果包圍的壓力減輕、再減輕，直到他認為可以不需要繼續獵殺的時候，也許就出來了。”李天照說著勸慰的話，氣流中捕捉到的信息卻讓他知道，十步殺從屋子里出來了！

風不回倒了酒，正要再喝，突然聽見一旁有人驚叫。“這裏！”

她急忙扭頭望過去時，只看見一條灰影，閃如樹叢，一群萬戰將急忙追過去，可是，沒多久，又都退了回來說：“一閃就沒了蹤影！”

花園裡，又多了一具屍體。

倒下的，還是個萬戰將。

李天照端着酒杯，沉默着。

氣流的信息告訴他，十步殺在靠近一群萬戰將隊尾的人。

果然，又一聲驚叫。

“追！”

“這該死的刺客！”

一群人，散開了在花園裡搜尋，可是，十步殺已經繞走他們側后，又再發動襲擊！

這一次，李天照提前看着，目睹了一團灰影衝出來，一擊刺中那個萬戰將的後頸，而後，根本還沒有回抽兵器的動作時，灰影就被一股力量推的朝前側方飛動，這時候才有回抽兵器的發力動作。

‘跟花刺的觸動不同，動的只有十步殺自己，被襲擊的人沒有承受相當程度的作用力。花刺的觸動靠電流相斥的力量，所以只能被動發動，就是因為需要藉助敵人的攻擊增力，才能把自身彈飛開的力量。看起來十步殺襲擊得手後退走彈飛的情況有些類似，其實並不一樣，他是主動的！’李天照不動聲色的捕捉着氣流里的信息。

一群風武王的戰士們眼看接連被襲擊，還是在他們眼皮子底下，十步殺分明就是繞走着連番發動攻勢。

他們多少年都沒體會過這種憋屈的滋味了？

各色混沌碎片的光亮，飛閃。

還有火球飛射花園的樹叢，燒起一陣陣的煙火。

“出來——滾出來！”有萬戰將大吼大叫，憤怒，又恐懼，唯恐下一個就是自己。

濃煙隨風飄動，一時逼的幾個萬戰將連忙退避，落在最後面那個萬戰將，舉着劍，倒退着走，滿是戒備之態。

可是，一團灰影突然從側旁閃出，那萬戰將的劍急忙右擺，卻還是晚了一步。

白光，刺進了他的脖子。

那萬戰將旁邊的兩個人，一個急忙揮劍朝灰影斬過去，另一個直接發動混沌碎片之力，爆射出一團團的火球！

然而，灰影一擊得手之手，彈飛的速度太快，萬戰將的斬過去的劍還差了一些，灰影已經過去了，於是落空；一團火球更沒有劍揮動的快了，更只能穿過濃煙，飛射在花園的林木，草地上，還有的撞上圍牆，散成一蓬蓬星火。

又一個萬戰將到了，灰影遠去，消失在濃煙之中。

人群追着過去時，側旁的一個萬戰將，突然又遭遇飛閃出來的灰影！

又一個，萬戰將倒下了！

十步殺，十步一殺！

這是何等離譜的獨門絕技？

這是何等不可思議的襲殺手段？

真正是視人群如無物，空有這麼多人卻無從發力，別說是合圍了，哪怕是一次有效的反擊，都沒機會打出來！

十步殺，是不是打算，就這麼把人都屠盡？

風不回從開始的憤怒，到震驚，再到此刻，莫名的產生了讓她自己都沒想到的情緒！

# 第三百四十五章 未曾有則不會有？

風不回原本滿懷自己人被殺的悲憤，可到了後來，也不知道是否倒下的更多的是神威之地的戰士的緣故，她的悲憤少了，取而代之滋生的，竟然是激動……

她為十步殺一次又一次斬殺萬戰將，而後飛閃而去的行雲流水激動。

她內心有個長久以來，都在期盼的聲音在呼喊：‘如果我成為第二個十步殺！我就擁有這樣的絕技！我就擁有這樣的力量啊！’

李天照放下了酒杯，眼睛看着，感知捕捉着氣流的信息，又與眼裡觀察的互相印證，得到了越來越多的信息。

‘十步殺每次衝出，擊中人之後彈飛的角度都是一樣的，必然是受獨門絕技發動的限制……從他衝出開始，身體周圍環繞的氣流情況就很不尋常，他身體周圍的氣流流過去的速度特別快，在擊中目標的時候又會驟然定向流出……’

李天照仔細觀察解析着，此刻風不回也沒有衝出去，但卻沒有人向她呼喊催促。

一群人，至今沒有奏效的反擊，多一個少一個，似乎也根本沒有差別。

不能破了十步殺的獨門絕技，就是人站在身邊，也來不及揮劍反擊。

戰況如此絕望，涼亭里的風不回緊盯着那團灰影每一次的衝出，彈飛脫離。

可是，她看見的時候，往往是灰影已經擊中目標離去的瞬間，很少能看到擊中目標的瞬間。

而李天照卻通過氣流變化，能夠提前看到灰影衝出的全過程，更能知道些眼睛無法捕捉到的信息。

‘即使是混沌風語的出手速度，除非能夠像我這樣預先知道十步殺會衝出來，否則的話等發現，再揮劍反擊都根本來不及！萬劍不過能擋住十步殺的襲擊，靠的是極小幅度的防禦守式，遠比反擊的動作要小的多。十步殺的獨門絕技面前，萬戰將雖多也沒什麼機會阻擋，黑虎他們留在這裏太危險。’

李天照沖黑虎他們手勢示意，後者本來還想過來助戰，但看見十步殺那等可怖，早就沒了膽量，得了讓他們走的命令，二話不說，立即全撤了。

李天照不願意自己人徒然送死，卻並不提醒風不回，風武王的萬戰將和王將戰死了，對玄天之地也沒有壞處。

而且，沒有一個個倒下的風武王的戰士，就沒有他一次次可以觀察十步殺出手的機會。

如果說剛開始風武王的戰士還有激憤的鬥志，那麼隨着時間的推移，隨着倒下的人越來越多，戰意也慢慢變成了害怕；害怕又不斷滋生蔓延，變成了懼意；然而周圍的人還在倒下，漫無目的亂飛的混沌碎片之力，全然沒有發揮實際作用，彷彿成了十步殺一次次襲擊得手的慶賀煙花，於是懼意逐漸變成了恐懼！

“風不回你發什麼呆！還不快下令撤退！撤退了再想辦法啊！”有王將驚急大叫，周圍的萬戰將一個個的倒下，他覺得隔離危險的屏障也越來越薄，很快就會輪到他們自己。

風不回彷彿猛的回過神來了那般，意識到已經倒下十六個萬戰將了！

這就是不滅王將中也負有非凡威名的十步殺的力量！

“撤、大家快撤退！立即撤退！”風不回急忙下令，剎時間，王將和萬戰將們呼啦啦的飛跑起來。

然而，那團灰影卻沒有打算罷休，一次接一次的攻擊逃走的萬戰將。

奔走的風武王的戰士們驚急之下，混沌碎片之力亂放，點燃了城裡的房屋，摧毀了圍牆，撞倒炸爛了牆壁，建築。

這時候，本來不知道藏在哪裡的、大地武王那邊的四個萬戰也冒了出來，追擊着落在後面的風武王的萬戰將。

人都撤了，可是，風不回卻還端坐在城長府的涼亭里。

混沌碎片之力點燃的火焰，在花園裡燃燒，火勢在蔓延。

但是亭子立在水池上，又在上風處，濃煙一時也沒有侵襲過來。

只是，別人都走了，風不回還坐在這裏，等死么？

“風不回王將為何不走？”李天照自顧倒了杯酒，覺得風不回的狀況很奇怪。

“我不甘心！看了這麼久還沒有明確的頭緒，我不甘心！錯過了這次，也許再也沒機會了解他的十步一殺了，所以我要等他回來，等着他來！”風不回心潮起伏，明知道沒有把握，卻仍然要留下，她不知道這是否是自殺。

可是，見到了十步一殺的厲害，她怎麼可能甘心錯失破解其獨門絕技的機會？

“王將該有不滅印護身，但若出了意外，在武王殿死而復生后，還能有遇上十步殺的記憶嗎？”李天照故意這麼問，因為他很懷疑風武王的王將們此番都沒有不滅印護體。

“不滅印？沒有的事情。臨時使用的不滅印製造代價太高，鑄造技術又只有四大武王掌握，我們哪裡會有！”風不回的回答讓李天照愕然，不滅印的事情，他之前也沒想起問西月武王，下意識的以為是武王都能製造的東西。

“風不回王將真是用命在賭啊！”李天照看着風不回那長睫毛下的眼睛里，透着不安，但更多的是不願動搖的堅持，很是佩服她的膽量和自信。

“見到了十步一殺，還怎麼甘心跟機會失之交臂？混沌風行原本無大用，靠着混沌印的小風語才能成真正的戰士，十步殺的獨門絕技就是這力量組合的至高體現！我如果沒本事在他劍下活下來，也沒本事破解奧秘，那麼，寧可死他劍下！”風不回語氣決絕，末了，又問：“孤王為何不走？”

“因為答應了在此陪你，你不走，我如何能走？”李天照說的平淡，風不回卻不禁一愣，很是對他刮目相看似得，末了，眼睛亮着，給他倒了杯酒，邀他共飲道：“能與孤王相識，非常榮幸！只可惜未必還有機會深入交流，孤王膽識過人，又言而有信，我已經了解了，喝完這杯，還請孤王快回去！此刻的我只是當自己，不需要為了立場拖累孤王在這裏！”

“好一句只當自己而不必為了立場！”李天照沒想到風不回如此坦言，大有一副人之將死其言也善之態。

是的，原本風不回該很高興李天照留下，玄天之地如果少了孤王，讓他重新變成孤劍，當然也是好事。

風不回一口喝乾了酒，猛的摔碎了酒杯，長睫毛下的那雙明亮的眸子里，透出來無所畏懼的勇氣。“孤王快走，若後會有期，我們一定能合力打痛了大地武王！若後會無期，就是你我緣份太淺！”

“我說喝酒，卻沒說要走。”李天照話音剛落，猛然前沖，一把按在風不回身上，發動小疾行，推動她急速前沖，直接飛出涼亭，越過水面，最後落在假山石上。

一團灰影，從涼亭中飛閃穿過，刃光，斬過了風不回所立的位置。

風不回眼看着刃光在她被孤王推動時落空劃過，而後，灰色披袍下的半張臉，有剎那可以看清。

灰影與他們分朝不同方向分開，落到湖邊岸上，花園裡燃燒的濃煙，在灰影背後涌動，逐漸的靠近着。

大難不死的后怕，彷彿瞬間摧毀了風不回所有的勇氣那般。

她一時間只覺得頭腦空白，直到人落在假山上，還靠李天照抱着才沒往後倒，這時候才感覺到推動他胸口的那隻手，才感覺到恐懼帶來的莫名無力。

但這種恐懼卻讓她非常憤怒！

這是戰士都憎惡的體驗，是膽怯的象徵！

“你的名號？”水池邊立着的一襲灰色披袍的十步殺微微抬頭，看着假山上的李天照。

“孤王李天照。”李天照拔出孤王劍，隔着十數步距離，遙望水岸邊的十步殺道：“如果你再來一次，我覺得能夠反擊傷你。”

“還沒有人能在我攻擊的時候反擊成功。”灰影的語氣里透出強大的自信，因為從沒有，所以也堅信不會有。

“如果辦到了？”李天照反問。

“那就算破了十步一殺。”灰影說完，身形一閃後撤，隱沒在了濃濃的煙霧之中。

李天照單掌按着風不回的肩膀，把她推的靠緊了假山石的折角里，如此又有他擋在她面前，基本可保十步殺沒有攻擊她的足夠空間。

“孤王你——為何如此？”風不回心情很是複雜，她一貫強悍，從沒被別人單方面的保護過。

然而，剛才涼亭里如果不是李天照，她應該已經死了。

此刻，又見他擋在面前，保護着她，又獨自甘冒風險面對十步殺的獨門絕技威脅。

風不回實在不知道該如何理會心裏的情緒了。

“為你剛才那句當自己，不必為立場左右的話吧！既然從那一刻起，你可以不必為了立場行事，我為何不可以？”李天照捕捉着周圍的氣流變化，清楚的知道，十步殺在煙霧中快速移動，繞走了大半圈，現在在他的左側方向。

‘取右手劍防守距離最長的方向進攻？’李天照雖然想順勢將計就計，但是十步殺的襲擊太快。

畢竟是疾行推動，撤走的彈飛速度更快，稍微慢那麼一點點，他的反擊就可能落空。

因此李天照也不敢有絲毫大意，就變成雙手握劍，立在胸前中間。

風不回被李天照保護着，知道十步殺的攻擊隨時都會過來，不由自主的替孤王擔心，唯恐他會擋不住十步一殺！

# 第三百四十六章 要求

滾滾的濃煙，燃燒蔓延的火焰。

花園裡精心裁剪的林木燒斷了落地，又慢慢點燃了一片草地，炭黑的顏色，紅艷的火光。

一襲白色勁裝的李天照，手握孤王劍在面前，聚精回神的把握着氣流里變化的信息，等着十步殺出手。

濃煙，被風吹着，漸漸飄了過來。

一襲黃色戰衣裹着身體的風不回看着濃煙越來越近，暗覺不妙，可是，孤王要這樣護着她，就是騎虎難下之勢，沒辦法移走挪位。

煙，飄過來的越來越多，越來越近。

風不回突然把撕掉腰上的一圈衣服，拿布一甩，遮擋了李天照的口鼻，綁緊了，她自己卻捂着嘴巴和鼻子，眼睛卻被熏的只能眯着。

“小心，他應該快來了！”風不回相信十步殺不會錯過這種優勢。

他們的位置十步殺知道，而濃煙又阻礙了視野，讓他們眼睛里只有灰黑一片。

可是，十步殺會什麼時候來呢？

應該不會太久，因為孤王也可能利用濃煙，帶着風不回移動位置，甚至把原本所立之處變成陷阱。

風不回猜測十步殺快來了，卻無法預料他會從哪個方向殺過來，更擔心濃煙會讓孤王喪失最後一點應付致命打擊的可能。

她不知道。

然而，李天照知道。

濃煙可以阻礙他的視線，卻無法掩蓋氣流里的信息。

‘上方！’李天照捕捉到來自十步殺從上面發動了疾行，這是很好的選擇。

憑藉疾行的速度，他們的視線又被煙霧阻擋，這一擊，實在沒有失手的理由。

十步殺的襲擊很快，旁人等察覺再招架都來不及，也只有萬劍不過曾經擋住了一次。

可是，他的十步一殺發動的瞬間，李天照就已經知道他會從哪裡來，犹如是正面交手時預料到對方的劍會如何攻過來。

李天照憑藉預判，等於多了應對的反應時間。

‘碰上我你的十步一殺註定沒有得手的機會，劍太短又決定你必然喪失先機！’李天照的孤王劍朝着上方急速高舉！

煙霧中，孤王劍急速上刺。

與一把短劍錯身而過。

短劍距離李天照還有距離的時候，孤王劍已經刺穿了十步殺的衣袍，刺進了他的身體。

而這時，十步殺的短劍還沒能夠着李天照的頭髮。

卻已經不能繼續刺下去了。

憑空而生的一股強大力量，瞬間推動十步殺的身體彈飛了開去，李天照縱然急忙發動小疾行挺劍去追，卻仍然沒能跟上十步殺彈飛的速度，本來已經入體的劍，因為他移動速度的落後，竟然又脫了出來！

‘這傢伙出手后的彈飛，簡直可以看作主動性的‘觸動’絕技了！我明明知道他彈飛的固定角度，可以預判他脫離的方向，用上了小疾行還是跟不上！’李天照暗覺可惜。

他繼續強行追趕也沒有用，又恐怕十步殺會迅速移走，再去襲擊風不回，索性當機立斷，退了回去。

煙霧中，李天照突然動作，而後移動。

風不回全然不知道狀況，不由心猛然提起，恐怕孤王沒有擋住，又不敢胡亂髮出聲音呼喊。

突然，她感覺到一條身影過來，只是氣息，就讓她知道是孤王的了，不由又驚又喜的問：“交手了？”

“交手了。”李天照嘴裏答應着，仍然留意着十步殺的動向，卻發現他大約在水池邊的位置站着，並沒有移走，似乎不打算再次發動進攻。

“你擋住了十步一殺？”風不回明知道這是廢話，卻還是滿懷驚喜，總更覺得這太不可思議。

李天照還沒來得及回答，煙霧中，傳過來了十步殺的聲音。“你猜得很准。最年輕的王將，孤王，名不虛傳。”

“如果你不願意相信，可以再試第二劍、第三劍、第四劍。”李天照知道十步殺認為只是被預測了攻擊方向。

“虛張聲勢沒有用。”十步殺話音落，又在濃煙中移動了起來。

火焰，朝着水池邊蔓延，要不了多久，就會把水池完全包圍。

風不回雖然有話想說，卻不得不按捺着，唯恐讓孤王分神，以至於不能應付十步一殺的再一次攻擊。

但她內心，卻情緒翻騰，十分震驚。

十步殺，一直是她心目中最崇拜的人。今日目睹了十步一殺的厲害，更是不由自主的覺得，十步殺根本不可能被擊敗，也難以相信有誰能在這樣的絕技攻擊下活下來。

緊接着，孤王就做到了，還是保護着她做到的。

孤王李天照的千殺劍法，難道如此厲害？

她實在很想問他。

風不回卻不知道，李天照的勝算，基本跟千殺劍法無關，而在乎氣流讓他能夠更早知道十步殺的情況。

襲擊變成了被他預先掌握了狀況的攻擊，其間的差別本來就是天地那般大。

‘這次來的真快！’李天照捕捉到氣流里的信息，十步殺這一次分明是為了避免被他預料到進攻方向，因此出其不意的迅速發動攻勢。

自然，也是為了避免他帶着風不回離開了原本的位置。

李天照的劍划動曲線軌跡，在十步殺發動的瞬間，他的劍已經動了。

當十步殺撲近過來時，孤王劍已經恰好斬上他的肩頭！

他的攻擊，犹如上次那樣，連夠着李天照的機會都沒有！

只是，李天照的劍刃剛破其衣袍，割開譬如，十步殺又憑空產生了強勁推力，突然彈飛了開去。

‘他兩次發動進攻的間隔時間恰好是混沌印力量的再度使用！其獨門絕技的奧妙必然在身體周圍的氣流狀態變化，而那，或許只有風行配合小風語才能夠辦到。’李天照這次沒有徒勞的追擊，剛才已經試過，他即使發動小疾行，也追不上十步殺彈開的速度。

濃煙中，一團灰影彈飛開后，落到水沖中間的涼亭頂上。

花園裡的火焰，蔓延到了池邊。

原本美好的園景，如今全在燃燒。

對於十步殺而言，就彷彿是今日經歷的起落。

此刻之前的他，懷帶着理所當然的自信，隨意收割着敵人的生命。

在不滅王將殿的他，自問把獨門絕技完善的更上層樓，比起過去，有明顯的改進。

沒有人能來得及反擊他，即使混沌風語也不行。

可是，他的自信和驕傲，被孤王粉碎了。

“孤王如何辦到？”十步殺想不通，人反應的再快，千殺劍法速度再快，也不至於超過混沌風語，可是他卻接連飲恨。

這根本是，怎麼想都不可能的事情！

面對他的十步一殺，極限無非是能招架罷了！

“不巧的很，我的千殺劍法，恰好是你的剋星。”李天照懶得胡掐理由，原本他也沒道理說那麼清楚。

他要的只是，讓十步殺不得不承認現首發

“滅威城是你們的了。”十步殺倒也爽快，絕技被李天照所破，再打下去也沒有意義。他此刻的責任是守護滅威城，但力有不逮，沒什麼可說。無謂的浪費混沌之氣，純屬多餘，也不是大地武王所希望見到。

“不滅王將如此爽快，我們也就不客氣了。”李天照並不確定這十步殺是否言而有信，還是遲些又來暗算殺人。

“風不回——你想學十步一殺，我可以成全！只要你想到大地武王座下效力，即可傳你。除此之外，別無他法。”

李天照微微一怔，真沒想到，十步殺竟然會有這念頭。

瞬息間，他突然意識到，涼亭，還有剛才，十步殺其實想攻擊的都是他，而不是風不回。

說白了，原本十步殺是想單獨跟風不回交談，有心把旁人都給料理了。

眼下卻拿他李天照沒辦法，這才當他面，直接乾脆的丟下了這話。

‘風不回如果答應了他，我豈不是陷身以一敵二的處境？’李天照暗暗皺眉，尋思着倘若風不回真的答應，他是不是該先下手為強了！

風不回此刻的心情，簡直無法言表……

她一直、一直以來的追求和夢想啊！

現在，竟然有了實現的機會？

可是，她長期以來，沒少跟大地武王的人廝殺，多少認識的朋友，都是死在大地武王的人手裡。

現在，要她為了學十步一殺，當叛徒？

“你要我當叛徒？”

“放不下過去，就不要奢求新的開始。十步一殺絕不可能傳給敵人，我給你十個瞬息的功夫考慮，其實此刻，因你而生的觸動情緒已經在逐漸淡去。”十步殺確實很乾脆，十息，那太快了。

這麼短的時間內，就要讓風武王座下的第二王將做出背叛立場的決定，實在是，太難為人了。

李天照暗暗希望風不回不要答應，他實在不想拔劍殺了她，但她如果同意，他自己的處境就會很危險。

“我答應！”風不回沒等十息時間到，竟然就果斷作出了決定。“你會保證，大地武王接納我嗎？”

“十步一殺絕技的傳人，大地武王豈有不接納的道理。然而，你該用行動證明誠意，我們先殺了孤王，再由你親手斬殺一個風武王座下的萬戰將，我就可以放心的帶你回去。”

果然，沒這麼簡單？

# 第三百四十七章 風中的恭弘=叶 恭弘

投名狀！風不回啊，你如果要答應，我也只能先下手為強了！’李天照心裏這般想，嘴上則說：“十步殺！你這樣可讓人感受不到誠意！誰知道你是否存心利用，等殺了我，又把她殺了？”

“孤王今日救我性命，即使將來會拼個你死我活，但今日、此刻，我絕不會因他救護而留下的時候，反過來對他拔刀！拼殺雖然都是立場之爭，但我們人有自己的底線立場，這等事情我不能做！如果只是怕我使詐，我可對着劍說，立下劍誓！”風不回的回答讓李天照鬆了口氣。

照理說，十步殺如果真心要傳風不回本事，立劍誓本來就比別的方式更可靠。只是尋常情況，混沌劍客根本不會為立場問題立劍誓，風不回如此說，也足見誠意了。

“有舍才有得，人無法同時走兩條路，選擇的關頭，你的未來在於你自己的選擇，我要見的是你的決心，而不是劍誓。十、九……”十步殺立身涼亭頂上，突然開始倒數。

風不回的心緊繃著，心急之下，突然道：“請孤王成全！”

“……八、七……”

李天照明白風不回的意思了，於是他也落入了選擇之中。

他是應該朝風不回揮劍？

還是應該成全？

瞬息之間，根本不容他多想，下意識的，就已然有了傾向性的答案。

“你不怕他騙你？”

“我不怕！”風不回回答飛快，沒有時間猶豫。

“六、五、四……”

“保重。”李天照沒有揮劍，而是發動小疾行，撞塌了假山，飛沖離去。

他若走了，就沒有了逼迫風不回選擇的困境了。

然而，他若選擇走，風不回剛才那番話卻有可能只是顧慮他的劍而說，那麼，一旦脫離了他的威脅，會否為了十步一殺的絕技立即對他揮刀呢？

李天照沒那麼了解風不回，在長久追求的志願面前，風不回甚至都未必那麼了解自己。

他們的選擇，憑藉的是自我下意識的判斷，而這種自我，本身就是他們真實內心的反映。

恰如十步殺說的那樣，選擇決定了未來。

李天照走了，風不回沒有追擊，也沒有揮刀。

孤王走了，就沒有了讓她在不願踏破的底線和夢想實現之間做選擇的為難處境了。

可是這結果，十步殺會接受嗎？

他是，真的想傳她本事，還是，詭計？

“這不是最好的結果，殺了孤王，再殺了你，才是最好的結果。”十步殺的聲音，透着冷淡。“你的天真害死了自己，臨死之前，還有什麼遺言？”

“我不相信對你的了解，全是我一廂情願的自以為！如果我真的錯了，今天我死，活該！”風不回的話音落下的時候，面前，突然出現一團灰影，刃光，剎那在她眼前閃亮！

風不回沒有揮刀，也沒有逃走。

是因為她知道這些都沒用？

是因為，她不想活了？

風不回不知道。

只是，聽到天真這兩個字的時候，她覺得，很荒謬。

從沒有人這麼形容過她，大約所有認識她的人，都絕不會把這樣的詞放到她身上。

可是，此時此刻她又發現，她內心確實存在天真的一面。

對於十步殺，對於十步一殺，她確實太天真了。

用一廂情願的自以為是，作為選擇和判斷的依據，這不是天真，是什麼？

刃光閃亮的剎那，原本沒有逃走，也沒有反擊的風不回突然心生絕望和悲憤，她後悔沒有掙扎，非常後悔！

刃光，一閃，劃過風不回的脖子。

有一絲的涼意。

風不回下意識的抬手摸了摸，發現只是淺淺的血線。

“臨死之際，在想什麼？”十步殺在她面前，灰色袍帽下的臉，已經可以清晰的看見。

王將可能選擇任何年齡段的自己，但大多都在二十至三十五之間。

十步殺的模樣看起來，大約就是二十左右的青年，俊秀的與他絕技的可怕形成截然相反的對比。

“後悔沒有掙扎反擊！”風不回沒有掩飾，此刻什麼情況，她已經明白了，哪裡還會不知機。

“你若沒有一份天真，今日觸動不了我傳你絕技的柔軟；你若沒有任人宰割的愚蠢，不足以使我取信你的天真。但天真和任人宰割的愚蠢，只此一次就夠了。”十步殺身形一閃，消失。

火焰已經包圍了水池，風不回還沉浸在驚喜之中，回味着這番話。

“走了，下次再回來，這裏的戰事就該由你負責，做好屠戮故人的準備。”

“我已經做好準備了！”風不回發動疾行，循聲跟了上去。

兩人衝出燃燒的城長府邸，站在座五層高的客店頂上。

風不回回首眺望神威之地的方向，高聲道：“孤王——保重！下次再見，就是敵人了！風武王座下的所有故人聽着——我風不回拜入十步殺門下，下一次再碰上，就是敵人！你們不必對我留情，我也不會對你們留手！”

聲音，在滅威城的上空，遠遠傳開。

李天照望着客店頂上的兩條身影，知道風不回對了。

他本不該高興，卻又願意替風不回高興。

原本就是敵人，現在也還是敵人，他只是看到了一個敵人得償所願。

“保重——”

“孤王也請保重！”風不回循聲看見了一條身影，她不由掛上了微笑。可惜，來不及也沒有機會說更多。

十步殺走了，她連忙追着去。

“孤王也天真。”風不回想着剛才的情景，突然有感而發。

“世事無常，誰的天真致命，誰的天真幸運，無從預料。你們的相識，是助益，還是多添一些悲傷，不可預知。強如天武王也不能完全掌控未來，所以需要不斷的自強。越強，能夠把握的選擇權就越多，那些迫不得已就會越少。不想當風中飄零的落恭弘=叶 恭弘，又沒有當大樹的幸運，那就只能牢牢的生在樹上。最終逃不過枯黃時，亦可了無遺憾的從容着地。”

“不滅王將不是已經超脫了嗎？”

“生命最值得珍重的時光，是成就不滅王將的殊榮之前。”十步殺手指城外前方的山群道：“回去的一路，我擇地傳你十步一殺的奧妙。我傳你，不是為了看你繼續譜寫十步一殺的威名，而是指望有一天你能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令十步一殺更上層樓！”

“擊破萬劍不過，了十步一殺的遺憾；戰勝孤王，雪十步一殺之恥！”風不回明白，這兩件事情，無疑是十步殺在意的。

“很好。”

是的，這些是十步殺在意的。

但卻又不足以促使他拾起激情，然而，風不回卻滿懷對未來的熱情。

十步殺退走了，因為十步一殺被孤王所破。

滅威城得以佔領。

風武王的人本來還怕孤王會要滅威城南面的地方，因為那是他們立場所顧慮的，隔開玄天之地跟孤王領地的連接，越遠越好，這才是他們所需要。

沒想到，孤王卻主動要了北面的城地，風武王的人當然高興的很，於是在物資方面，讓步多分了些出去。

風武王的人都心知肚明，如果不是孤王，滅威城根本拿不下，就算能拿下，也得是風武王再派了強力增援。

他們沒有臨時的不滅印，就只有派來不滅王將，才可能跟十步殺拼消耗。

那麼在此之前，他們這些王將和萬戰將，怕是沒幾個能在十步一殺的劍下活命。

對於風不回的背叛，風武王的人三緘其口。

有的是不願意提，有的是不在乎。

限定了立場的人，說到底，是沒有混沌碎片之力的戰士。這類戰士，改換立場也不會被被輕易接受，除非掌握着不尋常的資源，但若如此，又沒有什麼投誠別的武王的道理了。

至於混沌劍客的立場變化，其實並不少，只是像玄天、大地武王這樣的，卻很少。

風武王座下的混沌劍客幾乎都來自其他武王，絕大多數都是中小武王的投靠過來的，至於小武王之間爭奪混沌劍客的事情，簡直是家常便飯了。

滅威城拿下了，但是否能拿穩，拿久，還得看大地武王的反攻能否擋得住。

風武王的人為了防止滅威城原本的戰士有心向大地武王的，連日進行了苛刻的審查，又大肆進行人事調動，還挑了些人出來殺雞儆猴。

李天照知道風武王那邊的做法，沒有效仿，反而交待神威之地的萬戰將們凡事盡量維持原樣，能不動就不動，能少動就少動。

“易位而處，滅威城的戰士里固然會有堅定不移心向大地武王的情況。但如你們所說，滅威之地屬於邊緣之地，跟神威之地長期有往來互動，絕大多數人並不像腹中地區的戰士那般執拗。為了極少數人折騰的絕大多數人一起受累的話，實在沒有必要。說到底滅威城的歸屬，取決於我們能否擋住大地武王的後續反攻，城裡的戰士即使搗亂也做不了什麼事情。倘若他們肆意宣洩式的搞破壞，反而會襯托出我們更能給予滅威城穩定好。”

“孤王放心！我們也不想弄的雞飛狗跳。”神威之地的萬戰將們紛紛高興的領命。

李天照對於神威之地的萬戰將們還是放心的，因為神威之地的人其實許久沒有戰事，人心普遍比較安逸，嘴裏說想积極求進，其實並沒有追求功績極端熱情，也都沒什麼戾氣，又跟滅威城在過去有不少往來互動，以穩定為主旨的命令，他們當然能很好的施行。

神威之地的萬戰將們得令出去后，黑虎為首的八個玄天之地來的萬戰將卻都有些想法。

最後還是由黑虎代言道：“滅威城的管治大事，孤王即使不交給我們，也至少該派一個人監督，怎麼能完全放手交給神威之地的降將？”

“神威之地未來只守不攻，諸位和我都還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現如今滅威城的事務交待的差不多了，明日一早，請諸位隨我出發。”孤王早知道他們有想法，但滅威城實在不適合由他們去攙和，何況，他們的確有別的事情。

黑虎為首的八個萬戰將面面相覷，原本都以為，理所當然應該以神威之地為立足點，繼續跟風武王的人合力進攻才對。

“我們去哪裡？”

“到了就知道了。”孤王微微一笑，卻並不說破。

黑虎等人意識到有保密的必要，就都不問了，卻不由對明日之行，滿腹猜測。

『加入書籤，方便閱讀』

# 第三百四十八章 大亂戰之地

李天照把滅威城的事情撒手交給神威之地的王將、神一負責，一群萬戰將也都是他熟悉的部屬。

而他自己，卻帶着黑虎為首的八位玄天之地來的萬戰將們，出神威之地的北關城，直往七星武王的都城。

神威之地，七星武王，以及往北一路上去的狹長地形，分佈了多位武王的領地。

這裏過去被稱之大亂戰之地。

曾經一度是許多武王彼此廝殺爭鬥的激烈區域。

後來大地武王實力越發強盛，吞沒了一個個武王的地方，幾乎吃了大亂戰之地三分之一的區域，威脅之下迫使亂戰之地的眾武王結成聯盟，共抗大地。

這般僵持了許久，大地武王又因為戰線太長，一時也沒有能力繼續擴張，一度達成了停戰的約定。

再後來，八大武王之間停戰，各自疆界劃分明確，大地武王修生養息之後，又對亂戰之地動了心思。

然而，天武王和玄天武王都不會坐視大地武王繼續壯大，雙雙施壓阻止，迫使大地武王只能繼續履行與亂戰之地眾武王的和平約定。

只是這期間，大地武王也從沒有甘心，不時會有邊境城市的負責人製造事端，企圖點燃戰火，卻都沒能燃燒起來，就被天武王和玄天武王一起按滅了。

而大亂戰之地另一邊的武王們卻還是在打，後來風武王實力逐漸壯大，吞沒的領地越來越多。

原本風武王發展到一定程度會難以突破，但是，七大武王都不希望大地武王早晚吞併了大亂戰之地，尤其是天武王和玄天武王最是盯得緊，見風武王勢頭不錯，就有意助力了一把，盼着利用稍微強大點的風武王制約大地武王。

這才是當時大地武王沒能在風武王茁壯成長之前就將之扼殺的重要原因，再者風武王也是厲害，一些艱險都被他解決，否則的話，雖然能夠壯大，卻也絕沒有今天的強盛勢頭。

大亂戰之地的歷史，如果不是七星武王說，李天照很難了解到這麼多。

七星武王明明可以恢復最年輕的模樣，卻偏偏用了四十多歲的中年身體，還留了大鬍鬚，看起來很是讓人印象深刻。

李天照一個人在武王殿，黑虎為首的萬戰將們，都在內城，有七星武王座下的王將招待。

李天照本來並不知道，來了這裏才了解到，武王有武王的尊嚴，正常情況是不會見萬戰將的。換言之，李天照在西月之地，真正屬於特殊待遇了。

“當初天王、玄天兩位武王尤其支持風武王，前者更派了不滅王將悄悄助戰。為了最大化的牽制大地武王，就選擇了神威之地，連帶着七星之地也倒了霉。風武王一路攻佔神威之地，一直打到神威武王都城的西關城，大地武王不願跟激進的風武王直接交界，以免長久與之消耗，就遊說神威武王，達成了三方協議，玄天武王和天武王本來極力阻攔，奈何風武王當時也只是利用形勢，並不想跟大地武王直接交戰，想的是穩固了這邊的局面，把更多力量調去別處謀求擴張，玄天武王沒辦法，只好改反對為加入協議，也派了王將常駐神威武王都城。”七星武王看孤王聽的入神，自顧喝了口茶，又邀他同飲。

李天照也覺得風武王厲害，漂亮的利用了形勢，得了兩位武王的助力突破至此，又沒有繼續被當刀使。“此後風武王日益壯大，到後來，反而跟玄天之地交界了？”

“風武王吞併了亂戰之地的許多地方，吸納了眾多武王的戰士，奪得了許多物資生產之地，大亂戰之地逐漸變成風武王一家獨大，眾多武王被擠壓在風武王和大地武王之間的狹長地帶，變成現在的模樣。而風武王一直在擴張，後來快與玄天之地直接交界的時候，本來玄天武王派人助戰，不願意失去屏障，結果交界處的武王，也就是如今的南邊城和風殺城的舊主，同時被襲擊殺死，雖然沒有證據，但應該是大地武王做的。於是玄天之地反而跟風武王直接交界，狹長亂戰之地卻成了大地武王和風武王之間的屏障。”

七星武王說到這裏，又喝了口茶水。

“不過，風武王跟玄天之地實際上並沒有大動干戈。”李天照聽着，想着，也覺得事情發展，變化莫測。極力想促成風武王和大地武王廝殺的玄天武王，卻先跟風武王交界。

“風武王當然不會這麼做，他不想跟兩大武王真正打起來，忙於繼續吞併其他交界的武王的領地。不過，後來卻越來越難。風武王已經是八大武王的心腹大患，因此交界的武王都得了武王助力，每逢危急時刻，就會派人去助戰。風武王有不滅王將卻做不了臨時的不滅印，就決定了不可能在邊境跟四大武王打得起消耗戰。風武王慢慢也意識到，他要繼續發展壯大，八大武王就是他必須直面的阻礙，尤其是交界的玄天武王和最近的大地武王。”

李天照聽到這裏，已經更明白了。對於七星武王而言，神威之地的局勢，或許根本沒有迷惑之處。風武王和玄天武王有共同打大地武王的動機，而風武王雖然不在乎打誰，卻因為狹長大亂戰之地的屏障的存在，最好的選擇肯定是與玄天聯手對付大地。

玄天武王積蓄了很久的力量，風武王憋屈了許久無法繼續擴張，兩邊可謂是一拍即合。

不過，李天照卻不能談這些，畢竟不能對人談論玄天武王的陰謀之類。

七星武王也沒打算跟玄天武王的王將討論神威之地的陰謀云云，他繼續說：“大地武王一直對大亂戰之地有想法，如果沒有風武王，早晚會是大地武王的囊中物，屆時能有更多陰雲境、黑雲境，更多的物產資源，可以讓大地武王趕超天武王。否則的話，天武王在天境的分配權最大，聲威最盛，根本不需要動武，隨着時間的推移，自然而然會積累更多厲害的王將、不滅王將，積存更多的混沌之氣。此消彼長之下，他的強大會跟旁的武王越拉越大。”

‘天武王所處的狀況就是強者越強，天境的和平約定，從開始就對他最為有利。現在三方點燃戰火，互相消耗，天武王也會樂見其成，甚至說神威武王是天武王派人襲擊的，也並非沒有可能……’李天照當然還是知道，事情是金劍王和東劍王乾的，只是從旁人的角度，卻又多了一個可能。

“戰火已經點燃，三方都不會讓火熄滅，只會讓火焰越來越旺！置身於狹長亂戰之地的武王，誰都不可能置身事外，最後無論誰勝誰負，狹長的亂戰之地面臨的都將是被踏平。只有從開始、從現在就积極圖進，未來才可能有自保留存的力量。相較於風武王和大地武王，無疑是玄天之地更值得信賴，孤王的打算，本王非常贊同！唯獨一點需要釋疑，未來，如何才能確保玄天之地不會反過來把我們吞沒？如何確保不會在最後與風武王、大地武王相約共分了狹長亂戰之地？這問題若不能解決，就不能很快聯合起別的武王！”

七星武王聊了這麼多狹長亂戰之地的歷史，當然不止是閑聊。

知道了前事，許多無謂的口舌理論就都不必要了。

李天照不需要談論什麼信任，也不需要說什麼保證，更不用曉之以情動之以理，因為這些，統統都沒有說服力。

大亂戰之地從過去到現在，都是幾大武王眼裡的肥肉，手裡的工具。

七星武王只是明白了局勢，就知道如果不能在戰火中得到壯大自己的機會，將來戰事不論以何種方式結束，狹長的亂戰之地都極可能會被吞沒。但如果這期間能夠變的更強大，又可以眾王聯合共抗三大武王的威脅，反而還有可能立足生存下去。

李天照陷入了沉思。

因為來之前，不知道這些事情，也不知道此刻面對的真正難題是什麼。

但是，他卻很快有了主意。

於是，他取出特意帶着的功績文書，展開了給七星武王觀看。

“玄天武王將神威之地封給孤王作為王將的王城，並且許諾未來孤王擴張的連接領地都為封地的延伸，換言之，神威之地及滅威城的大事，孤王一言可決！”七星武王立即有了更多的信任基礎。

“原本帶着功績文書，是為了表示誠意，讓七星武王知道，諸事都可以直接溝通協商。現在我臨時起意，有了一個自認為不錯的設想，還請七星武王考慮。”李天照想到的是神威城和滅威城的情況，於是繼續說：“此番神威城和滅威城，都是與風武王共同管治。倘若未來聯盟的所有武王，對外攻佔的領地全都以劃分片區的形勢，非交界區域都只需要委派管理內務的人，巡守安防也是共同派人，如此交錯着共治，既可以避免把戰鬥力大量浪費在無謂的彼此防備上，又可以讓領地的主權明確清晰，卻又緊密相連，難以分割，不論誰有異心，想要動武，都必然會觸犯一路交錯的多位武王的領地，勢必被共伐之。”

七星武王頓時聽的愣住，旋即又使混沌之氣形成顏色各異的光霧，構成了狹長亂戰之地的地形圖，以及大地武王那邊的交界城市的地形圖，嘗試着用不同顏色的光霧當作不同武王的領地，大體上試着劃分成田字格，相連着依次排列。

不一會，狹長的亂戰之地就被不同顏色的光霧覆蓋滿了。

“孤王奇思妙想！如此一來，哪裡還是普通的聯盟？簡直就是以聯盟為樞紐的整體！你中有我，我中有他，他中還有她，她中又有你！彼此緊密相連，交錯相依，不可分割，全然是眾武王共治那般！孤王倘若主意確定，本王立即派人送信出去，替孤王促成這狹長亂戰之地的大聯盟！”

七星武王十分激動，因為這樣的設想，尋常既不會有，也不會可行。

# 第三百四十九章 迎星在前方

七星武王又何嘗願意一直這麼苟延殘喘？

他也更不願意滅亡！

這麼不容易的熬着，熬着，誰是為了滅亡？

都是期盼着希望！哪怕看不到任何機會，哪怕看起來再如何灰心喪氣，內心卻多少都亮着一團希望之光。

現在局勢變化，再不做點什麼，那就完了！

孤王把聯盟人員全都混合在一起的絕妙構想，在別處還有許多障礙。

但是，恰恰是在現在的局面下，靠狹長的大亂戰之地的特殊情況，卻極可能達成。

而且，一旦成功，未來必定大有作為！

“我主意已定，辛苦七星武王費心！”李天照當然很願意，他本來也沒有抱着將來過河拆橋之心。

而現實情況也決定了，在這裏最沒可能，也沒有基礎干這種事情的，就是玄天之地。他將來能否把王將的封城封地長期保存下去，都是頭等難題，怎麼可能還想着吞併眾武王領地的事情？

狹長亂戰之地的眾武王需要抱團求存，李天照這個孤王，在這裏的情況同樣是如此。

他沒有更多助力可以用，玄天武王的主戰場是豐收城那樣的邊境交界大城。

七星武王見李天照確定了態度，當即讓人取來兩枚戰印，其中一枚給了李天照。

“先小人後君子，如此聯盟大事，唯有對着劍說最為可靠，孤王可有異議？”

“不如此，何以取信？”李天照換上那塊新戰印，卻發現沒有黝黑的珠子刺破以激發戰印的使用，不由奇怪的問：“新印如何激發？”

“哈……”七星武王恍然大悟，笑道：“那是大武王才使的故弄玄虛手段，我們沒那麼多多餘的材料鑄造記憶碎片鑰匙，新戰印安上了就用，不需要那麼麻煩。”

李天照試了試，果真可以直接引動戰印里的混沌之氣，不過，這就是枚在編戰士的戰印。畢竟是為了記錄劍誓，用過後就留存，確實沒必要用級別更高的。

七星武王與李天照一起橫劍面前，神情隨之變的份外嚴肅，只聽他字句清晰的開口道：“以冥冥之中的混沌之力起誓，今日我七星武王！”

“我孤王李天照。”

“對着劍立下聯盟的誓言。”

“對着劍立下聯盟的誓言。”李天照如是複述。

“從今以後，以聯盟共進公約為準則。如有違背，立斃當場！意識湮滅於天地之間，永無復生之可能。”

“從今以後，以聯盟共進公約為準則。如有違背，立斃當場！意識湮滅於天地之間，永無復生之可能。”

“此誓穿越遙遠的過去與未來，浩瀚之星空不可阻擋，厚重之大地不可埋藏，伴隨生命之始終，唯有解約之劍誓可消！”七星武王念罷最後一句，目光爍爍的盯着孤王，這句之後，劍誓則成。

“此誓穿越遙遠的過去與未來，浩瀚之星空不可阻擋，厚重之大地不可埋藏，伴隨生命之始終，唯有解約之劍誓可消！”李天照跟隨念完，七星武王當即開懷笑道：“好！從今以後，就是共進退的夥伴了！”

李天照取下戰印收起來時，想着一件事情，好奇的問：“武王的劍誓，誰來執行？”

七星武王沉默有頃，笑着反問說：“武王的劍誓當然沒人可以執行，然而在這狹長亂戰之地，只有我們擔心孤王背棄誓言，又何來孤王擔心我們背棄誓言的道理？”

“我想也是如此。”李天照笑了，他剛才也想到了，卻又知道，這劍誓他是必須立的，否則，七星武王就首先不會相信他。

不過，他懷裡揣着的戰印，有和沒有也沒差別。

他違背劍誓，七星武王把戰印送去玄天之地，玄天武王就得按劍誓執刑。

可是武王違背了劍誓，誰能執刑？

李天照想了想，覺得，只有他自己當執刑人了。

當然，最好是沒有那樣的一天。

正這時，有人來回報，說準備好了酒菜。

七星武王就請了李天照去膳食殿。

李天照其實剛來的時候就發現了，七星武王殿裏面，有許多正常的建築，反而混沌之氣凝聚成形的建築卻沒有。

而且，混沌之氣濃郁的區域也很有限，絕大部分地方，都是常規建造的宮殿。

“七星武王這裏，很少用混沌之氣凝聚擬化形態？”李天照落座之後，就好奇詢問。

“哈哈……孤王不知道，混沌之氣聚形擬化雖然方便，但其實每時每刻都會導致混沌之氣額外消耗。方便了武王自己，卻浪費了許多混沌之氣，我們這裏可奢侈不起，那般浪費，我也無顏面對辛苦搜集混沌之氣的戰士。”七星武王的話讓李天照很是吃驚。

玄天武王殿就不說了，南米武王殿也不說了，西月武王說的西月之地處境那麼難，又說的那麼愛惜屬下的戰士，武王殿里卻也是奢侈的消耗着混沌之氣？

“不知消耗有多高？”

“一年下來，足可復活百人，製造千枚萬戰將印。真正是極奢侈的消耗了，過去大亂戰之地時期，我們武王也不敢整座殿里都那麼用，只是在主殿里使用。後來領地小了，更得以身作則，珍視戰士們搜集混沌之氣的付出辛苦，幾乎就沒有武王還會奢侈了。”顯然是有劍誓為證的可靠聯盟關係的緣故，七星武王對孤王也就透露的隨意。

李天照心裏很震動……一年能復活百人，製造千枚萬戰將戰印？

天啊！

玄天之地每年才幾個萬戰將升上去啊？

遠的不說，就這次天境的中陽湖之戰，死的那些萬戰將，除了霸王劍那種家裡有城市貢獻的外，都沒有死而復生的資格。

所謂的混沌之氣緊張，卻絕不是李天照原先以為的那種緊張。

‘歸根結底，是戰死了的萬戰將復生后沒有了混沌碎片力量，不再有超越尋常戰士的價值了……’李天照覺得這實在很殘酷。

正吃喝着，來了一群女人，排着隊，魚貫進入膳食殿，逐個沖李天照問好，然後在桌邊坐下。

李天照本來覺得餐桌太大，現在看多了二十八個女人，才發現剛好。

“狹長亂戰之地的武王以身作則，不使用會消耗混沌之氣的武王侍，這些都是自願入武王殿的女侍，孤王可隨意挑選幾個。”七星武王說的隨意，李天照卻不想領受，以為他是客氣，七星武王就指定了六個，又說：“孤王還得盤桓些時日，期間若想換誰，只管跟她們說就行了。”

李天照的確要多留幾天，一是等七星武王派人去聯絡別的武王的回復；二是要了解七星之地與大地武王交界處的情況。

與風武王的人合攻大地武王，即使得了地方，共治也非長久之計，未來局勢變化，隨時可能被風武王反過來吞噬。

因此李天照計劃的進攻方向是狹長亂戰之地的眾武王與大地武王交界的區域，真正的合作夥伴也是他們。

李天照只在七星武王殿留宿了一宿，次日就前往東關城外，在坡地上遙望大地武王的迎星城。

七星武王不會隨意離開武王殿，於是派了座下的第一王將，一個習慣性掛着冰霜臉的女王將，星冰雪，混沌寒冰混沌碎片之力的擁有者。

黑虎一行打量地形，聽了迎星城的名字，就有人問：“大地武王的邊界城市名字真有意思，滅威城，迎星城，是故意？”

“大地武王對亂戰之地虎視眈眈已久，交界城市的名字全是其貪婪野望的寫照。”星冰雪回答的簡單，對於黑虎一行萬戰將，她好像對誰都沒有什麼特別的熱情。

李天照見迎星城規模不大，駐守的萬戰將也不多，談不上是壓力，真正在意的當然還是不滅王將的意識印記。

犹如滅威城那樣，別的問題都好解決，若是對抗不了十步殺那樣的不滅王將，城就不可能拿下。

“迎星城的不滅王將意識印記，可有情報？”李天照見識了十步殺的厲害，也不敢不謹慎些了，誰知道又會碰上什麼樣的？

不滅王將，怕是沒有多少易於之輩。

“沒辦法知道，布防不定期會變幻，防止別人針對不滅王將的力量特性部署戰鬥力。”

“如果很快進攻迎星城，七星武王座下有幾位不滅王將可以助戰？”李天照問完，就覺得不對勁。

因為，星冰雪的眼裡，透出來一種隱忍的不耐煩，就是那種，對無知言論的難以忍受。

“孤王以為到處都跟玄天之地一樣嗎？不滅王將是用巨量的混沌之氣直接通過武王的力量，凝聚成印，與人的意識融匯一體，狹長亂戰之地哪位武王有這麼多的混沌之氣賜封不滅王將！至於助戰，只有我可以。”

李天照長知識了，雖然覺得她耐性不算好，卻也不怪她如此不耐煩，他的話無形中拿了七星之地跟玄天之地比較那般，旁人反應強烈點，也算可以理解。

只是，李天照也實在不知道不滅王將的情況，他只知道不滅王將跟拿着臨時使用的不滅印不同。

但哪裡不同，卻無從知曉，金劍王那人，有事說事，看起來沒架子，其實讓人連問他閑話的空間都沒有。

東劍王並非不滅王將，還在追求的路上，他不可能去問這事情。

此刻李天照更深刻的感受到了如玄天、大地這樣的四大武王跟其他的差距。

臨時的不滅印，只有四大武王可以製造，風武王都不能；不滅王將的至高殊榮，風武王有混沌之氣可以賜予，而狹長亂戰之地的武王們卻巧婦難為無米之炊。

“如王將所說，七星之地和迎星城的情況與神威之地不同，想必迎星城的不滅王將印記不會太過難纏，甚至於，根本沒有。”李天照眺望迎星城，笑道：“倘若如此，就不必等了，我先一個人入城，看看到底有沒有不滅王將。”

星冰雪不由一怔，儘管聽說孤王的作風，卻還是被他此刻的膽識所震動……

『加入書籤，方便閱讀』

# 第三百五十章 迎星醉夢

孤王要獨闖迎星城？

即使星冰雪認為孤王的判斷有道理，迎星城和七星武王長久沒有交兵，都是井水不犯河水的狀態，確實有可能根本沒有在迎星城裡部署不滅王將的意識碎片。

但是，孤王剛了解了迎星城的狀況，立即就做出獨闖的決定，這還是讓人覺得太過大膽。

星冰雪不知道為何，本來就不很喜歡孤王這種名聲太狂的人，這時不由說了句：“孤王來自玄天之地果然不同，有玄天武王賜予的臨時不滅印，做決定的底氣特別足。”

“大地武王現在還來不及做出部署，如果迎星城真的沒有不滅王將的意識印記，那就是說，狹長亂戰之地內別的武王與大地武王的交界城市也可能沒有，趁此機會主動進攻的話，不止一個城市可以迅速佔領。所以，驗證真實情況，只能是由我承擔些風險。”李天照必須表明態度，讓人知道他是替狹長亂戰之地的大局考慮，而不只是為了逞個人武勇威風，以免讓眾武王誤會或小看。

星冰雪這才知道誤會了孤王，一時沒有話說。

黑虎對於李天照的膽識早就了解了，想到來這裏這麼久，還沒有真正出過力，就主動請纓說：“什麼事情都讓孤王一個人做了，我們不是成了擺設？王將主持大局，理當是我們充當先鋒！”

“諸位萬戰將不必心急，迎星城的情況一旦確定，很快有諸位忙的，現在先留着力氣。”李天照說罷，就讓眾人在這裏等，獨自趕往迎星城裡。

迎星城當然阻擋不住李天照的進入，城裡也還沒有任何緊張的情緒。

許多人都在議論滅威城丟失的事情，可是，卻沒誰以為，迎星城會很快成為目標。

因為滅威城和迎星城之間隔了山地，需要繞過另一座城市才能連通，風武王和玄天武王如果要繼續進攻，從整體局面來看，也沒那麼快盯上迎星城。

但真正最讓迎星城淡定的是，大家議的都是神威之地事件的‘真相和誤會’，普遍認為三武王很快會協商解決問題，最終還是三分神威之地的可能性最大。

至於迎星城的城長，也是千戰將，但城裡真正管事的卻是綽號醉夢的萬戰將。

對於這個醉夢的情況，七星武王那邊也不了解。

因為醉夢被調派到迎星城駐守的時候，大地武王跟七星武王已經沒有戰事了。而這個醉夢，其實根本不是积極負責的人，人盡皆知這位萬戰將，不是已經醉入夢中了，就是正在進入醉夢之中。

醉夢萬戰將在迎星城很多很多年了，卻連一個朋友都沒有，開始城長還叫醒他回報城務，後來就只當沒這號人。

醉夢萬戰將也不理會這些事情，只管喝他的酒，睡他的覺，根本也沒把他自己當做迎星城真正該管事的人。

醉夢不醒，就是其一切定義。

李天照闖入了城長府，突然進了城長處理城務的廳里。

一個百戰將正在彙報，突然看見一襲黑紅皮袍的人闖進來，就呵斥說：“誰叫你進來的？你誰啊？”

李天照邊自取下袍帽，邊自上前，迎星城城長和那百戰將看見袍帽下白色鑲嵌紅紋的領口，不禁有些詫異。

就見來人微笑着說：“我叫李天照。”

“李天照？跟孤王李天照同名嗎？來幹嘛的？”那百戰將繼續問話。

而他後面的千戰將城長則面露短暫疑惑之色，旋即，悄悄抓着桌旁的劍，猛然超后一衝，帶着椅子一併撞在牆上！

木椅碎裂，牆壁轟然穿洞。

那千戰將的反應速度已經很快了。

可是百戰將只覺得眼前一陣疾風過去，緊接着，他揮手掃開灰塵，眯眼看見兩個人在面前。

李天照的孤王劍搭在千戰將城長脖子上，把人從牆洞外又給逼了回來。

那百戰將只聽他笑着道：“我來佔領迎星城，辛苦你出去通知一聲？”

那百戰將愣了愣，睜着的眼睛看着面前的人，這才意識到，面前的人不是同名啊，真是孤王李天照來了！

“是、是、是……”那百戰將嘴裏忙不迭答應着，腳下往牆洞退着，出去后急忙發足狂奔，跑出城長府了時，他才敢大聲叫喊道：“孤王來了！孤王來了！孤王抓了城長，來佔領迎星城了啊——”

街道上往來的人聽見，開始還都覺得好笑，以為是誰吃飽了撐的玩狼來了的無聊把戲。

但有戰士認得那百戰將的，卻不敢不信，連忙也朝着旁處跑去，嘴裏也叫喊了起來：“孤王來了！孤王殺了城長，佔領迎星城了啊！”

迎星城中，越來越多的聲音正在奔走呼喊，越來越多的人知道，孤王來了！城長死了，迎星城已經被佔領了。

許多戰士，奔城長府而去。

至於李天照，他只能為第二把街道上響起的呼喊聲無奈。

孤王抓了城長，轉瞬間就變成殺了城長。

然而，迎星城的城長還活的好好的，只是因為脖子上有孤王劍搭着的緣故，臉色不太好，眼裡多了些恐懼。

“孤王、孤王請不要殺我，我再熬幾年就能升上萬戰將了！”那千戰將求饒的話也挺特別，只是，大概是太害怕了，以至於這話聽起來不太對勁。

“迎星城丟了，你怕是還得熬很多年吧。”李天照尋思着，是不是要殺了城長，再加上城裡的動靜，才能觸動不滅王將的意識印記。

“滅威城能投，我們迎星城的一樣能投在孤王座下啊！”那千戰將回答的飛快。

李天照不禁笑了，原來這人不但沒有糊塗，還清醒的很，於是收劍入鞘，問他：“如何觸發不滅王將的意識印記？”

“孤王殺了我沒用啊！迎星城拿着城長印的是醉夢，他如果死了，或者是城長府被毀了，應該就能觸發。”那千戰將城長忙不迭的回答，唯恐李天照不信。

“此人在哪？”

“這就不好說了，這人一直喝，一直醉，說不好醉倒在什麼地方了。孤王稍安勿躁，我立即讓人去找，要不了多久！孤王先歇着吃些酒菜？”那千戰將分明當自己已經是玄天之地的人了。

原本也是，孤王那麼厲害，滅威城的不滅王將那等厲害都被他擊退了，迎星城這地方，城長覺得根本沒有不滅王將的意識印記，自然已經是孤王的囊中之物了。

至於說那個醉夢萬戰將？

當然是不可能阻擋孤王的，甚至於，城長覺得都不需要理他，那樣的人，怕是酒醒不知身在何處，未及知道變故又醉入夢鄉了。如果沒人特意告訴他，也許好多年後他都不知道迎星城找就易主。

李天照覺得這城長很讓人省心，原本也是，千戰將是決定不了迎星城歸屬的，與其無謂送死，何不如投誠？

千戰將城長叫了人去找尋醉夢，又吩咐人別再外頭瞎喊了，說迎星城已經是孤王的地方了，都等着安排。

末了，城長陪着李天照喝酒，小心翼翼的求說：“孤王可否看在我积極配合的表現上，讓我功績無損的加入玄天之地？”

“沒問題。”李天照答應的爽快，如果這樣也不行，將來何以吸引旁人积極配合，放棄無謂的抵抗呢？

“多謝孤王！”那千戰將放下了心裏壓着的石頭，頓時跟熱情积極了起來，嘴裏直說：“迎星城其實應該沒有不滅王將的印記。早些年，幾個月、最長一年會送來新的城長印，但最近好多年都沒有換過了。我雖然不知道具體，但也猜得到，換印就是調整邊界城市不滅王將的意識印記吧？很久不換，應該是沒給迎星城安排了。畢竟別的交界城市更需要，沒必要浪費在太平無事的地方。”

“怎麼說，醉夢萬戰將也沒有殺的必要？”李天照反問，心裏不由升起來疑慮。

“還真不必要！孤王或許不知道，這醉夢一直就醉着，找到人了，都不必帶回來，直接搜身把他的城長印取來就是了。”千戰將城長對醉夢是沒什麼敬佩之情的，但也沒有什麼惡感。

“這人真有意思，到底因為什麼事情才如此頹廢？”李天照這才釋疑，知道千戰將不是別有用心。

“醉夢根本不和別人交流，誰也不知道他的身世經歷，我以前就好奇打聽過，卻發現這人真是憑空冒出來的那樣，幾個州的那些城長全沒聽說過他，萬戰將的個人信息又查不到，得是賞罰殿里才行，我一個千戰將，哪裡有辦法從賞罰殿里打聽啊！”

“這人，從不與人說自己的事情？”

“別說是身世經歷了！他根本不跟別人說任何話。開口就是，拿酒。我以前跟他彙報城務，也不知道他聽沒聽，反正說完了，看着他喝夠睡着了，我就走了，該怎麼辦還是自己拿主意，他也根本不過問。”

李天照估摸這人是有不尋常的絕望事情，否則，不至於如此。

只是，既然沒人知道，他也只是一絲好奇而已。

喝酒吃菜，等了沒多久，就有消息，說找到醉夢了。

城長忙又交代說：“去搜身，把城長印拿來。”

“城長印長什麼樣？”那百戰將不敢不問清楚，因為沒見過。

城長說了，又覺得不妥當，補了句：“他身上所有的東西都取過來吧，省得拿錯。”

那百戰將領命去了，片刻，帶着東西回來。

城長一眼看見了城長令，還看見裝身份牌的皮套在一堆事物里，不由責備說：“城長印你不認識，身份牌你還不認識，拿回來做什麼？”

那百戰將作聲不得，他當然認識啊，但照命令行事嘛。

李天照拿着城長印，接連多下，砸裂了。

不見有什麼動靜，城長就笑說：“是吧，我就說這裏肯定沒有不滅王將的意識印守護。”他說罷，又交代那個百戰將說：“把這些放回他身上。”

那百戰將收拾了着時，無意中把皮套里的身份牌碰的退出來了一些，李天照看見了，暗暗一驚，連忙放下酒杯，一把抓了過來！

# 第三百五十一章 禍起蕭牆

醉夢的皮套里露出來一點的身份牌，李天照眼看着就不是萬戰將所有，他取出一看，竟然是王將的身份牌！

“王將，破天刀？”李天照念出身份牌上的這個封號時，看見千戰將城長突然變了臉色，分明聽說過。“破天刀是誰？”

“擁有天級混沌碎片力量——混沌氣源，能獨自屠城的厲害人物，三十歲時創出獨門絕技，破天爆，然後才十年就從百戰將衝上王將，然後就沒了消息。那時候很多人議論，因為崇拜他練刀的人很多，我以前也因為破天刀苦練過兩年刀法。當時破天刀的威名之盛，大概像孤王如今在玄天之地吧，男戰士身上不掛把刀，都很難有女戰士喜歡。”那千戰將很是驚愕，不敢相信醉夢竟然會是他曾經崇拜的破天刀。

王將的消息本來也很難聽說，所以破天刀升上王將，就是當時外間流傳的最後相關信息，卻沒想到，原來是變成了醉鬼？

“東西還他，酒給夠給足，他願意醉，就讓他醉下去好了。”李天照對這個破天刀很好奇，但是，他不打算吃飽了撐的，無事生非。

“是！”那千戰將卻心裏情緒百般，只覺得昔日多少人心目中的強大人物，這些年竟成了一個酒鬼，明明是王將，卻裝成萬戰將，在迎星城這種地方常駐鎮守。

破天刀不應該是這樣的，無數人心目中的一代風雲人物更不應該是這樣的。

千戰將城長只是滿腹感嘆，但他卻萬萬沒想到，拿着東西還回去的那個百戰將，卻不僅僅只是感嘆而已。

那百戰將心裏，破天刀的神勇是不可戰勝、不可比擬的存在。

他帶着身份牌等東西回到酒醉入夢的破天刀身邊時，看着那副模樣，越發覺得悲憤！

‘你怎麼會是破天刀？破天刀怎麼會是你這樣的酒鬼！’那百戰將越想越氣。

原本他們都不知道醉夢到底是誰，因此全然打聽不到其信息。

但知道他是破天刀了，這百戰將卻知道一些他的事情。

破天刀的第一個妻子，就是迎星城杏家村的人！

‘破天刀不能是這樣！孤王算什麼？他在破天刀面前，根本不堪一擊！’那百戰將怒火中燒，突然心生一念，想起剛才搜身時候破天刀的那些東西里，有條手巾，上面有個杏字。當時他沒多想，現在如何能猜不到干係？

於是那百戰將在上面戳了一個個孔洞，構成了字，最後成了一句話。

‘哼，看你還能喝的下去酒！’那百戰將滿懷期待的回去復命。

千戰將城長見他回來了，就問：“東西都還了？”

“還了。”

“沒什麼狀況？”

“沒有，還醉着呢，估計醒了都不知道城長印丟了。”百戰將回答的很淡定，自然不敢讓人知道他悄悄做的事情。

千戰將很滿意，轉而就去向李天照回報。

迎星城等若已經拿下，李天照就讓人給黑虎他們送去密信，讓他們繼續往北，奪取與迎星城北關交界的城市。

而李天照自己則繼續留在迎星城，確認是否有不滅王將，另外也做好準備面對大地武王的反攻。

襲擊奪城難，也不難，但若守不住，就不止是空歡喜一場，更是白白送了自己人的命。

李天照至今為止的戰鬥，還沒有這種純粹被動防守類型的。

他推敲着如何部署崗哨才能盡可能提前發現敵人，又如何安排人員，才能避免無謂的損失。

從時間推算，大地武王針對狹長亂戰之地的反擊和加強防守，應該還有两天時間。

屆時，狹長亂戰之地的交界城市應該都會部署了不滅王將的意識印記，也會有更多力量駐守城市，反攻的戰鬥力也該抵達了。

‘如大地武王這般，必要時刻完全能源源不斷的誕生大量的萬戰將，憑狹長亂戰之地的力量，最難的就是能否站穩腳跟自保。一旦局面展開，玄天之地和風武王加大力量推進攻勢，消耗一些時候，就有機會謀取更多領地了……’李天照很清醒的知道，萬戰將與十戰將的基礎實力就是一塊戰印而已。

局勢走到某種程度的話，大地武王只要有足夠的混沌之氣力量作為儲備，就可以輕而易舉的讓現有的混沌劍客變成萬戰將。

只憑狹長亂戰之地的力量，往極端情況去衡量的話，是不可能與大地武王對抗的。

李天照考慮着這些，懸殊的力量對比，讓他沒辦法不憂心。

“孤王！孤王——醉夢、破天刀來了！”千戰將城長突然有些慌張的來報，末了又補充說：“就說要見孤王，也不說什麼事情。”

“我會會他。”李天照起身時，那千戰將城長本來想說他先撤，想了想，卻又覺得醉夢不是過去的破天刀了，只是個醉鬼，不至於會有什麼狀況。

府邸里聽候差遣的百戰將知道醉夢來了，急忙跑去大廳外等着，盼着看到心目中崇拜的人能一怒之下恢復過往的神采。

李天照見到破天刀，看見他不收拾儀容，衣服臟舊，不知道多久沒有換洗，蓬頭垢面的好像剛從沙漠里跑出來，又掉進爛泥地里，乾涸后又被暴雨淋了一遍。

如此形容，一點都不威武，散發的酒味也不能完全掩蓋的氣味，聞着也不好受。

李天照雖然沒有親自體會過面前這人昔日的威名，卻也覺得畢竟是一代風雲人物，變成了眼前這般狀態的頹廢，實在讓人遺憾，猜測，又同情。

破天刀見到孤王，啪的一聲，把手巾拍在桌上，眼裡透着顯而易見的憤怒。“你占城就占城，取城長印就取印，這算什麼！”

李天照看見手帕上都是刺穿的孔洞構成的字：‘杏，村娼也；破天刀，孤王劍下三合之將而已！’

“此事雖非我意，但既佔了迎星城，也是我的責任。一定儘快查明是誰所為，給王將一個說法。”李天照尋思着，可能是千戰將城長和辦事的百戰將；倘若醉夢的事情被他們說了給別人知道，也可能是其他不滿迎星城被他佔領的大地武王的戰士所為。

既然做此事的人的意圖是引發衝突，他當然應該避免。

“說法？我看你是以為，我是來聽你說兩句道歉的？你能給得了什麼說法！”破天刀神色間的怒氣不見消減，反而散發的更濃烈了。

“誰擅自妄為，誰交由王將發落。”李天照盡量心平氣和，估摸着這手巾對破天刀而言必有特殊意義，上面的杏，也該是他重要的人。

“哈哈——孤王原來就是這等樣的人啊？如此膽小怕事，為了息事寧人，竟把手下的人隨意交給大地武王的人處置！就憑這樣，還敢這般猖狂挑事？”破天刀也不知道是遷怒，還是挑事。

李天照覺得有些煩，卻還是耐着性子說：“若是奉命行事引起的問題，多大的責任我都會擔；但私自妄為，其性質更堪比蓄意破壞的敵人行徑，哪裡還叫做自己人？這樣的人，當然該自己為其所為承擔後果，若還對其庇護，那麼置許許多多盡職盡責的人於何地？我已說了，會查明后交由王將發落，而此事也並非我所授意。”

“只是發落我來找你做什麼？還需要來找你么？此物損毀，就是再有一樣的，於我而言也全然不同！你既責無旁貸，就隨我去一處地方，向逝者磕頭謝罪認錯，再跪守墳前一日一夜作為懲罰，此事就可以了結！”破天刀這般話說出口，李天照沒有發怒，反而笑了。

是的，李天照笑了。

因為他覺得，這破天刀根本不是來解決問題的，而是挑釁的。

換了是他，如果這麼說，那就是存心動手，才會提一個嚴重不合理的、極其過份的要求。

“原來破天刀還是破天刀，到底沒有忘記對大地武王的忠心，今日來，根本是想挑釁求戰？”

破天刀猛然站起來，怒目而視道：“毀我重要之物的是你，卻反說我挑事？迎星城歸屬本與我無關，但你毀了我的東西，就得承擔罪責！我叫你跪守墳前一日一夜，本就已經是大事化小！你卻還這般猖狂，口說什麼責無旁貸，卻只想隨便拿個人打法了我！我看你這孤王是真不知天高地厚，猖狂的可以了！今日你要不要善了，一言可決！敢說一個不字，你孤王的威風就走到頭了！”

李天照更是笑的厲害。“真不知道是誰猖狂的可以，誠心誠意給你交代，卻說是隨意拿個人敷衍。我看你才是猖狂慣了，才會如此理所當然的蠻橫無理。”

“這麼說，你小子今天是不想善了了？”

“換你你答應嗎？”李天照臉色沉了下來，口氣不善的反問。

“既然給了機會你不肯善了，非得把事情往大了鬧，那就怪不得我了，所有的罪責，全在你身上——”破天刀手按刀柄，說話間就已緩緩拔出鞘。

“看來我不該懷疑你是故意挑事，你真是霸道慣了，自己都不會接受的事情卻理所當然的認為別人必須答應，真是荒謬！今日我念着肩頭責任忍着性子，卻偏偏攤上你這種人！簡直是浪費口舌、真不如早些拔劍了！”李天照話音落下時，破天刀已然揮刀邁步，他當即旋身拔劍，頃刻間化作一團旋動的劍影，迎面殺了上去！

對着劍說

對着劍說

# 第三百五十二章 屠戮者

破天刀拔刀前沖，揮刀中，刀刃過處，形成一條扭曲的光尾。

李天照不知道破天刀如何厲害，但此刻見其刀路和身法本身並沒有超出常規，動作雖然純熟，卻分明有刀勢跟不上人的氣勢之感，很可能是長久沉浸於醉夢之中，身體缺乏鍛煉，雖然還有過往的刀法底子，肌體卻已經沒有鼎盛時期的矯健。

沒有突破常規的刀法，即使是破天刀巔峰時期，李天照的千殺劍法也不怕。

只見兩人迅速跨過數步，頃刻間劍光和刀光就要撞在一起！

孤王劍卻快了一步，一擊斬中破天刀的脖子！

破天刀的刀，果然沒有千殺劍法快。

一劍之下，勝負已分？

孤王劍的劍刃斬上的時候，破天刀脖子上的皮膚突然亮起彩光！

‘糟！小霸體！’李天照心想果然沒這麼容易對付。

混沌印的小霸體不能如混沌霸體那樣那樣長久維持，僅可以短暫、小範圍的發動，正常情況也就是只能阻擋一擊，但在近身廝殺的時候，擋住一下，或許就是生死勝負的扭轉了！

小霸體的彩光亮起，擋住了孤王劍的瞬間，破天刀的嘴角揚起一抹嘲弄的冷笑。

他的刀，雖然慢了一些，但此刻李天照的一劍毫無作用，卻要面對即將斬到身上的一刀。

這一刀，正常絕沒有還能來得及擋住的道理。

可是，李天照卻左掌用力，推動劍柄小幅度發力一撞——劍柄末端精確無誤的擊在破天刀的刀身上！

原本氣勢洶洶的刀勢，幾乎碰上李天照脖子了，卻就這麼被阻住。

‘從萬劍不過那學的守殺式效果果然不錯，今天才有機會在實戰里防守反擊！’李天照一擊撞上刀身，劍柄和破天刀的刀一併反向後飛，他握劍的手掌順勢控制中心，把力量傳導上去，於是劍柄划動，帶着剛才防守是離開破天刀脖子的劍身，又迅速斬了過去！

瞬息之間，先是破天刀中間，卻又被小霸體擋住，緊接着他的刀眼看着能斬中李天照，卻被他使劍柄撞退，順勢劍身又朝破天刀脖子斬了過去。

這一劍，實在沒有道理落空。

而破天刀混沌印的小霸體力量，此刻也沒辦法再次發動。

大廳窗外的百戰將只看見刀光劍影連番急動，頃刻間兩個人輪番在鬼門關前晃動，眼看着，最後還是孤王的劍要斬中破天刀了。

那百戰將不由心急如焚的暗暗叫道：‘破天刀不可能輸給任何人！快用你的絕技啊！快啊——’

這一劍，理當得手。

李天照卻看見身處絕境的破天刀嘴角，掛着嘲弄的笑。

與之同時，他感覺到周圍氣流驟然狂暴！

李天照不及多想，毫不猶豫的立即放棄了必然得手的一劍，發動小疾行，帶着一道白光白光迅速退移！

面前，破天刀的身體周圍，驟然亮起耀眼的彩光！

極其狂暴的混沌之氣，突然使用的爆發，化作四面飛沖的彩光，頃刻間只把大地震碎，牆壁摧毀，屋頂炸飛，裂成了大大小從小的碎片。

桌椅，門，全都變成粉碎，隨着四面八方涌動蔓延的彩光一起飛衝出去。

城長府里的負責各類後勤工作的廚師，侍女，巡守的戰士，突然被爆發的彩光吞沒，掀的飛撞了出去，人還沒落地，就已經被衝擊波震死了。

大廳窗外的百戰將看見彩光亮起時，心裏剎時激動了起來，料想這就是破天刀的獨門絕技破天爆！

但他剛激動起來，眼看着彩光飛衝出來，歡喜又瞬間變成了恐懼！

牆壁整面摧毀，裂成大大小小，衝擊波的震力直接讓那百戰將眼前一黑，昏死了過去，身體被撞的拋飛出去時，體內混沌之氣被迅速耗盡，內臟失卻了混沌之氣的保護，被持續的衝擊震動損毀，等那百戰將摔落地上時，嘴裏溢出來了血，已然喪命。

迎星城的千戰將城長大廳側旁的書房裡，他本來也好奇，但害怕兩個人打起來殃及池魚，怕死之心還是超過了好奇，於是就沒過去。

突然爆發的混沌之氣一路摧毀牆壁，房屋，把千戰將也掀飛，最後越過街道對面的圍牆，撞倒了那府邸花園裡的假山，跌進了水池裡。

他爬起來時，覺得渾身上下都痛，看見府邸里的人看着他發獃，不由急忙高呼道：“快走！走的越遠越好！我是城長！”

千戰將城長站起來，忍着疼痛跳上圍牆，看見城長府整座都被炸爛，街道對面的建築圍牆，許多都被飛撞的碎石砸倒的、砸裂的，還有不少碎石砸進周圍的房屋裡。

‘破天刀，一刀屠城！真是如此可怕！’千戰將大驚失色，也顧不得考慮孤王如何，只管放聲高喊道：“所有人遠離城長府！遠離城長府！王將拼殺，殃及池魚，躲開越遠越好！”

爆炸，破壞，加上城長的高呼，周圍居住的人紛紛逃遠，遠些的卻有許多戰士跳到高的建築上，擠在欄杆旁眺望看熱鬧。

而城長府，現在已經被夷為平地。

府邸里連職守的戰士，聽候拆遷的百戰將，城長的妻兒子女，以及在府里負責各種各種工作的人，共計一百六十多個，除了千戰將城長之外，全都在混沌之氣的爆炸中死了。

彩光淡去，立起的寒冰牆壁後面，李天照站了起來，單掌按着耳朵，晃了晃頭，旋即看了全周圍拋甩在地上，一動不動的屍體，眉目一沉，望着二十步外、破天刀那張毫無所謂的臉，質問道：“你的獨門絕技就不能控制一下爆發範圍？”

“可以。但我為什麼要控制？”破天刀哂然一笑，目光冷漠。“我早就說過，今天的罪是因為你。我給過你機會了，你卻不要。於是你不但會害死自己，也害死了這麼多人，還會害死迎星城更多的人。如果我只是問罪，根本不需要找你，直接把城長府的人都殺了，就像現在這樣——那麼，毀了我東西的人理當在其中。如果這裏面沒有的話，我也可以考慮把迎星城收拾乾淨，總不會有漏網之魚了。”

“原來你不但是橫行霸道慣了，還屠戮慣了！”李天照突然覺得，天下間別的戰士跟眼前的破天刀比起來，一個個都變的善良可愛了。

“你如果真心為迎星城人考慮，開始就該去墳頭跪一天一夜賠罪，而現在，你想改變主意，我也不會再給機會了！孤王的千殺劍法快是快的很，只可惜，就憑那種程度，你連傷我的機會都沒有！”破天刀傲然一笑，猛然揮刀！

李天照捕捉到氣流又一陣急速涌動，緊接着，眼前一道彩光，突然亮起，飛衝過來！

‘這傢伙的破天爆還真有猖狂的底氣！’李天照再度凝聚起寒冰，把原本立在面前的冰牆凝結的更高、更厚，又在同時主動散溢冰牆，使了風刀王將的絕技，意圖抵消和破壞一片區域的破天爆。

可是，李天照主動散溢的那些水系混沌之氣，卻沒有達到效果，強勁的爆發衝擊波震的冰牆一層層碎裂，剝離，置身後面的他和冰牆又一併被退的后移。

爆發這衝過去的彩光，只把一排房屋盡數摧毀！

衝擊波，二次把千戰將城長掀飛的摔了出去。

千戰將城長催促了城長府的人撤離了，他也在人群最後，突然又遭遇衝擊波襲擊，他摔飛落地，嘴裏一陣血腥味，痛的頭眼昏花，模糊的視線逐漸恢復過來時，看見撤退時落在後面的一些人全都被震死了，不由一怔，旋即跳起來，高喊道：“快走！都快走！”

千戰將城長分離呼喊催促，奔走間看見前方高些的建築頂上許多戰士在看熱鬧，連忙急呼道：“快走啊！還獃著找死？都走，越遠越好！退到城牆上，退到城門外！快、快——”

許多戰士恐慌的跟着撤退，卻也有些人不以為然的繼續逗留，這些人看城長和那些唯恐跑太慢的人潮水般去遠，不由好笑的說：“看看這些軟骨頭，現在知道害怕了？孤王一來就把自己當玄天之地的人，爭先恐后的獻殷勤，現在跟喪家之犬差不多！我們一直當自己是大地武王的人，為什麼要跑？”

這群戰士看見彩光又一次爆發，把孤王推的離他們更近了，於是就群起爆響了喝彩聲音，叫道：“打死孤王！打死玄天之地的孤王！迎星城從來都是大地武王的地方！大地武王必勝，孤王必敗！”

好幾群在建築物頂上的戰士們紛紛興高采烈的高聲呼喊了起來，那些距離遠的聽見了，也都跟着激動的高喊助威。

他們，都不願意變成玄天之地的人，只是本來沒有力量反抗，只能等着大地武王那邊的厲害王將來反攻的一天。

但他們沒想到，酒鬼醉夢竟然如此厲害！

距離最近的那些呼喊聲音，引起了破天刀的注意，他望着，突然隔空揮刀。

一道彩色的光柱，驟然爆發——化作一道圓柱體的劇光，轟然飛射出去，吞沒了三層樓的高度！

頂層及下面的三層，連人帶建築，全被破天爆吞了進去。

牆壁碎飛，戰士們在衝擊波的殺傷之下，全都被震死在半空中。

最後，又橫七豎八的拋散在街道上，周圍建築物的圍牆上，院子里，樓頂上，還有的跟碎石堆在一起。

無一例外的，都成了屍體。

周圍那些本來呼喊歡快的戰士，一時錯愕，末了，不知道誰喊了聲：“跑啊！”

呼啦啦的一群群心向大地武王的戰士們，全都撒開腿狂奔了起來。

破天刀長吁了口氣，心情暢快的道：“一群聒噪的廢物！”

“你到底有多可憐，才要殺戰印低這麼多的人找尋成就感？”李天照從冰牆後面站起來，看着那些屍體，簡直沒想過，會有這種惡劣的王將。

“我的確很不幸，很可憐！所以，我喜歡看被屠殺的人的痛苦，驚慌，還有哀求的眼淚，我就是喜歡這種樂子！但你又能——奈我何！”破天刀說到最後，突然面現激憤之態，揮刀又爆射一道巨大的彩光圓柱體，朝李天照飛射過去！

# 第三百五十三章 毫無破綻？

爆發的混沌之氣，一閃飛射而過。

李天照架起冰牆，靠源源不斷的輸送混沌之氣維持冰牆厚度，又一次承受了破天爆的攻擊。

衝擊波的力量，又把他推后了十五步遠。

‘這傢伙的破天爆殺傷範圍巨大，殺傷力還如此驚人，衝擊力簡直就是比戰印絕技的輔助類的效果還更強！這等絕技，理當很消耗混沌之氣，也應該需要較長時間繼續體內的混沌之氣才能發動，為什麼卻可以連續引動？’李天照暗覺困惑，卻只恨對情況掌握的太少。

唯一值得慶幸的是，千戰將城長把人疏散的越來越遠，四周已經見不到人影了。

“破天刀的絕技就只會拆房子，屠戮戰印力量弱的人嗎？看你連番出手，氣勢洶洶，也不見傷着我一根頭髮。難不成你以為，像戰印絕技的衝擊那樣，把我一次次往後推，順便毀壞些房子，就是厲害、贏了？”李天照見破天刀心思極端，又尋思着一個長久浸泡在酒里的醉鬼自制力應該有限，結合其情緒的表現，也是佐證，就決定設法激怒，以期通過言語了解更多。

如果能因此讓破天刀的攻勢更集中，避免對城市造成無謂的破壞，那就更好了。

“哈哈……孤王感覺很憋屈？”破天刀嘴裏說著，隔空揮刀，又是一刀橫達十丈寬的破天爆發動，剎時間炸裂了一溜街道，連帶着推平了一排房屋。“孤王你還想救迎星城？可惜，現在這是座敵城！我今天，就是要把這裏夷為平地！至於孤王——現在是不是想着：‘啊，破天刀如此這般的攻勢，必然消耗巨大，難以持久，只要堅守一陣，必可見到轉機！’”

“哦，難道不是？”李天照並不焦急，維持着冰牆的厚度，又一次被破天爆的衝擊力推后了十數步。

他不想繼續破毀城市，於是發動小疾行，改變所在的位置，令破天爆的攻擊指向已經被毀掉的廢墟邊緣。

可是，他這麼移動，冰牆卻不能跟着帶走，破天刀又一次發動，飛射的巨大光柱過來時，他匆忙凝聚的冰牆飛快破裂，剝離，堪堪能夠擋住，等到爆發的混沌之氣光柱過去，冰牆只剩半寸厚度，實在驚心。

“以為能拼消耗的那些人都變成了屍體，堆起來，有小山那般高。相較於那種至死都不明白的情況，我更喜歡看孤王更徹底的絕望之下的那種痛苦！就是痛苦，孤王現在還沒有，因為還有許多混沌之氣可以消耗是不是？但很快，很快你的混沌之氣越來越少，而我的破天爆攻勢仍然連續不絕的時候，你就會開始絕望，絕望就會讓你痛苦！我很期待那種快樂！”破天刀一次次揮刀，破天爆一次次發動。

李天照保持着移動，以免破天爆攻擊到廢墟區域以外的地方。

每次他移走，不好帶着走的冰牆就被留下了。

他發現破天爆的殺傷力並不恆定，這一點通過爆發的體積可以知道，通過他冰牆被破壞的情況可以知道，通過他自己每次擋住攻擊后消耗的混沌之氣可以知道。

李天照並非沒有近身的機會，但小霸體確保了破天刀能夠承受他的突襲，若只是破天爆的話，他早就反擊了。

“我聽說有一種人，自己很不幸很痛苦，就會拿別人的痛苦當作快樂和安慰，看你這般模樣，分明是這種人了。”李天照又一次在移動中突然下蹲，減少冰牆需要防護的範圍，維持着冰牆厚度，擋住了又一波的破天爆攻勢。

‘這傢伙的破天爆就算是好幾個王將圍攻，他若真不怕消耗，也一樣奈他不何。這等絕技，為何止步於王將就一直買醉？’李天照尋思着如何利用這個突破口，設法從破天刀嘴裏挖出更多信息。

“我當然很不幸！最後一樣重要事物竟然也被破壞！你說人是否喜歡自取滅亡？好好的一個醉鬼也要招惹！平時說三道四也就罷了，一塊手巾非要去弄壞了做什麼呢？你要挑釁，好好的叫人刻字在桌上，地上不行？為什麼、為什麼非要把我唯一的過去給毀了！讓我如何不痛苦啊——”破天刀一刀又一刀，破天爆發動的頻率驟然加快。

但每一擊的範圍也被收窄，變成一刀刀飛閃出去的、一丈寬度的橫光。

李天照退走間，維持着左臂舉着的巨大冰盾，故意嘲弄說：“真可笑！你的過去只剩下一張手巾了嗎？有本事當王將，沒本事繼續掙功績復活親人妻子？就靠抱着死物在懷裡喝酒哭訴過去？”

“可笑？”破天刀一聲大吼，長刀自傷朝下猛的劈落！

耀眼的彩光，剎時間爆炸了開來！

衝擊力，直接把李天照推出了三十丈，一路過去的地面，腳下戰靴在摩擦中火花四濺，印痕卻又被破天爆的衝擊力震裂了青磚而消失不見。

塌陷的地坑，深達半丈，直徑卻有十餘丈。

李天照站起來些，眼睛高過了手舉的冰盾，看見破天刀自己也被剛才的衝擊力震退了一大截距離。

破天刀提着刀，大步朝李天照過去，並不擔心他會趁此機會掉頭逃走，只是額頭青筋跳動，怒容滿面的憤然道：“可笑？的確可笑！一無所知就隨意揣測，確實可笑！你以為天下只有你孤王會殺敵立功？我若還記得親人妻子，何必只能在醉夢裡相見！”

破天刀一躍跳過去，人還在半空，又一次揮刀。

李天照已經移動了，但這一次破天爆的殺傷範圍，分明也是不讓他能躲開。

扇形的爆發彩光，幾乎有半圈那麼寬，只把李天照頃刻間能移走的方位完全覆蓋。

冰盾不斷崩裂，卻又在混沌之氣的持續供給下，不停的重新凝結。

李天照從沒試過像今天這樣持續被動的防守，千殺劍法近身搏殺至今沒有遇到過對手，卻也是第一次面對破天爆這樣的、距離遠，範圍大，衝擊力強勁，殺傷力兇猛的手段。

“怕不是你太可怕，父母妻子都不願意與你親近，以至於連他們模樣都記不清楚了吧？”李天照自己也經歷過記憶碎片不夠多，無法直接復活父母的事情。這番話當然是故意說了刺激破天刀，好使他開口。

而且，李天照觀察覺得，破天刀的破天爆殺傷里固然強，但王將們即使直接承受，也可以靠混沌之氣的消耗承受，並不是能夠很快擊殺對手的絕技。

那麼，破天刀既往的戰鬥中，很可能習慣了在這種時候與對手交談，因為對他而言，敵人都是很快會被他斬殺的屍體。

如此，也就解釋了破天刀平時從不與人交談，動上手了嘴巴卻幾乎不會停下來的狀況了。

倘若如此，李天照不說話，破天刀或許都會主動說；一旦他有所回應，破天刀更不會藏掖。

迎星城既然已經是玄天之地所有，那麼，現在不能退走的就是李天照了。

否則，就是丟失了城市的罪責。

哪怕死而復生，也沒有了這段交手的記憶。

這些，也就是破天刀習以為常拿來作為交談契機的理由。

“是嗎？”破天刀口氣里不見怒氣，好像是很認真的反問似得，但說話間，手裡的刀卻沒有停。

又是一道巨大的彩色光柱，轟碎了層層冰盾，推的李天照在地上后移十數步。

“可惜，我連曾經對他們好不好都不知道！我只隱約記得一張張臉，知道他們是我的父母妻子和親人。武王說，我因傷導致記憶碎片散失，沒有了過去的絕大多數記憶。曾經的出生之地，記得我和父母親人的那些人，連整座城市一起成為了廢墟。這世上再沒有人記得他們，再也不可能讓他們死而復生！再也不可能了啊——”破天刀說道最後，又變成了吼叫。

這番話的期間，又發動了十數次的破天爆攻擊。

‘這傢伙看來沒說大話，他的破天爆並非常規情況，如此兇猛，但消耗未必很大，否則根本不可能如此連續不絕的發動。天級混沌碎片力量的混沌氣源具備對氣的超強控制能力，他每次發動破天爆，身體周圍的氣流都會有異常的流動，幾乎可以確定，破天爆是通過氣流瞬間的流動來控制範圍和形態，那麼，破壞他發動時候的氣流形態，會如何？’李天照一直在捕捉氣流的變化，也一直在觀察破天爆的發動情況。

破天爆的殺傷力有明顯的波動變化，結合破天爆說這絕技並不會消耗很多混沌之氣，李天照推測爆發性殺傷利用的是天地自然中本有的混沌之氣，但這些混沌之氣本來很薄弱，為何能產生這種強大的殺傷力呢？

這一點李天照自知難以弄清楚，因為極可能是混沌氣源之力為基礎的作用。

但是，他只需要確定，破天爆如果是靠一點自身的混沌之氣引動外界的混沌之氣爆發產生的，那就可以解釋範圍廣，衝擊力強大，消耗低，可持續發動這些違背常態的情況了。

若是如此，破天爆殺傷力不穩定的波動情況，恰好就是佐證。

‘該試試給這傢伙一個驚喜了！’李天照暗暗準備發動，等到破天爆又一波衝擊過去，他又故意說：“莫非你出身之地的城市，以及所有認識的人，都是被你自己毀的？”

“是啊，真是我自己毀的啊！受傷失憶，忘了那是故里，所有認識的親人，全都被我的破天爆所殺。然後我卻因為不記得，沒辦法讓他們死而復生了。你說，這是不是，很可笑？我問你、這是不是——很可笑！”破天刀說話間，又一次次的揮刀，接連發動破天爆。

李天照等着，等到破天爆話音落下，聲調提高的時候，果然看他揮刀的動作變的更大，一如既往的在情緒最激烈的時候，就要發動爆發範圍更廣的絕技。

‘給你驚喜！’李天照等的就是這一刻。

對着劍說

# 第三百五十四章 破密

破天刀大幅度的揮刀，李天照驟然發動混沌印的混合用法，風刃和流星火以特定的方式齊射出去。

風刃捲動了流星火，形成一股旋動的‘風火’。

李天照清晰的把握到，發動的風火果然改變了破天刀每次發動絕技時候製造的氣流劇烈變化狀況，相當於直接封堵了破天爆發動時候氣流前沖的出口。

而破天爆，根據李天照的推敲，應該是通過氣流作為屏障，控制發動后的方向和形態的。

那麼，彩色的混沌之氣爆發的出口被封堵了，會如何？

風火驟然旋動，卷帶了氣流，阻擋在破天刀揮刀的前方，還把原本瞬間急驟流動的風牆擾亂。

這猝不及防的變化，讓破天刀都來不及收招！

彩光，爆發！

卻不是沖向李天照那邊，而是直接在破天刀身體周圍，產生朝着四面八方擴散的強勁衝擊波。

強大的衝擊力量，直接摧毀了衝過去的風火。

‘成功了！’李天照嘴角掛上抹微笑，十分高興。

他置身於冰盾之後，只是承受了擴散式蔓延的一陣衝擊力量，被推的后移了三丈。

至於破天刀？

他此刻置身於破天爆的中心，犹如是自己發動的絕技失控之下，炸了他自己！

混沌之氣爆發的彩光衝天而起，直上三十丈之高，又在頂端朝四面擴散，一時間成了彩色的蘑菇形態……

迎星城那些退到城牆上的戰士們看見了，無不嘖嘖稱奇，又不知道具體交戰的情況，只能議論猜測紛紛。

破天爆的彩光消失，破天刀的身影又清晰可見了。

如此一擊，當然不可能把他炸死，只是對他造成了相當程度的消耗。

碎裂的地面，把他雙腿幾乎全埋了進去，飛揚的塵土，弄的他頭髮和臉上都是。

破天刀踏着地坑裡的碎石，邊朝李天照走過去，邊自抹了把臉上的灰塵，眼裡，透着難以置信的震驚。“你怎麼看破的？”

“破天爆的消耗低威力強，只能是以自身很少的混沌之氣引動外界，那麼如何控制殺傷形態，我思來想去也只有以氣流為屏障，瞬間切分隔斷處短暫獨立的區域，實現混沌之氣爆發的指向打擊。沒想到猜對了，那麼，你的屠戮行為也得到了初始的解釋。天地之間的混沌之氣濃度很低，殺死的人越多，散溢的混沌之氣也越多，破天爆的威力越穩定、越強、殺傷範圍也能越廣。”

李天照說到這裏，看見破天刀的神情明顯變化，又繼續道：“破天刀伴隨着的屠戮惡名，最初大約是為了確保破天爆的威力，所以你說什麼能夠控制殺傷範圍而故意不，只是個謊言，破天爆的殺傷力控制到極限仍然是大殺傷！這註定了你出手會牽連旁人，久而久之，你只能設法適應這種殘忍的惡行。你獨創的破天爆確實厲害，但你自己卻被這絕技反噬的厲害。不用破天爆，你只是普通的王將；用破天爆就得在戰鬥中屠戮。破天爆成就了你的名，也殺了你自己，還殺了你的親人妻子，這才是你沉浸醉夢的根本緣故，你甚至想遷怒仇恨別人宣洩悲痛的理由都找不到，也沒辦法跟任何人訴說真正的痛。”

破天刀僅僅咬着牙關，是憤怒？

更多的，是內心的秘密被剖開，展示在敵人面前的羞恥！

他不知道孤王是怎麼辦到的！

根本不可能啊，不可能這麼快就看破了破天爆發動的關鍵奧秘之一啊！

李天照哪怕跟他一樣擁有混沌氣源的碎片力量，也不可能這麼快參透這個奧秘啊！

破天刀自己，都是當年無意中發現，而後苦心鑽研琢磨，才能人為的重現當時的偶然。

可是，孤王就是看破了，而且還有混沌印的風火合擊擾亂他破天爆發動的關鍵！

“你以為——看破了這點就能贏了？你以為，破天爆就是你能對付的了？我看你死而復生之後，還怎麼能記得今日的交戰！”破天刀殺氣騰騰，驟然再度發動破天爆！

李天照早知道破天刀不會就此罷休，殺人之心只會更盛，然而，這已經無所謂了。

爆發的混沌之氣，這一次呈四面八方蔓延的狀態。

分明是沒有通過氣流定向控制，如此一來，爆發範圍更廣，但殺傷力相對分散了，針對個體的威力變小，然而，卻不怕李天照能夠阻斷。

“孤王再來阻擋我的破天爆啊！”破天刀接連不斷的、一次次引發範圍擴散式的破天爆。

爆發的彩光，犹如四面八方擴散的光浪，一浪接一浪的沖向周圍，擴散的範圍越來越廣，從五十丈，到八十丈，到一百丈！

範圍內的房屋，建築，統統被摧毀，衝擊力推的斷牆，碎石，竟然有拋飛到城牆上砸中戰士戰士的情況，還有一些越過城牆，落到外面砸傷人群。

“哈哈哈……孤王來擋我的破天爆啊！來啊！我要你眼看着迎星城被夷為平地，讓你無處躲避的持續殺傷下絕望的體會混沌之氣消耗殆盡的滋味！在我破天刀面前，多少個孤王一起來，也是這般下場！”破天刀咆哮着，接連不斷的引發混沌之氣的爆炸。

一波波的彩光亮放中，衝擊波接連朝四面八方橫衝。

每一次把冰盾連同李天照一起推的后移了數丈時，等到最強的衝擊力過去，他就立即舉盾前沖，同時不斷凝結冰盾的體積和形態。

這時候的衝擊力比起剛才巨大光柱形態的定向衝擊，那就弱的很多了。

李天照默默算着破天爆發動的間隔時間，捕捉着氣流的變化，在被動防守中，很快想到了對策。

當又一波破天爆發動，最強的衝擊力過去時，李天照立即發動地怒，剎時間帶着半圓冰罩前沖了數步，不等停下來，又發動了小疾行，化作一團白光，又沖了數步。

這麼短的時間，破天刀又一次引動了範圍爆發。

李天照早有準備，當即發動了風刃和小流星火的合擊，一團旋動的風火疾飛前沖，化作風火的旋風，卷帶了一片區域的氣流。

破天刀又一次發動的破天爆蔓延的彩色光浪，竟然避開了風火卷帶的一片氣流區域，朝着兩旁蔓延了開去！

破天刀驚覺有異，急忙揮刀轉身時，李天照的孤王劍已經斬上了他脖子！

混沌印的小霸體力量發動，化作一團彩光，擋住了這要命的一擊。

孤王劍再動的時候，破天刀的目光不由一沉，急忙再次發動破天爆！

近身拼殺，他知道擋不住千殺劍法，小霸體發動后間隔五息時間，他必須避免被孤王的第二劍斬過來。

就在他發動的時候，半圓的冰罩突然落了下來，把破天刀蓋在了裏面！

‘不好！’破天刀心知不妙，然而破天爆卻不能停止發動，否則，就會是孤王劍斬開冰牆，再把他劈成兩半了！

破天爆仍然引動了，可這，就等於是他把自己困在冰罩里，然後引發爆炸。

狂暴的衝擊力，瞬間粉碎了冰罩，四面八方的噴射了開去。

李天照舉着匆忙凝聚的冰盾，連人帶劍一起被掀飛了開去。

冰盾凝聚時間短，厚度有限，瞬間被衝擊力震碎，他人和遭受了相當程度的衝擊震動，霎時間體內的混沌之氣被耗去不少。

‘我尚且如此，兩度吃了自己破天爆殺傷的破天刀只會更慘，如此看來，今日勝負已分！’李天照落地后，急忙舉着再次凝聚的寒冰盾前沖。

爆炸的彩光，又一次發動。

巨大光柱式的彩色光柱迎面飛射過來——迫得李天照被迫招架！

此時他的風火還不能再次發動，破天刀如果採取範圍和定向交替發動的方式，就能有效延緩李天照近身的節奏。

‘縱使如此，你也拖延不了多久，我五息間隔即可近身發動一波攻勢，看你能熬得幾回！’李天照舉盾防守，等到衝擊過去，又迅速前沖。

李天照有小地怒和小疾行連續衝鋒，本來就有接近的手段，依靠風火避免被連續擊退，就足可實現近身突擊，實在有萬一，他還可以連續發動戰印絕技的衝鋒，只是麻煩點，時候要毀了戰印，以免被武王知道他的的體印異常。

他靠冰盾招架，消耗多少，對比剛才爆炸時承受多少，也就可以估算破天刀每次承受破天爆的自傷大約會被消耗多少混沌之氣了。

結果很明顯，都不需要考慮不滅印護身的優勢，破天刀不會比他熬的更久。

李天照做好了二次突擊的準備，可是，破天爆又一次發動之後，他發現破天刀在遠離他！

‘這傢伙也意識到消耗下去是他先倒下，準備撤走？’李天照可不想放了破天刀這樣的人走脫。

可是，破天刀存心要走，不斷髮動破天爆，憑藉衝擊力的阻礙，迫得李天照總要停下。

不一會，就丟了蹤跡。

李天照追了一段，跳上高處的建築頂上，捕捉着氣流里的信息。

很快發現了破天刀的蹤跡，於是提劍繼續追擊。

‘讓他出城了再說，以免波及無辜，途中還有機會襲擊攔截一回，他若來不及發動小霸體，一劍就能要了他命！’李天照掌握着氣流里的信息，追着破天刀一路出了城外。

對着劍說

# 第三百五十五章 天上掉下來的妹妹

李天照追破天刀出城外后，突然詫異的發現氣流中的信息显示破天刀奔走的速度陡然加快，那種移走速度和接連的衝鋒頻率，分明是混沌風行之力！

‘這傢伙怎麼回事？’李天照暗暗疑問，破天刀明明是天級混沌碎片之力混沌氣源，怎麼突然似擁有混沌風行了那般。‘這可不妙，要被他走脫了！’

李天照哪裡想到破天刀突然會如此，原本十拿九穩能夠追上，結果距離卻在逐漸拉大，他暗暗估計就算用上戰印絕技的連續衝鋒，也還差點。

這般追了一陣，破天刀完全脫離了他對氣流可感知的範圍，很難再跟上了。

‘讓這傢伙走掉了，下次再收拾就難了！’李天照只能寄望於破天刀不會一口氣奔走太久，於是繼續循跡追趕下去。

可是，這般又追了一個時辰，從沿途的痕迹來看，破天刀走的都是盡可能短的路，分明分明是沒打算在途中停下來。

李天照望着前方的城市輪廓，也不知道破天刀是在城裡逗留了，還是去了別處。

‘迎星城既然都沒有不滅王將的意識印記，這座城市距離交界又有迎星城隔着，更沒道理留有不滅王將的意識印記。今天如果走了破天刀，下次他可能就會帶着不滅印，想解決他更費工夫！現在追進去，逮得着人最好，逮不着就把這座城市也佔了！’

李天照打定主意，直奔城裡。

這座城市的人明顯比迎星城少，不是交界城市的緣故，街道上往來的人都顯得尤其安逸。

李天照直奔城長府，進去的時候，說了句找城長就往裡闖，守衛的戰士竟然也沒攔，只是笑着說了句：“心急火燎的做嘛呀！城長在裡頭。”

李天照見到城長了就問：“剛才是不是來了個王將？他在哪裡？我跟他認識。”

“啊，認識啊？王將在吃飯呢！我本來想陪王將喝幾杯，他卻說想一個人……哎，怎麼一個比一個急？也沒給說自己是誰，真是的……”這城長也安逸慣了，哪想到突然來的會是敵人，平時城裡有什麼急事直接來找他的情況又多，什麼確認身份牌等流程早就扔天邊去了。

李天照問了府里人路后，直奔膳食間。

進門的時候，他手按劍柄。

推門而入時，看見一條背影坐在餐桌旁，李天照拔劍便刺！

破天刀正在吃飯，本來以為是城長府里的人，突覺風聲不對，他急忙發動小霸體！

劍光斬上他脖子，卻被彩光擋住。

這本是意料之中，所以李天照左手握着的波浪劍緊跟着刺上破天刀的後背。

劍入肉一寸，眼看繼續下去必然穿偷要害，彩色的混沌之氣驟然爆開！

狂暴的衝擊力，驟然將李天照炸飛。

整座城長府，突然四分五裂，被彩光的混沌之氣夾帶着朝四面八方沖了開去，周圍三條街道範圍內的房屋、建築，全都跟着遭殃。

李天照這一次，真正吃結實了破天爆的殺傷力，為了一擊得手，他手裡都握着劍，也根本來不及凝聚寒冰當盾牌。

人被衝擊力撞飛了一百多丈，最後撞倒了牆壁，從碎石堆里站起來時，聽見破天刀的聲音從前方叫響道：“孤王你等着、再見之日，必讓你為今日付出代價！”

‘這傢伙警惕性真強！吃着飯還來得及發動小霸體。’李天照暗暗可惜，急忙跑到前方最高的建築物頂上，搜尋有沒有破天刀奔走的身影。此刻周圍氣流里太多人移動的信息，雜亂交互，彼此干擾，實在很難分辨出破天刀的所在。

城裡的戰士們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急急忙忙的集結着，朝城長府過來。

李天照只想盯着破天刀，於是喊話說：“城長府已經沒了，此城為我孤王李天照所得，從此歸入玄天之地管轄。城是大地武王的，命是你們自己的；集體隨城投誠過來，功績不減，堅持動武，性命不保；棄城退走，父母妻子丈夫自此生離。該如何選擇，你們好好想想！此刻我正在追擊大地武王的王將破天刀，凡提供線索者，一概重賞。”

城裡的戰士們個個懵圈，好好的安逸日子，突然孤王來了，突然說城歸玄天之地了，還叫他們好好考慮該不該動手。

該不該？

他們面面相覷，也不知道啊！

城長不在了，只好聽副城長的，聽百戰將的。

於是城裡就亂了起來，幾個有影響力的副城長們湊一起商量，情況明擺着的，撤走離開，去臨近的其它城市，那麼他們都是丟失了城市的重罪，罰扣的功績誰也吃不消；拚死反擊吧，打的過王將？好像也是死路一條。

於是有人說：“不如先按兵不動，玄天之地也不該說來就來，說不定只是孤王虛張聲勢，等等再說。”

等等再說，也就是觀望，也就是不戰了。

旁的幾個副城長們心領神會，都贊同如此。

天空，燃燒起了當信號的煙霧，七條煙龍徐徐在天空舞動。

七星武王的星冰雪和玄天之地的萬戰將還在迎星城裡，突然看見信號煙升起，雖然不明所以，但知道是孤王放的，於是又分出人趕了過去。

他們倒時，城長府不在了，城裡的戰士中，雖然有許多不善的目光，更多不知如何的迷茫，但是，沒有明確的反抗。

旁人都覺得如在夢中似得，孤王就這麼容易接連奪了兩座城市？

“王將，這、這就算把城得了？”一個七星武王座下的萬戰將對於這種得來全不費工夫的事情，顯得無所適從。

“佔了，不等於能占的穩，擋住了大地武王的反攻再說。”星冰雪其實也很震驚，這才對於孤王的傳聞有了更多認識。雖然此刻剖析起來認為他的做法很切合實際，是該趁大地武王還沒有應對之前，迅速把更多城市拿在手裡，至於擋不擋得住反攻，到時候再說。

正這時，城裡的戰士被問到孤王去了哪裡，那人手指東門方向說：“孤王追擊破天刀去了。”

“你說孤王追擊誰？”星冰雪突然一怔，旋即激動的一把揪着那戰士的領口。

“破、破天刀啊！”

“破天刀？破天刀……”星冰雪睜大了眼睛，一時間震驚又激動。迎星城裡她才剛進去，維持秩序的人多，她忙着查看交戰的現場，還沒有來得及聽部屬調查后的彙報，根本不知道李天照是跟破天刀交手。

旁邊一個萬戰將說：“剛才沒來得及彙報，迎星城的人說，醉夢就是破天刀。”

“酒鬼醉夢就是破天刀？”星冰雪顯得更激動了，那萬戰將覺得奇怪，雖說大家都吃驚吧，可也不必這樣吧？

然而，下一刻星冰雪的反應，更是出乎旁人意料。

星冰雪直接索要了一匹馬，獨自騎着追出東城門外。

她策馬疾奔，卻也不知道孤王追擊破天刀是否走的大道，更不知道有多遠，於是出了城后，一路駕馬疾奔，一路高呼叫喊：“天嘯——你出來！天嘯——你出來！”

星冰雪奔走呼喊中，情緒越發激動，不知覺間，竟然已經淚水滿面。

她做夢都沒想到，破天刀一直就在迎星城！

命運如此戲弄，如此玩笑！

“天嘯——天嘯！你出來啊！你快出來——”

聲音，隨寒冰雪駕馬飛馳，一路傳開。

李天照聽見了，覺得聲音有些熟悉，卻又不太肯定，更不知道呼喊的人是誰。

但是，他卻突然捕捉到破天刀前方路上有人駐足的氣流信息。

‘路人？’李天照正這麼想時，氣流中的信息透露，那人離開了路邊，藏了起來。‘他想偷襲我？’

李天照頗覺意外，破天刀一直是在逃走，難道突然停下來了，想襲擊他？

‘那你可打錯了主意！’李天照考慮着如何將計就計反擊，想要拿下破天刀最難的就是如何在他發動破天爆之前，令其小霸體發動一次，然後再予以致命打擊。

而這，本身又是近乎不可能的事情。

李天照思來想去，還是只能使寒冰凝結成罩，沉重消耗破天刀更為現實。

但若不能一擊得手，破天刀怕是不會再停下來了。

“天嘯——你出來！天嘯——你出來！天嘯——”

那把聲音還在呼喊，距離還更近了。

‘這女人的聲音跟星冰雪王將有點像，不過比她那冷冰冰的語氣有感情的多，這般呼喊這個叫天嘯的人，也不知道是什麼緣故……’李天照正猜想着，突然聽見前方叫響了破天刀的聲音。

“我在這裏！你是誰？怎麼知道我的名字？”

李天照不由微微一怔，這才知道，天嘯竟是破天刀的本名？

這女人，竟然是呼喊破天刀？

“我是你妹啊！我是你妹妹天笑笑！”星冰雪喜極而泣，急忙呼喊這話，又抽了馬一記，卻猶自嫌馬奔走的不夠快，又覺得聲音離開了官道，於是一躍跳下馬，跳上坡地，循聲飛跑過去。

李天照看着星冰雪駕馬過去，看着她跳上坡地，一時間，不知道說什麼好。

破天刀的家人不是都死了嗎？

怎麼，突然冒出來個妹妹，竟然還是七星武王座下的第一王將星冰雪？

# 第三百五十六章 曲折的隱秘

我妹妹？天笑笑？”破天刀愣着，零星的記憶碎片中，是有這個名字的印象，也是有與之對應的部分記憶畫面，但他卻不知道這名字跟他到底是什麼關係。

此刻，他看着越來越近過來的身影，面容，是能跟記憶里契合的，只是，他卻不知道如何面對這份陌生的驚喜。

“你是我妹妹？你、你怎麼還活着？我不是忘了你們，失手把村子都毀了嗎？”破天刀難以置信，卻又覺得面前的人絕無虛假。

“爹娘都在，在七星武王都城。當年是七星武王救了我們。村子是被你毀了，但在你去之前就有人來殺我們，是孤行人，審問他們后才知道，是受了來自大地武王都城裡的人的指使！”星冰雪說著，又哭了起來。“這些年一直在打聽你的消息，始終沒打聽到，做夢都沒想到你就在迎星城，就是醉夢！我們、我們早該見面了的！”星冰雪捂着嘴，眼裡的淚如斷了線似得。

“大地武王都城裡的人指使孤行人殺你們？為什麼？為什麼？”破天刀不由抓着頭髮，一時間念頭百般，卻又不記得過去跟誰有仇。

“不知道、那個孤行人也不知道更多事情。七星武王後來猜測說，可能是因為哥你當時打算升上王將了，就好好陪爹娘和嫂子過些安穩的舒服日子。可你的本事又太大，大地武王不想你荒廢了力量，所以指使人殺了我們，迫使你有動力繼續賺功績……哥，你真的不記得我了嗎？”星冰雪看破天刀十分苦惱的思索。

“你們都還活着……都還活着……”破天刀一時情緒翻騰，為這突然從天而降的巨大驚喜，為驟然間天翻地覆、換了顏色的世界。

“都活着呢！七星武王給了爹娘王將的不老身體。”

“好，都還活着，太好了……那、那我的妻子孩子是不是都還在？”

“沒有。他們當時不在。他們跟你去了荔城，你本來說升上王將了就讓我們也去那，那裡會是大地武王賜給你的王將城！後來聽七星武王去打聽，說荔城遇到天降星隕，城毀了，人也都、都死了……”星冰雪說到後來，聲音輕弱。

“你記得他們對不對？”破天刀心中的疑問越來越深了，因為他知道的情況是，荔城確實毀了，然而告訴他的是，他妻小都跟父母親族一起，還沒有來得及去荔城。

“我當然記得！這些年一直很努力的戰鬥，一時為了報答七星武王，二是希望盡可能多搜集一些混沌之氣，將來能夠把親人都復活了！可是、可是再怎麼努力，我們能做的都很有限，大地武王和風武王兩邊壓着，根本不讓七星武王有獲得多少混沌之氣的機會，只是維持着七星之地的消耗就很不容易，多少人都在排着隊等混沌之氣復活死去的親人，全都因為混沌之氣不足，只能等着……哥，我沒你那麼大的本事，我儘力了……真的儘力了……”星冰雪說到後面，越發哭的傷心。

“大地武王、大地武王、大地武王——”破天刀激憤的拳頭緊握，驟然間，所有的悲傷全指向了一個理所當然仇恨的對象，可是這個人，又是一個，分明讓他現在毫無辦法復讎的巨峰！

李天照離得不遠，早把他們的對話聽了個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於是，情況也就微妙起來。

他實在是想殺了破天刀的，可是，現在的情況明擺着了，破天刀幾乎鐵定會投身七星武王座下，那就是盟友的關係，他已然不能動手。

李天照聽他們兄妹兩說了陣話，星冰雪抱着破天刀哭訴了許多，這般聊了好一陣，情緒才從重逢的激動中恢復了平靜。

李天照這才走出來道：“不好意思。打擾一下，破天刀從此以後是七星武王座下的盟友，還是說，仍然是大地武王座下的王將？這問題眼下必須清楚明白，是敵人我就不能放他走；是盟友，我當然只能收劍入鞘。”

“是與否跟你孤王又有什麼干係！”破天刀臉色一沉，星冰雪連忙拉着他說：“哥，七星武王跟孤王立了結盟的劍誓，以後都是自己人！”

“切——”破天刀不想面對李天照，實在覺得自尊心受創，嘴裏卻說：“不是我想放過你孤王，只是七星武王既然有恩於我一家，大地武王又如此對我，從今以後我當然是為七星之地而戰，也就不得不跟你當盟友。否則的話，你我之間，必然還要分個勝負生死！今日我退，只是知道你有不滅印護體，當然對拼消耗不過，你不要以為是贏了！”

“既然如此，那也沒有打的必要了。我以為應該繼續奪城，不管未來能否守住，至少能起到讓反攻之戰遠離七星之地的作用，增加戰場的縱深。因此，我會繼續去占城，不知道你們有何打算？”李天照不跟破天刀爭論勝負，因為事實如何彼此心知肚明，剛才交手的混沌之氣消耗對比，根本沒到需要不滅印助力的程度。

破天刀既然在乎威名，眼前又是別人兄妹重逢的時候，李天照本又不是特別惜名的人，當然沒道理去理論較真，當人家親妹妹的面落其威名。

再者，及時他們之間的交手是他勝了一些，也改變不了破天刀獨門絕技異常霸道的事實。若是別的許多戰鬥的情況下，破天爆的威風也真不是旁人可比的了。

“哥，你說呢？”星冰雪本來就對破天刀習慣性仰視加崇拜，這時當然聽他的。

“七星武王座下有多少萬戰將，全都應該排出來，一將一城，佔了再說。至於我——就去掃了那些占不着的臨城，讓大地武王知道，玩弄我破天刀就要付出沉痛的代價！”破天刀此刻斷然不可能壓着憤怒不去宣洩。

星冰雪對大地武王恨了不知道多少年，原本就恨，在七星之地生活后，如旁人一樣，把所有的艱難困境的苦痛，都變成了對大地武王和風武王的怨恨，於是就說：“我這就回去傳令，再讓人給七星武王回報一聲，武王雄才大略，敢想敢做，一定會接納哥的意見，不會錯過天賜良機！哥，等打完了，我們一起回家！”

“好！”破天刀當即指了往東的方向，又叫星冰雪取道往南，然後就徑自飛奔而去。

李天照看見破天刀離去的時候，分明是混沌風行的力量，不由暗覺疑惑，突然又聽見星冰雪說：“孤王在想什麼？”

“我在想，令兄，難道有雙混沌碎片之力？”

“混沌氣源可以轉化成別的氣系混沌碎片之力，只是發揮了混沌風行的力量時，就不能同時發揮風刃或者風語等別的力量，也就是不可兩者並存。”星冰雪說的如此詳細，實在讓李天照有些意外。

原本這就是秘密，混沌氣源屬於很罕見的力量，不像別的那樣，能夠讓很多人都清楚全部的特性。

“我本只是如實回答王將的詢問，沒想到王將這般信任，實在有些受寵若驚。”李天照本來感覺的出來，星冰雪是對他沒什麼好感的，純屬是奉命行事，但此刻，對他的態度好像有所改變，目光里流露的情緒都明顯不一樣了。

“可能我開始誤會了孤王，以為你是好勇鬥狠，有勇無謀又自大狂妄的那類人，現在知道孤王原來很會替人着想。其實今天一定是孤王佔了優勢吧，否則怎麼會是一路追擊哥哥？他特意說那番話，其實也是不願意讓我對他失望，孤王體諒我們兄妹相逢，沒有爭辯，我很感激。”星冰雪原來心裏清楚。

李天照不予置評，直說：“是不是在王將心目中，令兄是唯一有資格狂的王將，因而特別見不得旁的王將狂？”

“嗯……也許真是這樣，不是孤王問，我還沒有細想過。但我心目中，我哥就是最強的王將！當然，今天開始，我也會覺得，孤王是跟我哥一樣強大的王將。”星冰雪說罷，微笑着告辭說：“等消停下來了，還想請孤王喝酒。”

“一言為定。”李天照告辭，取道北上。

破天刀急於復讎，往東是朝着大地武王領地的更深處挺進，其特意讓星冰雪南下，為的就是保護。往南方向，只有兩座敵城，再往南就是滅威城了。往東的壓力破天刀必然會掃出，星冰雪最多只有進駐兩座非交界城市的機會，自然不應該有什麼危險。

但這對李天照來說也是恰到好處的情況，因為往北上去的大地武王的城市，就是與狹長亂戰之地的其他武王交界的城市、或者是交界城市緊鄰的城市，對於未來的大聯盟局面，以及混合領地共治來說，李天照能拿下來的越多，就越有利。

李天照一路不休息的急速挺進，全都直取城長府，斬駐守的萬戰將，而後對全城名義上宣布佔領，要求城長配合，反對的城長只好尋副城長取而代之，但這樣的情況一個都沒遇到。

因為城長們都想得通，打是打不過，也沒可能奈何一個王將，那就先答應，等大地武王的人將來反攻過來了，絕口不提、也絕不承認今日投降過就是了。

這種佔領，並不是真正的佔據，但現階段只能、也只需要做到這種地步。

因為真正決定能否佔領的關鍵，還是要看大地武王的反攻之戰。

留給李天照和七星武王，以及風武王的人的時間，也不多了。

風武王的人受孤王的打法引導，也沒有閑着。

他們人多，三天時間，就佔了大地武王六十多座大小城市。

第三天的夜晚，風武王的人終於遭遇了大地武王的反擊。

大地武王的反擊力量，比預料之中還更兇猛！

『加入書籤，方便閱讀』

# 第三百五十七章 戰時特例

風武王的人三天內佔領的六十多座大小城市，在大地武王的反擊中，一天之內就被奪回了三十三座。

這時候風武王的後續增援抵達，餘下的那些，幾乎全都陷入了你來我往，反覆爭奪易主的頻繁交戰狀態。

滅威城成為了風武王駐守的萬戰將最多的城市，大量平時閑置的千戰將副城長們承擔城內外的後勤、協調，偵查等工作。

而萬戰將則是交戰的中堅力量，各城原本的戰士都成了輔助性作用，對於萬戰將之間的拼殺幾乎沒有助益。

大小城市在雙方大量萬戰將你來我往的反覆來回爭奪中不斷變換立場，城市裡原本就儲備不多的物資，都被運走，集中在滅威城在內的幾座關鍵的大城裡面。

七星武王外的迎星城及周邊城市，一時卻還沒有遇到大地武王的反攻力量。

即使李天照覺得破天爆的殺傷力太容易傷及無辜，也不得不承認一個事實，破天刀接連摧毀了大地武王那邊數座大小城市，以至於百里交界區域內，大地武王那邊的萬戰將都得主在村鎮里。

至於說破天刀接連毀城屠殺了多少人？

這沒有確切的統計，然而，這数字越多，七星武王的人對他的崇拜越熱切。

因為，敵視仇恨大地武王的人，死越多越好，不禁是七星之地，也是狹長亂戰之地的普遍共識。

“破天刀又屠了大地武王一座城，到現在那邊也沒派人對付他，難道還真找不到王將制衡破天刀了？”黑虎來這裏短短几天，見到的感受到，都讓他有種以前都白活了般的體驗。

“應該是破天刀的消息才送到大地武王都城，針對破天刀的王將或許還沒出發吧？”神一王將這般推測。

“這種程度的大戰之中，破天刀發揮的作用恐怕無可比擬。”李天照尋思着大地武王當初不願意讓破天刀停下來而不惜做那些事情，也確實很有可能。破天刀的毀滅能力，不知道有沒有能比肩的。

正這時，有人來報，說風武王那邊送來了統計的數據。

“大地武王跟風武王那邊在交戰的王將有十人，萬戰將至少有三百三十六個。”

黑虎不禁一怔，旋即驚道：“大地武王把副州長萬戰將都派來這了嗎？別處不管了？”

是啊，按正常情況，這種數量的萬戰將，得把領地里的副州長几乎全調動起來才湊的出。

“應該是戰時特例。”李天照早曾有過心理準備，許多戰士和萬戰將之間就只是一個戰印的事情，玄天武王和風武王一起對大地武王開戰，哪裡還會像常規情況那麼打？

“神威之地以前就有戰時特例，領土戰爭的時候可以允許戰士先擁有更高級的戰印，再立功填補其中的功績欠債。混沌劍客最優先使用戰時特例，大地武王那邊不知道有多少千戰將、百戰將、十戰將級別的混沌劍客，啟動戰時特例的話，幾百個萬戰將只能算是先鋒戰鬥力吧？”神一王將這般揣測。

“只是混沌劍客的萬戰將，各戰印級別的全算上，幾百個也不少了。”黑虎說著，又皺眉道：“這戰時特例也太不公平了，先升了萬戰將再弄功績，不知道要容易多少！萬戰將的事情完成一回的功績能是苦苦掙扎的百戰將、千戰將能比的？要是十戰將直接這麼得到萬戰將戰印，那就更離譜了！到時候孤王的最年輕萬戰將的記錄都不稀罕了。”

“正常會用在百戰將級以上，因為更低的連戰印絕技都還沒有，大地武王的千戰將和百戰將那麼多，一級級推下去，需要輪到十戰將級別啟用戰時特例的話，除非是快山窮水盡了吧？”神一王將這麼猜測。

“關鍵是混沌之氣，大地武王應該也支撐不了製造那麼多萬戰將，否則的話，過去早就有過八大武王之間的混戰年代，哪裡還會有我的最年輕萬戰將記錄？我想，戰時特例連百戰將都不可能全部配給萬戰將戰印。”李天照考慮着這才是關鍵，其實他覺得，戰時特例極大可能止步於千戰將程度。

百戰將的戰印絕技，千戰將的混沌印，萬戰將的成熟混沌印。

這三者，是戰印力量之外的關鍵作戰力量。

不管是不是混沌劍客，這三種力量的有與無，差距都很明顯。

李天照估算玄天之地的千戰將數量，加上千戰將才有混沌印，結合來看，最大可能戰時特例會止步於千戰將，百戰將應該沒機會享用。

‘奪風城和守護城的練將還有保留的必要，提升到千戰將很關鍵，或許就會是戰時特例能否享用的分水嶺。一旦玄天之地也啟動戰時特例，千殺劍法派系的千戰將戰鬥力就都可以往這裏抽調了。’李天照琢磨着，卻沒想太多。

因為，眼前最重要的是，作何應對必將到來的大地武王的反攻。

戰時特例不知道每天能造就多少新萬戰將，風武王那邊當然是承擔了主要壓力，但他們這裏，也不可能躲過。

倘若來上一大群，哪裡能夠應付？

神威之地是他們目前的立足根本，風武王和神威之地原本的萬戰將們都會關心着那裡，現在也儲備了各城所得的物資，必然需要盡量多的萬戰將駐守，目前主要依靠的是風武王那邊的戰鬥力，因為李天照自己得在迎星城這邊坐鎮。

人數有限，壓力很大，李天照就把神威之地的萬戰將都直接歸入旗下，原本這裏既然是他的王將城，也就都是他的人，於是也按規則給萬戰將們傳了一招千殺劍法，逐一悉心調整。

反倒是黑虎為首的八個王將，卻沒有得傳，他們也都知道自己的背景立場，很難為了千殺劍法做出投身李天照旗下的決定。

“大地武王什麼時候會對我們動手？”神一王將十分緊張，但其實，現在也沒誰不緊張了。

“如果風武王跟大地武王只見持續膠着，我們就還有三天的時間。破天刀的消息大地武王那，三天內，大地武王針對我們的增援必到。做好連續交戰的準備！”李天照又對神一為首的神威之地的萬戰將們說：“這期間，好好考慮如何最大化發揮所學千殺劍法的效用。能否殺敵，這應該就是關鍵。越快重創大地武王派來的增援，我們這裏的局面就越快安定。一旦讓大地武王認為再多加點力量就能迅速把我們粉碎，我們的壓力就會越來越大，知道超過承載的負荷。”

“孤王放心！我們絕不會負了千殺劍法出則必殺的威名！”神一王將為首，眾萬戰將無不振奮的答應。

黑虎為首的八個王將，不禁心中吃味，剛來的時候，他們跟孤王才是真正的自己人，結果這麼快就神威之地變成了跟孤王更近的自己人了。

散了的時候，有萬戰將滿懷鬥志的說：“神威之地的萬戰將們哪裡能跟我們相提並論？等到戰鬥開始，就看看是孤王的千殺劍法厲害，還是我們經年積累的經驗有用！”

“這可不能被神威之地的萬戰將比下去了！他們中多少都是靠賞賜升上來的，簡直是萬戰將的恥辱！”

黑虎也有一較高低之心，只是，他卻考慮的更多。

這時有一個萬戰將試探着問：“假若真沒比過得孤王傳授千殺劍法的那些，大傢伙會否有心投到孤王旗下？”

這話題，一直都沒人提過。

但是，在場的萬戰將們其實都曾想過。

此刻都謹慎的沒有接話，各自觀察着旁人的神色，唯恐流露了想法，將來會成為不利於自己的把柄。

於是一個所在的州跟旁人沒有什麼衝突的副州長就說：“孤王的厲害已經毋庸置疑，智勇雙全，雖然城務方面的大事還不熟悉，用人治人也還有待提高，但以其品性，不出意外必會飛的更高。然而，是否就會在狹長亂戰之地有一番作為，並且立足站穩，現在還不能確定，至少也要看他能否應對大地武王的反攻。現在談論投身孤王旗下的事情，我認為還太早了。如果投的時機不巧，怕就只能成為讓他人踩着上去的屍骨。”

當即有萬戰將附和點頭稱是，末了又有萬戰將問黑虎說：“黑虎跟孤王早就認識，如何想法？”

“依我之見，我們戰鬥中當然要儘力而為，但不應該盯着殺敵多少。假若將來孤王可助，他最需要的恐怕也不是殺敵的勇將，而是能解決物資後勤，治理好領地的能人。”黑虎說的很明白了。

旁的幾個萬戰將都覺得有理，孤王的根基薄弱，本來能指望的就只有豐收城的富饒，但現在豐收城成為交兵之地，未來這裏物資短缺，城務又需要人管理，他們八個在玄天之地各州都有自己的人脈力量，從負重地區儲備物資多的大小城市裡借調些過來，都有能力，他們確實沒必要去竟比殺敵多少。

“那就只看看神威之地的萬戰將得了千殺劍法又何等不俗表現，再看看大地武王的反攻之下，孤王如何應對？此事過後，如果一切妥當，大家共為孤王助力，在這狹長亂戰之地創一番大事？”最先說話的萬戰將主動表態，旁的幾個萬戰將這是也都放下戒心，知道大家想法差不多，於是一隻只手掌伸出來，往旁人手背上疊。

末了，彼此相視而笑，就算達成了約定。

三天，如預期的那般，大地武王的第二波增援又抵達了。

六百餘萬戰將投入了對風武王那邊的作戰，剩下的一百八十多個萬戰將則對李天照，七星武王佔領的城市發動全面反攻，那架勢，分明是要一口氣全部奪回，再合擊進攻七星武王都城！

# 第三百五十八章 斬將

戰火，處處燃燒。

火是在戰士心中的火，戰鬥卻是真正的戰。

大地武王一百多個萬戰將，分別襲擊十八座大小城市。

七星武王座下，神威之地派來的萬戰將，說起來總數也有六十多個，但是——這裏面沒有多少混沌劍客萬戰將，即使有限的那些混沌劍客，屬於戰鬥類混沌碎片力量的，總共也就六個。

七星武王都城必須嚴防死守，留了二十個萬戰將，七星武王的第一王將星冰雪帶隊防守。

剩下的只有四十多個，七星武王佔領的城市裡，幾座大城分別留了人，迎星城留了十二個，餘下的那些城市裡，就都只留了一個萬戰將坐鎮。

大地武王的萬戰將隊伍的反擊之下，這些留守的萬戰將根本沒有對抗之力，匆匆忙棄城退走，能逃回來就是萬幸了。

玄天之地黑虎為首的八個萬戰將都留在滅威城北關城和迎星城之間的城市，避免兩邊的連接被切斷。

神威之地的萬戰將們由李天照安排了集中在迎星城，他收到臨近城市遇到攻擊的信息，獨自提劍出城長府時，就看見一群萬戰將氣勢洶洶的衝過來。

很顯然，城裡的戰士選擇保持沉默，既不為大地武王的萬戰將吶喊助威，也不敢替孤王呼喊通報，只是被動的等着廝殺的結果，再決定何去何從。

風武王和大地武王反覆爭奪的交戰情況，已經幾天了，那些立場明確的千戰將和戰士，都死了，默默等着結果，不去攙和萬戰將之間廝殺的人卻都還活着。

一行十個萬戰將，紛紛拔出兵器，一個手持大鎚的走在人群前列，眼看他舉起大鎚，突然發動戰印絕技急衝過來，揮舞兵器的速度極快，竟是混沌風語！

如此氣勢，尋常都不會有人正面去擋。

李天照直接錯步側翼了開時，眼前，那大鎚萬戰將背後，一個拿着鏈子錘的發動戰印絕技衝擊，把那腦袋大的鎚頭投射出來，鎚子又有金刺混沌碎片力量，體積迅速包裹的更大，竟成了半丈直徑、布滿尖刺的龐然大物。

‘真有一套！’李天照驟然發動小地怒，帶着一蓬疾飛的碎石，飛衝出去，避開了巨大的飛錘。但他身形還沒落定，又一個萬戰將發動疾行，化作一團白光，揮刀飛沖而至！

這三個萬戰將的配合攻擊，實在是漂亮的很！

‘可惜你卻沒有小風語！’李天照見白光閃到，雖然還來不及看清，卻見那人揮刀的動向，依然下意識的判斷出其出手速度並沒有小風語混沌印力量的增強。

換言之，這人衝過來的夠快了，但出手速度卻不夠快、至少面對他李天照的千殺劍法，還不夠快！

那萬戰將一閃揮刀斬了過來，身形還沒落定的李天照根本就不準備迴避，直接揮劍轉身，劍光便搶先一步刺穿了那萬戰將的咽喉！

而那萬戰將的刀，距離斬中李天照，卻還有半尺距離。

那萬戰將身首異處，從李天照背後飛沖了過去。

一團火球，從另一顆萬戰將劍上飛射出來，頃刻間就化作三丈直徑的流星火。

火球飛近，李天照不退反進，舉着冰盾前沖，施展風刀王將的散溢絕技，直接在火球中間撞出條通道，穿越過去的時候，他揮劍發動小流星火，同時又把冰盾扔飛了前去。

流星火一時阻擋了大地武王幾個萬戰將的視線，他們本以為孤王會逼退着防守，突然看人衝出來，卻見到小流星火和冰盾齊飛而至。

如此反擊，他們不得不說幹得漂亮。

但僅憑小寒冰和小流星火，實在發揮不了決定性的作用，於是幾個萬戰將做好承受的準備，被人隔着的那些則準備對過來的孤王發動合擊。

小流星火和冰盾突然撞在一起，剎時有萬戰將暗覺不妙，然而，卻已經遲了。

蒸騰的熱氣，爆開一團，迷人視線，熱的灼人雙眼，燒人臉頰。

小流星火和冰盾當然不足以發揮決定性作用，但是，蒸騰的熱氣卻可以瞬間對一群萬戰將造成影響。

李天照閉着眼睛，疾步衝過蒸騰的水霧，手裡的孤王劍化作旋動的疾光，接連斬開一個又一個萬戰將的身體。

蒸汽未盡，第六個萬戰將已經散開。

李天照發動小疾行，一閃衝出水霧，追上個撤走的萬戰將，不等那人來得及揮劍招架，只是在那人面前化作剎那旋動的光影，再握着劍大步走過去后，那萬戰將依然身首異處，朝地上倒去。

而這時候，水霧區域里三個被斬殺的萬戰將的屍體，才一個接一個的倒在地上，發出響聲。

這才剛照面，一會工夫，十個萬戰將就被孤王斬了五個。

舉着大鎚的萬戰將原本氣勢洶洶，想要讓孤王知道他的厲害，此刻雖然還心有不甘，卻也不得不高呼下令道：“撤！”

於是五個大地武王的萬戰將立即掉頭逃走，全都分朝不同方向。

李天照盯着個沒有風行，也沒有風語力量的，追了三十丈距離就趕上了。那萬戰將急忙轉身反擊，卻還沒來得及發動混沌碎片之力，就已經被孤王劍斬成兩截。

李天照又去追第七個萬戰將，就只能是憑藉把握氣流里的信息了，還沒到城門，就在街道上攔住了那人，地怒夾帶一蓬碎石砸了那人一身，衝過去時孤王劍自胳膊入，從那萬戰將另一側的腰上出。

一劍兩段，過去了，小地怒還帶着李天照急沖了兩步遠。

“接下來，第八個！”李天照捕捉着氣流里的信息，直接越過城牆，本另一個方向的城門外去。

從第八個萬戰將逃走的速度判斷，不是那個帶頭的混沌風語，也沒有小疾行的混沌印力量。

李天照追了一會，在城外大道旁的山坡上截住了，那人被追擊的時候不斷髮動混沌煙火，連續不斷的紅色光束追着移動的孤王過來，可是，大多都沒有擊中，偶爾有打着的，也是射中了寒冰盾，被抵消了力量，也沒有足夠的衝擊力作用。

李天照等距離差不多的時候，連番發動小地怒配合小疾行，直接衝到那萬戰將身旁，一劍斬殺。

‘那鎚子的混沌風語早就去遠了，不必再追，第九個也跑出了氣流能感應的範圍，只能賭賭運氣，看推測的方向上能不能再碰上。’李天照估摸着下一個追擊目標的撤走路線，一路連番發動小地怒和小疾行追趕。

這般跑了一刻鐘，氣流中竟然又把握到一個奔走的人的信息。

‘這移動速度來看，不是拿鎚子的混沌風語。那就算你倒霉了！’李天照又追了一陣，逃走的那個萬戰將大約以為脫離了危險，早就回了大道上。

李天照突然追上去的時候，發動小疾行突襲到那萬戰將背後了，那人才驚覺危險，然而，連武器都沒來得及拔出來，已然身首異處。

李天照拿着這萬戰將的鏈子錘，甩着試了試，發覺這武器挺好玩，也有獨到之處，只是要發揮力量，還真得匹配這個敵將的衝擊類戰印絕技和混沌金刺。

李天照收起戰印，又折返了去擊殺的第八個萬戰將處，取了戰印、武器和有用的東西，再回迎星城的時候，另外那些萬戰將的屍體都已經被收拾妥當了。

神威之地的萬戰將們見到他回來，個個眼裡都透着崇拜之情，桌上整整齊齊的擺放着另外七個萬戰將的戰印、武器等物品，分門別類，全都放着。

“兵器入庫封存備用，其他有用也是，一些好玩的事物，你們看着喜歡的就分了。迎星城留守的重任交給你們，我去臨近城市盡量多殺些萬戰將。”

“孤王放心，除非我們死了，否則迎星城絕不會丟！”神威之地的萬戰將們這是情緒激蕩着呢，為孤王的厲害心悅誠服，崇敬不已，熱血誓言，脫口而首發

“……那倒不必。城丟了打回來就是，如果敵人太多，分明沒有抗擊之力，就先退守神威之地，不必無謂拚命。”

“謹遵孤王令！”神威之地的一群萬戰將們又連忙答應。

一個女將看李天照頭臉都是汗水混雜灰塵的乾涸，忙去取了水來，又替李天照擦洗，末了又關切的說：“孤王休息片刻再去吧？”

“接下來一段時間都是持久戰，越快的多消耗些大地武王那邊的戰鬥力，我們才能越快輕鬆，不等了。”李天照獨自提劍出去，早有馬備好，騎上了就絕塵而去。

大地武王那邊的萬戰將都是混沌劍客，人多，同時襲擊之下，李天照和七星武王多日來攻佔的十八座大小城市，不到半天工夫，確認失卻就有十六座，只剩下迎星城還在，破天刀鎮守的城市還沒有消息傳回來。

李天照反擊奪回來迎星城臨近的兩座城市，又斬殺了十二個萬戰將，緊接着又去更遠的城市。

與之同時，迎星城臨近的兩座城市又被大地武王的萬戰將奪回去，而且知道孤王的去向了，這兩股遭受孤王重創的隊伍，與最初攻擊迎星城存活的大鎚萬戰將一起，九個萬戰將又殺奔迎星城而去。

此刻李天照是斷然不可能短時間內趕回來的，留守迎星城的神威之地的神一王將和萬戰將們人數更多，但是，沒有一個是戰鬥類的混沌劍客。

神一王將拔劍在手，高聲叫道：“我們人多，絕沒有退走的道理！不要辱沒了孤王的威名！讓大地武王知道——神威之地的戰士一代代擠壓的憤怒！殺啊——”

# 第三百五十九章 天助

神一王將帶頭下，神威之地的萬戰將們拋開猶豫，熱血沸騰的迎擊九個大地武王的萬戰將。

只是神威之地的萬戰將們沒有混沌碎片之力，剛交上手就有個萬戰將被混沌煙火擊中，剎時間被連綿不絕的紅色光束不停射擊，動彈不得的只能被動的承受連續打擊，體內戰印的混沌之氣飛快的被消耗。

眼看這麼下去很快會死，神一揮劍自側面殺奔過去，逼退了那個混沌煙火的萬戰將，卻扭頭看見拿大鎚的混沌風語掃飛了一個神威之地的萬戰將。

“拿鎚子的出手好快，是不是混沌風語啊？”兩個萬戰將退避着，一時不敢上前。

神一見那人鎚子揮舞的比他們的劍還迅猛，也暗暗發怵，卻又強行壓下恐懼，怒道：“混沌風語也架不住我們人多！別忘了孤王教的本事！一主動一被動，弄死他！”

那兩個退避的匆忙間交換眼神，都看到對方下定決心而鼓起的勇氣，於是學了逆殺式的就言語挑釁着吸引大鎚的注意力，退走間如孤王教的時候那樣，有意賣破綻，吸引大鎚敵將朝他空門攻擊，形成利於發動的狀態。

眼看鎚子過來，那萬戰將雖然覺得出劍會跟不上，卻仍然相信千殺劍法，相信配合的同伴，於是立即發動逆殺式，剎時間就驚奇的發現，他的劍竟然比預料中更快的斬了過去。

這在他意料之外，也在大鎚萬戰將的意料之外，於是那把鎚子改進攻為防守，迅速擋開了逆殺式的一擊。

然而，另一個萬戰將的正斬式千殺劍法又到了。

原本大鎚萬戰將計算的很好，憑藉混沌風語，他輕易就能擊退鎖定的那個，隨時來得及使長柄錘身招架、甚至反擊側旁過來的另一個。卻沒想到，兩個人的劍和身法突然變的奇怪，速度也陡然變快。

於是這第二劍，大鎚萬戰將已然來不及招架，只能匆忙錯步移動，但求減輕傷害。

劍過，斬開了那萬戰將的右臂，劍刃刮骨的聲音，份外刺耳。

那大鎚王將吃痛退開，發現右臂傷重難以用力，急忙退到自己人旁邊，不敢再如剛才那般橫衝直撞。

那兩個萬戰將精神大振，信心許多倍的提升，頓時勇氣十足的挺劍繼續上前，嘴裏大喊道：“信孤王就是了！混沌風語的大鎚子也被我們斬傷了！”

神威之地旁的萬戰將們無不受到強力鼓舞，一時間士氣倍增。

只是他們學到的千殺劍法招式畢竟太少，遇到特定、適合發動的時機也就有限，大地武王的都是混沌劍客，混沌碎片的力量對他們的消耗性和威脅性都很大。

靠着人多和千殺劍法，拼殺了好一陣子，殺死了大地武王那邊兩個萬戰將，殺傷了三個，可他們自己也被混沌煙火打死了兩個，輕重傷的更首發

混沌風語的大鎚萬戰將見勢不妙，連忙下令撤走，神一王將原本沒想追擊，卻見萬戰將們不約而同的挺劍追擊。

‘大傢伙初戰如此奮勇，我可不能打擊了士氣！’神一王將也就不落人後的提劍追擊，不說止步的話。

只是大地武王撤走的萬戰將都還有餘力，混沌之氣留存的不少，追打中一時也沒能留下，這般追出了城外，還是沒能拿下一個。

神一王將正考慮着該不該罷手時，突然有萬戰將驚喜的叫道：“神一你看！要下大雨了！”

神一王將這才留意到前方黑雲滾滾，剎時間，精神振作，暗覺：‘老天都在幫忙！’

他是混沌之水的碎片力量，平時難有發揮的作用，江海河裡最是厲害，陸地上面，就只有下雨的時候可以發揮，此刻正追擊敵人之際，竟然看到要有大雨，如此運氣，分明是能讓他們初戰大獲全勝啊！

神威之地的萬戰將們都知道神一在雨天里厲害，個個精神振作的加強攻勢，緊追敵人不放。

大地武王那個混沌風語的大鎚萬戰將本來可以獨自脫身，但又不可能在這種形勢下丟下旁的自己人，只能等着，催着，必要的時候還去幫忙化解追擊的壓力。

這般追逃中，黑雲早已蓋頂，不多久，大雨傾盆而下。

大鎚的混沌風語驚覺雨落的時候，追擊的敵人突然全都激動了起來。

天空中落下來的雨水，突然自行迅速匯聚成了水柱，在神一混沌之水的力量引動下，急速飛墜落下！

一個大地武王的萬戰將奔走突然看見水柱犹如水龍那般落下來，他匆忙揮劍招架，卻哪裡擋得住那股持續的衝擊力量？頓時人被撞的離地飛起，一時間渾身上下無處不痛。

然而，比起撞擊的傷害，更可怕的是他身形的失控。

好幾個神威之地的萬戰將沒等那人摔落地，長劍就刺穿了那敵將的身體，從另一面穿出的劍身，交錯成了叉。

水龍呼嘯飛過，繞了半圈，又朝大地武王的萬戰將飛撞過去！

“當心，敵將是混沌之水！”混沌風語的大鎚萬戰將一聲大喝，舉着鎚子接連不斷的快速打擊水龍，只砸的水花不絕飛濺，三丈長的水柱，最後一截截的都被擊散。

可是，又一道水柱從天空落下來了！

大地武王的萬戰將都有了防備，見水龍過來的速度快，又被神一控制着追擊，躲不過去，就有兩個萬戰將如大鎚那般，揮劍快速斬擊，很快就把水柱盡數斬散。

一條水龍，兩條水龍，三四五六七八……十六條水龍，全都被大地武王的一群萬戰將們擊散，沒能發揮出第一次襲擊的效果。

可是，大地武王的那幾個萬戰將們卻覺得惴惴不安。

因為情況有些奇怪，神一王將單調的維持這明明沒有決定性作用的攻擊，旁的神威之地的萬戰將對他們只圍不攻。

這些分明就透着古怪，而最明確的危險是，他們腳下，周圍的地面聚集的雨水越來越多了。

突然，神一面露得意的笑，只見他猛的揮劍，混沌之水發動之下，周圍地上的雨水瞬間聚集，化作高速流動旋轉的大水團。

大地武王的萬戰將們心知不妙，各種混沌碎片之力全都朝着大水團射過去，指望着能削弱。

可是，神威之地的萬戰將們立即作勢圍攻挺進，迫得他們不得不防守戒備，難以聚力。

那大水團追着他們飛衝過去，片刻就撞了上去，將他們全都包裹在了裏面，高速旋動的強勁水流，直把六個大地武王的萬戰將帶的不由自主的在裏面轉動。

伴隨神一一聲大喝：“殺啊！”

大水團驟然爆開，包裹着的六個萬戰將全被拋甩了起來。

神威之地的萬戰將們早就等着這一刻，一把把長劍興奮雀躍的追着選定的目標，不等敵人落下來，就刺了過去。

剎時間，四個萬戰將被刺穿了身體，剩下的兩個靠混沌印的小疾行和戰印絕技衝鋒躲過一劫，踏着路面的積水，極力奔逃。

其中自然有混沌風語的大鎚萬戰將，他奔走中留意着襲擊的水龍，看見果然又聚形來襲，料想若被盯上了，很可能會被留下，急切之下，就對另一個萬戰將驚呼說：“小心！”說著，一把推過去，好像是幫助那人躲開襲擊的危險似得。

這一把本是把那人朝側旁推開，可那人奔走之勢因此受阻，落後了，自然而然的成了神一眼裡發動水柱攻擊的好時機。

於是，水龍驟然下落，直追那萬戰將撞去。

趕上來的幾個神威之地的萬戰將挺劍刺死了那人，又去追大鎚王將時，看距離已經遠了，神一嘆了口氣說：“太遠了，混沌之力控制不了那麼遠，風語跑的比我們快，追不上了。”

“哎！”一個萬戰將氣惱的插劍地上，道：“就這大鎚子難纏！傷了右臂還打傷了我們兩個人，好幾回的合擊都是被他化解的。”

神一也有點自責，覺得剛才最後一道水龍不該下意識的攻擊落後的那個，而是該優先攔截那個混沌風語的大鎚子，不由發現他自己到底是缺少戰鬥經驗，分明是被敵將用經驗欺騙了。

“算了，混沌風語本來就很難追殺，今天咱們幹掉他們八個萬戰將級的混沌劍客，已經是天氣幫忙了！這一下，還不讓他們知道，就算孤王不在，迎星城有我們守着，也要他們攻不下！”

生氣的那個只是最後的期望太高，這時情緒恢復了，也覺得剛才有些過份，就對神一說：“我只是跟自己生氣，今天多虧你帶領，大傢伙才能打的這麼漂亮！沒辜負孤王千殺劍法的威名！”

“明明幹得漂亮，怎麼還說起這些喪氣話了？趕緊收拾戰利品，回去好好吃喝慶祝！等着孤王回來了報功！我們這場打的漂亮，功績該夠再學一兩招了吧！”神一招呼眾人動起來，一時間都開始收拾戰利品，發現有什麼好玩的東西，就叫嚷着讓旁人品鑒，一群人這般熱熱鬧鬧的回了迎星城，見到不幸戰死的同伴屍體，又都傷懷了起來。

戰鬥，死的不止有敵人，還有自己人，而他們也不知道，下一次戰鬥里，死的會不會是他們自己。

只是，他們不畏懼。

因為，神威之地長久的被欺壓，既然已經因為孤王得到釋放，還有揚眉吐氣的希望，那就，不可能突然停下來！

神一他們相信孤王，相信千殺劍法，也相信此刻孤王的劍，不知道又斬了多少敵人。

天空下起了雨。

雨淋濕了個大地武王萬戰將的身體，於是水凍結成了冰，薄薄的一層，卻足以阻礙那萬戰將的動作瞬間了。

瞬間過去的很快，李天照的孤王劍卻揮動的更快。

劍光斬斷了那萬戰將的脖子。

李天照長吁了口氣，抹了把頭臉上的雨水。

氣流中，捕捉不到其他逃走敵將的信息了。

這是他斬殺的第二十八個萬戰將，已經越來越難。

開始遇到的兩撥還跟他拼殺，後來遇到的遠遠看見他了就散走，分明是有意避開他孤王，只打其他人的意圖。

如此一來，李天照每次只能追上兩三個，還得東奔西跑一刻鐘，甚至更久。

所謂分身乏術的意思，李天照此刻是體會到了。

他仰面朝天，任由雨水洗刷頭臉的血污，一時間冰涼驅趕了疲憊，整個人份外清爽。

# 第三百六十章 十六人

一個人，一把劍，到底就是一個人。

防守反擊戰鬥里，李天照東奔西走的跑，累死也忙不過來。

可是眼下，卻又不得不如此疲於奔走，哪怕費力，哪怕效率低下，卻又無從迴避的。

李天照只能儘力奔走，卻也有撲空的時候。

有些城市等他去了，佔領了城市的萬戰將隊已經離開去別處了。

他在遊走作戰，大地武王那邊的萬戰將們不願與他廝殺，也是如此。

而李天照卻又偏偏不能離開的太遠，以免大地武王的萬戰將們集結了去進攻迎星城、甚至是神威之地。

如此一來，十八座大小城市中的絕大多數都牢牢掌握在大地武王的人手裡。

冰涼的雨水洗刷了李天照頭臉和身上的血污，也讓他從剛結束的追擊戰鬥里恢復了平靜。

玄天之地與大地武王交接的城市戰的激烈，大地武王的主要戰鬥力既要應對玄天之地又要對抗風武王，這裏勢必放在最後考慮。用這些萬戰將遊走作戰就把我拖住，令我進退不能，疲於奔命；破天刀那裡也不知道大地武王如何應對，倘若我們兩人都被拖住，局面未免太被動倘若收縮戰鬥力集中防守，七星之地能堅持抗擊些時候，我就可以去確認破天刀的情況，至少扭轉成一攻一守的狀態。李天照甩去頭髮里的雨水，抹了把臉上的雨水，孤王劍的血全被雨水沖刷乾淨，緩緩回歸劍鞘時，不聞一絲聲響。

李天照頂着暴雨，繼續前行。

雨水洗刷的山林，枝恭弘=叶 恭弘上終日覆蓋的灰塵都化作了泥水，綠的份外清新。

風雨中，氣流的信息里，突然存在一群人移動的特徵。

大地武王的人這麼巧李天照精神一振，緩緩拔劍出鞘，循着氣流中的信息過去。一二三四九十十六個奇怪，大地武王的人分明是十人一隊，倘若是剛才逃走的與別的隊伍合併，那就不該在這附近行動，不怕遇上我么

李天照心中疑惑，但這種時期，若不是大地武王的人，還能是誰

原本不同城市之間的居民或者戰士沒有許可就不能隨意跨界，城市之間也沒有尋常的往來商貿等事情，現在又是戰時，哪來一群十幾個人在這邊行動

李天照站在坡地高處，看見一行人在大道上趕路，都沒有騎馬，背着包袱，看起來是遠行裝備。

雖然太遠，又有大雨遮擋，看不真切，但分明不像是大地武王的萬戰將戰鬥隊伍。

到底是什麼來路李天照追上去，距離更近些了，看見這些人穿的都不是戰靴，也沒有帶戰士用的合金護腕，根本不像是有編製的戰士，卻都帶着武器，但從看起來制式也各不相同。

如此狀況，李天照下意識的猜測着問他們說“孤行人”

“我們有印信，是受了風武王邀請來助戰的你是玄天之地的”帶頭模樣的孤行人微微抬起頭臉，雨水順斗笠刷刷的下落，那下面一雙深沉的目光打量着李天照金色的領邊，還有孤王劍的劍柄上的形態，紋路，不由推測說“這是孤王劍你是孤王”

“你們是哪座孤行人村子的”李天照心中疑惑，雲暮煙製造了多少萬戰將印他雖然不知道，但目前絕不可能太多，眼前竟然來了十六個孤行人參戰，如果說他們沒有萬戰將印的話，攙和這種事情就是送死，風武王也不可能雇他們。

但如果是都有萬戰將印，十六個萬戰將級的孤行人，當然是干係重大的事情了。

“我們是受風武王邀請，沒有必要回答孤王的問題吧。再說了，我們孤行人跟風武王也只是合作關係，就算是他的人，也沒權利對我們命令”另一個孤行人對孤王本來就不太高興，這時的語氣很沒有善意。

李天照聽着聲音有些熟悉，不由反問“說話的這位，莫非是在西月之地見過”

“孤王好記性啊”那人沒想到李天照記得他的聲音，也就沒有否認。

“你們來這裏的事情，雲首知道嗎”李天照繼續發問，聽見那人哼了聲，就補了句“我曾受你們雲首託付，代為留心孤行人的事情，今天既然碰上了，自然要問。何況你們現在走的是我管治下的領地，除非你們能突然長翅膀飛出去，否則我就有問話的權力。”

“哈孤王說這裡是你的地方也就罷了，我們權且當作不知道你被大地武王的人打的東奔西走的狼狽。卻說什麼雲首你一個玄天之地的人，有什麼資格替雲首代管孤行人的事情我呸孤王最好搞清楚，孤行人是孤行人，武王座下的人是武王座下的人更不要把孤行人當作你們那般，雲首固然是孤行人的首領，但各村之間卻是平等地位，關係孤行人整體的大事，各村自然聽雲首的，除此之外的事情，各村卻並不需要事無巨細的一一彙報，這與你們武王座下的截然不同”還是剛才那個孤行人，很是傲慢的姿態。

“如此說來，雲首不知道此事了”李天照追問確定。

“不知道又如何”

“那我就未必要讓你們過去了”李天照說話間，眉目一沉。

“孤王好生猖狂一個人要攔我們十六個”那孤行人氣急，大有一種被羞辱小看了的感覺。

剛才最早開口的孤行人其實本來就覺得那人說話火藥味太重，此刻更覺得這是廢話。

李天照昔日綽號孤劍，如今綽號孤王，一直都是膽大包天，孤劍獨殺的威名，當然敢攔他們。

然而，本來他們雙方就不必要如此。

雖說孤王是武王座下，找常理孤行人都不會待見，但也得看着雲首的顏面，若無必要，實在沒有衝突的必要。

本來那人不好拂了說話的孤行人的顏面，此刻覺得再繼續下去，真能動上手，不得不打圓場說“孤王跟雲首既然相識，此番代為關心孤行人的事情，這裏又是孤王管治的地方，有心了解情況倒也合理，又何必說著就吵起來呢我們與風武王合作的事情雲首還不知道，在場的是十六座孤行人村的村主，我們的村子都在風武王和旁的武王交界上。風武王長久與我們算是和平共處，此番邀請助力，許諾的誠意也很豐厚，我們十六村主商量了認為非常值得。此事當然派了人知會雲首，但我們並不需要等待雲首允許。所以，說起來玄天之地既然跟風武王一起再打大地武王，於公於私，孤王都沒有與我們為難的理由。”

“本來我也只是需要了解情況。”李天照說著，收劍入鞘，孤行人的權力體系他的確不夠了解，但以孤行人的作風，各村村主的確不可能對誰惟命是從，他當然也不好採取過激手段，卻還是要提醒說“從我個人角度來看，你們攙和此事，恐怕會給別的孤行人村子招惹麻煩，尤其是在大地武王邊界線上的那些，因而我才關心雲暮煙是否知情。”

“孤王不必擔心，我們孤行人各村行事福禍自擔，幫風武王打大地武王當然也會明確旗號，大地武王要報復儘管找我們的村子就是，不會連累旁的村子”

“若如此，當然最好。”李天照卻不知道是否真能這般福禍自擔，過去應該是這樣。

然而，現在誰都知道孤行人奉殺戮千影雲暮煙為雲首，大地武王還會不會把他們切割開了看待，就不好說了。

李天照知道他們派人知會過雲暮煙，那也就不好多事了。等雲暮煙收到消息，自然會有決斷，必要的話不定會親自過來。

倘若雲暮煙過來了，不是還有機會見面了李天照這般想着，看着那群孤行人的身影消失在雨幕之中。

那群孤行人去遠了些時，有個孤行人的村主忍不住責備說“你也真是奇怪，明知道孤王認識雲首，就算不想與他親近，也沒必要那般挑釁啊至少也該看雲首的情面。”

“哼你們不知道我卻知道這孤王對雲首根本不安好心西月之地的時候我就看出來了讓我怎麼待見他”

“真的假的雲首對他是何態度孤王是玄天武王的爪牙，可不能跟雲首走的太近了啊”剛才出言責怪的孤行人村主立即改了態度，很是理解這種擔憂。

“我怎麼好問雲首反正我覺得，雲首至少不討厭他”

“不必想多了，雲首是我們孤行人的首領，怎麼可能會跟武王的爪牙有過密的關係不過是雲首外冷內熱，太重情義，還沒有跟孤王劃清界限的理由罷了。”年齡最大的村主終結了話頭，覺得這種沒憑據的猜測毫無意義。

旁的孤行人村主也就不議論了，只是沉默的繼續冒雨趕路。

李天照不知道這群孤行人的加入，能對風武王跟大地武王之間的戰鬥帶來多大的影響。

但此刻，他最關心的，還是破天刀的情況。

至今破天刀還沒有消息，派去打聽情況的人也該到了。

迎星城去的戰士，確實到了。

可是，那戰士沒有看到城市，只看見殘垣斷壁的廢墟。

加入書籤，方便閱讀

對着劍說

對着劍說

# 第三百六十一章 一把刀，一把劍

大雨洗刷了倒塌的城牆，建築。

傳訊的戰士走在掩埋着屍體、高低起伏的碎石堆上，不知道這裏發生過什麼事情。

突然，廢墟東面暴起彩色的混沌之氣光亮，直衝半空，又散開成蘑菇形態。

那戰士連忙趕了過去，遠遠就聽見把聲音叫道：“你們不是一直不服氣嗎？一群人，帶着不滅印，竟然還要落荒而逃！簡直是荒唐透頂！回去告訴大地武王，等着我把他的都城都城變成廢墟，叫他後悔對我做的事情！”

破天爆的彩光，只把六個王將全部推飛幾十丈遠，還有被直接轟的拋飛摔出去的。

六個王將，都帶着不滅印，圍攻之下，反覆多次交戰廝殺，始終拿不下破天刀。

面對破天爆的威力，每次爆髮根本不論人多人少，全都一起炸了。

一個也好，六個也好，在混沌之氣爆發的威力下，全力防守也要被衝擊力推的后移相當距離，單衝鋒技能都來不及近身，又得被第二次的爆發轟退。

只有二連衝鋒能力的在旁人幫助下能夠近身，卻又因為小霸體的緣故，根本傷不了破天刀分毫，等不到近身後出第二招，又被爆發的混沌之氣轟飛。

結果就是，六個王將相當於一直在被動挨打，破天爆的範圍爆發殺傷力又強，被炸個結實的話，不要多少，一個萬戰將戰印的混沌之氣儲備量就被耗盡了。

他們帶着不滅印，竟然也熬不下去。

原本他們打算交替上陣，車輪消耗破天刀。

但人少了更糟糕，破天爆的殺傷範圍收窄后，殺傷力更強。

打到現在，大地武王的六個王將帶着的不滅印里的混沌之氣已經不多了，即使個個都不甘心，更覺得羞愧難當，卻也不得不退走。

“破天刀你這個叛徒！大地武王對你何等厚重，你竟被七星武王迷惑！今天我們是奈何不了你的破天爆，但你不要以為自己就天下無敵了……”那王將本來還沒說完，一片爆發的混沌之氣彩光呈扇形飛衝過來，他不得不豎劍面前，發動混沌印的金刺，使劍身增寬，化作大盾使用。

縱然如此，衝擊力還是把他推的后移了十幾丈遠。

六個王將都被擊退，但卻正是他們撤走需要的，順勢掉頭就走，不敢再跟破天刀消耗太久。

破天刀看來似乎追不上了，立定了站那，哈哈大笑道：“一群廢物！你們最好跑快點，下一座城市，很快也要變成廢墟！”

六個王將越去越遠，破天刀看似追趕，卻沒有跑多遠，就折返了回去，在廢墟中找了個地方坐下，取了身上的乾糧和水，狼吞虎咽的吃了起來。

破天刀消耗的混沌之氣不少，六個王將有不滅印，混沌之氣的儲備量至少是他的十倍，長久的戰鬥又得不到很好的休息，他實在需要休整補充。

傳訊的戰士踏着廢墟的一堆堆碎石，終於見到破天刀時，眼裡卻透着難以掩飾的恐懼，低着頭臉把迎星城，七星都城及別的城市的狀況說了。

“知道了。”破天刀沒什麼表情，本來十八座大小城市就沒指望能真正佔領，現在還有迎星城守着，都是靠孤王。說到底，目前的戰況，依靠的就是他們兩個。狹長亂戰之地里的其他武王說是對結盟都很願意，卻又拿些細節的問題交涉拖延時間。

說白了，就是想觀望局勢，如果孤王和七星武王能夠應付大地武王的反擊，才有希望談論更長遠的未來，否則的話，結盟的主意再好，也只是自取滅亡。

短期之內，他們不會得到更多助力。

那戰士說完，沉默有頃，看着破天刀坐的碎石堆下，有沒被掩埋住的胳膊和腿，他胸膛里的激憤情緒不禁越來越濃，撐的彷彿要炸開那般。

於是，他壓抑着怒火開口道：“這裏的情況，我需要如實回稟。”

“我說不讓你回稟了嗎？”破天刀吞下嘴裏的食物，喝了口水，看着那戰士眼裡的情緒，冷笑道：“這些城市我們佔領不了，那就應該破壞。七星之地現在需要的不是人口，是混沌之氣。無人區域一樣可能會形成陰雲境、黑雲境，這些佔領不了的城市裡的戰士，會首先發現陰雲境和黑雲境，他們會把搜集的混沌之氣獻給誰？是沒有實力穩定佔領城市的我們？還是大地武王？戰局沒有進入一定階段之前，我們需要把臨近的許多城市變成廢墟，這就是最好的隔離帶，也是能夠得到更多混沌之氣的保障。這就是我的理由，你儘管回去稟報！惡名我一個人背，你們就只管坐享其成，順便再滿懷悲天憫人的慈悲，茶餘飯後背下里通俗我破天刀的殘忍無情好了！”

那戰士聽着，沒有做聲，也沒有動，低着的頭臉微微抬起，注視着破天刀的眼裡，還有恐懼，卻又添上了反對其言論的嫌惡。

可是，他不能說什麼，只能沉默，胸膛里激憤的情緒又讓他無法平靜的接受。

於是他這般站着，看着，即使明知道這毫無意義，甚至可能給他自己帶來麻煩，他此刻卻還是倔強的站着，看着，眼裡透出來的嫌惡越來越明顯。

破天刀看見了，也看着。

他吃着東西，冷冷的盯着那戰士的眼睛。

他本以為這戰士很快會低下頭，然後回去復命。

雨下着，在他們之間。

破天刀吞下嘴裏的東西，又喝了一大口水，那戰士仍然站着，看着他。

破天刀討厭這種眼神，即使他本來懶得跟個傳訊的在編戰士計較，此刻仍然被點燃了怒火。

破天刀突然過去，一把揪着那戰士的領口，怒氣沖沖的瞪着他斥責道：“我他嗎的是被六個帶着十幾命不滅印的王將圍攻！相當於被六個王將車輪消耗了十次！我是不是應該為了別傷及無辜讓他們殺了啊？還是掉頭跑回七星武王都城，對着大家說：‘對不起！我不忍心傷害無辜，只能跑回來了，等敵人打到這裏的時候，我還是不能傷及無辜啊，我只能一個人離開，你們努力抗敵！’是不是？”

那戰士說不出話來，也並不真的明白破天刀獨門絕技或者不用，用則牽連無辜的情況，他只是知道，破天刀很憤怒。

破天刀是被這戰士眼裡的嫌惡所激怒，他這些話，與其是在對這戰士說，更像是對他自己說的。

很顯然，這戰士並不可能明白他的情況，他也不可能對人訴說破天爆絕技的無可奈何。

破天刀一把將那戰士推的順碎石堆摔滾了下去，他居高臨下的看着那戰士爬起來，怒聲道：“你以為自己是什麼東西！還敢理所當然的對我橫加評論？不滿意我的做法就滾回去，建議七星武王不要用我！不服氣我的做法，那就好好長你自己的本事，你要有本事用別的方式解決問題，才能要求我停止屠殺！別只會拿眼睛瞪人，除了吐沫橫飛，毫無建樹！你要不是七星武王座下的人，早把你殺了！你連站在我面前，瞪我一眼都是靠七星武王給的底氣！下次傳令如果還是你，還敢對我不敬，你就等死吧！現在、馬上、滾蛋！”

那戰士滿腔不平之氣，可是，面對這些話，他又發現自己沒辦法辯駁，面對破天刀的盛怒，他也沒有開口的勇氣。

於是他走了，踏上了回去復命的路。

雨還下着。

破天刀淋着雨，坐在碎石堆上，沉默的恢復着戰印的混沌之氣。

他看着碎石堆里沒掩埋住的、蒼白的臉，沒有生機的眼睛，其實早已習慣，只是他仍然不能習慣、並且十分討厭的是，這種一個人在廢墟里的孤獨。

然而，這就是他的獨門絕技，他至今沒辦法讓破天爆的威力收縮的更小，甚至大概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或者不用，或者就是伴隨着殘忍的屠戮。

他若不用，那麼沒有破天爆的他也就不是破天刀了；他若用，那破天刀的屠城之殘忍惡名也就不會改變。

破天刀早已習慣了破天爆的殘忍，他只是適應不了這種孤獨。

然而，現在他不覺得痛苦了。

因為他的心裏，不再只是裝着一座座廢墟和無數的屍體了。

因為他離開了廢墟，背後的七星武王都城裡，有他的父母、親妹妹等親人，他心裏，還有等待復活的妻兒。

破天刀望着前方，那是他接下來要去的地方，也是一座，即將被他變成廢墟的又一座不幸的城市。

但他沒有遲疑，因為必須贏，七星之地如果輸了，就是滅亡。他其實不關心七星武王的死活，他關心的是妻兒需要復活，父母和妹妹需要安定的家。

‘大地武王——不管你派了誰來，我破天刀都不會輸！’破天刀從沒想過輸這個字。

而現在，他也不能輸。

樹林里。

積水變成了血色。

李天照拔出孤王劍。

一個被穿透了身體的萬戰將，氣絕。

另一個萬戰將拖着被風刃斬傷的腿，極力的移動着，卻走不快。

過去的路上，血色在積水裡泛開。

李天照沒什麼表情大步追上去，一劍貫穿。

那萬戰將倒下了，仍然極力掙扎着往前爬，即使明明知道傷勢活不了，也不可能爬出奇迹，求生欲卻仍然促使他極力爬動。

這是第十二天，李天照一個人奔走多個城市之間，搜尋大地武王的萬戰將的第十二天。

而這個，是這十二天里，第八十八個死在孤王劍劍下的萬戰將。

# 第三百六十二章 大地之怒？

李天照靠在樹上，仰面望着天空，任由雨水沖刷……

大地武王下一波的增援不是在今晚，那就是在明天，應該會到達。

一百八十個萬戰將，因為躲着避着他，見面就分散逃走，李天照這十二天幾乎都露宿在野外，只有補充食物才會進城。

這般奔波勞苦的搜尋了十二天，也還沒全部解決。

大地武王如果再派來一些，他還得這般搜尋着拼殺多久？

‘迎星城擊殺了進攻的八個萬戰將，加上我一共九十六，神威城遭遇試探性進攻時擊殺了兩個萬戰將，破天刀擊殺了二十二個，上一批應該還有六十個分散了在行動。大地武王下一批的支援再到達時，也不知道能否維持眼前的局面……派去玄天之地的人也還沒回來，豐收城、奪風城、守護城、千山城也都沒有送來消息，也不知道戰時特例是否已經啟用……’

李天照考慮着許多，總歸還是缺少戰鬥力，玄天之地方面金劍王早曾有言，戰鬥力都集中在別處，神威之地是沒辦法兼顧的，說白了就是不願意對這裏額外投入，指派了黑虎為首的八個萬戰將來，算是不錯了。

狹長亂戰之地的其他武王們讓李天照頗為失望，本以為許多會如七星武王那般，卻沒想到，竟然都在觀望。

對比之下，七星武王的果敢決斷力，顯得份外出眾。

李天照不知道七星武王當初是如何會趕巧救了破天刀的父母和妹妹，但現在得了破天刀這等非比尋常的強大助力，七星武王的威懾力已經遠遠超出狹長亂戰之地的其他武王了。

李天照收拾了擊殺的敵將的物品，亂七八糟的裝包袱里，戰印揣進懷裡，目前戰鬥力的緊缺，讓他不由想要去樵夫那裡製造私印。雖然樵夫說過，這些戰印里都有獨特的暗門，但那也是碰到武王才需要考慮的問題，如果只是給戰士在這裏使用，根本就沒機會與玄天武王見面，那還有什麼好擔心？

如此一來，就能更快更有效的解決戰鬥力不足的問題。

否則的話，想在這裡有所發展，實在不太可能，固守迎星城在內的有限成果，就會越來越不容易。

雨下的很大。

李天照在泥濘的大道上走着，前後，除卻雨幕，再見不到旁的人跡。

李天照一個人頂着雨走着，已經無所謂打傘，最近的城市裡如果沒有碰上大地武王的萬戰將，他想泡個熱水澡，睡上一會覺了。

雨幕中，背後的氣流，突然傳來多個人騎馬的細微特徵。

大地武王的萬戰將們也可能騎馬，但從方向來看，是迎星城過來的，那就大概率是自己人。

李天照駐足路邊，等了片刻，看見星冰雪騎着白馬奔走在前，領着一行十五個萬戰將過來。

“孤王！”星冰雪見到他，很高興，減緩了馬速，踱步近前，伸手拉他說：“孤王上馬！”

李天照就坐在她背後，兩人共乘，直往最近的城市趕。

風大雨大，馬跑起來風聲呼嘯，也不方便交談，李天照也不着急問她們為何會出來。

一行人進了城，城門直接開着，守門的戰士已經習慣了這些天頻繁的易主。

一會孤王來了，他們就是玄天之地的了；孤王走了，大地武王的萬戰將來了，他們就又是大地武王的人了。

反正，誰來誰說了算，什麼時候塵埃落定他們才有真正的歸屬，在此之前，城門也不用關，也不必阻擋誰進出。

大傢伙也沒那份心情，有許多戰鬥不執勤了，在家裡悠閑自在。

進了城，星冰雪本來想找地方歇息，卻發現客店都關了門，正覺得奇怪，就聽見李天照的聲音在耳旁響起說：“往東走，我指路。”

“這些客店？”

“物資都運走了，客店做不了買賣，客房本來還可以住人，但局面混亂，城裡就有不少戰士劫掠，兵器店，客店都關了門。這裏的城長府還在，那裡有住的地方，吃喝不缺，往來都在那裡歇腳。”李天照說話間，星冰雪突然扭頭，兩個人一時間眼眼相對，鼻尖險些碰在一起。

“孤王這些天真的是辛苦了！”星冰雪很是感觸，末了又說：“七星武王以為，我們七星之地不能只是固守，因此命我帶隊來尋孤王，看看有哪些能夠出力。現在看來，孤王眼下最需要的是好好修養，以應付大地武王下一批支援抵達。”

“有王將帶隊助力，我今天確實可以睡個好覺。”李天照也不客氣，事實上他也真的挺累。

到了城長府，李天照先下馬，星冰雪伸手讓他拉着，跟着下來。

也不知道是不是跟破天刀兄妹重逢了的緣故，李天照覺得她整個人都煥然一新，沒了最初見面時候的冷意，笑容多了，言語間的聲線都變的活潑了許多。

這裏的城長看見孤王，連忙殷勤的叫人收拾房間，準備酒菜，又讓準備熱水。

不止一次做這些工作，這城長熟練的快成套路了。

李天照先去洗澡，跑進熱水池子里，份外舒服。

他正仰躺着在熱水池子里泡着，門突然開了，他本以為是城長府里的女侍從，卻沒想到，進來的竟然是長發垂到面前腰上，目光有些迷濛的星冰雪。

她進來了，神色不見任何尷尬，落落大方的自顧走進熱水池子里，微笑着說：“淋了一路雨，我也想泡個熱水澡呢。”

李天照一時沒有說話，他覺得，狀況好像有點不太對。

似乎是他的沉默讓星冰雪捕捉到了，就見她笑着反問：“孤王是不是不太習慣？”

“太突然。王將似乎對於男女之別毫不避諱？”李天照不由想起花刺王將，卻覺得，星冰雪給他的印象並非如此。

“孤王在這裏，可能要習慣一下不同的風俗了。狹長亂戰之地一帶，至親和好朋友同浴很正常，並沒有別的意思，只是顯得彼此可以赤誠相對，無有保留信任對方的交情而已。孤王沒有與神威之地的戰士一起泡澡嗎？”星冰雪這般說，讓李天照固然詫異，卻又覺得額恍然大悟，才知道是他帶着既往的認知，產生了誤會。

“或許我性子讓人覺得不太好親近，而且接連總有事在忙，閑着也是在練劍，確實沒人邀請一起泡澡。也是最近這些天確實有點累，進城裡時，才會泡澡的時間長一些，以前都是匆匆忙清洗乾淨了就回去睡覺。”李天照定了定神，覺得既然有這種傳統，他現在當然不好站起來走，卻也不應該想些別的事情，以免有失尊重。

星冰雪理解的笑了笑，突然朝李天照遊了過來，近到他身邊時，一手扶着池邊，一手按着他肩膀說：“孤王連日勞頓，我們七星之地卻沒有什麼貢獻，今日我就替孤王洗背吧。”

“這怎麼合適？”

“只是朋友之間互相幫助的尋常事，孤王如果覺得過意不去，那一會再替我洗。”星冰雪如此說了，李天照只好不想多了，由她動手。

李天照本來沒有多想，不料肌膚相觸時，卻異常的刺激神經，大約是離開玄天之地有些時候了，總一個人，平時忙着還沒多想，此刻放鬆的情況下，突然有這等接觸，就尤其的敏感。

星冰雪的指端觸及李天照的時候，也頓了頓，一時間，氣氛有些異樣的沉默。

突然，她說：“孤王知道狹長亂戰之地，最親密的朋友交情是什麼樣的嗎？”

“還是不知道最好。這裡有這裏的風俗，玄天之地有玄天之地的習慣，我固然很願意多尊重這裏的，卻也不可能輕易丟下在玄天之地形成的認知。我聽說王將在七星之地早有家室。我洗好了，王將自便。”李天照說罷，上了池邊，徑自出去了。

“孤王——”星冰雪突然又喊住他，很認真的說：“孤王有自己的習慣，我不會強求。只是有一點，卻不想讓孤王誤會。我是曾有婚配，後來早已解除了關係。因為我感恩七星武王，因而對武王份外忠心，以至於讓許多人總以為，我是武王的玩物，他受不得旁人的風言風語，又頻頻因為揣測發難，最後主動求我與他割斷。這之後，我很受打擊，覺得反正別人都那麼說，索性就真的把自己獻給了武王。但武王不止一次言道，我有屬於自己的自由，也隨時可以選擇結束這種關係，與他人在一起。”

李天照沒想到星冰雪會說這麼多，其中還包括了私人的隱秘，於是轉身，很認真的致歉說：“我為剛才單方面的貿然判斷向王將道歉。”

“孤王言重了，我也沒有責怪，只是不希望被孤王誤解而看輕。”

“不敢。”李天照徑自出去。

房間里，酒菜早已備好，李天照卻只想睡覺。

星冰雪的事情他很快拋之腦後，因為實在不應該去關心。

此刻李天照更在意的，是孤行人幫助風武王之後的小心，他已經着人讓滅威城的戰士留意了，只是還沒有消息送到。

‘大概是想多了，來的孤行人就算都是混沌劍客，十六個萬戰將也未必能對風武王和大地武王之間的交戰產生什麼大的影響。只是，風武王為何要付出大的代價邀請孤行人們助力呢？風武王也不差十六個萬戰將級的混沌劍客啊？是這十六人有過人之能？還是……風武王另有所圖？’李天照這幾天不時的會琢磨此事，總覺得，不簡單。

但是，滅威城還沒有送來孤行人參戰后的消息。

李天照一覺還沒睡醒，就被星冰雪着急的搖了起來。

“孤王、不好了，大地武王第二批援軍來了，突然襲擊了迎星城！現在不知道是不是打到七星之地了！”

李天照一躍而起，顧不得廢話，提了劍就走，連飯也顧不上吃。

對着劍說

# 第三百六十三章 武王、王

駕馬在路上的時候，李天照才來得及問傳令的戰士具體情況。

“大地武王去了多少人？迎星城的傷亡如何？”

“迎星城去了幾十個萬戰將，因為城長府毀了，神一王將他們分散居住，發現情況就撤退了，沒有出現傷亡。”那戰士回答的飛快，聲音也特別響亮。

李天照懸着的心放下了一大半，也虧得迎星城的城長府毀了，如果目標明確，幾十個萬戰將突然襲擊的把那一圍，敵人又都是混沌劍客萬戰將，神一王將他們實在很難沖的出來。

“進攻七星之地的有多少？”李天照繼續詢問，打迎星城的幾十個，很可能是第一批支援剩餘的那些萬戰將，進攻七星之地的萬將則會代表大地武王的態度。

“人很多，分散了翻牆進城的，天剛亮突然就聽到武王殿里鐘聲大作，有人跑出來了喊說大地武王去了很多人襲擊七星武王，我們趕緊就出來求援了。”那戰士說時，眼裡透着擔憂，止不住的望着星冰雪問：“王將，我們趕回去來得及吧？”

“來得及，一定來得及！”星冰雪也有點慌。

“不必擔心，來得及。”李天照很有把握，看他們仍然憂心忡忡，就說：“不管偷襲武王殿的人有多少，圍攻七星武王的也只有那麼多，支撐一两天應該沒有問題。”

“哥可能來不及趕過來了！”星冰雪還是擔心，如果敵人太多，他們明顯擋不住。

“這種防守戰鬥，不適合破天刀。此次戰鬥請王將集中力量，不要急躁，七星武王殿該有相當程度的混沌之氣積累，絕不會是一時半刻就能被耗盡的，混沌之氣未盡，就無人能殺死武王。我們的救援只要有效，就算武王殿里就有幾百個敵人，也不需要打到七星武王的混沌之氣吃緊的地步。”李天照不惜說這些，是為了先讓星冰雪冷靜下來，她如果亂了，屆時屆時急於救助，不管形勢的要衝去七星武王身邊的話，反而會更麻煩。

“孤王放心！我可以保持冷靜，今日的戰鬥願意聽從孤王指揮！”星冰雪主動表態，否則的話，她既非李天照部屬，而是七星武王座下的第一王將，孤王當然不可能對她發號施令，甚至許多時候有所顧慮，都不方便說什麼。

“我們同心協力，會渡過這次危機。”李天照不知道大地武王這次的決心有多強。

但是，現在已經知道了，大地武王對於這裏的局勢很不滿，或許是對他孤王和破天刀很憤怒，竟然不惜在跟玄天之地和風武王廝殺激烈的時候，採取斬首行動。

但此事，也不是完全沒有想過。

旁的不說，破天刀屠滅了的城市與日俱增，第一波支援被他李天照追尋着斬殺了那麼多，大地武王直接釜底抽薪，下決心解決七星武王也並非不可理解。

與其持續在這裏損耗戰鬥力，不如一口氣投入大量戰鬥力解決問題。

但這個大量，到底是多少？

七星武王殿此刻，是什麼處境？

七星武王殿里本來就沒有不滅王將。

鎮守的王將原本有四個，星冰雪出去后，就只剩下三個。

大地武王突然襲擊，三個王將率領十個萬戰將分離抵擋，卻很快都被圍攻殺死。

三百多個大地武王的戰士，圍堵了七星武王殿，帶頭的十個王將，圍攻着七星武王。

七星武王面對圍攻，拔劍主動攻擊，只見他凝聚力量，發動的絕技七星匯聚化作七點藍色星光，分襲不同目標。

為首的王將不以為然之極，七星武王的成名絕技早就被破了，否則哪裡會有今日的落魄。此刻他們有備而來，十個帶頭的王將都有不滅印，劍印里也都有破七星匯聚的辦法。

七點星光射開的飛快，眼看擊中了七個王將身上，那幾個王將卻不慌不忙的使劍身按上星光，帶頭的王將譏笑道：“七星武王這麼多年了，還是再靠七星匯聚當依仗？這招早被大地武王破解，斷你星光連接，便不能爆開，今日還想靠這個躲過一劫，純屬做夢！識趣的乖乖投降，跟我們回大地武王都城，武王還會留你一命。否則、今日就是你的死期！”

說話的工夫，七點星光被阻斷後，已然無法維持穩定形態，散溢成一圈藍色光霧，迅速淡去，消失不見。

七星武王眼裡透着激憤，可是，世事卻就是如此無奈！

這麼多年了，他努力設法創新，卻既不能改善七星匯聚的不足，也沒辦法再創出厲害的新絕技。

以至於今日，此刻，竟只能這般受辱。

“休要張狂！這般又如何！”七星武王說著，突然再次發動七星匯聚，七點星光形成之後，卻沒有朝外飛射出去，而是留在他劍身上。

只見他劍身對着面前的半圈敵人，一聲暴喝，七團藍色的星光一起爆發，頃刻間化作狂暴的藍光！

一群王將和萬戰將們，盡數被藍光吞沒，被炸了個正着。

只是，如此打發，七星武王自己也首當其沖的承受了七星匯聚爆炸的傷害。

爆發的藍光消失，他面前的幾個王將垂下防守的劍，拍了拍身上的戰衣，嘲弄的笑道：“真是厲害啊！攻擊的時候把自己也炸了，然後高喊：‘怕不怕？’，以前只當是笑話，今天竟然真的看見了！七星武王竟然窘迫成了這等模樣，大傢伙可曾想過？”

一眾萬戰將們真沒有見過，事實上在場的王將里，也沒幾個殺過武王，原本來時還都惴惴不安，此刻緊張全消，只剩下輕鬆的戲謔。

另一個大地武王的王將理了理頭髮，沉聲道：“都是混沌氣源碎片之力，七星武王的七星匯聚原來才這種程度？實在跟破天刀的破天爆不可同日而語，倘若七星匯聚遇到破天爆，簡直是班門弄斧般的存在。七星武王怎麼不求破天刀把絕技傳你？你可是他的恩人啊！”

“哈……破天刀又不是傻瓜，怎麼會沒有想過，七星武王如何能先知般的知道他家裡人遇刺？又怎麼可能讓人騙去他的獨門絕技？”又一個王將奚落的語氣，全是對七星武王惡意的揣測和侮辱。

“出發之前，大地武王命我轉告七星武王一句話：‘七星武王圖謀破天刀可以理解，然而因此壞了武王公約卻不可饒恕。任你機關算盡，最終也只是自取滅亡，飲恨收場。若從此以後在大地武王都城將功贖過，還可留你一命，否則，從此天下再少一位武王。’”大地武王那邊帶頭的王將口氣傲慢，他知道的本來就比別的王將多，所以並不把七星武王這類落魄處境的武王放在眼裡。

“哈哈哈……大地武王想讓本王去給他當奴隸，無止盡的製造戰印，做他的春秋大夢去吧！他自己陰險狠毒早已不知情感為何物，就以為別人都如他一般，事事都機關算盡？簡直荒謬絕頂！今日你們不要以為人多勢眾就必勝，最後落荒而逃的只怕還是你們！”七星武王自然不降，他如果想投降，早就投了。

七星之地要改變現狀，將來要指望恢復昔日榮光，從開始他就做好了面對任何危險的準備，此刻，不過是意料之中的危機罷了！這點面對膽量和堅定都沒有的話，談何圖謀更遠大的未來？

七星武王長劍橫擺面前，怒道：“你們不過是寄生於武王之力的戰將而已，憑什麼竟敢對武王如此嘲弄！任你們功績再高，哪怕成就不滅王將的永生，也還是寄生於武王之力，永遠都不可能變成武王！這就是你們與我，截然不同的差別！”

“快死的人了，還在這裏耍武王的威風，簡直可笑！任你有令人死而復生的能力又如何？沒有混沌之氣，你能復活得了誰！你連不滅王將都養不起，也配叫武王！”一個王將十分來氣，更恨七星武王導致破天刀倒戈，害大地武王那邊有許多城市被毀，許多人被殺，而其中，就有他某個妻子的故里。

那王將說著，揮動兵器就攻了上去。

一圈包圍的，紛紛進擊。

圍攻之下，七星武王哪裡能夠招架過來？

左支右拙，單劍難敵群攻，又被圍着打根本移動不得，很快就變成單方面的被圍攻，身上不斷舔傷，又不斷靠混沌之氣恢復。

如此狀況，分明只是看他混沌之氣能夠支撐多久而已。

“什麼武王！自己沒有本事創出破天爆那般的絕技，就處心積慮的盯着破天刀，睡了人妹妹，又從有限的混沌之氣里擠出來那些替他父母和妹妹製造王將之體，真虧得你沉得住氣，堅持守了這麼多年，竟然還真給你等到了今天！可惜啊可惜，你的圖謀，最終只是讓你死的更快！想靠破天刀扭轉乾坤，你也不掂量掂量自己，破天刀那種實力，是你這等落魄廢王能掌握的么？”一個王將邊自攻擊，邊自不屑一顧的出言羞辱。

七星武王盛怒之下，驟然發動七星匯聚，想要逼退圍攻的群敵。

可是，蹲下防守的只有萬戰將，一圈有不滅印的王將卻直接盯着藍光爆開的殺傷力，繼續圍攻，分明是知道他的混沌之氣有限，不在乎跟他拼消耗。

這般圍攻之下，七星武王毫無辦法，完全是看能支撐多久。

七星武王也不知道過了多就，幾乎對受傷的痛苦麻木了時，突然聽見武王殿門外有敵人在高喊：“孤王來了！”

『加入書籤，方便閱讀』

# 第三百六十四章 孤王、孤王劍

孤王來了？

七星武王不由精神一振！

雖然敵人不知道來了多少，但有孤王這個一路創造奇迹戰果的強援，無疑是七星武王危境之中可以得到的最大助力。

“孤王——本王在這裏！”七星武王奮力揮劍繞身斬了一圈，周圍的王將知道武王的劍勁厲害，後退避開。

七星武王正要發動混沌氣源，想要調整為混沌風行嘗試衝出去時，退避的王將面露冷笑之態，他們後面的幾個萬戰將，突然沖了出來！

幾個萬戰將直接拿身體朝七星武王撞過去，毫不在乎被劍斬中似得！

‘不好！’七星武王暗道不妙，因為劍斬中的時候，亮起的彩光，分明是混沌霸體！

好幾個的混沌霸體萬戰將？

這分明就是大地武王針對性的安排，今日就沒打算要給他七星武王活路！

一起發動混沌霸體的四個萬戰將手抓着，直接把七星武王圍困在中央，背後的其他王將和萬戰將們紛紛上前，揮動兵器連番從四個萬戰將之間的空隙刺進去。

一時間，許多劍犹如不停前後前刺回收，循環不斷的機關劍陣，而七星武王每個瞬間都被十幾把劍亂刺，空以後力量卻無法掙脫混沌霸體的束縛，只能不斷施加力量，等着那四個萬戰將的混沌霸體無法維持的時候為之。

然而，就這般被束縛的難以攻擊的狀態，四個萬戰將的混沌霸體不知道可以維持多久了！

七星武王心知這不僅是對他的克制，對孤王而言也同樣是大麻煩，於是放聲大叫道：“有不少混沌霸體！孤王不必急於進來救助！”

“今日不要說是一個孤王！就算再來十個，也只是給你陪葬！大地武王原本讓你們多活些時候，卻真以為拿你們毫無辦法了？斬我們那麼多少混沌劍客，這般作死，大地武王此番就成全了你們！”大地武王那邊帶頭的王將很是惱火，本來就想給孤王驚喜，七星武王卻如此多事，當即一劍刺進七星武王嘴裏，又一直施加力量，不拔出來，直讓他張開的嘴始終不能言語。

七星武王不能言語，只能極力掙扎着，然而這般靠掙扎施加的力量，即使是雙印之力，又能對混沌霸體的產生多少消耗作用呢？

‘孤王你千萬不要中了他們的陷阱啊！’七星武王此刻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孤王身上，倘若他也落入他這般的處境，那就完了！

七星武王殿，殿門，一群大地武王的萬戰將守着門口。

李天照讓星冰雪他們假裝從大門口突破，又叫神一王將假裝是他，反正大地武王來的這批增援也未必見過他。

“假作進攻，可以儘力，但不要拚命，也不要急於衝進門裡，吸引注意力並且保護好自己就是你們的目的，等我探明了情況，再決定如何真正發力。”李天照交待罷了，看星冰雪他們沖向大殿門口，跟大地武王的戰士動手了，他才從大殿側面的窗戶闖入。

窗戶內有人守着，這在李天照意料之中。

當他撞破窗戶衝進去的瞬間，氣流里的信息已經讓他知道兩個大地武王萬戰將的位置和動作了。

於是李天照凌空揮動孤王劍，后發而至，卻先一步斬開個萬戰將的脖子，人前沖中延緩了追擊的另一把劍刺到的時間。

當李天照腳踏地面時，背後那把劍已經快要刺上他的後頸了。

李天照猛然旋身，孤王劍順旋動之勢微動，守殺式擋開了此來的長劍，下一個瞬間劍光隨他旋動划動曲線的軌跡，一閃將那敵人斬成兩截。

大地武王的那個萬戰將直到頭顱拋飛出去時，嘴還張着，沒有來得及喊出示警的話，劍上凝聚的混沌之氣光芒也還沒有發動。

有窗戶的房間里，就兩個看守的。

但屋外是否有人，卻並不知道。

房門開着，外面連接的走道沒有外間的風流吹如，氣流很穩定，如此就不足以把握有效的信息。

李天照很難知道，外面走道上是站了個人，還是立着的雕像。

李天照咬着劍柄，拽着披風在手裡，輕、但幅度很大的揮動了起來。

倘若是在水中，攪動一處的水流，受影響的範圍會有多大呢？

而在地面上，氣比作水，本質並沒有不同。

沒有風，李天照就人為影響氣流。

果然，氣流的變化讓他確認門外的走道並沒有敵人，而且走道左右延伸多遠有轉彎，他也清楚了。

李天照閃出房門，握劍在手，靠着牆壁迅速移動。

片刻，他看見前方還有開着門的房間。

‘這房間應該也有窗戶，大地武王到底來了多少人，一個就有兩個萬戰將看守？不，這裏面就一個人。但即使如此，只是看守窗戶和前後門就得百多個萬戰將了啊！此番真是下了決心要殺了七星武王啊！’李天照在門外，再次揮動披風，把氣流送入屋裡。

原本屋裡的氣是滿的，突然有外面的擠進去，就會有裏面的流出來。

這進出的過程，即使是很輕緩的流動，也會帶着氣流遇到障礙物的不同特徵信息。

於是李天照知道裏面有人，還知道大約在什麼位置，甚至大概能判斷性別，以及站姿。

‘我雖然沒有十步一殺那種敵人一群也能輕鬆襲殺、並且不給敵人有反擊機會就能安然退走的本事，但你們敢如此分散部署，我的孤王劍今天就能痛飲敵血！’李天照突然閃入門裡，人在將入未入房門的時候，立即發動小疾行。

剎時間，李天照連人帶劍化作旋動中的一團光影。

房裡守在窗戶里的萬戰將吃驚之下還沒來得及抬劍招架，脖子已經被孤王劍斬斷，而這時，李天照身形才旋動了一半。

孤王劍隨李天照猛然甩動，熱血飛灑出去，濺在牆壁上，成了鮮紅的塗鴉。

李天照收起戰印，提劍出去，留意着氣流中的信息，碰上有一群人移動的，他就退避，見到房屋就揮動披風送風進去，只要有人，而且不超過兩個，他就閃身進去發動襲擊。

孤王劍一次次划動千山劍法的曲線軌跡，一個個大地武王的萬戰將連喊都來不及發出，就被斬殺倒地。

李天照揮劍甩去劍身上的血跡，沉默的離開屋子，繼續前移。

七星武王的狀況他不知道，但他知道即使七星武王儲備的混沌之氣不多，只要在武王殿里，也不應該會被很快擊殺。

因此他不能急，必須珍惜這種能夠接連襲擊殺敵的機會。

倘若驚動了敵人，這些分散守窗戶的都聚集了起來，他想斬殺的難度就不知道提升多少了，無論如何不會如連番襲殺般容易。

一個多時辰。

李天照一直是進出房間，斬殺守衛的戰士，然後移動到下一個有敵人的房間。

如此繞走了七星武王殿一圈，回到門口時，看見一大群隊列整齊的萬戰將守着們裏面，把星冰雪在內的眾人都擋在外面。

李天照看見戰鬥中的星冰雪神情焦急，正開口說著什麼，觀口型大約是勸旁人保持冷靜，不要急躁，等他的消息之類。

‘本來還擔心花了這麼長時間，星冰雪會按捺不住，沒想到她對我倒是信任的很啊，至今還能按捺着，還勸旁人繼續等。’李天照頗有些意外，因為預料中星冰雪理所當然對七星武王的安危極其關心，但她能如此配合，當然是很可靠的表現。

李天照觀察守着門的大敵對武王的戰士，最近的一排六個人，後面一排八個，再後面九個，再往後就是后列隨時準備替換上陣的三排十個人了。

‘這般密度，襲擊的順利應該能痛快斬殺一番！’李天照把凝聚起來的大塊寒冰舉起，又凝聚了混沌印的小流星火。

大塊寒冰呼嘯飛了出去，緊跟着的是大團的小流星火火球！

門內的一群萬戰將驚覺不妙，看見大塊寒冰過來，當即有多個萬戰將發動混沌碎片之力，風刃飛的最快，剎時間把冰塊斬成大大小小，那縫隙後面，看見的確實火球的烈焰！

“散開——”帶隊的王將暗道不妙，來之前早已經知道孤王的冰火齊飛的手段。

火球吞沒了一大片大大小小的冰塊，原本就是李天照蓄意控制的力量比例，剎時間兩相抵消之下，化作一大片火熱的氣體！

小疾行推動的李天照化作一團白光，飛閃撞入人群。

五色的劍光飛快旋動，展開一具具身體！

一群大地武王的萬戰將們反應都很快的迅速散走，爭先恐后的拋出了熱氣範圍，但他們還沒確定熱氣中孤王的位置，只聽見裏面有兵器接連不斷斬斷骨頭的響動，緊接着，又斷臂，斷腿飛了出來，至於不停飛濺的熱血，更把一群萬戰將的臉都濺上了。

孤王突然出現，原本奉命進攻大門的星冰雪他們又驚又喜，異常振奮！

七星武王的萬戰將們本來擔心李天照是否獨自潛入出了意外，隨着時間的流逝，他們對七星武王的處境越來越擔心，好幾次想要衝進去，都被星冰雪勸住。

這時驚見孤王出現，聽着大片熱氣里劍刃斬骨的聲響，就能想象到此刻孤王劍是在如何迅快的斬殺敵人，無不振奮了起來。

正這時，熱氣里傳出來孤王的聲音說：“冰火齊飛！”

四個字，每個字的發聲位置都有變化。

第三個字叫響時，除了熱氣範圍的萬戰將里好多都發動了混沌碎片之力，朝着聲音變化的預測路線前方發動。

可是，第四個字叫響時，李天照卻側移追上個在跑的萬戰將，一劍自背後穿透。

熱氣消散了大半。

星冰雪和另一個王將應李天照的指揮分別發動混沌寒冰和混沌流星火的力量。

一團圓柱體的冰柱，自星冰雪劍前飛快延伸，直衝向一群敵人，一顆直徑數丈的流星火火球，飛射出去，追上寒冰柱。

冰火齊飛，又化作了範圍比剛才更大的灼熱蒸汽！

對着劍說

對着劍說

# 第三百六十五章 齊心一致

七星武王座下擁有混沌碎片力量的沒有幾個，此刻加上星冰雪，也就三個。

但恰好有星冰雪的混沌寒冰，和另一個萬戰將的混沌流星火。

孤王突然襲擊敵後，在冰火齊飛的大團熱氣中揮劍狂斬，給了他們相當信心。

星冰雪和另一個王將分別發動混沌碎片之力，寒冰的柱子和流星火在大殿門內化作大團蒸騰的熱氣。

置身其中的人都不由自主的閉上眼睛，甚至有捂着口鼻迅速退走的。

但也有些悍勇的，反而奮力揮動兵器一通亂斬。

李天照在氣團里同樣不能靠眼睛視物，但氣流的信息卻讓他能掌握一切。

奔走的敵人位置，動作姿態，站在那揮劍亂斬的、退走中揮舞兵器，發動混沌碎片之力防備被他襲擊的；兩三個人迅速聚集一起，背對背形成無差別防禦的；背貼牆壁發動密集風刃攻擊，驚恐之下分明不顧會否誤傷自己人的……

這些種種，對於置身其中的敵人而言，是彼此不知的迷霧。

李天照心裏，卻都是明明白白的‘清晰’。

他一劍斬倒奔走的戰士，又一躍而起，從三個圍成三角陣形的敵人上方掠過去時，揮劍一圈斬飛了三顆腦袋，其中一個戰士聽見風聲，反擊的混沌碎片之力還沒來得及發動……

氣流突然變的急驟，李天照知道有敵人擁有混沌狂風之力，分明是要加速吹散氣團，於是顧不得保持一貫的謹慎戰鬥作風，抬起凝結的冰盾，直接衝過兩個揮劍亂斬的敵人之間。

為了把握時機，這兩個人揮動的劍光劃破了李天照的胳膊和臉，他也不能停下來避開，而是就這麼衝過去后，追上幾個奔走的萬戰將，剎時化作旋動的劍風，接連斬倒了五個。這才猛然掉頭，飛閃刺死了個揮劍亂斬的，又衝過去撞入另一個亂斬的萬戰將劍光里，孤王劍劃過那人劍影的軌跡之前，割開了那萬戰將的脖子。

氣流急驟運動，剎時間氣團被吹散。

視線恢復的時候，星冰雪和神一王將不等李天照提醒，就已經高喊着：“殺！”

一群人飛衝進去，寒冰和火球接連施放，但大地武王的那些萬戰將這時候已經穩住陣勢，針對性的發動混沌碎片之力，分別攔截抵消了混沌寒冰和流星火的攻擊，不讓冰火齊飛到他們面前。

星冰雪他們沖了上前，李天照卻發動地怒，一閃撞穿了牆壁，衝到了外面。

他提劍奔走了一段，又從最近的窗戶閃入，這屋子里看守的萬戰將早就被他刺死了，此刻毫無阻礙的直接從門裡出去，直奔正與星冰雪他們廝殺的敵人背後。

敵眾我寡，混沌劍客又多，如果正面對拼，同時發揮能力的敵人數量越多，他們就越吃虧。

一大堆混沌碎片之力目標明確的合擊之下，李天照也沒辦法同時應付那麼多，他領頭衝殺也難以破敵，反而是脫離了戰場更讓敵人必須分出相當力量防備警惕，星冰雪他們承受的壓力反而更輕。

而此刻，這些人不知道一圈守窗戶的萬戰將都已經悄無聲息的被李天照擊殺了，自然也就沒想到，撞穿牆壁出去的孤王，竟然會那麼快就從背後又襲擊殺過來。

這一次，李天照沒有發動大塊的寒冰和小流星火打頭陣，因為他繞后衝過去時，發現敵人的注意力都在前面，投冰塊過去的風聲反而會更快驚動了敵群。

李天照直接發動小疾行，剎時間化作一團白光，飛衝殺進敵群。

旋動的五色劍光，化作奪命的劍影風暴，措手不及的萬戰將們頃刻間倒下了四個，下一個下一個和瞬間又被斬倒了五個。

看似李天照一個人沖入了敵群，卻反只有周圍一圈的敵人能否對他施加反擊，可是他的千殺劍法本就是近身廝殺的力氣，敵人多，可攻擊的速度不會因此變快，沒等能反擊就被他的孤王劍一擊繞身全部斬斷！

‘劍利都不必用雙印之力！’李天照原本做好了不惜用上雙印之力的打算，卻沒想到，孤王劍之利，竟然足以一圈全斬，倘若用上雙印之力，怕是能把一圈斬斷的敵人全都給沖的飛撞出去。

然而，能不毀印肯定是最好的，雙印之力也就得控制着程度，只是發揮超出正常一兩成的戰印力量程度，完全符合力量出眾的範疇。

這種明明有更強的力量卻顧慮着不能使用的感覺，並不好受，因為每一劍都可以做到更強，殺傷效果和影響範圍更大。

可是，卻偏偏要壓着。

就如李天照的戰印絕技，也得如旁人那樣，謹慎使用，也就變成幾乎沒什麼機會能用了。

若不然，他就可以多一個頻繁發動的衝鋒絕技，戰鬥的節奏與此刻，差別很大。

李天照突然從背後襲擊，殺入敵群後身法快，劍又快，敵人被他如斬草那般幾個幾個的砍翻。

倘若只是李天照一個人的話，大地武王的萬戰將們分散開去，還能儘快重振旗鼓，傷亡也不會過份慘重。

可是，他們的一面是星冰雪和神一王將為首的衝擊，只剩下李天照襲擊來的走道方向留給他們退走。

李天照揮劍亂斬，追着敵群不放，每一個瞬間揮動的劍光帶走的都是三五條敵人的性命。

大地武王的萬戰將們亂了陣腳，爭相奔逃，原本沖陣時只能被混沌碎片攻擊的七星之地和神威之地的萬戰將們，這時候沒有了壓力，奮勇追擊之下，也斬殺着奔走的大地武王的萬戰將。

帶隊的王將見潰敗之勢不可收拾，慘重的傷亡即使馬上能重振陣勢，也不可能再阻擋孤王，於是口呼着撤退，帶頭往裡面沖。

星冰雪發動混沌寒冰，接連凍結了好幾個萬戰將的雙腿和腰，減緩他們逃走的速度，李天照追上跑最快的，揮劍接連斬倒，那些跑在後面的就被神一等人追上圍殺。

沒一會工夫，剛才堵門的幾十個萬戰將，除了帶頭的王將和三個萬戰將跑進裏面去了之外，其他的全變成了屍體，其中，絕大多數都是李天照所殺。

七星武王座下的萬戰將一直聽說的是孤王的威名，即使耳聞他擊殺多少敵人的事情，也沒有此刻親眼目睹的體會更真切，一雙雙眼睛里，透出來的都是對強者狂熱的崇拜。

“孤王請帶我們衝進去！”星冰雪也是第一次親眼看李天照殺敵，那種迅猛，視群敵如無物的威風，哪裡能夠想像！可她又覺得本該如此，理當如此，否則，又怎麼能當跟她心中最強的兄長破天刀相當的人物呢？

“敵人數量很多，遠超我們的預估。雖然殿內看守各個房間窗戶的萬戰將都被斬殺，但內里的敵人主要集中的武王殿正殿，現在應該都會退進去，我們沒有逐個擊破的機會了。大地武王此番大動干戈，分明是志在必得，一定準備充分，七星武王很難突圍出來。要想退敵，原本是不太可能的事情，我們要創造奇迹，首先得避免關心則亂的影響，必須保持冷靜。”

“我們願聽孤王指揮！”星冰雪立即表態，身後那些萬戰將也有許多人符合，其中一些特別關心七星武王狀況的也說：“只要能助武王退敵，孤王儘管吩咐！”

至於神一王將為首的神威之地的戰士們，反而沒有說話，因為根本沒必要，他們是孤王的人，理所當然聽命行事。

“第一，也是最重要的，你們必須時刻記住：至少十二個時辰、甚至更久的時間內，七星武王的安危不會出問題！只有記住這點，你們才能保持冷靜；第二，我說沖你們不要懷疑，就算覺得衝上去是送死也要毫不猶豫的馬上沖，我沒有說沖，即使看起來是很好的機會，也不要動；第三，敵眾我寡，實力對比懸殊，退敵本不可能，要創造可能，需要耐心，滿腔熱血不管不顧的衝殺，會死的更快，會徹底斷送助力七星武王的可能！你們只需要牢牢的記住這三點。”李天照份外嚴肅的申明強調，事實上他們看起來人不少，這種局面下，根本沒有正面衝擊敵人的資本。

即使是神一為首的神威之地的戰士，靠一招千殺劍法也很難發揮太大作用，因為招式本身要發揮殺敵作用，就需要有出招的匹配條件，而人多的對壘陣勢下，很難人為創造條件，只能是找尋機會，被動的等待時機出現。

如果眾人不能保持冷靜，遵從號令行事的話，那就是白白送死，還不如他李天照一個人設法殺敵。

神威之地的戰士們自然不必說，毫不猶豫的都表了態。

七星武王座下的萬戰將里，卻有人忍不住對第二點心生疑慮，問：“我們記住了，孤王就一定能待我們退敵嗎？”

星冰雪不由皺起眉頭，覺得那萬戰將簡直是太不懂事。

李天照維持着耐心，因為覺得這可能代表了部分人的想法。

“牢記第三點，大地武王志在必得，這本是勝不了的戰鬥。所以，你們如我要求的做到做好了，也不能確保必然勝利。但是，你們如果不能做到，卻絕對不可能有勝利！願意、並且能做到的，就參与接下來的戰鬥，我能夠帶來勝利的可能；不願意或者覺得做不到的，不要勉強，否則只會影響整體的團結一致，起到的是反作用。”

發問的萬戰將明白了，當然必須助力七星武王，於是表態說：“願聽孤王命令行事，絕不違背！”

星冰雪恐怕後面還有戰士心生疑慮，或者情緒使然，關心則亂，就橫劍面前，鄭重其事的對着劍說：“我星冰雪——對劍立誓，今日為助力七星武王退敵，願意聽從孤王命令行事，絕無違背，否則必當場斃命，永不得復生！”

倘若換了平時，有她帶頭，旁人也未必都會跟隨，但此刻，眾人剛見識了孤王的厲害，又是為了救助七星武王，剎時間一個個萬戰將們紛紛橫劍面前，對着劍說，立下劍誓！

如此，眾人齊心一致，再沒有任何變化的可能。

李天照也完全放心了，只需要考慮如何破敵。

七星武王殿的正殿，大地武王的王將和萬戰將在中間圍殺七星武王，周圍一圈圈的，布置的如鐵桶般嚴密。

大殿門內被殺的落荒而逃過來的王將叫喊着說：“孤王來了！”

孤王要來了，大地武王的王將們卻早有準備。

因為今日，原本的計劃里算進了孤王。

孤王要麼不來救助七星武王，只要敢來，就叫他沒有命離開！

# 第三百六十六章 休要張狂

七星武王殿里的萬戰將們聽到孤王來了，不知道多少人都被點燃了滿腔怒火。

大地武王座下的萬戰將被孤王殺了多少，過去又被他俘虜了混沌之心，前前後后的事情加起來，誰都想殺了孤王雪恥辱。

讓孤王這樣的繼續活着猖狂，玄天之地的人還以為大地武王座下無人，連一個王將都奈何不了了似得！

正殿大門裡，一排排戰士嚴密防守，等着孤王到來。

只是，如此密集的陣勢，一旦被孤王衝過來，豈不是又能利用人群大殺特殺？

這狀況頗為奇怪。

李天照通過氣流的信息，知道門裡是這般部署，不由也覺得奇怪。

七星之地和神威之地的萬戰將們幾乎都沒有混沌碎片力量，幾十個人正面衝擊，大地武王的萬戰將們也沒有多大的壓力。

換言之，他們不會為了七星之地和神威之地的萬戰將而如此部署，理當會針對他李天照部署。

如此，就不該是這種密集嚴防的陣勢。

不過，李天照本來也沒打算從門口進入。

在別的武王殿里，因為是混沌之氣凝聚的氣雲構成的建築，沒辦法撞破，可是七星武王這裏因為節約混沌之氣，都是普通的磚石牆壁，哪裡能擋得住萬戰將的強行撞擊？

李天照正考慮着從什麼位置突破進去，探明虛實了再決定如何發揮星冰雪和神一他們的力量時，突然聽見裏面有異常大的動靜，緊接着就聽見七星武王和大地武王的王將們的對話，最後，又聽見七星武王大叫提醒的話。

‘我說門口的密集防守陣勢為何如此離奇，原來是陷阱，安排了多個混沌霸體的萬戰將想把我圍死！那也就是說，現在有相當數量的混沌霸體在圍攻七星武王，還有相當數量的在門口等着我衝進去，我破牆而入直接殺入他們中間，該能有所收穫！’李天照當機立斷，不等裏面大地武王的人有時間重新調整安排，抬起手臂擋住頭臉，驟然發勁撞穿了牆壁！

爆裂的磚石紛飛，塵土一時瀰漫。

李天照撞破牆壁的同時，驟然發動地怒，剎時間把地面，及撞穿的牆壁破壞出更大的範圍，大塊的磚石小地怒力量的推動下，呼嘯着飛射進去，砸中許多敵將的頭上，臉上，身上。

與之同時，小地怒的推動下，李天照連人帶劍一併沖入敵陣。

冰盾與小流星火同時發動，不等敵人能有機會截擊，已然冰火齊飛，化作大片蒸騰的熱氣。

千殺劍法發動，李天照的人和劍一併飛快的旋轉，劍刃毫不留情的在敵陣中間肆意斬殺，不知道多少鮮血四面飛濺，不知道多少斷肢拋飛，多少戰士被一劍兩段！

李天照奮力揮劍，追着移動的敵人，只管肆意往敵群里衝殺，如此也是確保敵人無法合擊他的最佳辦法，足夠快的持續衝殺就是最好的防守！

在他衝進去之後，得了命令的星冰雪和另外一個流星火的萬戰將，同時朝牆洞里發動混沌碎片之力。

裏面的萬戰將正被衝進去的孤王吸引注意力，隻身熱氣團的在極力防守着後退，熱氣團外面的那些警惕的等着看清了情況后能夠攻擊，也防備着孤王隨時會衝殺到過去。

飛入正廳的大量和大團流星火也就無人截擊，也來不及被人攔阻。

冰火齊飛，形成範圍更大的熱氣團！

星冰雪和那萬戰將接連不斷的朝正廳里釋放，繼續釋放混沌碎片力量，一會功夫飛射進去了四波冰火，讓正廳里瀰漫的熱氣團範圍更大！

突然，牆洞里衝出來一個萬戰將，渾身被彩光包圍，分明是混沌霸體，直接頂着星冰雪和萬戰將的寒冰烈火，絲毫不受影響的揮劍就斬！他背後緊跟着魚貫跳出來越來越多的萬戰將，分明不會再給他們機會往正廳里發動冰火齊飛助力孤王了。

一個萬戰將招架着混沌霸體的兵器，星冰雪邊自後退，邊自發動寒冰阻礙敵群的追擊。

這般退走了一段后，湧出來的那群萬戰將沒有追趕，又折返了回去，只是正廳外面，都有一圈萬戰將守着，只要星冰雪他們靠近，招呼一聲，裏面的人隨時能夠湧出來接應。

星冰雪一陣后怕，本來以為大地武王的萬戰將會分出來大群追擊他們，沒想到，對方的目標很明確，圍殺七星武王和孤王，對於旁人，只是不讓他們能去添亂，根本不怕他們能鬧出什麼大的麻煩。

神一王將看大地武王的萬戰將們退走沒繼續追擊，羞怒交加的道：“簡直太小看人了！全然不在乎我們啊！”

是啊，他們明明是一群人，本該是敵人最在意的戰鬥力，然而眼前的現實卻是——只把他們當擾人的蚊蠅那般，揮揮手趕走就懶得理會了！

“是可忍孰不可忍！王將、跟他們拼了！”七星武王座下的萬戰將也十分憤怒。

“孤王說過，敵人追擊我們退，如果不追了就待命。”星冰雪也覺得惱火，但她卻知道不能衝動。

事實上她們也確實沒有正面交手的實力，就剛才一個混沌霸體的萬戰將領頭，就能頂着他們的攻擊往前沖，後面的那些混沌劍客萬戰將們發動碎片之力攻擊，他們一群群的都被消耗了混沌之氣。

於是一群人都只能忍着怒氣，盼着孤王能快些安然無恙的衝出來，然後領着他們一起衝殺。

但另一方面，他們有期盼着孤王能在裏面痛快的多斬殺些敵人再出來。

正廳里，李天照憑藉星冰雪和萬戰將的冰火齊飛，得到了更久的熱氣團籠罩的殺敵時間和範圍。

飛旋的劍光，不停的斬開敵人的身體。

李天照但求極盡效率的斬殺敵人，移動中也顧不得避開那些本迴避了就耽誤時間的亂劍。

這些亂揮的劍光，劃過他身上，留下一道道不深的傷痕；還有許多紛飛的風刃，一波過去就割的他滿臉傷痕密布；有些距離近時，敵人掙扎的反擊，譬如混沌煙火的光束，全靠主動散溢寒冰盾上的冰層抵消對抗。

一會功夫，混亂中不停衝殺的李天照全身上下，不知道被割傷過多少次，但有不滅印的力量護身，這些傷口都迅速癒合，根本不會阻礙他的行動。

‘不滅印護身之下，戰鬥真是另一種模式！’李天照原本不願意如此依賴不滅印的力量，恐怕會讓他原本的迴避能力，以及對戰鬥的攻防敏銳度減弱，但此刻的情況，實在沒工夫考慮這些。

李天照殺入敵群，孤王劍每次旋動一圈，至少斬殺三五個敵人，片刻的衝殺其實沒有多久，卻足夠他追着敵群揮劍十數次。

熱氣團不復阻礙人視線的作用時，正廳里，已經倒下了幾十個萬戰將的屍體。

大地武王的王將和萬戰將們看見慘死了那麼多人，想到孤王一波襲擊就造成這等可怖的傷亡，才真切體會到‘孤王劍殺將如斬草’的形容，真的是一點都不誇張！

這就是在中陽湖一人一劍險些滅了龍王隊，又重創薔薇隊的孤王的實力？

千殺劍法，劍出必殺！

如此兇猛，簡直是虎入羊群那般。

“攔住孤王！全都動起來！該退的退，該進的進！”帶隊的王將怒聲大吼，這等沉重的傷亡，他已經不能接受了，倘若再讓孤王肆意妄為的衝殺下去，勝也是個慘勝，回去了他都沒臉向大地武王復命，更沒臉面對別的王將！

正廳里的萬戰將們立即行動了起來，朝着正廳的牆邊迅速退去，可是，李天照仍然提着劍追着移動的人群。

帶隊的王將急忙又下令道：“該退的出去！”

於是各個方向都有萬戰將直接撞穿了牆壁退到了正廳外面，李天照仍然追着一面的敵人，飛快的斬殺者着，緊咬不放。

只見他如旋動的五色疾風，退走的萬戰將們被他沾上了就倒，根本招架不住他的快劍。

而李天照為求盡量多的殺傷敵人，許多風刃，流星火等可以消耗混沌之氣承受的攻擊，他也都不迴避，一些不不致命、也不會影響他動作的兵器傷害，他也不去特意迴避。

這般追着一股敵人快到牆洞時，退走的敵人里突然有個主動朝他撞了過來！

彩光一閃，李天照就立即移走避開。

孤王劍斬向那萬戰將的脖子，卻被混沌霸體的彩光擋住。

那戰士只攻不守，衝過來時刀就往李天照身上招呼，卻慢了一點，落了空。

李天照避開之後，旋身斬倒兩個還沒來得及出牆洞的，就看見洞口旁又一個萬戰將主動他撞了上來。

不必猜也知道，又是個混沌霸體的萬戰將！

李天照哪裡能跟混沌霸體糾纏，看那戰士衝過來分明是想找機會抱住自己，當即一腳踢那人臉上，借力一躍，飛退了開去。

這時候正廳里的敵人都退去了周圍的牆壁，大多都出去了，留下來的，卻還有五十六個。

除了十個王將之外，還有四十六個萬戰將。

‘難道有這麼多混沌霸體？’李天照暗暗驚疑，倘若真是如此，那就真不是一般的麻煩！

李天照縱身避飛躍開，人才落地，一個跑過來的萬戰將驟然發動衝鋒聚集，連人帶劍的撞了過來！

李天照早有防備，錯步旋身，踏着千殺步法避開的同時，順勢拖劍割上敵將身體。

可是，亮起的彩光，擋住了他的攻擊。

混沌霸體，果然又是一個混沌霸體！

李天照根本沒時間多想，因為緊跟這個戰士之後，又一個戰士飛衝過來，還是混沌印的小疾行力量，閃移的速度非常迅快！

‘這麼多的混沌霸體，還不知道有多少個擁有衝鋒類絕技，如此下去，一旦被圍，我今日也得交待在這了！’李天照即使料到大地武王此番大動干戈，必然志在必得。

可是，他也好，七星武王也好，仍然沒有想到，大地武王竟然不惜湊集了如此數量的混沌霸體來對付他們！

# 第三百六十七章 臨場反應

四十六個混沌霸體！

大地武王竟然準備了這等陣容的珍貴力量，用於對付七星武王和他李天照，這是如何的鄭重其事啊？

原本敵眾我寡，大地武王來的萬戰將都是混沌劍客，已經讓七星武王殿的戰鬥難有勝算，此刻正廳里的四十六個敵人如果全是混沌霸體，又哪裡還有勝算？

李天照避開一個發動衝鋒撞過來的混沌霸體，又有一個發動小疾行的飛撞了過來。

一團白光閃移的飛快，又是蓄意接力前一個人的衝鋒之後，看起來，正常是躲不過去了的。

可是，那混沌霸體飛衝過來時，卻發現孤王俯身貼地一掃，恰好把飛撞過去的他被絆的朝前翻滾着摔飛了出去！動作反應之快，簡直讓那混沌霸體的萬戰將吃了虧還暗自佩服。

李天照知道混沌霸體厲害，攻擊想要擊破，不是幾下能夠實現，霸王劍在中陽湖的時候挨了龍王混沌霸主力量下的天王劍法那些打擊，霸體才被擊破；南邊城時夢中游一個人被大群人圍攻了那麼久，混沌霸體才被消耗完。

倘若是一打一，甚至一打幾個，李天照也還不怕，然而眼前是幾十個混沌霸體！只要被人撞上，或者被抱住了手腳，他今天大概就翻不了身了！

李天照匆忙之際，心知避不開這個發動小疾行衝過來的敵人，下意識的俯身一掃，那人急沖之際下盤遭遇阻礙，上身頓時前倒，沖速太快，就變成翻滾着摔飛了出去。

靈機一動的應對之法，頓時觸動了李天照！

‘擊破混沌霸體難有可能，敵人數量太多，想靠迴避全都躲開也難以辦到，關鍵就是怕他們輪番發動衝鋒絕技，若是摔飛擊倒為目的，卻可以用很小幅度的動作化解他們的衝鋒撞擊！是了，只要根據他們衝過來的重心姿態，攻擊身體某一端，就能利用衝鋒的優勢使他們輕易失去平衡！’李天照犹如汪洋之中看見了浮木，黑暗之中看見發光的洞口。

李天照念想間，又接連有三個混沌霸體的萬戰將衝過來，兩個都是戰印絕技，一個是小疾行。

原本都以為孤王肯定無法再應付了，不料卻見他劍掃腿擋，那三個萬戰將一個都沒能撲住他，自己反而全摔飛了出去。

李天照接連化解了敵人的意圖，但是，畢竟是以寡敵眾，應付了這幾個，後面還有。

帶頭的王將見如此不足以拿下孤王，就道：“第二套合擊！”

剎時間，混沌霸體的萬戰將兩個或者三個一組，呈包圍之勢圍了上來。

換了平常李天照斬殺就好了，可是混沌霸體讓他無法擊殺，又不能被張牙舞爪的敵人們近身圍死，只好一躍而起，躍過一面萬戰將的頭頂避開。

他身在半空，立時有萬戰將發動小疾行凌空截擊！

但李天照早有準備，眼看那人撲過來，凌空一腳，那人彷彿自己拿頭臉撞上他的腳那般，身體頓時凌空急速甩擺了兩圈，狠狠摔砸在地上。

李天照借阻擋之勢加速側飄落地，腳剛沾地，又一個萬戰將衝鋒了過來。

李天照不及迴避，直接一劍刺向那萬戰將的左肩。

那人原本右手握劍，衝過來時是前傾朝左扭身的揮劍攻擊姿態，可是孤王劍先一步刺中他肩頭，那人扭身之勢被這麼一擋，變成了快速朝左旋動，於是本來速度、距離剛好的一劍，卻提前從孤王面前落空劃了過去，同時人也失卻了平衡，身體旋轉着，姿態狼狽的連連快步踏地，轉了好幾圈，總算拿住了勢子，沒有難看的摔倒。

李天照雙腳踏實地面，假作沖向七星武王那邊，引動了幾個萬戰將衝鋒攔截，卻又立即旋身改向，接連又避開幾個衝撞過來的，截擊摔飛了六七個攔阻的，見距離合適，連忙發動小地怒，頓時飛沖向一面牆壁。

靠近牆壁的萬戰將連忙揮劍斬擊，李天照卻看準了劍勢，一腳踩着揮動中的劍身借力，凌空改向飛撲了出去。

兩三個借力衝鋒的就這麼撲了個空，卻還有旁的即使調整，追着孤王又發動小疾行凌空飛撞攔截。

李天照看那萬戰將揮劍過來，這一次卻並不使截擊的辦法使之喪失平衡，眼看劍刺過來了，他卻不躲不閃那般。

擋劍觸及他身體的時候，‘觸動’發動，凝聚的繞劍之雷分成兩股相斥的力量，藉助及體的敵將劍勁推動，卻又因為相斥的力量阻隔，借了這一劍的推力，卻又讓這一擊根本沒辦法真正刺傷李天照。

那萬戰將眼裡，本來以為的手的一劍，碰上的瞬間竟把孤王彈飛了出去那般，迅快的撲了旁邊去，直接撞穿了牆壁，脫出了正廳的範圍。

剛才退出外面的萬戰將們早聽到裏面的呼喊聲音，個個都凝聚着混沌碎片之力待命，牆壁一破，見有人衝出來，看清不是自己人了，立即發動混沌碎片力量合擊。

李天照留着的小疾行這時候才發動，剎時急衝出去，避開了合擊的同時，孤王劍一路連斬兩個敵人，落下后，又揮劍順着連斬走道上的萬戰將。

這些從正廳里出來的萬戰將們都沒有混沌霸體，又不敢再密集的戰隊，各人之間都有一定距離。如此當然避免了被李天照一劍連斬數人，可這時候，卻又讓他們變成了瞬息間旁人來不及助力，總是在跟孤王單獨對陣的處境。

近身之下，瞬間的單獨對陣，換了別人還可以從容退守，然後等到旁邊的自己人合擊。

但他們面對的是孤王的千殺劍法，這瞬息之間，五色劍光就已經給了他們致命一擊，甚至連混沌碎片的力量都沒來得及發動，因為他們揮舞的兵器都還沒能對着孤王，就已經被孤王劍斬殺。

李天照沿着走道急沖中，接連斬殺了六個人，背後有混沌霸主的萬戰將撞穿了牆壁追出來，他也不加理會，只是更快的前沖斬殺走道上的敵人。

前面的那些萬戰將眼看孤王急沖中全是一劍殺人，都怕跟他交手，發動混沌碎片力量吧，前面又有自己人阻礙，等沒人妨礙的時候，那也就意味着要招架孤王劍的攻擊了！

於是有萬戰將反應迅快的撞穿旁邊的牆壁，衝進了大廳里，本來驚慌的其他人見狀，立即有人效仿，或者撞穿牆壁，或者從別人撞開的牆洞里跑進正廳。

而裏面的混沌霸主萬戰將則從牆洞里衝出了出來，突然就有三四個在李天照前方。

李天照一劍斬倒了個萬戰將，眼看前後都衝出來了混沌霸主的萬戰將，當即朝左側的牆壁撞過去，帶着崩裂的碎石，提劍全速奔走。

出來了的混沌霸主萬戰將們分作兩路二十人，兩三個一組，追了出去。

原本他們想着房間的窗戶里都有人看守，就能很快知道孤王的位置，沒想到，追了一會，不見孤王的人影，也沒聽見動靜，就有人進房間里查看，才發現看守窗戶的已經死了。

“這裏的被殺了！”

當即有別的萬戰將也就近擇屋而入，吃驚的喊道：“這裏的人也被殺了！”

“這裏也是！”

“這裏一樣！”

陸陸續續的聲音叫響，聽的這些萬戰將更是怒火中燒！

這時候才知道，看守窗戶的那麼多同伴，竟然早就被孤王刺殺了，百餘人，竟然沒有一個能夠發出聲音示警，以至於他們至今才知道狀況。

眾萬戰將正覺得憤怒，突然有個萬戰將驚呼道：“馬上回去！孤王一定是要繞回去救七星武王！”

他們出來了這麼多，大廳里的人就少了，留在裏面的很多都是戰印絕技衝鋒發動過了的人，一時間無法再次使用衝鋒，此刻孤王如果繞走折返回去，實在不能大意！

一眾萬戰將掉頭折返，然而，卻驚見背後走道閃出來星冰雪，緊接着，巨大的冰柱填充了走道的空間，凍結了地面和牆壁，直衝他們迅速蔓延過去。

神一王將領着人衝出來，沖向走道里的敵人。

“都是混沌霸體，別跟他們拚命，只要招架好他們的兵器，就沒什麼可怕！”

混沌霸體固然威猛霸道，但是，對於沒有混沌碎片力量的戰士而言，他們或許又更願意跟混沌霸體對陣。

因為攻擊手段都是兵器和混沌印力量，沒有讓他們處於較大劣勢的混沌碎片之力，霸體的不可擊破，但在進攻的時候並沒有很可怕的增強。

走道里的萬戰將們面對封堵的寒冰，幾個人一起揮劍斬擊，不斷有碎冰塊爆裂，可是，又迅速凝結補充了起來。

走道的回去的通道被星冰雪的混沌寒冰堵住，走道的牆壁也變成了冰牆，他們想掉頭繞路又得面對大群神威之地和七星武王座下的萬戰將的攔截。

很顯然，一時半刻，他們回不了正廳了……

李天照從正廳里衝出來時，就是朝着星冰雪他們在的方向衝殺過去的，見到正廳里追出來了不少混沌霸體的萬戰將，他甩掉之後就去跟自己人匯合，本來安排了個人製造響動讓敵人誤以為是他，又考慮到別的情況，交待說這群萬戰將如果想折返，那就攔截阻止。

恐怕他們沒有信心，李天照還特意提醒說：“混沌霸主對你們來說，反而是不那麼可怕的混沌碎片之力，只要招架好了他們的兵器，就跟平常廝殺一樣，只不過要打很久，你們只能防守，反擊無用。”

事實原本就是這樣，一眾人得了孤王的提醒鼓舞，攔截的戰鬥越打越是自信，而那群網混沌霸體的萬戰將則擺脫不了處境，好一陣都沒辦法擺脫困境回援正廳裏面。

而這，當然是李天照很願意見到的情況了。

只是，正廳里還有二十六個混沌霸體。

# 第三百六十八章 左沖右突

比起分流之前的四十六個，正廳里的的二十六個已經少了太多。

但根本問題其實並沒有解決，這麼多的混沌霸體輪番合擊之下，李天照沒辦法逐個擊破，逐個消耗。

就算能有機會，等他把這麼多混沌霸體的護體防護層都消耗完了，最先被消耗的那幾個又能再次發動混沌霸體了……

李天照考慮着，很顯然，解決困境的可行辦法並不是消耗並且擊殺這些混沌霸體的萬戰將敵人。

那麼，如何破局呢？

李天照考慮着，於是決定，趁着正廳里的混沌霸體敵將數量少的時候，先把多斬殺點別的混沌劍客萬戰將再說，如此至少先保障了自己人的壓力更小。

混沌霸體的敵將不是星冰雪和神一他們最懼怕的，各種混沌碎片之力的敵人對他們的威脅性高的多。

但是，對於李天照而言，情況卻又反了過來。

李天照折返正廳外面的走道，一群混沌劍客萬戰將正從牆洞出來，顯然是聽到那群混沌霸體的萬戰將的呼喊，準備去接應。

李天照突然沖了出來，旋動的五色劍光見人就斬，逼得一條走道里的敵人紛紛後退的、穿過牆洞逃回正廳的，撞開另一面走道的牆壁躲避的，好像是他們勢單力薄被孤王領了一群人圍殺似得。

反擊的風刃紛紛飛射，李天照只管要害不被射中，臉上，身上被割開了百千次，也只是忍着疼痛，憑藉不滅印的力量迅速恢復，但求最快的揮動孤王劍，更有效的斬殺更多敵人。

混沌煙火的萬戰將不斷移動着手裡的兵器，眼看着旋動的劍光迅快的忽左忽右，接連從兩個自己人面前閃過，移走中絕大多數時候都被擋住，眼看着就要衝過來了，那萬戰將再不敢等，只有匆匆發動煙火，連串光束飛射出去，但求能夠擊中。

可是，落空了。

於是那萬戰將沒有機會再次調整嘗試，就被掠過的五色劍風斬殺。

另一個混沌煙火的萬戰將不顧會傷了自己人，唯恐會死在孤王劍下，於是直接對着前方同伴發動混沌煙火，如此一來，煙火就可以接連穿透，連自己人和孤王一併擊中！

這萬戰將在壓力之下下手可謂狠毒，盤算的也夠好。

可是，李天照斬殺了那個萬戰將時，已經知道混沌煙火立即會射射到，於是立即發動小疾行，一閃加速掠過去，從那個混沌煙火的萬戰將身邊衝過時，順勢一劍將至斬成兩截，又斬了通道上的另外兩個。

前面走道上不見敵人了，不是逃進正廳，就是撞穿走到另一邊的牆壁。

李天照提劍閃入正廳，憑藉氣流里的信息，清楚的知道哪些敵人是衝進正廳裏面的，那些是在正廳里朝外過來的。

衝進去的當然是剛才走道里的敵人，衝出來的當然是正廳里的混沌霸體萬戰將。

李天照擇了個路線，衝過去時，搶在了個混沌霸體之前掠過，接連斬殺兩個敵人後，又錯步退移半步，看着第二個混沌霸體發動小疾行從面前衝過去了，才又發動小地怒急沖前進，追上兩個敵人揮劍連斬。

小地怒發動的時候，又同時避開了第三個混沌霸體的急沖攔截。

而這時，趕過來的混沌霸體更多，剛才避開的那三個有意封堵，李天照就撞破牆壁，又衝出正廳，追近對面牆壁的破洞里。

氣流中透着前方剛被敵方萬戰將們擾亂、還沒有平靜下來的的信息，李天照靠捕捉這些，輕鬆追過兩個房間，穿過窗戶，一劍刺死了個移走着的敵將。

剛才走道撞破牆壁避開他的萬戰將們本以為安全了，在等着聽外頭的動靜好擇機跟自己人匯合，卻不料，步走中突然就被孤王追上。

沒等這些萬戰將來得及反應，孤王劍就貫穿牆壁，直接刺死了他們，還準確的刺穿了他們要害，彷彿能隔着牆看見他們似得。

李天照連斬了六個，又折返沖入正廳。

裡頭有兩個混沌霸體早在戒備，默契的配合著飛衝撞過來，李天照卻在進來之前就有知道他們的位置，於是不慌不忙的迅快旋身，避開個衝過來的萬戰將，順勢一掌推了那人後腦勺上，那萬戰將頓時頭臉猛的栽在地上，撞爛了青磚的地面，臉都埋進了碎石里。

而另一個衝過來的，幾乎同時被旋身的李天照一劍拍在腳後跟上，頓時雙腿前沖飛起，後腦勺猛的着地，撞碎了青磚地面，半顆腦袋鑲進了地里。

李天照應付了這兩個混沌霸體的衝撞，發都小疾行飛閃過去，在正廳里斬了兩個混沌劍客，又大步追趕着斬殺了第三個，不等旁的混沌霸體趕過來，就又撞開側旁的牆壁沖了出去。

他過門穿窗，接連過了兩條走道，撞破面牆壁，突然出現在一群二十多個混沌劍客萬戰將的隊列前。

人衝出去的時候，孤王劍飛旋繞斬，剎時四個萬戰將措手不及的被斬開。

緊接着，李天照追着這隊人飛快的揮劍連斬，砍的他們左右退避逃走了，又捕捉着氣流的信息逐個追擊。

這隊人本來是繞開了路想去支援被堵截的那些混沌霸體萬戰將的，卻沒想到，孤王竟然彷彿知道他們動向那般，突然襲擊追殺。

逃散的萬戰將高聲呼喊傳訊：“孤王在這裏！襲擊不讓我們去支援！”

於是另外幾支繞路的隊伍知道了狀況，立即加快速度前沖。

氣流里的信息透露的明顯，李天照知道來不及全都擋住，高喊了聲：“走！”

讀者一群混沌霸體的星冰雪聞聲下令撤走，她自己也退入側旁的房間，又穿窗繞走，趕往約好的匯合地點。

神一王將他們也連忙後撤，被糾纏了一陣的混沌霸體萬戰將們本想追擊，帶隊的呼喊說：“不要理會這些蝦兵蟹將！”

於是一群人迅速往正廳趕去，卻又聽見不遠處有自己人在叫喊說：“孤王在這裏！快、孤王在這裏！”

那群混沌霸體的萬戰將急忙循聲過去，奔走了沒一會，卻又聽見另一邊有人高喊說：“孤王在這裏啊！怎麼可能在那邊？你是誰？為什麼亂喊？”

“你才亂喊！孤王明明在這裏！快來啊——再不來要被殺光了！”

那對混沌霸體的萬戰將面面相覷，意識到兩邊有一方必然是敵人，就喊話問：“報名姓！”

最早喊的那頭就沒聲音了，一群混沌霸體的萬戰將立即奔赴第二處求救的聲源處，見到被孤王襲擊了一波，死了八個人的隊伍。

“混合編隊！”帶隊的混沌霸體暗暗咬牙，這事還沒有經過帶隊的王將確認，但眼下這情況，孤王對這裏彷彿非常熟悉，往來穿走極快，總是能輕易確定他們的位置，如果不混合編隊，不知道會被殺死多少人！

這算什麼戰鬥？

這些萬戰將們從沒有經歷過如此荒誕的戰鬥！

曾經他們都覺得自己戰鬥經驗豐富，見多識廣。但今天，突然全都覺得，過去簡直是井底之蛙。

過往的那些戰鬥經驗，都是常規按部就班的一步步過來的。

什麼時候遇到過孤王這樣的異數？

他們聽說幾個不滅王將圍攻之下還被破天刀打退的傳聞時，還覺得誇張的難以置信。

現在，他們不覺得了，因為此刻他們正在經歷的戰鬥，更荒誕！

他們現在不得不相信有破天刀那等強的離譜的王將了，因為他們切身體會並且見識了，孤王這等匪夷所思的王將。

除了混沌霸體能擋一下孤王的千殺劍法，其他混沌碎片之力，竟然就沒發揮什麼關鍵作用？

帶隊的混沌霸體越想越覺得窩火，看着地上自己人被斬斷的屍體，更覺得憋屈，不由質問說：“混沌風語都在幹嘛！就不能擋一下孤王的千殺劍法嗎？”

“……沒機會。”這裡有個混沌風語力量的萬戰將，但他不是沒機會，而是——害怕。

混沌風語對劍速特別敏銳，因此他覺得，孤王的千殺劍法好像比他的風語還稍微快了一點點……或者說，至少不比他慢。

他冒險跟孤王近身，阻擋千殺劍法的代價，會不會是賠上性命呢？

何況今天的主力明明是混沌霸體，有幾十個混沌霸體在，他一個混沌風語去冒什麼險啊？

所以，那混沌風語的萬戰將不想冒險，但此刻，跟混沌霸體的混編成隊之後，那又另說了。

因為他自信可以跟孤王安全的交手幾招，足夠讓混沌霸體衝過去合擊了，有危險隨時往混沌霸體的同伴身後一躲，也就逢凶化吉了。

“碰上了我們會創造機會！你可別再把握不住了。”帶隊的混沌霸體猜到混沌風語的心思，話說的委婉，意思卻明白。

“有你們助力，當然沒問題！”那混沌風語也很乾脆的許諾。之前他擋孤王，是風險大收穫的機會小；有混沌霸體在，他是風險小，發揮作用的功勞卻不少。

現在，他當然會积極作戰了。

只是，孤王卻沒有來襲擊他們，反而聽見遠處另一隊人在呼喊求救，只是呼喊之後，又立即有把聲音在相反的方向叫喊說：“孤王在這邊，那邊是騙人的！”

“報名姓！”帶隊的混沌霸體很是惱火，覺得這兩邊不管哪邊是真的自己人，都應該自覺報名姓啊！還要他們特意詢問，然後一群人站在這裏等？

然而，兩邊都沒有回答的聲音。

假的不做聲，真正需要救援的難道被孤王全滅了？

不可能，逃散開了，也不會全隊被滅啊！

一群萬戰將正覺得疑惑猜測時候，正廳方向叫響聲音：“全都回來！孤王想救七星武王脫困！”

“該死！”帶隊的混沌霸體急忙大步狂奔。

先前兩邊呼喊求救的，都是假的，只是為了拖延他們片刻。

正廳里，現在到底是什麼情況？

七星武王是不是擺脫困境了？

# 第三百六十九章 困局

李天照趁敵方混沌霸體的萬戰將分流的機會，左沖右突，獵殺了些敵人之後，又讓星冰雪他們呼喊求救，盡量拖延時間。

他則全速折返正廳，從距離七星武王最近的那面牆壁，突然撞穿了進去。

當即有萬戰將跑出正廳外呼喊着讓人都回來。

這功夫，李天照已經沖向七星武王。

可是，大地武王的十個王將都有不滅印護體，又有八個混沌霸體的萬戰將留守，一個混沌霸體前沖充當盾牌，後面則跟着兩個王將做隨時攻擊的武器。

這樣的陣勢下，三人一體，霸體拿身體充當盾牌的同時，後面的兩個王將能夠真正的一起發動攻勢，也就是在瞬息間做到防禦、並且左右合擊。

任李天照劍快，也難以在這種陣勢面前佔便宜。

但是，真正讓李天照衝進去后又改變主意，突然折向殺奔幾個非混沌霸體的混沌劍客萬戰將的原因，還是因為他看清了七星武王的處境。

原本李天照是想試着助力七星武王脫困，如此一來就等於多了個強大的助力。

然而……

一群王將和混沌霸體圍着的七星武王，被四個混沌霸體的萬戰將抵着架起來，兵器無法揮動，雙腳離地的懸空，四個萬戰將握着劍反覆不停的刺入七星武王的身體，又拔出，又刺入。

因為李天照的驚擾，那群王將一時沒有動手，卻可以知道，原本這些王將也一定在圍殺七星武王。

一個大活人，被這般圍攻，十幾把武器來回的反覆刺擊，犹如是訓練的稻草人似得。

偏偏武王的不滅之體又有武王殿里的混沌之氣助力，連致命傷勢也能迅速恢復，真正是混沌之氣不耗盡，那就不會被殺死。

於是這些反覆圍殺的刺擊，就又好像不是插在七星武王身上似得，只是，他眼裡分明透着不斷受傷時對痛苦的隱忍。

是啊，不滅之體也會痛。

七星武王此刻簡直就是在忍受萬箭穿心之刑。

七星武王明明很清楚此刻的局面，但困境里持續承受痛苦的絕望，還是讓他看見孤王時，滿眼希冀。

但是下一刻，孤王顯然看出無法助他脫困的實際處境而轉向。

七星武王又滿懷失望。

每一次被兵器刺入，那種痛就令他想慘叫，兵器離體，傷勢癒合，癒合時有瞬間癢的感覺的，讓他又很想笑。

這種痛苦慘叫和癢的想笑的滋味，以瞬息間體會十幾次的頻率反覆不斷的刺激着他，刺激着他……

有好幾次，七星武王都恨不得一死了之。

因為這種痛苦，讓人抓狂。

可是，最後他的理性也沒有崩潰，因為他心裏還有一絲希望。

‘熬過去！只有熬下去，局面才有可能逆轉！這麼多年了，屈辱、悲哀了這麼多年了！終於有轉機，終於有轉機了！怎麼能在這時候放棄，怎麼能在這時候熬不下去！’七星武王迫使自己轉移注意力，去回想着過往所有的屈辱，所有的憤怒……

於是一次次在痛苦折磨中崩潰的想一死了之時，都總能有不甘心的理由維持着那一絲理性。

七星武王知道自己在黑暗中堅持至今，而現在，是突破黑暗，即將走入光明的前夕了。

他不能倒在此時，現在。

熬下去，只要繼續熬下去，就會是夢想實現的前夕！

李天照在大廳里衝殺着，衝過來一個混沌霸體，他不是掃腿就是擊頭，直接把混沌霸體摔飛出去。

旁的混沌劍客們被他追的毫無抵抗之力，混沌碎片的力量反擊發動之下，李天照就使風刀王將的破滅絕技，不足以抵禦的就再靠寒冰擋下來一些，最後還是沒擋住的，也就硬生承受了。

不滅印里的混沌之氣還有許多，這讓沒有迅速重創殺傷力的混沌碎片力量，都喪失了正常應有的威脅性。

而李天照的千殺劍法，卻不是萬戰將們能夠消受的起。

外面的敵人沖回了正廳時，李天照沖了出去，離開的時候，他看了眼七星武王，目光里流露的信息，是鼓勵，是說他還會再設法施救。

七星武王知道孤王不會輕易放棄，可是，還是為不知道要承受多久的萬箭穿身之痛而恐懼。

大地武王帶頭的王將看着七星武王，嘆了口氣說：“你這又是何必？在這裡是一直呆在武王殿，去了大地武王殿里，也是一樣。何苦非要忍受這種萬箭穿身的痛苦？此番我們的陣容你也清楚，不管拿不拿得下孤王，你肯定不可能走得脫，也不可能有人能救的下你。哪怕是破天刀在這，這麼多混沌霸體輪番充當盾牌，也能熬到你武王殿的混沌之氣消耗殆盡。”

“如若為奴，本王寧一死了之！”七星武王瞪大了眼睛，怒目而視。

那王將哂然失笑道：“為武王效力，說什麼為奴？你總不會是當武王久了，就忘了自己以前在大地武王座下的時候了吧？若不是武王念舊，也不會讓我一再給你活命的機會。你本有活路，何苦非要尋死？”

“哈哈哈——區區一介王將，又能知道些什麼！大地武王想要我替他製造戰印，充當他的分體復活別人，以我之神，續他之命，簡直痴心妄想！他大地沒有子王，他日一旦魂散，你們這些寄生其力量之下的戰將，能有什麼好下場！若不是玄天武王對大地太過耿耿於懷，只要等着大地魂散之日即可不戰而勝，你們跟着大地武王，註定沒有多長的路可走！”七星武王哈哈大笑。

他說罷這些，環視正廳里的一圈，看見不少人眼裡頭透着疑惑，又笑道：“可惜，你們只是戰將，因而今日聽本王說的越多，回去后越是死路一條！你們以為殺王不需要付出代價？本王即便不能脫身，也能讓你們一起陪葬！你們若是聰明，就該早早想好後路。”

“妖言惑眾，胡說八道！武王永生不滅，天下人盡皆知，卻說些什麼莫名其妙的謊話，還以為如此就能騙得了大地武王座下忠勇的戰士？簡直可笑！七星武王垂死掙扎，竟會如此荒唐，真是令人大失所望！”為首的王將一臉的不屑。

“哈哈哈……本王若不能脫困，也會讓你們回去之後，一個個的被大地武王送去必死的戰場！看看你們有多少能活！”七星武王憤然怒吼着，這是他唯一的絕望反擊。

同歸於盡對他沒有好處，可是，卻又不甘心獨自滅亡，若可拉些陪葬最好，這麼多混沌霸體的萬戰將若因此而死，對大地武王也絕對是不輕的損失。

至於為了活命去大地武王殿當奴隸？

那是不可能的，七星武王絕對、絕對不會願意！

因為不甘心。

不甘心是他走到今天的原動力，也是他絕不投降大地武王的堅定之本。

七星武王也不知道自己又熬了多久，看見孤王又獨自衝進來。

斬殺了一些混沌劍客之後，又撤離了正廳。

顯然，還是沒有機會救助他脫困。

時間在流逝。

這麼下去，他還能堅持多久？

一次又一次，七星武王看見孤王衝進來，又出去。

正廳里大地武王座下的萬戰將越來越少了，但是，那四十六個混沌霸體的萬戰將還都在，旁的混沌劍客也還有許多。

七星武王當然明白孤王的意圖，大地武王那邊的王將、萬戰將們也都明白。

孤王是想先盡可能削弱他們的力量，最好能把混沌霸體之外的萬戰將都斬殺了，屆時就有機會扭轉局面。

但是，越來越難。

正廳里的萬戰將們早就不出去追擊了，人數的大量減少之後，混編之下，混沌霸體能照應到更多的人，也就讓孤王衝殺得手的難度不斷的加大。

陣勢里的幾個混沌風語，起初不能儘力，現在也沒有什麼顧慮了，一個個都是孤王的阻礙。

正廳外面。

星冰雪一眾人按捺着，可是，焦慮的情緒卻越來越強烈。

因為時間在流逝。

李天照回來時，神一王將連忙遞上吃的喝的，卻還沒來得及吃，就有七星武王座下的戰士迫不及待的追問說：“孤王你說過十二個時辰內武王一定沒事，現在已經十一個時辰了，我們是不是該衝進去拼一把？”

“孤王一直在衝殺，此刻還沒來得及吃喝休息，不能等等再說？”神一王將自然優先替李天照考慮。

那萬戰將本來就焦急，聽見這話就如被點燃了那般，立馬炸了，怒道：“我知道孤王辛苦！但現在是什麼情況？武王不知道還能堅持多久啊！我們能不急嗎？你們是不急，不是你們的武王嘛！”

“胡說八道什麼！”星冰雪憤然呵斥，本來她也覺得那萬戰將問的時機不對，應該體諒孤王的辛苦，只是也知道大家如她那般情緒焦慮，難免有按捺不住的，因此沒有喝阻，卻聽見這等過份的話，再不能沉默。

李天照淡定的吃着東西，又猛的喝了一氣水。

他早就累了，不是肌體，肌體有混沌之氣的力量補充。

他累的是精神，心力，這些不是混沌之氣能夠恢復的。

此刻他因為累，情緒狀態並不好，聽見這種話更覺得惱火，於是就繼續吃東西，緩緩心情，否則開口就是爭吵的言語，只會讓局面更糟。

星冰雪的呵斥本以為會讓他們冷靜，沒想到又有一個萬戰將忍無可忍的怒道：“王將此刻還是不說話的好！”

# 第三百七十章 計將安出

“讓我不說話更好？什麼意思？”星冰雪本來也一樣情緒焦慮，卻努力按捺着，忍着，唯恐辜負了領隊的責任，不料突然聽見這句陰陽怪氣的話，當然怒了！

“武王待王將恩重，大家都知道。王將喜歡新鮮感，與孤王有私情本來也沒什麼，畢竟那只是辜負了武王的感情！現在你不為武王的處境着急，反而只記得孤王衝殺的辛苦，當然是不說話更好了！”那萬戰將既然開了口，也就不客氣。

星冰雪聽的一肚子火氣，且不說她跟孤王是不是有私情，就算有又如何？這些萬戰將，當年她跟七星武王沒有男女之事的時候，他們議論紛紛的說有；後來她索性就有了，現在這些人又說她辜負！

七星武王是武王，七星之地多少女子都心甘情願的奉獻自己，但武王卻從不強佔，願意奉獻他不會拒絕了傷人心，要婚嫁又或者想結束這種關係時也從不留難。

星冰雪此刻氣憤難平，卻又如何跟這些萬戰將們說的清楚呢？

他們眼裡，她星冰雪從命到人到情感都應該獨屬於七星武王，否則就是辜負、甚至是背叛！

而事實上，七星武王的這些萬戰將們，大多都是這麼想的。

平時還可以冷靜些看待，只是偶爾私下聊起說兩句，此刻心急火燎，擔心七星武王的安危，對星冰雪的言行就尤其苛刻，稍微有一絲可疑，都會被他們解讀出辜負七星武王的意思。

倘若是換個時間換個地點，他們至少也有相當數量的人會覺得，星冰雪說那話只是避免與孤王無謂發生言語衝突，眼下畢竟是團結齊心最重要。

可是，此刻這些萬戰將們，卻都義憤填膺，只把星冰雪推到了一個孤立的位置。

李天照見星冰雪一副受傷的神態，這種受傷又變成了激憤，顯然是壓不住火氣了，就沉聲道：“你們現在一個個心急火燎，我也沒辦法跟你們講道理。此刻我也很累，也沒有耐心啰嗦理論，更沒耐性無意義的爭吵。我只可以告訴你們，救七星武王脫困本來就沒什麼希望，現在有這麼多混沌霸體，機會更渺茫。但七星武王暫時還不會有事，如果他快撐不住了，我會允許你們不計代價的去拚命施救，在此之前，我只要你們記着劍誓。”

星冰雪忍着沒有對那些萬戰將們發作，原本孤王這番話太生硬，她該說些打圓場的話，但是現在，她沒心情！

只是這些萬戰將里，難免有人憤然說了句：“還是孤王乾脆，不似有的人，帶頭立劍誓快的很，此刻卻還一副無辜狀！”

李天照之前聽東劍王聊天說起過諸如此類的情形，說是領隊的時候，勝利了皆大歡喜，有什麼矛盾不滿也都很少計較。一旦遇到挫折，那就會吵起來，倘若還失敗了，陳年舊賬都要被翻出來說，當隊長的處理不妥當，隊伍就能散了。

神一王將他們明顯憋着火氣，只是兩度被李天照目光制止，就沒有做聲，再者七星武王座下的萬戰將們到底是在說星冰雪，對孤王的不敬並沒有那麼直接，也就還都忍得住。

“你們適可而止！要說對武王的忠心，我比你們只高不低！我家人的命是武王所救，你們擔心我也焦急，焦慮就應該內訌么？”星冰雪氣的眼淚都掉下來了。

她最早她帶頭立劍誓，明明是為了大家能團結一致，不至於行動途中產生分歧，而現在看來，她帶頭立劍誓簡直再正確不過了！

若不是有劍誓約束，此刻這些人哪裡只是說難聽話？還不得群起脫離孤王的指揮，擅自行動去了？

“王將如果真的擔心，就該更积極些！武王還能撐多久啊？”一個萬戰將很是激惱。

李天照見這些人的急切之情，看起來都是真心實意，並非故作姿態，再想到七星武王這裏的萬戰將跟玄天之地不同，升上去的周期沒那麼長，競爭也沒那麼大，功績提升標準也沒那麼流程化。

可以說，七星武王本身的意志才是關鍵。

如此，升上萬戰將的人對七星武王個人尤其感恩戴德的話，倒也並不奇怪。

現在的處境，確實很困難。

李天照其實也清楚，這麼久了還沒有想到破局的辦法，那真的是很難救出七星武王了。

他唯一能做的就是盡量設法擊殺更多非混沌霸體的萬戰將，只是，現在的情況看來，越來越難了。

七星武王也未必能撐到那時候。

然而，急切歸急切，眼下兩邊實力對比明顯。

至於求援，根本來不及。

最有力的助力是風武王那邊，昨天星冰雪就派人去了，但那邊就算毫不猶豫的答應幫忙，並且立即派人全速趕過來，也來不及。

李天照看七星武王的戰士個個心急火燎，突然有了個想法，問他們說：“如果有機會救助七星武王，你們是不是甘冒生命危險？”

“何止是冒險！為了七星武王，我們付出生命也在所不惜！只恨武王待我們不薄，我們卻沒有能力在關鍵時刻發揮作用！”不止一個萬戰將毫不猶豫的表態，剩下的也都紛紛附和，唯恐落後於人。

“我強調一下，如果你們真可以為七星武王拚命，我倒想到個值得一試的辦法。但這是玉石俱焚的手段，你們在場的任何一個，都很可能會死。”李天照的神情語氣份外嚴肅，因為這不是試探。

“孤王只要有辦法救助七星武王，要我們把命送了也絕沒有問題！”說這話的，不是剛才最先答話的萬戰將，是個一直不怎麼說話的人。

但這擲地有聲的堅定，頓時引得旁的萬戰將們紛紛表態。

星冰雪這時也顧不上生氣了，滿懷期待的望着孤王，只盼着聽是什麼主意。

“好！”李天照站起來，指派了個七星之地的萬戰將說：“七星之地儲備了大量火油，本是為了據敵，動員城中的戰士儘快取到內城的城牆上；再全城搬運干木過來備用……”

眾人聽的一頭霧水，卻也有萬戰將猜到了什麼，就忍不住問：“孤王這是要放火？”

“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放火，是要把武王殿變成火海！大地武王此番來的萬戰將裏面，沒有五行水系力量的，寒冰的也沒有。我們現在的困境就在於，諸位沒有機會很好的發揮戰鬥力。而現在你們的優勢是：戰印的混沌之氣飽滿，基本沒有消耗。戰鬥拼殺的本質就是敵我雙方的消耗，如果讓武王殿變成熊熊燃燒的火海——那就是說，置身其中的所有人，全都犹如在五行火系的混沌碎片力量的焚燒中廝殺。敵人和我們，都在持續不斷的消耗混沌之氣！”李天照的主意說出來，聽的星冰雪都呆住了……

是，理論上有混沌之氣保護，置身其中雖然難受，而且混沌之氣會快速消耗，可是，並不會真正被燒死，除非混沌之氣難以為繼。

孤王的主意聽起來瘋狂，但經他冷靜的剖析之後，卻又讓人覺得那麼的切實可行！

他們的弱勢是什麼？就是沒有混沌碎片力量啊，所以大群的衝過去也會被敵人輕易的、快速的消耗混沌之氣，他們卻很難對敵人造成對等或者接近的消耗。

孤王的計策，相當於抹平了雙方的差距！

“還等什麼！全都行動起來！”星冰雪振奮下令，一眾萬戰將們個個都看到了切實可行的希望，頓時領命了飛跑去辦。

一時間，七星武王座下的萬戰將們全都振奮異常，好像都忘了擔心那種情況下作戰，萬一混沌之氣太少了，來不及退出來，就會被燒死的凶首發

神威之地的萬戰將們卻記得，於是有人低聲問李天照說：“孤王，我們也要在火海里跟敵人廝殺嗎？”

“你們在隊伍後面，優先確保安全。我會跟他們溝通，說到底，我們是來支援的，有義務儘力，沒義務拚命。”李天照話說的直白，神一王將他們本來也是這麼想的，只是又恐怕有被孤王斥責怕死的嫌疑。

這時聽了孤王的話，真切體會到他對自己人的愛護之心，而且有理有據，讓他們全無心理負擔，當即都說：“孤王體恤！但我們也不是怕死！如果戰況真的需要我們拚命才能贏，我們也不會丟了孤王的臉面！”

“我們為了生而戰，求勝是因為勝者能夠生存，如果局勢危險，聽我命令行事，不允許擅作主張。”李天照說這話時，不由自主的想起了村隊長，過去就總說他不夠服從命令，而今天，他真正帶領隊伍了，才深刻體會到這一點的重要性。

“唯孤王之命是從！”神一王將為首，眾萬戰將紛紛應命。

七星之地的萬戰將們動作飛快，都城的戰士也都個個积極，一壇壇的火油，一捆捆的木柴，搬着的人都是用跑的，沒有人偷懶。

內城城牆上，戰士們拋甩油壇，密密麻麻的火把從內城四面城牆上甩飛了出去。

偌大的七星武王殿，很快就被蔓延燒起來的火焰吞沒，化成了火海。

武王殿正廳里，煙火衝進去的時候，大地武王的王將和萬戰將們很是錯愕，旋即，有王將明悟過來，急忙道：“帶着七星武王出去！”

可是，一壇壇火油被扔了進來，緊跟着被流星火點燃，正廳內外，也都化作了火海。

七星之地的萬戰將們在火海中揮動兵器，殺了進來。

大地武王的戰士們這才意識到，敵人是真的要跟他們拚命啊！

火焰中，李天照握着孤王劍，眼前只有燃燒的烈焰，還有濃煙。

“烈焰無情，孤王劍亦無情，七星之地更有玉石俱焚之志，不知你們有否同歸於盡之心？”

孤王也在火海中，這本就是大地武王的戰士們的噩夢，而這句話，配合烈焰中的殺喊聲，簡直就是，對他們的士氣和鬥志最沉重的打擊！

因為——誰想跟七星之地的萬戰將同歸於盡啊？

# 第三百七十一章 烈火、希望、絕望

沒有大地武王的戰士抱着跟七星之地的戰士同歸於盡的想法而來，他們只是來執行任務，預想過會有傷亡，卻從開始就沒料到傷亡會如此慘重。

現在，他們一個都不想再死了。

可是，熊熊燃燒的烈火把他們丟進了煉丹爐里那般，戰印里的混沌之氣時時刻刻都在飛快的消耗。

烈火中還有七星之地戰士們呼喊的聲音：“殺盡仇敵！七星再起！”

火紅，他們的眼前，全都是火紅一片。

誰也看不清別的東西，耳朵里也只有火焰燃燒的聲音。

武王殿正廳里，大地武王帶頭的王將沒有料到會陷身於這種處境。

但他沒有喪失冷靜，下令說：“緊密收縮，防備孤王偷襲，不必慌亂，武王殿燒不了多久，等到火勢停歇，他們就是自取滅亡！”

眾大地武王的戰士們這才紛紛定神，是啊，他們的混沌之氣支撐到武王殿燒完不會有問題，現在實在沒必要太過緊張。

等？

等很好啊！

李天照很喜歡地方的判斷，因為——雖然這邊沒有什麼混沌碎片的力量，可是要說戰印里的混沌之氣儲備量，那他們可是優勢方。

大地武王正廳里的戰士，斷斷續續的跟他反覆交戰快十二個時辰了，七星之地和神威之地的戰士期間就動動嗓子。

大傢伙都站在烈火里，最後先熬不住的肯定是大地武王那邊。

倘若可以選擇，他們巴不得今天在這裏站到取勝為止。

“大地武王的人喜歡等，大家就陪他們在烈火中站下去！他們只要衝，那就跟他們拼！至於我的孤王劍，卻不習慣閑着，總是要招待你們的！”李天照在烈火中看不見，可是，這對他的影響不大。

相反，敵人看不見了，他還看得見，這是他巨大的優勢！

所以李天照在烈火中奔走，孤王劍輕鬆的斬斷了兩個戰士的脖子，而後又移走。

“十三隊遭遇孤王偷襲！全都當心！”遇襲的隊伍里的混沌霸體維持着霸體狀態，緊張的驚呼喊叫。

整座大廳里，頓時緊張了起來。

帶隊的王將暗暗皺眉，火焰里看不見，孤王隨便亂揮劍都可能殺死他們的人，但是，孤王既然也目不能視物，理所當然首先攻擊的會是外圈，於是就說：“變陣，第五套！”

正廳里大地武王的戰士們紛紛以七星武王為中心收縮了起來，最外面的全是混沌霸體的戰士。裏面的則是其他混沌劍客的萬戰將們，如此一來，他們也就知道自己人都在周圍，於是有許多人發動混沌碎片之力對着周圍胡亂攻擊。

可是，七星之地的戰士不在附近，並沒有打着人。

而且各種混沌之力從發出來的時候開始，就如同跟五行火系的混沌碎片之力對拼消耗，威力和實際攻擊距離也就嚴重打折扣。

如此亂用，除了消耗混沌之氣之外，毫無意義。

絕大多數混沌碎片力量更是只能對面前的敵人具備殺傷力，不禁很是難受，犹如被束縛了一隻手在戰鬥。

李天照知道他們變陣如此，自然推敲出下令的王將想法，敵人不知道他在可以不靠眼睛掌握詳細的信息，所以如此變陣。

但這般變陣，簡直跟送了許多人給他的孤王劍斬殺一樣！

但李天照不及，現在他如果就動手，敵人在壓力之下，可能會結束等着武王殿燒完的決定，那樣的話七星之地的傷亡就會大幅度增加。

敵人要等，而等待對他們有利，那就繼續等下去。

敵人變陣為了防備他李天照，那就假作真的只能攻擊到外圈的混沌霸體。

李天照故意不斷移動着攻擊，但刺出去的劍卻被外圈的混沌霸體擋住。

偶爾挺劍從混沌霸體臉旁過去，刺死後面的敵人。

立即就會有混沌霸體的戰士高喊道：“後排蹲下！”

李天照保持着節奏，幾劍故意刺上混沌霸體的敵人，間中來一劍從混沌霸體腿旁過去，刺死後面的敵人。

這樣的節奏給敵人的感覺很正常，覺得他是努力亂刺，總有運氣好刺中空隙的時候。

烈焰在熊熊燃燒。

雙方的戰士都在火焰，濃煙中等着。

大地武王的戰士們在等着武王殿的建築焚燒殆盡。

而七星之地的戰士們，在等着拼殺的命令。

他們此刻，對孤王已經十分信服。

孤王用事實證明了，他不但神勇過人，更有破敵的絕妙主意。

武王殿的頂部，不斷因為燒毀塌了下來。

大地武王的戰士們一次次把燃燒的木頭仍開，從掩埋他們的破毀中爬起來，然後繼續保持着陣形。

七星武王仍然被圍着，混沌霸體的萬戰將們四個一組，交替上前維持住抵着七星武王，不讓他落地，難以發勁的狀態，兵器反覆不斷的刺進抽出，始終未停。

七星武王發現痛苦原來是可以適應的，現在他已經沒有最初那麼抓狂，更不會因此產生想一死了之的衝動。

而且，他現在一點都不想死了，更看到了不必死的希望！

他還能撐一段時間，他相信，至少能撐到大地武王的這些萬戰將們撐不住的時候。

武王殿在烈火中焚燒着，也焚燒了很有一會了。

可是，一些大地武王的戰士們越發覺得疑惑，為什麼火勢，不見變小？

內城四面的城牆上，七星之地的戰士們用簡易搭建的投射器，把以木頭拋射出去，覆蓋了七星武王殿上方天空的長短粗細不等的木頭，紛紛飛墜落下，讓火勢長久的維持着，一些地方甚至燃燒的更旺盛。

武王殿的頂部燒毀嚴重了的時候，才有木頭落到大地武王的戰士中間。

有戰士疑惑的抬頭，卻只有火焰和濃煙，就以為是沒燒完的殿頂掉下來的東西。

他撿起來，準備丟出去，否則腳下的火焰會持續燃燒的厲害，於是才覺得不對，那像是多好了的木柴。

那戰士拿起到眼前，不由自主的眯眼，因為那木頭整個在燃燒着的，他握着全憑混沌之氣保護。

好不容易看清握着的是根木柴，他不由大驚失色的叫道：“王將！他們在投木柴！木柴好像還被火油潑過！剛掉下來就燒的厲害！”

眾人無不一驚！

那就是說，他們根本等不到火勢停下來的時候！

他們，被濃煙熏的閉氣、全靠混沌之氣燃燒供給身體所需，白白站在烈火中被消耗了這麼久的混沌之氣！

這哪裡只是燃燒混沌之氣？

這簡直能把他們氣個半死！

但下一刻，他們中間的許多戰士，卻又寧可只是生氣。

因為李天照在和烈火中一躍落入收緊的敵陣中，孤王劍，肆無忌憚的狂斬！

劍動一圈，必然倒下四五個混沌劍客！

驚覺狀況，帶隊的王將連忙叫道：“變陣第三套！快！”

可是，李天照落下的時候，也已經下令喊了聲：“殺！”

七星之地的萬戰將們早憋了一肚子的火氣，這是化作響亮的喊殺聲沖了過來，於是，敵陣被七星之地的戰士一圍，根本散不開了！

最外層的混沌霸體戰士們想往後退，往裡擠也沒有空間，裏面的人施展不開，退走不能，竟成了一群群擠在一起，等着被收割的韭菜那般。

帶隊的王將徒勞的叫喊着：“變陣！變陣——”

大地武王的戰士們何嘗不想變陣啊？然而腳都挪不開，外圈被敵人拚命的衝擊，不被擠壓的收縮更緊就不錯了，還怎麼散開了變陣？

“放！快放！”七星之地的戰士們衝擊着陣勢，戰士們看準了機會，拿護腕抵着混沌霸體敵人的劍身，後面的立即幫忙上朝前推，又使兵器穿過混獨霸體身旁的空隙往後面刺，混沌霸體的戰士被壓的施展不開，進退不能，只能維持着用身體當盾的狀態。

他們後面的大地武王的戰士也拿兵器從空處反擊，陣勢外圈，雙方戰士的兵器你來我往，因為攻擊的空間有限，很難刺中對方要害，開始還能刺傷人，後來就只是反覆刺空，維持着狀態讓對方受限而已。

七星之地的戰士們邊衝擊邊扯着嗓子高喊，內城城牆上的那些聽見了，把投射器里每次放的木頭弄更多，又把投射區域盡量控制了在聲源方向。

於是，木頭一陣陣的，紛紛不斷的落下來。

正廳及周圍的火勢，始終兇猛！

敵陣中的李天照根本沒有可以阻擋他的人，孤王劍肆意揮斬，一會就衝殺了陣勢腹中一圈，斬殺敵人許多。

大地武王那邊有越來越多的戰士高呼着請求說：“王將快撤吧！擋不住孤王了！”

“這麼多的木頭，火勢太大了！”

“撐不住了啊王將！”

帶隊的王將暗暗咬牙，行動失敗，全都得被扣罰功績，可是再打下去，持續燃燒的烈火就是確切死亡的信號。

錯誤決策造成了額外的傷亡，同樣會導致帶隊的王將遭受嚴重的功績懲罰啊！

“朝東衝出去！帶着七星武王！”那王將暗暗惱火，如果不是還要解決孤王，從他們控制住七星武王開始，本來就可以直接劫持出武王殿，那樣的話早就殺死了。

但孤王只要來了，就變成他們任務的目標，如非不得已，根本不能放棄。

現在，就是不得不退走的時候了。

然而，現在他們要突圍，七星之地的戰士們，卻不想讓他們走！

# 第三百七十二章 踏着火焰

“攔住大地武王的爪牙！”烈火中，一個個七星之地的戰士們在濃煙中奔往東面。

一把把兵器，在烈火中胡亂揮砍前刺。

大地武王的戰士們整體朝着東面撤退，帶頭的是充當盾牌的混沌霸體，他們完全不放手的只管揮舞着兵器。

濃煙和烈火中，雙方都不知道彼此的距離。

突然兵器就碰上了，於是兩邊的人都在叫喊“敵人在前面！”

大群的人，在烈火中揮舞着兵器激烈的打了起來。

但混沌霸體的盾牌作用，還是讓七星之地的戰士們被迫節節後退。

星冰雪在人群中，高喊着“擋着他們，但不要着急！”

七星之地的萬戰將們都明白，這是提醒他們，還沒到要拚命的時候，於是都按捺着廝殺的渴望，抵擋着、後退着。

烈火中，沒有敵手的李天照往來移走，揮劍就斬殺至少一個敵人。

大地武王那邊的混沌劍客越來越少，李天照也開始盯上混沌霸體的萬戰將。

烈火中這些萬戰將的霸體都在持續不斷的被消耗，也就是說，維持的時間不會如之前那麼長了。

‘退下來的，霸體不是沒了，也是快沒了，交替歇息的時候一定會停止霸體狀態，以便儘快積蓄二次發動的力量。’李天照等着，等着……原本他預料會是前面交戰的混沌霸體最先有人退下來，可是，沒想到氣流里的信息，竟然是被架着移動的七星武王身邊的萬戰將有異動！

四個萬戰將朝着七星武王那靠近過去，接過了抵在七星武王身上的四面手盾，被替換下來的四個混沌霸體退開了側旁。

一個混沌霸體的萬戰將如釋重負的鬆了口氣，持續不斷的抵着不讓七星武王能發勁反抗，又不停的單手握劍反覆捅刺了一個時辰，真是枯燥乏味又費神，此刻，終於能輕鬆一下了。

那萬戰將正這麼想着，突然感覺到有人靠近，張嘴就要喊，卻被一直手掌捂住，與之同時，或者說，比手掌更快的，是火熱的劍刃！

孤王劍割開了那萬戰將的脖子，托着那萬戰將的屍體平放地上避免發出太大響動。末了，李天照立即又朝退下來的另一個萬戰將過去。

敵人在移動，踩着這個萬戰將屍體的其他人，也許會以為是剛才被孤王襲擊殺死的人而不在意；也許會蹲下看這個萬戰將的臉，因為認識而在意。

這不是李天照能預料的，所以他必須儘快把握時機。

火焰中，敵陣也在整體移動，開始還有人去踢開燃燒的木柴，但是，木柴雨連續不絕，踢飛清掃都來不及，又是在撤退，也就沒人干這事情了。

於是火焰在大家腳下燃燒，濃煙滾滾，幾乎伸手不見五指。

李天照一個接一個的襲殺了四個退下來的混沌霸體的萬戰將。

‘我現在如果突然發動，抓着兩個混沌霸體的萬戰將摔飛出去把握十足，如此七星武王就能迅速脫困，也能成為一大助力……只是旁的混沌霸體的混沌之氣消耗的還不夠多，一旦七星武王脫困，敵方很可能不得不承認行動失敗而立即全力沖逃，那時再想去追殺混沌霸體的萬戰將就不容易了……還是委屈七星武王再多撐一會吧！’李天照判斷局面，自覺如果跟七星武王調換位置，多撐一會能有更大把握擊殺許多混沌霸體的敵將，他是肯定願意的。

那麼，料想七星武王也會願意。

李天照想的明白，單純擊退敵人，化解眼前的局面，那很難從根本上解決危機。

因為——敵人還會再來！

七星武王殿的混沌之氣本來儲備就少，經歷一次劫難消耗的就快見底了吧？還能再吃得消大地武王接二連三的襲擊？

必須痛擊！必須沉痛的擊殺敵人，尤其是擊殺發揮關鍵作用的混沌霸體的萬戰將，才能夠讓大地武王哪怕恨他們入骨，也必須掂量失敗的代價，也不容易再次湊起許多混沌霸體的混沌劍客！

李天照打定了主意，就只是密切關注七星武王和他身邊一圈四個萬戰將的情況，等着前面衝殺的那些萬戰將的混沌霸體快維持不住的時候。

但是，這些混沌霸體在火焰中到底能支撐多久呢？

眼看着，有七星武王座下的戰士已經退到內城城牆下了。

“不好！後面就是城牆了！怎麼辦？”

眾人都緊張了起來，許多人都想着，索性一鼓作氣全力拚殺，說不定很快就能消耗掉混沌霸體的力量，如果讓敵人上了城牆，不就得了喘息機會了？出了武王殿的城牆，那就是內城候王殿等地方了！

孤王不在近前，很快敵人就會衝過來發現城牆。

星冰雪知道此刻無法依靠別人，急切之下，突然念動一動，把心一橫，下令道“城門旁的城牆上倒火油點燃，你在城門處大喊說‘快擋住敵人，別讓他們衝出城門了’。再叫城牆上的戰士把城門外的內城區域全點火燒了！”

“外面就是候王殿啊……”

“這時候十座候王殿也得燒了！還不快去？”星冰雪很是氣惱，覺得那戰士是不是腦子轉不過彎啊？這都什麼時候了？武王殿都燒了，這會還去吝惜候王殿？就算把整座內城都燒了，這會也不能猶豫啊！

“得令！”當即有幾個戰士奔過煙火，跳上城牆，傳達命令，又指揮戰士儘快倒火油在城牆側面，然後點燃，又拋射火油到內城的建築，首當其沖的就是候王殿。

很快，一牆之隔的內城候王殿也燃燒了起來。

城門處的戰士依照星冰雪的交待，高喊道“攔住他們！一定要攔住他們！不要讓大地武王的人衝到城門了！”

這話的意思，就是說喊話的人所在之處，就是城門了嘛。

於是，大地武王撤走的戰士們尤其奮勇，混沌霸體的戰士加速前沖，旁的戰士也跟在後面，挺劍拼力前刺。

一時間，大地武王的戰士們衝殺的特別快，七星之地的戰士們也更擋不住了那般，後退的更快。

當靠近城門的時候，本來有些大地武王的萬戰將想從城牆出去，結果發現城牆上燃燒着烈火，又聽見自己人高喊說“快、都快點、衝出城門！這邊、快——”

城牆上有火，城門看來沒有，而且上城牆是離隊獨行，這些本有念想的，就又朝城門方向聚集過去。

一群百多人衝過城門一半的時候，前面突然堵截的更拚命，他們後面的追擊壓力也增大。

那些跑出了城門的，被城牆上七星之地的戰士們把一壇壇的火油，木柴丟下來，才剛脫離烈火，就又被火海吞沒。

雙方在城門糾纏僵持了片刻，大地武王的戰士才全部通過城門。

前方，仍然濃煙滾滾，他們本以為很快就會脫離火焰區域，以為前方的濃煙只是武王殿里飄出來的。

可是，很快他們就絕望的發現，是內城的建築也在燃燒，這裏的火勢比他們剛離開、建築已經燒完了的武王殿區域還更兇猛！

“王將！他們把內城也點燃了！”一個萬戰將高喊着傳訊。

隊伍中間帶隊的王將吃驚，卻又不意外。

是啊，武王殿都燒了，為了繼續維持玉石俱焚的環境，把內城也燒了又算什麼事？

“保持陣勢，衝出去！他們能燒內城，卻不可能燒外城！”帶隊的王將保持着冷靜。

即使他其實也不知道，現在所謂的維持陣勢，還有什麼實際意義。

但其實，旁的戰士也都知道，他們早就潰不成陣了。

現在就是靠着許多混沌霸體的力量強行前沖而已，旁的混沌劍客們都沒辦法得到有效照應，一路衝出來的期間，不知道被孤王獵殺了多少，現在總共還剩下多少人，也根本不知道。

火焰，濃煙，讓他們全都變成了瞎子那般。

而七星武王的戰士為了最大化消耗他們，攻擊的戰線又拉的長，就是盡量不給混沌霸體的萬戰將有交替休息的機會。

大地武王的戰士們越突圍越焦急，因為，他們的混沌霸體一直遭受火焰消耗，不可能在火海中維持多久。

內城建築剛被點燃不久，火勢更大，拋射過來的木柴仍然許多，讓他們想縮在安全的區域都辦不到。

“前面的沖快點！”防守圈一邊的萬戰將焦急的大喊，因為他的混沌霸體快維持不下去了，只能期望着正面撤退方向上的人沖的快一點、再快一點。

沒有聲音。

因為朝着東面突圍的萬戰將們本來就儘力了，他們的混沌霸體又何嘗還能維持多久？他們又何嘗不急？

然而，急也沒用！

大地武王的戰士們在沖，七星之地的戰士們奮力的抵擋着，只有不得已的時候才會後退。

兵器在煙火中揮舞着，無數次碰撞，碰撞。

突然，一把劍斬中了個混沌霸體萬戰將的胳膊。

那萬戰將暗暗心驚時，就聽見那個七星武王座下的萬戰將激動的高喊道“我斬傷了個人！他們的混沌霸體維持不了了！”

無數按捺已久的戰意，剎時間被點燃，在一個個七星武王座下的戰士身體熊熊燃燒！

# 第三百七十三章 生存與滅亡的距離

大地武王的戰士衝出內城城門的時候，神一王將他們才參戰追擊，這時候也激動的叫道：“加緊攻勢！小心試探！沒有霸體的就跟他們拼了！”

大地武王的戰士們的撤退之勢，驟然被阻！

越來越多混沌霸體的戰士的狀態不能維持時，他們就如同是沒有混沌碎片力量的普通戰士了，等到積蓄力量再次發動，原本就需要一些時間。

七星武王座下的戰士們，顯然不打算給他們時間！

拼殺，份外激烈。

因為大家都知道，如果不能把握眼前的機會救出七星武王，殺退敵人的話，等這些萬戰將的混沌霸體碎片力量又能發動時，就一定會衝出內城了。

外城都是居民，都是七星之地的人，是在場萬戰將的親朋戚友，是城牆上戰士們的親朋戚友，絕不可能放火！

七星之地和神威之地的戰士無不奮勇拼殺，尤其前者，許多都抱着同歸於盡之心，只要能傷敵，明知道一劍過去自己也會被刺傷，他們也不會猶豫。

可是，大地武王的戰士們會猶豫！

於是，大地武王的戰士收縮的越來越緊，而圍攻他們的七星之地和神威之地的萬戰將卻進攻的越來越兇猛。

李天照的劍，當然更不會客氣。

他等的就是能夠斬殺這些混沌霸體的機會。

可是，他才連斬了十八個沒了霸體的萬戰將，突然發現帶隊的十個王將，以及架着七星武王的四個萬戰將一起，甩開了別人，竟然從隊列側後方脫離！

‘走的倒是乾脆！’李天照料想他們是見勢不妙，想用旁的萬戰將吸引着注意力，他們卻帶着七星武王衝出內城。

可惜，剛開始行動就被李天照知道了。

李天照原本還想多殺幾個混沌霸體，但此刻已經不是敵眾我寡，而是他們在以多打少了。沒有了混沌霸體狀態的萬戰將們，一時犹如沒有混沌碎片之力。

於是李天照追上撤走的敵人，發動小疾行，一閃衝過去時，孤王劍順帶刺穿個王將的脖子。

那王將驟然遇襲，煙火和周圍廝殺的聲響掩蓋了他的感知，根本來不及反應，就被致命一擊殺死。

小疾行帶着李天照繼續前沖了三步，他一腳絆倒了個抵着七星武王的萬戰將，又抓着另一個混沌霸體的萬戰將朝前一送！

一個朝前撲倒，另一個朝前翻旋着拋甩了出去。

對付混沌霸體，李天照覺得果然還是摔的手段更實用。

原本被四個萬戰將抵着架起來，身體發勁的關鍵處都無從伸展的七星武王立即掙脫了束縛，接連兩腳掃倒另外兩個萬戰將，緊跟着一躍而起，朝着星冰雪不斷髮號施令的聲音位置，落了過去。

“眾將聽令！殺盡大地，一個都不要放走！”七星武王憋屈已久，又知道此刻已經局勢逆轉，這些混沌霸體最是麻煩，眼下不除掉，等他們再次能發動混沌碎片時就麻煩了。

現在不拼殺，更待何時？

七星武王犹如暴怒的猛虎，此刻不再是被圍攻的困局，這些萬戰將也沒有破他七星匯聚的記憶碎片，發動之下，星光飛射到近前的萬戰將身上，伴隨藍光炸開，頓時把人炸的平地飛起，再摔落下來時，就被七星武王凌空一劍斬殺。

武王之力單打獨斗中的雄偉此刻顯露無遺，七星武王的劍勁之下，只要萬戰將沒有迴避開的，哪怕招架了，也被一劍斬的跪地，緊接着連人帶劍被劈開兩截！

知道七星武王脫困，星冰雪及七星之地的萬戰將們份外振奮，一時間殺喊只剩衝天叫響，個個都份外拚命。

七星武王想起此番折磨，眼看着能一吐鬱結之氣，斬殺敵人之後，更是熱血沸騰，於是豪言道：“今日戰死的萬戰將，本王他日一但有了混沌之氣，全都復活，絕不讓忠勇的戰士白白拚命！”

“追隨武王，必勝大地！殺啊——”七星之地的萬戰將們更是振奮，原本就敢拼，此刻則連最後一點怕死的理由都沒有了。

城牆上的戰士知道七星武王脫困，振奮之下，木柴投的更快更密集，全都知道不必再考慮持久，眼下就是決勝的關鍵時刻！

與之相反的，是大地武王眾萬戰將的士氣下滑，但很快，他們的士氣徹底崩潰。

李天照絆倒一個、摔飛了一個萬戰將，幫助七星武王脫困后，在火焰中移走着高喊：“你們的混沌霸體才剛沒有實戰力量了，諸位王將就要帶着七星武王甩開你們獨自逃走，如此‘果斷’，真是讓人心寒啊！”

一番話剛說完，就有大地武王的萬戰將憤怒的高喊質問：“王將們在哪裡？快說句話！”

“說話啊！真的拿我們的命斷後自己逃了嗎？”

“大家不要聽孤王挑撥離間，我只是試探這邊的人有多少，想帶領大家更好的突圍而已！”帶隊的王將反應倒是迅快，語氣鎮定自若，說的像真的似得。

李天照不禁大笑道：“十個王將，四個萬戰將，帶着七星武王一起探路，這狡辯真是荒唐的可以！現在被我斬殺了一個，七星武王也已經掙脫了束縛，我若是你們，還不如各自設法突圍，運氣好的還能逃命！繼續跟着這等帶隊的王將，還會被當做誘餌捨棄！”

“大家不要聽孤王胡說八道，他分明是挑撥離間，不安好心！我們現在必須同心協力，一旦各自為戰，誰都活不了！”帶隊的王將心知繼續強行辯解只會適得其反，旁人也不是傻子，此刻必須點明利害，那麼即使眾人心中怨憤，至少還能為了脫離險境而繼續合力。

“孤王當然不安好心！王將也不可靠！現在大家還一起作戰，只是為了突圍而已！回去之後，王將的做法，我們一定會對賞罰殿說個清楚明白！”

一眾萬戰將們也確實心中怨憤，但都不是年輕氣盛的戰士了，知道帶隊的王將說的也是實情，被丟下的事情回頭當然要算，此刻卻絕不能一盤散沙。

那王將不做無謂辯解，那隻會激起眾人的怨憤，除卻必要的戰鬥調度，他現在不說話最好。

只是此番作戰，他們已是一敗塗地，七星武王走脫了，孤王沒能拿下，幾百個萬戰將級混沌劍客一起來，本來理當是殺豬宰羊般容易，結果現在只剩下幾十個。

最最關鍵的就是這些混沌霸體的萬戰將，不論是天境，還是現如今越來越激烈的戰爭，混沌霸體都具備不可替代的關鍵作用。

在這裏損失的越多，對未來長久戰爭的影響就越深遠。

帶隊的王將本來還帶着希望，可是，混沌霸體的萬戰將們在七星之地戰士們不要命的狂攻之下，在神威之地的萬戰將的壓力之下，接連有人倒下，而倒下的越多，又讓剩下的人壓力更大。

這已經讓人很絕望了。

但更絕望的是脫困的七星武王憑藉武王之力，只要劍出沒有落空，那就必然斬殺一人。

王將們抱團行動，早就面對了廝殺。

可他們的情況也並不好。

因為孤王。

烈火，濃煙之中的孤王，突然就會衝過來襲擊。

一會功夫，有三個王將要害被擊中，斃命倒下了。

不滅印不是不滅王將的不滅之體，可以恢復傷勢，卻不能恢復致命傷。

可是孤王的千殺劍法襲擊之下，卻專取他們的要害。

火焰中，幾個王將不斷聽到有人倒下的響動。

其實沒有過去多久，但他們卻覺得，似乎過了很久。

這體驗更讓他們覺得糟糕，因為往往是處境不妙的那方，才會覺得時間過的如此之慢，如此煎熬。

孤王劍飛閃而過，又一個王將即使全力防備，還是沒能來得及擋住劍光，也沒來得及發動混沌碎片之力反擊，脖子就被斬斷。

只剩下三個王將了。

一圈的兵器，突然從濃煙里揮出來，讓他們招架不及之下，被斬中了許多次。

七星武王一劍劈落，頓時震的帶頭王將口吐鮮血，身體從頭到腳，都被衝擊力作用下顫抖不止。

一圈萬戰將使兵器刺進帶頭王將的身體、四肢，把他整個人架了起來。

七星武王恨恨然道：“你也好好體會這般滋味！不要傷他要害，好好讓他感受千刀萬剮的滋味！”

帶隊的王將做夢都沒想到，最後的結果會是這樣，明知道七星武王受了那麼久折磨，絕不會讓他痛快死去，卻不甘心的叫道：“七星武王你不要得意！憑你武王殿的混沌之氣儲備，過得了這一關，過的下一關、下下一關么？狹長亂戰之地他日就算有所變化，你、也別想能夠看見！”

“廢話！”七星武王一劍刺進那王將嘴裏，犹如他曾遭受過的對待那般。“本王能否看見還是未知之數，而你——是看不見了！”

那王將滿腹不甘，卻又帶着對死亡的恐懼。

因為，今日一敗塗地，他不知道要被扣罰多少功績，倘若直接扣成千戰將程度，就沒有機會死而復生了……

緊隨帶隊王將之後，又一個被一群萬戰將刺進身體和四隻，懸空架了起來。

剩下的那個王將自知處境絕望，考慮良久，知道不能再拖，當即叫道：“我願意投降七星之地！”

# 第三百七十四章 勝者的歡聲

“七星之地當然歡迎棄暗投明，只是王將在大地武王那邊當有宗族，你若投降，豈不是舉族都要滅亡？”七星武王玩味的反問。

“氏族因我而起，此刻理當為我而亡，我相信七星之地未來可期，將來當然還會再有氏族。只要七星武王願意不計前嫌，我會遵循投降流程，表示誠心！”那王將也是算的明白，此番回去扣罰功績之後，十之八九沒有機會死而重生。

那他拚命的唯一理由，就是保全氏族。

是氏族更重要，還是他自己？

他選擇了自己。

“武王不可留這等人為了自己，把氏族百千條命都捨棄的人啊！”當即有萬戰將們激動的反對。

七星武王卻哈哈大笑道“七星之地恢復榮光，從今日開始！未來需要許許多多的戰士，他既然能夠棄暗投明，本王若是拒絕，豈不是讓無數戰士都以為七星之地沒有容人之量？本王接受你的投誠！你今日冒犯的罪過，他日必須以加倍殺敵償還！”

“多謝七星武王不計前嫌！從今以後，我必為武王拋頭顱，灑熱血！”那王將說拋頭顱這樣的話時，一點也不見臉紅，末了就棄了劍，劍上有戰印，自然也就沒有了反抗之力。

一眾萬戰將們都很瞧不起這王將，卻只怨恨這人厚顏無恥，心狠的離譜，為了自己活命，氏族裡百千條人命全都不管了。

末了，他們又欽佩七星武王大度，明明被這些人圍攻遭了那麼久的罪，理當把敵人挫骨揚灰都不夠解恨，竟然能忍着怨恨大小接納，不愧是他們追隨至今，信服無比的武王。

那王將棄了劍，轉而又對另外兩個王將說“你們也想開點吧，大地武王那裡又有什麼值得留戀？七星武王如此寬容大度，這麼多人願意為他拚命，可見其何等得人心，眼前正是棄暗投明的機會！”

“你真無恥！”其中一個王將不屑一顧，他對氏族有愛有情，只是瞬息間從腦子里閃過的那些子孫，以及喜歡的妻子的面容，就讓他絕對做不出自己活命，送氏族全都去死的決定。他戰死，回去了即使無法復活，氏族兩千多口人卻都能不受牽連；他投降，氏族的人全都會死。

“因我們而生，當然也該為我們而死。”投降的王將繼續勸說，那人呸了一口，唾他臉上。

旁的萬戰將們一方面不齒投降王將的狠毒自私和無恥，此刻卻又普遍為不肯投降的王將而激憤！

於是拖割的千刀萬剮之折磨的速度更快，嘴裏罵道“大地武王的走狗還裝什麼有骨氣！有機會讓你棄暗投明，還不知道珍惜！知不知道你面前的武王比大地武王好千萬倍？”

“弄死他！不知好歹的東西！”旁的萬戰將們激憤的叫喊着。

李天照只是圍觀，因為這裏畢竟是七星武王的都城，諸般事情當然不到他去決定。但他看到這些情景，卻不由覺得荒誕，又尋思着，大約是眾人情緒正激烈所致，倘若平靜了下來，其實該有不少人會欣賞這個不肯投降的王將的氣節。

第三個還活着王將本來猶豫難決，眼看這樣，狠了狠心，咬牙道“我願意棄暗投明。”

“好、非常好！”七星武王開懷大笑，當即讓戰士鬆開了主動棄劍的第三個王將。“兩位願意棄暗投明，前事不再追究，作為表彰，許你們功績無損入本王座下！”

“多謝武王恩德！”兩個王將一起答應，最先投降的那個神色看來特別振奮，后投降的那個則狀態平平。

那個不肯投降的，就繼續被架着，讓萬戰將們輪番上前，反覆切割他身上的皮肉宣洩憤怒，故意折磨。

七星武王拉着李天照的手，神色份外誠懇的道“本王能死里逃生，七星之地能渡過今日大劫，全是孤王的助力！從今以後，孤王雖是玄天之地的王將，卻可隨意出入七星之地任何地方，包括武王殿！孤王若有需要，不必與本王說即可隨意調派七星之地的任何人！凡七星之地的人，誰敢推脫違背，那就以拒本王之令同等罪責論處！七星都城未來將為孤王建造雕像，世世代代銘記孤王的恩德！”

一時間，七星之地的萬戰將們帶頭，振奮呼喊，城牆上的戰士們也都紛紛高呼。

幾乎沒有人覺得七星武王的態度有什麼問題，因為——今日此刻，他們都太清楚，七星武王真是孤王所救，雖然最後全靠大家齊心協力，但若沒有孤王，根本就沒有七星之地眾將出力的機會。

星冰雪主動請罪，說焚燒內城的命令是她下的。

七星武王哈哈大笑道“第一王將當機立斷，今日之戰的功勞，除卻孤王就無人可及！武王殿燒就少了，內城燒就燒了！只要你們在，這些建築又算什麼？哪怕本王從此在木柴堆上睡覺，有你們在旁，我也心滿意足，心甘情願！”

七星武王意氣風發，他知道，從今天開始，狹長亂戰之地真的要截然不同了，也必然會團結起來。

天下都會知道狹長亂戰之地，都會知道——他們正在站起來，還會站的更穩，然後再走的更遠！

七星之地清點傷亡，論功行賞。

七星武王不着急武王殿，但七星之地的戰士們卻着急，全城發動，運送物資，日夜交替着建造，七星武王卻說一切從簡，還讓房屋都多堆木柴。

“未來的戰鬥還有很多，大地武王還不知道會否卷土重來，本王正該與大家共進退，還在乎什麼居住的好與壞？”

七星武王如此說，卻又讓不少戰士暗暗擔心。

李天照這時就問“此事我倒有個想法，既然七星武王殿區域的儲備混沌之氣其實已經不多，現在時局特殊，七星武王何不索性隱藏居所，在城內外多處設置秘密落腳處，不定時變換，如此不就絕了大地武王故技重施的機會嗎？”

“孤王言之有理！戰時情況特殊，本王絕不能遂了大地武王的意，更不能辜負了七星之地所有人的期望！孤王智勇雙全，實屬罕見的神將啊！”七星武王讓眾人一起舉杯敬孤王。喝酒時，又觀察許多人的神色反應，發現星冰雪的目光很是不同，比旁的女萬戰將都更炙熱。

等到酒宴散時，七星武王就讓星冰雪負責給孤王安排落腳處，並且負責一應起居照料，末了還說“本王座下第一王將，才足以體現孤王直尊貴，以及七星之地對孤王的感恩之情！”

如此一來，星冰雪也沒有了尷尬，旁人也覺得原來如此，沒有了過多猜想。

出內城的時候，李天照突然駐足，回頭看了眼內城城牆上立着的、七星武王目送他們的身影。

星冰雪見狀，問了句“孤王還在想今日之戰？”

“孤王竟然還不累嗎？”李天照的話是在關心七星武王，但其實，他是發現走出來的一會功夫，內城裡面的混沌之氣的濃度和量在發生明顯的變化。再結合七星武王酒宴散了，還不急着回去休息，他不由推測，混沌之氣的變化與之有關。

‘戰士死亡時，戰印里的混沌之氣都會散溢，難道因為是死在這裏，所以七星武王有辦法化散溢的混沌之氣為儲備的力量？倘若如此的話，該能補充相當耗損了……’李天照暗暗推想着。

星冰雪卻不知道他所想，只是感嘆說“武王以身作則，愛將如子，賞罰分明，一直如此！只是他也太寬厚了，連那樣的兩個王將都肯原諒！想來就覺得生氣。”

“七星武王有其立場，也需要如此才能在將來的戰鬥力，給敵人有投降的信心。”李天照對此不予置評。

但是，寬厚？

他看了眼在城牆上，還被戰士架着，輪番切割膚肉，飽受折磨的那個不肯投降的王將的處境，實在不覺得七星武王很寬厚。

以牙還牙本來也沒什麼，但正常情況泄憤都有限度，這種泄憤維持的時間越長，說明其心越狠才對。

七星武王無疑是個很厲害的武王。

但是，李天照對他沒有任何幻想。

他知道王將都沒有省油的燈，何況是武王？

只不過，他當然不可能對着星冰雪說那麼多，任何不利於七星武王形象的言論，都會遭遇七星之地的戰士們的排斥，甚至是憎惡。

簡而言之，根本不可能聽得進去。

他也沒有任何必要去拆台。

兩人走着，聊着，最後去了星冰雪在城裡的府邸，說是她家。

她父母也在這裏居住。

知道是孤王，府中上下都份外敬重。

李天照準備休息的時候，星冰雪告辭后，突然又很好奇的問了句“孤王今日立下驚世奇功！玄天武王會如何賞賜呢？是不是能當上不滅王將了？”

“武王賞賜還不好說，需要賞罰殿評定，但不滅王將卻沒有那麼容易當上。”李天照的回答讓星冰雪很是吃驚，難以置信的道“這樣的功勞還當不上不滅王將嗎？如果是在七星之地，孤王的功績都可以當好幾回了！只是可惜，現在武王還沒有混沌之氣能養不滅王將，不然的話，我今天得的功勞都夠了！”

“玄天之地按功績常例，是困難的多。”

“那孤王好好休息，有什麼需要，隨時交待。”

李天照送了她出去，回房躺下時，為終於能合眼休息，倍感輕鬆愜意。

入睡前，他也不由好奇，派回去報功的人，會帶着什麼樣的功績文書回來呢？

# 第三百七十五章 戰場之上

其實對於功績好奇的不止是李天照，賞罰殿殿長也懷揣着好奇，在玄天武王殿里等待着玄天武王決斷。

這樣的功績，沒有過，真的沒有過。

真正是驚世之功！

如何賞賜？

必須玄天武王親自決斷，武王說因此賜給李天照不滅王將的殊榮，那也不算太過份；若是要按照常規方式計算，那也有理有據。

賞罰殿殿長無法預料，因為孤王派去神威之地，原本是希望他有可能站住腳跟，發揮一點牽製作用，說白了是噁心噁心大地武王。

沒想到，開戰不久，竟然就報出了這麼一份，誰也無法預料，不是有戰印記憶碎片為證的話，根本就無法相信的驚世巨功！

“你們說說，該如何封賞？”看完了記憶碎片，玄天武王的聲音明顯透着歡喜。

“可喜可賀！武王剛對大地動手，孤王就立下這等驚世之功，為玄天之地整體振作士氣，給了大地狠狠的重創！理當重賞，作為典範，讓玄天之地的戰士知道，只要能立功殺敵，就有豐厚的賞賜等着！”賞罰殿殿長並不掩飾所想，但他說完后，看一旁的總務長反應平平，就知道他若不說些反對的話就不錯了，難以指望會意見一致。

對於孤王的事情上，他跟總務長不知不覺間，好像變成了讚許派和質疑派的差別。

“總務長怎麼看？”迷霧中，玄天武王不急於表態，但言語里透着明顯的信息，她很滿意孤王的表現。

“因為煙火的關係，記憶碎片中的殺敵事情可證，但諸多細節仍然有待權衡，我以為，應該仔細審查，不必急於封賞。”總務長的態度果然如賞罰殿殿長所料那般。

“總務長的主意很謹慎，武王如果認為妥當，我請求把這工作交給總務長負責。一則，現在與大地開戰，每天有忙不完的功績送上來，賞罰殿人手本來就不足，實在分不出人來仔細審查；二來，孤王這等驚世之功，別說是按戰時報功的原則來看待，就算不是戰時的流程，記憶碎片也清晰明白，原則上沒有細查的依據，賞罰殿實在不好面對質疑；其三，戰時本就需要孤王這般的典範豎立榜樣，不但沒有积極嘉獎，反而拖延時間，等到玄天之地的人都知道孤王的驚世之功了，賞罰殿還在細細審查，這不是負面效應么？恕我個人堅決不能認同！”

賞罰殿殿長很不客氣，覺得總務長是站着說話不腰疼，不知道戰時賞罰殿的工作量有多大！許多標準的功績都分流給腹中地區大小城市的賞罰殿協助處理了，仍然忙不過來！

總務長倒是很樂意，卻不敢主動表態，這是賞罰殿的職責所在，他主動說願意，很可能被武王懷疑他在趁機指染更多權力。

“總務長總是太過謹慎，賞罰殿殿長不必如此焦急，本王知道你欣賞孤王的功績，本王又何嘗不是如此？你說說，如何賞賜最合適？”玄天武王這話聽着也不知是有意還是無意，賞罰殿殿長卻不敢大意。

“武王說的是，我的確對孤王的功績欣賞。賞罰殿的事情，絕大多數都是類似的功績，唯獨孤王一次次的刷新紀錄，帶給賞罰殿上下意料之外的驚喜，總以為不會更誇張了，結果還能更驚人。因此賞罰殿上下，每次都有種忙碌疲憊時被注入振奮的感受，所以對孤王的功績，確實有所偏愛，總務長的話也有令我冷靜的提醒作用。”賞罰殿殿長自我反省罷了，才又說“孤王的功績往高了算，如何賞賜都不會嫌過份；若是依據殺敵數目計算也沒有問題，至於武王額外的賞賜，則是另說。”

“得城的封賞暫且不提，七星武王都城孤王斬殺大地武王七個王將，繳獲七枚不滅印，斬大地武王萬戰將級混沌劍客四百八十八，率領的神威之地的戰士總共殺敵十二。這些若按常規，可得功績多少？”玄天武王如此複述着，實在是太為這份功績歡喜。

只是，這樣的功績，又讓她不由自主的想起了天武王曾經的威風。

把孤王和天武王聯繫在一起，一方面讓玄天武王很高興孤王的作用之大超過預期；另一方面又覺得，顧慮。

“王將所立功績，和平時期平均一年約等於殺敵十之數，孤王所殺的萬戰將都是混沌劍客，功績無需折算，等於是說，他這一戰拿了和平時期王將的四十餘年之功。即使放在過往的戰時數據，也等於是激戰時期的王將五、六年的功績了。此一戰，孤王功績位列第五。如果武王往寬了計算，孤王的功績還可以成為第三王將。”賞罰殿殿長如實回答，沒敢說些主張重賞的話。

“功績就按寬鬆計算。以孤王之能，成為第三王將本也是時間問題，藉此讓玄天之地的戰士們知道，只要能殺敵立功，給予大地武王重創，功績就比和平時候更豐厚、更易得。另外在酌情考慮合適數目的鑄劍印，也是孤王當前所需。至於賞罰依據之外的賞賜，賞罰殿殿長和總務長都替本王想想。”玄天武王的心思已經飄到別的事情上面了，對大地的戰鬥預期需要很久，如果孤王這般本事，當然能夠發揮催化作用，因而縮短過程。

賞罰殿殿長其實有許多考慮，卻因為武王剛才說他對孤王的功績特別积極，所以不好提議，只等着總務長先開口，倘若武王覺得不合適，又問他，再說不遲。

“孤王有過人之能，此戰之後，狹長亂戰之地會打開另一番局面，神威之地當可穩穩立足。如孤王這樣的神將，當有不一般的伴侶相助。尋常賜婚的封賞我認為已經不足以體現對孤王的恩寵，賞賜他太多妻子，萬一對戰鬥的事情懈怠了，等若是寶劍封藏，實在可惜的很！我以為，應當賜婚以為智勇過人的王將，以示嘉獎！”總務長突然這麼提議，好似改了態度。

但賞罰殿殿長卻明白了，這分明是顧慮孤王未來在狹長亂戰之地掌握的權力太大。

現在是戰時，孤王發展的越好，對大地武王的戰時的助益也越大，越是玄天武王所樂見。

總務長擔心的是將來，對大地武王的戰鬥結束時，萬一孤王的王將封地規模太驚人，又不能輕易尋到借口罰沒領地，太大時又不好隨便去動他。

如果給孤王配個王將當妻子，就等於從現在開始，就能在實際上分散權力。

這番考慮，賞罰殿殿長也覺得，總務長的這種慎重，有理有據，他也支持，就說“總務長的考量十分在理。”

“有何人選？”玄天武王本來就有這想法，只是仍然不表露。

“大多王將都對事情不太积極，能選的實在有限，花刺王將影響力大，又對武王忠心，我認為是最優選擇；其次是第七王將，只是她有配婚，需要多一番操作；再次則是南米之地的第六十六王將，其能力出眾，但在南米之地難以伸展，武王如給機會，她理當會傾盡全力，並且忠心耿耿！”總務長早就計較好了人選。

“花刺倒是很好，但她重生過，已經沒有混沌碎片之力，威望大不如前。至於其與孤王的私交，倒是不錯。”玄天武王說的好似讚許，實則更像是疑慮。

“花刺王將一貫區分得開公私的事情，從沒有讓武王失望。孤王靠千殺劍法創造今時今日的功績，花刺王將既然得了孤王傳授千殺劍法，為什麼就不可以？”總務長認為最合適的人選就是花刺。

賞罰殿殿長不說話，反正他支持過了，至於人選，他懶得操心，因為總務長都說完了，確實沒有更合適的。如果是那種沒什麼积極性的王將，也發揮不了分權的牽製作用；有积極性但威望不足的，同樣沒辦法令人願意為其效力，又如何能分權？

“賞罰殿殿長有何看法？覺得花刺王將是否最為妥當？”玄天武王又繼續詢問。

“回稟武王，我也沒有更好的人選，只是覺得這三位也都不是太完美。孤王畢竟年輕，我個人以為，他對妻子的看法也有年輕戰士的特點。山芊啟一度是累贅，以孤王當時對功績的追求，仍然對她不曾嫌棄；豐吟主動與他結束關係，後來仍可得他關心；北風青雲明明很有手段辦法，卻最不得孤王喜歡。所以，我認為花刺王將的個人作風，會是很大的問題；第七王將本有多個配婚對象，為此事特意割斷，孤王也會在意；南米之地的王將也是如此。”

“按賞罰殿殿長這麼說，那就是雖然支持此事，卻根本沒有合適的人選了！”總務長很是不快，覺得賞罰殿殿長拿這說事，簡直無聊。

“賞罰殿殿長的考慮倒是細緻……”玄天武王卻似乎很贊同，末了，突然說“既然如此，就配婚玄衣王將吧！”

總務長和賞罰殿殿長不由自主的面面相覷，張了張嘴，本來都想說反對的話，卻又都閉上了。

因為此刻他們都意識到，其實玄天武王早有打算，只是聽聽他們的看法而已。

為玄衣王將配婚這種大事，絕對、絕對不可能是臨時起意！

# 第三百七十六章 因何？

玄天武王對孤王竟如此器重，這般看待？

竟然捨得拿玄衣王將配婚？

“武王、英明！”總務長和賞罰殿殿長，短暫的沉默之後，雙雙作禮附和，不敢反對。

玄衣王將的事情，不是他們可以攙和的，玄天武王既然如此決定，那是早就打定了主意。

於是總務長總務長轉而又問“既然玄衣王將都出戰了，孤王那裡是否該多派些增援的力量？”

“孤王那邊就是需要用最小的力量，發揮最大的作用，玄衣王將既然配婚給他，她自己當然也該好好表現，也是一番歷練。再說大地武王的破天刀倒戈，不滅王將十步殺也被孤王擊退，已經沒有能往那邊派的勇將了。”玄天武王說罷，轉換了話題，道“說說戰時特例的事情，大地武王已經用上了戰時特例，玄天之地該當如何？”

總務長和賞罰殿殿長明白了，此事已經確定，不需要他們再操心，於是就振作精神，把注意力轉移到新的問題上。

只是，他們仍然沒想到，武王會配婚玄衣王將……

那是對孤王有多高的期待啊？

不過，孤王能擊退十步殺，本來就足以說明其實力了。

那可是，大地武王的不滅王將中，至今還沒有辦法有效針對的、最強不滅王將之一。

而破天刀的倒戈的消息，更是讓玄天武王失態大笑，這個讓人頭疼的王將，突然變成了瘋狂報復大地武王的強大助力，何等諷刺……

神威之地派人回都城報功，到有明確的封賞文書，再到送回神威之地，需要一些時間。

而這期間，狹長亂戰之地的局面卻每天都有變化。

因為，每天都有戰鬥。

大地武王襲擊七星之地，結果卻損失了五百二十個混沌劍客，五百一十八個戰死，兩個投降。

這樣的戰果，震驚天下。

孤王之劍威，一時無兩。

狹長亂戰之地的眾多武王們對於結盟的事情突然积極了起來，原本他們拿些細節的問題拖延時間，這時全都不約而同的陸續表態，立下了聯盟共治的劍誓。

大地武王遭遇的挫敗，又對旁處造成影響。

最先遭受衝擊的，就是於風武王的交戰。

那些襲擊七星武王殿的混沌霸體萬戰將，原本的打算是輕鬆解決了七星武王，孤王救援就一併拿下孤王，之後就加入對風武王的戰鬥。

幾十個混沌霸體，絕不是普通的混沌劍客那般隨意可以湊出來的，知道大地武王的損失之後，風武王那邊的士氣尤其高亢，奮勇衝殺。

常規規模戰鬥里，最好的隊伍配置里就得有個混沌霸體，關鍵時刻沖在前面無視一切攻擊手段，又可以替隊友抵擋打擊創造機會，其作用無可替代。

大地武王對風武王那邊缺少了相當數量的混沌霸體萬戰將，面對戰線拉長的齊攻，拼殺中就有許多吃虧的時候，風武王又針對性的增派混沌劍客，不惜與別的武王停戰，或者是選擇堅守，把更多戰鬥力往神威之地調集。

大地武王丟失的城市一時增多，反過來又讓狹長亂戰之地的眾武王們看到機會，聯盟的戰鬥力积極出擊，每天都在攻佔着大小城市。

原本被大地武王的人反覆攻佔回去的那些城市，早就又被奪回。

只是，其中有些城市，人都被守城的萬戰將命令着遷移走，城市裡又都放火焚燒，只留下廢墟般的空城。

城市周圍的鎮子、村子里的人也都被急令調走，除了一些不願意搬遷，躲了起來或者抗命的之外，也都剩下廢墟般的空村鎮。

李天照和星冰雪駕馬奔走，查看了幾座村鎮和城市的情況。

“大地武王的人這是真的怕了！知道擋不住我們，才會把人都遷走。但那些跟着走的人也是傻，他們丟了地方，不都要挨罰嗎？”星冰雪很是費解。

“應該是鑽漏洞，萬戰將在戰時又權力取代城長的職能，那就可以申請村鎮、城市黃廢化處理，然後帶着人口遷移去臨近城市，如此被扣罰功績很少，卻能避開了丟失城市的重罪，跟着離開的那些人也不必承受失去領地的罪責。”李天照暗覺對方萬戰將機智。

把人都帶走，就是不留給他們更多的人口基數，那也就意味着，他們有了領地，卻實際上沒有人口去生產，開採，也沒有增加人口生育，缺少基礎人口，就缺少長期出現優秀戰士，甚至混沌劍客的數量。

“還能這樣嗎？”星冰雪真不知道，因為七星之地就只有都城及周圍不大的區域，根本就沒有城長，周圍村鎮的事情也都是稟報七星武王處理，哪裡有這樣的事情讓她知道？

至於在大地武王那邊的時候，她跟破天刀的年齡錯差很大，當時還沒到十八歲，在編戰士都還不是，就遇到襲擊的事情，之後就被救到七星之地了。

“不過也不是沒有收穫，荒蕪之地畢竟也是領地，管轄的地方越大，遇到陰雲境、黑雲境以及野外搜集混沌之氣的機會就越多，獲取混沌之氣也有更近的優勢。”李天照雖然覺得可惜，但七星之地在內，狹長亂戰之地的武王首當其沖、最缺的就是混沌之氣，然後是混沌劍客。

而這兩者，都可能通過陰雲境和黑雲境得到。

破天刀的戰鬥一直都是毀滅性的，至今為止，破天刀還以每天一座城市的速度在進攻，他不想再遇到帶不滅印的王將礙事，所以進攻的選擇更沒有規律，毫無疑問是讓大地武王最為頭疼的存在。

只是破天刀掃過的城市都成了廢墟，而城市周圍的村鎮里的人，也是滿懷怨恨。

很破天刀，繼而恨七星武王，連帶着恨風武王，恨玄天之地，恨十八武王聯盟。

七星之地的大勝之後，本該好好休息，但現實是，並不可能。

七星之地戰鬥力像樣的都出去進攻，在編戰士們就在建造新的武王殿，即使暫時七星武王不住，他們卻認為必須儘快建好。

神威之地更多戰士积極出去攻佔城市，大地武王戰線太長，局勢又變化的突然，一時間根本兼顧不過來。

風武王有不少收穫，狹長亂戰之地的十八武王聯盟的收穫更多。

亂戰之地攻佔、或者說讓大地武王失卻的大小城市加起來有八十八座。

風武王攻佔的還有二十二座。

而玄天之地別處與大地武王激烈廝殺的多處戰場，傷亡数字很多，真正的收穫卻還沒有。

毫無疑問，關鍵原因是大地武王最初的調度里，只把風武王作為必須抗擊的對手看待，第二次調派的增援更是抱着必然滅七星之地的打算，卻沒想到第二次的增援被滅，最不被重視的地方從星星之火燒成了燎原之勢，反過來又影響了跟風武王的戰況，導致一時之間接連潰敗。

直到第十天，進攻的勢頭才被大地武王的戰士擋住。

原本以為大地武王方面會發動迅猛的反攻，沒想到，竟然只是打退了狹長亂戰之地聯盟的進攻。

許多武王都因此猜測，大地武王戰況吃緊，一時間根本沒有餘力兼顧。

七星武王更是極力主張，必須趁此機會加緊攻勢。

以李天照的個性，當然贊同乘勝追擊，繼續進攻。

但是，他又心存疑惑，總覺得大地武王的舉動有些反常，不似其作風。

雖說李天照其實對大地武王沒什麼了解，但從有限的經驗來看，大地武王吃了虧是要反擊的，更沒道理怕他們。

戰時特例的存在，大地武王還不至於缺少萬戰將戰鬥力，一段時期內也不會缺少混沌劍客，只是說混沌霸體這種本來就有限的珍貴力量，那肯定任何時候都缺，不是短期內能夠補充。

如果說大地武王一時不會來招惹他或者七星之地，李天照相信，但說大地武王對聯盟整體都不採取應有的反攻，那就是在太反常了。

李天照派神一親自去了風武王那邊，了解最新的戰況。

神一王將打聽了情況后就立即趕回來複命。

告訴李天照說，風武王那邊助戰的孤行人發揮了很大作用，攻佔了六座城市，一共擊殺了大地武王那邊三十多個萬戰將。

李天照沒想到他們如此出彩，問了這些孤行人的混沌碎片力量類型，才知道都是地級。

風武王對大地武王的攻勢戰果不錯，但廝殺的激烈，這次大地武王那邊再次增援后，風武王這邊两天都沒有半點收穫。

那麼，大地武王為什麼不對聯盟反攻？

李天照總覺得，大地武王那邊對聯盟的不反攻狀態，一定有別的原因……

但具體的原因，身處神威之地的他，卻沒辦法知道。

一群人，騎着高頭大馬，跋涉了許多日，終於抵達了大地武王都城。

早早有人迎候接待，看到帶頭下馬的人取下袍帽，露出美艷的臉時，等候的王將頗為意外的說“沒想到天武王會派薔薇王將過來……”

薔薇王將笑說“不如此，如何體現天王的真心？介紹一下，他是——”

“不必介紹，我見過他一次，無論如何不敢忘記了萬劍不過。”等候的王將對萬劍不過客氣作禮，末了又道“有薔薇和萬劍不過，可以無憂了！”

# 第三百七十七章 玄衣

“王將謙虛了！我們此來自然會儘力而為。”薔薇的謙遜，在大地武王的王將看來，只是客氣而已，因為薔薇本就不是個謙遜的人。

畢竟，薔薇原本在天武王座下，就是與龍王齊名的人物。

如今龍王升上了不滅王將，薔薇的功績就是天武王座下的第一王將了，再過幾年，不出意外也會升上不滅王將。

天下第一武王座下的第一王將，本也有自傲的理由。

“天武王一直理會天下三十二武王之間的大事，這次對於孤行人的越發猖獗能夠出手，相信很快可以把他們扼殺。王將或許還不知道，最新得到的情報，孤行人又多了六十多個村主趕往神威之地，要不了多久，怕是全都會往神威之地去了！”大地武王的王將說時很懊惱，神威之地的局勢嚴峻，他們需要助力，但對風武王和玄天之地出手，天武王還沒有理由。

現在能夠借力的，就是孤行人的事情。

“孤行人本不過是在夾縫中生存，過往攙和些小武王間的紛爭也就罷了，現在連八大武王的事情也敢插手，不予他們沉重打擊，就不知道他們自身的真正處境了！”薔薇言語間很是激怒，又說：“天王已經派使者出去，滅孤行人將成大勢所趨。只是那些小王卻未必安份，天王的意思，八大武王各出一批人，專事剿滅將來被小武王所收容的孤行人。”

大地武王的王將眼睛不由一亮，意識到這背後的用於，邊自引路往武王殿里走，邊壓低聲音問：“天王的意思，如果這些小武王不配合，該當如何？”

“天王以為，他們若敢與天下武王離心，那就是他們背叛了武王之約，自然不需要留情。”薔薇說的明確，那王將十分高興的說：“天王有此意，大地武王一定非常高興！”

天武王為何會派了薔薇和龍王隊的新隊長萬劍不過一起出來？

那大地武王現在明白了，滅孤行人是大事，更大的事情是，收拾那些‘背棄武王之約的小武王’……

天武王的使者確實奔走各方，帶着記憶碎片的信息。

玄天武王也收到了。

總務長在武王殿里等了許久，不問玄天武王說話，就道：“天王要把孤行人扼殺在搖籃，趁機再清掃一批不安分的小武王，此事不管怎麼看都應該全力配合，不知武王為何遲疑？”

“天王對此事為何如此积極？把薔薇和萬劍不過都派了出去，這一站去的還是神威之地，會否藉機尋個理由阻止本王對大地繼續用兵？收拾孤行人，清掃小武王，聽起來的確合情理，唯獨天王顯得太积極！說到底，孤行人那點戰鬥力，能成得了什麼氣候？靠一個殺戮千影，累死她也不過能打造一股影響區域戰爭短期局面的戰鬥力，根本不值得太在意，由得他們攙和進戰事里，一天死一個萬戰將他們也很快拼完；至於不安分的小武王，都沒有本事做些什麼，苟延殘喘，也沒有什麼必須費工夫的必要。本王思索着，天王如此积極，怕是要阻止玄天之地奪大地武王后壯大，若如此，勢必拿對付孤行人的時候風武王阻礙作為借口，先打風武王，再讓本王罷手。”

玄天武王考慮的許多，總務長不由擔憂的說：“天王如果插手，的確很不好辦……”

“此番既然動手，絕不能半途而廢！清掃孤行人村的事情，動作必須快，邊境的所有孤行人村，全不放過！玄衣配婚孤王的事情催促賞罰殿儘快落實，獎賞孤王的物資立即調度安排，十日內必須送到。”

“遵令！”總務長得令。

玄天武王考慮着又道：“做好妥善安排，玄衣會攜賞罰殿的功績文書直接往神威之地。若無人督導，以孤王行事風格，極容易與薔薇發生衝突，被天王尋着借口。再派人送去本王命令，着孤王絕不可與天王的人動手！”

總務長領命去辦，玄天武王打開了地面的暗門，順着階梯走下去了一層，又開了道暗門，裡頭，寒氣逼人。

順着寒冰的階梯，玄天武王走進冰鑄的屋子里，停在一個冰封着的女人面前。

寒冰以肉眼可見的速度化去。

原本被凍結了的生機，又恢復了活躍。

緊閉的眼睛，緩緩睜開，瞳孔逐漸變成了赤色。

“從現在開始，你需要為本王分憂，為玄天之地儘力。開始你的歷練和人生旅程吧，玄衣王將既是你的名，記憶碎片里的就是你的過去。”玄天武王把一團記憶碎片按入玄衣的額頭。

原本那雙‘茫茫然，不知今夕是何年’的眼睛里，逐漸有了色彩……

赤黑色裹身的戰衣，燕形的外披，通體赤黑的雙劍。

這一切，玄衣握着時，都覺得陌生。

可記憶里，這些本都應該是她喜歡的戰衣，以及用了多年的趁手兵器。

她的腦海中，有各種絕技的記憶，有‘過往’一切的經歷。

但是，騎在馬上的感覺熟悉又陌生；眼裡看到的景象，即使明明記得，卻仍然覺得陌生；水入口的滋味是陌生的；果子在舌頭上化開的那些酸甜體驗，也是熟悉又陌生的……

賞罰殿殿長帶着功績文書過來，客氣的道：“玄衣王將，該啟程了。”

“為什麼，我覺得什麼事情都很特別陌生？”玄衣王將滿腹疑竇無處問，這幾天就見過總務長和賞罰殿殿長，又以後者見的次數多點。

“玄衣王將不負武王的期許，幾十年如一日的殺敵，終成王將。為了創獨門絕技，不惜把自己封於寒冰之中。直到現在才終於得到天地間混沌碎片力量的眷顧，如願以償的擁有了小寒冰作為第四混沌印的力量，絕技也因此得成。從寒冰中出來，對一切熟悉又陌生，怕也只是正常的狀況。”賞罰殿殿長嘴裏說著玄衣王將的資料，但心裏，想的確實其它事情。

“這些我都記得，可是，還是覺得陌生，對我自己，對一切。”玄衣說著，又陷入了短暫的沉思，可是，面前的賞罰殿殿長陷入了沉默。

玄衣於是明白了，她的感覺，旁人體會不了，於是要了他帶來的功績文書，見是封好了的。

不過裏面大體內容，她本來也已經知道，就只是拿着，也沒有好奇的打開看，反而望着賞罰殿殿長問：“他是個什麼樣的人？”

“武王應當通過記憶碎片讓玄衣王將了解過孤王的事情了吧？”賞罰殿殿長覺得正常的的流程應該如此。

“我是問，在你眼裡，他是個什麼樣的人？”玄衣的確了解過，但這種了解，還是覺得不了解。

“智勇雙全，积極奮進，目標明確，清醒自律。”賞罰殿殿長的回答很簡單。

玄衣點點頭道：“賞罰殿殿長眼裡看的，都是孤王為將優秀與否的品質，果然對武王忠心耿耿。”

“玄衣王將這番話……”賞罰殿殿長不太確定玄衣的記憶內容，聽這番話，卻並不尋常。

“既得蒙武王恩寵，以玄為姓，成了武王族氏的一員，在乎賞罰殿殿長對武王的忠心，難道不可以嗎？”

“王將是武王氏族，既是子王，在玄天之地，沒有什麼事情不可以。”賞罰殿殿長確定了，玄衣王將的記憶碎片里，是知道自身子王身份的，但想來也是。若不知道，就會對武王之力困惑，以至於無意中錯誤使用，甚至是濫用。

玄衣沒有說話了，只是捧着那份功績文書，懷揣着對人生第一個丈夫的各種猜想……

她沒想過會結婚。

應該說，她記憶深處對這類事情最初很憎惡，後來很排斥，再後來沒那麼激烈了，卻仍然拒絕。

可是，現在的她，為何會對配婚的未來，懷揣着按捺不住的雀躍心情呢？

她記得自己的一切，可是，卻連對自己都覺得陌生。

神威之地的戰士知道是孤王新配婚的王將夫人，尊敬之情油然而生。

可是，當玄衣駕馬走在街道上時，卻又驚艷了無數雙眼，以至於只剩沿途狂熱的歡呼。

“孤王去了哪裡作戰？”玄衣得知李天照在作戰，不想在城裡枯等。

“計劃是要那些洢水城，不知現在打到了沒有，夫人在城裡等幾天，等孤王殺了洢水城裡的大地豬，肯定會回來。”陪同的萬戰將問什麼答什麼，一點不做隱瞞。

至於對大地武王的人的稱謂，以前在神威之地是沒有的，現在因為雙方敵對，又有半數神威之地的萬戰將歸屬於風武王，經常與大地武王那邊廝殺，積累的仇恨越來越多，言談中提起來就用侮辱性的詞，久而久之，歸屬於李天照的神威之地戰士們也受了影響，越來越多人習慣性稱呼為大地豬。

“孤王既在殺敵，作為妻子，我又怎麼能在這裏枯等？帶路！”玄衣根本不做休息，駕馬掉頭就讓人帶路出發。

王將夫人要去作戰，神威之地的萬戰將們哪裡敢不陪同保護，當即從守城的人里分出來了六個，一起趕往洢水城。

對着劍說

# 第三百七十八章 城影、火光

洢水城的情況本來並沒有太大的壓力，如果只是考慮退敵的問題，李天照一個人來或許更方便。

但是，大地武王那邊的萬戰將們只要見到是孤王來了，被他逮着了的萬戰將自認倒霉，旁的人根本不救，全都一哄而散。

而且這些混沌劍客散走時，還會破壞城市，沿途建築推倒，火燒，地系覺得塌陷等等。

這麼一來，萬戰將離開后，就變成了游擊性質。

一座城這樣，兩座城也這樣，三座、四座、五六七八座都這樣，那得是多少遊走的萬戰將敵人？能夠分散奔走多少地方？

李天照就算有三頭六臂，也沒辦法有效追擊啊。

迎星城的時候，他們是從光腳的變成穿鞋的，就死守兩座城市，旁的不用管；現在，他們是聯盟形態，本身就要求混編戰鬥力，共進退，如此才能具備均分領地共治的基礎。

而且，他們得的領地不能一直都是空城，這不符合他們現階段的實際需求。

反過來，大地武王那邊卻能為了遏制他們繼續快速擴張，分散了人，奔走襲擾他們後方。

孤王只有一個，除了孤王李天照，就只有一直在屠城的破天刀，大地武王的萬戰將隊伍只要不是跟他們兩個遇上，旁的廝殺起來，絕大多數都是混沌劍客級的萬戰將具備更大優勢，聯盟這邊人多的時候還好說，人少的時候，能保命就不錯了。

從無到有容易，聯盟迅速擴張到百城也快，但要穩住戰果並且繼續擴張，卻發現戰鬥力嚴重不夠。

現有的非空城數量也有三十多座，每座城裡安排防守的萬戰將就得佔去多少？十六武王的都城又得留守大量戰鬥力。

硬湊出一隊負責進攻的隊伍，就已經是極限了。

這隊清一色是十六武王座下的王將組成，全都是混沌劍客，不是第一王將，那也是第二王將。

這支隊伍，就是由孤王帶領。

他們的選擇了洢水城，目標是全滅城裡的萬戰將，盡可能完整的佔據城市。

這座城市會是未來長期抗拒大地武王的關鍵城市，也是目前他們人力，能夠安排人防守的最後一座。

奪下洢水城后，未來一段時間，十六武王聯盟實際上就看不到還有擴張的資本了，固守已有的領地，轉入防守，幾成必然。

但是，李天照帶着十六位王將經過調查確認，發現城中至少、是至少有六十六個萬戰將駐守。

顯然，敵方也防備他們早晚會來取洢水城，因此駐紮了這麼多人。

“王將，洢水城裡的居民被迫遷居了很多，剩下的人已經不多了，要佔領就得破敵，但敵人肯定會崩塌了山，階段河流。這麼一來，咱們得的就是廢墟啊！”一個王將考慮着，覺得這情況就是難題。

敵人太多，不驚動或者說杜絕他們搞破壞之前全滅，那實在是不可能的事情。

“大地武王那邊現在沒有斷流，又駐紮這麼多人，分明就是讓我們覺得攻了多餘，不攻維持現狀反而最好，看來他們其實想暫時維持局面，不圖反攻，也不讓我們繼續擴張，事實上咱們也難有進展，洢水城還有必要攻嗎？”

諸如此類的想法，是眾人普遍的意見。

李天照也不得不承認，對面的敵人設想得很周到。

他們要得洢水城，至少也要得到大體上完整的城市，要的就是這裏靠山臨水，擔心的就是大地武王那邊崩塌了山截斷水流，那就會對他們佔據的多個城市造成影響。

現在的情況來看，敵人分明就是在說：不攻洢水城，水源正常，暫時相安無事。他們如果去進攻，山必崩塌水流必被階段，反而會導致他們擔心的糟糕情況發生。

“戰鬥的事情，本來也沒有攻無不克的道理，敵人如果明智，自己不犯錯，敵我實力對比又沒有能夠決定勝利的優勢，那就只能是繼續對峙。洢水城的現狀，確實沒有進攻的條件，敵將指揮布下這種‘和平陣’，目前我們還真不具備破陣的條件。今晚大家好好休息，明天一早撤退。”李天照也考慮了好幾天，實在沒有破解的辦法。

只是，讓洢水城的要害被敵人掌握着，哪天大動干戈的反攻他們時突然發動，對他們的短期影響不小，甚至可能藉助地形優勢發動水攻。

為了預防，他們得布置盡量多的五行水系力量的混沌劍客在相鄰的三座城市裡駐守，如此分散還得擔心敵人反攻時被逐個擊破。

所以，能奪下是最好的。

但眼下不具備條件，也只能無可奈何的先維持現狀了。

一群王將們圍了兩個火堆，煮着肉湯，吃着烤肉，聊完了洢水城的情況，又說起接下來的計劃。

“孤王，這洢水城既然暫時擱置，風武王那邊幾度派使者來邀請聯盟合兵進攻，是不是可以去了？”

“玄天武王派人送了急令，前幾天剛剛收到，說是近期天武王座下的薔薇王將會來剿滅孤行人，在此期間要避免與天武王的人發生任何衝突，他們戰鬥的區域，我們不可出現。”李天照當時收到命令后，很是猶豫。

他在考慮，是否應該提醒正在幫風武王戰鬥的那些孤行人。

倘若是雲暮煙在這裏，他會毫不猶豫的告訴她。

但在這裏的不是雲暮煙，那些孤行人跟他沒有任何交情，而且，也不見得對他有善意。

這種情況下，他為什麼要做違背武王命令的事情，去知會孤行人呢？

如果他非要這麼做，那只有一個理由——因為雲暮煙在乎這些人。

李天照考慮再三，還是去了一趟，在夜裡，匿名給孤行人留了提醒的話，然後就走了。

但是，他覺得其實意義不大，因為這些孤行人都在幫風武王戰鬥，跟風武王的戰士一起行動，也不是天王喊一聲出來受死，就能拿下的。

風武王分明是要利用孤行人的力量，而且又野心勃勃，根本不理會八大武王，這裏的孤行人反而安全的很。

李天照擔心的，反而是雲暮煙身在何處，狀況如何。

聽孤王這麼說，一眾王將們就不說話了。

所謂的十六武王聯盟，當然包括了玄天武王。

李天照是王將，雖然對封地有相當自治權力，封地的結盟可以自決，但實際上還是掛着玄天武王的名，即使這裏的事情，幾乎都是他自己決斷即可，但十六武王聯盟里卻是玄天武王，而不是他一個王將的名頭。

既是玄天武王的名義，不用說，聯盟里名義上的盟主當然是玄天武王。

孤王則是代武王在這裏，行事聯盟盟主的職責。

所以，玄天武王對孤王沒有明確的命令時候，諸事孤王可決。

然而，一旦有了明確命令，那也就等於是十六武王聯盟都得遵守的命令。

現在的情況就是這樣，狹長亂戰之地跟大地武王暫時對峙，像要繼續擴張，就得指望跟風武王合力，上正面戰場，如此還能分到一些攻佔的領地。

分明是有利，也應該做的事情，卻因為玄天武王的命令而不能做。

十六武王座下的王將們，多少都覺得有些憋屈，有些怨憤。

可是，又說不了什麼。

孤王是玄天武王座下的王將，從開始就如此，又什麼辦法呢？

火堆的烈焰在燃燒，溫度催熟的烤肉香氣，瀰漫四散。

星冰雪不想氣氛這般低沉，忙說：“烤肉好了，我來分，快說，都想吃什麼？”

眾王將也就拋開不高興的念想，又活躍了起來。

李天照知道星冰雪是解圍，但其實他自己的感覺也挺不好，因為他實在不知道，為什麼玄天之地要配合天武王突然的決定。

就因為孤行人幫風武王打了大地武王？

孤行人戰鬥力有限，至於讓天武王如此么？

突然，黑夜下洢水城的巨大黑影中間，猛然飛衝起來一道烈焰！

李天照他們吃驚的紛紛站起來，面面相覷，不知道發生了何事。

“大地豬如果要崩山，也不該用火系混沌之力啊！這、好像是混沌爆炎發動時收到阻礙，最後衝上天空的光景？不會是風武王的人跑來進攻洢水城吧？”有王將猜測着。

星冰雪看着沖氣的火光景象有些異樣的扭曲，彷彿還帶着大量的熱氣，不由道：“像是烈焰瞬間融化了許多寒冰的情景？”

“過去看看！”李天照當即率眾飛奔洢水城，一時也不知道是什麼狀況。

風武王來打洢水城？

但風武王目前的領地邊緣距離洢水城還隔了很遠，沒動機這麼做啊！

何況打洢水城，風武王那邊理當先跟十六武王聯盟知會確認，沒道理正需要合作的時期，問都不問就來搶攻，完全不考慮影響？萬一失敗，會對十六武王聯盟造成實際損害，那不是破壞關係嗎？

‘總不可能風武王為了十六武王聯盟能早日合併，派人襲擊洢水城，用作以後合併奪地交換吧？’李天照思來想去，這是已知條件下唯一的合理解釋。

“孤王，前面有人！”

李天照早知道了，距離更近些時，發現是神威之地的。

見到李天照，不等他問，就主動稟報說：“孤王！玄天武王特賜的夫人來了，知道孤王在洢水城，說要來出力。我們不知道孤王身在何處，夫人堅持一個人入城查探，還命我們在這裏留守。剛才城裡突然出現許多寒冰，緊接着又有衝天火光，這會卻又安靜了。”

“你們留守，我一個人進城查探，有情況會放煙火信號。”李天照一頭霧水。

上一次送急令來的人，根本沒提過配婚的事情。

但武王賞賜婚配，他也並不奇怪，只是沒想到，這位新夫人，如此勇猛！

萬一這位新夫人跟他面都沒見着就出了事，那也太不像話了。

洢水城的情況特殊，倘若進去的人太多，導致大地武王駐守的戰士覺得壓力太大，直接崩塌了山地，可就糟糕！

對着劍說

# 第三百七十九章 從天而降的風

星冰雪等一眾王將擇了處地方待命，雖然都很着急洢水城的情況，但都怕驚嚇了敵人狗急跳牆，也只好按捺着。

李天照一個人越過城牆，城裡黑燈瞎書那一刻就已經定了關係，至於後面去配婚殿，都屬於是走流程。

因而他們既是剛見面，卻已經是夫妻。

“幸蒙武王恩寵，賜名玄衣。孤王剛才那一劍，不像往常所用。”玄衣對孤王很好奇，有很強烈的了解興趣。

“估計是夫人，當然得用守殺式。”李天照剛答完，就見玄衣舉起劍對着他說：“那就如往常那般試試。”

“恐怕太兇險。”李天照知道玄衣靠玄天千幻劍法面對他會很吃虧，因為玄天千幻劍的最大長處在他面前等同於不存在，反而因為劍招的變化，導致最真實有效的劍速變相降低了。換言之，還不如乾脆了當的揮劍來的更有用。

“其實剛才近身時我也認出孤王了，因此沒有用小風語的力量。再者我得武王賜姓，也就是玄天氏族，因而有不滅王將之體，孤王儘管放手攻擊，不必顧慮。”玄衣這般說法，不由讓李天照的眼睛亮了起來。

玄天千幻劍法加上小風語的力量？

只是想想，他都很想試試，卻仍然有顧慮的說：“不會傷了和氣？”

“我想了解孤王，竊以為孤王也會想了解我。你我都是戰士，最重要的了解理當從劍開始。”玄衣話音落，左手反握的劍也舉了起來，雙劍在手，加上玄天千幻劍和小風語的力量，李天照只是想想，都覺得壓力很大。

可是，作為用劍的，豈有不想挑戰更接近極限的劍法的願望呢？

“如此，請——”李天照橫劍身側，以便發動的更快。

“來了！”玄衣早就做好了準備，話音剛落，人已經疾步沖了過來。

只見她奔走中身體前傾，外披揚起，形如飛燕，而那雙眸子里的赤色瞳孔卻彷彿更亮！

眼看距離更近的時候，雙劍驟然舞出了一片劍光。

還是玄天千幻劍法！

劍速比剛才明顯增快，但是，李天照卻覺得，這劍速沒有達到小風語全力以赴的狀態！

‘奇怪了，難道是留手？恐怕上來就全力以赴會讓我應付不來？’李天照暗覺疑惑，卻靠氣感把握了兩團劍光中的真實劍動軌跡，當即全速揮劍，在交手之際，驟然旋動着斬了過去。

李天照后發而至，但劍光卻先斬入劍影。

只是這一次玄衣明顯有防備，左手的劍本就留作後手，迅速抬起，就把孤王劍的劍光擋在了脖子前。

劍劍碰撞，李天照劍過去時，驟然旋動劍身，劍背上的鋸齒頓時卡住了玄衣的劍刃！

下一刻，眼看可以把兵器攪的脫手。

玄衣劍上傳來的力量卻陡然增大，一下子就把李天照震的退飛了數丈之遠。

‘雙印之力！’李天照左手抓着右臂，握着的孤王劍猶自在不斷顫動，他故作驚駭之色。“夫人的劍勁如此驚人！我想鎖兵器反而成了自討苦吃。”

李天照心知肚明是雙印之力，而且還知道玄衣沒有用全力，第二印大約發動了六成力量，分明只是為了震退他。

“孤王的劍勁也比大多人強，應是天生力量過人，只是世間還有些更強大的奇力，應該小心。”玄衣說著，目光里卻滿是驚異，注視着李天照的月光下昏黑的面龐上的那對明亮的眼睛，追問說：“孤王如何看破玄天千幻劍法的？”

“不知道為何，就是對兵器揮動的直覺特彆強，也許跟我時常能夠感知到敵人的能力有關吧。實際上我並不能通過劍光看破劍法，全憑直覺把握。”李天照很喜歡這種比試，正如玄衣所說，說一千道一萬，也沒有動手了解彼此的劍更快、更清晰，於是也反問：“夫人的小風語力量沒有發揮完整，是怕我一擊也擋不住嗎？”

“孤王誤會了，玄天千幻劍法以變化見長，這就決定了劍速會受到變化本身所限制，方才已然是極限。這一次，我會以尋常的劍路進攻，只有自保的時候才會靠劍勁震退孤王。”玄衣說著，又擺開進攻的架勢。

“夫人來吧！”李天照精神抖擻，十分專註而投入。

他很喜歡這種初見的了解方式，更喜歡玄衣這種接連調整了反覆切磋的精神。

戰士本當如此，夫妻之間論劍求進也該是如此。

他記憶中，父母就是如此。

對着劍說

對着劍說

# 第三百八十章 劍齊飛

劍動。

玄衣飄擺，如燕展翅飄飛。

李天照眼看她揮劍衝過來，卻沒有抬劍，好像突然不想切磋了似得。

可是，玄衣衝過來的勢頭卻沒有片刻停滯。

下一刻，兩人錯身而過。

是的，玄衣從李天照身旁過去，留下一團芬芳的氣息。

李天照握着劍，隨意垂放身旁，轉身看着玄衣揮劍斬開個大地武王萬戰將的脖子。

這是一個，剛從寒冰里掙脫出來的敵人。

可惜，還沒機會理清狀況，就被玄衣一劍斬殺。

擊殺了那個萬戰將后，玄衣身形一旋，揮動着雙劍再次沖了過來！

那前傾的身姿，只把原本就低重心放的更低。

然而李天照卻沒有心思去關注戰衣包裹不住的凸出，因為，劍光來了。

不是玄天千幻劍法那萬千劍影的炫目，而是平實無華的迅快斬擊，在小風語的作用下，迅快的讓李天照更不敢大意。

對他來說，玄天千幻劍法比這要更好應付。

雙手劍，左右交替銜接，無形中等於把攻擊頻率提升了，一劍攻擊，另一把一劍已然回抽或變招完畢。

如此連擊之下，又有小風語的力量，李天照使守殺式接連擋了六劍。

‘雙劍的弱點在於劍勁減弱，不如單劍全力發動……’李天照本來還不想冒進，卻發現玄衣很認真投入，他的一味防守，反而讓她進攻的更肆無忌憚了！

玄衣人劍繞走旋擊，犹如許多飛燕往來飛撲，一時間挪走着幻出小片殘影。

如此挨打下去，李天照即使防得住，也肯定贏不了。

何況，這也不是切磋了，而是在當人形移動的稻草人讓玄衣練劍。

‘這分明是說，我若不認真以待，傷了也是自己的問題！好，既然如此，那就不客氣了，你說過不用雙印之力，看我如何破你雙劍！’李天照原本並不怕風語，只是也知道厲害，沒有優勢的環境便利的話，他會把風語碎片之力的敵人放在最後。

風語是攻擊速度很快的極端進攻類型，但李天照切身體會到一個道理，有時候——一動不如一靜。

就如他的千殺劍法，充滿攻擊性，卻破不了萬劍不過的本事。

守殺式是吸取萬劍不過的所長，結合千殺劍法的曲線核心奧義的思路，其本質就是用以對付風語這樣的極端攻擊型。

李天照調整力量，抬劍使背面招架的時候，動作間使上契合曲線奧義的小幅度招架軌跡，於是，招架的速度提升了，只是動作幅度很小，並沒有帶來很大的變化。

李天照捕捉着玄衣連攻的劍光，因為她的劍路沒有炫目的虛招，全是一個快字。擋得住就是擋住了，擋不住那就會中劍。

李天照看準玄衣的連續攻勢，招架中使上守殺式的借力增速劍尖擺動的技巧，立即阻緩了玄衣攻勢的連續性。

多爭取來的瞬息工夫，造就了一個彼此可以互攻，必然兩敗俱傷的契機。

然而，李天照使的單劍，這種對拼中一定是玄衣承受的殺傷更大，遭受的衝擊更強，看似是兩敗俱傷，其實劍入體后，必然是拿雙劍的吃虧，後續劍勁沒辦法有效持續供給，就會被單劍的衝擊力破壞了混沌之氣的流動。

雙兵器的風語攻擊頻率固然更快，但若沒有了出手速度的壓制彌補每一次劍勁分化的弱點，攻勢就不如單兵器的風語那般穩固。

這一擊，兩把劍交錯過去，眼看着是兩敗俱傷，但李天照看着劍尖刺過來，手裡的孤王劍仍然毫不遲疑的揮過去。

果然在最後時刻，玄衣旋身中單劍側擊，打在孤王劍劍身上，借碰擊作用力對孤王劍的阻緩，以及對她身形旋動的增速，把兩敗俱傷的對拼的局面改寫。

而這，本是李天照最想要的結果。

李天照的千殺身法發動到最快，腳下的步走，以及身形的移走旋動軌跡，全都在每一個瞬間捕捉着那條速度最快的曲線。

玄衣在旋動，劍光繞身疾走，李天照也在旋動，追着她的身形。

她握着的劍始終沒辦法揮擊，因為李天照動的一樣快，卻又不能逆轉方向或者停下來，孤王劍也在隨着旋動中等待着出手的機會，一旦她的身法慢了，先中劍的就會是她。

玄衣的雙劍在這個瞬息間，因為身法的緣故，根本無法同時得到協力連擊李天照的空間。

雙劍不能連擊，那就是原本的優勢也不得發揮了。

玄衣在疾步移走，劍光繞身飛旋了一圈又一圈，赤紅的瞳孔里，映着李天照與他一併旋動的面容。

四目交接，看似平靜。

但其實，他們都在極力讓身法更快，爭奪那先出手的優勢。

這過程，其實持續的不久。

因為李天照的身法更快，於是孤王劍先一步搭向玄衣的脖子。

劍刃，割斷了幾根髮絲。

兩個人，錯身而過。

一時間，兩個人都維持着最後交戰時候的握劍姿態，沒有動作。

髮絲被激蕩的氣流帶的揚起，激蕩飄擺，最後又悠悠然飄落在冰地上。

一隻手突然從寒冰里伸出來。

李天照暗暗嘆了口氣，不等這隻手的主人掙脫寒冰爬出來，反握孤王劍刺了下去。

劍尖刺穿了寒冰，貫穿了那個萬戰將的腦袋。

“寒冰里到底還有不少敵人，頗為礙事，不如先安定了洢水城的局面，我們再好好切磋？”李天照拔劍出來，甩去上面的血跡。

寒冰是沒那麼快融化的，但是，被冰封的是萬戰將，或早或晚，都會陸續掙脫寒冰的禁錮。

像這樣突然從寒冰里掙脫出來的情況，會陸續不斷。

如果不能及時把掙脫出來的敵人解決，脫困的敵人就會破壞寒冰，短時間內幫助更多大地武王的萬戰將們掙脫束縛，當然就會更費事。

玄衣舉劍眼前，目光恰好在橫擺的劍身之上，赤紅的瞳孔里透着笑意，注視着李天照說：“還想試試千殺劍法。但我所學招式得自武王賜予的記憶碎片，不曾有機會實戰熟練，孤王願否先陪我演練？”

風，揚起玄衣的外披，如風中的燕那般好看。

李天照微笑道：“樂意之至。”

玄衣捲起黑髮，塞進緊裹的戰衣前面。

劍光再亮，一襲赤黑色飛快旋動。

只是那外披卻不再如飛燕展開那般，因為李天照在後面，一手抱着玄衣的腰，一手按着她的肩頭。

玄衣施展着千殺劍法，飛快的旋動着，李天照卻始終能夠從容的跟上她的動作。

每當玄衣揮劍的動作變化時，她的胳膊和身體好像都成了李天照的那般，全然知道她要如何變化似得，總是如她的變化那般同步。

明明是兩個人，旋動的迅快，劍變化的靈活，卻又彷彿是一個人那般。

一個掙脫了寒冰的萬戰將沒等反應過來，就被劍光斬斷；三個合力掙脫寒冰，從火堆旁站起來的萬戰將，被赤黑色和黑紅的旋風從中間掠過，三個人，就變成了九部分……

玄衣揮着劍，在冰封的區域旋動着，移走着，李天照自背後抱着她，毫不費力的一直同步的移走，同步的為她出劍增力，助她更快回劍和變招。

沒有一次，李天照的判斷跟玄衣的劍動出現分歧。

從寒冰中掙脫出來的大地武王的萬戰將們，動彈一個死一個，爬起來兩個倒下一雙，擠出來許多就死一群。

月下，寒冰的地上，建築之間。

兩條身影似在練劍，似在舞劍，似在殺敵中探尋只屬於兩個人才能感受到的東西。

玄衣的舞動之勢突然停了下來。

李天照也停了，但仍然抱着她。

戰衣里的黑色長發不知何時脫了出來，散在玄衣的面前。

劍停了，風似乎也靜了。

冰地上，伏屍處處。

“洢水城駐守的萬戰將有多少？”

“應是六十六之數。”李天照早曾調查過。

“那就夠數了。”玄衣說著，微微偏轉頭臉，赤紅的眼瞳里映着李天照的半張臉。“孤王曾有婚配，是有經驗的。我卻是初次配婚，諸事一無所知，原本心情惴惴不安，此刻剛殺了敵人，一時不知害怕。稍待片刻，恐怕又要緊張不安。”

李天照聽懂了，於是發動小寒冰的力量同時，抱着玄衣直接朝冰地倒了下去。

寒冰的地面突然化開了，讓他們墜入冰水之中，他們落下去后，上面的冰水又凍結起越來越厚的一層。

玄衣鬆開了劍，取了戰衣，在寒冰包裹的冰水之中，隱約有些光亮，更多的卻是讓她不那麼羞怯緊張的昏暗。

兩條身影在水中糾纏，翻滾……那熱情，似能把冰中包裹的那些寒水都給沸騰。

時辰已經不早了。

洢水城裡仍然安安靜靜的。

孤王已經進去兩個時辰了，結果，既沒有信號，也沒有異常大的響動，洢水城背靠着的山壁也沒有倒塌。

就好像，夜幕下城裡的黑暗，把一切都吞噬了似得。

星冰雪實在等不下去了，決定入城，顧不上理會旁人的勸阻。

這種枯等太讓人心焦，犹如死活都不知道的煎熬。

星冰雪看到一具具屍體，都是大地武王那邊的。

可是，孤王去了哪裡？他來找的新婚配妻子又在哪裡？

星冰雪正覺得奇怪，突然感覺到前方的寒冰有異，不明狀況之下，謹慎的後退了幾步。

突然融化了出來的冰洞里，猛的鑽出來顆濕漉漉的頭臉。

是孤王！

星冰雪又驚又喜，張開的嘴裏還沒來得及喊出一個字，又看見一顆濕漉漉的腦袋鑽出來，一條玉臂挽着孤王的脖子，兩人在冰洞口，唇相合的糾纏着。

星冰雪愣了愣，旋即默默的退了回去，這時候，她是做不出來打攪別人的事情的。

只是……孤王也太離奇了吧，寒冰之下，那麼冷，如何、如何能做得了風吟雲纏之事呢？

‘孤王的新夫人真是美艷迷人，也是的，孤王那般人物，也該得是玄天武王座下漂亮又厲害的王將才般配……’星冰雪這般想着，一時間，心裏翻動着酸酸的味道……

對着劍說

# 第三百八十一章 玄衣，玄衣？

星冰雪回了城外，看眾人焦急，就說了句：“孤王沒事，城裡的敵人好像解決的差不多了。”

眾人又驚又喜，那麼多的敵將，是怎麼辦到保住山壁不被弄塌的？

“那我們快進去啊！還在這裏干什麼？”

“等孤王出來吧，應該快了。”星冰雪不好透露剛才看見的情景，當然也不能讓大家進去。

“王將也不必如此死守孤王的命令啊！總是要入城的。”一個王將覺得大傢伙都在城外等這麼久了，吃風也吃夠了，還不該趕緊在城裡找地方落腳？

卻也有王將看星冰雪情緒異常低落，於是有所猜測，就說：“不如我們進城，但先不往裡面去，就在靠近城門的地方歇歇腳。”

“如此也好。”星冰雪回過神來，意識到大家都等累了。

一行人進了城，找了間飯店，坐在三樓的欄杆旁，尋了酒，弄了些菜，吃喝等着。

時間一點點流淌，可是，還不見孤王的蹤影。

王將們早就吃飽喝足了，就有人焦急又疑惑的拿眼看星冰雪。

可是，星冰雪能說什麼呢？

她也滿心疑問啊！

‘難道剛剛是才開始？’星冰雪尋思着她大約是誤會了，冰水裡也是不宜做那風吟雲纏的事情，也許是剛消滅敵人，她看見時，才是開頭。

本來細心多思，有所猜測的王將這時更確定了推想，就說：“大約還有敵人沒有收拾，戰鬥的事情我們都沒機會出力，只是在這裏吃喝等着，急什麼呀？”

本來有些焦躁的人聽了這話，心覺也是這個道理，他們吃喝閑聊等着，人家孤王和信配婚的妻子才剛碰面，就辛苦殺敵了這麼久，他們還怎麼好意思不耐煩？

“看來孤王的這位新妻子厲害的很啊！不過，以前卻沒聽說過玄衣王將的名號。”有王將頗為好奇。

因為事實明擺着，孤王如果有確保洢水城不被毀的辦法，早就動手了。必然是他的新妻子有什麼手段，才能夠既消滅了敵人，又保住了城。

有個王將剛開始聽說叫玄衣時，就覺得有印象，回憶了一陣，才想起來，就說：“曾經聽武王說起什麼事情的時候，提起過這名號，不知是否諧音，等尋個機會，再向武王請教。”

“是啊，你們武王閱歷豐富，肯定知道！”

正說著時，他們看見兩條身影出現在下方街道，越來越近。

很快，看得清體形輪廓了，就有王將道：“孤王艷福不淺啊！”

大多王將卻不甚以為然，覺得那人只看體形好就如此說，誰知道臉如何？

剛才說記得聽武王提起過的那個王將卻對玄衣王將的臉沒有什麼期待，因為他其實不是聽所屬的武王提起過，當時是見過記憶碎片里的模樣。

雖然時間久了，已經不記得真切的形容，但他記得的是，長的很不怎麼樣，所以他其實暗暗同情孤王。

欄杆旁的王將們喊了聲孤王，見兩人在下方抬頭，也看見了玄衣的模樣。

無可挑剔的美艷面容上，一雙很特別的赤紅瞳孔，沒有尋常王將的那種老沉，眼裡透着不似王將的、年輕的靈動。

這般模樣，不由讓好幾個王將下意識的屏息，驚羡之情油然而生，低聲道：“孤王真是好艷福！”

星冰雪剛才就見着了的，聽見這些話，不由暗暗咬着牙關，自覺雖然比不得玄衣的美艷迷人，可她也很好啊……不至於，讓孤王當初那麼拒絕吧？

本來對孤王心懷同情的那個王將疑惑的走到欄杆旁，看見玄衣的模樣時，不由怔住……是他記錯了？

不可能啊！

當時所屬的武王只是介紹了一些記憶碎片里的王將，並沒有對玄衣特彆強調，所以這王將會有印象，能夠想起來大概，就是因為他記得，當時看到玄衣長的很不好看。

太漂亮和太不好看都會讓人記得深刻，只是前者會讓人清楚記得形容細節，後者就只讓人記得丑，因為當時就不願意細看。

倘若玄衣是生的如此美艷，這王將當時肯定細細端詳打量，絕不會記錯成丑！

那王將不由懷疑，是否只是名號相同，卻並非一個人了，因為他或許會記錯別的，卻沒道理會把如此美艷的女人記成了丑八怪。

玄衣的美貌驚艷了在場的王將們，讓神威之地陪同而來的幾個萬戰將們倍覺驕傲。可惜他們還要趕回神威之地駐守，不能在這裏久留。

眾王將們去了洢水城裡面，看到被寒冰凍結的大片建築，以及大地武王的萬戰將們的屍體，不由對玄衣的實力肅然起敬！

但是，也有許多王將覺得不可思議的問星冰雪：“混沌寒冰能凍結這麼大範圍嗎？”

“除非這些人站着不動，讓我持續製造三分之一刻鐘的寒冰！”星冰雪也覺得難以置信，不知道玄衣有什麼獨門絕技，竟然能辦到這種事情。

如果混沌寒冰有這等威力，他們早就動手了。

旁的王將本來也覺得混沌寒冰辦不到，得了星冰雪的確認，就有王將按捺不住好奇的請教說：“不知道玄衣王將的獨門絕技叫什麼？如此厲害，等回去了我們勢必要跟旁人好好吹噓，如果連個名字也不知道，難免讓人恥笑。”

“氣落爆。”玄衣倒是很大方的說了絕技的名字。

至於具體，再好奇的王將也不會自討沒趣的探究別人隱秘。

但氣落爆這三個字，他們知道，很快會傳遍狹長亂戰之地，甚至是更遠……

至於玄衣王將的生平，當然也會隨着她走出沉寂的狀態，而被許多記得的人談論說起。

李天照對玄衣也充滿了解的興趣。

拿下洢水城后，狹長亂戰之地短期內已經沒有擴張的條件了，十六武王聯盟的武王都城裡能調的戰士都在忙碌，卻也只夠基本的巡守能工作，人手很不足。

未來一段時間，十六武王聯盟就指望着新增的領地里能夠運氣好，多出現陰雲境和黑雲境，才能搜集混沌之氣。

有了混沌之氣，有了更多礦產，就能製造更多萬戰將戰印，就有了更多戰士。

這種戰鬥的經驗，讓李天照已經深刻認識到，武王之間真正的戰爭，只有萬戰將才能參与。

千戰將及以下的戰士，真的都是種子戰士，必要的時候有戰時特例可以配給萬戰將戰印，決定有多少真正戰鬥力的根本，還是混沌之氣。

狹長亂戰之地雖然無力擴張，但對外的戰爭並沒有停止。

因為破天刀對大地武王領地中的城市的破壞，並沒有中斷。

平均一天滅一城。

這已經是破天刀的節奏了。

孤王是十六武王聯盟的主心骨，而破天刀就是十六武王聯盟之刃。

李天照倒也想出去進攻。

但十六聯盟里有許多事情需要他處理，還有與玄天之地的消息往來。

李天照也是最近才知道，這種大事的通信往來，靠混沌風行送信才最好，移走最快，又能通過各種地形，騎馬都遠遠趕不上。

十六聯盟里的混沌風行還有一些，因為這種混沌碎片力量即使投靠大武王座下，也不會受到特殊的優待，他們也就不願意背井離鄉到處跑了，更願意留在出生地。

李天照作為聯盟的主心骨，這些混沌風行幾乎都配置了聽他調度。

李天照派了個去玄天之地，知道豐收城的戰況激烈，但是局面僵持，不曾打破，廝殺之下每天都有不少混沌劍客戰死，豐氏的千戰將城長只能負責後勤等工作，作戰之類的事情，也都沒有出力的餘地。

李天照查看着信息，見守護城，奪風城的練將情況一如既往的順利，他父母和山芊啟也都很好，尤其山芊啟，也不知道是經歷了劫難的洗滌緣故，還是受搏命鴛鴦熏陶，表現的越來越好，現在已經是許多人都認同的真正的戰士了。

只是千戰將越來越多，本來都希望去豐收城，現在都希望來神威之地，自然是覺得這裏既是孤王的地方，也就是千殺派系的大本營。

李天照也希望他們來，但是要等到替他們申請的戰時特例被批准，名單他已經派人送去都城了，等有結果還需要些時候。

林雙為首的二三四的功績飛漲，殺敵多，而且也俘虜了敵人的混沌之心，竟然已經全都是千戰將了。

玄衣陪李天照看着消息，嘴角掛着抹微笑說：“孤王開了個了不起的頭，八大武王里就湧現了越來越多的效仿者。玄天之地最近功績飛沖快的，二三四居首，但還有十幾個差距不大的排在後面。聽賞罰殿殿長說，八大武王都有這樣的年輕俊傑，而且數量越來越多。”

“戰士本該如此，殺敵立功，有膽識又有過人之能就該功績積累的飛快。混團功本也沒什麼，卻變成規則而容不下孤劍，那豈不是平庸在滅殺誕生優秀的機會嗎？”李天照說起這些，仍然認為過去的想法是對的，戰士的功績就該如此。

“孤王所說不錯。不過，這種出眾的戰士本來也沒有多少。”玄衣正說著，來了幾個十六武王聯盟的王將。

“孤王、玄衣王將！北面兩個武王想加入聯盟的事情，交涉中遇到些阻力，他們武鬥成風，又自視甚高，堅持說什麼眼見為實耳聽為虛，非得要見識孤王單打他們五十將的厲害，才肯依足聯盟的規矩。”

李天照本來是想去一趟，問題是來回至少十天，他現在根本抽不開身。玄天之地的情況他要隨時等有消息了好處理，風武王方面最近也在商量未來合攻大地武王的事情。

“我替孤王去一趟吧。”玄衣主動請纓，這當然再好不過。

對着劍說

# 第三百八十二章 被出賣者

李天照也知道她的氣落爆厲害，料想可以滿足那兩個武王看自己萬戰將被她單挑一群的願望。

“那就辛苦夫人了。如果這邊的事情處理完了，我會去找你。”李天照跟玄衣每天閑時就切磋論劍，練着又突然心血來潮的風吟雲纏一番，這般好些天了，一直形影不離，眼下突然分開，都覺得不舍。

“孤王真的會來嗎？”玄衣眸光里滿是期盼。

“是的。”李天照面帶微笑，迎着玄衣的目光，不由起身握着她的手。

兩人這般含情脈脈的注視着對方，一旁待命的王將們實在等的急了，就有人咳嗽了兩聲。

玄衣回過神，輕聲說：“孤王有此心就夠了，如果孤王還是過去一趟，我的分憂何來意義了呢？”

“這……也是。早去早回。”

玄衣答應了聲，徑自去了收拾出行之物。

一眾王將們又說了些別的事情，談罷了的就先告辭走了。

等送走了眾王將，李天照長鬆了口氣，但想到一會還要見幾個城長，又覺得必須打起精神。

正這時，玄衣來了，她讓帶着行李的女戰士在門外候着，夾帶着了股香風進來了，就把門給關緊，旋即直往李天照過來，一時情緒激動的抱着他說：“請孤王為我送行……”

門外，拎着行裝的女戰士百無聊賴的乾等着。

見到星冰雪過來，忙說：“孤王和玄衣王將在道別呢。”

“哦。”星冰雪答應了聲，還想往裡去，那女戰士連忙又擋前面說：“王將不如等一會？”

“我有急事……”星冰雪說到這裏，突然意識到所謂的道別非尋常道別，於是沒說下去，站一邊等了陣，又想起孤王‘悍勇’，就說：“真有急事，他們道別萬一又兩個多時辰，會耽誤事。”

“不會不會！還好幾個城長也在等着見孤王呢。他們不會耽誤公事的。”那女戰士常跟在玄衣身邊，當然早就知道這兩位的節奏。快也快得，慢也慢得，有事情的時候忙裡偷閑速度解決，不着急的時候盡情享受，折騰半宿。

星冰雪只好又等了一會，還好，那女戰士果然了解他們的作風，不到一刻鐘，就看見門開了，孤王送玄衣王將出來時，後者還在整理頭髮。

“玄衣王將。”星冰雪見面招呼，見她眸子里透着保持距離的冷淡，點點頭就領着那女戰士走了。

星冰雪好生惱火，覺得玄衣不知為何，驕傲的很，明明都是王將，卻一副居高臨下的姿態。星冰雪聽別的王將們私下說起來，都議論說，畢竟是玄天武王座下的王將，傲慢些也正常，說到底，其實是孤王沒有架子的情況才反常。

“讓王將久等了。”李天照請了星冰雪進去坐下，又讓人端來茶水。

星冰雪拿起來喝了口，發現是涼的，又見旁邊端茶的人神色慌張，明白了，白日里往來的太多，大多時候都是坐下一會就走了，沒幾個人真會喝茶，所以這杯茶也是沒人碰過，來來往往的，不知道今天已經送走了多少人。

星冰雪也不想說穿了讓那人受罰，就說：“我喜歡花茶。”

“王將稍等，馬上來！”那人驚喜交加，連忙端了茶下去。

“玫瑰的。”星冰雪多叮囑了那句，那人忙不迭的答應了。

李天照不由也意識到，星冰雪今天來，不是兩三句話的事情。

“出什麼大事了？”李天照喝了氣茶水，還是不夠，又讓給他也來一壺。

“這是武王讓我送來的記憶碎片信息，孤王看了就知道了。”星冰雪取了可黝黑的珠子，李天照刺破之後，自動獲取了裏面的記憶碎片信息。

而後，他也不由眉頭緊鎖。“八大武王聯盟派使者要求所有武王一起清掃孤行人？”

“十六武王聯盟的邊界上都有孤行人的村子，長期都有密切的往來，怎麼能說翻臉就翻臉呢？八大武王莫名其妙，簡直是欺人太甚嘛！他們自己容不下孤行人就算了，還要拖着旁人一起。武王說此番八大武王醉翁之意不在酒，分明是借清掃孤行人，準備對小武王開刀……啊，我不是想說玄天武王什麼，這件事情大家都知道是天武王和大地武王挑的頭嘛。”星冰雪連忙糾正，平時實在習慣了，沒有從心裏認為玄天武王跟狹長亂戰之地有什麼干係。

‘天武王難道是不願意打破現有平衡，借孤行人發揮，意圖中斷玄天之地、風武王合攻大地武王的戰鬥？可是這麼一來，孤行人變成了犧牲品，雲暮煙他們還上哪裡找尋容身之所？’李天照尋思着，反問道：“眾武王如何想法？”

“當然不想答應，都打算看看情況再說，也都馬上給熟悉的孤行人村提了醒，萬一將來壓力太大，就讓他們暫時離開避避風頭。”星冰雪說完，又嘆氣說：“但是，孤行人能躲到哪裡去呢？”

“何不讓他們假裝投靠到眾武王座下？只是名義上如此，實際上他們還是在村子里，諸事也都沒有實質上的變化。”李天照覺得這才是最好的解決之道。

“……孤王不了解這些孤行人，對於他們來說，投靠武王就等於是孤行人里的叛徒，哪怕名義上的也不會願意。其實這也正常呀，如果讓我為了躲避危險，謊稱投降了大地武王又或者是風武王，我肯定也接受不了。對於孤行人來說，武王座下跟他們就是不一樣的。”星冰雪顯然比李天照更了解孤行人。

李天照想起夢中游村子里，那些孤行人嘲笑武王座下的戰士時的景象，不由點了點頭說：“既然如此，那就只能先觀望了。但我想，眾多武王都不會願意如此做，尤其是風武王，更沒道理會答應。”

星冰雪臉色份外憤怒的說：“這就是我來找孤王的原因，剛剛得到消息，跟風武王合作的孤行人遇到大地武王和天武王的圍攻，全都戰死了。”

“什麼？”李天照不由驚起！“這怎麼可能？現在在神威之地幫助風武王的孤行人萬戰將有三十六個吧？怎麼會出現這種事情？戰場在什麼地方？”

“一望到頭。”星冰雪回答罷，見李天照眉目一沉，知道他在想什麼。

“一望到頭是很短的峽穀道，位置又靠近風武王這邊，理當有崗哨，怎麼會在那裡遇伏！”李天照覺得簡直荒唐，孤行人本身不會那麼不小心，風武王的人也有放哨的，除非——

“是啊。孤行人行事小心，過那種地方不會作調查，除非是風武王的放哨的高喊安全，他們才可能會被堵在裏面。可是，這事情還沒有證據，也非常不希望真相是那樣……”星冰雪嘴裏說著不希望，但其實對這裏情況了解的人都會認為，極大可能是風武王出賣了這批孤行人！

“風武王一貫不理會八大武王，孤行人戰鬥力的幫助很大，奪了不少城市，難道他會為了八大武王聯名令這麼做？”李天照覺得很不確定，因為他不了解風武王。

“風武王或許害怕天武王以孤行人為借口攙和戰事，加上八大武王對風武王都沒有善意，也許更擔心招致八大武王的聯軍，因此故意讓孤行人去送死，以示遵循八大大武王聯名令，也是很可能的。風武王看起來不把八大武王放在眼裡，其實最會見機行事，當初他能壯大，不就是利用三大武王的嗎？”星冰雪說罷，又道：“而且，我們聽說，風武王本來許諾孤行人，奪下三座城市，許一座給孤行人。風武王如果不出賣了這批孤行人，面對八大武王聯名的清掃令，他又怎麼兌現諾言把城市交給孤行人？”

“如此倒說得通了，風武王不願意為了孤行人承擔太大的風險和壓力，既不可能兌現許諾，還是會跟孤行人翻臉成仇，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先下手為強，設計了這麼多孤行人的萬戰將去送死，即使事情真的暴露，孤行人再要找他麻煩，壓力也會極大的減輕。”李天照尋思着，這風武王真是好盤算。

“是啊，聽說孤行人有萬戰將印的幾乎都來了這裏，此番全軍覆沒，也沒剩下幾個還有萬戰將戰印力量的了。村子里別的，就是千戰將百戰將戰印，人數又少，根本沒有自保的力量。”星冰雪想着，也覺得孤行人未來的局面會很困難。

李天照一時也沒有很好的主意，本來狹長亂戰之地的孤行人只要假裝投靠了臨近的武王座下，那就是最好的解決辦法。

可是，孤行人又不肯如此，那就只能是他們設法尋覓地方躲避危險了。

李天照現在就只是擔心，不知道雲暮煙情況如何，她這個雲首，突然就成了天下武王的公敵？

李天照想着，都替雲暮煙覺得冤！一個人辛苦冒險的去天境弄混沌之氣，托請樵夫給戰印注入力量，結果培育起來的力量因為風武王的許諾，來了神威之地攙和戰爭。被天武王拿來當了借口，驟然成了天下武王的公敵！

李天照覺得雲暮煙太冤了！

星冰雪說完了事情，準備走時，想起玄衣，幾經猶豫，還是開口道：“有件事情不知道該不該說，關係玄衣王將的。”

“王將都已經這麼說了，我實在沒道理會不想知道，還請相告。”李天照一時收起擔心，見星冰雪的神情，意識到似乎不是什麼好的事情。

對着劍說

# 第三百八十三章 月下來客

“不知道玄天之地裏面是什麼情況，但根據耀武王的記憶碎片，可以確定玄衣王將是另一個人。”星冰雪來的時候就在猶豫，從私心說，她希望孤王知道；拋開私心，從交情說，她也認為應該讓孤王知道；最後，剔除這兩點之外，她也找不到什麼不告訴孤王的理由。

唯一讓她猶豫的，就是怕會被認為是挑撥離間。

“也許是名號相同？”李天照反問。

“考慮過了，她們的經歷大概是一樣的。”星冰雪見李天照微微一怔，知道他很受衝擊，又說：“孤王應該也知道，人的模樣受意識影響，因此肌體的變化只受原本年歲的影響，強行改變調整雖然可以，但也有限度。兩個人形容差距太大，身高也有區別，耀武王說不可能不可能是同一個人。最近聯盟里的王將們其實都在議論此事了，我也想不明白是什麼狀況……”

“謝謝相告，回頭我尋耀武王聊聊此事，看能否有更多線索。”李天照覺得太不尋常了，兩個人，同樣的經歷大概。

“那我先走了。”星冰雪沒再糾纏這話題，徑自告辭去了。

‘玄衣說過幾次，覺得許多事情都有陌生感。她自己的劍法，明明記得如何用，使出來的時候卻沒有什麼熟悉的感受，犹如用千殺劍法那般；玄天千幻劍法也是如此，混沌碎片力量等等也是如此……’李天照想起玄衣不止一次跟他說過的這些，覺得事情背後如果有什麼古怪，很可能是武王的緣故。

這事讓李天照很是在意，但對武王的力量沒有了解，又揣測不出個所以然來。

十六武王聯盟里的事情又多，他也沒工夫盯着一個問題沒完沒了的瞎想。

這般忙碌了許多天，他越發覺得再這麼下去，他都不是個戰士了，而是州長之類的角色了。

於是考慮着許多事情還是要從規則上調整，不必要的事情就無需非得他來處理，除此之外就是需要人代為處理些繁雜的瑣碎，如此他才能擺脫一些束縛。

只是，目前李天照身邊又找不到合適的人選。

說到底，他身邊可以用的人也太少。

過去了幾天，他也沒空去尋耀武王，最後還是請星冰雪幫忙去一趟，問了更多具體的情況。

“耀武王說記憶碎片正常不能替代人的經歷，人為的用記憶碎片取代正常記憶，在運用混沌之氣的過程中，肌體就會自然修復，讓本有的記憶恢復，自然就區分出了主次真假。除非這個人本身沒有‘過去’，那記憶碎片才能成為其唯一的過去。”星冰雪覺得這有點繞。

李天照又問：“耀武王還說了什麼？”

“耀武王推測，這種冒名頂替呢，一定是原本的玄衣已經戰死，並且不符合死而重生的條件，其記憶碎片里也沒有還記得她許多事情的人存在。但為什麼這麼做，耀武王也不確定，他建議我去請教七星武王，說他對大武王的事情了解的多一點。”星冰雪說到這，沏茶的人進來了，她連忙打住。

一碗玫瑰花茶，那人放下時，眼裡流露着友善的微笑，顯是記住了星冰雪的口味，謝她之前的幫忙。

星冰雪微微一笑，盡在不言中。

李天照頗有些焦急的追問：“七星武王如何說法？”

這事他實在很想搞清楚，玄衣是個戰士，很厲害的戰士。

他們每天對練都很投入，如果沒有聯盟里的事務，完全可以從早練到晚，一起琢磨些設想，推演些戰鬥力不同環境下的應對方式，有說不完的話。

玄衣從頭到腳，從外自內，都是他過去理想妻子的模樣。

不，應該說比他過去幻想的還更好。

突然說玄衣不是玄衣，玄衣不知道應該是誰。

這樣的事情，不搞清楚怎麼可能？

看着李天照眼裡的焦急，星冰雪讀到的是他對玄衣的在意，不由打起精神說：“武王說不清楚大武王內里的事情，推測說，大約只是玄天武王給氏族裡合適的人直接尋覓了個身份，跳過了正常成為王將的流程。”

“這推測倒是合情理……”李天照鬆了口氣，倘若只是如此，實在可以安心了。

但是，他又想到耀武王說的，只有沒有過去的人，才能如這般擁有另一個人的記憶。

“我覺得、是我個人覺得，武王似乎心有顧慮，知道什麼卻不願意說。因為按武王的說法，玄天武王氏族的人並不需要非得有王將的功績，本王武王氏族的人被賜予什麼戰印，是否擁有不滅之體，都不是需要向大家通報的，也不是別人可以過問了解的。那為什麼還要用一個王將的記憶去取代呢？”星冰雪直言說了自己的猜想。

而這，恰恰也是李天照此刻正考慮的部分疑問，沒有考慮的那些，則是他本身意願上想接納這個解釋。

“看來還是要擇日親自去請教七星武王。”李天照考慮再三，還是覺得要弄個清楚，實在不行……他覺得可以去請教樵夫，他若是千山萬水，很可能對玄天武王的事情了解的更多。

“讓孤王失望了，我已經儘力，卻沒能打聽到更多。”星冰雪頗為歉疚，卻覺得即使孤王親自尋七星武王問，也未必能了解更多。

“王將奔走幫忙，我只有感謝的道理。”李天照見有人回來，是去玄天之地的人，不待開口，星冰雪已然猜到他有急務處理，於是主動起身告辭走了。

“孤王，都城有消息了，報上去的戰時特例都得了批准，對應的萬戰將戰印會直接送來這裏。而且都城裡說，未來孤王的事情，都會優先處理。”送信的人一路不敢耽擱，見李天照很高興，也笑着說：“如此一來，孤王的人就可以過來助力了。”

“是啊！眼下人手嚴重缺乏，來多少人都嫌不夠，戰時特例申請通過，第一批就能來三十六個。”李天照十分高興，等父母和山芊啟升上千戰將了，也能過來。

當然，也可能還是在奪風城和守護城積攢功績。

豐吟就沒有過來的打算，她說在奪風城可以提升功績更穩定，效率也高，風險還更低。再者她的眼睛還盯着州長的位置，目前並沒有心力來這裏作戰。

蝴蝶劍倒是迫不及待的很，但她天蒼祈願、天蒼靈，震恭弘=叶 恭弘落三個人供給功績任務，效率很高，實在不適合放棄更便捷的來這裏。

“孤王，這裏還有大刀客的信，他似乎不願意過來。”負責聯絡的混沌風行又取出來了一封。

李天照皺着眉頭看完，明白了。

大刀客及他那群弟兄們不想離開奪風城，想的是將來拿着奪風城，當個副州長。

簡而言之，他們的功績夠了，目前不想投入兇險的戰鬥，謀划的是更安穩的未來。

‘罷了。大刀客當初賭一把的勇氣是不想當種花養草的千戰將，眼看着要升上萬戰將了，一群弟兄們都是千戰將，在奪風城裡的影響力很大，他已經沒有繼續戰鬥去拼的理由了……如此也沒必要勉強，由他吧。只是這麼一來，人手更少，望天鎮的大傢伙不必說，本來就都沒大的追求，也不能讓他們來這裏拼……能用的人，就剩下守護城的千戰將，還有就是三小姐的丈夫石天龍了……’李天照算了算，沒了奪風城的那批千戰將過來，就剩下十六個人了。

李天照繼續看着旁的信，見到三小姐和石天龍，他們說的都是差不多的事情。

石天龍的戰鬥意願很強烈，顯然是有大志的，雖然剛升上千戰將，卻沒打算止步於萬戰將階段，因此很願意過來，但又說奪風城大刀客為首的戰鬥意願弱。

三小姐則推薦了一些千山城出身的戰士，希望李天照旗下有空缺時，可以接納。

‘三小姐想讓石天龍有可靠的助力……奪風城大刀客為首的既然沒有戰鬥意願，未來千殺劍法也沒有多少需要調整的情況，到是可以多吸納些人，叫他們來這裏學了千殺劍法第一招，再去奪風城掙功績。’李天照考慮着，分別予以回復。

至於父母和山芊啟的家書，都是讓李天照高興的事情。

他們的功績穩步提升，山芊啟說的都是戰鬥，練習本事的事情，彷彿脫胎換骨那般，很是讓李天照期許。

‘等爹娘和他們的老夥計升上萬戰將了，就可以相聚了。山芊啟不必等爹娘的那群老夥計一起，應該能先來這裏。’李天照看了，都是些好事情。

最後的各類信息匯總里，卻不都是好消息。

玄天之地跟大地武王交戰的情況還是膠着狀態，但奪風城、守護城都已經對孤行人的村子動手。

只是村子里的孤行人已經提前得到消息，帶走了能帶走的，只剩下空空的村莊。

李天照想到雲暮煙不知道將來會如何顛沛流離，也許許多日都得露宿荒野，不由替她擔心。

天已經黑了。

李天照看着月亮，還在想着昔日與雲暮煙相遇的種種。

不知道她為何如此命運多舛。

突然，氣流里透着有人接近的特徵。

李天照手按劍柄，看見一條身影越牆而入。

袍帽下的那張臉還沒有看清楚，李天照就已經認了出來，又驚又喜的站起來道：“雲暮煙？”

對着劍說

對着劍說

# 第三百八十四章 於是，你來、我留

李天照正在擔心雲暮煙的狀況呢，沒想到她突然來了。

雲暮煙越過圍牆，四面張望，李天照笑着招呼她坐下。“不用看了，這時間沒別人來這，喝口熱茶。”

“再來一杯，真渴了。”雲暮煙仍然戴着袍帽，看她外袍上風塵僕僕，顯是趕路挺久了，還沒來得及好好安頓。

李天照也不催促，接連給她倒了三杯熱茶，又說“我叫人給弄點熱菜。”

“現在這風頭火勢的，讓人看見你得倒大霉，廚房在哪？我自己動手吧。”雲暮煙是真餓了，卻還顧慮着影響。

李天照笑說“我都不怕你怕什麼？這裏都是神威之地的自己人，沒事。”

“我可不想害你，自己動手豐衣足食。”雲暮煙說著，又倒了杯熱茶，捧着站起來，望着他問“哪呢？”

“難住我了！咱們一塊找找吧。”李天照拿着茶壺，一臉無奈。

他哪能知道呢？

十六武王聯盟的盟主府，就是以前的神武武王殿建起來的，李天照平時就忙着處理事情，閑暇時間就是練功場，浴池，廚房沒機會去，后花園都沒去過幾回。

“是我太難為大盟主了！”雲暮煙笑着跟他走，見他拿着茶壺頻頻看手裡的茶杯，就說“多謝大盟主的殷勤招待，茶我喝的差不多了，就只是捧着杯子暖暖手。”

“你從大風峽谷過來的？”

“嗯，先去了趟一望到頭穀道，看了看地形。然後我一個人過來的，聽說大風峽穀人少，夜裡黑，不容易引人注意。”雲暮煙看李天照在走道口駐足，嘴裏念念有詞，觀察着走道分岔的方向，片刻，突然手指一邊說“應該是這方向，他們端菜走的是這邊。”

兩個人像去了陌生地方似得，轉悠了一會，總算找着了廚房。

李天照看有幾個盤子蓋着，揭開看，是現成的熟食，連忙說“這有好幾道菜！沒動過。”

雲暮煙過來看了眼，笑着反問他“這幾道菜你是不是不喜歡吃？”

“你怎麼知道？”李天照答罷，又糾正說“嚴格來說，不是不喜歡，是每餐菜都比較多，更喜歡吃的都吃不完，沒那麼愛吃的就懶得動筷子了。”

“所以，這幾道菜外面聞着沒味道，裡頭應該都變味了。廚子也不傻呀，給你湊盤子，發覺你不動的菜就沒必要白做了，一次次的端上去，什麼時候味道掩蓋不住了才倒掉。”雲暮煙邊說邊翻找，找了些肉出來。

李天照聽的大漲見識，有些不信的撥開一盤菜，聞了聞裏面的，果然是放了很久的味道。“真行啊！天天端我面前桌上的東西暗藏玄機，我竟然都沒發覺！枉我還自以為眼皮底下無陰影呢！”

“要是你能發覺的菜，廚子也不會一遍遍的端上去拿下來了。這就叫做燈下黑！”雲暮煙取下袍帽，那張如玉的臉上，還是如李天照初見時候的模樣，沒有絲毫變化。

“那他們是何必？明明我說不用做那麼多，又要湊這麼做，湊呢又知道做多了浪費、麻煩，這不多此一舉嗎？”李天照端着雲暮煙的杯子，喝着，喝完了，看她生着火，就端過去喂她。

雲暮煙象徵性的喝了一口，搖搖頭，示意不渴了，又說“你當盟主的都沒有一個標準，你讓旁的武王、王將們平時怎麼吃飯？你當盟主的有了固定的標準，旁人就可以根據情況不同確定每餐的盤子數量，這樣大家都能吃個安心飯。”

“……這不是莫名其妙嗎？”李天照想了想，更覺得無由來。

“如果有人說，孤王你一餐擺的比玄天武王的盤子還多呢！你心裏會不會不安呢？”雲暮煙很耐心的反問他。

“不會啊！我吃的多，胃口好，武王早對美味佳肴膩了，不吃飯只靠混沌之氣過活都很正常，我幹嘛要不安？”李天照回答的不假思索。

“行行行！你李天照特立獨行，本事過人，底氣十足，不用考慮那麼多。可大多數人吧，肯定就覺得不合適了，這總能理解吧？”雲暮煙看李天照顯然還在思索，也就是並不是很能體會，耐着性子換了個例子說“這麼說吧。你帶人出去戰鬥，打完一場又一場，你孤王殺敵最多，遙遙領先，你沒喊累，休息還只睡一兩個時辰。你帶着的戰士能喊累，能悶頭睡的比你還久嗎？”

“懂了！”李天照尋思着還是戰鬥相關的例子有體會，拿着茶杯，站那看雲暮煙處理雞肉，笑着說“雲首不愧是雲首，三言兩語，就讓我開了竅，我該如何感謝才好呢？”

“找理由送我人情呢？”雲暮煙看着他笑，已然識穿了李天照的意圖。“我來你肯定猜到是為什麼，這點事情就能當你孤王感謝我指點，於是收留我們孤行人的理由？”

“這世上的人有許多種，有的人，受人之恩不思圖報；有的人呢，一飯之恩則一飯回報；還有的人呢，滴水之恩湧泉相報！我是後者，事無大小，最重要是雲首的一腔真心，正所謂情義無價，我當然應該不惜兩肋插刀！”李天照說的並不嚴肅，雲暮煙望了他一眼說“能不能別說什麼兩肋插刀的沒誠意話？插個我看看？”

李天照當即拔劍出鞘，不等雲暮煙來得及反應，就插進自己身體里了！

雲暮煙怔了怔，旋即急道“隨口開個玩笑你幹嘛非得杠！”

李天照笑嘻嘻的拔劍出來，傷口以肉眼可見的速度癒合了。“有不滅印護身，再插一回都是小意思。所以就別再隨便說我不真誠了，我這人生氣起來，連自己都捅！”

雲暮煙一時只覺得好氣又好笑，想着當初在夢中游村的時候李天照也是這樣，置氣就置氣，還非的往作死的地步杠！

“你是孤王了，十六武王聯盟的盟主了，怎麼還跟以前一樣啊！我真是受不了你——你就這麼喜歡跟我懟嗎？”雲暮煙長吁了口氣，簡直覺得李天照還跟小孩似得！

“有那麼多美好的詞可以稱讚我，你非得用我最不愛聽的不真誠來傷害我，讓我怎麼辦？”李天照擦去傷口附近沾染上的一點血，又心疼的說“衣服可惜了。”

“回頭縫個玄天之地的旗號圖擋着破口。”雲暮煙動手做菜，看着煙升起來，止不住提醒說“李天照你可要想清楚，這般風頭火勢的，收留了我們，一旦出了差錯，你會惹禍上身，麻煩很大！”

“你覺得我不會幫忙，為什麼還來找我？”李天照說著，又道“你放心，我也沒那麼愣。如果只是幫你，麻煩再大我也不會猶豫，把你養家裡，讓你睡我房裡……哎，別瞪眼，我的意思是說自己的主卧讓了給你住都行！但你現在肯定不是一個人來，帶着大群孤行人，將來肯定還有別處無法容身的陸陸續續找投靠你。我對他們的幫助只是看你情面，絕不會願意為他們承擔過大的風險。我想過了，十六武王聯盟里有許多沒什麼人煙的城鎮，你們在隸屬於我管治的區域里擇地落腳，只要沒人去巡查，根本不太可能會被人發現。萬一將來被發現了，我就說什麼都不知道，那類地方眼下挺多，說你們是自己逗留，也完全合情理。”

“哪有那麼合情理？巡守隊伍的路線你得特意調整，避開了我們呆的地方，這不就是收留我們的側證嗎？”雲暮煙哪裡會這麼容易被糊弄，心裏明白李天照承擔的風險有多少。“如果有別的選擇，真不想連累你。可是，那麼多人死在一望到頭，這事我作為雲首必須調查清楚；那麼多村子里的人無處容身，都是因為我這個雲首的緣故，我也必須對他們負起責任！思來想去，只敢指望你。現在有同伴暫時被些武王收留，只是能呆多久，卻不一定。”

“我替你叫屈！”李天照說起來都覺得生氣。“你冒險弄點混沌之氣給他們製造戰印，完了他們自己攙和進風武王的事情，害了那麼多孤行人一起受累，害了你。怎麼還成你的錯了？你錯在不該給他們萬戰將戰印嗎？一望到頭你也不用調查懷疑了，明擺着是風武王出賣的他們。那地方，在風武王的掌控中，一直都設有多個崗哨，暗號定期變，不可能被設伏！你們再去那晃悠，晚上還好說，白天萬一被發現了，還可能有危險。安心的休養生息，等風頭過去。”

“風頭根本就不會過去！”雲暮煙緊握着鏟子，語氣里透着明顯的怒氣。“李天照，我告訴你接下來會發生什麼。孤行人里所有能被他們查到名姓的人，全都會成為他們叫喊着必須處置的借口。只要有一個人沒有被拿住，他們就會以此為理由，一個一個的給卧榻之側的小武王們安罪名，說他們包庇孤行人，然後吞沒了這些小武王。為求自保，眾多的小武王都會掘地三尺的找我們，圍攻我們。”

李天照聽着，沒有說話，只覺得，倘若如此，雲暮煙真是沒有容身之處了！

對着劍說

對着劍說

# 第三百八十五章 只為那自由的‘名義’

“可是這麼多孤行人，不可能全都被抓住，隨便有幾個名頭響亮點的村主漏了網，在荒僻的山林里住着，也很難被找着。所以這些积極賣力的小武王們再怎麼高喊自己無辜，該被吃掉還是會被他們吃掉。八大武王積蓄力量已經太久了，看着那麼多小武王卻吃不着，他們誰都難受的很。玄天武王對大地動了手，天武王就趁機發動，八大武王踴躍表態，他們眼裡，一個個小武王都是擺在桌上的菜，忍了那麼久，終於能動筷了！”

“明明有解決的辦法！”李天照覺得只要孤行人放下那無謂的堅持，問題就解決了。

“我告訴他們，渡過危機最好的辦法就是假作投靠武王，實質上一切如常。但他們選擇自由，連名義上的束縛都拒絕接受；我又告訴他們，要得到這種自由，會流血，會死亡，會有不可迴避的許多戰鬥。他們說，他們可以死，但不能捨棄孤行人的自由。所以我會帶着他們戰鬥，也只有戰鬥，才能讓實力不足的小武王們不敢來犯，而是一旁看着；只有戰鬥的代價超出了八大武王能接受的心理底線，他們才會結束對我們的迫害。或者是我們撐到了最後，或者是我們被自由徹底埋葬。”雲暮煙的語氣里透着做好了面對任何結果的堅定。

李天照注視着她的眼睛……原本有許多想說、該說的話，突然全都不想說了，最後只剩下一句感嘆“別人都說我孤劍李天照膽大包天，我覺得你雲暮煙的膽子勝我十倍！”

“你李天照是膽大包天，我是因為責任。”雲暮煙口中的責任，卻只讓李天照覺得莫名其妙。“其實，你為什麼願意為孤行人付出這麼多？”

“因為——”雲暮煙注視着李天照片刻，微微一笑。“我也渴望孤行人們追求的那種自由，也想傾盡全力的為之戰鬥，不管能否實現，都能甘心。”

“為此承擔生命的危險，也在所不惜？”李天照總覺得，雲暮煙的身世雖然是謎，但無論如何不應該對孤行人的事情那麼在意。

“這個我回答不了，我又沒想着要送死，戰鬥是為了求勝，可不是為了壯烈犧牲，你怎麼知道我扛起責任，就一定是把生命擺上了衡量的天平呢？”雲暮煙倒是沒有說的壯懷激烈。

李天照卻喜歡她那句，為了勝利而戰。

因為，他也是為了求勝求生而戰，一直走到今天。

菜炒好了，酒溫了。

李天照吃着，很辣，喝酒，更辣。

他見雲暮煙習以為常的模樣，就強作若無其事，只是嘴唇紅的厲害，都有點腫了似得。

“太辣了？”

“吃得下。”

“別勉強啊，我再給你炒點別的？”雲暮煙看李天照模樣就是在勉強忍受超過適應力的辣度。

“不用。雖然很少吃，但這種程度沒問題。”李天照故意多吃兩口，以示無懼，然而嘴裏像火燒似得，只得微微張着嘴，吸點涼氣進去了才覺得稍微舒服些。

但這般強撐到底還是難熬，李天照就多說話多喝酒，少吃菜。

聊着神威之地，狹長亂戰之地的局勢，時間滴流的飛快。

雲暮煙準備走，李天照挽留說“在這裏泡個澡，睡一覺吧，都這麼晚了。”

“我這個雲首，在患難時候得跟大家同甘共苦。”雲暮煙說著，穿上了披袍，遮擋住了一身紫色的戰衣。

“睡一晚有什麼大不了的？再說了，還得看看挑哪合適。”李天照說著，拽着她就走，邊自說“去看看地圖，你睡我房裡，肯定沒人打擾。啊，別瞪眼，我睡別處。”

雲暮煙開始還以為李天照尋借口，見他房間里真有製作很精良的地形圖，很是驚喜的說“嗯，你這盟主當的還挺負責，真在屋裡擺了這麼一台擬真的地形圖呢。”

“狹長亂戰之地以前是一盤散沙，又新得了這麼多地方，聯盟共治之後如果沒有完整的地形圖，很難安排好事情。你看，這裏，這裏，到這裏……還有這裏，都是無人區。插着小黑木棍的表示廢墟，是破天刀破壞過的城市，住不了人，但周圍的村鎮還有人居住；插着黃色木棍的是人口被大地武王的人遷移了，基本全是無人區域；我考慮着讓你們去這片區域，位置在腹中地帶，城市被破天刀破壞過，但周圍有許多村鎮，裏面的人口都遷走了，能容納不少人居住，起居之物都是現成的。而且有土地、有山有水，許多物資都可以勞作自產，又屬是我的地方，還不是往來的必經之地，我只要安排巡守的隊伍避開，就不會被發現。偶爾碰上特殊情況，你拿着這面令印，別人以為是我從玄天之地調來的，也不會多問。”李天照其實早曾想過，萬一有機會的話，應該如何幫助雲暮煙，所以這地方，其實是精挑細選過的。

雲暮煙聽着，點點頭，手指一處，問了狀況，又問別處。

李天照耐心的一一解答，既說不同區域的好處，也說不足。

那些嚴重不合適的地方，就直接拋出不可忽視的因素，否定了。

雲暮煙這般問了一會，笑着注視着李天照說“考慮的這麼詳細，是早就準備幫我了？”

“這等局勢，我當然會擔心你的處境。”李天照並不否認。

“謝謝你了。”雲暮煙心裏很感動，卻不想表露的太刻意，說罷，又道“我想休息了，但不在你這，屋子里玄天之地的醉人香的味道太濃，受不了。”

“原來這叫醉人香啊？我還沒有問過。”李天照知道這是玄衣用的香料，覺得這名字挺有意思。

“這香料產量很少，只有醉仙山有限的區域才有，因此是玄天武王殿的特供香料。你的新夫人能用，想必是玄天武王氏族的人了。玄天武王把氏族裡的人配婚給你，那是真的看得起你。不過，記着保護好你的獨門本事，不管是誰都不能透了底。守好了這秘密，什麼都好，一旦被人掏了個乾淨，你就變的可以被替代了。”雲暮煙總是知道的多，李天照原本也不是沒有疑慮。

他已經不是當初剛走出村子時候那樣了，現如今，就算是山芊啟要學千殺劍法，他也會按部就班，只告訴她怎麼做，怎麼練，卻不會告訴她核心的奧秘。

如果要說是否信任的問題，他覺得不是，他相信父母和妻子，但不相信他們能夠嚴守秘密。如果他自己都守不住秘密，透露給了父母妻子，又憑什麼認為他們可以？

“記着你的提醒了。”李天照想起玄衣的事情，試着問說“你知道頂替別人身份，還擁有相同記憶是怎麼回事嗎？”

“你新夫人？”雲暮煙的神色看來，十分在意。

“是。”李天照尋思着，這都是狹長亂戰之地的一些王將私下在議論的事情了，也沒什麼私隱可言。

“不是什麼大事，沒必要對此在意。武王顧慮影響，不好直接踐踏自己定的規則，借用戰死不可復活的王將的名字和經歷，給氏族裡擁有優秀力量的人授予王將的功績。至於如何實現，其實並不簡單。這種情況反而說明你的新夫人不但是玄天氏族，還是很被玄天武王看重的那類。玄天武王把她配婚給你，那就不會再允許狹長亂戰之地出大的變故，因為既不想你失敗，也更不會允許她失敗。”雲暮煙真是無所不知似得。

“聽你這麼說我就安心多了。本來還打算請教七星武王。”

“不用打聽了，他最多只知道大概，不知道具體究竟，那肯定不會靠猜測對你亂說，一樣只是叫你不必在意。”

“你可真神秘，什麼都知道似得。”李天照越發猜不透雲暮煙的身世了。

“你抽空多找我師父喝酒聊天，也會知道的很多。你不問，他不說；你問了，他一般都會回答。”雲暮煙看了圈李天照帶她去的客房，見着不錯，又見洗澡間里配有泡澡的池子。“這是留着招待王將的？”

“是啊。不過還沒誰在這裏留宿過，一個個都忙，清早過來，說完事情就又忙乎別的了。”李天照其實知道雲暮煙剛才的回答，並不等於說她知道的就是從樵夫那問的，但卻說明，她不願意談及自己的事情，當然也就不問。

李天照說完，見雲暮煙拿眼望着自己，半晌不說話，於是一臉困惑的反問說“怎麼了？”

“我要洗澡睡覺了，孤王還不走？”

“話逢知己千句少，你泡着，我在門外，咱們接着聊。”

“呵呵……”雲暮煙抱臂面前，沒好氣的道“怎麼？孤王這意思，是想讓我立即回報你的幫助？”

李天照原本沒這想法，只是因為雲暮煙催他走，他就故意耍賴，不料聽她這麼說了，於是就道“就喜歡你爽快！”

雲暮煙頓時臉色一沉，冷冷然道“是我誤會了孤王的為人——告辭！”

“不好好想想？不為你自己，也為那麼多孤行人考慮考慮啊！”李天照一把拉着她手腕，尋思着反正說了，豈能半途而廢。

然而，他看到的是雲暮煙眼裡的不屑和鄙夷，還有憤怒！

雲暮煙甩開他的手道“現在我只是怪自己錯誤的理解了你！但若孤王繼續糾纏，過去的那些情義都要被你破壞了！”

李天照攔着不讓她走，誠懇的說“我本無此意，聽你那般惡意揣測，我就順着你說，故意氣氣你，不必當真了。”

“你——”雲暮煙氣結，但想着吧，這話也有道理，的確是她那句話惡意揣測在先，於是又發不出脾氣。“好、我惡意揣測！但我剛才如果答應了，你還會這麼說？”

“那當然不會了！”李天照很坦誠，看雲暮煙又要生氣，就說“你答應我怎麼可能不順水推舟？只是我覺得你根本不會答應！連血戰未來都的準備都做好了，豈會被眼前這點困難給壓倒！初衷就是想氣氣你。”

“得了吧！你就是覺得試探一下別人的人性和底線，特別有滿足感和成就感！”雲暮煙沒好氣的下逐客令說“孤王請出去，我要洗澡睡覺了！”

“那你的惡意揣測，不也是對我的試探嗎？你是不是也特別有滿足感和成就感？哎，話沒說完呢，怎麼就動上手了？過份了吧！把我推出門外？有這麼對待主人家的嗎？”李天照站門外沖裏面叫着，卻又不敢太大聲音，怕驚動了旁人。

“等我睡醒了再給孤王好好賠罪，現在真是太困了，陪不起孤王聊下去。”雲暮煙說話聲音漸遠，顯然是去洗澡了。

李天照自顧失笑的搖搖頭，回房去了，只是躺下休息時，不由嘀咕了句“睡醒了賠罪？睡醒了你早走沒影了！”

# 第三百八十六章 血武印

天亮的時候。

李天照站在客房裡。

一個女侍從進來，看見他在，愣了愣，旋即忙說“啊，原來是房門是孤王開的呀？”

“滿屋余香關不住，寄予相思隨東風。”李天照嘆了口氣，有點失望，卻又在意料之中。

他早知道雲暮煙會很早離開，特意起早了些，結果，還是沒有她早。

那女侍從以為他在感嘆開什麼，見他出去了，聞了聞屋裡，分明有股沒聞過的淡淡香味，不由奇怪。‘這間房誰住過嗎？’

女侍去了洗澡間，確定是有人住過，白日里問起來，竟然沒人進去照應過，又聽廚房的說夜裡有人在裡頭吃喝過東西，就越發覺得奇怪了。

李天照白日里理會着事情，閑暇之餘還在想着雲暮煙不知去到了地方沒有，是否安頓的順利，有否物資上的短缺之類問題。

但是，他又抽不開身過去看看，越發尋思着，應該把事務設法分攤下去。

之前他有這想法，玄衣總勸他說，聯盟局面初定，正是讓大小事情走向有序的時期，當盟主的必須親力親為，她會時刻陪伴相助。這時候若假手於他人，那諸般重要事情安排的就是他人所親近之人了。

李天照想到這裏，突然愣住了……

‘昨晚到現在，怎麼忘記想起玄衣了？也不知道她現在如何，應該快有消息了……’

這時又有人進來，李天照只好振作精神，面對又一輪請示與指示的循環……

雲暮煙一早離開了神威之地，回到孤行人們駐紮的地方，大群人都在野外露宿，等着消息。

得知有了地方落腳，而且還有現成的空置房屋，眾人都很高興。

去的路上，夢中游不放心的湊近雲暮煙，關心的問“孤王沒有沒什麼別的條件吧？”

“沒有。”雲暮煙答罷又說“但我們得盡量避免給他添麻煩，萬一有避不過去的事情，也不能說是孤王收留的。”

“這個當然，我是說，孤王沒為難你吧？”夢中游又問，那目光里透的意味，才讓雲暮煙會過意來，知道是她大清早才回來，讓大傢伙擔心了，難免會有猜測，就說“這麼小看人家孤王啊？”

“誰敢小看他？只是早就有傳言，說孤王對雲首有想法，恐怕他挾恩圖報！雲首為了大家，萬一受了他脅迫，我們絕對要替雲首討個公道！”夢中遊說道最後，很是激昂。

“大傢伙有心了，但也不要太小看孤王，他也不是做這種事情的人。我們之間只是友情，沒有那些亂七八糟的。”雲暮煙見夢中游放鬆了下來，又對旁人說“雲首說了！她與孤王只是友情，誰再胡說八道，我夢中游第一個不放過他！”

當即有把聲音振奮異常的叫道“雲首是孤行人，本來就不可能跟那孤王李天照有什麼干係！”

雲暮煙搖頭失笑，知道夢中游是藉機釋疑，省得大傢伙越來越多猜測的，她卻懶得為此多餘解釋說明，就只說“等到了地方，確定了環境狀況，立即奔赴各地，召集大傢伙過來。我會離開一段時間，在此期間，你們一定要小心隱匿，不要攙和外間的事情。一望到頭的調查，我會設法落實，你們不必再去。”

“雲首要去哪裡？”眾人都很關心，照理說現在這時節，雲暮煙不應該還有別的事情。

“雖然我們有暫時的生存之地，但要長久立足，最終逃不過要面對許多戰鬥的壓力，現在我們很缺乏力量，我需要設法多湊些萬戰將戰印。”雲暮煙如此說，眾人卻都不知道她如何能解決這種問題。

孤行人各村子積存的萬戰將印，早就全用了，結果那麼多萬戰將級的村主，卻都死在了幫助風武王作戰的一望到頭穀道。

現如今，他們滿打滿算，就十二個擁有萬戰將戰印的村主，可旁的孤行人，卻有許多，未來分散各處村子的那些都過來了，人數更多。

大家不集中在一起，難以生存；聚集在了一起，萬一有狀況，只憑這點戰鬥力，根本不足以自保。

雲暮煙若有辦法解決萬戰將戰印的問題，確實再好不過。

只是，她有什麼辦法解決呢？

孤行人們安頓下來后，雲暮煙派了夢中游的妻子，謊稱是玄天之地千山城的人去給李天照說了聲，兩邊的事情，以後也都由她負責聯絡。

李天照知道雲暮煙又獨自離開了，倍覺失望，原本他還計劃好了過两天擠出時間過去一趟。

雲暮煙既然不在，他也就沒有去的必要了。

只是，李天照也很奇怪，雲暮煙到底去了哪裡……

百山鎮，百山林。

樵夫把烤熟的山雞遞給雲暮煙，見後者拿着山雞，卻沒有吃，只是盯着他，就嘆了口氣說“你在外面瞎逛本來也就算了，我讓你去孤行人村子，本意是希望你增長見識，也有落腳之處，少惹麻煩，沒想到你卻成了孤行人的雲首，獨自扛起沉重的責任。現在又要覺醒力量，你最初跑出來，不就是為了拒絕這種命運嗎？現在繞了一圈，又回到原點，那當初又何必出來？”

“不一樣。我不出來，就不知道自己是為了什麼，總覺得是為了既定的命運；我出來了，看到了，感受到了，這是為自己的選擇而戰，是為了自己選擇的命運而戰。”雲暮煙滿臉懇請之態。“請成全我！現在這局勢，我傾盡全力也未必能夠拼出好的結果，如果不能傾盡全力，只能看着他們一個個的死在眼前。”

“你有沒有想過，眼前的局面，針對你、本就是其中的一環？你這麼做，不是正中其下懷了嗎？”樵夫還是希望她仔細考慮，末了又說“我曾經也希望為孤行人做些什麼，但最後發現，真要改變處境，就得走入眼睛看得到的那些循環重複裡頭去，可那種，又與孤行人的自由絕緣，最終反倒是在夾縫裡求存，才是兩者之間最合適的平衡。你做的，是我做過的；你選的，卻是我當初避開了的那個選擇。”

“那師父就看看，我替你走這條路的結果吧。”雲暮煙仍然主意不改。

“一旦你決定覺醒力量，你就再難以置身事外。”

“他們已經不會放過殺戮千影雲暮煙了！事已至此，要儘快讓大家強大起來，我必須去奪大地武王的戰印製作材料，必須自己能夠製作戰印，我們沒有太多時間了，真的是爭分奪秒，生死競速！”

“好，我可以幫你覺醒力量，但你準備，以何為力量之源？”

“現在這時節，也沒有幾個選擇，最快的莫過於以血立威。”

“血武印是快……但也兇險，更得獨自承受許多壓力和苦痛。”樵夫嘆了口氣，見雲暮煙神色，也知道她既然打定主意要為孤行人的處境竭盡全力，那也確實沒有別的選擇，再說勸的話，也沒有意義，就催促說“吃飽了再開始吧。”

雲暮煙見樵夫是答應了，這才放寬了心，吃着東西，又敬樵夫酒，聊着孤行人如今的情況，突然又說“對了，見過孤王。我覺得他的體印力量似乎已經停滯，師父覺得他是否已經有了覺醒血武印的基礎？”

“李天照一路孤劍，孤王的殺敵，還殺了那麼多萬戰將，體印力量早該停滯了，混沌印或許都已停滯。你想為他提印？”樵夫搖頭道“不要害他了，現在他有雙印之力已經夠嗆。”

“我只是覺得，像孤王那樣的人，早晚也需要人助力。但這提印秘術，幫得了別人卻幫不了自己，我也知道孤王現在不適合提印，只是想着，萬一將來我沒能撐住，在他需要助力的時候卻沒辦法幫忙的話，想請師父幫他一把。”雲暮煙這般請求，樵夫沉默有頃，最後點點頭道“好，我答應你。其實原本他若走到那步了，又有機會的話，我也會給他多一條路選。”

雲暮煙很開心的具備敬樵夫說“早知道師父因為李天照而心不安份。”

“多少，會看到些過去的自己。”樵夫一口喝乾，望着天空，怔怔出神了片刻，又嘆道“你跟他的糾葛越來越深，恐怕他會成為你的歷練。”

“用孤行人的話說，順其自然。”雲暮煙說罷，突然又問“師父呢？約定之期，師父真的要去見她？”

“吃了這麼多年的山雞了，還差一年，當然要去！”樵夫說時，眼裡透着熾熱的情緒，片刻，又笑說“這信約，料想不會失效。”

“師父用事實為證，當然讓她無話可說了！”雲暮煙又舉杯說“為師父預祝！下次再見面，不知道是什麼時候了。”

“順其自然！”樵夫哈哈一笑。

“嗯，順其自然！”雲暮煙也面露微笑，這是孤行人對許多事情的態度。

自由，原本就是順其自然的。

雲暮煙離開了百山林的十天之後，一個人背着一大包的東西回了狹長亂戰之地。

孤行人們看見她披袍，戰靴上都沾染了許多乾涸的血，但問起，她卻不說具體，只是讓眾人按她說的布置、以及做鍛造的各類準備。

孤行人們個個好奇，等到都準備妥當，開始鍛造材料，加工的時候，忍不住又問“雲首讓我們鑄造的到底是什麼？”

“戰印。”

“戰印？”夢中游吃了一驚，旋即明白過來，驚喜交加的道“難道隱士傳了雲首造印秘法？”

“師父知道大家的處境，因此傳我秘術，從今以後，我們自己製造萬戰將印，這第一批，可早兩百之數！”

孤行人們一片振奮歡騰之聲。

他們覺得，孤行人的未來，真正要改變了！

雲暮煙看着他們，想的卻是，不知何時會到來的狂風暴雨……

# 第三百八十七章 我有一個想法

雲暮煙知道血雨早晚會來。

但眼下孤行人能有立足之地，能夠修生養息的越久，就是越好的事情。

每隔一段時間雲暮煙就會失蹤些天，誰也不知道她去了哪裡，但再回來的時候，又是一身乾涸了披袍的血跡，還有大包製造戰印的材料。

這樣的狀況持續了半年，到了既往該去的日期，卻不見雲暮煙出行，孤行人們都很奇怪，夢中游就替大傢伙問她，才聽她說“沒有混沌之氣，有材料也沒用，再說連續搶了幾個月的材料，各家的防備都更嚴密，也不好下手了。”

“雲首到底搶了誰的？”一眾孤行人們聽的更好奇了。

“一眾武王輪番搶。”

……

孤行人那裡，李天照去過幾次，只是要避開別人，行蹤又要說得過去，就沒辦法在逗留的久，匆匆忙的去，匆匆忙的又要走。

天下各處的孤行人聚集來的越來越多了，李天照跟雲暮煙騎馬巡走看着，各村子之間人來人往，很是熱鬧。

每次來，李天照看雲暮煙都有些變化。

過去那種輕鬆洒脫越來越少，凝重之色卻越來越多。

她為將來擔憂，李天照知道，但這沒辦法，他又何嘗不為狹長亂戰之地的未來擔憂呢？

大地武王至今還沒有對他們發動反攻，好像是默認了狹長亂戰之地目前佔據的領地那樣。

這也給了狹長亂戰之地從容準備的時間，現在內部走入了有序的穩定狀態，半年功夫，狹長亂戰之地區域出現了一次黑雲境，八次陰雲境，很是收穫了一些混沌之氣。

萬戰將多了不少，也就有了餘力跟風武王那邊合力。

只是，打了半年，風武王那邊也好，玄天之地那邊也好，跟大地武王那裡都陷入了膠着狀態。

交戰區域彼此的防衛部署都很嚴密，也都有針對性，誰想攻破誰都不容易。

狹長亂戰之地與大地武王接鄰的城市，大地武王那邊也都部署了不滅王將的記憶印，再者目前的狀態如果可以維持，狹長亂戰之地方面也不宜主動挑事，保持現有邊界，儲備更多混沌之氣，培育更多萬戰將力量，才是目前的共識。

李天照看孤行人的村子之間都有各自物產，又有穩定的交換，覺得很有意思。“現在三十六武王聯盟之間如果想這樣交換，彼此互通有無的話，應該很不錯！孤行人的方式值得借鑒！”

“杜絕人們隨意跨越居住區域，杜絕私下貿易，是為了穩定。如果大家隨意交換往來，那麼各武王之間的情況就很容易流通互傳，弱小武王的戰士就會了解到更多大武王的情況，有價值的戰鬥力會越來越往強大的武王那聚集。”雲暮煙眸子里透着濃重的憂慮之色，突然轉了話題問他“前幾天來了巡守隊伍，卻以為我們是原本安居此地的人。”

李天照沒說話，也沒什麼好說。

孤行人的數量聚集的太多了，很難長久的瞞下去，他早就對內說這一片是設法聚集起來的、被大地武王強迫遷走的那些人，又以些理由限定了這區域的巡守情況。

若不這麼做，等被人察覺了再說，反而會引起人的懷疑。

“來自玄天之地內部的壓力最大，是嗎？”雲暮煙見李天照點點頭，卻不願意多談，又繼續問“玄衣的影響力很大了？”

“大家都知道她被玄天武王賜姓，是玄天氏族的人，都認為她更能代表玄天武王的意志。玄衣的絕技本也厲害，好幾次加入聯盟的武王都非要武鬥一番見識厲害，我分身乏術，都是她獨劍打群戰，見識過她的武王們尤其對她服氣推崇，其聲威當然不在我和破天刀之下。”

李天照對這本來沒什麼擔憂，只是在孤行人的事情上，玄衣就成了他很大的壓力，但多說也沒意義，他既然幫了雲暮煙，肯定幫到底，也必須設法應付下去。

“半年時間十六武王聯盟就發展成了三十六武王聯盟，到底還是你孤王李天照的威名發揮了主要作用，但其中有一些都是距離狹長亂戰之地較遠的邊緣武王，加入也只是名義上，不管物資還是人力，都很難彼此互通。對狹長亂戰之地有直接幫助的，還是十五武王的力量，間接可以助力的也只有八個武王，憑現在聯盟的戰鬥力，一旦大地武王和風武王或者玄天之地停戰，騰開了手腳，會很危險。”雲暮煙每天考慮的都是生存立足的問題，聚集的孤行人越多，她肩膀上的責任就越重。

可是，混沌之氣不夠，那就是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就沒辦法有萬戰將印。

“能想的辦法就這麼多，沒有混沌之氣混徒奈何？聯盟里製造戰印的材料倒是還有儲備，唯獨混沌之氣沒辦法。半年裡因為陰雲境和黑雲境，多了幾個後天混沌劍客，只是戰鬥類的混沌碎片力量卻只有兩個，想要爭奪野外的濃郁混沌之氣，推算出來的地點都遠，等我們過去，早被別的武王的混沌之心吸完了。”李天照說到這裏，又說“如果將來出現了近的，不如我們一起去？你有七色心才能吸收的多。”

“堂堂盟主，你還真打算去做戰士乾的事情？”雲暮煙不知道該怎麼說他好。

“內務玄衣基本都接手了，我這個盟主越來越閑，平日有不少時間練劍了，只是向來這裏多逗留一會，還得有恰當的行程理由。”李天照說起來，猶自覺得玄衣真是理想的好妻子。

“內政權力她掌握的越來越多，你會越來越缺乏主動權。”雲暮煙本來不想說此事，卻又忍不住提醒了好幾次，這根本是政治不成熟。

甩手掌柜是不能當的，甩手的領袖更不可能當，什麼事情都不管，人心就去了直接管事的人那了。若有旁的可以依憑，那還好說，可玄衣聲威本也高，那問題就很大了。

“本是分憂，許多事情她都更有主意，夫妻之間也不應在這問題上對她設防。”李天照雖然不會如剛跟山芊啟結婚時候那般毫無保留，但他感覺得到玄衣的情意，如他一般很認真，也很簡單。

這般的夫妻之間，天然就有情感作為信任的基礎，應該盡量少的設防，如他父母那般，才是正常。

“當然不是說信任與否的問題，只是很多事情你受到的牽制會越來越大，那時候再想掌握多點主動權，就變成爭鬥了。”雲暮煙自知跟李天照談論他的妻子很不合適，卻又不得不提醒。

“也有道理。”李天照顯然沒聽進去，雲暮煙看着他，無奈笑了笑，也不再提了。

只是，想着李天照對妻子如此這般，她一方面覺得他在權力問題上不成熟，另一方面又很欣賞他對感情的態度。

這麼想着，她覺得挺矛盾，理性上的錯誤，卻又成了感性上的美好。

“其實推算野外的混沌之氣，我也會。孤王如果真想當戰士，碰上距離合適的，一起去？”雲暮煙的邀請，李天照本來就很樂意接受，何況還是這種好事，他更不該有拒絕的道理。

可是，李天照卻拒絕了。

“如果你自己可以推算，就該獨自獲取盡量多的混沌之氣，我去等於白白得你饋贈，既沒道理也不應該。狹長亂戰之地的未來還很憂慮，但你的情況更緊張，豈能拿混沌之氣當作贈禮？”李天照說罷又道“倘若過些時候我清閑，無償陪你去嘛，倒是很樂意。”

“狹長亂戰之地的力量更強，也是好事情。你擔心將來會成為孤行人的壓力，但我卻覺得，關鍵時刻你只要能延緩他們動武的決心，我就可以改變他們對局勢的判斷。”雲暮煙這番話說的十分自信。

“這是不是太自信了？”

“你怕是根本不知道我雲暮煙的厲害。”雲暮煙傲然一笑。

李天照不禁饒有興趣的打量着她說“你完全勾起了我的好奇心。”

“真碰上了距離近的，一起去吧。將來局勢有變，任何合作的收穫都可以成為你延緩局面的把握。”雲暮煙考慮的如此周到而長遠，李天照就沒有繼續推辭的理由了，於是點頭答應。

末了，雲暮煙又說“其實我還想過別的辦法。”

“比如？”李天照一時還真猜不到她的打算。

“去武王殿里搜集混沌之氣。”雲暮煙說出來時，李天照真的、愣了！

他之前還說過，旁人都說他李天照膽大包天，他覺得雲暮煙的膽子勝他十倍。

這番話當時既是有感而發，當然也有情緒上的誇張。

可是現在，他覺得誇張的程度越來越少了。

雲暮煙竟然盤算着去武王殿里搜集混沌之氣！

她竟然，想去闖武王殿？

這簡直是大膽的甚至令人覺得瘋狂！

可是——李天照卻瞬間被勾起了濃厚的興趣！

“我怎麼沒想到！”李天照簡直覺得這主意大膽的太棒了！

等野外混沌之氣濃郁的地方出現在距離他們近的區域，誰知道要等到哪年哪月？

可他們缺乏混沌之氣確實卻是當務之急。

但天下那麼多的武王的武王殿里，卻多多少少都有現成的混沌之氣積蓄！

旁的不說，盯着依附大地武王的那些武王下手，就很合適啊！

# 第三百八十八章 密令

“你有興趣？”雲暮煙頓時精神了起來，她考慮了很久，這是當下最容易，效率也最高的辦法。尤其對於孤行人的情況而言，即使他們居住的區域出現了陰雲境或者黑雲境，他們也不可能去分一杯羹，必須從別處想辦法。

想來想去，只有武王殿里有現成的。

“這麼好的主意，我怎麼能沒有興趣？”李天照已經在考慮哪些目標適合下手了。

“那這樣，你可以向玄天武王多要些七色心，確保收穫最大化。聯盟里的武王們或許也有，他們只要相信你能帶回混沌之氣，就會捨得拿出來。堂堂盟主出手，可不能只是戰士的收穫，不戰則已，戰則必須能解決旁人解決不了的問題，得到旁人獲取不到的收益，如此你即使不理內政，仍然是人心所向。而這件事情，就我們合力還嫌人手不夠，你也不會覺得是我白白送你混沌之氣了。”

“你估摸着要多少七色心合適？既然是吸收混沌之氣，那就應該避免作戰，必要時候我防守，咱們邊遊走邊吸收……需要需要以防萬一，再多加個人？比如破天刀？”李天照當即琢磨起一連串的問題。

“破天刀的力量發動的時候，連敵人和自己人一起打，只能是情況不妙的時候指望他幫忙斷後吧？如果可以不讓他知道是我們倆一起，的確是個很可靠的保險！”雲暮煙很是動心，只是考慮了一會，還是搖頭說“還是不要加上他了。萬一被知道了，後患無窮。你們聯盟現在其實有三股力量，聯盟地方上、以及邊緣武王都积極擁護你；玄天之地的更聽命於玄衣，狹長亂戰之地的十五王則有不少以七星武王為中心。破天刀效力於七星武王，如果將來有心謀害，就可以拿這件事情做文章，借玄天武王之手殺你。”

“狹長亂戰之地跟我的立場，相當長的可見未來里，都不應該會發展到那種程度。”李天照覺得雲暮煙想的太過長遠。

“現在看着是不太可能，但你走的越高，就越不能犯錯，漏洞太多了，將來堵都堵不過來。”雲暮煙考慮着，說了個她有意向的目標武王。“……，這個，大地武王的附屬武王，挨着大地日子過的很安逸。但大地武王的控制力很強，不但派了王將駐守武王殿嚴格監督，還不允許武王殿範圍內駐守當地的王將，凡是厲害點的混沌碎片力量，都得被大地武王借調了去用。所以武王殿里的防守薄弱，這武王的力量特性上又缺少靈活的移走衝鋒能力，靠七色心的吸收效率，收穫一定不錯！”

“大地武王駐守王將的實力如何？”李天照見雲暮煙搖搖頭，知道沒有什麼特別突出的，就說“去了先把駐守的王將解決掉，大地武王恐怕還會懷疑是那武王下的手。”

“那就他了？”

“就他了！”李天照摩拳擦掌，迫不及待的道“我這就派人回都城要七色心，拿到手了我們就出發！”

“等你消息。”雲暮煙太喜歡這計劃了。

“真虧你想得出來這麼特別的主意！”李天照猶自覺得感慨。

“現在有一些小武王已經被八大武王以他們包庇孤行人的名義清掃，大武王可以吞小武王，我們只要有能力，為何不可以去吸收小武王的混沌之氣？”雲暮煙微笑注視着李天照，又道“只要拋開對武王長久形成的盲目畏懼之心，只要有足夠的力量，就沒什麼可怕。”

李天照認可這話，遙想面對南米之地的武王時，他還很緊張，現在，他眼裡的武王犹如是不滅王將多了可以令人死而復生的能力，這力量是武王區別於戰士的根本。

但是，這力量本身，並沒有額外戰鬥力的提升。

李天照滿懷期待的等着去都城申請七色心的混沌風行回來，那人也不負所望，往返都全力急趕。

只是回來時，並沒有帶着七色心。

“武王沒有批准？”李天照很是詫異。

“武王會另外派了人攜帶七色之心。”那混沌風行的話，才讓李天照意識到這玩意如此珍貴，讓玄天武王這般謹慎小心，不肯有失，那麼，雲暮煙哪來的那麼多呢？

至於狹長亂戰之地的武王們，李天照派人去說此事，除了七星武王拿了五顆，派星冰雪送過來之外，旁的都說沒有此物。

李天照原本以為是雲暮煙估計錯了，這時候卻不由懷疑，是不是有的武王擔心他有借無還，謊稱沒有？

‘想來也是，這裏的武王們幾乎都沒有混沌之心，七色心的意義更不尋常，不敢隨意託付也能理解。等以後知道七星武王的七色心換來了收穫，他們應該就能下定決心拿出來了。’李天照雖然心急，卻也只能等着武王派人來。

奔走報信的人又說“武王還有密信，讓我當面呈交玄衣王將。”

玄衣依偎在李天照懷裡，懶洋洋的抬手拿了過來，得了裏面的記憶碎片信息，點點頭說“武王讓我去取七色心。”

送信的混沌風行很意外，這才知道，原來他在都城等待回復的時候，武王早就派人帶着七色心出發了；再不然，帶着七色心的也得是混沌風行，還要如他這般日夜兼程，才能這麼快趕到。

李天照沒有多問，目前當然不知道交接信息才最妥當，只是玄天武王如此鄭重其事，莫不是借故使人給玄衣傳達什麼命令吧？

李天照實在覺得這一步多餘，讓別人帶來了七色心交給他不就完事了！偏偏多此一舉，當然該有別的理由。

只是，他也不好去探究。

神威之地，某片林地。

玄衣到的時候，金劍王已經在那了，同來的，還有五個王將。

“玄衣王將！”金劍王鄭重其事的遞上個黑色盒子，打開了，同來的五個王將逐一確認了裏面七色心的數目，玄衣也確認了，這才交接。

玄衣收起來后，就說“哪裡來的消息，說孤行人藏在狹長亂戰之地？”

“孤行人從一開始，就有許多關鍵的村子舉村消失，後來也沒有找到線索，很可能是有人包庇。時至今日，最可疑的那些武王都有人調查過，三十二武王的情報匯總，卻都沒有線索。後來天武王的人想了釣魚之法，派人監視北林之地的孤行人村，一個月前終於守到了趕去聯絡的人，只是那人沒能生擒。逼問北林之地的孤行人，也只問出說那人提過亂戰之地，但具體哪裡，當時沒說。許多孤行人如果在一起，想要不被人發現，經過迄今為止的排除，還剩下的地方本來也沒有多少，現在看來，最可疑的就是狹長亂戰之地的大量無人區。”金劍王帶着人來，就是為了調查此事，既不能驚動孤王，又需要玄衣王將的助力。

“你在懷疑孤王？”玄衣眉目一沉，一陣惱怒的斥道“當面質疑我的丈夫！金劍王你怕是第一王將當的太久，忘了你面前站着的是武王氏族了！”

“我怎敢質疑玄衣王將的丈夫，此事是武王交待。現在不讓孤王知道，只是出於謹慎。很可能只是孤行人巧妙的利用了無人區藏身，孤王和玄衣王將當然並不知情。此番來之前，武王曾有話帶給玄衣王將，說孤王有可能與背後暗助孤行人的一個流浪武王有干係，因而需要玄衣王將分清公私，設法幫助孤王斬斷這些拖累他的累贅和麻煩。武王用心良苦，顯然是不希望孤王的名譽被孤行人玷污啊！”金劍王很是冷靜，並不為玄衣的傲慢動氣。

他本身就是不滅王將，還能被玄天武王允許如王將那般活動，當了那麼久的第一王將，當然知道的比別人多，他如此得玄天武王器重，當然有被武王重用的理由。

“哼！有這樣的流浪武王礙事，我去殺了他便是！若是背後蠱惑孤王，那更是該死！”玄衣憤然之餘，又道“你們儘管調查，需要什麼，就跟我說。但不管你們查到什麼，都要記着，孤王對武王忠心不二，武王一直知道。誰敢無中生有，又或者添油加醋，我絕不會放過！武王也不會輕信！”

“玄衣王將放心，武王正是擔心這點，才會派了我們來，我們幾位，都絕沒有存心與孤王為難的理由！”金劍王當即保證，只是來之前並沒想到，玄衣王將跟他預料的不同，竟然對孤王如此上心，那般維護的姿態，哪裡是尋常的王將啊？

這簡直就是、沒有什麼閱歷的初婚女戰士的心態那般！

然而，除了孤王那種年輕的過份的王將之外，哪裡還會有這樣的事情？

哪個王將不是配婚許多次的，經歷豐富的啊？配婚的事情，根本都不會當回事，合則共利，不和則各行其事，誰也不給誰為難就是了。

玄衣王將如此狀態，金劍王不禁意識到，武王派他來主持調查事情，看來是早有考慮。

玄衣告訴他們有急事該找誰通知她，就回去了。

玄天武王給她的記憶碎片信息里有交待，讓她把盒子里的半數七色心交給孤王，另一半由她支配。

李天照見到盒子，十分歡喜，剛要蓋上往懷裡揣，玄衣就抱着他，臉貼他臉上，柔聲說“武王說，半數歸孤王用，半數由我支配。既由我支配，孤王說，我到底應該相信孤王，也給孤王用呢？還是該好好收起來，以免有失呢？”

“當然是一併交給我啊！七色心空着給我，儲備了混沌之氣回來，這等好事夫人還用想？”李天照直接蓋上，不料玄衣卻按着盒子，目光迷離的看着他說“可是我膽子小，唯恐七色心有失，無法向武王交待。孤王如果可以讓我心裏少想些事情，我就不會害怕了……”

“夫人真是過份！我本來迫不及待的就要出發，你卻偏要讓我明日再走！”李天照直接抱起玄衣，往床上一丟。

風吟雲纏時，腦子就不會想那麼多事情了嘛……

# 第三百八十九章 一面

東方見白時分，屋外的涼氣窗戶縫隙鑽進來，就像是在溫暖里橫衝直撞的騎兵，讓人很不舒服。

李天照把窗戶關的更緊，立時把寒涼堵在了外頭。

玄衣伸着玉臂在被子外頭，眼裡透着甜蜜的期許，分明是要孤王回去溫暖的被窩，若不然，她就要把胳膊放外頭受凍。

李天照坐床邊，拿着她胳膊往被子里放好，玄衣又伸出來抱着他。“我想與孤王同去。”

“這事冒險，也只是嘗試，再說內里也需要人坐鎮，萬一局勢有什麼變化，你我都不在，就無法決斷。這些日子本來也是你在理會諸事，怎麼走得開？”李天照尋思着，倘若玄衣能走的開，他們一起去吸收混沌之氣也很不錯。

而且此時，如果多加上玄衣，簡直更好。

只可惜……她到底是武王氏族，讓她知道了孤行人的事情，絕對不可能贊同。

李天照也早明白玄衣的性格了，情愛歸情愛，她本身是個很有主意的人，玄天氏族的立場也是其原則，因此根本不可挑戰。

玄衣單臂托着臉頰，拿手指在李天照大腿上畫圈，邊自道“除了與孤王結婚時候在洢水城曾有並肩作戰，竟然都不曾一起殺敵立功，思來就覺得遺憾。也不知道亂戰之地的局面何時才能穩定下來，那時就可以把一些事情交待下去了。”

“到時候我們找個武王，一起去吸收混沌之氣，彌補今日之遺憾。”李天照也不知道未來會如何。

看起來聯盟目前狀態不錯，但這隻是現在。

狹長亂戰之地的十五位武王里，大多武王的領地曾經都不小，可是，或長或短的時間，也還是沒落成了都城一座的窘迫境地。

令人唏噓之餘，卻又足以讓人警醒。

再大的領地，也都會弱下去。

燦爛之後弱下去的武王是絕大多數，如八大武王那般的卻是少數。

天下三十二武王，迄今為止另外二十四武王變化過許多次了，及時是最穩定的八大武王，現如今也面臨着風武王的挑戰，甚至可以說，黃金之下的四位單論戰鬥力已經不如風武王，但混沌之氣、物資的儲備豐厚，卻又在風武王之上。

狹長亂戰之地的立足根基才維持了半年多的光景，距離穩定的未來，實在遙遠的很，說不定形勢驟變，突然就被大地武王反攻奪回去大半了呢。

玄衣放開了李天照，縮進被窩裡，矇著頭臉，然後說“我去不了，孤王快走吧！不要讓我看着你離開，不然心裏難過。”

“那……”

“孤王快走！要不然，我就又忍不住留着你了！”

“夫人保重。”李天照提了劍，推門出去，然後才發現，外間的門竟然沒有關緊，大約是送進來早飯的人出去時遺漏了。‘也是粗心，讓玄衣知道了，少不得一通責罰。’

李天照關上了門，看見侍女正小跑着過來，看見他時，滿臉的恐慌之態，忙不迭的告罪說“孤王，我收了東西出來時騰不開手，門、門似乎沒有關好……”

“可以先放東西在地上吧？下次注意，夫人還在睡，不要驚擾。”李天照趕着出發，也不想為這種事情啰嗦一通，只是奇怪她為何會被這般困住。

那侍女似是有些委屈，輕聲說“夫人說不允許餐盤置於地上。”

李天照這才明白，就沒說什麼了。

那侍女知道孤王沒告訴玄衣夫人，感激的道謝，這才去了。

‘玄衣管事卻是嚴厲了些……’李天照曾跟玄衣提過此事，但她卻說非戰之人唯一的價值本就是從事生產勞作，在這裏做事既不需要戰鬥也不需要辛苦勞作，卻都還做不好，要之何用？只是叫他們做事盡善盡美不犯錯而已，比起練功戰鬥和勞作生產不知道輕鬆了多少，孤王不要無謂的同情他們，否則他們只會覺得偷懶犯錯是理所當然，待忍不住說他們時，反倒還敢來怨恨了！

李天照固然覺得玄衣這想法苛刻了些，但說到底只是內里事情的看法不同，自然沒道理為此夫妻之間爭吵，本也沒必要非得說按照誰的來。

倘若要理論，李天照覺得屋裡的這些事情玄衣理會的多，也當然該是按她的想法來。

所以也就一直這麼著了，屋裡人都份外謹慎，見着玄衣了，大氣都不敢出。

李天照有次無意中聽到府里的人私下稱呼玄衣是‘玉羅剎’。

玉是指其美艷姿容犹如玉刻，羅剎嘛……當然是說其嚴厲兇惡的可怕。

好歹這綽號里還有貼合事實的讚美，李天照也就只當沒聽見了，更沒有對玄衣提起。

送孤王出府的侍從嘆了口氣，嘀咕說“孤王一走，就只剩玉羅剎，我們的日子更難過了！”

“做好你的事情就行！”一旁的管家低聲呵斥，他自然不會多嘴，卻職責所在，聽見了必須叫人別說。

只是嘛……其實他也是這麼想的。

相較於玉羅剎，啊，不不不，是相較於玄衣夫人，孤王確實親和的多了，只要求事情做好，不會苛刻要求其中細節都該當如何如何，更不曾見他呵斥過府里的人。

有犯了錯誤，不宜原諒的，也只是交待管家一聲，另擇合適的人替換。

管家回了府里，就聽見把聲音在哭喊着求饒說“夫人我錯了，我知道錯了，夫人……”

管家循聲過去，看見一個侍女趴在冰涼的地上，正哭着求饒，他連忙過去，還沒來得及說好話，就聽見玄衣質問說“知道為何罰你？”

“知道、知道，我沒有把門關好，是我的錯。”那侍女害怕，根本不敢裝傻，忙不迭的就承認了。

“知道就好。屋裡溫度那般異常，還以為瞞得過我么？只是今日孤王出行，不想惹他煩心，才等他走了再罰你知錯！念你知道錯了，就在地上趴上半個時辰，好好感受這等氣候的寒氣滋味，下回關門的時候，就能知道關不緊時的害處了！”玄衣斥責罷了，又問了管家孤王出去的行裝準備，知道東西都準備的妥當，沒有遺漏，這才滿意的點頭。

那管家哪裡還敢替那侍女說求情的話了？直覺推測，玄衣夫人本就嚴厲，孤王今日出去，她未來一些天都見不着他，此刻心情分明不會好，他是不敢去觸霉頭的了。

那侍女得了玄衣的明確責罰，也不敢再哭喊求饒，難受時也只敢盡量低聲的抽泣，哼哼，唯恐哭鬧會加倍受罰。

府里的人都覺得那侍女倒霉，可憐，有人做事情時就忍不住議論說“聽說孤王的長夫人快升上千戰將了，到時候也會過來，我們的日子該能好過些吧？”

“哼、做夢！”另一個人修建着昨天才修剪過的草地，不抱希望。

“怎麼是做夢？長夫人來了，府里的事情改歸長夫人管啊！”

“你以為玄天之地跟神威之地一樣？玉羅剎是玄天武王氏族的，別說一個長夫人，就算前頭還有一百個，來了也照樣得聽她的！”剪草的人趴着身體，確定修剪過的草都一樣平整，否則的話，被發現有一根比周圍長了出來，等待他的就是辣眼睛。

是真的用辣椒擦擦眼睛的責罰，意思是他長眼睛也看不清草的長短，得給他的眼睛精神精神。

“長夫人不一樣啊，孤王也得發話吧！”另一個人很不甘心，他知道不少人都滿懷期待，指望着孤王的長夫人山芊啟早些來神威之地，救苦救難。

“你是真沒看懂！孤王跟玉羅剎固然是情意綿綿，都不願意有口舌之爭，但這不是說，許多事情孤王想管就管得了！就玉羅剎那樣的，她不管着孤王就是愛的奉獻了！你還幻想着孤王能管着她別指染府里的長夫人大權？”秀草的邊說便繼續修剪，尋思着也不知道這草為何長這麼快，才一天工夫，就有明顯長了些的。

“……難道我們真的暗無天日了嗎？”另一個給樹枝、樹身、樹恭弘=叶 恭弘沖洗灰塵的滿懷悲切，希望驟然被這些話化作冷水澆頭，失望透頂。

府里人的這些話，李天照沒聽到。

他也沒那麼關心府里的事情。

約定的地方，雲暮煙一襲深紫色的披袍，騎着白馬，已經在等他。

“特意早些出門，結果還是你來的更早！”李天照提前了一刻鐘到達，本來估計雲暮煙會提前來，結果還是她更早。

雲暮煙帶上袍帽，催馬出發，笑着說“因為知道孤王會早些到。”

李天照微笑搖頭，催馬追上。

兩人兩騎，日夜兼程兩千多里路，終於抵達了精選的、最合適的第一個目標。

位於大地武王領地北面的夾縫武王。

夾縫武王這個綽號，最初當然不是其綽號。

如此充滿侮辱性的外號，是大地武王所起。

當時夾縫武王成為大地武王的附屬，那時候還有一些自己的力量，隨着時間的推移，大地武王陸陸續續的‘借走幫忙’，後來就成了孤家寡人，手下只有些戰鬥力有限的王將。

突然一天，大地武王撕掉表面尊重的偽裝，直接定了新規則，減少了供給的混沌之氣，要求其都城內的混沌劍客一經確認就去大地武王所屬的城市的修身殿學習本事。

還說讓其改名夾縫武王。

那時，夾縫武王憤怒也已經無用，反抗只是自殺，最終只有接受了一切。

而這位夾縫武王，就是雲暮煙和李天照挑選的目標，不惜趕那麼遠的路，為的當然是——夾縫武王不但附屬與大地武王，而且因為早就放棄了治理事務，混沌之氣的儲備反而比較多。

# 第三百九十章 私有之物

像夾縫武王這類處境，只剩都城及周圍有限區域領地的弱武王有不少。

但通常這樣的武王，還是會用心管治領地內的事情，用有限的混沌之氣提升功績達標的千戰將、萬戰將，關心生產的狀況。

但夾縫武王不一樣，他全然對未來自暴自棄，每年的混沌之氣，就用來獎賞各種取悅了他的人。

今年喜歡馬球，就獎賞賽場表現好的，餘下的混沌之氣沒用完？沒關係，明年他覺得無聊了，來個抓老鼠大賽，年末抓的多的限定人次可以得功績獎賞。

至於武王殿里侍奉他的人，那就穩定的成了常例。

偏偏夾縫武王如此這般，大地武王供給他的混沌之氣還不刻意減少，每年照例多少就給多少，有些年份結餘的多，也還是給。

大地武王如此，顯然是拿夾縫武王當榜樣，告訴其他類似情況的武王們，只要依附他大地武王，沒有異心，那就可以舒服愉快的享樂下去。

夾縫武王的帶動作用有多大，李天照不知道。

但是，雲暮煙推測說，這個夾縫武王的武王殿里儲備的混沌之氣，至少比七星武王殿遇襲之前多上十倍。

“我們帶的七色心能吸收多少？”李天照完全被勾起了貪婪之心，如果都能吸收了，收穫足可震動狹長亂戰之地了。

“十分之一就不錯了。”雲暮煙的回答讓李天照很失望，他不由盤算着說“那就是得來十趟才能吸收完？”

“你也太貪心了，真當夾縫武王是木頭嗎？別說十趟，你連續來上兩趟，他都會大張旗鼓的把混沌之氣給用了。”雲暮煙也不怪李天照期望過高，如果可以，她又何嘗不想如此？

潛入夾縫武王殿的過程沒有難度，守城的戰士本來也比較鬆懈，交界的敵人早沒有了，他們在大地武王領地的懷抱之中，實在沒有什麼嚴加防守的必要。

進來之前的路上，李天照就問過雲暮煙，武王殿裏面有人進來了，武王未必知道，但混沌之氣被七色心吸收而大量減少，武王卻一定會知道。

於是兩個人進入武王殿之後，首先是轉悠着找尋大地武王派來駐守的王將。

轉悠了一會，李天照憑藉對氣流的把握，發現了異常的地方。

武王殿南面的一座混沌之氣擬化的房子里，靠近之後，能夠聽見裏面的殺喊之聲。

雲暮煙很是疑惑，李天照比劃示意，說裏面只有八個人。

雲暮煙雖然不知道他如何知道，卻自然相信他的判斷，於是被他拉着進去，一路小心翼翼的移走。

李天照暗暗好笑，其實並沒有這麼緊張的必要，但他當然不會說破，否則哪能看到雲暮煙如此認真對待的有趣模樣？

混沌之氣凝聚的大廳中間，一圈彩色光雲構成的籠子里，兩個赤着的女人握着兵器在廝殺。

兩個人都有傷，最嚴重的是腹部被刺穿，血還流着，但她的敵人並不敢大意，仍然想等她更虛弱的時候再出手。

而受傷的弱勢方雖然急切，卻也很慎重，不敢隨意出擊，一時間就成了僵持的局面。

大地武王派來駐守的王將肥頭大耳，身後站着個戴面具的女戰士，左右各坐了一個女人，在替他揉捏胳膊，還有兩個女人抱着那王將的雙腳在懷裡，揉按的份外認真，笑容可掬。

李天照觀察這些女人的體態，覺得都是維持着高強度肌體鍛煉的戰士，再看籠子里的拚鬥，又看見還有兩具躺在血泊中的女屍，大約也就明白了。

大地武王駐守此地的王將平日里作威作福慣了，閑着沒事就訓練女戰士每日拼殺給他觀賞。

那麼，在他身邊的女人，很可能也是女戰士。

雲暮煙更是看的義憤填膺，很是憎惡這種拿旁人性命取樂的‘罪惡嗜好’，當即便拿眼示意要靠近到適合出手的距離。

李天照卻搖了搖頭，示意出去。

雲暮煙不願意，李天照只好拉着她離開了這座房子。

到了外面，雲暮煙立即甩開他手，質問說“這種人渣還留他活着做什麼？”

“本來是想解決了他順便讓大地武王懷疑是夾縫武王下的手，裏面還有旁人，一旦動手就會被看見，把那幾個夠慘了的人一起滅口呢，我不願意；不滅口呢，就可能暴露。要殺這人，何不等更好的機會？”李天照其實已經想好了，就說“等他睡覺的時候下手。”

“你怎麼知道他什麼時候睡覺？何況，就那德性，一會還不知道摟幾個女人一起睡呢！”雲暮煙覺得難以估計。

“放心！他睡覺應該是一個人，至少一會肯定沒精力做別的，你沒留意那幾個女人身上的東西嗎？看那份量，少說……”李天照說到這裏，突然恍然道“對了，你沒這方面的經驗？”

“……為什麼一定要有？”雲暮煙是不熟悉，卻已經能聯繫到李天說的是什麼了。

“怪你太神秘啊！我一度推敲着，你是不是哪位武王座下的王將，因為厭倦了世事，才想追求自由當孤行人。”李天照的語氣讓人聽着，似是半開玩笑半認真。

“有那樣的王將早就被武王下達特殊任務追殺了。”雲暮煙哂然一笑，旋即又想起聽孤行人吹牛扯渾話的內容，疑惑的追問說“孤王何以那麼確定？我聽大傢伙說，人跟人的詫異很大，有的人十天半個月不想一次，有的一日數次，甚至還能更誇張的。”

“呵呵……因為那傢伙的注意力都在打鬥上，全然沒有任何陽剛勁氣了。”李天照很有把握。

“不懂。既然你有把握，等等就等等。”雲暮煙這般說，卻是此刻聽起來最好的話了。

李天照覺得，最可怕的就是不明白，卻還要堅持否定別人。

他們等了沒多久，就聽見那王將在吼聲从里面傳出來“廢物！真是廢物！受了傷的都還打不過！拉她的屍體扔去山上喂狼，看着就煩！”

李天照揮手示意讓跟着，兩人進去的時候，他又順勢拉着雲暮煙的手，後者以為是為了避免驚動了旁人，又相信他預感危險的特殊能力，自然沒有多想。

兩人穿過雲殿，跟着那王將去了寢室。

眼看着有兩個女人進去，雲暮煙不由望着李天照，那意思明擺着，他猜錯了。

李天照覺得沒道理，那王將肯定已經連番釋放過，其狀態來看，正處於一時對慾念視如空氣的狀態。

門外三個女人順着走道去了前面，李天照正要潛入寢室時，突然見門又開了，急忙後退、駐足。

剛才跟着那王將進去的兩個女人，又出來了，順着走道也去遠了。

李天照沖雲暮煙得意微笑，很高興判斷正確，雲暮煙笑着作勢佩服，兩個人這才進了那王將的屋子。

外派監督小武王的王將，通常戰鬥力都不至於太強，兩人雖然不幹大意，卻也只是不想留下目擊者，或者引起響動，對於目標王將本身，其實並沒有什麼擔心。

但是，走進那王將的寢室里時，他們立即知道，差點就大意了。

因為他們看見了不滅印！

這王將，竟然有不滅印？

這原本是沒道理的事情，一個外派駐守的王將，怎麼會得到大地武王賜予不滅印呢？

但無論如何，不滅印就擺在床邊，在疊好的衣物上，旁邊還擺着把萬紋劍。

李天照和雲暮煙不由自主的對視了一眼，很是疑惑。

只是，對於他們襲擊的問題，本來也沒有什麼影響。

不滅印並非不滅之體，受到致命傷害，人就會死亡，只是因為有不滅印的力量幫助，在武王殿復活后混沌碎片之力並不會遺失；而不滅之體，則是致命傷害也能立即恢復。

因此有不滅印，並不能應對致命打擊。

而李天照和雲暮煙兩人襲擊一個人王將，實在沒什麼可能還需要第二招。

至於一個睡夢中的王將，那就更沒有失手的道理了。

所以李天照一劍封喉。

那王將還捂着脖子發不出聲音，滾下床后想要抓東西製造響動，卻被李天照一腳踩着，爬也爬不動，伸手也抓不住東西，踢腿也踢不動雲床的床腳。

李天照不喜歡看敵人步入死亡時候的神態，只是關注着雲暮煙拿起不滅印仔細觀察的結果。

片刻，雲暮煙搖搖頭說“這不是大地武王製作的不滅印，但也不是擺設，裏面有充盈的力量！夾縫之地生產的有製造不滅印的稀有材料，但這東西大地武王必然監管的很嚴，絕不會允許有多一點流出。如果這印是夾縫武王製造的，除非是這王將想方設法藏起了出產的不滅晶礦的出產，否則絕不可能！”

這王將如果為了私有不滅印，這麼做的可能性非常高，動機也很充分。

但是，夾縫武王為何要幫他呢？

李天照聽着，眼睛不由一亮，突然有了主意說“全收此處武王殿的混沌之氣，有機會了！走！”

李天照翻了這王將柜子里的衣物，換上，末了，讓雲暮煙披袍遮體，頭臉也猛然，然後就把七色心取出來給她。“放身上，就在這裏，直接開始吸收混沌之氣！”

“……你想什麼主意？夾縫武王肯定直接過來了！還不得鬧出全城皆知的大動靜？”

“放心，十之八九不會！萬一有那微乎其微的可能發生，我也有把握一切太平。”李天照十分有把握，雲暮煙看他賣關子，卻還是肯信他，就開始吸收混沌之氣了。

對着劍說

對着劍說

# 第三百九十一章 若可智取

雲暮煙手裡握着七色心，開始吸收混沌之氣。

七色心吸收的速度本來就很快，而且不可控制。但其實要降低吸收效率的辦法又很簡單，遮擋七色心表面的越多，吸收的就越慢。

李天照見她拿着七色心只露出一點，就笑着說“儘管放開了吸收，就等着夾縫武王來呢。”

雲暮煙實在很好奇，李天照到底有什麼主意？

武王殿里的混沌之氣被七色心吸收，迅速流失的異常狀況，直把夾縫武王從雲地上驚醒。

橫七豎八躺了一片的女人里有警醒的也醒了，看夾縫武王神情驚疑不定，忙關問說“武王怎麼起來了？”

“睡你的覺！”夾縫武王猛然起身，提上劍出去，又折返回來抓了衣服穿上。

醒來的女人連忙過來幫忙，卻被夾縫武王嫌棄動作太慢，自顧迅速穿好了，就直奔出了正殿。

“來了。”李天照提醒了一聲，卻又叮囑說“你只管吸收混沌之氣，什麼都不用說。”

雲暮煙點點頭，猜測着李天照的主意。

片刻，身形魁梧雄壯的夾縫武王提劍進來。

寢室的門就那麼開着，李天照穿着大地武王王將的戰衣靠坐在那，神情傲慢的望着小心翼翼走進來的夾縫武王。

房裡，被擊殺的王將還趴在地上，卻早已經沒有生機了。

夾縫武王呼吸不由一緊，打量着李天照和披袍遮體的雲暮煙片刻，問道“還未請教——”

“你不需要知道，也沒有資格發問。”李天照說著，夾着那枚不滅印質問“他監守自盜，私有不滅印，是誰為其製作？”

雲暮煙這才明白，李天照比她推想的還更大膽，竟然是要裝成大地武王派來執行的使者！

“這也真是太奇怪了！不滅印這種東西，只有四大武王可以製造啊！”夾縫武王暗暗發怵，以為是大地武王派的執行人，一時間也不知道自己的處境如何，卻知道絕對不能承認此印出自他手。

“相信大地武王也不希望跟你有關。夾縫武王向來識大體，當然知道如今正值交戰激烈的時期，夾縫武王殿儲備的混沌之氣，需要為戰事助力。以這裏的混沌之氣儲備，看來我們還得連來好幾趟。”李天照說時，緊緊盯着夾縫武王的眼睛。

他這般淡定自若，夾縫武王本有心虛，更是做夢都想不到有人會來這裏奪混沌之氣，自然而然的以為是大地武王派來的，否則也不會有如此多的七色心，一個接一個的換着吸收混沌之氣。

可是，他又擔心混沌之氣被吸收完了，大地武王再對他下手，那他就更沒有自保之力了，於是忙說“為戰事貢獻力量，理所應當，理所應當！以後這裏的事情，是否王將接替？”

“大地武王以為，也沒有必要繼續派王將駐守了。納貢之事，以後都由夾縫武王負責，若有差錯，當然是你的責任。至於混沌之氣，為了支援戰事，我們會定期過來取混沌之氣。”李天照說罷，又道“狹縫武王可以回去繼續睡覺了，以後我們來，也不必你招呼。未來定期給你的混沌之氣仍然照舊，至於你是記得為戰事節約，還是更加揮霍無度，當然是你自己的事情！但大地武王知道你的忠心，想必你也不會令武王失望！”

“當然不會、當然不會！這裏的混沌之氣，大地武王需要多少，儘管取用就是，本來就是大地武王長久贈予的賞賜，能在關鍵時刻發揮作用，再好不過。”夾縫武王能說什麼？即使這真是為了處置他的緩兵之計，他思來想去，也只有順從才有生機。

如果大地武王是察覺了情況，要控制他的混沌之氣儲備量，那也就是還顧慮對外的影響，仍然打算讓他活着。

倘若他不捨得混沌之氣，又如何能保得住？如何能帶的走大殿里的混沌之氣呢？

他只能繼續逆來順受，期盼着大地武王還不會對他下殺手。

夾縫武王只能惴惴不安的應聲退了下去，只是回去后，他也輾轉難眠，因為根本不知道混沌之氣被取用的差不多了之後，大地武王會否對他痛下殺手……

他根本不會想到，是兩個冒充的人。

雲暮煙憋着，憋着……

一直到夾縫武王離開有一會了，她才忍不住笑了出來。

“真虧你想的出來，奪人混沌之氣，還讓人懷着恐慌之心等着你一趟趟的再來！”

“他自己心裏有鬼，私制不滅印，加上現在的態勢。說大地武王會趁機控制依附的武王的混沌之氣儲備量，本來就很可能。再有他的過錯在先，更是如被拿住把柄，夾縫武王信以為真一點都不奇怪吧？就算他看破了，你說他敢聲張嗎？難道他有把握能把我李天照留下？”李天照早想的清楚，即使被看破了，至少今天他們也可以不動干戈的離開。

夾縫武王既不能把他們留下，就不敢聲張，也就不可能動手，更沒有實力動手。

“本來以為要動手，結果還成了定期取用……那中間的空檔，要不再找個這樣的？”雲暮煙的心思也活動了起來，這樣的好事，真是跟天上掉餡餅差不多。

“還得是本身有鬼，否則的話，就敢使人去大地武王那裡了解情況。”李天照揚了揚那枚不滅印，又問“這夾縫武王怎麼會製造不滅印？”

“不滅印的製作方法雖然也有奧秘，但也不算什麼了不起的秘密。一是需要武王殿的混沌之氣聚氣陣，二是製作不滅印需要的核心材料的產量很少，全在四大武王的掌控之中。這裏就有出產，等吸收完了混沌之氣，我們可以順手牽羊帶走當月納貢的不滅印材料。”雲暮煙考慮着，又說“還是不着急，等夾縫武王明年的混沌之氣配額送到，我們取了再奪不滅印材料吧，反正都是一個月納貢一次，也奪不到更多。”

“料想夾縫武王不可能起疑，王將身死的事情又暗示了他不必多嘴，大地武王應該不會知道。就是送不滅印材料的人，不知道是誰。”

“夾縫之地早就完全在大地武王的境內，未免旁人知道不滅印材料的珍貴，本來連駐守的王將都只知其珍貴而不知道如何珍貴才對，所以運送都是用正常的珍貴礦物流程，是這裏出的人運送跑腿，所以不必擔心。”雲暮煙如此有把握，但她又如何會知道這些呢？

本來以為勢必要動手，卻沒想到如此順利容易。

兩個人帶來的七色心全都吸收滿了混沌之氣后，就離開了夾縫之地。

夾縫武王果然沒有再出現他們眼前。

兩人在城外騎上了馬，準備啟程的時候，回首遙望夾縫都城的城影，李天照想到夾縫武王，不由猜測說“我思來想去，都不以為夾縫武王有道理承擔這麼大的風險去替那王將製作不滅印。”

“是啊，確實奇怪。”

“也許他的無憂，頹廢，無志只是假象？他需要那王將幫忙隱瞞其混沌之氣的儲備情況，甚至是虛報混沌之氣的消耗？”李天照總覺得，只有這個理由，是最好的解釋了。

“也許吧。”雲暮煙收回了視線，感觸的說“再弱小的武王，也有永生之能。可是，弱小的武王並沒有保障自己能夠永生的力量。可是，他們很難放棄永生，心裏也就多少還有念想，還有指望。”雲暮煙卻覺得，形勢再怎麼變化，夾縫武王的情況來說，基本不存在扭轉乾坤的可能了。

“隱忍等到了機會那叫卧薪嘗膽；否則就只是忍辱苟活。不知為何，想到有這麼多這樣的小武王，再想到有許許多多為了讓重要的人死而復生、拚命掙功績的戰士，就特別的覺得可悲。”李天照就是有這種感覺。

什麼武王公約？

明明許多戰士為了重要的人可以復生，能在小武王這裏更快實現心愿，偏偏卻因為武王公約的限制，讓弱小的武王閑着，讓戰士們都只能在相對統一的嚴苛功績標準內耗盡生命甚至都不能實現心愿。

“武王公約就是八大武王為主導、維護三十二武王共同利益的霸道條約，弱小的武王們根本不願意遵守，卻不敢不遵守。”雲暮煙說著，又問他“假如你擁有了武王的力量，又如何能挑戰三十二武王的共同利益？”

“想都沒想過，武王的力量又不是修鍊就可以得到，沒有就是沒有，這種事情沒有實際意義。”李天照駕馬跟雲暮煙并行，後者笑着說“那就現在想想，我如果有了武王的力量，就挺想試試挑戰公約。”

“想的話，的確是想，但我覺得，實在沒可能同時對抗八大武王。”李天照考慮着，琢磨着，又說“如果真有那種力量，我認為設法直接從大武王內部着手改革，機會更大，也更可行。”

雲暮煙微微一怔，不知想些什麼，半晌沒有言語，突然又開口感嘆道“四大武王旗下，是不可能的。另外生命也不是可以無止境死而復生的……”

雲暮煙手裡握着七色心，開始吸收混沌之氣。

七色心吸收的速度本來就很快，而且不可控制。但其實要降低吸收效率的辦法又很簡單，遮擋七色心表面的越多，吸收的就越慢。

李天照見她拿着七色心只露出一點，就笑着說“儘管放開了吸收，就等着夾縫武王來呢。”

雲暮煙實在很好奇，李天照到底有什麼主意？

武王殿里的混沌之氣被七色心吸收，迅速流失的異常狀況，直把夾縫武王從雲地上驚醒。

橫七豎八躺了一片的女人里有警醒的也醒了，看夾縫武王神情驚疑不定，忙關問說“武王怎麼起來了？”

“睡你的覺！”夾縫武王猛然起身，提上劍出去，又折返回來抓了衣服穿上。

醒來的女人連忙過來幫忙，卻被夾縫武王嫌棄動作太慢，自顧迅速穿好了，就直奔出了正殿。

“來了。”李天照提醒了一聲，卻又叮囑說“你只管吸收混沌之氣，什麼都不用說。”

雲暮煙點點頭，猜測着李天照的主意。

片刻，身形魁梧雄壯的夾縫武王提劍進來。

寢室的門就那麼開着，李天照穿着大地武王王將的戰衣靠坐在那，神情傲慢的望着小心翼翼走進來的夾縫武王。

房裡，被擊殺的王將還趴在地上，卻早已經沒有生機了。

夾縫武王呼吸不由一緊，打量着李天照和披袍遮體的雲暮煙片刻，問道“還未請教——”

“你不需要知道，也沒有資格發問。”李天照說著，夾着那枚不滅印質問“他監守自盜，私有不滅印，是誰為其製作？”

雲暮煙這才明白，李天照比她推想的還更大膽，竟然是要裝成大地武王派來執行的使者！

“這也真是太奇怪了！不滅印這種東西，只有四大武王可以製造啊！”夾縫武王暗暗發怵，以為是大地武王派的執行人，一時間也不知道自己的處境如何，卻知道絕對不能承認此印出自他手。

“相信大地武王也不希望跟你有關。夾縫武王向來識大體，當然知道如今正值交戰激烈的時期，夾縫武王殿儲備的混沌之氣，需要為戰事助力。以這裏的混沌之氣儲備，看來我們還得連來好幾趟。”李天照說時，緊緊盯着夾縫武王的眼睛。

他這般淡定自若，夾縫武王本有心虛，更是做夢都想不到有人會來這裏奪混沌之氣，自然而然的以為是大地武王派來的，否則也不會有如此多的七色心，一個接一個的換着吸收混沌之氣。

可是，他又擔心混沌之氣被吸收完了，大地武王再對他下手，那他就更沒有自保之力了，於是忙說“為戰事貢獻力量，理所應當，理所應當！以後這裏的事情，是否王將接替？”

“大地武王以為，也沒有必要繼續派王將駐守了。納貢之事，以後都由夾縫武王負責，若有差錯，當然是你的責任。至於混沌之氣，為了支援戰事，我們會定期過來取混沌之氣。”李天照說罷，又道“狹縫武王可以回去繼續睡覺了，以後我們來，也不必你招呼。未來定期給你的混沌之氣仍然照舊，至於你是記得為戰事節約，還是更加揮霍無度，當然是你自己的事情！但大地武王知道你的忠心，想必你也不會令武王失望！”

“當然不會、當然不會！這裏的混沌之氣，大地武王需要多少，儘管取用就是，本來就是大地武王長久贈予的賞賜，能在關鍵時刻發揮作用，再好不過。”夾縫武王能說什麼？即使這真是為了處置他的緩兵之計，他思來想去，也只有順從才有生機。

如果大地武王是察覺了情況，要控制他的混沌之氣儲備量，那也就是還顧慮對外的影響，仍然打算讓他活着。

倘若他不捨得混沌之氣，又如何能保得住？如何能帶的走大殿里的混沌之氣呢？

他只能繼續逆來順受，期盼着大地武王還不會對他下殺手。

夾縫武王只能惴惴不安的應聲退了下去，只是回去后，他也輾轉難眠，因為根本不知道混沌之氣被取用的差不多了之後，大地武王會否對他痛下殺手……

他根本不會想到，是兩個冒充的人。

雲暮煙憋着，憋着……

一直到夾縫武王離開有一會了，她才忍不住笑了出來。

“真虧你想的出來，奪人混沌之氣，還讓人懷着恐慌之心等着你一趟趟的再來！”

“他自己心裏有鬼，私制不滅印，加上現在的態勢。說大地武王會趁機控制依附的武王的混沌之氣儲備量，本來就很可能。再有他的過錯在先，更是如被拿住把柄，夾縫武王信以為真一點都不奇怪吧？就算他看破了，你說他敢聲張嗎？難道他有把握能把我李天照留下？”李天照早想的清楚，即使被看破了，至少今天他們也可以不動干戈的離開。

夾縫武王既不能把他們留下，就不敢聲張，也就不可能動手，更沒有實力動手。

“本來以為要動手，結果還成了定期取用……那中間的空檔，要不再找個這樣的？”雲暮煙的心思也活動了起來，這樣的好事，真是跟天上掉餡餅差不多。

“還得是本身有鬼，否則的話，就敢使人去大地武王那裡了解情況。”李天照揚了揚那枚不滅印，又問“這夾縫武王怎麼會製造不滅印？”

“不滅印的製作方法雖然也有奧秘，但也不算什麼了不起的秘密。一是需要武王殿的混沌之氣聚氣陣，二是製作不滅印需要的核心材料的產量很少，全在四大武王的掌控之中。這裏就有出產，等吸收完了混沌之氣，我們可以順手牽羊帶走當月納貢的不滅印材料。”雲暮煙考慮着，又說“還是不着急，等夾縫武王明年的混沌之氣配額送到，我們取了再奪不滅印材料吧，反正都是一個月納貢一次，也奪不到更多。”

“料想夾縫武王不可能起疑，王將身死的事情又暗示了他不必多嘴，大地武王應該不會知道。就是送不滅印材料的人，不知道是誰。”

“夾縫之地早就完全在大地武王的境內，未免旁人知道不滅印材料的珍貴，本來連駐守的王將都只知其珍貴而不知道如何珍貴才對，所以運送都是用正常的珍貴礦物流程，是這裏出的人運送跑腿，所以不必擔心。”雲暮煙如此有把握，但她又如何會知道這些呢？

本來以為勢必要動手，卻沒想到如此順利容易。

兩個人帶來的七色心全都吸收滿了混沌之氣后，就離開了夾縫之地。

夾縫武王果然沒有再出現他們眼前。

兩人在城外騎上了馬，準備啟程的時候，回首遙望夾縫都城的城影，李天照想到夾縫武王，不由猜測說“我思來想去，都不以為夾縫武王有道理承擔這麼大的風險去替那王將製作不滅印。”

“是啊，確實奇怪。”

“也許他的無憂，頹廢，無志只是假象？他需要那王將幫忙隱瞞其混沌之氣的儲備情況，甚至是虛報混沌之氣的消耗？”李天照總覺得，只有這個理由，是最好的解釋了。

“也許吧。”雲暮煙收回了視線，感觸的說“再弱小的武王，也有永生之能。可是，弱小的武王並沒有保障自己能夠永生的力量。可是，他們很難放棄永生，心裏也就多少還有念想，還有指望。”雲暮煙卻覺得，形勢再怎麼變化，夾縫武王的情況來說，基本不存在扭轉乾坤的可能了。

“隱忍等到了機會那叫卧薪嘗膽；否則就只是忍辱苟活。不知為何，想到有這麼多這樣的小武王，再想到有許許多多為了讓重要的人死而復生、拚命掙功績的戰士，就特別的覺得可悲。”李天照就是有這種感覺。

什麼武王公約？

明明許多戰士為了重要的人可以復生，能在小武王這裏更快實現心愿，偏偏卻因為武王公約的限制，讓弱小的武王閑着，讓戰士們都只能在相對統一的嚴苛功績標準內耗盡生命甚至都不能實現心愿。

“武王公約就是八大武王為主導、維護三十二武王共同利益的霸道條約，弱小的武王們根本不願意遵守，卻不敢不遵守。”雲暮煙說著，又問他“假如你擁有了武王的力量，又如何能挑戰三十二武王的共同利益？”

“想都沒想過，武王的力量又不是修鍊就可以得到，沒有就是沒有，這種事情沒有實際意義。”李天照駕馬跟雲暮煙并行，後者笑着說“那就現在想想，我如果有了武王的力量，就挺想試試挑戰公約。”

“想的話，的確是想，但我覺得，實在沒可能同時對抗八大武王。”李天照考慮着，琢磨着，又說“如果真有那種力量，我認為設法直接從大武王內部着手改革，機會更大，也更可行。”

雲暮煙微微一怔，不知想些什麼，半晌沒有言語，突然又開口感嘆道“四大武王旗下，是不可能的。另外生命也不是可以無止境死而復生的……”

# 第三百九十二章 不滅非不滅

為什麼不能無止境的死而復生？”李天照很是驚奇，一直都以為武王的力量無所不能，後來知道令人死而復生需要混沌之氣作為基礎，突然又聽雲暮煙說死而復生還有限度。

“意識會記着身體的模樣，意識似乎也會隨身體變老，每一次死亡，意識就會在天地之間與無數記憶碎片碰撞，混雜在一起遊離，越弱小的意識在這過程中越容易‘受損’，受損到一定程度，就像損毀、再損毀，繼續損毀……最後只能廢棄的劍。”

雲暮煙的形容，讓李天照不由在腦海中勾勒出天地之間無處不在的、肉眼看不到的意識和記憶碎片，他們犹如江河裡的水那般混在一起，隨風而動。每一刻不知道有多少都在彼此擠壓，碰撞。

強大的撞碎了弱小的，弱小的撞傷了更虛弱的，虛弱的也許就會撞的粉碎，不成整體……

“人死亡了，意識在天地之間隨時都可能受損……那豈不是說，運氣很不好的人，也許死亡死亡就不能再復生了？”李天照推想着，不由緊張起來，考慮着是否應該對父母和山芊啟重新安排。

“那是特殊情況吧。通常人死亡后，意識在一定時期內都很完整，強大，不容易遭受嚴重的損毀。”雲暮煙沉默有頃，又輕嘆說“其實你說，許多武王因為公約不能替人復活。事實上武王讓人死而復生的過程，本身就有讓意識受損的風險。不過絕大多數的損傷，就像我們戰鬥時候的皮外傷，有混沌之氣就可以迅速修復；有些則是不可修復的損傷。為此遭受嚴重損傷的事情並不少，還有人沒能復活成功，武王自己的意識遭遇特殊情況，回不來，死掉了的事情。”

“……所以，事實上武王公約雖然是八大武王建立的壁壘，但眾多武王也所以會遵循，也是有不輕易令人死而復生的理由……”李天照更覺得憂心，之前他就擔心父母山芊啟的以後，那時候還想着復活的功績需求太高，很不容易。

現在，他知道即使沒有功績的因素，也不能無止境復活的現實制約，更不希望他們會再出什麼事情。

“按這麼說的話，越早擁有王將的不老之體，意識就能穩定的處於最強壯的時期嗎？”

“嗯。”雲暮煙點頭稱是。“怎麼，想請武王聯盟的武王，給你父母妻子王將的不老之體？甚至是——不滅之體？”

“有這想法，但也知道不太現實。做這種事情，我本身就等於背叛了玄天武王，幫這種忙的武王也踐踏了所謂的武王公約，必然遭遇玄天武王的憤怒攻擊。”李天照想着，又笑說“別說不說，背叛玄天武王的事情，我父母也好，妻子也好，都絕不可能答應，還會不顧一切的反對。我爹娘說不定都能對我揮劍，只當沒生過我吧？”

“那你還敢幫我？幫孤行人，被玄天武王知道了，就不會被認為是種背叛？”雲暮煙本不像問，卻還是問了。

“不至於吧？幫你的事情上，法理上我是說不過去，但情理上未必。即使將來暴露，誠懇道明緣由，武王不至於拿我當叛徒吧？到底不是原則性的問題，留着我不是更有用嗎？”李天照考慮着這般說，末了，見雲暮煙沒做聲，又嘆氣說“的確，像是找了個自我安慰的借口。非說根本的原因，就是不可能對你的狀況冷眼旁觀。於情於理我也必須這麼做，至於說將來的事情，走一步看一步。”

“最好是隨便說說的，千萬別跟武王談感情，他們哪裡還有什麼情，即使有，大約也只是對特定的人，特定的過去。戰士，都是他們的武器，厲害的戰士，就如一把出眾的神兵利器那般。確實輕易不捨得毀劍，卻不是對劍有情義，一旦劍非神器，又或又更厲害好用的了，就會丟在兵器架上，不斷更新換代，到了最後，兵器架都沒有擺放位置了，最老的那些利器或者作為封賞，或者毀去了回收材料。”雲暮煙這番話剖析的冷酷無情，卻還嫌不夠準確的補充說“我們拿着趁手的兵器，用久了也會對物產生依賴之情。可武王他們換過的兵器千千萬萬，還能對兵器有什麼情義嗎？一廂情願最是苦，掏盡心肺換寒風。”

“這趟出來，覺得你心事很重，不像以前那麼……洒脫。壓力很大？”李天照覺得這不似雲暮煙慣常的風格，她以前沒有這般憂鬱的感慨。

“你好像對破天刀的屠城做為，一直有厭而遠之之心？”雲暮煙不答反問。

“嚴格來說，我應該比旁人更理解他的處境，但也沒辦法因此跟他親近，你是沒見過他的破天刀屠城的情景。大群大群的人，在他的絕技面前都想螞蟻那般被轟飛，炸死，一片片的死，不管男女老幼，不管是不是戰士……”李天照自問殺敵人許多，也不是怕血，但到底跟破天刀那種大範圍的屠殺全然不同。

戰士之間的拼殺，哪個武王的戰士都不以為然，但那種屠殺……他實在覺得慘不忍睹。

“為了生存，於是要屠殺那麼多的人，真不知道破天刀懷揣着什麼樣的心情……”雲暮煙望着前方，駕着馬，聲音到最後，全是感慨。

“孤獨吧，破天刀卻是很孤獨，於是在戰場上跟敵人說話，或許還會在廢墟中跟對着屍體自言自語。”李天照其實很同情破天刀，但也只是同情。

雲暮煙突然催馬疾走，李天照加速追趕，正要問她為何如此心情沉重，就見雲暮煙笑容燦爛的回頭望過來，興緻勃勃的說“比比誰的馬快！”

“讓你一截！”李天照見雲暮煙自己調整好了，也就拋開那些徒然煩惱的話題了。

兩匹馬，揚起一路飛塵，快速前沖……

狹長亂戰之地。

李天照和雲暮煙去了哪裡，旁人都不知道。

他走後，金劍王帶着的王將也開始調查情況。

玄衣調整了巡守隊，去那些以前沒留意的無人區里查看，接連幾天，收到回報，都沒有在無人區里發現異常狀況。

金劍王雖然不甘心，卻也不由懷疑，也許是誤會了孤王，孤行人可能是在狹長亂戰之地的另外十五個武王管轄的領地里藏匿。

玄衣的心情也輕鬆多了，排除了孤王的嫌疑，她對金劍王一行的態度也友善熱情的多。

“十五武王共治領地里的無人區都在這張地圖上，他們區域的巡守隨時也是共治，但要調整巡守防務路線，就得召集眾武王的人一起商議，還得孤王在場才能拍板。要想調查保密，就只能用我的人，人數不多，都可以交由金劍王使用，這些無人區都排查確定，會花費不少時間。”玄衣王將把狀況列明了，金劍王着急呢，她就從巡守隊的路線調整上着手，但如此動靜很大。

“玄衣王將考慮的周到，此事還是不可大張旗鼓，孤王如果知道，也容易心生誤會，我們既然來了，也不怕辛苦，王將能借調人幫忙，我們逐個片區排查過去就好了！”金劍王本來也知道這事情急不得，來之前就有計劃。

原本計劃萬不得已的時候，就只有他們幾個排查確認所有無人區域，現在有玄衣幫忙，效率已經高了太多。

“需要什麼儘管說，如果狹長亂戰之地真藏匿了孤行人，絕不可放過！”玄衣王將很是輕鬆，因為隸屬於孤王治下的無人區已經確認沒問題了。那麼，即使有孤行人在狹長亂戰之地，也沒孤王的什麼問題，想法，還可能會影響聯盟內部的局勢。

玄衣已經在琢磨着，倘若是某個聯盟里的武王收容的，那應該怎麼利用局勢，聯合旁的武王吞了那包庇孤行人的武王……

金劍王帶着玄衣的人手，分作五隊，展開曠日持久的搜查期間，李天照和雲暮煙也從狹長亂戰之地回來了。

帶着，遠遠超出狹長亂戰之地的眾武王意料之外的收穫，回來了……

裝滿了混沌之氣的七色心放在七星武王手裡時，他看着，感覺着裏面飽滿的力量，一時間，竟然激動的不由自主的微微發抖。

李天照暗覺太誇張了點，但他想到七星武王遇襲之前的那點混沌之氣儲備，是漫長時光里一點點積攢的。被大地武王襲擊過之後，時至今日，狹長亂戰之地的武王們有的不住在武王殿里了，即使住在武王殿里的，也每天換地方，並且對旁人保密，就是怕給了大地武王可乘之機。

那麼，此刻為裝滿混沌之氣的七色心激動，倒也可以理解。

只是，李天照還是沒體會到七星武王的心情。

“孤王啊孤王——你可知道，本王有多久不曾感受過滿載混沌之氣力量的七色心了嗎？你可知道，這裏面的混沌之氣，可以製造多少枚萬戰將戰印嗎？孤王如何得到如此多的混沌之氣本王不知道，但孤王此番創造的就是奇迹，是能夠讓聯盟變的更強的奇迹啊！”

對着劍說

對着劍說

# 第三百九十三章 聚氣陣

七星武王捧着掌心裏的七色心，很是激動的說：“七星之地可多八十之數的萬戰將戰印，分予孤王四十，以示感謝！”

“我是玄天武王座下，讓神威之地的戰士用七星戰印，不太妥當吧？”李天照雖然很希望多這批戰鬥力，但明顯不合適。

“孤王實在是太忠心了！神威之地的人口構成複雜，清點記錄都還沒有整理妥當，點選四十之數說是七星之地的人口，其實是神威之地孤王的戰士，有何妨礙？玄天武王也只會假作不知，孤王的手裡的力量更強，也是玄天之地的力量更強啊！”七星武王呵呵笑着，這些操作對他而言平常的很，但對李天照來說，卻很新鮮。

“聽起來很不錯！”李天照動了念頭，又聽七星武王說：“製造戰印也需要時間，孤王若不放心可以將此事告之玄衣王將，料她必定支持，如此等若間接得了玄天武王默許。”

“如此，我就不客氣了。”李天照決定收下之後，又記得雲暮煙曾經說過混沌之氣製造製造戰印的消耗情況，好奇的請教道：“這七色心裏的混沌之氣，只夠製造八十印嗎？”

“當然不止。但七星之地的原料儲備只夠製造這麼多萬戰將戰印，有了混沌之氣，還欠缺原料，這需要時間開採，一時之間也急切不得。餘下的混沌之氣本王必須獎賞有功之將，如復活破天刀的妻小之類。若是還有結餘，就是儲備待用。”七星武王說罷，突然又問李天照說：“孤王的混沌之氣如果多，何不設立聚氣陣？如此戰印的混沌之氣能夠提升更快。”

“七色心的混沌之氣都該如數上繳武王，不敢私用。”李天照其實想的是他混沌印和體印吸收的混沌之氣早就飽滿了，至於戰印吸收的效率高點，對他的吸引力沒大到能無視顧慮的程度。

“孤王此行得了多少混沌之氣，也不是都要如數上報，如果有七色心裏的混沌之氣私用了，也只當開始就沒有儲備那麼多而已。孤王對聯盟貢獻極大，七星之地出於感激，願為孤王架設聚氣陣，這也合情合理。”七星武王稍稍停頓，怕李天照還有顧慮，又說：“聯盟是一家，孤王又是聯盟的核心，狹長亂戰之地在可見的未來，都要團結在孤王一起，齊心協力求存求發展。這聚氣陣除了修鍊更快，其實還有一些不可言道、或者說不可預料的好處，實在是孤王，我才會如此积極。”

李天照當然聽明白了，七星武王是在打消他的顧慮，告訴他此事不會變成妨害，因為他們未來長久的立場都一致，於是他這才說：“那就辛苦七星武王幫忙了！不知道這聚氣陣需要多少混沌之氣？”

“立陣並不需要多少，半顆七色心的混沌之氣足夠，但要讓聚氣陣里的混沌之氣持續補充，就得用七色心，或者是混沌之心的效率才高。”七星武王的說法，無疑是確定了聚氣陣的性質。

不過，李天照本來也猜到所謂的聚氣陣，就是武王殿里濃郁混沌之氣能夠聚集不散的奧妙所在，想必也是需要武王的力量才能布置。

但他卻不問不提，只當不知道其中的聯繫。

“不知道還需要些什麼準備？”李天照尋思着聚氣陣的位置需要好好考量，或者說，可以多設一座。

“位置。神威之地理當先設一座，但未來盟主城應該在狹長亂戰之地的腹中地方，屆時可以再設一座。”七星武王考慮的，顯然跟李天照差不多。

神威之地一面臨山林之地，沒有縱深，其實並不適合身負關鍵責任的聯盟盟主常駐，只是孤王如今威風太大，才不怕有人來犯。

倘若長遠考慮，肯定還是要換個地方的。

“妥善。”李天照很贊同，七星武王當即道：“擇日不如撞日，這就去一趟神威之地？”

“勞駕。”李天照當然沒有異議。

去了神威之地，說起來時，七星武王道是對孤王的感激贈予。

玄衣聽了，遲疑有傾，問七星武王說：“這聚氣陣，會否讓七星武王違反武王公約？”

“這怎麼會？只是讓孤王及玄衣夫人消耗了的混沌之氣后恢復補充的更快，平時戰印修鍊時提升的也更快，沒有其它。”七星武王如此說法，玄衣也說不出拒絕的話，又見李天照興緻勃勃，知道以他修鍊自強的熱情，肯定是很喜歡聚氣陣的。

七星武王開始布陣，李天照卻什麼玄機也看不出來，知道果然是武王力量才能立陣，就趁機對玄衣說了七星武王還要贈予四十枚萬戰將戰印，並且假借七星之地的人為由，迴避玄天之地的律法的事情。

“夫人以為此事如何？”

玄衣沉吟有傾，反問他說：“孤王對這些戰印如此渴望？”

“狹長亂戰之地局勢不穩，多一分力量都是好的，玄天之地在跟大地武王對戰，不能分散力量支援，能夠通過聯盟增強力量，就是立足的根基，我當然想要。卻又顧慮此舉是否妥當，所以才找夫人商量。”李天照看玄衣考慮了片刻，果然還是點頭贊同了。

“此事也沒有什麼不妥，但即使是假託，孤王還是應該派人回稟武王知道，不必把話說透，只要讓武王知道此事，其中的究竟武王心知肚明即可。”玄衣尋思着又說：“七星武王開了頭，將來恐怕別的武王也會有類似舉措，我們掌握的萬戰將戰鬥力更多，對於聯盟的影響力也能更強。為保萬全，事情可以答應，但還是等回稟武王得了准允再賜印給挑好了的戰士，這事就讓我全盤負責吧，也省得孤王萬一粗心，留人話柄。”

“那就辛苦夫人費心了。”李天照毫不猶豫的答應了。

他如果不知道戰印里暗藏玄機的事情，此刻就不會多想。然而他早聽樵夫說過，自然明白玄衣主動負責此事，十之八九是防備七星武王在戰印里留下玄機。

那麼，玄衣推遲戰印交給選定戰士的時間，又要等玄天武王回復之後，意圖也就很明確了。

然而，李天照自己又不能製造戰印，裏面的玄機或是七星武王的，或者是玄天武王的，相較之下玄天武王山長水遠，不可能親臨此地，也就不具備剝奪戰印力量的條件；而七星武王人卻就在這裏。

戰印里必須留有一方的玄機的話，出於立場，出於切實考慮，李天照都是假作不知奧妙，任由玄衣負責最好。

如此，七星武王不以為戰印全變成玄天武王所制是他李天照的緣故，玄天武王也能安心。

李天照如玄衣所願，把事情交給她負責，只是關心聚氣陣的體驗。

“聚氣陣的範圍還很小，但孤王日常在盟主府起居活動，都可以享用了。混沌之氣也足夠孤王的戰印吸收一段時間，未來就需要再補充混沌之氣，本王若有結餘，必不吝惜。”七星武王這番話自然是說給玄衣聽的。

“多謝七星武王的贈予！”李天照送了七星武王回去，一路陪同，恐防有意外。

折返回來后，李天照就故作新鮮的在聚氣陣里轉悠，邊自對玄衣說：“在聚氣陣里吸收混沌之氣的效率，彷彿在武王殿里那般，這可真是神奇！”

“武王殿用的也是聚氣陣。這是武王才有的力量，能讓七星武王願意贈予這等好處，也只有孤王了！”玄衣見李天照劍放在一旁，躺倒床上沖她招手，就笑着過去了，只是順手拿了劍放在床上，說：“聚氣陣里效率如此高，孤王豈可讓戰印離開身旁？”

“夫人言之有理！”李天照猛然翻身，笑着說：“但最不捨得離開身旁的還是夫人。”

……

兩人一陣風吟雲纏之後，有人來報，玄衣起身去了處理，着李天照繼續歇着。

李天照躺在那，看着床上放着的劍，想起三次體印的混沌之氣濃度提升的事情，不由心裏有了猜測。

他第一次體印突破常規，是在黑雲境里遇到個混沌煙火的時候。

當時遭遇攻擊，殺敵之後體印忽然突破。黑雲境里沒有聲音，環境異常，吃了混沌煙火一波攻擊，一時不能自控，那裡面的混沌之氣也異常濃郁。

他第二次體印突破到千戰將程度，是在候王殿，其實也是在混沌之氣特別濃郁的環境，體印的力量飽滿，戰印因為報功而暫時離身。

他第三次體印突破，就是天境之後，帶着七色心，當時戰印已毀，又因為七色心的緣故一時處於特殊高濃度的混沌之氣里。

李天照再結合玄衣剛才看似無意的把孤王劍放在床上的舉動，實在很難沒有猜測。

‘體印突破十戰將程度的關鍵，看來首先是要隔絕戰印的影響，黑雲境里的特殊環境應有此效果，又或許是因為當時遭受混沌煙火衝擊，一時之間身體全不能自控，無形中隔絕了戰印的壓制影響；其次就是要置身於相當濃度的混沌之氣里，並且體印的力量處於飽滿狀態？玄衣帶劍上來，恐怕是知道雙印之力的奧秘，怕我無意中窺破了吧……’

李天照推敲着這些，雖然感情上有些不適，但也早知道玄衣的立場，並沒有什麼責怪的想法，只是不由推敲着更多。

‘七星武王主動替我立陣，又說有妙不可言的好處，顯然是有心盼着我得到契機突破體印只有十戰將力量的限制……我的雙印之力，何不就借這個聚氣陣，變成理所當然呢？也省得總是藏掖，更不必明明有其力而不能用……’

李天照決定藉此契機讓雙印之力來的‘有理有據’，只是第一次突破的體印的契機，需要好好想着。

李天照最後選擇了一個時機，一個他認為很合適的時機。

對着劍說

# 第三百九十四章 夜未眠

玄衣忙完回來時，又被他拽倒，聽着玄衣忙不迭的說：“孤王，馬上還有事情處置……”

“那就快些！”李天照本就知道玄衣接下來還有事情，於是借風吟雲纏時的激烈，不小心把孤王劍撞的飛落下床，角度‘恰好’的掉在毛皮地墊上，沒有什麼聲響。

玄衣眼裡只有李天照的胸膛，也沒有注意到那點響動，直到事了，她起身整理着頭髮時，才發覺劍落在墊子上了！

玄衣忙撿起劍，放回床上，看李天照打着呵欠，困意明顯，不由暗暗擔心，卻又不好開口。

等了會，玄衣見李天照合上了眼睛，顯然是睡着了。

玄衣這才稍稍安心，估摸不至於那般湊巧，劍落應該沒有多久，侍女又進來提醒，說外頭人都等着，她連忙收拾妥當，去了。

門一關，李天照就睜開了眼睛，想着此番得計，還有玄衣剛才發怔的情形，更有種惡作劇般的好玩有趣。

李天照小睡了一會，就去了練功房。

晚飯的時候，玄衣如往常那般來了，原本沒驚擾他，站在門口看他練劍，但李天照早就在等她，故作突然看見，然後就迫不及待的催促說：“快來，我們對一擊試試，用棍。”

玄衣接住李天照丟過來的棍子，奇怪的問他：“今天是怎麼了？”

“硬碰一擊你就知道了，你就用萬戰將戰印的力量啊！”李天照故作一臉按捺喜色之態，尋思着這裝模作樣也是挺費勁的事情。

玄衣暗暗疑慮，就懷疑是不是跟體印有關，拿着棍子，兩個人一般招式，平實無華的揮棍正面撞擊！

碰撞之下，玄衣感覺李天照的棍勁似有增漲，剎時間心就沉了下去……

“孤王的棍力似乎不太尋常呀……”

“是不尋常吧？”李天照一甩，把棍子扔回兵器架，旋即湊近玄衣，神秘兮兮的對她說：“我身上發生了很離奇的事情！人人都知道，體印的力量只有十戰將的程度，但我的提議突然有了千戰將程度！”

“什、什麼？”玄衣是真的驚了！

為什麼？

因為體印就算突破，也應該是按部就班的來啊，怎麼會一口氣接連突破百戰將戰印級別、又突破到千戰將級別呢？

“這還不是最離奇的！夫人你看，看我用戰印絕技衝鋒！”李天照驟然發動戰印絕技，一閃，衝出二十步，緊接着，奔走沒幾步，再次發動衝鋒，又急速衝出去了二十步遠。“夫人看到了嗎？我的戰印絕技竟然可以連番發動！這意味着什麼？我就算碰上混沌風行，也能比比誰跑的快了！”

“……孤王天賦異稟，難道是那千殺之力開始覺醒了嗎？”玄衣嘴裏說著，心裏卻在想着別的，分明是心不在焉。

李天照卻只顧興奮激動，在那反覆發動戰印絕技嘗試。

玄衣整日心神不寧，晚上時，李天照見她明顯不在狀態，就問：“夫人今天怎麼了？一直有心事似得，從沒有如現在這般心不在焉。”

“沒什麼，今天是真的累了，孤王饒過一晚，放我早點休息吧……”玄衣很是猶豫，這件事情她知道不能對玄天武王隱瞞，可是，她又很害怕稟報的後果！

“那好，我們早些入睡。”李天照故作沒有多想。

然而，他卻也有些惴惴不安，原本想着，順勢破了雙印的事情，但沒有直接達到體印萬戰將的程度，看看玄衣的反應。

現在看來，他是暫時不可能再發生湊巧體印突破到萬戰將戰印程度的事情了。

若非此事在玄衣看來非同小可，她也不至於如此反常、失態。

‘現在局面，狹長亂戰之地的情況，玄天武王很需要我發揮的作用，玄衣又是玄天氏族的人，如此這般玄衣還擔心此事會有危害，看來這雙印之力的秘密確實不得了……萬戰將戰印若是也突破了，會讓玄天武王接受木已成舟的事實？還是會除之而後快？但若繼續假作體印還停留在千戰將戰印級別的話，又不知道玄天武王會否為了避免我繼續突破而除了我？’李天照一時也有些惴惴不安，發現這件事情也許是做的太急切了。

半夜。

李天照突然驚醒，因為屋裡的氣流，有急驟的變化。

玄衣醒了。

李天照假作繼續睡覺，卻知道，玄衣分明是做了決斷，還是要使人給玄天武王送消息的。

玄衣出去了半個時辰才回來，挨上來時，明顯的涼。

李天照故作剛驚醒，睜眼看着她笑。“夫人睡醒，又有精神了？”

“剛使人回都城，順便向武王請教，看孤王的情況到底是否千殺之力的影響。本來不想驚擾，卻又心癢難耐……”

“既然忍無可忍，當然不必再忍！”李天照不關心送消息的事情，原本就不應該、也不好去探究。

既來之則安之，但玄衣回來了，他卻不可能在安穩的睡覺。

只是，玄衣的興緻沒有平時那般濃烈。

她枕着李天照胳膊，看着屋頂上散發朦朧光亮的明珠，突然問：“孤王，是不是新婚的時候都這般如膠似漆？多久之後孤王才會逐漸膩味呢？”

“膩味的經驗我也沒有，回答不上。”李天照本也不可能回答膩味的問題，再者他確實沒經驗。

他跟山芊啟結婚後才幾次相聚的時間？後來就出了狀況，現在人沒事了，卻又分隔兩地。別說什麼膩味了，都還沒彼此熟透呢！

豐吟也是如此，北風青雲就更不必說了，連好好聊聊貼心話的時候都不曾有過。

他哪來的膩味經驗啊？

“我也沒有，也不想有膩味的時候，可是，都說不會有例外……”

“這類說法我倒也聽說過。雖然我還沒有這方面的體會經驗，但我覺得，膩味大約就是太熟悉沒有新鮮感的意思吧。但夫妻之間攜手的時間那般長久，沒有新鮮感了，也不應該是什麼很可怕的事情。新鮮時期有新鮮的甜蜜，熟悉的時候有也該有熟悉的平穩吧？非得一直是新鮮的滋味么？”李天照想着夢中夫妻該也在一起很久了，看他們也不是新鮮，卻看的出來彼此珍重，尤其夢中游那般形容，他妻子卻那般美艷，怎麼可能靠新鮮維繫？

“孤王說的有理，倒是讓人不覺得沒有了新鮮感是很可怕的事情了，甚至還有點迫不及待的期待，那時候會是怎樣的滋味……”玄衣想着，想着，突然翻了個身，趴在李天照身上，望着他說：“我聽過一個故事，孤王要聽么？”

“夫人說的故事，我當然願意聽。”李天照也很好奇，玄衣突然想起什麼了呢？

“有一對夫妻，都有不滅之體。但他們的想法差異很大，男的以為有情飲水飽，只要兩個人在一起，就能平靜的面對無盡的時光；可女的卻覺得一切都有膩味的時候，情感在時間的流逝面前，終會淡去，會變化。他們爭論的時候，誰也說服不了誰，後來女的就舉例說‘就如喜歡吃山雞，也只是一時新鮮，你能吃一年，吃十年，吃一百年么？’”玄衣自顧自的說著，全然是在想着故事的神情。

李天照卻聽的暗暗一陣，不由覺得，這故事極可能與樵夫有關係！

“後來有一天，他們對於生活和未來規劃的分歧越來越大，對彼此的包容耐心也越來越差。終於一次鬧的厲害要時，女的說‘你那些聽着騙人的美好連你自己都做不到！看看我們現在，想想我們過去，不就是情感變化，彼此膩味了才會如此不耐煩，如此不能克制情緒了嗎？’男的卻堅持說不是，說是女的越來越過份。最後分別的時候，他們立下了一個賭氣般的約定。如果男的每餐都以山雞飽腹，堅持吃上九十九年，女的就承認他是對的，陪他過他說的生活。”

如果說剛才還是懷疑，此刻李天照覺得，這就是樵夫的故事。

問題是，故事中的女方，到底是誰？

“後來呢？”

“後來……我也不知道，也許還沒有見分曉？”玄衣不確定的猜測。

“夫人在哪裡聽的？”李天照十分好奇。

“……想不起來了，是啊，我是從哪裡聽說的呢？”玄衣很困惑的咬着嘴唇，思來想去，十分苦惱的模樣。

“我只是隨口一問，不要這般想的頭疼。”李天照勸慰她不要多想，知道玄衣的記憶經歷既然都是別人的，如雲暮煙所說，就會對許多記得、其實沒做過的事情有印象，還會對一些事情記憶模糊。

“嗯。”玄衣很乖的躺着，靜了沒一會，突然又問：“孤王覺得故事里的男人能吃一種食物那麼久嗎？”

“我覺得可以，也更希望、更願意他可以。”李天照確實是這麼想的，因為樵夫，還是在吃山雞。

“嗯……我也希望他可以呢。”玄衣這般想着，突然又有了倦意，不片刻便又沉沉入睡。

李天照很想問問樵夫，卻又知道他是個不喜歡談論經歷事情的人。

‘如果玄衣故事里的人就是樵夫，如果樵夫就是千山萬水，那樵夫的妻子到底是誰？’李天照實在是被勾起了好奇。

但又想着，玄衣今夜如此多愁善感，又在擔憂些不確定的長遠未來。

是不是因為，她也無法確定，玄天武王會有什麼決定？

五天後，玄衣的回報的消息，終於送到了玄天武王殿。

對着劍說

# 第三百九十五章 時勢使然

武王殿，霧氣瀰漫。

賞罰殿殿長不在這裏。

總務長在。

看完了玄衣送回來的記憶碎片信息，總務長陷入了沉默。

他有責任。

時至今日，他對李天照的調查，還沒有什麼切實的結果。

“總務長如何看？”迷霧中，玄天武王的聲音里沒有什麼情緒。

沒有情緒，本來也就是一種情緒。

所以，總務長不敢再沉默。“對孤王的調查一直沒有進展，是我的責任。”

“本王問的是——如何看？”迷霧中的聲音里添上了些明顯的不快。比起毫無意義的認錯，更需要解決的，是眼前面對的問題。

“應當讓玄衣王將擇機殺了孤王，反正他並沒有混沌碎片力量，死而重生之後，避開了此事的發生的時間，也就能讓他忘卻了體印突破的事情。”總務長認為這最穩妥。

“哦？復生之後體印力量尤在，又如何說法？”玄天武王繼續發問，很顯然，對總務長的主意不滿意。

“孤王閱歷淺，連村鎮劍巡走的命運預測師胡掐的千殺之力都無法看破，大可說他這是特殊的混沌碎片之力遮掩過去，至於死而復生的事情，一切秘密進行，他完全可以不知道自己曾經死過一回。”總務長考慮着繼續回答。

“都城復生，人過去，期間早就醒了，豈能不知道狀況？”玄天武王很不滿意。

“玄衣王將……”總務長不敢說的明白，如果人在都城這裏死而復生，那肯定是來不及。

“不行！”玄天武王一口否決，卻不說為何，總務長也不敢探問。

再問下去，就是關係武王力量奧秘的事情了，絕不是他該知道，也不是他可以了解的。

“都城復生確實不可操作……孤王無論是否知道，有聚氣陣在，將來體印繼續突破至萬戰將級，也是必然。這七星武王架設聚氣陣，根本別有用心！”總務長十分斷定。

“七星武王的七星匯聚曾經很是風光，當初的威風不在今日的孤王之下，若不是絕技被大地武王思謀出了破解之法，也不會有後來的沒落。其人智勇雙全，又有毅力恆心，此番狹長亂戰之地因為局勢變化，看到了發展的希望，他當然會絞盡腦汁，手段盡出。玄衣缺乏歷練閱歷，看不透其手段也不奇怪。”玄天武王的語氣平淡，末了，又問：“總務長卻只有這些憤慨而已么？”

“不敢！”總務長連忙說：“經武王點醒，我才明白過來。七星武王分明是利用局勢暗使手段。神威之地的局勢需要孤王替玄天之地發揮牽制、甚至是承擔突破口的作用，七星武王故意假設聚氣陣予以孤王雙印之力，令其如虎添翼。倘若武王因此殺了孤王再使之復生，就會成為七星武王乃至三十六武王聯盟它日策反孤王時的一個把握；倘若武王殺了孤王而不在用，則三十六武王聯盟的大權盡落七星武王之手；倘若武王繼續用孤王之力量發揮作用，雙印助力下的孤王會為玄天之地立下更多功勞，也會狹長亂戰之地拼殺出更多希望。”

“七星武王此舉的厲害之處就在於，本王根本不可能在這種時節殺了孤王而不再用。為了對付大地武王，本王準備了多久！孤王在神威之地的戰果遠超預期，已然成為不斷朝大地武王身體里扎的利劍，本王又怎可能此刻自斷利器？本王寧叫他成為不滅王將，也不可能自毀利器。但七星武王算準孤王離開了神威之地，就失卻了對當前局面的最大作用，本王現在絕不能把他調離。”

總務長沉聲道：“七星武王此舉，料定武王只有殺孤王令其失卻記憶，留下把柄；又或者是容忍孤王有雙印之力。”

“七星武王其實並不希望孤王此刻被本王所棄，他還盼着孤王能夠恢復他昔日榮光，他手裡有破天刀這把利劍了，又看出孤王和玄衣的手段不足以與之相較，當然不怕等到將來局勢大定了再作圖謀。”玄天武王說到這裏，突然又冷聲道：“可惜這七星武王機關算盡太聰明，也不想想把大地武王惹怒了的後果是否他能承擔。”

“大地武王在七星之地損失不小，尤其是死了那麼多混沌霸體的混沌劍客，真正是被孤王打痛，明知道不能給狹長亂戰之地修生養息發展的時間，卻還是放任不管，一時半刻應該不會還能對七星之地做些什麼了吧？”

“武王有武王的天地，你不知道。”玄天武王沒有說多，轉而道：“派人給玄衣送去本王的密令，孤王既不可動，就該好好發揮他的力量，狹長亂戰之地不能繼續按兵不動了，孤王是利劍，就該狠狠往大地武王的身體里捅！”

“請武王准允，讓我嚴加監察孤王的舉動，以防萬一！”總務長主動請命。

“有玄衣在，不必多此一舉。即使將來出了差錯，若這是對付大地武王的代價之一，本王也願意！再者，他日大局定時，賜孤王不滅王將，也就是了。”玄天武王的聲音里透着倦意，總務長聽出來了，此事已經不需要他再給建議。

總務長得了密令，出去之後，武王殿里又陷入了安靜。

許久，一把聲音輕嘆道：“體印豈可接連突破？此子不知，心急之下反倒露出馬腳。你吃你的山雞，卻要多這番事情作何？”

……

玄衣收到了玄天武王的密令，是記憶碎片信息。

玄天武王不準備對孤王做什麼，卻要求他限期內必須對大地武王繼續發動進攻。

其次則要玄衣好好引導孤王，防備三十六武王聯盟里的眾武王的陰謀。

玄衣回去的時候，李天照見她笑容滿面，目光里跳動的光，雀躍的彷彿是穿着喜歡的新衣裳的小女孩。

“夫人有何好事？”李天照推測是玄天武王有了答覆給她，從時間上推測，也就這两天該有迴音。

“武王說孤王這是特殊的混沌印力量神勇，跟我特彆強大的劍勁一樣，讓我幫你進一步突破精進，發揮出完整的特殊混沌印之力！”

“啊？原來還是種混沌印力量！”李天照故作驚喜，其實心裏明白了，玄天武王要繼續用他，所以扯了這種理由糊弄着。‘還讓玄衣助我繼續精進，那就是讓我儘快突破到萬戰將體印了？也就是準備督促三十六武王聯盟儘快進攻大地武王，不讓我的力量閑着是吧？’

李天照暗暗尋思着，卻決定無論如何要繼續拖延幾個月，夾縫之地的混沌之氣還可以去吸取好幾次呢，一旦這裏開了戰事，他就很難走的開了。

“來，我教孤王，武王說應該很快就可以突破。”玄衣剛說完，李天照就不規矩了起來，她不由困惑道：“孤王這是做什麼？”

“不是應該如上次一樣，恩恩愛愛的時候突破嗎？”李天照故作一臉認真。

“……既然如此，那就試試？”玄衣順着李天照的意，把床上的劍都踢飛了下去……

照理說，在聚氣陣里，體印吸收混沌之氣的速度會很快，飽滿至可以突破到萬戰將戰印，並不需要多久。

一來一去送消息去都城，等又收到消息，期間就足夠千戰將級體印吸收滿了。

可是，孤王劍被踢飛開了，兩個人糾纏了許久，玄衣還沒見李天照有什麼異常。

“孤王還沒有什麼力量突破的感覺嗎？”玄衣睜着的大眼睛里都是疑惑。

之前吧，李天照離奇的接連突破體印的混沌之氣濃度，現在應該突破了，卻又沒有反應！

“沒有。就覺得體印一陣陣的有力量彷彿要失控湧出，卻又始終沖不出來，很是奇怪。”李天照胡編亂造，他本來就是萬戰將級體印了，現在就拿這個當拖延進攻大大地武王的借口。

“孤王先躺好，嗯，躺正了，最好能睡着，上次不是睡着的時候突破的嗎？”玄衣幫李天照調整好了睡姿，側躺那看着他說：“我的力量突破很順利，沒想到孤王會遇到阻礙。”

“可能一會就好。我試試睡着。”李天照閉目凝神，片刻，又睜眼說：“還沒有睡意，要不然，讓我更累一點？”

“嗯嗯。”玄衣自覺狀態沒問題，原本剛才就是因為李天照體印沒有突破之感才停下來的，自然可以繼續。

然而，一覺睡醒后，玄衣問李天照情況，得到的回答還是——沒有突破。

“奇怪了……孤王不要着急，等我再請教武王。”玄衣還以為他真的遇到特殊情況，忙着人給李天照準備好了出行的裝備，又送他出門。

李天照上了馬，回頭勸她快些回去。“天冷，快回屋吧。”

“孤王保重。”玄衣看着馬去遠了，這才折身回屋，沿途見着府里人有沒做好的事情，又是一通斥責。

前往夾縫之地往來需要不少時間，等到玄天武王回復了信息，李天照也要第二趟啟程出發了。

有了上次的經驗，他跟雲暮煙一路順利的抵達目的地。

唯獨是有些擔心，這期間有否出什麼狀況。

“你在暗處，我直接去武王殿正廳，如果有情況，你隨時策應。”李天照主動承擔可能的危險。

對着劍說

對着劍說

# 第三百九十六章 被埋沒的明珠

“夾縫之地的情況穩定，在大地武王領地的包裹之中，只要按時納貢，應該出不了岔子。”雲暮煙雖然如此判斷，卻也贊同李天照的提議，於是讓他先進正殿，她自己則留在暗處。

李天照直接推開正廳的門往裡面去，穿過裏面的濃密光霧，不見有人在。

李天照想了想，就直接尋了個最顯眼的雲椅坐下去。

這張椅子特別寬大，紋路繁雜，色澤金黃，周圍卻沒有別的座椅或設施，看起來，像是武王召見人的時候所用。

李天照很淡定的坐在裏面，拿着顆七色心就開始吸收混沌之氣。

片刻，察覺混沌之氣在飛快流失的夾縫武王果然又來了。

只是，他上一次就沒有看破玄機，以為真是大地武王派來的密使。不願意聲張，當然是是而為了顧慮名聲，以免被別的附屬的武王們猜測懷疑。

夾縫武王自己又有過錯在先，自然也不敢主動再生事，只盼着大地武王不會再動他。

見到李天照坐了他的武王椅，夾縫武王心裏憤怒，卻也不敢發作，以前就早習慣了死掉的常駐王將的猖狂。

所謂的武王，成了他這等落魄處境了，大地武王的王將當然不會把他放在眼裡，面子上不做太過份的羞辱，那就已經是不錯的了。

如眼前李天照這般，都算不上是惡劣。

“敢問王將，不知大地武王對夾縫之地有何想法？”夾縫武王發愁了差不多一個月，總擔心大地武王會派人來圍殺。

李天照看了他一眼，故作傲慢的道：“你也不必胡思亂想了。照常理，不滅印的事情你難逃干係。大地武王原本真不想放過你，只是你這夾縫武王的名聲太大，也實在不能重罰，否則一個好好的榜樣，就成了讓許多邊界小武王心寒的反面，所以一切低調處理，但以後你得好自為之！武王的顧慮也有限度，你若再與什麼麻煩牽扯上，可就是自己作死了——”

“不敢、一定不敢！”夾縫武王得了這番話，反倒輕鬆了許多，彷彿看見一把懸在頭頂的劍放了下來，並且入了劍鞘之中。“此事多虧王將幫忙美言，夾縫之地也沒有什麼好事務，但殿里卻有不少美麗的女戰士，尤其是原本常駐王將身邊的女戰士，更是非同尋常！不但本事過人，又順從聽話，王將若是喜歡，可先看她以一敵眾的本事，再試試她與眾不同的溫柔！”

李天照記得，上次是有個表情陰沉的女戰士總跟在那個王將身邊，只是，那副長久壓抑，被不幸包圍多年的陰沉模樣，不知道如何能跟什麼溫柔扯上干係，說是順從他是信的，他覺得夾縫武王大概是忘記什麼叫溫柔了。

原本李天照沒有興趣，但聽夾縫武王吹噓那女戰士的本事，卻讓他心生好奇。很顯然，那女戰士是原本常駐在這裏的王將挑選的搏殺比賽里的倖存者，肯定還是佼佼者，於是就問：“以一敵眾的本事？”

“是啊！此女若是放了出去，必成一號人物。本就是混沌風語，混沌印的力量又是小霸體，小疾風。這等厲害的混沌劍客，眼看她單挑數人，渾身浴血，而後再將之按倒，盡情肆意，个中滋味，是非尋常可比啊！”那夾縫武王說時一臉的回味無窮，李天照卻聽的厭煩。

李天照對那女戰士的身體沒興趣，可是，聽說是這等厲害的力量組合，卻無法不對她的實力感興趣！

混沌風語這一個，就足可奠定其混沌劍客中的強者地位，搭配上小霸體，那簡直就是很絕的超水平組合了，再有小疾風增強移動能力，更是如虎添翼。

“戰印絕技為何？”李天照繼續發問。

“衝擊！”

“這等人物，還真得一見！”李天照當即說：“讓他候着，帶回我便見她。只是，如此厲害的戰士，夾縫武王不小心藏起，竟然還捨得說與我知？”

夾縫武王不敢胡說，慚愧的道：“說來慚愧，許久都不能對她指染，最後一次品味時稍微有些過份，惹她懷恨，她若不是只有千戰將戰印的話，現在沒有人束縛她了，怕是早就想來殺本王了，王將若是可以把她帶走，真是感激不盡！”

“帶走？你莫不是想借刀殺人吧？”李天照本來就有這念頭，這是卻不能表現出來，只站在扮演的身份角度去看待。

“王將萬萬不要誤會！此女自幼被馴服，只是怕前主一人，但本王觀察她多年，知道她心懷仇恨，只是被馴服的太久，不敢亂來，絕對不會懷念舊主。此番把她獻給王將，也是想化解跟她的那點矛盾，因為此女雖然戾氣重，卻因為不曾有人對她好，稍微施以恩惠，她就會滿懷感激。若非如此，本王直接將她殺了就是，何苦還留這自找麻煩？”夾縫武王說的誠懇，有理有據。

“好！若真如你所說，以後就是朋友了！”李天照說罷，又扯了幾句，雲暮煙在暗處確認沒有問題，假作剛到，走了出來。

李天照就打發了夾縫武王出去，與雲暮煙吸收着混沌之氣，又說了那女戰士的事情。

“混沌風語，小霸體，小疾風，衝擊戰印絕技。此女出去，只要氣運不至於太差，放到哪個武王坐下，至少都是王將里的強者了！”李天照只是擔心，他如果帶回去，萬一玄衣問她話，旁人跟她相處時，她會否不小心說漏了嘴？

“你給她恩惠，人暫時跟着我。她這樣的情況，長久被馴服的只知道聽話，所處的環境又單一，難免有許多缺陷。在你那裡若說錯了話，問題很大；在我那裡學習適應一段時間，即使說漏嘴了什麼，也沒有什麼關係。”雲暮煙考慮的一樣，李天照當即點頭答應說：“就這麼辦，妥當！”

兩個人吸收完了混沌之氣，也花了一點時間。

雲暮煙見李天照這次帶來的七色心更多，不由奇道：“怎麼多了這麼多？”

“有了上次的成功，聯盟里的眾武王都把家底取了出來，多的有三顆，少的也有一顆。”李天照想着，也覺得好笑。“尤其讓我沒想到的是，七星武王原來有五顆七色心在手裡，上次我還以為他不遺餘力，原來也是很有保留啊！不過他把擔心說的直接坦率，我也無話可說。”

“這一趟，你得收穫許多混沌之氣私用了，聯盟里的武王們有那麼多材料鑄造戰印嗎？”雲暮煙替他高興。

“發愁的就是這個，根本不夠。到時候只能是把眾武王們對半分的混沌之氣放在聚氣陣里，只是這麼一來，有多少，如何用，玄衣都知道了，也都會回稟玄天武王，難免沒那麼自由。”李天照只是無奈，因為沒想着雲暮煙能有製造戰印的材料。

“我幫你造戰印吧，耗費的材料呢，讓你先欠着，以後有了還我就是。”

“你哪裡來的那麼多戰印材料？”李天照簡直吃驚，他沒想過這條路，就是因為孤行人根本沒可能有材料儲備。

“孤王不如猜猜？”雲暮煙眼裡透着笑意，好似覺得，李天照一定能猜到。

“……難道……”李天照想到他們此刻的情況，心念一動，推測說：“我知道了！孤行人長久跟諸多小武王有合作，他們納貢給八大武王的時間路線你知道，隨機則那些送往八大武王的劫取！”

“答對了。”雲暮煙笑着，又說：“所以我手裡的原料還挺多，混沌之氣卻不夠。”

“那就不要還你原料了，你給我新印，扣掉半數混沌之氣抵原料就好了。造好的新印也先存在你那，我需要的時候去取，我自己不方便儲備，麻煩你幫個忙了。”李天照尋思着他目前也不是急切的需要大量私印，只是備用，但云暮煙和孤行人的情況卻不同，戰印是多多益善。

雲暮煙注視着李天照，心裏很是感動，嘴裏卻故作平靜的問他：“孤王是不是還要說，倘若我一時急用，造好的戰印也可以先用了，以後再換你就行？”

“當然可以！”李天照本來是想這麼說，卻覺得現在提未免太刻意，就像等造好了再說。

“謝謝。”雲暮煙沒有說推辭的話，知道李天照的情況，也知道他此事的想法。

“客氣什麼？”李天照想着孤行人的情況，不由感嘆道：“可惜孤行人們排斥武王體制，若不然，請了樵夫出來的，你們直接可以奉他為砍樹武王，又或者山雞武王，而後加入武王聯盟，就安穩多了！”

“你倒是很關心我們的事情啊！”雲暮煙說著，又笑。“不過，師父若出，大地武王必殺之。當然啦，師父也不可能出來。”

“坦白說，我對孤行人的關心只是出自於對許多生命處於危境的憐憫之心，還有同理心。真正關心的，說到底還是你這個好朋友！”李天照說的直白，雲暮煙微笑着點點頭。“我知道。”

“不過，樵夫只說過跟玄天武王不對付，怎麼還跟大地武王有仇？”李天照很是好奇。

“師父得罪的人武王可不少。但个中緣由，他自己不願意提，我也不好私下談論。總之，大地武王有多恨他呢？說不定會為了師父，從武王殿里跑出來吧。”雲暮煙的這個舉例，讓李天照充分體會到了。

大地武王這樣的，不惜為了一個人從武王殿里跑出來，離開近乎不死的混沌之氣環境。

這得是多深的怨恨啊！

對着劍說

# 第三百九十七章 影刃、雲影

“樵夫呆在百山林，看來也有躲避仇家的盤算，他那種忽然出現又突然離開的絕技，怕不是為了躲避仇家練的吧？”李天照想着樵夫那神出鬼沒的本事，仇人也很難揪得住他。

“沒點獨門本事，師父也活不到今天呀！”雲暮煙糾正了前後順序。

李天照想到許多弱小武王的處境，還有最近被指稱包庇‘孤行人’而被消滅的好幾個落魄武王，越發覺得，武王的世界里，實力的強弱差距，仍然劃分了三六九等。

擁有令人死而復生之能的就是武王，這裏頭也有非戰鬥力量的，可以稱為弱武王；往上就是擁有戰鬥類混沌碎片和混沌印力量的，可以稱為一般武王；更強的就是戰鬥類力量組合出眾，但力量類型存在適應性問題的武王了；再往上就是各類超強力量組合的武王了；頂尖的就是擁有還不曾被人破解的獨門絕技的武王。

李天照覺得，其實這樣的劃分跟王將、萬戰將的強弱是一回事，不同的是武王都有不滅之體，以及雙印力量，於是讓戰鬥里的情況被革新到另一個不同的層面。

這兩點決定了萬戰將和王將比不了，但擁有不滅印的王將又可以靠針對性的力量圍攻壓制。

於是現實就是，除卻頂尖實力的武王之外，即使是超強力量組合的武王，也架不住勢力大的武王手下的王將圍攻。於是勢力的強弱大小，又成了影響強弱的決定性因素。

狹長亂戰之地的武王們都是第三類，甚至是擁有超強力量組合的第四類，有些曾經還是頂尖的那類。

可是，勢力的衰弱，甚至讓他們長久都處於夾縫裡苟延殘喘的落魄境地。

如果不是風武王的崛起，他們早就被大地武王消滅了。

至於南米之地合併了的三武王，就是處境相似，結局不同的例子了。

“完事了，見見那個女戰士去。”雲暮煙收起七色心，扯好遮面的布。

因為這趟帶來的七色心更多，李天照估計剩下的混沌之氣再來個四五趟也就吸收的差不多了。

至於夾縫武王說的女戰士，他覺得肯定是要帶走的，這種強力組合，他們不帶走，就可能是留給了大地武王。

何況，不管是他還是雲暮煙，都缺人啊！

一個厲害的萬戰將很多時候真可以頂一群，如破天刀那樣的，更是無可替代。

女戰士李天照本來就見過，她脖子上仍然戴着金屬項圈，着裝齊整，比起上次，陰鬱之氣中多了些增色的艷麗。

夾縫武王附耳低聲說：“這項圈是她舊主所戴，她自己不敢取。本王有意留給王將替她破除禁錮。”

夾縫武王說罷，又對那女戰士說：“影刃啊，這兩位就是本王對你說的，大地武王座下的厲害王將！本王極力舉薦你的本事，不願意你被埋沒此地。過去本王的處境你也知道，對你舊主那是敢怒不敢言！當初本王對你的那點傷害，其實也是被你舊主指使逼迫，他故意讓本王傷你，再由他斥責趕走了本王，換你感激。以前本王只能背着黑鍋，其實本王心中對你、對你們這樣的女戰士的遭遇，十分同情！只恨沒有辦法幫助。現在好了，那個沒人性的混蛋被大地武王處死，本王立即就解救了那些被關着的女孩，願意留下的留，不願意的走，唯獨你，本王覺得不能埋沒了你的本事。從今以後，你也要好好跟着兩位王將，開始新的生活，真正能夠當人，能夠當戰士的生活！”

“嗯。”那女戰士答應的簡單，卻很有力度，只是打量李天照和雲暮煙時，眼裡又透着恐慌不安。

對於她來說，大約這是換了個主人的意思，而新主人的性格脾氣，嗜好等等她卻一無所知，也就不知道如何做會得到稱讚，如何做會受到懲罰。

李天照上前，抓着影刃脖子上的項圈時，發現她瞳孔猛縮，不由自主的繃緊了身體，顯然這東西留給她的心理影響非常大。

李天照握着匕首，擊斷，而後掰開，狠狠往地上一甩。

“影刃，從今天開始，過往一切不幸，隨舊主之死，一併拋開。你是戰士，不再是奴隸。”李天照收起匕首，凝視着影刃的眼睛，神情份外嚴肅。

“是……”影刃說不出此刻的感受，就是覺得，項圈被抓住的時候，她彷彿覺得是舊主的脖子被捏住了；當項圈被斬開的時，就像是她的舊主脖子被割開；項圈被丟在地上，就像是她舊主的屍體。

那個，殘忍、可怕的舊主，死了！

如那項圈一樣，從她生命中消失了，再也不可能束縛她了。

直到離開了武王殿，影刃猶自覺得很不真切。

她看着眼前那些、過去只有得了讚許才能在內城城牆上遙望的房屋，街道的模樣，努力比對被抓進武王殿前的模糊記憶，卻找不出相似。

她的父母是誰？本來叫什麼名字？

她都不知道，但她知道，父母早就死了，因為她被抓進去前，就是孤兒。

踩着山林里石片疊起的坡地，影刃倍覺新鮮；跳上大樹，又跳下來，她玩的不亦樂乎；見着了溪水，影刃跑過去就躺裏面，可惜水太淺，連她耳後根都淹不着。

雲暮煙無可奈何的拉了她起來，說：“沒多的衣服給你換了。”

“沒事，我可以不穿。”影刃滿懷欣喜，覺得武王殿外面的一切都那麼美好。

“人必須穿衣服，能讓你脫衣服的，只有你真正愛的人。除此之外如果有人讓你脫，你必須拒絕，如果有人要強迫，你就應該揮劍！包括我，包括他，也不例外。這是作為人的權力！”雲暮煙邊說，邊替影刃整理因為打濕而凌亂了的衣裝。

“脫衣服，就要拒絕；強迫就要揮劍？”影刃聽的很是震動，因為這對比她的過往，完全是顛覆性的新認知。

“沒錯！你是女人，衣服只為你真正愛的男人脫。記住了嗎？”雲暮煙審視了一番，覺得整理的差不多了，不由露出滿意的微笑。

“是。”

“不需要說是，應該說好，或者說，你記住了。現在你跟着我，是因為外面的世界對你還太陌生了，我需要帶着你，教你了解真正的世界，告訴你人應該是怎樣的。等將來你理解了屬於自己的自由，那時不管你想去哪裡，想做什麼，都可以。”雲暮煙說完，又問：“你本來的名字叫什麼？”

“沒有……”影刃覺得很迷茫，外面的一切對她而言，彷彿是異世界那般陌生了。

可是她覺得，雲暮煙跟舊主是不一樣的，而且這種不一樣，還讓她覺得特別、特別的喜歡，特別的感激。

即使她還不知道，為什麼會有這種情緒。

“那你喜歡現在的名字嗎？”雲暮煙本意是想讓她忘了過去，卻還是想遵循她的意願。

“喜歡！影刃代表我很厲害！我的劍快的只有影子！”影刃說起這個，一臉的自豪。

“好，那我就送你一個姓，以後就叫雲影，你喜歡嗎？”

影刃望着天空，想着，連連點頭說：“我喜歡雲，高高在上，想飛到哪裡就飛到哪裡，我喜歡這個名字！”

“喜歡就好，我也姓雲，我叫雲暮煙。別人喊我殺戮千影，也有個影字，咱倆有緣。”雲暮煙很高興雲影這麼快就會說出我喜歡三個字了。

這是很重要的事情，奴隸只知道主人喜歡什麼，而自己的喜歡都得壓抑，都得拋棄。

人精神上的自由，本就是建立在我喜歡這三個字的基礎之上。

以此為意願的選擇權力越多，自由也越多。

正常人的我喜歡，在群體之中當然不可能都得到滿足，卻都有或多或少的滿足。

但奴隸是沒有的，奴隸只有主人的喜歡。

“我跟你一樣的姓？太好了！”雲影瞬間覺得，好似有了親人。

“喜歡就好。”雲暮煙有意強調喜歡這個詞。

“喜歡！我喜歡、我喜歡！我覺得喜歡的感覺真好！”雲影很高興，於是又跳到樹上，看見一條蛇，她一把抓住，卻抓的位置不對，被蛇扭頭咬了一口。吃痛之下，她一把將蛇捏斷，見蛇還在動，殺氣騰騰的跳下來，拔劍把蛇斬成了肉醬！

是真的可以包餃子的那種肉醬！

“這是什麼？怎麼咬我！”雲影一直在武王殿里長大，沒有出來過，全無真正世界的基本常識。

“蛇，一種動物。像你一樣，受到驚嚇和攻擊，就會反擊。世界上有許多生物，還有許許多多的人。有的受到驚嚇會避開，有的會攻擊。所以我們生存很重要的基礎是尊重，沒有必要的情況下，彼此不要驚嚇對方，更不要主動攻擊。武器的攻擊是為了獲取生存需要的食物，武器的防守是為了保護自己，保護重要的人。”雲暮煙說著，撿了顆石頭，甩手射了出去，把另一條蛇擊暈。

雲暮煙撿起蛇，開膛剖腹，請李天照燃起了一團小流星火，她則烤着蛇肉，邊自說：“我們餓了，殺蛇吃肉，這是生存需要的自然法則；有人傷害我們，我們反擊，這也是生存需要的自然法則；我們閑着無聊，殺死了一地的動物扔在那裡，那叫做殘忍的殺戮，如你舊主為了娛樂看別人拼殺一樣，冷酷，殘忍，喪失人性，是違背自然法則的惡行！”

影刃聽的很認真，於是也聽懂了，說：“嗯，我記住了，我剛才不應該主動抓蛇，是嗎？”

雲暮煙微笑着點頭，然後喊她一起切了截蛇身在火上烤。

李天照看雲暮煙如此用心，而且如此有辦法，不由覺得，斬開影刃項圈的應該是她。轉念一想，又覺得那根本不重要了，影刃跟着雲暮煙，很快就不會在乎那個項圈了。

對着劍說

# 第三百九十八章 路遇

‘雲影本就該跟着雲暮煙更合適，換了是我，哪裡有這麼體貼細心？又哪裡有這樣的教導辦法？’李天照這般想，回去的時候，就對雲暮煙說：“影刃以後就跟着你吧。”

“……李天照，你真捨得？她可是個好戰士，你旗下的戰士估計都沒有比她厲害的吧？”雲暮煙頗為意外，即使她知道李天照對她很有情義。但這樣的戰士是不同的，那是不可替代，求而不可得的珍貴力量！

尤其是，李天照正值用人之際，缺人缺的連非混沌劍客的萬戰將都稀罕。

而影刃，卻是個具備超強戰鬥力基礎的戰士！

“她跟着我，和跟着你，大概會是兩種不同的人。我不能像你這麼有辦法的告訴她世界的模樣，我也沒那種耐心和時間，她的過去已經很不幸了，不應該因為本事過人，就在可以更好的情況下，卻毀在我手裡。”李天照說完，見雲暮煙看自己的目光里很是驚訝，就笑着說：“怎麼？是被我胸襟氣度震驚了？”

“你一直說不知道孤行人追求的自由是什麼，其實你也有一顆自由的心。束縛就是，你明明感受到這些了，卻因為立場，因為作為盟主的需要，強行壓抑真實的感受，迫使你自己狠心把影刃留在手下；自由就是，你遵循了真實的感受做出了選擇，沒有被別的因素束縛。”雲暮煙很少談論孤行人的那套自由理論。

“被你說的差點想拋妻棄家去追尋孤行人的自由了！”李天照一直覺得，孤行人連立足之根都沒有的自由，明明是挺沒有意義和必要的艱辛。

但此刻聽雲暮煙的這番釋義，卻讓他覺得，如果是這樣的想法，倒是可以讓人理解了。

這當然是誇張的話，雲暮煙笑着說：“我只是有感而發，可不要誤會是遊說你什麼的。現在孤行人能有立足之地，能有這麼久的安生時光積蓄力量，都是靠你這位武王座下的王將幫忙。我也不能認同那種，把自由置於至高無上地位，甚至為之死而不悔的想法。如果是那樣，不就像是把自由跟武王這兩個稱謂對調了一下嗎？”

“這說法很有意思……”李天照覺得雲暮煙的想法，顯然跟夢中游村子里的那些孤行人不一樣。

“我是這麼覺得的，每個人的自由都該在心裏，不是該按照什麼準則去做了什麼才算奉行了自由，而是因人而異。像影刃過去的情況，按自由至高無上的說法，她從開始就該為了自由不惜用性命去反抗，然後幾歲的時候就被殺害？這顯然是用理論的框架殺人呀！”雲暮煙說到這裏，又輕嘆道：“可惜我自己想這些也沒用，要讓大家自發思考才行，只是目前還沒什麼效果。”

“急不來，我對孤行人的了解雖然不多，但也知道他們執拗的很。”李天照感覺到氣流中有一對隊人接近，就說：“有巡守隊往這邊來，過些天抽空去看你，順便給影刃帶幾身衣袍，護手，戰靴之類的裝備。”

“相信她會很高興。”雲暮煙見影刃站在坡上四面張望，就揮手說：“走了。”

影刃一躍跳到她馬上，回頭看見李天照駕馬走另一個方向，不由好奇的問：“他不跟我們一起嗎？”

“啊，忘了跟你說。我們不是什麼大地武王的王將，那是騙夾縫武王的。”

“我們去的地方有很多人嗎？”雲影沒什麼特別反應，對她來說，只要跟着雲暮煙一起就好了，至於去哪裡，至於她是誰的人，根本就無所謂。

再者，迫害她那麼多年的王將就是大地武王的手下，她可沒有喜歡大地武王的理由。

“是啊，有很多人，到家之後我們先一起洗個澡，然後喝點酒，美美的吃上一頓，晚上的時候跟大傢伙一起唱歌跳舞，累了就睡覺。睡的呢不是雲床……”雲暮煙一路騎馬走着，一路說……

一隊騎士，從路上飛馳而過。

好幾個人，都低着頭臉，還有人抬手拉了拉袍帽。

李天照原本就覺得奇怪，察覺這些異常，當即停馬喊叫道：“站住！哪裡的？”

那隊人陸續停了下來，但帶頭的人抬起頭臉。“孤王！我們奉夫人的命令出巡。”

“你、脫帽！”李天照認得答話的人，的確是玄衣手下的。

只是如此一來，就更奇怪了，玄衣的人看見他，剛才為何有意閃躲？明明該更早跟他打招呼才對，於是他就讓剛才拉低袍帽的一個人取了帽子。

那人沒有遲疑，取下來的同時，作禮喊了聲：“孤王。”

李天照又連指了四個剛才過去時壓低頭臉的，見他們也都取了袍帽，都是認識的臉。

‘莫非是我多疑？’李天照尋思着，又說：“全把袍帽取了！”

“孤王體恤，我們剛才實在是急於趕路。”帶頭的那個一臉的知錯抱歉之態，說的好像是，辦事急切到了不得不迴避孤王的程度。

“帽子全取了！”李天照尋思着這人還真行，竟然要他重複命令。

帶頭那人不敢再說什麼，讓剩下的幾個都把袍帽取了下來。

一張張臉，都是認識的、認識的、認識的……李天照的目光過去了，又迅速拉回其中一張陌生的臉上，問：“沒見過你。”

“剛從玄天之地來這裏，還沒有見過孤王。”那人回答的從容淡定。

李天照以為是玄天武王派來給玄衣的人，那他也就不好去追究那麼多了，要問，也該是回去直接問玄衣。

於是就隨口問帶頭的說：“你們去哪裡？辦什麼事？”

“孤王，夫人有交待，我們不能對任何人透露絲毫。”帶頭那人一副盡忠職守，絕不敢有半點猶疑之態。

李天照笑了，剛才就讓他命令重複了一次，這人再一次無視他的話。

他笑着，望着那人說：“你從現在起，未來一年的職責只有一個，負責府里的巡守工作，除此之外的一切職務，全都暫時解除。”

那人眼裡透着憋屈的憤怒，卻又不敢抗命，只好壓低了聲音說：“孤王，我們也是奉命行事，夫人的命令從不允許我們執行的時候稍有偏差。”

“現在，馬上去新戰訓練營報道，重新進行一次為期半年的新戰士訓練，完了再到府里負責半年的巡守工作。”李天照語氣平淡的繼續加重懲處，那人很是不忿，可是，再也不敢啰嗦了，分明他再敢說一句，接下來的懲處就會更重。

看那人騎着馬折返回去了，李天照又隨便挑了第二個人問：“你們去哪裡，做什麼？”

“孤王體諒！奉命行事，不敢有違！”這第二個就乾脆的多了，明擺着，寧可領責罰，也不敢違抗玄衣的命令。

“好！跟剛才那個一起。”李天照也不客氣。他是許久沒攤上這種狀況了，可是，他既然開了頭，今天就敢挨個下刀，一個不漏！

“是！”第二個一點不啰嗦，乾脆了當的調轉馬頭領命去了。

李天照又看着第三個。“你呢？跟着他們走，還是回答我的問題？”

“孤王體諒！”那人作禮罷了，調轉馬頭，追前面兩個人去了。

李天照不由笑了，目光又落在第四個、第五個、第六個、第七個、第八個、第九個戰士臉上，這九張都是他認識的臉，一個個的，全都重複着：“孤王體諒！”的話，然後二話不說的追前面人去了，寧可全都領罰，也不敢有絲毫違背玄衣的命令。

‘玄衣倒是訓得一手好將！’李天照也不得不對玄衣的本事刮目相看，不過，他卻不會心軟。

因為他李天照的命令，也不允許打折扣啊！至於他的命令和玄衣的出現衝突的時候該怎麼辦？

那是玄衣該考慮的問題，他李天照可不管！

要麼誰碰上了誰倒霉，要麼玄衣就告訴部屬，旁人問不得，但孤王問得。

只剩最後一個陌生臉了，李天照望眼過去，都懶得開口，只是目光示意，料想這個也不可能丟下旁人，理當不會回答。

沒想到，那人竟然很淡定的答話說：“玄衣王將着我們去譙城勘察地形，最近都在忙碌這些事情，說是為了盟主城選址。”

“你膽子很大啊，旁人都不敢違抗玄衣王將的命令，你卻敢。”李天照頗為驚訝，尤其這人是最後一個。

如果是剛開始說，走的那九個只會說他沒有好好遵令行事；現在剩下他了才說，無異於背叛了隊伍里的其他人，更多了一道罪責。

“如果連我也被罰了回去，夫人交待的事情就沒有人執行了，我以為那才是對夫人之令最大的不遵。”

“說的挺好。”李天照駕馬走了。

那人帶上袍帽，駕馬奔走了一路，在一座小村子里落腳，碰上另外一隊人。

看見他一個人過來，那對人里的王將就問：“怎麼回事？”

“別提了！倒霉！恰好碰上孤王，玄衣王將的人不敢違令，全被孤王送了去訓練營，我就一個人了，只能跟你同行。”

# 第三百九十九章 一刀切

“……孤王跟玄衣王將不是感情很好嗎？為何這般不給情面，對玄衣王將的人開刀？莫不是有所察覺吧？”那王將一時不由想多。

“不會。我跟孤王素未謀面，他又不認識我。照我看，孤王也是太強硬，有意逼迫玄衣王將往後叮囑下屬對他敬着些。”

“倒也有理，孤王我行我素，素來強硬。”那王將這才放心，旋即又說：“本來人手就有限，如今還減員，又有那麼多地方需要排查。既然孤王治下的地方都沒有問題，不如與玄衣王將商量，把事情跟孤王說了，請他協助的話，調動聯盟的巡守隊，不出十天就能搜尋清楚了。”

落了單的王將考慮着卻搖頭：“金劍王說過暫時不能驚動孤王，他治下的無人區雖然沒有問題，卻不表示，他不能把人放在別的武王治下的無人區。只是這種懷疑不能對玄衣王將說，金劍王也不好在沒有依據的情況下對我們說。”

“好吧。”那王將尋思着只能多辛苦些了。過了會，他突然又說：“你在那裡遇到孤王，他難道是從大地武王那邊回來的嗎？”

先前遇到李天照的王將也不禁面露困惑之態，從李天照回來的方向推測，那路口在聯盟腹中偏東區域，幾條路都是通往大地武王領地方向更近的。

“確實奇怪。”

兩個王將都知道李天照上次帶回來許多混沌之氣的事情，而且還在向玄天武王申請更多七色心。

不過，他們也只是疑惑，孤王去了哪裡，也不是他們容易猜着的事情。

李天照與那路人相遇之後，徑直駕馬回府。

李天照在浴池裡泡着，洗去一身風塵，份外舒爽。

玄衣知道他回來，匆匆處理了急務，讓後面等着見她的人繼續候着，人來了浴池，直接跳了下來。

多日不見，再多言語也不及熱情的相擁。

池水初時飛濺，到後來又一陣陣的蕩漾着漣漪。

終於重歸平靜了，玄衣又替李天照擦洗，這才問起此行收穫之類的，卻沒有提起那隊領了罰的人。

原本李天照預料玄衣會提的，那隊人既然奉命行事而領了責罰，她若不能予以庇護，無異於打擊部屬遵令行事的积極性和底氣。

但是，玄衣彷彿還不知道此事似得。

李天照就問她說：“聯盟最近着手盟主新城的事情了嗎？”

“有人私下里說過這事，但還沒有正式提上議程，我私下里派了些人實地勘察，先做些準備，估摸着很快也是該遷了。神威之地作為盟主城畢竟不是長久之計，位處狹長亂戰之地的邊緣，眾武王的人往來都不方便；將來一旦局勢有變，風武王的人等於毫不費力的就能襲擊圍攻我們。”玄衣不知道玄天之地的王將跟李天照說了什麼，但從開始她就有考慮，萬一遇到避不過去的阻礙，就如此說法。

李天照聽她的說法和遇到的最後那人一樣，倒也沒有什麼想法，只是，他又覺得奇怪，既然是勘察的事情，就剩那一個人了，他去也無法執行任務啊？於是就隨口問說：“今天最後那人有點意思，沒見過。”

“是嗎？只是臨時來幫忙，過些時候就回去了。”玄衣答着，李天照卻不禁奇道：“聯盟又沒什麼事情，武王為何特意派來過來？”

“上次我說這邊人手不夠，缺乏可信的助力，武王就派了幾個人來。”玄衣不想談論這個，故作隨意的又說：“其實多幾個人也還是不夠，原先來的黑虎一行，我覺着該多派些用場了，孤王以為如何？”

“現在的差事是他們自己想要的，顯然是不想承擔太大的風險，前些時候物資短缺，是靠他們幫忙借調渡過的，我跟他們說過，如果有心多做點事情，隨時能來找我們。既然沒來，那他們就是希望安生一些，就沒必要調動了。”

“是不是太由着他們了？”玄衣覺得黑虎一行太放肆，立了點功勞就想着安逸度日。如孤王這般，還在想方設法的多弄混沌之氣增強聯盟整體實力呢，黑虎他們憑什麼敢不全力以赴？

“各盡其才吧，勉強他們去不情願的位置，既發揮不出作用，還容易在關鍵時刻誤事。再者，也要考慮影響。物資短缺時他們確實幫了大忙，事情過去了就強行調動，必然要被人認為是過河拆橋，很容易失信於人。說到底，許多戰士的目標都沒有那麼高，想的都是努力設法立功達到了目標，就會選擇輕鬆些。”李天照理解戰士的這種想法，他父母當初的目標就是百戰將。

他以前的目標就是復活父母妻子，現在的目標？其實還是多積攢功績，以備未來所需。

李天照本來只是來神威之地進行特殊任務，卻被留下來負責主持這裏的事情，又打呀殺的整出來現如今的三十六武王聯盟。

聯盟成立了，他就有責任在身；他治下領地里那麼多人，也都是他的責任。

現在的狀況，完全是誤打誤撞走出來的，哪裡是他來神威之地之初能料到的？

“我明白孤王的意思，就是覺得孤王還是心太善。每個人都應該竭盡所能，讓他們停下來享用輕鬆舒適，那就是在浪費力量。孤王允許他們達成目標了就停下歇息，就如同是讓他們只發揮了一次關鍵作用。這些無志之人就是要嚴加督促，甚至逼迫，這樣他們才會行動起來，發揮兩次、三次、甚至十次的作用。我覺得，聯盟里應該開始督導工作了，狹長亂戰之地的戰士到底還是太鬆散，要讓他們知道，停下來的戰士，就是慢慢腐爛的廢物！要讓他們一直保持积極，為了功績不懼生死，不知道疲憊，被攔阻了也絕不願意停下休息。”玄衣說完又道：“雖然武王還沒有命令，可是孤王要知道，這些事情早晚是要着手的，等到武王催促了才做，就是我們辦事不力了。”

“停下來就是慢慢腐爛的廢物……”李天照念叨着這句話，這是一句，他從小就聽父母說過許多次，也聽別的戰士說過無數次的話。

這句話，可以說是玄天之地的戰士們奉行的準則。

遵循這句話的，就是合格的戰士；違背這句話的，就是沒有生存資格的廢物。

可是，今天從玄衣口中，從另一個層面，另一種角度提起來時，原本充滿积極能量的振奮之語，卻充斥着滿滿的陰謀氣息。

“是啊，孤王也好，玄天之地的無數戰士也好，都是在這種督導激勵下激發的潛能，安逸既墮落，停下既是腐爛。天下只有弱小的武王治下，才只知道安逸，這些孤王也都看的很清楚。聯盟要有未來，就必須嚴加督導！”玄衣說的理所當然，卻不知道李天照此刻的內心感受。

李天照在想什麼？

他在想那天雲暮煙對影刃說的話。

我喜歡。

自由就是我喜歡的決定權的多少，或多或少都可以滿足我喜歡的意願。

但奴隸是沒有的，奴隸只有主人喜歡什麼，就去做什麼。

李天照之前從沒想過，玄天之地戰士們奉行的那句話，竟是如此的可怕。

是的，玄衣說的好像沒錯，如此督導之下，才能極盡可能的挖掘人的潛能，才能讓戰士維持更久的戰鬥意志和對功績的不斷追求。

但這些，是武王喜歡的啊！

換言之，絕大多數人根本沒有選擇的權力，從出生開始，就在‘戰士必須一直勇往直前，停下來的人就是慢慢腐爛的廢物’這樣的話的督導下，朝着武王喜歡的方向在前進。

身邊每個人都這麼說，每個人都如此的理所當然。

置身其中，誰還會思考其它呢？彷彿本就如此，理當如此，一切就該如此。

可是……

李天照看的很清楚，不是人人都適合當戰士。

如小小的望天村，有戰士膽色的是極少數，有的人生產做的非常好，但拿起劍卻畏縮不敢上前，只有跟着熟悉的夥伴時能靠圍攻揮劍。這種湊數的戰士，不是該放下武器去生產更好嗎？他們的主觀意願也絕對不可能是想當戰士，卻偏偏要假裝對殺敵立功充滿熱情。

‘我治下的地方，狹長亂戰之地的未來，應該是什麼樣的地方？玄天之地的延伸嗎？勉強着讓所有人去拼殺嗎？那些不合適當戰士的人，也根本走不到萬戰將的階段，於真正決定性的戰爭中也發揮不出作用，分明是真正戰士的墊腳石！’李天照想着這些，因為治下領地里的人，是他不可推卸的責任。

他把那些人從大地武王所屬變成了玄天武王所屬，變成了他孤王李天照的領地，看着那麼多鮮活的臉，他沒辦法無視肩頭的責任。

“孤王以為，督導的事情是否該儘快推進？”玄衣覺得目前聯盟比較穩定了，應該開始着手了。

“夫人言之有理，但此事只是我們推進，會導致聯盟內部割裂，應該跟眾武王商量，一起着手。倘若大家的想法有所不同，就該因地制宜，暫時協商出統一、都能接受的形式推行。如果勉強施為，我們治下的戰士斥責眾武王的戰士都是停下來腐爛的廢物，他們又反過來指責我們治下的戰士，這種割裂會導致內里混亂，憑空造成內耗，甚至埋下裂分的隱患。畢竟要考慮，我們治下的人也長久受環境影響，不能短期內理解玄天之地的精神。”李天照說的有理有據，很好的掩藏了他的猶疑。

“孤王考慮的周到，那我們就先設法說服眾武王統一認識吧。”玄衣覺得李天照言之有理，卻斷然沒想到，孤王心裏真正的想法。

# 第四百章 暴露

李天照料定玄天之地那一套在狹長亂戰之地難以施行，至少短期內絕無法讓眾武王們達成共識。

玄衣卻以為可以，於是很快着手去施行了。

李天照幫眾武王帶回來的七色心，留下了半數約定好的混沌之氣在聚氣陣里，這部分的使用玄衣都知道，留在雲暮煙那邊的是名義上‘根本沒有帶回來’的混沌之氣。

聯盟內里一片歡騰之聲，多少戰士翹首以盼的萬戰將戰印終於能夠兌現，聯盟里的萬戰將數量眼看能夠暴增。

這時候制約的，卻是製造戰印的原料了。

眾武王提高生產功績，發動所屬的人积極開採，把重心都調整到挖礦合成上面。

但是，能夠鑄造的鐵匠卻又反過來制約了產量。

三十六武王聯盟面臨的實際情況就是，領地比以前許多倍的增大，但這些領地從得到時就沒有多少人口，以至於如今有地無人，新增領地里的物資無法高效開採。

原本是有儲備物資卻沒有混沌之氣，多了些混沌之氣后就變成物資不足，如今又領地卻又沒有足夠的人口開採，還缺乏鐵匠鑄造。

三十六武王聯盟的這些問題總結起來其實就一點——窮。

整體就是太貧窮。

李天照也沒想到眾武王的儲備物資這麼不經用，如此一來，他後續還能去吸收幾趟的混沌之氣，屆時也都只能儲備着，不能最大化的發揮作用。

弱小的武王的處境，跟玄天之地這種確實差距太大了。

看看大地武王，玄天武王打起來了，每天戰印給夠，戰時特例走起，天天死傷多少萬戰將級混沌劍客，卻全然沒有遲疑，戰鬥還是打響的激烈。

整個狹長亂戰之地的窘境都如此，一時也沒有解決辦法，有武王提議向風武王借物資。

眼前佔據，風武王確實應該需要狹長亂戰之地的力量更強，好打破眼前的僵局。但借物資的代價，一定是要聯盟全力對大地武王發動進攻。

但也有武王反對，認為如此一來，新增的萬戰將會在戰鬥力陸續消耗掉，又是否有意義？

大地武王在之前的在戰鬥里的態度已經很明顯，狹長亂戰之地擴張，那就一路把人口牽走只留無人區。

而現如今，與聯盟臨近的關鍵城市裡應該都有不滅王將的意識碎片，聯盟方面還很難全面推進。

這件事情也就一時擱置了，李天照並不希望這麼快動手，至少夾縫之地現成的混沌之氣需要吸收完了再說。

未免夜長夢多，李天照決定縮短去的頻率。好在第二次申請的七色心得到玄天武王批准，很快送了過來，數量是第一次的兩倍。

還是一半交給李天照，一半交給玄衣。

如此一來，李天照跟雲暮煙又去了三趟，往來日夜兼程，總算順利的把夾縫武王殿儲備的混沌窒息吸收的差不多了。

那之後，就是每年夾縫之地定期得到大地武王分配的混沌之氣了，然而，屆時大地武王都城必有使者去夾縫之地，駐守的王將照常理必然需要交接，事情也就會暴露了。

李天照最後一趟出發去取混沌之氣的時候，金劍王及玄天之地來的幾個王將們完成了對狹長亂戰之地全部無人區域的搜查。

可是結果，讓他們很失望。

“狹長亂戰之地看來沒有狀況。”一個王將累的夠嗆，在這裏耽誤了四個多月，這份罪他許久都沒有受過了。

但金劍王也是如此，旁人也不好抱怨什麼，只是覺得，玄天武王對於孤行人以及這裏的事情未免太重視了。

讓他們幾個王將耗在這裏這麼久的時間！

“是啊。金劍王，我們也該回去復命了吧？”另一個王將也累的夠嗆。

金劍王卻搖頭說：“不。調查還沒有結束。昨日收到都城送來的加急消息，東劍王剛領隊滅了西園武王，從武王殿里的王將口中得知，曾有孤行人在西園之地短期逗留過，後來看局勢太近，西園武王也擔心受連累，那批孤行人離開前，透露過會來狹長亂戰之地。除此之外，天武王，黃金武王都在剿滅的武王處得到了諸如此類的信息，陸陸續續的這麼多，足以確定，這裏必然是孤行人藏匿的大本營！”

“金劍王一直這麼堅持，原來是有這些情報？何不早說？”有王將覺得被隱瞞，頗為不快。

“無人區沒有搜查完畢之前，說與不說沒有差別。”金劍王說到這裏，眉頭微皺，沉聲道：“現如今天下的小武王都唯恐惹禍，一個個都积極表示支持掃清孤行人，以前跟孤行人有往來又交好的那些，也都陸陸續續送消息給八大武王，以示沒有藏匿包庇之心。還有誰，敢在這種事情給孤行人提供助力？”

“這等風頭火勢，膽大包天了也不敢啊！”一個王將說的肯定。

“是啊。所以孤行人就算在這裏，也理當是藏匿了起來。三十六武王聯盟在孤王治下，又有玄衣王將掌控大局，其中的眾武王根本不可能惹禍上身，只想修生養息的圖謀發展。但無人區我們都搜索過了，不可能有大量人口居住藏匿。”又一個王將也覺得困惑。

“是啊！對無人區的調查結束，就可以斷言一個事實，孤行人在這裏的話，就一定有人予以庇護！原本搜索無人區的時候，我已經快打消了對孤王的懷疑。現在看來，能在這裏庇護許多孤行人的，最大可能就是七星武王，其次就是孤王。”金劍王此刻才表露真正的想法。

旁的王將卻都理解，金劍王和孤王都不是一般的王將，沒有相當把握，絕不能輕易把懷疑說出口。

目前既然有諸多消息显示孤行人就在這裏，但無人區里又沒有，那就只有一個解釋——孤行人以聯盟內人口的身份立於某處，也只有如此。

所以金劍王才能說的肯定，這絕對需要有人庇護，而能做這種事情的人，聯盟里數的出來，又有膽子和動機的，七星武王最大，其次就是孤王了。

“這樣的話範圍就太大了，必須靠玄衣王將調動巡守隊幫忙，只靠我們，難以確認。”有王將尋思着這等於把下場之地剩下的地方再調查一遍，還得設法排除居住人口的信息。

正這時，之前跟李天照在路上遇到過的王將長久的沉默着，若有所思。

金劍王注意到了他的反常，就問：“有什麼想法？”

“想起上次遇到孤王的地方，他的混沌之氣會不會是從孤行人手裡得來的？孤王庇護孤行人，孤行人以混沌之氣作為報酬。孤王也許打算先得好處，等把孤行人榨乾了，他在調轉槍頭，說是發現孤行人悄悄藏匿，圍攻全部滅口，屆時好處和功績盡收。如果是這樣，也可以解釋孤王這麼做的理由，他為了功績一貫膽大包天，一個人敢挑龍王隊，薔薇隊，獨斬大地武王數百混沌劍客萬戰將，他為了功績還有什麼干不出來？”那王將剛有這念頭，順着思路還在推敲。

幾個王將聽了，都覺得這推測簡直太合理了！孤王李天照的印象就是：只要功績足夠高，讓他提劍去闖大地武王都城，他可能都敢去搏一把。

金劍王也不能排除這個可能，於是明白了，說：“也就是說，如果孤王一次次神秘帶回來的混沌之氣來自孤行人，那你遇到他的地方，應該距離孤行人藏匿的區域不會太遠……拿地圖！”

當即有人展開地圖，幾個王將商量合計，很快劃定了幾片區域。

孤行人的地方應該不會靠近跟大地武王的邊界地方，因為那裡的巡守隊多，又有駐守的聯盟人員。

當排除了這些，餘下的可能性還是不少。

金劍王當即道：“找一趟玄衣王將，請她幫忙調查這些區域的人員戶冊信息。”

一個王將當即起身去了，滿臉振奮之態。

這一趟，他們都預感，很大可能會有收穫！

玄衣得知情況，十分震驚，回想這幾個月李天照每次回來的說辭，她才覺得可疑。

本來她知道李天照是如何取混沌之氣，但沒有告訴她是去了什麼地方，她也知道不該問。只是這麼久了，也沒聽到外頭傳道，她就有些奇怪，還問過李天照，卻只聽他說，最近都不必動手，緣故等以後再告訴她。

玄衣本來沒有多想，現在卻不由也懷疑，是否真是得自孤行人。

因為她知道，孤行人的雲首曾經在天境里偷取過混沌之氣，至於這麼做了有幾次，卻還不知道。

玄衣查閱戶冊，一片區域的引起她的主意。

備存的資料里說的是，這區域的人不願意在大地武王治下，也不想離開家，當初被強迫遷走時，許多人都逃跑藏了起來。所以那地方最初是無人區，後來局面穩定，這些人才出來，回歸家園，在後，這地區陸陸續續有人口增加，記錄上的說法是，地方上的局面陸續從大地武王那邊逃回來的。

這種情況本來也確實存在，但是——這片區域的位置，未免太好了，周圍一圈都有無人區域作為隔離帶，也就是說，臨近沒有了解這片區域的人可以證明這些人並非原住民。

‘孤王，你難道真把孤行人藏匿在此處？’玄衣拿着戶冊，一時陷入了矛盾的掙扎之中……

這若是交給了金劍王，無異於是要李天照的命！

可李天照是她的丈夫，她對他方方面面都很喜歡，她也沒想過兩個人未來會會離分，盤算的都是長久的攜手努力，奔向越來越光輝的未來。

而今，她卻面臨這樣的選擇，瞞有難以嚴實，不瞞又會要了李天照的命！

# 第四百零一章 玄衣的對策

玄衣對着戶冊資料，一時陷入了矛盾之中。

隱瞞此事不能，不隱瞞她又不願。

‘金劍王如果知道了實情，孤王必逃不脫干係……’玄衣正考慮着，門外一把聲音道“玄衣王將？”

“稍待片刻。”玄衣心急之下，絞盡腦汁的考慮着對策，門外就是等着她消息的玄天之地的王將，沒有時間讓她慢慢考慮。

就這麼多區域的戶冊信息，她不可能說查找需要很久的時間。

‘等到孤王回來，金劍王都已經回稟了武王……’玄衣考慮了一陣，推門出來時，就對那王將說“事情有些變化，請金劍王和你們幾位一起過來了，再說。”

“到底是？”那王將覺得莫名其妙，就調查戶冊信息，怎麼突然要把他們全部集中起來？

“事情不同尋常，你們的推測也是對的，卻又不止是如此，所以必須幾位王將都在場，我才好說明。”玄衣如此說法，那王將也沒辦法，只好立即趕去尋金劍王他們。

玄衣在那王將走後，立即讓人送了份緊急的信息回都城，隨後她就換了戰衣，穿上黑紅的披袍，單人獨騎，離開了盟主府。

她說請金劍王來，只是為了拖延時間，創造幾天的時間差。

那人去把金劍王請來，一去一回，大約两天時間沒了，即使金劍王來了后，心有疑慮，在他們沒有確定具體是哪裡有問題之前，也沒辦法對玄衣的計劃造成影響，只能是等着她回來。

這期間，就是玄衣需要的關鍵時間。

玄天武王她不能背叛，但她也不能讓孤王喪命。

玄衣一路擇地換馬，日夜兼程，奔走了一日一夜，進了有問題的區域里人口最多的鎮子里。

街道上的人，對她的到來很是關注。

玄衣也沒工夫啰嗦，直接就高聲喊話“喊你們雲首出來！有十萬火急的事情，必須立即解決！”

孤王去了夾縫武王殿，雲暮煙當然也去了。

孤行人的事情，就是九百多個村主一起做主。

他們大多都分散在區域里的不同村莊里，擁有萬戰將戰印的那些，就都在廢城裡。

玄衣本以為這裏的城市荒廢，才會挑了最大的鎮子，卻看見廢城裡不少區域都修復好了，剩下的也都在建，才知道這些孤行人真準備在這裏定居，竟然不惜花費力氣建造廢城。

城長府的門外庭院，擠了兩百多個村主，都打量着玄衣，有人說“你自稱是孤王的人，來了卻說要見雲首？不取下遮面布，怎麼相信你？”

玄衣看這些人都覺得面目可憎，若非逼不得已，根本沒興趣與孤行人只言片語，更沒心情跟這些人啰嗦廢話，就直接道“我沒有功夫與你們啰嗦廢話，我來是救你們的命，也是避免你們牽連了孤王！你們得孤王庇護在此的事情很快就會被暗中調查的人發現，各地都有武王透露有孤行人來亂戰之地，眼下必須儘快妥善處理，否則等待你們的就是滅亡，同時還會牽連孤王。接下來，我說，你們配合！”

一群孤行人的村主們面面相覷，都不知道該不該信她，就有人質疑着叫道“蒙頭遮面，怎麼信你？”

“對啊！先說你是誰！”

玄衣也不理會一群村主的質疑，自顧高聲道“眼下唯一的辦法就是用替死鬼，都看清楚地圖上的位置——這裏，到這裏，這些區域也是調查者懷疑的地方。我們必須在調查的人行動之前，把這些地方的活口全都殺個乾淨，留下你們的事物，讓他們充當你們的替死鬼，如此才能讓人相信，孤行人全都被消滅了！你們才能繼續長居此地，孤王才能撇清干係！我們沒有幾天的時間，調查的人三兩天後就可能會來這裏。”

一群村主們亂鬨哄的各種質疑，也有許多村主覺得是真的，就叫喊着讓旁人安靜。

夢中游觀察披袍遮體的玄衣，聽她言語，推敲着懷疑是孤王的夫人玄衣王將，因為如她這般體態的女人不多，言語間透露的姿態又份外強硬，也分明對他們孤行人沒有什麼特別的親近，關心的只是孤王。

玄衣看着周圍那些村主各種啰嗦質問，但也有不少人分明是擔心處境，寧可信她所說的話。不由暗覺到底是一群烏合之眾，這般時候還亂成一團，旋又暗暗疑心，李天照若是在這裏，早該出來了啊！

難道李天照並不是直接在這裏取的混沌之氣？

‘孤行人的雲首殺戮千影為何也不見人影？難道……孤王每次去吸收混沌之氣，都是與雲首同往？’玄衣暗暗疑惑，此刻情況看來，分明只有雲首才能替這麼多人做主，否則的話，這些人像是誰也不會聽誰的。

“現在我沒工夫跟你們啰嗦廢話，我來既不是要跟你們認識，也不是為了求你們信任！該當反過來，是你們感謝我的救助才對！時間緊迫，不想死的人就聽我調派，看清楚地圖，這座村子，包圍需要五百人，入村衝殺需要一百左右，未免有村裡人出去了漏網，三更包圍，五更襲擊，隨後放火燒村，留下可證明與孤行人有關的事物。誰領人去？”玄衣手指地圖上一處，高聲喊叫。

“交給我！”一個村主主動答應，他覺得這事情不像假的，也寧可信其有。

“一個莫名其妙的人，你們也信？萬一是陷阱又如何？”那些質疑的村主見狀，叫喊的更大聲。

卻被那些相信的村主呵斥閉嘴“你們愛信不信，我反正是不敢不信。”

這時候，玄衣又手指一座村莊高喊道“這座村子地形容易包圍，需要兩百人足夠，衝殺需要七十，三更包圍，五更襲擊，放火燒村，留下事物。誰領人去？”

“我去！”又一個村主記住了地圖位置，當即要出去，有相熟的拉住他說“這種事情，不等雲首回來再說？”

“分明等不了雲首回來了再說啊！沒有替死鬼就是我們死，還有什麼好想？這人分明是為了孤王才來，真要對我們不利，根本沒有必要多此一舉設置陷阱。我去了，你也好好想想！”第二個領了玄衣安排的村主擠出人群出去了。

緊接着又有第三個，第四個，第五個領命去的人。

懷疑的那些聲音越來越少，卻仍然還有一些堅持認為不可靠。

老沉些的村主們都沒有發話，好幾個人都在夢中游夫妻身邊，有人說“夢中游你怎麼也不說話？這事情就算是真的，殺那麼多人當替死鬼的做法，雲首也不會同意吧！”

“在場的都是村主，這種情況只能是各自判斷，誰也命令不了誰。這等事情，就算雲首在這裏，怕也攔不住要去的村主，我說也沒用。”夢中游倒是淡定。

一個村主不以為然之極的說“這人雖未必可靠，但也不似有詐。其實她身份也不難推敲，蒙頭遮臉分明是不能把面目真正暴露給我們看。反正這些替死鬼都是武王治下的各種愚人，他們死總比我們死要好。也幸虧雲首不在，又有這麼多村主积極的去干這種屠戮的事情，咱們何必阻攔？”

“我們聚集一起，未來還是這般村主各行其是的話，實在不妥當啊！雲首一旦不在，就是一盤散沙。”又一個村主覺得這番話說的太取巧。

然而，孤行人的村主之間確實誰也管不着誰。雲首如今威望太過，各村主不會輕易對她抗命，但這種生死攸關的時候，肯定會有許多村主不管不顧的去殺人當替死鬼。

“我們都知道不妥，但有什麼用？每次提議說改制，一大群村主就反對，叫嚷說我們是要把大家變成武王的體制，說那違背孤行人的自由理念，又說我們這些人就是上討好雲首，下圖謀趁機掌握對他們的控制權。別說我們提此事無用，雲首提議我看都沒用。”

“說到底絕大多數村主過去連雲首面都沒見過，只聞其名，也就沒有足夠的信任，又都是來自許多小武王邊界地方的，心裏還存着將來再回去的念想。”夢中游對內里的狀況也很憂慮，卻又知道目前無可奈何。

一個個村主都領了玄衣的安排，去了。

玄衣指着地圖上的城市說“最後一個地方是城市，四面城門封堵，城牆外也需要防備有人從城牆下來，每面需要八百人，入城衝殺的需要至少一千二百，一路破壞建築，放火焚燒，不留活物！能去的人越多越好。首先是南門，誰去？”

“我領三百人去！”

“我領四百人去！”

“我帶兩百人！”

“我帶一百八十人去！”

“我帶六百人去！”

“我帶五百人去！”

“我帶……”

“好，南門夠了。進攻時間跟別處一樣。”玄衣確定了南門人數，又道“西門誰去？”

當即又有好幾個早準備着的村主報了人數，不一會就湊了三千。

玄衣早看出有哪些村主是做好準備了的，因此大約平均了下，看差不多了就喊夠。果然四座城門都安排完了之後，那些有積极參与之心的村主也都領了安排走了。

“最後是進城清掃的，城長府由我負責，願意同往的立即準備，兩個時辰后從北門出發！”玄衣說罷，又有一群村主們響應，還有些陸續趕到的村主，聽說了也願意去。還有村主邀她一起去吃些東西，又問她是否需要帶些什麼。

夢中游一行看着玄衣被人簇擁着出去了，不禁摸了摸光禿禿的腦袋說“也不知道雲首回來了會如何。”

對着劍說

對着劍說

# 第四百零二章 焦臭的煙火

雲首回來了會如何？

一群熟悉雲暮煙的村主們只是想想，也知道雲首回來，知道這麼多村主去屠殺無辜當替死鬼的事情后，一定不會好受。

“怕是會很受打擊，還得我們設法開解勸慰。”另一個女村主嘆了口氣，他們都是對雲暮煙熟悉些的人。

“這關雲首早晚要過，生死關頭，將來要殺的人不知道有多少。”又一個村主卻覺得這也是雲暮煙歷練的契機。

“雲首只是不喜歡屠殺無辜。”一個村主覺得雲暮煙的想法沒錯。

“屠殺和無辜，在生死存亡之際怎麼分得了那麼清楚？眼下這事如果是真的，沒有替死鬼就是我們死，說替死鬼無辜也無辜，說我們是生存所需也是生存所需，怎麼分的清楚？”

一時間這群村主也都沒有話說了，一些懷疑玄衣動機的人議論着也散走，其中有些聲音特別大的，還發表着反對的看法。

出了府外，這些村主們也各自散去。

一個村主問另一個叫喊聲音大的說：“我怎麼覺得這人不像有詐？”

那個一直說質疑話的村主不由輕笑道：“當然不是有詐。”

“那你怎麼還一直懷疑反對？”

“我不反對，難道領着人去屠殺嗎？這種事情留給那些积極的村主去干吧！”那孤行人哂然一笑，另一個才恍然大悟……他以為許多反對的人判斷力都很早，他剛才還奇怪平時很聰明的朋友怎麼今天如此糊塗。

原來，反對的未必是真反對，甚至於聲音最大的也未必是。

而沉默不反對的，也可以是為了支持。

沒有參与玄衣制定的行動的孤行人們，在城裡，村鎮里，議論着，等待着……

金劍王帶着玄天之地來的王將們到了盟主府，可是，玄衣的人回來卻告訴他們說，不知道玄衣王將去了哪裡，只能猜測是有什麼急務。

金劍王一行等了半天，還是見不到玄衣王將，不由也都開始疑惑。

“玄衣王將叫了我們來，自己卻不知道去了哪裡，亂戰之地還能有什麼急事？”一個王將覺得事情很不尋常。

事實上，此刻不止他一個王將這麼想。

“會不會與孤行人的事情有關？”另一個王將懷疑把他們聚集在這裏就是計策，擔心玄衣王將因私忘公。

金劍王卻道：“玄衣王將分得了輕重，即使事情有別的狀況，她也理當能妥善處理。目下我們也不沒有掌握更多信息，只能等她現身了。”

另外幾個王將也就不說什麼了，只是覺得金劍王未免太有信心。

一行幾個人等到第二天，還是不見玄衣的人影。

玄衣王將的那些人到處找尋，卻沒人知道玄衣王將去了哪裡。

聯盟里許多人都有事務等着彙報的，也只能等着，招待的客房都住滿了，許多人只能在城裡的客店留宿。

孤王最近每個月都要失蹤許多天，大家都知道了，玄衣王將突然不知所蹤，卻沒人知道去了哪裡。

幾個王將越發焦急，都覺得勢必跟孤行人有關，但催促時，金劍王反而卻沒事人似得。

“金劍王到底如何想法？這般等到什麼時候去？”一個王將實在忍無可忍了，另一個也說：“玄衣王將突然不知所蹤，卻把我們喊來這裏空等，十之八九是發現了孤行人與孤王的干係，現在不定是在做什麼，我們就這麼等？”

“不等又能怎麼辦？可疑的區域好幾處，就算我們昨晚開始，一人奔赴一處地方去調查，還沒等我們確認結果，玄衣王將的事情已經辦妥了。諸位不必過於擔心，玄衣王將分得清輕重，回來時自會給我們一個說法，武王料想也很快會收到玄衣王將派人送的消息，我們安心等着就行了。”金劍王把話說的如此明白，那幾個王將這才心裏有底。

只是，他們還是猜測着，玄衣到底去了哪裡，在做什麼？

從天而降的寒風，籠罩了城長府及周圍一片街道房屋。

凜冽的寒氣，直接把建築連裏面的人，一起凍結成冰。

玄衣揮劍之下，強大的劍勁加上混沌印力量的作用，直接把一座座冰封的建築震成碎散一地的不規則冰粒。

建築，血肉，骨頭，全都碎成了冰粒。

玄衣眼裡，這些冰封了的彷彿不是人，又或者說，是與不是，都不重要。

劍過，冰碎，不管是戰士還是居民，無論男女老幼，全都在劍勁衝擊下，震散成爆開的漫天冰粒……

城門被封堵，城牆上的戰士被戰印力量遠超他們的孤行人肆意屠殺，一些放繩索下城牆的，又被外面守着的孤行人一通亂斬殺死。

城裡面，火光處處點燃，城裡的居民突然飛來橫禍，根本不知道發生了什麼。

奔逃哭喊，到處躲藏，無情的兵器寒光劍刃就斬，藏起來的人被濃煙熏了出來，被燃燒的火焰逼了出來，然後在驚恐亂跑的時候，被碰上的孤行人斬殺，屍體又被火焰吞沒。

火光吞沒的範圍越來越廣，照亮着一張張揮劍屠戮的臉。

濃煙滾滾，滿城都充斥着燒焦的臭味。

哀嚎哭喊之聲經久不絕……

城市周圍的村鎮，睡夢中的村裡人突然遭遇襲擊，絕大多數都被襲擊殺死，剩下那些恐懼的設法躲藏，卻也終究在火焰中被逼了出來，緊接着又被包圍的孤行人無情斬殺，屍體被丟丟進燃燒的火里，燒成了焦炭。

直到火焰燒盡，孤行人們踢着焦炭，仍然不放過任何漏網的可能。

有的孤行人抱劍在一旁，回想着片刻前犹如魔怔了那般的殘忍屠殺，想到劍光斬過的孩童時的情景，不由自主的哆嗦了起來。

他們不是一代孤行人，是二代甚至是三代，也就是在孤行人村裡出生並且長大的，嚴格來說，對於武王座下的人沒有那麼真切的厭惡，只是從小都覺得那些人愚蠢。

可愚蠢歸愚蠢，到底都是人啊！

他們這般揮劍屠殺，而這些人完全是禍從天降，如何能不讓這些非一代的孤行人難以接受？

他們來時，懷揣着為孤行人而戰，甘願付出的崇高心情。

可是現在，他們只有滿懷自我厭惡的罪惡感！

帶隊的村主們沒有這種自責，他們淡定自若，一點都沒把火焰中的廢墟和燒黑的屍體當回事，各自把帶來的事物選擇性的留在現場。

比如說孤行人常用的東西，故意一般埋土裡，一半點燃，裝成沒有燒完的樣子；又或者是點燃有地域特徵的衣物，留下一部分吹滅了火，扔在某處。

這些，都會變成玄衣需要的、能夠證明消滅的是孤行人的證據。

一座座村莊，鎮子，連帶城市，都在火焰中化作了廢墟。

被驚動了的巡守隊飛快趕過來的時候，卻被告之，這些人都是暗中頂替原住民身份的孤行人，大量留在現場的證據就是佐證。

星冰雪匆匆忙趕到的時候，簡直無法相信！

可是，面對玄衣的責問，以及那些證據，她卻無話可說，更不知道該如何面對，只好匆匆忙回稟七星武王。

因為這片區域，是七星武王治下的地方。

七星武王原本以為要面對極大的壓力，但是玄衣卻說已經查問清楚，這些孤行人都是冒名頂替，並沒有得任何人幫助，實質上就是瞞天過海而已。

出了這等大事，聯盟里的眾武王都不敢大意，贊同了玄衣的主張，主動把情況對外通告，一則避免亂戰之地因此受牽連；二則表明清掃孤行人的決心。

金劍王一行終於見到了玄衣王將時，大體的情況都已經聽說了。

剛見面，金劍王就問：“我想，大約要等武王的下一步指示，才能決定去留吧？”

玄衣本來也沒指望能瞞過金劍王幾個，就取了準備好的戶冊資料給他們看說：“你們請看。事實上如你們推測的那樣，這些孤行人確實是孤王存心利用所留，孤王的計劃也在這份冊子里。此時我也如實回稟了武王，眼前的情況，是為了避免對玄天之地造成不好的影響，也是為了避免破壞了亂戰之地的大好局面。至於接下來是要真的剷除了孤行人，還是借力打力，順勢利用，只有武王可以決斷。”

那幾個王將都明白了，死的果然都是替死鬼，真若是孤行人，哪裡能這麼短的時間內就匆匆忙全滅？

玄衣王將如此做法，分明是先一步掌控大局，不給他們行使責任的機會，現在又有稟報了武王的說辭，壓的他們只能一起繼續等消息。

幾個王將都有被愚弄的憤怒，卻又只能壓着火氣問：“玄衣王將好計較，讓我們在這裏枯等幾日，總應該讓我們知道，真正的孤行人到底藏匿何處吧？”

“此事關係以後的計劃，還得等武王的指示送到了再說。”玄衣不但沒有歉疚，仍然一副倨傲姿態。

頓時氣的好幾個王將只想拂袖而去，金劍王卻沒脾氣似得起身道：“既然玄衣王將一切都計劃好了，我們就安心等武王指示即可，只是天武王、大地武王的人也不是吃素，勢必會暗中調查，王將還是要小心才是。”

“金劍王放心，我有準備。”玄衣對此很有把握，試想金劍王他們有她幫忙，都得調查這麼久，旁人來這裏，哪裡能在短期內有結果？

打發了金劍王幾個，玄衣稍微鬆了口氣，但原本她的計劃中，最大的麻煩就不是金劍王他們。

最終會如何，還是要等玄天武王的決斷，倘若她的計劃被否定，那……

請記住本書首發域名：。筆趣閣手機版閱讀網址：

# 第四百零三章 待得歸來時

玄衣的計劃倘若被否定，那她就是白忙一場。

正因為如此，金劍王即使估摸到狀況，卻也以為李天照包庇孤行人是為了好處和功績兼收。

所以，金劍王並不着急。料定玄衣不敢、也不會對武王隱瞞，事情最終如何定奪，還是得由武王決斷。

他沒有必要跟玄衣王將爭論什麼，只需要等着都城的命令送到即可。

玄天武王殿。

總務長沉默的等着，他不知道送回來的是什麼，因為是記憶碎片信息。

卻揣測這是否金劍王的調查有了結果。

“玄衣說孤王圖謀功績，從孤行人處謀取混沌之氣，又故意收容，計劃未來榨乾了混沌之氣時再親自剿滅。未免對玄天之地造成影響，玄衣尋了替死鬼掩蓋了事情，並且打算順勢而為，在孤王計劃的基礎上，進一步發揮孤行人的利用價值，使成為打開局面的利劍。總務長以為，玄衣的打算如何？”玄天武王的語氣里也聽不出來喜怒。

總務長考慮了片刻，說：“武王信任玄衣王將，我也不好多說。”

“本王當然信任她！然而，本王也知道玄衣還太稚嫩，等待她的歷練還多的很，現在與孤王配婚不久，陷在男歡女愛之中，自然以為情愛可伴永恆。玄衣還需要時間歷練，這期間難免會有必然要犯的過錯。所以，本王問，你就答。”

“回稟武王，以我之見，李天照庇護孤行人的緣故未必如玄衣王將所說。倘若孤王與百山鎮的流浪武王有什麼干係，孤行人的雲首與他就存在特別的聯繫。至於玄衣王將所說，分明是庇護孤王、卻又不敢對武王隱瞞之下的權衡結果。事實上事情發生時孤王根本不在，李天照又怎會把這等事情的計劃列明在冊子里呢？顯然是玄衣王將為求證明孤王只是膽大包天圖謀功績使然，而並非對武王不忠，這才畫蛇添足。”總務長直述所想，卻不敢一口氣說完，有心看武王是否願意聽下去。

“說的不錯，總務長以為，本王既要給玄衣犯錯歷練的機會，又要讓壞事變成好事，應當如何？”

“我以為，應該讓玄衣王將刺殺孤王，再讓孤王帶着此事發生之前的記憶死而重生，這期間玄衣王將再負責徹底剿滅孤行人，如此可保事情不危害玄天之地，又能讓孤王忘卻此事，與玄衣王將維持齊心攜手的狀態。”總務長尋思着如此最合適。

“哈哈哈……總務長也太不敢冒險了！這般做法，還不如順應了玄衣的計劃來的更有吸引力。要讓亂戰之地和孤行人發揮最大的價值，就得讓他們在生死壓力之中，才能使他們不顧一切的戰鬥。孤行人還不能這麼快被剿滅，天下還有那麼些擾人、又早該滅亡的蒼蠅之地，不藉此機會盡量清掃，更待何時？如果真要把孤行人趕盡殺絕，你以為天武王會至今還沒有對藏匿在亂戰之地的孤行人動手嗎？孤行人的存亡與否無關緊要，玄衣的欲蓋彌彰自然瞞不過有心人之眼，但在諸多苟延殘喘的弱小武王沒有被掃清之前，不論天武王，還是大地武王，又或者是風武王，都會假作相信玄衣消滅的替死鬼就是孤行人，一時半刻此事根本沒有危害。”

總務長不由沉默，覺得他對此事的判斷，似乎受到孤王的因素干擾，以至於會讓武王特別不滿意。

又或者說，是武王因為玄衣的緣故，做法有違尋常。

還是說，武王到底對亂戰之地心存更大的寄望。

總而言之，他的提議，距離武王的想法相去甚遠。

“幸得武王點醒！如此形勢下，是該准允了玄衣王將的計劃，只是我以為，還需要給玄衣王將一道命令，防備孤王未來的情況超出了控制，屆時有玄衣王將擇機刺死首發

“本王既然允許玄衣犯錯，錯大錯小都無所謂，此事如何預后，她自己該有考量，無需本王多此一舉，你也不必在此事上多費心思。”玄天武王說罷，聲音透着明顯不想聊下去的疲憊。

“派人給金劍王傳話，讓他去西月之地助戰。再派人給玄衣傳話，亂戰之地的事情全權交給她負責，但一個月內，必須對大地武王方面發動進攻。破大地武王的事情最為重要，亂戰之地只要能發揮作用，最後無論是拼了個一干二凈，還是拼的越來越強壯，本王都不在意。亂戰之地破局，才能逼迫大地武王繼續投入血本，令風武王的壓力更大，拼進去的耗損更多。”

“是！”總務長當即領命去辦，卻實在覺得，玄天武王對於玄衣王將的事情，確實太寬容了。‘玄衣王將的計劃影響可大可小，武王竟不干涉阻擾，實在是煞費苦心……’

玄衣等到了玄天武王的回復，終於鬆了口氣。

但命令里要她更积極的督促對大地武王開戰的事情，也要她更好的利用孤行人的力量。

不過這些事情本來就在準備，這幾天玄衣調度物資送去給孤行人，就有當初一起去屠城燒村的孤行人村主特意來道謝。

金劍王得了武王的命令，知道武王的態度了，也就領着人前往西月之地。

只是路上，那幾個王將卻都不解，有以為武王是不明白狀況的，也有覺得武王分明是對孤王網開一面的。

金劍王卻對此事保持沉默，全然沒有討論的興趣那般，別人問，他也只說：“既然武王已經有了決斷，不論為何，我們只管聽令行事，沒必要考慮太多。”

那幾個王將卻當然要考慮！

他們在亂戰之地過了那麼些天奔走調查，露宿荒野或者廢墟村莊的苦日子，到頭來有結果了，卻又這麼虎頭蛇尾，哪裡能沒有想法！

於是就有王將嘲諷說：“金劍王對武王的忠心，那真是感動了天地日月星辰！”

金劍王也不跟爭吵，只當不知其中的嘲諷意思，反而說：“對武王的忠心，理當如此。”

那王將也不好過份，也就不說了。

金劍王一行去了西月之地，為的是幫忙打交界的武王。

前些時候西月武王拿到了交界的某個武王幫助孤行人的‘證據’，然後向玄天武王求援，那武王本是背靠大地武王的，這一趟，卻沒有得到大地武王派人增援救助，領地一天天的減少，得力的戰士被金劍王為首的王將一天天的屠殺，到後來，被打進了武王殿。

臨死之際，還怒叫着：“大地負我！”

金劍王沒什麼表情的斥道：“你包庇孤行人，大地武王也絕不可能容你！”

“西月厚顏無恥！與孤行人往來交換最密切的是她自己，卻反咬一口！”那武王絕望又憤怒，可是，當混沌之氣被消耗殆盡時，終於還是死在了金劍王劍下。

金劍王毫無憐憫的接連對着那武王的屍體又刺了好幾劍，確保真的死透。

末了，他看着那武王死不瞑目的雙眼說：“與孤行人曾經往來的武王多的是，你與西月的區別只是，她早就把自己收拾乾淨了，而你卻被拿住了證據。那你還指望大地武王如何違背清掃孤行人的約定保你？”

收拾了殘餘，根據戰時特例，金劍王指派了一個同來的王將坐鎮此地。他們幫助西月武王得的領地，一半歸屬玄天之地，這種離開了邊界線遠的地方，又是在如今跟大地武王真正開戰的時節，不可能只留千戰將當城長。

不過，日常的城務還是安排了讓千戰將做，留守的王將只是坐鎮大局。

至於金劍王自己，則按玄天武王的指示，帶着人繼續趕往下一處需要助戰的地方。

如今天下的大局，實際上就是三十二武王訂立了契約，以清掃孤行人為名，各自消滅那些苟延殘喘的武王。

至於那些名義上依附於三十二武王的小武王呢？

那就是按默契的規則行事，小武王們自己收拾好事情，倘若誰被拿住了庇護孤行人的證據，背靠的武王也不可能違背共約，只能忍着觸手被斬斷之痛，然後督促依附的眾武王积極些搜羅別的附屬之地的‘罪證’。

大地武王和玄天武王人力物力都雄厚，一邊在清掃眾多小武王，同時還沒耽擱激烈的拼殺。

只是大半年的廝殺之下，還處於僵持的拼消耗局面，實質性的勝負還看不到。

這樣的廝殺，卻造就了許多功績一飛沖高，再飛衝天的年輕萬戰將。

有玄天之地的，也有大地武王的，還有風武王的。

李天照千殺派系的戰士，達到千戰將戰印的，就申請戰時特例前往亂戰之地，陸陸續續，去的人越來越多。

李天照最後一次去夾縫之地吸收完混沌之氣回來的時候，他父母和山芊啟也升到了千戰將，在前往亂戰之地的路上。

李天照和雲暮煙駕馬靠近孤行人的地方時，也該道別了。

“過些時候，你父母妻子來了，我準備了禮物，卻不好給你送過去，你派人來取下？”

“我現在帶上不就好了？”李天照早就跟雲暮煙說過這事，但沒想到，過去兩個月了，原來她一直記着。

“也好，應該都做好了。”

於是兩個人一起進了孤行人的城裡。

“雲首回來了？啊，孤王也來了？孤王的夫人玄衣王將在城長府呢！”

# 第四百零四章 無顏相見

玄衣在孤行人城裡的城長府？

遇到認識的孤行人這般說法，聽的雲暮煙和李天照面面相覷，雙雙變了臉色，更覺得奇怪，為何孤行人對於玄衣王將全沒有敵意似得？

而且，路上的人看李天照的目光，都分明比過去親善了許多。

孤王提供收留的地方，這麼久了，孤行人對他還沒有這麼多如此親善的態度，他們最後這趟去夾縫之地期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竟然讓玄衣，突然成了孤行人的朋友？

雲暮煙很奇怪，於是駕馬直奔城長府。

裡頭早聽了回報，一群孤行人簇擁着一襲黑色戰衣裹身的玄衣王將，在城長府門口等着了。

此時此刻，又在這裏相見，全然在李天照的意料之外。

然而，那些孤行人村主們看起來竟然對玄衣態度很友善，這就更讓李天照覺得離奇。

他卻高興不起來。

因為他知道，玄衣既然知道了孤行人的事情，也就等於玄天武王也知道了。

雲暮煙袍帽下的臉上，那雙眼睛透着冷淡，迎着玄衣審視的目光。

旁人看在眼裡，都覺察出其間不善的氣息。

“夫人真是讓我驚喜啊！”李天照下了馬，走到玄衣面前，頗為無奈的笑着。

“孤王不也是嗎？”玄衣話里所指，卻不點明，自然是不願意在旁人面前，暴露她的心情。

一群村主見雲暮煙神色分明不好，預料到屠殺替死鬼的事情更會惹她不快，又更覺得眼下的氣氛是因為孤王的緣故，卻覺得玄衣畢竟是救了孤行人的恩人，更是孤王的妻子，雲首這般態度，實在不妥。

於是就有幾個村主忙說：“雲首還不知道，前些日子我們的行蹤險些被幾大武王的探子發現，是玄衣夫人化解了危機，還讓外間都相信，我們都已經被消滅了。”

“是啊。孤王本來就是我們孤行人的恩人，朋友，玄衣夫人又救了我們一次，即使我們孤行人向來對武王座下的人有所排斥，但他們兩位顯然並不一樣。”

“雲首和孤王剛回來，一定都累了，大家站在門外做什麼？快進屋，酒菜應該都準備的差不多了，吃喝着再細說啊！”

於是一眾村主簇擁了他們進了府里，有催促快上些酒菜。

雲暮煙對玄衣沒有善意，因為她知道玄衣對孤行人根本不可能有好意，不管期間發生了什麼事情，現在孤行人的處境都一定還處於危險的境地。如果說暫時不危險了，那肯定只有一個緣故——玄天武王打算利用孤行人達成什麼目的，所以會讓他們暫時安全。

玄衣不可能會是孤行人的朋友，雲暮煙心裏很清楚，可是，旁的孤行人們不清楚，她也很難讓他們深刻的認識到這一點。

於是，大家說這玄衣救助的恩惠，雲暮煙作為雲首，也只有表現的熱情一些了。

可惜雲暮煙平素性格就不善偽裝，也不喜歡偽裝，這種刻意的熱情，讓誰看着都覺得太勉強。

席間，雲暮煙發覺狀況有異，眾人只說玄衣救了大家，但她問起具體時，卻沒人答話，她去問夢中游時，立即有幾個村主打斷了來敬酒，又說：“雲首才剛回來，這些事情等休息好了我們再說吧！我敬雲首一杯！”

雲暮煙就明白了，事情有不便於此刻說的理由，她也就不問了。

吃喝的時候，玄衣比往常更誇張的膩在李天照身邊，許多旁若無人的親昵，讓在場的村主們都意識到，分明是存心讓雲暮煙看的。

一干村主們都暗暗捏把汗，卻都發現李天照十分淡定自若，與玄衣該如何親昵就如何，面不改色，目不斜視，毫無半分不自然之態。

這等表現，讓本來許多有猜測的村主們都不由覺得，是不是他們過去私下里想太多了？

孤王跟雲首，的確只是朋友而已，否則孤王如何能如此，雲首又如何能目睹這些還一如常態。

飯畢，李天照本要告辭，玄衣卻說一直都沒空好好看看城裡的情況，想在這裏逗留两天。

李天照很是奇怪，聯盟里那麼多事情，玄衣丟下不管跑來這，還決意繼續逗留。

但是，玄衣態度堅持，他也就不說反對了。

沒想到夜裡喝酒跳舞熱鬧之後，回了房間，玄衣就拽着李天照倒床上，附耳問他：“孤王去取混沌之氣一直有雲首那等美人相伴，一定是不急着回家的吧。”

“夫人誤會了。我們沒有男女關係，更沒有男女之事。”李天照早知道玄衣是要問的。

“孤王這般說，我願相信，卻又覺得，只是孤王不願我難過才否認。甚至於忍不住懷疑，孤王庇護孤行人，為的是否雲首？”

“我與雲暮煙真沒有男女之事。”李天照抓着重點，理直氣壯的否認，因為本來就沒有。

玄衣附耳輕聲道：“口說無憑。孤王若一路快活的回來，今夜一定不能與我大戰三百回合，倘若可以，我才相信孤王至少兩三日內不曾與他人尋歡。”

“思念夫人之情熱切，擠壓多日，何止是三百回合？一宿到天明也未必能夠釋放殆盡，夫人以為可證多久清白？”

“那則可以盡信孤王之言……啊，孤王這就來了？”

這一夜的風吟雲纏，讓府里多少人路過靠近之時，都為之詫異。

次日天明，李天照睡醒出來，府里的孤行人村主們見着他，全都別有深意的豎起大拇指或抱拳作禮道：“孤王之雄風，一如劍之威也！”

李天照還能說什麼？

這般聲名不是他想要，然而，玄衣非如此不能釋疑。

至於先前孤行人這裏發生的狀況，一宿的工夫，李天照也早從玄衣口中問了個清楚明白。

李天照的心情很複雜。

他沒想過玄衣會替他對玄天武王隱瞞，知道她盡可能為了他設法周全了此事，實在是滿懷感激之情。

只是……感激之餘，他卻又不能忽略此番屠殺了多少無辜。

他都不敢去想那数字，因為太多了。

玄衣應對計策的狠辣，出乎他的意料，但事情是否如願解決？

其實又還沒有。

玄衣對他說的清楚明白：“孤王，武王等若原諒你為求功績收容孤行人的事情。此後進攻大地武王必須在限期內展開，更務必要盡心儘力，尤其得設法讓孤行人陷身不得不拚死作戰的處境，發揮他們最大的利用價值。只要這些事情都做好了，武王就會不計前嫌，舊事不提。孤王之前心有顧慮，不與我說明究竟，現在我既然已經知道，我們一起設法，必可取得孤行人的信任！”

這不是李天照收容孤行人的初衷啊……

然而，現在成了這等局面。

玄衣不會放過孤行人，玄天武王更不會。

現在，甚至孤行人們想走，都不可能逃過玄衣的耳目。

原本李天照是為了給孤行人容身之所，現在，這亂戰之地等於把孤行人困在這裏，他們想走，走不了。

不走，等待他們的是被利用至死的未來。

原本李天照對於孤行人們還有普遍的同情，而現在，知道其中有相當數量的人积極陪玄衣去屠殺了那麼多無辜的事情之後，他很失望。

這麼多的孤行人因為他來的這裏，結果，因此有那麼多無辜被屠殺。

那些無辜當然不是李天照殺的，他不至於因此把罪責都背負在心裏，可是，他逃不過良心上的連帶干係。

他本以為救助的是群無家可歸的可憐人，結果卻發現，原來裏面有許多冷血的惡鬼。

李天照不知道雲暮煙此刻是什麼心情。

玄衣突然追了上來，挽着他胳膊就問：“孤王要去見雲首？”

“是啊，理當辭行。”

“嗯，叨擾了一夜，我們是該去當面辭行。”玄衣分明是要同往，李天照就帶着她一起。

可是，問起來，卻說雲首有急事出去了。

“雲首大約是去設法把混沌之氣變成戰印了吧？”玄衣如此猜測。

李天照尋思着，點點頭道：“也許吧，既然不在。我們就直接走了。”

夢中游及一群村主送了他們出府，又送他們出城。

夢中游折返回去后，他妻子進了雲暮煙的房裡，回稟說：“雲首，孤王和玄衣王將已經出城回去了。”

“嗯。”雲暮煙喝着酒，望着屋頂，精神狀態很差。

“雲首為何避而不見？是因為玄衣王將？”

“我為何要因為她避而不見？”雲暮煙很是不解的反問，末了，又咬着下唇道：“我只是無言見孤王！他提供容身之處，我領來的人里，卻竟有那麼多惡鬼般殘忍的人！孤王是何感受？他做錯什麼要承擔這些負荷？就因為幫了我們嗎？你讓我有何顏面見他！”

“雲首要振作些。”

“如何振作？我領着的是一大群惡鬼！他們說當時形勢不得已，是真到了那一步了？是只有那一個選擇了嗎？不是！只是這麼做他們覺得最容易，自己流的血最少！這算什麼？這不就是用無辜的生命為自己的懦弱承擔代價嗎？”雲暮煙說到激憤處，眼眶里充盈着淚光，不知道心裏何等失望。

# 第四百零五章 決定

“雲首還太年輕，這一關總是要過的。雲首不願牽連無辜，尊重生命，我理解。可你既然是孤行人的首領，既然要承擔這份責任，就得直面諸如此類的殘忍和冷酷。如雲首所說，的確他們是拿不得已當借口，他們還可以選擇直面危險去拚命。但云首當時如果在，難道就可以這麼要求大家嗎？他們就一定會說，雲首寧可自己人拚命冒險，也不捨得殺些無辜的人保全自己人！”

夢中游的妻子進來之前就做好了準備，因為這些話，早晚都是要跟雲暮煙說的。

“所以你也是這麼想的！所以你們由得他們去？”雲暮煙本來還心存着希望，此刻大有一種，徹底破滅的絕望。

“我不是這麼想，但云首當時即使在，也絕不能用這種理由拒絕玄衣王將的主意！我們夫妻跟雲首的看法一樣，孤行人自己的災難，就該自己用命去拼出個勝負結果，而不是拿無辜人的命當盾牌。這樣的逃避，能躲得過幾次必須面對的流血戰鬥？但云首責備我們沒有阻攔，這卻不是我們的責任，而是雲首的責任！”

“我的責任？好，你說說，看是我受教還是你莫名其妙！”雲暮煙一時氣急了，反而逼迫自己暫時冷靜下來。

“我們跟雲首說過很多次，孤行人既然都尊你為首領，就該令出必行！但云首認為強行那麼做，會把許多孤行人村子排除在外，還會為了解決內部的反對聲音而不得不流血。眼前的事實就是，沒有統一的令行，諸如此類的事情還會發生，將來遇到情況大家還會一盤散沙各行其是，反而會有更多人死於錯誤的決定！就像這次，雲首人不在，出了大事，孤行人里各村主之間誰也管不着誰，我們這些跟雲首想法相同的人又憑什麼能攔旁的村主？”夢中游的妻子這般質問之下，雲暮煙不由一怔，這個問題上，的確她沒有道理責備他們沒有攔阻。

“是、是我錯了……”雲暮煙坐那，一時間像被抽幹了所有的力氣，她覺得很難過，也很失望，好似至今為止的所有努力，都是一個笑話。

“雲首現在很難過，我理解、也有很多村主都有類似體會。用善意的心情，最美好的理念領導大家，保護大家，可換來的不是理解，是傷害。這樣的經歷，許多村主都有過，雲首此刻的狀態，我們都曾經歷過。”

“……那為什麼，還要這樣？”雲暮煙眼裡不由自主的充盈着淚，如果有許多村主都理解，那為何，不能一起朝着最好的方向前進？

“因為當首領只靠美好的理念並不能夠成功，如果首領這麼容易就能當好，誰都可以當了；如果誰都可以當，首領就沒有存在的必要。”

“也許我這個雲首從開始就沒有存在的必要。”雲暮煙現在的挫敗感，就讓她對時至今日的努力產生了全盤否定的情緒。

“孤行人在夾縫中生存了很久很久，誰喜歡那種生存狀態呢？替交界城市的城長做些見不得光的臟活，充當兩邊女戰士出賣身體換取功績的中間人，把村子變成她們買賣的場所，變成邊境城市戰士賭博、尋歡作樂的地方。這是孤行人追求的自由？這根本是毫無自由的苦苦掙扎求生！但即使如此，我們也不甘心，不願意再回到武王治下為奴！”夢中游的妻子說到最後，不由自主的咬牙切齒，不知她曾經歷什麼，才會如此憤恨。

“就是你們這種精神，才會讓我當初留下，才會讓我決定盡量多做點什麼，可我們追尋的自由，是拿無辜生命替自己的懦弱承擔代價的模樣嗎？”雲暮煙覺得這太可笑了，孤行人為了追尋自由，寧可過那種夾縫生活的苦日子，卻不敢為此流血，為此戰鬥？

“當然不是！我說了，雲首即使在場，也不能只用美好的理念當理由拒絕玄衣王將的主意，因為那隻會讓大家覺得，雲首眼裡把大家的命看的比理念要輕。但並不是說，雲首就該贊同！雲首如果在，應該是讓大家知道，接受玄衣王將的提議，並不是真正避開了戰鬥，她的助力背後，緊接着的就是如何消滅我們，或者是利用我們的陰謀！”

雲暮煙不由聽的愣住……她也不禁反思，她其實在團結大家的問題上，做的並不夠好。

只是付出她認為重要的努力，為大家帶來改變，卻沒有注意讓大家感受到她把孤行人放在重要的位置，也沒有讓大家知道她至今為止的許多努力承擔了什麼。

於是，許多事情就只有她自己知道，又如何讓大家支持？

“孤行人希望有更好的生存環境，以及生活形態。但這些，必然需要付出流血戰鬥的代價，願意為此而戰的留下，不願意的不必強求。這是我們夫妻在內，許多村主的真實想法，也是我們當了那麼久孤行人，早就不得不認清的事實。好的生活環境需要土地，需要物資，這些就是在武王的盤子里拿殘食，沒有相當的力量作為基礎，武王憑什麼給我們？所以雲首當初的到來，就決定了，你是孤行人的希望，錯過了你，也許不會再有機會了。”

“……”雲暮煙知道她的意思，樵夫不會再走出來，卻又是唯一能夠給予孤行人萬戰將戰印力量的人，只有她雲暮煙，可以得到樵夫的幫助。

“時至今日，雲首的努力和付出，有心的村主都看在眼裡。對於雲首而言，孤行人本不是必須要選擇的路。我們這些村主，都有各自的故事，不會願意再去當武王的奴隸。雲首還年輕，剛出來，就因為一腔熱情付出至今。如果今天雲首真的覺得累了，我不會再想方設法的強求，因為雲首為大家做的已經太多了。但如果雲首是因為沒有做好，因為錯誤的事情帶來的挫敗而畏縮退避，那我必須要說：這跟他們因為懦弱選擇屠殺無辜，有什麼分別？雲首明明很清楚孤行人的現狀，只有你的帶領，才可能有希望；現在你走，諸多村主失去主心骨，必然各自離散，妄想回到過去生存的地方，結果就是被逐一擊破，消滅。”

“……”雲暮煙無言，這是讓她走嗎？這根本是說她不能走。

可事實，的確如此。

孤行人現在就被困在這裏了，玄衣不會讓他們走的，只要有大量的孤行人離開，玄衣就會動手。

不能利用，就是消滅。

“雲首！現在的危機也是機會！既然你是對的，至今為止也是你帶領大家走到今天，那你就應該讓大家去走正確的路！此刻我們身為危境，只有令行統一，才能發揮最大的團結力量；也只有令行統一，才能貫徹雲首的理念。願意遵循的留下，不願意的有離開的自由。雲首不能再猶豫了，形勢也不允許孤行人再犯錯！”夢中游的妻子說罷這些，看雲暮煙的精神精神狀態明顯振作了些，陷入了沉思之中，於是就說：“請雲首三思，我們等着雲首的決斷。”

雲暮煙一個人在屋裡，反反覆復的思考着，思考着……

一日一夜。

又一日一夜。

第三天，雲暮煙着深紫色披袍，立於城長府的屋頂，召集眾村主們集合。

許多村主都知道雲暮煙因為屠殺無辜的事情受了打擊，此刻出來，分明是有了決定。

但到底是什麼決定？

卻又沒人知道。

“雲首跟你們說過嗎？”有村主向夢中游夫妻打聽，然而夢中游的妻子只是搖頭，夢中也摸了摸光禿禿的腦袋說：“這两天雲首誰也不見，怎麼知道她怎麼想的？”

雲暮煙見人來齊了，打量了一圈，這才正色道：“目前的處境大家或許並不清楚。首先我要明確一點，玄衣王將是玄天武王氏族的人，那意味着，她犹如是玄天武王的眼睛、手臂的延伸，因此絕不會是孤行人的朋友，現如今，我們已經被玄衣困在此地，只要我們有人大量的離開，必然會遭遇圍攻。”

村主們許多都覺得震驚，因為他們之前並不知道此事，也沒辦法聽說，他們與三十六武王都城裡的王將、萬戰將又沒有交集往來。

卻還有村主們不了解的追問：“雲首，武王還有氏族嗎？武王永生不滅，還要子嗣做什麼？”

“武王有氏族，个中緣由一時半刻說不明白，只是說一點大家容易理解的，武王氏族擁有武王更多的信任，也會得到武王更多的力量賜予，他們基本沒有背叛武王的可能，因為那會導致關鍵的力量喪失。所以，玄天武王氏族的玄衣，絕對不會是我們的朋友！”

眾村主本來對武王座下都沒有什麼期望和念想的，此刻聽說這些，也都沒有話說。

雲暮煙又道：“如今困境之下，決定了我們未來必須團結一心，集合全部力量做好投入戰鬥的準備。因此，未來必須令行統一！”

剎時間，眾村主們都炸開了鍋！

對着劍說

# 第四百零六章 主意已定

雲暮煙公然宣布未來要令行統一，夢中游夫妻在內、那些一直很支持雲暮煙的頓時都振奮高呼着響應說：“孤行人一盤散沙已久，現在特殊時期，就需要雲首領導，那就必須令行統一，我們為了追尋長久安穩的自由，願意遵從雲首的號令，如有違背，就如是捨棄對自由的追求那般不可原諒！”

一些對雲暮煙認同，但又想維持常態的村主們一時猶豫難決，既覺得這般也好，又盼着反對的聲音能大一點，最後讓雲暮煙放棄這想法。

孤行人的村主們犹如炸開鍋，除了對雲暮煙堅定支持的，就是觀望局勢中立的，剩下那些就是高聲反對的。

他們激動的喊叫着反對的話，有些村主們說的唾沫橫飛，面紅耳赤，彷彿是遭遇了何其不公的嚴重迫害。

“雲首不能這樣啊！”

“雲首怎麼能這樣？”

“雲首不要被夢中他們那些人蠱惑，他們滿腦子想着趁機掌握權力，那就是對孤行人自由的踐踏，那就是武王奴役他人的開端啊！”

“孤行人多少年來堅持的自由，怎麼能毀在今天？怎麼能毀在雲首手裡！”

“雲首一直說要追去孤行人的自由，難道都是假的嗎？”

“雲暮煙——你處心積慮就是為了今天是嗎？你要是不收回剛才的話，你做的所有一切我們都不承認！因為全都是假的，都是為了最終變成孤行人的‘武王’，奴役大家！”

“到底是誰慫恿雲首！有膽子做卻沒膽子站出來嗎？”

“雲首，你是孤行人的希望！你不能這麼做啊，你這麼做，讓大家多麼失望、多麼難過啊！”

雲暮煙神色異常平靜的看着院子內外，一個個村主的神情反應，一張張臉上或憤怒，或悲痛的模樣，聽着那些令人憤怒，令人難過，令人無語，令人失望的種種言語……

其中，還有一些鼎力支持的呼喊。

夢中游摸了摸光頭，聽許多人說話過份，不由惱怒吼道：“還真有不少狼心狗肺的東西啊！你們拿着雲首給的萬戰將戰印時笑嘻嘻，雲首怕你們無處容身，明知道派人通知你們，把你們集中過來會有暴露自己的危險，卻還是不放棄任何一座村子！沒機會來這裏的那些被殺了，走運的也是逃到荒山野嶺過野人的生活！你們在這裏吃香喝辣，穿的暖睡的好，吃飽了撐沒事就滿嘴自由自由，現在的自由是天上掉下來的啊？現在的自由將來要不要流血拚命去捍衛啊？一個個村主都各說各話，各行其是，這怎麼戰鬥啊？你們各村的人干什麼都還要推舉個村主出來管事啊？不就是都知道一盤散沙不足以聚集成塔嗎？這回輪到以村為單位團結起來聽雲首的號令了，都戲精上身哭喊撒潑打滾謾罵全來了！這就叫會了自由的話，你們的村主也別幹了，整個村子里的人都是村主好不好啊？那才叫自由嘛！”

夢中游高壯，神情又兇惡，都知道他是混沌霸體，跟誰硬來都是不怕的，他帶了頭，立即就有別的村主也壓不住火氣的幫腔喊道：“說的好！村主不是踐踏自由，雲首就是了？敢情這自由是你們高興說是就是，不樂意說不是就不是了？願意聽雲首的留，不願的滾就是了！”

“對！哭喊耍賴哭喊的跟死了爹娘的那些，沒人求着你們，不願意雲首號令就留下戰印哪涼快去哪！”還有些村主見不得那些人故意誇張的表演，又或者見不得一些悲憤之情洋溢，顯得好像雲暮煙做了什麼對不起孤行人的惡事似得。

“迫害！這就是對自由的迫害！雲首啊，你聽聽他們說的什麼！這就是分裂孤行人的團結，打壓異己，想把雲首身邊說真話，把我們這些追求自由之心拳拳的人全都趕走的陰謀啊！”

“雲首不要被他們蠱惑了啊！”

兩邊的爭吵聲音越來越亂，那些中立的保持緘默，對於兩邊的道理，他們大多心中有數，只有部分村主會受了影響，一時覺得這邊說的對，一時又覺得那邊說的對，一時又等着雲暮煙說話。

雲暮煙就只是靜靜的看着，聽着，見雙方越吵越厲害，也不急着喊安靜啊什麼的，就等着他們吵。

這般吵了許久，就有人高喊說：“聽雲首說，你們吵來吵去又有什麼用啊？”

“對啊！你們吵什麼吵！都在這聽你們翻來覆去的那些話吵了多少遍了！”

爭吵的雙方也漸漸覺得沒意思，支持雲暮煙的那些自然不必說，就等着她堅定主意。

那些反對的，本來倒是有人想吵個天翻地覆，最後不歡而散，也就等於事情擱置了，結果見雲暮煙也不着急，既不走，也不催，那再吵下去就沒有意義了，於是也都陸續閉嘴，幫着忙的勸旁人不要吵了，聽雲首說。

於是，沒多久，眾村主們就安靜了下來。

雲暮煙這才正色道：“這两天，我認真的反省了自己。我們的情況早就應該令行統一，今天我們何以落入眼前的處境？我一貫不喜歡翻舊帳，但現在也沒辦法迴避事實，正因為之前那些村主為了風武王許諾的領地，協助攻擊大地武王，並且在戰鬥中表現的優秀，才引起武王對我們的注意。最後他們害了自己，風武王迫於壓力，不但沒有兌現許諾，反而讓他們死在這裏。而我們、在這裏的，還有沒有機會來這裏就遇害了的同伴，全都因此遭受牽連。孤行人各村之間的自由，本來是很好的，然而現在，我們必須團結在一起，不能夠各行其事。”

“雲首說的好！”當即有支持雲暮煙的高喊。

也有反對的怒道：“好個屁！”

雲暮煙只當沒聽見，自顧繼續道：“我剛才說過，願意的留下，不願意的，我也不會現在趕你們走。因為現在離開亂戰之地，極可能會遭到攻擊。玄衣不惜屠殺數萬無辜，製造了我們被消滅的假象，不會允許我們有人跑出去，泄露了真相，誰走，她都不會放過。所以，不願意聽從我號令的人，仍然可以居住原地，只是以後的許多事情，不可以參与，物資的調度等事情，也不可能獲取，等到局勢穩定了，可以自行離開。”

“雲暮煙你別在這裏嚇唬人！你自己因為孤王對那玄衣心懷惡意，還編造出來什麼武王氏族的鬼話！那玄衣幫我們當然不是為了孤行人，分明是為了孤王。可人家切實是幫了我們，你因為私情心懷嫉妒，現在又露出真面目了，想要當孤行人的武王，還說什麼誰走玄衣都不會放過！我偏就不信，我今天就走，回東地去，山林那麼多，難道還找不到安身之處了？誰要在這裏被你奴役！那還當什麼孤行人？不如滾回武王座下，比跟你還舒坦多了！你們誰願意給她當奴隸誰當吧，我們東地林村的不奉陪！”那村主丟下一通激惱之言，徑自擠了出去，也不管旁人挽留，真就回去招呼村裡人收拾東西了。

有人帶了頭，就有些真心反對的村主懷揣最後的希望問：“雲首是否主意已定？如果真是這樣，我也只能走了！”

“是啊！當初我也是信雲首才來千里迢迢的來這裏，就算現在處境危險也沒想過要獨自離開，但云首真要做出這種決定，我實在無法接受！也只能走！”

“請雲首三思！”

“雲首三思啊！”

一時間，許多村主紛紛附和。

“我主意已定，實在不能接受的也不勉強，予你們的戰印我也不會收回。本意也是希望各村有一定自保的力量，不至於隨便就會被邊界的千戰將城長欺辱。你們不認可我的決定沒關係，卻最好相信我的提醒——局勢未穩之前、尤其是近期，絕對不要妄想離開，玄衣必然早已部下了許多耳目，根本不會放人走！現在走，就是找死。”雲暮煙說到後來，語氣也變的嚴肅，因為這不是開玩笑的事情。

“多謝雲首關心，但我們自問沒那麼容易被人發現！”一些村主覺得失望之極，告辭走了。

這些走的堅定果斷的人里，幾乎都是真正的反對派，犹如夢中游夫妻的支持派那般，是出自想法認知的不同。

而剩下的那些村主里，都沉默着。

許多剛才哭喊着絕對無法接受的，卻許多都不做聲，等到看許多村主都表態支持了，這些村主里，有的也就說支持，也有的則打定主意繼續觀望，反正不必離開，先住着，看着，等着。

最後一統計，堅定反對要走的那些，不到十分之一。

真正收拾離開的，不到百分之二。

因為許多反對的村主回去后，跟村裡的孤行人說了情況，又被村裡人反對離開，於是就走不了，只能先繼續住着。

夢中游一眾村主們把結果稟報了雲暮煙，見她神色沉默，就有村主說：“雲首不必難過，是他們自己非要走，怪得了誰？”

“到底是因我而來，也是孤行人同伴，他們不相信離開有危險，我卻明知道如此，就不能冷眼旁觀。讓所有有萬戰將戰印的都集合，隨我一起保護他們出亂戰之地。玄衣如果知道我們都陪着看着，又見離開的人沒有太多，也許才會因為顧慮而放了他們走。”雲暮煙說罷，見眾人都不做聲，不由眉目一沉。“好似你們忘了這是命令？”

“遵雲首令！”一群村主紛紛正色領命去辦。

雲暮煙一聲輕嘆，其實也不知道，送行能否救得了那些堅持要走的。

可是，改變就是這樣，就會流血。

從開始她就知道，所以過去一直拒絕改變內部狀態。

但是，現實告訴她，不改變也會流血，而且流的血，甚至更多！

玄衣收到消息后，冷笑着告訴李天照。

“這雲首果然有心機有手段，恐怕孤行人的人心被我們拉攏，我們離開才幾天，她就要要令行統一，還把不願意遵從她號令的都給逼走。這些人現在怎麼能離開？她雲暮煙明明明明會知道，還讓這些人走，分明是要借刀殺人，把這些人除去！真是個虛偽的女人！”

李天照當然不認可這判斷，但他腦子很清醒，所以，根本不打算跟玄衣爭論雲暮煙的為人，就只是問：“夫人要去追擊這些離開的孤行人？”

四百零七章 來得巧

“這些離開的孤行人分明不知感恩，又不明形勢。我們對外說已經把孤行人都消滅了，他們這樣跑出去，將來被別人拿下時，還能不吐露實情？這種時候，哪怕他們稍微有感恩之心，也不應該絲毫不替我們的處境考慮！既然如此，我又何必對他們客氣？”玄衣這話分明是說給李天照聽的了，原本對於她來說，殺孤行人理所當然，哪裡需要理由。

“夫人總說沒有機會並肩作戰，這趟就一起吧。”李天照不太放心，恐怕玄衣跟雲暮煙會有衝突的可能。至於旁的孤行人，李天照是真沒心情考慮，屠殺無辜的事情，固然是玄衣的計策，卻也是那些孤行人的選擇。

“孤王一路奔波，回來的這幾天又沒有好好休息，都怪我累着了你，怎麼還能讓孤王這麼辛苦呢？再說這些孤行人最會裝可憐博同情，孤王心軟，萬一放走了一個，就可能陷玄天之地於不利的處境，武王勢必責怪我們辦事不力。盟主府里前些日子堆積了許多事情，我們也必須留下一個處理，既然不能讓孤王辛苦，奔波的苦差事還是留給我去做就好了。”玄衣說的這般好聽，歸結起來，到底是怕顧慮李天照手下留情。

“那就辛苦夫人了。”李天照話音剛落，突然聽見把熟悉的聲音大笑道：“什麼事情還要辛苦你妻子啊？”

“爹？娘！山芊啟——你們來了怎麼也沒說聲？”李天照看見來的還有一大群人，他父親的昔日的戰友，陳皮也在其中，見面逐一招呼過後，後面是蝴蝶劍帶隊的守護城來的千殺派系戰士。

相較於不願意來這裏的奪風城大刀客帶的人，蝴蝶劍為首的守護城戰士积極性就高的太多了，駐留在守護城的都得通過明確的安排，即使如此，也還有許多人迫不及待的爭着要過來。

奪風城大刀客為首的戰士都不願意來這裏，石天龍領了一支不屬於大刀客帶領的新晉千殺派系戰士也來了這裏。

李天照知道石天龍在奪風城的积極表現，他是有志願的人，所以很願意來交戰之地圖謀功績。

這些都是李天照意料之中的情況，讓他沒想到的是，二三四組合竟然全都來了。

小三子當初村子遭遇天災劫難，是林雙發現並且救他出來，他則因禍得福的成了後天混沌劍客，現在是玄天之地新進功績榜上名列前茅的人物；四十八也是類似情況，當初李天照聽說她的混沌碎片力量是厲害的混沌地怒，又知道她成為後天混沌劍客后出戰就殺敵數十，尋上門邀請她加入旗下。

現如今，四十八風頭極盛，新進功績榜上殺敵數排名第一。千殺派系的戰士都覺得，四十八目前是千殺劍派系裡最擔當得起小孤劍威名的人。

但是，四十八的威勢，現在看起來，面臨着山芊啟的挑戰。

是的，就是山芊啟。

李天照都沒想到，經過他父母教導之後的山芊啟，憑着千殺劍法學的招式多的優勢，殺敵越來越兇猛，最近幾次戰鬥里，場場斬殺十餘百戰將，至於十戰將及以下，因為功績折扣太大，又有戰印力量差距，向來不做統計。

山芊啟之前就曾在信里驕傲的說：‘其實沒有戰時特例，我也很快可以殺上萬戰將呢。’

相較於旁人，最讓李天照驚喜的肯定是山芊啟。

這麼多人全都來了，李天照份外高興。

李天照的父親笑着說：“山芊啟說要給你驚喜，我們就不讓他們通報了。天照，她就是玄衣王將？”

“父親、母親。”玄衣主動問好，任由眾人打量。

李天照的母親打量了一遍，只是觀感就讓她沒有什麼不滿意的，唯一讓她覺得疑慮的就是，這般美艷的女人，竟然還能靠本事殺上王將！武王如此恩賜，李天照何其有幸！

李天照的父親也覺得驚艷，更覺得玄衣和李天照的婚配是武王特賜，本就是一份非常獨特的殊榮。

山芊啟打量着玄衣，臉上沒什麼笑意，李天照看見了，不由尋思着：‘山芊啟跟爹娘一起，性子也變的有些不同了……’

“大家看看！偉大的武王對我們家天照何等恩寵！賜婚的玄衣王將這等美人！”李天照的娘十分驕傲，她的一眾老夥計們紛紛祝賀。

陳皮笑着說：“孤王不知道，每次有你的消息，你娘就激動的高喊着跟我們說道。他們早就想來了，就是等着一群老夥計全都上了千戰將。”

“沒能抽空回去看望爹娘，是我的錯。”李天照知道母親關愛，很是感動。

“這有什麼錯！戰士理當為武王竭盡全力，武王的事情比什麼都重要！武王對你委以重任，就該拼盡全力！”李天照的母親說著，打量着分別許多時候的孩子，眉眼裡都是歡喜的笑意。

李天照的父親又問：“對了，剛才聽見天照你說辛苦玄衣，什麼事情要辛苦她？”

李天照本來不想說那麼多，父母都剛來，需要休息，也該熟悉下這裏的大概情況，可他還沒開口，玄衣就已經答話說：“是這樣的父親，孤王是盟主，眼下有事情不能脫身，我就負責帶人去追殺一些漏網的孤行人。”

“來得早不如來得巧啊！初來乍到就有大顯身手殺敵立功的機會，老夥計們，都怎麼說？”李天照的父親頓時來了興趣，陳皮一眾都毫不遲疑的叫道：“殺啊！還能怎麼說？”

“爹娘一路勞頓辛苦，還是先休息两天吧……”李天照話沒說完，他母親就打斷了說：“一路上又沒什麼事，辛苦什麼啊？既然碰上了，怎麼能放過！正好藉此機會讓人知道、搏命鴛鴦可不止是孤王的爹娘，山芊啟也不僅是孤王的妻子，孤王旗下的戰士更都是了不得的厲害人物！”

李天照愁啊……就他爹娘的戰鬥积極性和脾氣，看來是勸不住的了，他就看着山芊啟，本指望她說兩句。

沒想到山芊啟一臉激動期許之態的已經附和上了。“孤王先忙着，等我和爹娘殺完了孤行人再回來跟你好好敘離愁！”

李天照掛着微笑，點頭，然後，又望向玄衣，尋思着她此刻若說話，他父母興許會勉為其難的點頭。

“爹娘說的對，孤王就放心吧，反正也要守株待兔，我會安排妥當，讓爹娘有休息的時間。”玄衣卻全然沒有領會李天照意思似得。

李天照明白了，玄衣是不可能沒領會的，只是她也很想藉此機會跟他父母增進了解，彼此熟悉，對於戰士而言，沒什麼比並肩殺敵更快速有效的途徑了。

蝴蝶劍當即說：“孤王，我們也去。”

李天照點點頭，知道她的意思是會照應好。

小三子和四十八也都不甘落後，只有林雙是混沌之心，追殺敵人的事情，當然是不參与的。

玄衣着人準備了馬和幾天的食水，領着就出發了。

只剩林雙留下，李天照見她來了，就料到是都城方面推算了這裏即將有混沌之氣獲取，否則林雙是沒辦法來的。

“這裏即將有混沌之氣？”李天照問起，見林雙看他的目光透着份外的歡喜，暗覺她也未免太懂感恩。當初他是擔心天蒼祈願，在野外混沌之氣的區域順便‘救’了她，說到底也是為了俘虜的功績，林雙卻一直說是孤王的救命之恩。

“再過十天就有混沌之氣的區域形成。”林雙說罷，又道：“其實有一件事情沒有先向孤王說的，小三和小四都想來這裏為孤王助陣，我也願意在常在這裏，於是向武王申請，沒想到武王竟然准允了，說是亂戰之地未來會有相當機會出現陰雲境、黑雲境，所以我可以在這裏常駐。”

李天照頗為意外，又不意外。

林雙會這麼做，意外又不意外；武王會允許，意外又不意外。

狹長亂戰之地的範圍挺廣，至今為止已經出現過兩次陰雲境，有混沌之心，就有獲取混沌氣珠的極大優勢。

只是，李天照本來以為會是別人來。

“孤王是不是失望了？天蒼祈願，震恭弘=叶 恭弘落，天蒼靈其實都想來的，但她們的級別高，這裏出現陰雲境的可能高，我就優先了。”林雙分明猜到李天照所想。

“失望不至於，只是也料到她們會积極申請這種機會。”

“對了，孤王。南小喬在都城時找過我，問起孤王的事情，說是有意過來，不過她現在不是混沌之心，離開所屬的州地需要批准，但聽說她跟家族裡的關係突然鬧的很僵硬，不願意求族裡幫忙，想讓孤王給她想辦法。她也找過天蒼靈，天蒼祈願和震恭弘=叶 恭弘落，她們讓我告訴孤王，說孤王絕不會是絕情負義之人。”林雙提起南小喬，就讓李天照覺得發愁。

他心裏是覺得對不住她的，此刻聽說南小喬跟氏族的關係不好，更覺得她孤苦無助，可是，花刺之前的提醒他又還記得。

此刻他狠狠心，不幫此事，距離也就隔開了；他若心軟幫了此事，南小喬就一定會找過來，那就分明不能再說拒絕接納她的話了。

可是，且不說震恭弘=叶 恭弘落她們的態度，就是李天照自己，也實在覺得愧疚。

“孤王是不是覺得對不起南小喬呀？”林雙試探着問。

“她跟氏族裡怎麼鬧僵了？”

“我也是聽旁的混沌之心說的，具體也不知道真假。說是南小喬還沒習慣重生后的身份處境，回去后還如過去當混沌之心那般任性恣意，氏族裡看她各種奢侈花費功績，就有許多族裡的人憤怒不滿，一些親長開始找她談。南小喬卻不以為然，後來那些親長再找她時，態度就沒那麼慈和了。南小喬覺得氏族裡因為她不是混沌之心了，就區別對待。氏族裡呢就說，她確實不是混沌之心了，就應該按氏族裡正常的、跟旁人一樣的規矩來，不可能還像當混沌之心那樣享受待遇。這般爭吵鬧了幾次，氏族裡就孤立冷處理南小喬，限制了她每個月可以花費的功績。”

李天照即使早曾想過南小喬會很難接受落差，卻也沒想到，會鬧的這麼厲害。

# 第四百零八章 孤行者的意志

氏族有氏族的立場，南小喬從小是以混沌之心的身份享用特殊待遇，那麼多年了，讓她突然接受普通人的狀態，她也確實很難轉變過來。

李天照覺得，南小喬的處境，至少需要一個轉變的過渡時間。

南小喬的氏族有其立場，因此沒辦法給予南小喬足夠的包容，讓她有相當的時間去適應變化。

“你下次回都城時告訴她，如果她做好了當戰士的決心，就來這裏找我，我給她三年的時間幫助她成為一個戰士。”李天照考慮着，還是沒辦法無視歉疚之心。

南小喬當初就是因為他，才會同隊去的中陽湖。本來她有跟隨其它隊伍的選擇，這個事實李天照沒辦法忽略。

但是，他覺得南小喬也必須開始接受新的處境，所以前提是有當戰士的決心。

無止境的等待他也做不到，現實也不允許。

“孤王真是有情有義呢！”林雙展開笑顏，答應說一定把話帶回去。

靜了一小會，林雙突然挨李天照身邊，後者側目望着她眼裡希冀的光亮，疑惑的問她“怎麼？”

“有一個秘密想告訴孤王。”林雙神秘兮兮的模樣，彷彿是什麼驚天動地的絕密。

“你說。”李天照正色聽着，林雙左右看着，好似還不放心，伸手搭着他肩膀，紅唇湊到他耳旁，聲音極輕緩的說“孤王，我可能發現了後天混沌劍客的奧秘。”

“什麼？”李天照吃了一驚。

林雙說罷，又捂着胸口，很矛盾猶豫似得說“可是，哎……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又怕說錯了會被孤王責罰……”她說著，又挨過去，抱着李天照胳膊在懷裡，抬臉望着他問“孤王，我是不是太膽小了呀？”

李天照尋思着這是真有秘密還是拿這當由頭啊？實在是玄衣太妖，各種時候都可以突然如眼前這般，撩人念想，不由讓他懷疑林雙此刻的真實動機了。“沒關係，你儘管說。”

林雙抱着他胳膊在懷裡，似很糾結猶豫那般，磨蹭了一陣，突然又說“還是不敢說，萬一說錯就不好了，我也沒有太大把握。孤王就當我沒有說過吧！”

她突然鬆開李天照的胳膊，一溜小跑着出去了。

李天照無話可說，更懷疑秘密只是由頭了，實在是玄衣數次用諸如此類的方式撩過他的念想，理由各種樣。

李天照看林雙出去了，不禁搖頭失笑，旋即又擔心着父母和山芊啟他們出去的情況。

‘玄衣肯定會選擇合適的機會再動手，以免被亂戰之地的孤行人對她失去了信任，不利於後面的計劃。雲暮煙一定會暗中保護離開的孤行人，但這些人離開的去向各有不同，她也不可能長久的保護，應該不會發生衝突。’李天照推敲着，原本也判斷，這次的事情，不會有什麼大礙。

李天照正想着，星冰雪來了。

“孤王，我兄長下個月月初回來，武王屆時會舉行復活大殿，希望請孤王和玄衣王將參加，一則共慶復活的大事，二則也想孤王見證我兄長成為不滅王將的榮耀。”星冰雪蔓延期待之色，她雖然沒有明說，李天照也知道，她也是想當个中間人，讓他和破天刀正式握個手。

時至今日，李天照跟破天刀自從當初交手之後，都還沒有機會見過面，雖說都是聯盟的一員，立場已經相同，但畢竟曾經交過手，星冰雪覺得沒有一個正式的握手言和，將來驟然遇到，怕是誰都不好主動表達善意。

“這是聯盟成立以來的頭等盛世，多少戰士翹首以盼着和親人團圓，我們一定不會缺席。”李天照回答的肯定，星冰雪十分高興，旋即又說了些其他事情，末了，還說“還有一事，前些天有巡守隊夜裡看見洛林里有火堆的光亮，至少有六堆火分佈，過去盤查的時候，卻見火堆已經被掩埋，分明是有人匆匆熄火撤走。因為是玄衣王將消滅孤行人的洛城附近，所以推測，可能是天武王，或者大地武王的人過來調查。”

“加強巡防，一旦發現蹤跡，就把動靜弄大，要讓他們知道，隨便在聯盟的領地里行動，絕難藏匿得久。”李天照並不意外，天武王和大地武王肯定會派人來調查，真是天武王的人的話，發現了也不能動武，靠響動把他們趕走，才是可行的辦法。

“嗯，已經交待下去了，絕不會讓他們以為聯盟的巡防形同虛設。”星冰雪說罷了正事，又問“聽說孤王的父母妻子來了？”

“剛剛出去，玄衣王將領他們有些事情。”李天照見星冰雪有些失望，又說“得過些天才能回來，復活盛會上該可以見面。”

“那好！到時候我再當面拜會。”星冰雪這才起身告辭，她雖然想多聊會，但後面許多人排着隊等着見孤王談正事呢，哪有功夫扯閑話。

星冰雪出去時，門口等着的另一個武王座下的王將沖她招呼了聲，就快步進去了，也不知道是什麼事情，如此急切。

李天照忙碌着堆積的事情，也顧不得分心想別的，原本又推測父母有玄衣陪同，該沒有問題。

此刻，離開的孤行人穿過狹長亂戰之地的許多區域，途中躲避着巡守隊，夜裡都不敢生火，在無人區還能有地方落腳，過了無人區域，那就得露宿荒野。

不少孤行人遭罪的時候，就難免心有怨言，覺得村主一意孤行離開這裏，根本不是合適的決定。

別的不說，就算反對雲首收攏權力，也該學別的村主那樣，住着，不走，看看風向啊！

非得心急火燎的離開，明明外面風頭火勢，原來的舊居之地根本還不好回去，這般帶着他們離開，為的是什麼？

不過這類反對心態的孤行人到底是離開群體里的少數，圍坐在那開鍋吃飯的時候，就是沉默的那批，甚至偶爾會出言附和。

村主則是高談闊論，痛斥雲首權力收攏的種種弊端，以及可怕的未來，還有自由的重要等等。

旁人大多聽的覺得極其有理，或是高聲附和，或是激動的痛斥雲首以及夢中游等心懷不軌之徒。

於是離開全體的大體上都贊同村主離開的決定，雖然遭罪也不舒服，卻都覺得是雲首錯誤的決定導致的他們離開，而不是村主的責任。

離開的孤行人走遠了后，因為去向不同，從最初的一大群，變成了後來的三股。

這三股也只是大體方向相同，等再趕路一两天，還得分道。

他們不敢在走大路，只能往尋常沒人通過的難行區域繞行。

離開的孤行人一分為三的時候，尾隨保護了一天一夜的夢中遊說“雲首護送他們到這裏已經仁至義盡了，城裡的事情也不能不管，才剛決定令行統一，還有許多村主態度中立或者反對的，雲首一天不在，他們就會設法作妖，遊說旁人，實在不能為了這些離開的繼續耽誤時間了。”

其他同來的村主也想到此為止，如果不是因為雲暮煙的命令，他們從開始就不會來，此刻也都紛紛贊同。

“分作三路，送他們分別出亂戰之地交界，大約明天正午的時候就可以折返了。”雲暮煙卻知道，此刻及之後，才是玄衣最可能動手的危險區域。

“雲首其實又何必？我們知道雲首想對他們仁至義盡，但再護送下去，真碰上了玄衣王將帶的人，難道還要為這些離開的人動手？”有個村主其實早就想說這話了，此刻實在忍不住。

雲暮煙掃視了一圈眾村主，見大家的狀態都差不多，分明都不想為離開的孤行人戰鬥。

“我們不是為了仁至義盡而戰，也不是為了他們而戰。他們離開我們，反對我們，為什麼我還帶着你們，跟着他們一起露宿荒野，辛苦的尾隨保護？”雲暮煙反問之下，許多村主都搖頭，許多人沉默，也有一個人忍不住說“我不知道，我覺得是雲首太心軟。”

“我不希望他們出事，這大概是心軟。但我也更不希望你們承擔任何額外的危險，卻還是要帶你們來，還是要讓大家再保護一路。為的絕不是心軟，我是要告訴所有人——孤行人即使有內部矛盾，但對外仍然、也必須團結一致！為了團結，為了彼此守護，為了共同的未來，我們隨時做好了準備流血！隨時做好了戰鬥的準備！今天我們就害怕跟玄衣王將的人衝突，那麼明天她對我們下刀的時候，憑什麼有勇氣拔劍？如果是別的武王組成聯合的戰鬥里來消滅我們呢？又憑什麼有勇氣去面對？你們必須認清一個現實——孤行人的未來必須靠流血戰鬥才能守護！這條路要走下去，沒有捷徑，也沒有僥倖！你們是村主，也是這條道路上堅定的擁護者，我希望借這一次，由你們帶頭，告訴大家，孤行人需要懷帶着什麼決心面對未來，需要用什麼樣的無謂勇氣迎接明天！”

雲暮煙這番話說出來，聽的一眾村主們面面相覷，很是吃驚，旋即又都覺得羞愧難當。

雲暮煙懷揣着這等想法，而他們，竟然狹隘的以為，她只是心軟？

“我們明白了！雲首放心！既然令行統一，從今以後，但凡雲首的之令，我們使命必達！無論是流血，還是喪命，都絕不會退縮！”一眾村主們，紛紛振作精神，胸膛里涌動着熱血。

雲暮煙看在眼裡，微笑點頭道“只要你們有勇氣，我雲暮煙必定全力以赴，盡量給你們更多面對戰鬥的底氣！”

對着劍說

對着劍說

# 第四百零九章 求戰的鬥志

一眾孤行人們被雲暮煙所感染，領命分作三路，繼續跟在離開的三股孤行人後面。

雲暮煙和夢中游的妻子夢刀，還有一個綽號女霸主的村主三人成隊，剩下的四百萬戰將分作兩隊。

夢中游的妻子夢刀是混沌風語力量，女霸主是混沌霸體力量，他們都是雲暮煙的堅定支持者，力量上也是很好的配合補充。

雲暮煙的殺戮千影只要能夠擊殺敵人，即可臨時吸取大量混沌之氣確保連續不斷的發動，混沌風語是持續必殺的重要保障，混沌霸體則是確保混沌風語進退都沒有後顧之憂的關鍵性力量。

她們三人一路，跟着的是離開的孤行人里人數最多的那股。

話說玄衣那邊，知道孤行人分作三股，她也就可以預料到離開的孤行人會往哪裡走，於是也分成了三隊，在三處關鍵的位置安排設伏。

這趟來，人都是孤王座下的萬戰將，混沌劍客很少，都是千殺劍法派系。

玄衣帶了二十個萬戰將，根據地形安排他們堵着關鍵位置，只負責殺堵那些妄想逃走的。

單純戰鬥力而言，她覺得帶這麼多都是浪費。

因為這股離開的孤行人，照理說裏面有沒有萬戰將都不一定，即使有，恐怕也就是帶頭的村主，根本不被玄衣放在眼裡，主要是非萬戰將的孤行人數量多，其中有千戰將戰印的又數量不明，必須靠萬戰將的力量壓制，才能確保不被放走。

玄衣本來想挑選人數最多的那股，又打算把李天照的父母都帶着一起，但是這安排，卻讓李天照的父母強烈反對。

“玄衣是以為我們搏命千殺隊沒有戰鬥力嗎？既然這些孤行人沒有幾個萬戰將，我們一群人本來就是必勝的局面，正好讓我們大殺四方，讓這裏的人知道我們的厲害！”李天照的父母一如既往的充滿戰鬥熱情，他們跟一群老夥計的戰鬥隊伍起了個搏命千殺隊的名號。

玄衣卻不敢大意，旁人且不說，李天照的父母，她理當親自護着，萬一出了什麼差錯，肯定不好與孤王交待，於是就說：“我還沒有跟你們一起並肩作戰，戰士之間的了解不應該從一起殺敵開始嗎？我知道同行委屈了爹娘，但以後戰鬥的機會還很多。”

陳皮等一眾老夥計都明白玄衣的處境為難，就說：“是啊！你們着急殺敵立功也得考慮玄衣王將，人家難得有機會出來戰鬥，你們不一起行動，下次上哪找機會？”

“玄衣是王將，當然本事大！你們看看她帶隊的安排，旁人都是輔助。我們搏命鴛鴦什麼時候戰鬥不是沖在最前面？並肩殺敵的機會將來多的是，挑個天照一起的還更好，眼下我們初來乍到，既是打出咱們自己的威風，也是讓人知道孤王的爹娘妻子的厲害！人最多的這路玄衣交給我們，再挑一路讓山芊啟去，也讓人知道知道她這位孤王夫人的本事！”李天照的娘態度堅持的很。

山芊啟也很爭氣的說：“既然玄衣王將帶的人也不多，那我也不用帶多了，就讓小三子和四十八跟我一起，四十八有混沌地怒，可確保不放走一個孤行人！”

玄衣眼見如此，突然心思一動。‘既然如此，讓他們去也好，這山芊啟若有本事最好，若沒有本事，讓孤行人殺了也好。’

“既然如此，那山芊啟多帶點人，追擊這股敵人，在這一帶守株待兔；我追擊這股；剩下的人全隨搏命千殺隊一起，在這一帶伏擊人數最多的這股。”玄衣安排罷了，又聽山芊啟十分驕傲的道：“不用再帶人，我領着小三和小四就足夠了。”

“那好。”玄衣知道山芊啟是有心顯本事，但她本來也不在乎其死活，也就不多說了。‘看你是真有本事還是殺了些敵人就不知天高地厚！’

李天照的父母也不想帶那麼多人，覺得戰鬥力差距很大，贏了也一點都不光彩。

玄衣只好象徵性的又劃了二十個萬戰將她自己帶着，這才讓李天照的爹娘退讓了一步，答應帶上剩下的人。

山芊啟一行三個先出發了，玄衣考慮着，還是有些不放心，就單獨對李天照的母親說：“照理說不會還有別的孤行人，但也難保他們沒有幫手，萬一遇到不一般的麻煩，一定要報孤王的名號，說明與孤王的干係，在狹長亂戰之地，可以避免無謂的衝突。”

“幫手？誰敢如此不把天下三十二武王放在眼裡！還敢幫孤行人？那不應該全殺了嗎？”李天照的爹娘他們都不知道孤行人事情的事情，一則沒時間說，二來玄衣也沒打算說。

“亂戰之地的情況複雜，一些武王的人跟孤行人長期都有往來，這裏的武王又缺乏威信，難保他們座下沒有王將因私忘公暗助孤行人的。說到底，真有這樣的情況，暗助孤行人的也不純粹是敵人，到底是三十六武王聯盟里的人，將來對抗大地武王多一份力也是好的，一切該為此讓步。只要除掉這些孤行人了，助力他們的人能不戰就不戰。”玄衣隨口編了聽起來很好的理由。

“哼！亂戰之地真是亂七八糟！什麼三十六武王聯盟，座下的戰士連是非黑白都不知道區分嗎！凡事敢幫助孤行人的，就是對三十二武王的不敬，也就是在跟玄天武王在做對，根本不能饒恕！”李天照的娘說的氣呼呼，很是激動。

‘孤王的爹娘還真是好戰士，這般忠誠，也是對孤王很好的驚醒作用，有他們在倒是比沒有他們要好的多！’玄衣心裏這般想着，臉上耐心的解釋說：“娘說的對，但我們奉武王交託的重要責任，一切以對付大地武王為首要，除此之外的事情都可以權宜行事，留待將來，這也是玄天武王的命令，理當遵循。”

“是這樣啊……”李天照的娘這才點頭，旋即對旁人說：“今天的任務就是不放走孤行人，萬一碰到助力，要避免衝突，即使報孤王名號，道明干係。若有幫助孤行人的，十之八九是三十六武王聯盟里的人，雖是因私忘公，但孤王和玄衣王將得了武王的命令，這裏的是奇怪你都以對付大地武王優先，所以三十六武王聯盟的戰士都是未來打大地武王的力量，必須以不戰為優先！都明白了？”

孤王旗下，他本人不在，眾人自然都以其父母搏命鴛鴦為先，其次就是山芊啟，尤其蝴蝶劍和石天龍也都紛紛表態了，他們背後的那些戰士，當然沒有不高喊領命的。

玄衣見這些人令行統一，鬥志都很高昂，也不禁暗覺驚喜，沒想到孤王在這裏看着手段頗為鬆弛，原來旗下的戰士卻都不錯。

於是三路人出發，各自抵達預定的位置，等着三股離開的孤行人到達。

話說山芊啟帶着小三和四十八，等到一股孤行人來了。

四十八如預定那般，從高處一躍飛落下去，恰好在那群孤行人隊伍的中間。

四十八落下去是，一劍繞身斬殺了圈孤行人，同時發動混沌地怒，引動大片地面驟然塌陷成了巨大的圓坑，把那些孤行人全都掩埋在了裏面。

山芊啟和小三子跳入地坑，見者人爬起來就是一劍，一時間，三個人在地坑裡全然是竟比着誰斬人更快、更多。

一個有萬戰將戰印的孤行人村主從泥石中掙脫，看見情景，怒吼着揮刀殺奔山芊啟過去。

不料近身之時，卻見山芊啟身形急動，千殺劍法發動下，接連繞擊，劍劍得手，傷人之時，還都先斬再拖割。

那村主的混沌碎片力量是煙火，爆發的一束束紅光總只能落在繞擊的山芊啟的殘影上，片刻工夫，身體前後就被斬拖了十幾道劍傷出來。

山芊啟彷彿是在拿那村主練劍，看見又一個拿萬紋劍的村主過來了，這才長劍一動，斬斷了那个中劍十數次的村主的脖子，而後面露嘲諷之色的提劍沖向第二個。

小三子本來提劍要過來，卻被山芊啟怒喝道：“讓開！”

小三子沒有生氣，立即退開殺其他孤行人去了。

相較於山芊啟，四十八則更‘兇猛’。

一直在地坑裡奔走移動，過處揮劍就是一條命，每次鮮血飛濺，她眼裡都會透出來強烈的興奮之色。

碰上有萬戰將戰印的，她發動地怒力量的作用下，輕易讓敵人喪失平衡，許多混沌碎片的力量手段，都會因此沒有了準頭，再有本來就迅快的千殺劍法，殺敵照樣在瞬息之間，即使是混沌劍客的萬戰將，措手不及之下竟然也沒有真正的反擊機會。

他們看起來只有三個人，但移走的路線卻十分精巧絕妙，奔走屠殺之中，從泥石中掙脫出來的、有百戰將、千戰將戰印的孤行人們，簡直是恰好鑽出來讓他們斬殺那般！

混沌地怒活埋了數百戰印力量低的孤行人，幾十個能鑽出來的，卻逐一被他們三人斬殺。

沒多久工夫，地坑裡再沒有孤行人鑽出來了。

山芊啟甩去劍上的血跡，沖四十八說：“全埋了。”

四十八一躍而起，發動混沌地怒，引周圍的泥石崩塌滾過來，把整個地坑填了起來，又發動力量把泥土都變化成了石層，如此維持了好一陣子，以確保裡頭沒有漏網之魚。

而這時，跟着這股孤行人的村主們，聽見山崩的動靜后加快趕路，越過環保之勢的谷地了，卻只來得及看到地坑是如何被四十八的混沌地怒填滿的！

帶頭的夢中游懊惱的猛抹了把光禿禿的腦袋，氣道：“來晚了來晚了！沒想到會有混沌地怒！這回去了可怎麼向雲首交待？旁人還不笑死我們了啊！”

“殺了他們！”一群村主很是氣憤。

對着劍說

對着劍說

# 第四百一十章 氣落爆

夢中游也想殺了那三個人，卻又沒有失卻冷靜。“人都死完了，還殺什麼殺啊！為了保護自己人、跟他們打就打了，現在還上去動手，有什麼意義！趕緊去別處，說不定還能趕得上幫忙，這路人出了事，旁的肯定也有危險！”

旁的村主很是不敢，卻又知道夢中遊說的在理，有人本來以為玄衣的美艷外表加上救助過他們的事情心有好感，此刻知道雲首說的沒錯，玄衣真的不會讓他們離開，不禁異常怨恨的道：“武王座下果然沒有好東西！那玄衣王將簡直就是蛇蠍心腸！”

立即有個王將不屑道：“王將能有好東西？那玄衣還是武王氏族，更是武王的爪牙！”

“早晚有一天別讓她有機會落到咱們手裡，否則的話——哼！”那王將不由想着許多折磨報復的辦法了。

“否則就讓她後悔當女人是吧？”一個女孤行人沒好氣的接了句，估摸着這些男人大概想着差不多的齷齪念頭，也不知道是為了怨恨，還是貪圖美色。

“無聊！誰沒見過女人似得？這時候都在同仇敵愾，就你想些莫名其妙之事！”先前說話的村主好生氣結。

不料另一個男村主說：“也不衝突嘛。”

於是那女村主一臉嘲諷的冷笑……

“別顧着瞎扯了，趕緊走快點！還想再去收屍啊？”夢中游叫喊着催促，於是大群村主奔走更快，一時也都沒有人說話。

話說另一股離開的孤行人為了避開大陸，繞進林木坡地，走到兩座坡地之間時，埋伏的玄衣突然發動！

玄衣出手就是絕技氣落爆，剎時間一大氣流從天而降，剎時間把範圍內的林木草地盡數粉碎，夾帶的寒冷氣流又把泥石，碎木迅速凍結成冰。

置身其中的萬戰將村主里，一個擁有混沌爆炎力量的持續製造熊熊燃燒的烈焰，然而落下來的氣流急驟，把他製造的火焰持續不斷的撕扯成大大小小的火球，吹的四面八方都是，又在散飛途中就被寒流熄滅。

到了後來，那村主的混沌爆炎一時不可持續發動了，自己也被寒流持續吹動的頭臉、身體、四肢迅速凍結，化成了怒目大喊着舉劍頭頂上方的冰雕。

玄衣犹如展翅的飛燕那般，發動千殺劍法，接連挪走移動，長劍飛閃擊打，但凡過處，冰雕必定被震碎成無數，飛散一地。

四十個埋伏的萬戰將都沒見過玄衣的手段，只是聽說過氣落爆的厲害，急忙衝出來攻擊冰雕，卻都擊打的頗為費勁，才知道玄衣王將看似輕巧的一擊就能達成粉碎，輪到他們了，全力以赴也只能把封着人的大冰塊擊裂成數塊而已。

還有的萬戰將不習慣在寒冰上作戰，一個失足摔倒了，滑滾着落到低處去了，爬起來了又往最近的冰人過去，卻發現移走困難，本來還覺得難堪，沒想到還有好幾個這樣的自己人，這才覺得沒那麼窘迫。

一擊之下，冰凍數百孤行人，不論萬戰將還是十戰將戰印的，全都沒有放過。

如此厲害，實在讓同行的萬戰將大開眼界，一時間都對玄衣特別敬畏。

中央那個剛才擁有混沌爆炎力量的村主，這時候又發動了碎片力量，瞬間融化了封住他的寒冰，掙脫了束縛。

那村主瞬間把握了周圍的狀況，當即要繼續發動爆炎，意圖儘快解救了周圍的自己人。

可是，玄衣已然沖了過來，揮動的劍上，迅速凍結延伸着寒冰，一會功夫就有丈長，直接化作了一根半尺直徑的冰柱。

冰柱隨玄衣沖入爆開的烈焰時，旋動着一擊掃出，頓時分開了烈焰，把那萬戰將砸的整個人拋飛上天，於是混沌爆炎的火焰，就變成了在半空中驟然綻放，犹如是天空墜落下來的烈陽！

跟隨雲暮煙的第二隊村主們看見前方天空出現氣落爆的異象時，就知道不妙，急忙全速前沖，緊接着又看見半空爆發的混沌爆炎火光，更是焦急。

帶隊的村主唯恐去的太慢，眼看前方的坡地翻過去還要點時間，急中生智的高喊道：“劍下留人！前方是不是孤王的人？劍下留人——”

一時間，玄衣帶來的萬戰將們停止了攻擊冰封的人，因為不知道呼喊的是誰。

可是，玄衣卻一聲低喝道：“誰讓你們住手！”

於是四十個萬戰將又都紛紛揮劍，繼續攻擊那些封着人的大塊寒冰。

那個混沌爆炎在半空爆發了一波，落下去的時候，正看見飛燕般衝過來的身影，他看着那張抬起的美艷臉上，眸子里的冷漠，犹如寒冰那般冷。哪裡有前些天在孤行人城裡相處時候的貌似親和？

這一刻，那村主懊悔萬分，才知道雲暮煙是對的，他們誤會了雲暮煙。

玄衣是條毒蛇，對孤行人根本沒有任何善意！

“你這個蛇蠍心腸的武王爪牙！我跟你拼了——”那村主從離地的半空下落，根本沒辦法改變身姿，下方守株待兔的玄衣，根本是在挑選着一會往他身上什麼位置揮劍。

那村主自知死定，滿腹怨恨和不甘，全都化作了怒吼。

可是，怒吼沒有能增加他的戰鬥力，也無法改變絕望的處境。

他的混沌爆炎剛剛才全力爆發過，此刻還在積蓄力量，落下來時，他夾雜全部力量揮動兵器，身體也翻滾了起來。

然而，玄衣卻只是神情冷漠的輕鬆一劍，就斬進了空處，直接把那村主一擊兩斷。

末了，玄衣片刻也不見停留，直接揮劍接連斬殺她記着臉的、帶頭的那些村主。

一塊、又一塊寒冰，接連被粉碎，一併碎散的，還有其中封着的一個個活生生的人。

一大群孤行人的村主叫喊着翻過坡地，看見一大片氣流撕碎的空地，全是姿態各異、被凍結成冰的自己人時，無不倒抽了口涼氣！

他們這才知道，玄衣王將的氣落爆並非浪得虛名，其厲害全然超出他們正常的推想！

這哪裡是一般認知上的獨門絕技了？

這簡直是可比破天爆的、屠殺性的力量啊！

一時間，連帶頭的村主在內，全都不由心生懼意。

可是，他們是來救人的，不可能就這般嚇的抱頭鼠竄。

帶頭的村主卻也不敢莽撞，更明白如今他們的處境，於是就喊話道：“玄衣王將是孤行人的朋友！為何此刻卻下這等狠手？還請快快住手——”

玄衣斬碎了最後一塊寒冰，動作也停了下來，卻沒有讓旁的萬戰將們住手，望着跑過來的那些孤行人，語氣里透着憤怒，責問道：“你們問我為何？我當然是為了孤王！眼下什麼處境，你們難道不知？這些人、但凡有一點感恩之心，又或者有一絲情義，也不會在這時候離開亂戰之地！既然他們如此薄情寡義，孤王狠不下心，我卻不能心慈手軟！這些人，就是叛徒！對我們，對你們，都一樣！他們背叛了我們共同的情義！你們此來不是幫忙的？難道還準備救他們？”

帶頭的孤行人本來想着用言語阻止，卻沒想到玄衣竟然如此能說，一番說辭，簡直她還成了秉持正義的那方，而且還順帶是為了孤行人。

那村主卻也機智，連忙說：“王將誤會了！其實雲首派他們出去的，目的是要找尋更多人的下落！王將快讓他們住手！”

“哦？”玄衣掃了圈，凍結的萬戰將村主都被她殺了，這麼會工夫也幹掉一半多的人了，剩下的這些，只要不走，她也不是非得今天殺掉不可，既然這些孤行人還來跟她理論，就是可以不必撕破臉，她自然願意留個餘地，於是就喊了住手，旋即又說：“雲首此刻指派這種任務，未免太不考慮影響！我不是要干涉你們的事情，但此事既然關係到對孤王的影響，我就不能不管。只要這些人跟你們回去，就不怕會有人失手被擒，引發禍端，我自然也不會願意對他們痛下殺手！但是，他們如果不知到考慮大局，不替我們大家着想，你們今日就算不幫忙，也絕沒道理攔阻！”

“還請化了他們的寒冰，料想他們會跟我們一起折返。”帶頭的村主當然不能答應說屆時不管，但也不想現在就說無論如何都要救人，就先迴避了關鍵。

玄衣也不揪着，就讓孤行人的村主們進了冰封區域去化那些人的寒冰。她自己省些功夫，同時又讓這些人都進了寒冰區域，倘若一會還要動手，也能方便些。

玄衣目光示意下，同來的四十個萬戰將都退到冰封區域外面，呈包圍之勢警惕的準備着。

等到那些孤行人的寒冰都化去了，救援的村主們分別勸說，那些孤行人看見周圍的慘狀，又有自己人來救，一條活路，一條死路，尤其那死路還分明堅持的毫無意義，哪裡還有人想不通？

就算本來腦子發熱的，也被寒冰凍的冰冰涼了。

帶隊來救的村主就說：“玄衣王將，他們都會跟我們一起折返，你剛才的話，算數吧？”

“當然算數！”玄衣這時換了副語氣，很是遺憾的說：“大家現在應該同舟共濟，一起面對未來，只要是這樣，我們就該是並肩作戰，一起把劍指向旁人的朋友。如眼前這般，實在是我太關切對孤王的影響，想必你們理解。”

“玄衣王將對孤王之心，我們的確很清楚了！告辭。”帶隊的村主把剩下的人都帶了回去。

這些人去了，同來的萬戰將就有人問：“真的讓他們走嗎？”

“都把嘴巴管好，其中設計武王交待的機密計劃，誰敢多嘴壞事，就不是自己一個人死那麼簡單！”玄衣交待罷了，又道：“都精神些，跑起來！”

玄衣有點擔心李天照父母那路的情況，她也實在沒想到，孤行人來的村主會這麼多。

‘難道那殺戮千影一個人護着一隊？萬一出了差錯，孤王如何能原諒！’

對着劍說

對着劍說

# 第四百一十一章 對立

玄衣並不關心山芊啟那邊的情況，只是怕搏命鴛鴦夫妻兩人遭遇不測。

她領着人奔走飛快，但從時間判斷，趕過去未必來得及……

搏命鴛鴦領着陳皮等一眾老夥計，又有守護城的蝴蝶劍，以及奪風城的石天龍分別帶的兩路千殺派系的戰士。

他們追擊的孤行人有千餘人，其中的萬戰將大約不會超過二三十之數，而搏命鴛鴦領着的萬戰將卻有一百多個。

戰鬥力如此懸殊的追擊，根本就是單方面的屠殺。

搏命鴛鴦一眾又佔據了有利地形，做好了埋伏的準備。

等着人數最多的孤行人離開的時候，李天照的娘就說：“留給我們夫妻倆一人一個萬戰將啊！戰時特例得了萬戰將戰印就還沒跟這級別的人打過，今天既然來了，怎麼也得單挑斬他一個顯顯本事！”

“聽說孤行人很多都是混沌劍客，又有混沌印力量，還是得當心。”倒是有謹慎的恐怕出意外，就勸搏命鴛鴦夫妻倆。

“那又算什麼？我兒天照是混沌劍客？靠一手千殺劍法還不是威震天下！”李天照的娘卻哪裡在乎。

說到這個，旁人就都笑了。

“抬出劍斬數百混沌劍客的孤王，誰還說的過你？”

“怎麼著？不服氣你也生個天照這樣的啊！”李天照的娘一點不謙虛，末了又按劍說：“天照可以，我是他娘，斬個萬戰將還在話下？”

“是該沒問題，你們學着的千殺劍法也是全套嘛。”一個老夥計語氣有些酸，幾招和全套差距還是很大的。

幾招需要可以製造能發揮招式優勢的情景，然後才能實現一擊必殺；全套則在任意時刻都能揮劍使用合適的招式。

“行了！你看看，蝴蝶劍還是他座下第一個混沌劍客呢，替他沒少掙功績，到現在才學了多少招？”李天照的娘在這件事情上，是覺得對老夥計們有所虧欠的，但當時也接受了天照的為難，所以每每有誰提起，她自然是堅定立場。

“孤王的千殺劍法什麼樣咱們都沒見過，不過，我看山芊啟越來越厲害，那千殺劍法使的比你們夫妻倆好像還更凶！”一個老夥計有意打擊他們夫妻倆的氣焰，李天照的娘就說：“孤王的妻子，她當然要比別人厲害！她殺敵是凶，但要是遇到差不多的對手，可不一定比我們搏命鴛鴦厲害了。怕受傷，不敢以傷換命，實力相當的對手面前可就得不行。”

“也不能太心急，本來搏命這種打法就不是誰都做得到又能做到的。山芊啟變化很大了，以前人家一個養尊處優的城長千金，根本沒上過戰場，跟了你們一起，成長到現在這樣還不行啊？”

“就是啊！都跟你們夫妻倆似得，老跟人拚命，功績都掙進治療殿里了有意思？”

這是李天照父母內心的痛點，論殺敵數，他們以前在守護城裡就是遙遙領先的，當時論悍勇兇猛，在守護城裡沒有幾個能相提並論。

可是，受傷太多，以傷換敵人性命不用說，肯定是賺的。但群體作戰，經常會有用傷換命，結果是他們受了傷，敵人卻被同伴救了。

這樣的賠本買賣在群體戰鬥力出現的情況不少，實在是戰況複雜，賠本那麼兩三回，一個殺敵的功勞就搭進去了。

所以當時守護城裡說起搏命鴛鴦，都承認他們悍勇厲害，只是運氣差，功績總送治療殿。

“當戰士功績重要，殺敵本身更重要！武王座下的戰士就不能怕死，更不能畏縮不前！我就見不得那些為了多掙點功績，成日精於算計，琢磨着少受傷多掙功績的人！”李天照的娘若是願意改變，早當年就變了。

正因為她這麼想，所以一直是搏命鴛鴦，夫妻倆也以此為榮，以此為傲。

“這不把我們臉都抽腫了啊？”一個戰士苦笑，旁邊一個嘲笑說：“你自己是這樣的人別帶上我們啊！”

旁人都鬨笑起來，其實正常戰士都會這樣，與眾不同的是搏命鴛鴦，否則也不會成為綽號。

只是，誰像這位，自己主動承認了呢？

蝴蝶劍本來也是守護城出身，路上跟搏命鴛鴦夫妻倆就已經熟悉了，她是李天照從開始就投入最多資源磨礪的劍。

今天在這裏的，旁人幾乎都是剛升上千戰將，靠的是戰時特例得的萬戰將戰印，只有她是實打實的萬戰將戰印。

換言之，今天這裏，別人的混沌印力量都還沒形成呢，蝴蝶劍是唯一有混沌印力量的人。

陳皮雖然升上千戰將有些時候了，但沒有蝴蝶劍那樣一直跟着混沌之心出入混沌之氣濃郁場所的機會，因此混沌印成型慢，還需要一些時間。

今天這場戰鬥，可以說是蝴蝶劍這把寶劍出鞘初試鋒芒的一戰。

蝴蝶劍也實在需要表現的機會，就說：“也給我留一個萬戰將。”

“怎麼能少了你？你殺一個都不夠！必須爭取殺兩個啊！”李天照的娘一言決斷，旁人自然不會搶。

李天照的父親考慮到石天龍也是奪風城一路帶隊的，就說：“石天龍今天也得顯顯本事，應該拿下一個。”

“石天龍也必須拿下一個！”李天照的娘直接決定了。

“理所當然！”石天龍也很有信心，升上千戰將，他一共學了十四招千殺劍法了，但有一招不是同式，用的很少。

孤王旗下，加入之初都可以學到一招。在編戰士升十戰將的時候學第二招；十戰將升百戰將了，一共可以學兩招；百戰將升級千戰將可以學到八招。

即使是帶着一定功績加入的，也得在加入后積攢達到對應的功績貢獻了，才能學到。

因此千戰將級別的功績，正常學到的就是十三招，千殺派系的稱之為千殺十三劍，意為小成劍法。

正常而言，千戰將升上萬戰將需要很久，即使戰時特例了，得到了萬戰將戰印，可還欠着萬戰將本身需要的功績，仍然得掙。

千殺派系的都默認為千殺十三劍為是劍法的小圓滿階段，從實用性而言，李天照本來也有用心考慮，三式的十三招的適用性都很不錯了，也就是在戰鬥中比較容易得到施展的機會，不需要苦苦等待出招的時機，甚至不怎麼需要刻意製造使用的機會。

石天龍跟山芊啟是同期修身殿的，當時就是千山城修身殿的第一把劍，實力遙遙領先於旁人，他自問即使出身在豐收城，甚至都城，也能在修身殿里當得了頂尖之流。因此從學了千殺劍法開始，他反覆修鍊的特別勤奮，也考慮琢磨的特別多。

劍法的實戰應用方面，他也在旁人之上，表現在實戰里，就是能夠更頻繁的營造、捕捉髮動千殺劍法的機會。

剛得到萬戰將戰印不久的他，當然也滿懷自信，想要好好表現。

李天照的娘又指派了說：“陳皮也得拿下一個。剩下的嘛……就大傢伙分啦！不給你們太大壓力。”

眾人轟然答應，個個士氣高昂。

因為他們的綜合戰力，決定了這場只是輕鬆的收割戰鬥。

放哨的突然丟了石頭下來，有戰士發覺，立即道：“來了來了！”

剎時間，眾人全都安靜了下來，個個凝神以待。

一大群孤行人走進了他們埋伏的區域，孤行人們左右張望打量，但其實並沒有足夠的警惕。

因為他們已經趕路快两天一夜了，本來就不信雲暮煙說的話，至今安然無恙，更不以為會有什麼危險。

當埋伏的人群突然殺出來時，這些孤行人們全然沒有想到。

百餘萬戰將們個個如同虎入羊群，衝出來后肆意揮劍衝殺，劍光飛閃，每一次閃動就是一條人命。

“都是萬戰將！他們都是萬戰將啊！”有孤行人見勢不妙，扯開嗓子高喊，於是人人都四散自顧奔逃，全然沒有了抵抗的鬥志。

可是，埋伏圈本就防備他們逃脫，戰印力量的懸殊差距又讓他們沒有一合之力，根本沒有孤行人能夠衝出去。

動手的初始，搏命鴛鴦，蝴蝶劍，石天龍，陳皮五個人就衝著孤行人的萬戰將村主去。

他們故意慢一點衝出去，看清楚了孤行人里拿着的是萬紋劍武器，分別鎖定了目標，殺奔過去。

李天照的娘一路連斬擋路的孤行人，衝到個萬戰將孤行人面前，揮劍發動正斬式殺了過去！

劍光飛閃，那孤行人一聲爆喝，發動混沌氣波的力量，一股氣浪從口中爆出，剎時間震的李天照的娘腦袋嗡的一聲，眼前發黑，耳朵里也聽不見聲響。

可是，她的劍勢卻沒有停下，危險之中，她清楚的知道，唯一正確的就是繼續揮劍，因為那是知覺喪失前精確判斷的一擊。

劍光斬斷了那孤行人的脖子，那人面對千殺劍法，根本沒能來得及抬劍招架。

李天照的娘卻還沒有從混沌氣波的衝擊力影響中恢復過來，但她的腦子卻沒有混亂，更沒有慌張，而是伏低了身體，飛快的旋動着，不停揮劍，以此確保自身可能受到的攻擊更低。

相較之下，李天照的父親的運氣就好多了，選擇的那個萬戰將沒有那等迅猛的混沌碎片力量，一個照面就被斬倒，根本沒有像樣的反擊機會。

那萬戰將被斬倒的時候，雲暮煙領着兩個人，趕到了。

看着那麼多孤行人被隨意屠戮，怒火，在她們眼裡燃燒！

對着劍說

# 第四百一十二章 生死瞬息間

一把把劍，追着無力對抗、奔逃的孤行人斬過，鮮血飛濺，落在地上，樹上，還有揮劍的戰士頭上，臉上。

雲暮煙的怒火，剎時被點燃！

雲暮煙大步奔走，跳上棵樹，足蹬上去，壓彎了樹身，借力一彈，同時發力一躍，整個人頓時飄飛了出去。

風，揚起了她深紫色的披袍，吹落了她的袍帽，吹亂了她的長發。

她臉上的眸子里，殺氣騰騰。

玄衣果然不肯放過他們！

面對玄衣，他們求饒有用嗎？

沒有！

雲暮煙太清楚了，玄衣對孤行人採取什麼態度，根本取決於孤行人做了什麼，或者不做什麼。

孤行人妨礙了玄衣的計劃，那就會遭受攻擊；孤行人配合了玄衣的計劃，那就會看到她暫時的笑臉相迎。

猛虎只要獨自餓了，就會捕殺毫無威脅的動物，卻會盡量避免與野豬、熊相鬥。因為那極可能付出很大的代價，只為果腹而承擔那種風險，絕不值得。唯有沒有選擇的時候，才會強強相爭。

武王之間又何嘗不是如此？

孤行人要立足，唯有強大自己，不夠強的時候，就必須如野豬那般靠蠻橫不要命的兇猛提高自身對敵人的威脅性。

倘若在玄衣眼裡孤行人只是魚肉，那麼她動輒就能因為很小的理由下刀；倘若她覺得孤行人是狼，就會多考慮旁的方式解決問題；若玄衣視孤行人為猛虎，勢必盡量避免動武。

‘玄衣——對我們孤行人拔劍，是要付出代價的！’雲暮煙縱身飛落下去，凌空，一大真假難辨的幻影，驟然散開。

劍光，夾雜遠超尋常的力量，一擊劈開了個萬戰將的身體！

殺戮千影，再度發動，更多的幻影，驟然四面八方的飛開，同時撲向多個萬戰將。

陳皮眼前，突然就有許多條一樣的冷艷臉揮劍飛衝過來，根本不知道哪個真、哪個假，他急忙揮劍招架，但求自保的退避了。

卻見一條條冷眼的麗影，穿過了身邊的戰友，也有些穿過了他的身邊。

‘幻影！’陳皮暗鬆了口氣，卻突然看見，一道劍光突然把旁邊的戰友劈成了兩半，強大的劍勁猶自不絕的衝過半丈距離，把他的右臂也一併切斷！‘這、這、是風刃嗎？’

陳皮驚駭萬分，自覺只有風刃的劍氣可以攻擊這麼遠，卻又見不到風刃的白光。

與之同時，就見被斬殺的戰友處、驟然又爆散開了許多幻影分身。

陳皮本以為死定，一陣心驚中，卻發現數條身影穿過自己飛了過去，原來都是幻影，他沒有成為下一個被攻擊的目標！

‘因為我右臂被斬斷，已經沒有攻擊力了？’陳皮一陣心驚至於，大有一種撿回條命的心驚。

這就是殺戮千影？

曾經屠戮守護城三百新生後天混沌劍客的殺戮千影？

‘一時多個幻影攻過來，真假難辨，如何能否防守？哪裡知道該招架哪個身影的攻擊才是真身？這等手段，哪裡能夠擋得住啊！’陳皮心驚之餘，突然想起一事，急忙扭頭望去，看見李天照的娘依然置身於幻影之中！‘糟糕！’

雲暮煙掠過右臂斷，劍落地的陳皮，帶着一片飛閃的幻影，眼看着一個戰士反應不慢的下蹲着揮舞劍防護左右，卻只是帶着幾條幻影四面齊攻上去，輕鬆自那戰士背後掠過，順勢一劍斬斷。

一擊得手，殺戮千影的力量再度發動，剎時間又是四面八方飛開的幻影，以及殺戮千影發動下的急沖之力。

於是，又一個戰士面對四面八方圍攻的幻影，根本不知道防守哪個才是對的，驚懼之下大叫着揮劍亂斬。

可是，這也沒有用。

在那戰士轉身之際，雲暮煙一閃而過，順手一劍又把那戰士斬成兩截。

殺戮千影繼續發動，帶着她飛沖想兩個背靠背防守的戰士。

這兩個人都半蹲着舞動劍花，防守左右，基本形成了嚴密的招架。

只是，這種無目的的防守，除非是連續揮劍速度足夠快，否則的話，雲暮煙稍微看清劍勢，就能刺中空處。

但她急於救人，沒工夫為這兩個戰士停頓，於是直接憑藉劍勁的力量，直接斬了過去，先是震飛了那戰士的劍，緊接着又把兩個背靠着的戰士的頭一併斬飛！

血濺了她一臉，她飛揚的披袍也都染成了紫紅。

旋身再次發動殺戮千影的時候，雲暮煙的染血的眉毛下，那對殺氣騰騰的眸子里，映着的是一條條戰士的身影。

有被追殺的孤行人的身影，還有追殺着孤行人的、敵人的身影。

突然遇襲的孤行人們本來正自驚慌，突然見到雲暮煙來救，頓時有許多聲音高喊道：“萬戰將的結陣防守，保護大家退回去！”

而這時，夢中游的妻子夢刀和女霸主村主先後趕到。

夢刀是混沌風語，襲擊之下雙刀瞬間斬殺了個奪風城的戰士，緊接着女霸主又配合默契的發動混沌霸體，只攻不守的撞向一個試圖夾擊夢刀的戰士。

包圍圈就這麼被撕開了個扣子，於是孤行人們紛紛從這裏撤走。

李天照的娘發現了，急忙高呼道：“快！去那邊！攔住他們！一個都不能放走！”

於是，雲暮煙注意到她，飛閃的幻影，在曲折移動中，接連斬殺着萬戰將，直到幻影把李天照的娘包圍……

陳皮扭頭看見，彷彿見到了下一刻李天照的娘被斬成兩截，身首異處的慘狀！

李天照的母親死而復生才多久啊！

孤王那麼拚命的殺敵，那麼不顧一切的積攢功績才把他母親救活。現在她母親因為戰時特例帶着的是萬戰將的戰印，如果又一次被殺，死而復生的功績就就不是之前十戰將的数字了！

‘不——’陳皮擔心的不由一窒，這個瞬間，彷彿血液都停止了流動……

蝴蝶劍本來就有的豐富戰鬥經驗，一路提升戰印級別，功績積累都是跟着混沌之心，各種交過手的戰士都很多。

發動攻擊的時候，她逮着的目標也是一個照面解決問題，憑藉風刃的迅快，也沒給那孤行人村主有效反擊的機會。

只是，孤行人混亂奔走，她很快丟了原本鎖定的第二個萬戰將孤行人的位置，一路揮劍發動風刃衝殺時，紛飛的白色氣刃頃刻間不知道射穿了多少個孤行人的身體，有些運氣不好的，渾身上下被風刃射穿幾十處，才中了要害，而後倒地。

突然，雲暮煙來了。

蝴蝶劍見到那陣勢，哪裡還不知道殺戮千影的厲害！

第一時間想到的就是李天照父母的安全！

蝴蝶劍找尋位置，卻因為現場混亂，一時沒有看見，卻發現殺戮千影的幻影一片片的不停展開，真身的位置也在飛快移動，不一會功夫，就是接近了李天照父母發都襲擊時衝出去的那一帶。

情節之下，蝴蝶劍顧不得再確定位置了，記着玄衣的叮囑，也不知道是否有用，急忙高喊道：“我們是孤王的父母搏命鴛鴦帶隊的戰士！救助孤行人的是誰！”

喊聲，犹如破空的風刃，在混亂廝殺的戰場里，仍然清晰可聞。

卻說雲暮煙頂上發號施令的身影，飛閃過去。

李天照的娘見到四面八方都是真假難辨的幻影，瞬間意識到根本沒辦法招架，於是蹲低了身體，長劍擺開守殺式，做好了拚死反擊之心！

‘防不住就等你來！儘管來，看我絕命反擊殺不死你也能要你重傷！’李天照的娘打定了主意，迫使自己冷靜下來，極盡可能的捕捉着風聲。當年她在雨夜被襲擊，肚子受傷，險些讓懷着李天照沒命，那之後曾經苦練聽聲之能，但此刻戰場混亂，人多聲音雜亂，她也沒把握能夠來得及捕捉到聲響。

突然，劍破空的聲音自后側過來。

李天照的娘只是聽聲，就知道這一劍她根本不可能來得及招架躲避，於是把心一橫，吼叫着改守殺式為逆殺式，抱着垂死反擊之心，揮劍斬了過去。

劍光，划動着異於尋常的曲線軌跡。

這是第一個，在雲暮煙襲擊之下，還能夠以千殺劍法應對的人。

因為旁的戰士根本沒學到那麼多劍招，並沒有這種情形下的逆殺式的應對劍招。

殺氣騰騰的雲暮煙，彷彿突然被冰水澆頭，瞬間清醒，腦子里蹦出來一個念頭的時候，耳中又聽見了蝴蝶劍高喊的話。

‘李天照的父母！’雲暮煙根本不容多想，下意識的硬生生撤去劍上的力量，強行改變劍動的軌跡，朝着側旁過去。

於是原本必然斬斷李天照母親的一劍，卻從她脖子前面，差之毫厘的落空過去，緊接着與她反擊的劍碰在了一起。

哪怕雲暮煙臨時強行撤力，但劍勁太強，撤力的時間又太短，劍勁的兇猛，讓然不是萬戰將能夠消受。

強大的衝擊力，頓時把李天照的母親震的口吐鮮血，整個人被掀飛離地，拋甩了出去，撞倒了趕過來匯合的、李天照的父親。

持續不斷的殺戮千影，因此被中斷了發動。

對着劍說

# 第四百一十三章 立場相左

雲暮煙見李天照的母親支撐着站了起來，知道性命無礙，鬆了口氣，轉身一劍震飛了衝過來的萬戰將的兵器，那人也口吐鮮血的摔飛出去，卻直接暈死當場，沒辦法再爬起來。

這當然是雲暮煙控制着力道，否則直接震死，毫無生還的可能。

“既然是孤王的人，就不要再對我們揮劍！玄衣王將追殺是因為他們要離開亂戰之地，現在我會帶他們回去。”雲暮煙說話間，接連揮劍震倒了五個追擊孤行人的萬戰將。

蝴蝶劍見李天照的母親保住了性命，殺戮千影又真的給了孤王面子，連忙就說：“不要再追了！讓她們退回去！”

“誰說讓他們走！”李天照的娘看着雲暮煙的臉，激憤難平！

她許多年不曾吃過這種單方面的大虧！眼下又是剛來亂戰之地，主動請纓來追擊的，現在還有這麼多孤行人或者，她卻要放他們走？

玄衣明明說過，任務的目標就是全滅這些離開的孤行人！

她，孤王的母親，怎麼能初來乍到就給孤王丟臉？

更不要說——身邊那麼多老活計都被這個渾身浴血的女人斬殺！

有仇不報，怎麼可能？

李天照的娘忍着震傷的痛苦站起來，還要揮劍衝過去，卻被李天照的父親、陳皮以及幾個老夥計拽住，蝴蝶劍也急忙衝過來攔着她，扭頭對雲暮煙雲暮煙為首的孤行人道：“你們快走！快點——”

“不能讓他們走——”

雲暮煙讓眾人快走，她落在最後，聽見背後的吼叫聲音時，她不由回頭看了眼那一臉不知道怕死般的兇悍女人。

‘李天照說過他父母綽號搏命鴛鴦，還真是悍勇的很，只是，她知道自己為何而拼嗎？’雲暮煙徑自護着孤行人們越去越遠。

村主女霸主很是不甘心的道：“雲首不該放過他們！”

那些倖存的孤行人里，就有許多眼看朋友被屠殺的憤怒叫道：“雲首因為孤王，就不替自己人報仇了嗎？”

“雲首不是因為孤王！而是你們！他們那麼多人，雲首固然能把他們一個個的都殺掉，但等到雲首殺了最後一個人時，這期間你們還會被他們殺死多少？雲首今天來是為了救護你們，不是為了殺人！她時刻想着如何盡可能保護你們，你們從開始就不信雲首，非要把自己置於險地，現在雲首救了你們，不知感恩也就罷了，還要反過來中傷雲首么？雲首剛才那麼多孤王的人都殺了，多殺幾個少殺幾個還在乎？”夢中游的妻子夢刀不等雲暮煙開口，就激憤的搶先接話。

那些倖存的孤行人們被斥責的愧疚難當，至少都沒有臉面再說什麼質疑的話了。

可是，還是有人心裏覺得，夢刀說的不完全是實情。

事實上，陪雲暮煙來的村主女霸主也覺得，雲暮煙住手，固然有不想多死人的緣故，可是，不想誤殺孤王父母妻子的理由，必然也是關鍵。

至於兩者在決定中佔據的比重，那就只有雲暮煙自己知道了。

又或許，雲暮煙自己也不知道。

但女霸主什麼也沒說，夢刀不可能不明白，搶着答話，就是為了維護雲暮煙這個雲首的形象，她又豈能拆台？

再者，她實在覺得，旁人或許有資格因此質疑雲暮煙。但這些反對雲暮煙，一意孤行要離開，最後還是靠雲暮煙救下來的孤行人，是決計沒道理質疑的。

雲暮煙什麼也沒說，拳頭捏的很緊。

背後，還聽見了那把聲音在叫喊：“不能放他們走！快追啊！追啊——”

夢刀扭頭看了眼，一語雙關的說了句：“這女人大概就是孤王的母親，全然是個玄天武王座下的標準合格戰士，恐怕比當初去村子里時的孤王還更對玄天武王忠心，有這般樣的人在亂戰之地，將來日子恐怕不會好過了，也休想得到她的善意。”

是孤行人休想得到她的善意？

還是說，雲暮煙休想得到她的善意？

女霸主輕聲接了句：“到底是立場衝突，就算孤王是雲首的真朋友，孤王的父母妻子，孤王旗下的戰士卻不是。”

“是啊。像今天這般，我們的人被孤王的母親帶人殺了；孤王旗下的戰士被雲首殺了。將來難免還會發生，孤王旗下的人戰死，他恐怕也會如雲首一般為自己人痛心疾首。”

雲暮煙帶上袍帽，什麼也沒說的沉默着……

“不能讓他們走！不能放他們走——玄天武王座下的戰士絕不怕死！可以死、絕不能退縮！陳皮快放開我，你要當懦弱的人嗎？蝴蝶劍你身為孤王座下第一個混沌劍客，得了孤王那麼多助力，初來亂戰之地的戰鬥就用怕死的膽怯作為回報嗎？快放開我——快追他們、快追啊！”李天照的娘激動的大叫，眼看着雲暮煙親自斷後，護着那群孤行人越去越遠。

終於，人都走的看不見了，眾人才放開了她。

李天照的娘提劍疾奔，站在高處，卻已經不知道孤行人走出去多遠了。

李天照的父親就勸說：“不要追了，追也追不上，別忘了玄衣的交待。”

“玄衣的交待？她那是因為孤王擔心我們的安危！你別忘了自己是孤王的父親！今天戰死都不可笑，怕死卻有何顏面見天照、有何臉面有何臉面見亂戰之地的無數戰士！”李天照的娘激動的斥責着，轉而又一把揪着陳皮，拽着他到一個又一個慘死老夥計的殘屍面前，質問道：“過去你不是這樣！今天為什麼變的這麼怕死？你看看，你好好看看——我們性命相托的戰友們一個接一個的被那女人斬殺！而你們竟然不敢報仇，只知道顧惜自己的性命！陳皮、你對得起他們嗎？你對得起他們嗎？你以前的勇氣都去了哪了？斷了條胳膊當了一些年的鐵匠、把你戰士的勇氣都消磨殆盡了嗎？”

陳皮看着一具具殘屍斷骸，那些熟悉的老夥計們，才剛升上千戰將不久，剛興奮的通過戰時特例擁有萬戰將戰印，結果，就死在了指望大顯身手的初戰……

“我看到了，也看的很清楚。我很清楚生命的珍貴，也很清楚一個沒有機會上戰場的戰士的痛苦！你可以因為悍勇喊殺，但你怎麼讓戰死的老夥計們死而復生？”陳皮斷了的右臂還在流血，他迎着李天照母親的目光，絲毫不讓。

“戰死本來就是戰士的歸宿！你就是怕死！”李天照的娘大聲呵斥，情緒很是激動。

一眾老夥計都知道李天照母親的脾氣，連忙過來勸說：“好了好了別吵了，你們兩個現在心情都不好，一人少說一句，冷靜冷靜。”

“怎麼冷靜？一個、兩個、三個……十一個老夥計，十一個人！全都被那惡女人殺死！她殺人就殺人，還喜歡把人一劍兩段！看着這麼多老夥計慘死在眼前，怎麼冷靜？陳皮，你怎麼就能只顧自己怕死？我們這麼多人，圍攻之下還殺不了那個惡女人嗎？戰士因為怕死就放過那樣的敵人活着離開？”李天照的娘繼續怒聲質問。

陳皮心裏有氣，就說：“明明玄衣王將有叮囑，已經死了這麼多老夥計了，難道還要為了意氣用事再死更多嗎？你只說戰士應該不怕死，就沒想過戰士怎麼死才值得？怎麼死是不值得？”

“為玄天武王而戰——任何時候戰死了都值得！你連這都忘了？陳皮你到底在想些什麼啊！每一個戰士都知道的道理，你竟然忘了？你問問老夥計，除了你，誰會忘了戰士之心！你們忘了嗎？你忘了嗎？你忘了嗎？你記得嗎？”李天照的娘逐個去問，每個人都說記得，都點頭。

陳皮看着那些老夥計的臉，無聲的露出一絲自嘲的笑。

搏命鴛鴦夫妻倆是剛復活不多久，還懷揣着那時年輕的稚嫩和激情。

可是這些老夥計不是剛復活，他們跟他陳皮一樣，都經歷了漫長時間和冰冷現實的捶打。他們仍然相信要為武王而戰，卻已經知道，自己的命也非常珍貴，能夠拼上王將復活親人的情況少之又少，人死了就死了，傷殘到最後無法戰鬥了也就是廢了。

只是，大家知道現在跟李天照的父母說不通那些時間才能領悟的體驗，又都了解她的脾氣，所以都應付着說是，說好，說記得，說沒忘記。

沒忘是沒忘，其實早已沒把那些奉為唯一的真理了。

“看看、陳皮你自己看看——除了你，大家都沒忘！”李天照的娘怒目而視的瞪着他。

陳皮實在有一肚子的真心話想說，卻又知道說了也沒用，李天照的娘根本就沒體會，不會聽。

蝴蝶劍恐怕他們爭吵的更不可開交，也知道陳皮知道殺戮千影的厲害，就過去說：“我們全部加起來都不是殺戮千影的對手，剛才那個女人，就是在守護城殺數百後天混沌劍客的孤行人首領，雲首殺戮千影。”

“還有你——”李天照的娘手指着蝴蝶劍的鼻子，很是憤怒。

# 第四百一十四章 共同的誓言

“守護城的戰士，還有像你這麼懦弱怕死的？你看看，這麼多的人都不懼生死的倒下了。你作為孤王旗下付出最多心血培養的混沌劍客，剛來混戰之地的第一份回報，就讓人笑掉大牙！別人會說：孤王旗下的都是怕死的廢物嗎？”

“正因為是孤王旗下，所以我們加倍珍惜孤王的付出。他一個人拼殺至今很不容易，像他自己所說，許多旁人眼裡的奇迹，也只是他走運成了拚命之後恰好能夠活着的那個人而已。孤王為我們付出許多心血，我們的戰死，必須對得起自己，對得起孤王。跟殺戮千影繼續打下去，只是白白送死，毫無意義，更甚至這也不是玄衣王將交待的命令。”蝴蝶劍面對李天照母親的指責，並不退縮，也不害怕。

“好、好！天照如果知道你是如此懦弱惜命的戰士，看看他會怎麼想！”李天照的母親本來對蝴蝶劍的印象很好，覺得她是出身、情況都類似的女戰士，此刻好感全無，只剩鄙夷。

蝴蝶劍尋思着不能因為自己讓孤王為難，而且這樣的情況，也不只會是今天，還不如她就當個惡人把李天照的娘徹底得罪算了，若能從此開個頭讓她別在插手孤王旗下千殺派系戰士的事情，那也值得！

於是蝴蝶劍就語氣生硬的說：“我們是孤王旗下，本來也只對孤王的命令負責，旁人怎麼看怎麼想，不是我們需要考慮的事情。您是孤王的母親沒錯，但也沒權力對我們發號施令，更沒道理教我們怎麼當戰士。用現在大家流行的劃分辦法，我是真萬戰將，您是戰時萬戰將，即使不需要對我保有更多尊重，至少也沒有戰時萬戰將在真萬戰將面前傲慢的理由，還請適可而止。”

蝴蝶劍說完，故意不理會李天照母親的反應，惡人當也當了，反正看情況，她不當這個惡人，李天照的母親也一樣鄙夷憎惡她了，當惡人還能替李天照分擔點麻煩。

“就算你蝴蝶劍是混沌劍客，就憑你的懦弱怕死，玄天武王座下的戰士就都看不起你！”李天照的娘很是生氣，所謂真金不怕火煉，真正的戰士敢於直面生死，今日在生死考驗面前，陳皮不負過往之勇，蝴蝶劍也是虛有其表！

蝴蝶劍不跟她繼續爭論，徑自領了守護城的戰士走開一旁。

她見石天龍既不插話，也沒跟着走，知道他不想得罪李天照的娘，也就沒招呼奪風城的戰士。

李天照父親和一些老夥計們勸解了幾句，有人就說：“還是先給大傢伙收拾遺體吧！”

一句話，讓李天照的娘眼裡含淚，滿懷悲痛。

相較之下，陳皮在內、剩下的那些老戰士們，其實早已經體會過許多次朝夕相處的戰友死去的傷痛，於是哀傷還有，卻已經不是那種在胸膛里激蕩的悲傷了，因為身體里藏納的死別哀痛有許多，可一個人的痛苦體驗有其極限，被許多死去的朋友等分的越多，單獨一份的悲傷自然就顯得淡些。

李天照的娘在土堆前難過了許久，陳皮忍不住勸說：“回去吧。”

“你不要說話！陳皮你變的太讓人失望了！”李天照的娘一句話說的陳皮只好閉上嘴，旁的一個老夥計就說：“走吧，該回去復命。逝者已矣，我們活着的人得化悲痛為繼續积極戰鬥的力量。”

“那個女人——雲首殺戮千影，早晚會殺了她！就算我殺不了她，也還有天照為你們報仇雪恨！”李天照的娘拔劍出來，陳皮見狀急忙一把抓着她手，急問道：“你干什麼？”

“還能幹什麼？當然是立劍誓！十一個老夥計，全死在那女人手上！這樣的仇恨還能不立劍誓嗎？你們不敢里，我敢！”李天照的娘掙扎着要拔劍，卻被好幾個人攔着，李天照的父親也惱火，可是覺得，不至於到立劍誓的程度。

“你們別攔着我！不立劍誓，不足以堅定復讎之決心！”李天照的娘很是惱火，陳皮見她如此，實在忍無可忍了，斥責說：“你想立劍誓，那就立個此生一定把老夥計們都死而復生的劍誓！復讎殺敵算什麼本事？有本事把他們都復活啊！像李天照那樣，把你們都復活了！那才叫本事！”

一句話，讓李天照的母親整個人僵住，好似所有的力氣都被抽干。

她突然冷靜了許多，陳皮說的對，比起報仇，最有意義的是讓老夥計們死而復生。

可是，這麼多老夥計的命，她怎麼可能掙的出那麼多功績，讓大傢伙都死而復生？

十一個戰士萬戰將戰印的老夥計啊！

那得多少功績？

眾人感覺她冷靜下來了，這才送鬆開了手。

陳皮沉聲道：“你的命是孤王拚命殺敵積攢的功績換回來的，可我們誰有本事救得活哪怕一個老夥計的命啊？戰士是不該怕死，但我就覺得今天他們死的不值當！我們今天，本來應該還在城裡到處逛，了解這地方，喝着這裏的酒，吃着這裏的肉，暢談着將來的打算……”

“你是怪我不該帶大家參加這場戰鬥？”李天照的娘聽明白了，很是生氣。

“沒人知道會是這樣的結果，相信孤王和玄衣王將也不會料到，否則的話，也不會讓我們來。這怪不了誰，我只是說，戰士不該怕死，但也不能事事都去‘求死’！”陳皮滿腹的話，最終還是覺得說不明白。

“好！是我帶的頭，責任我不會推卸！戰死的活計的命，我們夫妻將來掙了功績，把他們一個個的都復活！”李天照的娘說著，又舉劍面前，旁人見狀，這次卻不阻攔了，反正這樣的劍誓，又沒有危害，只是堅定決心。

李天照的娘橫劍面前，立下劍誓，末了，收劍入鞘道：“我兒天照有本事復活我們夫妻，我們難道就沒本事復活戰死的老夥計？現在是大戰的時期，多少人戰士的功績都突飛猛進，不能用常理計算，殺敵的機會多的是，不是沒有可能辦到！”

陳皮沒想到李天照的娘如此有勇氣，原本那些話是想讓她認清現實，明白生命的珍貴，人死容易，死而復生卻難的很。但是，李天照的娘如此积極，陳皮卻也不禁覺得，這等的堅持自信，讓人敬服，於是就說：“好！既然你們有這樣的勇氣，那就少不了我一份！從今以後，只要是救老夥計的事情，花費功績就有我一份首發

餘下的幾個人面面相覷，一時也被他們的誓言感染，紛紛表態道：“還有我一份！”

“算我一份！”

“怎麼能少了我的一份？”

“還有我！”

“一個都不拉下！”

一眾人立下共同的許諾，在十一個戰士的朋友的墳前。

他們面面相覷，看着個人臉上的信心，眼裡的堅定，一時間，胸膛里都激蕩着熱情。

李天照的娘對陳皮也突然沒了不滿，陳皮還是當年的陳皮，雖然戰鬥的時候想法有點不同了，但他還是他，還是那個，可靠的戰友。

李天照的父親覺得這樣才對，這樣才好，於是說：“要救老夥計，先得成為王將，大傢伙就先朝着這個目標一塊殺敵立功吧！”

“殺盡大地狗！換我王將功！”陳皮一聲大吼，用上了這裏戰士對大地武王的人的稱謂。

李天照的父母和旁的幾個老戰士紛紛高喊道：“殺盡大地狗！換我王將功！”

夜風吹着，窗外吹入的都是涼意。

雲暮煙立在窗邊，突然想起西月之地的時候，李天照夜裡翻窗尋她的事情，而後，不自覺的面露會心一笑……

緊接着，卻又想起白日里，李天照母親那仇恨的目光，還有悲憤的怒吼……

雲暮煙懂那種悲憤，就如她去到時，看見那麼多孤行人被屠殺的心情，或許，更甚……

因為今天死的那些孤行人，跟她還談不上很熟悉。

而她殺死的那些戰士，對於李天照的母親來說，也許就如同時是她身邊的夢中游夫妻那樣信任、熟悉的重要朋友。

雲暮煙望着雙手，膚白如玉，長久修鍊的戰士手，早因為肌體的脫胎換骨而改變，沒有尋常戰士的那些老繭。

可是，這雙說沾染了多少鮮血？

未來，卻還會沾染更多鮮血。

她請樵夫幫忙時，選擇了血武印，因為孤行人的處境不容她能通過別的途徑獲取力量。

而孤行人的處境，又註定了她的劍會沾染更多、更多、更多的鮮血。

只有血武印，才來得及成為支撐的力量。

雲暮煙想着李天照，突然又覺得：‘如果你能在盟主城裡運籌帷幄，擺脫了血武印，也很好……不，還是根本就不要與武印沾上關係的更好吧……’

窗外湧入一陣寒風。

雲暮煙其實一陣冷寒，旋即覺得自己的念頭可笑，如李天照的情況，實在難以跟武印擺脫關係，只在早晚，只能希冀會是別的，沒那麼辛苦的武印……

窗外的寒風，很冷。

李天照卻已經在窗邊站了許久。

他想起西月之地與雲暮煙的見面，想起一次次同去夾縫武王殿的情景……

玄衣回來了，看他還如她剛才走時那般站在窗邊，不由伸手捧着他的臉，予以溫暖，輕嘆說：“娘平靜了些，但還念叨着報仇的事情。我好好勸了，她願意以武王的命令為重，但還是說，等將來該收拾孤行人的時候，要孤王陪她同戰。那殺戮千影厲害，將來她若沒有死在旁人手裡，真要我們動手的話，還真得我與孤王一起，才能十拿九穩不被她逃脫。”

李天照依舊沉默着，什麼也沒說，因為他也沒辦法說什麼。

他既不願意答應，也不能拒絕。

‘原來立場就是，不論你是首領，還是盟主，一樣會會被束縛。’

# 第四百一十五章 如果不能迴避

李天照突然不知道，讓雲暮煙領着孤行人來這裏，是不是一個錯誤。

也許他該等到許多孤行人都有了結果，只有雲暮煙在內的少數倖存者需要容身之地的時候，再伸手

是啊，他當初為什麼沒有這麼做呢

李天照想起來了，因為雲暮煙直接來找他了，因為他擔心雲暮煙在外面的危險環境里，時刻都可能遭遇不測，因為他那時對孤行人群體還有不少同情

“孤王，天冷了。”玄衣關上了窗戶。

李天照看見外面的景象越來越少，最後徹底被窗戶阻擋，思緒也隨之收了回來。

躺在床上，李天照回想着往事，感嘆說“其實不止爹娘對我了解少，我對他們的了解也不多。以前總會想着他們英勇殺敵是什麼模樣說到底，他們在朋友面前是什麼樣的，在戰鬥里是什麼樣的，在旁人面前又是什麼樣的，諸如此類的這些，我通通都不知道。”

“爹娘都挺好的，其實娘也就是有落差，還不了解萬戰將印之間的差別，等他們千戰將時應有的混沌印煉出來了，了解更多情況了，就好了。在此期間，我本來考慮着如何減少他們置身於危險里的辦法，恰好今天娘跟我聊起，說她覺得戰士的精神在這裏很缺乏，我想，正好讓她們負責訓導，也就不必經常外出作戰了。”玄衣之前就有心在這裏推廣玄天之地的戰士精神。

李天照對此事並不支持，只是也不好找理由去反對，本來也讓玄衣去做了，因為料定在亂戰之地難以奏效。

“爹娘如果感興趣，當然挺好。但你指望他們因此不去參加戰鬥的事情，我看絕不可能。爹娘以戰鬥悍勇為榮，視作戰士的立足價值。所以他們积極求戰的態度目前是不會轉變的，她又為了戰死的老夥計們許諾了要逐一復活，那就只會比過去更积極。”李天照想着，還覺得無奈。“娘回來時，還讓我教她怎麼才能殺了雲暮煙。”

“娘心裏，孤王的劍，除了武王，那就是無敵的存在，當然是殺誰都可以辦到嘛。”玄衣只是微笑，尋思着殺戮千影若是那麼好殺，哪裡還會是天級混沌碎片力量裏面罕見又頂尖的存在呢

“我只好告訴娘說，殺戮千影本身就具備立於不敗之地的能力，幻影分身就相當於是玄天千幻劍法路線的極致體現，要是能破殺戮千影的幻影，我就能破玄天千幻劍法了。我問她，武王的獨門絕技玄天千幻劍法是能破的么娘才對殺戮千影的幻影分身的厲害之處有了概念。”李天照尋思着以後要多用玄天武王當理由，只要拿這個說事，他爹娘瞬間就贊同了。

當時聽他這麼說了后，他娘立即對殺戮千影這種力量服氣了，還說“那是破不了玄天武王的獨門絕技不可能被破我兒也不行”

玄衣猜也能猜到李天照母親的反應，就笑着說“爹娘都是非常優秀的戰士，將來有陰雲境、黑雲境之類的，都安排了他們去，碰碰運氣。”

“我本來還擔心你跟娘會合不來，她那人個性很強，小時候沒覺得什麼，復生後有時候她直接做決定似的跟我說什麼，我聽着都覺得很難接受。細心想想，我也像她的個性，說不定有過之而無不及，其實是不太好融洽相處的。我跟娘都得刻意壓着自己的脾性，小心翼翼的避免產生對抗。你這人性格外柔內剛，也強勢，娘對你的話卻還願意聽，還真沒想到。”

“爹娘對武王忠心，覺得我武王氏族的身份就等若武王的代表，當然願意接受我的話了。”玄衣說罷，又問“武王給我們定了限期，等下個月七星武王的復活大典之後，正是進攻大地武王的好時機，孤王的體印力量突破還不知道多久，實在等不得了。”

李天照想拖時間，讓亂戰之地能多積蓄力量，但很顯然，是拖不下去了。“的確，復活大典能夠振奮亂戰之地所有戰士的心，藉此機會進攻很好。但在此之前，我們得先解決了臨近城市裡的不滅王將，我考慮着，等探明了不滅王將的情況，挑個合適的由你負責拔除，順便把爹娘和山芊啟他們都帶上，讓他們有增進見識，了解不滅王將本事的機會。”

“孤王不打算避免他們置身於危險”玄衣頗為意外。

“那也得可行啊就我娘的個性，故意安排些風險低的戰鬥任務，她指定要尋我鬧，鬧了沒結果她不就得自作主張的往激戰區跑，根本不可能會乖乖接受安排。難道我還能以抗命的罪責處死她啊既然攔不住，那就只能換個思路，設法幫助他們更快成長，好在爹娘都住盟主府里，有聚氣陣的高濃度混沌之氣，他們的混沌印很快可成，戰鬥力也多了些底氣。”李天照倒是想把父母和山芊啟都擺家裡安安全全的，問題是不可能。

“孤王放心，我會照料妥當。”玄衣滿口答應，自然也知道，李天照的劍殺敵那是厲害，讓他保護人的話還是算了。根本就沒有什麼能夠照應一群人的本事，再者接下來要解決鄰近城市裡不滅王將的意識碎片，李天照也閑不下來。

孤王不戰則已，一旦直接去了前線，風武王那邊肯定要請他幫忙解決不滅王將的意識碎片，奔走是在所難免。

“說起來，風武王的混沌之氣儲備沒有大地武王和玄天之地那等底氣，為什麼這裏的戰鬥卻還沒有投入最精銳的力量寧願打了這麼久的消耗戰，這實在很反常。”李天照覺得背後有緣故，奈何不知道是什麼緣故。

“確實很奇怪。之前吧，風武王收編的暗劍王為首的暗靈族忙着收拾卧榻之側的武王，兩個月前最後一個妨礙風武王的武王也被暗劍王殺了，照理說風武王早該把暗靈族都調來這裏，卻至今不見動靜。”玄衣說到這裏，又問“那暗劍王如何厲害孤王與之交過手應該清楚。”

“我還真不敢說清楚，因為那傢伙就不是人類，每次交手都有新的力量變化，誰知道現在又蹦出來什麼新力量反正以之前的了解來看，他是個很大的麻煩。混沌碎片的力量能難對他奏效，除非是圍攻之下超出混沌光鏡的承載負荷；沒了混沌碎片就得是近身廝殺，他的千殺劍法自行琢磨的招式很完善了，各種情況都有揮劍即用的應對招式。上一次擊退他，真是佔了點運氣便宜，他當時如果用混沌碎片的力量，我只能白挨打，都沒有能近身的機會。現在嘛，我倒是多了點抗擊混沌碎片攻擊手段的辦法，戰印絕技又能連續發動，倒也不怕他。”李天照如實評判。

玄衣好奇的問“孤王的千殺劍法最快，我也不及，那孤王看來，暗劍王的千殺劍法跟我的比，誰更快”

“雖然經過我替你仔細調教了一遍，但很多招式武王本來就已經摸透，所以實際上的提升很有限。暗劍王的情況也差不多，基本上他都摸透了，你們倆應該是誰也占不着速度上的便宜。你的氣落爆對暗劍王恐怕效果有限，真遇上他，贏面差不多。”李天照大約估計着。

玄衣突然皺着眉頭，追問說“孤王的評判里很奇怪的完全不考慮玄天千幻劍法，這是什麼道理”

“啊說實話，或許對武王不敬。我估計玄天千幻劍法對人厲害，對暗靈族恐怕都沒作用。因為根據我的推測，暗靈族眼裡看到的東西應該跟我們不太一樣，換言之，凡是靠變化虛招的路數，暗靈族都有直接看破虛實的能力。”李天照是這麼想的，所以剛才下意識的直接忽略了玄天千幻劍法對陣暗劍王的影響。

“孤王的推測有幾分把握”玄衣很是在意此事。

“不敢說十拿九穩，應該也是仈jiu不離十了。”

“這麼說的話，暗靈族也就可以克制殺戮千影了”玄衣推敲着反問。

“也許。”李天照其實覺得可以，但沒有說的肯定。

“嗯此事我要跟武王回報，等武王抓個剛成形的混沌暗靈去武王殿里試試就能確定了。”玄衣一直如此，特別在乎玄天武王的利益。

“確實是個辦法。”李天照早習慣了，也可以理解，就如他不會如玄衣那般以玄天武王利益為立足點一樣，他不會為玄衣改變，也不會想着玄衣會為他改變，彼此理解着，盡量避免兩種立場產生衝突就好了，實在避免不了，再設法解決矛盾就是了。

“孤王對暗劍王的實力如此肯定，風武王實在更沒道理不調暗靈族來這裏了，有暗靈族在，僵持的局面早就可以打破，風武王到底在等什麼呢”玄衣的語氣也透着疑惑。

可是，李天照覺得，玄衣的語氣很刻意似得，就好像她知道是為什麼那般。

難道說，風武王違背常理的原因，玄天武王知道又或者是，原本就商量好的

倘若是這樣，到底又是為什麼呢

李天照沒辦法知道。

三十六武王聯盟里，都為復活大典準備着。

七星武王計劃一口氣令五百多人死而復生，為此他要付出的代價是儲備的混沌之氣基本消耗殆盡。

但七星武王認為值得。

如此可以讓亂戰之地的戰士們真切感受到，拚死作戰並沒有後顧之憂，戰死的人，會根據功績高低排隊等着死而復生。

對着劍說

# 第四百一十六章 秘密，約定

如此寬鬆的復生條件，放在三十二武王的體制里，根本不可能。

但在亂戰之地，卻可以。

復活大典開始之前，亂戰之地的無人區的某片山林出現了特別濃郁的混沌之氣。

原本林雙就是為此而來，陪同她搜集混沌之氣的本來應該是小三子和四十八，但他們主動把機會讓給了李天照的父母，等於是送他們這份搜集混沌之氣的功績。

李天照還不知道此事的時候，他爹娘就跟林雙一併出發去了混沌之氣濃郁的區域了。

亂戰之地里旁的武王其實也有推算野外混沌之氣濃郁區域形成的能力，但是，他們沒有混沌之心。

再者，又都料到玄天武王會派人來吸收，即使有七色心在手，也只是等着玄天之地的混沌之心吸收完了，若還有剩下的，他們再考慮。

但實際上，當然不會有剩餘。

混沌之氣這東西，本來就是大武王最在意的，向來小氣的很。

試想每年的天境爭奪，每天都有的各種陰雲境、黑雲境、野外混沌之氣的搜集和爭奪都在上演許多，又豈會好心的讓亂戰之地的弱武王們分走？

李天照的爹娘剛升上千戰將不久，又不是混沌劍客，並沒有參与過這種任務。

原本林雙以為就他們來，沒想到見面時，卻發現有還有搏命千殺隊的陳皮等好幾個戰士。

“我們知道，去的人多了功績會分攤，但我們都沒見識過野外混沌之氣濃郁的地方是什麼模樣，想增漲見識，功績什麼的也沒關係，人多人少聽說對混沌之心也沒有影響，索性就一起去，沒問題吧？”李天照的娘很是期待。

林雙沉默了兩秒，旋即笑着點頭說：“當然、當然沒問題呀！”

陳皮覺得林雙的情緒好像有點變化，就忍不住問她：“是不是我們人來的多，壞了什麼規矩，讓混沌之心為難了？”

“沒有的事情。”林雙洋溢着熱情的笑容，旋即又說：“其實呢，本來今天想跟搏命鴛鴦說件事情，最初是想跟孤王說的，可又沒敢說。因為這事情，雖然說有成功的例子，但就成功了一個，也沒機會多做驗證，還不敢確定就是真的。”

“哦？到底是什麼事情？”搏命鴛鴦在內，陳皮一行都被勾起了濃厚的興趣。

“前些時候我跟小三和四十八在路上留宿時，遇到個村裡的老頭，那老頭快病死了，臨死的時候還在念念叨叨着話，說他真的發現了成為後天混沌劍客的奧秘。”

“什麼？成為混沌劍客的奧秘？”搏命鴛鴦夫妻在內，陳皮一行人全都被這話震驚，不由自主的追問：“是真的？”

“不會吧？是那老頭說胡話吧？”

“是呀，村裡人都那麼說。”林雙眨巴着大眼睛，很是真誠的說：“但我挺好奇的，就問他是什麼辦法，又湊近了聽那老頭說。時候就有點好奇，恰好去了陰雲境的任務，尋思着就找了個村子里的小孩子試試，結果真的成功了呢！”

“成、成功了？”搏命鴛鴦夫妻面面相覷，雙雙激動了起來，陳皮他們個個都睜大了眼睛，眼也不眨的看着林雙，全都激動的額頭冒汗。

這如果是真的，那就是說，林雙能幫他們都擁有混沌碎片的力量啊！

這、這簡直是做夢都不敢想的幸運！

“是啊！那個小孩真的成功得到混沌碎片的力量了呢！所以我覺得，這辦法也許真的沒錯。可那病死的老頭怎麼發現的，卻又不知道了。”林雙說到這裏，沉默不語。

搏命鴛鴦睜大着眼睛，等着她說下去，結果，半晌沒發現她有開口的意思，就那麼大眼瞪小眼的看着他們，也不說話。

陳皮意識到林雙似乎另有心思，就試探着問：“混沌之心可否用這辦法，祝我們一臂之力？”

“我就是很想幫助孤王的父母嘛，但又怕這辦法萬一不靈，上次只是湊巧，會被孤王責怪，會被你們埋怨。”林雙這般一說，搏命鴛鴦當即保證說：“我們怎麼是那麼不懂道理的人？混沌之心幫助我們，成是恩情，不成也是人情！豈有反過來責怪你的道理？至於說擔心孤王，那先不讓他知道就是了，成功了再說，不成功就永遠不提！”

“嗯，那倒挺好。”林雙這麼說完，又不做聲了。

李天照的娘就忍不住問她：“混沌之心能不能一塊幫幫我們這些老夥計？”

“我當然也想。孤王旗下的戰士，每一個我都想幫忙。”林雙說了這句，又不做聲了，目光飄忽閃爍，似有什麼話說，卻又不說。

這回，一群人都意識到了，林雙分明是有什麼想法。

陳皮尋思着此事非同小可，如果是真的，那孤王座下的萬戰將都可以變成混沌劍客，綜合戰鬥力的增加，簡直不可同日而語！

於是陳皮就問：“林雙是有什麼需要我們幫忙？還是說，需要孤王的父母幫忙？”

“也沒什麼啦……只是——”林雙說到這裏，低着頭臉，玩兒着衣角，險些把人急死，她見眾人只是着急，卻根本不明白似得，不由意識到他們或許是真不懂，於是就說：“一直感激孤王的救命之恩，又覺得孤王有情有義，本領過人，是天底下有數的頂尖戰士，我呢……特別想孤王能當我的守護劍客。可是孤王的混沌之心已經有好幾個了，似是無意再當旁人的，所以……”

“守護劍客？”一群人面面相覷，沒明白什麼意思，根本不曾聽說，但是，顧名思義，好像沒什麼大不了的，林雙又說孤王已經是好幾個混沌之心的守護劍客，李天照的娘就覺得自然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情，尤其相較於林雙掌握的奧秘而言，當即說：“這有多難？我替你跟他說，保准、不，是必須讓他答應！我們夫妻倆作保，說出的話絕不反悔，更絕不會失信於你！你要有顧慮，立個劍誓好了！”

陳皮有點疑慮，但也不覺得當守護劍客是什麼事情，孤王既然當了好幾個人的守護劍客了，肯定不在乎多一個嘛，林雙又是自己人，更沒關係。於是也覺得，這事立劍誓也沒什麼。

“我當然相信搏命鴛鴦的信譽了，可我就是自己患得患失，總害怕孤王討厭當我的混沌劍客，畢竟孤王那等厲害的戰士，我卻只是個平凡無奇的小小混沌之心，本來是真沒資格妄想他能當我的守護劍客的……”林雙說的彷彿是心裏糾結的情緒，搏命鴛鴦夫妻倆哪裡耐煩聽這種啰嗦，當即就拔劍出來，橫劍面前，立下劍誓，末了，說：“現在你可以放心了，難道孤王還會為了這點事情，讓我們違背劍誓？”

“嗯嗯！謝謝你們幫忙，這下我真的安心了。”林雙說罷，歡喜的笑着說：“等下一次出現陰雲境的時候，你們不要與孤王說，然後我領你們去陰雲境那，按我知道的奧秘辦法，幫你們成為後天混沌劍客。不過呢，過程中可能有點難受，又得在地上躺一些時候，得帶上被子。”

“如果能成為混沌劍客，這點罪有算什麼？”眾人紛紛表態，立下約定。

李天照的娘很是期待的說：“說不定也能得個殺戮千影那樣的混沌碎片力量，到時候報仇就容易了！成為王將復活老夥計們也簡單了！”

“我想你們是孤王的父母，運數一定非比尋常，肯定會得到厲害的混沌碎片力量呢！”林雙滿眼的祝福。

搏命千殺隊答應了林雙，也信守諾言，回去後果然絕口不提此事，至於劍誓，也約定了是等事情成功了，他們再跟孤王談守護劍客的事情，並且許諾一定促成。

搏命千殺隊想到不久的未來，很大可能都能變成混沌劍客，每天都聚在一起談論，展望着未來，又對各種混沌碎片的力量特別有了解和談論的興趣。

搏命鴛鴦沒有忘記山芊啟，本來要把山芊啟也算上一起，結果林雙建議等他們成功了再說，畢竟陰雲境在亂戰之地出現的次數也不至於太久，沒必要那麼著急。

於是就沒有對山芊啟說。

李天照見父母情緒很好，也很開心，只是他一過去，問起他們說的什麼，就都說是過去的往事。

李天照發現他在場，爹娘和陳皮他們就了不起來了似得，只好識趣的起身告辭。

問起山芊啟，知道她在練功房，李天照尋了過去。

李天照帶上練功房的門，看着山芊啟十分投入的在修鍊，旋動中劍光揮動的迅猛流暢，掌握的很漂亮，再想起當初剛結婚時，她忍受不了持續的旋轉痛苦折磨，寧可自殺逃避，不由覺得，簡直是判若兩人。

“孤王什麼時候來的？”山芊啟突然看見他，面露微笑，帶着一身汗水過來，李天照抱着她，端詳着說：“你跟爹娘一起后，變化很大。要是以前，身上出了汗，非得去洗香香了才許我靠近，現在完全是女戰士的風格了。”

“孤王喜歡哪種呢？”

“都很好啊！”李天照答罷，又好奇的問她：“你以前轉久了就暈，怎麼克服的？”

對着劍說

# 第四百一十七章 編外劍招

“孤王不是教過，要吊起來倒着旋轉嗎？我把這法子告訴了爹娘，跟他們一起天天練，熬了一個多月才能持續轉上一刻鐘，又熬了一個月才能轉的更久，現在適應的差不多了。”

李天照很是感嘆，人經歷生死變化竟然能這麼大……旋即又想起說：“對了，知道爹娘他們最近聊什麼那麼高興嗎？”

“不知道，挺神秘的，我過去了他們也突然不說。”山芊啟茫然的搖頭。

“我過去了他們也不說了。”李天照覺得奇怪，又覺得是開心事情就行了，就說：“對了，感覺你對玄衣有意迴避，見面全然不願意搭理，跟過去的作風變化也很大。以前你雖然會有吃醋的時候，卻也覺得是武王特賜的殊榮，不會如此大敵意。”

“那時候孤王需要這種殊榮妝點，現在孤王不需要，我就只會覺得這樣的賞賜討厭。”山芊啟這般說法，倒是有理有據，末了，又問：“七星武王的復活大典，孤王會帶我去嗎？”

“當然！”李天照沒想到山芊啟對此事很感興趣。

“孤王看看我的長進？”山芊啟努嘴示意，主動邀請對練，李天照實在覺得新鮮。

但其實他也早想找山芊啟試試，只是最近事情多，他跟玄衣都在忙着，自己也沒時間練劍，只有入睡前，早上起來的時候練上一會。

兩人拔劍對練，只見山芊啟步走急快，移動中身形旋舞成一片金影，劍光划動千殺劍法的曲線軌跡，十分迅猛的連連搶攻。

原本李天照還尋思着喂招，很快發現他想多了，山芊啟現在是真的厲害，千殺劍法用的很漂亮，他只能憑藉劍感和對劍路軌跡的預測，不斷迴避。

如此打了許多招，山芊啟哼了聲，攻勢更急。

“孤王太小看人，受傷了不要後悔！”

“儘管來。”李天照看着山芊啟一次次揮劍，招式，身法險些的都很漂亮，可以說，大約是達到了千殺劍法正常可以做到的極限了。

突然，山芊啟追擊中使了一招，讓李天照很是吃驚。“這招你自己琢磨的？”

“不錯吧？”山芊啟繼續追擊，揮着劍又道：“還有呢！”

李天照頗為意外，山芊啟接連追擊中又一次次銜接了更多新招式。

千殺劍法本來不是尋常劍法，核心奧義就是把握更快的曲線，身法的配合也是如此，所謂的招式，就是李天照人為截取了實戰中實用性高的情況，把交手的瞬間動作獨立成招。再結合個人不同的情況，細微調整招式，變成比尋常更快的千殺劍法劍招。

所以理論上，山芊啟當然也可能自創出這類招式，只是難在如何針對性的調整動作，以求適應環境和對手情況。

山芊啟也是見過李天照練劍的，靠着記憶琢磨出一些現如今李天照根本沒創的劍招，本來也並不奇怪。

只是，李天照發現山芊啟這些新招式發動的時候，從劍速，身法動作，以及氣流的變化情況來看，都快跟他幫忙調整的效果差不多了。

這就有點不同尋常了，山芊啟如果能做到這一步，那就意味着，她即使沒有掌握曲線劍的奧秘，也已經在行為上有意識的靠近了，否則的話，實在很難自行調整出新的劍招，而且還不止一招。

“都是你自己創的？”李天照越看越是驚奇，數了數，這都有三十多招新招了。這才多久的功夫？讓他拋開別的事情專心琢磨，在考慮實用性的情況下，也得好幾天的時間吧。

“孤王對自己旗下的事情都不知道啦！”山芊啟停了下來，連續攻了兩百多招，真是累的夠嗆，一身熱汗讓她覺得難受，索性扯了練功裝，取了干布擦拭着汗水，看李天照一臉困惑，就笑着說：“學新的招式難，所以孤王旗下的戰士，有心的平時都會留意嘗試，這些招式是大家共同的智慧結晶，只有三招是我創的。石天龍很厲害哦，他琢磨了五招，還有五招是別的戰士戰鬥力無意中發現，但沒能演練出來，石天龍幫着整理確定的。大家都叫這些是編外劍招。”

李天照真是不知道此事，旋即又明白了，這些是他定的招式之外的狀況，大傢伙私下里學習交換，當然誰都不敢跟他說。

“編外劍招大家都學了嗎？”李天照覺得這是好事。

“各隊，個人掌握着，也就我跟石天龍學全了。石天龍這方面有本事，人家都願意跟他換招，我學的是他教的，當然是看在我孤王夫人的身份。”山芊啟擦着頭髮的汗水，見李天照不知在想些什麼，就問：“孤王是不是該多傳些招式了？現在編外招式都快有你的單式劍法招式多了。”

李天照心想他哪裡還有更多招式，之前就總結了這麼多劍招，覺得實用性也夠了，繼續細化不是說沒有意義，只是適用性要低的多。

“大傢伙既然有這樣的积極性，就應該鼓勵提倡。以後多一類編外劍招，貢獻劍招的人，未來可得修鍊劍招付出的一定比例的功績，給予方式就是在任務配給資源上傾斜。並且貢獻了編外劍招，就可以直接多學一招三式的劍法。大傢伙學習編外劍招的功績標準呢，只需要三式劍招的十分之一。這些只是初定，具體的獎賞再定，如果編外劍招足夠多，完全可以根據個人需要補充三式劍招的銜接細節，又集合了大傢伙的智慧和經驗，還可能有出人意料的創新。”

李天照覺得這真是之前沒想到的好事，雖然對於大家學習三式劍法的积極性有影響，但其實並不大。

三式劍法若是樹的軀幹，那麼編外劍招就是枝恭弘=叶 恭弘，枝恭弘=叶 恭弘必須生長在軀幹的基礎上。

“孤王不傳旁人多一些招式，也不傳我么？”山芊啟說著，甩了甩擦乾的長發，一臉幽怨之態。“孤王有了新人，就忘了舊人？”

“目前三式的劍招就這麼多，也沒有必要增加更多招式。”李天照覺得這話說出來，山芊啟也不明白，可能還會疑惑不解。

“怎麼會呢？孤王的千殺劍法肯定與旁人不同，不是有更多招式嗎？”山芊啟說著，又拔劍出來說：“換孤王來攻我了！孤王不傳，我自己學總可以吧？”

李天照本來下意識的覺得山芊啟只是會疑惑，卻沒想到她會不信。旁人不信，那是正常。

但山芊啟的性格，應該知道他或許有話會不說，但對她說了的話，就不是假話。正因為如此，李天照才會那麼說。

“怕是學不到，你也知道，我只練劍，不切磋。”李天照說罷，見山芊啟手指在身上滑動，幽幽然道：“那換個方式切磋呢？”

“這個可以有！”李天照剎時想起久別之前的那些美好記憶了……

他們也確實，許久沒有好好相聚。

從冰洞里出來后，在千山城修養了些日子，還沒好好聚聚，山芊啟就跟搏命鴛鴦去了守護城。

一直到此番來了亂戰之地，初來乍到就去了追擊孤行人，回來后這些天許多事情忙，李天照都沒機會來找她。

兩人說著敘離愁的話，卻不多久，練功房裡就只剩了風吟般的聲響，還有兩個雲霧纏繞般的身影……

天色已黑。

玄衣忙罷了事務，鬆了口氣，之前擠壓的事情總算清空，明天開始就沒這麼緊張了。

她起身，問起孤王，說是見去了東院。

玄衣聽了就不太高興，這些天她忙完了就第一時間去尋孤王，有心不讓他跟山芊啟單獨相對。

玄衣先去見了搏命鴛鴦，見他們最近奇怪，總神秘兮兮，她故作不知，其實派了人留意盯着，但凡古怪，她都是要弄清楚的，雖然不應該有什麼壞事，但哪怕是好事，也必須在她的掌控之中。

不論是驚喜，還是意外事故，都是失控的體現，都讓玄衣討厭。

不同的是，比起驚喜，意外事故更令她討厭而已。

李天照每天做什麼，去了哪裡，本來玄衣都應該知道。

但是，李天照因此趕走了十幾個人，於是盟主府里的人都明白了，玄衣夫人的話是要聽的，也是要忠心的，但敢拿孤王的事情賣乖者，一定是會滾的，玄衣夫人也保不住。

玄衣試探出李天照的個性，在府里的事情，她也就不指望安排眼線了，有些私下里對她忠心的，也只是湊巧碰上了，會告訴她，她也只當不知。否則一旦說出來，李天照就能猜到是誰透露的，那人也就得從盟主府里出去了。

所以，李天照在府里往來的行蹤，玄衣並不都知道。

見了搏命鴛鴦，知道孤王來過，卻沒呆多久，而這時間平時該去的地方又沒去過，玄衣也就知道，一定是跟山芊啟在一起。

人影不見，大半天的行蹤未確定，又沒有出去，那隻能是做一件事情，才能這麼消耗時間了。

當然，本來也可能是練功的，但玄衣可不認為，孤王跟山芊啟分別了那麼久，見面后久旱逢甘露的情況下，會練功練的晚飯都沒吃。

練功房隔音着，門自內緊閉，玄衣聽不着動靜，卻也不需要聽了，明擺着人就在裏面。

她想了想，還是拍了門說：“孤王在練功嗎？”

對着劍說

# 第四百一十八章 復活大典

聽見門外玄衣喊話，李天照吁了口氣，暗覺無奈，抹了把臉上的汗，答了句：“我在，有事明天再說。”

山芊啟沒好氣的理着頭髮，哼了聲說：“她就是故意打擾！”

“我想陪孤王練功。”玄衣既然拍了門，就沒想這麼容易走。

“不必了，我陪着孤王呢！”山芊啟高聲答了句，好讓她走。

李天照也覺得玄衣這就有點過了，山芊啟可沒去打擾過他們來着。

“那我更該一起陪着孤王了，來日方長，不能總讓孤王總是分身乏術，倒不如一起相伴。如此對孤王好，對我們也好，想必你不會拒絕。”玄衣早就盤算好了，根本不會被這麼打發。

“孤王以後可要辛苦了！”山芊啟起身過去開門，很淡定的讓玄衣進來，直說：“這麼好的主意我當然不會拒絕。”

李天照尋思着，就沒人問問他會不會拒絕？

他當然是不想答應的了，這樣成何體統？哪裡能夠好好說話了？

許多話跟山芊啟說得，跟玄衣則不好說；有些話跟玄衣可以說，跟山芊啟又不適合說。

李天照覺得，這樣太不合適了！

‘竟然直接忽略了我的意見！簡直不像話！’李天照皺着眉頭。

不過，半刻鐘后，他覺得在這件事情上，他的意見其實也不是那麼重要，因為也不是非得反對不可……

天剛見光。

李天照還在睡着。

玄衣和山芊啟先後睜眼，他們目光不善的注視着對方，全沒有睡前的貌似融洽。

片刻，兩人默契的穿上緊緊包裹身體的戰意，提着劍出了練功房。

“聽說你最近的劍法精進，我也是跟孤王剛學千殺劍法不久，何不切磋兩招？”玄衣一臉挑釁，決意給山芊啟一個下馬威，先讓她知道，她再怎麼精進，她們倆也不是一個層次的實力。

“兩招怎麼夠？”山芊啟拔劍出鞘，一躍跳到空處，長劍隨意擺在面前。

玄衣哂然一笑，猛然拔劍躍出，凌空落下時，犹如飛燕撲擊。

劍光，剎時間碰在一起！

強勁的劍勁，直接把山芊啟震的口吐鮮血拋飛了出去，人甩出去了幾丈遠，跌落地上，又彈起來，凌空翻滾了兩圈，又摔落，又彈起，又落下，滑出去了一段距離，蹭的衣服上都處處都是碎草。

“差的太遠了點，切磋兩招都不行，還得好好練啊！”玄衣收劍入鞘，徑自回了練功房裡，她從開始就沒打算看看山芊啟的千殺劍法如何，就是用雙印之力显示差距。

山芊啟從地上站起來，捂着胸口時，眸子里透着怨恨的凶光，好半晌，才抹去嘴邊的血，哼了聲，偏偏也回了練功房裡。

李天照剛醒，看山芊啟模樣，奇怪的問：“怎麼回事？”

“沒什麼，跟玄衣切磋了一招。”山芊啟這般一說，李天照已經明白了狀況，玄衣暗暗咬牙，她本以為山芊啟會識趣，沒想到，還敢直接進來，故意讓李天照知道她受了欺負。

“這樣的切磋，以後就可以免了。”李天照整理衣袍，徑自出去了。

玄衣瞪着山芊啟，後者也不迴避的與她對視。

玄衣好生可氣，忍不住疾風說：“也掂量掂量自己的本身，也不想想自己的身份，似你這般平庸之人，有幸為孤王之妻，那是你的造化，還敢跟武王氏族爭風吃醋。我只要願意，就能求武王做主，直接結束了你跟孤王的配婚關係！到底明不明白自己的位置？知道不知道什麼叫螳臂擋車？本來以為你好歹是城長家族出身，應該知道識趣，還非得讓我把話說的如此明白，你可真是山家最蠢的人了！”

“武王氏族，有這麼厲害？”山芊啟面露狐疑之態，神情間也沒了剛才的對抗底氣那般，好似怕了。

“你以為呢？”玄衣冷着臉，抬手捏着山芊啟下巴，傲然道：“你根本沒資格和我斗，念你遭遇可憐，孤王為你沒少費心，才容你分點孤王的恩寵。識趣些讓你好過，孤王何日見你，你何時有幸陪伴孤王側旁，除了孤王自己，就是我決定，孤王沒有找你，你就不能去找他。聽懂了嗎？我只給你這一次機會，再不知所謂，你就做好被掃地出門的準備！一紙武王令，百妻皆可廢！你又算得了什麼？”

玄衣一通話說完，拍了拍山芊啟的臉，又隨意在她身上多處用力捏了捏，疼的山芊啟不由皺眉。

玄衣冷冷然道：“瘦的捏着及骨，也不嫌咯疼了孤王。”

玄衣去后，山芊啟眼裡滿是怨恨之色，憤憤然自語道：“就讓你就先得意着吧！”

這天之後，玄衣見山芊啟確實識趣了，也就不打算對她下狠手，畢竟真把山芊啟從孤王身邊弄走了，也會導致孤王對她有不滿，甚至怨氣，如非不得已，她也不想出此下策。

此後接連多日，都沒有什麼特別的事情。

玄衣派人盯着搏命千殺隊，也沒發現什麼，又沒辦法靠近了偷聽他們談什麼，除了他們那幾個人之外，旁的人湊過去了，即使是熟悉的，他們也不會說。

很顯然是有狀況，只是，不得而知是什麼事情。

玄衣也就只好能繼續使人盯着，等到有情況了再說。

七星武王的復活大典時，李天照說讓山芊啟同去，玄衣沒有說反對的話。

三十六武王聯盟中的所有武王都派了王將為代表，參与這場盛世。

長久以來，亂戰之地的眾武王們領地有限，沒有混沌之氣，空有武王的力量，卻沒辦法讓座下戰士的親人死而復生。

於是偶爾有厲害的混沌劍客力量出現，也會投靠了風武王或者大地武王，指望着有朝一日成為王將，復活親人，再追求那永生不滅之體的不滅王將殊榮。

現在，亂戰之地因為孤王的到來，從大地武王那佔了不少領地，又出現了好幾次陰雲境，雖然混沌氣珠都是被玄天武王派混沌之心收了走，但陰雲境里的混沌之氣也吸收了不少，尤其對於本來混沌之氣底子就薄的情況而言，玄天武王不太以為然的一點，對他們來說確實值得歡喜的豐收。

但真正讓亂戰之地的中武王們感覺富起來里的，是孤王一次次通過七色心帶回來的混沌之氣。

七星武王的復活大典，代表的是整個亂戰之地的所有武王，振奮將會是亂戰之地所有戰士的信心！

他們追隨的武王，從此刻開始，不再只是空架子了！

他們為之戰死，武王可以令他們死而復生；他們的功績可以換到生死離別的至愛、至親的第二次生命。

武王所以是武王，就似乎擁有這些特殊的力量。

沒有武王的力量，再強大的戰士也無法給予別人追求這些的希望。

七星武王為這一天，準備了很久。

走上內城城牆上時，七星武王看見內城外的街道，建築都擠滿人了，看見他走出來，全都發出震天的歡呼聲音。

“七星武王！七星武王！七星武王——”

“七星武王，賜予永生，追隨七星，不死不滅！”戰士們齊聲叫響早準備好的口號，一時間壓下了街道上噪雜的呼喊，而那些雜亂的喊聲，也緊隨着變成了這般樣的齊聲歡呼。

內城城牆上，三十六武王的代表都有各自的席位，居中的是孤王李天照的，他的位置特別寬，因為玄衣王將與他同坐，山芊啟和搏命鴛鴦則在他們後面那排。

側旁挨着的，是星冰雪，她旁邊坐着披袍遮體，袍帽遮擋了大半張臉的破天刀。

“孤王，大哥，之前你們有些誤會，以後都是自己人了，希望都能不計前嫌。”星冰雪看李天照和破天刀對視之下，一起伸出拳頭碰在一起，這才徹底放心。“這就好了！你們可是三十六武王聯盟里最重要的兩個人！”

破天刀道：“孤王一直憋在城裡，可惜了。聽說不久要對大地武王進攻？”

“聯盟積蓄了這些時候的力量，現在的局勢也必須把握利用，擴大領地，才能有更多混沌之氣。我以為，是該進攻了。”

“早就應該了！等過了今天，我成了不滅王將，直接去闖大地武王的都城都沒問題！殺不了他也能讓他都城變廢墟！”破天刀想起此事就份外期待，比起毀滅大地武王領地里的其它城市，肯定是破壞都城更解恨！

“不滅王將豪氣！我可沒有這等能力，只能設法除掉交界城市裡不滅王將的防守印記。你我各盡其能，聯盟一定會越來越好。”李天照知道破天爆的厲害，也知道破天刀的話，雖說狂妄了些，卻不是沒有如此輕狂的資格。

“孤王也不必這麼謙虛，敵將眾多，我也不放在眼裡。但他們要跑，我想迅速擊殺他們也不容易，孤王的劍斬王將亦可有屠狗，也只有不滅王將能在孤王劍下支撐些時候，論斬殺王將萬戰將，只怕也難有能跟孤王齊肩者了。”破天刀畢竟心裏清楚，單打獨斗之前是輸給李天照了的，雖然不會承認輸了，卻也不會說踩他的話。

星冰雪笑着說：“求求你們就不要互相吹捧了，聽的我這個弱女子好生自卑。”

“王將謙虛了，論混沌碎片力量，三十六武王聯盟里有混沌寒冰這樣厲害的，也是屈指可數。”李天照說罷，聽見七星武王說完開場白，整裝着道：“復活大典，正式開始！首先要復活的就是三十六武王聯盟破大地武王城市最多，殺敵無數的破天刀王將的妻妾子女！”

破天刀深吸了口氣，袍帽下的眸子里，透出來掩飾不住的激動。

城外的歡呼聲，更響亮了！

人群中，雲暮煙身穿披袍，抬頭望着城牆上七星武王的身影，眼裡透着疑慮之色。

對着劍說

# 第四百一十九章 巨變

七星武王的復活大典，雲暮煙為何會來？

以她的姿容原本就容易引人注目，本就顯得冒險，如果只是了解大典的情況，完全可以派別的孤行人過來。

但此刻雲暮煙周圍人的注意力全都集中在七星武王身上，還真沒有誰留意她袍帽下的臉。

雲暮煙眼裡的疑慮，也不知道是為了什麼……

城牆上，破天刀起身，懷揣着激動走向七星武王。

星冰雪和父母之外，他的家小，終於能死而復生，從此團聚了！

他即將徹底擺脫孤獨，生命也有了寄託。

星冰雪也異常激動，眼睛緊緊盯着破天刀起身過去的背影，等待着片刻后的重逢。

李天照真心祝賀，他明白這種心情……

七星武王內城外，無數戰士又都紛紛呼喊了起來，這一次喊的是破天刀的名號。

大地武王的城市，大多都是破天刀打回來的，雖然佔領的是空城，可領地是實在的。

李天照對於死而復生的過程並不稀奇了，扭頭看見父母和山芊啟都看的聚精會神，顯然如旁人一樣滿懷好奇。

他又看玄衣掛着微笑，只是眸子里的情緒很是平淡，不由附耳說：“夫人的笑容是不是應該更真切些？”

“孤王不必擔心，反正七星武王也看不到，不是嗎？”玄衣微笑回了句。

不知道為何，李天照突然覺得，這話，似是一語雙關。

然而，玄衣的視線又回到七星武王和破天刀身上了。

李天照觀察周圍，城牆上眾武王派來的王將都是熟面孔，防衛工作也很到位，人群都隔離在安全距離之外，就算是混沌風行加上衝鋒也不足以能突然襲擊。

思來想去，以眼前可以知道的情況來看，不應該有什麼問題。

總不可能，玄衣自己是此刻吧？

但那顯然沒有道理，玄天武王和風武王現在可沒有殺七星武王的動機，武王也不是偷襲打幾下就能殺死的。

李天照不由覺得，大約還是他想多了。

七星武王穿着繁雜的儀式服，看起來十分隆重。

不過玄衣卻對李天照取笑說：“這樣的儀式服也不知道收藏多長時間了，我曾在玄天武王庫房裡見過類似的款型。”

李天照默然，尋思着以七星武王的情況，儀式服多少年沒什麼實際作用，上面的許多絲線都用稀有材料製作，才有些份外光亮的效果，肯定不會有些新的置備。

七星武王展開雙臂，寬袖垂落的部分，犹如雙翼，背後拖地的金銀紅藍袍圍，則分明是龍尾形態，這身本就叫飛龍在天，七星武王沒有臨時制新，一是避免破壞了勤儉的形象，二是喜歡這身儀式服的寓意。

今天之後，他相信有許多亂戰之地走出去的混沌劍客，但凡有些不如意的時候，都會想到回歸故地的選擇。

以前那些混沌劍客們在亂戰之地什麼指望也沒有，不滅王將？沒有混沌之氣；復活死去的親人？沒有混沌之氣；領地榮譽權力？就都城及周圍的關城那麼點地方。

可是現在，不一樣了。

大地武王和風武王雖然規模大，然而混沌劍客也多，晉陞之路漫長又艱難，三十六武王聯盟地小人少，但未來可期，回歸故土的混沌劍客們也勢必能夠得到重用，甚至如破天刀這般，沒多久即可立功成為不滅王將。

七星武王意氣風發的望着內城城牆外的七星之地民眾，想着如今三十六武王聯盟的版圖，不由自主的展望着未來。

他，堅持了這麼多年，終於等到了如今的轉變。

看着面前破天刀眼裡的期許和緊張，七星武王覺得熟悉又陌生……多少年了，多少年沒有見過這樣的神情了。

那種付出許多的努力，終於實現了復活親人心愿的激動，無數次渴望與死者重聚，真正快要實現時又莫名緊張的心情。

還有那……眼看死者重生，真切感受到武王的力量之後的尤其敬畏。

這一切，都很陌生了。

七星武王展開雙臂，仰面望着天空，聚集精神，發動武王力量，他眼裡的天地景象，頓時變的不一樣。

七星武王的意識離體飛了出去，循着星冰雪和她父母記憶中的、破天刀妻小的那些記憶碎片信息，捕捉着天地之間那些混亂的意識碎片……

意識在天地之間遨遊，那種在紛雜里穿梭的感覺，讓武王也有莫名的緊張，又有掌握一切的成就，彷彿在汪洋里行使的孤帆。

呼喊的聲音不絕於耳，無數目光都聚焦在城牆上。

破天刀緊張的手心捏汗，靠着記憶里有限的一點面目模樣，猜測着那些應該是他的妻小，猜想着重逢之後該說些什麼……但他身上的血腥味會不會嚇着了孩子？

哦，不，他特意收拾的乾乾凈凈，从里至外的衣物都是嶄新的，劍也特別養護過，不可能還有血腥味，星冰雪還替他焚香熏過衣物，此刻還散發著好聞的氣息。

無數人都等着見證死而復生的奇迹。

玄衣卻沒有望着七星武王，而是在看着城牆外的天空。

李天照覺得好生奇怪，然而他卻不知道，人群中的雲暮煙，也是在看着天空。

天空有什麼？

明明，什麼異常都沒有。

星冰雪滿懷期待的等着、等着，如許多人一樣，在等着……

他們猜想着，死而復生應該很快吧？

突然，一團光亮出現在七星武王和破天刀之間的上空。

那是李天照見過的情景，是混沌之氣形成骨骼、血肉的過程。

聚集的彩光里，滿滿化成了一個人形，奇迹的發生，讓滿城目睹的人都如沸騰了起來，卻又彷彿怕驚擾了這神聖不可思議的奇迹那般，沒有人呼喊，只有眼也不眨的屏息凝神。

這是一個女人，成年的女人體形，很顯然，該是破天刀的妻子。

彩光的存在，讓人只能看到女人的體態輪廓，而看不真切具體。

破天刀聚精會神的看着這條身影，覺得跟記憶里猜想的某個女人是相同的。

七星武王展示着武王力量的奇迹，但這過程，他其實並不輕鬆。

他的意識不斷的穿梭在無數碎片里，鎖定了意識碎片，帶回到死而重生的軀體，直到找到所有遊歷的意識碎片了位置。

這過程或長或短，並不一定，卻絕不是一念之間就能完成的輕鬆事情。

天地的景象對於普通人來說，沒有什麼不同。

可是，玄衣和雲暮煙眼裡，卻是另一番模樣。

無數彩色的記憶碎片，以及意識碎片，充斥着天地之間，七星武王那尤其巨大的一團意識，接連不斷的飛出去，又飛回來。

玄衣和雲暮煙都估計，應該快完成死而復生的事情了。

七星武王的意識又飛出去時，密密麻麻的碎片之中，突然飛出來一團足有人腦袋般巨大的黃褐色意識團！

與這團意識比較起來，七星武王那拳頭大的意識，顯然不在一個體量。

黃褐色的意識團分明就是襲擊，衝出來的時機把握的很精準，恰好攔截了往回飛的七星武王的意識。

碰撞之下，七星武王的意識團犹如碎裂那般，大半體積都紛紛飛散，化成了碎片！然而黃褐色的意識團並不罷休，綻放着光亮，繼續抵着七星武王的意識團退飛着，這過程中，七星武王的意識團不斷有被震散的碎片飛出來。

突然，黃褐色的意識團化作了一個發光的高壯男人模樣，一雙眼睛里，透着慍怒之態，發光的手掌，一把抓握着七星武王的意識團。

他張着嘴，沒有讓普通人能夠聽到的聲音，一般人也根本看不見其存在。

但云暮煙和玄衣看見其口型，卻知道他說的是什麼。

而此刻，李天照突然一陣顫動，感覺到有什麼東西隨着混沌之氣被體印吸收了進去，緊接着，他眼裡突然看見天地之間有許多半透明的朦朧彩光。

再接着，李天照看見城外天空，一個發光的男人抓握着一團藍色的光，也看見那發光男人的口型，分明像是在說話。

“當年本王念你有功，許你擁有武王之力往亂戰之地，結果你立即背棄了信約，絲毫不替大地之地謀奪亂戰之地的事情，憑藉獨門絕技七星匯聚的威風大肆擴張領地，壯大了自己！當初你失敗了，還不死心。明知道本王其中破天刀，收拾他家族，是為了斬斷羈絆，把本王之女配婚於他！你卻偏要壞本王的事情，反倒處心積慮，把他收到你的座下！本王一直沒有踏平七星之地，是要你好好體會沒落武王的滋味。你以為王將和萬戰將殺不了你，本王就奈何你不得了？本王早料定你落魄已久，必然忍不住會展示武王之力显示威風，就等着讓你以為可以飛龍上天只是，卻步入滅亡！順便叫那不知所謂的破天刀眼看着妻子復活，卻又只是個醒不來的軀殼。與本王為敵，你從開始就沒有勝算，區別只在本王如何收拾你而已！”

李天照看見那魁梧男人握着的光團，突然徹底崩裂！

他不知道那是什麼，卻不由自主的想到了七星武王！

可是，他的視線還沒來得及轉移，突然就看見紛雜的彩光碎片里，突然又飛出來兩團巨大的意識團，分別飛撞在那魁梧發光男人的頭上和後背上！

被襲擊的發光男人驟然化作一團黃褐色的意識團，那兩團襲擊的光團繼續粘着夾擊，那團黃褐色的意識爆裂開許多紛飛的碎片，體積大幅度縮小，竟變的如七星武王的意識團那般模樣了。

這襲擊顯然在黃褐色意識團的意料之外，他飛快的移走，而那兩團襲擊的意識團則全速追擊，三團光，一閃就消失在天地之間無數的彩光碎片構成的汪洋里了。

雲暮煙扯了扯袍帽，退離了人群。

她的猜測成真了。

大地武王真的挑在了今天，趁七星武王意識離體的時候襲擊滅殺，可是，玄天武王和風武王竟然也在等着大地武王出現！

# 第四百二十章 等這一天

雲暮煙徑自擠出了人群，再抬頭看天空時，只有彩光的碎片。

她閉上眼睛，再睜開時，天地恢復了正常的白雲飄飄。

常人眼裡，全然看不到剛才那兇險的激斗。

武王的意識離體本就是很危險的做法，尋常既不會這麼做，也沒有這種必要。

哪個武王何時要復活人，本來都是只有武王自己知道的秘密，即使身邊的人知道了，再去泄露消息，那也需要時間，因此正常復活並不會有這麼大的風險。

七星武王所以如此大意，是因為他沒想到大地武王的意識敢離開身體。

大地武王的意識力量本來就已經變的很不穩定了，其意識力量的強大沒有變化，但維持穩定狀態的能力卻有變化。

這事知道的武王其實不多，七星武王卻恰好知曉，因此他沒想到大地武王還敢冒險讓意識離體，這才會放心大膽的準備復活大典。

可是，七星武王失算了。

大地武王來了，而且給予了他要命的襲擊。

七星武王仍然站在城牆上，張開着雙臂，他面前的女人仍然懸在半空，原本遮掩的令人看不清楚的彩光漸漸消失，那副肌體清晰可見的浮在城牆上的虛空，無數雙眼睛都在看着。

破天刀很是惱火，卻又恐怕干擾了妻子死而復生的大事，暗暗氣憤若有如此難堪的情景，七星武王為何還要當眾進行？就沒有考慮他和他妻子的感受嗎？

可是，七星武王彷彿沉浸在‘復活’的大事，一動不動。

破天刀只能忍着，等着……

李天照覺得事情不對，也許剛才被捏碎的那團光，就是跟七星武王有直接的關係。

玄衣收回瞭望着天空的目光，看了眼李天照，笑問：“孤王在看什麼？”

“夫人一直盯着虛空，復活大典也不看，我好奇的打量了一會，卻什麼也沒見着，夫人在看什麼？”李天照定了定神，語氣淡定。

“一出好戲，遲些跟孤王說。”玄衣端着茶水，輕輕緩緩的品嘗着，心情看來份外的好，至於七星武王那頭，她根本沒有觀察的興趣。

“夫人突然神秘起來了。”李天照微微一笑，如往常那般，也不着急的追問，只是看着七星武王，擔心着他到底是如何了，猜測着剛才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於是就回想着那個光人握着那團光球的時候的口型，揣測着說了些什麼……

七星武王判斷錯了。

可是大地武王也錯了。

他以為沒有人會想到他敢在這時候意識離體，就為了殺一個落魄武王。

所以他這麼做了。

可是，玄天武王和風武王竟然埋伏等着！

憑藉天地之間密密麻麻的意識碎片的阻礙和掩護作用，大地武王飛回了都城，回到了身體里。

可是，他渾身顫動，頭尤其的痛。

“玄天——”大地武王知道自己的生命沒有多久了，如果說遭遇襲擊重創之前他還能設法拖延着支撐許多年，那麼現在，就已經可以預知死期了。

可是，死在了玄天武王之前，還讓她那般得意，未來大地之地還會被玄天武王、風武王瓜分許多，再被天武王，黃金武王等群起分食！

這些事情，只是想想，大地武王就覺得憤怒，就無比不甘！

“應該這般下場的人是你、是你們——”大地武王的咆哮，在武王殿里反覆回蕩，回蕩，回蕩……

……

“哈哈哈哈……”玄天武王的意識回到身體，近乎癲狂的大笑，在武王殿的迷霧中經久不絕。

“哈哈哈哈……啊哈哈哈哈……你也有今天、你也有今天——哈哈哈哈……”玄天武王笑的忘乎所以。

殿門還開着，聲音並不能被隔絕在殿內。

總務長聞聲而至，小心的道：“武王。”

“哈哈……痛快！大地武王已經完蛋了！他的意識被本王和風武王狠狠夾擊重創，絕支撐不了多少年了。但那還不夠，本王要他死的更快，死的更絕望！本王要他每天品味着死期不斷臨近的痛苦！傳令下去，戰時特例繼續放開，提高殺敵獎賞，殺死王將，尤其是擊潰不滅王將的防守意識印的功績放開了標準的提高！大地武王越是復活人，越是死的快！說不定突然就會自己暴斃在武王殿了呢！他若不敢復活該復活的人，看他拿什麼抵擋我們的攻勢，看看他座下的王將和萬戰將還能忠心耿耿的跟着他多久！”

“恭賀武王！終於等到這一天！不久的將來，大地武王的名號就得變成地玄武王了！”總務長很是振奮。

“什麼地玄！大地武王滅亡之後，其地必為本王、天武王、風武王瓜分殆盡，黃金武王最多分點殘羹剩飯，那之後天下就只有三大武王，哪裡還有什麼八大武王！黃金之下的四武王本來就不配與本王並列，當初不過是為了安撫眾武王才特意湊了個八大之數！”玄天武王滿懷欣喜，因為未來大局已定，接下來，就是把大地武王逼至滅亡，然後在天武王發動之前，盡可能多的搶佔大地武王的領地。

“是我說錯！那風武王造不出不滅印，雖有真武之力也不足為懼，等到將來旁的武王都弱了下去，就是武王和天武王瓜分風武王的時機！天下就只有天武王和玄天武王，哪裡還需要改名號！”總務長很是振奮，雖說未來的事情變化難料，但大體上的情況，已然可以預測。

這就如棋局到了某些階段，之後的細節走向和變化還不能精準預測，但整體的勝負情況，卻已經可以判斷。

“趕緊去傳令！本王要大地武王座下的王將和萬戰將死的越多越好！”玄天武王打發了總務長去后，又製造了裝載記憶碎片信息的傳令珠子，使人送去給玄衣。

天下將變。

又或者該說，已然巨變。

對於七星之地，對於三十六武王聯盟而言，變化就在眼前。

城牆上的七星武王久久沒有動作。

破天刀眼看着妻子一動不動的一直浮在半空，讓無數眼睛看着，越發的覺得惱火，焦急，他看着七星武王的神態，目光，覺得彷彿活死人那般，缺少了該有的神采。

“七星武王？”破天刀試着呼喊了一聲。

沒有反應，他不由更急了，而且倍覺疑惑，總懷疑是否出了什麼意外狀況。

李天照正準備起身過去，身旁的星冰雪突然身子一陣哆嗦，而後覺得頭一陣暈。

與之同時，七星武王突然動了，只見他一屁股坐倒地上，而後就那麼癱倒躺着。

破天刀眼看妻子猛然落下，連忙一把抱住，扯了披袍給她捲住，這才奔到七星武王面前。

這時候，李天照，玄衣，星冰雪及三十六武王座下的王將全都圍了過來。

只見七星武王圓瞪着眼睛里，透着無盡的不甘，極力張開的嘴裏大叫道：“從今日起，本王的武王之力傳承予星冰雪！假以時日，其武王之力即可覺醒！聯盟的眾王不要擔心，竭盡全力進攻大地武王！他偷襲我之後，被玄天武王和風武王所重創，絕撐不了多久！哈哈哈——他想殺了本王，結果卻搭上了他自己！能跟他大地武王同歸於盡，本王雖然不甘心，卻也值當了！”

這番話，彷彿聚集了七星武王最後的、所有的生命之力。

說完之後，七星武王頓時沒了聲息。

徹徹底底的，完全沒了聲息。

李天照和破天刀都蹲下查看，而後面面相覷，雙雙搖了搖頭……

旁的王將們紛紛試探，最後都震驚的發現，七星武王是死了，真的死了，身體都開始在變涼了！

許多的疑問，浮上眾人心頭。

也有一些疑問，突然有了答案。

大地武王對於亂戰之地的情況，長久的被動防守，沒有再發動進攻，難道就是為了今天嗎？

七星武王死前說玄天武王和風武王來過，夾擊並且重創了大地武王。

可是這些事情，他們都在這裏，為何看不到？

李天照看到了，卻要裝作一無所知，甚至還心有所疑的模樣問玄衣說：“夫人一直看着天空，難道當時真有我們看不見，夫人卻能看見的事情在發生？”

“蒙武王恩賜，我可以看見。就如七星武王所說的那樣，大地武王來過，粉碎了七星武王的意識，他能回到身體里說那麼一番話，已經很難得了。”玄衣語氣很是淡定，七星武王死了，對聯盟其實是有打擊的，也會影響內部的人心穩定。

不過，也是有好處的，原來亂戰之地的眾武王們沒有了七星武王這個主心骨，有的可能會有異心，卻也有些會朝他們靠攏。

李天照心中疑問許多，但眼下最關心，也最好奇的卻是星冰雪。“武王的力量還可以傳承給別人嗎？”

“那只是七星武王的託詞罷了。除非是本來就可以擁有武王力量的人，才能傳承武王之力，哪裡就會那麼湊巧，恰好是星冰雪？七星武王若不那麼說，恐怕聯盟人心離散，眾武王對大地武王滿懷恐懼而不敢积極進攻。”玄衣不以為意的笑笑，只是關心的說：“我想武王很快會有命令送來，我們應該在此之前就發動進攻，不要讓武王覺得，我們是被催促着才知道行動的。”

“原本我們也有計劃，只是，最初的考慮中，復活大典的結果不是這樣。好好的振奮士氣，變成了沉重的打擊。”李天照嘆了口氣，很是替七星武王可惜。

“激發哀傷的力量，讓七星之地的哀兵打前鋒。破天刀滿心等着妻子復活，結果卻得了個活死人，肯定等不到天亮就會去攻擊大地武王的城市。我與孤王何不也立即行動起來呢？”玄衣滿懷鬥志，知道接下來玄天武王要的，就是所有戰士积極的斬殺大地武王的戰士。

# 第四百二十一章 是它，不是它？

“這提議不錯。”李天照倒是贊同，既然各方面來看，都應該是對大地武王發動积極進攻，當然是越快越好。

李天照在路口停下，駕馬調整了方向，轉而跟父母和山芊啟分別交待了些話，就獨自轉道去了。

玄衣早就有多方面的準備，安排了接下來作戰的各方面調度，也擇了條道隻身而去。

搏命鴛鴦不由擔心又疑惑的問：“孤王和玄衣王將都是一個人去對付大地武王的不滅王將嗎？”

原本他們知道交界城市裡有不滅王將印，都覺得是一群圍攻，還要都很久才能把敵人消耗殆盡。

“孤王有武王賜給的不滅印，千殺劍法又厲害，之前就擊退過大地武王座下很厲害的不滅王將十步殺了。玄衣王將也有武王賜予的不滅印，還是三十六命的不滅印呢，當然也沒問題。”盟主府里的管事很是替他們驕傲自信。

山芊啟聽了，就說：“既然如此，小三和四十八跟我一起，我們三人合力對付一個不滅王將。”

陳皮連忙勸說：“夫人是不是謹慎些好？至少該跟孤王商量之後再說。”

“嗯，那是應該。小三，四十八，跟我走，先去追孤王。”山芊啟領了他們兩個，駕馬飛馳而去。

陳皮望眼搏命鴛鴦，指望他們夫妻去勸，山芊啟是孤王夫人，旁人哪裡能攔得住？

不料李天照的母親卻笑着說：“山芊啟既然是王將夫人，理當比別人更勇猛！怕這怕那的怎麼行？好了，我們搏命千殺隊也直接出發，不需要回去補給了，就吃喝的東西，找個鄰近的地方補充就行了！老夥計們，走了，石天龍，你們也快點跟上！”

蝴蝶劍也默默的帶隊同行，自從上次開罪搏命鴛鴦之後，至今沒有說過話，蝴蝶劍也不在意，但既然安排了她們一起作戰，她就有責任保護孤王父母的安全。

李天照父母雖然积極出戰，卻沒忘記讓折返的人給林雙留話，告訴她，他們的去向，尋思着萬一哪天出了陰雲境的時候，就能變成後天混沌劍客。

卻說李天照一個人駕馬奔走沒一會，碰上山芊啟領着小三和四十八追了上來。

“孤王——”山芊啟遠遠就呼喊。

“你們怎麼來了？”李天照頗為意外。

“孤王。”小三一如既往的滿臉透着份外的熱切崇拜。

“孤王！”四十八平素看起來很平靜，可她的殺敵戰果卻總是特別兇猛，總讓李天照好奇，想親眼看看她戰鬥的情況，卻一直沒有機會。

“我想帶小三和四十八挑一座城市，試試三人圍攻不滅王將，如果能成功，也能替孤王分擔；即使不能成功，多少也能消耗些不滅王將的混沌之氣，有四十八的混沌地怒，我們退走容易，安全也沒有問題。”山芊啟顯然想好了說辭，如此簡要明了。

“行！但記着，安全第一，可為最好，事不可為立即撤退，不能勉強。未來還有許許多多的戰鬥需要你們，不要為了一場戰鬥把命拼進去。”李天照雖然擔心她們會否託大，卻也覺得可以試試，到底都是戰士，早晚要多增進些戰鬥經驗，不滅王將這樣的對手，更不容易相遇。

“是！”小三和四十八雙雙領命。

山芊啟領着他們跟李天照一起趕路，他們要一起走上兩百里才分道。

這天夜裡，一行四人架起火堆，做着吃喝的東西時，李天照突然察覺有一群人過來。

‘這些人來的方向……是風武王的人？也是，既然風武王早跟玄天武王約定了襲擊大地武王的意識，肯定也做好了準備在復活大典后立即動作。只是他們走這邊，分明就是要從亂戰之地臨近的城市作為突破口。哼，這麼早已經開始準備封鎖聯盟的擴張空間了嗎？’李天照自然料想的到，大地武王如果已經不具備以前的壓力，那聯盟跟風武王之間，在未來就是競爭的狀態。

如果風武王派人把亂戰之地跟大地武王臨近的城市都佔了下來，亂戰之地還怎麼擴大領地？

現在的局面，就是越快越好，只要聯盟方面先突破局面，奪下來十幾座關鍵的城市，風武王就不可能阻礙他們了。

氣流的信息讓李天照清楚的知道這群人來的數量，有三十多個。

過了一會，已經可以聽見馬蹄聲。

山芊啟循聲望了過去，疑惑道：“奇怪，是誰來了？難道是巡守隊嗎？”

“今天沒有巡守隊經過這裏。”李天照早就考慮過這些問題，有心避開巡守隊，既然是快攻，他的行動當然是越少人知道越好。

過了會，一群人駕馬過來。

等到距離近些了，星月之光照亮下，李天照看清了帶頭的那張臉，不禁有些意外。

月光下，冷沉的臉上，一對狐狸眼裡，透着玩味的情緒盯着李天照，一身金色戰衣包裹着身體，長劍掛在腰上，金色的披風在背後，迎着風，微微的擺動。

來的，竟然是暗劍王為首的暗靈族？

‘大地武王不攻聯盟，是等着七星武王的復活大典；風武王之前的進攻並不足夠积極，是不想給大地武王過大的壓力，以免他不去襲擊七星武王。現在襲擊的事情結束，暗劍王就立即行動起來，也就是說，暗靈族早就來了神威之地。’李天照對暗靈族可沒有好感，這裏遇上了暗劍王，實屬意料之外。

“很久沒有遇到孤王，聽聞孤王的劍勁越發威猛，想對拼一劍試試，不知孤王可否賞臉？”暗劍王想拼劍？分明是仗着她本身就力量強大，再有戰印之力，算起來比雙印之力還都強，上一次在西月之地，李天照就是極力避免不與她對劍。

“你不知道我的孤王劍不切磋比試，只會殺敵嗎？要試就立生死約，萬一斬了你，也有戰印的記憶碎片可以證明純屬私鬥，無關玄天和風武王之間的關係。”李天照丟了柴進火堆里，淡定自若的打量着暗劍王。

暗劍王肯定是想殺他的，此刻敵眾我寡，李天照自知局面不利，還得擔心山芊啟他們的安全，如果真打起來，並非好局面。

可是，對暗劍王這樣的，不是友好客氣就能避免戰鬥。

兩個人目光對視，誰也沒有移開。

半晌，暗劍王嘴角揚起一抹輕笑道：“可惜今天我有要務在身，不能陪孤王盡興打鬥，改天吧，改天找個機會再於孤王試劍。孤王好好休息，夜還長着，我們卻還得辛苦趕路。走——”

暗劍王領着一群暗靈族過去，一個個暗靈族都看着李天照，全都沒有什麼特別的表情，眼神里都只是透着冷漠。

李天照撥動着火堆里燃燒着的柴，神色里透着疑惑。

山芊啟烤着肉，邊自問：“孤王怎麼了？是奇怪他們的去向嗎？”

“他們的去向不難猜，我只是奇怪，怎麼覺得這群暗靈族裡，一個見過的都沒有，也不知道現在暗靈族到底有多少個了。”李天照撥動着柴火，暗暗為暗靈族的情況擔憂，風武王暗靈族的力量，現在肯定還舍不得放手，將來這麼發展下去，根本不知道會演變成什麼樣的禍患。

如果暗靈族真的從此變成人類的某個種族那樣了，倒也罷了，如果還是把人當食物，存心全部滅絕的話，那就嚴重了。

“孤王記得見過的暗靈族模樣呢？”四十八很是好奇的模樣。

“見過的當然記得，但我說沒有認識的，是剛才一路過去的暗靈族裡，他們的眼裡全都沒有一樣東西，所以不必看到看到臉，我也知道不是見過的。”李天照接過山芊啟遞過來的烤肉，吹着熱氣。

“眼裡少了什麼東西呢？”四十八一臉探究之態，山芊啟和小三也很好奇。

“恐懼。對我的恐懼，見過的暗靈對我都有一種恐懼。”李天照吃了口肉，回想着說：“奇怪的是，暗劍王眼裡倒是有那種恐懼。”

“這為什麼又奇怪？”山芊啟大惑不解。

“旁的暗靈見過的，對我恐懼頗深，而且很純粹。暗劍王眼裡其實是混雜了悲憤，不甘等等情緒的，它眼裡的恐懼沒有那麼明顯。剛才看它眼裡的恐懼，卻很純粹。”李天照吃着肉，疑惑的思索着。“這不應該，暗劍王這些日子在風武王座下春風得意，力量也不知道有些什麼長進，上次他一門心思想跟我對劍，憑劍勁取勝卻沒有成功，敗的肯定不甘心，還不會認輸了般的怕我。”

“不過孤王的劍勁力量大漲，暗劍王下次還會大吃一驚。”山芊啟笑着，繼續照料着在烤的肉。

“現在跟它對劍我也無所謂了，它的力量應該還是強些，卻沒大到可以影響勝負。不過，我也沒打算就非得跟它對劍。”李天照隨口說著，心裏卻還想着旁的問題，突然又自語說：“剛才那個會不會不是暗劍王？暗靈會否交換身體？如果不是……暗劍王那傢伙幹嘛要讓別的暗靈裝成它？暗劍王幹嘛去了？”

“孤王的想法可真有意思。”山芊啟笑着。

火，燃燒着。

烤肉不斷滲出油，滴落火里時，噼里啪啦的。

# 第四百二十二章 隱秘的巨變

李天照吃着烤肉，仍然在思索着遇到暗劍王一行的事情

倘若暗劍王真的換了副身軀，那麼它此刻，在哪裡？又在做什麼？

又或許，只是他太敏感了？

不久之前。

當大地武王的意識飛回了武王殿，悲憤異常的時候，玄天武王的意識飛回了玄天武王殿，肆意狂笑。

風武王的意識在襲擊了大地武王之後，也飛了回去。

可是，它飛入武王殿之後，卻發現，回不了身體里了。

風武王焦躁的繞着身體一圈又一圈的飛，意識光憤怒的閃爍着、閃爍着！

他的身體在那，可是，他卻進不去。

光霧迷濛的大殿里，突然走過來一條、又一條的身影。

是風武王座下的混沌之心，她們一個個的進來，不一會，就站了一群二十多個。

風武王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但他很焦躁，感覺也非常不好。

突然，他看見自己的身體，竟然睜開了眼睛，而且還盯着他，露出嘲弄的笑。

“風武王這麼好的身軀，為什麼說不要，就不要了？”風武王聽見自己說話了！

那一刻，他驚覺發生了什麼事情，然後，掉頭就要飛逃！

然而，封閉了。

整座武王殿的大殿裏面，都被完全密閉。

這座武王殿的操控權，已經不屬於只剩下意識團的風武王了！

而屬於，他的身體，或者更準確的說，是屬於他身體里新入駐的那個人！

風武王飛快的在武王殿大廳里轉悠、轉悠、轉悠，一圈又一圈，反不停的飛轉，試圖找到一個能夠飛出去的空隙！

可是，沒有啊！

沒有空隙！

武王殿都是混沌之氣凝聚的光雲構成，存心封閉的時候，就能徹底隔絕。

風武王轉了一趟又一趟，最後，卻只剩下絕望。

“風武王轉多少遍都沒用，武王殿的密封性你很清楚，沒有空隙讓你逃走，何不過來聊聊？”

風武王的意識團飛了過去，然後，他看見一群混沌之心的身體里，都在朝外掙脫出來一具具漆黑的、混沌暗靈的本體！

風武王知道那意味着什麼，於是驟然爆開化作了光人，衝過去對着個掙脫混沌之心身體的暗靈不停的攻擊，那暗靈吃痛怒吼着，掙脫的更快，漆黑的身體被扯拽的犹如拔絲上的糖！

風武王的意識光體攻擊了一個，又一個，又一個、又一個可是，沒有一個被他徹底殺死。

一個個漆黑的混沌暗靈站了起來，把風武王的意識光體包圍在中央。

風武王憤怒的吼叫着，怒容滿面，發出的聲音旁人聽不見的，可是，暗靈們卻都能聽見他在說什麼。

“本王收留你們，待你們厚重，你們竟敢如此！暗劍王你以為佔了本王的身體，你就能成為武王了？你沒有武王的力量！那就是沒有！你不能讓不滅王將死而復生，你不能讓王將們重生，你不知道如何製造戰印，你不知道戰印中的奧秘，你代替不了本王！因為你不是武王！現在馬上離開我的身體，我還可以當什麼事情都沒有發生過！將來你們暗靈族只要打敗了大地武王，我會分封相當可觀的領地讓你們好好生存！”

風武王身體里的，是暗劍王。

在風武王的意識團離體的期間，暗劍王佔了他的身體。

現在，暗劍王就是風武王。

暗劍王聽着，笑着，然後，就看見他和風武王之間，突然亮起來一團光，光亮中，一具身體在飛快的形成，那分明是讓人死而復生的過程。

風武王的意識光體一臉驚駭之態，口呼着：“這不可能！這不可能！這不可能”

“你們人太弱小了！當我第一次在武王殿，目睹你讓人死而復生的過程時，我就震驚的發現，原來武王的力量就是這樣的啊？武王的意識體竟然那麼弱小？那不就是，比我們暗靈族本體弱小了很多的形態嗎？你們做夢都想修鍊出來像我們暗靈族一樣強大的意識光體吧？”暗劍王滿臉都是勝利者的姿態。

“你胡說八道什麼！”風武王不明所以。

“是啊，你不知道暗靈族形成的過程。你這種狀態，只不過是我們暗靈族形成時的某個階段，你現在的光體狀態跟我們交手，那就是一個小孩對着成年人揮拳啊！”暗劍王說到這裏時，臉上滿是激動。

“你們不停的滅殺我們暗靈族！因為你們害怕！你們害怕我們的強大！你引以為傲的武王力量，我偏偏也有！為什麼呢？為什麼我會擁有武王的力量？為什麼看見你運用，我就驚覺自己擁有，並且可以使用？因為這是你們說的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冥冥之中的混沌之力就是天意！它受夠了你們這些弱小的人類打壓更強大的暗靈族，於是誕生了我，我的存在，就是要為世界帶來真正的全新開始！沒有了軀殼保護的武王，就是無家可歸的流浪的野狗！而你連流浪的機會都沒有！”

風武王不敢相信，他從來沒有研究過混沌暗靈，因為沒有那份閑心和閑功夫，但他知道暗靈不立即除掉會越來越麻煩，所以一如既往的遵循着除掉暗靈的做法而已。他真的不知道，暗靈族的本體，竟然是武王為之驕傲的真武之力的更完整形態！

倘若如暗劍王說的這樣，武王在意識體方面不斷修鍊增強的方向，最終竟然是擁有暗靈那樣的本體？

這是不是，太諷刺，也太荒謬了！

這對人類而言，是不是太可悲了！

“我不知道你說的什麼！本王從不知道暗靈族的事情，直至知道你們是混沌污濁之氣聚集而成，不除掉就會越來越麻煩！本王是武王中擁有真武之力，能夠意識離體的存在，真武之力不是你們暗靈的孩童階段！現在，本王就讓你們知道，真武之力的厲害！”風武王的光體一聲怒吼，意識體引動大殿里充斥着的、無數的記憶碎片和意識碎片一併捲動着朝一個暗靈涌了過去！

可是，那些意識碎片，突然全散了，被一群暗靈們分別吸收進了身體里。

風武王難以置信的瞪大了眼睛這不應該！

尋常武王的意識只能離體，卻沒有特殊的破壞力，也不能變成光體狀態，只有真武之力可以。

然而現在，他的真武之力完全發動，竟然沒能對暗靈造成實質性傷害？

“幾歲孩子的拳頭也想擊倒強壯的成年人嗎？”暗劍王一臉嘲諷之態。“讓他品味一下大人拳頭！”

一個暗靈吼叫着前沖，猛然一拳打過去，風武王匆忙招架，被擊中時，整個光體都在劇烈扭曲着、持續顫動，許多的意識碎片被震的四面裂飛了開去！

“這、這、這”風武王完完全全被震驚了，他的真武之力，面對暗靈的本體，竟然如此不堪一擊？

“可憐的人類生兒註定，你們的存在只是為了等待我們暗靈族的誕生！再見了，孱弱的人類，回歸混沌之中，化作紛雜的意識碎片，期望着有一天能夠幸運的在自然中孕育成我族的一份子吧！”暗劍王揮了揮手，一群暗靈衝上去，對着風武王的光體拳打腳踢。

風武王極力掙扎，反擊，可是，那些拳頭打在他的光體上，力量大的讓他根本消受不起！而他的反擊，圍攻的暗靈族們卻根本不在意！

暗劍王說的，是真的嗎？

人類，就是為了等待暗靈族誕生而存在？

不、不可能！暗靈是混沌渾濁之氣形成，跟我們不一樣、不一樣！風武王死了，可是，不斷崩裂的時候，他心裏仍然是這樣的叫喊。

只是，他至死也不明白，為什麼會出現暗劍王這樣的異類。

它的出現，真是為了終結武王們統治的世界嗎？

風武王的光體不斷裂飛出去意識碎片，光體的體積也變的越來越小，最後的那團光被個暗靈抓握在手裡，犹如大地武王握着七星武王的意識體那般，驟然用力之下，徹底粉碎。

風武王死了。

七星武王的復活大典葬送了他自己，讓大地武王離死不遠，又讓滿懷雄心壯志的風武王死於暗算。

這一天，是真正的巨變。

然後風武王大殿里的大變，卻不是外人可以知道。

一群暗靈們吸收着風武王粉碎的意識碎片，然後，又把那些還可以獲取到信息的碎片吐出來，讓暗劍王吸收了。

“獲取了不少記憶碎片信息，但風武王死亡過程中也有很多記憶碎片破碎的不能留存，他對於我族的事情了解不多，看來只有四大武王身上可能掌握更多信息。”暗劍王說罷，回了揮劍，急速旋動了幾圈后，煩躁的說：“我討厭這具身體！你們誰喜歡男人的身體就負責扮演風武王，需要復活的時候我來武王殿就行了，我要製造一個重心合適的女人身軀！”

暗劍王的本體從風武王的身體掙脫了出來，這軀殼只是保護作用，關鍵性的力量都在武王的意識里，但沒有了軀殼的保護，意識本身又是脆弱的，更無法使用許多武器，也無法擁有雙印之力。

本體和軀體，互相依存，誰也離不得誰。

有了不滅之體的保護，本體才能很難被直接傷害。

暗劍王運用武王的力量，製造了一副全新的身體，全然按照他的喜好製造。

因為他不像人類那般，意識之能相匹配的身體里，他們暗靈族，可以寄存於任何軀體。

呆在武王殿里，犹如牢籠般不能出去的日子，暗劍王可沒興趣，他的力量也不能荒廢在這裏。

當暗劍王融入新的身體，站起來揮劍試了幾十招后，就聽它下令道：“讓武王殿里的不滅王將全都出去作戰！大地武王必須是我們殺死！”

# 第四百二十三章 為未來而戰

“大地武王，必須是我們殺死！”一個個暗靈族高呼響應暗劍王的話。

而後，它們並沒有回到那些混沌之心的身體里。

它們只是為了能在武王殿隨時監視情況才會偽裝成混沌之心，現在忍受痛苦掙脫了軀殼，當然應該選擇自己真正喜歡的新身體。

暗劍王在大廳的武器架上挑了把風武王的藏劍，最後選了一對雙劍，暗靈族力量有優勢，單手的劍與雙印之力對碰也未必會抗不住，卻能大幅度提升攻擊頻率，它早就想試試了。

兵器架上的武器，暗劍王又點了把長劍說：“這把留給我，餘下的你們自己分。從今天開始，風之地就是我們暗靈族的地方，風之地的戰士都是為我們暗靈族而戰的力量！暗靈族從此以後不能再以人為食，必須遵循風之地的武王律法！維持風之地的穩定，就是在維持我們暗靈族長久生存之穩定！都聽懂了？”

“嘿，反正人類也是生肉嘛，本來也沒有人類做的那些美味佳肴好吃，大傢伙早就不吃人了。律法啊什麼的，誰要違背了就嚴格處罰，身體拿去砍頭都行啊，就是受苦換個身體，一定能維護風之地的律法的秩序！”

一群暗靈們十分開心，嘻哈答應着，注意力都在兵器架上。

暗劍王很滿意，望着外頭的天空，彷彿看見了暗靈族掌控所有一切的未來

什麼給予暗靈族生存之地？

這樣的許諾，它早就看透了。

天武王說過，結果如何？

風武王對孤行人也說過，結果在壓力面前結果又如何？

它們暗靈族自從加入風武王座下，消滅了多少交界的、臨近的武王，立了多少功勞，至今賞賜他們封地了嗎？

原本暗劍王還心懷期待，尋思着即使獎賞打折扣，總也該有些給暗靈族的地方。

可是，後來他突然聽到人類講述的一種故事。

用吃的吊在驢子眼前，讓驢子賣命的追，卻始終吃不着。因為一旦讓驢子吃着了，就會停下來不幹活了。

暗劍王經常會想到這個故事，在對比暗靈族的情況，越發懷疑，風武王就是拿暗靈族當驢子，而所謂賜予他們生存的封地，就是吊在他們眼前、永遠吃不着的誘惑。

可是，暗靈族能怎麼辦呢？

他們沒辦法左右風武王的決定啊！

暗劍王後來想通了，決定權在風武王手裡，除非他們變成了風武王，不然就無法徹底改變處境。

暗劍王最初考慮的是想弄清楚風武王到底有多厲害，設想的是破壞武王殿里儲備的混沌之氣，如此風武王就變的可以殺死了，那麼憑藉暗靈族的實力，圍攻之下，只要能贏了武王殿里的不滅王將，就能殺死風武王。

後來暗劍王又發現，這不是個很好的主意，因為殺死風武王也不等於能夠取代，如果得到了領地，但裏面的人類知道是被暗靈族統治，應該也會逃跑。

那麼，殺了風武王又有什麼用呢？

暗劍王陷入長久的考慮之中時，某次被風武王召去武王殿里，當時風武王是為了显示武王的力量，讓暗劍王見識人死而復生的過程。卻沒料到，這一看，讓暗劍王驟然驚覺武王的力量原來對於暗靈族而言，沒有那麼神秘。

最讓暗劍王驚喜的是看到了機會風武王讓人死而復生的時候，意識會離開身體，那就讓暗靈族侵佔的時候幾乎沒有了阻礙。

而沒有了軀殼的風武王是什麼？

就是剛剛被他們消滅的那般處境。

現在，暗靈族真正有了自己的地方，還是領地已經追上黃金武王的風之地！

奪取大地武王的領地，奪取製造不滅印的必要原材料，獲取大地武王的記憶碎片大地武王，必須由我們暗靈族殺死！暗劍王眉目一沉，眼裡滿是殺氣。

亂戰之地，就是風武王對大地武王的突破口，而三十六武王聯盟就是未來競爭佔領大地武王領地的對手。

聯盟多佔領一座，風武王的戰士就少了一座可以佔領的城市。

然而，他們表面強還要維持通力合作，一起打大地武王的友好關係。

這原本就很諷刺。

卻是擺在眼前的實情。

欲佔領更多大地武王的城市，必須要解決城市裡留守的不滅王將的守護意識碎片。

李天照遇到那群暗靈族后，也不敢懈怠，暗靈族個個厲害，就剛才那群，保守點也能十人一隊進攻城市裡的不滅王將，聯盟方面卻只有他，玄衣，破天刀三個人具備這種戰鬥力，這是搶奪時間的戰鬥。

李天照休息了一會，就出發了。

山芊啟領着小三子和四十八，也积極行動起來，直奔另一座城市。

一條路口處，李天照跟山芊啟分作兩路。

玄衣特意挑選的目標城市會經過孤行人的城市。

夜色時分，玄衣踏破了城市的寂靜，驚擾了城長府里孤行人村主們的清夢。

一大群村主紛紛醒來，知道是玄衣王將來了，許多人都沒有好臉色，從上次離開的孤行人被玄衣追殺的事情，讓孤行人們都清楚她並不是朋友。

更有許多村主直接叫嚷說：“玄衣王將來干什麼？是不是後悔了又來追殺上次放回來的人啊？”

玄衣對這些惡意也不以為然，笑着說：“說笑了。當時的情況，有人離開會對孤王、甚至對大家造成什麼危害，其實我不說各位也都清楚，所以只要不是離開，我又怎麼會有惡意呢？至於今天的來意，是特意來告訴雲首、以及諸位一個消息。”

雲暮煙披了外袍出來，聽見這話，就淡淡然接了句：“玄衣王將要對大地武王動手，想讓我們孤行人成為助力，是嗎？”

“雲首這麼說可就太讓人傷心了。其實是知道孤王跟雲首是朋友，我才特意來這一趟。的確，聯盟以及玄天之地、風之地都會對大地武王發動全面進攻，風武王甚至早把暗劍王為首的暗靈族都調了過來。大地武王必將被群起圍攻，孤行人可以藉此機會得到自己的領地，至於是否願意錯過這樣的天賜良機，那就是諸位和雲首們的事情了，我的心意已經送到，戰況緊急，告辭！”玄衣一番話說完，徑自出去上馬要走。

街道旁的房子里，陸陸續續的有東西被甩飛出來，伴隨着的還有怨恨或憤怒的罵聲。

“蛇蠍心腸，去死！”

“這些是亡者的怨念！”

紛飛的雞蛋有許多，玄衣避開擋開了，騎着的馬卻被糊的越來越多，等到她出了城外，馬已經被糊了一層層。

“這些該死的孤行人！”玄衣看的來火，不收拾吧，很快會散發惡臭，收拾吧，又費功夫。她實在不願意自己動手，但繼續往前就得到邊界城市裡才有馬更換，就這麼騎着也不合適。

玄衣找了河邊，把馬牽了下去，本來以為很容易，可收拾着才發現，實在很費事。

於是又大略收拾了下，就騎馬繼續趕路，她算了算，還不如去邊界城市裡換馬呢。

玄衣離開之後，孤行人們卻炸了鍋。

他們絕大多數都討厭、也不相信玄衣。

雲暮煙的話本來也一針見血，玄衣就是在利用他們的力量，成為對大地武王的助攻。

但問題是，如果確實可以獲得領地，那就是兩利之事。

孤行人的村主們都很動心，他們現在呆的，到底是孤王安排的地方。

一則寄人籬下；二則又到底是給孤王添麻煩。

而且，還不是小麻煩。

玄衣王將又對他們意圖不善，等於被困在這裏。

倘若謀取大地武王的城市，就如同是玄衣給了他們掙脫束縛的方向，未來他們立足於大武王的地方，那麼孤王也就沒麻煩了。

玄衣的盤算很明確，但這盤算，對孤行人而言，也有明明白白的實際好處。

雲暮煙早料到玄衣回來，她知道現在孤行人即使得了地方，也只是給玄天之地，風之地做嫁衣。

但是，即使沒有這嫁衣，他們孤行人將來就不會挨打，不會被圍攻了嗎？

答案是否定的。

既然如此，關鍵還在於他們未來的力量能否立足，若是可以，打下來的領地就是他們的。

毫無疑問，玄衣此來，是抱着事情必定成功的打算。

而事實上，孤行人的處境也確實沒有別的選擇。

如果這時候故意不讓玄衣得到他們的助攻作用，無疑，對於玄衣而言，孤行人立即滅亡也沒有關係了。

各方面考量的結果，孤行人都是該選擇謀取。

雲暮煙也早有打算，還跟夢中游等商量過，但夢中游的妻子夢刀就提議說：“既然玄衣王將一定回來，不如把這決定變成大家的意願，积極性更高，未來一切戰鬥里的傷亡的怨恨遷怒對象，也都會集中在玄衣王將這個惡人身上，何必非得雲首主動提議呢？”

於是雲暮煙就在等着玄衣王將，眾人議論紛紛的時候，她也沒有說話，等到表態的人數差不多了，才高聲道：“玄衣存心利用我們的力量，但我們此刻寄人籬下，孤行人也不是願意欠武王座下朋友恩情的。我們被困的處境，也需要通過奪取大地武王的領地實現，所以這件事情，我們應該做。但必須小心的做各村主都安排人快馬查探，確定狀況，以防被玄衣利用，讓我們變成了打頭陣的先鋒。”

“好咧！”眾村主們的积極性都很高，紛紛領命去辦。

即使有些心懷憂慮的，也覺得雲暮煙言之有理，利用歸利用，現在的處境，接下來的戰鬥也是替他們孤行人自己打的，確實是進取更好。

於是，孤行人們在雲暮煙的帶領下，眾萬戰將齊出。

# 第四百二十四章 授法

天亮的時候，雲暮煙已經領着他們抵達了大地武王的城市。

他們一個個都穿着披袍，帶着袍帽，戴着遮面布，握着武器，潮水般的包圍了城長府。

“我是殺戮千影雲暮煙，不想死的全部讓開！今日的目標只有不滅王將，除此之外只殺反抗！”雲暮煙一聲高喊，夢中游和女霸主雙雙發動混沌霸體，縱身躍入城長府，高呼道：“只殺不滅王將和反抗的人，誰當殺戮千影誰死！”

然而，城長府里的萬戰將顯然不敢疏忽職守，儘管還不知道來了多少敵人，卻仍然發動混沌碎片之力，對着夢中游爆發一團烈焰。

爆炎犹如火龍，直把夢中游吞沒進去。

可是，下一刻火柱里猛然揮出來兵器，砸的那萬戰將腦袋一暈，一時不能自控，緊跟着又被夢中游補了一擊，頓時倒地，又挨了兩下，躺那就只剩下身體抽搐，很快沒了氣息。

“城長已經死了！全都一邊涼快的獃著，看我們如何殺這裏的不滅王將！別再枉送性命！”夢中游大聲叫喊着。

突然，半空墜落一團驚雷，把夢中游整個包裹。

然而，噼里啪啦炸響的閃電，卻全不能突破混沌霸體的防護，夢中游盯着雷電，揮舞兵器砸在突然出現的一個女將身上。

那女將吃了一記，傷勢卻瞬間癒合，知道是混沌霸體，迅速發動衝鋒絕技飛閃出去。

然後，那不滅王將發現自己撞進了一大片真假難辨的幻影之中。

周圍都是一模一樣的身影，四面八方的揮劍攻了過來，令人根本不知道該如何招架。

那不滅王將再度發動混沌碎片的力量，剎時間大片雷電，從天而降，只把周圍十步區域盡數籠罩。

不管幻影有多少，都得在密密麻麻的範圍電光中體驗麻痹不能動彈的滋味！

可是，雲暮煙的真身猛然揮劍，一片城長府的后花園地面，全被劍勁掀的飛起！

席捲着飛起人高，漫天落下的電光，盡數被擋住。

那不滅王將眼現驚愕之態，以為是碰上了克制她的混沌地怒，急忙繼續退走，卻驚見驚見掀起到面前的土層里，猛然飛衝出來一條身影。

劍未至，強大的劍勁已經把那不滅王將壓的難以躍起！

她驚駭之下，急忙招架。

兵器碰撞的瞬間，那不滅王將的兩條腿幾乎全陷入地里，手裡的兵器，拿捏不住的脫手，緊接着身體被兩道劍光斬開。

傷口剛癒合，脖子又被斬斷。

“你、你這是”那不滅王將眼裡滿是震驚，可是，卻根本沒有機會繼續說話。

不滅之身讓她即使遭受斷體的創傷，仍然能夠瞬間癒合，可是癒合的瞬間，雲暮煙又一劍斬開了她的身體。

每一劍過去，劍勁的餘力都把後面地面的泥石掃的紛飛。

夢中游等一群孤行人們萬戰將們遠遠環繞在周圍，看着雲暮煙那不滅王將竟然這麼快被雲暮煙壓着打，連絲毫反擊的機會都不再有，空有不滅之體，卻也只是被打的更久而已。

他們早知道雲暮煙厲害，卻也只是知道她的殺戮千影厲害，哪裡知道，她的劍竟然會如此嚇人！

雲暮煙神色冰冷，保持着不停揮劍的節奏，斬的那不滅王將根本沒有反擊機會。

周圍的孤行人萬戰將們更多了，有的跳到房頂上，有的跳到周圍圍牆上，有的還坐在樹上。

雲暮煙高聲道：“都記着攻擊的間隔節奏，圍攻不滅王將的時候，先用克制性的混沌碎片力量壓制，找機會圍攻廢其戰鬥力，那之後就得保持不低於現在這種攻擊頻率，就能讓不滅王將的傷勢恢復了卻沒機會發動，這是代價最小的圍攻辦法，全都好好記着！如果任由不滅王將展開手腳，限制不住他們的話，一群人也消耗不過。”

“多謝雲首指教！”夢中游等一眾孤行人紛紛答應，一個個都對她更是敬服，才知道她今天帶了這麼多人一起來，是為了先教會他們如何對付不滅王將，毫無疑問，那麼之後的戰鬥，勢必會分作許多隊伍，他們現在不好好記着能壓制不滅王將的攻擊頻率，後面就可能付出生命的代價。

“雲首，砸爛她的腦袋能殺掉嗎？”

“攻擊要害可以殺死持有不滅印的王將，不滅王將擁有的是不滅之體，不滅印在身體里，只要身體里的混沌之氣還在，就能無止境的迅速重生身體，哪怕有一擊把他們挫骨揚灰之力，也擋不住他們的身體瞬間重造，這跟帶着不滅印的王將有根本的差別。設法令其兵器跌落，就會容易對付，他們在城裡的守護意識碎片處置放的有備用兵器戰衣，一旦失去兵器，就沒有了戰印的力量，不過，他們也不會在這裏白白浪費混沌之氣，辦法用盡還不能扭轉局面，就會撤走。”雲暮煙說到這裏，那始終處於挨打狀態的女不滅王將彷彿要驗證她的話那般，突然憑空消失不見。

旁人眼裡，不滅王將是突然不見了。

但在雲暮煙眼裡，不滅王將是化作意識團，飛閃離去。

原本城裡的就是不滅王將的防守意識印，經過特殊的觸發后，就能夠讓在武王殿里的不滅王將的意識團飛快過來，融入防守印里，然後印里的力量發動，令不滅王將可以臨時在這裏出現。

此刻情況不妙，那不滅王將丟棄了防守印撤走，也就帶不回去這段記憶碎片，卻能避免浪費混沌之氣。

雲暮煙從土裡撿起一面不滅印，舉着一圈，讓孤行人萬戰將們都看清楚。“記住了，這就是不滅王將留在城裡的防守意識印，沒有了這個，他們就不能突然從武王殿里跑過來，不滅王將離開后，要迅速破壞防守印，否則不滅王將就能再次過來。”

雲暮煙舉着轉了一圈，看大家都記住了，這才使劍柄連續砸擊防守印，接連十數下，才把防守印砸出裂痕。

末了，她又說：“只要出現裂痕印就毀了，記得把印留着，能夠回收一些材料，用以製作不滅印。”

“雲首能想辦法製造不滅印？”孤行人們都驚喜萬分。

“不必高興太早，不滅印製造麻煩，需要的關鍵材料有限，我們現在能獲取的途徑就是不滅王將的意識防守印，回收的越多，能製作的不滅印就越多。”雲暮煙避免眾人期望過高。

果然，孤行人們都有些失望，卻也有人笑着說：“不滅之體被雲首打成這樣，不滅印還沒不滅之體厲害，有沒有也沒關係了吧！”

“是啊，不滅王將在雲首劍下就是多砍一會的事情嘛。”不少孤行人都有這種感受，實在是看雲暮煙贏的太容易。

“都記住了，對付不滅王將的關鍵就是克制，壓制，控制，做到了，他們就是需要多圍攻一會的活靶；做不到，他們就是噩夢。接下來，分隊，五行混沌碎片力量為隊伍主題，混搭五個不同的其它混沌碎片力量，十人一隊，隊伍先成的先來領進攻目標！”雲暮煙說罷，當即有好幾個人迅速強到夢中游夫妻身邊，誰都知道，有個混沌霸體的同隊，不知道安全靠譜多少。

女霸主雖然也是混沌霸體，卻沒有人搶着去她身邊，都知道她和混沌風語的夢刀是雲暮煙的戰鬥助力。

組成了隊伍的孤行人懷揣着緊張心情，各自從雲暮煙那得了進攻的城市目標。

這時候大家才知道，雲首彷彿早有準備，選定了這麼多進攻的目標，從數量來看，簡直是把他們的人力做了最大化的安排。

等到眾人都領命而去，女霸主和夢刀這才說出擔憂的話道：“雲首就讓大家看了這一次，各人就分別出擊，同時進攻大小城市五十多座，這是不是太激進了？”

雲暮煙神色嚴肅的看着她們說：“沒有讓大家慢慢適應的時間，我們人手薄弱，優勢是集中在這裏的萬戰將數量很多，而且不論是大地武王，風武王，還是三十六武王聯盟，都不知道我們有這麼多的萬戰將戰印。進攻，不動則以，動則迅猛。如計劃這般，奪下這些城市，我們就等於迅速控制了這麼一片地方，還把三十六武王聯盟和風武王分開，聯盟會從我們左側進攻大地武王，風武王從我們右側，既讓我們位於兩方中間，又讓他們沒有機會內耗爭奪，才能一起把利用使在競比奪取大地武王更多領地上面。”

“那以後？”女霸主看着雲暮煙圖謀的那麼大一片地方，既覺得她野心嚇人，又很激動與能夠擁有那麼多領地。只是，想到更久遠的未來，她又不禁覺得微微發抖

“那以後我們就得面對許多威脅和挑戰，甚至可能是眾武王聯合的王將隊，以及帶着不滅印的王將隊，更甚至是他們座下數得上號的頂尖不滅王將。挺過去了，我們就算立足穩了；挺不過去，要麼投降，要麼滅亡。”雲暮煙把話說的很明白。

夢刀緊了緊拳頭，沉聲說：“跟着雲首，生死無悔！”

“生死無悔！”女霸主拳頭緊握，咬牙許下誓言。

孤行人還有什麼選擇？不這麼拼，又能怎麼辦？

現在，他們本來就沒有容身之處，而進取，還有機會拼出立足的根基！

“好，那我們就去啃硬骨頭！這座西向城裡的不滅王將跟剛才的不一樣，剛才那是獨門絕技早已過時了的，風光不再的舊不滅王將；西向城裡的，是大地武王座下戰鬥力名列前茅的小地王，深得大地武王欣賞，得賜大地劍法，很難纏，你們要做好心理準備。”雲暮煙如此鄭重其事，女霸主和夢刀也不敢大意，紛紛道：“聽從雲首吩咐！絕不擅自妄為！”

“走！”雲暮煙催馬疾行。

這時分，她不知道李天照在做什麼，但她猜想，李天照一定也在對付不滅王將的防守意識。

只是，雲暮煙不知道李天照挑了哪裡的目標，也不知道臨近城市裡的不滅王將近期調整之後，大地武王安排了誰。

但不管是誰，雲暮煙估摸都極可能會大地劍法

# 第四百二十五章 大地劍法

李天照在四海城。

四海城周圍並沒有海，而且離海還遠的很。

李天照看資料，說這座城市因為位處往來交匯之地，四通八達，後來慢慢發展成了城市，取四海一家的意思。

聯盟如果掌控了這座城市，就能避免至少不被風武王的人徹底封堵，因此李天照先取此城。

只是，他到的時候，發現城裡已經在戰鬥了。

城長府倒了許多人，李天照一路走，一路看，只是看屍體倒下的位置，還有傷口情況，以及位置，就能知道當時這些人是如何接連中劍的，知道是暗靈族先一步來了。

李天照看上了四海城，風武王那邊也早有準備，同樣盯上了這裏。

城長府幾乎被推平了，只剩下這裏、那裡的幾截斷壁。

李天照知道戰鬥還沒結束，因此並不着急，踏着路上那些看起來是千戰將，甚至還有十戰將戰士的屍體，他不禁皺眉。

‘這些十戰將和百戰將看起來是逃走時被追擊斬殺，周圍也沒有別的痕迹，不像是有戰鬥必要……暗靈族戰況受阻，惱火之下胡亂追殺周圍觀戰的人嗎？’李天照循着氣流中捕捉的交戰方向，一路過去。

一團火焰突然暴起上天，又紛紛四面八方的拋散了開去。

李天照跳上高處，看清了狀況，一群暗靈族的戰士，正圍着一個身形魁梧的人打。

‘這劍法？’李天照眼睛一亮，發現那男人在暗靈族的圍攻下，一直採取防禦招架姿態，竟然抗住了暗靈們的圍攻！

這實在不可思議，要知道暗靈族本身力量就大，擁有了風武王賜予的戰印之後，個個都等於得到了雙印之力，雖然受限於功績，並非都是萬戰將印，那也超過了尋常的力量很多，幾乎可以決定勝負的程度。

這麼一群暗靈族，用的又都是千殺劍法，實戰里發揮的劍速都有李天照八成至九成水平，被圍攻的人竟然可以擋住？

‘難道這不滅王將用的是大地劍法？’李天照聽說過大地武王劍法的特點是能夠破勁，擅長防守。

據說玄天武王所以位列天下第三武王，就是因為破不了大地武王劍法的防守，實際上也並沒有輸。只是進攻方不能得勝，無法突破防守，本身就等於是敗了，因此大地武王劍被認為更高一籌，可玄天武王從不服氣。

李天照不着急的看着戰鬥的情況，心裏倒是很樂意看到暗靈族們被打死。

可是，那基本沒什麼可能。

圍攻的暗靈族有五個人，事實上這已經很多了，要麼是暗靈族穩妥起見，要麼是特別看重四海城的緣故。

每個暗靈族都是混沌劍客，又有遠超尋常萬戰將王將的殺傷力，加上李天照八九成速度的千殺劍法，一個暗靈族攻擊一座城市或許有些激進，但兩個暗靈族負責一個城市，只要不遇到特彆強悍的不滅王將防守意識印，那就是十拿九穩的事情。

五個暗靈圍攻之下，那個高壯的戰士步法挪走的沉穩，始終在避免陷入真正的圍攻，也不讓同時攻擊他的暗靈族太多。

看似是被圍攻，但每個瞬間真正遭受攻擊的，卻總是一兩個。

但即使如此，正常情況也絕不可能承受得住兩個暗靈的合擊之力。

那男人卻偏偏擋住了。

他的動作沒有什麼華麗炫目的東西，就只是帶着一道道金光，小幅度的格擋招架動作，卻就是能穩穩的夾住暗靈族的進攻。

好像暗靈族那超過尋常的劍勁，突然都病的沒了力氣似得。

一個暗靈追着攻擊，突然大吼一聲，發動混沌碎片之力，一大團的混沌煙火，接連不斷的射出去。

‘不好！會中！’李天照當然不想給敵人打氣，但比起不是人類的暗靈而言，他會希望幾乎所有的人類勝出。

那暗靈時機拿的准，一通混沌煙火射上去，被圍攻的不滅王將肯定會挨上，屆時持續不斷的承受混沌煙火殺傷力，不滅王將恐怕也消受不起。

眼看一蓬蓬的混沌煙火射中的時候，突然撞上了彩色的防護層！

‘混沌霸體！’李天照暗暗一驚，不禁皺起眉頭，碰上混沌霸體任誰都要覺得頭疼，再看那人的防守路數，主旨跟萬劍不過是想通的，只是應用的技法有所差別，換言之，本來也很難突破。倘若好不容易得到的機會又打在混沌霸體上，那種無奈、簡直就可以化成絕望。

一個暗靈的體驗顯然非常糟糕，大吼着持續不斷的催動混沌煙火，根本不管這是徒勞無功的浪費力氣。

“啊啊啊！我已經看夠你這張臉了！為什麼還不去死！該死的混沌霸體！該死的不滅王將！”

“憑你們，贏不了我，識趣的早點退走，別等到最後要落荒而逃。”那不滅王將語氣平穩，不覺有怒。

“哈……以為自己是不滅王將就贏定了？還不知道我們誰的混沌之氣支撐的更久！”揮劍進攻的一個暗靈族話音剛落，劍光驟然飛閃道氣刃，剎時間化作巨大的白色彎月，飛撞在不滅王將的身上，只是，還是被混沌霸體給擋住了。

李天照觀察了一會，發現這不滅王將實在是離奇，或者說大地武王劍法實在是離奇。

偶爾出現三個暗靈一起揮劍的時候，這不滅王將還是能身上關鍵部位的厚甲格擋，竟然承受得起三個暗靈的合擊之力！

‘大地武王劍法的破勁到底何等神妙？難道每一擊都能做到這種地步？倘若如此，這劍法論招架手段不會超過萬劍不過，但這破勁的能力，怕是雙印之力也不足以強行攻破……’李天照暗暗發愁。

他現在並不着急，很顯然，暗靈族跟那不滅王將的交戰，絕對不是一時半刻能否分出勝負。

因為至今為止，他只看到了那不滅王將強大過人的防守本事，至於反擊，憑藉混沌霸體的防護，也是有過的，然而攻勢沒有什麼特別，根本揪不住暗靈。

一時半刻勝負難分，李天照也沒打算幫混沌暗靈的忙，就只是考慮着破解的辦法，靜靜觀戰。

五個暗靈圍攻了許久，還是拿不下那不滅王將，幾度咆哮發怒，卻都莫可奈何。

大約先前暗靈們遷怒屠殺過城裡的戰士，此刻也沒有人在周圍觀戰。

一個暗靈族久攻不下，惱怒之下，突然跑開一旁，嘴裏發泄式的大叫着，手裡的劍一次次揮動，一座座房屋都在劍勁掃蕩之下，爆成紛飛的碎石，倒塌的廢墟。

好在裏面都沒有人，大約是暗靈族們圍攻不滅王將打過來時，屋裡的人就已經撤走了。

李天照觀察了許久，腦子里推敲了許多狀況，最後，眉頭仍然舒展不開。‘雙印之力如果不能突破這人的招架，那就自剩靠劍速連續打擊的手段消耗，只是這人又有混沌霸體，就只有混沌霸體聚力的間隔期間，才能對他造成較多的傷害……按這情形計算，這個不滅王將怕是能讓我打兩三天，混沌之氣才會消耗殆盡了。’

李天照暗暗發愁，這樣的話，可真是太耽誤時間了。

‘暗靈族圍攻他還得打上很久，還不如先去附近的城市，遲些再來。’李天照當機抽身退走，實在不想在這裏耽誤時間。

四海城臨近的城市相對沒那麼總要，但將來也是需要拿下的。

以前這樣的城市裡面並不會被安排不滅王將的防守意識印，但是因為聯盟和風武王的壓力，最近都做了調整，李天照有理由相信，大約沒有幾個城市裡是沒有部署防守印的。

李天照去的城市裡，城長府已經成了廢墟。

顯然有人來過。

‘難道剛才那五個暗靈是把四海城臨近城市裡的萬戰將殺了之後，才在四海城裡集合的？’李天照暗暗推測，反正還有時間，他又駕馬趕往另一座城市。

結果，看到的情況差不多，城長府毀了，顯是遭受過破壞。

這般接連奔走，耗去了四個時辰。

‘去別的重城往來耽誤時間，四海城又不能不取，現在那幾個暗靈應該耗的差不多了，還是得取了四海城再說！’李天照重返四海城，沒怎麼費工夫就找到了交戰的地方。

戰況的變化不大，不滅王將的強大續戰力，這時候體現的十分明顯。

連續圍攻了四個時辰，有三個暗靈都已經沒什麼力量，只是旁邊，看到有好機會就上前合擊，卻也總是沒有實際收穫。

混沌霸體阻擋了他們真正傷着不滅王將的可能，但即使真的能傷着他，也還是得眼看着他的傷勢立即恢復，想要贏，還是得把那不滅王將的混沌之氣消耗殆盡了才行。

倘若都是有效的攻擊，那暗靈們的消耗更少，而不滅王將的消耗則會被放大許多倍，此時此刻，該是那不滅王將支撐不住。

可惜，攻擊都沒有實質性的傷害，那不滅王將的消耗也就很少了。

打了這麼久，那五個暗靈難以為繼了。

“不要得意！我們還會再來！”終於，剩下的那兩個暗靈大約也沒有多少混沌之氣了，他們決定退走。

那個一直防守的不滅王將卻突然開口道：“走的那麼容易？”

# 第四百二十六章 小地王

只見那大地武王的不滅王將猛然揮劍，體內散放的混沌之氣驟然化作了環繞包裹住了他們的岩石層，頓時把五個暗靈全包進了裏面。

那五個暗靈瘋狂揮劍攻擊岩石層，岩石球體的厚壁不斷崩裂，又爆散成黃褐色的混沌之氣，緊接着崩裂之處又迅速恢復如初。

而那不滅王將發動混沌霸體，沖暗靈們揮劍亂斬！

厚石球體的體積不斷收縮，岩石壁層的厚度不斷增加，五個暗靈族空有靈活的身法劍法，卻在有限的空間裏面施展不開，跟那不滅王將擠在一起，只能抱住他的四肢，才能避免一起被他揮劍亂斬。

可是，岩石球體還在不斷收縮，最後持續擠壓着那五個暗靈，把那不滅王將自己一起，擠壓成一大團。

這一刻那五個暗靈族才驚覺處境，他們的混沌之氣都沒多少了，這個不滅王將是想用這種一起承受擠壓傷害、一起耗損混沌之氣的辦法，把他們活活擠死啊！

暗靈們極力掙扎，然而厚實的球體不斷擠壓、收縮之下，他們開始就沒能掙脫，越到後來，越沒辦法有效發力，很快就徹底被擠成一團，在壓力下持續不斷的快速消耗着混沌之氣。

李天照觀察者岩石球體的狀態，從最初的體積縮小之後，厚度還在不斷的增加。

‘這等兩敗俱傷的打法也只有不滅王將對沒有不滅印的使用，此番這不滅王將等於一個人同時跟五個暗靈持續拼消耗，本身就絕對佔了便宜，那五個暗靈圍攻他這麼久，又都沒什麼混沌之氣儲備了，更不可能支撐多久。這不滅王將還真有一套，五個暗靈如果一起逃走，原本並不能夠都留下，能追上兩個就不錯了，追上三個怕就是極限，此刻卻一個都走不掉……我跟他交手還得防備這招。’

李天照暗暗慶幸，幸虧有這五個暗靈族當了探路石，若不然，沒有防備之下，他也可能掉進這岩石巨球的危險里。

巨大的岩石球壓陷了地面一部分，靜靜的立那。

李天照不着急的耐心等着，此刻他如果攻擊，固然有襲擊的便利，卻也可能讓還沒死透的暗靈族脫身。

而且，對付不滅王將，襲擊與否，眼下也不足以決定勝負。

李天照這麼等了有半刻鐘時，岩石巨球的體積突然又猛然的收縮了一波。

而後，又變的安靜。

李天照繼續耐心的等着，又半刻鐘過去，岩石巨球又猛然收縮了一波。

‘五個暗靈的混沌之氣儲備量有多有少，每次收縮就是有死透了的？’李天照暗暗推測，又等了片刻，岩石球突然爆散成一陣黃褐色的混沌之氣，朝着周圍迅速飄散。

那個不滅王將站了起來，渾身都是血，那五個暗靈已經不見了，只剩下擠壓在一起的血肉模糊的一團團東西。

李天照看那不滅王將正抬手擦拭臉上的血污，他驟然發動體印絕技衝鋒，一閃撲了出去，緊接着又發動小疾行，速度更快的前沖，拔劍——

五色的劍光，一閃劃破虛空，根本不等那不滅王將來得及反應，孤王劍已經斬斷了他的脖子。

強勁的劍勁，催的許多鮮血飛灑出去。

可是，斷處瞬間恢復癒合，那不滅王將轉身揮劍，發動戰印絕技的衝擊，射出一道粗大的光束追李天照的身影飛去！

這反應實在很快，眼看戰印絕技的衝擊在小疾行前沖之力停下的時候，必然能夠追上。

可是，李天照緊跟着再次發動戰印絕技，閃往一側，避開了衝擊之後，腳下在地上一點，緊接着又發動小地怒！

腳下爆發的力量，推動他的身體急速前沖，夾帶着一圈地面暴起的碎石，一起撞了過首發

李天照許久沒有試過這般戰鬥力全力展開的狀態，雙印之力不必隱藏了，戰印絕技的連續發動能力也可以放心大膽的用了。

連續的衝鋒能力，讓他的移走機動性跟過去簡直不能相提並論，他現在幾乎可以不需要靠奔走移動，衝鋒，小疾行，小地怒的連續銜接，接近於沒有縫隙。

如此出人意料的能力，那不滅王將顯然也沒料到。

敵人本以為衝擊能夠得手，結果落空不說，李天照還如此迅快的二度殺來。

長劍，猛然抬起，招架的時候，五色的劍光帶着曲線的軌跡，驟然加速之下，卻先一步斬上那不滅王將的脖子。

這一劍，那不滅王將沒能擋住。

可是，混沌霸體的彩光，一閃，盡數承受了孤王劍上的劍勁。

‘混沌印的小霸體！’李天照飛衝過去，意識到這個敵人，比他之前估計的還更難纏、更麻煩！

李天照立定，持劍轉身，那大地武王的不滅王將沒有追擊，魁梧的身形立那，竟有九尺之高。

這等魁梧雄壯，本來肌體的力量就強大，結合戰印之後就更強，也就是具備罕見的神力，旁的萬戰將對上他，劍勁會受到相當嚴重的壓制。

偏偏這不滅王將的混沌碎片力量是混沌霸體，混沌印至少還有小大地，小霸體三種力量。

混沌霸體本來就夠霸道了，再有小霸體，加上疑似大地劍法的厲害，李天照現在就已經覺得，頭很疼了！

“還沒請教。”

“小地王。”小地王也在打量李天照，心裏同樣有許多驚疑不定。“你就是孤王？”

“幸會。”李天照觀察着小地王，記得跟七星武王聊天的時候聽他提起過，說是多年前的厲害人物，一直深得大地武王其中，許多年都是如玄天武王座下金劍王那般的角色。身為不滅王將，卻又能以第一王將的身份四處活動。

後來小地王也許是累了，自己請求常駐武王殿，不再理會外間的事務。

七星武王說的時候，對小地王的形容就是，儀錶堂堂，威猛雄壯，神力過人，不倒金剛。

“千殺劍法劍路不同尋常，今天見了才有體會。孤王的劍確實快的匪夷所思，但想擊退我，恐怕還不夠。四海城沒有孤王佔領的機會，還是不要浪費不滅印里的混沌之氣來的好。”小地王很是自信。

李天照其實也認可他有如此驕傲的理由，可惜，四海城必須要取，難道凡是有小地王防守印意識的城市，都避開嗎？

很顯然，那不可能。

“我承認，想很快擊退你，目前還看不到可能，但要說贏面，你不會比我高，雖然我還沒有打過很長的消耗戰，但你拖住了我的同時，也不可能再出現在別的城市裡礙事，他們會有充裕的時間找尋防守印，現在的麻煩，是為今天以後的事情排除阻礙。”李天照舉起孤王劍，做進攻準備。

“孤王剛才連續衝鋒的本事，過去沒有聽說，難道我孤陋寡聞，不知道有這樣的混沌印之力？”小地王果然最在意李天照那連續衝鋒的能力，因為那實在是、太離譜。

“我年輕，閱歷有限，近期突然得到的離奇能力，至於為什麼，我也不知道，實在沒辦法替你解惑。眼下時間不多，有機會再閑聊，請接招——”李天照說完，旋動的身形夾帶着五色的劍光，飛衝出去。

小地王眼看着五色的捲風衝出來，突然又在衝鋒戰印絕技的作用下加速飛沖，快的不可能看清過程中的劍路軌跡。

他只能憑藉劍感招架抵擋，然而，劍之快，還是在他意料之外，又搶先一步斬中了他的身體，以至於他的招架只能夠擋住殘影。

李天照這一次錯身而過，卻不再離敵人很遠，直接憑藉千殺身法，繞着小地王連連進擊。

小地王開始還極盡全力的試圖招架，但是，一會功夫他就被孤王劍在身上斬，拖割的擊中了十數次，而他，卻沒能夠架住任何一劍。

這種憋屈的滋味，小地王實在沒有體會過，於是，一聲怒吼！

地面爆飛開了一圈泥石，又在他混沌印力量下，迅速變成一顆顆大小不等的堅硬岩石。

李天照發動小疾行，一閃移走退開，停下來時，那些岩石飛沖的力量減弱了不少，卻還在飛射過來，他緊接着又發動小地怒，帶着爆發前沖的一大蓬泥石，直接吞沒了面前一片力量迅速減弱的岩石，再次揮劍斬上小地王的身體。

可是這一劍，卻被混沌霸體的彩光防護層給擋住了。

小地王怒容滿面的揮劍狂攻，憑藉混沌霸體的威風，全然是只攻不守。

李天照早有準備，更有對付混沌霸體的經驗，於是憑藉千殺身法的迅快靈活，全採取閃避的方式避開了小地王揮舞的兵器，手裡的孤王劍卻還是保持着高頻率的節奏，不停打在小地王身上。

如此一來，小地王雖然在全力進攻，卻因為身法和揮劍的速度差距，根本就打不着神影般飛快閃移的孤王。

小地王進攻，和剛才的防守，竟然都是碰不着孤王，單方面挨打的狀況！

‘孤王的千殺劍法還真是厲害，不在混沌風語之下，身法之靈快卻又不曾在混沌風語的對手身上見過，我的攻勢再兇猛，他也犹如閑庭信步那般輕鬆避開！靠進攻，看來是碰不着他衣角了，還是要儘快適應他劍法的節奏，憑藉大地劍法招架才能大幅度減少消耗！’小地王持續進攻了一陣，不再浪費力氣。

李天照見他突然轉攻為守，自然不會客氣，只管繞着他連連揮劍。

一時間，五色的劍影旋風，不停的環繞小地王斬擊，每一次碰撞，都似能震動了混沌霸體的彩光。

小地王明明是在被動挨打，卻十分冷靜沉着，即使總是沒能在招架住孤王劍，他卻仍然不慌不亂的繼續嘗試。

# 第四百二十七章 這裏慢，那裡快

飛閃的劍光，伴隨李天照繞走間不斷斬在小地王身上。

李天照知道小地王是在冷靜的適應他的劍速，因此故意突然快些、忽然慢些，以此擾亂其感知。

這般繞擊着攻了幾十招，小地王的混沌霸體終於消失了。

李天照的劍接連刺中要害，憑藉雙印之力，每個瞬息間都造成了強大的殺傷，反覆來回的斬斷小地王的身體，令其一時之間只能挨打。

可是這種好光景僅僅持續了片刻，突然閃亮的小霸體彩光又一次阻擋了李天照的連擊。

瞬間的阻擋，就讓小地王被斬開的身體癒合后還來得及動作，於是他護主了關鍵區域，避免被李天照一劍斬斷雙臂和身體，以至於癒合後來不及應對。

五色的劍光繞着小地王連連進擊，不斷斬傷，拖割着他的身體，雖然局面很有利，但不滅王將的混沌之氣卻沒那麼容易消耗殆盡。

防守意識印儲備的混沌之氣也是十二命印的量，這大約也是不滅印，不滅王將防守印里儲備量的極限。

如果李天照能夠一直這麼有效持續殺傷，十二命印也支撐不了太久。

可是，小地王挨了會打，混沌霸體再次發動，於是李天照的劍，又只能打在彩色的防護光層上。

如此一來，李天照耗盡小地王混沌之氣的時間，因為不斷被混沌霸體拖延，假設本來只要四個時辰，現在就得需要十二、十六個時辰。

倘若只是如此，李天照都覺得走運了。

然而，當小地王的混沌霸體又一次被擊碎，小霸體又阻擋了一次斬擊之後，李天照又一劍過去，卻被小地王擋住了！

李天照此刻才體會到大地劍法的厲害，他的劍勁好像被一股吸力猛的扯到側旁，大半都偏移了開去，實際有效的殺傷只有原本的四成左右，對拼之下，反而是小地王劍上傳過來的反震之力更強！

‘難怪他能同時招架兩個暗靈的合擊還不費力！大地劍法的破勁還真是神奇！這傢伙已經適應了我的劍速，真正的消耗戰開始了。’李天照知道這一刻早晚會來，現在小地王還只是偶爾能招架住他的攻擊，但隨着時間的推移，就能擋住的越來越多。

如此一來，他的有效打擊少一半，那麼想把小地王的混沌之氣消耗殆盡所花費的時間，就會再長一倍。

持續交戰两天？

甚至三天。

李天照還沒有試過，這一次，他估摸是得試試了。

李天照眼看小地王擋住他劍光的次數越來越多，他卻突然想起萬劍不過，小地王盛名赫赫，此刻吃了他幾百劍，才開始適應他的劍速。當初天境的時候，萬劍不過卻只是瞬息間就擋住了他的攻擊。

難道萬劍不過有小風語？

還是說，在招架方面，萬劍不過對於敵人攻勢的劍速感知敏銳的如此出眾？

李天照揮劍不停，這場消耗戰他早就走好了心理準備，只當是，練劍了……

天空下起了雨。

雲模樣仰面望着天空，打在臉上的雨水尤其的冷寒。

這季節，淋雨實在難受的很。

城長府里幾乎都找遍了，還是沒有發現不滅王將的防守意識印。

夢刀找尋着折返回來說：“雲首，是不是這裏沒有防守印啊？”

女霸主一腳踹倒了棵樹，又抱着樹身，連根拔起，帶起一片泥土，下面卻沒有特別的東西，她不由氣惱的把樹一扔，落在湖水裡，很是煩躁的說：“都找了幾個時辰了，真有防守印嗎？難不成要把地下都挖一遍？”

“這座城一定有防守印，而且還是不滅王將小地王的防守印，大地武王座下厲害的不滅王將數的出來，十步殺擋不住孤王，就只剩小地王的力量還能與孤王一戰，大地武王一定會在許多關鍵城市都安置小地王的防守印。”雲暮煙考慮着，城長府內外都找過了，並沒有，一般也都在城長府附近。

像十步殺那種特例，是因為其本就在迎星城裡安過家。

至於說挖地，那是不可能的。

不滅王將的意識團飛過來后需要防守印作為容納的載體，放地下，混沌之氣怎麼迅速築造肌體？

雲暮煙推敲着到底會放在什麼地方。

“雲首，大地武王就只防備孤王，也不理會破天刀，也不防備玄衣王將？”女霸主懷疑雲暮煙是不是太抬舉李天照了。

“玄衣的本事大地武王心裏有數，大地武王座下能阻擋破天刀的戰士應該只有一個，即使還沒調過來，應該也在路上了。”雲暮煙見夢刀在湖水裡又一次搜索，突然心思一動，說：“砸開湖中假山石看看！”

女霸主迫不及待的飛身一腳踹倒，發現裏面果然有中空區域，夢刀拿着防守印，鬆了口氣說：“終於找到了！”

“讓我砸爛了它！”女霸主發泄式的連連砸擊，打了一百多下，才把防守印砸出裂痕，不由奇怪雲暮煙為何能那麼快就砸毀防守印。

“雲首說能擋破天刀的應該是天級混沌碎片吧？為什麼大地武王不早些把人派過來？”夢刀很樂意省點力氣，由得女霸主搶過毀印的事情。

“一方面大地武王是為了穩住七星武王；二來只靠天級碎片力量還有所不足，還得賜予不滅印才能確保萬全，但不滅印只有王將才能被賜予。現如今，大地武王情況特殊，是顧不得維護規則的考慮了，才會開這種特例。”雲暮煙彷彿對於各種情況早就有許多考慮，末了又說：“所以我們的動作也必須快，大地武王調了人過來，不但會是破天刀的阻礙，我的殺戮千影也會覺得頭疼。”

“有那麼厲害？”女霸主沒見識過，只是聽說過那種混沌碎片力量的名頭。

“天級混沌碎片豈能不厲害，名頭可不是白叫的，若非如此值得珍重，大地武王也不會給予特別照顧。”夢刀卻知道些厲害。

雲暮煙上馬，帶上袍帽，看女霸主和夢刀都在穿戴蓑衣，就說：“要辛苦些，現在搶時間。小地王沒有現身，那就一定是在某座城市裡跟人交戰，這是輕鬆解決防守印的絕佳機會，現在的辛苦，是之後的輕鬆。”

“雲首，那小地王到底有多厲害？”女霸主很是好奇，她有混沌霸體，遇上誰都可以一戰，實在很想見首發

“小地王指的是小大地武王的意思，這封號是大地武王賜予的，這人的雄壯如同大地武王，混沌霸體，小霸體，小大地，小聚氣，配上大地武王賜予他的大地劍法，如果再多一個小風語的話，那就等於是大地武王的小分身了，你說有多難纏？”雲暮煙對這些情況了解之多，總是讓夢刀她們覺得驚奇。

“雲首，那咱們要不要分作三路？找防守印的效率更高。”女霸主聽着也覺得難纏，大地劍法她不知道有多厲害，但既然是大地武王的本事，肯定不一般。她知道混沌霸體加上小霸體再加個小大地會有多麻煩，又有小聚氣能夠加快混沌霸體的再次聚氣發動的頻率，簡直就是個不倒戰士了。

“分作兩路，你跟夢刀奔下一處，我去別處。”雲暮煙還是想謹慎些，畢竟如果遇到混沌劍客的萬戰將，夢刀和女霸主單獨一個人，還不夠穩妥，但兩人一起，通常也不怕有什麼問題。

“我們去了！”女霸主和夢刀駕馬奔走開去，與雲暮煙分道而行。

雲暮煙的紫色披袍在雨中獵獵擺動，她奔赴着目標城市，心裏卻不由擔心着李天照，小地王若是在跟人交戰，或許是風武王的人，大概率是暗靈族；又或者是玄衣王將；再不然就是李天照。

倘若是李天照，這一戰，必然是他遇到的、最熬人的戰鬥。

只可惜，雲暮煙既不知道小地王到底是在跟誰交手，也不知道真身現在何處，若不然……

若不然？

‘我若知道了，就會拋開雲首的責任，去助陣嗎？’雲暮煙捫心自問，一時皺眉，片刻，又覺得想這種問題簡直好笑。

因為事實就是不知道，再者，孤王面對小地王從容退走毫無問題，又要誰去助戰呢？

於公於私，都該趁此機會，盡可能找到更多防守印，才能減少未來二次、三次、四次甚至五六七八九十次跟小地王交戰的麻煩。

玄衣此刻剛擊退了個不滅王將，破壞了防守印，收起來時，不屑的嘲弄道：“過期的廢品，故意擺出來處理的么？看看你大地武王坐下有誰攔得住我！”

玄衣上馬，飛奔趕往下一座目標城市。

只要解決了不滅王將的防守印，城長府里的萬戰將又被她擊殺了，佔領等後續工作就是大部隊的事情，不需要她留在那耽擱時間。

玄衣最想遇到的是小地王，因為那完全可以視作，是千殺劍法對陣大地劍法的小測試。

玄天千幻劍沒有輸給大地劍法，但是也沒有戰勝大地劍法。

時至今日，玄天武王仍然沒有把玄天千幻劍改進的有把握制勝大地劍法。

千殺劍法，從開始讓玄天武王為之眼睛一亮，產生的期待就是，這般超越尋常的極快，能不能破了大地劍法呢？

小地王，就是一個合適的小測試對象。

玄衣很想實戰測試，她知道，玄天武王更想知道施展測試的結果。

# 第四百二十八章 疲憊不堪的對決

玄衣盼着跟小地王交手，可是，她奔赴的第二座城市，斬殺了萬戰將之後，卻沒有不滅王將跳出來。

玄衣費了些功夫，找到了防守印，休息了一會，才又趕往第三座城市。

這一次，還是沒有出現不滅王將。

大地武王應該會在這些交界城市部署小地王的防守印，接連兩座邊界城市裡的防守印都沒有觸發，難道是風武王的人又或者是孤王在跟小地王交手？玄衣倒是想去看看，但明擺着，現在是儘快除掉防守印的好機會，實在不是跑去尋李天照表關心，又或者是跟小地王打一場的好時機。

玄衣催馬前行，望了眼遠空，自語道：“孤王若是贏了，不也是千殺劍法贏了！”

玄衣連下三城，只遇到一個不滅王將出來。

山芊啟帶着小三和四十八，運氣更好，也奔走了三座城市，都沒見到有不滅王將。

蝴蝶劍陪同搏命鴛鴦一起，奔走了兩座城市，他們去的不是交界大城，去一座就留下人直接處理佔領的事情，進度也就比較慢。

好在城裡遇到了萬戰將守將，李天照的娘不要人幫忙，跟那守將單打獨斗，雖然被混沌碎片力量燒掉了頭髮、燒的膚肉焦黑了一層，但憑着勇猛，上來就往爆炎里沖，讓那萬戰將全然沒有料到，成功的一個照面就使正斬式殺了那萬戰將。

搏命千殺隊的士氣十分高昂，李天照的母親很是自得，蝴蝶劍對戰果頗為錯愕，旋即又不得不說，搏命鴛鴦確實名不虛傳。

這等打法實在太冒險了，雖然李天照的娘沒說，但蝴蝶劍知道爆炎的殺傷力，那樣正面承受，等於最大化的吃了爆炎的威力，戰印里一半混沌之氣被燒沒了都不奇怪。

不過，他們人多打人少，李天照的娘如此打法也不能說錯，至於回頭去治療殿弄頭髮外加恢復臉上身上燒焦的皮膚所花費的功績相較於單殺萬戰將的功績，不算多，只是，也不少就是了。

傷勢治療的功績花費，本來也是根據戰階不斷提高的。

蝴蝶劍沒有說什麼，只是在人群中微笑鼓掌，然而，李天照母親的目光移過來時，明顯冷了一下，才掠過去。

蝴蝶劍無話可說，做好她自己的事情就是了。

可是，守護城的那些戰士卻覺得這樣不好，提了幾次，建議蝴蝶劍過去認個錯，他們在中間打圓場，李天照的母親應該會給情面，還說上次本來就已經說好了，她卻不肯去道歉。

“不必為這事操心了，既然我當了這個惡人，就繼續當這個角色好了，總得有我這麼一個人在必要時候唱反調。搏命鴛鴦勇則勇，很多時候不需要如此。”蝴蝶劍是這麼想的，因為李天照沒有找她聊過這事，她就不認為有必須道歉的理由。

坦白說，她也是有脾氣的呀。過去在守護城也是年輕女戰士里的一號人物，要不是看在孤王的情面，根本就不會忍搏命鴛鴦，早跟她懟上了。

明明她又沒做錯什麼！

道歉？那是不可能的，她寧可繼續當搏命鴛鴦眼裡的惡人，反正時間總會讓搏命鴛鴦有明悟的那天。

玄天之地這邊，穩步推進，戰果豐碩。

三十六武王聯盟派的戰士出動的慢些，但分作許多隊，两天的時間也都佔領了不少城市。

只是，也有些隊伍運氣不好，碰上有不滅王將防守印的，一群萬戰將幸運的撤走了，卻也有攤上了混沌驚雷力量的不滅王將，一群人被雷電麻痹的動彈不得，持續被雷電消耗混沌之氣。

雷光電容易停歇下來，那不滅王將又發動混沌印的小雷光，電的一群萬戰將動彈不得，就這般混沌驚雷和小雷光交替着發動，活活把一群二十多個萬戰將電死當場。

這樣的五行雷系力量的極致組合，實在不是普通萬戰將能夠應付，顯然去多少都是送死的下場。

只是運氣這般不好的畢竟少數，亂戰之地的眾武王們付出數十個萬戰將死亡的代價，佔據了不少地方。

後來阻礙他們繼續挺進的，卻是風武王的暗靈族，佔據了他們繼續擴張的必經之地，表面上維持着和氣，卻各種理由推脫說不能讓他們運輸輜重過去，於是眾王只能通過玄天之地佔的領地通過。

好在聯盟本來就是領地混合制，誰打的是誰的地方，在混合時會按對應比例劃分共治區域的大小。

因此各武王都有积極的動力，又沒有彼此內耗的動機。

玄天之地佔領的城市從開始就選擇的是不被風武王掐斷的那些，這種時候成為了奠定大局的關鍵。

只是，两天時間過去了，玄衣才知道，孤王在四海城，跟大地武王的不滅王將連續戰鬥了两天兩夜！

玄衣一把揪着回報的女戰士，急問道：“交戰勝負如何？”

“看起來都是孤王進攻，那不滅王將一味防守，偶爾有石牆飛起來，都被孤王衝破了！只是兩個人都很疲憊，四海城的戰士輪番圍觀，我們的人也去了不少，但沒有旁人插手對戰。”那女戰士嚇了一跳，沒見過玄衣如此激動。

“好！那就好！”玄衣旋即又疑惑追問：“孤王的劍沒有毀壞嗎？”

“沒有。”那女戰士很確定。

玄衣不由眉頭皺的更緊，大地武王劍法面前，小地王又厲害，雖然沒有小風語，但對於防守來說，本來劍和身法的動作幅度就小，一定會有許多擋住孤王劍的情況。

普通的萬紋劍絕對經不起這麼長時間的耗損，早斷了都不奇怪，孤王劍至今沒事，那就是說，劍非凡品，有靠混沌之氣自行修復之能。

“劍撐得住，孤王就不必擔心了。”玄衣鬆了口氣，千殺劍法是贏得了大地劍法的，這點得以肯定，那就放心了。

“王將去助戰嗎？”那女戰士多嘴問了句，玄衣不由責備說：“小地王分身乏術，聯盟必須加快攻勢，在他們分出勝負前佔領的城市越多，才算對得起孤王的辛苦！”

“是！”那女戰士覺得有理，卻還是有些意外，一貫知道孤王和玄衣王將感情親密，以為玄衣王將如此擔心，會前去助陣，至少也會觀戰。

“你先去吧，分出勝負了立即來報。”玄衣看又一路送消息的來了，打發了這女將走，就迫不及待問剛來的那個：“孤行人情況如何？”

“交界區域的好幾座城市都查探過，是我們自己人佔領的，但孤行人城裡的都在收拾東西，已經往交界線那邊去了許多，現在還在跟着，有消息了會立即回報！”

玄衣狐疑的思索着，一對狐狸眼更顯得令人捉摸不透。“繼續調查，不管他們佔了大地武王哪裡的城市，都要立即回報！”玄衣交代罷了，又叮囑城裡的萬戰將們繼續挺近，她則先一步出發，趕往下一座目標城市。

武王之間平時的廝殺並不以占城為目的，因為事實上根本占不到城市。

邊界城市裡的一個不滅亡王將就能把多少進攻的千戰將，百戰將們都殺個乾淨，真正決定城市歸屬的戰鬥，就是萬戰將至不滅王將的事情。

攻佔起來，迅速的很，但如果被反攻，也丟失的很快。

最終決定能否佔住，還是武王各自座下的真正戰鬥力的強弱決定。

而對大地武王，玄天武王和風武王都是以滅亡為目的！

可是，玄衣知道，這不會只是他們三方的戰鬥

雨早就沒下了。

衣服頭髮濕透，又幹了。

李天照灰頭土臉，小地王也是。

周圍的建築上，圍滿了戰士，絕大多數是四海城的，也有混進來的三十六武王聯盟的。

孤王和小地王之間的戰鬥沒有大範圍的破壞，他們躲的遠，流星火，飛石都打不到，看的很安全。

只有李天照和小地王位置移動的多了，才有一面看熱鬧的連忙退遠些，但這種情況很少。

因為一直是孤王在進攻，小地王幾乎不怎麼移動位置的防守着。

劍光飛閃，斬上小地王的肩膀，卻沒能斬深，就被他招架的劍給擋住。

緊接着，地上飛起來一大圈岩石圍牆，伴隨着還有小地王腳下爆飛的一蓬岩石飛雨

可是，李天照發動衝鋒，又使了風刀王將那學的絕技，製造寒冰盾牌主動散溢，頓時破壞了石牆一片區域的穩定，輕易沖了過去，避開了飛石，又折身發動地怒殺了回來。

劍與劍交擊之下，混沌霸體的彩光亮起，又一輪廝殺的重複，再次展開。

兩個人的眼裡都沒有最初的鋒芒，分明在強自打起精神。

劍勁掃起的泥石也不如最初那麼多了，因為精力都已經衰竭。

李天照沒試過連續作戰這麼久，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精力能支撐至今。

體驗過了才發現，比起連續反覆的風吟雲纏，這種戰鬥累多了，因為戰鬥一點休息小睡的空隙都沒有，真的是一直打一直到，打的腦子都有懵了的時候，卻又得強自振作，眼睛更是難受的很。

他許多次都想對小地王說：你走吧，我們不用打了。

事實上，小地王也不止一次這麼說過。

李天照卻只能那麼想，不能真的答應。

# 第四百二十九章 尋印

就此罷休，放小地王帶着防守印離開？

對於李天照而言，那就是讓他帶着交戰的記憶回去。

两天兩夜連續交手的記憶碎片信息，不知道會給小地王和大地武王多少啟示，別的不說，費些心思的話，就有可能可以如暗劍王那樣，琢磨出許多千殺劍法招式的了。

這樣的記憶碎片信息，李天照怎麼可能讓小地王帶回去？

“孤王又何必繼續打下去？”小地王又一次勸說，見李天照不說話，還是揮劍進攻，就說：“如果孤王非要個勝負，我承認，再打下去混沌之氣先消耗殆盡的肯定是我，這場對決，是我敗了。如此，實在沒有繼續消耗的意義。”

“我考慮考慮。”李天照嘴裏這麼說，其實根本不作考慮。

小地王聽了這話，突然掉頭，發足狂奔！

孤王已經是第三次說考慮考慮了，分明就是不考慮！

千殺劍法的快遠非單純意義上的獨門絕技之類，勢必與孤王違背常理的身法步法和揮劍方式有關，玄天武王如此器重孤王，分明就是因為這劍法！小地王決定要走，因為這場交戰的記憶碎片信息非常重要，已經超過了勝負本身，更超過了他防守的責任。

小地王奔走中背後突然閃亮彩光。

李天照追擊的劍光斬在他背後，緊跟着又一劍過去，卻見小地王又發動了混沌霸體，人朝着房屋建築里飛躥。

李天照見小地王這般行舉，更不肯放過他走。

他明知道我戰印絕技可以連番發動，根本不可能從我面前脫身，還要這般拖着時間奔走，又專門挑城中房屋建築亂竄，若不是拖延時間等着接應，那就是想要設法藏起防守印！李天照更是緊追在後，不給小地王有片刻脫離他視線的機會。

小地王揮劍急沖，掃倒了建築，瀰漫的飛塵揚起越來越多，又接連發動小大地的混沌印力量，地上飛起來許多飛石，更引動一片區域的地面崩塌，房屋紛紛倒塌。

伴隨着小地王奔走的範圍越來越大，倒塌的房屋越來越多，城裡瀰漫揚起的灰塵也越來越大。

突然，小地王抓着防守印朝着灰塵飛揚的城外一甩，那塊印越過城牆，遠遠的飛到了外面

城牆上面的戰士受灰塵阻礙，根本沒人能看見。

失去了防守印，小地王的身體沒有了依憑，瞬間化作混沌之氣消散，而意識則疾飛着逃了回去。

揚起的灰塵中，李天照知道小地王已經離開，就拿了塊備用的戰印，站在敵人剛才的位置，試着按照氣流中飛出去之物的軌跡速度，甩了出去。

第一次的力量稍大，速度較快，他就又取了快隨身帶着的、備用與記錄記憶碎片信息的在編戰士戰印，繼續嘗試。

第二次就成功了，飛射出去的戰印如他氣流里捕捉到的狀況那樣了。

李天照接連發動衝鋒，小疾行，追着甩飛出去的戰印，一路出了城外，最後停在了河邊。

這條河的河面有一丈寬，他甩的戰印就是落進了河裡。

李天照潛下水，很快就找到了他自己丟出來的第二塊戰印，但是，沒有看見防守印。

從戰印至這裏的距離，飛行途中如果氣流存在變化，最後落下的位置就會有差別，倘若甩飛時小地王使了別的手法，落下的位置差別還會更大。

李天照在水裡潛行搜尋了一趟又一趟，找到了第一次甩飛出來的戰印，可是，還是沒見着小地王丟出來的防守印。

他本來就睏乏，特別想睡覺，然而沒找到防守印之前，又哪裡能睡。

小地王既然把防守印扔出來了，就是為了再在別的城市裡現身，然後趕過來帶走防守印的。

必須找到，絕不能讓裏面的記憶碎片信息被帶走！奇怪，就算位置有差別，也不應該這麼大，水裡找了這麼多地方，竟然還沒看見李天照在水裡搜尋了半個時辰，還是沒有見着。

又一次浮出水面時，李天照聽見路上有馬蹄聲，暗暗一驚，以為小地王回來的這麼快。

等看到東面一匹馬飛跑過來，見着馬背上一襲深紫色的披袍時，他不禁笑着喊說：“這裏”

“咦？”雲暮煙駕馬過來，停在河邊，由得馬低頭喝水，她蹲在岸邊，好笑的問李天照說：“打完了，在洗澡？這麼冷的天，挑戰自己呢？”

“我是又餓又累，困的恨不得直接倒下就睡，哪有閑情逸致往寒水裡跳！小地王把防守印給仍出來了，應該是這邊，水裡潛了半個時辰，還沒見到，真是奇了怪了。”李天照見雲暮煙伸手，就讓她拉着上岸，使了混沌印的力量製造了火焰，烤的身上逐漸溫暖。

雲暮煙取了些吃的出來，見李天照狼吞虎咽的吃上了，不由笑他說：“不用這麼急，這些乾糧有什麼好吃的？留着肚子到城裡吃吧。”

“有你在這，我就能放心的吃點東西了。也不知道小地王會從哪裡的防守印里出來，我當然得抓緊時間對了，你說他會不會丟了防守印之後，又從丟出去的防守印里現身，然後帶着防守印跑了？”李天照想到這個可能，不禁有些慌了。

“那不可能。你們打了那麼久，防守印里沒有足夠的混沌之氣了。”雲暮煙見李天照着急防守印，就問：“讓城裡的戰士來找就好了。”

“關鍵是裏面的記憶碎片信息，不放心，萬一別人轉移到自己的戰印里了怎麼辦？”李天照若非擔心這個，早發動城裡的戰士來幫忙了。

“試過用戰印從一樣的地方丟出來嗎？”

“落點在那邊，丟出來的速度，軌跡都一樣。小地王可能使了技巧，防守印飛出城外之後，也許軌跡發生了非正常的變化。”李天照邊啃着干肉，邊領了雲暮煙去剛才戰印落下的地方。

雲暮煙卻沒有看河，而是打量了河岸兩邊的情況。

李天照突然意識到，他剛才只顧搜索河裡，岸邊到是沒仔細找尋。

因為小地王既然要藏匿防守印，肯定是往河裡丟，才不容易被發現。

至於說防備他李天照？

小地王又不知道他通過氣流，就能捕捉到防守印飛出的情況的能力。

“不可能仍岸上吧？那麼遠，他還能精確的丟進樹叢？”李天照是在覺得沒道理。

雲暮煙招呼他一起走，看他還啃着干肉，就不讓他吃了，說：“別吃了，一會你就可以回城吃熱菜，喝熱酒了。”

“這麼有把握？”李天照頗為懷疑，見雲暮煙領着往距離河邊還有相當一段距離的幾棵大樹過去，他更覺得不合理。“開玩笑，就這麼分散的幾棵稀疏的孤樹，小地王除非專門在這練過，否則哪裡能準確的丟到樹上？”

雲暮煙手指一棵說：“你上這顆樹找。”

李天照見她自己跳上另一棵樹，於是依言上了棵樹。

站在濃密的樹枝里，李天照發現樹枝上有許多大大小小、深淺不一的傷痕，不由覺得奇怪。他搜索了一會，在一根樹枝上，看見了邊緣插進去的防守印。

“找到了。”李天照帶着防守印跳下樹，見雲暮煙從另一棵樹跳下來，連忙問她：“這些樹怎麼回事？難不成小地王還真練過？”

“四海城的戰士以前有這樣的比賽節目，就是比扔石片，看誰扔的又遠又准，目標就是這幾棵樹。最厲害的能在距離城門一百多丈的位置仍到這邊來。小地王曾經在四海城駐守過幾年，料想他不會扔到河邊。”雲暮煙真是知道的清楚。

李天照只能由衷佩服說：“雲首對這麼多的王將的事情都了若指掌，我不知道此節，今天險些累死在河裡。幸虧有你在，要不然，等小地王再次現身，從這裏揚長而去時，還得在心裏對着河裡受罪的我默默的送上一句負面的讚美。”

“罵就是罵，還什麼負面的讚美！”雲暮煙笑的開懷，末了，又說：“找着就好了，我還有事，先走了。”

“也沒這麼急啊？一塊回城吃點東西，喝點酒暖暖身。你是要回孤行人城裡吧？”李天照牽着馬過來，翻身上去，又伸手拉她。

“”雲暮煙沒有伸手，遲疑着說：“被人看見你會有麻煩。現在我們佔領了舊亂戰之地的盆山區域的城市，離你們有些距離，完全可以對外謊稱是潛過來乘亂奪取大地武王的地方，自然就讓你撇清了關係，要是有人看見我們一起在城裡吃喝，就是隱患。”

“我都不怕你怕什麼？”李天照很是意外，沒想到雲暮煙會選擇距離那片地區，顯然是做好了憑藉孤行人力量自立對抗壓力的準備。

“你是累糊塗了吧？”雲暮煙沒好氣的反問，這是明擺着的實情，是應該拿什麼怕不怕說事的嗎？

“我去城裡弄點吃的出來，你等着。”李天照說著，騎馬往四海城去。

“喂！你騎我的馬就算了，怎麼還牽着你自己的馬？”

“留馬在這怕你跑了啊！”李天照回頭沖她一笑，又說：“等着啊！”

雲暮煙聽的好氣又好笑，她倒不在意一頓吃喝，卻還是等着了。

# 第四百三十章 風吹恭弘=叶 恭弘動

沒過多久，李天照帶着紙包着的熟食回來了，又突發奇想的招呼雲暮煙跳到樹上，尋了合適的位置，坐在樹枝上，背靠着別的樹枝，你一口我一口的喝着一壺熱酒，又撕扯着雞肉吃。

兩人吃飽喝足了，雲暮煙把雞骨頭用油紙包了起來，收拾完了側頭一看，李天照已然支着臉，靠坐在樹枝上睡着了。

“都說了有事的！你卻招呼都不讓人打一聲，就自己睡了？”雲暮煙看李天照睡的很沉，也虧得他敢如此放心，想了想，雖說是有事，但也不是非她回去不可的事情，倒也沒必要太急。

李天照睡着睡着，突然往雲暮煙那邊倒過去——

雲暮煙一把按着他頭，手肘又抵着他肩膀，沒好氣的質問說：“喂！裝睡呢？再裝撒手了啊！”

是啊，李天照這樣的戰士，怎麼可能睡夢中毫無警覺性，都這樣了還能不醒？

雲暮煙怎麼想也覺得他是裝睡，然而，李天照毫無反應，仍然呼吸悠長，沉的好似就這麼摔到地上他也醒不過來似得。

“真放手了、放手了呀——”雲暮煙試着拿開手，見李天照就朝着側傾的方向速度自然的倒過來，又連忙抬臂擋着，就變成拿手臂給他當了枕頭。

李天照枕在上面，仍然睡的香甜。

雲暮煙看着、看着……突然嘆了口氣，神色也柔和了起來，想了想，就由他這般繼續睡，她自己也靠着樹枝，單手托着臉頰，眯着了。

樹上枝恭弘=叶 恭弘繁密，自外面是看不見他們的，哪怕有人站在樹下抬頭，也不易覺察。

偶爾有寒風吹過，也只是枝恭弘=叶 恭弘搖動，漏進去的風卻也只有一絲絲的寒涼。

雲暮煙每每睜眼醒來，看李天照還在睡，只是抱着她胳膊，寒風吹過時，會下意識的肌肉收縮，她就取了件披袍替他蓋上。

又一次睜眼醒來時，雲暮煙見光線昏暗，猜想外頭天色已晚，才發現她自己也合眼睡了不少時候。

原本雲暮煙覺得李天照開始是裝睡，這時又詫異於，她自己竟然也可以睡的那麼熟。

一陣風吹過，枝恭弘=叶 恭弘搖動的沙沙作響。

雲暮煙感覺着胳膊上的溫度，聽着李天照的呼吸聲音，不由回想起相識至今、其實不多的相處，真正見面時候最多的，其實是去夾縫武王殿的幾次，一路同行，朝夕相處。

然而，在那之前，他們就已經很信任彼此。

此刻他可以睡的如此安寧，她剛才也可以放心的睡着，是否因為心存這種信任產生的安全感呢？

於是才能讓他如此放鬆的休息，彷彿是在沒有危險的家裡。

雲暮煙想着、想着，又合眼睡着了過去……

一陣馬蹄聲，突然把李天照和雲暮煙一起驚醒。

兩人凝神片刻，過來了一隊戰士，從樹下過去，越去越遠。

四海城的不滅王將小地王已經被擊退，防守印已經破壞，目前是在聯盟的控制之下，不是在敵人的地方了。

李天照想着，鬆了口氣，旋即對上雲暮煙的目光，才發現還拿着她的胳膊，記起睜眼時似乎用她手臂當了枕頭，很不好意思的說：“我睡了多久？外頭天色是快黑了？這些戰士怎麼現在出去？難道是投臨近的大地武王城市？”

“現在應該不是天色快黑了，而是快亮了，他們這麼早出巡一點問題都沒有。”雲暮煙笑了起來，取下水袋遞給他，李天照確實很口渴，喝了一氣，還給她時，猶自覺得難以置信。“我睡了這麼久？”

“是的。”雲暮煙活動着胳膊，李天照很不好意思的連忙替她揉按，活絡氣血。“改天也讓你拿我胳膊當枕頭。”

“有這麼表示感謝的嗎？痛快點說句謝謝不行？”雲暮煙沒好氣的橫了眼過去。

“我覺得那不足以體現我的滿懷感激之情，想到你胳膊讓我枕了這麼久，不知道有多難受，我就倍覺愧疚難當！話說，你不是還有急事嗎？也沒叫醒我？”李天照揉按着她的手臂，頗為奇怪。

“喊不醒，手拿開你就真能倒下去，看來跟小地王交戰確實累壞了。”雲暮煙問說：“戰況如何？”

“沒有什麼防守的壓力，就是耗時間，那傢伙真是難以放倒，大地劍法的破勁確實厲害，讓我雙印之力變成了單印之力，你說那有多誇張？如果是大地武王的雙印之力施展大地劍法，擋住別人兵器就能把人反震的摔飛出去了！大地劍法在眾武王絕技中排名第二，名不虛傳。”李天照覺得這一戰雖然累，卻有許多收穫可以讓他反思沉澱。

“大地劍法的破勁本是一絕，破勁之下，雙方劍勁瞬間形成了絕對差距，進攻方甚至可能被大地武王憑藉劍勁差距反擊斬殺，所以這破勁不但是防守的能力，也是強大的反擊殺傷能力。天王劍法的霸道殺傷力能夠在破勁之後仍然形成威力優勢，大地武王面對天武王，只能被動招架承受傷害；玄天武王就靠變化莫測的劍路，讓大地武王根本沒什麼機會招架，只是破勁面前，玄天千幻劍也不能給予大地武王優勢性殺傷，從對戰消耗情況來看，反而是進攻方的玄天武王消耗的混沌之氣更多，她也因此位列第三。”雲暮煙說起這些，一如既往的了解很多。

“是啊，我也尋思着，如果是有雙印之力的人使用大地劍法，若沒有辦法對抗破勁，就絕不能讓對方招架住我的劍。但如果小地王還有小風語的混沌印力量的話，全然不被碰上，還真有些壓力。”李天照實話實說。

“你也太不把人放在眼裡了！”雲暮煙不知道說什麼好，讓人單純招架也碰不着，那得是多大的出劍速度差距才可能辦到？

李天照很認真的考慮着道：“大地劍法在防守的時候動作幅度本來就小，有沒有小風語的差別不至於如進攻時候那樣天差地別，這次小地王熟悉了我的千殺劍法，卻帶不回記憶碎片；而我也同樣對大地劍法的路數瞭然於胸，下次再遇到小地王的話，他對我是陌生對戰的開始，我對他卻是瞭然於胸，還是頗有把握做到讓他擋都防不住的。只是，還是破不了那麻煩的大小霸體，外加小大地的防禦阻礙，少說還是得打上一天一夜。”

“你如果真能辦到，就是玄天武王眼裡的至寶。”雲暮煙說著，卻又覺得當武王至寶的未來，對於李天照來說，可不算值得期許。“你的千殺劍法核心奧秘，玄天武王知道嗎？”

“除非她自己發現。”李天照考慮着，還是不確定的搖頭說：“我真吃不準，你也知道，什麼獨門絕技的關鍵說穿了都沒什麼玄妙，條件合適的話就能學會並且掌握，但難就難在能夠洞悉關鍵。如果不是因為對母親的堅信不疑，換了當年是別人那麼對我說奧秘的話，我也不可能練出千殺劍法。玄天武王自己修鍊的情況如何，是否洞悉了核心奧秘，我是真說不準，只是，即使有人掌握了，想跟我的千殺劍法旗鼓相當，只怕也不容易。”

“聽你說的這麼有把握，我就不替你擔心了，只要有不可替代的價值，武王就不會輕易捨棄你，甚至會對你的容忍度更高。”雲暮煙想着些別的事情，突然跳到樹下，李天照跟着下來，還沒張嘴，就聽她說：“立個約定怎麼樣？”

“你說。”李天照都不先問是什麼。

“如果將來你要當不滅王將了，請先第一時間當面告訴我，之後才能去武王殿。”雲暮煙的約定很奇怪。

“好。”李天照一口答應了，因為，這實在沒有拒絕的必要，原本他也很願意先讓她知道，並且當面道別。一旦成了不滅王將，正常情況下就是在武王殿里修鍊，沒有特別的事情，根本都不在外面活動，除非如金劍王那樣。

“說定了哦，信守約定好朋友，言而無信不相見。”雲暮煙份外認真的語氣，讓李天照也不由嚴肅了表情，許諾說：“說定了！信守約定好朋友，言而無信不相見！不過，萬一直接在武王殿的時候被賜予不滅王將，沒機會出來通知，那可不能怪我。”

“現在的孤王怎麼會輕易獨自回武王殿呢？你就不怕被留在那一年半載，封地的權力全被架空？”

“……玄衣不是北風青雲，雖然她喜歡掌控大局，但還不至於如此，我對自己的妻子一定抱有基本的信任，也理解她作為武王氏族立場的無奈。”李天照十分自信。

“對此我也相信，只是，你並不了解武王氏族，或者說，假如玄天武王下了這樣的命令，她怎麼辦呢？”雲暮煙吹響口哨，不片刻就看見她的馬跑了過來。

“……”李天照還真說不準了，對於玄衣來說，武王的命令肯定是第一位，從中可以周旋，她會極力設法調和，倘若有不可改變的衝突時……

李天照的信心就沒有十分那麼多了……

李天照正想着，見雲暮煙翻身上馬，忙說：“吃個飯再走吧。”

“可別說吃飯了！吃完你再睡一場？我真得回去了。”雲暮煙揮了揮手，駕馬往來時的方向去遠。

李天照本來以為雲暮煙是要回孤行人城裡，此刻才知道，她不是路過，而是特意來四海城！極可能是聽說他跟小地王交手的事情，想過來看有沒有助戰的必要。

“……你這樣，可不是一個優秀的雲首，這時候不抓緊一切時間佔領城市，卻來幫一個朋友……”李天照這般自語着，臉上卻掛着微笑。

因為他——其實一點都不意外於雲暮煙會這麼做。

# 第四百三十一章 困境

李天照自問，其實為何他與雲暮煙會有這等信任？

李天照在四海城裡，吃着酒菜，仔細想着……最後覺得，既是投緣，更是因為從相識起，他就讀到了雲暮煙那份特別的個性，那種做事只憑她願意，不在乎旁的理由的性子，本就是令人對其本身信任的基石。

‘也許我也嚮往那樣的自在？’李天照正想着，玄衣身邊的親信尋了過來。

“孤王，這是夫人的信。”

李天照看了，開頭是關心他跟小地王交戰的情況，末了又說，如果可以一鼓作氣，最好還是儘快拿下大地武王的另一座關鍵城市，確保聯盟整體的領地聯繫性更緊密。

“告訴夫人，一切依計劃行事，只是取消往盆山區域的進攻，調往西路，再派人取風武王那邊近的城市，留作以後交換領地。”李天照早料到玄衣會是說這些，也果然是說這些。

盆山區域已經被雲暮煙拿下了，那就沒必要浪費人力過去了。

玄衣的心腹當即領命去了。

李天照望着遠空，喝乾了酒，帶着小地王留下的那把劍，駕馬飛馳出城而去。

四海城的確是重地，留給小地王備用的這把劍，都是用了混沌之石的黃級，李天照的孤王劍當初由一定人打造時，跟他學了如何通過紋路質感辨別的辦法。

談不上很精準高明，作為外行，倘若是鑄造師故意製造類似的紋路，李天照未必能分辨出來，但正常情況下，沒有這種事情。

李天照跟小地王打了那麼久，這把劍都撐住了沒毀，本來也只有加入了混沌之石的兵器才能辦到。

這樣的武器，李天照不想上繳了，換的那點功績遠不及兵器本身的價值。

明明換上一塊戰印就可以使用，卻要上繳變成功績，偏偏規定了不允許使用非玄天之地出產的兵器。

這顯然是利於玄天武王管理和維持秩序的考慮，可是，卻不利於所有戰士。

李天照曾經想過，有朝一日成了王將，必定要提治療殿功績耗費太高的問題。

後來他也說了，然而，卻知道那並不可能改變。

兵器的事情他其實也說過，開始兩次石沉大海，他卻堅持又派人向玄天武王提請，終於得了答覆，卻是否定的。

李天照尋思着整體大改或許是不容易，但至少可以在萬戰將及以上的戰印級別里改變吧，再退一萬步，至少可以變成戰時特例吧？

現在交戰激烈，兵器耗損厲害，明明繳獲了不少敵人的萬紋劍，原本直接可以使用，或者進行一點修復工作就可以使用，偏偏按照流程，要把這些可以使用的兵器當成廢品那樣回收材料，再鑄造成玄天之地的制式。

鑄造師本來就忙的天昏地暗，有這多餘的重複工作，本來可以用以多鑄造和修復些損壞的兵器，卻偏偏浪費在無謂的流程上。這種情況放在平常，都明擺着沒效率，戰況激烈的時候還這樣，就更荒唐了。

玄天之地是忙的過來，從無戰之地抽調大量鑄造師就是了，目前還看不到吃緊的程度，所以只是流程繁雜而已，但亂戰之地這裏就不同了，領地大量獲取，資源開採量劇增，人口卻被大地武王釜底抽薪而跟不上。

繳獲的兵器極其需要能直接使用，三十六武王聯盟里的武王們也都是這麼做的，唯獨李天照旗下要遵循玄天之地的法規，還得回收，重鑄。

而現實是鑄造師們根本忙不過來，所以那些萬紋劍全都堆積在倉庫里，不得使用，而外面呢？許多新增的萬戰將們還拿着千紋劍，排隊等着新兵器！

李天照第四次的申請，還是被駁回了，玄天武王的理由是，玄天之地不可有兩種法規，孤王的困難確是實情，都城方面會調度物資，予以傾斜，加快萬紋劍的鑄造供給，孤王也設法克服難關，咬牙堅持。

李天照為此很是鬱悶氣結，這是咬牙堅持就能解決的？這困難是能設法克服的？

玄天武王不給權宜行事，讓他怎麼克服？

本來想着資源傾斜，那也總有緩解，然而——至今沒見兵器送到！

現在又被催促着打大地武王，李天照預計這問題會越來越嚴重，不但是許多萬戰將排隊等候，不久的將來，他治下的許多萬戰將們的兵器維修都跟不上了，鑄造師哪裡還能打造新兵器？

李天照也就不把繳獲的萬紋劍運回玄天之地，反正本來也不方便，他本來盤算着等以後就繞過玄天之地的法規，讓治下的萬戰將名義上算是七星之地的人，可實際上使用的是他繳獲回來的萬紋劍。

但現在七星之地的情況……

李天照嘆了口氣……

離開四海城后，李天照又連續奔走了三座城市，裏面都沒有不滅王將現身，他也沒找到防守印，因為只是重城之間必經的城市，又已經距離交界城市較遠，本來也不是一定有部署防守印。

李天照駕馬衝進城門，這是四海城之後的第四座了，是一座大城。

李天照闖進城長府，鎮守的萬戰將連照面都沒見着。

聽見城裡戰士高喊“孤王來了！”，那萬戰將就直接跑了。

丟城是重罪，會懲罰許多功績；戰死復生需要的功績更多。那萬戰將權衡之下，還是寧可回去領罰。

這麼想的萬戰將其實不多，更多的是照面后再撤，起碼有個打不過的模樣。

李天照在城長府里轉悠着找尋防守印，通常的地方就那麼幾十處，說到底負責放置防守印的人很有限，必然是一個人奔走於許多城市，接連安放。同一個人所放，難免就會有個人的藏納風格。

但李天照找了會，發現這裏的防守印安置之人大約是跟之前交界城市的不一樣，竟然不容易發現。

他正尋着，花園裡突然有石頭落水的聲音。

李天照從窗戶望過去，看見小地王從破倒的假山裡出來，一躍落在水岸邊。

李天照看見小地王手裡拿着的是一把萬紋劍，不由笑了……

“你就是孤王？”小地王一臉的動容。

李天照卻不想說話。

對於小地王來說，因為沒有在四海城交戰的記憶，就還是第一次遇到他孤王李天照的心情。

可是，對於李天照而言，這卻是第二次了，除非把他眼前的小地王想像成雙胞胎兄弟，否則，他實在沒興趣對同一個人，進行兩次類似、甚至是相同的對話交流。

所以李天照沉默的揮劍，沉默的進攻。

小地王的每一次招架，李天照都可以預料了，大地劍法的防守動作的要義，他早就已經掌握，再加上他本來又有速度上的優勢，也就更容易。

只要小地王發動了混沌霸體，李天照就只是發動風刃、流星火，小寒冰等混沌印力量攻擊，而不用千殺劍法，一直耗到混沌霸體消失了，他才又繼續攻擊。

但李天照揮動的五色劍光，打的卻不是小地王的身體，而是——他的萬紋劍！或是戰印，或是劍身盡量相同的位置。

如此這般，沒等小地王有機會第二次發動混沌霸體，他的萬紋劍就斷了半截。

接下來的戰鬥，李天照覺得就比較容易了，他不會給小地王還有再找一把萬紋劍的機會。

小地王在劍斷之後，當機立斷的掉頭就撤。

卻根本不可能甩掉李天照，於是奔走了沒多久，意識團驟然離開身體，一閃飛沒入了天地之間無數彩光的記憶碎片和意識碎片之中，逃了。

李天照回劍入鞘，撿了防守印，取了劍上的萬戰將戰印揣懷裡，撿起斷劍，望着小地王撤走的遠空，笑着自語道：“大地武王你這就太小氣了，防守印都用了，卻不捨得準備一把黃級混沌之石的劍，又怎麼擋得住我李天照？”

如果是硬打，李天照要擊退小地王，估摸還是得打上一天一夜，但是，小天地靠普通的萬紋劍，卻擋不住他手裡這把介於天級和地級之間的混沌之石兵器。

劍毀了，戰印的力量發揮不出，又找不到第二把劍可用，小地王也就只剩下退走一途了。

大地武王殿。

混沌之氣形成的迷霧之中，大地武王的意識團飛出去，帶着飛回來的小地王的意識團飛入新生的身體。

而後，大地武王沉默的揮揮手，讓小地王回了不滅王將殿里待命。

小地王離開了之後，大地武王不由自主的拳頭緊握，恨恨然道：“廢物！接連被人打了回來！浪費本王的力量！”

大地武王惱火歸惱火，卻苦於沒有更適合阻擋孤王的戰士可用。

大地之地比玄天之地只大不小，人口還更多，偏偏確實玄天之地出了個孤王李天照，他大地之地卻沒有！

原本得了個了得的破天刀，卻被七星武王壞了好事，現在還成了調轉槍頭打他的敵人！

大地武王每每想着，都覺得憋屈，不由又憤怒的咆哮道：“本王一世英武，偏偏不得一個子王！冥冥之中的天意命數，何以如此待本王！”

大地武王實在有太多、太多的不甘……

# 第四百三十二章 言盡於此

尤其在眼下的困局裡，大地武王簡直是眼睜睜的一步步看着自己滑入絕望。

明明知道玄天武王和風武王的企圖就是讓他盡量多的使用武王力量，一旦運氣不好，意識團飛出去時就會碰到天地之間那些強大的意識碎片，每次遇到，他的意識團都會受到一點損傷，那麼，要不了多久，他就會走到山窮水盡的地步。

那些無關緊要的戰士的死而復生，還可以讓依附於他的武王代勞，關鍵戰鬥力的復生，尤其是不滅王將，以及擁有不滅印的王將的復生，卻不可能由別的武王代勞。

大地武王心裏有太多的不甘，可是，在看得到的絕望面前，他可以做的選擇，實在太有限……

大地武王在考慮，是否派人送去記憶碎片信息給天武王。

如果大地之地必然要被分食，他寧可選擇把天武王喂的更肥壯，換個安生。

大地武王知道，天武王一直都在等着他求助。

這不是大地武王想要的結果，卻好像是無可奈何之下，沒有選擇的選擇。

‘本王之地，卻要便宜了天武王？’大地武王越想，越不甘心。

他實在有太多不甘和太多的怨恨，然而，在這等絕境之中，他卻發現，相較之下，原來他以為的最恨，竟然是可以最先被原諒的。

大地武王決定去見一個人，見一個，今天以前，他最恨、最不願意原諒的人！

……

寒冬的山林，千山鳥飛絕。

可是，熊熊燃燒的火堆上，卻烤着山雞。

大地武王一身金裝，頭帶金冠，腰上那把比尋常制式更長更寬的劍，從劍柄的纏線到劍鞘，也都是金首發

他踏着積雪，朝着火堆走過去，看着那旁邊站起來的身影，一時竟有不相識的陌生之感。

頭髮不知道多久沒有修剪，鬍子長的像野人，一身粗布衣服，套了件厚棉衣，蹲在火堆旁，乍一看像個尋常村夫。

他竟然變成了這等模樣？

“你躲在這群山之中這麼多年，沒想到變成了這等村夫模樣，也不怕你那心頭之愛突然來尋，見着了你這等不堪？”大地武王看見火堆上烤着的山雞，蹲了下去，拿起一隻，吃了口。“不錯啊，不愧是烤了九十九年的技藝。”

“突然轉性了？見着山雞沒一腳踹了火堆，還吃上了？”樵夫轉動山雞，問了句：“以前這裏村鎮的人都叫我樵夫，時間久了，也沒別人喊我旁的名字，我都快只記得自己叫樵夫了。你不好好在武王殿里獃著，跑出來亂晃做什麼？照說你還有些日子，不至於這麼早就想來跟我來一場臨死前的對決吧？”

“如果是，你跟我打嗎？”大地武王自顧吃着山雞。

“不打，你有氣是你的事，我又沒有想跟你拚命的理由。”樵夫回答的很乾脆。

“既然你不打，我又怎麼能追得着你？”大地武王望着火堆旁的酒壺，樵夫遞過來，他喝了口，覺得還是記憶里的味道。“你為了躲，不知道在多少地方賣了防守印，讓人追殺你的動力都沒有。若非如此，我還能讓你在這吃九十九年的山雞？”

“說吧，今天來有什麼事？以你的性格，這般忍着脾氣跟我聊天，還願意強忍怒氣吃山雞，一定有不得已的理由。”樵夫又放了壺酒熱着，拿了只烤好的吃起來。

“你真沒吃厭山雞嗎？一次還烤三隻？”大地武王實在覺得匪夷所思，要說樵夫硬撐這堅持這麼久，他還是信的，可要說是至今不覺得膩味，那他真不信。

“一度有些膩味，後來不會來。仔細想想，天底下的美味似乎挺多，但生命那麼長，總也會吃遍，那時候就不吃了么？吃什麼不還是一樣？真的習慣了，就如大米或者麵食那樣，沒什麼難受的。”樵夫說罷，又拿了第三隻遞過去：“試試這隻。”

“原來三隻烤雞味道各不相同？”大地武王頗為意外。

“總得烤點樂趣出來，一隻山雞從頭到尾我能烤變化的幾十種味道，最近愛吃這三種口味，就沒整那麼麻煩。”樵夫說著，又吃了口肉。

“我本來以為，絕對不可能原諒你，沒想到，最近卻突然常記起我們過去那些相處愉快的日子。”大地武王說到這裏，突然語鋒一轉。“前不久我把七星武王滅了，被玄天那個賤人和風武王埋伏暗算，最近他們瘋狂攻擊有防守印的城市，我的意識堅持不了多久了。大地之地，是我至今為止的心血，沒有了我，必然被玄天、風武王、天武王、黃金武王四方瓜分。我不甘心便宜了他們，如果非得有選擇，最後竟然只願意便宜你！”

“……拋開武王殿，丟掉武王的權，你還管是便宜了誰幹嘛呢？”樵夫嘆了口氣。

“叫你拋開玄天那個賤人，你辦得到嗎？”大地武王憤然反問。

“……”樵夫沉默有頃，搖頭說：“我不能答應你。”

大地武王勃然大怒的猛然站起來，一把甩掉手裡的半隻山雞，踩着在雪地里使勁的碾着，咆哮道：“本王忍着噁心吃這東西，不知道這等若是在求你？當年你對不起我！是你對不起我！明明立了信約劍誓，一起奮戰未來！你呢？為了玄天那個賤人，毀了我們的基業，便宜了她！還把破玄天千幻劍的奧秘透露給她！若非如此，天下早沒有她玄天賤人的第三武王之位了！我此生有仇報仇，從不含糊，唯獨是對你——你以為當初是真的沒機會殺你嗎？幽谷的時候，我知道你在那，本想說動天武王去把你除了，思來想去，恨極了牙癢，卻到底放了你走！我一生不讓人欠我，唯獨你例外！就因為你我是兄弟，我就忍你背棄信約，今天你竟然還要對我說不！”

面對大地武王的怒火，樵夫很淡定。

因為，這才是大地武王面對他應有的狀態，剛才那些分明就是可以壓着脾氣裝出來的。

“是我欠你，我唯一對不起的人就是你。正因為如此，我才不能答應。像你剛才問的，我能不能放下她？我不能，你說，我吃了九十九年的山雞，明年就是約定的百年之期了，我怎麼可能放棄？你剛才對我說的時候，我腦子里蹦出來的念頭是——如果我接了你的位置，就可以跟玄天在一起了。這樣的我，也許轉手就把大地之地全送了給她。我還能再對不起你嗎？”樵夫的一番話，聽的大地武王一腳踢飛他手裡的山雞，又踹的火堆飛散，猶自不解氣的追上去，狠狠碾着另一隻山雞。“你到底中了她什麼毒！你到底中了她什麼毒！當年的你怎麼就能變成這樣的蠢貨！”

樵夫卻不以為恥，平靜的說：“人各有志，我對武王的權力早就沒有興趣了。說我沉溺情愛，沒有大志，我承認。但正因為我是這樣的人，才有可能跟她天長地久。兩個都放不下武王權力的人，是不可能攜手多久的。”

“算是還你欠我的！你暫時接管，等我將來有了子王，你愛去尋那賤人就去，你我恩怨也一筆勾銷！這樣如何？”大地武王早就想過各種情況，此刻不惜這般放低姿態。

“不是我不願幫你，是我這般狀態幫不了你！玄天一定會來跟我說，玄天大地二合為一，從此天武王也被壓在下頭，諸般事情都可以交給她處理，我只管做喜歡的事情，再許諾絕不對你追殺，你說我會拒絕她嗎？”樵夫實話實說，見大地武王激惱又無從宣洩的模樣，緩了口氣說：“其實天武王一直都算不錯，你實在不願意便宜別人，交給他就是了。他這人言而有信，你開條件說要等到將來有了子王后拿回多少領地，他的許諾也是可以信的。”

“你真天真！天武王最是精明，姦猾的卻似一等一的好人！他守信用，是因為他現在需要如此！得了大地之地，你以為他還會還我多少？唯一能在他天王劍法面前站的久的，只有我一人而已！天底下最想我死的人，除了玄天就是他天武王！我若便宜了他，他未來每天夜裡都會笑醒，笑我是天字第一號的大傻瓜！”大地武王憤怒的說罷了，又喝問道：“你真不幫我？真不能為了幫我這一關，緩些年見那賤人？”

“我不是不願，是根本做不到！勉強答應，結果又被她說動而辜負，豈不是第二次對不起你嗎？”樵夫態度明確而堅定。

“好！好——我最多還有一年，快的話九個月，你自己好好想想吧！言盡於此！”大地武王丟下這句話，徑自走了。

樵夫長長的嘆了口氣……原本滿懷期待的美好未來，突然就這般，變成了煩惱。

大地武王一直恨他，樵夫卻一直被動承受其恨，因為事實上，確實是他對不起大地武王。

今天，他實在願意贖罪，卻又明知道自己答應了也根本做不到。

這種痛苦，又讓他能奈何？

樵夫以前總奇怪，為何說小隱隱於野，現在他終於明白了。

躲開了煩惱，不等於是能面對煩惱。

隱於野，不過是遠離煩惱，真要再面對時，仍然是凡夫俗子一個。

# 第四百三十三章 強強對決

一面是良心，一面是愛情。

樵夫該作何選擇？

樵夫重新隴上了火堆，看火焰燃燒的時候，他重重的嘆了口氣。

“一面是是良心，另一面是愛和志願相加在一起，我又哪裡來的選擇？又哪裡能夠選擇？你這不是生死攸關，是你放不下武王的權位，盼着我能幫助你延續，可我成全了你，就得犧牲了自己的愛和心愿，你要我如何能還你人情？”樵夫抓了吧雪，喂進嘴裏。

他根本沒有，或者說不會做別的選擇，這是他剛才拒絕大地武王的理由。

那麼現在，或者明天，他也還是只有這麼一個選擇

大地武王最後的希望破滅了。

他對樵夫無話可說，曾經說好一起成就偉業的兄弟，最後卻背叛了誓言，被玄天勾引，化名什麼千山萬水在她座下效力。這麼多年過去了，還在傻傻的守着那什麼百年之約！

她眼裡，哪裡有你這麼一個山林樵夫的流浪武王！你以為不問武王權力，甘心被她利用就能永遠？卻沒想過，她若沒有了我這個敵人，根本就不屑於多你這麼個流浪武王的力量！你便是苦苦哀求要為她貢獻一切，她都不過嫌你麻煩！大地武王回了武王殿，想着這些，尤其惱火，但他沒有對樵夫說這些，因為沒用。

大地武王只是不甘心，玄天早早擁有子王，天武王更不止一個，黃金武王也有子王，唯獨他、做了多少努力，至今卻還全都是失望！原本這也是不可強求，全憑運數，可是，為何倒霉的那個就是他？

為什麼不是玄天？為什麼不是黃金？為什麼不是天武王？

為什麼是他！

大地武王考慮着，正考慮要派人送書信給天武王時，有人帶回來消息，說孤行人首領雲暮煙，佔領了盆山區域的三十餘城。

“盆山區域不是七星武王的餘孽？”

“不，是孤行人，已經確認了殺戮千影帶頭。”

大地武王突然發現，還有打開局面的新機會了天武王要清掃孤行人，弄的聲勢浩大，以天武王惜名譽信譽的作風，必然不可能對殺戮千影視而不見，如此一來，他等若不需要付出代價，就讓天武王介入目前的戰事。

“此事暫時保密，下去吧。”大地武王考慮着腦子里的地形圖，決定再等等，讓三十六武王聯盟和風武王再多佔領些城市，最後把盆山分左右給包圍起來了，那時候再利用這個信息，一句把他們也拖進去。

“哼！玄天你想利用孤行人延緩天武王入局的壓力，我卻要讓你自食惡果！”大地武王考慮着，又喊了人來，讓那人領了密令，謀划著送給孤行人一些戰印，兵器，唯恐孤行人眼下的力量太弱。

局面突然有了點可以期盼的希望，大地武王的心情好了些，接下來，他最關注的，就是破天刀那個瘋子，有沒有被擋住。

一個破天刀，至今為止毀了一百餘城，城裡的人口都大量死傷，就是領地奪回來，人口的損失也會造成資源生產嚴重下降，更長遠的影響是種子戰士的產生。

破天刀，是大地武王尤其惱火！

其造成的破壞是不可逆的，而孤王為首的聯盟奪下的地方，將來只要奪回來，也就沒有什麼大損失。

大地武王對破天刀的惱怒，還超過了李天照。

可是，堵截破天刀也並不是很容易的事情。

因為破天刀也放着被多個不滅王將圍堵，所以選擇的城市盡量沒有規律，他一個人獨行作戰，實在不容易被抓着蹤跡，旁人又很難從戰場開始跟蹤他。

因此，被大地武王寄予希望的暴雨劍，即使有刀娘相助，還是很費了些功夫和時候。

刀娘奔走如風，折返回來后，沖暴雨劍點頭說：“錯不了，他還在前面。我們是等他睡覺時襲擊？”

“那傢伙有小霸體，一直維持着小霸體狀態入睡，派過擅長襲擊的萬戰將和王將，幾次都沒有成功。這一代的環境比較複雜，武王給我的相關記憶碎片信息來看，他的破天爆很容易對喚醒造成破壞，必要時候轟塌山石，可以製造類似地怒的效果，就能阻礙我們追擊，他自己則輕易脫身。我們不動手則罷，一旦動手，就必須是對他極其不利的環境，務求一舉能夠拿下。”暴雨劍非常重視這次任務，即使他其實最希望的是找孤王報當初的一臂之仇，可是，武王親自下的命令，當然高於他個人的私仇。

更何況，這些日子，破天刀的囂張狂妄，連跟豐收城交戰的暴雨劍也早有所聞。

“水裡怎麼樣？”

“的確沒聽說過破天刀水戰，但問題是，這人從不入水，也沒有辦法引他下去。”暴雨劍考慮着，還是搖頭。“水戰只能是理想情況，最合適的還是平原區域，你也有武王特例賜予的不滅印，破天刀卻還沒來得及得到七星武王賜予不滅之體，也沒有不滅印。他的絕技雖然厲害，但殺傷距離還沒有八面威風集中的時候遠，只要你我合力，應該不會被他逃掉。”

“那還是等他入城？”刀娘尋思着，那就意味着得犧牲不少人了。

“還是入城最妥當，他的目標應該是大方城，未必會等到晚上就會動手，就在這裏給他一個驚喜！”暴雨劍打定主意，追蹤破天刀的痕迹花費了他們好些天的時間，實在不能再拖下去了。

“就讓他知道我們的厲害！”刀娘滿懷自信。

這是他們成為萬戰將后領的第一個特殊任務，一旦完成，大地武王許諾說，就讓他們跳升至王將。

刀娘十分期待，成為了王將，她哥哥雷錘就能死而復生了，還有旁的至親們，也都能一個個的復活了。

深夜。

破天刀潛入大方城。

他所以等到這個時間，是為了盡量屠殺更多的人。

爆發的破天爆，轟塌了城門、城牆及鄰近的建築，堆砌的廢墟堵塞了人群出逃的路；破天刀一路發動破天爆，或是四面擴散的衝擊波推平了範圍內的一切；或是化作長的圓柱體轟塌了定向範圍內的建築，震死了其中人。

“哈哈哈哈慘叫吧！儘管絕望的慘叫，儘管痛苦的哀嚎！你們這些大地武王座下的蠢貨，就像大地武王一樣該死！你們偉大的武王不是無所不能嗎？讓他們復活你們吧！讓他們來拯救你們啊！大地武王不過是個無膽數倍，我破天刀屠城百餘座，他怎麼不敢現身？就會派些飯桶廢物，沒有一個擋得住我破天刀！”

破天刀滿腹怨恨，七星武王的復活大典，是被大地武王毀了，而且還故意玩弄他，羞辱他！

他妻子當時正被複活，結果身體復生了，卻那般光着，任無數雙眼睛看了許久，最後呢，身體是復活了，卻是活死人那般一直睡着，怎麼呼喊也沒有反應。

這是什麼？

這明擺着是放個活人在那，只是為了讓破天刀更受煎熬折磨。

還有誰能復活他的親人？

七星武王的下場，讓聯盟里的眾武王誰都不敢違反武王公約幫忙。

七星武王臨死的時候說，他的武王力量傳承給了星冰雪，但看三十六武王聯盟的眾武王反應，這話怕也只是不想七星之地人心渙散的謊言而已。

至少破天刀離開的時候，星冰雪也沒發現自己有什麼武王的力量，只是眼裡可以看到些，以前看不到的奇怪景象。

有些人為此嘆息，認為星冰雪是接受不了七星武王的死，打擊太大，以至於產生幻覺。

破天刀當天就離開七星之地了，七星之地的人心散不散，他不管，也不關心，他要復讎，要把大地之地全都變成廢墟，讓大地武王只剩都城一座！

突進大地武王領地城市的人，讓他空有領地沒有人口，看看大地武王還是不是天下第二武王！

不管要花多長時間，破天刀也要去做！

原本他對三十六武王聯盟的大局就不真的關心，玄天之地得了便宜也好，風武王得了便宜也好，孤王贏了也好，他都不在乎。唯一關心七星之地的理由，只是因為星冰雪，現在七星之地沒有武王了，星冰雪也不可能凝聚人心不散，破天刀就只剩下復讎的殘念。

崩裂的建築，螞蟻般一群群被炸飛炸死的人群，這些景象，都讓破天刀看到了大地武王的痛心疾首和憤怒咆哮。

於是，變成了他收穫復讎的一絲快意和滿足。

而這種滿足，又讓他更有維持破壞和屠殺的動力。

突然，密密麻麻的異光匯聚而成的彩色光柱，劃破夜空，從背後飛襲而至！

破天刀的小霸體一閃，瞬息間擋住了異光光束的襲擊。

然而，第二道、第三道，又接連飛射過來！

破天刀接連移走閃避，同時發動破天爆朝着光柱飛射過來的方向反擊然而，他的破天爆飛射過去的定向圓柱體爆破，似乎對襲擊者全然沒有影響！

竟然比我的破天爆殺傷範圍還更遠？破天爆暗暗一驚，迅速移走，一面繼續單方面挨打，可是，他跑動着，黑暗裡遠處飛射過來的異光，還是追着。

破天刀迅速打量周圍，發現一條身影在建築上移走，手裡還拿着可發光的珠子，分明是給誰信號，用以確定破天刀的方位。

“去死！”破天刀朝着刀娘發動破天爆，一道爆發的彩色光柱飛射出去刀娘卻發動衝鋒，一閃避開，繼續拿着發光珠子定位，遠處的暴雨劍就繼續發動八面威風，爆發的無數光束匯聚成光束，又一次射了出去！

# 第四百三十四章 棋逢對手

破天刀既然知道刀娘是在發信號，也就提前移動，果然避開了背後射來的光束。

這種程度的攻擊想擊中他可不容易，但是，如此這般被動挨打，也不是辦法。

‘這莫非就是天級混沌碎片之力八面威風？大地武王為了對付我，竟然違背常規的開了特例？’破天刀念想間，背後又一道異光匯聚而成的光束飛射過來。

如此被動挨打，破天刀好生惱火，於是猛然掉頭，反朝背後的敵人沖了過去，以期拉近距離再發動破天爆反擊。

刀娘連連揮動發光的珠子，另一頭的暴雨劍看見，知道破天刀來了。

但是，他早就做好了準備。

眼看着黑暗中飛奔過來的身影，暴雨劍握劍在手，眼裡的三分緊張，隨着破天刀的越來越近，反而化成越來越昂揚的鬥志。

‘我是要擊敗孤王一雪前恥的人，孤王不怕你破天刀，難道我暴雨劍還會怕嗎！’暴雨劍凝聚的混沌碎片力量，早就等着發動，眼看距離更近時，破天爆的彩光驟然爆發、那扇形的範圍之大，以他們彼此之間的距離，絕對沒辦法避開。

然而，暴雨劍可沒準備避開！

他揮劍前指，天級混沌碎片力量八面威風發動，密密麻麻的異光光束構成扇形區域飛射出去！

破天爆的彩光迎面而至，爆發的第一波衝擊力卻被暴雨劍身上瞬間閃亮的小霸體彩光所抵擋，但後續的衝擊力仍然把暴雨劍整個人推的雙腳陷入地下，猶自后移了十步距離。

‘這就是破天爆的力量？果然厲害，尤其這麻煩的衝擊力，直接把人推開，就算有許多少人一起圍攻都難以近他身前，難怪那麼多萬戰將和王將都拿他沒有辦法！’暴雨劍初次切身體驗破天爆絕技的滋味，很是震撼。

暴雨劍躲不開破天爆的範圍殺傷，可是，八面威風的異光光束構成的扇形殺傷區域，同樣讓破天刀無從迴避。

小霸體的彩光一閃而逝，可八面威風的光束都是一道道，前端被小霸體的彩光擋住，後面的卻仍然朝前疾飛。

瞬息間，竟然有密密麻麻的三十多道貫穿了破天刀的身體！

那個瞬間，他只覺得每一股穿體而過的異光，都帶走了他身體的混沌之氣，然後力量變的更強似得朝後面飛了出去。

破天刀扭頭看時，果然見到穿過他身體飛過去的那些異光，比其他光束飛的更遠、亮的更久！

‘這八面威風的光束穿透人的身體還會吸取混沌之氣變的更強？如此說來，層層疊疊的人群不但無法削弱其殺傷力，反而會讓殺傷力不斷增強，讓殺傷範圍不斷擴大？天級混沌碎片之力，還真是厲害的很啊……’破天刀暗暗評估損耗的混沌之氣，很快得出一個讓他難以接受的結果——他承受的八面威風的混沌之氣損耗，要比對手承受他破天爆的損耗更大！

爆發的衝擊彩光過去，橫掃了一片建築廢墟，激起一片風塵掠過。

暴雨劍站定了時，握劍在手，遙望四十步外的破天刀道：“破天爆果然厲害！你能創出這等絕技，我想既是你的才智過人，也是靠天級混沌碎片力量混沌氣源作為基礎。不過，想必你現在也該心裏有數，比起你的獨門絕技，渾然天成，自然而成的八面威風，殺傷力更勝你的破天爆！摧毀城牆建築看似威風，實則論殺傷力並不如八面威風，我若要肆意屠戮弱者，殺起人來絕不是你的破天爆能比！臨行之前，武王說過，你如果肯棄暗投明，他還可以給你機會，等你贖罪之後，就復活你的妻小及親人！”

破天刀哈哈大笑道：“就算是一頭豬，也不可能還會相信大地武王！他那等睚眥必報的的心胸，怎麼可能還給我機會！他先殺我妻小親族，我尋他報仇，卻好似是我先殺了他親人那般，竟然還故意讓我妻子死而復生成活死人模樣！說什麼我肯棄暗投明？不過是想愚弄我而已，等我將來拚死拼活，賣命到他不需要的時候，就會粉碎我的希望，讓我生不如死，日夜被悔恨折磨煎熬！”

“你真是被亂戰之地的武王欺騙的太深了！武王當年只是想把武王氏族嫁你，殺你親族，只不過是一個過程，等一段時間之後，你既然是半個武王氏族的人，還需要擔心親人不能死而復生么？如果不是那七星武王處心積慮投機取巧，你早就是半個武王氏族的人，若干年前家小就全部死而復生了！武王愛惜你的本事，至今還願意給你機會，你實在應該珍惜！”暴雨劍來之前，大地武王給他的記憶碎片信息里就交待了這些，也透露了破天刀當年事情的前因後果。

“休想花言巧語！大地武王真有此心，當年為何不早早復活了我的妻小家人？”破天刀十分激憤，尤其是大地武王把人命當道具，想殺就殺，就因為他是武王？就因為他有令人死而復生的力量？

“當年武王告訴你真相，你又如何能接受？原本武王是等你傷心絕望夠了，重新振作起來時，再令氏族的人與你配婚，等你立下功勞，再為你復活家人，不料沒等到你振作起來，就有了後來的變故，反而被七星武王利用你妹妹誘使你替七星之地而戰！”暴雨劍領了命令，此刻就得照辦，該說的話必須說完。

“不必廢話啰嗦！大地武王這等做派，我絕對不會再相信他！他要嫁武王氏族的人給我，就要殺我親人？為了故意施恩，為了促使我繼續拚命作戰，如此對待座下戰將！這等樣的武王，我破天刀即便瞎了眼睛，也絕不會再為他效力！”破天刀不想啰嗦了，他不相信大地武王，這就是他最終的結論。

“那就太可惜了！破天刀的威名，今天要由我暴雨劍的八面威風終結！”暴雨劍早凝聚好了混沌碎片力量，再次發動的異光，剎時間化作無數光束，一起朝前飛射出去！

與之同時，破天爆也炸響，化作比剛才範圍更窄的扇形彩光，涌了過來！

這般對拼的結果，跟剛才並沒有區別。

暴雨劍被震退，可是破天刀也被幾十股八面威風的光束穿過了身體。

暴雨劍站穩了時，立即又再發動八面威風，口中叫道：“你不必掙扎了！這樣對拼，承受損傷更大的一定是你！我的八面威風能夠吸收你破天爆的的力量增強，你的破天爆則被八面威風弱化些威力，我又有不滅印護體，你根本沒有勝算！”

“是嗎？”破天刀接連不斷的發動，發動！

暴雨劍的八面威風也一次接一次的發動。

爆發的異光，爆發的彩光，不斷的閃亮，飛射，只把城市中間的一片，反覆照亮。

這般對拼了片刻，暴雨劍已經意識到有些不對。

他的八面威風本來可以持續不斷髮動一些時候，然後只需要短暫的積蓄力量，又能繼續，因此發動的頻率很快。

可是，破天爆的衝擊力每次都會把他退後十至十八步遠，承受衝擊力的期間，他無法發動八面威風。

換言之，破天爆在發動頻率上佔了優勢，如此一來，雖然八面威風的殺傷力更強，但他發動兩次，破天爆已經發動了三次。

八面威風對拼的消耗本來占的那點優勢，能夠被多承受一次破天爆的打擊所抵消嗎？

似乎不能！

暴雨劍不得不重新評估對戰的情況，最後也不得不承認，他的八面威風，實際上占不着破天爆的便宜。

“我有必要修正判斷，你我對拼大約旗鼓相當，可惜，今天你沒有不滅印，註定要輸！”暴雨劍沒有拉開距離，因為沒有必要。

他揣着十二命的不滅印，即使消耗旗鼓相當，他也能輪番拚死十二個破天刀，哪怕破天刀的戰印里的混沌之氣儲備比他多，即使多一倍，今天他也能拚死六個破天刀！

他根本不需要靠距離優勢減少混沌之氣的耗損，只需要更快把破天刀拼的混沌之氣耗盡！

他不退，破天刀卻開始移動了。

對拼的事實如此，明擺在眼前。

如果再拼下去，最後被消耗殆盡的一定是破天刀。

可是，破天刀全速移動，奈何城市廢墟里炸起的亂石，並不能阻擋暴雨劍多久。

每次他靠破天爆轟炸地面，掀起許多磚石朝暴雨劍掀過去，卻沒爭取多少時間，就眼看着混沌風語的刀娘拉着暴雨劍又追到三十步外了！

八面威風的光束殺傷力更強，強在穿透性，但缺陷也在於穿透性。

八面威風不能對城牆建築造成破壞，也就意味着無法通過破壞環境的方式利用地利，原本破天刀還可以甩掉，但多了個混沌風語的刀娘幫助，卻就很難甩脫了。

而在奔走中，八面威風發動的異光又紛紛不斷的飛射，破天刀的混沌之氣，不斷被消耗、消耗……

‘可惡！’破天刀奔走中好生惱火！他一世威風，先是被年輕的孤王破了破天爆的奧秘，緊接着又在天級混沌碎片的八面威風力量面前遇阻。此刻逃的如此狼狽，又只是因為對手擁有不滅印助力，否則的話，對拼的勝負根本不一定。

破天刀盡量迅快的跑，邊走，邊及時回頭髮動破天爆，不讓刀娘能夠一直帶着暴雨劍加速追擊。

只是這麼下去，他又能還能支撐多久？

破天刀飛快的想着辦法，可是，他孤軍深入大地武王的地方，能有什麼辦法？

又哪裡會有什麼救援的力量？

誰會那麼恰到好處的，這時候冒出來救他？

突然，破天刀聽見了馬蹄聲，不由一喜，急忙循聲過去。

片刻，道路上一條騎馬的身影，越來越近。

破天刀正要高興，逐漸看清了馬上騎士披袍下的臉時，不禁大吃一驚，急忙大叫道：“快走！”

可是，已經晚了。

聽到了馬蹄聲后的暴雨劍，直接發動八面威風，光束穿過暴雨劍的身體，又力量飽滿的飛射的更遠——穿過了馬的身體，那匹馬頓時斃命栽倒！

# 第四百三十五章 來者何人？

騎士遭遇八面威風的光束襲擊，隨座下的馬匹斃命摔了出去，又聽見破天刀的“快走！”的呼喊聲，人還沒爬起來，就迫不及待的抬起頭臉喊了聲：“哥——”

破天刀根本沒想到星冰雪回來，原本還有顧慮，恐怕還有別的埋伏在周圍，一旦用不了破天爆絕技，再遇到堵截的話，也許就沒機會反抗了。

此刻背後有暴雨劍和刀娘追擊，星冰雪又現身危境，除了用最快的速度脫身，再沒有別的辦法可想。

破天刀一把拽起星冰雪，當即把混沌氣源變化為混沌風行之力，剎時間奔走如有風助，帶着星冰雪猶自跑的飛快。

只是這麼一來，一段距離內若有攔截，他用不了破天爆，很可能會陰溝里翻船。

“你怎麼來了？”破天刀很是生氣，星冰雪現在身系七星之地的存亡，一旦有差池，七星之地必然人心離散。而且，這是大地武王的地方，離聯盟很遠，他一個人孤軍深入就算了，星冰雪獨自跑來做什麼？

“我擔心大哥……”星冰雪話沒說完，就被破天刀生氣的斥責說：“我有什麼好擔心？你多大的人了！還干這種傻事？”

破天刀實在覺得妹子莫名其妙，又不是第一次分開，星冰雪明明該知道，她跟着一起在這裏，只可能讓他處境更危險啊！只是他雖然生氣，這種話還是說不出口，他就父母和妹妹三個至親還活蹦亂跳，平時有事都份外願意包容，此刻發脾氣，都是重逢后的第一次。

“我擔心大哥會有危險，就急急忙一個人追出來找你。”星冰雪見破天刀分明壓着火氣，連忙說：“大哥，我不是來添亂的！你那天走後，沒有過多久，我突然就真的得到武王的力量了！我、我有不滅之體了，我還給了爹娘不滅之體，我追出來就是怕大哥有危險，想儘快給大哥不滅之體！大哥你等着，很快就好！”

破天刀吃驚的瞪大了眼睛，險些以為星冰雪在說胡話，可是，眼看她取出來五顆七色心，緊接着，就見她眼睛亮起來彩光，七色心裏的混沌之氣就紛紛飛進破天刀的身體里，他只覺得身體里的體印和混沌印突然充盈了一股力量，然後被連接了起來那般，緊接着，源源不斷的力量湧入了混沌印……

不過片刻，七色心裏的混沌之氣停止流出，而破天刀感覺到身體里儲備的力量之多，簡直是過去的許多倍！

“哥，你用這把劍。”星冰雪取下背上帶來的兵器，那是七星武王有限的藏品之一，天級混沌之石兵器，上面的戰印也是新的。

破天刀覺得裏面的混沌之氣儲備量上限遠沒有他用了很多年的，大地武王那邊的那塊多，換了新印之後，體內不滅之體的混沌之氣混沌之氣就比戰印多了十六倍，差距很大。“我還是用本來的戰印吧。”

“哥，你別著急。”星冰雪說著，又釋放七色心的力量，化作濃密的混沌之氣包圍了他們。

破天刀就覺得體印在瘋狂的吸收混沌之氣力量，緊接着，體印的濃度竟然發生了變化，突破了十戰將級別，成了百戰將級別！

“這、這是怎麼回事？”破天刀簡直難以置信，體印的力量竟然可以進化？

“戰印裏面都有壓制體印力量增強的機關，我給大哥的這塊是沒有的！大哥別急，一會就可以突破到萬戰將級別，我帶的七色心的混沌之氣，加上武王的力量，能讓大哥的體印迅速突破。”星冰雪十分高興，以前一直是破天刀獨自在外面拼殺，現在，她終於能為大哥做點什麼的！

“你的武王力量，怎麼覺醒的？”破天刀簡直覺得驚喜來的太大，也太突然，難怪星冰雪一個人找他找到了這裏！

就因為擔心他這個大哥出什麼意外，不顧一切的要第一時間把不滅之體和雙印力量帶來。

“七星武王在我的戰印里留了機關，他臨死的時候解除了我戰印里的限制，我在武王殿里傷心難過的時候，體印就迅速突破了，緊接着武王留在戰印里的記憶碎片信息也在體印突破到萬戰將級別的時候解除了，讓我了解了武王的力量。我才知道，原來武王很久之前就知道，我本來就潛藏了武王之力，只是需要契機才能覺醒，武王臨死的時候，用他的武王力量觸發了我的潛力。”星冰雪說的這些情況，全然打開了破天刀的新世界。

是的，什麼戰印里的機關，武王之力等等，過去根本不是破天刀可以知道的事情。

但這些驚喜，都是好的事情啊！

破天刀的體印接連迅速突破至萬戰將，雙印之力的澎湃，讓他一時間，簡直覺得能夠揮劍橫掃一切！

“妹子！我們受了那麼多苦難，總算苦盡甘來了！今天我們兄妹齊心，給後頭那兩個傢伙一點厲害看看！叫他們知道自己在追擊的是誰！”破天刀精神一振，驟然把混沌碎片力量轉化為混沌風語，帶着星冰雪一起掉頭。

暴雨劍和刀娘一路追擊，又不是發動八面威風化作扇形狀態橫掃前方，可是，追了一陣，還是不見人影。

不由都奇怪，破天刀如何能跑的那麼快。

更奇怪的是，道路上只見死掉的馬匹，卻不見有人。

“難道他有幫手？”刀娘這般猜測，暴雨劍也覺得很有可能，如此也解釋了破天刀為何突然跑的那麼快，自然是有人相助。

他們這般追着，正猜測着，突然看見前方兩條身影從路上過來。

“好像是破天刀？”

“真是他！還有一個人女人！”暴雨劍暗暗警惕，不知道來人是誰，尋思着破天刀突然又回來，一副主動求戰的姿態，一定是有了相當的底氣。“難道是玄衣王將？”

他思來想去，聯盟那邊也只有玄衣王將能讓破天刀這般自信了。

“管她是誰！一起斬了就是！”刀娘本來就想見識下玄衣王將的厲害，若是能殺了，就等於報了一半的仇，能讓孤王也好好體會重要的人被殺的滋味。

“哼！破天刀還不知道八面威風的厲害，才敢這般衝過來，一會就叫他後悔莫及！”暴雨劍凝聚好了力量，只等發動。

刀娘默契的配合，故意奔走的朝前一個身位，迫使衝過來的敵人必須首先面對她的雙刀。

破天刀眼看敵人不閃不避，還等着他們過去，不由暗暗冷笑。‘很快讓你們知道後悔！’

雙方的距離，迅速拉近。

當破天刀發動的時候，星冰雪驟然發動混沌寒冰之力，剎時間在暴雨劍面前形成一道冰牆，厚度還在迅速增加。

與之同時，破天刀的長劍朝着刀娘揮舞的刀光里斬了進去，這一劍根本不求傷敵，只要能捧着兵器就行。

刀娘哪裡會想到破天刀的劍勁突然有了雙印之力？甚至根本就不曾聽聞過雙印之力的存在。

理所當然的一刀封擋，一刀攻擊。

卻不料碰上劍勁時，那強大的衝擊力直接震的她口吐鮮血，人如破布袋那般倒飛着摔了出去！

交手瞬間的變化，別說刀娘和暴雨劍難以置信，破天刀也是第一次體會雙印之力的劍勁威力，同樣被如此害人的威風震驚。

‘如此劍勁之威，單打獨斗哪裡是別人能擋住的？以後不是敵人多，用混沌風語殺敵還更快了！’破天刀又驚又喜，一劍得了巨大的便宜之後，與星冰雪一起揮劍自冰牆兩旁斬向暴雨劍。

料想中，任誰的一擊碰上了，暴雨劍也絕扛不住。

而這時，暴雨劍的八面威風也已經發動了。

發動之後，刀娘被震的重傷摔飛了出去，暴雨劍又驚又怒，旋即見敵人左右揮劍夾擊過來，不由暗暗冷笑。‘哼！叫你們知道八面威風五丈之內的厲害！’

爆發的密密麻麻的異光光束，散射出去，首先射穿了破天刀和星冰雪的身體。

破天刀承受過多次八面威風的打擊了，對混沌之氣的消耗比破天爆更大，但是，如果有混沌之氣，又有一擊得手的機會，完全可以忍受消耗的。

因為八面威風的光束殺傷力是純混沌之氣性質，所以才不能破毀建築，是穿透性的，直接從人身體飛過去，帶走體內許多混沌之氣，增強光束力量的同時，又消耗了敵人。

但這種穿透性，不會對肌體本身造成直接的嚴重傷害。

破天刀此刻又有不滅之體，根本不在乎承受八面威風的打擊，只要近身一劍，就能廢了暴雨劍。

八面威風的光束飛射到身上時，他根本不在乎。

可是，下一刻，他發現自己錯了。

一道道光束直接鑽破了他們的血肉，骨頭，在他們身上留下密密麻麻的傷口，長的光束線就犹如串聯在他們身上那般，附帶的衝擊力，只把破天刀和星冰雪帶的不由自主的朝後退。

他們吃驚之餘，那些飛入冰牆裡的光束，又都紛紛飛了出來，帶着更充盈的力量，還帶着爆碎化作紛飛碎片的寒冰快，對他們造成了第二波、第三波持續的創傷。

接連的衝擊力量，直接把他們撞退了五丈，這是破天刀發現八面威風的光束又變成純混沌之氣形態，不會再能直接創傷肌體了。

‘八面威風五丈之內雙重殺傷，五丈之外才是純混沌之氣殺傷？剛才實在太小看了，也不曾想，若有那等不足，又何以配被位列天級混沌之力？’破天刀暗呼好險，身上密密麻麻的創傷，頃刻間全都恢復如初。

這幸虧是有不滅之體，若不然，剛才那個照面，他直接就死透了。

# 第四百三十六章 冰雪武王

暴雨劍吃了一驚，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破天刀和那個女人，怎麼都突然有不滅印了？不、不對，應該是不滅屍體才對！若是不滅印，剛才他們頭都被多少股光束射穿，肯定也會死啊！

兩個不滅之體，破天刀的劍勁又離奇強大，這可不好對付了！暴雨劍掉頭就走，卻不忘揮劍背後，又爆發了一波八面威風阻止他們追擊。

拋飛出去的刀娘一條胳膊骨折，人卻堅持着站了起來，單手拽着暴雨劍，發動混沌風語的力量，加快奔走的速度，帶着他一起撤走。

“可惡！那女人到底是誰？”暴雨劍很是惱火，這場戰鬥他們準備了那麼久，本來是在追擊破天刀的，現在突然變成他們撤走。

其實暴雨劍還想繼續戰鬥，但刀娘受傷，情況不妙，而且破天刀有了不滅之體，他也實在沒有多大勝算。

“可能是陷阱，破天刀剛才就是假裝逃跑，為了跟這人匯合，他應該本來就有不滅之體了！”刀娘如此揣測，原本也是，誰會想到，破天刀竟然是臨時得到不滅之體力量的呢？

“是我糊塗！”暴雨劍幡然醒悟，尋思着這麼簡單的事情，他剛才竟然沒有想到。

破天刀本來還想追擊，可是要追上他們，他至少得讓混沌氣源變成混沌風語的力量，移走速度才能跟上，但那麼一來，面對八面威風，混沌風語在消耗上也處於不利狀態。若是要用破天爆，那就不能讓混沌氣源轉化為別的混沌碎片之力。

現在他是不怕跟暴雨劍對拼消耗了，但要追擊，其實也並沒有機會。

冰雪現在是武王了，她不惜犯險來找我，我得先把她送回七星之地破天刀這麼想，於是決定不追，拽了星冰雪往回撤。“以後我再收拾他們，今天先讓他們知道厲害，那女人是混沌風語，跑的快，追也不好追上。”

“嗯。我聽大哥的。”星冰雪說罷，又道：“對了，嫂子醒了。我用武王的力量幫她把意識找回來了，還把”

“都復活了嗎？”破天刀知道她要說什麼，迫不及待的直接追問結果，一時間心潮起伏，激動的很。

“嗯！都復活了！咱們都團圓了，全在城裡等着哥回去呢！”星冰雪高興的眼眶泛紅，也知道破天刀的心情十分激動，末了又說：“咱們得好好保護大家呢，我把武王殿聚氣陣里的混沌之氣消耗的沒多少了。”

“不怕！從今以後，妹子當武王，大哥我替你征戰四方，佔大地武王的城市，不愁沒有混沌之氣！”破天刀滿懷激情，剎時間就對七星之地有了真正的歸屬感，七星之地真是星冰雪的了，也就是他破天刀的家了！

“嗯嗯！”星冰雪十分高興，這也是她展望的未來。

不過，她其實也有一些事情沒有說。

關於七星武王的，擁有了武王的力量之後，七星之地所有戰士的戰印里的機關，全都在她的掌握之中，武王殿里的那些記憶碎片信息，她也全都可查看，於是也就知道了許多，過去不知道的事情。

七星武王不是她過去想的那麼簡單

星冰雪眼裡，過去的七星武王無疑是個完美的好人，但是現在，她已經無法定義七星武王的善惡好壞了。七星武王做過許多上不得檯面的事情，可也一直維持着讓部署敬愛的形象，自然也做了許多讓人讚頌的事情。

星冰雪知道的越多，越無法對七星武王簡單的定義。

她當然也知道了，當初七星武王的確是為了長遠考慮，才去救的她，救的她父母。

七星武王猜到大地武王早晚會對他們動手，所以安排了人長期守候，足足等了一年多，也真是用心良苦了。

事實上，七星武王安排的人本來可以在大地武王派的人下手前，就帶她們走，卻故意只救了星冰雪和她父母，讓他們切身體會了死亡的威脅和恐懼，換取最大化的感激。

至於後來，七星武王本來只是養着他們，等着某天有了破天刀的消息，讓他知道星冰雪他們在七星之地。沒想到，星冰雪後來覺醒了混沌寒冰的力量，反而成了七星之地有數的、具備攻擊力量的混沌劍客之一，自然得到七星武王的看重。

再後來，七星武王恐怕星冰雪時間長了會離開，才會故意設計，誘使她主動去請求獻身自己，利用男女關係抓住她的心。

至於發現星冰雪擁有武王力量的潛能，似乎也是在那之後不久七星武王是沒打算告訴星冰雪的，給星冰雪的戰印里安置了特別的機關，考慮的就是七星武王自己如果死了，才會讓星冰雪知道這個秘密。

是為了星冰雪呢？還是不甘心七星之地滅亡呢？

其實，現在星冰雪也不知道了

但是，關於七星武王的這些，星冰雪不想對別人談論，也不想去公布真相什麼的了。

七星武王都不在了，無論他的目的為何，說到底，對他們一家人確實不錯，能有今天，也是因為七星武王。

人死隨風去，這些真相，也就她自己知道吧。

讓七星之地記得的七星武王，還是那個英明神武，值得敬重愛戴的武王吧。

只是星冰雪自己卻從此對武王有了全新的認識，再也不可能像過去那樣天真的看待許多事情了。

破天刀護送星冰雪回了七星之地，看到星冰雪回來，人們都在振奮歡呼。

城裡早就傳開了，都知道星冰雪的武王力量覺醒，復活了破天刀的子女，還有他們星氏一門的親族。

七星武王死了之後，七星之地內里人心渙散，開始大家都還有希望。

但後來，到處都有人說，從別的武王那裡知道，七星武王的話十之八九隻是謊言，就有許多人思謀起後路了。

好在，還沒有誰來得及付諸實踐的時候，就聽說星冰雪的武王力量覺醒了。只是人又緊隨着不知所蹤，許多人都猶豫懷疑，每天都有去看星家死而復生了的人的。

於是人心又都凝聚了起來，個個翹首以盼等着她回來。

星冰雪回來之後，心裏也早做了決定，於是在城牆上，對着城牆內外擠滿了的七星之地的人說：“從今天開始，七星之地一切如舊。七星武王雖然不在了，但七星之地還是七星之地，七星武王的恩澤我們不可忘記，七星武王的尊號我不能繼承，所以從今天開始，我自號冰雪武王，是為七星之地的第二代武王！”

七星都城，響起了震天的歡呼聲音

一些過去對星冰雪有些看法的戰士，此刻也都覺得七星武王實在沒有看錯冰雪武王，一如既往的對逝去的七星武王保有尊重，都城的名字不該，封號不繼承显示尊重，自稱第二代，就是還保留七星武王的英武歷史。

七星之地一切照舊的許諾，更讓七星之地的王將和萬戰將們都放寬了心，維持着原本的團結穩定，繼續一致對外，進攻大地武王。

大地武王聽說七星之地的第一王將星冰雪覺醒了武王之力時，心情很複雜七星武王早早就為身死之後考慮好了路。

而他大地武王，如此基業，明明有極其理想的兄弟可以分憂，卻偏偏為了個女人，不能幫忙。

何謂時運？

大地武王算是體會的深刻了

“到頭來，便宜了你破天刀！”大地武王越想，越是心情鬱結！

李天照相反，得知星冰雪成了武王，七星之地人心穩定，一切照舊，簡直讓他驚喜。

只可惜，李天照獨自一人在敵城外露宿，唯一能讓他表達歡喜心情，聊天的，就是送消息來的、玄衣王將的人。

“好！太好了！冰雪武王穩定了局面，聯盟的內部也就穩了，回去後派人祝賀冰雪武王，等我回去，再當面致意。”李天照心情大好，那女戰士邊替他收拾火堆，邊殷勤的笑着說：“冰雪武王跟孤王交情深厚，以後七星之地的事情，只會比過去往來的更密切，的確是好事。”

“真沒想到，七星武王的武王力量，真的能傳給冰雪武王”李天照記得玄衣說過，那種可能性微乎其微，沒那麼湊巧。

“是聯盟的時運，也是孤王和夫人的時運，更是玄天武王的時運。”那女戰士說著標準的話，李天照聽的瞬間沒了意思，卻又聽那女戰士殷切的說：“我去給孤王打洗腳水。”

“一起去吧，省得你來來回回的跑。”李天照覺得這女戰士又不是府里專門複雜這些事情的，讓一個辛苦奔波送信的戰士做這些，他覺得不合適。

那女戰士還要堅持，見李天照不由分說，感動的一起去了水邊。她覺得孤王平時嚴肅，今天這般厚待，應該是有緣故，就尋思着說：“孤王何不直接在水裡泡上一會？我的混沌印有五行火系力量，能讓誰熱乎起來，孤王稍待片刻。”

那女戰士堵住下游的水，旋即燃燒混沌之氣烤着上游的水，李天照試了試，說溫度合適，她就保持着。

過了會，她見李天照在水裡泡上了，就覺得自己該主動些，鼓起勇氣說：“孤王，我也可以下來洗澡嗎？在水裡也更好維持水溫。”

李天照覺得這女戰士挺率直的，想洗澡就直接說了，如此不拘小節，於是說：“好，你在這邊洗，我不回頭。”

不過，很快李天照就意識到，他完全誤會了這女戰士的想法。

人家是率直，但不是真的想洗澡。

因為那女戰士，從水裡游到他背後，抱着他了

李天照不由暗暗嘆了口氣，暗想：這就沒意思了，就不能單純的背對背泡個澡，聊聊天嗎？

# 第四百三十七章 千刺

李天照覺得很是無趣，本來想着女戰士不一樣，結果這位也跟盟主府里的許多女人那樣，聊那麼幾句就想把他往風吟雲纏方面引。

李天照應付這些已經有些經驗了，於是拿着女戰士的手放下去，說：“也好，那就替我洗洗背吧。”

“是！”女戰士忙不迭的答應着，心裏惴惴不安，不知道孤王為何突然拒絕她，又懷疑是她操之過急。

那女戰士本來想要等會再說，不料孤王卻竟似舒服的睡着了那般，也不見再說話，又沒喊停，她也就只能繼續洗着。

好一會，她忍不住了，只好問：“孤王，別處要洗洗嗎？”

李天照一副眯着了剛醒來那般模樣，點點頭說：“好，辛苦你了。”

不一會，李天照又似乎睡着了那般，那女戰士忙乎了半天，水都溫了下去，發現孤王還是沒有別的意思，不由懷疑是要上岸了再說，就只是悶頭洗澡。

結果李天照回了火堆旁，本來想歇着了，卻見那女戰士還是有意往他身邊湊，只好說：“這些衣服也辛苦你了。”

那女戰士這才意識到孤王是真的在拒絕她，只好悻悻然的抱起衣物去洗，很是懊惱的揣測着，到底是什麼時候，為什麼惹了孤王不高興的呢？

李天照睡了個清凈覺，只是挺無聊，本來想着送信的女戰士需要休息一宿再走，有人聊聊天說說話的，不料，多一個人也說不着話。

東方見白的時候，那女戰士告退回去了。

李天照則振作精神，繼續趕往眼前看得到城市輪廓的、那座目標。

前天的時候，他又遇到了小地王一次，打了不到半天，小地王就撤了。

李天照也做好了再次相遇的心理準備。

當他翻上城牆的時候，卻看見來時的方向的天空，有許多彩光聚集成了一團。

不知道是陰雲境，還是黑雲境？那區域已經有聯盟的戰士駐守了，只是還遠沒有本來隸屬於大地武王的戰士那麼多，林雙如果去的快，混沌氣珠倒也不該會失落他人之手吧？李天照這般想着，直闖進城長府，叫道：“此城歸屬三十六武王聯盟所有，放棄無謂抵抗，全部退出城長府範圍！”

李天照照例呼喊着一樣的話，已經很少還有人會抵抗了。

這座城長府里的人也不例外，在城長的帶領下紛紛逃了出去，唯一的萬戰將也混在人群之中往外走，一句多餘的話都沒有。

李天照見狀卻喊住他說：“礙、你就是你，留下萬紋劍再走！”

那萬戰將本來裝聽不到，最後沒辦法裝了，索性撒開腿跑的更快！

丟城就是重罪了，還丟印？

他才不幹！

李天照笑了笑，接連發動戰印絕技的衝鋒，便追了上去，一把搭着那萬戰將的肩頭，開口說：“留”

李天照一個字還沒說完，那逃走的萬戰將突然扭身，人還沒轉過來，手裡的劍卻犹如毒蛇那般突然從肋下飛閃刺出！

好一招回身劍！李天照急忙使上了守殺式，抬劍擋開了這一擊。

那萬戰將步法移走的乾脆迅快，手裡的長劍上覆蓋的顏色，分明是混沌金刺，長劍路數異於尋常，全是迅速前刺、回收、抖劍挽花，小幅度迅速改變角度快速刺擊的手段。

如此一來，劍尖彷彿木杆槍尖轉動起來時那般，靈動迅快的彷彿龍蛇搖首探頭，迅快的很是驚人。

這人的劍法好厲害！李天照真是又驚又喜，沒想到會在這種小城市裡，遇到這般劍路特別的厲害角色，眼看劍尖靈快如蛇，不斷飛閃寒光，再加上混沌金刺不斷伸縮着長短變化，劍光就更讓人難以迴避了。

但招架起來，那劍尖似舞動的槍尖那般，攻擊的越來越快，讓人大有越來越守不住之感。

這般好的劍法，若是用雙印之力取勝就見不着劍法的厲害了！李天照見那人的混沌碎片力量沒有一些花哨的，分明是混沌金刺搭配小風語，簡單實用又厲害的搏殺組合，於是退避招架了一陣，看了會這人的劍法路數，這才使了千殺劍法反擊。

孤王劍靠守殺式招架反擊，退走中劍光迅速隨身法移動，化作旋動的五色劍光。

那戰士原本只是進攻，打的暢快淋漓，突然面對反擊的壓力時，按照既往的慣常戰鬥經驗，一眼看到旋動的劍光軌跡，動作大的分明會被他先刺中頭臉兩三下了，才能威脅到他，自然不會放過這種制勝的時機。

可是，當他劍刺過去了，才驚覺划動的五色劍光遠比預料的快！

然而，這時候他的劍能變招，人卻不可能來得及移開，只能拼盡全力的揮劍前刺，但求更先刺中，至少也要拼個同歸於盡，不能白白吃上一劍。

劍光飛閃。

孤王劍斬中那戰士的左肩，衝擊力帶的那戰士身體不由自主的一歪，於是那戰士刺着李天照臉的劍尖就這麼隨身體偏移了開去。

孤王劍斬入肩膀，停住，再繼續，那就會把這戰士一劍兩段了。

那萬戰將身體半歪着，單腳跪地，握劍的右手背支着地面，一動也不敢動，眼裡滿是驚詫和不甘。

“你不錯啊，剛才詐走接回身劍，我險些吃虧。”李天照打量着這戰士，看起來模樣弱，約莫三十左右，這年齡正常是到不了萬戰將的，大概率是通過戰時特例得到的萬戰將戰印。

“我沒有詐走！”那戰士一臉不忿之態，卻又怕激怒李天照，強行平緩了語氣說：“是孤王逼人太甚。本來就是戰時特例得到的萬戰將戰印，丟了城回去就是重罪，再丟了戰印，不死也得清空了功績從在編戰士從頭開始，我當然只有拼力一戰！”

“倒也有理”李天照尋思着，又問：“劍法跟誰學的？”

“自創的，打小是孤兒，在村裡養蜜蜂，看別人跟村長練功我卻沒有，心裏不甘，開始是故意刺死蜜蜂發泄，後來發覺越刺越准，就有意識的修鍊刺擊的本事，練成了自己的劍法，起了名字叫千刺劍法。”那萬戰將說的簡練，李天照聽的有趣，又疑惑道：“你是混沌劍客，怎麼會受那種對待？”

“我是後天混沌劍客，百戰將的時候在陰雲境里幸運覺醒的混沌金刺。”那戰士一五一十的回答，末了，又商量似得說：“我留下戰印，能不能放我回去？我不想死。”

李天照喜歡這種乾脆的態度，他摸了摸臉上被刺中的一點傷口，很淺，但也流血了。“你刺傷了我，現在只是留下戰印不可能了，是不會放你走的。”

那萬戰將彷彿早有準備，臉色剎時慘白，哆嗦着，旋又不甘心的爭辯說：“我都撤了，你還逼人把戰印留下，我當然反抗，你臉上就一點皮外傷，我肩膀都傷成這樣了還不夠賠罪？還要實在不高興，也刺我臉上一下，至於為這就不給人活路嗎？我聽說孤王你也很小就是孤兒，自己練出來的千殺劍法，咱們境況差不多，請你手下留情，讓我有機會靠千刺劍法建功立業，讓世人知道我的本事厲害！”

“放你走，那肯定不行。現在放了你，將來你本事大了，遇上了還是要打，打完了還是要殺了你。屆時你也許已經威名赫赫，那時候被我殺了，你只怕必現在更不甘心吧？”李天照這般反問，那萬戰將一時絕望的說不出話來。

李天照見這人還沒反應過來，就忍不住笑着說：“放你走不可能，但給你機會顯本事卻可以，我要你人留下，是要你從此棄了大地武王。”

“可、可是”那萬戰將猶豫着說：“可我有妻子，我要是叛了，她怎麼辦？”

“一塊來啊？不在這裏嗎？”李天照覺得奇怪，這怎麼能是問題？

“我原來不在這裏，妻子還在家裡，離這裡有八百多里。”那戰士說著為難。

想來也是，既然是戰時特例升上的萬戰將，過去當然不一定在這裏，李天照收回了劍，去了傷葯給他用，說：“我陪你回去接他們，現在也沒人知道你已經棄了大地武王。走，帶你去別的城市先把傷治好。”

“孤王陪我去？”那戰士很是受寵若驚，不由有些口吃的說：“那、那、那孤王不、不佔城了？”

“哈哈占城容易，強將難求，你的千刺劍法能傷我，很是厲害，值得如此看重！走”李天照喊了那戰士出城往回走，路上問起名字，那人說名字早忘了，說他的劍法最早起名百刺，村裡人就喊他百刺。

前兩年剛改的千刺劍法，是因為孤劍李天照的事情觸動了他，他的名號也跟着改了叫做千刺。

李天照隱約記得好像以前聽蝴蝶劍提起過百刺還是千刺的名號，應該是在百戰將或者千戰將級別的混沌劍客裏面，是有相當名氣的。

李天照帶千刺去最近的、已經佔領了的城市的治療殿，治好了上，又陪他回家接妻子。

千刺還沒有孩子，他說覺得要等成了王將再生孩子才好，要不然，他跟妻子都在外頭戰鬥攢功績，孩子一個人丟村子里挺可憐，他自己受過這種苦，就不想將來讓自己的孩子再受了。

“王將不容易，萬一沒那機會，怎麼辦？”李天照很是好奇的詢問。

“以前覺得有，孤王靠千殺劍法那麼年輕就可以，我的千刺劍法就算差一些，晚些年也總可以吧！”前刺考慮着，又笑說：“就算真沒有，大不了不生孩子了，其實本來也沒有急切的念頭。我妻子也是孤兒，都沒覺得生而為人是什麼大幸運的事情，所以都很願意等到王將再考慮。”

李天照無話可說

是啊，這般世道，每個人從出生就是武王的種子戰士，能殺出功績爬起來的，才是武王眼裡有價值的戰士，否則，就是淘汰了的、無用之人。

這樣的天地，生而為人，原本也不是什麼大幸運的事情

# 第四百三十八章 不受歡迎

李天照想着千刺的那句生而為人本非幸運，不由又感觸的道：“這般天地，生而為人卻非大幸運的事情，但既已生而為人，再去想幸與不幸也沒有什麼意義，倒不如設法過的幸運些吧。”

千刺咧嘴一笑，反問說：“孤王說，我此番帶着妻子棄了大地武王投了玄天之地，是不是幸運？”

“將來是不是我不知道，但我很確定眼下是。”李天照推算不了未來，但很確定眼前。

“也是啊！要不是孤王給機會，我就已經死了，確實是幸運、是幸運！”千刺卻不由再猜想，如果他沒有反擊，只是留下了戰印呢？

哦，那不不可能比棄暗投明更高吧？

因為，李天照應該會讓他的功績無損，至少投靠過去后也還是萬戰將吧？

對此，李天照的答覆當然是肯定的

李天照陪千刺借妻子的時候，天空中的雲境也在迅速成形

原本這距離，離大地武王的地方也不遠，但現實的情況卻是三十六武王聯盟這邊完全掌握了主動權。

李天照最後看到天空中的情況時，很驚喜的發現，那是黑雲境！

陰雲境是出現最多的，黑雲境則相對出現的較少，裏面的混沌氣珠體積更大，濃度更高，當初守護城的時候，李天照就是在黑雲境里觸碰混沌氣珠，導致氣珠飛散出去，發生了偶然的時間，一度誕生了三百多個後天混沌劍客。

只可惜，當時那些後天混沌劍客里，絕大多數又都死於進攻南邊城的戰鬥里，成就了殺戮千影的威名。

蝴蝶劍也是那次時間中成就的後天混沌劍客，看見天空的黑雲境時，她立即想起了守護城的事情。

她人生命運的改變，一是遇到孤王；二是黑雲境消失時爆射的光束。

“剛才有人看見搏命鴛鴦兩個人從西城門外的樹林里出去了，好像是往黑雲境的方向，走的小路，不會是想兩個人去黑雲境里碰運氣吧？按說也不應該啊，要去也該是搏命千殺隊的人一起吧？”一個守護城的戰士來報，覺得這事情必須得說，蝴蝶劍畢竟有保護他們夫妻的責任，萬一有個意外什麼的，回去了哪裡還有臉見孤王？

蝴蝶劍也暗暗奇怪，那守護城的戰士沒去過黑雲境，也不知道究竟，才會有那種猜測。

但蝴蝶劍去過，她知道黑雲境不同陰雲境，競爭不大，因為首先得有千戰將戰印才能進入其中不受傷，其次還要臨時確認黑雲境的混沌之氣屬性會否跟自身的相剋，如果相剋，那有千戰將戰印也進不去。

最後，玄天之地有規矩，李天照的父母都有戰時特例的萬戰將戰印，是不能進去的，除非悄悄的，神不知鬼不覺，但那麼進去弄到了混沌之氣也不敢報功績啊，又有什麼意義呢？

所以，正常情況搏命鴛鴦沒道理會跑進去。

眼下，林雙人又在亂戰之地，得了消息很快回來，孤王座下多的是千戰將可以進去吸收混沌之氣，李天照的父母兩個人更沒道理悄悄往裡面跑，該是有別的事情。

“跟搏命千殺隊的人問過情況了嗎？”

“側面打聽過了，都不知道搏命鴛鴦出城了，所以更覺得奇怪。”

“他們走多久了？”蝴蝶劍考慮着必須去一趟，又沒事沒事都得確認下才安心，安排他跟搏命鴛鴦一起作戰，本來就明擺着是讓她加以保護。

“半個時辰。”

“我去看看。”蝴蝶劍提了劍出城，看見的人指了方向，她就一個人循着蹤跡去找。

李天照的爹娘所以出城，是因為看見天空有雲境形成，又恰好在他們駐守的城外不遠，就很高興。

早前林雙就說過，再有雲境出現時，能夠幫他們成為後天混沌劍客，又約定了見面的辦法。

搏命鴛鴦在雲鏡下方，確定了方向，兩個人往遠離城市和大路的那面，走了大約一千步，停在個土坡中間。

這裏的地勢狹窄，實在不適合駐留，但林雙說是不管什麼雲鏡，都按這種方式定位，誰先到達就等對方。

李天照的娘打量周圍，這裏既遠離大路，出城的人到雲鏡也絕對走不到這裏，實在荒涼的很。

“當後天混沌劍客的辦法怎麼那麼奇怪，非得在距離雲鏡這麼荒僻的地方嗎？”

“也許只是林雙擔心被別人看到了她的秘法，畢竟她的方法如果有效，那就是非同小可的秘密，有心避免被人知道，也可以理解。”李天照父親的推測合情合理。

兩個人等着，也不知道林雙什麼時候回來，又不確定剛才說的一千步距離的偏差會不會太大。

他們也實在覺得，這種約定碰面的方式太不準確，這種荒僻的山地里，很可能就會隔着山頭，彼此不知道對方在哪裡。

可是，林雙當時說的篤定

李天照的爹娘也就不好再說什麼，畢竟林雙說了，雲境開始成形之後，能夠成為混沌劍客的時間有限，加上當時都不知道身在何處，等不了互相通知了再一起來，必須儘快到達理想方位。

搏命鴛鴦夫妻倆等着，等着天空中的雲境聚集成形的越來越完整。

突然，他們聽到些動靜，又不多久，看見一條身影從他們來時的方向過來，不由高興的站起來，正要喊林雙的名字時，卻覺得身高有差異。

片刻，看清來人時，李天照的娘不由沉下臉色，質問說：“蝴蝶劍你跟蹤我們？”

“聽說你們離開大路往這個方向來，我擔心會有意外，特意找過來看看。”蝴蝶劍打量着周圍，也不見有旁的人，不禁覺得奇怪。

“我們不用你擔心，趕緊回去！”李天照的娘很不高興，自從上次追擊孤行人的事情后，她對蝴蝶劍就不曾有過好臉色，覺得她精於算計，又沒有守護城戰士的勇猛，根本不是同路人，好幾次還對李天照說蝴蝶劍不堪大用之類的話，只是沒有作用，他們又沒權利對蝴蝶劍的職權調動調整，也就只是不給好臉。

此刻蝴蝶劍說關心，李天照的爹娘卻只覺得她太會討好孤王，本事沒有，表現忠心卻有一套，於是不但沒有感動，還更覺得厭惡。

尤其此刻，他們要做的是隱秘的大事，更是關鍵的事情，更不願意蝴蝶劍在這裏礙事。

“我知道兩位討厭我，但我既然同行，就復有保護你們安危的職責，也理會不得你們是喜歡還是討厭。這種荒僻的地方，萬一有大地武王反攻的萬戰將隊伍，又或者是看到雲境而來的殺隊伍，呼救都不能聽到，我必須有所防備。”蝴蝶劍表明了態度，就自顧坐在那裡。

李天照的娘好生來氣，覺得蝴蝶劍簡直就是無賴，李天照的父親也想蝴蝶劍快點走，就壓着脾氣說：“我們在這裡有些私事，別人不便在場，正因為如此，才會挑沒人的地方，你快回去吧。”

“好，那我離遠些，沒事的話不會打擾了你們，有事的話也來得及趕過來。”蝴蝶劍站起來就走，李天照的娘惱火的拔劍說：“叫你滾回去！聽不懂話嗎？是不是要把你打一頓了才肯回去？”

蝴蝶劍沒聽見似的，只管走遠，卻並不打算離開。

見她不答話，分明是不走，李天照的娘氣的揮劍就攻，不料蝴蝶劍不閃不避，頭都不回。

李天照的娘心裏有氣，故意揮劍都觸及蝴蝶劍脖子了，見她還是自顧走路，不由也覺得意外，只好收起劍，恨恨然道：“現在膽子倒大了！吃定我這人講道理不會真殺你！對着敵人的時候如果有這等膽色，也不會辜負了孤王的栽培！”

“搏命鴛鴦當然不會因為負起就殺自己人，至於我是否有膽色，來日方長，總有了解的時候。我只是記着孤王的話，他戰鬥不是為了求死求榮譽，而為了求勝求功，把拚命的勇氣留在值得的時候。”蝴蝶劍越走越遠，一番話說完，換來背後李天照的娘憤怒的喊叫。

“給你點顏色就上臉！怕死就是怕死！找那麼多借口，我兒天照的話硬生生被你曲解！武王座下的戰士，任何一次的戰鬥都是為了武王，任何時候的拚命都會被武王讚頌，都會被銘記！”

蝴蝶劍本來不想爭論，可這話，實在是她過去也相信，但自從成了混沌劍客，認識的混沌劍客多了，千戰將和百戰將認識的也多了，更從混沌之心口中聽說許多，普通戰士不會知道的事情，所以許多想法，早就變了。

於是她邊自走遠，邊自忍不住反問了句：“以前我是信的，後來有混沌劍客閑聊時說過一句話那麼多的戰士，武王記得過來嗎？讚頌的過來嗎？”

“你敢非議武王！蝴蝶劍等回去了，我一定告訴孤王！我就不信，你如此非議武王，他還能不罰你！”李天照的娘氣炸了肺，簡直不敢相信，同時守護城出身的戰士，蝴蝶劍竟然會說出這樣的話來！

“我可沒有，只是說，聽別人說過這種話。”蝴蝶劍卻早留有餘地，這時也離的夠遠了，不大聲喊話，都不會聽見彼此的正常交談，她也就停了下來，隨便尋了處地方坐着。

突然，一條身影過來。

# 第四百三十九章 挖坑

人影越來越近，蝴蝶劍站起來，按劍在手，片刻，看那條身影不疾不徐的接近，等看清了，竟然是林雙！

“林雙？你怎麼一個人啊，搏命鴛鴦是在等你？”蝴蝶劍更覺得奇怪了，黑雲境不久就要成型了，林雙卻還有閑心一個人在這裏晃蕩，尤其她是混沌之心啊，萬一碰上大地武王那邊的殺隊，不就糟糕了？

“咦？你怎麼也在？我是約了他們談些私事，你是，跟他們一起來的？”林雙也一副奇怪的神色。

“擔心會遇到大地武王的人，跟着過來了，不過，不受歡迎就是了。”蝴蝶劍說罷，又坐下，說：“我就在這，你們聊就是了，沒事最好，有事的話喊一聲。”

“嗯，那辛苦你了，我先過去了。”林雙答應着過去。

蝴蝶劍本想告訴林雙搏命鴛鴦的方位，卻見林雙徑直走過去了，不由暗覺好笑的想着：他們既然約好了，當然知道在哪裡碰頭只是，搏命鴛鴦呆的地方也沒什麼明顯的標記，並不適合當碰頭的地方啊怎麼會選了那裡呢？

蝴蝶劍奇怪歸奇怪，既然知道是自己人，也就安心的坐那等着。如果沒有黑雲境，其實湊巧碰上大地武王的人的可能性很低，很久都沒有大地武王那邊的萬戰將殺隊伍往聯盟這邊跑了。

但現在有黑雲境，蝴蝶劍就不敢大意了，大地武王那邊的萬戰將肯定知道他們這邊的人會去黑雲境，守株待兔的可能性就比較高了。

林雙過去了之後，搏命鴛鴦夫婦十分高興，說起蝴蝶劍，李天照的娘的語氣里滿是厭惡，末了又說：“你放心，我料她還不敢過來偷看，如果不放心，我們輪流盯着她！”

“不用不用，都是自己人嘛，蝴蝶劍不像是會刺探別人隱秘的人，她也是擔心我們的安全，不影響。時間緊，我們這就開始吧，不過，這個位置不太合適，要找個你們能躺着的。”林雙說著，帶路走動着找尋。

三個人走了不多久，發現一片地勢稍微平坦些的地方。

“因為需要連接地氣，還請你們挖兩个中間隔着點距離的淺坑，夠你們躺着就行了。”林雙說時，李天照的父母已經開始動手，不多久就挖的差不多了，兩人躺下試了幾次，直到林雙點頭。

站起來時，李天照的娘擦拭劍上的灰塵，覺得拿劍掘地很是心疼，嘴裏說著：“再挖深一點的話，就像是埋屍了。”

“大好的喜事說的這麼嚇人。”林雙笑着，很是認真的四面張望，好像在看什麼尋常人見不着的東西那樣，過了會，又望着黑雲境，突然說：“嗯，差不多了！你們快把衣甲都脫了放在一邊，鋪好被子躺好，一會我要用針刺進你們身體的一些穴道，期間你們會像睡着了那樣，快的話兩三個時辰，慢的話要反覆好幾次，等到聚集的混沌之力流入體內的時候，會很痛苦，那時候一定要設法冷靜的放鬆，不要對抗那種洶湧鑽入身體里的力量，都記住了嗎？”

“衣物一件都不能穿？”李天照的母親試着確認，林雙笑着說：“不穿最好，所以呀，我也覺得最好沒別人在的好。”

李天照的父親倒是有些為難，但在後天混沌劍客力量這種大事上，如何取捨自然清楚明白，也就不作無謂的扭捏。

兩人很快放好衣物在一旁，鋪了帶來的被子，躺下后還是覺得冷，連忙用體印里的混沌之氣護體，才覺得舒服。

但體印里的混沌之氣有限，也不知道能支撐多久，只能盼着事情可以順利。

林雙取出帶來的銀針，從四肢開始刺進搏命鴛鴦的穴道里，開始還沒有什麼異常的感覺，過不多久，他們覺得身體里的混沌之氣的流動，隨着銀針過處都被阻擋了那樣，施展不出什麼力量。

李天照的娘突然想到個事情，就問：“林雙，你在村裡就聽那人臨死說了一番，針刺的事情就弄懂了？”

“針刺不是他教的啦。我是根據他說的情況，自己解析了下，混沌之心對混沌之氣特別敏銳，有常人不能理解的特殊能力嘛。其實那老者透露的只是關鍵，說白了，原理就是掌握了雲境形成時的特殊混沌之氣匯聚的規律，利用交匯的點，再設法聚集盡量多的特殊混沌之氣，裏面會有許多混沌碎片的力量。施針可以讓這個過程更快，要不然的話，你們可能得躺到雲境消失的時候。”林雙說著，銀針已經刺在搏命鴛鴦夫婦身上有一百多根了，他們的力量一時間虛弱的連抬起手都做不到。

林雙這時候也不言語了，臉上的笑容也慢慢斂去了，沒什麼表情的模樣，就那麼飛快的取針紮下去，當刺進頭上時，李天照父親的意識變的迷迷糊糊，已經不知道身在何處，也聽不見旁邊的聲音。

李天照的母親好不容易開口喊了林雙一聲，卻不見她搭理，只見她動作迅快的連連拿針刺進丈夫頭上。

那手法動作，迅快的很不尋常。

李天照的娘突然覺得不太對勁，猛的發現一個問題：混沌之心沒有戰印力量，我們的兵器放在一邊，沒有了戰印力量，身體里也還有十戰將程度的體印，剛才有十戰將的混沌之氣護體，她一個手無縛雞之力的混沌之心，怎麼能把銀針刺進我們身體里的？這、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李天照的娘看見林雙轉而拿針朝她頭上紮下來，林雙的臉上沒有一貫掛着的微笑，目光里也沒有了輕柔。

有的只是，木然的表情，以及，冷漠的眼神

李天照的娘想掙扎着站起來，卻發現手腳身體都完全不受控制，當頭頂上又被銀針刺入，意識也迅速變的模糊了起來，她想張嘴大喊，卻發現一點聲音也發不出來，緊接着頭臉又被銀針刺入，連嘴都動不了了

一條，兩條漆黑的影子，很快過來了。

兩個混沌暗靈，站在坑邊。

林雙冷冷的看着坑裡的搏命鴛鴦，叮囑說：“不要着急，等幾個時辰，讓他們體內的混沌之氣徹底散失了再占體，反抗越少，反抗的力量越弱，得到的記憶碎片信息就越多、越完整，才能確保偽裝不出差錯。”

“知道了。”那兩個漆黑的混沌暗靈答應了后，就都蹲在坑邊，一人守着一個，只等條件成熟。

林雙也不想如此費事，但混沌暗靈占體本來就費事，戰印力量太強的根本不能占體，會讓他們鑽不進去。

因此活人，必須得是狀態很虛弱，或者意識離體了才行。

若不然的話，直接佔了孤王的身體得了。

正因為很難占戰士的身體，才會如此大費周章，也才會首選眾武王座下的混沌之心下手。

混沌之心沒有戰印也沒有體印，最是孱弱，活生生的占體也不是問題，而且隱蔽性又強。

混沌暗靈本來就都有吸收混沌之氣的能力，也能釋放，跟混沌之心的力量在表現上基本看不出差別，他們偽裝混沌之心輕而易舉。

但實際上林雙根本不是毫無戰鬥力的混沌之心。

從混沌暗靈占體開始，混沌之心的意識如果在反抗過程中受損嚴重的話，那混沌之心的特殊力量也隨之消散；倘若沒有，混沌之心的特殊力量也處於封閉狀態。

換言之，混沌之心是阻礙身體發揮力量的根本，沒有了這個影響，林雙擁有的就是混沌暗靈本體的力量，加上戰印的力量。

當初李天照因為擔心天蒼祈願，發現了林雙時，見到她身邊有個混沌暗靈，以為是要傷害她。其實那時候林雙已經被混沌暗靈佔了身體，因此剛開始林雙見到孤王，嚇的半死，唯恐被識破了會被殺死。

後來被迫去了玄天武王殿，林雙還是一路害怕的發抖，竟沒想到，事情很順利，玄天武王也沒識破這副肉身里藏的玄機。

暗靈族在風武王那邊大量佔了混沌之心的身體，埋伏在風武王周圍，就是因為林雙的意外收穫帶來的自信。

時至今日，他們暗靈族救助的新生同類，都是優先佔用就近武王座下的混沌之心的身體

那兩個混沌暗靈望了眼蝴蝶劍等着的方向，問：“礙事的怎麼辦？”

“她不來打擾，就讓她在那等着，如果敢過來，你們不用管，我會料理了她。”林雙從袖口裡取出一對匕首，上面都有戰印。

她是混沌之心，日常要假裝弱不禁風，自然不可能隨身帶着長兵器，只能是方便的匕首，即使被人見着了，也不會起疑。

“佔了孤王父母的身體，殺他易如反掌，等問出千殺劍法的奧秘，就可以殺掉他了吧？”一個暗靈滿懷期待，他為了參与此事，生生受了回離體之苦。

“我們費了這麼多工夫，千殺劍法的奧秘當然必須得手！我們暗靈族的千殺劍法速度總是跟孤王存在差距，孤王旗下千殺劍法派系的人也沒有一個人的劍法有他快，分明是有關鍵奧秘被孤王掌握，不得到這秘密，千殺劍法就不會完整！我們暗靈族就沒辦法人人都變成孤王那麼厲害！我們身上的責任，關係暗靈族整體的強盛，必須耐心，耐心，再耐心！”林雙本是孤王身邊，以及玄天之地所有暗靈族的領頭人，她交待了，那兩個暗靈族連忙答應。

“嘿！你用女人的溫柔和感激崇拜迷惑孤王尋機套問！我裝孤王的母親用孝道威逼！他裝孤王的父親用至親血脈的道理加上曉之以情！再”一個混沌暗靈很是得意，卻被林雙打斷說：“說那麼多幹嘛！”

“這裏又沒別人，怕什麼啊？”那混沌暗靈不以為然的很，周圍如果有人類接近，他們老遠就能知道，根本不存在會被人偷聽。

“言多必失。”林雙也不認為會被偷聽，卻仍然要保持應有的謹慎。

正這時，林雙和兩個混沌暗靈都發現，一直坐那等的蝴蝶劍站起來了。

# 第四百四十章 學習？

蝴蝶劍等了許久，也不知道狀況如何，就往那邊走過去，剛動身，就發現迎面飄過來許多迷濛的霧氣。

“你們還在嗎？還好吧？”蝴蝶劍找尋了一陣，遠遠看見迷霧中站着三條身影。

“不好意思呀，要你多等會，我們有點事情聊，還得兩三個時辰呢。”林雙答應着。

“沒事，那我還在剛才那等着。”蝴蝶劍折返回去，走了幾步，又問：“我這有干肉，晚點一起吃嗎？我可以提前煮上。”

林雙怕蝴蝶劍起疑，手指一個暗靈，那暗靈脖子一陣蠕動，然後變成了李天照母親的聲音，回答說：“你自己吃自己的！我們不用你管！”

“哎，蝴蝶劍也是好意嘛。”林雙連忙接了一句。

蝴蝶劍就沒說什麼，徑自回了剛才的位置，繼續等着。

等到她去遠了，一個混沌暗靈就說：“嘿！算她命大，要不然，弄死她！”

“不節外生枝最好，等搏命鴛鴦身體里的混沌之氣散的差不多了，你們順利佔了身體，跟蝴蝶劍一塊回去。人類人多勢眾，武王那麼多，還有那麼多厲害的戰士，我族要圖謀遠大，現在就得小心潛伏，各處的進展都很順利，我們可不能出差錯。”

“二首領提出來的這了不起的偉大計劃，自己怎麼能出差錯？”那暗靈族語氣里很是自豪。

林雙暗劍王救助的第二個族眾，暗靈族按時間排序，所以她就是二首領，除了暗劍王身邊，就是跟着林雙最值得自豪。

“你把人類的東西學了不少，我們都是暗靈族，為我族貢獻最大的永遠是暗劍王，除了他這個首領，我們都只是負責不同的事情，二首領三首領什麼的沒有差別。”林雙這般時，剛才那個混沌暗靈就笑起來。“二首領不也跟人類學的多嗎？這種話人類的二首領、副城長什麼的最愛說。”

林雙微微一愣，旋即笑了起來。

剛才沒做聲的那個混沌暗靈這時突然說：“二首領，將來我們得到了千殺劍法的秘密，是不是就該立即上報？”

“這什麼意思？”林雙微微一怔，其實已經明白那暗靈想說什麼。

另一個暗靈見話說開了，就道：“我也覺得應該學習人類，設立賞罰制度。二首領在玄天之地，從我族數量很少的時候就開始承擔重任，貢獻只在暗劍王之下。因為二首領的成功，才有了後來的偉大計劃，孤王身邊最是危險，將來得了千殺劍法的秘密，更是絕大的貢獻。暗劍王是我族的首領，不必說，當然要立即掌握千殺劍法的秘密維持最強的狀態。除此之外二首領也是有資格學習真千殺劍法的，咱們跟着二首領乾的是最辛苦的最危險的活，將來得到真千殺劍法我們也一定有貢獻，也是能學的。但別的同族嘛，沒跟二首領參与這些事情的，是不是定個賞罰標準，等他們貢獻夠了才能學？”

林雙很是不快，她沒想到身邊人這麼快就沾染了人類的惡習，想當初，他們暗靈族初生就被殺死，這樣的歷史不知道維持了多久。直到出現了個暗劍王，不但躲過一劫，還能反殺追擊他的千戰將，以及萬戰將，變的越來越強。

再之後，暗劍王不斷救助初生的同族，才有她林雙的今天，才有暗靈族的今天。

他們暗靈族能走到現在，靠的是什麼？

“人類的惡習不要沾染！我們暗靈族能有今天，靠的就是團結。暗劍王帶領我們戰鬥至今，一直都是無條件的為我族壯大發展而努力，我們誰都沒有想過要什麼回報，奉暗劍王為首也都是自發的，因為它的力量最強，因為它的貢獻最大！我族之間不能互相欺壓奴役，將來要奴役，也是學人類的武王，奴役人類！”林雙覺得必須把這種苗頭扼殺在搖籃里。

“二首領，不是我們想沾染人類的惡習啊！二首領沒發現這人類的歷史，就是患難講情義，富貴講利益？共患難的時候只有一塊肉都能分着吃，好起來了變成互相為了過去的情義忍受彼此造成的利益損害，時間久了，先丟掉情義只講利益的那個往往就佔便宜，后丟掉的那個就失了先機，甚至被先下手為強沒了翻身機會呢。”那個暗靈族早就想說這些話，難得有機會在這裏閑着，等着，話又說開了，當然就想說透。

另一個暗靈族也說：“是啊二首領！我看人類的發展就這樣，內里不爭權力，那就得不到足夠的人力物資分配，就沒辦法有更多貢獻。打外人的時候還是一起上，內部競爭呢也不能放下。早想通佔便宜，現在二首領覺得大家都還好，其實我們認為不知覺間早就在爭了，只是二首領這樣一心為我族的，還沒有察覺，所以還沒鬥起來。”

“誰在爭？”林雙覺得不可能，暗靈族內里不會學人類那樣。

“九首領本來可沒什麼貢獻吧？最初幾位首領都投入到玄天之地的大事，安排不過來，輪到九首領運氣好，排上去負責大武王領地的事情，十首領也是這樣。結果呢，他們就覺得負責的地方比二首領這裏的範圍更大，總嚷嚷要更多助力，看看現在，他們手底下的族眾有多少個了？現在連負責黃金武王那邊的十一首領帶着的，都快比二首領多了！這不就是在爭內部資源嗎？他們人越多，能辦成的事情就越多，貢獻也越大，時間久了，就把二首領的功勞比下去了，那時候大家還會覺得是因為二首領帶的我族的助力太少的緣故嗎？我看不會，都只會說他們有本事有能力，二首領不爭，不是等着吃虧啊？”

林雙本來真沒考慮這些，一心還是跟暗靈族剛開始那樣，立足於生存，考慮着未來取代人類，控制人類的大事。

此刻被那兩個混沌暗靈提醒，不由陷入了沉思……她不認為暗靈族應該學人類，但仔細想想，事實又的確是如此。放在她身上是這樣，如果拿三首領、四首領的情況對比十首領和十一首領，那就更明顯了！

明明為族眾付出最多，最早的頭幾個，現在就她這個排第二的管的事情還大，手裡管着的族眾還多。

旁的好幾個，有的因為開始時人手不足，一起做事，如今等若副手；有的開始因為他們立足於風武王的地方，為了對付交接的小武王，就承擔了去小武王地方潛伏的責任，現在雖然都陸續完成任務了，但大武王領地都有別的族眾負責了，也只能排到去負責小武王領地的潛伏工作。

林雙很清楚，最初是人手問題，加上暗劍王也真沒多想，只是一心考慮着暗靈族的大事，現在就算考慮到了，但一個蘿蔔一個坑，好的坑位早沒了。

“我族必須團結一致，不良之風不可助長！不過，我們人手不夠倒是真的，回頭我會向暗劍王申請，請他多調派些新族眾過來。畢竟我們為了孤王的千殺劍法，就額外投入了這麼多人手，玄天之地需要的助力肯定是要比別處多的！”林雙這般說法，那兩個暗靈族都連連點頭稱是，知道林雙到底是想通了。

“二首領，那將來得了千殺劍法的奧秘之後？”

“這事等得到了再說！我會向暗劍王和幾位老首領提建議，具體怎麼做，當然是大家商量着，最後由暗劍王決斷。”

“這樣最好，這樣最好！”那兩個混沌暗靈很高興，林雙說幾位老首領，那就是把十首領及以下的排除了，那麼事情通過的可能性當然就很大了。

林雙不想再聊這個話題，就主動問起別的事情，那兩個混沌暗靈知道二首領已經開竅也就放心了。

他們跟着林雙，當然希望她將來的貢獻比別的族眾都高。

三個暗靈族閑聊着，等着搏命鴛鴦身體里的混沌之氣散失的更多。

突然，他們一起停下交談，因為他們發現，有一隊五個人出現在了他們的感知範圍。

“怎麼有人跑這裏來了？”一個暗靈覺得奇怪。

“先等等。”林雙耐着性子，盼着那幾個人不會往他們這邊靠近，可是，過了會，那幾個人來的方向，還真是他們這邊，林雙覺得不能等了，就站起來說：“你們在這守着，萬一蝴蝶劍又過來，就裝我和孤王母親的聲音打發她。我過去看看來的是誰，如果是大地武王那邊的獵殺隊，直接料理了他們，省得再來近些了會驚動蝴蝶劍。”

“嘿！二首領要殺蝴蝶劍還不容易啊？”

“蝴蝶劍突然人不見了，孤王一定會廣為搜索，雖說不會因此想到我族的大計，到底是橫生枝節，能避免就避免。”林雙再次叮囑，避免他們疏忽大意有心生事。

“二首領放心，我就隨口說說。”

林雙徑自朝那五個人去了。

這些迷霧，本來就是一個混沌暗靈的混沌碎片力量製造的，就為了剛才瞞過蝴蝶劍，現在倒也成了很好的掩護。

等到距離靠近了，林雙也沒聽見那五個人的交談聲音，她想了想，索性直接走出藏身處，迎着那五個人走了過去。

# 第四百四十一章 戰士之軀

過了片刻，五條身影可以看見了，那五個人也看見林雙的身影，帶頭的頓時駐足，問了句：“什麼人？”

“是巡查隊嗎？”林雙一副人畜無害的聲氣。

“是啊！”迷霧裡傳出來答應的聲音。

“啊，太好了！突然起霧，一起來的混沌劍客不知道去哪了，我迷路了正害怕呢。”林雙說著話走過去，那幾個人本來已經手按上兵器，聽見這話，無不喜形於色。

等到照面了，林雙看見他們衣領上不是三六武王聯盟的標識，是大地武王那邊的，頓時嚇的花容失色狀，掉頭就要跑，卻被那幾個人輕鬆擋住去路，圍在中央。

“混沌之心是乖乖跟我們走呢？還是讓我們打暈了扛着帶回去？”帶頭的萬戰將十分高興，他們本來是看有黑雲境，想着來找找便宜，最不濟也能殺幾個三十六武王聯盟的千戰將宣洩鬱悶之氣，哪裡會想到，能在這裏碰上個迷路的混沌之心啊！

這不是撿了個天大的功勞么？

林雙一副驚慌小白兔之態，環顧了一圈，只說：“你們、你們就幾個人也敢來這裏，不怕遇到搏命千殺隊嗎！”

“萬戰將在黑雲境又沒有功績，他們來這裏幹嘛？混沌之心還是乖乖跟着我們走的好，就別指望還有人能救你了！”一個萬戰將目光示意，叫林雙走跟着走，說話間自己也轉身了。

側旁的兩個見林雙邁步，也就放鬆的朝前走了，剩下的兩個在林雙後面。

林雙邁步前走，卻在腳抬起的下一刻，身體突然極快的旋動，袖口裡的匕首一閃握在手裡，化作一圈繞身的寒光！

不等那五個萬戰將來得及反應，寒光接連斬斷了他們的脖子！

鮮血，噴濺了出來。

那五個萬戰將捂着脖子或後頸，難以置信的瞪大了眼睛，一個摔滾了下去，剩下的摔倒地上。

林雙的目光逐個掃過，冷笑道：“我的千殺劍法雖然比不上孤王，襲擊殺你們卻易如反掌，是不是後悔不該吃飽了撐的來這邊討便宜？”

一個萬戰將捂着脖子，滿懷絕望，聽見這話，突然怒從心頭起，拼盡全力的拔劍出來，發動混沌地怒！

頓時，他們腳下的一片地方，猛然崩塌了下去。

林雙及時一躍而起，接連踩着滾石借力，跳到安全的地方。

崩塌的一片區域，落石滾滾，把那五個萬戰將全都埋了進去。

可這響動，卻讓林雙暗道不好，急忙朝着蝴蝶劍的方向奔跑着，嘴裏邊自高喊：“蝴蝶劍！快來啊——有敵人！有敵人！快來啊——”

蝴蝶劍聽見山石崩塌的動靜，本來就已經提着劍飛快的趕過來，聽見林雙的求救聲，奔走的更快，嘴裏答應着說：“來了！搏命鴛鴦呢？”

“不知道！”林雙嘴裏喊着，腳下跑着。

片刻，蝴蝶劍在迷霧中跟她相遇，林雙就手指着山石崩塌時的方向說：“他們讓我走，被五個大地武王的萬戰將包圍了！你快去幫忙！”

“你找地方躲起來！”蝴蝶劍心急如焚，提劍邁步就走，卻突然，感覺到背後有異，於是迅速前沖，低頭。

可是，還是來不及了。

林雙揮動的匕首，斬在了蝴蝶劍的後頸上，這是致命的攻擊，毫不留情！

可是，擊中的瞬間，林雙驚覺錯了。

這一劍沒有斬開蝴蝶劍戰衣的衣領，絲線竟是金屬製造，斷開的內層，竟然還有金屬鱗片的防護！

蝴蝶劍翻滾了幾圈，站起來時，看着林雙的目光里，滿是詫異。

“你——”

“可恨！如果拿的不是匕首，剛才你就死了！”林雙很是懊惱，匕首殺傷力弱，蝴蝶劍領口的鱗甲防護片又很堅固，長劍破開應該可以，但匕首卻不行。但最讓她惱火的是，本來她以為必然得手，加上長期偽裝混沌之心，習慣了隱藏自身的力量，也就沒用雙印之力，否則的話，剛才的襲擊也能得手。

蝴蝶劍完全無法明白眼前的狀況，毫無戰鬥力的混沌之心，突然這麼厲害。而且，林雙又為何要襲擊她？

這一切，到底是怎麼回事？

“你到底是誰！”蝴蝶劍實在理不清眼前的情況，卻立即意識到，搏命鴛鴦的處境很不妙，這聲質問，她是故意吼的，就是指望着能聽到搏命鴛鴦的回應。

然而，並沒有。

林雙冷笑道：“你就別枉費心機了，搏命鴛鴦已經死了。至於你，本來還能活的長些，為什麼要來多事呢？真是自尋死路！”

林雙說罷，身形急動，揮動匕首沖了過去。

兩邊用的都是千殺劍法，但蝴蝶劍的兵器長，控制着距離，林雙還沒打着她，就得先面對蝴蝶劍長劍的威脅，於是惱火之下，直接用了雙印之力，揮動匕首照着長劍打過去。

強大的劍勁，直接把蝴蝶劍的兵器震的脫手飛了出去，她人也口吐鮮血的拋飛了出去。

‘怎麼會有這麼強的力量！’蝴蝶劍暗暗駭然，險些被震的昏死了過去！

但她可不是沒經驗的戰士，兵器剛脫手，立即接連揮手射出風刃。

一道道白色的風刃疾光射出去，接連撞上旋飛的長劍，迅速化解了長劍的衝力，最後又把劍撞的飛了回來，被蝴蝶劍一把接住。

林雙握着匕首，穿過迷霧過來時，看見蝴蝶劍嘴裏又嘔了口血，人握劍半蹲半跪的在那，分明受傷不輕。

“你到底是誰！”蝴蝶劍滿腹疑問。

“你猜呀。”林雙滿是戲謔的笑。“孤王旗下第一混沌劍客，可惜，你的本事在我面前，不堪一擊！”

“不能讓我當個明白鬼嗎？”蝴蝶劍大口喘氣着，看起來，動的力氣似乎都沒了。

“等你死了，我對着你的屍體說。”林雙笑着，揮動匕首沖了過去。

原本看起來動彈力氣都沒有了的蝴蝶劍，卻突然迅快的揮劍動作了起來。

劍光飛閃，夾雜着紛飛的風刃。

林雙本來就懷疑蝴蝶劍也許還有掙扎的力氣，此刻並不意外，只是她的混沌碎片力量不宜在這裏使用，會引起很大的動靜，就只是揮動匕首飛快的招架道道白色風刃。

原本林雙想着再一次兵器碰撞就能要了蝴蝶劍的命，卻沒想到，兩人交手了十幾招，她的匕首竟然都沒機會碰上蝴蝶劍的長劍！

“這不可能！你的千殺劍法怎麼會這麼快？”林雙簡直難以置信，分明看招式，蝴蝶劍會的就是孤王設定的三式範圍，細節上的招式林雙會的更多，然而蝴蝶劍卻總能在招式銜接之間敏捷的避開，維持着長劍攻擊範圍更大的距離優勢。

林雙多次揮動匕首搶進都沒有成功，惱怒之下，又發動戰印絕技的衝擊。

但林雙剛出手，蝴蝶劍就好像預料到了那樣，總能靈巧的避開，可是，蝴蝶劍內心的震動卻很大。“你的戰印絕技——為什麼能頻繁發動？你又從哪裡偷學的千殺劍法？”

“不如你先告訴我，你的千殺劍法憑什麼能比我快吧！”林雙很是惱火，她在暗靈族裡也是最早學習千殺劍法的，明明會的招式她更多，蝴蝶劍卻總能預判她的攻勢那樣。

蝴蝶劍只想套問信息，可不想回答林雙任何問題。

事實上單論千殺劍法，蝴蝶劍並沒有速度上的便宜，但是她本來就有豐富的戰鬥經驗，衝擊這類戰印絕技，一旦擊中人，中招的人就會短暫身形失控，很容易被後續打擊。

但缺點也比較明顯，釋放有較為明顯的動作特點，她在守護城的時候就已經很擅長迴避衝擊戰印絕技了。

至於千殺劍法，林雙所以覺得沒有她快，蝴蝶劍心裏明白原因，是因為林雙缺乏鍛煉，柔弱的混沌之心身體，能跟她這種天天維持相當強度修鍊的戰士身體相提並論嗎？當然不可能！

兩人這般交手拼了幾十招，林雙慢慢意識到問題所在，同樣的地形，蝴蝶劍先行扭身改向過去，林雙緊跟着走同樣的路線，身法動作也一樣，卻就是會慢一點。

‘慢的不是劍法，是身體變化的動作，她的肌體更有力量，動作更矯健有力，靈活迅快，我這幅混沌之心的軀殼差她太多了！’林雙發覺很難獨自拿下蝴蝶劍，本來不想喊那兩個守着搏命鴛鴦的暗靈過來，眼下迫於無奈，只能依靠多兩個助力，於是用混沌暗靈才能聽見的的聲音，發出呼喊！

那兩個混沌暗靈聞訊，不片刻就趕了過來。

蝴蝶劍不能提前看到它們，可那兩個暗靈卻隔着很遠就知道她的位置。

猛然從迷霧裡衝出來時，蝴蝶劍險些沒有機會來得及反應，也虧得千殺劍法發動時身法總處於轉動狀態，好處就是時刻能大概掌握周圍的情況。

蝴蝶劍接連招架閃避，臉上還是被一個暗靈抓了三道爪痕！

“混沌暗靈！”蝴蝶劍大吃一驚，所有的疑問全都清楚了，當即揮劍發動了一波密集如雨的風刃同時攻擊林雙那兩個暗靈，人則疾步快走。‘這兩個暗靈從這方向過來，搏命鴛鴦是不是也在那邊？林雙的目的不可能是殺孤王的父母，否則的話早該主動對我下手了，剛才又說我跟出來礙事，想必人搏命鴛鴦都還活着！’

# 第四百四十二章 搏命拼殺

圍攻的一個混沌暗靈有衝鋒絕技，一閃追了上來，卻被蝴蝶劍揮劍逼退，又被風刃兜頭兜臉的連續飛射了一波。

暗靈本體狀態最怕混沌碎片的力量打擊，風刃吃痛之下，那暗靈一時不敢追的太緊。

林雙意識到蝴蝶劍奔走的方向，激惱大喊：“攔住她！”

原本有顧慮的暗靈不敢再膽怯，再次發動衝鋒，一閃飛衝上前，蝴蝶劍後背被抓的鮮血淋淋，人朝前撲地，翻滾着爬起來了就又跳開，躲過了另一個暗靈的攻擊，又避開了林雙的衝擊戰印絕技。

可是那個暗靈又一次發動衝鋒絕技衝過來，蝴蝶劍靠守殺式及時招架，旁邊那個暗靈扭身一劍，劍上突然燃燒起火焰，蝴蝶劍匆忙避開，臉上的傷口卻被烈火瞬間燒焦。

“你走不掉！”林雙揮動匕首，配合圍攻。

但蝴蝶劍全採取守殺式，又在移動中利用地形或某個暗靈卡位，總能阻擋住敵人同時合擊的空間，沒有真正被他們三個圍着打，一時半刻守殺式總還能招架過來，唯獨那個連連衝鋒的混沌暗靈的爪子威脅最大，一會功夫就抓傷了蝴蝶劍七處地方。

“困獸猶斗！”林雙看似淡定，其實有些焦急，蝴蝶劍移動的方向越來越接近搏命鴛鴦，萬一讓他們清醒過來，會更麻煩。

蝴蝶劍招架着移動了一陣，發現那個有衝鋒戰印絕技的暗靈帶來的壓力實在太大，尤其讓她迷惑不解的是，為什麼暗靈能夠接連不斷的發動戰印絕技？

是混沌暗靈特有的能力嗎？

‘不能再等了，不解決了它，都未必能撐着確認搏命鴛鴦的情況！’蝴蝶劍眼看那混沌暗靈又一次發動衝鋒絕技過來，她也緊跟着發動衝鋒，一閃，不但避開了那暗靈的攻擊，還搶在那暗靈之前，停在其落點之前，一時間也跟林雙和另一個暗靈拉開了些距離。

‘讓你知道風蝶舞的厲害！’蝴蝶劍驟然發動自創的獨門絕技，剎時間混沌印和混沌碎片的風刃力量相結合，配合她揮動的千殺劍法劍光，剎時間飛出來互相碰撞的、犹如白色蝴蝶般密集亂飛的寸長的蝶形風刃。

那混沌暗靈哪裡料到蝴蝶劍有這等絕招，頓時陷入了紛飛碰撞的風刃蝶舞之中。

蝴蝶劍揮劍之間，白色的劍光突然一閃，斬過混沌暗靈的漆黑身體，同時帶動了密密麻麻包圍了一片區域的風刃急驟碰撞，頃刻間不知道多少白色蝶形風刃彷彿被狂風吹動，數百次的紛紛撞上那混沌暗靈的身體。

每一次碰撞，都抵消了一片暗靈身體漆黑的部分，眨眼工夫，數百下的密集攻擊之下，那混沌暗靈漆黑的身體迅速變成淺灰顏色，死亡的恐懼只讓那混沌暗靈不顧一切的揮舞雙爪掃打風刃，又接連不斷的爆發水霧出來。

可是，水霧擋不住急驟碰撞，飛沖的風蝶舞。

蝴蝶劍又一劍揮動，蝶舞紛飛碰撞之下，那混沌暗靈的身形徹底成了透明，竟然就這麼被擊殺了！

另一個漆黑的混沌暗靈本來再沖，還看不到風蝶舞的一片風刃包圍的同伴狀況，眼看衝到跟前時，蝴蝶劍突然揮劍一指，一片白色風刃如白蝶紛飛那般，剎時間飛撞過來，只把那混沌暗靈身上的漆黑撞的爆開團團散溢的彩光，一擊之下那混沌暗靈的力量就沒了近半，嚇的那暗靈驚駭後退。

林雙前沖中也被紛飛過來的密集鳳蝶撞上了許多，但她有肌體保護，傷不着暗靈本體，只是那些風刃全是旋轉着往人身體里鑽那樣，頃刻間在她頭臉、身上，留下了幾十個血洞，傷的她整個人形容恐怖，彷彿是被萬箭穿體過的屍體又跳起來了那般。

林雙做夢都沒想到蝴蝶劍竟然有這等更厲害的獨門絕技，一時間吃了大虧，眼看着蝴蝶劍趁絕技爆發擾亂了它們，迅速提劍前沖。

“追！”林雙一聲怒吼，臉上的血洞里滲出處的鮮血，流淌成一行行，更顯得形容恐怖。

另外一個混沌暗靈害怕，卻不得不硬着頭皮追擊。

林雙越想越覺得可恨，如果她剛才襲擊蝴蝶劍時用了雙印之力，就不會有眼下的麻煩！

本來順利又完美的計劃，就這麼受到阻礙。

‘大事眼看可成，絕對不能被蝴蝶劍攪合了！今天她必須死！無論如何都不能放過！’林雙打定主意，拋開顧慮，對另一個混沌暗靈命令說：“去、喊三首領和四首領來！快！”

那個混沌暗靈本來就害怕着呢，怕了蝴蝶劍那離奇的絕技，沒有軀殼護體，混沌暗靈的本體最怕的就是混沌劍客的混沌碎片力量，蝴蝶劍絕技的爆發殺傷力又異常強大，眨眼工夫就滅了它一個同伴，它實在不知道硬着頭皮追擊蝴蝶劍還能幫什麼忙。

林雙讓它去喊人，那混沌暗靈高興的立即領命就去。

蝴蝶劍在迷霧中急速奔走，林雙就追在她背後數步距離，如此片刻，蝴蝶劍取出孤王旗下都有的特質裝備，甩飛絲勾住高處地形的樹木，躍起蹬足飛快的攀爬上去，如此得以拉開了些距離。

林雙是混沌之心，之前就沒有得到這種特製裝備，只能眼看着距離被蝴蝶劍拉開拉大。

‘可惜這裏都是低矮坡地，如果是山群地帶，才不會怕她追擊。’蝴蝶劍收起飛絲，剛才用了獨門絕技，胸膛里一陣痛楚難受，卻又只能強行忍着。

她不知道搏命鴛鴦在哪裡，只是靠推測那兩個混沌暗靈攻擊她時的方向，這般飛快的奔走了一陣，衝過去一處較平坦的地方時，突然看見躺在地坑裡的搏命鴛鴦！

‘在這裏！’蝴蝶劍十分驚喜，一把抓着坑邊的劍，塞進地坑裡躺着的李天照母親的手裡，末了又飛快的拔出她頭上插着的一根根銀針。

追擊的林雙發現蝴蝶劍真找到了，猜測也知道她在救人，心急之下，也顧不得再考慮動靜了，上了坡地就立即發動混沌爆炎！

一道火焰填滿的柱子，急速飛衝過迷霧，精準的吞沒了蝴蝶劍的頭臉、肩膀區域。

而這時，地坑裡李天照的娘頭上的針被拔出來了好幾根，已經恢復了意識，只是四肢和身體上還有許多銀針，仍然動彈不得。

她眼看着爆炎的火龍吞沒了蝴蝶劍的頭臉和肩膀，心裏一緊，雖然還不知道情況，卻覺得蝴蝶劍分明是在救助自己，就想着蝴蝶劍該快點脫離火龍的區域。

可是，蝴蝶劍卻沒有。

她任由火龍焚燒着頭臉和肩膀，任由火焰蔓延燃燒到身體，到了腰上，卻仍然蹲在那，飛快的拔着李天照母親身上的銀針。

火焰焚燒皮肉的焦臭味道，刺激着李天照母親的鼻腔，可是，她沒有聽到蝴蝶劍喊痛，也沒有發現蝴蝶劍拔出她身上銀針的動作變慢。

這個瞬間，李天照的娘不由想起蝴蝶劍說過的，拚命該留在必要時候。

此刻的蝴蝶劍，悍勇簡直不在他們搏命鴛鴦之下！

這才是守護城出身的優秀戰士！

這才是對得起孤王栽培的第一戰將！

李天照母親的右臂能夠活動了，她清楚的知道，倘若繼續這麼慢吞吞的拔針，蝴蝶劍能堅持到救助她已經了不起了，絕來不及再救助李天照的父親。

李天照的娘當機立斷，一把抓着坑邊的武器塞進李天照父親的手裡，緊接着抓着丈夫一甩，把他整個人拽起來，丟到面前的火龍里。

李天照的父親面對火焰光柱，身上插着的那些銀針瞬間在高溫作用下融化，同時他的身體又充當了屏障，替後面的蝴蝶劍擋住了火焰的攻擊。

蝴蝶劍的頭臉，身體，全都被火焰燒的焦黑，即使有混沌之氣護體，面對混沌爆炎的強大爆發性殺傷力，體內的混沌之氣形成的防護來不及持續阻擋，所以還會傷成這樣。

但若不是有混沌之氣持續抵消大部分傷害的話，單憑血肉之軀，瞬間就能化成黑灰。

蝴蝶劍被爆炎火龍吞沒的身體部分，持續被燒了片刻，這時候血肉幾乎都快沒了，許多地方都成了焦黑顏色覆蓋的骷髏。

可是，她還活着，一隻手仍然緊緊的握着劍，另一隻手飛快的拔着李天照母親腿上的銀針。

李母自己也飛快的拔掉了另一條腿上的銀針，站起來后，二話不說，立即發動衝鋒絕技，整個人飛衝撞入火龍柱子里。

而這時，李父直面火焰，身體也被燒的從頭到腳都成了焦黑顏色，卻仍然邁步揮劍前沖，只是動作間，一處處崩裂的焦黑之下，露出來的是森森白骨，還有翻紅的血肉。

李父卻彷彿不知道疼痛那般，仍然飛快的揮劍邁步前沖。

李母直接撞入火焰的柱子里，頂着火焰揮劍沖了出來時，卻沒有讓林雙覺得意外。

林雙一躍退開，劍李母擋着頭臉的左臂被燒的血肉都沒了，只剩黑色的骨頭，但握劍的右手仍然毫不猶豫的揮動着千殺劍法追擊。

‘這下麻煩了，好不容易才有機會眼前的機會，殺了他們又不甘心！’林雙正考慮着，李父緊隨李母之後，驟然發動衝鋒絕技，帶着焦黑的身軀，一閃揮劍殺了過來。

# 第四百四十三章 地坑絕境

兩把劍配合默契，攻勢兇猛，林雙險些沒能避開，正想靠雙印之力震傷搏命鴛鴦，卻聽見蝴蝶劍叫喊道：“不要與林雙對劍！她的劍勁強的異常！”

林雙接連試了幾招，發現搏命鴛鴦的千殺劍法跟蝴蝶劍一樣，完全能控制着殺傷距離，完美的避開她試圖對劍的企圖，夾擊之下，不過三招，林雙已經被划中了兩劍。

今天還沒有失敗，不能就這麼放棄，暫時先撤退！林雙當機立斷，又一次發動混沌爆炎，剎時間所立之處暴起一道衝天的火焰光柱，擋住了搏命鴛鴦片刻，林雙則趁機飛閃沖入周圍的迷霧。

搏命鴛鴦沒想放林雙走，只是爆炎的光柱消失時，阻礙了他們片刻，火焰又點燃了一片的林木草叢，濃煙加上本來就有的迷霧，讓他們丟了林雙的去向。

“算她走的快！”李天照的母親咬牙切齒，恨恨然一腳踹飛了棵被林雙撤走時斬斷、倒過來的燃燒大樹。

“此地不宜久留，我們趕緊走！”李父那一身慘不忍睹的焦黑，加上步走間裂開露出的紅翻翻的情況，很是嚇人，他自己卻似不知道疼痛那般大步奔走。

移走中，李母問起蝴蝶劍具體情況，才知道她們被林雙施針之後發生了什麼事情。

“還好你們醒來的時候沒有以為我有歹意。”蝴蝶劍暗暗慶幸，要是李母能活動了，第一時間反手給了她一劍，那林雙真得笑死了。

“那怎麼會？雖然不知道是誰隔着距離用火焰在燒你，但你頂着火幫我拔針卻清楚的很。何況我哪怕不喜歡你，也相信你至少還值得孤王信任，當然不至於做對我們不利的事情。再者，意識黑過去之前，我也覺得林雙的表現有些奇怪，一個混沌之心竟然能拿着銀針刺進我們身體里，這太奇怪了。”李母說罷，看着蝴蝶劍那身慘不忍睹的燒傷，就說：“以前我是誤會你了，雖然你的作風跟我們夫妻倆不太一樣，即使現在我也讚賞不了，但是你不愧是守護城出身的優秀戰士，勇猛是毋庸置疑的！”

蝴蝶劍哭笑不得，知道李母還是認為她蝴蝶劍是個利己派的戰士，故而只是肯定她的勇猛，仍然不喜歡她的作風。雖然如此，但蝴蝶劍還是對搏命鴛鴦改觀了不少，說：“搏命鴛鴦雖然性格有些偏執，但也確實還算講道理。”

李父十分在意蝴蝶劍提及的混沌暗靈，奔走中追問說：“混沌暗靈是何物？如果能夠占我們的身體，何不早些這麼做？”

“我對混沌暗靈的情況了解也不多，只是參加過幾次這樣的任務，又聽孤王提起一些。既往混沌暗靈都是寄生沒有戰印力量的編外戰士的身體，還有就是佔了狀態完好的屍體，林雙煞費苦心騙你們來這裏，又那般周折，許久都沒有下手，我推測應該是體印和戰印的力量令暗靈不能佔用身體，所以它們在等你們體印的力量散盡。”蝴蝶劍邊說邊警惕的打量着周遭，時刻防備着襲擊。

“你說還有兩個暗靈本體，一個被你殺了，另一個不見了蹤影，會不會是去招呼同伴？”李母也很警惕。

“很有可能，林雙既然是暗靈，我想，他們一定還有別的同類”蝴蝶劍心裏其實已有揣測，只是，卻又不敢隨便定論。

最關鍵的是，如果真有別的幫手，他們此刻必須儘快離開的越遠越好。

危險之地，不宜久留。

她們走的已經很快了。

可是，迷霧中追着的那雙眼睛，卻根本沒有甩掉。

林雙臉上都是風蝶舞留下的坑洞傷痕，她不需要追的很近，隔着老遠的距離，就能知道蝴蝶劍一行三人的位置。

林雙撤退，不是放棄，若是放棄，她索性就把搏命鴛鴦殺了，至少還能打擊一下孤王。

今天她還沒有失敗。

只要解決了蝴蝶劍，再控制了搏命鴛鴦，強行佔用身體也未嘗不可，只是那就得不到什麼記憶信息，很難偽裝的完美無缺了。

等到回去后，就說遇到大地武王的萬戰將襲擊受的傷，再說蝴蝶劍是被大地武王的萬戰將殺死的，恰好山石崩塌的地方埋了五具屍體，簡直是完美的謊言。

林雙撤走，本來就是為了等待支援。

只是，這支援原本是不想動的，即使是現在，也未必應該暴露。

林雙保持跟蹤，直到那混沌暗靈回來，她忙問：“他們呢？”

“直接包抄到前面去了，響動為信號。”那混沌暗靈很是興奮，有了三首領和四首領合力，拿下蝴蝶劍簡直不在話下。

“讓他們悠着點，別把搏命鴛鴦打死了。”林雙雖然覺得這交待或許不必要，卻還是想穩妥些。

“他們猜到另外兩個人是搏命鴛鴦，會有分寸。”

林雙這才安心，於是腳下加速，又預測着蝴蝶劍他們的移動方向，抄捷徑拉近距離。

蝴蝶劍奔走中，腳下的大片地面突然塌陷了下去！

措手不及之下，她和搏命鴛鴦三人一併被埋進了土石里，好不容易抓着踩着泥石爬出來時，看見塌陷的圓坑周圍，分別站着林雙，一身漆黑的混沌暗靈，還有小三子，四十八。

“你們！”李母大吃一驚的盯着四十八，蝴蝶劍掃了一圈，嘆氣說：“剛才雖然有猜測，到底還是不敢確定，沒想到，你們暗靈族竟然有這麼大的圖謀！玄天之地近年來特別耀眼的那些後天混沌劍客，看來都是你們暗靈族佔了小村子里的人的身體！難怪一個個殺敵功績都高的驚人，全都有暗劍王傳你們的千殺劍法，又都有暗靈的力量，如何能不厲害！”

林雙怒聲道：“蝴蝶劍你不多事的話，孤王父母被占體后意識還能留存的完整，現在這樣，逼我們把他們打個半死再強行占體，你不但把自己搭上，還把搏命鴛鴦也帶入更糟糕的處境！”

林雙本來不想讓小三和四十八暴露，但眼前的機會不能錯過，能來得及動用的支援力量也就它們兩個了。

再者，林雙覺得，她既然暴露了，二三四組合也難免會引人懷疑，一旦有了疑心，孤王若要存心確認，辦法其實也很容易了。

權衡之下，當然是現在拿下蝴蝶劍，佔了搏命鴛鴦身體，才能讓計劃繼續，才能避免暴露了暗靈族在玄天之地的大計。

四十八握劍在手，目光里透着傲慢，緊盯着蝴蝶劍說：“我早就想看看，孤王極力栽培的旗下第一混沌劍客的本事了。原本再過一些時候，我的功績肯定會超過你。可惜啊，你等不到那天了！臨死之前，讓我看看你的本事。聽說你有獨門絕技，我很想見識，不會只能殺我們暗靈族本體狀態吧？”

“你過來試試不就知道了！”蝴蝶劍嘴裏說的自信，可實際上全然沒有底氣。她開始被林雙的雙印之力震傷，混沌之氣被擊散了許多，後來又頂着爆炎為李母拔針，體內的混沌之氣已經沒有多少，身上又燒傷嚴重，絕沒有了正常的敏捷身手，現在還能否發動風蝶舞都不一定。

只是眼下這種局面，如果能引四十八單獨跟她交手，到底就能多一分扭轉局面的機會，蝴蝶劍必須硬撐。倘若三人合擊的話，別的不說，那就難免會有兵器碰撞的時候。林雙的劍勁，他們三個現在的狀態，一下都挨不起！

李母也知道情況很不妙，盯着小三叫道：“小三！你對孤王最是崇敬，我不知道你什麼時候被暗靈佔了身體，但我相信憑你的意志力，肯定可以對抗暗靈的控制，清醒過來！還有四十八，你可是孤王親自上門邀請的重要的戰士啊！怎麼能被暗靈戰勝？”

“哈哈哈”小三突然一改平時寡言、聽話的乖巧形象，驟然放聲狂笑道：“你可真是好笑！到現在還沒明白，從開始就沒有什麼小三和四十八！孤王所以會邀請四十八，本就是我們故意挑選的村子下手，那裡距離千山城不遠，孤王早晚會聽說四十八的厲害身手，上門邀請，不過是時間問題。”

“你們、你們這些邪物，簡直是陰險卑鄙之極！”李母這才知道真正的狀況，也是因為她之前沒聽說過暗劍王的事情，蝴蝶劍卻聽李天照提起過。

“論卑鄙陰險我們可萬萬比不過你們人類！我族做錯什麼？初生於天地之間，連世間是何等模樣都還不知道，就被天下的大小武王派人去殺死！如果不是我族出了一個暗劍王，在孤王劍下熬了兩萬餘招還是活了下來，哪裡有我們暗靈族的今天？你們人類也配指責我族卑鄙陰險？簡直是荒謬絕倫！”小三越說越是激憤，內心對人類的仇恨，顯露無遺。

四十八突然發現有一群人出現在感知範圍，恐怕再啰嗦下午會橫生枝節，就握劍跳下地坑裡，沖蝴蝶劍說：“不必跟他們啰嗦了，我先殺了孤王座下的第一混沌劍客，再來收拾搏命鴛鴦！搏命鴛鴦該叫薄命鴛鴦才對！”

蝴蝶劍暗暗深吸了口氣，盡量握緊、握穩了長劍，決心拼盡全力一擊！勝負生死，今日全看能否一擊拿下四十八了！

# 第四百四十四章 一擊定勝負

蝴蝶劍的獨門絕技風蝶舞，是升上千戰將，擁有混沌印力量之後，每天苦練劍法時突然產生的靈感，後來琢磨了一段時間，成為獨門絕技。

但此事，蝴蝶劍只對孤王說過，一直還沒有遇到必須用於實戰的時候。

因為她相信孤王的建議，絕技在於藏，用的越少、用時發揮的作用就越大。

四十八的混沌地怒是很霸道的力量，眼下就四十八一個人，他們就難以應付，如果不能解決了她，今天難以倖免。

只有一次發動風蝶舞的機會，不能拿下四十八，就完了蝴蝶劍打定主意了，就故意嘲諷的語氣對四十八說“你說想見識我的獨門絕技風蝶舞，那就用千殺劍法近身試試站的那麼遠，還說什麼見識不如直接承認怕了我蝴蝶劍的厲害，只敢躲遠遠的用混沌地怒力量好了”

“蝴蝶劍你也真是可憐燒成這樣，大概混沌之氣也沒多少了，是否只剩下發動一次獨門絕技的力量了”四十八看穿了蝴蝶劍的虛實，不客氣的指出來。

蝴蝶劍哈的笑道“沒錯我就只有發動一次風蝶舞的力量了，你自以為比我厲害，想證明就只剩眼前的機會。混沌地怒本來就對風刃有很大優勢，你能接下我的風蝶舞，就證明你比我強接不下來，就乖乖承認我比你強要不要比一比誰更厲害，看你自己了”

小三則說“一起殺了她就完了，你不是說別浪費時間嗎”

“殺她一個混沌風刃還需要浪費時間”四十八握劍上前，大步朝蝴蝶劍走過去，嘴裏嘲弄道“激將法沒什麼高明，只不過我要殺你本就快的很，我們將來是要殺孤王的，你不過是他旗下的庸碌之輩，靠着孤王的幾個混沌之心一起堆砌任務升上來，讓你真以為自己配得上今天你絕沒有活下去的可能，你人生中最後一場決鬥，就讓你死的明白，就讓我用劍替我族證明，即使是孤王的旗下的第一戰士，根本不是我族的對手”

林雙其實並不支持四十八的決定，只是知道四首領的性子，最初是為了讓她扮演這麼一個實力突出，喜歡爭強好勝，特別在乎個人實力強弱的角色。

結果慢慢的，這四首領真成了這樣的性子似得。

風刃本就難以勝得了混沌地怒，蝴蝶劍的獨門絕技雖然厲害，卻也還是以風刃為力量基礎，此刻力量又虛弱，四首領殺蝴蝶劍不需要多久，攔也不容易攔住，不如由得她們打。林雙觀察感知範圍內出現的那群人，並不是目標明確的往他們這邊走，從移動方向來看，像是以黑雲境作為目的地。

而且，這群人的數量很多，絕不可能是這麼多的萬戰將。從方向上看，不可能是臨近城市過來的孤王的人，從數量上看又不會是巡守隊，更沒道理是大地武王那邊的人。

雖然這群人來歷奇怪，但只要確定不是一群萬戰將也就夠了，那就根本不可能成為阻礙。

四十八握劍站在蝴蝶劍面前五步處，傲然道“夠不夠你出招”

“你敢再上前兩步的話更好。”蝴蝶劍暗暗竊喜，沒想到暗靈也會這般爭強好勝，更沒想到，四十八平時的個性，原來就是佔了身體的暗靈本性只是，暗靈原來也有本性嗎這也真讓她覺得稀奇。

“出招吧”四十八真的又上前了兩步，卻已經謹慎的橫劍面前，怕蝴蝶劍突然攻擊，那她的千殺劍法就會因為舉劍的動作而慢上些許。

蝴蝶劍暗暗積蓄力量，這時突然揮劍，同時發動混沌碎片和混沌印的力量剎時間，無數白色的寸長風刃紛紛飛出，彷彿白蝶群舞那般，頃刻間就把四十八完全包圍

蝴蝶劍出手的同時，早有準備的四十八發動混沌地怒之力，身上頓時多了層硬石的厚甲。

紛飛的風刃，頃刻間數百次的碰撞上石甲，帶的石屑激飛，可是，石甲破損處卻靠着四十八的碎片之力迅速修復，看起來激射的碎石飛散了一圈，灰塵瀰漫開了一團，飛舞的白蝶風刃卻沒有能夠破開厚石甲。

厚石甲在身的四十八一時沒有反擊之力，因為風蝶舞的殺傷力確實出乎意料，讓她的碎片之力全力維持着石甲的厚度，沒有餘地再用於反擊，石甲在身本就是全防禦狀態，也沒有辦法揮劍動作。

只是，這結果，到底是跟混沌地怒對付風刃沒有本質的差別。

“這就是你的獨門絕技使起來倒是好看的很，殺我族本體嘛倒是厲害，只是對上我的混沌地怒，仍然不過是以卵擊石。看看你用盡心機手段，自以為激將法得計有了希望，結果只是死的更快，讓我們接下來收拾搏命鴛鴦時，也不必擔心有你礙手礙腳，你是不是覺得自己特別可憐”四十八說到這裏，突然沒了聲音。

蝴蝶劍暗暗冷笑，嘴上卻不說什麼，只是維持着風蝶舞的狀態。

倘若風蝶舞只是無數蝶形風刃齊飛，那算什麼獨門絕技

倘若只是如此，她又為何要煞費苦心的讓風刃變成這種、類似蝶形的模樣

那可不是為了好看

一團包圍了四十八的白蝶看似凌亂的飛舞碰撞，其實是遵循着蝴蝶劍控制的規律，飛舞撞擊時，形成了幾百條有序的軌跡，一隻白蝶形態的風刃旋轉着撞擊另一隻時，同時施加了更快的速度，如此不斷的傳遞，剔除其中不可避免的力量耗損之後，最後飛撞上石甲的那隻，仍然得到了遠超尋常的殺傷力遞增。

風蝶舞最厲害的不是出招的爆發力，進入有序速度疊加狀態之後的持續殺傷力更可怕

四十八突然沒了聲音，因為全部注意力都用於催動混沌地怒的力量，用於維持石甲的厚度，此事四十八已經騎虎難下，維持石甲是她唯一能夠對抗的手段

可是，紛飛的白蝶殺傷力提升的飛快，同時攻擊的數量在減少，但威力卻在提升，一片飛旋的白蝶，撞上石甲時還帶着碰擊的特殊音爆，一大片石甲瞬間被撞碎

四十八極力維持，卻還是只能眼看着面門的石甲被七隻白蝶幾乎同時撞擊之下，轟然爆開，音爆及石屑炸的她滿臉血肉模糊，眼裡都看不見東西了。

四十八恐懼之下不顧一切的發動混沌地怒，剎時間大片地面轟然塌陷了下去，遠些的坡地崩塌了滾石落下。

這個瞬間，紛飛的白蝶撞碎了四十八身上一處又一處的石甲，緊接着更多白蝶撞在她身上，形成拳頭大小的血窟窿，血肉炸飛，骨頭碎裂，眨眼工夫，四十八整個人從頭到腳，就被轟然飛襲的白蝶炸的粉碎

藏身其中的混沌暗靈本體還沒來得及逃跑，緊接着又被紛飛的白蝶撞擊的迅速從漆黑，變成了淡灰，再下一個瞬間，才做出邁腿動作的四十八，就整個淡的不見了蹤影。

一群紛飛的白蝶形風刃，絞碎了暴起泥石，四面八方的紛飛散開，力量越來越弱，最後化作一團團白光的混沌之氣。

四十八死在了風蝶舞之下，但臨死時絕望的混沌地怒瘋狂發動，卻讓大片山地崩塌，把搏命鴛鴦和蝴蝶劍一起埋進了土裡。

蝴蝶劍被掩埋了之後，試着爬動，卻發現沒有什麼力量了，身體里的混沌之氣幾乎耗盡，爬出去是不行了，就這麼靠混沌之氣支撐着延命，還能多挺一會。

除非是有人救助，否則的話，她今天只能死在這裏。

不過，即使就這麼死了，至少臨死之前幹掉了四十八。

只是，剩下的林雙和小三，搏命鴛鴦的情況看來，仍然難有脫困突圍的機會。

希望他們在土裡獃著別亂動，靠混沌之氣還能撐很久，也許能等到救援。小三和林雙的混沌碎片力量也沒有辦法對土裡埋着的人直接造成打擊，想把他們挖出來也得費些工夫。蝴蝶劍這般想着，估摸着以搏命鴛鴦的經驗，應該也會想到。

蝴蝶劍被埋在土裡，黑暗無光，口鼻也不能呼吸，全靠混沌之氣自內供給，維持生命。她回想着經歷的一切，卻不由覺得悲哀。

她相信孤王將來一定會捨得用功績換她死而復生的，只是那時候，就沒有混沌碎片力量了

苦練的風蝶舞沒能為孤王做出更多貢獻，實在對不起孤王的栽培將來孤王旗下有力量合適、又靠得住的人時，我就傳了他們風蝶舞絕技吧，也算不辜負孤王對我的心血付出蝴蝶劍想着許多事情，最後又在想，當初守護城第一次遇到李天照的情景。

當初她為何那麼积極的願意幫助李天照呢

第一眼看見了，就覺得喜歡，只可惜，也只是如此蝴蝶劍正胡思亂想着，突然感覺泥土在動，緊接着，一隻手摸到她的腿，然後又更快的扒拉着。

很快，李天照母親的臉，在劍上混沌之氣的光芒照亮下，出現在蝴蝶劍身旁。

蝴蝶劍連忙推了推她，示意不要理會自己，可是，李母卻只是搖頭。

正這時，上方的地面，傳來了震動，還有爆響。

林雙和小三靠蠻橫的劍勁力量，震的地面的坑洞越來越深、越來越深

他們本來還在為如何確定方位發愁，卻發現地面有微動的痕迹，分明是被埋的人在移動，頂起了泥石，於是得以定位。

不多久，劍勁震飛了地坑的泥石，伴隨着的，還有搏命鴛鴦站起來，咳出嘴裏塵土的難受聲音。

林雙看見他們倆又連忙刨開泥土，拽着有氣無力的蝴蝶劍出來時，冷笑道“好的很蝴蝶劍也不用殺了，又多了一個能直接佔用的合適身體說不定能直接知道她這厲害的風蝶舞絕技的奧秘呢。”

小三看蝴蝶劍沒有反擊之力，搏命鴛鴦又傷成那樣，本來就不足為慮，於是跳上地坑，等着那個，剛才聽見了混沌地怒的動靜之後，飛趕過來的人。

他們不知道這人是誰，但既然敢離開一群人，獨自往這邊來，應該是個萬戰將。

一條身影飛奔而至，小三不想浪費時間，直接發動雙印之力，照着來人斬了過去，不管來人是否躲得開，只要敢招架，雙印之力就能一擊決勝負

劍光飛閃。

那人拔劍迎擊。

劍與劍，碰在了一起。

下一個瞬間，消散一聲悶哼，口吐着鮮血，倒飛着撞上林雙，兩個人一併摔落地坑

這不可能小三無法相信暗靈族的雙印之力，對劍之下還會被人一擊震飛

# 第四百四十五章 湊巧

小三受不起劍勁的衝擊力，撞上林雙后一併摔落地坑。

搏命鴛鴦眼看兩個人滾作一團掉下來，哪裡肯錯過機會！

兩把劍舉起來了就刺！

小三和林雙都抓不着坑壁，眼看掉下去了要遭，情急之下，林雙也不及多想，下意識的推了小三下去，踩着他身體借力一躍，夠着了坑壁，腳下在坑壁上一蹬，驟然飛衝出了地坑，揮動匕首朝着一襲深紫色披袍裹着的身影殺了過去！

揮舞的匕首帶着極快的紅光，隔着段距離，劍勁帶動的氣流已經吹飛了深紫色的袍帽，露出來一張美艷的臉。

激蕩的劍勁讓雲暮煙眼裡透出一絲訝色，眼前這女子跟剛才那個男的一樣，都有雙印之力。

‘難道孤王讓旗下的得力戰士都有了雙印之力？’雲暮煙瞬息間閃過這念頭，旋即見到林雙突然發動戰印絕技衝擊，她身形一閃，發動衝鋒移開，林雙追着又發動混沌碎片之力——爆炎的火龍驟然噴出！

‘看你還往哪躲！’林雙見面前的美艷女人用了衝鋒絕技，當即發動爆炎。

不料雲暮煙在爆炎發動的瞬間，帶着一竄殘影，一閃避開，衝到林雙面前！

林雙急忙揮動匕首招架，卻見劍光一閃，碰擊的時候，那強大的劍勁壓的她不由自主的跪下，口中噴出鮮血，根本承受不起！

雲暮煙倘若追擊，再一劍絕對讓林雙消受不起。

可是，她卻有意留手，否則剛才就不止是打飛了小三。

小三和小四身上都有玄天之地的人的標識，在亂戰之地，不是孤王旗下就是玄衣座下。

雲暮煙當然沒打算誤殺李天照旗下的人，剛才見小三揮劍的劍風不同尋常，分明是雙印之力，就不客氣的迎面一擊，也是有心記仇，尋思着很可能是之前追殺過孤行人的，她雖然看孤王情面不下殺手，重傷讓他一番好受卻是不會客氣。

雲暮煙對林雙的這一劍，抱着的也是同樣想法。

那林雙口噴鮮血，本以為要遭，卻沒見雲暮煙追擊，急忙就地翻滾開，一躍彈起，急速逃走，也顧不得地坑裡的小三，更顧不得回頭對搏命鴛鴦下殺手了。

雲暮煙的劍勁之霸道，超出林雙的認知，簡直匪夷所思，無法理解！

‘難道是龍王那樣的混沌霸主嗎？’林雙奔走了一段距離，還沒見到雲暮煙追擊，卻仍然不敢駐足，依舊跑的飛快。

卻說小三墜入下去，無從招架閃躲，直接被搏命鴛鴦夫妻的舉起的劍刺穿，兵器也拿不住掉了，分明不能再戰。

於是消散混沌暗靈的本體極力掙扎着想脫出肌體逃走，李父李母看見一團漆黑从里面掙扎着出來，雙雙拔了劍就往上招呼。

可是，單純兵器的斬擊對於暗靈本體的傷害微乎其微，兩人一通亂斬，小三卻掙脫出來的越來越多。

李父李母好生着急，都覺得那暗靈出來了不是好事，坑底一截身體還埋在泥土裡的蝴蝶劍也是看的心焦，卻奈何沒有了混沌之氣，毫無辦法。

正這時，一襲深紫色的身影落了下來，看見混沌暗靈從小三身上掙脫着要出來，雲暮煙吃了一驚！

‘竟然是混沌暗靈！糟了，不該放走那個女的！’雲暮煙瞬間捕捉到情況，坑底的三個傷勢很重，分明是被烈焰燒過，面目全非，慘不忍睹，也不知道誰是誰，但那般傷勢下還見不到暗靈的本體，顯然都是人。

雲暮煙直接發動混沌印的力量，接連不斷的揮劍，剎時間炫目的多色劍光飛斬在小三的本體上，幾十劍的功夫，小三的本體就變成了淡灰，緊接着徹底消逝無蹤。

搏命鴛鴦夫妻倆期間也在揮劍攻擊，等看不見了混沌暗靈，他們猶自驚疑不定的問了句：“邪物是殺死了？”

“死了。”雲暮煙嘴裏答着，心裏還想着追擊逃走的林雙，但眼前這三個人的情況很不好，也不知道能不能支撐着回去，她剛想開口問狀況，李母看清了她的臉，勃然大怒的揮劍就斬了過來！

“是你——”

雲暮煙看她傷成那樣，驟然遇襲也沒想着反擊，身形急退中，聽見李母那充滿怨恨的聲音，立即就想起來了她是誰。

於是二話不說，直接發動衝鋒戰印絕技，一閃蹬上坑壁，借力一躍上去了，追着林雙逃走的方向追去。

背後，還聽見李母仇恨的叫喊聲。

雲暮煙輕輕嘆了口氣，無可奈何的搖搖頭，取了顆信號彈，朝天空發射。

‘李天照看見信號，知道是我，應該會來。他若不在附近，這裏離黑雲境也沒有太遠，肯定會有聯盟的人過來查看……萬一剛才逃走的那個混沌暗靈去而復返，倒是麻煩。’雲暮煙搜尋着蹤跡，追蹤了一陣，結果卻在草叢里，發現了林雙的‘屍體’。

雲暮煙檢查確認，暗靈本體已經掙脫出來，離開了，分明是知道肌體逃走難免會沿途留下痕迹，只是本體脫身卻很容易。

雖然逃走沒多久，但混沌暗靈本體移走可以很輕，路上沒有什麼痕迹可尋。

雲暮煙在附近找尋了一陣，沒有發現，又擔心暗靈折返回去地坑那，於是又趕過去。

李父李母帶着蝴蝶劍從地坑裡上來了，在坑邊歇着，一時也不見有什麼危險。

雲暮煙還是不放心，若是別人她也就不想繼續當護衛了，既然知道是李母在，她卻不可能不繼續在側旁守着。

這般等了一陣，還是沒見混沌暗靈折返，雲暮煙卻聽見鳥叫的信號，恐怕旁人擔心，就回了鳥叫之聲，片刻，幾個孤行人找了過來。

“雲首離開半天，大傢伙都有些擔心，分了十組人出來找。”

“沒事，趕緊讓大家先回去，不要分散了走動，附近有狀況，具體等我回來了再說。”雲暮煙只是讓他們放心，那幾個人知道她情況了，也就領命回去了。

雲暮煙本來是見到了黑雲境，才帶了許多孤行人趕過來，想在黑雲境附近守些時候，碰碰運氣，也許黑雲境消散的時候，能有誰得了氣運，覺醒了後天混沌劍客的力量。至於說裏面的混沌氣珠，她當然沒打算取。

所以帶來的一大群孤行人，都不是萬戰將，原本也沒想過這路線過來，還能碰上人，更沒想到會碰着這些事情。

之前混沌地怒的響動讓雲暮煙奇怪，就獨自趕過來確認狀況，開始她還以為是大地武王的獵殺隊跟聯盟的人打起來，結果碰上李母，只能說是湊巧的很了。

卻說地坑旁，李母聽見鳥叫聲，知道有古怪，這裏剛才鬧出那麼大動靜，隔了一些距離的地方又有林木被爆炎點燃，一片片的燒着，哪裡還有飛禽走獸會在這旁邊傻獃著啊？

可是，李母提劍過去，卻沒發現有人，看見些鬆軟的泥土的足印，分明跟地坑裡雲暮煙踩的大小相當，不由惱怒的叫道：“要殺就殺！一直躲旁邊幹嘛？怎麼？還想殺人之前折磨我們，讓我們一邊等死一邊害怕？那你可打算算盤了！我們搏命鴛鴦就不知道什麼叫怕死！死過一回之後，更不怕死！別以為你今天碰巧打了混沌暗靈我就會拿你當救命恩人對待！料你也不知道會救了我們！這事我只會算作我們夫妻自己的運氣！早晚見着了，一定要取你性命替我們搏命千殺隊的人報仇！”

雲暮煙只是聽着，也不答應，也沒想跟她理論爭吵。

再說了，李母的話也是實情，她真的只是湊巧，沒想着救的是她。

只是一點，如果早知道的話，她肯定還是會救。但那也不是衝著搏命鴛鴦的緣故，而是念着跟李天照的交情。

所以，雲暮煙覺得也沒什麼好理論。

本來她也沒必要拿着跟李天照的交情，要求搏命鴛鴦不計較她們之間的仇怨。

只是，雲暮煙聽李母叫喊了好一陣，卻不由暗覺自己好笑。‘挨着罵還要護着她們周全，我也真是把自己作踐的夠嗆了……’

雲暮煙這般枯守着，就是捂着耳朵也聽得見李母仇恨的叫喊，一時半刻也不會那麼快有人趕過來，她只聽着，忍着。

只是，再好脾氣，聽李母叫嚷了半個時辰，她也覺得煩，偏偏還不能走，那就更煩了。

‘被火燒的面目全非了，怎麼還有勁頭罵這麼久？我是不是應該先把她打成啞巴？’雲暮煙動了這念頭，正想着，聽見有一群人過來的動靜，連忙透過枝恭弘=叶 恭弘空隙觀察，看見來的是一群領口有玄天之地標識的戰士。

‘來的真快……’雲暮煙終於能功成身退，也不必再聽李母叫喊了，默默的抽身退走了。

而這時，林雙捨棄了肌體，已經逃遠了。

它猶自恐慌不安的歇了片刻，沒有等到小三的本體蹤影，卻見到剛才另一個、不知何時開溜了的混沌暗靈，剛見面，它就怒道：“我們打的時候，你卻跑了？”

“我看四首領必勝無疑，就去看看那群來歷不明的人到底什麼路數，怎麼？二首領這是？”

林雙很是來氣，卻也覺得它不可能是故意臨陣脫逃，當時情況，她也以為四十八會輕鬆解決蝴蝶劍，於是耐着性子說了狀況，末了又道：“三首領死活不知，現在還不見蹤影，只怕凶多吉少。”

“……真沒想到，眼看十拿九穩了，竟然又殺出個大麻煩。那女人的劍勁怎麼會那麼厲害？比我們暗靈族還強大？”

“我怎麼知道！”林雙想起來就火大，好好的大計，就這麼完蛋了，還得牽連玄天之地的大局。“也許是混沌霸主，也許是別的什麼力量！現在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們已經暴露，玄天之地的潛伏計劃全都完了！”

這麼大的責任，林雙想着都覺得無法接受！

它這個二首領，最先在玄天之地成就潛伏大計，結果，最先搞砸的也是它？

# 第四百四十六章 各自盤算

玄天之地的大事就此宣布完蛋，林雙實在不甘心！

“分明是三首領和四首領的錯啊！今天他們搶着要佔搏命鴛鴦的身體，二首領要去黑雲境就先離開了，沒想到最後出了差錯，二首領帶着我去救援，混沌之心的身體都被打壞了，還是沒能把他們救出來”那混沌暗靈編造着這樣的說辭，林雙聽的愣了愣，旋即明白過來了

這是學有些人類的做法，把責任全推給開不了口的小三和四十八承擔啊！

林雙覺得這麼做不對！

可是，玄天之地的計劃全盤完蛋，這麼大的責任，她如果可以不用自己負責難道她真的要為了好不好，對不對這種原因，硬是去主動承擔？

林雙內心一陣矛盾，掙扎了片刻，才開口說：“此事有你為證，的確是三首領和四首領的責任。眼下的關鍵是玄天之地的局面今天的事情不管是誰的責任，玄天之地的大事是我負責！現在危及大局，我打算，趕在孤王回報玄天武王之前動手！”

那個混沌暗靈不由吃了一驚！

現在動手？

事情都還沒有周全，也沒有風武王殿那麼好的機會，分明太過勉強！

這事如果確定了，那就是得拚命的啊！

那混沌暗靈遲疑着說：“我們人手還不夠吧？玄天武王殿不知道儲備了多少混沌之氣，不滅王將又多，沒有機會佔據玄天武王的身體，靠強行戰鬥我們能有幾成勝算？”

“武王儲備的混沌之氣對我族來說根本不是麻煩！麻煩的只是玄天武王殿的戰鬥力強弱，但我族都有雙印之力，玄天武王座下的王將萬戰將其實沒有多少在都城，我們有心算無心，又有釜底抽薪解決玄天武王儲備混沌之氣的手段，事情成功的機會很大。我們辦成了，就又一次開了先例，讓大家知道，以我族的實力不是非得長久潛伏！不是只能等待那不知道什麼時候會出現的、佔用武王身體的機會！”

那混沌暗靈明白了，林雙分明是鐵了心，於是就說：“我跟着二首領！”

“好樣的！這一次，還會由我們開先河，為我族掌控人類的大業，開闢新的局面！”林雙雄心壯志。

於是兩人約定，分作兩路，儘快趕回玄天之地，用最快的辦法通知所有族眾，搶在孤王回報玄天武王之前動手。

然而，那個混沌暗靈跟林雙分開后，卻沒有直奔玄天之地，而是找了另一個暗靈，讓其先去玄天之地負責通知，而那混沌暗靈自己，尋了個村裡的編外戰士的強壯身體佔了，之後就去尋在玄天之地的假暗劍王。

見面之後，那混沌暗靈當即說了二首領決定提前發動的事情，最後又說：“二首領有令，為了我族團結一致，我不能推辭避戰，但我對於二首領的決定心存質疑，我認為二首領是為了避免玄天之地的大事失敗，不甘心讓大傢伙就這麼撤退，才做出這種孤注一擲的決定！因此不敢不儘快讓暗劍王知道情況。”

那暗劍王的替身不由皺眉，考慮片刻，說：“二首領的決定現在也不能說錯，但如果戰況不利，明顯沒有勝算的時候二首領仍然不顧一切，那就是用大家的命開玩笑！屆時你就以顧全大局的名義，讓玄天之地的我族族眾撤退離開。如果戰況順利，此事就不必再提。”

“是！”那混沌暗靈帶着命令走了，這就是他想要的保險。事情順利，他是二首領身邊的功臣；事情不利，他就是顧全大局，修正了二首領錯誤決策的大功勞者。

逃脫了的林雙那頭的情況如此，搏命鴛鴦夫妻倆安全了之後，見來的都是玄衣的人。

原本玄衣就有讓人留意李父李母的情況，只是發現他們夫妻倆不在城裡時，已經過去了些時候，然後又打聽不到他們去了哪裡，只是有人見過他們從城外進了林地，恐怕有什麼狀況，玄衣座下的戰士就一起出來找尋。

眾人見到搏命鴛鴦和蝴蝶劍那副火燒的慘不忍睹模樣，確認了身份之後，他們猶自驚奇於她們竟還能活着。

李母自證了身份，就立即叫喊着指揮那些戰士散開了搜尋。“仔細找！周圍有孤行人的雲首，趕緊把她挖出來！”

片刻，有人發現了足跡，李父李母趕過去，看見樹下有較深的腳印，有戰士到樹上搜尋確認，下來后說：“應該在樹上呆過不少時候，樹上有人駐留的痕迹。”

又有戰士說發現遠去的足印，結合來看，雲暮煙分明是已經走了。

“哼！”李母直到回去，還在生氣。

李父從治療殿里出來后，說了句：“你那麼罵，她為什麼還在一旁守着？是怕暗靈折返？”

“這還要問？孤行人沒有立足之地，現在是因為武王的命令暫時利用，對他們假以顏色！孤行人的處境終日惶惶如喪家之犬，當然要討好天照，故意賣乖想讓我們不提仇恨！這女人一看就是狐媚之人，工於心計，凈會討好！可惜她是枉費心機！我們不會吃這套，咱們天照對武王更是忠勇，絕不會被個孤行人迷惑！”

李父就沒說什麼了，又見到蝴蝶劍從治療殿里出來，就說：“走！喝酒去！”

李母也忙招呼蝴蝶劍，直說：“並肩作戰，險死還生，必須大醉一場！”

蝴蝶劍自然也不客氣，這番艱險，也真的是讓人心有餘悸

倘若孤王的父母被暗靈佔了身體，後果真是不堪設想！

若是雲暮煙沒有湊巧出現，他們三個也是沒有倖免。

喝着酒，聊着這番驚險，聞者無不覺得驚異離奇。

搏命千殺隊的戰士沒聽說過混沌暗靈，更不知道這邪物還能占人身體，大多就只是覺得驚奇。

但蝴蝶劍考慮的卻是，暗靈族下了這麼大一盤棋，現在事情暴露，此事簡直是無形中替玄天武王立下了絕大的功勞！

蝴蝶劍覺得，這份功勞，也不知道夠不夠讓孤王升上不滅王將。

他們正這般想着，突然有玄衣座下的戰士找來，請搏命鴛鴦和蝴蝶劍先不要宣揚此事。

李天照的娘很不高興，質問說：“為什麼不能說？”

“事情還沒有對策，一來會引起無謂的猜測議論，造成混亂和恐慌；二來我覺得，萬一有別的暗靈聽見到處都在談論，會不會嚇跑了？所以我個人認為，還是等玄衣王將和孤王來了再做定奪。”那戰士考慮的多，這番話合情理，尤其是說擔心有暗靈被嚇跑了，讓李天照的娘無話可說。

“行！大傢伙都聽到了，都別再往外聲張了，過两天再說！誰嘴不嚴，那就是我們搏命鴛鴦今天在這裏多嘴的過失，如果因此嚇跑了隱藏的混沌暗靈，孤王和玄衣問不問罪先不管，我們搏命鴛鴦是肯定要追究的！”李天照的娘把劍往桌子上一拍，環顧了一圈，目光過處，個個戰士都紛紛示意不亂說。

當晚，玄衣就來了。

她旗下的戰士之前去找搏命鴛鴦時，就同時派人去跟她回報，玄衣收到消息時就覺得不妥，立即趕了過來，所以來的更快。

而李天照目前的去向又只有玄衣知道，她來了城裡，才派人去找，雖然距離更近，反而卻回來的更晚。

玄衣得知暗靈族的事情，更沒想到二三四組合竟然全是暗靈族，由此她也立即可以推想出，玄天之地現如今，怕是潛伏了至少有幾十個混沌暗靈了！

玄衣不敢耽誤，本來立即派人去送信，卻要等一個混沌風行力量的送信人回來，如此比起派個別的戰士，最後還能更快到達都城。

於是玄衣又考慮到許多其他問題，當即獨自去了出事的區域。

見到了崩塌的地坑，玄衣又繼續移走，邊走便呼喊：“雲首何在？玄衣請求一見！”

玄衣這般走着、喊着，找尋了一陣，果然被孤行人聽見。

一大群孤行人做好了在荒野露宿幾天的準備，周圍都有安置崗哨，雲暮煙知道了消息，約莫猜到玄衣的來意，就獨自去了見面。

“此番來，是特意感謝雲首救了搏命鴛鴦以及蝴蝶劍。”玄衣很是客氣。

“湊巧。”雲暮煙知道這不是玄衣的來意。

“對了，不知道雲首對於混沌暗靈的事情有什麼看法？”玄衣這般問時，心裏藏着殺機。

“沒什麼看法，混沌暗靈是我們人類的禍患，這般處心積慮，當然不能忽視以待。所以我已經命人分作多路，一起出發了去通知天下眾武王，讓他們小心提防。”雲暮煙回答的語氣隨意。

玄衣怔了怔，心裏的殺機陡然高漲，又很快低落了下去，旋即，她失笑道：“明人面前不說暗話。混沌暗靈的圖謀可以攪亂天下大局，對於雲首來說，這也是孤行人脫困的機會，甚至是孤行人圖謀遠大的天賜良機，又怎麼可能錯過時機？再說了，天下眾武王正一起追殺孤行人，孤行人怕也不會願意如此無私。我相信雲首會有這種準備，卻不以為那些人就已經出發了。”

“知道我有這種準備就行了，今天你想殺人滅口，減少知情人的盤算是沒意義了。”雲暮煙也就直接點破玄衣所想。

“雲首既然知道，還敢單獨來見我，真是勇氣可嘉！”

# 第四百四十七章 一個小心愿

雲暮煙既然說穿了，玄衣也就不無謂否認了，原本她就看不起孤行人，說到底是一群夾縫裡生存的人，成不了氣候。沒有武王之力，就不可能有長遠的追隨者，即使現在孤行人佔了些城市，也只是過眼雲煙。

“我憑什麼不敢？也許是你敢來單獨見我，才是勇氣可嘉呢！”雲暮煙一貫的自信。

“哼！原來我是高估你了，你根本不知道什麼狀況！否則的話，絕不敢對着我說這種不知所謂的話！”玄衣很是不屑，末了，又傲然道：“廢話也不多說了！混沌暗靈的消息你不散布，我就會在未來設法保你們孤行人在亂戰之地立足安穩，需要什麼物資，包括戰印，玄天之地也可以提供。”

“好啊！回頭我把明細送到玄衣王將手裡，只希望你能做得了主。”雲暮煙也不問為什麼，因為猜到玄衣的意圖，是要控制消息的散播。

混沌暗靈在玄天之地有潛伏的大計，那在別的大小武王的領地極可能也有，大武王不怕混沌暗靈能夠得逞，但小武王，以及落魄武王們的情況卻不一樣了。

“這就不必你擔心了！你識趣，我們就還有很長一段好好相處的時候。”玄衣丟下這話，徑自走了。

玄衣很高興雲暮煙如此識趣，卻又忌憚她連緣由都沒有探究。

玄衣的角度，憑玄天武王每次送來的記憶碎片信息，掌握了許多常人不知道的情況。天下三十二武王通過這麼多年積蓄的力量，早就有實力蕩平許多小武王和落魄武王了，只是，因為當年的武王公約，三十二武王及八大武王都很難展開相當規模的掃蕩行動。

尤其八大武王的立場又並不一致，天地玄黃四大武王圖謀的是掃蕩，宇宙洪荒四個弱些的武王則有動機維持眼前這種狀態，恐怕將來前四大武王更強了之後，就要吞下他們了。

天武王突然挑起掃蕩孤行人的事情，是很好的理由，但天下眾武王的反應也不遲鈍，各種迅速跟孤行人劃清界限，甚至直接翻臉追殺的，主動提供線索积極配合的，以至於許多在道理上都沒有動手的理由。

時至今日，大概能夠揪出毛病的小武王和落魄武王已經掃蕩了三十多個，還有六七個正在垂死掙扎，但這些掃了之後，剩下的那些，一時並沒有理由動手。

混沌暗靈潛伏的消息立即讓玄衣想到，這是個掃蕩眾多小武王的絕佳機會！

只要在合適的時候發動，用確認是否混沌暗靈佔了身體作為理由，天下的小武王和落魄武王就可以大量的清掃。

那時候，他們大武王派人去‘查驗’，稍微識趣的小武王和落魄武王大概都懂如何做。

玄衣相信，玄天武王會贊同這個百利而無一害的計劃。

至於說混沌暗靈將來會否為禍？

不過是混沌暗靈而已，一年總共又才能誕生多少個？他們又沒有武王的力量，戰印都是靠風武王賜予，風武王本身就只是利用，哪裡會給混沌暗靈們發展壯大的機首發

玄衣自覺盤算的很好，但是，她如果知道風武王已經不存在了的話，未必還會這麼想……

玄衣回去的時候，李天照還沒回來。

山芊啟已經在了，正陪李母說話。

見到玄衣回來，李母就說：“山芊啟說現在應該立即對可疑的人檢查確認，確保身負關鍵責任的戰士沒有問題。”

“確實應該，只是孤王還沒有回來，這種事情畢竟還是要孤王做主。”玄衣王將其實顧慮的只是千殺派系的戰士。之前李天照早就表明過底線，為此她手裡不少人還在新兵訓練營里沒出來，府里也有好幾個在當守衛。

千殺派系戰士的事情，肯定不能是她決定，別的卻還好說。

“這還等什麼孤王？晚一刻，可能就有混沌暗靈走了！山芊啟，這事你應該替孤王代勞，我們也會鼎力支持！孤王分得清事情大小輕重，絕不會因此說什麼！”李母不知道玄衣跟李天照之前的事情，就覺得玄衣在關鍵時刻分不清輕重，讓人失望又詫異。

“好的。”山芊啟就召集了城裡千殺派系的戰士過來，說：“二三四組合竟是暗靈附體，險些釀成大禍，今天我在這裏帶頭，希望大家都能驗明正身，以免彼此胡亂猜忌！至於為此受傷去治療殿花費的功績，會由孤王承擔！”

山芊啟說著，一劍划傷了手臂，舉起來對着眾人一圈，讓人看見流淌着鮮血的傷口裡，是紅翻翻的血肉，並沒有混沌暗靈的身體。

一眾千殺派系的戰士見孤王夫人都如此，全都二話不說，紛紛拔劍。

玄衣見山芊啟的傷口太淺，卻又不好直接說她，本來值得起疑的就是二三四組合的那類情況，正常戰士其實並不太可能，暗靈也沒有那麼多的數量，鑒於暗靈用的是千殺劍法，千殺派系的戰士確實都有確認的必要。

現在既然要確認千殺派系的戰士，當然要做好，於是玄衣就說：“大家的傷口至少要有一寸深度，否則未必能看到暗靈的本體，其他人也都以此為準！”

“都聽見了，傷口至少寸深！”山芊啟說罷，見千殺派系的戰士紛紛揮劍割傷了自己，就逐個監督確認傷口狀況，都符合標準了，就讓去城裡的治療殿。

一圈檢查罷了，她笑着說：“沒事。看來只有二三四組合那樣的情況才可疑。”

玄衣點頭稱是，又說：“暗靈的數量有限，又不能佔用有戰印力量的戰士，正常也只能附體編外戰士，就只是要防備城長之類職責的，會否被暗靈特意設計。但此事不能引起恐慌，因為事實上暗靈附體的情況不會多，只要千殺派系的戰士安全，就可以了。其他有必要驗證的，也不必說混沌暗靈的事情，尋個別的理由就是了。”

這邊都是玄天之地的人，又都是李天照的旗下的戰士，原本也都知道事情了，玄衣考慮着只要控制了消息不再往外大範圍擴散，就不容易傳開別的武王知道。

“玄天之地一年能出現多少混沌暗靈呢？”山芊啟很是好奇，但其實，這也是搏命鴛鴦及蝴蝶劍想知道的事情。

“暗靈是混沌污穢之氣聚集而成，數量沒有固定，浮動差距很大，最少的時候，有一年不過十數次的情況，最多的時候，甚至有過一年兩千餘之數。”玄衣沒有說的具體，換了旁人她都不會說這些。

因為歷來的原則就是，不必要知道的時候就不需要了解，眼下透露，一來都是萬戰將戰印，是可以知道了；二來都不是普通戰士，需要玄衣特別對待。

玄衣陪他們聊着，又商量好了如何確保混沌暗靈的消息不再朝外擴散的事情，蝴蝶劍和搏命鴛鴦都相信孤王旗下的戰士最多是跟自己人說起，不會對旁人散播。

天亮的時候，李天照回來了，帶着千刺及其妻子。

得知父母經歷了這般兇險的事情，李天照暗暗慶幸不已。

“爹娘都還好？”李天照想去看看的，但他回來的時間不巧，搏命鴛鴦還在睡覺，他又不想打擾。

“他們經歷過許多生死兇險的事情，精神狀態很穩定。蝴蝶劍這次真是立了大功，多虧了她。當然，也虧得雲首碰巧遇上，我已經去尋她當面道謝過了，孤王還要親自去嗎？”

“這等大事，理噹噹面致謝。”李天照考慮着，又說：“林雙是暗靈附體，那麼黑雲境就沒有了十拿九穩的把握，你看能否來得及調別的混沌之心過來？”

“肯定來不及，除非找風武王借。”玄衣也考慮這事，眼下黑雲境里的混沌氣珠說白了就是聯盟內部競爭，本來只有他們有混沌之心，距離又近，旁的武王沒機會。

現在情況不同了，他們必須考慮此事。

“或者……孤王既要去當面道謝，何不索性去一趟黑雲境，守着混沌氣珠，若是聯盟的人去了，因為早先就有默契，陰雲境里的氣珠都是玄天之地所有，沒有人守，他們取了、我們要顧慮聯盟內部關係；但若有人在，他們也就不會覬覦。等爹娘睡醒，我再陪他們過去，昨日說起來，他們都還沒進過黑雲境。”

“妥當。”李天照當即動身出發。

玄衣送了他出城時，已經見到聯盟里其他武王們的千戰將隊到達。

沒有了混沌之心，也只有萬戰將憑着戰印的優勢能在黑雲境裏面肆無忌憚的橫衝直撞，才有機會更快找到混沌氣珠。

亂戰之地範圍內的混沌之氣都是玄天武王的，這是他們必須確保的責任，只是，若有別的武王的千戰將們包了混沌之氣帶走，他們再去讓人家武王還回來，肯定傷和氣。

有玄衣提供的大體方位，李天照沒費什麼工夫就見到了雲暮煙。

“玄衣王將已經道過謝了，你還特意為這事跑一趟？”雲暮煙望着黑雲境，又問：“不會是玄衣王將擔心我們進黑雲境吧？”

“那倒沒有。”李天照嘆說：“這趟險些陰溝里翻船。一個混沌之心，兩個混沌劍客，都是混沌暗靈！爹娘這次如果被他們佔了身體，後果簡直不堪設想，我當然應該親自向你道謝。此外，我娘的性格激烈，你守着他們的期間一定不太好受，我也該替她道歉。”

“举手之勞，不用這麼鄭重其事。”雲暮煙望着半空的黑雲境，滿懷期待的說：“聽說做好事會有好報，如果這趟黑雲境再發生守護城那樣的情況，讓我帶來的人里多上一群混沌劍客就好了！”

‘像守護城的時候那樣？’李天照不由想起，那次黑雲境之行。

其實他一直不知道，守護城那次黑雲境里的混沌氣珠的異變，是不是跟他有關。

這一次，他是不是可以試試？

# 第四百四十八章 攜手於黑暗中奔走

原本李天照以為沒有機會再進黑雲境，那本來就不是萬戰將涉足的任務，沒想到，現在有這樣的機會，為了避免別的聯盟有千戰將先找到混沌氣珠並且帶走，他也有了進去的必要。

“你說，混沌氣珠的力量是不是能讓人變成後天混沌劍客？”李天照回想守護城那次的黑雲境事件，心有揣測。

“如果有這樣的辦法，武王們都不缺混沌劍客了。”雲暮煙喜歡這樣的遐想，但是，卻知道並沒有這種事情。

“”李天照默然，又試探着問：“千殺之力會不會有這種奇特的力量？或者說，某種巧合性的錯誤，會不會導致這種結果？”

“難道你想說”雲暮煙意識到李天照問題背後的不尋常，自然想到守護城的時候，還是孤劍的他當時在的事情，於是猜測的反問：“守護城的異常事件，當初跟黑雲境的混沌氣珠以及你有關？”

“如果是呢？”李天照也不知道，為何，會願意對雲暮煙說這麼多。

“我真沒聽說過這種異常情況，如果是，我很願意探究。”雲暮煙不由也懷揣着期待。

“你說，我們眼裡看到的天地景象，會不會還有另外一番模樣？”李天照看着天空，有意識的調整了狀態之後，眼裡的天地就會變成無數大大小小，形態各異的彩色記憶碎片和意識碎片混雜在一起的情景，而現在，他看到周圍天地之間的記憶碎片和意識碎片，全都被什麼力量吸引着，紛紛朝着黑雲境匯聚。

李天照曾經見過陰雲境和黑雲境形成的情況，但是，那時候看不到這些異常。

七星武王的復活大典，他突然得到這種力量，這些日子閑着沒事的時候，他就會嘗試用這種方式觀察天地間的景象，慢慢發現，原來記憶碎片，意識碎片都是可以看見的東西，只是天地之間充斥着這些，又掩蓋的沒辦法辨識和捕捉其中單獨的個體。

“比如說？”雲暮煙眉目微沉，滿臉、滿眼都透着疑問。她其實已經心有揣測，只是覺得不合常理，玄天武王絕不會替李天照開啟這道關卡，她原本是計劃在合適時候幫他的，只是這時機需要等待，因為太早那麼做，可能會害了李天照，等若是她親手改變了他的命運軌跡。

“比如，會不會有充斥天地的無數彩色碎片？”李天照還沒對人提過這事，此刻猶豫了片刻，還是說了，末了，又笑着說：“又或許，這是不是身體里有隱傷導致的毛病？”

“別對人提起這些，尤其是玄衣。”雲暮煙已經沒有什麼可懷疑了。

“你真的是什麼都知道？”李天照長鬆了口氣，原本還怕，說出來也白說，現在知道，他能探尋到答案了。

“你現在還是當做什麼也不知道的好。因為現在你知道了，反而會影響你未來的許多決定，最關鍵的是，你現在的狀態，只是某種變化的初期，是否能夠成長的更完整，還無從預測。許多時候，提前知道了一些事情，會促使你有意或者無意的改變前行的方向，然後朝着偏離初衷的軌跡上走。”雲暮煙見李天照沒有飛快的搶着回答說什麼他不怕，他不會，他一定要知道之類的話。

相反，李天照很認真的在思考這番話，分明是真的聽進去了。

“被你這麼一說，我陷入了矛盾之中。”李天照相信雲暮煙是認真的，而不是推脫，所以不能不重視她的建議。可是，他的好奇心和探求欲，又實在讓他心癢難耐。

“不着急，你是要進黑雲境吧？出來之前，就是你考慮的時間，而且，任何時候你想知道，都可以來找我。”雲暮煙說罷，又笑着說：“我跟他們招呼一聲，然後一起進黑雲境，看看能不能驗證你的猜測，再一次見證奇迹。”

“再好不過！”李天照當然很高興雲暮煙能一起進黑雲境，只是，他本來不好提議，考慮到人家是雲首，帶了一群孤行人出來，獨自離開，萬一有什麼事情，就是她這個雲首的失職了。

雲暮煙回去交待了兩句，又帶了個包袱，隨李天照一起去了黑雲境。

他們在黑雲境附近等了沒多久，雲境就徹底成形了。

緊接着，李天照取出帶來的五行草，正準備丟進去試探屬性，雲暮煙笑着塞給他一枚護身印說：“別試了，帶着這個，以後見到黑雲境和混沌天境都只管往裡面闖就行了，每次用完了隨身帶着在聚氣陣里呆夠一天一夜，裏面的混沌之氣就能存滿。”

“跟天境的護身印很像。”李天照觀察之後，不由明白了，天境的護身印本來就能在黑雲境里使用。

只是黑雲境是千戰將可進入的，出現的雖然比陰雲境少的多，卻不是天境那樣一年一次，武王當然不可能為千戰將配發這種護身印，所以得通過五行草測試，屬性不排斥的才能進入。

“天境的護身印所以用一次無效，是裏面留了機關，只有武王自己知道怎麼解除。”雲暮煙挑了個方向，手指着問：“從這進去怎麼樣？我覺得應該很少戰士繞到這裏。”

“裏面看不見也聽不見，咱們可得一直拉着手，省得走丟了又或者以為是碰上別人。”李天照伸手，雲暮煙讓他拉着，卻笑說：“裏面都是千戰將，就你一個耍賴帶着萬戰將戰印、不對，是帶着雙印之力的王將，哪裡還用管遇到誰呀？還不是隨便亂闖。”

“總不能走丟啊！”李天照說罷，拉着雲暮煙撞入黑雲境的漆黑之中。

李天照以前只有一次進入黑雲境的經驗，但體驗和記憶卻很深刻。

這次進入，情況還是一樣。

黑雲境裏面，一團漆黑，沒有光，沒有聲音，只有靜悄悄的漆黑。

僅是這種死寂般的體驗，其實就能把許多人折磨的發瘋發狂。

即使李天照早就有經驗了，仍然覺得一陣不適。

好在，這次拉着雲暮煙的手，就清楚知道身邊還有個人陪着，立時不覺得那麼孤單了。

李天照感覺到雲暮煙也在進來之後，不由自主的手掌一緊，顯然也如他那樣很不適。

奇怪，這是什麼感覺？李天照突然覺得，某個方向上，有什麼東西在那。難道這是類似混沌之心對混沌氣珠的感應？

李天照下意識的有了這種揣測，他總覺得，眼裡看到的彩色天地是一種不尋常的力量，此刻又突然在黑雲境里捕捉到明顯有東西在一個方位的體驗，分明很像過去帶着混沌之心時，她們描述的、對混沌氣珠存在的那種感知體驗。

李天照追尋着感知的方向，拉着雲暮煙飛快的穿過漆黑的混沌之氣，奔走在黑雲的走道，飛快的移動。

突然，他撞上了把劍。

握劍的人很緊張，劍在抖動，但這人沒有很強的攻擊性，被李天照碰上了，竟然迅速握劍後退。

被黑雲境嚇着了，明明擔心會傷了自己人，卻不由自主的拔劍在手裡壯膽吧？李天照也不在乎，戰印的差距，讓他直接撞上了劍，護體的混沌之氣也可以擋開兵器，最多留下點皮外傷。

他拉着雲暮煙飛快的跑了過去，這般奔走了一陣，他基本可以確定了，隨着距離的接近，對黑雲境里遙遠不可見的事物存在的感知明顯更強，更清晰了。

不過，黑雲境里的道路曲折，又會不斷變化，隨時都可能突然變成斷頭路。

於是還得曲折迂迴的移動，兩人也就慢慢變成正常的移動速度。

等到餓了休息時，黑暗裡不能交談，兩人就挨着坐下，摸索着拿吃的喝的。

困了睡覺時，雲暮煙把兵器放在身邊時，李天照的手卻伸了過來，還是把她握着，她遲疑了下，還是拿着他的手按在地上的劍鞘上。

真是小家子氣，都拉着跑一天了，這還要避嫌？李天照暗覺有趣，卻也不做非禮之舉，就抓着劍鞘作為連接的媒介，閉目睡去。

睡夢中，雲暮煙感覺到李天照翻身搭到她特意放身側的胳膊上了，一臉無奈卻又動作熟稔的擋開，旋即轉了兩圈，拿着劍鞘變成橫在他們之間。

睡覺抱女人習慣了吧！雲暮煙記得那時候一起去夾縫武王殿的路上，剛開始的時候李天照睡覺是很規矩的，典型的戰士作風，很少亂翻身，睡姿的調整幅度都很小。

第二次去夾縫武王殿的路上，李天照睡覺就有變化了；再後來，分明是習慣睡覺后抱着人。

雲暮煙結合李天照跟玄衣配婚的事情，明顯是時間長了，逐漸培養出來的習慣。

不過，雲暮煙睡醒之後，回想夜裡李天照就翻身亂搭了那一次，估摸是最近總是獨自在外面奔走擊殺城市裡的不滅王將防守印，慢慢的又習慣了一個人在外露宿的情況，也就規矩多了。

只是，黑雲境裏面不能交談，也看不到彼此，唯有拉着手一起走的時候，彼此的掌心的溫度和觸感，才會讓人清楚的知道，身邊有他，有她。

李天照憑藉感知里對混沌氣珠方位的把握，恰好又運氣不錯，沒有遇到那種變化之後把人困死在封閉道路裏面的情況。

两天的時間，他們就見到了黑雲境中間，一顆黑紅色的混沌氣珠。

李天照沒見過這種顏色的混沌氣珠，不由疑惑的望着雲暮煙，藉助氣珠散發的紅光，他能看到雲暮煙的形容，只是這種色彩的映照，人看着都有幾分邪魅。

雲暮煙的美艷被邪魅襯托的別有一番迷人之態李天照不由自主的想着，就見雲暮煙張嘴做口形變化，分明在告訴他：“全種類混沌之力氣珠。”

李天照恍然大悟，第一次聽說這種名詞，卻還是有疑問，因為各種混沌之力都有的話，不應該是彩色的嗎？

不過，現在交談不方便，李天照不急着探問，看着這顆混沌氣珠，他伸出手掌，剛準備按上去，就被雲暮煙一把抓着胳膊攔住了。

# 第四百四十九章 天降奇迹

‘怎麼？’李天照很是詫異，不知道雲暮煙為何抓着他胳膊阻攔，於是做口形詢問。

‘會破壞混沌氣珠的穩定，你又不是混沌之心。’雲暮煙才覺得疑惑，雙印之力是容納不下黑雲境混沌氣珠的量的，武印才可以，李天照在守護城的時候，體印才什麼程度？相較於混沌氣珠而言，簡直不值一提。

至於現在，李天照的狀態也還沒到能夠直接吸納黑雲境的混沌氣珠程度，反而會導致氣珠喪失穩定性，整座黑雲境跟隨着提前崩塌。

‘這是關鍵的步驟。’李天照記得守護城時的黑雲境，當時的混沌氣珠，好像就是如雲暮煙擔心的那樣，穩定性被破壞了。所以他不知道是千殺之力造成的，還是說無意中的錯誤造就了那樣的意外。

雲暮煙鬆開手，不再阻攔了，既然她所了解的常識不足以解釋守護城的異常事件，那麼，本身就說明常識不足以挖掘那個奇迹的真相。

李天照的手掌按上了混沌氣珠。

這個瞬間，他的體印瘋狂的吸收着混沌氣珠的力量。

李天照眼裡，混沌氣珠的體積飛快縮小的同時，黑雲境里本來有序排列的混沌之氣也開始混亂，就好像一股力量帶的水裡暗涌急動那般。

‘雲暮煙說的沒錯，混沌氣珠就是黑雲境的核心，或者說是黑雲境形成時產生的內核，一旦喪失穩定，混沌之氣就無法維繫成黑雲境的奇妙平衡，迅速走向崩潰……武王能夠用混沌之氣製造雲境里的雲牆，是不是根據云境崩潰的過程倒推？’李天照不由這麼猜測，因為以前眼裡看不到這麼多，也就不可能做到。但現在他能看見了，也就可能在聚氣陣里控制高濃度的混沌之氣，人為的製造雲牆。

許多混沌之氣流入李天照身體里，流入體印，流入混沌印，不片刻，混沌氣珠的體積縮小了一大半，李天照覺得體印和混沌印都被撐飽了那般。

‘就是現在了！’李天照還記得這種感覺，守護城的黑雲境里，就是體印吸滿了混沌之氣之後，氣珠崩潰。

但這一次，李天照眼裡看到了上次看不到的東西！

當李天照的身體自然停止吸收的瞬間，混沌氣珠的黑紅顏色，隨着混沌之氣的迅速變化重組、排序，突然變成了彩色。

這過程中，混沌氣珠驟然產生一股衝擊力量，巨大的震響讓早有經驗的李天照還是險些暈了過去。

雲暮煙不由自主的蹲下，唯恐暈了直接摔倒。

整座黑雲境似乎都被震散了架那般，原本相連的黑雲牆，大大小小的裂分成了灰黑色的雲，偌大的黑雲境整座朝大地下沉。

這些變化在李天照的經驗之中，在雲暮煙的意料之中。

‘混沌氣珠的力量構成形式為什麼會自行重組？’雲暮煙看的清楚，發現了這不尋常的變化。

混沌之氣的各色混沌之氣化作顏色純粹的一道道，爆開了那般朝着四面八方飛散開去。

城裡，荒野的戰士看見天空綻放的各色光束，驚愕之餘，又都沸騰了起來！

來自玄天之地的千殺派系的戰士，沒有不曾聽說過守護城三百餘後天混沌劍客事件的，那時候還有人很敏捷的避開了飛落的光束，卻因此與成為後天混沌劍客失之交臂。

現在，蝴蝶劍高喊着道：“讓光射中就能成為後天混沌劍客！”

但她的喊聲，連本城居住的戰士都沒有多少需要提醒。

戰士們都盯着天空的光束，為那些沒有飛過來的懊惱，又爭相用身體迎接那些飛落城裡的各色光束。

一陣連續的彩色光束，犹如彩色的流星雨，戰士們的興奮期待，卻比觀看流星更激動十倍、百倍！

每每有光束落下，就有一群戰士爭先恐后的縱身躍起，寧可撞成一團掉下來，也絕不錯過時機；還有的戰士奔走出城外，追着快落地的光束，眼看來不及了，整個人飛撲地上，身體胳膊在地上滑了一截，蹭破一片片的皮膚，及時攔住光束的不顧疼痛的歡呼狂叫；如此還失之交臂的則懊悔不迭的揮拳捶地，末了又立即爬起來，盯着天空還有沒有落向附近的光束。

第一波光束落下的時候，蝴蝶劍嘴裏邊自喊，手已經按在李天照母親的背後，見到一道白光飛落下來的距離合適，當即發力把李母整個人推飛出去，遠遠比一群爭先恐后跳起來的戰士還更高，衝起的也更快，準確的被一束白光擊中了。

“上面！”蝴蝶劍又催促李父上屋頂，這時候已經有許多戰士擠在上面了，蝴蝶劍翻身在屋檐下，雙手抓着吊在那，又讓李天照的父親也這般在她前面。

蝴蝶劍看準又一束白光落下的軌跡，照着李父的背後使勁的雙腿一蹬——直把李父蹬飛的比李母更高、更遠，搶在一群躍起的戰士之前，之上，截住了墜落的白光。

李父摔落下去時，爹在屋頂上，人群顧不得理會落下來的是誰，都只盯着天空墜落的各色光束，於是李父被激動的人群踩了不知道多少腳，又被人群踩着從屋頂上滾下去，摔在樹上，一時間渾身上下處處都痛。

但李父臉上卻笑着，當他看清不遠的樹枝上還掛着妻子，也如他那般痛並快樂的笑着時，兩人相視之下，更是開懷大笑了起來。

正笑着，又一個人摔下來，掉進樹枝里，抓着樹枝吊著，沒有落下去，三人面面相覷，見是陳皮，又是一陣大笑……

石天龍眼看搏命鴛鴦都得了蝴蝶劍助力，之後陳皮也跳上去學李父那般，也被蝴蝶劍踢飛出去，準確的攔住了一束落下的光，他急忙擠開人群，趕了過來，卻見蝴蝶劍已經招呼了山芊啟接力了陳皮的位置。

石天龍抬頭看見天空的光束已經稀疏沒有幾道，恐怕錯過了沒有機會，急忙也跳上去，抓着屋檐下，嘴裏說：“連我一塊踢出去！幫個忙！”

“排隊！”蝴蝶劍卻態度堅持，眼睛緊盯着天空落下的光束，墜落這附近都已經有十幾道了，還會不會如此走運，她也不知道。

石天龍緊張的盯着天空看，也就沒留意到並排抓着屋檐的山芊啟臉上卻沒有什麼期待之色，淡定的份外與眾不同。

片刻，蝴蝶劍看見兩道光束飛落，前後時間差距很小，於是一腳抵着石天龍，一腳抵着山芊啟背後，同時發力把兩人雙雙蹬的飛了出去！

這一刻，石天龍緊張的彷彿窒息那般，眼裡就是天空墜落的那道紅光……這不是生與死的距離，但於他而言，卻犹如是生與死的距離。

‘混沌劍客！成了混沌劍客！我石天龍的劍才能真正綻放光彩！’石天龍從修身殿開始，一直頂着第一把劍的榮譽。

然而，混沌劍客四個字造成的差距，卻讓他沒有辦法跨越。即使學了千殺劍法，在千殺派系裡，還是擁有混沌碎片之力的蝴蝶劍，小三和四十八被公認最厲害。

是他們三個的劍比他石天龍厲害？

未必！

是混沌劍客四個字，這四個字代表了混沌碎片這種特殊力量的存在，這四個字劃分的是另一個群體。

混沌劍客和普通劍客從來不是一個群體，無數俊傑之才又有誰能打破這道劃分的厚牆？

時至今日，也只有一個孤王李天照靠千殺劍法做到了而已。

石天龍眼裡，這道紅光的錯過與否，將會決定他未來不同的命運！

‘中了！’石天龍驚喜的一時不知道如何描述心情，他準確的攔截住了紅光，蝴蝶劍沒有讓人失望！

他跟山芊啟雙雙被光束射中，緊接着，一起摔向地下。

天空已經沒有多少光束了，稀疏的完全可以知道，他們這裏沒有機會了。

於是蝴蝶劍縱身一甩，腳下蹬牆借力一躍，飛身追出來，半空追上山芊啟，一把拉着，幫助她平衡下落的姿勢，安然落到地上。

周圍的戰士都看出沒有機會了，除了少數幸運的人之外，剩下的無不懊惱可惜，甚至垂頭喪氣，不願與這樣的機會失之交臂。

石天龍掉下來時，還是沒誰有心情注意他是誰，本城的戰士也不是都認識他，於是，地上的戰士迅速避開着，有人搭手帶一把替他化解了下墜之力，摔落地上時，仍然沉重的讓石天龍幾乎以為自己會死。

好在，那只是錯覺。

等石天龍緩過勁了，看見蝴蝶劍跟山芊啟站在屋頂邊緣，正笑着沖他說：“夫人優先照顧，你這一摔可算是替夫人摔的啊！”

石天龍哈哈一笑，高興的說：“能成混沌劍客，這般摔上一百次我也心甘情願！蝴蝶劍，我石天龍欠你一個大恩情！將來有機會，一定奉還！”

“都自己人，還說這種話幹嘛？沒幫你忙，戰鬥中有機會難道你就不陪我拚命了？”蝴蝶劍哂然一笑，不過，今天她還是很有成就感的，接連幫助搏命鴛鴦，陳皮，山芊啟和石天龍全都撞上了飛落的光束。

這固然是光束飛落過來的多，但也肯定是她看的准，力道送的到位。

搏命鴛鴦從樹上被人帶下來后，扶着才能走路，直接往治療殿方向去，但他們卻一點不為摔傷踩傷難過，一個對着蝴蝶劍比大拇指，另一個高聲叫道：“蝴蝶劍今天的功勞孤王必須記，我們搏命鴛鴦更得記着！大傢伙可能還不知道啊——蝴蝶劍今天送的好，成全了……一二三、四個！五個！成全了五個戰士的後天混沌劍客之夢！”

“簡直是：蝴蝶飛，混沌成！”石天龍開懷大叫，許多戰士都只懊悔當時沒在蝴蝶劍身邊，卻都為她的本事敬服，於是紛紛高呼着說：“蝴蝶飛，混沌成！”

城裡，一派熱鬧。

幸運者激動的難以平靜，失望的人收拾了心情，羡慕的分享着幸運者的體驗和感受。

城外，原本冷清的荒野之地，此刻也熱鬧的很。

黑雲境下方的那些戰士有一些幸運的，雲暮煙帶來的那群孤行人里也有一些幸運的。

只是他們此刻並不知道，天降的奇迹並非自然，而是因為一個人——

孤王李天照。

而孤王此刻，正與雲暮煙一起從變淡了黑雲上飛快的縱躍下跳，外頭的天降幸運的狂歡到了尾聲，他們才踏實地面。

彩色流星雨的景象他們看不到，但他們此刻關心的也不是這些。

李天照心潮起伏，雲暮煙也同樣心情激蕩，兩人落回地面時，目光瞬間碰在一起，異口同聲的說了句：“如果每次都能這樣——”

# 第四百五十章 保留地

如果每次都能這樣？

如果每次都能這樣——那每一次的黑雲境可以製造多少個後天混沌劍客啊！

如果每次都能這樣，孤王李天照的力量就如是神跡。

如果每次都能這樣，亂戰之地和孤行人還用擔心混沌劍客的數量不夠嗎？

“我想可以再試試！”李天照心情很激動，迫不及待的就想再次驗證。

可是，黑雲境不是想遇到就能遇到，就算是在玄天武王都城裡，等着四面八方送來消息，哪裡出現了黑雲境他再趕過去，那也只有一定距離內的黑雲境才來得及。

至於亂戰之地，能遇到這一次，已經是難得的幸運，哪裡還能奢望說，想要就再來一次？

“李天照，我認為奇迹是跟你那還沒有覺醒的特殊力量有關，因為你身體里的混沌之氣消耗之後還沒有完全補充，吸收混沌氣珠之後，會導致氣珠出現重組排序的情況，引起雲境崩塌，重組的各種屬性的混沌之力因為變的純粹，又聚集了大量的碎片力量，最終造就了這樣的奇迹。”雲暮煙解析着情況，很有把握的說：“所以我認為，這樣的情況應該可以再次重現，如果你下次預先保持體內混沌之氣在飽滿的狀態，那麼混沌氣珠一次能夠製造更多後天混沌劍客！”

“是這樣？”李天照恍然大悟，尋思着有道理。

本來萬戰將的戰印儲備的混沌之氣就很多，不像在編戰士，十戰將、百戰將的時候那麼節約珍惜，習慣了趕路什麼的都會使用，總處於飽滿狀態的可能性不高，他連番奔走，更是儲備量少，身上又帶了不滅印護體，就更不擔心混沌之氣的儲備比例問題了。

“可惜，混沌之心吸收了混沌之氣再釋放，就是聚氣陣里的那樣了，不再是混沌氣珠那種特殊的形態，若不然的話，甚至可以琢磨通過聚氣陣製造混沌劍客了……”雲暮煙考慮的很多，畢竟孤行人也好，亂戰之地也好，目前急需要補充的就是混沌劍客。

“你看陰雲境的混沌氣珠可以嗎？”李天照也在飛快的琢磨各種可行性，既然聚氣陣不可行，黑雲境又難得一遇，出現數量比黑雲境多十倍左右的陰雲境，卻可以期待。

“應該可以！製造的數量肯定遠不如黑雲境的混沌氣珠多，但我推測，百分之三左右是有的。”雲暮煙可不覺得這很少，如果今天黑雲境製造的有守護城那麼多，但並沒有利用到極限，那麼今天本來還可以多一倍，陰雲境的話有黑雲境的百分之三，那一次也可以創造十幾二十多個混沌劍客了。

李天照也盤算着，覺得這簡直是可以展望的驚喜未來，於是就更想知道，今天到底有多少人成就了後天混沌劍客的幸運。

正這時，雲暮煙聽見孤行人發出的鳥叫暗號，於是說：“回頭我們對下人數，大概估算下當時有多少道光束，以及光束覆蓋的範圍。”

“就這麼辦。”李天照跟雲暮煙匆匆分別，各自回去。

李天照還沒進城，就感覺到城牆上戰士們的份外熱鬧，見到他回來，許多戰士都在高喊說：“孤王回來了！”

“孤王——今晚能給大夥開放宵禁嗎？”

李天照沖城牆上滿懷期待的戰士們道：“今天是個好日子，理當開放！只是巡守工作不可鬆懈，如有紕漏，加倍懲處啊！”

“孤王答應啦！”城牆上的戰士們激動的衝著城裡放聲大喊。

“孤王說了——今晚開放宵禁！大傢伙在戰士廣場吃起來喝起來舞起來啊！”

一聲聲的歡呼高喊，接力那般，從城牆往城裡面傳遞，不多久便滿城歡呼，一派熱鬧，絕大多數沒有幸運成為後天混沌劍客的戰士們也一掃心裡頭那僅剩的遺憾，為滿城的狂歡熱烈起來。

“孤王回來了！”城長府的戰士高興的回報。

玄衣出來迎接，取了李天照的外袍，交給旁人收拾，又陪他去浴池泡澡。

黑雲境里去了那些時候，吃不好睡不好，也沒辦法清洗，跳進浴池，李天照整個人都倍覺舒坦。

玄衣入水相伴，比水更火熱的軀體相連，更是點燃了小別的思念，於是免不了一番風吟雲纏……

等到水波不再激烈蕩漾，李天照聽玄衣說著城裡當時的狀況，只是想到戰士們爭先恐后的情景，就覺得熱鬧。

那樣的盛世，旁人都可以看到，偏偏他卻不能參与，等到他離開了黑雲境，漫天散飛的光束都已經落完，除非恰好當時離地面不遠，否則就趕不上。

“孤王不問問爹娘如何？”玄衣見李天照只問大體狀況，不由覺得奇怪。

是啊，這的確奇怪。

但對於李天照而言，卻一點不着急這問題，既然能夠再現奇迹，那麼他父母及千殺劍派系的戰士們得到混沌碎片力量，就只是時間問題了，實在運氣不好，或許要參与許多次而已。

所以，他上來會先關心大體情況，因為通過這次黑雲境的情況，可以大體推測陰雲境每次能製造多少混沌劍客。

“只顧着關心盛事了，爹娘他們這次運氣如何？”李天照覺得玄衣這麼問，該是有好消息。

“恐怕孤王萬萬猜不到。”玄衣還賣起關子，李天照不由大膽猜測說：“難道兩個都成了混沌劍客？”

“就說孤王猜不到。”玄衣抿嘴笑着，眼裡的光亮份外勾人。

“到底什麼情況？”李天照是真被勾起好奇了。

“現在大傢伙都說‘蝴蝶飛，混沌成’，意思是蝴蝶劍能助人成就混沌劍客的夢想。今天就蝴蝶劍一個人，推了一把，一雙腳踢了四回，爹娘，山芊啟，陳皮，石天龍，五個後天混沌劍客就成了！這會都還處於覺醒狀態，應該還在昏昏沉沉的睡着呢，所以我也不急着陪孤王去看他們。”玄衣說的消息，真把李天照給驚着了。

試想那麼大的範圍，從玄衣剛才透露的情況來看，以黑雲境為中心，四面八方飛出去的各色光束，最遠的有幾十里遠，但最多的主要集中在十里範圍內里，又以黑雲境下方及周圍的三里範圍墜落的最多。

城裡人多的範圍，估摸着落下來的有幾百道光束，恰好在蝴蝶劍他們呆的附近就有五道光束落下還都把握住了，那真是運氣好，也真是拿捏的准。

“是啊，蝴蝶劍一個人就幫了五個。千殺系的戰士還有三個走了運的，大傢伙戲稱他們是幸運八劍客。城裡的戰士一共得了天降光束眷顧，進入覺醒狀態的一共有八十六個，城外在黑雲境附近聚集的戰士一共有兩百一十四個。”玄衣說到這裏，又道：“這次可便宜了孤行人，雲暮煙帶着人在黑雲境附近守着，不知道孤行人那邊覺醒了多少。”

“回頭我去問問。”李天照盤算着，這次黑雲境的混沌氣珠比守護城的那個還更大，他雖然吸收的多，但發生變化時候，混沌氣珠的體積還是遠超守護城，目前的數量來看，顯然也比守護城的時候更可觀。

只是，守護城時大家不知就裡，都下意識的害怕迴避，這次則是人人爭着與光束碰撞。再者這次黑雲境離城遠一些，守護城的那次黑雲境離城近。

兩次後天混沌劍客數量的對比，不容易通過後天混沌劍客的覺醒數量評估出混沌氣珠的影響情況。

‘這趟的總數卻可以作為評估下次陰雲境的基礎了。’李天照這般考慮着，玄衣突然問他：“孤王當時在黑雲境里嗎？”

“是啊。”李天照點頭答着，又說：“不知道發生何事，突然黑雲境就崩塌了，我連混沌氣珠的面都還沒見着。”

“那不是弄丟了混沌氣珠了？”玄衣緊跟着又問：“進去之後有戰印一路留存嗎？”

“當然！”李天照心想着幸虧他早有準備，其實手法也簡單，帶着短兵器裝個十戰將戰印，進了黑雲境，在見到混沌氣珠之前就摘印。嘗試了之後，氣珠出異象，黑雲境崩塌離開的時候再拔出短兵器繼續記錄。

別的地方這麼銜接不行，黑雲境里黑乎乎的，無光無聲音，他明明跟雲暮煙一起，戰印也記錄不下來任何記憶碎片信息，又哪裡能知道中間斷開過？

李天照比較擔心的，反而是以後陰雲境里該怎麼操作。

或許，堂而皇之的進去是不行了，只能是隱匿身份，搶在別人之前找到混沌氣珠。

這若是在玄天之地里，未必可行，因為不一定能快的過別的混沌之心，但在亂戰之地，尤其是現在，李天照自己就能感應到混沌氣珠的位置了，就能比別人都更快找到了。

玄衣取了李天照短兵器上的戰印，又看着孤王劍上的印問：“孤王劍沒拔過嗎？”

“黑雲境里橫衝直撞，拔劍幹嘛？想着萬一需要交印麻煩，還是用短兵器放別的戰印更方便。”李天照回答的隨意，心裏卻覺得無奈。

他實在希望跟玄衣也能什麼都說，然而，有些時候必須清醒的記着玄衣的武王氏族的立場，有些事情說了，只是徒然讓她的立場為難，甚至是掙扎痛苦，也就只能選擇隱瞞了。

“黑雲境的變故雖然對玄天之地是大好事，只是孤王在守護城和這裏，兩次遇到黑雲境都出現這種異常狀況，如果沒有戰印的記憶碎片為證，恐怕武王或者旁人會有猜測。”

玄衣這話，是否本就帶着疑慮呢？

李天照無從確定，但他此刻，就是聽者有意。

# 第四百五十一章 疑慮的種子

玄衣突然把黑雲境的事情跟他聯繫上，李天照故作不以為然的說：“這有什麼好猜測？難道我還能創造這種奇迹了？如果可以，早把戰士們都幾步一個人，佔滿了黑雲境周圍的大地，就不會有那麼多少光束撲空鑽進了大地里，白白浪費了。”

“說起這個，城裡戰士有許多人在說，將來再有陰雲境都趕過去等着，說不定也能碰上這樣的好事，孤王說，我們是不是要學學那雲暮煙，以後也安排戰士們如此？”玄衣說的語氣很隨意，卻很留意李天照的神情。

“不攔着大家去就好了，我們帶頭組織不合適，哪有這麼多這樣的事情？真碰上了最好，沒碰上的話，領頭的人拿這等沒根據的猜測去調動大家，太不穩重。”李天照故作隨意，玄衣又下了水游過來，貼上來說：“孤王說的有理，那就默許大家积極些參与，我們卻並不對此表態。”

李天照覺得原本美好的氣氛，因為這個話題，變的令人不自在了。於是換了個話題，也是他認為的當務之急，就問：“暗靈族潛伏的事情，你估計武王會不會即使通知旁的武王？”

“比孤行人更好的清掃天下中小武王的機會，我不認為會白白錯過。就算孤行人或者亂戰之地有消息泄露出去，等傳開的時候也要不少時候，何況周圍的幾個大武王誰家得到了這種消息也不會公之於眾。平時想方設法還難以得到這種信息優勢，機緣巧合得到了又豈能放棄？”玄衣說的理所當然，卻見李天照突然面對她，神情份外認真。

“我不知道暗靈是否都如暗劍王那樣會越來越厲害，我可以確認的是，暗劍王的相當變化，通過一次次交手，讓我印象非常深刻，我根本不知道他現在還會不會有新的混沌碎片力量！暗靈族這樣的存在，團結一致的話，我實在認為很可怕。”李天照不知道玄衣的想法是否一定就是玄天武王的判斷，但至今為止，玄衣確實沒說錯過。

“暗靈族除非能夠得到武王的力量，否則就掀不起什麼波瀾。”玄衣見李天照的神情一點都沒有因為這句話輕鬆下來，就又微笑着說：“就算有一天暗靈族真能擁有武王的力量，他們製造不了不滅印，充其量也就是比風武王更強大一點，動搖不了四大武王的根本。”

“不滅印能大量製造？”李天照考慮着，如果四大武王的不滅印有相當的數量優勢，比如說王將及一定數量的萬戰將級混沌劍客都能配備的話，確實可以憑藉數量，犹如對付南米武王那樣，通過混沌碎片的力量克制圍攻。

“我也不知道具體數目，但總會有些儲備。”玄衣不以為然的說：“孤王不必擔心，沒有武王的力量，暗靈族就只能依附於武王生存。暗劍王再強，也替代不了武王的力量。不能令人死而復生，不能製造戰印，不能有治療殿治癒大小傷勢，就不可能統治領地。”

這些，當然是事實。

“照說應該是這樣，但我卻心有疑問，暗靈族一次次被利用，不可能會對風武王如此賣命，那他們為何會有如此遠大的潛伏計劃？絕不可能是為了替風武王實現宏圖大志，應該是為它們自己。那麼，時至今日，暗靈族早該明白這些道理了，為什麼他們的計劃一直沒有停止？從玄天之地越來越多的遇難村莊身世的後天混沌劍客數量增加的情況，可以側面知道暗靈族的計劃始終在穩步推進。”李天照覺得暗靈族的學習能力應該不錯，這從過去一次次跟暗劍王交手的情況可以知道。

初生的時候暗劍王只會蠻打，野豬似的狂攻不止，後來卻進退有度，再然後儼然是陰狠狡猾的老練戰士，如今，必有更多長進。

“暗靈族發現它們的力量比許多戰士都更強大，當然會有這種妄想，可惜對於人類的智謀，暗靈族相較之下還差的很遠，它們絕不會明白，天武王當初為何會用它們。”玄衣說的很有把握。

但是，卻又沒準備再說更多。

李天照知道，如果他問下去，玄衣就會說，她知道的也不多，或者是說，武王對她有要求。

李天照早就發覺了，基本上，每隔一段時間，都城應該就有使者給玄衣帶來記憶碎片，所以玄衣總能掌握玄天之地的新消息，而且，似乎對於別的事情也知道的越來越多，而今天，甚至說起了天武王當初利用暗靈族的事。

這在以前，是沒有的。

“孤王不必擔心暗靈族的事情，小地王既然也不是孤王的對手，我們應該繼續保持進攻的勢頭，盡量多收穫勝利的果實，不要讓風武王搶了先。”玄衣對着佔據城市的积極性還是一如既往的高。

李天照覺得，多了城市少了城市對於玄衣而言，似乎只是数字。

其實李天照現在也有類似感覺，剛來神威之地的時候，還會积極關心城務，很在意許多事情。

現在，治下的城市數量太多了，沒辦法逐一關心，有的城市甚至從歸入管轄至今都還沒有去過。

所有關於治下城市的情況，都只能是通過城長彙報。好在他們聯盟的共治狀態推進的不錯，很快就可以着手城市的共治，那時候沒有一座城市是獨立歸屬於誰的，城務就可以避免盲區，因為任何一座城市的情況，都是依靠劃分區域的眾多武王共同匯總的信息了解的。

“不敢停下腳步，等見了爹娘和山芊啟，午後出發。”李天照當然也知道這種時候，再怎麼想休息，也不能停。

“千殺系的戰士都割傷了手臂確認了情況，山芊啟當時帶了頭，很是能替孤王分憂”玄衣王將說到這裏，聲音里又透着不曾言盡的情緒。

“你對山芊啟有什麼想法？”李天照猜到了玄衣遲疑的理由，只能是這樣，才會讓她故意這般遲疑，因為要考慮被他誤會是針對山芊啟。

“那天她积極帶頭割傷了手臂，但傷口不夠深，後來我提醒大家傷口至少要深達一寸，山芊啟大概是沒有多想，只是督促了大家，她自己卻沒有帶頭，我是覺得，這疏漏讓她的积極顯得美中不足。”玄衣這般說法。

“我爹娘和蝴蝶劍當時割手臂了嗎？”李天照反問。

“回來時都傷重的慘不忍睹，誰也不需要他們在自證了。”玄衣王將答罷，又說：“我當然也沒有自傷手臂，因為不以為自己需要那麼做。所以我只是覺得，山芊啟既然积極帶了頭，應當做到盡善盡美罷了，孤王不要會錯了意！山芊啟在懸崖冰洞里被冰封了那麼久，不是孤王下去，根本不能重見天日，當然不會跟暗靈族有關係。若是暗靈族佔了她身體，豈不早就主動出來找孤王了么？這道理，我還理會的過來。”

李天照本來是要繼續問玄衣當時是否割傷手臂自證了的，因為他當然有想法。

山芊啟受了那麼久的罪，回來后他們也沒多少時間好好相處，那次好不容易獨處，玄衣還故意去打擾。今天玄衣說了這些話，卻又說沒有針對山芊啟的意思？

他真不相信！

玄衣當然比山芊啟更能幹，坦白說，情感上也更讓他喜歡，但李天照的主動想法上，卻是希望對她們盡量能夠公平，絕對是不能發展成山芊啟受着玄衣欺凌的，他更絕不能成為幫凶。

只是，玄衣猜到他的想法，先把他想說的話都說了，反而讓他不能再說責備她的話，若不然，反而是他自己偏袒山芊啟，故意扭曲玄衣的意思了似得。

但其實，玄衣這話的目的根本上已經達到了，就是提醒他懷疑山芊啟前後變化的情況是否跟暗靈有關。

其實，李天照在玄衣說之前，本身也是有點想法的。

但他卻不會對玄衣提及這種懷疑，否則就等於給了她一個為他分憂，积極針對山芊啟調查的合理借口。

山芊啟的問題不能是玄衣去查，反過來，玄衣的問題也不能是山芊啟去查。

她們的事情，只有他李天照可以去查。

“山芊啟缺少這些經驗，多給她時間磨練會做的更好，我會提醒她多向你學習。”李天照終結了這話題，然而，他心裏本就有疑慮的種子。

實在是因為，山芊啟的變化太大了。

但是，他不能直接去要求山芊啟自傷自證。倘若玄衣或者山芊啟突然懷疑的要他自傷自證，他會不會那麼做且不說，但一定會很受打擊。

當年我回千山城的消息，確實有可能因為二三四組合泄露，暗劍王雖然未必來得及知道，但難保林雙不會暗中指派暗靈做些什麼。那天在崖邊想斬斷繩子殺我的會否就是暗靈佔了身體的人？後來調查那兩人都有恨我的理由，未必不是林雙有意挑選這樣的兩個人瞞天過海但如果他們對山芊啟當時有計劃，就不必殺了我吧？畢竟對暗靈來說，圖謀千殺劍法奧秘，要比殺我更重要才對李天照覺得這事情還沒有立即尋山芊啟求證的必要，因為有別的辦法可以知道。

李天照喊了蝴蝶劍帶幾個人回去一趟玄天之地，說是給豐吟送信。

玄衣知道后，卻料定沒有什麼事情重要的值得蝴蝶劍親自送信，必然是李天照有心對山芊啟的事情調查求證，她卻只當不知道，也絕口不再提起此事。

蝴蝶劍得了李天照的密令，不敢大意，日夜兼程的趕回去，可是，她才剛到奪風城，就聽說玄天武王都城傳出來的消息。

玄天都城出了大事！

# 第四百五十二章 孤注一擲

玄天都城的確出了大事

當日林雙的計劃失敗，不甘心玄天之地的大計毀於一旦，於是決定孤注一擲，趕在亂戰之地的孤王送消息回都城之前，發動。

混沌暗靈消息傳遞的速度更快，集合同族的方式也更特別，原本林雙他們的計劃里最終步驟就是伺機取代玄天武王。

林雙全速趕往都城的路上，交戰的關鍵地方，豐收城邊界本來就聚集了許多被混沌暗靈佔了身體的後天混沌劍客，於是一大群暗靈紛紛往都城聚集。

一群幾十個混沌暗靈突然襲擊內城，城牆上職守的戰士一會功夫就被襲殺乾淨。

林雙目光中滿是只許成功的決絕，帶頭沖入武王殿的範圍。

濃郁的混沌之氣中，憑空多了六十六個闖入者。

武王殿的迷霧之中，玄天武王不禁疑惑的微微皺眉，她也斷然沒想到，會發生此刻這等荒唐的事情。

武王殿內殿的大門，被混沌之氣凝聚的彩雲完全封閉，即使是混沌碎片的力量也不能破壞，唯一的辦法就是耗盡了武王殿里的混沌之氣，讓彩雲構築的大殿無法維持。

可是，玄天武王殿里有多少混沌之氣的儲備呢？

難以估計。

林雙為首的一群暗靈，正常情況下靠這麼打消耗戰，根本不可能看到玄天武王殿的混沌之氣消耗殆盡的時刻。

進攻武王殿的暗靈們闖不進去，但在裏面的玄天武王卻可以隨意操縱彩雲，隨時在本沒有路的牆壁開出缺口，經過之後，又在封上。

於是，她站在正廳上一層的雲牆之後，操縱雲牆上多了密密麻麻的孔洞，讓她能夠透過這些孔洞，看到下面交戰的情況。

玄天武王殿里常駐的不滅王將飛趕過來，跟林雙等暗靈廝殺。

混沌碎片的力量縱橫亂飛，旋動的劍光閃動不停。

一群十幾個不滅王將在圍攻下瞬息間就被好幾把劍斬中身體，往往還是好幾處要害中劍，但他們並不在乎承受打擊，尤其是有玄天武王殿儲備的混沌之氣作為保障，每一個不滅王將都是真正的不死之身。

只是，這些不滅王將跟暗靈交戰的情況，很難看。

林雙在內的暗靈全都如同有雙印之力，那些不滅王將只有發動混沌碎片的力量才能真正有點消耗打擊作用，除此之外，就是一次次被雙印之力震的飛來摔去。

可是混沌碎片的力量種類很快被暗靈記住了之後，這些暗靈們就調整了過來，採取克制性的混沌碎片力量壓制人數更少的不滅王將，眼看着，很快就會變成壓着十幾個不滅王將攻擊的局面。

玄天武王看着下方入侵者們用的全是千殺劍法，第一個念頭是困惑，以為是孤王旗下的戰士，但是，孤王又分明不可能做這種發瘋自殺的傻事；第二個念頭則產生自發現拼劍的結果，是這些人有雙印之力，這才立即想到了混沌暗靈。

“你們這些邪物，竟想到佔了編外戰士身體，偽裝後天混沌劍客的辦法潛伏，還真有一套！”玄天武王透過孔洞看見十幾個不滅王將完全是被壓着打，不由又感嘆的自語說：“孤王的千殺劍法還真是厲害，配上雙印之力，個個都是勇猛絕倫的戰力了。像樣的不滅王將都在打大地武王，留守的這些被時間淘汰的老不滅王將還真不是這群邪物的對手。”

玄天武王見戰況不利，並不着急，這般觀戰了片刻，又來了十幾個不滅王將。

林雙拼殺中看見滿是孔洞的雲牆之後的身影，直覺的認為，那必然是玄天武王，於是揮劍發動混沌之力，爆炎的火龍轟然飛撞在雲牆上，涌動的火焰衝擊了雲牆好一陣子，終於消散了！

林雙發現雲牆後面的那條身影，紋絲不動。

然後才發現，雲牆上的孔洞多了半透明的薄薄一層，她的混沌爆炎全被擋住了。

孔洞後面，玄天武王那雙眸子里，全然沒有把它們放在眼裡似得，淡定的犹如是在看打鬥表演。

林雙怒道：“儘快用克制力量壓制這些不滅王將，然後讓玄天武王知道我們的厲害！”

拼殺了一陣，三十多個不滅王將的混沌碎片之力的特性都被摸透了，於是分別被一個擁有克制性混沌之力的混沌暗靈壓着，加上雙印之力的劍勁優勢，更有千殺劍法，一對一也讓不滅王將們只能單方面挨打。

玄天武王在雲牆後面不疾不徐的觀戰，雖然不滅王將們不斷遭受打擊的過程，就是在消耗武王殿的混沌之氣。

然而玄天武王殿不是那些中小武王可比，儲備的混沌之氣數量之本不在乎這種程度的消耗。

甚至可以說，玄天武王只是想看一場廝殺的熱鬧，就能為此消耗這些混沌之氣了。

如果是中小武王，斷然不能如此奢侈。

林雙的大喊，讓玄天武王覺得可笑，一群邪物，不知天高地厚，膽敢來玄天武王殿里放肆，還叫囂着讓她玄天武王知道它們的厲害？

等到三十多個不滅王將都被壓着打了，林雙領着剩下的混沌暗靈一起，突然發動了特殊的能力！

武王殿里的混沌之氣，突然被林雙等一群混沌暗靈瘋狂的吸收進身體里，那吸收的速度，竟然堪比天級混沌之心！甚至還更快！

原本這也不可怕，因為混沌暗靈們吸收的混沌之氣也有上限，一旦滿了，也就停了。

可是，林雙為首的大群混沌暗靈們一邊吸收武王殿的混沌之氣，同時又不斷的釋放出來黑色的光霧！

這些黑色的混沌污濁之氣形成的光霧，被釋放出來后迅速騰空升起，全然不受聚氣陣的影響。

這意味着什麼？

意味着林雙為首的大群混沌暗靈們，不停的吸收聚氣陣的混沌之氣，同時變成不能被聚氣陣聚集的混沌污濁之氣釋放出來，這樣的吸收速度，比一群幾十個天級混沌之心吸收的還更快！

而一個天級混沌之心，在天境里就能把混沌七色天心吸收殆盡，速度還很快，一群幾十個天級混沌之心一起吸收聚氣陣的混沌之氣，然後又變成混沌污穢之氣釋放出去，最後化成散溢在天地之間的游散力量。

就是玄天武王，也得為這樣的損失痛心疾首！

原本從容自若的玄天武王察覺到這群混沌暗靈的意圖，又明確知道聚氣陣里的混沌之氣的流失情況，不由也怒容滿面，出離的憤怒了！

“一群不知所謂的邪物，連給你們多活片刻表演的機會都不知道珍惜！那就讓你們知道，此刻到底身在何處！”玄天武王不能再看戲了，剛才的代價不值一提，而現在的代價，那是一會功夫就沒了一年混沌天境的收益啊！

玄天武王面前的雲牆突然出現個缺口，她拔劍在手，一躍而出！

人還沒有落地，武王殿里的混沌之氣驟然聚集旋動了起來，緊接着，化作了一團巨大的氣流，急速罩落下去！

頃刻間，一群混沌暗靈和不滅王將，全都被這股氣流籠罩覆蓋。

氣流中的凌冽冰寒之氣，讓他們的身體不斷覆上更多的冰霜，哪怕是他們不停的掙扎，甚至發動混沌碎片的力量擊破寒冰，破壞的卻也沒有生成的更快，於是一群人，眼看着逐漸變成了冰人，很快又變成了一座座的冰雕。

林雙是最後被凍結的，她被凍結了起來，她卻十分高興！

它們暗靈族的力量果然厲害，玄天武王顯然也承受不起儲備的混沌之氣被迅速洗掉的代價，才會這麼急急忙的跳出來。

至於這寒冰？

林雙固然覺得厲害的很，只是，想靠這個封住它們，斷然不可能！

爆炎融化了林雙身體周圍一圈的寒冰，緊接着，她的雙印之力直接震碎了厚實的冰塊！

林雙揮劍斬向面前的玄天武王卻在看清她的臉時，不由自主的為之一怔！

千殺劍法飛旋的劍光，在這一怔之前，就已經斬向玄天武王的脖子。

只是，這一擊卻被玄天武王擋住了！

不僅如此，林雙還驚覺承受的劍勁力量強大的難以置信，她手裡的劍險些沒能握住，整個人被劍勁震的口吐鮮血，拋飛了出去！

這不可能！林雙震驚之餘，突然意識到，不是她的雙印之力面對玄天武王仍然如此不堪一擊，而是，她突然沒有了雙印之力！

玄天武王一劍一個，接連震飛了六個掙脫寒冰出來的混沌暗靈。

一群邪物，拿着本王賜予你們的戰時特例的萬戰將印，還想用雙印之力在本王面前囂張！真是可笑、可憐！玄天武王見同時掙脫的混沌暗靈有許多，當即控制了封着不滅王將的那些冰塊紛紛融化，散溢成了混沌之氣。

緊接着，只見玄天武王身體里爆發一陣飛快擴散的白藍色的疾光，掃過全場，不滅王將的戰印，就被解放了其中隱藏的記憶碎片信息。

剎時間，從寒冰里出來的不滅王將們紛紛如金劍王那樣，都得到了玄天千幻劍法的臨時使用能力。

“殺了這些混沌暗靈！”玄天武王冷喝下令，三十多個不滅王將紛紛揮劍，發動混沌之力的同時，也展開了玄天千幻劍法。

林雙為首的大群暗靈們驚慌的發現，它們竟然全沒了戰印里的力量！

失去了雙印之力的巨大優勢，他們再不能打不滅王將犹如猛漢揮棍掃擊一群小孩那般厲害了。

# 第四百五十三章 本王只要人

林雙為首的暗靈們沒有了雙印之力，不滅王將們又都得到了玄天千幻劍法，展開的廝殺，讓玄天武王很感興趣——一群千殺劍法跟玄天千幻劍法拚鬥起來，會是什麼樣的結果？

‘怎麼會……’玄天武王眉目一沉，很是惱怒。

因為結果出現的太快，這些混沌暗靈彷彿全都知道如何破解玄天千幻劍法似得，面對舞成一片幻影，變化玄妙的劍影，混沌暗靈們全然不受虛招的干擾，直接憑藉千殺劍法的迅快優勢，劍劍斬中不滅王將的身體，混沌暗靈們自己卻都避開了不滅王將們的攻擊！

這拼殺的結果，完全是一面倒的敗下陣了！甚至可以被認為是千殺劍法把玄天千幻劍法克的死死的！

‘這不可能啊！’玄天武王知道千殺劍法的厲害，但絕沒有克制玄天千幻劍法的道理。

玄天武王很清楚，千殺劍法的特長就是快。當今天下四大劍法，天武王的兇猛之極；玄天千幻劍法的變化則玄妙之極；大地武王的大地劍法的防守是一絕；千殺劍法就是快絕！

這四種劍法各有千秋，分別在不同的特長方面登峰造極，但要說誰克制誰，本質上是沒有的！

‘混沌暗靈進化的力量，難道不受變化的虛招幻影影響？’玄天武王迅速把握住了關鍵，於是也就知道，不滅王將們憑藉玄天千幻劍法，戰況還會處於很不利的局面。

玄天武王長劍豎舉面前，身上爆發一團白藍混合的劇光，剎時間擴散開去，把不滅王將們全都瞬間覆蓋。

“本王賜予你們武王神力，滅殺了這些邪物！”玄天武王又封閉了眾不滅王將戰印里的記憶碎片信息，使他們不能再使用玄天千幻劍法，卻又解鎖了戰印里早存放的千殺劍法的記憶碎片信息。

與之同時，玄天武王臨時解鎖了戰印的限制，又憑藉武王殿里巨量的混沌之氣，迅速替眾不滅王將打通體印的力量，使之全都暫時擁有了雙印之力。

一眾不滅王將以為得到武王力量賦予特殊的神力，片刻前被混沌暗靈們打的飛來摔去，這時再有對劍的情況，反而把混沌暗靈們震的飛來摔去。

拼殺的局勢瞬間逆轉，林雙發覺不妙，意識到今日唯一的勝算就是人數更多，於是下令叫道“用混沌碎片壓制這些不滅王將！不要跟他們拼劍！繼續散去武王殿的混沌之氣！”

一眾混沌暗靈們已經在這麼做了，只是，他們原本的信心，這時候已經跌落到了谷底。

林雙卻不停的催促說“堅持下去，只要散盡了武王殿的混沌之氣，這些不滅王將就猖狂不起來了！玄天武王也猖狂不起來了！”

那個當時跟林雙一起在亂戰之地，本來打算占李天照父母身體的混沌暗靈本來就做了兩手準備，這時候見林雙還堅持讓大家拼下去，就覺得時機已至，當即說“二首領！不能打下去了！我們壓不住他們，慢慢的會有越來越多的王將和萬戰將增援，到時候我們走都走不了了啊！”

“等到增援來，武王殿的混沌之氣都被我們散乾淨了！還怕他們什麼？”林雙其實並沒有把握，原先具備壓倒性的力量時，他們還有較大勝算，但現在——眼看着哪個族眾不小心跟不滅王將的劍碰上了，頓時被震的吐血摔飛，再站起來時，肌體已經重傷，進一步影響了身法動作。

他們傷不起，戰鬥力又不具備壓制性的優勢，而不滅王將和玄天武王根本不在乎承受打擊，這樣的局勢下，他們即使把武王殿的混沌之氣散盡了，就有勝算了嗎？

那個反對的暗靈眼看玄天武王又握劍邁步過來了，連忙叫道“我奉命監督此戰！二首領因為計劃泄露孤注一擲，分明已經枉顧戰況，不管我們的死活，大家不要白白送死！立即隨我撤退，一起回家！”

“你、你好大的膽子！大家不要聽他胡說，現在撤退才是死路一條！”林雙又驚又怒。

然而，此刻眾混沌暗靈們本來就沒有了信心，玄天武王剛才出手的厲害更讓他們心有餘悸，沒有了壓倒性的優勢，不滅王將們又全都用上了千殺劍法，實在讓他們看不到勝利的希望。

於是一大群的混沌暗靈紛紛撤走，帶頭的暗靈還高喊下令道“衝出城時沿途盡量破壞，製造混亂！”

四十多個暗靈衝出了武王殿，處於交戰沒機會退的那些，處境卻更絕望，立即陷入了被圍攻，緊接着肢體重傷的處境，眼看肌體被破壞了的混沌暗靈們的本體掙扎着要脫離，不滅王將們正要徹底消滅他們，卻聽玄天武王道“追擊逃走的邪物，這些你們不必理會了。”

三十多個不滅王將紛紛提劍追出武王殿，林雙在內的一群暗靈的本體極力從被打壞的身體里掙脫着要出來，玄天武王哂然一笑，操縱混沌之氣，形成了彩雲構築的、滿是孔洞的牢籠，把本體掙扎着的暗靈們一個個的單獨囚禁了起來。

林雙為首的一群二十一個暗靈的本體掙脫了出來，卻逃不出彩雲的牢籠。

有暗靈的本體憤怒的咆哮着，又繼續吸收混沌之氣，化成混沌污穢之氣宣洩憤怒。

玄天武王憤然變化牢籠，化出缺口，一劍刺進去，發動混沌碎片的力量，那混沌暗靈的本體頓時以肉眼可見的速度變成灰黑，淡灰，然後徹底消失不見了！

“誰想找死，儘管學它！”玄天武王環視了一圈，餘下的混沌暗靈們沒有再敢這麼作妖的了。

“你想怎麼樣？”林雙在牢籠之中，看着玄天武王，強壓着內心的恐懼，吼叫着。

“很好，你們這些邪物，當了一些時候的人，倒是變的能夠交流了。”玄天武王壓下情緒，實在是這些暗靈消散聚氣陣的混沌之氣的手段太厲害，一個暗靈，片刻工夫就能讓她損失掉一趟天境里一個天級混沌之心帶回來的收穫啊！

這樣的損失，她也不可能吃得消！

但也正因為如此，混沌暗靈的這種能力，讓玄天武王有了別的心思，才會留這些、其實讓她恨的牙癢的邪物們還活着的機會。

“人類主宰天地的時間已經到了盡頭！未來是一定屬於我們暗靈族！你如果放了我們，我族還能跟玄天之地互利互惠，否則的話，暗劍王一定會為我們報仇，把玄天之地視為必須消滅的仇敵！”林雙此刻分明是色厲內荏，暗劍王是它此刻妄想求生、求存的唯一依靠。

“很好，你們學人類學的不錯，懂得拿利弊談判了！這就說明，可以對話。”玄天武王自然不把這種威脅放在心上。“既然你們對人類的事情很了解，當然也該明白，暗劍王只有一個，暗靈族的首領本來也只有一個。即使將來暗靈族建立了基業，那也是暗劍王的，你們，也分享不到什麼。更何況今天你們失敗了，即使回去了，也是暗靈族的罪人，暗劍王即便不殺你們，未來暗靈族裡也沒有你們的地位，所有族眾都會反反覆復的恥笑你們的失敗，未來暗靈族有再多的成功，你們也只是沒機會分享的小卒！”

“你想挑撥離間！我們暗靈族絕不會上當……”一個暗靈憤然斥責，話還沒說完，玄天武王衝過去，一劍刺進牢籠，頃刻間就把那混沌暗靈的本體徹底殺死！

末了，玄天武王環視了一圈，喝問“還有誰對暗劍王忠心的願意以死明志的現在可以說，本王立即成全它！本王要留的，是真正學會了當人的，而不是不能對話的蠢貨！”

餘下的暗靈們都看着林雙這個二首領，是寧死不屈，還是怎麼樣，它們一時都指望着林雙決斷。

這一刻，林雙內心天人交戰，很是矛盾！

但沒有多久，林雙最終開口問了句“你到底想怎麼樣？”

“本王想給你們一個機會，替本王效力的機會。本王賜你們不滅之體，給你們從此真正當人類的機會，沒有人知道你們是暗靈，暗靈族都會以為，你們今天全部死在了這裏。”玄天武王很乾脆的拋出橄欖枝。

林雙在內的暗靈們不由全都心生希望，幾乎都想到了同樣的事情——得到了不滅之體，他們再跑不久好了？

“好！我們答應！”林雙壓着內心的驚喜，尋思着玄天武王真是好笑，給了他們不滅之體，都可以考慮繼續圍攻她了。

只見玄天武王劍上亮起白藍混合的光亮，她劍隔着牢籠指向林雙，籠子里立即生成了一副身軀，林雙連忙佔了那副身軀。

不一會工夫，十九個被囚禁了的混沌暗靈全都得到了一副新的身軀。

一行武王侍從又帶了衣甲，還有戰印。

至於武器，暗靈們拋棄了的屍體本來就有。

林雙他們又驚又喜，真切感受到了不滅之體的厲害，卻都壓抑着狂喜，因為它們還都身在牢籠里出不去。

‘這玄天武王竟會如此天真？等我們出去了，立即可以圍攻她了！’林雙暗暗激動。

# 第四百五十四章 掌控

玄天武王看混沌暗靈們都佔了新的身體，嘴角揚起一抹冷笑道：“既已答應為本王效力，那就從此刻開始表現決心，你們一起去追擊逃走的混沌暗靈，沒有功勞者，就是對本王陽奉陰違，本王不需要！倘若有誰妄想逃走，本王可以先讓你們知道下場！”

隨着玄天武王的意念操縱，林雙在內的十九個混沌暗靈們驚覺身體、連帶他們的本體，突然都遭受了不明原因的強大壓力，那種不斷把他們本體往裡面壓縮，壓縮、繼續壓縮，不一會就似乎被壓縮成了一大團，隨時都會爆炸開的恐怖滋味，任他們如何設法對抗都沒有作用！

“不、不、不要、不要啊——”有混沌暗靈驚恐的吼叫，那種本體下一刻就會爆散的恐懼，分明是在死亡的邊緣徘徊。

突然，暗靈們的壓力驟然一松。

它們再看着玄天武王的目光里，透着敬畏……原來，從開始玄天武王就盤算好了控制他們的手段。

但是，它們還有念頭，那就是，離開了這具身體，肯定就沒事了吧？

牢籠，一個個的打開了。

暗靈們控制着不滅之體，走了才出來

玄天武王又冷然道：“你們從今以後就是人類了，當然也就不能再離開不滅之體，一旦妄圖掙脫身體，就是剛才那樣的結果，離體之時也就是你們本體滅亡的那一刻。至於說在外作戰不滅之體沒有了混沌之氣被敵人打壞，本體則會壓縮成意識團自行回到武王殿這裏，那種情況不會如離體那般滅亡。現在，本王再問一次——並不想當人類，不想為本王效力的儘管說，本王可以成全！”

林雙在內的一群十九個暗靈們，這才知道，玄天武王從開始就做好了打算，所以如此大方的賜予不滅之體，原來是為了把它們的本體控制住，不滅之體里到底有什麼機關？竟然讓它們的本體的生死存亡，全被掌控！

但事已至此，他們還有什麼選擇？

剛才都沒有勇氣選擇死了，現在突然又有了？

暗靈們都望着林雙，但林雙又能怎麼辦？

‘可惡的玄天武王！’林雙滿懷絕望……生與死，它們其實早已經做出了決斷，只是這時候才意識到，選擇了生，就真的落入了玄天武王的掌控之中了。“大家隨我，追殺擅闖武王殿逃走的邪物！從今以後，我們是人類了！今天就是跟邪物劃清界限的時刻！”

眾暗靈們為之一怔，曾幾何時，他們最恨的就是邪物，污穢之物等稱呼，可是現在，他們要以人自居，然後對同類這般稱呼？

“都愣着干什麼？跟我走！都記住了，現在開始，我們是人類！是人類！是人類——”林雙的吼叫聲中，透着壓抑不住的憤怒。

“不錯，你們的肌體，都是曾經有過故事的不滅王將，從今天開始，你們都有了過去，都不再是邪物！至於割斷過去的決心，就看你們接下來的表現了！”玄天武王神色平淡。

林雙又一次催促眾暗靈道：“馬上——出發！”

一群暗靈見林雙動了，於是，也有跟着動了的，剩下的暗靈也都動了起來。

它們選擇了生，現在也只能繼續為了求生而戰。

但懷揣着痛苦和掙扎，那就不能愉快的求生。

林雙給了它們一個很好的、斬斷過去的理由。

他們從今以後就是人類了，不再是邪物，理所當然要斬斷過去！

只是，這些暗靈們，曾經何曾想過要當人類呢？

逃走的那些暗靈們沿途破壞了城牆，建築，候王殿燃燒起了火焰，外城的房屋倒塌，居住在城裡的戰士們在逃離燃燒的烈火，在濃煙中奔走。

三十多個不滅王將追擊着逃走的暗靈，卻因為外城裡人多混亂，難以揪住，這般被逃走的暗靈衝出城市，又成了追逃。

一些有移走能力，跑的快的暗靈脫身去了，剩下的那些被不滅王將纏住走不掉，打了一會，林雙帶着的一群暗靈又追出來，加入了圍攻。

林雙揮舞着兵器，斬進個暗靈的身體里，看着鮮血飛濺，看着那暗靈的本體顏色變淡，最後消失不見，它內心最後的掙扎，也隨着無法回頭的事實而被深深的封藏……

林雙高舉劍，大叫着：“殺了這些攪亂都城的邪物！”

殺了……

這些邪物……

一群十九個混沌暗靈們，在斬傷、甚至擊殺了同族之後，都覺得自己從此之後只能是人類了……

因為，暗靈族不會再接納他們。

他們已經是暗靈族的叛徒，除了在玄天武王座下當人類，已經沒有別的選擇了。

玄天武王都城被破壞的範圍其實不大，但因為著火的地方分散，倒塌的建築也是擴散式的分佈，以至於都城上空一片濃煙，好像燒了許多地方似得。

遇襲的事情，也就無從隱瞞，但是，都城裡的人聽到的說法是：大地武王派了一群不滅王將來襲擊玄天武王殿，全都被消滅了。

但實際上，有六個暗靈逃脫了。

其中一個，就是亂戰之地跟林雙一起的暗靈。

它逃出去后，直奔交界區域，在預先約定的地方跟另外五個匯合時，發現有風武王都城來的同族在等它們。

“發生什麼事情？我過來三天了，到處聯繫不上你們，不得不帶了一堆戰印在這裏等到現在！你們都去哪裡了？”使者是來送戰印的。

暗劍王在七星武王復活大典之後，佔了風武王的身體，消滅了風武王的意識，之後叮囑了大殿里留守的混沌暗靈們用儲備的新戰印，帶去分發給那些在大小武王的領地潛伏的族眾當備用戰印。

本來風武王死了就沒多久，風武王都城的暗靈們統計各地的人，準備戰印，安排調度，送到過來時，林雙已經發動了。

原本送備用戰印的事情並不急切，因為潛伏的暗靈平時還得用潛伏之地的武王的戰印，否則沒有記憶碎片作為報功必須的流程。這使者來了三天，萬萬沒想到，玄天之地會發生這樣的變故。

逃脫了的六個混沌暗靈知道了究竟，一時間面面相覷，都覺得此刻情況，真正是一言難盡。

而那使者得知玄天之地的大變，又知道死了那麼多同伴，只恨的大罵道：“該死的二首領！為了一己之私，枉顧大家的性命！它簡直該死、該死、該死啊——”

正這時，它們突然發現，被包圍了！

感知範圍內，一圈幾十個人，呈包圍之勢的在迅速收攏。

“怎麼回事？他們怎麼會知道我們在這裏？”那使者有些慌了。

逃回來的六個暗靈也莫名其妙，這地方是他們以前約定的緊急情況的匯合點，只有它們才知道的啊！

但是，他們現在卻無暇多想了，七個暗靈選擇了一面方向突圍。

但是，他們很快發現，敵人好像知道他們的動向，包圍圈的一面突然加速合攏，另外兩面也加快了些速度，分明是要形成最大化的圍攻壓力！

“……是叛徒！一定是叛徒！我族出現了叛徒！”一個混沌暗靈驟然明白過來，能隔這麼遠知道他們突圍移動動向，並且立即調整收攏速度的，只有暗靈族才能辦到！

“肯定是二首領！二首領它們背叛了我族！”

連使者在內的七個暗靈又驚又怒，眼下卻又只能拼盡全力的突圍沖！

包圍圈還是來了，把他們圍困在中間。

拼殺之下，他們發現圍攻的敵人裏面有十九個擁有雙印之力的、極可能是不滅王將的陌生臉。

這讓他們突圍的希望被斷送，拼殺了不久，他們不斷添傷，越來越不支，處境也越來越絕望。

“我知道是你們！二首領！哪個是你——哪個是你！你站出來！你這個叛徒！”逃出來的暗靈咆哮着，吼叫着。

直到圍攻的兵器把它砍翻，一個美麗女人的劍刺進它的本體，湊近了它耳旁，眼裡透出來怨恨，低聲道：“該死的是你！我說了，逃走只會滅亡，堅持下去才有勝算。你不是自作聰明嗎？攪亂士氣把大家帶走，結果有誰活着逃脫了？想踩着我的屍體成就你在暗靈族裡的未來？你是自取滅亡！”

“叛、叛徒……”那暗靈死亡之前，嘴裏吐出充滿怨恨的字眼……

林雙的心為之一顫……但她知道，這是最後一次為叛徒兩個字在意了。

因為最難揮出的是斬向同族的第一劍，而現在，已經不知道是第幾劍了。

今天之後，她就斬斷了過去，從今以後就是個人類了！

‘我們佔了人類的身體，扮演着人，不知覺間，原來真的都變成了人……人類為了生存，為了權力鬥爭同類相殘稀疏平常，我們為什麼不可以？我們也早晚會走到那一天，我只是，開了一個頭而已……’林雙看着天空，想着，突然笑了。

暗靈族還沒有統治人類，卻已經先被人類的人性所同化。

林雙不知道，暗靈族到底還有沒有未來……

玄天武王收到玄衣送來的消息時，終於知道為什麼林雙會匆匆忙帶着一群暗靈來進攻了。

“好一群邪物！圖謀遠大，只可惜，要你們最終替本王做嫁衣！”

# 第四百五十五章 風語千殺劍法？

玄天武王喊來了總務長，交待說：“以後命運預測殿推測的新生暗靈信息，優先交給靈劍團，它們兼顧不顧做來的，再派給混沌劍客去消滅。”

“武王真要用暗靈這把雙刃劍？”總務長實在覺得此事非同小可，忙不迭的又說：“天武王沒有用，卻又故意讓武王知道他利用過暗靈的力量，分明是引誘別人去使用這把雙刃劍啊！”

“本王當然知道，所以今天以前根本不做此想。如今局勢，未來中小武王大量被消滅了之後，根本沒有了所謂的大義！所以本王必須在天武王反應過來之前，搶先利用暗靈的力量。大小武王都有暗劍王的部署，暗靈已經成勢！各武王的內務情況互相併不知道，被暗靈鑽了空子，可見它們分散各處，總共救出的新暗靈數量遠超估計，原先以為它們在玄天之地特別活躍，顯然是疏漏！如今最好的辦法，就是以暗靈破暗靈。”玄天武王主意已定，也沒聽總務長有什麼超出她考慮的意見，就揮了揮手，示意他下去。

總務長暗覺憂慮，他實在不以為應該如此冒險，按照原本的計劃妥當的推進，更為穩妥。

然而，做決定的始終是武王。

玄天都城遇襲，對外宣稱是大地武王派的戰士所為。

開始流傳的說法是不滅王將隊，不少交戰之地的戰士卻覺得有疑問，一座豐收城交界處，玄天武王就派了五位不滅王將主持佔據，大地武王那邊也派了五位對峙，旁處還有交界的地方情況應該類似，大地武王哪有那麼多不滅王將可以安排？

不過各處交戰的邊界城市之間並不能掌握別處的情況，雖有疑慮，卻也不能確定，大家普遍都認可這種說法。

蝴蝶劍奉命回到玄天之地，在奪風城的時候，聽到的就是這樣的消息。

奪風城裡傳的繪聲繪色，說玄天武王都城都被火燒的差不多了，又說當時襲擊的敵人很多，在城裡到處破壞，武王殿里追出來的不滅王將據說就有一百多個。

這些傳言說的有板有眼，聽的人心驚肉跳，甚至忍不住擔心武王殿是不是也毀了。

‘大地武王哪來的那麼多不滅王將安排做這種事情？再說了，這種襲擊根本不會奏效，大地武王為什麼做這種徒勞無益的事情？’蝴蝶劍心有疑問，就讓大刀客安排人去報功，順便打聽消息，確認都城的情況。

蝴蝶劍自己則一路去了千山城，讓山家三小姐安排了幾個人，帶着上次製作的繩索去了山芊啟墜落的地方，垂下繩子，她一個人下去，果然在李天照說的區域見到了冰洞。

蝴蝶劍調查了一番冰洞里的痕迹，沒有發現什麼可疑，就又落到崖底。

崖底沒有明顯的異常痕迹，蝴蝶劍就調查那個當時割斷李天照繩索，然後掉了下來的人的屍骨……

四天後，蝴蝶劍帶着調查結果，還有都城被襲擊的確認信息回到亂戰之地。

李天照一身臭汗，因為在進攻的城市裡，又碰上了小地王。

他打小地王可以說非常熟了，壓力是早沒有壓力了，但是也沒有辦法迅速擊殺。

李天照已經摸透了小地王的思考方式，現在已經能夠做到拼殺四個時辰就讓小地王主動撤走，運氣好還能更早。

可是這四個時辰的連續拚鬥，是相較於最初跟小地王打了十幾個時辰的長度而言的，四個時辰的連續交戰本身，就是累死人的煎熬。

蝴蝶劍來的時候，李天照正在泡澡。

他用寒冰堵了河水。

蝴蝶劍來時，伸手試了試水溫，不禁詫異的問：“這樣的天氣，孤王就用寒水？”

“很能舒緩肌體的疲勞，跟小地王連續交戰實在太累人，混沌霸體真是讓人頭疼，寧願跟龍王的混沌霸主拼的痛快點，也不想遇到沒壓力卻要耗半天的小地王。大地劍法的破勁加上混沌霸體，真是絕配。聽說玄天武王一直不服大地武王排在其上，倘若大地武王是靠這麼防守得的第二，也難怪玄天武王會不服了。”李天照現在想起跟小地王交手，就有種累的犯噁心的感覺，堂堂大地武王，怎麼就會練出這樣的劍法？

可是，李天照也不得不承認，這些體驗，本身也就說明，大地劍法的防守破勁之能，確實很厲害。

“可惜不能替孤王分憂。”蝴蝶劍聽着，頗覺慚愧。

“你總是想試試，也許我不該攔着你發揮，憑你的風蝶舞，相信只要不是十步殺和小地王，沒有什麼問題。我爹娘得了混沌碎片之力后多次請命想主動進攻奪取大城，你如果願意，和他們同去吧。”李天照想着這事，還是覺得可惜。

“來的途中碰上了守護城的人，聽他們說，搏命鴛鴦都得了混沌風語的力量，但用千殺劍法的時候混沌風語等於沒用，當時趕着來這裏，沒有細問，是真的嗎？”蝴蝶劍很在意這事情，應該說，千殺劍系的戰士，都很在意。

雖然絕大多數戰士都只有一種混沌印的力量，但大家總還有期盼，指望着某天像孤王那樣，又能覺醒第二種、第三種混沌印力量。

如果問千殺劍系的戰士最想要的混沌印力量是什麼，那麼，第一位的肯定是小風語，第二位的就是小霸體或者小光鏡。

千殺劍法加上小風語的話，理當更快！

可惜，千殺劍系的戰士功績雖然提升的快，但只有前兩批達到千戰將的，才有混沌印力量。直到來了亂戰之地后，李天照安排大家輪番在盟主府里職守幾天，其實就是利用聚氣陣里的混沌之氣幫助他們更快練成混沌印。

但是，還是沒人覺醒了小風語的混沌印力量。

以前大家都只是猜想，這次搏命鴛鴦一起得到了混沌風語，才終於變成了事實。

覺醒的時候，千殺劍系的戰士都非常期待。

李天照的父母非常激動，他們也渴望着覺醒的是混沌風語，畢竟那些罕見的天級混沌碎片力量不敢奢望。

當時李天照的母親就要孤王對練，試試理論上達到極限出手速度的風語千殺劍法。

但結果……

李天照現在想起父母的失望，還是替他們可惜。

他看見蝴蝶劍眼裡的情緒，有期待，又做好了接受現實的心裏準備的模樣。

是啊，風語千殺劍法，一直是千殺劍系完美的夢。

包括李天照，也曾經許多次的期待着將來混沌印能夠覺醒小風語的新力量。

“混沌風語的出手速度快於尋常的基礎，來自於風力對身體的推動力量，以前我還奇怪，為什麼遇到的混沌風語都是純粹的迅快，並沒有在這種基礎上使用些變化的招式，又或者是成套的連續打擊手段，那天才明白，不是混沌風語不想，而是不能。”李天照確實沒想到，混沌風語力量原來有那樣的無奈。

“到底是為什麼？”蝴蝶劍也聽的百思不得其解。

“混沌風語的出手速度來自風力的附帶，但這種增力沒辦法完全控制，發動之後會在戰士身體形成很穩定的一層特殊氣流，因為流動循環的很快很穩，很難被人干擾，混沌風語動作間都能得到這層疾風的增力，所以奔走之快僅次於混沌風行，出手速度之快在混沌碎片力量里位列第一。可是這層始終高速循環的特殊氣流是不可完全控制的，這就意味着，猛然一把增力之下，你的兵器就攻出去了，只能夠施展出距離最短的快攻方式，沒辦法使用精妙多變的虛招，身法的變化調整也沒辦法像正常那麼精妙。”李天照說著，手裡迅速凝結起來一把寒冰劍，比劃着。

“我們劍動半寸可以變招，混沌風語劍動五寸才可能；我們轉動時兩三寸的旋動就可以改向，混沌風語動則轉上半圈。”李天照隨手丟了寒冰劍，使之化作一團爆開的淡藍色光霧，嘆道：“混沌風語只能直來直去的進攻，正常來說這本來不是缺點，但因為沒辦法使用千殺劍法，對千殺劍系的修鍊者而言，卻顯得助益有限。事實上混沌風語的力量還跟一切變化類的劍法都衝突，對於玄天千幻劍法來說，也只有最後刺向敵人的時候，混沌風語才能發揮作用，而在施展劍法的變招過程中卻不能用。甚至於，大地劍法防守的時候應該也不總能發動混沌風語，太小幅度的招架動作本身，用了反而會壞事。”

夢，碎了……

蝴蝶劍深深的嘆了口氣……這是千殺劍系所有戰士共同的夢啊！

“那天我還特意把搏命鴛鴦送向白光，盼着他們能覺醒混沌風語，結果……”蝴蝶劍可以想到搏命鴛鴦的心情。

本來成了混沌劍客是好事，還得到大家夢想中的風語千殺劍法，結果風語和千殺劍法根本不能相容，那麼戰鬥的時候，用了混沌風語不能用千殺劍法，用了千殺劍法不能用混沌風語……

這是種什麼絕望和無奈？

“放心吧。這事無論如何沒有你的責任，只有感謝你的道理。他們也調整過來了，雖然跟千殺劍法不相容，但我傳了他們風刀絕技，混沌風語用起來效果更好，許多混沌碎片力量他們都可以防守招架了。”李天照雖然也替爹娘可惜，但自然分得清道理，他父母也不可能會責怪蝴蝶劍，只是大喜變成了沉重打擊，情緒低落在所難免。“說說調查結果。”

“冰洞，崖底並沒有其他人去過的痕迹，但是——崖底的那兩具屍體卻明顯很有問題，屍骨沒有明顯的散開，就好像是完完整整的那樣，正常不應該，除非是被混沌暗靈寄生，即使粉身碎骨了，還會連在一起。所以我認為，孤王找到山芊啟的那天，那兩個割斷繩索的人應該是被暗靈寄生了。但冰洞里沒有寒冰融化過的明顯痕迹，孤王找到夫人的地方，如果混沌暗靈融化寒冰，佔了身體再凍結起來，融化的水會導致冰地明顯不平整，但這些痕迹並沒有。”蝴蝶劍說了調查結果，沒有添加個人的主觀想法，只是回報實情。

# 第四百五十六章 密令

山芊啟凍結的寒冰情況，我也還記得，的確不像是融化后再凍結。但那兩個人既然是暗靈，掉下去時它們應該也發現了冰洞，就難保不會在我之前進入了。現在只要知道暗靈能否直接穿過寒冰的阻擋占人的身體，也就可以確定山芊啟的情況……”李天照說著，想到山芊啟經歷這麼多波折，如果真被暗靈侵佔了身體，那……實在是被他李天照連累的她太慘。

“孤王不準備直接驗明正身嗎？”蝴蝶劍本來覺得，有這些信息，已經可以拋開顧慮了，萬一誤會，只要說清楚崖底調查的事情，山芊啟也會理解孤王的疑慮。

“不着急，先觀察着。現在還不知道山芊啟是不是還能救助，如果真被佔了身體，貿然驗明正身，暗靈必然狗急跳牆，說不定會把本來能救的可能給掐滅了。再者，如果真是暗靈佔了身體，它以為瞞不過我們，那將來一定會以此為突破口，聚集更多暗靈過來潛伏，觀察這些情況也能作為側證。那時候是消滅這些暗靈，還是假裝不知道，利用他們作為消滅更多暗靈的契機，都可以根據情況再決定，遠比現在驗證來的更好。”李天照雖然急切，但經歷許多事情，他已經能夠冷靜，現在心急火燎的並不能很好的解決問題。

“孤王看安排誰監視山芊啟比較好？”蝴蝶劍其實想親自負責這事，之前山芊啟領着小三和四十八，現在這兩個都不在了，理當要安排戰鬥力強點的當孤王夫人的幫手。

“那天你走時他們還在覺醒中，山芊啟醒來的最晚，但覺醒了天級混沌碎片之力、混沌火源。當時她就自信滿滿的說以後要獨走一條線，替我分憂，現在立即安排人跟她一起行動，可能會打草驚蛇。等過些時候，尋個由頭重新規劃戰鬥隊伍時讓她自己挑幾個人帶着。”李天照現在已經不知道，到底是山芊啟運氣好，還是身體里有混沌暗靈，那暗靈本來就有混沌火源的力量，也或許是如此，那暗靈才會被選中了‘充當’孤王夫人。

“這麼厲害！”蝴蝶劍很是震驚，天級混沌碎片之力里，五行之源分別是五種屬性力量的極致體現，七星武王和破天刀都是混沌氣源，山芊啟竟然擁有的是混沌火源。此刻蝴蝶劍也希望山芊啟不是暗靈佔了身體，她可是孤王身邊第一個天級混沌碎片力量的強大戰力啊！

“除了山芊啟，現在看來陳皮的混沌金刺力量得的很不錯，與千殺劍法配合起來很是厲害，進攻時金刺可以延長兵器的攻擊範圍，忽長忽短，又可以通過金刺力量延伸出各種兵器形態，實戰中非常好用。”李天照剛說完，蝴蝶劍就迫不及待的問“聽說石天龍得了混沌爆炎的力量？”

“是啊。也相當厲害，這次大傢伙覺醒的混沌碎片之力都不錯。”李天照說起這些，也覺得心情特別好，這些是戰鬥力的真正提升，這一次，也是聯盟整體實力的提升。

除了聯盟，孤行人那邊也覺醒了不少。

現在，李天照就盼着哪裡再有陰雲境，可以讓他試試再創奇迹。

蝴蝶劍鬆了口氣，誰如果覺醒了輔助性的混沌碎片力量，那就糟了，比沒有覺醒還慘。沒有混沌碎片之力，還能盼着什麼時候也遇到奇迹。而覺醒了廢的混沌碎片力量，就只剩絕望了。

畢竟，兩種以上的混沌印力量聽說過，但兩種以上的混沌碎片力量卻沒有，至今只在暗劍王身上出現，而它，也不是人類。

“是了，玄天都城遭遇襲擊，都城裡流傳的說法是大地武王派了許多戰士去，但我問了天蒼靈和震恭弘=叶 恭弘落，她們混沌之心說當時都城裡沒有幾百個敵人，連一百多都沒有，大約就十個從武王殿衝出去。結合大地武王沒有這麼做的動機，我認為，是林雙在這裏的行動暴露，不甘心就這麼帶着潛伏的暗靈族撤離玄天之地，於是狗急跳牆，搶在消息送回都城之前進攻玄天武王殿，但很顯然失敗了。”蝴蝶劍覺得這事情很可能會影響當前大局。

“……林雙如此決斷也真夠狠辣，不以成敗論英雄的話，我倒是認為它的決定很是出人意料，只是它們帶着玄天戰印，這就註定沒有贏面了。”李天照還記得南米武王的時候，城牆上王將的戰印力量突然被奪，而後被殺，當時還有一群萬戰將的力量也同時喪失，只是南米武王無暇殺人，事後說起，都以為是武王的特殊力量。

“如果攻擊武王殿的真是暗靈，玄天武王又不會公布真相，必然把黑鍋扣到大地武王頭上，說不定會為了顏面組織一批戰鬥力也去大地武王都城襲擊一回，孤王會不會被選中？”蝴蝶劍就擔心這個，畢竟這種戰鬥，實在是太兇險了。至於李天照說起玄天戰印，她卻不知道其中的奧秘了，覺得孤王沒有細說，就沒探究。

“大地武王的所有附屬武王恐怕都要倒霉了！至於我，照理說不會，除非……”李天照想了想，覺得不說也罷，轉而道“你不必擔心這些，真被選着了，那也躲不過。你一路勞頓，洗個澡，好好睡一覺？不介意的話，我可為你加熱了河水。”

“受寵若驚，那就有勞孤王了。”蝴蝶劍不介意，而且，一點不客氣的享受這種優待。

泡在熱水裡，蝴蝶劍看孤王在上游製造了一大團小流星火，直接掉進水裡似得。

但是，河水的流動卻又突然變的很慢，於是好奇的踮起腳，還是沒看清，索性就跳起來，這才看見，那裡的河水形成了漩渦，影響了水流，漩渦中間是那團流星火，持續的為周圍旋動的水加熱。“孤王覺醒了新的混沌印力量？”

“小混沌之水，也就是小止水混沌印力量，不必與別人說了，我的混沌印力量種類本來就多，這力量水戰才有大用，不想徒惹人議論。”李天照那天黑雲境之後多了這種力量，當時沒太大感覺，只是覺得混沌印里似乎多了新力量，試了試又沒用出來，估摸是適用性比較窄的，後來發現，果然是小止水。

“小風刃，小流星火，小地怒，繞劍之雷，小寒冰，小止水，孤王這都有六種混沌印力量了，打破記錄了吧？孤王的千殺劍法快如混沌風語，孤王的風刀絕技使用起來犹如小光鏡之效，又有花刺王將的絕技‘觸動’可擋致命打擊，現在連水戰也不怕了，真是越來越厲害了！”蝴蝶劍也不禁為之咋舌，也就明白李天照不想因為小止水再被人議論的顧慮了。

“小止水增強了戰鬥適應性，但沒有本質的提升。我想再有本質的提升，也不知道該如何精進，似也只有創獨門絕技一途。最苦惱的不是目標遙遠，而是茫無頭緒，每天練劍也只是保持肌體和戰鬥狀態不下降而已。”李天照說起練功的事情，是真心苦惱，他覺得如果要有進一步的本質提升，似乎只能是靠創出絕技。

但那實屬不易，相較之下，蝴蝶劍已有獨門本事，實在是厲害。

“孤王已經創出了這麼厲害的千殺劍法了，又想着再此基礎上創造新的獨門絕技當然是難上加難，我覺得到底是靠機緣。平時的鍛煉和冥思苦想只是基礎，能否創出來還是靠關鍵觸發靈感的那個剎那。”蝴蝶劍說的是自己的心得，首先有堅持苦練和思考的基礎，然後等到了觸發靈感的契機時，一用既成。

契機是最後的關鍵，但若沒有苦練和思考作為基礎，契機就算出現了，也不會知道。

苦練犹如平時堆砌了許多乾柴，那契機就可比作從天而降的閃電或天火了，沒有平時堆砌乾柴，閃電劈到了，也只是鑽入大地，什麼都沒有，只有平時積累的許多乾柴，才能點燃成熊熊燃燒的烈火，積累的越多，那烈火就燃燒的越旺盛！

如孤王，如她這般堅持長久苦練的戰士，都是堆砌了許多乾柴的，剩下的，就是看誰幸運的被天火和閃電選中了。

“是啊，急也沒用。”李天照不是急切，只是為尋思不着那突破的關鍵而苦惱。

天亮的時候，李天照跟蝴蝶劍各走一路，蝴蝶劍奔波兩地，回來也沒能好好休息，又得投入作戰。

李天照也是，因為現在，就是一鼓作氣，再接再厲的大好時機。

大地武王的領地彷彿一頭肥羊那般，玄天之地，三十六武王聯盟，風武王，孤行人，四方都在競比誰更快撕下更多的肉。

大地武王跟玄天之地交戰爭奪激烈的豐收城交界線，突然被玄天之地衝破了。

因為，林雙為首的靈劍團突然加入戰鬥，犹如是十九個擁有雙印之力，比尋常不滅亡王將還更厲害的存在。

李天照得知豐收城戰況改變的消息的第六天，又受到玄天武王送來的密令。

‘大地武王垂死掙扎，膽敢犯玄天都城，本王之威不容挑戰！今組建玄天之威團，由金劍王領團長，東劍王與孤王領副團長，率本王座下強將，先除參与襲擊都城的大地武王的附屬武王，再殺奔大地武王都城，揚本王之威！’

# 第四百五十七章 臨行前夕

李天照對於武王的密令一點不意外，蝴蝶劍彙報都城被襲擊的時候，他就猜測玄天武王既然對外說是大地武王的人，那就肯定會趁機把大地武王的附屬武王全算進去，如此一來，既能解釋大地武王哪裡來的額外戰鬥力，又能顯得都城受損在所難免，更突出了玄天武王的強大連一群大地武王的附屬武王的圍攻都不能撼動。

最後，又能藉此機會消滅附屬於大地武王的那些小武王。

只是，李天照當時覺得，這件事情玄天武王不應該挑選他。

他坐鎮亂戰之地的大局，實在沒道理那他發揮一個戰士的作用，玄天武王如果選了他，李天照認為，除非是有意繼續增強玄衣在亂戰之地的影響力。讓他出去奔走作戰，玄衣自然就替代他坐鎮亂戰之地的大局了。

而現在，武王真的讓他去了。

看起來金劍王領頭，東劍王和他孤王為副團，似乎很合情理，實際上卻並不是如此。

金劍王和東劍王，可沒有亂戰之地坐鎮大局的責任。

李天照考慮着是否該推脫這份差事，因為玄天武王的決定讓他心懷疑慮，若是對大地武王的大局已定，玄天武王就極可能來個釜底抽薪，架空他孤王影響力的最佳途徑，就是由玄衣取而代之。

“武王對孤王真是器重，這件大事一旦完成，若能在大地武王都城的戰鬥中有所成就，東劍王和孤王十之八九都能得到不滅王將的賞賜！我該提前恭賀孤王了！”玄衣很是歡喜的語氣。

不滅王將？李天照尋思着，不由也為之心動，成就不滅王將的殊榮，那是天底下戰士的至高夢想。那意味着永生，意味着能夠享用獨特的殊榮。旁的不說，不滅王將的至親倘若是戰死，就能夠直接死而復生，無需額外花費功績。

如金劍王那般拚命掙功績的情況，也是他為了復活氏族裡的後人，以及過去部屬的親族。

亂戰之地再多的領地，戰士最終追求的還是不滅王將的殊榮，大地武王的事情塵埃落定之後，若可得不滅王將的賞賜，又何必再顧惜亂戰之地呢？玄衣治理本又只比我管的更好，實在沒什麼道理不撒手了既如此，索性就當作不明白武王釜底抽薪的意圖好了。李天照這般想着，很是高興的問：“夫人認為，真能得賜不滅王將之殊榮？”

“我說了十之八九，孤王還有什麼擔心？武王最想戰勝的就是大地武王，一旦此事有了分曉，將來要展望的就是全新的大局，下一步就是與天王的競爭，豈能少得了孤王的力量？只有不滅王將，才能讓孤王更強！”玄衣很是有把握的樣子。

李天照點頭道：“如此，就辛苦夫人坐鎮亂戰之地的大局了。出發之前，我想先交待山芊啟她們重新劃分作戰隊伍，一則避免山芊啟獨自成隊，做事太激進；二則以後方便隨時奔赴各處支援作戰，調動起來更方便。”

“出發前還有些時間，孤王可不要只顧忙這些事情，記得多留些時候給我，這趟任務孤王一去，許多時候都輾轉奔走各地，我們得分開好些天呢。”玄衣依依不舍之態，一如既往，李天照估算着臨行前要見的人和必須叮囑的事情，就說：“應該能有两天時間留給我們。”

“屆時我們什麼事情也不要管，誰也不能把我們分開，好不好？”

“這提議太好了，正該如此！”李天照喜歡這計劃，原本也如玄衣所說，這趟任務他去了，少說得兩三個月。

李天照當即準備安排了出發的事情，外頭有人來報，玄衣卻突然讓人等着，末了，拉着孤王的衣袍，悠悠然道：“孤王既然說有两天時間，何不先忙完了我這裏呢？”

“今天聯盟里不是還有許多事情？”李天照倒是覺得這想法更好，卻也知道外頭許多人候着。

“聯盟里哪天不是許多事情呢？孤王一來一去奔走的時間，何不省下來多撫慰我面對離別的傷心？”玄衣目光里滿是期盼，李天照本來就架不住她的這些熱情，也沒想着要抵抗，於是當機立斷，擇日不如撞日，就道：“這两天聯盟的事情都讓留下，遲些決斷後派人給他們送去，諸事不可來打擾，我與夫人要閉關修鍊。”

玄衣不禁聽的失聲輕笑。“孤王的閉關修鍊說的真好，與孤王這般修鍊，真願意永永遠遠”

永永遠遠李天照覺得不太可能，不過嘛，吃了睡，睡了奮戰，累了再睡，睡醒了繼續奮戰，這麼折騰個兩三天，他想想都覺得有意思。

盟主府閉門謝客了三天。

李天照這三天過的十分愜意，許多次都在想，如果天天這般逍遙自在，沒別的事情要煩，那該多好。

於是忍不住好奇的猜想：“夫人你說，不滅王將在武王殿里是否天天這般逍遙？”

“不滅王將都有自己的殿，在裏面練功也好，逍遙自在也好，都是他們的自由。孤王如果成了不滅王將，我卻要孤王不在武王殿里，只要你跟我在一起，好不好？”玄衣眉目里都是眷戀，不由自主的勾勒起了將來的模樣。

“那當然最好，夫人這般令人着迷，讓我時刻惦念，哪裡捨得分開。”李天照此刻突然想起霸王劍，也難怪他會許多年呆在溫柔鄉里，現在的他，不也是動了這樣的念頭嗎？果然俗話說的不錯：溫柔鄉，英雄冢。

“孤王還是第一次這般對我說呢！”玄衣聽的歡喜，李天照愣了愣，回想了一番，覺得不對呀，就抗議說：“何出此言？我從來不吝嗇於敘說夫人美麗迷人的事實啊！”

“這跟以前的稱讚不一樣呢。”玄衣滿心歡喜，又突然撅嘴質問：“孤王說的好聽，在外面久了，還不是逮着個女人就拿去發泄？”

“沒有。夫人什麼時候多了這種疑心？”李天照還沒聽玄衣說過這種話，雖然知道她也常有這種擔心，卻沒有說出來過。

“以後派人給孤王送信都不敢用女戰士了，送個信都得陪孤王一宿，本來這也罷了，料想也是她主動投懷送抱，孤王在外頭久了，又見不着我，難免需要宣洩，偏偏孤王也不挑人，選了個回來后還喝酒與人胡說八道，說她自己與孤王露宿一宿，這般樣的不是破壞孤王名聲，也讓我難堪么？”玄衣言語里都是對旁人的責怪，可那意思明明白白是說李天照不檢點。

“夫人不必試探，她送信到的時候趕巧是夜晚，不宜再趕路，因此一起露宿，不過是替我溫水照應我泡澡而已，哪裡有別的事情！家裡有夫人，我哪裡還會對旁人有心思？”李天照不由懷疑那女戰士會不會被玄衣懲罰了，卻又不能問，現在問，分明是關心錯了焦點，只會害人更倒霉。

“她自己跟密友喝酒說的，跟孤王露宿一宿！”

“一人一個吊床掛樹上，各睡各的，要說是一起露宿一宿也確實沒問題，但卻不是我們這種睡。她若是對人說是這種睡，我都要拿她是問了！”李天照這般態度，玄衣突然轉怒為喜，抱着李天照胳膊說：“我相信孤王啦！不過她嘴不嚴，又存心讓人誤會，雖然沒有惡意胡說，卻是有意引人猜想，所以孤王也不必罰她了，我已經罰過了。”

李天照其實挺好奇玄衣是怎麼罰的，不過，這時卻按捺着好奇心沒問，反而只是點點頭，故意表現的漠不關心，轉而說起其它。

兩人正自聊着，有人來敲門，李天照不慎耐煩的責備說：“不是說過？諸事都不要來打擾？”

“回稟孤王，是冰雪武王親自登門來訪！不敢不報。”

玄衣打了個呵欠，神色不太歡喜的說：“冰雪武王對孤王可真另眼相看，有什麼大事都不惜涉險離開武王殿，親自來跟孤王說。”

孤王也覺得星冰雪真不像個當武王的，她不是第一次跑出七星武王殿過來了，上一次她還說，武王殿里的人都不讓她出來，恐怕有危險，所以她是悄悄跑出來的。

當時聽的李天照不知道說什麼好，卻也忍不住勸她，沒想到，顯然勸說的話沒用。

人家好歹是孤王，親自登門，哪有不見的道理。

李天照穿好衣袍，見玄衣自己卻又躺下去了，不由詫異說：“夫人不去？”

“她也不會高興我在場，孤王去就好了，我想睡會，被孤王折騰的好累。”玄衣說是很累，那軟綿綿的聲氣，李天照聽了就覺得是在催他快點回來，然後繼續折騰她的意思。

李天照倒是想快點回來，不過，他知道星冰雪過來肯定是有大事。

再者，本來說是府里留两天，這都多耽擱一天了，再不出發，就沒時間尋爹娘和山芊啟，蝴蝶劍他們交代千殺劍系戰士隊伍重新安排的事情，更何況，此事之後，他還得去找雲暮煙。

星冰雪當了武王，但李天照覺得她好像還沒有過去當王將時開心。

每次見面，她都一副終於從牢籠里放出來，然後又見到好朋友的欣喜之態。

但今天，星冰雪卻愁容滿面。

“冰雪武王今天來是？”李天照開門見山。

“實在不好意思，今天來，是想請孤王幫幫我大哥。雖然知道這要求有些自私無禮，可是，思來想去能求助的也只有孤王了！”星冰雪也沒有兜圈，直接表明了來意。

# 第四百五十八章 迎來送往

星冰雪突然上門求助，又說是請他幫破天刀，李天照不由推想到，或許是破天刀真的去了鬧大地武王都城。

“難道破天刀去了大地武王都城？”

“本來大哥說好先佔城市，前幾天又遇到大地武王那邊的八面威風和刀娘，大哥沒能成功追擊他們，打上火了，突然派人送信回來說，他要去大地武王都城，逼大地武王的人全都在武王殿里候着，一起挨他的破天爆。”星冰雪說到這裏，眼裡全是焦急。“大哥雖然是不滅王將了，但出去在外的不滅王將的混沌之氣的儲備也是有限的，萬一遇到圍攻沒能脫身，那可怎麼辦？”

李天照不禁奇道：“破天刀既然有不滅之體，即使有意外，意識不滅，也能直接回來，冰雪武王直接再次復活他就好了，連混沌碎片的力量也不會失去，為何還如此擔心？”

“大地武王都城不比別處，如果把大哥消耗的差不多了，又把他冰封起來，那就可以一直困着他，讓他永遠都回不了家！所以不滅王將歷來不輕易在外活動，只有在混沌之氣充沛的武王殿，才是真正的不死不滅。”星冰雪剛當武王不久，武王的力量是有了，卻並沒有武王的心機和閱歷，尤其對着孤王的時候，也沒有什麼藏掖秘密的心思。

“我明白了！我會先去追他，恰好眼下我有個辦法，應該可以說服破天刀暫時不去大地武王都城。”李天照考慮着事情可以一舉兩得了，等玄天武王臨時成立的玄天之威戰團去的時候，把破天刀喊上，等於多了個極強的助力。

“那就拜託孤王了！”星冰雪滿懷信任，也不問李天照用什麼辦法。

李天照答應了此事，原本計劃的行程就更緊了。

可是，李天照回房的時候，說好累了要休息的玄衣，卻又目光迷離的望着他，潔白的牙齒咬着殷紅的唇，裹不住的身態讓李天照感覺屋裡的溫度都似在不斷升高。

“你這妖孽！到底還讓不讓人走了——”李天照怒喝聲中，撲了上去。

於是計劃當日出發，又拖到了次日天亮。

時間本來就緊迫，這麼拖延，他只好極力壓縮，於是本來計劃見了父母后逗留一天的安排取消了，計劃見了山芊啟后逗留一天的安排也作廢了。

李天照匆匆忙跑去見了父母，山芊啟，蝴蝶劍，陳皮等千殺劍系的戰士，交待了重新組合隊伍的事情，又說了他有事要離開兩三個月，這期間的戰鬥安排都聽玄衣的，如果有什麼特殊狀況，他指定了搏命鴛鴦，山芊啟，蝴蝶劍，石天龍各自領的人可以權宜行事。

李天照的娘對權宜行事四個字很不滿意，當時就反問李天照說：“你不在，當然是聽玄衣王將的安排，還要什麼權宜行事？這不是埋下抗命的禍根嗎？”

“有些時候玄衣也忙，無暇兼顧的時候，爹娘可以自行做主嘛。”李天照打個馬虎眼應付過去，如果他說什麼千殺劍系的戰士不完全聽命於玄衣之類的話，他父母肯定會爆炸，必然要當場斥責他一通，教育他武王座下是一家之類的話。

山芊啟那裡就好應付的多，李天照說了情況，又叮囑她多挑幾個人在身邊，山芊啟似是明白他對玄天武王的顧慮，只是答應說好。

蝴蝶劍是最明白李天照的擔心的，就答應說：“孤王儘管去忙，任何人安排的戰鬥事情，我都一定會仔細斟酌再決定是否遵行。”

“好！有你這句話我就放心了。”李天照寬心了不少。

李天照最後去的石天龍駐守的城市，交談的言語中不好直說，就只是婉轉暗示，對於戰鬥任務要仔細慎重，他不在的期間，戰鬥任務及戰鬥方式都以避免損失為原則。

石天龍聽了這些話，就反問了句：“孤王是擔心，玄天武王釜底抽薪，讓千殺劍系的戰士承擔損耗大的戰鬥，削弱孤王的影響力？”

“看你的了。”李天照沒有回答，只是微笑着拍拍石天龍的肩膀。

石天龍心領神會，這種話孤王是不能直接承認的，當作沒聽到，也沒否認或者斥責，那就是明確的暗示了。

石天龍原本也心細，得了叮囑，對於安排下來的戰鬥任務，他就加倍的小心謹慎。

千殺派系的事情交待罷了，李天照顧不上休息，連夜駕馬趕去孤行人的地方。

好在他要追破天刀，本來也是走孤行人的領地穿過去速度最快。

李天照到達孤行人的中心城市時，是半夜時分，馬必須休息了，他連續趕路也想好好睡一覺。

於是決定，叨擾雲暮煙。

“你真會挑時候，這麼晚了來擾人清夢，故意的還是有急事呢？”雲暮煙匆匆穿上披袍，開門出來，看李天照在窗戶外，不由又說：“我帶你去客房，你站窗戶外一直不動，讓人看見了，還以為你是大地武王派來的探子了。”

雲暮煙出了房門，猶自在整理一頭黑絲，聽李天照說了來意，她笑着說：“孤王對我們還真是關心，不過你放心，玄衣對孤行人的盤算我都心裏有數，不會輕易讓她抓着機會。至於說將來，本來也早晚要靠孤行人自己承受壓力，能拖到現在已經很好了。”

“知會你一聲，讓你知道我不在，心裏有數就行。”李天照說著，跟雲暮煙進了間客房，也不在乎裏面的陳設，取了外袍就搜尋着問：“哪裡洗澡？”

“當是你的盟主房呢？城長府的客房還有單獨的洗浴池？”雲暮煙看李天照那樣子，好笑的搖了搖頭說：“看你當盟主久了，早就不接地氣了，得，你去我房裡洗澡吧，我在這裏將就一晚。”

“那多不好意思！”

“那你洗完了回客房睡？”雲暮煙看李天照的模樣就覺得他推辭的毫無誠意，果然聽他立即改口說：“雖然不好意思，但既然是雲首的好意，我就勉為其難了，再說了，算起來，這也是睡過雲首床的寶貴經歷。”

“我是懶得等你洗完澡再回房。”雲暮煙自顧在客房裡睡下了。

李天照進了雲暮煙的屋子里，聞着裡頭一股新鮮的清新香味，卻不知道是什麼香料。

“還說我盟主當久了，我看你這雲首才是當的舒服吧！”李天照見洗浴池的水面飄着許多花瓣，池水分明也是用有清爽香氣的藥物泡過，這等講究，跟玄衣都差不多了。相較之下，他只是忘記城長府的客房沒有單獨的大浴池而已，卻還被她說是不接地氣？

李天照泡在池子里，聞着花香，不由自主的幻想着雲暮煙在這裏面是如何洗澡的……

這般想着，突然又記起時候不早了，連忙快速洗完擦身，卻在雲暮煙的床上躺下時，又猜想着她晚上是如何安睡。

‘還答應了星冰雪去追破天刀，雖說他不太可能直接潛去都城，該是一路屠城殺過去，並不着急，但說服了他還得趕去跟武王派的人匯合，這時間卻是固定的，不能耽擱了，早點睡着早點起！’李天照覺得調整了狀態，很快入睡。

天還沒亮，雲暮煙就過來把他喊醒了。

“馬餵過了，吃的在包袱里，趕緊洗漱了上路。”

“……我說，至於這麼急急忙、大清早的趕我走嗎？難不成你有男人了？怕你男人看見了誤會？”李天照實在有些莫名其妙，他是挺趕時間，但沒跟雲暮煙說過呀，她這架勢，連頓早飯都不準備讓他留在這裏安穩的坐着吃，是什麼意思啊？

“貴夫人醋意太大，招惹不起，讓她知道你在這留宿了，說不定立馬就點兵點將，殺了過來。”

“誇張了。再說，你都聽誰說的？”李天照更覺得莫名其妙，玄衣吃味從不在旁人面前顯露的啊！

“說起來就是那麼巧。前些天有人在盟主城東的山溝里碰上個可憐的女戰士，渾身上下被割了一百零八刀，傷口有的撒鹽，有的塗抹蜂蜜，掛在樹上，腳尖勉強能夠着地，舌頭給割了。發現的時候身上都是螞蟻，救下來，傷治療好了，問起才知道，就因為她給你孤王送了封信，去時天色太晚，跟你露宿野外，也沒做什麼事情，就被你的玄衣夫人這般殘忍折磨，這得多大的醋勁？”雲暮煙一番話說的李天照目瞪口呆……

他知道玄衣懲處人向來狠辣，但也沒想過，會有這種手段，如此折磨之下，那女戰士肯定早就說過實話，玄衣該知道那天沒發生什麼事情，卻還是沒饒過那女戰士……

“現在人沒事吧？”李天照恐怕孤行人無法有效治療，考慮着要安排到城市裡的治療殿，卻聽雲暮煙說：“治療殿里送出來還能有什麼事？”

“你們哪來的治療殿？”李天照很是意外。

“有混沌之氣就有治療殿了，我有辦法就是了。”雲暮煙這話真是讓李天照吃了一驚，分明就是說，她能用混沌之氣實現治療殿的功效，但那不是武王才有的力量嗎？

雲暮煙見他神情，不由笑說：“這有什麼好吃驚？難道你以為治療師嘴裏說祈求武王賜予力量，就真的是喚醒了遠在都城的武王？同時有那麼多大小城市的治療殿都有人受傷治療，武王有多少雙眼睛也兼顧不過來吧！”

李天照不由覺得，雲暮煙的本事未免太大了，是不是再過一段時間，她還會告訴他，她能令人死而復生了？

不過，李天照沒說多的話，實在是不好意思逗留了，於是拎了包袱，趁天色還早，騎上馬出城走了。

送走了李天照之後，雲暮煙出去，見到一條窈窕的身影信步過來，不由皺着眉頭。“來的可真早！嗯？不是說暗劍王要見我嗎？你是誰？”

“我就是暗劍王，真正的暗劍王！”

# 第四百五十九章 本都該拔劍？

“你是暗劍王？”雲暮煙打量着面前的陌生女人，看年齡約莫十八左右，年輕美貌的臉，身形很是出眾，皮膚看來，該是每天都有鍛煉的編外戰士。“換了個身體還是女人，看來你對女性有特別偏好。”

“暗靈族沒有人類的性別區分，也不看重肌體的性別，我只是因為孤王的緣故不喜歡人類的男性身體，其次則是更喜歡人類女人身體的重心。”暗劍王微微一笑，道：“雲首不準備請我坐下喝茶說話？”

“你突然單方面的送消息約時間，說會上門，我連回復拒絕的途徑都沒有。但這不意味着我認為跟你們暗靈族有什麼交流的必要，幾句話就可以結束的交談，就沒必要浪費茶恭弘=叶 恭弘了。”雲暮煙乾脆的態度，反而讓暗劍王不由笑了起來。

“聽說過不少孤行人的事情，比起武王座下，我認為孤行人才更像人。我們了解不少人類的內心，他們滿腦子追求的就是功績……”暗劍王的話沒說完，就被雲暮煙不客氣的打斷：“我本來就不喜歡踩着別人抬舉其他人，更不喜歡你們暗靈族對我們人進行劃分。在什麼情況下做什麼事情，武王的統治之下，追求功績是個體不可對抗的必然，這沒什麼可笑，更不能用以作為評判個體的依據。”

“但你們孤行人就不一樣！你們跳出來了！”暗劍王的語氣聽起來很是真誠。

“孤行人跳出來的原因有很多，有的只是被迫害的無奈可奈何，機緣巧合成了孤行人的群體，受感染之下信奉孤行人的自由；有的是遭受了武王體制的傷害，始終不能釋然和治癒；還有的，是渴望決定自己的人生而不能，只有跳出武王的體制尋求獨善其身的自由，恰好又與志同道合者聚在一起。”雲暮煙沒什麼情緒的淡然道：“你不必把孤行人的情況一概而論，也不必說些抬高或者肯定孤行人理念的話迎合，直接說你的目的吧。”

“這不是我預想的對話。”暗劍王嘆了口氣，一臉的遺憾和無奈。“很顯然你對暗靈族的偏見太深，我是由衷的覺得，孤行人跟暗靈族有共同之處。我們都沒有想過推翻武王的統治，只是希望有自己生存立足的地方；我們追求的其實都是，不反對也不接受武王體制的統治，不推翻也不擁護武王的體制。遺憾的是，武王不是這麼想，他們眼裡，不接受就是反對，沒有中間項！於是暗靈族從誕生之初就被滅殺；於是孤行人一直在夾縫裡生存，現在還是要被清掃。拋開種族的成見，我認為沒有那麼難，人類裏面本來也有很多不同的種族，只是融合的久了，就能習以為常的認為都是同類，人類在食物缺乏的時代也曾有過習以為常的同類相食的時期，甚至食物缺乏的時候，未必不會再發生。如果暗靈族跟人並存久了，我們也不過是‘出生方式與眾不同，生而就能永恆不滅的特殊的人’，如果去除這點偏見，孤行人和暗靈族的處境，是不是一樣？”

“以前還不知道，暗劍王這麼能說會道。可惜，暗靈族就是暗靈族，並不是人。你們佔著人的身體，也許能夠體會和理解人性。但正因為出生方式的不同，以及本就可以永生，這兩點就決定了，你們沒有我們人的生命傳承的根本背景，對生命和世界的認知就有本質的不同。也許未來會有暗靈族經歷了人的生育體驗，會更近似人，但那也不會成為暗靈族的主基調。”雲暮煙覺得暗劍王的來意其實也不難猜，就說：“如果你來是為了拉攏孤行人跟你們合作，那就可以回去了。孤行人不會跟暗靈族合作，如果孤行人會這麼做，隨便投靠個小武王不就好了？”

“這不是我的來意，我知道孤行人願意為了自由生存而戰。在此之前，我還是希望能消除，或者至少減弱你的偏見。”暗劍王很耐心的說：“如果你不接受把暗靈族當作人，那麼換個角度呢？如果我們暗靈族的存在，就是為了帶領人類更快的成為超越武王力量的新人類的存在又如何？也許我們就是武王之上力量的更高、甚至是終極形態？更甚至可以說，我們就是人類過去所崇拜的神呢？”

雲暮煙不禁笑了起來，暗劍王見狀，微微皺着眉頭問：“這很可笑？或許你認為暗靈族的這種定位很荒唐很自大？”

“暗靈族的這種定位本身對不對呢，我覺得不需要討論，不管暗靈族是神也好，是妖魔鬼怪也好，這都不影響本質。如果暗靈族是妖魔鬼怪，當然從初生起就要滅殺；如果暗靈族是神——”雲暮煙略微停頓，暗劍王也很好奇想想會知道她會說什麼。

雲暮煙注視着暗劍王，微笑着問：“在你的判斷中，覺得人如果承認暗靈族的力量是神，那就理所當然的該頂禮膜拜，接受統治，是嗎？”

“我們更強，能夠創造更美好的未來，當然應該如此。”暗劍王並不否認這想法。

“可惜你的判斷錯了。人只會對由人變成的神頂禮膜拜，因為只相信由人變成的神能夠帶領大家一起成神！至於更強大的異族，人只會想方設法的戰勝！人不會對曾經無數兇狠強大的野獸頂禮膜拜，也不會對力量更強的暗靈族頂禮膜拜，因為你們都不會讓人變的跟你們一樣強大。所以，就算暗靈族是神，人也會設法消滅你們！對於人而言，不能從人變成神，那就沒有追求的意義！”雲暮煙的語氣驟然變冷，一字字道：“現在你明白我為什麼拒絕跟暗靈族合作了嗎？因為孤行人是人，暗靈族不是，從根本上就沒有合作的基礎。”

“……”暗劍王注視着雲暮煙，一時間，心情很是震撼……暗劍王本以為自己想的很透徹很明白了，卻沒想到，雲暮煙這番話，竟讓它有醍醐灌頂之感！許許多多的問題，還有迷惑，全都豁然貫通了。

“雲首一席話，大約就是我聽過的，朝聞道夕死可矣的感受了吧！如雲首所說，人和暗靈族的確沒有融合的基礎，或許是人類主宰之下，願意利用暗靈族的力量，讓暗靈族有生存的空間；又或許是暗靈族主宰人類，才能決定與人共存。”

“暗靈族若成為了主宰，根本不會與人類共存！即使你有此心，最終你也不能為了人類而陷入在暗靈族裡眾叛親離的處境，對於暗靈族而言，弱小的人類有什麼基礎跟你們平等共存？你即便空有此心，也只是一廂情願，絕沒有實現的基礎。”雲暮煙說的十分肯定，這也就等於是她拒絕暗靈族的態度。

“……雲首想的如此透徹，卻讓我心生疑問，既然如此，為何還要成為孤行人的首領，行明知不可為之事？”暗劍王一臉的困惑。

“這沒什麼不可理解，只是對於暗靈族來說難以理解。人性的根本就是理性和感性的矛盾，換了你們暗靈族，想通了就會做理智的選擇，但人不一定。理智上思考的透徹，也會有無法否定感性衝動的時候，編外戰士也罷，強如武王也罷，都去不掉這層本性。”雲暮煙這番話，也等於承認了暗劍王定義的明知不可為。

“雲首是個奇人，我此刻的感受，應該就是人類的欣賞之情吧。今天我才明白暗靈族跟人類的本質矛盾和關係，未來如果可以，孤行人，或者更準確的說是雲首本人，一定是我暗劍王無可奈何之下，最後去定義的敵人。在此之前，雲首如果需要幫助，我——暗劍王在力所能及的情況下，會無償相助，因為我很願意交雲首這樣的朋友！告辭！”暗劍王轉身走了幾步，突然又停下。

“事實上我很喜歡雲首的身體，更喜歡雲首的混沌碎片力量，合作的事情被雲首堅定拒絕，我本來應該拔劍，卻又全然沒有了與雲首拼殺的意願，甚至於，希望永遠不會有那一天。大約這就是雲首所說的，人所具備的理智和感性的根本矛盾，因為人類的身體，我們暗靈族也有這種體會，雲首對於暗靈族和人類的根本矛盾和關係的見解固然是高見，但對於暗靈族的情況，又絕沒有我們自己更了解！”

暗劍王說這番話時，沒有回頭，說完了之後，直接一躍而出，獨自走了。

雲暮煙眼看她身影躍出府邸圍牆之後，不由嘆了口氣，自責的輕嘆說：“這暗劍王實在不惹人討厭，本不該放它走，今天卻又不願意跟它動手了……我可真不是個合格的首領，真像師父說的，是我太任性了吧？”

雲暮煙遙望大地武王都城的方向，心知風雨欲來。

李天照雖然沒說，但這種時候他卻要離開亂戰之地很長一段時間，只此一點，雲暮煙也能猜到，十之八九是玄天武王要對大地武王採取特別的行動。

玄天武王要讓大地武王死的更快？

不過幾天之後，當雲暮煙也得到消息，知道玄天武王都城遇襲的事情了，作為了解二三四組合事件真相的她，也就立即猜到進攻玄天武王都城的是暗靈，更確定了李天照的外出，必然是玄天武王組建了滅殺大地武王附屬武王的特殊行動。

大地武王的處境岌岌可危，可能延緩局勢的辦法十分有限……

雲暮煙得知消息之後，叮囑孤行人的村主們說：“暴風雨快來了，都做好為自由流血的準備！”

# 第四百六十章 許下的約定

“我們時刻準備着——為自由而戰！”一眾村主們異口同聲，聽似個個滿懷壯烈。

然而，一群村主之中，總還有些眼裡藏着擔憂。

一些村主散去之後，三三兩兩的各自聚在一起，有的議論說他們佔了這麼多城市，一定激怒了大地武王，是被人知道他們並非七星之地的人，雲首的提醒是指大地武王的猛烈報復即將來了。

“我早就說過，我們孤行人不需要這麼多城市，選個不引人注目的獃著就好了，沒必要把盆山區的城市全都佔了，現在好了，惹禍上身！”

“雲首自己有殺戮千影，不怕敵人多，我們可沒有那種本事。現在要是被人發現了我們，西南，西面，西北，北面是三十六武王聯盟；東南，東面，東北，北面是風武王。全天下的武王都在清掃我們孤行人，大地武王派人來報復，天武王的王將隊也會來，三十六武王聯盟和風武王肯定也不會旁觀，群起圍攻之下，我們哪裡還有活路？”一個村主憂心忡忡，之前他就是想走的，奈何沒走成，後來被救了回來，也不好再說走的話，但私底下還是會跟想法差不多的村主談論這些。

“雲首取盆山區的舉動十分奇怪，我一直懷疑，是為了替三十六武王聯盟充當與風武王之間的屏障，說白了，就是跟孤王私底下做了不為人知的交易。明明我們不應該如此招搖，你們說是不是？”又一個村主滿眼都是猜疑。

好幾個村主都連連說是，一個沒說話的，被人注意到了，就有人質問說：“平時你主意最多，今天卻默不作聲，怎麼？難道關鍵時刻不跟大家同心，怕被人說對雲首不夠忠心啊？是不是回頭還要拿我們的話去告密？”

“你們說上一萬句反對的話也沒用！全都沒有像樣的主意，只會訴苦，我當然懶得開口。”那村主不屑一顧。

“說話別太過份！你要有主意，我們聽你的！現在這形勢，我們還能怎麼辦？敢去反雲首啊？”

“就是！你有主意就說，這裏都不是雲首的狗，還怕誰告密嗎？你一句話把大傢伙都挖苦了，今天要是說不出個像樣的主意，我就先對你不客氣！”另一個村主滿臉怒氣，不願意白白被那人譏諷嘲笑。

“主意我當然有，怕你們不敢做！”那人還故意賣關子，就有村主不耐煩的怒道：“少在那激將了！有主意就說，不說明白，誰也不會先答應你。”

“現在這形勢，天下無處是孤行人的安身立命之地，還指望什麼孤行人的未來根本是自欺欺人！出路只有一條——找個合適的武王投靠過去，想穩妥點投個大武王，想自在點投靠個小武王，全都勝過繼續跟着雲暮煙自殺。”那村主話說完，挑釁的掃視了一圈，質問：“主意我出了，你們敢幹嗎？”

“餿主意！誰願意去武王手底下當奴隸！”一個村主不屑一顧。

“沒主意就彆強出了。”另一個村主滿是嘲弄的語氣。

“哈哈——你們真可笑！現在孤行人還是過去嗎？她雲暮煙權力集於一身，跟武王有什麼區別了？我們現在就是她座下的戰士一樣！不同的是，在她雲暮煙手下當奴隸還只能等死，投靠個小武王還能自在的過活，說不定未來局面變了，還能隨時再繼續當孤行人。事實明擺着，你們卻還要自欺欺人的覺得繼續跟着雲暮煙是在追尋孤行人的自由？哪自由了？說我聽聽！你們是叫不醒啊？還是故意裝睡啊？”那村主語氣依舊難聽，但一番話質問下來，一眾村主都沒有做聲。

他們當然都知道，雲暮煙到底跟武王的體制不同，但集權的情況是真沒什麼差別了，只此一個關鍵，就讓他們無可辯駁。

只是，沉默之後，還是有個村主弱弱的說：“現在是特殊情況，雲首也說過，渡過危機后，一切照舊。”

“第一，危機能熬得過去？能的話我們還在這裏說什麼？第二，集權難，將來再放權那更難！你們相信將來還能一切如舊？她雲暮煙大公無私一心為大傢伙做奉獻的啊？為孤行人做了這麼多，現在好不容易集權了，將來還能再一切如舊？感情她累死累活，就為了得大家誇獎一句‘雲首好樣的’？”那村主的語氣咄咄逼人，但連串質問之下，在場的村主沒人敢給肯定的回答。

“……按你的意思，真要投靠，投誰？”一個村主打破沉默，他覺得這話，總該有人說，大家都不想當表態的人，那就他來吧，反正他也覺得跟着雲暮煙只是死路一條。

“玄天之地。”那村主態度明確。

“玄天之地？為什麼不投自由點的小武王？”

“我前幾天看見孤王帶着大包袱出城，從行裝來看，應該是遠行，再結合玄天都城被襲擊的消息，還有亂戰之地的局面，基本可以大膽推測：玄天武王被大地武王襲擊，忍不下這口氣，一定是集結了強將去反攻拿回個彩頭，孤王十之八九被選中！照常理孤王斷然不該去，玄天武王卻選了孤王，我猜測是玄天武王同時要藉此機會讓玄衣王將徹底掌控亂戰之地的大權，架空孤王。現在的局勢，天底下的小武王的處境風雨飄零，都不安穩，但投別的大武王又管的太嚴，投玄天之地則不一樣，直接可以留在亂戰之地，這裏的風氣不似玄天之地原本的領地那麼嚴苛，我們容易適應，再者玄衣王將又是用人之際，也能給我們好待遇。”那村主說了這些想法，顯然早就有考慮。

“我看七星之地的冰雪武王也很好，七星武王死後，她等於接替了其影響力，管制方面又較寬鬆，為什麼非得是玄天之地？”另一個村主雖然覺得有理，卻又覺得冰雪武王是更好的選擇。

“因為亂戰之地別的武王都不安穩，將來大武王之間的戰爭有了結果，你以為亂戰之地還能一直有這麼多武王並存？所以說玄衣王將正值用人之際，一是現在的局勢；二是未來的局勢。亂戰之地不會一直眾王並立，玄天之地會想獨吃，風武王也會虎視眈眈，投他們，也安穩不了多少日子。”那村主說完，環視眾人，見有三三兩兩低頭議論的，但沒有大聲反對的，知道大家其實都動心了，也被他的理由說服了，於是就說：“時間不等人，大傢伙想好了，我們索性就當場決定，想投玄衣王將座下，那還得跟她交涉許多事情，可不是三五天能敲定的啊！咱們拖不起！”

“我沒別的疑問，就是覺得，那玄衣王將狠毒，我們救回來的那個女戰士的慘狀大家都知道，投靠玄衣王將真的合適？何不投孤王？”

“孤王自己的盟主之位都快成空架子了，我們投靠過去挨打啊？至於玄衣王將醋勁大，關我們什麼事？那女戰士一面之詞，誰知道她跟孤王有沒有發生什麼？再說了，就算沒有，我們又不勾搭孤王睡覺！”那村主駁斥着，一眾村主全都鬨笑起來。

先前質疑的村主臉色不好看，嘴裏連連道：“好了好了，我沒有意見，大傢伙定吧！我只是說玄衣王將狠毒，我一個男的，孤王又不好男色，當然不是擔心玄衣王將醋勁大！”

於是，出主意的村主一個個的詢問眾人意向。

一個個的村主都答應了，一會功夫，二十多個村主都表了態。

“那麼，事情就這麼愉快的決定了！”

“就這麼決定了！”

就這麼決定了……

李天照離開亂戰之地區域，潛入大地武王領地內的第二天，追上了破天刀。

化作了廢墟的城市，到處都是屍體，有的被掩埋，有的以各種姿勢和形態散布在任意地方。

李天照覺得，破天刀摧毀的城市，大抵都成了差不多的模樣。

破天刀坐在最高的那堆廢墟上，吃着東西，喝着水，頭臉都是灰塵和汗水。

城市裡的空氣，仍然瀰漫著飛揚的粉塵。

“孤王如果早一些來，還能一起追擊八面威風和刀娘，那兩個蒼蠅真是煩人！總跳出來礙事，打又打不過我，跑起來卻是好手！”

李天照聽說過八面威風現在的情況，當然知道事實不像破天刀說的那麼輕鬆。

如果八面威風沒有消耗破天刀的資本，那破天刀完全可以沒顧慮的轉化成混沌風語追擊，所以沒這麼做，答案只有一個——混沌風語的力量一個人追擊八面威風和刀娘，等於是白白去被消耗混沌之氣。

李天照早知道破天刀好顏面，只要小勝，破天刀就會說的敵人不堪一擊似得；那次明明消耗輸了給他，卻會說旗鼓相當。

“我倒是想幫忙，奈何有密令在身，實在不能逗留，這次來，是想請你幫忙。過些時候，我會去大地武王都城，屆時還有別的幫手，但此事非同小可，如果沒有你的破天爆打頭陣，勝負實在難料的很，所以想請你等我消息，一起前往。”李天照也不兜圈子，言語里當然不忘肯定破天刀的厲害。

“哈……孤王莫不是受了我妹子的托請，來施展緩兵之計吧？”破天刀心思不少。

“這話是不是太小看人了？實話說，冰雪武王確實登門請我幫忙了，但因為她的托請，我李天照就會對你說這種假話，只為了行緩兵之計？這般看我李天照，未免過份了！我李天照好歹也是說到做到的人，如果不是兩件事情恰巧的很，我也不會來這一趟。原本我也打算邀你助陣，實在是破天爆的厲害無可替代，只是若沒有冰雪武王的托請，我是打算忙完別的的事情再找你，現在是不得不提前。”李天照故意說的不客氣，知道破天刀吃這一套，如果是好言語的說詞，破天刀反而會不信。

果然，破天刀盯着李天照考慮了片刻，道：“好！我信孤王不會為一個托請扯這種彌天大謊！但醜話說在前面，如果等一些時候，孤王又突然說什麼玄天武王的計劃有變，無論真假，我都當作是孤王故意欺騙！”

“笑話！我李天照會用這種借口？就算真有這樣的事情，今天既然立約，就算只有我一個人，屆時也一定跟你闖他大地武王的都城一趟！”

# 第四百六十一章 竹林武王

李天照許下這等諾言，破天刀再無疑慮，當即拍腿笑道：“孤王痛快！有這句話，你只要說個大概時間，我破天刀一定等你消息！”

“不是推脫，確定的日期真不好說，但快則一月，慢則三個月左右，應該不會超過四個月！即便超過了，還是剛才的話，我總會回來，屆時不做停留，沒有借口，天大的事情也立即和你去大地武王都城！”李天照確實沒辦法肯定，玄天武王讓他在內的眾王將都先除掉大地武王的附屬武王，行動是否順利，旁人是否如計劃那般完成任務，都會影響最後去大地武王都城的時間，不是他一個人能夠肯定。

“好！那就不管多久，除非你死了，不然，我都等你回來了再去！”破天刀舉起手掌，李天照見了，不由失笑，嘴裏說著：“原來你還信這個？那就擊掌為誓！”

兩隻手掌碰在一起，李天照詫異的發現破天刀用了超出尋常的力量，大約比單印之力多五成。

“玄天武王對孤王可真是偏愛的很啊，雙印之力都肯給予！想必很快就要孤王去當不滅王將了，這裏提前恭祝孤王了！”

“多謝！還有要事，只能下次再一起喝酒，先告辭了。”李天照跳下廢墟。

破天刀注視着他的背影，遲疑了片刻，突然喊話道：“孤王要得不滅之體，也不是只有玄天武王一個選擇，其實孤王有混沌之氣，跟小妹招呼一聲，她必然願意相助。”

“多謝好意。我也相信冰雪武王願意相助，只是，我也不是一個人，父母妻子朋友都在玄天之地，得到的不滅之體如果不是玄天武王賜予，也就沒有意義了。這一點，破天刀你應該很理解。”李天照笑着揮手，徑自去了。

“當然理解”破天刀輕聲自語着，所以他當年以為家人都不在了，才會在迎星城裡當酒鬼，因為一個人即使成了不滅王將也沒有意義。

正因為理解，所以破天刀才會猶豫，卻到底還是覺得，應該告訴孤王還有別的選擇，即使明明知道，孤王並不會只為自己而選。

許多人都道孤王李天照自私自我，才會一路得了孤劍的名聲，直到成為孤王，為了功績不顧一切，從不與人客氣。

破天刀卻不這麼想，在旁人眼裡，他破天刀更是自私冷酷無情，但其實，他跟孤王一樣，不是沒有，而是清楚自己的愛應該給誰。

“孤王那般為了復活父母不顧一切拼殺過來的人，又能自私到哪裡去？”破天刀喝着酒，看着天空，想着這些，自言自語着，反正這裏，除了他，沒有別的活人。

酒喝完了，破天刀就在廢墟里撿起一壇完好的，又或者是雖然破了，裏面還有半壇剩餘的。

吃飽喝足了，破天刀懶得去別處尋覓睡覺的地方，隨意找個倒塌的房屋裡的角落，扯些被褥往那一躺，即便有敵人經過往來，做夢也不會想到他在廢墟中的某處安然入睡着。

從破天爆創出來開始，破天刀記憶里的生活模式就經常這樣，加入七星武王座下之後，更一直是這麼生活着。

家裡的床，父母妻小？

如今都安好，健在，可是他，卻仍然在外拼殺。

因為七星之地屬於冰雪武王，是他的家。

破天刀的妻子早晚也會出來作戰，等到存夠了混沌之氣，他妻子也能得到不滅之體的時候，就能放心的外出了。

可是，團聚的時光呢？

破天刀望着裂開的天花板，喟然長嘆這時候他才發現，這樣的世道，不管是為武王效力，還是為自己家的生存立足而戰，戰士的生存模式都差不多，實力越強大，越是如此。

破天刀突然單手捏做劍訣對着天花板的裂縫，喃喃自語的說：“幹掉了大地武王，我能不能安安靜靜的在武王殿里當個不滅王將？”

幹掉了大地武王，亂戰之地就太平了嗎？

一時的吧破天刀這麼想着，不禁啞然失笑！

是啊，只能是一時的，強如八大武王的交界還總有戰士在互相拼殺練兵，亂戰之地指望歲月靜好簡直是痴人說夢。

小武王的命運，註定了這般不太平吧？

瀰漫的混沌之氣形成的光霧顏色變的很淡了。

光霧中，飛閃挪移的身影，帶着旋動的六色劍光，繞着個形容枯搜、細長如桿的男人不斷進擊。

李天照來時，本來還鄭重其事，卻沒想到，這位竹林武王實在沒有什麼壓力。

武王殿里駐守的王將已經被他斬殺，大殿里沒有竹林武王自己的王將，更沒有不滅王將。

李天照發動千殺劍法繞着斬擊，這竹林武王任憑如何努力，始終沒機會碰上孤王劍。

原本李天照的千殺劍法就快，而這竹林武王又用了這麼一副瘦高，瘦弱的只剩皮包骨的軀體，動作間連戰士的矯健有力都沒有，速度的差距也就更大了。

突然，地面迅速生長出來一片藤木，可是，剛冒頭，李天照揮劍斬出一圈風刃，就把地面上升起來的藤木盡數斬斷。

眼看着斷處還在繼續生長，他又發動小寒冰力量，把周圍的藤木盡數凍結了起來。

這些藤木生長的速度比正常快，但又沒快到誇張離譜的程度，結了冰的那些還在從下面延伸，只是升起來的長了，李天照又一道環繞的風刃發動，頓時全給斬斷了。

混沌之木碎片力量在戰鬥中還真沒有什麼用處，這竹林武王的混沌印力量是小風刃，對我的威脅性也不大，如此交手，真是完全在被動挨打。李天照毫無壓力，兩個同來的王將這時完成了對武王殿的搜索，雙雙回來，看見戰況，卻發現他們很難插手。

沒人礙事，孤王一人一劍分明還打的更暢快，倘若多了幫手，會影響孤王的身法移走，就成了幫倒忙。

兩個王將看明白了交戰情況，也就不多餘上前礙事，站在一旁觀戰着說：“辛苦孤王了，看來我們沒有幫忙的空間。”

“或者兩位上來，我先退下去？”李天照尋思着戰況也不着急，那兩個王將同來了，沒有動手，回去了怕拿着功績也覺得顏面無光，他也不願意被人一邊站那看他揮劍。

“也好，總不能讓孤王一個人辛苦。”那兩個王將沒有異議，即使他們其實很願意多看看千殺劍法，但此刻卻不好強行觀戰，於是一起拔劍上前，接替了孤王，一起圍攻竹林武王。

李天照退下來喝了些水，看那兩個王將圍攻之下，竹林武王也是毫無辦法，兩把劍維持夾擊之勢，交替着接連對竹林武王造成創傷，殺傷頻率也不低。

李天照逛了圈正廳，見兵器架都空着，又逛了武王殿里別處，儲備物資的庫房空曠的只見一小堆不足小腿高的材料，還不是什麼很稀有的物資。

至於儲備的戰印什麼的？也沒多少塊，連千戰將級的新印都沒有幾枚，至於萬戰將的新印李天照翻了半天，也沒見到，也不知道是不是剛才那兩個王將拿了。

武王殿里倒是有不滅王將殿，只是裏面空蕩蕩的，李天照進了第五間殿里，才看見掛了副畫像，上面是個形容英武的女子，應該是這裏的不滅王將，只是現在，不見蹤影。

李天照逛了一圈，沒發現什麼特別，卻深刻體會到這竹林武王有多窮，比亂戰之地的眾武王慘多了，比夾縫武王的處境還差。

李天照回了正廳，那兩個王將還在跟竹林武王打着，剩下的也就是消耗的事情，花費的只是時間。

李天照看着，也無聊，就問竹林武王說：“你也真奇怪，用這麼一副身軀做什麼？武王不是能隨時變化自己的肌體嗎？”

“本王得罪了駐守的王將，他從中作梗，大地武王減少了供給的混沌之氣，肌體越強健每時每刻消耗的混沌之氣越多，只好瘦成了這樣，若非如此，何至於連你孤王的劍都碰不着！”竹林武王言語間很是激惱。

李天照不禁微笑道：“這倒關係不大，想碰上我的孤王劍也沒那麼容易。”

“哈你孤王名聲再大也到底只是個王將！以為自己真能跟武王之力比較了？只要讓我的劍斬中了，你就只能跪下！”竹林武王語氣中很是傲慢，說話間，他看似注意力分散，其實還緊盯着那兩個王將的兵器，這時見着了機會，猛然轉身揮劍，果然料准了背後刺過來的兵器的軌跡，那王將頓時被雙印之力震的連人帶劍一起飛了出去！

少了一個人，竹林武王更是得勢不饒人，揮劍追着另一個王將狂攻猛打，那人發動混沌碎片力量了，竹林武王也不閃避，直接靠消耗混沌之氣承受，手裡的劍反而搶進的更快。

那王將一時採取守勢，又不敢跟竹林武王的劍碰上，處境正難堪着，李天照拔劍過來了。

於是那王將立即退開，見另一個被震傷的王將過來了，問了句：“沒事吧？”

“沒事。太不小心了。”那王將多少有些難堪，好歹是老王將了，竟然被這麼個沒什麼戰鬥力的竹林武王看出他進攻的路數，以至於挨了武王之力。

“哈孤王知道我們在四方之地呆久了，身手有些遲鈍也在所難免。”另一個王將自嘲着替他化解尷尬。

他們都是常在四方之地的，之前跟李天照就照過面，雖然交談不多，也是認識的。

那王將就嘆氣說：“還真是遲鈍了，接下來的戰鬥真得好好振作精神，認真對待。跟大地武王打了起來，我們這些養老的王將也都得提劍上陣，可不能陰溝里翻船了。”

他們說著，看着六色的劍光揮動中夾雜着寒冰和火焰對沖形成的霧氣，看不清楚交戰的具體情形，但猜測也是如剛才那樣，孤王單方面的繞着竹林武王攻擊而已。

果然，就聽見霧氣里傳出竹林武王惱怒的聲音：“孤王你有本事就嘗嘗本王的武王之力！連劍都不敢拼還算什麼男人？還算什麼戰士！有本事就拼啊！”

“竹林武王話說反了吧，應該說，你有本事就逼我與你拼劍，連讓我不得不拼劍都不能，你算什麼男人？”李天照哂然失笑，原本可以不理睬，卻覺得這竹林武王自己激惱了，卻對他言語無賴，故意激怒。

“孤王你不要得意！武王就是武王，不是王將能比！你以為自己能決定什麼？本王願意隨你們回去見玄天武王，從此在她座下效力，卻只有一個條件！那就是必須讓孤王與我對劍一次，叫他知道武王之力的厲害！由不得孤王如此欺人太甚！”

李天照和另外兩個王將都不禁啞然失笑，覺得這是他們聽過的，最貌似有理的投降認輸的台階了。

# 第四百六十二章 瞎話是有底線的

竹林武王想到如此漂亮的投降理由，好像是為了跟孤王對拼一劍才不惜投降似得。

如果按李天照和同來的兩個王將的意思，真是寧願把竹林武王直接解決了。

然而，玄天武王的確有交待，願意投降去玄天武王殿的必須生擒，於是兩個王將就說：“竹林武王要用武王之力出氣，孤王就委屈一下，成全他好了。”

“來吧。”李天照還有什麼話說呢？於是豎劍面前，擺開了守勢，只是心裏卻覺得，用單印之力硬挨一下，受傷不說，還得被擊散不少混沌之氣，平白無故的浪費，實在不樂意。

竹林武王十分歡喜，嘴裏得意的說：“哈哈！這就是武王跟王將的差別！任你孤王如何厲害，還是要乖乖站着吃武王之力！看劍——”

李天照本來還想着用雙印之力對拼一下完事，沒想到這竹林武王言語如此不好聽，眼看他揮劍衝過來了，身形突然一動，看似劍迎了上去，實則在碰撞時飛快以曲線軌跡轉動，從正面迎擊變成了側面碰擊。

於是那竹林武王的全力一擊力量落空了不說，反而被孤王劍從側后狠狠斬中，加上他自己前揮的發力，那把劍頓時拿捏不住的脫手飛了出去！

李天照一擊得手，跟竹林武王錯身而過，不等他發話就說：“對劍也對了，竹林武王也如約定那般棄了戰印和劍表明投降的誠意，辛苦兩位王將陪竹林武王回都城一趟。”

李天照的本意是讓竹林武王啞巴吃黃連，沒想到竹林武王卻不願意要這面子，激惱的說：“這不算拼劍！拼劍不能取巧！”

“不好意思，我沒有拼劍的經驗，只會這麼拼，竹林武王就不要跟我們這些不值一提的小王將多計較了！早點出發，還能早點到玄天都城，路還長着。”李天照收劍入鞘，沒打算再來一次。

竹林武王很是不甘，如果正面對拼，絕不會像剛才那樣出醜！

可是，稍微冷靜下來，他突然又意識到，孤王的劍勁強的異常，不由叫道：“孤王你有武王神力！哈哈……玄天武王原來賜了你武王神力！來日方長，我們會在玄天武王殿里再見面！總有讓你為今天的無禮認錯道歉的時刻！”

李天照看竹林武王大笑的模樣，知道他的意思是，玄天武王早晚會賜他不滅王將殊榮，只是，那跟竹林武王的得意又有什麼關係？

“劍！我的劍一定要帶上，戰印必須放妥當了！那裡面有重要的記憶碎片信息，如果損壞了，玄天武王也絕不會饒你們！”竹林武王看起來，很是珍重武器和戰印，但他的劍看起來至少是加入了混沌之石的製品。

一個王將從懷裡取出了四枚萬戰將的新印，走到李天照面前低聲問：“剛才我們在庫房找到，孤王看是不是照常例處置？”

“行啊。”李天照知道常例是什麼，那王將果然取了兩枚遞過來，低聲說：“庫存我們沒發現有萬戰將印，時間匆忙，沒顧上仔細搜尋。孤王這趟最辛苦，這兩枚歸你。”

李天照點點頭，尋思着這果然是王將干這類差事的慣例了，回報的話統一了說詞，萬戰將戰印就入了口袋。

從這角度說，李天照覺得，這竹林武王如果沒投降的話還更好了。竹林武王製作的戰印里的機關，只有他自己才知道，若是如南米武王那般不在了，戰印也就等於是沒有機關的新印。

竹林武王說是投降，武器和戰印被分開，放在兩個王將身上，但還是有可能途中逃走，所以押送回去，一個王將不夠，那兩個王將也就一起帶着竹林武王走了。

李天照不由覺得，是否選擇的目標本身就被玄天武王評估過？知道竹林武王投降的可能性很大，才會特意安排了兩個王將一起執行這次的任務？

否則的話，原本李天照一個人就能毫無壓力的解決，並不需要幫手，唯獨押送的事情，有別的王將來，真的替他節約了時間。他有往返玄天武王都城的功夫，足夠去處理下一個目標了。

李天照準備離開的時候，想起這武王殿正廳區域還是聚氣陣里的混沌之氣組成，不能浪費了，於是取出七色心，源源不斷的吸收混沌之氣。

這般吸收了一顆珠子而已，整座混沌之氣形成的正廳就沒了蹤影。

偌大的武王殿突然從中間空了一片，竟然也沒倒塌，李天照估摸建造的時候就預留了的。

他正要走，卻發現地上散了好幾顆黝黑的圓珠，像是武王傳令，或者新印吸收的信息珠。

‘本來是放在混沌之氣凝聚的彩雲裏面？’李天照把珠子收了起來，離開了竹林武王的都城之後，尋了個僻靜的地方，換了南米之地得到的萬戰將戰印，試着用劍刺進黑色的珠子里。

剎時間，有什麼東西湧進了他腦子里！

可是，那團東西在李天照的意識中犹如黑雲那般，看不清楚是什麼，他若不刻意去想，那團黑雲就如不存在；只要特意去想，立即就會浮現在腦海中。

就如同是他的記憶那般，一想就冒出來，不想就消失了。

‘奇怪！也不是什麼力量，但哪有記憶信息是一團黑雲什麼都看不到？’李天照不明所以，又試着刺入另一顆黝黑的記憶碎片信息球，於是又一團黑雲飛入戰印，又順着他手飛進他腦子里。

這團黑雲跟剛才的一樣，他一想就能冒出來，不想，就消失了。

兩團黑雲也能隨着特意思考一起冒出來，卻並不會融合在一起，各自獨立成一團，飄在腦海中，也不見有什麼異常變化，也沒有給李天照帶來什麼不適。

一顆，兩顆，三顆，四顆，五顆……李天照接連刺了九顆黝黑的信息珠，全都是一團團的黑雲。

“這到底是什麼情況？”李天照考慮着，嘗試又劍指黝黑的信息珠，試着能不能引導一團團的黑雲回到信息珠裏面去。

可是，沒有反應。

李天照摸不着頭緒，無可奈何之下，只好暫時不管了，至於信息珠，他當然就帶上了，這東西製作起來費勁的很，又不能長期存放。亂戰之地的武王們尋常都不捨得用，這會有現成的，帶回去回收材料也是好的。

李天照趕到下一個目的地、山澗武王都城，跟兩個已經等着他的玄天之地的王將一起潛入武王殿，駐守的大地武王的王將不難對付。

三人合擊之下，連哼一聲都來得及就被解決了。

事實上，李天照一個人就能輕鬆襲殺。

那兩個王將在去武王殿正廳的時候笑說：“武王交待說這個山澗武王長的丑，卻喜歡別人說她美，又好男色，很讓玄天武王討厭。如果願意投降就好，如果不肯投降，讓我們狠狠揍夠了再殺死，孤王可要悠着點，如果下不去手，痛揍的事情交給我們就好了。”

“武王還有丑的？不是能給自己製造好看的身體嗎？”李天照頗為意外，反正他見過臉的西月武王，冰雪武王，兩個都漂亮。

“孤王這話說的，武王又不是暗靈，哪裡能隨便換身體？肌體不滅也是再造自己的身體，本來如果長的丑，不管造的身體多年輕也沒用啊！”那個王將說著，又道：“如果可以隨便用什麼身體，我就先用功績換個更帥的臉了！”

談笑間，看見了武王殿正廳的大門，三人一起飛快的閃身沖了進去。

“什麼人？”一把有點粗的聲音隔着淡薄的混沌之氣喝問，但並沒有多少緊張，分明沒想到有危險。

等到近些了，李天照發現不止一個人，不由暗想：‘難怪氣流信息古怪……我去，難怪說她好男色，這是三個男人陪她開心着呢？’

等距離更近些了，看清了山澗武王的模樣，李天照即使有心理準備，也還是吃了一驚。

該怎麼形容山澗武王的模樣呢？

李天照通常是盡量不去在意別人長相上的不足之處，會盡量注意好的地方，可是山澗武王的臉，就像一張糊了的大餅，又被一群小孩子抓過那般，坑坑窪窪，左右也不對稱，眼睛都明顯的一大一小，鼻子左高右低，齙牙突出，嘴唇都不能完全閉緊似得。

‘說是她喜歡聽人稱讚，這般模樣，讓我拿什麼話稱讚啊？說什麼都像是嘲諷吧？也虧得這三個男人還能忍着取悅她，真勇士也！’兇險的拼殺沒有讓李天照發懵無措過，但此刻，他卻為說不出讚美的話而犯愁。

閱歷的深淺，這時候體現了差別，那兩個同來的王將面不改色心不跳的作禮問好。

一個說：“早就聽聞山澗武王的霸氣威名，一直有仰慕之心，此番奉玄天武王的命令特來邀請山澗武王前去玄天武王殿，這才有機會目睹山澗武王的風采！”

另一個煞有介事的嘖嘖然道：“都說山澗武王的英武之氣天下無雙，見過才知道名不虛傳！”

“哦？玄天武王請我去做什麼？不知道我早就歸屬了大地武王嗎？我在這裏日子逍遙快活，憑什麼要去玄天武王殿？”山澗武王說著，哼哼着，也不在乎三個陌生人在那看着，也沒叫那三個圍着她的男人歇會。

原本該李天照說話的，另一個王將看出他狀態很差，就微笑着接話說：“大地武王沒有多少時日了，屆時山澗武王還是要另謀出路，如果將來此地是被風武王奪取，他可未必如玄天武王這般對山澗武王禮待……”

這王將說話時，另一個王將附耳低聲勸李天照說：“孤王還是忍忍吧，山澗武王好男色，有喜好就可以滿足，很大可能不用動手。她人雖然丑，獨門絕技也早過時了，但混沌碎片力量和混沌印力量也都是戰鬥類，真要動手有些費事。”

李天照輕輕嘆氣說：“我也不想節外生枝，實在是……捂着良心也說不出稱讚她的話啊！”

那王將憋着笑，其實很體諒，就說：“那孤王就假裝清高孤傲，不屑言語就好了。”

“行。我真是寧可打一架，也讚美不了她。”李天照低聲答應，也是願意配合了避免橫生枝節的。

# 第四百六十三章 另一個辦法

李天照繼續保持沉默，把交涉的事情丟給那兩個王將。

同來的王將言語中越來越順溜，分明是捂着良心的話說了開頭，接着說就更容易了。

“玄天武王一直欣賞山澗武王這等天仙般的人物，女中仙子，女中豪傑，女中戰神！大地武王待人實在太過苛刻，以至於眾人齒寒，如今在風武王和玄天武王，以及三十六武王聯盟的圍攻之下，領地日益減少，要不了多久就會打到山澗之地。玄天武王唯恐山澗武王被別人搶了去，這才派我們過來，還請山澗武王了解玄天武王的拳拳之心，隨我們回去。”

“哈哈……玄天武王有這樣的誠意，讓本王實在難以拒絕啊！只是大地武王待別人如何我不知道，但對本王嘛，還是不錯的。”山澗武王果然聽的高興，卻不忘談關鍵的利益。

“山澗武王放心！大地武王每年供給多少混沌之氣，玄天之地只多不少，去了武王殿，還為山澗武王安排四位武王侍！”那王將直接把玄天武王交待的條件丟出來，覺得今天果然不必動手了。

山澗武王其實也明白眼前的處境，雖然還沒打到竹林之地，但天下的大武王分明有心清掃別的武王，如她這樣的，如果大地武王這裏安穩，她還可以繼續當附屬武王下去。但現在的局面，風武王和三十六武王聯盟早晚會打過來。

如她這樣的武王，都得面臨選擇，是去武王殿里給大武王分憂，還是不惜一死以抗命？

原本眼前的局面，還不足以決定大地武王的勝負，畢竟這種體量，丟失的領地不是關鍵，可以短期內失去，也能夠迅速奪回。

只是，山澗武王聽說大地武王在七星之地被玄天武王和七星武王重創，已經沒有多少時間了。

如此一來，大地武王這條船，分明是在慢慢沉沒。

只是，這消息的真假，她還不能確定。

倘若能繼續這麼當附屬武王，她又如何願意去武王殿里替大武王分憂？

當初她甘願當附屬武王，不就是覺得好死不如賴活着嗎？不就是覺得這般當個逍遙自在的武王也不錯嗎？

山澗武王考慮着，一時不能決斷，眼睛就瞄上了李天照，有心拖延些時間仔細考慮，再者，她從開始就盯上他了，於是就笑着說：“這位不喜歡說話的是誰？長的可真不賴，我就喜歡這種不苟言笑的男人，特別有征服欲。”

“這位是孤王，性格一貫如此，玄天武王所以派孤王前來，就是怕遇到別的武王派人來搶了先。有孤王在，就算遇到旁人也來當說客，也能打發了。”那王將言語里暗示的明白了，說孤王是來打發別人的，其實就是在說，山澗武王若不投降，孤王就是了結她的，自然也是叫她別打孤王的主意。

“喲，原來這就是大名鼎鼎的孤王呀！”山澗武王尋思着還得仔細想想，就拖延着時間說：“玄天武王如此看重，本王當然也願意去玄天武王殿，只是說了這麼多，畢竟不是玄天武王親口對本王的許諾，要讓本王相信嘛——也簡單，大家都知道本王喜好男色，孤王這般的更是見着了從不肯放過，只要孤王如他們這般侍候本王半個時辰，此事就定了！”

那王將當即誇張的叫道：“孤王何其有幸也！能被天仙般的山澗武王看中！如此便宜的饋贈，斷然沒有拒絕的道理啊！想必孤王此刻已經按捺不住那顆躁動的心了！只是——我卻不得不提醒孤王，玄衣王將可是玄天武王氏族，縱使是山澗武王的青睞，你也不敢受領的啊——”

李天照差點就準備直接拔劍了，虧得那王將一番話救場，於是就繼續沉默，忍着沒有發作。

“玄天武王氏族又怎麼了？本王不過是一親芳澤，孤王又不掉塊肉！再說了，你們口口聲聲誠意拳拳，此事我們不說，回去了也只有玄天武王知道，本王當然口風嚴謹，畢竟往後要在玄天武王殿里生活，也不會逞一時口舌之快惹玄天武王氏族的王將記恨，你們不必有顧慮。”山澗武王這時已經考慮的差不多了。

她覺得大地武王的船如果不是要沉了，玄天武王也不會如此做法，勝負未決就去動人附屬武王，那就會招致大地武王更激烈的報復手段，倘若是邊界之外的附屬武王被殺了，對玄天之地的影響可大的多。

因此，沒有定勝負的話，除非有特殊的理由，否則是不會升級到這種手段的。

眼下，玄天武王派王將來了這裏，看來大地武王時日不多該是真的，所以才不怕大地武王用對等手段反擊報復。

只是，山澗武王自覺是武王身份，看重了孤王，這般簡單的條件他斷然沒有拒絕的道理嘛，就是玄天武王在這裏，也肯定會要孤王答應。

區區王將，死上一群也不如她這樣的武王能替玄天武王分憂來的更重要。

“山澗武王體諒孤王，玄衣王將厲害，又不容旁人插足她與孤王之間，此事縱然孤王千萬般願意，也實在是……”那王將故作為難，話沒說完，就被山澗武王打斷了說：“哪裡來的這麼多啰嗦！都不多嘴就好了，孤王自己不會說，本王也不會，若是旁人知道了，那就是你們兩個說的，直接尋你們問責就是了。”

山澗武王說著，一腳把身邊的一個男人踹開，然後就沖李天照道：“孤王快過來，就補他的位置，看到他剛才是怎麼做的了吧？學他那般就好了。”

那兩個王將只好把求助的目光落在李天照臉上，一個離的近的就低聲說：“能不動武最好，關鍵是武王更需要她投降，明明可以投降卻變成擊殺的話，孤王必然責罰。為了玄天武王的大事，孤王就忍忍吧！說是半個時辰，也不是需要那麼久，她這樣的，其實也不在乎侍候她舒服的是誰，孤王走個流程，滿足她心理上的征服欲了也就行了，最多三分之一刻鐘，我們就說話打斷，山澗武王屆時也不好再強求。”

李天照沒什麼表情的望着山澗武王問：“山澗武王把這有條件視為必不可少的一環嗎？”

“本王提了如此簡單的條件，難道還能討價？再說，能讓你佔著本王的便宜，是你的幸運！孤王莫非是聲名太大了，就忘記自己是王將而非武王了？”山澗武王不甚耐煩了，言語也透着不客氣。

“如此，請兩位王將外面等候，沒有我招呼，千萬不可進來。”李天照這般說法，那兩個王將理解的點頭答應，離得近的那個臨末還低聲說：“一會光線弄暗了，看不清她臉就好了，其實不看頭臉，還是不錯的。孤王的忠心，我們一定如實讓武王知道。”

李天照沒做聲，等那兩個人出了正廳，他就對山澗武王說：“還請山澗武王能把殿門及窗戶封住，不讓他們能窺見。”

“喲，原來孤王還如此害羞啊！”山澗武王覺得多餘，她就喜歡旁人看，卻也無可無不可的操縱混沌之氣，密封了正廳的門窗，末了說：“孤王過來吧……你！”

李天照緩緩拔劍出鞘，看着山澗武王說：“既然是必不可少的一環，那就只好動手了。把山澗武王請回去並不是只有滿足你的條件一個辦法，打趴下了散去混沌之氣，捆着抬回去也一樣！”

“好一個不知所謂的猖狂王將！真以為自己能跟武王對抗了？如此不知死活！好！你不願意從了本王！今天偏要你從！越是反抗，本王越是有征服的快樂！等本王把你打趴，還要你嘗嘗被三個男人輪番侍候的滋味！”山澗武王說罷，那三個男人全都跑開了，看來是不敢留在這裏礙手礙腳。

李天照可沒以為眼前這是決鬥，所以，沒準備等山澗武王去拿兵器，直接揮劍就斬了過去！

飛旋的劍光一閃，斬在山澗武王的脖子上。

山澗武王不閃不避，臉上掛着嘲弄的笑，混沌霸體的彩光擋住了這一劍，她看着李天照一次又一次的揮劍斬過來，卻只是自顧轉身，朝後面的兵器架過去，嘴裏說著：“全當熱身了，孤王可要賣力一些，才能早些打散了本王的霸體。”

山澗武王是混沌霸體碎片之力，混沌印是小風語，小光鏡，戰印絕技是衝擊。

屬於很強力的戰鬥類組合，這些信息李天照早就知道，也是因此，那兩個王將也實在不願動手，想也知道，混沌霸體狀態下又有小風語，不怕人攻擊又仗着小風語的出手速度狂攻，對手簡直就如同是在單方面挨打。

霸體不是一會就能夠打散的，眼看着山澗武王邁步前行，隔着薄薄的光霧，都能看到兵器架了。

李天照突然發動戰印絕技衝鋒，搶先到了兵器架前。

然後發現，那上面竟然有好幾把武器！

夾縫武王和竹林武王的兵器架都空蕩蕩的，料想也是有好兵器早上繳給了大地武王，又或者是後來被駐守的王將各種手段弄走。

山澗武王這裏，卻有七種兵器之多，看材質，至少都是混沌之石級的。

‘因為山澗武王沒有光復的野心，只是享受男色，所以大地武王對她反而優厚嗎？’李天照暗覺不妙，這麼多武器，他也不能都帶着，想要避免被山澗武王拿着，難度當然大幅度提高。

不過，李天照仍然有信心。

他搶先到兵器架前，揮劍把七種兵器全掃飛了出去，憑藉氣流的變化，他清楚的知道兵器分別落在了哪裡。

如此一來，自然能總是搶在山澗武王之前。

可是，李天照突然發現，剛才跑開的三個男人，竟然在到達了正廳的兩面牆壁后，突然又折向沖了過來。

‘怎麼回事？’李天照暗暗疑惑，就看見首先沖回來的那個男人握着劍，發動衝鋒絕技，穿過迷霧，猛的殺了過來！

若不是有捕捉氣流變化之能，李天照或許真會沒有防備，但此刻，他卻早就等着，錯步避開了襲擊的同時，順勢一劍斬斷了那男人的身體。

可是，那男人沒有倒下，沖勢停下來的時候，斷處已經生長連接了起來。

‘難道那三個男人全是山澗武王的不滅王將？’

# 第四百六十四章 陰溝翻船？

那個男人被斬斷的身體自行生長癒合，分明是不滅之體！

李天照實在沒想到那三個環繞山澗武王的男人竟然會是不滅王將！

山澗武王這種靠大地武王供給混沌之氣的，通常都沒有多餘的供養不滅王將，大地武王本來也不會讓他們有不滅王將。

李天照的慣性認知中，不滅王將都是勇猛戰士里的精銳戰士里再爬起來的厲害戰士，都是靠功績赫赫爬起來的！

縱然是小武王的不滅王將，也是星冰雪那樣的啊！

因此從開始，就沒想過這麼三個侍候着山澗武王的，會是不滅王將。

然而，偏偏山澗武王的情況特殊。

李天照跟襲擊的他的第一個不滅王將錯身而過，第二個男人發動的煙火的紅光又緊跟着飛射了過來。

李天照急忙發動地怒，再次沖了出去，第三個男人的風刃又覆蓋了一片區域，紛紛飛射而至。

‘還真是麻煩！’李天照再次發動衝鋒絕技，一閃避過，被他攔腰斬斷的第一個王將又發動了混沌金刺，手裡的劍陡然增長一截，二度襲擊過來。

李天照避開的同時，順勢一劍斬斷那不滅王將的脖子。

可是，這種尋常的致命傷，對於不滅王將而言，只是損失的混沌之氣多了一些，造成的阻礙也只有短短一瞬，倘若單打獨斗，這足夠讓李天照連續攻擊，可是現在被圍攻，就無法把握瞬息間的機會。

山澗武王本來以為孤王在三個不滅王將的圍攻之下會馬上吃虧，卻吃驚的發現，孤王竟然能夠接連使用衝鋒絕技。

“難怪孤王如此傲慢，原來得了玄天武王賜予武王神力！不過想在我這裏放肆，只怕來錯了地方！”山澗武王說話間，穿過迷霧，已經可以看見一把落在地上的兵器了。

可是，還沒等她過去撿起來，李天照接連揮劍把三個不滅王將震的摔飛了出去，緊接着化作疾光飛閃而過，搶先一步撿起那把武器，取下上面的戰印。

‘這下真是坑了自己，本來不想他們為難，讓封了武王殿的門窗，現在裏面打鬥，外面也聽不見響動了。不過……要讓我遂了她心愿，還是寧願拼殺血戰！’李天照在迷霧中疾走，接連撿起了一把又一把的兵器，這些武器飛出去時憑藉氣流信息他就知道落在哪裡，又能知道山澗武王和三個不滅王將的移動軌跡。

於是七把散落的兵器都被李天照搶先撿起來，取了戰印，又把其中那把劍一起拿在手裡，安上了他自己的備用戰印。

他沒辦法同時帶七件兵器在身上，卻可以帶着戰印，山澗武王的兵器上沒有了戰印，也就沒了雙印之力。

‘山澗武王擅長用劍，我把劍拿着，剩下的六種兵器她必然沒那麼稱手。’李天照剛鬆了口氣，就發現四面的氣流一起異動！

‘不好！她在收窄武王殿里的空間！’李天照這才意識到，真的是小看了這個山澗武王，她人長的雖然丑，好男色的過份作風也讓人不堪入目，可是，這並不影響山澗武王本身的力量組合的強勢，更不代表山澗武王戰鬥水平的高低。

武王殿里四面加上頂部，同時在山澗武王的操縱下形成了混沌之氣的彩雲牆壁，連接成了密封的空間，而且還在不斷的收縮，如此收窄到了一定範圍時，李天照的多衝鋒的能力等於被廢，繼續收縮的話，那他的千殺身法也等於沒了用武之地。

倘若變成了實打實的硬拼硬殺，山澗武王有混沌霸體，還有三個不滅王將幫忙，儲備的混沌之氣雖然不多，肯定比李天照的十二命不滅印要多！

‘難道今天要在這裏翻船？’李天照意識到這些情況的嚴重不利，頓時充滿了危機感，他實在沒想過，那麼多事情都經歷了，竟然會在今天、落入如此兇險的處境！

還是，全然在意料之外的危險！

山澗武王殿正廳的門外，那兩個玄天之地來的王將閑聊着，等着結束。

突然之間，混沌之氣的薄霧顏色變的更淡了。

一個王將不由皺眉，猜測說“孤王莫不是讓我們出來，就跟山澗武王動手了吧？”

“……不至於吧？山澗武王也不是好惹的，混沌霸體加上小風語，誰對上也得付出代價。再說了，這等於違抗了武王的命令，孤王會如此意氣用事？”另一個王將也有點不確定了，因為之前孤王說過寧可打一架的話。

“動手也不一定會打死。算了，不管是不是，既然孤王考慮到了不牽連我們，隨便裡頭怎麼打，我們等結果就是了。一則沒必要幫着山澗武王逼孤王就範；二則那山澗武王也是欠揍。”一個王將很快淡定下來。

“武王殿里，山澗武王又有混沌霸體，孤王恐怕會吃虧。”另一個王將還是擔心。

“沒事！大地武王幾百個混沌霸體都被孤王斬了。”那個王將看了眼封閉了的正廳大門和窗戶，又說“反正門窗也封了，我們想進去也不可能，安心吧。”

“畢竟是武王，又是在武王殿里，真不比別處，預防萬一，我們還是幫忙攻擊彩雲消耗混沌之氣吧！”

“那不合適。孤王讓我們千萬別管，意思就是不牽扯咱們。現在攙和進去，事情順利就罷了，萬一孤王失手把山澗武王打死了，我們就有責任了；萬一山澗武王贏了，生氣我們合力圍攻，又不投降了怎麼辦？”那王將見另一個王將還要開口說什麼，就拍着他肩膀勸慰說“安心安心！山澗武王又不會殺了孤王，她贏了也就是強迫孤王遂了她心愿嘛！再說了，萬一失手把孤王打死了也沒事，孤王又沒有混沌碎片之力，玄衣王將是武王氏族，她想讓孤王死而復生都不必花費功績。”

另一個王將想着，也是這道理，於是就被勸服，不提大廳裏面的事情了，也不擔心裏面的狀況了。

正廳里的李天照卻沒有這般悠閑。

他察覺到山澗武王在收縮內部的空間，立即提着兩把劍飛衝過去，飛射了團火焰和寒冰過去，碰撞之下，形成了一大片蒸騰的霧氣！

李天照緊接着發動衝鋒衝進去，閉着眼睛揮動雙劍，帶着六色的劍光，接連不斷的斬擊那三個不滅王將。

他此刻的處境，必須極盡可能的消耗武王殿里的混沌之氣，為此，李天照把隨身帶的五顆七色心也取了出來，丟在地上，用以快速吸收這裏面的混沌之氣。

山澗武王有混沌霸體，一時半刻打擊無效，但是那三個不滅王將卻不同了，瞬息之間被李天照的雙劍接連斬斷身體，招招都是致命打擊，每個瞬息間都在消耗混沌之氣。

山澗武王找到一把飛出去的武器，撿起來一看，沒戰印。

她笑了，拿着武器，又找到了第二把，還是沒戰印！

“孤王還真有辦法，讓本王只有兵器沒有戰印，可惜你身在武王殿，這裏絕不是你能放肆的地方。”剩下的幾把兵器山澗武王也懶得找了，猜也知道全是沒戰印的了，於是就拿着把鎚子過去，也不理會旋動的劍光，直接替一個不滅王將擋住了。

三個不滅王將也都默契見機的以山澗武王為盾牌，繞走着規避李天照的追擊，又從側面找機會夾擊。

山澗武王赤着站在那，也沒有動作，但她不動，本身就意味着隨時能夠襲擊，李天照固然也得分神留意着。

山澗武王卻好一會也沒出手，只是看李天照追着三個不滅王將繞着她轉，笑着說“哎喲，四個男人圍着本王轉，這感覺還真好！孤王為了本王，爭風吃醋跟他們三個打的這麼拚命么？本王實在是感動的很。”

李天照沒理會她，很快意識到，山澗武王不是故意如此淡定，大約是同時操縱正廳里五面的彩雲牆壁不斷收縮合攏，所以不宜分神動手。

彩雲牆壁的收攏李天照沒辦法阻擋，混沌霸體的存在，讓他攻擊山澗武王也無法影響，在合攏到嚴重削弱他的戰鬥力之前，盡可能消耗更多混沌之氣，就是他能做的。

山澗武王的存在唯一的好處就是，讓那三個不滅王將的混沌碎片力量發動也受到了妨礙。

李天照單方面的追着那三個不滅王將攻擊了一陣，隔着薄霧，已經能看到四面收縮過來的彩雲牆壁了！

‘今天想不流血看來是不可能了……’李天照不知道接下來會是什麼樣的廝殺，因為他真的沒有經歷過在很狹窄的空間里跟混沌霸體加小風語拚鬥的情況。

五顆被李天照放在地上的七色心全都吸收滿了混沌之氣，隨着彩雲的收縮，被雲牆推着滾動。

雲牆圍繞的空間，只剩三丈長寬了，卻還在繼續收縮……

很快，就只剩下兩丈長寬了……

又片刻，變成了一丈長寬了……

山澗武王殿正廳外面，兩個玄天之地的王將正聊着天，突然發現背後武王殿的彩雲牆壁消失，變成了混沌之氣。

兩人面面相覷，而後一起穿過薄薄的光霧，發現武王殿正廳的雲牆从里面新增了一層，收縮成了不足一丈長寬！

# 第四百六十五章 血戰

“這也太快了！這麼一會工夫山澗武王就被打的武王殿的混沌之氣失去這麼多？”一個王將暗覺詫異，這才半刻鐘啊，能把混沌霸體打沒了就不錯了。

“恐怕是山澗武王故意限制孤王的優勢吧？”另一個王將卻對裡頭的情況滿懷憂慮。

“大殿的雲牆都不能維持了，全變成混沌之氣集中起來，肯定是被消耗的很嚴重才會這麼做。”那王將言語肯定，山澗武王也是要面子的，如非必要，哪裡會自毀武王殿正廳的雲牆啊？回頭再造，還得費心力的調整部署細節，一些精細的擺設和造型就更費事了。

“罷了，我們不必管那麼多，等着結果就好。”那王將說著，又略微停頓了片刻，繼續說：“只是萬一孤王贏了，但願還能留着點混沌之氣，讓我們也能痛揍那女人一頓！”

“但願吧……”另一個王將只盼着孤王贏了就好。

收縮成不足一丈長寬的雲牆之內，戰況又如何了呢？

伴隨着雲牆的收縮，那三個不滅王將接連尋機發動混沌碎片力量，紛飛的風刃被李天照的小風刃硬碰撞開一片足以衝過去的區域，緊跟着混沌煙火對着他噴出一蓬紅色的光束，李天照凝結寒冰為盾，阻擋了煙火的沖勢片刻，這當口，第三個不滅王將的混沌金刺刺穿寒冰牆壁過來！

夾擊之下，李天照卻早有準備，對着混沌金刺一擊刺過去，憑藉雙印之力的劍勁優勢，頓時震的那不滅王將拋飛着撞上雲牆，嘴裏鮮血嘔吐不止。

風刃的那個不滅王將變招之後二度要攻過來，空間有限，眼看着這一擊無從迴避，李天照按着冰牆驟然後退，長劍也沒有空間迴轉，直接使劍柄末端撞在那風刃的不滅王將腰上，衝擊力把那人也震的摔在雲牆上。

與之同時，築起的冰牆擋在那不滅王將面前。

另一面冰牆上被混沌煙火射穿，一蓬火光剛能見着時，李天照對着缺口發動小流星火——一團爆開的火焰吞沒了一蓬煙火飛衝過去，夾帶着瞬間融化一片寒冰牆壁形成的蒸汽，讓封閉的空間里仍然維持着霧蒙蒙的狀態。

李天照衝過寒冰，長劍別著混沌煙火不滅王將的左臂，再扭到他背後，別著他的兵器和胳膊在後頸上，使之為盾牌阻擋風刃不滅王將的攻勢，左手握着的長劍就一次次震飛混沌金刺。

這種狹窄空間的廝殺，敵人又是不滅之體，千殺劍法迅快擊中要害了只能阻斷敵人瞬息工夫，反而是雙印之力的優勢，直接能震飛了敵人，讓他們身形失控更久。

‘狹路相逢勇者勝，真是沒錯。這種時候更是一力勝十會的體現，難怪天武王的劍法威名最盛，其力強任何時候都發揮的出來優勢……’李天照這般迅速着，又繼續維持着冰火齊飛，蒸汽升騰的狀態，擾亂敵人的視線，他則憑藉對氣流的把握不受阻礙。

山澗武王本來等着孤王難堪，尋思着這樣狹窄的空間里，三個不滅王將只是用混沌碎片力量都能很快耗得過孤王，身法和連續衝鋒能力被限制了，也就沒辦法張牙舞爪，沒料到，打了好一會，還是孤王佔據着便宜，三個不滅王將簡直就是在幫忙消耗混沌之氣似得。

“三個廢物！”山澗武王很是惱火，隨手一抬，李天照控制着的那個混沌煙火不滅王將，突然目光一暗，腦袋一垂，斃命氣絕，緊接着身體也迅速化作散溢的混沌之氣光霧。

李天照的人盾就這麼沒了，內心卻只震驚於這不滅王將的手段！

‘這傢伙為了不浪費山澗武王的混沌之氣竟然自殺了？但他反正能被山澗武王死而復生，倒也是個手段。’李天照少了個盾牌，卻也少了混沌煙火的壓力，繼續在蒸騰的霧氣里揮動雙劍，接連斬擊混沌風刃和混沌金刺，都是用雙印之力震飛了他們，利用他們身形失控的時候去對付另一個，如此控制着節奏，說是二打一，其實是一打二。

這個不滅王將剛能動彈又被他一劍斬飛去另一邊，那個不滅王將跟着要攻擊了，又被李天照斬飛。

如此輪番交替之下，那兩個不滅王將完全成了靶子。

山澗武王俯身撿起了混沌煙火的劍，怒容滿面的朝着李天照斬了過去！

與之同時，濃度變淡了的蒸汽，又在冰火齊飛中變的濃郁，熱的燙人眼珠，令人不由自主的閉上。

山澗武王的一劍，典型混沌風語的迅快特徵，劍走直線，但求路線短而快。

這一擊本該攻的突然，但在李天照對氣流感知的把握能力面前，卻根本不存在所謂的襲擊。

山澗武王剛動，李天照就知道了。

移走中他錯身，這一劍就從他臉旁落空劃了過去，只是那帶起的勁風，卻讓李天照暗暗吃驚。

‘這把劍是死掉的不滅王將所用，戰印不是新印，山澗武王拿着還能如自己的戰印那般使用？所謂的新戰印認主，原來只是武王設的手段嗎？還是說，武王本身可以不受這種限制？’李天照意識到今天又產生了個盲點，否則，剛才就不會讓山澗武王有機會撿起這把劍。

對於戰士而言，不是自己的戰印，沒經過樵夫那般特別處理的變成新印狀態的話，是用不了的。

正常情況下，那不滅王將死了，戰印里的混沌之氣也就散失了，要重新注入的話，不是要如樵夫那般進行操作嗎？

然而，山澗武王直接拿起混沌煙火不滅王將的劍就用，劍勁帶起的勁風，分明是雙印之力才能形成的強度！

李天照避過山澗武王的一劍，兩人各自朝着身法變化的方向慣性扭動，於是身體貼着身體，蹭着過去。

李天照無暇理會山澗武王，此刻攻擊不滅王將造成的打擊作用更划算，他也必須避免被三個人圍着打，於是貼着錯身過去時，他又一劍斬在腳剛站在地上的混沌風刃身上，震的那不滅王將摔飛出去。

山澗武王猛然轉身，追着李天照過去，也不理會他的劍光，直接手腳一起伸過去，往他身上抱過去！

‘可不能被她纏住手腳！’李天照無可奈何，有限的空間讓他無從閃躲迴避，倘若被山澗武王纏住，他可沒有力量能夠確保掙脫，到時候兩個不滅王將就拿他當靶子了。

李天照雙手長劍瞬間變成反握，採取守殺式思路，只把山澗武王的手腳當作是四件攻過來的兵器，接連小幅度擺動長劍，直接斬斷了山澗武王的左手，右腿，左腳，右臂。

緊接着又沖山澗武王胸口一腳踹過去，把她身體踢的飛了出去。

那兩個不滅王將得了喘息之機，又雙雙攻過來。

冰火齊飛中，蒸汽爆開。

李天照腳踩着地上的劍，築起冰牆阻擋風刃，一劍斬飛了混沌金刺，再踹動冰牆整個撞上混沌風刃，連忙咬着劍柄，俯身取下腳踩那把劍的戰印。

四肢癒合了的山澗武王暗暗惱火，也是沒想到，李天照竟然知道她的混沌霸體維持時間那般，以至於又失了劍。

‘這孤王還真有些本事，剛才不該冒險！’山澗武王知道那兩個不滅王將沒辦法對付孤王，只是在挨打消耗混沌之氣而已，於是又一抬手，撞上她身邊彩雲牆壁上的不滅王將當即目光一暗，垂下頭，身體迅速化作混沌之氣的彩光。

握着的劍也隨之脫手，被山澗武王一把拿着，彩雲的雲牆，突然又收縮的更狹窄。

那個混沌金刺的王將剛被李天照一劍震飛，沒等身體順着雲牆滑下去，也是目光一暗，頭臉下垂，身體緊跟着化作混沌之氣的光霧消散了。

山澗武王雙手分握一劍，又控制彩雲牆壁的範圍更窄了些，就變成了她跟李天照背後都貼着牆壁，劍往前一遞就能刺着彼此的狹窄。

如果說片刻前李天照還能貼身發揮一些千殺身法的優勢，那麼此刻，就真是毫無發揮的餘地了。

兩把劍仍然是反握狀態，靠着豎立身體前後，才得以維持千殺身法的旋動之勢，一次次與山澗武王小風語的狂風驟雨般的攻勢下拼的有來有往。

一時間，狹窄的空間里李天照只能近乎原地不動的旋動着揮劍，不能展開身法的優勢，那他面對混沌風語的快攻，在這種狹窄空間里，根本占不着便宜。

四把劍不停的飛閃快斬，兩個人的身上都在不斷添傷，卻又迅速癒合，飛濺的鮮血不斷射到對方的臉上，身上，以及周圍的雲牆上。

這般對戰，完全成了互相傷害的硬拼硬殺，全然沒有了發揮身法和移走優勢的餘地。

每一次劍在身上劃過，那種一涼，又變成疼痛，卻還沒來得及體會明白痛楚，身體又在不滅印的作用下重生癒合，於是又瞬間奇癢無比，然後又立即恢復如常。可是，這樣的體驗又立即從別的中劍傷口處傳遞到大腦里，重複了一遍又一遍。

李天照經歷過許多辛苦的戰鬥，但是，沒經歷過如此頻繁受傷的戰鬥。

這種體驗，尤其讓他覺得折磨。

他極力咬牙硬撐着，硬撐着而已，卻絕不可能這麼快適應。

相較之下，山澗武王身上也在不斷添傷，但她卻越發笑的癲狂。

“哈哈哈……好！痛快！孤王痛快嗎？不滅之體不斷受傷的快感，無可比擬，無可替代！我們拼盡全力的揮劍廝殺，血飛濺着，傷口的疼和癢不斷交替的刺激，讓人興奮的無以言喻！比起平日那些乏味的體驗，這簡直太痛快了！孤王再加把勁！多給本王一些傷啊！多一點、再多一點傷！”山澗武王一直笑着，叫着，突然，語氣一變，怪笑了聲道：“孤王不夠賣力啊！剛才不多給本王些傷，現在混沌霸體要好了，你怎麼辦呢？是要跪下體驗被本王征服的滋味嗎？”

躲不過的最糟糕局面，到底是來了！

# 第四百六十六章 守有餘

山澗武王的混沌霸體再次發動，彩光的防護層抵擋了李天照接連揮動的雙劍！

山澗武王得意的笑着，但在那張烤糊了又被小孩亂抓過的大餅臉的襯托下，又有一大一小的眼睛裝飾下，不對稱的鼻子和嘴巴的凸顯之下，笑容也醜陋的令人恐怖。

混沌霸體的防護之下，山澗武王全然不必在乎防守，完全不必擔心關鍵要害被斬斷會給了孤王持續斷肢的變向控制機會，只管揮劍強攻就是了。

李天照的所有攻擊都被彩光阻擋，根本沒有有效殺傷的手段，面對混沌霸體，一貫以進攻作為對敵手段的孤王，也只能收起千殺劍法的牙，改而以守殺式，全然被動的不斷擋開狂風暴雨般飛閃過來的劍光！

“哈哈——孤王想靠防守抵擋混沌風語的進攻嗎？”山澗武王覺得這太荒謬可笑了，千殺劍法的特長是進攻，何時變成了防守？

李天照沒有理睬她的話，他也沒工夫分心，只是反握雙劍，憑藉氣感和對劍光飛閃的速度判斷，每一次都極盡可能的讓動作幅度更小，又更準的擋住攻過來的劍光。

這般招架之下，不一會工夫就擋了兩百多劍。

李天照還是第一次使用守殺式單方面擋了這麼多招，過往偶爾穿插守殺式，也是以防守反擊為目的，這時連續擋了兩百多招，發現守起來游刃有餘。

‘進攻的劍勢再快再短，也不如防守的動作更小，防守招架總是比進攻更容易，有些時候，如眼前的局面，進攻根本不能代替防守，防守就是有效的應對策略。我只想着如何迅速擊敗山澗武王，那卻分明不能辦到，現在想通了只是防守，卻輕鬆有餘……

’李天照招架的越來越從容淡定，他用的守殺式其實沒有外傳的那些固定招式，他本身的千殺劍法原本就不存在特定招式，不同的環境，不同的風速都需要些微的隨時調整。

甚至於，環境和風速相同，敵人的體形，動作快慢的不同，也會導致氣流產生不同的變化，也需要調整。

這些最核心的部分，是沒辦法量化了后綁定成招式傳授給別人的，只有知曉了曲線劍的奧秘之後，日復一日的苦練，最終實戰使用的水平高低，就取決於個人的發揮了。

李天照守殺式的動作本來也用的是曲線劍奧義，所以最短的曲線幅度擺動，也不同於萬劍不過和大地劍法那般的短直線軌跡，實際上會更快一些，只是在防守的時候，這種些微的更快，在實戰里幾乎不存在有意義的差別。

‘封閉的雲牆之內沒有環境氣流的干擾，唯一的因素只是山澗武王自身，但她的體形動作造成的干擾我已經掌握的清楚，現在每一劍都可以達到最完美的曲線，無論是進攻還是防守都如此，只是，破不了混沌霸體，最終還是消耗戰……’李天照實在覺得，混沌霸體是最最最過份的混沌碎片力量了，沒有之一。

那種彩光防護層到底是靠什麼原理，能阻擋住一切打擊的呢？

李天照討厭有混沌霸體的對手，卻也莫可奈何，混沌霸體若有破解之道，當初對付大地武王的那群混沌霸體時，他就該想出來了。

這混沌霸體若是可以破解，在他之前的無數混沌劍客，以及那麼多的武王，也早該有人想出來了吧？

然而，至今沒有擊破混沌霸體的手段。

山澗武王越打越急，越打越惱火，本以為至少十劍能傷孤王兩三劍，卻沒想到他竟然防守的如此穩健，那副微微動劍就招架住了的從容，讓山澗武王簡直覺得是在進攻大地劍法那般！

“都說孤王的千殺劍法進攻之迅快天下無雙，怎麼今天只會當縮頭烏龜？什麼時候投靠大地武王學了大地劍法嗎？”山澗武王沒辦法突破防守，尋思着都已經三百多招了，只好試着言語激怒。

可是，李天照不理她。

李天照防守的游刃有餘，自然而然的想到跟小地王交手的情況，於是就琢磨着，嘗試研究大地劍法的破勁奧秘。

‘大地劍法的奧妙應該不是依賴於混沌碎片或者混沌印力量，混沌霸體沒有額外延伸的用法，小霸體也沒有，小大地的力量特性跟破勁全無干係。大地劍法破勁的奧妙，應該就如天王劍法，玄天千幻劍法那般，存在一個關鍵的奧秘，不能掌握奧妙，就不可能用的出來……’李天照尋思着，這狀況就如他的千殺劍法一樣了。

但也正因為如此，其中的奧妙說穿了一定都可以苦練辦到，但沒有說穿時，卻又讓人苦思而不得解。

李天照琢磨了半天，還是沒有發現。

尋常兵器招架，靠着眼疾手快，判斷力精準，攻擊別人武器的側面，就能用五六分力擊偏對手十分力量，但大地劍法的破勁卻不是這麼回事，那種莫名其妙的憑空破劍勁的能力，簡直看不出任何異常處。

李天照跟小地王交手了那麼多次，加起來持續對拼的戰鬥時間絕對超過了八天八夜，到底交手了多少招，更是沒有計算，卻一定是驚人的数字。

他早就仔細揣摩過小地王招架他進攻的所有動作和身法狀態，卻始終都沒有發現什麼疑惑的地方。

此刻李天照連續不斷的招架山澗武王的進攻，也是沒有發現。

‘這不應該，千殺劍法其實有身法和揮劍軌跡異於尋常的曲線形態，所以武王看的記憶碎片多了，即使不知道奧妙，也能由此解出許多千殺劍法的招式，大地劍法的破勁沒道理全然沒有異常的痕迹，難道是全靠混沌之氣在身體流動的特殊路徑形成的奇效嗎？’李天照一改使用曲線軌跡招架的方式，盡量用記憶力小地王試過的防守路數去抵擋。

他一邊招架山澗武王的攻擊，一邊根據防守的體驗對比小地王抵擋他的攻擊時的身法，動作姿態，以及招架前後的細微情況，對比着試圖從中找出不一樣的異常之處。

李天照這般又接了山澗武王三百多招，還是沒有發現小地王的大地劍法有什麼離奇的地方。

‘招式動作都穩絲不差，當時我以雙印之力進攻，小地王也能穩穩招架，一般的劍勁被化解……如果不是劍路本身存在什麼奧秘，那就只能是體內的混沌之氣流動形成的特殊力量了，那樣的話，實在不太可能破解其中奧妙……可是，即使是混沌之氣流動產生，也該有其合理性啊……揮劍本身就把瞬間能爆發的混沌之氣量帶動到極限了，沒有可能同時再釋放一股能夠抵消對手劍勁的力量……’

李天照邊自從容的招架着飛閃的劍光，邊自思考着，如此一來，眼裡和心裏都只有面前敵人的身法動作和劍光，全然沒空留意敵人的醜陋面目。

‘體內的混沌之氣不可能憑空產生一股力量出來，尤其小地王沒有雙印之力，即使有特殊辦法產生一股力量，也不可能強的能化去雙印之力的一半那麼多……力量不會憑空消失，不能產生力量抵消，那就只可能是把半數劍勁吸收體內了？’李天照考慮着，自然也覺得這個可能性荒誕的不切實際。

本身交戰就是要抵擋對方的劍勁，阻擋在身體之外，誰會主動放進身體里從內部破壞？爆發外放的混沌之氣的濃度特別高，把敵人的劍勁送入自己體內，自身內部被摧毀損耗的混之氣數量會更多。

‘身體里又不是打通了的竹筒，混沌之氣放進去還能流出去么？……流出去？’李天照本來只是自嘲的念想，卻又突然意識到，假如瞬間在身體里製造一條通道，讓敵人的力量入體后順着通道飛快的衝過去，從另一個開啟的通道口出去的話，還真能夠實現這種不可思議的效果！

‘可是，敵人的混沌之氣進入身體之後，就會跟體內的混沌之氣不斷抵消，又怎麼會暢通無阻的衝過去呢？’李天照暗暗思索，一時卻想不到可能。

“孤王你在神遊太空嗎？膽敢如此不把本王放在眼裡！”山澗武王察覺到李天照的目光中分明在思考別的事情，而且，有一會了，不由憤怒的咆哮着舉劍前沖，分明是放棄了常規的戰鬥，就要這般直接肢體衝撞！

李天照不得不全力應付，當即劍抵着劍，壓的山澗武王雙臂分開，長劍被按在彩雲牆上。

山澗武王還要拿頭臉身體衝撞，李天照急忙雙腿抬起，一腳踩着山澗武王脖子，一腳踩着她小腹，雙手握着的劍繼續把她的雙劍壓在雲牆上。

如此這般，兩個人再沒有了揮劍的動作，完全成了持續性的比較力量，然而他們都有雙印之力，這般對拼的消耗，根本就是半斤八兩，誰也沒有便宜可占。

李天照卻不驚反喜，直道“你已經無計可施了，放棄無謂的爭鬥吧。”

“哈哈哈……本王武王殿里有的是混沌之氣，孤王如此能拼的起消耗嗎？”山澗武王滿臉嘲弄之態。

“我明白了，你反正要去玄天武王殿，這裏的混沌之氣儲備帶不走，即使帶走了也是貢獻給玄天武王，無所謂跟我拚鬥一場浪費個乾淨！”李天照看來，山澗武王此刻就是嘴硬強撐了，全然是在拿武王殿的混沌之氣的儲備量來賭而已。

# 第四百六十七章 二重殺

戰況走入這種狀態，明擺着李天照的混沌印力量種類多，這種持續較力，動彈不得的情況下，山澗武王的混沌霸體不能維持的空檔，只憑小光鏡根本擋不住他接連不斷施加的混沌印打擊，兩相消耗對比之下，絕對是山澗武王吃虧。

“要拚鬥的可是你孤王！明明乖乖侍候本王半個時辰就行了，卻偏要動手！”山澗武王說話間，混沌霸體的彩色防護層又消失了。

於是，小流星火，紛飛的風刃，閃動的繞劍之雷電光，爆發的褐色小地怒力量，接連不斷凍結起來的寒冰尖刺，輪番施加到山澗武王身上！

山澗武王的小光鏡五息時間才能發動一次，抵擋了一種打擊就消失了，間隔時間就是單方面的被李天照的混沌印力量持續打擊。

如此這般，直到又一次能用混沌霸體力量為止。

可是，混沌霸體又再消失了時，混沌印的輪番打擊就又能持續。

他們維持着這種較力對拼的姿態，足足消耗了一天一夜，限制了李天照行動的彩雲牆壁，突然消失了！

李天照足下發力一蹬，縱身一躍，飛退了開去，雙腳剛沾地，就又發動小疾行，一閃飛衝過去，揮劍斬斷了山澗武王的胳膊。

憋屈了這麼久，山澗武王的混沌之氣終於維持不了雲牆了，接下來，自然是有仇報仇的時候了！

眼看李天照展開身法，如猛虎上山，蛟龍入海，連番移走往來之間，山澗武王的衝擊絕技更沒有擊中的機會，全然成了站在那裡挨打！

李天照估摸着再有兩三個時辰，山澗武王的混沌之氣就能見底了。

如此這般正打的痛快時，山澗武王突然叫道：“如此打法簡直無趣！本王不打了，這就要去玄天武王殿！”

這可真會挑時候了……

李天照氣笑了說：“山澗武王真會說笑，正打的痛快，我的劍正在歡呼雀躍，哪裡停的下來！切磋沒有個勝負，簡直是對戰士的折磨！”

雲牆狀態不穩定了的時候，兩個玄天之地的王將對視一眼，果斷閃開了遠些。

假裝不知道，就是不礙事的最好辦法。

他們本來也等着山澗武王早點淪落到被痛揍的處境，不料，卻突然聽到她的停戰言語。

這麼一來，事情當然不好辦了。

他們固然希望李天照痛揍山澗武王一頓，最好留點混沌之氣讓他們也能打她一頓。

可是，現在還強行動手，鬧不好山澗武王一怒之下往外沖，有混沌霸體的底氣，保不準會不會衝到有不滅王將防守印的城市，萬一節外生枝，他們都得受玄天武王的責罰。

不爽歸不爽，眼下肯定是不宜再打了，因此聽到李天照那麼說，兩個王將連忙喊話勸着跑過去。

“孤王不要太興奮！切磋嘛，當然是點到為止，山澗武王地位何等尊貴，豈有我們當王將的強求她比試下去的道理？”兩個王將跑進去，說著話時，已經擋在山澗武王身旁。

李天照一肚子火氣，卻也知道眼下是難以繼續，說到底是混沌霸體的底氣決定山澗武王哪怕單方面挨打，都難保一定能困住她，於是只好收劍入鞘，把之前用來吸收混沌之氣的七色心撿起收好。

“哼，孤王不要自鳴得意，如果不是本王混沌之氣儲備不夠多，那三個不王將就能始終發揮作用，你我較力之時，如果有他們助戰，今天輸的只會是你！”山澗武王仍然一副不甘服輸之態。

李天照懶得理她，但這種可能性，的確存在。

只是，倘若有別的不滅王將在，雲牆的空間就是另一回事，多出來的人也可以成為他們之間隔離的屏障，又不存在山澗武王假設的情形了。

若不是那三個不滅王將在的時候，山澗武王難以達成對拼的目的，又何以會變成他們單對單的決鬥呢？

李天照壓着火氣，腦子里不由又撿起對戰時候揣測大地武王破勁奧秘的可能性。

他剛收好七色心，那兩個王將作勢請山澗武王出發，就聽她說要取東西，於是就答應陪她過去。

李天照跟着走着，想着別的事情，突然，山澗武王猛然回身一劍斬了過來！

竟然是偷襲！

這一擊確實突然的很，李天照根本沒有防備，全憑本能反應，使了守殺式抬劍一擋。

也不知道是因為腦子里正在想問題，還是因為別的，招架的時候，他下意識的少用了兩分力量，任由一些劍勁直接衝擊自己。

那股力量衝進身體里的瞬間，正是他自己的招架力量發動、抵消了之後，有那麼個瞬間，身體里供給混沌之氣的流動存在很短暫的、空蕩蕩的情形。

這股外來的力量經過這段短暫的區域時，竟然沒有破壞性的過去了！

倘若是平時，那極短的瞬間根本不會把握到，甚至不會注意！

但李天照本來就在琢磨敵人劍勁入體的問題，自然就發現了。

‘難道這就是奧秘？’李天照暗暗一震，顧不得為山澗武王的偷襲動怒，反而繼續防守，哪怕明明可以揮劍反攻，他也不願意了。

兩個王將嘴裏喊了兩句勸說的話，見山澗武王又連番進攻，就不說話了，也都覺得醜人多八怪，心裏只想上前幫忙打她一頓。

然而，他們到底老沉的多，自然不會衝動的干這種事情，卻不想再勸說孤王了，由得他們打出個結果。

只是，他們見到孤王始終單方面抬劍招架，全然不似印象中的，聽說的戰鬥風格，不由也以為，混沌霸體加上小風語的壓力，讓孤王也一時只能被動防守。

李天照的注意力根本沒有在這些事情上，剛才放進身體的那股劍勁因為缺少準備，發現了短暫的無破壞情形后，緊跟着就和身體里的混沌之氣碰撞，抵消了。

第二劍，第三劍，第四劍……第三十八劍……李天照全都採取守勢，每次都提前做了準備，除了身體里瞬間發動出來，用於招架的混沌之氣外，他就特意留了兩成劍勁沖入體內，然後迅速控制一路混沌之氣后移，留下空蕩蕩的、沒有混沌之氣的路徑讓入侵的劍勁通過。

每一次入侵的劍勁都能入體更長的距離，入體的混沌之氣也果然沒有發動破壞性，像是在通過暢通無阻的道路那樣，只顧飛沖的歡騰，只有碰上了李天照體內的混沌之氣，才會爆發破壞性，兩相抵消中，在他身體里形成震蕩衝擊。

‘這是為什麼？這不應該！如果體內沒有混沌之氣，敵人入體的力量就沒有破壞性，那麼沒有混沌之氣的小孩豈不是不受損傷了？不過……若是沒有混沌之氣，又全然不是對手，怕是沒機會發現這點了吧？還是說，入體的混沌之氣侵入到某種程度時還是會出現破壞性？……反正有不滅印護體，不趁此機會多試試，還等什麼時候？’李天照決定放膽讓入體的劍勁在體內入侵的更遠一點。

而這時，山澗武王邊自進攻邊自得意的挑釁說：“孤王不是衝來閃去移動的快，像猴子似的嗎？怎麼現在只會招架了？剛才孤王不是還說，勝負未分要打下去嗎？本王現在就成全你啊！哼——一個王將，如此不知所謂！本王想打你就打你，想停就停，輪得到你做主？真是不識抬舉，不知所謂！得罪本王，將來等你成了不滅王將，還有治你的時候！武王就是武王，王將就是王將，其間的身份差距，今天要你認識個清楚明白……”

那兩個玄天之地的王將聽着這些，心裏好生惱火！

雖然山澗武王說的事實，武王就是武王，王將就是王將。

但是，那對他們而言，本來是放在玄天之地才成立的！

如果不是山澗武王答應去玄天之地，哪裡有她如此猖狂？她今日敢不投降，直接就把她滅了，那時候她是武王有如何？還不是要被他們踩在腳下！

換做山澗武王只是玄天之地的附屬武王的話，也不敢如此猖狂啊！對於玄天之地的王將至少也得客氣招待着。

‘不過是去給玄天武王當工具的丑八怪，讓你趁這機會擺擺最後的武王威風好了！一會看你得意夠了，如何被孤王暴打！’那兩個王將心裏都差不多想法，臉上卻故作淡定，好似兩人打鬥與他們沒有關係。

李天照滿腦子都是新發現的嘗試事情，全然沒心思理會山澗武王說什麼，只要她在繼續攻擊，他就高興。

隨着放進身體里的劍勁入侵的更深，李天照突發奇想的製造了一條沒有阻礙的路徑，讓入侵的劍勁直接衝到了體印里。

當入侵的力量沖入體印的瞬間，體印彷彿產生一股強大的吸力，瞬間吞了入侵的力量，緊接着又同時產生強大的排斥力量，從另一邊瞬間把吞進去的力量猛的推了出去，頓時撞上外面的混沌之氣，兩相抵消。

‘怎會這樣？’李天照吃了一驚！正常情況，應該是入侵的力量直接跟體印里儲備的混沌之氣兩相抵消才對啊！‘倘若從體印把入侵力量推出來的方向預留一條沒有阻礙的路徑，入侵的力量能不能再衝出去？’

李天照覺得這念頭太有意思了，抬劍又擋住山澗武王的一擊后，入侵的力量果然又如上次那樣，靠近體印時被瞬間吸入又瞬間從另一面吐出，而後那股力量果然順着沒有阻礙的路徑一直從右手沖了出來，飛撞上了山澗武王的臉上，激的霸體的彩光剎那閃現。

山澗武王微微一愣，不知道這是怎麼攻過來的。

‘真的可以！流動速度完全跟得上我的揮劍節奏！這、何止是破勁？分明還能借敵人力量產生二重殺傷啊！’李天照又驚又喜，當即又在防守中反覆嘗試，不片刻，一千多招過去了。

山澗武王的混沌霸體，終於消失了。

她又一劍斬過去時，只覺得力量突然沒了那般，不由覺得詫異。

是的，李天照把山澗武王的力量全部放進身體了，通過他預留的無阻礙路徑，仍然被他的體印瞬間吸入，又吐出，緊接着飛衝到他另一隻握劍的手上。

於是，李天照自身凝聚爆發的劍勁爆發的時候，這股本屬於山澗武王的力量又緊挨着一起沖了出去。

山澗武王明明擋住了這一劍，可是，一次雙印之力互相抵消的瞬間，山澗武王上一次進攻的雙印之力變成了助陣李天照的二重雙印之力，斷然是沒人來得及再次聚力招架的！

這個瞬間，山澗武王等於是沒有招架之力的挨了雙印之力結結實實的一擊！

強勁的衝擊力，震的山澗武王一條胳膊至小半個身體，突然爆成血霧，雙腿不由自主的被衝擊力壓的跪在雲地上！

她難以置信的愣住了……

兩個玄天之地的王將，也愣住了……

# 第四百六十八章 居心叵測

山澗武王爆成血霧的身體和胳膊瞬息間就生長自愈了，可是，她仍然目瞪口呆的看着孤王，忘了撿起地上的劍，也忘了站起來，驚駭的神情中，用滿是難以置信的語氣，從嘴裏吐出來了六個字

兩個玄天之地的王將也同樣難以置信的愣着，而後，跟山澗武王一起，不約而同的吐出來六個字，六個讓他們難以置信的字。

“天王蓋世劍法”

“天王蓋世劍法？”

“天王蓋世劍法！”

山澗武王本有神力，明明招架住了，竟然還如此不堪承受一擊。

兩個王將的見聞中，除了天王蓋世劍法，就只有龍王的混沌霸主才能辦到。

可是，分明不是混沌霸主，因為龍王的混沌霸主的展現狀態他們都不陌生。

那就只剩一個答案了，天王蓋世劍法，也就是天王劍法。

玄天之地的兩個王將是震驚的，又是疑惑的

山澗武王卻是難以置信，又不得不信的。她切身體會到了剛才那一劍的殺傷力，如此強大恐怖，只能是天王蓋世劍法！

可是，孤王又不可能會天王蓋世劍法啊！

那是天武王的絕技，他怎麼可能會？

李天照一試之下，驚喜的心情簡直無以言表。

他本來是琢磨着設法破解大地武王的破勁奧秘，原本看來是可行的，雖然不確定大地武王是否如他推測的那麼做，簡而言之就是把敵人的劍勁引入體內，再通過預留的通道流出，也就是說，其實不是化解了敵人的劍勁，而是讓敵人的劍勁沒有發揮任何作用。

可是，結果卻發現體印能夠吸收並且瞬間吐出入侵的力量到另一邊，也就是左手引入的力量，迅快的能夠自身體另一邊送出去，因而無意中發現了可以跟自身爆發性殺傷力緊挨着的二重殺傷劍勁。

結果這使用的效果，驚呆了目睹的兩個王將，還有山澗武王，惹的他們誤會的喊說是天王蓋世劍法。

難道我的發現跟大地劍法和天王劍法都無關？李天照是體會過混沌霸主加上天王蓋世劍法的厲害的，可以很肯定一點，他的發現絕不是天王蓋世劍法！雖然二重殺傷的效果看起來很像，其實根本不是一回事。

因為天王蓋世劍法的威猛不需要如他這樣先先借敵人的力量，再瞬間疊加釋放，而是直接可以自體產生釋放的，存在本質上的不同。

實質上的殺傷來說，其實也不一樣，他是二重殺傷，天王蓋世劍法是單次的超強殺傷。的確，眼前表現上看起來似乎分不出差別，但假設是打在龍王的混沌霸主完全狀態的防護能力上，就會有差別了。

這可能不是大地劍法的奧妙，如果是，大地劍法也應該可以如我這樣實現二重殺，跟小地王打了那麼久，卻從不見他用過。看來是我無意中發現了另一個奧妙，並不是破解了大地劍法李天照這麼想着，卻也十分歡喜，比起單純破解了大地劍法而言，他現在這樣的結果明明更好，也更適合他。

倘若遇到抵擋不住的沉重殺傷，譬如天王劍法時，他就可以通過這辦法承接殺傷力，並且立即變成二重殺傷反擊回去。

但能實現這一點，還得是他的千殺劍法或者混沌風語才行。

否則的話，引入體內再引出的那股力量流動的很快，根本無法人為控制流出的時間，正常的劍法還沒有緊跟着攻到，這股力量就流出了，那就只能是多了一股打擊敵人的力量，而無法實現跟自身的力量緊挨着形成二重連擊的效果。

李天照內心一陣狂喜，頃刻間想到了許多擴展的實戰用法，旋即又記起眼前三雙眼睛里流露的震驚，忙道：“讓你們誤會了，我用的不是天王劍法，是我自創的千殺劍法絕技二重殺！原本還有一些關鍵問題需要解決，多謝山澗武王陪我實戰演練，助我打通了最後關節，這實戰威力確實喜人的很啊！”

“二重殺？”玄天之地的王將不明所以，不由半信半疑，卻還是說：“恭喜孤王又練成了新的絕技！”

“恭喜孤王啊！這二重殺簡直如天王蓋世劍法那般，不知道的，還以為你破解了天王劍法！”另一個王將也是覺得半信半疑。

“看似相似，其實大有不同，若真能破解天王劍法，那又好了。”李天照嘴裏說著恭維天王劍法的話，其實心裏卻另一番想法。

天王劍法固然厲害，但未必跟他的千殺劍法能夠並存相容。而他新發現的敵勁入體后隨意再轉移出來的奧妙，可未必比天王劍法的秘密弱，讓他去交換，他還未必願意。

“不可能！這一定是天王劍法！”山澗武王十分激動，一則不願意相信孤王能自創出類似威力的絕技；二則不甘心就這麼失敗，決心要證實此事，給孤王埋下長遠的禍患。於是她抓起地上的劍，猛的站起來，發動混沌風語又攻了過來！

李天照一劍招架的同時，引山澗武王的劍勁入體，瞬間經過體印從右劍出時，他的右手劍也已經斬到二重殺的雙劍勁再度發動！

孤王劍從山澗武王肩膀入，斜斬至腰側出，強大的雙印之力劍勁，這個瞬間如同打在只能靠體內混沌之氣抵擋的防護力量上，頓時把山澗武王的身體整個摧的爆成了團血霧！

於是，山澗武王的兵器跌落了地上，體內武王印的力量也大幅度散失，下一刻不滅之體在混沌之氣聚合下迅速重生時，她情緒十分激動的叫道：“一定是天王劍法！孤王你就是發現了天王劍法的奧秘！不想貢獻給玄天武王是嗎？這就是你對玄天武王的忠心？”

兩個玄天之地的王將一時也猶豫難決，無法確定真相到底如何，因為山澗武王的猜測有可能，孤王說的話也可能是事實。

李天照哂然失笑道：“虧得你還是武王，這般心胸狹隘，如此胡說八道，你以為玄天武王分不出二重殺和天王劍法的差別嗎？”

李天照嘴裏說著，劍下卻沒客氣。

山澗武王此刻還不能發動混沌霸體，又沒了兵器，不趁機用雙印之力好好收拾她，還等什麼時候？

不滅之體瞬間遭受的創傷越嚴重，損失的混沌之氣當然也越多，像剛才那樣，身體里原本流動的混沌之氣都散失了，損失之大，根本不是致命傷勢復原幾十次可比。

只是現在，李天照就是用雙印之力打山澗武王的單印之力了，沒有了剛才那種一劍令她身體爆成血霧的威猛。

這也是他的二重殺跟天王劍法的根本差別，沒有了敵人的力量可借，他就爆發不出超過雙印之力的異常殺傷力。

“哈哈孤王被本王說中心事！現在連天王蓋世劍都不敢用了是嗎？以為玄天武王是瞎子聾子？除非今天你把我們三個都殺了，否則，玄天武王必然會知道真相！你就是發現了天王蓋世劍法的奧秘！”山澗武王的不滅之體不斷遭受破壞，混沌之氣損失的很快，可是，卻仍然在狂笑着，說著。

李天照也不理她，只管揮劍招呼。

等到山澗武王又能用混沌霸體的時候，他直接控制了地上兩把劍，取了戰印。

如此一來，也不怕山澗武王能跑了，直接把她踩在地上，雖然造不成實質性打擊了，卻也讓她動彈不得，無從逃脫。

那兩個王將眼看着，雖然沒幫忙，雖然也想看山澗武王倒霉，卻也不好沉默不語，就勸說：“孤王差不多了吧。山澗武王可是尊貴之體，你這般，回去了怕是要受武王責罰。”

那兩個王將其實真有點暗暗擔心，萬一孤王真是發現了天王蓋世劍法的奧秘，害怕會被天武王追殺滅口，又或者是怕被玄天武王問責，那唯一的辦法，就是現在把他們三個滅口了。如此一來，復活之後，他們就沒有了這趟出來的記憶，自然不記得今天的事情。

他們這般擔心着，眼看孤王還不肯罷休，不由更擔心了，萬一孤王是要滅口了山澗武王再來殺他們，那怎麼辦？

於是一個王將就急了，說：“孤王再不罷休，就是讓我們難做了啊！回去后武王責怪起來，也會說我們袖手旁觀，眼看孤王對山澗武王行兇而不加攔阻！”

這意思明擺着，他們害怕李天照有滅口之心，如果他不罷手，就更覺得事情是這樣，那就得不惜動手救山澗武王起來了。

李天照呢？

其實有那麼個瞬間，他確實產生了這樣的念頭。

但下一個瞬間，他又掐滅了這個念頭。

為了害怕本不存在的罪名不惜殺兩個自己人，如此畏畏縮縮實在可恥又可笑！這般回去了，戰印沒有，就說是兩個王將被山澗武王殺死了？玄天武王還不是要疑心，又何必無端害死他們。原本二重殺跟天王劍法就不是一回事，玄天武王又不會如他們這般單方面不加思索觀察的就認定，我這絕技將來總是還要用的，不可能害怕誤會就一直藏着，那這絕技還有什麼意義了？於是李天照就不做此想。

他聽見那王將的話，意識到他們害怕，就故意怒道：“你們不要攔我！我自然有分寸，這山澗武王如此可惡，今日羞辱我太甚，剛才放過了她一次，還來偷襲！至少我要等她混沌霸體結束了，狠狠暴打一頓才能消氣！混沌之氣還有不少，還怕會把她打死嗎？”

那兩個王將聽了這話，面面相覷，尋思着如此也就沒有道理阻攔了，就說：“孤王發泄一下就算了，太過份了不好。”

# 第四百六十九章 萬人血書則移轉星月

眼看山澗武王被李天照踩着，另一個王將也對山澗武王說：“孤王的妻子是武王氏族，又是第三王將，脾氣上來了我們也勸阻不住。不過山澗武王放心，等回去了，玄天武王一定會替你做主。”

這就是廢話了，分明是袖手旁觀的借口。

李天照也不跟山澗武王爭吵，就只是踩着她，等着混沌霸體消失。

本來他練成二重殺心情大好，沒想計較她偷襲的事情了，不料這山澗武王還存心使壞，要利用天王劍法的奧秘害他。

李天照本來也不是有仇不報的人，攤上如此欠揍的，他實在覺得，不暴打山澗武王一頓，簡直就對不起他的良心！

於是，混沌霸體消失了后，李天照按山澗武王在地下，毫不客氣的一通暴揍！

那打的是暢快淋漓，宣洩的是通體舒坦，只看的兩個王將都恨不得上前揮拳踢腿一起發泄。

山澗武王被打的痛呼，卻還是不忘叫着說：“孤王你別得意！你發現天王蓋世劍法的奧秘，天武王必然要尋你滅口！玄天武王為了得到秘密，哪怕把你祖上十八代全當你面虐殺一萬次，也會逼出奧秘！今天你不識抬舉，自招大禍，實屬活該……啊、啊，今天的恥辱，本王早晚會還你、早晚……啊！……唔……唔……”

終於，打到後來，山澗武王不做聲了，雖然眼裡還透着恨意，卻知道再說話只是白白忍受皮肉之苦，於是默默的忍受。

李天照又打了一陣，山澗武王身上又亮起混沌霸體的彩光，玄天之地的兩個王將連忙勸說：“孤王，差不多了差不多了。”

李天照有言在先，又知道這兩個王將擔心他會滅口，也就停了。

山澗武王站起來了，卻沒有武器和戰印，憑藉單印之力，她自知既跑不掉，也奈何孤王不得。

“山澗武王看這裏還有什麼東西需要帶走嗎？”一個王將詢問確認。

“沒有。”

李天照想起竹林武王殿里的黑色珠子，就說讓那兩個王將先走，其中一個王將說：“孤王還是辛苦一趟，一起離開大地武王邊界吧？”

‘他們擔心山澗武王負氣之下，途中變卦……’李天照就說：“那稍帶片刻。”

李天照轉悠着，想看看彩雲地面消失之後，有沒有竹林武王殿里那樣的黑色珠子。

但是，轉悠了一陣，也沒有發現。

“孤王在找什麼？”一個王將很是好奇。

“我看竹林武王殿有那種黑色信息珠，也不知道有什麼用，當時給弄壞了，想着看這裡有沒有。”李天照說罷，又直接問山澗武王：“那珠子做什麼用的？”

“哼！”山澗武王頭一扭，不理睬。

“山澗武王最好明白，既然我們已經撕破臉了，等你混沌霸體歇息的時候我完全可以按着你再打一頓，因為不在乎繼續得罪你了。”李天照很不客氣的把話挑明。

原本他剛才就沒收拾夠她呢，山澗武王存心惡毒，之後也肯定會各種對玄天武王說他壞話，所以根本沒必要與之客氣，仇是結定了，也明擺着沒得和解。

“一個王將，知道那麼多事情是想圖謀不軌嗎？”山澗武王本來還想嘴硬，卻見李天照神色不善，知道他說的出做得到，就又故意不屑冷哼道：“好啊！本王就讓你知道的越多死的越快！那是儲備不滅王將意識的信息珠，武王得之可令不滅王將死而復生。與你這種王將毫無關係，這就是王將與武王之間的絕對差別！”

一個王將這時也提醒說：“這些事情就不要問了吧，沒必要知道的就不需要知道，孤王是去亂戰之地的時間久了，把這都忘了嗎？”

“說的對，只是以為那類信息珠里會有什麼隱秘消息。”李天照就不打聽了，是的，玄天之地歷來是這種默契，或者說，別處武王治下大多也是如此。

那王將也不多說，提醒的話點到即止。

一行人離開了山澗武王之地，又避開人多的道路走了两天，終於離開了大地武王的邊界，再走就是通過風武王和大地武王的交界線，然後就可以到玄天之地的領地了。

後面的路，李天照就可以不必陪同了，下一個目標還有人在等着他，也沒有時間陪同下去。

臨別的時候，一個王將問李天照說：“孤王的新絕技是打算起名二重殺嗎？”

“是啊。”李天照不知為何有此問。

另一個王將就接話說：“聽着像樂曲的名字，這要是傳開了，崇拜孤王千殺劍法的戰士怕是得萬人血書請孤王改個威風的名字了。”

“……我再想想……”李天照覺得二重殺挺好的啊，蠻貼切的，有那麼難聽？

“是得想想，別像花刺王將似得，那麼厲害的獨門絕技，卻起個十分無感的‘觸動’怪名，實在不般配。”兩個王將說著，揮手道別，帶着山澗武王走了。

走出去一段距離了，山澗武王突然回頭，那張醜臉上，透着異樣的古怪之色，用別有深意的目光盯了李天照片刻，這才跟走了。

‘這丑八怪又包藏了什麼禍心？是故弄玄虛還是真有什麼詭計？’李天照考慮片刻，又把這事拋之腦後。“若是故弄玄虛，就是存心讓我胡思亂想；若真有什麼詭計，此刻既然猜不到，也沒必要多想了！”

李天照一個人趕路，邊走邊揮舞雙劍，比劃演練着，琢磨着雙劍有哪些獨特用法。

二重殺……

‘不對，改個什麼名字好呢……二重絕勁？顛倒乾坤？移天換地？陰陽置換？移轉星月？’李天照考慮着，覺得移轉星月不錯。

如果對手是單印之力，他能疊加的就是自身的雙印之力加上對手的單印之力，比作星光；若對手有雙印之力，他移轉的就是雙印之力，對比之下雙印之力就如明月。

“就叫移轉星月了，這回總不至於萬人血書改名那般誇張了吧？”李天照覺得妥當了，又繼續邊奔走邊揮舞着雙劍，盡量熟悉兩把劍揮動的節奏。

原本雙劍的缺點就是遇到對手雙手握劍全力攻擊時，需要交叉合擊，但力量變化上就沒有那麼靈巧，雙劍擊中的力量容易偏移，但李天照如今有移轉星月，用起來卻有了實際意義。

‘對上單印之力的時候，其實也沒有必要用移轉星月，本身雙印之力就有絕對優勢了。移轉星月說到底的節奏是一守一攻，把防守獲得的敵人力量轉移到下一次的進攻時一起施放，實現超越尋常的殺傷力。一則用於對陣殺傷力特彆強的敵人，二則用於少數情況的防守反擊，三則用於以一敵眾的時候也該有神奇之效……卻並沒有必要作為平常對敵的手段，用於防守的話一把便捷的短劍就夠了，拿長劍反而麻煩。’李天照演練着，考慮了各種戰鬥情景，實在需要雙手長劍的情況很少，他平時帶着的那把短的波浪短劍就足夠使用了。

琢磨清楚了，他也就不必考慮多弄一把長劍了。這把山澗武王那拿的，只是暫時使用，按玄天之地的規矩，是要上繳的。

李天照獨行了一天一夜，也練了一天一夜，思考了一天一夜。

他發現獨門絕技到底是厲害，去山澗武王殿前後的他，戰鬥力簡直可以說是因為移轉星月的絕技而變的判若兩人。

‘下次再遇到暗劍王，這下底氣更足了。’李天照考慮着，覺得以後對戰思路可以繼續改變，混沌印力量到底難以發揮一擊致命的效果，倘若都為風刀王將的絕技服務，兩種，甚至必要的時候三種一起發動，主動散溢，那就可以抵擋許多混沌碎片的力量了，而他主要的殺傷手段，還是近距離千殺劍法的打擊。

李天照本來就是每天琢磨諸如此類的事情，只是盟主的責任讓他難免要分心考慮其他，此刻有移轉星月的絕技，人又在外面，得以專心一意的重新思考如何調整絕技影響下的新戰鬥體系。

至於此去的下一個目標？

李天照不是太擔心，因為絕對沒有山澗武王那麼麻煩，雖然也是戰鬥類的混沌碎片加混沌印的力量，卻沒有混沌霸體這種麻煩的東西。

不過，下一個目標顯然投降的可能性也比較大，也是安排了兩個王將跟李天照接頭。

果然。

照面交手了兩招，那武王一劍過來，被李天照左手的波浪劍一架，使了移轉星月，右手的孤王劍一擊過去，那武王根本沒能招架住，頓時被二重的雙印之力轟的不滅之體整個爆成了血霧！

瞬間成型的時候，李天照沒有追擊，而是問了句：“繼續打，還是直接去玄天武王殿做客？”

“天王蓋世劍？”那武王同樣驚駭不已，因為思來想去，也只有天王劍法有這等威風。

“不一樣，這是我的獨門絕技移轉星月。”李天照答罷，旁邊的一個王將詫異的說：“孤王這個絕技的名字起的不錯，這威力、更是了不得！”

那武王直接乾脆的丟了劍道：“孤王的千殺劍法本就快絕，再有這等威猛霸道的獨門絕技，本王還有什麼好打？罷了、既然天運在玄天之地，本王又如何能逆流而上？罷了、罷了……本王從此就替玄天武王分憂吧！”

那兩個王將也沒想到如此容易，兩招就把這武王給擺平了？

不過，順利當然是好事嘛。

兩個王將愉快的帶着投降的武王回去，李天照則獨自奔赴下一個目標。

原本李天照不需要用移轉星月也可以拿下這個武王，只是多花些時間，他卻故意不避諱的使用。

千殺劍法本來就讓他成為別的武王的眼中釘，千殺劍法也是他被玄天武王器重的理由，移轉星月只是把這些都進一步加強了。

那麼，他就再用一次，讓玄天武王更清楚的確定，他孤王李天照不可替代的獨特性吧。

# 第四百七十章 不甚合理的目標

拿下了第三個武王，李天照又繼續奔赴第四個。

不是參与這樣的任務，他都不知道大地武王竟然有這麼多的附屬武王。

原本他還有種錯覺，以為武王都如亂戰之地的眾王那般，寧可落魄艱難的在一隅之地求生，也絕不願意向大武王低頭；以為都如七星武王那般，寧可死，也不願意去大武王的武王殿為奴為仆。

當李天照經手的第八個武王也投降了之後，他才明白，原來並非如此。

有的武王會選擇寧死不屈，也有武王會選擇好死不如賴活着。

強如大地武王，看似那麼大的領地，亂戰之地被奪了那麼多地方，充其量也就犹如對戰時胳膊被劃了幾刀，還是咬咬牙，能繼續揮劍作戰的那種傷口。

可是，大地武王的未來不可期待了的時候，這些附屬的武王紛紛沒有了信心，各自考慮將來的後路，這麼多都願意投靠了玄天武王。

如此局面繼續發酵，要不了多久，大地武王的局面就會崩塌。

‘大地武王這等體量，說到底只有自內才能產生崩塌的敗因，兩邊的王將，萬戰將的廝殺，在決定性的因素沒有出現前就是你爭我奪的膠着狀態，或許能催化加速優劣局面的天平傾斜情況，卻很難形成真正的致勝。戰士發揮的到底是催化作用，只是戰力強的那方，催化的效應看起來更強，可是說到底，大地武王的體量，還是靠內部因素決定結果。’李天照目前奔走的附屬武王的地方最多，已經完成了八次。

金劍王奔走了五處地方，東劍王也是五處。

李天照到達第九處地方時，碰見的是山澗武王時候見過面的那兩個王將，他們把人送回都城后，又折返繼續參与行動。

“孤王威名赫赫，所過之處的武王都特別容易說服，貢獻斐然啊！”一個王將見面就是恭賀的話。

“我哪裡有多少功勞，只是這些附屬武王聽說大地武王難以支撐多久了，本就有心謀取後路，又相信玄天武王，這才容易說服罷了。”李天照以前聽王將們說諸如此類的話時，他覺得太會走形式了，又或者是太會時刻顯忠心了。

但是現在，他卻發現，原來這些近乎流於形式的話，恰恰是許多人不願意承認的事實。犹如這趟行動，事實就是他言語里說的那樣。

他李天照說服的效率更高，當然是因為遇到猶豫不決的武王時，交手下來迅速崩潰了對方抗拒的意志，所以能夠很快達成。

這是他李天照效率高於金劍王和東劍王的原因，是他個人能力實現的。但是，這些武王會答應投降的根本，卻跟他沒什麼關係。

沒有他李天照來，大不了是多來幾個別的王將，他效率高一點，大不了玄天武王多安排一隊人，兩隊人一起行動，總趕得上他的效率了吧？

如果還不夠，那就三隊？四隊？五隊？

反正玄天武王座下輕鬆湊的出這麼多隊伍。

所以李天照清楚，事情有他的功勞，卻沒有多大。

但清楚了這些，他也就更確定了一件事情，他本來不應該被派來參加這次行動，頂多是去大地武王都城的時候，還有非把他孤王加上的理由，但前期這些，完全是別人可以替代的差事。

玄天武王卻偏偏算上了他……

第九個武王的不滅之體，瞬間被孤王劍斬過，爆成了一團血霧……

李天照近乎程序化的重複問了句、重複過好幾次的話：“是繼續打？還是直接去玄天武王殿做客？”

時至今日，李天照還沒有聽到不一樣的回答。

果然，那武王也是用驚駭不已的語氣驚叫道：“天王蓋世劍法？”

那兩個玄天之地的王將面面相覷，不由會心一笑，而李天照，對於這樣的反應已經習慣了。

第九個武王也拿下了。

沒有意外。

原本也是，這種全然沒有自主權的附屬武王，實在沒什麼道理會不惜求死抗拒。

若有這種氣節，怕也不會當附屬武王了吧。

兩個玄天之地的王將走的時候，道：“下一處地方孤王要當心些了，不是在大地武王的境內的附屬武王，投降的可能性不大，一旦動手，舉國皆敵，真可能殺個沒完沒了，孤王千萬不要着急，多聽聽同行王將的建議。”

“好。”李天照告辭走了，不禁也打起精神，他還記得西月之地，下一個要去的地方，在大地武王領地的北面交界外。倘若是西月之地遇到這樣的事情，他相信，西月之地的戰士真的可以不在乎付出任何代價的為武王而死。

李天照獨自在路上時，卻又在想，亂戰之地的局勢，該也有變化了吧……他現在離亂戰之地已經很遠了，如果武王給了玄衣密令，要進一步把持聯盟的大局，那麼也該是有大動作的時候了。

李天照做足了心理準備，出發之前就知道，許多他安排的人都會被替換，這基本是必然。

但他相信，也只是被替換。

然而呢？

然而事實也是如此，還是，並非如此呢？

……

玄天武王殿。

每次跟孤王交接的王將們回來，玄天武王都會認真查看王將交上來的戰印里的記憶碎片。

一併回來的武王安頓好了下去時，玄天武王問起，仍然是一樣的說法：“孤王一定是窺破了天王劍法的奧妙！那等威力，非天王劍法絕不能夠辦到啊！”

這一次投降過來的武王，也是類似說詞。

總務長也看了記憶碎片里的李天照兩招把武王的不滅之體打成血霧的情景，不由也難以置信的說：“孤王實在不可思議！千殺劍法再加上天王劍法的威力，真正是所向披靡！”

“哦？總務長也以為是天王劍法？”玄天武王頗為意外的語氣，讓總務長不由疑惑道：“這、看來也只有天王劍法有這等威力啊！”

“總務長難道沒有發現，孤王從沒有起手第一劍就使出這等殺傷力的一擊嗎？”

“這……也許是試探虛實？”總務長猜測着。

“旁的劍法或許還有這種必要，孤王的千殺劍法快絕，根本不會故意示弱的試探敵人，他又早知道武王的力量情況，更沒有試探的必要。所以，其中必有什麼奧妙，以至於孤王第一劍根本不能發揮此等劍威，他說與天王劍法不同，應該不是虛言。”玄天武王說的篤定。

“孤王也許是怕懷璧其罪，會招致天武王針對，故意使然？”總務長不明白玄天武王為何如此確定。

“看，連總務長都不知就裡，這些武王也不了解天王劍法，當然也會誤會。孤王又如何知道天王劍法的更多信息，又如何會想到需要這般刻意偽裝？”玄天武王在迷霧中隨意踱步着，總務長心有疑問，卻不敢多問，本來提起天王劍法，就不會是讓玄天武王高興的事情。

玄天武王心情似乎很不錯，主動願意說起更多。“總務長並不知道，天王蓋世劍法又有天王蓋世三連斬的別稱，一是因為許少能見三招還活的人；二是因為天王劍法三連斬之後，必有一招停歇，而後才能繼續，所以會有這種別名。當然還有第三個原因……總而言之，從孤王使用來看，並非天王劍法，只是威力同樣兇猛。”

“原來如此！也難怪別人不知道，天王劍法面前能見到三招之後的，恐怕也只有武王和大地武王了。”總務長不失時機的恭維，至於大地武王放後面說，本來就是取悅玄天武王，而現在的局勢看來，已是必然的事實。

“那倒也不止本王與大地武王見過……龍王及得過天武王賜予劍法的，與人動手時難免會有別人見到，天王蓋世三連斬的說法，也該是有一些知情的，只是畢竟不多，這幾個投降過來的落魄武王混吃度日那麼久了，大概不會知道。”玄天武王說罷，又道：“多了這些能替本王分憂的，就安排他們多做些事情，過去積壓的功績換復活的日程可以提前一些，無關緊要的人員，都安排好了讓他們負責復活就是了。”

“是！”總務長領命要走，玄天武王又道：“慢着、北風寒雪之地都安排妥當了嗎？”

“妥當了！”總務長答應罷了，見沒有別的交待，這才告退出去。

如今這等局面，大武王們最愉快的就是得到這些肯投降的武王當幫手，這樣的幫手，永遠不嫌多。

比起消滅許多小武王，其實更想要的是他們投降。

只是，不是所有的武王都願意降。

李天照負責的第十個目標武王，綽號北風寒雪。

大地武王領地的北面邊境之外，北風寒雪之地還跟另外一個小武王交界，那是個依附於天武王的小武王。

因為這緣故，兩個小武王彼此對立，又都吃不下對方，背後分別靠天武王和大地武王支持，時而交戰，時而消停。

兩個小武王也因此，沒有被交界的天武王和大地武王吞併。

北風寒雪其實卻對自身的處境有相當清楚的認識，所以，北風寒雪武王一直設法隔離大地武王方面的意識入侵。

雖然依附，該納貢的納貢，但除此之外，任何可以隔離切斷的聯繫，都嚴格封堵，嚴禁交界領地的戰士跟大地武王方面有任何往來，一旦大地武王的人有過來的，必然招致北風寒雪武王的激烈反應。

如此嚴防死守，大地武王未免刺激北風寒雪武王，會讓她索性也去投靠天武王，於是也嚴禁交界的戰士無事不得過界。

兩邊保持着這種默契，已經很多年了。

# 第四百七十一章 冰雪，熱血

北風寒雪之地遠離玄天之地，即使將來大地武王的領地真的崩潰了，玄天武王也未必能佔領到這裏。

可想而知，北風寒雪武王這樣的情況，從根本上就沒有投降玄天武王的基礎，唯一的可能是在死亡壓力下被迫屈服。

這是個比較麻煩的任務，李天照潛入北風寒雪之地后，還得繼續避開大路，往都城去。

一路上又都是白雪堆積，趕路既難、又冷，簡直折磨人。

‘北風寒雪之地跟玄天之地和大地武王之間的爭鬥絲毫沒有攪局的影響，玄天武王為何卻決意要先解決了這裏？’李天照真是覺得奇怪。

山長水遠，北風寒雪之地的情況，將來哪個大武王與之交界相鄰，其就會依附於誰。

這樣的地方，為何非得派人來消滅呢？

小寒冰構築的冰屋外面，北風凜冽，飛雪漫天激烈飄蕩，呼嘯的風似萬千齊聲的嚎叫。

李天照在冰屋裡，披袍裹身，全憑持續消耗混沌之氣抵禦寒冷。

這般天氣，勉強趕路，還不如睡覺修養體力來的更值當。

只是，李天照已然睡足了，難以再入眠，可外面的風雪依舊不見停歇。

他只好熱了酒，喝着。

卻又只能喝幾口，因為一路都不能到村鎮里補充，身上帶着的存貨怕是得喝到折返的時候。

‘風雪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才停，繼續這麼耗着，吃的恐怕支撐不住，這裏又都是冰天雪地，想找個野獸都難，只能繼續趕路了。’李天照引動冰屋散溢成一陣藍色的混沌之氣光霧，頂着風雪繼續前行。

漫漫冰雪覆蓋之地，高低起伏的全是白色，只他一個穿着白色披袍的活物在風雪中奔行。

這般避開大路繞行着往北風寒雪武王的都城，還得走上兩三天。

北風寒雪之地地廣人稀，許多山林地區長年積雪，適合耕種的地方很少。

北風寒雪武王又恐怕大地武王動搖了她治下的人心，為了防備大地武王的人頻繁接觸，人口集中管理，放棄了許多山村地方的利用。

糧食的生產長期以來勉強夠用，卻沒有多少結餘，好在交界敵對的另一個小武王的情況類似，而且雙方每年只有不下雪的四個月動兵，別的時候極少會有上規模的廝殺，因此食物上倒也可以自足。

事實上最根本的原因也是大地武王對北風寒雪之地的納貢比例放的低，名義上跟別處一樣，實際上有退返的特例。否則的話，不管產多產少，夠不夠吃還是得看大地武王的心情。

大地武王和天武王對這片區域的兩個小武王都特別優待，但絕不是出自於什麼個人情感使然的善意之類。

而是這兩個小武王起到了一定的平衡制約作用，本身也不值得必須去佔領，唯一對兩個大武王有價值的也不是那點糧食生產，即使把生產挖掘到極限，也不足以讓兩個大武王在意。

李天照估摸着，派他來這裏，也許……根本只是讓他多在外面獃著的目的吧？

因為他實在不明白，非得滅了北風寒雪武王的理由……

亂戰之地，現在是什麼情況了呢？

李天照離開了幾天之後，就只有了解行動情況的人才知道他的具體動向了，旁人，就算是玄衣，也是靠玄天武王派的使者帶去的信息，才知道幾天前李天照去了哪裡，卻不知道他下一步會去哪裡。

所以，玄衣就很痛快的開始重新安排孤王治下的一些人員的職務，但凡關鍵的，不是她任命的全都換掉，本來不算關鍵的，因為換上了她的人，又被她的人安插上各自的親信，於是從上之下，來了一波大換血。

千殺派系的戰士本來都在外作戰，一直還沒有安排關鍵的要職，李天照最初計劃的是等到戰鬥結束，領地里的大局穩定了，手裡這些最能打的戰士再分別予以安排，於是唯一能妨礙玄衣的阻礙，也就不存在了。

那些被置換下來的人個個憤憤不平，卻苦於找不到孤王，只能奔赴前線尋搏命鴛鴦告狀。

卻沒想到，聽到這些戰士的抱怨，搏命鴛鴦夫妻倆卻十分不高興，反過來斥責這些戰士說：“玄衣王將說你們事情做的不好撤職，那不是理所當然嗎？作為戰士，理當正視自己的不足啊！也許你們平時做到了八十分，甚至九十分，但只要玄衣王將替換你們的人能多做一分，那都是對的！玄天之地的戰士，理當积極往前看，做什麼都是在為偉大的玄天武王貢獻力量，怎麼能因為變動了職務就滿懷抱怨？不希望就這樣，不想停下來當慢慢腐爛的廢物，那就上陣殺敵！用功績說話！”

那些來抱怨人無話可說了，因為他們明白了，跟搏命鴛鴦說這些毫無作用，這兩位滿腔戰士之心，根本不明白玄衣夫人的這些動作意味着什麼。

於是他們又去找蝴蝶劍和山芊啟說，蝴蝶劍聽了，直說等孤王回來，因為她們現在也做不了什麼。

孤王不在，本來大事的權力就交給了玄衣夫人，她的決定，目前根本沒人能左右。

山芊啟雖然是也是孤王夫人，卻只有領着千殺派系一隊戰士的實權，別的事情也管不到。

但那些來的人仍然不甘心的去遊說山芊啟，本以為她會跟玄衣爭鬥，至少替孤王不忿，沒想到，山芊啟竟然說了跟搏命鴛鴦差不多的話，滿腦子殺敵立功，全然沒興趣理會這些權力爭鬥的事情。

眾人絕望的離開前線，折返回去后，把各自求助的結果匯總一說，紛紛感嘆道：“孤王太信任玄衣夫人，山芊啟夫人又似搏命鴛鴦那般只知道殺敵立功，一旦孤王不在，就成了玄衣夫人把持一切！我們、呵，怕是等到塵埃落定了，孤王回來了也難以改變！”

“還是玄天之地的人見機，黑虎為首的那八個萬戰將，自從玄衣夫人來了亂戰之地，他們就主動獻上殷勤，現在看來，我們都被撤換了職務，唯獨他們八個卻安然無恙，顯然早就表了忠心，是玄衣夫人的人啦！”

“哎——孤王對外智勇雙全，可惜這對內、情感上卻有致命弱點，他與玄衣夫人感情好，就捨得如此放權，看玄衣夫人何等清醒，情歸情，權歸權。深知她拿着和孤王拿着並不一樣，孤王卻以為其中沒有什麼差別。”一個老將很是懊惱。

他們這裏的人，都不是沒機會投靠玄衣王將的，卻因為一直更尊敬孤王，願意聽他號令，即使早看出不好的苗頭，還是盼着孤王能及時醒悟。

可是現在看來，孤王還沒有醒悟，玄衣已經動手，將來，孤王還能扭轉乾坤嗎？怕是難如登天了。

從上至下的號令，全都得玄衣王將發了話別人才聽，他們兩人的命令衝突時，玄衣夫人換上去的人肯定都聽她的，強行置換，左右上下的旁人一概故意作難，使之什麼事情也辦不成，日常的工作也全是會犯錯的陷阱，那時候如何改變？

“孤王到底年輕，出身又低微，想想我們多少歲的時候才明白這些，孤王跟玄衣夫人新婚不久，不感受些挫折絕難體會。玄衣王將是武王氏族，一定是耳熏目染，從來就知道緊抓權力掌握主導的道理，當然不可相提並論。”

“孤王何時醒悟我不知道，但現在這處境，我看難以扭轉，在這裏說再多也沒有用處，萬一被玄衣夫人知道我們頻頻私下聚集密會，說不定會安插罪名，永絕後患。”一個戰士站起來要走，旁人勸說：“不至於吧？我們又不能影響玄衣夫人什麼，孤王又一貫不跟玄衣夫人爭奪權力，不會用上那等激烈手段。”

要走的那個戰士冷笑道：“你還沒看懂玄衣夫人的為人？看她如何管盟主府里的人，就該知道她的手段了。對待府中的身邊人尚且那般手段，對我們還能心懷仁慈？大家現在心都涼着，只要有一個人私底下投靠了玄衣夫人，拿着我們聚會說的這些的記憶碎片信息當證據，我敢打賭！玄衣夫人就敢對我們下狠手，等到孤王回來，她拿這些憑據就可以說我們心懷怨恨，圖謀不軌，挑唆他們夫妻關係，用心惡毒。孤王回來之前，這樣的聚會最好還是不要。各位不信的話，自便，我就不再參加了！”

一些人受了這話影響，心裏惴惴不安，於是後面再有聚會，就推辭不去了。

但是大多數人卻不以為然，還是頻頻聚會，職務撤換之後受的許多委屈和不平，積壓成怨，於是聚會時難免有越來越多的怨言，很快有人不喊玄衣夫人了，而是用蛇蠍心腸來形容玄衣。

這天，玄衣得了密報，讓那戰士留下了戰印，打發了人走後，又喊來了身邊親信，交待了一番。

“夫人這般，會不會不好向孤王交待？”那親信跟隨玄衣時間久，本來又是從玄天之地調來的，敢多說些意見，她覺得這事情做的太激烈。

“本來是不想多做什麼，以免孤王不快。但這些人如此不知所謂，不知感恩！我對他們手下留情，他們卻一天天的聚集在一起圖謀不軌，現如今都敢私下里用蛇蠍心腸來說我了，又都在那密謀着等孤王回來，如何添油加醋的挑唆孤王對我的看法，如此存心不良，對他們哪裡需要客氣！殺了他們是讓孤王不快，但事出有因，孤王的不快也有限度；留着他們每日煩擾，各種添油加醋，卻可能讓孤王對我心生不滿。我當然寧可孤王不快，也不能讓孤王不滿！現在不拿這些人殺雞儆猴，還會有更多這般不知所謂之徒，拖的久了，將來要殺的人還會更多，必須當機立斷。”玄衣恨恨然說罷，催促那人去辦。

領命的人也沒辦法再勸了，覺得玄衣的角度，如此考慮也沒有問題。

只是，她還是覺得，該等孤王回來了再說。

因為說到底，動的是跟隨孤王從神威之地一直效力至今的人。

可是，這戰士也做不了主，玄衣許她提建議而沒責怪，已經是特別器重的厚待了。

於是，當晚，盟主城的一間客店裡，血染了三層廳房。

# 第四百七十二章 突然無助

六十餘人，盡數被誅。

得知噩耗，那些被撤換的戰士不敢再有多的言語了，那些早已沒去參加這類聚會的則只能痛心疾首的悲憤自語道：“叫你們不要再聚會不要再聚就是不聽！這女人對身邊侍候的人都能狠辣下手，哪裡還會把我們的生死榮辱放在心上！你們這麼一死，讓孤王回來后處境更糟，甚至連可用之人都沒有幾個了！”

有的戰士悲憤，卻不敢妄言，唯恐被步了後塵，只敢在家裡夜深獨自喝酒時，回想那些慘死朋友的過往，對着夜空淚流滿面的悲呼：“孤王你何時才能回來啊！如此下去，我們都要被玄衣夫人殺完了啊”

……

北風呼嘯。

遠在北風寒雪之地的李天照，聽不見這些悲痛的呼喊聲音。

憑藉玄天武王交予的記憶碎片信息里的景象，李天照眺望遠處那座北風寒雪城的輪廓，長吁了口氣，終於到了。

只是天色還早，不方便潛入城裡。

李天照在城外約定的區域晃悠了一陣，終於看見個人出來，招呼他進了雪下隱藏的冰屋裡。

“這是為孤王準備的衣裝，穿上后在城裡活動就不會引人注目了，只是臉上的膚色要塗抹這些，才能更白一些。”那人帶着不少東西，李天照的注意力卻在這王將的臉上，因為，計劃中來這裏一起行動的有好幾個。

“其他人呢？”李天照看那王將繼續忙着取東西出來，忍不住問他。

“啊，是這樣。前不久別處出現緊急情況，第五隊負責的目標跑了，本該在這裏等孤王的幾個王將緊急支援，期間又出了些差錯，趕不及過來，一時半刻又不能調派人來，時間安排的又緊，我一會就要趕回都城彙報情況，所以這次的目標……”

“我一個人？”李天照不禁氣結，質問說：“北風寒雪之地這種地方，戰士普遍都輕生死，重名譽，視生死為平常事，真正可以前仆後繼的送死，我一個人對付北風寒雪武王，以及武王殿的不滅王將，王將，眾多持續支援的萬戰將，還得應付絡繹不絕的千戰將、百戰將、十戰將、在編戰士的蜂擁圍攻？”

“確實有些麻煩，事情剛出的時候我立即回都城稟報了，武王說行動隊不便臨時增加人手，說是讓孤王辛苦一點，如期把這裏的事情解決了。”那王將說著，又道：“對了，恐怕孤王的不滅印混沌之氣不足，武王還特意多賜予了一枚不滅印備用。其實那些千戰將也沒有什麼威脅，只是人多，花費的時間多點而已，孤王獨自應付原本也能解決。”

“能解決和是否需要幫手能是一回事嗎？”李天照簡直覺得荒唐。明擺着，多幾個助力能幫忙應付圍攻的干擾，更能分擔敵人潮水般的堆屍消耗，他才能專心的盯着北風寒雪武王打，如果全部壓力都在他身上，人家北風寒雪武王找到機會了往人堆里一鑽，就看無數人圍着堵着被他李天照殺，也不知道得殺多少天才能見得到北風寒雪武王的面。

多一枚不滅印，也未必耗得起。

“孤王辛苦點吧，實在是沒辦法，第五隊接連出意外，死了三個王將，重傷了六個，不補充人手後續行動全都會受影響，思來想去能多承擔些壓力的，也確實只有孤王。”那王將覺得無辜，這又不是他能決定的事情，何況既然有武王的交待，孤王樂不樂意都得受命，何苦拿他來發泄？

李天照實在高興不起來，一個幫手都沒給他，簡直太扯了。這種特殊任務，他一個人干兩個人的事情又沒有多的功績，北風寒雪之地的千戰將擊殺了也沒什麼功績，戰鬥時長和疲憊程度卻多少倍的增加。

那王將見李天照還是黑着臉，勸說：“孤王就當是升上不滅王將之前的特殊考核吧！大家都知道，這次特殊任務完結之後，武王一定會賜予孤王升上不滅王將的殊榮，擁有不滅之體是天下戰士的夢想。孤王接連創造功績的奇迹，臨末的一關最不容易闖過，也理所當然。”

“也只是猜測，武王並未明確說過。”李天照雖然也相信是如此，因為玄衣這麼說過，她一貫沒有把握不會輕言，尤其對玄天武王的想法，玄衣總是能猜測的準確。

“孤王不必患得患失，大家都心裏有數，錯不了。”那王將很有把握的笑了笑，交接完了，起身告辭說：“我就先走了，回去都城的途中還要替五隊跟四隊送消息，否則還得影響四隊的計劃。五隊的王將在四方城養老太久了，簡直把四方之地的王將們的臉都丟完了！本來現在很多新萬戰將就狂妄，許多叫囂着王將何德何能，敢不敢去戰士廣場切磋比試之類的不知所謂的話！這第五隊的戰績要是傳開了，嘿，那些戰時特例的萬戰將還不得跟打了雞血似得！”

這類情況李天照也聽說過，許多戰時特例起來的萬戰將們在交戰的邊界城市挑釁王將，旁人議論時也說從不見王將去戰士廣場比試切磋。

但王將們畢竟都老沉，也沒誰理會這種挑釁，於是就有不少戰時特例的萬戰將宣揚說王將們是膽怯不敢去戰士廣場，最初大約是激將，說的多了，久了，就被戰時特例的萬戰將們認為是真的了。

“初得萬戰將戰印時難免會特別激動自信，可以理解。”李天照倒還記得那種心情，只是他當時的情緒是放在獲取功績上面。

“他們想讓王將去戰士廣場，也得先求武王給我們王將少安排些差事啊！都跟他們似的，在邊界城市有事了跟着衝殺，打完就去戰士廣場喝酒聊天勾搭切磋打架，現如今有空休息都想多睡會覺。”那王將抱怨着，揮揮手，告辭走了。

李天照倒覺得還好，只是也明白這王將的感受，相較於他們長期在四方之地的悠閑時光來說，自從對大地武王開戰後，的確是兩種生活狀態，至今還不能適應，或者說，還在懷念四方之地的時光，也不足為奇。

畢竟，戰時特例的戰士們還對未來充滿积極熱情的展望，而王將們對於這種作戰的忙碌卻只有重複過往重複了無數次的枯燥和疲憊。

李天照換了那王將準備的衣裝，還有身份牌，信息是都城不遠的某座城市的聯絡隊的人。

至於這身份牌的主人，十之八九是在半路被那王將截殺了。

有了這些準備，李天照就可以在城裡走動，實地了解城裡的大致情況，吃個飽飯，睡個好覺，遇到巡邏盤查也可以應付過去了。

只是，他得裝啞巴。

北風寒雪之地有不一樣的口音，跟玄天之地存在較大差別，他開口就會暴露。

李天照看街道上的戰士裝備，就像是去西月之地那樣。

客店裡供給的食物也沒有肉類，顯然緊缺的很。

所謂的吃好，在這裡是不存在的，李天照只能是吃飽了。

至於洗個澡，他發現客店裡沒有單獨的洗澡間，頂層的客房也沒有，都是男女分開了在大池子里泡着。

這裏的人膚色普遍都白，李天照一則容易暴露，二來他看到池子里的水色，決定還是回房睡覺了。

他覺得，不跳進那個池子里的話，他身上還更乾淨些。

於是，洗個澡也是不存在的。

最後是睡好。

李天照發現床鋪不知道多久沒清洗，許多各種顏色的污跡，還有些複雜的混合性氣味……

沒見過西月之地的客店情況，但不會比這裏更糟了吧？李天照嘆了口氣，把鋪蓋都掃落，直接睡硬板上，卻又睡不着，就又起來了。

亂戰之地的武王都很不容易了，但到底是物產豐富些，氣候也好，相較之下，北風寒雪之地雖然地方大，都城的情況如這般模樣，這裏的人生活的比亂戰之地的落魄武王們座下的戰士還可憐。李天照站在窗戶邊，看着街道上被封冰雪之地的男女戰士們的身影，想到一旦他動手，都城就會變成血煉的地獄景象，不由心生不忍。

這裏的戰士個個精神狀態都很不錯，透着如西月之地那般的昂揚士氣，物資的不足並沒有影響他們精神上的滿滿自信。

因為對北風寒雪武王有着絕對盲目的崇拜和信任，因此他們不需要考慮多餘和複雜的事情，只需要簡單重複一天天的生活和狀態；又因為不知道大地武王領地里的生活情況，也就沒有對比，他們也不會覺得自身的生活有多糟糕，自然也沒有落差感，大約還只會覺得，他們的日子過的比過去富足吧。

李天照看街道上一個魁梧的男戰士纏着一個五官很出眾的女戰士，那女戰士幾次拒絕他拉手，旁邊有幾個男戰士起鬨，那魁梧的男戰士就揮舞着拳頭，看來他頗有武勇之名，沒有人跟他動手。

那女戰士卻仍然對他沒有意思，目光迴避着他的炙熱注視，自顧四面張望，突然掠過客店三層窗戶旁的李天照后，又迅速拉回，定格在他臉上，展顏一笑，手指了過來，大聲叫道：“喂！晚上我們一起睡！”

如此直白而乾脆……

李天照估摸這裏的戰士習俗跟西月之地類似，也就不拿玄天之地的習慣看待，只是覺得這種率直也是可愛。

那女戰士身邊的男人憤怒的瞪着李天照，吼道：“你敢答應！就得跟我決鬥！”

# 第四百七十三章 不該是這樣

李天照當然不會答應，那女戰士固然是很漂亮，但他本來也不是看着漂亮就熱血上涌的類型，尤其跟玄衣成婚之後，更是對旁的異性沒有主動性的念頭，甚至連被動的都幾乎都沒有。

何況，他也早過了只看臉和身形的想法，只是這裏的洗澡池的池水，他就從根源上掐滅了他考慮這種事情的一切念想。

雖然這男戰士的猖狂惹他不喜，卻也到底歷練的老沉了些，自然不會因此橫生枝節，就望着那女戰士手指張着的嘴巴，擺手示意，假裝啞巴。

那男戰士頓時大笑着叫道：“是個啞巴！啞巴！哈哈哈哈……肯定是決鬥輸了舌頭被人割了！沒有舌頭他不會舔！”

一群路人戰士聽了都笑了起來，那女戰士又剎那錯愕，旋即又憤然喊說：“你是啞巴我也喜歡！”

那男戰士更是惱羞成怒，他一再糾纏都被拒絕，卻要選擇個啞巴，是說他連啞巴都不如嗎？

於是他沖窗戶邊的李天照吼道：“你不想死就關上窗戶滾回去睡覺！”

李天照聽見這話，笑了……

街道上的戰士們都起鬨叫着：“下來打一架！”

“打、打啊！”

“血可流，命可丟，美人可以易手，戰士的尊嚴必須捍衛！”還有許多人叫喊的熱鬧。

鬧哄哄的聲音里，那好看的女戰士滿眼期許的望着李天照，盼着來一場為她展開的鮮血拚搏。

李天照笑着，然後把窗戶關了。

外頭，一陣噓聲。

只是這些人，剛才也沒見誰去挑戰那戰士呢？

李天照躺硬床板上，也沒在意外頭的噓聲，按計劃，他要先好好睡一覺，然後去武王殿。

但是，他本來還考慮着很沉重的事情，被剛才的插曲一鬧，也就沉重不起來了。

如果跟臨近的武王交涉，指望其出重兵進攻吸引注意力的話，我就不必一個人承擔那麼大的壓力了吧……李天照考慮着，又比照這一代的地形圖，發現這想法沒有時間施行。臨近武王即使出兵，算上往來交涉的時間，他也會耽誤後續的行動計劃。

或者現在城裡散布消息，擾亂地方人心士氣，多少該有分化作用？李天照考慮着，還是發現匆匆忙做這些沒什麼作用，這類意識滲透不是短期內能產生效果的，除非是利用敵人被困死了的絕境，那時候士氣低落，人心思變，渴望求生又無路，才能達成極佳的效果。

事起匆忙，武王真要讓我一個人在這裏滅北風寒雪之地，也真是看得起我！李天照仔細考慮了一遍又一遍，事情並非不可為，關鍵是，考慮到動手之後的血煉地獄情景，他實在不願意。

李天照自問至今為止殺過的敵人不少，但是，他沒有屠殺過戰印級別低的戰士，如非必要也不會去做那種屠殺。尤其現在，分明是進攻、入侵北風寒雪之地的性質，這種心理壓力就更大了。

想着這些，李天照覺得心情鬱悶，不由推開了窗戶，撲面而來的寒氣，只讓他覺得稍微清爽，可心裡頭的沉重，不見輕鬆。

路邊沒有剛才的鬧騰了，剛才那個好看的女戰士和那個魁梧的男戰士翻過了牆壁，在客店院子里的牆邊，真進行着激烈的糾纏。

片刻前看起來很不情願的女戰士，此刻不見任何勉強，份外投入且主動。

李天照沒覺得意外，西月之地的風氣也是類似，如西月武王所說，戰士本就輕生死，故而有意使他們放縱性情，有享樂而不言情，才符合戰士輕生死的悍勇風氣。他剛才若節外生枝，不過是成全了這女戰士的樂趣，滿足了旁人的熱鬧。

李天照靜靜看着下頭的糾纏，卻沒有多久便偃旗息鼓了。

那魁梧的男戰士站起來翻牆出去了，然後看見窗戶旁的李天照，沖他咧嘴一笑，豎起大拇指，指了指牆裡頭。“現在你可以跟她睡覺了。”

李天照聽着，笑了。

他們只是享樂，為此可以拚鬥，但事了則各行其是，犹如陌生人歇腳時遇上越快的聊了會天那般，沒有羈絆，沒有不舍，甚至沒有一絲眷戀。

院子里的女戰士穿着衣裳，望着窗戶邊的李天照淡淡一笑。“喂，能到你房裡睡覺嗎？”

李天照還是笑着，搖了搖頭，繼續裝啞巴。

“可我今晚就是想進去，就是不想回戰士樓里擠，你要不答應，我們就打一架，輸了我走，你輸了就得讓我睡。”那女戰士說著，整了整頭髮，把腰上的劍一拔，握手裡，很是自信。

真是扯淡的風氣，這是人還是獸群啊，打贏了想怎麼樣就怎麼樣？李天照剛才都沒動手，現在當然更不想動手，想了想，沖那女戰士招收，就見她一躍跳起來，抓着床沿，穿過窗戶進來了。

然後，她發現創傷沒有被褥。

李天照指着被他掃到地上的那對被鋪，手勢比劃示意，那女戰士詫異的反問：“讓我睡地下？”

李天照點點頭，又指指被鋪，指指自己，再指指硬床板。

“這麼便宜的事我當然願意了！反正你膽子小，我也不是很想跟你睡覺了，我有被鋪你睡床板，樂得能好好休息，剛才被那傢伙折騰的也夠累。”那女戰士一點不介意被鋪臟兮兮的，甚至對於被褥的混合型異味毫不在意。

李天照只能暗暗佩服她的勇氣，旋即又尋思着，是不是他不知覺間對這些太講究了？旋即又否定了這念頭，畢竟在玄天之地的時候，路邊客店的被褥也沒有臟成這樣的啊！

“喂，你怎麼不用被子？還是喜歡睡地下？”那女戰士問了，又想起他是啞巴，就又問：“你來都城幹嘛的？”

李天照取了身份牌，那女戰士看了眼，笑說：“聯絡隊的還這麼奢侈，也不想去聯絡點里跟別人擠嗎？”

李天照點點頭，尋思着裝啞巴真麻煩，明明挺想多了解些這裏的情況，卻無法交流。

女戰士大約也是累了，又見沒辦法跟李天照聊天，沒一會就睡着了。

好好睡吧，也許明天，你就會死在我劍下……李天照在床板上睡了一覺，起來的時候，外頭天還沒亮，女戰士還睡的很熟，他自顧吃了些東西，從窗戶跳了下去。

李天照本該直接去內城，但他想着那女戰士說的話，實在很好奇，於是在城裡找尋着，很快發現些造型一致，佔地比較寬大的建築，看起來像大倉庫似得。

戰士之家西南十一。李天照看見門牌，分明是用方向劃分區域，数字是區域內的編號。應該是這裏了。

李天照戳破窗戶，往裡面看……

一整層，靠門兩邊有木柜子，上面有編號，像是放東西的。

除此之外，就是密密麻麻的人，一個挨一個，大概是為了節省地方，一溜的低矮木板之間連分割的簡單欄杆都沒有。

一個睡夢中的戰士突然暴躁的把旁邊人給抵開，那人睜眼行了，看了眼，想發火又不敢，壓着火氣又閉眼睡了過去。

戰士都睡這種地方？李天照看見木櫃旁邊那些掛滿了的武器，很確定，裡頭有許多萬紋劍，也就是說，這裏的萬戰將，也是住這種地方！

李天照回想一路來的過程中，許多地方都不見有林木，這才意識到，北風寒雪之地大約很缺乏木料，又有許多地方冰雪覆蓋，大概石料也難以開採，又或者沒有生產力加工製造，居住條件才會如此糟糕。

李天照跳上二層，戳破窗戶，看見裏面也是這樣。

他不由對這裏的情況更好奇了，逛着，看着，見到還有小孩的居處，看起來是按年齡段區分，裏面的居住情況更成年戰士的一樣。

這裏的孩子沒有父母？全是統一起來教養？李天照很是吃驚，玄天之地的情況就夠慘了，當戰士的父母都是難得回去一趟，除非能住城裡的，才能見面的多。

然而，這裏根本就沒有小家庭的存在似得！

李天照站在建築頂上，掃了一圈，發現城裡有不少低矮的石頭房屋，他過去看了門派，上面是在石頭上的刻字，清一色的王將居處，而且上面還會寫明王將的名號，力量類型，旁邊還有被刮掉了的一片片的痕迹，從大小來看，好像是石屋易主之後刮的。

王將都是混沌劍客？還有混沌霸體？混沌風語？李天照越看越吃驚，雖然總數其實沒有多少，看起來頂天百多個，只是，亂戰之地的十幾個武王座下有戰鬥類混沌碎片力量的戰士加起來，都沒有這裏多！可那的生活情況比這裏不知道好了多少！

西月武王說的沒錯……如果不是封閉了領地里的信息，北風寒雪之地的這些混沌劍客王將根本不可能有這麼多留在這裏，他們離開這裏，投靠大地武王可以，投靠別的武王也可以，去哪裡不比在這裏活的更好！李天照早知道天下的武王大同小異，可是相較之下，真的是總有更糟糕首發

如北風寒雪之地這樣的情況，這裏的戰士完全是被武王控制了對外界的消息，才會如此閉塞！

沒了北風寒雪武王，這裏的人會過的更好！李天照不知道玄天武王堅持滅這裏的真實意圖，但他此刻，總算找到了一個必要的理由。

# 第四百七十四章 被封鎖的還有你自己

李天照避過內城城牆上的巡邏，穿過候王殿，又越過城牆，進了混沌之氣迷濛的北風寒雪武王殿里。

混沌之氣儲備量不少，二十顆七色心不足以吸干，持續戰在所難免了。李天照還是慶幸，因為他之前能讓那些武王沒有反抗意志，所以玄天武王派人給他多帶了七色心，畢竟也是白賺那些附屬武王武王殿里混沌之氣的機會，玄天武王當然笑眯眯。

這二十顆七色心，能讓李天照大幅度縮短消耗北風寒雪武王混沌之氣儲備所需要的時間。

李天照在迷霧裡穿行，看見這裏面的建築，全都是彩雲構築，再想到外頭那些一排排緊挨着睡覺的戰士，反差更是讓他覺得這裏的戰士可悲，這裏面的武王可恨。

亂戰之地的武王們雖說是形勢所迫，卻也到底知道跟戰士同甘共苦了，北風寒雪之地貧瘠成這樣，這北風寒雪武王自己卻舒服的很，全靠奴隸的那些戰士受苦為她掙的混沌之氣！李天照早考慮過此戰該如何完成，最關鍵的就是開始。

他穿過迷霧，好在這裏的武王殿也如別處一樣，比較空蕩。

每個武王殿都是最有利於武王自身的環境，尋常情況本來就不需要無謂的巡守之類，不滅王將就是有情況的時候的最關鍵戰鬥力。反而安排些巡守，還會暴露了武王殿里的情形，久而久之，總會傳的讓人知道裏面的許多狀況。

而現在的武王殿，只有進了武王殿的王將們知道一點，只有進過多次，或者呆過一些時間的才知道具體，可是，更深處的秘密，如李天照這般，還是不知道。

譬如治療殿，譬如死而復生，譬如命運預測殿的事情等等，他還是無法了解的徹底。

這一次呢？

李天照琢磨着，如果北風寒雪武王不會投降，他是否有機會了解的多一點？

怕是不會對一個滅了她的人透露什麼李天照看着武王殿的正廳大門，正常情況下，武王都在裏面，那裡其實也是武王的起居之處，反正各種需要都可以通過彩雲凝聚而成，一天換上一百次擺設都可以實現。

李天照站在門外，通過內外的氣流交換，可以知道裏面有人，而且只有一個，但是，這人似乎是站着沒動的，只有呼吸對氣流的細微擾動透露其存在。

這人是不是武王？既沒有練功，也沒有使人供她享樂？李天照等了片刻，突然閃身進去了。

彩雲凝結的地面踏着，腳力都被吸收消化，靜悄悄的毫無聲息。

反倒是衣袂拂動的聲音，在正廳的寂靜中份外清晰。

“什麼人敢擅闖本王的殿堂？”一把冷淡的聲音，在正廳里叫響。

“在下李曾來，大地武王的逃將，因為無路可走，特來投靠，不知北風寒雪武王敢否收留？若是敢，我願獻上誠意的贈禮；若是不敢，我這就走。”李天照站在門裡面，不急着接近。

“李曾來？沒有聽說過。因何叛逃？”北風寒雪武王沒有表態，只問理由。

“北風寒雪武王若敢收留，我自然要說明情況，如果不敢，我何苦浪費口舌？”李天照答的傲慢，但他覺着，此時此刻，這般反而更容易令北風寒雪武王消除戒心。

“既然如此，那你就走吧。”北風寒雪武王看似毫無興趣。

“叨擾了，告辭！”李天照掉頭就走，剛跨出正廳門口，就聽見背後喊他說：“慢着！”

“武王還有什麼見教？莫非還要追究我闖殿之罪么？若來投靠也有罪過，未來大地武王領地不知道有多少逃將出來，誰還敢來北風寒雪之地了？”李天照假裝不知她剛才是故意試探，一副緊張之態。

“大地武王為何會有許多逃將？”北風寒雪武王滿腹疑問。

李天照安心了，他故意透露這個話題，一是很自然的表現為自保離開；二是故意試探北風寒雪武王的消息源。

北風寒雪之地如此封閉，也就意味着這裏只有針對交界小武王的探查系統，封閉了內部的同時，也讓北風寒雪武王對於外間的大事缺乏了解。

但這也可以理解，因為交界的只有敵對的一個小武王。

至於大地武王，作為天下武王的第二強，對於北風寒雪武王來說，只要兩邊關係沒有變化，那就完全沒有去關注的意義，只需要時刻防備着、不讓大地武王領地里的實情被北風寒雪之地的戰士們了解到就行了。

天下其他武王的事情，隔着大地武王的領地，就跟北風寒雪之地更沒有關係了。

“大地武王沒有多少時間了，附屬武王被玄天之地滅的滅，投降的投降，領地被風武王和亂戰之地的三十六武王聯盟持續攻佔，大地武王所屬的王將和萬戰將們都在謀划自己的出路，我因為不敵玄天之地的孤王，恐怕回去了會被追究罪責，只能逃出來，過去又得罪玄天之地和風武王的王將太多，眼下無路可走，只能來這裏謀求棲身，如我這般情況的王將，絕不會少！”李天照把早想好的對話丟了出來，無論北風寒雪武王是否有意留下他，這些信息都會有興趣傾聽。

“大地武王為何沒有多少時間了？”

“此事已經有些日子了，北風寒雪武王竟然不知道？大地武王離開武王殿去殺了亂戰之地的七星武王，卻被玄天武王和風武王料到，守株待兔的埋伏襲擊。現在都知道大地武王沒有多少時日，有說最多三個月，有說最多半年，反正看玄天之地的攻勢，全然是勝券在握的打法，絲毫不怕大地武王會用同等手段反撲，足可證明此事不假。”李天照說罷，又問：“北風寒雪武王到底敢否收留？”

“你來投，本王有什麼不敢收留？你上前來，讓我看看仔細。”

“多謝北風寒雪武王！我此番帶了一顆七色心，願意獻給武王！”李天照從懷裡取出一顆七色心，捧着緩步上前。

他本來想多說幾顆，考慮到一個王將得賜一顆就少見了，不敢說多。

穿過混沌之氣的迷霧，北風寒雪武王漸漸看清了李天照的模樣，她的模樣也越來越清晰。

李天照看清楚了時，心裏止不住的震驚這、這是客店裡睡覺的那個女戰士？

只是換了一身雪白的衣袍？

有那麼瞬間，李天照真以為是同一個人。但是很快，他意識到只是長的極相似，北風寒雪武王跟那女戰士的目光，氣態全然不同，皮膚的狀態更是明顯的差別。

北風寒雪武王既然不可能知道我來，更沒必要去演那一出，還去睡那樣的被褥李天照迅速冷靜下來。

“儀錶堂堂。”北風寒雪武王端詳着他，目光又落在七色心上，頓時展開笑顏說：“能得大地武王賜予七色心隨身，必有過人本事，只是本王卻沒聽說過你的名號，想必是近些年成名的王將吧？”

“升上王將有好幾年了。”李天照答應着，捧着的七色心還在掌心，不急着湊過去。

“你卻還輸了給玄天之地的孤王，那孤王也沒聽說過，想來也是近些年的厲害王將？”北風寒雪武王的信息閉塞，超出李天照的估計。

早知道如此，我說自己是李天照她也不認識，何苦還用李曾來的假名了。李天照暗覺好笑，嘴上卻說：“厲害的很！是玄天之地的第三王將，千殺劍法快絕，曾獨斬大地武王座下數百混沌霸體的萬戰將的奇迹戰績。”

李天照尋思着，這算是自吹自擂了，但他不把孤王說厲害點，就顯不出他扮演的身份的價值了。

“近些年的厲害王將本王都不知道，外間的大局還需要聽你多說一些，坐吧。”北風寒雪武王說話間，聚集的混沌之氣化作桌椅，李天照坐了下去，把七色心放在桌面。北風寒雪武王沒急着取，反而問他：“剛才看你目光驚訝，是為何？”

“說來奇怪，我在這裏見過一個女戰士，與武王形容十分酷似，所以才有失態。”

“原來如此。她是本王氏族的人，雖形容與本王酷似，奈何力量差別太大，也就只能當做尋常戰士那般使用。”北風寒雪武王口氣平淡，她口中的使用兩個字，讓李天照份外在意。

這麼會工夫，那顆七色心早已經吸收滿了混沌之氣，北風寒雪武王這才伸手過去拿着，口中驚奇的道：“此物果然神奇，竟然能容納這麼多混沌之氣”

她的話音未落，就在她伸手抓住七色心的瞬間，李天照出手了！

他一直耐着性子，就為了十拿九穩。

李天照一把抓着北風寒雪武王的手，發動小疾行朝前飛沖，於是瞬間變成扭着北風寒雪武王的手臂別在背後。

他單手穿過壓着的時候，右手搶在北風寒雪武王之前，拔出了她腰上的劍，又猛然鬆手，使那把劍飛射了開去，又從后腰抽出波浪短劍，插進武王的頭，劍勁發動之下，頓時把她的頭頸催成血霧。

於是北風寒雪武王搶着去抓李天照孤王劍的動作剎那一頓，左臂又被李天照迅速一別，雙臂都被絞在後面，被他左臂和身體壓着，把她的身體控制在面前。

北風寒雪武王的頭頸迅速再生的時候，李天照已經拔出腰上的孤王劍在右手了。

沒有第二句話，李天照迅速鬆開孤王劍，抓住短劍，發勁，二次摧爆了北風寒雪武王的頭頸！

這就是李天照仔細考慮后制定的戰術，不給北風寒雪武王呼喊不滅王將的機會，也就不會有源源不斷涌過來支援的王將、萬戰將、千戰將等等戰士了。

重生即擊毀，如此持續不斷，直到她的混沌之氣力量消耗殆盡了為止！

只要牢牢控制，不給北風寒雪武王的不滅之體再生後有發號施令的機會，就不需要把這裏變成屍體堆砌的血煉地獄！

# 第四百七十五章 該進未進，該走不走

北風寒雪武王被李天照制住，根本沒有機會發力動彈，每次頭頸重生成形的瞬間，就又被刺穿，摧爆成了一團血霧。

這於北風寒雪武王而言，只覺得面對的根本不是一個王將了。

她來不及下達任何指令，甚至被控制着的身體，被別在背後的雙臂都來不及發勁。

如此這般下去，她的下場可以預料。

李天照控制着節奏，半刻鐘過去了，也不見有不滅亡王將衝進來救援，於是安心了不少。

‘看來是成功了，未免突然有人來彙報事情，還是要謹慎些。’李天照保持着攻擊的節奏，挾制着北風寒雪武王移動到正廳大門的旁邊，如此，一旦有人進來，他就可以掌握先機。

當然，最理想的則是一直都不要有人來。

這個問題李天照卻無法控制，更不知道平常會有多少人來彙報事情，倘若如西月之地那般，倒是不多。

‘北風寒雪之地現在沒有戰事，一切如常，循規蹈矩的話，應該沒有什麼情況需要彙報武王吧？’李天照只能這般暗暗祈禱了。

如此又過去了半個時辰，情況穩定，一切平靜。

北風寒雪武王在李天照的控制下，仍然沒有任何反抗的機會和手段，而李天照也的攻擊節奏也沒有出差錯，始終沒有漏洞。

只是這般維持着攻擊節奏，李天照片刻也不敢放鬆，他若一個疏忽，關係的不是這趟行動的成敗問題，而是，會有無數這裏的戰士被牽連進此事。

一個時辰過去了，李天照仍然穩穩的控制着節奏。

兩個時辰過去了，李天照仍然沒有犯錯。

三個時辰……

四個時辰……

五個時辰……

李天照就那麼站着，緊緊的把北風寒雪武王的身體控制在面前，不給她任何動彈的機會。

只是，李天照觀察武王殿正廳的混沌之氣濃度，發現雖有變淡，卻顯然還能支撐很久。

‘當初殺南米武王的時候，預計是要圍攻幾天，現在我這般控制了局面，單方面的持續予以北風寒雪武王重創，肯定效率比通常的圍攻要快幾倍，她又沒有混沌霸體那樣的麻煩力量，且不論她自身儲備的混沌之氣有多少，以跟小地王的不滅之體混沌之氣儲備作為對比推測的話，大約兩個時辰可以解決一個不滅王將，這裏的混沌之氣的濃度情況來看，應該不會超過两天……’李天照推測着時間長度，卻又更沒辦法預料後面的變化了。

現在過去五個多時辰了，還沒有人來攪局，但两天的時間裏面，會不會有人來？

會否有取悅北風寒雪武王的人來？

如果是普通戰士那還好點，如果像山澗武王那樣，用不滅王將享樂的話，那就麻煩了。

‘盡人事，聽天命了。我已儘力避免牽連更多，倘若真有不滅之體的進來攪局，那就很難控制眼前的局面，是否回來，何時來，既非我能左右，倒不如坦然些好了。’李天照這麼想着，就沒那麼焦慮了。

如此這般，又過去了兩個時辰，還是沒有人來。

事情能如此順利，已經很幸運，這等同於他每個瞬息間都給予北風寒雪武王超過致命打擊的沉重創傷，一直白打了近八個時辰。

李天照希望能夠一直這麼順利的到結束。

李天照眼前的北風寒雪武王，從開始就連反擊的機會都沒有，這是很憋屈的，至於被他控制的期間，李天照的感受也並不好。

一顆腦袋在他眼皮底下，不停的重生，又爆成血霧，又重生，又爆成血霧……如此循環不斷了近八個時辰。

‘不滅之體的戰鬥實在有些無趣，明明只是把本有的短期勝負拖延的很長，容錯雖然提高了，但真正憑藉這個扭轉局面，也只是部分情況才有可能……八大武王的實力領先小武王這麼多，如果不是因為過去的武王公約大概早就想把他們都滅了吧？現在拿孤行人作為理由，消滅了那麼多落魄武王，看似孤行人是誘因，其實只是被大武王們拿着的借口，實則他們早就想消滅眾多小武王和落魄武王了……’李天照這般想着，又擔心起雲暮煙來，他不在亂戰之地，玄衣對孤行人沒有善意，大地武王的局面糟糕，這些，都可能導致矛頭指向雲暮煙。

‘有人過來！’李天照正自想着這些，突然感覺到門外的氣流有意，頓時集中精神。

片刻，一個人站在門外，對着大殿裏面彙報說：“雪王在城中與人爭鬥，一怒之下殺了三十多個人，現在正帶着小冰雪在候王殿，說要見武王，要讓武王管教小冰雪，不讓她頂着酷似武王的臉亂來。”

李天照沒辦法回答，他可變不出來女人的聲音，也不可能威脅北風寒雪武王答話，不滅之體決定了她根本不懼威脅。

於是，只能沉默。

殿門外的人等了片刻，又提高了聲音說：“請武王決斷，雪王還在候王殿等候。”

可是，這人等來的，還是一片沉默。

“不知武王是修鍊還是歇息，我就在門外靜候。”那人說完，就繼續站在門口了。

李天照稍微鬆了口氣，看來北風寒雪武王平素嚴厲，不許人未經允許隨意踏入大殿，這人只敢在門外等着，卻正遂了他的願。‘只是不知道，這北風寒雪武王此刻心裏想些什麼？明明破局的關鍵就在門外，卻因為不敢跨過那扇門而錯失，她大約會後悔平素不該對誰都如此嚴厲的過份吧？’

李天照這般推敲，但並不敢放鬆。門外的人等久了會否奇怪？會否因此而進來？

這都是說不定的事情。

過了一刻鐘，門口的人又把情況彙報了一次。

正廳里仍然沒有回復的聲音，那人又重複了遍說過的話，又繼續站在那等。

半個時辰后，那人又彙報了一次。

還是沒有回應。

那人又繼續等着。

又等了半時辰，那人再彙報，末了，還是不聞裏面有聲音。

那人心裏早就覺得奇怪了，平時這時間北風寒雪武王都是在的，也不會睡覺休息，原本他是以為武王閑着無事，在裏面尋歡作樂，但若是那樣，也應該可以回復啊！

就算睡着了，也早被他刻意提高的音量叫醒了吧？

那人揣摩着了許久，突然明白了！

‘武王既不想直接打擊雪王的心意，又不想理會小冰雪的事情，這才故意不理會我！這是讓我去設法全走雪王的意思啊——我竟然站了這麼久才想明白，實在活該！’那人於是說：“武王的心意我明白了，我會設法勸走雪王。”

正廳里的李天照長鬆了口氣，慶幸不已，很高興門外的人如此揣摩北風寒雪武王的心意。

但被他挾制的北風寒雪武王，此刻是恨不得把門外的人挫骨揚灰了，眼看着的轉機，就這麼溜走了、溜走了……

李天照也不禁感嘆說：“看似荒唐，但他料不到武王殿里會有意外事情發生，平時又怕你太過，以至於明明覺得反常，也不敢進來看看，只敢胡亂揣測，這可真是你自己種下的苦果了。汝之苦果，吾之蜜糖啊！”

李天照心情很好，已經十個時辰了，武王殿里的混沌之氣濃度明顯下降，看起來，應該再有兩三個時辰，武王殿里儲備的混沌之氣也就消耗的差不多了。

這兩三個時辰，應該沒有意外了吧？

時候都這麼晚了，起碼到天亮后才會有人來打擾吧？

李天照的心情寬鬆了不少。

可是，他還沒輕鬆多久，突然從外面湧進來的氣流信息發現，有人步法匆忙的在往這裏趕，還不止一個人！

“不會是……”李天照腦子飛快轉動，立時有個猜測。

然後就聽見剛才那人的聲音在叫說：“雪王留步、雪王留步！雪王不可擅闖，雪王留步，雪王請聽我說……”

李天照真希望這個雪王快停下來，也覺得詫異，既然北風寒雪武王平素嚴苛，這個雪王為何不怕？

那雪王根本沒有因為那人的勸阻停下，否則，大約也不會闖進來了。

片刻，人到了殿門外。

就聽見一把男人聲音道：“我帶了小冰雪回來，求見武王！”

正廳里，當然沒有回應之聲。

剛來彙報過的人又暗暗揣測，覺得他在這裏，可能不方便，於是就‘識趣’的說：“武王如果沒有交待，我就先下去了。”

片刻，當然沒有回應。

於是那人就先撤下去了。

等那人走遠了，門外的雪王就說：“啟稟武王！小冰雪頂着武王的臉，天天跟人睡覺。昨夜更是過份，先是跟人在客店院子里苟且，然後又跟一個聯絡隊的啞巴過了一夜！她分明是懷恨武王，故意報復啊！”

李天照不禁聽的心頭一跳，想起昨夜客店裡的女戰士，加上聽北風寒雪武王說過，那女戰士是武王氏族的。難道，門外被帶來的所謂小冰雪，就是那個女戰士？

果然，就聽見一把不陌生的聲音憤憤然說：“對啊！我就是故意報復！武王不高興就殺了我好了。”

# 第四百七十六章 意外的助力？

“武王你也聽見了！我可沒有冤枉她！武王對小冰雪寬容，她卻如此不知好歹！請武王不要再對小冰雪如此放縱！”雪王很是氣憤。

“對我寬容？”小冰雪咬牙切齒，激憤的道：“十二歲前當我是寶，常常把我帶在身邊，讓我受盡了萬般寵愛！十二歲后看我的混沌碎片力量不合心意，就把我趕出武王殿，讓我像尋常戰士一樣過着豬狗不如的日子！這叫對我寬厚？我就是報復你、就是想你殺了我！你裝什麼仁慈不忍啊！你就是冷酷無情的不死怪物！哪怕你稍微有點感情，也該給我一些過渡的時間！你怎麼可以那麼殘忍？覺醒了混沌碎片力量的前後，判若兩人，前一刻還對我悉心關愛，笑容滿面，下一刻就冷冰冰的把我趕走！至今都沒有再見過我一面！”

“放肆、簡直放肆！小冰雪你膽敢如此污衊武王！千刀萬剮都不足以謝罪！”雪王高聲叫道：“請武王治小冰雪的罪！”

武王殿里，李天照聽的眉頭緊皺，一時間還真理不清其中的究竟，如果像小冰雪說的那樣，北風寒雪武王的做法也未免太奇怪了。

小冰雪的混沌碎片力量，就算太弱，也不至於如此決絕吧？

何況……

‘昨晚小冰雪很有自信的要動武進我房間，她的混沌碎片力量至少也該是相當程度的戰鬥類，若不然，哪來那種自信？’李天照這麼一想，就更覺得其中透着不尋常的奇怪。

這種疑問，讓他甚至有揪着北風寒雪武王問個清楚明白的衝動。

可是，他眼前重生成形，又爆成了血霧的情景，立即掐滅了這種衝動。

李天照還是希望門外的兩位、快點，趕緊走。

雪王激動的等着北風寒雪武王的回應，而小冰雪滿臉激憤之色，本以為必死無疑了，等了一會，聽不到大廳里有聲音，正覺得疑惑，突然被一腳踩在背上。

雪王對着她拳打腳踢，憤然道：“武王不說話，我替武王教訓小冰雪！武王不說停，那就是不忍心動手，讓我打死她！”

小冰雪被按着一通拳打腳踢，正廳里還是沒有聲音傳出來，她被打的受不了，又反抗不了，覺得今天是死定了，就更覺得悲憤委屈，越發覺得北風寒雪武王默不作聲的態度太虛偽無恥。

於是掙扎着往門裡爬，雪王見狀就故意假作沒按住，讓她進去了，巴不得看小冰雪迎接武王的盛怒。

小冰雪渾身傷痛，邊往裡爬，邊自說：“你在雪王面前裝什麼仁慈！你以為我不知道你是為什麼？你根本不在乎任何人！既不在乎我、也不在乎……”

小冰雪的聲音戛然而止，因為李天照的劍搭在她脖子旁。

於是，她眼前看見的就是，李天照的右手，瞬間握上短劍，把成型的北風寒雪武王的頭臉轟成血霧，又瞬間鬆手，握上孤王劍的劍柄。

兩把劍之間，是他不斷揮動的手臂，乍一看，彷彿是長了兩條胳膊控制着兩把武器那般。

這是什麼情況？

這個瞬間，小冰雪很懵。

然後，她意識到，被人制住，腦袋不停爆成血霧的，竟然是北風寒雪武王！

有人在武王殿里，在不停的傷害北風寒雪武王？

這、這怎麼可能？

這不可能啊！

北風寒雪武王就是他們心目中至高無上，無所不能，最最最強大的存在！

沒有人是她的對手，就算是大地武王，也應該只能跟北風寒雪武王打成平手！

怎麼可能，有人闖進來，殺北風寒雪武王？

而且還是、這般單方面的挾制着武王，不停把她腦袋轟爆的壓着打？

理解了這個事實，小冰雪臉上的驚駭，慢慢變成了明白，緊接着，她看清那個站在北風寒雪武王背後的男人的臉時，不由自主的又張大了嘴：“啞巴！”

孤王劍驟然刺入她的皮膚，小冰雪頓時會意，下意識的捂着嘴巴，瞬息間，她就作出了決定，連忙沖李天照擺手，旋即又說：“你、你想讓我變成啞巴？”

門外的雪王剛才還覺得奇怪，這一刻滿心歡喜的繼續站那等着。

李天照稍微鬆了口氣，他剛才沒有直接殺了小冰雪，是因為聽到她的那些話，感覺到她對北風寒雪武王的深切恨意。

所以，他未必要殺了她。

此刻見她配合，就微微點頭，示意這樣就很好。

小冰雪實在沒有想到，昨晚遇到的這個膽小的啞巴，當時面對挑釁都不敢回應，竟然當眾當縮頭烏龜，關上窗戶躲避挑戰的傢伙，竟然是來殺武王的刺客？

小冰雪昨晚本來還很可惜，覺得他白長了個讓人看了喜歡的臉，結果卻沒本事又沒勇氣，此刻卻被他做的事情，震驚的超出了她的想像範圍。

小冰雪靜了一會，心裏念頭千百般，突然，她抬手指指嘴巴示意，見李天照點頭，她調整了下，然後開口，說出來的話，竟然跟北風寒雪武王的聲音很像了。

“雪王可以退下。”

“小冰雪她？”

“退下！”小冰雪顯然很熟悉北風寒雪武王的風格，聲音透着憤怒，門外的雪王果然不敢反抗，用壓抑着不平之氣的聲音說：“是！”

李天照沒想到會從天上掉下來了個幫手，仔細對比，發現北風寒雪武王的聲音跟小冰雪其實本來就像，只是氣度和聲態不同，加上他聽她們說話不多，才沒有早早發現。

等到門外的雪王離開了，李天照指着小冰雪的孤王劍也放下了。

“怎麼是你？你、你到底是誰？你是大地武王嗎？一定是！天下除了大地武王就沒有別人能贏她了！”小冰雪有一肚子的問題。

李天照聽了，卻只能無奈的反問：“北風寒雪武王是這麼說的嗎？天下只有大地武王打的過她？”

“是啊！天下只有三個武王，大地武王，還有跟我們有仇的北武王。你不是北武王，那就肯定是大地武王嘛！”小冰雪說的理直氣壯，旋即又疑惑的問：“但是、不應該啊！大地武王比我們窮困的多，每年都要靠我們支援物資才能過活。北風寒雪武王長期救濟大地武王，你怎麼還能恩將仇報？”

李天照實在沒辦法跟她解釋，從小生活在北風寒雪之地的緣故，她認識的世界，跟真正的天地差距很大。此刻他如果說，天下武王多的是，厲害的就是有三十二個，北風寒雪武王根本排不上號，跟大地武王更是天差地別。

至於說北風寒雪武王利用消息閉塞，如此顛倒事實，那也真是過份的超乎想象了。

北風寒雪之地的貧困艱難，哪裡能跟大地武王的領地相提並論？卻藉著領地的戰士沒人知道，竟然反過來說每年納貢，是好心接濟大地武王！

“這話題要聊起來，很需要時間，而且你也很難接受。我先簡單點跟你說些關鍵詞吧。首先，我叫李天照，封號孤王，天下八大武王之一的玄天武王座下的第三王將，北風寒雪之地交界的大地武王過去是天下第二大武王。至於北風寒雪武王，因為不在天下三十二武王之列，所以我不清楚她排多少。這跟你了解的東西差距確實太大，一時間不好接受，也消化不了，等回頭忙完了，我可以詳細陪你聊。至於現在，還是先聊聊你跟北風寒雪武王的情況，如何？”李天照看小冰雪那一臉沒辦法接受的神情，也知道這些信息完全顛覆了她對天地的認知。

過去在小冰雪心裏，天地就那麼大，北風寒雪之地，北武王的地方，然後就是接鄰的，很貧苦的大地武王的地方。除此之外，什麼都沒有。

現在，突然讓她知道，北風寒雪之地只是天地之間的一顆綠豆大小的存在，那種震撼，換了平時，她肯定認為是瘋言瘋語。

但有眼前李天照壓着北風寒雪武王打的事實，她卻只能去選擇相信，只能去粉碎長久建立的認知了。

聽見李天照問，小冰雪又想起那些悲憤的過往。

可是，卻又突然明白了許多事情。

也明白了，為什麼有私自離開北風寒雪領地範圍的，全都會被北風寒雪武王冷酷無情的處死。

原來，那等嚴酷，是為了不讓任何人了解外面的天地……

‘原來她也只是個可憐可悲的弱小武王啊……’小冰雪想着，突然覺得，本來的怨憤沒那麼強烈了。“就像你剛才聽到的那樣。她冷酷無情，只在乎自己，從不在乎別人。對雪王也好，對我也好，看似關愛，其實——在乎的是自己。”

“我聽了你的遭遇，實在覺得不解，為什麼前後的反差會那麼大？”李天照覺得中間肯定有深層次的理由。

果然，就聽小冰雪自嘲的笑說：“因為我不是她需要的子王啊，雪王是，所以雪王十二歲后一直被她疼愛。我跟她長的太像了，聲音也像，她本來對我寄予厚望，十二歲的時候發現我不是她要的理想子王，我當然就是個沒用的垃圾了。”

“子王？子王到底是什麼？”李天照覺得費解，本來顧名思義，不應該是武王位置的繼承人嗎？那就算多幾個，也很好啊，也不應該因為混沌碎片力量就有那麼大的影響。

“你不知道？”小冰雪很詫異，她本來覺得，李天照這麼厲害，知道的多，就應該什麼都了解才對。

“畢竟這是武王的隱秘事情，我只是個王將，確實不了解。”李天照覺得坦誠的對話，才能獲取小冰雪的進一步信任。

“原來這是隱秘嗎？”小冰雪想了想，又點頭說：“也對，本來也是一個哥哥無意中知道的，不是他說，我也不會知道，武王也從沒對我們說過什麼是子王。”

“可以透露嗎？我很好奇。”李天照繼續追問。

“子王就是她的命，第二條命。”小冰雪直接給了答案，但簡潔的，卻讓李天照為之更覺得疑惑。“武王不死不滅，怎麼還有第二條命之說？”

# 第四百七十七章 一個錯誤

“我不知道。”小冰雪搖頭，“當年告訴我的哥哥，當時難過的說了句‘’子王就是武王的第二條命，不滿足武王需要的力量就是垃圾，廢品’。”

李天照維持着攻擊北風寒雪武王的節奏，猜測着小冰雪這番話里的信息……其中的究竟是不知道的了，卻已然可以明白大概。

‘不滅王將和武王既然不能隨便更換不滅之體，也就不能像暗靈族那樣隨意佔用身體，子王難道就是各方面都很吻合，能夠容納武王意識的合適身體嗎？’李天照這般猜測着，不由覺得這若是事實，對於符合條件，能夠當子王的人而言，也不是種幸運。

活着，就是為了等着變成另一個人。

“那時候，那個哥哥也是滿了十二歲，突然就不在內城了。後來別人說，他是被武王放到外面去歷練戰士之心了，等到事情發生在自己身上，我才明白，什麼歷練！根本就是被拋棄了！所有的關愛都是假的，所有的笑容都是虛偽的！”小冰雪說到後來，咬牙切齒，卻又淚流滿面。

很顯然，她的恨，源自於對北風寒雪武王的愛。

李天照本就想多了解些北風寒雪之地的狀況，就問些旁的事情，一則分散她的注意力，二則現在只是重複性的維持攻擊節奏。

本來他還需要擔心，有小冰雪這個助力在，即使有人來，她也能偽裝冰雪武王發號施令，眼看着此行會很順利。

聊起來，李天照才知道，北風寒雪之地是沒有父母這種概念的。

女戰士懷孕了，會享有好一些的餐宿，孩子生下來后，餵乳一段時間，之後會被集中養育，此後連母親都認不出哪個是自己的孩子了，至於父親？

在北風寒雪之地，更是不存在的，連生下孩子的女戰士都很難知道誰是孩子的爹。

這般集中起來養大的孩子，全都把北風寒雪武王視為母親，因此這北風寒雪之地的所有戰士，都是武王的孩子。

武王氏族唯一的區別就是，如小冰雪這樣的，十二歲前能在內城、甚至是武王殿里生活，十二歲后還能留在內城的，目前只有雪王一個。

“你剛才好像說過，雪王是男的？”李天照尋思着，難道他猜錯了？否則北風寒雪武王是女的，如何能把雪王當作子王？

“雪王是男人啊！”小冰雪很確定，末了，她見李天照陷入思索的樣子，也沒有別的問題，就忍不住詢問他說：“你可不可以跟我講講外面的天地？”

於是李天照就跟她說了，反正閑着也是閑着，小冰雪問起三十二武王，八大武王，對於他描繪的外間冰雪寒冬的時間短，沒有雪的時間長的氣候很是嚮往；聽到李天照說玄天之地南境還有不下雪的區域時，更驚奇的難以置信。

至於那些許多她沒聽說過的食物和水果種類，以及豐富的肉類供應，更讓她覺得是無法想像的美好。

“外面的天地都是一個男人跟一個女人婚配，不能隨便跟其他人睡覺？”小冰雪眼裡透着難以置信的神色，見李天照點頭說大武王的地方基本都如此，就又恍然大悟的說：“難怪昨晚你不跟我睡覺了，原來是這樣！我就覺得奇怪，怎麼可能有男人不想跟我睡覺呢？”

“夫妻日久生情，情濃則生愛。所以是做有愛之性。”李天照只好掛着微笑，因為這問題的真相，回答起來太複雜，只好借用震恭弘=叶 恭弘落曾經說過的字眼，因為他覺得，他跟玄衣之間當然是愛。

“愛？不是只有武王才會愛大家嗎？”小冰雪的概念里，北風寒雪武王像母親一樣愛所有人，所以帶領大家戰鬥，是為了奔向更美好的生活，是為了抵禦北武王的入侵。

除此之外，就是他們理所當然應該愛北風寒雪武王，悍不畏死的跟敵人拼殺，絕對服從，這些就是他們愛武王的體現。

“等以後你可以到玄天之地，也可以到三十六武王聯盟的亂戰之地，慢慢就會明白什麼是情和愛了，也會見到我跟你描述的那些。雖然到處都有戰鬥，北風寒雪之地以外的地方也談不上是多美好的樂土，但相較於這裏，外面又好的太多了。”李天照這般跟小冰雪閑聊着，估摸着混沌之氣的變化，推測正廳的雲牆也快不能維持下去了，大約再有一個多時辰，儲備的混沌之氣肯定可以消耗殆盡，剩下的就是北風寒雪武王體內的混沌之氣了。

“出去外面？”小冰雪愣了愣，想像着李天照描述的外面天地的美好，又不知為何，有點害怕。

“是啊。沒有了北風寒雪武王的統治，你們都可以離開這裏，沒地方去的話，可以到亂戰之地，我帶你們過去，那裡有許多空置的土地能夠讓你們定居，有現成的良田，房屋，你們很快就可以適應……”李天照本來就考慮着此事，雖然人多，距離又遠，放在過去是不現實的，但是現在的局面嘛，他覺得有很大機會能夠遷移。

“那裡很遠吧？”小冰雪問着，心裏莫名的恐慌，她聽到李天照說北風寒雪武王沒了之後這幾個字時，不由自主的展開了想像……那時候他們就對抗不了北武王了，治療殿也不能治療了，土地會逐漸失去，這裡是呆不了了的。

他們必須離開這裏，去李天照說的亂戰之地，否則的話，北武王的戰士會毫不留情的把他們屠戮殆盡。

可是，亂戰之地有多遠呢？

外面的天地，既陌生的讓她嚮往，又陌生的讓她恐懼……

“是挺遠，這裡是大地武王領地的北端，亂戰之地在大地武王的西北至西南的邊緣，西北與北面之間又有很長的不可通行地帶。人多一起趕路，途中大約要突破八十多座大地武王的城市的阻礙，然後能到達亂戰之地最靠近北面的區域，再經過幾天可以到達三十六武王聯盟的盟主城……”李天照早估算過路上的大概情況。

八十多座大小城市的突破是最短距離了，放在往常等於是無法通過，但是現在嘛，就不同了，他也不求佔領，大地武王也沒工夫安排不滅王將的防守印在北面的這些城市裡，根本就不會有什麼阻礙。

李天照正自說著，小冰雪突然拔出短劍，發動衝擊戰印絕技！

一道疾光從她劍上飛射出來，李天照真正是毫無防備！

突然被衝擊的光束擊中，那種衝擊的震蕩之力，讓他不由自主的帶着北風寒雪武王一起後退，身體瞬間在衝擊的震動下不能如常動作。

這衝擊戰印絕技原本在單對單作戰里是很難得手的，若非缺乏防備，絕不會中招。

即使這小冰雪分明有混沌風語或者小風語的力量，但對衝擊絕技的提升作用並不大，單打獨斗本來還是不會中招。

可是，李天照就是對小冰雪缺乏防備了！

於是，本來保持的很完美的攻擊節奏，就這麼被打斷了！

而北風寒雪武王的頭頸也立即得以重生，並且還發出了令人吃驚的、如驚雷般的吼聲。

“敵襲！”

李天照極盡努力避免的處境，到底還是發生了。

他握着短劍，再刺進北風寒雪武王的頭裡，卻已經來不及阻止她的呼喊聲音。

武王殿外面，四面都叫響了“敵襲——，武王殿遭遇敵襲——”這樣的聲響，分明是一層層的傳遞的更遠。

不必想，一會功夫，已然傳開了整座都城。

李天照望着握劍站在那的小冰雪，原本應該很憤怒，可是，看見她淚流滿面，激動的發抖的身體，還有那失態的聲音時，他突然生不起氣來了。

“……我恨她，可是我今天才知道她原來也只是個可憐的武王，我、我同情她。但我不是想救她，我還是不想救她的……可是北風寒雪之地不能沒有她！不能沒有武王！沒有了她，北武王會把我們全部殺光！我知道你說的外面的天地是真的有那麼好，可是我害怕、我們都會害怕，誰願意離開自己的家，去完全陌生的地方？沒有多少人願意跟你走，沒有的，你又不會留下來保護我們……所以我們不能沒有她！”小冰雪淚流滿面，她在片刻之前，都還沒有這樣的念頭，只是很高興北風寒雪武王死掉，只是很嚮往的聽李天照談論外面的天地。

“離開北風寒雪之地沒有那麼可怕，我會親自帶着你們離開啊！”李天照實在氣不起來，只是覺得悲哀。

倘若小冰雪從開始就是處心積慮的騙取他的信任，那也就罷了。可分明不是，而是他沒有想到，離開故土，以及短時間內立即顛覆認知，克服對陌生環境的恐懼，對於一個人來說有多難。

尤其是對於小冰雪在內的，北風寒雪之地的戰士而言，那就更難了。

因為過去，他們以為天地只有北風寒雪之地加上北武王和大地武王的領地那麼大，他們本來還以為，大地武王的領地是三者中最小、最貧弱的。

李天照沒有這種感同身受，下意識的認為離開這裏，去亂戰之地也勝過此地無數。

而他的理所當然，對於小冰雪而言，卻是一種恐懼。

“我不想離開，為什麼非要離開，外面再好，我也不想離開！都是不認識的人，都是那麼厲害的武王的戰士，我什麼都不明白！我連每天該做什麼都不知道！誰都可以欺凌我，全都是你們的人，你們的地方，我呢？我們呢？誰會保護我們？你一定把他們看的更親近啊！我們又算什麼？我們為什麼要離開家？我不……我不要離開！”小冰雪淚流滿面，她害怕，她恐懼，但是她絕不願意承認。

她看李天照還是在一次次的攻擊北風寒雪武王的頭，不由激動的說：“你快走吧！求求你，我不想害你死，我只是知道這裏不能沒有這個不死怪物的保護！你快走，武王殿里的不滅王將很快就過來了，城裡的王將和萬戰將們也會很快過來！你再不走，就走不掉了！”

# 第四百七十八章 突圍

是的，不滅王將在趕過來，門外涌動進來的氣流，已經讓李天照清楚的知道了。

他看着小冰雪，沉聲道：“你做了一個錯誤的決定，我希望你不要一錯再錯，千萬不要再對我拔劍，否則，我不得不殺了你。你最好立即離開這裏，因為接下來，你將看到錯誤的決定會帶來什麼樣的結果，那對你不是一件好事情。”

“你快走——你快走啊！你瘋了嗎？你打算跟全這裏所有的戰士為敵嗎？”小冰雪激動的吼叫着，也不知道有沒有聽進去李天照的話。

正這時，不滅王將來了。

奔騰的雷電，化作一片天羅地網，吞沒了武王殿正廳里一片區域。

李天照沒工夫再攻擊北風寒雪武王的頭了，但左臂仍然把她控制着，靠着雙印之力，輕易壓制着她試圖掙脫的力量。

最理想的情況發生了變化，接下來，就絕不能給北風寒雪武王拿着武器，否則的話，就不能如此把她牢牢控制在面前了。

天羅地網般的雷電閃亮的時候，李天照帶着北風寒雪武王一起，發動小疾行。

與之同時，小寒冰化的盾牌擋在頭頂上方，朝着身體周圍垂下來的六十條冰柱落在地上，於是劈落的電光全被引到更容易吸引雷電的彩雲裏面，也就避免了被雷光麻痹的動彈不得。

這麼瞬息工夫，李天照已經衝出武王殿正廳，從那個急忙退避招架的不滅王將身旁一閃而過。

雙印之力推動下的孤王劍根本就不以攻擊那不滅王將要害為目的，而是直接把他震的內臟重傷，人摔飛了出去，如此還能令其喪失更久的攻擊能力。

李天照剛一劍擊飛了一個，旁邊又一個過來的不滅王將揮劍又是混沌驚雷的雷光電網！

李天照緊接着發動衝鋒戰印絕技，扇過去也是一劍擊飛。

剛才震飛的那個眼看混沌驚雷不足以對李天照造成影響，使混沌碎片力量在劍上形成噼里啪啦不斷炸響的電光，揮劍沖了過來。

混沌驚雷這樣使用，同樣是麻煩，一旦兵器相觸，就會被電的渾身麻痹。

只是——李天照卻依然不懼，直接迎着上去，眼看近距離交擊的時候，他炫動之下，使劍上的寒冰主動散溢爆開，使上風刀王將的絕技，頓時確保了一時、一片區域內的電光全被抵消，不等那不滅王將二度凝聚起來，李天照已經斬斷那王將的胳膊，緊跟着一腳提的那人雙腿后飛，不由自主的整個撲倒地上。

李天照一腳踩着那不滅王將的劍，又一劍斬斷其手腕，緊接着把那人踹的貼地滑開了遠去，片刻就在混沌之氣的迷霧中消失的不見蹤跡。

另一個混沌驚雷的不滅王將這是也揮劍發動衝鋒殺了過來，李天照直接使小寒冰凍結了北風寒雪武王腳下，拿她身體當作盾牌擋住了劍，電光全被引入地下的時候，李天照左臂控制着北風寒雪武王的身體一別，右手孤王劍同時斬斷那不滅王將的手腕，緊跟着抬腳也把他身體踹的飛了出去。

如此，兩把劍都在他腳下了。

李天照按着抗拒的北風寒雪武王臉對着地面，蹲下取了兩把劍上的戰印。再站起來的時候，北風寒雪武王極力想對抗，卻根本沒辦法比較力量，直接被帶了起來，又當作盾牌似的，隨衝鋒絕技的發動，迎面撞向第三個趕過來的不滅王將。

“放開本王！”北風寒雪武王好生惱火，不由激怒的呵斥了這麼一句，本來不該說的廢話。

因為明擺着，李天照不可能會主動放開他。

第三個來的王將終於不是混沌驚雷了，是個混沌爆炎，本來眼看李天照挾持着武王一起衝過來，他片刻都沒有猶豫，直接發動混沌碎片力量，剎時間一大團烈焰，直接把兩個人全都吞沒！

‘這不滅王將還真是果斷！不夠，幫了我忙。’李天照使北風寒雪武王抵擋烈焰，頃刻間她一身衣袍全都化作炭灰，膚肉也在烈焰中持續被燒焦，又飛快的癒合重生，那種痛苦滋味讓她許久都沒有體會過了，只恨不得把背後的李天照挫骨揚灰！

可是，她現在沒辦法。

此刻北風寒雪武王只能盼着，烈焰能夠來個兩敗俱傷。

可惜，李天照傷是傷了，然而主要的烈焰都被北風寒雪武王擋住了，又有小寒冰持續抵消擋不住的關鍵區域，他只是損傷了混沌之氣，連衣袍都沒有被燒着。

混沌烈焰持續不斷的燃燒着，雖然不像混沌煙火那般能夠持續不絕，殺傷範圍卻更大。

正廳門裡，小冰雪看着接連兩個不滅王將都沒能擋住李天照片刻，又看見火焰把武王和他一起吞沒，不由自主的心揪着，卻又不知道，她到底是在擔心誰。

混沌之氣凝結而成的雲牆，消失了一面。

聚氣陣的混沌之氣沒有多少了。

可是，此刻的情況對於李天照來說，前面的消耗都成了無謂。

他因為不想無謂屠戮，才會在武王殿里控制着北風寒雪武王消耗混沌之氣，若非如此的話，制住了北風寒雪武王后，帶着她離開武王殿的聚氣陣範圍就好了。

現在，眼看聚氣陣的混沌之氣消耗的差不多了，卻還是把城裡的戰士都牽扯了進來。

那不滅王將爆發的烈焰終於停下來了，李天照一閃撲向前面那兩個混沌驚雷的不滅王將，一人一劍，憑着雙印之力打他們沒有戰印，兩劍過去，直接把他們的不滅之體打爆成了大蓬的血霧。

而後，眼看他們的不滅之體迅速重生成形了，卻又突然爆開，化作了混沌之氣。

‘這兩個不滅王將倒是厲害，還能這般控制自己的不滅之體的嗎？’李天照暗暗吃了一驚，那兩個混沌驚雷的不滅王將沒有了武器和戰印，就是能夠讓他快速消耗混沌之氣的優秀目標，比攻擊北風寒雪武王的頭頸的效率還更高。

突然兩個不滅王將的不滅之體不再重生，也就讓他沒有了理想的打擊目標。

李天照眼看還有幾條身影在靠近過來，當即帶着北風寒雪武王，接連發動衝鋒，小疾行，地怒，飛快的穿過光霧，直取內城城牆。

靠近的時候，前面過來的人里，一張臉讓李天照看的眉頭一挑。

雖然剛才他沒見到模樣，此刻卻立即猜測，面前來的那個男子，十之八九就是雪王！

因為這男人長的太漂亮了，眉目無關有七八分北風寒雪武王的相似，只是身材卻強壯的很，突然在迷霧碰面，雪王又驚又怒，揮劍就斬了過來，口中大叫：“放開武王！”

李天照與之迎面相撞，但在看見之前，他就知道會跟敵人相遇，只是不知道這人是雪王而已。

所以，對於雪王來說這是遭遇戰，對於李天照來說，卻是他佔了類似襲擊般的便宜。

雙方錯身過去，李天照的劍搶先了不止一點點的先把雪王的半個身軀斬斷。

‘混沌金刺，小風語……這雪王的混沌碎片力量跟北風寒雪武王一樣嗎？’李天照暗暗驚疑，不由對小冰雪的話，多了些揣測。

雪王被斬成兩截，可是斷處，迅速恢復如常，原來也有不滅之體。

李天照一躍而且，踩着城牆幾次借力，就帶着北風寒雪武王跳了上去。

內城的城牆上面密密麻麻的人，一個個激怒異常的吼叫着，紛紛揮動兵器，成了大片閃爍的寒光，圍着落下去的李天照殺了過來。

可是，這種程度都談不上是阻礙。

李天照根本不理會，直接踩着個人落地，也不管招呼到身上的幾把武器，直接強行二次起躍，飛過城牆，直跳到內城的候王殿旁。

可是，這裏，密密麻麻的也全是人，還有許多戰士在往這裏聚集。

連大片候王殿的房頂上，也都是人！

“擋我者死！”李天照一聲大喝，揮劍斬出一道丈長寬的氣刃，白光一閃而過，直接把面前潮水般的敵人紛紛斬成兩截，那巨大的風刃足足飛出去了三丈遠！

戰印力量的差距分明很大，這種情況下，這些戰士根本即使送死而已！

可是，旁的戰士卻不知道怕死那般，踩着斷成兩截的同伴屍體，毫不遲疑的、激怒吼叫的衝著。

李天照發動戰印絕技，一閃撞穿了候王殿的外牆，衝進裏面。

屋裡面的敵人還不多，李天照邊自飛快的奔走，邊自對挾制着的北風寒雪武王說：“你不可能脫困，沒必要讓他們白白送死，你很清楚他們就算全死完了，也擋不住我的路。如果你不想死，我可以把你帶回玄天武王殿，原本玄天武王也最希望你投降。”

“他們因本王而生，當然該為本王而死！要本王離開北風寒雪之地去給玄天武王為奴為仆？等北風寒雪之地的人全死完了，本王興許會考慮！”北風寒雪武王的答覆，讓李天照不由暗暗咬牙，寒聲反問道：“你如果以為，我不想屠殺無辜，就等於會被你拿着這點善意綁架的話，趁早丟掉這幻想！不管要殺多少擋路的人，也不可能放過你！”

“那就多謝你幫忙把人都殺完！本王若死，最好留下一個活人都沒有的地方給北武王！誰也別想讓本王替之做嫁衣！”

# 第四百七十九章 衝出敵城

北風寒雪武王果然對領地里的人沒有絲毫在意，至此所想的，只有她自己的不甘心，舍此之外的其他一切，根本就沒有讓她上心。

“真是荒謬！你是他們的武王，卻對他們的生死毫不在意；我卻反而盡了最大努力避免屠戮無辜。然而，事已至此——”李天照撞穿了牆壁，衝出去的時候，面對的優勢密密麻麻的敵人，一聲大吼。“——擋我者死！”

密密麻麻的敵人彷彿沒有聽到，不，他們分明聽見了，因為死字，於是他們更激動的吼叫着，衝過來！

為武王而死，那是他們的榮譽，那是他們的驕傲，那是他們生存的意義，是戰士之心合格的證據！

那種激情，那種把衝過來送死看作是搶功績般的积極，讓李天照無話可說。

可北風寒雪武王彷彿還覺得不夠，又添了一把火，高聲下令道“助戰本王有功者，封萬戰將！助戰本王有大功者，可死而復生，再封王將！殺刺客者封不滅王將！”

人群徹底瘋了，他們眼裡已經沒有了生死，沒有了同伴的屍體，只有李天照這個目標，只有揮動的劍光。

飛閃的風刃一片片的把敵人斬成兩截，可是缺口卻很快被周圍的人填補；小流星火形成的半丈直徑火球飛過一路，吞沒了一列戰士的身體，輕易耗盡了這些戰印級別有差距的戰士的混沌之氣，然後讓把他們燒成了火人，可旁邊沒有戰士救助，只是躲開了他們眼睛盯着李天照繼續沖；寒冰凝結的劍身，讓李天照旋動中的劍光有效殺傷範圍更廣，彷彿是混沌金刺那般的效果，每每旋動中，必然倒了一群敵人。

可是，這些都沒有讓敵人退縮，他們不停的沖，不管是被斬斷同伴的血濺到他們頭上臉上；還是燃燒的戰士在他們身旁哀嚎打滾；又或者是殘肢斷骸在他們眼前飛過，落下，全都擋不住他們衝殺的意志。

‘既然你們都不珍重自己的性命，我又豈會把你們的性命看的比自己還重要？’李天照的憐憫是有限的，他要衝，就必須殺出去，已經沒有別的選擇了。

風刃，小流星火，寒冰凝結了劍身增長的劍光，接連不斷的收割着密密麻麻的敵群！

內城一座座候王殿的牆壁都被撞穿，李天照走過了的地方，都是殘肢斷骸，鮮血在地上，樹上拋灑一片片，在牆上突然大大小小的殷紅。

一路的屍體，一路的死亡，卻擋不住一路瘋狂衝殺的敵人。

李天照看見內城通往外城的城牆了，於是化作旋動的劍光風暴，席捲着擋道的一切，只把一路過去的敵人全都斬斷、斬飛。

連續的旋動中，北風寒雪武王被轉的一時頭暈目眩，緊接着又覺得身體猛的飛起。

李天照踏着城牆飛上去時，上面的戰士拿兵器，拿石頭丟擲下來，他也懶得理會那些上不了人的兵器，只是揮劍擋開了石頭，又或者是拿北風寒雪武王做盾牌擋開了落下來的東西。

城牆上的戰士眼看一個女人被李天照控制在面前，赤着上來，許多其實都不知道她是誰，也有一些人叫喊着說“小冰雪？”

“是武王！裏面說是武王被刺客暗算抓住了！”旁的戰士急忙大喊。

這麼對話的工夫，就看見刺客帶着武王躍出城牆外面，背後許多甩射出去的長劍，長槍追着飛出虛空。

可是，就算有許多射中了李天照背後，也破不了混沌之氣的防護，紛紛墜落了城牆下面。

李天照帶着北風寒雪武王落在屋頂上的人堆里，旋身斬殺了一圈，又一道風刃斬殺擋路的敵群，緊跟着發動衝鋒絕技，衝出屋頂，跳向另一座建築的頂上。

地上，周圍的房屋頂上，建築高處，不知道多少個戰士也都發動了衝鋒絕技半空攔截。

他們不攔還罷了，偌大個人當在李天照面前，他只能揮劍斬飛。

只是被這麼接連阻礙，北風寒雪武王作為盾牌，虛空撞上了好幾個戰士，終於還是沒有如預計那般縱躍的太遠。

狹窄的巷子，密密麻麻的都是人，還不斷有人從兩旁建築上面跳下來。

李天照即使斬倒了面前一片敵人，發動了衝鋒，也沖不出幾步就又撞上了敵人。被撞的戰士當場暴斃，衝擊力還讓後面的戰士一個疊一個的接連斃命。

可是，上面跳下來的人絡繹不絕，又迅速填補了位置。

這種實力懸殊的衝殺，根本沒有什麼技巧可言，就是盡量快的沖，盡量快的殺。

每走一步，都必須以斬殺一群阻路的敵人作為代價。

偌大的北風寒雪武王都城，人群密密麻麻的涌過來，彷彿汪洋大海那般，不斷的洶湧衝擊，一次又一次的試圖淹沒帶着北風寒雪武王的那條身影……

都城四面的城牆上，點燃了傳訊的狼煙，臨近的關城的戰士，全度聚攏過來，更遠的地方的戰士，也如螞蟻群那般湧出城門，踏平了積雪，四面八方的朝都城方向趕過來。

武王殿出來的人群中，小冰雪奮力擠着，嘴裏叫喊着“讓開！讓開！讓開——”

雪王也在人群中擠着，叫喊着“我是雪王！讓路！讓開！”

雪王的目的很明確，趕上去，助武王一臂之力。

可是小冰雪呢？

她卻不知道自己為什麼要趕上去，或者說，為什麼要這麼追着。

她會不會對李天照揮劍？她應該揮劍啊！卻又不知為何，沒想過，也不願意揮劍，更知道她即使揮劍，也擋不住他。

可她還是要追，唯恐追上的太慢。

但人群的阻擋，讓她至今沒有追上，她只是在沿着李天照衝殺出去的血路，擠着人群在後面追趕。

一路觸目驚心的血腥，屍體。

屍體和鮮血小冰雪都不在乎，北風寒雪之地的戰士也都不在乎。

可是，這麼多，全都是一個人殺的，卻又讓他們不得不在乎。

這就是能來刺殺武王的人的實力嗎？

李天照一腳踢飛了整面院牆，剎時間把外面巷道里的戰士都撞死、撞倒。

他大步疾奔，帶着北風寒雪武王躍起時，人在半空，風刃已經斬出，把屋頂的一片戰士全都斬成兩截，落下時，踩着的是熱血，奔走的落腳處，全是殘屍之間。

周圍發動衝鋒絕技堵截的敵人，慢了一步，眼看着李天照帶着北風寒雪武王飛落另一座屋頂，那上面是被小流星火焚燒點燃的一群人。

李天照不在乎烈火，反正他還有混沌之氣消耗，反正有北風寒雪武王當盾牌承受烈火的正面燒傷。

燒焦了的皮膚，又迅速癒合，可那一陣燃起時的臭味，卻聞的清楚。

北風寒雪武王許久不曾如此受辱，只恨得再次大叫“殺了刺客！殺了刺客！”

殺？

誰殺？

飛射的風刃擊中了戰士，卻被震散，只是起到了消耗作用。

‘萬戰將！’李天照眉頭不由皺起，混沌碎片的力量可不受雙印之力提升，因此他的風刃殺百戰將千戰將容易，卻可以被萬戰將以消耗混沌之氣的代價抵擋。

整座房屋突然塌陷，在混沌地怒的作用下，化作了一整塊巨大的石，朝着身在半空的李天照整個壓了下去！

李天照挾制着北風寒雪武王，拿她身體朝上舉起，直接用她的頭頂着落下的整面巨石，等到落地的時候，壓力已經被北風寒雪消化的差不多了。

李天照又把北風寒雪武王的頭臉對着巨石，腳下發力一躍，那正面巨石頓時虛空翻旋，被推着、撞塌了圍牆，撞倒了一座房屋，把許多混沌碎片力量的攻擊全都擋住了。

眼看着正面巨石的去勢減弱，後面的李天照落地借力，二度躍起，繼續拿北風寒雪武王作為傳遞力量的媒介，朝着巨石一撞，再度增力，於是那巨石繼續旋動着朝前衝撞，轉動中撞塌房屋，撞飛阻擋的戰士。

李天照恐怕巨石被破壞，追着旋動飛沖的巨石移動時，還不斷以小寒冰凍結石頭表面，為其增厚、增重。

那混沌地怒的萬戰將本是想攔住李天照，卻沒想到反而給他製造了個突圍的好工具，想要毀了，卻苦於被人群阻擋，追不到能運用混沌碎片力量的距離，又眼看着巨石表面覆蓋的寒冰越來越多，如此一來，就會阻斷了他對巨石土系混沌之氣力量的連接。

得了混沌地怒製造的巨石，上面又持續不斷的覆蓋更多寒冰，李天照就在下面，舉着北風寒雪武王抵着，不斷旋動移步前沖，那巨石轉動中自然把擋路的敵人全都撞飛，又成了絕佳的盾牌，抵擋了不知道多少混沌碎片力量的打擊。

爆發的烈焰燒融化了一片寒冰，卻熔不了裏面的石頭，於是一會功夫，被融化的區域又被寒冰覆蓋。

如此衝殺容易了很多，也快了很多。

李天照一路急沖，撞毀了外城的房屋無數。

不知道多少戰士被撞飛、撞死、撞傷，足足沖了兩個時辰，終於到了外城城牆下。

帶着巨石他可跳不上去，只好奮力一撞。

碎石紛飛，巨石被撞碎了一片，崩裂中，剩餘的部分也裂開幾份，城牆也被撞爛了一片，李天照帶着北風寒雪武王跳上城牆，一躍飛了出去。

出了城，就該擺脫麻煩了。

李天照這般想着，隨着躍起的高度，看見了城外的情景——密密麻麻的戰士，鋪滿了雪地之上，讓他眼裡都看不見冰雪大地的白色了。

‘我以為出城是結束，原來只是另一階段的開始！’李天照還能怎麼辦？

他無話可說，只有揮劍對着擋路的敵人，揮動風刃。

可是，風刃立即被三個戰士震碎了。

原來，敵人預測了他出城的方向，在城外集結了萬戰將和王將！

# 第四百八十章 熔漿地坑

城外鋪天蓋地的敵人，最前面的還都是些萬戰將和王將。

李天照揮斬的風刃被擋住，還沒等雙腳踏實地面，敵人里突然好幾個一起發動混沌大地和混沌地怒的碎片之力！

剎時間，李天照腳下為中心，周圍五丈方圓，轟然塌陷了下去！

地坑的寬度不大，但卻很深！

李天照身在半空，沒辦法借力移走，眼看着地洞塌陷了下去，他也只能帶着北風寒雪武王一起掉下去。

讓這些萬戰將的混沌劍客以逸待勞，如此從容部署混沌碎片合力的陷阱，這下可麻煩了！李天照的風刀絕技在戰鬥里瞬息間擊潰小範圍內的混沌碎片之力可以，像這種多個混沌劍客合力部署的陷阱，靠風刀絕技卻斷然不可能破解。

眼看着墜落下去時，李天照又見到許多火球，火柱，飛向地坑，更是知道要遭！

李天照帶着北風寒雪武王掉進深達十丈的地坑裡面，腳下落地的時候，踩着的卻不是結實的堅硬，而是鬆軟的泥濘，剎時間他跟北風寒雪武王的腿就幾乎全陷了進去，只露出大腿根以上的部位。

如此一來，李天照難以再次發力躍起。

但是，這陷阱讓他心驚肉跳的不是起跳問題，而是紛紛不絕飛射進來的火焰！

五行火系混沌碎片力量，各有特點，有的範圍廣，有的範圍窄些但溫度奇高，此刻爆炎的火柱也化作數條火龍飛墜落進來，加上腳下的土質，外面又有混沌大地和混沌地怒的碎片力量合擊，李天照想也知道，接下來會是什麼處境了！

飛墜的火龍中間，還夾雜着混沌大地和地怒製造的大小形態相當的石球。

在烈焰中，這些石頭都融化了，變成了熔岩，落入地坑，墜落的火焰數量太多，輕易粉碎了李天照小寒冰製造的盾牌，旋即把掩埋了他們雙腿的泥土都熔化，混着火焰中飛落的石塊融化的那些一起，在地坑裡變成了半人高的熔漿！

置身於熔漿之中，李天照只覺得雙腿燒熱的痛苦彷彿要爆炸那樣，可是他不會爆炸，因為不滅印讓傷勢迅速恢復，於是雙腳在裏面，持續承受高溫的痛苦，混沌之氣的消耗遠超尋常的迅速流失。

但比起他，北風寒雪武王的處境就更糟糕了。

因為她還充當了盾牌，被李天照舉起來，直接承受着火焰和石球形成的熔漿的澆灌。

她用赤着的身軀，面對着不斷留下來的熔漿的傾倒，那種痛苦，讓她即使萬般不情願，也忍不住叫喊了出來。

“啊啊啊”

李天照聽着北風寒雪武王的慘叫，催促說：“不想遭罪就叫他們住手！你該清楚，我們一起在熔漿里獃著，我也不會放開你，最後還是你先死！”

“哈你怕了！”北風寒雪武王忍受着熔漿淋身的痛苦，得意的叫道：“你以為不滅印的那點混沌之氣，能跟武王自身儲備的相提並論嗎？今天，一定是你先倒下！等你在熔漿中消失的無影無蹤，本王就會叫他們住手！你好好等着吧！”

“切”李天照踢爆了地坑的壁面，踩着上去一截，他自己站在熔漿之上的位置，卻故意把北風寒雪武王的身體放低，讓她雙腿被熔岩淹沒了一截，旋即又拔出短劍，對着北風寒雪武王的腦袋刺了進去。

剎時間，又如在武王殿里那樣，直接把北風寒雪武王的腦袋催的爆開成了一團血霧。

“唬我？那我們就試試，看看是誰的混沌之氣先消耗殆盡！”李天照還不信了，一起泡在熔岩里，他相信靠不滅印未必能比北風寒雪武王支撐的更久，但如此這般不停攻擊北風寒雪武王，她的腿又泡在熔岩里，又一起承受着持續飛墜進來的火焰的高溫燒灼，就算北風寒雪武王的混沌之氣數倍於十二命不滅印，這種情況下也不可能耗得過他啊！

何況，李天照懷裡還有第二枚十二命不滅印，哪裡會被她唬住！

地坑裡裏面的溫度有多高李天照不知道，但他的劍鞘都已經開始發紅了，手裡的劍還沒有，但熱的肯定能瞬間把雞蛋燙糊了。

哦，這地坑裡，雞蛋可能還沒等打碎就沒了吧？

李天照雖然沒有泡在熔漿里，卻也犹如置身於鑄劍爐里那般，渾身上下都靠着混沌之氣護體，否則的話，瞬息之間就會點着。

只是如此一來，混沌之氣的消耗速度，就跟呆在混沌烈焰製造的大火裏面差不多了。

李天照忍着痛苦，只管不停催爆了北風寒雪武王的頭頸。

地坑口，不斷飛墜進來的火焰，石球，仍然在持續化成熔漿澆落下來。

顯然，這裏的戰士很冷靜，他們知道武王不死不滅，也就不怕這些，自然能肆無忌憚的手段盡出，全然沒有武王受制於敵的束手束腳。

李天照此刻就算不帶着北風寒雪武王，也不好衝出去，何況還帶着她，萬一衝出去的過程中雙手遭遇烈焰或者熔漿澆着，有那麼瞬息的力量不繼情況，都可能被北風寒雪武王掙脫了他的控制，那時候，才真叫糟糕透頂！

現在他還能帶着北風寒雪武王突圍，如果讓她掙脫控制，所有的敵人都成為障礙的話，他真得把人屠殺殆盡了才能解決問題。

地坑裡的熔漿不斷升高，越來越多，李天照被迫再次往上站，調整了位置，又繼續攻擊北風寒雪武王的頭頸。

調整時的空檔，北風寒雪武王什麼也沒說，李天照也不問她什麼話。

什麼時候她的混沌之氣消耗的太多，沒有信心能耗的過李天照的時，自然就會主動讓上面的戰士住手，在此之前，說也多餘。

熔漿的高度每提升一段，李天照就調整一次位置，這時候，也是給了北風寒雪武王說話的機會。

但是，他們就這麼調整了三次位置，上升了一丈，北風寒雪武王仍然沒有認輸。

我的十二命不滅印都耗去四分之一了，看你還能撐多久！李天照也不催促，他不相信武王的混沌之氣儲備高的能有多離譜，好歹他也是殺過南米武王的王將。

北風寒雪之地的領地範圍確實比南米之地大的多，混沌之氣的儲備也許也高不少，但武王自身的儲備量能有多大差距？還能差出十倍，幾十倍出來？

熔漿還在持續，很顯然，北風寒雪之地的萬戰將和王將，足夠分成兩批輪番保持這種陷阱攻勢。

換言之，沒有兩個時辰，這些萬戰將級的混沌劍客就可以一直這麼保持下去。

不過，李天照可不信北風寒雪武王還能支撐那麼久。

熔漿的高度還在上升，李天照帶着北風寒雪武王第十次調整位置時，突然聽見上面小冰雪的聲音在叫道：“快停下來！武王沒有多少混沌之氣，這樣下去可能是武王先支撐不住！”

李天照不由希望小冰雪的話能發揮點作用，只要能停下來片刻，他就可以帶着北風寒雪武王衝上去，再突圍殺出血路。

小冰雪接連呼喊了好幾聲，但攻勢顯然沒有停下來。

突然，雪王的聲音叫喊着：“你這個賤人算什麼！有什麼資格在這裏下命令！你看看，這裏誰會聽你這種賤人的話？”

“雪王你討厭我歸討厭我！現在我們都不希望武王出事，你必須替武王考慮！刺客在武王殿里就消耗了武王很久的混沌之氣了！”小冰雪憤然呵斥，這番話顯然發揮了作用。

雪王沒有再全盤否定，而是叫道：“該怎麼做，只有武王能做主！請武王下令攻勢是否維持！”

“想繼續耗着也行，想上去也行。”李天照一時沒有攻擊，給了北風寒雪武王答話的機會，但他此刻也暗暗吃驚，因為一枚不滅印的混沌之氣已經所剩不多了，換言之，北風寒雪武王消耗的混沌之氣應該至少八九倍於十二命不滅印的儲備量！

這怎麼可能？南米武王的混沌之氣都遠沒有這麼多！這種數量的混沌之氣儲備，萬戰將級的體印根本辦不到啊！李天照暗暗疑惑，很是懷疑，武王擁有更特殊的儲備混沌之氣的手段。

所以，此刻北風寒雪武王到底還有多少混沌之氣，李天照也吃不準了。

北風寒雪武王的頭頸重生恢復，沉默片刻，突然道：“全部給本王住手！”

她的混沌之氣也撐不了多久了！李天照稍微寬心，就考慮着是否繼續在坑裡把北風寒雪武王消耗至死算了，卻又覺得，還是上去了突圍衝殺更省心。

衝殺出去對他來說不是問題，只是時間長短，就算地坑裡把北風寒雪武王消耗殆盡了，他還是得突圍衝殺脫身，何苦在地坑裡白白浪費那麼多混沌之氣呢？

北風寒雪武王發了話，地坑上面果然再沒有火焰和石球飛落下來了。

李天照帶着她踩着坑壁飛走上去時，突然心中一動，不由控制意識，讓眼裡看到的天地是另一番景象。

李天照帶着北風寒雪武王跳上地坑了，看見雪王和小冰雪分別站在兩邊。

正在此時，李天照眼裡看見北風寒雪武王的身體里，嗖的飛出來一團光，迅速變成了一大團，分明是如七星武王的復活大典時候的情況！

果然有詐！李天照剛才就疑心有不妥，眼看那團意識飛閃出去，他急忙一劍斬出！

劍身，瞬間斬開天地之間密密麻麻的意識碎片，恰好把那團疾飛的意識光給擋住！

擋住的同時，李天照控制着孤王劍飛快旋轉，頓時把那團意識光控制的飛不脫去。

就在這時，李天照身體里的體印突然產生一股強大的吸力於是，那團從北風寒雪武王身體里飛出來的光，剎時間被吸到他腹部，一點點的，一點點的被吸的沒入他的身體！

# 第四百八十一章 謎之力量？

北風寒雪武王的意識團眼看被吸進去的越來越多，她不由激烈掙扎，卻根本掙脫不了！

她從沒有遇到過這種事情！

即使意識團飛離身體，遇到天地之間強大的意識時，那也只是碰撞造成的震蕩傷害，即便遇到聚合的特別巨大的意識團，也是撞傷了自己，何曾見過這種、意識團被不可抗拒的力量吞噬的情況？

李天照也沒想過會有這種情況，卻只是暗暗猜測：‘難道是千殺之力覺醒了嗎？但殺這些力量弱的人，不是對千殺之力毫無助益嗎？這、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置身其中的北風寒雪王的意識團恐懼的掙扎着，李天照驚訝的看着，體會着自身的變化，他沒辦法控制吸力的強弱，也就不能主動的放開腹部吸收着的光團離開。

可在旁人眼裡，卻是見到北風寒雪武王一動不動，彷彿身體僵硬了，目光又份外的空洞，突然失去神采那般；而李天照則奇怪的低着頭，也是沒有動作。

雪王不知道他們這是怎麼了，一時不知道是否該上前；小冰雪也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只是覺得慶幸、覺得奇怪，尤其是武王，為何毫無聲息呢？

這種狀況沒有維持多久，突然，北風寒雪武王被吸進去的意識團里，驟然分出來一點，在剩餘部分的推力作用下，化作兩點火星大小，分別飛向雪王和小冰雪！

李天照本來也有防備，因為不知道體印的吸力會持續多久，也不知道這意識團會不會突然有辦法脫身，眼看兩點星光飛出去，下意識的又揮劍一擋！

可是，意識團飛的本來就非常快，縱使以李天照的劍速，加上有所準備，仍然只來得及擋住那團距離最近的星光。

那點火星般小的光團被劍身阻擋，衝力喪失，反而撞的彈回來了些，緊接着又被體印的吸力瞬間拽的飛入了李天照的身體里。

而另一點星光，卻瞬間穿過混亂的記憶碎片填充的天地，飛進了小冰雪的身體里。

‘糟糕，還是跑了一團！’李天照微微一怔，一時間也不確定狀況。‘當初七星武王的意識團爆散成了無數碎片，好像許多被我吸收，也有被星冰雪吸收了的吧？也不見有什麼，但若毫無意義，北風寒雪武王為何特意做這種垂死掙扎？’

包圍的戰士裏面，一個魁梧的男戰士擠開人群，看到李天照的臉，吃了一驚，記得就是客棧窗戶後面，不敢接受他挑戰的啞巴，哪裡想到，此刻竟然挾持了武王？

這戰士腦子飛快轉動，突然明白過來了！

‘這啞巴如果真的厲害，當時就把我收拾了，小冰雪就是被他睡了！他分明沒有什麼本事，肯定是用下作的手段暗算了武王！哼哼，今天到我拯救武王了！’那男戰士握着劍走出人群，直衝李天照大步過去，嘴裏叫道：“鼠輩啞巴還記得我的厲害嗎？不管你用什麼手段暗算了武王，現在馬上放開他，否則，我的劍就不客氣了！”

李天照第一眼沒記起這男戰士，因為昨晚這人大約是為了找小冰雪，特意用雪洗過臉，此刻飛灰瀰漫，弄的臉上臟兮兮的。

不過，一聽這男戰士說話，也就知道是誰了。

李天照感覺到體印里似乎有些變化，此刻不想被人干擾，就說：“既然有過一面之緣，勸你離我遠遠的，別妄自送了性命。”

“原來你不是啞巴啊！昨天嚇的話都不敢說要裝啞巴，現在虛張聲勢以為能嚇到我？”那男戰士說著，揮劍沖了過去。

坦白說，這男戰士有混沌風語，出劍速度是真的快，也難怪他如此自信，本來也有底氣。

只是，李天照此刻實在沒心情見識他的劍法高招，所以，不管三七二十一，直接一劍過去，靠着雙印之力，瞬間把他手裡的劍震飛了出去，又把他人也震的摔飛落地，又彈起，撞上別的戰士。

“昨天是懶得節外生枝，你要理解成怕你；現在眼看着你不是對手，你卻要理解為虛張聲勢。我也真是服了！”李天照覺得這裏的戰士，悍勇不怕死是真的，但綜合來說，心思卻實在有些……不同尋常。

大約也是因為不怕死的緣故，悍勇成了精神主導，就少了些取巧的主動性，久而久之成了風氣，多心思的人取巧反而被不齒，在這環境里，也就不敢取巧、不能取巧，只能假裝和旁人一樣悍勇了。

李天照一劍震飛了那戰士，使了延遲爆發的巧勁，猛的把北風寒雪武王的身體推飛上了半空，嘴裏叫道：“還你們了，誰先抱住武王就能當不滅王將啦！”

北風寒雪之地的戰士們蜂擁衝過來時，李天照掉頭躍上城牆，踩着牆面，疾走一段，突然又朝人群里撲了過去。

人群都擠在一起，看着北風寒雪武王的身體高高拋飛。

雪王也在其中，可是小冰雪卻沒有急着過去。

她很高興李天照放了武王，可是，她卻沒想着過去搶奪功勞。

北風寒雪武王是脫困了，可是她自己怎麼辦呢？

她知道，以北風寒雪武王的作風，很難會放過她。

她突然又後悔起來了，倘若早知道是這樣，她是不是還應該攔阻李天照？

小冰雪正想着，突然被人拽着頭髮提的離地飛了起來，緊接着身體在空中被輪動着轉了一大圈，還沒明白過來發生了什麼事，就被一隻胳膊穿過雙臂，別在背後，人就如北風寒雪武王剛才那樣，動彈不得了！

“你干什麼？”小冰雪又驚又怒，李天照也不答話，帶着她落下時踩着個戰士肩膀借力一躍，發動衝鋒往外沖。

這時候戰士們都盯着剛開始下落的北風寒雪武王，意識到是他而攔截的戰士不多，沒什麼壓力。

李天照趁此機會能快速突圍多遠是多遠，至於小冰雪，他沒辦法留下，因為還不清楚狀況。

萬一北風寒雪武王的那點意識藏在她身體裏面，時間久了能夠再醒來的話，怎麼辦？

北風寒雪武王的身體眼看着要落下來了，許多戰士蓄勢待發，躍起的高的那些，如雪王那般，先於旁人跳了起來，伸手抓向落下的、北風寒雪武王的腳。

眼看着，他快夠着了。

李天照留存在北風寒雪武王身體里的巧勁，在有人指端觸及的時候，驟然爆發！

北風寒雪武王的身軀，瞬間爆成了一蓬血霧，噴了躍起來的雪王等戰士們一頭、一臉、一身……

他們落下來，茫茫然看着半空爆開的地方，等着不死不滅的武王重新復生。

可是，好一會過去了，還是沒有動靜。

於是許多人明白了，悲憤的叫道：“殺了刺客！”

“殺了刺客！”

但這時候，李天照早就在跟密密麻麻攔截的戰士交手了。

說是交手，其實是他單方面的揮劍衝殺。

他已經脫離了地坑為中心的主要包圍圈區域，也就沒有遇到萬戰將和王將擋路，此刻也不會再給敵人機會部署針對他的混沌碎片力量組成的陷阱了。

飛閃的風刃，一大片一大片的收割着阻擋的戰士性命。

李天照邊自衝殺，邊自喊話說：“武王已死！小冰雪繼承了北風寒雪武王的力量，不久的將來，她的武王力量覺醒，就會變成新的武王！北風寒雪之地不能沒有武王保護，你們還想有未來，就必須跟着小冰雪、跟着我走！留在這裏死路一條，跟我走能夠過上更好的生活！”

“你、你說的是真的嗎？是真的嗎？武王死了？我繼承了她的力量？”小冰雪難以置信，可是，這也解釋了李天照為什麼要挾持她離開的原因。

‘我當然不能告訴你，我其實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李天照當然是在胡說，不過這話，是當初七星武王在復活大典臨死之前說的。

玄衣告訴李天照說，武王的力量傳承給另一個人，本來是幾乎不可能存在的幾率。所以，七星武王當時那番話，分明是不想七星之地四分五裂。

但是，那種近乎不可能的情況，卻真實的發生在了寒冰雪身上。

至於現在，李天照既不想一路殺出去，也不能對小冰雪身上未知的情況不做理會，而北風寒雪之地的人既然留下來是死路一條，當然得跟着他走。

“北風寒雪武王已經死了，現在北風寒雪之地避免被北武王的人屠殺殆盡的唯一辦法，就是跟我走，你的武王力量需要很久才能覺醒，北武王可不會等你。你如果希望北風寒雪之地的戰士們好，那就應該勸他們跟我走。”李天照嘴裏說著，劍下卻沒有對擋路的戰士們客氣。

因為這些攔路的，沒人理會他的話，明擺着都把他視為不共戴天的仇敵，如果每個人用命能換來咬他李天照一口的機會，北風寒雪之地的許多戰士都會願意，多少個李天照也不夠他們啃的。

小冰雪信以為真，可是卻說：“沒用的，有仇必報才是大家相信的。除非我能展示武王的力量證明自己，否則的話，不會有人聽我的！”

“那就沒辦法了，看一路血染了寒雪吧。”李天照沒有多的話說，他現在只想快點衝出重圍，然後仔細的琢磨體印發生的變化，此刻的體印，他覺得裏面分明有變化后的力量，在等待他去觸發。

他覺得，很可能是千殺之力覺醒了！

飛閃的劍光，在積雪被踏平了的冰地上，留下一條血染的紅河。

擋路的戰士沒有停下來，李天照的孤王劍也沒辦法停下來。

那些被斬殺斃命的戰士身體里，碎裂了的意識團，化作大大小小的碎片，追着李天照，飛入他的身體里……

但這些，一路前沖的李天照沒有回頭，也就沒有看到，只是覺得，飽滿已久體印力量，突然又開始源源不斷的吸收新的力量了。

# 第四百八十二章 血路

高低起伏的冰雪大地上，北風寒雪之地的戰士犹如密密麻麻爬滿了的螞蟻。

帶着小冰雪一路衝殺的李天照過處，一片片、一群群的戰士全都倒下了，才能夠看見冰地的一些顏色，但那些踩碎了的冰雪混雜的泥塵的灰色漿水，很快又被血染紅，又被追趕的戰士填滿，於是又看不見大地了。

李天照的眼前只有密密麻麻的敵人，也不知道如何會有那麼多。

每每衝到地勢高些的地方時，他都希望能看到視線盡頭有沒有敵人的大地。

可是，坡地的前方，又被起伏的、更高的坡地阻擋，而前方一路，仍然還是密密麻麻的人。

劍光在人群中飛閃，這些戰士根本就不能近身。

劍光總是成片、成全的斬殺着敵人。

小冰雪從頭到腳，全都被鮮血染遍。

片刻前她看到的只有屍體，這麼被李天照帶着一路衝殺，她才看到這麼多的人是如何飛蛾撲火般衝過來送死的。

曾經她覺得這是戰士必須有的悍勇，應該說，不久之前她還這麼覺得，但現在，倒下的人，飛濺的鮮血，全都讓她的自責和內疚被疊加的更高、更重，直至她已經不堪重負。

“你們快走啊！武王都死了！你們還送死干什麼？武王已經死了！你們擋不住他的啊！不要再送死了，不要送死了”小冰雪一遍遍的、聲嘶力竭的喊叫着，甚至變成了吼叫。

可是，沒有用，沒人聽她的。

北風寒雪之地做主的人，本來就只有武王一個。

這的確是送死，許多戰士們就是帶着衝過來送死的絕決。

沒有人理會小冰雪的話，相反，許多聽見她這麼叫喊的，反而激起了長久信仰的戰士之心，高聲唱了起來：“生無樂！死無苦！北風寒雪飄萬代，戰死英魂輪迴永不休！今天的戰死，是為積累下一世的功績，直到終有一日成為偉大武王的不滅王將！殺殺殺為戰而生！沖沖沖為武王而死！”

這樣的高唱聲音越來越大，衝著、唱着的戰士越來越多。

於是在歌聲，在眾人一起互相感染的作用下，他們沖的更快、更不遲疑。

哪怕明明衝進了那片飛閃的六色劍光里，就是被一劍兩段，慘死當場的結果。

他們仍然毫不猶疑的衝著，嘴裏唱着戰士之歌

“不要唱了，不要唱了！求求你們不要唱了”小冰雪想捂着耳朵，可是雙手被別在背後卡着，動彈不了。

戰士之歌她也會唱，也經常唱，但此時此刻聽起來，她只是覺得不堪重負，只是覺得大家都莫名其妙的不可思議！

武王都死了！

都死了啊！

他們還在為誰送死？

他們為什麼還要送死？

小冰雪叫喊着不要衝了，不要唱了，然而，她的聲音被戰士之歌淹沒的險些連她自己都聽不到。

她突然哭了起來，不知道為什麼，就是突然忍不住的哭了。

哭泣，何等可恥！

那是北風寒雪之地的戰士最鄙夷的軟弱，可是此刻，她竟然在許多人眼前，哭了出來

天色暗了。

可是，茫茫大地上，仍然還是人。

那些四面八方趕過來的戰士，一直追趕着的那些戰士，始終填滿了大地。

見不到月光，天空又下起了大雪。

照亮前方，照亮周圍的，只有混沌之氣在劍上亮起的各色光芒。

李天照一直在沖，一直在殺。

他沉默的揮劍，沉默的前沖，說勸阻的話，也不說警告的話。

耳邊都是戰士之歌，一直沒有聽過。

這些敵人，都唱着一樣的戰士之歌，不停的衝到他面前，被殺。

然後，是下一批人。

沒完沒了。

彷彿也沒有完了的時候。

天早已經黑了，但暗了多久，李天照卻沒有計算。

這樣的衝殺什麼時候結束？

或者他的混沌之氣耗盡；或者是這些四面八方聚集過來送死的戰士們死完；又或者是，他們的累的不再能夠攔路。

李天照又一道風刃斬出去，面前一片敵人全都身體分家。

李天照發動衝鋒絕技，一閃前去，緊接着揮劍前斬。

六色的劍光，在黑暗中一閃過去。

旋動中的李天照突然發現，這一劍沒有任何阻力。

他彷彿突然回過神來那般，這才突然意識到，氣流里，前方已經沒有敵群阻礙他了。

小疾行，小地怒，衝鋒，接連發動，李天照帶着小冰雪急沖，背後那些敵人越來越遠，越來越遠最後，全都不見了蹤影。

冰雪覆蓋的大地，四面八方，還有些稀疏零星的戰士在雪地里趕路，找尋，人數卻太少，實在難有碰上李天照的機會。

早就沒有戰士在唱戰士之歌了，他們持續奔走這麼久，戰印力量低的，混沌之氣早消耗殆盡了，百戰將們在雪地里堅持到現在，也已經接近極限。

李天照衝殺了一天，把那些移動慢的，趕來支援的許多人拋甩的越來越遠。

現在，他已經衝出了重圍。

可是，李天照還不能停下來，因為這裏的戰士還會繼續追他的蹤跡，被甩掉的大部隊還會繼續找尋。

孤王劍的把握，纏線，是乾涸了一層又一層的血。

李天照不記得什麼時候進入麻木的衝殺狀態了，也不知道那種狀態持續了多久。

此刻他回想衝殺的過程，似乎很久都沒有去聽聲音，也很久沒有捕捉周圍氣流的情況，只是麻木又机械的重複着風刃，衝鋒，小疾行，地怒，流星火，斬殺這樣一次次重複。

李天照帶着小冰雪經過白茫茫的雪地，回頭看見大雪已經把視線盡頭的足印掩蓋了部分。

只要大雪再下久些，追擊的戰士就會失去他的蹤跡。

李天照奔走了兩個時辰，這才用小寒冰製造了個冰屋，孤王劍歸入鞘中，坐下來的時候，他前所未有的疲憊。

那感覺，遠遠超過跟小地王連續廝殺一天多。

明明應該是跟小地王戰鬥更累，但此刻，他卻更疲憊。

小冰雪抱着雙腿，就那麼赤着，坐在那，凍的瑟瑟發抖不止，可是卻沒有求助李天照。

“是不是因為我，才會死這麼多人？”

“因為我奉命入侵，也因為你橫生枝節。”李天照沒什麼情緒的答了句，取了干肉，丟過去。

“你連那麼多人都殺了，隨手給我一劍就好了，為什麼還要帶着我到這裏？”小冰雪看着從頭到腳都是血的李天照，想着他這一路突圍不知道斬殺了多少人，有怨氣，可又有自責的愧疚，最後變成了這樣的、帶刺言語。

“如果你真能繼承武王的力量，或許就是幾天的事情，到時候，北風寒雪之地就還有武王了。”李天照沒什麼表情的答着。

“就算我有武王的力量，你覺得他們會聽我的，還能跟着你走？”小冰雪覺得太荒唐了！

“既然他們輕生死，也就不會以為生死是什麼了不起的血仇，至少，不會認為比一個活武王的命令更重要。”李天照其實不太想說話，他只想睡覺。

“我不會帶着他們一起給你當奴役！你是殺了武王、殺了北風寒雪之地無數人的屠夫！惡魔！”小冰雪說著，忍不住又流淚了出來，哭泣着，情緒激動的質問：“為什麼？為什麼你要來殺武王，為什麼要來！”

“因為這是武王的命令。”李天照回答着，面無表情的看着小冰雪的淚臉，在心裏問自己：就因為命令？為什麼，非得要執行這樣的命令？

“你說我們為了武王輕生死可笑，你為了玄天武王的命令屠殺無辜就不可笑嗎？”小冰雪悲憤質問，她不知道北風寒雪武王做錯了什麼，為什麼八竿子打不着的玄天武王要拍孤王過來。

“當然也可笑。”李天照長長的嘆了口氣。“我剛才就想起一個人說過的話：這樣的天地，生而為人，原本也不是什麼大幸運的事情。”

李天照扯了外袍，使小流星火烤乾了，丟給小冰雪裹身，徑自躺下，閉眼要睡，嘴裏說：“安分點，大家都輕鬆好過，別亂跑。”

李天照說完，打了個呵欠，閉目睡了過去。

小冰雪裹着衣服，抱腿在那坐着，見李天照許久沒動靜，不禁猶豫了起來，考慮了很久，她突然起身，小心翼翼的爬出冰屋的門，頭和身體都鑽出去了，只剩下腰部以下還在冰洞們裏面時，卻突然不爬了。

原來，冰屋看起來有個小門，可是外面，原來還有封閉的區域，就好像是故意試探她是否會趁機爬出來似得。

小冰雪連忙要退回去，卻發現挨着寒冰，冷的夠嗆，於是有倆忙朝前縮了縮身子，知道是李天照醒了搞的鬼，就說：“喂！用冰把我後面封住了嗎？”

“是啊，這樣你就不會亂跑了。”李天照繼續睡，小冰雪沒有武器了，只有十戰將程度的戰印力量，又消耗了許多，勉強維持着能不被凍死就不錯了，想打碎寒冰的力氣恐怕都沒有。

小冰雪只能保持爬動的姿勢，卻又不能動的那麼爬着，往前是冰牆，背後也是冰牆，腰部位置還有冰門卡着。

這般好一會，她難受的夠嗆，不由生氣的喊道：“你要不然就殺了我！要不然就讓我回去好好睡覺，這樣折磨人算什麼！”

“你就別裝悍不畏死了，為了不會戰士房子里跟人擠，寧可賴在看不起的膽小啞巴房裡，你這樣的人沒那麼不怕死。”李天照小睡了一會，感覺舒服了許多，坐了起來，準備好好琢磨體印里的變化。

他未免小冰雪吵吵嚷嚷，就說：“你跟着我走，過段時間如果你真的繼承了武王的力量，我放你回北風寒雪之地；如果沒有，你回去了死路一條，就留在亂戰之地吧。現在，安靜的接受你想跑所要付出的代價，別再嚷嚷了。”

# 第四百八十三章 融合、離體

李天照本來是想把小冰雪送去玄天武王都城的，至於如何處置，是武王的事情。

但是，他卻又改變了主意。

這樣的天地，生而為人本不算什麼大幸運的事情。

可為什麼如此呢？

李天照覺得，那是因為，要做一些本來並不想做，甚至於沒想過要做的事情吧。

所以，他想做一些，他想做的事情。

他的任務是殺北風寒雪武王，已經完成了，至於小冰雪會否繼承武王的力量，那不在任務的範疇之內，他也不高興如此不遺餘力的埋葬了北風寒雪之地的未來。

倘若小冰雪真能覺醒武王之力，那麼，除了死了北風寒雪武王和今天那些戰士，就不必再有更多戰士因此而失卻生命，失去未來了。

李天照也不是覺得北風寒雪之地的人的生與死，對他來說屬於什麼不可推卸的責任，也沒有說因為他們的處境痛苦自責懊惱的如何如何，因為畢竟都是陌生人，更因為他從開始就做了盡量避免牽連無辜的努力了。

現在願意這麼做，只是他覺得，這樣的結果，比起對北風寒雪之地的未來變化絲毫不加考慮而言，會更好，也會讓他更願意接受。

“你、你真的會放了我嗎？”小冰雪有些不信，因為她才橫生枝節，原本李天照盛怒之下把她千刀萬剮的話或許過份了，但殺了她肯定是正常的。

“我的任務是殺北風寒雪武王，除此之外就是阻擋過程中必須殺的人，至於你，我認為沒有必殺的理由。不過，如果你再吵着我休息，就不一定了。”李天照想安靜一會了，也不想為這種問題沒完沒了。

小冰雪覺得李天照什麼事情都乾的出來，於是乖乖閉嘴，只是那麼保持爬着的姿勢，她唯有學貓那樣枕着胳膊趴着睡覺，雖然不太適應，到也可以勉強入睡。

大概，這種狹窄，不過是如北風寒雪之地的戰士之家那樣而已。

小冰雪安靜了，李天照終於能安靜的琢磨體印的變化。

冰屋外面，飛雪漫天。

冰屋周圍，很遠的距離內都見不到有人活動的蹤跡。

北風寒雪之地大而廣，其實絕大多數是這類難以開闢之地，說來是土地，其實卻沒有價值。

李天照在冰屋裡躺着，探索着體印里的變化。

當他的意識深入到體印裏面，果然就如觸發了什麼那樣，剎時間裏面新生的封閉之物涌了出來！

他好像能夠清楚的看見一團的體印被湧出來的紅光吞沒，整個變成了血紅的圓珠，那大小，跟武王離體的意識團有些像，只是顏色不同。

離體？李天照只是想起武王的離體，就發現自己腹部的體印竟然就飛出了身體，而他眼前一黑，再看見的時候，竟然就是離體了的紅色光團的角度。

冰屋裡本來也充斥着記憶碎片和意識碎片的，但是，當他體內血紅色的光團飛出來之後，卻瞬間把冰屋內充斥的彩色碎片紛紛吸收了乾淨！

怎麼回事？我的體印竟然能吸收天地之間的碎片？李天照暗暗震驚不已，更吃驚的是，吸收的過程中，他竟然不覺得陌生，那種流入的力量，分明是熟悉的他很快想起來了，白日里，就是這樣的體驗！

難道白日里被殺的那些敵人的記憶碎片或是意識碎片都被我吸收了？李天照意識到這個事實，不由自主的暗暗一顫，那是否意味着，那些人不可能死而復生了？

李天照不知道，於是怔了怔之後，暫且把這問題壓下。

他看着自己躺在冰屋裡面這種感覺，說不出來的新鮮有趣。

李天照的意識操縱下，化作紅色光團的他，就能在冰屋裡虛空飛移，他試了試撞上冰牆，果然不可以直接穿透出去。

也是，當時北風寒雪武王想要如此脫身，就是被他用劍擋住了的。

但我有小寒冰，能控製冰牆融化么？李天照試了試，發現混沌印的力量並不能使用，不由大失所望。看來這種離體狀態，犹如無根浮萍，用不出來自身的力量會否將來變的更強大的時候就可以？

李天照試着回到身體里，不料那體印卻自行朝着額頭飛了過去，與最初出來的位置並不相同。

李天照正自奇怪，眼前一黑，緊接着，感覺自己正躺在那裡，是的，他又回到了身體。

體印這是李天照發現體印真的不在腹部位置了，而是把額頭的混沌印吞沒，或者說是融合在一起了。

真是融合了？李天照試着發動小寒冰的力量，感覺到混沌之氣直接在體印里發生變化，然後化作特殊的力量流出，引動冰屋裡后架設的冰牆，使之瞬間化作一團淡藍色的混沌之氣。

只是冰牆融化了后，趴在那睡覺的小冰雪的姿態，卻被他一目瞭然。

李天照的關注點卻不在這方面，再次意念引動下，體印又飛離了身體，他眼前一黑，又變成了體印的視角。

李天照注意到了，這種狀態的他並不能聽到外面的風聲，但是卻能夠感覺到外面的風聲。

感覺，這種形容很奇怪，但他的體驗就是如此。

那就好像是平時對氣流的感知那樣，能夠感覺到，十分清楚，但並不是靠聽覺，視覺。

意識團狀態下他看到的小冰雪，既可以是人形狀態，還可以隨意念變化，成為金色，混雜白色的、高濃度混沌之氣聚集的人形狀態。

這般看的話，人都變成混沌暗靈的本體了那般，只是顏色不同。李天照看着、看着突然有些明白，為什麼混沌之氣可以變成人的血肉之軀！

他此刻的狀態看來，構成小冰雪身體的混沌之氣的形態是穩定的，其中的光色一道道的，或交錯，或糾纏，或平行的光紋交織狀態，分明具有獨特的個體特性。

莫非控制濃度足夠的混沌之氣，復刻個體的光紋特徵，就能製造一模一樣的身體？李天照再用這樣的狀態去看自己的身體，發現他的身體一共有六種顏色，跟他混沌印的力量種類一樣。

但是，身體里的混沌之氣顏色隨着流動，不斷的變化着，一段時間只能夠看到一種顏色的混沌之氣。

李天照琢磨了一會，突然想起剛才體印跟混沌印融合一體了，於是又試了試用混沌印的力量，小冰雪屈着的腳後面，瞬間又立起了冰牆。

真的可以了！李天照又驚又喜，又試了試引動風刃的力量，果然看見一道白光飛射裝着冰壁。

碰撞的響動，沒有驚醒熟睡的小冰雪。

李天照控制着冰牆又消失了，然後飛過小冰雪的背後，好奇的試着靠近過去。

混沌暗靈是這般占別人身體，我若是靠近了，會如何？能不能進去了搜尋下北風寒雪武王的意識？李天照這般想着，卻謹慎的小心靠近。

當他那一團紅色光團靠近過去的時候，終於挨到小冰雪肌膚的時候，突然小冰雪的身體劇烈顫動，口中發出痛苦的呼喊：“不、不”

李天照發現自己也在碰撞中發齣劇烈的顫動，十分難受，於是急忙一閃飛回自己的身體。

各種不適，瞬間消失了。

小冰雪連忙倒着爬出來，驚恐的望着李天照。“你、你剛才動我了？”

“怎麼？”李天照坐起來，尋思着這事他不好承認啊！總不能跟她研究他自己體印的變化吧？

“突然整個人劇烈的震動，好像快要震碎了似得，嚇死我了”小冰雪長鬆了口氣，懷疑是做噩夢了。

她說完，打了個呵欠，又躺下，旋即覺得冷，挪了挪，挨着李天照，又扯了給她裹身的披袍蓋着，嘴裏說：“不知道為什麼，覺得特別困。”

李天照不由眉頭一挑，暗暗驚疑。

因為星冰雪跟他聊過武王力量覺醒的情況，說是本來好好的，突然特別睏乏，睡了很久，等醒來的時候，武王之力就覺醒了。

李天照又離體玩了會，等到累了，就又繼續睡覺。

他睡醒時，見小冰雪還睡的沉，推了兩把都沒反應。

此刻休息的地方只是昨晚臨時找尋，並不很好，李天照見風雪停了，就背着小冰雪，尋覓了一陣，找到個更好的位置，在冰雪之下，強行開了個冰洞。

冰洞寬敞的多，又可以在裏面生火煮肉湯，喝幾口隨身帶的熱酒。

李天照吃飽喝足，衣服鞋都烤乾了，扭頭見小冰雪還沒睡醒，就一邊練劍，一邊留意着等。

他很好奇，如果小冰雪真的是要覺醒武王之力，那這過程中，會不會有什麼能觀察到的特別變化呢？

又一天過去了。

小冰雪仍然在睡，李天照還怕她體內的混沌之氣不足，取了小冰雪的混沌印裝短劍上面，給她手裡握着補充。

又一天過去了，小冰雪仍然在睡。

奇怪，星冰雪的武王之力覺醒也沒有這麼久啊！李天照只好耐着性子等，好在計劃里拿下北風寒雪之地給的時間寬裕，耽擱幾天根本沒關係。

只是一直呆在這裏，李天照只怕又會被北風寒雪之地的戰士追上。

不過，很快又下了一場大風雪，於是有限的蹤跡又被雪掩埋了。

第三天的時候，小冰雪終於醒了！

# 第四百八十四章 迂迴曲折

小冰雪一睡三天，終於有動靜的時候，李天照立即緊緊的盯着她的眼睛，極力分辨那目光里是否有什麼不同。

小冰雪睜開那雙狐狸眼，注視着李天照，靜了兩秒，主動往他唇上湊，同時又伸手抱住他。

李天照連忙擋住她的嘴，沒好氣的說“你睡了三天。”

“啊怎麼久嗎”小冰雪這才明白，原來是她誤會了，李天照不是想睡她，只是她睡着的太久，才會醒來就被他如此。

“有沒有哪裡不舒服”李天照故作不在意，其實很在意的問她。

“沒有就是”小冰雪看着周圍，又看看李天照，擺了擺頭，又看，又擺了擺頭，旋即困惑的說“怎麼，一時看見你是發光的混沌之氣，一時看你又正常”

“”李天照暗暗吃驚，他本以為這是千殺之力覺醒造成的，現在看來，難道是跟武王的力量有關

“突然多了些以前不記得的東西，碎散的畫面，也拼不出什麼完整的內容，但許多面孔都沒見過，感覺卻好像是在他們面前說這話的時候看見的那樣我是不是武王之力覺醒了”小冰雪驚疑不定，滿臉疑問。

“我想，你回了北風寒雪武王殿里，或許就能知道了。”李天照盤算着時間，陪小冰雪回去再折返，未必來得及。“一個人回去可以嗎”

“你不能陪我嗎”小冰雪有點懵。

“那這樣，你先跟着我走，兩天後再送你去武王殿。”李天照估算時間，必須先去約定的地方接頭了，才能有多一點時間。

“好”小冰雪很高興的答應了。

李天照領着她離開冰屋出發，路上一直很她的狀態，小冰雪說記起了更多事情，她覺得那些記憶畫面是武王的，因為還有她自己以前在武王身邊的情景，也有雪王的，還有武王殿里其他人的。

可是，為什麼會這樣，小冰雪卻不知道，如何運用武王的力量，她也還不知道。

李天照聽星冰雪說過，她覺醒了武王之力后，也是通過七星武王遺留在武王殿里的諸多記憶碎片信息，才掌握了越來越多武王力量的使用方法。

倘若是從零摸索，很顯然，小冰雪既不知道如何製作戰印，也不知道如何製造不滅之體，更別說是讓人死而復生之類的了。

小冰雪的情況，讓李天照突然意識到一個問題。

武王的力量如果沒有得到指引，根本就不知道如何有效使用，天下間如果有覺醒了武王之力卻不知道如何用的戰士，那又和沒有有什麼區別呢是不是還有許多擁有武王之力的，根本沒有機會成為武王，就已經戰死了李天照覺得這種可能性確實存在，或許那樣的潛在武王之力擁有者，才是最多的情況。

製造不滅之體的具體辦法他雖然不知道，但星冰雪透露過，需要很多混沌之氣，正常情況下只有在聚氣陣里才行。

死而復生大概更難，製造戰印就更是需要物資的支撐了。

一個普通戰士，即使生來就有武王之力，自己也很難知道那是什麼力量，想真正成為武王也難如登天。

聽說過亂戰之地好幾個武王都是大武王座下的戰士出身，剩下的那些並不對人透露過往經歷，我也並不清楚，難道他們本來都是某個武王座下，擁有武王之力，覺醒后又能幸運了解這種力量，並且還有機會發揮作用的幸運者那得經歷過什麼樣的事情，才能走到成為武王那一步啊李天照突然對武王的情況多了一些可以推測的憑據。

所以他也很想知道，小冰雪回了武王殿後，會有什麼情況。

即使，她未必會對他說實話，甚至於有可能會為北風寒雪武王報仇。

但李天照覺得，小冰雪應該不會做那麼不明智的選擇。

李天照帶着小冰雪趕了大半天的路，然後製造了冰屋，讓她在裏面獃著。

李天照獨自見了玄天之地接頭的王將，照例交接了戰印，領取了其他帶來的新印，末了，又說“北方寒雪之地的事情麻煩，需要修養幾天，下一個目標不需要提前，能往後緩緩更好。”

“沒問題。此事孤王確實辛苦了，接連這麼多目標都是孤王完成，下一個就算放在十天之後也比最初計劃的早。”那王將說罷，又問“孤王的不滅印，我需要帶回去一枚，因為北風寒雪之地特別麻煩，武王才特別多賜了一枚。”

“下一趟任務之後吧。混沌之氣用的差不多了，我想在下一趟目標的武王殿里補充混沌之氣。”李天照尋思着這樣也能靠不滅印補充混沌之氣，多得一份功績。

“孤王真是一心為武王立功啊不過，不滅印緊張，下趟目標孤王不需要備兩枚，這枚送回去了，武王還另有安排。”那王將得了命令如此，也就直說。

“好吧。”李天照本來理當把快沒有混沌之氣的那枚給王將帶回去，卻在要取的時候，突然想到把混沌之氣滿的那個拿給王將。

他其實又不缺混沌之氣，身上的二十枚七色心在北風寒雪武王都吸滿了混沌之氣，於是就把還沒機會用上的那枚不滅印交給了接頭的王將。

“孤王還有報功必須的事物嗎”那王將例行詢問，因為許多時候戰印記錄的記憶碎片未必全面，有經驗的王將都會用關鍵的證物證明。

“就這些。”李天照早推敲過，他自己的戰印，加上奪的北風寒雪武王武器上的戰印，王將的戰印，這些交上去，報功不存在疑問。

“那麼，先走一步，下次再跟孤王見面，恐怕要到大地武王都城的時候才有機會了。”那王將領了東西告辭。

李天照等他去遠了，才拎起一大包物資回了雪下的冰屋裡。

幾天沒什麼東西吃，眼下終於能放開肚皮，李天照吃的舒服，小冰雪更是吃撐了肚子，彎腰都受了影響。

李天照見她坐着難受，都站了起來，然後還拿加熱了的肉乾，繼續往嘴裏喂，忍不住說“你別跟餓了十年八年似得啊你現在腰彎下去手都夠不着小腿了吧”

“胡說”小冰雪一怒之下，彎腰做給他看。

不料這一動，才發現，她真彎不下去了，只好站直了起來，嘴裏的肉還吃着，卻不好意思再拿了。

“北風寒雪之地應該也不挨餓吧”李天照根據他了解的情況估摸。

“但是也吃不飽。”小冰雪吞了嘴裏的肉，說“小時候在武王殿，頓頓有肉吃。自從被趕出去后，在城裡面就只能吃戰士餐。想吃肉只有走運碰上了野物才行，要不然，就吃北武王的戰士咯。”

“認真的”李天照懵了。

“有饞肉饞成這樣的，但不是我，我可沒吃過”小冰雪連忙撇清，李天照鬆了口氣，這說明，在北風寒雪之地，這種也是極少的情況，必然為人所不齒。“可是野物少，不容易有機會碰上，河裡的魚啊什麼的都被人逮完了，有機會碰上啊，十之八九也得打架。你們武王怎麼對你這麼優厚在外面還給你準備這麼多好吃的還有這些醬，沾着味道可真好。”

“在外面的乾糧有什麼好吃都是將就。我早說過，北風寒雪之地的生活太苦，三十六武王聯盟那別的不敢說，但每天有肉吃是沒問題的，至少魚也抓不完。”李天照自然還是希望小冰雪能跟他一起去亂戰之地。

“我想去，真的”小冰雪說著，眸子里又透着恐慌不安。“但我害怕，不想離開這裏。”

李天照就不多說了，吃飽喝足，帶着小冰雪折返往北風寒雪都城去。

趕了一天多的路，遙遙看見都城的輪廓了，他們加快了速度。

到的時候，天都快黑了。

路上有戰士經過，小冰雪急忙拉着李天照說“北武王的人”

“什麼”李天照看那些戰士趕路不疾不徐，有說有笑的模樣，分明不可能是來入侵，像是巡邏的但這是北風寒雪武王的地方啊就算武王死了，這才幾天啊北武王別說不容易得到消息了，就算得到了消息，馬上帶人衝過來，日夜兼程，也沒這麼快把這給佔了啊“你沒看錯”

“你看他們臉上的紋印，這怎麼能錯”小冰雪很是驚慌。“但是不可能啊怎麼可能這麼快”

“進城看看。”李天照覺得事情不對，時間上看是不可能的，除非北武王從在他殺出都城之後不久，就立即發動了相當規模的進攻。

消息傳遞，再派巨量的戰士殺過來，沿途城鎮關要就不可能避開，現在也未必能殺到都城。

天色黑下來后，李天照帶着小冰雪越過城牆，避開巡守，進了城裡。

街道上，一堆堆的都是屍體。

死的全是北風寒雪之地的戰士，看那數量，以及許多屍體的傷口情況，李天照就知道不是他那天斬殺的。

城裡的建築牆壁上，到處都有血染的顏色。

地上的被大雪覆蓋，一時看不清楚。

“全死了，他們全死了”小冰雪難以置信。

這樣的情況，已經明擺着了，北武王的人十之八九已經佔領了這裏。

等進了內城，終於看到許多北武王戰士的屍體，擺放的整齊，分明跟外城那些北風寒雪之地戰士的待遇不能相提並論。

李天照拽着小冰雪，讓她按捺，保持冷靜，翻過內城的牆，進了武王殿。

李天照避過武王殿里不多的巡守，在小冰雪指路下，搜尋了幾處地方，最後在一座不滅王將的殿里，聽到了不尋常的對話。

“北小王的盛情，我心領了。只是我已經在這裏耽擱了两天，明日一早必須啟程回去，向玄天武王復命，等將來有機會再來北地的話，一定多盤桓幾日。”

# 第四百八十五章 屍骨壘砌的幽谷冰晶

北風寒雪武王都城被北武王的人佔了，武王殿里，李天照又聽見玄天之地的王將聲音。

而這把聲音，他並不陌生，推敲着該是四方之地那認識的王將，只是許久沒見，一時還記不起是誰。

但問題的關鍵是，玄天武王派了人來這裏，還跟北武王的人有說有笑？

北風寒雪武王過去附屬於大地武王，而與之交界敵對的北武王則附屬於天武王。

此刻情形，實在反常。

小冰雪也完全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睜眼看着李天照，只希望從他那得到答案，卻只見他搖了搖頭，又示意噤聲，只好聽下去。

“那就一言為定！我們北地的女人熱情的很，特別好客！”北小王說到這裏，突然一頓，又說：“那麼，我在城門等兩位。”

小冰雪很意外，才知道是兩個人。

但李天照卻早就知道了，還知道裏面不止兩個。

果然，又聽見一把聲音說：“都下去吧。”

六個女戰士退了出去，這時候，裏面就只剩兩個人了。

李天照聽着那把聲音不認識，正猜測着是誰時，又聽見那人說：“耽擱了幾日，想必你也不痛快，這些女人熱情是有，卻並不會伺候人。兩地的人都粗鄙，對於愉悅享樂之事也只知道如野獸那般匆匆忙上，匆匆忙結束，根本不懂細品的悠長享受。這裏的女人，也就不會如何真正伺候好人。可惜這裏條件有限，只能這般招待。”

玄天之地的王將聲音道：“王將客氣了。恰如你所說，但我以為最難忍受的，還是這裏人身上的氣息，湊近了彷彿跟一群野獸在一起。長的再美，也如一盤看着漂亮，聞着餿味的菜那般，不能下筷！”

“兩地封閉，許多物資短缺，又長年冰雪天氣，沒有那麼多木頭生火常常洗浴，洗浴池裡都是靠千戰將的火系混沌印力量加熱，也是無法要求。”另一把王將的聲音，聽着很是陌生。

李天照聽他們對話，這王將分明不是玄天之地的人，但也不該是北武王的人。

難道是天武王座下的王將？李天照思來想去，這可能性最大，但若如此，就意味着玄天武王跟天武王在此事上暗中合作了！

“北風寒雪之地和北武王之地別的沒有，偏偏卻出產幽谷冰晶，以至於你我才有這幾日的辛苦啊！”玄天之地的王將顯然覺得這是份苦差。

“論辛苦，還是你們的孤王辛苦了。”疑似天武王座下的王將突然話鋒一轉，感嘆說：“這麼多年了，如龍王那般也沒有招致三十二武王共約禁止參加混沌天境，只有孤王享此特殊對待，也難怪他能孤身橫掃北風寒雪之地啊！”

“此事當真？”玄天之地的王將很是在意的追問說：“我曾聽說有此事，卻不敢相信。”

李天照聽着，很是震驚，做夢都沒想到，他被武王們商量了禁止參加天境？

“千真萬確！最初是黃金武王提出，眾武王紛紛跟進，天王只好順勢而為，原本今年的天境，天王是為孤王特意準備了人手，要好好滅滅他的威風。但眾王如此提議，天王也不好因為單方面的戰意，拖了三十二武王一起。後來玄天武王提了條件，三十二武王答應，只要玄天之地不派孤王去天境，每個武王讓出兩個戰士的名額給玄天之地，另外再均分補償給玄天武王的混沌之氣。至於孤王，雖不參加，應該也會得到相當的功績，眾武王補償的那些加起來，足夠讓他拿個四五倍於天境的平均功績了。此事敲定都有些時候了，你沒聽說，孤王肯定已經知道。”天武王座下的王將說的這些，李天照完全不知情，不過，他覺得這事也不錯，不用去天境，就有不錯的功績收入。

“只怕孤王未必知情，玄天之地只有風聲，而且聽說的不多，金劍王又說不可聽信謠言，武王看來是不想因此打擊了大家的士氣。孤王為了功績素來不擇手段，能拿一百份他就不會接受九十九份，如果知道此事，恐怕不會願意，武王難免有顧慮。”玄天之地的王將如此說法，李天照很是無語。

他又沒毛病，至於這樣？以前他這樣，那是當時滿腦子要復活爹娘和山芊啟啊！現在父母活好好的，他當然沒必要對功績追求至那種極端的程度。這王將如此一概而論，實在有失偏頗。

天武王座下的王將不由哂然一笑道：“你們玄天武王啊行事就是不如天王坦誠。換了是天王，就是明白的把事情一說，如果明知道會讓我們受委屈，也會加一句此事不能兼顧，必有人有所委屈，你是替大家受的委屈，是替本王受的委屈，我們會記着，也請你受着。”

“天王這般，未免太過直白？”玄天之地的王將覺得很是吃驚，雖然也聽說過一些這樣的事情。

“直白不好？雖說事情都是一樣，但天王這般，我們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其中沒有欺騙，也沒有拿我們當猴耍的感覺。與天王比起來，理所當然是我們座下的王將承受些委屈，本來也沒有什麼可氣，似玄天武王那般，總是藏藏掖掖，瞞住了一百回，也總有瞞不住的時候。若是可以選擇，我也一定還是心甘情願在天王座下，你們卻未必了。”

“哈哈哈我對玄天武王忠心耿耿，天地日月可鑒！”玄天之地的王將連忙例行表忠心。

“是是是，我知道你們玄天之地的王將的忠心個個都是天地日月可鑒！”天武王的王將哂然一笑，聲音里透着的意思，讓人聽了就都心裏瞭然。“既然幽谷冰晶的分配沒有疑問，天王也許諾的清楚，未來不論這裏的形勢如何變化，只要此地還在天王手中，北風寒雪之地的幽谷冰晶礦產的一半就歸玄天之地。”

“天王素來有信用，當然讓人放心。不過，也請不要忘了，玄天武王也說過，將來如果交界的大地武王領地被玄天之地所佔，屆時跟這裏直接相鄰，北風寒雪之地的礦產就得都歸了我們。”玄天之地的王將說著，又補充道：“北風寒雪之地被北武王所滅，從此全聽了天王的話，未來納貢肯定也只比從前更多，我們只取幽谷冰晶，說來還是天王毫不費力的就得了最多便宜。”

“北地窮苦，能有什麼納貢？又都桀驁不馴，提的高了，勢必會抗拒。我們也沒得什麼便宜。至於說將來的事情，屆時再說。至少目前看來，三十六武王聯盟將來有機會佔到這邊，其次就是風武王，玄天之地恐怕不容易。”

“三十六武王聯盟佔了，不就是孤王做主了，那不就是玄天之地做主了嗎？”玄天之地的王將卻很在意未來歸屬的事情，本也是得了交待的。

“三十六武王聯盟可不是孤王一個人說了算，倘若將來佔到了這裏，體積更比如今大了太多，一眾落魄武王都會成了中小武王的勢力，只怕不會聽誰的話，玄天之地更難做得了主。”天武王的王將說到這裏，又頓了頓說：“再說了，都有傳聞，孤王與七星之地的星冰雪武王關係密切，將來三十六武王聯盟坐大之後，他還是不是玄天之地的人尚未可知。”

“純屬有人故意散布謠言，挑撥離間，三十六武王聯盟牢牢掌控在玄天之地手中，何時有七星之地說話的份！要說將來最可能得大地武王北面領地的，我看是你們天王吧！”玄天之地的王將語氣也變的不善。

“是否謠言我可不知道，不過，玄天武王既派孤王來解決北風寒雪之地的事情，卻又再派你來處理後續事宜，等若是一個人可辦的事情偏偏用了兩個人，恐怕對孤王也沒有多信任。”

“孤王的時間珍貴，忙的都是大事，這些善後的打雜事情，當然不值得耽擱他的時間，何來不信任之說？”玄天之地的王將頓時爭鋒相對。

兩邊到底不是自己人，聊着聊就成了火藥味，卻又都是老王將了，也都不想無意義的爭吵，於是天武王的王將就說：“孤王的事情，本來也是你們玄天之地的內務，我也只是隨口一說。既然幽谷冰晶的數目沒有異議，我這就帶回去復命了。”

“我也在此耽擱的太久了，告辭。”玄天之地的王將也不想無謂吵架，何況，他其實也知道，對方的話未必不是事實，只是不願意落了自家威風，於是各自偃旗息鼓，各回各家。

李天照領着小冰雪離開這裏，又去武王殿里別處轉悠，其他都是負責清點庫存，回報工作的。

但北武王派來的北小王顯然是掌事的，又出城去送兩個王將了，也就一時沒有什麼消息可聽。

小冰雪關心北風寒雪之地的戰士情況，盼着有許多人被俘虜，又怕全都被殺了，只恨此刻無從探聽消息。

至於那兩個王將交談的話，許多她也不明白，只是覺得聽起來孤王很厲害，外頭的三十二武王都怕他去參加什麼混沌天境。

可是那些談話，李天照卻聽的很明白。

他本來就奇怪，為什麼非要動這裏。

現在他才明白是為了幽谷冰晶這種東西，然而，天武王的王將所說是事實，明明應該後續事情直接讓他一併處理就完事了，卻另外派了人來。

原因只有一個：玄天武王不想讓他知道幽谷冰晶的事情。

為什麼呢？

星冰雪跟他關係密切的謠言，很可能就是答案。

而這個謠言，或許也是玄天武王認為必須現在就讓玄衣牢牢掌控亂戰之地權力的重要理由。

李天照不由擔心其亂戰之地的情況了，他出來之前認為，玄衣會集權，但考慮他的緣故，手段畢竟不會太過份。

可是現在，他卻有些吃不準了

# 第四百八十六章 救不了的人

李天照考慮着許多事情，等了一會，北小王回來了，於是武王殿里候着的人紛紛回報情況。

果然，北武王進攻過來時，一路佔領的城市裡的人，全都被殺了。

還有沒進攻的，就是臨近大地武王交界的十餘座小城。

北小王對此的決斷也很乾脆簡單。

“催促他們快些，把北風寒雪之地的人全都殺個乾淨！未來北地都是我們的，不需要他們浪費糧食！”北小王這般想法，完全有違李天照過往的佔領經驗。

‘北武王的路數跟北風寒雪武王果然差不多，也真是荒唐。別處都唯恐人口太少，他們卻怕人口太多！’李天照固然知道，這是因為北地貧瘠，外加領地無從伸展，只能帶着這種存量分配的思維。

小冰雪拽着李天照，眼裡全是祈求，那意思很明白了，她想求李天照幫忙，去救等着被滅的北風寒雪之地的戰士。

等那些彙報的人走的差不多了，李天照剛要撤退，突然聽到北小王身邊的一個人說“天武王的王將說大地武王時日無多，我們現在沒有了北風寒雪武王這個大敵，為何不請武王下令，也去佔領大地武王的地方呢？”

“武王總說大地武王的地方貧瘠，又有許多會毒死人的瘴氣，我們就是佔領了也難以生存，佔了又有什麼益處？而且武王一直有嚴令，擅自前往大地武王領地者，殺無赦！”北小王不明白心腹何以說起這些。

“……以前從沒有聽說過玄天武王，說是玄天武王是新崛起的小武王，可是，為什麼我看玄天武王的王將跟天武王的王將不似有明顯強弱之分，分明誰也壓不住誰。會不會外面的形勢變化很大，已經不是過去的情況了？”那王將心思所，參与了這趟差事，靠着觀察的情況，發現事情跟過往知道的不一樣。

但是，他不敢對武王有非議，就只說也許是外面的天地變化太大。

“那也不行！武王將來當然會派人調查，現在擅自接近大地武王的地方，就是違背禁令！”北小王態度堅持，但不是沒有好奇，他就算是獃子，這幾天跟玄天之地和天武王的王將接觸，也早察覺了許多跟過往認知相矛盾的事情。

說一點疑惑沒有，當然不可能。

“現在要追殺北風寒雪之地的餘孽，我願意帶人不小心追到大地武王的地方，順便刺探外間天地的情報！”那王將卻早有打算，這番話，分明就是他承擔風險。何況，他們沒有打到過北風寒雪之地的西南方向，因此不小心誤入大地武王的地方也不足為奇。

最最重要的是，事情完全可以只有他們知道。

北小王卻猶豫了，一時不敢決斷。

那王將暗暗咬牙，又許諾道“我只是奉命去追擊北風寒雪之地的餘孽，除此之外的事情，北小王一概不知，如果將來有人說我不小心觸犯了禁令，我自己也不知道！”

“好！那你就帶人去追擊，絕不要放走任何一個北風寒雪之地的餘孽！”北小王這才高興的答應，平安無事的話他滿足了好奇心，萬一有情況，他什麼都不知道，就是這王將自己的過錯。

屋裡只剩下北小王一個人在了，也沒有旁人來，李天照就帶着小冰雪撤離。

問起來，才知道北小王的地位，就如同北風寒雪之地的雪王，說是王將，其實也是武王氏族，而且是十二歲后仍然得寵的那種，因此地位比別人都高。

離開了武王殿，小冰雪追着李天照，一時抱他胳膊，一時拉他衣服，嘴裏都是懇求的話。

“孤王幫幫我，救救北風寒雪之地僅剩不多的人！我、我願意帶他們去亂戰之地，這樣好不好？只要孤王救了他們，我們報仇之後，就去亂戰之地……”

“你想多了，現在我不可能幫你們報仇，北武王是天武王的附屬武王，我沒有權力對天武王開啟戰端。至於你們，也不可能殺死北武王。”李天照覺得這純屬臆想。

“為什麼不行？你那麼強大，明明可以輕易殺死北武王啊！”

“首先，我可以做到不等於就是很容易做到；其次，我可以做到不等於我就必須去做。報仇你就別想了，你要救人，可以，但我只會負責把沒有陷入交戰狀態的人帶着離開。絕不會主動對北武王的人動手，更不會等你報仇。擺在眼前的現實就是，你必須帶着他們跟我走。”李天照考慮到現在的情況，都城及往大地武王交界的不少小城市其實都被北武王滅了，換言之，那天見過他的北風寒雪之地的戰士，如今只剩下小冰雪一個。

遠的那些，如今還活着的，甚至都未必知道北風寒雪武王是怎麼死的，都城是出了什麼事情。

“你可以蒙面啊！這樣好不好，只要你幫我殺了北武王！從今以後，我、我就是你的！你任何時候想睡就睡！”小冰雪說完，又想起天武王和玄天武王的王將對話的內容，連忙又補充說“以後我會學你們一樣，把自己洗的乾乾凈凈！”

李天照木然看着她，然後，突然展露一個微笑。“你付出的代價可真大啊！”

“你答應了？”小冰雪十分高興。

“我覺得不如這樣吧，只要你現在不報仇，帶着得救的人跟我走，我就不需要你把自己給我，也不需要你付出跟我睡的代價了。怎麼樣？”李天照簡直覺得小冰雪逗，她開的是什麼扯淡條件？

不過，他想想也是，小冰雪根本不明白外間的狀況，才會想的那麼天真。

他李天照就算不考慮玄天武王，那也得考慮三十六武王聯盟啊！無緣無故主動去打天武王的附屬武王，不就是主動開戰嗎？有他這樣當盟主的嗎？回頭打起來了，亂戰之地得死多少人啊，而引發戰爭的理由竟然是——因為小冰雪苦苦哀求，他心軟就答應了？

至於說饞她身子，那根本不存在。若是饞，他也不必要付出這麼大代價。

“……我、我作為一個戰士！把尊嚴看的比命還重要！為了北風寒雪之地，我已經願意把自己從此出賣給你！你竟然還不答應嗎？這樣的羞辱，是逼我一死雪恥嗎？”小冰雪突然憤怒，氣呼呼的瞪着李天照，旋即又擊碎了冰，抓起快尖的抵着脖子。

李天照看見，笑了笑說“我不知道北風寒雪之地的戰士是不是都這樣，但你這叫強買強賣。你固然把自己的尊嚴看的比生命還重要，比什麼都重要，甚至可以認為，你願意出賣自己就理該可以換來天地間的一切。然而，別人眼裡，你出賣自己能換什麼，卻沒有道理跟你自己評估的一樣！因為存在評估的巨大差距，你不能接受，就以死威脅別人接受你的自我價值評估嗎？如果你認為這很合理，好，你自殺吧，我肯定不會攔你。”

如果是在玄天之地，李天照連這番話都不會說。考慮到小冰雪長期受環境影響，腦子可能真轉不過彎來才有此舉，於是耐着性子說明白事實狀況，倘若如此她還要無意義的自殺，那他也沒什麼好說的。

不過，李天照也不信小冰雪會這麼干。

“欺人太甚！”小冰雪猛然用力，冰塊扎向脖子，竟然真狠得下心！

李天照卻也沒着急，眼看那冰塊承受不住的崩開了，也沒刺進她脖子里，不由笑說“你好歹有十戰將體印，這裏的溫度不夠低，冰塊的硬度有限，哪裡夠你自殺？我帶的有匕首，要不要借你？”

小冰雪拿着那塊斷冰，看着李天照遞過來的匕首，羞憤交加，可是，剛才那一刺好像把勇氣消耗殆盡了，現在看着匕首，無論如何都不肯伸手去拿。

“不要就算了。”李天照轉身繼續走，邊自說“你要報仇，只有一個辦法，帶着倖存者去亂戰之地，將來積蓄了足夠的混沌之氣，變成強大的武王了，才能戰勝北武王。”

小冰雪沉默有頃，還是快步跟了上來，好久都沒說話，卻也沒再哀求他幫忙報仇了。

李天照見她認清了現實，就告訴她之後如何說詞。

他帶着小冰雪全速奔走，爭分奪秒的搶時間，過了大半天時間，終於到了一座還沒有遭遇攻擊的小城。

小冰雪記着李天照教的話，就對那些戰士說北武王攻破了都城，北風寒雪武王臨危之際把武王的力量傳給了她，讓她帶領大家，跟着三十六武王聯盟的盟主孤王一起離開，等將來力量強大了，再回來報仇。

有的戰士相信，但也有許多戰士不相信，因為從沒聽說過的什麼三十六武王聯盟。

小冰雪開始還勸，後來惱了，也就不管那些不信的人了，只帶着相信的走。

這般搶着時間，去了四座城市，結果到了最後一座城市時，竟然還沒有第一座城市的時候多。

因為——第一座城市裡願意走的，到了下一座城市，又有許多不願意走了。

至於最後那座城市裡的戰士們，更是叫喊的壯懷激烈。

“武王永不滅！絕不會被北武王殺死！我們為武王拚死一戰，等待武王復生繼續領導我們！”

最後一座邊境城市的情況，李天照本來都看不下去了，正打算幫小冰雪做做這些戰士的思想工作，可是北武王進攻的隊伍殺到臨近的城市，燒起的濃煙滾滾，於是有戰士憤然唱起了戰士之歌，喊殺着趕去支援。

# 第四百八十七章 不同的死狀

本來這些城市就只剩下留守的戰士了，之前見到烽火信號，就有大量戰士出去支援，當然是早就沒能回來。

這些有限的留守部隊又如此這般，小冰雪站在城門口勸說，也沒人理會她，反倒有許多戰士經過她身邊時，不屑的唾棄她說：“不敢為武王而死的膽小鬼！還編造什麼玄天武王的故事欺騙我們！要不是沒有時間揭穿你的謊言，一定先殺了你！怕死的無恥懦夫就假裝相信她的謊言留下吧！勇敢的戰士一起為武王而戰！”

人群沖了出去，過去的時候，唾棄小冰雪的越來越多，到後來，她從頭到腳，不知道被人唾濕了多少次。

跟着她來到最後一座城市的人本來就不多，這一下，全走了。

她看見有一個年齡最小的戰士跑的慢，落在後面，連忙伸手去抓。“你跟我走！”

“無恥的膽小鬼！死有什麼可怕！沒有了戰士之心，輪迴之後就只能當被人吃的豬狗！你這個豬狗！”小孩子邊說邊連連拿腳踢小冰雪，末了，又咬她。

小冰雪不由自主的鬆開手，看着那戰士沖了出去，她暗暗把心一橫，也沖了出去。“你們都死了！我一個人還有什麼意思！那就陪你們一起去死吧！”

李天照很無語的看着小冰雪也跟着沖了出去

你是去勸人的啊，怎麼還被人給勸走了？李天照簡直不知道如何描述此刻的心情，只覺得荒唐透頂。

這如果是兩地談判，就等於是去談判的人被對方說服，然後改換到對面陣營去了

我竟然會相信你能帶領這裏的戰士？天啊！我此刻真希望你乾脆變成北風寒雪武王算了，好歹她還不會勸人未成反被帶去送死！李天照踏着積雪，邁步追了上去。

可是，李天照還沒追出去多遠，發現前面竟然已經遇到北武王的人，廝殺了起來。

至於小冰雪？她早擠進人群里，在哪都不知道了。

她拿的還是一枚備用的百戰將戰印，這般混戰可危險的很李天照混進人群，站在稍微高些的坡地上搜尋。

廝殺的戰場越來越亂，也越來越寬，李天照找了好一會，才終於發現了小冰雪的身影。

可是，他看見的時候，正見到幾個人圍攻，一個戰士的劍割斷了小冰雪的脖子！

我去！李天照一躍跳下去，在混亂的廝殺中穿行，全速趕過去，然而他走的雖快，等過去的時候，都半刻鐘后了。

小冰雪倒下了，躺在地上，屍體分明被踐踏過，好幾處被踩斷了骨頭的痕迹，身上都是血，大多是廝殺中別人的，濺了她一身。

李天照試了試，人已經沒有了聲息。

真是攔不住你死！李天照覺得她又可氣又可悲！應該都有武王的力量了，只要能有相當程度的混沌之氣，說不定就能自行琢磨着如何製造不滅之體了，實在不行，去向星冰雪請教了之後，也妥妥的沒有問題。

結果，卻在這時候、腦子一熱，跟着衝進必死的戰場，還要如此激動的往前面擠，求着趕着送死！

為死而戰到底想什麼呢？

求死不如自己抹脖子算了啊！

戰鬥是為了求勝啊！

李天照用冰封了小冰雪的屍體，扛着帶出了戰場，遠離了城市之後，放在雪地里，化去了寒冰，呼喊了一會，仍然不見有聲息，顯然是死透了！

“罷了！好歹讓你有個自己的埋骨之地吧。”李天照使小寒冰凍結起來一座小冰峰，當作小冰雪的墓。

他想着此番經歷，心裏說不出的複雜滋味。

一個地方，就這麼滅亡了。

是真正的被滅絕。

而這背後，是天武王和玄天之地為了幽谷冰晶攜手所為。

不管是北風寒雪武王，還是北武王，對於大武王而言都不重要，只是替他們開採幽谷冰晶的工具。

說的好聽是附屬武王，什麼保護，其實真相只是開採的幽谷冰晶都交了上去，就不滅亡他們。

僅此而已。

而他，李天照，則在這件事情中，當了一把劍，斬殺北風寒雪之地首領的那把劍。

而北武王，看似解決了最大的敵人，是為他們自己而戰。

只是，李天照在想，未來大局穩定了，沒有了北風寒雪武王作為平衡和牽製作用，天武王是否還需要留着北武王，那就是看心情了。

北武王如果不能壯大到一定程度，早晚還要被消滅，因為天武王只需要能夠開採幽谷冰晶的礦場。

李天照對着小冰峰一聲嘆息，折身離開，走了幾步，突然又駐足，猛然回頭，化去了冰封。

我為何忘了用另一種狀態看看她是否死了？李天照眼裡，一動不動的小冰雪的身體，還是如冰屋裡面看到的時候那樣，身體是有顏色的混沌之氣構成的那般。她還沒死！人死之後體內的混沌之氣都會散去！難道有武王之力，混沌之氣不盡就不算徹底死亡？

李天照推想着，覺得很可能是如此，南米武王當初是被消耗殆盡了的，北風寒雪武王是意識團飛出來被他吸收了。

李天照連忙從懷裡取出顆金色混沌之氣的七色心，又取了顆白色的，都擺在小冰雪身上，然後催動七色心釋放混沌之氣。

果然看見，流出的混沌之氣持續不斷的被吸收進了小冰雪的身體里！

如此片刻，小冰雪身上亮起混沌之氣的光芒，這般持續了一小會，光芒斂去時，她身上的血污等等，全都沒有了，膚色也變的與雪渾然一體，難以區分了那般。

李天照見七色心流出來的混沌之氣已經不再被小冰雪吸收，就收了起來，估摸消耗了有一半。

李天照打量了片刻，覺得此刻的小冰雪，幾乎就是北風寒雪武王的模樣了，眉目五官本來就像極了，只是身形有些差別，小冰雪的某處要更高聳些。

“活了嗎？”李天照問了聲。

片刻，小冰雪微微睜開眼睛，適應了小片刻光線，才支着身體，慢慢坐了起來，而後，看見李天照，她吃了一驚似得，又左右看了看，才問：“本本來我不是死了嗎？”

“本來是該死了！叫你去勸人跟你走，你反過來被人勸着去送死，我不想你的屍體跟別人一起埋了，拖了出來，懷揣着死馬當活馬醫的念頭，取七色心試了試，沒想到你還真活了。大約是還沒死透，武王之力得到混沌之氣，自行改變了不滅之體出來吧，人也變的更好看了。”李天照打量着，脫了披袍給她穿上。

“他們？”小冰雪還惦記着那些人，李天照頗為無奈的說：“帶你出來有兩個時辰了，他們也沒多少人，北武王的人抱着滅絕之心，應該來不及了，你不甘心，可以回去看看，只是別再衝出去壯烈了。”

“不會了。”小冰雪說完，又說：“也不用回去看了。”

“那就走吧。”李天照走了，又問她：“體印有什麼變化？”

“變成萬戰將程度的體印了。”小冰雪答罷，又說：“真神奇。”

“沒發現你有驚訝的感覺，得了不滅之體，人也淡定了。”李天照感覺她的氣態有所變化。

“跟不滅之體無關，死過一回還能沒點變化？”小冰雪說罷，輕嘆說：“我替武王盡忠過了。這條命本是你救的，你又救了我第二次，從今以後，就跟着你走，你要我替你而戰也好，還是養在身邊當個玩物也好，都是應該的。”

李天照聽的想笑，反問她說：“如果換個方式，你是希望當個戰士呢，還是當個玩物？”

“都想。”小冰雪說完，突然躺了下來，猛然抬起腿腳說：“現在我身上很乾凈了，你看這裏，也是不曾與人相合過的狀態，這幅不滅之體，一切都是新的，好的”

“我知道了，請站起來繼續趕路！”李天照真受不了她這般，他又沒想鑽研人體的這些構造！

“孤王為何生氣了？”小冰雪很疑惑。

“沒有。”李天照考慮着說：“我在別處還有事情，來不及帶你回亂戰之地，本來並不順路，我們走快些，來得及先把你安置到一個地方，屆時你先跟着一個人，她會照應你一些時候，等我事情辦完回去時，再帶你回去。”

“孤王不需要我一路跟着幫忙嗎？”小冰雪分明不想分開，李天照也理解着這種心情，試想，此刻他是小冰雪唯一認識的人，自然只有跟着他才能有些安全感。

“我的做事情不能帶着別人，未經玄天武王允許，任何人都不能預先知道下一步的行動。你不必擔心，那裡目前也是亂戰之地的一部分，首領與我交情匪淺，身邊恰好也有一個對世事了解不多的女戰士，叫雲影。你們應該可以成為朋友，只怕等我回來時，你還會不捨得跟我走了。”李天照這般說了，小冰雪不甚高興，卻還是點了點頭。

李天照下趟任務的目的地離北風寒雪之地本來也遠，需要折返走幾天，只是，本來距離去雲暮煙的地方，並不重合。

為了安頓小冰雪，只能掐着時間，一路急趕。

李天照剛到達孤行人盆山區的邊界要城，就看見焰火衝天，飛塵瀰漫了一片，分明是在戰鬥廝殺！

難道是大地武王？李天照情急之下，背起小冰雪，交替發動衝鋒、小疾行，小地怒，全速趕了過去。

# 第四百八十八章 驚疑不定

滾滾濃煙，直上晴空。

城牆上，許多孤行人在上面，還有不少從城門裡跑出來。

‘糟了！城裡這麼多地方着火，這些孤行人卻在城牆上和城外，分明是有不少的萬戰將襲擊城裡，內里在交戰，不知道這裏駐守的萬戰將村主有多少？’李天照一時還不知道敵人是哪路的，只是心急。

倘若是大地武王那邊的，名義上盆山區本來就是亂戰之地的一部分，孤行人們的身份還沒有曝光，但實際上，大地武王和天武王以及風武王的人是否已經知道，卻無法預料。

倘若是大地武王的進攻，李天照理所當然可以投入參戰，但如果是孤行人暴露了，來的是天武王為首的、清掃孤行人的大武王的王將戰隊，那就麻煩了。

‘大地武王如果是常規攻勢就好辦……一旦知道孤行人在此，大地武王必然會利用孤行人的事情把多個武王的王將隊拖進亂戰之地的局勢，分化他自身的壓力，藉機指責玄天武王包庇孤行人，天武王就很可能會以此為借口阻擾玄天之地對大地武王的蠶食……玄天武王為了避免這種情況，肯定早有考慮，本是為了利用孤行人的力量作為助攻大地武王的力量，一旦成為危害，一定早讓玄衣做好了积極投入消滅孤行人的戰鬥準備……’李天照衝進城裡，直奔一處起火點。

一個孤行人正在跟個萬戰將廝殺，一時間你來我往，不見勝負。

李天照見來犯的人衣領裝束，分明是大地武王那邊的萬戰將，不由稍微鬆了口氣，這就是說，很大可能是大地武王的常規反攻，恰好選擇了盆山區域。

李天照拔劍在手，連番衝鋒小疾行迅速閃移過去，大地武王的萬戰將正往後退着迴避孤行人村主的攻擊，突然覺得背後有異，卻還沒來得及回頭，已然被孤王劍斬斷，頓時身首異處，斃命當場。

那村主見過李天照，愣了愣，忙說：“孤王怎麼來了？”

“什麼情況？雲首何在？”李天照只是擔心雲暮煙的處境，恐怕她也在這裏，那就有可能被許多敵人圍攻。

“大地武王來了一隊萬戰將襲擊，剛派人回去，雲首應該還沒收到消息。”那村主連忙回答。

“先了結了這裏的戰鬥。”李天照跟那村主朝不同方向去了，見小冰雪把大地武王戰死的萬戰將的武器撿了起來，又取了上面的戰印在手裡，於是就說：“你要是會用武王力量就好了，就能把這戰印變成新印，直接可以用了。”

“拿着戰印，好像有些想法冒了出來……”小冰雪說話間，被李天照拽着疾走，她沒有衝鋒戰印絕技，用的是衝擊，雖然有小風語加快奔走速度，卻也沒有李天照連番小疾行和衝鋒來的更快。

“這會可沒工夫讓你慢慢考慮。”李天照又奔往一處剛燒起火焰的地方。

小冰雪拿着劍在手裡說：“我也可以幫忙，體印有萬戰將的力量。”

“……看到在跟孤行人交戰的你就幫忙，分辨辦法就是看領口，武器劍柄，劍鞘和裝束，大地武王的萬戰將成隊的都有統一裝備，領口跟剛才死的那個差不多。遇到落單就避開，不要承擔額外的風險，遇到孤行人就說是孤王座下。”李天照尋思着也好，小冰雪又不都豆腐做的，戰鬥經驗豐富，本來缺的是萬戰將戰印，現在體印自帶，有混沌金刺和小風語的強力戰鬥組合，最不利也有退走的餘地。

“雪領命。”小冰雪徑自領命去了。

李天照在城裡奔走找尋，接連幫五個守城的萬戰將村主擊殺了來犯的大地武王的萬戰將。

末了，見守城的村主們全都在了，卻不見小冰雪。

“誰見過跟我來的小冰雪？長的好看，外冷，拿把大地武王萬戰將的劍，穿着白色皮袍。”

“哦，剛才在那邊見過，她說是孤王座下，後來分開支援，她往南去。”一個村主連忙手指方向，李天照找了過去，片刻，見到小冰雪蹲在巷道里，不由奇怪的過去問她：“幹嘛呢？”

“孤王，我試了試，真可以把戰印變新印了。”小冰雪笑着舉起武器揮了揮，一臉期許的說：“孤王可以讓我試試劍嗎？從沒體會過現在這樣的力量，覺得體印和戰印的力量能夠一起發揮，不知道有多厲害呢？”

“抽空自己找石頭多的地方砸着玩吧，在這裏又耽誤了時間，我們得再加緊些趕路。”李天照確實着急，本來折返回來時間就緊，剛才奔走支援又耽擱了大半個時辰。

“我聽孤王的。”小冰雪異常乖巧。

李天照拽着她疾走，忍不住又回頭望着她說：“這般乖巧倒是可愛多了。”

“死過一次，覺得以後跟着孤王就該如此，把孤王當作故去的武王對待。”小冰雪笑容輕柔，末了，又四面張望着街景說：“一路都是在山林里趕路，這裏才看到孤王說過的新奇美好，真是北風寒雪之地沒有的，以後能在這樣的地方生活，全是因為孤王。”

“雲首身邊的雲影以前在比你更封閉的環境長大，出來的時候連山林景象都沒見過，什麼動物她見着了都稀奇，將來雲首如果忙時，你可以多跟她親近，應該聊得投機，她過去也一直被教着當殺人的戰士，別的事情比你懂的更少。”李天照說到這裏，突然想起，小冰雪一路上在山裡見到什麼，倒沒顯出吃驚稀奇。

不過，又想到北風寒雪之地夏日也有冰雪融化的時候，只是時間較短，至於有些什麼動物，他也不了解，也就沒有多想了。

“聽孤王這麼說，我也想跟雲影成為朋友了。雲首好相處嗎？”小冰雪很是好奇。

“很好相處。”李天照想了想，也不對，他並不了解雲暮煙日常的狀況，就說：“挺好相處。”

“哦……”小冰雪答應着，那語氣和眼神，看起來分明是覺得，他跟雲首似乎沒有那麼熟悉的意思。

還沒到孤行人的主城，就在主路上遇着了。

“你不用那麼著急，大地武王來的一隊萬戰將，已經全部解決了，沒有活口回去，即使他們的目的是探查，也不用擔心。”李天照說罷，又介紹小冰雪給雲暮煙說：“北風寒雪之地認識的，以後會在亂戰之地生活，她的情況比較特殊，最近我無暇帶回，想託付你幫忙照應些時候。”

“北風寒雪之地的人可不少，你是只挑漂亮的帶回來？”雲暮煙打量着小寒冰，眉頭微皺，這情形，對於小冰雪而言，一點都感覺不到她是個好相處的人了，反而懷疑，是否跟李天照有私情。

若如此……李天照等於是把她託付到虎口。

“機緣巧合……如果她是個男的，也帶回來了。”李天照覺得關鍵就是小冰雪的身世經歷，否則當時闖進武王殿，他直接就一劍殺了，所以換了是個男的，也一樣。

不過……他又仔細想想，若是個男的，一路諸多赤身又必須背負、挾制着帶出來的時候，還是算了……哦，不過，若是男的，他也不會背負，寧可走慢點了！又或者找個地方讓他呆那等着，肯定沒時間帶到這裏來了。

“行，跟我走吧。”雲暮煙也不多說，還是得儘快去出事的城市主持局面。

“你跟着雲首去，我直接往北走路程更近。”李天照自顧告辭去了，小冰雪跟着雲暮煙一行出發，走沒多久，就主動詢問誰是雲影。

雲影很是奇怪，但因為是孤王帶來的人，本就對她有三分友善之心，聽說是孤王特意提起自己，就對小冰雪又多了兩分友善。小冰雪又主動說了如何遇到孤王和過去的經歷情況，雲影對她於是又多了四分友善，立時就成了好友。

旁的孤行人聽到了的，也都覺得她的過去十分可憐可悲，就有人說：“以後當孤行人更好！都不必跟孤王回去了，跟着雲首更自在！”

雲中游的妻子夢刀覺得這是搶孤王的愛將行徑，很不妥當，但如果小冰雪自己願意的話，她當然樂意看到幾方多一個戰力。

“孤王有救命之恩，我理當性命相報。”小冰雪這般說法，孤行人們聽了，都覺得她知恩圖報，對她更是親善。

雲暮煙到了遇襲的城市，確認了情況，又安排同來的村主們加強防備。

有村主就說：“大地武王就是常規反攻，敢再來一隊，有雲首坐鎮，還叫他們有來無回。”

“大地武王現在的處境不應該來反攻三十六武王聯盟，如果這隊萬戰將只是私自行徑倒也罷了，如果不是，那一定是為了試探虛實，確認我們的情況。名面上的進攻試探性進攻不可怕，真正要防備的是乘亂混進來的暗探，一旦他們發現了我們的身份，消息被帶了回去，勢必為大地武王所利用。大地武王沒有多少日子了，在此之前，必須萬分謹慎，只要不出差錯，我們未來的壓力會輕很多。現在及大地武王徹底滅亡之前，是我們處境最危險的時期！”

雲暮煙絲毫不敢大意，她清楚的很，大地武王一旦知道盆山區是孤行人的地方，絕對會利用清掃孤行人的形勢把天武王拖進來，借其力量阻止玄天武王，那時候，孤行人就會被推到風口浪尖。

孤行人於是在城裡內外，嚴密搜查。

突然，有人高喊叫了起來。

“有敵人的暗探！他往那邊逃了！攔住他——”

雲暮煙當即沖了出去，又叮囑說：“你們留在城裡，繼續搜查，避免還有別的暗探躲藏！”

夢刀幾個連忙領命，雲影卻喊了小冰雪跟着雲暮煙一起。

# 第四百八十九章 首領的決心

雲暮煙追出街道時，聽見別的孤行人在大叫說暗探快衝出城外了，是個有小霸體混沌印力量的混沌風行。

“攔住他！絕對不能讓他出城了！”許多孤行人村主都在呼喊。

原本這樣的力量也不足以衝出城外，可是，那暗探挑選的突圍路線，是深入孤行人領地方向的，於是沒有遇到幾個萬戰將戰印的村主攔截，竟然讓他衝出城外了！

等到孤行人里的混沌風行追出去時，已經不見了暗探的蹤影，追了一段，遇到雲影和小冰雪，她們說雲暮煙一個人追了上去。

雲暮煙催馬奔行了一陣，那暗探離開了主幹道，馬在林間走的慢，她當即棄馬，靠連番衝鋒絕技去追。

不料那暗探竟然也有混沌印的小地怒力量，配合混沌風行的移走能力，還是讓人不易追上。

這麼一追一套，直到追近了大地武王控制的城市。

那暗探心知背後的追擊不肯放棄，就放聲衝著城門方向高喊道：“立即回報武王！臨城是孤行人佔領！盆山區也極大可能是孤行人所佔！三十六武王聯盟包庇孤行人！”

雲暮煙已經極盡所能，卻還是沒能阻止這等情況發生。

眼看着城門裡衝出來大地武王的戰士，而那暗探衝進城后，仍然一聲一聲，一遍遍的高喊，邊自在城裡奔走，邊自高呼大叫。

意圖也是明擺着，他鬧的滿城皆知，讓背後追擊的雲暮煙攔住了他也沒用。

可恨！雲暮煙暗暗咬牙，已然沒有選擇，當即發動殺戮千影，瞬間化作一片幻影，斬殺了個衝出城門的戰士，盡皆再次飛閃前移，揮劍又殺一個，如此接連不斷的持續發動殺戮千影，很快就追上了衝過城門的敵方暗嘆。

那暗探驚覺追趕自己的是雲首殺戮千影，不由心驚肉跳，懊悔不該進城，此刻卻無可奈何，只能設法躲避，又極力聲嘶力竭的扯開了聲音高喊，卻在疾行和小地怒再疾行發動之後，還沒能再度發動小地怒的時候，驚覺仍然置身於大片綻放開的幻影之中，驚懼的大叫道：“你還能殺光了全城人嗎？”

劍光，一閃，斬斷了這大地武王暗嘆的脖子。

一襲紫衫的雲暮煙臉色冷沉，揮劍的姿態四面八方的紛紛散開，劍光中，城門內的戰士一群群的被斬殺。

飛濺的鮮血，接連不斷的爆開、灑落的一片片。

就這樣就好！不要再生事了！不要再生事了雲暮煙暗暗在心裏一遍遍的重複着，她估算那暗探叫喊的聲音可能影響的範圍，已然下定決心清空這一片危險的城區。

眼看着城門，城牆上，街道上倒下的戰士越來越多。

突然，城裡離雲暮煙有些距離的地方，有大地武王的戰士看見街道上慘死的兄長被斬斷的屍體，悲憤之下，高喊道：“盆山區是孤行人所佔！速報武王！”

不雲暮煙聽見喊叫聲，從聲源的方向，已然知道這聲喊叫又讓她必須斬殺的人數激增，不禁暗暗咬牙，希望別再繼續傳遞下去了。

然而事與願違，這般敵我關係，從暗嘆靠近城門開始，就已經決定了會如此。

城裡的呼喊聲音，一趟趟，一遍遍的傳遞、擴散。

雲暮煙斬殺的再快，也沒有這樣擴散式的聲音傳遞的更快。

罷了雲暮煙握着劍，立在座房屋頂上，臉上粘着許多血污，看着滿地屍體，血染的街巷，還有驚恐奔逃的人群，她覺得應該住手了。

孤行人早晚要面對極端壓力，眼下不知道多少快馬在準備出城了，再殺也難禁絕了消息傳開，又何必無謂屠戮雲暮煙仰面望着天空，心裏清楚，那極端壓力這時候到來，將會把孤行人陷入最糟糕、最糟糕的處境。

十幾個混沌風行力量的孤行人這時趕到了，他們聽見城裡呼喊的聲音，二話不說，揮劍就殺，片刻，看見站在五層樓頂上的雲暮煙，不由叫道：“雲首怎麼不殺？”

“已經阻擋不住。”

“消息傳開，盆山區未來死人更多！雲首豈能輕言放棄？”

“雲首不可心軟啊！現在是最不能出事的時節，這是雲首一再跟我們說過的話啊！”

是啊，這是我對他們說過的話！如今孤王又在外面，一旦消息傳開，玄天武王極可能利用此事順勢問罪李天照，他連應對的機會都沒有，甚至還不知道出了什麼事情，就已經被召回都城武王殿！我既然早已下定決心要帶領孤行人不惜代價的戰鬥到底，此刻遇到事情，自己卻又先軟弱了，這算什麼負責？血武印本就是在殺戮中尋求力量的迅速積累，血印早已確定，又還有什麼需要猶豫？雲暮煙不由暗暗咬着牙關，心頭一緊。

看着滿城奔逃的身影，看着街道上奮力追殺大地武王戰士的十幾個孤行人，雲暮煙迫使自己心硬起來，更硬起來！

直到，徹底拋開了放棄的念頭！

“你們分作三路追出城外，確保沒有駕馬出城送信的敵人！”雲暮煙說著，取出信號彈，射上天空，她自己則跳了下去，一路斬殺奔走的敵人，直往東門方向殺去。

趕到城市裡的孤行人越來越多，這座城市本來住手的萬戰將之前去了襲擊他們，都戰死了。

此刻本來也沒有幾個萬戰將了，孤行人趕到的萬戰將越來越多，領頭之下，全然是戰鬥力嚴重壓制的單方面屠殺。

四面城門都有孤行人封堵，城外也有孤行人守着，不放走任何一個想逃出城的。

一群混沌風行追出去很遠，回來報告說只有一路有人駕馬離開，也沒有幾個，全都截殺了。

城裡，孤行人見到不是自己人就殺。

雲影奔走往來，做着殺敵的事情本就熟稔，更沒有絲毫遲疑。

小冰雪邊自殺人，邊自觀察大片的幻影，然後發現，那些死在雲暮煙劍下的人，都沒有記憶碎片和意識碎片飛散出來，但其他人殺死的，卻都有數量不等的碎片融入天地之間的無數彩色裏面。

“嗚嗚嗚不要、不要，我投降！我投降啊！不要殺我”一片幻影中，有恐懼的戰跪地求饒。

卻被身邊旁的戰士一劍斬殺，怒斥道：“背叛武王者，殺無赦！”

發揮了監督作用的戰士，話剛說完，又被飛閃而過的紫影斬斷脖子！

不求饒好，不求饒更好雲暮煙擊殺他之後，繼續保持殺戮千影的發動狀態，見周圍沒有旁人，劍勁發動之下，一擊斬出，剎時間帶着空氣都被扭曲的勁風，直把一片敵人盡數斬斷！

雲暮煙知道現在她的決心，就會影響到孤行人的決心，她用事實告訴了大家面對戰鬥的堅決不動搖的血戰態度，旁人就不會再為此猶豫掙扎。

倘若她這個當雲首的尚且猶豫難決，嘴裏說著堅定不移，於是又心軟做不了決斷，孤行人們就沒辦法知道她到底想要怎樣，就沒辦法有明確的目標，也就無法盡可能的團結一致。

突然又有孤行人高喊着問：“雲首！這邊有一些大地狗投降求饒！殺、還是不殺？”

“殺！”雲暮煙把心一橫，既然已經做了，就必須貫徹。

不多久，又聽見諸如此類的高喊詢問聲音。

雲暮煙的回答，比上一次更冷硬，仍然只有一個字殺！

於是，沒有這樣的詢問聲了，只有貫徹始終的殺殺殺！

直到，城裡連殺喊的聲音都沒有了。

夢刀渾身是血，跟一群村主聚集過來，雲暮煙心情沉重，卻又必須繼續主持善後事宜，強自振作精神，問道：“怎麼了？”

“城裡的幾座十二歲以下的修身殿里都是年歲小的孩子，現在都控制着，有的說殺了，但大多數意見是守着不讓他們出城就行，大家爭執不下，只能請雲首決斷。”夢刀替大家把事情說了。

一時間，人都注視着雲暮煙。

這是一個，不管怎麼選擇都不會令所有人都滿意的決斷。

更是一個，決斷會影響孤行人未來行事作風的決斷。

雲暮煙沒什麼表情的開口道：“派人守着，告訴他們，誰妄圖離開修身殿，則殺無赦。負責看守的人由主張擊殺的人負責，以免有人因為是孩子就疏忽大意。我們固然不需要無謂屠戮，卻也絕不能馬虎。”

“是！”夢刀鬆了口氣，覺得如此決斷最是妥當，雖然還會有些激進的不滿意，但感覺到雲暮煙讓他們守着修身殿所寄予的信任，只要沒有出事，他們的這點不滿也就不會擴大。可謂是很妥善的決斷了。

雲影卻突然主動對雲暮煙說：“我願意守着他們！管教這些孩子我有經驗，很快能把他們都訓練成勇猛的戰士！”

小冰雪連忙也說：“我也願意幫忙！雲首不殺他們，也不能一直養着浪費糧食，不好好管教，等他們長大了，反而還要尋雲首和大家報仇。”

“因為害怕？”雲暮煙淡淡然道：“然而我並不怕他們將來尋我報仇。”

雲暮煙知道雲影過去是怎麼長大的，也知道她的那些訓練，是讓孩子就殘忍的實戰拼殺的手段，自然不同意，卻又不能在嘴上說是因為憐惜心軟，也就故作不以為然。

可是，卻有幾個孤行人村主竊竊私語，顯然另有想法。

# 第四百九十章 不能放下

果然，那幾個孤行人村主商量之後，一起說：“他們將來尋雲首報仇等於自殺，雲首當然不怕！但我們可不敢這麼說，大傢伙也不敢說自己不會是倒霉鬼。本來我們主張斬草除根，也是因為屠殺了全城的戰士，修身殿里的這些孩童必然都有親人被殺，我們好心留他們性命也只是養虎為患，不但沒有感激，反而將來對我們滿懷仇恨，又得長期養着守着，實在是吃力不討好。但云首既然已經決斷，我們也不能反對，只是雲影既然有訓導的豐富經驗，的確能很好的解決問題，還請雲首給雲影表現的機會。”

許多孤行人都支持這般主意，紛紛附和。

雲暮煙不好辯駁這番話的道理，卻也知道不能全交給雲影，否則天天都會有孩子互相廝殺致死。

她眼下雖然救不下全部，卻也想着盡量多救一些，於是說：“小冰雪是孤王力薦，本來是客人，今天卻不遺餘力，雲影的本事我知道，卻想知道小冰雪管教的本事，難得貴客又毛遂自薦，此事就交給貴客負責吧。雲影則從修身殿里挑選素質好的二十人，用你的辦法把他們訓練成精銳戰士，畢竟雲影的訓導之法本來也只適合用在天賦出眾的孩子身上，這麼座小城，能挑出二十個也差不多了。”

“雲首說的對！底子好的很少，能湊二十個就很好了！”雲影十分高興，覺得能力被肯定了，而且認為雲暮煙了解關鍵，全然沒意識到，這麼安排是不想更多小孩在她的特訓下死傷。

“承蒙雲首收留，我一定全力以赴，不讓雲首失望。”小冰雪很高興的答應了下來。

有些孤行人村主們覺得不合適，小冰雪是外人，憑什麼攙和他們的事情？就算別人管的不如她好，也輪不着她插手。

只是，說到底是看管一群大地武王座下的小孩，也沒誰願意积極搶着干，心有不滿也沒人會說。

處理了這些事情，雲暮煙仍然不敢大意，安排孤行人們繼續封鎖城門，城牆，有讓人在城內繼續反覆搜查，以防有大地武王的戰士躲藏着伺機逃脫。

事情都交待完了，雲暮煙一個人在城裡走着，看到一處處被堆疊的屍體，被點燃焚燒，聞着那些惡臭氣息，她不由自主的想起城裡的血洗情景，突然看不下去的獨自回了房裡獃著。

可是，卻不知為何，腦子里總是浮現那些情景

不應該，又不是沒見過血，為什麼會這麼在意雲暮煙不知道自己這是怎麼了。

孤行人在城裡搜尋了九天，陸陸續續又找到了藏起來的人，都是餓的受不了跑出來找吃的喝的，然後才被逮住的。

“雲首，又抓住了一個。”

“照例。”雲暮煙隔着門答了句，旋即又抱着膝蓋，靠在窗沿上，繼續眺望着雲空。她回想着從到夢中游村子至今的一切經歷，埋首在臂彎，只露出眼睛看着窗外，心裏的疑惑總是不由自主的冒出來。

孤行人遊離於武王體系之外的自由如果必須經歷這些，我們有權為了追尋這種自由而揮劍，可是，這種自由本身，存在讓我們如此揮劍的必要嗎？雲暮煙一直在反覆思考這些問題。

外面下起了雨，亂戰之地還沒有入冬，更沒有降雪，但這種天氣的雨水，也尤其寒冷，淋在身上絕不是什麼好滋味。

可是，院子里，雲影淋着雨，經過測試被她挑選出來的二十個孩子也淋着雨。

雲暮煙清楚的看得到，有幾個孩子看着她，眼裡是恐懼，還有不敢顯露的、壓抑着的恨。

雲影說恨是好東西，這些孩子本來也不會愛雲暮煙，也不會愛雲影。

但是，雲影會讓他們恐懼，習以為常的恐懼，當恐懼遠遠大於恨的時候，就能讓他們比愛他們還更服從，更敢於跟敵人拚命。

其實雲暮煙對於這樣的訓練沒有任何興趣，只是不想無謂的對孩子下刀，可是，不讓雲影拿全城十二歲以下的孩子一起訓練，這二十個孩子就成了替別人受過的犧牲品。

然而，二十個經雲影特訓，總勝過全部孩子都如此。

雲暮煙很清楚，孤行人們會很贊同有雲影負責這件事情，因為他們沒興趣養着、保護着一群註定只想殺他們的仇敵。

雲暮煙確信這件事情的決定很正確，但是，仍然揮之不去心頭的厭惡感覺。

對的事情，不等於是美好的。

這種權衡，這類決定本身，就是冰冷的主宰着旁人的命運。理所當然的用理性的数字抹殺掉感性的憐憫，無視個體命運本身的不幸。因為無法兼顧，不可能魚與熊掌兼得，所以被犧牲的個體就不需要被過多考慮，即使考慮了也是多餘。

我追尋的本身就是遠離這些的自由，可是，現在我當著的雲首，不是又陷進這樣的束縛里了嗎？雲暮煙暗暗咬着牙關，心裏的悲傷，止不住的、一陣陣的涌動、涌動，衝擊着她的淚腺，彷彿隨時都會關不住。真像師父說的，我只不過是在耍任性嗎？我根本沒有掙脫束縛，卻又為何要去掙脫束縛？

雨還下着，在雲暮煙眼裡，卻變得越發朦朧

李天照穿過雨幕，站在窗邊，看着雲暮煙眼裡的迷霧，很是錯愕。

因為這一點都不像她。

或者說，眼前的這種柔弱模樣，是他不曾以為會看到的雲暮煙。

雲暮煙彷彿全然沒有意識到眼裡的溫熱，所以沒有擦拭，也沒有迴避李天照的注視。

“這麼快回來了？”

“是啊，不算太遠，你現在也猜得到我去過哪裡。情況比夾縫武王殿好點，但也沒多麻煩，沒需要殺太多敵人”李天照說到這裏，抬手抹去臉上的雨水，突然自嘲的笑道：“從什麼時候開始，斬殺了十幾個萬戰將，竟然在我口中變成了不太多了？”

“我們第一次見面的時候，你殺死的追擊你的敵人，就不止吧？”雲暮煙淡淡然的說著，想起那次山上的相遇。

“想想也確實有緣。只是，剛認識就見血。”李天照覺得，或許能理解些雲暮煙的心情，因為他在北風寒雪之地的時候，其實心情也很沉重，只是沒有機會軟弱，也就不能去多想。把小冰雪留在這裏后，他一個人又去執行了這趟任務的期間，又是獨行，就有了許多時間思考。

“這幾天，總會不由自主浮現在北風寒雪之地時候突圍的情景，其實明明沒必要這麼在意。我是突圍，也試過努力避免造成無謂的傷亡，奈何造化弄人，實在沒有什麼自責的理由。我也不是內疚自責，只是覺得，特別可悲小冰雪曾經悲憤的問，為什麼我會去。對我來說，是奉命行事，還是沒有拒絕權力的命令。可背後的真相，只是為了稀有物資。”

“北風寒雪之地，幽谷冰晶，不滅印五大必要的稀有材料之一。”雲暮煙竟然知道。

“我就是把劍，玄天武王的劍，還一直認為這就是自己的價值。我在北風寒雪之地時，覺得小冰雪他們很可悲，全然是北風寒雪武王的工具。但我自己又何嘗不是如此？”李天照已經不覺得驚奇了，就算雲暮煙突然告訴他說，她其實什麼都知道的話，他也不會覺得驚奇了。

“孤行人追求的就是不想當這種工具的自由，但求能夠獨善其身的那麼一點自由”雲暮煙這麼說著，可還沒說完，李天照就打斷了說：“我看到城裡的血了，也知道城裡有多空蕩。”

“是！是屠城了，但那又怎麼樣？為了生存而殺，本來就是生存競爭的必然！我的決定有什麼錯？”雲暮煙的語氣分明變的激烈。

“沒有錯，我也沒說有錯。只是，你為什麼流淚？”

“誰流淚了！”雲暮煙很在意的反問，李天照一把捧着她的臉，伸指抹去她眼角的濕潤，然後輕輕問她：“難道這是看到我太歡喜而流？”

“風太冷。”雲暮煙擋開李天照的手，避開他的目光，沉默有頃，沒見他咄咄逼人的繼續糾纏這話題了，她的情緒反而平復了許多，輕聲說：“我做的沒錯。可是，我一直那麼努力，那麼堅持要掙脫的，就是現在的這種束縛！如果我的選擇最終又是跳進了這樣的束縛里，那多可笑？又多可悲”

“你能撒手嗎？這麼多人指望着你。”李天照問的，其實也是他自己的問題。

雲暮煙可以無視那麼多人寄予的信任和責任嗎？

李天照自己呢？

他能嗎？

他不想當玄天武王的劍了，很不想了，他其實也可以跳出去了，雖然不知道跳出去的未來又是什麼樣，也不知道能否長久的、真正的跳脫出去，但他確實可以那麼做。

只是，爹娘怎麼辦？千殺派系的戰士怎麼辦？亂戰之地指望着他的那麼多戰士怎麼辦？寄望於他這個盟主發揮作用的三十六武王聯盟又怎麼辦？

“自己高興了，就對他們說，跟着我這個雲首戰下去就有未來；不高興了，就讓他們自生自滅，我自己撒手脫身出去。我不能我做不出來這麼不負責任的事情。你如果做的出來，憑你現在的本事，隨時都能跳出去，可你會這麼做嗎？”雲暮煙十指交錯，抵在唇前，言語間沒有猶豫，顯然不曾考慮過丟開一切。

“我沒你這麼偉大，但至少也不會丟開父母妻子，所以我不可能這麼做。”

“都挺傻的，寧可被辜負，不能先辜負別人。”雲暮煙自嘲的笑着，深吸了口氣，覺得情緒恢復了很多，然後注視着李天照，很認真的說：“李天照，也許有一天，你為了責任要對孤行人拔劍的時候，面對的會是他們的雲首、我。如果有那一天，記得不要手下留情，因為我也不會。”

李天照不禁哂然失笑道：“別說的那麼悲壯，我才不會幹那麼傻的事情。除非你我都有不滅之體，否則，我才不會跟你打，那麼多孤行人可以殺，我幹嘛非得跟你拚命？若有了不滅之體，打就打吧，反正也不會失手把彼此打死。”

雲暮煙怔了怔，忍俊不禁，目光中既有責怪他一句話毀了氣氛的意思，又很高興他一句話粉碎了沉重。

“雲首一笑，迷倒千萬，只是，能不能請我進屋，邊喝熱茶邊欣賞你的美麗呢？”李天照手指背後的雨幕，苦笑說：“這天氣的雨真挺冷的。”

# 第四百九十一章 水霧之中

雲暮煙打量了會窗戶外頭，淋成了落湯雞的李天照一會，微微一笑，放了他進來。

結果李天照進了屋就開始脫衣服，雲暮煙不由皺眉。“你幹嘛？”

“洗澡。”李天照把濕透了的衣袍一丟，扭頭就問：“在哪？”

雲暮煙氣結，這哪是要喝茶？

“我去給你找身換洗的衣服。”雲暮煙說完，見李天照撿起外袍又要往窗外丟，沒好氣的說：“你這得留着呀。”

“這還留着幹嘛？”

“你不是要送小冰雪回盟主城嗎？”雲暮煙沒好氣的反問，李天照想了想，明白了，卻又故作不懂的說：“那又怎麼了？”

“你好不容易忙完回去了，玄衣看見你穿着剛換過沒两天的衣服？還是我們這邊自己織布做的衣服？”雲暮煙簡直覺得這是傻呢。

“好像有道理。”李天照又笑說：“其實原本沒空回去，小冰雪如果方便暫時留這，我睡一覺明天就走了。”

“留下當然可以，但你總是要安頓，能擠出時間送回去吧。不過——她到底是誰？你送來時也沒空細說，我怎麼見她跟北風寒雪武王長的一個樣？”雲暮煙其實是想說，她在戰鬥中看到小冰雪有武王之力。

“說是北風寒雪武王的子王，但又是不完美的子王，十二歲就被趕出武王殿了，另外還有一個力量完美的子王，應該死在北武王的人手裡了。我也沒搞懂子王到底是什麼，按意思以為是武王的繼任人，但武王不死不滅，要什麼繼承人？小冰雪也不知道究竟，只是聽人說子王是武王的第二條命。我推測好像是，混沌碎片加關鍵混沌印力量必須一樣？”李天照這趟來，本來就想問許多事情。

雲暮煙領他去了浴池，本來想走的，李天照使混沌印力量製造了許多霧氣充斥了裏面，於是兩個人都看不見對方了，伸手也只見蒙蒙水霧。

“這樣就不必走了，接着聊，子王到底什麼情況？你知道嗎？”

“就是武王的第二條命。正常情況需要有血脈關係，可悲大地武王的血脈氏族後人那麼多，奈何卻連一個子王都沒有。北風寒雪之地那點人口，北風寒雪武王卻不止一個，也真是造化弄人。”雲暮煙語氣里滿是感慨，又嘆氣說：“從這角度說，也真是天要滅大地武王之地了。”

“先別忙感嘆大地武王的事情了，快說說具體。”

“你說說情況，子王的情況複雜，不可一概而論，有可能你帶回來的就是北風寒雪武王，有可能還是小冰雪。”雲暮煙也對這事情頗為好奇，倘若李天照殺了北風寒雪武王，又帶回來了北風寒雪武王，那就太荒誕了。

李天照泡着熱水澡，邊自挑了關鍵內容說了。

雲暮煙對於李天照能看到意識離體的事情沒有驚訝，原本她就知道，李天照思之八九會結成血武印，現在是印成的初期，還沒有小成，但也只是時間問題。

“這就不好判斷了。北風寒雪武王臨死之際分出來的意識必是自身留存的最低限度，但肯定不可能兩份都是，武王之力的種子可以分作兩份，但她的主意識卻不能。無法預料是被你擋住的那點是主意識呢，還是小冰雪身體里的那部分。但有一點，即便是，因為主意識的部分很少，等於是北風寒雪武王捨棄了自我經歷里的幾乎全部記憶，成了一個新生、僅僅帶着部分記憶畫面的嬰孩那般。小冰雪的個性會受到一些影響，但不能說她就不是她了。”

“有點繞，但大體上明白了。子王就是武王備用的第二條命，但武王能自己製造不滅之體，還要子王幹嘛？”李天照隨意揮掌潑水玩着，問着。

“武王可以造不滅之體，但不能製造自己的意識。武王的意識受損風險有三個，一是被真武之力的意識襲擊；二是被天地自然里的巨大碎片撞傷；三是遭遇碎片災害。第一點平時不需要擔心，即使武王身邊有別的武王安排的眼線，只要復活的消息別太早公開，就沒時間讓敵對的武王埋伏襲擊。”

雲暮煙果然知道，李天照聽着，不由想到了許多。

“第二點是難以避免的離體代價，但武王的意識團本身就很強大，一般不至於會倒霉的承受很大的損傷，最不可預測的是第三點，運氣不好，強大的武王的意識團也可能瞬息間沒命回到身體里。子王是為了第二點和第三點準備的。子王的意識，身體都需要與武王本身達成某種程度的匹配，才能讓武王在必要的時候與之意識相容，才能實現意識從弱化到二次新生的過程。”

“……明白了，武王要的是子王的意識，至於身體，製造自己原本的就可以了。所以混沌碎片和混沌印力量的匹配很重要，尤其是大地武王這樣的，否則他的獨門絕技就沒有了施展的基礎。北風寒雪武王的想法也一樣，因此那雪王對她而言更合適。”李天照聽明白了不少，卻也難免想的多。

“子王的問題細細討論起來，還很複雜，意識本身需要通過歷練才能進一步成長至能夠容納武王主意識的程度。而且，通常情況下子王也只是備着，武王覺得未來二三十年內或許用得上了，才會讓子王去經歷事情歷練成長，在此之前，十二歲時確定了，一般會在封閉的環境里成長，到十八歲時，就會長期冰封。”雲暮煙沒聽到李天照做聲，大約猜到他在想什麼，卻不主動多言。

“記得你說過，玄衣的事情，我不必太細究，反正也沒什麼影響，是不是因為，她其實就是玄天武王的子王？所以身世經歷是假的，因為長久被冰封，因此她本身的記憶很少，用的是另一個王將的記憶碎片作為虛假的身份？”李天照想到的就是玄衣，身份不符，而且戰鬥力強悍的驚人，尤其那獨門絕技那麼厲害，卻沒有人聽說過。

“十之八九。但我想，玄衣的情況可能更複雜點，玄天武王不一定是為了使用她。因為……她可能是玄天武王親生的。”雲暮煙這句話說出來，李天照是真的懵了……他本來就正在想，難怪子王肯定會忠於武王，會擁有特別不同的權力，跟武王的關係也似乎特別近。

倘若玄衣還是武王所生，那……又不同了。

“是跟樵夫嗎？”對此，李天照早有推測，此刻說到了，他也就問了。

“我有這種猜測，但不敢確定，也還不敢跟師父提起。如果是師父的女兒，那就是玄天武王第一次生育，結果就恰好是這般完美的子王，這運氣未免太好了。”雲暮煙不是很確定，又說：“但這時候玄衣入世，玄天武王實際上又並沒有急切需要子王，她也有不止一個子王，我推敲着，實在又很可能是她與師父的女兒了，原本他們的孩子長久沒有任何消息就不尋常。”

“我妻子是樵夫的女兒？”李天照倒沒有什麼不喜歡，只是覺得，這是不是太有緣份了？“情況有點混亂……”

李天照本來還想問問武王之力的事情，此刻卻沒空想別的了。玄衣若是如雲暮煙推測的那樣，也與至今為止的情況吻合。

正常王將都閱歷很豐富，像北風青雲那樣的千戰將就經歷過多次婚配了，哪裡還會對情愛十分上心在意？也就他這般年輕的才會，可玄衣分明與他差不多，還有許多別的事情上，玄衣都不像是個閱歷豐富的王將，但做事情又特別有主見想法，若是在武王身邊呆過不少時候，耳熏目染所致，也就理所當然了。

“玄天武王會在合適的時候逐步把玄衣自己的記憶分批還給她，讓她能夠更了解自己是誰，同時也能融合入世后的經歷。這過程的長短，取決於玄天武王對玄衣融合曆練的變化的判斷，滿意度越高，還她記憶的過程就越短。”雲暮煙頓了頓，考慮片刻，又補充說：“玄天武王可能比較在意的是情感歷練，選擇你當玄衣的歷練，也確實是對你很看重，至少認為你配得上玄衣。”

“……如此說來，亂戰之地的權力確實是早交給玄衣早好，讓玄天武王對她的表現滿意，早些還她記憶，然後還能一起去找樵夫吃山雞。至於我，成了不滅王將后就不用操心了，每天練練劍時間就過去了，等到爹娘和千殺派系能上王將的都上了王將，我需要操心的事情就更少了。”李天照相信玄衣說過的話，將來會讓他當一個如金劍王那般可以不必困在武王殿的不滅王將。

“你對玄衣真信任。本來不是覺得，手裡沒掌握着力量就不足以確保自己有長久立足之地嗎？現在都捨得放下了？”雲暮煙好奇的追問。

“這不是放下，這叫權力移交給自己妻子。此外，掌握着的力量本身也分兩種，本質是不可替代性，我李天照的劍本身就是不可替代的力量了，怕什麼沒有立足之地？必須考慮的是父母妻子，還得對千殺派系的未來負責，這兩件事情移交權力之後都不受影響，為什麼不可以？”李天照早就考慮的很清楚了。

“許多跟着你的人的權力會被替換。”

“那是必然，不被替換權力就無法移交。本來跟着我的人，我從來許諾的方向都是功績，而非權力，當然我也不對權力的問題存在責任，我只保障他們积極求進的情況下，能夠更快獲取功績。”

“既然你都想好了，我該祝賀你，不過，別忘了咱們的約定。”雲暮煙其實聽說過亂戰之地的事情，但她考慮到現在情況也沒有繼續惡化。那些已經被玄衣清掃了的人死都死了，沒死的現在也沒有繼續觸犯玄衣的權威，事情已經消停。

李天照現在有別的任務在身，這時候說了，他趕回去也沒辦法讓死者復生，只是讓他徒增煩惱，不如不說。

“記得，能升不滅王將的消息第一時間當面告訴你。”李天照估摸跟自己的力量有關，但是，既然雲暮煙現在不想說，那就等那時候再說吧。

正這時，外頭有人喊門，是雲影。

“雲首，又逮住了個藏在城裡的大地狗，還是個萬戰將，他說不殺他的話，他就願意透露一個重要的消息。”

# 第四百九十二章 勝負牽連

“雲影，不要學別人喊什麼大地狗，戰士也只是各為其主，生在大地之地也只是莫可奈何。”雲暮煙不止一次這麼說過，卻也只能管一段時間，她只好耐心的反覆提醒，知道雲影將來真正會換位思考時，才能記進心裏去。

“哦。”雲影答應着，但顯然只是在雲暮煙面前才這麼答應，因為她心裏帶着疑問，許多孤行人都這麼喊，雲暮煙卻不會對別人說這些，只是如此要求她，這是為什麼呢？

李天照覺得好笑，以前他也挺在意，後來發現，敵對的雙方裏面總有充當罵人角色的，遇到不利的局面，諸如此類的惡言說白了就是發泄情緒。

‘雲暮煙如此告訴雲影，顯然是對她有所期待。’李天照其實也很好奇，此城中大地武王的戰士能有什麼絕密消息。

片刻，有孤行人把人拖過來，丟在門外，李天照在門裡坐着喝茶，外面的人看不到他。

雲暮煙站在門口，望着那戰士問：“說吧。”

“你、你要保證不殺我！”那戰士唯恐孤行人食言。

“消息有價值，會把你關起來，只要你不逃跑惹事，就不會殺你。”雲暮煙許諾的清楚明白，又補充說：“但如果是假消息，又或者是明顯沒有價值的消息，你馬上就會死。”

“攻擊你們的萬戰將隊在出發前，見過天武王座下的薔薇王將，距離太遠我沒聽到他們說什麼，但他們是見了薔薇王將后，才約了一起出發的。我以為薔薇王將會在城裡留宿，但是沒見到她出現，城裡也沒聽說見到她入城。”那萬戰將說著，舔舔嘴唇，有些畏懼的補充說：“我覺得薔薇王將已經發現你們了，只是為了讓萬戰將隊當問路的石頭。”

“帶他下去，找個地方關着，派人守着。”雲暮煙說罷，就有孤行人過來拖着那萬戰將走時，那人忙又喊叫說：“還、還有！你說話算話，我也把消息說完。前幾天還發現了一大群風武王人，但是聽說跟風武王交界的前線上，他們那邊的萬戰將和王將沒少人。我看到薔薇王將跟萬戰將隊隊長說話的地方，距離發現風武王那群人蹤跡的地方很近。”

“還有嗎？”雲暮煙沉着臉，追問。

“沒了。”

“帶他下去，定時給飯。”雲暮煙交待之後，一群村主們都神色緊張不安。“都先去忙，晚飯時開會。”

眾村主們滿腹憂慮，卻知道雲暮煙是要考慮對策，縱然許多人都有想法，也只能先按捺着，於是都散了去。

雲暮煙關門回房，取了附近的地形圖看着。

李天照喝着茶水，見她神色嚴肅，不由說：“也許他只是為了求生而胡說。”

“他不是胡說。薔薇帶領的王將隊應該是有所懷疑，否則大地武王的萬戰將對不會貿然來犯，更不會聽她指派。她只有告訴萬戰將隊這是一份能夠幫助大地武王緩解局勢的巨大功勞，才能讓那支萬戰將隊下定決心冒險。當時走掉了暗探，以至於被迫屠了這座城市，動靜太大，等於讓薔薇確定了結果。只有我們孤行人，才會因為萬戰將隊的攻擊，如此反應過度的進攻屠城。殺了這麼多人，最後還是白殺，早知如此，當初不如罷手……”雲暮煙好生惱火，卻不是為當時的決定後悔，因為當時她不知道現在。

她只是為徒勞無益的做了一件，並不想做的事情而鬱悶。

“但我認為薔薇很可能會假裝不知道，她很清楚現在對你們動手，就等於是給了大地武王改變局面的機會。其實我很疑惑，天武王有什麼道理不趁此機會分一杯羹？為什麼要去幫大地武王？明明大地武王跟天武王交界的區域最多。”李天照一直有此疑問，玄天武王，玄衣，還有此刻的雲暮煙，似乎都認為天武王不會做順應局勢進攻大地武王的選擇。

“天武王要當的是武王之首，趁火打劫得利雖好，卻會動搖他作為武王之首的威信。對天武王而言，他只需要維持局勢不發生大的變化，就會越來越強，亂局不是他所希望的，除非逼不得已。逼不得已的意思也就是，想方設法也沒辦法幫助大地武王的時候，而現在，很顯然孤行人就是一個可行的辦法。”雲暮煙說到這裏，又道：“風武王很可能派了暗劍王帶領暗靈族去襲擊大地武王都城，說不定，是跟玄天武王約好了一起行動。”

李天照只能笑笑，不做聲，但其實，他已經知道答案了。

因為，如果大地武王剛才那人說的是真的，風武王的人也就是正在行動。

那人以為薔薇跟風武王的人有什麼往來，實際上，風武王不會派暗劍王為首的暗靈族當清掃隊，一定會把這支戰鬥力用於佔領大地武王的領地，既然不是為了占城，就該是圖謀更大——當然是大地武王都城。

那麼，李天照從自己肩負的任務的時間推測，玄天武王和風武王共約此事的可能性極大。

“你們怎麼辦？”李天照關心雲暮煙的處境，如果要面對薔薇帶領的王將隊，孤行人如何抵擋？

“唯一的機會就是時間，清掃隊不知道我們的虛實，也不確定玄天和風武王對大地武王都城的確切時間。那麼以薔薇向來多謀的作風，就不會貿然帶着王將隊來戰，她利用大地武王的萬戰將隊確認情況，還會再設法利用別的武王的清掃隊來試探我們的虛實。不僅如此，以薔薇的作風，還會多次試探，直到確認了我們的實力為止，這過程對她而言，也是在消耗三十二武王座下的戰鬥力。”

雲暮煙說到這裏，略微停頓，注視着李天照，考慮着說：“如果在此之前大地武王完了，救大地武王就沒有了意義，那時候薔薇王將必然會設法把我們的存在，利用的更有價值，一時反而不會來攻。如果大地武王的局勢還沒有崩，天武王必然會救，薔薇王將就會立即利用我們孤行人的存在，迫使風武王和玄天武王把注意力集中過來，給大地武王喘息之機。”

“也許來得及。”李天照哂然失笑，不曾想，他接下來的任務成敗，竟然還能決定孤行人面對的處境如何。“小冰雪暫時要留在這裏了，我沒空送她回盟主城。”

李天照打了個呵欠，往雲暮煙床上倒下去，後者沒好氣的說：“有客房給你睡。”

“我也許能當孤行人的救星，睡睡你的床還不行？”李天照打了個呵欠，很快睡着了。

“你這人越來越無賴了！”雲暮煙氣結，卻也沒趕李天照起來。

天黑的時候，雲暮煙開完會回來，發現李天照已經不辭而別。

知道他是故意挑選孤行人們都開會的時候走，避免旁人知道他來過，至於李天照之後會做什麼，其實雲暮煙本來也能猜到。

只是，風武王呢？

是否真的跟玄天武王有所約定？

十五天後，李天照解決了最後一個他負責的附屬武王，之後如約尋了破天刀，在玄天武王計劃的時間，抵達了大地武王都城附近。

他們碰頭的位置離城比較遠，先來了這裏的王將說，大地武王都城晚上城門緊閉，禁止出入，日夜都派了許多戰士在城外巡查，而且範圍很廣，分明是一直有所防備，所以接頭的位置只能離城這麼遠。

“大地武王這個膽小鬼，派人巡查到這麼遠，分明是讓我們即使晚上趕過去，也得天亮了才能到達都城！而且去的人還不能太多，否則就很容易被發現。”破天刀很是惱火，他的參与，李天照早就讓人跟玄天武王彙報過，當然是很高興有這種強大的助力。

玄天之地方面的帶隊人是金劍王，李天照和東劍王是副隊，對於破天刀，他們都很客氣，關乎行動的情報，也都沒有隱瞞。

眾人碰頭正自商量着行動計劃，突然又來了使者，送來記憶碎片信息球，金劍王使劍刺入，然後說：“風武王也派了人來，帶隊是的暗劍王為首的暗靈族，他們走尋常過不了的路來的，在西南方向駐紮，武王跟風武王約定的行動時間是後天晚上。”

“暗靈族也配跟我們一起行動？”破天刀很是不屑，他看不上暗靈族，也看不上風武王用暗靈族的行徑。

“有共同的敵人而已，臨時合作罷了。希望破天刀以拿下大地武王為重，孤王也需要先放下跟暗劍王之間的仇怨。”金劍王其實很放心李天照，這麼說，只是為了讓破天刀更願意克制。

“沒問題。”李天照自然明白，也就答應的爽快。

“切！根本就不需要暗靈族幫忙！”破天刀自然不會溫和的答應，但沒有明確反對，就是勉為其難的願意合作的意思了。

金劍王也就不再糾纏此事，轉而又詢問破天刀和李天照對於此戰的看法，旁的王將們也都根據各自對大地武王座下戰鬥力的了解，提供有價值的信息。

眾人商量了許久，才又一起吃喝，末了各自休息。

李天照和破天刀都沒睡意，就約了一起去探探大地武王安排的巡防密度。

這般走着時，破天刀突然說：“其實根本沒有什麼好商量，大地武王座下真正阻礙大的就兩個人，一個是小地王，一個是十步殺，一個是盾一個是矛。”

# 第四百九十三章 未盡全力？

“我們沒有限制十步殺的手段，攻擊的主動權完全由他自己掌控，只能是三人一組全方位的時刻防備了，十步殺出手就是致命手段，靠近一定距離他就能發動，不滅印也擋不住致命傷害，我們這邊的傷亡的多少，估計主要出自他劍下。”李天照也沒有好辦法克制十步殺，除非他死死的咬着十步殺不放，但前提是能遇上啊！

十步殺又不傻，肯定會避開他，然後接連不斷的襲擊其他人。

李天照還有一個擔心，就是拜了十步殺為師父的風不回，也不知道是否已經練成了十步殺的絕技，倘若已然有所成，那就等於多了一個大麻煩。

破天刀瞥了李天照一眼，嘲弄的說了句：“你是真不明白啊？玄天武王派來的人里，只有金劍王是不滅王將，只有你是決定性戰鬥力，換言之，包括東劍王在內，都是馬前卒，戰死了，還順便替玄天武王清掃了累贅而已！別看金劍王商量計劃時一本認真，他心裏其實清楚的很，其他來的人都發揮不了關鍵作用，你也不必對他們有所指望。”

“因為一個十步殺就得出這種推論？”李天照覺得破天刀是不是太偏激了點。

“哼！玄天武王身邊的不滅王將只派來了個金劍王，誠意何在？你以為武王會願意沒有相當價值的王將升上不滅王將嗎？我如果猜的不錯，此番來的這些王將，功績都很高，可惜，其中都沒有厲害的獨門絕技，有厲害獨門絕技的那些王將一定恰好被安排了別的重要事情而來不了！”破天刀把握十足，自信的追問：“我猜的對不對？”

李天照過了一遍眾王將的信息，答了句：“湊巧，差不多。”

“看你這膽子小的，就你我二人，還不敢說一句事實如此！”破天刀很是不屑，旋即又道：“武王就沒有一個……沒有幾個好東西！本來玄天武王和風武王就不應該安排眼前這樣的行動，除了你我這樣的，也就只有暗靈族死了也不被在乎，但旁的那些王將來這，毫無作用。大地武王不行了，那是他命的問題，武王殿里的混沌之氣儲備，累死我們也未必消耗的完，但金劍王的行動安排中卻絕口不提退走的時間，分明是要讓人更拚命，消耗的差不多了才說走的話。”

“你認為，這趟行動根本不可能拿下大地武王？”李天照發現破天刀平時嘴巴雖然喊的響亮，聽起來好像很魯莽無智似得，其實心裏跟明鏡似得。也不知道平常是性格如此，還是故意表現的那樣好使人麻痹大意。

“有你我在，這趟當然能大地武王痛心疾首，但說殺了大地武王，難道你以為有此可能？”破天刀左右看了看，低聲說：“我妹子難道沒有告訴你，武王只要有足夠的混沌之氣，能讓身邊的不滅王將都得到特殊的力量？”

“旁的看法我不敢否定，但這趟任務的目的，我認為玄天武王和風武王是志在必得。原因有二，第一，我原本就有可能拿下大地武王，最近絕技新成，可能性大幅度提升；第二，暗劍王為首的暗靈族大概比你評估的要更厲害不少，他們應該也是抱着志在必得之心；第三，還有你在。三點加在一起，我認為代價仍然會很大，但成功的機會很大，只是難免還是一場苦戰。”李天照這般想法，破天刀不由沉默了片刻。

“既然你這麼說了，我當然也沒道理畏縮，但有一點，大地武王不是小地王，小地王的大地劍法固然很厲害，但還比不了大地武王，我們沒人能破大地武王的劍，僅此一點，就決定了你們不滅印的混沌之氣即使消耗殆盡了，大地武王武王殿里的混沌之氣也只是少了那麼一點點。”破天刀仍然看法不變。

這一點，李天照本來也是清楚的，但破天刀不知道一件事情，他卻知道。

那就是，暗劍王座下的暗靈族，林雙它們明明去襲擊過玄天武王都城，也就是早知道武王殿的厲害，如此情況下，暗劍王為首的暗靈族還來了這裏，一定是有緣故的。

旁的不說，就李天照所知道的，暗劍王曾經很快速的吸收野外混沌之氣的區域，這種能力如果用在大地武王殿里呢？能不能很快消耗掉儲備的混沌之氣？

“大地劍法確實還無法可破，但武王殿的混沌之氣，混沌暗靈或許可破，他們有迅速吸收大量混沌之氣的能力，此番如果來的數量多，或許用不着消耗。”李天照說的簡潔，此刻看法不一致的話，會影響戰鬥的情況。

如果破天刀是抱着大鬧一場走人的目的，而他是解決大地武王的目的，可想而知，關鍵時刻必然會產生分歧。

“暗靈如果真有此能，那此戰機會很大！但暗靈如果有此能，此戰之後，就該是三十二武王聯合設法剿滅它們了！”破天刀立時精神大振。

“若是如此，簡直太好了！暗靈非我族類，風武王本就是養虎為患，越早除掉了越好。不過暗劍王也非笨蛋，恐怕不會輕易對我們暴露了他的力量……”李天照考慮着說：“必要時候我們假裝放棄退走，暗靈族們或許才會全力以赴，然後我們再殺回去，就有記憶碎片信息證明暗靈族這種力量對武王的威脅性了。”

“這主意好！”破天刀對此也極感興趣，他們撤退了，暗靈族以為勢在必得，一旦顯露了能消耗大地武王的能力了，暗靈族就必須拿下大地武王，否則事情還是會傳開，那時李天照他們再殺個回馬槍，暗靈族們再藏也沒有用了。

李天照跟破天刀這般聊着，碰到有大地武王的巡守隊伍就避開，試探了一段距離，大約也知道了巡查的密度。

折返回來時，破天刀‘切’了聲道：“大地武王真是無膽鼠輩！調集了這麼多戰士在城外巡查，這等密度，別說人多了，就是人少，一不留神都可能會被發現，潛行闖過去實屬浪費時間。你們有武王限定的行動之期，我卻沒有。還不如由我提前從一面公然去闖，等熱鬧的差不多了，你們再上。反正也不在乎耽誤两天，大地武王外面的回援也不會增加多少壓力。”

“辦法不錯，就是要辛苦你了。”李天照也贊同這辦法，大地武王安排的巡守密度太大，由破天刀直接粉碎巡防密度還更乾脆，大地武王方面未必知道他們有合作關係，極可能會以為是破天刀一個人去報仇大鬧。

畢竟，破天刀說要闖大地武王都城，可不是一两天的事情了。

“辛苦有什麼好說？恰好我也不善與人合作，這麼一來，反而痛快。”破天刀大概是不習慣與人合作了，也是他的破天爆難以跟人協同，殺傷範圍太大，離近了的自己人也得一起承受，破天刀自己也沒辦法。

次日，大傢伙又商量的時候，破天刀直接提了這辦法，李天照和調查過巡守密度的幾個王將也都表示贊同。

金劍王等王將們也認為如此更好，於是又商量說：“既然如此，不如來個聲動擊東，我們走破天刀明闖的方向，反而能避免被大地武王知道了我們的虛實。”

“這主意好，暗靈族方面也可以跟我們同路。”李天照也覺得不錯，聲東擊西的話未必奏效，一面的巡防力量被破天刀重創，並不等於其它三面會立即被調動，這種時候反而是走破天刀明闖的路線更好。

“我把四面全掃了就是了！”破天刀很樂意多消滅些大地武王的人，只是，這就意味着要花費更多時間在外圍清掃上，很顯然不會被眾人支持。

“未免費時，還是早些殺進大地武王殿更好吧？”李天照跟破天刀最熟悉，這話自然是他說，而且，他覺得破天刀也只是那麼一說，未必真的非得那麼做。

“言之有理！我早些進城裡痛快屠殺才是正理！”破天刀的話，聽的眾人一陣無語。都尋思着大地武王得罪了這麼一號，簡直是註定倒霉，至今為止不知道被破天刀屠了多少座城市了，而且，破天刀還真有能力在都城裡大鬧一場。

一個武王的都城，都被破天刀屠殺大量戰士，然後又全身而退的話，那臉面簡直是丟到蒼穹之上了。

不少王將都暗暗在想，倘若被破天刀這樣的殺到玄天武王都城，該當如何擊退的問題了。

思來想去，好像也只有靠大群混沌霸體逼退的辦法。

然而，幸運的是，大地武王手底下嚴重缺少混沌霸體，因為當初調集的數百混沌霸體，全被李天照所斬殺。

交戰的前線缺少混沌霸體，都城裡駐守的再多也有限，破天刀的阻礙也就更少了。

但實際上，李天照知道，破天刀並沒有那麼在意混沌霸體。

距離約定計劃還有十個時辰的時候，天還沒亮，破天刀就從南面直接闖向大地武王都城。

驟然遭遇了一群巡守的大地武王戰士時，破天刀大笑道：“無膽鼠輩大地武王怕我來，竟然安排了這麼遠的地方就有巡守？好！我就一路殺過去，全當開胃小菜了！”

一聽破天刀的名頭，那群巡邏的戰士都嚇的變了臉色。

可是，破天刀卻沒有客氣，一擊破天爆，直接把他面前大片扇形區域的林木盡數摧毀，連人帶泥石一併炸飛！

“來來來！全都滾出來受死——尤其是暴雨劍和刀娘這對狗男女，今日看看他們還能往哪裡跑！”破天刀等這一天，已經很久了！

# 第四百九十四章 吸引注意

破天爆的彩光形成的氣浪衝擊力，橫掃林木，以及一個個戰士。

巡守隊的人哪裡見過這陣勢？

眼看着一大片的林木激飛，其中還有許多戰士在衝擊力的推動下撞進坡地里，帶的泥石紛飛。

巡守的戰士里有不少百戰將級混沌劍客，然而，他們的混沌碎片之力面對破天爆的範圍的彩光，犹如石沉大海，全然沒有絲毫作用。

破天刀肆無忌憚的不斷髮動，一路破壞着往城市移動。

直到能看見城牆上的人影時，終於來了一群萬戰將擋路。

“哈就憑什麼？”破天刀曬然失笑，長刀朝前一指破天爆的彩光發動，直接把一圈十個萬戰將全推的後退不止。等那群萬戰將站起來時，破天刀笑着二度發動絕技，嘴裏說著：“還有還有還有”

如此接連不斷的爆發，不過十數次，那隊萬戰將們損失的混沌之氣已經太多，以至於個個心慌，隊長下令逃走，可是不是他們想走，就能走的。

破天爆的彩光化作光束，以稍微傾斜的角度飛射過來，直接把十個萬戰將推的離地飛起。

於是，破天刀就沒準備再讓他們下來了。

十個萬戰將隨着破天刀的移動，一次次被破天爆的彩光炸的虛空拋飛前去，直到，一個個混沌之氣徹底消耗殆盡，斃命氣絕了為止。

“哈哈哈哈大地武王，我破天刀來你的都城了！”破天刀眼前就是城牆，城牆上面密密麻麻的戰士，在他眼裡卻是有趣的、泄憤的絕佳目標。

爆發的破天爆彩光化作扇形，橫掃一大截城牆上的戰士，把他們彷彿螞蟻群那般掃的紛紛飛出城牆，摔落城內。

破天刀跳上城牆，對着左右城牆上的敵群，又接連發動光柱形態的破天爆，只見兩束彩光接連爆發，頓時把他左右兩面城牆上的敵人紛紛炸死、轟飛。

更多大地武王的戰士喊殺着衝過來，破天刀十分高興的連番對着左右城牆上的敵人發動絕技，敵人聚集過來的太慢，他又拿空檔對着城牆內的人群發動發動範圍殺傷的破天爆。

“就是這樣就是這樣！這才是合格的大地狗啊亂戰之地交界的那些膽小鬼殺起來太沒意思了！不是跑即使求饒！還是大地武王都城的大地狗像樣！為了你們的狗屁武王拚命戰鬥！拚命的來送死！哈哈哈哈”破天爆殺的暢快淋漓，末了，還不忘前些時候煩擾他很多次的眼中釘，又叫喊着說：“暴雨劍和刀娘兩個狗男女去哪裡了？為了你們的大地武王，快出來受死啊！怎麼？暴雨劍在這裏不好用你的八面威風了？嘖嘖是不是要等到都城的人都死的差不過了才能用你的八面威風啊？”

玄天之地的王將們在後面，跟着抵達城牆是，見到城牆至前方城內的街道，全是屍體。

而破天刀的囂張叫罵聲，大笑聲，隱約還能聽見。

有王將看着這等情景，想到破天刀入城還沒多久的事實，不由情緒複雜的道：“破天刀的獨門絕技哪怕是盟友，也讓人不寒而栗，倘若是敵人，簡直是噩夢！”

“破天刀是三十六武王聯盟的人，冰雪武王一天還在聯盟，他也就一天也不會成為玄天之地的敵人。”另一個王將說時瞟了眼李天照，似乎別有深意。

眾人見李天照沒什麼特別反應，東劍王估計他可能還不知道傳聞的事情，就問：“孤王沒有聽說關於你和冰雪武王的傳聞嗎？”

“我？與冰雪武王？”李天照故作一無所知。

“孤王還不知道啊？有傳聞說冰雪武王還是王將的時候就對孤王傾心，成了武王之後你們仍然有私情往來，都說三十六武王聯盟其實已經不聽玄天武王號令，孤王已然實質上自立門戶。”東劍王也就把話挑明了，因為他不信這個傳言，但知道有不少王將懷疑此事，有心階級讓李天照公然表態。

“簡直荒謬絕倫。我與冰雪武王從沒有男女私情。亂戰之地的實質權力一直都在移交給玄衣王將處理，我自己偷偷懶，每日只管練劍或是些閑散事情。三十六武王聯盟若是自立門戶，豈不是在質疑武王氏族的玄衣王將？可見造謠者連亂戰之地的實情都不清楚，更勿論說，我若有那等心，哪裡還敢來參加此行任務？諸位不會相信這等荒謬謠言吧？”李天照望了一圈，眾王將自然都表示說絕不相信之類。

東劍王就說：“這裏當然都不會相信那種謠言，此刻提起來，一是為了當笑談；這第二嘛，其實大家願意相信的是孤王與冰雪武王的私情事情。”

“東劍王說的沒錯！我對此事，就只關心孤王到底有沒有睡過冰雪武王！”一個王將接話也快，實際上，這類事情聊起來也總比別的有趣。

尤其是在此刻，前往大地武王殿的途中。

“沒有。”李天照回答的毫不猶豫，這本來也是事實。

“孤王這有什麼不好意思承認？落魄武王也不是沒有人睡過，別的不說，就東劍王此番去打西月之地敵對的武王，就在西月武王殿里快活了两天”

“不要胡說。”東劍王臉色有些難堪的打斷，沒想到他自己成了話題。

“西月之地？”李天照想起西月武王了，那個喜歡在泥水裡獃著的女武王，漂亮好看，而且分明胸懷大志，一直讓他印象深刻，只是沒機會再去。三十六武王聯盟成立之後，西月之地也主動派人來了，表態加入，雖然離的遠，僅僅屬於名義上的成員，卻也到底是一種支持。

“東劍王這就不對了？你跟西月武王的事情又不是什麼秘密，當初你奉命去救西月之地時就在武王殿里留宿，孤王上次秘密任務也去過吧？也在武王殿里做過客，至於還去過西月之地又在武王殿里留宿過的，不是還有金劍王嗎？誰都知道西月武王擇優拉攏，你們三位是如何作客的，大家猜也知道，還有什麼不好承認？”一個王將嬉笑說著，旁人都起鬨發笑。

相較於東劍王，金劍王倒是很淡定，聽人提到他，也只是微微一笑說：“西月之美，在泥水之中也。”

東劍王聽了，立即明白了，也就苦笑着接了句：“的確在泥水之中。”

“我去！西月武王什麼怪癖？”有王將叫着，末了，又問李天照說：“孤王也是？”

“只是談話，沒有更深入的交流。”李天照如實回答，心裏暗暗嘆息。他其實本來心裏也有猜想，人嘛，難免會覺得自己獨特，也就會產生種自欺欺人的念頭，覺得西月武王對待他李天照是不一樣的。

即使理性上又明白，事實未必如此，卻因為沒有機會做更多了解，也就還能帶着點自欺欺人的念頭，於是又因為這點念頭，懷揣着對西月武王的特別懷念。

然而，此刻這種自欺欺人的念想被粉碎了。

“孤王沒意思，看金劍王和東劍王何其坦誠？”旁人分明不信，送上門的，還是個武王，哪裡有拒絕品嘗的道理。

除非是傻。

東劍王卻願意相信李天照，笑着說：“我倒相信孤王，年輕嘛，犯傻本來也正常。”

李天照除了沉默，還能說什麼？

何況，也不是聊天的時候了。

金劍王望着越來越近的內城城牆，道：“大家對西月武王如此感興趣，那此番大戰功勞前三者，我一定請武王將之派去西月之地。”

眾人也都迅速收拾心情，知道過了內牆，就可能立即投入戰鬥，已然不是閑談的時候了。

可是，還是有王將笑着說：“金劍王這提議毫無誠意，這前三的功勞，分明就是你們三個。根本就是讓你和東劍王去回味，再替孤王得一個彌補遺憾的機會嘛。”

李天照拔出孤王劍在手，沉聲說：“我就不去了，所以這前三的功績空處個名額，諸位加油吧！”

“還是孤王夠意思，有這彩頭，份外吸引人啊！”走在最後的王將也拔出了兵器。

破天刀毫無疑問是個絕佳的盟友，又早早的、不知道多少次的叫囂過要來大地武王都城，此刻破天刀入城后一路屠殺，極好的吸引了敵人的注意力。

於是內城城牆上也被破天刀肆意屠殺了一通之後，萬戰將、王將等注意力都跟着破天刀移動開了。

玄天之地的一群王將越過城牆，很容易的就穿過了候王殿，直接進入了大地武王殿的範圍。

他們後面，則是暗劍王為首的一大群暗靈族。

兩邊的大隊伍沒有正式照面，但都知道對方在自己前後，直到進了武王殿的範圍，終於才碰在了一起。

然而，暗劍王仍舊沒有合力作戰的意思，沉默的帶着一群暗靈族與玄天之地的王將們分開行動。

一個王將看見暗劍王現在的模樣后，小聲調侃說：“這暗劍王那麼喜歡身材出眾的女人身體，莫不是輸給孤王太多，想用美人計打敗孤王？”

就有王將笑了出聲，覺得這玩笑有趣的很。

“暗靈族我也沒胃口啊！”李天照暗暗苦笑，他猜測暗劍王一定是為了重心問題才喜歡占女人身體，但明知是戲言，也沒必要回答的那麼認真。

“大地武王座下有個美貌絕倫的不滅王將，也極得大地武王喜愛，孤王一定不要推辭，她就留給孤王征服了！”東劍王笑着說著，旁的王將紛紛點頭說好，還都表示絕對不搶。

# 第四百九十五章 天雷無妄

李天照頓時沒好氣的說：“大家如此大方，這位不滅王將肯定渾身是刺咯！”

“魅力太強，碰上她路都走不動了，實在消受不起，只能讓給孤王啊！”幾個王將不懷好意的笑着，分明他們口中的美貌不滅王將就是個大麻煩。

金劍王這時安排說：“武王殿正廳先不要貿然過去，大地武王座下的不滅王將殿有六十四座，大家如此盛情，天雷無妄殿就交給孤王負責了！孤王走那邊，聞驚響之聲時就闖入殿中，天雷不滅王將難以消受，最好是全程掌握主動，絕不要給她翻身機會。”

旁的王將們紛紛發笑，李天照知道不是好差事，但他本來就註定要料理那些麻煩的，卻也還是要故意叫喊一聲說：“諸位如此安排，銘記於心！”

“孤王武勇過人，必然可以降服嬌美！”好幾個王將齊聲相送，等他去遠，有個王將失笑道：“美是美了，卻並不嬌弱。”

“誰說是嬌弱？分明是天之嬌女嘛！”一個王將接罷話，聽金劍王又分配了他去的目標方向，當即領命。

眾王將們都分配的差不多了，剩下東劍王的時候，他問：“風武王這次倒是痛快，反正不心疼暗靈族的死傷嗎？小地王和十步殺的不滅殿都在那邊，竟然沒有討價？”

“此事確實奇怪，本來武王也以為他們必然要討價還價，做好了留十步殺給風武王的人負責的準備，早知道如此，天雷無妄也一併留給他們處理更好，反正暗劍王有混沌光鏡。”金劍王邊說，邊跟東劍王到了一座不滅王將殿外。

至於裏面有沒有人，他們其實也無法確定，也許去了對付破天刀，也許還在裏面。

這般等了片刻，到了約定的時間，金劍王和東劍王一起沖了進首發

可是，裏面沒人。

好幾個王將負責的不滅王將殿裏面，都沒有目標。

但這幾個走運的人里，不包括李天照。

到了約定的時間，李天照也衝進了天雷無妄不滅王將殿里。

他記着旁人的提醒，最好不給目標翻身的機會，他也估摸目標十之八九是麻煩的雷系混沌碎片力量。

可是，當他衝進不滅殿裏面，卻發現，這裏面從牆壁，天花板，地面，全都是光鏡。

於是，無數個他自己，全都在鏡子里。

除了他，還有一個赤着的、長發垂肩，目光幽怨的女人也在鏡子中。

如此一來，他根本沒辦法知道目標身在何處。

這不滅殿里床鋪桌椅都見不到一張，全都是兩面的光鏡，只怕這些還都藏着立於目標發動力量的便利，這趟麻煩了……李天照暗覺不妙，正想退出去，發先來進來時候的門，已經被混沌之氣構成的雲門給封閉了。不滅王將自己的大殿裏面有操控雲牆的權力？

李天照突然發現，大地武王座下的不滅王將，顯然跟過去他見過的小武王和落魄武王們差距極大，不但是不滅王將的數目，還有其擁有的、對不滅王將殿的控制力。

難怪這趟如此安排，一座不滅王將殿就是一場封閉的戰鬥，全靠針對性的力量克制消耗不滅王將，只是在武王殿里，正常不可能消耗得過……哦，明白了，不滅王將殿封閉了，不滅王將也不能大量獲取外面的混沌之氣，一旦要實現混沌之氣的內外大量流通，就有了脫困的機會。李天照打量着鏡子里的身影，於是，光鏡里他自己是如何打量的情形，也全都顯露無遺。

鏡子里的不滅王將本來在端詳自己的身體，此刻卻在打量李天照，看到他審視的目光，露出微笑，問了句：“我好看嗎？”

“大家都說把最美的不滅王將留給了我，果然不假。”李天照觀察着鏡子里的變化，然後裏面的影像變化的時差幾乎不存在，實在沒辦法靠眼睛分辨。這裏面的氣流極快又亂，該是有許多通風口與外頭交換，她若沒有大的動作，只是呼吸的氣息收到這些擾亂，實在難以發現。

李天照嘴裏說著話，實則盼着目標能有較大動作，走幾步，伸個懶腰，躺下什麼的都行，那樣才能引起氣流發生較大變化。

“美又有什麼用？人都喜歡新鮮感，人熟悉了，也就乏味了。我這副身軀，在這大殿里閑了好幾年，武王也沒有想起過來。本來還覺得是旁的軀殼吸引走了武王的注意力，可惜成為不滅王將的日子太長，見了許多人也只是如我這樣，相較之下，我得武王喜愛的時間還是最長的了。於是也就明白，乏味就是乏味了，再如何美麗，也逃不過那天。”那不滅王將說到這裏，突然又問：“聽說孤王神勇，今日拼殺之前，何不先來一番陰陽交戰？”

“如此提議，令人如何能夠拒絕？只是，滿殿都是不滅王將醉人的身姿，不知仙蹤何處尋覓？”李天照暗暗警惕，就看這不滅王將會如何讓他在殿里移動，同時注意着對方有否更大的動作。

“孤王向東走二十步。”

東二十步絕沒有她在，如此看來，她是一步步引我去最利於她發動絕技的位置，雷系絕技的發動距離……李天照暗暗估算着，臉上卻不動聲色、毫不猶豫的邁步就走，看起來，似乎迫不及待的想要快點與她陰陽交戰。

李天照邊走邊肆意打量鏡子里的身影，嘴裏突然說：“不滅王將可否側躺着等我過來？”

“孤王喜歡？”

“美人側卧，目如迷霧，紅唇微啟，熱氣芬芳，其姿態最是撩人遐想。”李天照說的煞有介事，實則就像讓那不滅王將有所動作。

“孤王尚未近前，就要我先躺下，不要……”

她警惕性倒也強，看來是怕我襲擊得了先手便宜……李天照又說：“至少請王將轉身半圈，讓我行走中也能見到更多美態，如此腳步倍覺輕快，心頭也份外雀躍的難以按捺。”

“孤王真壞，仗着惹人喜歡，就如此過份要求，我卻還不忍心拒絕了你……”那不滅王將自然不知道李天照是為了她有動作，於是輕輕緩緩的撩起長發，目光哀憐的看着光鏡里她自己的身體，轉動了起來。

西北方向三十六步距離……氣流變化來看，中間隔了一百零八面光鏡，這些光鏡雖然是阻礙，但彩云為框，中間的光鏡應該可以直接撞穿，此刻過去，彩雲的鏡框反而能幫忙吸收雷電，沒有必要繼續等了。李天照這般想着，假裝在目不轉睛的打量鏡子里的身影，腳下的步子卻改變了方向。

“孤王這是去哪裡？”鏡子里的不滅王將一臉嬌嗔之態。

“啊，還沒走到二十步嗎？”李天照四面張望，故作茫然。“只顧欣賞鏡中之美，全然忘卻了步數和方向，接下來該如何走？”

他嘴裏說著，腳下卻沒停，這麼片刻，距離鏡子里的不滅王將已經只有二十六步了。

“孤王越走越遠了，現在掉頭走十二步。”鏡子里的不滅王將語氣依舊不覺有變，倒是鎮定的很。

“掉頭嗎？”李天照說話的時候，突然發動衝鋒絕技剎時間帶着一串殘影，接連撞穿了一面又一面的光鏡，破碎的鏡面，化作一團團大大小小、顏色各異的混沌之氣，爆開，散溢。

五步！李天照發動了重逢之後，緊接着又立即發動小疾行，如此衝刺的速度更快，才能實現最有效的突進優勢。

接連十一面光鏡被撞破，爆開，散溢的混沌之氣光團前方，終於見到了不滅王將的真身。

只是她的臉上，卻不見太多驚詫，她手裡沒有劍，只是從頭髮里扯下來了一根絲線，正迎着李天照甩過來。

眼看着孤王劍出鞘，刺穿了光鏡之後，直取那不滅王將的心口

突然，整座不滅王將殿里，瞬間亮起噼里啪啦炸響的電光！

劍刺入那不滅王將胸口，血流了出來。

可是她雙手拿着的絲線瞬間纏繞了劍尖一圈，雙手拽着絲線兩邊，於是孤王劍沒有力量繼續前遞了。

大殿里無處不在的強烈電流，經過李天照身體周圍的寒冰柱子，炸響的電光還在他臉龐，身邊跳動。

果然是雷電陣！李天照發現這不滅王將竟然有雙印之力，也不知道是大地武王合何時賦予，用的兵器又如此奇怪，讓李天照難以借力反打，移轉星月一時並沒有運用的機會。幸虧有小寒冰暫時隔離，只是腳下立足處的電光在消耗我的混沌之氣……

“男人的話真是不能信，孤王說好要先陰陽交戰，以填補我這副身軀空守不滅殿數年的空虛，上一刻還眼也不眨的打量着我的身體，突然就變成了拔劍朝着心窩裡捅，我想要孤王進入身體的明明不是這把劍，就不能信守諾言，先來一番陰陽交戰，再來生死相拼么？”那不滅王將說的語氣真誠。

李天照看着那般絲線做的兵器，卻只想到被她從後面勒住脖子的絕望情形，嘴上則道：“我倒是願意，奈何時間不多，如不滅王將這般身姿，陰陽交戰哪裡是兩三天可以結束？只好等先了卻了戰鬥的時候，再想那陰陽交戰了。”

“既然孤王如此狠心，那就怪不得我生氣咯！”那不滅王將嘴角揚起一抹冷笑，目光也驟然轉冷，手裡的絲線，突然炸起電光！

# 第四百九十六章 玄天三劍王

“都說孤王神勇！早就想知道我的雷電天獄關不關得住你！可惜大地武王一直不許我出去，今日總算等到機會！”那好看的不滅王將含笑注視着李天照，彷彿是有幸約會那般。

可是，說話的工夫，天雷無妄殿內，所有鏡框的電流都驟然增強，一面面光鏡，把一束束強光彈射的不停亂飛，許多電光球飛撞上寒冰柱子的時候，瞬間燃燒，化作了雷火球。

於是，李天照隔離強電流的寒冰柱子，瞬間全被融化。

蒸騰的熱氣中，他全身上下，都被持續而強勁的電流刺激，一時間，只覺得身體難以動彈。

果然不是好好差事，他們都說魅力太強，見之動彈不得。這雷系絕技簡直是折磨人啊！李天照一時間也只能燃燒混沌之氣，硬生承受電流的持續刺激。

滿殿的雷電噼里啪啦的不絕炸響，許久都不見有消停的跡象，李天照的手腳身體都有一些麻痹感覺。

這般過去了半刻鐘的時候，李天照突然發現手腳的麻痹感會弱的很多，不由明白了，這天雷無妄殿里的漂亮不滅王將的混沌碎片是雷系，混沌印力量也必然有雷系，如此才能持續不斷的對他施以雷電影響，當混沌碎片力量不能維持的時候，就靠混沌印的力量續接。

危險倒是不大，就是太折磨人了，也難怪他們都不願意來，我也不想這麼忍受電擊酷刑的耗下去李天照不禁暗暗皺眉，考慮着如何打破僵局。

雷電類混沌碎片之力對付戰印力量有差距的，那非常厲害，如果是差距大的，一個天雷電死一大群也不過是眨眼工夫的事情。

但是，對於戰印力量相當的，受到混沌之氣的防護作用影響，雷系力量的特點就成了控制干擾，電流在初入時就被混沌之氣阻擋了殺傷，只剩電擊的麻痹令人動彈不得。

然而，施展的人也好，還是其同伴也好，同樣沒辦法在驚雷持續發動的時候去過去傷敵，各種混沌碎片力量的打擊手段也會被持續的雷電阻礙，彼此抵消。

所以李天照聽那些王將的言語就猜到是雷系力量，旁人故意不說詳細，也是因為雷系力量折磨人是頂尖厲害的，卻又沒那麼容易致命，對於帶着不滅印的王將來說，這麼被電上一天一夜，應該也死不了，只是被持續電擊一天一夜的滋味，那就肯定是終身難忘了。

正常情況下雷系混沌碎片之力被定義為戰略性作用突出，僅僅是混沌碎片的驚雷力量的持續發動時間有上限，期間會有短暫無法施展厲害手段的空檔，因此很需要隊友配合。

可是反過來，若是如眼前這個不滅王將這般，有混沌印的強力雷系力量作為補充，就真的能實現持續不斷電擊的強大控製作用了。

花刺王將過去威名赫赫，也是因為有獨門絕技觸動，讓人只有被她控制，卻難以反擊殺傷她的緣故。

可想而知，天雷無妄殿的這位不滅王將所以能有這等功績威名，也是其力量組合尤其特別作為基礎。

李天照在持續的強電流影響下，無法迅快的持續動作，勉強移動揮劍，那也是慢動作，純屬浪費力氣，那不滅王將完全可以照着鏡子，等他好不容易走到面前了，在散着步走開，繼續照鏡子等着他慢動作的追趕。

所以，李天照也懶得做這種無用功了。

在電流的持續刺激下思考人生，這種新鮮的體驗，他完全高興不起來

等她混沌印力量續接的時候破局？李天照試着製造寒冰，評估着寒冰被周圍不斷交織飛閃的電火抵消的速度，然後發現一個糟糕的處境。在她的不滅王將殿里，有這麼多彩雲框的組合作用下，即使是混沌印製造的雷電，我靠小寒冰也完全不足以迅速抵消啊！這下糟了

察覺李天照製造了小寒冰出來，那不滅王將哂然一笑道：“孤王以為混沌印力量能靠寒冰柱引流抵擋？在外頭可以，在這座不滅殿里絕不可能。我給過孤王機會，你卻要選擇先動手，那有什麼辦法呢？等動完手，怕你也都被電成一副黑骨架子，如何還能陰陽交戰？只可惜，你狠心拂我情義，我很是難過，已經不會再給你機會了，你就在天雷地獄里懊悔着吧。”

李天照當然不會後悔，他倒是很樂意跟她聊聊天的，奈何現在連話都說不出來，整個人在持續的強電流的溫柔包裹之中，深切感受到頭皮發麻蔓延到全身的特別滋味，那種抽搐的痛，伴隨着陣陣的麻痹感，簡直讓人想抓狂。

這還是混沌之氣抵禦之後的效果，倘若完全承受了的話哦，那瞬間就死了吧，倒是連體驗痛苦的機會都沒有了。

李天照縱有千般不願，一時也只能繼續在電光中思考人生

旁的不滅王將殿里的戰況如何呢？

其實更糟糕。

許多王將們衝進不滅王將殿後，發現他們面對的是擁有大地武王賜予武王神力的不滅王將，而且，背後不滅王將殿的門封閉了

金劍王和東劍王兩人一組，對付的目標是個歷史更悠久的不滅王將。

力量組合還強力，但也僅止於此。

原本他們二人合力，把握十足。

卻沒想到，交手的時候，東劍王明明擋住了那不滅王將的劍，卻被異常強悍的劍勁震的拋飛了出去。

東劍王再站起來時，吃驚的叫道：“他有武王神力！”

“”金劍王沒有說話，而是急忙架住那不滅王將的追擊，以免東劍王沒機會重振旗鼓。

“你”東劍王眼看金劍王能擋住那王將的攻擊，又驚又怒，旋即，又成了受寵若驚的感動。“原來如此！既然沒有得到武王賜予神力的王將都是為了順勢被洗刷下去，你卻如此保我，不怕武王知道嗎？”

“我認為武王低估了你的實力，雖然你沒有孤王那樣的獨門絕技，但你的劍足可在不滅王將殿里有一席之地。用事實證明，活着回去，用你戰鬥過程的記憶碎片信息，讓武王認可他對你的低估，我就不會有罪！”金劍王實在不願東劍王就這麼被武王放棄。

“但我不明白！這趟行動如果只是為了清洗，孤王和你又何以會來？如果是為了有戰果，何以又如此？難道我們的存亡根本影響不了此番行動的勝負結果？難道武王是把勝算都壓在那群暗靈族身上？”東劍王滿腹疑問，卻又知道，金劍王也未必知道，即使知道，也不可能回答他，想到金劍王一貫的作風，今天卻如此相待，滿懷感動。

“武王當然有所考慮，我們當戰士的奉命行事，竭盡全力就是了，別想這些。”金劍王的回答，典型的他一貫風格。

“就為了你金劍王願意替我冒險擔責任，今天我也一定會拼盡全力！”東劍王調整狀態，觀察着跟金劍王交手的那個不滅王將的劍路。

“我就是認為武王低估了你的價值！”金劍王大吼着，因為他必須這麼說，也只能這麼說。

東劍王此刻的心情其實很受傷，卻這種被武王棄之如履的事情，他在過去早就見過許多次了，只不過，現在輪到他了而已，所以這種受傷卻又不足以令他喪失冷靜。

“你我都知道，過去沒有什麼真正的大戰，武王需要你金劍王這樣捨得長期為別人付出的不滅王將，口風緊，謹慎，堅定。我東劍王的榮譽，其實是武王為了號召大家向你金劍王效仿而賜予。”

“”金劍王沒有說話，因為他不能說，東劍王現在說什麼都可以，但他不能。因為東劍王現在的心情，分明是帶着受傷后的幾分自暴自棄。

“武王並不是真的看得起我的劍法本事，因為我沒有突出的獨門絕技，勝敵人用的都是人盡皆知的尋常招式，憑藉的是劍感和對敵人招式的預判破敵。這不是武王認同的強大，孤王那般的才是武王所欣賞喜愛的強將。”東劍王暗暗咬牙，沉聲說：“我一直知道！所以，好幾次我的功績接近不滅王將的時候，總會被武王安排些吃力不討好的差事，而後我也總會自己請求武王重重責罰我的功績。因為武王並不認可我有成為不滅王將的資格，我若不知趣，那就是逼她直接把我放棄。”

“武王有武王的難處，戰士有戰士的本份，東劍王你一直分得清楚就很好。不滅王將如果靠功績就能硬上，武王殿早晚會安置不下。當州長的萬戰將不可位列王將，不也是一樣的道理嗎？這些你既然明白，就沒什麼好說！”金劍王覺得東劍王說的太多了，這麼說下去，有命活着回去，還是很可能會被武王放棄。

“從武王決定對大地武王動手的時候開始，我就知道自己會有這麼一天，只是沒想到來的這麼快或者說，想到了會來的這麼快，卻不願意接受這樣的事實。畢竟，這麼多年了，總想着沒有功勞也有苦勞。現在許多厲害厲害的後起之秀，力量組合都比我要強，未來也比我更值得期待。但是，我總想着，我和你一樣，能夠替武王做許多別人做不了的事情啊！這份值得被信任的作用，不是那些後起之秀能夠替代！”東劍王說到這裏，眼眶通紅，實在是悲憤難當。

他明明知道對武王，不應該考慮這種感情問題，卻仍然止不住的存了這種一廂情願。

畢竟，那麼多年了啊！

他替武王做了那麼多年的事情，其中有多少是不能被人知道的臟活，醜事！

# 第四百九十七章 就是能看到

那麼多年，他為玄天武王做了那麼多的臟活啊

東劍王於是就想着，武王再如何不念情份，總也會念他一點苦勞吧？也許有一天，會讓他在武王殿里得一座不滅王將殿吧！

至於說，有一天要抹殺他的存在，東劍王是沒想過的，或者說是，一直不願意去這麼想的。

如果他會那麼想，也早不可能在玄天武王座下呆到現在了。

“夠了！”金劍王痛心疾首，因為他跟東劍王認識太久了，一起做的許多不可為人言道的事情也太多了。

此刻，打心裏有種兔死狐悲之感，也就不希望東劍王把話說的沒有走下去的機會了。

“你放心！我說這些，不是因為悲憤難當以至於要放棄你的一番苦心！我只是明白了，苦勞不是武王所需！你金劍王早就是不滅王將了，此戰之後孤王必升不滅王將，如今那麼多可以期待的後起之秀在後面排隊看着王將的榮耀。武王眼裡，我既沒有成為不滅王將的資格，那就該清了功績別阻礙後起之秀們积極的立功熱情！既然如此”

“”金劍王沒有做聲，忍着，因為，他知道東劍王的推敲沒錯，本來東劍王就是明白人。如他一樣是明白人，那麼，什麼時候輪到他金劍王呢？等玄天武王不需要他這麼一個不滅王將在外面活動的時候？

“既然武王需要的不是苦勞！那今天我就用劍向武王證明！我東劍王有資格得一座不滅王將殿！至少眼前大地武王的這位，縱有武王賜予的神力，也還不被我放在眼裡！這一戰，即使我下一刻就必死無疑，你也絕對不要出手相助！”東劍王的眸子里透出來強烈的殺氣，那是金劍王許多年、許多年都不曾見過的模樣了。

那種兇狠的拋開一切顧慮，只求生死不要勝負的絕決，是東劍王當初最威風時候，金劍王見他的模樣。

所以，金劍王抽劍後退了，即使他實在覺得，這不滅王將有大地武王賜予的武王神力，又有不滅之體，無法一擊絕命，東劍王單打獨斗實在不可能應付。

但是金劍王仍然選擇抽劍後退。

他明白東劍王的心情。

今天，要麼他東劍王做到看似不可能的事情，要麼，就死在這裏不必回去！

與他們交手的大地武王的不滅王將一直看着、聽着，到了這時，突然生氣的怒道：“你們兩個演什麼苦情戲啊？以為這是哪裡？以為面對不滅王將玩這些無聊的手段有任何意義？”

“閉嘴吧！你這個被時間拋棄了的過時戰士！今天就讓你見識我東劍王的劍！”東劍王精神振作的握劍在手，他自信憑劍感可以辦到，面前的敵人可不會孤王的千殺劍法，即使有武王神力，他也可以辦到。

孤王不也曾經面對會千殺劍法的暗劍王的神力，實現了劍不曾碰撞過一次的奇迹？

“如果時間久了就是過時，那你們也夠老掉牙了！”大地武王的不滅王將很是惱火，只覺得東劍王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在他心裏，從不曾覺得自己被時間拋棄，恰恰相反，成為了不滅王將，擁有了不滅之體，他已經不需要去在乎時間，早就超越了時間。

東劍王為之一窒，是啊，如果面前的不滅王將是過時的，那相較於孤王及戰爭里的後起之秀，他自己又何嘗不是如此？

不！我不一樣！東劍王挺劍殺了上去！

沒有神妙的招式，因為東劍王的與眾不同之處，本就是用可以用平凡的招式迅速制敵。

東劍王曾經對李天照說過，倘若不用玄天千幻劍法的話，金劍王論劍也不是他的對手，玄天之地只有李天照的劍可與他比。

東劍王盯着對手，好似在看着那人的動作，其實也在看着那人的眼睛，而後是看着那人的心。

如何才能看到對方的心？

東劍王沒辦法教授別人如何做到，因為那是一種感覺。

有的對手會需要幾招的時間，有的對手在目光碰撞的瞬間，他就可以看到。

看到后又是怎樣的呢？

東劍王看着對手，在對手的身體有任何細微動作之前，在對手目光中隱藏的信息沒有絲毫線索徵兆透露之前，東劍王就已經知道了對方的下一步動作。

是的，就好像是能夠看到對方想的什麼那樣。

這就是他獨特的劍感！

一旦看到了對手的心之後，他就能夠在對手有戰鬥念頭之時，立即知道對手擬定的動作，攻勢，並且馬上做出應對。

東劍王一直把自己的這種能力，視為天賦加苦練獲得的超強劍感。

他從來沒有錯過。

劍光，接連不斷的飛閃。

大地武王那不滅王將的混沌金刺力量，總是還沒有來得及有效發揮，東劍王的劍就搶先刺穿了他握劍的胳膊，於是後續的劍勁隨着混沌之氣外泄，遭遇阻斷。

又一次。

那大地武王的不滅王將憤怒之下，混沌金刺力量把手裡的劍延伸成了長槍，長棍，長錘，巨刀等等兵器！

可是，沒用。

那不滅王將根本沒有機會真正施展，每次剛出手，面對的就是東劍王的進攻，然後，他就彷彿被預判了招式那樣，被刺穿了身體輸送混沌之氣的關鍵處，又或者是被斬斷了右臂。

一招如此，十招如此，一百八十招了，仍舊如此！

金劍王一旁看着，難以置信卻又萬分驚喜！

他發現自己錯了，一直以來，他都以為東劍王厲害，但是，遠沒有能夠得到東劍王特殊封號那般厲害。

可是，現在他才意識到，東劍王遠比他以為的更厲害。

自然，也應該被玄天武王嚴重低估了。

他到底是怎麼辦到的？金劍王難以置信。

那大地武王的不滅王將也不願意相信，可是兩百招了，每一招都如此，不管他如何調整，如何變招，結果都沒有例外！

這絕不可能是運氣，也不可能是湊巧。

“絕不可能！”那不滅王將怒了起來，猛然後撤，想要騰出空間揮動兵器，這是他交手至今第一次主動後退，實在是覺得有失威風。

可是，這樣的戰果面前，他已經不在乎喪失這麼一點微不足道的顏面了。

然而，那不滅王將後撤的時候，東劍王猛然突進，劍還是精確的追着他後撤中的身體刺過來，準確的刺進了那不滅王將身上小又致命的額頭眉心處。

爆開的血腥，還有那大量散溢出來的混沌之氣，都讓金劍王倍覺驚喜。

卻讓那不滅王將倍加羞怒！

被擊毀了的頭臉在不滅之體作用下瞬間恢復，那不滅王將迅速再退，東劍王再次跟進。

眼看計策得手，那不滅王將猛然前沖，舉起兵器朝前撞擊，料想這一次，東劍王終於中計！

可是，這一撞時，東劍王仍然如早知道他會這樣那般，俯身低頭遞劍，一氣呵成。

那不滅王將的兵器落空了，他自己的頭臉，又一次被東劍王刺中。

“這不可能”那不滅王將不管不顧了，右手的劍和左手混沌金刺擬化的兵器一起狂揮亂斬，也不再考慮防守，也不理會東劍王的劍刺中了他哪裡，口中憤怒的咆哮道：“我連自己都不知道下一劍要打哪裡！看你還能預判嗎？”

東劍王的劍穩穩在手裡，沒有炫目的奇招，就是些用劍基本的動作銜接而已。

可是，任憑那不滅王將狂攻亂斬，他的金光還是一次又一次，準確的刺中，又總是動作身法精確及時的避開了那不滅王將的兵器。

東劍王仍然可以看到，他遇到過真正發瘋的對手，卻也一樣可以看到。因為，哪怕是瘋子，其實也一樣對於要做什麼存在念想，只是那念頭和行動之間的時差更短。所以，瘋子自己以為不知道下一步要做什麼，他東劍王卻可以看到！

六百六十招了，一次不曾對劍，一次不曾落空，東劍王究竟是如何辦到的？金劍王一旁觀戰，看的嘆為觀止！他突然意識到，過去跟東劍王合作戰鬥的時候，總是以為他替東劍王抵擋了許多敵人合擊的關鍵打擊，可是現在看來，也許不是他擋的，而是東劍王讓那類攻擊成功的被他抵擋住的。

只是，他一直不知道。

那不滅王將劍尖陷入雲地，人站在那裡，任憑東劍王繞身不斷的進攻，也沒有動作，只是拿左手混沌金刺變化出來的盾牌護着要害，卻也沒有什麼作用，只要盾牌照應不到的關鍵處，東劍王就不會客氣。

“為什麼？”那不滅王將的信心徹底崩潰了，八百招了啊！他一直在挨打，一直被階段，他的混沌碎片和混沌印力量又都是近身作戰的類型，全然沒有別的手段。而作為一個強力近身類型的力量組合，在最擅長的搏殺方式中遭遇這樣的情況，任憑他心志再如何堅定，此刻也覺得動手也只是徒勞，他只想知道，為什麼！

“因為我是東劍王。”東劍王沒有別的話說，他也解釋不了為什麼。

原本封閉了的不滅王將殿的彩雲門開啟了，還開的特別大，外面衝進來了幾個不滅王將那是別的玄天之地王將沒能拿下、過來支援的。

這不滅王將已經對東劍王徹底服氣，此刻只有支援的助力才能改變局勢。

金劍王精神一振，舉劍上前，熟稔的與東劍王背靠背並肩。

“一如既往。”金劍王很高興東劍王證明了自己。

“一如既往！”東劍王的自信，彷彿回到了許多年前的時候，一往無前，不懼怕任何敵人，就如，如今的孤王那般。

# 第四百九十八章 死局

陸陸續續，越來越多的不滅王將殿里都見了勝負。

但還有更多不滅王將殿里的戰鬥仍然在繼續，只是，幾乎都是一面倒，甚至是嚴重不利的苦戰。

因為，大地武王的不滅王將，全都擁有他賜予的神力，也都有雙印之力。

玄天之地的王將們許多都吃了雙印之力的大虧，人被擊飛，重傷中只能確保要害不要被擊中，否則不滅印都沒機會發揮作用。

而那些運氣不好，或者是沒有風語力量又遇到有風語力量的不滅王將的，情況就更糟糕了，基本上沒有多久就在雙印之力的混沌風語面前敗下陣來，然後致命要害受到創傷，斃命氣絕。

但更多玄天之地的王將，在戰鬥中受了傷后，卻發現沒有不滅印力量的幫助！

“怎麼回事？傷口怎麼沒有癒合？”受傷的王將滿懷恐懼，另一個王將急忙攻擊不滅王將替之解圍，提醒說：“喊啊！”

受傷的王將連忙再次催動戰印力量，口中叫道：“請求偉大的玄天武王，賜予不滅的守護力量！”

但實際上，在入城之前他們全都一起喊過了。

金劍王明明說的很清楚，這是開啟不滅印力量的流程，等戰鬥里受傷了、或者混沌之氣耗盡的時候，不滅印自然就會發揮效果。

原本持有不滅印就是王將的殊榮，這趟來的王將裏面，只有金劍王、東劍王、孤王有不滅印的經驗，旁的王將都只是聽說過，過去聽到的說法也的確是這樣。

然而，不止一個沖入不滅王將殿里王將們發現，他們身上的不滅印毫無動靜。

他們的傷口根本沒有癒合，懷揣着的不滅印里甚至也感受不到任何混沌之氣。

“是不是不滅王將殿阻斷了武王的力量傳遞？不滅印沒有啟印啊？”反覆嘗試無果的王將們都慌了。

他們的對手是不滅王將，又是在王將殿里，本來戰鬥就難，敵人又有武王賜予的神力，不滅印的力量無法使用的話，他們連逃都沒敵方逃！

死路一條！

於是，玄天之地的王將，戰死的越來越多。

一個個大地武王的不滅王將殺死了玄天之地的王將，前往武王殿正殿回報，然後跑去別的不滅王將殿里支援。

大地武王接連得了回報，不過半個時辰，斬殺的玄天之地來的王將就已經超過八十多個了。

聽了回報，大地武王冷哼着自語道：“也就玄天干的出來這種事情了！接本王的地方清洗她眼裡沒有價值的王將！只是派來這些都是送死的，難道金劍王、東劍王和孤王也是為了送死而來？”

大地武王很是困惑不解，尤其是金劍王和孤王，實在沒道理會安排了過來送死。然而，玄天武王總不可能指望三個人就能在這裏鬧騰出什麼事吧？

“玄天那女人難道是騙風武王派人來送死？但至今不見風武王的人來。”大地武王覺得這不像是玄天武王的作風，三個意圖一起實現，才會是玄天武王做的事情。但是，這麼多都是送死的王將，拿什麼消耗他武王殿里儲備的混沌之氣？

原本就算玄天武王殿的不滅王將全都一起來，想耗完大地武王殿的混沌之氣也是痴心妄想，何況還這麼多送死的。

大地武王很是疑惑不解，不多久，來回報的不滅王將更多了，從數量上看，玄天之地來的王將都快全軍覆沒了。

正在這時，大地武王突然發現，武王殿里儲備的混沌之氣以驚人的速度在快速的、持續的流失！

那流失的速度之快，令大地武王都不由驚怒交加，怒吼着下令不滅王將趕過去查看究竟！

片刻，有不滅王將回稟說：“暗劍王為首的暗靈族，不知道用了什麼手段消耗的混沌之氣，現在正對他們圍剿，但是這些暗靈族好像都有不滅之體！”

“不可能！風武王沒有製作不滅印的必要材料，更不會愚蠢的賜予暗靈族不滅之體！”大地武王十分震驚，旋即又想到個可能道：“最多是不滅印！玄天極可能借印給暗靈族，設法攻擊暗靈族要害！”

那不滅王將立即領命去辦，剛出去，又一個不滅王將來回稟說：“回稟武王！暗靈族擁有不滅之體，十步殺割斷三個了六個的脖子，傷口全都瞬間癒合！”

大地武王徹底變了臉色暗靈族不知道有什麼手段，竟然能迅快消耗儲備的混沌之氣。分明這就是玄天武王真正用來消耗的指望，所以才會派來那麼多想清理的王將送死。

暗靈族本來就麻煩，如果擁有了不滅之體，那就更麻煩了！

但這還不是大地武王認為最可怕的事情，而是他知道風武王絕對不會愚蠢的給暗靈族不滅之體，絕對不會。

玄天武王也不會。

尤其是現在的局勢，風武王和玄天武王勝券在握，他大地武王除非突然得了個子王，否則就只能在困局裡等着時間流逝。

玄天武王和風武王怎麼可能會為了早一點得勝，給暗靈族不滅之體呢？

可是，暗靈族確實擁有了不滅之體。

那只有兩個解釋：一是風武王處有變；二是暗靈族自己擁有了武王之力！

不管是哪個解釋，都是件可怕的事情！

“讓暴雨劍不必理會城裡破天刀，入殿協助對付暗靈族，八面威風對暗靈族的殺傷力尤其強，正是暗靈族本體的剋星。”大地武王知道這暗靈族才是眼前的大禍患，如果不能壓制暗靈族，任由它們肆無忌憚的繼續散失武王殿里的混沌之氣，按剛才那種速度，兩三天就能讓武王殿里的儲備告急！

混沌之氣是武王殿的立足之本，也是武王的立身之本。

那麼多年時間積累的混沌之氣，竟然被一大群暗靈族兩三天就能散盡？

大地武王暗暗咬牙，恨恨然道：“好你個玄天！不但知道暗靈族有此能，還敢利用此能！你可真是狂的很啊！讓暗靈知道他們有能力在武王殿里威脅本王，他們一樣也敢去圍攻你！以為本王倒了，你有本事迅速把暗靈族都拿下？”

正這時，又一個不滅王將過來，說：“天雷無妄殿仍然緊閉，看來孤王應該還被天雷地獄困着。”

“不必理會，天雷地獄能困住最好，集中力量解決暗靈族。”大地武王樂得眼前這般結果，甚至奇怪，玄天武王為何會安排孤王去天雷無妄殿。別的不滅王將殿的位置玄天武王當然不會都知道，但天雷無妄卻是知道的。

天雷地獄雖然拿不下孤王，卻極大可能拖着他。

大地武王考慮着，冷笑道：“這玄天難道是連孤王也想借本王之手殺了？”

孤王厲害，但是，天雷地獄原本誰攤上了都麻煩的很，尤其是在天雷無妄殿裏面，更有精心布置的雷陣加成，偏偏卻讓孤王往那裡頭闖，只怕是外頭勝負都廝殺的差不多了，孤王還在天雷地獄裏面困着呢。

到了最後，變成滿殿的人包圍了那裡，圍攻孤王一個。

當然，前提還得是他能從雷陣里出來，否則，耗盡他的不滅印力量時，孤王也就倒了。

大地武王的注意力，也就放在調度忍受圍攻暗靈族上了。

暗劍王為首的暗靈族本來就都是混沌劍客，又都有雙印之力，現在又全都是不滅之體，用的還都是千殺劍法。

可想而知這樣的一群戰鬥力，本來就可怕。

即使在大地武王殿里廝殺，許久都不見敗像，廝殺的消耗對比，反倒是大地武王的戰士損耗更大。

暗劍王為首的一群暗靈族裡，中間那些一直在吸收混沌之氣，然後轉化為污濁之氣再釋放出去。

但因為交戰的影響，只有幾個或者十幾個能夠抽空這麼做，比起剛開始一百多個同時發動的效率，就低的太多了。

兩邊廝殺的激烈，都有不滅之體，不滅王將在大地武王殿里又拼的起消耗，攻勢異常兇猛，一時之間根本分不出勝負。

此刻，天雷無妄殿里，李天照還在電光中思考人生。

但是，他不想再忍受這種持續的酷刑了，他決定做點什麼！

但他能做點什麼呢？

天雷無妄殿里，李天照已經很確定，靠小寒冰沒辦法承受雷陣每個瞬間製造的，不斷飛閃的電光攻勢。

這天雷地獄的力量源頭是六步處的敵人，除非能夠阻斷她的力量供給，哪怕只有瞬間，也能打斷了這陣勢，那才可能配合風刀王將的絕技，加上小寒冰，讓這天雷地獄沒有機會再發動到這種巔峰狀態。

然而，如何打斷？

李天照考慮着，考慮着越發覺得，他開始真是太小看這裏了。

本來以為只是麻煩，結果被困了一個時辰了，還沒辦法脫身，才意識到這不禁是麻煩，而是能困死人的麻煩！

如果是在外面，別的地方，這種天雷地獄的發動消耗，遠遠大於對耽擱敵人持續麻痹控制的消耗，換言之，施展者本身會更先混沌之氣消耗殆盡。

因此在別的地方，天雷地獄即使厲害，即使被困了出不去，也只是受罪，總歸先罷手退走的是天雷不滅王將。

然而，這裡是大地武王殿。

這裡有充沛的混沌之氣作為底氣，就算天雷不滅王將每個瞬息間的消耗比李天照多十倍、百倍、千倍，她也耗得起！

開始以為是困局，進了這裏面分明是死局啊！常規手段根本沒辦法扭轉局面，金劍王安排我進這裏，莫不是武王借刀殺人吧？明明混沌印有小光鏡力量的東劍王若來這裏，很容易可以破局！李天照考慮過各種常規手段，都沒有辦法。

最後，他發現只有一種非常手段，可以一試！

# 第四百九十九章 非常規手段

天雷王將的絕技天雷地獄持續不斷，在不滅王將殿里的陣法加持下，李天照全然沒有片刻喘息之機，任何手段都施展不出來。

這樣的困境里，李天照實在覺得，尋常路數已經是陷入無解的絕地，思來想去，也只有一個辦法。

於是，李天照的意識團一閃，離開了身體。

然後他就看見自己的目光變的空洞，身體卻仍然在電光中保持着原本的狀態，體內的混沌之氣沒有因為意識離體而消散，保持着意識團沒有離體前的供給狀態，也就仍然能靠混沌之氣的防護抵禦電光的傷害。

主動飛出來後身體狀態果然保持的穩定，那就好辦了！李天照意念一動，意識團瞬間飛閃到天雷不滅王將面前，眼看着她眸光驕傲的打量着鏡中容顏的自戀模樣，他不由覺得可氣又好笑：你這天雷地獄折磨人，自己卻是悠閑自在，只管交替維持混沌碎片和混沌印力量就行了！如此電擊刑罰折磨，帶回一定要回敬！

李天照繞着天雷不滅王將飛了一圈圈，考慮妥當了之後，驟然發動了小寒冰和小流星火，剎時間剎時間產生蒸騰的熱氣，沖的天雷不滅王將下意識的閉目屏息，並且驚急的揮甩手裡的絲線，繞身一圈，顯然以為有潛藏的敵人襲擊。

天雷地獄已經發動，殿內不可能還有人能置身於雷電之外，電光陣勢不見絲毫受阻，分明沒有旁人，但孤王怎麼可能有辦法跳過天雷地獄的影響？瞬息之間，天雷不滅王將念頭百轉，卻也沒有想出一個合理的解釋。

但是，連串應對，已然下意識的發動了。

天雷地獄受此襲擊驚擾，也在瞬息間受阻。

李天照需要的就是這麼一個瞬息間，在發動混沌印力量之後，他的意識團瞬間飛回了身體里。

緊接着，發動小疾行，催動小寒冰的盾牌和外延的冰柱引導雷電，孤王劍隨小疾行的衝刺瞬間斬過天雷不滅王將的胳膊。

“你”天雷不滅王將這才見識了傳聞中千殺劍法的迅快，連忙移步退避，可是，劍光不絕纏身飛閃，她被斬斷的手臂癒合了又瞬間被斷，於是一股股的混沌之氣全然沒有機會傳遞，也沒有辦法運勁發力，就這麼陷入了擺脫不掉的糾纏之中。

劍光一直追着她攻擊，她的手臂不停的處於斬斷和癒合的循環之中。

“不滅王將煞費苦心的招待了我那麼久，正所謂禮尚往來，怎麼捨得讓你離開我身邊呢？”李天照大有憋屈的鬱悶得以宣洩的暢快，旋動的劍光隨着千殺身法的步走，緊追着的極力退避的天雷不滅王將。

李天照也不攻別處，就專門盯着她拿絲線當兵器的那隻手。

沒有了兵器，就沒有了戰印力量，只靠體印的混沌碎片力量威力弱的多，李天照只憑風刀王將的絕技，不斷製造寒冰主動散溢成混沌之氣，就能抵消了天雷不滅王將引動的雷光。

天雷地獄把李天照困了那麼久，天雷不滅王將本來都以為絕不可能還有差錯了，卻沒想到會遭遇離奇手段襲擊，給了孤王脫困的機會。

眼前這般處境，簡直是局面的逆轉。

天雷不滅王將要想發動力量完整的天雷地獄，就得擺脫李天照劍光的糾纏，要擺脫糾纏，就需要得到哪怕一次全力以赴運用絲線兵器的機會。

可是，她用盡辦法的閃移挪走，卻始終甩不掉糾纏追擊的孤王劍。

“好狠心的男人！追着我這般的絕世美人不停的施以惡毒的斷手斬擊，你不覺得羞愧嗎？”天雷不滅王將實在被糾纏的沒辦法了，不滅之體固然能不斷癒合受傷，可是被斷後的痛苦沒有消失啊！

不滅之體並非沒有痛覺啊！

她已經竭盡全力了，可是，三百多劍了，仍然沒有成功擺脫，孤王的劍之迅快早就名震天下，她本又不是擅長近身廝殺的類型，碰上別人，她自信憑藉經驗足以應對一時危機，此刻面對孤王，她實在沒辦法了。只能寄望於言語攻心，盼着能否擾亂孤王的注意力片刻，以期得到機會。

“如果要這麼說，大概正因為太美，又明知道不可能得到，不由嫉妒大地武王對你的霸佔，所以才要如此傷害，至少讓你能夠因為恨，永遠記得我吧？”李天照猜想天雷不滅王將的意圖也是擾亂他，那麼，他也很樂意假裝成全。

讓她以為有希望，卻又總見不到希望。

不如此，李天照實在覺得，剛才那麼久的電擊酷刑之罪白受了。

“孤王何必如此？我是怕了你了，這般被你糾纏，我實在沒有辦法擺脫。今天算我輸了，只是你也不可能殺的死我，也就不可能出的去天雷無妄殿，左右是要被困在裏面，與其這般徒勞無益的互相傷害，各自痛苦，何不暢快淋漓的陰陽交戰幾天幾夜呢？等到外頭局勢有了變化，不管勝負都見了明朗情況，不是比現在這樣僵持下去更好？”天雷不滅王將的提議和說詞聽起來既有道理，又撩人心弦。

“這提議簡直太好了！”李天照稱讚着，但手裡的劍卻沒有停下來，一臉警惕的反問：“敢問不滅王將準備如何開始這陰陽交戰的事情？”

“孤王想要如何，儘管說就是了。”天雷不滅王將很是期待的模樣，眸光里也閃亮着尤其撩人的情愫。

“此刻腦海中突有一副畫卷，只想看不滅王將左手撩起長發，眸光里透着難耐的姿態。”李天照一副悠然神往的語氣，天雷不滅王將忍着右手在對話中不斷被斬斷的痛苦，微微一笑道：“如孤王所願”

她說著，舉起了左臂，右手猶自在被李天照不斷揮劍斬擊，卻還彷彿沒事人那般撩起長發，眼裡透着越來越濃烈的情愫，口吐着熱氣，軟軟的問了聲：“孤王還等什麼？”

“很好！”李天照又一劍斬斷她右手的同時，一把拽着她手裡的絲線，發勁一扯，奪了過來。

天雷不滅亡王將急忙放下頭髮使左手去奪，卻已經晚了！

李天照劍搭在她脖子上，很可惡的笑着說：“我看不滅王將就不要自己受苦了，自行回了不滅之體，否則接下來要品嘗的，那就不止是斷臂之痛了。”

“孤王簡直狠毒無情！我對你一心一意的喜歡，你卻如此欺詐，騙我左手不得空閑時奪走兵器，此刻我只剩體印之力，自然更消受不起你的劍勁了。即使如此被你欺騙，我卻還想着你該可以放心的與我陰陽交戰了，結果，你卻要我自毀了不滅之體？”天雷不滅王將本來以為能引李天照放下戒心，一旦他答應陰陽交戰，她就可以輕鬆發動天雷地獄。

而此刻，她已經沒有機會，因為即使發動，沒有了兵器的混沌碎片力量也喪失了足夠威脅，就只盼着能如此拖延時間，可以減少混沌之氣的浪費。

“哦？不滅王將的力量原來也是武王賜給了體印裏面？我還以為武王賜予的神力有所不同。不知道得了武王賜予的神力，是否不滅之體就會換新一次？”李天照懷疑武王是用這辦法維持雙印的秘密，或者說，是控制了不讓不滅王將始終具有這種力量。

“如果不是特殊情況，當然得不到這種恩賜。武王賜予的神力厲害，本來也不能長期據有，否則必然會損傷魂靈之力，確實需要限期內換上新的不滅之體。孤王卻是奇怪，既然沒有不滅之體，卻敢用武王賜予的神力，難道不知道危害嗎？還是說玄天武王為了派你來，只管對付大地武王，根本不在乎武王神力對你的危害？”天雷不滅王將很樂意這麼對話。

於是也就假作配合的回答這無傷大雅的問題，只是臨末，也不忘藉機挑撥。

但挑撥之後，她又不等李天照來得及反感或者不快，就又目光撩人的問他：“孤王此刻還只顧考慮這些事情么？我們何不邊自陰陽交戰，邊自聊些貼心話？那時孤王想問什麼，我都會知無不言。”

“不滅王將這又是何必？我雖然年輕，卻也不吃這種美人計了。你讓我忍受一個時辰的電擊酷刑，我斬了你四百八十劍，餘下的差額，請不滅王將以回答補足。”李天照現在沒必要跟她虛以委蛇了，直接又問她：“大地武王什麼時候賜給不滅王將武王神力的？”

“孤王原來只是虛情假意罷了，是我自作多情。”天雷不滅王將果然也不再使美人計了，沒什麼熱情臉色的回答說：“大地武王知道玄天武王的恨意，雖然不知道你們何時會來，卻知道一定會來，三個月前就賜予我們武王神力。”

天雷不滅王將假裝配合，卻只是為了這般不必浪費大地武王的混沌之氣，也是拖住了孤王。

“大地武王既然時日無多，不滅王將何不棄暗投明？”李天照其實一直都有這種疑問，武王殿里這麼多的不滅王將，都有不滅之體了，大地武王狀況像現在這樣，為何還有這麼多不滅王將堅持跟隨呢？

# 第五百章 那一劍的震響

李天照早就知道，正常萬戰將就對武王沒有了什麼極端的熱情忠心了，王將更是如此。所以還會為武王拚命，那就得是有追求不滅王將功績之心的王將了，若不然，都會悠閑生活，混沌天境都不願意去。

不滅王將閱歷更深，要說他們對武王還有什麼熱情忠心，李天照是很難相信的，至少絕大多數不可能有。

那麼，就應該有不少不滅王將投奔別的大武王的事情。

尤其眼前的天雷不滅王將，她有天雷地獄的本事，肯定值得大武王青睞，而大地武王對她的厭倦又讓她覺得委屈，李天照當然想試着勸降。

“孤王想多了，能為不滅王將者，必然都對武王有絕對的忠誠，都是對着劍說過誓言的，哪怕永不得死而復生，也絕不會背叛。”天雷不滅王將的語氣里沒有慷慨激昂的情緒，卻又讓人聽起來，全然能了解到這話里不容置疑的肯定態度。

李天照覺得很矛盾，他認為其中一定有什麼他不知道的關鍵，但是很顯然，天雷不滅王將沒打算透露。

“今日大地武王生死難料，你不願意毀了不滅之體倒也可以理解，那就開門讓我離開不滅殿，我也不想讓你承受無盡重傷的痛苦。反正不滅王將多的是，挑個看着討厭的更好，如你這般的反覆痛下狠手，到底有些於心不忍。”李天照覺得這建議，理所當然不會被拒絕。

天雷不滅王將微笑着說：“孤王如此體貼，怎麼忍心拒絕？”

於是，整座不滅王將殿，突然都消失了。

與之同時，天雷不滅王將身上突然聚集了混沌之氣，然後，化作了衣袍加身。

李天照發現，不滅殿不見了之後，周圍是一圈敵人，其中赫然竟有交手多次的小地王。

至於剩下的那一圈敵人，李天照不用想也能猜到，應該都是混沌霸體。

“小地王許久不見了，最近還好？”李天照說著話，猛然一把掐着天雷王將在面前，低聲說：“其實天雷地獄不錯，我們一起在雷電中品嘗痛並快樂的滋味如何？”

小地王並不似李天照那樣記得他們之間所有的交手，因此根本不覺得有聊幾句的熟悉程度，沒什麼表情的冷眼看着，沒有急着有動作。

天雷不滅王將哂然一笑，緊接着，不滅之體驟然消散，化作了一大團散溢的混沌之氣。

現在她當然不會釋放天雷地獄了，那豈不是便宜了李天照？為了消耗他一個人，拖着一群自己人一併在雷電里被折磨？

李天照控制着的麗人瞬息間就化作了散溢的混沌之氣，他不由望着周圍的敵人，嘆了口氣說：“如此麗人卻也成了夢幻泡影，偏要跟你們這些耍無賴的混沌碎片力量消耗，想想剛才在天雷無妄殿里也還挺好，她可比你們好看可愛的太多了！”

一個，兩個，三個、四個六七八九十個混沌霸體配合的發動劍陣，接連不斷的衝殺過來，全然不給李天照片刻喘息之機。

對付他們，李天照早有經驗，於是毫不猶豫的冰火齊飛，製造一團團讓視線更迷濛的氣霧。

可是，霧氣剛現，就被一個混沌劍客發動混沌印力量形成的風，抽上了天空，於是遮人視線的作用僅僅發揮了瞬間作用，全然達不到李天照想要的效果。

如此一來，一群混沌霸體的配合衝擊，就撞的他閃避的餘地都沒有，只能夠使上守殺式，不斷揮劍抵擋，憑藉碰撞的借力實現短暫迅快的移位，以破壞劍陣合攻的連續性。

一時之間，李天照完全陷入了無可奈何的被動守勢。

移轉星月絕技雖然可以借他們的力量，但倍增的力量打出去，也破不了混沌霸體的防護啊只是，他們既然被大地武王臨時開啟了雙印之力，我使了絕技反擊的力量就是雙倍雙印之力的疊加，那種程度，應該能更快消耗掉他們的混沌霸體防護層吧？總勝過每個都僵持半刻鐘那麼久。李天照打定主意，不想這麼被動的防守那麼久。

他看準敵人揮劍的攻勢，當即發動移轉星月，瞬間自左手引力量入體，經過體印之後，又從右手躥了出去，與他自己的雙印之力形成近乎疊加的連續打擊。

於是孤王劍斬了過去，被擊中的那個混沌霸體的防護層，驟然爆開了許多紛飛的碎光，乍一看，彷彿是護體光層被一擊攻破了那般。

但實際上並非如此，只是李天的劍勁的瞬間破壞力太強，導致那混沌霸體的防護光層被消耗的很嚴重，若是再挨上幾下，怕就會徹底崩塌。

那混沌劍客吃驚之餘，與李天照錯身而過，口中高呼提醒說：“小心孤王的劍勁，厲害異常，盡量不要硬受！”

這番話說的很對，只是放在眼前的戰鬥中，卻毫無作用。

他們受不受李天照的劍勁，本來就不是他們能夠決定的。

孤王的千殺劍法反擊誰，這些混沌霸體力量的混沌劍客就沒有能夠躲開的。

只是移轉星月的反擊威力固然強大，卻也不能兩三下就擊破混沌霸體的防護層，包圍的敵人又多，還有小地王在，配合圍攻之下，李天照想要盯着某個敵人連續攻擊，卻又不行。

因為移轉星月靠的是借一個敵人的攻擊殺傷力，疊加了立即反擊出去，自然就不能鎖定目標。

李天照一會功夫，就把圍攻的十個混沌霸體全給輪番反擊了兩遍，琢磨着再來這麼兩三輪，興許就能瓦解了混沌霸體的阻礙。

就在這時，李天照看到又來了一群敵人，數目不多不少，又是十個。

只是這十個敵人來了后，並不急於立即投入戰鬥，而是站成了一圈，保持距離等着。

這可麻煩了，讓他們交替輪換着上陣，可能會把我困死在這裏！算了，不能跟這些混沌霸體折騰下去，早走早舒心。李天照又借反擊的機會，突然發動冰火齊飛，得了瞬間擾亂視線的機會，立即發動小疾風突圍沖了出去。

李天照這一閃，帶着一竄疾光殘影掠過，帶着移轉星月剛接到的、準備爆發的雙印之力，伴隨着急沖時的千殺劍法，全力出手。

那個瞬間，李天照感覺這一劍很幸運的達到了最快曲線的完美軌跡。

不管是他的千殺身法，還是千殺劍法，全都捕捉到了最完美迅快的曲線！

李天照一劍斬向增援而來的敵人，劍划動的時候，突然形成了一團雲霧，緊接着，爆開了驚人的巨大震響！

爆炸的巨震，瞬間衝擊的李天照及周圍的敵人一併腦袋嗡的一聲，眼前發黑，當即沒了清醒的感知，許多人都直接摔倒在了地上。

李天照嘔了口血，孤王劍斬上了面前的敵人，那人受音爆衝擊，混沌霸體驟然中斷，被這一劍擊中時，頓時爆成了大團的血霧！

李天照維持着前沖的姿勢，下意識的接連前沖了好幾步，眼前仍然是黑的，腦子里仍然沒有恢復清醒。

他的意識團瞬間飛離身體，這才看到他自己在內，周圍的敵人全都處於音爆創傷影響的狀態，沒有一個能維持清醒。

這什麼情況！無意中打出來了這樣的音爆殺傷力，狠的連我自己都一併遭殃！李天照一時無暇多想，趁此機會連忙靠意識團發動冰火齊飛，製造了一大片蒸騰的霧氣，然後立即飛回了身體里。

於是，感知迅速恢復時，李天照已經知道敵人的分佈情況，直接揮劍斬爆了個混沌霸體的敵人，緊接着發動衝鋒、小疾行，迅速脫離這群麻煩。

從音爆影響下恢復了過來的一群敵人急忙追趕，然而，他們卻沒辦法如李天照的連續衝鋒銜接小疾行和小地怒的移走速度快，眼看着追丟了蹤跡，就有人急忙高呼示警道：“當心孤王！孤王走脫了！當心孤王”

李天照甩掉了那群麻煩的混沌霸體，回想着剛才音爆發生的情況，很快有了推測。

小疾行衝鋒狀態無形中加快千殺劍法的揮動，配合完美的最快曲線，或許還有武王殿高濃度的混沌之氣的緣故，所以發生了剛才那種情況？厲害倒厲害的很，連我自己和敵人一併被震的眼前發黑，一時不能自控，真可謂是玉石俱焚的奇效。混沌霸體原來能擋諸般混沌碎片力量，卻擋不住那等音爆巨響啊？

李天照十分高興，沒想到會在無意中揮劍出發了那樣的音爆異象。

只是，他奔走中發動小疾行揮劍試了試，卻發覺，沒能成功再現。

難道只有小疾行衝鋒的最佳時機搭配千殺劍法把握到完美曲線的時候，才能斬出那種音爆？哦，很可能還得有移轉星月借來的雙倍雙印之力這就太苛刻了些，萬一敵人的混沌霸體沒有雙印之力可借呢？李天照推敲着狀況，想着，又覺得失望。

千殺劍法的最速曲線，可以追求，但永遠都不可能做到完美的掌控，除非是在一個，他非常熟悉、而且恆久沒發生變化的環境里。

換言之，他雖然有了發現，但這發現想要再現，卻不是他想做到就能做到的。

罷了，本來也是連自己都會被重創的音爆，好像也只有特殊的困局值得發揮作用，不穩定也沒什麼關係了李天照估計他自己的情況，發動十次小疾行的話，應該可以確保有兩三劍捕捉到最速曲線的。

如此，足可在遇到困局時發揮作用了，就如剛才那樣。

想通了這些，李天照的心思就放在接下來的行動目標上了。

只是他剛從天雷無妄殿里出來不久，還不知道整體的戰況，就捕捉着氣流的信息，發現了有許多人交戰的狀況，於是直奔過去。

接近了的時候，他才發現，原來是暗劍王為首的暗靈族們在跟大地武王的不滅王將們混戰。

讓李天照意外的是，他看到大地武王的不滅王將隊里，赫然站着個人，一個玄天武王給的信息珠里透露詳細信息的人大地武王！

# 第五百零一章 玄天之心

大地武王親自督戰，大群不滅王將，以及王將在圍攻暗劍王為首的暗靈族。

從交戰的情況來看，暗靈族們十分頑強，雖然人數上處於嚴重劣勢，但廝殺的有來有往，並沒有被壓制。

‘這些暗靈族竟然會有不滅之體？’李天照開始還以為暗靈族們都有不滅印，卻又記得聽說的是風武王沒有製作此印的條件，恰好又看到一個暗靈族在圍攻下要害中劍，結果傷口也瞬間癒合。‘中劍瞬間見到裏面的漆黑本體，分明是暗靈族沒錯！’

李天照尋思着風武王簡直是瘋了……竟然會給暗靈族不滅之體！

正這時，小地王帶着一群跟李天照交過手的不滅王將們趕了過來。

李天照覺得，眼下這樣有暗靈族打頭陣才是極好的狀況。‘讓他們這樣打着挺好，我去到處轉轉，看看別的不滅王將殿里有沒有開着門，能進去幫忙的……咦？’

李天照剛準備撤，突然看見來了一男一女，前面那個頭臉微微昂着，看起來十分驕傲，他後面的女子身形窈窕，提着雙刀的模樣讓他瞬間記起豐收城時候的刀娘。

‘這兩位一心想尋我報仇的聽說也升上萬戰將了，只是這裏的戰鬥都是王將以上，只有那些混沌霸體的例外，大地武王卻把他們喊來，天級碎片之力的八面威風還真是地位超然啊……’李天照悄然抽身退去。

武王殿範圍，大約人都集中了在跟暗靈族交戰，李天照轉悠了一座又一座的不滅王將殿，發現都沒有人。而且，還有些位置根據分佈情況推測，本來應該有不滅王將殿的，但實際上卻空蕩蕩的，讓他十分懷疑是如天雷無妄殿那樣，直接整座消失了。

‘這邊是暗靈族行進的方向，但看來暗劍王並沒有安排人分批闖入不滅王將殿里打鬥，而是集中了戰鬥力跟大地武王硬拼。看來他們對混沌之氣確實有快速消耗的手段，否則也不至於讓大地武王那麼快就主動走出正廳了。’李天照轉悠着玄天之地的王將們負責的區域，本以為都還在交戰，未必能夠進得去。

結果，看見一座座不滅王將殿的門都是開着的，他走進去一座，出來，又進去一座，又出來。

裏面都沒有敵人，卻有屍體，玄天之地的王將們的屍體！

‘這不可能啊！即使有雙印之力，到底是以二敵一，主要以混沌碎片力量作為消耗手段，又存心迴避，再有不滅印護體的話，怎麼會這麼快就倒下了這麼多？怎麼能接連十幾座不滅王將殿里的自己人都被殺了？’李天照又進去一座，見某個不滅王將手裡拿着枚不滅印，眼睛睜的很大，滿臉悲憤之色，彷彿至死都不甘心。

‘大地武王的不滅王將為何沒有回收不滅印？’李天照十分詫異，這東西珍貴，大地武王理當回收，所以剛才李天照根本沒有想着能從自己人身上搜尋出來，這時從那王將手裡取了下來，拿在手裡，仔細觀察。

‘不對！這不滅印有古怪！’李天照取出自己的對比，看起來兩枚不滅印似乎一樣，但其材質紋路其實又有不同。李天照之前執行任務的時候，擁有過第二枚不滅印，自然可以知道，這並非製造不滅印的個體差異。

這可不是小事，李天照急忙趕往又一座，又一座的不滅王將殿里，果然，戰鬥都結束了，他從好幾個躺着的自己人身上都搜出來了假不滅印。

但也並非全都有。

‘那些不滅印被取走的應該是最先戰死的，大地武王發現他們帶的都是假不滅印，所以後面戰死的人的印才會沒有回收，倘若其中有真不滅印，那就會全部被收繳，再找出真印，只有從開始就沒發現真印，才會斷言後面也沒有……這些王將，全都是被玄天武王安排了過來送死的！’李天照十分震驚……他甚至忍不住懷疑，他呢？他自己難道也是被安排了來這裏送死的？

‘武王想將我丟進絕境，為了求生才會拼盡全力，反正我李天照沒有混沌碎片之力，死了再復生就是了？’李天照情緒激動，想到這麼多王將，全是為了死而來，那玄天武王是否根本沒對這一戰有過期望？

會否，風武王也是藉此機會把暗靈族派過來送死？

‘不，風武王不可能是派暗靈族送死，否則就不會賜予他們不滅之體了！都知道風武王見利忘義，沒有信用，可此番事情做的也遠比玄天武王仁義！’李天照實在不明白。

這些王將們雖然對戰鬥的事情，平日是沒有那麼积極，但他們的功績又不是假的，都是用了大半生的時間辛苦掙來的，日常也在四方之地之類的地方發揮守護作用，怎麼就要被武王派來這裏送死呢？

這些王將可都是混沌劍客，又不是不滅王將，死而復生就會失去混沌碎片的力量。

玄天武王到底是怎麼想的？

李天照真的不明白……

‘有人！’李天照又靠近了一座不滅王將殿，見門開着，裏面分明有許多人在戰鬥，從內外氣流交換的信息判斷，分明是好幾個人在圍攻兩個人。‘這座殿不知道是誰負責，這般圍攻下還沒有被徹底壓制，難道是金劍王和東劍王？’

李天照提劍閃了進去，看見一片如真如幻的無數劍影中，東劍王每一次從劍影里衝出，出劍，都必然能擊中個圍攻的不滅王將，時機拿捏之精準，簡直讓人嘆為觀止。

‘東劍王的劍還真是厲害！說起來只跟他對付暗劍王的時候一起行動過，當時他驟然面對千殺劍法毫無準備，吃了斷臂的大虧。四方之地對付暗靈時是有準備打沒準備，也沒費力氣，今天才算真正見識到他的本事！……東劍王這也未免太不可思議了，他們兩個人被圍攻，全靠金劍王施展的玄天千幻劍法才沒有落入被壓着打的絕境，這種情況下東劍王竟然還能出手必傷敵？難道這幾個人的手段都被他徹底洞悉了？’

李天照很是驚嘆，見形勢一時尚可，就不急着先過去幫忙，而是繼續觀察，等完全掌握了幾個不滅王將的力量特性了再說。

他如果近前了，倒是應該有已知的信息可以對上號，但既然不着急立即救援，能先弄清楚了再出手，當然更好。

再者，李天照實在很疑惑，如果說風武王對此事不遺餘力，玄天武王難道就不想這趟行動，直接敲響大地武王的喪鐘？

玄天武王沒道理不想，那麼，會不會在眾多送死的王將之後，還有別的戰鬥力？

他實在不覺得玄天武王會讓金劍王和東劍王來送死……

玄天武王殿。

賞罰殿殿長得了名單，看見上面清一色的都是王將，東劍王的名字也赫然在列，不由愣了愣，才說“連東劍王的功績也要做死而復生的處置嗎？還有這麼多的王將……全都將要戰死？”

賞罰殿殿長不知道對大地武王都城的具體事情，但他有猜測，所以，從時間判斷，現在絕不可能已經有消息，玄天武王卻給他這麼多名單，讓賞罰殿做好功績處理的準備。

“大地武王將亡，未來會有不少王將、萬戰將、混沌劍客投降本王。大地武王的領地被佔領了之後，天下會是全新的景象，過往這些和平時期磨練出來王將都太鬆懈了，本王料想他們此去會有重大傷亡。王將的數量過多，榮譽就越不顯得稀罕，他們既然習慣了養老，死而復生后變成了萬戰將，也還可以去當州長、副州長。”玄天武王的言語間，透露的意思很明白，這些名單上的王將未來死而復生的功績扣除，要按嚴格的標準來計算。

“是。”賞罰殿殿長無言的退了下去，他明白了，玄天武王需要戰士們普遍都有更积極熱情的新景象，得到的大地之地的領地也需要可靠的人去掌管。

這些王將們死而復生后都還是萬戰將，沒了混沌碎片之力，作戰的事情用不上他們了，玄天武王安排他們去當州長、副州長，還显示出對他們的信任和照顧，又遠比讓投降的大地武王的萬戰將去當要更令她放心。

順便，又騰出了許多能讓王將穩定獲取功績的空缺。

這可真是，一舉多得啊！

玄天武王自然很為這番考慮得意，賞罰殿殿長出去后，她自語着說了句“時候也差不多了，該死的應該都死了，金劍王知道東劍王沒有本王賜予的神力，就該明白本王的心意，自然會讓東劍王早些完成他的使命……孤王在天雷無妄殿里也能撐得許久……”

是的，玄天武王本來計劃的很好。

只是，她沒想到，金劍王沒有如她預期的那麼做。

金劍王知道了她的暗示，卻還是要給東劍王機會，令其證明自身的價值，此刻兩人並肩作戰，他也沒有故意把敵人的圍攻壓力轉移給東劍王承擔。

否則的話，在這麼多雙印之力的圍攻下，沒有金劍王擋着，東劍王斷然撐不到現在，早就變成被圍着虐打致死的下場了。

一群人，這時候進入了大地武王殿。

領頭的，是林雙為首的那群暗靈族。

他們那次進攻玄天武王殿後，得了玄天武王賜予的不滅之體，也落入了玄天武王的完全掌控。

此刻，他們奉命而來。

# 第五百零二章 全力以赴

林雙為首的靈劍團分作了兩隊，一隊去天雷無妄殿查看狀況。

因為玄天武王有交待，倘若天雷無妄殿門還緊閉，那就先不用管，等到大地武王殿儲備的混沌之氣消耗的差不多了，那時也是對付大地武王及餘下最厲害的不滅王將的關鍵戰鬥，自然沒有多餘的混沌之氣維持不滅王將殿的存在，再去支援孤王脫困，令其在關鍵時刻發揮戰力作用即可。

至於說殿門開着？原本是不太可能的事情，玄天武王並不以為會發生，否則就枉費了她的安排。

所以去天雷無妄殿的這隊人，就兩個。

可是，他們轉了轉，連天雷無妄殿都沒有見到，反覆對比確認，又認定本來是該在這裏。

兩個暗靈族沒有辦法，只好去跟林雙他們匯合。

話說林雙領着人去了不滅王將殿，卻看到東劍王和金劍王一起在並肩苦戰。

林雙打手勢，又領着一群暗靈族退了出來。

隊伍里的一個暗靈族奇怪的問：“林雙，怎麼不管他們了？”

“玄天武王是讓我們救援金劍王，而不是東劍王，既然東劍王還活着，那就讓他們兩個繼續跟大地武王的不滅王將廝殺着，什麼時候東劍王倒下了，什麼時候再救。”林雙本來就不在乎玄天武王座下的王將會死多少個人，自然是不打折扣的執行命令。

“不滅殿裏面還有個人一直沒動，要不要進去揪出來？”一個暗靈族很在意不確定身份的隱藏者。

“不用管他，我們在外面等着，裏面有人倒下了，再進去看看是不是東劍王死了。”林雙估摸着時間，不急着有所行動，原本這時間只是為了來救援金劍王，孤王大概率還會在天雷無妄殿里被困着，他們接下來，是要等暗劍王帶領的人跟大地武王廝殺，局勢到了一定程度時，才輪到他們靈劍團全力出擊。

兩個去天雷無妄殿的暗靈尋了過來，說：“天雷無妄殿整座不見了，孤王也不在，看來是自行脫困了。”

“玄天武王說的把握十足，認為孤王掙不脫天雷地獄陣，看來她算的也沒那麼准嘛！”一個暗靈很不以為然，他們是被迫無奈才聽命於玄天武王，私底下根本不會有什麼好言語。

“一個不滅王將能困住孤王？我本來就不信！那個可怕的男人，可是比暗劍王還厲害的啊！”另一個暗靈族連忙接話，他們眼裡，天底下最厲害的還是孤王，因為他是連暗劍王都能戰勝的人類。

“別說了！今天碰上暗劍王，都小心點，一旦露了原形，當心沒命活着離開！”一個暗靈族不願意提起暗劍王的名字，那犹如是再次提醒，他、以及靈劍團的全都是叛徒！

“玄天武王也許盼着我們跟暗劍王廝殺。”林雙一聲冷哼，末了又說：“走，這裏不用管了。”

“啊？金劍王萬一死了怎麼辦？”一個暗靈不明所以，林雙瞟了眼殿門裡說：“孤王既然脫困了，裏面那個隱藏者當然是他。有孤王在這裏，不但金劍王死不了，東劍王也死不了，我們還在這裏干什麼？”

於是靈劍團的全都撤走，他們在武王殿里找尋了一會，發現了交戰廝殺的情況，未免驚動暗劍王，就由三個人湊近了確認戰況，隔一會回來稟報一次。

林雙率眾等着，也不着急有所行動。

這般等了許久，突然，他們前方的迷霧，被彩雲擬化的牆壁阻擋了。

林雙精神一振，笑說：“這回玄天武王總算沒有猜錯，大地武王確實對暗劍王用上了彩雲分割的手段了！”

“嘿！在我族散失混沌之氣的力量面前，大地武王又能撐多久？只能用這辦法才能控制損失！”一個暗靈族十分自豪得意，如果沒有暗靈族，襲擊大武王根本沒辦法得手，儲備的混沌之氣可以支撐太久太久的消耗了，帶着不滅印的混沌之氣儲備也遠遠不夠。

可是，有了他們暗靈族的力量，多少的儲備都可以很快散空。

暗劍王為首的大群暗靈族，面對圍攻，總有幾個有空閑的可以吸收混沌之氣，再散去。

這般消耗下去，總也讓大地武王難以承受。

但這還不是最可怕的。

最可怕的是，混沌暗靈的這種力量面前，意味着在聚氣陣內，暗劍王等也能如同大地武王那樣，可以源源不斷的獲取混沌之氣作為補充，根本不在乎消耗戰！

如果它們沒有不滅之體，如林雙進攻玄天武王殿的時候那樣，那麼身體累積受傷下去，最終也會喪失戰鬥力。

可是，暗劍王為首的暗靈又都有不滅之體，根本沒有迅速消滅的辦法，除非把他們擊潰瞭然后困死，可是，廝殺的局面又證明了沒有這種優勢。

這樣的情況下，大地武王還有什麼選擇？

毫無疑問，那就是用彩云為牆壁，對交戰區域及周圍，進行一層層的封閉。

最後再伺機切割敵人，使他們化整為零，然後逐個擊破。

倘若等到武王殿儲備的混沌之氣不多了，再想這麼做就不可能了。

於是一層層的彩雲牆壁，先把大片區域整個蓋住了，露出上方的空，用以讓外面的混沌之氣流入，裏面再操縱混沌之氣化為彩雲，形成第二層蓋住他們的罩子。

如此不斷推進，直到交戰區域的邊界區域了，大地武王再操縱彩雲形成半圓的罩子蓋了下去，無處可以躲避的暗靈族頓時有好幾個被蓋進了裏面。

“攻擊彩雲！”暗劍王一聲令下，頓時有暗靈族專門盯着，一旦看到有彩雲在成型，立即就發動混沌碎片絕技打過去，憑着消耗比形成更快，讓那些彩雲罩子不能成形。

如此這般，彩雲罩好幾次都沒能做成。

這些邪物，竟然也知道彩云為牢籠的厲害？大地武王頗為意外，就又改變了手段，操縱彩雲在暗靈族們的頭頂高處成形，如此暗靈族們看不到，也就無法阻止，等到混沌之氣製造出來了一個個直徑三米的半圓罩子了，再使之猛然墜落下來。

突然看見彩雲罩落下，警惕的暗靈族當即叫喊提醒，於是就有好幾個暗靈族也不管會承受混沌碎片的打擊，直接跳起來，合力把彩雲罩子打了出去。

那些罩子飛出來，又被大地武王的不滅王將抵住，一起推着罩子往暗靈族們招呼過去。

暗靈族的連忙抵住，就變成了兩群人的較力。

這功夫，大地武王又製造了第二面、第三面、第四面，接連不斷的從半空墜落下來。

暗劍王見狀就道：“使之墜地，就會與地面彩雲自然融合一體，不要演變成奪彩雲蓋子的爭鬥！”

暗靈族們得了命令，看到有罩子落下來，就跳起來接住，退飛到自己人的某處，那裡的暗靈族就跳起來讓開位置，看罩子落地了，再落到彩雲罩上站着，繼續對大地武王的不滅王將發動混沌碎片之力。

大地武王的意圖一時不能得逞，卻也並不着急，只管不斷製造這樣的半圓罩子落下來，有些落下來時，還是方形，而且還直接落到了別的半圓罩子上面。

暗劍王見狀，發覺了大地武王的企圖。

如果這麼下去，交戰廝殺的空間會被不斷壓縮的更小，當堆起來的彩雲罩子跟他們頭頂上的大罩子接近了的時候，大地武王就可以輕易的分割他們了。

在大地武王的武王殿里作戰，這種不利的局面本是必然。

暗劍王一眾在來之前，就早做好了心裏準備。

只是，玄天武王和大地武王不知道風武王已經不存在，故而也就不知道，武王殿里的手段，暗劍王為首的暗靈族們都很了解。

這時有暗靈族說：“暗劍王，大地武王領了那麼多人在這裏，看來玄天之地的人果然沒有發揮什麼作用，我們是不是可以沖了？”

“再等等，既然大地武王封閉了戰區，那個八面威風肯定在這裏，確定了他的位置再動手。”暗劍王話音剛落，一片異光突然亮起，穿過一個又一個暗靈族，從最前面，一直貫穿到最後一個，猶自力量飽滿的繼續后飛！

其中有好幾道異光穿過暗劍王的身體時，不滅之體沒有承受什麼直接傷害，可是他身體里的混沌之氣，被異光吸收加破壞損失了不少，然而最可怕的卻是，它覺得漆黑的本體被異光貫穿的時候，特別、特別、特別的疼痛！

“目標確認！”前方，一個暗靈族高呼。

暗劍王握着劍大步前走，過處，暗靈族紛紛讓開位置。

密密麻麻的異光光束，再度爆發飛射過來，觸及暗劍王面前時，混沌光鏡驟然成型，頓時把光束紛紛彈射了開去。

可是，周圍的暗靈族就遭殃了，許多都痛的忍不住叫了出來。

“反擊！”暗劍王勃然大怒，握劍一躍而起，直撲前方揮劍爆發異光的八面威風！

眾暗靈族們一直在等着命令，這時全都改守為攻，不管不顧的瘋狂前沖。

他們個個都有不滅之體，即使都有雙印之力，力量上仍然佔據一些優勢，數量本來又不少，這麼蓄意衝刺，很快就以承受打擊的一點代價，擠進了大地武王不滅王將的陣勢之中，局面立即就變成了大混戰。

這，就是暗靈族們破大地武王利用彩雲作為手段的辦法。

暗劍王化混沌光鏡為巨大的盾牌，被他左掌推動，直接抵到暴雨劍面前！

剎時，暴雨劍爆發的異光紛紛被光鏡彈的反射了回去，穿透了周圍許多不滅王將的身體。

暴雨劍來不及體會被自己的八面威風創傷的痛苦，因為暗劍王的劍同時斬到。這傢伙的劍真快！

眼看這一劍他未必能躲開，兩把飛閃的刀光，突然在他們中間綻放。

# 第五百零三章 決定性的作用

雙刀接連斬中暗劍王的劍，可是，劍勁力量的差距，還是震的刀娘後退，撞的八面威風也不由自主的後退了兩步。

‘暗靈族的力量這麼強大！大地武王賜予了我武王神力，竟然還吃不住他的劍勁！’刀娘今天剛得到的恩賜，本來只有暴雨劍被召入武王殿，特賜了給暴雨劍不滅之體，還有武王神力，結果暴雨劍卻很夠義氣，對大地武王說他跟刀娘早曾對着劍許下過劍誓，斬殺孤王復讎之前，生死與共，絕不分開。

大地武王竟然也允許了暴雨劍的放肆，於是一併給了刀娘同樣的特殊恩賜，卻也說過條件，倘若他們戰鬥中沒有像樣的建樹，那麼，打回原形，倘若功勞赫赫，特殊恩賜就是永遠。

暗劍王的劍勁如此兇猛，刀娘反而被激起鬥志，今日之戰必須讓暴雨劍的八面威風發揮足夠作用，這是他們一躍跳上不滅王將的天賜良機！屆時，她哥哥就能死而復生了！

何況這暗劍王用的是千殺劍法，人盡皆知，那麼，不就可以把暗劍王看作是孤王了嗎？贏得了暗劍王的劍，不就意味着他們也可以贏孤王了？

刀娘正要揮刀再上，小地王卻擋在他們面前，低聲說：“暴雨劍的八面威風必須殺傷暗靈族，不要被暗劍王纏住！”

刀娘很是不甘心，這本是打孤王前的最佳練手機會，可是，眼下不是任性的時候，暴雨劍也說：“移位。”

刀娘只好陪着暴雨劍走開，小地王本想纏着暗劍王，卻沒想到，看起來沒有追趕暴雨劍的暗劍王，眼看八面威風發動的瞬間，它立即接連急沖，從人群頭頂上飛掠過去，左掌凝聚的混沌光鏡推到暴雨劍劍前，密密麻麻的光束就全被彈的逆向亂飛，不知道多少全穿透了劍和刀娘的身體。

刀光交叉之下，及時夾住了暗劍王的劍，刀娘眼看擋住了，十分高興，自覺這麼多日子的苦練沒有白費。

只是暗劍王的劍勁更強，還是把她震的不由自主的後退。

小地王儘力追趕，卻還沒來得及過來。

接連兩次發動八面威風都被暗劍王的混沌光鏡擋住了，暴雨劍憋屈之下，眼看暗劍王揮劍過來，他把心一橫，不退反進！

頓時身體被暗劍王刺穿，他反手抱着暗劍王的身體，右手的劍指向暗劍王背後，驟然發動了八面威風！

爆發的密密麻麻的異光，迅速穿透幾乎所有敵我的身體，暗靈族的本體即使藏在不滅之體裏面，仍然犹如直接被打中了那般，痛苦的讓它們想抓狂！

許多暗靈族在痛苦中嚎叫着，更瘋狂的揮劍跟不滅王將們拼殺。

暗劍王勃然大怒之下，一聲大吼，劍勁發動，直接抵着暴雨劍的身體前沖，直至壓在彩雲壁上，不斷爆發的力量，讓暴雨劍的身體瞬間被炸出一團血霧，露出巨大的窟窿，卻又立即癒合恢復，又被劍勁摧爆。

這種反覆的被重創和癒合的痛苦交疊中，暴雨劍難受的大叫，然而，身體不斷遭受這種重創，他根本沒辦法掙扎。

刀娘和好幾個不滅王將趕過來救援，可是，暗劍王直接握劍抵着暴雨劍，發動疾行和衝鋒，帶着一路殘影，直衝到另一面彩雲壁處，仍然死死的控制着暴雨劍。

刀娘極力衝過混戰的人群，卻沒有暗劍王那般完全無縫的連續衝鋒能力，好不容易追上了，暗劍王又帶着暴雨劍移位走了，那意圖明白無疑，就是要控制着不讓暴雨劍發動八面威風。

小地王也在追趕，但莫可奈何，刀娘追不上，他更追不上。

天雷不滅王將站在大地武王身邊，天雷無妄殿消失了后，她的意識團飛回武王身邊，當即又得到新的不滅之體，復活了后趕來這邊參戰。

但是眼前的戰鬥變成大混戰，敵我混合在一起，她就發揮不出什麼作用了，於是在大地武王身邊，只有看到一群敵人明顯比自己人多的時候，她才值得發動天雷地獄，確保對敵人的消耗遠遠大於自己人。

只是，即便如此，一起中招的不滅王將末了也會給她一個很不客氣的眼神。

倘若不是大地武王在旁邊，大約就是一句謾罵了。

此刻眼看暗劍王控制了暴雨劍，天雷王將不禁說：“還是武王算的准，暗劍王果真只管盯着暴雨劍了。”

“八面威風對肌體的殺傷力弱，但消耗混沌之氣厲害，而且殺傷範圍極大。其絕大部分殺傷力的穿體特性決定了，必然可以直接對暗靈本體造成嚴重傷害。混沌暗靈本體最怕混沌碎片力量的打擊，八面威風本就厲害，對上暗靈族，那就更是剋星了。今日暴雨劍有功最好，一時無功也有拖住了暗劍王的作用。”大地武王早就心裏清楚，只是，到底是開特例，周圍肯定很多不滅王將和王將們都不會心服，所以他說這些話，也是為了消除不滅王將們的負面情緒。

眼前的戰鬥特殊，八面威風能克制暗靈族，開特例給予不滅之體當然能被理解，至少也能拖的暗劍王沒有別的作為，憑這一點也不虧。此刻大家都見到暗劍王無縫衝刺的移動能力，也就是說，暗劍王要盯着誰，很難被別人給纏住。

孤王還有雷系的絕技可以控制，這暗劍王有混沌光鏡，無視諸般混沌碎片力量，連雷系混沌之力也拿他沒有辦法。

用一個人拖着，肯定也不虧。

只是，對於大地武王而言，卻覺得這樣還不夠。

混沌暗靈有快速吸收和散去武王殿儲備混沌之氣的能力，這一點對戰局的影響是根本性的，甚至是決定性的。

原本有足夠的混沌之氣，就算要廝殺十天，最終還是混沌之氣先耗盡的暗靈族被打跑。

現在，武王殿的混沌之氣也被暗靈族所用，等於是在共享武王殿的混沌之氣，勝負該如何分？

大地武王心裏明白，八面威風今天的價值，遠比他最初估計的還更高了。

今日能否擊退暗靈族，就看暴雨劍的八面威風。

照理說暗靈族的本體受創，不會是單憑混沌之氣供給就能恢復的，否則新生的混沌暗靈就殺不死了。

所以，只有暴雨劍的八面威風，才可能真正結束今天的戰鬥。

倘若把武王殿的混沌之氣消耗殆盡了才能擊退暗靈族，那樣的勝利也沒有意義了，因為不可能短期補充更多混沌之氣，大地武王殿也就無法再面對暗靈族的去而復返，也無法面對玄天武王的第二次攻擊。

暗劍王的劍刺穿暴雨劍的身體，始終控制着，全然沒有給他掙脫的餘地。

暴雨劍剛開始還沒辦法適應不滅之體反覆被重創又癒合的痛苦，慢慢的咬牙挺住了后，不甘心如此這般狼狽，於是努力的試着一點點的聚力到劍上，發現果然可以。

掙脫暗劍王，他知道沒有辦法，但是，劍上一點點的聚集力量卻可以。

如此大約被反覆創傷恢復二十次的時間，暴雨劍聚集的力量終於能發動一次。

爆發的異光，從他劍上，從暗劍王身後，鋪天蓋地那般，不分敵我的全面殺傷。

每一束光穿過了目標身體時，都會吸收目標體內的混沌之氣補充殺傷力，再貫穿下一個目標時，還能比剛發動的時候威力更強！

這麼一波攻擊之下，被消耗的混沌之氣之多，讓大地武王都不由自主的暗暗肉疼。

從沒有這麼多的不滅之體聚集在一起讓八面威風攻擊，也就從沒人知道，天級混沌碎片的八面威風在這種情況下竟然能一波耗去多少混沌之氣。

‘近三百不滅之體和不滅印聚在一起，八面威風一波犹如殺死了十個王將……玄天啊玄天，暗靈族今日無論勝負，只要他們沒有滅亡，將來都會成為絕大的禍患！你明知如此，還敢使用，到底憑的什麼？’大地武王實在是百思不得其解，玄天武王準備用什麼對抗暗劍王為首的暗靈族的強大？

暴雨劍積蓄力量又發動一波八面威風的攻擊，暗劍王更是激怒，不斷劍抵着他持續發勁，還掏出把短劍，刺進暴雨劍的肩膀，分明是不讓他再有機會出招。

暴雨劍承受的痛苦加倍，慘叫了一陣，終於能忍住了的時候，他緊盯着面前暗劍王的呼狐狸眼，嘲弄的說：“你如此憤怒，等於讓我知道八面威風打的你們混沌暗靈到底有多痛！有本事你今天就別給我機會再出手，否則——我的八面威風今天要讓你們暗靈族滅族！”

“不知所謂！我們混沌暗靈是天地之怒，存在就是為了審判你們人類！憑你，還敢妄想滅亡暗靈族？你此刻倒是再發一招給我看看啊！”暗劍王接連發動疾行，衝鋒，避開了好不容易擠過人群、躍起過來的刀娘。

“哈……不着急啊，這戰鬥還有得打！”暴雨劍忍着不滅之體的反覆受創痛苦，雖然還想說些話刺激暗劍王，可是，他忍着不慘叫已經很不容易了，實在沒辦法再分神說話。

暗劍王卻不客氣，刺進他肩膀的短劍，故意用力的扭動，緩慢的拖拽，存心施加更強烈的痛苦，當暴雨劍忍不住慘叫時，她美艷的臉上就揚起一抹解恨的得意。“好好品味跟本族做對的下場！”

暗靈族跟大地武王座下不滅王將和王將廝殺的戰鬥，一時半刻分不出勝負。

話說李天照在不滅王將殿觀察圍攻金劍王和東劍王的幾個敵人的情況，突然發現有人來了，還不少，結果來人沒深入殿內，又撤了。

李天照以為是大地武王的人，看到不需要幫忙所以又走了，也沒多想。

他確認了殿里不滅王將敵人的力量特性之後，不再等下去了，直接揮劍殺入戰圈！

# 第五百零四章 使勁圍攻吧！

金劍王和東劍王配合之下，總算沒有被敵人徹底壓制，但是，每當金劍王的混沌霸體不能維持的時候，也是敵人攻勢最兇猛的時刻。

兩個人沒有抵抗的辦法，索性就硬受各種混沌碎片之力的打擊，只管反擊。

金劍王施展玄天千幻劍法，一時間揮動的劍光成片，周圍的敵人根本看不出來他到底是進攻誰，於是劍刺向誰，總能輕易貫穿要害。

東劍王沒有玄天武王賜予的玄天千幻劍法，但憑藉劍感，他卻總能準確的一擊穿過敵人的空門，擊中對手。

如此一來，他們的混沌之氣消耗的雖然更多，但算上混沌霸體期間的便宜，雖然被人圍攻，卻也沒有在消耗上吃多少虧。

只是這麼下去，他們都知道處境會越來越不妙，因為他們的混沌之氣能堅持多久？六個時辰？八個時辰？十二個時辰？

反正，敵人是不滅王將，在武王殿有近乎耗不盡的混沌之氣，肯定比他們撐的更久。

不滅殿的門開着，但金劍王和東劍王都沒有選擇突圍，因為根本不會成功。一旦他們意圖衝出去，這座殿的不滅王將必定會封門。

相反，他們沒有這意圖，門反而會開着，因為敵人想等待更多助力過來。

而開着的殿門，也是金劍王和東劍王真正的希望。

他們的戰況能維持就已經了不起，沒有助力，是不可能扭轉乾坤的了，反而是東劍王必須加倍謹慎，他只有不滅印，沒有不滅之體，倘若不小心被敵人貫穿了致命要害，就會死亡。

可是，他們會有支援來嗎？

“暗劍王為首的暗靈族會不會來幫忙？”東劍王拼殺着，突然這麼問，他仔細過濾了一遍，卻沒想到能指望誰來幫忙。

“估計來了，也會假裝沒看見又掉頭離開。”金劍王再次發動混沌霸體，壓力頓時輕鬆了許多，只管施展玄天千幻劍不停的攻擊，敵人也根本分辨不了劍影的真假，他隨意出招，都必然有收穫。

“那就只能指望哪個王將創造奇迹了？”東劍王雖然覺得可能性不高，即使有能夠耗贏的，也不知道得打多久。

“……不可能，因為他們沒有不滅印。”金劍王低聲說了這麼一句，東劍王才知道，玄天武王原來做的這麼徹底，相較之下，對他東劍王還算照顧了？起碼給的是真不滅印？

哦，不對，大概只是因為他用過許多次不滅印，能夠發現得了真假，若不然，也許也是給他假印？

東劍王苦笑道：“是啊，不滅印製作的材料珍貴，武王當然不會浪費……如此說來，只能指望孤王創造奇迹了？”

“天雷地獄你我都有辦法破局，唯獨孤王既沒有霸體也沒有光鏡，斷然不可能在天雷地獄的束縛下脫身。”金劍王說的肯定，東劍王反問道：“那又何必讓你和孤王來？”

“我思來想去，應該還有第二批戰鬥力，武王該是希望孤王在關鍵戰鬥中現身。等到武王殿的混沌之氣消耗的差不多時，天雷無妄殿就無法維持，天雷地獄陣自然就破解了，沒有不滅殿的陣法加持，孤王就有辦法脫身。”金劍王說罷，不太確定的補了句：“倘若武王並沒有打算放棄我與孤王的話，理當還有後援。”

“……如果後援得了命令，見我還活着就不來救助，那就是拖累了你。”東劍王看着那扇門，卻又知道，他此刻沖不出去。就算他不想連累金劍王，也不可能。

眼前的局勢，也還沒到他必須自殺換金劍王不被連累的地步。

“別想那麼多了，即使有後援，也不會來的太早，一定是等暗劍王跟大地武王廝殺的差不多了再出來撿便宜。”金劍王仔細推敲過了，認為這可能性最大，只是，他想不到第二批戰鬥力能是哪些人。

玄天武王總不會把武王殿的不滅王將派過來吧？玄天武王對於不滅王將的要求更高，不滅王將殿的總數說起來不少，其實真正常駐有人的只有三十二位，其他那些實力落後了的，全都被封殿要求閉關苦練。

那種閉關封殿的不滅王將，至今還沒見過有能走出來的，說白了就是被淘汰下去了的。

玄天武王以此督促不滅王將們勤奮不懈，好處是開了門的三十二殿都是戰鬥力優秀的，壞處是數量少，只有大地武王的一半，也就沒有餘力派出來作戰。

金劍王實在想不到，如果有後續支援，來的能是誰。

他都想不到，東劍王更想不到了，因為東劍王根本不知道武王殿里不滅王將的具體情況。

“後援如果沒那麼快，只能期待孤王能設法破局了。”東劍王苦笑，卻知道這天雷地獄的狀況，那確實不是想辦法就能解決的問題。

有些事情，就如把冰塊放在火上烤，卻又要讓冰塊不融化那樣無法解決。

孤王被天雷地獄困住，以他們對李天照的混沌印力量和手段的了解推敲，就是這種無法解決的狀況。

“我想，期待後援到達比較現實。”金劍王嘴裏說著，手裡的劍卻沒有停下。

正這時，一條身影突然飛沖落下！

一個不滅王將的劍正好斬過去，落下來的人左手抬起把波浪劍招架，幾乎同時右手的長劍反擊斬向另一個不滅王將，那人的劍已經超金劍王斬了過去，根本來不及變招，猝不及防的就被六色劍光斬了個正着！

然後，那不滅王將被疊加的劍勁催的瞬間、整個爆開成了一大團血霧！

血霧，炸開，噴了一圈包圍的敵人一頭、一臉，也噴了東劍王一身。

東劍王不由自主的眯着眼睛，迅速抹去眼睛上的血，然後看見孤王左手握着波浪劍，又架住了一把兵器，緊接着，右手握着的孤王劍揮動，又一個不滅王將被打的爆開成了血霧！

“孤王？”東劍王簡直不敢相信，怎麼都想不通，他怎麼能從天雷地獄里脫身！又怎麼能出得了天雷無妄殿？

“你們各盯死一個，敵人的攻擊我來招架！”李天照嘴裏說著，劍已經接連斬爆了六個不滅王將，只是他們的不滅之體迅速重生，圍攻的壓力並沒有減少多少。

金劍王大喜過望，本來也沒有錯過機會，揮劍朝着個不滅之體恢復中的敵人斬過去，憑藉雙印之力的劍勁打一個沒機會防守反擊的敵人，輕鬆能夠重創，而這人的混沌碎片之力，本來還有些小麻煩。

相較之下東劍王就沒那麼輕鬆了，他沒有雙印之力，全力揮劍也只能靠不停斬斷目標不滅王將的臂膀，令其來不及運用兵器的力量，如此才能確保持續不斷的殺傷，但消耗混沌之氣的效率，當然比不上金劍王的雙印之力。

李天照雙劍在手，接連不斷的斬擊兩個不滅王將，打的那兩個的不滅之體剛重生又被摧成血霧，間中還有工夫再招架旁人的攻擊，並且反擊摧毀第三個敵人的不滅之體，只是這第三個目標就不能想打誰就是誰，只能是根據攻過來的情況，隨機應變。

如此拼殺之下，剩下的三四個不滅王將圍攻時的混沌碎片之力，許多都被李天照的小寒冰和用風刀王將的絕技抵消擋了下來，但也有不少攻到了他，卻也顧不得閃避理會，只能是硬拼着消耗混沌之氣去承受。

金劍王和東劍王各壓制了一個不滅王將，李天照又穩穩控制的兩個毫無反擊的機會，但能夠如此，也多虧了剩下的四個一直在圍攻他的緣故，才讓他能夠不停的發揮移轉星月借到雙印之力。

那幾個不滅王將哪裡知道李天照絕技的特性？見他的劍勁那等可怖，金劍王又有混沌霸體，剛才八個人一起也沒佔著他們便宜，而孤王的劍快又兇狠，自然會選擇一起圍攻孤王，務求不讓他能夠沒有壓力的肆意攻擊。

大地武王的這幾個不滅王將做夢都不會想到，正是他們的圍攻，才讓孤王李天照的劍勁遠超尋常的強大可怕，倘若沒人進攻的話，李天照反而只能斬出雙印之力的劍勁了。

六個不滅王將圍攻之下，局勢根本沒有改善，相當於眨眼功夫總有三個不滅王將被孤王劍斬的爆成血霧，瞬間的混沌之氣流逝消耗之大，明明白白是虧損的很嚴重，更別說，還有被金劍王和東劍王控制的那兩個。

於是這座殿里的不滅王將就道：“局勢有變，孤王有天王蓋世劍法，我們不可無謂浪費混沌之氣。”

說話的那不滅王將話音剛落，李天照猛然轉換目標，突然一劍斬爆了那不滅王將，然後喊了聲：“走！”

金劍王和東劍王連忙朝門口移步過去，李天照在圍攻中繼續控制着兩個不滅王將，不給他們不滅之體完全恢復的機會，三個人就這麼出了不滅王將殿時，八個不滅王將突然全都消失不見了。

顯然，這些不滅王將知道繼續交戰也只是在浪費混沌之氣，全都自行散了不滅之體。

東劍王抹了把頭臉上的血污，如釋重負的鬆了口氣。

金劍王也放鬆了下來，道：“幸虧孤王機警，看準了控制這座殿的不滅王將，沒有給他機會封門。”

# 第五百零五章 隔離在外

如果那幾個不滅王將能夠封了大殿的門，把李天照他們困在裏面，肯定是會做的，不過，其實他們本來也難以成功。

“即使我弄錯了，你們也會提醒。敵人封門之前必須先讓那幾個不滅王將撤走，否則的話，還是會在我們的攻擊下消耗巨大，這就決定了我們可以搶佔先機。”李天照心裏卻想着，那些不滅王將自毀了不滅之體時，意識團飛快會有短暫的停滯，然後才一閃飛出大殿門外逃走。

‘倘若當時我意識離體，會不會像吞噬了北風寒雪武王的意識團那樣吸收了他們？’李天照挺想試試的，又覺得太兇殘了些，那麼干，分明會讓敵人連死而復生的機會都沒有。

‘倘若大地武王完了，原本他們也沒辦法再死而復生了吧？’李天照這般想着，又覺得，下次真的可以試試，如此可以徹底解決敵人的話，壓力就輕了。

‘大地武王此刻復活的不滅王將越多，他自己才會更快完蛋，這麼想，又不必這麼做，只要盯着那些混沌碎片力量尤其麻煩的試試就好了，天雷無妄殿的那個當時就不該放過……’

金劍王和東劍王脫了困，都疑惑不解，因為思來想去孤王都沒道理能自行從天雷地獄的束縛里脫身，問起緣故，李天照也確實不能說實情，就順口胡掐說：“天雷不滅王將似乎很急切的想要陰陽交戰，又以為我無論如何不能逃脫，隨時可以再次發動天雷地獄將我困住，這才給我得了機會。”

金劍王和東劍王面面相覷，好一陣無語。

最後東劍王說：“大地武王是多久沒進過天雷無妄殿？竟讓她空虛的如此渴望被填充？”

“還是看上孤王的緣故吧！不滅王將殿里有所需要，諸般形容皆可擬化。”金劍王驚奇，卻也不驚奇，他自己是不滅王將，雖然沒有長久呆在不滅王將殿里，卻也知道諸般事情，也聽過許多不滅王將談論的那種孤獨。

“真想親自體會啊！”東劍王喟然長嘆，金劍王知道他在感嘆此番被武王放棄的處境，就說：“回去之後，應該可以。論功績，你本就差的不遠。”

“但願如此。”東劍王尋思着，關鍵還是看玄天武王是否認可，今日這場戰鬥，實屬過去沒有經歷過的盛事，跟這麼多的不滅王將交手，不滅之體那種不斷重生的能力，甚至被孤王打爆成一團血霧，真正是粉身碎骨了，仍然能夠迅速恢復的力量，就是戰士最渴望的永生殊榮！

得之，此生再無所求！

天下戰士，誰不渴望着被賜予永生殊榮的那一天？

對於東劍王而言，這種渴望尤其強烈。

他一身本身，卻不能化作獨門絕技傳授他人，只有他自己能夠發揮的出來。

對於子孫後代，東劍王最初也曾寄予厚望，結果卻是不斷的失望。

最後東劍王不得不絕望的承認，他的本事，變不了絕技，就無法傳承。再怎麼煞費苦心，子孫後代也難有第二個他這般厲害的延續者。

更何況，即便絕技可以傳承，就能如他一樣強嗎？就能比他更強嗎？

仍然是未知之數啊！

那麼，他一身本身，拼出來的東劍王威名是為了什麼？只是為了在許多傳奇故事里多留下一個嗎？

那樣的結果，任誰都難以甘心！

越是如東劍王這般有過人之能的，就越是難以甘心。

傳承難以奢望，東劍王內心燃燒的那股，渴望着有朝一日成為不滅王將的念想，當然就始終不會熄滅。

可是，一直都沒有實現，因為他知道武王對他的認可沒有達到不滅王將的程度。

這一次呢？

這一次回去了，會如金劍王說的那樣，得到玄天武王的認可嗎？

東劍王心生期待……

一行三人在武王殿里尋覓主戰場方向，卻沒有聽到什麼動靜聲響。

金劍王考慮着說：“東劍王到殿內調查看看，然後在我們來時的地方集合。”

東劍王立即明白，金劍王是怕他在混戰中有意外，讓他去殿內調查，就是給他一個合理的理由去尋地方避開危險，來時的地方集合，那就是在沒人的地方等到戰事結束。

金劍王如此照顧，東劍王自然很是感動，然而，他考慮之後，卻說：“如果是那樣回去，只怕得不到武王認可。”

“回去，得先活着。”金劍王覺得不需要再說更多了，大地武王的不滅王將都有武王賜予的神力，單打獨斗東劍王不怕，混戰之中他很容易照應不及，一不留神就可能喪命。

“如此若可回去，武王理當認可。”東劍王仍然態度堅持，末了，又注視着金劍王，語氣真誠的說了句：“錯過了這次機會，恐怕很難再有。我這般情況，不能往上，就會往下，這一步之遙，不能不拼！”

“好吧……”金劍王實在覺得這決定風險太大，卻又明白再勸也沒用，就說：“我必儘力。”

李天照聽他們打啞謎似得對話，卻也琢磨明白了大概，只是他沒想到東劍王會被玄天武王捨棄，於是確認似的問說：“東劍王的戰印莫非出了什麼差錯，武王賜予的神力沒能生效？”

這話問的隱晦，金劍王和東劍王卻都瞭然，於是後者就說：“是啊。”

“戰鬥的時候，還請孤王也能多幫忙照應。”金劍王估計李天照跟東劍王之前私交尚好，也就直接托請了。

“一定！”李天照當然樂意，他對東劍王的為人還是認可的，只是又因此加倍覺得玄天武王太過無情。

無論如何也不該做的這麼過份，換了過去他還會以為武王有外人不知道的無可奈何。

現在，他在亂戰之地里與那麼多武王接觸，尤其是七星武王和星冰雪，讓他了解了不少情況，也就知道，不滅之體對於武王來說，就是需要消耗混沌之氣而已。死而復生還要承擔小概率的風險，不滅之體卻根本沒有額外的危險。

玄天武王這麼做，分明是人為的在控制不滅王將的數量而已。

三個人一行，找了一會，發現了光霧中巨大的彩雲半圓罩子，從面積和位置來看，都不像是武王殿里本來就有的布置。

“大地武王用了混沌之氣擬化為彩雲封閉了戰場？”金劍王推測是如此。

“如果混沌暗靈有迅速吸收混沌之氣的手段，彩雲罩子就能隔絕了混沌之氣的流入，裏面的廝殺沒有白熱化到一定程度之前，應該留有缺口讓混沌之氣繼續流入。”李天照考慮着，又說：“不過裏面肯定不止一層這樣的隔離帶，進不了最裏面的交戰區域，倒不如在外面休息整備，等着裏面的拼殺見分曉。”

“雖然錯過了精彩場面，無疑是最佳選擇。”金劍王很贊同，東劍王懷疑他們是替自己考慮才如此說，就主動請纓說：“我進去看看，如果實在進不去，再出來。”

“不用去了。大地武王既然如此手段，一定是在一層層彩雲罩子上的不同位置留有缺口，隨時需要就可以封閉，確保混沌暗靈只能得到封閉空間內的混沌之氣作為補充。只是現在應該還是大混戰，他就必須控制混沌之氣流入，否則不滅王將也會沒有了無盡的混沌之氣作為後盾。”李天照打消了東劍王的疑慮，終於相信不是為了他的安全。

“大地武王也真有一套，如此一來，裏面的戰況對暗靈族不利，他就靠彩雲牆切斷內外的混沌之氣，讓暗靈族得不到力量補充，迅速步入滅亡；如果是他的人不利，那就供給混沌之氣補充充足，等於廝殺又重新開始，只要不出現一面倒的局面就輸不了。”金劍王取了隨身帶的吃喝之物，三人尋了地方坐那休息。

他們明明身在武王殿里，可是現在，大地武王的不滅王將，王將大約都在封閉的混戰區域，反而沒有敵人。

李天照一行輪番睡覺醒來，見那半圓的罩子仍然沒有動靜。

“不如我們到儲物殿轉轉？”

“隨時有狀況啊？”東劍王覺得這時候實在不敢貪心別的。

“這裏的彩雲光壁肯定會被維持到底，混沌之氣不足的時候，武王殿各處的彩雲牆壁應該會被首先分解成了混沌之氣，我們在這裏等，反而會最晚才知曉裏面的戰況變化。”李天照這般推敲合情合理，金劍王也贊同的說：“轉轉去！”

三個人當即起身走了。

林雙帶着的靈劍團，其實早發現了他們三個，雖然距離遠，看不到他們也聽不到說話，卻可以猜到是他們。

這時知道他們離開了原處，就有暗靈過去跟着，片刻，暗靈回報說：“孤王、金劍王、東劍王三個在武王殿里悠然閑逛。”

“他們倒是舒服得很！”林雙簡直無話可說，雖然現在確實做不了什麼，但也不能輕鬆的這麼過份啊！

只是，平心而論，靈劍團這般枯等着結果，也確實無聊透頂。

裏面的廝殺誰也不知道會持續多久，如果他們直接散去武王殿的儲備混沌之氣，肯定能推進戰鬥過程。可惜玄天武王有令，要靈劍團當黃雀。

一旦現在動手，大地武王就會察覺，也必然會派人出來，靈劍團也就等於提前捲入了戰鬥里，沒有了出人意料的奇效。

所以，即使無聊，靈劍團也只能等着。

李天照一行三人轉悠了會，突然察覺有人過來，還沒見到人影，就聽見許多聲音在叫嚷：“武王殿遇襲，大家分隊搜索，發現敵人，就地處決！”

顯然，是城裡的萬戰將趕來了。

東劍王眼睛一亮，分明很期待有立功機會。

# 第五百零六章 大地武王之劍

李天照三人躲藏一旁，看支援武王殿的敵方萬戰將跑過去的人數不少，金劍王就沒了動手的興趣。

“五十六個。”東劍王於是也沒了积極熱情，這麼多人，打起來很可能付出代價。

“省點混沌之氣吧，如果都是混沌劍客，只是混沌碎片之力也得消耗我們不少。”金劍王直接表態。

“確實沒必要，既然我們等到關鍵時刻才能參戰，這些壓力也留給暗靈族承受好了。”李天照倒是覺得壓力不大，移轉星月越是有人進攻他反而越是容易發揮作用，借萬戰將的劍勁，反擊出去就是三印之力了，都是一擊定勝負的事情。

只是，他幹嘛要替暗靈族阻截壓力呢？

“走，我們到大地武王殿內轉轉，興許會有意外收穫。”金劍王說著，看了眼李天照說：“譬如兵器，或者信息球。”

李天照覺得這提議很不錯，但是，當他們去大地武王正廳里找了一圈，才發現，也不知道是他們來的太晚，還是兵器架上的武器都被賜給了不滅王將使用，反正，全是空的。

至於彩雲地下有沒有藏着信息珠之類的東西，眼下也沒辦法知道，混沌之氣凝聚的彩雲無法擊破，只有混沌之氣消耗殆盡了才會消失，其中如果隱藏了東西，的確很安全。

李天照三人一行離開正廳，在裏面轉悠，突然，看見一間屋子的門上有方便查看內里情況的洞，東劍王喵了眼，喊他們過來。“看看。”

東劍王和李天照輪番看了裏面，完全是酷刑大集合的地方，裏面有男有女，身上都是血污，全都被各類不同的器具折磨着，卻已然麻木的只是低聲哼哼，沒有了抗爭的力氣。

金劍王打量了片刻，說：“有幾張臉認識，一個是以前殺過大地武王愛將的、黃金武王座下的王將，另外兩個是大地武王座下的王將，當年有傳聞說他們跟大地武王寵幸的兩個女王將有染，後來就突然沒聽說消息了，算起來，都是十幾年前的事情了。”

“意思是說，他們在裏面被關了這麼久？”李天照很是錯愕。

“都說大地武王有仇必報，見識了。”東劍王也覺得超乎預想，畢竟王將的圈子里，男女之事就比較混亂了，許多都睜隻眼閉隻眼，只當不知道，雙方都有花花事情，撕破臉了也理論不出個對錯，也就不會看那麼不可容忍。

大地武王這樣的，不知道多少一時興起而喜歡的玩物，至於為此把人關着折磨十幾年？連自己座下的王將都不寬恕？

“所以說大地武王有仇必報，換了別的武王，實在不痛快找個理由安排人去做必死的任務就算了，像他這樣還把人關起來沒完沒了折磨的可不多，三十二武王里都很更難找出第二個。”金劍王其實也沒想到關了這麼多人，而且還不止這麼一間房子，他們一路過去，足足三十六間，每間裏面都有一百人。

李天照一路看完，也被這數目驚住了。“大地武王是把一輩子恨的人全關進裏面了嗎？”

東劍王又看了幾間房子，說：“還不止，預留了這麼多空的，大地武王是準備把這種報復進行到底。”

“幸虧孤王一直沒有落到大地武王手裡啊！”金劍王感嘆罷了，又說：“看到這些，更堅定了我們寧死不被活捉的決心。”

“哈”李天照和東劍王都忍不住笑了，是啊，他們可不想被活捉后成為被關着的一員。

不過，他們有不滅印，本來也是寧死不願被活捉。

三個人在武王殿里逛着，城裡來支援的萬戰將沒有命令也不敢隨意在這裏面走動，破天刀又在城裡大鬧，許多萬戰將又被拖在城裡，武王殿增加的萬戰將數量並沒有他們預料的多。

只是這般等着，還要些時候，又不知道戰況如何了，全盼着大殿的彩雲牆壁難以維持的時候。

“暗靈族會不會贏？”東劍王覺得，暗靈族能堅持這麼久，實在反常。

“這問題讓我不由想問，萬一暗靈族贏了，武王有什麼交待嗎？”李天照很想對勝利的暗靈族動手，但這事，輪不着他可以決定。

“武王沒有交待，我想，第二批增援應該得了命令。”金劍王不確定第二批是誰，甚至猜不透。

“那就休息着等吧。”李天照躺在雲床上，打了個呵欠，累了。

眼下，他們也就只需要等下去而已。

被封閉的混戰區域，情況又到底如何呢？

大地武王眼看着又一個王將沒能被不滅王將保護住，要害被擊中，不滅印沒能發揮作用就死了。

大地武王越發擔憂，現在的他，是絕對不可能在這裏復活王將的，也根本不敢，萬一意識再遭受損傷，他可能就直接完了。

這也就是意味着，當王將和少數萬戰將都戰死之後，數量上也沒有了優勢，戰況會變的更難。

這場戰鬥，無論最終結果如何，武王殿儲備的混沌之氣都註定會消耗的很嚴重。

毫無疑問，玄天武王和風武王聯手謀划的這次行動，從開始就註定了絕不會虧。

還沒來得及問那個該死的叛徒最後的答覆，武王殿就先保不住了？大地武王越想越是惱火，換了過去，他早就拔劍上去了！

但此刻卻必須耐着性子，現在掌控全局，把握機會利用彩雲罩的力量才是更有價值的作戰，而不是他拔劍衝上前去擋幾個暗靈族的攻勢。

只是暗靈族也很機警，即使在混戰之中也都時刻防備着，廝殺了一天，大地武王才成功的用彩雲方盒困住了十一個暗靈。

可是他座下的王將，已經被殺死了六十六個了！

原本大地武王還在猶豫，哪些王將身死之後，他予以復生。

可是，當數量不斷增加，他也不用猶豫了，明擺着復活王將的收益不高，而在這裏，他也無法專心致志的一個個的賜予他們不滅之體。

一個暗靈族斬斷了個王將的脖子，緊接着發動衝鋒絕技，揮劍直朝大地武王殺過來！

天雷不滅王將連忙發動奔雷，長劍前指，糾纏着的雷電飛閃擊出可是射到的時候，卻被那暗靈的混沌光鏡給反彈了開去！

可惡！都說混沌暗靈的混沌碎片普遍都很厲害，原來是真的！天雷王將很是惱火，沒能擋住，那暗靈族已經揮劍殺了過來，劍光之快，令她壓力很大。

突然，一道飛閃的褐色光束，一閃擋在她面前，招架住了那暗靈族的劍。

那暗靈族的劍勁頓時弱了近半，全力一擊就這麼被輕鬆擋住。

緊接着又一個混沌暗靈看見同伴進攻大地武王，連忙撇下在交戰的不滅王將，發動衝鋒殺奔過來。

可是，劍光還沒有威脅到大地武王，就被一道飛閃的金光擋住，也是覺得劍勁瞬間沒了近半，情形詭異之極。

與之交戰的不滅王將這時趕了過來，使盡手段的進攻迫使那暗靈族無暇攻擊大地武王。

天雷不滅王將提劍過來，說了句：“換個位置。”

那不滅王將當即殺奔那個有混沌光鏡的暗靈族過去，把這個交給了天雷不滅王將應付。

大地武王握劍在手，見戰況走到這步，混戰的密度更稀疏，靠彩雲盒子也很難困住暗靈族了，於是大步走入混戰之中。

大地武王本來就體形魁梧強壯，走入人群，仍然高壯的出眾，於是接連不斷的有暗靈族揮劍朝他攻擊，可是，那些手段，不管是混沌碎片力量，還是斬向他的兵器，全都會被突然飛閃的弧光擋住。

大地武王就那麼昂首闊步的大步往前走，一個暗靈聚集力量發動的火紅混沌爆炎飛衝過去時，被不斷飛閃的金光打的四面飛散；另一個混沌暗靈發動的紛飛不絕的混沌煙火持續不斷的爆成火星；又一個暗靈族躍起下擊的驚雷電光，落下時全都避開了大地武王的身體，鑽入地下！

兩個暗靈合力發動的、連續不斷的飛石，全在靠近的時候被飛閃的弧光斬碎，散溢成了混沌之氣。

大地武王對於這些攻擊連看也沒看一眼，只管昂首闊步的走着，手裡的劍也根本不見揮動，那些褐色的弧光彷彿是隨他意念控制，隨時就一閃而現，然後，一切攻過來的混沌碎片之力，全都會潰散。

不知道多少雙眼睛都注意到了這些，包括大地武王座下的不滅王將，本來也沒幾個見過武王與人交戰，此刻目睹，無不覺得那是神乎其技。

如果這是大地劍法的話，相較於小地王的大地劍法，簡直就是兩種狀態，兩種力量。

暗劍王仍然控制着暴雨劍，卻猶自有餘力的不時衝鋒出去襲擊不滅王將或者王將。

突然看到大地武王動作，又見到諸般混沌碎片力量全不能近身，不由高喊道：“用劍！合擊！”

兩個暗靈族默契的揮劍攻上，齊齊出手，瞬間殺到！

只見其中一把劍被飛閃的褐色弧光擋住，另一把劍則被大地武王握着的劍招架住，劍上的力量驟然沒了一半，與之同時，大地武王發勁一震，這個瞬間就成了雙印之力衝擊單印之力，而大地武王本就天生神力，縮小了人類與暗靈之間的力量差距，這瞬間的衝擊，直接把那暗靈震的摔飛了出去！

又一個暗靈激怒的丟下在交戰的對手，寧可背後被攻擊，也要發動衝鋒襲擊大地武王背後。

可是，只見劍光一閃，大地武王長劍別放背後，就擋住了這一劍，與之同時，只見他身體朝後小幅度一動，又把這個暗靈族撞的拋飛了出去！

一個，兩個、三個、四個一會功夫，十幾個暗靈族接連不斷的往來衝殺，卻不斷被大地武王招架、反震給撞的倒飛出去，那些沒有被撞飛的，也是被褐色的弧光一閃擋住了攻勢。

# 第五百零七章 有那麼厲害？

一時之間，大地武王在十幾個暗靈族的圍攻下，卻連步子都沒有大幅度的移動過，就彷彿不動金剛那般站在那，接連不斷衝過去的暗靈族，就又被撞的摔飛了開去。

天雷不滅王將眼看圍攻的暗靈族一時不可能再增加了，當即把握時機，猛的發動天雷地獄！

另兩個不滅王將見狀，也立即發動雷光電網配合。

剎時間，噼里啪啦炸響的電光，只把一群十八個暗靈族全都困在其中，只有一個有混沌光鏡的脫身了出來。

而大地武王，仍然如剛才一樣，電光全都長了眼睛那樣避開了他。

他握着劍，昂首闊步的繼續走着。

背後，是十八個在持續的電光中被束縛着的暗靈族。

突然之間十八個暗靈族被困於電光之中，不滅王將們的壓力減輕許多，眾將又見大地武王如此神威，無不加倍振奮，紛紛高呼：“斬盡暗靈邪物！”

混沌碎片的力量，劍光，但凡靠近，全都會被飛閃的褐色弧光所當。

這就是天下第二武王的劍？

暗劍王看着靠近過來的大地武王，很想丟下暴雨劍去試試他的大地劍法，卻一時並不能看破奧妙，也不知道如何才能突破大地劍法的防禦之能，屆時放開了暴雨劍的八面威風更是大麻煩，於是發動衝鋒，一閃襲擊了個不滅王將，又銜接疾行移走。

同時高喊下令說：“不要理會大地武王！天下最強的防禦之劍，置之不理便廢去了大半！”

一眾圍攻的暗靈族本來越打越火，越火越不甘心，越不甘心越不信邪，得了這番命令，犹如冷水澆頭，冷靜了許多，紛紛各自散開，找尋旁的目標去了。

大地武王看暗劍王存心迴避自己，並沒有被激怒了就放開暴雨劍攻過來，也不由被其冷靜所驚異，這樣的邪物，還真是與他過去認識的不同。

很顯然，暗劍王的移走能力面前，大地武王並不能追得上，存心迴避也就難以施救暴雨劍，大地武王哈哈大笑道：“暗劍王不若如此！既然被本王嚇破了膽，一味迴避與本王交手，本王不為難你就是了！只是可憐了旁的暗靈族，竟然選擇了你為首！此刻當首領的自己不敢與本王打，等若放着讓本王去殺旁人，實屬鼠輩之所為！”

“大地武王你不必虛張聲勢，你的大地劍法再厲害也是防禦之劍，沒人搭理就是廢劍一把！你的地系混沌印之力在武王殿也毫無作用！等我族殺盡了你的不滅王將，那是看我敢不敢與你單打獨斗！”暗劍王不為所激，仍然維持着原本的節奏。

大地武王哈哈大笑道：“本王廢劍一把？一群邪物，不知所謂！在本王的地方，誰來了都得趴下！”

一群暗靈族圍攻的時候，一個個的被大地武王格擋反震的飛出去，可是沒有暗靈族主動攻擊的時候，大地武王主動進擊，卻沒有那般威風厲害了。

這時大地武王舉劍面前，突然發動混沌印的地系力量！

原本武王殿沒有土地，這地系力量也就沒有發揮的基礎。

然而，地上的彩雲卻突然飛起來大大小小的彩雲團，隨大地武王的金劍揮動，一團團彩雲尋覓着不同的目標激射飛去！

一個暗靈族措不及防，背後被彩雲撞上，彩雲突然分開，把那暗靈族的腰部和身體包括，那暗靈族的動作速度受了嚴重阻礙，身法不能如平常靈活，揮劍的動作和速度都大幅度受限而降低了下來。

一個暗靈族的胳膊被彩雲射中，也是被包裹了起來，使勁也甩不脫，掙不掉，一時間左臂被束縛，不能很好的用於戰鬥。

這麼一招之間，六七個暗靈族都被彩雲阻礙，他們發動混沌碎片的力量攻擊，可是也沒用。

因為在聚氣陣里，彩雲會源源不斷的通過混沌之氣維持自身的穩定性，聚氣陣里的混沌之氣只要足夠，這些彩雲就沒辦法抵消。

而在這聚氣陣里，只有大地武王可以控制彩雲。

大地武王竟然拿彩雲擬化成一塊塊的石頭那般用法，以此發揮混沌印的地系力量，別說暗靈族了，在場的不滅王將們都大開眼界，深刻感受到了這裏，到底是誰的地方。

大地武王盯着暗劍王道：“你該怎麼辦？或是看本王收拾他們，或是吃八面威風？或是投降認輸，用你這幅身軀求饒認錯？”

“雕蟲小技！”暗劍王很是不以為然，只見被彩雲束縛了身體不同部位的暗靈族甩脫不能，一個個的不滅之體突然全都爆成彩光，緊接着，又迅速重生化形。

大地武王本來以為是暗劍王令他們死而復生，不料卻看見暗劍王的意識團根本不曾離體，而那些自毀不滅之體的暗靈的漆黑本體卻在瞬間亮起異光，彷彿全都是自己造的新不滅之體！

邪物竟可如此？大地武王暗暗驚駭，原本暗劍王這麼做也是可以，他意識脆弱，斷然是不敢用真武之力離體去攻擊干擾的，但是，倘若每個暗靈族都具備這樣的能力，那就是說，眼下來攻擊大地武王殿的，全都是戰鬥力強悍的武王了啊！

讓這些邪物猖狂下去，未來天下的武王豈不全要被他們替代了？大地武王驚駭之餘，又覺得沒有這種可能。混沌邪物的力量成長不應該如此迅快，昔日天武王曾經抓過混沌暗靈囚困在武王殿里，記錄過時間推移的力量變化，兩年也不見有這樣離奇的變化！難道，混沌暗靈在牢籠中與牢籠外的成長差別如此巨大？又或者是個體差別太大？

大地武王一時間考慮了許多，手裡的劍又發動了一波彩雲飛石的襲擊，這次暗靈族有防備，只有兩三个中了招，卻也是立即自毀了不滅之體又重塑，以此破解。

暗劍王不屑一顧的道：“大地武王技窮了！既然如此，輪到我族讓你知道，憑什麼趕來攻的大地武王殿了！讓他們知道我族真正的厲害！”

大地武王眉頭微沉，覺得這並非是虛張聲勢，卻一時也猜不到暗靈族還有什麼手段。

兩邊廝殺了一天多，除了十個擁有混沌霸體的王將仍然活着，其他的都陸陸續續被殺了，這時就剩下大地武王座下的一群不滅王將在戰鬥。

雙方都是不滅之體，打來打去都是在拼消耗，卻又根本拼不完消耗，暗靈族在在怒胡戰力也沒有機會安安靜靜的吸收和散放儲備的混沌之氣，看起來勝負結果，還不知道要打上多久。

此刻暗劍王一聲令下，立即有三個、五個暗靈族為一組，突然的一起捨棄在打的目標，就近合擊一個不滅王將，這等突然襲擊下，立即有六個不滅王將猝不及防的着了道，四肢和身體承受不住這樣的衝擊力量，瞬間爆成了血霧。

眼看着不滅之體重生恢復的時候，一個暗靈族抱着恢復中的不滅王將的頭，發力撕開，埋臉進去，一口吞了裏面被大地武王力量施加過特殊保護的意識團！

不知所謂！不滅王將的意識有本王的真武之力防護，這般吞下，只會把暗靈的本體撐爆！大地武王還以為暗靈族有什麼手段，卻只是想當然的愚蠢之舉。

可是，六個吞了不滅王將意識的暗靈卻並沒有被撐爆身體，好像意識真被暗靈吸收了那樣，根本沒有如正常那樣迅速再重生不滅之體！

怎會如此？大地武王愕然以對，不滅王將的意識都有真武之力施加的防護層，所以死亡後會飛回來，途中可以確保不容易受創。只要意識不受損，就應該會在暗靈身體里迅速重生新的不滅之體，然後把暗靈撐爆的啊！

可是，那暗靈竟然若無其事？

暗劍王看到大地武王的表情，十分猖狂的笑道：“哈哈哈大地武王現在的心情如何？這就是我族反覆實驗之後對付不滅王將的辦法！以為他們的意識有你的力量保護就奈何不得？不錯！想要徹底粉碎他們的意識我族也要花些時間，然而，他們卻無法逃離我族的本體，在我族的本體之中，根本就無法聚形不滅之體！今日你輸定了！”

“結陣！”大地武王一聲高喝，不能再繼續大混戰的局面，如此一來，暗靈族只要付出被攻擊的代價，就能很容易幾個合擊一個不滅王將，得到吞食不滅王將意識團的機會。

不滅王將的意識團雖然沒有消失，卻被困在了暗靈的身體裏面，這對於眼前戰鬥而言，如同殺死那般。

但想結束混戰的局面，卻也沒有那麼容易，大地武王只好揮劍上前，以自己為集結的中心，靠大地之劍聚集不滅王將在身邊。

天雷不滅王將本來控制了十八個暗靈，卻又被別的暗靈襲擾，以至於不能維持，這時跟着大地武王身邊，她輕聲道：“武王，暗靈族的手段一定不是對所有人都有效，剛才被他們合擊的全是玄級混沌碎片之力，武王再看暴雨劍，暗劍王一直控制，卻沒用這樣的手段對付他，必有原因！”

# 第五百零八章 隱秘

“暗靈不敢吞噬具有自主攻擊特性的混沌碎片之力！否則就犹如吞下持續創傷它們本體的毒藥！混沌風語，混沌地系之類的它們才敢吞！”大地武王得了這提醒，心念一動，立即有所推測。

不滅王將的意識強弱的差距本來並不大，但不滅王將的混沌碎片是與意識包裹在一起的，所以死亡重生后混沌碎片力量不會消失。

倘若暗靈族把暴雨劍的意識吞進去，因為還包裹着八面威風，那麼被吞的意識會自然而然的持續處於八面威風的引動之下，吞下暗靈就是在用本體承受八面威風的持續創傷，那不是作死嗎？

換成了混沌火焰，混沌驚雷，混沌風刃這些具備持續殺傷作用的混沌碎片，道理相同。

“混沌風語，混沌煙火，混沌地系力量的來本王身邊！”大地武王精神一振，真正是鬆了口氣。

幸虧暗劍王是虛張聲勢，否則今日之戰，簡直沒有了任何希望。

暗劍王發現大地武王身邊聚攏的不滅王將的混沌碎片力量類型，也就知道，虛張聲勢這麼快就被看破了，只是，現在敵人數量比開始少的多，現在又有九個聚在大地武王周圍，混戰的壓力也就輕多了。

“抽十五個人，繼續散氣。”暗劍王一聲令下，眾暗靈族紛紛做好準備。

進攻之前，他們就進行過詳細的推演，這時候，或者是在合擊，或者是在攻擊大地武王周圍的敵人的，自發退離了十五個，分散在混戰區域不同的位置，一起吸收混沌之氣，又轉化為混沌污濁之氣散放了出去。

大地武王感覺到混沌之氣的消耗在飛快提升，卻又眼看着戰鬥區域內的戰士數量不足以纏死暗靈族們，就對天雷不滅王將下達了命令。

片刻，天雷王將穿過一層層彩雲罩上臨時打開的門，出去之後，呼喊召集了支援武王殿的那些萬戰將，挑選了混沌碎片力量合適的作為支援。

天雷不滅王將站在彩雲門外，萬戰將們排着隊，上來一個就自報混沌碎片力量組合。

“混沌煙火”

“外面巡防。”

“混沌烈焰”

“進去助戰！”天雷不滅王將這麼重複了一陣，連話也懶得再說，直接用揮手的動作表示，誰走誰留。

剛開始還仔細核對身份，後來聽說他們巡視過武王殿，沒有發現敵人，也不知道孤王去了哪裡。

天雷不滅王將就看看身份牌，然後留意一個個萬戰將的臉，確認不是敵人就行。

就這麼有的進去，有的繼續留在外面。

不一會，挑出來了八十多個，外面剩下了一百餘。

彩雲隔離罩裏面，有不滅王將帶着戰場上遺留的不滅印過來，分發給進去了的萬戰將，然後，大地武王舉劍過頂，高呼道：“以大地之名！賜予你們臨時的武王神力！”

只見一陣褐色的光紋擴散開去，經過這些支援的萬戰將戰士之後，他們感覺到體印里飛快的流入混沌之氣，緊接着，體印的濃度一次接一次的連續突破，竟然達到了萬戰將程度！

不曾體會過雙印之力的萬戰將們激動萬分的揮劍飛衝出去！

嘴裏高呼着：“為了武王，殺啊！”

眼看着一群戰士飛衝出去時，大地武王卻皺着眉頭，覺得不妥，剛才他發現，這群戰力裏面，有些人的戰印無法跟他的意念實現連接！

剛才那擴散的光紋只是障眼法，實際上大地武王只需要意念連接了一定距離內的戰印，就能夠控制預留的機關。

只要是他製作的戰印，就一定可以控制！

這不可能大地武王只想到一個可能，卻又不可能。

然而，根本不容他多想，就看見衝出去的那些萬戰將，幾乎瞬息之間，頭頸都有劍光閃過。

於是，四十多個帶着不滅印的萬戰將的頭頸，全都飛了開去

“是敵人！”有不滅王將激怒驚叫！

有不滅王將怒斥天雷不滅王將道：“你如何選的人？”

“這！”天雷不滅王將難以置信的看着那一張張臉，卻沒有一張跟風武王或者玄天武王座下的不滅王將、王將、又或者是名聲響亮的萬戰將對的上的！“我仔細辨識過，絕沒有敵方的人啊！”

這時候，大地武王的目光也已經迅速掠過一張張偽裝成萬戰將的、敵人的臉，知道事情怪不得天雷不滅王將。

因為這些臉，他也一個都不認識！

“玄天武王和風武王不可能派無名之輩攜不滅印來此，這些人卻一個都不認識，只能是暗靈族存心藏起、不曾為人知道的戰鬥力！”大地武王思來想去，只有這個可能。

支援的戰鬥力瞬間被那二十個人襲擊殺死，於是敵我雙方的數量差距更懸殊了。

而此刻，暗劍王為首的暗靈族們也覺得驚疑不定，推敲之下，卻相信這些是玄天武王座下的不滅王將。

因為，不是他們的人。

風武王是新武王，本來也沒見過玄天武王這般大武王的不滅王將，從來都缺乏資料，因此這些人他們不認識，也理所當然。

無論如何，局勢的變化，卻值得高興。

暗劍王帶來的暗靈族們又抽離了十五個脫離戰鬥，呈分散的方式不斷散失着聚氣陣的混沌之氣。

如此局面，大地武王已經知道，聚氣陣支撐不了多久了。

“好個暗劍王！本王一直輕看了你這邪物竟然還埋藏了這批戰鬥力，專門滅殺萬戰將里挑出來的後援！”大地武王嘴裏說這話，大地之劍卻沒有停下，但凡攻擊過來的手段，只要是身邊一圈不滅王將抵擋費勁的，就被他發動的褐色弧光所擋下，於是環繞在他周圍的不滅王將們就能放心大膽的只管施展手段攻擊。

“這些人不是玄天武王座下的不滅王將嗎？”暗劍王很是驚愕，風武王資歷短，不知道這些情報，但大地武王沒道理不知道玄天武王座下都有哪些不滅王將啊！

即使許多年沒有音訊，也許本事變了，也許混沌印的力量有覺醒更多的，也許有新的獨門絕技了，但是，總歸還是那些人。

此刻這群人，分明不是他們這邊的，也沒有蓄意使用蒼老的臉和身體讓人認不出來，大地武王卻不認識？

大地武王望着這群人，也奇怪的問：“玄天座下何時多了你們這些戰士？”

可是，沒有回應。

暗劍王念頭百轉，突然有了猜測，驟然控制着暴雨劍，接連衝鋒銜接，衝到個正在跟大地武王的不滅王將交戰的人背後，一劍斬了過去。

那人急忙閃避，也沒躲開，後背至肩頭被劃開了傷口，雖然瞬間癒合了，卻也讓暗劍王看見裏面的漆黑本體！

“林雙何在！”暗劍王憤然質問。

一眾暗靈族們的注意力，突然都集中在這群陌生臉上面。

這群人當然是林雙為首的靈劍團。

他們在外面等待的時候，看進來了許多萬戰將，考慮到裏面的戰鬥到一定時候，大地武王極可能會挑人補充，於是滅殺了萬戰將，毀屍滅跡，穿上衣裝，等到天雷不滅王將招呼人的時候就聚集過去。

本來想着，如果有人發覺，那就當場發難把聚集的萬戰將都殺了，如果沒人發覺，那就混進來了再動手。

聽到暗劍王和大地武王的疑問，林雙就知道，要暴露了。

他們能來這裏，至少得有不滅印護身，玄天武王當然不可能挑選一群無名之輩授予不滅印參加這種任務，否則的話，等於是自行踐踏戰士的功績體系。

有名氣的萬戰將那麼多，又不是湊不出這麼多人，為什麼還要用陌生臉呢？

大地武王或許還沒那麼快想到，暗劍王卻會立即明白過來。

果然，暗劍王猜到了。

“現在我們的目標都是大地武王，暗劍王你不管要找誰，也該等到戰鬥之後再說。”林雙答了話，卻並沒有自報身份，因為害怕！

因為，靈劍團都是叛徒啊！

暗劍王為首的暗靈族們一定很憤怒，立即對靈劍團動手都是極可能的事情，所以林雙才提醒眼前的戰況。

“原來是你們林雙你這個叛徒！身為二首領，竟然帶領我族投靠了玄天武王！你們、你們竟甘為人類驅使奴役！你們對得起我族上下賦予的責任嗎？你們忘了自己為何能夠生存嗎？沒有暗劍王一個個的去救助，你們什麼都不知道的初生時候就被眾武王派去的人殺死了！”頓時有暗靈族激憤的大叫。

大地武王聽到暗劍王的那聲呼喊，才推敲出了狀況。原來是襲擊玄天武王殿的暗靈！玄天那女人竟然招降了它們？是了，一定是用不滅之體控制了那些暗靈！

“背叛是因為無可奈何！等消滅了大地武王，我們會仔細對你們說！”林雙又呼喊答了一句。

暗劍王已然知道，答話的這個就是林雙無疑，便說：“很好，那就等拿下大地武王，再聽你們說個明白清楚！”

一個暗靈卻以為暗劍王原諒了林雙等人，不由激憤的叫道：“暗劍王不可聽這群叛徒狡辯！他們能有什麼為難？本來就是二首領為了自己，貿然去打玄天武王殿，最後失手被擒，怕死才會受制於玄天武王！無非是被玄天武王在不滅之體里做了手腳！”

這些暗靈如何知道不滅之體里可以暗藏手段？大地武王很是詫異，即使有創造不滅之體之能，也不等於立即能會這種機關。

“閉嘴！”暗劍王勃然大怒，只恨這個說話的暗靈族口不擇言，腦子不靈光！

“我為何不能說？本來就是二首領這個叛徒的錯啊！她當初如果不擅自妄為，等到新配的戰印送過去，也不會失敗！暗劍王怎麼能原諒叛徒？”那暗靈族猶自不知道無意中透露的信息有多大的禍患，只顧激憤難當。

# 第五百零九章 一子錯，滿盤活

“蠢貨！”暗劍王好生着惱。

林雙都聽不下去了，斥責那人說：“我族的大事不是毀在我手上，是毀在你的口無遮攔上！大地武王還活着，你卻把這些秘密全抖了出來！我們受制於玄天，不得不聽命行事，卻也沒有一個人向她透露過我族大計！”

那暗靈這才意識到說錯話，卻強辯說：“今天大地武王不可能活着離開！”

“原來如此風武王着了你們這群邪物的道！”大地武王內心的震驚，已經無以言表混沌暗靈掌控了風武王的地方，直接成了武王，還是領地規模如今超過黃金武王的風武王！

什麼叫養虎為患？

風武王已經用生命譜寫了深刻教訓。

“今日這裏，一個人類都不能活着離開！”暗劍王咆哮着下令，只剩下滅口補救的辦法了。

天下不知道風武王已成塵埃，他們暗靈族就能假借風武王之名長久的潛伏，做的任何事情在旁人眼裡都是風武王的命令，風武王治下的人也會乖乖聽令行事；天下若知道了風武王被暗靈族取代，風武王的領地還是他們的領地嗎？眾武王還會不聯合起來對付他們嗎？

“大地武王今日註定完蛋！暗劍王，你說過法令必須從嚴，今天到底如何處置二首領這群叛徒，你必須說清楚！”還是剛才那個暗靈族，還是那般激憤難當，更讓暗劍王可氣的是，從許多暗靈族齊刷刷的目光來看，還有許多人贊同！

原本暗劍王沒打算原諒林雙，天知道它作為首領有多麼痛恨背叛！天知道林雙作為二首領，跟隨他那麼久，最後背叛對他的傷害有多深！林雙的命都是他暗劍王當初救的啊！結果，卻是第一個叛徒，還是連累許多潛伏的暗靈族的大叛徒！

暗劍王對林雙的恨，原本十分深徹。

可是，眼前外敵當前，明擺着應該先除外敵啊！之後再對付林雙他們，也就容易的很。現在挑明了不放過林雙，那不是逼迫林雙為了求生，或者逃走，或者臨時跟大地武王聯合嗎？

然而，他座下的暗靈族裡，竟然就有許多如此不堪大用之輩！

這種失望讓暗劍王不由記起林雙的好，又聽到林雙剛才那句，一行人從沒有對玄天武王透露過族眾大計的話，對其的憤怒失望頓時消減了許多，再加上那暗靈族仍然不過腦的逼問，以及許多族眾那迫不及待要他決斷的注視

本沒打算原諒林雙的暗劍王，反而真的有了給林雙一行機會的想法，於是說：“我再說一次！眼前外敵當前，除敵再說。二首領一行如何處置，等除敵後再議，或許一個不饒，或許只有領頭的二首領承擔罪責，又或許會給他們戴罪立功的機會！此刻，誰若再因此糾纏不休，就是對抗我的命令！”

一眾暗靈族，這才終於把注意力放到眼前的戰鬥。

可是，暗劍王卻發現，敵人少了四個！

“還有四個不滅王將去了哪裡？”暗劍王驚聲怒問，旁的暗靈族們就回憶着各自與人交手，以及周圍敵人的情況，有幾個說：“好像突然跑了，我去追。”

“立即追回來！”暗劍王又驚又怒，風武王的秘密一旦暴露，暗靈族就完了。

“追不回來了。”大地武王很是沉着的笑着，片刻，追出去的暗靈族跑回來說，彩雲牆壁完全封住了，出不去。

暗劍王注視着大地武王，突然明白他是有話想說。“你要如何？”

“本王給他們的命令是，指派外面三十一個萬戰將，奔赴三十一武王處，告知風武王已然被你們謀害取代的消息。除非我再派人去追回他們，否則的話，今日這裏的戰鬥無論結果如何，你們暗靈族都只有死路一條！”大地武王很是從容了，因為他知道，局勢已經逆轉，多虧了那個無腦暗靈族的激憤之言泄露關鍵。

“所以？”暗劍王按捺着脾氣，其實已經猜到大地武王的要求。

“風武王的死活本王不在乎，玄天武王利用你族的力量，本王要她自食其果！”

“你想要挾我們？”暗劍王暗暗惱火不已，今日的局面本來必勝無疑，最多再有一天，一定能讓大地武王殿的混沌之氣被散盡，那時候，人數和局面都是他們佔據大優勢，可是，問題就是還得半天到一天，到時候還追得上那麼多路送消息出去的人嗎？

“玄天可以跟你們合作，本王當然也可以。現如今只有本王知曉關係你們暗靈族生死存亡的隱秘，玄天卻不知道。你們該跟誰合作，一目瞭然。更何況，本王時日本來就不多了，根本不會成為你們暗靈族的長久威脅，也不可能突然得到子王傳承生命，最後的這些時日，唯一不甘心的也就是玄天這個仇敵。將來大地之地的一切，我無可傳承，與其便宜了別的武王，還不如便宜替我除去玄天的你們。”大地武王拋出條件。

暗劍王實在不相信他的話，也不想答應，可是，消息不能封鎖的話，暗靈族好不容易才有的安身立命之地，轉眼就會煙消雲散！

風武王領地的那些戰士，聽的一直是風武王的命令啊！不是聽的他們暗靈族的命令！倘若知道真相，還能有百之一二願意跟着他們暗靈族，那都是奇迹了！

更不要說，屆時還有天下武王聯合共討伐的局勢壓力，更不可能還有人願意跟着暗靈族。

而眼下，大地武王拿捏着這一點關鍵，他作為暗靈族的首領，還能有別的選擇？

不管他相信，還是不相信大地武王，此刻都是寧可信其有，才能有機會。

“我如何知道你不會扭頭就把消息擴散出去？”暗劍王仍然心有顧慮。

“天下武王之間，表面和氣也只是為了積蓄髮展力量，最終還是為了你死我活的時候、活下來的是自己。本王沒有可傳承的子王，為什麼要便宜了那些敵人？雖然本王也並不樂意便宜了你們，但說到底，與你們暗靈族的仇怨比起與眾武王，不知道要差了多少！而眾武王中，唯獨玄天武王，是本王此生立誓必須除去！只要你們替本王償了此願，那時不但玄天之地被你們收入囊中，大地之地也可以便宜了你們！有我提供玄天武王殿內不滅王將的消息，有這群玄天武王座下的暗靈族作為內應，有你們散武王殿混沌之氣的能力，事情必可成功！”大地武王說了這些，語氣緩和了下來，又道：“如何抉擇，你作為暗靈族首領，理當為全族考慮。與本王合作，本王註定不是長久敵人；與玄天武王合作，她將來必定是你們的巨大阻礙。”

大地武王的這番說詞，實在很打動人。

更因為暗劍王心知肚明，他們的處境根本沒有別的更好選擇。

一切，就因為族眾里的那個，激憤難當言語中泄露機密信息的蠢貨

一番話，就讓局面走入了這等境地！

“二首領你本來應該為錯誤負責！但考慮到我族未來，還需要你的貢獻，因此給你一個將功贖罪的機會。如若你能做好此事，之前我族的犧牲，全當是為了我族未來、為了令你們成功潛伏在玄天武王殿的必然代價。至於不滅之體里的機關，你們儘管放心，雖然我不能解除，卻有免卻受害之法，等到殺了玄天武王，也就等於解了。是否願意，一言可決！我信你們始終是暗靈族，絕不會真願意為玄天武王所奴役，希望你們心中也是這般想！”暗劍王的態度，分明是接受了大地武王的提議，只看林雙一行是否願意。

大地武王身邊的不滅王將們其實都有話想說，但是，他們有任何疑問，也不會在這時候問，更不會當著暗靈族的面說。

林雙它們是否願意？

當然是願意了！

林雙曾經下定決心，只當從此是人類了，因為沒有回頭路可走。

倘若是別的暗靈族許下這樣的承諾，她未必敢相信，但暗劍王一直言出必行，她是願意信的。

何況，這樣的機會在面前，就算她不願意，靈劍團的其它暗靈族們也一定都願意啊！

本來大家就是無可奈何被迫，暗劍王答應不追究罪責，可以戴罪立功，又有辦法免除他們受的禁制，有什麼道理不答應？

“我們願意全力以赴！戴罪立功！為我族未來，拼盡一切！”林雙帶頭，靈劍團的暗靈們紛紛跟隨表態。

大地武王哈哈大笑道：“如此甚好！玄天武王自以為是，惡毒成性，該為她的行為付出代價了！”

“合作的條件還有一個我必須留五個人在大地武王殿，留五個人在大地武王都城，以防你言而無信時，他們能第一時間遞送消息。我族傳訊的手段，可不是你把他們關在彩雲里就可以的。”暗劍王自然不會完全相信大地武王，只是眼下這確實是最好的選擇，也是給林雙一行戴罪立功的契機。

更是拿下玄天武王，取而代之的天賜良機。

就如今日，原本他們的計劃是，殺了大地武王后再占其身體，那時候旁的不滅王將都死完了，他們控制大地武王的身體，謊稱來犯的敵人都被擊退了，誰知道？

那麼，大地之地就落入他們的掌控之中了。

然而卻被隊友一句話毀了。

當然，此事卻沒那麼容易，因為還有林雙為首的靈劍團在，他們如果不配合，就得殺了，若是放走，玄天武王就會知道。

“合情合理，本王答應了！”大地武王說罷，又道：“但本王也有條件，三個月內，你們必須除掉玄天武王！本王沒有更多時間等，如果超過了時間，本王就視你們為故意拖延，違背約定了！”

“根本不需要三個月！”暗劍王十分自信。

“一言為定！”大地武王開懷大笑。

# 第五百一十章 躲貓貓

“一言為定。”暗劍王也許下諾言。

“孤王，金劍王，東劍王都還在外面，我不方便動手，但眼下是除掉他們的絕佳機會。”林雙已經在考慮合作之後的事情了，身在武王殿的、玄天武王座下的三大劍王，當然必須除掉。

可是，靈劍團肯定不能動手，除非有絕對把握不會走脫了他們。

“只要知道他們身在何處，本王以彩雲牆困住即可。這孤王李天照殺本王戰士許多，本王早就想留他在這裏長期作客了！拿下這玄天武王座下最厲害的鷹犬，本王在等待玄天武王被殺的消息之前，就有樂趣了。”大地武王當即散去交戰區域的彩雲牆，又道：“確定孤王的位置，不必驚動，只需回報。”

一眾不滅王將當即領命去了，大地武王見暗劍王還控制着暴雨劍，不由皺眉說：“本王的人，該放了。”

“合作的條件，我想再加一個，暴雨劍必須死！”暗劍王臨時起意，實在是暴雨劍的八面威風對暗靈族的本體創傷太大。

“將來大地之地便宜了你之後，暴雨劍如何處置由你決定，在此之前，本王的人，誰也不能動！”大地武王態度明確，被控制的暴雨劍不由覺得，有瞬間以為會被出賣的念頭，實在是可恥。

“大地武王要因為一個暴雨劍毀了合作嗎？”暗劍王怒氣沖沖之態。

“你要為暴雨劍毀了合作嗎？”大地武王不答反問，迎着暗劍王的目光，不見避讓。

“哈哈……當然不會！我不過是說笑，試試大地武王的反應而已。”暗劍王放開了暴雨劍，刀娘連忙上前拉着他撤回大地武王身邊。

暴雨劍很是慚愧的說：“愧對武王的期待！”

“你一個人拖住了暗劍王，有功無過！”大地武王安定了他的擔心，又道：“本王知道你等待尋孤王復讎的時刻已久，今天，就是機會！”

“多謝武王成全！”暴雨劍和刀娘雙雙振奮答應，可是，看到不遠處的暗劍王正叮囑那些準備留下來的暗靈言語，他們又突然對此刻的處境，心有幾分不喜悅的糾結。

他們是大地武王的戰士，本來該緊追武王的腳步，從沒想過會有質疑。

但是此時此刻，他們實在很想說：不願與混沌暗靈為伍！

那是邪物，是怪物，是異族啊！

但是，他們只有這種念頭，這些話，卻無論如何說不出口。

於是只能想着：‘武王一定有其考慮，戰士只要聽命行事即可！’

暴風劍和刀娘於是什麼也沒說，只是與別的不滅王將一起，去了武王殿里搜尋孤王一行的下落。

整座武王殿里，處處都變的特別安靜。

一個個不滅王將出來搜尋，只要碰到自己人，就叫他們保持安靜，沉默的搜尋敵人的蹤跡。

越來越多的戰士加入了搜查的隊伍，在武王殿內外，奔走搜尋，卻沒有呼喊的聲音。

而此刻，李天照一行在做什麼呢？

他們睡了一覺，醒了，又等了一陣，百無聊賴的又在武王殿里閑逛。

憑着李天照引路，總是能提前避開了人，外加萬戰將們本來也不能在殿內隨意出入。

這時正說著話，李天照突然示意噤聲，而後站在武王殿里的走道上，仔細捕捉了片刻氣流的信息，悄聲說：“這邊走，低聲交談，我有危險的預感。”

金劍王和東劍王早知道他有預感的奇能的，於是都很信服的跟着他移動。

片刻，李天照發現四面都有人，一時半刻不知道這些人的移走速度差，就近閃進了一間房子里等。

不料看見屋子里的雲牆上有一面面光鏡，裏面有人影。

李天照很是稀奇，湊近了過去，才看清後面竟然有人，是女人，赤着泡在液體里的，在裏面漂浮着，他試着按了按光鏡，壓力傳遞之下，裏面的液體形成暗涌，漂在裏面的女人就變換着姿態轉動了起來。

“這是什麼？到底是活人還是死人？”李天照很是好奇，東劍王也沒見過，他逐面光鏡查看，突然認出一張臉道：“這不是當年那個、那個什麼王將來着？就是傳聞被大地武王寵幸過一些時候，後來跟兩個王將又有私情的那個什麼王將來着？那兩個男的不是在關着人的房子里見到過了嗎？”

東劍王過來，辨識確認了後點頭說：“是她。原來被關在靜止之水裡。”

“靜止之水是什麼東西？”李天照很是好奇。

“只聽武王提起過，具體也不知道，也沒有問。”金劍王果然沒有很強烈的好奇心，只是這話，分明透露了，他之前是在玄天武王殿見過。

“人泡裏面也沒有發脹，看目光分明還是活的那般，只是又不見胸膛呼吸起伏，像是生命靜止了那樣，倒是如名字一樣。”東劍王觀察着，猜想着這大約是大地武王喜歡的女人才有的待遇。

“沒想到武王殿里藏着這麼多想不到的黑暗。”李天照頗為感嘆，感覺到外面的氣流有變化，他走出，確認其中一個方向的人移動的更快，於是就招呼金劍王和東劍王移走着躲避。

等到三路人交錯的時候，利用短暫的時間差，移動快的從前面走到搜尋過去時，他們迅速走他們經過了的路，暫時躲藏的路上那群搜尋的隊伍過來時，他們已經去遠。

“奇怪，這麼多人，是暗靈族還是大地武王的人？”東劍王覺得情況不對，好像是勝負已分。

“先出了殿內再說，在這裏面一旦被發現，就會被彩雲牆壁困死。”李天照心裏清楚，這些搜尋的人不是暗靈族，如果是的話，剛才肯定會發現他們。

‘暗劍王如果沒能把武王殿的混沌之氣消耗殆盡，我們三個也只能撤退了……’李天照路上躲避搜尋的隊伍時，有意尋機會落在最後，看見搜尋過去的人里，最後那個是天雷不滅王將的側影。

一行三人躲開了搜尋的人，去到記憶中的殿門位置時，卻發現門外站着好幾個不滅王將堵門。

三人連忙後退躲了起來，東劍王低聲說：“他們在封殿搜尋。”

“孤王有把握闖出去嗎？”金劍王恐怕一會進來搜尋的人會更多。

“大地武王明明可以封門搜尋，卻只是留人堵門，或許就是讓我們心存希望去突圍，我猜堵門的十之八九是混沌霸體。”李天照考慮着說：“他們並不確定我們在殿內，甚至不敢肯定我們是否已經撤退，武王殿里只有不滅王將會進來搜查，他們確認尋遍了之後就會撤走，大地武王不會讓萬戰將們進來。”

“萬一大地武王只留下正廳的門開着，我們又怎麼出去？”東劍王很是擔心，既知道李天照的推測可能性很大，卻又覺得在這裏多留一刻都是危險。只要想想大殿裏面關着的，泡在靜止之水裡面的人的下場，就覺得不寒而栗。

金劍王也知道此刻是兩難的選擇，事實上即使衝出去了，一旦被發現，他跟東劍王都沒有迅速甩掉追擊的突圍能力，同樣是危險重重，孤王的考慮里，很可能也加入了這方面的因素，只是為了照顧他們的感受，不好說明，於是就說：“我贊同孤王的主意。”

“東劍王若沒有異議，我建議現在開始保持安靜。”李天照說完，見東劍王點點頭，於是三個人，站在距離正廳通往裡面最近的屋子里，保持着安靜。

武王殿正廳門外，一隊隊搜查的不滅王將陸續出來，都回稟說沒有見到人。

在武王殿外面地毯式推進搜尋的也稟報說沒有見到人。

一群暗靈族在武王殿外面幫忙搜查了，也沒發現異常。

暗劍王不由望着進武王殿正廳的門說：“大地武王何不讓我族進去找一圈？萬一人在裏面，絕對逃不過我族的搜查。”

“多此一舉。”大地武王自然不肯答應，他的武王殿，讓暗靈進去轉一圈？平時不滅王將都不許隨意進出，能讓別人進去？“以孤王個性，看到門口有人封堵，若是人在殿內，早就直接突圍出來了。遍尋不到，自然是看到彩雲圓壁消失，知道勝負已分，以為贏的是本王，於是撤走了。”

“萬一沒有走呢？”暗劍王確實想進去轉轉，實際上他也認為，按照常理推測，孤王一行肯定該是在彩雲牆壁外的某處等着戰鬥結果，見到彩雲消失，武王殿的混沌之氣又還多，分明像是大地武王贏了，自然就會撤退。

所以暗劍王也不以為裏面有人，只是想尋個借口，嘗試進去看看，一探其中的隱秘。

“如果沒走，他們就永遠不可能衝過本王的大地之劍了！”大地武王不準備給暗靈機會進去，轉而又問暗劍王留下的暗靈是誰，見十個暗靈走出來，五個站在前列的說是留在殿內的，就說：“正廳門內，未經本王允許不得出入！本王會給他們五座殿堂作為起居使用。”

“她們兩個是我精挑細選，能夠一時陪伴在大地武王身邊，豈能不入正廳？”暗劍王當然信不過大地武王，才留下兩個好看的暗靈族，交待她們時刻跟着大地武王，以免他弄鬼。

“這是不信本王了？”大地武王沉眉怒目，暗劍王也就把話挑明了說：“易地而處，大地武王敢壓上全族命運在信任兩個字上么？”

# 第五百一十一章 還在城裡的那個人

“也罷，本王允許她們在正廳陪伴，在殿內卻絕不可入！本王每日都會在殿內獨處三四個時辰，期間也不得打擾。”大地武王退讓了一步，暗劍王尋思着說：“如果真是獨處，當然沒有問題。”

“期間本王予他們大殿外牆的臨時操控權力，你可以放心了。”大地武王如此說法，誠意滿滿，暗劍王也就不怕他借獨處的名義，偷偷從別處開門見座下的戰士了，於是說：“如此，合作愉快！”

“記住！三個月！”大地武王提醒約定的時間，暗劍王許諾道：“不需要那麼久！”

說罷，暗劍王率領剩下的暗靈族們撤離了大地武王殿。

出了內城城門，他們看見外面建築，街道，全都成了殘垣斷壁，屍體和廢墟混合一起，場面慘不忍睹，哪裡還有大地武王都城原來的繁盛模樣？

“一個破天刀竟然就屠了這座城，城裡那麼多萬戰將和王將都擋不住他，這破天爆的厲害也真是不容小覷！”暗劍王在廢墟上行走着，林雙突然說：“我們什麼時候行動？”

“此番玄天武王沒有達到目的，接下來必然加緊派人進攻大地之地，我回去稍作休整，把亂戰之地的族眾召集了之後，就去玄天武王都城。此事不需要拖延，越快越好。這一次投入更多戰鬥力，絕不會再出差錯！”暗劍王雄心壯志，雖然對大地武王仍然疑慮，但也認為，如果沒有意外，眼下這樣的發展，比順利滅了大地武王的結果還更好。

只是，時運真的在他們這邊嗎？

大地武王那般老奸巨猾的人，可信嗎？

暗劍王難以確定，大地武王說的那些話的確是他的實情，唯一難以猜度的就是，大地武王最後到底寧願把一生經營的成果便宜了誰。

是便宜了某個武王，還是便宜了他們暗靈族？

這就是一個，除了大地武王自己，沒人能預料的問題了。

而現在的局面，暗劍王只能選擇相信。

“如此，我們等着！”林雙說罷，丟劍在面前，說：“請暗劍王動手吧！”

靈劍團的人紛紛丟了武器在地上，他們只能是死回去，否則戰印里的記憶碎片信息就會暴露一切，而且，都這麼活着回去也不好解釋。

“你們的禁制，等拿下玄天武王殿後就能解除。我族的未來，就看接下來的關鍵一步！盼你們戴罪立功，不要忘了，我們是暗靈族，與人類唯一的共存之道，就是我們自己立於絕對掌控的地位！”

“不遺餘力！”林雙帶頭立誓，於是一群暗靈族紛紛上前，揮劍斬爆了他們的不滅之體。

原本不是一擊可以擊殺，但林雙他們都主動散了混沌之氣，於是不滅之體無法復原，他們的漆黑本體被擠壓成一團巨大的意識團球體，被玄天武王的真武之力包覆著，自行尋覓着指引，飛入天地間密密麻麻的碎片汪洋汪洋之中，直往玄天武王殿回去……

一個暗靈族這時才問暗劍王說：“真的要給二首領他們機會？叛徒還能戴罪立功，不是好事啊！”

“話已說出，當然要對自己人言而有信。他們沒有對玄天武王透露我族大計，到底是心懷我族未來，因為生死所迫，眼前大局又對我族未來關係重大，因而破例給他們戴罪立功的機會。我知道你們心中不服，但我只是給他們回來的機會，將來林雙不可能繼續擔當二首領的重任。”暗劍王知道族眾的想法，果然，聽了這話，都沒有強烈反對的意見了。

暗靈族們都不能接受叛徒回來了還能繼續當二首領，那顯得他們的忠心很沒價值，但大勢所趨，只是不計較前面的罪責，回來后不復擁有以前的地位，那就並非不可接受了。

暗劍王領着人走了一陣，突然看見跑出來許多大地武王的戰士，還有不滅王將，於是奇怪的問：“你們這是作何？”

那不滅王將其實不想搭理暗靈族，但知道大地武王跟暗劍王目前有合作，只好耐着性子說：“破天刀還在城裡大鬧，我們奉命去拿下他。”

“……破天刀還沒有撤走？”暗劍王眉目一沉，狐狸眼裡透出來濃烈的殺機。

“暗劍王跟他也有仇嗎？”

“孤王還在武王殿內！破天刀是冰雪武王的兄長，孤王於公於私都不會撤走卻不相告！”暗劍王揮手下令道：“全部回去武王殿！今日絕不能放孤王活着離開！”

那不滅王將也吃了一驚，雖然是奉命出來對付破天刀的，但如果孤王還在裏面，顯然事情更重要，於是一隊不滅王將分作兩路，一路繼續去堵破天刀，一路折返武王殿。

這時候李天照在哪裡呢？

暗劍王一行離開之後，大地武王讓人清點武王殿範圍的傷亡，收拾善後，他在那些沒有了不滅王將殿的人陪同下，去逐座殿堂的重建，順便給留下來的五個暗靈族準備居住的地方。

不滅王將們對武王殿里進行了地毯式的搜索，因此誰都以為裏面沒有人了，李天照憑藉對氣流的把握，知道人是真的散去了，並非全在門外等着他們出去，就立即招呼金劍王和東劍王一起出了正廳的門，匆匆擇路出去。

這時候進入武王殿的萬戰將們都有序集結待命，也就是清理善後屍骸等遺留的污穢。

李天照存心避開人群過去，並沒有難度。

他們走來時的方向離開，除了武王殿，進了候王殿範圍，基本已經安全了，李天照就讓金劍王和東劍王先走。

“此地危險，孤王還留下做什麼？”東劍王很是擔心，金劍王卻會過意來，猜測說：“孤王要去通知破天刀情況？”

“是啊。否則我們都撤走了，他還不知道情況，勢必會被大地武王的不滅王將包圍。”李天照說罷，又催促他們先走。

東劍王本有意思一起去，金劍王考慮着卻說：“如此，我們先走一步。”

兩人離開候王殿，看見外城變成了廢墟的模樣，吃驚之餘，不由感慨破天爆的可怕。

東劍王不解的說：“留下孤王一人妥當嗎？”

“孤王擅長獨自作戰，移走突圍更容易，現在離開了武王殿範圍，沒有彩雲牆壁的手段限制，他退走不難，如果我們同行反而會不利於他發揮。”金劍王說罷，又皺眉道：“只是武王殿的情況我們還沒清楚，照理說應該有第二批支援，也不知道有沒有到達，大地武王如何勝的，暗劍王為首的暗靈族是全滅還是退走了，我們也不知道，真不知如何回稟武王！”

這些，的確很糟糕……但東劍王覺得，此番能活着離開已經是莫大的幸運，不，應該說是多虧了孤王對危險的奇特預感，否則在武王殿裏面對那些不滅王將們的地毯式搜索，他們根本不可能躲的過去。

最糟糕的結果已經避免，東劍王擔心的只是，孤王能否安全脫險……

暗劍王率眾折返武王殿時，看見正廳門外已經沒有人在，她不由恨恨然咬牙道：“孤王一半人重新搜尋武王殿外，尤其留意三人同行；一半人隨我去追破天刀！”

走不多遠，碰上不滅王將，問起他們為何折返，聽了暗靈族的說法，那不滅王將不敢馬虎，急忙跑去找到大地武王稟報。

“再派兩隊人去追破天刀。”大地武王也認可暗劍王的推測，孤王如果剛從武王殿里出來不久，的確可能直奔破天刀而去。

但是，大地武王卻並不以為李天照必然能在武王殿內躲過不滅王將的全面搜查。

換言之，暗劍王很可能是多疑了。

其次，大地武王也並不認為李天照必定會去提醒破天刀撤走。

換做是他，就未必會這麼做。

三十六武王聯盟里，聲望高的就是孤王，破天刀，其次才是玄衣王將，冰雪武王。

倘若破天刀死在這裏，從大地武王的角度來看，對於玄天之地掌控亂戰之地，對於孤王在亂戰之地的影響力，都是好事。

那麼，為什麼孤王就一定要去通知破天刀呢？

大地武王的想法本來也有其角度和道理，只是，這件事情上，很顯然是暗劍王猜對了。

李天照跟金劍王和東劍王分開之後，穿過廢墟，搜尋着破天刀的位置。

繁華的大地武王都城，街道被倒塌的建築堵塞，橫七豎八的屍體被掩埋，或者拋散。

這些樣的場面，即使是在敵人的都城，李天照仍然覺得慘不忍睹。

如果說破天刀的絕技是當今天下破壞性最強的，大約是一點也不誇張。

破天刀的位置並不難找，李天照疾走一陣，留意着周圍遠處的情況，發現有破天爆炸開的彩光時，立即飛奔過去。

大地武王都城是真的全成廢墟了，但破天刀還沒有離開，一直有許多萬戰將和王將在跟他交戰，那些萬戰將被破天爆炸的沒了混沌之氣，就只能退下，但又會有另一批接替。

大地武王的戰士對於破天刀的厲害早就知道，因此也早考慮過一旦交戰應該如何應對。

車輪上陣消耗，就是最基本、也是必然的路數。

王將里有帶着不滅印的，但也禁不起破天爆持續了十八個時辰的連續轟炸。

原本他們都覺得破天刀的絕技那般厲害，消耗肯定很大，一定會很快被耗幹了倒下。

結果……一批批的萬戰將被耗的退走，有些因為退的慢，被破天爆蓄意追擊，一整隊都被炸死。

一天一夜，七百多個萬戰將在車輪上陣的情況下，全都被炸幹了混沌之氣。

# 第五百一十二章 誤會

二十個王將、其中還有五個帶着不滅印的，一樣在破天爆的連續攻擊下，被陸續消耗的混沌之氣難以為繼。

於是他們派人去武王殿里求援，不過多久，兩隊、二十個不滅王將很快追了出來。

‘玄天武王和風武王的人都撤了？竟有不滅王將出來？’破天刀見到這些人，暗暗心驚，他堅持到現在本來就很疲憊了，只是因為有約在先，他性格又向來不願輕易服輸，倘若武王殿里還沒有分勝負，他就先撤走了，將來哪裡還有臉面見孤王？

此刻見來了這麼多不滅王將，也就知道武王殿里的戰鬥十之八九已經結束了，只是，不見孤王出來，不由懷疑是被困在裏面了。

‘孤王若是撤走，必然會來知會一聲，若是被困，我得設法救助……’破天刀正考慮着，突然看見一條身影從側旁廢墟里閃出來。

破天刀急忙發動小霸體，擋住斬向他脖子的一劍，緊接着立即發動破天爆，爆發的彩光，頓時把周圍的敵人盡數推的後退！

只是襲擊他的那條身影一擊之後，速度很快的又彈開了去，破天爆的發動竟然也才勉強在十步外追上。

破天刀一陣心驚，卻一臉嘲弄的大笑道：“十步殺的絕技總算見識了！可惜啊可惜，你這本事放在王將之戰厲害的很！都有不滅之體的時候，縱然讓你斬中了要害，也根本決定不了勝負，也就只剩讓人讚歎兩聲了！而我的破天爆即使此刻，仍然威風不減，你我誰更強，顯然已有分曉！”

一番話，很是刺痛了十步殺的驕傲。

原本只是破天刀這番話，十步殺也不至於如此介意。

破天刀說的是實情，但他們如果單打獨斗，還不一定誰消耗得過誰，因為破天爆也僅僅來得及追上十步殺閃離的衣角，倘若存心挑選時機，等破天爆發動之後出擊，還可以實現無傷退走。

只是，如破天刀所說，十步殺的獨門絕技本是襲擊、而後絕殺敵人的手段，不滅之體的存在，確實讓十步殺的威懾力從天上墜落到地下。

這種現實十步殺本來早就心裏明白，旁的不滅王將也明白，他本身也早就接受了。

可是……

十步殺原本在武王殿里的戰鬥，就遭受了接連不斷的打擊，那些打擊之多，之沉重，已經嚴重傷害了他的自信心，甚至於讓他懷疑人生。

正在這種時候又聽到破天刀這些嘲諷的話，十步殺也就難以維持一貫的冷靜。

十步殺在武王殿里的時候遭遇了什麼挫敗？

每個暗靈族，都好像孤王那樣，能看破他的絕技，能夠預知他的襲擊！

明明十步殺出手選擇的時機那麼絕妙，可是，飛衝過去時，每個、是每一個暗靈族都預知了那樣，及時防備招架。

雖然有好許多個暗靈都沒有料到他的十步殺發動的速度快，因此雖然有防備也沒招架住，被他斬傷，可是，那種知道他會攻擊過去而有防備的反應，是明明白白，確鑿無疑的事實！

一大群暗靈族啊！

一大群暗靈族啊！

全都能知道他十步殺發動的襲擊！

那是種什麼體驗？

十步殺簡直懷疑，他的得意絕技，至今引以為傲的獨門本事，是不是已經被淘汰了、而他自己卻還一無所知？

本以為能擋他十步殺的只有一個孤王，突然發現，一大群暗靈族個個都可以！

為什麼？

為什麼會這樣？

十步殺思來想去，暗靈們跟孤王的共同點只有一個——千殺劍法！

用的都是孤王的千殺劍法，那就是說，奧秘就源自於千殺劍法！

十步殺聽着破天刀的那些嘲笑，憤然拔劍，再次發動十步殺，剎時帶着一竄疾影，迅速撲出！

而這時，破天刀的小霸體還不能再次發動。

剎時間脖子被十步殺斬中，破天爆二度爆發時，又是追出十步，才推了十步殺一把，卻只帶的他身形加速前沖。

十步殺的身影消失在周圍的廢墟里，突然從側后又一次發動十步一殺襲擊過來。

於是，又一竄疾影掠過，斬中破天刀的後頸，加速偏飛閃離。

‘這傢伙怎麼今日如此容易着惱？這般連番來攻，真是加速了我的混沌之氣消耗……’破天刀習慣了這麼嘲弄，原本認為，以十步殺的性格不會理睬，不料今日卻如此易怒，一時間混沌之氣被打的消耗更快，壓力更大。

周圍的不滅王將們又沒閑着，全都各施手段的輪番靠近，迫得破天刀沒辦法為了對付十步殺控制破天爆發動的節奏，只要他的破天爆發動的頻率慢了，就是給了旁的不滅王將們欺近的機會。

尤其那個被人護着的天雷不滅王將，要是讓那女人靠近到一定距離發動了天雷地獄，就可能是極大的麻煩。

混沌雷系的碎片之力一直都很麻煩，破天刀靠的就是讓這類對手沒機會發動本事，因為破天爆的殺傷範圍更大、更遠，也更強。

這般圍攻之下，破天刀也扛不住了，早有退意，但十步殺分明不會放他走。

正焦急時，十步殺又從背後衝過來，破天刀的破天爆剛剛發動，眼看着又要吃一刀，突然看見一條身影急速飛閃過來，帶着六色的劍光，與十步殺在急沖中瞬間交錯而過。

緊接着，十步殺身形偏飛閃離，那六色的劍光維持着原本飛沖的軌跡，撲入一面的不滅王將中間。

一時間各色混沌碎片的力量爆發，又有寒冰火焰形成的熱氣，伴隨着還有飛閃的劍光。

卻不過片刻工夫，一隊十個不滅王將全都在移轉星月的劍勁之下被震的接連拋飛，封堵着的包圍圈頓時有了空隙。

“走！”李天照一聲大喊。

破天刀見到六色劍光，就知道是孤王來了，眼看他威猛的不思議的接連擊飛了十個不滅王將，又驚又喜，連忙一聲爆喝，長刀揮動，破天爆發動，直把大半圈的敵人全都炸的震退十步，他自己則快步從李天照身旁沖了過去。

十步殺帶着一竄灰影，疾閃追出，卻被李天照憑藉氣流預知他來的軌跡，及時一劍反斬，截住他對破天刀的追擊。

只是，那十步殺的絕技之厲害處，不但是襲擊人迅快突然，最絕的是一擊出手后能加速偏飛閃離，讓人慾反擊也來不及，追擊更是趕不上。

李天照也沒指望能傷十步殺，只管不讓他妨礙破天刀撤走就好，如果讓不滅王將和更多人來合圍成功，破天刀恐怕也消耗不了多久，這時就催促說：“化作混沌疾行快走，不必回頭不必停留，亂戰之地再見！”

“好！”破天刀也就不啰嗦了，當即把混沌氣源轉化為混沌疾風，如此一來走的是快，但萬一被人截住，就很難有機會再來得及轉化成混沌氣源，期間也就用不出破天爆絕技了。此刻轉化，本來也很危險，完全是信任孤王的本事。

一會功夫，十步殺又二度襲擊，卻都被李天照給擋住了。

破天刀化作疾風，藉助廢墟阻礙，迅速擇路離去，李天照則奔走另一個方向吸引敵人注意力。

等到十步殺發現的時候，已經一時丟了破天刀的蹤影，他不甘心放走破天刀，跑到較高的地方瞭望，見到疾去的背影時，才無奈輕嘆，都是混沌疾風的話，並沒有多大機會追得上，實在要去，也得追擊很久才能趕上，破天刀若存心逃，也難追出什麼實質性的結果。

但是，再去追擊孤王，十步殺又心知沒有什麼意義。

‘孤王剛才衝殺不滅王將的劍勁那等厲害，聽到他們叫喊說是天王劍法，看來剛才擋我的時候是存心留手，不讓我太過難堪嗎？’十步殺不知道移轉星月的究竟，自然以為幾次碰劍都是孤王留手。

‘罷了，他既對我有這等善意，我的十步殺本又奈何他不得，何苦非要逼得他撕破臉，不給我留顏面？’

十步殺本來也習慣單獨作戰，一群人圍攻孤王，對他來說贏了也不光彩，又有這些誤會，索性獨自脫離了戰場，直往都城外面去。

城外，某座山林里。

風不回甩去濕法上的水，正擦着身子，突然看見十步殺過來，她連忙穿了上衣，很是激動的問：“是要我去助戰嗎？”

“不！”十步殺否定的很乾脆，末了，目光很仔細的、一遍遍的打量風不回的臉，還有身體。

“……師父不是說過，教我本事只是希望十步殺絕技有傳承，不是饞我身體嗎？”風不回暗暗咯噔。

如果說最初她很情願，那麼因為十步殺自己豎立了形象，她也相信並且習慣了，早沒有那方面的想法，突然之間若要求有男女之事，她還真談不上有多少心甘情願。

“不滅王將殿內有武王侍，可化任何模樣的女人，我當然對這些早已乏味。但活人與武王侍從卻又不同，活人之特別，在於個性，結合情景，會有超越單純形貌美麗的動人魅力……”

十步殺話還沒說完，風不回就打斷了說：“師父你是不是早就對我有心思了啊？大地武王都城那眼看着打了快两天了，你不讓我去參戰就算了，這會突然跑過來跟我說這些，是不是換個時間我更容易接受呢？”

“傳你十步一殺時許下的誓言，可還記得？”十步殺不答反問，聲音份外嚴肅。

# 第五百一十三章 寂夜不靜

十步殺突然問起傳招的誓言，又一本嚴肅，風不回只好背了一遍。

“第一：此生不做大武王的不滅王將，將來找個機會去小武王那騙個不滅之體，然後遠離了小武王；第二：沒有你的允許，不能離開這裏；第三：絕技之恩必須報還，無論你需要我做什麼，都不得推脫拒絕，完成之後，互不相欠。”

風不回說完了之後，又困惑的問：“師父拿報還恩情的大事用來饞我身體是不是太虧了啊？剛開始傳本事的時候，你有要求，我肯定白送呀，幹嘛等現在？”

“你記得就好！”十步殺份外認真的說：“你可以離開這裏了，往那個方向全速趕路，盡可能追上破天刀，一路護送他回去。此後不管你用什麼辦法，也不管你付出什麼代價，都必須從孤王那學得千殺劍法，並且掌握千殺劍法的奧秘，弄清楚十步殺為何被其克制，並且將結果如實告訴我。辦成此事之後，你我互不相欠。”

“……我說呢！原來是看我有沒有條件吸引孤王饞我身體啊？那可不容易，孤王不為美色所迷，要說接近……我投靠他，當他朋友，成為得力助手學千殺劍法的機會還更大。”風不回穿上外衣，又取了披袍，提了長刀，臨走時，看着十步殺，又覺得略有不舍。“師父看我走，有沒有不捨得？”

“你我之間沒有交情，也不需要有別的交情。傳你十步殺，只是認為你可以傳承我的絕技。只需要你遵守約定的事情，那麼，未來不必因為我而做任何決定。什麼離愁，不舍，不滅王將早就看淡。”十步殺說罷，又催促說：“快點出發，破天刀的混沌氣源可以轉化為混沌疾行，你必須日夜兼程等他休息停下才能追上。”

風不回想到此去一別，不知道何年才能再見，剛才又誤會了十步殺的意思，這時情緒使然，止不住衝動的說：“十步一殺是我的夢想，師父也是我崇拜的強者，今天分開，不知道何時再見，臨別之際，願以此身償師恩，此後雖天涯各一方，念想卻仍留在此山中。”

如此真摯的情懷，風不回自己都被這番有感而發的心緒感染的越發念想濃烈了……

十步殺深吸了口氣，突然吼道：“趕緊出發！”

這一聲無情怒吼，瞬間把風不回的所有心情都喊沒了，她提了刀就走，很快消失在十步殺的視線。

十步殺輕嘆了口氣，自語道：“不為大武王的不滅王將，你才有自由身，這誓言是為你好……”

他正感嘆着，突然看見風不回又折返，不由詫異的問：“忘了東西？”

“有件事情想問師父好久了。”風不回一本正色，十步殺一時各種猜測，點頭說：“你問。”

“師父說武王侍從可以變成任何模樣，那師父把玩的時候有沒有讓武王侍變成我的模樣？”風不回很認真的表情，目光中透着懷疑說：“我猜肯定有！所以師父才不饞我的身體，是不是？”

十步殺沉默了片刻，深吸了口氣，緩緩拔出兵器，他已經不想說話了，風不回再為這種無聊的理由耽誤時間，他就直接動手趕走！

“切——不好意思回答就動手，一點都不坦蕩！”風不回走了，這次真的走了，跑出去很遠了，突然又扭頭喊了聲：“師父再見！我絕不會辜負了十步一殺的威名！”

十步殺沒有答話，在木屋外駐立良久……

“本只為絕技傳承，又何必非要有相會之期？人已去，此地也不必再留。”

十步殺離開時，木屋在火焰中燃燒……

話說李天照幫助破天刀先撤離，他自己吸引敵人注意力，憑藉近乎無間歇的衝鋒能力，移走衝刺，在廢墟中繞行一段之後才衝出城外，沒費什麼工夫就甩脫了追擊的兩隊不滅王將。

天雷不滅王將聽說有混沌風語的不滅王將也追丟了人，很是惱火。

“可恨！武王殿里怎麼會讓他躲過搜查了？”

“也許本來就沒在殿內，當時那般搜查，不可能被他躲過。”另一個不滅王將沒有那麼遺憾，只是覺得無可奈何。“再追一陣看看，只是孤王移走能力如此過人，怕是追不出什麼結果。”

此刻這麼想的不滅王將，其實不止他一個。

果然，兩隊人追擊了大半個時辰，全靠搜尋林中的痕迹，這般追趕，分明沒有意義，於是都撤了回去。

回了武王殿後，有人突然問起說：“暴雨劍怎麼不見蹤影？”

“一直沒看到，跟他一起拿雙刀的年輕美女也不見蹤影。”另一個不滅王將更關注的是刀娘。

“聽說他們恨孤王日久，今天好不容易碰上，大概是不肯錯過機會，追的遠吧。”有不滅王將這般猜測。

“孤王破解了天王劍法，他們追去也討不了好，年輕人實在是太衝動！”一個不滅王將暗嘆可惜，推測如果追的太遠，怕是會被斬殺而歸。

“破解了天王劍法？”天雷不滅王將冷笑道：“天王劍法有那麼好破解？說不定這孤王，本來就是天武王的人吧！”

大地武王聽着眾王將議論，沒有發話，這時卻不由眉頭一沉，也不禁暗暗揣測這個可能。

‘玄天武王座下的孤王能有雙印之力，還能活到今天，確實離奇……但他若是天武王的人，又怎麼可能暴露天王劍法？有此疑點，無論是與不是，以玄天的作風，他的下場絕不會樂觀……’大地武王考慮着這些，卻沒有與身邊的不滅王將說道。

至於暴雨劍，已經有不滅之體，即便追擊孤王鎩羽而歸，有真武之力保護意識團，也必然可以平安歸返，大地武王也並不着急。

再說了，暴雨劍和刀娘就一定能追上孤王嗎？

天色黑了下來。

李天照甩掉追擊的不滅王將已經有小半日了。

他估摸大地武王的不滅王將也不會追這麼遠，擇了合適的地方，掛起繩子做吊床，躺下休息。

此番襲擊大地武王的行動，實在是跟預想的不同，本來以為無論成敗，一定會有場惡戰，沒想到，武王殿里耗了一天多，最後卻是躲貓貓潛出，衝殺了一會掩護了破天刀走，他自己離開也沒有遇到什麼阻力。

李天照躺在吊床上，回想着這趟行動，心中有許多疑惑之處。

勝負分的太快了。

而且不合情理。

暗靈族既然有能力吸收混沌之氣補充，那就決定了，不管勝負結果如何，都應該是武王殿的混沌之氣被消耗殆盡了，才能見分曉。

正因為如此，他們才會在武王殿里閑逛着等，當武王殿的彩雲牆壁無法維持時，才是廝殺出結果的前夕。

然而，事情卻不是那般走向。

李天照思來想去，除非是暗靈族被彩雲凝聚的牆壁困住的多，暗靈族才會退走，但若是那樣，大地武王又幹嘛要放暗靈族走呢？只是為了減少耗損，不願意做無謂的消耗對戰？

‘暗劍王跟大地武王的對戰即使可以如此解釋，玄天武王難道沒有派來第二批戰鬥力嗎？如果沒有，那就是真打算讓金劍王和我也戰死在那？’李天照考慮着，覺得不無可能，如果玄天武王對他有所顧慮，盼着他戰死，等死而復生之後，興許就可以尋那些，只記得他去神威之地前的人的記憶碎片信息，作為復活他的基礎。

如此一來，釜底抽薪般的解決了亂戰之地的權力隱患。

‘……還是太勉強，亂戰之地的權力移交我的配合態度已經很明確，玄天武王沒必要多此一舉，應該是有第二批支援戰鬥力……’李天照思來想去，還是覺得大地武王殿的戰鬥結束的突兀，戰鬥的結果也奇怪的很。

夜已深了，林中寂靜，不聞鳥獸之聲。

天空的月亮，一時在雲后隱沒，天地就沒有了光亮，漆黑的彷彿陷入永寂之中；終於露出光來時，光亮刺破了黑暗，讓人沒了對黑暗的恐慌。

李天照不怕黑暗，旁人害怕，是因為黑暗中眼睛什麼都看不見，周圍一切都添上了未知的神秘，神秘中隱藏了什麼，全然沒有了掌握的辦法。

李天照卻可以，氣流犹如另一種了解天地情況的‘感知之眼’，讓他清楚的知道周圍的情況，甚至許多眼睛會被遮擋的信息，氣流卻能讓他知道。

李天照睡的很安心，睡夢中，他習慣了感知氣流，而不僅是靠聽聲音。

樹林份外的安靜，只有偶爾的風吹過，才有些響動。

遠離了危險，這樣安靜的夜晚，實在可以睡的不錯。

可是，李天照卻突然睜開了眼睛！

月亮躲在了雲后，林中，周圍，只有黑暗。

但李天照卻知道，黑暗的樹林周圍，有一群人在接近，呈包圍之勢的接近。

‘暗靈族！’李天照立即猜到了，只有暗靈族，才能一直在他對氣流的感知範圍以外跟着他，才能形成這種包圍圈。

李天照收起吊床繩子，回去的路還長，他可不想未來睡在地上。

收拾罷了，李天照拔劍在手，已經知道暗靈族接近到多遠的地方了，於是大笑道：“我正在猜想你們跟大地武王交戰的情況，沒想到你們就來了，正好能解答我的疑惑。暗劍王是打算喝着酒聊聊，還是對着我的孤王劍說？”

“哼——西月之地的戰鬥未曾心服！今日孤王獨自一人，正是了結的良機。孤王如果以為我族的實力還是過去那樣的話，今天不但會死，還會死的很慘！”暗劍王的臉，在月亮從雲里移出來時，漸漸看的清楚了。

一對細長的狐狸眼裡透出來的，全是濃烈的殺機！

# 第五百一十四章 成全你的願望

暗劍王完全走出樹下的陰影，月光照亮了她的形容，陰沉的氣態讓她的模樣顯得冷艷，唇上的殷紅看着也似抹血，更添邪魅之氣，狐狸眼裡的殺氣，看着份外狠毒。

一個個暗靈族，圍成一圈，他們沉默的注視着孤王，個別暗靈族眼裡透着異樣的緊張，因為它們心目中，這個可怕的人類是唯一的陰影。

但更多的暗靈族從初生回歸族眾之後，就只見識過暗靈族勝利的榮光，此刻眼裡只有必勝的期許，眼裡的孤王只是又一個敗倒的人類王將而已。

李天照掃視了一圈，笑望着暗劍王說：“你很喜歡這類身軀的形體啊？我看着也覺得不錯，只是眼睛嘛若是桃眼更理想。”

“孤王拖延時間又有什麼用？”暗劍王不以為意，她又不是為孤王的喜好挑選的軀殼，管他喜歡什麼眼型？

“玄天之地目前還是與風武王聯盟”李天照暗暗計算着周圍暗靈族的數目，考慮着是設法突圍出去，還是先試試用移轉星月威嚇它們。

“哦？孤王以為，拿此說事，就能避開今日一戰？”暗劍王哂然一笑，很是輕蔑的道：“孤王過去的威風，今日全沒有了嗎？”

“我是想說，萬一把你們打死許多，會不會影響兩邊的聯盟關係？”李天照笑着，問着。

大群暗靈哈哈大笑不已，實在沒見過，也沒聽過如此猖狂的話。

強如大地武王，也沒敢說一個人打死他們一群暗靈族這種猖狂的沒有邊際的話啊！

他孤王區區一個王將，還敢比武王更威風了？

暗劍王也笑着，卻是微笑。“這才像是孤王說的話，只是今時今日，孤王仍然如此猖狂，實在徒增笑料。孤王如有本事，儘管打死我們，風武王又豈會在乎我族死活？更不會為我族與玄天之地在不合時宜的時候開戰。”

“那我就放心了！”李天照舉劍面前，左手拔出波浪劍在手裡，笑道：“一起上吧！”

李天照自然是故意這麼說了，反正暗靈族肯定會一起上，他說不說都一樣。

“讓我先試試孤王如今有沒有讓我們一擁而上的資格！”暗劍王說著，驟然拔劍出鞘，那是一把紅色劍刃，黑色劍身的長劍，造型制式與李天照的孤王劍如出一轍。

不過，這本來也不稀奇，孤王威名之下，孤王劍的制式會為人所喜歡本來也正常，原本也有一些王將定製同樣的兵器，只有顏色和細節稍作修改。

李天照打量着那把劍，讚歎說：“好劍！老規矩，你敗了，此劍歸我？”

暗劍王好生惱火，李天照分明是說西月之地斷臂失劍的事情，於是怒道：“孤王若敢與我對劍而不敗，送你又如何？”

李天照笑了，笑的非常開心，如果剛才他只是試着那麼一說，現在暗劍王的回答，就真的是給他送劍了。

西月之地的時候他不敢與暗劍王對劍，現在嘛他很樂意對劍。

“如此約定簡直是十全十美，那就先對上十劍，成全你苦求的心愿好了！”李天照說罷，抬起左手的波浪劍說：“讓你先打，否則你輸都不會甘心！”

“不知所謂李天照！區區孱弱的人類膽敢挑戰我族之劍威！”一個暗靈族嘲弄的大叫着，許多附和的笑聲，響起了一陣。

但是，這些暗靈族們卻發現，暗劍王在內的那些舉足輕重的同族領頭者們，竟然沒有一個跟着笑，甚至許多神情都很凝重，彷彿孤王真有可能打的過暗劍王似得。

暗劍王當然知道孤王不會怕她，但是，竟敢答應對劍，這又未免太過不合常理。

他孤王再厲害，到底是個人類，不可能與暗靈族比拼劍勁，這一點，任何對暗靈族有所了解的王將都很清楚。

但是，孤王又分明不是那種虛張聲勢，其實自己也知道不可能，只會嘴硬的人。

“孤王若要使詐，那就奉勸你一句，毫無意義。”暗劍王心裏明白，就算李天照有雙印之力，對劍比拼的話，暗靈族仍然具有明顯優勢，一旦承受不住劍勁衝擊力，身體姿態遲滯片刻，哪怕是單打獨斗，也會喪失先機。

而此刻陷身於圍攻之下，倘若身形一時失控，結果就是被它們一大群暗靈族合擊，直接讓他孤王的不滅印沒有機會發揮作用，也不是奇怪的事情。

如果真是使詐，怎麼會沒意義？難道你們還能有不滅之體？真是荒唐。李天照暗覺好笑，但他實在很樂意對劍，就說：“需要對你使詐？怎麼？輸不起劍嗎？”

“如你所願。”暗劍王舉劍過頂，突然前沖，旋身，揮劍！

這個瞬間，她身形旋動的軌跡，姿態動作的狀態，以及劍的光影，李天照看在眼裡，都不由為之一亮。

好個暗劍王，不知奧秘，卻全憑反覆苦練，竟然也把身法劍招練的如此漂亮，除卻不能跟環境完美融合，其它全都已經無可挑剔，已有我的千殺劍法九成之快！李天照眼看劍光過來，抬起左手的波浪劍，精確的擋住！

這個瞬間，暗劍王劍勁全吐，預料中必可把李天照震的至少後退一步。

可是，她卻吃驚的發現，劍勁彷彿石沉大海，全然沒有擊中着力的阻礙感，也沒有來自孤王劍上的對抗之力。

就彷彿，她的劍勁瞬間沒了蹤影那般。

孤王練成了什麼絕技如此厲害？他們說大地之劍彷彿能憑空吞了人半數劍勁，已經離奇不可思議，孤王竟讓我的劍勁全部消失？暗劍王暗暗驚駭不已！

她本就不覺得孤王只是虛張聲勢，此刻才知道他果然有所倚仗。

可是，只憑這樣的防守本事，最多是拼劍不輸而已，還不足以贏她暗劍王！

劍勁瞬間憑空消失，暗劍王繼續輸送力量，眼看李天照的孤王劍反擊斬過來，暗劍王早有防備的立即雙手握劍，豎立面前！

雙手分握一劍，暗劍王早曾試過。她知道力量相當時，單劍與雙手握劍對拼必會吃虧，因此這一擊碰撞，暗劍王信心十足！

劍與劍，果然毫無取巧的碰撞在了一起！

這一擊，暗劍王不相信在孤王主攻之下，還能是剛才那樣的結果。

這一劍的對碰，是暗劍王內心多久不曾彌補的遺憾。

西月之地的時候，倘若是有機會對拼哪怕一劍，勝負也不會是那樣的結果。

劍與劍，碰在一起。

六色的劍光和黑色的劍光，碰在了一起。

孤王劍上的劍勁，讓暗劍王為之一喜。

孤王再強也是人類，不過只有武王的雙印之力暗劍王知道人類的普通雙印之力，一定會被她震退至少半步，以孤王的體形推測，至少退走一步。

拼劍，是她贏了！

雙印之力的劍勁瞬間被暗劍王的劍勁抵消，而暗靈族更出眾的劍勁餘力就等若是將打在瞬間毫無抗擊能力的李天照身上。

暗劍王的眼睛里，已經透出來勝利的喜悅。

眼前的噩夢，她心中的陰影，一個許久都畏懼的身影，今日終於要敗在她劍下了！

人類就是人類，暗靈族就是暗靈族，再強的人類，也不可能勝得了暗靈族！

它們暗靈族才是天地自然孕育的、為了消滅人類而誕生的自然之主，天地之子！

這份歡喜，存在只有短暫的瞬間。

然後，暗劍王驚愕的感覺到，她那些超越雙印之力的劍勁，被不可能存在的、簡直是跟剛才那股雙印之力的劍勁緊緊挨着的、又一股雙印之力劍勁所瞬間摧毀，而後，她就那麼承受了絕大多數雙印之力劍勁程度的衝擊力。

暗劍王握劍的雙手，雙臂，瞬間在這股力量的衝擊下，爆成了血霧！

她的身體被震的拋飛出去，撞倒了兩個包圍圈的暗靈族，摔滾在地上，跌落坡地，翻了兩圈，才猛然回過神，撐地穩住了滾動之勢。

一時間，眾暗靈族們鴉雀無聲

片刻前，那些暗靈族們還以為孤王敢跟暗劍王對拼劍勁是滑天下之大稽，而此刻，事實無情的告訴它們，荒唐的是誰。

“不可能啊！不可能”

“這不可能！”

“區區人類王將怎麼可能贏得過我族的力量！”

一個個暗靈族難以置信，更無法接受的叫喊着，質問着，然而，誰能回答它們的問題呢？

最後，所有疑問的目光，都集中在孤王李天照的身上，臉上。

包括，手撐着坡地，還沒有站起來，仍然一臉難以置信之色的暗劍王。

這、不可能

是的，在場的所有暗靈族心裏，都沒辦法接受這樣的事情，哪怕是明確發生在他們眼前的真實。

真有意思，旁的不滅王將吃這一擊，應該都是爆體，暗靈族稍微抵消了部分，竟然就只爆了雙臂！這劍勁殺傷力大一些和小一些的結果，竟然遠遠超過威力的差距。李天照掛着微笑，看起來十分從容淡定，彷彿對於眼前的結果，絲毫不覺得有什麼值得說道。

他沖暗劍王笑道：“真沒想到，風武王明明只是利用你們暗靈族的力量，竟然還敢給你不滅之體？如此倒也好了，本來尋思着你根本接不起我十劍，既然有不滅之體，那就肯定挨得住了！你是挨十劍之後再願賭服輸呢？還是無謂再受那爆體之痛苦，現在就把劍奉上？”

“絕不可能！”暗劍王按地的手猛然發力，身體剎時凌空翻旋而起，緊接着一腳點地，人如流星那般飛沖而起，從月下林木之上的半空，高速旋轉着飛墜落下，彷彿從天而降的、燃燒着七色光亮的流星！

# 第五百一十五章 還是噩夢

暗劍王身在半空，她那把黑身紅刃的長劍繞身急速旋轉，夾雜全部力量，藉助空中墜落之勢，砸向地面那條——她不曾戰勝，卻又必須戰勝的身影。

“孤王絕不可能贏得過我族的力量！”暗劍王這一劍，已然是全力一擊！

七色的混沌印力量包裹着她自身黑色的混沌之氣一併環繞着劍身，凌空斬向李天照。

這樣的攻勢，尋常對戰里若非不得已，根本不會有人正面硬碰，對手居高臨下，憑空得了墜落增力，哪怕本來力量略勝，也會吃虧。

但此刻有對劍十招的約定，自然不該退避。

李天照也沒打算退避。

‘正好試試移轉星月到底能夠承受多強的外來借力！’李天照暗暗堅定了鬥志，迎着飛旋揮劍斬落的暗劍王，揮動左手的波浪劍。

移轉星月唯一讓李天照不能明確的疑問就是——是否不管承受多大的力量流入體內，都不會超出負荷？

平常難以測試，除非遇到兩個不滅王將的攻擊同時被他招架借力，然而他本身劍快，並不會出現這種情況。

暗劍王，無疑是很好的測試對象，不滅印也是確保萬一受傷能夠迅速復原的保障。

劍與劍再次碰上。

波浪劍上承載的力量，一如既往的流入了李天照身體里，經體印之後，自右手握着的孤王劍上吐出。

當劍勁又如石沉大海那般消逝無蹤時，暗劍王就意識到不妙，可是，她也並非沒有準備，所以就着下落的旋轉之勢，繼續揮劍，催動的七色劍光，瞬間與孤王劍碰在一起！

崩裂的劍刃，爆開的碎片飛散了開去，射穿了好幾個暗靈族的身體。

碰撞的劍勁，產生的衝擊震動，直讓周圍的暗靈族們不由自主的閉眼，它們背後的一些樹木突然斷裂，許多樹枝斷落，無數樹恭弘=叶 恭弘激蕩紛飛。

暗劍王握劍的雙手、雙臂，仍然如上次那樣，幾乎全都在瞬間爆成血霧，身體摔飛出去，被四個暗靈族接住才沒有狼狽摔倒。

孤王劍斜指夜空，維持着對劍之後，慣性移動而後停頓的狀態。

月光照亮的劍刃泛光，照在李天照沉靜的臉上。

暗靈族們都目瞪口呆的看着他，又或是看着暗劍王……

不久前那些滿懷自信嘲笑孤王的暗靈族們終於知道，為何同族的首領們沒有既往的自信。

面前這個人類，竟然真是個如此可怕、彷彿不可戰勝般的存在！

事實上此刻震驚的不僅是他們。

哪怕幾個首領級的暗靈族，個個都知道孤王可怕，暗劍王未必能贏，但他們對孤王一直的恐懼是——一個永遠斬不中的人，一把比暗劍王還更快的劍。

可是，倘若有機會對劍，暗劍王就有勝算！

它們本來對此深信不疑，因為人類的力量決定了這種差距的存在。

然而，暗靈族深信不疑的優勢對拼之後，眼前的結果，徹底顛覆了它們的預想。

“這不可能！”暗劍王震驚、激怒的不由自主的發抖，那對狐狸眼也睜的特別大，緊盯着李天照，全然無法接受這樣的結果。

她今天可以輸，哪怕還是永遠碰不到孤王的劍，她也可以接受！

可是，拼劍輸了？

這怎麼可能？

這根本就不可能啊！

“絕對不可能！這絕對不可能！”暗劍王吼叫着，聲音，越發的震響，突然，她猛的站起來，再一次凌空躍起，再一次調動全部力量，把七色的混沌印之力全部集中在劍上，極盡努力的增強殺傷力，朝李天照第三次斬了過去！

但是，結果一樣。

李天照還是波浪劍擋，孤王劍反擊。

暗劍王的雙臂又一次瞬間爆成血霧，人被震飛了出去，全靠幾個暗靈族接住。

“不可能！絕對不可能！這不可能——不管你是什麼絕技，這般爆發必不可能持久！”暗劍王咆哮着，全然陷入了不甘心的失控癲狂，立即又揮劍殺了過來。

但是，沒有意外，拼劍的結果沒有差別。

暗劍王再次被震飛，還是靠暗靈族接住。

李天照什麼也沒說，沉默的看暗劍王又一次揮劍衝過來。

如果說第三劍的時候，他還對於移轉星月能否承受暗劍王全力以赴的外力殺傷而疑慮，那麼從第四劍開始，他已經毫無擔心。

暗劍王的劍勁入體，而後轉移，李天照沒有感覺到任何不適，那意味着，完全在他的承受範圍內。

那麼，不管暗劍王嘗試多少次，結果都不會有變化。

李天照還很願意讓暗劍王反反覆復的嘗試。

‘暗劍王勝我最大的希望就是拼劍，結果卻慘敗，意味着她既往推演的勝算基礎不復存在，而且拼劍還會讓她更絕望。本以為只能嚇唬一下，沒想到結果遠超預想，暗劍王每一次嘗試的失敗，都是圍觀的這些暗靈族心裏的失敗，她的絕望，也會是暗靈族們的絕望……’李天照不言不語，只是重複着招架、反擊的方式。

八劍、九劍、十劍！

暗劍王仍然被斬飛，但她好像不記得十劍之約那般，繼續衝過來，繼續揮劍。

李天照也不提醒，就只是繼續使移轉星月反擊震退。

第十一次被擊飛之後，暗劍王頭臉都是汗水，長發早已披散，凌亂的隨意垂着，那雙眼睛里的瘋狂突然被擊散了那樣，消失的無影無蹤，剩下的，是明明白白的、失敗后的絕望。

“這不可能！不管你是什麼絕技，這麼強大的爆發力，一定不可能持久！你約的十劍，就應該是你發動的極限！對，你留了餘地！再來一劍，你必然原形畢露！你只是個人類——不可能在力量上超過我族！”暗劍王又一聲咆哮，揮劍殺奔過來。

李天照知道，這應該是最後一劍了。

暗劍王的鬥志應該崩潰了。

這一劍，李天照還是準確的使波浪劍擋住，而後前沖，旋身，同時揮動孤王劍斬出。

沒有意外。

暗劍王的雙臂爆成了血霧，身體在一圈暗靈族的注視下，被震的拋飛出去，還是被四個暗靈族沉默的接住。

暗靈族許久都沒有人作聲了，它們不甘心，可是，卻早就知道，拼劍的結果不會突然有奇迹。

暗劍王眼裡還有不甘，卻已然沒有了揮劍的憤怒，她已經沒辦法欺騙自己，也無法不承認現實。

李天照這才注視着她說：“你想試多少劍都可以，我可以打到你的不滅之體承受不住為止。但你們拼劍，贏不了我。”

“大家一起上！殺了孤王！永絕後患！”一個暗靈族悲憤交加，又滿懷恐懼，這樣一個可怕的人類存在，就是它們暗靈族的噩夢啊！

今日，此刻，它們人多勢眾，孤王孤立無援；它們全都有不滅之體，孤王只有不滅印而已。

此刻不殺他，還待何時？

“你們想死回去我李天照當然可以成全你們！至於殺我，且不說沒有意義的話了，你們也根本辦不到！”李天照很是自信，他的移動能力，暗靈族裡也沒幾個追的上。

至於說追的上他的那麼幾個暗靈，他也不怕。

移轉星月面前，他根本不懼圍攻，至於幾個暗靈族的混沌碎片力量，他用風刀絕技和寒冰盾完全可以應付，又有不滅印護體，不怕吃上零星混沌碎片的打擊，根本不擔心脫身的問題，從開始就只是考慮，何時離開，如何離開而已。

“好大的口氣！”那個暗靈族激怒的就要動手，暗劍王突然喝止住，末了，取下了劍上的戰印，而後長劍回鞘，連劍鞘一起丟到李天照腳下，道：“願賭服輸。我們走！”

一群暗靈族裡，有些很不甘心，卻還是服從的跟着暗劍王走了。

只是，它們心有疑問，卻又不敢這時候去問暗劍王任何問題，任誰都知道，剛才的對戰嚴重打擊了暗劍王的自信。

於是就只敢跟幾個首領說：“我們人多，靠混沌碎片力量圍攻也能殺了孤王啊！”

這般的聲音多了，暗劍王聽見，駐足，面對族眾，強自振作精神，正色道：“今日慘敗，確實讓人難以接受。但你們若以為，我是因此放過孤王，那就錯了！”

一群暗靈族們或者有疑問，或者希望聽暗劍王說點什麼，個個都聚精會神。

“我的實力在增強，孤王顯然也是。剛才既然試出他如今的實力，已然知道圍攻取勝並不容易。即使最終贏了，孤王不過是從玄天武王殿死而復生一次，毫無損失。我們贏的不易，卻沒有實際意義！一旦動手圍攻，萬一讓他走脫了，反而會讓他知道我族都有不滅之體的情況，玄天武王如果知道了，極可能因此推敲出風武王早被我們消滅的秘密。大局面前，殺孤王泄憤，容易成功可以做，不容易成功就該暫時擱置！”

暗劍王一番話，聽的眾暗靈族們精神振作了許多，它們也意識到，暗劍王並沒有一蹶不振。

“可是孤王如此厲害，未來還是我們的大敵啊！以後怎麼辦？”仍舊有暗靈族心懷畏懼，總覺得有這樣的敵人在，全然沒有安全感。

“我族的未來大事，不是必須單打獨鬥勝了孤王才能成功。現如今我族無人能單獨打贏孤王，這是事實。但他一個人，又能如何？將來玄天武王是否容他尚且不一定，他的劍厲害，但能否破大地劍法也還不一定！未來的事情難以預料，不需要過於擔心。”暗劍王其實很在意敗給李天照的事情，卻要故作無所謂。

# 第五百一十六章 一團漆黑之力

暗劍王全然看不到能贏孤王的希望，毫無疑問，孤王的實力已經提升到另一種層次，她如果不能有實質性的突破，就絕沒有贏他的可能。

比劍快，她現在還是差了點；比劍狠，她現在完全不是對手！

暗劍王實在想不到別的勝算了。

過去，她還可能靠混沌碎片力量尋求機會，可是現在，不滅印，不滅之體的戰鬥中，混沌碎片力量也只有消耗作用，沒辦法瞬間分出勝負生死了，何況孤王的混沌印力量又有很強的抵禦防守之力。

暗劍王此刻強自振作，只是沒有忘記肩膀上的責任，其實，她比任何一個暗靈族都更在意。

“玄天武王為什麼會不容孤王？”有暗靈族覺得很奇怪，這麼厲害的王將，不是應該好好利用嗎？

“過去孤王之強，雖然出眾，但還不至於能威脅玄天武王。看他如今的劍威，玄天武王都遠遠不如！如果孤王願意跟我們合作，滅玄天武王輕而易舉，以玄天武王的作風，必定要想方設法完全掌控孤王才會安心，但以孤王的性格，卻根本不會接受當任何人的扯線木偶。倘若不能掌控孤王，玄天武王會如何做？”暗劍王說到這裏，立即有暗靈族激動的說：“那我們就推波助瀾！加一把火，多造謠言，說不定能在我們進攻玄天武王殿之前先看到孤王倒霉！”

“人類說的智取，本就是為了對付武力難以戰勝、甚至是不可戰勝的敵人！對於孤王，正是如此。”暗劍王故作十分得意，其實她心裏，並不為此歡喜。

她更希望，是靠劍贏了孤王，那會徹底奠定暗靈族整體的絕對自信，也能證明暗靈族絕對強於人類的事實。

可是，現在，先是大地武王的大地劍法，緊接着是孤王李天照的霸道劍勁，全都在訴說一個它們暗靈族不願意接受的事實至少已經有兩個人類的強大，甚至超過他們暗靈族了！

不應該是這樣的、這世界不該是這樣的。

暗靈族才是天地自然之子，它們的存在，本就是為了消滅污濁世界的人類！

人類不可能比它們更強！

混沌碎片才是力量的真諦，我的力量成長的一定還不夠，一定還不夠暗劍王對此堅信不疑，不由又暗暗希望：孤王你最好能活着看到我族力量成熟的那天！

李天照打了個哆嗦，因為，東方見白的前夕，特別的冷。

李天照原本還疑心暗劍王領着一眾人會去而復返，天都亮了，仍然不見回來。

看來這次是把暗靈族打擊的夠嗆了，甚至不願意無謂嘗試耗死我李天照收拾了之後，啟程上路。

原本這樣的大行動之後，他應該去玄天武王都城一趟，親自上交戰印，等功績殿判定的結果。

但是，因為大地武王殿的戰鬥情況奇怪，李天照心有疑慮，也不知道玄天武王是否有殺他之心，也就有所顧慮。

何況他又記得答應過雲暮煙的事情，萬一玄天武王直接說他之前的連番行動里，積攢的功績足夠升上不滅王將了，那他或許連回一趟亂戰之地的機會都沒有了。

一則失約；二則他還需要對亂戰之地千殺派系的戰士們叮囑交代。

李天照考慮再三，這玄天都城，他還是不去穩妥。

李天照決定回去亂戰之地，邊走着，他拔出暗劍王輸的那把長劍，對比發現，跟他的孤王劍真是一模一樣，就只是劍身和劍刃的顏色不同，李天照看着配色，覺得也還不錯。

只是，他記得鑄劍師一定人說過，特定的顏色正常都會影響兵器的性能，除非用一些昂貴材料替換原料種類配比，通常的定製武器都不會這麼做，奢侈的不屬於王將可以擁有。

風武王為了利用暗靈族的力量，不但賜給暗劍王不滅之體，還賜這麼好的佩劍？看這質地，必然是天級混沌之石的兵器了，我倒是能直接使用，反正在亂戰之地，也不怕別人看見了後向賞罰殿舉報，玄衣也不至於對這種事情上綱上線。李天照試了試，真是如同孤王劍一樣，使起來得心應手，毫無任何不適。真期待再遇上暗劍王一次。

李天照看着劍身上的刻字，料想是劍名紅淵。

劍身漆黑如深淵，劍刃紅如染血，這名字凶煞之氣很濃烈啊！李天照見劍上碰撞造成的損傷已經完全自行恢復，再看孤王劍，也只剩下一點點對着光才能看見的些微痕迹了。一定人說過，孤王劍介於天級混沌之石兵器和地級之間，實際上的那點差距微乎其微，果然如此。

李天照左右手分握孤王劍和紅淵，揮斬旋擊，試了半日，發覺他現在確實能用雙劍作戰了，移轉星月讓他的劍勁殺傷力完全可以無視單手握劍的劣勢和不足，總是用波浪劍招架的話，戰鬥力欠缺靈活和應變，雙劍在手就不同了，隨意哪把劍借勁，另一把劍就可以施以攻擊。

李天照演練中還發現雙手劍對於千殺劍法的一個好處，千殺劍法要把握最完美的那條速度曲線，本來最難的就是環境影響，氣流變化的影響，如果雙手劍連續攻擊，先動的一劍等於起到了探路和瞬間改變了劍路氣流環境的作用，讓另一隻手握着的劍可以調整的更容易進入最速曲線的軌跡。

原本這一點好處，對於雙劍的缺點來說，談不上絕對優勢，因為移轉星月，卻成了只剩優勢沒了缺點。更因為李天照在大地武王都城的時候，無意中發現是否最速曲線的軌跡，能夠決定音爆會否出現，那麼，雙劍的意義就變的更大了。

李天照使了一陣紅淵，突然感覺劍裏面流出來一股質性異常的混沌之氣！

緊接着，李天照就看見他握劍的手上，被一團漆黑的混沌之氣力量包裹住了！

這是暗劍王的混沌之氣質性？李天照並不害怕，畢竟這點混沌之氣不可能對他造成什麼嚴重破壞，體內的力量與之抵消，也根本消耗不了多少。是暗劍王戰鬥中混沌之氣充盈了劍裏面，取下戰印后黑色混沌之氣還留存其中，至今沒有消散？

李天照本來就覺得好奇，為什麼暗劍王的混沌之氣是黑色，除了暗靈本體是這樣的顏色，就沒見過別的混沌碎片力量是如此。

李天照也就不急着催動混沌之氣攻擊這團漆黑的混沌之氣，由着它們順手臂流入體內，又突發奇想，等着它們靠近了體印被吸收，然後再推出來。

這般等了一會，漆黑的混沌之氣走走停停，晃晃悠悠的流過了李天照的肩膀，經過胸腔時，突然，李天照額頭、與混沌印融合一體的體印產生很強的吸力，與之同時，那團漆黑的混沌碎片力量似乎也產生了吸引力量，於是兩相作用力之下，那團漆黑的混沌之氣被更快拉扯了過去。

相較於李天照混沌印里的力量儲備，這點漆黑的混沌之氣簡直不值一提，瞬間就被體印吞沒的無影無蹤。

原本李天照以為，必然會如移轉星月那般，力量被吸入之後很快又被推出來，然而，沒有！

怎麼回事？李天照正覺得奇怪，突然覺得額頭的體印猛的產生了很強的吸力，這種力量，只把他手中兵器上戰印里的混沌之氣也抽的源源不斷湧入他身體里，又流向他額頭的混體印中，緊接着，那把放在身上的波浪劍上的戰印里的混沌之氣也被瘋狂的往外抽。

李天照不知道體印又發生了什麼事情，只是覺得，流入體內的混沌之氣被吸入額頭的體印里后，充盈的裝不下了，包裹着體印飛快的旋動、旋動，體積越來越大，越來越大

突然體積臃腫的體印猛然朝外形成一股推力，把體印充盈之後，無法容納的多餘混沌之氣全從額頭推至李天照腹部。

於是，那些抵達腹部的混沌之氣飛快的旋動着，很快集結成了一團，又在迅速收縮變化之下，最終變成了新的體印！

雙體印？李天照覺得莫名其妙，但各種意念嘗試操縱之下，都很確定，腹部的體印真的跟額頭的體印沒跟混沌印融合之前，一模一樣，也是萬戰將程度的混沌之氣濃度。那我現在豈不是有三印之力了？

李天照又驚又喜，然後試着引動全部力量，卻發現，劍上戰印的力量，根本沒有反應了！

明明沒有被體印吸干，戰印裏面還有混沌之氣，為何意念不能引動裏面的力量聚集一起？李天照反覆嘗試，發現額頭和腹部的體印力量可以一起引動，但是，劍上戰印里的力量卻不能。這算什麼意思？是不需要戰印了？相當於戰印轉移到體內了？

李天照這麼想着時，不由又想着，難道這第二枚體印，還能轉移到戰印上？

就在他念想時，腹部的體印真的一閃，犹如混沌之氣供給流動的那麼迅快，進了紅淵劍中，李天照又揮動嘗試引動，發現體印真的完全取代了劍上的戰印作用，隨着他的意念能夠隨時回到身體里，也能反覆移入劍中。

拿雙劍的時候怎麼辦？李天照拔出孤王劍，發現體印移入紅淵裏面后，雙劍在手就又如之前那樣了。

唯一不同的只是，第二枚體印能夠閃移到劍里，移動到孤王劍，孤王劍里的戰印就喪失了作用；移動到紅淵劍里，紅淵劍的戰印就停止了機能。

李天照試了一陣，除此之外沒發現別的特殊變化，就試着讓第二枚體印留在劍里，然後收劍入鞘，發現也能繼續留存在劍中。

此時如果讓第二枚體印回來又如何如何？李天照突發奇想。

他意念里這麼一想，鞘中的劍突然被額頭和劍中的體印一起產生的吸力作用下，一閃自行離鞘，狠狠撞上李天照的小腹！

# 第五百一十七章 山林非偶遇

孤王劍撞上李天照的腹部后，劍中的體印一閃回到他身體，同時額頭體印的強大吸力也瞬間消失了。

李天照揉了揉小腹被撞疼的地方，實在是意外襲擊啊……但是，如此有趣，卻讓他只顧得驚喜。

他試着把第二枚體印移入劍中，然後甩手把劍射進樹身，緊跟着跑開遠些，嘗試意念引動。

李天照直接跑開了四十丈遠，尋思着如果意念連接不上，還可以不斷縮短距離。

沒想到，當他念頭一動，奇迹發生了！

插在樹上的孤王劍被李天照額頭體印產生的異常強大的吸力一扯，瞬間自行從樹上飛出，速度極快的一閃飛了回來！

李天照措手不及之下，險些沒來得及抓住！

“這麼遠都能飛的回來？”李天照握着劍，猶自覺得驚奇的不可思議，於是又把劍射出去，插進樹上，這一次，他飛奔到百丈距離，再嘗試意念操控。

‘終於沒反應了。’李天照逐步拉近跟劍的距離，從一百丈到九十九、九十六、八十八……反覆嘗試意念控制，沒有反應，還是沒有，仍然沒有……

就在李天照跟劍的距離控制到七十六丈的時候，插着劍的那棵樹上，突然有人跳了下來！

那人落下時，一把抓着孤王劍拔了下來，拿在手裡了，猶自覺得緊張的心跳加速，卻又不斷勸慰自己冷靜下來說：‘這是天意！他今天就該慘敗在這裏！’

‘什麼情況？’李天照憑藉氣流的信息，知道了樹木遮擋之下，本來看不見的變化。‘樹上有人剛才我卻沒有發覺？那就是說在我來過來之前，這人就在樹上，而且一直沒有動！’

是的，除非是如此，否則李天照就會憑藉氣流的變化，知道有人在樹上。

但若是如此，那就只有一個理由，樹上有人，而且恰好在樹上睡覺的時候，李天照經過這裏，那人於是紋絲不動的看着他經過，看着他把劍插在樹上，看着他離開……

李天照環顧周圍，這樣的山林裏面，誰沒事貓在這裏、大白天呆這睡覺啊？

‘難道是破天刀？不對，氣流的信息判斷，不像是破天刀那樣的體形……這人正朝這邊接近？’李天照暗覺詫異，思來想去，即使是破天刀也未必會猜到他一定回亂戰之地，他回去也不是必須走這條路線，也就不可能特意在這等他。‘恐怕只是湊巧遇到個路人吧？’

李天照正這麼想着，氣流的信息讓他知道，那人拿着孤王劍，已經靠近到六十六丈的距離了。

‘劍如果突然要自己飛回來，會不會嚇這人一跳？’李天照覺得好玩，反正本來也是想測試對劍的意念感知距離，於是就試了。

不料他意念一動，這距離真的感覺到劍里的體印，於是，他額頭的體印，還有劍裏面的體印同時產生彼此吸引的強大力量，形成的扯動之力讓對面拿了孤王劍的人全然沒有心裏準備，驟然發覺手裡的劍自行急速朝前飛，那人自然是下意識的抓緊了劍柄，於是整個人都被帶的隨劍猛飛前去！

一個人，被一把自行疾飛的劍帶着快速前飛，那種體驗和莫名其妙的未知恐懼感，簡直是驚悚。

可是，握着孤王劍的手卻根本不肯鬆開，只是滿懷堅定不移的決心：‘不管有什麼古怪，絕對不會錯過這麼好的機會！’

正這麼想着，那人被劍帶着猛然繞過棵樹，眼前，突然出現了李天照。

驚駭之下，那人下意識的鬆開一隻手，就要拔刀。

李天照根本沒來得及看清被劍帶着飛過來的人到底是誰，眼看對方動作，下意識雙手分抓對方手腕。

於是那人握着孤王劍的手揮不動兵器了，抓着腰上刀柄的手也沒能拔出刀，就被一別、一扯，手臂被帶到一旁。

而前沖的慣性，帶着她的身體整個撞進李天照懷裡。

當頭臉貼在李天照肩膀上、身體緊緊抵在李天照身上時，她整個人都懵了……

‘哎喲，是個女的！’李天照連忙把她往後推動，同時邁步後退，張口正要說抱歉的話，卻看清了那張臉，於是後退的腳猛然發力，帶着面前的女人撞在樹上，使之後背緊緊的被抵在樹上。

察覺到那女的雙腿有掙扎反擊之意，李天照用大腿擋開，也給抵在樹上，壓的她動彈不得。

瞬間落入李天照的控制之中，還是如此姿態，如此狀況，刀娘羞憤交加，怒罵不止。

“卑鄙無恥之徒！放開我！放開我！”

李天照做夢都沒想到會在這裏、碰上這個女人！

不，準確說是仇人。

當初豐收城的陰雲境里，李天照在交戰中殺了敵將雷錘百戰將，自此刀娘對他仇恨，都知道刀娘跟暴雨劍立誓要殺孤王報仇雪恨，偏偏那次陰雲境之後，刀娘幸運的覺醒了混沌風語，成了後天混沌劍客，無疑更有了報仇的資本。

如果是旁人，那可能只是偶遇。

但既是仇人，李天照念頭百轉，很快就推敲出狀況了。

暴雨劍和刀娘一直盼着有機會報仇，大地武王都城裡聽說他李天照去了，當然不肯放過。可惜當時沒有碰上，這兩人於是來追擊。

但是，現在只有刀娘一個，周圍也沒有別人。

那就是說，暴雨劍和刀娘預測李天照會返回亂戰之地，但無法確定他會走哪條路。但他們熊熊燃燒的復讎之心沒有因此放棄，於是商量了后，日夜兼程不眠不休的趕路，分別在兩條路上守候。

所以李天照來這裏時，刀娘早就來了，而且在樹上睡覺休息，因為此前奔走趕路許久，早就累了。

“無恥之徒！你有本事就放開我、我們單打獨斗！你是不是怕了我？這般偷襲算什麼本事！威名赫赫的孤王就這點膽識嗎？”刀娘急不可耐的極力掙扎，後背在樹上還是被抵的動彈不得。前面的身體和大腿在掙扎中，只是小幅度的蹭動着，根本無法掙脫，反而讓她越發覺得羞憤難堪。

“你跟暴雨劍想必是分別守兩個地方，理當是約定好了，就尾隨跟着，等往前再走一天，就有距離接近的地方留信號匯合。可是你——很顯然，剛才看到孤王劍在樹上，忍不住先動手了，是不是？”李天照推敲着，又困惑不解的問：“但你樹上應該看到我身上還有劍啊，何必為此動手？”

刀娘本來不想跟李天照有任何交談，只想殺了他，但是，此刻處境如此窘迫，她只想儘快擺脫，下意識的認為解除了他的疑問，情況就會有轉機，於是飛快的答話說：“樹上的是孤王劍！我認識！你身上的肯定是繳獲的不滅王將的兵器，沒有本來的劍順手，這麼好的機會我當然不能錯過！快放開我——你這般算什麼？”

“原來如此……”李天照明白了，刀娘的理由也很充分，一把習慣用的兵器和別人的劍，通常都有差別，更何況孤王劍制式不同，跟不同的武器比起來，重量，形態都有差別，這些會影響使用中對習慣性的反應速度，以及劍速存在些微的差異。

李天照想着，忍不住笑出聲來。

刀娘當時在樹上，應該被阻擋了視線，沒看到他此前把玩紅淵劍的情況。

所以她的判斷，從開始就註定沒有基礎。

紅淵跟孤王劍的形態完全一樣，重量也是，只有顏色不同而已。

“你笑什麼！快放開我！讓我們大戰三百回合！看我怎麼把你斬倒！”刀娘好生惱火，只想快點擺脫眼前的處境。

“我為什麼要放開你？明知道放開之後你會揮刀相向，難道我傻嗎？”李天照卻不急不躁，眼前明擺着，陰差陽錯之下，刀娘已經完全落入了他的控制，只是姿態十分不雅，若是有不知道的路人經過看見，還得以為是在野外風吟雲纏的男女了。

“你、你、你卑鄙無恥！怎麼可以如此這般？戰士靠本事說話！你我血仇不共戴天，就該堂堂正正的廝殺比斗，勝負無怨，這樣欺負人算什麼本事！”刀娘覺得處境越發尷尬，尤其是，她明顯覺得，李天照的身體正有些男性的特殊變化，這可真把她嚇壞了。

萬一李天照獸性大發，她仇沒報呢，又添新恨，反被他羞辱，那可如何是好？

“不想難堪呢，就請你別亂動了，再這麼刺激人，沒事都變有事了。至於你說什麼堂堂正正，你剛才靜悄悄拔了我的孤王劍，又悄悄靠近的時候怎麼忘記光明正大對決了？這會處境不利了，跟我扯公平拼殺了？大地武王的戰士就可以這麼不要臉了？你如果可以這麼不要臉，那我是不是也可以對你做點不要臉的事情？”李天照見刀娘分明害怕擔心，就故意說了嚇她。

“你、你、你——”刀娘本來想罵，卻被嚇着，唯恐正激怒了他，身體也不敢再掙扎着蹭動了。一時間驚急交加，眼眶里都被淚水充盈了。

就在這時，李天照突然鬆手，拔出身上的波浪劍和紅淵劍。

刀娘哪想到李天照會突然鬆開她？卻無比驚喜的發動混沌風語力量，急忙拔出腰上的雙刀，拼盡全力抬手抹向李天照的脖子，卻被波浪劍擋住。

緊接着紅淵劍斬過來，她另一手反握着刀急忙招架。

不料，卻被移轉星月形成的、疊加的雙倍雙印之力轟的瞬間爆體！

# 第五百一十八章 太突然了……

李天照的波浪劍刺進刀娘頭裡，接連不斷的催動劍勁，就如對付北風寒雪武王的時候那樣，單臂穿過刀娘雙臂，壓在自己身上，使之難以發勁，不能動彈，然後就維持着這種狀態，劍指着刀娘的頭。

“鬆開刀，我就放開你，明天在天幕山山頂的石頭下取回你的兵器，這是目前我們解決處境最快、最便捷的辦法，希望你做出正確的選擇。”

“我呸！你以為我會被你嚇到？我有不滅之體，寧死也絕對不會向你屈服！”刀娘很是可氣，此刻自然明白，剛才李天照所以放開她，就是故意。

刀娘相信不滅之體能夠堅持很久，而暴雨劍在約定的時間沒有見到信號，就會知道她出事了，必然會往這邊過來。屆時，局面就可以扭轉！

“你做了一個錯誤的選擇。”李天照深為遺憾，其實也真不想一直打到刀娘的混沌之氣消耗殆盡，畢竟不滅之體的混沌之氣儲備量本來就大。

如果可以各自回去，李天照覺得那更節省時間，於是耐着性子勸說：“其實我們並沒有深仇大恨，你現在是不滅王將了，回去大地武王殿，就可以享有不滅王將的特殊待遇，自然能夠復活你哥哥雷錘，何必還放不下過去呢？”

“你母親死而復生后，你就可以不必尋殺她的人報仇了嗎？”刀娘惡狠狠的反問。“何況——我們本來就只是臨時得到恩賜，可是戰鬥中我沒有立下什麼功勞，此後是不是打回原形尚且不知道！哪裡有資格享受不滅王將的待遇！”

李天照本來也知道勸說的話其實很雙重標準，只是為了迅速解決問題，不得不那麼說，就又說：“如果你非要報仇，也應該先保存力量，跟暴雨劍匯合之後，兩個人一起來找我，總比你現在獨自一人，非死不可來的好首發

“哈——說的好像你多替我着想似得！分明是想着改道別的路線避開我們！”

“那就是另一個問題了，我實在不想一次次的轟碎你的頭和身體，也不希望讓你體會那種痛苦，我以為那樣只是加深仇恨。”李天照繼續勸說，只是，其實已經覺得難以說通了，考慮着，還是不聽的話，他也就不啰嗦了。

“收起你的假惺惺！你憑什麼替我考慮？”刀娘很是可氣，受不了仇人說這些話。

“好歹我們剛才也算是有過非同尋常的過密接觸，風武王那邊的人說男女之間，十年修得同船渡，百年修得共枕眠，你我的過密接觸在兩者之間，少說也得修個幾十年吧？這麼想，我就不忍心對你太狠，如果能化解仇怨，將來說不定還能是朋友，甚至不止是朋友！”李天照隨口胡扯，因為已經懶得再勸了，刀娘的狀態分明不會聽，那她愛生氣就生氣吧，他就好好氣氣她。

“你、你——誰跟你過密了！我們是不共戴天之仇！你剛才、剛才羞辱了我，我們的仇恨更深！你不要在這裏胡說八道！想不費力氣的打發我別做夢了！看是我先被你殺死，還是暴雨劍先找到過來！”刀娘想起剛才的情況就覺得羞怒交加，尤其還是仇人李天照，只恨不得跟他同歸於盡。

“既然你心裏只有恨，完全不能承認我的任何善意，我如果繼續一味手軟，也只是自掘墳墓，毫無意義。你就讓你切身體會不滅之體反覆被重創而後復生的痛苦，如此你或許還會在冷靜的時候，回想我剛才的話時，稍微體會到我的善意。”李天照做好了持續消耗很久的準備。

“儘管來！能體會不滅之體的痛苦，那也是我的幸運！”刀娘暗暗咬緊牙關，做好了忍受痛苦的準備，雖然剛才體會過了，那種痛苦的滋味確實很可怕，但她自認為可以挺住。

這句話，卻突然提醒了李天照。

刀娘是臨時被提升為不滅王將的，雙印之力雖然有，但體印儲備混沌之氣的上限還沒時間修鍊提高，不滅王將本身有什麼特殊儲備混沌之氣的手段李天照不知道，但是，應該也是要修鍊的。

像小地王那樣，自身不滅之體就能擁有很強儲備混沌之氣上限的能力，絕不會是刀娘這種剛成為不滅王將就能相比的。

‘她一個臨時得到的不滅之體，擊殺應該用不了多久。’李天照保持着持續殺傷狀態，一劍穿身，一劍穿頭，接連不斷的爆發劍勁，交替發動之下，果然消耗刀娘的混沌之氣效率得以大幅度提升。

刀娘一次次的試圖掙扎，然而，根本沒有能夠控制雙刀揮動的機會。

李天照就拿她當作人形劍靶，雙劍接連不斷的揮斬中，突然又想到，身體里的第二個體印可以外放，而且六十六丈的距離還可以感應，其吸扯之力甚至比離體不遠的時候還更強，彷彿吸扯的力量距離越遠，就越強大似得。

李天照覺得第二個體印的這些特性，乍一看似乎只是好玩，延伸了思緒之後，其實有很特別的作用。

李天照自顧想着自己的問題，話說刀娘雖然做足了心理準備。

然而，頭和身體交替不斷的被劍勁撐爆，炸開成了血霧，又瞬間癒合恢復，這種爆炸的痛苦和迅速重生肌體的滋味，根本超出了她過往所有的痛楚體驗，從開始她就痛苦的想大叫。

可是，沒有機會張口發出聲音，於是痛苦無法通過注意力轉移而消失，又是不斷產生着維持最大刺激狀態，那種感覺，簡直就讓人想發狂！

她這時候才意識到，過往只覺得不滅之體永生不死，好厲害好厲害，卻沒想過，不死歸不死，受傷的痛苦卻一點都不會減少，眼前這種情況下的痛苦體驗還更可怕！

沒有不滅之體的話，受了這樣的傷直接就死了，哪裡有機會馬上再次體會？

可不滅之體卻帶來了反覆不斷承受極限痛苦的噩夢，刀娘在這樣的痛苦中，什麼都忘了，只想擺脫，只想跳出這種噩夢般的殘酷折磨！

於是，刀娘哭了。

頭恢復重生的瞬間，李天照聽見了嗚的聲響。

於是，劍停了下來。

李天照就看見刀娘淚流不止，痛苦的哭了起來……

紅淵指着刀娘的脖子，孤王劍刺進刀娘胸腔，隨時都可以吐出劍勁予以致命打擊。

李天照這般防備着不給刀娘反擊機會，可是，眼前的刀娘哭的厲害，手裡握着的雙刀都掉到地上去了，哪裡還有什麼威脅性？

“你……”李天照本想勸慰兩句，卻發現刀娘哭的那叫一個忘乎所以，分明是不可能聽的到他說什麼的了。

於是李天照就不說了，踢飛了地上的兩把刀，收起一把劍入鞘，輕輕拍着刀娘後背，借了肩膀給她，靜靜的等她哭夠、哭好。

“好了好了，不用體會爆體的痛苦了，不哭了不哭了……”李天照也實在沒想到，刀娘剛才還信誓旦旦，咬牙切齒，做足了死撐到底的準備，卻突然之間哭成這樣。

“嗚嗚嗚……我不要不滅之體，直接殺了我好了，我不要不滅之體了……嗚嗚嗚……”刀娘哭的委屈。

“沒事了沒事了……”李天照不知道說什麼好，這反差太大，這情景更超出預料。

“嗚嗚嗚……你知不知道爆體有多疼啊？比手腳被砍斷了還疼一百倍、一千倍、一萬倍……你怎麼那麼惡毒啊！嗚嗚嗚……”刀娘哭的都忘了眼前的李天照是仇人了似得。

“我說過會很痛……”李天照輕輕接話，想了想，他自己其實也不知道到底有多痛苦，又不止一個敵人在他劍下品嘗過這種痛苦，但是，還沒有一個像刀娘這種反應，他實在想像不到會如此誇張。

但是李天照仔細想了想，刀娘也是提升功績飛快的了，其實也很年輕，比不了那些老不滅王將，也比不了小冰雪那種所處環境廝殺極其殘酷的情況，突然體會到不滅之體的爆體痛苦，承受不住而精神崩潰，也沒什麼奇怪。

說不定他自己品嘗幾次，也會熬不住。

李天照自覺沒有體會，勸慰也沒說服力，更沒道理笑話刀娘，也就只是沉默的等她哭夠，這般過了一會，突然刀娘一把推開他，后躍跳開，神情激憤難當的怒道：“別在這裏裝好人！你殺了我大哥，我一定要殺了你！我——”

刀娘做揮刀之勢，然後才發現她自己的刀早就脫手掉地上了，而現在——她東張西望的搜尋，卻不知道被李天照踢飛去了哪裡，不禁窒了半晌，才沖李天照回了揮拳頭說：“你等着！等我跟暴雨劍匯合了，就回來殺了你！”

李天照看着她帶着一竄疾影去遠，想着，不禁覺得好笑。

刀娘到底是不想再無謂的承受爆體痛苦，所以不敢逗留，果斷撤走，李天照也不想追擊，反正又沒辦法徹底殺死不滅王將，而且有了這番插曲，他也沒有了強烈的殺刀娘之心。

李天照撿了刀娘的兩把兵器，見刀刃已經有印痕，原本也不是混沌之石級的兵器，跟他的孤王劍碰撞過，有損傷也不奇怪，如果是多交擊幾次，肯定會斷。

“這刀也等於廢了。”李天照取下了戰印，想了想，把刀插在剛才刀娘被抵着的那棵樹上。“你如果去而復返找刀，也就知道這兩把廢刀我沒帶走了。”

李天照疾奔離去，已經知道暴雨劍該是在另一條回去近的路線上等，那他只要辛苦一下，途中不休息的快速趕路，就不可能會碰上暴雨劍。

李天照現在只想快點回去亂戰之地，實在沒有心情跟暴雨劍打一場贏了沒好處的戰鬥。

# 第五百一十九章 愛戀、同伴

李天照一路疾行，突然看見聯盟戰士的巡邏隊伍，只是這座城市在他記憶中，本該是大地武王的地方。

李天照問起聯盟的戰士，才知道他執行玄天武王的特別任務期間，聯盟的領地又推進了一圈。

這無疑是個好消息，接連多日野外露宿，李天照入城好吃好喝，洗簌乾淨，愜意的睡了一覺。

話說暴雨劍本來跟刀娘約好各守一路，結果，刀娘突然跑了過來，見面時，看她竟以串着的樹恭弘=叶 恭弘作臨時衣裝。

暴雨劍把外袍脫了給她，關切的追問：“你遇到孤王了？”

“遇到了，我們立即去追。”刀娘不想談論交戰的細節，根本不願意任何人知道。

暴雨劍被她帶着趕路，卻還是忍不住猜測的追問：“他對你做了什麼？”

“沒什麼！”刀娘否定的飛快。

暴雨劍卻越發覺得奇怪，照常理，說起孤王，刀娘的態度應該更激烈才對。

兩人趕了一路，回了不久前的交戰之地。

因為刀娘說必須追蹤李天照痕迹，也就必須回交戰的地方。

“你的刀在這裏。”暴雨劍望着樹上插着的雙刀，上面有印痕，但他的目光卻落在樹上掛着的零星布片上，臉色份外冷沉。

刀娘看見雙刀插着的那棵樹分明是剛開始被李天照抵着的地方，不由覺得是存心戲弄，分明是在提醒她當時難堪的一幕，不由恨恨然道：“無恥之徒！”

“什麼？”暴雨劍目光飛快閃到刀娘臉上，充滿猜測和疑慮。

“沒什麼！我們快追，一定不能錯過機會！”刀娘拔下雙刀，知道暴雨劍在胡亂猜想什麼。

他們兩個合作已久，旁人都覺得他們理當發生點什麼。

事實上，暴雨劍也確實對刀娘很有想法，只是他性子驕傲，試過幾次流露較為明確的信號，沒得到預想中的回應，他也就不願意再表現強烈的主動態度。

聊過這方面的話題，聽刀娘說目標只是兄長雷錘死而復生。

暴雨劍知道雷錘比刀娘年長不少，作為長兄，他們父母戰死之後，雷錘就是刀娘哥哥姐姐們的頂樑柱。

後來刀娘的二姐、三哥、四哥都戰死了，還是混戰里死的，連仇人是誰都不知道，就剩下刀娘憑本事飛沖的快，殺上了百戰將，沒想到，兄長雷錘又被李天照斬殺。

本來戰士之間你殺我，我殺你，也沒有那麼強烈的恨意。

但刀娘只剩雷錘一個親人了，哥哥姐姐戰死時就連個仇恨對象都沒有，那些憋屈的悲憤，一下子得到宣洩口，全集中到李天照身上。

暴雨劍理解刀娘，也喜歡與她並肩作戰，更喜歡她這個人本身。

只是，暴雨劍卻並不是刀娘很欣賞的類型。

曾經暴雨劍作為混沌劍客，對於刀娘而言，還自帶讓她仰望的光環。後來她也成了混沌劍客后，混沌碎片之力產生的吸引力就沒那麼強了。

刀娘的兄長雷錘是靠悍勇殺出來的，她自己也是，那種近距離直面生死的搏殺，是她習慣，並且認同的戰鬥方式。

然而，暴雨劍不是這類型的戰士。

對於暴雨劍來說，他們並肩作戰很合拍，但對於刀娘來說，是覺得比較合適。事實上刀娘許多時候必須充當保護，和吸引敵人注意力，以及襲殺等配合性戰鬥定位。

而這些，並不是刀娘喜歡的自我定位，純粹是為了發揮兩人配合的戰鬥力，為了殺敵獲取功績的效率，必須如此。

面對暴雨劍的心思，刀娘真實的心態是猶豫。

剛開始的時候，她還是有想法的，卻因為知道暴雨劍對於親人的態度和看法，讓她覺得不合適，因此猶豫了很久。

後來相處的久了，她覺得走向男女關係的念頭更弱了。也不是討厭，卻也不是說很喜歡，介於兩可之間的情況，對於有的人來說，那就是接受也行，拒絕也行。

而刀娘就選擇了，不接受。

他們都曾經被配婚，但在配婚的當天，走完儀式除了配婚殿就走了。

沒多久，發現配婚對象一個人在城裡揮霍功績，那時候刀娘滿腦子是提升功績，報仇和將來複活親人，哪裡能容忍一個走過場的配婚對象糟蹋她拼殺得來的功績？

於是刀娘怒氣沖沖的回去，緊接着她的配婚對象就失蹤了，超過了特定的期限很久之後，刀娘才去申請凍婚。

與之同時，暴雨劍也回去解決了跟配婚對象的關係。

刀娘懷疑暴雨劍是藉此表達心意，但她卻沒有更進一步的念想，也就故作不知道。

此刻刀娘明知道暴雨劍在亂想亂猜什麼，卻也只能當作不知道。

兩人一路追蹤李天照行蹤，結果到了黃城時，愕然發現這裏也成了聯盟的領地。

換言之，他們再追，就是進入敵境了。

“算他走運！”刀娘恨恨然看着路上巡邏的聯盟戰士，知道即使追上了，也難以得手，邊境城市裡，肯定有一定數量的萬戰將，至少有個十人隊，甚至是兩支十人隊。

孤王本來就厲害，贏他就指望暴雨劍的八面威風，如果有幫手，那就很難形成穩定的壓制。

事實上，刀娘見了李天照的移走之能后，又體會過他那不可思議的劍勁威力之後，本來就心裏清楚，她跟暴雨劍聯手也沒有多少勝算。

“一群萬戰將也礙不了事，就是屠了這座城裡的人，也絕不會放過孤王！他還在黃城休息，卻隨時會走，不能等了！”暴雨劍說著就要動身，刀娘連忙一把拉住他勸說：“孤王本來就厲害，黃城至少有一隊萬戰將幫手，這般硬上太不智了！”

“哦？有多厲害？”暴雨劍壓着情緒反問。

他其實也不知道自己會如此這般情緒激烈，從他和刀娘合作以來，受過最大的挫折就是破天刀了，但實際上也沒吃什麼虧，只是拿不下他而已。臨時分開行動過往也有，卻都是大勝。

這一次，是唯一一次分開后刀娘遇挫的情況。

暴雨劍總不由自主的猜想着刀娘到底遭遇了什麼，連雙刀都丟了，肯定是大敗，然而，孤王為何會放她走脫？碰頭后她的諸多表現都反常古怪，分明是藏着什麼事情卻又不說，此刻竟然還主動勸他退走？

開什麼玩笑！

只要有機會，哪怕是拚死也該復讎啊！那才是刀娘本來的態度！

更何況，他們現在有不滅之體！

但回去之後，不滅之體是否還能繼續保有，卻根本不知道了，錯過這次機會，下次是多久之後？將來沒了不滅之體，怎麼跟孤王打？

“我刀上沒有戰印了。”刀娘如是這般說，暴雨劍卻道：“武王賜予的是新印，你行裝里還有舊印，衣服打壞了，行裝也打壞了？”

“不知道落到哪裡了。”刀娘說時目光有些閃爍，她實在不習慣說謊，但眼前，她覺得只有這個理由可能勸得住暴雨劍。

“我看到你在坡地下撿回了裝戰印的香囊！”暴雨劍更是激怒，更認定發生了他亂想中的事情，否則刀娘何以會如此奇怪！竟然不惜說謊也不想面對孤王？

“我不知道你是怎麼了！但我們一直都要找孤王報仇，過去苦求不到機會，現在機會在眼前，絕不可能放過！你如果突然不想報仇了，我無話可說，只是我不明白，你對慘死的兄長的那些苦痛化成的怨恨，為什麼能突然消失了？”

“我們沒勝算！只有孤王一個人才有機會，你該明白！”刀娘知道她自己是為什麼，是因為羞愧，是因為痛的崩潰的無地自容，但這些卻不能說。

只是，剔除了這些理由，暴雨劍此刻的不冷靜，甚至是失控的情緒化也分明很不正常。

“好！那我們就在黃城往東南方向的路上守候！孤王離開黃城絕不會帶人同行，途中劫殺，百里道路上最多只有不值一提的巡邏隊伍，如此你還有什麼反對的理由？”暴雨劍質問之下，刀娘確實想不到拒絕的理由了，而且，這主意切實可行，於是點頭說：“這樣當然很好。”

於是兩人繞過黃城，在城東南方向的路上守候。

等着的時候，暴雨劍憋的難受，就對刀娘說：“其實戰鬥不利，落入敵人控制，因此遭遇任何對待都不是什麼奇怪的事情，我們過去也不是沒見過自己人怎麼對待敵人的，也沒沒很少聽說這些事情。我只是覺得，你我之間，不管遇到什麼事情，你都不必一個人承受，沒必要對我隱瞞。”

“……真的沒什麼，我尋了個機會逃掉了。”刀娘哪裡能說，疼的崩潰的事情，她自己回想起來都羞愧難當，自己都沒辦法接受，怎麼可能對別人說？

她是一個戰士以悍勇無懼為信念的近身搏殺類型的戰士，卻為疼痛崩潰？

平時的那些刀劍傷，甚至於烈火焚身之痛刀娘都習慣了，都忍得住。確實是不滅之體接連不斷的爆體滋味超出她的預估太多，可是，這理由說出去，也只有那些擁有不滅之體、還體會過的人才明白。

除此之外，所有人都只會恥笑！

哪怕是暴雨劍，也一定會在心裏看不起她的脆弱。

“找了個機會？什麼樣的機會？孤王心滿意足后發善心的機會？”暴雨劍本來已經做了任何壞的設想，只要刀娘告訴他實情，他就可以接受。可是刀娘始終不說，他就覺得彼此的情感距離特別遠，反而刺激的他更無法忍受。

“不知道你在說些什麼！別只顧亂猜亂想了，我說過沒發生什麼事情！現在還是注意力放路上，要是讓孤王從眼前過去了還不知道，那就白蹲守了。”刀娘不想跟暴雨劍討論這個話題，她不可能說的，絕對不可能。

但又並不是暴雨劍想的那樣，她能做的回答，只是告訴暴雨劍沒有那樣的事情，至於他信不信，她就無法解釋了。

暴雨劍憋着火氣，還想說時，看見一匹馬，載着一個人，由遠至近。

請記住本書首發域名：。筆趣閣手機版閱讀網址：

# 第五百二十章 不存在襲擊這種事

馬上坐着的人的那張臉，即使很久沒見了，暴雨劍卻仍然記得很清楚。

因為每一次別人提起的時候，或者目光有異的注視着他的時候，暴雨劍就會想起豐收城時，他眼前的那張臉。

是的，就是馬上坐的孤王的那張臉！

當初豐收城時，李天照一個照面斬斷暴雨劍臂膀，以至於讓他承受無數恥笑和挖苦。

暴雨劍握緊了劍，他不覺得手臂痛，只是想起曾經遭受的羞辱，尤其的憤怒，但他卻沒有喪失冷靜。

“老規矩，等他過來，我們先後發動攻擊。就算他有十二命不滅印，也吃不起殺傷力集中的八面威風六十次殺傷，哪怕是分散了攻擊，三百擊內必然結束戰鬥，我們有不滅之體，消耗必勝，就怕他靠連續衝鋒移走能力逃跑，這就靠你攔截了。”

“我盡量！”刀娘深吸了口氣，呼出，她實在不敢打包票，畢竟體會過李天照劍勁的霸道。

暴雨劍覺得刀娘的自信遠不如過去，但此刻聽着馬蹄聲越來越近，也不好再交談說話，他只等着馬走到合適距離。

八面威風的殺傷範圍可以精準調節，收縮的越小，同時擊中敵人後帶走的混沌之氣就越多，極限收縮的狀態下，能吞沒大約五個人的身位，被集中的人幾乎是從頭到腳全被光束穿過，以萬戰將戰印的混沌之氣計算，挨上五六下就玩完了。

但這種理想狀態不容易實現，更多的情況是殺傷範圍較大的扇形，那密度就差的遠了。往往需要十數二十多次發動絕技才能擊殺一個萬戰將。

但扇形的殺傷範圍，暴雨劍可以同時殺傷一大片，殺傷距離內站多少人滅多少人，殺死一個是十數二十餘次的八面威風發動，殺一百、殺一千也是這麼多。

八面威風穿過前面的人後能吸收敵人的混沌之氣補充力量，甚至增強，只要殺傷距離間隔的不遠，不管多少層的敵人阻擋，殺傷到最後面的敵人時威力仍然強勁，甚至還能比最初發動時更強。

敵人越多，八面威風殺傷的範圍也能通過不斷吸收力量自我補充而越大，如果有絕對平面的環境，那麼理論上一波八面威風發動后，能夠無限的穿過人群擴散殺傷下去。

但實際上當然是另一回事，地形的高低會導致一段距離后變成從後面的敵人頭頂上落空飛過去；又或者是從後面敵人腳下的坡地過去。

馬蹄聲更近了，暴雨劍聽聲辨位，估計距離已經非常理想，早就凝聚好了的混沌碎片力量，隨他猛的站起，長劍遙指下側方的馬背，收縮成無數光束聚攏的彩色光柱形態的八面威風，一閃飛掠過去，那匹馬被光束穿過，瞬間斃命。

可是，暴雨劍在出手的瞬間，眼睛猛然睜大，預料之外的變故，讓他下意識的心中一首發

馬背上沒有人！

他意識到這點的時候，劍已出手，八面威風已然發動。

但實際上，無論他是否發動，也沒有影響。

因為，李天照早就下了馬，然後站在坡地下方抬頭看着。

當暴雨劍站起來發動襲擊的時候，李天照捕捉氣流的變化就已經知道，於是立即發動小疾行，飛衝上去。

光柱形態的八面威風出手的時候，暴雨劍意識到不妙的時候，李天照已經衝到他身旁，孤王劍帶着七色的劍光，一閃，把暴雨劍自中分開，劈成了兩半！

刀娘的反應很快，立即揮刀攻過來，她跟暴雨劍配合的基礎，就是確保敵人無法近身威脅和打擾八面威風的發動。

可是，她的刀快，李天照還是擋住了。

有過經驗，知道李天照劍勁厲害，刀娘一刀出，就沒打算追擊，而是直接順勢側後退移，用後背抵着暴雨劍一併從坡上飛了出去。

李天照一把劍擋住了刀娘的刀，移轉星月借的力量瞬間轉移到右手握的劍上，這一擊不管攻擊誰都可以。

可是，刀娘卻在一擊之後直接帶着暴雨劍退飛。

這反應不可謂不快，而且恰到好處的避開了移轉星月真正可以發揮殺傷力的第二擊。

原本這就是移轉星月不盡完美之處，必須先借力，才有超越尋常的殺傷力，於是交手的第一擊就絕不可能打的出來異乎尋常的劍勁。

‘這可不妙……’這個瞬間，李天照來不及多想，借自刀娘的力量已經傳遞到孤王劍上，他自己的力量可以收發自如，借來的力量卻不能，可就這麼放空分明是浪費。

李天照下意識的脫手，孤王劍於是帶着強大的殺傷力凌空飛射出去，瞬間追上飛退的刀娘，卻從她腰側落空過去，一閃釘進了暴雨劍的身體里！

劍勁因為虛空的距離短，損耗不大，劍勁直接炸的暴雨劍胸口出現個大窟窿，不滅之體又讓他的損傷瞬間癒合，這爆體之痛，他也是在暗劍王劍下體會過，卻也沒有眼前這一劍創傷的範圍大，於是那種痛，讓他忍不住慘哼了一聲。

李天照脫手飛劍追擊的時候，人也緊跟着發動小地怒追了出去。

‘糟了！’刀娘暗暗咬牙，凌空主動揮刀進攻。

但此刻處境她知道很不利，暴雨劍中劍受創嚴重，也就瞬間喪失了攻防能力，李天照的移動能力又強，三連衝鋒，完全可以佔據先落地的主動權。

果然，李天照直接凌空發動小疾行，一閃掠過虛空，搶先落到了地上。

原本刀娘早有預防，當即做好準備，只等落下距離合適的時候一把將暴雨劍推飛開去，那也能讓他脫離李天照千殺劍法最直接的威脅範圍。

可是，她卻吃驚的發現，暴雨劍的身體猛然加速下沉，沒等她來得及一把抓住，人已經急速落了下去！

‘又是劍自己飛？’刀娘看見剛才插進暴雨劍身體里的孤王劍雖然失去了後續殺傷力，這時卻帶着他急速落了下去！這分明，就是她之前在林中遇到的，孤王劍自行飛回李天照身邊的情況！

如此離奇的絕技簡直聞所未聞，若只是甩劍回飛，那沒什麼，但能帶動一個人的重量還飛的這麼快，那就真是絕無僅有了！

刀娘顧不得多想，立即做出反應，發動衝鋒，凌空急速下落，只想追上暴雨劍。

可是，她動的時候，卻看見李天照也發動了衝鋒。

於是兩個人，兩條身影，虛空交錯過去，一個拽着暴雨劍的握劍的手腕，一個抓着暴雨劍的腳踝，分別朝不同的方向急沖。

下一個瞬間，暴雨劍很清楚的感覺到，腿和胳膊被扯脫臼，然後肌肉又被拽的撕裂、斷開的痛苦！

但這還不是最痛苦的，不滅之體讓損傷瞬間恢復，於是那種胳膊和腿被生生拽斷的痛，又承受了一遍。

李天照揮劍斬斷了暴雨劍的胳膊，眼看暴雨劍的斷處又迅速恢復重生了新的臂膀出來，他也不在意了。

因為，他手裡拽的那根胳膊上的手，握着劍。

李天照踩着劍在地上，動作麻利的俯身取下戰印，再抬頭看時，刀娘已經拽着暴雨劍飛跑而去了。

‘當機立斷，很好。’李天照不由暗暗讚歎刀娘的反應，同時又看到暴雨劍被拽着，目光里仍然滿是憤恨不甘的眼神。‘看來不捨得就這麼離開啊？那就如你所願！你們兩個人，我拽不動你們，那就拽自己吧！’

李天照發動小地怒，驟然前沖，又緊接着發動小疾行，與之同時，意念操縱下，還插在暴雨劍身上、沒來得及拔出來的孤王劍又產生強大的吸力！

倘若沒有不滅之體，劍必然會撕爛了暴雨劍的身體，撞出個突破口自行飛了回來，可是不滅之體快速的癒合能力讓劍不能如此。

李天照又存心調整劍里體印的位置在中間，劍就成了橫對他的角度產生很強的吸力。

可是，這吸力當然不足以帶動拽着暴雨劍飛奔的刀娘他們，於是，就反過來吸扯的李天照前沖的速度更快！飛一般的迅快！

刀娘感覺到拽着的暴雨劍突然產生一股往後拉扯的力量時，就意識到不妙，急忙扭頭揮刀。

這一刀斬的飛快，但李天照本來就等着她的回身一擊。

他拔出波浪劍招架住，緊跟着紅淵劍反擊斬出，頓時將暴雨劍打的爆成了團血霧。

刀娘及時鬆開了暴雨劍，翻滾着退避一旁，卻見李天照沒有追擊過來，而是如之前攻擊她的時候那樣，兩把劍接連不斷朝暴雨劍的腦袋和身體招呼，打的他頭和身體不斷爆成血霧。

那情景，讓刀娘立即想起山林里可怕的反覆爆體痛苦，一時間，本該過去搶救的她，卻竟然邁不動步子，沒有了勇氣！

更因為，她的意識里，已經覺得，她沒辦法憑藉一己之力對抗孤王的劍，哪怕過去也只是送死。

“孤王你放過他！我會帶他走，不會再打擾你！我保證！”刀娘知道反覆爆體的痛苦，她都受不了，暴雨劍一貫受傷比她少多了，更沒什麼可能熬得住。

暴雨劍此刻只恨不能開口說話，否則，他絕對不會允許刀娘對李天照求饒。

他在武王殿里就被暗劍王控制過，當時也體會了身體不斷被重創的滋味，此刻，又怎麼會在孤王劍下求饒？

那是不可能的！以他的驕傲，寧可死，也絕對不會求饒！

“很顯然你是誤會了，不是誰偷襲了我，就能說句撤退了事的。暴雨劍又不是你這般好看的女人，我幹嘛要放過他？”李天照看着刀娘微笑，但手裡的劍連番斬擊暴雨劍卻沒有客氣。

# 第五百二十一章 今非昔比

孤王是因為刀娘漂亮才放過她的？

這話讓暴雨劍十分激怒，可是，很快他就沒心思考慮這些了。

因為他發現情況不對。

爆體的痛苦太強烈了，遠遠超過了被暗劍王控制着的時候。

於是他才突然意識到，暗劍王對他的不滅之體創傷的程度沒有這麼大，頻率也沒有這麼高。

很顯然，當時暗劍王只是讓他沒有反擊之力，並不是追求最大化的對他造成創傷，因為在大地武王殿里，不滅之體有無限的混沌之氣，消耗暴雨劍的意義不大，暗劍王更需要留有餘力攻擊別的不滅王將，幫助別的暗靈族實現壓制優勢。

此刻孤王的持續打擊，不管造成的爆體範圍，還是創傷頻率都不可同日而語。暴雨劍本以為可以輕鬆應付，卻很快就受不了的喊叫起來。

只是身體和頭接連爆成血霧，聲音也不能如常那般發出來，聽起來就成了斷斷續續的嚎叫，聽不出來是痛苦的慘，倒只讓人聽着覺得怪。

“暴雨劍也不知道想說什麼？聽起來聲音怪怪的，你知道嗎？”李天照原本並不想遇到暴雨劍耽擱時間，卻沒想到刀娘不但沒勸住他，反而一起深入到這裏來攔路。

“你放開他，我帶他走，我們打不過你，以後都不會來了行不行？”刀娘切身體會過那種滋味，知道暴雨劍那般驕傲的人此刻都忍不住慘叫，那是真的熬不住了才會如此。

她想上前救助，可是，樹林里的恐懼，還有實力的懸殊差距都讓她沒有揮刀的勇氣，自然覺得，眼下求饒或許還有機會，揮刀則全無可能。

她想着，李天照樹林里表現的情況看，並非毫無底線不擇手段的人，換了是別的戰士，知道她的恨意，哪裡還會對她客氣？

“放過他也得有理由不然我放他走，你留下陪我一會？”李天照一直默認為暴雨劍和刀娘有超越友誼的關係，此刻聽刀娘說好話，他卻有心讓她更難受些，好讓他們下一次再想找他報仇的時候，多些顧慮，於是故意說話刁難。

“你”刀娘十分激惱，可是，又並沒有太過意外，本來覺得李天照從樹林里就對她有非尋常的企圖，只是此刻才暴露了而已。“你做夢！你現在放了他，我帶他走，以後不再騷擾，我們雖然還是仇敵，但也不會繼續不自量力，你少了麻煩，省了時間，對大家都好。你非把他殺回去，讓他被別的不滅王將笑話，只是逼的我們繼續伺機報仇，也是逼得我揮刀搶救。”

其實刀娘這番話說的合情合理，至少省麻煩和時間，就是李天照本來的初衷。

只是，此刻李天照卻不能讓她覺得，是靠她成功交涉得來的，於是故作不以為然的說：“那你揮刀上來搶救吧！看看是你救了他脫離苦海，還是我讓你們這對鴛鴦一起在痛苦中重生！”

“我跟他只是搭檔！不是什麼鴛鴦！”刀娘急忙否認，李天照聽的不禁笑起來說：“原來不是鴛鴦啊？那就好說了，如此說來，剛才的要求是過份了些，沒道理要求你為了搭檔付出太大這樣吧，我放他脫離反覆重生的苦海，你留下來陪我吃個飯。”

“真的只是吃飯？”刀娘有些錯愕，如果是任何過份的要求，她當然都不可能答應，但是，如此簡單的話，她沒道理不答應啊

“沒錯，就是吃點隨身帶的東西，這不是快到飯點了嗎？”李天照回答的很認真。

其實他本來也願意放過，有這麼會體會，暴雨劍也該知道厲害了。

只是不能讓刀娘認為，是靠她的交涉之能換來的放過，所以要求必須提，但過份的要求以刀娘的性格本來就不可能答應。

既是放過，當然得是留有善意，放過了別人，卻又做些令人更痛恨的事情的話，那不是吃飽了撐的嗎？

所以，只有最簡單的要求，才能讓刀娘無法拒絕。

“好！就只是吃東西！”刀娘想了想，答應了。

李天照當即撤劍後退，暴雨劍倒是想發作，問題是他劍沒了，戰印也被取了，想拼也沒辦法。

“你為何答應他！”暴雨劍很是惱火，刀娘忙說：“你先走，我反正也餓了要吃東西。”

李天照徑自一躍跳到路邊的坡上，自顧取了隨身帶的乾糧喝酒，遠遠的坐那等着，看着兩個人分明是口角爭吵着。

李天照估摸着暴雨劍自尊心強，是不好接受，想了想，突然覺得也許可以藉機削弱仇怨。

於是就遠遠的高聲喊話說：“暴雨劍你我其實也沒有什麼仇怨。我知道你過去怨恨，是因為豐收城的事情，讓你名譽受損。然而，我覺得那是過去的事情了。現如今，當年的交手帶給你的應該是威名，而不再是恥辱。當年你暴雨劍沒有不滅之體也沒有不滅印，與我李天照近身交戰，卻只斷了條胳膊，天下戰士將來只會說你厲害！”

李天照稍微停頓，推敲着暴雨劍的感受，又繼續說：“事實上當年我如果取你要害，也很大機會得手，只是也知道八面威風厲害，不敢有絲毫閃失，於是才穩妥起見斬你臂膀。換做是現在，我肯定不止是斬胳膊，必然是斬首。所以，當年固然是你敗了，但跟我李天照近身落敗而未死，是你的榮耀。我當年雖勝，其實贏的並不完美，因為當時的確顧忌你的八面威風。”

李天照這番話，說的刀娘愣住了

別說她，暴雨劍都聽的半晌沒有言語

的確，的確很有段時間沒有人拿這件事情取笑暴雨劍了，至少他沒有聽到了。只是，他一直覺得，是因為他的功績提升迅速，用事實和威名告訴別人，他暴雨劍雖然敗過給李天照，但下一次就未必了。

而現在，他卻不由的懷疑，到底是他的拚鬥使然，還是因為孤王的威名太響亮，以至於別人不以為他暴雨劍當初的落敗是恥辱了？

孤王李天照劍斬數百混沌霸體，隻身奪龍王的混沌之心龍心，後來又獨劍滅龍王隊，殺的只剩龍王和萬劍不過，更讓薔薇隊也慘遭羞辱這般樣的威名之下，他暴雨劍敗給他，誰還會取笑？

原本就還沒人答應過孤王，只有龍王在中陽湖的時候據說跟孤王拼了兩招不分上下，那還是龍王混沌霸主達到極強狀態。

暴雨劍突然意識到，世事變化，早就不一樣了

當年他暴雨劍是輸給個名不見經傳的、沒有混沌碎片力量的百戰將。

今天，別人說起來時，是說他暴雨劍輸過給威震天下的孤王。

“孤王你休要給自己臉上貼金！還什麼以此為榮！我暴雨劍可不會以此為榮！”暴雨劍很是打擊，他想到這些，突然發現，真沒有那麼痛恨李天照了，只是，他自己卻份外的難過起來。昔日名不見經傳的敵人，早已與他拉開了懸殊的差距。

“我知道你當然不會如此認為，但天下的戰士會那麼以為。再者，我的劍下敗過不少武王，真不至於辱沒了你的名聲。”李天照知道暴雨劍是鬆了口氣，於是添上這句，武王在戰士心中是至高無上的，這句話他相信最能讓暴雨劍接受。

“不過是南米武王一個，什麼叫不少？”暴雨劍聽說過這傳聞，但也是在大地武王殿里才聽說的，不是王將的話，本來也沒有獲取這類消息的途徑。

“遠遠不止，只是特殊任務，不可言道具體，我提起來，無非是想證明，敗在我劍下但還活着，即便未必讓你覺得是榮耀，也絕不至於辱沒了你。”李天照料想暴雨劍是不會主動開口承認的，跟着又補了句：“你我立場敵對，將來戰場碰上當然還是你死我活，但未來是否還有必要這般私仇截擊，盼你再想想。我實在餓了，你若不打算與我一起喝酒吃飯，就請吧”

“哼！”暴雨劍拂袖而去，臉上看似冷沉，其實熟悉他的刀娘知道，他已經被李天照說通，至少對於當初的一臂之仇，已經沒有那麼無法忍受。

刀娘知道暴雨劍不會走遠，一定還在哪裡看着，她跳上坡地，離李天照遠些坐下，卻見他指了指身旁，她卻板着臉說：“陪你吃飯，沒說要坐那麼近！”

“也不至於這麼遠。”李天照又指了指身旁，嘴裏說：“我們的仇怨，就是雷錘吧？”

“你還敢提！”刀娘憤然起身，一時間悲憤交加，眼眶里都是淚。

李天照遞給她吃的，望着她說：“我就不說當時是他主動攔我，戰場拼殺無可奈何什麼的了。只說一點，既然私仇就這一個，大地武王的情況估計不會有餘力替人復活親人了，將來大地武王如果不在了，你可以先來亂戰之地，我能托請聯盟的武王替你復活了雷錘，此後你們兄妹想去哪裡就是你們的自由。”

“”刀娘一時發懵，不知道該如何回應了，遲疑着，接下了李天照遞過來的食物，坐了下去，不願意直接接受好意，卻又沒辦法拒絕的說了句：“誰說大地武王不會！就算這次不滅之體保不住，我早晚也會成為不滅王將！不要以為天下只有你孤王辦得到！”

# 第五百二十二章 歸城

“大地武王的狀態確實出了問題，為人復生親人對他會有不利的妨害。將來大地之地四分五裂，你跟暴雨劍都應該早做打算，至於你和雷錘將來不管要投靠哪位武王，肯定是先來亂戰之地救了你哥哥再走比較好。比起成為王將了再用功績換雷錘復生，這法子快的多。”

“孤王如此好心，是為了拉攏我們嗎？”刀娘聽李天照說的如此肯定，大地武王的情況到底如何又可以通過時間見分曉，她實在沒有拒絕的道理。

“玄天之地以前在天境里有個仇家，後來成了搭檔，回去都城的時候碰上，一起喝酒聊天很是愜意。我不由會想，如果沒有化敵為友，每次碰面是彼此惡言相向，各種挖苦譏諷，本來好不容易閑暇放鬆的愉快時光就成了一肚子的怨憤之氣。兩者相交，顯然是化敵為友更好。實在是不能化解的仇恨，那就無話可說，但跟暴雨劍和你，看來並非沒有機會化解。至於說拉攏……坦白說，我又不是孤王，管你們是投靠天武王還是玄天武王幹嘛？亂戰之地的事情早交給我妻子在管，我自己只等着成為不滅王將。”

李天照說罷，發現沒有走遠的暴雨劍分明是在遠遠偷看，於是明白了他對刀娘有想法，就站起來說：“該說的說了，就不勉強你留下陪我吃喝了，將來如有變故，記得先來找我就是了。”

刀娘看李天照走了，她想着他的話，嚼着嘴裏的干肉也覺得更有滋味了些。

無論如何，有利無害的提議，她實在想不到拒絕的道理。

刀娘於是沖李天照離去的方向喊話說：“未來一段時間，不會再私下來尋你報仇，至於是否化敵為友，將來再說！”

刀娘喊罷，故意沒走，等了片刻，暴雨劍果然走了出來，假作撿劍，然後看到她在。“怎麼這麼快走了？”

“不然呢？”刀娘見暴雨劍明知故問，覺得他以前不是這樣。

“我以為孤王會跟你好好訴說衷腸！”暴雨劍對於之前樹林的情況仍然有些懷疑，卻又見他們沒說什麼就閃了，聽刀娘最後那句話，又分明是孤王有意化解恩怨，思來想去，如果發生了他以為的那樣的事情，刀娘就不應該會跟孤王和解。

只是，他想知道情況，卻也不好意思直接問。

刀娘知道暴雨劍的性子，但今日卻覺得尤其火大，她一再說沒那種事情，暴雨劍還是疑心。而此刻，她不禁自問，即便真的是有，又跟他暴雨劍有什麼關係呢？她做什麼非得一再讓着，顧着他的心情？

刀娘覺得煩，直接提着刀自己走了，暴雨劍忍不住喊她：“你去哪裡？怎麼不說話？”

刀娘不搭理，只管走的更快。

暴雨劍追了一陣，見刀娘還用上混沌風語的力量急速奔走，禁不住惱了，叫道：“一言不發埋頭就走！這算什麼意思？你是要散夥嗎？”

刀娘氣的想回頭接上一句‘那就散夥吧！’，卻又想到這次暴雨劍都大地武王特殊照顧時，不忘堅持帶上她，就又覺得如此衝動太過份，於是答了句：“我是需要時間考慮此事！”

暴雨劍頓時沒了聲音，看着刀娘真的一個人走遠了，一時又覺得是因為今天敗的太慘，一時又覺得是他剛才話話說的太過份，一時又覺得是刀娘今天太莫名其妙……

李天照是不知道這兩位接下來如何了，知道他們都走遠了，他也就繼續趕路。

本來有馬，現在馬死了，他只能跑快點。

黃城臨近的城市，也是聯盟剛佔領不久的地方，李天照見到有玄衣座下的戰士，那戰士留他在城裡，說玄衣有交待，看到孤王回來，要立即通知，她要親自過來相見。

‘玄衣還還真是熱情，盟主城來這裏往返得耽誤三天啊……’李天照知道玄衣一貫會有這種令人熱情激發的言舉，也不意外，只是尋思着他總要回去，半路碰上了更好，她也不必因此耽誤了事情，就說：“你只管回報，我們途中遇上就好。”

“是。”那人只好答應，他也不可能強求孤王留下。

李天照繼續折返回去，途中經過孤行人的地方，自然不忘去尋雲暮煙。

孤行人佔領了盆山區的地方之後，一直沒有繼續擴張，現在交界的城市又都是聯盟所有，如今也沒有戰事了，城裡的孤行人們明顯不像之前那麼緊張。

李天照見了雲暮煙，問起小冰雪的情況，說：“勞煩你照顧，這次可以帶她回去了。”

“你還是遲些吧，最近小冰雪跟我處的特別好，正在教她許多事情，她正學在興頭上，突然換個環境，你又沒空陪她說話。再過十天半個月，我送她過去也行，你來帶她走也行。”雲暮煙正說著，小冰雪敲門求見，進來時，帶着麥芽糖，見到李天照，很高興的讓他也吃。“你說的沒錯，這裏太多好吃好玩的了！是回去了嗎？我想晚些再走好不好？”

“行。”李天照見她們處的好，當然沒意見，當即起身要走，雲暮煙送他出去時：“另外我聽說你治下的人事前段時間變化挺大，估計你回去也得忙上一陣，過些天再帶小冰雪回去也方便安排。”

“好。”李天照沒有多說，卻已經料到雲暮煙的畫外音，必然是玄衣把許多跟着他的戰士的職權調動了，再結合玄衣早有交待手下的人看見他了回報，要親自出來相迎，也就知道，調動的力度估計還很大，甚至很徹底，因此才以這種程度的熱情化解他可能的怒氣。

李天照見院子里有兩匹馬，就說：“是不是你的馬？借我用用。”

“有借無還，另外找一匹給你。”雲暮煙說著，卻見李天照已經去牽馬出來，喊人拿鞍具了，不由急說：“養久了，有感情。”

“就要借你的馬，騎着有感情。放心，我一定妥善照料，安全送回來。”李天照這般耍無賴，雲暮煙想了想，只好讓人送來鞍具，看他騎上了，還不放心的說：“記得送回來。”

“一定。”李天照揮手道別，駕馬去了。

李天照還沒回到盟主城，果然就在城外路上碰見玄衣。

多日不見，此刻見她一襲白衣裹着那副他熟悉，卻又久別的身軀，不由份外的激動，而她眼裡流露的衝鋒歡喜，彷彿比他更迫不及待似得。

兩人相見，玄衣突然下令說：“全都退出一里地，封路待命，不得讓任何人靠近，強闖者動手拿下！”

同來的戰士當即領命奔走路的兩頭，李天照猜到她要做什麼，果然，看她一躍跳過來，兩個人抱着在馬上好一陣糾纏，末了又去了路旁……

這般風吟雲纏的折騰到天黑了，又同乘回去。

跟着玄衣來的那些戰士見她白衣成了灰黑顏色，就知道這兩位喜歡黏在一起的又做了什麼，一個女戰士脫了外袍過來，讓玄衣反穿披着，李天照駕馬帶着她一路說笑回城。

分開許多時候，自然有很多話說，期間任務的事情，玄衣也都知道，可聊的細節話題就更多了。

回到盟主府，已經是凌晨，李天照就沒驚擾父母，玄衣陪他一起泡澡的時候，突然說：“武王這次派人送信，讓我知道了孤王之前任務的連番壯舉，也知道這次去大地武王都城的戰況結果，你猜猜，還有什麼好消息？”

“關鍵的一戰沒有成功，難道這也可以升上不滅王將？”李天照其實覺得，不算去大地武王都城的事情，也是夠了的，畢竟他們特殊行動時，解決了那麼多武王，他一個人就親自跑了那麼多地方，尋常不滅王將也沒機會立這種奇功吧？

“答對了！”玄衣突然沉入池水裡，片刻，站起來時，用目光示意，讓李天照探索她身上突出部位的奧秘。

李天照好奇的握着分開，見裏面有顆信息珠。

“武王的正式敕封！讓孤王回來了就立即去都城受領不滅王將！特許武王未來可以不必在不滅王將殿定居，繼續留在封地這裏。”玄衣滿臉歡喜之態，是啊，這本來也是天下所有戰士夢寐以求的終極目標。

不滅王將，永生不滅之體！

除非有武王的力量，否則，不滅王將就是必然要追求的終極。

只是……李天照此刻已經沒有那麼激動了。

過去是求而不知能否可得，而以他的戰鬥力，其實他心知肚明，單純只是他自己追求不滅王將的話，換個陣營即可得到。

然而，辜負千山派系戰士的寄望，丟棄父母妻子獨自去成為不滅王將，那般又有什麼意義了？

所以，李天照知道他早晚可以，這次的任務期間，旁的王將們也都知道此次是武王必會賜予他不滅王將的榮譽。

眼前的結果，也就是早知道的事情了。

“不滅王將……太好了！以後不必擔心父母出意外，又不必困在武王殿里無聊，這裏的事情你管着，我只需要每日練功，閑暇時隨便做些什麼，你忙完的時候我們就繼續精研生命傳承的真諦……”李天照說著，想着，笑着。“期許已久的完美時光，終於到來了！”

# 第五百二十三章 催促

“就是時間太趕，所以我才讓人攔着。武王的命令是說孤王回來了，就立即啟程去都城，那隻要人還離這裏遠，我們不就可以好好的纏綿幾天再回來嗎？”玄衣說的李天照不由好笑道：“既然如此，只當我還沒有回來，何必如此麻煩？”

“那怎麼可以？武王有令，當然不能明知而不遵。花點心思擦邊繞過去可以，不遵行卻是不忠了。”玄衣的態度明白，李天照天亮了就得啟程。

“……我才剛回來，不跟爹娘說聲？”李天照覺得這也太趕。

“拜託！我的孤王夫君——你是去受領不滅王將的殊榮！這時候還不表現的份外积極些嗎？換了別人，現在就已經收拾出發了！爹娘那裡，天亮吃早飯的時候說聲就好，他們知道了，只怕比我催你催的還更急！”

“夫人言之有理，好吧，天亮啟程。”李天照無話可說，想想也是，正常反應真是一秒都不應該多等。“既然如此，天亮之前的寶貴時間就不要浪費了去睡覺吧！”

“嗯……”玄衣很乖巧溫順的點頭。

正這時，外頭突然有人來稟報。

李天照沒耐煩的說：“什麼時間了？天塌了還是怎麼了？”

“……啟稟孤王，玄衣王將有令，任何時候都要第一時間回稟，因此不敢有違。”

“等天亮再來！”李天照料想也不會有什麼急事，那人這麼說，就是玄衣私下的信息渠道，公務不會這時候來，聯盟當前沒有那麼急切的大事。

“哪的情報？”玄衣問着，滿臉抱歉之色，哀求李天照通融。

“隱字號的情報。”

“孤王，我看一眼就回來。”玄衣快步跑出去，片刻，回來了，看起來，臉色不甚高興。

“什麼事情？”李天照一般不問，只是玄衣這般模樣，卻忍不住問。

“不想說！”玄衣說話間，已經撲到李天照身上，笑開了顏的說：“孤王剛才說，要怎麼珍惜時間來着？嘻……”

天色，不覺已經見白。

早餐的時間，李天照才從房裡出來。

搏命鴛鴦一向起的早，已經在跟玄衣說著話等他來了。

剛見面，李天照的娘就歡喜的說：“我們都聽玄衣說了，武王要賜予你不滅王將的殊榮！天照，那可是不滅王將啊！將來你就擁有不滅之體了！聽說會在都城為你舉行盛大的儀式，全都城的人都會看着？”

“這個應該沒有吧。本來就不重這類儀式，現在又是戰時，將來戰事結束了或許會補上。未來戰鬥應該還多，受領之後可能還會被派去大地之地。”李天照料想大地武王沒有徹底完蛋之前，玄天武王是不會讓他這類戰鬥力閑着的。

上一次的大地都城襲擊計劃，雖然沒有完美的結果，但大地武王座下的王將死亡的很多，其中必然也有擁有不滅印、需要死而復生的強力戰士，無疑也讓大地武王更虛弱。

因此，並非沒有成效。

“天照你的這些戰鬥，我們沒能一起參加，但你成了不滅王將后，就不必心懷顧慮，以後也能讓我們放手而為了！”李天照的父親當然也知道他的擔憂，經常安排的戰鬥到底都有考慮，也總是調派過多的戰鬥力一起行動，分明是擔心他們戰死。

“好了，不說這些，天照你趕緊吃完了上路。武王的命令既然是即刻啟程——作為戰士的領了命令本來就必須一絲不苟的執行！玄衣就不應該縱容你，夜裡就應該直接動身！回來了再跟我們打招呼就是了！”李天照的娘的想法，果然不出他的所料。

“娘說的是，我趕緊吃。”李天照覺得有趣，不過，原本也是，不滅王將，戰士的最終追求。只是他在此之前就跟不滅王將交手太多，才沒有了本該有的新鮮感。

其實，大約也是因為他到底還太年輕，還沒有面對衰老將死這類問題。

只是，李天照覺得，王將也能用功績保持肌體的年輕，那與不滅王將的永生差別也不大了。

轉念又想，說到底他現在獲取功績太容易，才會這麼想。倘若未來沒了戰事，只剩王將的日常功績獲取途徑，那時候，他也不可能把王將更換年輕身體的事情看的那麼簡單了。

李天照看父母笑的合不攏嘴，沒有了平素的一貫淡定，那種對不滅王將的激動和期許之強烈，比十個他的情緒加起來還更多。

眼看李天照開口想說話，李天照的娘就連忙制止說：“你趕緊吃，吃完了去都城受領不滅之體！娘知道，你關心我們最近的情況對不對？但你別耽誤吃飯，我說，你吃着聽着！”

好吧……李天照無奈的點點頭，然後繼續吃東西，聽着母親訴說近期的戰士情況，也就知道他們的近況了。

李天照本來想多吃點，好多呆會，然而，他母親顯然看穿他的心思，於是制止他添飯，催促說：“行了天照！話等回來了再說，趕緊動身去都城！你就不知道着急嗎？不滅王將啊！晚一會說不定就有變數！你這麼年輕就得了武王這麼大的恩賜，萬一有別的不滅王將不願意，去，去跟武王反對怎麼辦？只有早早得了不滅之體才能安心吃飯！你安心，我們也安心！”

“娘說的是！”李天照說著，還要夾菜，他娘急的拿筷子去打他手，斥責說：“那你還吃！”

“我好多天沒吃什麼新鮮熱菜，真的想吃啊！”李天照哭笑不得，他現在連多吃幾口菜的權力都沒有了嗎？有必要這麼急嗎？

“玄衣，給他包上帶着！”

李天照真是無話可說了，看玄衣憋着笑，他就想把她抱回屋裡，然而，他娘現在肯定不會允許。

此刻的他，不是孤王，就是個沒有自主權的小孩……

出門的時候，李天照沒看到山芊啟，玄衣忙低聲說：“她身邊添了幾個人，我覺得不太對勁，就沒通知她你回來的事情。但怎麼處置，還是等你回來了再定奪。”

李天照就沒多說了，他看準備的馬不是從雲暮煙那借來的，就問：“我騎回來的那匹馬呢？我喜歡那匹。”

“都什麼時候了！”李天照的娘皺着眉頭，覺得他關鍵時刻還惦記着馬！根本不知道着急。

“去給孤王牽來，我也看看，是什麼馬讓孤王如此心儀。”玄衣讓人去牽了來，近前了的時候，她搶先抓着韁繩跳上馬背，笑着說：“也不是什麼名種血統嘛，孤王為何如此在意？”

“看着喜歡。”李天照笑着答了句，見玄衣凝視着他又追問了句：“像喜歡我一樣嗎？還是比喜歡我還更喜歡呢？”

“夫人真會說笑！馬豈能跟夫人相提並論？”李天照一副啞然失笑之態。

可憐李天照的娘，心急如焚，卻又要忍着看他們這般當眾打情罵俏，這也是她最看不過玄衣和李天照的地方，作為戰士，這般兒女情長，想什麼話！

但下一刻，李天照的娘卻只剩愕然。

因為玄衣，突然一掌戳入馬頭，又瞬間握成拳頭，釋放戰印力量，那馬頭頓時被震的爆成一團血霧！

噴的玄衣、李天照頭臉都覆上了層血色。

玄衣卻仍然掛着微笑，注視着李天照問：“那我殺了這匹馬，孤王一定不會為了它跟我置氣吧？”

這個瞬間，李天照不由自主的想到凌晨時候的隱字號情報。

但是，他臉上不見動容，只是上前，脫了外袍，替玄衣擦去臉上，脖子上的血霧，嘴裏說：“當然不會。只是夫人今日這件衣服我很喜歡，現在弄髒了，可惜。”

玄衣立即笑容燦爛，猛的一把抱住他說：“孤王不必擔心，這匹馬品種更好，耐力十足，比死的這頭好的多呢。”

“好。”李天照嘴裏答應着，卻沒有急着說走。

李天照的娘忍無可忍的咳了聲，玄衣會意，連忙鬆開，推着李天照上馬啟程，說：“孤王喜歡，回來的時候，我還穿這身。”

“夫人穿什麼都好，重要的是夫人本身。”李天照上馬，嘴裏說著，看他娘那目光，急的已經想打人了，只好催馬啟程，玄衣看他走遠，又喊人去牽馬過來，然後一個人騎上，催馬急走，獨自追上李天照了，跳他馬上。

這般膩歪了一陣，分開時又說：“孤王路上不要耽擱，早去早回，記着，我在等你回來。”

“好。”李天照催馬去了，這一次，玄衣沒有再追，目送他背影消失，才獨自折返回去。

李天照的娘向來不願意說玄衣什麼的，這次卻忍不住，見她回來，就說：“你們新婚也有些時候了，都是王將，又是三十六武王聯盟的主事人，應該注意些行舉。”

“是。”玄衣答應的乖巧，李天照的娘也不好意思再說，本來是輪不着她管玄衣事情的，只是因為關係不比尋常，若不然，玄衣壓根不會理她，說的多了，就顯得太不識趣。

只是，李天照的娘實在心有疑問，忍不住看着那匹死馬問玄衣說：“這馬又是怎麼了？看你們也不像是吵架了，卻無端端拿匹馬出氣是為何？”

“是我任性了，只願意孤王心裏喜歡我一個人，不高興被一匹馬分走了孤王的喜歡，哪怕是一點點也不行。”玄衣如此回答，李天照的娘也沒話可說了，本也知道玄衣不是易於之輩，此刻還是為她的霸道所驚，於是什麼也不說了。

府里收拾善後的人來處理死馬，考慮到玄衣對馬的做法反常，就小心謹慎的問了聲：“夫人，這馬該如何處置？肉留下吃了，還是賞給戰士？”

“不入流的野種，也配進人的肚子？丟到野外喂狼！”玄衣不屑說罷，徑自回去洗澡更衣。

那匹死馬，被人拖去山林野外了……

李天照在路上，卻不是去玄天之地的最近的路，只是，他現在回去，完全可以借風武王的地方，繞到豐收城再折返，如此一來雖然遠點，但不必走馬匹無法通行的山路。

但他不是回去，而是去見雲暮煙。

不滅王將的事情落實了，他當然該如約定那般先告訴她一聲。

其次，就是為借的馬的事情致歉賠罪，說好一定平安歸還，結果卻被玄衣把馬給殺了。

# 第五百二十四章 密謀與隱秘

李天照想到馬的事情還是覺得慚愧，借的時候雲暮煙很不捨得，可想而知她是很在意那匹馬的……

李天照思來想去，這事情除了道歉再道歉，就只能是托請冰雪武王幫忙把馬復活了……

雖然是有點扯，人家是復活親人，他是托請復活馬……而且，是花費大量的混沌之氣干這事。

可是，除此之外也沒別的辦法彌補了。

一隊巡邏的戰士經過時，李天照穿着披袍，遮擋着頭臉，跟那隊人反方向錯身過去之後，暗覺自己好笑。

他本不該如此躲藏，可是，想起那匹馬的事情，李天照實在覺得應該謹慎些，至少不能給雲暮煙帶去危害吧？

那隊巡邏的戰士去遠了之後，帶隊的交待人回去給玄衣送信。

盟主府里，玄衣得了消息后，冷着臉問：“看清楚了？”

“馬尾的標記，鞍具都是夫人的坐騎專用，一定是孤王。”回報的十分肯定。

“知道了。”玄衣打發了那人下去，又去尋了李天照父母，請了他們同桌而作，又關緊了門窗。

如此鄭重其事，李父李母都覺得很不尋常。

“天下武王都在清掃孤行人，亂戰之地的孤行人圖謀不軌，武王留他們只是為了利用，但是，孤王受了孤行人的雲首色誘迷惑，與之往來過密，被武王懷疑是有非份之想。”玄衣一番話說的李父李母都懵了。

好一會，李父才道：“是不是誤會了天照？”

“早上娘問，我為何對馬撒氣，因為那匹馬是雲首的坐騎。孤王回來之前，先去見過雲首。此刻孤王理當日夜兼程趕回都城受領不滅王將的殊榮，可是，他取道的路線，還是去盆山區孤行人的地方，他回玄天之地，無論如何繞不到那裡。”玄衣話說的明白。

李父一時沒了言語，李母激惱道：“家有你這等妻子，他敢如此？更何況玄天武王座下的戰士，怎麼能夠如此不能把持自己！還跟孤行人有那等關係！事情既然確定，我們還在這裏做什麼？一起追他回來，再也不准他去見那孤行人的雲首了！”

李母說完，突然又覺得不對，這還不夠，於是又咬牙切齒的補充說：“不對！不是不見！必須讓他迷途知返，親手殺了那用心不軌的女人！”

玄衣聽見這話，頓時流下了眼淚，口中問：“孤王不肯怎麼辦？”

“他不肯！那就我們動手！我還不信了，他還要為了個迷惑他的孤行人，跟我們動手不成？孤王犯了錯，我們本不該包庇，但既然知道是那孤行人的雲首用了迷惑的手段，理當殺了那女人，讓孤王清醒！那之後該當如何向武王請罪，該當如何接受懲處，也才能面對武王！也才能有機會得到武王的寬大處置！這件事情，玄衣你受委屈了，還偏要在中間為難，但你跟孤王既是夫妻，理當互相幫助，此事再難，你也得從中周旋！”李母說罷，起身按劍道：“早一刻出發，就能早一些追上孤王！”

“如果殺了雲暮煙孤王能清醒當然最好，但如果孤王為那女人，反而跟我們急惱，甚至忘了自己是玄天武王座下的戰士，那又該如何？豈不是適得其反，還把事情鬧的更無法收拾嗎？”玄衣說著，哭着。

見慣了玄衣的強勢霸道，李母知道平時在他們面前就已經是刻意尊重了，此刻這般軟弱的姿態，根本沒有見過，但李母卻不喜歡眼淚，不由急道：“我兒天照絕不會為了別有用心的孤行人那等糊塗！你怎可對他如此沒有信心？還自己在這裏哭哭啼啼！這哪裡是解決問題之道？”

“孤王若真清醒，就不會與那女人有染了！”玄衣還是抽泣着，聲音里滿是憤怒。

“無論如何，天照不會糊塗到那等地步！”李母語氣肯定，李父顯得冷靜很多，問了句：“玄衣，依你之見，萬一天照真的糊塗到底了，該當如何救他？”

“我也不知道，所以煩惱……”玄衣說著，見李母很是激惱的說：“哭有什麼用？我說了他不會！萬一他敢糊塗到底我便給他一劍！只當沒有生過他！看他還敢？”

李父皺着眉頭，他其實也不覺得李天照有那麼糊塗，只是李母如此說法，也太不冷靜。

不料玄衣卻突然愣了愣，似被點醒了那般，高興的說：“母親給他一劍……這倒讓我想到辦法了！”

“你快說！什麼辦法？”李母又驚又喜，此刻卻看不出來她如剛才言語的那樣，對李天照不會糊塗到底的問題堅信不疑了。

“其實有我的緣故，武王也不會因為孤王一時糊塗而不肯原諒，只是，凡事都有流程。這裏的事情，我得到消息的時候，消息也同時送去都城了，斷然截不住，也不能攔截送信的人。所以消息傳了上去，經過數人之手，總務長是必然會知道的。因此，武王為了律法公正，萬一孤王糊塗到底，武王存心輕饒，也礙於律法公正不能那麼做。”玄衣說到這裏，李母如坐針氈。

她覺得好像他們是在密謀什麼破壞律法公正的事情，但是又安慰自己，李天照的情況不一樣，他明明對武王忠勇，只是一時糊塗，而且也還沒有做什麼嚴重背叛武王的事情，他們設法讓他回到正軌，不是在做有違律法公正的事情。

“但是，如果糟糕的情況根本不需要讓總務長知道，只是由我跟武王說的話，武王自然可以當作不知道孤王曾有糊塗之舉。那麼，一切都不會改變了。”玄衣說到這裏，臉上也透着喜色。

李父李母連忙追問：“該怎麼做你說！我們都聽你的！”

“有爹娘一起，我們三人齊心，一定可以讓孤王擺脫那雲首的迷惑！”玄衣十分高興，跟搏命鴛鴦細說了該如何，兩人很是錯愕，但聽玄衣細說了究竟，這才放心，於是雙雙點頭答應依計行事。

於是，他們三個，帶着人，離開盟主府……

李天照在喝酒，在城外的山林里喝酒。

雲暮煙來的時候，看見他還穿着披袍，又知道別人傳話時說的是其它名字，雖然很奇怪，但聽了傳話知道是他，雲暮煙還是獨自出城來見面了。

“按時間算，你該剛回去，怎麼又來了？還神秘兮兮的用化名，怕被誰知道？”

“你這裡有我妻子的眼線，她知道那匹馬是我問你借的。”李天照取下袍帽，抬起頭臉。

“……不可能，這座城裡的孤行人都是志向堅定的人，不會被玄衣王將收買。”雲暮煙迅速過了一遍可能認識那匹馬的所有孤行人，自信不會出這種事情。

“八九不離十，否則她不會殺馬。”李天照對玄衣還是了解的，雖然佔有慾強，還不至於會跟馬吃醋，總不可能他喜歡一座房子，一種花，玄衣也都推倒了，燒光了吧？所以，罪不在馬，只能是因為人。

李天照當時就跟凌晨的密報聯繫上了，所以才沒有表示任何不快，否則只會刺激玄衣，讓她覺得他果然對馬特別在意。

“……你就這麼照顧我的馬？完了，還用這種拐彎的方式告訴我、我的愛馬被你妻子殺了？”雲暮煙眼裡流露着恨意，李天照忙說：“真不是投機取巧。馬的事情我很抱歉，但我想到彌補的辦法了，混沌之氣我負責，等我從玄天都城回來，就托請冰雪武王幫忙，把你的馬復活了，如此彌補，才算真正道歉。”

雲暮煙沒做聲，因為，很意外李天照有這番打算，靜了會，她還是說：“城裡的孤行人絕不可能被她收買了當眼線，也許她只是知道馬是從這裏借的，因而想多了，未必知道是我的馬。既然你想到這麼道歉，我也不糾纏此事，總不能因為自己喜歡的馬被殺了把你打一頓！你說要趕回都城，是有明確消息了？”

“是啊，所以按說好的，去之前先告訴你一聲。”李天照端着酒碗，喝着，看着她問：“你對此特意立約，想必是有很重要的緣故。”

“作為朋友，我認為必須讓你清楚不滅王將的具體情況。然後你如果需要，我會給你建議。至於你最後如何選擇，就是你自己的事情了。”雲暮煙說罷，給自己也倒了碗酒，顯然做好了細說的准首發

“看來要的說的事情不簡單啊，早知道挑個更舒服的地方見面。”李天照望了圈周圍，說：“樹上坐着如何？”

“然後再給你當枕頭？”雲暮煙笑着反問，末了，又說：“就這裏說吧，好好聽着，別處可聽不到這些。”

“請雲首指點”李天照笑着給她倒滿了酒，認真的傾聽。

“不滅王將源自於武王力量的應用，而武王的不滅之體，是因為武王力量而出現……”雲暮煙說著不滅之體的淵源。

李天照聽着，總結着關鍵，知道了不滅王將是武王在探索自身力量的過程中觸動了靈感的產物，而最初的觸動，源自於曾經的某位武王當時想讓一匹養了很久的老馬長生不死。

# 第五百二十五章 很久以前

“不滅之體最早就是在馬身上實現，天武王受了這啟發，在此基礎上琢磨出了讓人擁有不滅之體的辦法。”雲暮煙看李天照的神情，顯然是對此很意外，因為這樣的發現，並顯不出偉大。

“後來別的武王都會了？”

“那時候武王比較多，武王的領地都不大，才剛掃清曾經危害人類生存的各種凶物，武王之間還很團結，天武王的發現直接就跟許多交好的武王一起分享了，本來也不是什麼了不得的秘法，有武王之力作為基礎，效仿者猜測琢磨，早晚也會成為武王們都會的本事。”雲暮煙悠悠然敘說著過往，可這些信息，卻讓李天照很受衝擊。

“那時候的武王有多少？”事實上，李天照還不知道過去的歷史，哪裡都沒有聽人說起，好像天地間一直都是這樣，大大小小的武王領地接鄰，大大小小的衝突不斷。

但在此之前呢？最開始又是什麼樣的呢？

“很多，非常多。小至幾十人的部落首領就是一位武王。我們的祖先能從茹毛飲血的生活中迅速滅殺凶獸，發展壯大，靠的就是混沌之氣，就是武王之力。那時候沒有什麼絕技之類，只有滅殺凶獸的力量，最直接的攻防強弱就是勝負的根本因素。”雲暮煙說到這些，李天照不由自主的猜想着那時候的情形。

“那些凶獸現在都滅絕了？”

“早就滅絕了，沒有它們的滅絕，就沒有我們如此廣闊的生存之地。物種之間的生存競爭就是如此殘酷，一方讓渡出來的資源，才能讓另一方有繁衍壯大的空間。”雲暮煙說時語氣平淡，畢竟不是他們這一代經歷的事情，回顧和總結的時候，最多不過心中唏噓感嘆。

但更多的時候，異族的滅亡，甚至連数字都不會有，僅僅只是一句話概括過去。

“天武王他們的時代還有凶獸嗎？”李天照對此很感興趣。

“只剩零星，卻也都是大凶獸，一旦發現蹤跡，就是許多部落的武王聯手去追殺。後來就再也沒有發現，即使有，大概也是藏匿於沒有人跡的連綿山林里，又或者是深海汪洋里了吧。”雲暮煙說到這裏，略微停頓。

李天照聽她的語氣突然變的低落，甚至於，有些沉重：“沒有了外部生存的威脅，就變成了人與人之間的戰爭，各部落的人都越來越多了，強大的部落要擴張，弱小的部落還只有勉強維生的資源。也許強大的部落里有不少在過去歷史上殺死的凶獸還沒有弱小的部落多，許多弱小的部落所以人丁凋零，甚至就是因為在歷史上殺死凶獸時太积極，又運氣不好，以至於傷亡太重，偏偏又未必是最後斬殺了凶獸的關鍵那一擊的收穫者。所以部落強大的人無以為繼，戰後的收穫也對不起他們的犧牲。”

“就像戰爭時候的在編戰士，十戰將，最拚命积極的是他們，收穫卻最少，風險又最高。”李天照這般類比，又覺得不完全是。

“如果在編戰士，十戰將們都知道了武王體制下的具體，他們仍然只能這麼活着，但是，他們卻絕不會都那般看輕自己的生命，更不會對武王盲目忠誠至隨時可以犧牲自己。而且，他們一定會要求改變，武王要維持自己的統治，就需要對這類要求有所回應，不管是大武王，還是小武王，都是如此。”雲暮煙說著這些，李天照卻已經明白她的意思了，那時期，還沒有如今的武王體制，許多因素積累的矛盾，要麼在內部爆發，要麼，就得被領頭人轉移到外部。

“有的部落不滿首領，可是沒有武王之力他們也難以奪權，於是集體去投靠別的部落；沒有野心的部落因為生存資源問題，拒絕別人的加入，只管過自己的生活；有野心、有長遠打算的部落就积極收留，然後在食物不足的時候，鼓動部落里的人去戰鬥，劫掠別的部落，屠殺他們反抗的戰士，佔領他們的土地；還有一些部落，不但這麼做，還總是師出有名，讓人覺得他們是被逼無奈。你猜猜，後來發展壯大的是哪類部落？”

“最後那種？”李天照推測着。

“開始是頻繁鼓動人去劫掠的那種最強大，發展的也特別快，而且聚集起來的戰鬥力也都特別嗜血好戰，擁有武王之力的還形成了血武印的雛形，被血武印殺死的不滅王將和武王的意識都會被吞噬或者遭受嚴重損害，令人聞風喪膽。但是隨着時間的推移，後來者居上的，卻是最後那類部落，因為嗜血好戰的部落死傷也多，內里只認武勇不認其它，功績和貢獻沒有積累，不論過去只看現在。今天你是個人人仰望的厲害戰士，家人跟着受人敬重，明天你戰死了，妻小就被早看你不順眼的戰士隨意欺辱也沒人理會，因為強就是道理，有能者居之，有能者享盡一切，但這些都不能傳承，只有活着的強者能夠享用。”

“我從來沒有這麼去想過。”李天照很是驚奇。

“原本是過去的事情，如何總結和看待，角度也不盡相同，關鍵的原因肯定也不止一兩個，我說的只是一種。”雲暮煙倒是不執意於維護論點，轉而繼續說：“相較之下，凡戰鬥都師出有名的部落，對外尚且如此，內對自然也是凡事有所依據，有所道理。慢慢也就形成了律法規矩，大家遵循那些活着，部落里的戰士即便為戰鬥付出生命了，家小仍然有規則範疇內的保障。部落之間有的是協同對外的一致，不似劫掠起來的部落那樣，內里廝殺鬧出人命只為小事又或者爭強好勝，還遺留下兩邊親族延綿不止的仇恨。這些對於當時的部落規模而言，積累之下的差距影響很大，因為幾十個實力強大的戰士，就可以橫掃多少弱小部落了。”

“是不是還有對外的影響差別？”李天照推敲着，把自己代入不同的部落里，再把身邊了解的各種性格的人代入進去，覺得最後會加入劫掠嗜血部落的是少數。

“當然了。打不過的如非不得已，也不願意向威脅自己的敵人投降，但凡有選擇有辦法，都寧願投靠沒有危害過自己的友好部落。凡是師出有名而戰的部落名聲好，自然而然得了許多小部落的投靠，跟一些有規模的部落也是井水不犯河水的友好關係。那時候，劫掠的部落；友好合併，不戰鬥只管生產的部落；戰則師出有名的部落。形成了最早的三百武王時代，那時候還有不少規模小的部落。”

“後來也都陸續消亡了？”李天照推敲着後面的演變，內部的戰爭，最終會趨向更集中的統一。

“像你知道的，現在天下只有三十二武王記名的體制，落魄武王也少了很多。每次大的戰爭之後，都是小武王被吞併，被消滅的結果。這次玄天武王發起對大地武王的戰爭才多久？看看領地變化有多大，想想多少落魄武王、附屬武王被招降，被消滅？”雲暮煙敘述着，又說：“那時候也一樣，眾武王為首的部落戰爭也是打打停停，當吞併壯大至劫掠嗜血的部落交界的都是強大的武王時，他們難以掠奪，被迫轉型。不肯轉型堅持求戰的那種，都滅亡了。其中更有一支是在進攻城市的時候倒下的，進攻的還是那時候的大地武王城。”

“還是今天的大地武王嗎？”李天照覺得挺有意思。

“部落時代，一個掌權的武王，之下有許多個擁有武王之力的繼承者，叫做子王。因為那時候還沒有聚氣陣，也沒有大量的混沌之氣儲備，所以武王也會戰死，概率不比不滅王將低，理論上他們都有不滅之體，其實沒多少長命的人。當時大地武王帶領的部落一直埋頭生產，只打防守戰爭，戰士平時就是建造城市，鞏固防事，進攻他們的部落的戰鬥力當時被認為是第五強盛，而大地部落排在一百開外。結果那一戰，大地城只有一座城門被擊破，現在的大地武王也是在那一戰里揚名，一個人，一把劍，守着大地城南門，殺死的敵人堆滿了城門口的走道，於是得了大地之劍的名號。”雲暮煙說起這些，李天照不由能想得到當時的情況，原本他也知道，大地武王這般人物，過去肯定也有許多威風的事情。

“那時就有大地劍法了嗎？”

“是大地劍法的雛形。部落內部戰爭開始，因為都是針對人的廝殺，形成了各種為了跟人戰鬥的招式，許多現在看來基礎的技巧，當時都能使發現者一時揚名。但像大地劍法那樣厲害的絕技本事，當時也是橫空出世那般，震驚了天下各部落。那一戰後，大地武王威名赫赫，當時就振臂高呼，帶領部落的戰士反擊，一戰滅了進攻他們失敗的部落。”

李天照聽着，不由笑着說：“倒是符合大地武王的個性，有仇必報。挨打了一定要反擊回去，不滅敵人不罷休。”

# 第五百二十六章 演變，恩怨

“是啊，大地部落的傳統就是這樣，部落里許多戰士也是這種作風，但大地武王的反擊要比既往的傳統手段更激烈。他也不是嚴格遵循一定不首先攻擊別人的規則，偏偏那一戰之後過了不久，因為大地武王主張的反擊之戰，部落首領在戰鬥中身亡。對於繼任人，。當時有兩種聲音，支持大地武王的是一種；大地部落既往的傳統認為大地武王作風太激烈，因此真正最受支持的是大地武王的弟弟。論威望是大地武王最高，但前首領的戰死是因為他主張的戰鬥引起，這個罪責的影響，導致當時兩者支持的差距很懸殊，畢竟大地部落普遍更認同符合傳統作風的繼任人，除非大地武王鬧分裂，否則沒辦法反敗為勝。然而，他弟弟當時沒有爭，而是努力說服一個個支持他的部落長老們支持大地武王。”

“大地武王的弟弟倒是很有意思，為何沒有聽說過？是後來不幸戰死了嗎？”李天照十分好奇。

“這個以後再說。大地武王本來跟他弟弟感情就好，兄弟倆從小一起練功，一起長大，關鍵時刻見人心，當上部落首領的時候，大地武王就很放心的把部落大權交給他弟弟，並且許諾說，大地之地，他大地武王活着一天，就有一半是他弟弟的，他若戰死，繼承人就是他弟弟。他們兄弟二人團結齊心，部落里兩種想法的人也能一致對外。偶爾有些爭吵，他們兩兄弟一起說和解決，雖然大地武王為首的激進想法有違傳統，也沒有鬧出內部權力分裂的情況。”雲暮煙說的許多，好像完全沒發現，她談論的這些，遠遠超過不滅王將單純起源的問題了。

“大地武王的弟弟真是個不好權力的人？”李天照估計，事情應該都有關聯。

很顯然，雲暮煙談論的期間，不滅王將跟武王其實沒有太大差距，而根本緣故，就是沒有聚氣陣，也沒有儲備混沌之氣的情況。大約那時候戰士都一樣，也不存在能儲備混沌之氣，單獨供給武王使用的條件。

“大地武王弟弟的思想保留大地部落一貫的傳統，可以不用戰鬥解決的問題，就不通過戰鬥；即使被人打了，別人用拳頭他就盡量不拔劍，別人沒要他命的意思，他贏了也不會要人命；即使別人要他命，他反擊勝了，也會盡量和解以後不打，實在不行，那才下狠手。至於權力爭鬥，他對於大地武王的許多做法肯定是打心裏不認可的，但他相信大地武王比他更適合當首領，即使不認可，他也不會說，因為他知道如果一個集體，有兩種爭執不下的政見，就不能團結，就會互相扯對方後腿，所以他壓抑自己的政見，讓大地武王能夠不受阻礙的發揮能力。”

“我覺得這人很厲害。”李天照聽着，深以為然，特別有感觸！

三十六武王聯盟剛開始的時候，如果七星武王跟他不齊心，內部必然會變成互相爭鬥的兩派。現在如果他跟玄衣都要把着權力，也必然會是兩虎相爭之局，那麼別的武王，別的戰士，就會因為各自的判斷和想法，分別支持他、又或者是玄衣。

“大地武王的弟弟本來就很厲害，部落武王時代本來應該還會延續很久很久，因為大地武王的弟弟，才會迅速演變出武王體制，無數部落才會在巨大的變革中被迅速淘汰。”雲暮煙見李天照聚精會神的模樣，不由笑着說：“大地武王的弟弟平時的樂趣就是鑽研武王之力，戰印是他創造的。沒錯，在此之前只有體印，沒有戰印，而且因為那時候混沌之氣普遍濃度低，也還沒有陰雲境之類的，所以體印也只有十戰將程度，包括武王也是如此。”雲暮煙的話很是驚呆了李天照，換言之，那時期及以前，都是十戰將的力量在爭雄，而且沒有戰印。

“擁有戰印了，擁有雙倍十戰將力量？那可真是天翻地覆的變化。”

“是啊。那東西誕生時，最初的三十二武王部落都有子王知道，因為他們或者跟大地武王的弟弟是聯盟關係，或者是有很好的私交。大地武王的弟弟當時也希望藉此結束亂戰時代，早些安定下來，大家都可以建立制度，過更穩定的生活。而當時的部落規模都有限，誰也不認為將來會存在如今天八大武王這等體量的領地，因為從當時的條件來看，不可能管理得了這麼大的地方。所以大地武王也沒有對分享戰印的事情反對，也認為將來三十二個部落分不完天下的土地。”

“雙印之力的誕生，可想而知，武力簡直是橫掃天下。”李天照明白戰印的誕生，的確是迅速演變天下大局的根本。

“當時的玄天，也就是今天的玄天武王，提議說戰印的力量不能完全在部落里公開，說了許多顧慮想法，大地武王的弟弟聽了，深以為然，對她的意見很認可，尤其覺得玄天說戰印力量能夠成為將來建立穩定體制的關鍵。於是戰印力量開始就控制在三十二部落的首領及制定的一個子王知道的範圍內。當時這些部落都不是嗜血劫掠類型的，那時期全靠劫掠的部落能生存下來的也都轉型了，卻沒想到，得到戰印力量的部落里，有一些因此膨脹，違背了最初約定的‘武勇為本，和平兼并為優先手段’，仗着雙印之力走上了屠戮的道路，並且在部落內分享了雙印之力給更多人。”

“情理之中。”李天照知道人想控制突然擁有的強大力量，本來就不容易，尤其是那種躍然於眾的力量。

“大地武王的弟弟聯合當時立約的其他人，多次交涉，甚至於警告都沒有結果。最後眼看事態失控，大地武王的弟弟想起玄天最初的意見，更覺得她說的對。面對這些膨脹的部落，天武王主動提出，必須制止，對於違背約定的人，予以應有的懲罰。為了避免把事情演變成部落之間的戰爭，天武王提議由他們組成一支雙印之力的戰鬥隊伍，不管去哪裡都明確意圖，說明為何採取行動，追究的只是違背約定者的責任。”雲暮煙喝了半碗酒潤喉，李天照連忙又給她倒滿，一臉的迫不及待。

“這支隊伍命名為武王誓約，可想而知，其戰鬥力之強，根本是所向披靡。而天武王的天王蓋世劍法，也是在這時候大放異彩，同樣有雙印之力，卻沒有人吃的起他的一劍，解決擁有雙印之力的違約者，天王劍法發揮了極其關鍵的作用。天武王擊殺違約者時，未免變成部落戰爭，就會劍指受死之人，當著其部落人的面，高喝‘對着劍說！當初我們是否有誓言約定？是否說過違約者共誅之？’”

李天照聽到這裏，忍不住打斷追問：“莫非對着劍說劍誓的傳統，是因此而來？”

“嗯，因為這做法效果很好，受死者的部落明確知道武王誓約的目的只是針對違約之人，與部落戰爭無關，作為違背誓言的人，在哪裡都是道德上抬不起頭來的失敗者，當然也就不會有部落為其復讎。所以武王誓約里的成員，全都這麼做，後來演變成立誓都對着劍說。”雲暮煙肯定了李天照的推測，又說：“武王公約，也是這之後形成的，凡是擁有雙印之力的武王，就等於自動加入了武王公約里，敢有違背者，就要面對武王誓約的誅滅。”

“後來還是有變數吧？”李天照推敲着，否則戰印力量不會想像現在這樣普及開。

“是啊。當時有知道戰印秘密又痛恨武王誓約的懷恨者，他們離開原本的部落，投靠到當時的幾個過去以劫掠為發展方式的大部落里，獻上了戰印的秘密。他們懼怕武王誓約，又不甘心放着戰印力量的秘密不用，索性在部落里普及了戰印力量，又一次部落戰爭的腥風血雨也由此掀起。”雲暮煙輕嘆道：“期間有許多故事，這裏不一一細說，簡而言之，天武王得了蓋世神力的赫赫威名，大地劍法不可攻破的威名也由此奠定，最初的三十二武王多次顛覆性的變化，最後真正發揮了終結作用的，是大地武王的弟弟和玄天武王。”

“超越十戰印力量的發現嗎？”李天照立即想到這個，迅速改變天下大勢，必須得有超越旁人很多的力量才可能，否則你有我有大家有，單靠力量的廝殺就很難有最終勝負。至於智計，本來也是建立在武力和資源之上的，沒有這些就是空中閣樓。

“是。他們發現了超過十戰印的力量，而且這兩個人關係走的很近，對於未來的展望也相同。玄天提議，他們該藉助新的戰印力量，結束亂世，開啟他們認為正確的未來。大地武王的弟弟很認可此事，於是下定決心，回去跟大地商量，要了一部分領地自治，大地武王當時忙於帶領部落戰鬥，也沒有追問緣由，二話不說讓他弟弟自己挑，諸事自決不必問他。”雲暮煙說到這裏，注視着李天照說：“這片地方，就是現在豐收城至守望城，以及往南至香米城的區域。”

“玄天之地最肥沃的物產重地區域？”李天照很是意外，不知道為何後來竟脫離了大地之地。

# 第五百二十七章 糾纏至今的往昔

“這就是玄天武王起家之地，她跟大地武王的弟弟在這裏施展抱負，建立了現在武王體制的雛形。可以說，武王體制，就是他們兩個人真正創造完善的，其立足的基礎，就是戰印。他們剛開始埋頭發展，建立法規秩序，玄天想出來了聚集混沌之氣的辦法，兩個人一起研究出了聚氣陣，奠定了武王殿的存在，讓武王真正擁有了不死不滅的基礎，不滅王將也如武王那樣，在聚氣陣範圍內，永無混沌之氣消耗殆盡之憂。”雲暮煙的敘述，才讓李天照知道，原來最初玄天武王並沒有什麼土地，於是也大約明白，大地武王對其痛恨的緣故了。

“百戰印，千戰印都是由他們首先創造。大地武王在部落戰爭的泥沼中疲憊不堪的時候，突然發現他弟弟和玄天自治的這片地方蘊藏了很不可思議的力量，玄天當時反對向大地武王透露百戰印力量的存在，說會引起混亂。但大地武王的弟弟不可能會對大地武王隱瞞，於是把聚氣陣以及戰印的秘密和盤托出。大地武王得到這力量，本來許多難纏的敵人都被他輕鬆消滅，大地之地的擴張很快；武王公約聯盟里的其他武王里，也有才智出眾者，戰印的奧秘最難的是誕生，後面的提升關鍵就在於混沌之氣的濃度，天武王首先破解了百戰印、千戰印的奧秘，別的武王也陸續破解了。最後形成了八大武王遠強於三十二武王的基礎。”

“玄天之地後來也擴張了？”李天照出身玄天之地，當然很好奇。

“大地武王知道了百戰印力量的秘密后，玄天就跟大地武王的弟弟時常爭吵，後來又決定要對外戰爭壯大自身，大地武王的弟弟反對，玄天就說，因為他泄露戰印秘密，天下大勢一定會大變，不圖謀發展，將來就會滅亡。大地武王的弟弟卻把玄天之地視為大地之地的一部分，認為完全沒有必要。雙方爭執不下，內里的權力實際上又早被玄天把控，大地武王的弟弟又不會為權力爭鬥，最後反對也沒用。兩人這期間頻繁爭吵，後來玄天總聽大地說玄天之地是大地之地的一部分，她索性正式脫離出去了。”雲暮煙看李天照表情奇怪，知道他在想什麼，就說：“以史為鑒呢？”

“”李天照默不作聲，他的確想起亂戰之地的情況，也想起他讓權玄衣的事情。

“可想而知，大地武王自己的領地，還是重要的肥沃之地，突然被玄天據為己有，他會有多痛恨玄天武王了。偏偏他弟弟又跟玄天武王糾纏不清，盛怒之下，大地武王抓住了一個機會，設計了一個圈套，讓他弟弟跟玄天武王之間產生了根本的信任危機，他弟弟不是积極報復的人，於是跟玄天武王分開了。大地武王的本意是促使他弟弟因愛生恨，积極對付玄天武王，結果他弟弟拂袖離去，不屑於爭奪土地權利，徹徹底底的把治下的地方全給了玄天武王。”

“不會是樵夫吧？樵夫不是千山萬水嗎？”李天照想到有武王之力，又知道的那麼多，還能把戰印變成新印，實在很好聯繫起來。

“千山萬水是後來樵夫短暫回去玄天之地，為了方便，也不想讓人知道，所用的化名，包括千山萬水的結局，也是他想離開所做的安排。師父跟玄天武王之間，一直糾纏。那次大地武王的設計，也算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但對玄天武王而言，因此也造成了內部的動蕩，更重要的是被陷害導致失去愛人，心灰意冷之下，玄天武王把剛出生的女兒也凍入寒冰，期間沒有了愛人相助，玄天武王還要應對來自大地武王的攻擊，處境也確實艱難，這期間的痛苦，情感上的，局勢上的，就讓玄天武王對大地武王恨之入骨，她覺得憑戰印力量，聚氣陣的奧秘，換那片地方是理所當然。而且那片領地是愛人給她的，本來也不是大地武王的。她覺得師父就算要走大地之地一半的領地，大地武王也得認！”

“兩邊都有自己的道理，一邊是兄弟之間從沒想過分家，始終認為是整體；一邊是夫妻之間也以為是整體，又確實有相當份量的貢獻。”李天照自然知道聚氣陣是武王體制的根本，影響之大，確實非比尋常，無疑也是樵夫告訴大地武王的，但玄天武王勢必也有創造聚氣陣的功勞，說是各佔一半毫無問題。

“正因為兩邊都有各自的道理，所以廝殺的慘烈，旁人也難以偏幫。那時候打的厲害，也沒空幫別人。但首先擁有百戰印力量的就有更多優勢，師父離開玄天之地期間，在八大武王那都呆過，因為他名聲響亮，為人想法又與眾不同，許多人都知道他的事情，因此有不少武王喜歡的女人，在那期間對他很是愛慕，雖然是單方面的，也致使他的不少朋友變成敵人，他自己也不想惹這些麻煩，又準備換地方的時候，玄天武王找上他，拿住了當初大地武王存心設計的鐵證，師父就回去了玄天之地，他們的女兒也得以從寒冰里出來，成長至十二歲時，又被凍結，因為師父又走了。這些也就是師父化名千山萬水期間的事情。”

“後來為何又走了？”李天照很是奇怪，樵夫口中的妻子既然就是玄天武王，那他明明是念念不忘的吧？

“兩個人的理念不同了，又都不可能被對方說服，即使還有情，也會彼此折磨的各自痛苦。這期間師父奔走遊說，加上局勢的變化，最後促成了天下武王聯盟共約，天武王的蓋世神威是眾武王公認，領地也最大，座下戰將最多，被推為武王聯盟共約的主事人，根據綜合實力排列了八大武王和三十二武王的次序，大地之地當時跟玄天之地差距不大，結果就是玄天武王和大地武王當眾對決，玄天武王攻不破大地劍法，大地武王也沒辦法贏玄天千幻劍。最後天武王做主，斷了大地武王第二的席位，玄天當時很不服氣，因為師父的勸說，加上停戰的大事當前，不可能為這點小事受阻。”雲暮煙見李天照沉默不語，就問：“你在想什麼？”

“促成停戰的根本原因，恐怕是聚氣陣吧？樵夫用聚氣陣的奧秘遊說，描繪武王體制的穩定長久，不論大小武王都看到真正長生的希望，知道未來需要的是積攢混沌之氣，那就是他們不死不滅的基礎，這才會答應吧？”李天照推敲着，又補充說：“對於不滅王將來說，也有同樣的需求，於是部落首領的武王點頭，影響力最大的一群不滅王將都贊同，停戰協議也就達成了。”

“確實，這是根本原因，其次是當時的三十二武王的領地大致穩定，也看不到能大幅度繼續擴張的空間，沒有繼續积極求戰的意義。”雲暮煙予以肯定，然後又繼續說：“這之後就是武王制度的完善和建立，那時起，才稱之為武王，不再有部落的稱呼。這時候的功績賞罰標準只有八大武王統一了，別的武王都有各自的標準。聚氣陣的鋪設之後，大小武王都积極儲備混沌之氣，期間各種辦法都用過，效率都不高，後來突然出現了陰雲境，黑雲境，獲取的混沌之氣非常豐厚，超過過去許多。這些的爭奪，又導致許多紛爭，直到混沌天境的誕生之後，短暫的和平被打破，天境里展開了一場由多方不滅王將發起的慘烈廝殺。”

李天照聽的聚精會神，他在想一個問題，這時期及以前的不滅王將，現在是否還在？

“第一次的天境探索和爭奪，造成了非常嚴重的傷亡，天境之後各方又打了起來。師父奔走勸和，卻沒什麼效果。許多武王都不願意繼續打，但座下的許多不滅王將都想打，因為他們想多搜集混沌之氣之後，建立屬於他們自己的聚氣陣。”雲暮煙說到這裏，稍微停頓了片刻。

沉默了片刻，李天照邀她喝酒，雲暮煙卻搖了搖頭，繼續說：“期間發生了很多事情，大小武王座下都有不滅王將獨立，還有聯合起來謀殺武王奪權的，亂成一片。甚至連八大武王都經歷過這類變故，座下的不滅王將叛出的不少，謀划奪權的事情也有幾宗。於是連最冷靜的天武王，在那時期對於叛亂下手也非常狠辣，對於座下的不滅王將也尤其警惕防備，與旁的武王一樣，都把那些老一代的不滅王將視為隱患，不敢信任，只剩懷疑。七星武王就是天境血雨末期叛出去的不滅王將，他從別的不滅王將口中得知聚氣陣及戰印等奧秘，當時他很得大地武王信任，主動請纓到亂戰之地，其實從開始就謀划好了將來叛逃的事情。”

“結束這些動亂的人，難道又是樵夫？”李天照推敲着，旁人也沒樵夫那麼清閑，樵夫又明顯很擅長鑽研這些。

# 第五百二十八章 該來的

“猜對了。樵夫琢磨出了在戰印以及不滅王將的意識里埋藏機關的辦法，以此勸說三十二武王帶頭結束混亂，又提議天境每年約定進入的人數。”

“那之前的戰印原來沒有機關不滅王將的意識里又有什麼機關？”李天照很是詫異，知道雲暮煙說了這麼多淵源，為的就是讓他知道的足夠明白。

“並沒有，但那時候只有千戰印的力量。這次的混亂結束之後，大小武王座下的老不滅王將本來就沒剩多少了，又被武王各種手段除掉，有的是派去執行必死的任務，有的是逼反、誘反，而後滅殺。王將，不滅王將不參与政務，不當州長城長，也是從那時候開始的。”雲暮煙知道的如此詳細，李天照不由猜想，她曾跟在樵夫身邊學本事多久，才能聽到這麼多？

“肅清老一代不滅王將的同時，新一代不滅王將因為沒有實際影響力，只能順從武王的要求，重塑不滅之體，也就都被武王設了機關。從此之後，不滅王將的生死滅亡全在武王一念之間，再沒有威脅武王的可能。玄天武王帶頭，徹底封存了歷史，編造了利於武王統治的一套說詞，效果很好。”

“難怪都說玄天之地的武王體制最為厲害，原來這套體制本就起源於這裏。”李天照記得西月武王還羡慕過玄天之地的制度情況，只恨西月之地沒有完全照搬的條件。

“是呀，旁的武王看到玄天之地的成效。那時又剛結束天境血腥之亂，天武王為首的眾武王都很积極的效仿，就成了現在的模樣。至於雙印之力，是此後許久才誕生的產物，萬戰將濃度的體印不但要脫離戰印里的機關壓制，還得在屬性合適、濃度足夠高的混沌之氣環境里，最後還需要一點說不清道不明的未知因素才能觸發。”雲暮煙考慮着，補充說：“最後一點未知因素對於武王來說不是關鍵，長久在聚氣陣里，總會有觸發的機緣。但像你這樣順利的情況就真的不多。”

“我明白了”李天照陷入了長久的沉默，聽雲暮煙說了淵源，他也就知道，去哪個武王座下當不滅王將，都避不開這種事情。

既然如此，要追求永生的不滅王將，就只能接受從此被武王完全拿捏的結果。

除非

李天照心中一動，不由猜想着，也許他此刻的念頭，就是雲暮煙不惜跟他說這麼多的最終用意。

李天照剛要開口，卻突然發現有人接近！

“還有別人知道你來這裏嗎？”李天照望着孤行人城裡的方向，雲暮煙想了想說：“小冰雪問過我去哪，我隨口說出城，她問了哪個門，什麼方向，說一會來找我。怎麼了？”

“那應該是她在找。”李天照這才放心，雲暮煙不想小冰雪無頭蒼蠅似得亂找，就特意踢了身旁的樹一腳，那樹身晃動，應該可以被發覺。

但是，李天照發現小冰雪沒有往這邊過來，於是掌抵着樹身，接連吐勁，震的樹身有節奏的顫動不止，枝木搖動，沙沙作響，動靜足夠大了。

然而，氣流的信息讓李天照捕捉到的是，小冰雪竟然還沒發現似得，離他們越來越遠，不久就消失在他的氣流感知範圍內了。

“她沒發現，還去的更遠了，這動靜還不夠大嗎？”李天照很是無語。

“帶着玩心找我呢吧？這也好玩，那也有趣，不定還拿着什麼玩的東西，心思沒在遠處。”雲暮煙根據小冰雪日常的表現推測，不覺得奇怪。

“她在你這沒惹麻煩吧？”李天照問了句，雲暮煙笑着說：“沒有，挺得人喜歡。就是隨性了些，幸虧有雲影說她，最近正常了。”

“可以理解，北風寒雪之地的那些戰士的隨性程度，在我們看來簡直是匪夷所思，比咱們半路跟人搭桌吃飯還隨便。”李天照感嘆着，心思其實還在不滅王將的問題上。

雲暮煙本來也是關心這事情，也就把話題拉了回去，很認真的說：“這些事情你現在都知道了，也就明白，武王們對不滅王將的做法，跟戰印一樣，尤其是大武王，更不會有例外。當然，正因為天下武王一般樣，要得到不滅之體，也就不需要考慮這麼多了。換了是別的朋友，我也不會特意說這些，可是你我猶豫了很久，還是覺得，至少你應該在此之前，知道情況，了解這些。然後你做出的選擇，就不會後悔了。”

“謝謝你讓我了解這麼多事情，確實如你所說，明知道是坑，好像也只能往裡面跳。我剛才想了想，擺在面前的選擇，要擁有不滅王將及對應的特權，那就只能跳進這坑裡。不想成為傀儡那就繼續當著王將，無論武王什麼理由，他也永遠不回玄天都城。別的事情有命令來了照辦不誤，身上的不滅印也永遠不上交。概括起來一句話，我對武王有留存的價值，我不叛出，武王也不會主動逼反，除了不跳不滅王將的坑之外，一起照舊如常。唯獨擔心的就是將來父母如果出了意外”李天照皺着眉頭，考慮着，其實這也不是沒辦法，只是想到武王公約的問題，分明不能去害人。

“這有什麼？你都不回都城了，你父母假若出了意外，托請聯盟里的武王幫忙死而復生就是了，玄天武王知道了也只會假作不知道，還能為這種事情逼反你嗎？如果你擔心牽連別人，那我可以負責幫忙解決。”雲暮煙如此打包票，李天照卻已經不覺得意外了。

以前他就胡亂猜測過雲暮煙的事情，此刻知道樵夫的情況了，也就能想到，能被樵夫看做徒弟的，肯定是有武王之力。甚至於，她的出身也讓他猜測。

雲暮煙自顧考慮着，又說：“但我還是得提醒你，真能維繫這種平衡是最好，只是恐怕玄天武王不會讓你如願，極可能採取激進手段。她不需要逼反你，只需要讓你的意識回了都城武王殿，就能由不得你。”

“你是說”李天照愣了愣，意識到雲暮煙所指。

正這時，他突然發現，有三個人在朝這邊接近，而且腳程很快，目標明確，徑直往這邊過來，幾乎可以確定是衝著他們。

“走。”李天照心有疑慮，拽着雲暮煙走開遠些，看到棵樹的枝恭弘=叶 恭弘茂密，帶着她跳上去，躲枝恭弘=叶 恭弘里，透過空隙觀察剛才呆的位置。

“是不是城裡有人出來？”雲暮煙覺得他反應太強烈。

“方向不對，不是小冰雪來時的方向”李天照說到這裏，腦子里突然飛閃過一個念頭！

雲暮煙就不作聲了，她也好奇，會是誰。

片刻，三條身影疾風般過來。

為首的，赫然竟是李天照的娘！

後面是李天照的父親，最後面的是玄衣。

三人在停在他們剛才呆的樹下，四面張望。

李父俯身查看地上李天照丟的雞骨頭，說：“看來是走了。”

“肯定沒走多遠。”李母環顧周圍，突然喊道：“李天照！你出來！”

“孤王你在附近就出來吧！事情總是要當面說清楚的，我們知道你跟雲暮煙那女人在這裏私會，也知道你們的關係！你能躲過今天，還能躲過明天、後天嗎？我們既然來了，是你躲開了眼前就能糊弄過去的嗎？”玄衣說了一通，末了，又提高聲音喊話說：“面對問題才是孤王的作風，此事就能例外？”

藏身樹枝里的李天照跟雲暮煙目光相對，都覺得體驗奇特，好端端的，他們竟然都有種被捉姦的境況。

李天照剛要下去，卻被雲暮煙一把拉住，還對他輕輕的搖了搖頭，分明是讓他避開見面。

這有什麼好躲？李天照暗暗困惑，但云暮煙又少見會如此直接攔阻他的，不由讓他冷靜的想了想，旋即，他不由自主的瞪大了眼睛，手指父母和玄衣在的方向，瞪着雲暮煙，分明是追問確定猜想的意思。

雲暮煙沉默的遲疑了片刻，最終還是點了點頭，那意思很明白，她也希望猜錯了，但她嚴重懷疑就是那樣。

李天照很乾脆的搖頭，他認為絕對不可能！

正這時，又聽見外頭玄衣喊話說：“孤王如果決意逃避，那就是逼我用非常手段了！”

李母的聲音也明顯壓不住憤怒的吼道：“李天照你出來！逃避算什麼戰士！你還躲着、我們就進城裡殺光了孤行人！”

李天照相信這兩位乾的出來這事，本來她們就對孤行人恨之入骨。

於是李天照手指自己，指指樹外，又指指雲暮煙，示意她在樹上不要出去，然後從樹上跳下去。

這一次，雲暮煙沒有再阻攔，她咬着下唇，透過枝恭弘=叶 恭弘看着情況，其實也希望她自己是猜錯了，否則的話

“爹、娘、玄衣。”李天照徑直走過去，心裏念頭百轉，尤其是想着雲暮煙的懷疑，更讓他倍感不安。

玄衣看着他，突然，眼眶里就充盈着淚水，還流淌了下來。

李母本來就生氣，頓時怒道：“李天照你好糊塗！玄天武王座下的戰士怎麼能被孤行人迷惑引誘！”

# 第五百二十九章 終將來的時刻

李天照的娘當頭就是一句責罵的質問，李父也含怒責備說：“孤行人的雲首安的什麼心你不知道嗎？她們孤行人就指望着你這個孤王包庇！沒有你，孤行人隨時都會滅亡！玄天武王座下的戰士，就該把持自己！更不能為了這等用心險惡的孤行人做出違背武王特賜婚約的事情，於私不能違背良心道德，做任何對不起自己妻子的事情！”

平時霸道的玄衣這時候卻似份外無助似的，只是站在那流眼淚，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全憑搏命鴛鴦幫忙做主。

只是，她手裡的劍仍然拿着。

李母覺得李父說的太客氣了，根本不足以罵醒李天照，當即又接話道：“孤行人都是什麼東西？離經叛道，烏煙瘴氣！你不知道邊界村子里孤行人都是干什麼的？吃喝嫖賭，私下交換戰印騙取功績！那雲暮煙就是個不擇手段，厚顏無恥的女人！”

此刻躲在樹上的雲暮煙想起曾經城外聽李母罵過許多的話，實在不想再體會那種噩夢，此刻聽到她說的如此難聽，不由皺着眉頭暗想：面都沒有與我見過幾次就胡亂揣測，真不知道孤王怎麼受得了這般樣盲目信仰武王的爹娘

“我想你們一定是誤會了。”李天照自然知道勸阻爹娘不說雲暮煙，那等於是火上澆油，問題的關鍵，分明是誤解了他跟雲暮煙的關係。

他們兩個，清清白白，天地可鑒，卻被他們當做出軌處理，簡直冤似竇娥。

“誤會？”李母怒氣滿面，深吸了口氣，強壓着火氣說：“天照你說誤會，那也簡單！現在就跟我們一起，親手殺了那意圖不軌的女人，我們當然就相信是誤會了！除此之外，諸般解釋全都是廢話！”

“娘，你就不怕六月飛雪啊？”李天照簡直是哭笑不得。

“少啰嗦！就算雪落三尺又怎麼了？那也是為了掩埋一個無恥卑鄙的女人！”李母沒心情跟李天照閑扯。

“娘你先別激動啊，聽我說一句，就一句”李天照點數着說：“我之前受命去北風寒雪之地，帶回來一個戰士，因為時間緊，暫時安置在這裏。因為此事托請雲首幫忙，導致玄衣和爹娘誤會，然後娘此刻說，必須親手殺了雲首證明清白，如何能做？”

“別在這裏推三阻四找那麼多借口！今天就一句話你自己殺了她證明是誤會最好！你如果下不了手，那就我們替你殺了她！”李母一如既往的乾脆了當，也煩了啰啰嗦嗦的口舌言語。

李天照不禁沉默，眼前的處境實在困難，他母親的脾氣他也是知道的，肯定做的出來，眼下如何避免事情惡化呢？

李天照看看他父親，很顯然，此刻立場跟他母親一樣，而且他父親向來不會與母親在決定上反着來，無從指望。

李天照的目光落到玄衣臉上，眼下唯一可能避免事情惡化的，只有她了，於是說：“玄衣，此事確屬誤會，你幫忙勸勸娘。”

“孤王說回來的時候是因為別的緣故，可我卻聽說，你們孤男寡女在一起，門窗緊閉，還有奇怪聲音響動，可不似孤王說的那般單純！而且，今天孤王又是為了什麼？得賜不滅王將這樣的天大喜事當前，孤王不急着去都城受領，反而繞路來這裏，又在城外這種地方與之私會，方才更有林木顫動不止的動靜。孤王此刻卻就一句話，說是誤會？孤王是欺負我對你歡喜的緊嗎？”玄衣說時，淚就不曾斷線，眼看着是真的傷心透了。

樹上躲着的雲暮煙聽的火大，按她的脾氣，就算不教訓下出口傷人的人，那也不會呆在這自找不快的聽人冤枉指責，可是她又不能動作，現在跳出來，簡直是火上澆油，必然讓李天照處境更難。

雖然，她覺得李天照的情況已經糟糕透頂了。

“玄衣，我可以很負責的說，告訴你這些事情的人，根本是胡說！甚至有可能是故意添油加醋。這樣吧，你們如果不信，我可以對着劍說，立下劍誓，倘若我與雲暮煙之間是男女關係，讓我立斃當場！”李天照尋思着，也沒別的辦法了。

“孤王明知道這般睜眼說瞎話的劍誓我根本不會捨得讓你立！還這般說，那不是逼我要麼看你因劍誓而死，要麼就得自欺欺人的假裝相信你嗎？孤王為了她，竟然寧可讓我如此傷心？事到如今，孤王還要極力袒護，讓我還有什麼話說？”玄衣抬手捂着嘴，傷心難忍之態，看的李天照心疼，卻又覺得無可奈何。

說了不信，立劍誓玄衣都不信，那讓他怎麼辦？

“玄衣別人不知道，你總該清楚。若是私會，若是你誤會的那種情況，豈能這麼快匆匆了事？我們一向彼此信任，為何這次你卻忽視輕易可以消除誤會的那些信息？”李天照實在沒有別的辦法說清楚了。

“因為孤王的所作所為，令人疑惑！孤王如果真要解釋，那就如娘說的那麼做。本來此事我不想為難孤王，知道你不願對孤行人下狠手，打算等孤王去都城的期間把事情辦妥。可事到如今，已經沒有辦法，我就與孤王說明了吧。武王有令，要除掉在亂戰之地的所有孤行人！孤王如果此刻已經去了都城，今天的事情根本不用涉足，偏偏孤王還在這裏！那麼於公，請孤王奉命行事；於私，請孤王親手斬殺雲首自證清白！那麼從此以後，關於雲首，我絕不再提起一個字！”玄衣凝視着李天照，一字字道：“我願意信孤王，也願意孤王是清白，只看孤王願不願意讓我、讓爹娘相信了！”

“武王有令要除孤行人？什麼意思？”李天照怔了怔，不由意識到，局面比他預想的還更複雜。

此刻，藏身在樹上的雲暮煙，遠比李天照更擔心，她恨不得立即跑回城裡，卻又恐怕是玄衣使詐，故意騙她出來。

“就在今日，孤行人清掃隊就會動手。孤王看看遠空升起的濃煙，孤行人在盆山區的所有城市，都有眾武王的清掃隊收拾，包括這裏。”玄衣說到這裏，看着一棵樹上突然響動的枝恭弘=叶 恭弘。

雲暮煙再也等不下去了，飛躥出去，直奔城市方向。

“哪裡走！”李天照的爹娘當即發動混沌風語，追了出去。

玄衣沒急着追趕，而是注視着李天照說：“孤王現在知道我對你的關心了嗎？為了不讓你為難，才催促你避開此事，你卻為了一時歡愉，受領不滅王將的大事當前，還要先來與她私會一番！若非如此，我本想當作不知道你與她的苟且之事，反正等孤王受領了不滅王將回來的時候，雲首已經是個死人。”

“”李天照沒想到孤行人的這一天，終於來了，而且這麼快就來了。他們早就知道，等到清掃孤行人的眾武王聯合隊伍發現這裏的時候，就是孤行人生死之戰的時刻。

不管怎麼看，孤行人都沒有挺的過去的可能。

李天照不會為了孤行人的存亡無視自己的立場，可是，他可以冷眼旁觀雲暮煙的死活嗎？

“事到如今，請孤王不要再被她迷惑，別再繼續犯糊塗，清掃孤行人是天下眾武王一致約定的大事，包括三十六武王聯盟里的武王，都有派人參與，也是為了自證清白，以免被人說是存心包庇孤行人。孤王今日能親自斬了雲暮煙最好不過，實在下不了手，就在這裏等着結果吧！我們替你料理善後，誰讓孤王是我夫君，搏命鴛鴦是你爹娘呢？只是這種事情，我只能原諒孤王一次，如果再犯，心傷的多了，愛就成恨了！請孤王自重！”玄衣說著，捂着嘴，流着淚徑自去了。

“等等”李天照喊住玄衣，追問說：“說我與雲暮煙有非常關係的人是誰？”

“孤王要殺此人泄憤，可以。等事情結束，我自會告知孤王，任由孤王處置，只要孤王高興就好。但現在，此人還有用。”玄衣說完，邁步就走，聽見李天照在後面說：“我不是要泄憤，是要與他當面對質！問此人為何無中生有栽贓嫁禍！”

“孤王說這些還有何用？此時此刻，言語蒼白無力，孤行人的命運早已決定，只看斬殺雲暮煙的一劍，是誰而已。”玄衣去了，頭也不回。

“到底是哪個混蛋！”李天照氣的踹斷棵樹，卻又知道，眼前已經不是揪出胡說的人對質可以解決的問題了。

他走出樹林，看見雲暮煙平時在的主城上空，升起來了滾滾濃煙。

大地武王搖搖欲墜之際，玄天武王怎麼會在這時候對孤行人動手？想必是大地武王早有計劃，若是大地都城遇襲之後才準備，絕來不及聚集這麼多清掃隊的人。如此說來，大地武王都城的行動不論成敗，孤行人今日都在劫難逃李天照思來想去，明明知道他在這裏等待結果才是最明智的選擇。

孤行人有自己的命運，雲暮煙又何嘗不是如此？

只是，他又忍不住會想，倘若易位而處，雲暮煙會如何呢？

# 第五百三十章 煙起

其實不用想，李天照也知道，換做是雲暮煙肯定不會對他置之不理。

而且，李天照心知肚明，旁的孤行人今天是死是活是他們的命運，但如果雲暮煙今天陷身絕境了的話，他不可能袖手旁觀。

李天照直奔城市而去，帶着遮面的布，即使這對於有心人而言，純屬多此一舉，可是這塊遮面布，不僅是他自己需要，還是玄天之地需要，更是三十六武王聯盟需要。

城裡的孤行人在叫喊着，奔走着。

城門裡的街道上，李天照看見倒了一圈三十六武王聯盟座下萬戰將的屍體，每個人的死狀都很慘，沒有一具完整的，分明都是死於雙印之力，基本不必問，猜也知道是雲暮煙衝進城時所為。

‘爹娘大概拿雲暮煙沒有辦法，他們的混沌風語殺傷範圍小，看不破幻影的虛實，萬千條幻影中靠猜測攻擊，恰好擊中真身的機會微乎其微。’李天照稍微寬心，他猜想雲暮煙不會輕易對他爹娘下狠手，但若因此承受了過大的壓力，他卻不能不管。

李天照跳上建築高處，看到城裡火起，或者有建築倒塌產生的灰塵飛揚的情況，進攻這裏的估計有五十隊以上。

如此規模，肯定不是三十六武王聯盟湊的出來的，哪怕每一隊只有一個混沌劍客，亂戰之地的武王們也安排不出來。

‘孤行人清掃隊伍參与的話，這裏的情報有玄衣提供，必然準備充分。八大武王在內的三十二武王共有四百人的王將隊，天下眾中小武王每個都是照例出十人一隊的王將或萬戰將，剔除距離太遠不太可能集結來此的之外……盆山區新舊城市加起來二十四座，他們要十拿九穩，至少七十二隊，算上四座關要，需要八十隊，進攻雲暮煙在的主城就有五十隊，至少有一半主力王將隊是在這裏……’李天照推算估計。

主城之外的孤行人城市只能是一面倒被屠戮的結果，主城這裏，面對五十隊的進攻，其中至少有一半是三十二武王派出的強戰鬥力王將隊伍，勝算很小。

李天照移走中，憑藉對氣流的把握，輕易避開了與別人的相遇，偶爾有一陣陣的孤行人朝出城的方向奔走時，他就躲在建築里，等人群過去了再出來。

只是，這樣的情況遇到過好幾次，一群群的孤行人都是往城門外去，不由讓李天照意識到，雲暮煙應該早有交待，這種情況下千戰將及以下戰印的孤行人都迅速撤離，留在城裡也幫不上忙，純屬白白送死。

‘雲暮煙為了面對今天一直在做準備，城裡萬戰將戰印的孤行人應該有兩三百，就看她的殺戮千影能否創造奇迹了。’李天照看見前方半空突然有一股氣流落下，就知道是玄衣的氣落爆絕技。

論殺傷範圍，氣落爆略低於破天爆，論極限殺傷力也不如破天爆，但在最大範圍的狀態下的殺傷力，卻是氣落爆更強。但氣落爆最大的特點是其寒流，能把大範圍的人凍結成冰，這作用卻就不是破天爆能比。

兩者各有千秋，但論致命程度，無疑是氣落爆。

玄衣一個人一把劍，在這場戰鬥中的威脅性之高，恐怕不是別的參戰王將可比。

事實上也是如此。

玄衣碰上一群孤行人，見他們掉頭要跑，當即發動氣落爆，從天而降的寒流，把幾條街道里的孤行人全都凍結。

這時是白天，氣溫不低，本來不利於寒冰長久維持狀態，只是這些孤行人都是千戰將及以下的戰印，沒辦法很快掙脫寒冰的束縛。

幾條街道的冰人，任由衣袖飄飛，化作飛燕那般的玄衣急速衝過去，只管揮劍發動小風語的力量快斬，攻擊全都不需要變化，只管雙印之力的劍勁打出去，被擊中的冰人頓時爆裂成碎塊，裏面的人，自然也死了。

“玄衣！雲首逃去那邊了！”李天照的娘剛才被人纏住，跟丟了雲暮煙，阻擋她和李父的孤行人得了交待，只是退避糾纏阻攔，然後用混沌碎片力量塌陷了一片地面，趁機脫身走首發

玄衣過來時，李父李母正在揮劍斬殺一股奔逃的孤行人，也就是玄衣遇上的這股。

他們從兩個方向斬殺這些孤行人，碰面之後，更是配合得當，斬殺的效率更高，沒多久，幾條街道上全是凍結着屍體碎塊的寒冰，幾百個千戰將及以下戰印的孤行人全死在他們劍下。

憑藉戰印力量的優勢，本來就是徹頭徹尾的屠殺，搏命鴛鴦也不覺得殺敵數目值得自豪，只是急着追上雲暮煙。

“我們一起去追，路上遇到這些想逃走的孤行人也不能放過！”玄衣跑在最前面，遇到敵人少時，三人施展千殺劍法衝殺，很快就斬了，遇到大群孤行人時，氣落爆凍結了一片冰雕，他們只管揮劍斬開冰人。

一行三人，殺死的孤行人卻非常多。

得了雲暮煙交待的孤行人萬戰將，本來也只有剛才攔截他們片刻的兩個，旁的孤行人遇到他們，根本不理會是誰，衝上來就打。

有認出玄衣的，更是仇恨激憤！

“你這玄天武王氏族的蛇蠍女人！當初追殺我們孤行人的仇，今天一併跟你計算！”一路五個萬戰將孤行人衝過去，玄衣和搏命鴛鴦卻根本不怕。

只見玄衣一劍當先，一股氣落爆從天而降，剎時間凍結了四個萬戰將孤行人，接連兩劍，兩個萬戰將孤行人沒來得及掙脫寒冰，就已經被斬殺！

搏命鴛鴦飛衝上前，不等另外兩個萬戰將完全掙脫寒冰，也把冰人斬開兩半，只是他們沒有雙印之力，這般一擊之後，反震之力也讓他們一時不能前沖，握劍的手也震的發麻，這才知道玄衣那般輕鬆容易的劍劍擊碎寒冰，實在厲害的驚人。

最後那個孤行人眼看他們厲害，急忙退走，玄衣揮劍追上時，那孤行人靠着混沌霸體，掉頭就跑，任玄衣和搏命鴛鴦一路追着揮劍斬擊，那孤行人也不管，只顧奔逃着呼喊叫道：“玄衣在這裏！孤王夫人在這裏！”

“儘管喊多些人來！最好把你們的雲首也喊過來，我正愁一個個找你們太麻煩！”玄衣十分不屑，她早就看雲暮煙不順眼，疑心她跟李天照關係不明白，此番不但拿到證據，更震怒於孤王被雲暮煙迷惑的如此之深。每殺一個孤行人，她都體會到復讎的痛快！

玄衣和搏命鴛鴦三人，一路無情屠戮。

城裡別處的孤行人清掃隊也是見到孤行人就殺，根本不會客氣。

天下眾武王約定清掃孤行人的行動已久，中小武王，落魄武王的邊界早就沒有孤行人的蹤跡了，三十二武王的邊界上的孤行人村子也都被摧毀殆盡，此番針對雲首在內聚集的大量孤行人，清掃隊的行動就是志在必得。

盆山區的二十多座城市，全都升起滾滾濃煙，城裡的屠殺，打鬥，摧毀了建築，點燃了房屋。

每座城市裡沒有足夠戰鬥力的孤行人都迅速撤出，跑到早早計劃好了的地方隱藏。

只是，也有一些城市裡的孤行人，在戰鬥開始不久，突然倒戈，幫助入侵的敵人屠殺別的孤行人，遇到清掃隊的就高舉身份牌叫喊說：“我們是玄天之地玄衣王將座下！不是孤行人！不是孤行人！”

這些倒戈的孤行人，之前就投靠了玄衣，本來也是那些強烈反對雲暮煙的群體，其中還有一些，竟然是最初要離開亂戰之地，又被追殺，後來被雲暮煙救了回去的群體。

那些倒在背叛者劍下的孤行人們圓瞪着眼睛，難以置信的質問道：“你們、你們到底還有沒有良心！雲首救你們，玄衣那女人當初追殺你們啊！你們今天，竟然背叛孤行人投靠那蛇蠍女人？”

然而，那些背叛者卻毫無愧疚之意，振振有詞的道：“當初就是雲暮煙騙大家來的這裏！她分明是為了建立武王體制，把我們都變成奴隸！利用玄衣王將的壓力讓我們不敢離開，你們這些傻瓜被雲暮煙玩弄於鼓掌，還滿懷感激！我們卻沒你們那麼愚蠢！既然過往的自由已經不可能再有，總是要屈服於武王體制下才能生存，那我們當然寧可選擇玄天之地這種大武王，為什麼要去跟着玩弄我們的雲暮煙找死？你們跟着雲暮煙，就是眼前的下場！”

倒下的孤行人的血，在街道上匯聚成溪，戰靴跑過的時候，濺起的血水飛濺到周圍建築的牆上，又成了血腥的塗鴉。

那些背叛的孤行人們又領着人去找撤出城外的孤行人的藏身之處。

預先挖好的隱蔽山洞，或者林中谷地，因為這些背叛的孤行人帶路，變成了被圍堵屠殺的死亡絕地……

一座山洞里的孤行人被屠戮殆盡，五個天武王座下的王將渾身是血的走出洞口，正看見龍王過來，他身後還有個披袍遮體、差不多高壯的男人。

“龍王怎麼來了？”那幾個王將很是意外，龍王成為不滅王將后，一直在武王殿，清掃隊也並沒有他，這時卻突然來了這裏。

# 第五百三十一章 先流一個人的血

特殊任務。”龍王一貫的簡潔乾脆，帶着往常的傲慢。看王將丟火球進山洞里焚燒屍體了，就問：“說城裡情況。”

幾個王將都很在意跟着龍王來的人，卻知道這般打扮，分明就不是能問的狀況，就只是回答了交戰的狀況，末了，又補充說：“城裡孤行人的萬戰將數目不出預料，剛交戰他們就撤走，我們追殺只留下了三個，剩下的應該奔盆城主城去了。城裡沒有反抗力量，又有玄天之地招降的內應，逃出來的那些孤行人的藏身之地都有人去，城裡藏匿的就交給落魄武王派來的萬戰將們搜尋，估計一個時辰后能去盆城匯合。”

“孤行人看來早有準備，城外藏身點都精心挑選，為了隱蔽，谷地周圍人為栽種了樹木，應該是混沌木系的碎片之力效果，特別茂盛；山洞也深挖擴大過。”另一個王將也說了他個人的看法。

“城裡的孤行人從攻擊剛開始就外撤，駐守的萬戰將雷聲大雨點小，交手的表現來看分明是吸引我們追擊，給城裡孤行人更多安全撤離的時間，萬戰將自身根本沒有防守的意願，從開始就為了撤退。這些情況綜合來看，孤行人在佔領了盆山區開始，就做好了面對圍攻的準備，亂戰之地無人區很可能還有孤行人早準備好的分散藏匿地點。”無人王將隊的領隊是個副隊長，對情況做了總結。

“孤行人的戰鬥力必然集中在盆城，數量會比玄天之地提供的情報更多，告訴薔薇，極盡全力圍剿，必要時候我會助戰。”龍王人來了，本來就讓這幾個王將猜測，畢竟清掃隊還沒有哪個武王派不滅王將來的先例，更不要說龍王的力量特彆強大，在不滅王將里也是佼佼者。

“龍王都來了，孤行人此番必沒有僥倖！”那王將隊的副隊說罷，目送龍王和披袍遮體的男人一併離去。

一個王將眺望了一陣，看他們遠去的方向，分明是往盆城，不由奇怪的說：“他們應該比我們先到盆城，龍王卻還讓我們代為傳令薔薇，不想被人知道他來了這裏督戰？照說不應該，他跟薔薇雖然關係不怎麼樣，現如今一個是王將，一個是不滅王將，也沒有厲害衝突了。”

“不想被人知道的恐怕是龍王身後的人。”副隊說罷，看幾個王將都在猜測那人是誰，就道：“有功夫說閑話，不如快點把洞里的屍體燒完，多送點風進去啊？”

諸如這五個王將做的事情，在盆山區的二十餘座外的多個地方都在上演。

夢中游帶着九個萬戰將印的孤行人衝出城外，奔走了一陣，休息整頓的時候，突然看見城外山林里起火，滾滾濃煙升了起來。

一個孤行人見濃煙的位置，又驚又怒的道：“是安全區的位置！敵人怎麼追過去了？”

“我們得救！”另一個孤行人萬戰將心急如焚。

夢中游摸了摸光禿禿的腦袋，怒道：“要是追着逃走的人找過去的清掃隊，人肯定不多，現在過去還來得及，要是讓他跑回城通知了別人，安全點就真的完了！都跟我去救人！幹掉該死的武王爪牙！”

幾個孤行人萬戰將們本來就覺得憋屈，只是雲暮煙早就制訂了計劃，理智上這也是最合適的，如果被清掃隊全面進攻，敵人肯定準備充分，只有核心戰鬥力儘快集結起來，才能有機會反敗為勝，否則必然會被逐個擊破，然後得勝的敵人集中盆城，戰鬥數量的對比就會更懸殊。

但此刻情況特殊，終於能宣洩被襲擊的激憤，簡直再好不過！

只是，他們趕到安全點的時候，發現谷地整個少了起來，火燒區域以外的林中，不少地方都有血跡，卻一具屍體也沒有見着。

“怎麼回事？人都往別處跑了？”一個孤行人迷惑不解。

夢中游暗覺不妙，仗着有混沌霸體，就讓旁人等着，獨自闖入燃燒的谷地，靠近的時候，他就聞到了濃濃的臭味，分明是屍體被焚燒，等他闖入火海，看到谷地里堆疊着的一大片屍體的景象時，他不由愣住……

憤怒，讓夢中游拳頭緊握！

‘該死的叛徒！’夢中游已經明白了，敵人能如此準確的知道谷地安全區的位置，還這麼快屠殺了這麼多人，又放火焚燒，很明顯不是一兩個人追擊過來能辦到的。

換言之，必然有叛徒出賣！

而此刻附近的敵人數目不明，不宜求戰。

夢中游只能壓着胸腔的憤怒，折返回去，領着人繼續往盆城趕。

“安全區什麼情況？夢中游你倒是說句話啊！”

“有些人死了，敵人放完火就走了，我追了一段不見蹤影。他們行動匆忙，肯定是急趕敢去盆地，我們也得快點。”夢中游沒說真實的情況，因為他知道這幾個人的性格，大家都是村主，他們激動起來不聽命令，不遵循計劃行事的話，夢中游也不可能這時候跟自己人先打起來。

“那為什麼會放火？”一個村主心有疑慮，總覺得不安。

“我哪知道！說不定是個火系混沌劍客？說不定是咱們的人看沒活路了放火反擊，又或者是通知別人不要往安全區去了？”夢中游答應的不慎耐煩，也沒興趣說太多，這般故意的態度，反而讓幾個不安的村主打消了疑慮。

他們卻不知道，夢中游此刻內心的悲憤、以及自責。

‘當初就該極力阻止雲首去救那些要離開的混蛋！盆山區佔領下來后許多人都建議把不堅定的人分散在各城，防止他們生變。那時我明明認為應該把這些人集中在一座城市安置，出了問題也只是一處地方，卻沒有極力堅持主張！說好會盯緊這些人，不讓他們暗中聯絡，結果卻沒看住！’夢中游好生惱火，別處如何他還不知道，可就他駐守的城市裡，在他眼皮底下，竟然就沒能看住那些人，以至於讓叛徒出賣，致使那麼多孤行人慘死在安全區！

安全區的谷地，最後卻成了方便敵人屠殺的死亡之地！

夢中游望着前方，盆城的方向，胸膛里的悲憤，全化作了對即將投身的決戰廝殺的渴望……

盆山區各城的萬戰將孤行人陸陸續續趕回主城盆城，幸運的如夢中游帶領的隊伍，十人萬戰將隊伍齊整，一個沒少；運氣差點的，缺了兩三個；運氣不好的，損失過半。

情況很糟糕的城市就兩三座，一個萬戰將孤行人也沒能回來，又或者是只剩下兩三個人成功突圍。

這些突圍回來的孤行人萬戰將們滿懷擔憂，盆城的情況卻比他們估計的要好。

雲暮煙最早的計劃里，盆城裡住的都是堅定派，主要的萬戰將戰鬥力也都在這裏，一旦遇襲，萬戰將們就通過城內多個密道口藏身，然後出城，在約定的地方匯合。

夢中游等人趕到盆城的時候，城內出來的孤行人萬戰將們早已經集結，可是，卻不見雲暮煙。

“你們在這裏，雲首在哪？”夢中游看到妻子夢刀和女霸主都在這裏，而她們一貫跟雲暮煙同行，是確保殺戮千影力量能夠持續發動的關鍵！

“城裡。雲首讓我們都出來待命，等她信號，但現在還沒看到信號彈。派去城裡查探的人也沒回來，現在不知道狀況，只能等着。”夢刀也很着急，只有雲暮煙一個人面對圍攻的話，她怎麼能支撐這麼久？

出城的孤行人萬戰將們猜測了都覺得，雲暮煙應該也是在密道里躲藏，否則早該發信號了。

女霸主接話道：“估計雲首是想撐到二十四城過來的敵人到的差不多了再發信號。”

夢中游摸了摸光頭，沒有做聲，但其實他十分懷疑，雲暮煙極可能是想一個人面對。如果她認為沒有勝算，就不會發信號；如果她認為勝算很大，才會發信號讓他們衝進去。

可是，這話夢中游現在不能說，只能猜測，倘若是他猜錯了，就這麼衝出去而沒等信號，那就會壞了大事。

此時此刻，夢中游知道，他只能等，只能繼續相信雲暮煙的等下去。

孤行人們也只能等。

實際上，夢中游猜的沒錯。

雲暮煙早做好了面對這一天的準備，也早流血的準備。

但是，她希望盡可能不必讓大家流血。

所以她想方設法的制訂了這樣的計劃，說服了眾村主。

只有如此，才能盡可能的減少犧牲。

至於城外的孤行人萬戰將們最終是否參戰，根本不一定。

雲暮煙當時匆忙趕回城裡，見到襲擊盆城的敵人就攻擊，進城門就斬殺了一隊亂戰之地的萬戰將。

後來又讓城裡的孤行人萬戰將阻擋追擊的搏命鴛鴦片刻，這才甩掉了兩個追着她打、她又不能反擊的大麻煩。

雲暮煙憑藉殺戮千影，不斷髮動衝刺之能，帶着不停飛閃的大片幻影，收割了一個又一個清掃隊的王將和萬戰將。

每每遇到麻煩時，就借城裡的密道迅速擺脫，從另一處的密道口出來后，繼續殺敵，幫助自己人安全撤離。

直到最後一個孤行人萬戰將也撤出之後，雲暮煙仍然通過密道口跟敵人打游擊。

可是，城裡的敵人，越來越集中，圍堵她的目的性越來越強，雲暮煙可以活動的範圍越來越小……

# 第五百三十二章 衝殺的盡頭

盆城裡的建築，許多都已經倒塌，更多的被燒成了廢墟，被凍結成了寒冰。

哪怕陽光照射了許久，最初被氣落爆凍結的街道，也還沒有完全融化。

雲暮煙背靠倒塌了一半的牆壁之後，她那張美艷的臉上，沾滿了一層黑灰，長發披散，裡頭也不知道夾雜了多少灰塵，更不知道沾染了多少血污。

外面，一個個萬戰將奔走搜尋，一個萬戰將繞進來查看時，雲暮煙退到隱蔽的碎石后。

那萬戰將望瞭望，不見有人，轉身就出去了。

雲暮煙聽外頭奔走的密集腳步聲跑了過去，一時沒有了響動，不由稍微鬆了口氣。

剛才她的殺戮千影沒能得手，只好迴避敵人，等待聚集起再次發動的力量。

這期間如果遇到敵人，一兩個她也不怕，但敵人喊上一群，她的壓力就可大可小了。

突然，一個輕裝的萬戰將走了進來。

這人走路特意放輕，沒有腳步聲，雲暮煙也沒察覺，突然就看見那人轉進來了，於是，兩個人面面相對，彼此看的清清楚楚。

此刻出手，雲暮煙知道絕來不及阻止這敵人呼喊大叫了！

那萬戰將本來只是想找個地方歇着，反正人這麼多，有許多大武王派來的王將隊，他幹嘛那麼賣命呢？

卻沒想到，隨便找了個地方，竟然就碰到了大傢伙在搜尋的目標！

他所以找地方獨自休息，就是不想承擔面對殺戮千影的風險了，這時毫不猶豫的迅速發動衝鋒急速退走，張開了嘴就要呼喊傳訊。

雲暮煙發動衝鋒追擊，卻還是跟那萬戰將拉開着距離，眼看那人張開嘴巴，就要喊叫出聲的時候，一把黑身紅刃的劍，突然從那萬戰將張開的嘴裏刺了出來！

“你怎麼在？”雲暮煙微微一怔，看見李天照戴着遮面布，甩去劍上的血跡，收劍入鞘。

“本來就在。”李天照拽着雲暮煙閃入另外一間倒塌的房屋裡，見她要開口，連忙抬指按在她唇上，示意噤聲。

片刻，有腳步聲跑了過去。

李天照放下手了，雲暮煙這才說：“你瘋了！今天的事情你別攙和，這是孤行人避不開的一戰。全天下的武王聯合的清掃行動，誰對着干誰就沒有立足之地！你關係著三十六武王聯盟里那麼多人的生死情況……”

李天照看她如此焦急，只好輕輕拍了拍她肩膀，勸慰說：“別激動，別激動，我知道，這不是矇著臉嗎？”

“誰不認識你的孤王劍！現在還是兩把，你這蒙面布戴不戴有什麼區別？”雲暮煙很是焦急，她連孤行人的萬戰將都安排在城外等她信號，又哪裡能讓李天照牽連進來。

“當然有差別，有遮面布，我就一口咬定別人偽裝，就說因為聯盟攻擊了孤行人，孤行人故意栽贓嫁禍報復我。反正沒證據就好說……”李天照話還沒說完，就看見雲暮煙很是生氣的瞪着他打斷說：“別說這種自欺欺人的話了！玄天不想你死，就說不是你；玄天要殺你，就會說是你！你記住了——今天這場戰鬥，你不能攙和進來！我這話很認真、很認真！你不用擔心我，任何處境下，我都有辦法保命，明白了嗎？”

“……你說說如何保命，可靠我就答應。要不然的話，我肯定得盯着，不是性命攸關的時候我可以不攙和，萬一看你快沒命了，我不可能袖手旁觀。別人我可以托請聯盟的武王幫忙復活，孤行人誰敢幫忙？你這個孤行人的雲首要是死了，更沒人敢幫！換你看我快死了，我叫你別管你就能不管了？”李天照知道這裏不是說話的地方，也就直接把想法挑明說了。

“……我真的有辦法，但是——我有不能說的原因。總之……”雲暮煙很是為難。

“那就這麼定了，不是生死攸關我不攙和。身上帶的七色心還有嗎？”李天照取出來一包，示意給她留着補充混沌之氣。

“混沌之氣一時半刻不會缺。殺戮千影能發動了。”雲暮煙也不羅嗦了，只怕李天照在這裏多呆一會，就有被人發現的可能。

“行動時多留點心，好像有個人一直在跟着你，我幾次想摸過去都沒成功，懷疑是風武王派了暗靈族來。”李天照提醒了之後，雲暮煙點點頭，翻身越過牆外。

李天照等了片刻，外面有腳步聲過來，他挑了個位置看清跑過來的戰士衣領的標識，發現是聯盟里的萬戰將，於是猛然發動小疾行衝過去，一擊把那萬戰將打暈在地上，然後取了那萬戰將的戰印揣懷裡。

“這種戰鬥你不來參加才是最好的，沒了戰印，等你醒來也就會自己撤回去了。”李天照看旁邊房子上的石頭不太穩固，恐怕掉下來砸到這戰士，就給拖拽到安全的地方。

李天照說是答應雲暮煙不摻合，其實卻一直在悄悄解決落單的戰士。

三十六武王聯盟的戰士是大半個自己人，他自然不能隨便下殺手，都是打暈了取戰印。玄天之地的清掃隊他還沒碰上過，至於別的武王的戰士，李天照卻不會客氣了。

‘有人？’李天照跳到倒塌的二樓，在牆角看着，一座房子里，跑出來一個孤行人，謹慎的四面張望着，顯然是城裡居住的、沒有來得及撤出去的千戰將戰印以下的人。

‘這時候出來，你真是白躲了這麼久。’李天照暗暗嘆息。

那孤行人剛摸出來，則了個方向，沒走多遠就碰上個清掃隊的萬戰將，急忙掉頭就跑，沒想到路的另一頭也有人經過。

那孤行人又折向要逃，卻沒多久，就被那兩個萬戰將堵住，毫無反抗之力的被斬殺在燒毀的破屋裡。

李天照搖了搖頭，自顧追雲暮煙離開的方向追去。

雲暮煙的殺戮千影恢復之後，仍然沒有製造很大的響動，移動一段，就隱藏起來，發現有敵人的身影時，就記着那人的方向和步走的速度。

這般片刻后，她轉移了藏身之處，等了片刻，果然，推測中的一個戰士，果然走了過來。

雲暮煙突然撞穿牆壁衝出去發動襲擊，一劍就把戰士斬殺在地，響動，也如她預計的那樣，驚動了附近不遠的另外三個戰士。

那三個人聞聲邊跑過來，邊自大聲叫喊着：“那邊！那邊！”

喊叫聲中，雲暮煙一擊得手之後，發動殺戮千影，剎時間大一片歡迎填滿了四面街巷，更有許多穿過房屋，把周圍一片可立人之處全都佔滿了。

一個叫喊着跑過來的戰士沒想到雲暮煙本就在等着，猛然轉過走道，就被一劍斬倒。

殺戮千影再次發動，幻影紛紛飛閃了開去，最先跑過來的三個戰士，接連在幻影的包圍中，胡亂揮舞着兵器，胡亂髮動混沌碎片力量，然而這些掙扎卻都註定落空，然後被一劍致命，倒下。

四面八方擴散的幻影中，雲暮煙的真身突然閃移東面，擊殺幾個清掃隊的敵人了，又突然閃移到南面。

於是那些奔走包圍的敵人，根本沒辦法形成有效的合圍，因為無法知道雲暮煙下一刻會閃去哪裡，他們置身於大片幻影之中，眼裡看見的只有密密麻麻的身影，一個自己人也看不到，周圍的情況也看不到。

‘走的太快了！要是沒有氣流感知的能力，哪裡能跟得上她？’李天照遠遠看着大片幻影的閃動，但距離遠點的時候，新的幻影就可能被舊的幻影遮擋，那時候就會一時丟了雲暮煙移動的方向，他能一直跟着，全靠氣流感知的能力。

倘若敵人全都是這樣的萬戰將，李天照真不用擔心雲暮煙了，根本是任由她單方面的屠殺。

但是，混沌霸體的混沌劍客是殺戮千影的大剋星，或者說，那是幾乎所有混沌碎片力量的障礙。除此之外，李天照最擔心的就是雲暮煙遇到多個四大武王的王將隊，因為他們必然帶着不滅印！

數目不明的混沌霸體，加上四大武王共計八十位帶着不滅印的王將，如果都在盆城，隨時都可能成為阻斷雲暮煙殺戮千影持續戰鬥力的障礙。

李天照一路跟着，突然，看見城裡三面的火焰一起燒了起來，範圍之廣，分明是蓄意而為，竟然連接成了三面火牆那般。

他正覺得奇怪，又看見東面的大地迅速升起來石牆，石牆上面又爬滿了綠色的藤類植物，緊接着又許多火球飛射上去，爆開，藤木頓時燃燒了起來，變成了第四面火牆。

片刻后，一排戰士齊整的朝城中推進過來，沿路過處，房屋全都在混沌碎片力量作用下分解成了土系力量，然後又變成堅硬的石頭，鋪平了地面。

每個地系混沌碎片力量的戰士身邊，都跟着一個混沌劍客，李天照猜測不是混沌霸體，就是混沌風語，又或者是混沌爆炎之類有強大爆發能力的。只有這些，在殺戮千影中才有機會自保，或者是讓雲暮煙襲擊他們時，自身也要付出消耗巨大的代價。

這般推進了一段距離后，大約是有足夠的地系混沌之氣力量了，於是他們又操控地面，升起來了厚實的高牆。

‘他們這是要把雲暮煙困死在裏面！’李天照見清掃隊竟然想出來這等手段，不由更為雲暮煙的處境擔憂。

# 第五百三十三章 先飛落的寒冰球

隨着四面連接的高牆不斷收縮，牆內的範圍越來越小。

雲暮煙在牆內，持續不斷的發動殺戮千影，無數幻影每一次四面飛散，都意味着至少又有一個萬戰將倒下。

雲暮煙斬殺街道上最後一個萬戰將，周圍伏倒的屍體，超過一百。

她周圍，已經沒有活着的敵人了。

而雲暮煙，也成了個血人。

她頭臉全是血，那對眼睛里透着還沒有從連續的拼殺里平復過來的、濃烈殺氣。

四面厚牆裡，四排敵人，隔着三十丈的距離。

他們站在那，一動不動，也不知道是在等什麼。

“你們真會服從八大武王的指揮安排，讓你們當馬前卒你們就當，只要你們今天願意送死，在你們沒死完之前，他們的王將隊就不會全力以赴。”雲暮煙掃了一圈，哂然一笑，扔掉了手裡那兩把滿是缺口的劍，隨手又在地上撿起來兩把，裝上戰印。

“雲首不必在這裏挑撥離間了！你們孤行人有今天，實屬咎由自取！原本你們自甘墮落也就罷了，卻偏偏在大小武王邊界建村，靠骯髒手段腐蝕眾武王座下的戰士，慫恿他們離經叛道！天下武王雖有容人之心，也由不得你們孤行人如此不識好歹！如孤行人這般不知感恩，視天下武王的善意為愚蠢，實在無可救藥！為了天地之間的純潔乾淨，必須清掃你們這些污鼠！你雲首仗着殺戮千影的力量，自以為可以肆無忌憚，可曾想過今日？”一個天武王座下的王將聲色俱厲的高聲喊話。

“孤行人！罪不可恕！孤行人！污鼠！孤行人！必須徹底清掃！殺、殺、殺”剎時間，許多大小武王的王將、萬戰將們紛紛高呼喊叫着口號。

“既然要殺那就動手吧，為什麼突然又跟我聊起天了？”雲暮煙嘲弄的笑道：“因為八大武王在等、等着盆山區二十四城的萬戰將到達，然後才能，讓天下眾武王派來參加清掃隊的萬戰將、王將死的更多，最好全死乾淨。”

“哈哈哈妖孽以為這種笑死人的荒誕之言，能救你自己？”黃金武王派來的清掃隊王將大笑譏諷，卻沒有急於衝上前動手。

“三十二武王底子厚，座下的混沌劍客經得起損耗，眾多中小武王本來就沒有多少強力的混沌劍客，清掃隊又要求必須派出最強的戰鬥力，全死在我的劍下了，小武王變落魄武王，中武王變小武王，此後再翻舊帳安插眾武王曾與孤行人勾結、包庇的罪證，從落魄武王開始，逐批消滅。八大武王積蓄力量已久，早就想掃蕩天下，如今個個飢餓難耐，好不容易等到時機，自然不會放過。”雲暮煙摸了把臉上的血污，又抬腳拿戰靴底在斷了的牆壁上刮著乾涸血跡。

“荒謬！你們孤行人建村時日已久，如果不是你們自己越來越過份，也不會有今日！”大地武王座下的清掃隊的王將說的很是不屑，自然是想起之前孤行人的村主幫風武王殺了他們大地之地不少萬戰將的仇怨。

“因為以前沒有人能開這個頭。除了天武王，沒人能促成此事。這事情做的太早，八大武王里許多沒有儲備好相當混沌之氣的就不會积極，臨近沒有容易消滅的小武王的話也不會积極，甚至會反對。現在，只是時機成熟。我也算明白了，孤行人這麼多年了，一直能在邊界夾縫生存，其實從開始就有人樂見其成，盼着孤行人的村子興旺些，留存的長久些，等着時機到來了，拿孤行人作為繞過武王聯盟共約的借口”雲暮煙目光冷漠，語氣也很冷淡的說著這些，邊自整理着被血污粘着的頭髮。

“一個孤行人，怎麼會知道武王聯盟共約？”有王將很是驚訝。

“反正等着馬前卒來送死，閑着也是閑着，來點冰水讓我沖沖頭髮，洗洗手臉。”雲暮煙尋不着水，她也沒有冰系力量，卻渾身粘血又臭又不舒服。四面包圍的敵人這時候不會進攻，這些敵人也一定是針對她的部署，此刻主動去沖陣也並不合適。

雲暮煙原本要的就不是逃走，如果只是突圍求生，她根本不會至今還在這裏。

盆山區就是孤行人的家，也是最後的立足之地，守得住，孤行人才有未來；守不住，那就只能是各散東西，化整為零的找地方躲藏求生了。

家要如何守？

敵人來了，打！

如同神威之地可以立足的情況一樣，就是因為大地武王連番進攻，最後被孤王的劍斬的只能暫時放棄進攻。

她雲暮煙如果不能把來犯的敵人打疼，疼的讓他們覺得與其繼續損失，不如暫時罷休的話，孤行人就不可能在這裏立足。

只是，孤行人的處境跟孤王不同，孤王的敵人只有大地武王，而且，玄天之地和風武王是其助力。

孤行人的敵人，是所有的武王。

如何才能讓八大武王疼的不願意來？

那幾乎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八大武王的戰士太多了，戰時特例開啟，多的是混沌劍客萬戰將級別的戰鬥力，孤行人能殺多少？能撐多久？

不管怎麼看，孤行人都沒有勝算，哪怕僥倖贏得了一次，也絕對贏不了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最終，一定會被消耗的乾乾凈凈。

這些情況，雲暮煙明明知道。

所以，李天照總是很驚訝於雲暮煙這種明知不可為而為的堅持、到底是為了什麼。

就為了與她其實不相干的孤行人嗎？

還是說，開始只是留在夢中游村，後來卻慢慢變成了雲首，再後來，就變的身不由己？

“一點冰水都沒有嗎？玄衣王將總該有，來一點？”雲暮煙掃了一圈，沒見到玄衣，卻知道她一定在，只是不會現在就出手。

然而，沒有玄衣的回應。

卻聽見一把聲音怒道：“孤行人的雲首就該是這般渾身血污的醜惡模樣！”

李天照聽見這把聲音，不由自主的抬掌捂着眼睛，長嘆了口氣。娘那般性子，竟然被玄衣勸着沒有打頭陣，也不知道她用的什麼辦法。

李天照見沒人使混沌碎片之力給雲暮煙冰，就發動力量，製造者體積越來越大的寒冰球。

片刻，他覺得夠大了，正準備投給雲暮煙時，卻看見一顆體積差不多的冰球，從對面一座廢墟建築里飛了出來，落在雲暮煙身邊。

緊接着，一條身影從那跳了出來，落在寒冰上。

是一個女人，黑色的披袍遮體，黑布遮面。

那女人拿着一對黑色的長刀，敲了敲腳下的寒冰，就自顧掃了周圍一圈。

四面包圍的清掃隊不太以為然，都以為是孤行人。

李天照卻覺得奇怪，覺得這女人的身形有些眼熟，披袍也遮擋不住的凸出，本就非同一般。

而且，他早就知道有人一直跟着雲暮煙，就是個女的，此刻看來，極可能就是突然跳出來送寒冰球的這位。

李天照看了眼身邊好不容易聚集起來的冰球，分明已經用不上了。

這人到底是誰？不是雲影，也不是小冰雪難道是雲暮煙的舊識？李天照覺得這人不是孤行人，更像是一個，本來沒打算這麼快跳出來，卻臨時改變主意跳出來的人。

雲暮煙化了寒冰成水，於是源源不斷的水流落下，衝去了她頭髮、臉上，脖子，裹身戰衣上的那些血污。

冰球才用掉了上面一半，就沖洗的差不多了。

雲暮煙甩去頭髮上的水跡，隨意拿手整理着，這時才望着寒冰上站着的蒙面女人說：“差點沒想起來你是誰。”

“還是想起來了就好。”那女人語氣里透着笑意。

“想起來了，所以更奇怪。這般站在天下武王的對立面是為了什麼？”雲暮煙確實很好奇，她知道這人是誰，只是，卻無論如何想不到她為何要突然跳出來。

“哦？”那女人追問道：“你真的不知道？”

“如果非要強行說一個理由，那就是假裝幫忙，找機會制住我。”雲暮煙說著，淡淡一笑，又道：“但我又覺得你不會這麼做。”

“所以，你真的想不到為什麼？”那女人繼續追問。

“確實想不到！”雲暮煙覺得沖洗之後，舒坦多了。

“想不到就對了。”那女人從寒冰上一躍而下，與雲暮煙背靠背站着，說了句：“因為我自己也不知道為什麼。來了很多人，等打完了你還得再好好洗個澡。”

“你的舉動太讓人意外。”雲暮煙真是想不通背後的人為何會幫忙。

“此戰之後，能結盟嗎？”

“我做不了主，因為孤行人都很固執。”雲暮煙微微一笑。

“那就交個朋友吧。”那女人哂然一笑。

“我想拒絕也沒辦法了！就算現在讓你走，他們肯定也不會接受你走錯路的理由。”雲暮煙實在沒想到，今天還會有孤王之外的人來幫忙，然而跳出來了，她連拒絕接受幫助都沒辦法。

四面的牆上，突然出現了缺口，然後，湧進來了許多人。

這些，都是襲擊了盆山區二十四城之後，趕來匯合的清掃隊。

# 第五百三十四章 我就是，快去打

四面石牆下過來的敵人個個拔出兵器，亮起各色混沌碎片的光亮。

雲暮煙看見，玄衣也現身了，身邊是搏命鴛鴦。

她覺得，今天這裏所有的敵人，都沒有搏命鴛鴦夫妻倆麻煩。

周圍的敵人，還沒衝過來，先是巨大的飛石，火球，密密麻麻的風刃飛射過來！

搏命鴛鴦夫妻倆本要衝鋒，卻被玄衣攔住說：“不着急，讓眾武王的人多出點力，這也是武王的命令。”

搏命鴛鴦夫妻倆向來是不甘於落在人後，那是膽小鬼做的事情，可是，武王命令四個字就讓他們沒有質疑的餘地了。

但他們這時候卻不由想起雲暮煙剛才說的那些話，心裏不由自主的產生疑問：難道八大武王，真的想藉此機會中小武王的人死在雲暮煙的殺戮千影之下？

八大武王對於搏命鴛鴦夫妻倆是很比較陌生的名詞，對於他們和身邊的戰士來說，日常根本沒有這方面的信息去討論話題，聊的只是忠勇的戰士的壯烈傳奇，交流的是戰鬥的技巧本事。

八大武王存在，但除了玄天武王，就都是敵人，只要殺就對了。

而玄天武王，就是玄天之地每個戰士都必須絕對忠誠，為之付出生命的偉大存在。

搏命鴛鴦夫妻倆在亂戰之地最不習慣的就是，身邊聽不到戰士們表達對武王的忠誠之心，談論的只是單純的戰士話題，偶爾還會聽到他們說一些，聯盟里眾武王過去的事情，卻都是些有損武王形象的內容。

搏命鴛鴦夫妻倆開始覺得很衝擊，武王怎麼會做那些事情？後來卻又自己想通了，亂戰之地的這些小武王，怎麼能跟玄天武王那種偉大的武王相提並論呢？當然是不一樣的！

但是，實際上他們在亂戰之地的見聞，已經跟在玄天之地有很大的不同。譬如以前以為跟大地武王，跟風武王都是你死我活的關係。可是在這裏，明明白白的知道了，玄天武王跟風武王合攻大地武王的那些事情。

又比如說，孤行人明明是離經叛道的骯髒群體，可是，玄天武王卻允許他們在亂戰之地存在到今天，是為了什麼呢？

玄衣說過是利用孤行人的力量增加大地武王的壓力

雲暮煙卻說，孤行人的存在，原來很久之前就是被有心的大武王留着，等着時機成熟時拿來利用的。

孤行人的話怎麼能考慮！他們離經叛道，極盡所能的污衊中傷武王！李天照的娘覺得心裏閃過瞬間雲暮煙那些話，就是對偉大玄天武王的褻瀆，就是對她自己的忠勇的否定！

這時候，四面八方飛射過去的混沌碎片光亮，眼看着能把雲暮煙瞬間消耗掉半條命。

換了平常，雲暮煙自然是沖向一面，如此實際上承受的打擊就只有很少的部分，距離合適了再發動衝鋒和殺戮千影突擊。

當雲暮煙沖向北面的敵群時，蒙頭遮臉的女人搶在她前面，迎着前方最先飛射過來的無數風刃，只見那女人面前突然亮起彩色的光。

所有飛射過來的風刃打在上面，全都彈射了回去，反而把後面飛過來的爆炎，火球，飛石之類的斬成了粉碎。

混沌碎片力量的光影包圍了她們，旁邊的人群都沒有看見，知道她們衝到一面敵人的近前，才有許多人驚呼大叫道：“混沌光鏡！蒙面的孤行人有混沌光鏡！”

許多敵人不由暗暗一怔，都沒想到會遇上混沌光鏡！

至今為止，天下有名字的高手裡，已經知道的，只有暗劍王一個人擁有混沌光鏡的力量，其他都是小光鏡。

小光鏡是五息時間能夠發動一次，範圍較小，只能保護個體的關鍵區域；而混沌光景的範圍大，可以持續發動，反射幾乎所有的混沌碎片之力，是徹頭徹尾的混沌碎片力量的剋星。

孤行人里，竟然還有天級碎片之力混沌光鏡？

清理隊的戰士們都不由意識到，要殺雲首，並沒有開始想的那麼容易。即使困死在這裏了，但一個混沌光鏡就等於廢了在場絕大多數混沌劍客的力量，要殺他們，被迫只能揮動兵器。

“注意配合，兩人一組，背靠背行動，不要給殺戮千影可乘之機！”眼看雲暮煙和蒙面的孤行人衝過來，負責指揮北面的是天武王座下的一個王將。

一群王將、萬戰將，蜂擁沖了過去！

這些敵人里，混雜了為數不等的混沌霸體，人群又遮掩了這些混沌霸體的位置，這就意味着，雲暮煙的殺戮千影發動后，隨時都可能會打在個混沌霸體的戰士身上，以至於無法吸收聚集立即再發動的力量。

何況，四大武王座下的王將還有不滅印。

蒙面的女人雙刀在手，前沖之時不忘說：“你不要輕易出手，我沖在前面試出混沌霸體和有不滅印的王將，確保你的殺戮千影能夠持續不斷。”

“只需要迴避混沌霸體，不滅印阻礙不了殺戮千影。”雲暮煙回答的簡單，因為，話音落時，她們已經沖入了敵陣。

“那就太好了！”蒙面的女人哈的一笑，迎着敵群，驟然化作七色的旋風。

剎時間，她手裡的那對紅色長刀，划動着不尋常的軌跡，接連不斷的斬過一個個敵人的身體要害，看起來是以寡敵眾，可實際上卻是她在揮刀亂斬。

與之同時，雲暮煙發動殺戮千影，剎時間，四面八方飛散的幻影中，她的劍光，斬進一個又一個敵人的致命要害。

這般剛交手，就有許多人緊張的大叫了起來：“蒙面女人用的是千殺劍法！是千殺劍法啊”

混沌光鏡，女性，千殺劍法，蒙面！

剎時間，清掃隊的不少人都意識到，這個突然跳出來幫孤行人的女人，分明就是暗劍王！

李天照的位置，開始只看到各色混沌碎片的光亮，當他察覺攻擊雲暮煙的許多風刃被反彈回去時，當時就愣住！

風刃數量多，密度高，正常可以通過許多混沌碎片力量用對拼抵消的方式應付，也可以有地系力量的石牆抵擋。卻沒有說全反彈開的情況，即使誰的劍再快，也只能是擊破攻擊到要害的風刃，哪有一片全被彈回去的？

混沌光鏡！暗劍王？李天照當即就愣住，緊接着，果然聽見許多人在那叫喊說是混沌光鏡，又片刻，就聽見叫喊說千殺劍法。

暗劍王為什麼幫雲暮煙？那傢伙有什麼企圖？李天照從沒聽雲暮煙說起過她跟暗劍王認識，更不要說，眼前這樣的情況，暗靈族完全沒有道理來幫雲暮煙！這傢伙莫不是假裝幫忙，逮着機會就暗算雲暮煙吧？

李天照想着，很是不安，卻又覺得暗劍王的作風來說，不會自己干這種事情。畢竟它囂狂的很，除了在他劍下吃虧，就沒有被人擊敗過，要得殺雲暮煙的功勞，肯定也是正面交手，不會做暗算的考慮。

何況，李天照心裏明白，雲暮煙的殺戮千影最大的剋星，其實就是暗靈族。

李天照倒是想過去，卻苦於四面過來的清掃隊里的混沌地系力量把房屋，建築，都弄成了硬石地面，此刻因為衝鋒的緣故擠不過來，還剩下些建築沒被處理，但云暮煙周圍，卻已經沒有可以藏身的建築了。

正這時，北面負責指揮的天武王座下的王將高喝道：“暗劍王你身為風武王座下，卻幫助孤行人！這是要與天下眾武王為敵嗎？”

“是啊！我就是暗劍王！你們千萬要相信，我是奉了風武王的命令！因為風武王就是要跟天下所有武王為敵，還要把他們都滅亡了！所以，你們記得派聯軍踏平風武王的領地！”遮面的暗劍王沒有沉默，反而出人意料的這般回應。

於是，清掃隊里，風武王座下的王將隊頓時大怒道：“胡說八道！武王命我們积極全力清掃孤行人！怎麼可能派你來幫孤行人？你們暗靈族非我族類，本來就不安好心！分明就是私下跟孤行人勾結，現在公然胡說八道，為風之地樹敵！暗劍王你如此作為，等這暗靈族死無葬身之地、等着風武王問罪！”

“是啊！我就是暗劍王！我就是受命於風武王，我們暗靈族就是不在乎天下眾武王！你們記得派聯軍踏平風之地，把暗靈族全滅了！”暗劍王又這般叫喊着答話，可是她手裡的雙刀卻沒有停下來，刀光閃過，從沒有落空的時候，哪怕周圍的敵人都怕了她的刀，卻也躲不過她的衝鋒、疾行交替的突進。

雲暮煙不由失笑道：“沒想到你會這麼回答。”

“我並沒有經驗，只是下意識的推想，換做是孤王大概會如此說吧。”

“他會。”雲暮煙很認真的想了想，揮劍斬殺了個確定並非混沌霸體的敵人之後，肯定了暗劍王的想法。

倘若是暗劍王，又或者暗靈族，又哪裡會如此說？

於是那風武王座下的王將怒道：“原來就是個孤行人！故意偽裝暗劍王，想要栽贓風之地嗎？等你倒下了！看看你到底何方神聖！”

李天照聽到暗劍王叫喊的這些話，不由笑了。

他第一次發現，暗劍王這傢伙原來還能這麼有趣！

倘若暗劍王是人類，就憑她今天幫雲暮煙，以及這般有趣的回答，李天照覺得，他就願意跟她試着化敵為友了。

可惜，暗劍王是暗靈族。

# 第五百三十五章 弱者的血

但不管是人類，還是暗靈族，李天照都覺得，暗劍王如此回應，簡直是漂亮。

心知肚明的人，當然知道她就是暗劍王。

利害相關的人反而要猜測不定了。

但知道也好，不知道也好，事情過了，暗劍王此刻的回應，都可以作為風武王說是孤行人扮演的有力證據。

事實上也不會有什麼聯軍踏平風武王的情況，不是領地交界，派人去拚死拼活打了風武王的地方又有什麼用？送給交界的玄天之地最後佔過去嗎？還是送給交界的那些小武王得便宜？

會打風武王的那些小武王沒實力，有戰鬥力的離風武王的領地遠，隔着大地武王和玄天之地，沒有去打的動機。

自然不會為了一個疑似暗劍王的蒙面人幫了雲暮煙，就出人出力。

清掃孤行人的事情所以如此积極，因為三十二武王全都得利，都藉此機會掃蕩了身邊可以打的小武王和落魄武王。

相較之下，亂戰之地的情況卻不同了，交界更多，自身相對更散，實力也更弱。

李天照這時候終於看得清交戰的情況了，北面的戰士面對混沌光鏡徹底放棄了使用外放類型的混沌碎片力量，混沌驚雷都把力量轉化為覆蓋劍上，火系的也把劍覆蓋上烈焰，以期增加交戰時候的殺傷力。

這時候，混沌霸體，混沌風語成了決定性力量。

當好幾個混沌霸體集中靠近的時候，暗劍王也只能切的一聲，靠移動能力突擊衝殺別處，避開他們。

李天照觀察那些混沌霸體，發現八大武王座下的，都明顯沒有真正积極作戰，看起來是在追趕移動，卻總是會巧妙被自己人擋住，然後就擠不過去了那樣，落到了後面。

雲暮煙的猜測並非誤會，至少眼前戰況來看，八大武王是存心藉機讓天下眾武王的戰士死多些，個別三十二武王座下的戰士似乎也心裏有數，在極力避免太早直接面對危險這也太過分了吧？李天照真是吃驚於眼前所見。

他看到幾個八大武王座下的王將，嘴裏大約吆喝着催促別人上前，許多人都积極往前擠，卻也有幾個三十二武王座下的王將假作积極，其實想落到後面，於是那幾個八大武王座下的交換眼神，一起從後面擠着、然後變成了抬掌推着那幾個不同的隨人流前移！

那幾個戰士憤然回頭說著什麼，大約是叫着不要推之類的話，那幾個王將卻不以為然，只是大聲叫喊着：“前面的快點、快點！別擋路！”

說是不擋路，卻根本不給那幾個三十二武王座下戰士推開讓他們先走的機會。

如此做法，簡直就快毫不遮掩了！

這麼看來，今天之後，八大武王還會以追捕從亂戰之地逃走的孤行人為理由，長期對天下中小武王安以包庇罪名，而後進攻。孤行人對於他們來說，簡直是攻佔其它武王的絕佳理由，真的是繞過了天下武王聯盟共約李天照看那些被八大武王催促、利用人流推到前面的天下眾武王派的清掃隊戰士，更是真切體會到弱武王的悲哀。

這些中小武王未必就不知道八大武王的用心，但是，他們卻又沒有力量聯合起來對抗，誰如果拒絕派清掃隊，或者沒有按八大武王約定的要求派最強的戰鬥力出來，又或者派來的清掃隊沒有积極作戰，這些都會成為被攻伐的理由，那時候甚至連追捕孤行人、發現誰誰誰包庇的理由都不需要使用。

對於武王而言，說到底，綜合力量才是立足之根本，指望武王聯盟共約的和平條約只能確保一段時期的太平，而這種約定的效力，取決於這期間實力發展的對比，想現在這樣，八大武王遠強於別的武王，三十二武王又遠強於眾多中小武王的狀況下，力量主導方都有撕毀和平的充分動機，和平約定也就不復約束力了亂戰之地的未來，如果不能很快壯大自身，一樣難逃滅亡的結局！李天照此刻眼看到這些，又想起雲暮煙透露的不滅之體的事情。

如果他成了不滅王將，不久的將來，武王派他去招降亂戰之地的眾武王，不服從的就清除。

於是，他要親手殺了冰雪武王？殺了破天刀？殺了如今那些，奉他為盟主的武王？殺了聽命於他一起作戰的那些戰士，那些武王？

很顯然，李天照不想做這些事情。

然而，成了不沒王將之後，他還有什麼拒絕的權力？

生死完全拿捏在玄天武王手裡了，他能偉大到寧可自己死也不對朋友揮劍的程度？

可即使偉大到那種程度，不也是個葬送了自己的悲劇嗎？

此刻李天照再想玄衣轉述的、玄天武王的承諾時，他不由覺得荒唐可笑。

玄天武王許諾過，說他若成不滅王將，未來不必在武王殿。

但這承諾的效力，完全取決於玄天武王單方面的意願。甚至於，未來他惹玄衣不高興了，是不是就會把他弄回都城關一段時間當作警告？

這倒是不是一定的，卻並非是不可能的。

李天照想的越多，也找到了越多拒絕不滅之體的理由。

只是

李天照看着圍攻的人群越來越少，一直站在玄衣面前，明顯關注戰況，十分急切的爹娘，不由嘆了口氣

一些落魄武王當面說過輕視的言語，卻也不是毫無道理。王將之威原本來自於背後武王的實力，剔除這點，正常根本沒辦法與落魄武王相比；總是戰鬥力強大，最終辛苦拼殺，好不容易成就了不滅王將的殊榮，把性命交在了武王手裡，也毫無行動的自由，拿這些換了個不滅之體的永生。這永生的效力長短，說到底還是取決於所屬武王的實力，終一日武王被滅了，所謂不滅之體的永生也就名存實亡李天照想着這些，倒是體會到何以許多武王寧可落魄也不願意歸降的原因了。

李天照看着暗劍王和雲暮煙合力殺敵的情景，覺得那幾乎就是移轉星月修成之前的自己在配合雲暮煙那般。沖入人群后的衝殺總在移動，敵人就是最好的遮擋，外放式混沌碎片力量的威脅有限，完全可以靠風刀王將的絕技抵消。

而這種密度的敵人，在雙印之力的優勢下，在千殺劍法的速度面前，完全可以說是單方面的斬殺。

什麼時候混沌霸體的數量能形成真正的合圍，才能談得上阻止暗劍王和雲暮煙的連殺。

數百之眾的清掃隊，之前死了一些，現在死了更多。

李天照默默計算，暗劍王刀下斬了三百，雲暮煙劍下殺了更多。

殺戮千影殺敵後的立即再次發動，效率實在很高，雲暮煙存心殺人，敵人又密集，根本不是一劍殺一個，許多時候都擇數人之中，一劍連斬兩三之數。如此她只要確保首先斬中的敵人不是混沌霸體，殺戮千影就確保聚集足夠力量再次發動暗劍王沒有使用混沌印的力量，分明是為了在衝殺過程幫助雲暮煙確定衝過的敵群里哪些是混沌霸體李天照眼看雲暮煙又斬殺了一個敵人後，幻影全都消失。

周圍，除了四面牆下混沌地系的戰士之外，包圍了雲暮煙和暗劍王的，大多都是八大武王座下的清掃隊，其它眾武王的戰士已經不多，幾乎都是混沌霸體和混沌風語，其餘的，大約已經殺紅眼了。

明明身邊沒有別人了，身後的也都沒有前沖，那幾個卻還揮劍衝上去。

然而，毫無懸念，兩個瞬息間就被暗劍王的雙刀接連斬殺。

血，染了雲暮煙和暗劍王一遍又一遍，他們手裡武器的纏線都早被血浸透。

雲暮煙已經是五次更換兵器了，此刻又把接近報廢的武器丟掉，從地上撿起來兩把，換上了戰印。

天武王座下的薔薇王將揮手下令道：“混沌霸體在前，混沌風語在後，圍成一圈，其他人各自找尋合適位置。雲首再厲害，現在也沒有多少混沌之氣了。”

搏命鴛鴦早就迫不及待，這時就問玄衣說：“我們可以動手了吧！”

“不着急，再等等，看看，這麼多戰士都积極上前，咱們這時候上去還得跟人群擠，也不好施展本事。”玄衣還是說等，李天照的母親卻實在等不下去了。“大家都上了，我們自己人也上去了，為何還要等？要是我們上去，哪裡還會讓那身份不明的孤行人靠千殺劍法猖狂！”

玄衣本來心有顧慮，只是剛才勸阻的理由現在已經不能再用，正這時，天武王座下的薔薇過來，客氣的說了句：“玄衣王將想必也會出手了吧？”

“當然！”玄衣明白這是一起用力，不再留守的意思，也就順勢答應了。

李天照的爹娘當即快步上前，但包圍的前兩排已經沒有位置了。

玄衣就說：“我們三個最好不分開，機會合適時，一起圍攻，一擊斬殺雲首！”

“好！”李天照的娘當即答應。

李天照一顆心不由提了起來，接下來的，就是決定今日結果的廝殺了。雲暮煙真是鐵了心要一個人撐過去？那麼多萬戰將孤行人的助力都不用嗎？

是的，雲暮煙顯然準備如此。

可是事情卻並不都能由她決定。

# 第五百三十六章 黑色混沌之氣

盆城石牆之外。

不斷有天武王座下的王將跑出來彙報戰況。

當眾武王的清掃隊消耗的差不多時，龍王突然對彙報的王將交待說：“派四個人，在四面城門外放聲高喊雲暮煙快撐不住了，孤行人不想死就快點出來投降！。”

那王將當即明白過來，卻不解的反問說：“先殺了雲首，剩下的孤行人里的萬戰將戰印就群龍無首，那時候再收拾更容易，為什麼現在把他們引出來？”

“引出，圍殲，沒有顧慮他們的必要。”龍王的態度很明確。

那王將卻覺得這命令有違常理，雖然不能拒絕命令，卻還是忍不住望着龍王身旁披袍遮體的男人說：“現在引出來，清掃隊的數量就不佔優勢了，會變成敵眾我寡。雖然玄天之地有提供孤行人萬戰將的情報，但未必準確，如果孤行人的萬戰將數量遠超估計，就變成我們被他們包圍！”

“執行命令！”龍王提高了音量。

那王將本來對披袍遮體的人有許多猜測，懷疑他才是天武王真正派來的使者，此刻見龍王根本不考慮那人是否有話要說，直接就重複了命令，這才覺得是誤會了，於是領命去了。

那人去后，龍王背後的人突然道：“我們也該參戰了。死亡會粉碎天真，痛苦會把掙扎的柔軟變成冷硬的殘忍，浴火不能重生那便化為灰燼。”

龍王什麼也沒說，只是邁步走向前方立起的石牆。

不多久，盆城周圍都有人在叫喊着：“雲暮煙馬上就要伏誅了！躲起來的孤行人聽着只要你們改過自新，棄暗投明，從此追隨在武王的榮光之下，考慮你們是受雲暮煙欺騙，都可以免卻一死，過上真正幸福的生活！雲暮煙馬上就要撐不住了不想死的孤行人趕緊出來投降！”

城外，聚集一起，等待着雲暮煙信號的孤行人們聽見這些呼喊聲，無不面面相覷，恐慌不安起來。

“雲首快撐不住了，我們是不是該立即衝進去幫忙？”當即有村主急不可耐，從二十四城過來的那些也都覺得應該如此。

“不，這是敵人的詭計！我們要相信雲首，等她信號！”夢中游當即否定了，又安撫眾人說：“敵人要招降，等雲首倒下了再喊才對，為什麼現在呼喊？一定是想讓我們忍不住衝進城裡攪局！現在出去，說不定會打亂了雲首的計劃，反而給敵人幫了大忙！”

本來擔心的孤行人聽了都覺得有理，夢刀也說：“雲首一個人支撐了這麼久，肯定是早有計劃，我們應該繼續等。”

女霸主最擔心的就是雲影，見她神情不安，連忙一把拉着她到身邊，勸慰說：“不要擔心！要相信雲首！她的力量很強，我們在身邊反而會成為妨礙。”

“我也很強！”雲影很是激動，她心目中雲暮煙就是親人，倘若出了意外，那她簡直不知道接下來應該怎麼活，又為了什麼而活！

“是，你是很強！但還沒有雲首的殺戮千影強，對不對？”女霸主知道如何勸雲影，果然，剛才還激動的雲影，立即就服氣的安靜了下來。

眾人繼續按捺等待着信號，聽着那些不停叫喊說雲首快不行了的聲音，他們又沒辦法知道戰況，就越發的覺得煩躁。

石牆內的戰鬥情況到底如何了？

孤行人們太想知道了！

李天照覺得自己很快就不能旁觀了！

雲暮煙和暗劍王的處境比剛才難了很多，但是，目前還沒到很危險的境地。

只是，李天照看見爹娘积極的奔走移動，那種迫不及待，只是想想，也知道會對雲暮煙造成多大的壓力！

爹娘如果纏住了雲暮煙，她因為我而不能下狠手，那等於是在白挨打，我勢必不能袖手旁觀了。再說那暗劍王也不會對爹娘客氣，千殺劍法的對拼廝殺，實在太過兇險，爹娘都沒有雙印之力，一旦對劍，必然糟糕李天照估摸着藏身之處距離交戰處有些遠，真有情況根本不能及時救援。

有了！李天照找機會跳下去，拽了個被殺死的戰士上來，這人的致命傷是頭部遭遇重創，卻不是直接被暗劍王的刀斬中，應該是旁人的鈍器吃不住雙印之力，被暗劍王擊開時，撞上這人腦袋砸死的。

李天照脫了那人外袍下來，果然上面沒什麼血跡，關鍵是領口的標識清清楚楚。於是他穿上這戰士的外衣，又取了戰印裝在這人劍上，把自己的劍用布包着，負在背後。

末了，李天照又使黑灰抹到臉上，如許多戰士那樣，臉成了炭色，也就不怕被認出了。

李天照跑進人群，這時候人都在追雲暮煙和暗劍王，突然多了個他，只有部分石牆下守着的戰士看到，也以為是受傷暈倒，醒來就立即參戰的人。

奔走在人群之中，李天照觀察着周圍的敵人情況，發現他們都很冷靜，配合的也好。

置身於包圍中的暗劍王和雲暮煙戰況雖然麻煩，卻還不難。

暗劍王應付混沌霸體的辦法，簡直就是李天照當初的重現。

靠着水火兩種混沌印的力量，不斷製造一片片的霧氣，又使火球點燃地上的屍體製造濃煙。

如此一來，包圍的敵人視線縱使受阻，而暗劍王卻可以不靠眼睛知道周圍的敵人狀況。

這種應對的辦法，簡直是李天照和暗劍王才能實現的手段了。

旁的暗靈族本來也可以在這種環境里知道敵人的動向，卻又沒有暗劍王那般，同時具備兩種屬性衝突的水火混沌印力量。

如此打法，讓圍攻的敵人難以有效合擊，雲暮煙和暗劍王又都有雙印之力，伴隨的是高頻率發動的衝鋒絕技能力，讓他們能夠移走的更快。

可是，置身於這種戰鬥中的暗劍王，還是前所未有的煩躁。

她的劍勁斬向一個敵人是打在混沌霸體的彩光上；再斬向一個敵人又是打在混沌霸體的彩光上。

圍攻的敵人多，想要盯着一個混沌霸體連續進攻，很難實現。

那就意味着，這個斬兩下，那個斬兩下，忙着奔走移動，避免被敵人圍困的動彈不得，於是很快就丟了剛才攻擊過的敵人，就算有混沌霸體力量一時不能用的，也不知道是誰了。

暗劍王又製造了冰火碰撞的蒸汽，移走時連續兩刀斬中兩個敵人，還是個混沌霸體！

她連續十六刀全都打中混沌霸體了！

連續十六刀啊！

好像敵人全都是混沌霸體了似得！

混沌風語都死哪去了？

旁的一些混沌碎片力量的敵人又死哪去了？

暗劍王越打越是惱火，恨恨然道：“噁心透頂的混沌霸體！就沒有辦法克制嗎！”

“混沌霸體是化混沌之氣為特殊的七色混合的防護層，只有成熟的八面威風的異光可以有一絲越過光層，但殺傷力也會大幅度減弱。除此之外，已知的所有混沌碎片之力都不能穿透，也沒有直接打擊手段能夠破壞，殺傷力足夠強的打擊手段，能夠讓防護光層被消耗的更快，單打獨斗混沌霸體只是麻煩，規模作戰里確實很可怕。”

暗劍王本來只是激惱之下的宣洩之言，沒想到雲暮煙會說了這麼多，於是，他突然念頭一動。“混沌光鏡可以反彈混沌碎片之力，為何我沒有試試？”

說話間，暗劍王刀前驟然形成一面混沌光鏡，直接撞上旁邊一個敵人，沒想到，光盾和後面的刀毫無阻礙的過去了！

於是，濃煙中的敵人突然就被暗劍王一刀斬首。

暗劍王十分高興，當即又揮刀、帶着混沌光鏡在前，斬向濃煙中的另一個敵人。

可是，又被混沌霸體的光層擋住了！

該死！暗劍王這時才明白，原來剛才那個，並不是混沌霸體力量，或者是混沌霸體正處於不能發動的狀態。

混沌光鏡並不能破混沌霸體，剛才只是個讓她高興了瞬間的誤會。

“混沌光鏡並不能。”雲暮煙回答的時候，卻不知道暗劍王已經試過了。

暗劍王想着雲暮煙剛才說的話，突然心念一動，又有了個想法。我族能夠吸收混沌之氣轉化為黑色的混沌之氣，武王們都愛說那是混沌污穢之氣。混沌碎片力量打到我族本體上時，尤其疼痛，因為彷彿碰到混沌碎片力量就立即燒起來了那樣，但反過來混沌碎片力量也一樣會瞬間被抵消，即使混沌流星火也不能在我族本體上燃燒片刻。如果用黑色的混沌之氣攻擊混沌霸體，能不能很快擊破？

暗劍王念動一動，當即催動身體里的混沌之氣，轉化成黑色混沌之氣從刀上釋放出來！

她揮動黑色混沌之氣覆蓋的紅刃，接連斬擊身邊兩個敵人。

混沌霸體、也是混沌霸體！

紅刃斬上那兩個王將的混沌霸體彩色防護層，刀勢瞬間受阻。

暗劍王暗恨不已，這種體驗已經太熟悉了，所有的力量全都會被擋住，又是徒勞無功的一擊。

可是，她卻突然感覺這次不一樣！

# 第五百三十七章 非常手段

是的，這次的確不一樣！

暗劍王紅刃上的黑色混沌之氣與混沌霸體的彩色光層碰上的瞬間，綻放了一陣彩色的光華，緊接着，彷彿混沌霸體的防護層上出現了缺口那樣，暗劍王的長刀斬了過去，瞬間把那王將的腦袋劈開了兩半！

這兩刀，直接就要了兩個混沌霸體王將的命！

“哈——”暗劍王不由

# 《對着劍說》第五百三十七章 非常手段

正在手打中，請稍等片刻，內容更新后，請重新刷新頁面，即可獲取最新更新！

《b對着劍說b》全文字更新,牢記網址:

# 第五百三十八章 真正的殺手鐧

果然是利用爆炸的衝擊力把人掀飛，離地半空又被架住四肢身體，無從發力的話，任誰都要飲恨！李天照這才知道，薔薇的手段如此陰狠。

暗劍王有混沌光鏡也成了眼前這般，倘若是沒有的，還得冒着被白色光球直接擊中的風險。

薔薇與龍王齊名，果然不是易於之輩！

眼看着暗劍王要被圍上去的混沌霸體一起用兵器架住，雲暮煙搶先飛衝過去，一把將之拽開。

然而薔薇分明早有防備，連串白色光球紛紛不絕的飛射過去，雲暮煙拽着暗劍王，奔走的速度下降，眼看着要被白色光球擊中，她索性不跑了，迅速蹲下，揮動兵器接連斬擊連串光球。

片刻的招架，暗劍王得以雙腳落地，當即發動混沌光鏡充當盾牌。

可是，連串飛射的光球目標立即變成落向暗劍王光盾前的地面，硬石爆裂的時候，一群混沌霸體的戰士迅速上前合攏，不給他們突圍的空間，與之同時，混沌地系的王將默契的發動力量，炸起的石塊帶着雲暮煙和暗劍王一併飛了起來！

眼看着腳下飛起的石塊下一刻必然被混沌地系的力量散溢成混沌之氣，那時她們腳下沒有依憑，薔薇王將斷然不會再給他們落下去的機會。

連番被動挨打，暗劍王早就煩透了，此刻面對不利處境，根本沒有多的時間考慮，她當機立斷的借石塊飛起的瞬間發動衝鋒，不等有人來得及攔截，又立即發動疾行，直撲石牆上的薔薇王將衝去！

可是，薔薇王將早有防備，看他過來，直接錯步避開，與之同時，萬劍不過主動移到她剛才的位置。

身在半空的暗劍王同時衝到，這時已經沒有立即改變狀態的辦法，划動曲線斬出的紅色長刀，只能朝萬劍不過斬去！

但這一劍，李天照知道必然無功。

萬劍不過迅速抬膝、手肘下擊，精確無誤的擊中長刀上的戰印位置！

着力的瞬間，萬劍不過身形順着暗劍王旋動的方向一送，頓時把她帶的旋動着又遠離了石牆一些，被迫落了下去，根本沒有站上去的機會。

暗劍王凌空翻旋着下落，不讓下方圍過來的混沌霸體看的清她落下的姿勢，於是不等落地，雙刀就先斬上兩把劍借力，頓時虛空改向，靠近石牆，又借力一躍而起，再次發動衝鋒，還是撲向石牆上的薔薇王將。

薔薇卻根本不理會暗劍王的攻勢，雙掌不斷吐勁射出去的白色光球，持續不斷的飛向雲暮煙。

暗劍王的二次突擊，還是被萬劍不過精確的截住，這一次，還是集中了她紅刀上的戰印。

話說雲暮煙隨着石塊飛起，腳下的石塊突然化作混沌之氣，眼看一群混沌霸體圍上來，薔薇的白光球持續不斷的飛射而至，她明知道無功，仍然只能發動殺戮千影。

剎時間，幻影急速朝四面飛散，她人也憑着殺戮千影爆發的力量，身形瞬間被推了出去。

只是幻影很快消失，於是，一群混沌霸體又逼近了過來。

暗劍王接連兩度突擊不成，眼看雲暮煙處境不妙，飛落了過去，那些混沌霸體怕她的那對紅色長刀，一時不敢上前。

雲暮煙很樂意拖延一會時間，等殺戮千影凝聚起再次發動的力量，何況，眼前的困局，真的難以擊破。

暗劍王很是不甘心，卻已經見識過萬劍不過的本事，尤其現在對方有地利，她沒有辦法發揮身法優勢，只要衝上去，必然跟萬劍不過交手，都是雙印之力，她雖有優勢，卻因為身在空中被抵消了一些，不足以震退萬劍不過。

如此一來，上去一個照面不能有收穫，就會徒勞無功。

不，吃虧的是她，刀上的戰印挨了兩記重擊，目前還沒損壞，但再來幾次卻未必了。

“擋過孤王千殺劍法的萬劍不過確實有本事，只是不知道，如果在地上對陣怎麼樣！”暗劍王倒是希望萬劍不過跳下來跟她比劃比劃。

但很顯然，萬劍不過不是那種人，所以他口氣很平淡的說了句：“如果以後有機會可以試試。”

暗劍王於是轉移目標，對着薔薇王將嘲諷說：“天武王座下四大王將之一的薔薇，原來是要靠龍王隊的萬劍不過保護！不靠別人，不知道你能否接我三劍！”

暗劍王用慣了劍，這時拿着雙刀，順口說的還是劍。

“恐怕你沒機會知道了。”薔薇哂然一笑，估摸着時間差不多了，正待下令，殺喊聲突然由遠至近。

“雲首！我們來了！”

“殺光武王的爪牙！”

“我們誓與雲首並肩戰到最後！”

“孤行人的自由，每一個人都該自己用命守護”

孤行人們等的太久了，夢中游懷疑雲暮煙是要獨自扛起一切危險，於是，他們還是來了，沒有再等雲暮煙的信號，直接沖了出來。

薔薇王將聽見那些聲音，不以為然的笑着說：“這群鼠輩終歸還知道羞愧，總算出來受死了。”

雲暮煙此刻固然心中感動，可是，這不是她希望的，甚至是她極力避免的，於是她急忙高呼：“時候未到！”

“你們雲首都快死了還騙你們說時候未到！”薔薇王將故意大聲叫喊，於是，又叫響孤行人的殺喊聲音。

薔薇王將轉而望着雲暮煙說：“下一次對話，你們該是俘虜的身份了。動手”

薔薇王將腳下的石牆範圍內突然充斥了濃郁的黃褐色混沌之氣，雲暮煙和暗劍王正覺得不妙，卻來不及躍起退走，混沌之氣已經變成了堅硬的石頭，直接把他們、連帶裏面的一群清掃隊的王將和萬戰將們一起封在裏面。

李天照不由一愣，這才知道，原來薔薇王將剛才只是拖延時間，真正的殺手鐧是這群混沌地系力量的王將！

此刻這些混沌地系的王將全都掌按在石頭上，分明是在源源不斷的控制巨大方形岩石的穩定，不讓裏面的人能夠靠破壞岩石逃出來。

他們人多，裏面的暗劍王和雲暮煙靠兩個人的手段，破壞多少岩石，又瞬間形成了新的岩石，根本沒有脫身的機會。

李天照正猜想着裏面那麼多混沌霸體，難道全都被這麼被一起困裏面？

正這時，他看見一處處的石頭形成了混沌之氣的通道，讓裏面清掃隊的王將和萬戰將出來之後，又變成了堅固的岩石；緊接着另一處地方又變成混沌之氣的通道，如此逐個放出了被困裏面的清掃隊戰士。

這般才从里面出來了十餘個清掃隊的王將和萬戰將時，大群孤行人已經破壞了好幾堵石牆，沖了過來。

李天照本來想動手，見狀決定再等等。

薔薇王將看見來的人超過玄衣提供的情報許多，不由笑道：“孤行人的萬戰將數量還真不少！玄衣王將的情報不怎麼准啊”

“不過一群鼠輩，多些又能怎麼樣？我們閑了這麼久，也該活動筋骨了。”玄衣其實也很吃驚於薔薇王將對付雲暮煙和暗劍王的手段，打亂了她本來的盤算，也只剩下對付這些孤行人萬戰將的事情做了。

搏命鴛鴦早就急壞了，一聽可以動手，當即跳了下去。

玄衣從石牆上一躍飛出，人在半空，已經揮劍發動氣落爆。

剎時間，一片氣流夾帶凜冽的寒氣，從半空急速墜落！

一大片孤行人全都被寒冰凍結，李天照的爹娘首先衝到，揮劍斬裂了一塊又一塊的寒冰。

旁的清掃隊王將和萬戰將們本來還沒沖的那麼快，見到玄衣王將竟然有如此厲害的絕技手段，紛紛士氣振作的加速前沖。

薔薇仍舊站在方石上，雙掌交握，四指曲着，四指併攏的對着孤行人的方向，迅速凝聚起越來越亮的白光如此片刻，突然發動，頓時射出一顆直徑十丈有餘的巨大白色光球，呼嘯着飛落孤行人中間，轟然爆炸！

與之同時，四個混沌地系的王將配合著發動地裂絕技，一片片的硬石地面轟然塌陷，瞬間就把衝過來的孤行人的陣勢破壞。

龍王就在這時，突然出現在內側的一面石牆上，他身邊，還是跟着那個披袍遮體的男人。

只是，那男人站在石牆上，看來並沒有立即下來的打算。

龍王看了眼孤行人的陣勢，就跳下石牆，邊走便拔出金色的龍王劍，大步奔孤行人後側方殺去。

一個孤行人猝不及防背後來人，頓時被龍王一劍斬殺，好幾個被驚動回頭，見到就他一個人，於是一起圍攻上去。

不料龍王根本不理會他們混沌碎片之力的攻擊手段，風刃，火球，全都硬吃，爆開的火焰中，龍王劍夾帶雙印之力和天王劍法的霸道，一擊斬中個孤行人抬起招架的劍上，結果劍勁壓的那孤行人的劍拿不住的下沉，直接把他自己壓的腦漿迸裂，斃命當場！

龍王接連得手，混沌霸主聚集的混沌之氣力量增幅，讓他更是威猛。

龍王劍揮舞橫掃中，彷彿虛空都被巨大的劍勁力量撕裂的扭曲變形，第三個孤行人退逼着招架，還是被震的猛然跪下，被自己的劍反彈回去斬進了脖子。

龍王的混沌霸主的力量更強，也就越發肆無忌憚的沖入孤行人中間，揮劍亂殺！

# 第五百三十九章 該拔劍了

到後來，混沌霸主的力量更是強悍時，劍勁的霸道不提，孤行人原本就擋不住，龍王的混沌霸主聚集的力量也形成了一層特殊的混沌之氣防護光，有孤行人的攻擊從背後斬中，只覺得劍勁立即防護層抵消了大半，剩下的竟然都斬不開龍王身上的背甲！

這一刻，孤行人才知道龍王為何會少見的穿着輕便的硬甲防護身體。

於是有孤行人意識到這個橫衝直撞的天武王座下的敵人是誰了，驚急交加的大叫道：“大家離他遠點！他是龍王！天武王座下的龍王！”

“混沌霸主！”剎時間，許多孤行人都變了臉色。

天級混沌碎片之力，混沌霸主的強大，沒有見過，也聽說過，人盡皆知龍王得天武王賜予天王劍法，那就更是勇猛的超出常理了。

此刻龍王一個人就在孤行人中間肆無忌憚的橫衝直撞！

孤行人的女霸主在內，那些有混沌霸體力量的，立即吆喝着衝過去攔住龍王，叫喊着：“混沌霸體的都去擋龍王！快！快”

於是一群混沌霸體圍着龍王了，這才擋住了他繼續殺人，只是面對他的霸主力量處於強勢狀態的防護能力，圍攻中的劍斬中了，也沒有什麼威力，更奈何不了他的不滅之體。

過去的龍王已經很強，現在的龍王得到雙印之力和不滅之體，簡直就是令人絕望！

“架起他！”女霸主一聲大吼，一群圍着的混沌霸體孤行人們全都找尋機會，想要使兵器把龍王龍王架的離地而起。

“憑你們？”龍王不屑一顧，只見他劍勢一動，劍勁威力驟然暴增！

遠超尋常強大的劍勁，驟然把劍過一路的虛空都撕裂的景象扭曲，強大的劍勁未至，帶起的氣流已經把地上、空中煙塵盡數吹飛，地面瞬間崩塌裂開，一群包圍的混沌霸體有的失措墜入裂開的地縫，有的雙腿陷入塌陷的碎石，有的隨着腳下硬石爆開被帶的拋飛出去，鐵桶般的包圍，就這麼被破解！

都說一力勝十會，但在場的孤行人們都沒有見識過龍王的混沌霸主力量，也沒有遇到過天王劍法，甚至還是雲暮煙才讓他們知道有雙印之力的存在。

此刻真正實戰中遇到龍王這種攻防能力的集合體，才真切體會到規模戰爭中攻防差距懸殊是什麼樣的。

常規戰鬥中，被一群混沌霸體圍住的話，除非有很強勢的兩種、甚至三種突擊移動能力，否則幾乎毫無例外的都得飲恨。

然而，龍王的力量讓女霸主她們見識到了，懸殊的力量能夠打破常規。

人家龍王破不了他們的混沌霸體？沒關係，一劍掃擊周圍的地面，混沌霸體也不會飛，只能立足於地上，地面的破壞，就是他們陣勢的崩潰。

龍王越過陷入地縫和塌陷碎石的混沌霸體，揮劍追着旁的孤行人衝殺過去。

石牆上，薔薇的白色光球連綿不斷的飛射，許多的孤行人簡直就是她的活靶，隨便丟都是能射中的。

一些突擊能力強的孤行人突圍了過去攻擊，可是，萬劍不過卻一個人擋住他們，而沒有不滅之體的孤行人，在攻勢被阻擋的時候，面對的就是薔薇抬掌對着頭臉，爆射的一團白色光球！

輕者被轟的暈厥、摔落地上，然後被清掃隊的戰士殺死；重者直接被轟的七竅流血而亡。

又一個孤行人在別人的配合下，一躍而起，劍指薔薇側面，怒喝道：“去死吧！”

爆炎的火柱，剎時爆發！

薔薇看着爆炎的火柱，捏做劍訣的右手抬起，迎着火柱射出一團白光就見那顆白色光球過處，火焰觸及光球，全都紛紛被彈飛撞開，變成朝着周圍四面八方的亂飛，緊接着那孤行人驚愕的看到面前白色光球從火焰光柱里飛出來，緊接着射中他的頭臉。

那孤行人眼前一黑，摔墜落地。

薔薇不以為然的冷笑道：“沒有人告訴過你，在我薔薇面前玩外方式混沌碎片之力是找死嗎？”

很顯然，那個孤行人確實不知道。

萬劍不過沒有做聲，但事實的確如此，薔薇的白色光球可以破盡外方式的混沌碎片力量，對撞中全都會被白色光球反射，連抵消白色光球的殺傷力都做不到，用混沌碎片力量抵擋，還不如直接揮動兵器擋。

既往在天武王座下的王將都說，龍王跟薔薇一進一遠，配合搭檔就是橫掃一切，倘若再加上萬劍不過，那就是無往而不利的戰三角。

而今天，他們三人難得同在一場戰鬥，成了不滅王將的龍王竟然都被派出來了。

萬劍不過不知道薔薇是否驚奇，他反正是很奇怪，孤行人何以值得天王如此在意？

今天，他們三個人在這裏，只是為了消滅孤行人嗎？

還是說，天王早就料到暗劍王會跳出來？

萬劍不過覺得這不太可能，否則之前早就會有消息，天武王也絕對沒有對他們隱瞞此事的必要。

萬劍不過看孤行人雖然有許多，但是，今日卻不能倖免，只是他們天王座下的王將，就足以把孤行人全部消滅，何況還有清掃隊的一群混沌霸體，還有一些混沌風語。

更何況萬劍不過看到玄衣又一次發動氣落爆，凍結了一片孤行人，而後一群跟着她的戰士立即瘋狂屠殺，一會功夫就斬殺了三十多個，剩下那些才從寒冰里掙脫出來。

“玄衣王將的絕技很厲害，過去沒有聽說。”萬劍不過很少如此好奇，可見氣落爆的厲害如何讓他動容。

薔薇猶豫片刻，還是說了句：“她十之八九就是玄天武王的子王，當然厲害。”

“子王？”萬劍不過也沒聽說過。

“我知道的也不多，只是知道子王通常都有跟武王一樣、或者差不多強度的力量。”薔薇嘴裏說著話，手裡發動的白色光球卻沒有變少。

龍王成為不滅王將之後，薔薇跟萬劍不過新建立的龍王隊之間也沒有了以前的緊張關係，清掃隊的事情合作期間，私交不錯。萬劍不過這人低調謙虛，跟龍王的狂傲不同，正常也不會惹人針對討厭。

萬劍不過沉默有傾，然後問了句：“所以，可以視為是玄天武王的力量？”

“對！玄衣王將的氣落爆本來叫落九天，原本就是玄天武王的獨門絕技，我曾聽天王提過。”薔薇答罷，又問萬劍不過：“你知道龍王會來嗎？”

萬劍不過搖搖頭，他確實不知道。

“天王明知道玄衣也在，加上我們，孤行人的萬戰將數量雖然遠超情報，但根本影響不了戰果，龍王根本沒必要來。”薔薇說著，瞟了眼遠處石牆上站着的、披袍遮體的男人，猜測說：“而且還不止龍王，這人不知是哪位不滅王將。”

萬劍不過沒有做聲，因為他也不知道，只是，他很高興見到龍王。

清掃隊跟孤行人們廝殺的激烈，李天照隨別人跳下石牆后卻沒有衝上前，看戰況慘烈，知道孤行人此番必然犧牲慘重，也支撐不了多久。

李天照背後站着的天王座下的混沌地系王將看他一直站那，就忍不住呵斥說：“你不快去戰鬥，站在這裏幹嘛？避戰嗎？”

“我站在這裏”李天照話說到這裏時，突然旋身，揮劍！

孤王劍一閃，斬斷了那混沌地系王將的脖子。

緊接着，李天照發動小疾行，旋身掠過另一個混沌地系王將身旁，順勢又是一劍斷其首。

巨大的方石四面，每一面有三個混沌地系的王將站在那，按掌在大方石上，維持着穩定。

李天照突然發作，小疾行之後又是衝鋒，千殺劍法全是一擊斃命，第三個混沌地系王將又是扭頭另一個方嚮往后看着交戰情況，於是一個叫喊出聲的都沒有。

方石上，萬劍不過和薔薇王將的注意力也在戰場上，腳下死了三個王將，他們都沒有注意。

李天照抬頭看了眼，提劍靠着方石邊緣，探頭看另一面的三個王將，他們的注意力都在交戰上。

一個混沌地系的王將的臉就在李天照面前，他看着李天照，不由皺眉，開口問：“你？”

李天照微微一笑，發動衝鋒，帶着一竄殘影從那王將身旁飛閃過去，又掠過了中間那個王將的身邊。

劍光，一路掠過，割斷了兩個王將的脖子。

第三個王將大驚失色的離開方石，張口高呼，急忙發動混沌地系力量，崩塌了李天照腳下一大片硬石地面。

可是，崩塌的地面碎裂的時候，李天照已經銜接小疾行二次前沖。

那王將張開的嘴還沒有發出聲音，七色的劍光已經斬斷了他的脖子。

李天照抬頭看了眼，這一面根本見不到方石上面的萬劍不過和薔薇王將。

他本來也不確定剛才擊殺第三個敵人時能否如此完美，嘗試成功，十分振奮，這就意味着，剩下的兩面六個混沌地系的敵人，很可能也會如此安靜的被他解決。

第三面的人看不到交戰的方向，在那閑聊着，維持着方石的穩定。

李天照通過氣流的信息，把握他們的站位，身體姿態，甚至頭臉的擺動幅度，不由嘴角揚起微笑，因為這三個料理起來會更容易。

# 第五百四十章 事起於無意之中

李天照突然閃身出去，面對的第一個混沌地系的王將扭頭跟另外兩個交談着，後腦勺就擺在他眼前，身體又阻擋了另外兩個人的視線。

李天照發動衝鋒，一劍斬斷那王將的脖子，被第二個混沌地系的王將看見時，劍光已經斬上第二個的脖子了。

第三個混沌地系的王將張口要叫喊，反應跟剛才那面的第三個混沌地系王將一模一樣。

可是，他看到李天照比剛才那個更晚，發動混沌地系力量崩塌地面也更遲。

李天照已經發動小疾行衝過去了，背後的地面才開始崩裂。

於是這面的第三個王將，也沒能來得及喊出聲音，就被孤王劍斬斷了脖子。

李天照心下大定，剩下那面的三個王將也不該會出意外，而且，還更容易，因為那三個王將的方向，一定是都背對着他，在扭頭關注交戰的情況。

可是，李天照卻沒有急着衝出去。

因為他知道，接下來他就會暴露，因為那面，在石牆上身份不明的人的視線範圍內，出了狀況很大可能會被其發現。

得手之後斬殺薔薇是最好的選擇，只是萬劍不過那關可不好過，龍王知道我在的話，必然會過來李天照考慮之後，自問還是沒辦法在萬劍不過的保護下給予薔薇致命一擊，於是決定，還是先幫助雲暮煙迅速脫困再說。

李天照再一次閃身出去，那面的三個混沌地系王將也果然都在扭頭看着交戰方向，於是，一個、兩個、三個都被他閃過擊殺！

李天照掠過第二個混沌地系王將身旁時，石牆上的男人喊了聲：“攪局者是孤王嗎？”

方石上的薔薇和萬劍不過不由一怔，低頭看了眼，才發現腳下三個自己人都到了，於是急忙奔走方石一面、又一面，全都倒了！

他們終於看見人時，李天照正在揮劍斬擊方石。

一劍過去，大片裂石紛飛，見到薔薇探頭，李天照手裡的劍不停，左手扯了扯臉上的遮面布，望着她說：“許久不見，不過，未曾想念。”

“中陽湖一別！我對孤王卻想念的很啊！”薔薇深吸口氣，恨的牙癢。

十二位混沌地系力量的王將是今天行動的關鍵，現在都被孤王襲擊殺死了，就註定困不住裏面的雲暮煙和暗劍王了！

“薔薇王將一定是認錯人了，我可不是孤王，我只是一位，被你狠心傷過的人。”李天照自然不忘加上這一句，即使別人一定會知道是他，他也得靠遮面布留作將來否認的餘地。

薔薇王將什麼也沒說，直接推掌下擊，連串白色光球散射式的紛紛飛落！

萬劍不過則高聲喊道：“龍王孤王在此！”

混戰中的龍王當即改變方向，朝大方石那邊殺過去。

夢中游急忙擋住龍王的去路，口中叫道：“混沌霸體都來擋住龍王！”

他沒想到李天照會來幫忙，眼下他們雖然不知道雲暮煙的情況，然而，至今不見人影，顯然是落入了困局，唯一能破局的分明是孤王，現在孤行人能多擋住龍王片刻，就是在給雲暮煙爭取時間！

混戰中的玄衣大吃一驚，以為李天照堂而皇之的跳了出來，急忙高聲道：“孤王不可能會幫助孤行人！天武王座下的說話也要負責任！”

萬劍不過沒做聲，因為他的注意力放在保護薔薇王將身上，倘若給了孤王機會，予以薔薇致命一擊的話，他們這邊就會嚴重減員。

薔薇連串白色光球追着下方繞着方石移動的李天照攻擊，嘴裏卻不忘高聲說：“玄衣王將不必動怒。應該說是此人疑似孤王，沒有見到臉之前，我們當然不會說的肯定。只是，如此大事，今天卻不見孤王來消滅孤行人，也是奇怪的很！”

“孤王去了都城受領不滅王將之殊榮，所以沒有參加。”玄衣故意回答的聲音響亮，即是對外撇清關係，也是在暗中提醒李天照絕不能幫助孤行人。

“原來如此！孤王成就了最年強不滅王將的殊榮，那等大事面前，其它的當然都會擱置一邊，那這攪局的人必然不是孤王，只是個也會千殺劍法的人吧！稍後孤行人都消滅乾淨了，此人若還活着，還得請玄衣王將助力。”薔薇王將回答的客氣，分明是醜話說在前面，迫使玄衣不得旁觀，不得公然留手。

“那是當然！”玄衣答應的乾脆。

搏命鴛鴦交換眼神，旋即望着玄衣，低聲問：“不可能是天照吧？”

玄衣目光示意，微不可覺的搖頭，低聲說了句：“只需要相信絕不是。”

搏命鴛鴦想起之前玄衣說的主意，明白了。

李天照被薔薇的白光追擊，一路繞着方石繞走，長劍插進硬石里，繞了一圈圈，在方石上留下一道道的劍痕。

其實方石裏面的暗劍王和雲暮煙必然可以出來，只是畢竟是這等體積的龐然大物，她們在裏面一點點的破壞，而後脫困總需要時間。

李天照這般從外部破壞，只是加速這個過程。

他也需要等到暗劍王和雲暮煙出來了，才好對付被萬劍不過保護着的薔薇王將。

而此刻石頭裡又是什麼情況呢？

雲暮煙在裏面，聽不到外面的聲音，也不知道外頭的狀況。

剛開始嘗試之後，就知道除非把外面的混沌地系都消耗殆盡了，否則的話，只要有兩三個，就能確保他們幾乎沒可能脫身了。

但是，雲暮煙自然沒有放棄，一直在不斷的破壞身體周圍的岩石，卻又不斷被修復。

離她只有半個身位的暗劍王更是沒有甘心，混沌印的力量一陣陣的發動，混沌之氣更是不絕的供給，根本就沒停下來過。

可是，面對十二個混沌地系持續發動力量穩固方石的狀態，暗劍王的破壞也不能脫困。

可惡！暗劍王原本在亂戰之地集合了暗靈族的戰鬥力，大地武王武王殿的戰鬥讓他意識到數量還需要投入更多，才能確保成功，並且提高消耗武王殿里混沌之氣的效率。

當完成集結，出發的時候，暗劍王想着清掃隊圍攻孤行人的事情，想到雲暮煙在這種局面基本是必死無疑，不知為何，總是不願她就此死去。暗劍王原本也不怕復活雲暮煙，然而憑他們的一面之緣，根本不可能在天地之間無數的混沌碎片里找到屬於雲暮煙的。

只是一面之緣，暗劍王斷然沒想到，她會如此不願雲暮煙死去。

思來想去，暗劍王最後還是讓暗靈族們按計劃出發，她自己一個人過來盆城，打算救了雲暮煙后再走。

暗劍王給自己找的理由是，她既不想雲暮煙死，將來暗靈族早晚也要消滅天下眾武王座下的強將，那麼這一戰，他殺的越多，也是在減輕暗靈族未來的壓力。孤行人以後走投無路，暗劍王可以收留他們，豈非又得到了一股有價值的戰鬥力？別的不說，只是雲暮煙的殺戮千影，那就是珍貴不可替代的力量。

倘若今天就這麼被困住，變成天武王的俘虜被帶去了天武王武王殿里，那、簡直就是個天大的笑話！

暗影族的未來該如何？

沒有了她，現在暗靈族裡好幾個首領的影響力都差不多大，難以選出新的首領，一旦內部不團結，大好局面，說不定就此斷送。

隔着石頭，暗劍王突然聽見雲暮煙問：“後悔了嗎？”

“我做事，怎麼可能後悔？”

“那你為何而來？”

“為了救你脫困，如此我們就可以成為盟友。”暗劍王說著這個，其實不是主要理由的理由。

“以前從沒想過，混沌暗靈原來真的可以變的如此像人。是佔據了人的身體的影響，還是說，混沌暗靈本來就如人那般有感情？”雲暮煙自然知道，暗劍王說的理由不是根本，真正的原因，應該是常說的一見投緣，惺惺相惜。

也許是暗靈族和孤行人的生存處境，生存危機，在加上暗劍王和她都是一力承擔著這一切，所以都很明白對方的艱難困苦。

“你說過，暗靈族永遠無法真正理解人類。”

“是的，現在這話也沒錯。傳承的不同會顛覆一切，因而不死的武王對於人而言，犹如是另一個族類的存在。但混沌暗靈竟然會因為惺惺相惜做出這麼不理智的決定，這是人才會做的事情，我當然很意外。”雲暮煙此刻的心情有些矛盾。

暗劍王不知道她為什麼，卻捕捉到她情緒的反常，於是問她：“此刻你還有心情說這些，但你不可能就這樣放棄掙扎，孤行人在外面分明需要你，所以，你到底在想什麼？”

“其實我也不是沒辦法脫困，但如果用那辦法，我我就輸了一個約定，只是我卻很擔心外面的情況。”雲暮煙的矛盾源於此。

“什麼約定有那麼重要？如果我是你，外面的孤行人如果是暗靈族，不管什麼約定我都會先丟開一邊。信用對你而言有那麼重要？重要的超過了一直守護的孤行人的性命嗎？明明以我對人類的了解，維繫信用的價值就是為了在合適的時候換成利益！”

“這約定了違背了，也未必救得了他們”雲暮煙暗暗咬牙，尋思着外面的情況，應該不至於太糟，孤行人畢竟佔據絕對的數量優勢了。

此刻她如果知道龍王也來了，勢必不會這麼想。

“既然如此，那就讓我想辦法！”暗劍王瘋狂吐噴混沌之氣和混沌印的力量，於是各種性質的力量在她體內持續不斷的飛竄流轉，前所未有的混亂無序。

突然，方石被破壞后又立即恢復的情況改變了！

雲暮煙驚喜交加的說：“一定是外面的混沌地系被干擾了！”

暗劍王正待答應，體內混亂無序流動的各種力量產生了不曾有過的奇怪變化，高速膨脹的混沌之氣，不受控制的朝外爆發！

# 第五百四十一章 天王座下四王將

偌大的方石，突然整塊炸裂！

擴散的彩光，在地上形成了二十餘丈直徑的半圓光球。

雲暮煙被這股力量推的隨碎石一併飛出彩光的範圍，不知道暗劍王這是什麼情況。

事出突然，萬劍不過，薔薇王將，李天照，同樣如雲暮煙那樣，被突然爆開的方石掀飛了開去。

薔薇王將試着對彩光射出白色光球，不料飛進去多少，全都犹如石沉大海，沒有任何反應。

‘暗劍王這是練成了什麼獨門絕技？’李天照見半晌沒有別的動靜，彩光也沒有收斂，推測如果是暗劍王無意中觸動靈感什麼的，必然需要或長或短的時間自我整理，於是只管移到雲暮煙身邊，問了句：“還好吧？”

“殺傷力很強，被消耗了不少混沌之氣，衝擊力也很大。”雲暮煙觀察着彩光的情況，推敲着說：“像是少見的混沌之氣紊亂外放現象，這過程會嚴重耗損混沌之氣。突然這樣……難道是武王印成了引起的混沌之氣混亂？”

“武王印？”李天照愣了愣……旋即又產生一個念頭，尋思着這如果是武王的東西，誰說暗靈族就不能具有武王的力量？但是，如果暗靈族還有了武王死而復生的能力，那——想想都覺得不寒而栗！

“抽空再說，她的狀態會維持多久說不定，只有靠她自己調整好了才會停下來，旁人幫不上。”雲暮煙的位置被暗劍王製造的彩光遮擋，看不到戰況，就問李天照說：“孤行人怎麼樣？”

“龍王，玄衣，薔薇的殺傷下，很糟糕。”李天照回答的簡單明了。

“龍王來了！”雲暮煙很是在意。

“你不用管他，一會我過去了，他肯定直奔我尋仇。”李天照很想試試，但也有些緊張。龍王加上混沌霸主的力量，劍勁之強，遠遠超過尋常的雙印之力，他的移轉星月承受的外入殺傷力是否存在上限呢？

這一點他還沒辦法確定，無疑跟龍王交手是很好的嘗試。

只是，中陽湖的時候，龍王的劍勁就強的能夠在真正交擊之前，較為嚴重的干擾對手的身法動作了，今天擁有了雙印之力，必然更強。

中陽湖的時候李天照如果用雙印之力，勝算很大，今天龍王有不滅之體，根本不怕被他的千殺劍法一擊致命。

而李天照此刻只有懷裡的不滅印，還有被龍王一擊致命的風險。

龍王那等過份強大的劍勁，李天照的移轉星月倘若承受不起的話，挨上了就必然是爆體而亡的下場。

“你得加倍小心，提前避開龍王的劍，他現在的劍勁的殺傷力已經不是單純倍數的影響了，可以嚴重破壞劍勁範圍內敵人的身法動作，尋常可以避開的距離就會躲不開。混沌霸主成了形，他的劍勁除了混沌霸體，大概只有兩個人能正面承受。千萬別對劍！”雲暮煙對龍王評價如此之高，卻也正常。

只是李天照很好奇，只有兩個人能正面承受的話……第二個人是誰呢？

不管是誰，雲暮煙並不知道移轉星月的奧秘，肯定說的不是李天照。

所以，李天照笑了笑說：“也許你很快要糾正判斷，再加一個人。”

他說罷，見雲暮煙明顯有些急，忙又說：“開個玩笑，我會好好吸引他注意力。不過現在——我們得先解決了薔薇。”

“她是個麻煩。”雲暮煙很贊同，就見李天照望眼彩光半圓球體一面，分明是說，目標在那邊。“萬劍不過我負責擊破，薔薇你負責解決。”

“你確定不是你負責殺薔薇？”李天照看着雲暮煙，實在有些驚訝。

本來暗劍王如果能參戰，他們三人合力，得手的機會根本不必說！萬劍不過再厲害，也不至於能在他們三個的合擊下還護得住薔薇王將。

現在就他和雲暮煙，他計劃的是千殺劍法逼迫萬劍不過應付，雲暮煙用殺戮千影給薔薇致命一擊。

“薔薇有小風語，她的身法動作又非常靈敏，動作間重心很低，你的千殺劍法對她威脅更大，可是得手只怕也不是三、五劍。殺戮千影發動只有瞬間一擊得手機會，我的把握不大，不想耽誤時間等第二次發動。相較之下我負責萬劍不過十拿九穩。”雲暮煙憂心孤行人的情況，卻並不慌亂，此刻掙脫了被困住的絕境，已經非常好。

現在薔薇王將和萬劍不過還沒跟別的王將匯合，正是解決他們的好機會，遲了更難。

李天照不知道雲暮煙何以說的這麼有把握，畢竟，雲暮煙不會千殺劍法，要說能一個人攻的讓萬劍不過毫無餘力救護薔薇，實在不太容易。

但云暮煙都如此說了，他更好奇薔薇王將的身法本事了。

雲暮煙在前，李天照在後，兩人順暗劍王製造的彩色光球邊緣衝過去。

雲暮煙聽到李天照說沖，立即毫不猶豫的握劍加速跑動。

下一刻，見到萬劍不過和薔薇的時候，雲暮煙立即發動衝鋒，帶着一串艷麗的虛影，飛衝殺向薔薇。

那個瞬間，薔薇後退，抬掌射出一團白光，萬劍不過在白光飛出后瞬間補位，擋在薔薇面前，迎着當頭斬過來的一劍，雙掌合攏，夾擊劍身的同時，掌心微微凸起的金屬精準的擊中了劍上的戰印！

李天照發動小地怒，從兩人上方一閃越過的時候，恰好看到這一幕。

萬劍不過這一關本就難過，千殺劍法他都能接住，雲暮煙的劍當然也能。

而此刻萬劍不過雙掌夾擊劍身，看動作姿勢，下一刻分明可以如他所願的把劍牽引到理想的方位，等若雲暮煙的劍勢一時變的不由自主。

這種情況下，萬劍不過完全來得及轉身再去保護薔薇。

更何況，薔薇飛射的白色光球，也分明要射中雲暮煙的右肩，絕對是避不開的了。

李天照這一刻，都不由對雲暮煙信誓旦旦能夠壓制萬劍不過的信心發生了動搖。

但是，他還是保持着小地怒的飛躍軌跡，眼看薔薇抬掌對着他發動白色光球，李天照立即又銜接小疾行，一閃從薔薇右側衝過。

白色的光球，從李天照身旁落空飛了過去，他預料中極可能招架了雲暮煙的攻擊，再救助薔薇的萬劍不過並沒有來。

孤王劍，一閃，自薔薇頭頂上方劃過。

薔薇避開了這一劍，前胸貼着了地面，單手撐地、雙足發力一旋、幾乎貼地翻旋着退開側旁的同時，一顆顆白色光球朝着李天照的方向連續飛射。

‘雲暮煙說薔薇身法十分敏捷，果然是真的。好在我也沒有荒廢，每日勤練保持着肌體狀態！’李天照動作矯健，劍勢迅猛的旋動着變向，劍光猛然朝後飛斬，人也成功轉向。

接連三顆白光球被寒冰盾擋住，孤王劍二度劃過，薔薇彷彿早有準備，李天照后斬的時候，她已經在發力、旋身，抬腿，朝側旁退避，於是這一劍，從她抬起的腿下落空回過，又三顆白色光球，隨她動作的時候飛襲而至！

‘真是小看你了！’李天照真沒想到薔薇的身法如此厲害，反應又這般精確果敢，就剛才那一下，倘若腿抬錯了，那就是送給他斬。

不過，薔薇有不滅印在身，這等危險的預判反應，也許是源自對不滅印的信心。

李天照迅速回劍，少見的採取從下至上的揮劍攻擊方式，這種動作違背了曲線劍最速發揮優勢的原則，正常都會避免。

‘孤王的動作如此迅猛，看來沒有停止修鍊。’薔薇此刻還沒有起來，李天照回身速度快，劍速又快，她如果再採取退避方式，必然躲不開這一劍。

面對攔腰上斬的劍光，薔薇王將順着翻旋之勢，突然單掌按地，於是併攏的雙腳飛起，變成了倒立姿勢豎在了那裡。

李天照的劍光，從薔薇身旁斬了上去，仍然落空。

三劍，李天照連續進攻三劍而沒有得手，無疑薔薇是第一個。

只是——李天照相信，也該到此為止了！

飛閃的劍光，再次在旋動中追擊。

薔薇接連射出的白色光球，都被李天照身旁立即形成的寒冰盾牌給擋住，交手至今，攻擊也都只有共同消耗的作用而已。

這一劍，薔薇確實來不及避開了。

剛才的三劍她已經是極盡全力，真切體會到孤王千殺劍法之快。

眼看劍動，她急忙雙掌一夾，其實本來也沒有把握，卻真就一擊夾中了！

與之同時，薔薇雙腿交叉着朝李天照鎖了過去。

只是，她的腿還沒到，李天照已然旋身、躍起，恰好避開了她的雙腿，緊接着孤王劍回扯的同時，躍起的雙腿凌空分踢在薔薇雙臂上。

孤王劍頓時脫離了控制，李天照雙腳踩着薔薇胳膊，坐在她身上，握劍朝前一刺！

薔薇急忙扭頭，劍尖從她脖子旁過去，可是，李天照再揮劍追着一劃，她卻再也沒辦法應付了！

劍過，鮮血才飛濺了開來。

薔薇王將帶着的不滅印，護不住致命一擊，終於是倒在了孤王劍下。

‘雲暮煙估計的還真准，竟然第六劍才擊殺！’李天照坐在薔薇身上，還沒來得及站起來，就先朝雲暮煙和萬劍不過那邊望去。

那頭的情況，讓他萬萬沒有想到！

# 第五百四十二章 強強對決

李天照竟然看見，萬劍不過躺在地上了，而且，身體四分五裂。

是的，四分五裂。

萬劍不過的護腕，手套，全都變形，裂開。

雲暮煙手裡的劍布滿了裂紋，彷彿再沉重的撞擊哪怕一次，都會碎裂開似得。

“什麼程度的劍勁力量才能如此？”李天照難以置信的看着，實在想不通，這是如何辦到的萬劍不過本身擅長卸勁，固然憑藉的是技巧，並沒有大地武王那麼霸道神奇。

然而，千殺劍法都接得住，要擊倒萬劍不過，基本可以排除靠劍速取勝的可能性。

李天照以前就考慮過，只有雙印之力打單印之力，可以靠劍勁強行破開萬劍不過的防守，但現在，萬劍不過也有雙印之力的情況下，雲暮煙是憑什麼辦到的？

李天照回想剛才跟薔薇交戰時候捕捉到的氣流變化，迅速還原了兩人交手的動態，雲暮煙當時劍被夾住，右肩又被薔薇的白色光球射中，像是利用了光球爆發的衝擊力，身形加速變化，右手撤劍的同時，左手拔出了自己的短劍。

就是這一劍，直接在萬劍不過抬肘擋住了的情況下，仍然沉重的一擊，直接把萬劍不過頭部重創，也不知道當時就讓他瀕死狀態，還是一時暈眩，緊接着雲暮煙抓住被萬劍不過夾住的那把劍，又補了一擊。

於是，萬劍不過就爆了。

“不是早就說過嗎？我比你以為的更強。”雲暮煙說著，已然邁步朝孤行人那邊跑過去了。

李天照無言以對，想了想，明白了大概雲暮煙所說，能正面跟龍王對劍的第二個人，就是她自己？

李天照追上雲暮煙，從她身旁過去時說：“我吸引龍王。”

“嗯。”雲暮煙沒有多的話，孤行人們在等着她。

李天照沖向交戰區域的時候，放聲高喊道：“龍王何在！有本事出來一戰！”

一群圍着龍王的孤行人混沌霸體們早就被拖的難受，一群十幾人，輪番交替的阻擋龍王，以免他肆無忌憚的大開殺戒，可是這麼一來，別的孤行人失卻了混沌霸體的配合幫助，處境就很難了，而且清掃隊現在剩餘的基本都是混沌霸體和混沌風語，這兩個的配合向來厲害的很，整體戰況處境非常不利。

如果孤王一個人就能拖住龍王，當然是最好不過。

夢中游當即讓人放了龍王衝過去，然後急急忙的趕去幫助別的孤行人。

夢刀和孤行人的女霸主見到雲暮煙脫困過來，連忙呼喊說：“雲首我們在這裏！”

她們的責任就是配合雲暮煙，幫助她發揮殺戮千影的力量，可是，雲暮煙聽見了卻回了句：“我單獨作戰。”

夢刀和女霸主雖然不明所以，卻還是奉命行事。

雲影追着敵人的混沌風語，卻被兩個混沌霸體擋住，十分憋屈的避退了開去，聽見雲暮煙的聲音，驚喜交加的設法趕過去，嘴裏叫喊着：“我在這裏！雲首我在這裏！”

“雲影，我沒事！你加把勁幹掉敵人的混沌風語！”

“交給我！”雲影頓時精神一振，她從小是被當做死斗的戰士培養，又是其中的佼佼者，練出了自己的獨門絕技，即使現在沒有以前那麼嗜殺，可一旦投身於戰鬥，就像虎歸山林那般自信滿滿。

雲影答應罷了，又擔心起不知道在哪裡廝殺、剛才呼喊了幾次也沒聲音的小冰雪，就說：“小冰雪不知道去哪了！”

“我留意。”雲暮煙答話時，已經過來了，手中長劍揮動，頓時震的一個混沌霸體腳下的硬石爆裂，那人身形一時失控，雲影立即發動獨門絕技，身形、劍光全都化作疾影那般撲到個混沌風語面前，雙方兵器如閃電那般迅速交擊十數下。

那混沌風語的要害竟然就被雲影斬中，斃命氣絕。

兩人這般合擊之下，周圍的混沌風語無不懼怕的退走迴避，寧可去別處尋孤行人廝殺。

這邊廝殺的激烈，龍王一路衝過孤行人之間，直奔李天照揮劍衝去！

哪怕矇著臉，只是聽聲音，龍王也不會忘記孤王。

混沌天境龍心被俘虜的恥辱，中陽湖的奇恥大辱，到今天，應該償還了。

倘若說過去龍王就自信的驕傲，那麼此刻的他，自知完全有傲慢的本錢了。

不滅之體粉碎了千殺劍法一擊致命的巨大優勢，他擁有雙印之力的劍勁不僅僅是提升了許多那麼簡單，而是超越了某種臨界值，劍勁的威力達到了質變，比起中陽湖的時候，他已經強大的太多！

龍王看不到孤王任何能夠擊敗自己的勝算，唯一的問題只是他的劍逮住孤王，真正制勝需要多久！

李天照雙劍在手，飛奔沖向龍王。

仇人見面分外眼紅，龍王一生驕傲自負，唯獨在李天照劍下接連失利，龍王隊也滅亡在他手上，守護劍客龍心因為孤王而叛去了玄天之地。

戰士的恥辱，只有用勝負償還，鮮血洗刷！

龍王爆發的劍勁，迎頭一擊！

強大的殺傷力，彷彿撕裂了虛空，劍過的軌跡，瞬間扭曲。

風，平地生成，強勁的壓力，衝過去時，李天照的臉都被壓的皮肉變形，那股劍勁帶起的力量，就像是憑空產生了巨大的力量，壓在李天照身上，還有周圍。

的確如此，根本不是錯覺！

因為硬石的地面，一大片的崩裂炸開！

劍未至，劍勁的強壓已經如此恐怖，倘若正面承受劍勁的力量，那還得了？

這個瞬間，揮劍相迎的李天照都覺得身法動作在這種衝擊力影響下，遲滯了許多，本來預料中可以對劍的時機，眼看着竟然要慢上片刻。

換言之，龍王劍的會先斬過去，他的劍才揮到。

這，從來是別人面對他的千殺劍法的感受，此刻，竟然是李天照在龍王劍勁壓力下的體驗！

如此威壓，李天照都禁不住有種想退避的本能畏懼，然而，他卻一直記得，戰士的恐懼就是化作奮勇前沖的拚命勇氣！

移轉星月承受的衝擊力是否有上限！這上限是不是你龍王的劍威能夠觸及，只有試過才有答案！今天不是我粉碎你的驕傲，就是你擊碎我的信心！李天照的衣發，全在劍勁帶起的衝擊氣流中朝後飛撤，隨時都能把他帶的倒飛出去那般。

可是，李天照毫不猶豫的發動小疾行，加速前沖，以抵消劍勁的負面影響，讓揮動的紅淵劍維持原本抵達目標的時間點。

爆裂疾飛的碎石，四面八方激蕩擴散的衝擊性氣流，金色和黑身紅刃的劍碰撞在一起的巨響！

兩雙對視的眼睛里，戰意昂揚，透着拼上一切力量的絕決！

可是，龍王沒有感覺到紅淵劍上碰撞的反作用力，只覺得他的力量好像打進了完全沒有防守的身體里。

倘若如此，龍王可以確定，下一刻他就會見到，李天照爆體而亡的下場。

龍王眼前，也真的看到李天照握劍的左手直至手臂、肩膀，連串爆開成血霧的景象

這是理所當然。

龍王知道，勝負已分，他已經不需要再出第二劍，即使贏得如此奇怪。

可是，龍王仍然回劍，橫斬，發動天王蓋世劍法的第二擊。

因為，龍王絕不允許有任何意外，他必須勝李天照，不容他有任何脫身退走的機會。

移轉星月應該是有上限的，李天照一直如此認為，但承受的外力上限是多少呢？

他卻又一直沒辦法知道。

當龍王的劍勁入體時，李天照知道，今天他有答案了。

龍王的劍勁飛躥流過時，李天照看見了左手，直至肩膀處，一路被劍勁摧爆成了血霧。

他敗了？

硬拼混沌霸主完勝狀態，外加雙印之力為基礎的龍王的天王劍法，就是移轉星月不可承載的極限？

是的，李天照的左臂爆成了血霧。

他卻仍然不甘的維持着原本的狀態，旋身，揮動孤王劍斬向龍王。

他這一劍必然可以在龍王變招之前斬過去，可是，擁有不滅之體的龍王，即使吃實在了這一擊，也只是脖子被斬斷，傷口卻會立即癒合，攻勢受阻只有短短瞬間而已。

而那瞬間之後，龍王的第二劍也就出了。

移轉星月贏不了龍王李天照還感覺不到左臂爆開的痛苦，可是他已經感受到慘敗的痛苦了。

可這痛苦品味到的時候，李天照又清楚的意識到，接連摧爆了他胳膊之後，剩餘的劍勁進了他的身體，一如既往的流入了體印，又在瞬間被體印推了出來，時間恰到好處的飛躥到他右手的孤王劍上！

還沒有輸！李天照維持旋動之勢，孤王劍趕在龍王第二劍還沒發動之前，斬上了龍王的脖子！

孤王劍上爆發的劍勁，是龍王全力一擊的劍勁稍微削弱了一點，再加上孤王雙印之力的威力，其強，還在龍王的全力一擊之上。

中劍的瞬間，龍王的目光中顯出難以置信的驚愕。

是的，驚愕。

然後，他整個人，爆成了血霧！

彷彿如此還不足以宣洩這一擊的威力那般，周圍大片地面，二次崩裂，爆散飛開，大地，一陣劇烈顫動！

不論是交戰的孤行人，還是清掃隊的王將，全都被這突然的地震所驚。

# 第五百四十三章 他出手了！

突然的大地震動，讓雲暮煙下意識的扭頭，望着石牆上披袍遮體的神秘人。

那男人仍然站在石牆上，披袍下的目光，緊緊鎖定着李天照和龍王的戰況，這時，突然伸手做拔劍姿勢，卻又在劍拔出片刻的時候，又鬆開了。

也不知道，是什麼讓他又突然改變了主意。

難道，是龍王還有反敗為勝的機會？

照例說是不可能的。

事實上也沒有看到這種可能。

龍王被李天照移轉星月的一擊擊爆成了血霧，也就意味着所有的攻擊和防護能力都在瞬間被瓦解。

李天照的劍，還會給龍王重振旗鼓的機會？

接連交替斬擊，反覆擊爆龍王頭臉的連續攻勢，已經說明了一切。

不滅印讓李天照左臂的胳膊恢復如初，但剛才爆體的痛苦，他還清楚的記得。

那麼，與龍王一起來的男人，為何卻不出手幫助同伴脫困呢？

這也是李天照的疑問，他本來以為石牆上的男人必然會下來。

然而，卻沒有。

這人到底來幹嘛的？從始至終都一副看戲的模樣，照理說龍王先出手了，這人卻沒動，應該是比龍王資歷更深的不滅王將才對，可是，也不至於如此傲慢，眼看龍王陷入這樣的困境還不幫忙吧？他覺得龍王還能自己想辦法脫困？李天照覺得這絕不可能。

雲暮煙看石牆上的人還站在那沒有動手，雖然驚疑不定，不知道剛才的地震是什麼情況，但眼前卻沒有她多做考慮的時間。

雲暮煙揮劍繼續助戰孤行人，正殺着，突然頭頂上方高速墜落下來一股氣流！

雲暮煙措手不及之下，和周圍的一片孤行人，一併被凍結進了裏面。

只是雲暮煙身在冰的包裹中，但身體卻並沒有被真正凍結，氣落爆的寒流落下之時，她揮劍引動的氣流急速劇變，讓身體一圈形成了阻擋寒氣的安全空間。

於是寒冰凍結之後，雲暮煙知道氣落爆發動之後，一個眨眼就是好幾個孤行人萬戰將被斬殺，於是一聲嬌喝，劍勁外放，化作衝擊的震力，剎時間震碎她自己、以及周圍一片孤行人身上的寒冰。

握着劍急衝過來的玄衣，犹如飛燕那般撲過來。

玄衣身邊，是搏命鴛鴦，身後是幾個一直跟着她們作戰的混沌霸體。

如果問雲暮煙她今日最頭疼的是什麼處境，之前肯定是被困進大方石里的時候，現在卻是遇上搏命鴛鴦！

在跟玄衣對陣的時候，還要再面對兩個千殺劍法，又是混沌風語，最關鍵的還是雲暮煙她顧慮太深，不能下殺手！

玄衣和搏命鴛鴦三人一起，配合十分默契，劍光交替不絕，根本不讓雲暮煙有反擊的空隙，只是極力退避，仍然覺得難以堅持多久。

好在女霸主和另一個混沌霸體的孤行人及時助力，替她擋住了搏命鴛鴦。

玄衣緊咬雲暮煙，長劍一時使玄天千幻劍法，一時又用千殺劍法，這般交替之下，接連追着雲暮煙出了孤行人中間。

玄衣邊自追趕進擊，邊自冷笑說：“孤行人的雲首不是很厲害的嗎？上一次我記得你還很猖狂，怎麼現在，就只會一味的逃了？”

“你如果沒有孤王妻子的身份，若不是我師父的女兒，我都不會故意引你出來。你既然是玄天武王的子王，還是留些顏面，不要有敗績的好。今日之戰勝負已分，薔薇和萬劍不過已死，清掃隊傷亡慘重，你看龍王也敗在他劍下。現在退走是最好的選擇，再打下去，最後得是你落荒而逃。”雲暮煙豎劍面前做防禦姿態，接連後退。

“就這些孤行人，我一個人就能殺光！你嘴裏說著子王，卻真的知道何謂子王？你算什麼東西也配跟我相提並論！你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到底在跟誰交手！”玄衣聲音驟然轉冷，從孤王跳出來幫助孤行人開始，她就更是激惱！

該說的話都跟孤王說了，他跳出來后，她仍然忍着脾氣言語暗示提醒，可是，孤王還是堅持要幫雲暮煙！

如此奇恥大辱，這等滋味，玄衣根本不可能容忍！

就算今日別的清掃隊的人都死完了，就剩下她一個，也要殺了雲暮煙，殺光了這些孤行人！

雲暮煙語氣冷淡的道：“既然你非要如此，我也不可能一直挨打。今天也讓你知道，自己到底在跟誰交手！”

“那就讓我知道！”玄衣再度發動氣落爆，這一次，落下的氣流收縮的範圍更窄，卻是連續不斷飛沖落下的形態。

雲暮煙衝鋒移走，背後，是從天而降的氣流一路切開硬石地面的痕迹，足足追了她幾十丈的距離。

玄衣的氣落爆在追，她的人和劍也在追。

眼看要趕上的時候，前方的雲暮煙突然回頭，殺戮千影驟然發動，無數幻影四面八方的飛散開去。

玄衣不屑一顧，暗自冷笑，別人怕殺戮千影，她可不怕！

玄天千幻劍法發動，雖然幻影數量遠不如殺戮千影那麼多，也沒有爆髮式的突擊能力。

可是，只要幻影足夠讓雲暮煙發動殺戮千影時分不出她玄衣的真身就夠了。

玄衣立即發動玄天千幻劍法。

然而，她卻感受到一股，從天而降的巨大壓力。

那種壓力，讓她陌生，卻又不由自主的想起了什麼

一片玄天千幻劍的幻影全在扭曲的光影中嚴重變形，只剩下玄衣唯一的真身。

這是！玄衣吃了一驚，但更震驚的還在後面她看到雲暮煙殺戮千影製造的所有分身，全都一起揮劍，緊接着，白色的劍光化作飛旋的交叉光環，一時間遍布了區域內所有範圍，同時飛射了出來。

哪怕明明知道其中只有一個真身釋放的攻擊是真的，可是，玄衣也無從分辨。

她唯一能做的，就是再次發動氣落爆！

但是，她的身體，突然被斜十字交叉的白色光環，斬開了！

不滅之體，讓玄衣的創傷立即恢復，卻又立即有交叉的光環刃光飛閃而過。

這一大片無數的幻影區域里，所有的幻影都不見消失，交叉的斜十字刃光不停的縱橫飛射。

玄衣的身體，不斷癒合，不斷受創，竟然置身其中全然不能再有任何動作！

其處境看起來沒有如龍王那般絕望，其實卻一樣，她已經敗了，唯一的機會就是，指望着殺戮千影能夠快些消失。

但是，殺戮千影不應該能維持這麼久。

早就應該消失了的啊！

然而，玄衣一次次的期盼着幻影停下來的時刻，等到的卻是一次次的失望。

這不可能殺戮千影必須擊殺了人才能積蓄起再次發動的力量！為什麼可以這般沒有止境？雲暮煙殺戮千影發動的時候，這些刃光又是什麼？玄衣正自困惑，突然又明白過來。殺戮千影需要的是吸收敵人體內散溢的混沌之氣力量，不滅之體遭受重創時散溢的混沌之氣與平常戰死身死一樣、甚至更多，她當然可以持續不斷！

想通了這一點，玄衣已然是臉色慘白。

突然，幻影盡數消失。

雲暮煙握着一對短劍，站在玄衣面前三步處。

“終於還是有停下來的時候嗎？”玄衣說著，猛然揮劍進擊，卻在劍動的瞬間，察覺到不妥。

只是，劍太快，已然揮成旋身前斬的動作。

這一刻，玄衣才看見，她的劍，只剩下握着的柄，劍身全不見了！

玄衣低頭一看，才見到地上，散落着一截截，被斬斷的劍身，包括被斬開了的戰印。

“這不可能！”玄衣從沒有如此震驚過。

她拿的是天級混沌之石的兵器，怎麼可能會被剛才那些類似風刃般的環形刃光切開？

倘若如此，剛才那些圓環刃光的殺傷力，還有誰能抵擋？

玄衣想着剛才體會到的劍勁壓力，已經再無可疑的恨恨然道：“玄天之地就註定要一直被壓着了嗎！”

“本來不一定，是你們自己弄丟了一個奇迹。戰鬥已經結束了，帶上孤王的父母離開這裏吧。”雲暮煙從玄衣身邊走過去，眼睛卻在看着石牆上的身影。

玄衣拳頭緊握，一時間胸膛急驟欺負，異常激動，滿是不忿的低聲說了句：“我才不會弄丟了孤王！”

雲暮煙沒有聽到，或者是，沒有功夫理會玄衣的話了。

此刻，石牆上的男人突然一躍而出。

劍光，從那男人的披袍下閃亮。

雲暮煙握着劍，預測着那男人下落的方向，發覺來不及，於是全速朝李天照衝過去。

李天照其實一直留意着那神秘男人的動向，知道他躍出來，本來想如控制北風寒雪武王那般拿住龍王，不料卻看見雲暮煙神情急切的衝過來，只是見她目光里的神色，李天照已經知道，她的焦急。

於是，李天照放開了龍王，發動小疾行，然後是衝鋒，直往預判中跟雲暮煙匯合的位置前方過去。

李天照帶着一串殘影飛閃過去的時候，雲暮煙竟然也預判了那個位置，分明也是打算落到他前面。

於是，兩個人，在衝鋒力量的帶動下，肩並肩的碰在一起，卻又急忙伸手拉住對方，身形一併側傾，又立即穩住。

但他們的目光只來得及匆匆交匯，就又一起轉到前方那個、凌空落下來的男人的劍上。

玄衣看着這些，份外嫉恨。

但下一個瞬間，她的注意力也被落下來的男人劍上爆發的光亮，還有氣勁所驚。

雲暮煙迎着劍光，揮劍上擊！

李天照本想搶在前面，可是，那男人凌空下壓的劍勁，把他及周圍的硬石大地，一併壓的猛然沉了下去！

# 第五百四十四章 戰鬥已經結束

這劍勁！李天照不曾料到此人的劍勁如此恐怖，比之龍王的還更誇張！措手不及之下，整個人隨碎石沉了下去。

緊接着，他聽到驚雷一般的炸響之聲！

然後，他就感覺周圍的碎石持續不斷的激蕩衝擊，互相碰撞，不知道多少碎成了粉末。

李天照於是下沉的更深，他卻只是擔心雲暮煙的狀況，好不容易從厚厚一層粉塵里爬出來，卻見到偌大一片戰場，乾淨的只剩下兩條身影。

因為，被震塌了的大地，根本不止李天照腳下，連混戰中的孤行人，龍王，以及仍然處於彩光狀態的暗劍王，全都沉入了地下。

這時候，龍王和玄衣才剛爬出來。

李天照急忙過去雲暮煙身邊，不等他問，就聽見雲暮煙說：“我沒事，戰鬥已經結束了。”

結束了？

李天照看着面前披袍遮體的男人，果然已經回劍入鞘。

那男人望了眼暗劍王的方向，語氣聽起來卻不兇惡，意外的平和。“你說結束了，那就結束了。暗劍王本不該放過，卻絕不應該在今天殺了它。”

那男人說著，見遠處許多人也都陸陸續續的從地下爬了起來，就高聲喊話說：“既然孤行人的雲首其實是本王任性出走的女兒，亂戰之地的孤行人是她的人，也就是天王之地的人，這裏已經沒有需要清掃的孤行人了，清掃隊各自散去，今日的戰鬥到此為止。”

此時此刻，誰都知道這男人是誰了。

此時此刻，剛才那一擊之威，讓在場的人，全都作聲不得。

不管是清掃隊的，還是孤行人，都被徹底震驚了。

那種力量，已經完完全全超出他們既往的想象。

李天照意外，卻又並不覺得意外，突然許多問題都明白了。

只是，卻又有了新的疑惑。

天武王怎麼可能是今天剛知道雲暮煙是誰？

那麼，他為什麼還要對孤行人痛下殺手？

雲暮煙握着拳頭，刻意壓低着聲音，憤憤然道：“你不要擅作主張！孤行人不會是天王之地的人！他們追求的只是個體的自由，不妨礙別人，不想被別人控制”

“這些話我們回頭再聊。”天武王的聲音依舊平和。

“我們不會變成天王之地的人！”雲暮煙再次強調。

天武王看了眼李天照，微微點頭，說：“不論我們聊些什麼，你都並不介意會被孤王聽見了嗎？既然如此，那你應該知道，你輸了。從你用天王劍法的那刻開始，就已經輸了。當你對玄衣王將發動千絕殺的時候，已經徹底輸了。”

“是！我是違背約定了，但是，我寧可違背約定，也不會放棄繼續跟大家一起追求個體的自由！憑什麼我出生起就被決定了人生未來？憑什麼我連世界什麼樣都不知道，就得一直在武王殿里，為了當好子王，在你的安排下經歷那些結果早就註定了的事情！我不要繼承你的威名，也不要繼承你的權力，更不要未來人生一直被關在小小的武王殿里！”雲暮煙這番話，分明是經暗劍王觸動的啟發。

“你不應該如此輕看了自己的信用價值。”天武王望着那一大群孤行人，又說：“你知道孤行人追求的個體自由本質為何？”

“像師父一樣！”雲暮煙十分肯定。

“是一樣嗎？”天武王語氣變的明顯冷淡了許多，望着那些孤行人說：“你走了一圈，還是在扛起武王的責任，掌握武王的權力。”

“只要孤行人立足了，就可以恢復過往的村主制！”雲暮煙沒有丟下過初衷，她一直相信，只要有決心，願意堅持到底，現在孤行人的情況就只是權宜之計。

“我們走過無數次這種怪圈，最後發現，想跳出去，並不可能。世間總有許多不可能之事，如冷熱相觸必然融合溫度，強求毫無意義。既然你還不願意接受面對真實的現狀，現在你不必回去，很快你會想通孤行人口中的自由本質。”天武王說罷，望着孤王說：“能擊敗龍王，很不錯。”

天武王徑自一躍跳上石牆，龍王過來時，看着李天照道：“今天，是你贏了。”

“期待你有突破再次交手。”李天照倒沒想到龍王會這般說，自然也明白他的意思是今天輸的無話可說，只是，明天、下一次交手會如何，卻不一定。

龍王輸了會認，卻不會服，因為還有明天。

天武王走了，清掃隊的人也沒有再跟孤行人打的意思了，各自找尋自己人，收拾了做撤離的準備。

李天照見玄衣帶着搏命鴛鴦和玄天之地的一些王將撤走了，他知道接下來還得面對家庭內部的問題，也就不會急着追出去。

至於雲暮煙，顯然跟孤行人會有話要談的，李天照雖然有很多事情想問，卻也不認為應該急於眼前。

於是，李天照望向暗劍王沉下去的位置。他對暗劍王此刻的情況，實在好奇的很。

李天照踩着粉塵的地面，每一步走，腳都會陷下去，直到看見彩色半圓光罩的頂部了，他才停下來，蹲着，對着下頭喊話說：“都打完了，你還準備躲在彩色的光蛋里多久？”

彩光中的暗劍王體內的各種性質的混沌印力量和混沌污穢之氣意外混合，失控，外放，產生的異常強大的彩色光罩讓她意識到，這是突破的契機！

於是，暗劍王不敢打破這種狀態，絞盡腦汁的解析着體內看似紊亂的力量的各種變化，以及流動規律。

如此持續不斷的嘗試，暗劍王漸漸有了不少收穫，剛確定的得到一種收穫，突然聽見上面李天照的聲音，她不由大怒！

彩色光罩突然收斂，暗劍王飛沖而出，一閃拉遠了跟李天照的距離，緊接着，奔走着又一衝，一躍，跳上最近的石牆，過去了。

李天照很是奇怪，不知道這暗劍王是什麼意思。

至於這般迫不及待的離開？

李天照正自奇怪，突然覺得牆壁那邊的氣流有異，急忙拔劍在手！

只見一束黑色光束，後面拖着彩光，突然射穿了厚石牆，頃刻間就飛到了李天照眼前！

什麼玩意！李天照措手不及之下，也來不及迴避，下意識的揮動紅淵斬了過去，卻又在觸及的瞬間，突發奇想的撤去斬擊的劍勁。

於是，長達十丈的黑色、拖着彩色光身的光束，瞬間鑽進了李天照身體里，又通過他的體印，從右手的劍上飛了出來。

右劍飛出去的光束出來的時候，李天照左手的劍里鑽進去的光束還有很長。

李天照從沒想過對這種外放的、明顯的混沌碎片力量採取移轉星月的手段處理，暗劍王的攻擊太過突然，他不及迴避，竟然就下意識的這麼做了。

眼看着左手進來，右手劍上飛出去的光束，就是在他身體里走了一趟，那種奇特的滋味，跟招架劍勁很不相同。

光束進入體印之後，彩光和黑光看起融合一起，實際上卻根本不相容，稍微一些碰撞觸動，就會失控。

李天照覺得，好在他之前因為紅淵劍里遺留的黑色混沌之氣力量吸收到體印里，讓他的體印也具備了這種質性，否則的話，肯定會在他體印里失控爆開。

眼看着暗劍王襲擊的手段急速飛了回去，射上厚實牆壁時，輕易就貫穿進去，緊接着，光束自身突然失控，形成強大的爆炸！

轟然巨響之下，一團彩色光球，擴散開去。

一堵厚達數丈，長達幾百丈的石牆，被炸毀、震塌了一大半。

震動之聲，引得雲暮煙和孤行人們紛紛側目，卻聽見暗劍王大笑道：“孤王的絕技真相原來如此！下次見面，再爭勝負！”

聲音，越去越遠。

李天照本來想追，可是，暗劍王已經跑出了他氣流感知的範圍，去的遠了。他自己眼下一堆事情要處理，也沒有心情長途追擊了。

李天照看着雲暮煙和孤行人一圈，卻沒見到小冰雪，於是在城裡轉着，找着。

突然，李天照看到前面，倒塌的屋子里，站着小冰雪。

兩人四目相對，半晌，李天照剛要開口，就聽見小冰雪搶先說：“你想問是否本王告密？不錯，是本王。”

李天照嘆了口氣，是的，他是有此懷疑。當時他跟雲暮煙在城外樹林，小冰雪出去找過，卻好像沒注意到他晃動樹木那般又走遠了。之後不久，玄衣和他父母就去了，準確的找到那棵樹下。

李天照當時從時間推敲，並不能確定玄衣是不是自己看見了他晃動樹木尋去的。

李天照當然也不能排除孤行人的嫌疑。

而此刻，戰鬥已經結束，如雲暮煙所說，這座城裡的孤行人，明顯沒有告密者。

那麼李天照想不確定，也不可能了。

“既然是你，為何不逃？玄衣答應保你？”李天照聽小冰雪的言語，知道她是北風寒雪武王，那也就沒什麼好問了，北風寒雪武王恨他理所當然，不擇手段的報復當然也不奇怪，故意添油加醋讓玄衣誤會，更是必然之舉。

“玄衣王將豈會因為一個無足輕重的告密者，讓孤王不快。何況她是玄天武王的子王，知道本王是誰的話，會比孤王更想殺了我。本王原本打算，死了雲暮煙，孤行人的力量可以為我所用，而後以此為立足之根，加入三十六武王聯盟，重頭再來。”

# 第五百四十五章 是她任性？還是你們膽怯？

小冰雪看着天空，很淡定的說：“孤王以為，本王當初若非不得已，會願意去北風寒雪之地當武王嗎？那般酷寒之地，誰又願意！既有機會在豐饒的地方圖謀未來，如何願意走？”

“那你現在不逃走，還敢出來見我，看你也不像是突然良心發現，痛改前非的人，你想做什麼？”李天照真是很好奇，小冰雪如此淡定是憑什麼。

“因為本王其實沒那麼恨孤王。小冰雪是本王的子王，必要時刻容納本王的意識，然而，即便本王的意識完整，與之相容之後，也是她中有我，我中有她，難以說清誰是誰。這般的生命延續固然不完美，然而如今卻沒有更好的辦法。正因為如此，若非山窮水盡時，武王也不會捨棄了自己的身體佔據子王。本王意識完整尚且那般，當時本王危險之際掙脫的意識有限，當然是受到小冰雪的影響更多，因而可說，此刻的本王，意識里小冰雪的部分更多，所以就之前的舉動，並非出自於恨，只是必須把握機會圖謀發展而已。”

“所以你認為，拿小冰雪作為擋箭牌，就可以給我找了麻煩之後，還讓我放過你？”李天照不由笑了。

“本王要的不是孤王放過，而是希望，為孤王效力。此刻孤王一定不感興趣，我會在城外孤王和雲暮煙見面的地方等着，等孤王有所決定，殺我亦可，用我亦可。”小冰雪說罷，徑自轉身走了。

她好像很有把握，李天照不會留難。

實際上，李天照當然不會留難。

小冰雪如果要逃，早可以逃走，她如此姿態，李天照心裏明白，其實也是因為，小冰雪根本沒有別的出路。

今天的結果不在小冰雪預料之中，玄衣不會保她，李天照如果要小冰雪亡，只要公開她就是北風寒雪武王的事情，天武王和玄天武王都會殺她，旁的武王也完全沒有幫她的意義。小冰雪唯一的出路，就是去武王殿里給別的武王做戰印了。

李天照覺得，眼下沒必要殺她，她如此篤定，到底憑什麼？

李天照正想着，看見有孤行人走過來，一個個，神色都很不對勁

李天照知道，雲暮煙跟這些孤行人萬戰將們的交談肯定很不愉快！

是的，的確不愉快。

暗劍王走了后，李天照去了尋小冰雪。

一群孤行人萬戰將們，站在雲暮煙面前。

有人抱着愛人的殘屍過來，舉着腦袋，對着雲暮煙問：“你說我們要戰鬥才有未來。就是讓我們加入天武王座下？多高明的手段！天武王的子王，跑來給我們孤行人當雲首！排除異己，不擇手段的消滅了所有反對的聲音，殺了那麼多追求自由的孤行人！剩下我們、剩下我們這些最傻的跟着你，再跟你家養的、帶着不滅印的王將們拚死拼活！拼到最後，還要去給天武王當犬！”

“誰說我們要加入天武王？我們是孤行人！這一點沒有任何變化，我們還是自由的，戰死的人我很快就有能力復活他們”雲暮煙的話還沒說完，一個孤行人突然抱着個同伴的殘屍，一甩，把血污全灑到雲暮煙身上！

那孤行人憤怒的沖她吼叫道：“雲暮煙你當我們是傻瓜嗎？你愚弄我們還不夠嗎？你、天武王的女兒，裝什麼為了我們孤行人不顧一切？裝什麼嚮往自由？你隨心所欲，天下除了天武王誰還能管你？你就是天底下最自由的人！你好手段，做了那麼多，滅亡了那麼多人，現在又拿死而復生來誘惑我們當犬？你以為現在給我們去當爪牙的機會，我們會感激涕零？我們如果願意當爪牙，何必等到今天！”

雲暮煙很是難過，卻自知在身份的事情隱瞞大家，也難免眾人會如此，於是壓着情緒，誠懇的說：“雖然現在解釋有些無力，但我還是得告訴大家，因為當初離開天武王殿時承諾自此不提出身，如果有一天我對人說了，那就得回去。這也包括使用了會暴露身份的天王劍法。你們生氣我的隱瞞，我理解，但因此對我徹底否認，我不服！我也不信你們真的都這麼想！”

“你以為呢？”好些孤行人怒目而視，彷彿若不是顧念往日交情，他們此刻都能動手似得。

雲暮煙的目光掃過一個個人臉上，看到的，是失望，到最後，是心涼。

可是，雲暮煙仍然不願意接受這樣的結果，不由看着女霸主，夢中游和他妻子夢刀問：“連你們也這麼想嗎？”

夢中游摸了摸腦袋，嘆了口氣說：“對於你的出身，大家也早有猜測，但無論如何沒猜到會是這樣。不管別人怎麼認為，我堅信你沒有跟天武王合謀，也相信你一直是真心真心的付出。可是”

“可是什麼？”雲暮煙剛覺得欣慰，卻聽到這樣的轉折。

“實話實話，在我眼裡，你做的一切，只不過一個小丫頭的任性而已。你不是孤行人的群體，也不可能真的懂孤行人的自由。”夢中游的語氣很沉靜，但正因為如此，卻更讓雲暮煙無法接受。

“因為我是天武王的女兒，所以就不懂了？”雲暮煙覺得這理由，是不是太可笑了！今天以前，大家都認為她很理解孤行人的自由，突然就說她完全不懂了。

“我們對武王體制的憎恨，之所以堅定不移，是源自於切身體會過被壓迫、被奴隸、被操控的痛苦，而你心裏，對孤行人的自由只有一腔美好幻想的浪漫。”夢刀本來不想開口，但夢中游既然已經把話說開了，她覺得，也沒必要沉默了。

看着雲暮煙難以置信的眼神，夢刀很清楚她此刻受傷的心情，然而，這改變不了什麼。“你追求孤行人的自由，是滿腦子對美好的堅持。我們追求孤行人的自由，是刻進骨子里的痛苦驅動。道不同，不相為謀。”

女霸主這時也沉默不下去了，開口道：“你還是回去，當你的子王。孤行人的自由不是你一個小女孩追尋幻想的好玩念頭，我們不可能繼續陪你任性，滿足你不負責任的玩鬧需要。”

“我、任性，玩鬧？”雲暮煙知道，在樵夫眼裡她只是個離家瞎晃蕩的任性女子。在天武王眼裡，大概也是？此刻，認識了這麼久，最清楚她的幾個孤行人竟然都這麼說！這實在、太過份了！

過份的讓雲暮煙，不由自主的、近乎失控的激動叫說：“我努力了這麼久、努力了這麼久！為的就是追求個人的自由！為的就是不當武王！明明我們志同道合，你們是對我最了解的人，就因為我是天武王之女，突然就否定了過往一切？”

“正因為如此，我們才能如此一致的恍然大悟，明白你只是個任性的小丫頭！”一個堅定派的孤行人高聲接話，教訓式的數落說：“你說追求自由，卻選擇集權對抗危機！你是把自由看的比生命還重要嗎？不是！這也就罷了，你要集權，卻又對反對的人無謂救助，就為了一時心軟？結果二十四城撤退的人被那些叛徒出賣！安全區的人都被殺完了！你至今還不知道吧？”

“什麼？”許多孤行人都還不知道。

夢中游嘆了口氣，他至今也還沒提此事，但很顯然，原來也有別人知道，卻也沒說，怕打擊士氣。

他覺得再說更多，只會讓雲暮煙更難過而已，也沒有那種必要，於是就說：“不用說這麼多了。我個人不會把雲暮煙視為欺騙我們的仇人，目睹她做了許多事情，我相信她的真心實意。但如我剛才所說，我們道不同，今後各走各路就是了，現在也沒必要在這裏無謂耽擱了。盆山區呆不了，亂戰之地也難以立足，未來大家只能是化整為零，各散東西，或者找荒僻之地隱居，或者東躲西藏。”

“確實跟天武王的子王沒什麼好說！走了！”

“我也走了！”

“走！”

一個個孤行人萬戰將們，三三兩兩又或三五成群的各自散去。

他們經過從雲暮煙身旁過去，彷彿沒有看見她似得。

夢中游是最後走的，看着雲暮煙那副受傷到極點的神色，他猶豫着，還是說了最後一番話。

“當戰士，有戰士應該做的事情，臨陣心慈手軟那就不是一個合格的戰士；當孤行人，也有孤行人該做的事情，願意接受武王體制的也不是真正的孤行人；一些從沒有拿過劍，靠着婚配關係能夠享有百戰將、千戰將甚至萬戰將權力的氏族子弟，也有他們該做的事情，像戰士那樣好勇鬥狠，只知道一個人埋頭掙功績，那就不是合格的氏族子弟；我想當武王，應該也有應該做的事情。你用天武王殿里的見識和眼光帶領孤行人，而你自己卻做着勇猛戰士的事情，又還懷揣稚嫩的個人情感。什麼都想要，那就什麼都做不好，得不到。”

“我就這麼糟糕嗎？”雲暮煙慘然一笑，眼裡，不由湧出淚水，她從沒有感覺自己如此差勁。

“你此刻的痛苦，是成長的過程，我們都曾經歷，不盡相同，卻又大體相同。其實你今天結束戰鬥的時機，不止是因為擔心大家傷亡太重。如果只是如此，何必等到那時候？你是知道天武王來了，也就知道戰鬥的意義已經不大，但也是因為，結束戰鬥是不必被逼着殺孤王父母的唯一辦法，也是不必看玄衣王將和孤王的父母繼續殺我們的辦法。”夢中游看夢刀在前面揮手催促，沖回收回應。

末了，又匆匆丟下最後一番話說：“今日一別，大約不會再見。我們說你是任性的孩子，你不服氣，因為你還不明白，一個人想的多，做的多，都還可能是孩子。只有面對選擇，能夠控制自己的內心，做最應該的選擇時，就不是孩子了。犹如我，犹如夢刀，犹如女霸主，我們今天選擇跟你劃清界限，內心也很痛苦，但這是一個孤行人應該做的選擇。”

夢中遊走了，沒有再回頭。

孤行人們也都走了，沒有一個留在雲暮煙身邊。

唯一一個一直站在那裡，在她身邊的，是雲影。

很多孤行人都讓雲影喜歡，但從這一刻開始，她心裏，孤行人全都讓她討厭。

因為，雲暮煙喜歡的人她不一定都喜歡，但不喜歡雲暮煙的人，她卻一定會討厭！

“才不稀罕當他們的雲首！雲暮煙，你去哪裡，我就去哪裡！他們都是一群自私又冷酷的混蛋！”雲影憤憤不平。

然而，雲暮煙卻只是坐在廢墟里，抱着膝蓋，沉默不語的，不知道在想些什麼

# 第五百四十六章 如此、這般？

雲影沒見過雲暮煙如此沮喪，難過，卻又不知道該怎麼安慰，急了，就覺得是因為孤行人，憤然起身拔劍在手說：“你不要難過！我去殺了他們！”

“不！”雲暮煙連忙喊住她說：“我只是想安靜的好好想想。你幫我找點吃的吧，打了這麼久，餓了。”

“好！”雲影很開心的去了。

雲暮煙微微一笑，又繼續抱着膝蓋，獨自沉默

李天照見到許多孤行人過去，看他們神色就很不對勁，於是尋了回來，卻看見雲暮煙獨自坐那。

他本來想過去，想了想，這些事情也無從安慰，此刻雲暮煙大約更需要一個人安靜會。

晚點再回來吧，順便找點吃的。李天照於是一路出城，他相信，玄衣會在城外等着他，一起等他的，應該還有他爹娘。

果然，他們就在回去最近的城門外。

玄天之地清掃隊的王將們都被打發走了，只有玄衣和李天照的爹娘。

“孤王，我們換個清凈的地方聊。”玄衣領路，往城外樹林里去。

李天照的父母異常沉默其實他們內心的衝擊很大。

因為，雲暮煙突然變成了天武王之女。

武王對於他們來說，一直是很偉大的存在，只有優點，只有明亮的光，絕對沒有缺點和不足，絕對沒有黑暗面！

因為他們從來聽到的武王的故事都是如此，無所不能，強大無匹，為了眾人做了無數的事情。所有的決定，一言一行都透着睿智，哪怕沉默不語的時候，也一定是在思考充滿了智慧、高深玄妙的事情。

雲暮煙是這樣的嗎？

肯定不是！

絕不可能是啊！

她明明是個離經叛道，陰險醜惡的孤行人！

雲暮煙明明是個為了生存立足，處心積慮，不擇手段，恬不知恥勾引李天照的卑劣女人！

然而，她卻是天武王之女，還是，未來要繼承天武王位置的什麼子王？

那麼，天武王之女，需要為了生存色誘李天照嗎？

也許她本來就無恥，不在乎這種行徑？

可是，武王之女，將來要成為天武王的人，會是這般無恥的人嗎？

矛盾，混亂，費解所有的複雜，最後都變成了強烈的衝擊！

武王不應該和雲暮煙畫上等號！

天武王啊！

天下最強的武王啊！

不是亂戰之地的那些落魄武王啊！

雲暮煙怎麼可能是天武王之女，怎麼會是子王？

她那樣的人，竟然可以是天武王的子王？

不應該是這樣的，不應該是這樣的

李天照的爹娘，心裏反反覆復都是這些衝擊的念頭。

所以，玄衣帶着他們離開，就跟着出來了。

此刻見到李天照，他們也沒有說話，因為他們自己的心情還很混亂。

李天照跟雲暮煙是否有超常關係，他們認為是有的，但要說那是雲暮煙為了生存立足故意勾引，他們卻又沒了之前的底氣。

但走着，走着，他們又很快想起來，接下來要做什麼。

玄衣停下腳步，站在李天照之前跟雲暮煙見面的地方。

李天照看着這裏，不由苦笑道：“我跟她沒有那種關係，小冰雪告密存心添油加醋，是有別的緣故。”

“我以為孤王還會在城裡陪雲暮煙許久才會捨得離開。”玄衣像沒聽到李天照的話，自顧轉身注視着他。“今天孤行人應該會棄雲暮煙而去，孤王不擔心嗎？”

“作為朋友，當然關心，但我更應該關心爹娘和你吧。”李天照保持一貫的誠懇態度，現在說漂亮話，完全不合時宜。

“雲暮煙純屬活該！”玄衣很是鄙夷的語氣，自顧自的繼續說：“武王也會因人，因事有許多委屈自己的時候。孤行人以區區數人，數百人的規模聚眾一起，嘴裏訴說的自由，其本質是苛求得到武王也不可能得到的主宰權力！他們想要隨心所欲，天下大小武王都不得對他們施以約束要求，還要容忍他們在邊界訂立規則。孤王你說，天下大小武王的領地，權力，制定規則的權力，何曾有這等容易獲得的事情？”

李天照沉默，搖頭，從這角度而言，是沒錯。

至於玄衣說雲暮煙活該的話，他又不傻，明擺着玄衣突然說這些，不是出於關心，而是有意提起，無非是試探他的反應，倘若他急不可耐的把關注點放在活該兩個字上，無疑是火上澆油。

“百山林里的那種與世隔絕才是所謂的獨善其身之自由，與人無害，怡然自得；孤行人的所謂自由，是妄想得到最大的權力，又無需對應的付出。雲暮煙得多荒唐可笑，才會以子王的身份一直幫孤行人累死累活？”玄衣暗暗在意李天照的反應，見他只是表情無奈，於是追問：“孤王對此事有什麼想法？”

“我對孤行人不了解，是他們口中的武王爪牙，能有什麼想法？”李天照語氣隨意，本來他也不是很關心孤行人的情況。今天那些孤行人分明是離雲暮煙而去，更讓他對孤行人沒有想法。

“孤王沒有因為雲暮煙被孤行人那套迷惑就好了！”玄衣很高興的握着他的手說：“過去的事情我不提了，只是孤王也該知道，雲暮煙是天王之女，將來斷然不可再與之往來。以孤王的本事，雲暮煙說不定是有心拉攏也不奇怪，今天我就陪孤王回玄天都城，受領不滅王將，絕了她的念想，也讓武王知道孤王的忠心！”

“不滅王將的殊榮我不敢受領。”李天照本來想扯漂亮的理由，比如什麼還太年輕，或是覺得功績貢獻不夠，一旦當了不滅王將就會鬆懈啊之類的。卻覺得那些話不該是對玄衣說的，也不該拿來糊弄父母。

“孤王聽雲暮煙說什麼了？”玄衣不由自主的鬆開了李天照的手，眼裡，透着受傷，還有、失望！

“我只是覺得，在這裏當個王將就很好，沒有必要非得當不滅王將。”李天照如實說了。

可是，換來的是他母親憤怒的一巴掌。

李天照沒躲，旁人打不得他，此刻爹娘會如此憤怒，意料之中。

他父母對玄天武王是戰士的忠誠，更何況不滅王將這種戰士的至高殊榮，說什麼都沒道理拒絕，他爹娘不跟他急才怪了。

“李天照！武王的賞賜，作為戰士什麼時候能拒絕了？我們從小怎麼教你的？你都忘了嗎？不管任何時候，不管你多強！都別忘了，玄天之地的所有人，都是偉大的玄天武王養育的！沒有武王，就沒有我們！”李天照的母親憤然拔劍說：“你若敢因為雲暮煙叛去天武王座下，我就送你回武王殿！”

李天照不由愣了愣難以置信的反問說：“娘說什麼？什麼意思？如何送我回武王殿？”

他看到爹娘神情里透出來的兩分掙扎，其實已經明白了

玄衣絕望的說：“孤王如果因為雲暮煙，失卻了對武王的忠心，我們只能送孤王回武王殿重生，屆時求武王讓孤王的記憶在來亂戰之地之前復生，如此這之後被雲暮煙迷惑了的記憶碎片就還散失在天地之間，那孤王也就還是過去那般忠勇了！”

“你們是開玩笑吧？”李天照覺得這太荒誕了！他理解爹娘和玄衣的想法，但他們三個，最親近的人，不惜做到這種地步，簡直太過火！別的不說，就算他有不滅印保護，復生了也沒損失什麼，只是強行變成了不滅王將吧。

但是，這期間的記憶沒了，移轉星月不也忘了怎麼使用的了？

更不要說，屬於他的人生經歷，怎麼能這樣，因為他們不認可，就用這種極端手段剝奪？

“沒有人跟你開玩笑！”李天照的父親口氣十分嚴厲，他母親原本想的很清楚，這時候卻十分痛心疾首，即使玄衣早說過，天照復活后什麼都不會損失，反而會直接得到不滅之體的恩賜。

然而，說到底，那是對着李天照揮劍啊！

“李天照你如果還會記得什麼才是合格的戰士，那就應該跟着玄衣一起回都城受領不滅王將的殊榮！證明你對武王的忠勇一如既往！”

李天照看着面前三張熟悉的臉，心如刀刺般的痛是啊，他有不滅印，死回去了也沒損失嘛。至於他的記憶？

他們覺得那是不好的記憶，沒有更好，於是就可以商量了決定剝奪掉？

李天照沒想到，最早雲暮煙擔心的事情，竟然變成真的了當時他還覺得雲暮煙想的太多。

現在才發現，竟然是真的？

“我若不回去，你們準備聯手殺了我？把我殺回去？”李天照追問着，即使答案明明就在眼前了。

“孤王有不滅印，在都城死而復生毫無損失，只是去掉了不好的回憶，還能直接受領了不滅之體，有何不好？”玄衣說的很確定，末了，望着李天照的爹娘，他們知道，這是要他們明確態度，不給孤王任何幻想，於是一起說：“天照你若執迷不悟，我們只有這樣才能替你糾正錯誤！”

李天照聽着，不由自主的濕了眼眶這是他從沒想過的事情。

他完全無法接受！

如果易位而處，他絕不可能會這麼做，連想都不會想！武王很重要，但絕沒有他的父母妻子重要啊！

他過去不顧一切的掙功績，是為了武王本身嗎？

即使那時候還很盲目的敬重武王，事實上也是為了武王那種讓人死而復生的能力，是為了復活父母！而不是為了武王本身！

“請孤王三思！”玄衣既是施壓，也是催促。

# 第五百四十七章 以後，不願了

事實上，玄衣更希望李天照迷途知返，如果他為雲暮煙走到了這種地步，玄衣覺得，那種創傷，痛入骨髓。

雲暮煙之前說她玄衣自己把孤王弄丟了，玄衣卻根本不服、不信！

現在，就是證明這一點的時候！

“天照你還在猶豫什麼！從此跟天武王之女劃清界限，隨玄衣去都城受領不滅王將之殊榮！”李天照娘怒聲呵斥。

李天照覺得很荒唐……突然覺得，過往支撐他的根基崩塌了……

他相信爹娘，因此一直覺得，夫妻之間該如他們那樣。

他愛父母，一直為復活他們，極盡可能的挖掘自己的極限，追尋更多、更多的功績。

他又不是傻子！他不知道過去乾的許多事情有多危險嗎？

但是那時候，想的只是快點復活爹娘！顧不得考慮自己承擔的風險。

李天照越想越是難過，突然做引頸待戮之態，強壓着悲痛之情說：“當年我的命是娘在雨夜中自行剖腹取出，那時娘抱着只要能保住我的命，自己死了也無所謂的念頭。今天娘如果下定決心了，娘就給我脖子一劍，我就能如娘所願的回去玄天都城了！”

李天照說這些話時，身體猶自激動的發抖……他不相信娘會下得了手！

“李天照——你以為我跟你一樣，對武王的忠心如此不堪一擊嗎？”李天照的娘很是憤怒！

玄衣徹底絕望了，李天照竟然真的已經對武王如此不忠，寧可死回去，也不願意跟她回去首領不滅王將，於是，她只能拋棄幻想，以目光示意，讓李天照的母親如之前說定的那樣做。

李天照的娘眼看李天照如此態度，全然不可救藥，手裡劍就想揮過去，可是，卻不知為何，胳膊就是動不了！

因為，她想起了生下李天照的雨夜，想起了村子里那些，他們共同的記憶……於是，她越發覺得悲憤，吼叫質問道：“我們從小教你如何當好戰士！你一直都做的很好！為了一個雲暮煙，你就成了今天這般模樣！你太讓人失望了！”

“難道我不願受領不滅王將就不是娘的孩子了？我只是不願意受領不滅王將，武王有令，該當殺敵仍然殺敵，亂戰之地的諸般事情一如既往，玄衣喜歡把握權力在手，我早已讓渡。這些全都不足以說明我的立場？非得讓我受領不滅之體，從今以後是困在武王殿，還是能出來，全看武王心情？倘若如此，武王又何曾相信過座下的戰士？非得把生死掌握在她一念之間不可嗎？武王如此，爹娘也要我如此？甚至為此、不惜親手殺了我？”李天照越說越是激動。

李母舉着劍，神情憤恨，卻遲遲下不了手。

玄衣見狀，唯恐李天照突然改變主意。

原本她考慮着若走到了這一步，就只有指望李天照爹娘才能順利，真要動手的話，孤王哪裡有那麼好殺死！

玄衣眼看李母到底是難以揮劍過去，猛然出手，抓着她的手發力一拽，頓時帶着劍斬過了李天照的脖子！

不滅印，是無法恢復致命傷害的。

劍光閃過，李母握着劍，緊緊咬着牙關，才能不讓自己情緒崩潰，可是，她卻根本不敢看李天照，只是想到他此刻脖子上的致命傷口是她手裡的劍斬開的，就會覺得無法忍受！

玄衣卻在看着，只是，她臉上寫滿了驚愕。

不滅印是無法恢復致命傷的，但是，李天照的脖子被斬開后，卻瞬間恢復如初。

“孤王你何時有的不滅之體！哪個武王賜予你的不滅之體！”玄衣簡直激動的要發狂了！

李天照摸着脖子，茫然不知所以，是啊，不滅印是恢復不了致命傷的，但是，他哪裡來的不滅之體？

“沒有，不可能，我怎麼會有不滅之體？”

“孤王在哪個武王身邊受到過致命傷害？到底是誰？我去將之殺了，孤王就能從此擺脫其控制！”玄衣簡直震怒，不管是誰，她都不可能放過！開什麼玩笑？這是什麼？這簡直就是硬生生搶走、不對，是偷走了玄天之地的孤王啊！

他是玄天之地的孤王！不滅之體憑什麼變成別的武王賜予？

“不可能！我從沒有受過致命傷害！”李天照現在也錯愕不已，仔細搜索記憶，很確定絕對沒有。

“是孤王自己忘了！一定是孤王熟悉的人，賜予了孤王不滅之體，卻是復活了不記得自己曾經受到致命傷害時候的記憶……”玄衣猜測着，推敲着，搜腸刮肚的回想着李天照過往的所有行動，忍不住懷疑的說：“是不是北風寒雪之地？孤王仔細想想，在那裡的事情是否連貫？記憶斷開，一定會有時間接不上的時候。”

李天照的娘看着他們急，聽着他們的對話，一時有些發懵。

李天照有不滅之體了？

她覺得這是好事啊……而且，值得慶幸啊！

幸虧、幸虧李天照有不滅之體，否則剛才那一劍，他就死了！

然而，李母又不由自問，她不是跟玄衣約好，不得已時就是要如此送孤王回都城的嗎？

為什麼，她現在對這主意又沒有了最初的堅定？

李天照仔細回想，唯一的可能，就是跟小冰雪離開的時候，難道說是被她偷襲殺死了？然後他自己不知道，變成了她的不滅王將？

可是，那分明又不可能！

如果是那樣，小冰雪何必當告密者陷害他？直接捏着他的生死在手裡，還不是想怎麼威脅都行？直接當三十六武王聯盟的實權掌控者也行！

“沒有！過往一切都清晰連貫，絕沒有任何記憶斷層的可疑之處。”李天照仔細回想，十分肯定。

玄衣還是無法接受，無論如何都不可能。

她想着、想着……突然，一個念頭蹦了出來，然後，懷疑的注視着李天照，不確定的問她：“孤王、孤王有武王之力？”

“……如何知道我有沒有？”李天照也被問懵了。

但是，這問題提的對啊！

既然他沒有受過致命傷害，不存在被別的武王賜予不滅之體的可疑，那他的不滅之體是哪裡來的？

分明，就只剩下一個解釋。

他有武王之力，無意中把自己變成了不滅之體。

倘若如此，李天照考慮着，只可能是來了亂戰之地之後的事情了，因為一直帶着不滅印，又沒受過致命傷，當然不知道自己何時變成了不滅之體。

玄衣手指天空，此刻的心情之緊張，她自己都不知道該如何理會。“孤王見天地，可又第二種模樣？孤王可能清楚得到看到自己身體？孤王的移轉星月……是不是通過了體印發揮出來的絕技？”

“……倘若三個全中，便是確定無疑了？”李天照反問，卻也是回答。

玄衣抬掌按着額頭，只覺得、頭疼的不知道如何釐清此刻的狀況了……

孤王有武王之力？

倘若早知道這一點，玄天武王或許早把他弄死了！

更絕對不可能，把她玄衣跟孤王配婚在一起。

一個武王，哪裡需要、又哪裡還能被別的武王賜予不滅之體？

那也就意味着，根本沒有通過不滅之體確保孤王永遠忠心的基礎！

眼前的一團亂麻如何解決？

玄衣是真的需要，好好想想……

“我兒天照，是武王了？”李天照的娘懵了……一天之內，偉大的武王突然又多了兩個，一個是她憎惡的雲暮煙，另一個是她的孩子李天照！

她一直都堅信李天照不同凡響，卻也沒想到，能成為孤王那等厲害的王將。

更沒想過，李天照會變成武王！

可是，雲暮煙如果都可以是武王，李天照為何就不能？

但他是玄天之地的戰士啊，又是武王，那、那該怎麼辦？

李天照的爹娘都不知道了……

玄衣考慮了一陣，覺得這事情太大，也太複雜，不是她可以決斷，於是就說：“此事等回報了武王，看武王如何決斷。至於回去受領不滅之體，現在如孤王所願了，是不必回去了！”

李天照從最初的震驚里緩過勁了之後，又想起了剛才割開他喉嚨的那一劍。

他慶幸那一劍不是母親揮的，卻又為玄衣揮動那一劍而悲痛、難過。

他沒有丟了爹娘，卻失去了妻子。

李天照一直以為，他與玄衣，會一直很好很好的，攜手走到永遠。

但很顯然，他們止步於今天。

“玄衣王將回報玄天武王的時候，順便明確告之我本人的態度。亂戰之地，我所屬的地方還是玄天之地的領地，玄天武王未來不做多餘的事情，我既不會公然脫離，也不會反對。只是，亂戰之地的事情，以後玄天武王就不必管那麼多了。”李天照說完，玄衣卻好笑道：“現在可不是孤王說了算！亂戰之地從上至下，都聽命於我！”

“那是因為，我願意都是聽命於你的人！”李天照略微停頓，末了又補充說：“在今天、在剛才以前！”

“以後又如何？”玄衣暗暗咬牙，心情莫名的不安，卻又做足了心理準備，就要聽李天照明確態度。

“以後，不願了。”李天照的聲音里，透着悲痛，說這話時，他不由自主的想起了過往所有跟玄衣的那些纏綿與美好。

# 第五百四十八章 有的人，有的人……

“孤王是武王了嘛！當然不必像過去那樣因為我是玄天武王氏族而故意不問權力，這就馬上露出真面目了！以後就看你有什麼本事把權力奪回去！”玄衣很是激動，她還考慮着等玄天武王的決斷，沒想過跟李天照切割關係，結果，他卻先說了這種話。

“你是真的認為，是因為我知道自己是武王了？而不是因為剛才那一劍？”李天照真沒想到，此刻玄衣會這麼說！

“孤王本就有不滅印！死回去也沒有損失！何況現在沒有事！那當然是因為武王之力的發現！”玄衣說的十分篤定。

李天照看着她，好一會，才難以置信的反問她說：“我不喜歡你對玄天武王那般無條件的忠誠。所以要殺了你，然後讓你從忘記玄天武王、不知道自己是子王的時候死而復生，你能不能接受？”

“”玄衣沒說話，因為沒辦法回答。

“不能是吧？你當然不能接受！你根本不會允許被人如此主宰你的事情，只有玄天武王才是例外。於是你卻理直氣壯的說，你對我做這樣的事情，我應該開開心心的接受？”李天照長舒了口氣，簡直覺得玄衣此刻，跟過往以為的那個她，差別太大！

很顯然，這隻有一個解釋。

過去他以為的玄衣，只是他以為是那般樣的人，並非她真的就是那樣！

“你是真沒搞清楚，我讓你、是因為我們是夫妻，是想着我們不分彼此！你竟然認為我是因為你的身份故意示弱，故意討好，故意示忠？你是不是忘了我李天照的脾氣並不好了！你是不是忽略了，我可以為武王的命令殺那麼多人，你以為我不能為了自己殺了那些聽命於你的人？”李天照緩了口氣。

片刻，又深吸了口氣，一字字的沉聲道：“如果你忘了，我現在就告訴你帶走你的人，否則，我全都把他們換了，敢有對抗的，直接殺了。像你說的，我有武王之力，局勢穩定了再復活就是了。”

“那孤王就儘管把他們都殺了！他們的用處就在這裏，沒有了這些作用，死了也沒什麼可惜。”玄衣根本不怕這種威脅。

李天照強勢，她卻一樣強勢！

“那就這樣吧。我的態度已經明確，是否如實轉述玄天武王你看着辦，玄天武王如何決斷，她看着辦！”李天照說罷，徑自要走，又突然駐足，回頭注視着玄衣說：“如果剛才我沒有不滅之體，我打算的是，意識飛去冰雪武王，又或者雲暮煙那裡，得個不滅之體，在此之後就學學破天刀，以殺玄天武王為目標。好在，揮劍的到底不是爹娘；可惜，揮劍的是你！”

玄衣紅着眼眶，十分難過，但事已至此，她不會低頭說認錯的話，因為她知道那毫無意義。

她沒想到，跟李天照只能走到今天不，不會只是走到今天！

未來只要能死死的壓制，把權力牢牢掌握，李天照就只能聽她的，就可以如過去那樣！

於是，玄衣對着李天照背影高喊說：“現在孤王該明白了，武王為何不能相信人！只能相信不滅之體！因為人心善變！我是、你也是！我不會讓孤王離開我，即使以三十六武王聯盟作為要挾！”

“你錯了！不是我們善變，是從開始，你就沒有真的認識我，我也沒有真的認識你！所以才有彼此變了的錯覺。所以，你才會產生要挾能夠奏效的誤會！”李天照頭也不會，走了。

李天照的爹娘想着他剛才說的，幸虧揮劍的不是他們，心裏的石頭不由放了下來。

他們知道，李天照怪他們，卻又沒到不能原諒的地步。

所以他們沒有去追，沒有說話。

只是沉默。

玄衣也走了，也沒有跟他們多說什麼。

過去，本來就是李天照的關係，玄衣才對搏命鴛鴦份外尊重。

如今，沒有這必要了，也沒那種意義了。

今後未來尚不知，然而，分明不言情。

李天照走出樹林時，天空突然下起雨來，這氣候，冷的人哆嗦。

背後，有人接近。

李天照沒回頭也猜得到，來的是小冰雪。

果然是她。

“孤王如何決斷？是殺了我，還是用我？”小冰雪還是那般淡定，大約，這就是她早料到的情景，於是也就知道，此刻之後，她對於李天照有了價值。

“繼續等着吧，我現在沒心情考慮。”李天照丟下小冰雪，滿腦子還是跟玄衣的過往點滴，他想忘了，卻拋不掉。

但是，他又很明白自己，他跟玄衣回不去。

正因為如此，才更是讓人悲痛難過。

回不去又忘不掉，那不就只剩下反反覆復的記憶折磨了。

李天照想着，走着，也不知道自己走到哪裡了。

突然，覺得有人，於是抬頭。

看見是雲影。

她抱着包吃的，拿着瓶喝的，看着他，突然全塞過來，嘴裏忙說：“孤王你在就好！我不知道怎麼安慰雲暮煙，她喜歡跟你說話，你一定有辦法！”

李天照慘然一笑，此刻的他，好像也需要人安慰

可是，李天照卻什麼都沒說，接過了吃的喝的，直接找去了雲暮煙身旁。

她還坐在那，抱着膝蓋，沉默着。

雨水澆着她的頭臉，身上，血污被沖刷的不斷流下來，在地上，匯聚成紅色。

李天照在她身邊坐下時，雲暮煙才扭頭看着他，問了句：“你怎麼了？”

“很不幸，失去了以為會攜手永遠的、深愛的妻子。”李天照說著，打開了酒，喝了口，又遞給雲暮煙，勉強擠出微笑說：“幸運的是，差點失去了父母，但最後，沒有失去。你呢？你怎麼樣了？”

雲暮煙接過酒瓶，喝着，望着他，笑着，可是，眼裡的水卻特別多，像是雨水，更像不止是雨水。“很不幸，我失去了所有同伴，還失去了自信，失去了既往對自己的肯定。幸運的是，還有雲影在身邊，沒有失去。”

“不是還有我在嗎？”李天照看着她問。

“那我呢？不也在嗎？”雲暮煙迎着他的目光，反問。

兩人這般靜靜注視了對方許久，突然，一起笑了。

可是笑着，李天照卻問着悲傷的話：“我以前那麼看待夫妻關係，是不是錯的？”

“明明是你對錯誤的人寄予了錯誤的希望，為什麼卻要強行反省自己？”雲暮煙回答的很乾脆，末了，又說：“玄衣是合格的子王，但我就是不想當合格的武王，合格的子王！所以，孤行人們都說，我只是個任性的孩子，什麼都做不好。我是不是真的很差勁？既不是個好首領，也不是一個好朋友，也不可能是個優秀的武王。”

“明明是你對錯誤的人寄予了錯誤的希望，為什麼卻要強行反省自己？”李天照把這句話，一字不改的還了給她。

雲暮煙愣了愣，旋即忍不住笑了。

李天照也笑了。

是挺好笑，道理都懂，可情緒來了的時候，就只能聽別人提醒才能想到。

“也許，是我們都不夠成熟？”雲暮煙突然這麼自疑。

“你有沒有想過，為什麼奇迹幾乎都由年輕的戰士創造？”李天照問完，見她若有所思，卻還是要聽他回答，於是接着說：“因為不夠成熟的年輕才能創造奇迹。成熟就是打有把握的戰鬥，對付必然能擊敗的敵人。年輕的不成熟，才會挑戰本來不可能勝算的敵人，哪怕這麼做而慘死的人有一萬，十萬，百萬，千萬總會出現一個成功了的人，那就是奇迹。人們也只能記住奇迹，更喜歡關注奇迹，哪怕他們平時嘴裏從不會說任何支持奇迹的論調，反而總是告訴別人，不要妄圖超越常規。然而，他們卻關注的是奇迹。”

“所以，我們的年輕不夠成熟，並不只是壞事？”雲暮煙覺得這角度是很好的安慰，也是在承認事實。

“絕大多數時候是不好的，卻有了那極少數創造奇迹的可能。”李天照望着雲暮煙問：“如果什麼都按他們的計劃做，我們不是變成他們了？那我們個體存在的意義是什麼？就是為了變成他們？”

“那你覺得意義是什麼？”雲暮煙此刻最迷茫的，就是這一點。

目標沒了，同伴沒了，她只剩對自己的否定和對未來的迷茫。

“從十戰將開始到現在，一直有許多想法。我想試着去實踐，不管能否行得通，都得全力以赴的嘗試。我的打算還是跟上次聊的那樣，因為我覺得，像孤行人這樣，想改變所以跳出來，跳出來后又為了生存而聚集成群。然後需要獲得更多的生存資源，需要更大的生存環境，也就需要領地，就需要秩序和制度，需要領導者，而有了領地，就得面對守護的戰鬥，面對擴張的戰鬥。既然最後還是得跳進這樣的循環，為什麼要跳出武王體制之外去繞這麼一大圈呢？直接從現成的着手改變不是更好嗎？當初在神威之地，我的初衷本來就是希望把這裏變成一個、比現有武王制度更好的地方！”李天照的問題，彷彿讓雲暮煙覺得天晴了那般！

即使，明明還在下雨。

“也包括追求個人盡量多的自由！是的，為什麼要繞一大圈？我當了武王，為什麼就不能直接嘗試從天王之地開始改變？”雲暮煙覺得，這真是她自己被厭惡武王命運的束縛遮擋了眼睛，以至於不能早早看清，總是覺得，只有跳出去，從零開始才能夠做到。

但從零開始，怎麼可能會比對天王之地進行改變來的更容易呢？

因為從零開始，先要發展到天王之地這一步，就已經是難如登天、近乎不切實際的妄想了！

“可以啊！為什麼不可以？讓天王之地變的更好，本來就比從零開始更有效率！”李天照十分贊同。

“那你呢？想把三十六武王聯盟變成什麼樣？”

“維持現在的領地混合模式，未來繼續積蓄混沌之氣，看看能把戰士受傷的治療功績消耗降低到什麼水平；看看能把生產和戰鬥的功績比例完善到什麼程度；試試在保持亂戰之地不盲目信奉武王的基礎上，讓大家知道更多真實，會有些什麼效果和改變”李天照滔滔不絕的說了許多，都是過去他想過，一直也沒忘記的那些念頭。

雨還在下着，而且下的不小，這天氣的雨份外涼。

但並排坐着喝酒的兩個人，卻聊的熱火朝天，全然忽略了雨水的冰寒。

# 第五百四十九章 老謀深算

心裏的迷茫逐漸消散，雲暮煙的情緒也隨之變好了許多，她剛才一個人的時候也考慮了很多，這時候突然說：“其實我仔細想過，他們的離開，也是他們心懷恐懼。因為他們不敢相信一個明明了解的同伴，他們覺得我會變，當我改變的那一天，會變成他們的噩夢。害怕會有那麼一天，他們才在今天、提前終結髮生的可能。也許，差勁的不是我，而是膽怯的他們。”

“既然想通了，還喝什麼悶酒？之前你忙我忙，現在都閑着了，想不想去吃山雞？”李天照突然站起來，因為覺得在這裏淋着雨滋味不好受了。

“你不急着回去？不怕玄衣把你的人都殺了？”雲暮煙覺得這個主意很好。

“她做不了主，也不可能這麼做，除非希望三十六武王聯盟被逼成反對玄天武王的敵人立場。你不是說了嗎？她是合格的子王，當然不會像我們這樣意氣用事。”李天照一把拽着雲暮煙起來，又喊着說：“雲影！走了，一起去吃山雞！”

“不用啊！我找的食物里有烤雞！”雲影很高興的跑過來了，雲暮煙估計她還沒吃東西，領着躲到雨淋不到的地方，打開了油紙包着的食物，笑着說：“吃點東西再走。”

心情好了，胃口也好了。

路上聊着，李天照說起已有不滅之體的事情，才知道，雲暮煙和樵夫早看出他有武王之力。

“所以，以前你們聽我說千殺之力的時候，都憋着笑？”李天照回想那些情景，覺得，很難堪……他信誓旦旦的談論着對千殺之力的信仰，兩個心知肚明又不好說穿的人憋着笑喝着酒吃着山雞聽着看着。

“武王印的力量變化不定，印沒有穩定之前，誰也預料不到會變化出什麼樣的力量。提前告訴你了，對你只有壞處沒有好處，甚至你若藏不住秘密了，還可能招來殺身之禍，我跟師父必須得管住嘴吧？”雲暮煙知道李天照的心情，但此事以前不提，本來就是不能說。

“那我的武王印是什麼力量？我又到底有沒有混沌碎片之力？”李天照實在很想了解自己。

“你自己都不知道，別人怎麼能知道你是否有混沌碎片之力呢？事實上混沌碎片之力是否只有已知的那些，誰也說不準。或許你擁有的是罕見的、特別的混沌碎片之力。至於武王印的力量，有真武之力才能有真武王印力量，擁有真武之力的武王本來就沒有多少，哪裡敢說武王印的力量類型已經全都掌握了呢？但特殊的能力，往往都是。”雲暮煙的回答讓李天照沒有明了自己的情況，但是，卻又是理所當然的答案。

“……所以，大地劍法，天王劍法，還有玄衣的氣落爆甚至是玄天千幻劍法，都是武王印的特殊力量為基礎？而我的獨門絕技，也是？”李天照記得玄衣問過他，絕技是否通過體印實現的，現在自然會想到許多。

“本來就是這樣。龍王的天王劍法，是戰印中的記憶碎片所發動，其中的原理是通過戰印人造出能夠發揮類似武王印力量的特殊效果，龍王不會知道、也不需要知道實現的奧秘，因為全是戰印里的記憶碎片催動特定的力量，實現天王劍法的效果。但這是打了折扣的，跟武王印真正用出來的有很大差別。天王劍法、大地劍法，玄天千幻劍法都不可破解，因為都是以武王印的力量為基礎。”雲暮煙的闡述，讓李天照明白了，直觀理解的話，武王印可以視為體印和混沌印的融合、加強版。

武王印為基礎的獨門絕技就像戰印絕技那樣，依賴於體印實現。

而武王特製的戰印，就像是人為創造出類似武王印特性的工具。

“除非是與天武王關鍵的混沌碎片、混沌印力量相同，還要有同樣特性的武王印力量，再加上機緣和足夠的積累，才可能創造出天王劍法。如此苛刻的條件，根本難以再現。因此以武王印為基礎的絕技，都不能被旁人破解……原來如此！”李天照長吁了口氣，這麼說，他的移轉星月也是如此，除非跟他的武王印力量相同，否則，別人根本就學不了，知道了奧妙也辦不到。

“暗劍王應該也是武王印成了引起的異常，後來你們交手了？”雲暮煙還記得當時的響動，但那時候跟孤行人一起，聽見聲音看過去時，只見到破毀的石牆，只聽見暗劍王遠處大笑的那句話。

“應該是絕技剛成，她憋不住對我使用試招，但又恐怕我會追殺，所以保持距離，發了一招人就溜了。我也沒吃實在，只是知道她那絕技殺傷距離很遠，攻擊時範圍集中，爆發時威力可以擴散的很廣。”李天照不是太擔心，因為他分明不怕暗劍王的絕技。

百山林，許久沒有回來了。

李天照和雲暮煙帶着雲影，一點也不着急的走着，也不知道樵夫何時會現身，卻也無所謂他何時現身。

反正，李天照現在什麼事情都不着急，只想輕輕鬆松的散散心，跟樵夫喝酒，吃山雞，聊天。

雲暮煙也不是雲首了，也就是時間多。

他們一路來了百山林，沒有操心外面的事情。

但是，卻不知道，發生了許多，天翻地覆的大事……

盆城的戰鬥之後，暗劍王絕技大成，日夜兼程的追上暗靈族，直奔玄天武王都城。

李天照和雲暮煙沒有急着趕路，走的也是沒人煙的山林，他們還沒到百山林的時候，暗靈族已經到了玄天武王殿。

因為大地武王殿的經驗，暗劍王這一次，準備了三百多的暗靈族。

是把當時可以召集的暗靈族，全都召集到一起了。

玄天武王殿的混沌之氣儲備雖然多，卻根本經不起這種陣容的混沌暗靈消耗。

暗劍王追到玄天武王殿的時候，卻發現，這裏的戰鬥已經結束了。

是真正的結束。

暗劍王一個同族的人都沒有見到。

她潛入武王殿里，竟然發現天武王，大地武王，還有暴雨劍都在！

后兩個人也就罷了，為什麼天武王會比暗劍王來的還快？

除此之外，玄天武王殿里，竟有數量眾多的天武王和大地武王的不滅王將！

‘大地武王！我與你誓不兩立！’暗劍王在武王殿里竊聽，找尋線索，終於明白了……

大地武王利用它們暗靈族來打玄天武王殿，暗中又約了天武王來此消滅他們暗靈族。

三百餘暗靈族，在大地武王和天武王的助力下，暴雨劍完全發揮了八面威風的厲害，讓玄天武王殿的暗靈族沒有一個逃脫！

除此之外，三十二武王的領地範圍內潛伏的暗靈族，也在今天，全都會遭遇圍攻。

他們暗靈族的潛伏方式太過容易確定，身世相同的都是目標，除此之外就是混沌之心，也是突然實施控制，割臂確認。

暗劍王激憤之下，決意殺大地武王報仇，可是，她在武王殿等了一天，最後大地武王卻突然憑空消失不見了，分明是直接棄了身體，意識飛入茫茫天地之間，轉移去了別處再重組不滅之體。

大地武王離開之後，玄衣回來了，她進入武王殿里跟天武王密談之後，天武王也帶人離開。

玄天武王殿的幾個不滅王將在殿門外等着，見到天武王和玄衣出來，就有人問：“玄天武王遭遇暗靈族襲擊，天王和大地武王緊跟着又來擊退了暗靈族，現在玄天之地群龍無首，都城人心惶惶，未來到底如何？天王到底是乘虛而入，還是主持大局？”

天武王環視一圈，聲音平和的道：“玄天武王本有傳承之人，玄天之地的王將，治療殿，等等，都會由子王玄衣王將繼承。本王已使人知會，這兩日即可趕回，玄天之地的事情一切如常，八大武王位置沒有變更，此地的事情，不必張揚，暗靈族之亂既已解決，剩下的只是追殺餘孽，大張旗鼓，只會人心惶惶。”

“既然如此，恭送天武王——”玄天之地一眾不滅王將，經歷了暗靈族之亂，當時僥倖沒死的本來也不多，個個都擔心天武王乘虛而入，那時玄天之地必然四分五裂，現在得了明確態度，這才紛紛寬心。

不滅王將的生死未來全在武王，倘若玄天武王沒有傳承之人，天武王又看不上他們的話，他們就沒有什麼未來可言了。

送走天武王，玄衣當著一群不滅王將的面，展示了一顆顆信息珠，旋即，又當眾使戰死的不滅王將逐個復活。

眾不滅王將再無疑慮，紛紛高聲表態道：“願永遠追隨新玄天武王，永不悔改！”

玄衣收拾善後，獨自回了武王殿里，看着新建的大殿與過去一樣，因為聚氣陣本就布置的繁雜，本來就設置了補充混沌之氣后，一切依照本來的模樣重建的功效。

武王殿被暗靈族襲擊時，混沌之氣被暗靈族的特殊能力散盡了。

但是，還有儲備的大量七色心，放出了混沌之氣，就自動補充給了聚氣陣的所需，現在當然比不了當初，然而，足以維持基本。

玄衣沒想過突然會繼任玄天武王的位置，更沒想過，會是這樣的方式……

總務長還是過去的總務長，因為他本來就是不滅王將，同樣被玄衣所復活。

他看着玄衣的背影，犹如看到玄天武王，忍了幾忍，還是止不住說了句本不該說的話。

“我聽說，武王死後，也可以被別的武王復生，雖然力量或許會殘缺不全，但也或許會沒有大礙。”總務長的意思明白，玄衣是不願意復活玄天武王。

“天武王說，只要由我繼任玄天武王，玄天之地可以一如既往。母親與大地武王的恩怨不再延續，兩地自此停戰，大地武王時日不多。至於母親——她會在該在的地方，卻不是誰都應該知道，應該打聽。”玄衣說罷，猛然轉身，注視着總務長，一字字道：“玄天武王是誰，對於武王殿之外的戰士，從來沒有差別。對於武王殿內，傳承的證據就是能夠掌控不滅王將及所有玄天之地戰士的戰印力量，能夠掌控治療殿的開啟與關閉，能夠掌控武王殿聚氣陣的一切。所以，對於外面而言，只需要知道玄天武王一直不曾變過！如果你無法一如既往的做好本份，我允許你卸去職務。”

“……是的，玄天武王從未變過。”總務長無話可說，是啊，玄衣當然沒有道理那麼积極的復活玄天武王，傳承的一切她都已經掌握，為什麼還要復活玄天武王？“但作為總務長，卻認為有必要提醒武王，天武王最希望維持八大武王、尤其是四大武王的穩定大局，如此一來，孤行人的事情就可以繼續利用了清掃眾多小武王。天武王在天境分配中佔了最大的優勢，穩定的局面維持越久，天武王的威勢就會在滾雪球的效應下變的更難以追趕！對大地武王停戰的事情，請武王三思。”

“這些情況我都清楚，然而我所知道的情況你卻並不清楚。局勢穩定固然對天武王有利，然而公然與之對抗，卻更不利，其它情況不說，現在玄天武王殿的混沌之氣儲備就只能維持基本運作。未來三十二武王很快會成為歷史，這是天武王所樂見，現如今已經沒有人可以對抗大局。”玄衣說罷，打發了總務長出去，一個人在武王殿正廳里，點數着玄天武王留存的隱秘信息珠，逐個逐個的消化裏面的記憶碎片信息……

玄衣知道，玄天武王犯了三個錯誤，一是太恨，以至於非要大地武王不得好死；二是因為報復，發動了一場嚴重破壞天武王長謀遠慮的戰爭；三是因為報復，利用了暗靈族的力量。

最後，玄天武王沒能利用暗靈族殺死大地武王，卻被大地武王利用暗靈族除掉了她！

世事變化無常，昨日只剩追憶。

玄衣想着這些，不由捫心自問，那她呢？

她心裏也有恨，又該如何料理心裡頭的恨？

但有恨的，不止是她，還有暗劍王。

# 第五百五十章 開放式的終章：無盡的未來

暗靈族眼看着蓬勃發展的未來，突然就被埋葬。

暗劍王只恨、恨當初在大地武王殿里做了錯誤的決定。

可是，倘若細想，當時她即使不相信大地武王，又能如何？

就因為同族裡的一句錯誤的話，暴露了風武王早已不存在的秘密，當時他們無法封鎖秘密的泄露，根本沒有別的選擇，只能希望大地武王的那番肺腑之言是人之將死其言也善。

但很顯然，暗劍王錯了。

武王即使要死了，其言也不善。

大地武王利用他們報復了玄天武王，緊接着又聯合天武王黃雀在後，更讓天下三十二武王清掃了潛伏的暗靈族。

暗劍王現在都不知道，到底還有多少同族活着！

他本想報復大地武王，然而，大地武王卻憑空不見了。

暗劍王欲報復不能。

漆黑的夜，暗劍王望着夜空，內心充滿了挫敗，對於未來，更變的茫然……

風武王也不是他們的地方了，毫無疑問，天武王和大地武王既然做了這樣的準備，必然會在風之地散布消息，並且派人去風武王殿清掃留守的暗靈族。

現在，暗劍王即使趕回去，也來不及了。

夜空，繁星璀璨。

暗劍王看着，頭一次發現，星空如此美妙……

然後，她想起許多人類相信，天上每一顆發光的星，都代表一個逝去的靈魂。

這當然不是真的，暗劍王一直覺得這很可笑。

因為，人死之後是變成了意識碎片。

可是，暗劍王現在卻希望，這是真的。

因為——混沌暗靈的本體死亡之後，會散成無數的碎片，消失在天地之間。

暗靈族為何而存在？

難道不是自然之子，不是為了終極大自然的毒瘤、人類嗎？

倘若是，為何會有眼前的局面？

倘若不是，她暗劍王又為何存在？

暗靈族們又為何存在？

暗劍王想着，突然又想起天武王在盆城的那一劍。

只有一劍，天武王也只出那一劍。

可是，那一劍，威震全場。

暗劍王望着天空的繁星，突然自語道：“如果那天，我沒有突然臨時起意因為雲暮煙而折返去盆城，就會跟你們一起到達玄天武王殿，那麼今天，是我們一起活着，還是我跟你們一樣，變成了夜空中的繁星？”

這是個沒有答案的問題，但暗劍王卻全然沒有戰勝天武王的信心，於是，答案似乎又成了肯定。

倘若如此，暗劍王就更疑惑了，暗靈族若不是大自然之子，不是為了消滅人類而存在，難道就是為了曇花一現，最終在除掉玄天武王之後，再被滅亡嗎？

這、能是他們暗靈族存在的意義？

暗劍王想着，越發不忿，越發不甘！

‘絕不可能！’暗劍王猛然站起，拔劍，指着虛空中的繁星，高聲立誓道：“你們看着！等着！我必殺大地武王為你們復讎！我族到底是自然之子，還是不該存在的異數，我——一定會找到答案！暗靈族絕不會就此滅亡！天空的你們為證，我會從頭開始，一個一個的救助新生的族眾，告訴他們如何生存，告訴他們如何團結一致，積蓄力量，重振旗鼓！”

夜風吹着，山林搖動。

暗劍王一人一劍，在黑夜中穿行。

她首先要找的，是大地武王。

去哪裡找？

當然是大地武王都城。

走出昏暗的山林，月光下，一個女人正用繩子套着脖子，淚流滿面的喃喃自語着說：“謝謝你，願意復活不再是混沌之心的我。但若從此不能相守，這孤獨天地，我又如何活的下去？你求你的不滅王將之夢，我、根本就不該重生！”

那女人一腳蹬開腳下的支撐，於是，感受到了上弔自殺的痛苦。

那種痛苦卻沒有維持多久，卻突然被人抱住了雙腿，救了下來。

她哭着，看着面前那張美艷女人的臉，抽泣着說：“為什麼救我？我活着毫無意義！毫無意義！”

“我不是想救你，只是不喜歡寄生難看的屍體，既然你活着毫無意義，我正需要換個身軀，那就把你這副讓我喜歡的軀殼送給我吧！”暗劍王按着那要自殺的女人，審視着她的模樣，身形。

暗劍王很滿意，她覺得，這就是冥冥之中的啟示。

她正需要換個誰也不認識的新身體，恰好就遇到這麼一個尋死自殺的女人，還是一個她很滿意的軀殼。

自殺的女人被打暈了。

不知道過了多久，突然又醒了，然後，恐懼，掙扎……感覺到頭腦、身體要被撐爆的痛苦！

直到，失去了知覺。

暗劍王又一次體會離體、占體的痛苦。

看着原本的那副、已經是不滅王將的身軀，她本來也是很滿意的，只是，已經被人認識，未來行動多有不便。

於是，暗劍王按掌在捨棄的那副軀殼上，意念一動，就散溢成了一陣混沌之氣。

暗劍王繼續前行，為了找尋大地武王復讎，為了找尋暗靈族存在的意義，為了從頭開始，繼續逐個救助新生的混沌暗靈……

玄天武王殿的變故，在百山林的李天照和雲暮煙並不知道。

他們一路悠悠然的走着，到了百山林。

可是，卻沒見着樵夫。

路上都在野外睡吊床，三個人就在李天照曾經住過的百戰將居室里收拾了落腳。

不過，這裏許久沒人居住，蛛網雜草許多，也沒有木頭。

雲暮煙和雲影留下收拾，李天照就上了對面山林里找合適的枯枝。

山上枯枝多的是，李天照決定從上往下，見到好的就直接丟下去，等人走回去的時，也就早撿夠了。

李天照這般在山林里走着，突然察覺氣流中，是遠處有人在走路。

而且，是兩個。

‘奇怪了，這裏怎麼會有兩個人？’李天照循着氣流的信息過去，靠近了，看見其中一個人是樵夫，而另一個，身形異常魁梧強壯。

“天武王留玄天意識殘存，是給她死而復生的機會，卻不讓她有昔日的力量再做妄想。之前你說，大地之地即使交給你，你還是會交給玄天那女人！但等你能夠把她死而復生，她既沒有了武王之力，也沒有了昔日的戰士力量，也不可能借她女兒重振旗鼓。她不可能再成為武王，大地之地傳承給你，也沒有障礙了。”大地武王說到這裏，冷哼道：“如果不是為了讓你答應接手大地之地——我絕不會給她生路，必讓玄天的意識徹底崩碎！”

“只要給玄衣機會，她就不會放棄。我接手大地之地，真正的操控者還不是她嗎？”樵夫說罷，大地武王頓時怒道：“本王第二次尋你，根本就不容你拒絕！你敢不答應，我就讓玄天那女人死個徹底！”

“……你辦不到。她的意識安放在哪裡，只有我知道。”樵夫說罷，見大地武王怒而按劍，嘆了口氣說：“稍安勿躁。其實你第一次來找我之後，我就一直在考慮大地之地的事情。你只要繼續當著武王，就無法避免的會耗損脆弱的意識生命，你需要的，是擺脫武王的責任，然後安安靜靜的去武王氏族之地等待能有合適的子王誕生。此事我雖然無法做到，但我卻想到一個人非常合適！”

“笑話！你當大地之地是什麼？你若非本王親生弟弟！你以為本王願意便宜了你？還隨便尋個人來，本王就能答應？”大地武王很是生氣，只恨眼前之人如此沒有大志，毫不爭氣，眼裡心裏就只有個人情感糾纏，時至今日仍然不知悔改！

“兄長——你跟玄天的仇恨，既然答應了結，何必還不肯放下？玄天之地已經易主，她想你慘死，她自己卻失去了苦苦經營的玄天之地。大地之地，本來就不是誰都能夠接任。你我從來差別明顯，我志在探尋混沌之氣、天地自然的奧秘，武勇本事根本比不得你，我的個性又一貫不與人計較細枝末節，更沒有武王應有的霸氣強勢，根本就不合適！”樵夫這番話說完，大地武王猶自惱火的道：“你要把大地之地交給個莫名其妙之人！讓本王如何能甘心！”

“我是提議，是否願意當然在你。但我認為，這個人非常合適。”樵夫說完這話，就沉默的繼續走路。

大地武王沒有做聲，半晌，突然問他：“你拎着山雞走了這麼久，又不吃，到底去哪裡？”

“徒弟來了，還有一個朋友也來了，你若不想見，那就回去吧。”樵夫沒有多的話。

“你徒弟？就是天武王最完美的子王，完全可以繼承天王劍法之威，還在十六歲時自創了得意絕技千絕殺的那個雲丫頭？”大地武王已經知道盆城的事情，見樵夫反應，知道沒猜錯，就說：“天武王說他完成了借孤行人清掃眾武王的計劃之後，就傳位雲丫頭，是真的？”

“有兄長的前車之鑒，天武王又有如此厲害的繼承人，他難道還非要等到如你這般山窮水盡了，才去珍惜自己的意識生命？”樵夫這話反問的無情。

大地武王一窒，卻又冷哼道：“天武王一直認為天下武王太多，是紛爭內亂之源，當年孤行人始祖就是些落難的部落氏族，本來可以消滅的差不多，就是天武王說留着將來總有發揮大作用的時候。現在終於用上了，不出幾年，未來天下真的可以只剩下三十二武王。但要更進一步，卻沒那麼容易，天武王能捨得放手？”

“天武王以避免大紛爭的方式讓天下從過去千餘武王變成今天這般，很快又只剩下三十二武王，已經做了許多。再往後的事情，既然沒那麼容易，他為何不能放手？雲暮煙將來能成功實現最好，實在不行，天武王不能再出來幫她補救嗎？”樵夫語氣突然如此不善。

大地武王冷哼說：“天武王是你兄長，還是本王是？說他，你就不高興！”

樵夫便道：“我們都知道，天下自從有了聚氣陣，才有了陰雲境黑雲境和混沌天境，而後才有了混沌暗靈。分明是人為儲備聚集了大量混沌之氣於一處，引起天地自然之間的混沌之氣失衡紊亂，接連不斷的雲境就是這樣產生。紊亂的混沌之氣聚集成混沌氣珠，卻被各武王拿走。原本平衡的天地混沌之氣被打破，混沌污穢之氣在自然之中的量因此不斷增多，積累到一定時候，就聚集形成了暗靈族！不斷的殺死出生的混沌暗靈，只是治標的手段。天下第一座聚氣陣是我和玄天所創，是我們擾亂了天地自然的穩定，我們卻不能收回，如果未來武王越少，聚氣陣也更少，天地自然的混沌之氣失衡情況也就會改善，混沌暗靈當然也會誕生的更少，更能被協調控制的更好。天武王的志願，我一貫贊同，也等於是修補了因為我創造聚氣陣引發的惡果。”

“區區暗靈，何足掛齒！將來三十二武王滅殺的更緊，絕不會讓它們再興風作浪！”大地武王不以為然之極。

“別忘了——暗劍王還活着！三十二武王領地潛伏的暗靈也不是悉數清理乾淨了，暗靈族存心潛伏求生，難道還能把所有武王領地的人都拉去割手臂查驗嗎？”樵夫最不喜歡大地武王的這種、唯我獨尊，什麼都拿着不放的自大，但是，強勢的武王哪個又不是如此？

通常樵夫會避免跟大地武王爭論，卻也總有一些、說著說著就忍不住的時候。

“你這想法很好！將來就要這麼做！一年一查，誰也不得遺漏！索性就變成對武王显示忠勇的儀式好了，割開見到漆黑的混沌暗靈本體，那就是不忠於武王的證據，必須滅殺。如此一來，他們也不需要知道暗靈族的存在，卻能避免暗靈族借占體興風作浪。”大地武王立即就想到這種辦法，讓跟着他們，偷聽說話的李天照不由覺得，武王治下的人們把那些提倡的觀念，儀式性的行為看的無比尊貴，卻連背後真正的緣故都不知道，實在太可悲了！

樵夫沒有說話，暗靈族不能不管，不可不防。

杜絕暗靈族的辦法雖然知道，卻不可能讓聚氣陣消失。

得了永生的武王，怎麼可能因為暗靈族就主動放棄？

當然是寧願加大力度滅殺出生的混沌暗靈了。

那麼，大地武王的主意，就是現實中有使用意義的。

即使，樵夫也知道，這很可悲。

是武王和不滅王將得到了不死不滅的永生，可是，因此而產生的混沌暗靈的禍患影響，卻是所有武王治下的人在共同承擔。

大地武王和樵夫已經看見百戰將居了。

大地武王突然駐足，說：“本王就不去了，誰知道天武王的子王是否安了好心？萬一襲擊本王，豈非陰溝翻船？”

“那好，再見。”樵夫也不挽留，徑自邁步下去，卻沒走幾步，突然聽見背後大地武王喊他說：“你剛才說，適合接受大地之地的人是誰？”

“在我們背後，跟了一路，你自己見他吧。”樵夫頭也不回，說罷，又道：“你也不用迴避了，聊完了，趕緊下來吃山雞。”

大地武王詫異的轉身，沒想到會被人跟了一路，然後，他看見從樹後走出來的人時，氣笑了！

“你跟我說的人，竟然是他？一個王將？”大地武王怒喊罷了，稍微冷靜下來，就知道這是多餘的情緒之言。

樵夫既然推薦，李天照肯定是有武王之力的，若不然，根本不可能當武王。

“我也很意外……”這是李天照真實的心情了，他只是跟雲暮煙一起來找樵夫吃山雞，聊聊天的。

以前，樵夫對着他，有許多話不能說，現在，他覺得再跟樵夫聊天，肯定少了許多障礙。

李天照哪裡想到，會在這裏，碰上這事？

不過，樵夫會發覺他，李天照卻一點都不奇怪。

過去樵夫就是隨時神出鬼沒，分明是有辦法知道別人來了山林，人在哪裡。

到現在才說，那就是有意讓他聽到對話，那麼，提起天武王，提起那些，也是有心讓他了解的。

“你什麼時候知道自己有武王之力？”大地武王冷靜些了，暗暗考慮着……不得不說，樵夫的推薦很有道理。大地武王之位，最理想的接受者，當然得是強者，孤王的武勇之威不必多說，無疑配得上。三十六武王聯盟得的領地本來也是大地之地，玄天武王易主，玄天武王殿缺乏混沌之氣儲備，未來不會、也沒有開啟戰端的基礎。

而且，目前可見的情況就是，風之地必亂，未來必是爭相占區風武王地方的局面。

三十六武王聯盟的位置，加上孤王的威名，就是近水樓台先得月，吸收風之地，得利最多、最大、最容易。

這些，簡直可以看做是孤王時運的必然。

倘若加上大地之地，其勢成，連天武王都來不及阻擋作梗。

“最近才知道，準確說，是在盆城。”李天照提起這個，回憶實在不會開心。

“本王明白了，憑你孤王的本事，在盆城能讓你受致命打擊者，也只有天武王、雲暮煙、龍王三人。顯然不是他們，就只能你的父母，愛妻。”大地武王突然戲謔的一笑，道：“想到當時的情景，本王就能知道你有多痛苦，不由自主的覺得高興。”

“……大地武王可真坦誠。”李天照無話可說，大地武王恨他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得本王的大便宜，幸災樂禍一下又算什麼？”大地武王說著，甩手丟給李天照一顆信息珠，看他一頭霧水，又道：“掌握不滅王將生死的竅門，武王殿聚氣陣的機關奧秘，大地之地戰士戰印的暗門，就是繼承大地武王之位了！而這些，都在裏面。武王殿里本王要帶走的都已經轉移，本王一生辛苦拼殺積累的一切，先是被親弟弟送給玄天那個女人得了便宜，今天又給你做了嫁衣！”

“你為什麼願意？”李天照是真不懂了，又補了句：“當年我還不值一提時，你就可以讓人去攻擊千山城，今天卻願意便宜我？”

“千山城不過是與玄天之間，時常都有的小交易。本王尋回個顏面，玄天武王要扶你更快積累功績，要你能發揮更大的價值。當年的你，只配讓本王討厭，還不配讓本王怨恨。”大地武王很不客氣的說著事實。

末了，又很不甘心的憤然道：“至於大地之地！本王若有別的選擇、哪怕稍微差一些的選擇，也不會便宜了你！大地之地不能由弱武王繼承，否則，只是便宜了天武王、玄天武王、黃金武王，也一樣還會便宜了你的三十六武王聯盟。與其便宜那些武王，當然不如便宜你。至少——你還有本事鎮住局面。過幾年，天武王若真讓位雲暮煙，那未來天下局勢，就是你們三大武王的時代了。今日不便宜你，遙遠的未來，大地之地終落入天武王、新玄天武王的囊中，本王當然更不願意。”

“既然你也是無奈之舉，我也就不說謝謝了，真要感謝，還是對樵夫說吧。”李天照不客氣的收起了信息珠。

“你也真不客氣！”大地武王好生來氣，偌大的大地之地的便宜，孤王還不願意假惺惺的說句感謝！

“當然不會客氣！我最近剛想通，準備儘力做些事情，務求能比現在的武王體制更好，正在這時候，你就送了大地之地，讓我能做的更多！”李天照直言不諱。

大地武王卻握着拳頭道：“本王聽你這番話，已經開始後悔！但凡如你這般稚嫩念想，存心折騰者，都沒有好下場。本王大地之地，不是你滿足好奇心的遊戲之地！”

“大地之地當然不會輕易折騰，大地之地我管着，三十六武王聯盟卻一切如舊，嘗試的想法在那邊，成熟之後再在大地之地推行。除此之外，兩地並不有太深的干係，最好不必讓人知道都在我手中。”李天照這番話，顯然讓大地武王稍微寬心了一點點，但當然還不夠，大地武王剛要開口說什麼，卻又被打斷。

李天照很乾脆的說：“再說了，你繼續當大地武王很快就會意識消散對不對？只有放手才能安全的永生下去對不對？你既然不得不放手了，就別管那麼多了！我也不會讓你管着。你也不必瞪眼發脾氣，試想——如果我是個可以讓人管着的人，恐怕也當不了像樣的武王了，哪有一個武王是靠聽別人的話能當好的？”

“……你不要太得意！等本王將來有了子王，必然還會回來！”大地武王實在是被氣的夠嗆。

“不是詛咒你啊！子王的事情我也知道大概了，一樣的混沌碎片力量，關鍵性的混沌印力量也要一樣，然後還得意識、身體能夠匹配，最後還要武王印的力量特性也一樣。弱武王的子王，身體能夠匹配就可以了，像你這種力量特彆強大的武王，想有一個這麼合適的子王簡直難如登天！這些條件缺了一個，都不行，也都會導致大地劍法不能真正發揮，那你肯定也不會要那樣的子王。所以啊，事實很明顯——你有得等了。”李天照說完，好似氣不死大地武王那般，又補了句：“再說了，既然給了我，是我的東西了，你還想搶走？我看你將來還是另謀出路更有前景！”

大地武王笑了，被氣笑了。

他沒有說話，直接走了。

可是，走出去一段，氣過了之後，卻又發現，到底是他弟弟舉薦的人選。

事實上，大地武王一點都不喜歡孤王！

可是，大地武王卻又覺得，樵夫說的沒錯，孤王很合適。

適合接受大地之地的，本來就不會是一個讓大地武王喜歡的人。

因為，大地武王不喜歡天武王，更不喜歡玄天武王。

強者之間或會在心裏留有彼此欣賞，但更多的、必然是彼此不喜。

強大的武王都不會喜歡一樣強、甚至更強的人。

可是，大地之地最合適的，當然是強者。

李天照吸收了大地武王交予的信息球，猶自覺得，像在夢中。

他跟大地武王——過去連當朋友都不曾考慮過！

可是今天，卻突然成了這般？

百山林里的百戰將居飄出來烤肉的香味。

李天照抱着枯枝回去時，樵夫催促說：“怎麼這麼慢？快點拿過來。”

李天照這才看見，原來剛才樵夫是用混沌火系力量在烤山雞，難怪這麼快就有香味了。

雲暮煙把酒放到搭建的火堆旁，準備熱了再喝，邊自奇怪的問李天照說：“怎麼去了這麼久？”

李天照看樵夫沒有特別反應，知道他是不確定大地武王的最終決定，所以沒提，於是就說：“說來有點離奇。”

“離奇？”雲暮煙覺得這詞用的太故弄玄虛，不由笑道：“能有多離奇？難道撿個柴，還能撿到寶了？”

“我剛才碰到大地武王。”李天照接着說。

“沒動手？”雲暮煙吃了一驚，因為她覺得李天照不是說笑，也不會扯如此無聊的話，再說了，大地武王完全可能出現在這裏。

“沒有。還聊了幾句。”李天照說著，給燃起的火堆添柴。

“然後呢？”雲暮煙覺得很奇怪，以大地武王的性格，沒跟李天照動手就算了，竟然還能跟他聊天？

“他把大地之地送我了，給了信息珠。”李天照繼續說著，雲暮煙矇著，雲影獃獃看着。

“開玩笑吧？”雲暮煙實在不覺得李天照會如此無聊，可是，更難以相信大地武王會那麼做。

“沒有，是真的。”李天照很確定的點頭。

“……我需要時間接受這麼離奇的事情……”雲暮煙也說這事離奇了。

因為，真的離奇。

樵夫卻笑了，問李天照說：“你準備做些什麼？”

“想做的多了，但大地之地影響大，不能輕易折騰，任何變化都會影響很多人。所以我準備亂戰之地保持過去的計劃推進着做嘗試，除非確定很穩了，才會在大地之地施行……”李天照很願意說他的想法。

樵夫聽着，很認真，還不時給他些建議完善想法。

雲暮煙很久沒有說話，終於理清情緒了，不由感嘆的說：“以前總聽說世事無常，以為經歷的夠多，可以體會到這四個字了，今天才知道，世事能有多無常。但願未來不會再覺得今天的體驗還是不夠深刻吧！否則的話，真不知道明天會如何了。”

樵夫把烤熟的山雞遞給雲暮煙，微笑着說：“明天會如何，猜不到的時候，等到了明天也就知道了。先吃飽喝足，過好了今天再說。”

李天照覺得，樵夫這話說的好。

猜不到的時候，確實該先過好了今天。

李天照不知道未來的他能否辦到許多改善、甚至是改變武王體制的那些想法，也許他努力之後發現只是天真而不切實際的幻想，也許多少能做些什麼，也許他未來會變成一個徹頭徹尾的武王，像天武王？像大地武王？甚至像玄天武王？

即使他覺得不可能，但實際上都有可能。

然而，這些都是根本猜不到的、未來的事情。

那他該在意的，就是過好今天。

而今天的他，是李天照，是準備儘力改善、甚至改變當前武王制度的李天照。

今天的他還知道，雲暮煙會是志同道合的助力。

至於明天？

猜不到就等到明天的時候，也就知道了。

生命不是為過去而活，也不是為了可能的某種未來而活。

長遠的未來，從來只是目標，卻不能反過來決定今天該如何活。

因為，世事無常……

《全文完》

蘭帝魅晨 2020.01.13.凌晨三點四十七分

李天照成為武王之後如何？

與雲暮煙未來會如何？

與玄衣將來如何？

暗劍王的未來又會如何？

天下武王制度會如何？

眾多武王體制下的戰士未來會如何？

許多中小武王會如何？

那些與李天照密切相關的人，未來又會如何？

這些答案，如果將來會寫《對着劍說2》的話，才能確定了。

在此之前，書友們自己喜歡的猜想，就是答案。

所以我其實，一直很喜歡開放式結局。

書友們或許覺得結局有些倉促，事實上結尾部分是壓縮了不少字數，本來的計劃是一百八十萬到兩百萬字。

但是——

但是——

但是——

現在的、這是計劃的結局內容！

現在的、這是計劃的結局內容！

現在的、這是計劃的結局內容！

許多都是老書友了，也都知道近年的書從開始就做了中大綱，長大綱兩種準備。

對着劍說的情況，早就決定了使用中大綱。

結局就是停在這裏，結尾壓縮的是一些配角的部分，還有就是玄天武王殿的事件，以及李天照跟諸多角色的關聯內容。

至於為何壓縮內容提前結局，不敢不對書友們說清楚。

今年岳母大人六十大壽，妻子工作忙沒有合適的假期，幾年不曾回娘家過年。這一次，妻子意外驚喜的得了長假期，回去的計劃因此提前了一些天。

於是我也就面臨選擇，或者壓縮內容，爭取在出發之前，最晚也就是今天、一月十三號結局；或者是斷更請長假（很久沒回去，往來走動大家都懂，妄想期間能碼字不太現實）。

一本書看着看着，突然斷更二十天，想想也知道不會愉快。所以我選擇壓縮內容，爭取結局。

只是壓縮的字數太多，我也不知道是否順利，也就不能提前跟書友們說。

好在周五小孩期末考試結束，商量之後，他願意這幾天自己玩，支持我竭盡全力的拼一把。

而結果，總算讓我覺得對得起大家的支持，也不枉費家裡小孩的小犧牲。

如果有書友們覺得壓縮不好而不開心……那我就說一件剛發生的糗事，讓大家開心開心吧！沒錯，讓大家的快樂建立在我的痛苦之上！誠意滿滿啊！

周六，照鏡子時突然自戀發作，覺得頭髮鬢角有點長，有礙自我觀賞！

這怎麼能忍？

果斷拿起理髮器對着鏡子修了修，完了，左右審視，九點九分的滿意啊！

剩下的零點一分，當然是故意謙虛，避免自己太驕傲啦！

如果就此收起理髮器，本是個尋常的好結局。

然而，正所謂不作不死！

修理鬢角的完美成果，讓我瞬間膨脹！

當場決定——不能辜負了這無師自通的手藝！索性又把耳朵上的頭髮修了修。

於是，取下了礙事的眼鏡。

四百度的近視，這時候發揮了強大的催化作用，我努力的對着鏡子，卻仍然手一抖！

太陽穴位置瞬間被剪落了一大坨黑髮，變成了一個坑……

沒辦法了，這必須補救，肯定還得動後面的頭髮匹配兩邊啊！

如果這一刻，我不是心繫碼字的大事，如果我及時去了理髮店，那還不算大悲劇。

然而，我怎麼可能被這麼一個頭髮上的大坑嚇倒呢？

為了這麼點事，就跑去理髮店排隊浪費一個多小時的、寶貴的碼字時間？

別的不說，只是看看孤獨在客廳里沒有人陪，笑嘻嘻看着電視的小孩的‘巨大’犧牲，我也不能這麼浪費時間啊是不是？

正在此時，父親來了。

救星啊！

我看着父親大人，遞上了理髮器，用無比信任的目光看着他，告訴他：“爹！你可以！”

父親大人出手，當然不同凡響！

果然把我的頭髮救出了奇迹，剷出了驚喜！

妻子下班回來，看見我的頭髮，笑、笑、笑——停不下來的笑！

這還不夠，她還特意搜了張金恩的照片說：“你們的頭髮太像了！”

有多慘烈，書友們自行百度參考，然後痛快的笑吧……

（書友們百度笑完了，會不會還記得回來看以下內容呢？）

接下來，關於下一本新書。

開書時間暫定三月十五號，書名未定，大綱已定，題材類型……考慮中。

希望書友們繼續支持。：）

最後：提前祝書友們新年快樂！身體健康，有情人恩愛和睦，單身的速度脫單，事業順利如意。